義務教育法施行令

六〇三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六〇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唐

李德裕撰　畿輔　一

李衞公會昌一品集(一)別集十卷、外集四卷、補遺一卷　唐　李德裕撰　畿輔　一

麟角集一卷附附錄　唐　王棨著　天壤　三二

莆陽黃御史集一卷附別錄、附錄　唐　黃滔著　天壤　四六

桂苑筆耕集二十卷　唐　崔致遠著　海山　九一

詩文別集—宋

南陽集六卷附拾遺　宋　趙湘撰　聚珍　一四五

元憲集三十六卷　宋　宋庠撰　聚珍　一六二

景文集六十二卷附四庫提要　宋　宋祁撰　聚珍　二六〇

文恭集四十卷　宋　胡宿撰　佚存　五三一

周濂溪集十三卷　宋　周敦頤撰　正誼　六五三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

別集 外集 補遺

(二)

李德裕撰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別集卷一

黃冶賦并序　成都作

蜀道有青城峩眉山，皆隱淪所託。辛亥歲，有以鑄金術干余者，竊歎劉向累世懿德，爲漢儒宗，其所述作，根於聖道，猶愛信鴻寶，幾嬰時戮，況流俗之士，能無惑於此乎。因作賦以正之。

漢武帝遭世承平，百蠻以懾，自謂德威堯禹，功高湯武，闡升龍於鼎湖，乃甘心於斯語。有方士李少君，詐丕誕，乘邪進取，盛稱化丹砂爲黃金，可以登青雲而輕舉。時並大夫侍側，帝曰：子知其術乎？仲舒進曰：臣惟開天地變化，聖人鎔範，方士之言，臣以爲詔。至如圓方爲鑪，造化爲冶，鼓風爲橐，熾陽爲火，元黃之氣，絪緼和粹，稟而生者，爲仁爲智，是以生寶實繁，終古不匱。天地之鎔範，鼓鑄也如是，及夫堯舜之化，大道爲鑪，中和爲冶，聲教爲橐，文明爲火，以法天爲造，以得賢爲寶，是以得其鴻名，後天難老，至於仲尼無位，大莫能致，猶鎔顏與冉，底於極智，聖人之鎔鑄也取類。原注：一本有天地字。若乃不務德業，營信秘籙，所年永久，以極嗜欲，斯則不由於正道，無益於景福，帝曰善，乃罷方士而去之，故得漢道隆盛，令名不虧。

畫桐花鳳扇賦并序　成都作

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暮春，有靈禽五色，小於元鳥，來集桐花，以飲朝露，及華落則煙飛雨散，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繪於素扇，以贈稱子，余因作小賦，書於扇上。

朽始華兮綠江曙，粲鮮葩兮泫朝露，樹煜煜兮霞舒，鳥爛爛兮星布，彼嘉桐兮貞且猗，當暮春兮發英蕤，豈鵷雛之珍族，又棲託乎瓊枝，被零露兮甘且白，涵曉月兮灑鮮澤，豈青鳥之靈偶，常飲吮乎玉液，有嘉穀而不啄，有喬松而不適，獨美露而愛桐，非人間之羽翮，遽花落而春歸，忽雨散而川寂，悵丹穴之何遠，想瑤池而已隔，爰有妙工，圖其麗容，宛宛兮若餐珠於芳蕊，飄飄兮疑振羽於光風，感班姬之素扇，宛皎潔兮如霰，亦有美人，增華點絢，雀伺蟬而輕驚，原注：南朝畫扇尤重蟬雀，女乘鸞而微眄，未若繪斯禽於珍篋，動涼風於羅薦，非欲發長袂之清香，掩高歌之孤囀，庶玉女之提攜，列崑墟之瑤宴，乃爲歌曰：青春晚兮芳節闌，歎紫華兮蔭碧湍，美斯鳥兮類鵷鸞，具體微兮容色丹，彼飛翔於霄漢，此藻繪於冰紈，雖清秋之已至，常愛玩而忘餐。

通犀帶賦并序　再至江南作

客有以通犀帶示予者，嘉其珍物，古人未有詞賦，因抒此作，蓋盡其美焉。

君子以良玉比德，豈不以溫潤而近人，惟駭鷄之至寶，亦含章而可珍，包黃中之粹色，發奇彩之彬彬，芝草繞葩而獵葉，煙霞異狀而輪囷，雖復孕元兔於月魄，隱青鸞於鏡塵，顧霄漢之悠遠，恨工人之弗眞，匠者以其靈可御邪，光能遠燭，翦截本末，發揮藻縟，砥若礪金，剸如切玉，析以爲帶，加之盛服，御之則祔一作附身，視之則韞櫝，似達人之卷舒，不專玩乎掌握，矧乎白璧雖美，尚不掩瑕，何茲物之無玷，豈待瑩而增華，溫兮如玉，氣舒虹，粲兮若晨光，爍霞，彼廊落之繁飾，諒無足以稱嗟，若乃名山岑寂，珍圖譎詭，柳谷則麟馬豢然，扶風則魚龍隱起，徒有象而無施，故雖奇而莫擬，然則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荀武殘而乾劍飛，先哲所以闡象則服，防患則微，經餐委珮而去，宣子辭環以歸。

鼓吹賦并序　再至江南作

鼓吹本軒皇因師而作，前代將相有功則假之，今藩閫皆備此樂，余往歲剖符金陵，有童子六七人，皆於此藝特妙，每曲宴奏之，及再至江南，並逾弱冠，悲流年之倏忽，憶前歡而悽愴，乃爲此賦。

追昔吳會之年，思爲衛霍之將，懷瀚海而發憤，想狼居而在望，厭桑濮之遺音，感簫鼓之悲壯，每聞茲樂，心焉猶尚，爰有倡童，原注：出西京賦，穎秀含聰，思慮未敢專和，發中繁會曲折，變態不窮，交簫爍電，揮手成風，或累發而碎隱，或徐弁而從容，管孤引以嘩嘩，鼓輕投而逢逢，若乃清景妍和，嘉客來萃，登高臺而互動，對芳樹而並吹，見鷗鷺之爭厲，聳壯士之憤氣，原注：鷗鷺爭，壯士怒，皆鼓吹曲名，忽疑鵾鴈叫於塞垣，胡沙蔽於天地，其始也，若伐木丁丁，鬱連青冥，喧禽萬族，聲應崖谷，其縱也，猥羊觸角，奔兕相觸，轉石拆於崩溪，燎野焚於寒竹，其終也，如風飄雹息，萬籟皆肅，天地霽而雷霆收，川波靜而魚龍伏，昔我往矣，子衿青青，我今來思，突而弁兮，諒昔人之多感，覩移柳而興悽，惜歲年之易往，歎親好之常暌，於是勉其成人，再命迭作，念所思而不見，慨悲翁之蕭索，原注：所思，悲翁，並曲名，音豈殊於今昔，情自有於哀樂，乃知孔將比於鳴蛙，陸反思於唳鶴，彼衰退於憂傷，並榮華之昭灼。

白芙蓉賦并序　再至江南作

金陵城西池有白芙蓉。素莖盈尺。皎如霜雪。江南梅雨變秋後。風景甚清。漾舟綠潭。不覺隆暑。與嘉客泛玩。終夕忘疲。古人惟賦紅蓮。未有斯作。因以抒思。庶得其彷彿焉。

朱明夕霽。佳木凝陰。蘭未歇其秀色。烏尚流其好音。泛回塘兮清景暮。環修渚兮碧流一作雪。深。誠有感於逝節。思更新於賞心。是時黛葉已繁。瓊英始發。搖瑞彩於波上。挺纖莖於蘋末。忽疑巨蟒濯一作捧。漪。暫覩其明月。復似處子映松。遙覩其冰雪。煥列宿於長河。耀良玉於方折。點白露於霞蒸。散飛鴻於林樾。余乃鼓輕楫。入澄濕。原注。楚詞曰。楚人呼池澤中曰濕。度柳杞。一作杞柳。越蘭蕙。徘徊容與。放志遺榮。近汀洲而菱密。出蓮徑而潭平。飛鷁瀲。起鵁鶄。揮水珠而濺葉。動波紋而抗莖。傳羽巵而適性。合金絲而寫情。管度風而音遠。歌臨流而轉清。既而稍憩一作出。川陰。暫遊霄外。極望瀟瀾。靜無夕靄。又如遊女解珮於漢曲。宓妃採蓮一作芝。於湍瀨。舒蘊藻以爲席。倚立荷以爲蓋。發巧笑之芬芳。感嘉期之來會。嗟夫楚澤之中。無蓮不紅。惟斯華以素爲絢。猶美人以禮防躬。銀輝光而流燭。玉精氣而舒虹。雖有貴其符采。且未匹其華容。由是南國之姝。以爲麗觀。延華頸於沼沚。曳羅裙於磯岸。且謂降元實於瑤池。徙靈根於天漢。恨霄路兮永絕。與時芳兮共玩。聽高柳之早蟬。悲此歲之過半。彼妍姿之昭灼。待風雨而消散。乃爲歌曰。秋水闊兮秋露濃。盛華落兮歎芙蓉。芳花紫兮君不識。萃實丹兮君不逢。想佳人兮密靜處。顏如玉兮無冶容。

重臺芙蓉賦 并序　再至江南作

吳興郡南白蘋亭。有重臺芙蓉。本生於長城章后舊居之側。移植蘋洲。至今滋茂。余頃歲徙根於金陵桂亭。奇秀芬芳。非世間之物。因爲此賦。以代美人託意焉。

昔柳惲爲吳興太守。顧座客而歎曰。遊汀洲以採蘋。憶瀟湘之故人。悲白日之已晚。惜青春之不返。且欲拾瓊蕊於桂山。折瑤華於蘭畹。客乃稱曰。彼有清川。爰生瑞蓮。紅葩煒而曖曖。翠葉小而田田。原注。此花大於常蓮。而葉小於衆荷。願得滿佳名於君子。悅麗色於當年。於是縱蘭棹。泛淪漣。吟朱鷺於籧一作簾。管。鳴鵾鷄於瑟絃。臨瀟瀾以遠望。歎華蓋之何鮮。是日際海澄寧。微風不起。涵麗景於碧淵。爛朝霞於清沚。鮮腐秀穎。攢立叢倚。疑西子之顏酡。自館娃而戾止。遠以意之。若珠闕玲瓏。晃映崑峯。桑玉女之光色。抗霓旗以相從。迫而察之。若桂雲重複。巒撓丹谷。思江妃之窈窕。發紅紈之紛郁。何其映蘭芷。出蘋萍。掩萋萋之衆色。挺嬋嫣之修莖。泫清露以擢秀。流鮮飆而發精。雖草木之無情。亦獨立而傾城。若乃行潦既收。秋光始靜。見涼野之夕陰。悵回塘之徐景。思摘芳以贈遠。更臨流而引領。翡翠失其輝鮮。珠璣奪其光穎。惟斯物之特麗。宜獨秀於寥天。在靈境而何降。居下澤而何偏。有繁華而不質。嗟淑類而莫傳。念莊姜之無子。非巧笑之未妍。彼天意之所屬。諒難得而知焉。原注。此花無實。從根又不三數年。故人間罕有。乃爲歌曰。吳山秀兮煙景媚。因淑女兮感斯瑞。蓮雖多兮無厥類。蘭徒芳兮何足貴。人已去兮代不留。獨含情兮託茲地。

山鳳賦 并序

仰山在郡之坤隅。高松翳景。名鷟所集。有麗鳥殊色。原注。殊色。出應瑞驛鵲賦。文如縟繡。邑人呼爲山鳳。鳳愛其毛羽。重於身命。雖遭矰繳。終不奮飛。比夫雄雞斷尾。則殊知異心矣。余感而賦之。以貽親友。

懿茲山之岑寂。實珍禽之可依。何文章之英麗。信羽族之所稀。混赤霄而一色。與白日而增輝。煥若玉女攜密妃。淩丹壑兮遊翠微。振桂蕊兮垂組綬。騰鏢鶚兮曳鸞旗。粲若天桃發兮山已春。朝霞爛兮露欲晞。或飲於澗。或集於磯。糅芙蕖之絳采。掩虹霓之夕霏。既而衝網高懸。虞人合圍。身挂纖繳。足履駿機。畏采毛之摧落。不淩厲而奮飛。乃知玉之敗也。以致其瑗。翠之焚也。猶襲其寶衣。何異夫懷祿耽寵。樂而忘歸。玩軒冕而不去。惜印綬而無時。嗟乎乘君子之器。與茲鳥而同譏。

孔雀尾賦 并序

故人以孔雀見遺。死於中途。將命者提挈原注。一本作攜。空籠。與翠尾皆至。余憫而爲賦。

感君子之嘉會。意未忘於所知。獻珍禽以贈余。諒有貴乎羽儀。去舊國之岑寂。歷三湘之嶮巇。念未飛之衆雜。懷獨宿之羈雌。忽哀鳴而望絕。遂委翼而長辭。異黃鵠之高翔。揭空籠而載馳。想絳羽而不見。覩修尾而增悲。蘭色芊綿。金華陸離。垂之兮疑拖綠整。原注。管夙。綬名。舉之兮如摛翠縷。嗟紱冕之寄身。與綴翻而一概。雖暫榮而可樂。終以飾而質害。況復德輶如毛而莫載。何必負斯尾之翹翹。冒長途而效愛。

智囊賦 并序

余嘗感漢晁錯、魏桓範、皆號爲智囊。不能全身。竟罹大患。揚子稱或問多以智殺身。雄對曰。皋陶以其智爲帝謨。箕子以其智爲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余久欲賦之。比屑遑紀總戎。願言不暇。今俟罪江徼。彷徨歲深。篋笥之中。典籍皆闕。聊以所記古今興敗。粗成此賦。

夫天之清氣爲人。而人之清氣爲智。苟虛心而沖用。必窮神而索至。況恬養以保身。豈憂患之能累。何興敗之相詭。乃躁靜而殊致。或明遠而無疵。或馳騖而役思。故由於彼而入聖門。出於此而爭利器。若乃淡然元默。應變無方。韜隨和而不耀。匣干越而寶藏。雖不止如炙輠。猶淵然如括囊。君子所以有斯號者。蓋欲保無咎於末光。夫智可以養生。乃能周物。道無夷險。用有工拙。得於身也。祭以免而荀以全。失於邦也。臧不容而湯不沒。彼前軌之昭然。曾未戒於危轍。嗟乎水濟舟以致遠。亦覆舟於畏途。智排患以解紛。亦有患於不虞。將不殆於無涯。信莫尚於冥樞。或有好學務敏。擇仁乃處。斯先哲之所履。亦庶幾於不渝。然則大智閑閑。不嬰世故。舉始終而後人。先奔沈而預慮。或衛足之無術。故離形而盡去。呂易宗於奇貨。莫知來於武庫。雖乘勢與慮中。非淑人之所務。鳴夷子喟然歎曰。昔我經世。徒聞智夔。素遺珠而不得。復明燭其焉求。與萬物而道天。又何謨於大猷。今吾所謂智者。乘五湖之浩蕩。永終老於扁舟。

積薪賦 并序

此郡晨壑重複。榛林鬱盛。樵採之子。未嘗輟音。往往沿流而下。詣余求售。余因積薪於庭。竊有所歎。

乃爲積薪賦。賦曰。

邈處居之幽遠。有楚澤之放臣。方絕學以自疑。誠未暇於披榛。悲顏子之飯煤。感萊蕪之生塵。時束蘊而注。一本作縕。以請火。訪蓬茨於舊鄰。乃遇樵客。維舟水濱。余訊之曰。樵採賤業。常棲隱淪。詩既嘉於刈楚。傳亦歎於析薪。爾豈延頸之客。不取金而且貨。又豈叔放之子。以好廉而苦辛。何乃負擔不已。其生實勤。客顧余而歎曰。貴則近禍。富多不仁。寄迹於此。以養吾眞。善大雅之知言。信芻蕘之可詢。既而交加累積。高下齊均。蠹若井幹。皋似龍鱗。避沈泉而無浸。先曲突以斯陳。苟知防患之術。終無焦爛之賓。嗟長儒之昧道。當驗此而求伸。雖後來而高處。亦居上而先焚。使薪爲能言之物。豈容入爨而揚芬。未若生幽崖之側。糾芳桂之輪。不近野田之燎。免羅匠者之斤。冒霰雪以終歲。齊天年於大椿。

欹器賦并序

癸丑歲。余時在中樞。丞相路公見遺欹器。贈以古人之物。永懷君子之心。常欲報以詞賦。屬力小一作少。任重。朝夕盡瘁。固未暇於體物。今者公已歿世。余又放一作旋。逐。忽覩茲器。悽然懷舊。因追爲此賦。質公靈。竦詞曰。

昔周道砥平。既安且甯。赫赫公旦。配德阿衡。謂難守者成。難持者盈。始作茲器。告於神明。至仲尼憲文武之道。思周公之德。入太廟而觀器。覩一作見。遺法而歎息。且曰。月滿而虧。日中一作盈。則昃。彼天道而常然。欲久盛而焉得。乃沃水於器。徵一作衡。察要終。挹彼注茲。受一作授。之若沖。虛則欹。疑似君子之困蒙。中則端平。若君子之中庸。既滿則跌。霆流電發。器如坻隤。水若河決。非神鼎之自盈。異衢樽之不竭。蓋欲表人道之隆替。明百事之有節。然茲器也。不以中而自藏。不以跌而自傷。其過也如彼薄蝕。其更也浸發輝光。得其道者。居則念於豐蔀。動乃思於謙受。顏既復而不遠。惠屢黜而何咎。知任重之必及。悟物盈之難久。雖神道之無形。常參然於前後。昔與君子。同秉國鈞。公得之爲賢相。余失之爲放臣。覩遺物之猶在。懷舊好而悲辛。思欲克己以復禮。永報德於仁人。

蚍蜉賦并序

此郡多蚍蜉。余所居臨流。質繁其類。或聚於衽席。或入於盤盂。終日厭苦。而不知可禦之術。因戲爲此賦。令釋子煜和之。

惟江潭之下國。況幽居於澤畔。何螻蟻之微物。亦有徒而凌亂。或泮散於經笥。或貪緣於食案。余乃戲而問之曰。爾能居厚地而漏山阿。無乃處吾身而爲大患。蟻不能言。辭以意宣。其旨曰。我稟形於造化。亦一氣之所殖。嘗濟齊師之乏。亦聞嬀德之翔。覩封穴而知雨。驗寸壤而得泉。出以時而不息。故學者得而稱焉。戴粒而遊。若日晷之延神。岳綿聲而行。若日月之麗清。天若乃依垤緣壁。淫淫奕奕。其聚無聲。其行無迹。值晏溫而出遊。當祁寒而入隙。迅雷作而不驚。微雨灑而自適。生雖瑣細。亦有行藏。止若羣羊之聚。進如旅鴈之翔。乘其便也。雖鯨鯨而可制。無其勢也。雖蚯蟺而不傷。今願悔過。戢於垣牆。豈同青蠅之點白。汙君子之衣裳。

振鷺賦并序

此郡帶江緣嶺。野竹成林。每向夕有白鷺羣飛。集於林杪。余所居在峯岑之上。臨眺一川。翫其往來。有以自遣。因爲此賦。

日之夕矣。川陸載陰。有羣飛之振鷺。顧儔匹而弄音。始遊渚以亂下。若濤起於清潯。俄矯翼以歸來。疑霰集於平林。爾其遊日有度。不徐不疾。散雪彩於江煙。皎霜容於寒日。映楓葉而暫見。入蘆花而還失。歎美羽之翩翩。或余生之愛慄。若乃不爲鷁退。常與鴻冥。乍回合兮如練。忽寥落兮如星。陋汀蒲之靡靡。棲岸竹之青青。又似素旄陳於曠野。白筆森於廣庭。悲夫綠篠枝弱。巢非所據。既弟悲而多風。亦扶疏而受露。豈不知陵澤可宿。荆榛易固。惡下流而不居。恐摶擊之當路。逮乎天清潦收。獨立漣漪。意態閒暇。羽毛穠穉。或暫往而得遊。縱終夕而宇空。陵隰青沙。以延佇。若田父之輟耦。重曰。振鷺于飛。于彼滄洲。聊自適於暇曠。本無心於去留。思有客於微子。愧植羽於宛邱。信茲禽之可玩。何必從海上之羣鷗。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別集卷二

問泉途賦并序　袁州作

問泉途。思沈侯也。原注。沈侯。傳師也。余與沈侯。同侍禁林。俱守藩翰。出入光寵。垂二十年。君性樂山水。尤好絲竹。良辰美景。不廢賞心。常歎人世險難。多言可畏。固未得盡其所懷也。昔尚子平稱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未知存亡何如耳。陶靖節亦稱人生實難。生如之何。今作賦以問之。

昔我與子。同升玉堂。同先帝之英盼。被霄漢之輝光。君登翶於長沙。余建旆於朱方。且欲極山水之臨泛。盡人生之樂康。蔚既好於絲竹。陶亦聞於壺觴。雖爵服之已貴。何憂思之未忘。實惡獨奏於門庭。玉顏不富一作出。於洞房。今則逝矣。前衆可傷。於是託意宵夢。久而乃寤。問冥昧於故人。求神道之髣髴。或曰。生特在於行樂。死何用於虛謚。或言。惟令名之不泯。非苦節而安致。彼紅方之灼灼。莫斯言之誰是。又曰。君有瑤席。尚可陳兮。君有清香。尚可焚兮。昔之豔姬。復得見兮。昔之哀歌。復得聞兮。誰爲朋友。展戲謔兮。豈有樽酒。接殷勤兮。余聞神之清者。上爲列星。德之粹者。復爲賢人。萬化暢續。如在鎔鈞。或壽或夭。或鄙或仁。亦受氣於倏貌。仍託形於介鱗。獨讒人沒於泉下。不得同於物化。懷君子之素風。方俟命於昊穹。無乃困武叔而見宏石。迫無極而值五躬。有明祀而害正。有儀尚之蔽忠。苟不擇於此忠。固無傷於道窮。

傷年賦并序　袁州作

余茲年五十，久嬰沈痼，楚澤卑溼，杳無歸期，恐田園將蕪，不遂懸車之適，乃爲此賦。

五十已至，生涯可知，在安樂而猶歎，況形神之支離，傷壽有賈生之痛，招魂無宋玉之詞，邈故園之寥遠，念歸途之未期，顧穉子而悽惻，想田廬而涕洟，有客戾止，問我何悲，仲尼晚而喜易，郁穀老而敦詩。原注：國語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郁穀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篤。苟朝聞於聖道，雖年往而不衰，余乃對曰：心之憂矣，子豈知之。嗟世路之險隘，矧驚駘之已疲，法先哲以行止，經險阻而勿違，陽息駕於折坂，思保身於不危，文飛轡於崤道，若遺風一作大風，而載馳，幸同車之未晚，與此路而長辭，嗟乎，亢必有悔，盈難久持，李沈龍而忘返，豈黃犬之可思，稺嬰患而且一作乃，寤，渺滄波而莫追，雋畏勢一作畏形勢，而自引，非罷罹之所耦，宜見險而高舉，顧軒冕其如遺，雖高華之難企，在哲人之所爲，何必求季主以盡性，訪詹尹而決疑，商有山兮逶迤，從園公兮採芝，湘有水兮漣漪，繼漁父兮維絲，既已覺於今是，豈追追於路歧。

懷鵩賦并序　袁州作

荆楚多飛鵩，余所居在岑寂之中，蓋茲鳥族類所託，不足歎其蕃也，天寶末，韋郇公謫守蘄春，時李鄴公亦以處士放逐，嘗中夜同宴，屢聞鵩音，郇公執爵流涕歎曰：長沙下國，鄴公曰：此鳥之聲，人以爲惡，以好音聽之，則無足悲矣，請飲酒，不聞鵩音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聲，終夕不厭，余因其夜鳴不已，感前賢亦罹其忠，乃爲此賦。

我樂遐深，幽居北岑，積杉松之翠鬱，蔽箇籍之清陰，風氣常合，頹陽易沈，何飛鵩之茂族，盡棲息乎繁林，余以修短委命，行藏縱心，既無情於忌鬬，非有歎於巢鴆，初未嘗張羅於叢薄，射宿於川濱，誠不忍於思炙，惟載懷於革音，嗟夫天地之間，禽有萬類，彼鵰一作鵰，鳳之靈姿，故特稟於間氣，標靜素於鴻鵠，賦妍華於孔翠，獨茲鳥之可傷，雖一美而自庇，或曰人之所處，不宜來萃，故聞其音而淒慘，覩其貌而愕眙，由是翔集無所，擺頹遁威，晝戢翼於豪龍，夜相鳴而悲思，余乃歎曰，天有定命，聖不能知，彼冥數之未兆，非畏之而可移，梟集牙而戰勝，蛇入笥而彌綏，一作復綏，造化默以潛運，倚伏難以預祈，一作期，況乎愛子及室，恩斯勤斯，齊萬物以遂性，豈美惡而異宜，至人入鳥而不亂，至治層巢而不窺，我若不容於深谷，使其伏竄而何之。

觀釣賦并序　袁州作

余所居在江流之上，每値清景，必杖策獨遊，見蘆人漁子，則樂而忘返，莊生稱，就藪澤，樂閒曠，釣魚閑處，此江湖之士，避世之人也，班嗣亦稱，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是知古之賢人，皆樂於此，彼之垂釣者，未可量焉，因爲觀釣賦。

臨江宸以四望，愛春水以悠悠，赴滄海以東會，引清湘而北流，原注：此水北流，想鴟夷而可覿，翼漁父之出遊，將欲訪行止於二子，永棲遲於一邱，徘徊春渚，忽値釣舟，奏小海之悲曲，發阿激之榴謳，觀其垂綸川上，或縱或收，悟直鉤之莫致，原注：直鉤，楚詞，察芳餌之自求，追感夫子，遑遑歲暮，鱗鳳不來，弦歌誰想，客有皓髮，愕而招路，問孔氏之何治，獨危眞而未悟，悲聞道之已晚，乃引舟而遠去，子寂聽其擊音，季授

綏而不顧，逮乎屈平既放，飄爾南征，不汎汎以隨波，或皎皎而揚清，漁父歎其違俗，大夫甘其徇名，遂鼓枻而孤往，猶放歌乎濯纓，若乃川霧始收，秋光向夕，蘭露泫而風清，竹煙散而潭碧，映微月於淵瀨，響哀猿於巖壁，喜良夜而不歸，更鳴榔而遠適，或有略小務大，邈乎難量，任公期年而釣鼇，呂望何時而得璜，且夫一竿之說，所貴不綱，九罭未具，雖希鷦魴，顧余情之無欲，彼大小而皆忘，雖餌食而不取，思寄適於濠梁。

斑竹一本有筆字管賦并序　袁州作

余寓居郊外精舍，有湘中守贈以斑竹筆管，奇彩爛然，愛玩不足，因爲小賦以報之。

山合沓兮瀟湘曲，水潺湲兮出幽谷，緣層嶺兮茂奇篠，夾澄瀾兮發修竹，鷓鴣起兮鉤輈，白猿悲兮斷續，質瓌瑋兮來鳳，根連延兮倚鹿，往者二妃不從，獨處茲岑，望蒼梧兮日遠，撫瑤琴兮怨深，灑思淚兮珠已盡，染翠莖兮苦更侵，何精誠之感物，遂散漫於幽林，爰有良牧，採之巖址，表貞節於苦寒，見虛心於君子，始裁一作操，截以成管，因天資而具美，疑貝錦之濯波，似餘霞之散綺，自我放逐，塊然巖中，秦初憂而絕筆，殷浩默而書空，忽有客以贈鯉，遂起予以雕蟲，念楚人之所賦，實周詩之變風，昔漢代方侈，增其炳煥，綴明璣以爲柙，飾文犀以爲玩，原注：師子曰，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裹以翡翠，此筆并文犀之飾，必象牙之管也，徒有貴於繁華，竟何資於藻翰，會不知擇美於江潭，訪奇於湘岸，況乃彤管有煒，列於詩人，周得之以操觚，張得之以書紳，雖茲物之日用，與造化之齊均，方資此以終老，永躬耕於典墳。

柳柏賦并序　袁州作

夫受天地之正者，惟松柏而已，故聖人稱其有心，美其後彫，豈無他木，莫可儔匹，予嘗歎柏之爲物，貞苦有餘而姿華不足，徒植於精舍，列於幽庭，不得處園池之中，與松竹相映，獨此都有柳柏，風姿濯濯，宛若美楊，而冒霜停雪，四時不改，斯得謂之具美矣，惜其生而遐遠，人罕知之，偶爲此賦，以貽視友。

惟天地之生物，均覆載而不私，雖草木之殊性，皆榮落之有時，威松柏兮一作之，得眞，一作自得，經隆冬而乃知，常集霰於窮節，終秉心而不移，覩夫竹嬋娟以挺秀，松英茂以含滋，可蔭蔚於臺榭，故封植於園池，嗟綠柏之貞苦，爰自託於幽崖，或森森於寒隰，或肅肅於江一作神，祠，何炎微之僻陋，或珍木而在茲，齊翁蔚於蘭若，儷芬芳一作貞素，於桂枝，遠而象之，鬱鬱參差，疑翠旌之陸離，迫而玩之，布葉低垂，若羽一作孔，蓋之蔽虧，又似翠列巢以羣棲，俛奮翼而來儀，含輕煙於夕景，泣零露於朝曦，待一作述，秋實之繁衍，綴青珠以纍纍，嗟乎，材不可備，人亦如斯，子張之容雖盛，柳惠之貞則虧，有長孺之正色，無思曼之風姿，歎此物之具美，以幽深而見遺，非欲企瓊林於塵外，方玉樹於前輝，望若國兮無際，思故人兮未期，皆不得倚樹而一作嘆，樹，泛瑤瑟，攀條而獻蘭芝，慨路遠而莫致，抑毫端而孔悲，願謂穉子，煜起爲謠曰，登山側兮汎水源，美斯柏兮託幽根，條綠翠兮冬轉茂，實垂珠兮秋始繁，彼變化兮不測，焉知非張緒之

精魂。

白猿賦并序　袁州作

此郡多白猿。其性馴而仁愛。所止榛林不斧。果熟乃取。不敢與猴相狎。猴亦畏而避之。昔傅奕原注或作玄有猿猴賦。但悅其變態似優。以爲戲玩。且不言二物殊性。余今作賦以辨之。爾賦曰。

昔周穆之南遊。將奮旅於湘沅。既隻輪而無返。化君子以爲猿。嗟物變而何常。故族類而始番。或哀吟於永夜。或清嘯於朝暾。峯合沓以連巒。水潺湲而共喧。矧三聲之未絕。感行客之銷魂。觀其雖爲異物。而猶善處。動不爲暴。止皆擇所。楩松鬱而不殘。梢棗熟而後取。顧狖鼯與猩猩原注音姓。信莫得而儕侶。若乃靈變難測。神通有知。原注淮南子稱有神白猿。女試劍而方接。舉修臂而止馳。養矯矢而未發。眄喬柯而執。超然不拘。猶歎行藏以與顏。稱卷舒而善遠。則由聖門而進退者。豈不勇於知止乎。在漢留侯。與道爲徒。厭華屋而不處。思赤松以遊娛。清則兩鬢美。則二疏。父子欣以相顧。衰老至而歸歟。祁祁青衿。載負經書。藹藹元冠。祖我城隅。歎冥鴻之不及。皆雪涕以連如。嗟余生之疲病。念寄世之須臾。曾涉險而知懼。痛摧輪之不旅。諒難復於玷缺。原注韋元成作詩。自著復玷缺之艱難。且覽思於元虛。聊揮金於餘日。乃迴駕於迷途。況乎託北阜以爲宅。原注應璩書曰。南臨洛水。北據邙山。托崇岫以爲宅。因茂林以爲蔭。就東山而結廬。原注左思徙居洛城東。著經始東山廬詩。仲既得於清曠。原注仲長統論曰。欲卜居清曠。以樂晉志。陶豈歎於將蕪。其遠眺也。則伊出陸渾。北繞皇居。度雙闕之蒼翠。若天澤之遠迂。少室東映於原隰。鳴泉西對於林閭。其近翫也。則檻泉流於一壑。嘉木盈於萬株。徑被芳蓀。沚映芙蕖。聽求友之鳴禽。見自樂之儵魚。徒奇樹於台嶺。隱翠葉而垂珠。得怪石於震澤。錯青岑而輝瑜。昔有淮侯種瓜。陶相灌蔬。竊比君子。亦能荷鋤。或引蔓於長坂。或遵流於清渠。傲情人世之外。寄迹羲皇之初。望夕景於平林。眺寒煙於故墟。麗閣遠而騰倚。鳧鴈去而相呼。酌盈樽而自慰。賴鳴琴而不孤。懷綺皓而披素卷。想瀛洲而觀畫圖。何必尚徜徉於名嶽。原注倚子平。蘇長注於五湖。嗟夫。世於知止之過。若存若無。李斯忘於稅駕。惠子疲於據梧。盡生涯以自若。何智力之有餘。庶收光之未晚。期終老於桑榆。

劍池賦并序　北歸作

丙辰歲孟夏月。余屆途豐城。弭檝江渚。問埋劍之地。則有池存焉。感其至靈之物。亦有淪棄。非遇識者。無由振發。雖人亡劍去。而故事可悲。因維舟俄頃。以爲此賦。

天地神物。龍泉太阿。光耀時促。沈埋日多。往者紫氣衝星。時人莫識。吳已亡而氣存。寶乃隆於敵國。既精威而上達。當龍變而不息。未遭風雨之會。尚假雷生之力。豈通塞之有時。何顯晦之難測。我不自振掘之而得。雖沿朽壞之中。每受莓苔之蝕。誠宜英主用之。提攜指揮。內以清諸侯。外以服四夷。爲東序之秘寶。備有國之光儀。一見留於邑長。一獲珮於台司。始謂伸於知己。終乃屈於不知。既而長鳴玉匣。躍入蓮潭。化鋒鍔兮蒼迅。煥晶光兮陸離。垂尾滄波。斷鯨鯢之族。矯首清漢。聲江海之祇。昔時在獄。今成廢池。寶常棄於茲地。人載懷而孔悲。況乎耶溪水涸。亦蓋山閉。巧冶既沒。作者曠世。風胡已遠。壯武復逝。斯物儻存。

不爲軒冕之累。焉得風波之虞。何夫子之早悟。居一世之不如。然代有覆舟之子。皆由任其智力。比鴻軸爲輕禽。以席帆爲快翼。載已軍而皆積。途既遠而未息。志擾擾以爭先。日冥冥而作慝。既而戕風鼓怒。氣祲改色。深則困於巨浪。淺則觸於危石。雖有神人。莫能拯溺。談者未知患難之所來。常以川流爲慨惕。今余所謂畏途。且作蓋澤。敬仲以爲賦二字。蒙莊以爲衽席。苟能慮於幾微。又何畏於行役。

知止賦并序　北歸作

古人稱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先哲所以遺舍異懷。隱顯殊迹。蓋兼之者鮮矣。今余自春秋至西漢。取其卿大夫進能知止。退不失正者。綴爲此賦。

觀春秋與漢册。求知止之大夫。魯莫高於柳惠。衛莫貴於甯俞。吳乃得於延州。楚乃尚於蘧。雖至聖無執。超然不拘。猶歎行藏以與顏。稱卷舒而善遠。則由聖門而進退者。豈不勇於知止乎。在漢留侯。與道爲徒。厭華屋而不處。思赤松以遊娛。清則兩鬢美。則二疏。父子欣以相顧。衰老至而歸歟。祁祁青衿。載負經書。藹藹元冠。祖我城隅。歎冥鴻之不及。皆雪涕以連如。嗟余生之疲病。念寄世之須臾。曾涉險而知懼。痛摧輪之不旅。諒難復於玷缺。原注韋元成作詩。自著復玷缺之艱難。且覽思於元虛。聊揮金於餘日。乃迴駕於迷途。況乎託北阜以爲宅。原注應璩書曰。南臨洛水。北據邙山。托崇岫以爲宅。因茂林以爲蔭。就東山而結廬。原注左思徙居洛城東。著經始東山廬詩。仲既得於清曠。原注仲長統論曰。欲卜居清曠。以樂晉志。陶豈歎於將蕪。其遠眺也。則伊出陸渾。北繞皇居。度雙闕之蒼翠。若天澤之遠迂。少室東映於原隰。鳴泉西對於林閭。其近翫也。則檻泉流於一壑。嘉木盈於萬株。徑被芳蓀。沚映芙蕖。聽求友之鳴禽。見自樂之儵魚。徒奇樹於台嶺。隱翠葉而垂珠。得怪石於震澤。錯青岑而輝瑜。昔有淮侯種瓜。陶相灌蔬。竊比君子。亦能荷鋤。或引蔓於長坂。或遵流於清渠。傲情人世之外。寄迹羲皇之初。望夕景於平林。眺寒煙於故墟。麗閣遠而騰倚。鳧鴈去而相呼。酌盈樽而自慰。賴鳴琴而不孤。懷綺皓而披素卷。想瀛洲而觀畫圖。何必尚徜徉於名嶽。原注倚子平。蘇長注於五湖。嗟夫。世於知止之過。若存若無。李斯忘於稅駕。惠子疲於據梧。盡生涯以自若。何智力之有餘。庶收光之未晚。期終老於桑榆。

劍池賦并序　北歸作

丙辰歲孟夏月。余屆途豐城。弭檝江渚。問埋劍之地。則有池存焉。感其至靈之物。亦有淪棄。非遇識者。無由振發。雖人亡劍去。而故事可悲。因維舟俄頃。以爲此賦。

天地神物。龍泉太阿。光耀時促。沈埋日多。往者紫氣衝星。時人莫識。吳已亡而氣存。寶乃隆於敵國。既精威而上達。當龍變而不息。未遭風雨之會。尚假雷生之力。豈通塞之有時。何顯晦之難測。我不自振掘之而得。雖沿朽壞之中。每受莓苔之蝕。誠宜英主用之。提攜指揮。內以清諸侯。外以服四夷。爲東序之秘寶。備有國之光儀。一見留於邑長。一獲珮於台司。始謂伸於知己。終乃屈於不知。既而長鳴玉匣。躍入蓮潭。化鋒鍔兮蒼迅。煥晶光兮陸離。垂尾滄波。斷鯨鯢之族。矯首清漢。聲江海之祇。昔時在獄。今成廢池。寶常棄於茲地。人載懷而孔悲。況乎耶溪水涸。亦蓋山閉。巧冶既沒。作者曠世。風胡已遠。壯武復逝。斯物儻存。

知之者誰氏。惟人代兮去不留。嗟雙劍兮焉可求。

望匡廬賦并序　北歸作

滄湖口北望匡廬二山。影入澄潭。峯連清漢。江水無際。煙景相鮮。沿流而東。若在世表。因懷遠公陸先生。悵然成賦。

春水湖平。霽天景旭。眇赴海之清瀾。映千霄之翠嶽。波鱗爛而勢微。帆鴈引而相續。輕煙冒於鎖峯。若香散於空谷。飛流灑於星漢。疑虹飲於曾曲。想遠公之平昔。比孟綽之不欲。談精義於松間。原注。東林寺有遠公興殿。仲塤既易松猶在。寄虛懷於巖足。喜澄纓而旋返。惹負鼎而放逐。恥隨屈賈之波。不同宗雷之躅。整襟帶於瑤席。望元師於林麓。原注。余受法於茅山元師。則傳法祖師也。徒珮紫青之書。未脫朱丹之毂。感明主之嘉惠。荷天地之覆育。既復扶陽之爵。又剖專城之竹。被金紐於薄躬。昭皇明於荒服。豹文忽變。蔚然以姿。蟬緌更新。倏然而脫。雖澡身於滄浪。終有媿於玷辱。念大福兮不再來。歸東皋兮供黍粟。

大孤山賦并序　北歸作

余剖符淮甸。道出蠡澤。屬江天清霽。千里無波。點大孤於中流。昇旭日於匡阜。不因左官。豈遂斯遊。謝康樂尤好山水。嘗居此地。覓關詞賦。其故何哉。彼孤嶼亂流。非可儔匹。因爲小賦。以寄友朋。

川瀆巔道。人心所惡。必有穹石。傑其橫騖。勢莫壯於灩澦。氣莫雄於砥柱。惟大孤之角立。掩二山而礫豎。高標九派之衝。以捍百川之注。眈若虎視。勃如龍據。靡搖巨浪。神明之所扶。不倚羣山。上元之所固。彼迤邐而何多。信嶷然而有數。念前世之獨立。知君子之難遇。如介石者哀楊。劉橫流者李杜。覩其側秀靈草。旁挺奇樹。甯變梓匠之斤。豈有樵人之路。想江妃之乍遊。疑水仙之或駐。嗟瀛洲與方丈。蓋髣髴如煙霧。據神鼇而巍峨。逐風濤而沿泝。未若根連坤軸。終古而長存。迹寄夜川。負之而不去。雖忌叟之復生。焉能移其咫步。

項王亭賦并序　北歸作

丙辰歲孟夏。余息駕烏江。晏登荒亭。曠然遠覽。因覩太尉清河公刻石。美項氏之材。歎其屈於天命。且曰。漢祖困阨之時。生計非蕭張所出。余以爲不然矣。自古聰明神武之主。未嘗不應天順人。以定大業。項氏縱火咸陽。失秦中之固。遷主炎裔。傷義士之心。逆天違人。霸業隳矣。漢皆反是。故能成功。據秦遺業。東制區夏。數敗於外。常有關中。爲舊主縞素。以義勵天下。雖項氏猶存。而王業基矣。若乃蠖屈鴻門。龍潛天漢。始降志於一人。終申威於四海。則蕭張之計。不亦遠乎。余嘗論之。漢祖猶龍。項氏如虎。龍雖困而其變不測。虎雖雄而其力易摧。一神一鷙。宜乎覺絕。然艤舟不渡。留騅報德。亦可謂知命矣。自湯武以干戈創業。後之英雄。莫高項氏。感其伏劍此地。因作賦以弔之。

登彼高原。徘徊始曙。尚識鱸舟之屋。焉知繫馬之樹。望牛渚以悵然。歎烏江之不渡。想山川之未改。嗟斯人之何遇。思項氏之人關。按秦圖而割據。恃八千之剽疾。棄百二之險固。咸陽不留。王業已去。將衣錦於舊國。遂揚旌而東顧。雖未至於陰陵。誰不知其失路。恥沐猴之醜詆。乃烹韓而洩怒。謂天命之可欺。何霸王之不寤。嗟乎。楚聲既合。漢圍已布。歌既闋而甚悲。酒盈樽而不御。當其盛也。天下侯伯。自我而宰制。及其衰也。帳中美人。寄命而無處。季數遁而不亡。羽一敗而終仆。豈非獨任於威力。不由於智慮。追昔四隱之下。風煙將暮。大陀雷奮。重瞳電注。叱漢千騎。如獵狐兔。謝亭長而依然。愧父兄兮不渡。匪伏劍而已矣。彼翠帥兮猶懼。羅新業之無成。亦終古而獨步。周視陳迹。緬然如素。蘚衢木之悲風。感高秋之零露。因歌形於茲亭。庶神靈之可遇。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別集卷三

南中自秘書省訪王三侍御知早入朝便入集賢侍御任集賢校書及升柏臺又與秘閣相對同院張學士亦余特厚故以詩贈之

共憐獨鶴青霞姿。瀛洲故山歸已遲。仁者焉能放鷺鷥。飛舞自合追長離。梧桐迴齊鵜鶘觀。煙雨屢排蛟龍旗。鴻鴈銜蘆飄去不盡。寒聲晚下天泉池。顧我逢萊靜無事。玉牌寶書藏乘瑞。青編蠹以一作四。汲冢來。科斗皆從魯室至。金門待詔何逍遙。名儒早問張子僑。王褒軼材晚始入。宮女已能傳洞簫。應令柏臺長對戶。別來相望獨寥寥。

奉和太原張尚書一作相公。山亭書懷

巖石在朱戶。風泉當翠樓。始知峴亭賞。難與清暉留。餘景淡將夕。凝嵐輕欲收。東山有歸志。方接赤松遊。

奉和韋侍御陪相公遊開義五言六韻

羊公追勝概。茲地暫逍遙。風景同南峴。丹青見北朝。石渠清夏氣。高樹激鮮飆。念法珍禽集。聞經醉象調。偶分甘露味。偏受衆香饋。原注。便食僧飯。故云。爲問毘城一作田。內。餘薰幾日銷。

贈圓明上人原注。圓公。佛頂之最。

遺公說易長松下。龍樹雙經海藏中。今日導師開佛慧。始知前路化成一作城。空。

贈牟律上人原注律公精於維摩經。

知君學地厭多聞。廣渡羣生出世氛。飯色不應殊寶器。樹香皆遣人禪薰。

戲贈愼微寺主道安上座三僧正

甘露灑空惟一味。旃檀移植自成薰。遙知暢獻分南北。應用調柔致六羣。

長安秋夜

內宮一作宵傳詔閑戎機。載筆金鑾夜始歸。萬戶千門皆寂寂。月中清露點朝衣。

清冷池懷古原注余別有序刻石。

區囿一作有三百里。常聞駟馬來。旌旗朝甸道。簫鼓燕平臺。追昔賦文雅。從容遊上才。竹園秋水淨。風苑雪煙開。牛禍鬱將發。羊孫謀始回。原注羊勝公孫詭。袁絲徒伏劍。長孺欲成灰。原注韓安國。興廢由所感。湮淪斯可哀。空留故池厲。別羽尚徘徊。

述夢詩四十韻并序

去年七月。溽暑之後。驟降。其夕五鼓未盡。涼風淒然。始覺枕簟微冷。俄而假寐。斯熟。忽夢賦詩。懷禁掖舊遊。凡四十餘韻。初覺尚憶其半。經時悉已遺忘。今屬歲杪無事。竊懷夕感。因綴其所遺。爲述夢詩。以寄一二僚友。

賦命誠非薄。良時幸已遭。君當堯舜日。官接鳳凰曹。目睇煙霄閣。心驚羽翼高。原注此六句夢中作。椅梧連鶴禁。辟一作埤。堄接龍韜。原注內署北連作宮。西接羽林軍。我后憐詞客。原注先朝曾賞論。殫等是我門客。吾僚並雋髦。著書同陸賈。侍詔比王褒。雷價連懸一作璘。璧。英詞淬寶刀。泉流初落澗。原注文賦稱。言泉流於咏歌。露滴更濡毫。赤豹欣來獻。彤弓喜暫褒。原注時西戎乞盟。幽鎮二帥。來朝獻。事。黑月。詩稱赤豹黃羆。蓋蠻貊之貢物。非煙含瑞氣。馴雉潔霜毛。靜室便幽獨。虛樓散鬱陶。原注學士各有一室。西垣有小樓。時宴語於此。花光晨豔豔。松韻晚騷騷。畫壁看飛鶴。仙一作山。圖見巨鼇。原注內署垣壁皆畫松鶴。先是西壁從海中曲鶴山。憲宗嘗欲臨幸。中使慢而塗焉。倚一作椅。蒼陰藥樹。落格一作蕩。蔓蒲桃。原注此八句悉是內署物色。惟嘗避者依然可想也。荷靜蓬池餘。冰寒鼎次醪。原注每學士初上賜食。皆是蓬萊池魚鱠。夏至後。頭賜冰及燒香酒。以酒味稍濃。每和冰而飲。禁中有郢酒坊也。荔枝來自遠。盧橘賜仍一作常。叨。原注先朝初除御。南方曾獻荔枝。亦蒙頒賜。自後以道遠罷獻也。蹈氣隨蘭澤。霜華入杏膏。恩光惟覺重。攜挈未爲勞。原注此八句以述恩賜。每有賜與。常攜挈而歸。夕閱梨園騎。宵聞禁仗鼙。原注每梨園獻回。或抵暮夜。院門常見歸騎。扇回交彩翟。鵰起颺銀一作金。鵰。樽待哀絲慢。書期蹋客操。盡規常謇謇。退食一作食。尚忉忉。原注此八句述內廷所觀。龜顧垂金鈕。鸞飛一作迴。曳錦袍。原注皆蒙賜錦袍。曳者。蓋取詩人不曳不婁之義也。御溝楊柳弱。天廐騕褭豪。原注學士皆乘官飛龍馬。屢換青春酌。閑隨上苑遊。原注普濟寺與芙蓉苑相連。常所遊賞。芙蓉亦謂之南苑也。煙低行殿竹。風拆繞鑾一作垣。桃。原注此八句述休澣日遊獵。聚散俄成昔。悲愁益自驕。每懷仙駕遠。更望茂陵號。地接三茅

嶺。川迎伍子濤。原注代稱海濤。是伍子憤氣所作。花迷瓜步暗。石固蒜山牢。原注此兩句又是夢中所作。

陶野凝香管。梅洲動翠篙。泉魚驚綵妓。溪鳥避干旄。感舊心猶絕。思歸首更搔。無聊然密炬。誰復勸金舠。原注余自到此。絕無夜宴。酒器中大者呼爲舠。賓僚頗形迹。未曾以此相勸。嵐氣朝生棟。城陰夜一作沒入濠。望煙歸海岸。送鴈渡江皋。宛馬嘶寒櫪。吳鉤在錦韜。未能追狡兔。空愧長黃一作江。蒿。水國逾千里。風帆萬過艘。閑川終有恨。惟見暮滔滔。

招隱山觀玉蕊樹戲書即事奉寄江西沈大夫閣老原注此樹吳人不識。因予嘗玩。乃得此名。

玉蕊天中樹。金閨昔共窺。落英閑剡雪。密葉乍低帷。原注內署沈大夫所居門前有此樹。每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庶隆大夫草詔之日。皆邀予同玩。舊賞煙霄遠。前歡歲月移。今來想顏色。還似憶瓊枝。

寄題惠林李侍郎舊館

棟宇非昔望。煙門是我鄰。百齡惟待盡。一世幾長貧。半壁懸秋月。空林滿夕塵。祇應雙鶴在。松路更無人。

寄茅山孫鍊師

何地最偷然。華陽第八天。松風清有露。羅月淨無煙。乍警瑤壇鶴。時聽玉樹蟬。欲馳千里戀。一作思。惟有一作煙。鳳門泉。

又二絕

石上谿蘿發紫茸。碧山幽萬水溶溶。舊花定是無人見。春日摧應羽客逢。

獨尋蘭渚翫遲暉。閑倚松窗望翠微。遙想春山明月曙。一作曉。玉壇清磬步虛歸。

題奇石原注石在浙西公署。

蘊玉抱清輝。閑庭日滿邊。塊然天地間。自是孤生者。

送張中丞入臺從事

驛騎朝天去。江城晚閟深。夜珠先去握。芳桂乍辭陰。澤國三千里。羈孤萬感心。自嗟文廢久。此地爲盧諶。

懷京國

海上東風犯雪來。臘前先折鏡湖梅。遙思禁苑青春夜。坐待宮人畫詔迴。

追和太師顏一本此下有魯字。公同一作刻。清遠道士遊虎邱寺一作詩。

茂苑有靈峰。嗟余未遊觀。藏山半一作在。平陸。壞谷爲高岸。岡繞數仞牆。巖潛千丈幹。乃知造化意。同幹資奇玩。鏐勝昔虎踞。劍沒嘗龍煥。潭黛入海底。鑒岑登霄半。層巒未升日。哀猿宿知旦。緣篠夏凝陰。碧林秋不換。冥搜既窮窕。回一作迴。望何蕭散。川晴一作曉。嵐氣收。江春雜英亂。逸人縱清藻。前哲留篇翰。共扣哀王音。皆舒文繡段。難追產回賞。徒起興公歎。一夕如再升。合臺星斗爛。

東郡懷古二首原注太和四年六月一日題。

王京兆

河水昔將決。衝波溢川薄。崢嶸金隄下。噴薄風雷音。投馬災未弭。爲魚歎方深。惟公執珪璧。誓與身俱沈。

誠信不虛發。神明宜爾臨。淄流自此迴。黎民焉能從。還我宇東郡。悽然懷所欽。雖非識君面。自問知君心。
意氣苟相合。神明無古今。登城見遺廟。日夕空悲吟。

陽給事

宋氏遠家一作河左。羽狼滿中州。陽君守滑臺。終古垂英猷。數仞城既毀。萬夫心莫留。跳身入飛鏃。免冒
臨霜矛。畢命在旗下。僵尸橫道周。義風激河汴。壯氣淪山邱。嗟爾抱忠烈。古來誰與儔。就烹感漢使。捉節
悲陽秋。顏子綴清藻。鏗然如秦琴。徘徊望故壘。尚想精魂遊。

秋日登郡樓望鳳皇山感而成詠

昔人懷井邑。爲有挂冠願。一本此字以顧我飄蓬者。長隨泛梗移。越吟因病感。潘鬢人秋悲。北指邯鄲道。
應無歸去期。

雨後靜望河西連山悄然成詠

宿雨初收晚吹繁。秋光極目自銷魂。煙山北下歸遼海。鴻鴈南飛出薊門。只恨無功書史籍。豈悲臨老事
戎軒。惟懷藥餌羸衰病。爲惜餘年報主恩。

秋日美晴郡樓閑眺寄荆南張書記

高檻涼風起。清川旭景開。秋聲向野去。爽氣自山來。霄外鴻初返。簷前燕已歸。不因煙雨夕。何處夢陽臺。

故人寄茶

劍外九華英。緘題下玉京。開時微月上。碾處亂泉聲。半夜邀增至。孤吟對竹烹。碧流霞脚碎。香泛乳花輕。
六腑醒神去。數朝詩思清。其餘不敢費。留伴讀原注。一作厨。書行。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別集卷四

奉送相公十八丈鎮揚州一作和王播遊故居感舊

千騎風生大旆舒。春江重到武侯廬。共懸龜印銜新綬。同憶鱣庭訪舊居。取履橋邊啼鳥換。釣璜溪畔落
花一作蕊。初一作野花疏。今來卻笑臨邛客。入蜀空馳使者車。

題劍門

奇峰百仞懸清眺。出嵐煙。迴若戈回日。高疑劍倚天。參差霞壁碎。仿彷翠屏連。想是三刀夢。森然在月前。

漢州月夕遊房太尉一作房公。西湖

丞相鳴琴地。何年閉一作蹤。玉徽原注。房公以好琴聞於四海。倘因明月夕。重啟故樞扉。桃柳谿空在。芙
蓉客暫依原注。蓉與安陸侯與王仲寶長史與杲之書。稱泛漾水。依芙蓉。何其麗也。誰一作惟。憐濟川楫。
長與夜舟歸。

重題

晚日臨寒渚。微風發櫂謳。鳳池波自闊一作闊。魚水逆難留。亭古思宏樹。川長憶夜一作遊。舟。想公高世
志。祇似冶一作化。城遊。

房公舊竹亭聞琴緬蕤風流神期如在一作對。因重題此作

流水音長在，青霞意不傳。獨悲形解後，誰聽廣陵絃。

憶金門舊遊奉寄江西沈大夫

東望滄溟路幾重，無因白首更相逢。已悲泉下雙琪樹，原注：章中令、武元昌、皆已淪沒。又惜天邊一臥龍。原注：杜西川謫官南海，人事升沈幾十載。宦遊漂泊過千峰。思君遠寄西山藥，原注：大夫嘗鍊餌陵，兼好金丹之術。歲暮相期向赤松。

錦城春事憶江南五言三首

桐花鳳鬪

百花潭鬪

憶子夜歌鬪

早入中書行公主，冊禮事畢登集賢閣成詠

明星人東陌，燦燦光層宙。皎月映高梧，輕風發涼候。金門列葉吹，鑰室傳清漏。簡冊自中來，貂黃忝宣授。更登天祿閣，極眺終南岫。遙羨商山翁，閑歌紫芝秀。晨興念始一作殆辱，夕惕思致寇。傾奪非我心，悽然感田賈。

題羅浮石原注：刻於石上。

清景持芳菊，涼天倚茂松。名山何必去，此地有羣峰。

重過列子廟追感頃年自淮服與居守王僕射同題名於廟壁僕射已爲御史余尚布衣自後俱列紫垣繼遊內署南爲夏官之代復聯左揆之榮荷寵多同感涕何極因書四韻奉寄

白首過遺廟，朱輪入故城。已慚聯左揆，猶喜抗前旌。曳履忘年舊，彈冠久要情。重看題壁處，豈羨乘繻生。

遙傷茅山縣孫尊師三首

蟬蛻遺虛白，蜺飛入上清。同人悲劍解，舊友悲衣輕。黃鶴遙將舉，斑麟儼未行。惟應飽靚室，中夜誠琴聲。

金格期初至，飆輪去不停。山擢武擔石，天隕少微星。弟子悲徐甲，門人泣蔡經。空聞留玉舄，猶在皇鄉亭。

空宇留丹竈，層霞被羽衣。暫由閑鹿化，遺爲尚鳧飛。數日奇香在，何年白鶴歸。想君旋下淚，一作道下泊。方款里閭扉。

尊師是桃源黃先生傳法弟子嘗見尊師稱先師靈迹今重賦此詩兼寄題黃先生舊館

後學方成市吾師又上賓。原注：今茅山宮觀是上真是先生弟子。洞天應不夜，源樹祇如春。原注：此亭遠桃源非。棋客留帝子，原注：盟山童即先生弟子。仙酒得仙人。枕子最在伊詩，由精道直神。原注：先生和至茅山，直子歸法華，有詩。又云：「仙酒所爲，直子所爲。」又云：「無因歸石髓，及一作分，與養生人。」

僕射相公偶話於故集賢張學士既爲得德裕與僕射舊唱和詩其時和者五人惟僕射與德裕皆列高位涉然悽舊感賦此詩

賦感鄰人篋詩留夫子贈，延年如有竹，應不用山王。原注：節延年五君詠，山濤下乘，以露不信列於五君之數。

惠泉

惠泉由太潔，經不高緻鱗。到底消何益，含虛勢自貧。明璣一作珠。難秘彩，美玉詎藏一作藏。珍。未及黃陂量，滔滔豈有津。

無題

松倚蒼崖老，蘭臨碧澗一作澗。衰。不勞鄰舍笛，吹起舊時悲。

題冠蓋里原注：在襄州南大山下。

偶來冠蓋里，魏是舊三公。自喜無兵術，輕裘上國宮。

離平泉馬上作一作離東都平泉。

十年紫殿掌洪鈞，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雉尾，武皇恩厚一作重。宴龍津。黑山永破和親虜，烏嶺全阬獻馘臣。自是功高臨蓋處，禍來名滅不由人。

滿嶺南道中作

嶺水爭分路，轉迷榄榔葉暗巒溪。慈衝毒霧逢蛇草，畏落沙蟲避燕泥。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糊雞。不堪腸斷思鄉處，紅槿花中越鳥啼。

到惡溪夜泊盧島

甘露花香不再持，遠公應怪負前期。青蠅豈獨悲虞氏，黃犬應聞笑李斯。風雨疾昏巒日月，煙波魂斷惡溪時。嶺頭無限相思淚，泣向寒梅近北枝。

登崖州城作

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一作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

歌篇三首

鶯啼柳鬪

猶夜對月聽小童薛陽陶吹笛鬪

南梁行原注：和二十二兄。

江城金鼓晚一作頭。鬱鬱春草長。悠悠漢水浮清光。雜英飛盡空和景，綠楊陰重官舍靜。此時醉客縱橫書。公言可薦承明庶，青天詔下龍光至。頗籍金門微石渠，重歸山路煙嵐隔。巫山未深晚花折，澗底紅光奪日赤。詩作且然，搖風有毒愁行客。杜鵑啼咽花亦殷，聲悲絕豔連空山。斜陽彎映淺深樹，雲雨翻迷崖谷間。山雞錦翅矜毛羽，透竹穿蘿命儔侶。喬木幽谷上下同，雄雌不異飛棲處。望秦峰迴過商顏，浪蕩雲堆萬簇山。行盡杳冥青嶂外，九重鐘漏紫雲間。元和刻侍明光殿，諫草初焚市朝變。北闕趨臣半隳塵，南梁笑客皆飛電。追思感歎卻昏迷，霜鬢愁吟到曉雞。故園歲深腸斷節，秋堂月曉掩遺荎。鳴鳴曉角霞輝發，撫劍當楹一長歎。芻狗無由學聖賢，空持感激終昏旦。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別集卷五

諫敬宗搜訪道士疏

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元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孔子、昔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何以長久、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將自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愼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又云、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元元語孔子云、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皇發謂天之歎、孔子與猶龍之歎、前聖之道、不其至乎、伏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陛下、稽元祖之訓、修軒皇之術、凝神閒館、物色異人、將以覩冰雪之姿、屈順風之請、恭惟聖感、必降眞僊、若使廣成、元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授陛下之言、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臣所慮赴召者、必怪迂之士、苟合之徒、使物淖冰、以爲小術、衒耀邪辭、蔽欺聰明、如文成五利、無一可驗、臣所以三年之內、四奉詔書、未嘗以一人來詔、實有所懼、臣又聞前代帝王、雖好方士、未有服其藥者、故漢書稱黃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又高宗朝劉道合、元宗朝孫甑生、皆成黃金、二祖俱不敢服、蓋以宗朝社稷之重、不可輕易、此事炳然、具載國史、以臣微見、儻陛下容盧精求、必致眞隱、惟開保和之術、不求藥餌之功、縱使必成黃金、止可充於玩好、則九廟靈鑒、必當慰悅、寰海兆庶、誰不歡心、臣思辭愚衷、以裨元化、輒陳懇款、伏積兢惶、

駙馬不許至要官私第狀

臣伏見國朝故事、駙馬緣是親密、並不合與朝廷要官往來、元宗開元中、禁止尤切、臣訪聞近日駙馬公至宰相及要官私第、此蓋無他才技可以延接、惟是濫洩禁密、交通中外、羣情所知、以爲甚弊、其朝官素是雜流、則不妨來往、若職在清列、豈可知聞、伏望宣示宰相、其駙馬諸親、自今以後、有公事任至中書見宰相、此外更不得至宰相及臺省要官宅、

代高平公進書畫狀

鍾、張、衛、索、眞蹟各一卷、二王眞蹟各五卷、曹、魏、宋、齊、梁、陳、隋、眞蹟各一卷、顧、陸、張、鄭、田、楊、董、洎國朝名畫各一卷、

伏以前代帝王、多求遺逸、朝觀夕覽、取鑒於斯、陛下睿聖欽明、凝情好古、聽政之暇、將以怡神、前件書畫、歷代共寶、是稱珍絕、其陸探微蕭史圖、妙冠一時、名居上品、所希睿鑒、別賜省覽、

進元宗馬射圖狀

伏以元宗皇帝天縱神武、藝冠前王、凡所畋遊、必存繪事、豈止雲夢殪兕、楚人美旌蓋之雄、灣陽射蛟、漢史稱軸轤之盛、前件圖、臣瞻奉光靈、素所寶惜、陛下旁求珍迹、以備石渠、祖宗之美、敢不呈獻、

奏銀妝具狀

臣有生多幸、獲遇昌期、受寄名藩、每憂曠職、孜孜夙夜、上報國恩、數年以來、災旱相繼、罄竭微慮、粗免流亡、物力之間、尚未完復、臣伏準今年三月初三日赦文、常貢之外、不令進獻、此則陛下至聖至明、細微洞照、一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奸、彫瘵之人、不勝其弊、上宏儉約之德、下敷惻憫之仁、萬國羣甿、鼓舞未息、昨奉五月二十三日詔書、令訪茅山眞隱、將欲師處讓守約之道、敦務實去華之美、雖無人上塞丹詔、實率土已偃元風、豈止微臣、獨懷忭賀、況進獻之事、臣子之常心、雖有敕文不許、亦合竭力上貢、惟臣當道素號富饒、近年以來、比舊則異、貞元中、李錡任觀察使日、職兼鹽鐵、百姓除實出榷酒錢外、更置官酤、兩重納榷、獲利至厚、又訪聞當時進奉、亦兼用鹽鐵羨餘、貢獻繁多、自後莫及、至薛苹任觀察使時、又奏置榷酒、上供之外、頗有餘財、軍用之間、實爲優足、自元和十四年七月三日赦卻停榷酤、又準元和十五年五月七日赦文、諸州羨餘、不令送使、惟有留使錢五十萬貫、支用猶欠十三萬貫不足、須自諸事節用、百計補塡、經費之中、未免懸闕、至於綾紗等物、猶是本州所出、易於方圓、金銀不出當州、皆須外處回市、去年二月中奉宣令進奏子、計用銀九千四百餘兩、其時貯備都無二三百兩、乃諸頭收市、此時亦稍優饒、悉力上供、幸免敗闕、昨又奉宣旨令進妝具二十件、計用銀二萬三千兩、金一百三十兩、尋令併合聖節進奉金銀遣成兩具進納訖、今差人於淮南收買、旋到旋造、星夜不輟、竭力營求、深憂不逮、臣若因循不奏、則負陛下任使之恩、若分外誅求、又累陛下慈儉之德、伏乞陛下覽前件榷酤及諸州羨餘之日、則知臣軍用短闕本末有由、伏料陛下見臣論奏、必賜詳悉、知臣竭愛君守官之節、盡納忠罄直之心、伏乞聖慈宣令宰臣商議、何以遣臣、得上不違宣旨、下不闕軍儲、不困疲人、不招物議、前後詔敕、並可遵承、輒冒宸

嚴。敢陳丹懇。無任戰汗之至。

奏綾綾狀

臣昨緣宣索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聞奏。伏料聖慈。必垂省覽。又奉詔旨。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可幅盤條綾綾等一千匹。伏讀詔書。倍增惶灼。臣伏見太宗朝臺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令獻之。大亮密表陳諫。太宗賜詔報云。有臣如此。朕（原注。一本有復字。）何憂。再三嘉歎。事載史書。又元宗令中使於汪南採鵁鶄諸鳥。汴州刺史倪若水抗表陳論。元宗亦賜詔嘉納。其鳥即時皆放。又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鞍轡鏤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書。輒自停織。元宗皆不加罪。忻納所陳。臣竊以爲鵁鶄鏤牙。至爲微細。若水等尚以勞人損德。懼欲效忠。當聖祖之朝。有臣如此。豈明王之代。獨無其人。蓋有位者蔽而不言。必非陛下拒而不納。又伏覩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候伯有位之士。無或棄予。謂不可諫。其有違道傷理。徇欲懷安。面刺廷爭。無有隱諱。則是容納善道。增光祖宗。不盡忠規。過在臣下。況元鵝天馬。掬豹盤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臣愚亦所未曉。昔漢文衣弋綈之衣。元帝罷輕織之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伏乞陛下近覽太宗、元宗之寥納。遠思文帝、孝元之恭己。以臣前表。宜示羣臣。酌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無不受賜。臣不任惶惕懇誠之至。

亳州聖水狀

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惑。發計丐錢。數月以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十家都雇一人取水。擬取之時。病者斷食葷血。既飲之後。又二七日蔬食。危疾之人。俟之病愈。其水斗價三千。（原注。本傳作水斗三十千。）而取者益之他水。沿路轉以市人。老病飲之。多至危篤。昨點兩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千人。臣於蒜山已加提捌。若不絕其根本。終恐無益黎甿。昔吳時有聖水。宋齊有聖火。事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觀察使令狐楚速令塡塞。以絕妖源。

王智興度僧尼狀

王智興於所屬泗州置僧尼戒壇。自去冬於江淮以南所在懸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聞泗州有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欲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自正月以來。落髮者無慮數萬。臣令於蒜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餘人。勘問惟十四人是舊人沙彌。餘是蘇常百姓。亦無本州文憑。尋已勒還本貫。訪聞泗州置壇次第。凡髮未到者。人納二緡。給牒即回。別無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至誕節。計江淮以南。失卻六十萬丁壯。此事非細。繫於朝廷法度。下闕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別集卷六

與桂州鄭中丞書

某嘗先聖御極。再參樞務。兩度册文。及宣懿太后祔廟制、聖容贊、幽州紀聖功碑、討回紇制、討劉稹制、五度點冕斯書兩度。用兵詔敕及先聖改名制、告昊天上帝文、并奏議等。勒成十五卷。貞觀初。有顏岑二中書。代宗朝常相。元和初某先太師忠懿公。一代盛事。皆所潤色。小子詞業淺近。獲繼家聲。武宗一朝。册命典誥、軍機羽檄。皆受命撰述。偶副聖情。伏恐製序之時。要知此意。伏惟詳悉。謹狀。

與姚諫議郤書三首

閏冬極寒。伏惟諫議十五郎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某悲緒外蒙。差趙押衙至。奉示問。不任悚荷。無由拜伏。倍積瞻戀。謹因使回。奉狀不次。閏十二月二十八日。從表文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某狀上。

天地窮人。物情所棄。無復吾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閑老至仁。念舊、盛德矜孤。再降專人。遠逾溟漲。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槁木暫榮。寒灰稍暖。開緘感切。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卹。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苦飢。惟恨垂歿之年。頓作餓死之鬼。自十月末得疾。伏枕七旬。屬纊者數四。藥物陳奠。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羸憊至甚。生意方微。自料此生。無由再望旌棨。臨紙涕戀。不勝遠誠。病後多書不得。伏惟恕察。謹狀。

伏蒙又賜口敕。不許披戴。東都日所惡本留洛中。無人檢得。兼以道路艱阻。二年來不曾有人至洛。以此前狀諸請。悟深惶悚。小生存箴更改三五字。不欲兩本流傳。今謹錄新本獻上。舊本伏望封還。如不能遠寄。伏惟必賜焚卻。下情切望。趙總管知廣州時。多此月下旬方至此。伏惟照察。謹狀。

唐故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知內侍省事劉公神道碑銘

嚴極正位。道四時者璇樞。太微啓扉。分兩垣者上將。其或道兼文武。勳著旂常。稟嶽立之神姿。蘊泉渟之深識。存也出忠入孝。竭敬同歸。歿也灑澤瀰泉。始終一貫。求之前古。不亦難哉。公諱宏規。前京兆雲陽人也。派流甚遠。耳細相承。炳煒周邦。光揚史牒。曾祖恩。官止同州白水縣令。祖信。終於漢中郡折衝都尉。父英。皇左武衛中郎將。歷階勳至游擊將軍上柱國。皆積前緒。踐履夷途。或明恕而行。俾人歸厚。或強毅以立。嚴敵必摧。不顯當時。宜生達者。公十有五。乃應選用。沖和之美。暢茂於四肢。喜慍之來。不虔於絕境。亦猶崐岫片玉。嶧陽孤桐。生稟異姿。終成重器。始署雲騎尉。賜緋累遷內侍省內僕寺丞。密侍赤墀。飛聲紫禁。植操不逾於規矩。抗志已在於丹霄。無何。丁郎將夔茌憂。衰服喪杖而後起。不辭王事。是謂從權。俄授徵事郎內侍省府局令。屬劉闢逆命。禁旅徂征。護汧隴梟騎之鋒。平井絡鵙張之勢。始以義聲。俄焉凱歸。由是有輕車都尉之授。旋又將命撫循。自靈州以屆於邊。鎬軍五城。勤役萬里。懋乃休績。簡於天心。加銀印赤紱之賜。充天威軍使。奉詔發方。再安俶俗。假儻扶義。有叱馭之風。感激捐軀。忘跕鳶之苦。恩禮浹洽。要荒宴如。特自奚官局丞。擢翰林院使。仙署重深。天顏咫尺。導才臣之啓沃。廣睿哲之聰明。公學富邱墳。智參神化。協機贊命。發揮王猷。故事藹然。內廷緊賴。爰加內侍伯武副軍中尉副左街功德之任。紫綬龜印之寵。以昭其庸。武旅彘藻之師。實爲之佐。檢校司空王公謂之授鉞河東也。改內給事。爲之護軍。以金闕之契。睦於元帥。以泉海之量。校於實僚。三軍熙愛日之和。列郡灑清風之德。洎振武失守。主將遁逃。朝廷軫憂。慮爲邊患。因命尚書張煦節制是邦。詔公領步騎五千。爲之聲援。公內運祕計。外示閑安。詭以巡邊。掩其無備。長驅猛銳。深入壘門。乃以宣勞之名。俾其少長皆會。然後擒執魁首。置之典刑。戮三百餘人。闔城股慄。昔武安之阬趙卒。莫辯幽冤。韓信之下井陘。徒聞疾鬬。未若公德刑具舉。威惠皆宣。乘駰上聞。班師舊鎮。司徒既歿。承之絕戎。而高平公奕葉相門。一時盛德。與公庸舟相待。朱瑟諧音。淡然而成。去如始至。尋又奉詔巡邊。以觀軍實。北至鷂注。東達飛狐。道里曲折。不遺於掌握。兵機奇正。盡在於襟靈。士懷夾纊之恩。人感投醪之醉。壺漿塞路。幼艾下先。爰寫山河。存於縑素。憲宗悅而嘉歎。賓置坐隅。得李恂之圖書。乃知聚落。觀千秋之書地。盡見山川。加朝議大夫內侍省內常侍。復歸舊鎮。報忠勞也。上以公器能可以居重任。機權可以參密勿。遂發中詔。俾還京師。改內飛龍使。換右神策軍副使。飛龍掌天驥之閑。古太僕之職也。禁旅總蘭錡之兵。古上卿之寄也。公或爲長。或爲副。蓋選衆而舉。惟才是擇。翌日命知樞密。公揣摩心術。練達國章。謀無不成。運有餘裕。當神武經緯之際。王師戡定之初。一日萬機。晝常三接。忠猷隱於閨聽。嘉謀祕於宮闈。略而不書。蓋溫樹不言之義也。冀拜內常侍知內侍省事。旌其忠力。賜名宏規。宏者光大之稱。規者規範之謂。合此二義。表茲一心。俄而淄青干紀。兵集淮海。以公累護戎事。尤邃武經。出

爲淮南監軍。委以攻討。鳴鐘鼓以問罪。運籌策以出奇。方勵志於戎。不遽糾衰於風樹。抱終身之痛。自達神明。嘗赴難之辰。敢避金革。起復寧遠將軍。依前充監軍使。元惡既殲。復掌樞密。憲宗遐凡大漸。召公受遺。穆宗膺圖御宇。緊公定策。捧日而昇黃道。翼龍而上赤霄。名節功勳。光照簡史。遷忠武將軍內侍省少監。賜上柱國。進雲麾將軍。服闋。授銀青光祿大夫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封彭城縣開國子。累封沛國公。食邑二千戶。賜以長戟。列之朱門。守約鳴謙。不有其貴。屬幽鎮首禍。趙魏擾災。公內竭謀猷。定指蹤之計。外紓機務。當致賦之源。慮不及私。居宵慎獨。懸水鏡而情無隱伏。持天衡而心靡重輕。嶷然如山。以鎮翠勳。逮長慶季歲。穆皇疾已彌留。公志徇神明。心存王室。請立先后。以爲副君。雪涕抗詞。首陳大計。舉觴濟叙。衆議皆從。延年離席而社稷已安。避喜橫階而綸卑乃定。惟公方之。諒無慚德。公以名遂身退。舉能進善。人之高躅也。乃推同志。固讓機。遷左監門衛上將軍知省事。復爲河東監軍使。并降玉握龍錫金帶。壁魏后深恩。授劉稹之部落。與君淹灑。賜陸遜之金環。煥赫輝榮。莫踰於此。穆宗厭代。先后嚮明。公懇請會朝。旋奉俞詔。拜特進行右武衛上將軍。公以子牟之戀。常懷魏闕。汲黯之志。惟在漢廷。懇辭北轅。上不能奪。尋除內宅使。鴻臚禮賓等使。前代特進。位次三公。居驃騎儀同之上。非茂勳俊德。曷以處之。遷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漢氏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武帝既平百粵。內增七校。今之中尉。實司其任。公說禮敦詩。深知將帥之體。安人和衆。實有經武之材。以清淨禮縉黃。以慈惠親戎旅。西方之教。不肅而成。北落之衛。隱然難犯。吐論必援於經史。耽玩惟志於圖書。遇物而涇渭自分。立誠而風雨如晦。權雖侔於衛霍。主意益親。寵彌盛於金張。人心咸悅。非全才曠度。豈能臻於此歟。公志氣方強。春秋甚富。將欲揚威瀚海。耀武龍庭。展報國之壯圖。恢致君之遠略。勞而生疾。懇請辭榮。天子憂呂虔之末瘳。委景丹之臥鎮。近臣挾醫而驛至。中使賜藥以交馳。心徒傾於太陽。命已迫於朝露。灑血懷感。啓手歸全。以十一月二十八日薨於長安來庭里第。享年五十二。遺表獻名馬、雕鞍、寶器、犀帶。臣子之戀。不其至乎。敬宗當宁流襟。輟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賻絹一千匹。布四百端。錢三千貫。上擬三台之耀。下答九泉之榮。禮命所加。冠於當代。朝廷傾臣。聞必興歎。和鑾故校。相視潸然。昔李將軍之死。人皆流涕。以其信結於士大夫。公近之矣。況公歿日之後。曾未經旬。變起林光。災纏霄極。則知日磾已歿。何羅之釁遂成。許褚既終。徐地之妖莫遏。惟公峰辯挺秀色於晴霞。律呂合和。流清音於大虛。志必存於經濟。量莫挹其沖深。思若湧泉。智如炙輠。決勝千里。通知四夷。察情僞之端。達幾微之際。故天子虛己以聽。詢謀允諧。道不取於苟容。言必歸於中正。居平而博厚泛愛。臨事而感慨立名。體征廟之奉公。得亞夫之守節。公之掌樞也。屬穆皇疑疾逾年。公之總戎也。屬敬宗朝廷多事。公協和將相。安靖邦家。勁草不搖。貞松自直。傳稱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俱無作色。貞也。惟公有之矣。惜乎未及中壽。俄歸香冥。哀已積於虞泉。名空留於簡冊。可不悲哉。夫人密國夫人李氏。懿行蘭薰。貞風玉瑩。榮封石窌。寵章至德。而體茂於宗姻。淑美光於內則。悲啓昔哭。痛結泉扉。有子五人。長曰行立。朝散大夫內侍省宮闈局令。上柱國。彭城郡開國伯。賜緋魚袋。次曰行深。中散大夫內侍省給事。賜紫金魚袋。次曰行元。下有闕文。賜綠。次曰行先。朝散大夫內府局丞

上柱國。下有闕文。次曰行下有闕文。咸以珪璧之姿。藻身文囿。鴻鵠之志。矯翼禁林。朱紫連華。閭門雍睦。忠出於孝。負五龍之俊才。要過乎哀。有二逝之深感。粤以太和元年十一月七日。即幽窆於滻川之西。禮也。青烏啓兆。悲韻樹之長陰。白鶴臨一作洩風。嗟弔賓之遽返。永闕丕績。乃象貞珉。銘曰。

皇王聖化。仰法星樞。始自絲忽。風行八區。誰參其任。公實帝命。出壯君命。入贊臣謨。其一。惟后建邦。外分藩岳。奧則淮壤。雄惟朔漠。誰護其軍。公多智略。恆瀚既甯。王猷允若。其二。漢家宮室。上應太微。布列環衛。俟張武威。誰司其柄。公達戎機。英王流眄。忠賢是依。其三。內外之寄。安危所注。惟公全德。乃暢機務。美璧良珪。瑞質凝素。霜戟寶刀。森然輝庫。其四。天挺奇志。貞若渾金。出入三紀。賢明一心。寒松在巖。霜簷甯侵。皇澤之厚。川流比深。其五。趙孟愒景。光晉遂遠。長卿病痟。藥石皆晚。靈芝難駐。奇香莫返。光碎珠泉。芳消蘭畹。其六。鹵簿詔葬。城闕之東。列旌旗於素隧。凝簫挽於朔風。落槭槭之霜葉。叫離離之晚鴻。時一往兮丹壑。逝魂歸來兮松柏中。其七。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上柱國扶風馬公神道碑銘

夫壎坻長松。必備明堂之制。荊岑璞玉。終爲大國之寶。士或起漁釣而遭時會。亦有披荊榛而贊王業。求之古昔。何代無賢。太和六年。開府儀同三司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上柱國岐山公實封三百戶扶風馬公。以侯印罷歸。至開成六年九月四日。薨於永嘉里第。享年六十三。詔贈揚州大都督。明年二月八日。以鹵簿鼓吹葬於京兆灞陵之原。馬公即國之盡忠衛主之臣也。公諱存亮。字季明。大父璡。皇銀青光祿大夫考操。皇朝議郎房州長史。公之先族趙奢。嘗以百萬勁兵。號爲馬服。制秦吞魏。因而氏焉。厥後文武派分。英華不絕。武則伸威百蠻。鑄銅而表海。文則研道六經。施帳而授業。公繼前業。蔚爲茂器。終始一貫。貞明六朝。德宗時。弱冠筮仕。風儀夙成。帝欲分綺季之勞。翼皇儲之重。於是暫離武帳。出侍龍樓。贊蘭英結珮之譽。規桐葉翦圭之戲。此則史册之保護也。帝欲秩出納之司。糾梯航之貢。於是副宏羊而實天庫。佐安國而裨水衡。此又孔僅之方略也。帝欲具飾車旗。宣明衣服。公於是典其僚案。重立規模。疊煙霞以散王侯。卷虹霓而給妃后。卿寫施彰於五輅。日華搖裔於九旂。此又叔孫通之文物也。帝欲順時巡以察風俗。先品嘗以奉園陵。公於是廣靈囿以樹農功。采頖宮以列珍饌。法后稷播種之道。遏喬夫捷給之詞。此又卜式之理上林也。帝欲昆夷即序。士馬無譁。公於是秩視玉鈐。榮加金鈕。以奇謀而協上將。以忠懇而暢皇猷。尺籍伍符之勤。訓馬簡士之要。雖程功於衛霍。終歸美於程李。此又許歷之副趙奢也。元和十三年。公自神策軍副使詔受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兼左街功德使。公於是金湯天壘。雷電皇威。斥遊悟於五營。取材能於七萃。備牙爪則數逾十萬。竭心膂則酬必九遷。貔貅虎豹之師。鷺鶴魚麗之訓。文茵貝冑之盛。羽葆靈旂之飾。奉元會則雪霜委積於殿廷。侍郊丘則錦繡施張於原野。公珪璋挺器。禮樂資身。蓋下無睚眦之徒。轅門多溫恭之士。知呂蒙於行陣。重郤縠於詩書。晉代名卿。成授趙衰之舉。漢朝武略。多由去病之門。此又方召之佐宣王也。敬宗時。宮掖無虞。蜂蠆暴起。鹿驚玉座。熊突彤闈。良媛以羅袂當衝。侍臣以藥囊捍患。宸慮未經於細柳。天行俄及於望皇。何羅之釁始萌。日磾之心已動。公於是覽羲皇之樽。駐盤隆之馭。闢闕壁而納闕日。闢闕落而留六龍。指揮殄寇之兵。調停大官之膳。翠兒既成於京觀。庶官方及於乘輿。公乃率元甲而清紫微。奉翠華而入黃道。此又耿弇安君父、清妖孽也。於是眞食非賦。紀功旅常。文錦玉帶。綢繆蕃錫。公辭榮畏滿。名遂身退。坐樽俎而盤淮海。衛瑤之忠勤也。馳軺車而款天闕。子牟之戚戀也。捐寵絞而授松檟。楊王孫之達命也。歸鄉里而散金帛。蘇季子之行義也。慶忌嫉邪之心。萬石周愼之志。保貞廉而碎首。惡讒慝而亡身。思患覩漏河之初。知機見履霜之漸。士君子所以推公之明識也。公始能淮南監軍使。詔除內飛龍使。在苑一紀。劬勞六閑。朝習華蹕。暮巡樓阜。無竊轡詭銜之患。遂翹足交頸之安。琛精爽於北辰。播芳烈於來代。旋以股肱近地。河關要津。爰擬信臣。再監戎旅。繡衣晝行於阡陌。金組暮奠於松楸。爲子爲臣。忠孝備矣。既而以疾告老。乞還京師。累表抗辭。留中未下。天子眷懷舊。注意貞良。久而乃從。不奪其志。此又終始之大節。古今之至人。長慶初。某忝職內廷。獲覩公之儀表。玉山峻嶺。瓊樹高柯。霍子孟資性端莊。進有常處。張子孺小心畏忌。每遠權勢。御札盈几。天香滿衣。驂八駿而幸元洲。捧六鈞而殘青兕。勳名光焯。當代莫儔。夫人岐國夫人王氏。寶劍早沈於清渭。珠光先閟於黃泉。嗣子瓊林使朝議大夫行內侍省奚官局令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襲重封一百五十戶賜紫金魚袋元某。夙稟英才。早聞詩禮。守公法度。以紹家風。次子幽州監軍使朝議大夫行內侍省內僕局令上柱國賜緋魚袋元貫。朝議大夫奚官局令上柱國賜緋魚袋元僧。儒林郎守內侍省內府局丞上柱國元眞等。金貂相映。朱紫交輝。鳳毛歸美於一門。驥足皆期於萬里。以某知公故事。見託斯文。刻石路隅。庶紀佳績。俾後代知天子聞鼓鼙而憶名將。鑒丹青而思老臣。乃爲銘曰。

明堂巍巍。天闕前施。木帝乘馬。是能星馳。馬曜闕二字。車馬是司。趙奏同出。後有闕二字。馬服生趙。闕四字。戰國更霸。迭相盛衰。趙困長平。秦始開基。劉累遠孫。翦秦無遺。劉卽范氏。累乃龍師。厥派緜緜。尋源乃知。貞元年中。公侍丹墀。一善及物。知無不爲。進退謙謙。行無越思。明明六聖。信任不疑。赫赫貞臣。顯危必持。理功清淨。威國雍熙。實本兵柄。左右皇威。內訓七萃。十萃如貔。外遏百蠻。百蠻以綏。冬有夏日。人心所歸。疾風勁草。輿論欽之。始去禁衛。萬夫弟洩。遠總天庭。六閑允蹈。盡瘁事國。形神久疲。監視諸侯。琴書自怡。金印紫綬。去之若遺。陶徑潘園。優游在斯。長慶六年。詔樹豐碑。上將刻字。文以好辭。後十六年。盡臣其菱。原阡松楸兮霜露已滋。苑池臺榭兮榛蕪可悲。覩塵根兮空壁蔓草。篆貞珉兮攸魏色絲。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別集卷七

掌書記廳壁記

續漢書百官志稱。三公及大將軍皆有記室。主上表章報書記。雖列於上宰之庭。然本爲從軍之職。故揚雄稱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皋。非夫天機殊捷。學源淵發。含思而九流委輸。揮毫而萬象駭奔。如庖丁提刃。爲之滿志。師文鼓瑟。效不可窮。則不能稱是職也。昔安豐侯賈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表章。誰與參之。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及竇憲貴寵。班固、傅毅之徒。皆置之戎幕。以典文章。憲邸文章之盛。冠於當代。魏氏以陳琳、阮瑀、管記室。自東漢以後。文才高名之士。未有不由於是選。其簡才之用。亦金馬石渠之亞。況河東情甲十萬。提封千里。半雜胡騂。遙制邊朔。惟師旅之威容。爲列藩之儀表。典茲羽檄。代有英彥。聞者吳少微、富嘉謨、王翰、孫逖、咸有制作。存於是邦。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暨太尉臨淮王總節制之師。德裕叔父宮與斯職。尋以才識英妙。肅宗召拜監察御史。厥後僕射高貞公。今河陽節度令狐公。以人文望宸翰。國子司業鄭公。給事河南尹杜公。以才華登貴仕。繼斯躅者。不亦盛歟。丙申歲。丞相高平公始自樞衡。以膺謀帥。以右拾遺杜君爲主記。明主惜其忠規。復指舊職。尋參內庭視草之列。次用殿中侍御史崔君。德裕獲接崔君之後。文學空虛。才術莫逮。繼其名氏而不書職業。今再刊斯記於本署西垣。以高平公統戎爲始。元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記。

重寫前益州五長史眞記

益州草堂寺（原注。成都記云。在府西七里。去萬花亭三里。）列畫前長史一十四人。（原注。節度職不帶尹明當長史。非今資佐也。）代稱絕筆。余昔於數公子孫之家。獲見圖狀。乃知草堂紀事。厥不遺眞者。昔嚴野旁求。徒聞審像。嵇山高遯。惟止嵇企。就若記之丹青。妙盡神照。楚國祠廟。魯王宮宅。洎此邦文翁舊館。皆歷代卿相。粲然可觀。雖有慕於前良。曾莫究於形似。豈與夫年代已遠。遺像猶存。入虛室而煙凌。哲披。拂浮埃而瑤林斯覩。余以精舍其古。貌像將傾。乃選其功德尤盛者五人。模於郡之廳所。追惟二漢臺閣。皆有圖寫。黃霸、于定國之流。雖宰相名臣。不得在畫像之列。卓子廉德行君子。而在功臣之石。今之所取。意在斯乎。閎既新。光靈可想。儼若神對。吾將與歸。因敍其事。詔諸來哲。太和四年閏十二月十八日。西川劍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贊皇縣開國伯李德裕記。

懷樓記

懷樓。思解組也。元和庚子歲。予獲在內庭。同僚九人。丞弼者五。數十年間。零落將盡。今所存者。惟三川守李公而已。（原注。已致仕。西川杜公。武昌元公。中書韋公。鎮海路公。吏部沈公。左丞殷公。舍人李公。）洎太和己丑歲。復接舊老。同升台階。或繼歎且與。已協白雞之夢。或未聞稅駕。遽有黃太之悲。向之榮華。可以悽愴。況余發傷。所侵。疲羸多病。常驚北叟之禍。豈忘東山之歸。此地舊隱。曲軒。傍施埤堄。竹樹陰合。簷檻遭暨。喧雀所依。涼飆罕至。余盡去危堞。敞爲虛樓。蘋榛木而始見前山。除密篠而近對嘉樹。（原注。歷事前有大幸夷樹。亦爲韋公所植。）延清神於月觀。留愛景於寒桑。晨憩宵遊。皆有姝致。周視原野。永懷樓峰。登此佳名。且符夙尚。盡庾公不淺之意。寫仲宣極望之心。貽於後賢。斯乃無愧。丙辰歲。丙辰月。銀青光祿大夫守滁州刺史李德裕記。

元眞子漁歌記

德裕頃在內廷。伏覩憲宗皇帝寫眞。求訪元眞子漁歌。歎不能致。余世與元眞子有舊。早聞其名。又感明主賞異愛才。見思如此。每夢想遺蹟。今乃獲之。如遇良寶。於戲。漁父賢而名隱。鴟夷智而功高。未若元眞隱而名彰。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其嚴光之比歟。處二子之間。誠有裕矣。長慶三年甲寅歲夏四月辛未日。潤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德裕記。

祭唐叔文

維元和十二年。歲次丁酉。六月己未朔。二十一日己卯。河東節度使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張宏靖。敢昭告於唐叔之靈。惟神嫄母發祥。手文爲信。殖徒林之兕。以啓夏墟。受密須之鼓。以顯戎索。豈止削桐無戲。歸不有典。宜在昔番育。與周蕃衰。況式瞻西山。神靈是宅。每廷煙夜簇。嵐氣朝隮。必膺寸而合。油然以徧。蓄泄在我。神宜主之。屬淮雨爲災。粢盛將廢。是用率茲祀典。以榮闕宮。伏願降福蒸人。撤茲陰沴。俾三農有望。萬庾斯豐。永儲犧牲。以答神貺。尚饗。

余元和中掌記戎幕時。因脅祠止雨。太保高平公命余爲此文。嘗對諸從事稱賞。以爲徵唐叔故事。追

無遺漏。今過尚書博陵公移鎮北都。輒敢寄題廟宇。會昌四年三月十五日。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德裕。

祭韋和執甫文

維大中四年月日。趙郡李德裕謹以蔬醴之奠。敬祭於故相韋公僕射之靈。嗚呼。皇道成宿。藉於賢相。德邁皋陶。功宣呂尚。文學世雄。智謀神貺。一遭讒疾。投身荒瘴。地雖厚兮不察。天雖高兮難訴。野撥淵藪。晨以規爲。是耶寧聽。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鄧沈湍。舉白浮鍾。魏叔侈汰。淩雪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亦從。

漢文罷獻。詔還驪駒。鑾輅徐驅。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己。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爲麗。慈儉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

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叡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元黃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寒路。

觀貌獻殯。斯可誡懼。

丹扆箴 并序

戊辰歲仲春月戊申夜。余宿於河庭西。夢與中書令姚公偶坐。如舊相識。問余曰。君見僕所作口箴乎。余對曰。去歲居守東周。於公曾孫諫議某處覩金石之刻。遂莞爾而笑曰。孫子猶能記之。余以仲夏月達於海曲。嘗竊思之。聖哲之言。上可以動天地。成典謨。次可以正人倫。明得失。默而不言。後代何述焉。繫辭云。不善則予里之外違之。在愼其所言而已矣。豈必緘其口。銘其背。以矯當世哉。揚子稱孰有言不由口。言不由舌。張儀以舌存而交亂。亦善不善之效也。余感姚公之夢。乃爲舌箴云。

高宗夢傅說。其代予言。故曰說言。周有良弼。王之喉舌。鼓舞而至。渙汗乃發。傳以言從作乂。易以講習施悅。天以卷舌屏讒。儒以金口愬說。伯陽之誡。柔存剛缺。言貴無瑕。辯貴若訥。則知門猶是閉。藥不在括。是以揚雄悼讒。舊之冤。梅福痛忠臣之結。善乎先聖之言。既明且清。國以之甯。人之不朽。犯無隱情。無特爾言。駟馬不追。嗟爾君子。念茲在茲。勿以寡一言而取宰相。以舌三寸而爲帝師。徒見婁敬掉而獲爵。不知魏其齮以可悲。雖言必有中而適其時。子房能用其策。難以爭立愛。奉春善建不拔。無以免係縲。衛武警夫爽捫。叔向哀於是出。惟敬仲之難明。由匠石之無質。揚子曰。重則有濁。輕則招疑。言能如是。可以寡尤。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別集卷八

丹扆箴 并序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跡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猶是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規。不避尤悔。況臣嘗學舊史。頗知官箴。雖在疏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丹扆六箴。具列於後。仰塵睿聽。伏積兢惶。

一宵衣箴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猶去簪珥。形管記言。克念前志。

二正服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晏遊。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毅厲。一作慨。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三罷獻箴

不過天道。斯爲至理。

四納誨箴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鄧沈湍。舉白浮鍾。魏叔侈汰。淩雪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規爲愼。是耶寧聽。

五辨邪箴

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叡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六防微箴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元黃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寒路。

觀貌獻殯。斯可誡懼。

舌箴 并序

戊辰歲仲春月戊申夜。余宿於河庭西。夢與中書令姚公偶坐。如舊相識。問余曰。君見僕所作口箴乎。余對曰。去歲居守東周。於公曾孫諫議某處覩金石之刻。遂莞爾而笑曰。孫子猶能記之。余以仲夏月達於海曲。嘗竊思之。聖哲之言。上可以動天地。成典謨。次可以正人倫。明得失。默而不言。後代何述焉。繫辭云。不善則予里之外違之。在愼其所言而已矣。豈必緘其口。銘其背。以矯當世哉。揚子稱孰有言不由口。言不由舌。張儀以舌存而交亂。亦善不善之效也。余感姚公之夢。乃爲舌箴云。

高宗夢傅說。其代予言。故曰說言。周有良弼。王之喉舌。鼓舞而至。渙汗乃發。傳以言從作乂。易以講習施悅。天以卷舌屏讒。儒以金口愬說。伯陽之誡。柔存剛缺。言貴無瑕。辯貴若訥。則知門猶是閉。藥不在括。是以揚雄悼讒。舊之冤。梅福痛忠臣之結。善乎先聖之言。既明且清。國以之甯。人之不朽。犯無隱情。無特爾言。駟馬不追。嗟爾君子。念茲在茲。勿以寡一言而取宰相。以舌三寸而爲帝師。徒見婁敬掉而獲爵。不知魏其齮以可悲。雖言必有中而適其時。子房能用其策。難以爭立愛。奉春善建不拔。無以免係縲。衛武警夫爽捫。叔向哀於是出。惟敬仲之難明。由匠石之無質。揚子曰。重則有濁。輕則招疑。言能如是。可以寡尤。

聖祖院石磬銘

有美浮石。遙若鋼音。筐筍合奏。鏘鏘在林。清越益耳。和愉感心。懸之玉宇。永託僊岑。

鹿跡山銘

不動者山。不死者仙。山在仙存。真訣不傳。猗歟先生。耽道僊元。騰駕素鹿。遨遊紫煙。時憩蓬壺。下視桑田。一往茲山。於今幾年。茲山岑寂。先生是宅。清泉綠蘿。獨與世隔。我居洞宮。人見崖壁。空留鹿跡。永存幽石。

劍門銘

羣山西來。波積雲屯。地險所會斯爲蜀門。屏岑峻壁。森若戈戟。萬壑奔東。雙飛高闕。翠嶺中橫。黯然黛色。樹茲雄屏。以衛王國。（原注。蜀門當中有一峯。峻嶺孤峙。望若列屏。此一峯爲最奇。而說者未嘗及之也。）峰拔井幹。溪回溝洫。嚴寺重扃。隱如臨敵。運有隆替。地無險阨。閉於昏頑。開於有德。馬錯西伐。蜀侯敗績。艾出陰平。禪亦來格。粤在憲祖。英威四克。始翦蜀妖。遂靖邛僰。變夷軌道。諸侯述職。武臣銘之。金石乃刻。

圯上圖贊

夫天所以醇清者。其氣理也。故能四時變化。萬物粲然。倦則陰陽爲災。先景不耀。而況於人乎。人亦有圖方之形。稟清濁之氣。存神索智。極物窮情。則倚伏之先。見其如視矣。子房潛心於神而達之。見其圖狀。如得其奧。則有女子之粹美。嬰兒之專和。粹所以含至精。專所以研至賾。散萬金之資。柔數也。狙萬乘之仇。仁勇也。學禮倉君。城方也。變名圯上。遯世也。若乃五日爲期。三往增敬。則尾生之信。達道矣。退不離國。心不忘君。則鴟夷之遁。非忠矣。今時變以蟬蛻。望仙路以鴻冥。優游於綺皓之門。髣髴乎赤松之際。豈不善始善終哉。黃石者。其天地之蘊。神明之絕。然。則無以發悟子房。軸翼天漢。咳乎。喪亂既定。韜晦而保嗣之。生也奉符。歿而同穴。有以見子房之神交不渝矣。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別集卷九

平泉山居誡子孫記

經始平泉。追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懿公。在外十四年。上會稽。探禹穴。歷楚澤。登巫山。遊沅湘。望衡嶠。北州梨棗熟。夢魂秋日到郊園。吾心感是詩。有退居伊洛之志。前年金陵。於龍門之西。得喬處士故居。天寶末。避地遠遊。蕪爲荒榛。首陽微岑。尚有薇蕨。山陽舊徑。惟餘竹木。吾乃翦荊棘。驅狐狸。始立班生之宅。漸成應叟之地。又得江南珍木奇石。列於庭際。平生素懷。於此足矣。吾嘗以爲出處者貴得其道。進退者貴不失時。古來賢達。多有遺恨。至於元祖潛身於柱史。柳惠養德於士師。漢代邴曼容。官不過六百石。終無辱殆。逸雖及矣。越蠡獻文牛以肥遁。留侯託黃老以辭世。亦其次焉。范睢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矧如吾者。於葵無衛足之智。處廡有不鳴之患。雖有泉石杏無歸期。留此林居。貽厥後代。謂吾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所植也。昔周人之思召伯。愛其所憩之樹。近代薛令君於禁省中。見先君所擬之石。必泫然流涕。汝曹可不慕之。惟片爲谷。谷爲陵。然後已焉可也。

平泉山居草木記

余嘗覽想石泉公家藏藏書目。有園庭草木疏。則知先哲所尚。必有意焉。余二十年間。三守吳門。一莅淮服。嘉樹芳草。性之所耽。或致自同人。或得於樵客。始則盈尺。今已豐尋。因感學詩者多識草木之名。爲騷者必盡蓀荃之美。乃記所出山澤。庶資博聞。木之奇者。有天台之金松、琪樹、稽山之海棠、榧、檜、剡溪之紅桂、厚樸、海嶠之香檀、木蘭、天目之青神、鳳巢、鍾山之月桂、青鸞、楊梅、曲房之山桂、溫樹、金陵之珠柏、蠻荊、杜鵑、茆山之山桃、側柏、南嶠、宜春之柳柏、紅豆、山櫻、藍田之棗、梨、胡柏、其水物之美者。荷有蘋洲之重臺、蓮、芙蓉湖之白逆、茅山東溪之芳蓀。復有日觀、震澤、巫嶺、羅浮、桂水、嚴瀨、廬阜、瀟澤之石在焉。其伊洛名園所有。今並不載。豈若潘賦閒居。稱郁棣之藻麗。陶歸衡宇。喜松菊之猶存。爰列嘉名。書之於石。已未歲。又得番禺之山茶、宛陵之紫丁香、會稽之百葉木芙蓉、百葉薔薇、永嘉之紫桂、簽螺、天台之海石榴、桂林之俱那衛、台嶺八公之怪石、巫峽之嚴瀨、琅邪臺之水石、布於清渠之側。仙人跡、鹿跡之石、列於佛榻之前。是歲又得鍾陵之同心木芙蓉、刻中之眞紅桂、嵇山之四時杜鵑、相思紫苑、貞桐、山茗、重臺薔薇、夷槿、東陽之牝桂、紫石楠、九華山樂樹、天蓼、青櫪、黃心橈子、朱杉、龍骨、圓二字、庚申歲。復得宜春之箏樹、楠穉、金荆、紅筆、密蒙、句栗木。其草藥又得山豆、碧百合。

金松賦并序

廣陵東南。有顏太師猶子爲宅。其地即孔北海故臺。予罔晚春夕景。命駕遊眺。忽覩奇木。植於庭際。枝似槐松。葉如瞿麥。迫而察之。則翠蕤金蕚。粲然有光。訪其名曰金松。詢其所來。得於台嶺。乃就主人。求得一本。列於平泉。今聞封植得地。枝葉茂盛。敍其所自。作此賦焉。

青春已暮。白日將夕。經顏子之故巷。訪孔公之舊宅。美珍本之存庭。得嘉名於樵客。屢擅本於台嶺。近徙根於蒼隙。其柯肅肅。可比於貞松。其葉纖纖。實侔於瞿麥。風入葉而成韻。露垂柯而流液。不受命於嚴霜。諒同心於寒柏。含春韻而蕙蕾。映夕陽而的皪。疑翠尾之羣翔。若金澤之旁射。雜爽籟於篁竹。混晶光於璀璨。奇樹以垂珠而擅名。金松以潛穎而莫覩。亦猶處子在於隱淪。奇才遺於草澤。我有衡宇。依山岑寂。類仲長之清曠。如蕭宰之窮僻。託根此地。似有崖壁。殊橘柚之不遷。同甘棠之可惜。庶封植於園林。永愛玩而無歇。

靈泉賦并序

予林居西嶺。平壤出泉。廣不逾尋。而深則盈尺。自東鄰故丞相崔公至谷口故丞相司徒李公。凡別墅五六。皆謂之平泉。實發源於此。觀其湧不騰沸。淡然洌清。冬溫夏寒。明媚可鑑。其靈泉之蘊也。予往歲獲戾放逐。再罹謗傷。泉必變色。久而後復。昔傳長虞庭有湧泉。以其色在夏則冷。涉冬而溫。乃爲神泉賦。況潛靈蘊異。美過神泉。因效庾子山（一作擬）長虞所作。倘成此賦。

山下出泉。厥壤非石。隨淺深而見底。質秋毫之可析。其瑩若纖埃之映琉璃。微蟲之潛琥珀。玉瑕瑜而不掩。竅妍媸而畫覩。且夫動則廣大。止則虛明。如君子之絕德。乃望表而見情。發源而東。百谷皆盈。既處高

而就下。雖遇坎而亦平。變者方騁康衢。俄驚殺憾。泉色暫晦。含晶不發。又如塵掩懸鏡。霧昏秋月。累夕而豁。然旬乃澈。爾其眠引清泚。環市荊扉。洎迺寫照。物色殊暉。孕蘋藻爲蒼碧。涵沙礫爲珠璣。歷長坂而鱗爛。度小山而雪披。若乃砥石於宇。析波入沼。凝虛白而透迤。浮縹清而繚繞。氣潤蘭陶。色滋松篠。含逸響於桐林。動孤光於溪鳥。於是列植芳菊。華蘂芋蘇。清瀟瀟而更馥。搖籌景而相鮮。葉凝夕露。叢霜秋煙。美楚人之餐英。慕胡公之飲泉。況復自亭徂溪。蒼綠數里。懸瀑溜於碧潭。散浮湍於清沚。乘鶴舳以晨泛。聽蔓歌而夜起。見蒹葭之始香。疑沅湘之在此。重曰。原隰既平。泉流既清。三徑未荒。萬木向榮。感棣華之零落。愴時鳥之相鳴。況閱水兮日逝。且歸來兮養生。

秋聲賦并序

昔潘岳寓直騎省。因感二毛。遂作秋興賦。況余百齡過半。承明三入。髮已皓白。原注。自中書舍人及今。三參掖垣。清秋可悲。尚書十一丈。鷄掖上賓。人文大匠。聊爲此作。以俟知音。

黯華蕭。天氣晶。碧空無氛。蒼海清明。當其時也。草木陰蟲。皆有秋聲。自虛無而釋作。由寂寞而音生。始蕭蕭於林野。終混合於太清。出哀壑而憤起。臨悲谷而怨盈。朔鴈聽而增逝。孤猿聞而自驚。此聲也。異桐竹之韻。非金石之鳴。足以動羈人之魄。感君子之情。況乎臨淄藻思。薛縣英名。邊興華屋之歎。預想曲池之平。豈待琴而魂散。固聞笛以涕零。亦有毀家蔡琰。降北李卿。聽朔吹之夜動。見霜鴻之曉征。既慷慨而誰訴。獨汍瀾而流纓。雖復蘇門傲世。秦青送行。詎能寫自然之天籟。究吹萬之清泠。客有貞詞凜凜。逸氣縱橫。賦掩漏巵之妙。文同蟠木之精。聊染翰以寫意。期報之以瑤瓊。

牡丹賦并序

余觀前賢之賦草木者多矣。靡不言託植之幽深。採斷之莫致。風景之妍麗。追賞之歡愉。至於體物。良有未盡。惟牡丹未有賦者。聊以狀之。僕射十一丈。蔚爲儒宗。詞賦之首。聲氣所感。或能相和。又見陳思王賦序。多言命王粲劉楨繼作。今亦效之。邀侍御裴舍人同作。

青陽既暮。鸚鵡已鳴。念蘭若之方歇。歎桃李之陰成。惟翠華之豔爛。傾百卉之光英。抽翠柯以布素。粲紅芳而發榮。其始也。碧海霄澄。驪珠躍出。深波曉霽。丹萍吐實。煥神龍之銜燭。皎若木之並日。其盛也。若紫芝連葉。鸞雛比翼。奪珠樹之鮮輝。掩非煙之奇色。儵忽摛錦。紛葩似織。其落也。明豔未褪。紅衣如脫。朱萼柯折。珊瑚枝碎。復既爍而轉妍。紅欲消而猶粹。爾乃獨含芳意。幽怨殘春。將獨立而傾國。雖不言分似人。觀其斂彩猶泫。一作泣。日華初照。煜其晨葩。情若微笑。色雖美而自豔。類河濱之窈窕。逮乎的皪含景。離披向風。鉛華春而思蕩。隨澤晚而光融。情放縱以自得。凝若煥之冶容。既而華豔悅懌。繁華遽畢。驚實雖之年迴。想江妃而復出。望獻瑤之玉。俄以蔽光。感懷珮之川。悵然如失。客顧余曰。勿謂淑美難久。徂芳不留。彼妍華之閱世。非人壽之可儔。君不見龍驤閶闔。池臺御溝。堂挹山林。峰連翠樓。有百歲之芳叢。原注。今京師緒會伊第猶有天寶中牡丹在。無昔日之通侯。豈暇當飛雀之時。始嗟零落。且欲同樹萱之意。聊自忘憂。

近於伊川卜山居將命者書閣而至欣然有感聊賦此詩兼寄上浙東元相公大夫使求青田胎化鶴乙巳歲作。

弱歲弄詞翰。遂明明主恩。懷章過越邸。建旆守吳門。西圮陰難駐。東泉意尚存。慚逾六百石。愧負五千言。寄世知一作如。嬰纓。辭榮類觸藩。欲追緜上隱。況近子平村。邑有桐鄉愛。山餘黍谷暄。既一作雖。非逃相地。乃是故侯園。野竹多微徑。巖泉豈一源。映池方一作芳。樹密。傍澗古藤繁。邛杖堪扶老。黃牛已服轅。只應將唳鶴。幽谷共翩翩。

憶平泉山居贈沈吏部一首中書作。

昔聞羊叔子。茅屋在東渠。豈不念歸路。徘徊畏簡書。乃知野鶴客。自與田園疏。殁世有遺恨。精誠何所如。嗟予寡時用。夙志在林閭。雖抱山水癖。敢希仁智居。清泉繞舍下。修竹蔭庭除。幽徑松蓋密。小池蓮葉初。從來有好鳥。近復躍儵魚。少室映川陸。鳴皋對蓬廬。張何舊寮寀。原注。予與吏部。乃金門寮故也。相勉在懸輿。常恐似伯玉。躋前慚魏舒。

夏晚有懷平泉林居宜春作。

孟夏守畏途。捨舟在徂暑。愀然何所念。念我龍門塢。密竹無蹊徑。高松有四五。飛泉鳴樹間。颯颯如度雨。菌桂秀層巔。芳蘂媚幽渚。穉子候我歸。衡門獨延佇。誰言聖與哲。曾是不懷土。公旦既思周。宣尼亦念魯。矧余窮炎商。日夕誰暗語。春閨悲子牟。班荊感叔敖。悽悽視環玦。惻惻步庭廡。豈待莊鳥吟。方知倦羈旅。

早秋龍興寺江亭閑眺憶龍門山居寄崔張舊從事宜春作。

江亭感秋至。蘭徑悲露泫。杭稻秀晚川。杉松鬱一作蔚。晴巘。嗟予有林壑。茲夕念原一作繁。衍。綠篠一作竹。連嶺多。青蒲近溪淺。淵明菊猶在。仲蔚蒿莫翦。喬木粲凌苕一作霄。陰。崖積幽蘚。遙思伊川水。北渡龍門峴。蒼翠雙闕間。遠逝清灘一作溪。轉。故人在鄉國。歲晏路悠緬。惆悵此生涯。無由共登踐。

北聞龍門敬善寺有紅桂樹獨秀伊川嘗於江南諸山訪之莫致陳侍御知予所好因訪剡溪樵客偶得數株移植郊園乘芳色沮乃知敬善所有是蜀道茜一作茜。草徒得嘉名因賦是詩兼贈陳侍御。金曉作。

昔聞紅桂枝。一作樹。獨秀龍門側。越叟遺數株。周人未嘗識。平生愛此樹。攀翫無由得。君子知我心。因之寫羽翼。豈類嘉客譽。且就清陰息。來自天姥岑。長疑一作凝。翠嵐色。芬芳世所絕。便蹇枝漸直。瓊葉潤不彫。珠英粲如織。猶疑翡翠宿。想待鸞鵠一作鸞。食。甯止暫掩留。終當更封植。

懷山居邀松陽子同作

我有愛山心。如飢復如渴。出谷一年餘。常疑十年別。春思巖花爛。夏憶寒泉冽。秋憶泛蘭巵。冬思翫松雪。晨思小山桂。暝憶深潭月。醉憶剖紅梨。飯思食紫蕨。坐思藤蘿密。步憶莓苔滑。晝夜百刻中。愁腸幾回絕。每念羊叔子。言之豈常輟。人生不如意。十乃居七八。我未及懸輿。今猶佩朝紱。焉能逐麋鹿。便得遊林樾。范蠡滄波舟。張懷赤松列。惟應詎身恤。豈敢忘臣節。器滿自當敧。物盈終有缺。從茲返樵徑。庶可希前哲。

思歸亦松材呈松陽子

昔人思避世，惟恐不深幽。禽慶潛名岳，鳴夷漾釣舟。顧余知止足，所樂在歸休。不似尋山者，忘家恣遠遊。

近臘對雪有懷林居

蓬門常晝掩，竹徑寂無人。鳥起飄松霰，魚行動谷榛。應知一作憶，禽魚侶合一作得，與薜蘿親。遙憶平皋望，溪煙已發春。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別集卷十

思山居十首

清明一作寒食後憶山中

遙思寒食後，野老林下醉。月照一山明，風吹百花氣。飛泉與萬籟，髣髴疑簫吹。不待曙華分，已應喧鳥至。

題寄商山石

綺皓巖中石，昔經作一作坐隱淪。紫芝呈一作餘幾曲，紅蘚閱千春。聊用支琴尾，常惟倚病身。自知來處所，何暇問嚴遵。

憶種菖時

尚平方畢婚，疏廣念歸期。澗底松成蓋，簷前柱長枝。徑閑芳草合，山靜落花遲。蝶有菖園在，無因及種時。

春日獨坐思歸

壯齡心已盡，孤賞意猶存。豈望回麟閣，惟思臥鹿門。無謀堪適野，何力可拘原。只有客一作賓身去，幽山自滯園。

思登家山林嶺

自知無世用，只是愛山遊。舊有稽康嬾，今慚趙武侯。登樓未覺疾，泛水便忘憂。最惜殘筋力，捫蘿徧一邱。

思鄉園老人

常羨章門翁，所思惟歲稔。遙知松月曙，尚在山窗寢。蘭氣入幽襟，禽言傍孤枕。晨興步巖徑，更酌寒泉飲。

寄龍門僧

龍門有開士，愛我春潭碧。清景出東山，閑來翫松石。應憐林壑主，遠作滄溟客。爲我謝此僧，終當理歸策。

憶藥苗

溪上藥苗齊，丰茸正堪掘。皆能扶我壽，豈止堅肌骨。味拖商山芝，英逾首陽蕨。豈如甘谷士，只得香泉啜。

原注：南陽甘谷有菊水，是飲此水者。

憶村中老人春酒原注：有劉樹二叟善釀。

二叟茅茨下，清晨飲濁醪。雨殘紅芍藥，風落紫櫻桃。巢燕銜泥疾，蜀蟲挂網高。閑思春谷事，轉覺宦途勞。

憶葛勝一作勝木禪牀

憶我齋中榻，寒宵幾獨眠。管甯穿亦坐，徐孺去常懸。蟲網垂應徧，苔痕染更鮮。何人及身在，歸對老僧禪。

初夏有懷山居

山中有所憶，夏景始清幽。野竹陰無日，巖泉冷似秋。翠岑當累榭，皓月入輕舟。只有思歸夕，空簾且夢遊。

張公超谷中石

鼓篋依綠槐，橫經起秋簟。有時逢岳客，尚辨絃歌處。自予去幽谷，誰人襲芳杜。空留古苔石，對我巖中樹。

初歸平泉過龍門南嶺遙望山居即事

初歸故鄉陌，極望且徐輪。近野樵蒸至，平泉煙火新。農夫饋雞黍，漁子薦霜鱗。惆悵懷楊僕，慚爲關外人。

伊川晚眺

桑葉初黃梨葉紅，伊川落日靜無風。漢儲何假終南客，角里先生在谷中。

潭上喜見新月

簪組十年夢，園廬今夕情。誰憐故鄉月，復映碧潭生。皓彩松上見，寒光波際輕。還將孤賞意，暫寄玉琴聲。

郊外即事奉寄侍郎大尹

高秋漸非暇，閑林喜退居。老農爭席坐，稚子帶經鋤。竹徑難迴騎，仙舟但跋予。豈知陶靖節，祇自愛吾廬。

山居遇雪喜道者相訪

幽居近谷西，喬木與山齊。野竹連池合，巖松映雪低。喜君來白社，值我在青谿。應笑於陵子，還桑自灌畦。

雪霽晨起

雪覆寒溪竹，風卷野田蓬。四望無行跡，誰憐孤老翁。

洛中士君子多以平泉見呼愧獲方外之名因以此詩爲報奉寄劉賓客

非高柳下逸，自愛竹林閑。才異居東里，愚因在北山。徑荒寒未掃，門設晝長關。不及鴟夷子，悠悠煙水間。

早春至言禪公法堂憶平泉別業金陵作

昔我伊原上。孤遊竹樹間。人依紅桂靜。鳥傍碧潭閑。松蓋低春雪。藤輪倚暮山。永懷桑梓邑。衰老若爲還。

峽山亭月夜獨宿對櫻桃花有懷伊川別墅金陵作。

皎月照芳樹。鮮葩含素輝。愁人惜春夜。遠曙想巖扉。風靜陰滿砌。蘚濃香入衣。恨無金谷妓。爲我奏思歸。

春暮思平泉雜詠二十首自此至淮南作。

望伊川

遠村寒食後。細雨度川來。芳草連谿合。梨花映墅開。槿籬疎落照。松徑長新苔。向夕亭皋望。遊禽幾處回。

潭上紫藤

故鄉春欲盡。一歲芳難再。巖樹已青蔥。菩提日堪愛。幽溪人未去。芳草行應礙。遙憶紫藤垂。繁英照潭黛。

書樓晴望

幽居人世外。久厭市朝喧。蒼翠建雙闕。微茫認九原。原注。東望遙見萬安山南名臣邱墓。殘紅一作虹。映

黎樹。斜日照轅轅。薄暮柴扉掩。誰知仲蔚園。

四嶺望鳴皋山

高秋對涼野。四望何蕭瑟。遠見鳴皋山。青峰原上出。晨興採薇蕨。向暮歸蓬蓽。詎假數揮金。餐和養餘日。

瀑泉亭

向老多悲恨。悽然念一邱。巖泉終古在。風月幾年遊。菌閣饒佳樹。菱潭有釣舟。不知羊叔子。名與峴山留。

紅桂樹原注。此樹白花紅心。因以爲號。

欲求塵外物。此樹是琴林。後素合餘絢。如丹見本心。妍姿無點辱。芳意託幽深。願以鮮葩色。凌霜照碧潯。

金松原注。出天台山。葉帶金色。

台嶺生奇樹。佳名世未知。纖纖疑大菊。落落是松枝。照日含金晰。籠煙澹翠滋。勿言人去晚。猶有歲寒期。

月桂原注。出蔣山。淺黃色。

何年霜夜月。桂子落寒山。翠綠生巖下。金英在世間。幽崖空自老。清漢未知還。惟有涼秋夜。嫦娥來暫攀。

山桂原注。此花紫色。英藻繁縟。

吾愛山中樹。繁英滿目鮮。蹤風飄碎錦。映日亂非煙。影入春潭底。香凝月樹前。豈知幽獨客。賴此當朱絃。

柏原注。別樹經霜皆紅。惟此柏枝葉盡丹。四時一色。一本無作朱柏。

聞有三株樹。惟應祕閬風。珊瑚不生葉。朱草又無叢。未若凌雲柏。常能終歲紅。晨霞與落日。相照在巖中。

芳蘿原注。生茅山東溪。隱曜居士之遺蘇。花紫色。生淺水中。

楚客重蘭蓀。遺芳今未歇。葉抽清淺水。花照暄妍節。紫蒂映渠鮮。輕香含露結。一作潔。一作發。離居若有贈。暫與幽人折。

流杯亭

激水自山椒。析波分淺瀨。回環疑古篆。詰曲如縈帶。甫想羽觴遲。惟觀一作禽。親友會。欲知中聖處。皓月臨松蓋。

東谿

近舊東谿水。悠悠起淥波。探驚留不去。芳草日應多。夾岸生奇篠。綠巖覆女蘿。蘭橈思無限。爲咸濯纓歌。

瀟灑

清沚雙瀟灑。前年海上雛。今來戀洲嶼。思若在江湖。欲起搖荷蓋。閑飛濺水珠。不能常泛泛。惟作逐波鳧。

西園

西園最多趣。永日自忘歸。石瀨流清淺。峯岑滄翠微。繞翻紅藥豔。晴蟲碧潭輝。獨望娟娟月。宵分半掩扉。

海石楠

昔見歷陽山。雜龍已孤秀。今看海嶠樹。翠蓋何幽茂。霰雪詎能侵。原注。此樹枝葉密。霜雪不侵。煙嵐自相

揉。蒙蒙獨臨憩。況值清陰晝。

雙碧潭

清剡與巖湍。游浸皆可憶。適來玩山水。無此秋潭色。莫辨幽蘭叢。難分翠禽翼。遲遲洲渚步。臨眺忘餐食。

竹徑

野竹自成徑。繞溪三里餘。檀欒被層阜。蕭瑟蔭清渠。日落見林靜。風行知谷虛。田家故人少。誰肯共焚魚。

花藥欄原注。花藥四時相繼。常可留賞。

薰草春已碧。蘭花秋更紅。四時發英豔。三徑滿芳叢。秀色濯清露。鮮輝搖惠風。王孫未知返。幽賞豈誰同。

自敘原注。非尚子獨遊五嶽。

五嶽徑雖深。獨遊心已蕩。苟能知止足。所遇皆清曠。七十雖可期。一邱乃徵尚。遙懷少室山。常恐非吾望。

首夏清景想望山居一本。此下有贈幕僚三字。

嘉樹陰初合。山中賞更新。禽言未知夏。蘭徑尚餘春。散滿羅垂帶。扶疏桂長輪。丹青爲不盡。宵夢歎非眞。

累榭空留月。虛舟若待人。何時倚蘭棹。相與掇汀蘋。

思平泉樹石雜詠十首

釣臺

我有嚴湍思。懷人訪故臺。客星依釣隱。仙石逐槎回。倒影含清沚。凝陰長碧苔。飛泉信可挹。幽客未歸來。

似鹿石

林中有奇石。髣髴獸潛行。乍似依巖柱。還疑食野苹。茸長綠蘚映。班細紫苔生。不是見羈者。何勞如頓纓。

海上石笋

常愛仙都山。奇峰千仞懸。迢迢一何迥。不與衆山連。忽逢海嶠石。稍慰平生憶。何以似一作慰。我心。亭亭

疊石原注。此石韓給事所遺。

孤且直。

潺湲桂水湍，漱石多奇狀。鱗次冠煙霞，蟬聯疊波浪。今來碧梧下，迥出秋潭上。歲晚芹蘇滋，懷賢益惆悵。

重臺芙蓉

芙蓉含露時，秀色波中溢。玉女斐朱裳，重重映皓質。晨霞爛丹景，一作業片片明秋日。蘭澤多衆芳，妍姿不相匹。

白鷺鷥

余心憐白鷺，潭上日相依。拂石疑星落，凌風似雪飛。碧沙常獨立，清景自忘歸。所樂惟煙水，徘徊戀釣磯。

海魚骨

昔日任公子，期年釣此魚。無由見成岳，聊喜識專車。皎皎連霜月，高高映碧渠。陶潛雖好事，覩海只披圖。

泛池舟

桂舟蘭作楫，芬芳皆絕世。只可弄潺湲，焉能濟大川。樹懸涼夜月，風散碧潭煙。未得同魚子，菱歌共扣舷。

舴艋舟

無輕舴艋舟，始自鴟夷子。雙闕挂朝衣，五湖極煙水。時遊杏壇下，乍入湘川裏。永日歌濯纓，超然謝塵滓。

二猿

釣瀨水漣漪，富春山合沓。松上夜猿鳴，谷中清響合。銜網忽見羈，故山從此辭。無由碧潭飲，爭接綠蘿枝。

思在山居日偶成此詠邀松陽子同作

閑思昔歲事，忽忽念伊川。乘月一作興，步秋坂。滿山圍石泉，回塘碧潭映。高樹綠蘿懸，蹠下叫田鶴。風來聽晚蟬，懷茲長在夢。歸去且無緣，幽谷人未至。蘭苕應更鮮。

重憶山居六首

平泉源

出谷纔浮芥，中園已濫觴。逶迤過竹塢，浩淼走蘭塘。夜靜聞魚躍，風微見鷹翔。從茲東向海，可泛濟川航。

泰山石一作兗州從事所寄

鷄鳴日觀望，遠與扶桑對。一作外。滄海似鎔金，泰山如點黛。遙知碧峰首，獨立煙嵐內。此石依五松，蒼蒼幾千載。

巫山石

十二峰前月，三聲猿夜愁。此中多怪石，日夕激寒流。必是歸星渚，先求歷斗牛。原注揚州是斗牛分，還疑煙雨霽，髣髴是高邱。

羅浮山原注番禺連帥所遺

龍伯釣鼇時，蓬萊一峰坼。原注裴淵廣州記，羅浮山是蓬萊邊山浮來。飛來碧海畔，遂與三山隔。其下多長溪，原注寄君內傳，山下有七十二長溪。潺湲流亂石，知君分一作介，如此，贈遙荊山璧。

漏潭石原注魯客見遺

常疑六合外，未信漆園書。及此閑溪漏，方欣驗尾閭。大哉天地氣，呼吸有盈虛。美石勞相贈，瓊瑰自不如。

釣石原注於谿人處求得

嚴光隱富春，山色谿又碧。所釣不在魚，揮綸以自適。余懷慕君子，且欲坐潭石。持此返伊川，悠然慰衰疾。

憶伊川郊居

衰疾常懷土，郊園欲掩扉。雖知明目一作日地，不及有身歸。翠樹秋陰徧，伊原霽色微。此生看白首，良願已應違。

晨起見雪憶山居

忽憶巖中雪，誰人拂薜蘿。竹稍低未舉，松蓋偃應多。山溜隨冰落，林鬟帶霰過。不勞聞鶴語，方奏苦寒歌。

憶平泉雜詠十首

憶初暖

今日初春暖，山中事若何。雪開嗔鳥至，澌散躍魚多。幽翠生松柏，一作栢。輕煙起薜蘿。柴扉常晝掩，惟有野人過。

憶辛夷原注余赴金陵日，辛夷欲開。

昔年將出谷，幾日對辛夷。倚樹憐芳意，攀條惜歲滋。清陰須暫憩，秀色正堪思。只待揮金日，慇懃泛羽巵。

憶寒梅

寒塘數樹梅，常近臘前開。雪映綠巖竹，香侵泛水苔。遙思情景暮，還有野禽來。誰是攀枝客，莊辰醉始迴。

憶棗棚

野人清旦起，墻雪見蘭芽。始畎春泉入，惟愁暮景斜。未抽萱草葉，纔發款冬花。誰念江潭老，中宵旅夢賒。

憶茗芽

谷中春日暖，漸憶掇茶英。欲及清明火，能銷醉客酲。松花飄鼎泛，蘭笑入甌輕。欲罷閑無事，捫蘿谿上行。

憶野花原注余未嘗春到故園。

惟遊洛陽道，未識故園花。曉憶東谿雪，晴思冠嶺霞。谷深蘭色秀，村迥柳陰斜。悵望龍門晚，誰知小隱家。

憶春雨

春鳩鳴野樹，細雨入池塘。潭上花微落，溪邊草更長。梳風白鷺起，拂水綵鴛翔。最羨歸飛燕，年年在故鄉。

憶晚眺

伊川新雨霽，原上見春山。嶺嶺晴虹斷，龍門宿鳥還。牛羊平野外，桑柘夕煙間。不及鄉園叟，悠悠盡日閑。

憶新藤

遙聞碧潭上，春晚紫藤開。水似晨霞照，林疑綵鳳來。清香凝島嶼，繁豔映莓苔。金谷如相並，應將錦帳回。

憶春耕

郊外杏花坼，林間布穀鳴。原田春雨後，谿水夕流平。野老荷蓑至，和風吹草輕。無因共沮溺，相與事巖耕。

余所居平泉村舍近蒙韋常侍大尹特改嘉名因寄詩以謝

未謝留侯疾常懷仲蔚園閑謠紫芝曲歸夢赤松村忽改蓬蒿色俄吹黍谷暄多慚孔北海傳教及衛門

山信至說平泉別墅草木滋長地轉幽深悵然思歸復此作

忽聞槐客語暫息野人心幽徑芳蘭密閑庭秀木深鷹鸇來澗底鳧鴨徧川潯誰念滄溟上歸歟起歎音

臨海太守惠予赤城石報以是詩

聞君採奇石遠斷赤城霞潭上倒虹影波中搖日華仙巖接絳氣谿路雜桃花若值客星去便應隨海槎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外集卷一

窮愁志并序

予頃歲吏道所拘沈迷簿領今則幽獨不樂誰與晤言偶思當世之所疑惑前賢之所未及各爲一論庶乎幾而體要謂之窮愁志凡四卷消此永日聊以解憂地僻無書心力久廢每懷多聞之益頗有闕疑之恨貽於朋友以俟箴規

夷齊論

昔夷齊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仲尼稱其仁孟軻美其德原注孟子稱伯夷聖人之清者蓋以取其節而激貪也所謂周粟者周王所賦之祿是也諫而不從不食其祿可矣至於聞淑媛之言輟飧微蕨斯可謂不智矣夫微蕨者元氣之所發生四時之所順成日月之所燭風雨之所育周焉得而有之哉若以粟者周人之播殖則夷齊得非周人乎反覆其道蓋未嘗理然夷齊之行實誤後人於陵仲子蓋夷齊者也乃至不義其兄之祿潔則潔矣仁豈然哉厥後商洛四友畏秦之酷避秦之禍豈止潔其身而已然飧紫芝以爲糧飲清泉以爲漿終老而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智兼矣

三良論

秦穆之殺三良詩人刺之矣春秋譏之矣今不復議惟三良許之以死而前代無譏何也且臣道莫顯於

咎繇孝友莫盛於周公咎繇尚不殉於舜禹二后周公尚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詎可許之死乎如三良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譏矣焉得謂之百夫特哉昔荀息許許獻一言戮之以死君子猶歎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豈得以生同榮樂歿共埃塵以爲忠乎晏平仲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斯言得之矣自周漢迄於巨唐殺身成仁代有髦傑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有繫一國之存亡惟紀信乘黃屋以誑楚赴丹焰而存漢數千年間一人而已漢祚四百繇此而興余謂漢祖建封紀氏宜在盧曹之上報德未稱良可悲也

張辟疆論

揚子美辟疆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屬敏善揣呂氏之情奇之可也若以爲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疆啓之向使留侯尚存必執戈逐之將爲戮矣觀高祖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猶以爲相謂周勃堪寄託之任令本兵柄況外有齊、楚、淮南、磐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哀將相何至危懼必當憂傷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爲將相之害哉高祖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虛屬呂宗矣何可背之厥後稱制八年產祿之封殖固矣若平勃二人濟先朝露則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劫鄭商以給呂祿計亦窮矣周勃雖入北軍尚不敢公言誅諸呂豈不艱哉賴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儻才出於世豈受其紿說哉嗟乎與其鬬之於難豈若制之於易由是而言平勃用辟疆之計斯爲謬矣留侯破產以報韓結客以狙秦招四皓以安太子所謂必仗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譎明矣

爰盎以周勃爲功臣論

爰盎對文帝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者主在與在主亡與亡盎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之也非至理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竟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爲長歎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疆之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階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原注盎曰諸呂用事擅相王太尉本兵柄而能正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未嘗不心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順遜內守忠貞得不謂之社稷臣乎其後絳侯繫請室盎雖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力且非曲突之義揚子稱盎忠不足而淺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喻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陵文帝感悟養臣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誠若爰公者難與並爲仁矣盎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制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所奉害錯之罪虛貫於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不昧矣

漢昭帝論

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蓋詐後有潛霍光者上怫怒曰敢有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慚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觀召公不悅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鴟鴞之詩作矣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能歸殷肱郡

疑賈生擅權紛亂。欲疏賢士。景帝信讒。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讒鹽鐵而能權酤。亦任忠臣之效也。纔弱冠而殂。功德未盡。良可痛矣。

漢元帝論

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性好音樂。與宏恭、石顯。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盡其辭。（一作意。）蓋懦而不才。權移所變。非不斷也。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爲氣。粹精爲體。氣剛而健。則三光不昏。體粹而精。則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謂也。故權衡獨運。四時不忒。粹也者、不雜之謂也。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軸。（一作衡。）鎔鑄不由於大冶。蕩蕩上帝。復何爲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堯舜之時。上下皆公。讒說不行。人與其聰明哉。豈幽厲之君。上下盡邪。讒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哉。元帝自稱淫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元帝蓋自以恭顯爲賢。而任之不疑也。

荀悅論高祖武宣論

荀悅論略曰。高帝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文帝躬行元默。遂至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武帝內修文學。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宣帝任法審形。綜覈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歷數三代。以及元帝。曰。崇尚儒業。從諫如流。引班固、賈賓、禮故老。優游亮直。又曰。貫薛、韋、匡、迭爲宰相。其旨以爲專用儒術。莫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之士。以元帝好儒。徵用儒生。故以茲爲美。而深罪石顯。痛心泣血。稱詩人投畀豺虎。嫉之甚也。異乎余之所聞也。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先帝之世。石顯豈能蔽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顯矣。蕭望之、周堪、皆廊廟之器。有師傅之恩。石顯所忌。廢而不用。朋黨上書。遂致於理。其後劉向、廢錮。張猛自殺。豈得謂之優游亮直乎。賈捐之、京房、雖不終其身。亦皆英特雋才。道術奇士。於元帝可謂忠矣。亦因讒而死。惑於讒邪。豈得謂之密於文義乎。於讒邪則不斷。於髦俊則用法。亦不得謂之優游亮直矣。貫、薛、雖能忠諫。止於諷論。恭儉。未嘗禦姦觸邪矣。韋、匡、從容守位。未嘗犯顏干色矣。所以得乘時而進。久安其位。昔架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天下之惡歸焉。桀紂以拒諫而殺。其悖已甚。元帝以信讒而殺。抑又甚焉。干業既衰。至成哀。淩替。纔三世而王莽篡奪。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

荀悅哀王商論

荀悅論曰。夫獨智不用於世。獨行不蓄於時。昔人所以自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又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余三復斯論。潸然出涕。仲尼、聖人也。猶美顏子之行藏。與我同志。稱甯武愚不可及。歎蘧瑗卷而懷之。則聖人遵養時晦。可謂至矣。以仲尼之德。足以塞叔孫之毀。以仲尼之仁。足以免陳蔡之困。以仲尼之智。足以避匡人之辱。以仲尼之道。足以容魯哀之世。而迍邅多舛。始於危亡。由是思之。無非命也。況王商者哉。世人皆以貌寢質薄爲數奇。敦厚碩大爲多福。樂昌威重。眞漢相。容貌慍羣。而遭愍於時。遇讒而殂。豈命之否也。能虎不能免於患。及命之泰也。蚯蚓皆得保其生。余

又聞之。國之衰也。忠賢先去。故管仲知隰朋不久而齊國亂。范蠡令祝宗祈死而晉主憂。伍胥戮而夫差亡。汲黯出而劉安悖。徒歎新都之奪。孰救樂昌之禍。昔秦繆以三良爲殉。君子曰。秦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棄善人之謂也。

張禹論

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人君不能獨斷者。必資於所敬之臣。然臣有忠邪。時有險易。交有淺深。義有厚薄。范雎、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疏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固後嗣。可謂忠於昭王矣。夫能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而斷之在獨。蓋爲此矣。天有震雷之怒。龍有逆鱗之恨。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斷之於己不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戮申伯。有孔碩之詩。秦康送文公。與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惟一弟薄昭。而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娛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鬬於鄭。鵠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以上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言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雎爲師表。張禹爲鑒戒。

三國論

魏、蜀、吳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累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已降。惟守空宮。亡之淹速。繫於師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殺生之柄。不牽帷牆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煙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蔣濟覩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爲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覩三國之事。可不戒懼哉。

羊祜留賈充論

任愷、庾峻、（原注庾爲河南尹。名犯廟諱。字又非便。所以不書。）以賈充邪佞。欲其疏遠。勸晉武令西鎮長安。惟羊祜密表留之。祜豈悅賈充者哉。良以愛君體國。發於至誠耳。昔氏傾奪魏國。初有天下。其將相大臣。非魏之舊臣。即其子孫。所寄心腹。惟賈充而已。充亦非忠於君者。自以成濟之事。與晉室當同休戚。此羊祜所以願留也。昔漢高不去呂后。亦近於此。漢高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之計。至於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禍。況呂后年長有過。稀復進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帝闇弱。必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強。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爲社稷也。後世翼戴。其君者。得不念於此哉。

宋齊論

宋齊以降。繼體承祧者。君德寖微。王道淩替。搢紳之初。如革大運。降宥解網。以悅衆心。仁義之風薄。官肉之情廢。前史評之詳矣。然政未得中。改之可也。如弓之高下者抑皋。琴瑟之不調者更張。此亦天之道也。豈獨人事哉。惟用其罪人。不可甚矣。天下之惡。一也。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豈有不忠於前朝。而能忠於後王者哉。毀泉臺。春秋之所譏。先儒之所惡。宋齊之君。有一於此。必爲美政。泉臺見妖。尚不可毀。況無妖者乎。燕人之思召伯。甘棠勿翦。楚人之懷叔子。望碑墮淚。彼人臣也。而見思若此。雖時移政改。莫非舊臣。昔伯益贊禹。稱大舜之德。智參事惠帝。守蕭何之法。魏文帝初受漢禪。羣臣皆贊魏德。惟衛臻獨稱漢美。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爲人臣者。罔念於此。可謂有百心矣。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外集卷二

舊臣論

或問先王論道之臣事後王乎。曰。不改先王之道則事之。改先王之道則去之。以事堯之心事舜禹者。其皋陶、益、稷乎。以事武王之心事成王者。其周、召乎。以事漢高之心事惠帝者。其蕭、曹乎。曹參尚不易蕭何之規。況高祖之道。昔區區楚國。醴酒不設。穆生先去。且穆生豈爲己也。蓋傷廢先王之道。不忍見後王之面。其不去者。焉得免晉靡之恨哉。魏晉以降。居相位者皆靦面愧心而已。又有攘臂於其間者。蹈藉先王之道。以諱舊過。改張先王之道。以媚新君。棄先王之故老。以掩其羞。用先王之罪人。以協其志。若天地間無神明則已。儻有神明。鬼得而誅之矣。

除德論

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絕。班生著陳平之言。以爲世戒。理當然矣。而丙丞相繼及子鮑。鮑爲關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三十二歲。復續。而張湯杜周子孫。世有令名。皆有顯位。其故何哉。丙丞相於漢宣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以忠貞之故。不敢負獻公。程嬰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繼之以死。終不食言。丙丞相於史皇孫。微君臣之分。無親戚之情。而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於閒燥。給以私財。介然拒天子之使。因是全四海之命。原注漢書稱。因赦天下都

鄙獄繫者。是恩及四海也。又奏記權光。決定大策。既而顯徵卿之美。創七伍之辭。其深厚不伐。古所未有。夏侯勝以爲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是宜篤生賢人。世濟其美。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矣。焉在傳爵邑而已哉。張杜有後者。豈用法雖深。而所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以然也。

臣子論

士之有志氣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好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概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惟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淡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公理煩。遭難亦不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湖連。園林鴻鵠。雖不常爲人用。而自然可貴也。原注世謂王劉之德也。然世亦有不拘小班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劉氏。近日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豔。時人稱爲上官體。實爲正人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於宗族受禍。郭代公、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當蕭岑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概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忠諫論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爲惡多矣。畏天下之人知之。將謂諫己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己。如晉獻非驪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己。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傾者。其辭計。若考叔啓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大鴈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羣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爲主。白馬令言帝欲不諱。原注劉李二人名各不便。故書官。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計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頸以血汚車輪。則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之道在於婉矣。惟英主必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乃曰。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日名臣王石泉居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卿在相位。子何遠遊。對曰。盧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管仲害霸論

昔管仲對桓公曰。宮中之樂。無所禁禦。不害霸也。舉賢而不能任。此害霸也。余竊竊敬仲此對。是欲一齊國之政。滿桓公之志。然則非專任亦不能致霸。故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桓公所以能九合諸侯。爲五霸之首。中代蜀主之任孔明。苻堅之用景略。雖關羽不能移。樊世不能惑。蜀與秦皆君安國理。非專任之效歟。

桓公得敞仲則興隆霸業。漢元信石顯而反機明德。信任同而理亂異者。何也。所任用非其人也。近世有以宮中之樂餌其君者。而苞苴日行。紀綱日壞。朋黨益熾。讒言益昌。得非竊管仲之術。遂管仲之道。莊周稱所謂至智也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又曰。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豈跖之謂也。

愼獨論

士君子愛身防患。無踰於愼獨矣。能懼顯觀。原注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不爲暗昧。忠信發於外。雖有盜賊。不能爲患矣。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斯之謂也。賊人趙孟之門者。覩其盛服將朝。不忘恭敬。悔受君命。至於觸槐。所以知其不爲患也。向使趙孟未闢髮門。尙安衽席。思變詐之數。無肅敬之容。爲盜者必激其怒心。增其勇氣。焉得保其首領哉。推是而言。人不可以不誠矣。若乃懷詐飾智。意忌貌親。人已見其肺肝。而自謂無迹。天已奪其魂魄。而不寤將亡。此汲黯所以面折公孫宏。留言李息。非周稱賊莫大於德爲一本無爲字有心以有眼。爲德者尙不可以有心眼。況爲惡者乎。

王言論

夫帝王興羣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惟在簡而當理。雄辯不足以服姦臣之心。惟能塞諂臣之口。昔田蚡爲請考工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言晉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祇恐解此。謂簡而當理。足使奸臣奪心。邪人破膽矣。余歷事六朝。所諳二主。文宗辭皆文雅。而未嘗騁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詭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辭。豈惟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瀾。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詐。矯聖言以蔽聽。此乃奸人之雄。游說之上。焉得謂之獻替哉。爲臣者。當戒於斯。愼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退身論

孟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惑焉。自前朝李石相、元中書、皆寡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有藏弓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張華頗優游而不獲。原注。要知幽微曲折。賈后、華容以庶可優游卒歲。傅亮贊識微而不免。此四子者。皆神敏知幾。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而自謀其身。猶有所恨。況常人哉。其難於退者。以余忖度。頗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禍機不測。操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狡獸。閉關以待暴客。若捨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委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檝。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耽祿而忠失矣。何以知之。余之前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卽遠就澤國。自謂在外面安。豈知天高不聞。身遠受害。近者自三公鎭於荒楚。懇辭將相。歸守邱園。而行險之人。乘隙搆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攖羅。余豈不知身退罹殃。蓋恥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哉。而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禍。斯言過矣。惟有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睢得蔡澤。退而不辱。虞邱得叔孫。去而不困。其次剛毅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郤子以紓亂。皆保其後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乘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斯可以免矣。

豪俠論

爰盎、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朋主。豈有是名哉。爰盎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劇孟。匿季心。汲黯好遊俠。任氣節。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斯言豈徒妄發。揚子所謂孟軻之勇。類如是。夫俠者、蓋非常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氣爲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或匹夫之交。校君父之命。爲貫高危漢祖者是也。所利者邪。所害者正。爲梁王殺爰盎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俠哉。惟鋤麑不賊趙孟。承基不忍志甯。原注。基于承基爲承乾賊。于志甯見其殺隱太子。不忍常之也。斯爲眞俠矣。淮南王懼汲黯。以其守節死義。所以易公孫宏如發蒙耳。黯實氣義之兼者。上之任氣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爲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出世。近代房孺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曰。學道者、惟猛將可也。身首分裂。無所顧惜。由是而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爲桑門。亦不足觀矣。

英傑論

帝王之於英傑。當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寵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體貌。則怨不爲用。駕馭之術。惟漢高祖蓋之。鯨布歸漢。高祖方踞牀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服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隸人蓄之。此不得不絕大漠而滅葷粥、獫狁也。蚓先主與關羽張飛同臥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猛將。與見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以浮辭足言。宜洞開胸懷。令見肝肺。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裾洗召之。不爲薄矣。祿山、丞狄之誕詐者也。非將門莫彙。草萊奇傑。其戰鬬之氣。鏗刺之才。去關張遠矣。天寶末。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內殿西序。雖陪之下。非其所據。果蓄異圖。幽陵厲階。至今爲梗。蓋恩甚驕益。以至於此。儻以徒隸蓄之。豈有斯恨。

臣友論

君之擇臣。士之求友。當以志氣爲先。患難爲急。漢高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卽有緩急。亞夫眞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士君子未嘗免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爰盎不拒於劇孟。且夫周文有閎夭而徵悔。宣孟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於此乎。太倉令淳于公。歎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女緹縈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難爲仁孝。況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望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觀覆亡。可不痛哉。昔衞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幼孺自效。原注。幼孺名敞。姓非便。故不言。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祇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閱其患也。則策足先去。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良士之於

人如是，曷若識劇孟朱亥哉。

天性論

余開成中作鎮淮服，聞東宮爲人所搆，天子赫然大怒，召宰臣及公卿大僚議於內殿，其時諫者僉曰：太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往復移時，大略不出於此。夫明主可以理奪，其要在於聞所未聞，昔子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武帝一言而寤，蓋以簡而當理。魏太祖嘗謂諸子曰：吾必不用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右君子也，必不離人父子之間，使左右小人也，小人之言必不可用。其時無人以此言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過得於何人，言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文宗聰明容知，聞之必寤，既寤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之，不三數日，則父子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於天性，言之者必當易寤，況一子乎？是以漢高覩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宣帝以元成退讓，令傅淮陽，元帝聞史丹稱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默然而笑，皆外感中寤，屈己捨愛，可不謂之天性哉？惜乎文宗竟不得一聞是言，豈太子之命也歟。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外集卷三

賓客論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惟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無嫌矣，故惟周公則可。稟上聖之姿，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爲累也。漢武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濞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爲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爲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爲善，終以左吳伍被而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漢網之疏闊，逮乎魏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則賓客之爲害固可知矣。公孫宏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爲非，宰相惟有平津，政出一空，原注：出呂覽。自然無傾奪之勢，其賓客故人，不居顯位，似未足爲朝廷患也。然主父假言朔方地肥，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宏以爲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宏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邱壽王以爲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客，何益於議謀哉？況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遊相門，與柳槐齊列，所謀以傾奪爲百，所議以勢利爲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其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役如亡，臨奇計者，導其邪徑，苟合匪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若漢武詔用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明斷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

謀議論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觀其立論可知也。切於時機，明於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終有後咎，龜錯、主父偃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怨讟所由生，享其利而自罹其害，謀關意中，言高言遠，其道可法，其禍則疏，必有高名而不用於世，賈山、王陽是也。謀議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言雖切於人情，意常寄於禮義，謀不盡用，而身無近憂，賈誼是也。故當漢文之世，亦列高位，余門客崔世叔即宋廣平之維私也，原注：崔世叔名犯廟諱，又常預燕公代公之戎幕，故知三丞相才業甚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公好言文學，至於經國遠慮，意鮮及之，與代公言，初若涉川，未知其止，寥廓廣大，莫見津涯，味之既深，思意愈密，代公常爲西北邊將帥，論四夷事，慮必精遠，則崔之言信有徵矣。凡侍坐於君子，聞其言可以知其才，禍遠近，用此道也。

伐國論

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爲妃，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一時之英傑，其社稷山川之鬼神，嘗爲一國之所奉，受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爲厲矣。必生妖美之色，蠱惑當世之君，使其嘗肉相殘，以壞於內，君臣相疑，以敗於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蘇所謂必有女戎，妹喜、妲己、褒姒是也。史蘇言之詳矣，今不復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雉經之酷，禍及三世，苻堅納慕容姊弟，秦宮有鳳兮之謠，敗於五將，原注：苻堅於五將山被滅。梁武取東昏所幸，幾至危國，隋文嬖陳主之妹，終以隕身，此皆禍敗之著明者也。又夏姬入荊，子反疲於奔命，吳人始叛楚矣，吳嬪至晉，世祖怠於爲政，戎狄乃亂華矣，所以王珪覩廬江美人，正言納說，如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福矣。

文章論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金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反，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遙遞，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詔命，惟蘇廷碩敍事之外，自爲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矣。夫荊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旨既妙，一作高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惟於五言爲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不亦經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原注：曾植七哀詩，有徊泥諧依四韻，王粲詩有攀原安三韻，班固漢書贊，及當時辭賦，多用協

韻。猶與元勳包用舉信是也。志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句。原注文選詩有九韻七韻十一韻十三韻二十一韻者。今之文字。古謂六韻。以五百韻。無有隻句。故文無定曲。辭寡累句。聲諧音樂。古詞如金石琴瑟。而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爲勞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篇。今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悅惚而來。不思而至。祥柚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吝者爲之。錯以金銀。美質既雕。良寶所乘。此爲文之大旨也。

任臣論

欲知國之隆替。時之盛衰。察其任臣而已。非常之才。固不常有。齷齪廉謹。足以從政矣。其次恣魯樊鄙之人。亦不害國。惟異於人者。可以懼矣。原注世所謂者人也。何有陳侯爰郭紹。以興侮楚之怒。伯陽任公孫。以成謀社之夢。屠黍稱國之興也。天遺之以賢人。國之衰也。天與之以亂人。是也。然此人將至。必有異物。爲此先兆。故知遠君子。近小人。汙澤所以興刺也。鸜鵒止於魯郊。下展禽之故也。鵲鳩集於麥沼。不用管甯之應也。是以鸜鵒來而鳥乙歎。鵲爲至而賈生懼。戴鵀集而張臻悲。微禽尚能爲害。況異於此者。昔殷宗懼而修德。以消雉雊之變。魏胡樂以離身。不免鷹揚之恨。可以儆戒哉。

人物志論

余嘗覽人物志。觀其索隱精微。研覈元妙。實大下奇才。然品其人物。往往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爲法家。是不究其成敗之稱也。原注管仲商鞅俱爲法家。管仲輔桓公霸諸侯。商鞅相秦孝公。亦不宜比商鞅。鵬可與矣起何如耶。以子產西門豹俱爲器能。是不辨其精麤之迹也。子產多識博聞。叔向且猶不及。故仲尼敬事之。西門豹非其匹也。其甚者曰。辨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邱生是也。樂毅中代之賢人。潔去就之分。明君臣之義。自得卷舒之道。深識存亡之機。曹邱生招權傾金。毀譽在口。季布以爲非長者。焉可以比君子哉。又曰。一人之身。兼有英雄。高祖、項羽是也。其下雖曰。項羽英分少。有范增不能用。陳平去之。然稱羽能合變。斯言謬矣。項羽坑秦卒以結怨關中。棄咸陽而眷懷舊土。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豈得謂之合變乎。又願與漢王挑戰。漢王笑曰。吾嘗鬬智。不能鬬力。及將敗也。自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其所恃者。氣力而已矣。可謂雄於韓信。氣又過之。所以能爲漢王敵。聰明蓋知。不足稱也。

朋黨論

治平之世。教化興行。羣臣和於朝。百姓和於野。人自保嬉。無所是非。天下焉有朋黨哉。仲長統所謂同異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隙。是也。東漢桓靈之朝。政在閹寺。綱紀以亂。風教寖衰。黨錮之士。始以議論疵物。於是危言危行。刺譏當世。其志在於維持名教。斥遠佞邪。雖乖大道。猶不失正。今之朋黨者。皆依倚倖臣。誣陷君子。鼓天下之動。以養交游。竊儒家之稱。以資大盜。原注人盜謂倖臣也。所謂教猱升木。嘯犬害人。穴居城社。不可薰鑿。漢之黨錮。爲理世之罪人矣。今之朋邪。又黨錮之罪人矣。仲長統曰。才智者。亦姦凶之羽翼。勇氣者。亦盜賊之爪牙。誠如是言。然辨之未盡。如是者皆小才小勇。祇能用詭道。入邪徑。

鼠牙穿屋。虺毒螫人。如巨海陰夜。百色妖露。焉能白日爲怪哉。大道之行。當盡粉矣。

虛名論

夫與吾同病者。不可治也。與衰亂同風者。不可理也。劉向上書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又曰。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漢與幽厲之世同風矣。十寶皆總論曰。朝寡全德之士。鄉乏不貳之老。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其倚伏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晉與元成之際同風矣。所謂虛曠名重者。蓋譏山濤、魏舒之儔耳。後之竊虛名者。皆不得與山魏徒隸齒。而靦貌於世。未嘗自愧。趨之者如飛蛾赴火。恥不及豈蚤蚤負蹠之譏哉。虛名者以衆多爲其羽翼。時不敢害。後來者以聲價出其口吻。人不敢議。以此相死。自謂保太山之安。可以痛心哉。

食貨論

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弼諧之任。則奸邪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爲發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謗。傾此職者。竊天子之財。以爲之賂。聚貨者所以得丹矣。貴操其奇贏。乘上之急。售於有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三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貴良賈之才。壽昌習分銖之事。宏羊析秋毫之數。小人以爲能。君子所以不忍爲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宏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鳴鼓將攻。卜式之欲烹致雨。而反居相位。可爲之甚痛哉。

近倖論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疏遠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改者。其蔽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蔽君矣。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擊鼓之娛。微行沈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共歡。宏恭石顯所以得蔽君矣。惟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爰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宏、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湜。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崇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故也。後代能如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奇才論

開成初。余作鎮淮甸。會有朝之英彥。廉問剖符於東南者。相繼而至。余與之讌言。皆曰。聖上謂丞相鄭公

覃、李公固言、李公石曰、李訓稟五常之性、服人倫之教、則不及卿等、然天下之才、卿等皆不如也、三丞相默然而退、余曰、李訓甚狂而愚、曾不及於徒隸、焉得謂之奇才也、自古天下有常勢、不可變也、昔陳平之愚呂宗、而計無所出、嘗閒居深念、陸賈由戶而進、不之覺也、賈揣知其情、言曰、將相和則社稷安矣、因爲畫策、陳平乃寤、由是以黃金爲絳侯壽、將相交歡、以敗產祿、近世五王之誅二張也、漢陽王召大將軍李多祚謂曰、將軍爵服隆貴、誰人與之、曰、太一（本皆作大字、帝與之、將軍貲產富侈、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將軍子弟榮祿、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因謂曰、感太帝恩乎、多祚灌然淚下、又謂曰、今太帝之子、深居鶴禁、危若綴旒、將軍豈有意乎、多祚遂感慨受命、與之定策、元載之圖魚朝恩也、以崔昭尹神州、裨昭日請苑中牢醴、以爲朝恩饌、因與北門大將軍王駕鶴等結歡、其等陰計、而朝恩竟敗、夫舉大事、非北門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李訓因守澄得幸、雖職在近密、而日夕遊於禁中、出入無礙、此時挾守澄之勢、與天子契若魚水、北軍諸將望其顧盼、與目覩天顏無異、若以中旨諭之、賜以爵賞、即諸將從之、勢如風靡矣、訓捨此不用、而欲以神州靈臺遊徼搏擊之吏、抱關擊鐸之徒、以當精甲利兵、亦猶霜蓬之禦烈火矣、賴中人覺其變、未及其亂、向使訓計盡行、所誅者不過侍從數百人而已、其徒尚數千人、與北門協力報怨、則天下橫流矣、何以知之、昔竇武之舉事也、以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中官矯詔、令張奐率營士與陣、對陣乃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由是知自前代以來、禁軍皆畏伏中官、宰臣焉能使其效死、嗟乎、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既經李訓猖獗、則天下大勢亦不可用也、

方士論

秦皇、漢武、非好道者也、始皇擒滅六國、兼義唐之帝號、漢武翦伐匈奴、恢殷周之疆宇、皆開闢所未有也、雖不能脅周孔之道、以爲教化、居湯武之師、以行弔伐、而英才遠略、自湯武以降、鮮能及矣、豈不悟方士之詐哉、蓋以享國既久、歡樂已極、馳騁弋獵之力疲矣、天馬碧雞之求息矣、魚龍角觝之戲倦矣、絲竹鼙鼓之音厭矣、以神仙爲奇、以方士爲玩、亦庶幾黃金可成、青雲可上、固不在於嘗神鍊形矣、何以知之、荀卿稱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余聞武宗之言、是以知耳、嘗於便殿言及方士、皆譎詐多誕、不可信也、上曰、吾知之矣、宮中無事、以此遣悶耳、余嘗覽曹植論言、左慈、封君達之類、家王及植兄弟以優笑蓄之耳、斯言信矣、大抵方士皆智辯者爲之、隱身巖穴、不求聞達、如山鹿野麋、是其志也、豈樂翹車之召哉、敢自衒其術、而欺明主者、亦鮮矣、時既不用、逐之可也、殺之非也、若以其詐而可誅、則公孫卿、欒大、無非行詐、殺其干勢利以自衒者、足以大戒、蘭艾同焚、斯爲甚矣、貞觀末、高宗不誅天竺方士那羅延婆娑旃、逐之歸國、斯可爲後王法矣、

小人論

世所謂小人者、便辟巧佞、翻覆難信、此小人常態、不足懼也、以怨報德、此其甚者也、背本忘義、抑又次之、便辟者、疏遠之、則無忠矣、翻覆者、不信之、則無尤矣、惟以怨報德者、不可預防、此所謂小人之甚者也、背本者、雖不害人、亦不知感、昔傷蛇傳藥而能報、飛鴞食毒而懷音、以怨報德者、不及傷蛇遠矣、背本忘義者、不及飛鴞遠矣、至於白公負卵翼之德、宰嚭遺灌漑之恩、陳餘棄父子之交、田蚡忘跪起之禮、此可與叛臣賊子同誅、豈止於知己之義也、世以小人比穿窬之盜、殊不然矣、夫穿窬之盜、迫於飢寒、莫保性命、於高貲者有何恩義、於多歲者有何仁愛、既無恩義仁愛、則是取貲於道、拾金於野、若能識廉恥而不爲、是有償金者之行矣、若能忍饑餓而不食、是有蒙袂者之操矣、所以陳仲子覩梁上之盜、察非惡人、以是而言、盜賊未爲害矣、然操戈鏌、挾弓矢、以衆暴寡、殺人取財者、則謂之盜、比於以怨報德者、亦未甚焉、何人之父子兄弟、有不相知者、有德於人者、是已知之矣、焉得負之哉、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外集卷四

貨殖論

欲知將相之賢不肖、視其貨殖之厚薄、彼貨殖厚者、可以回天機、斡河嶽、使左右貴倖、役當世奸人、若孝子之養父母矣、陰陽不能爲其寇、寒暑不能成其疾、鬼神不能促其數、雷霆不能震其邪、是以危而不困、老而不死、縱人生之大欲、處將相之極位、兄弟光華、子孫安樂、昔公孫朝穆好酒及色、而不慕榮祿、鄧析猶謂之眞人、況兼有榮樂乎、後世雖有貶之者、如用斧鉞於糞土、施桎梏於朽株、無害於身矣、則大易之害盈福謙、老氏之多藏厚亡、不足信矣、昔秦時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惟貴於錢神、漢台不慚於銅臭、謂子文無飯日之積、顏氏樂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掩豆、公儀休相以拔葵、皆爲薄命之人矣、如向者四賢、天與之生則生、天與之壽則壽、彭達天意、皆在彼蒼、而望貴倖之知、奸人之舉、終身不可得矣、余有力命賦、以致其意、庶後之知我者、與歎而已、

近世良相論

客謂余曰、揚子法言有重黎、顏籀二篇、（原注、顏子名犯廟諱、不書、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良相、可得聞乎、余曰、唯唯、夫股肱與君同體、四海之所瞻也、恩義至重、實先於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強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爲常也、惟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

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謇諤。救其患難而已。惟聖人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至於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宏開陳其端。而不肯廷辨。固未可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詐而犯上。致元哀二后有信讒邪之惡。戮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德持重守正。弼諧盡忠。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貞以制動。思在無邪。松柏所以後彫。藜藿由是不採。貴不患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原注。此謂故右僕射鄭司徒故左僕射陳司徒。驎之爲瑞也。仁而不觸。王之爲寶也。廉而不劌。恕以及物。善不近名。高朗令終。天下無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原注。此謂故中書令丞相。故鄭丞相。好古洽聞。應變膺敏。幾可以成務。知足以取捨。仁愛樂善。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正。似倪寬者。韋丞相李丞相有之矣。原注。此謂故中書令司空。故侍中李司空。困於毀廬。以盡天涯。雖劍光不沈。而駕翮長鑱。靈均之九死無悔。柳下之三黜非辜。既沒不暝。號於上帝。似蕭望之者。所謂李丞相矣。原注。此謂故臨淮李司空也。余亦同病。莫保其生。知我者以爲忠。亦已鮮矣。庶乎數世之後。朋黨消忌。以俟知者耳。

近世節士論

客又謂余曰。近世將相。既已聞之矣。敢問士君子身在下位。而義激衰世者。有其人乎。余曰。焉得無之。丁生魏生是也。昔蓋寬饒多仇少與。在位及貴戚人與爲怨。惟諫議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爲文。吏所抵挫。上書曰。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國有忠臣。奸邪爲之不起。寬饒上無許史之屬。外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鄭昌可謂好是正直矣。梅福、南昌一尉耳。與王章無薦引之私。無遊宴之好。當王鳳之世。權歸外戚。上書曰。鳥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思者蒙戮。則智士遠退。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梅福可謂不畏強禦矣。余頃歲待罪廟堂。六年竊位。而言責之官。執憲之臣。屢薦丁生。稱其有清直之操。亦有毀之者曰。體羸多病。必不能舉職。余惑是說。未及升之於朝。而一旦觸羣邪。犯衆怒。爲一孤臣。獨生正言無避。亦鄭昌梅福之比也。昔賈高竟能以不生白王。而高祖賢其然諾。戴就不忍以臣謗其君。而薛安感其壯節。周燕常恨於不食。陸續豈辭於禁錮。世歷千祀。有此幾人。魏生爲酷吏所逼。終不詘服。詞義雅正。有古人之風。亦貫高戴就之儔也。嗚呼。田叔孟舒。皆位顯於朝。而魏生亦興疾遠窟。溘盡道途。疑其幽魂必上訴於天矣。或曰。自古名節之士。鮮受厚福。豈天意於善人薄耶。余曰。非也。夫名節者。非危亂不顯。非險難不彰。免鈇鑕全性命者。尚十無二三。況福祿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嬰楚毒。父母妻子恬然安樂。則天下之人盡爲之矣。又何貴於名節者哉。

折羣疑相論

夫相之相在乎清明。將之相在乎雄傑。清明者、珠玉是也。爲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兕是也。爲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侈。不能爲大柄。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頃歲涖淮海。屬縣有盱眙山。多珉玉。剖而爲器。清瑩洞澈。雖水精明冰。不如也。而價不及凡玉。終不得爲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澈者、泉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略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爲命。婦人以色爲命。天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孟嘗眇小。蔡澤折額。亦居萬人之上。色美者。雖鉤弋之拳。李夫人之賤。亦爲萬乘之偶。然不如清而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

禱祝論

語曰。某之禱久矣。又曰。祭則受福。豈非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契。無所請禱。而禱必感通。惟敎伯之任不可廢也。失時不雨。稼穡將枯。閉閣責躬。百姓不見。若非徧走羣望。則皆謂太守無愛人之意。雖在畎畝。不絕歎音。余前在江南。毀淫祠一千一十五所。可謂不諂神黷祭矣。然歲或大旱。必先令掾屬祈禱。積旬無效。乃自躬行。未嘗不零雨隨車。或當宵而應。其術無他。惟至誠而已。將與祭必閒居三日。清心齋戒。雖禮未申於洞酌。而意已接於神明。所以理郡八年。歲皆大稔。江左黎庶。謳歌至今。古人乃有翦爪致詞。積薪自誓。精意上達。雨必滂沱。此亦至誠也。苟誠能達天。性能及物。焉用以肌膚自苦。焦爛爲期。勤天地。感鬼神。莫尚於至誠。故備物不足報功。禮祭所以受福。余以爲人患不誠。天之去人。不相遠矣。

黃冶論

或問黃冶變化。余曰。未之學也。焉知無有。然天地萬物皆可以至理索之。夫光明砂者。天地自然之寶。在石室之間。生雪牀之上。如初生芙蓉。紅苞未拆。細者環拱。大者處中。有辰居之象。有君臣之位。光明外澈。採之者尋石脈而求。此造化之所鑄也。儻至人道與者。用天地之精。合陰陽之粹。濟以神術。或能成之。若以藥石鎔鑄。術則疏矣。昔人問揚子鑄金而得鑄人。以孔聖鎔冶顏子。至於殆庶幾。未若造化之鑄丹砂矣。方士固不足恃。劉向葛洪皆下學上達。極天地之際。謂之可就。必有精理。劉向鑄作不成。得非天意密此神機。不欲世人皆知之矣。

祥瑞論

夫天地萬物異於常者。雖至美至麗。無不爲妖。覩之宜先戒懼。不可以爲禎祥。何以言之。桓靈之世多鴞鳳。邱墳之上生芝草。世人以芝草爲孝思所感致。深不然也。夫芝草神仙之物。食之上可以凌倒景。次可以保永年。生於邱墳。豈得爲瑞。若以孝思所致。則膏腴之墓。曾哲之墳。宜生萬株矣。何者爲仁孝之瑞。惟甘露降於松柏。縞鹿素烏馴擾不去。皆有縞素之色。足表幽明之感。貞元中。余在甌越。有隱者王遇。好黃冶之術。暮年有芝草數十莖。產於丹竈之前。遇自以爲名在金格。暢然滿志。逾月而遇病卒。齊中書抗。有別業在若耶溪。忽生芝草百餘莖。數月而中書去世。又餘姚守盧君在郡時。原注。盧上名從。有芝草生於廨郵屋梁上。五綵相鮮。若樓臺之狀。其歲盧君爲叛將栗鍠所害。置遺骸於屋梁之下。並耳目所驗。非自傳聞。由是而言。則褒姒驪姬。皆爲國妖。以禍周晉。綠珠窈娘。皆爲家妖。以災喬石。不可不察也。又黃河清而聖人生。徵應不在於當世明矣。柳谷元石爲魏室之妖。啓將來之瑞。亦不可不察也。是以宜先戒懼。以消桑穀雉雊之變耳。

冥數有報論

宜尼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無謂也。欲人嚴三綱之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以致人爵，不欲言富貴在於天命，福祿由於冥數。昔衛卜協於沙邱，爲謚已久；秦塞厲於臨洮，名子不寤。朝歌未滅，而周流丹鳥矣；白帝尙在，而漢斷素蛇矣。皆兆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將來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於女室可也，惟不宜以餒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而命偶時來，蓋有名器者，謂禍福出於胸懷，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澹然而笑，曾不知黃雀遊於茂林，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荆楚保薊東周，路出方城，聞有隱者，困於泥塗，不知其所如也。原注：姓姜，不知其名。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則知慼余者必因天譴。譖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冤，不以爲恨也。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謂余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余聞之愕眙，瀝然變色。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爲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緣業，是以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繼緒，召入禁苑，及爲中丞，有閿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亦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急請居外，代公者受患，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尋又仗鉞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至，纔升賓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爲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節符至矣。三者皆與言協，不差歲月。自憲閣竟十年居相，由西蜀代余執憲者，俄亦竄逐。惟再讀南服，未嘗有前知者爲余言之。豈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祕，莫得預聞乎。自古衡冤殁世者多矣。冥報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好亂樂禍者，以神道爲茫昧，余嘗論之。仁人上哲，必達生知命，如顏氏之子，犯而不校。釋門達摩了空，喻幻，必不思報矣。其下柔弱無心者，力不能報，所能報者乃中人耳。悍强任氣，如伯有、灌夫之流，亦其在臨殁之際，方寸不撓，魂魄不散，惟結念於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薪盡火滅，溘然則無能爲矣。其達於理者，使心不亂，則精爽常存，不生不滅，自可以超然出世，升躋神明。其次精多魄强，則能爲厲，冥報之事，或有或無，理在此也。

梁武論原注：所論出於釋氏，故全以釋典明之。

世人疑梁武建佛刹三百餘所，而國破家亡，殘禍甚酷，以爲釋氏之力，不能拯其顛危。余以爲不然也。釋氏有六波羅密，檀波羅密是其一也。又曰：難捨能捨，大者頭目肢體，其次國城妻子，此所謂難捨也。余嘗深求此理，本不戒其不貪，能自徵不有其寶，必不操人所寶，與老氏之無欲知足，司城之不貪爲寶，其義一也。庸夫謂之作福，斯爲妄矣。而梁武所建佛刹，未嘗自損一毫，或出自有司，或厚斂氓俗，竭經國之費，破人生之產，勞役不止，杼柚其空，閨位偏方，不堪其弊，以此徵禍，不其悖哉。此梁武所以不免也。

喜徵論

陸賈稱嬉子垂而百事喜，不徵其故，何也。凡人將有喜兆，必垂於冠冕。余嘗思之，蓋以人肯圓方之形，稟五行之氣，有生之最靈者也。如景如火，忽有歆然感氣，發於圓首之上，其榮盛也。如陽氣發生，烟煴涵煦，其凋衰也。如秋氣索然，寂寞沈悴，雖不能自覩，其靈明者必可察之。唐舉許負疑用此術，所以望表而知窮達。何以明之？淑春愛景，必有螟子垂於檐楹之間，室有明燭，膏燼必垂於屏幃之際，喜氣將盛，故集於冠冕之上，以此推之，無所逃也。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補遺一卷

文

賜新授太子太師杜衍制

卿道崇德茂，體方行正，業成廊廟，心存邱壑。往以時事，來還宰旅，秉此難進，確然莫奪。雖違久辟之望，實有鎮浮之益。深惟元老，想見高風，師範之尊，東宮莫二。舉茲崇秩，明昭有德。公器斯在，雅道有光。宜略常謙，即膺成制。

與黠戛王書

皇帝敬問黠戛王時及陽和，想比佳適。注吾合素等至，省表，并進馬事，具悉。國王陰山雄勁，朔野英雄，包智略以周身，推誠明而有衆，聲高夷落，威重蕃疆，專遣使臣，遠獻名馬，齎化之誠既展，輸忠之效頗明。隨軒省章，輟食嘉歎，眷言忠藎，甯忘寢興。頃於貞觀中，彼國常奉朝貢，亦授官爵，寵錫而還。爾後但訝音耗久乖，不知中爲回鶻所隔，及覽來表，方嘉壯圖。蓄銳多年，乘機大舉，快雪冤憤，豁開心懷。回鶻之營壘既平，國家之山河不間。既爲鄰境，遂閱貢章，又知破回鶻之時，取得太和公主，特遣專使送歸闕庭。雖開行至中途，卻爲回鶻所奪，在國王遵以禮義，推之和甯，遠同族之護嫌，厚親鄰之恩信。賢明如此，愧慰難名。回鶻頃以失國爲詞，款塞相託，朕以勳親是念，拯卹屢加。曾不知恩，漸開稔惡，賤棄公主，侵暴平人，日尋

千戈。時竊牛馬。脫爲全舊好。不下明詔。歲月滋深。邊防將倦。各用長策。纖彰殊勳。焚帳幕而公卡歸還。透網羅而元惡逃遁。顧其餘類。何所寄生。國王遠聞。想同深慰。然猶恐奔竄。尚有凶姦。又慮侵彼封疆。將復讎怨。國王亦須嚴爲備擬。善設機謀。同務討除。盡其根本。無貽後患。勉繼前修。親仁善鄰。惟彼與此。勿謂遐遠。當存寤思。因注吾合素回。且先詔示。其他禮命。續專遣使宣慰。想宜知悉。

薦處士李源表

臣伏見賈誼云。守圉捍敵之臣。臧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自天寶之後。俗尚浮華。士罕仗義。人懷苟免。至有棄城郭委符節者。其身不以爲恥。當代不以爲非。臣恐風俗既成。紀綱皆廢。此當今之急務。教化所宜先也。臣訪聞處士李源。即故禮部尚書東都留守贈司徒忠烈公愬之少子。天與貞孝。嗣茲忠烈。以父死國難。哀纏終身。自司農寺主簿。絕心祿仕。垂五十年。放懷山澤。罕至人落。暨於衰暮。多依慧林佛寺。以其本愬別業。就寓殘生。從僧住持。不舉煙爨。隨僧一食。以至五十餘年。嗜欲靡親。精蘊同衆。寺之舊殿。則愬之寢堂。源過必敬趨。未嘗登踐。其端心執孝。無有不至。忘形患苦。絕意貪榮。迎斥浮虛。就專志節。則孰能挺操不易。沈身無聲。處薄自甿。終老彌篤。且愬之忠烈。實冠古今。當逆羯屠陷。飄驅犨從。而愬抗節誓心。約義同列。居朝守位。抵刃就終。臣節之光。繇愬益勸。而源名銷迹滅。微訪不加。實主於居方之臣。歷政之闕也。況源嘗守沈默。不語是非。或心交靜求。理契深要。一言開析。百慮洗然。致君阜時。指象如見。抱此貞用。棄於清朝。臣竊爲陛下深惜。伏乞就授一官。召赴京闕。仍以事迹宣付史館。則聖代有求賢之盛。朝廷美得材之難。愬之貞烈如存。源之承荷不墜。忠孝之美。并集愬門。光嗣德於一時。激爲臣於千古。

請罷呈榜奏

舊例進士未放榜前。禮部侍郎徧到宰相私第。先呈及第人名。謂之呈榜。比聞多有改換。頗致流言。宰相稍有寄情。有司固無提忌。取士之濫。莫不繇斯。將務實成。在於不撓。既無取舍。豈必預知。臣等商量。今年便任有司放榜。更不得先呈臣等。仍向後便爲定例。如有固違。御史糾舉。

停進士宴會題名疏

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爲座主。趨附其門。兼題名局席等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貞正之士。所宜行敦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於朝廷。必爲國器。豈可懷賞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所以時風寖薄。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以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宴謁。及於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緣初獲美名。實皆少雋。既遇春節。難阻良遊。三五人自爲宴樂。並無所禁。惟不得聚集同年進士。廣爲宴會。仍委御史臺察訪聞奏。謹具如前。

論喪葬踰制疏

應百姓厚葬。及於道途盛陳祭奠。兼設音樂等。閭里編甿。罕知教義。生無孝養可紀。沒以厚葬相矜。器仗

僭差。祭奠奢靡。仍以音樂。榮其送終。或結社相資。或息利自辦。生產儲蓄。爲之皆空。習以爲常。不敢自廢。人戶貧破。抑此之由。今百姓等喪葬祭奠。並請不許以金銀錦繡爲飾。其陳設樂音者。及葬物稍涉僭越者。並勒毀除。結社之類。任充死亡喪服糧食等用使。如有人犯者。並準法律科罪。其官吏以上不能糾察。請加懲責。仍請委出使郎官御史察訪臺司。伏請令文及敕實不載者。令更條檢校官。令文不載。令請檢校官。一品二品請同五品。五品以下並請同九品。如有曾任正官。依本官品第儀則。其準敕試官。亦同九品儀。如升朝官者。請據本官品第升降。例凡喪皆有品第。恐或無知之人妄稱官秩。自今以後。除升朝官見任官亡歿外。餘官去事前五日。須除將告語或敕牒於本巡使。是過判押文狀。行人方可供應。佐命殊功。當朝立功。名傳遐邇。特敕優旨。準會典例本品數。十分加三分。不得別爲華飾。右具本朝舊本例如前。今後令兩巡使祇據官秩品級與判狀。其餘一物以上不得增加。兼勒驅使官與金吾司并門司同力轉鈐。如有大段踰越。即請據罪科斷。行人兼不得追領。喪葬之家別有勸責。奉敕如過制度。不許尺寸事數。其假賃行人。徒二年。喪葬之家。即不問罪。仍付所司。

太和新修辨謗略序

臣聞行險而言謂上者。非謂謗也。是實之所招也。蹈仁而被誣者。非己所召。是盜之所惜也。夫理身絕嫌。人臣止謗之術。廣受不納。人君辨謗之明。然則正者邪之所仇。直者曲之所矯。有能爲不才所忌。有功爲無庸所嫉。四者苟立。四謗必隨。況僞必亂眞。佞實似智。鑠金之口。不謀而同。唱成雷之敎。未聲而先合。以羣陰而蔽孤陽。以衆比而排獨立。結其禍患。咸本謗言。莫不巧中於隱伏之微。善成於疑似之際。忠賢被之。無以自辨。亦良可哀哉。伏惟皇帝陛下。體乾坤簡易之德。合日月無私之照。視聽自天。神明其化。惡淫哇之亂聽。去紫色之眩目。塹其讒說。常詠格言。臣等將順天聰。緝舊典。發東觀藏書之室。得元和撫謗之文。辭過蔚言。書成十卷。以其廣而寡要。繁則易蕪。方鏡情僞之源。尤資詳略之當。遂再加研考。所以理昔賢被誣之狀。表前王善聽之明。實願視則倚衡。居則有堅。絕其根株。永杜其來。必也視之於未形。鑒之於無象。方夏后盤盂之誡。比周王玉几之銘。測深慮遠。取爲殷鑒。使播揚有所消其象。萎菲無以成其文。忠臣得納其誠。武臣得盡其力矣。於是徵之周秦。覃及聖代。必極精簡。有合箴規。特立新編。裁成三卷。謹繕寫封進。臣等上奉宸謀。竭其鑽仰。敢不虔序聖旨。冠於篇首云。

詩

上巳憶江南禊事

黃河西繞郡城流。上巳應無祓禊遊。爲憶淥江春水色。更無宵夢向吳州。

北固懷古

自有此山川。於今幾太守。近世二千石。畢公宣化厚。丞相最納川。平陽氣衝斗。三賢若時雨。所至膏仁壽。

華陽政績。爲開元第一。陸丞相象先。平陽齊幹。三賢皆爲此郡。

汨羅

遠謫南荒一病身。停舟暫弔汨羅人。都緣斬尙閹專國。豈是懷王厭直臣。萬里碧潭秋景靜。四時愁色野花新。不勞漁父重相問。自有招魂拭淚巾。

嶺外守歲一作冬福業詩

冬逐更籌盡。春隨斗柄回。寒暄一夜隔。客鬢兩年催。

訪草楚老不遇

昔日徵黃綺。余慚在鳳池。今來招隱士。恨不見瓊枝。

題柳郎中故居

下馬荒階日欲曛。潺潺石溜靜中聞。鳥啼花發人聲絕。寂寞山窗掩白雲。

盤陀嶺驛樓

嵩少心期杳莫攀。好山聊復一開顏。明朝便是南荒路。更上層樓望故關。

鴛鴦篇

君不見。昔時同心人。化作鴛鴦鳥。和鳴一夕不暫離。交頸千年尙爲少。二月草菲菲。山櫻花未稀。金塘風日好。何處不相依。既逢解佩游女。更值凌波宓妃。精光搖翠蓋。麗色映珠璣。雙影相伴。雙心莫違。淹留碧沙上。蕩漾洗紅衣。春光兮宛轉。嬉遊兮未反。宿莫近天泉池。飛莫近長洲苑。爾願歡愛不相忘。須去人間羅網遠。南有瀟湘洲。且爲千里遊。洞庭無苦寒。沅江多碧流。昔爲薄命妾。無日不含愁。今爲水中鳥。頡頏自相求。洛陽女兒在青閣。二月羅衣輕更薄。金泥文彩未足珍。畫作鴛鴦始堪著。亦有少婦破瓜年。春閨無伴獨嬋娟。夜夜學織連枝錦。織作鴛鴦人共憐。悠悠湘水濱。清淺漾初蘋。菖花發豔無人識。江柳迷迤空自春。惟憐獨鶴依琴曲。更念孤鴛隱鏡塵。願作鴛鴦被。長覆有情人。

句

檢經求綠字。澆酒借紅顏。　君不見。秋山寂歷風颯然。半夜青崖吐明月。寒光乍出松篠間。萬籟蕭蕭從此發。忽聞歌管吟朔風。精魂想在幽巖中。霜夜聽小童薛陽幽吹笛。　銀花懸院榜。神斧引鈴維。題學士院。　歲晚輕風裏。若衛若垂何可擬。以上並事文類聚。　自從一夢高唐後。可是無人勝楚王。賦巫山神女。見雪溪友議。　牛羊具特俎。武昌詩。見東觀餘論。　心悟覺身勞。雲中棄寶刀。久閑生腥肉。多壽長眉毫。白懷甘露寺自省上人京口志。　書空蹺足睡。路險側身行。德裕警吟此句。云是先達詩。附記見桂苑叢談。　誰家幼女敲筋歌。何處丁妻點燈織。　魚蝦集橋市。　休咎占人甲。挾持見天丁。　洛下推年少。山東許地高。　世上文章士。誰爲第一人。老生誇隱拙。時輩毀尖新。　濕深寒泉深百尺。　奇瓜率爾操。諷諫欣然納。

李衛公集三十五卷。唐李德裕撰。德裕、字文饒。趙郡人。會昌元年。自淮南復入相。封衛國公。衛公幼有大志。恥與諸生同鄉賦。元和初。以父吉甫爲相。避嫌不仕。穆宗朝爲翰林學士。雖屢遭讒外擯。卒以忠悃結主知。登司綸扉。當時馭外蕃。制悍帥。襄贊密勿。制誥多出其手。所著有姑臧集、獻替錄、辨謗略、諸書。世多不傳。四庫提要言。明代袁州刊本。僅會昌一品集十卷。外集四卷。而近日流傳明本會昌一品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共三十四卷。惟割裂錯訛。不可卒讀。且正集內間載批答。別集內時附和章。外集附入周秦行紀一篇。未免失檢。其論尤涉朋黨之見。他若資福院記、三聖記、大迦葉贊、諸篇。率沿唐代崇信佛老之習。今悉從刪削。其卷數則仍明本之舊。又掇拾散佚爲補遺一卷。附於其後。其各本異同。問於集內附注一二。原本舊注。俱增原注二字別之。至與舊刻異者。則詳注於標目之下。公相業彪炳。初無藉文藝以傳。而凝然握管。展布無遺。雖曰才優而道絀。然方諸明代江陵。其相業雖若相似。而存心則公私判然矣。次柳氏舊聞。乃衛公述柳毘之語。提要亦嘗疑其多涉神怪。恐非實錄。平泉草木記多記述花木珍異。其果出衛公與否。未可知也。茲姑置弗錄云。

光緒十三年丁亥十月上旬。深澤王用臣識。

麟角集

附錄

王棨著

王郎中傳

唐鄉貢進士黃璣撰

王棨、字輔之、福唐人也。咸通二年鄭侍郎謙下進士及第。賦倒戟干戈賦、天驥呈才詩。公詞賦清婉、託意奇巧。有江南春賦、末云、今日併爲天下春、無江南兮江北。又有詔遣軒轅先生歸舊山賦、及馬槽綿糧泥賦尤美。公風姿雅茂、舉措端詳、時賢仰風、盛稱人瑞。成名歸親、廉使杜公宣猷請署團練巡官、款密意深。將有瑤席之選、公辭以舊與同年陳郎中璧有要約、賦陳氏婚好、時金以誠信奇之。初就府薦、爲涯爲試官、三篇定天山賦當意、爲涯所知、欲顯潛選明、設科第、以朱言爲解頭、公爲第二、皆歎夫中丞尹京兆、怒涯不取旨擅命、收榜拔破名第甲省、其年等第雖破、公道益彰、凡曾受品題、數年之間、及第殆盡、前今與論、莫不美焉、公之善得其材、棨公之獲在其選、從事本府、乞假入關、尋又首提、玉不去身賦、春水綠波詩、古公去邪論、孚公鬻時擅重名、自內翰林出爲江西觀察使、辟爲團練判官、自使下監察、巡調、復平判入等、授大理司直、未幾、除太常博士、入省爲水部郎中、公初上第、鄉人李顏累舉進士、鬱有聲芳、贈公歌詩云、蓬瀛上客顏如玉、手探月窟如夜燭、笑嫦娥、娥玉兎言、謂折一枝情未足、時謂顏狀得其美、若有前知、公十九年內三捷、其於盛美、蓋七閩未之有也、不幸黃巢竊亂、不知所之、或云、歸終於鄉里焉、

編按　恭按乾隆朝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據浙江汪啟淑家藏本唐王棨麟角集一卷入錄、謂唐代取士科目至多、而所最重者惟進士、其程試詩賦、文苑英華所收至夥、然諸家或不載於本集中、如李商隱以霓裳羽衣山詩及第、而玉溪生集無此詩、韓愈以明水賦及第、而其賦乃在外集是也、其自爲一集行世、得傳於今者、惟棨此編、凡律賦四十五篇、又棨八代孫宋著作郎頴、於館閣得棨省試詩、錄附於集、凡二十一篇、又謂雖科舉之文、無關落述、而當時風氣、略見於斯、錄而存之、亦足備文章之一格也、是棨此集始錄程試之作、在唐人集中別爲一種、編按　既刻彭宋慶元本黃御史集、因備論古今文字體格、至唐截然一變、爲文字中一大關鍵、而律賦格調一局、至唐之王棨、黃滔、又截然一變、風氣之開、千百年來莫能移易、至科舉之文、雖非專家著作可比、然於此等處、益足見當時風氣之真、因亟擬得麟角集舊本與黃集合梓之、見子題棨從貴筑黃編修國瑮家、假得嘉慶中福鼎王氏麟後山房所刻、而越先賢集內麟角集一卷、並宋王頴所錄棨省試詩附焉、與四庫所收本同、前有陳恭甫編修序一首、稱王氏此刻、所據舊本、寄來繕閱、其補正脫譌、實較浙中鮑氏知不足齋刻本爲優、因并刻之、陳序又言有德清許氏所藏此集、繪棨小像者、或尋得棨他日續訪得之、可翻補也、至坿錄省題詩、鮑氏本正集卷首大題下夾注二行、當是原本舊注、爲王氏本所無、今更從之、光緒十年十一月分巡四川成綿等處兵備使者福山王祖畬記、

一云福清啟福院界北止王郎中墓。後山有薛承裕者生長此地。王郎中與同年進士及第。先得德□官。入閩。承裕生長此地。遂寓桑梓焉。時以詞賦著稱。成名後。及平判入等。尋授雲陽尉。後除國子四門博士。病終。大略相同。蓋七閩之地。自歐陽詹、王棠爲之倡首。相繼登上第。遂盛於時云。

麟角集目錄

律賦四十五首

四皓從漢太子賦　涼風至賦

昭遺軒幘先生歸羅浮衡山賦

武關賦　閬里諸生皇東封賦

一賦　義路賦

鳥求友聲賦　夢爲魚賦

綴珠爲燭賦　沈碑賦

迴鴈峯賦　延州獻白鵲賦

魚龜石賦　芙蓉峯賦

白雪樓賦　珠塵賦

耕弄田賦　燭龍子賦

三箭定天山賦　秋夜七里灘聞漁歌賦

貧賦　離人怨長夜賦

琉璃窗賦　曲江池賦

水城賦　聖人不貴難得之貨賦

吞刀吐火賦　手著三劍賜名臣賦

端午日獻尚書爲壽賦

元宗幸西涼府觀燈賦

江南春賦　神女不過漢壇賦

樵夫笑士不談王道賦

蟻螟巢蚊睫賦　蠟德不觀兵賦

倒載干戈賦　握金鏡賦

黃鎮宮爲和本賦　松柏有心賦

跬步千里賦　牛羊勿踐行葦賦

多稼如雲賦　馬惜錦韉泥賦

登德日新賦

補遺

沛父老留漢高祖賦

附陳黯送王棠序

附錄省題詩

天驕呈才　上德不德

慶祥晨正　詠白

詠菊　詠菊

月前菊　上巳日曲江錫宴羣臣

甸服者舊望籍千畝

曉日禁林聞清漏　宋明求衣

寒雨滴空階　山明松雪

元日端門肆赦　原隰荑綠柳

風中琴　文不加點

曲江春望　邊城曉角

三峽聞猿　寒梧棲鳳

麟角集

唐水部郎中福唐王棨著

四皓從漢太子賦（俱出山中共輔明德）

夏黃、綺季、角里、園公抗跡君臣之外，潛身商洛之中。高帝搜揚，竟不歸于北闕，儲皇搖動，皆來衛于東宮。漢之初也，鳳蓋惟乘，龍樓恩失，將謀廢嫡以立庶，欲易黃裳而元吉。呂后憂深，留侯計密，且曰四人可致，一匡永逸。洎安車來迎之後，常彤庭侍宴之日，森爾離立，皤然朗出。假八公而少半，延五老而無一。高皇問曰：從者誰乎？安得鶴髓斯衆，霜鬚與俱？乃言曰：臣等質同蒲柳，景迫桑榆，是商嶺臥雲之士，皆秦朝避難（一作世）之徒。邦無道則隱，邦有道則愚，上曰：自聯之興，待賢而用，顧朝廷之未治，念先生之所共，昔何遠跡，不爲率土之臣，今乃辱身，蓋作承華之從。對曰：陛下掃蕩寰宇，秦降楚平，未有稱臣之意，唯聞慢士之名。太子則卑謙守節，柔順利貞，理有承聖，所宜繼明。臣等唯義所在，非道不行，雖蹈夷齊之溺，更無伊呂之情。故得隨雞戒之差肩，向虎牙而接武，星星于朝行之列，濟濟于王人之伍。帝曰：空勞遠客，來撫蓽閭之孤。可謂周人已有良哉之輔，既而問安之位克定，肥遁之心共還。其來也鶴集丹陛，其去也雲歸故山。懲夫出彼囂塵，成茲羽翼，一則免扶蘇之危，一則祛嫪公之惑。誰知惠帝立而劉薛安，乃採芝公之穩。

涼風至賦（律題新秋臨鑑蓋起）

龍火西流，涼風報秋，屆流殺而金方氣勁，奪赫曦而朱夏威收。五夜落生，聞桂枝而騷屑，千門凍至，覺玉宇以蹴蹴。于時北斗杓移，西郊禮畢，辭收行少昊之令，夷則代林鐘之律，颯爾斯風，生乎是日。俄而撤鬱蒸，揚懶慄，滅庭草以芳蹤，掠林梢而聲疾。蘇是淅瀝晴景，淩淫暮天，起蒲葉而有準，應葭灰而罔愆。無近無遠，凄然漠然，倏搖曳於紅榮，潛催歸燕，乍離披於碧樹，漸起鳴蟬。然後搖蕩千山，蕭條萬里，飄爽氣以極目，厲秋聲而益耳。恨添壯士，朝晴而易水雲生，慈殺騷人，落日而洞庭波起。但遠戍煙薄，遙村杵頻，磨玉鏡而月色初瑩，泛瑤瑟而商弦乍新。虛檻清冷，頤偃同襟之子，衡門淒緊，偏驚無褐之人。北牖閒眠，西園夜宴，紅蕖將碧，蕙香減，珍簟與纖絺色變，張翰庭前晴展，正憶鱸魚，班姬帳下爰來，已悲紈扇。故得苦霧晨卷，蒸雲晝銷，盤裏而林端嫋嫋，夢餘而簷外蕭蕭，悄絲管于上宮，陳娥翠斂，颺羅襦于華省，潘鬢霜凋，既而冷偏中原，陰生處位，幾人離避，若之所何，處軫悲秋之思，雖令蛩鬱東臯，鴻歸遠地，又安得吹賦客而促征車，自是功名之來遂。

詔遣軒轅先生歸羅浮舊山賦（以題中八字爲韻）

帝以先生久駐長安，應思故山，新恩而綸綍云降，舊德而冠帶斯許。遂令朝北闕之前，已辭丹陛，幾日南溟之下，再啓元關。始者蒙穀爺（一作傳）真，羅浮隱耀，造恬澹之深城，遂希夷之衆妙。來親玉輦，將再禮于鶴書，去憶石樓，契初心于鳳詔。詔曰：朕聞軒后求其大隗，唐堯師乎務成，雖則臨治，皆思養生，是以深殿延佇，安車遠迎。久處彤闈，恐驚池魚之性，永懷碧洞，難忘巢鳥之情。乃曰：陛下頃辱英明，勞求因陋，既容出入仙禁，復許旋歸于乎（一作）海嶠。常慚羽服，相逢而道異君臣，益荷鴻私，欲別而情深故舊。于是薜風馭雲電衣，千年之靈鶴將去，一片之閒雲欲飛。有翼二疎，出都門而惜別，嘗同四皓，指商嶺而言歸。持詔襲兮、藥使旁隨，執絳節兮、橋憶先還。道尊而不顯名位，德重而如加黻冕。當九重之宮裏，思山之意則深，及萬里之途中，戀闕之誠不遠。既臻蘿洞，乃開松軒，別後而嵐光來老，來時之春色猶存。白鹿望牛，卻放煙霞之壤，玉芝瑤草，終承雨露之恩。懲夫來協皇情，去全眞趣，于泰無徐市之惑，在漢免文成之誤。臣知其史筆已書，故聊詳于斯賦。

武關賦（海內無事重關不修）

路入商山，中橫武關，呀重門之固護，屹崢嶸以辱顏。昔在危時，屯千夫而莫守，今當盛日，致一卒以長閒。觀乎地勢爭雄，山形互對，西連蜀漢之險，北接崤函之塞。鑿百二都，縣幾千代（一作歲，世亂則阨限區宇，時清乃通同濟）。外內想（一作苦）其六國連謀，關防日修，則斯地也，雲屯虎踞，宰爛戈矛（一誤千戈）。張儀出以行詐，懷王入而竟留。縱下客之雞鳴，將開莫可，任公孫之馬白，欲度無由。洎夫及（一作孚）虞起九州，波搖四海，秦鹿失而樵蒼難保，漢龍興而山河重（一作還，改）。豈料擁衝之所，此日全平，未知鑿坼之徒，當時安在。所謂以兵而備之（一作者），莫之能守，以道而居者，無得而踰。千里之金城湯池，終爲漢有，二世之土崩魚爛，自是秦無。今則要害何處，險阻平已久，雖設險而如在（一云雖設險而如在，以爲在），廢戒嚴而則不。嶺條故古（一作），壘減文之廢來，歷漢（一作寒）空歸，似楊僕之移後，斯孟（一作）以文帝武偃國泰時雖，清四海而作堙，鄉八極以爲塹，豈使鼓

無喧。一水之秋（一作聲）決決。旌旗常卷。千巖之容色重重。嗟夫。（一作）昔謂洪樞。今成隍地。信無外以斯見。實善閉之猶至（一云實善閉之猶至）。儒有經世所感其事。乃曰。今朝西去。苟（一作）豈。無隨老氏之人。他日東來。（一作）誰是識終童之吏。

闕里諸生望東封賦（聖德光被人懷告誠）

魯國諸生。欣逢聖明。咸西嚮以仰睇。望東封而勸誠。習禮容勞。日日而徒瞻嶽色。凝旒何處。年年而尚鬱人情。豈不以兵偃三邊。塵清萬里。欲行登禪之事。猶執勞謙之德。是使想黃屋以心傾。歛青襟而目極。乃相謂曰。自古帝王。功成業昌。盡習增損。厚報穹蒼。所以山呈瑞應。水出榮光。國泰財阜。時豐俗康。同合陳俎豆。捧珪璋。高踐天壇之上。遙昇日觀之傍。而乃闕其儀。疑其議。蓋九重之鳳詔缺。四海之鴻恩未被。空命漢吏。顯陪檢玉之行。更切孔徒。渴見泥金之事。莫不引領延佇。凝情盡思。未遂杜如之請。空吟叔寶之詩。夫子壇邊。恐雲龍之會晚。顏生巷裏。幾日月以來遲。況可後示百王。前觀萬姓。三千徒今。今日斯懇。七十君兮。當時稱盛。潛期山下。得聞萬歲之呼。每想封中。獲仰千年之聖。嗟夫。迹居洙泗。魂斷咸秦。俟南而之鸞鶴。向西來之路人。當河清海安之時。宜遵古典。是率土皆天之率。豈但秦臣。近雖下國鳥鼠。遠夷鼠盜。既有征而無戰。盡摧兇而翦暴。宜允儒者之心。登泰山而昭告。

一賦（爲文者當得數之宗）

昔庖氏爲君。斯文始分。畫封而初成陽位。造書而肇見人文。豈非本自道生。終云神得。俾大衍以虛數。從黃鐘而立則。君子守以制性。聖人抱而臨極。然後彤弓是錫。天王嘉重耳之勳。簞食見稱。夫子美顏回之德。萬物生焉。惟茲處先。況乃開而知十。用以當千。名立分卓爾。形標兮孑然。許子之瓢既棄。陳公之榻猶懸。或有錢囊譏世。芻束稱賢。改其月而爲正月。號其年而曰元年。若夫李陵呼時。荊軻去日。歌興三歎之唱。智慚百慮之失。爲山用簣。魯論之義是微。載鬼以車。周易之文斯出。借如寒暑相推。蓋猶可知。鸚百鳥而匪（一作）匹。鵠三人而共爲。儉德彌彰。平仲之衆裘安在。仁心遠播。成湯之三網猶施。既開興國之言。亦有傾城之勵。措詞雖屈於子夏。重諾常推於季路。天得地得。膺千年出聖之期。彼時此時。叶四海爲家之數。瑟琴尊矣。車書混之。分杯羹而孰忍。縫尺布以堪悲。雖云管仲能匡。因成霸業。未若蕭何如畫。永作邦基。是知王居四大之初。日貫三光之首。曰所加而可取。毛不拔而何有。恐則立節無二。千時不偶。幸麟角以成功。庶桂枝而在手。

義路賦（言有君子得行斯路）

義則本在。路猶強名。雖無有而爲有。亦時行而則行。人或未知。謂投足以山險。心如能制。信在躬而砥平。既絕回邪。無差正直。居則思之而可見。忽爾覺之而安得。默識終始。潛名面北。昧其所在。迷吾道之康莊。能此是敦。遵先王之闡閎。然而視之者不爲好徑。赴之者豈曰多歧。過德而謂其遠矣。蹈身而何莫由斯。聖人每脩。孰庶乎崩榛所塞。君子常喻。寧求其老馬能知。儒夫近遠。甚夷。往來無苟。周朝之柱史癸棗。鄙國之貞妻自守。旁生行葉。於列樹以留殊。中引德車。在擺輪而何有。莫不互深仁宅。遙通禮園。匪豺狼之所到。唯干橋以斯存。若乃循其軌。游其藩。有如入顏巷之中。恬然自樂。復假經桃蹊之上。寂爾無言。可以導彼深誠。參乎奧旨。相逢蓋重氣之士。相識皆舍生之子。徘徊北側。多或分以遺身。顯驚於中。必先人而後己。厥大斯著。其高或聞。異邪途之徑捷。與左道以歧分。五霸三王。既適此以闔業。忠臣烈士。亦從茲而報君。夫如是。則蹉跎所爲。坦夷斯喻。於以闢百家之蔽塞。於以洞五帝之旨趣。悲夫。衝霧行險之徒。曷不遵乎此路。

烏求友聲賦（人自得求友聲之道）

日暖風輕。有黃鳥兮。關關嚶嚶。始乘春而出自幽谷。俄擇木而求其友聲。倘沮喪猶。每念載鳴之侶。方期類聚。詎無相應之情。於時紅破桃花。青勻禁柳。韶光媚於野之始。宿雨霽池塘之後。由是睨睨遷喬。棲翔寡友。潛符切切之義。發發嚶嚶之口。林間乍囀。誠謂乎知音可期。陌上頻啼。假恨其離羣已久。既而雅叶交應。如懷故人。得鸚鵡之流言不信。見鑑烏而自首如新。蕭木煙中。念友朋而有待。楊園日暮。憶羈雌之無因。鳴毫既殊。欒棘聽異。猶微角之先奏。俟宮商之有自。遂使夕陽橋畔。人人增感別之愁。曉色樓前。處處動傷春之思。族類安在。關關未休。想王雎兮。從吾所好。知斥鷃兮。爲我何求。豈比蜀魄銜冤。埋巴月於深夜。燕鴻失侶。叫邊雲於凜秋。懸夫隔霧彌幽。含風轉好。假宏三鑑之旨。足慰寡聞之抱。想伊鳥也。猶推故鳥之心。矧乃人斯。忍棄朋友之道。取則寧遠。流音在茲。倘苟嚶鳴而占矣。吾將德義而已（一作）求之。雖慕惠莊。願定交于他日。如命管鮑。得揖美于當時。夫如是。則結綬何慚。彈冠不惑。伐木將廢而莫可。谷風欲刺而安得。已乎勿謂斯鳥之聲至微。而忘其是則。

夢爲魚賦（故知人生不但魚樂）

梁世子以體道安居。道遙有餘。寢息而魂交成夢。分明而身化爲魚。恍若有忘。厲物我以何異。怒然而逝。失形骸之所如。其初也漏滴寒城。月籠涼牖。悄爾人靜。寢焉夜久。于銀屏既設之所。是角枕已欹之後。遽因神遇。能游之質斯成。漸覺形遊。相望之心易不。是則彷彿川閩。依稀浪輕。始訝沈浮而在此。俄驚鬣鬣以俱生。恍兮惚兮。豈悟錟刀之兆。今夕何夕。空懷畏網之情。由是鴻泳無疑。噞喁未已。值良夜之寂寂。泝清波之唯唯。腹上之松俯瞑。在藻雖殊。懷中之日勞明。銜珠稍假。既掉頭尾。遽張紫鱗。維熊維羆而自遠。有鱣有鮪以相親。沙際禽去。汀旁草春。遇周公而疑爲釣叟。逢傅說而謂是漁人。於時砌竹無風。庭梧有露。既異爲雲之事。空慙微雨之故。翻成浪迹。全忘枕上之身。卻憶浮生。寧異遼東之趣。其夢也。何樂如之。其覺也。何慈若斯。復是魚由我變。抑當我本魚爲莊生化蝶之言。昔時未信。公子爲烏之驗。今日方知。悲夫。何事遽然。欲思咸若。良由濕世之多故。雖及深淵之或躍。人兮不因一夢之中。豈信濠梁之樂。

綴珠爲燭賦（有光照夕深宮調蠟）

碧雲初合兮。金烏已藏。深宮欲暝兮。歡娛未央。因綴明珠之彩。將爲列燭之光。出寶篋以規圓。是委璀璨。入雕籠而隱發。委照熒煌。當其竹簡迎昏。蘭林向夕。司烜氏卻朱火之耀。守蹕吏進驪龍之魂。然後綴綵花抱。籠紗露隔。亦猶燎紅蠟而蘇蘇。可得燒椒房而煥煥。風來不動。凝四座之清輝。夜久逾明。貯一

堂之盧白。由是價掩聯璐。形疑刻鏤。滅非其人火曰火。可謂乎自然而然。本自出一作・蚌胎。翻爲龍銜于玉宇。從離蛇口。幾驚蛾拂于瓊筵。覩其布質闌干。含輝晃朗。分持而清夜星列。迴聚而寒軒月上。蠟蛮蛾。曾無見蔽之嫌。爛爛相鮮。誰起儉光之想。莫不揚彩金屋。增華桂宮。逼遥綠以煙綠。逗花布而餘紅。欄檻如曉。杯盤若融。孕美於璫塢。衒晶瑩於屏中。足以名冠夜光。功參庭燎。妍醜無隱。毫芒必照。故得結綠驪黎之寶。不敢稱珍。能昏豹隱之燈。于焉凝耀。且飾煖者于義尤侈。爲麗者其功未深。揭如燉一作敞・此間潔。資乎照臨。遂使戎怨長宵。得縱乘游之樂。有居陶室。不生欺昧之心。雖則魚目難僞。金紅非偶。終罹好寶之誚。不免窮奢之咎。一作・燭兮燭兮。情執智而以一作・爲之。視隨侯而何有。

沈碑賦 陸谷久遷名縱終在

元凱立功。銘其始終。欲播美於萬年之後。乃沈碑于一水之中。剖彼貞姿。除烈必期于一作乎・不朽。藏斯瀞壑。垂名應及于無窮。豈不樹佐晉之洪勳。立春吳之巨績。思後世以不顯。俾中心而是惕。將紀乎竹帛。時移則命聞應亡。若銘以盤盂。代彝而嘉聲恐叛。然則千古無邊。雙碑可憑。博約之詞既著。雕篆之功亦興。有美皆述。無勞不稱。一則倚彼高山。謂高陵爲谷。一則投茲深水。憚深谷爲陵。且言曰。水以柔而虛受。石以堅而可久。雖此隱而彼見。彼若泉而此臯。不知我者。笑渝樂于目前。庶知我焉。諒昭彰於身後。既而濫岸爰舉。臨川載傾。逆洪連而星落。殷白浪以雷聲。始覩其文。徒謂疑于沒齒。終覩其理。方知叶于流名。由是影動深泉。響連通谷。莫不驚波神。駭水族。盤龍而負以殷戰。陽侯既覽而心服。並是日。裂盧淚于斯源。卻想他時。閱色絲于雖日。至今五百餘年。英聲自傳。洒水之恩波猶遠。峴山之風翠猶鮮。但覺潤逾春蘊。而遺芳不歇。更憐川上時移。而茂蹤難遷。然則伊尹之作阿衡。姬公之爲太宰。邁古之芳猷克著。迄今而英風未改。是知事若美于一時。語自流乎千載。亦何必矜盛烈。沈豐碑。欲功名之長在。

迴雁峯賦 色峰晴空迴翔此際

衡嶽雲開。見一峯兮。秀出崔嵬。彼雁雁以遙翥。抵重巒而盡迴。豈非漸水有程。宜從鴻而北歸。隨陽既遠。不過此以南來。覩夫蒼翠遐標。嶔崟孤峙。輕嵐侵翠。落之色。斜影染晴江之水。彼則俟時而動。渺瀁外以爰來。此惟無得而踰。望岳前而戒止。拂此穹崇。歸心忽同。迴瀑布而如驚。飛燧。映頹藤而若避。虛弓。絕頂千仞。懸崖半空。遙覩增遊之姿。假隨風退。潛究知還之意。不爲途窮。蓋以應候無差。來賓有期。歛飄飄之雲翰。阻嵩嵩之霞色。亦猶鵁鶄踏清濟以無因。何異鷗鳧渡澄江而不得。于時洞庭木落。雲夢霜晴。蕭蕭方臨于烏道。嘒嘒俄背于猿聲。稍類乎王子乘舟。已盡山陰之興。曾參命駕。因聞勝母之名。若夫鑿立天南。屏開空際。信紫閣以難匹。何香爐之可媲。徒見其假恨由塹。如悲迢遞。遲旋遵渚之心。倏別參雲之勢。殊不知識其分而不越。守其心而有常。若蹠藻以咀菱。可居彭蠡。若浮深而越廣。自有瀟湘。志在養毛羽。遠雲霜。何集九疑而棲息。歷五嶽以翱翔。大鵬開而笑之曰。予北海而來。南溟是徒。高飛而萬里倏忽。下視而千峯迴遞。嗟乎。衡虞遠溟之羣。年年至此。

延州獻白鵲賦 要變遷及鑑萬表辭

我后君臨九有。仁被諸華。伊炳靈之自昭。倏效祉于皇家。變開羽毛。以表恩沾于飛走。生乎邊鄙。是彰澤及于幽遐。始其決起春巢。輕翻去霓。不類雕陵之異狀。自受金方之正色。封人既獲。薛氏潛藏。且曰昔聞興詠于召南。今見皇祥於塞北。斯乃發天慶。昭皇德。望雲將獻。鶴歸齊使之龍。乘去初行。雉別越裳之國。既而臻嶽闕。進形庭。粉煥成橋之羽。霜凝化印之形。爰裕瑞牒。克叶祥。經異井雷之星。賀同素烏之效。蓋帝嘉其貢。然來思。一作・嘽雨雖及。俾途性以欣啄。頗無羣而翕習。由是繞樹星飛。依枝玉立。乍捕蟬于上苑。不羨鸞邊。或報喜于丹墀。何偃鳳集。故能彩迴翠類。名超百祥。揩休徵于有載。昭聖庠之無弭。月下而飛。過銀河而混色。風前東轉。映瓊樹以增光。若乃潛下庭隅。遠分林表。逢彼鳥之嚮嚮。奉御駒之皎皎。振生殷代。誠福應之未如。魚躍舟中。諒貞符之尚小。曾未若影度雞曙。羣來殿深。美拖條支之獸。珍逾陶坻之禽。昔在遐方。至每抵于崑崙。今以至德。巢可窺于禁林。是知斯鵲來賓。惟天瑞聖。俾爾羽之潔朗。彰我時之清淨。臣聞雁有歌而雉有詩。又安得不形于贊詠。

魚龍石賦 一川中石紋不似之

隱山下。汧水中。有石類魚龍之狀。成形匪琢之功。半隱齊淪。若曉鳴而斯在。餘依積礫。將蟠蟄以攸同。嘉夫地出貞姿。天成詭質。雖騎鯨之勢可類。而跳獸之規莫匹。厥象有二。其堅惟一。水深見處。如欣得水之秋。雲起觸時。稍叶召雲之日。豈非自從凝結。有此規模。既異機女。還非望夫。或似龍江湖之游泳。又如收雲雨之盧無。徒使漁人用上而異迴巡。仍令蔡氏路勞而終日踟躕。蓋以磊磊漸分。磷磷皓似。洞穿而無沫無別。苔蘚而成章可振。脊經欲羽。若衛索以斯存。或用紀功。疑負圖而戒止。由是密鱗次。鱗鱗介然。設頰尾于五色。認胡髯於一拳。初驚類祭于地。復謂劍化于川。覩岸草以旁生。不殊在藻。遇春波而乍沒。又若潛淵。既將轉而以一作・揚鬐。亦因泐而無吝。比岫居而苟可。於泥蟠兮曷不。中猶蘊玉。尚含呂望之璜。雖取支機。已在蘇公之鼎。造化難知。雖鑄考誰。何蒂蒂之古色。有鱗鬣之奇姿。謂湘水之蟠。且殊。嘗俟飛也。與金華之羊自別。何勞叱之。既表元功。永存靈蹟。映一水之晴綠。對羣峯之蒼碧。彼結網垂綸之士。與攀崖採珠之客。或命駕而西遊。試迴眸于此石。

芙蓉峯賦 峯巒孤異而望似之

疊翠重重。數千仞兮。峭若芙蓉。非華嶽之高峯。是衡山之一峯。朝日耀而增鮮。嵐光欲折。秋風發而不落。秀色常濃。懸乎是若削成。端然傑起。鎮乎尋之直上。猶一朵之孤峰。登碧空而出水。無別。倚斜漢而凌波。酷似。吐榮發秀。非因沼沚之中。固藉深根。已在乾坤之至。徒觀夫鑿立蓬直。霞臨彩鮮。上下迴遙。而九疑失翠。傍側參差。而五嶺迷煙。秋夜彌高。宛在金波之側。晴光半蘸。遙當玉葉之前。來吐江南。如開空際。高低鬬紫蓋之色。向背異香爐之勢。劍雖合質。匪三尺之微芒。石縱同規。殊一拳之瑰細。況乎高列五嶽。光留四時。名芳熊耳。影秀蛾眉。然而只可登也。誠難採之。幾處樓中。遙目有池塘之景。誰家林表。疑情忘草樹之姿。帳號既同。冠形亦一作・異。對夏雲而競峭。映花巖而增翠。遂使娥皇曉望。潛憐殺水之規。虞帝南巡。暗起涉江之思。由是楚澤陰遠。湘流影孤。挺煌蘿之怨容。窮蒼蒼之形模。本不崩而不裂。誰人欲拔。若

無冬而無夏。何代能枯。予嘗遡野遙分。晴天遠望。見國風阻有之體。嘉離騷木末之狀。乃曰亦可以歌若王之詩。助山河之壯。夸娥二子。胡不移來。與蓮峯而相向。

白雪樓賦 樓起鄂渚名樓雅曲

余嘗自雍南游。經過鄂州。此地曾歌乎白雪。後人因翔其朱樓。覩夫迢迢山峙。奕奕雲浮。屹臨江岸之旁。將其麗山。傑起郡城之上。得以銷憂。是何棟觸晴霞。爲侵虛碧。旁瞻日盡于千里。俯瞰心驚于百尺。何年結構。取宏制于魔公。此日登臨。仰嘉名于鄂客。其爲狀也。巍巍陈崇。攢煙遏空。勢登晴旻。梁橫曉虹。偉殊規之罕及。猶清唱之難同。試問鄂生。豈似梁王之館。如延宏子。何慚齊國之宮。莫不高與調侔。妙將蘭比。龍輕霧以轉麗。猶微霜而增美。浮雲齊處。疊檻檻之幾重。明月照時。引笙歌而四起。斯則虛涼無匹。顯敞難名。天未秋而氣爽。景當夏以寒生。風觸梵樹。髣髴雜幽閣之聲。煙分井邑。依微聞下里之聲。且樓之爲號也。有翠有紅。或鑑或玉。豈若裘此名地。彰斯妙曲。況復楚山入座。黛千點而暮青。漢水橫腰。帶一條而春綠。亦足以任一作「彼」清暢。澂茲麗譙。掩霧臺之高峙。軼煙閣之孤標。假繼餘聲。謝朓閒吟于暇日。疑道妙響。劉琨長嘯于清宵。有旨哉。每見宮曉。如聞苑雅。寇宏模之特秀。知屬和之彌新。人或誇黃鶴。奇落星。予云俱弗如也。

珠簾賦 輕細密匿風來遲遲

丹海之濱。浙珠似點。玄輕細以無痕。遂飛揚而有因。或隱或吹。自神靈微之象。乍明乍滅。雖分圓潔之真。雜夫姑自水涯。俄從風起。參差而耀耀。奚匹。散彩而炅炅。和似。又云。來或鳥銜。積如丘峙。半穿圓隙。影裏于雲母屏中。或委空牀。光亂于水晶簾裏。徒覩夫的皪晶熒。是流輕輕。集素衣而不垢。侵曉鐘以逾明。落淵客之盤。璀璨。耀以同色。撲江妃之珮。訝依微而有聲。至如琪樹春歸。玉樓晨霽。揉瓊蘂以光碎。浮瑣窗而影細。闌干輕舉。同羅韉之生時。璀錯斜流。有歌梁之下勢。由是散亂清景。光芒碧空。背隱蔽於泥沙之地。令揚輝乎塢堠之風。不逐軒車之後。不在京洛之中。雨過而光騰鮫室。扇迴而影動龍宮。如是則可用增山。難將彈雀。蔡晴葉以垂樹。賜游絲而綴宿。自南自北。低瑤席以紛然。匪疾匪徐。拂璇題而煩若。況海日方蓋。陰雲乍迴。與白駒而競起。將野馬以俱來。魏國飛時。頓失照車之體。陳王窺處。全無凝樹之猶。懿夫朗潤難逾。飛騰自遂。非因象之見索。異無脛而斯至。或曰泰山猶不讓微塵。況是珠璣之類。

耕弄田賦 宮裏爲田勸率耕事

漢昭帝之御乾。時猶妙年。能首率于農務。遂躬耕乎弄田。埋叶生知。蓋識邦家之本。事殊兒戲。斯爲教化之先。當其天驕既遏。土宇初起。命開鉤盾之側。將率上林之裏。有司于是盤薄。修耒耜。別畎畝之所。取法百廛。旁規齷齪之用。如方千里。帝乃駕雕輦。出深宮。展三推而不異。籍千畝以牧同。且曰。朕位極元首。身慚幼沖。每訪皇王之業。無先播殖之功。未遂躬親于彼神皋之內。聊將樹藝於茲禁苑之中。然後俯天顏。擁農器。向畎澮以懋力。對勤耬而多思。豈無宴樂。不如敬順于天時。亦有游畋。莫若勤勞於農事。是則非同學稼。粗表親耕。既留心於東作。宜無望於西成。環衛近臣。盡起西疇之興。宮闈侍女。微生南畝之情。于時稼政既修。稻人是率。千牛之列有序。九穀之官咸秩。神農嘗藥。實廣于他年。后稷教風。復興于此日。嘉夫戲或是戲。爲勝不爲。審殷阜之由此。知鄭鄭之在斯。自古所者多昧。二時之務。惟茲少主。能分五地之宜。故得教化下敷。皇猷上延。人忘荷鋤之苦。俗雖有一作「弊」牛之願。因知剪桐葉以命封。未若畔斯田而天下勸。

燭籠子賦

器假人舉。名因燭影。顯虛薄以中朗。亦輝華而外揚。銀燄始然。俟提攜而就列。香塵久暗。希挑拭以增光。懿夫爍爛潛融。周旋宥密。合明而每疑清晝。處晦而恒欺暗室。由是當思影孤。終期勞出。倘明時而不用。在手何年。或薄質以見知。升堂有日。觀乎表裏無隱。方用可分。亦猶泰晝而花藏殺寫。秋宵而月在羅雲。照環堵之中。雖孤潔以由己。登瓊筵之上。質高低而在君。類其稟盡微宏。爲功亦信。韜光之義可見。內熱之情。在今則抱影求真。虛心有待。若此許設于高明。亦顯發其光彩。

三箭定天山賦 窺伏皇威大降蕃蠻

醜虜侵塞。將軍耀威。弓一彎而天山未定。箭三發而遠勒知歸。驍騎來時。盛利獲以連中。宮人祭處。收黃塵而不飛。始夫寇犯朔方。檄傳邊壘。高宗乃將鉞斯授。仁貴而君恩是仗。初持漢節。麗揚羆虎之威。爰臂猿臂。肉視射狼之窟。軍壓亭障。營臨塞垣。九姓猶遲。其禁旅。六鈞亦昧。于戎番。既而胡兵馬集。賊騎雲屯。將軍于是勇氣騰發。雄心自論。拈白羽以初抽。手中皆耀。彎雕弧而乍逐。磧裏星奔。由是控彼烏號。仰茲猿臂。軍前而弦開遙月。空際而鵰鳴朔吹。聲穿勁甲。俄驚咸一作「膽」于千夫。血染平沙。已僵斃于一騎。斯一箭之中也。尚猶狂而背義。是用再調弓矢。重出蹇幢。耀英武于非類。昭雄稜于異邦。赤羽遠開。聘神機而未已。胡雛又艷。驚絕壑以無雙。斯二箭之中也。猶漫凌而未降。且曰志以安邊。寄將去害。苟犬羊之衆。斯舍。則衛霍之功不大。又流鏑以直飛。復應弦而狼狽。斯三箭之中也。遂定七戎之外。昔在秦漢。嘗開土疆。或勞師于征討。徒耀武以於一作「張」皇。未若彎弧手妙。于主皮。大降虜衆。騁伎心同於掩月。遂靜沙場。故得元化覃敷。皇風被遠。烏孫之烽已息。靈蓋之伯斯假。然知魯連雖下于聊城。豈定窮荒之絕巘。

秋夜七里灘聞漁歌賦 明月白露光陰往來

七里灘急。三秋夜清。泊桂櫂于南一作「遙」岸。聞漁歌之數聲。臨風斷續。隔水分明。初聲檝以興詞。人人駭耳。既驚舟而度曲。處處含情。衆籟微收。濃煙乍歇。屏開兩面之鏡。璧碎中流之月。逃名浪跡。始蕩槳以徐來。唱徵含商。俄扣舷而迴發。一水喧豗。旁連釣臺。羣鳥皆息。孤猿能哀。激浪不停。高唱而時時過去。涼飈暗起。清音而一一吹來。潺潺今跳波激射。嗟嗟今新聲不隔。初聞而彌覺神清。再聽而惟一作「愛」發髮白。遠而察也。調且異于吳歌。近以觀之。人又非其鄙客。杳杳悠揚。深山夜長。殊探菱于鏡水。同鼓枻于滄浪。泛濫扁舟。逸興無斷。于范蠡。沈浮芳餌。高情不減。于嚴光。況其岸篠千縷。巖森萬樹。漏弄似雪之浪。衣蓑如珠之露。寂凝思以側聆。情無言而相顧。此時游子。只添歧路之愁。何處逸人。頓起江湖之趣。由是寥寥清海。良宵漸深。引鄰淚於天末。動離魂于水陰。究彼嘲嗟。似或無爲之化。察其鼓腹。因知樂業之心。既而暗卷

纖給。潛收密綢。灑頭而猶唱殘曲。水際而尚聞餘響。漁人歌罷兮天已明。挂輕帆而俱往。

貧賦安貧樂道情旨遙繼

有客節先生。棲遲上京。每入樵蘇之給。長甘藜藿之羹。或戟渴以戟飢。未忘挫念。雖無衣而無褐。終自怡情。其居也。蓽楊凝塵。蔽階碧草。衡門度日以常掩。環堵終年而不掃。荒涼三徑。重問蔣詡之蹤。寂寞一瓢。深味顏回之道。則有溫足公子。繁華少年。其造繩樞之所。相延甕牖之前。但見其繼袍露肘。曲突沈煙。儘不粒而以一作愁坐。馬無芻而困眠。俱曰。先生跡似泮泛。家如懸罄。且何道而自若。復何心而宴然。先生曰。予不聞蜀郡長卿。漢朝東郭。器雖滌以無愧。履任穿而自樂。斯蓋以順理居常。冥心處約。當年而雖期竊旅。終歲而曾無隕穫。二面字一本無。又不聞前唯曾子。後有袁安。或蒸藜而取飽。或臥雪以忘寒。斯亦性善居易。情無怨難。不汲汲以苟進。豈孜孜而妄干。蓋能一榮枯。齊得失。顧終窶以非病。縱展空而何恤。是以原憲匡坐而不憂。啓期行歌而自逸。況乎否窮則泰。屈久則伸。負薪者榮于漢。鬻舂者相于秦。更聞楊素之言。未能閭閻。苟有陳平之美。安得常貧。嬰然二子。相顧而起。乃曰。幸承達者之論。深見賢哉之旨。而今而後。方知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離人怨長夜賦別恨乃深深曾著水

離思難任。長夜一作良。宵且深。坐感夫君之別。誰憐此夜之心。念雲雨以初分。何時促膝。俯衾裯而遽怨。疑夜沾襟。始其歌疑東門。狀揮而補。征車去兮塵滿道。匹馬回兮情自苦。別庭已叟。對一點之疑紅。別路初虛。因滿簷之寒雨。且夕也悄悄何長。悠悠宗央。向銀屏而寡趣。攜角枕以增傷。蓋以孤行役兮路于里。遠音塵兮天一方。我展轉以空牀。固難成夢。君盤桓于旅館。豈易爲腸。由是觸目生悲。迴身弔影。雲稽陰而月暗。鳥深棲而樹靜。凝情漸久。訝古寺之鐘遲。會面猶賒。奈嚴城之漏永。于時塔滴鹽冷。窗風送寒。徒抱分襟之恨。全忘秉燭之歡。遠林而未有烏啼。偏嫌耿耿。幽壁而徒聞蟲響。頓覺漫漫。嗟夫。昔每同袍。今成兩地。既覩物以遐想。復支頤而不寐。鄰機尚織。重增蘇氏之懷。詞客猶吟。更動江生之思。況乎燕來程遠。關山道遙。怨復怨兮斯別。長莫長乎此宵。使人元髮潛變。紅顏暗彫。杳嚮晨而若歲。嗟遠且以無聊。且夫名利猶存。津梁未絕。苟四方之志斯在。則五夜之情徒切。然哉吾生。既異于匏瓜。又安得不傷乎離別。

瓊璃窗賦月蟾蠟如無礙隔

彼窗牖之麗者。有瓊璃之製焉。洞徹而光凝秋水。盧明而色混晴煙。皓月斜臨。陸機之毛髮寒矣。鮮飈如透。滿猶之神容凜然。始夫翔奇寶之新規。易疎櫺之舊作。龍鱗不是專其楚。蟬翼安能擬其薄。若乃孕美澄凝。淪精灼爍。棟宇廊以冰耀。房櫳爛其電落。深瓶公子。中眠雲母之屏。洞見佳人。外卷水精之箔。表裏玲瓏。霜殘露融。列遠岫以秋綠。入輕霞而晚紅。滿榻琴書。杳若冰壺之內。盈庭花木。依然瓊一作璫。鏡之中。故得鏤戶增光。綺窗生白。覩懸蟲之傷所。疑素蟾之新魄。碧雞毛羽。微微而霧縠勞籠。玉女容華。隱隱而銀河中隔。幾誤染燕。遙分隙駒。比山櫺而頓別。想圭寶以終殊。迴以視之。雖皎潔兮斯在。遠而望也。則依微而若無。由是蠅泊如懸。蟲飛無礙。光塞而珠燭相通。影動而瓊英俯對。不羨石崇之館。樹列珊瑚。豈慚

翰蟾之家。牀施玳瑁。如是價重璠璵。名珍綺疏。徹沙帷而晃朗。連角簟而清虛。倘徵其形。玉毋之容可匹。若語其巧。大秦之璧焉如。然而國以奢亡。位由侈失。帝幸爲象箸于前代。令尹惜玉樓于往日。其人可數。其類非一。何用崇瑰寶兮極精奇。證斯衙于宮室。

曲江池賦城中人日回集池上

帝里佳境。成京舊池。遠取曲江之號。近倖靈沼之規。東城之瑞日初昇。深涵氣象。南苑之光風遲。先動淪漪。其地則復道東馳。高亭北立。勞香香圃以香滿。而嗚雲樓而影入。嘉樹環繞。珍禽雜集。陽和稍近。年年而春色先來。追賞偏多。處處之物華難及。只如二月初晨。沿堤草新。蹤轉而殘風裊裊。魚躍而回波蕩蕩。是何玉勒金策。雕軒繡轅。合合沓沓。殷殷轔轔。聚互千家之觀。香凝數里之塵。公子王孫。不羨蘭亭之會。蛾眉蟬鬢。遙疑洛浦之人。是日也。天子降鑾輿。停彩仗。星丸劍之雜伎。開咸韶之妙唱。帝澤旁流。皇風曲暢。固知軒后。徒游赤水之湄。何必穆王。遠宴瑤臺一作池之上。復若九月新晴。西風滿城。于時嫩菊金色。深泉鏡清。淨北闕以光定。爲南山而翠橫。有日影雲影。有鳧聲雁聲。懷北碧一作海以欲乘。釣金門而思濯纓。或負蹇以長嘆。臨川自歎。或揭鞭而半醉。繞岸閒行。是日也。尊俎雜陳。鱗比櫛。云重陽之賜宴。顧多士以成秩。上延良輔。如臨鳳沼之時。勞列羣公。異在龍山之日。若夫冬則鄰寒裂地。夏則晨景燒空。恨良時之共隔。惜幽致以誰同。孰一作從。見其冰池岸白。蓮照沙紅。非復分葉葉凝雪。楊柳分枝枝帶風。豈無昆明。而在乎歲內。豈無太液。而在乎宮中。一則但奇瑞龍之墻。一則如傳戰伐之功。爲有輪蹄輻輳。貴賤

雷同。有瑞見西都之盛。又以見上國之雄。願千年兮萬歲。長若此以無窮。

水城賦布計河伯因作水城

呂公子兮誰與。蟄魚爲鹿兮水爲城。虛處至柔之地。還深作固之情。不假人徒。構神功而自就。當勞版築。壘素浪以雲平。帝始封之于河。博之爲伯。既奄有其涯涘。遂恢張于基址。因上善以中抱。若崇墉之外隔。赤鮒掉尾。非經阿利之勞。紅鯉蓁腮。假困蒙恬之役。豈不以還蓬森森。象彼言言。高標貝闕。洞設龍門。於以示神祇之化。於以昭麟介之尊。霞彩晴臨。四面之旌旗火烈。瀾聲緩急。一樓之鼓鼓雷喧。彼則險阻可依。此則疆長是託。周圍而一帶斯繞。控引而百川皆作。曉遇撤波之子。稍疑登埠。夜聞鼓檝之音。終疑墜柝。莫不外籬蜃蛤。中渠龜鼈。蕩蕩而欲吞江漢。沈沈而自恃山河。假虛交侵。益廣容卿之所。如虞勃敵。長流急箭之波。乃與川后爲鄰。陽侯共守。奚鯪室之能匹。信龍宮而是偶。沙留聚沫。豈初堞之云無。岸轉盤渦。實湯池而自有。況乎左負滄海。前臨孟津。桑穀將攻而莫可。魯連欲下以無因。測彼淺深。豈有不沈之板。司其啓閉。誰爲堅守之人。偉夫勢壓重泉。功齊百雉。咽喉苟有于九曲。襟帶顧雖乎千里。雖則都平坎。據于水。賴吾唐之聖君。四郊清矣。

聖人不貴難得之貨賦以貴爲題

彼老氏之道文。見聖人之乖則。戒君上之所好。慮天下之爲惑。且物有竅之無用。求之難得。若其一作貴也。則廉貞之風不生。苟賤焉。一作者苟賤焉。雖嗜欲之原可塞。斯乃復道德之本。爲政化之端。歸則乎無歷以至。

會忘其拔目而覩。於以鳥獸歟。激貪殘。皆重黃金。我則捐山而孔易。成嘉白璧。我則抵谷以奚難。莫問環瑜。詎論妍不。節儉之德既著。饕餮之名何有。裘因禁後。應無爲狗之勞。珠自鍛來。已絕伺龍之醜。只如照車于魏。徒稱徑寸之貴。易地于秦。虛重連城之珍。一則受欺于強國。一則見屈于聖人。豈若端耳目。寂形神。視彼瑾瑰之類。齊乎甑甗之倫。義勳貧夫。皆少私而寡欲。化移流俗。盡背僞以歸眞。可使路不拾遺。人忘好貨。顧予有摘玉之志。俾爾無擾金之過。則以此行道。而大道復隆。以此移風。而元風再播。且夫君教矣。人效之。若不去其奢而返其本。必將揭爾篋而挖爾笥。亦何必樹美珊瑚。競列華筵之觀。布求火浣。長充內府之資。方今闡嘉符。握金鏡。若能來淮夷之樑。不以爲貴。入王母之環。不以爲盛。上崇朴素之道。下率廉隅之性。豈惟成五而登三。可與大庭而齊聖。元本于充內府之資下空一字。

吞刀吐火賦 方士有如此之術焉

奇幻難傳。伊人得焉。吞刀之術斯妙。吐火之能又元。鑣卻鋒鋩。不思乎洞胸達腋。噓成艷赫。俄驚其飛燄浮煙。原夫自天竺來時。當西京暇日。逞騁一作聘。不測之神變。有非常之妙術。初呈捷內。豈吹毛之銳難含。一作伺。復指胸中。雖爍石之威可出。於是叱咤神扃。唸呀一作鈴齊。氣貪。一作恣。勞駕肩而孰不覩也。忽攘臂而人皆異之。俄而精鋼鑿一作光。腹。烈焰一作爍烈。交頤。固有剖心之患。曾無爛額之期。一作疑。疑。一作叙。彫滅以光沈。霜鋒蹈處。烟一作煙。霞舒而血噴。朱燄生時。素刃兮倏去于手。紅光兮遽騰其口。始覆閭以虹濃。竟爍然以一作面。鬼走。隱乎子一作語笑。迴若而釋琴皆空。出若白一作明璫。勞取而徐信何有。莫不刻意斯效。焦心已舒。想刪賜之礪乃。懿燥吻以焚如。胡爲引鋩之形。稍能一作禮于。咀嚼。安得燎原之色。遂自吹噓。亦足以道冠幻人功一作名。傾術士。食鍼既可以增愧。噗酒亦宜乎讓美。且夫神仙兮不常。變化兮多方。或激水而縱合。或吐飯而蜂翔。曾未若彼用解牛。我則盧喉而挫銳。彼指鐵爐。我則鼓舌以生光。然而一無而字。眩惑如斯。云爲徒爾。雖詭外國之獻。本匪王庭之伎。吾謂吞詞鋒者可尙。吐智燭者爲是。所以安處先生。終去彼而取此。

手署三劍賜名臣賦 特奮嘉號用獎賢能

漢章帝以錫賚情重。君臣道全。示署劍推恩之禮。凝經邦佐命之賢。雖彼百官。分恩光之渙汗。唯茲三者。覩御墨以昭宣。是知器挺臣功。名由天奬。非霜刃無以表汝之庸勳。非乾文無以重予之寵賞。所以昭沖和。勸忠誠。鼓函蓋啟。決雲之狀益睟。彩筆初題。垂露之文在掌。豈不以良佐斯得。深謀可嘉。或染翰而紀其敦朴。或揮毫而誌以文華。彼錫錫形榛。我乃頒其秋水。彼銘鎔鼎。我乃鏤以蓮花。一則薛燭未逢。風胡不識。提攜可助於雄勇。佩服必資其挺特。能使巨闕斷價。豪曹失色。乃署龍泉之名。以表韓稜之德。一則龍淵星耀。鏘鏘雪凝。磨之而氛霧以歇。帶之則威儀可聆。斯亦剛鍾難媲。斬馬奚稱。乃署漢文之號。以旌郅壽之能。一則利可衛身。威能禁暴。憶項伯以將舞。宜趙王之所好。豈茨乎五色奇形。千金美號。乃署推誠之字。以彰陳寵之操。故得光生環堰。榮冠舜裾。見魚水相逢之際。是蛟龍契會之初。數比夢刀。各獲君前之賜。功齊神筆。長昏天上之書。洎吾皇威被華夷。德安岐雍。鋒鋩不自其手署。頻賜蓋歸其公共。蓋以幹魏爲鋏。今宋爲鐔。異漢朝之所用。

節乃端午。經惟尙書。當煬帝巡幸之際。見蘇公爲壽之初。五日嘉辰。欲有稱于聖德。百節奧義。敢將獻于皇居。始夫蕤賓既謂。星火初正。雖爲云一作祭周之日。合有祝堯之敬。成求玩好。莫竭盡于其一作忠勤。競虧珍奇。願延長于睿聖。唯公以邦紀將衆。皇圖漸傾。欲諷江都之幸。亦由恩一作停。遂水之征。由是訪注千安國。求篇于伏生。既逢採艾之時。合稱一作新。洪算。還記獻芹之禮。雖遠微誠。蓋以文盡雅言。事傳上古。前王之華。還是微。一作皆誠。歷代之安危可覩。然以禮無爽。一云自然。於若有補。豈效樟兵之法。專用靈符。寧依緯命之儀。只陳踩稷。既面對而彤一作丹。墀。虔而進之。其爲貴也。非雁非羔。非玉非帛。其爲貴也。非易非傳。非禮非詩。且曰臣一有四字。有志匡主。無心徇一作順。時。竊以百王之典。可爲萬嶽之資。願陛下察其旨。究所以一設務所以是。究所以非。鄉不以。一作知。枕推虎魄之珍。震有雉頭之美。誠未若典謨訓誥。闡斯而北闕長存。虞夏商周。鑒此而南山相似。所以鼓篋斯至。稱觴自殊。精手則惟臣矣。而服膺其在君乎。願因犬馬之心。取爲龜鏡。能使絲綸之錄。用作規模。且溶蘭獻物兮。古豈無。捧酒祝壽兮。今亦有。誰能將十三卷之雅誥。祝千萬年之洪壽。向使其乙夜能觀。豈死乎臧臣之手。

元宗幸西涼府觀燈賦 春夕游幸見天師術

昔在明皇帝召樂尊師。當新歲月圓之夜。是上元燈設之時。帝謂京洛。他處固難比也。師言良夜。今宵亦可觀之。于是請宸游。遐妙術。將越天宇。俄辭宣室。狀鳳輦以雲是。揭翠華而飈飛。不假御風之道。倏忽乘虛。如因縮地之方。邊巡跂踵。已登夫闕隘遙。蓋河漢崇新。到今一作雜繁華之地。見駢闐游冶之人。千條銀燭。十里香塵。紅樓邐迤以如霞。清夜熒煌而似春。都實武威。事同仙境。彩搖金像之色。光奪玉蟾之影。一游一豫。忽此地以微行。不識不知。竟何人而望幸。于時有霜一作露。沾草。無雲在天。金鴨揚輝而光散。冰荷含耀以星連。樂曼樂園。徒笙歌之滿聽。人非別館。空綺綺以盈前。既而斗轉玉繩。漏深銀箭。周迴未慊。於蓉旨。縣覽倘勞。于蓉蓉。莫不泥跡尊卑。和光貴賤。亦由鳳隱形于衆鳥。衆鳥莫知。龍匿影于羣魚。羣魚不見。俄而歸思潛軫。良情不留。旁徭而方離邊郡。斯須而已在神州。稍異穆王至自瑤池之會。非同漢武來從百谷之游。一自風滅關紅。雲迎羽客。塵侍蓬蒙之草。煙暝秦陵之栢。空令思所德之道民。最悲涼於此夕。

江南春賦

麗日遲遲。江南春兮春已歸。分中元之節候。爲下國之芳菲。煙霧歷以堪悲。六朝故地。景慈藹而正新。二月晴暉。誰謂建業氣福。勾吳地僻。年來而和煦先徧。寒少而萌芽易坼。歲知青律。吹南北以無殊。節奏洪流。亘東西而易是。一作隔。當使蘭澤先暖。蘋洲早晴。雜蓉輕紬于鎮阜。和風微扇于蓮城。有地皆秀。無枝不榮。遠客攜迷。朱雀之航頭柳色。離人莫聽。烏衣之巷裏鶯聲。千時衡岳雁過。吳宮燕至。高低兮梅蘂殘白。邐迤兮楓林列紫。幾多嫩綠。猶開玉樹之庭。無限嫣紅。競落金蓮之地。別有鳴嚶。宛照。漁家晚煙。朝浪渡口。廣竹沙邊。野蔌蕤而翻合。山明媚以屏連。蝶影爭飛。昔日吳娃之徑。楊花亂撲。當年桃葉之船。物盛一

隅。芳連千里。鬬暗奸于兩岸。恨風霜于積水。雜籍而雲低茂苑。謝客吟多。萋萋而草夾秦淮。王孫思起。或有惜嘉節。縱良游。鬬棲錦纜以盜水。雜襲歌聲而滿樓。誰見其曉色東臺。處處農人之苦。夕陽南陌。家家孀婦之愁。悲夫、豔逸無窮。歡娛有極。齊東惇醉之而失位。陳後主迷之而喪國。今日併爲天下春。無江南兮江北。

神女不過灌壇賦　鶴風疾雨屬仁政

有女雄神。徘徊恨新。既入文王之夢。方明尚父之仁。君莅灌壇。自其來而有成。姜歸一作西海。將欲過以無因。豈非受命上天。稟靈下土。苟當盛德之職。誠是麗謙之主。然而出則怒疾風。鞭暴雨。雖姊姊淑態。所行皆正直之心。而條閃陰徒。在處有晦冥之苦。今則望彼仁境。居惟太公。于國而棟梁斯嗇。于民而父母攸同。謳謠封疆。無破塊之時雨。恬然草木。絕鳴條之曉風。安得暗時威靈。長驅徒御。不惟流麥以斯恐。抑亦偃禾而是慮。奮銅已別。陶難返鍔。于今辰。直道須遵。豈可取途于他處。是使淚臉紅失。愁蛾翠銷。駐霞事而色斂。停寶蓋以香飄。潛漢彥妻。明月光逾于清夜。御慚巫女。輕雲已度于晴朝。誰見其迴惑蕙心。踟躕闌質。感教化之均適。思弄驅之迅疾。花顏慘澹。非嫌勝母之時。玉趾遲留。異惡朝歌之日。王乃愍彼彷徨。詢其感傷。既非失珮于江上。亦非遺簪于路旁。入夢之姿。經三日以方過。非態之道。歷千秋而更彰。則知執德感幽者。繫乎眞。操心鑒物者。由乎正。苟在神而猶懼。豈于人而不敬。若夫蟲蟲斌而虎渡河。未可與斯而論政。

樵夫笑士不談王道賦　以樵爲題

多辯名士。能文頑儒。或有不談于王道。終知取笑于樵夫。幸遭仄席之時。盡皆沈默。遂使執柯之子。因此胡盧。當其野絕遺賢。朝稱多士。九土咸歡乎富庶。四夷俱混于文軌。蓋合讚洪猷。歌至理。而懸河健口。未開蓋蓋之辭。鄉地清才。不減便便之美。有夫則野。其業唯樵。或怡情于礪側。或放志于山椒。乃曰、凡在吾儕。猶欣澤之汪濊。豈伊作者。長使聲歌之寂寥。所以向彼息肩。因茲掩口。是由中拾簡之際。正洞裏觀棋之後。猶堪撫掌。念牧豎以知無。聊用解顏。問樵人之信不。況乎德邁三代。功超百王。士非君則好爵奚取。君非士則休聲不揚。豈言泉之杜竭。柳辯囿之荒涼。側耳鵜時。嫌寂寂于都下。負薪歸處。輒怡怡于路旁。蓋以浴沐昌期。優游元造。俱爲卷舌之器。不及聲轅之老。雖然未已。殊主人之答賓。莞爾難持。異下士之問道。豈謂乎力伐擂柏。聲騰夕嵐。是令墨客增愧。詞人有慚。是知運屬無偏。合著奚斯之頌。時當有截。須陳吉甫之談。方今君則唐虞。臣惟周召。稱揚者皆黃馬之辯。贊詠者盡雕龍之妙。可以流播千古。儲洋八微。若然、則樵採之徒。歟。又何由而竊笑。

蠛蠓巢蚊睫賦　天覆之明大小殊塵

萬物生兮。巨細相懸。蚊之睫兮。蠛蠓在焉。雖受氣以具體。亦成形而自天。取以比方。事著茂先之賦。齊其大小。理符摯寇之篇。眇矣麼蟲。生乎積壤。名爲造化之內。質類希夷之象。雖婁俯視。莫得見其形容。師曠俛聽。什未聞乎聲響。既而游元氣。入無間。就彼蚊而棲宛。止其睫以迴環。日往月來。頗我而因依自得。長

趨暮見。鬱伊而瞬息長閒。由是拂背謀安。沿眶可賴。喜榮乎嚬眉之際。懼覆乎成雷之會。仰觀厥首。謂如由嶽之崇。旁睨其肩。意似叢林之大。適蒸火兮。豈盧焚其逢腋。蠶兮。何憚居之。每保勁同于枝幹。距知細甚于毫釐。未能鵠起。安肩蟲疑。當笑鶴鶴。立彼葦苕之上。寧同元鶴。集于菟幕之時。豈比夫蟠動微生。蝟飛翼。蠅附尾以非類。虱處頭而殊品。言乎蚊也。則是睫而可知。向彼巢焉。乃斯形而因審。想夫影與塵混。身將道俱。察其生而洪纖則別。論其分而物我何殊。似茵朝生。不淡于春之澤。如蜩秋起。無慚六月之圖。恐夫、謂無至道者多。信有茲蟲者少。蓋逃齊物之域。未遂忘形之表。若能效三月以齊心。必見斯蟲而不小。

耀德不觀兵賦　耀德照臨寰區清泰

舜敎斯播。戎夷自平。只在推賢而耀德。豈由命將以觀兵。垂彼衣裳。示朝廷之有序。蠻其弓矢。俾海內以惟清。皇帝以眇躬前聞。遐觀列聖。謂修文而可致其雍穆。謂立武必傷乎性命。將欲來萬國之好。去百王之病。鴻私元澤。常昭天子之仁。豹略龍韜。不授將軍之柄。故得地協三無。風清八區。混軌文以殊俗。銷劍戟于洪爐。況其德乃車也。兵由火乎。豈宜執以二三。臨乎下土。安可封其十萬。擾彼遐隅。所以修之爲勁。戢之不惑。湯縉而葛伯斯服。舜舞而有苗自格。是知失德者由乎縱五兵。假兵者在乎興七德。今則剪野烽滅。遼陽戍閒。堯心非樂乎丹浦。周馬已歸乎華山。使跂行喙息之徵。咸躋謐域。見執銳被堅之役。盡復人寰。然後澤被區中。塵消塞外。四方忘覆載之力。百姓免殺傷之害。雖趨辯髮。蝕心而俱喜。子來。率土皆天。鼓腹而悉歌。時泰。蓋由聰媚仁廣。含宏道深。慕義農之化洽。鄙湯武之君臨。曉月彤庭。共觀乾坤之晶。秋風檢塞。不聞金革之音。斯乃帝道潛融。宸襟洞照。得允文允武之懿。參一張一弛之要。可謂超五帝而越三皇。合二儀而齊兩曜。

倒載干戈賦　聖功克彰兵器斯戢

欲鄉文德。先韜武功。倒干戈而是載。鏞劍戟以攸同。千里還師。迴刃于戎車之上。一朝假伯。垂仁于王道之中。皇上以心宅八紘。威加四極。有罪必伐。無征不克。旌旗西嚮。競納欵于中原。鼙鼓東臨。咸獻俘於上國。然後彩宸衷。恤皇情。萬姓苟宜于子視。三邊可俟其塵清。由是罷師旅。休甲兵。干櫓勢傾。壓雙輪而委積。戈鏌色寢。滿十乘以縱橫。蓋以戰乃危事。兵惟凶器。欲令永脫于禍機。必使先離乎死地。所以前鋒俄覩。迴轅繼至。虞舜舞而曾用。比此寧同。魯陽揮以負來。于斯則異。既不授其豹略。乃長苞于虎皮。諒蓋弓而若此。詎返旆以如斯。徵彼禮經。拆軸苟聞于由立。考諸易象。盈車徒見其離爲。豈盧自焚。誠同載戢。五兵從此以皆弭。七德干焉而復立。遂使頑兇之子。無日可尋。更憐忠烈之臣。徒云能執。故得殺氣潛息。嘉猷孔彰。以此懷柔。而何人不至。以此亭育。而何俗不康。能刃銷金。遂無慚于齊帝。放牛歸馬。德寧愧于周王。大矣哉、因圖仁天。用藏兵柄。得東征西怨之懿。見師出凱旋之盛。小臣伏覩乎聖謨。敢不歌揚于明聖。

握金鏡賦　聖人執持照臨寰宇

至明者莫尚乎金鏡。可類者莫先乎一作乎。聖心。既施之于日用。如握此以君臨。有象必照。含萬盡于容聖。

無幽不燭。若百煉于皇猷。稽夫稟氣于無形。成功于至妙。苟取喻于在室。誰有疲于屢照。外發皇明。中凝德耀。克符磨瑩之體。允叶提攜之要。故能洞達千里。高臨兆人。尊元而光彩益手。考理而貞明在身。雖跂行喙息之徒。形容無隱。信率土普天之士。肝膽俱陳。莫不深貯乾坤。大極區宇。誠非出匣以斯舉。距雖臨臺而下取。潔澈在心。深沈似古。笑飛鵲以將纔。鄙芳蓼而欲吐。懿夫皎皎斯在。兢兢自持。異擢衡之是乘。見藻鑑之無私。所以辨愚智。洞華夷。豈惟分大小。別妍媸。塵垢不染。英明在茲。魑魅于焉而遠矣。姦邪無所以藏之。是知懸魏宮者難侔。挂秦臺者莫及。距端拱而見捨。諒隱朗而盡執。孕玉燭以光動。寫珠庭而影入。蓋以持察羣品。非窺聖顏。迴出聲身之表。如存指掌之間。非異軒皇。得元珠于物外。功邁羲叔。御白日于人寰。宜乎永保清平。長稱明聖。當宜室以潔朗。逗皇圖而輝暎。臣知六五帝而四三皇。實由擢乎斯鏡。

黃鍾宮爲律本賦 究極中和是爲天統

玉律奚始。黃鍾實先。潛應仲冬之候。仍居大呂之前。聲既還宮。初協（一有平字）八音七政。（一作始）數從推歷。終由（一有其字）兩地參天。當其黃帝命官。太師授職。參六呂以迭用。本一陽而立則。八風自此以條暢。萬物于焉而動植。權衡有準。知累黍之無差。寒暑和生。諒循環而不極。是知召呂者律。爲君者宮。既從無而入有。可原始而要終。聲雖發外。氣本從中。或照或吹。根初九爻而立紀。日來月往。首十二管以成功。懿夫發敛乾坤。清分節候。見歷數以無差。頤所萌而欲秀。草彼應運。先乎太簇。光諸蕤賓。唯子野以能知。自得厚均。匪伶倫而莫究。故得洪纖薄暢。上下無疏。攜段次而漸散。映緹幕以方多。初成于人。復原身之氣性。（一作姓氏）終昏于地。成無谷之陽和。俾玉燭以調勻。與璇璣而錯綜。于以宣于四序。于以貞乎三統。自然功師不宰。理叶無爲。蓋陰陽之變化。信氣序之推移。雄鳳鳴而雌相鳴。（一作應。）蓋皆類此。商爲君而徵爲事。未足方斯。爲律之本兮。既如彼。爲天之統兮。又如此。明庭樂協。嘗俟于李延年。皇上聲揚。豈斷于夏后氏。既而榮發枯槁。春流遐邇。顯一變于寒枝。獲生成兮若是。

松柏有心賦

彼木雖衆。何心可持。唯松柏其生矣。稟堅貞而有之。所以固節千歲。凝芳四時。稽翠森疎。見冒雪停霜之性。攢空蔚瑟。無改柯易葉之期。懿夫外發森棧。內扶剛直。或盤根于幽硐之畔。或挺資于高山之側。豈僻關桂。何慚荊棘。葉殊而可謂不同。節厚而盡云難測。相連夾路。在成城而稍侔。未可爲薪。比灰死而莫得。巍匪石而枝勁。叶懸旋而影搖。苟無懼于早落。亦何憂于後彫。鐘幹山巔。見甚長于衆植。成行陵上。終不亂于驚飈。矧乎萬樹含秋。千林向晚。方見夫鶴棲之所彌茂。獸食之餘不損。天台溪畔。若有意于取。（一作垂）陰。太華峯前。豈無情于固本。既立端操。嘗撫太塞。假蓋而秦封翠欲。如慈而殷祉煙攢。勢逾高葉。競高標于塵外。時當搖落。爭秀出于林端。豈無非上之桐。亦有圓中之柳。于春色以自得。在歲寒而則否。曾未若方寸斯抱。屑空可凌。蓋雖傾而莫比。蓬非直而何稱。至如嚴氣方勁。衆色猶增。亦何異君子仗誠。處孤危而愈厲。志人高道。當頻沛以彌宏。是知斯木唯良。因心所貫。各固結其修幹。其清蒼于四氣。然則喻德于

人。欲舍此而何謂。

跬步千里賦 蓋乎致遠行之在人

彼道雖遠。唯人可行。積一時之跬步。臻千里之遙程。亦如慶至微而結成山嶽。大自小成。遐因邇至。理苟均于積累。（一作蓄。）義必資乎馴致。莫不究其攸往。明其所自。不因布武之間。那及同舟之地。終尋高躅。必可繼于飛鴻。不躡前蹤。安得齊乎（一作于。）赤驥。是則欲追迢遞。無或踟躕。始謂與其進也。不亦遠乎。玉趾勤邊。諒金城之可越。方誠漸近。當漢水之難逾。矧夫高以下爲漸。顯以微爲本。既曳踵以將至。蓋執心而忘返。行行莫止。豈辭明月之程。去去不停。寧憚黃雲之遠。俱勉行之。終能及之。苟循途而坦坦。盡履道以孜孜。如穿裂衾。自等累糧之義。豈勞山徑。當齊命徼之期。得非務進。彌專。遲征有稟。念踽踽以無怠。故儁儁而蕩祛。自勤跋涉。邯鄲之學全殊。不暇因循。燕宋之遙可審。然而志勿休者雖遲。必易。行不止者。雖遠必達。亦由積水爲鑿冰之始。曆盡實累木（一作土。）之因。大道能遵。終及奔馳之子。中途儻歷。誠慚跛躄之人。別有蹣跚負來。（一作來。）蹣躚斯在。將欲拔跡霄漢。超躍寰海。或能開道路。解縈維。則千里之途可待。

牛羊勿踐行葦賦 聖化所加德同周道

育物恩廣。垂衣道豐。流德澤于行葦。示人心于牧僮。且曰騊爾牛羊。勿近萋萋之道。恐其蹄角。踐傷泥泥之叢。斯乃家國攸用。華夷所同。俾遂生桑之性。仍登忠厚之風。是以發自容情。指乎幽昏。伊方色方體之地。匪或寢或訛之所。未逢至化。其生有類于舊蘂。今被仁風。所貴不殊。於稷桑。懿夫拂水涉際。搖姍路勞。安可縱三轡而蹂躪。放千是以跳踉。莫不欽聖教。感吾皇。戒彼畜之弊逸。免斯條之折傷。由是緣野分驅。蒼葭共保。俾踢桃林之坂。自藍金華之草。春風澤畔。如生遂孕之心。落日山邊。盡認下來之道。泥乎挺本方茂。爲航可嘉。蘊蘊而爭芳荇葉。參差而競秀關芽。若使大武斯展。柔毛所加。則八月洲前。無復凝霜之葉。三秋江上。難逢似雪之花。是以成仰嘉猷。式遵元德。牧者既以承其教。農人得以脩其職。故能幅蹄蹈于平野。莫往莫來。限墳首于荒郊。自南自北。然後澤潤不洽。恩無不周。國有殷充之實。家無罄匱之憂。綢不入于汚池。斯言莫偶。斧以時于林藪。厥義雖伸。偉夫至理彌彰。前經可徵。遠符大雅之什。允協文王之化。因知皇王之教。所憂不唯禾稼。

多稼如雲賦 編野連山如雲密積

暇日閒望。秋田遠分。彼嶇嶇之多稼。乃極目以如雲。巍巍畝以青連。乍疑散漫。蟠蔚蓊而緣合。長帶氤氳。豈不以膏澤調勻。薰風順適。致南畝以豐稔。若西郊之重積。芒既由而散紫。花已飛而帶白。蔓多蔡穗高低。稍類于垂天。無限芳田。遠近有同于抱石。旁觀夫蔓衍平川。綿延大田。接屑皋而如從。蝕出。極低經而若與天連。農夫既慟于皇歲。野老成欣其有年。滿原隰以蒼蒼。遙述曉霧。被溝塍而戛戛。當泥陷煙。有地皆勻。無川不徧。何秋成之色可羨。疑暮斂之容斯見。似能扶日。帝堯之日上臨。如欲隨風。后稷之風恍惚。故得村落心泰。田家共閒。競秀發于郊坰之外。同垂蔭于氳理之間。生因桑蔭之排。寧由煙石。起自樊蓮

之學，豈宜思山，匪高下以鮮若，霜東西而波委。苟含穎以斯在，諒無心而若此。不稂不莠，同玉葉以紛敷，彌卓彌卓，一奇峯之迴遲。是知泰翼翼以相維，萎兀兀而不如。誠匪擬苗之後，猶疑荷鍤之初。若味躬觀，奚百畝以斯盛。將其刈穫，獲千箱而有餘。且君之寶以穀而爲人之寶，唯食是假。觀稼盛于五地，若雲疑乎四野。若不屬此以歌謠，終庶取嗤于樵者。

馬惜錦韡泥賦　四言路旁惜流奚師

王武子所馭之騮，韡泥特殊。念美錦以斯製，對深泉而不逾。拂玉鐙以變垂，當憐煥爛。突金蹄而屢顧，豈忍沾濡。始夫騏骨是求，奇蹤斯得，將以餘革之盛，遂備連乾之飾。莫不價重千金，絲分五色。初傾豪貴，矜詩之意則多，雖謂騂騮，姻惜之心亦極。觀其姿華葵煒，霞舒翼張。輝映桃花之色，鮮明紫貝之章。況乎遠鄉曾衣，照地出光，得不春苑閒游，愁霧淒于花下，長衢載躁，恐塵侵于道旁。若夫噴玉柳堤，揚鑣關路，逝步障以齊美，映流蘇而掩蹲。瞻前顧後，雖無遠漳之虞，時止時行，似有漸車之懼。一旦混謀將涉，權奇少留。誠淺深之未測，將侍從以如愁。頻顧紅纓，雖造父而寧知所以，潛憂綠地，縱孫陽而莫究其由。武子于是探彼柔心，察其深旨。雖知驚轡之欲，必爲蒲桃之美。令左右以解之，果騰驤而濟矣。然復被其身，榜迷繡韜，夾汗溝而綺麗，排銀尾以花新。向若輕華煥發，霞論則王氏櫪中，空有代勞之用，晉朝書上，全無稱德之因。德夫特稟超奇，非由服習，苟嘶風之信斯惠，豈戀主之名空立。若論彼滋侈，則錦韡非所急。

盛德日新賦　晉乃無已爽齋何遠

皇德彌盛，宸心未休，雖昭昭而光啟，猶日日以勤修。當懷姑務之情，漸宏帝道，轉見增光之美，益闡王猷。豈非潛契無爲，思齊不宰，誠蕩蕩之可及，故汲汲而罔怠。所以宅八極，家四海，實盡文之道長，信鑒武之功倍。惕如御朽，化行克協于明哉，憂若納隍，令出必賓乎慎乃。是故將致丕冶，克勤誕敷，亭育勞覃于九有，英明上合于三無。每儀形容，建前王之標表，未嘗暮刻，廢哲后之規模。懷德兮如斯，好生兮何已。承昌運兮，咸稱鼎盛，在聖躬兮，寧唯玉比。旋立後圖，亟更前軌，蓋垂法于列辟，非取規於君子。由是祚既超漢，仁惟纂堯，式孚已及于千品，克懋匪止乎一朝。振三代之風，成知允叶，紹百王之業，是謂光昭。自可國肥，詎徒身潤。焦思無懶于夏禹，短行遠符乎一作于虞舜，遂使卿雲瑞露，皆咸之以呈祥，鑿齒雕題，具懷之而納款。況乎混文軌，倒干戈，惟馨之義斯在，既飽之人若何。播以樂章，八音而盡善盡美，鼎乎邦政，萬物而無偏無頗。大矣哉垂拱端居，風行草偃，全藝教化之要，漸積邦家之本。臣知合天地，而日新又新，豈致君之云遠。

補遺

沛父老留漢高祖賦　以順此則編得申深意爲觀見文類英華五十九卷

漢祖還鄉兮，鑾駕將還。沛中父老兮，留戀潸然。憶故舊於干戈之後，敍綢繆於旌旆之前。白髮多歡，風塵頓停。於此日，翠華一去，皇恩再返。於何年，背以羣盜并興，我皇斯起。英明天授，其昌運，神武日聞。於舊里，今則奏楚勢傾，鼓鼙聲止。聖代而陽和照物，元首明哉。暮年而清柳傷秋，老夫耄矣。然而貢屋才降，丹誠未申。豈可風馳天使，雷動車輪。一則以情深閭里，一則以義重君臣。縱華髓顏，昔是故鄉之子，捧觴獻壽，今爲率土之人。乃曰陛下創業定傾，順天立極。臣等犬馬難効，是稽顙逗巵。泗水則淒若舊風，指芒碭則依然故色。眷戀難盡，沉爛易得。昔日紫雲之瑞，豈有明言。當時貰酒之家，堪歡誠。帝乃駐天步，遂人心。戈矛山立，羆虎煙深。草澤初興，雲路而蛟龍奮翼。鄉閭重到，煙容而鸞鶴歸林。時也親友成臻，少年并至。縱兆民如子，恩更洽於故人。蹟四海爲家，情頗深於舊意。宜卿一本作地非，往事如覩。流光若驅，望華誠異。樂傾則實臣愜生死之願。是使萬歲千秋，杳冥無恨。

附錄

送王棨序　見唐文粹九十八卷

陳黯

黯去歲自襄中遊輔下，輔文出新試和示。其間有江南春賦篇，末云：今日併爲天下春，無江南兮江北。某即賀其登選於時矣。何者，以輔文家於江南，其詞意有是。句非前賢耶。今春果擢上第。夏六月，告歸省乎闈。命序送行。某辭以未第，言不爲時重。輔文曰：吾所知者，惟道與義，豈以已第未第爲重輕哉。恐繇是不得讓，麟羣之衆也。必選其龍，羽族之多也。必瑞其鳳。鳳非四翼，龍非二首。所以異鱗羽者，惟其稀出耳。鶴使日百時千，盈川溢陸，則虵虺鳴雀，無非龍鳳矣。其誰曰聖且瑞哉。進士科由漢迄唐，爲擢賢之首也。寰寓之大，億兆之衆，蓋貢其籍者，數幾于千。有司升其名者，仅止于三十。其不爲貴而且稀乎。輔文早歲業儒，而深於詞賦。其體物諷諭，與相如揚雄之流異代而同工也。故角於文陣而聲光振起。今之中選是榮其歸。想寧處之晨，爲鄉里改觀。孰不謂人之龍鳳乎。懿哉輔文，是行也足以自重。

詠菊

秋來多野菊。節應有黃花。開葉玉如粟。滿叢金出沙。池邊迷塢鶴。洞裏悟仙茶。藥散非紅豔。香飄異待葩。

贈詩宜觀帝。泛酒稱陶家。明日登高處。期君手不賒。

詠清

潔波浮天色。鏘洋入樂聲。露零金掌滿。冰結玉壺盈。屏障排雲母。罷桃動水精。南山秋雨霽。北牖晚風生。

裴楷當年意。胡威近日名。未如蕭舜化。寶宇一時清。

月前菊

秋菊近重陽。原頭復道旁。蒸蒸寒露綠。花綻晚風黃。蘂染枝枝豔。星分處處芳。乍疑金散野。遙誤集羅霜。

籬下何人採。樽中滿座香。唯應未歸客。對此欲沾裳。

上巳日曲江錫宴羣臣

池散蕊春蕊。君垂晞露恩。妙音迴舞樂。濃味降堯尊。詔出傾南省。筵開對杏園。輕迴搖彩縐。芳草映華軒。

禊事輝朝典。歡聲徹帝門。常陪觀者列。低首竊餘喧。

甸服舊疆籍千畝

不展三推禮。如今已幾年。郊畿春又至。父老頸空延。扶杖溝塍側。傾心日月邊。望恩恰倍百。流目地方千。

未覩公卿從。長慙犬馬先。幸同黃耇意。因此願聞天。

曉日禁林聞清漏

曉過宮垣側。猶聞漏水頻。清音傳五夜。山影值三春。露碎金壺滴。風和玉佩振。依稀連鳳沼。琴韻雜雞人。

溫樹初疑霧。彤闈漸向晨。若非鶯囀伴。誰此穩香塵。

未明求衣

鳳夜常無準。憂勤事萬機。良宵猶未曙。深殿早求衣。長樂鐘纔動。華胥夢已歸。絲綸傳紫禁。黼黻進彤闈。

被處燭仍在。垂時星始稀。非惟漢文帝。因此致巍巍。

寒雨滴空階

霏霏還永夜。滴滴落空階。自有路岐恨。那堪離別懷。簷前聲乍碎。枕畔夢全乖。遠與巖泉雜。微將漏水諧。

天涯思舊友。江上憶閒齋。坐到空庭曉。殘雲帶石崖。

山明松雪

高樹當軒曉。長松帶雪明。欲疑殘月在。林似野雲橫。密葉綠多亞。偃條被壓傾。曙空連嶂白。寒氣到簷清。

影雜青牛重。光迷鶴鶴驚。披衣凝望久。無限剡溪情。

元日端門肆赦

東宮開聖歷。天子御層樓。雉堞南山色。恩波東海流。繞欄生杞梓。當檻候貔貅。日月輝光近。山河喜氣浮。

兆人瞻鳳辰。萬里御鸞旒。欲識春生處。雞竿最上頭。

附錄

省題詩 宋紹興乙卯八代孫續仔著作郎，于鑑開校勘，見先賢中書題詩，並附之。

天驥呈才

馬知因聖出。才本自天生。駑駿何須隱。權奇頗盡呈。電從雙眼落。雲向四蹄輕。過去王良嘗。嘶來伯樂驚。

絕塵慚逸步。曳練議能名。唯待金鞭下。春風紫陌情。

上德不德

何從稱上德。捨德德方全。聖者如非聖。賢人不自賢。誨愚言我廣。神豈謂予元。伐善功難立。無爲化易宣。

道惟開邃古。理亦愧先天。欲述猶難旨。應忘得意筌。

農祥晨正

玉律方移候。農祥已向晨。照臨當午地。皎潔向天津。北陸收殘凍。東皐見早春。彩浮佳氣動。光射曙雲新。

千畝功將起。三推禮欲申。若非齊七政。何以示農人。

詠白

非青元亦黃。正色配金方。魚裘周王德。騎星漢帝祥。塞來邊草遠。春至嶺梅芳。曳練開良馬。銜鉤見瑞狼。

張蒼肥似瓠。涕唾髓如霜。虛室能生後。方知守黑長。

原濕黃綠柳

晴郊浮淑氣。綽柳發柔黃。嫩翠原頭徧。輕絲隔岸低。和煙方靄靄。伴草欲萋萋。葉少眉難短。條新帶未齊。離人心已醉。游客步初迷。無限離岐道。芳菲正好棲。

風中琴

虛簷來曉吹。橫榻有瑤琴。暗報青蘋葉。潛生綠綺音。數聲隨籟去。餘響入堂深。微假大王按。弦因少女吟。如箏飄閣上。似瑟鼓江神。若與鍾期會。還知天地心。

文不加點

娛賓初命賦。攜翰已城誇。思發才無滯。文成點不加。雄媛舒錦繡。手下走蛇龍。能益銀鉤勢。休添麗澤華。誤蠅留復見。倚馬未爲嘉。自愧當明試。含毫到日斜。

曲江春盈

暇日來南陌。春晴望曲江。地方雖綺麗。城過拂霓幢。寶塔搖鈴鐸。雲樓鬬瑣窗。落風花片片。掠水燕雙雙。游女紅銀輓。王孫白玉缸。莫論仙禁裏。祇此見雄邦。

邊城聽角

十年拋故國。五夜在邊城。月照沙千里。風吹角一聲。清音飄遠戍。殘韻落荒營。背寄征鴻報。眠霜老鶴驚。李陵應下淚。蔡琰豈勝情。直是吳兒調。鄉關夢不成。

三峽聞猿

巫山登楚峽。孤櫂下巫雲。正值三聲斷。仍教五夜聞。淒淒流洞壑。杳杳透煙氛。灑淚秋歸盡。陽臺曙欲分。何人悲失計。幾度恨離羣。鵾後盈巾淚。家山接海濱。

寒梧棲鳳

本向高岡植。寧將衆木齊。雖繞楊柳落。長待鳳凰棲。非上枝微亞。窗前影乍低。九苞和月立。六律帶霜飛。秦女含吹管。周王能翦珪。既同丹穴樹。那肯宿羣雞。

附錄嘉慶十五年福建福鼎王氏扇後山房刻唐蘇九賦集內

唐王郎中鶴角集附省親詩原本　補序　後跋

序

唐水部郎中福唐王棨，字輔文，一作輔之，咸通二年及第，復中宏詞科，事蹟詳黃璞閩川名士傳及何溫黃閩書。郎中初擢上第，其夏告歸省親，泉州陳黯作序送之，見唐文粹。璞言郎中十九年三捷，其盛美蓋七閩未之有。黯言輔文早歲聚儒，而深於詞賦，其體物諷詞，興相如楊雄之流，異代而同工。聲光振起，轉諸人之龍門，皆傾倒焉。至黃巢之亂，歸終鄉里，又無雄時智已。近嘉善謝銑編歷代賦話，於唐盛推郎中，其復小齋賦話，敘棨郎中賦十餘篇，爲世執則，以四十一首，析爲四卷，盡加箋注，斯亦郎中百世下之知音歟。案唐藝文志無鶴角集，此蓋一卷，不言賦，本朝四庫全書總目稱，原本凡賦四十二篇，其八代孫雍神探者圖詩二十一首附於後，南江隨正復刻之，知不是齋義齋，余鄉人福鼎王退叅頃正纂治南五先生集，郎中其一，所據舊本目錄更賦四十五首，然郎中有沛父老留漢高祖賦，賦文兔英華五十九卷，流球人口，而此集尚闕，蓋文苑英華題下獲人棨譜爲故，獨所志於本事，詩亦孟棨作後，後人編輯此集，遂失收拾耳。嘉慶十有七年春，適余同歲生德清許周生錫鄂以家藏鶴角集，郎中遺像摹寄，因傳詣王君而并前賦及陳黯序，神鑑之，余嘗考余鄉唐人遺集，唐志有歐陽袞集二卷，陳詞文錄十卷，鄭誠集黃璞閩川居子十卷，陳黯集三卷，陳詞集十卷，黃滔集十五卷，泉山秀句集三十卷，郎良士白巖詩集十卷，王虬集十卷，宋志有黃滔編略十卷，陳陶詩十卷，徐寅別集五卷，黃璞集五卷，林蘊集一卷，林蘊賦一卷，貞齋詩錄，附題有林蘊林藹集各一卷，李俊而莆陽比事有陳嶠文集二十卷，徐夤公藏對目有陳夫疾集一卷，陳通方一卷，林蘊一卷，歐陽詢后稍文集云，徐正字有福陵集十卷，雜道機要一卷，律賦及採龍集各五卷，詩八卷，閩書云，辭令之有明月先生集，郎良士有詩集，中岳集，王虬有無題古詩百三十首，沈嶠有集二十卷，今其書或亡或佚存者百不二三。古人有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乃易散以後，汗青漫漶，雲煙銷滅，編摩若斯，吁可悲也。洪惟我國家，揆文稽古，纂輯闕遺，彼歐陽行周王輔文，徐正字，黃御此諸集，賴以著錄，四庫儲之，天祿石渠，延閣廣內，其他散失，往往復存，於欽定全唐詩，歷朝賦彙，今上國武經闈，特命詞臣搜編皇清文穎，因就館藏，全唐之文，以英華遺逸，搜括編摩，海內之士，聞風興起，偉已歷之緒，再綜，將爲之條理，所以張先哲經命名的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唐御史公集序

敘曰詞章關乎氣運於唐尤驗云唐興三百年氣運升降其間而詩文因之自晉陽舉義開館宮西以延文學竟用詞賦取士士以操觚顯者無慮數百家大都始沿江左頹習競於綺繪躭披靡而乏氣骨伯玉奮然洗刷沈宋燕許輩出振響以至正元長慶經術大明修古彌衆于時墨儒詞匠所爲詩若文咸矩矱自然不以影飾爲工相與賁翊道眞賡颺鴻化斯爲鏘鏘爾雅故文盛於韓柳皇甫而其衰也爲孫樵爲劉蛻爲沈顏詩盛于李杜劉白而其衰也爲鄭谷爲羅隱爲杜荀鶴

御史生最晚而獨不然其文贍蔚有典則策扶教化其詩清涓丰潤若與人對語和氣郁郁有正元長慶風槩祭陳林先輩諸文悲愴激越交情之深不以晝夜死生亂離契濶爲間斷馬嵬館娃景陽水殿諸賦雄新雋永使人讀之廢卷太息如身生是時目擊其故爲文若是其亦可貴已方登科時適昭宗之季年猶覆試殿廷再中選然後得官未幾而朱梁移國因歸閩不復西故不克大章顯於世夫詎知八九葉之後得賢耳孫而平生作爲文章遂獲表見者邵州將鋟板于郡齋遣信謁序　御史之從兄曰校書君璞者名見集中有閩川名士傳及霧居子寧曩時嘗敘之矣故不辭而書　御史諱滔字文江由四門博士至裏行監察　考功諱公度邵州名沃慶元二年十月十四日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魏郡公鄱陽洪邁序

黃御史集序

余在中都於官書及士大夫家見唐人詩集略及二百餘家自謂不貧矣遽歸耕南溪之上永豐明府莆陽黃君沃又遺余以其祖御史公文集其詩尤奇蓋余在中都時所未見也詩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蓋當時以此設科取士士皆爭竭其心思而爲之故其工後無及焉時之所尚而患無其才者非也詩非文比也必詩人爲之如攻玉者必得玉工焉使攻金之工代之琢則窳矣而或者挾其深博之學雄儁之文於是鑿梧其偉辭以爲詩五七其句讀而平上其音節夫豈非詩哉至於晚唐之詩則纖而誹之曰鍛鍊之工不如流出之自然也誰敢違之乎余每見繪畫唐人李杜輩衣冠之奇古也偉之之末既而笑之者至矣不笑不足以爲古也古之可笑者獨衣冠哉御史公之詩如聞新雁一聲初觸夢半白已侵頭餘燈依古壁片月下滄洲如遊東林寺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如上李補闕諫草封山藥朝衣施衲僧如退居青山寒帶雨古木夜啼猿此與韓致光吳融輩並游未知其何人徐行後長者也永豐君自言此集久逸其父考功公始得之僅數卷而已其後永豐君又得詩文五卷於呂夏卿之家又得逸詩於翁承贊之家又得銘碣於浮屠老子之宮當御史公之時豈自知其詩文之傳不傳哉然二百年間幾乎泯矣而復傳於二百年之後然則士之所立顧其可傳與否耳其不傳也奚以感其復傳也奚以欣余於是獨有得焉余見士大夫子孫承家百年而不毀者或寡矣而永豐君能力求其祖之詩文於二百年之前其可尚也夫而永豐之士有曾時傑與其猶子晞說者得此書又欣然刻印以供士君子之好古書者其又可尚也夫按唐藝文志御史諱滔字文江光化中爲四門博

士其集舊曰黃某集云淳熙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誠齋野客盧陵楊萬里序

壁中之書孔聖所定漢有安國從而傳之得以明于萬古君子之於學是以重其世也河汾王氏有時變論五經錄政大論政小論皇極議興衰論非文中之賢嗣著於首篇則四方恐未必知其名況書乎余嘗得眉山旌善院東坡大全兩集乃其孫蜀守仲虎與弟季文所校而刊者比之他處最爲無誤今之所傳皆以此本爲準的然則世有其人固不同矣　黃御史以文名於唐而累葉蕃衍盛大于閩中至本朝紹興戊午有　考功公大魁天下　考功之子永豐縣公又能衰集　御史詩文力加是正廣而傳之於是永豐二士曾時傑漢臣輪說少張因爲鏤板由此　御史之書光芒于時可以無窮二曾與余厚見委題序余感孔聖與河汾眉山之事而併書之庶幾儒家者流之子若孫留意先集乃有補風教之一端云淳熙四年九月朔渝川謝　諤謹書

內翰洪公序引載二百八十有五篇續增雪峯報恩二碑而遂御試一詩今并詩文五篇補入共二百九十一篇詳見裔孫方子後跋

莆陽黃御史集目錄 權分爲上下秩

上秩

賦

周以龍興
明皇遇駕經馬嵬坡
以不貪爲寶
景陽井
課虛責有
送君南浦
水殿
狎鷗
知白守黑
漢宮人鼓洞簫賦
人文化天下
姮娥宮
陳皇后因賦復寵
秋色
戴安道碎琴
融結爲河嶽
魏侍中諫獵
說筆牛
王者之道如龍首
白日上昇

右賦二十篇裔孫汝嘉得之東平呂氏家藏分二卷

曲直不相入
長弓獻問　上賦二篇東家編略所多

詩

寄鄭縣李侍御
上李補闕
送李山人往湘中
書崔少府居
敷水盧校書
寄漢上友人
貽林鐸
書懷
送陳明府歸衡陽
秋辭江南
入關旅次言懷
貽李山人
塞上
寄獻梓橦山侯侍郎
輦下寓題
寄題崔校書郊居
寄邊上從事
題東林寺元帥上人院
送陳樵下第東歸
寄陳磻隱
寄林寬
退居
送友人邊遊
下第出京
遊東林寺
壬癸歲書情
贈懷光上人
憶廬山舊遊
別友人
陳侍御新居
河南府試秋夕聞新鴈

省試奉詔張曲江池
題宜一僧正院
寄從兄璞
寄李校書遊簡寂觀
寄友人山居
上刑部盧員外
寄友人邊遊
和友人酬寄
下第
過商山
旅懷
冬暮山舍喜標上人見訪
關中言懷
題友人山齋
秋思
送林寬下第東歸
商山贈隱者
送二友遊湘中
塞下
下第冬歸留辭刑部鄭郎中
寄懷南北故人
關中言懷
閨怨
旅懷
別友人
入關言懷
過長江
題靈峯僧院
投翰長趙侍郎
寄羅浮山道者

喜侯舍人蜀中新命
經安州感故鄭郎中
鄜畤李相公
出京別崔學士
鴈
寄越從事林嵩侍郎
長安書事
旅懷寄友人
司馬長卿
歸思
東林寺貫休上人篆隸題詩
寓江州李使君
遊南寓題
寄蔣先輩
旅懷
放榜日
成名後呈同年
御試二首
二月二日宴中賀同年封先輩
和同年趙先輩
出京別同年
新野道中
酬俞鈞
寄同年崔學士
寄陳侍御
酬徐正字
辭府相
寄羅郎中
木芙蓉
江行遇王侍御

客舍秋晚夜懷故山
投刑部裴郎中
絳州鄭尚書
喜陳先輩及第
延福里居和林寬何紹餘酬寄
贈宿松楊明府
送僧
贈鄭明府
題友人山齋
書事
和吳學士對春雪
題山居逸人
題鄭山人居
秋晚山居
省試一一吹竽
明月照高樓
廣州試越臺懷古
襄州試白雲歸帝鄉
遊山
題王侍御宅內亭子
題道成上人院
芳草
輦下書事
貧居冬抄
九日
夏州道中
經慈州感謝郎中
寓題
寄宋明府
江州夜宴獻陳員外

湘中贈張逸人
寓題
題陳山人居
宿李少府園林
送人明經及第東歸
斷酒
靈均
馬嵬
和陳先輩陪陸舍人春日遊曲江
南海幕和段先輩送韋侍御赴闕
寄南海黃尚書
送人往蘇州覲其兄
花
遊東林寺
贈旌德呂明府
賀清源僕射新命
浙幕李端公泛建溪
貽宋評事
催裝
卷簾
啟帳
去扇
送僧歸北巖寺
寓言
長安書事
賈客
寄友人
落花
書懷寄友人
閨怨

省試內出白鹿宣示百官
右詩一百五十九篇裔孫汝嘉得之東平呂氏家藏分二卷
貽張嬪
晚春關中
河梁
送翁拾遺
出關言懷
逢友人
寄湘中鄭明府
寓題
傷蔣校書德山
別後
嚴陵釣臺
馬嵬
壺公山
和王舍人崔補闕題天王寺
寄楊學士
薦楊學士
寄同年李侍郎
鍾陵故人
故山
塞上
閏八月
烏石村
寄同年盧員外
寄同年封舍人
遇羅員外袞
送翁員外
寄少常盧同年

傷翁外甥
寄徐正字
秋夕貧居
右詩三十一篇東家漏略所多
和翁文堯員外恩賜金紫之什
和翁文堯戲寄
和文堯捧金紫還鄉之什
和文堯經過七林書堂見寄
酬文堯駐南臺見寄之什
謝文堯寄示畫錦集詩
喜翁文堯員外病起
和文堯對庭前千葉石榴
賀文堯得大王異禮
和文堯員外文秀光賢畫錦之什
酬文堯神泉之遊見寄嘉什
奉寄文堯員外
寄翁文堯拾遺
右詩十五篇裔孫處權得之翁諫議孫亢
柔中家藏墨本

文

夷齊輔周
吳楚二醫
禱說
綿上碑
隱二篇
文桓述
龍桓國人讚
公孫甲松
唐城客夢
右文九篇裔孫汝嘉得之東平呂氏家藏

爲一卷餘亡

至比

一品寫眞贊

潁川陳先生集序

送外甥翁襲明赴舉序

右文四篇東家編略所多

下秩

書

與楊狀頭書

與王雄書

答陳磻隱論詩書

與羅隱郎中書

右書四篇東家編略所錄

啟

南海韋尚書

薛推先輩

刑部鄭郎中二

謝試官

盧員外

侯博士

蔣先輩二

楊狀頭

代鄭郎中上與道鄭相

代鄭郎中上靜恭盧相

代鄭郎中上令狐相

代陳蠲謝崔侍郎

西川高相

蔣先輩

沈侍御

段先輩二

賀正二

趙起居

崔右丞二

韋舍人

工部陸侍郎

翰林薛舍人

裴侍郎

楊侍郎

薛舍人

趙員外

右三十一篇東家編略所錄

祭文

祭陳侍御

祭先外舅

祭崔補闕

祭陳先輩

祭林先輩

祭右省李常侍

祭司勳孫郎中

祭宋員外

祭錢塘秦國太夫人

祭南海南平王

右十篇東家編略所錄

碑銘

泉州開元寺佛殿記

靈山塑北方毗沙門天王碑

丈六金身碑

莆山靈巖寺碑銘

右四篇東家編略所錄

龜洋靈感禪院東塔和尚碑

華嚴寺開山始祖碑銘

司直陳公墓誌銘

福州雪峰故眞覺大師碑銘

福州報恩定光多寶塔記

右五篇裔孫處材錄之石本

莆陽黃御史集

權分上秩

公字文江莆田人唐乾寧二年擢進士第光化中守四門博士官至監察御史裏行按藝文志載泉山秀句集三十卷悉公纂輯未知存亡又黃某集十五卷成久訛缺今以舊藏稿本釐爲十卷名曰東家編略宋紹興丙子中夏初吉八世孫左朝散郎試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度謹誌

賦

周以龍興賦以旋服國中位光蠟族爲韻

周以創三十代啟八百年既鳴鳳以授德復興龍而御乾奔天下之二分豈惟南驟擎洛中之九鼎寧止波旋當其韜仁聖以表威靈溟渤祥而呈氣色岐梁燿衒耀之所汧隴湛蟠泥之域幾年貪餌吞將呂望之鈎一旦飛天霹破殷辛之國觀夫或屈或伸非假非眞澤霈六合恩濡兆民以息虞芮作在田之跡以却夷齊爲逆物之鱗掀陸海之波濤固殊鯨浪擴九重之宮室肯類蛟人則知指縱而或仗爪牙善戰而靡資血肉火兵戈而雖假燒尾鏡今古而未嘗寐日遂使盟津契會此時莫愧於雲從羑里棲遲昔日何傷於魚服下蟄如此高翔曷量子蠻貊而蟲沙附甲忠信而響蠶張足以雄飛革命首冠興王駕木德於震宮蒼然被彩應陽精於乾象赫矣飛光所謂建皇基立寶位模日楷月規天矩地非三聖之尤異焉可以神物取類邇周象乘鴻濛奔霆迸電驅雷走風非四靈之感通焉可以與周而同功豈徒角樹臣佐穴居域中拏開粟而攫散財滂池有截壽九齡而豢十亂振奮無窮懿乎後煥放牛前光播穀愈彰聖德於王者益驗神蹤於介族則老聃之道漢祖之顏永宜

雖伏

明皇迴駕經馬嵬坡以程及魂顯跡爲韻芳

長鯨入鼎兮中原六龍迴轡兮蜀門杳鼇闕而難尋甄質經馬嵬而空念香魂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脣之啼痕莫不積恨綿綿傷心悄悄遡川東咽以無駐夜戶下扃而莫曉褒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初其漢殿如子燕城若鏘驅鐵馬以飛至鱟金輿而出遊謀於劍外駐此原頭羽衛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顏愴恨覺紅袖以難留鴛鴦相驚熊羆漸急于行之珠淚流下四面之霜蹄踐入神仙表態忽零落以無歸雨露成波已沾濡而不及棲閣重處珠旅去程玉壘之雲山暫幸金城之煙景旋清六馬歸秦却經過於此地九泉隔越幾淒惻於平生釵飄彩鳳之蹤鬢蛻玄蟬之跡茫茫而今日黃壤歷歷而當時綺陌雨鈴製曲空有感於宮商龍腦呈香不可返其魂魄空極宵夢寧逢曉粧輦路見梧桐半死煙空失鸞鳳雙翔鏡殿三春莫問菱花之照羅驪山七夕休瞻榆葉之芬芳大凡有國之尊罕或傾城之遇孰言天寶之南面奚指坤維而西顧然則起兵雖自於青娥斯亦聖唐之數

以不貪爲寶賦以不寶他貨士之意哉爲韻

以玉爲寶兮寶之常名以不貪爲寶兮寶其可驚彼空矜其純粹此特稟其清貞潔己虛中既處一言而落落飛聲擅價終傾衆寶以鏗鏗宋人獲希代之珍子罕當連城之費且曰伊我之寶非君莫遺提携而日月耀手跪拜而丘山屬意殊不知飲冰勵節如冰之色何煩匪石推心剖石之姿足棄如此則別號瓊瑰得之非荊山者哉獨爲奇美種之乃倩田而已莫不掃埃垢於嗜慾今上御名規模於廉恥器之於國雕鎪皆

讓劍之流利之於人貨嚮悉投錢之士繇是煥爛羣目鏘洋一時自叶至珍之比永辭凡口之嗤豈可輕重貴賤諏議磷緇衒實矜華爾則以琬琰當也輝今映古我則以惇素稱之卒使民知反樸之風俗靡揆金之過豈唯清白以足謂固亦溫良而大播所以不潤屋而潤身蓋非貨而曰貨則知以非貨而爲寶者少以所貨而爲寶者多少則與珪璋而合美多則與瓦礫而同科故其滌以蕪穢加諸琢磨採於己而不採於彼貴於我而不貴於他縱饑秦氏當時曾欺趙地爭奈楚君昔日爲別荊和宋人於是辭黙而慙顏頹而走斯言既得以佩服吾寶乃分其妍醜誰能持確論秉貞姿問貪夫之信不

景陽井賦以嘗然舊事國艱人悲爲韻

臺城破兮烟草春舊井湛兮苔蘚新自亡跡於天子幾興懷於路人蓋悲萬乘之尊投身到此豈爲一泓之故舉世驚神叔寶以立作荒君在爲亡國玉樓之絲管宵咽桂岸之兵戈晝逼御天失措且四方之大何從沒地無慙顧九仞之深可匿便委鴻業旁携綠鬢奔入泓澄之內冀逃吞噬之艱殊不知理昧納陞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綆而胡顏既而出作窮鱗奪歸偏爵一時之覆轍如此千載之遺波儼若陌上澄澈丘中寂寞暗淘人事以氷釋旁寫江天而鏡擴青銅有恨也從零落於秋風碧浪無情寧解流傳於夜壑徒觀其蕪沒沙運蔵蕤澤葵漁樵汲引荊棘榮衰雖虛中而可鑒終徹底以堪悲寶鏡休分豈有得銅之日雕筵罷設永無投轄之期固以滌盡繁華銷平曩舊猶驚鼎沸於餘溫更吊山崩於覺蹙荒京四面花朝而不見朱欄滴瀝千尋雨夜而空啼碧瀾斯則堙塞終古蕭條永年半竭而珠瑙或出陸沈而翠蓋寧旋莫可追尋玉樹之歌聲遲矣最堪惆悵

金瓶之咽處依然嗟夫穿鑿豈殊淺深非異蓋悲鮒鯉之穴不是龍潛之地所以避居其中莫比漢高之事

課虛責有賦 以理派空至方明得門爲韻

虛者無形以設有者觸類而呈奚課彼以責此使從幽而入明寂慮澄神世外之筌蹄既歷垂華布藻人間之景象旋盈昔者陸機賦乎文官推含毫佇思之道得散樸成形之理雖羣言孔發則歸於造化之中而一物未萌乃鑠在渺茫之始是宜囊括玄牝箕張混元暗造無爲之域潛臻不死之根致彼音塵莫隱於秋毫纖芥令其影響俄通於萬戶千門然後扇作波瀾騰爲氣色無論於遠近高下罔計於飛沈動植如鏗至樂非所聞而遽聞若摘玄珠非所得而遽得則知文本於道道不可量杳韜存而韜亡道散於文文不可當乃飛鋒而耀鋩取之者取之逾遠偶之者偶之不常故其越兎影遷烏光向無聲無臭之間陶開品彙於出鬼入神之際定作圓方乃使巧拙應機虧全任器考其始而始則無覩驗其終而終則有自物居恍惚牢籠而俟以真歸精匿杳冥搜索而期乎實至所謂擺揚恬澹剖判虛空翼其神貺逮彼幽通豈惟率爾遽然散著於山川草木風飛泉湧爭飄於鳥獸昆蟲夫如是則洞啟幽玄曾無險隘流音既自於扣寂成象還同於畫卦然知文苑之菁華亦冲和之一派

送君南浦賦 以越空綿日傷妾是君爲韻

南浦風烟傷心渺然春山歷歷春草綿綿那堪送行客啟離筵一時之萍梗波濤今朝惜別千里之秦吳燕宋何日言旋當其繫馬出船候潮待月佇徊而少婦對景愴恨而王孫望閑莫不撫嶰竹以凄楚撥湘絃而激越且當蘋澗把芳酒以留懽莫被薰風吹片帆而便發君不見陌上塵中奔西走東車輪似水馬足如蓬夜泊而猿啼霜樹晨征而月在烟空爭得枝間比翼更同於越鳥只應波上離羣便逐於燕鴻莫不大苦行人偏傷別妾龍媒而嘶出金埒鸞扇而持歸玉篋于時莫展歌頌全沈笑靨郊天路口愁攀夾渡之柳條採蕨山前忍看解維之桂檝是知無人免別有別皆傷使人落顏貌枯腑腸淚成雨鬢侵霜朝悲五嶺暮怨三湘夢去不到書來豈常況一川之烟景茫茫橫衝楚徹兩岸之風濤渺渺直截炎荒無不銷魂如何舉目費行而寶劍三尺留下而明珠十斛林騈樛木摧誠而敢望合懽洲躍嘉魚取信而當期剖腹及夫樂閔人散龜飛日曛遺輙却取解珮還分玉窗之歸步愁舉蘭棹之移聲忍聞須知赤帝之江頭兩心似火莫自蒼梧之岸曲一去如雲雖佇錦衾而贈我終摛錦字以酬君已而誰不別離別離如此誰不相送相送于是則東門與北梁不足云爾

水殿賦 以離量去日有水空流爲韻

昔隋煬帝幸江都宮制龍舟而礙日揭水殿以凌空詭狀奇形雖歷洪流之上崇軒峻宇如張丹禁之中當其城苑興閣烟波思起截通魏國之路鑿改禹門之水於是惟設堂殿妙盤基址屏開於萬象之外嶽立於千艘之裏逼如玉闕控鼇海以崢嶸稍類雲樓拔蜃江而聳峙皆以綵飾無比雕鐫罕量裝羽毛而搖裏疊瓊壁而熒煌鏡豁四隅遠近之風光寫入花明八表古今之壯麗攢將天子乃縱巡遊極駕馭登巨艦以龍躍擁深扃而虎踞旌旗劍戟以絡野珠翠歌鐘而觸處三十六宮之雲雨須臾隨來一千餘里之烟塵冥蒙撲去百幅帆立千夫脚奔上搖烏兎下竄蛟黿天吳遽逝以驚殺地軸參差而軋翻蘭橈桂檝之騈闐行辭洛日駕瓦虹深之岌業坐徹夷門啟閉詎常登臨罔畢雷訇之竹箭衝過輻湊之木蘭貯出柳絲兩岸裊爲朱檻之春水調千聲送下清淮之日既而遙驚鬼瞰遽入神謀鑾輅而飄成覆轍樓船而墮作沈舟寶菲皇風一傾亡於下國霞窗繡柱大零落于東流嗟夫駕作禍殃樹爲罪咎穿河彰沒地之象泛水示沈泉之醜血化兆庶財殫萬有所以湯武推仁不得不加兵於癸受

狎鷗賦 以釋意與遊遷之汀曲爲韻

海鷗以泛泛浮愛于白鷗遂將窮于賞玩乃相狎以遨遊彼鳥何知苟同心而同德斯人足驗諒不忮而不求當其訪物外之高蹤得沙間之逸致雲心瀟灑以薦往鶴貌飄飄而登至列爲儔侶肯無求友之聲却盡猜嫌皆得忘形之意至若海鏡秋碧天藍霽青磨開桂月於浩渺畫出蓬山於杳冥爾乃曬雪影緬風翎曲得其情此曠蕩而來依別派不言而信彼聯翩而飛下迴汀四目夷猶兩情容與曾無隼擊之患忘到鳩居之所羅列靡慚於交契固類朋遊參差罔愧於弟兄還同鴈序斯則別號羽客參爲水仙楊柳之江頭雨夜蒹葭之渡口霜天莫不探此景象窮乎歲年異雖羣之迥處殊鷗谷之高遷掃塵緒以皆空那虞觸網貢身弓而不綰詎肯驚弦則知蟬蛻是非羽翔凡俗豈應揚於霄漢之外乃鷗立於烟濤之曲因嗤鴻渚蓋春去以秋來翻笑鵲河竟離長而會促其父既駭於斯爰令執之羅及入籠之念已興登俎之疑潮滿滄洲游泳空期於水際日生丹壑翱翔遽在於雲涯所謂禍機中藏物情外釋且斯鳥之猶爾豈於人而能隔則包含詭紿之流宜覽之而改易

知白守黑賦 以爲後之則跡無傾斜爲韻

白之能知須守黑於所爲黑之能守則知白而無咎聖人所以立言於彼垂訓於後爵令學者得韜光用

晦之機不使來人有衒實矜華之醜是宜採厥理扣其辭豈非白也吐羅含輝稟西方而成姿或玄黃而可得或蒼赤而可期知之者必能洞徹萬物昭彰一時故爲禍患之所之黑也光沈影匿漫北水而成函既視之而不見亦曉之而莫得守之者必能混合羣象冥蒙衆惑故爲安寧之所則繇是任懷霜而懷雪不在明言縱如璧以如珪終須默識如此則準繩萬國龜鏡八區俾其擅清名者若昧抱明智者如愚有於不有無於不無亦猶玉之貫虹以韞石而爲妙珠之象月以蚌胎而爲殊論於物而物且能爾驗於人而人焉忽乎是以鈞璜于西滑之濱扣角向南山之夕須知刖足以招禍莫若漆身而遁跡君不見斗牛烏兎垂大明而或隔陰靈麟鳳龜龍作嘉瑞而常居藪澤則知以白藏黑兮道無不全以白離黑兮理其不然若內包乎皎皎當外處乎綿綿故懷希代之珍者被褐負不羈之才者草玄然後弘彰典式克免危顛夫如是則垂戒無垠推誠觸類靡令受彩之質或爽處蒙之意吾徒也勉之哉佩帶斯言而勿墜

漢宮人誦洞簫賦賦以清韻獨新宮蛾諷誦爲韻

主子涓兮誰與倫洞簫賦兮清且新麗藻上聞於天子妍詞遍誦於宮人名價有茲寫札於御牋形管風馥無比吟哦於貝齒朱唇斯賦也述江南之翠竹生彼雲谷甘露朝潛瑞烟晴撲般斤遽取於貞勁夔律乃知其韞蓄既而植物惟一樂工惟獨九重聖主俄聆於玉韻金聲兩掖佳人爭致於瑤編繡軸受授相從形闈絳宮始喧喧而歷覽旋一一以精通十二瓊樓不唱鶯歌於夜月三千玉貌皆吟鳳藻於春風莫不魯殿慙魂巫山破夢應教墨客以心死解得紅裝之口諷時時桂席驚飄舞雪於羅衣往往蘭臺誤下歌塵於綺棟于時閑趙瑟寒秦爭駐雲雨咽咸英非

春而御苑花拆當夏而幽閣景清如薦人人却以詞鋒而勵吻雕龍字字爰於禁署而飛聲泉噴香喉雲靡綠鬢豈貫珠之歌同調固如簧之言別韻遂使霞窗觸處不吟紈扇之詩樂府無人更重箜篌之引斯則琴賦與笛賦奚過才子獲才人詠歌體物之能有是屬詞之道如何一千餘字之珠璣不逢漢帝三十六宮之牙齒詎啟秦娥方今天鑒求文詞人畢用有才可應於如后工賦足流於嬪從洞簫之作兮何代無誰繼當時之吟誦

省試人文化天下賦以觀彼人文以化天下爲韻

乾寧二年乙卯及第

明彼今古聞諸聖賢易垂言而著在八卦人有文而形於普天用以成章既驗斯風之肅穆矚之於物乃知厥德之昭宣吾君秉此格言恢乎至理以爲文在天而苟可鑒文在人而誠足觀在天則時變從之在人則化成有以故體此以御宇取茲而教人旦文也肇自河龜見洛書陳道德故仁義新出無爲而人有象齊父子而一君臣既而上古遐中古邇苟流播之如此乃弛張而若彼始則六十四位演自周王旋則三百五篇刪於孔氏故得有國之君準繩斯文詩書禮樂以表裏干戚俎豆以區分莫不經天緯地髣髴氣氤氳布彼寰瀛風行而草偃被於億兆玉潔而蘭薰然後鏗作咸韶散爲風雅調暢動植周通夷夏車書得以合矣貴賤與而同也遂使九州四海皆瞻黼黻於朝端墨客詞人交露鋒鋩於筆下大哉人文之義也煥矣赫矣可名可觀唯聖朝之所擅豈憂德之能干推其時而時或異論其道而道斯完故將垂百王而作範豈惟充萬國以咸懽者也夫如是則肩比三王威銷五霸弘彰馭馬之成政克俾雕龍之擅價彬彬乎哉郁郁乎哉有以見我唐之至化

館娃宮賦以上驚空珍色施碧草爲韻

吳王殁地兮吳國蕪城故宮莫問兮故事難名門外已飛其玉弩座中纔委其金觥舞榭歌臺朝爲宮而暮爲沼英風霸業古人失而今人驚想夫桂殿中橫蘭房內創丹楹刻桷之殊制鉚砌文軒之詭狀如從渤澥徙蓬闕於人間若自瑤池落藻宮於地上繡柱雲櫳飛蛟伏螭基扃鬱律鉤楯參差碧樹之珍禽夏語綠窗之瑞景冬曦吳王乃波伍相輦西施珠翠族來居玉堂而須臾洞室簧擁出登綺席以逶迤觸物窮奢含情愈惑欲移楚峽於雲際擬鑿殿池於檻側花顏縹渺欺樹裏之春光銀焰熒煌卻城頭之曙色殊不知敵國來攻擲戈耀空虎怒而拏平雉堞雷訇而擊碎鏖龍甲馬萬蹄卷飛塵而滅沒瓊樓百尺爆紅燼之冥濛悉由修袖舞殃朱唇唱隳瑤堦而便作泉壤玉礎而旋成蘚石根留山鳥啼百卉之春紅愁寄壩雲鎖四天之暮碧悲夫往日層構茲辰古墟香逕而同歸寂寂稽山而杳自高高遺堵塵空幾踐羣遊之鹿滄洲月在寧銷怒濁之濤己而西日忽忽東波浩浩松楸而駢作荒瑳車馬而輾遺長道彼雕墻峻宇之君宜鑒巨墟於茂草

陳皇后因賦復寵賦以言椅暮作國黨朝天爲韻

陳皇后一鏁長門蕭條渥恩欲寫退宮之永恨因求體物之嘉言蜀郡才高述遺芳於桃李漢皇心感歸舊職於蘋蘩想夫跡墮城南寵移天顧難期獻匭於春晝不忍解簪於日暮瓊樓寂寂空高於明月秋風瑤草萋萋莫襲於金輿玉路于此蓄憤夫何釋情犀浦有多才之著上林推獨步之名沽酒而居每樂當壚之事量金以至爰流擲地之聲於是摛妍詞貌濃黛伴錦字陳綺態鬱芬馥於茵席悄丁當於珠珮鵲巢入搏翻成別鶴之悲馬首盧驅不識牽牛之會振

勳文苑旋彰國朝既切探虞於藻麗遂牽連理於桃夭一旦惻聖鑒錫嘉昭已無爲雨之期空懸夢寐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烟霄莫不傾北闕駭南國絲蘿而昨日靡託珠翠而今朝改色玉臺有恨舞鸞之影孤來金闕無恩吐鳳之才虛得設使幸望顯若含情默然擢髮同論於漢殿揮毫莫購於巴川則此日前無定作小鱗而赴海寧令破鏡卻成圓月以昇天懿夫掞天之手雖奇麗水之珍可博苟非茲賦之贊詠奚救當時之黜側方今妃后悉承歡不是後賢無此作

秋色賦 以雨作愁陰無知與起爲韻

白帝承乾乾坤悄然潘岳乃驚素髮感流年抽綵筆疊花牋驅走羣言寫壹鬱之懷矣搜羅萬象賦蕭條之景焉于時凄凄漠漠零露蒙作杳杳冥冥勁風吹成或青山兮薄暮或綠野兮新晴昨日金輿天子自西郊而迎入此時火旆祝融指南極以遄征於是踈烏臧赫顯兎添明地上落紅葉之態烟中吟玉笛之聲華嶽峯高染蓮華而翠活湘川樹老換楓葉以霞生愈碧吳山偏清漢水松栢風高兮歲寒出梧桐蟬急兮烟翠死衡陽落日和旅鴈以飛來劍閣中宵逐哀猿而嘯起遂使隋堤青恨吳嶺綠愁盧阜之蟾開石面錢塘之雪入濤頭空三楚之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悠悠魚美東鑪獸獅西虎送鶯扇之藏篋迎蛛絲之織戶海上而輕籠皓月皎潔成氷隴頭而惹着陰雲蒼茫欲雨斯則寒暑推移衰榮可知金生火死菊換蘭萎豈惟自遐及邇窮高極卑上澄鵲漢以清淺東瑩鷺洲而渺彌數聲之立鶴驚時九皋搖落一夜之新霜撲處百卉離披是時坐客聞之伴色揣稱咸言此日之摘藻更苦囊篇之秋興

戴安道碎琴賦 以徒候微響致聚深情爲韻

拔塵俗之能琴其誰不欽戴安道之擅名斯異武陵王之慕義彌深降使勝勤將召來以聆雅越持誠慷慨爰擊碎以示胷襟想夫名利莫羈烟霞爲賞澗松雖聳於梁棟野鶴不侵乎羅網吳山越水韜物外之清光蜀軫虞絲播人間之妙響杳杳區區何人戒途白屋忽驚於斃馬朱門欲俟於啼烏焉有平生探樂府鉦鐃之妙爰教一旦厠侯門戛擊之徒於是貫出月窗毀於蓬戶擲數尺之鸞鳳颯一聲之風雨朱絃併斷類氷泉裂石以丁零玉柱交飛聚使者焉知宣言大非且異鍜珠之義寧同碎斗之譏陌上迴塵走清風於玉殿堂閒釋手章素節于金徽于時野客相高時人或陋梧雕桐斲以寧顧漆解膠離而莫救至若池亭夜月之景巖谷春風之候遙當野岸肯思流水之曾彈靜對庭蕉待從幽蘭之不奏向若投綠綺以無意緬維城而有情亡一時之高躅矜六律於新聲則此日知音但仰躍魚之弄碧山烟霧寧留藏豹之名則知藝至者不可以舊笏拘情高者不可以王侯致終挺特以驚俗不斯須而辱志于今人語其風孰不揖當時之事

融結爲河嶽賦 以形質中成人事路復爲韻

象帝以伐出物我陶開杳冥至精風散元氣雨零一濁一清既定乾坤之體或融或結遂爲河嶽之形豈非斷乎鼇足之時剖彼雞黃之日二儀各立以交泰一氣旁流而洋溢於是蒼茫不定奔爲歸國之墟積聚無從瓮作干霄之質則令川陸天下江山域中淺深莫極夷險難窮剛柔隱之而泗湧嘈欲繼之而隆崇翻雪浪與霜濤下吞方厚拔重峯兼登嶂上列圓空爾乃產鱗介蟲沙植毛羽草木星辰晝夜以明滅烏兎東西而往復則有龜負龍擎文籍其陽九陰六共爲愚移傾缺其天樞地軸如疏朴略波萬壑以派分似截泞和仞千巖而雲蠹旋聞大禹賴神巨靈渴

身鑿通浩渺擘斷嶙峋然後憩注滄海爭磨碧旱舟檝風生航利名於世世輪轅雷起駕禍福於人人至今若帶與言如拳設喻牢籠下土以箭急控壓中洲而石固三門九曲競呈昇沒之源太華雄嵩交鬬奔衝之路誰能究厥理考其情溝瀆曷爲而散作巨陵奚補而攢成致彼至柔滑回邪而耳急俾其峻極千道德以全平吾欲炭轉陰陽鑪燃天地鼓將邂逅之藩谷寫破連延之積翠令今日之形象復當時之瘡痍默默綿綿然卻歸於無事

魏侍中諫獵賦

我太宗之啟聖崇基魏侍中之推誠輔時恐羽獵以失德探風騷而屬詞瞻仰皇情欲止畋遊之事激揚丹懇爰陳諫諍之詩當其內則雍熙外無攻討閑憶擒飛而逐走靜乃搜林而索草殺傷有度雖知不損於仁心獨狩非時或慮微妨於帝道於是傾素節揣深衷何以闡禹湯之誠莫如刪周召之風願開二面之仁上行君聖遂取二南之義下勸臣忠爾乃揮以綵毫流于妙墨文高而簡贍增煥思苦而烟霞動色莫不大罄箴規堅持讜直輝珠耀玉面陳丹陛之前諷古諭今袖獻紫宸之側錯落清唱錚鏦雅言敘藩獸爭禽之理述好生惡殺之源少補玄化輕裨至尊字字而請休馳騁篇篇而乞罷驅奔非不能襲子雲操賦而進非不能竊司馬裁書以諭蓋以詩也中律鏘金成章琢綺掬山川氣象於彼載帝王興衰於此以之刺上則上或風從以之化下則下皆草靡所以摛此章句依於典墳希一覽而恩覃羽族冀再觀而惠及毛羣庶幾六藝之妍終資膚鑒當使三驅之禮不越明文然後甲馬休飛騂弓莫控俾百獸以率舞致四夷之入貢故其旌逸調賞清詞錫綵緡而甚衆

諛筆牛賦 以從其諛者異質真成爲韻

王獻之續畫彌精變通可驚失手而筆唯誤點應機而牛則貞成用是飾非既擅一時之妙持功補過爰垂千載之名當其團扇羽輕素綃雲薄搨金管以如潟露秋毫而似削莫不竹思翔鸞澄神丹鳩臨風猶想滿輪之桂月鋪開對景嘆嗟一點之松烟飄着隱映瑕匿依稀漆濃既黑白之斯異顧東西而曷從南容之玷難磨空傷往事曹氏之蠅可學遂展奇蹤於是逐手搞成隨宜演出斯須無墮落之所頃刻見下來之質筆爲鋒也無慙賣劍之年墨作池焉豈愧蹊田之日則知賁藝通神呈功駭人遽從無而入有俄背僞以歸眞況乎烏文黛暗駿彩花新兎翰初停旁起落毛之想鼠鬚尚對遙懷食角之因足令飲頷牽懷飯秦動思坐驚踐葦之處立驗放桃之地手捫而執紈罔殊衣惹而飾綺奚異經年不去寧生舐犢之心終日長閑豈有駕車之意所謂取象於斯稱工在茲雖恨纖芒而到此終持妙跡以加其姸復首尾曲盡毫釐莫遺示不用於秋深之日自無全於纖斷之時桓溫乃拂拭增驚周旋載顧徒見奇於手巧了莫知其筆誤大凡遊藝之人無不御塵而掃汚

省試王者之道如龍首賦 以龍之視聽有符君德爲題

乾符二年下第

王者以御彼萬國居於九重既體天而立制遂如首以循龍視聽無偏四海自看其波湊聰明罔失兆民咸覩其雲從豈非祖述聖明披陳道德以王者爲天下之大域中之式非澄耳目不可以燭幽通幽非寄細微不可以開基建極於是設諭斯異徵文特殊以端拱之尊比義取產澤之靈合符則而象之既不雷同於形質區以別矣爰將首冠於寰區然後則嶽嶽高居顒顒克定翼左右而何慙角聳鏡蓬近而宛同神瑩雖云蠢繡洪纖之狀咸覩縱使垂旅巨細之音畢聽則知播雍熙之化爲昭聖之君遽配騰驤於水物蓋彰超邁於人羣濡恩波而固類興雨呈瑞氣而非同召雲伴其矯舉之形無幽不鑒媲彼孤標之貌有象皆分故得迥拔可觀感通自有散皇明而珠耀於領揚德澤而浪生于口寧同苟爽只擅美於兄弟更異華歆但垂名於朋友所謂表有截播無私乃蕩然而同德非蠢爾以呈姿言乎漢祖之顏方能比也念彼伯陽之道未可方之今我后變見乘時飛翔叶理四方盡入於傾聽陸海無遺於俯視夫如是則龍之首兮未可論功而較美

白日上昇賦 以人習道優玄空乘步高爲韻

天上神仙人間得爲青囊有術白日昇玄能拔跡之如是非稟生之偶然明明而飛出寰區其誰不駭去去而立瑤霄漢成道奚先斯人也學至感通質離寒暑揮毫而金鼎初載端冕而玉皇有行綿邈而鶴臺鶴浦幾劫勤求參差而羽駕霓裳一朝輕舉當其瑞景融融閒虛碧穹有烟霞兮蓊鬱數處有鸞鳳兮盤旋半空競矚塵眼誰原道風俄然乘軒后之龍朝辭水上忽爾控王喬之鶴晝入雲中滅沒孤飛飄颻莫駐數聲如鶴於瓊珮一片漸高於綵霧何門積學擬俗骨以輕輕此日登眞躡瑤池而步步莫不極雲路逗天津崑巨入境閬苑尋春瓊樹之烟花有主蓂珠之宮闕無塵翹首仰攀便接蓬壺之士俯眸視大驚朝市之人得非龍虎專修陰陽久習早成金鼎之九轉迎嘯玉鑪之一粒則必夙居丹壑冥契浮巨卻歸鼇背之三島遽別羊腸之九州不然者安得從地而昇雲頭當紅塵之午景爲碧落之良遊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晝夜姮娥之奔月非優蟾夫曦巒亭亭烏光杲杲爰脫屣於方厚驟致身於蒼昊蓋以初鍊斯全蕊煩克掃愚將留姊域以扣玄同學取上昇之道

○右賦二十篇裔孫汝嘉得之東平呂氏家藏分二卷

御試曲直不相入賦 題中曲直兩字爲韻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

乾寧二年覆試二篇

曲也者厥理惟何直也者其詞可屬一則見回邪之所自一則非平正而不欲故聖人立此格言爲乎懿躅俾有家而有國不與混同令自高而自卑鹿相參觸至如木也或表從繩之直或叠來巢之曲雖則含烟帶雨共呈蒼翠於巖開而聳本盤根各稟規模於山兒勿言同地而錯雜固乃殊途而瞻嶠所以方能中矩俟良匠之所知勁不爲輪信奇材而可錄莫不分彼邪正鎮於時俗且木之理兮猶不差忒人之道兮切在忠直直也不可以曲從曲也不可以直飾行於己而己有異施於人而人是測緣是屈原在楚喻其精而不爲比干相殷剖其心而可得顧惟忠讜之受性豈與邪諛而同域其不相入也理苟如是俗奚以惑小人曲媚或乘造次以得時君子直誠可杖莫明而輔國今我后俯膺哲以御乾澄聖心而立極惡似鈎而在物樂如絃而比德惟曲是斥彰萬乘之準繩惟直是求示百王之楷式微臣之獲詠歌敢不佩之於取則

御試良弓獻問賦 釋云太宗問工人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於理道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雙聲爲賦格

文皇帝以精求要義下訪良弓以木心之邪正既別將理道之比方乃同木若有邪奚副準繩之一一理如無苟必資國祚之崇崇斯蓋體元立制啟聖乘乾與禹湯而接軫將堯舜以差肩覩於物也必有誠焉言念爲弓尚窮玄于脉理豈於有國不注意於英賢否則何以弘丕圖於赫赫垂寶祚於綿綿者哉則知黃帝造舟車之旨其難爲比周武倒干戈之文殊不稱美觀草木而尚比燭幽統寰區而足彰致理遂使

度木瑜材之子每自依依獻可替否之臣曾非雎唯
令吾皇播聲教以鏘洋濬恩波而浩汗乾坤與之而
含德夷夏有之而一貫斯弓不制洞其堰以明明斯
問克興露其言而粲粲儒有生在江嶺來趨輦轂波
邁久慕於化鯤兮後闕

○右賦二篇東家編略所錄

裔孫文林郎廣州東莞縣丞　賛　校勘

詩

寄鄭縣李侍御

古縣新烟火東西入客詩靜長如假日貧更甚閑時
僧借松蘿住人將雨雪期三年一官罷嶽石看成碑

上李補闕

十洲非暫別能屋背慵登諫草封山藥朝衣施衲僧
月留江客待句歷釣船微終恐林棲去飡霞葉上昇

送李山人往湘中

漢渚往湘川乘流入遠天新秋無岸水明月有琴船
露坐應通曉萍居恐隔年嶽峯千萬仞知上嘯猿巔

書崔少府居

魯史蜀琴旁陶然舉一觴夕陽明島嶼秋水淺池塘
世亂憐官哲家貧值歲荒前峰上背宿知有辟寒方

敷水盧校書

九霄無詔下何事近清塵宅帶松蘿僻日唯猿鳥親
吟高仙掌月期有洞庭人莫問烟霞句懸知見嶽神

寄漢上友人

襄漢多清景東遊已不能蒹葭照流水風雨撲孤燈
獻賦聞新鴈思山見去僧知君北來日惆悵亦難勝

貽林鐸

終被春閨風低同至白頭寄家僧許嶽釣浦雨移洲
職士曾憐善豪門不信愁王孫草還綠何處擬羈遊

書懷

湮耕蓬歡歲逐貢愧行朝道在愁雖淺吟勞鬢欲凋
破村虹入井孤館客投魑誰怕秋風起聽蟬度渭橋

送陳明府歸衡陽

鷄鶴兼留下單車出柳烟三年兩殊考一日數離筵
久別湖波綠相思嶽月圓翠羅曾隱處定恐卻求仙

秋辭江南

灞陵橋上路難負一年期積雨鴻來夜重江客去時
勞生多故疾漸老少新知惆悵都堂內無門雪滯遲

入關旅次言懷

寸心唯自切上國與誰期月晦時風雨秋深日別離
便休終未肯己苦不能疑獨愧商山路千年四皓祠

貽李山人

野步愛江濱江僧得見頻新文無古集往事有清塵
松竹寒時雨池塘勝處春定應雲雨內陶謝是前身

塞上

掘地破重城燒山搜伏兵金徽于鳴咽玉笛自淒清
使發西都聲麾空北嶽橫長河涉有路曠野宿無程
涉雨黃鶯囀轅門青草生馬歸秦苑牧人在虜雲耕
落日牛羊聚秋風鼓角鳴如何漢天子青塚杳含情

寄獻梓樟山侯侍郎　時常拾遺諫諍

漢宮行廟略舊笏落民間直道三湘水高情四皓山
賜衣僧脫去奏表主批還地得松蘿塢泉通雨雪灣
東門添故事南省缺新班有新命不起片石秋從露幽窗
夜不關夢餘螢隱映吟灰烏綿蠻可惜相如作當時
事悉閑

輦下寓題

對酒何曾醉尋僧覺未閑無人不惆悵終日見南山

寄題崔校書郊居

一片寒塘水尋常立鷺鷥主人貧愛客沽酒往吟詩

寄邊上從事

斜日下孤城長吟出點兵羽書和客卷邊思雜詩情
朔雪定鴻翼西風嚴角聲吟餘多獨坐沙月對樓生

題東林寺元祐上人院

廬阜東林寺良遊恥未曾半生隨計吏一日對禪僧
泉遠携茶看峰高絡俗登迷津出門是子細問三乘

送陳樵下第東歸

青山烹茗石滄海寄家船雖得重吟歷終難任意眠
碓疎連寺柳風爽徹城泉送目紅蕉外來朝已杳然

寄陳磻隱

道經前輩許名拔後時喧虛左中興勝無先北海罇
新文漢氏史別墅謝公村須到三衙處堂堂謁帝閽

寄林寬

相知四十年故國與長安俱喜今辰在休論往歲難
海鳴秋日黑山直夏風寒終始前儒道昇沉盡一般

退居

老歸江上村孤寂欲何言世亂時人物家貧後子孫
青山寒帶雨古木夜啼猿惆悵西川舉戎裝度劍門

送友人遊遊

銜盃國門外分手見殘陽何日還南越今朝往北荒
沙城經雨壞虜騎入秋狂親詠關山月歸吟鬢的霜

下第出京

還失禮官求花時出蘿州一生為遠客幾處未曾遊
故疾江南雨單衣薊北秋茫茫數千事今日淚俱流

遊東林寺

平生愛山水下馬虎溪時已到終嫌晚重遊預作期
寺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醉譯如曾見白蓮開舊池

壬癸歲書情

故園招隱客應便笑無成謁帝逢移國投文值川兵
孤松憐鶴在疎柳惡蟬鳴正馬迷歸處青雲失曩情
江頭寒夜宿壠上歉年耕冠蓋新人物漁樵舊弟兄
易生惟白髮難立是浮名惆悵灞橋路秋風誰入行

贈懷光上人

謝城還掃入師以接人勞過午休齋慣離經吐論高
瑱寒拳素髮珠鋭走紅條終憶泉山寺應稅看海濤

憶廬山舊遊

前年入廬嶽數宿在靈溪殘燭松堂掩孤峰月欲啼
平生爲客老勝境失雲棲縱有重遊日烟霞會恐迷

別友人

莫恨東墻下頻傷命不通苦心如有感它日自推公
雨夜扁舟發花時別酒空越山烟翠在終愧臥雲翁

陳侍御新居

幕客開新第詞人過有詩山憐九仙近石買太湖奇
樹勢想高日地形詩得時自然成避俗休與白雲期

河南府試秋夕聞新鴈

湘南飛去日薊北乍驚秋叫出隴雲夜聞爲客子愁
一聲初觸夢半白已侵頭旅倦移欹枕江城起倚樓
餘燈依古壁片月下滄洲寂聽良宵徹躊躇感歲流

省試奉詔漲曲江池 以春字爲韻 乾符二年

池塍寒來淺思波住後新引將諸派水別貯大都春
南咽疏通處清冷逝入辰漸平蓮杏岸旋潤映樓津
沙沒迷行徑洲寬恣躍鱗願當舟檝便一附濟川人

題宣一僧正院

五級凌虛塔三生落髮師都僧須有託孤嶠遂無期
井邑焚香待君侯減俸資山衣隨登破榮骨遂年羸
茶取寒泉試松於遠澗移吾曹來頂手不合不題詩

寄從兄璞

縱彷終不起相與避烟塵待到中興日同看上國春

寄李校書遊簡寂觀

古觀雲溪上孤懷永夜中梧桐四更雨山水一庭風
詩得如何句仙遊最勝宮卻愁逢羽客相與入烟空

寄友人山居

斷嶠滄江上相思恨阻尋高齋秋不掩幾夜月當吟
落石有泉滴盈庭無樹陰茫茫名利內何以拂塵襟

上刑部盧員外

誰謂在官意開門樹色閒尋幽頻宿寺乞假擬歸山
半白侵吟鬢微紅見藥顏不知琴月夜幾客得同閑

送友人遊邊

虜酒不能濃縱傾愁亦重關河初落日霜雪下窮冬
野燒孤蓬旋沙風疋馬衝薊門無易過千里斷人蹤

和友人酬寄

新發烟霞詠高人得以傳吟銷松際雨冷咽石間泉
大國兵戈日故鄉饑饉年相逢江海上寧免一潸然

下第

昨夜孤燈下聞千泣數行辭家從早歲落第在初場
青草湖田改單車客路忙何人立功業新命到封王

過商山

燕鴈一來後人人盡到關如何衝臘雪獨自過商山
竄馬高坡下哀猿絕壁間此心無處說鬢尚少年班

旅懷

蕭颯聞風葉驚時不自堪宦名中夜切人事長年諳
古畫僧留與新知客遇談鄉心隨去鴈一一到江南

冬暮山舍喜擦上人見訪

寂寞三冬杪深居業盡拋逕松開雪後砌竹忽俏敲
茗汲氷銷溜鑪燒鵲去巢共談慵僻意微日下林稍

關中言懷

二秦五嶺意不得不依然跡寓柑槐曲業蕪芳草川

題友人山齋

到君棲跡所竹逕與衡門亦在乾坤內獨無塵俗喧
新泉浮石齧崩壁露松根更說尋僧處孤峰上嘯猿

秋思

碧嶂猿啼夜新秋雨霽天誰人愛明月露坐洞庭船

送林寬下第東歸

爲君惆悵惜離京年少無人有屈名積雪未開移發
日鳴蟬初急說來程楚天去路過飛鴈灞岸歸塵觸
鑾城又得新詩幾章別烟村竹逕海濤聲

商山贈隱者

誰不相逢話息機九重城裏自依依蓬萊水淺有人
說商洛山高無客歸數隻珍禽寒月在千株古木熱
時稀西窗昨夜鳴蛩盡知夢芝翁起扣扉

送二友遊湘中

千里楚江新雨晴同征肯恨迹如萍孤舟泊處聯詩
句八月中旬宿洞庭爲客早悲烟草綠移家晚失嶽
峰青今來無計相從去歸日汀洲乞畫屏

塞下

疋馬蕭蕭去不前平蕪千里見窮邊關山色死深秋
日鼓角聲沈霜重天荒骨或銜殘鐵露驚風時掠暮
沙旋隴頭寃氣無歸處化作陰雲飛杳然

下第東歸留辭刑部鄭郎中

去違知己住違親欲發羸蹄進退頻萬里家山歸蓑
志數年門館受恩身鶯聲歷歷秦城曉柳色依依灞
水春明日藍田關外路連天風雨一行人

寄懷南北故人

秋風昨夜落芙蓉一片離心到外區南海浪高書墮
水北州城破客降胡玉窗挑鳳佳人老綺陌啼鶯碧
樹枯嶺上青嵐隴頭月時通魂夢出來無

關中言懷

事事朝朝委一銷自知無復解趨奔試期交後猶爲客公道閒時敢說寬窮巷往來經積雨故山歸去見荒村舉頭盡到斷腸處何必秋風江上猿

閨怨

寸心杳與馬蹄隨如蛻形容在錦帷江上月明船發後花間日暮信迴時五陵夜作酬恩計四塞秋爲破虜期待到乘軺入門處淚珠流盡玉顏衰

旅懷

未喫金丹看十洲乃將身世作仇讐羈遊數地值兵亂宿在孤城聞雨秋東越雲山卻思隱西秦霜霰苦頻留它人折盡月中桂惆悵當年江上鷗

別友人

已喜相逢又怨嗟十年飄泊在京華大朝多事還停興故國經荒未有家烏帶夕陽投遠樹人衝臘雪往邊沙夢魂空繞瀟湘岸烟水茫茫蘆葦花

入關言懷

背將蹤跡向京師出在先春入後時落日灞橋飛雪裏已聞南院有看期

過長江

曾搜景象恐通神地下還應有主人若把長江比湘浦離騷不合自靈均

題靈峰僧院

繫馬松間不忍歸數巡香茗一杯棊擬登絕頂留人宿猶待滄溟月滿時

投翰長趙侍郎

禹門四面逐飄蓬忽喜仙都得入蹤賈氏許頻趨季虎苟家因敢謁頭龍手扶日月重輪起數是乾坤正氣鍾五色筆驅神出沒入花塼接帝從容詩酬御製風騷古論自人情鼎鼐還豈有地能先鳳掖別無山更勝鼇峰攀鴻日淺魂飛越爲鯉年深勢險嚴澤國雨荒三徑草秦關雪折一枝節吹成暖景猶葭律引上纖蘿在嶽松願向明朝薦肉滯免教號泣獨登庸

寄羅浮山道者二首

天際雙山壓海濱天漫絕頂海浸襟時聞雷雨驚樵客長有龍蛇護洞門泉石暮含朱槿晝烟霞冬閣木綿溫林間學道如容我今便辭它寵辱喧有人曾見洞中仙纔見人間便越年金鼎藥成龍入海玉函書發鶴歸天樓閣石脈千尋直山折鼇鱗一半廛誰到月明朝禮處翠巖深鎖荔枝烟

喜侯舍人蜀中新命三首

八都詞客漫喧然誰解飛揚詰誓閒五色綵毫裁鳳詔九重天子豁龍顏巴山月在趨朝去錦水烟生入閣遲謀及中興多少事莫愁明月不收關

却搜文學起吾唐暫失都城亦未妨錦里幸爲丹鳳闕幕賓衙出紫微郎來時走馬隨中使到日拔毫定外方若以掌言看諫獵相如從此病輝光

賈誼纔承宣室詔左思唯預秘書流賦家達者無過此翰苑今朝是獨遊立被御鑪烟氣逼吟經棧閣雨聲秋內人未識江淹筆竟問當時不早求

經安州感故鄭郎中二首

雲夢江頭見故城人間四十載垂名馬蹄踐處東風急雞舌銷時北闕驚獄客出來尋古劍野猿相聚叫孤塋騰身飛上鳳凰閣惆悵終乖吾黨情

錦帳先生作牧州干戈缺後見荒丘兼無姓賈兒童在空有還珠烟水流江句行人吟刻石月腸是處象登樓旅魂頻此歸來否千載雲山屬一遊

鄭時李相公

奈城擇日發征轅齋戒來投節制尊分虎名高初命相攀龍迹下愧登門夜聽謳詠銷塵夢曉拜旌幢驟旅魂華舍天開寧有礙絲毫雖乏敢無言生兼文武爲人傑出應乾坤靜帝閽計吐六奇誰敢敵學窮三略不須論功高馬卻黃金甲夢迎賓懼白玉罇九穗嘉禾垂綺陌四時甘雨帶雕軒推恩每覺東溟淺吹律能令北陸暄青草連砂無血濺黃榆鑪塞有鷄翻笙歌合奏春風郭雞犬連延碧岫村遊子不緣貪獻賦永依棠樹託蓬根

出京別崔學士

從門館遍投文旋忝恩知驟出羣不道鶴雞殊羽翼許依龍虎藉風雲命奇未便乘東律言重終期雪北軍欲逐飄蓬向岐路數宵垂淚戀清芬

鴈

楚岸花晴塞柳衰年年南北去來期江城日暮見飛處旅館月明聞過時萬里風霜休更恨滿川烟草且須疑洞庭雲水瀟湘雨好把蓬瀛一一知

寄越從事林蒿侍御

子虛詞賦動君王誰不期君入對敭莫戀兎園留看雪已乘驄馬合凌霜路歸天上行方別道在人間久更香應念都城舊吟客十年蹤跡委滄浪

長安書事

一年年課數千言口祝心祠望出門孤進難時誰肯薦主司通處不須論頻秋人自邊城雪昨日聽來嶺樹猿若有水田過十畝早應歸去狹江村

旅懷寄友人

重疊愁腸只自知苦於春蘂亂於絲一船風雨分襟處千里烟波迴首時故國田園經破後窮荒日月逼秋期鳴蟬似會悠揚意陌上聲聲怨柳衰

司馬長卿

自梁園失意回無人知有掞天才漢宮不鑠陳皇后誰肯黃金買賦來

歸思

薊北風烟空漢月湘南雲水半邊邊寒爲旅鴈晚還去秦越離家可十年

東林寺貫休上人篆隸題詩

師名白越徹秦中秦越難尋師所從墨跡兩般詩一首香爐峰下似相逢

寓江州李使君

使君曾被蟬聲苦每見詞文即爲愁況是楚江鴻到後可堪西望發孤舟

遊南寓題

江山節被雪霜遺毒草過秋未擬衰天不當時命鄒衍亦將寒律人南吹

寄蔣先輩在蘇州

夫差宮苑悉蒼苔携客朝遊夜未回塚上題詩蘇小見（許嚴切）江頭酹酒五員來秋風急處烟花落明月中時水寺開千載三吳有高跡虎丘山畔崔嵬

旅懷

雪貌潛凋雪髮生故園魂斷弟兼兄十年除夜在孤館萬里一身求大名空有新詩高華嶽已無丹悉出秦城侯門莫問曾遊處桃柳影中肝膽傾

放榜日（從此成名後作）

吾唐取士最堪誇仙榜標名出曙霞白馬嘶風三十轡朱門秉燭一千家鄰詵聯臂昇天路宣聖飛章奏日華（共年當日奏試）歲歲人人來不得曲江烟水入園花

成名後呈同年

業詩攻賦薦鄉書二紀如鴻歷九衢待得至公搜草澤如從平陸到蓬壺雖慙錦鯉成穿額忝獲驪龍不寐珠蒙楚數疑休下淚師劉大喝已爲盧人間灰管供紅杏天上烟花應自栽一字連鑣經甲族千般唱罰賞皇都名推顏柳題金塔欲白燕秦家玉姊悲嫦單寒終預此敢將恩獻忘斯須

御試二首

己表隋珠各自携更從瓊殿立丹梯九華燈作三條燭萬乘君懸四首題靈鳳敢期翻雪羽洞簫應或諷金閨明朝莫惜場場醉青桂新香有紫泥

六曹三省列簪裾丹詔宣來試士初不是玉皇疑羽客要教金牓帶天書詞臣假寐題黃絹宮女敲銅奏子虛御目四篇酬九百敢從燈下略躊躇

二月二日宴中貽同年封先輩渭

帝堯城裏日銜杯每倚嵇康到玉頹桂苑五更聽牓後蓬山二月看花開垂名入甲成龍去列姓如丁作鶴來同戴大恩何處報永言交道契陳雷

和同年趙先輩觀文

玉兎翰中方是樹金鼇頂上別無山雖然迴首見烟水事主酬恩難便閑

出京別同年

一枝仙桂已攀爰歸去烟濤浦口村雖恨別離還有意槐花黃日出青門

新野道中

野堂如雪草如茵光武城邊一水濱越客歸遊春有雨杜鵑啼苦夜無人東堂歲去銜杯嬾南浦期來落淚頻莫道還家不惆悵蘇秦羈旅長聊貧

酬俞鈞

鄉書一忝薦延恩二紀三朝泣省門雖忝立名經聖鑒敢期興詠疊嘉言莫論蟾月無梯接大底龍津有浪翻今日朝廷推草澤佇君承詔出雲根

寄同年崔學士仁賓

半因同醉杏花間塵忝鴻鑪與鑄顏已脫素衣酬素髮敢持青桂愛青山雖知珠樹懸天上終賴銀河接世間畢使海涯能拔宅三秦二十四畿寰

寄陳侍御

千年二相未全誇（故劉相趙相曾從事明中猶關閩城賀降庶何忘）錦衣須太守別無蓮幕勝王家醴泉湧處休論水黃菊開時獨是花九級燕金滿樽酒御愁過詔謁承華

酬徐正字蕡

己免蹉跎負歲華敢辭霜鬢雪呈花名從兩榜考昇第官自三台追起家疋馬有期歸輦轂故山無計戀桑麻莫言蓬閣從容久披處終知金在砂

辭府相（時蒙堂帖追赴闕）

從漢至唐分五州誰爲將相作諸侯閩江似鏡正堪戀秦客如蓬難久留疋馬忍辭藩屏去小才寧副廟堂求今朝拜別幡幢下雙淚如珠滴不休

寄羅郎中隱

休向中興雪至寃錢塘江上看濤翻三徵不起時賢議九轉終成道者言綠酒千杯腸已爛新詩數首骨猶存瑤蟾若使知人事仙桂應遭蠹卻根

木芙蓉三首

黃鳥啼烟二月朝若教開卽牡丹饒天嫌青帝恩光盛留與秋風雪寂寥

卻假青腰女剪成綠羅囊綻綠霞呈誰憐不及黃花菊只遇陶潛便得名

須到露寒方有態爲經霜裏稍無香移根若在秦宮裏多少佳人泣曉裝

江行遇王侍御

數年分散秦吳隔暫泊官船浦柳中新草軍書名更重久辭山逕業應空渡頭潮落將行客天際風高未宿鴻此日相逢魂合斷賴君身事漸飛冲

客舍秋晚夜懷故山

寥寥深巷客中居況值窮秋百事疎孤枕憶山千里外破窗聞雨五更初經年荒草侵幽逕幾樹西風鎖

弊廬長繫寸心歸未得起挑殘燭獨躊躇

投刑部裴郎中

兩榜驅牽別海涯它門不合覓知音瞻恩雖隔雲雷賜向主終知犬馬心禮闕後人窺作鏡廟堂前席待爲霖己齊日月懸千古肯誤風塵使陸沈拜首敢將誠吐血蛻形唯待諾如金愁聞南院看期到恐被東墻舊恨侵緇化衣空難抵雪黑銷頭盡不勝簪數行淚裏依投志直比滄溟未是深

絳州鄭侯書

旌旗日日展東風雲稼連山雪刃空剖竹已知垂鳳食摘珠何必到龍宮諫垣虛位期飛步翰苑名毫待紀公誰謂唐城諸父老今時得見蜀文翁

喜陳先輩及第 嶠

今年春己到京華天與吾曹雪怨嗟甲乙中時公道復朝廷看處主司誇飛離海浪從燒尾嘶却金丹定易牙不是駕前偏落羽錦城爭得杏園花

延福里居和林寬何紹餘舊寄

長說愁吟逆旅中一庭深雪一窗風眼前道路無心覓象外烟霞有句通幾度相留侵鼓散頻聞會宿着俏同高情未以干時廢屬和因知興不窮

贈宿松楊明府

溪上家家禮樂新始知爲政異常倫若非似水清無底爭得如冰凜拂人月枕聲和琴調咽烟村景接柳條春宦遊兼得道遨趣休憶三吳舊釣津

送僧

纔年七歲便從師猶說辭家學佛遲新剃松蘿還不住愛尋雲水擬何之孤溪雪滿雞舟夜疊嶂猿啼過寺時烏道流泯悉行後豈將翻譯負心期

贈鄭明府

庭羅衙吏服看山眞恐風流是謫仙垂柳五株春姹妮鳴栗一弄水潺湲拔毫斷獄登殊考駐樂題詩得出聯莫起陶潛折腰歎才高位下始稱賢

題友人山齋

疎竹漏斜暉庭閒陰復遺句成苔石茗吟弄雪窗棊沙草泉經澁林齋客集遲西風虛見過未擬問京師

書事

望歲心空切耕夫盡把弓千家數人在一稅十年空沒陣風沙黑燒城水陸紅飛章奏西蜀明詔與殊功

和吳學士對春雪獻韋令公次韻

春雪下盈空翻疑臘未窮連天寧認月憧地屋兼風忽誤邊沙上應平火嶺中林間妨走獸雲際落飛鴻梁苑還吟客齊都省創宮掩扉皆堞北移律愧居東書幌飄全濕茶鐺入旋融奔川半留滯疊樹可玲瓏出戶行瑤砌開圖見粉蘂高才與詠處眞宰答殊功

題山居逸人

十畝餘蘆葦新秋看雪霜世人誰到此塵念自應忘斜日風收釣深秋雨信梁不知雙闕下何以謂軒裳

題鄭山人居

履迹遍荷苔掬枝開藥栽桔杉擎雪朶破牖觸風開泉自孤峰落人從諸洞來終期宿清夜斟茗說天台

秋晚山居

爽氣遍搜空難堪倚望中孤烟愁落日高木病西風山寂樵聲出露涼蟬思窮此時塵外事幽默幾人同

省試一一吹竽　乾符二年

齊竽今歷試眞僞不難知欲使聲聲別須令箇箇吹後先無錯雜能否立參差次第教單進宮商乃異宜凡音皆竄跡至藝始呈奇以此論文學終憑一一窺

明月照高樓

月滿長空到樓侵碧落橫波文流藻井桂魄拂雕楹深鑒羅紈薄寒搜戶牖清冰鋪梁燕噤霜覆瓦松傾卓午收全影斜懸轉半明佳人當此夕多少別離情

廣州試越臺懷古

南越千年事興懷一日來歌鍾非舊俗烟月有層臺北望人何在東流水不回吹窗風雜瘴沾檻雨經梅壯氣曾難揖空名信可哀不堪登覽處花落與花開

襄州試白雲歸帝鄉

杳杳復霏霏應緣有所依不言天路遠終望帝鄉歸高嶽和霜過遙關帶月飛漸憐雙闕近寧恨衆山違陣觸銀河亂光連粉署微旅人隨計日自笑此麻衣

遊山

洞門穿瀑布塵世豈能通曾有遊山客來逢採藥翁異花尋復失幽逕躡還窮擬作經宵計風雷立滿空

題王侍御宅內亭子

俗間塵外境郭內宅中亭或有人家創還無蓮幕馨石曾湖岸見琴誤獄樓聽來客頻頻說終須作畫屏

題道成上人院

花宮城郭內師住亦清涼何必天台寺幽禪瀑布房簟舒湘竹滑茗煮蜀牙香更看道高處君侯題翠梁

芳草

澤國多芳草年年長自春應從屈平後更苦不歸人

輦下書事

北闕新王業東城入羽書秋風滿林起誰道有鱸魚

貧居冬抄

數塞未求通吾非學養蒙窮居歲抄雨孤坐夜深風年長慙昭代才微辱至公還愁把春酒雙淚汚杯中

九日

陽數重時陰數殘露濃風硬欲成寒莫言黃菊花開晚獨占檐前一日歡

夏州道中

隴鴈南飛河水流秦城千里忍回頭征行渾與求名

背九日中旬往夏州

經慈州感謝郎中

金聲乃是古詩流況有池塘春草儔莫遣宣城獨垂號雲山彼此謝公遊

寓題

吳中烟水越中山莫把漁樵浸自寬歸泛扁舟可容易五湖高士是拋官

寄宋明府

北闕秋期南國身重關烟月五溪雲風蟬已有數聲急賴在陶家柳下聞

江州夜宴獻陳員外

多少歡娛眼前潯陽江上夜閒筵數枝紅蠟啼香淚兩面青娥折瑞蓮清管徹時斟玉醑碧籌回處擲金船因知往歲樓中月占得風流是偶然

湘中贈張逸人

羽衣零落帽欹斜不自孤峯即海沙曾爲蜀山成寓跡又因湘水擬營家鳥桑坐見燕鴻沒曳履吟忘野逕賒更愛扁舟宿寒夜獨聽風雨過蘆花

寓題

紛紛墨勅除官日處處紅旗打賊時竿底得璜猶未用夢中吞鳥擬何爲損生莫若攀丹桂免俗無過詠紫芝兩岸蘆花一江水依前且把釣魚絲

題陳山人居

猶自苺苔馬跡重石嵌泉冷嬾移峯空垂鳳食簷前竹漫拔龍形澗底松隔岸青山秋見寺半牀明月夜問鐘誰能惆悵磻溪事今古悠悠不再逢

宿李少府園林

一壺濁酒百家詩住此園林守選期深院月涼留夜客古杉風細似泉時嘗頻異茗塵心淨議罷名山竹影移明日綠苔渾掃後石庭吟坐復容誰

送人明經及第東歸

十問久通離義牀今時登第信非常亦從南院看新榜旋東春關歸故鄉水到吳門方見海樹侵闕漸漸無霜知君已塞平生願日與交親醉幾場

斷酒

未老先爲百病仍醉杯無計接賓朋免遭拽盞郎君謗還被簪花錄事憎絲管合時思索馬池塘晴後獨留僧何因遶得離腸爛南浦東門恨不勝

靈均

莫問靈均昔日遊江籬春盡岸楓秋至今此事何人寄月照梵山湘水流

馬嵬

錦江晴碧劍鋒奇合有千年降聖時天意從來知幸蜀不關啼鵑白蛾眉

和陳先輩陪陸舍人春日遊曲江

劉起遊召郄詵陪爲憶池亭舊賞來紅杏花旁見山色詩成因觸鼓聲回

南海幕和段先輩送韋侍御赴闕

圖色川光入暮秋使車西發不勝愁璧連標格驚分散雪課篇章互唱酬魏闕別當飛羽翼燕臺獨且占風流滿園歌管涼宵月此後相思幾上樓

寄南海黃尚書

五羊城下駐行車此事如今八載餘燕領已知飛食肉龍門猶自退爲魚紅樓入夜笙歌合白社驚秋草木疎西望清光寄消息萬重烟水一封書

送人往蘇州覲其兄

閶闔城外越城頭兩地烟濤一葉舟到日荆枝應便茂別時珠淚不須流迎歡酒醒山當枕詠古詩成月在樓明日樽前若相問爲言今訪赤松遊

花

莫道顏色如渥丹莫道馨香過荳蘭東風吹綻還吹落明日誰爲今日看

遊東林寺

長生猶自重無生言讓仙祠佛寺成碑折誰忘康樂制山靈表得遠公名松形入溪藤蘿短猿語離經耳目清莫怪遲遲不歸去童年已夢遶林行

贈旌德呂明府

渥洼步數太阿姿爭遣王侯不奉知花作城池入官處錦隨刀尺少年時兩衙斷獄兼留客三考論功合樹碑須信隔簾看刺史錦章朱紱已蔵蕤

賀清源僕射新命

雖言嵩嶽秀崔嵬少降連枝命世才南史兩榮唯百揆東閣雙拜有三台南史袁憲兄弟同爲僕射當時榮之殊未若今清源與府城並拜僕射兼帶台席之尊二天在頂家家詠丹鳳御書歲歲來虛說古賢龍虎盛誰攀荆樹上金臺

浙幕李端公泛建溪

越城吳國結良姻交發芙蓉幕內賓自顧幽沈槐省跡得陪清顯諫垣臣分題曉並蘭舟遠對坐宵聽月犹頻更愛延平津上過一雙神劍是龍鱗

貽宋評事

河陽城裏謝城中入曳長裾出佩銅燕國金臺無別客陶家柳下有清風數蹤篆隸書新得一竈屯蒙火細紅時說三吳欲歸處綠波洲渚紫蒲叢

催粧

北府迎塵南郡來莫將芳意更遲回雖言天上光陰別且被人間更漏催烟樹迥垂連蔕杏綵童交捧合歡杯吹簫不是神仙曲爭引秦娥下鳳臺

卷簾

綠鬢侍女手纖纖新捧常娥出素蟾衙玠官高難久立莫辭雙卷水晶簾

啟帳

得人憎是繡芙蓉愛鎖常娥出月蹤侍女莫嫌擡素手撥開珠翠待相逢

去扇

城上風生蠟炬寒錦帷開處露翔鸞已知秦女昇仙態休把圓輕隔牡丹

送僧歸北巖寺

北巖泉石清本自高僧住新松五十年藤蘿成古樹題詩昔住士（宿長史從教有名於當時兼四門薛博士俱曾題詩）清風二林間上智失相關多被浮名誤蓮局壓月淵空美黃金布江翻島嶼沈木落樓臺露伊余東還際每起霞烟慕旋爲儉府招未得窮野步西軒白雲閣師辭洞庭寓越城今送歸心到焚香處

寓言

流年五十前朝朝倚少年流年五十後日日侵皓首非通非介人誰論四十九賢哉蘧白玉清風獨不朽

長安書事

終不離青山誰道雲無心卻是白雲士有時出中林非日擎紫泥明日要黃金炎夏羣木死北海驚波深伏蒲無一言草疏賀德音

賈客

大舟有深利滄海無淺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鯨鯢齒上路何如少經過

寄友人

君愛桃李花桃李花易飄妾憐松栢色松栢色難凋當年識君初指期非一朝今辰見君意日暮何蕭條入門有勢利孰能無囂囂

落花

落花辭高樹最是愁人處一一旋（平聲）成泥日暮有風雨不如砂上蓬根斷隨長風飄然與道俱無情任西東

書懷寄友人

此生如孤燈素心挑易盡不及如頑石非與磨鏡近常思楊子雲五藏自離身寂寞一生中千載空清芬

閒怨

妾家五嶺南君戍三城北鴈來雖無書衡陽越不得別久情易料豈在寬翰墨塞上無烟花寧思妾顏色

省試內出白鹿宣示百官　乾寧二年

上瑞何曾乏毛羣表色難推於五靈少宜示百僚觀形奮場駒梁光交月兎寒己馴瑤草別孤立雪花團戴冑慙端士抽亳躍史官貴臣歌詠日皆作白麟看

（呂本載在第二卷風後今類于此）

○右詩一百五十九篇裔孫汝嘉得之東平呂氏家藏分三卷

貽張蠙

夢思非一日携手却凄涼詩見江南雹遊經塞北霜驅車先五漏把菊後重陽惆悵天邊桂誰教歲歲香

晚春關中

忍歷通莊出東風舞酒旗百花無看處三月到殘時遊塞聞兵起還吳值歲饑定唯荒寺裏坐與噪蟬期

河梁

五原人走馬昨夜到京師繡戶新夫婦河梁生別離隴花開不艷羌笛靜猶悲惆悵良哉輔鏘鏘立鳳池

送翁拾遺

還家還赴闕別思肯凄凄山坐輜車看詩持諫筆題天開中國大地設四維低拜舞吾君後青雲更有梯

出關言懷

又乞書題出關西謁列侯寄家倘許獄釣浦雨移舟貢馬登長陸沾衣逐勝遊榮腸終日餒霜鬢度年秋詩苦無人愛言公是世仇却憐庭際草中有號忘憂

逢友人

彼此若飄蓬二年何所從帝都秋未入江館夜相逢

癖嶺行衡夏邊沙住隔冬旅愁論未盡古寺扣晨鐘

寄湘中鄭明府

縣與白雲連滄州況縣前獄倉同夜坐江月看秋圓琴挑莎庭石茶擔乳洞泉莫耽雲水興疲俗待君痊

寓題

每憶家山即涕零定須歸老舊夷扃銀河水到人間濁丹桂枝垂月裏馨霜雪不飛無翠竹鯨鯢猶在有青萍三千九萬平生事却恨南華說北溟

傷蔣校書德山

誰到雙溪溪岸傍與招魂魄上蒼蒼世間無樹勝青桂隴上有花唯白楊秦苑火燃新賦在越城山秀故居荒如何萬古雕龍手獨是相如識漢皇

別後

夢裏相逢無後期烟中解珮杳何之麝蟾便是陳宮鏡莫吐清光照別離

嚴陵釣臺

終向烟霞作野夫一竿竹不換簪裾直鉤猶逐熊羆起獨是先生真釣魚

馬嵬

鐵馬嘶風一渡河淚珠零便作驚波鳴泉亦感上皇意流下隴頭嗚咽多

龍臘移香鳳輦留可能千古永悠悠夜臺若使香魂在應作烟花出隴頭

壺公山（古老相傳古仙姓陳名壺公於此山成道因而名焉）

八面峰巒秀孤高可偶然數人遊頂上滄海見東邊不信無靈洞相傳有古仙橋如珠夏在池象月垂穿（山頭有池而圓象橋如珠亭處在）芳菲當聞樂茗荑半插天山寒徹三伏松偃出千年樵牧時迷所倉箱歲登川嚴祠風雨管恆木薜蘿纏青草方中藥蒼苔石裏錢瓊津流乳竇春色駐芝田鳥兎中時近龍蛇蟄處膻嘉名光列土秀

氣產羣賢爆鏁瑤臺路溪昇釣浦船鼇頭擎恐沒地
軸壓應旋翻疾零甘露藏珍起瑞烟畫工飛夢寐詩
客寄林泉掘地多雲母緣霜欠木綿井通鮑吐脈個
隔虎棲禪山間有井通海鹽縮之候自元中有僧號法通成通中有個號弘播於其絕頂獨禪者行至降虎而法通留下山遇雨虎負一牛乃此而隔之分令名溪之危磴千尋拔奇花四季鮮鶴歸玄圃少鳳下
碧梧偏桃易炎京熟茶推醉醒煎村家蒙棗栗俗骨
爽猿蟬谷語昇喬鳥陂開共帶蓮落楓丹葉舞新蕨
紫芽拳翠竹雕羌笛懸籐煮蜀殘白雲長掩映流水
別潺湲作賦前儒闕冲虛南國先省郎求牧看野老
黃齋眠播郎中存詩云樊姬牧清源吟者蘇公翠又歌易垣先輩自刺史蘇君書求泉山之高落陽之深委魂所思寺歷興衰創碑須一二鐫清吟思却陰舊紋奈縈牽

和王舍人崔補闕題天王寺

郭內青山寺難論此崛奇白雲生院落流水下城池
石像雷霆啟江沙鼎鼐期猶假來坐夏秦客會題詩
崗轉泉根滑門昇蘚級危紫微今日句黃絹昔年碑
歇鶴松低閣鳴蛩徑出籬粉垣千堵東金塔九層支
啼烏笙簧韻開花錦繡姿清齋奔井邑玄髮剃熊羆
極浦征帆小平蕪落日遲風篁清却暑烟草綠無時
信士三公作靈蹤四絕推良遊如不宿明月擬何之

寄楊贊圖學士 學士與元昆俱以龍腦登邊

東堂第一領春風時怪關西小驃慵華表柱頭還有
鶴華歆名下別無龍君恩鳳閣含毫敷詩景朱宮列
肆供今日江南駐丹處莫言歸計為雲峰

酬楊學士

神仙簿上愧非夫詔作疑丹兩入爐詩夏幾曾吟芍
藥花中方得見菖蒲陽春唱後應無曲明月圓來別
是珠莫下蓬山不過首東風猶待重搏扶

寄同年李侍郎龜正

石門南面淚滾滾自此東西失帝鄉崑璞要疑方卓
絕大鵬須息始開張已時天上趨雙闕忽喜人間捧
八行莫道秋霜不滋物菊花還借後時黃

鍾陵故人

滕王閣下昔相逢此地今難訪所從唯愛金籠貯鸚
鵡誰論鐵柱鏁蛟龍荆榛翠是錢神染河嶽期須國
士鍾一節鱸魚千古美後人終少繼前蹤

故山

支頤默省舊林泉石徑茅堂到自前衰碧鳴蛩莎有
露濃陰歇鹿竹無烟水從井底通滄海山在窗中倚
遠天何事蒼髯不歸去燕昭臺上一年年

塞上

塞門關外日光微角怨單于雁駐飛衝水路從冰解
斷踰城人到月明歸燕山臘雪銷金甲秦苑秋風脆
錦衣欲弔昭君倍惆悵漢家甥舅竟相違

閏八月

無人不愛今年閏月看中秋兩度圓唯恐雨師風伯
意至時還奪上樓天

烏石村 郎林希劉故居

往日江村今物華一迴登覽一悲嗟故人歿後城頭
月新鳥啼來壠上花賣劍錢銷知絕俗聞蟬詩苦即
思家謝公古郡青山在三尺孤墳撲海沙

寄同年盧員外

聽盡鷓聲出雍州秦吳煙月十經秋龍門在地從人
上郎省連天須鶴游休戀一臺推妙絕已經三字入
精求當年甲乙皆華顯應念傀宮今雪頭

寄同年封舍人渭 時得來書

唐城接軫赴秦川憂合離離驟十年龍頷摘珠同泳
海鳳銜輝翰別昇天八行真跡雖收拾四戶高扃奈
隔懸能使邱門終始雪莫教華髮獨潸然

遇羅員外袞

灞陵橋外駐征轅此一分飛十六年羽角戴時垂素
髮雖香含處隔青天綺閣難貯林棲意班馬須持筆
削權可忘自初相識地秋風明月客鄉延

送翁員外承贊

誰言吾黨命多奇榮美如君歷數稀衣錦還鄉翻是
客迴車謁帝卻為歸鳳旗北闕虛丹穴星復南宮遍
紫微已分十旬無急詔天涯相送只沾衣

寄少常盧同年

官拜少常休青綺換鹿裘狂歌離樂府醉夢到瀛洲
古器嚴耕得神方客謎留清溪莫沈釣王者或畋遊

傷翁外甥

江頭去時路歸客幾紛紛獨在異鄉歿若為慈母聞
青春成大夜新雨壞孤墳應作芝蘭出泉臺月桂分

寄徐正字賓

八月月如冰登樓見姑射美人隔千里相思無羽駕
紅蘭挹露衰誰似流光訝何當詩一句同吟祝玄化

秋夕貧居

聽歌桂席闌下馬槐烟裏豪門腐粱肉窮巷思糠粃
孤燈照獨吟半壁秋花死遲明亦如晦雞唱徒為爾

右詩三十二篇東家編略所錄

與翁諫議承贊唱和

奉和翁文堯十九員外中謝日蒙

恩賜金紫之什

面蒙君賜出龍墀誰是遲鄉一襲衣三品易懸麟鱗
赫八絲展起綵章飛翼為勝事垂千古題作新詩啟
七微嚴助買臣情魄在定應羞看廷昔年歸

奉和翁文堯戲寄

握蘭宮裏數名郎好是乘軺出帝鄉兩度還家還未
有別論光彩向冠裳

翁文堯員外捧金紫還鄉之命雅發篇章將原

交情遠爲嘉況泊燕鴻陸大楚水荆山又吐瓊
瑤逮之幽部雖謝逸興皆虛而强韻押
難非才頗愧椒茲酬和以質奚私

擕將盛事更無餘還向橋邊有舊書東越獨推生竹
箭北溟喜足貯鯉魚兩迴誰解歸華表午夜兼能薦
子虛（沿前年袁文堯員外須龍頭冠彈盡日憐君不以長幾爲十時相）
與故人疎

奉和翁文堯員外經過弋林書堂見寄之什

朱旗引入背蒲堂半日從容盡日忙駟馬寶車行錫
禮金章紫綬帶天香山從南國添烟翠龍起東溟認
夜光定恐故園留不住竹風松韻漫凄鎗

奉酬翁文堯員外駐南臺見寄之什

人指南臺山與川大驚喜氣異當年花迎金冊非時
折月對瓊杯此夜同我愛藏冰從夏結君憐修竹到
冬鮮殷勤更抱鳴琴撫爲憶秦兒識斷絃

翁文堯員外擁冊禮之歸一路有詩名書錦集
先將寄示因書五十六字

六窠只佩諸侯印爭此從天擁冊歸一軸郢人歌處
雪兩重朱氏若來衣閬山秀已鐘君畫洛水波應濺
我稀明日陪塵迎駟馬定須齋沐看光輝

喜翁文堯員外病起

衛玠羊車態長卿駟馬姿天嫌太端正神乃減風儀
飲冰俾消渴斷穀皆清羸越俗診艾炷秦女隔花枝
自能論苦器（語見潤州和尚碑）不假求良醫驚殺漳濱鬼錯
與劉生隨昨日已如虎今朝尚荷池揚鞭入王門四
面人熙熙青桂認霜霰尺璧無瑕疵迴廊却惆悵歸
關難遲遲

奉和文堯對庭前千葉石榴

一朶千英縱曉枝彩霞堪與別爲期移根若在芙蓉
苑豈向當年有醒時

翁文堯以美疹暫滯令公大王益得異禮覩今
日能待之盛輒成一章

滋賦誠文侯李盛終求一襲錦衣難如何兩度還州
里兼借鄉人更剩觀（林鄭任壁場日時曰文中外相奬）

奉和翁文堯員外文秀光賢書錦之什

鄉名里號一朝新乃覺台恩重萬鈞建水閣山無故
事長卿嚴助是前身清泉引入旁添潤嘉樹移來別
帶春莫凭欄杆剩留住內庭虛位待才臣

右文秀亭

雖言閩越弊生賢誰是這家籠自天山簡媿兼諸郡
命鄭玄慙乘六經權鳥行去沒孤烟樹漁唱還從碧
烏川休說遲迴未能去夜來新夢禁中泉

右光賢閣

君王面賜紫還鄉金紫中推是甲裳華構便將垂美
號故山重更發清光水潛此日蘭宮鏡樹憶當年栢
署霜珍重朱欄兼翠拱來來皆自讀書堂

右畫錦堂

奉酬翁文堯員外神泉之遊見寄嘉什

含雞假寄喜同遊野外嘶風並紫騮松竹迴尋青嶂
寺姓名題向白雲樓泉源出石清消暑僧語離經妙
破愁爭奈愛山猶戀闕古來能有幾人休

東山之遊未遂漸逼行期作四十字奉寄翁文
堯員外

軺車難久駐須到別離時北闕定歸去東山空作期
綠苔勞掃徑丹鳳欲窺詞楊柳開帆岸今朝汨己垂
轉吟七言四韻攀寄翁文堯拾遺

唐設高科表用文吾曹誰作諫垣臣甌山秀氣曠千
古鳳闕華恩鍾二人起草便論天上事如君不是世
間身能頭龍尾前年夢今日須憐應若神（文堯作狀頭及第又中四月十二日後在清源夢到殿前東道自西廳聲唱翁某拜右直拾遺）

右詩十五篇裔孫處權得之翁諫議孫亢柔中家
藏墨本

裔孫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　案　校勘

文

夷齊輔周

列位於朝無言於君曰輔歟抗跡於野有言於君非
輔歟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朝其庭乎暮其沼乎武
王聖人也周公聖人也召公賢人也天下三分以其
二分以火殷辛且致夷齊之扣馬設使盡天下之三
分姑至殷辛之自火然若太伯之君吳則百穀合穎
於舜耕九鼎同波乎禹珪仲尼之又盡善也寧獨韶
乎既而異諸則周之道首陽之餓乃諫死作夷齊輔周

吳楚二醫

吳人之疾不救其屬善醫憫其家竭其術以治之楚
人之疾救其屬善醫欲其家逆其術以治之君子痛
二醫之若乎治亂比干知殷之不救而救之仍藥之
以九竅李斯目秦之救而不救之卒鴆之以二世鴟
乎殷之亡也疾之甚矣秦之亡也醫之罪也後之有
國有家者得不慎乎醫

禱說

天有日月民無一見之夢地有江山或有四時之禱
得非彼之至明烏兎無得而見焉此之至大神祇其
或稽焉是則尊有天下無不日月長德而億兆之心

咸急江山之禱

綿上碑

至忠之爲人臣君不之德怨其爲忠乎至孝之爲人子親不之德怨其爲孝乎苟非忠與孝則介推莫若柘株名泰悖德又焉可祠儀忌赫于千春哉且重耳得國之初賞功之際鍾鼎鱗次獨推漏澤覺夢覺之覺然而索懇至焚林而推以一時之失爲歿身之怨可乎設終身之失特何加之別使至忠而疑至孝而惡去聲又何如哉則周公宜怨于成王大舜宜怨於瞽叟以功急賞則漁父宜詈於伍子胥魯連宜罵於齊粟矧推之且養不忘祿其甘乎始事君後急賞豈賣君而賈爵乎愚謂介推之意不然以重耳之不德愈知其母之賢既得其與爾俱隱之言從其德則其言晦逃其跡則其言彰其言彰則其母名斯大孝之志也仲尼云立身揚名以顯父母立己之身揚己之名猶薑派流父母豈母賢之求名而已不名之乎祿親者衆名親者鮮使發其言若祿其甘是須其賢推是以死其君怨取賢其母名斯介推之意也

憶二篇

或謂聲者曰師曠也瞽者曰离婁也無不悖其辭之戲或謂魯儒曰顏閔也蜀儒曰楊馬也無不喜其詞之美是何彼以視聽之亡而苟能自鑒此以耳目之貌而反不自知噫

芝蘭草也松桂木也喻於君子而榮之桀紂君也李斯大臣也盜跖華胄也喻於小人而恥之則知蛇克銜珠而奚蛇龍苟醢身而罷龍噫

文栢述

仲尼之道顏閔得之爲四科後人得之爲顏閔烏獸得之爲麟鳳草木得之爲文彩古廟之堂有文栢焉頃爲宮子國子者及一技器有可得而寶諸噫聖人之道未嘗不缺也若天之西北地之東南日之昃月之虧也故聖人窮於陳蔡宋衛顏夭麟傷皆有以也設使不有陳蔡宋衛之事則何以象天地日月之盈虛乎顏不夭則何以感子之慟麟不傷則何以明子之道時君缺之也斯栢也不爲其官者及而寶諸則何以繩後之權者謂必權者是取之義也故天以傾西北而拱列宿地以缺東南而朝百谷日以昃而成旱暮月以虧而見盈縮子以陳蔡宋衛而示損顏以慟而益彰麟以憂而示時君斯栢也以及而後永則知聖人之道不缺則不全于不朽也

龍伯國人讚

國人之釣也一釣聯六鼇而存者一鼇而已其猶背蓬萊方丈嬉遊神仙偉夫設六者不餌其何如哉洪濤七其洲渚塵世幾其躁妄則以古以今之君皆秦漢也推是言之斯人也不謂無功於有國故追以讚之曰

潘溪之釣兮釣更殷周龍伯之釣兮釣減嬴劉
腹濟背虛兮一聯月鈎巨骨駢罍兮鴻臚疊羞
豈惟一時兮表奇東海抑乃萬祀兮垂祉中洲

公孫甲松

公孫甲善畫松漢武帝時公卿乎求之或旬或月或季得之如至寶武帝暇顧東方朔曰卿得甲之松乎對曰臣未嘗得之色沮帝怪朔徐而進言曰臣見公孫甲之善畫松舉國舉朝之人奇之狂然其所棲鶴其形吟風清韻或森疎澗底或蓊鬱庭際而過者罕不惑之曰臣痛其假能奪眞故不求之且丹青其筆物至於枝葉其口人胡以勝臣敢以陳之昔如已之假奪比干之眞斬向之假奪屈原之眞宰嚭之假奪伍員之眞是三者皆以至眞至誠卒不能制其假矧不逮者乎武帝悄然改容翼日雪司馬史於既刑臺戾太子於不及

唐城客夢

客有宿唐城之都夢一神曰吾幸以神神之道獲司茲土之休威褻其二仲之嘗今值子之有道得以休焉且北而徂山之曲乃見蒼翠一林其中則楮烟墨字枒瀝坎地羣焉胙充飛而不舉入謁廟貌乃夢中之見者也或曰不羞不繆不稻朔跡句斯廟也能倒錯倚伏肝纏生死雖有道與不善一焉客曰果如是乎思其夢顧憤其神神之言乃藝詞以讓其略曰風雲其力溪壑其心禍善禍淫賈茲反覆其神神之道耶前夕薦夢其神感容投拜曰微子吾乃不日爲上帝譴矣向者悉吾左右蔽爲不之察也幸子之教感得族而併之矣客逢其里人以廟詢曰近者淫祀而罔應故不祀王禱而無咎且二仲之嘗存焉

右文九篇齊孫汝嘉得之東平呂氏家藏爲一卷餘亡

至北

至北言妖孽之至於人無不誠而懼士言妖孽之至於國無不道而怒何哉曰至能前知妖孽之至不能却明妖孽之由士能前知妖孽之至乃能却明妖孽之由故異也至言可禳則設淫祀指虛應故誠于可爲懼於所聞士言可禳則殺如己活北干故逆於聞怒於不可爲嗚呼設直士世用之如邪至頗爵國紳之如策言則有國有家者何慮乎患

一品寫眞讚

山嶽之隆莫隆於嵩華江海之大莫大於勃溟故天之生聖賢於百千年也乃稟其奇秀以爲之氣色包其浩蕩以爲之胸襟落落注注如龍如鳳然後總兵符於握內懸相印於腰閒照青生靈扶持邦國大矣哉將如是則命良工持筆之椅資墨之妙寫千載貌移於繒素不可以不敬不速小從事某職丞文詞齋

戒而歎嘆曰

蒿華千天　氣象斯然　溟渤紀地　謂如風也嘉猷
胸襟靡異　謂如能也靈　一時丹艧
列素在壁　良工善移　寶出發型之義
兩面風姿　彩筆爲之　聚君急蘇陶翁
松森峭壁　月映成池
明朝當設宮之飛　索而觀之

頴川陳先生集序

唐設進士科垂三百年有司之取士也喻之明鏡喻之平衡未嘗不以至公爲之主而得丞之際或失於明鏡或差於平衡何哉俾其負不羈之才蘊出人之行殁身名路抱恨泉臺者多矣嗚呼豈天之竟否其至公也抑人之自坎其命邪頴川陳先生實斯人之謂歟先生諱黯字希孺父諱贄通經及弟娶江夏黃夫人賢而生先生無昆仲姊妹十歲能詩十三袖詩一通謁清源牧其首篇詠河陽花時面豆新愈變豎牧歲之曰藻才而花貌胡不詠歌先生應聲曰玳瑁應難比斑犀定不加天嫌未端正滿面與裝花繇是聲名大振於州里十七爲詞賦作蘇武謁漢武帝陵廟賦便爲作者推伏二十爲文先生松姿柳態山屹陂注語默有程進退可法早孤事太夫人彌孝熙熙愉愉承顏侍膳雖隆雲路之望終確彩衣之戀既而及其子蔚冠太夫人勉之曰付蔚於潘岳之筵俟爾於郗詵之桂方起於鄉薦求試貢闈已過不惑之年矣乃會昌乙丑逮咸通乙酉其間以寧家兼在疚之斷絕往來吳楚之江山辛勤秦雍之槐蟬嘆嗟知己之許與與同郡王貽蕭楠同邑林顯章潘赫連韜福州陳藝陳發爲雄同時而名價相上下嗚呼斯人賢者以不羈之才出人之行懇懇乎進趨恂恂乎鄉黨而無所成豈天之竟否其至公耶抑人之自坎其命耶俾有司失其明鏡差其平衡之如是結寃氣於名路之中銜永恨於泉臺之下豈不甚歟先生之文詞不尚奇切理也意不偶立重師古也其篇詞賦歌檄皆精而切於官試尤工某即先生之內侄也弗而趨隅頃隨計之歲先生下世後二十五年而忝登甲第東歸之求遺稿其季子蘧泣曰兵火也少得其文三十一首賦若干首他處得詩若干首敬俟增而後述大復元年某叨閩相之辟旋使錢塘與羅郎中隱遇隱曰咸通初與先生定交於蒲津秋賦之場賦則五老化爲流星詩則漢武橫汾先生之作也爲試官嚴郎中都之吟諷秋場五十人之降仰今遺稿可叢願序之既遲不及求增謹以所得之文賦詩歌檄分爲五卷抹沮搦管爲之前序將寓正郎爲之後序正郎負宇內之雄名用釋泉臺之永恨時天復二年秋七月也

送外甥翁襲明赴舉序

下秩

書

與楊狀頭書

與王雄書

蒙示盛文拜納之日焉可無言某不業文誠可儷偶其辭以贄方寸既再而思夫儷偶之辭文家之戲也焉可賞其戲於作者乎是若揚優咳于諫舌嘻妾態參婦德得不爲罪人乎是乃掃除聲律直寫一二強名曰書幸垂聽覽頃越之苧工遊蜀之錦肆錦工以之示肆人皆哂越工曰誠紝雪之與梭霞異諸然其經緯之如此文章之若彼咸言其極某今獲閤下之文雖莫我知亦庶幾於越工之言蜀錦至如典謨之比寧敢輒言若復韓校書兩寓沈先輩永崇亨中丞安邑劉補闕已上十篇書指陳時病俗弊敘述飭躬處己薄論文學興廢指切知己可否雖常人俗士閒見之亦宜感動況吾曹乎則知縞十襲而未第者抑有由也夫以唐德之盛而文道之衰嘗聆作者論近日場中或尚辭而鮮質多問下能揭元次山韓退之

之風故天所以否其道窒其數使若作騷演易皆出於窮愁也復何疑焉今之人皆謂番禺駢寶貨遊者或務所獲某之來也得閣下之文爲至寶奇貨充所獲豈不厚於它人哉願閣下脂轄躍轡薦計貢闈高取甲乙然後使人人知斯之寶貨異於是也元次山韓退之之風復行於今日也無令鄭蕃孫泰李瑞閔廷言陳嶠數公寂寞而已幸惟志之不宣某再拜

答陳福隱論詩書

隔違之久每思陸凱之風雅馨香故人秦樹吳江梅花一枝爲之寓某無陸君之風雅有故人之馨香越山台嶽去年輒以詩八首爲之贄昔陸氏茂范君之報今某切希畋之瓊瑤不知何以勝據焉況四始六義之莫備匪萌是望伏蒙希畋錫以長牋飾之過詞不勝其驚悸而後踴躍也敢一二陳之某始者所故交之爲詩希劉咸通季初貢於小宗伯試禹拜昌言賦翼日罷特持斯賦於先達之門忽明見錢之目（俗云以詩爲業錢而市物以賦爲持錢而市物）是時張喬許彬林希劉皆咸有詩名而退飛不已某既竊其目尤疹二三子落空拳之所不敢俟終日遂更以賦數年賓場之無才畫勝景之多餘暇不能忘情於舊輒薦披榛焉于以寓誠敢期希畋之是知乎錫以長牋飾之過辭初捧之而驚悸旋諷之而踴躍踴躍之謂如見古賢焉何也希畋示以先立行次立言言行相扶言爲心師志之所之以爲詩斯乃典謨訓誥也且詩本於國風王澤將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詩人乎今之世言之者謂誰是如見古賢焉況其籠絡乎天地日月出沒其希夷恍惚着物象謂之文動物情謂之聲文不正則聲不應何以謂之不正不應天地籠萬物物物各有其狀各有其態指言之不當則不應歟是聖人刪詩取之合於韶武故能動天地感鬼神其次亦猶琴之舞鶴躍魚

歌之遏雲落塵蓋聲之志也琴之與歌苟爾況惟詩乎且降自晉宋梁陳之來詩人不可勝紀莫不盛多猗頓之富貴疊隋侯之珍不知百卷之中數篇之內聲文之應者幾人乎大唐前有李杜後有元白信若滄溟無際華嶽干天然自李飛數賢多以粉黛爲樂天之罪殊不謂三百五篇多乎女子蓋在所指說如何耳至如長恨歌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刺以男女不常陰陽失倫其意險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哉逮賈浪仙之起諸賢搜九仞之泉唯掬片氷傾五音之府只求孤竹雖爲患多之所少奈何孤峰絕島前古之未有咸通乾符之際斯道隳明鄭衛之聲鼎沸號之曰今體才調歌詩援雅音而聽者僭語正道而對者脆噫王道興衰幸蜀移洛兆於斯矣詩之義大矣哉若某也誠未足與言而已矣自向叨希畋珠邱金宛口諷心降之言其復家傳奧言身周雄文者乎乃僅惕銘戴之無窮伏惟察而憐之不宣某再拜

與羅隱郎中書

故表丈遺文盛序古人之重存歿爰捧諸金感涕之誠實刻肌骨然以郎中十五兄相逢京輦得志金蘭雖備熟於行文恐未周於平昔而某以內外之戚始終所詳敢以小才爲之前序誠以麟經下筆諸生而不合措辭而史馬抽毫漢代而選陳別錄伏惟慈造必踐前言西望禱祈可以鑒料

右書四篇東家編略所錄

裔孫迪功郎新泉州惠安縣尉巡捉私茶鹽礬兼催綱運　校勘

啟

南海章尚書

某伏念高爲碧落詎側管以能窺深作滄溟固持蠡而莫測焉可爰賚瑣智直杖小才敘昴宿之鍾蕭述尼山之降孔既將越禮誠可加刑然則有曠代之遭逢獲千年之際會設若旁扃辯囿內過言泉不惟上負於良時抑亦下辜於卑志是致齋身搦管沐髮裁辭伏惟尚書象外三山人間七寶體天地方圓之製法陰陽昇伏之機自從見作人龍翔爲鳥鳳騰輝瑞牒流慶皇家文章則游夏同遷事業則伊皋周召飛揚天上踐履朝端且自古六官所重莫先於吏部逮今貳職所難無出於侍郎而尚書五陟東曹兩司銓管翔復品量庶彙選度羣材鼓萬乘之安危繫四方之休戚晉魏則大難斯地國朝尤不易其人歷數除書少間再命朝廷不欲止於鴛省便入鳳池須加分閫之尊用飾作霖之盛特以番禺巨壤南越名區外控蠻陬旁通蕃貨昔者石門酌泉之事合浦還珠之風日月遷綸規程革易以尚書勵辭玉留錢之節執投香載土之心用將揭二賢廉潔之波新五嶺崎嶇之俗俾以佩豹韜而直下建龍節以遐征非止鎮臨要申龜鏡昭然足驗儼若可觀然後飛鋒騎以徵黃降鵠書而命說恢張帝道陶冶生靈所以知高祖創基太宗纂業更得無疆之祚仍歸有截之風何以言之伏以尚書萬頃包含千尋峭拔膺嶽峻河清之數切佽氷食蘗之誠徹洞古今居無喜慍將以銷履聲而朝紫殿擴心秤而啟洪鈞自然道臻於堯舜義軒時復於禹湯文武百鎰向化萬國歸心雖在愚蒙亦能辯識而某器同魏瓠凡若莊樗握無蛇口之珍額有魚身之點今者運持幽賤獲觀旌幢競營方黍於扶塵獎過旋切於薦賦且凡開場試二就鎖屬詞從

物外之課虛同燈前以應限紙若仲宮閣巫公之筆長卿壘陳后之金空有所長或聞未至況某雖勤篆刻且昧精奇張平子固合廁都陸士衡所宜撫掌寧期尚書親迴嚴重庭賜褒稱變泥沙爲丹雘之姿植菅蒯作芝蘭之秀魯史聯樂於一字晉庭俄採於片言超越尋常震驚流輩況方今武功草偃文教風行計奔歲貢於九州勝揮詞人於都省至於生於草澤來自溝塍或能自闢中甲乙或登殊尤選蓋止於同人延譽先達吹噓未嘗有聖日名侯大朝重德面開金口首借丹梯以此推言便宜自賀瑤枝玉幹虛屬皓月之中羽駕雲裝寧遜碧霄之外已知蹇步可造遠程伏以宇內跡單天涯親老一旦有茲殊遇得此吉祥買臣何媿於負薪毛義實榮於捧檄感深唯涖喜極翻驚憑膽竅肝空寫鄭莊之驛縻羞萃首何裨元禮之門攀謝兢惶罔知所措下情無任戰越悚惕屏營之至

薛推先輩

某體物非工屬詞無取每欲效顰於越女常思裂擘於靈光今者先輩提江筆以雲飛擲孫金而羽化賢愚塞望遠近騰聲凡是懷刺來人操觚學者莫不競爲市苛爭作鏡窺所以恥不遊門勇於執轡遂投鄙拙上瀆精奇伫聆架屋之譏莫俟披沙之詢豈料蔑聞撫掌翻獲知音林先輩至伏詣仁恩超越涯分對彼鶯還之侶當於鳳集之時遽起蘭言爰開金口大垂激發曲賜吹噓榮邁序都事逾折簡傾身聳聽跼影瞻風如飛氷雪以清心若韻笙簧而到耳感深旋泣喜極增憂夫知蝮螫行蹤巢蚊寓跡獲采片言於叔向何酬一字於仲尼雖切朝暾尤加夕惕然而伏念近世以科網英髦勝張取捨雖例從都試實採自衆聞故其負藝而來懷才以至是皆闡投哲匠神拜先鳴苟有所稱便馳殊譽然後方冲桂月遞躡蓬山如某今則有此遭逢受斯獎錄來從特異出自非常便可釋疑永將去惑雖慚陋質粗抱丹心既得地以戴邱倍推誠而倚玉在面陳而莫盡於筆寫以寧周拳戚依投不任榮懼謹詣宅祗候起居陳謝

刑部鄭郎中二首

某學異生知才非夙搆雖叨進取莫俟遭逢郎中模楷詞林梯航名路每慮或遺於片善常憂不採於一言比者伏蒙曲念虛蕪榮流咳唾誨以磨鈆未至刻楮非工冥心於雪夜花朝空徵六義屬意於國風王澤罔造二南將令罷課徐情迴從體物伏自穢城去騎瀚岸歸蹄時邁青陽景融朱火於是凝神扣寂閉跡探幽蓋希副非次之恩知非敢切平生之志業昨者伏遇南宮拜命北闕朝天豈惟上賓於高翔仍喜旁陳其末藝永期指教畢願攀依而以淺近懷慚雕鐫積愧前而復卻決以還疑空眷戀於門牆竟遲迴於書幕今則難逃皎鏡須詣平衡翼分妍醜之姿式定重輕之品伏惟特固朝暾之旨俯憐夕死之心薦賜發言重將辯惑臨風股慄伏紙心中傾寫依投不任激切試賦一軸謹詣宅祗候陳獻

又

伏惟郎中樂府至音儒家上瑞既負雄文於卓絕仍搜律韻於精微始者神入名場騰於人口以謂若生逢孔氏偃商則失於四科出值毛萇周召乃慚於二雅實己當千莫讓而又恥一不能復以餘波濡於體物孑孑並麥雲之勢篇篇皆擲地之聲大使前哲懷慚尋工積愧某業非精至藝本雕鐫猥蒙仁恩曲賜借示自旬日己來齋心繕寫沐髮吟哦愈盡頭風沉念近世以科網英髦勝張取捨雖例從都試實採自衆聞故其負藝而來懷才以至是皆闡投哲匠神拜先鳴苟有所稱便馳殊譽然後方冲桂月遞躡蓬山如某今則有此遭逢受斯獎錄來從特異出自非常便可釋疑永將去惑雖慚陋質粗抱丹心既得地以戴邱倍推誠而倚玉在面陳而莫盡於筆寫以寧周拳戚依投不任榮懼謹詣宅祗候起居陳謝

兵而管仲三奔射策而孫宏十退豈戰之過蓋時所違此乃今古玄機聖賢定數契日月虧盈之理等陰陽昇伏之期用以否其道而奉其身窒於前而通於後逮今一人側席四輔求才則煥爛除書飛入雲山之裏昭彰懿德馳歸省闥之中徒恨傷麟終幾失馬若無往歲焉有茲辰遂使一撫暗寒三更揚歷頭居東署首列西曹皆是重難無非清顯既明前事因卜將來佇當潤色絲綸翱翔近密輝飾於典謨訓誥啟陳於堯舜禹湯鎮壓蠻風帆張吾道凡居近取皆切攀厮況處恩知豈任嘉祝所歸公望非自私誠賦集謹詣宅起居陳納

謝試官代

伏念鶯雛爲鳳有識咸驚投礫參瓊良知足鄙豈可高懸皎鏡迴揭平衡而乃呈六極之陋容卦一絲之蔑質得不臨風扇面對景忡心然巧冶開鑪莫遺鈆鐵精工執劍不問圓方又安內鑰言樞上辜德宇足敢因依借喻一二披誠某蝸甲薄姿蟻封微狀學雖勤於刻汁藝則愧於鏤冰徒以獻豕辭遼賚花躬魏稅駕而旋同依龍操弧而果異麗龜遂至干仞禹門額蒙點鈍兩朝楚國足被刖空竟於豐獄以沉埋誰以蜀桐而激發伏惟博士鳴岐瑞質歌郢至音蕙蘭而張柳風垂迴拔而稽松雪峭自提攜江筆鏗擲孫金投身而傾動龍宮揮手而震驚蟾窟時爭蟄角俗竟頻眉今則珠履賓階玉京羽駕欲高飛於魏闕先下歷於虞庠故得槐市三千杏壇七十依於考擊竊彼飾褫而某邱錦小才路蒲末學既非備鶚大懼溫犀固當絕望趨隅甘心滅刺然則嘗彈流水罔協鍾聰曾躡浮雲莫迴樂顧是亦難參雅調不號逸羣剡其器乏正聲徒懸驚骨苟明試不偶至公則異時何路以致身他日無門而振跡坐爲棄物立謝明

時是乃洞寫血誠仰祈風鑒伏惟博士曲垂厚顧猥降隆私將憐其蟀蛉剖胎只自迴旋於皎月蠛蠓奮臂無辭殞瘁於高車非敢染竈所稀留馬干瀆清嚴下情不任惶惕屏營之至

盧員外 濤

昨輒以近試賦輕黷門牆韻匪鄉金理宜諸石豈期轉禍爲福以寸獲長戶部郎中伏話員外仁恩大賜獎錄拜聆嘉耗疏對吉辭感惕兢惶進退失措實以從古千時之道至今取第之由莫不路邀鼇頭程懸驥尾苟非先鳴吸引哲匠發揮縱或自强行將安適伏以員外斷簽積學計斗負才龜鏡詞林梯航陸海是故門駢鄭市俗墊郭市爭俟裁培互希丹飾而某牛涔淺狹燕戲微茫豈合攀披徒爲激切員外燕中市駿稷下館人皆使有歸不言無取猥流厚旨曲降隆私某是敢引事推言徵文借喻且傑如韓信未歸漢祖以誰知美若西施不入吳宮而孰驗所以蠶劍而凌虛吐耀焦桐而駭耳飛聲然後感動良知遭逢鑒事雖小異理或大同伏惟稍降尊嚴俯垂惻隱如某味爲貢士淺作丈夫方今不右武功大先文教矯辭人於鷽谷鍮宗伯於龍門其有員馬之文華韞顏之德行或栖栖以至或嶽嶽而來未嘗不坐馳日下之名立貯彀中之望是何謝茲振發而處彼幽沉類年厲角逐之場衆口蔑殊尤之譽齊國籌禿荆山眼枯漸覺途窮盧云舌在豈可堅期御李確慕依劉志空切於投林醜難逃於側管伏惟員外魏車委照軒匣揚光儻憐其刻意探幽焦心體物雖則異於披沙之說然略幾於架屋之譚許列書筠令參撰杖今者或因舊士敢乞編名所希從數仞牆伴二三子增輝瑣質擅價主人皆由一顧之仁翹望百金之諾含毫汗下伏紙魂驚非切覬覦所憂詠戮叨越干犯下情無任戚懼屏營之至

侯博士圭

某口諷雄詞心祈藻鑒在他處則早逾一紀來上國則已逮二年常測管以推誠每持蠡而注念蓋期御李非敢希顏所以竊贊荒蕪爲塵牆仞聳蟻封於邱岳疏蛙渚於陂溯敢望吹噓竚聆諸責昨日進士林郁忽傳尊旨遽話殊私伏惟博士曲降恩知俯迴獎錄不置蓋甌之地爰與蠙蜆之言事邁常倫榮過始望傾身拜命踴影瞻風若聽咸部知吞甘醴敢便忍爲知己蓋將夾定胸襟實以當今文教風行詞人輻輳莫不俱陳素業各務所歸而博士負擲地鴻名摽掞天逸勢吐揚雄之五藏陋班固之兩京故其接踵望塵聯肩執刺爭爲秤挂互作鏡窺或聞由也升堂賜之入室是則千門改觀萬戶飛聲若璠璧之飾來類金絲而振出所謂功伴造化言繫像舒作詞林培植之家爲陸悔梯航之主必當不私其一顧誤彼衆聞以某數載辛勤一生疑惑唯傾丹懷翹矚重言冀將卜以妍嗤斷其可否今則出於門館發自齒牙事既殊常道方自信栟音俠同寐覺寐若神通呈材之獲殷篋鬻馬之蒙樂顧己逢茁匠肯愧他人蜀璧靖居管牀兀坐既佩茲聲欲盍勵彼頑愚苟無疑於鏤冰則求工於刻楮怵躍惶罔知所裁下情無任感恩激切之至

蔣先輩二首

某自逢門仞尋達家山拜慈親而聚族生光遞宏造而一時泣下蓋以生平事業出自宗師豈惟特異之恩知仍契非常之事分昨者賫持惡賦刺謁清塵本期劉子俊家待以蓋甌之地陸士衡處置於撫掌之間豈期以寸獲長纓駕竊價伏蒙校書先輩驚人賞錄越等褒稱篇篇而喻作金聲一一而讀爲蝌字迥施異禮疊錫嘉言及門則倒屣於仲宣侍座則授經於左氏周旋許與覿縷指揮畢令如蘿附松更使以膠投漆俾從秋賦首出門牆顯示輩流別加援引且古人之慕元禮幾獲御車學者之師仲舒未嘗識面以斯修省莫有比倫永言遭逢得謂卓絕別國朝之設科待士較文取人往歲主司則斷於獨鑒近時公道則採自衆稱繇是重望朝賢有名先達得以主張斯道梯級將來至若有負兼才且非所業或文章而稱詞賦或律韻而譚古風猶自彼唱此傳影隨響答其況專功與善本面說人又若校書先輩鳳藻凜天鴻名傑俗今時賈馬昔日班張猶在場中多士便瞻於豫唾既行天上一言何啻於典衰當以調啞使鳴吹寒令暖伏自歸寧膝下駐跡江干白日思惟中宵起坐既名爲得路當別議感恩況緣家邀東閩路遙北闕一迴逐計數載違親頃者累繕蕪詞歷投碩匠或蒙開口少值動心以此鼓勇無門自疑不暇今則從大藩之賓榻得當代之主人幣如釋氏之被迷醒若神醫之愈疾一家相賀舉目增輝進取有茲肺肝可察伏以上京迢遞難於獻歲支離須俟新春方議假道遙發芸馨酷烈蓮幄清虛昨陪侍於游從今綿隔於烟水別無言語併陳於殷浩面中空有夢魂常遶於燕昭臺下

又

某伏念希邁知名於靈運不作門人左思擅價於士安非爲弟子雖則清風凜若懿範昭然得將爲千古高譚未免是一時閑事繼思到此因敢形言某賫持淺蕪塵觸門仞遽竊披沙之論爰蒙折簡之知事實驚時榮將越望而又謂前賢之末至垂厚意以特殊將令別議依投用堅恩德資今日顧憐之旨作它時汲引之由苟闕如此之懷豈是偶然之事赫赫昭代

鏘鏘衆人榮持詩匠之發揮爲向良時而角逐則何患龍宮之杳杳何憂蟾月之高高足以雪曩歲之湮沉恢張爾刺壯平生之意氣棄擲終竊如此若不激切擎邱壑涼誓劍豈謂修文學古何名勵節砥躬伏自處侍清塵仰切殊遇未嘗一夕不將心禱於神明縱極千言難以筆書於丹赤攀謝感激罔知所容

楊狀頭贊圖

某驟持末學遂竊殊知伏自豫章數旬溢浦一路扃旅舍而夜唯假寐逐征帆而日但沾衣蓋以虔戴遭逢仰思情旨先輩主中興之文學作來者之蓍龜伏蒙採某所業異於等倫惕某所學困於曩昔大張金口精發瑤函且午火燒空一陰司月而泉石或病乎炎毒處城池而奈彼鬱蒸況土風則竹扉玲瓏煙水則葉舟蕩漾纔曉而烏光赫透欲風而魚沫腥飄雖付於醴酒酣酌或亡杯混又屬其羽書重疊時觸高明誠知不乏徐波爭奈罕聞暇日豈可更抽秘思別運寰蹤每摘一幅之霞牋咸滴千痕之雨汗雖才高倚馬曾無起草之詞而宇悉如蠅幾苦生脈之筆未知單牋何補生成費行而便是金丹舉步而即昇雲漢矧復公言私諭要訣神方一一指躍頭頭傳授將克周於頂踵俾無失於毫釐以此推恩而前古所稀以此行道而方今誰比士林名路一朝有知己如斯白日青天萬世雖子孫爲書下情無任感恩豈淚悚謝之至

代鄭郎中上與道鄭相

伏念右甫受知於遂中覆蔭中言於堂下既情非疏舊復地稱尊卑向能感動至公遇逢殊禮而某神資所向天授其時獲曠代之恩依得千年之幸會其可永緘丹赤上負陶鈞伏惟相公特降恩慈俯垂惻隱昔年一見曾陪鶯谷之春今日雲飛俄隔鳳池之路信鶴雛之果異諒牛驥之終懸徒增倚玉之榮幾積續貂之媿況相公負英才而作礪持碩望以登庸始者四海傾心一人側席朝聞坐幄暮見飛霖扇澆薄爲淳風激讒邪歸直道均施鑪冶高揭權衡使鉛汞之不參令錙銖之各等故得方圓任器高下隨宜黜陟無偏賢愚有序某早甘退跡忽喜逢時遽從學省之前銜爰踐蘭宮之峻級己爲塵忝誠合揣循竊思頃年九陌秋天都堂雪夜常容披霧每許參瓊逮夫片玉昇科兼金列榜雖登龍羣彥同戴邱山而附鳳一心偏投膠漆既以宗盟屬意仍從知舊留情重燈依投網繆獎錄遂使慶鍾末路福逮今辰既預門牆仍從蹈埴宛得御車之便無煩擁篲之勞但以某弱羽難高幺絃易斷始自筮仕及于登朝未嘗暫識清途晷遊華貫亦人地之所拘限何窮通之切咨嗟洎夫郢俗蹇雌穰城建隼連叨竹使尤愧棠陰雖阜蓋紅旌別過素望而霜臺粉署終繫丹心今則榮竊握蘭幸當襆被馮唐歷踐誠知戴白之年貢禹棲遲且有彈冠之地

代鄭郎中上靜恭盧相

伏以天覆地載縱鬼神之奧皆蓁陰伏陽升雖鱗介之微必動道既如此人焉忽諸伏惟相公持重器以爲霖負英才而坐幄傳丹青於直道扇鑪冶於至公致一物之無遺使萬方之有賴某顧惟瑣陋獲忝釣鎔既契之於無私固施之於不報豈宜遽賚感激竊拜門牆但以事出非常恩從特異若不披於丹赤終有負於神明伏惟俯降尊嚴暫垂聽察某才非敏幹性本顓愚自從振跡春闈投身宦路徒綿歲月莫致飛馳却則窮途前皆散地是亦用之則未爲國士捨之則蓋類腐儒因自揣循每加退縮然而竊念古人不遺賢路非遙皇朝自科擢英髦爵昇品秩其或來從草澤生非簪裾亦常列入清途參爲盛觀所以蓋持孤子尤切兢修節勵松筠心領葵藿常注目於煙霄之上每馳魂於省闥之中逮夫立鑿凋空壯心折盡會無影響空極瞻望豈期相公纔揭權衡便垂採掇俾遭逢於聖日令允愜於生平所謂材並得宜物無遺性信造化之功不及量推遷之令能脩義貫古今恩逾卵翼況相公峻于埏埴切彼陶鈞當今士分如林朝稱不乏足得鄉其公選擇以良才而某已懷耕釣之志並閉宏林之路長令淵潛本日遺賢是何特逢間隙周旋較合青雲方將魚鳥以同歸鴻渥連天忽歷煙霞而曲被從容壇之舊籍踐蘭署之清資豈是常情諒非小事伏自榮切蹼被幸竊合香未嘗一夕暫安片時不感嘗若千鈞之在頂每將孤劍以誓誠但以有地受恩無門懇懇只紓高車而激切空持敝箒以解榮深則汎濫心唯恐悚瞻風拜賜對景懷仁涸彼言泉固申陳而未盡託於筆札豈寫載以能周攀謝蕭惶罔知所措

代鄭郎中上令狐相

某今月四日轉授刑部郎中伏蒙相公仁恩特賜寵誨事從非次言異常倫感激蕭惶進退失措伏以某材非可採藝不足稱出自門牆樹爲梯級纔榮地部復陟秋曹持鶺鴒決起之姿到鵷鶵曾棲之地相公憐其拙滯忽此騫翔疊降恩輝荐留手筆指令忝幸教昔經過始者九遷曾假虞邦之道向來一字爰垂魯史之褒義極生成彩逾丹雘拜窺垂露跪捧隆私汗浹背流淚盈眥下未知順風弱力撮土微形獲參一日之高躡何報千鈞之重意唯謹緘於篋笥常誇向於縉紳爲宦路之遭逢作仕流之卓異攀謝懇切不任下情

代陳蠲謝崔侍郎

某啟戶部鄭郎中伏詁鄭隱先輩專傳侍郎尊旨伏蒙於新除永樂侍郎處特賜薦論跪對吉辭拜聆嘉耗感激兢悚罔知所容某詞學疎蕪進取乖拙一切貢士累黜名場足問之刑處縱橫額上之黥痕重疊今春伏遇侍郎精求俊彥歷選滯遺某又名礙龍頭跡乖豹變都由薄命醜負至公以此怔忪莫寧悚惑無已在良時而自失於異日以何歸謂一生而便可甘心歎二紀而徒勞苦節豈料侍郎堅垂記錄確賜憫傷令後人而副取前心指陋質而說爲遺恨將使蔡經之骨終繫仙家士燮之魂却還人世蓋施陰德豈止陽功喜極翻驚感深雅泣明年春色致身雖出於他門今日恩光碎首須歸於舊地

西川高相

相公嶽降宏才神資偉望象外而藹然姿言人間而凜若清風當以四三傑於漢庭九八元於堯日聖上以南澄鳶水克仗英威西鎮龜城須資妙畧所以未歸台輔且據重難巍峩兩地之勳冠絕一時之盛凡在中外孰不具瞻

蔣先輩

三吳煙水百越山川兵戈杳隔於音塵門館久違於趨覲空自明祈日月晴祝神祇相如徵出於上林賈誼召來於宣室不然者隱於商嶺棲向傅巖克俟搜羅直膺夢寐焚香稽首以日繫時某一帶江鄉六更寒燠都由惡命早失良時迍邅一名進取則大朝有難零丁數口退休則故國無家歸蜀還吳言發涕下

沈侍御

侍御麟鳳瑞姿蓬瀛絕境叔度與陂湖比量仲尼將日月齊明自飛翥九霄梯航陸海鄭門若市季布如金爲學圃之芝蘭作詞林之杞梓今則提携陳檄登涉燕臺冠張豸角以槐衣崛折蓮花而照瀚假途如此殊拜寧遙凡在人情孰不傾矚下情無任

段先輩 二首

判官先輩萬頃襟神四科文行比鸞鶴而既冲霄漢喻龜龍而須瑞皇王今者賓幕清風士林重價雖欲留歡於五辟其如積望於九遷伏計即有新榮別膺殊命某蒙知既異感德常深辭違遽變於暄寒禱祝敢忘於朝夕

又

昨於道路累附狀伏計迤邐上達某行役近已到潮州伏以一路經過二年飄泊言則涕下靜而魂銷固非繫情於杯酒笙歌留戀於雲山烟水拋擲進趨之道遲迴溫凊之期伏計夙鑒如愚必當知不得已又安可遠含丹赤莫寓聽聞且聖代近來時風愈正取舍先資於德行較量次及於文章無論於草澤山林不計於簪裾紱冕少有三舉五舉多聞十年廿年而某自厠跡其中且遂津不暇況乎來則無終軍意氣動則有楊朱路岐將卜一歸僅闕兩試人事如此光陰幾何先輩特賜恩知殊爲誘誨時或軫念固應動心然亦否極則通彩來自聖他日而若無好命今辰而焉有良知唯當依倚栽培諮詢可否陳琳牋檄寧容久借於外藩夫子門牆虔俟再趨於上國

賀正

伏以司雞殷朔建虎堯辰仙人則飲柏延齡詞客則浮椒獻頌伏惟相公膺茲令節納彼嘉祥邵伯甘棠蓋地之芳陰更潤亞夫細柳連天之瑞色長新與青陽而同發生揭鴻鈞而普播物永貞國柄堅律師壇

又

伏以青陽變律乃二儀革故之辰獻歲開正是四氣惟新之日伏惟僕射與春符契觸物貞亨迎瑞節於鳳銜榮兼四輔建碧幢於鼇越永保千年凡於動植之開長受暄和之賜

趙起居

某今月二十日輙以所業賦一軸陳獻清嚴持膺艸之造扶桑鞭款段之駑騏驥所宜唾面敢俟回眸伏以起居爲八韻之咸韶作九流之淚渤凡言進取須白品題而某二紀飄零三朝困辱若不仰投門館處莫發揚則永攜疑玉以汎瀾長作啞鐘而泯默攀託新禱倍萬等倫

崔右丞 二首

某獻賦命奇食貧計盡難安桂玉須遂萍蓬伏念瀟滻行塵周秦去路平言南北猶悄神魂況今攀託門牆依憑獎顧以坑谷蒼黃之態戴邱山岌業之恩得不欲別還留將行復却丹誠聚血雙淚流珠別當杏苑煙晴柳溝風暖陌上而羣英得意塵中而衰鬢傷離設令勇若荊軻固亦慟如阮籍伏以右丞宏施陰德懷諸仁心儻或戮枯肉骨之未忘則膠柱刻舟而敢念寧言今日唯惕將來遲回數仞之牆邊移時忍去愴恨九重之城外舉策何之感戀屏營罔知攸處

又

某依棲門館感激生成頻年忝極薦之書詞逾一鶚累勝以未亨之數愧積遷鶯莫不惕息肺肝莫惶顏面既茲負累合在棄嫌而又薦以鵷游仰干牋翰雖宏容之不改且循省以何安冰炭交懷芒刺在背今則已莊行計即擬出京不唯推戴岳之誠指於岐日抑且切戀軒之志泣向清風攀感屏營罔知指喻

韋舍人

某近者輙持齋戒虔寓牋瀝南山待旦之誠告北陸移暄之律理雖可憫罪或難逃伏惟舍人義路無疆詞源絕嶄設鑄顏之鑪冶恢薦禰之牋函今則走文侵人院之期折匠走致書之日儻蒙枉於公道申

以私恩念某夙陷義門薦臨文陣名魁海濤乘風水以未知爲鯉年深逼雲雷而愈懼特因薦士敢乞編名則獲從金籙以上聞焉有玉皇之不齒立薛坑谷繫在生成攀託禱祠涕淚沾迸

工部陸侍郎

某伏念聚蚊響於出震之音其雖懸越奔羽族於鳴岐之德乃不參差事既同遂理宜懇懇伏惟侍郎韞蘊之奧學負詞賦之重名相如則逸格拔天孫綽則英聲擲地播於金石流入典謨竊以某架屋懷慙披沙莫喻固自循揣豈宜贅投但以水合朝宗雲須觸石篆是年賁鄙拙首扣門牆實爲舉揚之中貢士所業律詩古調詞賦歌篇前則貞元元和之風耳聞其事近則咸通乾符之事目覩其風求知己則咸禱於兼功斷臧否則須歸於本面然後人方必信道逮無疑則某一生辛勤數載攀祝必若題品不出於侍郎金口薦揚不出於侍郎瑤函縱能別契亨通固宜終慙暗昧矧以迷津未已泣別方深比者先輩陳樵早同視席曾將姓字虔爲啟聞伏知侍郎猥賜獎容異於倫等其後薦自同志嘗聆玉音而侍郎文學著蠶朝廷領袖某不敢以後來舉態近日時情僭瀆尊嚴躬陳一二今則久摧鬢鬣又近風波溝壑無必出之門肝鬲在須傾之地免叔向則他日莫議活士燮則神術所能願推恩於留馬埋蛇庶受賜於黃枯翼卵下情無任攀託依投懇切惶懼之至

翰林薛舍人

某伏以十一日纔除主文旋懇情懇罪責則可言於躁切惆傷則宜恕於單危非不三省九思沉吟牋管而以途窮日暮恐懼風波亦猶抱沉痾者悉將虔告於神醫懷至痛者無不上呼於穹碧伏以學士舍人軒銅照膽蜀秤懸心仰惟燭臨當極幽奧且夫禮司取士寒進昇名若無詣匠以斲成未有良時而自致不然者則安得權懸至鑒代有遺人伏惟學士舍人標表士林梯航陸海凡言進取須自門牆今以文柄有歸至公宏播則精力四同於造化嘉言乃作於蓍龜而某折角有年交鋒無託羽毛零落蓍蔡摧殘若不自學士舍人推恩極山岳之隆擴臂到溝壑之底則還慙抱甕難出戴盆兼近者面獲起居親承念錄哀某昔年五隨計吏別雙足以全空今復三歷貢闈敢陸沈而未暇許垂敏手拯上重霄謹以誓向鬼神刻於肌骨中興教化一身免沒於風塵下國兒孫百世敢忘於厮隸下情無任攀投懇懇之至

裴侍郎

某伏念薦孟明則子桑所能免叔向匪所奚莫議推言及是懇懇爲宜上瀆清隆敢希容聽伏惟侍郎中丞頃持文柄大闢至公垂爲聖代之準繩懸作貢闈之日月某爲後無私之南枝遂乖必字於十年伏蒙侍郎中丞曲賜憫傷直加賞錄連歲薦論瑣質傾極重言而以弱植難培么絃易斷且驚負累空費生成既而不罪龍鍾愈隆恩遇昨者面容跪履親俾寬天仍加琢玉之品題更啟如金之然諾便於此日上薦重霄今則已除主文只新陰德延頸於溝壑之底瞻恩於邱岳之隆踞龜龍不端於匹夫何犬馬合由於本主沾巾隱睫懇懇脈我肝不在他門瞻於死節下情無任攀託依投懇懇惆傷之至

楊侍郎

伏以蓋爻不兆之文何人復演魯史不褒之爭曠古躁切惆傷則宜恕於單危非不三省九思沉吟牋管而以途窮日暮恐懼風波亦猶抱沉痾者悉將虔告於神醫懷至痛者無不上呼於穹碧伏以學士舍人軒銅照膽蜀秤懸心仰惟燭臨當極幽奧且夫禮司

爲薦舉帝王之作知音而主且不言人誰肯信繇是須出侍郎金口須自侍郎瑤函今則論啟無私恩加瑣質錫生成於此日遭分付於將來早從握內以擠排便是眼前之科第然後念以漸臨風水莫如蓬島之音塵俾拜雲天親吐蘭言而誨諭留心及是白古所稀莫不拳跼循牆千載之質向神鬼誓於子孫鬱谷乘春雖託他門而振羽糜軀異日須歸舊地以論恩懇肝膽以無窮寓賤毫而莫載下情無任感恩懇懇惆之至

薛舍人

今月二十八日張道古參軍仰傳仁恩伏承舍人學士不以某幽沈榮賜論薦初疑夢寐旋認生成不知所容蒐惶戰悸伏以舍人學士半千膺數全碩負才嘉名冠絕於九流逸步翱翔於四戶頃者重於知己遂以文闈隆行望於聖賢蓋基負於台鼎竊惟薦士之日月某爲後無私之南枝遂乖必字於十年伏蒙侍郎中丞曲賜憫傷直加賞錄連歲薦論瑣質傾極重言而以弱植難培么絃易斷且驚負累空費生成茲辰金口開時講貫則處其異等瑤函發處推揚則寘彼極言事出殊常榮非所望感深唯宜善過翻驚不知微生何酬厚遇中興教化餘年獲出於溝壑下國兒孫累世敢忘於厮隸

趙員外

伏以曦轡流輝已侵窮臘禹門飛浪即到登時莫不顯多士之精誠作有司之新命竊惟萌朕已見昇沈若某也折角有年爭鋒無主空秉龍鉈之態仰希傷惆之求此亦有類守株其疎若網伏惟員外學士猥隆恩遇克異等倫近者面獲起居親切然諾自歸旅舍微坐寒窗慙將往事以思惶洞見今辰之通塞且夫春官取士寒進昇名若無詣匠之顏或未有良時而自致不然者則安得權懸至鑒代有遺人伏以某別無知音只投門館僅或員外學士止推言於公爲

不攘臂於私恩則某也望絕飛馳甘爲鮝棗全若白雲巖谷青艸汀洲敢辭依舊秉耕踵前沉釣然以來時者舊別後交親皆謂中興雪先朝之困辱寧期上國看後輩之飛鳴必疑有過於措持無聞於卿士既顏面而斯乏須蠻貊而云行是以泄膽披肝碎身殞首永將死節不誓他門伏惟貞外學士義路連天仁心匪石敢希援拯畢賜生成珠所盤根始作不朽之艸金丹入口能還己逝之魂所禱依投啟喻罔盡下情無任攀託懇悃之至

祭文

祭陳侍御嶠

維光化三年歲次庚申正月庚寅朔十五日甲辰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黃某謹以清酌之奠敬祭於侍御陳君延封之靈伏以靈蜀之江山莆稱秀絕首武德之科級自貞元之英哲其後繼生碩儒亹亹鴻都交懷荆璞互握隋珠皆指期於拾芥終慟哭於齊弧洎宣皇之後年則夫子之斯出持曾參之孝行袖孟軻之文帙薦賦諸侯上書聖日射宮而勁挺弦矢藝圃而蔵蕤華實雖亨者吾道難偶者至公管仲三奔非戰之過孫宏十上蓋時未通七千里而辛勤上國二十年而惆悵東風人皆一一以與憤我獨孜孜而養蒙既而鳳闕飛塵龜城挂牓儀曹方急於中興權宦輒窺其上賞殊不知楊吟誦於犬子景薦延乎商鞅古爲不然吾肯斯傲誰不奇夫子之節誰不高夫子之名氷霜却污松柏居貞渭水之釣有守武城之遷寧行逮夫岷峨歲改岐雍煙清天子復含元謁見有司新都省權衡魏魏令問赫赫嘉聲遂從寰海迴翥蓬瀛振輝光於甲乙問道路於孤平望高而先脫麻衣家遠而須榮鄉士十二人林君茂躅一百年莆邑大數君侯設醴以前席里巷拜塵而如堵雷車轞轞鵷鷺翩翩初命就門見東周之三語前程不日俟西漢之七遷旋以孔鑄引滿徐榻解懸白璧黃金而疊矣玳瑁珠履以加焉列藩所得者賢才古人所重者知己既將推珍於席上豈獨矜詞於雪裏莊周說劍則韓魏呈鐔郭隗昇臺則樂鄒覩止繡衣曜日驄馬嘶煙飛詔而賓階次第假途而棘寺盤旋莫不漢帷駐策薛石留牋從容握澤寵異淹延胡言薤露忽敗稽年嗚呼石火風燭驚波逝川聖賢之不免矣古今之共痛焉洎江鄉則中外親姻帝里則參差硯席干名而後乎一紀論友而仰乎三益蟬槐結念幾同京洛之愁鷺柳看時各著神仙之籍別來輦下歸自甌中塵忝而郄詵桂綠因依而王儉蓮紅斷金益固投漆攸同見行藏於桂史論倚伏於塞翁實期以始者文場之懿德以迴來使府之清風伏蒲比省起艸南宮更雪當時之寃滯少爲吾黨之隆崇是何天之喪道之窮悲悲大夜默默玄穹滔復曉夕以思江山之事林君則以合浦垂名夫子以申秦得意高步斯振宏規靡異前輩曠世後來遂志俱蟠使下之相俱擯乙中之二（林璠公貞元七年晉閩越之稱第以珠還合浦風擅名後十年莆邑許員外榮登自此文學之士繼踵而志不鳴時曠八十七年始鍾於延封其文以中秦積篇擅名後六七年徐正字及第兼帶塵忝林端公同延封勝皆第十二人皆開路於後人皆終使府大判官制官皆拍翼林間南延封間中也）推是言之豈偶然耳賢哲相望今昔一致嗚呼延封昨日而氷壺仙霧今辰而丹旐芻靈雖死生之理能一終痛傷之懇罔寧況以平生樹德幽宅刊銘無慙郭秦之賢薦亳曷措羮枉趙岐之寄涕淚交零水咽雲愁風悲日暮精靈一閉於泉壤歲月空蒼於瓏樹椒壺略備蘭俎聊具申永訣於斯言庶冥感其誠素嗚呼哀哉

祭先外舅

伏以彼蒼者穹禍淫福善噫何斯言之或謬歟錢鏹壽而顏淵夭盜跖屬而嵇康刑屈原寃而文考溺冉惡疾而左喪明胡其然哉胡其然哉伏惟明靈柳窗松酌山巔鶴孤落落君子行行舊儒始者辭歐西邁希鵬北徂高高蹈桂赫赫鴻都和賁之宗三泣宋盧之俟一呼而以氣直志大數奇道汙大中季之計卓說劍則韓魏呈鐔郭隗昇臺則樂鄒覩止繡衣曜日驄馬嘶煙飛詔而賓階次第假途而棘寺盤旋莫不漢帷駐策薛石留牋從容握澤寵異淹延胡言薤露枕中罷競於名位壺裏別窺於日月東尋玉籙則龍虎遷峩南訪金沙則羅浮突岷北固風清西陵月明蘭舟泊岸金碧飛聲塵埃謝傅之叔姪夢寐茅家之弟兄古觀秋住靈蹤日行松下之齋宮肅肅雲山之醮火熒熒鑪燃北癸鼎化西庚羽人傾蓋府帥投誠（說浙西周體范居陶象端適衛蓋婚嫁之須了匪貨財之所繫愈高雲鶴之逍遙益笑匏瓜之繫滯何武江都蕭牆禍儲羊腸莫穿蝸角旋孤（說淮南高蕭條陳蔡之圍聖賢大困惆悵崐崘之火玉石俄俱綿邈吳山蒼茫閩海遙聲沉而響絕荐時移而歲改絡秀愁積孟光拉倍山頭之鶴駕無覩水底之鯉書空待宅相紅輪梁園洛濱見徐甲之移主知伯陽之覓身海山失翠烟樹亡春某竊惟早歲忝厚蒙以拾青相器投漆相親鑒義之必信朝名士識陳平爲漢代英臣爰將淑女俾結嘉姻十載不攀於桃李兩誠空貫於松筠愚以感明靈之殊義戴明靈之至仁金重季布枝輕郗詵遂巡東越拖擲西秦實期歸釣嚴灘終棲鄭谷戶外山碧樹中酒綠將仰止於樂氷翼參差於衛玉豈意寂寥音信杳杳幽明聖人之齊始卒君子之一枯榮天上之鵲橋宜度人間之鴛被須成開簾烏囀迴鑾蜩鳴東牀則點點愁色南渭則哀哀哭聲嗚呼哀哉平生氣概昔日忠貞寵榮昧駒隙斯驚在物之理豈人之情恩輒疑道家有形全氣全兵解本

解考斯事矣或其義也不然者胡埋南祖之蛇罔念北翁之馬嗚呼哀哉列塚開阡重泉九原古之所制今也斯存伏惟明靈魏夫人遺蓮峯而所喻葛仙翁埜竹枝以爲論固以神游蓬島洞入桃源然則不樹松栢罔貽子孫是用葬喬山之冠劍招汨浦之精魂滕公啟宰宋玉申言曰楚山青兮淮波綠劉雞飛兮隨鵠覆遺蹤脫屣辭彼俗楊柳霜多不堪矚螺江淺兮甌山陰繼昇天兮徐董任風爲輸兮而爲轡東歸來兮北追尋陳桂席兮奠椒漿樹馬蘭兮開壽堂千秋萬歲兮舊江鄉魂歸來兮山之陽詞咽淚迸猿悲烏傷東波送恨西日沉光雪耀霜明而莫覩芝焚蘭蕙以空芳孀妻捧奠出女尸喪嗣男而杳杳江嶺鄙子而明明肺腸劍以求心而克許樂以悲告而寧忘願明靈之冥感鑒蘋藻於壺觴嗚呼哀哉

祭崔補闕 道融

故右補闕博陵崔府君之靈惟靈大唐有進士科無巖穴詔故鵠版之降不易其人元和之起也則有陽諫議城凜凜清風其不起也則盧諫議全昭昭高道一以權豪之忌窜而道民一以堯舜之世但樂箕潁其後陸君洽以忠勤應召惠君寬以忠諫赴徵未委起弊伏蒲何如人也洎博陵崔君之生也迥稟高奇兼之文學近則繼李飛之蹤隨貢達則同毛義之志奉親東浮謝公舊州武遊戈戟遁於征巖濟谷克業經綸而以酒美肉羶澤蓉川媚五辟三顧懸榻開樽不辭小國之權蓋切高堂之養既而大君之思夢說四輔之急薦雄聚三詔而就門參七人而列城仲舒竭帝必演春秋呂望投竿定爲師傅奈何龍蛇起陸烏兎無光莫扶劉氏之宗祧空泣袁安之弼凋越絕養素守蒙賓王之結嘉姻時議之期良稽豈意皇天不祐白日無憑消渴之亟茂陵少微之入瑤柱芝焚蘭蕙梁壞山頹雖人生之有定期實士德之爲不幸嗚呼閩中二月烟光秀絕脂轄起闕鯤鳳雷賢其猶南浦魂斷北梁弟咽而況昨日軒車今朝塗芻唱薤露以出門飛粉旌而戒途五離擇日九泉卜居其在樵蘇其在博沽至於路行尚皆悲吁矧其嶽嶽之丙誰言倏忽之曰男子錚錚之號魯儒識通龜策掘耀蛇珠數百篇有唐之詩數千字中興之書國風騷雅王佐謀計沈光之猶衝斗垂翼之未搏扶賁志投地其痛何如雲物爲之無色剛忍爲之不愉某飲風永嘉傾蓋無諸多君於士元廊廟待我以叔度陂湖交言既異投分斯殊方俟彈冠卽修程於霄漢誰云執紼悲落景於桑榆豈鬼神之害良善而吉凶之味賢愚顏回先死盜跖後殂世之災青生之毒痛憶恨風燭要宗隙駒肴匪豐俎酒匪馨壺歎松蒿而永往託蘋藻以聊舒明靈有感鑒而歆歟己乎己乎嘅嘅

祭陳先輩 鼎

維光化四年歲次辛酉正月二十七日祭于陳君之靈惟靈閩山秀氣魯國清塵天之授受鍾我仁人卓矣生世學而立身裔玠則旁輝其舅曾參則大孝於親始者隱計歸越上書入秦擅價而侯門傾動呈功而鳳藻精新咸通之年九霄也鵠路乾符之際萬仞也龍津既而甌嶺經兵蜀川迎帝匪無隨駕之懇實切問安之計肩負爇飯志銷丹桂雖深藏豹之誠難遏化鯤之勢都堂昔日困一千輩之交鋒大國中興作第二人之登第杏園醉後華表歸時往歲井邑茲辰羽儀旋屬姑蘇積雪句踐興師於是板輿避地卿檄從知百越之江洶湧四明之山翠參差長鯨既剔逸足難羈東別朱門南還故里一朝而奄至泣血三載而蔑聞見齒仲由此後千鍾之祿悠哉毛義終身二檄之榮已矣修程不顧盛德遺聲田園卿祿戶牖山青與夔龍而抗跡追圖綺而忘形且期齊鶴壽陟龜齡是何修短之期莫測吉凶之閔難扃神門未鳴斯丁士林慘怛詞苑伶傳某始自童年至於壯歲江鄉爲竹馬之友京華作谷蔭之會三朝被刖棲遲泣荊璞之艱十上遭時次第到瑤蟾之內雖言倏忽遂歎存亡痛人琴之俱絕緬膠漆以空傷嗚呼用新平生德行襲昔文章近則孟浩然題人間不仕遠則卜子夏乃地下爲邱誠以高科而貞退因從陰隲以舒張遊水東流蹤烏西匿昨辰而椒桂獻酬今日而藻蘋滴瀝且彭祖之延永壽亦至猶磨而巨鄉之哭故人得無悽惻況乎東西多故南北遙程不得親隨蒐露遂別松塋既闕殷勤而敕鄉空將嗚呼以沾纓謹以依稀蔬果一二精誠願冥符於肝鬱申永訣於幽明

祭林先輩 用謙

雒光化三年歲次庚申十一月日敬祭于林君執光之靈惟靈夫渥洼之足以千里之爲程己馳之而俄沮嶰谷之音以六律之爲府既參之而忽泯夫不永其終始何痛如之嗚呼林君得以言矣君負相如之詞賦慕郗氏之科名一紀秦城下門爾刺雖衆口大蓉其鳳藻人罕如焉而三春累困於鳥喬數何奇也然則女貞而十年必字藥靈而九轉須成果契至公克昇上第既已東堂得意南國言旋龍珠則動彩於握中雁序則增輝於天際將冀盛清風於吾道豈期歎逝水於人生原原之難問者天蔡澤之不知者命螺江烟景方翻丁令之羽毛蜀嶺光陰俄啟曾參之手足誠壽夭靡移於夙契且鬼神何害於善人福吉凶悠揚愛味裘凉物理慘怛人情今則壽域斯開貞魂永蟄墟頭水咽山上雲愁鄉位後輩之遺孤有女尚在生前難哀哭之同休

亦存亡之至痛某京闕迍退視席參差幸忝先鳴彌欣繼捷未賀桂枝之入手忽從薤露以傷心修短有茲吁嗟何極靈輀戒路丹旐飄風遠寓丹誠聊陳薄奠願垂冥感鑒歆於斯嗚呼哀哉

祭右省李常侍洵

惟靈金石呈姿陵湖稟量伊彼昭代生乎德門膺河清嶽峻之期擅賈虎荀龍之號時稱最怒賈家二虎俾節最怒家謂無雙月中則桂樹連枝日下則鴛行接翼故得隣家醜婦競羣西子之倡洛下諸生皆掩謝公之鼻爲大廷之領袖定千古之風流既而魏闕飛塵蜀都迎駕雖則急賢于行在而志作賦於閒居留連雪水之烟波容與松江之歲月其奈珠以川媚蘭於澤馨從吳苑之琴樽疊堯天之雨露金臺蒲省驄馬螭頭誠幾三顧以就門猶作入元而在野其後七昇赴命三妙對敞天騶呈材蛟龍得水入鼇山而侍從登鳳閣以優游名由實生位以德舉天子乃擢王奕爲諫議昇孝若於貂蟬前彰潤色之功後養燮調之業旋以攙搶未落岐雍多端忘越嶺之崎嶇慕荊州而倚托東閣之留連斯重北轅之行邁方營誰料彼穹者天俄奪之魄漳濱鬼驟苦劉楨殷氏兩楹遂鍾夫子山頹梁壞壁碎芝焚雖人世之死生實士林之摧沮今以湖湘梗澀伊洛迢遙北邙之路連天松楸莫附南巷之號至血邱壠權儀烟雲慘淡於原頭猿鳥悲涼於林際某曩從上國獲載殊私近慶外藩薦承厚顧每伺十旬之入拜寧期二豎以來攻彭殤雖謂其同休幽顯其如乎永隔靈輀戒路丹旐翻風昨辰而椒桂獻酬今日而蘋蘩滴瀝人生到此天道何言雙淚空流九泉無曙東波嗚咽西日蒼茫輙寓茲誠謹陳薄奠敢祈冥感髣髴歆斯

祭司勳孫郎中

惟靈趙璧呈姿隋珠稟價爲乎國器生之德門劉家則三般揚芳馬氏則五常擅美故得數枝郗桂交茂鴒原一本田荊分輝雞樹理窟則曲臺得雋寶人則華省垂名繇是迥拔蘭宮騰光水鏡臺推二妙日俟七昇不幸戚雍多艱干戈未偃補傾乏石救渴非膠爰攀雁序於五湖因轉驥程於百越誰料皇天不祐彌商斯榮遽折椿齡俄隨薤露山頹梁壞芝焚蘭茨雖修短之有定期實簪紱之爲至痛今則江湖梗澀京洛迢遙權卜靈崗寓安壽域川上之東波嗚咽雲閒之西日慘悽大夢莫迴下泉長暮某早干輦轂歷踐軒轅旋振羽於邱門獲陪塵於阮巷顏回短命既恨嘗年溫氏冥裝復從今日人生若此天道何言淚空流幽明驟隔嗚呼哀哉輙車明發丹旐晨飛輒憑蘋藻以寓誠用薦塗芻於永訣願垂冥感髣髴鑒歆嗚呼哀哉

祭宋員外

故軍倅觀察推官檢校主客員外郎廣平宋君希遐之靈惟靈物有盛則有衰人有生則有死古今不易之數毫髮無差之理然則厥壽苟百壽終則滅厥身苟修身歿名留足以顏子夭而其言不朽原壤老而於道何求吁嗟希遐藹然清休蘭杜敗而終馨松栢折而終秋德木千尋人材八尺夏雲鶴於風裁滅陂湖於胸臆既而臺築黃金禮先白璧爲席上之至珍運幕中之婉畫洛水波清泉山翠橫優游五府輝映雙旌兩地之隆崇物望一方之照姸人情繇是入曳珠履出居武城尊俎克彰於令譽絃歌迥振於嘉聲才業大聞君恩薦至爰從棘寺以寵陟旋慶蘭宮之澤被丹鳳飛詔銀魚受賜雖棠陰蓋地能資樹德以行春而醴酒疊觴終以持盈而戒意九仙樹碧八座塘深駐清源則一府延頸赴無諸則一郡沾襟嗚呼

希遐持何道致人如斯之欽豈非秉仁義忠孝以行己無是非毀譽以萌心者哉奈何晉公二豎漳濱一鬼惡去藥石之內樂入膏肓之裏冉耕惡疾以相攻長卿消渴而不止艾烟百穴藜杖二年禍被三彭之所迫靈非九轉以寧痊嗚呼哀哉石火風燭驚波逝川誠修短之無改矣奈痛傷之有等焉芝焚桂瘁璧碎珠捐至於行路孰不涕漣愚一揖清塵偏容瑣質初憐淡以如水後乃投而若漆十年之寒暑無變三益之金蘭愈密洎夫秦城駐跡儉府叨招竊惟上榻幸恭同寮南貳隼旗雖奇恢而稠疊北依龍節終積戀以迢遙沙岸迎歡津樓送別且言不日之後會誰料終天之永訣人生夢幻夫復何言世路存亡難勝痛咽嗚呼哀哉昨日而蹇函寓意今朝而蘋藻興詞駒隙之光陰如此龜臺之學習何斯幽明驟隔音信無期加以道路修阻弓旌縶維慟哭寢門而莫逮叫號穹碧以奚爲聊馳一奠之椒桂用敘千秋之別離噫戲噫戲已而已

祭錢唐秦國太夫人

維天復二年歲次壬戌敬祭于故秦國太夫人之靈夫生帝王則若文母方鍾至聖生人臣則若陶母方降大賢信夫韜鼎宿之耀於胸襟掬嵩山之氣爲懷抱豈容易哉伏惟明靈天資婦道神授母儀金石不足以喻其貞明芝蘭不足表其芬馥訓逾孟織智邁謝團顏氏子則提育聖人曹大家則師資諸女既作閨門之上瑞乃生英傑於皇家立曠代之鴻勳擁兩藩之龍節食則萬錢謁膳祿則三世及親兒綵衣則才業大聞君恩薦至爰從棘寺以寵陟旋慶蘭宮之澤被丹鳳飛詔銀魚受賜雖棠陰蓋地能資樹德以行春而醴酒疊觴終以持盈而戒意九仙樹碧八座塘深駐清源則一府延頸赴無諸則一郡沾襟嗚呼難求流光易謝本冀霜松而永壽忽驚風燭以斯零竟成舉世之悲傷空切至誠之號慕某幸蒙令嗣獲

忝親隣論交既契於金蘭抹泣乃同於親屬輒陳薄奠用表悲誠敢冀明靈依稀歆鑒

祭南海南平王 代閩王

故南平王之靈惟靈五羊奧區番禺巨壤漢爲列郡唐作雄藩總百蠻五嶺之殷有出將入相之盛是故地啟嘉數天生大賢睿六韜三略之才謀韞五袴二天之政術俾於其家受詔衣錦衙牙控二十四州之繁難當二十八齒之美茂光揚千古冠絕一時鍾其明靈其昭昭矣至若恢張霸業揚簸清波臺陟九層靡憚郭隗劍提三尺援自呂虔爰持副貳之雄姿遂領節旄之重寄繇是澤施甘露令肅秋霜掀文房武庫以連雲騰逸氣英風而偃艸上榻則阮瑀下賢則左車從善則軾閭宣威則斷案故得越伏波之銅柱獻欵而來咸鄂公之鐵鞭呈祥以見火山改色珠浦生光無煩處默之酌泉大鄙趙佗之累土然後鳴鐘出入調鼎昇聞致交趾之封疆歸石門之教化九遷渥澤克居浴鳳之池雙立節旄遠過跕鳶之水雖士觴列第兄三地山簡兼荆湘四州語未同年事推曠世嗚呼是何才德之若彼功業之如此而彼穹蒼天不壽其齒畢雲龍之契會與龜鶴而等倫矧天子方欲使降皇華恩宣金冊表裏東周之盛旌崇南越之隆胡二豎之亟攻竟三醫之莫救泰山頹壞俄興孔氏之歌長水妻涼遽罷羊公之市寶國家之不幸實藩鎮之不幸某早塵輿圖旋忝睦隣雖瓊樹之未親若銅盤之已接方定金蘭之至分豈期幽壤之驟殊況以幸結良姻累交專介幕下崔員外昨馳禮幣嘗詣門楣爰蒙執手之懽宏敘親仁之旨今則遽悲存歿益歎彫殤故將荐舉征麾躬申薄奠九泉注望於歎逝以難勝五月指期表同盟之必至嗚呼哀哉曩驍羔雁今遣蘋蘩伊人事之有茲顧痛傷而何極然

則荀龍賈虎大馮小馮雖嗟松壠之長歸終慶荆枝而繼茂永言歡好寄意初終幸明靈之一臨鑒此丹赤嗚呼哀哉

碑銘

泉州開元寺佛殿碑記

混沌死而天地生道德銷而仁義作情車業網始脈旋波天謂洛龜河龍文有生而不文無生乃產金聖人於西國鎖智慧火乾煩惱海理不吾吾而一貫生生其姿電燈於周室具波派漾於漢代繇是館移鴻臚城崇白馬斯有寺之始也寺制殿象王者之居尊其法也其後金地蓮扇周旋四海烏飛兎走或故或新至如神運之靈莫靈矣亦靡得而巋然則我州開元寺佛殿之與經樓鐘樓一夕飛燼斯草故鼎新之數也初僕射太原公以子房之帷幄布泉城以叔度之袴襦纘泉民而謂竺乾之道與尼聃鼎宜根乎信而友乎理矧閩元句絕宇五十載之聖容實寺之冠洎帥閩也愈進其誠繕經三千卷皆極越藤之精書工之妙爲以白馬十乘送以府僧迎以郡僧置茲之樓既而蜀雨不飛識者以爲物之尤罕留於世敬之至必動乎神是必爲地祇所搜龍宮之索不然者曷與斯故新之數期厥理則明我宜悄然不已仲弟檢校工部尚書爲茲郡之秋也武則柏孫矣之背文則席夏商於前而復龍虎之內以塡以篪大聲孟龍之旨乃割俸三千緡鳩工度木烟巖雲谷之杞梓楩柟投刃以時趨功以隙食以月粟句以心倕不朞年而竇殿湧出棟隆舊綺梁修新虹八表四隅悉半乎丈柱盛鏡磉方珪叢斗栱承蟠螭飛雲翼栱文榱刻柄轇轕杈枒或經緯以开織或丹雘而縝耀皛若蟠廟業如鼇背風夏鍋而秋生僧朔梵而谷應昇者骨冰觀者目波而五閒兩廈昔之制也自東迦葉佛釋迦牟尼佛左右眞容次彌勒佛彌陀佛阿難迦葉菩薩衛神雖法程之有常而相貌之欲動東北隅則揭鐘樓其鐘也新鑄仍偉舊規西北隅則揭經樓與立嶽峰兩危屋雲東瞰全城西吞半郭霜韻抑而江山四爽金字駢而講誦千來是知天地日月鬼神不欲一存其物將有待於後人也設使斯殿也斯樓也不有之故其何以新我公之作之爲其何以布之哉三略六韜流通貝多戈霜劍雪爲甘露潔信英智之所措也既畢召化內之緇錫數遞于千齋而落之累中慈雲五色慧日重輪譚者以爲梵天之宇化於是矣靈山之會儼於是矣我公之倅試大理評事宋君曰騏才推博古識洞眞如請立貞珉垂於不朽公以小儒不佞俾刻斯文僧正臨壇大德僧宣一桑門之關楗者曰寺有記亡之矣垂拱二年郡儒黃守恭宅桑樹吐白蓮花捨爲蓮花道場後三年昇爲興教寺復爲龍興寺逮元宗之流聖儀也卜勝無以甲茲遂爲開元寺焉嘗有紫雲覆寺至地至今凡草不生其庭大矣哉自垂拱之迄開元四朝而四易號及句諒兆水於木垂雲蘿草謂梁蒲之天啟地靈之如是則開元寶寺之冠斯又冠開元焉金聖人無爲也堯舜亦無爲也誠參錯其道巍巍聖儀亦與諸佛如來俱豈不其然愚是以舊筆於一公之說乾寧四年丁巳冬十一月日記

靈山塑北方毗沙門天王碑

列藩之業有地有地之職有民有民之道與禮樂悟忠孝以行事與禮樂悟忠孝以行事然後謀謀者也築城池居其一城既築進道德以居之樹神祇以尸之爲一方之巨防雖永古而無疑我相府瑯琊王王公之有閩越也具列藩之業修有地之職行有民之道自乾寧四年丁巳至天祐二年壬戌凡六年禮樂興忠孝敦乃謀及城池城池及謀乃尸及神祇於是於開元寺之靈山塑北方毗沙門天王一鋪全部落已鎮於城焉大矣哉所謂闢六韜濟七德建陽功配陰騭夫毗沙門梵音唐言多聞也始自於閩剎利之英奇膺世尊帝釋之錫號居須彌山北往水晶宮殿領藥叉衆爲帝釋外臣以護南贍部洲其道入大乘得無生法忍住聲聞證不還果謹稽我公之築城也恢守地養民之本隆暫勞永逸之策其名舉一而生三法陽數也曰大城焉南月城焉北月城焉周圍二十六里四千八百丈基鑿於地十有五尺杵土胎石而上上聲上高二十尺厚十有七尺外甃以磚凡一千五百萬片上架以屋其屋曰廊其大城之廊也一千八百有十間自廊內而出之爲敵樓樓之層者二十有三又角立之樓六其二者層復層焉皆櫚干鉤聯參差煥赫而廊之若干步一鋪又各以鼓而司更焉凡三十有六謂之更鋪其四面之門八其南曰福安門福安之東曰清平門西曰清遠門其北曰安善門安善之東曰通達門其東曰通津門通津之北曰濟川門其西曰善化門皆鐵扇銅扉開陽闔陰門之上仍揭以樓三間兩挾兩翁修廊雙面遠碧門之左右又引而出之爲之亭兩間一廈又匯樓之門九曰暗門焉又水門三其二樹棉簰波卸帆入舟鳴艅柳浦迴環一郭堤諸萬戶若之以堰二渡之以橋九鏡瑩虹橫交舫走蹄斯大城之制也粵南月城也東貯九仙西盛烏石之二山嘉樹蓄雲茂草藏獸城上之廊一千十有三間其中七間謂之徘徊敵樓四十有九樓之層者三其門二曰登庸門郭璞記南臺江沙合望有宰相而我公爲朝今亞庸門外橋名沙合道清門其上之樓其下之扉左右之引亭迴暗門八水門二其堰一其橋五及廊之更鋪二十悉與大城類其外之東西復距而出之謂之橫城其東也城上之廊四十二間五廈其中兩間是兩面之敵樓其門一斯南月城之制也伊北月城也城上之廊六百四十二間敵樓二十有六樓之層者十其門二曰道泰門嚴勝門其上之樓其下之扉左右之引亭建暗門四水門二其橋一及廊之更鋪十有四復與南月城類又背而出之謂之橫城城上之廊五間一廈其門一斯北月城之制也其東畫長川以爲洫西連乎南句盤別浦以爲溝悉通海鯨朝夕盈縮之波底澤鱗介岸泊艓艤北截越王之故山派西湖以爲隍若鼇之負如甌之置軒軒然翼翼然眞謂天設之府神開之地也既而我公一旦膝分席校鱗軍堵壹陳大會以落之而言曰惟閩越之爲藩屏也建汀二疆束其右巖千而窒萬溟海巨流瀕其左濤雷而浪霆信乎江山奇險無以加之矧今新之以城壁城壁之以鐵石古人言得地又言守地又言堅壁豈不以得地而居守地以城城以堅壁信不疑矣然則吾之戴恩忝上勤勤懇懇不以江山奇險之爲奇險不以城壁鐵石之爲鐵石也修道德樹神祇以居之毗沙門之天王自天寶中使于闐者得其眞還愈增宇內之敬旋大夫內國公制諸之塑也凡百城池莫不一之斯舊城之北往規也舊天王在子城北也斯新城之制今誠也且勝莫勝於開元寺尚莫尚於寺之靈山阜寺之艮控城之乙祖僧六葉雁其下珉石一拳星其上廬山灣落星石上有佛舍劍池徹寫飛山奔揖足以象水精而甃宮殿掀廟貌以衛城池爰將擇工之精搜塑之妙製乎聖質俄然化出身被金甲手擎雁塔地祇下捧天將前擁光灼灼而如將動搖神雄雄而若欲呰呰觀之者皆謂須彌拔宅於是矣于闐分身於是矣而復翼翼堂而石邃膊鐘樓而左突毫錫百萃其夏千浦鯨六臥其宵加信爲塵閩之北方連營之靈域也乞命小從事滔列貞石而碑之滔不敢牢讓齋戒三日抽毫而書猗歟天王因果則釋氏猛勇則兵權啟願而願從云戰而戰勝至如揮額汗以爲童子却修羅之師擊手搭以貯彌陀解天鼓之赴爰皆勝鬘克致感通洎唐有土藩之顯也豆面以行疹儀金以現人嚴戈以生風與彼時之玄應蓋大同而小異況遲則感通季蠻之侵蜀蜀人亟祈禍衣倏以乘空日光燿以照地蛇將奔穴鬼竟全城如是則護南贍部洲豈虛言哉今我公之至誠通日月弘願質鬼神以曠世之功業託無生之法力豈昔時之有是而今日之不然哉雖體蒼蒼而無言固乃昭昭而有驗輙爲之銘其詞曰

受命帝釋封邑須彌金甲儼被藥叉雄隨越七金山笑修羅師入大乘莎與聲聞差于闐分身皇唐衛國若加喜禱咸蒙聖力雁塞烟塵龜城戈戟虜騎猶東蠻車未北現以眞儀亡乎悖德蠢彼閩越大哉侯王仗鉞務本築城爲防石取它山壞聖聯崗疊百厥雄累千乎廊却鐵之觸疲羽之祥奔馬響並馳車軌方巢鳳於樓蟄龍於隍如嶽斯立如翼斯張不有依憑曷旌扃鑰百略俄啟神驅遽設鐵鎖卓堅藻瞳曚瞇捧足神前持劍將列月殿巍峩巖山巉薛法逮無生權唯有兵昔之若是今肯忘情閩山永高閩江永清厥宜藏之盤石斯城

丈六金身碑

釋氏之術釋迦牟尼佛千百億化身而古今之世
諸佛菩薩其或鑄成切成刻成其或壁繪幅繪乎像
不可勝紀況多應現感通之自其非之乎我公粵天
祐三年丙寅秋七月乙丑鑄金銅像一句丈有六尺
之高後二十有三日丁亥繪之銀菩薩二句丈有三
尺高朗爲內肌金爲外膚取法西天鑄成東越巍巍
巖落毫光法相初我公登壇之三年己未秋一夕雨
歇天清風霽月明瑞兎無煙銅龍有學概夢天之西
際燿以照物深雲解裂大佛中座獄獄以覩止熙熙
西啟吉曰顯予一臂衛之一方氣覺而思現乎形昭
像也顯一臂吉祥也衛一方保衛也始嘉其異始默
其事後創其意乃命白貢廟之逮將校將校之逮步
乘步乘之逮翠庶其有神信根之深者暗惠燭之明
者前一以金投吾偉中將植于肆侯以鈔易而後鳩
工鳩鑪卜境擇日鑄斯佛于九仙山定光多寶塔之
右古仙徐登上昇之地其日圓空鏡然江山四爽巢
鶯之上上騰爲朔雲盤旋氣氣五色成文又有羣鳥
或若鴻鵠或如鸞鶴交翔而鳴鳴自寅而及午斯佛
也一瀉而成翼曰我公禮闕之乃與夢中一類其形
儀長短大小無少差其一臂工以之別鑄而會其像大工
盡其不就詢以一臂別鑄而會之乃暗符夢中我公神之而露其夢於是迎
入府之別亭磨瑩雕飾克盡其妙朝夕瞻拜時不之
怠冬十有二月丙申會僧千千以幡以幢以鐘以磬
引歸于開元寺壽山之塔院獨殿以居之翼三菩薩
于左右三十二相足八十種好具螺髮髮以成皆珠
隱隱以綴額相信及門而膝地塗塗遍城而掌膠夫
如是豈非千百億化身之一乎不然者焉得入乎夢
而如乎神成乎形而如乎夢夢不之告工以之缺者
哉其應現感通復爲之缺矣大矣哉且先天地生之
謂道後天地設之謂象道者也以無爲爲志之也授

心印於虛空象者也以有爲爲志之也聲慧力於報
應論者惑句以之爲風馬曾不謂象猶道之轂也無
象道不行矣始者摩騰竺法蘭二梵僧不愼其像東
其道且西耳惜乎不與三皇五帝同世而出設與三
皇五帝同世而出必能從容朴素遜罔仁義詐僞未
之亟霸也奈何天將後之豈徒然哉豈不以仁義之
生也曰堯與舜仁義之亡也曰癸與受至于列國之
際强秦之立癸受之悖賣禮其躅天謂仲尼之卹述
堯舜憲章文武終不能獨制之故東釋迦牟尼於中
土大陳出生入死之理天堂地法之事以警戒之雖
人世之風波萬態迭翻而幽府之鐵繩一無苟免上
智聞之若泉之澄下智聞之若
火之燒謂之爲有則河沙芥子之說虛誕難測謂之
爲無則應現感通之事尋常立驗故能銷嗜慾更禍
福一貫賤則爲牌教化之一源湛然不動感而遂通
者也而以金版地蓮厥宮張法橋以度人無刑網以
束俗世之敬之可也怠之可也黷之可也緣是有委
之國君委之大臣之旨既而委之則人非常人道非
常道我公曠代之生也有神僧識在鍼之雄也應江
沙期合仙人識巢城之盛也契菩薩說初丙午歲我公至淸源水
[illegible]

梵之聲入空座客有右省常侍毗西李公制翰林承
旨制誥兵部侍郎昌黎韓公僖中書舍人瑯琊王公
滌右補闕博陵崔微右道融大司農瑯琊王公標吏
部侍中譙國夏侯公澈司勳員外郎王公採刑部員
外郎宏農楊公承修宏文館直學士安農楊公戰國
宏文館直學士瑯琊王公僧集賢殿校理吳郡陸公
傳慈皆以文學之與比逕而侍從之肆齊爽而甲乙
昇第嚴廟鎮望東浮刑獄高游吳楚謂安萬安於周
越藏莫誠於我公依劉表起義漢其地也安能及僧
值斯佛之成斯會之設俱得敬心發於菩提樹上欽
意馬於淸涼山中我公乃顧幕下者某俾刻貞石以
碑之某以甲科忝第盛府賓招刑勸之職不敢牢讓
謹推於厥旨經云作佛像之功德斗量海以有蒼塵
碎刼以無窮至若青黛之畫牌支一金之補唄婆戲
爲之而以神木思見之而刻侮情其猶蛻現其生羽
金其報而況今乃懼至誠從靈感到乎萬萬金乎千
千虔鼓鑄於神仙之山下貞吉於水土之數其積功
累德豈可以邊以涯而言之哉或曰梁武帝之隆釋
氏今古靡倫奚報應之睽乎對曰梁武帝隆釋氏之
教不隆釋氏之旨所以然也夫帝王之道理世也釋
氏之教化人也理世之與化人蓋殊路而同歸彼宵
旰于萬有故一夫不獲若己隕諸隍中此聲度于刑
類故欲凡一有情悉皆成佛梁武帝則不然以民之
財之力剝將三百斯功觀德則歸諸己啼億兆而不
乳假與頒以言覺所以私所以然也今我公爲邦則
患孝於君親有與兵之來天下與王可之身者名通
如[illegible]道敎人則父母于生民造塔四其一月詩
由以昭皇帝辛酉歲西巡發晉願以視熊羆乞事爲
之復宮闕其二日報恩多寶定光迦鷹於先世其三
其四大中神光爲宗族也爲人民也繕經五藏其二

進于上其二附于彭山定光大王意同乎塔月三其齋或千僧或千佛疏乎誠首則君親次則軍旅人民而已後爲況斯佛己之而不已與賓席將校步乘衆庶共成之故其地出明珠海出珊瑚幾於蓮花妙品之繁車渠瑪瑙幡幢瓔珞周乎多寶之塔也（塔基堀地丈有五尺之深得寶瓶坐以金錢又於海中得瓶瓶中得二百餘株矣）夫其玄貺之如彼靈感之若此則斷一臂衛一方斯昭昭矣豈與彼而論哉某是輒奮筆而無愧爲其詞曰

記入住夢鑄成鴻鵠毫光怪相銅瓶金膚恍惚現形昭彰合符不有爲也其如是乎唐一其宇越百其區伊閩之設于地之殊西城甌仞東蟄蠅隱匪德莫處惟仁庶逾懿其褒簫飛作醍醐焦山草木不得不蘇苦海波瀾不得不枯仙花罔謝慧日寧徂永茲一方盤石其都

莆山靈巖寺碑銘 并序

釋波東流湧爲花宮花宮之構咸宅靈秀靈秀之啟其或神授則知融結之始已有待於金聖人也（傳靈麻衣之謂）巖寺乃莆山之靈秀焉神授焉懿夫嶽立大山堆下數峯面乙臂坤石嵌松瘦昔梁陳間邑儒榮陽鄭生家之生嚴乎一堂架以詩書既而秋一夕風月清朗俄有神人鶴髮麻衣丈餘其狀見于堂曰誠易茲爲佛宇善莫之大生拜而諾瞬而失旋以堂居僧像佛獻其居爲金仙院郎陳永定二年庚申也（鴻髮麻衣之謂西天之謂）（故號金仙）山水推其奇鶴髮增其異緇錫日萃院落日峻隋開皇九年昇爲寺焉左澈寒泉右揷峻嶺危樓密壺公之翠上方觀鰲海之波唐景雲二年辛亥寺僧志彥入內背文講四分律唐宗嘉之錫號聰明彥因獲言所居寺之自復有僧無際持妙法蓮花經成石上湧白泉僧殁而泉變清焉遂爲敕額爲巖巖寺太和二年殿中彭城劉公軫幕提泉印聆寺之勝不鄙

而宿候吏不蔬而午掬泉而漱隨手以涸其石今坎于上方之上其僧復有玄悟玄華慧全省文靈倣無了悉問生祇園堅持密行或臨壇表德或降虎示眞厥衆如雲厥施若市洎武宗皇帝乙丑之否色之東有敬善寺民并而居之乾有玉潤寺民畝而田之獨茲之奇豪人互以金輸爲幽宅之卜若有之衛竟不克遂倣公了公及（句）帽首條腰沉蹤處晦遂宣宗皇帝之復索之於石罅雲根歸之於燕基燒址山靈之感行蹟之慕投金執斲匪招匪勸不越閩而其宇鱗鱗其徒翼翼敞公咸通六年秋八月云滅靡風而大樹折庭靡觸而大殿傾瓦了公八年冬十月坐亡色身不壞今龜陽之號眞身大師者也則知僧以行而神其亦地以靈而感若乃軒軒月殿蕩蕩松門醍醐（泉亦自僧感而湧也）繕經五千卷於茲華創藏而藏（聲）焉即天祐二年春二月也初侍御史濟南林公藻與其季水部員外郎蘊貞元中谷茲而業文歐陽四門捨泉山而詣焉（四門家晉江泉山在郡城之北其集有與王式書云莆陽義書郎茲寺也）其後皆中殊科御史省試珠遣合浦賦有神授之名水部應賢良方正科擅比干之譽（策云臣遠祖比干因諫而死天不厭道更生微臣也）歐陽垂四門之號與韓文公齊名得非山水之靈秀乎元和才子章孝標邵楚萇朱可名寄詩以題大中（宣宗元年丁卯號大中凡十三年）潁川陳蔚江夏黃楷長沙歐陽碣兼愚慕三賢之懿躅葺齋于東峯十年咸通乾符之際（懿宗元年庚辰改咸通凡十四年僖宗元年甲午改乾符）豪貴塞龍門之路平人藝士十攻九敗故潁川之以家窺也與二三子率不西邁而愚奮然凡二十四年于舉場幸忝甲第東歸之尋舊址蒼苔四疊嘉樹雙亞（今東峯雙亞眼即往讀書齋之處也）訪舊僧雲屬十扣雪頂一存於是謹覩金儀蓋誓鄉將以謝茲山之靈秀刻銘貞石兼補前賢之未述其詞曰

山奇孕神地勝惟靈螢窗既夜鶴髮斯形一畝請宮雙蓮建屬洞深夏寒林茂冬青松竹鏗樂峰巒篩屏畠迷磐窟茫晚鐘淚持經僧志湧石泉洽四分律講萬乘君聽敕飛額降寺以靈名不有地祥焉勤天庭大士爲生珠明桂樂良筏發聞華梅藏經浩劫不泯匪茲曷丁敬祝鑽嚴勒石以銘

龜洋靈感禪院東塔和尚碑

三教之垂萬古也咸以師弟子授獨釋氏之師弟子別姓以名別爲父子之流葉東塔和尚葉眞身大師其道偕極不可思議以父子言克盡弓裘之善和尚法號志忠俗姓陳世居德游祖諱瑤父諱節繼以好尚山水崇佛友僧生和尚自于乳抱鼻逆翔辛九歲詣眞身大師爲童子一見之兩如宿契年十五落髮初大師之卜龜洋也雲木之深蘿如織猿虎有穴樵採無逕俄值六時之巨邁足蹈四邊俯仰其首如作禮者三遂巡而失蹤錫卓庵名其地曰龜洋焉遐洋之洎也盡不及村舍不及菊山產茶號苦蓋以之充卯而齋唯大師與和尚俱歲移月更名號跡漏檀信尋而施漁獵投而事時謂之二菩薩僧其地或來人之稍乖嚴潔則立有蟲虎驚吼之惟及武宗皇帝乙丑之否棄之而條幅潛匿大師允稽信之迎隱於數家和尚棲於巖穴之內不離茲山相伍者麋鹿馴伏者虎狼既而廡相蔀杜廡丐選取苦蓋之卯至今茲院之逢蕪歲一卯之風不泯宜宗皇帝復寺之始議者以靈巖之奇勝非我若薊僧不可以宏就由是都人環乞大師以居故和尚獨荷龜洋之址焉松堂揭而覺路宣天金碧張而道花湧地蔬以上昇道

注不受錄成佛沙彌不具戒和尚且不之然旋將西游受具足戒於襄州龍興寺大中十二年東還由廬陵與草庵和尚值草庵曰來自何山曰六眸山曰六通乎曰愚非重瞳和尚蓋行高而言寡是日對答如流既及本山人地愈盛院落則不營而峻供捨則不化而來咸通三年靈巖力回乃迎大師返于茲八年大師坐亡法身不壞南北歸敬闕然無時和尚以之煩十三年遂南五步里之山得峯之秀室而禪焉即今南畬也廣明元年弟子智朗惠朗玄鑒藏輝景閑宏幹鴻超悉以植性祇圓分光慧炬以謂我大師承法馬祖親得心印與和尚焉今以宿曉而晦辭煩即薪不可使六眸靈感之地留形示滅之異葉其葉而不之大乎於是迓乞歸于院將以宏張法輪式救迷津其如感通雖然現沒有數中和三年（是時公尚未登甲第）龍集壬寅三月卜日示滅壽年六十有六僧夏二十有五後二旬之一日建窣堵波于東岡焉嗚乎和尚之道不粒而午不宇而禪與虎狼雜居所謂菩薩僧信矣其三月之朔語其衆曰至道之有顯晦師弟子不欲雙立昔大師之去也留形為之顯今吾之行矣速藏為之晦故將儀貌著生而蓋棺晦朔不逾而啟土從付囑也其上足景閑宏幹以凡紀道名須資詞筆悲賚行實扣愚求文某早訪蓮扃今悲松塔敢辭拙思用刻貞銘為之銘曰

六眸嶽山二葉開蓮流及菩薩正眞自然雲林匿迹狼虎參禪仙花撲地智月懸天示滅之滅顯晦岐焉布金左岡建塔閑阡寶歸上界爭曰下泉松風柏雨空悲歲年

華嚴寺開山始祖禪銘 并序

師法號行標俗姓方祖榮父安莆之盛族師生于建中二年辛酉歸凱剃穎悟異於諸童九歲投玉澗寺

監寺神皎出家將二年皎嘉其拔萃命之落髮師以梵行未至不敢預大僧數至貞元十七年（時師年二十一）方雖鬱鬱翼日進講所習涅槃經一寺歎服既而辭其師北游抵京薦福寺受戒品詣章教大師法會章教奇之命首其衆凡十年士君子之造者無不聲慕尋為功德使推入道場憲宗善之元和十一年（丙申師年三十六）東歸復于玉澗焉法雨隨車慈雲被物洎武皇帝會元元年辛酉除佛舍籍釋子於戶部師則巾華陽衣縫掖晦迹樵客廬于西巖石室律身守道如居千衆及宣皇帝復寺（大中元年丁卯師年六十七）刺史瑯琊王公迎以幡花舍于郡開元寺俾為監領大中六年（師年七十二）師以環足之煩擁旅之數乞歸故山先時玉澗之北巖泉石之奇也卜而居之縣令中山甄宿與莆之士庶爭沐醍醐共隆蘭若煙巒蔽虧朱碧掩映前俯平川後峙奔嶠地自人勝名由道高刺史河東薛公仰其孤風復馳開元之僧衛以入郡日扣華嚴大義幾忘食寢洎解印與之偕至北巖題之為華嚴院以徹祠部焉師咸通六年七月五日示滅壽八十有五僧夏六十有四後四十有五日建窣堵波于西岡十一年其徒從紹疏師行實于闕昇其院為華嚴寺有徒三十人皆肅肅可觀不忝師門於戲師義梵氣儼言詞雅直沖默而明敏慈恕而剛毅儒書皆通三皇五帝之道言未嘗及而人知其博古也經論綜貫天堂地法之說舌未嘗舉而人皆務崇善也所至清風凜凜政所謂釋子之高傑者也弟子道光道圓令詢悉器傳師道愚冠抑師闕壯以隨討乾寧二年忝登甲科東還薦造金地歲周三紀膠筆而拜影堂腹藁而銘遺美不可使桑門大士泯而無述焉故銘曰

智月不缺乘虛照物道花不衰旺豔無時洞徹照灼傑然吾師稟薦福戒分章教枝厥宗得薦內庭揮之御香徹印雲間資期數有汙隆道無磷緇德風徒覺法舸寧維山幽跡高身沒名亟松塔雖故竹毫可追稽首影堂敬刻斯碑

司直陳公墓誌銘

姬孔之教與日月以懸天顏閔之聲作芝蘭而出地可不誅淸塵於桂苑揭貞石於松阡敘白楊之別生悲風示黃壤之下藏嘉氣者哉漢太邱長二十三世孫南安縣尉諱眞生處士堯堯生大理評事齊忠信篤敬不類今世嘗有白雀巢其庭字住蓮產其池塘識者謂其後必大有子九人皆力儒學公其長也諱嶠字延封齡能好學弱冠能文與高陽許寬同江夏黃彥修居莆之北巖精舍五年而二子西去復居北平山兩地穴管窺之榻十霜索隱氏之珠然後應詔諸侯求試宗伯而以咸通乾符之際范門有為例之險鶯谷無孤飛之羽才名則溫岐韓錄籍隱皆退歸不已故公自丁丑之及丙申高價馳而遲步顯既而大盜移國德公文行之深者安州鄭邱中誠孫拾遺泰嘆而勉之久乃持筆下之屈名適場中之貢府致鄉士倒屣場席開路清風既爲竊爲權宦沽譽將求識而薦之公時已出經試比言之者（缺一字）榮昏而亡是舉光啟二年收閱三年榮登故相滎陽鄭公禮部上第大哉公為人謹信居家純孝事繼親彌善處先君墓泣血有聞其所為文邘孟軻楊雄戶牖凡三百篇有表奏牘頗為前輩推工且大唐之設網士得之於是者歲幾人焉例復有遴宦者之節若走衙虛之車焉滎陽公自以得人其春首門人脫麻弼京兆府參軍司空太原公帥閩解榻以（缺一字）辟之為大從事受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今府相繼擁于節旄益賢其參畫奏大理司直兼殿中方期輟從藩屏入踐諫垣不幸寢疾淡辰不起享年七十有五光化二年

十月三日嗚呼將來失其龜鏡銘者喪其般倕雖登大年終恨朝露三年庚申正月十七日丙午葬于泉州莆田縣崇教里北平故山禮也公兩娶魯國林夫人榮陽潘夫人共子三人仲曰說買石太湖刊文愚與公同邑閩越江山莆陽爲靈秀之最貞元中林端公藻冠東南之科第十年而許員外稷繼翔其後詞人璧璧若陳厚慶陳泛陳黯林嶺許湜林速許龜圖黃彥修許超林郁俱以夢筆之詞藻金之學半生隨計沒齒衡寬曠乎百年而公追二賢之後七年而徐正字寅捷八年而愚 熟字 莫不江山之數邱猗歟背之負高才不以位而碑者襄陽惟孟先生爲今也累懿德不隆位而碑者以陳夫子始愚粘巾宿帥無媿抽毫其辭曰

江山之秀鍾乎人純孝高節并其身掬茲二美摛爲雄文以之登桂科以之列蓮賓斯爲君子誰曰未仁烏乎九原宜樹貞珉

福州雪峰山故眞覺大師碑銘 并序

大師法號義存長慶二年壬寅生於泉州南安縣曾氏自王父而下皆爲僧親佛清淨謹志大師生而鼻逆薰血乳抱中或聞鍾磬或見僧佛其容必動以是別鍾愛於膝下九歲請出家叶問未即十二從家君游莆田玉澗寺寺有律僧慶立持行高潔蓬拜之曰我師也遂留爲童子焉十七落髮滔朴貞古丁與流輩異賢武宗皇帝乙丑之否乃東髮於儒冠菜中而蓬跡來府之芙蓉山宏照大師見奇之故止其所至宣宗皇帝之復其道也混而不緇其身也褎然而出北游吳楚梁宋燕秦受具足戒於幽州寶刹寺訖遂名山扣諸禪宗突兀飄颻雲翔鳥逝爰及武陵一面德山止於珍重而出其徒數百咸莫之測德山曰斯無備也吾得之矣咸通六年師歸芙蓉之故山其年

圓寂大師亦自爲山擁徒至坐于怡山王眞君上昇之地其徒熟 熟師已明德山 纍纍而欲闢師拒而久之則有行實者始以師同而識曰師之道巍巍乎法門闔闢之所不可造次其地宜若鷲嶺猴江之爲卜府之西二百里有山焉環挹四邑峭岐萬仞峭崒以支閩碧培塿以覷羣青惟石古松棲蟄龜鶴靈湫邃窒隱見龍雷山之半頂之上則先冬而雪盛夏而寒其樹皆別垂藤蘿莘茸而以爲之衣交錯而不呈其形奇姿異景不可殫狀雖霍童武夷無以加之實閩越之神秀而古仙之未攸居誠有待於我師也祈以偕行 去聲 秋七月穿雲躡蘚陟險昇幽將及之師曰眞吾居也其夕山之神果效靈翼日巖谷爽朗煙霞飛動雲麓既立月構旋隆繇是梶法輪於無爲樹空門於有地行實乃請名其山曰雪峰以其冬雪夏寒取鷲嶺猴江之義斯則庚寅逮于乙未師以山而道侔山以師而名出天下之釋子不計華夏趨之如赴召乾符中觀察使京兆韋公中和中司空潁川陳公每渴醍醐而不克就飲交使馳懇師爲之入府從人願也其時內官有復命于京語其道其儕之拔俗悟空者請蛻滓華而來剃僖宗皇帝聞之翰林學士訪於閩人陳延郊得其實奏於是聖錫眞覺大師之號仍以紫袈裟俾延郊授焉大師授之如不授衣之如不衣居累夏辛亥歲朔遽然杖屨其徒啟而不答雲以隨之東浮于丹邱四明明年故府侍中之有無諸 句 尅 句 恍兵於法雨致敬於禪林馥師之道常東望頂手後二年自吳選閩大加禮異今閩王誓衆養民之外雅隆其道凡齋僧構刹以之鼎焉爲之增宇設像鑄鐘以嚴其山優施以充其衆時則迎而館之于府之東西甲第每將儼油幢聆法輪未嘗不移時餘乎一紀勤勤懇懇熊羆之士因之投跡檀郁漁獵之逸其或弭心鱗羽戊辰年春三月示疾吾王走鑒盛至粒藥以授師曰吾非疾也不可罔予之工卒不之餌其後札偽以遺法子函翰以別王庭夏五月二日烏啼悲鳴雲木慘悴其夜十有八刻時滅度俗壽八十有七僧臘五十有九以其月十五日塔其藏焉其塔也其徒僉云以山之奇堂之峻 峻堂也 大師之生也王 去 是其殁也不宜捨諸故坎其中焉若干尺之高若干尺之周皆雕琱石錯火壤磷磷然粲粲然四隅則環宇以庥玲瓏窗窻雲霞時入風雨罔侵其日奔闐之僧尼士庶僅五千人閩王娣之子降左金吾衛將軍檢校刑部尚書延稟始陳祭是設齋焉大矣哉大師之見世于是罔量其僧耶自始及茲凡四十年東西南北之夏往秋適者不可勝紀而常不減一千五百徒之環足其趨也馳而愈離辯而愈敏常曰三世諸佛十二分教到此乃徒勞耳其庶幾者若干人其一號師備擁徒于玄沙 今安閩也 其二號可休擁徒于越州洞巖其三號智孚擁徒于信州爲湖其四號惠稜擁徒于泉州招慶其五號神晏今府之鼓山也分燈之道皆膺聖奬錫紫袈裟而玄沙殺宗一大師招慶玄晤大師鼓山定慧大師之命焉其曹早曰法雖無說名以文垂自少林之遣曹溪無不刻碑而紀頌我師其默乎一旦惣其曹 句 首曰從智如堵而扣愚求文某老且病刊勒之加多已辭避欽師之道不覺聳然偉夫恭聞釋波之東注也流其象則不流其旨流其旨則不象其形厥初大迦葉之垂二十八葉至于達磨達磨六葉止于曹溪分宗南北德山則南宗五葉大師嗣 句 其今六葉焉雪峰之分玄沙洞巖焉湖招慶鼓山其道皆離貝葉以祇其七非某之能言也但美數公蔑裁其葉衆多殷勤之請遂爲之銘而應其求其詞曰曹溪分派誰繼南宗一言冠絕六葉推雄無物

之物非空之空不瑩而明不增而隆縮靡秋毫舒靡鴻濛不有靈鏡曷揚真風懿彼閩越巍乎一峰洞壑斯異雪霜罕同天之有待師也云鍾名將道協跡與山崇奔走厥徒百千其叢庶幾人莫不玄通分燈照耀樹本玲瓏聖君寵疊賢王敬重不生不滅曷始曷終刻貞石于斯文旌厥德於梵宮

大唐福州報恩定光多寶塔碑記

金聖人之教功與德魯聖人之教忠與孝以忠孝之祈功德莫之大也大復元年辛酉天子西巡岐汴交兵京洛顒顒我威武軍節度使相府琊琊王王公祝天地鬼神以至忠之誠發大誓願于開元之寺造塔建號定壽山仍輔以經藏乞車駕之還宮也其三年甲子以大孝之誠發大誓願于茲九仙山造塔建號定光仍輔以經藏爲先君司空先秦國太夫人元昆故司空薦祉于幽陰也大矣哉赫赫忠誠懇懇孝思以國以家以明以幽胡天地之不動歟胡鬼神之不感歟釋之西天謂之窣堵波中華謂之塔塔制以層增其敬也造之獲無量無邊功德何我公以宏才妙畧之有藩維以仁智神鑒之謀遠大謂閩越之江山奇秀土風深厚而府城坐龍之腹烏石九仙二山聳龍之角屹屹巖巖孱孱顏顏丙排地面雙立空際惟石如塘迴崗若揖東衍滄海以鏡豁西走建溪而帶縈氣色蒙茸風雲蓬勃非仙宮佛寺不可以乘龍之角大龍之腹何烏石二而九仙曠烏石山有神光天王二寺豈非代虛其作地祕其期以待我公況古仙鍊骨之所昇真之跡耶一旦之新城戶國壬戌歲我公卜築其外城號月城二山之嘉氣雲連森上介掀大旆或旬或朔昏于紛堞之上時行時止卜於煙巒之巘得峻中之平平中之峻凸而不隆凹而不卑剷翦斬以奇姿草芊蔚而別翠遂從弘願啟茲塔之基焉塔之科也恐山之倚憂地之

入將壓平壤五十尺之深百有餘尺之潤杵土積石而上聲逮二十尺曾然虹見瑩然穴貯俄以珠寶之獲坐以金錢大不及拳光能奪目于時清風四來海天擴開煙霞蓊蔚於城隅鸞鶴盤旋於林表舉閩之軍傾閩之俗以趨以走以歌以詠既而畚鍤投般倕奮內甃以磚凡四十萬口外搆以木蓋百其巧七層八面玲瓏奇察榱桷欄楯轇轕杈枒雲栱翼環珪斗鱗鏗彫鏤丹雘曲盡其妙方七十有七尺高二百尺相輪之四十尺參之也懸輪之鐸一百九十懸層之鐸五十有六角瓦之神五十有六其內也則門門面面繢以金像不可勝紀登之者若身在梵天瞻之者覺神離贍部業業然觸圓青而直上野鶴經之而高翔疑掠其腹鱗鱗然壓峭碧而崛起地祇感之而下捧疑殫其力其相輪也我公誓願之日仲氏司徒自清源聞而感鑄而資雖從人力悉類神功謹按妙法蓮花品自地湧塔于佛之前其幢幡瓔珞瑪瑙車渠七寶四懸乘虛耀日乃多寶之佛發大誓願之感現也蓋是以斯塔取如來之嘉號號之曰定光以其感珠之現侔於自地之湧故聯之於多寶本於孝思薦勉故冠之以報恩此其義也夫如是大雄之力出死入生至誠之神感天動地若乃沈沈夜壑浩浩世塵莫不以茲元符承彼慧日超於三千大千之世遊入二十八天者哉苟不之然則凡彼經文悉爲之虛語耳又焉能垂信於百千年之後哉既而巍巍峩峩金輝鐵牢其東則翼以經藏焉其藏也外搆以扃八角兩層刻枏檀鏤金銅飾朱漆之炳煥仍衛以華堂七間名之轉經焉致其沙門比丘比丘厥跡以爲拜唱跌讀叢談聚德之湊日繫乎月月繫乎時軒軒闊闊笑景麗之不幽資乎又感應天王殿一間兩廈其天王也變眡沙之身於感通之年現神質爲龜城之助

條腰衣褐屣足乘雲雙吐目光兩飛夜彩乃千百億化身之一爲壽山草木之應今塑於此厥威寧在其西則翼之別殿曰塔殿其塔也我公萌誓願之先因心以制十有三層之妙形非偉而誠行爲去聲殿斯奇而塔斯處其北則報恩變相堂九間潔瑠璃之地等娑婆之世七寶叢樹五色騰光明明見閻提之心一一標如來之說又增堂五間上五間下之與茶堂五間直聯曲交冬溫夏涼又華鍾之樓迥起清音下折刀山長明燈之臺圓龍孤光杳輝漆壤其東南之一臂復建地藏殿一間兩廈功德堂五間僧堂五間張如別搆而制匪異其殿也坐以菩薩之麗若欲飛動其堂也駢錯儀傑或金範或幅繢千形百質恐悉諸天之聖侶粵閻去聲焉公應四間一廈或備旌鉞之觀止我公或四季之旦三旬之八聚僧設會拜首追祝勤勤恪恪罔所不至舉閩之高甲舉閩之少耋攀之望之無不動心涕慮君子謂豈惟寘薦於先蓋以孝教民也又庫廚五間浴室三間接之井井重以樓焉環周輻輳之行廊凡三十有三間惣費財六萬餘貫如山之疊如洞之濬巑巑隆隆叢爲一宮其大也孫文石以爲軒彫修虹以爲梁其小也取良木於靈山篩嘉壤於飛塵雖掩映乎人間實參差乎象外其經也帙十卷於一面凡五百四十有一面惣五千四十有八卷皆極剡藤之精書工之妙金軸錦帶以爲之飾天祐二年乙丑夏四月朔我公宿誠于州東壺于肆及脇降之辰大陳法會以藏去聲其經繙徒累千士庶越萬若縉若士一而行之正身翔手右捧左授自州之阯起於我公傳至于藏觀者如堵牆佛聲入霄漢幡花照乎全郭香煙連乎半空雪頂之僧指西土之未有駝背之叟慶東閩之天降可謂之鴻因妙果者也始者我公之登壇也其一之年偃干戈興禮樂

二之年陳耒郡均賦與二之年疊貢輸祇寵澤萬乘
臣其職四鄰覩其踐百姓天其政故一川之鏡如甕
臺之月如融融怡怡愉愉熙熙乃大讀儒釋之書研
古今之理常曰文武之輿釋氏謠同波而異流若儒
之五常仁義禮智信仁者含宏也比釋之慈悲爲之
近禮者謙讓也比釋之恭敬爲之近智者通識也比
釋之聖覺爲之近信者直誠也比釋之正直爲之近
而義者殺也其爲異諸武之七德至如戢兵保大安
民和衆之類亦猶川陸之祖秦適洛焉然則皆謂之
煩惱吾父國也子民也朝爲社稷之計暮作稼穡之
念若俾求智慧火乾煩惱海則非吾之所能若建金
地繕金文陳法會一衆僧冀乎不可思議乃吾之所
志也於是月陳三齋時或雪峰之僧圍遶千徒臥龍
之僧圍繞五百以至萬錢之膳或閒嘉蔬五侈之歌
或參雲梵谿航觸峭法雨垂空必致菩薩化身羅漢
混俗以降也時人謂靈山之會口儼矣又以府之寺
至于清源或存或爐咸抽金積俸增而新之而府之
開元大中神光甍塔之數與寺俱爲新于大中神光
乃規舊制而精輝宏壯則邁前時開元則輔之經藏
加之轉輪之盛尊大君也定光多寶報恩於勧勞故
以博導者專也謂山度之材有蠹朽之日火化之壞
無銷鑠之期其本乎土也資乎火也及投諸水火則
不歸乎土不壞于水歷千秋而其質堅然乃以專至
堅貞之誠寓于是則斯誠也如是得無感乎則彼珠
之爲符驗矣且夫珠也或頷乎龍或銜乎蛇或胎乎
蜯故水懷而川媚今茲珠也不白乎龍不白乎蛇不
自乎蜯匪懷水而媚川而孕厚地之二十尺豈非斯
之感歟不然則始從融結而孕之也若以始從融結
而孕之則厥初已兆我唐之有我公也厥初已兆我
唐之有我公則我公之言爲石之有神光天王九仙

代慮其作地秘其期以待我信矣塔之訖功顧小從
事某有禮官甲科之忝明主研許之幸庶幾於聖人
立身揚名之道命爲之記用旌厥德於無窮某不敢
牢讓作禮而推之言夫陶天地爲後時鎖生死於無
朕其道不可以真虛求聲影韻應誓願於有爲現感
通於至誠其道乃可以精誠至嚴敬致今我公以精
誠嚴敬積功累德以泝流于世斯塔也嶽嶽崇崇兼
乎仁孝之鴻名借天地日月江山之永遂刻于貞石
爲其詞曰
金聖人教德與功兮魯聖人教孝與忠兮魏魏賢傑
二美鍾兮建茲寶塔惟追崇兮祝天漸懇先延鴻兮
報勉薦祉祈幽通兮仙山之秀爽且隆兮曠古爲期
俟仁風兮月圓珠現契遭逢兮融結之初兆英雄兮
豈徒嶫嶫懿斑工兮大壤之貞積磨礱兮斧材之取
厥匪同兮七屑八面相玲瓏兮金鈴寶鐸交丁冬兮
影落澄清馴魚龍兮頂觸圓碧分鴻濛兮續儀範像
疊其中兮齊天極地爲初終兮金文貝字搆匪重兮
講讀千來磬西東兮靈山盛會口雍雍兮甘露法雨
常蒙籠兮鴻名冥祉借無窮兮

黃御史集明正德本殘文

蒲陽黃御史集

文　第八十六葉末六行　上秩

送外甥翁襲明赴舉序

詩言簡賦詞飾不可以敘事故若之行也送以序襲
明早舉童子舊儒有以小松爲之目襲明默而思松
之小者干霄之勢則爾搆厦之用則不推是言之鄙
而一飛不若冠而十上乃退碩乎業果以詞學擢州
里翠泊中興之十年丞進疊甕於科第襲明業終而

第八十九葉起五行　前少遊予楊狀元書

所求則二賢之言斯驗矣若某則已登選於今日也
某草澤單寒無門報德且世人之感恩謝知罔不率
以殺身爲之辭夫殺身之期是待知己於患難某今
感先輩之恩知謹唯銘刻肌骨故獻書於庑右以陳
露之狀惟始終憐察焉不宜某再拜

甃業譁業影宋鈔本黃御史集卜敘文內送外
甥翁襲明赴舉序與楊狀頭書二首有目無文
鈔本全題川卜先生集序後與正雄書前界以
空紙二葉明崇禎本於此二首目文代無今據
見正德本於上秩文內第八十六葉末右送外
甥翁襲明赴舉字文前五行闕外加一小長方
閩注云後少送外甥翁襲明起舉序十一字於
第入丨九葉起行存與楊狀頭書文後五行闕
外加一小長方闕注云前少與楊狀頭書七字
中空人十七入二入兩業正弦本乃覆刻宋本
當時所見己闕二葉徐於二集前後拔處各存
此殘文數行意影宋鈔本兩語亦當知此以其
不全遂并此數行亦宋之也今華刊此正葉時
何鑑搜補然明正德覆刻所據之宋本己如此
則此二文之散佚久矣今并此二文首尾數行
發字另業補刻[illegible]佚王德本原式名日殘文列
崇禎本補附詩二葉前
仍俟再覓舊本補完

黃御史集明崇禎本補附詩

黃御史集卷二

五言律詩

寄敷水盧校書

諫省垂清論仙曹豈久臨雖專良史業未展直臣心
路入丹霄近家藏華岳深還如韓吏部誰不望知音

贈明州霍員外

惠化如施雨鄰州亦可依正衙無吏近高會覺人稀
海日旗邊出河禽角外歸四明多隱客閑約到巖扉

遊裳山

山有重囊勢門開兩徑斜溪聲寒走澗海色月流沙
庵外曾遊虎堂中舊雨花不知遺讖地一一落誰家

懿榮案此五言詩三首宋本所無明崇禎本所有在第二卷末當即明本凡例所稱有從他籍搜獲者補附詩後是也原本未注所據何書採入今附錄卷末即取凡例補附詩後一語以補附詩三字名之不復濫入宋本原目又明本第四卷末有附來贈詩二首今亦并附此後

黃御史集卷四

附來贈詩

賀黃文江覆試及第　褚載

一枝芳桂兩迴春始驗文章可致身已把色絲邀上第又將鴻筆冠羣倫龍泉再淬方知利火浣重燒轉覺新今日街一作仰頭看御牓大能榮耀苦心人

和從兄御史延福里居　從弟嬪

天賜平安水北中滿庭荆樹醉春風縱覺塵世三公貴何似吾家一脈通花底輕風香撲散門前細柳綠皆同回頭文館長安上謂德溫兄此際思予甯有窮

明正德本唐黃御史集別錄一卷

懿榮謹案續見明正德本莆陽黃御史集下集後有別錄一卷與崇禎本所收附錄一卷文不相屬別錄原本錄出者一卷列崇禎本附錄卷而至兩本引據改寫相複出者不復刪刪各仍原本以從省觀

莆陽黃御史集別錄

唐史

裔孫迪功郎新泉州惠安縣主簿　處權　纂

藝文志第五十

丁部集錄

黃滔集十五卷字文江光化四門博士

右別集類

黃滔泉山秀句集三十卷閩人詩自武德至天祐末

右總集類

皇宋三朝國史

卷第五十一

藝文六

黃滔編卷十卷

右別集

唐昭宗實錄

乾寧二年二月乙未勑高宗夢傅說周文遇子牙列位則三公爲諧則四輔朕纂承鴻緒克紹寶圖思致治平未臻至化今大朝方興文物須擇賢良冀於僉遴之間以觀廊廟之器今年新及第進士張貽憲等二十五人並指揮取今月九日於武德殿祗候委中書門下准此處分仍付所司丙申試新及第進士張貽憲等於武德殿東廊內一人虛度稽疾不至宣令舁入又云華陰省親其父遲進狀乞落下分二十五鋪分不許往來內出四題曲直不相入賦取曲直二字爲韻良弓歌問賦以太宗所問工人木心不正脈理皆邪爲理道取五聲字輪次各變用爲韻詢于蕘蕘詩回敘正以蕘字倒以蕘字爲韻品物咸熙詩七言八韻成令至九日午後一刻進納丁酉宣翰林學士承旨尸部侍郎知制誥陸扆祕書監馮涯於雲韶殿考所試各賜衣一襲褒被等己亥勑朕自君臨寰海八戰于茲夢寐英賢物色嚴野思名實相符之士藝文具美之人用立于朝庶裨於理且令每歲鄉里貢士考覈求才必在學貢典墳詞窮教化然後升於賢良之籍登諸俊造之科如聞近年已來茲道衰壞雖多教於華翼羊或服於虎皮未聞一卷之師已在遷喬之列豕言其弊得不以懲昨者崔凝所考定進士張貽憲等二十五人觀其所進文書雖合程度必慮或容請託莫致精研朕是以召至前軒觀其實藝爰於經史自擇篇題今則比南郭之竽音果分一一慕西漢之辭彩無媿彬彬敢墨斐斐須有升黜其趙觀文程晏崔賞崔仁寶等四人才藻優贍義理昭宣深窮體物之能曲盡緣情之妙所試詩賦辭藝精通皆合本意其盧肇韋說封涓韋希震張蠙黃滔盧鼎王貞白沈崧陳曉李龜禎等十一人所試詩賦義理精通用振儒風且躋異級其趙觀文等四人并盧貽等十一人並與及第其張貽憲孫溥李光序李振李逢等五人所試詩賦不副題目兼句稍次且令落下許後再舉其崔碩杜承昭鄭稼等四人詩賦最下不及格式無類頗甚冒無學業敢竊科名洗我至公難從薦進宜令所司落下不令再舉其崔凝爵秩已崇委寄殊重司吾取士之柄且乖慎選之圖率朕明恩自貽伊咎委中書門下行勑處分奏來其進士張貽憲等二十四人名准此處分賜陸扆馮涯銀器分物其落下舉人並賜絹三匹中書門下覆奏伏以文學設科風化是繫得其人則儒雅道長非其才則趨競者多實在研精仍資澄汰昨者宣召貢士明試殿庭題目盡取於典墳賦詠用觀其工拙果同齊盟盡叶全公升黜而德勸並行取捨而憲章斯在其趙觀文等二十四人至準宣處分崔凝商量別狀奏聞丁未勑國家文學之科以革浮弊歲登俊造委之春官蓋欲華實相符爲第一用近寢訛謬虛聲相高朕所以思得貢正之儒以掌其事而開明部尚書知貢舉崔凝百行有常中立無黨學窺典奧文貫英瀛遐歲清華多歷年數累更顯重積爲休聲遂輟其憲綱任之文柄宜求稱當稍異平常朕昨者以聽政之餘偶思親閱臨軒比試冀得其才及覽成文頗多蕪類皆宜假我公器成彼私榮一一之欣霧乏彬彬之美且乖朕志宜示朝章何遜合塢之恩俾就專城之任勉加自省勿謂無恩可貶合州刺史吉[illegible]所[illegible]

卷第八

乙部　乾寧二年刑部尚書崔凝下進士二十五人

觀人文化成天下賦　內出白鹿宣示百僚詩

張貽憲　盧聰　李光序　韋說　崔貫

封涓　盧鼎　趙觀文　鄭稼　黃滔

李樞　韋希震　孫溥　蘇諧　王貞白

程晏　張蠙　陳曉　崔仁寶　盧肇

崔碩　沈崧　李逢　杜承昭　李龜正

當年放榜二月九日宣翰林學士陸扆祕書監馮[illegible]

[illegible]

大唐福州報恩定光多寶塔記

攝節度巡官將仕郎前守國子四門博士黃滔撰

福州報恩寺禪院東塔和尚碑

威武軍節度巡官將仕郎前守國子四門博士黃滔撰并書

莆山靈巖寺碑銘并序

威武軍節度推官將仕郎監察御史裏行賜緋魚袋黃滔撰并書

御史事跡脫略居多著此官稱以備考證

御史之孫仁念位岳池縣尉告

向書吏部

入玖選文林郎前守延州延長縣主簿黃仁念年肆拾叁壬寅身材中形面赤色少有鬚

興化軍莆田縣崇業鄉延興里兄上猶爲戶曾祖稱祖父有本品從九品上今任參考並中中末考敕奏次今任太平

興國肆年秋月日授勑頭楊廳道其黃仁愈判中下元入中縣尉准勑超資注緊縣尉侯將來參選却依本資敘理合依本階敘

合壹任參考

右壹人擬文林郎從玖品上守廣安軍岳池縣尉兼主簿事守正玖品下替林遵道滿闕

左僕射闕　右僕射闕　吏部尚書闕

吏部侍郎闕　當曹已准　吏部侍郎闕

朝奉大夫中書舍人充史館修撰判館事權判吏部流內銓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祐等言謹件

邢翟蕭戴裕劉阜李卓朱則鈞李貴狄希顏裴瀆劉溫理林光禹張處榮王承徹陳用和孟唐黃仁愈王釋蔡用休陳遵古吳知新辛元幹鄭居泰鄭緒吳承晉吳希蒙吳希宗王仁制誥處廉陳協用唐仲文王化等參拾人擬官如右謹具奏聞謹奏

（齋宗禪案此下原刻空半葉中行未注後闕等字樣下接一葉一枝芳桂兩迴春始驗文章可致身已把色絲遊上第又將鴻筆冠羣倫龍泉再淬方知利火流軍燒鞠覺新今日仰頭看御榜大能榮耀苦心人

莆陽志

乾甯二年乙酉觀文榜

黃頡字文江光化中除門博士尋遷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王審知據有全閩而終其身爲節行者頡規正有力焉中州若李詢韓偓王溥崔道融王標夏侯叔玉拯楊承休楊贊圖王倜傅歸懿避地于閩悉主於館時閩中所爲碑碣皆其文也今存國荒隴舊刻猶存

五代史補

黃頡在閩中爲威武軍推官王審知僞之無黃頡方與徐寅對談蓮禪黃代爲謝踐賈援筆而成其略曰御諸騂索才從羊糞懸來列在珊盤便到馮唐食處時人大稱之

羅隱撰潁州陳先生集序

潁川陳先生諱黯字希聲云云天復元年四門博士黃君通閩相好于吳越而余嘗及場中曩之名士乃希聲之表也余不覺愴然懷舊明年黃君以其文章德業爲之序以寓俾余繫述遂得申其言云云夫德行莫熟於親戚文章莫大於流傳己備江夏之筆矣余不克再云云御史撰集序云云先生父韓黃殺江夏人而郎先生之內姪也天後元年狀明關相之辭能使微德與筆昭中隱沈沈之場云云非假[illegible]爲之而序所謂正郎黃字內之生定交於商洛[illegible]之後序正郎黃字內之[illegible]名用稱[illegible]之[illegible]矣

邵武圖書十志目

唐陳黯字希聲潁川人十歲能詩十三補文學清源牧時豆面新愈收歲曰孫才而花貌胡不詠歌黯應聲曰玳瑁應難比班犀定不加天嫌未靖正滿面與裝花由是名聲大振御史所作

[illegible]會昌中就鄉薦禮部不中第歸久之卒集有黃韜羅隱序

文彥詩格　宋數學筆雜錄第三卷

論曰夫爲詩者難得全篇造於玄妙有用無用少有知者如裴說送人宰藍田縣云小任還重命官難偶然皇恩輕一邑赤了病三年瘦馬稀食粟羸童不識錢知君清苦節到處有人傳問曰此詩之內詩病在何答曰病在末聯只如瘦馬稀食粟羸童不識錢豈非清苦也何必更云知君清苦節到處有人傳既此說累聯成無用也如爲人隱其實事又分明顯露亦猶嫌毋隨酒施之後不稱其醜病也又黃節推寄

（後闕）

黃頡莆田人乾甯初舉進士善屬文有文集及泉山秀句集

大明一統志

知稼集

秋夜雨酌

蓬山悲足身無事天地功深歲有秋投老相從菩城子平生得意醉殊侯捲簾坐月排閑橫笛人家風滿樓可是離人更遣物何稼身世兩無求

公諱公度字師憲興化軍莆田人紹興八年諸闈大魁思陵在御丁未至壬午三十六年首甲科十有一人梁克家丞相陳誠之樞使三府書曰江應辰劉章王佐五從官曰李易張九成趙達張孝祥王十朋獨御憲以件素檜得正字即被論與罰後倖臺歲紹興二十五年檜死始得召爲考功員外郎而卒年不逮五十洪景盧序其知稼集有句曰雨意欲晴山鳥樂寒聲初到井梧知景盧謂大歷十才子不能窺藩又有句曰運鄉且盡田家樂舉世誰非市道交醉鄉歸去疑無路詩筆拈來似有神是可以言詩矣

偏奎律髓

陳氏曰考功郎官莆田黃公度師憲撰紹興戊午大魁坐與趙忠簡往來得罪秦檜流落饒表更化召對爲郎未幾死年纔四十八　文獻通考

黃公度莆田人紹興八年進士第一官至考功員外郎被召入對乞總權綱厚風俗上嘉納之工詩能文有知稼翁集

大明一統志

御史集刻於宋紹熙三年丙申距今正德癸酉凡三百三十有八年遇閩莆中僅得一帙而乾甯乙卯至今日則六百一十有九年矣是書僅再刻工既訖功不資深有今日喜而又慮夫後日失之不難也吾宗他日有顯融者能毋忘考功永豐之心則幸矣考功宋紹興大魁坐與趙忠簡往來忤秦檜竟不獲大用別有知稼集行於世

正德八年七月

賜

進士二十世孫希英謹跋

明正德本唐黃御史集別錄一卷終

孫希英刻別錄一卷

遂菜堂案明正德本爲御史二十世孫希英刻別錄一卷內凡遇稱引御史銜名及引大明一統志文兩處五字皆用黑盡白字爲識崇禎本爲御史二十二世孫鳴喬二十三世孫起鼎等刻正集第四卷詩下有諸孫翠一跋文即稱述希英刻書事今正德本未覩當是後來添刻之文此本印行在先故無翠跋即非正集要文又已見下刻崇禎本附錄卷內此不補錄并記

明崇禎本唐黃御史集附錄一卷　又前刻書序　凡例　喬孫編輯較刻人名　後跋　并附

唐黃御史集附錄

唐昭宗實錄　乾甯二年二月乙未勑高宗夢傅說周文遇子牙列位則三公爲諸則四輔朕纂承鴻緒克紹寶圖思致治平未臻至化今大朝方興文物須擇賢良冀於僉選之間以觀廊廟之器今年新及第進士張貽憲等二十五人並指揮取今月九日於武德殿試候委中書門下准此處分仍付所司丙申試於武德殿東廊內一人盧賡梅挺不至新及第進士張貽憲等於武德殿東廊內一人盧賡梅挺不至宣令舁人又云華陰省親其父遲進狀乞落下分二十五鋪分不許往來內出四題曲直不相入賦取曲直二字爲韻長弓獻問賦以太宗所問工人木心不正能理皆邪爲理道取五聲字輪次各雙用爲韻詞于蕩堯詩問救正以蕩字倒以堯字爲韻品物成熙詩七言八韻成令至九日午後一刻進納丁酉宣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制誥陸扆就書監馮涯於雲部殿考所試詩賦各賜衣一襲退被等已亥勑貶白君臨袁海八載于茲夢寐英賢物色嚴野思名實相符之士藝文具美之人用立于朝庶裨於理且令每歲鄉里貢士考覈求才必在學貫典墳詞窮教化然後升於賢良之籍登諸俊造之科如聞近年已來茲道寖壞鶚多拔於隼翼羊或取於虎皮未聞一卷之師已在選喬之列永言其弊得不以懲昨者崔凝所考定進士張貽憲等二十五人觀其所進文書雖合程度必慮或容請託莫以料研朕是以召至前軒觀其筆藝爰於經史自擇蒭題今則比南郭之竽音果分一一泰西漢之辭彩無理彬彬既鑒姍嫌孰有升黜其趙觀文程晏崔仁寶等四人才藻假賦義理昭宣深窮體物之能無盡緣情之妙所試詩賦雖熟精通皆合本意其盧賡韋說封渭韋希宏張坦黃[illegible]曲[illegible]王貞白汪[illegible]陳曉李[illegible]等十一人所試詩賦義理尚通所執微且躁異綴其趙一

觀文等四人并盧贍等一人並與及第其崔贍總探濤字光
序李擢李途等五人所試詩賦不副題目兼句稍次且令落下
許後再舉其崔礪蘇楷杜承昭鄭稼等四人詩賦最下不及格
式蕪類頗甚曾無學業敢竊科名況我至公難從濫進宜令所
司落下不令再舉其崔凝獨秩已崇委寄殊重可否取士之柄
且乖慎選之闕辜朕明恩自貽伊咎委中書門下行敕處分奏
來其進士張貽憲等二十四人名准此處分賜監展馮渥劍器
分物其落下舉人並賜絹二匹中書門下覆奏伏以文學設科
風化是繫得其人則備雅道長非其才則趨競者多實在研精
仍資澄汰昨者宜召貢士明試殿庭題目盡取於典墳賦詠用
觀其工拙果屬睿鑒盡叶至公升黜而懲勸並行取捨而憲章
斯在其趙觀文等二十四人望准宣處分崔凝商量批狀奏聞
伏求勅國家文學之科以革階弊歲登俊造委之春官蓋欲華
實相符爲第　用近歲浮澆爭趨相高朕所以思得貞正之儒
以掌其事而刑部尚書郁貢舉從疑百行有常中立無黨學
實典奧文驍著英猷遐邇清華多歷年數累更煩重積爲休聲
速輕其憲網任之文柄宜求精當稍異平常朕昨者以聽政之
餘偶思觀閱寫軒此試冀盡其才及覽成文頗多蕪類豈宜假
我公器成彼私榮既觀一一之吹盡乏彬彬之美且乖朕志宜
示朝章尚遵含垢之恩俾就專城之任勉加自省勿謂無恩可
貶合州刺史　廣燕言所載一同

莆陽志　黃滔字文江乾寧二年乙卯趙觀文榜進士光化中
除四門博士尋遷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王審知
據有全閩而終其身爲節將者滔規正有力焉中州名士李洵韓
偓王滌崔道融王標夏侯淑王拯楊承休楊贊圖王倜歸傳懿
避地于閩悉主於滔時閩中所爲碑碣皆其文今浮圖荒隴舊
刻猶存

宋計敏夫（臨邛人字有功）唐詩紀事　昭宗皇帝頗爲寒進開路崔合
州雜與貢舉但是子弟無問文章其間屈人不少惟程晏黃滔
擅場之外如王貞白張蠙詩趙觀文古風皆臻前輩之閫閾者
也

洪邁容齋四筆乾寧復試進士　唐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刑
部尚書崔凝下二十五人放榜後宣詔翰林學士陸扆秘書監
馮渥入內各賜衣一副及懷彼於武德殿前復試但放十五人
自狀頭張貽憲以下重落其六人許再入舉場四人所試最下
不許再入蘇楷其一也故挾此憾至於駮昭宗聖文之謚崔凝
坐貶合州刺史是時國祚如綫猶以選擢爲事誠可謂不暇
厭惓惓若此其再試也詩賦各兩篇內良弓獻問賦以太宗問
工人木心不正脈理皆邪若何道理十七字皆取五聲字依韻
次以雙周隔句爲韻限三百二十字張貽憲等六人既居末不
復投詩蓋是時不糊名一經黜之後主司不敢再收拾也有黃滔
者是年及第閩人也九世孫沃爲吉州永豐宰刊其遺文初試

覆試凡三賦皆在焉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兩字爲韻釋
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縝鐫只押兩韻良弓贈賦取玉發字
次第用各隨韻爲賦格於是第一韻尾句云貫闕則之崇崇上
平聲也第二韻承貫於聯餘下平聲也第三韻皆非唯是上
聲也第四韻爲其言而衆家去聲也而闕入聲一韻賦韻如是
前所未有國將亡必多制亦云可笑矣信州永豐人王貞白時
再試中選郡守爲改所居坊名曰進賢且減戶稅亦後來所無

容齋四筆評黃文江賦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爲題寓
悲傷之旨如吳融赤壁之人是也黃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有
文皇回駕經馬嵬坡賦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
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
不如於飛鳥羽儀參差擁翠華而不發天顏愴恨覺紅袖以難
留神仙表態忽零落以無歸兩露咸波已沾濡而不及六馬歸
秦卻經過於此地九泉隔越幾悽惻於平生景陽井云理賦鉛
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綆以胡顏甫銅有恨也從零
落於秋風碧浪無情宿解流傳於夜臺荒涼四面花朝而不見
朱顏滴瀝千尋雨夜而空啼碧溜莫可追尋玉樹之歌聲越矣
最堪惆悵金鋪之明處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緲欺樹裏之春
風銀焰熒煌卻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百草之春紅愁寄壠
雲鎖四天之暮碧殘堵塵宇戕戮翠遊之庭滄州月出宵銷慾
觸之濤陳皇后因賦復寵云己無爲兩之朔空懸夢寐縱自凌
雲之制能致烟霄秋色云云三楚之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
故地草際悠悠白日上昇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劣論功
晝夜姮娥之奔月非優凡此數十聯皆研確有情致若夫格律
之變則自當時體如此耳

楊慎丹鉛總錄　黃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云日慘風悲
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出
於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于飛鳥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
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綆以胡顏殊可喜也

氏族大全　黃滔字文江以賦擅名有景陽井館娃宮等賦有
泉山秀句三十卷唐乾寧中登第仕至御史

裔孫諸跋

公字文江莆田人唐乾寧二年擢進士第光化中守四門博士
官至監察御史裏行按藝文志載泉山秀句集三十卷悉公纂
編未知存亡又黃某集十五卷歲久散佚今以舊藏藁本爲
十卷名曰東家編略宋紹興丙子中夏初吉左朝散郎試尚書
考功員外郎八世孫公度謹誌　[illegible]

御史集刻於宋淳熙三年丙申距今正德癸酉凡三百三十有
八年遍購莆中僅得一帙而乾寧乙卯至今日則六百一十有
九年矣是書使再刻工既訖功不自深有今日喜而又感夫後
日失之不難也吾宗他日有顯融者能毋忘考功永豐之心則
幸矣考功宋紹興大魁坐與趙忠簡往來忤秦檜竟不獲大用
所有鄉藝集行於世正德八年七月日進士前中大夫監號
運使詞運使二十世孫希英謹書

唐以詩取士海書數百家付御公集二帙中其詩七言排律四
律八十二絕句一十五古詩七排律十六律五十九絕
句五合共二百六首公山居二紀州華撥秀句猶不工既世覽
失傳而傳亦無多因知詞家不然眼傳詩然唐足並驅李義山
許用晦輩矣　侍御公詩有云寄家僧詩約淵循移舟又云
詩苦無人愛言公是世代何要寒於過泄然傳至今知有侍御
公是亦過矣畢人留鄉斯長駐偶學教論二十二世孫鳴廷謹
誌

年考

御史公生卒之年不載於譜今所知唯四月初三日諱日與大自
乾寧乙卯登今辛酉六甲一千三百六十七年矣又於前
而核於後詩所云勞心柳翊非耶蔣按公華嚴寺碑云思逗排
師弼壯而隨計乾寧二年泰登甲科東歸游造金地歲周三紀
三紀者昭宗之乾寧乙卯避籍宗之咸通元年庚辰也延前一
十矣通計五十六年意公之生其文宗開成庚申歲乎或弱冠
不必皆二十安知非十九十八乎愚曰然公之拍華嚴也必贖
書東峰時龍盛寺碑在大中中大中宣宗年號也
起丁卯止己卯自庚申至己卯公年二十若其鋒齋也在丙子
歲則公年十七在丁丑歲則十八戊寅歲則十九駢門年內忌
溯之譜不雜快中爲是咸通壬辰登第年三十二所謂壯歲許
也又越二十三年乃登第光化己未守四門博士庚申遷御史
主偉下交兵公因疑逃中州天復辛酉爲閩藩禮置賓幕
薦授御史裏行王氏時有既於門天王碑乙丑有彩羅塔碑丁
卯有大六絕身確闕平皮辰月爲佛碑師碑太云芝尹且
病宦此詩公退居前中耶謝平與年翁冊儀承釐爲閩十開禮
使有駐南憲寄公之什公有明日詔變迎劉馬句公在蒲明矣
其倡和有千葉榴花啄榴花盛開必在五月而公諱以四月初
三則猶在辛未後也竊按公詩賦聲若晨鮑文驛萬而變化其
儲才篤故見於序詠者實婉深摯有條情焉總德厚所謂乎乃
若撥智愁火乾煩惱梅爐燃北翠鼎化西庚等句公蓋有所得
者委蛇於危亂之朝濕濕惴惴公之修可矣固宜趨節而文字
可考見者只七十二載或降誕猶前於庚申一二年考疑尚後
於辛未數年踐大事理有之矣嗚呼高風如公當時必有如椽
之筆昭昭子孫心目者奈更回寇元反之變神主再立遂失紀
豈非一恨事哉聊考其槩尚當於他集搜証之

靈巖寺　[illegible]　東峯　[illegible]　華嚴寺　[illegible]
唐文宗　[illegible]
宗　[illegible]
武宗　[illegible]
昭宗　[illegible]
[illegible]

天啟元年辛酉八月望日二十世孫崇勳謹記

吳源莆陽黃公事述　按黃氏其先以閩爲氏聚族江夏八閩爲著姓迄祖晦迹唐太和中有讀革者得仙于武山丹丘遺跡尚存事載翰林學士黃滔集其後子孫繼以文儒顯世御史與從兄璞居湄江黃巷黃巢以爲倚者之家滅炬過之御史乃從居郡東馬背之故家事見延福甲居及烏石山等作少爲志好學嘗登東坪齋讀集十年而西適又如是者二十有四年然後登第值天子宮陸展再試進士若狀頭張貽憲等皆遭報罷獨御史與趙觀文等十五人再中甲科蓋乾甯之二年乙卯也除門門博士時方鎮擅移國柄睥睨稽神甚於仇敵一時清流隨命渴河亡者已矣存者惕息不敢自保前乎御史者蔡侯奏賦怪既虎口後乎御史者請得墨勅云執得好去二人幸全軀南開御史乃從容進退爲聖藩上壽又能專長史之任規正閫王審知使終身爲開國節度不爲閉門天子君臣之義終不廢者御史之力也況蘊藉文采爲時推重中朝士大夫若常侍李洵翰林承旨韓偓中舍王涤補闕崔道融大司空王標吏部員侯叔司勳員外楊承休御史王拯宏文館直學士楊贊圖館閣校勘王調歸集賢校理傅藹莫不浮荆襄吳楚交集于閩侍御史爲宗主皆曰安莫安爾閩者此也居嘗與騷給事隱陳侍御嶠翁諫議承贊陳明經喬爲莫逆交見於唱酬詩集至於浮屠鄭隱之閩殘碑所稱文翰波瀾洒落之所及皆足以稽攷一代之遺跡借乎新唐書藝文志所載黃滔泉山秀句二十卷自武德迄天祐搜詩篇合爲一集久而不傳使有唐盛時人物有所不及見又有黃滔集十五卷亦自散逸至宋紹興間八世孫公度以其遺稿分爲十卷又廣以呂氏家藏德業成帙名曰東家編畧傷萬里爲之序其餘事實雜見於他書若摭言五代史補林世程閩中記載之事頗詳茲姑傳其

明本前刻再序　附識

唐黃御史集序

既竣歐冥四門集復取黃文江御史合刻之按通志歐陽詹與黃璞齊名御史謹滔璞之從弟也故御史有寄從兄璞詩璞仕而隱者也所著有霧居子勿侯官人後與御史俱遷莆以所居爲黃巷示不忘舊御史之詩曰縱復終不起相與避烟塵又曰新詩說人盡舊宅落花頻情可見矣御史讀書在福平山之靈嚴寺其碑有云貞元中侍御史林公藻水部員外郎蘊谷茲業文歐陽四門捨泉山兩詣焉仍注與王式書云前陽讀書郎茲寺也愚考歐陽之蜀門與林蘊分路後詩曰利步如延壽川原似福平注福平即予之別墅在焉如是則歐陽之于莆非一日矣御史自序葺齋東峰者十年後二十四年于舉場始登甲第計貞元距乾甯凡百年有奇御史既成而四門早逝者不相及而璞之所爲齊名亦後先躍起云爾察其意似欲以名士厚于賢也陳振孫惡其汚蔑賢者曰黃璞何人斯豈未之考耶御史文贍蔚有興則詩清滔丰潤若與人對語和氣郁郁在洪景盧己篇確論而楊廷秀摘其寄岑三伏雨松偃數朝枝等句尤足以膾炙人口者然其集罕傳問之名不甚識也諸家選詩槩所未見獨丹鉛錄載其長門一賦誠不能數之以所不知爾今與歐陽集併刻之不忠傳之不廣矣萬歷丙午季夏之吉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南京戶部四川清吏司郎中候官後學曹學佺謹

萬歷己亥宣城梅季豹先生遊莆携是集歸南都示能始曹先生因得與歐陽四門集合梓云竊考吾閩自神龍丙午薛令之登進士嗣是文獻與中州爭衡歷千載遺集僅兩有存者宜西先生亟於板行爲閩陳守器也按文苑英華二百六十五卷錄祖五言律五首古詩一首二百八十二卷錄五言律四首七百七卷錄序一篇周伯弧三體詩錄遊東林寺一首曾序謂諸家選詩槩所未見或當時搜覽未及乎惟是全集獲藉鄉哲表章先祖精靈不泯當舞竹翰集斗閣爲子孫者展卷銘心直與祖德俱無極矣裔孫崇勳謹識

凡例

一是集久逸八世孫考功公度舊藏稿本釐賦十卷名曰東家編略十世孫通判汝嘉復於東平呂家得賦二十詩一百五十九文九王簿處權於翰諫蘊家得詩十五處材得碑銘五登刻時各依所獲選編而附名其後今因觀覽弗便改依諸體分類仍誌舊本編次於此者蓋不忘先人搜索之勞並以勗後云

一文苑英華錄詩文十一篇間有詩同題異者有字句異者今雜於題下字句下註文苑作某題某句某字耳或詩文中有字句較勝未妥者則旁註疑字以質高明

一詩有從他籍搜獲者補附詩後有名公序評前未登載及後裔考核足備採訂者並附集中

一是集也九世孫邵州守沃刻於宋紹熙丙申元變板燬二十世孫運使希英刻於正德癸酉嘉靖末復變十九世孫廷良捐祠金刻於萬歷甲申但屢經剞劂不無魯魚亥豕並以勗後云

後之君子崇禎十一年戊寅秋吉二十二世孫鳴喬鳴俊二十三世孫起楊起有起雒謹識

裔孫編輯較刻人名

唐黃御史集　唐監察御史莆黃滔著　宋尚書考功員外郎八世孫公度編輯知邵州軍事舊集九世孫沃賜進士廣州通判十世孫汝嘉新泉州惠安縣主簿十世孫處權處材同幹新泉州惠安縣尉九世孫洽廣州東莞縣丞九世孫黃監潭州南嶽廟十世孫崇賜進士肇慶府高要令十世孫汝猷賜進士湖州通判十世孫鉞同較

後跋

右族祖御史文江公詩裔孫希英之所刻者攷之唐藝文志黃某集十五卷而宋藏舊刻本無卷目止分詩賦啟祭文碑銘爲五類蓋散逸者亦多矣今詩凡二百五篇予以意僭分爲四卷即楊誠齋先生爲序稱其詩尤奇者夫以詩之奇如此而僅存者又如此顧世之莫傳焉豈非前輩子孫責哉又是集中有寄從兄璞者是爲校書德溫公其所著有閩川名士傳及霧居子集今皆散落不傳希英其爲我訪之東南藏書家倘有獲焉尚當與御史公全書並梓以行可也庸書以俟正德八年癸酉秋日賜進士第承德郎兵部武庫司主事清孫翟敬書跋在第四卷詩下當即正德癸酉刻本後跋

御史公文藻奇而鴻碩其詩新琢而密麗皆岸然有嶽峙一世之意蓋壺華之秀苞蓄未洩自公首挺發之故不爲唐晚風格所囿至今人尊爲文章初祖不虛也集戊寅再梓視舊本字畫更精書皆帝庸尚多頃遭兵燹板帙稍散缺族長啟壎等僉謀補綴因與應僖應陶二弟及爾璞姪重加考訂確然是正其訛者十數處疑者仍舊以俟後人而藻氏之費則出壎叔送租所貯餘不煩諸子姓也嗟呼士生季葉其功名不獲大表見而獨以高文垂後世歷數百禩彌光豈爲不遇哉因校刻竣有感而識其末賜進士第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二十三世孫起有頓首百拜識

明本唐黃御史集序凡例跋終

唐志載黃滔集十五卷至宋已佚其裔孫公度當紹興中以舊藏稿本釐爲十卷名曰東家編畧今已不可得見昔年

先大夫在翰林時閱京師某家藏有黃集宋刻本者屢假弗獲用是憾焉卒亦不知其爲宋何時本也祖源

幼承　庭訓稍知學賦酷嗜此集及長奔馳南北訪諸藏家求所謂黃御史集舊本者迄不可得蓋念久之去歲見子蘊樂在京師假得宋室伯義宮庶盛昱家藏影鈔宋慶元刻黃集殘本一冊題稱莆陽黃御史集分上下秩序文目錄完好上殊起賦詩訖文

三類下秩起書啟祭文訖碑銘四類上秩按目無缺惟末有送外甥翁襲明赴舉序一首文佚下秩起首與楊狀頭書一首文亦佚後半自與羅愍郎中書以下都殘失矣然幸有上秩目錄之俱存也嗣又假得貴筑黃編修國瑾家所藏影鈔明崇禎刻足集殘本爲揚州汪氏問禮堂舊物孟慈年丈喜孫藏本又從同郡榮成陳戶部福綬家假得明崇禎刻足本即汪氏本所自出明本已分爲八卷又附錄一卷郵寄來署曰源覽而喜之迺命懿榮刻於京師書之行款次弟以宋慶元本爲宗飭工摹仿不差毫釐至宋本闕文則取明崇禎本按宋本原目敘補文中夾行細字有涓自注有其後人所注以及兩本字句異同處所據宋本一依影鈔所據明本一依明刻各守原本不爲臆改命懿榮別記於後以示矜慎使讀者察焉竊惟古今文字體格至唐截然一變爲文字中一大關鍵而律賦格調一局至唐之王棨黃滔又截然一變風氣之開千百年來莫能移易非文之至者能若是乎四十餘年夙願斯償庶幾此刻在今日世存黃集中誠弟一舊本矣板刻既竣輩置家塾椎印多本公諸當世以貽後來乃述

先大夫之志也光緒十年六月四川分巡成綵等處兵備使者福山王祖源記

懿榮附案此集依影宋鈔慶元本付梓闕卷用明崇禎本案宋目敘補板甫刻訖又續見瑞安黃編修紹箕新得明正德刻本乃以三本合校並附刻正德本所存殘文崇禎本補附詩正德本集後宋黃處權別錄崇禎本集後明黃鳴喬等附錄各一卷於後影宋鈔本大題稱莆陽黃御史集下注云權分上下秩正德本如之正德本行款一依宋本其前序皆仿宋本元體字式入梓板心魚尾下稱莆陽黃御史集與大題同爲影宋鈔本所未及至目錄後記注等文與宋本同祇行款稍有參差餘則諱字闕筆均未改創是覆刻無疑大題下黃公度誌後空行添入賜進士二十世孫希英銜名一行此是當時重刊人名書賈挖去冀充宋本痕迹未盡尚存一賜字後附宋黃處權別錄一卷崇禎本明黃鳴喬等所刻析爲八卷其凡例內諸舊本處云登刻時各依所獲遞編而附名其後今因觀覽弗便改依諸體分彙云云遂并宋本目錄後及集內原注某篇爲某人得於某處等文俱行削去以類分卷一失原本面目是崇禎本之妄也後有鳴喬等附錄一卷又附九世孫宋理學名儒補遺稿一篇謹按乾隆朝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據浙江汪啟淑家藏明崇禎本人錄題作十卷附錄一卷即黃鳴喬等刻本十字乃入字傳刻之誤東家編略原本久佚非更別有十卷本也正德本黃希英跋稱此集初刻於宋淳熙三年丙申此是据楊万里謝諤兩序而言今影宋本上秩賦內周以龍與賦於弟七行弟十入字宋寧宗諱擴字空注今上御名四字以後文內凡遇擴字俱注御名或今上御名字以不貪爲寶賦於第十一行第六字光宗諱惇字空注太上御名四字正德本皆如之下秩一同是影宋鈔所據本即慶元二年洪邁序稱邵州將鋟板郡齋遣信謝序之本邵州名沃之所刻也淳熙本自是楊万里謝諤序稱永豐二曾所刻較此刻尤前慶元二年丙辰上距淳熙三年丙申已二十年中更光宗紹熙五年若此爲淳熙刻則不當於寧宗諱預注云今上光宗諱且注云太上希英於正德間所覆者寶慶元刻避寧宗光宗諱字本與今影宋本同出一原其跋則於二曾刻及沃刻未甚分晰止稱刻於淳熙三年丙申者耳是此集自東家編略後一刻於淳熙丙申再刻於慶元丙辰證以各序灼然無疑影宋鈔慶元本上秩文賦內明皇迴駕經馬嵬坡題下奪賦字無關要義今仍之正德刻本俱依宋本而行氣稍狹又間有譌字如上秩詩內寄題崔校書郊居一題居字正德本譌作舍壬癸歲書情詩投文值用兵句兵字正德本譌作氷秋思一題正德本目錄及詩內本題秋字俱譌作愁翁文堯員外擁炉艦之歸一題詩定須句須字正德本譌作淮通卷乎字正德本俱譌作牙字此覆刻失處文內文柏述古廟之堂句古字正德本譌作故公孫甲松罕不惑之目句惑字正德本譌作或下秩右書四篇一行後篇尾校勘人名洽字正德本譌作治影宋本勝之然影宋本自此以下都殘失矣正德本於此下至啟趙員外文後一行低二格別起一小圍圍下有文一行云右啟三十一篇東家編略所錄下半葉尾前一行文云裔孫迪功郎新泉州惠安縣主簿處權校勘祭南海南平王文後一行有文云右祭文十篇東家編略所錄下五行文云裔孫勅賜進士出身新擬信州永豐縣尉汝猷校勘如前式莆山靈嚴寺碑銘後一行有文云右碑銘四篇東家編略所錄大唐福州報恩定光多寶塔記文銘詞後一行有文云右五篇裔孫處材錄之石本如前式凡此皆與本書前目錄下所記注文合與影宋本目錄下記注文亦合又與影宋本上秩及下

秩存處文後記注均相類又三行下大字頂格居中識云莆陽黃御史集終下半葉第三行文云裔孫勑賜同進士出身鋟校勘此皆宋本原式又通卷文內銘詞俱跳行排寫如影宋本上秩文行款一同惟正德本來時全集板已刻就下秩自影宋本殘失處已據崇禎本按目敘補行款不能改從使歸一致僅識於此爲可惜也正德本賦內於每段限韻字作一大圓圈崇禎本同又於賦中每段起處界一小圓圈識之影宋本俱無之此後人評韻標識處或宋本原無抑或宋本舊有而影宋鈔本去之均未可知既未更從無須置論至以崇禎本與影宋本比校崇禎本多奪字又間有臆改處如詩內滔自注凡滔自稱名處皆改作公字之類最謬今既以影宋本爲宗此亦不復釐記下秩據崇禎本補足後　大人又命以續得之正德本校補影宋本正德本徐正字名皆作賓崇禎本作寅今各從其舊正德本下秩於宣宗諱字仍注今上御名於光宗諱字仍注太上御名字與上秩同驚徵貞讓朗等字仍闕末筆今不復據改又閒有譌字崇禎本啟南海韋尚書文或能句下注有闕文今仍之藉以句正德本藉作伏今據改啟刑部鄭郎中文非敢切平生之志業句崇禎本奪非字今據正德本補寬遲迴於青幕句正德本幕譌作暮字謝試官文內莫道鈆鐵句正德本莫字下旁注空字啟楊狀頭文內皮戴遺逢句正德本戴譌作載字舉步而郎昇雲漢句正德本郎譌作則字代鄭郎中上靜恭盧相文終有負於神明句終字上正德本多一則字似衍啟沈侍御文孰不傾矚句正德本多下情

無任四字下仍似有闕文崇禎本并此四字去之今據補入祭陳侍御嶠文內吾肯斯仿句仿字正德本譌作敛一百年莆邑大數句正德本大譌作之注內崇禎本曠入十七年正德本作曠百年林嶠公三字下崇禎本作同字正德本譌作曰字祭先外舅文起行正德本多惟靈二字崇禎本無之今未據補楊柳霜多句正德本柳作柳別字祭崔補闕文內皇天不祐句正德本皇天二字下旁注空字祭右省李常侍文內時稱最怒句下注文八字正德本無之是後人添注容與松江之歲月句歲字崇禎本譌作風丘壠權儀句儀字崇禎本譌作宜今據正德本改祭司勳孫郎中文內早于輦轂句于字正德本譌作於祭宋員外文內至於行路句正德本作路行二字倒置又碑銘泉州開元寺佛殿記文內倩車業綱句正德本車譌作軍別開元三字下崇禎本空一字正德本旁注句絕二字今據補入靈山塑北方毗沙門天王碑文內如是則護南贍部洲句如是二字正德本作夫如無是字銘詞中雁塞烟塵句正德本作塞雁二字倒置丈六金身碑文內以無爲爲志之也以有爲爲志之也句二也字崇禎本作者字今據正德本改注文我公至清源未仕時正德本仕譌作在宏農楊公承修句正德本修作休道非常道句與賓席將校句十二字正德本夾行接寫與注混莆山靈巖寺碑銘文內敞公了公及句崇禎本及字譌作乃下空一格正德本旁注句字今據改補又夾注宣宗元年二行懿宗元年二行正德本無之是後人添注東歸之尋舊址正德本址作止龜洋靈感禪院東塔和尚碑文內山產茱萸苦蓋又還取苦蓋之卯句正德本蓋作益武宗皇帝乙丑之否句下棄之正德本棄譌作稟慧非重瞳句正德本慧作患今據改注文是時公尚未登甲科字是後人注華嚴寺開山始祖碑銘文內夾注五處正德本無之是後人添注司直陳公墓志銘文內而二子西去句去字正德本譌作笑福州雪峰山故眞覺大師碑銘文內於府之東西句西字崇禎本譌作南今據正德本改崇禎本凡例內稱文苑英華錄詩文十一篇間有詩同題異者有字句異者今祇於題下字句下注文苑作某題某句某字耳今崇禎本詩內書崔少府居題下注文苑作贈李補闕送友人遊邊詩末二句下注文苑作蓟門雖漢土遊子莫從容送陳樵下第東歸詩風爽徹城泉句泉字下注類苑作蓮送友人邊遊詩親詠關山月句親字下注文苑作新歸吟鬢的霜句的字下注文苑作白斷酒詩覓遺拽盡郎君詩句詩字下注類苑作謔寄獻梓潼山侯侍郎詩簪笏落民間句民字下注文苑作人河南府試秋夕聞新雁詩齋北乍驚秋句乍字下注文苑作又又稱或詩文中有字句較勘未妥者則旁注疑字今崇禎本詩內貽李山人詩末注云兩兩字疑錯題山居逸人詩末注云兩德本改注文我公至清源未仕時正德本仕譌作在宏農楊公承修句正德本修作休道非常秋字疑錯鄙時李相公詩內絲毫雖乏敢無言句雖字下注疑作錐至崇禎本賦內御試良弓歟問賦末注云查洪邁容齋四筆謂此賦有五聲後闕一入聲文內潁川陳先生集序內與同郡三字下注指泉州天復元年句下注辛酉二字今據改補又夾注宣宗元年二行懿宗元年二行正德本無之是後人添注東歸之尋舊址崇鄭希顏同登第年皆七十號五老榜影宋本

正德本無之是後人添注點竄前人本集原文字句古今選家通病率不足據又其所注疑錯等字處影宋本正德本皆如字無別本可證與上秋賦內文內後人注語今概不竄入致失舊本眞面祇附記於此又嘉慶中福建福鼎王遐春麟後山房刻南越先賢集本內黃御史集所據卽明崇禎黃鳴喬等刻本無足稱引惟王學貞書後有云據唐人試帖所載引第四卷省試內出白鹿宣示百官及省試奉詔濃曲江池云曲江池一本無省試字且云詔字當是試字之誤試帖據唐制登進士後又有試名奉試前崔曙荆冬倩皆有奉試題是也且此試不用題韻似特試者況省試二字亦決有誤以此題注乾符二年在禧宗朝而前內出白鹿題注乾寧二年在昭宗朝則自乾符至乾寧約二十餘年未有乾符既中省試而復赴乾寧省試者也此必有一試係制試或奉試而題誤作省字耳此說甚核原書中未之正耳云云今特錄之以補校勘之所未及十月二十日校畢 懿榮謹記

固不可使其無傳。況其文傑然如彼。而又爲東國文章之本始者哉。湖南觀察使徐公滇平。卽余所稱博雅能文而好古者也。聞余嘗是書。亟取而校之。捐其俸。搨以活字。得數十百本。用廣其傳。曰。不可使是書絕於東國也。嗚呼不忘本始。敎民厚也。表章賢人。勸民善也。徐公之用心也如此。其所以爲政於湖南者。亦可知已。役旣完。徐公屬余曰。子實傳是書。今不可以斬一言。余辭不能得。若崔公之蹟行本末。與是書之可備考證者。徐公之序詳之矣。余無所復贅云。甲午九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豐山洪奭周序。

桂苑筆耕集

崔致遠著

校印桂苑筆耕集序

記有之曰。酒醴之美。而元酒明水之尙。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而疏布之尙。反女功之始也。古之君子。必重其本始如此。吾東方之有文章。而能著書傳後者。自孤雲崔公始。吾東方之士。北學於中國。而以文章天下者。亦自崔公始。崔公之書傳於後者。唯桂苑筆耕與中山覆簣集二部。是二書者。亦吾東方文章之本始也。吾東方以文爲尙。至我朝益煥以融。家藏許而戶曹劉。以詩若文成集者。無慮充棟宇矣。而顧鮮有知崔公之書者。余嘗見近代人所撰東國書目。有載中山覆簣集者。徧求之終不可得。唯桂苑筆耕二十卷。爲吾家先世舊藏。自童幼時。知珍而玩之。然間以語人。雖博雅能文而好古者。亦皆言未曾見。然則是書也。幾乎絕矣。使是書不行於東方。是元酒不設於太室。而疏布不羼於犧尊也。豈所以敎民不忘本哉。世或謂公文書駢儷四六。殊不類古作者。公之入中國。在唐懿僖之際。中國之文。方專事駢儷。風會所趨。固有不得而免者。然觀公所爲辭。遒邁多華而不浮。如檄黃巢書一篇。氣勁意直。絕不以雕鎪爲工。至其詩。平易近雅。尤非晚唐人所可及。是蓋以明水疏布之質。而兼有乎酒醴黼黻之美者。豈不彌可珍哉。公在中國。取科第。入軍府。亦旣已聲施當時矣。而一朝去之如脫屣。及歸東方。躋翰苑。貳兵部。以至阿飡。阿飡者。新羅大官。其顯用方未已也。而顧又自放於山林寂寞之濱。以終老其身而不悔。蓋度其時之皆不可有爲也。士君子立身蹈道。莫有大乎出處之際。出處而不失其時。非賢者不能也。賢者之作。

校印桂苑筆耕集序

桂苑筆耕集二十卷。新羅孤雲崔公。在唐淮南幕府時。公私應酬之作。而東還之後。手編表進於朝者也。公名致遠。字海夫。孤雲其號也。湖南之沃溝人。幼穎慧絕倫。年十二。從商舶入中原。十八擧進士第。久之調溧水縣尉。任滿而罷。時値黃巢之亂。諸道行營都統高駢。開府淮南。辟公爲都統巡官。凡表狀文告。皆出公手。其討黃巢檄。天下傳誦。奏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後四年。充國信使東歸。事僖康王。定康王。爲翰林學士。兵部侍郎。出爲武城太守。眞聖時。挈家入江陽郡。伽倻山以終焉。葬在湖西之鴻山。或謂公羽化者。妄也。夫以海隅偏壤之產。而弱齡北學。取科宦如拾芥。終以文章鳴一世。同時賓貢之流。莫之或先。豈不誠發傑之士哉。若其居幕數載。知高駢之不足有爲。呂用之諸葛殷等之誕妄必敗。超然引去。去三年而淮南亂作。則又有似乎知幾明哲之君子。其人與文。要之可傳。不可泯者也。據進表是集之外。復有今體賦一卷。今體詩一卷。雜詩賦一卷。中山覆簣集五卷。唐藝文志。則稱桂苑筆耕二十卷。文集十卷。而他皆不傳。唯是集屢經鏡印。板刻舊佚。搨本亦絕罕。癸巳秋。余按察湖南。巡到武城。謁公書院。裴徊乎石龜流觴臺之間。俛仰遺躅。有餘慨焉。會淵泉洪公。以是集寄曰。此近千年不絕如綫之文獻耳。子其無流通古書之思乎。余如獲拱璧。懼其愈遠而愈佚也。亟加證校。用聚珍字擺印。分巖諸泰仁縣之武城書院。陝川郡之伽倻寺。嗟乎名醞之坊。必題杜康。良劍之鍔。必標歐冶。爲其不忘本始也。我東詩文集之秖今

傳者。不得不以是集爲開山鼻祖。是亦東方藝苑之本始也。庸詎可一任其銷沉殘滅。而不之圖哉。東遠後著作散逸無傳。唯有梵宮祠墓之間。披林蔽剔苦蘚。尚可得十數篇。彙附原集。刻剞氂傳。余竊有志而未逮云。按史稱中和二年正月。王鐸代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五月。加高駢侍中。能鑾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復解利權。擬袂大訴。上表自訴。言辭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今考集中。有謝加侍中表。非辭引咎而已。無一語激忿勃戾。又有謝賜宣慰表云。仰睹綸音。深慈師徒輯睦。黎庶安寧。其假借獎也。若是之懇摯。史所謂草詔切責者。無乃非當時實錄也歟。又按中和紀年。止於四年。而公進表年月。系以中和六年。蓋公以中和四年十月浮海。翌年春始抵國。又翌年。編進是集。而前一年之改元光啓。容或未聞知也。

歲在閼逢敦牂中元。蓬城徐有榮。書於湖南布政司之觀風軒中。

披沙見寶。粗勝毀瓦畫墁。遂勒成桂苑集二十卷。臣適當亂離。寓食戎幕。所謂鑪於是。粥於是。輒以筆耕爲目。仍以王詔之語。前事可懲。雖則偏僻言歸。有類奏雀。既愛既耨。用破情田。自惜微勞。冀達聖鑑。其詩賦表狀等集二十八卷。隨狀奉進。謹進。

中和六年正月日前都統巡官承務郎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臣崔致遠狀奏

桂苑筆耕集一部二十卷

都統巡官侍御史內供奉崔致遠撰

桂苑筆耕序錄

淮南入本國兼送詔書等使。前都統巡官。承務郎。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臣崔致遠。進所著雜詩賦及表奏集二十八卷。具錄如後。

私試令體賦五首一卷

五言七言令體詩共一百首一卷

雜詩賦共三十首一卷

中山覆簣集一部五卷

桂苑筆耕集一部二十卷

右臣自年十二。離家西泛。當乘桴之際。亡父誡之曰。十年不第進士。則勿謂吾兒。吾亦不謂有兒。往矣勤哉。無隳乃力。臣佩服嚴訓。不敢弭忘。懸刺無逸。冀諧奏志。實得人百之。己千之。觀光六年。金名勝尾。此時諷詠情性。寫物名狀。曰賦曰詩。幾溢箱篋。但以童子篆刻。壯夫所慙。及忝得魚。皆爲棄物。尋以浪跡東都。筆作傭耕。遂有賦五首。詩一百首。雜詩賦三十首。共成三篇。爾後調授宣州溧水縣尉。祿厚官閑。飽食終日。仕優則學。免鄉寸陰。公私所爲。有集五卷。益勵爲山之志。爰擬賁之名。地號中山。遂冠其首。及能微秩。從職淮南。蒙高侍中專委筆硯。軍書輻至。竭力抵當。四年用心。萬有餘首。然淘之汰之。十無一二。敢比

桂苑筆耕集卷一

睿高麗都統巡官侍御史內供奉崔致遠撰

表一十首

賀改年號表

賀通和南蠻表

賀建王除魏博表

賀封公主表

賀殺黃巢徒伴表

賀處斬草賊阡能表

賀收復京闕表

賀殺黃巢表

賀降德音表

賀迴鶻日不許通歌樂表

賀改年號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得進奏院狀報。奉十一日宣下。改廣明元年。爲中和元年者。展義龜城。易名鳳紀。美號既新於歷象。歡聲遍振於寰區。臣某誠抃誠躍。頓首頓首。臣謹案王制云。天子西巡狩。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然則三秋啓候。萬乘省方。金郊興肅殺之風。玉蹕應巡游之地。遂遵規於舉正。爰降命於改元。且大戴禮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故漢益州刺史王襄。俾蜀詞人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以歌君德。若舊傳。揚況及聖朝曾編新樂。舉二月恬和之節。播八風調暢之音。永驗休譚。實諧昌運。伏惟聖神聰睿仁哲。則孝皇帝陛下。纂承寶位。丕闡皇猷。將務格苗。暫勞遐狄。風始行於地上。易象可徵。日再麗於天中。休祥斯在。是以紀年有裕。懸法無虧。帝業中興。則遠超於前漢後漢。物情允洽。則近繼於元和太和。足可使蠢植昭蘇。華夷悅服。掩神雀黃龍之瑞。應河清海晏之期。則彼蠢爾叛徒。驅然嘯聚。偶縱煙塵之患。卽歸原野之誅。佇迴西幸之駕。便舉東封之禮。臣今者既獲成師以出。必能仗義而行。跡泛戈船。心馳劍閣。蕩陳戎捷。永賀堯年。臨楚水以魂飛。朝天可待。望秦雲而日極。捧日爲期。未獲榮列朝班。稱慶行在。無任抃躍戰慄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言。

賀通和南蠻表

臣某言。臣得進奏院狀報。入南蠻通和使劉光裕等迴雲南通和。兼進獻國信金銀器物匹段香藥馬等者。天威遠振。屈使適歸。化外嚮內黠之徒。竭奉贄獻琛之禮。德既超於萬古。恩已洽於四夷。臣某誠欣誠抃。頓首頓首。伏以聖主卜征。既以用和爲貴。遠人從化。自知犯義不祥。是得事尙從權。德資含垢。言皆答響。禮不違經。且南蠻嘗懷異謀。久稔邊患。數年猾夏。獨虧控北之誠。列鎮徵兵。屢勤征南之役。則築盧可慮。估亂難防。今者鳳口銜書。鯨飛遠地。狼心感德。永順皇風。有以見皇帝陛下。法古爲君。視人如子。以藏疾匿瑕爲妙策。以玩兵黷武爲良籌。能昭利害之鄉。不失羈縻之道。遂使要服修貢。賓旅歸仁。適當多事之秋。已見太平之兆。則彼驃信實狗封之族。尙革昏迷。賊巢遁蟻聚之羣。何難撲滅。佇聆大捷。永賀中興。必可驅蛇彝而殿禹湯。苑五岳而滌四海。盛矣美矣。念茲在茲。臣頃者猥寇交州。蚩戎蜀郡。先則展馬援討除之勢。後乃設隨何說諭之機。仰托皇威。粗申將略。嘗當今日。免負初心。限守藩餅。不獲稱慶行在。無任賀聖懷恩。欣躍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臣某誠抃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賀建王除魏博表

臣某言。臣得進奏院狀報。二月二十二日。恩除建王。可開府儀同三司。兼太保。充魏博節度使者。維城茂德。列土殊勞。遠分圖外之憂。實表寰中之慶。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聆周歌麟趾。漢譽犬牙。固須地處親賢。方得天垂寵寄。伏以建王。修善爲樂。居高不危。好學而既擅多才。獻裘而肯慙求試。今以鄰稱上鎮。魏有大名。將資磐石之宗。遂錫分圭之寵。豈獨滌濁之俗。遠荷恩威。永命海內之人。皆歌德業。臣限守藩鎮。不獲稱慶行在。無任踴躍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臣某誠欣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賀封公主表

臣某言。臣得進奏院狀報。奉去年十月十四日勑旨。皇帝第十一妹。封遂寧公主。長女封唐興公主。次女封永平公主。待收復京闕。備禮册命者。芳舒玉葉。龍襲金根。懿佳氣於高天。振歡聲於率土。臣某誠欣誠抃。頓首頓首。伏以遂寧公主。德資元吉。考祥於歸妹之占。唐興公主。永平公主。譽治血雍。稟慶於降嬪之典。伴嬪娥於獨月。分蘂女於雙星。秀發青春。光洋碧落。伏惟皇帝陛下。齊家理國。恭己敬親。流風晨之餘恩。舉鸞闈之美命。猶以暫勞仙蹕。未復皇都。留具禮於宮闈。待成功於干羽。捧日而榮滋九族。欽風而喜播四方。臣限守藩餅。不獲陪位稱慶行在。無任抃躍發踊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臣某誠喜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賀殺黃巢徒伴表

臣某言。臣得進奏院狀報。北路軍前宣慰軍節度使。拓跋思恭。保大軍節度使。東方逵等。奏宜君縣南。殺戮逆賊黃巢徒伴二萬餘人。生擒三千人。並賊將者。又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奏。探知京中賊徒潰散。六月十三日。皇帝御宣政殿。排仗受宰臣及百僚賀禮畢者。蓉謀遠叶。戎捷遍陳。開雉扇而儼皇威。舉鸞旌而恭列辟。天浮喜氣。地匝歡聲。臣某誠喜誠抃。頓首頓首。伏以逆賊黃巢。嘯聚兇狂。偷生暴刻。發姦而惟日不足。恃暴而謂天可欺。敢驅蝼蟻之羣。累拒熊羆之衆。孽唯自作。罪欲何逃。拓跋思恭。東方逵等。身居重位。手握雄師。氣吞蠶彼之徒。志解赫斯之怒。齊驅於六步七步。果剿於左之右之。戰於野而騰威。戎雖伏莽。拘諸原而騁勇。勢若焚枯。不唯剝面舂喉。乃得連頭係頸。況李昌言。鎮於岐下。伺彼京中。識虞謀鷹集之祥。辯師聽鳥聲之樂。遂飛吉語。遠達宸聰。佇看大戮之期。克踐中興之運。伏惟聖神聰睿仁哲明孝皇帝陛下。財成三極。敎敍九疇。出震位而臨人。方瞻堯日。幸坤維而罪己。更闡舜風。暫勞遐養之師。遙委仁賢之將。既誅逆黨。爰列賀班。溯錦江邊。已睹霞舒綵仗。蒼龍闕下。卽聆雷振鑾音。永清四海之波。遍濟九天之澤。臣謬操鈇鉞。尙默鼓鼙。未唱凱歌。唯知抃舞。顧彭野之久妨道路。怒髮雖衝。望秦原而將滅煙塵。愁眉已展。臣限拘守鎮。不獲稱慶行在。無任欣抃發踊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臣某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賀處斬草賊阡能表

臣某言。得進奏院狀報。西川都將高仁厚部領兵馬。收捉草賊阡能。已於十月十八日。並處斬訖。二十一日。聖駕出羅城北樓。宣赦迴戈將士。各賜優賞。放歸本營者。遠耀日旗。高張天網。梟帥已歸於大戮。鴻圖永耀於中興。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伏以草賊阡能。跡陷迷津。心事聖澤。短狐稔射人之蜮。狡狗噬吠主之聲。高仁厚逐惡志雄。擒奸氣勇。仰資蓉略。靜剿兇徒。伏惟皇帝陛下。有罪必誅。無思不服。歌採薇而遣卒。念破竹之威功。親降如綸之言。遂安彼隸之卒。妖氛息而綿山益翠。喜氣浮而錦水先春。自此遠振軍聲。深揚寇盜。勸頒巢而在卽。迴法駕以何遙。臣方事專征。先聆吉語。限拘藩鎮。不獲稱慶行在。無任踴躍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臣某誠歡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賀收復京闕表

臣某言。臣得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牒報。四月十日。當道與雁門節度使李克用及都監楊復光。下誘都虞軍。齊入京城。與賊交戰。約殺卻賊步軍一萬餘人。其馬軍賊便走出城。往東南路去。其賊軍家口錢帛。並皆遁下。黃巢亦未知存亡。其逃逆賊徒。率差兵馬追奔。並已收復京闕訖者。天威雄武。月捷傳聲。寰宇陰陽。而初奏凱歌。舉區宇而咸增抃舞。臣某誠忻誠躍。頓首頓首。臣竊覩寰宇代勞。探前經。靜理邦家。必須以殺止殺。保安社稷。固在雖休勿休。是故不得已而用兵。無所私而煦物。伏惟皇帝陛下。纂隔寶位。不圖宏圖。而四海而不見揚波。安九野而皆能假草。而乃逆賊。黃巢暗遵邪徑。深入禍門。久騰吠堯之聲。敢恣穿窬之便。穢黷宮闕。淹延歲時。偷安鬥戰於鼎中。戮暴難逃於机上。今者風行雷略。雨集王師。揚復光任在信臣。李克用名為勇將。各思報効。競奮驍雄。齊心而覆滅梟巢。戮力而剋收鳳里。賊巢拒輪不暇。亂轍潛奔。于戈則雲散風飛。金鼓則塡街塞巷。更展追遊之勢。必擒稔惡之徒。自此日月重光。煙塵永息。唯望宸遊之返駕。行覩盛禮於登封。臣職忝董戎。功慙徇難。雖手無重柄。數年虧奮擊之能。而耳得嘉聲。遠地倍歡呼之切。臣限拘潘鎮。不獲稱賀行在。無任手舞足蹈。歡抃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臣某誠喜誠躍。頓首頓首。謹言。

賀殺黃巢表

臣某言。臣得武寧節度使時溥狀報。逆賊黃巢尚讓分隊。並在東北界。於六月十五日。行營都將李師悅。陳景瑜等。於萊蕪縣北。大滅羣兇。至十七日。遂被賊將僞僕射林言。梟斬黃巢首級。並將徒伴降部下都將李師政用球等訖。其黃巢函首。已送行在者。聖日重耀。狂氛暗銷。戎捷超於古今。歡聲振於夷夏。臣某誠抃誠躍。頓首頓首。臣伏以歲有四時。則秋行肅殺之令。武有七德。則兵貴禁戢之能。是故歲以無相奪而克成。兵所不得已而方用。自草結繩之政。皆勞祝網之仁。賊巢食士懷頑。含沙稔毒。深犯天紀。廣缺地宜。九州則牢致殘凌。三輔則久經穢黷。擢髮而既難數罪。舂喉而只待懲姦。今者窮寇迴心。元兇授首。殺傷老少。歸附居多。有征無戰之言。實符王道。以靜待勞之勢。深叶軍機。伏惟皇帝陛下。運啓中興。功資下武。睹天鑑而實為大警。聽風謠而非只少康。永當銷干戈之鋒。便可鑄耒耜之器。況迴西山八國。數年飽巡幸之恩。東岳百神。終日渴登封之禮。行迎鑾馭。肅納嚴音。臣密邇寇戎。撫安疆境。不暇爭鋒而進。實防代俎之譏。煩虧犬馬之勞。喜睹鯨鯢之戮。手舞足蹈。魂飛膽揚。臣限守藩條。不獲奔走稱賀行在。無任歡越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言。

賀降德音表

臣某言。臣得進奏院狀報。可天寶奏六月十六日夜太陰虧。伏奉六月二十三日德音。應三川管內。見禁囚徒等。宜委所在長吏五日內疏理決遣。其京畿四面。暴露骸骨。宜委諸鎮。切准前後勑旨。遣人收拾埋瘞者。望舒匿彩。曲赦流恩。化洽泣辜。義資掩骼。振歡聲於蜀壘。萬妖氛於秦川。臣某誠抃誠躍。頓首頓首。臣伏以日能順暑而照臨。不失其所。月以順時而盈缺。則維其當。況當寶葉初凋。桂輪自滅。兵鋒下士。非石蹶暗闕於東陵。謫見上天。致玉兎暫虧於西汜。既同君子之過。乃軫聖人之憂。伏惟聖神聰睿仁哲明孝皇帝陛下。光闡容圖。保寧區宇。仁能及遠。德以勝妖。爰當展義之辰。克舉蕩灾之典。慈傷瘞死。宰因免滯於風霜。義貸幽魂。道殯皆沾於雨露。可使清水雜千年之色。巴山呼萬歲之聲。道能繼於垂衣。法無妨於委辯。行洲巡幸。仰賀登封。臣限守戎藩。不獲稱賀行在。無任抃躍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言。

賀迴鑾日不許進歌樂表

臣某言。臣得進奏院狀報。伏奉勑旨。迴鑾日。應沿路州縣切不得輒進歌樂及屠殺者。聲除飾喜。味減萬珍。遠遵罪己之言。深播好生之德。凡於蠢動。孰不歡呼。臣某誠抃誠躍。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日月運行。雷雨作解。體堯舜之理。能咸若。法禹湯之興。必勃焉。退庭舞而撤宮懸。惡衣服而非飲食。一慈二儉。守元祖之格言。沐雨櫛風。稟太宗之丕訓。今則兇旋東顧。槎枒西移。師乙收心。無以遠鏗鍧之曲。庖丁斂手。何由挫黻黼之形。義感六牲。恩加萬姓。則乃蜀山力士。既無煩役之虞。漢水老人。豈有深讒之事。帝業永資於下武。物情皆慶於中興。臣方擁戎旃。阻隨仙蹕。遙思盛禮。空馳拱北之誠。頓報深恩。但勵鎮南之志。無任抃躍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言。

桂苑筆耕集卷二

謝加太尉表
謝示南蠻通和事宜表
謝立兩川築城碑表
謝賜御製真贊表
謝御札衣襟並國信表
謝就加侍中表
謝賜官慰兼加侍中實封表
請巡幸江淮表
請巡幸第二表
讓官請致仕表

謝加太尉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宣慰使供奉官嚴遵美至。奉宣聖旨。慰諭臣及將校等。並賜臣勑書手詔各一封。加臣檢校太尉。依前充淮南節度使。兼東面都統者。仰覽鳳詔。謂對龍顏。罷參樞而何力負山。戰勍深而自容

無地。臣某誠抃誠感。頓首頓首。臣伏以大司馬之威權。百官所仰。上將軍之法令。十道皆遵。豈唯蠻城五兵。實在諸和七政。況當今日。宜勵全材。如臣者。德乏潤身。智虧周物。於儲則鉛槧五色。在武則劍敵一夫。但以荷龍天庭。分憂水國。擁旄重寄。榮冠絕於一時。仗鉞專征。襲折衝於萬里。幸逢聖鑑。得盡忠誠。今者已率雄師。將誅巨猾。征旗指路。遠趨堯日之光。戰艦凌波。方託舜風之力。豈期王人遠降。帝命俄臨。獎其外鎮之微勞。授以上司之劇任。未著繡衣之美。旋叨錦被之榮。況乃兼制利權。廣潤軍食。瑞節不移於南粲。兵符亦綰於東陲。將何異能。勝此寵寄。謹當冰兢夕飯。蠖作朝餐。褒帷則面撫烝黎。建旆則身先士卒。羣寇既蝟毛而起。偶恣倀張。藩侯必馬首是瞻。共成翦滅。唯力斯覩。何心自安。必也臨亂忘身。見危致命。仰解焦勞之念。粗申式遏之功。臣既當下瀨屯師。佇欲中流設誓。枕雕戈而假寐。跡寄轅門。瞻帝座以馳誠。魂飛鼙路。未獲稱謝行在。無任感恩懇聖。榮抃戰慄之至。謹因宣慰使嚴遵美迴。附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謝示南蠻通和事宜表

臣某言。二月二十六日。宣慰使供奉官李從孟至。伏奉勑旨。入鴻拓使冒嗣王龜年閤門使劉光裕等迴。得驃信表並國信。兼布蒙楊奇肱與西川節度使書。皆備述情誠。無不順命。其表及書白。並答信物數。並令錄在。此事首末。自卿良謀者。遠降王言。深規使節。跪閱上天之旨。坐知外域之心。寵飾踰涯。憂惶若厲。臣某誠抃誠躍。頓首頓首。臣才非問代。智不濟時。但以每鎮窮邊。粗安荒服。免使鮑飛鐵附。欲令前倨後恭。頃者忝守成都。冀申遠略。遂憑釋子善諭蒙王。仰稟天威。得揚風教。永戢干戈之患。俾陳玉帛之儀。雖華蕃沸騰。競銜鑠金之口。而宸衷剸斷。早推匪石之心。是以暫事西巡。或虞南叛。爰遣維城貴胄。直閤近臣。遵聖德以降尊。遠傳元化。譯訛言而獻款。備寫眞誠。既令抱義戴仁。果見奉琛執贄。此皆陛下威德。臣何力之有焉。而迺謂臣有先見之能。知未來之事。設和戀之良策。備幸蜀之嚴城。俯錄勤勞。迴垂稱獎。睹雌題之章奏。書軌既同。息猾夏之猜嫌。梯航相接。驗南睦之賄咎。知北極之紓憂。雖云五利有餘。敢希茂賞。唯願四方無事。永贊昌期。臣限守藩條。不獲稱謝行在。無任欣躍感戴兢惕之至。謹因供奉官李從孟迴。附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立西川築城碑表

臣某言。伏奉十一月六日勑旨。以臣在任西川節度使日。創築羅城。昨因有勑嘉獎。方迎所賜碑詞。今已付所司鐫寫建立者。一片石文。龜初載立。九重天語。鳳已銜來。雕銘莫繼於色絲。寵飾遽超於華袞。仰窺恩獎。俯抱憂惶。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頃者幸夢三刀。久臨益部。遂提一劍。得挫蒙兵。但以其玉壘可稱。金城未設。山口則空吞蠻蜑。水頭則斜枕牂牁。含溪抱谷之形。雖云天險。比屋迎壺之勢。實類野居。臣是以逐度籌謀。斟量板築。蓋從人欲。果致子來。遂得役興而草偃川中。誠感而土生石上。長固於三十六里。高鎮於百千萬年。不愧鐵名。可將雉試。華壤烏堞。儼若雲飛。錦浪綿峯。迴然裝飾。遂蒙陛下辱褒稱之重。許刊勒之榮。以爲事實可觀。足得詞華不朽。臣雖遇泥封激賞。豈將油素矜誇。非敢彰讓。所期避謗。今

者伏遇皇帝陛下。遠巡勝槩。親覽微功。徵衛賜之碑詞。命新鐫之筆跡。永使卓立琴臺之境。平掀劍閣之銘。且杜元凱之峴亭。無非自衒。阮德規之齊國。蓋是衆成。謾傳身後之虛名。豈睹目前之盛事。見獎翠琰。斯刊。因成下士之功。終應上天之意。得逢今日。別振孤風。向非陛下錄善恩深。酬勞德厚。則何以未有出師之業。篆刻叨榮。曾無典學之規。傳揚竊美。臣限拘鎮守。不獲稱謝行在。無任感戴欣躍戰懼之至。謹因供奉官李從孟迴。附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謝賜御製眞贊表

臣某言。二月二十六日。宣慰使供奉官李從孟至。伏奉勑旨。已令於大慈寺御眞院寫朕眞。並扈從宰臣等眞。列卿儀貌。俱會此堂。今先寄卿眞軸。並朕親製贊述賜卿。褒表顯恩。式彰異禮者。銀瑙降使。玉節傳詞。受宣頂戴。光輝拜賜。而神魂驚趨。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臣志欽渭水。業缺紀綱。敢憑涓滴之勞。自安寵寄。願揚氛祲之思。永竭忠誠。遂在先朝。便從戎役。南征北伐。豈暇寧居。東鎮西藩。累叨重任。遇陛下龍飛之後。委微臣牟擊之能。蜀國防蠻。則粗申遠略。楚宮捍寇。則偶遂良機。旋令移節於海門。復許建牙於淮甸。是以常拘戎闌。未覲宸階。唯披天上之詔書。假睹日中之玉字。空留感賀。豈致去思。於蒞鎮。唯慙取笑於空門。伏遇陛下。展義陳詩。停鑾駐蹕。遂徵綸事。仰寫聖容。賛揚高題。而素壁爭輝。卓立而浮埃不染。然後遠飛龍詔。特遣貴臣。乍捧綵牋。驟蒙萬游揚之榮。初開寶軸。深驚刻畫之恩。覩看而形影自慙。感激而肺腸何極。昔漢朝中興聖帝。下念親編。錦繡之詞。仰臣位掛於仁祠。寫雖令贊述。不自稱揚。豈如陛下。暫事巡遊。迴垂獎飾。別降絲綸之命。其於侍從之臣。宜居左右。豈料孱微之質。得潤丹青。愧無燕頷之姿。永侍龍顏之側。況蒙宸襟顧盼。御筆中名。超於麒麟閣上。遐尋故實。獨荷殊榮。有何出衆之能。見此非常之寵。所謂千年嘉遇。萬代美譚。唯當鳳凰池上。遐尋故實。獨荷殊榮。有何出衆之能。見此非常之寵。所謂千年嘉遇。萬代美譚。唯當志勵風霜。永驗松筠之不改。身霑雨露。免憂蒲柳之先衰。臣限守藩條。不獲稱謝行在。無任感恩懇戀聖。榮耀兢懼之至。謹因供奉官李從孟迴。附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謝御札及襟並國信表

臣某言。二月二十六日。宣慰使李從孟至。伏蒙聖恩。別賜臣御札衣襟。並御服衫一領。並臘香一金合。金鋺花花銀檯一隻者。缺。窺神筆。恩覃御衣。仙香氣撲於鼻根。寶器光騰於眼界。仰霑寵錫。俯積凝兢。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臣每念業紹弓裘。任叨斧鉞。曾傾忠節。終報聖朝。去年親率驍雄。頗殲兇醜。旋承綸旨。已駐舟師。既慙叩檝之言。徒切枕戈之望。豈期貂冠傳命。龍光武十行之詔。加以粉分御筍。香滿雕奩。花錯乃麗水之珍。蘂缺。遂任山之器。捧玩而實慚衆寶。緘藏而永耀子孫。雖有幸逢時輝。榮聚集而無功受賞。愧恥難居。徒荷鴻私。何申豹目。斷蜀略。身依楚水。未陳告捷之書。天但瀝感恩之淚。臣限守藩鎮。不獲稱謝行在。無任荷感激切。榮抃兢懼之至。謹因供奉官李從孟迴。附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謝就加侍中表

臣某言。臣伏奉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恩制加授臣侍中。依前淮南節度使階勳封並如故。仍加食實封一百戶者。有命自天。處身無地。感深以泣。銜極而抵。臣誠抃誠懼。頓首頓首。伏以黜陟分科。聖君至教。行藏守道。達士良規。慮受爵以斯亡。在持盈而不殆。臣自提權鎮。使遇兵戈。郡邑爲征戰之場。山海足逋逃之藪。既難聚利。莫遂成功。況乃權有他門。刃無餘地。動見越庖代俎。無非避柱觸楹。遂虧清晚之程。僅壞銅鹽之法。伏蒙皇帝陛下。俯詳直道。不眞嚴誅。選用良才。改移重務。而乃察臣在公之節。念臣戀主之誠。重委將壇。更增封邑。恕乏一時之秀。許攀七葉之榮。唯慮慙卿。或譏竊位。然臣今所以自賀者。三朝獨立。七鎭榮還。每當拜爵王庭。不省謝恩私室。以茲勵己。永免愧人。謹當激發壯圖。殲夷窮寇。粗息四方之患。仰荒萬乘之憂。臣限守藩條。不獲稱謝行在。感恩戰灼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慙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謝賜宣慰兼加侍中實封表

臣某言。六月十六日。供奉官劉叔齊至。奉宣聖旨。慰諭臣及將校。並賜臣勑書手詔各一封。官告一通。就加臣侍中。仍加食實封一百戶。餘如故者。自天降命。無地安身。啓鳳詔而魂驚。對貂冠而股慄。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臣早因薄效。每忝殊榮。勤王而素乏實勤。受爵而但多虛受。負山寡力。臨谷戒心。況自戎馬生郊。陣蛇出穴。妖氛蔽闕。法駕省方。臣久鎭雄藩。嘗提重柄。一無成績。兩拜寵章。前者以上將軍爲大司馬。今則兼納言之任。加與食之榮。累年虧橫草之功。終日抱伐檀之恥。且易曰。或錫盤帶。終朝三褫之。詩云。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逼覽格言。是懲貪祿。不能報國。苟欲榮家。臣實何心。有覩於目。但遇王人遠降。聖澤傍流。仰睹綸音。深嘉秕政。以爲師徒輯睦。黎庶安寧。俯念忠誠。特行懋賞。臣也方寸之地可倚。咫尺之顏不違。豈敢矯俗陳情。飾詞讓爵。難效一辭而退。唯期三命益恭。既除勞力於利權。終願勵心於圖寄。臣伏限守藩。不獲奔赴行在稱謝。無任感恩戀聖。戰汗屏營之至。謹附供奉官劉叔齊。奉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請巡幸江淮表

臣某言。伏以舜伐有苗。修德而終能率服。湯征自葛。行恩而競望來蘇。斯皆今古之美譚。實乃帝王之盛事。固敢竭天負責。向日裁誠。仰陳利害之端。冀副華夷之望。不量狂瞽。遠黷聖聰。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聞日月以運行爲德。永貞於天。江河以委輸是期。必朝於海。上能昭其照育。下方遂於通流。況乃天災非人力能除。地分有兵戎不起。將獻永安之兆。輒陳可復之詞。伏自寇陷上京。兵徹外鎭。猛銳始從於鶴列。旋致徒歸。頑兇尚固於蟻封。難成盡殪。臣豈唯投袂。實至衝冠。昨率舟師。暫屯江次。必欲朝離楚岸。暮及漢濱。旅張齊額之風。劍拂秦川之霧。顧言薄伐。冀效微勞。尋蒙陛下遠許分憂。不令離任。臣進退惟命。始終無虧。寧招曠職之譏。敢涉爭功之責。又緣淮海。乍息煙塵。忽若去兵。必當致寇。則迺江南沃壤。盡成蠶食之資。淮北強鄰。暗展鯨吞之勢。與賦既無所倚。軍須將必屢空。是以仰奉勑書。已班師旅。四境之赤眉歸伏。八州之黔首謳寧。適布皇恩。粗申將略。然而關中縱敵。圖外偷安。既乖蹈躍以身先。每切世恢於顏厚。伏惟皇帝陛下。省方展義。駐蹕經時。龜城壯麗之形。金湯雖固。鳳輦巡游之費。桂玉可虞。況舊謂西川富庶。祇因北路商旅。託其茶利。贍彼軍儲。今則諸道發表章。則半載始迴。徵貢獻。則經年未達。實緣道路遼夐。兼值干戈阻隔。值剽掠者斯多。至行朝者甚少。加以僦僱所費。耗蠹不輕。每當水運陸般。只可率錢致石。以此征稅。則漸成抗弊。軍兵則未遂飫饒。伏慮扈從實繁。宴犒仍廣。盡搜資於三蜀。難濟用於百司。苟興旰食之憂。實懼焦察之望。又以蜀川僻居邛棘。缺人密邇。蠻戎。虺蜴潛吹。獸心難測。儻或乘虛犯境。率衆渡瀘。六軍之熊豹騰威。縱能制敵。八詔之豺狼作暴。不免喧驚。事可酌於將來。禍須防於未兆。伏惟陛下。覽臣忠懇。察臣直言。暫迴西幸之儀。更舉南巡之禮。使處處息後予之怨。人人安戀主之心。天下幸甚。天下幸甚。且如遠狩河陽。僞遊雲夢。將興薪玉。俯順權宜。況江淮爲富庶之鄉。吳楚乃繁華之地。陛下九年理國。四海爲家。豈比周之東遷。非擬晉之南渡。賊巢兇狂久聚。穢蹟難除。縱使收城。未宜迴駕。豈如揚都興壘。桂苑名區。四夷之貨易朝天。九牧之貢無虛月。伏乞陛下。俯迴鳳辰。略泛龍舟。必想山嶠卷三峽之風。水伯寢九江之浪。遐尋禹跡。允叶堯巡。昔也日擁錦川。天不傾於西北。今則風行澤國。地無缺於東南。然後發使清宮。舉章司隸。振儀於歸闕。告休績於登奏。輒貢管窺。無任戀聖感恩。戰越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請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請巡幸第二表

臣某言。聞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必闡於其義。達於其思。然後能爲之。臣遂自前年。繼陳短識。請移軍駕。巡幸江淮。計資於避險就安。事叶於暫勞永樂。未迴聖鑑。再獻管言。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尚阻擒奸。敢言伐善。然但願愚夫之一得。難追賢者之三思。臣頃鎭成都。偶諧遠慮。克符天意。果悛偏霸之愆。便忖懷柔之信。皆資頑就土功。別營雉堞之雄規。永壯龜城之峻境。爰憑釋子。善誘蒙王。果悛偏霸之愆。便忖懷柔之信。皆資帝力。能蘇物心。伏遇陛下。遠耀珠旗。高臨玉壘。樂降絲綸之旨。深嘉毫髮之勞。請臣有先見之機。念臣以至誠所感。仰銜睿獎。倍激忠誠。然則當年已往之功。粗成籌畫。今日未來之事。竊有管窺。苟或緘辭。則爲負德。不辭鼎鑊。輒貢芻蕘。臣近者俯察時情。仰瞻乾象。荆州道路。羣寇將侵。蜀國封疆。微災似起。儻或未收鳳闕。尚駐鑾輿。忽有妖氛。潛興近境。必恐烏合。蠶食之徒。占據江陵。把斷峽路。則列鎭貢賦。無計旋通。行在詔書。亦難傳降。若見東西阻絕。固當遐邇動搖。伏惟陛下。斷自宸衷。斥其橫議。念江淮之遺獻。遠涉多虞。察蠻蠻之奸兇。乘虛可懼。早移仙蹕。直幸楊都。滅星辰交錯之災。叶日月運行之理。則乃九州拜賦。討戎而齊頒風驅。四海梯航。奉贄而必能雲集。盛矣美矣。念茲在茲。且逆賊黃巢。久蠹宣居。多成穢跡。直到剋收之後。須勞繕葺之功。更俟二三年之間。可興千萬世之業。不虛之言。關隨時之義。俯從衷懇。暫事宸游。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粗知而不言。謹奉表陳請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讓官請致仕表

臣言。臣伏以聖君御宇。必先褒彼倖門。良士省躬。唯慮妨其賢路。苟逐官謗。是參上恩。況臣關中無定。雖

之勳。闔外之分疑之效。強欲妥安寵祿。其如玷漏刑章。永言量力而行。固在奉身以退。既知無隱。事避有辭。臣某誠慙誠懼。頓首頓首。臣少勵琢磨。晚師擒縱。不以一經介意。粗於三略留心。頗紹家勳。免虧堂構。先皇帝念臣孤直。猷以諸難。出分大將之威權。坐受上卿之爵秩。故得內稟車修之訓。外伸式遏之能。北掃庭。則胡雛不敢南牧。南清獠海。則蠻諜無由北窺。及覩彤墀。暫司緹騎。俄屬齊郊聚壁。鉅野興師。臣也不才。謬膺斯任。伏遇皇帝陛下。纂臨宸極。鑒諭戎藩。舉旌鉞以分勞。聽鼓鼙而軫念。謂臣有戰兵之奇略。察臣立降寇之微勞。遂令位假中台。名編外相。夢想既通於鳳沼。威稜益峻於龍旌。其後瀘水波驚。山霧暗。久念雕題之患。遍流黔首之災。又蒙命臣曰俞。爲帥於彼。爰遏薄伐。得解倒懸。豈敢貪天之功。頗銘鐘鼎。秖能因地之利。別建溝隍。伏蒙陛下。俯奬忠誠。特行懋賞。開國授周司徒之貴。立家紹漢丞相之榮。臣此時早誠持盈。輒思請老。必願告休錦里。退隱羅浮。不料壇上耕夫。盡解揭竿斬木。草間惡子。競謀蟻聚蜂飛。當荊門失守之時。乃楚塞宿兵之際。忝趙戎旆。兼藉牢盤。僅免而未能報恩。驅馳而何敢言病。或猰貐磨牙於原野。或黥鯢噴毒於江湖。尋提招討之權。來撫句吳之俗。遠懸睿略。深挫羣兇。洎解印海門。建牙雄甸。上將軍之劇任。首冠列藩。大司馬之雄資。先沾宥禮。搗頂踵而偏濡雨露。扼咽喉而莫效涓埃。且自黃寇憑陵。翠華巡狩。仰天戮力。竊嘗服王導之言。終日痛心。何止瀛袁安之淚。及至成軍已出。又緣奉詔卻迴。行藏雖順於綸詞。進退實慙於物論。遂見時溥與北林戎役。周寶致南鄰責言。玉每歲於俱焚。金亦憂於衆碎。幸蒙陛下。涵之以海量。煦之以天光。知見帥賜。得保首領。然臣也先軫以直言遇志。曹植以深過貢弼。則二年忝都統之名。不能誅奸戮暴。四載主鋼鹽之務。不能富國贍軍。是以兵權則屢見改移。利柄則變爲分割。凡此辱君之命。莫非職臣之由。臣猶自知。況在陛下。擢髮而既難數罪。乞骸而唯願辭榮。今者大憝奔逃。上京克復。氛祲卽當殄滅。寰區永見廓清。臣有忝登壇。無能報國。行當暮齒。居亦胡顏。兼以頃鎮巒陬。久棲瘴嶺。蒙犯蛊妖煙蠱霧。剗除其封豕長蛇。當年而靡憚勤劬。晚歲而皆成疾瘵。不將筋力爲禮。既蔽前經。苟或身心自離。難逃後悔。雖思強飲。實愧素餐。廣陵爲楚澤上游。鹽府乃漢朝大任。以臣衰老。當此重難。必恐終無所成。遂希不可則止。伏惟皇帝陛下。知人爲哲。多士以寧。選英才而代處。是邦。俾微臣而退居散地。闕於菟之逃寓。固是忠貞。干內史之辭官。誠非矯飾。幸遇舜風無外。漢日再中。陛下既已除旰食之憂。微臣亦希免夜行不息。臣無任竊恩戀聖懇迫兢灼之至。謹奉表陳請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桂苑筆耕集卷三

狀一十首　奏狀二　啟狀一十首

謝詔狀

謝詔示權令鄭相充都統狀

謝宣慰狀

謝詔獎飾進奉狀

謝詔示徐州事宜狀

謝詔止行墨勑狀

謝郗公市充監軍手詔狀

謝除鍾傳充江西觀察使狀

謝就加侍中兼實封狀

謝秦彥等正授刺史狀

謝詔狀

右臣伏奉四月十日詔旨。黃巢兇逆。穢瀆宮城。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尋東兵合勢。翦滅元兇。想副朕懷。已

遵道路。佇聞克復。永鏡功名者。十行天語。萬里星飛。捧窺而壯膽初甦。跪讀而愁眉頓豁。竊以黃巢禍心斯極。狼力既衰。肉已太鹹。果俟將落。慙起烟塵之患。刖歸原野之誅。臣每當永夜枕戈。早願中流叩檝。自啓行十乘。已屯駐五旬。伏緣江路多虞。風波未便。暫淹行色。用候良時。非致役於遐延。但興懷於鼎鑊。今則仰覩鳳銜之語。況乘鯨鯢之秋。俯勵軍謀。仰遵睿算。即翼朝離江北。暮到漢南。長驅背水之師。永破滔天之孽。率齊義感恩之衆。氣已凌雲。殄藏奸匿暴之徒。勢如沃雪。伏惟陛下。歲巡備禮。時遇傳歌。將示罪於三危。乃宣威於七德。臣遠承獎諭。晉盡勤勞。身暫寄於戈船。心每馳於劍閣。唯願西都獻捷。早申收復之微功。東嶽告成。得覩登封之盛事。臣無任感激兢懼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謝詔示權令鄭相充都統狀

右臣伏奉去年九月九日詔旨。卿曾問道獻章。諸鎮飛檄。使欲長驅甲馬。親議專征。未即便來。須權制置。遂命鄭畋等。分爲京城四面都指揮。諸道師徒。盧卿偶未委知。故茲詔示者。伏以書曰無偏無黨。王化乃興。詩云不識不知。帝謀是奠。況兵當伐叛。事合從權。臣去年先因淮北侵疆。後值江南阻路。久屯師旅。未遂戰征。陛下妙選羣才。近分重寄。鄭畋等莫不身先蹈武。手運豹韜。既當怒髮爭衝。固爲賊智可摧。仰酬睿獎。竟勵忠誠。臣也遠鎮臨戎。強鄰結憾。唯慙賜職。豈望成功。伏蒙陛下。尚念勤勞。曲垂慰諭。覩上天之慈意。解外地之深憂。既許將軍。獨舉柳營之令。終期叛卒。必歸竹町之誅。臣限守戎藩。不獲稱謝行在。無任感激戰懼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謝宣慰狀

右宣慰使供奉官李從孟至。伏奉去年九月九日勅書手詔。兼宣恩旨。慰諭臣及將士等者。伏以威恩效命。武士常規。仗順摧兇。元戎素分。賊巢偶乘奸便。尚遭嚴誅。臣顧膾彼逆鱗。懼其邪膽。揣重氣於魏闕。迎法駕於蜀都。是以去年據馬援之鞍。敢矜獨勇。杖辛毗之鉞。親率諸軍。久在江干。再承天旨。不令離任。遂已班師。豈料伏蒙陛下。念及老臣。撫茲衆卒。特遣星使。遠降泥封。綸傳萬乘之言。纖微不聞。纊彼百夫之體。慰暖皆均。歡呼而聲已振雷。感泣而淚將成雨。唯期勵節。共願報恩。臣限守藩條。不獲稱謝行在。臣無任感戴榮抃戰懼之至。謹因供奉官李從孟迴。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謝詔獎飾進奉狀

進奏院遞到恩賜手詔一封。

右臣伏奉詔旨。以臣先典供軍應接使駱潛等。進奉銀軍。特賜獎飾者。伏以收功示賞。乃聖主之異恩。寓物輸誠。固藩臣之常事。但屬敵滋鄰境。寇阻道途。運綱而既闕先登。贄禮而僅倖錫貢。早成峽滯。況涉尠微。是以雖憑屏水之珍。難遣塗山之罪。豈料鴻毛比價。方申懲悔之心。鳳口銜書。遠降褒稱之旨。感激而懷榮受懼。揣惟而報德何期。臣限守藩條。不獲稱謝行在。無任荷恩戀聖屏營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謝詔示徐州事宜狀

右臣先奉詔旨。據時溥奏。卿本道差兵。伐蠻殺傷。令務止過者。臣遂具時溥誣謗事由申奏。伏奉二月二十五日詔旨。今則寇讐不日剿降。藩方務息爭競。所宜和叶。各保封疆者。臣伏以天德既高。側管者固難窺測。日恩至廣。戴盆者自阻照臨。是以遠竭愚誠。動違聖慮。時溥既銜容獎。得縱兵威。早成熊據之謀。更展鯨吞之勢。累興師旅。來犯封疆。焚郭邑於山陽。掠資財於淮上。臣遂令捍禦。略挫兇狂。而乃時溥奸計已成根株。巧言頗有枝葉。不思已過。敢惑宸聰。今者再奉絲綸。仰遵徽旨。分關無功。戢兵爲務。至於草寇。猶許歸降。況是鄰藩。豈謀狡獪。彼無此詐。此無彼虞。臣限拘鎮守。不獲稱謝行在。無任感激屏營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謝詔止行墨勅狀

右臣伏奉詔旨。去奉權降詔命。許諸道承制除官。已兩度降勅止絕。自今後凡有要藩獎者。並於急遞奏聞。不得更議承制者。臣伏以漢朝鄭禹。始啓倖門。魏室曹瞞。敢專重柄。欲教於自家刑國。所惜者唯器與名。伏遇陛下。遠事宸遊。盧防爵賞。遂降無私之澤。遍賚諸道之權。不料人人而競卉雜端。處處而皆誇墨勅。長蛇封豕。猶匿暴於神州。狗尾羊頭。已成羣於列鎮。臣前年雖奉詔旨。未欲施行。卻緣親率軍兵。遠期征討。此時久屯南浦。將泛西江。忽被鎮海節度使周寶。欲成罪情。潛施巧計。便以撫功將吏。悉皆超授官榮。臣所領士卒既多。將校不少。彼安坐者。猶爲甄獎。此遠行者。豈免怨嗟。遞口變傳。從頭憤激。臣若不依周寶。必恐事生。遂准詔書。得行軍賞。已甘一一具事由申奏訖。自奉前年十一月一日勅旨。仰遵成命。靜守常規。至於近日所招賊徒。只與往時先賜官告。曾無僧起。豈可隱瞞。今者外將忠誠。永當無二。大君善教。已至再三。泣告而天何未聆。憂懷而地謂可入。臣限拘藩鎮。不獲稱謝行在。無任戰慄屏營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謝郄公甫充監軍手詔狀

伏奉某月日勅書手詔各一封。

右新授當道監軍郄公甫。四月十日到。伏蒙聖恩。賜臣勅書手詔。兼慰臣及將校等。九天降詔。萬里宣恩。柳營之列將歡呼。桂苑之羣寮感泣。伏以郄公甫素懷材略。久撫軍戎。漢南之職業可觀。江北之物情獲賴。既見寬能得衆。必令師克在和。臣仰窺五色之書。俯慰三行之士。臣與將校等。無任感恩激切榮抃屏營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謝除鍾傳充江西觀察使狀

右臣先奏請授鍾傳江西觀察使。其高茂卿乞別除廉鎮。伏奉七月五日詔旨允許。特賜獎飾者。天從素望。風遞仙音。既諧舉薦之誠。實叶分憂之寄。伏以鍾傳比從屬郡。來援府城。撫綏而便洽衆情。禦備而能成遠略。高茂卿既多梗阻。不免回翔。周難掉鞅而旋。豈許垂鬟而入。臣以戒之在關。事可從權。遂具奏論。飄陳利害。不料一言之善。遽得動天。終令二將之才。皆榮列土。鍾陵江徼。銅柱海隅。政成而必有可觀。恩重而各得其所。臣限拘鎮守。不獲稱謝行在。無任感激兢懼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謝就加侍中兼賞封狀

右臣得進奏院狀報。伏奉某月日恩制。加授臣侍中。餘並如故。仍加食實封一百戶者。九重降命。萬里傳聲。側聆而踊躍忘疲。內揣而怔忪失措。伏以納言進秩。頗邑賞功。固須德望鎮時。仍有勳勞濟物。然後方可謂君無虛授。臣無盜受。如臣者。謬提旄鉞。免墜弓裘。空陣蛇奔。狂鱗久戲於鼎中。聖駕遠巡於劍外。臣也勤不能權。分張權課。雖值盤根錯節。其如有斧無柯。安邦之計策。何成。富國之機謀。莫就。唯甘黜爵。以警慢官。豈期陛下恩洽無偏。義深宥過。特超衆例。許陞高資。印標石鵲之祥。早慙不次。冠鏤金貂之飾。愈覺非宜。況刖其食之榮。寬愧素餐之咎。但屬狼星未滅。鯨浪猶飜。方務殄寇爲期。粗申武弁之威。仰報彤門之賞。臣限守藩鎮。不獲稱謝行在。無任感恩戀聖。戰汗屏營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謝秦彥等正授刺史狀

新授和州刺史秦彥。

新授滁州刺史許勍。

右件官。臣先奏請各授管內刺史。今月某日。得進奏院狀報。伏奉某月日勑旨允許者。九天降詔。兩地分榮。覩降將之懷恩。喜元戎之獲請。伏以秦彥等。比者爲鼠爲狼。維鯢維鱷。久流螫蠆之災。未有誅鋤之便。臣倘令招諭。旋自歸投。遂假分符。皆能守節。誠宜獎勸輯綏。許登皐蓋之資。秦彥等。既荷新恩。永除舊惡。必也出榮建牙。入効懸魚。學其守土之規。贖彼滔天之罪。臣限拘藩鎮。不獲稱謝行在。無任抃戴兢灼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桂苑筆耕集卷四

奏請從事官狀

奏請僧宏鼎充管內僧正狀

謝宏鼎充僧正狀

謝除姪男瑾授彭州九隴縣令狀

謝弟祝再除綿州刺史狀

謝姪男宏約改名濟除授揚州大都府左司馬狀

奏請姪男劬轉官狀

奏請歸順軍孫端狀

奏李楷已下參軍縣尉等狀

奏請楊行敏知盧州軍州事狀

奏請從事官狀

右件官。田判官。將仕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宋絢。相門傳慶。詞苑成名。退居安東郭之賓。就養奉南陔之詠。自參戎幕。備見良籌。佐理而星霜屢遷。

濟勤而風雨不改。久裨重任。敢覬殊榮。伏請轉官。改章服。依前充職。

攝鹽鐵巡官。朝議郎。守京兆府咸陽縣尉。柱國。高彥休。

右前件官。訓稟儒宗。才兼吏術。王畿結綬。早見勤勞。賓席曳裾。頗多婉嬗。望憲臺之清秩。助權筦之重權。伏請轉官依前充職。狀以前件狀如前。伏以臣子之所以立身者。以孝以忠。慎終如始。若遂榮親之望。必勤事主之誠。且如擇鄰卜居。斷織勵學。至於成立。色養無虧。能報慈母之恩。則宋絢有焉。又如教以義方。退而學禮。至於仕宦。力行有規。能遵嚴父之訓。則達休有焉。臣是以久藉謨猷。仍嘉德行。事堪廊俗。志切薦賢。伏惟皇帝陛下。恩流域中。孝理天下。特廻睿奬。許假賓榮。冀令修己從知。蓋以敬親務本。干蠹辰扆。無任兢惶。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奏請僧宏鼎充管內僧正狀

右件僧。跡洗四流。心拘八政。演法於有緣之衆。致功於無狀之言。伏自翠華遠省。於風謠。丹詔屢徵。於月捷。兇渠未滅。銳旅猶勤。宏鼎常令僧三十人。晝夜轉念功德。張開覺道。教化陶城。所願早覆梟巢。便廻慈駕。雖不關於至理。實自發於精誠。兼緣當道屬郡既多。仁祠不少。若無綱領。難肅繼流。伏乞聖慈。俯詳所請。許充管道管內僧正。仍賜紫衣。所冀身拱金襴。遥養鷹之雋氣。手持玉柄。制醉象之狂徒。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謝許宏鼎充僧正狀

右件僧。臣先具狀申奏。請充當道管內僧正。仍賜紫衣。伏奉勅旨依允者。伏以宏鼎。久勤轉念。輒具鳴論。能資十地之因。遥荷九天之寵。元戎獲請。喜三教之並行。法侶歡呼。慶一佛之或出。唯冀水持功德。上報慈悲。苟不能盜火宅之餘灰。則何以稱水田之華服。必可潛燃慧炬。助滅妖氛。臣限守藩條。不獲疎謝。行在。無任感戴兢灼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謝除姪男瓊授彭州九陇縣令狀

前守京兆府鄠縣尉高瓊。

右件官。是臣姪男。今得進奏院狀報。伏蒙勅旨。除授彭州九陇縣令。仍賜緋魚袋者。伏以高瓊。早乏藝能。忝從祿仕。佐理未聞於吏道。列官已陟於王畿。昨者背秦嶺而脫煙塵。面蜀川而就雲日。雖有心於蔡蕾。且無托於萍蓬。豈料不由薦論。便賜超擢。纔拋黃綬。遽沾墨綬之榮。始佩銅章。又藉銀章之貴。況乃漢陽屬邑。益部名區。正當巡幸之邦。實謂來蘇之地。豈伊殘劣。能此勝當。臣也必令行慎履冰。坐勤飲水。勉追芳於花縣。無致辱於竹林。臣限守戎藩。不獲稱謝天庭。無任感恩戰懼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謝弟祝再除綿州刺史狀

綿州刺史高祝。

右件官。是臣堂弟。今得進奏院狀報。奉某月某日恩制。除授金吾將軍。被軍州官衆狀來留。給准勅旨。依前授綿州刺史者。恩資鳳辰。喜集鵠原。形彩光輝。精魂震越。伏以高祝。早從裙屐。免墜氈裘。既懸報主之誠。得習牧人之術。昨者忝膺寵寄。粗舉政條。銀水金山。曾無自潤。帶牛佩犢。或有可觀。振家聲廉慎之名。致郡俗舉留之請。況乃秩假帝之喉舌。官登王之爪牙。仕宦既榮。分憂又重。祝也必遵勵勵。更慎撫綏。不辜署劍之恩。以謝擁蠟之衆。臣亦申教誨。俾贖貪叨。俱在朝之盛籤。雖愧前哲。各爲郡之清譽。可長後生。共資綽綽之詩。莫播優優之政。臣限拘藩鎮。不獲稱謝行在。無任感恩抃躍之至。謹奉狀陳謝。謹奏。

謝姪男宏約改名濟除授揚州大都府左司馬狀

朝散大夫。前行潤州上元縣令。柱國。高宏約。

右件官。是臣姪男。先具奏請。除授揚州司馬。並請改名濟。伏奉勅旨依允者。九天渥澤。萬里塗程。沐恩命於蓬階。泛光輝於阮巷。負山既重。臨谷何安。臣以高濟。早列官常。頗聞吏術。建業字人之政。曾有微功。雖揚典午之資。敢希薄授。始陳上請。驟竊殊榮。濟也譽雖讓於王晞。名不愧於程昱。聖君如父。照臨實表於無偏。猶子比兒。訓勵必遵於匪懈。俾申勤效。少贖貪叨。臣限守藩條。不獲稱謝行在。無任感恩激切兢灼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奏請姪男劬轉官狀

前鄂州都團練副使。朝議郎。檢校祠部郎中。兼侍御史。柱國。賜緋魚袋。高劬。

右件官。是臣親姪男。粗詳吏術。早忝官常。始佐理於江陽。旋從知於塞壖。實得片言以折獄。未嘗枉道而事人。遂尚寵榮。已登班列。苟明命服。久倅廉車。方當寇盜。亦有籌謀。施展。加以每遵家法。期報國恩。宗族稱孝悌之名。僚友許溫恭之行。臣是以輒思內舉。敢具上陳。引以進之。守戴禮之深義。惟善所舉。愚魯皆之美譚。伏乞聖慈。俯鑑忠懇。特賜除授。峽內刺史。劬也必能勵心從政。常銘馬援之言。竭力分憂。不負謝安之舉。干瀆辰扆。無任兢惶。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奏請歸順軍孫端狀

歸順軍。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左武衛將軍。御史中丞。上柱國。孫端。

右件官。巢鳥知風。園葵向日。能投善教。永戢奸圖。既悛抗斧之心。可在執戈之列。仰希甄奬。輒具奏論。伏乞聖慈。特授一官。勅在軍前驅使。冀率感恩之衆。永除稔惡之徒。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奏李楷已下參軍縣尉等狀

以前件狀如前。伏以臣當府淮海輿區。州縣多事。永言勵吏。實藉得人。每凝與賦闕懸。漸難責辦。若俟銓衡汴擬。恐失舉賢。前件官等。皆爲君子儒。有古人志。學優則仕。既知祿在其中。見善若驚。不愧蘇敢而下。可以參臣軍事。可以代臣邑僚。試假缺員。頗彰殊效。況抱斑衣之樂。翼攀黃綬之榮。伏乞聖慈。允臣所請。干冒宸鑑。無任兢惶。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奏請楊行敏知廬州軍州事狀

右臣伏以武士所先。惟忠與勇。忠勇兼著。行敏有之。自假郡符。能勤理。銳旅有爭先之志。齊甿無背怨之詞。蓋乃訓練齊戎。撫綏周室。在於巡屬。實越藩流。累具奏論。請賜正授。伏慮道塗艱阻。未達宸聰。每藉

幹能。再陳薦舉。永言成績。可使頒條。伏乞聖慈。特賜允許。干黷宸鑑。無任兢惶。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桂苑筆耕集卷五

奏誘降黃巢下賊將成令瓌狀
奏誘降福建道草賊狀
奏姪劭華州失守請行軍令狀
奏論天征軍任從海等衣糧狀
奏論抽發兵士狀
奏請叛將鹿晏宏授與元節度使狀
進金銀器物狀
進漆器狀
進御衣段狀
進綾絹錦綺等狀

奏誘降黃巢下賊將成令瓌狀

草賊黃巢下擘隊賊將成令瓌。徒伴四萬人。馬軍七千騎。

右件。賊徒元受黃巢指使。占據滁關。尋自擘隊奔逃。所在燒劫。就中鞏黃管內。最甚傷殘。臣伏以血齊王者之師。必期無戰。遵奉聖君之德。可恕有瑕。暫緩討除。先加告諭。臣昨者專差押衙丁威。賫委曲深入招誘。果願歸降。兼乞委任郡符。展效忠節。其成令瓌。臣當時補充軍前押衙。兼給功名。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官告一通。權知楚州軍州事。以今月二十三日。部領手下兵士。到楚州倒戈訖。伏緣楚州與徐州連水對岸。今春曾被寇戎。驟來攻劫。雖頻討逐。未盡誅擒。況逆水賊徒。久蓄姦謀。潛行偵諜。常排戰艦。覘孤城。再欲奔衝。終爲患害。臣以此特將此郡。權授令瓌。既能投信義而來。必得破頑兇之窟。臣久歷戎事。素習軍謀。以爲前則惠而後則誅。兵家所貴。遠者懷而近者悅。帝道方興。上覽令垢之恩。下察姦殄之志。不勞寸刃。唯假尺書。成令瓌遂革野心。能從天意。叛徒四萬。盡爲樂業之齊人。精騎七千。皆作輸忠之烈士。既當恕罪。倍見感恩。蜂飛之小寇旋銷。蝟結之元兇可殄。斯乃陛下祝除三網。舞雀兩階。信既洽於豚魚。化能移於梟獍。善師不陣。敢矜止殺之權。至道無私。但仰好生之德。其成令瓌下。願在軍門及放散人數。請續具申奏。謹錄奏聞。謹奏。

奏誘降福建道草賊狀

福建道溪洞草賊。何嶠。張延。鄒瑀。陳等。徒伴共八萬人。

右件。賊徒自去年冬。侵劫信州界內。臣以其道逢阻關。溪洞險艱。若欲討除。恐爲勞役。遂於今年二月內。差節度衙推。諸葛成。充東面招諭使判官。便賫委曲職牒。招誘其賊首何嶠等三人。雖行陣有師。而卜能從吉。一時應聲。三窟除姦。纔當言下歸投。兼乞軍前展效。臣缺缺委曲補職名。遣赴軍前。俾申忠節。臣伏以小人興叛。所迷者貪競之心。上帝垂恩。所惡者殺傷之事。終能擴德。固可弭兵。其組織捷審。若遠收降款。是以遠飛折翅。便倒羣戈。塵不假於曳柴。風自行於偃草。溪頭洞口。免汚烟霞。閩嶺鄱江。豁通道路。況乃各期後效。盡願前驅。能令八萬餘人。永不二三其意。有以見陛下皇威天覆。元德日新。四郊之煙壘將銷。萬國之梯航競集。則乃軍中士卒。安身而永別戰場。宇內生靈。攜手而齊登壽域。臣無任歌詠屏營之至。其何嶠等。下補職名。願隨臣征行。及放散人數。請續具申奏。謹錄奏聞。謹奏。

奏姪男劭華州失守請行軍令狀

具銜高劭。

右臣伏以借軍之將。禮所興譏。大義滅親。傳曾垂訓。將蹈安危之本。必嚴賞罰之科。竊自巨猾增驕。王師致討。臣堂姪男劭。比在河中司錄。得受李缺都指揮。領昭義之甲兵。收華州之城邑。稍申鷹犬之力。暫挫梟狼之聲。已蒙特降殊恩。俯旌微效。服榮金紫。位忝郎。始離蒲坂之具寮。遽假蓮峯之通守。誠令率忠勵勇。減醜摧兇。稟進尺退寸之規。決萬死一生之計。終申誠節。仰報寵光。昨者狂孽亟來。疲兵再戰。既絕安西之救。難申逐北之威。然而不能潤草塗原。永忘苟活。仰使旌旗亂轍。旋見脫歸。致諸道之星分。縱姦徒之霧結。職此之過。罪無所逃。豈可當二鑒保守之時。遽沾寵賞。及一陣奔亡之後。得免誅夷。國有常刑。軍無貸法。德一勵百。念茲在茲。伏乞聖恩。特行嚴典。徇于藩鎮。警彼師徒。所冀國章。永能安于社稷。微臣家法。亦不昧於神祇。干冒宸聰。無任責躬泣血。戰越之至。謹奉狀陳請以聞。謹奏。

奏論天征軍任從海等衣糧狀

天征軍都將任從海及節級軍將，並官健，總二百八十七人。

右臣得都將任從海及節級狀稱，自赴征行，已逾五載，累曾沿海襲賊，上江防禦，去年軍都放迴本道，從海等且在當府，願隨行營者，各得家信，知西川已停衣糧，伏緣從海等，皆是貧寒，更無營業，彼處父母親屬，便須委壑填溝，請具奏論，乞還衣糧者。謹按史記釋云，天子車駕所至，則人臣爲僥幸，賜人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伏以任從海等，萬里從戎，五年于役，不辭艱險，頗盡勤勞，今者身在東吳，職居西蜀，此方苦於羈旅，彼已停其衣糧，遠路言書，難寫征人之恨，貧家親戚，先懷餓殍之憂，伏遇陛下，暫幸龍城，未迴鑾闕，三川草木，別有光榮，萬戶烝黎，永能蘇息，而任從海等，久離本鎮，不睹殊恩，寢雨露之均沾，恨烟波之迴隔，固堪傷憫，輒具奏論，伏乞聖慈，允臣所請，特令本道御給全糧，所冀鳳駕巡遊，士卒皆知其有幸，鴻慈煦育，君親必表於無私，謹具錄奏聞，伏聽勅旨。

奏論抽發兵士狀

當道先准詔旨，抽廬、壽、滁、和、等州兵馬，共二萬人，仍委監軍使，押領赴軍前者，臣當時已各帖諸州，令排比點檢，次又得進奏院狀報，近奉詔旨，更於諸州，催促兵士者。

右臣伏以兵惟師怒，雖尚勇於戰征，師克在和，固推誠於輯睦，苟非得衆，何以成功，臣當管廬州與和州，舊有疑嫌，至今疑忌，唯謀以怨報怨，未遂知和而和，孫端新授滁州，又與秦彥有隙，既是滁和接境，動有他慮，若於光蔡會軍，必酬舊憾，事非便穩，理合奏論，臣自得招降，多方控馭，粗能禁戢，免有動搖，如令各出兵戈，必恐自相魚肉，輒陳利害，冀慎始終，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奏請叛將鹿晏宏授與元節度使狀

右當道賀正子將許令琮等，今月日迴，得狀稱，三月五日，陳許軍潰散，節級鹿晏宏，領兵馬二萬餘人，打破金洋等州，突入興元府坐，節度使牛勗，四日夜領隨從人，並家累，約二千餘人，奔投龍州西山谷者，伏以天未悔禍，地多受災，既當易動難安，非可懲一勸百，鹿晏宏早驅散卒，廣集叛夫，姑聆焚劫東都，旋見奔衝西路，本道節度使周岌，累令招諭，終不歸降，豈與破浪之風，但熾燎原之火，今者逆黨則鯨吞盛府，元戎則鼠竄危途，瓜蔓已成，根株難剗，儻或未懲亂常之咎，別興伐叛之師，即恐終成一秦，固應不利三獨，且列藩貢獻，諸道表章，得達刀州，皆由劍路，況乃鳳城已復，鑾輅將旋，縱令鵰鶚在天，能摧狡窟，若更豺狼當道，必礙行宮，峽路雖通，水程多盧，不唯險阻，實且迴遙，兼至上江，皆爲賊境，唯憑進獻，莫遂通流，臣久竊寵光，深懷慙愧，遠詳事意，輒具奏陳，伏乞聖慈，霽雷霆之威，迴雨露之澤，速飛寬大之詔，特委撫綏之權，庶安宏免致驚駭，使當豹變，必當克己，永務安人，聖主合宏，既宥其窮，斯濫矣，蓋臣管悟，亦免於尤，而效之，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進金銀器物狀

金器　銀器

右臣伏以烟塵向息，道路猶虞，每懸仗鉞之榮，多瞻獻琛之禮，得申遠貢，唯有輕賚，前件金器銀器等，質變披沙，形分錄礫，雖愧易盈之用，且資虛受之功，固敢竭航波梯嶽之心，助麟趾馬蹄之瑞，實金三品，容陳任土之宜，望闕九重，未遂朝天之願，感恩何極，戀聖徒勤，今差押衙王虔，隨狀奉進，謹進。

進漆器狀

當道造成，乾符六年供進漆器一萬五千九百三十五事。

右件漆器，作已淫巧，用得質良，裹資尚儉之規，早就惟新之製，雖有甌於瓊玉，或可代於瑠瓶，伏緣道路多虞，星霜屢換，器貢難通，於萬里，綱行遂滯，於三年，既失及時，唯憂虛月，臣今差押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辛從實，押領隨狀奉進，謹進。

進御衣段狀

當道先兼鹽鐵使織造中和四年已前御衣羅折造布並綾錦等，除先進納外，續織造九千六百七十八段，謹具如後物色。

右臣久權筦貨，素乏籌謀，多虧山海之資，莫報雲天之澤，前件御衣，並綾錦綺等，薄甌蟬翼，輕愧鴻毛，然而帑張則凍雪交光，倉積則餘霞鬬彩，既成功於鳳杼，希入用於龍衣，檢德彌彰，致美宜先於薇冕，皇恩遠燭，輸誠必鑑於絲毫，其匹段物等，臣謹差某官某，押領隨狀奉進，謹進。

進綾絹錦綺等狀

奉綾絹錦綺銀等，一十萬匹段兩，謹具色目，如後物色。

右臣伏以兵戈充熾，郡邑凋殘，仰思御輦巡遊，唯恨賦輿縣闕，況乃當道巡屬之內，招降頗多，皆請占留，將充供贍，貴息寇戎之患，難豐進獻之儀，前件綾絹錦綺等，雖製自鸞機，而價慙鮫室，負謝八蠶之號，劣登三品之名，祇將中任士之宜，豈足備補天之用，輕微既甚，隕越何安，其匹段物色，謹差節度散兵馬使王審琦，押領隨狀奉進，謹進。

桂苑筆耕集卷六

唐高麗都統巡官侍御史內供奉崔致遠撰

賀入蠻使迴狀
賀殺黃巢賊徒狀
賀收復京城狀
賀月蝕德音狀
賀內宴仍給百官料錢狀
請降詔旨指喻兩浙狀
謝加侍中兼實封狀
謝落諸道鹽鐵使加侍中兼實封狀
謝弟祝再除綿州狀
請轉官從事狀

賀入蠻使迴狀

右臣得進奏院狀報。入南蠻通和使劉光裕等迴。實南通和。兼進獻國信金銀器物匹段香藥信馬等。漢

使傳詔。則星迴象林。蒙王奉琛。則雲集龍闕。能舉蠻廣之術。果悛偏強之心。若非聖上德叶乘瑕。化敷柔遠。則何以感鏤耳鏤身之衆。啓鏤肝瀝膽之誠。彼越雉星祥。未爲盛觀。旅獒入貢。徒見良箴。爲若正在艱時。能安獷俗。使雲南酋長。再遵奉贄之儀。天下賢良。免獻征蠻之策。斯皆相公魏絳陳利。王商振威。已令六詔歸投。即使八紘消謐。某比者南尋銅柱。西鎭劍關。曾施上將之謀。免辱大君之命。今則遠聆盛事。倍切歡心。陳賀末由。無任欣抃云云。

賀殺黃巢賊徒狀

右得進奏院狀報。定難軍拓跋相公。保大軍東方逵尚書奏。於宜君縣南。殺戮賊徒。並生擒賊將。又鳳翔李相公奏。探知京中賊徒潰散。六月十三日。聖上御宣政殿排仗受賀者。竊以逆賊黃巢。稔惡既多。就刑非久。敢驅烏合之衆。屢拒鷹揚之師。拓跋相公。東方尚書。或力微裔孫。或曾倩餘慶。皆中祕略。共弭兇徒。能順天誅。遂陳月捷。軍名定難。雅稱關張之聲。縣號宜君。克符堯舜之德。是以聖上高臨紫極。遠耀皇威。睹百辟之歡呼。雷驚蜀國。想六師之勇戰。電掃秦川。即當靜滅氛塵。永見均施渥澤。此皆相公調鼎中之味。運壺上之兵。右援枹而得功。左執律而至獻。勳功相繼。稱慶何期。某久阻淮夷。尚淹海徼。遠聆捷語。但切歡聲。然必願劍拂狼星。旗迎聖日。終繼張飛之拒俊。不慙攝叔之致師。限守戎藩。末由陳賀。下情無任踴躍之至。謹奉狀陳賀。謹錄狀上。

賀收復京城狀

右得河中節度使王司空牒報。四月十日。當道與雁門節度使李僕射及都監楊驃騎下諸道馬軍。齊入京城。與賊軍交戰。約殺賊步軍一萬餘人。其馬軍賊使走出城。黃巢亦未知存亡。其逃遁賊徒。尋差兵馬追奔。並已收復京闕訖者。伏以逆賊黃巢。藏姦匿慝。惡積禍盈。久於壺下偷生。固是檻中待死。楊驃騎受聖君之重寄。李僕射傳飛將之雄名。既無慮於二心。果有成於一力。想其霜鋒電擊。月羽風驅。壓雀卵之威。高燎鴻毛之勢。遂使賊巢。困不能鬬。亂無所歸。雖爲漏網之鱗。已是傷弓之鳥。則期加顯戮。永播羣兇。加以熊羆六宮。家燼九陌。今茲克復。免致焚燒。佇望翠華。便歸丹闕。稍紓上天之怒。實除下土之災。此皆相公靜蓮廟謀。遠揚戎略。既叶一匡之妙道。北極何疑。將流萬古之美談。東封可俟。某登壇有忝。仗鉞無功。遠聽歡聲。始除慙色。限拘守鎭。陳賀末由。下情無任抃躍之至。謹錄狀上。

賀月蝕德音狀

右伏見六月二十六日德音。以太陰薄蝕。曲赦三川管內因徒。及委諸鎭收拾埋瘞京畿四面暴露骸骨者。伏以金精隱耀。玉扆垂仁。答天誡以震驚。省風謠而欽恤。圜扉宥罪。掃彗銷冤。近鄙北齊。號御囚而肆虐。遠遵西伯。非枯骨以施恩。蜀山之草木先春。秦甸之烟塵永息。此皆相公功成燮理。道洽變通。助日月之光輝。振雲雷之號令。八方翹首。萬象歡心。某跡繫戎旃。心馳蓋室。阻隨班列。莫遂歡呼。下情無任抃躍

右得進奏院狀報。七月一日於內殿宴百官。仍令度支各給三箇月料錢。並奉勅旨。迴鑾之日。應沿路州縣切不得輒進歌樂及屠殺者。伏以聖上纘周匡業。避狄興憂。自幸成都。彌資儉德。守元元之三寶。逢舜帝之四聰。撤彼珍肴。掛其素服。言唯罪己。事不勞人。今者已復上京。將迎大駕。致柏梁之高宴。盡醉千鍾。鄙錄布之乏財。均頒九府。然後繡飛綸翰。仍命繡衣。制郡邑之嚴科。節道途之浮費。既施令於好生。惡殺亦停獻於八列九成。王化斯行。物情皆泰。此皆相公平擢多士。躬賀聖君。鶯行賦在鎬之章。鳳藻詠澄汾之樂。一時盛事。萬代美談。某限牢落條。阻攀仙仗。心馳蜀棧。目斷堯樽。下情無任抃躍之至。謹奉狀陳賀。謹錄狀上。

請降詔旨指喻兩浙狀

右先准浙西周相公牒。杭州與浙東兵士鬬敵。某遂具事由。申奏請降詔書。速令戢斂。伏奉二月二十日詔旨。已詔兩浙。務在叶和者。某當時備錄王言。各移公牒訖。兼先差人賫書牒與劉漢宏尚書。請彼起戎之本。論其擅好之規。今得迴書。其言不遜。唯稱周相公與董昌苟恃寵榮。妄行威福。虐侵近境。阻截通津。況有不同國之讎嫌。又失無蘊年之誓約。必想見財而戰。猶能首鼠幸生。已決加兵。終期釋憾。然則此無和氣。彼有鬬心。嘗膽者結怨既深。抉眼者遺言可驗。必恐以吳與越。終當有越無吳。實所謂夫差之麋鹿與譏。范蠡之霸業得便。唯憂黎庶枉見殺傷。輒再具奏狀陳請。更飛詔止遏。某徒聞鑒方柄。避柱觸檻。累陳高鳳之詞。莫解子都之怒。且讎因手足。疾在腹心。久棟師徒。決期戰伐。今也衞絲轉亂。鄭蔓難除。三人是仇。百姓何罪。伏惟相公。贊成容略。施展廟謨。俾陳兩武之事端。唯仰一言之恩庇。謹錄狀上。

謝加侍中兼實封狀

右得進奏院狀報。伏奉十一月十一日恩制。加授侍中。仍加食實封一百戶者。伏以某材輸美箭。業紹良弓。早勤武遏之規。敢怠事修之訓。遂得一分戎閫。七換師壇。提漢法之重權。陟秦官之極品。恩榮獨盛。績效何申。況自螢尾之徒。蝟毛而起。神州傾陷。御蹕巡遊。不能蹈躍用兵。有類遷延之役。雖進退惟命。不敢爭功。而行藏相時。豈無懷愧。而又鑄山煮海。瓜剖豆分。莫成贍國之權。徒竊經邦之位。唯甘廢棄。永見沉淪。敢期渥澤之無私。俯念涓埃之有效。許登玉署。高戴金璫。仍忝真封。式加懋賞。且如講能奉席。諫切引裾。方升鷺渚之榮。俾稱鳳池之望。豈伊孱劣。所有貪叨。此皆相公仰贊萬機。俯安九牧。無使怨乎不以。能命可者與之。唯當三命益恭。一辭無退。入則撫妾驅囹。出則誓掃氛孛。佇成滅遠之功。莫贖曠官之責。戎鎮有限。不獲陳謝。下情無任感恩兢懼之至。謹奉狀陳謝。謹錄狀上。

謝落諸道鹽鐵使加侍中兼實封狀

右某伏奉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恩制。加授侍中。並餘如故。仍加食實封一百戶。落諸道鹽鐵使者。伏以君親委任。固能捨短從長。臣子忠勤。唯願從微至著。某一司榷課。六換暄涼。正逢多事之秋。莫展牢籠之用。況自類更統帥。別致租庸。既當狐讎千皮。實見羊分九牧。瞻軍富國。固絕籌謀。熬海鑄山。難隨條貫。今者聖上恕其不逮。察以無私。將漢法之重權。委儒流之妙術。豈料更留宸慮。猶念戎勳。許登負鼎之班。資不替權施之寵。寄。尚假極品。重增實封。當主憂臣辱之時。若斯榮盛。審福過災生之理。何以逸安。此皆相公。曲庇庸虛。全忘僭忝。俾息躬於負重。當銳志於專征。寧無涔礪之功。仰答陶鈞之賜。此外以榮爲懼。至末如初。下情無任感戴兢惕之至。謹奉狀陳謝。云云。

謝弟悅再除綿州狀

右件官是某堂弟。今得進奏院狀報。奉某月某日恩制。除金吾將軍。被本州官吏衆狀舉留。續准勅旨。依前充綿州刺史。某嘗讀後漢書。見寇恂爲潁川守。後拜金吾。從上經過潁川。郡人遮道。願借寇君。仍留一年。以慰百姓。此實國家殊寵。郡邑美譚。萬代以來。一人而已。誰知盛事。得屬邵宗。安貧恤孤。潁川之政化雖乏。出宮入仕。子翼之官資略同。感深而喜作悲端。效淺而榮爲懼本。伏以高悅粗嫻吏術。忝荷君恩。分憂而地壓劍閣。理俗而塵銷鈴閣。今者綫升緹騎。卻擁朱輪。謂施撫輯之能。特徇衆多之請。此皆相公。愛忘其短。仁及於微。仰贊帝命。俯從羣願。某唯知提訓。俾慎揣摩。同驅軾下之熊。但期靜理。雖暗堂前之燕。免限分飛。限守戎藩。末由陳賀。云云。

請轉官從事狀

某官薛碼。

右件官。閱損登科。良由德行。陳琳從職。實假詞華。林幽而轉識芝蘭。木落而方知松桂。深教操尚。夙著幹能。遠叨分閫之榮。唯藉運籌之妙。伏請轉官。仍改章服。轉充觀察判官。

某官鄭俶。

右件官。早登上第。久佐大藩。能修檢愼之規。每助撫綏之政。實筵所重。健筆爲先。伏請轉官。仍賜章服。轉充節度掌書記。

某官顧雲。

前件官。東鎬孕美。南桂抽芳。曳謝眺之長裾。從衞青之軍幕。五羖皮之爲重。豈請虛謀。百鷺鳥之不如。方知實事。良資妙畫。共展壯圖。伏請轉官。仍賜章服。充觀察支使。以前件狀如前。伏以某。遠率舟師。暫餘國賊。征帆則雲掛行色。戰鼓則雷含殺聲。留務既繁。良籌是托。或倚幕中之婉婉。或求馬上之翩翩。輒具薦論。仰希甄奬。不拘月限。別覬天恩。伏惟相公。庇護戎藩。激揚賓席。稍超常例。特受清資。略假潤於丹青。許分榮於朱紫。所冀元戎十乘。速成討罰之功。越府三才。各得弛張之處。已具狀申奏訖。云云。

桂苑筆耕集卷七

別紙一十首

滑州都統王令公三首
鄭畋相公二首
史館蕭遘相公一首
度支裴澈相公一首
程崩王徽相公一首
前太原鄭從讜尚書一首
禮部夏侯潭侍郎一首
吏部裴瓚尚書二首
宣歙裴度餘尚書二首
鹽鐵李都相公二首
盧紹給事一首
鄧州鄭凝績尚書一首

泗州鄭庾常侍一首
湖州杜孺休常侍一首

滑州都統王令公

伏見制書。伏承榮加內史之任。曾執元戎之權。往鎮雄藩。誓殲窮寇。佇復宮闕。期歸廟堂。九重之倚賴如山。八表之歡呼動地。而況令公志勤捧日。力贊補天。三乘台衡。兩分戎律。入則建廟何之功業。出則振黃霸之恩威。此皆華夷稱揚。不假拙辭贊詠。今者聖上以叛徒乘便。尚敢倡張。諸道徵師。互相逗撓。蠢彼之惡兇未殲。赫斯之憤怒良深。遂輕股肱。遠資心膂。蕩教宰楚。設前茅後勁之規。管仲相齊。致九合一匡之譽。是以榮轉西臺左相。請爲東道主人。儒武全材。古今罕遇。伏想近承睿略。嚴令諸侯。誠知白馬封疆。幸而獲賴。必料蒼鵝羣黨。困不能飛。即當立剗梟巢。去迎鑾駕。海晏而永興龍德。池涸而再睹鳳儀。凡在含靈。皆增係望。某靜思奮蟄。動見悔尤。四鄰多是異心。十道莫誰同力。今所以自賀者。得逢知己。親總貞師。巧斥無所構之端。壯膽有可傾之處。唯冀遙稟大將軍之命。用勵驍雄。仰憑真宰相之威。永除妖孽。末由陳賀。下情不任欣慰瞻爍虔祝云云。

第二

伏睹制書。伏承受膺龍命。正鎮雄藩。伏惟威慰。竊以動惟佐聖。靜乃優賢。百穀垂成。則暫停寒雨。八紘向泰。則貴息兵戈。距勞有道之人。久練不群之器。羣情既戴。帝命斯行。令公獨竭忠誠。克扶厄運。當六師屯從。司南之制度無虧。及十乘啓行。逐北之威稜有裕。但屬王事靡盬。人心不同。祖豫州志在誓江。佇申壯節。蕭相國力謀佐漢。或致遊詞。今以小寇必殲。大臣于役。慮失華夷之寰。倍興宵旰之憂。遂仍鳳紙傳恩。遠離西蜀。蜂旗卷影。卻到南燕。指蹤既稟於成謀。搏噬佇看於衆旅。坐驅十道。臥理百城。鋤爲出入之龍。榮保就始終之勳業。某夙銜深獎。繼奉好音。覽古人賀滿之言。睹君子持盈之節。抃慰攀戀。不任下情。伏惟云云。

第三

伏承旌幢已到鎮上訖。伏惟威慰。令公手傾霖雨。身耀麗星。三人廟堂。已超仲父。一匡寰宇。更屬何人。昨者十乘啓行。九重軫慮。以爲蚤不勞海澨。卵何假山摧。遂請元臣。卻臨重鎮。今則徐迴龍節。靜撫雄師。下車而恩澤均沾。舉扇而仁風廣振。南燕受賜。北極紓憂。某早荷獎知。倍增欣慰云云。

鄭畋相公

伏見二月六日制書。伏承相公。正居宏父。光弼聖君。敘總蘭臺。再調梅鼎。凡云遠者近者。莫不舞之蹈之。屯兵率先諸侯。累展奇略。是以才邊鳳翥。便陟鸞臺。遠陟山川。行就九天之寵。克平水土。坐升百日之榮。伏以相公。碩德茂勳。雄才奧學。潛在四方之口。欽於萬乘之心。固絕贊揚。世增瞻仰。況自關中聚寇。岐下竹宮。既託於清規。雲館更歸於雅望。則乃孫叔敖之慎守。愈貴愈恭。胡伯始之累遷。有倫有要。永懷上德。佇賀中興。使仲父執鞭。鄭侯捧轡。驅蠢動入蒲宮之城。格蠻夷歸虞舜之風。某早沐深知。遠聆殊拜。末由

陳賀，抃躍倍深云云。

第二

伏承太保相公，累陳章表，懇讓鈞衡，暫輟任於殷肱，果優賢於羽翼。繡衣襜美，青綬加榮，守難進易退之規，叶居安慮危之道，莫不宸扆欽賜，搢紳詠歌。而況相公，比者統冠旬候，深攻國賊，倡義聲而飛羽檄，官爵賞而練甲兵，方驅破浪之風，佇滅燎原之火，而乃腹心有疾，牙爪無功，何君子之見欺，實小人之難養。然而災爲禍始，小往大來，再乘洪鈞，遠安仙蹕，調鼎中之實味，運掌上之奇謀，決勝漢籌，弭災魏闕，指揮蕭丞相指蹤之力，豈假鮑尚書統集之兵，咸推第一之功，能贊登三之業。今則奉身有裕，止足無虧，將尋疏傳之高蹤，乃訪留侯之故事，用黃石公之妙略，蔚爲帝師，從赤松子之勝遊，別作仙侶，雖云獨樂，其奈兼憎，氛曀餘妖，方顯靜銷於天下，陶鎔重望，豈宜久滯於山中，必計才返鸞旌，謂歸鳳闕，永使蜩螗罷噪，仍令鹿馬分形，深荷眷私，況聯親懿，依攀檣望，可鑑遠誠，拜賀未由，悚戀增切云云。

史館蕭遘相公

昨睹制書，恭承高辭大計，正陟中台，兼升史館之榮，實爲儒門之望，竊以册書所重，筆削爲難，別成一代之楷模，盡掩百王之規矩，是得宸衷妙選，朝列具瞻，而況相公，真君子儒，老成人德，允蓋百揆，顯贊萬機，今者邦計既豐，國經斯整，東西臺之極位，歷歷無遺，左右史之直言，裁成有賴，莫不勛華表德，遊夏賦詞，能施補袞之功，備載垂衣之化，必使褒真貶僞，彰發傳之體有三，激濁揚清，勵事君之心無二，古今盛美，遐邇欽依，某遠守蕃維，忝資陶冶，每愼六條之理，敢希一字之褒，抃躍既多，啓陳無及，伏惟俯賜念察。

度支裴徹相公

伏睹除書，伏承相公，再履台席，榮均賦與，凡在生靈，莫非欣躍，某今之所賀者，真以天上之福，與大國之幸，不欲更牽俗禮，強飾繁詞，然而歡心有餘，祝史無愧，敢陳贊詠，冀紓懇誠，伏以相公，德襲清通，道資精儉，歷游華貫，高陟台衡，當聖君巡行之初，見賢相變諧之業，而乃鴻原陷難，鳳閣辭榮，暫屈跡於外藩，尋乘權於大計，今者天將悔禍，日待升平，果請英才，卻歸舊位，臨周司馬，統兵之秩，聘晉尚書，較運之謀，四方所傳，一意相賀，某每慙薄伎，偏荷殊私，再逢調鼎之期，實切彈冠之望，末由陳賀，但增攀戀，聳抃之至云云。

租庸王徽相公

伏睹制書，伏承榮膺寵命，伏惟威慰，伏以萬乘巡游，最難留事，百官眦倚，尤重濟宮之禮，膺茲寵寄，實在賢能，司空相公，靜抱長材，動施徐刃，報主安人之業，早冠鼎司，束姦弊之名，已諧輿論，今者鳴鳩命氏，鷹隼揚威，內清禁穀之塵，外肅關畿之地，聖君新命，永託中庸，司隸偕章，佇觀大禮，某忝承眷獎，欣抃實深云云。

前太原鄭從讜尚書

得河中王相國書報，伏承相公，榮膺寵命，將赴京國，伏惟威慰，伏以宸游既遠，居守是難，須倚元臣，方安

聖慮，是故昔漢帝曰，吾與僕射何異，則知重寄，別表顯恩，而況相公，岳立儒宗，川流相業，頃辭鳳闕，遠屬龍旌，郭伋示信之鄉，廣沾恩化，周舉移書之地，遍活孩羸，蕭軍令於貔貅，振兵威於獫狁，求安邊境，劫雖不敢南侵，遏值妖氛，周叔久勞西狩，今以玉京雖復，鑾輅未迴，幄戎略於藩垣，託繁機於宮闕，必計中和，樂職，已繼雅音，司隸偕章，即興盛禮，然後重調梅鼎，永對冀階，贊成天下之春，固是殼中之事，凡云品藻，莫不欣歡，某早忝恩知，倍增抃慰，未由陳賀，但切依戀云云。

禮部夏侯潭侍郎

伏承榮膺寵命，伏惟威慰，侍郎泰初朗鑑，月月難踰，孝若美姿，風塵莫染，儒室別開其戶牖，相門必繼其弓裘，是以始於憲府宣威，便見儀曹主貢，歷歷而皆遵仙路，操持而永振貞風，柏列朝綱，昨日揚登臺御史，桂開夜月，今朝選入室生徒，探珠而蓬島待客，搜玉而藍峯寡色，副天下正人之顒望，息場中藝士之屈聲，某早沐眷私，不任欣抃云云。

吏部裴瓚尚書

伏承榮膺寵命，伏惟威慰，竊以勛華聖代，唯務舉能，邵泰賢流，共推取實，用捨既歸於重柄，古今皆託於長材，人望所諸，主恩斯在，尚書情疎宦路，性悅道風，月高而霜鶴數聲，雲卷而蓮峯萬仞，早知厄運，久避囂氛，洋川之瑞草仙花，幾牽蝶夢，閬苑之朝嵐暮雨，深潤豹姿，然而陶鈞難住於山中，塗炭待平於天下，遂辭肥遯，來謁宸遊，果登銓管之司，允洽蓍纓之望，昔年掌貢，搜海嶽而皆空，今日掄材，酌淄澠而不混，清通所莅，淆亂必除，歷居六郡之峻資，終補三台之缺位，遠祈運轄，匪夕伊朝，某早仰仙標，遙欽懿範，抃慰瞻望，不任下情云云。

第二

伏以禮稱選士，實資秀孝之科，書貴知人，允屬銓衡之職，若命既將歷試，物情罔得效諧，而況侍郎，雲鶴性情，天驥行止，瑣闈近日，高批帝語於筆端，絳帳生風，妙選羣才於門下，洎湖湘察俗，灞洛尹都，便宜入乘化權，坐匡聖略，直以手能持滿，心切避榮，唯求勇退之謀，久阻急徵之詔，萬乘夢思於隱霧，四方渴望於爲霖，今者移鼎陟之司，託清通之鑑，何假山濤之密啓，能遵李重之良箴，水期涇渭分流，必使輪轅適用，某每思玉昆金季，皆辱眷知，松茂竹苞，深敦交契，幡祝瞻戀，並同衆誠，伏惟云云。

宣歙裴虔餘尚書

伏承榮奉徵詔，將赴闕庭，伏惟威慰，兼極，今者妖氛向息，聖運重興，諸葛亮之用兵，已非急務，叔孫通之制禮，方藉賢才，以尚書望稽皋夔，收成宛句，三年察俗，以仁義爲先，四境懷恩，俾寇戎自戢，是得傳嚴結夢，宣室飛書，黎庶傾心，莫遂攀轅之懇，右丞銜耳，待聽曳履之聲，況乃親侍安輿，榮趨帝輦，行聆調鼎，永使建旌，豈獨關中乂安，實爲天下幸甚，某久鄰仁境，深飽德風，抃慰瞻攀，不任誠懇云云。

第二

特乘手筆，榮冊，兼示陳情表，捧讀無斁，欣賀有餘，且近者時風僅訛，無道多缺，事親則淳，率己爲先，只

將奔競榮身。不以遠離介意。今睹尚書。遠辭徵詔。懇致奏章。敍向來爲國分憂。不矜茂績。請從此於家就養。實裏格言。況尚書若赴行朝。必登相位。而乃不親梅鼎。顧奉板輿。是逃台袞之榮。唯戀斑衣之樂。永使李密之表。萬古齊名。仍令束晳之詩。千秋長價。有以見聿修令問。橫勵時流。豈唯上德之美譚。實乃中興之盛事。拜賀末由。但切攀依之至。云云。

鹽鐵李都相公

伏承榮膺寵命。兼掌漕運。伏惟威懋。伏以鑄山熬海。既標富國之權。紫帳皂衙。固是安邦之彥。況從多事。諒託全才。相公中庸日彰。大任天降。舟楫暫妨於援溺。棟梁必俟於扶危。今者三年禮成。萬乘恩至。假途端揆。正位司元。遐孔僅之智謀。繼齊桓之籌策。必也廣施奇計。遍致豐資。答上帝之殊恩。振中興之盛事。凡云品彙。孰不欣歡。某每慙糠粃居前。久阻鹽梅入用。主張多失。固難稱老成人。交代叨榮。無以告新令尹。忭慰競惕。不在下情。拜賀末由。攀戀空切。云云。

第二

每辱榮緘。即垂虛譽。周顗齊名於樂廣。固是懷慚。韓非接傳於老聃。實爲過望。荷戴增切。兢惶益深。伏以相公。宋劍倚天。魯戈駐日。再居重任。大洽羣情。必計海若傾心。廣開煎熬之利。山靈效力。助成鎔鑄之功。便令流馬飛牛。終得踰千越萬。國用則立期饒羨。廟謨則坐致昇平。勤王之誠。在我而已。伏惟遵謙。用慰騰祠。其他下誠。已具前狀。云云。

盧紹給事

近睹除書。恭承賢兄左丞榮膺寵命。伏惟威懋。竊以國有司直。野無遺賢。蓋前代之所難。實我朝之獨盛。況乃上可以糾彈八座。下可整肅百官。永言其才。固屬全德。賢兄左丞。中庸處厚。大雅含清。挺晴空而嶽頂無雲。瑩秋色而潭心有月。是得縣游華貫。輝綽令猷。頃遇分憂。暫作甘棠太守。尋聆徵詔。請爲仙桂主人。此時也。猷聲則風振儒林。喜氣則雲鋪筆陣。有口皆賀。無心不歸。蓬島靈珠。想離顏下。荊山瑞玉。待入掌中。而屬鶯谷藏春。鳳城陷寇。不見孔門盛事。唯傷魏闕餘災。今者遠從行朝。久臨憲府。既躡清資於侍梅。榮升重位於齋機。傳咸之畏慎無虧。鄭曾之矜莊有裕。正當今日。必繼芳塵。給事避地經時。陟岡勞念。今聆美拜。稍慰遠思。然每於絳帳馳心。共懷遺恨。須到洪鈞入手。方洽羣情。高接雁行。佇迎鳳詔。虔瞻瞻戀。無以披陳。云云。

鹽州鄭凝績尚書

伏承自小司馬假大宗伯。出刺始寧。伏惟慶慰。竊以邁有致君之志。共託阿衡。仕無擇祿之言。常聆李路。綽然遺範。宛若合符。尚書玉樹一枝。金山萬仞。雅望全騰於八海。華資綏步於五雲。漢丞相之傳經。永光儒宗。周司徒之善職。固屬高門。況乃於國於家。曰忠曰孝。比者黃巾犯闕。翠蓋省方。尚書將別鯉庭。遠趨鳳扆。高提夢筆。柳贊宸猷。裏大聖之指歸。立中朝之張本。此實爲人臣之忠於國也。今以聖主優賢。嚴君遜位。尚書因辭武部。遽涉儀曹。榮掛蒙衣。俾歌廉袴。毛義之喜。難自已。胡威之清。必衆知。又爲人子之孝於家也。莫不事標雙美。譽冠一時。今彼郡而昔彼州。豈能較盛。出傳舍而入官舍。未足齊榮。行見風扇揚名。雲屏隔位。華旗高建。免勞陟岵之詩。龍鼎待調。即展濟川之業。某早銜睿獎。常切瞻祠。拜賀未期。瞻戀無極。云云。

泗川鄭庾常侍

伏承已到貴鎮上訖。伏惟威懋。昔鄭宏爲臨淮太守。熊初架軾。鹿乃挾輈。既傳一郡之政聲。終陟三公之寵秩。果符瑞應。永振美譚。今則常侍旅茂山東。威臨泗上。實繼亘君之芳跡。足分聖上之遠憂。況乃沛帥戚兵。淮民復業。戀一城之愛日。振四境之和風。華情允諧。新命非遠。某近封斯接。殊眷先垂。抃慰瞻攀。但切誠抱。云云。

湖州杜孺休常侍

昨睹除書。伏承榮膺寵命。再理吳興。伏惟威懋。常侍比臨習水。大振袁風。適聆高握新蘭。又見重分舊竹。實謂政聲日洽。人欲天從。徵黃太守之書。卻隨鳳去。借寇使君之衆。迎得春來。自此煙封茗畦。月挂蘋渚。不詠洞庭歸客。即吟金谷主人。再樂三年。終蘇一境。然後入居青瑣。坐演紫泥。爾應品而既多。尊陶鈞而不晚。某早銜殊眷。抃慰實深。拜賀末由。瞻馳倍切。云云。

桂苑筆耕集卷八

泗州于濟常侍
西川陳敬瑄相公
徐州時溥司空三首
諸葛爽相公二首
湖南閔頊尚書
幽州李可舉大王四首
滑州王令公
鹽鐵李都相公二首
龍川裴峴尚書
西川柳常侍
史館蕭遘相公
三相公
翰林侯蒙學士

泗州于濤常侍

常侍榮戴貂冠，遠騰熊軾，能施善政，逼恤疲氓，哲牧雄州，已安樂國，斯乃鄭巨君之甘雨，再潤淮邊，卜子夏之儒風，重興泗上，況屬彭門叛亂，仍當汴路蕭難，猶守危城，終摧敵壘，果成茂績，實驗全才，且華師悅挾纊之心，鄰壁縮吞舟之口，仁者有勇，信非虛譚，某昨奉詔書，許令軍賞，設爵而唯憑帝命，舉賢而實契私誠，今則龍換銀璫，威兼鐵柱，敬申厚禮，用報殊功，楚岸風聲，處處而既傳滅寇，隋堤柳色，年年而秖望行春，拜賀未期，瞻思頗切，某公牒同封送上云云。

西川陳敬瑄相公

伏睹除書，伏承相公，以祝鳩之榮，兼大貂之貴，禮登八命，寵冠三台，伏惟威靈兼極，伏以掌邦教之司，撫人則闕，負國鹽之任，有德始居，昔丁固休徵，終叶生松之夢，戚憑奧學，曾標奪席之名，然十八年而既居後時，五十重而何益於事，曷若相公，雄臨玉壘，榮奉金輿，昔也坐振風謠，作一方之慈父，今乃立遊天籠，爲萬乘之主人，使西夷免怨於後予，南詔永知於戀聖，是以秩歸鳳闕，化洽龜城，躡高蹤於黃閣紫扉，耀偉哲於朱衣皓帶，豈獨一時之盛事，實爲萬代之美譚，某早沐眷知，不任欣抃云云。

徐州時溥司空

竊以晉於晉乘，則重其執贄往來，諷以楚詞，則愧彼隨波上下，永言有義有禮，唯在知和而和，況乃仁境接邦之彥兮，善鄰存國之寶也，始終相契，今古何殊，去春特辱長牋，兼貽厚幣，使者乃和門上校，貺之以華棧大宛，引夏殷非己之言，鋪陳數幅，堪郯魯息民之義，撫綏近封，有以見眞男子之用心，古諸侯之行事，其於景仰，豈可頃忘，今遣專人，聊馳微信，匪足爲報，永以爲好，伏惟照察。

第二

司空利器倚天，忠誠貫日，授律而舉無遺策，訓戎而動有成功，昨者窮寇鴟奔，銳師薄伐，審麟史追逃之勢，展豹韜決勝之機，靜剗羣兇，暗梟戎首，范丹縣側，雷威騰肅殺之聲，季氏山邊，天罰示告成之慶，久留盛績，終屬雄才，所謂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絳灌亦一時俊傑，關張非累世勳庸，鏤姓名於金鼎，玉鐘，飾儀形於雲臺煙閣，永言盡美，孰敢爭先，某幸接德隣，深遵義路，每增欣賀，固異等倫云云。

第三

特辱長牋，俯傳大捷，誘賊將而暗除梟帥，剗羣兇而遍戢豺聲，夫何壯哉，誠可畏也，且黃巢謂逃天得計，乃探日偷生，書罪則竹乏南山，流惡則浪乾東海，遂蒙於鋸牙鉤爪，挺災於金闕玉京，煙氛所侵，塗炭皆匝，諸道遞相逗撓，別自倘張，驅兵而未暇舉旗，喪律而先聆返旆，糞姦既久，翫寇何安，若非司空，以當春澍雨露之恩，則坐迎龍節，及初夏順雷霆之怒，則立展豹韜，遂得纔發銳師，果殲窮寇，刷國家之積憤，慰州縣之餘殃，所謂三年不飛，終當一戰而霸，況可飲頭而快意，何須擢髮以論辜，有以見報聖天子之恩，固須待舉眞將軍之令，幸聯仁境，先聽好音，欣抃欽賜，輸墨何寄云云。

諸葛爽相公

伏承親提師旅，遠赴戚征，跋履山川，蒙犯霜露，不審近日尊體何似，急擬凋年，寒威肅物，令行麾下，盡忘皸瘃之傷，望峻寰中，將救殆殘之患，必有百靈虔祉，七萃成功，遠揚郤元帥之高名，近繼郭汾陽之雄略，即銷氛祲，遍活烝黎，有心之徒，引領而望，伏惟每加保重，早副禱祈，遠誠所望云云。

第二

訪聆賊巢自逃商嶺，久屆許田，蔡師相連，狂鋒尚熾，當使以道途遠隔，行止難知，未施掎鹿之能，但養斬蛟之勇，伏承相公，親率八陣，深運六韜，將靜掃其羣兇，已齊驅其銳旅，既見三冬擐甲，即致殊功，方知五月渡遼，誠爲易事，諸道固當高枕，聖君便可迴鑾，而未測鯨奔，頓防獸搏，凡居戎閫，合藉軍機，輒遣專人，遠偵賊勢，幸垂示及，冀助討除，伏惟照鑑，謹狀。

湖南閔頊尚書

親故前河西朱大夫到，遠蒙書示，深荷眷私，兼將尚書弄馬圖，及貴府祥瑞事跡相示，閱覽忘倦，欣仰有餘，且武藝所稱，歷朝可數，楚詩徹札，魯衛蒙輪，彎三百斤之長弓，嘗傳漢史，掉八十斤之雙戟，亦著魏書，然而唯守一隅，莫能四達，長於射而短於御，力甚壯而心甚怯，永言戎伎，難遇全才，今者尚書，術繼白猿，名高赤兎，既占萬人之敵，眞爲一代之雄，雖居仗鉞之榮，不忘擐鞍之勇，爰徵粉檜，妙爲風儀，遍覽左旋右抽，唯知目駭神聳，彼繁繡遇捷，運甓服勳，實謂區區瑣瑣者爾，況乃夢符捧日，政洽觀風，花竹呈祥，果驗中興之運，龜龍薦感，皆標上瑞之姿，若非望重行春，歌喧來暮，則何以三軍效勇，永諧欽化之名，七郡懷恩，盡表殊常之應，必期渥澤，繼入瀟湘，此則但睹其宅擊雲飛，應瞻麟鵲，每勞企想，無以喻言，唯望慎舉政條，仰酬寵寄，方值四郊多壘，實遙萬里長城，其他中心藏之，永以爲好，幸垂諒察云云。

幽州李可舉大王

不審自服初夏，尊體動止何如，伏想趙盾日威，雄臨北塞，袁宏風化，遙助南薰，固當九郡懷恩，百蠻虔祉，符提白玉，儼標萬里之長城，邊築黃金，遍啓四方之賢路，豈止應掛絲之夢，自然超衣錦之榮，伏惟精慎凝興，別迎寵册，永扶昌運，大洽羣情，今遣諸葛果卿，假以郵巡修聘，既愧未成好幣，又慮或失良材，無限遠誠，各具別狀云云。

第二

雲龍在想，風馬異區，未由傾蓋之誠，空切著鞭之望，雖傳鱗翼，莫寫肺肝，況某俯顧家門，忝同里閈，每詠維桑之什，即懷喬木之恩，幸蒙侍中大王，不賤家邱，深知國產，山垂厚獎，類辱好音，然則苟能知心，何假會面，以斯佩荷，可鑑依塋，今緣國患未除，鄰讎不戢，甚欲慎言結舌，其如憤氣填胸，略假牋毫，具陳事實，特惠子之知我，望明王之鑑賢，伏惟恩私，遠察誠素云云。

第三

伏以蜂蠆巢窟，猶能稔惡，熊羆隊伍，未見摧兇，在於義士忠臣，莫不痛心疾首，某蓋聞去年奉詔，遂於近境旋師，然今若終不自行，必恐竟無所就，已從中夏，遍問大軍，待剗淮戎，即登汴道，但以指其百勝，決此

一行人不異心事希同力侍中大王旋桑周姓爵貴漢封固多報國之誠常貯安邦之術見茲禍難忍不憂勤某既事征行輒申控告伏望差借兵士助平寇戎得貴藩精騎五千勝諸道羸師十萬行收京闕庶在旬時亦已先具奏陳所貴免成專輒申包胥之告急與此雖殊趙充國之請行于今可試幸垂亮察必賜允從不敢獨擅茂勳所冀均分重賞忠誠之切實在於斯伏惟永存始終早示可否未間顒望可想眷翹云云

第四

別奉榮緘遠搜古籍其於降款無以喻陳且近者列土諸侯盈庭多士唯以宦塗銳志少於懺術留心而乃侍中大王博古通今去華取實燕碣石之接士已繼芳蹤漢維城之奸書遠符仁旨是以訪遺編於汲冢尋墜簡於魯宮然則荊軻易水之歌徒聆壯氣召伯甘棠之詠虛播政聲豈若博采聖人之書用光君子之道但懷鑽仰敢覬切磋況某久擁戎旃難親講席耽讀闕五千卷之數藏貯無三十車之多自奉指蹤顒申誠懇遍令列肆廣集異書冀資日益之功寧憚風詠之過必可徵名東觀承乏西齋伏惟俯賜鑑察云云

滑州王令公

某蒙恩忝官不任感懼某粗傳堂構謬荷國恩然而術略素貧勤勞甚淺早分相印曷陟師壇每過禍過災生蓋爲材微任重一自四郊多壘萬乘蒙塵未施毫髮之功深負咽喉之寄羊皮狐腋空思趙簡子之言瓦釜黃鐘寧免楚大夫之歎既難展用唯願退閑方欲瀝血拜章牽身謝老豈料更隨乘例亦忝殊榮遽登常伯之高資復益實封之異寵伐檀可懼橫草何申伏緣遞路不通制書未到先垂榮問過辱獎詞既聆天上之音不愧月中之夢末由陳謝但切兢惶云云

鹽鐵李都相公

某蒙恩忝官不任感懼伏以納言峻秩真食殊榮有扶持社稷之功有燮理陰陽之術方居正位允洽羣情如某德乏潤身智慚周物況逢多事未展壯圖勳無效於啓行靜有乖於臥塊加以久司莞貨實寡籌謀既虧於富國贈軍深愧於木牛流馬唯甘蠹削永遂優閒豈料聖澤無偏戎藩有忝鵬飛虛鹿昔年而莫見休徵冠登豐貂今日而愈慚非據仍加班邑何報聖朝此皆僕射每賜保持得榮交伐唯期勵節共願匡時陳謝末由依樂益切云云

第二

竊以世途易變時事難言泛泛如水中自安滔滔者天下皆是雖葉卓已燃巨腹衆切歡呼而桓彝若有忠魂潛顯慟哭每覩師律空激壯圖今則大憲未旋外藩多難猶利者唯謀潤屋握兵者誰解濟宮當道難乏供須但勤貢獻願早迴於御輦難空倚於賦輿割占所因指揚斯在必希朗鑑深察鄙誠其他即遣專人冀具後狀云云

龍州裴峴尚書

遠勞專介特枉華緘發函睹不滅之蹤滿幅示相憐之旨其於佩惠何以寄言且國步猶艱天心難測忠直者韜彝城影姦邪者鼓舌鏃脣彼既一時此須三黜唯當竭節豈足興言倘若偶值危時暫淹雅鎮將期歷試無限卑棲寵辱若驚周柱史非無意也行藏自保魯司寇有是言乎多謝故人勉報聖主分憂救瘼爲政非輕志操不虧恩榮斯在伏惟諒察云云

西川柳常侍

某頃鎮龜城別營雉堞蓋符天意得就土功今者幸遇巡遊謂申積效久留御蓋俾立豐碑杜元凱方愧勳名李元盛敢言德政雖忝當功受賞其如見寵若驚常侍直道而行樂人之善遠垂華翰過辱獎詞以永傳不朽之譚先見未來之事可使美掩蜀都之賦高齊劍閣之銘荷戴兢慚無以指喻伏惟照察云云

史館蕭遘相公

某日無勞效天降寵光雖雨露常均不辭潤物而邱山漸重莫遂安身況蒙相公察以獨立聖朝勤行直道迴乖芘蔭免使湮沉既蹈洪爐辱勗鎔之厚賜仍揮彩筆頒刻畫之妍詞以爲勵有成功前無強敵撫寧淮甸靜戢煙塵繼陳任土之儀遠遜望雲之懇遂使榮升壹室特解牢盆更增班邑之恩尚假統兵之位仰窺華翰俯揣凡材未能息多壘之災何以竊長城之譽唯期激勵少報生成拜賜未前懷仁益切云云

三相公

某蒙恩忝官不任感懼伏以風后古官是聖代弼諧所重國僑美賞非賢才負荷固難必也挺秀儒林鉤深學海方可奪席占五十重之譽享秩稱二千石之榮如某任重咽喉功微毫髮早提兵柄不能靜刻寇戎久握利權無以廣資經費雖進退每從於帝命而否臧實愧於軍謀以茲責躬無所逃罪但願龍歸林藪絕望雲霄豈料宸襟猶傷墜履自上安下方慚畫鹿之幡居高飲清忽戴附蟬之冕解煩難於平準增寵祿於實封此皆相公啓導睿慈庇安戎律使貢金鍊火免銷耗於毒煙直材擢稍更敷榮於聖日唯當親驅銳旅幸討羣兇冀成破竹之功少贖伐檀之劾末由陳謝悚惕增深云云

翰林侯翻學士

某材略素貧勳勞甚薄謬蒙睿澤忝踏華資今者拜以古官加之真食伏蒙學士親奉宸嗜過垂獎詞煩郭璞之彩毫榮勝軒冕使夷吾之瑣器頓異斗筲讀逢實契於百生銘鏤豈唯於一字但冀仰懇筆陣更鍊戎韜充國壯心早遂征行之望無隨陋質免慚刻畫之恩荷戴兢惶不任誠懇末由拜賜但切依樂云云

桂苑筆耕集卷九

都統王令公三首
浙西周寶司空五首
宣歙裴虔餘尚書三首
壁州鄭凝績尚書二首
太保相公鄭畋一首
鎮軍鄧公甫將軍三首
前左省衛增常侍一首
泗州于濟尚書二首

都統王令公

近者專馳賀狀，伏計已覽卑誠。久絕來音，但多戀戀。令公始終陶冶，表裏經綸。王商能止於訛言，謝萬暫提其勁卒。奪將冠姦兇之魄，沾疲甿震懾之魂。行既順天，捷當克日。某比承詔旨，久綏師期。今伏見令公，命許君親，身先將校，幸叶彈冠之望，倍驚投袂之心。已謁全師，既離弊鎮。雖自稱岸上之虎，或謂當仁，而不畏水中之龍。實歸重德，唯期助役，非敢貪功。欲取來月上旬，決謀進退，直衝宋野，先會梁園。蒿道專人，

咨探行李，輒覬迴信，聊紓遠懷。伏惟恩私，深賜鑑察。云云。

第二

累專寓狀，粗得輸誠，繼奉榮緘，益銘殊眷。不審近日尊體何似。反星沒火，秋珞飄灰，佇妖氣之雪銷，想軍聲之雷振。伏計振振君子之德，佐佐勇夫之誠，足可憑有邊之威，晉無譁之衆。功期一舉，勢必萬全。謝太傅之智謀，預知大捷，鮑參軍之歌詠，唯待中興。伏惟慎保節宣，用諧時望。某常銜撫顧，況捧溫言，朝暮暮祈，可並卑懇云云。

第三

某自承令公親率鈒師，佇殲窮寇，便謀訓鍊，欲赴戰征，頗折豺牙，仰瞻馬首，履山川而犯霜露，久決心期，擐甲冑而峙糧糧，早成力辦。不料徐戎忽聚，費晉猶陳，未豁征途，難通饋壘，以此早申誠懇，但切憂惶。伏想萬夫爭強弩之先，八表望建纛之令。佇見龍歸魏闕，鄉迎鳳舞荀池，雖居喙息跂行，盡解口渐心禱。某早窺偉畫，遙聚北闕，仰視旋頭，漸覺舞蹈之處，俯看履齒，唯懷斷折之奠，恭竢捷音，專申賀禮。未前祝望，不暇啓陳，云云。

浙西周寶司空

昨奉緘翰，兼寄示碑樣，眷私既深，披閱無倦。其於榮抃，無以喻陳。某每念久握兵戎，累移節制，雖擅弓裘之業，未揚鍾鼎之勳，況乃來幕歌稀，行春化擂，豈期睿獎，特采微勞，卦樽不朽之規，遠降非常之寵。如仲尼儒術，始流芳於沂水之濱，元凱戰功，方揚美於峴山之頂。愚實何效，遂叨此榮。司空念切憂忘，事諧聖應，猥垂恩力，妙選書工，所謂知臣者莫若聖君，成我者固須良友。有始有卒，念茲在茲，彼雖未起雕鐫，此已先深銘鏤。今者干戈務整，鋒硯事疎，不及別請他人，敬遵來命。唯望早成刊勒，實賴獎憐，其碑詞同封呈上云云。

第二

錄溫者，包藏異謀，玷汚元化，螻蟻暫成聚窟，鴟梟貴欲同巢。誠謂天高可欺，不知日遠能照。果彰罪跡，遂舉刑書。既絕盧於竊鈇，俾成規於用鉞。言城自賀，事必相傳。豈料司空，染五色毫，飛一函紙，微美詞於魯史，辱虛譽於劉殷。列士除兇，不負國章在手，臨風拜賜，其如戎律拘身，未啓素誠，但銘殊貺。

第三

揚示詔書，仰窺聖旨，佇攀高躅，倍激壯懷。司空寄綰吳門，敢懸孤闕。況奉臣哉之命，忘與王者之師，但希水簇舟船，幸遵舊俗，山堆戈甲，早振雄威。副大君旰食之勤，慰下走朝飢之望。某秪看風信，便泛江程。五兩翩翩，解指朝天之路，三軍踴躍，待申破竹之功。許接後塵，遠示行止。儻可從心所欲，必希攜手同行。王導有言，無作楚囚相對。劉琨養勇，以誅逆虜爲期。事可榮今，功何讓古。既銜帝語，勿老師徒。頗因江漢之征，得遂瀟湘之遇云云。

第四

伏以山岳降靈，尹吉甫之全德；風雷奮氣，寶世寧之異祥。況乃景值新秋，時當聖代，間生英傑，高建勳庸。伏惟相公名可掩瑜，志堪奪璧。魏公子春蓋振譽，有物背慈；管大夫冬日流輝，無人不愛。深蘊安劉之業，終成佐漢之謀。今則又慶生辰，永賀星躔。出握元戎之柄，既播嘉聲；入持宰相之權，即迎急詔。謹祝榮懋，不任下情。有少續壽之箋，謹具別狀奢獻云云。

第五

專使押衙傳遞至，啓閱垂緘，奉承珍貺。光輝奪日，荷戴銘心。況承已率堯言，永除回恐。繼好息民之義，遠耀麟經；輸忠報主之誠，頻傳雁訊。喜氣連鋪於兩岸，嘉聲遍振於四隣。敬仰成規，深敦蘊契。唯願內防蝸譖，外息狐疑。必期戮力於公家，不敢欺心於關室。伏惟深賜，云云。

宣歙裴虞餘尚書

今月十六日裴校書至，伏蒙深追墟願，迴蠲遠言。損之以榮牋，辱之以好幣。情敦刻畫，無非譽過之詞。事繫琢磨，宛是愛忘之眷。既多受賜，永切銜知。不審自爐閏秋，尊體何似。伏想蟬噪暮景，鶴叫晴空。樓下長溪，閱政聲而不息；窗中遠岫，引詩思以無窮。伏惟侍膳之餘，公退之暇，精加保愛，佇俟寵徵。某早願攀稽，近蒙善鄰，深祝瞻望，豈任下情，云云。

第二

去年因放氏子有小人言，讒謗之事多興，嘻嗒之詞不少，動成忌器，久阻親仁。昨以我者既摧，禍胎自創。遂修舊好，聊達微誠。伏蒙尚書，特請嘉賓，遠贊厚幣，俾息四方之笑。永通南地之歡，捧嘉貺而增榮，親雅言而竊抃。況對蓮池之客，實逢桂苑之仙。自此句諸清波，已能流惡；隨河遠派，亦得洗瑕。鍊多而既識金精，燒能而共知玉冷。伏惟仁鑒，俯察愚衷，云云。

第三

當司宣歙院被浙西越局侵權，差官奪務，以強自恃，謂暴無傷。仰計通仁，備詳深弊。今者鹺務，卻仍舊貫，已有詔書。浙西雖近宋璽，固殊魯瑕。只解租庸副職，尚提招討兵符。宜漸已往之非，用結將來之好。竊知猶導亂幟，愈弄雄權，再署周正，罔思唐令。宣歙院上達聖旨，下阻羣情。實虧臣子之誠，豈逭鬼神之怒。既失用和為貴，唯知長惡不悛。伏望尚書洞察事情，俾全理體。雖知秦鏡，固無遺鑑之虞；或恐齊竽，猶有濫吹之訕。能摧狡妄，遠托威嚴，亦盧官吏猶疑，必望深加撫恤。幸甚。

壁州鄭疑紹尚書

賢翰相公不間庸虛，早垂眷顧。每念攀鴻之懇，頻傳繫雁之書。動揚陶侃之手蹤，曾非陳遵之口占。貧玩而字終不滅，何翅三年；輝榮而恩有所從，倍賞十部。況與尚書頃依鳳皇，已覩龍章。淸歲深仰於阿戎，異禮得攀於侯昱。高山仰止，何日忘之。今者遠辱榮緘，過垂虛譽。永言抃荷，但務鐫銘，云云。

第二

某素無材術，謬荷龍章。頃握兵權，方舉上將軍之令；爰沾答澁，叨承大司馬之榮。仰覩鳳書，深慚豹略。此

時未審尚書踏八花塼之影，綴五色筆之詞。刻畫恩深，游揚意重。不獲早申感激，遠謝褒稱。又奉華緘，方知麗藻。雖早榮紙貴，固無愧於土安；而每想筆乾，實有慚於元照。既多闕禮，何贖深辜。伏惟睿私，終賜恕察，云云。

太保相公鄭畋

自承相公大郎，再持廟筆。大庇藩條，況蒙特假陶鈞，正歸權筦。雖則尊為長府，仍作貫之言行；非如昔閱被應，作新軍之意切。未能措手，尋見移權。凡所阻難，自能審度。遠垂批示，倍荷恩私。如恩者焉，所獲多矣。敢速官謗，有負親知。伏惟鑑察，云云。

謹軍鄭公甫將軍

某用舍行藏，唯遵帝命。始終去就，冀洽羣情。仰酬萬乘之知，豈計一朝之忿。昨者繼覽天旨，更勵冰心。遂令專介傳書，頗得近鄰釋憾。周相公似能遵稟，免致悔尤。既知遠瑗之非，必息廉頗之怒。一帶水永除多梗，九重天實鑑忠誠。自此日聆雞犬之音，風識馬牛之性。往來無蘊，彼此相成。斯皆將軍，遠贊答慈，旁均和氣。共成美事，但荷深仁。特辱芳緘，過垂肅譽。銘戴慙惕，豈任下情。

第二

特垂寵示，過辱獎詞。竊知將校官寮，三軍百姓，共陳衆狀，請發奏章，以為煙塵自起於四郊，塗炭遍加於九野。唯有斗牛之煥，猶無戎馬之災。此實地分所招，天心見庇。蓋為黎之福也，何功力之有焉。豈料將軍，過聽衆詞，助成美事，欲煩錄奏，特賜傳言。然以抽政而誘羣情，以虛言而干聖鑑，固為不可，實所難當。伏惟終寢奏論，俾速官謗，便同受賜，非敢矯言。伏惟允察，云云。

第三

特辱華緘，猥傳吉語。初慙善謔，終荷深仁。某每省庸虛，過沾寵寄。未能報主，豈至封王。雖漢代諸侯，亦流恩於異姓；而周書列爵，須示賞於殊勳。曾無剖竹之聲，詎有分茅之望。既非實譽，必恐虛傳。但慚眷私，未敢陳謝，云云。

前左省衛增常侍

忽奉榮緘，特垂善謔。宣父則欽遵三益，老君則唯贈一言。仰銜成我之恩，但抱起予之歎。自當侍遠勞仙騎，俯顧弊藩。竊承久陟道途，倦垂軒蓋。戀德而披雲尚阻，懷慼而啓露未期。每憶笑談，莫勝饑渴。某也早以勤行至道，唯希翊贊聖朝。張良正遇於漢恩，敢言絕跡；范蠡未除其越恥，詎欲逃名。非求八百歲以成春，但讀五千言而勵節。幸無大故，且恕小瑕。方願惠然肯來，豈將率爾而對，云云。

泗州于濤尚書

蓋彼徐戎，聚茲餘燼。敢侵貴境，再逞姦謀。只應來就誅夷，固可立期撲滅。況尚書德超定國，威跨渠礪。妙略防危，實知孺子可教；強鄰結憾，是表忠臣不和。去年既振雄威，今日更資茂績。此已微驅兼旅，救拔仁封。永言牙爪之勤，須託指蹤之妙。願諧羣望，暫屈長才。輒敢請充都指揮使，仰俟一呼之命，同成九拒之

功。藝耀兵權。早蹈寇黨。得脫脅桓之恥。唯懸郤縠之豐。伏惟弃私。深鑑照察。

第二

昨者竊聆有拔城之議。遂申忠告。冀保遠圖。伏奉迴檄。得覩深旨。且徐戎肆虐。固非楚子之能。泗俗懷忠。不比蔣人之怯。欲謀自潰。何謂克終。雖云有道於防川。豈可潛思於坐井。某近奉詔旨。頗促軍期。即得經過貴州。便可剗除寇壘。未見殷輪之苦。且更勉旃。其於破釜之言。已承命也。他具前狀。此不繁陳。云云。

桂苑筆耕集卷十

魏博韓簡侍中一首
鄂州崔紹大夫一首
考功蔣泳郎中一首
前泗州鄭廉常侍一首
新羅探候使朴仁範員外一首
蕭遘相公二首
田軍容一首
都統王令公賀冬一首
浙西周寶相公一首
前宣歙裴虔餘尚書一首
幽州李可舉太保五首
徐泗時司空一首
田令孜軍容送器物一首

振武赫連鐸尚書謝馬狗一首
幽州李可舉大王一首

魏博韓簡侍中

一自黃巾北侵。翠華西幸。蝗無避境。蟻已壞堤。內無宮闕之災。外結藩維之恥。諸葛爽者。家食難飽。財聲易驕。卻躡迷途。故淩貴國。侍中手驅虎隊。心閱豹韜。一陣纔施。三城遂復。雄功始見。勝命俄臨。永爲壯士之盛談。別作諸侯之美事。某昨欲剖巢燻穴。久爲淬甲厲兵。及出師徒。又蒙詔旨。且令利權山海。鎮壓江淮。一弭國讎。先資邦賦。然其奈夜眠軍幕。霜橫枕上之戈。曉掛戎衣。雷吼匣中之劍。終願親揚勇略。靜滅兇徒。伏惟鑑察。

鄂州崔紹大夫

遠蒙仁私。特示表薦。其於歎仰。無以喻陳。某夙練戎韜。頗裨王略。不愧於管天雄地。猶勤於撮壤導涓。遂敢累貴忠誠。冀迴聖鑑。儻或六龍下峽。豈同五馬渡江。中朝之禮樂無虧。下武之功猷斯在。果蒙大夫惠於宗族。贊以表章。過垂華衮之褒。益睹彩毫之妙。古詩云。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今日知音。幸遇之矣。然蒙示中媿茂安之德。蒙齊越石之機謀。自顧瑣才。何當虛譽。今則王導清望。已推於首座。相公劉琨至誠。亦付於褒陽僕射。必期英鑑。永察愚衷。云云。

考功蔣泳郎中

特勞專介。忽辱榮緘。過垂軒冕之褒。永寘巾箱之寶。慙彼已。豈敢當仁。郎中學士。暫避鑾時。偶勞僑跡。今者宮清司績。職峻集仙。麟趾殿中。久侍驂鸞之客。螭頭階上。別親吐鳳之才。豈唯舉四善之精詳。蓋必備九重之顧問。鋪陳組繡。演暢絲綸。且也虞夏商周之書。重行聖代。廟曹魏邴之位。更屬何人。詎可守三徑之寂寥。慮千山之險阻。許垂訪別。專冀祇迎。伏惟鑑察。

前泗州鄭廉常侍

竊以寇戎未殄。士卒多驕。凡曰郡侯。皆難政理。縱得上和下睦。猶爲朝是夕非。況廟乃儻來。禍惟不測。但無慙於屋漏。亦何累於國恩。然而常侍。蓋切奉公。匪躬撫士。雖云蕩擾。終免侵傷。有以見爲政無私。當仁有裕。伏承已離泗水。始及淮山。捧閱來緘。攜謙往咎。其於瞻仰。胡可弭忘。然則郡守縣魚。既繼古人之節。塞翁失馬。可寬達士之懷。云云。

新羅探候使朴仁範員外

忽奉公狀。備睹忠誠。慰愜欽依。但增衷抱。員外芳含雞樹。秀稟鵠山。來登天上之金牌。桂分高彩。去陟日邊之粉署。闡吐餘香。今者仰戀聖朝。遠銜王命。捧探執贄。棧險航深。能獻款於表章。欲致誠於官守。雖無奉使。難在此時。九州之侯伯傾心。萬國之臣僚沮色。幸來弊鎮。得接清規。況奉貴國大王。特致書信相問。將成美事。不惜直言。儻員外止到淮壖。卻歸海徼。縱得上陳有理。其如外議難防。無念東還。決爲西笑。聖主方深倚賴。賢王皆荷寵榮。道路亦通。舟船無羨。勿移素志。勉赴遠行。峽中寇戎。或聚或散。此亦專令防

援。必應免致驚疑。且過鬱蒸。可謀征邁。館中有闕。幸垂示之。所來探候事。已令錄表申奏。敬惟鑑察。

蕭遘相公

某累貢表章。請議巡幸。忠誠屢發。宸睠未迴。冀保始終。再陳利害。匪望河陽之狩。願迎汾水之遊。竊以諸道賦輿。皆遵峽路。多是僰五致一。蓋已萬水千山。後綱不繼前綱。所貢不如所役。況近者西從蜀國。南至荊門。似有微災。恐遭巨患。忽若草寇侵據。江陵阻艱。則榛梗既多。苞茅莫入。或更蠻戎伺隙。必令越舊勞兵。避柱觸檣。防微可誠。行舟墜劍。執滯固難。某以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主。遂陳狂瞽。遠瀆聖聰。唯望略泛龍舟。暫遷鳳里。庶使九州修貢。不愆任土之宜。四海歸仁。盡遂朝天之望。且賊巢兇狂。聚衆蠢蠢。經時縱能早殺妖巢。豈可便迴法駕。淮南乃寰中俗宮。闕外名高。喻以金甌。永無覺餘。比於玉壘。實異繁華。伏惟相公。居注意之朝。處沃心之位。周成王之卜洛。始託姬公。晉元帝之渡江。終資仲父。早申決議。仰贊宸衷。能成可久之規。益表無私之德。某頃在西川制置。及於南詔通和。雖爲先察於微。豈欲驟稱其伐。但緣相公。皆垂目驗。不敢面欺。則今日荊蜀災星。未能退舍。吳楚頑地。實可遷都。事歸從權。化資垂拱。水致一家之理。必輸萬里之誠。某言不近誣。志唯遠慮。非奪日官之業。蔑垂天子之恩。幸望國僑。無譏碑竊。

第二

伏以物忌太盛。器滿必傾。自古有言。至今爲戒。苟或不能知止。但欲貪榮。則有折鼎足之虞。炊劍頭之險。某每念遭逢聖運。紹續舊勳。北定光戎。南征蠻蜑。東降齊盜。西建蜀城。高提三尺之權。粗展四方之志。然自煙塵聚孽。原野宿兵。曾無教說之全材。先叨統帥。迺有縱橫之令策。兼領利權。而乃不能首唱義聲。身先銳旅。戮奔鯨於海澤。逐猘犬於秦關。遽及火燒。祠篝。盡獻御螢。遂聆巡幸。便議征行。但以每當晉衆之時。即率止軍之詔。雖自始終勵節。其如進退失圖。華元與城者之謳。子產致國人之謗。乃有浙侯構隙。沛將加兵。三年已來。二憾不釋。蜩螗競噪。蚌鷸相譏。厚誣而巧弄舌端。顯奏而亂搖心曲。求刺船而不暇。想投杼以難逃。伏賴相公。照以秦鑒。調之伊鼎。察邦公之懇鄭伯。解晉帝之疑石苞。免挂刑章。尚縻寵秩。既蒙明洗。誠合淬磨。更修克己之心。永竭勤王之力。直以松筠不改。雖自保於堅貞。蒲柳先秋。遽已傷於衰萃。筋骸漸憊。志氣潛摧。縱欲自強。終憂不逮。今者幸遇上京已復。大駕即迴。麟闕龍吟。固息興妖之盡。放牛歸馬。實迎偃武之期。某也既在清時。誠爲棄物。況縈沉痼。深負壯圖。攬鏡無儔。投醫是念。豈慕祁奚。請老。尚處冗員。唯思范蠡。愛閒。得行素意。乞解所職。自卜爲宜。伏惟相公。選士惟賢。退人以禮。俯矜羸劣。特賜允從。雖漸未遂報恩。免更久爲尸祿。仰干陶冶。敬託牋毫。始知迫急聲哀。唯恢詞窮理盡。伏惟俯賜恩鑑。

田軍容

某蠢無術略。久竊寵榮。提漢法之重權。陟秦官之極品。莫申展效。何贈貪叨。況自寇盜奔侵。京都陷覆。久守咽喉之寄。不成毫髮之功。雖兵柄既多。固難措手。而君恩未報。實切靦顏。況乃宝怒潛興。鄰讎競起。陸

運徒稱其佳吏。崔遜終慽於癡人。賜奏相誣。多言可畏。幸蒙軍容推心庇護。極力保持。雖遺貝錦之詞。免陷織羅之罪。祇合以懸軒思輕。策蹇磨鉛。畢命爲期。在公無倦。但緣攝生翠妙。從役久勤。齒髮既衰。精神亦耗。少私寡欲。敢言君子者乎。多病愛閒。方謂古人是也。智力不可強進。簡章不可濫行。實覺妨賢。只宜求退。今者肅清鳳闕。撲滅梟巢。鑿弓矢以銷兵。永除戎備。垂衣裳而致理。廣任賢才。如某者。寒灰能燃。晉井誰顯。往歲之南征北伐。雖忝當仁。此時之尸祿素餐。適慙非據。既失行驅十乘。豈能臥護六軍。輒貢表章。懇辭榮位。伏惟軍容察以有犯無隱之義。難遂易退之規。仰贊帝俞。俯從愚願。敢有脅肩諂笑。固無沒齒怨言。幸逢四海之昇平。願指一邱而養老。干黷清德。兢惕實深。伏惟云云。

都統王令公賀冬

伏以律管潛吹。星躔改候。觀臺望瑞。雲物呈祥。伏惟令公。秉布祥雲。常懸愛日。三軍瀕鬱。挾楚纊以忘寒。五夜枕戈。擁孫衾而達曙。必資景福。早建殊功。雅當肅殺之時。便遂討除之勢。四方聳耳。佇聆大捷之音。萬乘傾心。永致中興之運。某未由陳賀。但切瞻祈。

浙西周寶司空

伏以禮慶履長。傳標觀刺。夷夏契混同之運。乾坤叶交泰之期。伏惟司空相公。浙水流恩。吳山變俗。既睹趙衰之日。永洽物情。頗親傅說之星。早環帝座。某由拜賀。但切瞻祈云云。

前宣歙爰虞俞尚書

伏以禮稱迎日。傳載審星。當寰中賀聖之辰。是水外寢兵之際。宜陳蕃祝。仰薦殊祈。伏惟尚書。政報蠶帷。慶資溫席。已捧徵黃之詔。固諧夢說之期。人仰板輿。羨老萊之榮養。帝留金鼎。待伊尹之來調。某雖戎律拘身。而清規在想。未由拜賀。但切瞻祈。

幽州李可舉太保

碾玉排方腰帶一條。並金魚袋一枚。金花銀合盛。重一百六十兩。

右件。腰帶。體質廉潤。功就豚磨。雖慙鄂坂之金。稍勝延陵之縞。珪璋比德。實親佩劍之腰。箱篋呈華。願近生松之腹。動則金章躍鯉。靜乃寶匣盤龍。既當屈以求伸。唯望服之無斁。謹專寄獻。遠表依攀。伏惟恩私。特垂檢納。

銀結條燈籠一枚。承燈蓋白盛荷葉一。漆木匣盛。金銅鎖鑰並全。

金花平脫銀裝硯臺一具。硯納香墨五枚。漆木匣盛。金銅鎖鑰全具。

金花平脫銀裝硯匣。並硯儿一具。銀硯水瓶等四事。硯儿在第二缺內。

右伏以持異物而奉異人。嘗聆新語。覽遠書而愧遠客。亦驗古詩。志常切於攀鴻。事不慙於獻鶴。每逢珍玩。則緊懇誠。前件燈籠硯臺等。鑄鍊成功。披砂潤色。運巧而鑾絲縷。藻。標奇而彼藥雕華。高懸謂雲蓋凌風。遙視疑露盤含日。龍背豹髓。偏宜卜夜於獻筵。鳳筆鵝毫。亦可依仁於末席。加以謝靈分掛。孔硯深藏。虛心而只待合香。蘊器而終能處默。是敢徵美言於舉燭。寄微懷於濡毫。伏惟無思宋殿葛籠。擬教儉約。

或逞張池草聖，許近恩輝，必可遠耀九光，深滋五色，隔飛蛾而救物，仁化彌彰，研含麝以傳芳，德馨增盛，非無所採，粗有可觀，必望眷私，俯垂容納，幸甚云云。

金花陷銀柘裏合大小共三具。

銀接頭紅牙匙一十對。

犀柶子四隻，已上大合內盛，銀裝茶碗四隻，在中合內盛。

犀楪子二十片，在小合內盛，金花銀脚螺杯一隻。

右件，匙筯犀合茶椀螺杯等，雖愧金盤，粗勝棘匕，鈿玫瑰之表異，固讓魏銘，詠玳瑁之標奇，敢徵潘賦，所貴者，煙排翠點，霞染纖條，掌握增榮，不盛劉使君見失，指蹤任意，或希柳御史自攜，況乃水族殊姿，天成雅器，永免蚫蛛寄跡，能將鸚鵡齊名，稍謂珍奇，遠思寄獻，伏惟靜鄉帷幄，許接樽罍，對郭隗於高臺，深傾露液，遣甘霤於仙闕，勝醉霞漿，伏惟恩私，特賜檢納，幸甚云云。

織成紅錦繖壁兩條。　暖子錦三匹。

被錦兩匹。　西川羅夾纈二十匹。

異紅地絹夾纈八十匹。

右件，繖壁錦纈等，龜城傳據，鳳杼成功，張廣幅而宛見虹舒，壁綵繡而免蠶鮫織，雖五千里之誇步障，則難可爭光，而四十匹之製戎衣，則或堪入用，亦蓄備會稽守畫行之服，換平津侯夜寐之衾，不吝輕微，特垂容納，于浼斯甚，兢慙實多云云。

安南開海路圖一面。

西川羅城圖一面。　並八幅紫綾緣。

右竊以事畏人知，功慙自衒，孟側奔殿，終著美於魯論，卻至驟稱，果興譏於晉乘，妍蚩可鑑，今古何殊，頃者銅柱南標，金墉西建，開八百里之險路，則雲將驅石，雷師劈山，築四十里之新城，則水神滲泉，地媛供土，蓋乃感忠誠於上鑒，標壯觀於外藩，敢言簡在帝心，實匪率由人力，今則八蠻歸化，萬乘省方，既能有備無虞，亦所當仁不讓，去年嘗傳雅旨，欲覽微功，乃徵於墨妙筆精，遍寫彼長途峻壘，宛如縮地，不止移山，遠遊寄星，略希展閱，必謂桂陽衛颯，誠瑣瑣焉，亦知蜀國張儀，是區區者，特深眷而不拘小節，激壯圖而無訝大言，伏惟云云。

徐泗時司空

右伏以縞帶紵衣，魯史乃先其所出，投桃報李，周詩用表於相知，永言沼沚之毛，豈讓琅玕之寶，蓋防闕禮，只貴申誠，前件物等，雖曰土宜，亦由波及，實慙華麗，況至尠微，難把八行，盡寫博心之語，唯憑一介，聊陳稽手之儀，伏惟眷私，特賜檢納，云云。

田令孜軍容送器物

右竊以氣曀未銷，道途尚梗，久乖專信，略送微誠，每憂於遠莫致之，不敢以多爲貴者，前件器物，貨非雖得，器實易盈，雖慙鏐銑之名，頗接樽罍之列，輒將寄獻，遠表依攀，伏望無掛意於四知，幸流恩於一諾，特垂容納，云云。

振武蔣連鐸尚書謝馬狗

右特蒙眷知，遠有惠貢，無庾亮的顙之害，有陸機黃耳之能，敢謂備於左牽右牽，實爲馴於執勒執縶，軍唯致遠，況解防姦，既驅策之有期，固指蹤而無失，仰承重貺，倍荷殊私，末由報酬，益多愧悚，伏惟云云。

幽州李可舉大王

青氈帳一口。　金銅裝鉸具。

右伏蒙恩私，特賜惠貢，委之專介，衝以壯夫，遙陟危途，得張官舍，不假棟梁交搆，能令戶牖全開，出觀則一朵蓮峯，入玩則千重錦浪，加以頂標曉日，額展晨霞，靜吟而筠箔搖風，俯視而地衣鋪雪，舒卷皆成其壯觀，行藏永佩於深仁，莫不銜沙漠之奇模，駭江淮之衆聽，臥龍縞譽，固當高枕無憂，獵豹成功，必可運籌決勝，唯期尅捷，全賴庇庥，荷戴所深，啓陳何及，伏惟云云。

桂苑筆耕集卷十一

唐高駢都統巡官侍御史內供奉崔致遠撰

檄書四首

檄黃巢書

招趙璋書

告報諸道徵會軍兵書

告報諸道徵捉綱運書

書六首

答浙西周司空書

答江西王尚書書

答徐州時溥書

答襄陽鄧將軍書

浙西周寶司空書

浙西諸軍焦將軍書

檄黃巢書

廣明二年七月八日，諸道都統檢校太尉某，告黃巢：夫守正修常曰道，臨危制變曰權，智者成之於順時，愚者敗之於逆理。然則雖百年繫命，生死難期，而萬事主心，是非可辨。今我以王師，則有征無戰，軍政則先恵後誅，將期尅復上京，固且敷陳大信，敬承善論，用戢奸謀。且汝素是遐甿，曝爲勁敵，憑因乘勢，輒敢亂常，遂乃包藏禍心，竊弄神器，侵凌城闕，穢黷宮闈，既當罪極滔天，必見敗深塗地。噫唐運已降，苗裔非資，無良無賴之徒，不義不忠之輩，爾曹所作，何代而無，遠則有劉曜王敦，覬覦乘室，近則有祿山朱泚，吠噬皇家，彼皆或手握強兵，或身居重任，叱咤則雷奔電走，嗚呼則霧塞煙橫，然猶暫逞奸圖，終殲醜類，日輪闢帳，豈縱妖氛，天網高懸，必除兇族。況汝出自閭閻之末，起於隴畝之間，以焚劫爲良謀，以殺傷爲急務，有大德可以撥亂，無小善可以贖身，不唯天下之人，皆思顯戮，抑亦地中之鬼，已議陰誅。縱饒假氣遊魂，早合亡神奪魄。凡爲人事，莫若自知，吾不妄言，汝須審聽。比者我國家德深合垢，恩重乘瑕，授爾節旄，寄爾方鎮，爾納自揚焰毒，不斂梟聲，動則奮人，行唯吠主，乃至身負元化，兵縱紫微，公侯則奔竄危途，警蹕則巡遊遠地，不能早歸德義，但發頑兇，斯則聖上於汝有赦罪之恩，汝則於國有辜恩之罪，必當死亡無日，何不畏懼於天。況周鼎非發問之端，漢宮豈偷安之所，不知爾意，終欲奚爲，汝不聽乎，道德經云，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又不聽乎春秋傳曰，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今汝藏奸匿慝，暴積禍盈，危以自安，迷以不復，所謂燕巢幕上，漫恣翱翔，魚戲鼎中，即看爛熟，我緝熙雄略，糾合諸軍，猛將雲飛，勇士雨集，高旌大旆，圍將楚塞之風，戰艦樓船，塞斷吳江之浪，陶太尉銳於破敵，楊司空嚴可稱神，旁眺八維，橫行萬里，既謂廣張烈火，燕彼鴻毛，何殊高舉泰山，壓其烏卵，即日金神御節，水伯迎師，商風助肅殺之威，晨露滌昏煩之氣，波濤既息，道路即通，當解纜於石頭，孫權後殿，佇落帆於峴首，杜預前驅，收復京都，尅期旬朔，但以好生惡殺，上帝深仁，屈法申恩，大朝令典，討官賊者，不懷私忿，論迷途者，固在直言，飛吾折簡之詞，解爾倒懸之急，汝其無戚膠柱，早學見機，善自爲謀，過而能改，若顧分茅列土，開國承家，免身首之橫分，得功名之卓立，無取信於面友，可傳榮於耳孫，此非兒女子所知，實乃大丈夫之事，早須相報，無用見疑，我命戴皇天，信資白水，必須言發響應，不可忍多怨深，或若狂走所率，酣眠未寤，猶將拒轍，固欲守株，則乃批熊拉豹之師，一壓撲滅，烏合鵲張之衆，四散分飛，身爲齊斧之苗，骨作戎車之粉，妻兒被戮，宗族見誅，想當燃腹之時，必恐噬臍不及，爾須酌量進退，分別否臧，與其叛而滅亡，曷若順而榮貴，但所望者，必能致之，勉尊壯士之規，立期豹變，無執愚夫之慮，坐守狐疑，某告。

招趙璋書

都統太尉騎問趙璋：古人有言曰，大度成而燕雀相賀，湯沐具而蟻蟻相弔。審其賀之與弔，由彼依之與違，且爾同惡相成，異謀斯搆，遽爲犯順，尚敢偷安，今我水陸徵軍，天人助信，久審風雲之會，遠揚雷電之威，即當行展豹韜，立擒梟帥，尅收城闕，靜剗煙塵，想計爾曹，具知吾意，但以先春而後秋者，天之道，重賞而輕罰者，君之恩，遂乃馳吾咫尺之書，問爾方寸之事，爾等依憑大惡，猶亂中朝，罪已貫盈，理須誅翦，然若黃巢狠性能改，雄心自新，望其國封，建彼家社，勳業可超今邁古，恩榮可付子傳孫，必爲致之，速相報也，如或螳蜋努臂，獸猶磨牙，輒欲拒張，必當撲滅，爾須詳審至理，勿誘元兇，欲令天下知名，早申忠節，奈何草間求活，終作叛徒，況居成算之中，即在覆巢之下，死生有命，禍福無門，唯審是非，可知成敗，所謂燕雀相賀，蟻蟻相弔，實在於知與不知，順與不順，良時易失，嘉會難逢，生爲有害之人，死作無知之鬼，深可恥也，深可痛也，勉唯去就，早副指蹤，悉之。

告報諸道徵會軍兵書

中和二年五月十二日，具銜某，謹告某州府節度使，逆賊黃巢，自亂天常，亟移星律，縱使攜其賈髮，詰罪難窮，未能睿彼狄喉，稔奸斯極，神誅可俟，鬼怪何懲，而敢鴟張鳳城，熊據龍闕，至於五尺童子，猶欲請纓，況在四方諸侯，忍爲投袂，偶屬朝廷，密施廣畫，先倚旬候，不勞十道徵驅，必謂一毫蕩定，豈料軍令雖殊，於兒戲，將名莫驗，於童謠，未暇搴旗，旋聆反旆，遂使犬猶狂吠，猿不歇號，徒招翫寇之譏，孰揔弭兵之譽，聖上蠶飛日馭，親省風謠，陰喝行恩，睿慮則雖勞罪己，慕羶結盤，蓋情則卻怨後予，然而自幸鑾城，久停鑾格，秦雲遠隔，蜀柳再芳，每興霜露之懷，聖情可想，未滅煙塵之患，臣節何安，某去年羽檄先馳，牙埠後舉，唱義聲於遐邇，奮勇氣於偏裨，於是廣徵陶侃之船，久握幸毗之鉞，蒼鷹齊飛於雲浪，檣烏高轉於煙空，必欲帆張曉風，旗使夜月，纔離楚岸，便到漢江，直驅背水之師，永破滔天之孽，而乃未施豹略，頻降風書，已知諸道進軍，不許遠潛離任，詔旨云，爲朕全吳越之地，遣朕無東南之憂，是以再閱綸音，遂回組甲，蓋乃仰遵帝命，固非敢緩師期，今則萬里專征，誰能奮翼，三年樞敵，尚許磨牙，賊巢雖戲鼎中，已居機上，搖尾狗子，輒會發狂，斷頭將軍，難可釋怒，某幸忝握兵之要，固當仗義而行，近奉詔旨，遥徵戎旅，一呼巡屬，四集驍雄，不唯被練三千，實有控弦十萬，已取今月十八日，部領兵士，發離本鎮，必得直趨汴道，徑入潼關，立剗梟巢，去迎鑾駕，引舜風之無外，視漢日之再中，況都統王令公，暗運智機，別操戎柄，已提勁卒，即展奇功，足可相應軍謀，共興王略，諸道自從賊盜，皆峻官榮，況爲食土之毛，盡思効命，矧乃荷天之寵，豈合安身，且大丈夫之在世也，壯氣難申，良時易失，苟或美事讓他人之手，殊恩負聖主之心，則莫測肺肝，何施面目，固應各勤訓練，同順誅鋤，瞻帝輦而魂飛，擁戎軒而眦裂，早看行色，勿懷兒女之悲，須把戰勳，永作子孫之福，謹告。

告報諸道徵促綱運書

謹告某州節度使，夫忠於國者，無以家爲，是故漢代徵臣，有傾產助邊之請，魏朝烈士，有舉宗陳力之言，況乃邊寄榮身，兵符在手，遇大朝之多難，見上宰之蠢戎，而不能役致泛舟，命行壑舂，使戰士猶多饑色，將軍未獻捷書，但悉分憂，實爲忍恥，某昨從中夏，再集大軍，不慙索飽之名，已誓無譁之衆，仍差都押衙韓汝，先賫金帛百萬匹，救接都統令公軍前，既裝運船，將扣飛檝，言遵汴道，徑指圃田，乃值徐戎，來侵淮口，扼斷河路，攻圍郡城，近者又擁寇徒，直衝近境，敢遏蚓結，欲恣鯨吞，當道既見阻艱，暫須停駐，遂乃揀

徼驍勇往討頑寇佇靜封疆便登道路必可協通綱運廣備供給行稱東道主人非無道也立斷南陽太守竊有志焉諸道久荷深恩各居重任縱以家門寶貨猶合贈軍況將州縣賦輿豈宜擅利其宜武忠武天平昭義滎陽平盧河陽等道盡發雄師成從統命共依館運各已通流其浙東浙西宣州江西鄂州荊南湖南嶺南福建等道今欲踰年未聆發運若由水路須入汴河如此稽留何因濟集必計杜幾美化遍得人心任峻奇謀兼施兵力速請同勤館驛繼發綱船齊至都統軍前早期收復京闕其徐州實爲國寇豈止隣讎蓋以天誅容奸地猶聚惡昔爲巢勛叛亂早合翦宮昨因時溥猖狂更宜塗地偶屬朝廷未誅大憝不問小瑕貴悅軍情驟加餘賞而乃時溥罔遵詔旨尚構奸謀去年曾犯淮山令夏又侵泗水乃作黃巢外應久妨諸道進軍先須剗當路之豺狼後可殄壞堤之螻蟻冀使隋皇新路楊柳含春無令漢祖舊鄉荊榛滿地凡承寵寄共察忠誠謹告

答浙西周司空書

某白忽覽來示驚憤兩深是何見事之乖如此發言之過且趙公約者背軍逃走行估追擒遽投跡於貴藩遂偷生於逋藪今則異端斯搆細作爲名若能懷上士之心豈可信下人之口譚何容易事不酌量來示云位極上公權專都統別興異見遽起他謀以何悔尤欲爲燒劫此乃稍殊雅責僅涉穢詞鼠尚有皮蓋譏無禮駟難及舌亦戒慎言豈是不爲虐兮誠非所可道也司空晚歲縱不以學識爲長從事儁才亦合以智謀相贊鼎成昭飯雖望和羹未論是非須陳本末具標五信無貯一疑且此三世立功無非報國四方出鎮曾不安家身持將相之權手握恩威之柄豈獨撫淮邊之俗終期安海內之人方切幅綏何言侵伐其可信而不合疑者一也況今黃巾尚熾翠蓋未歸方驅雜虎之師欲破豺狼之窟遠離弊鎮深託善鄉臨危而猶冀依憑守靜而更除損害其可信而不合疑者二也司空早聯中外永保初終言既馥於芝蘭操彌貞於松桂曾無靈蹤每有音書偏深魯衛之情永絕張陳之事其可信而不合疑者三也浙西始爲交代未得多時陶公之官柳誰移召伯之遺棠不讓至於賊壘猶將信義招行況是舊藩豈以兵戎侵逼其可信而不合疑者四也昨自師過江浦令肅雪霜軍門則擊柝夜嚴行路則銜枚晝靜豈有任從海則登舫趙公約則隔籬通報既不難爲指麾又何易得直至上流嘉客不暇接迎是何下等健兒敢來親近其可信而不合疑者五也粗申大較可察中心何乃潛叛卒之讒詞失賢人之事體以此陳奏聖主以此傳告諸侯非我無詞是誰有過細審來旨莫測貴懷爲當老耄所侵末年多變爲復狂迷偶作忠節遽乖夫耳不辨五聲曰聾目不分五采曰昧司空久當重寄已謂元臣因何妄發芻言或似自懷蓬性不知彭蠡此時有按劍之疑卻恐廉頗他日無負荊之處噫將帥則空榮列土若干則尚遠蒙靡更無匡復之誠唯有猜嫌之事祇隔一條水脈使與萬種風言必計心盧遂成口實大凡獻酬以禮來往爲嘗理失其中非生非小且須審詳勿恣豪強於此難盡私誠其他備載公牒無道後悔併棄前功某白

答江西王尚書

十二月六日某白閣下遠損長書深貽壽篇一覽而發皇耳曰再覽而驚越神魂是何詞彩之彬彬能致

言端之懇懇既知約我以禮方信起予者商況乃事徵於姜里聖人道媲於首陽義士切磋雖至剡盡何勝敬佩良箴專銘鄙抱然盧虛聲易應眞實難知弄脣吻以鑠金兼皆妙手拭眦眸而辨玉多是清言苟非原始要終則必唱予和汝是以略陳梗槩用察根源既欲廣援古今所希哲嚮左右僅同伐善豈免興慙若其審之僕所望也僕與浙帥周司空早於風里相識亦爲鴛鴦往還接裁笑裁言之時展如兄如弟之分況作建旗交代眞爲結綬相知既睦比鄰能扃外戶江南江北祇關行春三楚三吳盡喧來暮方謂憑我友蔵寒之節解吾君宵旰之憂豈料蒼鳥高飛翠華遠狩僕以久明重寄使決專征偶緣兵力未加人心尚惑遂於春首先發羽書仍請都統判官蔚雲嘉作蔚共成之事謀相見之期固非周被延之軍徵夾谷之會實欲親謀歃血方寫痛心若能接濟師徒粗得振揚聲勢而乃周司空卻自乘同即異不能捨短從長忽疑惑於瀘池謂矜誇於錢士便見戒嚴城壁阻塞津途搆猜嫌而信有小人遣故卷而曾無大過僕雖逢彼怒但守吾眞及至中夏出軍外方多事冀安弊鎮旁倚近鄰又令幕客過江請爲都統副使豈銜弓旗之禮慈辟元戎祇憑鈇鉞之威撫綏近境周司空確乎阻意莞爾興譏不從同謂之言自惜有餘之刃頓移鏌鋣但積沈猜見此初屯下瀨之師未設中流之誓猶淹水道久候天風軍聲既振於四鄰人意自防於兩岸偶有背軍官健趙公約者走投浙西釣以巧言搆爲細作便移長牒妄說異端其書云位極上公權專都統別興異見遽起他謀以何悔尤欲爲燒劫僕以超襄子之忍婦念茲在茲陽相如之愼微有始有卒遂馳再牒具述事情聞司空尚發怨言自懷怍色與宣議焚虔貞徐帥時溥者時資積釁相應密謀各興梗路之兵戈遍告沿江之郡邑以至練成戰陣鎮斷征途僕若不辭險阻之虞必致殺傷之患坐甲而未期破竹回車而用待負荊尋屬繼奉絲綸不令離鎮遂驅組練卻已班師雖云帝命斯遵實乃隣兵所阻彼宣州者亦有所因春初寇犯鄂州勢侵旬水況值前廉已去新帥未來既無禦捍之權恐落奸宄之便遂差押衙馮綬暫令安撫郡城蓋緣曾奉詔書特許便宜從事凡於制置得以指麾故虔貞常侍藏粟不分蘭臺莫辨謂言專輒遽有侵凌殺害軍人劫掠財物馮綬幾臨死地劣得生還自此隋國怨興謝城信絕將投彼鼠其如有礙之時欲償於豚又是無端之事且爲合忍未及通和必知橫被織羅巧成貝錦傳之於遠誰曰不然噫滔滔者天下皆同君子所恥泛泛如水中自樂壯夫不爲但問事之若何則知曲之在彼今則特垂教督益驗獎憐自緣有理可申豈便無辭以對固非飾過不敢濫盧莊生不云乎其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非辱殷勤之旨何以息睚眦之詞僕也不能嫉惡如讎唯以用和爲貴但以賢恕其惑本末未彰復書而不登詞繁比事而終愆理知身僅三省勉尋曾子之規心敬一言永荷伯陽之惠幸垂鑑志某頓首

答徐州時溥書

六月十六日某白僕射足下特辱長牒仍移公牒細詳來旨頗涉多端有同戲以前言無乃戲於衆聽雖倚兵強力壯其如作僞心勞且泗水猶隸仁封新標使額周非郡守專輒蓋是朝廷指揮爲在頃年獨全忠節遂編名於防禦水傳賞於驍雄近者久結隣讎蓋遵國典獨行直道固守危城寄於爭先斷頭非苦

此亦古人云。寧爲忠鬼。不作叛臣之義也。況于尙書。有定國恩威。有栗磾武勇。自安疲俗。甚洽衆情。將句踐單醪。均沾無黨。不獨臧洪薄粥。分啜有餘。則當散三年之儲。充一日之戰。寡能敵衆。安可待勞。豈比於築室反耕。杜門卻掃者哉。忽覩來示云。泗州獨阻淮河。自牢城壘。使四方多阻。諸道莫通。而又每於朝廷。妄爲詆謗。今有城中將校。潛來計圖。請少振兵戎。即便期開泰者。大凡人事。莫若自知。足下去年。忽雋不禁。求榮頗切。恃齊橫行之氣。果成順守之權。是以累受國恩。遠膺藩寄。豈可恃身忽物。是已非人。偏致嫌於蘭生。終歸過於季氏。其於淮河久阻。道路不通。皆因貴府出兵。不是泗濱爲梗。是非可辨。遠近所聆。去歲夏初。旱蝗侵伐。呼蟻軍於漣水。拒虎旅於淮山。此緣將援親仁。雖逃善戰。爰謀薄伐。用救倒懸。若異荀奧。莫振受降之譽。僕慙呂布。有虧解鬪之言。泗州以實奏陳。豈爲謗讟。僕也雖慙知己。寧敢蔽賢。亦曾錄詔寄呈。必合垂情見悉。誰料既蹤望始。翻起釁端。甲兵繼興。艦楫頻駭。所云泗州城中將校。頻來計圖。此乃巧飾虛辭。遍行長牒。盡知譎詭。孰肯詭隨。朝廷以足下身處雄城。刃多餘地。委催綱運。冀濟權宜。但自戢斂兵車。必得流通餽輦。今則卻云。奉朝廷意旨。收徐泗封疆。廣出師徒。難窮事意。必若足下訓戎勇銳。報主忠勤。何不親總全軍。往殲巨慝。早立非常之效。以酬不次之恩。而乃知僕再次西征。即謀北渡。便侵泗境。來犯淮壖。負國家之寵榮。搆州縣之患害。幸其賊勢。阻此師期。未論雅懷。何辜聚獎。言但繫於枝葉。事莫究於根源。來示又云。此皆盧州海州。皆爲背叛。衆來投款。不遣措詞者。強謂恩情。形於書札。顏雖不厚。心且何安。彼東海盧江。偶聚奸惡。異端斯起。既非鄭有人焉。同氣相求。盡是跖之徒也。足下已居重任。不狥危謀。自守詔條。何煩飾說。僕累將軍食。頗救臨淮。爲分順逆之蹤。令保始終之志。實以泗州。曾非

杞子之無禮。亦類展禽之有詞。每當告急告窮。唯以行仁行義。唯望足下。暫息餘怒。深惟遠圖。且先報國之誠。無急伐隣之役。兼覩詔書奬諭。請與忠武協和。足見睿情。俾紓微憾。在於臣子。合更慎思。求將安撫氓黎。速自追迴士卒。苟或上負君命。下違物情。隔礙征途。侵凌近境。則亦難辭借一。用試當千。必見傷禽易驚。困獸猶鬪。悔須防後。險已居前。矧乃泗州以抱節爲名。貴鎭以戢兵爲務。泗州則唯遵王化。貴鎭則虛搆牒詞。以較否臧。可知曲直。是敢遠申忠告。冀絕後譏。正當聖主蒙塵。未除禍難。何忍諸侯列土。更起兵戎。猛發忠言。懶爲諂笑。勉思大體。勿暴小瑕。必因此日所箴。卻得後時見謝。幸從誠信。無損功名。某官某頓首。

答襄陽郄將軍書

中和二年七月四日。具銜高某。謹復書於將軍閣下。某側覩前史。嘗慕古賢。贈人以至言。則老聃垂誡。成我者良友。則管仲知恩。但恨季俗寖訛。芳規俄喪。豈期今日。得覩餘風。將軍雖恐掩瑜。欲令磨玷。特勞彩翰。遠辱長牋。初尋歸美之奬詞。汗甚浹背。後覽扶危之箴論。涙迸沾頤。既乃粲然可觀。焉敢率爾而對。輒瀝毫素。仰疏血誠。終冀恩私。略垂採覽。幸甚幸甚。某自去年春。知寇侵秦甸。帝幸蜀川。欲會兵於大梁。遂傳檄於外鎭。練成軍伍。選定行期。便被武寧。忽與戎役。先侵泗境。後犯淮壖。聲言則狼顧彭封。實意則鯨吞驛鎭。長驅猛陣。直犯近疆。是以分遣偏裨。果殲寇醜。及當中夏。乃出大軍。既知其北路阻艱。遂決於西

征。利涉。尋奉詔旨云。卿手下甲兵數少。眼前防虞處多。但保淮南之封疆。協和浙右之師旅。爲朕全吳越之地。遣朕無東南之憂。言其垂功。固亦不朽。某以兵機固難自滯。君命有所不從。已事征行。必期進發。占風選日。只欲銜飛。又奉七月十一日詔旨云。諸道師徒。四面攻討。計度收尅。旦夕可期。卿宜式遏寇戎。饋輓粟帛。何必離任。則是勤王。或恐餘孽逋逃。最要先事布設。以此再承綸旨。遂駐舟師。唯廣利權。宜供戎費。殊不知無虧進退。唯命是從。卻被近鎭讒誣。聖朝猜慮。食駄騾之良肉。何敢留焉。絆騏驥之駿蹄。無能爲也。遂使忠誠未展。睿奬難期。非敢自寧海內之人心。但養淮邊之兵力。詢之於理。良有所因。將軍以泗州舊屬彭門。謂某妄爲占護。必慮未詳狡計。或採浮詞。且徐州昨自偁張。更無戢斂。威權既盛。篡虐轉深。見某自五月初。再謀征討。已排勁卒。欲援令公。兼差都押衙韓汶。先賫一百萬貫。救濟都統軍前。盡收舟船。將臨道路。又興兵甲。來援彌陲。把斷淮河。簇成寨柵。是以行計納阻。羣情莫安。細察徐州所爲。是作黃巢外應。不然則何以每見當軍臨發。即將兜竄奔衝。又乃執稱泗濱。阻絕汴路。且臨淮則城孤氣寡。劣保疲羸。彭門則地險兵強。恐行狂悖。以茲斟酌。可見端倪。況無諸道綱船。曾過泗州本路。今則皆因此寇。都滯諸綱。近則浙東浙西。遠則容府廣府。並未聆饋運。何濟急難。某見簇楚師。俾誅餘孽。一則遵行詔旨。救援鄰封。二則得靜長淮。欲登征路。固非貪泗民之租稅。排徐師之兵戎。蓋分曲直之端。將保初終之節。泗州二年閉壘。一境絕煙。織婦停梭。耕夫釋耒。滿城軍食。納仰給於緊蕭。闔郡賦輿。固難徵於疲俗。將軍謂某籍其地利。掎此鄰讎。細閱來言。難知深意。泗州不獨咸通之際。得振雄聲。曾於天寶之中。亦遵直道。況于濤尙書。政條既舉。武略兼精。收百姓之歡心。得三軍之死力。將軍便令棄而不問。理復如何。徐州實有

大憝。固非小患。若將助虐。豈謂輸忠。某今所俟者。戮當道之豺狼。乘秋之鵰鶚。坐言飆邁。電擊專征。必與王令公腹心見知。首尾相應。齊驅蛇陣。豁展豹韜。尅復上京。奉迎大駕。亦不敢負秣陵之節度。爭強弩之功名。所冀得繼前勞。自防後患。使藺相如之讓德。不損雄威。費無極之讒徒。皆歸斷戮。捨此之外。餘無所云。敬佩良箴。豈離忠抱。伏惟鑒察。某再拜。

浙西周寶司空書

昨奉公牒云。當道臨淮叛卒。過江來投。集衆廣壘。已受降詔。三復來示。言雖不酬。且降之爲名。其理甚大。

奸源。在此既已不忠。於彼亦應非利。石祁子所云。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其在茲乎。況凡鄰府事宜。一彼一此。互相救援。同致安寧。是以前年六月中。貴鎮有天平潞府。元從兵士。背叛奔逃。數僅百人。爲患非小。遂蒙移牒。請爲追擒。當使羌都將梁楚。部領馬軍。所在討襲。並各帖管內諸州。令差精兵。同力捕逐。尋卽諸鎮。及東塘遊奕使。相次收獲三十八人。纔見擒來。便令押送。續得梁楚狀報。到淄州界。趕及殘孽。殺得三十餘人。其餘漏網之徒。盡以傷弓而走。所生擒之寬黨。皆就戮於貴藩。能致彼之快心。實賴此之勞力。今則卻見臨淮叛卒。特向沿江招呼。便稱受降。仍與補職。累牒咨請。不送過江。蒐慝何多。發奸斯甚。敢言以怨報德。實恐任安忘危。詩云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距報也。亦以爲好。此乃國風遺訓。昭晰可觀。相公通人。略賜詳度。無自貫天下之譏笑也。其他已具迴牒。伏惟俯賜照察。

浙西讙軍焦將軍書

昨有臨淮背叛兵士。誅擒不盡。奔逃過江。便蒙貴鎮相公。特許歸降。遍加補署。兼移公牒。頗搆虛詞。既乖七縱之謀。誰謂三驅之禮。蓋是幸災樂禍。固非撫士安人。自古受降之爲義也。叛而伐之。服而捨之。忠信能敷。德刑乃就。或以賊數則動盈千萬。奸謀則難測二三。若欲戰爭。恐多傷殺。或吹笳感動。或書箭招呼。免致背鋒。俾從肉袒。其或殺爾寬狡。率然叛離。兎奔鬼而終必自顚。鼠失穴而將欲安往。在於接境。合與同擒。不料幣開伴奐之門。深作逋逃之藪。慰安螻蟻。雖欲好生。訓練熊羆。有何用處。纔招稔惡之輩。遽銜受降之名。蘊豹韜而略不弛張。對龍節而恐須慙愧。魯史云。晉楚殺晉。無相加戎。周卿戒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此則古時敵國。猶保話言。今日善鄰。豈傷師律。況晉楚則各在遠地。揚潤則只隔長江。昔無交惡之端。豈有相欺之事。實驚衆聽。甚爽遠圖。已無蠶女爭桑。永安兩境。宜效農夫去草。靜剗本根。伏惟將軍。遠護兵符。共成王事。必不欲和之如響。知而不言。唯望稍致良箴。終除巨弊。永使必誠必信。誰云莫往莫來。此既無噂喈以背憎。彼亦免怛怩於顏厚。幸垂採聽。特惠終始。伏惟云云。

桂苑筆耕集卷十二

委曲二十首

滁州許劾
昭義成璘
廬江縣令李湄
淮口鎮李質
光州李罕之
楚壽兩州防秋迴戈將士
歸順軍孫端
楚州張雄
楚州張義府
滁州許劾
壽州張翔
廬州楊行敏

和州秦彥

盧傳

戴盧

光州王緒

楚州營田判官綦毋釐

鄆州耿元審

海陵鎮高霸

淮口李質

滁州許勍

報許勍得狀知妻劉氏將從征討。願效勤勞。嘉尚之懷。論言不及。吾嘗覽後魏書。見楊大眼者。武伎絕倫。戰功居最。其妻潘氏。頗善騎射。至於攻戰遊獵之際。潘亦戎裝。齊鑣並驅。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笑言自得。大眼時指諸人曰。此潘將軍也。吾思見若人。爲日已久。不期今夕。得舉妙才。此亦可謂劉將軍矣。想鼓鼙方振。琴瑟相隨。既在同心。可知竭力。敕戰則必欺孫武。解圍則可假陳平。勉致殊功。卽行懋賞。悉之不具云云。

昭義成璘

報成璘大夫。魯史云。臣一主二。漢書曰。一心可以事百君。則知下有離心。蓋爲上無全德。姪孫僕射。夙家訓。驟荷國恩。累忝藩方。曾微績効。每於撫俗。略不隨時。恩威豈得並行。寬猛無由相濟。況近關西之賊。竊持山北之兵權。戰伐既勞。軍綏莫至。固知軍情潰散。物議喧張。大夫名既超倫。事能從衆。息羆貔之憤怒。慰黎庶之疲羸。實謂有三雋才。誰云犯五不韙。古之所有。今也何疑。遠遣專人。迎取家口。儻或行程齟齬。且令彼處婆娑。如能斷送出來。便與支持發遣。一時墜屬。猶能牽念舊之心。百口逃孀。何忍見含愁之色。必應慰暖。免至饑寒。倚靠所多。諭言無及。彼但勤修政理。佇荷寵榮。不令外盜侵凌。必見大君委寄。冬寒愼爲將息。節級各與安存。悉之。

廬江縣令李濟

報李令。昔有桓榮祖者。少曾學武。或曰何不學書。答云。上馬橫槊。下馬談經。方可謂不負飲食矣。若無自全之伎。何異於犬羊乎。昨見所申。衆情可奬。昔也一帥。若非寬將猛濟。惠與威行。則何以鯢鯨懷仁。各能名比水源。才機爲一代之雄。心術乃萬人之敵。足得之劍。所謂文一變而至於武者也。況李令族聯天派。以指麾鋭卒。掃蕩叛徒。不推除郡邑之災。亦可定國家之難。然而軍務既常獨理。職銜須有可稱。未見所求。固難抑致。爲復願兼知戎役。卻守縣曹。爲復欲改轍從知。乘機立事。察斯二者。決取一途。專期奏論。早與飛報。且如班超投筆。蒯恩捨弱。當池蛟得水之秋。有天驥追風之便。古詩云。寧爲百夫長。豈作一書生。

信知倜儻之人。懼守低徊之節。勉成勳業。永荷寵光。戎務方殷。善自將息。諸寨將士。各與慰問。悉之。

淮口鎮李質

報李質。覽所申狀。慰懷良多。李再興宋革狼心。敢張蜂目。擅稱虛事。違負本軍。初憑逐寇之名。卻設起戎之計。賴質深懷智策。善審兵機。一唱義聲。四圍逆黨。狀疾風之掃危葉。如烈火之燕飛蓬。再興將見誅夷。果當僵竄。然既是傷弓之物。必爲驚弦之資。兼知質男褚。黃口小兒。血氣未定。偶虧嚴父之訓。以涉叛夫之謀。質又徇公絕私。捨曲取直。愛而知惡。義而滅親。削其祇犢之言。遵彼烹鮑之理。若非忠勇。何得如斯。古語有之。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是乃忍小痛而除大患也。況石碏傳芳於魯史。日磾戒美於漢世。故事斯存。令名不朽。足以見質有大丈夫之氣。有眞君子之心。權兵而動必成功。鎭境而靜能守節。前勞後效。日就月將。固當榮盛可期。勿以滯淹爲恨。勉安軍旅。善保勳名。以古況今。惟吾知汝。悉之。

光州李罕之

報李罕之。成闕有言。彼丈夫也。我丈夫也。然則成功立節。不獨古人。仗順輸忠。正當今日。近奉勅書手詔。無非激勵衆心。兼除王令公充都統。西門軍容充都監。此乃藩鎭功勳。朝廷計盡。遂將大任。專付老儒。雖漫傳聲。必難濟事。此去年齊驅猛銳。將掃頑兇。尋奉絲綸。俾安淮海。詔書云。爲朕全吳越之地。還朕撫東南之髮。遂乃旋師。不敢違命。然則詳審物議。參酌軍期。關中有執斧之徒。關外無枕戈之志。誰能竭力。實可痛心。吾若不行。衆將焉往。今欲直趨汴路。便入潼關。佇復鳳城。奉迎鑾駕。永使流傳萬代。終能肅靜四方。罕之已處分訖。久爲養勇。必欲揀精練銳。以期伐叛摧兇。今錄勅書手詔白寄往。仰覽聖旨。必勵忠誠。便決征行。共圖富貴。時不可失。吾子勉之。故此告知。速宜飛報。悉之。

楚壽兩州防秋迴戈將士

報王承問等。久勞防戍。又役戰征。知得遠歸。良多慰懷。詩稱東楚。不免怨思。傳戒及瓜。亦當憤恚。古之難事。今見忠誠。況承問限過三年。訓齊一旅。值國家之多難。思鄉井之懷歸。言下忘身。軍前効命。遂得永別伍符之列。高登八座之榮。固知賞勳。豈虛盧擲。且往年彼練而去。今日衣錦而迴。孫權努力之言。已成讖驗。毛昶寶身之誡。更愼操持。深秋遠行。善自將息。節級將士。遍與安存。遣此不具。

歸順軍孫端

報孫端。將軍自從歸投。久處閒散。想多鬱悒。不暫弭忘。但以端職秩已高。官資須稱。使司累具奏薦。朝廷則有指揮。且仰安撫師徒。佇迎恩命。古人貴其晚達。君子誠其速成。王化既無偏無頗。部章則盡善盡美。勉期守順。勿念躁求。秋晚其涼。切愼將息。節級遍與慰問。悉之。

楚州張雄

報張雄中丞得狀。知已點練兵士。兼請出軍西去。討逆賊徒。憤氣勃興。忠詞懇切。覽之嘉歎。深留於懷。且每值寇戎。稽侵疆圉。雄必心騰勇略。首唱義聲。去年已建殊功。今日又申丹誠。不辭危於馬革。願展用於豹韜。實謂起予者雄。始可與言兵已矣。則帝委之以郡侯。吾待之以國士。永揚茂績。固在良時。然彼州司

事力猶困。未可便謀征役。且宜更候指揮。兵士各與慰安。秋深善自將息。馳此不具。

楚州張義府

報張義府。得狀。兼送鹽錢。引咎自責。足驗用心。古語有之。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饋鹽之儀。春秋所重。在於屬郡。豈可外交。勿爲饑則附人。別欲申於知己。將滅白圭之玷。遂以金作贖刑。細覽來詞。似懷他慮。屑受之惠。固不行焉。但慎始終。永圖富貴。悉之。

滁州許勍

報許勍。語曰。兵食可去。無信不立。則知守信之道。乃是立身之本歟。苟若壞墮。自爲頻覆。訪知近日浙西周相公。頻差上元鎮使馬暨。專賫書曲。兼將金銀。送到和州。說誘秦彥。令歸浙岸。許授巢川。信使繼來。事情甚細。則未知秦彥終欲如何。且浙西索乏勳勞。驟沾恩寵。而得長久。遂爲屬矜。殊不知人蓋指檄。鬼多瞰室。惡既天稔。道唯日亡。今更阻絕我通津。動搖我屬郡。已乖衆議。可見前途。以勍直木千尋。精金百鍊。固無愛於邪曲。終不改於貞剛。況乃邦媛相隨。家肥是保。永除異盧。必享同榮。或恐未審浙西所爲。先此告示悉之。

壽州張翔

報張翔。知已部領兵士。將赴令公軍前。言念遠征。倍所加念。且使鉞者。嘗詩闕外。分珪者。略滿寰中。而乃顧家產爲遠圖。劃國讎爲閒事。唯茹肉食。孰肯身先。今則翔首唱義聲。躬提銳卒。騁大丈夫之志氣。副上宰相之指蹤。況知素蘊機謀。久施訓鍊。佇伸壯節。必樹奇功。當五馬離鄉。遠境之芳聲獨振。及六龍歸闕。前程之變化難並。暫此苦辛。蓋爲將理。今附衣段銀器茶藥等往。到宜檢領。春寒慎爲行李。將士倍與慰安。馳此不具云云。

廬州楊行敏

報楊行敏。使至得狀。送芝草圖一軸。覽之嘉歎。喜有餘懷。且草木之祥異也。雖自天成。皆因地秀。物有所應。吾何以堪。行敏始假都符。已彰瑞牒。天其誠爾。爾官慎之。況鄉號千年。村名毅祿。足驗一百年之壽。與二千石之資。固保前程之富貴矣。將酬美況。更勵忠誠。非悋獎詞。盧驎銳志。悉之。夏熱切好。將息。使迴附此不具云云。

和州秦彥

報秦彥。尚書。使至得狀。兼送羊五百口。勸誡斯展。其數實繁。所謂爾羊來思。我愛其禮。況彥雖榮建牙。能効懸魚。遠傳廉慎之名。深舉撫綏之政。而乃特申懇悃。倍所歎嘉。既無盧於觸藩。勉致功於荷篚。使迴附此不具。

盧傳

報盧傳。殿中監裴尚書將到洪州武寧縣人吏百姓及僧道等狀。舉論傳前後戰敵賊徒。保全縣邑功績。一十五件。細覽事實。感慨滿懷。傳不云乎。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傳能資餘慶。無忘事修。自值危時。便楊壯

節。一呼義旅。四討兇徒。兄弟二人。義聲俱唱。遂得獲貳獲相。廉使見知。始提百里之權。尋假六條之寄。忠誠所至。凱命非遙。勉慎始終。穩圖富貴。所希薦舉。必不弭忘。悉之。

戴盧

報戴盧。殿中監裴尚書。經過彼縣日。得百姓僧道等狀。舉論盧自乾符五年主鎮。兼知縣事。課績一十三件。事皆撫實。情切舉能。詞理燦然。良增感慨。盧竭誠報國。傾產忘家。糾集義軍。訓齊宗族。撫寧羸瘵。捕殺寇戎。六年於茲。一邑獲賴。有功不伐。唯善是從。逢領縣曹。永安鄉黨。古者田稱綰命。邑號義興。求之於盧。未足多也。既增嘉歎。不忘薦論。勉保忠誠。終邀美命。悉之。

光州王緒

報王緒。天不容奸。人唯助順。苟遂至理。必亂常刑。知緒昨因顏璋。久藏禍心。果致衆怒。璋既誅戮。緒乃奔逃。何不束手戎場。投身義城。而敢更謀嘯聚。尚恣喧張。自招相鼠之譏。莫識牽羊之禮。未知爾意。終欲奚爲。此乃先惠後誅。武經所重。好生惡殺。王化斯行。豁開誘善之門。俾歸歸仁之路。遂加誨諭。試問端倪。迷貳。枉入罪網。秋冷切可將息。節級各與慰問。悉之。

楚州營田判官蔡毋蘋

報蔡毋評事。夫欲均調兵食。必須妙選公才。供億既多。料量非易。評事自匡郡政。甚洽物情。剸割而案無滯詞。淬磨而筆有餘刃。今委兼判順國軍糧料。舉牒同封寄往。孔聖猶爲委吏。蓋何亦作功曹。唯託幹能。無辭猥屑。欲令小人懷惠。佇看君子勞心。悉之。

鄆州耿元審

報耿元審。古來名將。多是耿家。恭賈秉弓。徽音相繼。永言苗裔。固贍機謀。元審雖名異雙聲。而志能獨立。佇申忠勇。別竢恩榮。況逢危難之秋。實建勳勞之日。勉存終始。鎮守行藏。其他並令樊谷而逃。今寄衣一副。烏觜茶二觔。到宜一一領之。秋涼切好。將息。悉之。

海陵鎮高霸

報高霸。得進奏院狀報。知轉授右散騎常侍。永言欣愜。怖然滿懷。昔周盤龍破虜有功。盤寄爵賞。齊世祖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對曰。此貂蟬乃自兜鍪中出耳。當時以爲名對。前史標之美談。今此官榮。實彰君寵。唯在專勤戍邊。固守邊陲。更俟大來。永揚忠節。知之。

淮口李質

報李質。得進奏院狀報。知質轉授右衛大將軍。且自數年。君恩溥洽。官榮職賞。可謂均沾。蓋亟成功。可爲受爵無愧者。屈指而數。能復幾人。唯質久戍淮壖。遠防寇孽。勤勞最至。品秩尚卑。今授大將軍之名。乃滿烈丈夫之望。更宜慎守。無忘湮沈。感慨歎嘉。不離懷抱。遣此不具云云。

桂苑筆耕集卷十三

舉牒 五十首內行墨勅牒詞五首

行墨勅授散騎常侍牒詞

授盱眙鎮將鄧唐兼御史中丞

授楚州刺史張雄將軍

授高霸權知江州軍州事

許勛妻劉氏封彭城郡君

請節度判官李瑄大夫充副使

請副使李大夫知留後

請高蔡休少府充鹽鐵巡官

請泗州于濤尚書充都指揮使

王棨端公攝右司馬

右司馬王棨端公攝鹽鐵出使巡官

前邵州錄事參軍顧元夫攝桐城縣令

海陵縣令鄭杞

前宣州當塗縣令王翃攝揚子縣令

柳孝讓攝滁州清流縣令

前浙西館驛巡官鄭貢三傳張咸又攝山陽縣丞

前婺州金華縣尉李涵攝天長縣尉

前潁上縣主簿鄭綬攝巢縣丞則韋械評事爲

諸葛殷知榷酒務

李昭望充奉國巡官

柴嚴充洪澤雨塘巡官楚州營田

許權攝觀察衙推充洪澤巡官

王棨端公知丹陽監事

臧滂知鹽城監事

趙詞攝和州刺史

行墨勅授散騎常侍牒詞

勅淮南節度鹽鐵轉運等使、東面都統、兼指揮京西京北神策諸道、節度兵馬制置等使、牒、某官乞右可檢校右散騎常侍、餘如故、如將軍須言員外置同正員、牒准今年二月九日詔、應諸州有功刺史、及大將軍等、如要勸奬者、從監察御史、至常侍、便可墨勅授訖、分析聞奏者、大君降命、元帥從權、但云能立勸勞、特許先申奬勸、漢祖則手無刓印、不阻論功、武侯則心若懸衡、必能舉職、用示軍中之賞、式資闕下之恩、前件官、夙蘊壯圖、久從戎事、將救奔沈之患、周憑擒縱之能、桓榮祖之馳名、不唯馬稍、周盤龍之受爵、允稱貂冠、事須准詔、授檢校右散騎常侍、仍具申奏、並牒如者、故牒、

授盱眙鎮將鄧唐兼御史中丞

廣明二年六月十二日、使兼都統檢校太尉、平章事、燕國公牒、准詔云云、將軍分閫、大夫出壘、可專未請之權、況奉已成之命、高懸懋賞、用報奇功、前件官、術繼白猿、名齊赤兎、夙歸信義、備察忠良、雖遷柱下之官、尚懷軍中之望、宜昇專席、更勵枕戈、爾其心保清廉、好對映淮之月、力跨驍銳、無驅破浪之風、事須准詔、行墨勅授御史中丞、

授楚州刺史張雄將軍

牒准詔云云、見功必賞、漢高祖之殊恩、承制無疑、鄧司空之故事、前件官、材標落落、節稟錚錚、自假使符、已揚政績、理股肱之名郡、登耳目之高官、信義相從、功名愈振、佇擅外蠻之寄、宜昇大樹之資、爾其益勵忠規、仰銜成命、用副劉宏之善舉、無嗟李廣之難對、事須准詔、行墨勅轉授右武衛將軍、員外置同政、

授高霸權知江州軍州事

牒准詔應諸州刺史如有軍功卿益加獎賞如有罪犯卿宜奏聞別差人知州具狀申奏者大元帥之權既資成命古諸侯之任宜選良才前件官蛟躍池中虎蹲岸上用軍以義守節唯忠不辭白刃之危累挫黃巾之衆或短兵鬬勇或仗陣呈奇動有所成往無不利今以九江關牧一郡思春將活疲甿命澂幹吏爾其過強撫弱削弊蠲苛無登庾亮之樓空知瓠月好把袁宏之扇且舉揚風稍展政聲佇沾恩命事須准詔行墨勅差知江州軍州事仍具事由申奏並牒知者

許勛妻劉氏封彭城郡君

牒率處分古者官至大夫室稱命婦遂有從夫之貴乃爲處世之榮而況靜則能慎內言勛則克從外役躬振甲冑志凌雪霜功名既異於常流封拜豈拘於成命以滁州刺史許勛妻劉氏英才天授貞節日彰平欺後魏將軍洛陽失行仰慕聖朝公主司竹興兵一昨專命良夫討除叛卒遽陳丹赤固願同征手驅組練之羣遠攻城壘身脫綺羅之色久犯氛埃四德有餘六韜可試豈獨家之肥也實謂邦之媛兮夫既冠其銀璫嬪宜榮於石窟豈可使松標峻彩早致凌雲蘿抱柔姿猶嗟委地先行茂賞用報前功軍中之晉爵策勳與人從欲天上之鄉牋鈿軸待鳳銜來事須准詔行墨勅封彭城郡君仍表次錄奏並牒知者

請節度判官李琯大夫充副使

牒大夫天芝稟秀霜桂含貞蔚爛芳猷每見用和爲貴凜然直氣終能嫉惡如讎信知賢良實救凋弊頃者再提一同之政曾標三異之名既發縣花佇分郡竹而乃鵰鶚自滯羔鴈相從鉅鹿卑棲劍川遠役察俗而唯資婉畫犒師而不乏豐儲果得入奏玉墀出縣金印洎某暫臨江陸旋鎮海門永言移節之難咸假運籌之妙一來淮甸四換星霜判官德以潤身固爲己任恩能濟物不欲人知莅事實繁在公匪懈年直而吏多畏色鞭輕而獄絕寃聲見君子之用心實古人之用意十二年之宏益久而彌芳千萬里之追從永以爲好雖將徐榻別致猶恐燕臺未高今已假小秩宗兼大司憲不遷職位何稱官榮幸屈跡於副車驚揚威於戎幕陳寵官詔條無失實賴功曹呂虔致郡俗永安亦憑別駕若言今日彼在下風事須請節度副使表次錄奏

請副使李大夫知留後

牒大夫劍橫天外珠媚水中雄稜則仰決浮雲溫潤則爲無枯草深藏利器久佐遠藩每施婉婉之謀共化蚩蚩之俗五鎮相倚一紀於茲嘗於折獄按刑唯遵直道縱至旬休節假不離公門敢言知己之難實荷成人之美今已三年既寇尚恣倘張十道徵師遞相遏撓若不專征鈇鉞何因倒載干戈遂驅養勇之鋒俘破稔奸之窟代行拙政留託長才慰八郡之疲羸察四鄰之勛勤冀使袁宏黎庶粗識詠謳無令陶侃資僚只耽閒戲數年臥理今日出行皆資裨助之功事保始終之惠事須請知觀察留後

請高彥休少府充鹽鐵巡官

牒少府學鱗成角詞鳳傳毛偶輕桂客之遊暫樂梅仙之曲鶴唳而月籠塞野萬里清音鵬飛而雲籠長天九霄高躅幸聯宗黨得接徽猷敢興念於維駒無見辭於祥驥稍假縱橫之術終匡幹運之權雖類燕

國之金蓋願接謝家之玉樹同姓必親於異姓今人何讓於古人事須請攝鹽鐵巡官表次錄奏

請泗州于濤尚書充都指揮使

牒尚書洞究儒經旁探武緯指淸途於萬里牧遠郡於三年旗眉畢飛鶚侍鹿挾懸疲甿以仁政捍寇盜以智謀克歸合浦之珍曾散曲堤之衆今者徐戎迫處敢恣侵凌楚卒精鋒佇期掃蕩終免致包胥之哭況非奪晉鄙之軍但以鷹犬呈功熊羆既列須俟指揮之命仍申搏噬之能實託威權遠希統攝俾瞻馬首皆知進退之宜永滅梟聲用審否臧之律事須充都指揮使其應援諸郡及寧淮盱眙淮陰等三鎮將士悉受指揮

王榮端公攝右司馬

牒端公烏衣茂族鶴髓淸流早列官榮頗精吏術口中金石常聆直韻之高手下鋼鹽曾展長才之妙事既同於外舉理無愧於芻求今則秩挂方寄職參典午雖云承乏且欲試能憲府威稜他日見豺狼慴伏郡庭閒散此時樂魚鳥留連事須差攝右司馬

右司馬王榮端公攝鹽鐵出使巡官

牒率處分且權筦之設也本資戎事將贍軍須既當薄伐之期實藉均輸之利能成重務固選良才端公韻振維山慶流淮水靜處五常之域勤尋六藝之門每覽緣情備知守節繼委當仁之任皆傳幹吏之名已爲歷試諸難可謂多能鄙事今以仰裨國用芻濟兵儲權課方殷旬稽匪易官居典午既已優閒志在推公無辭冗屑佇廢幕職立展籌謀雖見王晞長寄心於方外何妨裴楷暫勞力於俗中事須請攝鹽鐵出使巡官句勘當司錢物

前邵州錄事參軍顧元夫攝桐城縣令

牒前件官善水無涯謙山自高腹飽詩書口含鋒刃厚利唯勤於耕道閒情素懶於釣名爲碌碌競之門尚處卑棲之地既能潔己何惜愛人州主簿之提綱昔嘗留意邑大夫之製錦今可呈功永言不憚勤勞方謂克承闕乏稍念時危而慎守勿云俗弊而難除一門多詠雪之才衆推餘慶百里況象雷之理勉振政聲事須差攝舒州桐城縣令

海陵縣令鄭杞

牒率處分字人之政爲吏所難欲俟三年有成固須一日必苛永言委任實藉賢能前件官深於詩敏於行不近劉輿脂膩唯資謝朏苔胝累假一同備彰三善騰彼東吳之近壤實爲南竟之奧區昔也承乏多獻去思猶在今可以舉薦令尹之政修眞君子之誠均調政刑遍慰黎庶展驥終希於得路割雞無憚於發硎行乎敬哉勿隳乃事須請攝海陵縣令

前宣州當塗縣令王翱攝揚子縣令

牒率處分宰字之術若驅羣雞緩之則散急之則亂此言雖小其理甚中知者非難行之不易況乃隋城近邑楚岸通淮螟蝗則久待消除鏑鼓則每思養育前件官相門積慶儒宗推賢早登廉孝之科嘗歷句

諸之任。雖棲下位。不墜令名。果遂連帥之知。再假字人之秩。雖誰忍捕。鵲自停喧。惱潛之腰腹蹙。鈇孔喬之膏腴不潤。今以揚子一同繁劇。四遂要衝。每當使命交馳。實託宰僚勤幹。遂重責成之寄。況逢多事之秋。而乃有令思風。請告踰月。若言考秩。亦合替移。固選長才。俾修闕政。其在上瞻夏日。下視春冰。宜無憚於徒勞。佇有成於厭試。苟有經年沈醉。必虧莅事之能。如將終夕清談。亦失相時之理。勉於二說。愼自三思。事須差攝揚子縣令。

柳李讓攝滁州清流縣令

牒奉處分。今世之奬邑大夫也。多以河陽花彭澤柳爲美事。永言至理。我則不然。唯某在其視人如傷。潔己以仕。能懷冰蘗之操。遇掩花柳之名。實難其才。得副吾意。前件官。展衡苗裔。言偃政能。竹宰濟陰。克安屬邑。久俟江徼。靜守窮居。數年而雖甚貧。直道而未嘗改節。今將展試。俾假缺員。無與喧鵲之譏。勉致驅羣之術。事差攝滁州清流縣令。

前浙西館驛巡官鄭賓三傳張咸又攝山陽縣丞

牒奉處分。前件官。族賓鵲印。業練麟經。未躬壯圖。嘗從碎職。既精簡牘之事。寧辭州縣之勞。習傳之懷。有三能詳正義。在公之心無二。宜愼爾官。往矣敬哉。賞罰斯在。事須差攝山陽縣令。

前婺州金華縣尉李涵攝天長縣尉

牒奉處分。夫縣尉之設也。其官雖卑。其務甚重。動在推詳獄。靜則撫摭疲甿。是以佐僚能慕其直聲。宰尹亦懷其畏色。永言至理。實繫長才。前件官。性習五常。身資一命。嘗佐金華劇邑。頗傳玉潔高名。久見退修。誠思進取。俾助養鯤之政。且昇化鯖之資。其在蘖作朝淦。冰爲夕飲。高懸曹棒。靜和密琴。攀能息於鴻喧。勢必登於鴻漸云云。

前額上縣主簿鄭綬攝盛唐縣丞舉章臧評事薦

牒奉處分。凡城一邑。皆列六曹。雖云具體而微。豈可從心所欲。況縣丞之佐理也。舍長憚其紀摘。猶吏稟其規程。苟能自強。何患不立。前件官。廉成求己。季智奉公。曾申穎上之勤勞。遂見淄陽之論舉。桓譚武政。且宜肅彼奸豪。殷浩吟詩。無用傷其貧賤。事須差攝嘗州盛唐縣丞。

諸葛殷知榷酒務

牒奉處分。榷酤之權。起於漢代。會計之利。著在周經。既當備闕縣。難可不從改作。將成重務。固選良才。前件官。豫豹含章。臥龍毀處。潔己則隋珠無類。在公則庖刃有餘。昨分孔僅之重司。已成歷試。今臨魯匡之良策。何憚專勤。無辭鄭驛之卑棲。早致卓墻之餘利。能資美祿。必膽雄師。所期百姓無譁。非阻三軍告醉。事須差攝館驛巡官專知榷酒務。

李昭望充奉國巡官

牒奉處分。昔孔子誡伯魚學曰。其先祖不足稱。其族姓不足道。然而大以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所致乎。若然則先祖之與族姓也。不唯時世所榮。亦乃聖人所重。前件官。搢紳上品。結綬中朝。方襲芸香。遽飄蓬跡。遠逃虎口。猶絆驥蹄。今以一言爲質。三代可數。豈但淄陽之族。尊振重名。漂流淮徼之居。來承碎職。遂茲譽應。用試才能。既知各有司存。唯在聿修厥德。事須充補楚州營田奉國巡官。

柴嚴充洪澤雨塘巡官楚州營田

牒奉處分。三農就稔。一沐推功。苟非決降雨之渠。何以致如雲之稼。俾無鹽鹵。固藉專勤。前件官。壯志不淪。公才可任。承乏而善參軍事。慎終而益見吏能。今以洪澤近封。雨塘美號。微小喻大。昇高自卑。爾其靜勗冰心。潛窺水脈。勉窒隄黃之令。遠繼田曹。無愆鄭白之名。有虧地利。高懸賞罰。用試否臧。事須差充楚州營田院洪澤雨塘專知官。

許權攝觀察衙推充洪澤巡官

牒奉處分。撫俗所先。勸農爲最。是以鄭渾則奪其鐵具。溫嶠則請置田曹。仰順天時。俯徵日力。俾督耕夫之業。須懋幹吏之才。前件官。歷試已多。忠勤可獎。命尹之功。成製錦。督郵之政。克提綱。但承闕乏之時。皆有輯綏之譽。今以山陽沃壤。淮畔奧區。地占三巡。田逾萬頃。非乏決渠爲雨。尚虧多稼如雲。蓋謂編氓。不勤功於穠黍。縱當稔歲。皆失利於稻粱。知爾奉公。勸民務本。若使擾而不輟。必期敏則有功。委以農時。假之使職。永言從政。實可與權。無取潤於昏庾。苟徇私於蠹髮。勉施乃力。廣論衆心。事須差攝觀察衙推。充洪澤巡官。兼都巡勸指揮奉國謝陽等巡務者。

王棨端公知丹陽監事

牒前件官。蹈冰守節。飲水安貧。靜吟而篋有新詩。寂坐而門無雜客。卓爾君子。宛然古人。今以將濟軍須。誠資吏術。少輟琢磨之業。俾專鼓鑄之權。想夷甫之不言。無虧祖德。思仲宣之未遇。勉俟官榮。事須差知丹陽監事。

臧濟知鹽城監事

牒奉處分。若官無直道。則利有多門。凡歷任於牢盆。或成資於惹脂。智刃則能分髓。清吟斯語。罕覩其人。前件官。雅淡之規模。休替未遙。功勞可驗。吏資歷試。必濟重難。展才於近謝朗之詩。只在嘉波。言下見張融之賦。事須權輝使巡官知鹽城監事。

趙詞攝和州刺史

牒奉處分。昔張緒子充。少好遊獵。右臂鷹。左牽犬。緒見而謂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答曰。丈夫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焉。其後折節修身。終爲賢達。則古之豪俊。今可規模。前件官。脫跡迷途。投身發城。永除惑志。可奬悛容。既能習文事君。是得居官理務。俾參上佐。用武忠誠。況當伏榮之時。好縱安居之樂。詞其勉輸後効。善補前愆。已銷九族之憂。無起一朝之忿。事須差攝和州刺史。

桂苑筆耕集卷十四

淮口鎮將李質充沿淮應接使
淮陰鎮將陳季述充沿淮應接副使
宋再雄差充水軍都知兵馬使
蘇聿補衙前虞候
曹威琳補散兵馬使
許勍授廬州刺史
孫端權知舒州軍州事
朱鄂補討擊使
郭宇補衙前兵馬使
客將哥舒瑞兼充吳晉使
王處順充鹽城鎮使
張晏充廬州軍前催陣使
歸順軍補衙前兵馬使

安再榮管臨淮都
呂用之兼官山陽都知兵馬使
鄭翁都將
宿松縣令李敏之充招討都知兵馬使
張雄充白沙鎮將
安再榮充行營都指揮使
徐霸充權酒務專知
柳孝讓知白沙場權酒務
行營都虞候
曹鵬知行在通奏補充節度押衙
朱祝大夫起復
上都昊天觀奉道大德賜紫謝遵符充淮南管內威儀指揮諸宮觀制置
淮口鎮將李質充沿淮應接使

牒本處分，用兵之術，擇利而動，不論遠者近者，須賴將之角之在安思危，有備無患。前件官名超廣利，勇識雄飛，自提外戍之軍，每衝中權之要，彼徐寇以屢侵，吾圍莫戢其鋒，遂徵衆旅，俾剿蠻兇，豈從授鎮之權，將助焚枯之勢，爾其指呼煩命，揮縱成功，終令入海之波，偏能流惡，乃使映淮之月，早見洗兵，茂賞高懸，良時餞往，勉思委寄，勿負利終，事須差充沿淮都應接使，使仰益出兵士，討除賊徒。

淮陰鎮將陳季述充沿淮應接副使

牒，前件官，明於戰賊，樂在從軍，操戈而只待奔喉，發箭而曾無曠目，自居遠戍，久練雄兵，每聆捍蔽之勞，能忘奔衝之患，今則未殲彭蠡，猶役楚軍，將資首尾之權，是成蛇虺，固藉爪牙之利，其展豹韜，固其跡殺五符，身居貳職，專防險道，作帥長淮，雖云迴繞之川，未是禁扞之地，坐思前哲，猶傳勝下之謀，立取奇功，好爺胸中之氣，勉期竭節，實謂逢時，事須差充沿淮都應接副使，使仰益出兵士，討除賊徒。

宋再雄差充水軍都知兵馬使

牒奉處分，舟楫施利，干戈騁威，自古爲難，在今所急，掏托縱橫之略，始弧自許，喝叱而當年，遣使曳牛而是處，爭雄，高列軍門，深遵義路，久居江戍，妙練舟師，今以淄上流災，淮中聚寇，既犯觀風之堤，頗昏映月之流，爾其總握雄兵，遠張移策，除殘使撥波不起，用官物而討官賊，誓不爲難，探虎穴而得虎雛，固當自勗，諸兵馬，討除淮內賊徒。

蘇聿補衙前虞候

牒奉處分。古之有言。以小諭大。則祁奚之請老也。既當問嗣。能自舉親。情不涉於阿私。事何妨於委用。前件官。早從吏役。久習武才。父也暮年。既思休退。子之壯氣。可代勤勞。且令職在於早趨。乃欲功歸於歷試。無爽聿修之訓。勉成負荷之規。事須補充衙前兵馬使。

曹威轉補散兵馬使

牒。前件官。勇而好禮。勤以從政。比者遇陳乘之言詞。傳郭維之訊問。來驅險浪。皆趂順風。尋值沛戎。來侵楚地。首登鶴列。深挫豺牙。屢變而每能率先。殷輪而不欲言病。忠誠勵己。壯節驚人。今則郡守論功。材官受賞。俾昇峻級。用報前功。事須轉補散兵馬使。

許勍授廬州刺史

牒奉處分。良二千石。古難其人。屬郡之中。吾有所試。勤修靜理。今得人焉。前件官。自舉六條。已踰四載。邑無吠犬。境絕飛蝗。外令邱井乂安。內致閭閻睦。政聲則有口者謳詠。仁恭則無翼而喬飛。遠近宣聽。來蒞殊能。美秩已題於龍劍。雄威愈振於華旗。既消滁水之災。來作廬江之屬。分憂救獲。能諧聖主之心。紅旆塋輝。豈落他人之手。事須准勅授廬州刺史。

孫端知舒州軍州事

牒奉處分。昔李弼有言。大丈夫生世。須履鋒刃以取功名。安可碌碌依階求仕。是乃蓄志能壯。謀身克成。夕殷羔裘。朝驅熊軾。不慙往哲。其在茲乎。前件官。族稱奧公。術傳武子。能揚俊氣。久練雄師。常安仡仡之徒。果就循循之誇。今則委之郡政。試以公才。既逢豹變之秋。善守龍舒之境。爲邦致理。必見三年有成。向國輸忠。勉令百姓無患。即迎帝賞。更峻官榮。事須差權知舒州軍州事。

朱昭補討擊使納助軍錢加賞

牒奉處分。澳有卜式者。輸家財助軍費。遂乃出自牧羊豎子。終爲司憲大夫。忠誠所施。其利甚溥。前件官。石非落落。鐵實鏘鏘。知義重而財輕。遂忘家而報國。天龍地馬。不藏私室之中。尺籍伍符。可列軍門之下。碑昇峻級。以諷頑氓。既有賴於金多。無自慙於銅臭。事須補充討擊使。

郝定補衙前兵馬使能手射七十步

牒奉處分。弧矢之利。武藝所先。號猿而永播嘉聲。落鴈而能傳妙技。況乃只憑五指。能代六鈞。豈唯遠古超今。可謂神功盟祖。前件官。早攻手射。善應心機。不變三百斤弓。能發七十步箭。紀昌若見。必想彈弦。呂布相逢。固慙戲戟。既抱非常之伎。佇成可久之功。換滑臺之衙裔。陟隋苑之高級。事須補充衙前兵馬使。

客將哥舒瑞兼充樂營使

牒。前件官。動彰毅勇。靜保謙中。早成學劍之功。不墜爲裘之業。頗經歷試。無忘聿修。久委省司。既見興言之可使。俾兼樂職。必期師喜之克諧。爾其有禮爲先。撫荒是誠。迎送於燕京郊驛。指揮於迴雪邊塞。勿使英賢。或發發病之謂。須令懿麗。先減笑豈之聲。事須兼充樂營使。

王處順充鹽城鎮使

牒奉處分。夫藩鎮之爲制也。中屯銳師。外列諸戍。用備腹心之患。固懲爪牙之勤。前件官。深蘊壯圖。挺生勇氣。姜維若在。未占雄兒。焦度相逢。應饒健物。每展報恩之節。累申伐叛之功。奉彼鹽城。居於海岸。苟或一同失理。實爲四邊多虞。遂徵處順之名。俾守防奸之任。爾其效勇夫之重閉。致危俗之安居。恆固封疆。無念及瓜之限。但逢寇孽。勉揚破竹之聲。事須補充鹽城鎮使。

張安充鹽州軍前催陣使

牒奉處分。師克在和。兵貴在速。若許緩其善陣。誠爲挫彼奇鋒。用之則行。時不可失。前件官。志略傳略。名可止啼。待逢盤錯之難。顯展縱橫之術。今則舒猶拔楚。梅已伐邢。雨雖潤於興師。雲未靖於結陣。遂使鯨猛勢。阻掘氛埃。蟻聚頭徒。敢安窟穴。爾其驅之以馬鎮。劃之以豹箭。事唯詎於一處。功必成於百勝。將迎軍賞。佇送捷書。事須差充鹽州軍前催陣使。

韓順軍補衙前兵馬使

牒奉處分。前件官。身榮豹飾。志習龍韜。奮心於擊鼓其鏗。騁力於挾輪以走。早歸信義。撫恤勤勞。去正寇攘屬城。兵徵諸郡。共誅微孽。各奮前驅。既遂令於牙旗。宜陟名於甲騎。聊遷職秩。用報軍功。爾其勿替忠誠。更邀上賞。事須補充衙前兵馬使。

安再榮管臨淮都

牒奉處分。西魏王羆。率衆拒寇。乃杖白槊大呼而詬曰。老韓當道臥。貔子那得過。敵見威勇。果自奮奔。則知猛將之名。能奪叛徒之魄。前件官。夙禀韜略。歷式機謀。寄犯重圍。決成獨戰。實可謂神出鬼沒。豈唯鋒左旋右抽。今之武力雖衰。壯心益勵。臨事而猶能強毅。即戎而寧欲索貞。蠢彼頑兇。驍然侵逼。雖微衆旅。未建奇功。若彼臨淮。處於要地。其在訓之以三令。激之以一呼。審詳於彼竭我盈。成就於先難後獲。老驥勇嗟於伏櫪。無令駑馬爭先。秋蟲既遂於下鞘。勿使妖狐得便。事須差管臨淮都。

呂用之兼管山陽都知兵馬使

牒奉處分。仲尼云。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寄聆斯語。今見其人。前件官。蹤襲玉璫。業積金汶。遵直道而利有攸往。奉公家而知無不爲。是以昏作新軍。擢賓處右。齊行勇爵。累許居先。乃神察俗之規。動叶安民之策。遂得晨羊能飲。夜犬停喧。水除奸詐之源。深得撫綏之道。今以屬城多難。散卒無依。將猛既切於投林。飛鳥猶思於擇木。羣情所附。戎略可嘉。俾安其替替然來。實倚其多多益辦。無辭兩役。用展長才。事須兼充山陽軍都知兵馬使。

獅豸都將

牒奉處分。凡標軍額。須警衆心。如指喻之非宜。則訓齊而何在。況乃均榮好爵。共荷殊恩。跡雖限於柳營。秩盡昇於柏署。宜加一等。俾異三行。前件官。壯氣挺生。忠誠卓立。彌尊則前無強敵。荷戈則動有成功。累建戎勳。遂霑爵賞。今以狼星未滅。鯨浪猶翻。將申戰勝之能。用示觸邪之號。爾其勉思一角。永息二心。佇銷封豕之災。勿失神羊之性。事須補充獅豸軍都知兵馬使。

宿松縣令李敬之充招討都知兵馬使

牒奉處分。昔來護者。立性卓犖。初讀詩至鰥鰥其鋒。歎世間當如是。曾因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專事筆硯。其後果申壯志。累建殊勳。則知奇才所爲。何代不有。前件官。精詳吏道。旁習戎機。假百里之威。則疲甿獲賴。作萬夫之長。則義旅知歸。遂得縣道肅清。鄰藩倚賴。欲破新春之狡寇。遙分江夏之兵權。能從役於編羅。仍承之於建軍。聊加賊賞。俾振軍聲。是乃丈夫雄飛。君子豹變。勉驅甲騎。遠應羽書。既設機於他邦。必保安於吾圉。事須補充節度衙前兵馬使。兼充西南招討都知兵馬使。

張雄充白沙鎮將

牒奉處分。昇高自卑。君之所以勵素志。辭大就小。古人所以傳令名。但能守節不虧。固在相時而動。前件官。密懷義勇。深好謙和。頗條而政有聲。馭衆而軍無慢色。今以新恩未降。況旅何安。作彼右津。實爲要路。是成鎮務。乃在江壖。既居使府之要衝。宜假公才而管轄。況兼場課。可勝軍須。且卷豹韜。共發斬蛟之勇。佇迎鳳詔。別遷建軍之榮。事須差權句當白沙鎮務。兼知場司公事。

安再榮充行營都指揮使

牒奉處分。昔曹公爲樂府歌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今適右也。我得人焉。前件官。百戰成功。一處出守。曾安海俗。永振風聲。而乃不求更握虎符。唯願終申豹略。豈覺老之將至。每俟用之則行。今以大憝未殲。外方多難。諸藩命將。無非竹簡探名。遠道徵師。或是葵邱代戍。苟虧忠勇。何濟妖兇。遂付重權。佇觀奇策。其在身先行伍。面指軍兵。勉揚鞭鋒之名。無致邊廷之役。時不可失。往奏敬哉。事須差充行營都指揮使。赴海州西面偏裨討逐黃巢徒黨者。

徐晦充權酒務專知

牒奉處分。前件官。發跡戎行。研心吏道。忠勤所至。幹濟可觀。今則梁漢代之權宜。授杜康之利潤。勵吾軍用。稍闕公才。既非若處先登。無與衆人皆醉。事須差句當天長縣權酒務。

柳孝謙知白沙場權酒

牒奉處分。前件官。而道立身。公益勵志。學已規室家之富。任曾致州縣之勞。今以備食三行。授資六物。豈使驛歸於下。貝令利在其中。勉哀條章。早申積效。俾不欺於餘甚。無自陷於醉鄉。事須差知白沙場權酒務。

行營都虞候

牒奉處分。前件官。勇而好謀。敏則有功。膂力甚強。腹心可委。今以奪驅勁卒。俾勤臺宛。屬其紀綱行間。防虞境外。宜拘小節。善事上官。勿謂忠貞。有乖糾監。能成勤效。不怪鉗鋸。事須補充行營都虞候。

曹鵬知行在進奏補充節度押衙

牒奉處分。藩侯所任。郡吏爲先。能傳萬里之音。不登九霄之命。固盛年所。方付重難。前件官。得則長材。親

仁雄族。雖處干戈之列。早聞刀筆之能。遂使遠赴行朝。專司遞務。覩六龍之仙蹕。每審巡遊。傳九鳳之王言。曾無阻滯。以茲歷試。深可獎酬。今已秩滿。遷柳官職。仍充進奏。職未稱於輦門。俾假牙璋。遙分甲騎。俾達上天之旨。以安外地之心。爾宜竭誠。吾不怪賞。事須改補攝節度押衙。依前知行在進奏。

朱就大夫起復

牒奉處分。事繁命革。禮稽苫廬。魯公制之於前。晉侯行之於後。蓋乃從權順變。是爲移孝就忠。苟不忘家。將何報國。前件官。方從戎役。每稱公才。遽遭風樹之悲。冰凌桔槔之發。能勤泣血。唯恐哀情。然以奉寇未殲。列藩多事。確執三年之愛。仰慕萬乘之恩。況承勅命指揮。已許軍前驅使。出如綸之睿旨。既俟成功。衣夫錦之格言。豈同前哲。時異事異。念茲在茲。揚名顯親。竭力從命。孝之終也。往奏敬哉。事須牒舉起復差往五嶺已來。領會軍前公事。

上都昊天觀奉讚大德賜紫謝遵符充淮南管內威儀指揮諸宮觀制敕

牒。大德眞璞混成。靈源廣潤。淘俗態於心水。瑩仙姿於面冰。蓬島神仙。應待衝杯之樂。茅家兄弟。敢攀執袂之遊。擯思救苦於寶宮。尚阻追猷於物外。屬以師蛇出穴。戎馬生郊。每勤齋敬之心。深假護持之力。遠聖聽而有謂。旋醮禮以無虧。今則寒煙昏雜。蔚四老。楚淮月皎。率仁八公。俱以桂苑繁華。揚都壯麗。既見星壇月殿。處處荒摧。難期鶴駕鸞旋。時時降何。欲設稽嚴之備。須資揚統之權。自馬將軍。方役大朝之元帥。牛道士。暫充下界之仙官。比年既遂方樂。他日必同方輕舉。事須補充淮南管內威儀指揮諸宮觀莊田等務。

桂苑筆耕集卷十五

齋詞一十五首

應天節齋詞三首

上元黃籙齋詞

中元齋詞

下元齋詞二首

上元齋詞

中元齋詞

下元齋詞

黃籙齋詞

禳火齋詞

天王院齋詞

爲故昭義僕射齋詞二首

應天節齋詞三首

道士某乙言。伏以聖人降生。王者嘉應。包天地之大德。啓日月之殊祥。是以電繞虹流。克符間氣。握乾披震。允叶龜書。伏惟聖神聰睿化哲明孝皇帝。紫府真宗。丹陵寶命。孝理而勤修一德。化成而普俟萬方。偶以犬吠堯威。熊蹲漢御。猶軫泣辜之念。暫勞展義之行。今者風振南蠻。方作長夏之節。星瞻北斗。乃當誕慶之辰。莫不山靈供萬歲之獻。河伯獻千年之瑞。色。仰資聖壽。敢設仙齋。廣成子之微言。既傳玄妙。華封人之善祝。實繫皇誠。伏願德乃日新。祥雲天海。暫興時雨。遍洗妖氛。高懸彗旗。早迴風鑾。然後搜於汾之詠。撰封禪之儀。傳芳於玉葉金枝。稽凝於天長地久。使賛我聖朋。蠲植咸蘇。仰沐華胥之風。行登仁壽之域。普天率土。永賀升平。

又

道士某乙言。伏以父天母地。帝道所以爲尊。貫月穿星。靈符於是乎在。況覩一人有慶。固知萬壽無疆。伏惟皇帝陛下。龍握乾圖。鳳資聖紀。播休聲於皇祖。標盛德於高祖。今者風調舜琴。日稔羲樽。蔬草舒芳於八葉。丹陵降瑞於千齡。謹設仙齋。仰陳善祝。伏願塵清九野。波息四溟。旱迴西幸之鑾。使梁東封之禮。一千年之休運。高建武功。三十世之昌期。倍延福祚。允諧大定。永賀中興。

又

伏以瀛鄉白鹿。既掛仙蹤。南谷黃裳。果資壬氣。稽凝於天長地久。傳奉於聖子神孫。耀玉京而我李長春。演金籙而非椿永茂。伏惟皇帝陛下。三無異德。萬有殊恩。叶啟星夢日之祥。挹四乳八眉之瑞。上天降聖。爰乘解慍之風。列士修齋。況值姮陰之月。伏願嶋山順軌。汾水迴鑾。迎萬歲之嚴晉。歸九重之天闕。享七百年之休運。寶宇中興。守五千字之格言。兵戈大定。仰祈元鑑。永護皇居。

上元黃籙齋詞

年月朔。啓謂如科儀。伏以有德不德。無名可名。自施倏忽之功。莫究希微之旨。是以紫府乃修。必可到。元闕非用力能開。臣志慕眞風。躬行正道。但以漢良前筋。拘勞戰伐之謀。趙蠡扁舟。未遂優閒之願。既桑人爵。須報主恩。胥殲無賴之徒。久練不祥之器。動拘俗役。虛犯元科。今則節已及於上元。災未銷於下界。謹修常醮。仰冀微誠。所願皇覆頑巢。風迴仙駕。帝座與三台永耀。王綱與九牧齊安。俾蠢而蠢戶全開。風捕而妖氛靜息。俾臣蠢根日茂。至藥天成。庇符提闕外之權。終安澤國。虹節指壺中之境。得隱家山。臣無任虔齋禱懇懼之至。謹辭。

中元齋詞

年月朔。啓謂如科儀。伏以道本強名。固絕琢磨之理。身爲大患。深延聞緣之機。龍蟠白然而然。必知無可不可。是以離辭贊美。則乖妙旨於混成。矯志求眞。則爽奇功於稽學。翳樓玉清。在守金科。臣才謝半千。難懇賢路。心凝正一。早叩元關。齋祓於八節三元。鍊志於龍輪鳳蘊。但屬蠶翻逸浪。蟻哨毒沙。數年與蘇盤之災。萬姓抱瘡痍之苦。三尺劍高提在手。須救危時。六銖衣輕掛於身。未諧夙願。今謹因中元紫節。大設良辰。依寶壇而醮設常儀。企仙闕而拜申精懇。伏願眞風蕩滌。元澤滂流。若享萬歲於嚴晉。賢相雖六

符於潛訣。調舜絃之美化。永復咸期。漏湯綱之兒徒。成歸顯戮。然後藏髮含齒。鱗潛羽翔。不知日用之功。各途天成之樂。俾臣代勤奔走。其位高遷。留形於煙閣雲臺。綻賞於芝田蕙圃。結金道想。終桑聖主之恩。叱石開遊。得效仙人之術。儻非過寵。敢不精修。臣某無任所思謝過。虔誠想恒之至。謹辭。

下元齋詞

年月日。啓請如科儀。伏以教資妙用。無爲而無不爲。道在勤行。不厭是以不厭。苟得操持三寶。必能極護萬靈。須憑善建之根株。始覩混成之闔闢。故曰大丈夫處其厚而不處其薄。居其實而不居其華者也。臣雖蹤役拘身。而雲裝掛志。大成是望。上達爲期。每依郭璞詳中。精講五石。頗向葛洪傳上。得寄一名。所以仰欽象帝之先。豈在他人之後。聽嫘柯翁之說。回倍惜光陰。覽抱朴子之言。則不虧忠信。但以卑棲俗累。深擔兵符。政刑之得失難調。賞罰之重輕易忒。暗堆憊答。莫補精修。況明真位之榮。恐負元科之責。是以三元八節。頗醮爲祠。唯期致力於九轉。未曾妨功於一賚。今則天更叩應鍾之候。水管攬元樞之時。月數就盈。日辰在望。仰投靈地。敬設寶壇。備儀於琳凡瓊盛。注賞於金蕊銀闕。冀威通於良夕。能洗拔於危時。伏乞太上三尊。十方衆聖。曲垂元鑑。俾遂丹誠。早迴翠蓋於長安。復振皇風於正始。乘陶鈞者永諧遐化。仗節鉞者共戢兵戈。波濤靜凝於四溟。氛霧豁開於九野。樹下有推功之將。草間無求活之徒。至於翔鸞躍鱗。跂行喙息。偕登仁壽之域。不蹈昏迷之途。使臣深結道緣。遙申齋願。望三清於通路。資一沐於良田。此時枕越石之戈。暫妨高臥。他日把浮邱之袂。豈辭後來。臣某無任懇懇投辭。虔誠恒切之至。謹辭。

又

年月日。啓請如科儀。臣伏以洞管窺天。雖乖嘯望。揮戈駐日。蓋或精誠。苟爲山之力不虧。則至海之期何遠。仰元門之善閉。遊妙道以勤行。但以爲子爲臣。曰忠曰孝。既增榮於國祿。頗無忝於家勳。手握玉符。且救寰中之難。志棲金籙。唯思象外之遊。每慮政失於三法。虧一。雖懼怪於南蒐。同多慙於北鄙。況當翦寇爲期。强兵未暇。今則月就盈數。日臨下元。遙敬興儀。敬陳齋法。儼基壇而稽首。想風望以馳魂。伏乞太上三尊。十方衆聖。元德見隆。良願克諧。翠華早躍於秦雲。皇祚永興於漢日。百官多慶。八裔同歡。寇戎則銷。姪象之災。幽滯則假燭龍之照。然後使臣世宦直吉。道業遂成。遺榮待泛於五湖。企想潛通於三島。作人間之都尉。勵訓無心。拜天上之侍郎。沈義有望。唯願在家必達。終能直道而行。臣無任所思懺罪。虔切惶恐之至。謹辭。

上元齋詞

年月日。啓請如科儀。臣仰察元經。乃見道資衆而。俯稽聖典。則知神應至誠。是以早詳病病之言。無勵貧之行。五音五色。實除耳目之娛。六甲六丁。潛致爪牙之役。願躡輕飛之路。當啟衆妙之門。但勵戎馬郊。陣蛇弄穴。無苟免而臨難。不得已而用兵。蓋報主恩。盧虧臣節。只誓顯誅遠孽。寧知暗積懲殃。雖軍律克申。而眞科是懼。今以月延和放。月滿初元。遇吸新吐故之辰。懺咳腐存腥之罪。儼陳醮禮。敬爲齋誠。將耀九光。燼焚百和。寂寥塵外。幡幢靜設於星壇。髣髴雲中。環珮假傳乎風馭。冀銷妖祲。仰告威靈。伏乞太

降元慈。下從丹懇。萬乘永資於萬壽。百官皆荷於百祥。戰場則荊棘叢生。農壤則麥禾花茂。凡云蠢動。盡獲昭蘇。然後俾臣媛滯功成。奉身以退。沖靈道遂。鼓腹而游。飽塵蒙之餱糧。就瑤臺之蹊徑。遇紀上者。終諸索志。自有前蹤。入壺中者。蓋威專心。寧無後望。既殊捕影。敢憚勞形。臣無任悔過所思。虔切惶恐之至。謹辭。

中元齋詞

啓請如科儀。域中之四大難名。字之曰道。物外之三清在想。心以爲齋。豈徒逆耀於一身。唯期洽恩於萬彙。臣生逢聖日。志慕眞風。寧貪久視之門。有說輕飛之路。但以行先不殆。仰貴有餘。每虔一氣以存思。非止三元而展敬。今則裂摧火影。風戛金聲。當中元稽慶之辰。謹修宮醮。以下界罹災之事。仰告元慈。一昨夏放既闌。秋成甚遲。而乃驕虫則飛羊斂翅。深泉則黑蜃藏鱗。嗷嗷之黔庶何依。烈烈之蒼穹莫訴。雖近沾美澤。而尚懷農郊。伏乞太上三尊。十方衆聖。下從神懇。大庇生靈。使風雨常調。煙塵永息。興聖祚於千秋萬歲。振歡聲於四海九州。然後俾臣功名則與國同休。道業則在家必達。水中泛泛。謝時態之浮雲。外飄飄。遂仙蹤而蹈霧。既探珠而有望。寧種玉以無因。臣不任所思救災懇禱虔誠之至。謹辭。

下元齋詞

啓請如科儀。伏以混成至道。本在勤行。衆妙元門。唯資善閉。故曰修之身。則其德乃貴。修之國。則其德有餘。既能事少功多。可謂暫勞永逸。臣雖手提金鉞。而心寄瑤臺。飄颻然自有良期。擾擾者誰知精學。是以三元致敬。一氣存思。仗天上之雞聲。滯蓬萊望。待海中之鴻信。每澄丹誠。終冀用之則行。豈言深不可識。今者諸靈溥禮。仰顯元慈。所願漸茂靈根。漸拋俗累。餌晞晷之奇草。飲沆瀣之仙漿。淡代准干。終逢仙游之樂。周時柱史。何妨吏隱之名。苟保天成。何言日損。敬仰於其中有案。願知於此外無求。臣無任投辭懇迫虔誠越之至。謹辭。

黃籙齋詞

啓請如科儀。臣身拘俗網。志仰真筌。雖鬱鬱其冥。至道則無形可叩。而勤勤懇懇。精心則有感必通。是以每勵熒修。敢安善刻。所冀學海而終歸巨海。好龍而不懼真龍。豈貢輕舉之名。但效勤行之旨。蓋以早分相印。久捉兵符。冒扶危靜亂之秋。有鑒暴誅奸之役。伏慮政條失所。刑律乖宜。懲違昭稽於元司。殃咎難逃於黑籍。今則敬鎖本德。節啓火威。稽首吳天。叩心靈地。跪陳而謹。陳詩奠。轉胸而仰獻啟誠。伏乞太上三尊。十方衆聖。游於丹懷。深降洪慈。使宅滅千災。雲興百福。永資元陰。潤茂靈根。捕闔外之煙塵。早成勳業。玩壺中之日月。免役夢思。臣無任悔過所思。懇迫惶恐之至。謹辭。

籙火齋詞

年月日。啓請如科儀。於紫極宮內。修建洞淵妙齋三日四夜。轉經行道。爲籙富府火災。所思投辭。上諸盧無元始天尊。伏以波蕩四溟。塵昏九野。遂見綿蠻匪宇。未能滅棲消氛。臣雖志悅道風。而身沾塵滓。早託山河之誓。久臨淮海之封。每慎撫綏。不遑寧息。粗安一境。已沐五年。齋誠仰貢於上元。妖氣頗銷於下界。

豈料天心悔禍，必俟時期，地分福殃，難逃歷數。方當暮月，始起融風，遽興鄰國之災，蔓施瑾舉，將救成都之急，誰啜酒杯。所燃既多，俱焚是慮，衆力猶勤於撤屋，羣心免駭於燎原。今則每念傷人，唯知罪己，仰投靈宇，敬醮寶壇，祓禊覆冀於四郊，寧拘古禮，祈禱遠臨於三島。但獻精誠，伏乞太上三尊，十方衆聖，曲流元澤，大挫陽精，使回祿知非，祝融請罪，閻閻撲地，皆除火宅之災，道路生風，永作水鄉之福，孫絮樂業，師旅懷安，構陰謀者，自就消亡，歸善化者，名資榮泰。齊登壽域，仰望仙鄉，臣無任歸罪乞恩，虔誠懇迫，惶恐之至，謹辭。

天王院齋詞

唐中和二年，太歲壬寅正月望日，具銜某，敬請僧某乙，設齋於法雲寺天王院。謹白言：舍利佛，大慈大悲，觀音菩薩，伏以欲界將傾，魔軍競起，九野塵昏，於劫燼，四溟波蕩，於狂飆，諸侯志篡，於宋公，星無三徙，蠻主德齊，於漢帝，日未再中，不知天養鳥鳥，地容螟螣，刀鬬之羣兇得便，義征之衆旅攜戚，某也手握兵符，心抱將略，欲展焚枯之力，頗成拯溺之功，是以景仰三歸，勤行十善，深憑謹念，敢啓邀迎，宇內擯夷，略假醫王之術，世間疾疹，遍希慈父之恩，今則幸逢初元，精修美供，春蔬濯瑤瑀之境，晚風吹麝蘭之香，想其舍衛城中長老，毒攝弟子，水精宮裏天王，便作主人，伏願舍利佛，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救既東流，跡能西降，遠救閻浮之地，暫離兜率之天，問疾語言，不競維摩之時，稱名功德，可逃羅刹之災，惟願其泛慈航，齊揮智劍，羅籠譎於苦海，擯妖氣於昏衢，則乃燈照天帝之心，法鼓破波臣之膽，靜諸惡，開方便之門，廣庇衆生，無情慈悲之室，謹疏。

爲故昭義僕射齋詞二首

中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爲故昭義姪孫僕射，及二孫子，敬設齋于法雲寺，聊憑法疏，用寫悲詞，以昭善姪孫，幼蘊壯圖，長居重任，不歸一室，有志四方，手運豹韜，既是吾家之事，身持龍節，累沾聖代之恩，至於越海征蠻，對河分陝，立戰功於遐徼，傳理化於近藩，慎守詔條，能諧物議，遂移上黨，實委外權，尊屬戎馬生郊，陣起出穴，遽聆寇孽，直犯京華，頻興伐叛之師，稍急訓戎之令，上將則難期，徇雄，欲竭忠誠，小人則多是幸災，潛興狡計，叛徒忽至，橫禍斯侵，宏演納肝，其誰能繼，鄂舒傷目，所不忍言，嗟道則日彰，志惟天奪，征旌水卷，飛旗爰來，言念凋零，莫勝悲慟，但以推尋佛理，仰割俗情，既知前世因緣，粗解此時冤痛，況乃父立忠節，子揚孝名，古賢所稱，今我所恨，俾資冥福，敬設妙齋，所願慧炬照迷，慈航援溺，早推誠於冥日，終致樂於生天，子子孫孫，永絕怨讎之本，生生世世，常逢安泰之期，謹疏。

又

中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某官某乙，奉太尉處分，爲故昭義僕射，於法雲寺設三百僧齋，並寫金光明經五部，法華經一部，永充供養，蓋聆佛修，盡力，普濟羣迷，人發信心，終成善願，苟得影從至教，必能攀答虛誠，伏以昭義僕射，夙振雄圖，樞分重寄，將軍投袂，練兵而方切專征，天子顯衣，飛詔而唯憑妙略，佇建奇中之勳業，忽罹意外之災殃，不弔吳天，奪我良允，今則敬投蓮宇，虔設桑門，仍獻貝葉之真詮，仰奉法華之妙義，伏願乘茲功德，解彼冤讎，災星昔照於豫州，已推定分，疑日今懸於鬼路，永絕良緣，謹疏。

桂苑筆耕集卷十六

唐高駢都統巡官侍御史內供奉崔致遠撰

祭文四首
祭五方文
築羊馬城祭土地文
祭楚州陣亡將士文
寒食祭陣亡將士文
啓二首
移浙西陳司徒廟啓
手札一首
記二首
西州羅城圖記
補安南錄異圖記
疏二首

求化修大雲寺疏

求化修諸道觀疏

祭五方文

年月日。具銜某。謹以淸酌庶羞。量幣之奠。敢昭告於五方神之靈。傳不云乎。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是以禮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然則神主順天。𥗉功莫測。諸侯列土。祀典宜行。惟夫人實統陰祇。廣合坤德。身爲萬物之母。首冠五方之君。職奉軒皇。功標(缺)社。殷湯能改遷之議。漢武陳祠祭之誠。是知神鑑則無偏無頗。物情則以享以祀。昔平九土。旣能疏決江河。今處五方。豈不庇安淮海。鑒其調和於金木水火。驅役於風雨雪霜。使春夏秋冬。永息災殃之氣。東西南北。靜除氛祲之源。率幣具陳。庶羞甚潔。致敬不虧於中饋。施恩幸滿於大齋。唯候尋禳。冀申報賽。尙饗。

築羊馬城祭土地文

年月日。具銜某。以兵戎未息。禦備是勤。乃命修築羊馬城。遂遣某官某乙。告於土地之神曰。夫城郭之設。邑居所憑。隳之則狡者成(缺)。美之則寡能固守。況今豺虺競發。鳩毒遍吹。易動難安。何處能爲樂境。矜勞永泰。此時須建良功。遂乃揣高卑。議遠近。使令百堵皆作。終可三旬而成。徵名於伏櫪觸隍。接軫於長雲斷岸。不假編行之跡。豈須龍見之期。衆旣叶心。事無費力。神其幽惟博載。道實施設。勿辭板築之喧。勉致金湯之固。俾其營葺。遂振獻聲。烏堞牟牆。高標壯觀。北吞淮月。南咽江煙。平欺鐵甕之名。迥壓金陵之記。有備無患。神其聽之。

祭楚州陣亡將士文

爾等尺籍從軍。寸心報國。羔裘武飾。旣以力稱。馬革雄圖。早將身許。爰有徐孼。來侵楚封。吞噬之壯氣未申。失手之寃讐遽起。始以荷戈就列。翻爲覆矢成行。然而功其可稱。死且不朽。有狼瞫之君子。無羊斟之小人。昔時之重義輕生。不求苟活。今日之名存身歿。豈殞遺悲。魂其有知。各歆淸酹。

寒食祭陣亡將士文

嗚呼。生也有涯。古今所歎。名之不朽。忠義爲先。爾等獷野勞身。豪輪逞力。奮氣於熊羆之列。忘形於鵝鸛之前。能衒勇於干戈。因忘軀於鋒鏑。今也野草殺色。林鶯罷音。杳杳逝川。空流恨而無極。纍纍荒塚。誰驗魂之有知。我所念兮舊功勞。我所傷兮好時節。俾陳薄酹。用慰冥遊。其謀抗賊於杜回。無效懷歸於溫序。能成壯志。是謂陰功。

移浙西陳司徒廟書

滔滔逝水。幽明雖殊。颯颯墟風。古今何讓。苟或同心立事。必能異代論交。可徒壯節奇功。備載外孫之碣。靈恩顯驗。高傳太伯之鄕。謂拂而不假再三。徵引而難窮萬一。今則冀動元遐。直書素誠。旣當可舉而行。固在不言而信。且比譬除國難。齊命戎帥。將泛西江。卽離北岸。隷顓一水。指疆界以難分。盛列千山。望威

靈而如在。今於敝境。已立嚴祠。敬迓來儀。逈酬前願。幸移玉趾。無疑石頭。桂檝蘭檣。早決遷居之計。鸞絲鳳管。佇申迎迓之儀。況乃近境無虞。芳筵久絕。但待鳴笳齊。何妨捨舊從新。北渚煙花。休起別離之恨。東塘風月。好追歌舞之歡。必能依統帥指揮。水可振司徒勳業。特差專介。用啓至誠。昔之靑竹標奇。已謂陰陽不測。今也亦扇稔惡。豈宜征戰無功。將申烈烈之威。須假冥冥之助。所冀八公山上。遍設犀師。五里霧中。能呈異術。則必陸子春之破賊。吳大帝之封王。共立功名。若合符契。無誤會稽之軍。備有鼓郞嬰之神謀。早辭舊祭之官。永副里仁之義。某白。

手札

風煙雖迥。雲霧難披。仗仰靈威。遠申誠願。今已靜搜勝地。高創靈宮。水可安居。讓今遷迓。使請邦家速至。尊富稱席相迎。且冀堯城低。金陵地狹。能施百福。無滯一方。此欲劍挑妖星。旗迎聖日。必期大捷。永致中興。幸其來助陰兵。共成王業。目極東流之壯浪。心馳北顧之煙峯。神兮移來。哀江南。某白。

西州羅城圖記

西州羅城。四仞高。三尋闊。周三十三里。乃今淮海太守燕公所築也。昔若榮州別壤。蜀國雄都。內跨牂牁。外帥猿猱。左隘百蠻。右扶六戎。咽喉之控引實繁。唇齒之輔依難保。自昔靈宮流異。福路標奇。諸羅始建其一城。烏鵲猶虧於四郭。莒子則旣忘重閉。衞人則唯慮徙居。遂被狗封。恣其狼戾。每至草乾霧道。浪涸渡河。則必椎鏁橫侵。擲鏃驅隊。縕虻擬宜。巷哭街號。戎兵以拔旆爲中權。府尹以閉關爲上策。松成氛祲積有歲時。洎乾符初。偶絕羈縻。大興伴奐。白虎之狂災漸熾。黃龍之舊約難尋。兵力莫申。帝心有寄。以公屢傳謂步。業纂杞梓。交趾銘勳。則永威八詔。鄴城報政。則不待三年。爰錫寵加置。王師告老。遂飛急詔。請救倒懸。由是自東徂西。以晝繼夜。走單車於外境。豈煩謀遂致得。受戎符於中塗。莫俺介侯稱伯。(大ぃ成統攝行)川。(節錄封授。內)蕭衍容路。條逆成都。於時驍悍屯兵。遍郊遂而棘設一令。黔黎失業。焚里閭而何萬家。彼則舉國而濟師。此則闔城而受斃。外嬈昆侖之猖。曜內結戚勒之源。指梅何益。焚非枕倚熊壁。誰堪振執甲兵。公至止之日。啓城扉。若開籠檻。威振而寒勞科器。化行而如嗅新香。魂爺返。挺

王以鑣耳飽臨。其異路。攝於嚴詠。循然觀懼。喧隨聞。飛魚散。公命令選銳。督使追逃。乘其垂翅之時。旋我孩毛之妙。數孩起。執膜居多。爾後因閱地圖。得搜大險。是猿猱窟之窟。爲豺狼伺隙之蹊。乃令一瓶雄關。一標巨防。(城防••山寨•• 守平縣城••)危堞則憑恃助峻。長溝則導淵資深。宛成蕃閉之機。實扼開行之徑。丸泥可閉。斷知無得而踰。爐火從焚。坐見不爭而勝。仍尋水道。別建河營。(大渡河••)遠方猶夏之徒。難謀蝕革。均致戌申之卒。允詠流蕃。堰隆水保於羅盂。應閒唯矜於列鼎。卿裡邦彥。誰吟搜此風之詠。卓爾鄰家。靜坐貯詩鴈之利。公以羈處戎關。夢想靈升。將申遠感於無窮。豈立空言爲不朽。乃曰彼蠻之習也。外凝內黠。朝四暮三。雖莊叔此時。功已成於長狄。而李孫他日。憂必在於顓臾。詎可虛號錦城。尙無群郛。守民之制。非我而誰。啓抱而神欽。帝誠。飛章而帝允。丹請。時有賓客進難。將校獻疑。皆云公孫述躍馬於𤤷。非無正也。諸葛亮臥龍幽起。亦有志焉。但以蠲經子城。猶貿客士。九月方就。百代所

難。(騎缺報土・昔張儀築子城・皇土於 學射山・日投柱迹・九啟伐始成・)況今將與鄰落之基。恐致遷延之誚。公曰。術(缺)先定。事當速成。必能終醻天心。豈謂嶺穿地脈。於是郡侯奔告。邑尹樂從。乃使揣高卑。議遠邇。盧材用。益事期。採時候於魯嵤。佚規模於周令。引長江而劃長塹。夏禹哲踸。對高嶺而劃高墉。秦皇失色。划乃命五丁而嗚俗。延六甲以驅神。天兵而謀水於寒泉。地媼則疑沙爲美士。(蜀地穿未沙尺・泉缺法起・ 正是士出沙中・蜈石如畲・)賢謂百靈幽贊。萬姓悅隨。鐘聚異濆。杵艦出聲。不見烈風狂雨。又令鎮飽艤酣。登而只疑歎呼。蛇蛇而便如湧出。百堵皆作。三旬而成。然後鄞匠勞功。索材蜒貨。優人展妙。賴嬉旋擁卒而楢架險。而闘閣登起。横分八尺。結雕甍而彩鳳聯飛。艦徹四隅。擁細堞而晴虹直挂。望一川之佳狀。龍萬戶之獻聲。遠而望焉。則巍巍我裴。若甕中之疊嶂。鑄蓋較霧。臨缺乎其上。迫而察也。則嬔嫭燁燁。想海畔之仙山。舍銀闕。煜燿乎其間。始自庀徒。終於解役。不假朽緡於官稅。無資割枚於軍租。(蕘萬所費・茲一百五十六萬貫・米一 十九萬石・皆由智計・不假上供・)皆聚羨財。儻成壯觀。遂使幽魁賁旅歸心。不敢吉摩壘而旋。無因致人鄂之役。爰致紵舉。仰貢九重。旋降綸言。渦褒一字。實容旨於翰林才子。纔辭於黃龍外係。(染城碑・令西蕭王 相公・本旨撰闕・)公踐迎金鳳銜書。未議石鑑藏版。褰乃讚沖自牧。恥其功伐。驪稱及賁。爲高飛。翠難遠翔。儼仙遊於玉壘。安聖蹟於錦城。故得親覽宏規。寄欽忠節。特傳瑤檢。徵鷥碑詞。遂命雕鑴。永揚威烈。貿萬古未聆之事。乃四方無比之榮。美矣哉。龍以異興。魚因水樂。誰不仰公。智周物表。事照機先。凡施權謀。若合符契。在昔全蜀未城也。天留盤積日待英才。所謂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是以非常者。固非常人之所說也。故遠蹤邸常視與。師毖何知。而奉國歛對。由余不棄。謹效實錄。敢記殊庸。所覽四海梯航。閱羅圖而稽顙。九州施鉞。留法錫由安心。中和三年。龍集癸卯。八月二十五日記。

補安南錄異圖記

交趾四封。圖經詳矣。然而管多生獠。境邇諸蕃。路保俚譚。用標方志。安南之爲府也。巡屬一十二郡。(峯驩武愛 陸峯羅峯武定・武安・蘇英・演林・)羈縻五十八州。府城東至南溟。四百餘里。有山横亘千里而遙。遂穴深巖。爲獠窟宅。[illegible]之衆。六種星居。編諸蕃二十一區。管生獠二十一落。水之西南則通閩婆大食之國。陸之西北則接女國烏蠻之路。並無亭堠。莫審途程。跋履者計日指期。沈存者占風定信。二十一國。雖大傳譯。服食所宜。大較相類。管內生獠。多號山獦。或被髮鏤身。或穿胷鑿齒。詭嘲哳。姦[illegible]睢盱。其中尤異者。臥使頭飛。飲於尋受。豹皮裹體。鑿殼藏形。結木絮而爲裘。(血户多人木皮・ 然攄有如爐鎧・)編竹筈而作翅。生養則夫妻代簽。長成則父子爭推。縱時有傳譯可通。亦俗無桑蠶之業。唯織雜彩狖布。多披知襟交衫。以[illegible]不縫而衣。不粒而食。死喪無服。嫁娶不媒。戰有排刀。病無藥餌。因恃險阻。各稱酋豪。遠自漢朝。迄於隋季。興邊患。頗役遐征。馬將軍標柱歸時。才分地界。史國管倒碑尚後。路靜海隅。尚歲通初。蹤信延災。元戎崇律。臨嘯於跕鳶之地。家竄於東馬之涂。摧兇欲快於搖喉。拯溺唯思於援手。先帝以今淮海太尉燕公。咸宜大謨。政洽上都。(時公防禦公城・劉平鑰唐 ・才歸鑿下・出隨安庭・)乃請出鎮龍編。立身豹略。劉彫題而卵碎。活黔首以肌骨。復壁壘於一麾。拔封鎮於萬里。有蠹皆削。則冤不伸。(朱道古鎗義於外・中存凌悉虔裝內・若與安南巨忠・公乃蘇誠 穢遠・故據會公著良・寵叙日南子孫趨署・公特表旌害・)

然後使道毋滯公。懸外域朝天之路。山輕水若。假大洋沃日之波。(安南理・中日・天乘神 以所跡・崖今遂署・)遂得秘牒之北窺。紆漢軍之南戍。乃鳳傳微詔。鵠泛歸程。至於洞獠海蠻。莫不醉恩河發。遠投聖闕。請建生祠。則知善政所行。殊方可誘。既見馬如羊血。不敢縱令。蟻若象而何虞。足以驗四夷之時。或不資九牧之任。不得所也。有柔遠軍從非吳降。將集是圖。名曰錄異。敍云久客遐蕃。曰髮殊形。手題本事。然則居以傳信。斯將取斯(缺)閱前詞。退而歎曰。恐之所以爲異者。其諸異乎人之所異。曰六合之內。何物則乘。至如肌肉高躡蝦蟇一丈。既知南北所産。永釋古今之疑。則彼微性羣分。鳥獸知聚。誠不足異也。頃大尉燕公。安三鎮思用六奇計。使獷悍歸服。邊陲晏然。今聖上省方。褒王獻款。不敢詐吠堯之口。永能除猾夏之心。皆由燕公收交州。鎮蜀郡。威振於海。魍走魅。功成於金墉湯池。所謂蘊先見之能。察未來之事。呼吸而陰陽不測。指蹤而神鬼交馳。實爲天工。人其代之。斯實可爲異矣。聊補所闕。敢貽將來。時翠華幸蜀之三祀也。

求化修大雲寺疏

大雲寺募緣求化重修建瓦木功價等。詳夫教列爲三。釋居其一。其如妙旨則暗契元化。微言則廣僉凡流。開張福善之門。解摘執迷之網。然則欲使衆心歸敬。須令像設莊嚴。有感必通。無求不應。聖指則而種福。遊法海而消殃。不可思議。於是乎在。富州城西大雲寺。雖臨勝境。實壓蜀國。倘創仁祠。高標舊制。兩沉煙陷之色。萬朵前山。風敲月砌之聲。千株古木。在一郡乃偏爲勝境。於四時則於稱芳辰。至如春水綠波。雜花生樹。都人士女。以遨以遊。不勞踏步之緣。自得消憂之所。則與城東禪智寺。[illegible]耳。[illegible]煬帝之遺宮。擁淮王之仙宅。壯麗樂土。倚彼福田。前年偶值飛蝗。未能避境。旋又聚蟻。或欲毀堤。故護軍特進。以將隔妖氛。忽興猛焰。遂使瑠璃之界。翻成煨燼之餘。[illegible]焚身。因爲寶事。而若[illegible]化足。益失安居。可惜祇園。便同隙地。今幸遇太尉將驅衆旅。佇殲羣兇。既逃[illegible]之災。或補未來之福。欲安存府。許登精廬。欲使[illegible]朝香。鋪迎夜梵。樹宿猿猴之友。林棲鸚鵡之千。益因貞觀之中。曾傳帝語。豈效太清之末。皓信伽譚。所願廣運慈航。除超法鼓。深資功德。剖剉妖魔。自官榮從於[illegible]姓。萬乘遙歸於象闕。次願太尉廊清寰宇。高坐廟堂。宿伽藍之眞宗。龍塔北德。鼎儲宿之善教。[illegible]不失時。克興上古之風。永致大同之化。凡於戴髮含齒。時[illegible]羽翔。肖號慈悲。能遙解脫。但以一毛可拔。先求信義之心。百足不僵。須藉扶持之力。既難獨辦。固托重緣。無吝淺財。令資洪福。富者不仁之說。自古所譏。積而能散之規。於今可誡。謹疏。

求化修諸道觀疏

紫極宮重修城下諸宮觀求化瓦木等價。伏以苦縣誕靈。神州流法。其作乃聖朔之風。強名爲至道之宗。玉葉金柯。耀芳標於萬代。瑤函瓊笈。傳妙旨於四方。遂得[illegible]。有歸科儀無墜。神宮豐宇。宛寫諸天。秘殿植增殿修勝地。富州東吳麗俗。南差延遊。[illegible]參軍則賦得稱妍。揚執就則窺[illegible]天竅。而乃[illegible]少勛行者。元門無善閉之味。洞門中。動反大笑。淺深自外。誰信上升。堦庭則草沒[illegible]。仙室則雨風壞。況仙爲尋競噪。飑非強吹。到處星飛。但見羽卉之急。經年露集。唯聆甲騎之勞。俗既[illegible]。教增複殺。未有營修之暇。非無捨施之緣。今幸遇太尉德樹猶龍。道深有象。黃石公之妙訣。雅稱帝師。赤松子之勝遊。佇迎仙友。是

故出則以六奇除敵。入則以九轉服勤。靜制圖外之煙塵。閒對壺中之日月。三元遵敬。一氣精修。果見其位高遷。殊祥荐降。彩雲片片。飛來楚岫之風。元鶴雙雙。唳向隋宮之月。又乃前年則江寇南逼。去歲則淮戎北侵。蟻聚恃於成羣。蛇欲驚於結陣。伏賴太尉。雄威坐振。衆孽奔亡。四鄰感信於桓公。八郡感恩於郗父。觀耕農之蔽野。聽歌吹之沸天。古人有言。爲可爲之時則可。其城下宮觀。今欲旋集良工。增修舊址。擬金屋銀堂之制。處處騰光。俾星冠月帔之徒。人人潔跡。徐功若就。良願克伸。龍圖早繼於中興。虎旅永擁其大盜。次顧太尉。運籌佐漢。廻掩張良。拊棹遊湖。靜追范蠡。石留馬跡。岑挂鳳音。蓬島花開。春歸而閒乘白鹿。芝田雨過。曉耕而長任青牛。振吟小桂之叢。猶遜大椿之壽。然後仰從翔翼。俯至潛鱗。凡曰含靈。悉能蒙福。但以所修宮觀。荒擯既久。經費甚多。無因獨辦資糧。唯仰衆成功德。迴譚之雖捨能捨。猶見樂輕。道教之自然而然。幸無輕諾。謹疏。

謝許奏薦狀

初投獻太尉啓

某啓。伏以嶽之高與海之深。物所歸而人所仰。迴拔千仞。平吞百川。其如蟠岸盤天。波瀾蹙日。豁四方之眼。醒萬旅之魂。是宇內之所歌謠。陛臺端之能贊詠。伏惟司徒相公。獨抱神略。一匡聖朝。譽洽於良哉。康哉。名標於可久可大。雙黃德政。則郡民有遺愛之碑。輔白功勳。則國史有直書之筆。況某劣同駑豹。淺比傾螺。雖將篆刻之詞。輒殆陶鎔之業。但以即生賢哲。年當五百之期。廣集英豪。客滿三千之數。既納之假水。則來者如雲。斯乃司徒相公。銳於心而寬於綽。於事而無偏無蔽。網羅俊彥。體覆驅雄。於儲則沈謝星才。於武則關張効力。遂使弓旌招隱士。巖谷爲之一空。介冑降叛夫。烟塵爲之四息。豈獨分憂於閫外。實權稱壘於寰中。莫不信齊於春夏秋冬。恩播於東西南北。但日月照臨之所。是風雷變化之時。然則尼父堂中。亦有他鄉之子。孟嘗門下。寧無遠地之人。片善可稱。前賢不讓。永能執大邦之政。豈欲遺小國之賢。是以敢寫微衷。輕投朗鑑。某新羅人也。身也賤。性也愚。才不雄。學不贍。雖形慚則鄙。年齒未衰。自十二始別雞林。至二十則遷鶯谷。方接青衿之侶。旋從黃綬之官。既忝登龍。敢言絆驥。今者乍離一尉。欲瀝三篇。更顧進修。且謀退縮。獨依林藪。再問邱墳。諫日攻詩。虞納之誣詞無避。積年著賦。陸機之哂笑何慙。俟其教問致功。琢磨成器。求魚道在。垂竿而不挂曲鉤。射鵠心專。懸弩而莫衝後鵠。端操勁節。佇望良時。竊見萬物投誠。八紘霑德。不謁相公賓閤。不遊相公德門者。詞人之所懷慙。羣議之所發誚。某故敢懸肝瀝膽。焦腹抽毫。不避嚴誅。輒申素懇。謹錄所業習篇章五軸。彼陳情七言長句詩一百篇。齊沐上獻。冒犯尊威。不任戰懼之至。謹啓。

再獻啓

某啓。某今月五日。謹以所學篇章五通。貢於賓次。雖慙獻豕。輒說雕龍。脩客路以心搖。望仁風以目斷。乍覩秦雲之態。或似美人。細看燕石之姿。恐爲棄物。伏蒙司徒相公。光遙愛日。照及灰心。念以遠別海隅。久沈江徼。特垂豐餼。俾濟朝饑。自慙荷櫟之材。已荷稻粱之惠。雖龜魚投水。嘘喜命蘇。而蟲蟻負山。深憂力敗。且某也負絲雖絡。妹網自營。萬計尋思。不如學也。百年勤苦。猶恐失之。所以未競宦途。但遵儒道。簽仕而懶趨塵土。卜居而貪憶林泉。人間之要路通津。眼無開處。物外之青山綠水。夢有歸時。所願更淬鉛刀。終求鐵印。斂跡而跧藏學藪。安身而跌宕詞林。嘗誦古詩。遠符此意。云志士惜日短。慈人知夜長。某既懷志士之勤。又抱慈人之苦。聊憑毫牘。敢述師肝。且如蹋壁冥搜。杜門寂寞。席冷而窗風擺雪。雖乾而硯水成冰。欲爲尼父之絕編。無奈羲和之促轡。即可知指萬卷之經史。似三冬之螢光。及其凍枕傷神。孤燈伴影。寒漏則滴殘別淚。漏碎則搗破鶯心。空勞甯戚之悲歌。莫繼陸機之安寢。亦可想貯千端之鬱邑。過五夜之寂寥。然則志士之勤也既如彼。慈人之苦也又如此。況某家遙日域。路隔天池。投客舍而方甚死鄉。指何門而欲安生計。唯慮道之將廢。豈言人不易知。不敢以陋質凡姿。覬相公清嚴之德。不敢以片言隻字。希相公採錄之恩。所望者。或以其萬里地遠來。十餘年苦學。稍乖惻憫。得濟困窮。則必堅背水之心。終

桂苑筆耕集卷十七

啓四首
初投獻太尉啓
再獻啓
謝生料啓
獻詩啓
詩三十首
七言紀德詩三十首謹獻司徒相公
狀六首
謝職狀
謝借宅狀
出師後告辭狀
謝令從軍狀
謝借舫子狀

爲勇士。決移山之志。不讓愚公。伏以某謬殊方之語言。學聖代之章句。舞蹈則難爲短袖。辯詞則未比長袖。若無三寸之能。空械壯氣。賜有九迴之懇。但戀深恩。十況尊嚴。下情無任感戴兢惶。謹詣之至。謹啓。

謝生料啓

某啓。某昨日伏蒙仁慈。再賜生料。恩垂望外。喜集慈中。安貧而已。贍晨炊。感德而唯知宿飽。遂使范家釜。先與下客之歌。一昨輒貢蘇音。累盛尊聽。窺德宇而燕雖相賀。望威風而鷁恐退飛。豈料司空相公。謝金海人。久爲塵束。特垂記錄。繼賜活湯。前生之溝壑無虞。餓寒雖濟。頭上之邱山漸重。負戴難勝。依投而既顧窮猿。展效而顧同病雀。下情無任云云。

獻詩啓

某啓。某竊覽同年顧雲校書。獻相公長啓一首。短歌十篇。學派則鯨噴海濤。詞鋒則劍倚雲漢。備爲贊頌。永可流傳。如某者。跡自外方。藝唯下品。雖儒宮蓋。每膏窺顏冉之牆。而筆陣爭雄。未得摩曹劉之壘。但以幸遊樂國。獲覩仁風。久貯懇誠。冀伸歌詠。輒獻紀德絕句詩三十首。謹封如別。定王拙劣。適足自嫌。蹇舟淺鞭。轉爲人笑。不足贊揚休烈。蹈愛浼顯尊威。然聖人以激勸誠深。不聞瓦鄉童子。學者以搖唇志切。嘗投鬼谷先生。伏惟特恕荒蕪。俯垂采覽。所冀趙仁化於江北。終得佛美譚於海東。唐突藻鑑。下情無任戰慄之至。謹啓。

七言紀德詩三十首謹獻司徒相公

兵機

惟將志業練春秋。早蓄雄心劃國讎。二十年來天下事。漢皇高枕倚留侯。

筆法

見說書窗暫臥龍。神傳妙訣助奇鋒。也知外國人爭學。惟恨無因乞手蹤。南朝蕭子雲書。百濟使人求手跡。以爲寶。

性識

波澄性海見深源。理究希夷闢道門。詞翰好傳雙美跡。何須更寫五千言。

雙泳

五色裘褐六出花。三冬吟徹四方誇。始知絕句勝聯句。從此芳名掩謝家。

射鵰

能將一箭落雙鵰。萬里初虞雪日銷。水使威名振沙碛。犬夜無復吠唐堯。

安化

班師由來不暗投。旋驅熊羆待封侯。郡名安化能宣化。史指河湟地欲收。

練兵

隴水蘇秋凍草開。復將軍暫入長安。太平天子憐才略。曾請陳兵盡日看。

曙溪

劍石書疑妙入神。一迴窺覽一迴新。況能早遂王師業。桃李終成萬代春。伏覩相公謝溪詩云。及劍王師身已老。不知辛苦爲何人。又經賦詩云。今日紀過頭白點。

射虎

銀牙鉤爪礙壬程。一箭摧挺四海靖。口額前驅委膽碎。方知破石是虛誣。

秦城

遠提龍劍鎮龍庭。外房從茲永能杳。猶論邊歷更無事。暮天寒角醉吟聽。

生祠

古來難化是蠻夷。交趾何人得去思。萬代盛朝皆史上。獨傳溪峒立生祠。

射鞭

休說戟枝非易中。莫言楊葉是難穿。須看立節沙場上。永得安邊爲射鞭。

安南

西戎始定南蠻起。都護能摧驃信威。萬里封疆萬戶口。一聲風雨盡收歸。

天威徑

鑿斷龍門猶勞身。壁分華嶽徒稱神。如何塹開海山道。坐令八國爭來賓。

崔口徑

濟物能迴造化心。驅山倒海立功深。安南無得安南界。從此蠻夷不敢侵。

收城碑

功業已標征北賦。威名初建鎮南碑。終知不朽齊銅柱。況是儒宗稱色絲。

執金吾

一陣風雷定八蠻。來趨雲陛悅天顏。王孫仕宦多榮貴。心爲匡君不暫閒。

天平

海岱煙塵屢郭城。遙揮一劍落權衡。征旗不動降旗盡。永使天平地亦平。

釣魚亭

錦筵花下飛鶯鶯。羅袖風前唱鷓鴣。古得仙家時酒興。閒吟煙月值蓬壺。伏覩相公在鄉日詩云。酒盞金瓶花滿枝。聲聲知唱鷓鴣詞。又的知參軍。

相印

早晚休微應佩刀。台星光接將星高。欲迎霖雨歸龍闕。看滅妖氛展豹韜。

西川

遠持龍節活龜城。威懾蠻王永能兵。應笑蠻巴喫杯酒。雨師風伯自歸行。

平蠻

卬峽關東蠻塵絕。平夷鎮扼蠻地裂。又築羅城變錦城。蠻兵永滅功不滅。

築城

一心能成衆心者。鋭甕高吞劍閣低。多上散花樓上望。江山供盡好詩題。

荆南

虎吼龍吟出峽來。福星才照陣雲開。遙思屈宋忠魂在。應向風前奠一杯。

渝巫

濟川已展爲舟業。蒼海終成富國功。能與吾君緩宵旰。爲資心計四方通。

浙西

九江賊膽望風摧。萬戶愁眉向日開。楚舞吳歌一何樂。相逢相賀相公來。

降寇

唯將德化欲銷兵。常笑長平恣遂坑。更想太邱行小惠。何如言下濟羣生。

淮南

入都榮超陶太尉。三邊靜拂霍嫖姚。玉皇終日留金鼎。應待淮王手自調。（嗣南・福南・淮南・乃天下名鎮・相公某休節制・四戎・南蠻・東夷・賊起・相公擒而討除・）

朝上清

齊心不俗自朝真。豈爲修仙欲濟人。天上香風吹楚澤。江南江北鎮戒春。

陳情

俗眼難窺冰雪姿。終朝共詠小山詞。此身依托同雞犬。他日昇天莫棄遺。

謝賜狀

右某。今月二十五日。伏準公牒。特賜署充館驛巡官者。恩降台階。光生旅舍。承命而吟。魂乍慑。叨榮而病骨能蘇。變依有心。荷戴無力。伏以某樣生曠野。莠託荒田。豈惟良匠不窺。抑亦農人見棄。風欲弱植。難舉勢於凌雲。塵緣纖莖。但懷愁於委地。昨者不惹猶者。輒效狂生。累貢巴詞。仰聽秦鑑。伏惟司徒相公。念某來從異域。遠寓樂郊。俯愛似龍。不嫌非鳳。拔我英於糞土。拯溺刃於獄中。許厠嘉賓。仍沾厚俸。神仙見顧。稍親郭隗之臺。鷄鶩何施。得主鄭莊之驛。況乃念子禽之志業。辱華袞之優詞。刻骨恩深。已能長值。琢磨志切。終願成功。修身則飲水懷冰。鍊思則吟煙嚼露。唯當勵節。以謂報恩。謹詣衙門。祗候陳謝。下情無任感激彷徨榮懼之至。謹狀。

謝借宅狀

右某昨日客司牽傳處分。借賜官宅安下者。仰聆尊旨。俯省庸才。既榮役跡之有門。唯恨殺身之無路。伏以某自趨蒲旆。免泣牛衣。職俸非輕。書檯頗膽。嘗讀魯論語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是以鎮東閣之

閑。水容依仁。坐北面之窗。唯期肆業。非敢隱居而不嫁。秖將直道而自媒。今者幸寓樂郊。況棲靜室。登臨則不勞涉遠。暫憩則永遂安貧。豈謂愛閒。誠堪益勇。三年就學。非缺慕尚之心。一日成功。頗滿依劉之志。下情無任感恩激切兢惕之至。謹詣衙門。祗候陳謝。謹狀。

出師後告辭狀

右某伏念。來從異域。託在德門。昔曾名列桂科。未知稱道。今忝職居蓮府。始覺榮身。恩既厚於稻粱。跡能安於萍梗。日增學植。月贍書糧。豈期市駿之金。傍沾盤塞。惟愧對侯之印。未效顧祥。今者屬以大慈。遣詠中朝多難。頃煩豹略。伫滅豺狼。伏惟太尉相公。身躔福星。均臨庶類。手傾霖雨。遍洗妖氛。遠命舟師。重興國祚。華夷則望風競拜。蠢植則剋日當蘇。若某者。空有肺腸。方申祝祝。恨無羽翼。一遂騫飛。竊祖節以魂銷。窺虎威而股慄。雖則熊羆之力。共喜安人。其如犬馬之心。常增戀主。下情無任肇依激切泣祝之至。謹狀。

謝令從軍狀

右某適見客司牽傳處分。令借舟船。隨從行李者。深恩既降。壯氣潛伸。勵心而頗效驅馳。感德而難勝躍。伏以某處中走吏。海外腐儒。五能非自濟之資。一割無可施之處。惟增慷慨。已分沈淪。豈無投筆之心。時應未偶。空有請纓之志。力且難成。誰謂忽被殊私。不遺賤跡。許隨旌旆。借賜舟航。塞足無堪。敢望維駒之念。歷奏何幸。遽明泛鷁之榮。況當泣路之時。永荷濟川之賜。下情無任感戴欣躍兢惕之至。謹狀。

謝借舫子狀

客司牽傳處分。借賜舫子安下者。某方殷窮歸。得攀黃鵠。自愧跡在塵庚。忽訝身爲水仙。則彼甘寧割錦纜而星奔。鮑愷安布帆而無恙。豈若榮棲德宇。又泛仙舟。風波無失所之憂。燒月有搜吟之暇。況清流滿望。著氣銷威。每當定志安神。則乃銘肌刻骨。謹課七言長句詩一首。登沐上獻。干黷台塔。下情無任荷戴兢惕之至。謹狀。

謝許奏薦狀

右某昨日見衙前兵馬使。職師禮牽傳處分。特賜慰問。兼許奏薦。令自陳狀本來者。謝慈蓬跡。仰感圖言。喜抃而身輕欲飛。驚惶而心戰難遏。何者。某職叨郊驛。已謂極榮。名達臺階。實爲過寵。遐何展效。佩此恩光。況乃明鑒冰開。英才霧集。所宜倒屣則先迎王粲。銘感則次接劉辛。如某者。輟耕海上之田。來泣蓬中之路。雖云遲晚。尚未成功。豈料勤勞。莫酬於指蹤。將念已傳於卵翼。許令伐善。將使警愚。每思郡子之驛稱。深慙逸誘。欲效黃公之多識。又怨失時。翹祖揚雄。仰遵威命。南宮適之問宜父。實有所歸。東方朔之對漢皇。寧辭自責。既蒙風雷之變化。伫期雨露之沾濡。下情無任感戴榮抃兢惕之至。謹奉狀陳謝。謹狀。

桂苑筆耕集卷十八

狀啓 狀二十二 啓三首

賀破淮口賊狀
賀尚司馬官狀
謝職狀
長啓
謝加料錢狀
謝衣段狀
謝借示法雲寺天王記狀
謝示延和閣記碑狀
謝改職狀
謝探請料錢狀
與恩門裴秀才求事啓
前湖南觀察巡官裴瓊啓

獻生日物狀五首
端午節送物狀二首
謝新茶狀
謝櫻桃狀
謝冬至節料狀
謝寒食節料狀
謝社日酒肉狀
謝四時狀

賀破淮口賊狀

右鳴鵠資潯，某昨日竊聆淮口鎮狀報，今月八日，諸軍合勢殺戮狂賊已盡者。伏以徐州賊黨，偶因嘯聚，故恣喧張，梟同巢，勢必不久，蟻蝨相弔，生能幾何，猶懷拒轅之心，未有返轅之耳。伏惟太尉相公，運奪遠振，妙略逕謀，安四方，決勝千里，遂使淮山樂境，長承虎豹之威，淵水孤城，免作鯨鯢之餌。功著於智勇，水息於彼竭我位，小盜旋除，中興可望，三軍之勇氣方振，百姓之驚魂再蘇。但仰恩威，威增抃躍，謹紙候陳賀，賀，資潯鳴，某之重之某，羅芳之至，謹奉啓陳賀，謹狀。

賀尚司馬除官

啓。伏承司馬二十五郎榮膺寵命，伏惟威懋，伏以漢朝英仕，稱太傅少傅之榮，晉代高流，詩大阮小阮之樂。然而但欲脫身於利祿，無非縱志於歌吟。於臣則虧報主之誠，爲子則失榮親之節。豈期太尉相公，言天應奏命風行，遂令司馬二十五郎，挂綵衣，披朱紱，動高堂之喜色，振德宇之嘉聲。佐理多閒，蒐餘於玉樹，迎官獨貴，掩前哲於竹林。某每愧小儒，忝叨大厦，觀鵬鵬之遠勢，貯燕雀之歡心。下情無任抃躍之至。謹奉啓陳賀，謹啓。

謝職狀

某志雖求己，藝不及人。伏蒙太尉相公仁慈，肉破搖骸，翼成賤卵，雖飾片言，莫受字。粗仲遠德，愧恩。今則貯血誠，敢盟蓬柔，先甘鼎鑊，仰顯旌輕，謹具長啓，咨陳下情，無任戰竭之至。伏惟特賞罪誅，俯賜念察。狀。

長啓

啓。某伏以短綆不可以汲深，頑鋒不可以剸溜，是故不能者止，周任有言，自宜量力而行，豈可從心所欲。某東海一布衣也，頃者萬里辭家，十年觀國，本望止於榜尾科第，江淮一縣令耳。前年冬，詔雖未尉，望宏詞，計決居山，將爲隱退，學期至海，更自琢磨，但緣碌碌無餘，苦辯不濟，輒搖勃鞞，來搖鵬門，豈料太相公，迴車奬擢，便署職秩，跡蹈鄭驛，身寓陶窰，免愛東郭之貧，但養北宮之勇。去年中夏，伏遇出師，忽招呼，猥加編策，許隨龍旆，久倚鷁舟，每恨布鼓晉凡，鉛刀器鈍，縱傾肝膽，莫圖指蹤，遽霑念以蓋善依

仁。特賜奏薦。重言天應。忝獲超昇。若非九重倚賴於功名。十道遲承於法令。則其恩命。亦豈肯許。某自江外一上縣尉。便授內殿憲秩。又兼章紱。且見聖朝簪裾短褐子弟。出身入仕。二三十年。猶挂藍袍。未遑進幕者多矣。況如某冀城之士乎。昔有一日九遷。無以及斯榮盛。某嘗讀魯論。見仲尼使漆雕開仕。對曰。仕進之道。未能究習。蓋其深志。夫子致悅。某雖甄不敏。竊有慕焉。昨蒙恩慈。特賜轉職。尋已具狀陳讓。兼納所賜公牒。伏奉批答。即有勸命。但請收之。某既蒙未允至誠。固且仰遵嚴旨。立愧形影。坐驚神魂。每當夜對寒釭。晚窺清鏡。感激而頤情涕雨。憂惶而背浹汗漿。雖榮擺脫於風埃。倍報丹誠於門館。伏以太尉相公。雄名峻望。碩德茂勳。不唯宰覆九州。抑亦風揚萬國。寓目傾耳。仰爲指南。儒武所歸。一人而已。是以諸道景附。馬首是瞻。其如都統巡官。紹選人材稱職。外塞四方之望。內資十乘之威。若今某蹤玷恩知。尸素缺位。但恐貫戎狄之笑。沾史傳之譏。昔漢朝金日磾。常在武帝左右。帝欲別加寵遇。日磾辭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某今日之請。實在於茲。諸巡郎官。早陳公議。蓋以賤無妨貴。欲令夷不亂華。某伏自前年。得在門下。更無知識。唯竭諸巡。鼎中垂情。幸而獲宥。竊聆太尉相公。去年夏於東塘顧問某之時。諸郎官同力薦揚。和之如響。遂沾厚遇。迥稱殊榮。昨者繼陳謙言。不徇尊旨。實乃惜太尉相公之名望。存准南府之規儀。事體不虧。禮貴斯在。冬末面奉處分。欲使別開院宇。雖承恩諾。轉切憂懷。何者。六韜曰。人才大小。猶如斗也。不可盛石。滿則棄矣。故孔子云。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今者甘冒嚴誅。輒顧眞懇。乞解所職。以彌官謗可也。伏惟太尉相公。特賜允從。令得其所。儻蒙未垂指棄。猶許依樓。則望或別補冗員。或薄支盡給。一枝數粒。可養羽毛。斗水尺波。得安鱗鬣。固非矯飾廉讓爲名。實顧攜羣分涯。免成負累。恩德。春秋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免於罪戾。施於負荷。所獲多矣。敢辭高位。請以死告。使爲工正。不失令名。故事昭彰。卑誠惴惴。守道而得無怪矣。登門而免見辭之。但顧乘白留恩。終有凌雲之望。著籍挂念。永無委地之慈。干冒台威。下情無任懇迫屢籲之至。謹啓。

謝加料錢狀

右某今日某官奉傳處分。每月加給料錢二十貫者。某厚沾職俸。過蒙賞賚。羝羊之角且不羸。鼎鼎之覆能易滿。惟憂福盛。難報恩深。豈料雕蟲之白鼠之詞。日無可效。蠶底猶青蚨之術。月有所增。但懷隱谷之心。恐敗負山之力。惟願陪供陋巷之食。分濟遠鄉之親。同感厚恩。不傳遐佑。或成浮費。必速陶冰。下情無任荷戴兢惶。謹注之至。

謝衣段狀

某啓。伏蒙恩慈。賜及生衣段一十匹者。伏以風雖解慍。日可畏威。始當燕翼之時。忝受鮮華之賜。敢效八公之倡。欲銜六銖。但隨百姓之歛。同歛五銖。況乃某幸遇台陛。榮叨總門。質資千載之遭逢。每濟四時之服飾。感念而情踰父母。稱揚而禮異賓傭。今者輕縠衫材。細棟裝制。俾趨儀幕。許曳鄉裾。雖恩耀遠人。足呈妍於鮫室。而名慙奇士。甘致刺於鵝梁。下情無任感戴之至。

謝借示法雲寺天王記狀

某啓。昨日伏蒙恩慈。借示修法雲寺天王碑。綵毫乍開。俗眼初醒。唯慙盛印之庸流。忽覩銀鉤之妙迹。既成國寶。豈許家藏。竊聆將勒貞碑。始揮神筆。風亭減暑。天語是祥。固知垂鑄之蹤。便成甘露。況假崩雲之勢。永耀法雲。宜乎琬琰之詞。鏡彼瑠璃之地。共傳嘉瑞。水振芳聲。然則隋煬帝之故都。永爲寶窟。謝將軍之舊宅。終作幽田。下情無任捧讀祈禱。朶懼之至。其碑謹專路納。謹狀。

謝示延和閣記碑狀

某啓。昨日觀察衙推邵宗傳奉處分。賜及延和閣記碑本一軸者。跪展眞蹤。仰窺臣節。對銀鉤而手舞足蹈。望玉盤而魂飛魄揚。伏以太尉。力贊補天。心勤捧日。遂啓遷都之議。佇聆徙蹕之期。悲候宸遊。感成壯觀。但以尋章摘句。素非吳主之心。逃筆抽毫。唯在陳王之命。爰令幕客。謹撰碑詞。文使侍御。邱門顏回。融帳盧植。能揮眞筆。妙寫奇標。敍三年望幸之丹誠。則鼓傳衆聽。述一片勤王之忠節。則鍵照羣迷。實乃酣飫德馨。備陳事實。永使奇功祕略。皆令陋者。榮今。太尉相公。志切迎鑾。喜勝覽轍。任賛美於凌雲。百尺將掩能於入木。八分。遂乃親染綵毫。俾鐫翠琰。隨手而龍蛇旋活。迎風而劍戟交橫。書玉點珠。豈可比蘭亭醉本。撮雲挑鐵。只宜示蓬島眞仙。雖料末學。亦明殊貶。輒敢覬將顧。是知誘論。厚庸。何則名題桂宮。跡隸蓮府。雖忝一時之有遇。實無萬代之可稱。今者支使侍御。以好善心。得稱古力。騁眞才子之藻思。婦大丞相之筆鋒。推爲賓席殊榮。別是儒家盛事。則彼郭隗受黃金厚禮。莫卿沽白璧深恩。強欲比方。卻成溷黷。然則四方祗鑒。會筆之士也。莫不競効頻眉之態。潛希睡口之思。仰惜惜然。勤懃懃爾。如某者。舉海至海。雖云有心。執柯伐柯。猶恐傷手。持斧運而徒增健羨。遇神錐而便欲投降。唯願頒五千卷之書。庶幾人人之小兒。將何以剖析事機。講揚德業。然所願者。得睹龍飛玉劍。刻製牙旗。風雷振大捷之威。日月照中興之運。則某也有望於一言長值。或爲天上之人。萬里從知。免作池中之物。行唯踴躍。坐則騎舸。下情無任感戴之至。

謝探商料錢狀

某啓。某頃者西笑傾懷。南音著操。蓬飛萬里。迷玉京之瓊路。通津。桂折一名。作金榜之懸狀。附登。乃是常當之事。徒云遠遠而來。海隅未覺。方榮。家。江徼況勞於佐邑。由是詠南陸而引咎。望東道以知歸。伏蒙太尉。念捕德門。許遷代舍。滿毫染翰。深慙雪苑之清才。頂冢漁魚。遽忝絳臺之鯁秩。俾天上披裏之命。榮日邊垂白之親。以實父見知。則實同陳事。以遠人多幸。則不減漢貂。雖乎就食無方。久想宗族稱孝。於而煌

波阻絕。難申負米之心。風雨淒涼。空灑梁山之泣。既疏溫凊。又闕旨甘。但切貪躬。敢言養志。況又無鄉使。難附家書。唯吟陟岵之詩。莫遇渡溟之信。今有本國使船過海。某欲買茶藥。寄附家信。伏緣路涯易竭。溝壑難盈。不避嚴誅。更陳窮懇。伏惟太尉。念以侯門館次三千客。別庭闕已十八年。既免行傭。有希反哺。特賜探給三箇月料錢。所冀祿逐及親。遠分光於異域。志能求己。永投跡於仙鄉。干黷台階。下情伏增感泣。兢惶懇迫之至。其謝錢狀。別具上呈。云云。

與恩門裴秀才求事啓

某伏念身托德門。光生異域。雖沈埋末路之憂。而海燕含泥。有點汚畫梁之罪。跡賤而兢惶倍切。恩深而展効何期。豈合更寫卑誠。仰塵尊德。但以事非獲已。情或可哀。不辭鈇鉞之誅。冀滿斗筲之願。伏緣某昨聆廳主侍郎主銓。東洛道路不通。且在襄州。行李極困。早欲發遣專使。切緣力未副心。今有諸兄弟裴琛。遠將窮懇和告。輒具別狀。干瀆台階。下情無任戰竚之至。

前湖南觀察巡官裴琛啓

右件人。是某座主侍郎再從弟。某去乾符三年冬。到湖南起居座主侍郎之時。見於諸院弟兄中。偏所記念。自數年離遭剽劫。生計萬番。骨肉凋零。久在江南。近投當府。頗披情懇。泣告尊慈。駐留多時。不幸疾苦。遂且扶持發去。云欲遞往襄陽。迎接侍郎。今得書云。行至滁州。而去未得。道途既阻。溝壑是虞。況乃孤榜三十餘口。更無產業。未卜定居。伏緣某家寄月邊。路隨天外。杳無來信。固絕他鄉。既無寸土以分耕。寧有尺波而假潤。是以不量遐邇。輒具陳聞。命懸沸鼎之中。目斷台階之下。非不知捋虎鬚之險。非不知探龍頷之難。但緣近委門生。豈論賢貴。甚冀之與轉達。或恩官同。多士之與遠人。報德何異。伏乞太尉相公。以程窮計。盡收其柱促辜哀。特賜於盧尊管內場院。或堰塘中。補著微職。所冀月有俸入。便遷安家。幾卽自到襄州。令弟琛。仰副驅策。不虞汪分。浼瀆尊嚴。下情無任感泣兢惶之至。

獻生日物狀

某啓。伏以降跡仙山。翔行恩於俗界。挺神雜嶽。期定亂於危時。是以杞梓材長。松椿壽永。名字已標於令籙。兵符暫理於王鈐。伏惟太尉相公。具鎮襄壺。尼塡誕質。大任天降。中庸日彰。四夷咸頌。牛之門。遠樹仁蔭。萬姓歸返魂之域。盡德德馨。況今秦甸停狄。鎬京聚孽。息虎旅奔沈之患。望豹篇摘髓之機。暫施決勝之謀。永致昇平之運。則必坐寧環海。後當去育瑤池。五色輕雲。鎮隨行止。千年素鶴。就效歸期。獨保長生。卻登英位。調鼎佐主皇之命。衝杯勸金母之歌。自此漢室公卿。仰湊而空知望闕。仙家朋友。相逢而不來迎。某居近蓬峯。遇深驅坂。每睹靈臺之術。唯吟郭璞之詩。喜對今辰。敢陳善祝。龜蛇病骨。叨承救活之恩。雞犬凝心。竊有奮飛之望。下情無任虔誠欣抃之至。輒以海東藥物。輕黷尊嚴。謹具別幅。伏惟俯賜容納。謹獻念察。謹狀。

又狀

某啓。某聆天降賢人。濟天下之人也。是以材合地靈。性契天和。高闡德門。深匡帝室。伏唯太尉相公。漢師

仙格。魯聖儒模。推心於三代之英。鍊氣於五行之秀。今者正融韶啟。共慶誕辰。四方飽開闢之恩。萬族獻稱觴之懇。伏惟龍韜暫展。鶴卷妖氛。鳳輦遙歸。永與清連。然後喊白石生之妙術。從赤松子之勝遊。鑑頭五色之雲。久勞西望。豹尾指二京之路。暫事北征。俘揚滅寇之勳。便舉朝與之禮。某投身大厦。祝壽中春。下情無任感祠歌詠。欣躍之至。謹具別狀。輒申微誠。伏惟恩慈。俯賜念察。謹狀。

物狀

海東人形參一軀。　銀裝葫子盛。

海東實心琴一張。　紫綾袋盛。

右伏以靈資五福。瑞降三清。中春方盛於香風。上德乃生於遲日。凡荷獎延之賜。合申獻賀之儀。前件人參並琴等。形稟天成。韻含風雅。具體而既非假貌。全材而免有虛聲。況哲探近仙峯。攜來遠地。儻許成功於藥臼。必願捐軀。如能入用於蓬壺。可知實腹。誠懇非薄。冀縱延長。應顯尊嚴。倍增戰竚。伏惟俯賜容納。下情幸甚。

蓬萊山圖一面。

右伏以重陽照旅。仙界降真。雖長生標金蓬之名。而飛懇祝玉壽之書。前件圖。千堆翠錦。一朶青蓮。雪高疊出於靈池。雲嶺湧生於滄海。體載何輕。不愧瑣微。輒將陳獻。望以龍而股慄。隨賀燕以魂飛。伏惟略鑑心誠。俯賜容納。所冀近台座而永安寰海。展仙容而使對家山。許沾一廳之桑。直報三清之信。輕黷視聽。下情無任感祝歌謠兢竚之至。

人參三觔。　天麻一觔。

右伏以昂宿垂芒。尼邱降瑞。始及中和之節。爰當大暑之辰。仰沐尊慈。合申卑禮。前件藥物。採從日城。來涉天池。雖微三極五葉之名。慙無異質。而過萬水千山之險。貴有餘香。不揆輕微。輒將陳獻。所冀四人之藥。或同野老之芹。伏惟特恕嚴誅。俯容情懇。相蒙尊則後天而老。駐仙顏而與日長新。下情無任感祝忻躍兢惶之至。謹狀。

端午節送物狀

織成鞍韉一條。

右伏以蒹葭將宰。令節俄臨。遇天地之仁時。睹江淮之樂境。伏惟太尉。應五百年景運。用八千歲爲春。仰賞薰風。高揚提月。不假渡瀛之役。自成匡濟之謀。甘忝在末寮。合陳微禮。前件。鞍韉。鳳機是妙。獸錦成華。當恕影於追風。或資光於照地。伏願鞍也助百關水安之慶。韉也表四方率服之誠。干黷尊嚴。下情無任感祝兢惶懇迫之至。伏惟俯賜容納。謹狀。

雪扇一柄。

右伏以星火揚輝。雲峯發彩。遇陳太宰。鑒遙舜之節。效華封人。祝仙壽之誠。前件。扇。紐穿飛綿。輕鋪凍練。雖假丹青之跡。實含潔白之姿。戒規則不學齊紈。容詩圓月。委質則願依孫閣。得振仁風。謹獻台堦。無任

悚慄。伏惟俯賜容納。百生榮幸。謹狀。

謝新茶狀

右某今月中軍使俞公楚。奉傳處分。送前件茶芽者。伏以蜀岡奮秀。隨苑騰芳。始與採擷之功。方就裝籠之味。所宜烹綠乳於金鼎。泛香花於玉甌。若非精揀極鎔。即是閒邀羽客。豈期仙貺。猶及凡儒。不假梅林。自能愈渴。免求萱草。始得忘憂。下情無任感恩懼激切之至。謹狀陳謝。謹狀。

謝櫻桃狀

右中軍使俞公楚。奉傳處分。伏蒙賜及前件櫻桃者。伏以三春之下。始開羣芳。百果之中。獨詩先達。綴仙露而摘教鳳食。被德風而皆許芸香。遂令摘自喬枝。分其美實。豈期末品。亦荷深恩。捧持而色奪楚萍。咽盥而味欺蘇橘。何必貯於瑛盤上。始宜對白玉階前。勻排萬顆之珠。不唯眼飽。似服一丸之藥。使覺身輕。下情伏增感戴之至。謹奉狀陳謝。謹狀。

謝多子料狀

右伏蒙仁恩。特賜前件節料者。伏以某忝接德宇。不愧異鄉。萬里滄波。雖恨絕東來之信。三冬愛日。且獻遊南至之辰。豈料仁慈。別垂厚賜。玉粒既資於同類。霜牙乃出於兩岐。不勞大嚼之言。卻慎中堅之慮。莫謝酬恩報德。唯知飽食醉吟。下情無任感懼之至。謹狀。

謝蒸食節料狀

右伏蒙仁慈。特賜前件節料米麵羊酒等者。伏以映人舉令。回緣沮威。正吟化俗之仁風。又對順時之甘雨。仰沾豐餼。過贈新炊。況乃蟻蒸芳醑。蛆浮清醴。捧恩光而飽飫。豈止三朝。玩春色而醺酣。可期千日。祇知歌詠。何報陶鈞。下情無任感戴之至。謹奉狀陳謝。謹狀。

謝社日酒肉狀

右伏蒙恩慈。特賜前件酒肉等者。伏以候燕應期。句龍受祀。一年之韶光欲老。千般之旋思相攻。只知吟樂國之春。豈料捧仙家之賜。陵分甘膩。准減香醪。想田夫醉對之場。起海客狂歌之興。敢效陳平壯志。使發大言。唯尋徐邈前蹤。略拚中聖。其肉並酒。謹跪領訖。下情無任感戴之至。謹狀。

謝匹段狀

緋羅。紫綾。紫天淨紗。紫平紗。黃平紗。黃綾。黃絹。熟綿綾袴段。

右伏蒙仁慈。特賜前件匹段。蕊吞鳳轉。平疊鼓綃。猥分絳幄之餘。俾換褐袍之飾。不學毛尼巧說。遠明盧志殊榮。唯慙螻蟻之姿。不稱蜉蝣之什。但願勵於疑飲冰之節。報披朱拖紫之恩。下情無任感戴兢惕涕泣之至。謹奉狀陳謝。謹狀。

桂苑筆耕集卷十九

別紙狀（別狀九首　狀一首）

上座主尚書別紙
賀除吏部侍郎別紙
賀除禮部尚書別紙
濟源別紙
迎楚州行李別紙二首
五月一日別紙
謝降顧狀
與金部郎中別紙二首
書十首
與客將書
謝宋絢侍御書
答裴拙無子書

謝高秘書示長歌書

謝李館書

謝元郎中書

謝周繁秀才以小山集見示書

與海州張常侍書

賀楚州張義府尚書書

與假牧書

上座主尚書別紙

不審近日尊體疑膳何似。道惟滌慮。德以潤身。致五福之併臻。迎百靈之所處。伏惟節宣無爽。時望有歸。某隔窺鑾史之傳芳。備載達僚之晦跡。疏太傅登其組幄。備涉沾名。陶朱公泛彼柏舟。未忘邀利。豈若尚書。中庸守志。大隱存神。表獨見之能。察未萌之事。遂得高揚素節。夙避危時。到處煙塵。不污指鴻之目。終年雲水。能怡夢蝶之心。然而宸衷屢回。物情猶鬱。欲作山中宰相。其如天下蒼生。即期大駕還京。必赴上台虛位。斯乃萬乘瞻瞩。四方駐斬。某海燕含泥。委棲雲屋。池蛟得雨。早脫塵塗。感恩自比於互鄉。仰德但思於闕里。唯願泥沙賤質。永資陶冶深恩。卑情不任。攀戀虔祝。涕泣之至。謹狀。

賀除吏部侍郎別紙

某啓。伏承榮膺寵命。伏惟感慰。張司空之一匡西晉。則藻鑑無倫。謝太傅之忽起東山。則蒸黎是念。苟欲幽棲悅志。獨處忘憂。藏輝而屏耀秦臺。蘊味而懷調殷鼎。則乃智者仁者。止傳樂山水之名。賢才俊才。盡矢脫塵泥之望。彝情久鬱。美命遂行。今者侍郎。靜揖巖扉。高提銓管。萬族仰清通之鑒。一時進寒素之徒。致使關中之寇盜災消。海內之英雄道泰。近又竊聞風議。仰測天心。必謂文司。再歸重德。然則任賢得地。既叶五百年之期。好學趨門。必益七十子之數。紐集仙遊於蓬島。盛傳儒雅於杏壇。既搜虹玉驪珠。皆成國寶。倖見臺鑒。閣鳳永作家禽。某伏思萬里無依。久勞漂蕩。十年有遇。幸逢翔飛。異鄉榮垂白之親。遠路稱尼父生徒。光輝無比。陳至懇而驟輸三尺。銘深仁而腸結九回。下情無任抃賀踴躍感激之至。伏惟尚書念察。謹狀。

賀除禮部尚書別紙

伏承天恩。榮膺寵命。伏惟感慰。昔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則至於四科弟子。窺測尚難。況是萬里遠人。鑽仰何及。固不效尤於篆刻。請益於琢磨。強慢類鶩之詞。是讀猶龍之德。今者遠聆美命。俯切歡心。望斐中尊。迴冠鶯鸞之列。恩深大厦。空傾燕雀之誠。伏惟檢念。裴泉拯民塗炭。輔鈞契千年之運。竚雖七日之深。某跡忝諸生。身拘倅職。未由陳賀。下情無任抃躍兢惶。謹祝之至。伏惟尚賜念察。謹狀。

濟源別紙

不審近日尊體何似。伏想孟津別墅。沈水清源。風清而欲枕泉聲。雪曉而捲簾山色。既見坡舍秀起。固當道脫沖和。伏惟每慎寢興。早歸變堤。編驗月中之夢。贊成天下之春。卑情無任攀戀驚祝之至。謹狀。

迎楚州行李別紙二首

不審近日利涉長淮。尊體疑膳何似。伏以源遠桐柏。浪接蓬萊。雖隔鑾煙之期。而宛對清虛之境。開樂鏡而坦月暎。泛腐舟而況飯風調。誰言避地之行。實叶濟川之業。伏惟殺烈仙程。靜運鼎答。庶納保福。每加遵護。卑情懇望。謹狀。

又

某啓。今月某日專使至。伏蒙恩慈。特降尊諱。驚喜欣抃。不任下情。伏審尚書遠赴天庭。將遵水道。雖菊橈而思郭泰。指桂苑而訪劉安。皓神仙則楚俗皆疑。同雅頌則魯儒相賀。況某材質愚於楮矢。跡容列於蓬邊。爲倚德門。寢夜候府。今者佇迎鶴駕。即覩龍章。既知天幸遭逢。唯切日深踴躍。且曾暫陳浙沂之志。只見虛談。仲由悅泛海之言。終非實事。輒以管窺蠡測。冀爲古陶今朵。卑情無任攀戀欣抃兢惕之至。云云。

五月一日別紙

某啓。伏以黃雀風高。蒼龍星耀。方南而梅雖應夏。鋪煙而柳已凝秋。時定晏陰。缺資全德。伏惟尚書。處身無躁。深守禮經。親履考祥。雅符易道。恬淡則老聃讓美。清虛則周孔懷慙。冰光長泛於玉壺。豈須傷映。天意久留其金鼎。唯望親調。方當爲泛仙舟。必見鳳銜蓉莖。入康衢室。水福蓮蕚。下情無任虔禱。謹狀。

謝降顧狀

某啓。某未逢山棲。尚從廝役。所居官舍。深在軍營。雖異面門。實同廳巷。既乏君章之闌。可親馨香。空餘仲尉之蓬蒿。偏貴蔽寒。春日則蝶牽畫夢。秋風則蛩助夜吟。以此爲娛。無他所覬。今者方經離亂。再逢起居。但喜攀父母之恩。卻慙下兒女之淚。況某叨榮奉爵。就學漢儀。萎縱之膽氣雖羸。鄧艾之口詞甚內。唯深感激。莫備啓陳。伏蒙尚書。念以遠方。察其獨立。俯倘素念。每照溫顏。總及皆及。屈之言。俘銘骨銘肌之恩。卑來又蒙降三清之儀。顧一畝之窮居。方慙隨入室之賢。豈料忝式廬之念。非所敢望。時何自安。莫不思光遠耀於殊鄉。卑迹水超於末路。揣庸賤則華夷有隔。較輝榮則古今無倫。數年乖約。之期。常低俗眼。此日覩鳳儀之後。當展慙眉。下情無任感戴欣抃兢惕之至。謹狀。

與金部郎中別紙二首

不審近日尊體疑膳何似。既明且哲。則詩美賢人。視履考祥。則易稱君子。況屬遲日殺陽。光風逼照。燕歌鶯舞。深賞酌桂之歡。習水仁山。靜悅振梧之興。伏惟永資茂福。早副急徵。

又

某啓。某仰蕃格言。側窺性行。人能宏道。賢臣以致堯舜。爲先。世實須才。俊士以效桑由是恥。右者只傳於

方策。今也共仰於德門。伏惟郎中。大雅含溥。中庸處厚。既以高名肅物。能將全德鎮時。拄南空而嶽峙無雲。壁秋色而潭心有月。比者闔拋粉闥。竹領采轅。出分天子之憂。來想海人之望。況彼郡也。戶吞越水。窗列吳山。得袁宏舉扇之風。盡濤宿怒。使謝運枕帆之路。釣沼含春。及其五袴傳歌。百錢流譽。尋迎審滉。遙陟華資。懷寶令名。誰發迷邦之問。司珍正位。佇成匡國之謀。而乃得之若驚。直而不倨。遽勝於嚴牡。潤戶貪猷於酒賦。琴歌。久聆萬乘。肅懷。忽見四方失望。今者鼎鼐向思。鳳紀重興。皆傳長才。待示指南之制。魏年積變。佇申拱北之誠。入覲宸階。坐調梅鼎。豈正應月中之夢。必期成天下之春。然則致堯舜之大猷。永匡宸扆。效巢由之小節。不改尊樽。某遠賓鮫綃。慙非重價。仰趨馬帳。忝預生徒。下情無任攀戀。謹祝競惕之至。云云。

與客將書

某屬荄無依。斷蓬自役。長走而未離塵土。獨行而轉困路歧。昨者遠抱危誠。專趨朝筐。竿聲恐濫。琴調空悲。伏蒙將軍。念某來自異鄉。勤於儻道。曲垂提挈。得逢獻投。指喻情深。師冕不爲瞽者。奬如言重。卞和免作罪人。荒淺何堪。輝榮已極。但以某無媒進取。有志退居。以詩篇爲雀性之資。以書卷爲立身之本。卻緣雖曾食祿。未免憂貧。趨蠻則到處長空。范甑則何時暫熱。況乃家逃四郡。路隔十洲。窮愁則終夜煩熱。遠信則經年隔絕。時情冷澹。俗態澆訛。買笑金則易求。讀書燈則難致。天高莫問。月暮何歸。始知學者之心。須托至公之力。今幸遇相公。山包海納。雨潤風行。有片言可奬者。稱譽出華。有小技可量者。隨材入用。是以無一物不歸美化。無一夫不荷深恩。然則舉中國之人。咸承照育。豈可令外方之士。獨見棄遺。某不揆庸才。敢投清德。豈料將軍。許垂拯拔。每賜吹噓。他人之得喪榮枯。皆推命分。小子之升沉進退。只在恩私。儻或特假重言。終榮賤質。唯托針能入線。則同雖得處囊。某已恃賓途。粗諳吏道。如能騙策。未必銓藏。終當富見室家。豈憚城榮州縣。實以流年易邁。壯則免勞。自負。篋瓢則各職所安。如承命窺之恩。但勵採輪危。鶴出塵籠。稍識乘軒之便。今欲專修啓事。再獻相公。少申感謝之懷。預寫辭違之懇。不揣陳蕃之室。雖乘機立事。輸他附勢之榮。而守道安貧。庶且某也姜維之膽氣。雖蠶。邱艾之口辭甚訥。縱申拜謁。難具啓陳。聊托牋毫。代披肝膈。未能思己。先切求仁。將軍之心若鏡焉。無幽不察。小子之身猶也。唯命是從。干渎既煩。慙愧益切。伏惟終始俯賜念察。謹狀。

謝宋綱侍御書

伏蒙殊造。俯念移居。借賜官車。得離旅館。蹤跡之志。今者卜鄰甚靜。學殖可成。惟扃袁桑之門。贏得愛閒之樂。既諧素志。但感深恩。伏惟終始俯賜念察。謹狀。

答裴拙庶子書

某遠離海島。旅宦江皋。比者暫歸退居。稍期肆業。來投梁國。冀濟窮途。本望少蹔山賓。便諧谷隱。伏蒙太尉。念以雀有多病。鶴自遠來。特署職名。俾趨恩化。尋緣狂花有失。屬芥無依。轉知山鹿野麋。唯宜退縮。水謂鴻儔鵠侶。不合攀瞻。況乃器比斗筲之人。身隨刀筆之吏。旅舍既拘於雉堞。閭門可設其雀羅。自前年伏承庶子。特阻朝天。偶來避地。便欲托金牌之幸會。敍玉李之奬憐。專候起居。頗復感懇。蓋盡跡賤而動多悔吝。才微而易見乘捐。強自微榮。舊恩是爲玷。淺河穩。以此跧藏形影。綿歷歲時。雖知提筯有門。唯恐負荊無路。豈料庶子。恕以未陳。剛刺。先降劉殷。閱溫言而楚撫。捐身。捧華翰而陪珠。羅掌。兼蒙賢弟起居。未移蠭。遠賜榮緘。不遺異域之人。特辱同年之字。金膏珠粉。既垂靡拂之恩。蟬尾龜紋。並有依歸之望。莫不爲貽長借。甑甌生光。不唯誇衒於親朋。實所輝榮於遠俗。謹當古篋。撰日。盥沐拜慶。隱肝而盡瀝。卑微。擢髮而少遂厚貲。其他所奉尊旨。謹具別狀啓陳。云云。

謝高秘書示長歌書

伏蒙時飛。藻誨。編示長歌。玉海金山。難測高深之本。北方南國。徒觀美麗之姿。贊詠無堪。師資有路。正如青蓮居士。唯誇散誕之詞。白石山人。只騁荒唐之作。但以風月琴樽爲勝槩。不以君臣禮樂爲宏規。遂使千年萬年所流傳。皆嗟大雅小雅之淪喪。今覩四十三叔。行出人表。言成世寶。非才子之筆端。篤忠臣之襟抱。在今行古。既爲儒宗之宗。疑國如家。固是德門之事。天有耳而必當傾聽。雲無心而亦可卷舒。一言自此興。危邦。六義於焉歸正道。則所謂陳平宰社。衛豐何知。鄭艾盡谷。其志不小。永言他日。足驗前程。某長影雖迷。偷光匪懈。既知閱寶。直若發蒙。唯願將鵲舉籍章。傳於異域。豈獨以伯魚對管。誇向同聲。下情但增感戴。欽仰嗟歎之至。謹專祇候陳謝。

謝李琯書

某啓。某今月十日。得祇候見太尉。渤澥風息。蓬萊路通。慙非席上之珍。謬作壺中之客。伏蒙顏溫見照。陋質增榮。風翼龍鱗。終容攀附。凝鑿鈍犬。特許指呼。勉其檢慎之心。諭以奬憐之意。此皆副使不遺薄藝。累發重言。始當獨臥北窗。如蛙跳井。豈料榮趨東閣。似鶴乘軒。風雲既諧於因依。冰谷不遑於安處。感唯以泣。誠止無言。伏緣既忝從軍。難爲乞假。不獲祇候陳謝。

謝元郎中書

某啓。伏蒙太尉恩慈。特賜轉職。不任歡慶。某元蒙微懦。焦螟頓質。早因慕善。偶雅成名。爾後客路多愁。侯門寡援。麻衣始染於藍色。竹簡尋推其桂香。伏自去年。刺謁燕臺。職切鄰驛。皆蒙郎中。推心奬念。假力高揚。使孤根無委地之慙。短翮有凌雲之望。今者忽忝非常之遇。深慙不稱之譏。雖樂從軍。安敢尸祿。且蒙振準。翼已覺非官。難處鵷羣。固當自責。時日已具狀辭讓。以此未敢祇候陳謝。伏蒙恩私。特降榮誨。不敢欣抃。不任下情。

謝周繁秀才以小山集見示書

昨日早謁元戎。晚歸弊止。登戶庭之發光彩。聞几案之散馨香。遂因慧訊僕夫。果得捧承留示。溫辭一幅。粲然受益之規。雅什九篇。蔚矣思多之思。莫不振祀綱於六義。師冠冕於七言。既崇大雅之基。實播中和之譽。伏以諸從事鴻儔鵠侶。風苞鸞翔。集桂苑之名都。占蓮池之雅望。二十三官。即先靠備觀周樂。深聞

楚材。各陳賀詠之詞。能展縱橫之作。筆若寶錄。機不虛張。始窺八首之前。只謂衡多君子。終覽九華之後。方知魯出聖人。某今所以瞻望者。翠蓋早過東巡。白環免勞西獻。二十三宮。百步穿葉。一飛沖天。姮娥則迎入桂宮。王母則引歸蓬島。然後輟勝遊於御氣。展長策於濟時。來登郭隗之臺。坐弄陳琳之筆。則乃今朝麗藻。已掩八仙公之名。他日寶鑰。必益鮮才子之數。見邱門之請縣。待陳榻之解懸。某便欲銜璧乞降。擁衾請益。但以志勤詞戰。唯將鎖室反耕。道拙世塗。僅類杜門卻掃。未獲面申感謝。謹專修狀啓陳。云云。

與壽州張常侍書

當今聖天子在上。賢丞相在下。然而宿德令望可推者。唯我上公。暨滑臺中令兩地而已。初常侍靜妻前弊。權握使符。我上公以理狀聞。請寫真守。帝推曰俞。後常侍撫安郡俗。振肅兵威。大元帥以雄才處。請武前驅。帝亦唯曰俞。是得奔印分榮。剖符行化。踰月報政。盡活疲甿。實謂蕃之人永居壽域矣。則乃常侍遇賢丞相之知。入聖天子之用。乃武乃文。多才多藝。固以播在四海。某豈敢一二而談詠也。今所謂勝者。碧幢紅旆。高引前途。相幕將壇。別張勝地。謂予不信。神之聽之。

賀楚州張義府尚書書

國家自兵興以來。爵賞既多。官榮甚濫。然而常恐授受之未能。宜稱盡善盡美。固當有待。今則尚書。以累世勳望。以數年戰功。始假使符。旋迎真命。某將趙齊德。後聽好音。欣抃之來。篤誠而已。則非獨喜尚書屬甕賚之美政。實乃賀聖天子之得良二千石也。當惟云云。

與假牧書

伏以近日。俗尚浮題。言於贊祝。苟非全德。多是愧辭。某秉性近愚。處身所直。以目所覩。以耳所聆。方敢詠歌。固無諂笑。某自逢仁境。如歸故鄉。見百姓之安。則知三軍之樂也。見郡閭之泰。則知郡邑之適也。若非常侍寬猛相濟。恩威並行。則何以至村落之居。室家相慶。自近及遠。嬉嬉然喜遇慈父。然則政成一境。名達九重。即計冠鶚豐冠。旗纛建牙。榮膺真拜。大洽羣情。某無任感謝。謹詣深堂。稽祝。伏惟鑒察。謹狀。

桂苑筆耕集卷二十

啓一首

謝錄奏啓三首

謝許裝狀

送月杜裝狀

謝行狀

謝再裝狀

謝賜別紙五首

上太尉別紙五首

祭文一首

祭嶽山神文

陳情詩三十首

奉和上太尉詩

座主尚書絕句三首

歸燕吟獻太尉詩
酬楊贍秀才送別詩
行次謝太尉衣段詩
留別女道士詩
酬進士楊贍送別絕句
楚州張尚書謝相迎詩
酬吳樅秀才絕句二首
石峯詩
湖浪詩
沙汀詩
野燒詩
杜鵑詩
海鷗詩
山頂危石詩
石上矮松詩
紅葉樹詩
石上流泉詩
和友人除夜見寄詩
東風絕句
海邊春望絕句
春曉閒望絕句
海邊閒步詩
將歸海東嶠山春望詩
和金員外題嶠山清上人絕句
題海門蘭若柳絕句

謝許歸覲啓

某啓。早來員外郎君。傳奉尊旨。伏蒙恩慈。念以志久別庭闈。許令歸覲者。仰銜金誥。虔佩玉音。雖尋海島以榮歸。古今無比。且望煙波而感泣。去住難安。伏緣某自年十二離家。今已二九載矣。百生天幸。獲托德門。嘗忝官榮。仍叨命服。一身遭遇。萬里光輝。是以遠親稍慰於倚門。遊子倍榮於待路。唯仰趙衰之冬日。深駭旅懷。豈唯張翰之秋風。遽牽歸思。且緣辭鄉歲久。泛海程遙。住傷烏鳥之情。去愜犬馬之戀。唯願暫

謀東返。迎待西來。仰托仁封。永安桑跡。今即將期理缺。但切戀軒。下情無任感戴兢灼涕泣之至。謹奉啓陳謝云云。

謝行裝錢狀

伏蒙仁慈。特賜錢二百貫。又令辦行裝者。謹依處分。捧領訖。伏以某學虧力行。事過心期。燕雀銜泥。點汚常慙於廣厦。鼉頭抃戲。低個暗避於連鉤。每慎行藏。深規躁靜。豈謂謙而受益。或希屈以求伸。今者果達尊慈。令將遠命。榮歸故國。免却空囊。比陸生南說之囊裝。倍多輝煥。異孔氏東遊之輜重。豈唯炎燒。且彼虞卿白璧。郭隗黃金。徒欲耀名。終非濟事。是若念其枯養。愍以食貧。減二十日之棠封。濟數千里之家信。累載莫申其勞苦。一朝頓贈於旨甘。寧覲而既佩銀章。倍榮衣錦。懋德而但垂珠淚。顯效寶緡。下情無任感恩榮抃。涕戀兢惕之至云云。

謝再送月料錢狀

某啓。昨日軍資庫送到館驛巡官。八月料錢。伏緣某將命遠方。已奉公牒。暫離候館。即指歸程。既蒙別賜行裝。豈合缺缺職俸。缺難領受。遂使送還。不知庫司具狀申上。上伏奉缺缺者。筆飛雲鳳。顯示深恩。紙墨天龍。仰資厚缺缺遂還家之望。實驚潤屋之言。遠地賤微。雖有慙於缺缺。故鄉親識。必致敬於金多。通神則益驗魯褒。執辭則缺缺缺缺。伏以尊卑禮隔。辭讓無由。謹依處分。跪領訖。下情無任感恩戀德敬切併銜兢灼之至云云。

謝賜弟棲遠錢狀

某啓。某室弟棲遠。比將家信。迎接東歸。遂假新羅國入淮海使錢事職名。發詣雄潛。將歸故國。昨者伏蒙仁恩。特賜錢三十貫者。伏以翟棲遠。遠涉煙波。大遭風浪。僅存微命。唯有空身。雖志切烏鳥。竊慕在原之義。而舉慙騏驥。難期得路之秋。銜感而但喜聯行。泛梗而免處失所。今者某以榮奉使。得遂鄉親。貧泉沾潤之名。管稱子母。歸路光榮之事。皆屬善人。下情無任感恩放躍兢惕之至。

上太尉別紙五首

某啓。昨以鄉使金仁圭員外。已臨去路。尚闕歸舟。懇求同行。仰恢尊旨。伏蒙恩造。俯允牢誠。今則其別淮城。將登海艦。雖慙牽郭之裳。免涉胡越之言。路遠無奚。不假牽蒿之術。巨川能濟。唯懷銜說之恩。下情無任感戴之至云云。

又

某啓。伏奉手筆批誨。一行人並喜將息。穩風濤者。俯顧微流。仰窺尊念。望淮海則陟遐自邇。指風波則視險如夷。過蓬瀛言。盡明恩於撰纘。缺數至懇。顧無愧於賈緡。下情無任感激戀兢灼之至云云。

又

伏奉尊誨。藥袋子懸於船頭。不畏風浪。慎勿開之者。仰揆青囊。遠諭碧海。必使天吳息浪。水伯迎風。既無他虞。於霞津可訪仙遊。於蓬島。唯聊住來無滯。忠孝克全。萬里安流。水缺濟川之力。百年苦節。不欺臨谷

之心。下情無任感戴兢灼之至。

又

某舟船行李。自到乳山。旬日候風。已及冬節。海師進難。懇請駐留。某方忝榮身。唯憂辱命。乘風破浪。決擬行期。若及春日載陽。必無終風且暴。便當直帆。得遂宗慤之言。長楫知篙。實涉惠施之說。雖抑資恩照。不憚險艱。然正值驚波。難踰巨壑。今則已依曲浦。特下飛廬。結茅茨以庇身。掃蓽扉而充服。候過殘臘。決擬行期。若及春日載陽。必無終風且暴。便當直帆。得遂榮歸。謹具別狀。咨申。伏惟云云。

又

某啓。自叨指使。唯欲奮飛。必期不讓秋鷹。便能截海。豈料驚威跋疐。尚類曳泥。雖慎三思而行。且乖一舉之傳。既勞淹久。合具啓陳。某嘗讀國語。見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展禽曰。今茲海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而避其災。是歲也。海多大風。冬暖。伏見今年。自十月之交。至於周正月。略無霧發。倍覺溫燠。必恐魯修濫觴。幽改成詩。靜思漢疏之興歌。大風可擢。遙想田橫之寡跡。絕島難依。遂於登舟。近浦止泊。祖鵠無矢。藩羊自安。唯願時熱後行。必當利有攸往。泛瓶罄而不渝。指渤海而非遙。寓申專對之能。早遂再來之望。伏惟云云。

祭嶽山神文

維年月日。新羅國入淮南使檢校倉部員外郎。守翰林郎。賜緋銀魚袋金仁圭。淮南入新羅兼送國信等使。前都統巡官。承務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崔致遠等。謹以清酌生牢之奠。敬祭懸于嶽山大王之靈。竊以昔辨方圓。始分淸濁。誠作江海。結爲山嶽。石戴土而土戴石。小者礙而大者崇。然而罕有威神。靜無稜角。與堆阜而相接。見邱陵之可學。惟蘊磊落。高臨觀壑。巉巉皓皓。俯壓鯨潭。上則爲雲雨之根。下則爲波濤激射之窟。朝則迎金烏而初出。夜則送銀蟾而後沒。是以峻德能彰。乎東夏西夷。元功不假。乎兩北忽。則彼織女之機倚河漢。奏帝之橋架溟渤。徒衒其名。莫勞我形。每聞蘊藏其片玉。豈唯圓列於雙璫。遂使往來者虛寫精誠。既藉靈之可鳴。信黎機之非罄。今者仁圭等。久銜遠命。致遠也。始奉殷聘。喜歸舟之既同。佇遊靈之能效。不患胡越之殊。寧驚乎郭之名盛。去歲初冬。及東牟東渡。以滄流尚遠。元律將嚴。浪形劍劍。而爲難浮。風勢巖巖。而爲恐辭。龍。遂驅刳木。聊安斷蓬。一昨雖迎端月。猶恨後風。延頸而待逢。候燕。回眸而送盡。歸鴻。方期利涉。驚從篙叶。直指蓬林。輕浮芥葉。豈輸馳馬之號。頗較秋鷹之捷。遠詣靈峯。雖承寶宮。但覩其奇。遂倒瀛於巨浸。碧嶂高枉於晴空。仰威靈之變塵。外。想彫巒之飄雲。中。於是潔饋。饋擇肥饒。酒醴斯臨。牲牷粗豐。謹賛薄禮。敢覬陰功。伏惟大王。潛施呼嗚。密降指縫。使波神拱手。川后斂容。楚師之南風且競。鄭伯之東道豈通。照水鏡之心。既分妍醜。擊士蠡之口。無雜嘻咍。則可朝穿汗漫。暮蹈鴻濛。去採石華。必同函丈。行吟肉脯。免效張融。加以某臨川自審。登木增慙。僅昔年作夜光。亦爲夕飲。幾年獨處。於鼓篋。今日方期。於扇枕。將問荊州之絹。忝披會稽之錦。見龍若驚。心如捧盎。雖智有不逮。而時然後行。況發御筆。蹈滑土程。今則裹裝既飾。儼有行色。翫淑景以歌吟。汎安流於憩息。唯托大王之風。早歸君子之國。俾傳帝命。無曠神祇。尚饗。

陳情上太尉詩

海內離憂海外人。問津何處是通津。本來食祿非求利。只爲榮親不爲身。客路離愁江上雨。故園歸夢日邊春。濟川幸遇恩波廣。願濯凡纓十載塵。

奉和座主尚書避難過維揚寄呈示絕句三首

年年荊棘侵偏苑。處處煙塵滿戰場。豈料今朝覩宣父。豁開凡眼睹文章。

亂時無事不悲傷。鸞鳳高飛出帝鄉。應念浴沂諸弟子。每逢春色耿離腸。

濟川終望拯淪沈。喜捧清詞浣俗襟。唯恨吟歸滄海去。泣珠何計報恩深。

歸燕吟獻太守

秋去春來能守信。暖風淡雨頻相請。再依大廈須知許。久汚雕梁卻自慙。深避鷹鵰投海島。淚他鶯燕戲江潭。只將名品齊黃雀。揭諸衙環意未甘。

酬楊贊秀才送別

海樓雖定隔年迴。衣錦還鄉愧不才。暫別蘇城當葉落。遠尋蓬島趁花開。谷鶯遙想高飛去。（時鶯生在谷之行。）遂家事慙再獻來。好把壯心謀後會。廣陵風月待衝杯。

行次山陽縣家太尉寄賜衣段令充歸覲縗信物謹以詩謝

自古雖將盡錄行。長卿翁子占盧名。既傳國信兼家信。不獨家榮亦國榮。萬里姑成歸去計。一心先算卻來程。望中遙想深恩處。三朵仙山目盼橫。

留別女道士

每恨塵中厄宦涂。數年深喜識麻姑。臨行爲與眞心說。海水何時得盡枯。

酬進士楊贊送別

海山遙望曉煙濃。百幅帆張萬里風。悲莫悲兮兒女事。不須惆悵別離中。

楚州張尚書水郭相迎因以詩謝

楚天霜霰雪秋。旗華高飛訪葉舟。萬里乘槎從此去。預愁魂斷謝公樓。

酬吳醫秀才惜別二絕句

榮祿危時未及親。崇嵯歧路惱勞身。今朝遠別無他語。一片心須不愧人。

殘日塞鴻高的的。暮煙汀樹遠依依。此時回首情何恨。天際孤帆窄浪飛。

石峯（中和中長。乎冬十月。本使車從。泊舟於大孩山下。凡所入目。命爲其名。雖月吟風。盼成十首。竹篇具外。）

巉嵒絕頂欲摩天。海日初開一朵蓮。勢削不容凡樹木。格高唯宜好雲煙。點酥塞影妝新雪。寫玉清音噴細泉。靜想蓬萊只如此。應當月夜會羣仙。

潮浪

驟雪飄霜千萬重。往來弦望蹤前蹤。見君終日能懷信。暫我趨時盡放慵。石壁戰聲飛露壁。雲峯倒影撼芙蓉。因思宗懿長風語。壯氣橫生憶臥龍。

沙汀

遠看還似雪花飛。弱質由來不自持。聚散只憑湖浪簸。高低況被海風吹。煙籠靜練人行絕。日射疑霜鶴步遲。別恨滿懷吟到夜。那堪又值月圓時。

野燒

望中旌旆忽繽紛。疑是橫行出塞軍。猛焰燎空欺落日。狂煙遮野截歸雲。莫嫌牛馬皆妨牧。須喜狐狸盡喪羣。只恐風驅上山去。盧教玉石一時焚。

杜鵑

石罅棋危葉易乾。風霜偏覺見摧殘。已饒野菊詩秋豔。應羨巖松保歲寒。可惜含芳臨碧海。誰能移植到朱欄。與凡草木遊殊品。只恐憔夫一例看。

海鷗

慢隨花浪飄飄然。輕擺毛衣真水仙。出沒自由塵外境。往來[illegible]洞中天。稻粱滋味好不識。風月性靈深可憐。想得漆園蝴蝶夢。只應如我對君眠。

山面危石

萬古天成勝琢磨。高高頂上立青蘿。水無飛溜侵凌得。唯有閒雲點觸多。峻影每先迎海日。危形長恐蝕潮波。縱饒蘊玉誰回顧。舉世謀身笑卞和。

石上矮松

不林終得老煙霞。淵底何如在海涯。日引暮陰齊島樹。風敲夜子落潮沙。自能盤石根長固。豈恨凌雲路尚賒。莫訝低顏無所愧。棟樑堪入晏嬰家。

紅葉樹

白雲巖畔立仙姝。一簇煙蘿倚畫圖。顏色也知於世有。閒情長得似君無。宿粧含露疑垂泣。醉態迎風欲待扶。吟對寒林卻惆悵。山中猶自辨榮枯。

石上流泉

琴曲雖詩妙手彈。遠幹雲底響珊珊。靜無纖垢侵金鏡。時有輕飈觸玉盤。嗚咽張良言未用。滂沱孫楚枕應寒。尋思堪惜清冷色。流入滄溟便一般。

和友人除夜見寄

與君相見且歡吟。莫恨流年摧壯心。幸得東風已迎路。好花時節到雞林。

東風

知爾新從海上來。曉窗吟坐思難裁。城憐時復搖奪幌。似報故園花欲開。

海邊春望

鷗鷺分飛高復低。遠汀幽草欲萋萋。此時千里萬里意。目極暮雲關自迷。

春曉閒望

山面烟雲風惱散。岸頭頑雪日欺銷。獨吟光景情何限。猶賴沙鷗伴寂寥。

海邊閒步

潮波靜。退步登沙。落日山頭簇暮霞。春色不應長惱我。看看即醉故園花。

將歸海東嶼山春望

目極煙波浩渺間。曉烏飛處認鄉關。旅愁從此休凋鬢。行色偏能助破顏。浪蹙沙頭花撲岸。雲班石頂葉龍山。寄言來往鷗夷子。誰把千金解買閒。

和金員外贈嶼山濟上人

海畔雲菴倚碧螺。遠離塵士稱僧家。勸君休問芭蕉喻。看取春風滅浪花。

題海門蘭若柳

廣陵城畔別蛾眉。豈料相逢在海涯。只恐觀音菩薩惜。臨行不敢折纖枝。

南陽集

趙湘撰

原序

彝子以布衣偕計來京師。凡當世有名士。必求得其文章。盡疏之牘。凡數十百家。其間南陽趙叔靈詩。纔十餘解。清整有法度。渾焉所得。不琢而美。無丹雘而采然。恨未見其多。嘗醴泉爾。而雅音不章曲。其賺予顯也。後四十年。予爲益州。于是叔靈之孫抃。以殿中侍御史領益路轉運使。始索得叔靈所集。疾啓而玩。快然乃大徧所索。則詩之外又有文焉。其文恢亂沈蔚。不減于詩。然叔靈以詩自名。信其好也。叔靈名湘。淳化中貢進士。未試而春官已題其警句于都堂之壁。俄中第。調廬江尉。期期卒于官。生平所蘊。未及設張。論著不盈志。名雖在四方而不徹天子。齋恨大晉。與化而蠹報。亨之昧昧。使仁鄙一歸于數。可勝歎哉。殿中曰。君既知吾祖。請遂冠篇以信于傳。予曰諾。大抵近世之詩。多師祖前人。不丐奇博于少陵。而散于靡詰。則肖貌樂天。祖長江而慕許昌也。故陳言舊辭。未讀而先厭。若叔靈不傍古。不緣今。獨行太虛。探出新意。其無藉一家者歟。惜壽奪其北。不克廣取而究述。寧天于詩有所嗇乎。殿中蹈處此。復有名于時。爲天子才臣。則叔靈弗大于身而大于後者。身雖殁。其言立。意所謂不朽者。叔靈尚無憾云。雍丘宋祁撰。

按趙湘南陽集。宋時已失傳。故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均不載。四庫館臣以北宋人詩文傳者日稀。特從永樂大典摻出。又益以宋文鑑、刻錄、方輿勝覽、瀛奎律髓、文翰類選、雲門集、嬾柯山志諸書。所選叔靈之詩。輯成六卷。冠以宋元憲序文。後附歐陽文忠等跋尾五首。用聚珍版印行。即此本也。繼而南城胡氏。又據此本翻雕於粵中。惟叔靈之詩。宋本嚴陵集中。尚載有五七言詩四章。長塘鮑氏曾採以附注於所刻者舊聞之第八卷。仁和勞格亦錄其題於讀書雜識。因據以刻爲拾遺。勞氏又謂此本第三卷七絕五首。全見於韓持國之集。亦名南陽集第十四卷。蓋持國之集。亦名南陽。因而誤採。特記於此。他日重雕。似可刪雍此一體焉。光緒二十一年乙未首夏。會稽孫星華子宜識。

南陽集目錄

卷一　賦三首　頌二首
卷二　五言律詩六十八首
卷三　七言律詩三十二首　七言絕句五首
卷四　箴銘六首　辨四首
卷五　說四首　雅八首　五言排律二首　論二首　解一首
序六首
卷六　雜著六首

臣等謹案南陽集、宋趙湘撰。湘字叔靈。其先自京兆徙家于越。至湘始家于衢。遂爲西安人。登淳化三年孫何榜進士。卽熙寧名臣資政殿大學士趙抃之祖也。宋史抃傳。不著世系。故湘仕履始末。亦不具于史。惟蘇軾爲抃作碑。稱湘官廬州廬江尉。其後追贈司徒。則以抃貴推恩者也。湘著作散佚。僅宋文鑑載其春夕偶作詩一首。刻錄載其刻中齊唐郎中所居橋詩一首。瀛奎律髓載其贈水墨僧上人、贈張處士詩二首。文翰類選載其秋夜集李式西齋詩一首。雲門集載其別耶溪諸叔詩一首。爛柯山洞志載其遊爛柯山詩一首。餘悉不傳。併南陽集之名。知者亦罕。惟永樂大典所載詩文頗多。裒之尚可成帙。北宋遺集。傳者日稀。是亦難覯之秘本矣。案元方回作羅鄴可詩序。稱宋剗五代衰習。詩有白體、晚唐體。晚唐一體。九僧最迫真。寇萊公、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祖。凡數家。深涵茂育。氣勢極盛。又回所選瀛奎律髓。評湘贈張處士詩曰。清獻家審言如此。宜乎乃孫之詩。如其人之清。有自來哉云云。其推挹者甚至。然向鉉湘二詩。皆取其體近江西者。殊不盡湘所長。今以永樂大典所載觀之。大抵運意清新而風骨不失蒼秀。雖源出姚合。實與雕鎪瑣碎務趨僻澀者迥殊。其古文亦擯除排偶。有李翺、皇甫湜、孫樵之遺。非五季諸家所可及。沈埋晦蝕。幾數百年。今逢聖代右文。復得掇拾散亡。表見于世。豈非其精神足以不朽。故光氣終莫可掩歟。其中揚子三辨一篇。推重揚雄。殊爲過當。然孫復、司馬光亦同此失。蓋北宋儒者所見如斯。不能獨爲湘責。知其所短則可矣。方回又稱清獻濟益路時。宋景文序叔靈集。歐陽公跋亦稱之。是原集實抃所編。宋祁、歐陽修皆預裁定。名流精審。體例當必可觀。惜其目次已不可攷。謹分類排訂。釐爲六卷。具錄如左。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　昀
纂修官檢討臣王汝嘉

南陽集卷一

宋 趙湘 撰

賦

正性賦

性。天性也。不可以不正。易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又曰。利貞者。性情也。從而正之。則爲仁。爲義。爲剛直。爲果毅。其于君也。爲唐堯。爲虞舜。爲禹湯。爲文武。其于臣也。爲夔龍。爲伯益。爲皐陶。爲說。爲申。皆是也。其于教也。爲尹。爲旦。爲丘。爲軻。反而邪之。爲詭。爲詐。爲淫亂。爲錯雜。其于君也。爲夏桀。爲商受。爲秦始。爲隋煬。其于臣也。爲嵇奇。爲管。爲蔡。爲高。爲斯。其于教也。爲楊。爲墨。爲申。爲韓。抑邪之正。損益可知也。士君子立身。將保太和決利貞。非正性則不可得。故作正性賦。

噫嘻乎。淳和之遐兮。天性靡常。澆漓之生兮。錯雜玄黃。執之以正兮。厥道彌昌。捨之而邪兮。其道將亡。悲夫君子之爲性兮。豈不宅正而居方。將卜基于聖闕兮。實爲其良。薙詭譎之根兮。投彼遐荒。驅忠良之砥兮。卽乎中央。斥道斥德兮。振乎紀綱。繩聖墨賢兮。求諸棟梁。崇仁乎高墉兮。燥義乎牆。搆禮于廡兮。作樂于廊。惟聰啓戶兮。惟明啓房。惟智是奧。惟孝是堂。始經中而營外。終藻文而繪章。嚴其閨兮。魑魅不得而飛揚。職其事兮。淫亂不得而弛張。次三皇兮。爲虞而爲唐。後二帝兮。爲禹而爲湯。尹完旦葬兮。其址焚煌。

丘墟。荊蛙兮。厥道芬芳。伊姦回之肆毒兮。情性爲殃。惟昏愚之嗜昧兮。仁義攸荒。隨澆逐浮兮。深爲滄浪。積亂堆邪兮。如彼高岡。蠹壞朽桷兮。爲韓爲莊。拔柱傾基兮。爲墨爲楊。始絕聖棄智兮。其禍微茫。終反道敗德兮。罹毒汪洋。孰當救之兮。捨短從長。非正夫性兮。其何以當。惟其固之兮。罔用弗臧。俾之求象兮。槃于苞桑。

姑蘇臺賦

勾踐病使西施來。夫差悅作姑蘇臺。于是闢椒築蘭。基煙搆月。屹屹而立。出巖谷之超絕。雖沈鏤檀。塗霞彩雪。搜瓊取塊。疑山之枯。懸珠錯金。畏海之竭。參其上若天門之欲逼。壓其下若地軸之將折。檐飛鳥礙。欄倚雲截。山其節。藻其梲。欲使西施慰其心。而旦夕望越。復虛其神魂之未樂。命金石絲竹。發宮商羽角。奏聲鄭聲。日月更作。衆喧吞之于管。萬籟沈之于索。覽裳麥差。若晴霞之未移。歌喉宛轉。若貫珠之在茲。肉如山焉。或爲而棄之。酒如河焉。或飲而傾之。遂使一人兩人笑。而千人萬人悲。一人兩人飫。而千人萬人飢。悲者之聲。百倍于歌之聲。飢者之情。千倍于酒之醒。嗚呼。夫差之心也。西施樂則知天下人不樂。則不知。知者則憂其憂。不知者亦不增其羞。夫差之耳也。西施懽則聞。天下人哀則不聞。聞者則憂其不懽。不聞者亦不察其哀。使人惶惶。不知所裁。忠臣之言。賤如紅埃。一旦樂極。越兵東來。歌變舞龍。褫扇柄摧。以金以玉。爲塵爲灰。噫兮鹿兮。優哉游哉。嗟吾不知西子登是臺也。望越耶。待越耶。樂吳耶。醉吳耶。向使夫差憂吳之民如西子。周吳之墟如姑蘇。則雖鴟夷之響。自救無據。何暇爲人謀。吳之滅也。人或悲之。吳之後也。秦其鄰之。秦人亦悲。悲之未終。變之爲阿房宮。阿房之後。魏人復哀。哀之未已。變之爲銅雀臺。銅雀之後。陳人知之。陳不自見。變之爲水殿。水殿之間。隋君及之。隋不自憂。變之爲迷樓。迷樓之後。知之而不自知者。雖百世可知也。吁。

後威知賦 并序

前威知賦。隴西李翺作。其威梁補闕肅也。後威知賦。南陽趙湘作。其威羅著作處約也。蟾拱二年秋九月。湘窮悴在衢。適羅君衡欽恤之命南來。湘始聞羅君好詩。復以王命迅遽。罔以留觀。不暇以所爲文爲贄。但獻詩二軸。就館一見。稱賞過分。且曰。當垂名爾。豈止博一第換一官而已。余當力戲子之善于公卿大夫之前也。遂夫去衢赴輦下。過蘇杭揚泗之間。逢知識之士。往往不語他事。而騰口振齒。首鼓其名。南北之人有來衢言是事。時時聞之。蹤一年羅君不祿。湘不幸也。又一年湘由再舉抵京師。復于朋友間聞君吹唱之聲。猶在耳也。又聞以湘章句題公卿屋壁間。其志也。蓋欲使王公大人共知之。然後共威之。聆其說。酸腑臟。睫不知身之所以處也。嗚呼。知己不易得也。羅君當時之譽。確然未嘗輕許湘也。何人獲譽如是。得非天與之而又奪之耶。所以恨者。惟始一見。未得盡贄文藝。是所贄之淺而受知之深矣。苟天授羅君使湘再見。得罄所有。羅君必當直爲于明天子之前。況于公卿大夫乎。不知梁肅之知李翺。能如是乎。噫。趙湘之賢。不如李翺。羅君之知。踰于梁肅。是使湘泣血增感。不知天之奪羅君耶。厄趙湘耶。因作後威知賦。比夫翺之作。

或辭有所淺而或有所深者亦無多愧也其辭曰

惟歲庚子西風其涼余未知名倅于遐荒羅君翹軺聿來南鄉其儀鏘鏘其聲煌煌文借沸騰以充四方余將求知竄于道旁始聞好詩風教用昌因賈其有僅三十章始獻刺而登門終覽辭而登堂一見君子婉兮清揚鼓舌大稱發言尤良若金應石類宮入商雜謂其藝垂名必當一第匪艱一官乃常吾歸京師子詩在囊公卿大夫吾其首揚去衢赴京道阻且長或經蘇而涉杭或過泗而館揚逢人有言盍稱允臧聽者在側視者在旁心怪色變眉伸目張自東自西或昭或彰洎止帝墟厥臂思攘嘗題獻詞公卿之牆奮于異人啓于周行詢我且譽于湘有光將使立事乎清朝受吉乎黃裳辛丑不幸羅君云亡目惟血零心如刃傷上不可窮乎高天之蒼蒼下不可問乎厚地之茫茫嗚呼羅君天胡不祥知我之深曷羅其殃昔梁去世翔既頓兮且狂今羅奄泉湘亦悽而復愴湘之文莫甚乎翔羅之知特深于梁羅生則余之道兮汪洋羅沒則余之道兮微茫噫嘻噫嘻天錫余知何始與也而終奪之羅之知兮若是余欲報兮何爲朝夕之池兮余謂可以挹嶔巖之華兮余謂可以持惟羅之知兮雖今日後日徒念茲在茲羅君去兮余將騁依不遇厥德雖悔可追已而已而

雅

聖號雅二篇

法天宋天子所以神也

天監王德莫如宋赫宋道平平莫如法天皇法昊天殺罔攸私逆乎鬼方化被孔時維戩維祿維生維育彼彼蟲魚及爾草木惟命克遂于其有叙　皇振厥猷法天以寧我法我度我經我營或風或雨或雷或霆日月昭然奮皇之明霜蕭以平露澤以清左右百辟爛兮星　皇寶法之配道無作始則以寬終靡庸度嗚呼下民亦孔之莫皇鑒下土將安將樂皇視四方罷醜匪惡法爾天永民禱斯格

法天三章一章十四句二章章十二句

崇道皇自道也

赫赫君道皇其崇之遹彼丕教皇實基之維基伊何實以無爲海隅蒼生被服熙熙　天下既平狄人既庭其棘匪勞神聖以寧無亂斯聰無惑斯明衣裳自垂冕旒是凝　烝哉皇極道靡有息勤勤以蒙罔覩其迹盤飲自鼓耕食自績維相以歌勿荷後辟　皇宅斯道汗汗浩浩賢俊蕃蕃鐘鼓考考爰煦爾赤爰爰其老樂只萬國寧總攸寶　皇道靡微載昭載晰克彼有載萬國是悅皇矣聖朝綿爾瓜瓞是崇是潔萬世貽厥

崇道五章章八句

頌

宋頌并序

臣湘言古皇王之德若日月流乾江河注坤烜赫不沒浩浩無息雖鳥獸魚鼈草木動植之類咸

蒙性命保合不道章人憲物橫今亂古彝倫攸叙文武不墜故厥猷塞夷夏功德弗窮括而書之爲三墳爲五典爲八索爲九丘然後讓訓誥誓詩頌銘贊等相繼而興咸以紀聖人之績述其行道敷德演教暢化使後世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治而弗忒焉故稱唐堯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稱舜曰若稽古帝舜重華協于帝又曰明四目達四聰稱禹稱湯稱文稱武皆有道焉周公旦召公奭大聖大賢相樵雅頌唱聖君賢臣之大業發五聲八音風騰四方治則頌亂則刺聖人之道不爲巖穴之人而捨道是以尹吉甫召穆公等皆極宣王之頌厥後兩漢之名士顏能頌皇王之風若相如揚雄班固司馬遷尤篤是事凡炎漢之事迹罔不研極皆宋齊梁累累有焉然其時君之道或沿襲之不至故厥頌之風亦漸微弱陳隋雖有文學之士頌爲淫哇雅正之風遂息頻末皇唐發揮帝圖頗延上聖下明遠邇厥猷斯文既盛頌聲甚聞其未及季千跳梁六馬奮蹄朽索遂翦草草後君文勢如僻巫詞淫唱不生清風頌源無汙流失其暢繇是四海之內雕析崩散由不連帶河不續礪車既異軌書復殊文仁義禮樂其將頹耶怨怒哀思紛然聒聰上帝降監矜及下土祚我炎宋綽復其道太祖皇帝率受天命瑤璣七齊班瑞萬牧追二帝之道體三代之事流凶擯賢舞羽階陛荊琛湖賓南盡海際比于庸蜀微虛彭濮人聲教一被罔不率服益爾含戴久翳煥旭渴飲飢食暑涼寒燠浴天之下莫不受福今皇帝纂位立極光照天地浙右士獻太原面縛黃鉞白旄不乘左右天下大定日月所照風露所霑鴻賓葵捧一一無異然後張廣禮修堅樂騙信馳惠浸仁沐義宗廟社稷郊祀耕籍之事歲無虛焉徇路之器立春以鳴區宇文物翕然爲變嘉祥上瑞若麗天者蟠地者懸于雨露者附于草木者奇爲禽獸者豐爲稼穡者維月繫日維日繫時知良史之不遑暇食至于拳拳待天下賢俊躬試而親禮升降黜陟坦然明白由是左夔右龍前稷後契凡百執事駿奔走莫不克賢風教輯睦天地肅節易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傳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今推尊吾君之道克定天下不因流杵之血守文于域中恬澹沖寂恭已南面姦回汨沈正直飛舉皓末出而俗化典將啓而時行所謂先天弗違後天奉時者豈功不出于武王哉易傳之稱堯舜者豈止待于堯舜而不待于後之聖君焉是冥符之道不在沿襲者非天與天授乎故觀吾君者可以知堯舜焉可以讀易傳焉武王之功既未盡善夫豈下乎宣王之道耶詩人之頌宣王鋪煥赫奕至于今日而吾君之道詎宜默默乎方今左右前後巖穴藪澤悉多聰明之人而頌吾君者莫不衆也然吾君之功業巍竭天下之知慧冀天下之筆舌豈能罄露其淵奧故天地之功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吾君之道亦然也然而生其時爲儒冠而不能薄頌仁聖之業亦負笑于樵夫爾臣湘謹清淨心意盥沐舌髮稽首寫昊拜手皎日撰爲宋頌以告于神明其辭曰

混茫皇天錫皇羲教農化勛紀華彰繼華于禹承禹于混比于文武逮其成康聖道攸傳富壽無疆乘仁天命不常巖厥侈毒祚歸巨唐唐孫復昏蕩于四方民瘼其咨遂于懷襄草創中間崩析滋章

割山裂川。國爲披猖。氓不堪命。神恫其殃。俾宋有圖。橫弛堅張。日月五辰。齊其啓光。實維太祖。肇基建邦。有若有苗。逆命弗祥。爰整其師。赫怒斯揚。荆舒既貢。南海趨蹌。庸蜀微盧。雖險無當。惟爾曰夏。毒靡有流。民始克昌。壓飢而饌。久渴而漿。冰極授衣。暑煩降涼。洎我聖君。傳葉振芳。聖神仁明。浩浩汪汪。吳人來王。并汾懾降。服不以戎。鼓罔其鏜。風雨攸暨。如禽集翔。溢復天人。禱修夏商。前正後血。左賢右良。忠正並輔。回邪踢藏。鰥惸寡矜。寇屏宄亡。熏蒸石黎。法衡度量。乃宅孝悌。乃謹序庠。衣帛食肉。罔有攸傷。閑譏匪艱。什一靡寵。雖有罟網。不羅汙潢。雖有山林。不亂斧斨。雖有權衡。民不以強。雖有郛郭。民不以防。宗廟既清。郊社甚莊。品物爭瑞。史載交相。未諳俗化。將時合蒼。盈耳四海。但聞洋洋。其雍其熙。無施無爲。乾坤法之。治于垂衣。蒙彼蚩蚩。不覺不知。天下一致。夫何爐思。淸之淨之。平之泰之。後變于道。殊途同歸。偉焉厥圖。本蕃益枝。百世之後。實流其奇。史官既良。廉哉具書。古有吉甫。爲宣王詩。是故臣湘。作夫頌辭。聖德形容。神明告茲。狂斐恐懼。少頌史遺。

送鶴部劉侯赴闕詩 并序

天子富有四海。諸侯遞職于四方。天下爲藩屏者。有遠近小大。民有奢儉淳猾。故天災時數。隨其土地有吉凶否泰。則政事有好惡險易者。雖古亦然。當天下之凶否者。惟聖人乃能禦之。當一方之災祥者。惟賢人乃能守之。由是聖朝懷四方之選。革唐室之故。不以牽旗熊軾之貴。使有千里必命服讀聖人書。行聖人教。識天災時數之變。知奢儉淳猾之俗。察吉凶險易之事者。乃能爲之。如是焉始命之于宰相。命之于天子。亦以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也。廬之爲郡也。不在邊徼。不可謂遠矣。其支邑在商世有放桀之地。在春秋時則有稱唐子者。稱舒鳩者。其爲大亦可知矣。然而其土沃壤。其民侈僭。其風猾。其俗險。六朝之後。兵不及其境。周世宗皇帝下十四城。怒詩敵者。則苦書而不苦于廬。蓋是其土地益富。人民益騈。維屋宅牆宇。皆丹刻欂栱。玩具器皿。皆雕鏤金玉。子女服飾。皆紈繡珠翠。燕燕然豈且滿。其亦久矣。天子宰相。亦知其侈而且驕也。復懼天之惡盈也。將有時數之變。非有道之士守其土。則廬之民必蕩爲疫鬼。免者無矣。幸而鶴部劉侯出于相庭也。天生奇姿。神與明智。尊六經。知四方利害。凶吉變動之數。必察其始終。奢猾險詖之俗。必識其去就。淳化二年。宰相簽牧于廬。帝曰。俞。公固辭。帝曰。汝往哉。公再拜。鶴軺以布天子命。至則示儉約淳略。行禮樂忠信。禁侈制猾。秩然有法度。然而民未知教也。或咨咨而云云。公恐懼曰。若是則吾知天命之將變矣。明年正月至于六月不雨。民遂困。冬十一月火于城。民復懼。公弗禱。弗祈。或問其意。對曰。吾願與廬民蠲于今日之後。弗禱于今日之前矣。然而歲雖凶。無殍路之氓。焰雖燬。無逋土之客。蓋守者之賢。能禦警戒。俾廬之民。皆幸而免也。故民始知天之道。復知公之教。相謂曰。劉侯始示我以儉略。勸我以禮樂。禁我以奢猾。吾謂迫而殘。今天實之變。乃知劉侯之憂我也。故民始咨咨而終怡怡。爲子者。父始教弗聽。及其賤。子人也。然後知父焉。爲臣者。君始勸而弗誠。及其殫于人也。然後知君焉。由是奢者從儉。猾者從教。知禮樂忠信之可依也。次年風櫛而雨沐。

雖天之錫。亦公之惠。則移俗之道。俾廬爲康事之後。圖其功與德。必煥史牒。爲後世之則也。未攷績。天子有詔。將命腹心腸腎也。今則升泰階。則知夫致吾君于堯舜。復何疑哉。前進士趙湘。姑仕爲廬江尉。走公麾下。幸爲公知。聞其去。作詩以明之。又作頌冠詩之首云。

帝有天命。四方是宜。祥有時數。元極則傳。愛物在皇。惡盈在天。惟彼廬墟。安寧有年。土沃無蠹。民驕且專。窮侈勿度。宄猾相肩。攸孽既盈。厥兆斯綿。天子眷之。丞相竦然。僉曰疇當。劉侯其賢。帝命欽哉。布教甚玄。儉以示之。信以布之。侈焉猾焉。禁之制之。惟公拳拳。是民咨咨。惟民未知。其惡去遲。公恐公懼。吾知天時。將及弗度。明年果饑。雨師不顧。其歲莫支。河祿仍怒。公豫其知。雖凶雖饑。弗禱弗祈。厥民既寧。愛求其私。始惻天變。相議而辭。公始儉我。我莫肯隨。公始康我。謂公啓威。公實愛我。而莫之知。洎稟公教。里閭相師。易侈以儉。猾庸悔追。遠夫次歲。百物咸宜。雨暘于畢。火藏于離。民歌且謠。四郊怡怡。教民肅祗。功德流滋。史臣弗遺。後世是資。攷績未彰。徵于帝幾。腹心腎腸。帝將布其。民之懷仁。亦孔之徵。公不我留。薔咨涕洟。來既云暮。去惟是思。湘採民謠。播于聲詩。

南陽集卷二

五言律詩

華頂峯

連天含積翠。石路接危藤。日近棲鴉樹。雲迎望海僧。狖傳幽谷響。泉落斷崖冰。中有仙人宅。知居第幾層。

黃鶯

黃金頸羽翰。飛出雪晴山。語曉他禽默。啼花別樹閒。微陽疑獨照。急管倩相關。紅杏園林闢。經時得往還。

登程主簿南亭

南溪亭蔽月。主簿好看雲。暇日曾移樹。炎風盡帶薰。四隨山曲入。一徑草微分。買石淸流底。名賢待贈君。

蘭江仁智亭

蘭江江上亭。仁智稱爲名。山色曉爭出。水光秋更淸。微風飄復斷。好鳥過還鳴。曾伴陶公醉。曇聞漁唱聲。

題石橋寺山井

何年鑿蘚紋。寒氣觸僧魂。穴在靑松底。泉通白石根。汲因蕾茗客。窺有斷腸猿。偶向秋來照。吟毫雪露痕。

書松門寺壁

物外纖塵絕。塔開樂遊歌。好山光不盡。幽鳥語無多。樹影秋雲雜。泉聲晝磬和。高僧自禪定。時有野人過。

登揚州孝先寺佛閣

勝寺登危閣，凭欄卽近鵬。無雲生北固，看日下南朝。木落吳山迥，天晴楚水遙。從容萬慮息，自喜赴僧招。

金山寺

衆木皆穿石，名香自合焚。兩廊吳分月，一閣楚天雲。雨過新燈落，潮平晚磬分。僧吟只多偈，夜靜釣人聞。

九日松林寺登高

九日松林寺，登高過石橋。野僧憐不醉，山菊笑無憀。殿閣憑泉漱，雲衣近樹飄。自知清靜意，應免俗人招。

登天竺靈隱寺上方

寺高傳絕頂，一到卽忘機。夜月逢僧早，秋雲出樹微。磬邊巖狖過，牕外海鷗飛。次下毒苦磴，題名卻惜歸。

題國清寺

物外千年寺，人間四絕名。兩廊諸嶽色，九里亂松聲。海氣飄僧院，秋鐘微縣城。夜來疎磬斷，月影獨樓清。

陽汀晚泊

孤舟愁晚泊，霞暮暫相鄰。旅鴈初棲雨，江花偶向人。強吟還自愛，忽語有誰親。倚棹煙將暝，秋風起白蘋。

秦淮晚泊

晚泊秦淮上，無人獨倚檣。遙峰平積水，別浦蹙殘陽。往事隨天望，新蟬聒樹黃。漁翁有深意，不語自鳴榔。

書韓隱人壁

雨熙徑垂莎，全家在薜蘿。樹空穿井出，門掩燒痕過。寫易漸生硯，懸壺月上柯。近來山履老，枯齒旋無多。

戊子歲東歸書事呈覺先輩

上國有春榜，遠人無試期。攜琴出關早，聞雨到家遲。臥病鄰皆笑，嫌貧僕轉癡。高堂倚門久，此去尚多岐。

題張處士山庭落葉

搖落拂殘基，蕭騷傍菊籬。硯浮牕外影，人拾樹中詩。掃綠粘苔冷，燒紅煮茗遲。巢烏還有意，猶在月明枝。

招阮山人宿

初晴石路新，溪戶別無鄰。自夏評詩徧，經秋掃葉頻。拂琴堂有月，飲藥病離身。欲語因來宿，西軒只兩人。

自題

獨居顏子巷，還自種忘憂。偶病閒辜月，因吟瘦過秋。泣多曾憶阮，貧極尚師丘。散拙兼成癖，如何稱俗流。

江秀才新居

營居知避俗，領鶴過秋郊。泉照書初架，牕移樹未巢。留題新墨濕，掩戶舊鄰敲。數本當簷竹，茶煙漸欲交。

劉中齊唐郎中所居

古柳垂溪水，當門繫雪舟。開檐延白鳥，掃樹帶清秋。閣上看華頂，窗中見沃洲。尋常投刺少，來卽是詩流。

秋夜集李式西齋

澤國秋光淡，詩家夜會清。雨餘逢月色，風靜得琴聲。小徑幽蟲絕，寒階落葉并。嘗茶不擬睡，自起遶池行。

別耶溪諸叔

散耶溪會，斜陽在古原。出門逢落葉，去路有啼猿。短髮不堪照，新詩難與論。如何爲遠別，風雪宿孤村。

遊爛柯山

人與王質相會偶多時，落日千年事，空山一局棋。樹高明月在，風動白雲移。未得洲身計，閒來學採芝。

天台香柏峯寄思上人

峯連鳥道幽，會興難忘。對坐無人到，空林盡日香。斷崖積雪，高木露微陽。靜話看晴曉，聯聯過晚岡。

送杜少府赴華陰

孤行路華山前，之官髮黑年。移家擬披宅，作尉已呼仙。近縣雲隨鶴，當門樹著蟬。吟詩因夜半，毛女落秋天。

送張用礪殿丞赴闕

詔書徵入闕，數日辭離篷。野老衣多淚，山溪雨送船。郡齋閒月色，江鳥得詩篇。省閣人相待，供吟幾樹煙。

寄梁鼎殿丞

門長失約，千里阻關河。每爲秋風至，空令夜夢多。舊時曾見許，新諾復如何。想望臨荒徑，微微雨滴蓑。

送韓嶼秀才南遊

楊柳一蟬清，關河九日行。卻來時未熟，此去雨初晴。僕嫌嫌審重，驅幽喜骨輕。還因得新句，山寺徧題名。

送李先輩能官之四明

官滿鶴衣輕，全家在四明。上船秋月白，到岸海山青。藥妙初痊病，詩高舊振名。遙思落帆處，太守出郊迎。

送李著作赴四明

暫芸閣伴，欲上海邊城。地近瀛州見，山連越水迎。駐帆寒草動，移旆曉霞明。到月新題出，登高待雪晴。

送沈天錫赴始興司戶

葉上青衫，攜家赴嶺南。欲行猶買藥，侵早卽衝嵐。久賤惟知事，貧不解慙。山城騎病馬，吟句去庭參。

送周洞之獨

閣衝秋去，迢迢動鬱陶。千山非故國，九日莫登高。峽樹參天碧，巴猿向夕號。當壇人不在，何以慰離騷。

送丁鵬下第客遊

前泣復歌，清淚酒相和。別岸春風靜，孤舟夜雨多。鳥鳴煙草暮，花逐夕陽波。我亦無憀者，東西欲奈何。

送周湜秀才之武川謁黃員外黃卽周舊主人

地照青銅，行行謁謝公。山窓新入夢，池館舊聞鴻。岐路雲邊去，炎蒸雨後空。郡齋如伴話，滿座是清風。

送羅樓

逢從冷澹，此別復凄涼。去路迎秋色，行衣拂夕陽。酒濃心易感，詩好意難忘。莫作關山役，吟髭況漸長。

送韓起

門外兩初晴，春深送客行。離篷近流水，芳草向空城。遠鳥啼仍亂，殘花墜欲并。會須頻飲酒，莫遣白髭生。

送到逢吉

獨去誰相待。全家寄舊林。雨聲鄉外盡。秋色水邊深。別酒香和菊。新詩束傍琴。將行還共立。江上起孤砧。

蠶下遂沈天錫

未節逢花盡。殘陽照渡頭。入關類值雨。歸棹獨隨鷗。樹暗藏鳴鳥。山空接漫流。琴書不同去。猶在酒家樓。

送劉熙

落日照行衣。鄉程隔翠微。聽蟬臨水別。聞雨抱琴歸。鬢髮各疑短。天涯相見稀。離歌一聲斷。江上有鴻飛。

答徐本

天遠草離離。秋霖寄信遲。相思逢葉盡。獨坐聽蟬悲。岳色寒前見。松心雪後知。頻招猶未至。時復檢淸辭。

別所知

知音不可得。此去但消魂。別夜俱聞雨。殘秋自出門。水橫芳草渡。煙蔽夕陽村。應念千山外。明朝獨聽猿。

別楊塤

此身偏似鴈。南北但孤飛。久客難爲別。窮秋況未歸。去程寒雨細。留話夕陽微。試共江邊立。疎砧又搗衣。

及第東歸泗上遇孫穩之話別

偶負同年約。知君先出京。相逢得酒病。欲別值蟬聲。共立山當眼。分題雨過城。東歸幾人問。爲子恥詩名。

贈何明府

陶家宜寂寞。多醉復多才。鎖印秋山入。移琴夜雨來。試茶還掃葉。買樹亦和苔。妙句鄰僧乞。仍聞得藥回。

寄東陽王明府

經炎雖得信。旦夕夢兼思。多暇知無事。新秋合有詩。樹涼看雨過。吏散見蟬移。誰共淸宵坐。西軒月滿池。

聞蟬因寄東陽王穩明府

孤蟬鳴水湄。獨立少人知。急恐移他樹。淸還似舊時。曾同秋館聽。併起雨堂思。南望臨風久。經年不得詩。

別王穩明府

又作殘秋役。陶公爲斂魂。此行知入夢。欲去更登門。落葉堆霜徑。微陽隔雨村。豫愁山館宿。相憶獨聞猿。

寄楊坦明府

不語仍孤立。何人知此情。春禽鳴別樹。夜雨入空城。望遠魂堪斷。息鄉夢亦淸。曾陪遊嶽寺。遶竹共題名。

贈潛溪李明府

縣幽多水石。栽竹亦成畦。聽雨公田近。開窗月嶽齊。宿禽無別語。病馬立閒蹄。夜坐聞淸唱。何人釣月溪。

寄楊塤

閉門苦自長。春恨梅天涯。落日山橫水。空城雨過花。斷狂曾避蝶。多病更聞蛙。江上無消息。風吹渡柳斜。

旅中示所知

無憀作客時。況逼入關期。聽雨醒如醉。聞蟬坐欲移。病催新髮長。貧有故人知。應念將行計。出門多路岐。

秋夕宿楊明府廳

主人無俗緣。留客菊花邊。雨氣寒并竹。秋聲夜雜蟬。爽知於酒稱。閒覺愛棊偏。不欲敲孤枕。更深徹漱泉。

暮春郊園雨霽

郊園春已暮。霽色射疎籬。地靜苔過竹。沙淸樹入池。野人來盡日。山鳥語多時。偶傍松牕立。微風動七絲。

鉢山屐

鳥道人分去。同行只有筇。過橋泉照齒。穿竹蘚留蹤。夜閒吟登月。秋山醉掛松。自窺還憶謝。會著在諸峰。

秋日過吳侃幽居

掩門多徑草。涼氣動疎林。細雨經煙盡。微陽到菊深。話詩無鳥過。試茗有僧尋。欲去還留宿。牕邊月照琴。

登高

天晴九月九。秋思攪騰騰。大醉無人會。高山獨自登。看鴻時背水。採菊但尋僧。往事還堪憶。狂吟能未能。

自樂

自樂原西趣。疎林入戶淸。洗池秋得月。移菊夜棲螢。古意憐琴淡。新題喜病醒。時聞岳僧至。閒請煮茶經。

官舍偶書

病枕方行藥。公門似隱居。孤煙寄庭木。微雨長秋蔬。官薄慙騎馬。山高夢結廬。期僧仍未至。慵寫與人書。

野步

原野宜秋步。支筇日欲斜。斷橋時立鳥。疎草露行蛇。細雨霑梨葉。微風過稻花。坡西又吹笛。煙火兩三家。

贈省安上人

閉門棲古寺。塵路杳無蹤。夜講香飄月。晨齋磬入松。石屏泉氣冷。山屐蘚痕濃。自說秋來興。時時夢遠峰。

僧院菁

香銷人寂寂。鋪碧斷塵埃。積雨聲初盡。高僧定未開。冷痕穿竹去。秋陣隔泉回。此處應長在。閒人況不來。

會平上人夜話

秋燈照岳客。深夜坐前軒。白髮新聞雨。青山舊聽猿。病多添藥債。吟苦避蟲喧。不寐還相對。高梧葉自翻。

照上人山房庭樹

惹雲非手植。自與蘚蘿交。雨過苔侵影。秋來月照巢。錫寒枝上掛。偶好葉中抄。誰見僧行遶。煙凉夜磬敲。

贈水墨僧上人

講餘精小筆。深院竹斑斑。試墨因磨雨。思山忽寫秋。靜曾窮鶴趣。高亦近詩流。更擬絲淸思。和雲狀沃洲。

送僧歸終南

夏海辭京寺。終南路有松。月高緣白閣。葉盡到中峰。漱齒泉瓢錫。冥心露滴鐘。長安如不去。期與鹿相逢。

夏夜山中喜雨

何峯雲共出。一夜灑山簷。爽氣逸燈濕。涼聲得樹兼。醉吟還有意。臥聽似無厭。已約凌晨起。泉聲自捲簾。

飲茶

晝夢回牕下，秋聲碾樹邊。僧敲石裏火，瓶汲竹根泉。影照吟髭碧，香醫酒病痊。坐餘重有味，猶見半牆煙。

方廣寺石橋

白石峯猶在，橋橫一徑微。多年無客過，落日有雲歸。水淨苔生髮，山寒樹著枝。如何方廣寺，千古去人稀。

南陽集卷三

七言律詩

上穀川尹殿丞

瑣闥題詩送赴官，郡齋漸漸謝公閒。樹邊棲閣開秋鎖，池上吟牕見書山。吏散獨行紅葉外，酒醒時望白雲間。郊原漸有新烟火，知是逋民爲道還。

寄新安梁殿丞

郡孤詩句許秋供，見說多閒卻似慵。移樹好禽來獨院，上樓高雪在諸峰。泉當月際搖吟影，蘚自雲邊得屐蹤。此興未諳頻挂夢，阮公池館舊相容。

寄湖州刁殿丞

白蘋溪滿五亭寒，物象全宜謝守閒。秋盡棊聲過竹寺，雨餘詩思落茶山。鳥依高樹和煙宿，人釣清流帶月還。池館有情多入夢，近來誰在管聲間。

秋日過韓原隱居

霜落門前石齒清，靜中曾聽咽泉聲。分題會客多無說，抱疾逢僧忽強行。牕外葉隨蟬影過，井邊苔趁雨痕生。紗巾任側衣從破，二十年來不到城。

贈蘭江鞠明府

笛裏聲飄柳色寒，縣齋深在白雲間。孤吟夜倚琴邊月，半醉秋登宅後山。煙徑樹清苔蘚長，雨塘人散鷺鷥還。蘭舟有客題詩望，溪上家家晚唱閒。

寄蘭江鞠評事

東望堪思捧刺時，姓名相識有人知。公堂伴語山光入，秋閣答茶樹影移。石上琴尊容賞月，水邊蓋樹許題詩。重因送客留連甚，長記還家不敢辭。

送春

留客強歌還強醉，送春多雨又多風。五更池館孤燈盡，三月江城一夜空。青鑑照髭疑有白，子規啼樹已無紅。相逢賴得明年約，應向花前慰斷蓬。

春日宿信安張明府廳

夕景含鐘露欲零，幽人醉宿長官廳。牀頭蘚色雖連月，池底花陰更雜星。梧葉乍題無物汗，蜀琴微響有風經。陶公伴客不思睡，門外數峯山曉青。

秋日江亭

遠岸鳴蟬未擬休，蟬邊風葉動颼颼。平沙露白聊宜鶴，孤島分青獨映秋。野色半侵涼氣濕，水光低引夕陽流。題詩盡日無人伴，空憶瀟湘有釣舟。

秋夜用中作

酒醒身計正悠悠，澤國如萍信水流。獨夜聽鴻深浦宿，壞籬連雨一燈秋。年來自覺新詩澹，江上誰憐舊業優。腸斷山家數聲笛，不知孤客在孤舟。

秋夕旅館言事

一點孤燈萬里身，離腸曾攪九回頻。梧桐自管秋來雨，蟋蟀誰妨夜後人。枕上夢將衣共短，卷中詩與髮同新。江邊但厭擔琴去，明月西風滿路塵。

郊居言事

斷徑危橋積蘚痕，閉關終與俗塵分。深秋鶴影臨池見，靜夜棊聲隔水聞。山樹病來誰寄藥，石牀僧去獨看雲。閒吟閒醉慵開眼，門外寒蟲叫日曛。

早秋言事

苦染衡門綠有餘，不堪風月漸凄然。螢聲乍出斜陽外，山色初來落木邊。掃葉偶窺栽菊地，卷簾因作擣衣篇。故人南北新蹤長，昨夜高懷雨滴蟬。

暮秋過沈齊別業

暮蟬類響勝聞歌，白石牀清蘚色和。徑冷獨留寒菊在，樹疎分得夕陽多。沙泉月澹貧棲鴈，籬落烟微半著蓑。誰問寂寥詩景趣，竹扉時有野僧過。

宿成秀才水閣

卷箔無應永夜虛。凭欄還似釣魚師。牀頭雨細飄蘆葦。池上燈寒照鷺鷥。孤枕聽泉隨斷夢。好風吹竹隔殘棋。主人不嫌客魂爽。曉色欲來猶賦詩。

雨中寄所思

寒氣蕭蕭瘦骨驚。自知分得四愁平。秋堂病起莓苔色。池閣夢回蘆葦聲。幽滴冷痕連樹影。暗驅浮氣入詩情。衡門獨掩還無語。一日相思萬縷并。

登杭州冷泉亭

天竺峰西月幾層。亭孤應忌俗人登。山光曉射聞猿客。泉影秋搖倚樹僧。微雨洒臺青有點。片雲生石冷多稜。斜陽更起題詩興。還喜重來或未能。

題包山人拄杖

倚雲生處絕塵埃。見說蒿高客寄來。扶醉未聞和屐到。伴吟曾是探山迴。尋僧過竹青敲月。看鶴沿池冷卓苔。知渡寒溪偏得力。夕陽風緊打冰開。

蕭山李幸君北亭卯事

播遷仍聞屬意勞。遶池生蘚不生蒿。敲花雨過琴絃潤。吹竹風來鶴語高。隱裏樹光清著枕。硯中山色冷趨毫。何人可作題詩伴。試著應思謝法曹。

留連李寺承吟詩閣

靜閣探詩人罕到。棲棲樹石盡當簷。長因夜月全開戶。獨寫南山不下簾。得句硯中秋水減。覓題池上晚花添。炎天幾度相留宿。曾值風涼雨氣兼。

遊石橋寺

陶令尋山勝境開。偶陪清賞憶天台。秋雲盡放諸峰出。野水時聞獨鳥來。巖畔坐宜窺蟋蟀。樹邊行亦避莓苔。斜陽石上題詩去。更向松陰遶一迴。

秋日宿楚江西寺

滄浪生計任西東。人向蕭關寄斷蓬。燈影半軒無夢寐。雨聲長夜在梧桐。閒僧正笑吟鬚白。故國那堪水樹紅。志業未知誰念我。明朝江上蓼花風。

聞曉角

一聲初起曉光浮。吟笛啼猿亦暗羞。清動月華猶滿樹。冷呼山色欲歸樓。時驚別館侵燈過。偶帶涼颸入夢流。誰會酒醒傾耳聽。近來涉塞不吹秋。

觀楚上人陳處士夜棊

對局清宵解客酲。坐窺玄妙杳難羣。勢侵孤燭和秋冷。聲隔高梧帶雨分。闕外散飛星出漢。水邊斜起鴈穿雲。無人得見爭先意。時被西林宿鳥聞。

山居引泉

自引蘆泉勝取冰。入雲窮穴始因曾。開疏烟處秋無際。靜聽時來月有層。乍豎疎林多爽氣。漸疑幽石減寒棱。雨餘終夜西風起。流過吟牕濺著燈。

九日幽居書懷

九月蟬稀九日催。年光如逐水聲回。人思往事淒涼在。菊倚荒庭寂寞開。落葉偶從池上過。夕陽初傍酒邊來。白衣去後無消息。雨濕東籬欲長苔。

山行

翠滿衣裳遠徑分。漸供幽興入詩門。臨泉自愛窺筇影。過霧何妨駐屐痕。因蓋斷雲還倚石。偶看殘照學呼猿。行行卻喜無人到。曾爲秋來挂夢魂。

憶別

何處離鐙酒欲空。夜涼橫玉自吹風。人當木落關山外。秋在月明池館中。隔水不堪驚遠夢。入雲猶擬鶴孤鴻。憑欄寂寂還多感。誰會無言憶馬融。

書韓山人壁

山木爭高葉盡深。山人半醉在庭陰。常時具饌多餐藥。偶夜聽松不弄琴。雨後看苔連井口。秋來見月到池心。近聞墻外諸峯賣。只向茶鐺便養金。

閒居書事寄逸人平上人

雨牖寒蘚入衡門。顏子簞瓢近水濱。靜話忽容幽鳥聽。好詩長忌俗人聞。半簾松影和秋卷。一檻蛩聲與竹分。野客有情僧有意。相思時望過溪雲。

春夕偶作

一夕衡門獨自開。雨陰深巷少塵埃。酒醒風傍池邊起。坐久月從花上來。何處夜歌初欲斷。四鄰春夢未知回。因思此興無人共。時復孤吟步綠苔。

贈張處士

應問秋雲學得閒。飄然如不在人間。青籐篋裏詩多怪。紫栗枝邊藥更癡。江客對棊曾賭鶴。野僧分屐借登山。仍聞昨日來城市。又抱孤琴踏月還。

五言排律

寄蜀川刁殿丞十二韻

柳渾曾吟郡。中間過牧之。留連皆往日。寂寞偶多時。物象應無改。軒車自有期。憶山辭闕早。探藥上官遲。澤國閒堪賞。公堂靜好窺。擷苔紅葉過。臨水白蘋移。樹石秋供翠。汀洲晚入詩。謠謠漁父得。孤潔鷺鷥知。笛外風含酒。樓中月照棊。野田耕帶雨。寒井汲和澌。城郭煙霞近。人家橘柚垂。會須尋此景。況與二公宜。

寄梁鼎殿丞十二韻

憶昔初投刺。秋風八詠邊。偶參知好日。一見白多年。吏散公堂雨。廉垂館樹煙。共吟曾試茗。同坐或聞蟬。渡水尋支遁。登山學地仙。獻酬多奧妙。談笑屢遷延。夜月侵詩卷。寒燈落酒船。醉容羣輩去。臥許石床連。池館今何遠。汀洲思倍牽。庾樓知有約。顏巷奈多緣。病眼隨蓬斷。愁心逐旆懸。高臺聊一望。芳草夕陽天。

七言絕句

和子華對雨有感

小桃淩亂逐東風。繁杏枝梢次第紅。把雨直須連日看。春風一半已成空。

雪白朱紅幾萬枝。年年長恨失花期。莫嗟飛雨淹游棹。卻賴春寒發較遲。

蒙惠拄杖及詩依韻奉答

藤枝既老解縱橫。禪老因何有道情。識取箇中無把捉。眼前瓦礫是瑤瓊。

蒙以詩惠水晶鱠輒次韻答謝

凝如寶匣開明鏡。散逐金刀落素絲。我爲年來多內熱。徑呼玉筯盡三巵。

開太素絕食飲水頗甚清羸以詩奉招

曲肱飲水歸寒士。服氣休糧號道人。顧我非寒亦非道。好來相伴祭身神。

南陽集卷四

箴銘

室箴

夫子五十而學易。稱知天命。又稱可以無大過矣。蘧伯玉知非于四十九。韓退之少去非之一年。作五箴以自訟。子曰。吾未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退之之賢。知過而自訟。然則訟之者何。蓋使不貳過也。予生三十四。是年未加于三聖賢。讀書不及古人。賢不敢望于退之。其可不知其過者乎。因作室箴以自訟云。

待兩以室。食器以陶。不陋不穢。可歌可謠。回巷以陋。回飲以瓢。嗟爾不賢。比回孔驕。如不汝安。乃道之消。

爭箴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爭之其大者既賢。爭之其小者則愚。愚盍爾思。賢盍爾圖。爾氣方剛。爭既爾趨。爾近不遠。爭豈可誣。彼不仁爾。譬之將欲爾誅。彼不義爾。斥之將欲爾鉏。爾不知改。將害爾軀。如必爭已。道實無汚。意不爲跖。教不爲朱。爾以是爭。雖焉不孤。

交箴

交可無乎。無將我愚。交可濫乎。濫將我誣。澹然不餒。澹然不汚。循循然不易。穆穆然不渝。惟如是焉。可相與模。如詐如欺。匿怨以趨。口左心右。言止行徂。非吾徒也。可疾以趨。趨之苟遲。汝德宜孤。故曰禮與其奢也寧儉。交與其詭也寧愚。交哉交哉。汝其慎夫。

吐握箴

周公之待賢。吐握彰矣。公聖人也。待人若此。後之非聖者。宜如何待人也。因作吐握箴。

旦之聖耶。必待白屋。哺三吐而出。髮三握而復。嗟而後人。非旦之族。胡可以餐。胡可以沐。

狐銘

狐有疑。決聽于冰。故能自知。人有疑。復聽于人。故不自欺。人以狐爲姦。以人爲癡。吁嗟若人。爲狐之崇。

諫鼓銘

書稱陶唐氏曰。稽古帝堯。又曰。聰明文思。光宅天下。當是時也。天下豈有不逮者。豈有見聞而出于堯之聰明者。豈有道不行于天下者。而堯設鼓以待諫。朝夕思念。惟恐鼓之不鳴也。惟恐諫之不陳也。由是巍巍焉而有成功矣。堯之後。師堯之君民者。皆永年。若從諫弗咈者。命出納言者。聞昌言則拜者。故仁聖之聲。不泯乎六合。然而夏之桀。商之受。諫器具設也。將設之則朝夕恐恐然。懼有人立其器之前也。懼其器之鳴也。懼其將有諫也。故龍逢比干等皆死矣。民到于今爲之怨。今之民。非桀受之民也。聞名尚忿而怨。而況桀受之民哉。若龍逢比干。得立諫器之前。得鳴之。得陳之。必將使其君聰明。天下無不逮。無不合道焉。況令馳暴虐之聲于後世乎。萬年乎。故作諫鼓銘。以唱堯道云。

後聖之君。無可以諫而諫器是陳。既設之。惟恐器之默而人不云云。昏之君。有可以諫而諫器是湮。雖設之。惟恐其鳴而其說紛紛。故聖益聖。昏益昏。鼓哉鼓哉。如何不聞。

論

薰蕕論

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說者以爲人之善惡可染而成也。造物者雖一木一草。莫不稟性于天。苟可易之。則天之性無復變矣。在人之所稟。莫非一氣。莫非一性。言乎其要。則上中下明矣。致乎其微。則賢不肖別矣。薰蕕之說。可以下而不可以上。可以不肖而不可以賢。噫。上之性仁義忠信也。下之性詐佞回邪也。賢之道本仁義。不肖之情本詐僞。是仁義可爲詐佞乎。是回邪可爲忠孝乎。是賢可爲不肖乎。若性之賢。近賢然後賢。性之不肖。近不肖然後不肖。以此爲薰蕕庶幾也。若謂賢近不肖。而卒能不肖。不肖近賢。而卒能賢者。鮮矣。然則薰蕕有臭。以其親也。親之至。莫出于君臣父子兄弟也。如可染之。則堯也。子不復有朱。臣不復有鯀。舜也。父不復有瞽。弟不復有象。子不復有均。鯀不復有禹。禹之末不復有桀。湯之後不復有受。受之兄弟不復有箕子。（案史記箕子者紂親戚也。注云。爲紂王庶以爲紂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庶兄。此從服杜說。）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不復有管蔡。管蔡之兄。不復有周公。若聖與仁。孰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不肖暴亂。孰如朱均瞽鯀桀紂管蔡也。堯舜不能薰于朱均瞽鯀。不能蕕于舜禹。受不能感于箕子。管蔡不能易于文武周公。是豈聖賢

也哉。儉交與其詭也寧愚。交哉交哉。汝其慎夫。

之弗計及也。受之于天。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尚不能易。而況于他人乎。或問薰蕕之性臭也。謂之十年有臭。其亦不精矣。如其析之。則可曰臭之草近乎一薰。必聞其馨。馨之草近乎一蕕。必聞其臭。不馨不臭之性。猶中人居上下之間。雖不必臭可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其或執之。謂蕕必能使薰之臭。不惟不精。亦使賢不肖果無別矣。向之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果無驗矣。趙子作論以明之。蓋去其粗而守其精也。

後卜論

李習之嘗作卜論。以爲刳龜以灼。殘生勦壽。既勦殘之而又求其靈。觀畫于焦朽。不其反耶。且復謂聖人不當有疑。如垂法示人以筮可也。洲讀之概不樂。謂習之負獨見之道。非遠而且大者。古聖人之所爲成法度于後世。然而不自謂盡其美善。由是設卜筮以曉于天地。以昭于神明。以定于心誠。故寓法于禮。有事于天地星辰山川鬼神宗廟社稷兵甲之用。皆卜之。悉印于天地之心也。故舜傳禹。禹辭之。俾枚卜功臣。惟吉之從。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又曰。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周人勝黎。祖伊恐而奔告。且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文王卜畋。則曰。非熊非羆。成王既啓金縢。則曰。其勿穆卜。至于洪範曰。謀及卜筮。又曰。龜從筮從。夫如是。古之聖賢未有廢卜者也。禮曰。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明神。無非卜筮之用。不敢私褻事上帝。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又曰。大事用卜。小事用筮。故天子無筮。謂皆大事也。傳曰。天子卜征。又曰。筮短龜長。春秋之事。百有餘國。無一不用卜者。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猷。又曰。卜筮偕止。文仲居蔡。仲尼以爲不知。蓋卜有禮法焉。今求之于聖賢。討之于書。閱之于詩。循之于禮。修之于春秋。未見捨于卜者。夫舜好生之道明矣。然不以畏刳一類。而廢天地之大禮。如可廢。則舜不當昆命于元龜。如不誠。又不當曰龜筮協從。文王成王。亦不當言卜。夫子不當演卜于禮法。春秋君臣。又不當欽事其卜也。謂其殘生勦壽。則小者也。卜事于天地宗廟。則大者也。聖人不以小而害大。不以好生而害禮。謂其精氣復而焦朽。形不能以宣吉凶。則不知吉凶也。吉凶之道。豈存于精氣而復于焦朽哉。蓋發于人而應于兆。示爾。謂其惟筮可者。則文王象之。仲尼象之。亦可謂精矣。此二聖人猶不能以象象之微而令廢卜。如可廢。則二聖人廢之。不當使後人廢之。聖人之不廢卜者。存其禮法爾。假使今之卜不如古之道。存之則猶可知禮法。猶可存吉凶。如棄之。是不師古而忘聖人之制。是不教以禮法。不示以吉凶。若之何稱聖人之徒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仲尼猶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今欲去卜。甚于餼羊。故作後卜論以復之。

辨

泣麟辨

麟在圖讖。稱瑞應久矣。以其仁宜出于有道。春秋末。周室既亂而獲麟焉。孔子泣之。說者謂孔子爲虛應不宜出于其時。是以泣。抑亦不知孔子之泣也。其泣也。得非泣仁不行于世乎。知麟之應而泣乎麟之性。行乎仁者也。是麟悲其亂。而臣有殺君者。子有殺父者。天下之民。不能聊生。由是麟出焉。且以示己之仁。以勸時之不仁也。孔子知麟也。且悲夫世之不仁。而不及麟之有仁者。人不仁。麟警而勸之。是人不若于獸也。人不若獸。夫子焉不泣。如謂之非時。麟應不當出而泣之。則夫子自泣也。非泣麟也。可辨焉。

揚子三辨

史言揚子吃不能劇譚。又言揚子投天祿閣。又言揚子無子。讀者疑其故。謂揚子學聖人道而有是者。或問于趙子。于是作吃辨、投閣辨、無子辨三篇以答或人云。

或問曰。揚子吃不能劇譚乎。曰。吃亦吃矣。不可謂不能劇譚。曰。是吃也。惡能劇譚。曰。揚子于衆人則吃。于聖人則能劇譚。噫。揚子之道。足以聖。足以賢。足以皇。足以王。劉歆知之。則曰。空自苦。如是不知雄者衆矣。雄當是時。似不言者。況謂之吃乎。宜也。聖人之道。當懼其吃。道德。吃仁義。吃辭。吃志。而已。不當懼吃衆也。雄果吃道德。不當演太玄。吃仁義。不當作法言。吃辭。吃志。不當反騷。訓纂州箴。而發焉。如是也。不可謂之吃。則衆人吃於道德仁義辭志也。雄吃于衆人也。

王莽自立。將以神前事。於是誅甄豐及子尋。投劉歆之□。蔡于裔。辭連及者。急收不請。雄校書天祿閣。治獄使□來及雄。雄恐不免。輒自閣以投地。而不至死。莽知雄□預事。有詔弗問。病免。弗獲。復爲大夫。或問雄投閣意。於懼其罪而弗生耶。將畏其法而求死耶。曰。非。雄意。雄之道繫天矣。雄之命亦繫天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墜地□死矣。天之未喪斯文也。莽其如予何。曰。不能謝病。復爲大夫。如何。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雄意如是必矣。

或問雄無子乎。曰。然。曰。史以雄非聖人而作經。猶秦秋□楚之稱王。故貽誅絕之罪。敢問如何。曰。載此非良史也。諸儒之于雄也。不如雄經。一也。嫉雄賢。二也。經緯百王。仁義禮樂。則經矣。若謂雄非聖作經而獲罪。是仁義禮樂。非聖人不當言。非聖人而言。是亦獲罪矣。嗚呼。言仁義禮樂者罪止于此。不言者其罪如何。噫。雄之無子也。非雄之無也。實時之無也。非雄不得子而子也。是子不得雄而父也。爲周公者必須伯禽。爲孔子者必須伯魚。伯禽生。爲周也。伯魚生。爲魯也。非周非孔不父也。非禽非魚不子也。爲雄子者必賢。良非賢。良雄不父也。故主爲而不苗。無復如爲者。非雄之欲有也。賢良之生必有時。非其時不生。故雄無子矣。作經之罪。吾未聞諸聖人。作經有罪。聖人當言。不當使後人言之。聖人不言。而諸儒言之。言之而無據。非嫉雄而何。嫉雄而不書。余敢罪于史。

南陽集卷五

說

釣說贈韓介

韓介行。湘送之至于水濱。見釣于流者指之曰。彼水上者亦樂乎。余對曰。樂亦樂矣。曰。皆羨之。曰。子何羨。曰。川無舟。路無馬。區區乎天下。吾不若其人。遙乎清流。優哉游哉。爲有得者。安得無羨焉。余語之曰。子羨于釣而不知其樂之道也。若子羨者。但知匹夫之釣之樂也。不知君子之釣之樂也。匹夫之釣。樂夫近者小者。君子之釣。樂夫遠者大者。余將爲君子說釣焉。說樂焉。匹夫釣于流。君子釣于世。匹夫樂其身。君子樂天下。昔者夫子釣于世。川無舟。路無馬。區區乎天下。己不樂而天下樂之。曰。敢問其釣具器乎。其有獲乎。曰。孔子爲釣。其器名同而事異。竿以仁。綸以義。綸以智。餌以禮。餌以信。然後獲道焉。釣魯釣衞。釣晉釣鄭。齊宋吳楚。無不釣者。是故勞一軀。天下樂。不惟樂之于古。而又樂之于今。孟子亦以是器而釣天下。天下亦樂之。噫。孟子亦羨于孔子者也。亦樂其大者遠者也。今子之羨其樂也近。其得也小。愛匹夫而不愛君子。不亦背乎。子能羨孔子孟子。持其所釣之器以釣道于天下。無嘆乎川無舟。路無馬。區區于天下。如是爲樂。不亦樂乎。不惟樂之于今。而亦樂之于後。彼水上者。生則生。沒則沒。非可羨其樂羨其得者。曰。釣于世者。既得聞矣。敢問釣于流者。有釣世者乎。曰。有之。非太公望乎。輔文王釣道于天下。天下之樂甚

矣。太公之後。吾不見釣道而有釣世者。嗚呼。一人而已。曰。彼嚴光者亦釣焉。曰。光亦釣名者。非所謂釣道者。孔子所謂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因子有羨于水上。故書釣說以贈行。

養說

善養者尊親而已矣。不善養者備旨而已矣。備旨非存乎志。或曰。養之說。非甘旨則如何。能富于甘旨。是尊親也。不能富于甘旨。非存志也。非甘旨則何如。曰。尊與志。養之大者也。甘與旨。養之細者也。君子務其大。小人知其細。人之生也。有富貴貧賤。故禮有等殺。事父母不可強富以充甘旨。如強之必求諸非道。將不義以爲濫取焉。是則見毀于身。見辱于父母。見謗于鄉里鄉黨。其爲不孝大矣。惡謂之能養乎。惟志與尊。雖富貴貧賤。皆在乎內而不在乎外也。存乎外者。人欲強之。存乎內者。人欲棄之。是捨近而趨遠。遺本而說末。古聖皆志而弗強。是以舜耕歷山。則以匹夫養。嗣放勳。則以天下養。子思以其家養。曾參以其身養。曾子歿。曾元亦養。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其子孫問有無。則亡矣。雖欲復進而孟子謂之口體之養者。曾元非甘旨之不充。非強其富也。聖人之徒。猶不以爲善。況強富于甘旨。而果棄其志者哉。仲尼曰。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多見其不知養也。作養說。

名說贈陳價

名之制。在古麗乎天。蟠乎地者。孰無名焉。然則累世而異者。其惟人之名。名之貴貴乎道。道由人不由名。道貴則名著。道賤則名汨。是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古之聖賢。異道不異名。春秋時萬有餘臣。名不避賤與拙。是以魯有公子彄。衞有獳羊肩。楚有鬬穀於菟。晉有公子黑臀。羊舌赤。鄭有公孫舍之。凡此之類衆矣。又若周公之子而名禽。孔子之子而名鯉。夫豈貴于名號焉。秦漢以降。厥道尤替。名之者但見濫于古聖賢。復求其貴異者。今之世尤甚焉。往往慕周公之聖者。不名周公。則名旦。希孟軻之賢者。不名軻。則名孟。噫。何惑繆之若是也。古之慕聖賢者。慕道德仁義而已。不慕其姓名也。如慕其名。堯及舜則當名柏名栗名犧名農。不當爲勛爲華。湯則當名昊名頲。文王以能自昌爲昌。武王以能自發爲發。周公以能待旦爲旦。仲尼之慕周公也。亦至矣。盍不爲旦爲周。而自以尼丘而爲丘。孟子之慕仲尼。又至矣。不聞名孔名丘。而自以軻而爲軻。揚雄之慕孟子。又至矣。不聞名孟名軻。嗚呼。古之人則慕其爲人。今之人則慕其名之爲名。今之人慕聖賢。未若周公孔子孟軻揚雄之心也。古人不以名慕之。而今之人慕之。道德仁義。古人慕之。而今之人不知慕。口是而心非。言敏而行訥。于法似不恭。于禮若不辨。禮法之若是。將以慕彼聖賢者。不其繆歟。潁川陳價。始名宗柳。蓋亦慕展禽之爲人也。然而孜孜。舉舉于聖人之道。不隕穫。不怠惰。將以俟其有成也。一日言及人之名。請問其事。湘爲演說。因之請易宗柳。于是而其人能自志于學。不隕穫。不怠惰。蘊蘊而待沽。命之爲價字伯圭。亦冀其爲人不止于展禽也。因作名說以贈云。

義雞說

淳化三年秋九月。再舉禮部。冬十一月至京師。卜其館。得崇明之右。有公侯之舊地焉。寬且深。深且闃。喧囂之聲且不聞。前有二門。門之內有廳。廳之西南隅爲廡。廡之後爲室。廳之後明而不屋。不屋之地爲堂

爲奧。奧之東西。復皆爲廡爲室。賃而止者凡十數。往共之。周旋屋曲。蓋無虛室也。潁川陳氏子名仲思者。其父于湘爲舅甥。湘于仲思爲兄弟。思父爲廷臣。思侍左右。雖東西南北而弗離也。其年。思父以王命之江陵。運東帛來筵下以實府庫。至是始相會。由是同館而異室。思次于廳西南之廡室焉。湘次于奧之東而衢廡室焉。其于還往也。喻于外爲至近。喻于內爲至遠。然而還往朝夕。孰先倦焉。思自江陵市二雞而育之。一雄而一雌。一玄而一黃。其飲啄栖息。依然自得。一日雌雄並遊。乃自思所止之廡。越非親之室。三五而至湘所止之廡。既至而雄鳴。無怖懼之色。又若自得。湘思殊異之。語曰。是物也。豈能越其所主所疎之門。而至其主所親之室哉。又疑其偶遊。亦未甚異。復視其往也。又不由疎者之門。而徑復思止。又異之。自是累日而至。熟視數日。或日有三四至。或五六至。而終不遊疎者之止。異乎奇哉。物類者有如是靈。豈其懼疎者之傷乎。顧親者之愛乎。如懼其傷。是亦知也。如顧其愛。是亦義也。不然。胡爲不遊疎者。遠者之戶哉。嗚呼。爲人者不能周身之防。棄親而愛疎。去是難也。遠矣。況近于賢良者乎。湘愛其靈。賞其智。貴其義。異其事。作義雞說。有採而史之。不獨止于異。亦可警諸不智不義者云。

解

兵解

黃老言兵爲不祥之器。有道者不用。後世聞之。以爲兵者皆不祥。用之者皆無道也。嗚呼。其亦不知道之甚者矣。兵之器。不祥于凶人。而祥于吉人。故有道者當用之以治天下。非聖人用之以害天下。天下之人暴亂之殘賊者。必欲聖人之有兵也。是故軒轅氏戰蚩尤于涿鹿。桀害天下。湯升自陑。戰條之野。桀之民待湯若旱麓之待澤也。且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是桀之民欲聖人之有兵也。受斬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箕子比干爲匹夫。天下之民爲塗炭。武王兵之于牧野。誓其師曰。如虎如羆。如熊如羆。于商郊。又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蘇是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是軒轅氏成湯武王爲有道乎。彼三聖之爲心也。將欲用其器爲不祥耶。將不用之。則蚩尤桀紂者。且將焚林竭澤。絕天下命。毒流而不可止。彼三聖者如不用兵。是不仁不道之莫大矣。或曰。上古聖人與後二帝者。無蚩尤桀紂之殘賊。如兵之非有道也。軒轅湯武有是殘賊。如不用兵。是無而用也。上古聖人後二帝者。無蚩尤桀紂之殘賊。如兵之非有道也。軒轅湯武有是殘賊。如不用兵。是無道也。孔子之聖。非欲爲兵說。在春秋時。則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曰。我戰則克。皆有道也。衛靈公問陳。則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是亦不辭于凶人也。春秋之後。若秦若項。若陳若隋。此爲凶兵。以毒天下。是亦兵也。而其道于軒轅湯武異。亦甚明矣。黃老之言。但以恬憺沖虛而爲道。不爭而爲勝。彼時將殺天下之人。恬憺沖虛。其能制之乎。故湘以爲兵非不祥之器。有道者用之。無道者勿用。學者有疑于兵者。作兵解。

序

送司門何公赴闕序

舜典曰。明四目。達四聰。所以觀天下而總百執事之人。天下風教之未備洽。禮樂之未修理。必求于百執事之賢者。是故堯命夙夜出納惟允。禹開昌言則拜。周公待人。則不暇沐或吐哺而出。斯實聖人慕于賢。急于治。然則賢者或患不得位。得位或懼不獲言。天下利害。及其得位而獲言。則風教禮樂。何患乎不修。天下利害。何患乎不顯。司門何公。讀經曉聖人意。以道德公忠爲便宜。開口論事無忌諱。抵斥回佞無嫌疑。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廉而濟。勤而智。倅于廬。則訟簡而獄清。賓祗而吏肅。亦嘗自語曰。吾胸中亦有奇乎。天子仁聖。吾未得紛紛吐天下事。懼蔽不我與也。然而天高而近聽之。推公之善。流于四聰。易所謂應之于千里之外者。癸巳歲夏六月。天子遣皇華者抵廬而詔。且將待其納言。求其所識者。是得位而獲言也。噫。昔孟子見梁惠王。問有利吾國乎。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焉。孟子之賢。踵于仲尼。是當以仁義而利之。不以利而利之。湘知今天子非梁惠王。不當問乎利。求風教之未備洽者。禮樂之未修理者。亦將奏至民使躋富壽之域。而公繼踵于孟子。是聖道之宜。孟子不得言。而公得言耶。今不俟駕行。其至也。天子雖如堯舜。命夙夜出納言。雖如禹。聞其言。亦當拜。宰相雖如周公。聞其至。將不暇沐吐哺而出焉。及是時也。則知紛紛吐天下事。然後樹功業。振名教。洋洋乎裹回于聖時。不可知其終窮。湘職在秉筆。吏于屬邑。見賢不書。謂之隱。見義不爲。謂之無勇。聞天子之用賢也。于是乎懷暢鼓舞。造言摭實。備史之闕。

送杜驥序

儒有窮達。而待時命者。古聖賢亦然。然則古之人皆善遊。或以名遊。或以藝遊。或以仁義遊。或以忠信遊。是故遊之名。煥乎亘千古。不可得而斥焉。今遊者則不然。或以趨媚遊。或以權勢遊。或以頰舌遊。是皆非自爲之遊。往往爲遊而愈窮。況張仁義。行忠信。爲後世之稱乎。嗚呼。士之爲道也。將欲能長且永。莫不宜乎自然。自然之道。豈惟遊而已矣。是進名于祿。亦然矣。今之遊場屋者。苟非用古道。而以詐媚權勢頰舌而獲志。皆不能久有位。則賢者著昭晰之聲。蔑有聞也。京兆杜君。蓋古之善遊者也。行發藝振名。行實隨。貌甚古。言益當。不喜百氏之說。爲詩著文。皆附經籍。道既孤介。氣亦寡合。故多爲今之遊者之所鄙耶。傳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有憐杜者。弔其窮悴。謂其不能學速化之術。湘獨賢而不弔。古君子患道不能速。不患不能速位。所謂不待速者命也。非行道不能之罪。若道而速窮。果甚矣。今觀君之遊。既異于衆人之化。夫如是。又何晚之爲恥耶。以其速化而疾毀。曷若晚達而久芳。湘察其言無怨曠之氣。視其面無阻穢之色。是敢遡說以贈行。

送周湜下第歸寧序

周氏自文武克哲。且爲聖人。其族茂而代有賢者出。不可略也。今厥嗣復有其人曰湜。少敏性直烈。不爲兒女子之氣。好古秉筆。遊學天下。淳化二年秋。客縉雲郡。因爲洗馬林侯之薦。升禮部。有司明試以藝。工。竝薦于天子之前。一旦二子俱爲風波之困。其進也無喜色。其退也無怨容。是仲相與而辭曰。吾家其有後矣。昆弟學古。俱獲中于有司。其未稱旨者。得非明天子愛吾兄弟也。勵吾文學也。又得非其時也。有命也。今舉于禮部。苟一戰而稱霸。是不能盡險阻艱難之身于場屋之間。其得官也。又惡能盡民之情僞而終身不辱乎。大哉君子人也。今進無忻色。退無曠言者。鮮矣。周君進不以文自

勝退不以文自負知其時達其命古人所謂良田之不愛歲晚也傳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周君其庶幾乎今將觀斯東歸慰慈母淬辭鋒其復來也吾知其揮場無能爭乎勇者又何疑哉湘舊與之遊是歲先鳴負不讓之愧復愛周君不隕穫之道因致言送于都門之外

觀王巖彈箏序

樂主于音也音雅則和人誠能雅而和雖名器異而不淫于色不害于德也苟離于是雖塤篪鐘磬爲鄭人衛人之執惡能免乎趨數傲辟之過也淳化三年湘始作尉譜溪明年夏五月事稍閒一日同僚者挈酒登邑之南亭以避煩毒四顧晴爽薰風時來有王巖者實金陵人末至而居客之右觀其貌則脫略覩其神則非俗人語爽而氣清主人揚之曰巖善爲秦聲問之則唯唯然湘聞則意有所不樂陰語曰是子貌脫略而神不俗求其藝則何鄙而且俗哉末幾主人命是器置于巖之前巖色無愧復不讓試調之遂鏗然始作泠泠然縱之純純然自初而終且爲瑟聲似非秦弦也愛而問之則捨器而作對曰某之志始在琴瑟也幼能學琴速成人遇秦弦或試調弄調之則心存乎雅正由是至于和往往雜部之曲作操弄宛爾琴瑟之道如是亦使人不蕩其心不淫其志無凝滯之想嗚呼邪正之音果在乎人不在乎器也巖之志本雅雖手因乎秦弦而心存乎焦桐夫豈異乎在莊墨之教而好周公孔子之道居蠻貊之國而樂忠信禮樂之事苟手存乎焦桐心存乎秦弦又豈異乎讀堯舜之書行桀紂之教立冠裳之門發屠沽之行易所謂外君子而內小人也噫手焦桐而心秦弦者皆是也湘愛巖異于衆因書實而爲序

王象支使甬上詩集序

詩者文之精氣古聖人持之攝天下邪心非紬故也由是天情其氣不與常人雖在聖門中猶有偏者故文人未必皆詩游夏文學人也仲尼以爲始可與言者與夏而不與游游不預焉則于文而偏者不疑矣然則用是爲泠風以除天下煩鬱之毒功德不息故其名遠而且大也近代爲詩者甚衆其爲章句之君子或鮮矣或問何爲君子耶曰溫而正嶢而容淡而味貞而潤美而不淫刺而不怒非君子乎反于是皆小人爾未有小人而能教化天下使名以充于後世者也太原王公文固天與之精氣又能詩也造意發辭竄在象外戛擊金石飄飄天籟閎邃淳渾幽與玄會其爲美也無驕媚之志以形于內其爲刺也無狠戾之氣以奮于外所謂婉而成章者豈惟春秋用之蓋王公之詩亦然矣夫如是實章句之君子也當持之攝天下邪心除天下煩鬱之毒豈誣也哉君始登第即遊甬橋幕得二百章號甬上集淳化癸巳十一月授湘謂湘知詩可以發文言是詩以爲冠湘既好學復有癖于其間因不敢辭聊爲精氣君子之說題于集之初如有責之以簡略亦敢對曰一言以蔽之是月二十五日前進士南陽趙湘序

送桂九官歸鄉序

士君子生有四方之志以其立功名享富貴而已不知其道者恥乎身未能赫然爲冠裳之耿光往往忸怩于鄉黨無歸歟之心嗚呼其眞不知功名富貴之道也所謂功者學登乎古賢名者先聲而後實富者仁義充乎心貴者朋友敬其志四者行矣雖布素之衣委乎塵凡其歸也小人知其窮君子知其富四者

不行矣雖軒冕之光烟乎其地其歸也小人知其貴君子知其賤華陽桂君余鄉人也于余家爲三世之舊十年之前與余之河朔寧其父然後遊京師學聖人之道去年余再舉禮部見之雪未求諸侯之薦詰之則其辭謙謙及徵其書觀其行則皆密邇賢室其不隕穫者余知夫待價焉今將歸衢焉其貌古而神清學既工名復振仁義斯備朋友所敬其鄉里鄉黨有君子也則知其功名富貴焉苟貴其中而責其外余則歌曰衣錦褧衣裳錦褧裳今過予館留三四宿言不能盡言也余作送桂九官歸鄉序云

南陽集卷六

雜著

原教

道之爲物也無常名聖人之所存者七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而其具有五曰仁義禮智信合而言之是爲七七者皆道之所由生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由是明之之謂道由是行之之謂教教所以存天下也柏栗有巢之世其民飲茹而樸道易而教隆不親親不子子巢之穴之然則七者具于其中矣聖人者能因其化不煩于教也故七者不復萌堯舜以降氓之性不由道矣然而聖人者不以其不由道而棄之是故宮室之庇燧之衣服之蔽燠之暑涼之而後教之以七者禁不齊則禮禮不齊則刑示之以君臣父子夫婦之事節之以喜怒哀樂愛惡欲之道是七者之教聖人無他心但欲其復道而已矣或曰二帝之氓亦柏栗之氓也柏栗不教而二帝教之不教者樸而教者不樸豈亦二帝之心不爲柏栗乎嗚呼其亦不知道者也柏栗去天地之近者也二帝去天地之遠者也近者易而遠者難吾亦有說焉天地之末闢渾渾焉亦若子之胎其母也罔然而不分既闢焉蒼蒼焉亦若子之懷其母也乳哺之聲習之寢之息之沐之浴之鞠之育之皆信其母也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末形蓋柏栗氏之氓也其不教而自化者可知矣至三皇氏之氓亦若子

之乳乎三四月焉。指其頤則笑。怒其聲則啼。熟視者則附之。不熟視則離之。觀其喜怒哀樂愛惡欲且形矣。情與性。紛紛焉交乎其中。亂乎其外。喜怒哀樂愛惡欲而得常。蓋其生也久矣。天地之遠。教道之難。又不可見矣。然則堯舜教之勤亦至矣。俾其成人而反乎胎也。其爲教愚。見柏栗之易。堯舜之難也。柏栗教之于無知之前。堯舜教之于有知之後。無知者性情也。教有知于無知。不亦難乎。或曰。七者之過。眞知是七者。若之何能無知乎。對曰。亡是七者禽獸也。古之無知者。心湛然坐忘。遺照。性情之不撓。喜怒哀樂之未形。暴亂姦邪之不作。果混乎禽獸而不疑。然而七者作。豈害于無知乎。道存而已矣。性情者生乎人之心者也。七者治人之性情也。七者果存道焉。易曰。聖人以此而洗心。七者作于外而存乎內。喜怒哀樂之不生。沖沖然寂寂然。以樂天下之不爭者。是復之于無知也。故曰。教者本乎道。道本乎性。情性本乎心。非在乎無知有知之相害也。堯舜之後。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咸以是教天下。無他說焉。或曰。楊墨之不爲教也。如之何。曰。小是七者。中韓之不爲教。如之何。曰。異是七者。然則亦有以教人也。曰。非教也。惑辭而已矣。噫。楊墨之小。中韓之異者。皆所以惑人之心。心惑則情性亂。情性亂則道異。道異則教舛。君臣父子之不分。暴亂姦邪之不息。其欲教有知而至于無知。嗚呼。其不可知其幾矣。

本文

靈乎物者文也。固乎文者本也。本在道而通乎神明。隨發以變。萬物之情盡矣。詩曰。本支百世。禮謂行有枝葉。皆固本也。日月星辰之于天。百穀草木之于地。參然紛然。可蓺植性變以示來。罔有遯者。嗚呼。其亦靈矣。其本亦無邪而存乎道矣。聖人者生乎其間。總文以括二者。故細大幽闡。咸得其分。由是發其要爲仁義孝悌禮樂忠信。俾生民知君臣父子夫婦之業。顯顯焉不混乎禽獸。故在天地間。介介焉示物之變。蓋聖神者。若伏羲之卦。堯舜之典。大禹之謨。湯之誓命。文武之誥。公旦公奭之詩。孔子之禮樂。丘明之褒貶。垂燭萬祀。赫奕能滅。非固其本。則湮乎一息焉。一息之湮。本且搖矣。而況枝葉能爲後世之蔭乎。而況能盡萬物之清乎。周禮之後。孟軻揚雄頗爲本者。是故其文靈且久。太史公亦漢之尤者也。揚雄呼其文爲實錄。道之所推耳。又曰。若孔門之用賦者。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奈孔門之不用乎。然則揚子之言非不用也。本有所不固爾。傳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大哉夫子之言皆文也。所謂不可得而聞者。本乎道而已矣。後世之謂文者。求本于飾。故爲閱玩之具。蔽本而不疑。去道而不恥。淫巫蕩假。磨滅聲教。將欲盡萬物之情性。發仁義禮樂之根蔕。是鄒克爲長萬之行。吾不見其易矣。或曰。古之文章。所以固本者皆聖與賢。今非聖賢。若之何能之。對曰。聖與賢不必在古而在今也。彼之狀亦人爾。其聖賢者心也。其心仁焉義焉禮焉智焉信焉孝悌焉。則聖賢矣。以其心之道。發爲文章。教人于萬世。萬世不泯。則固本也。今學古之文章而不求古之仁義之道。反自謂非聖賢不能爲之。是果中道而廢者。果賊于儒術者。爲蠹教之物者。古之人將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將正其身。必治其心。將治其心。必固其道。道凡固矣。然後發辭以爲文。無淩替之弊。本末斯盛。雖曰未教。吾必謂之教矣。如不能。是不若盲瞽之夫也。盲瞽者不學聖人之道。罔然無所知識。雖無所知。猶不爲儒術之殘賊。不爲聖教之

鄙人矣。吁嗟。如是之不固也。其幸未混于禽獸爾。而況能教人耶。而況能道于萬世耶。或曰。今之言文本者。或異于子。如何。對曰。韓退之柳子厚既歿。其言者宜與余言異也。

室警

天生烝民。本異乎鳥獸。飲食衣服居處之事。其實別矣。然而飲食衣服居處有若鳥獸者。其心則仁人也。飲食衣服居處有若聖賢者。其身則鳥獸也。古之人有巢于木。處于穴。毛于茹。血于飲。皮于衣服。在鳥獸之間而不爲鳥獸者。後世聖人懼其混也。爲之宮室。爲之飽食。爲之黻組。將欲使人知其身其心果與禽獸異。奈何飲食衣服居處之且異。而其心愈不仁。夫如是。則古之巢穴有仁人者也。今之宮室有鳥獸者也。巢穴雖近于鳥獸。而其心遠矣。宮室雖遠于鳥獸。而其心近矣。嗚呼。巢穴之間。人獸易知也。狀斯別矣。宮室之間。人獸難知也。狀斯同矣。聖人雖欲其不混也。如之何。

迎富文

淳化四年送鄉之明日。衆人復迎富。南陽子亦備禮潔誠。將祝之。惚恍焉若趨趨而有聲。逼之則弗覩其形。問之曰。聲于空者得非所迎之神乎。對曰。然。聞子之迎。敢有不至。是露影響。是吐思慮。吾實其神。非窮之鬼。有意有氣。有車有騎。族類既衆。臧獲甚萃。兄屬弟奢。妻珠子翠。惟飲與食。金玉其器。今子迎我。亦頗容易。簞瓢鄙陋。藜藿憔悴。掃灑雖潔。餚品無異。詎可以食。胡可以醉。子盍聞乎。金穴馳聲。玉樹稱費。錦赫搖幌。珠光動履。進退朝夕。酒酣音嗜。生爲人奢。沒爲神侈。子如欲富。吾等能致。請徹其綸。請重其餼。貨殖可圖。聚斂斯備。子如不能。去富遠矣。主人昭而應之曰。是何言歟。輒鼓脣齒。君子固窮。窮不濫爾。吾不汝迎。汝來何謂。吾實迎富。不迎其利。迎之之神。自有書記。若汝等輩。非我族類。驅汝所往。汝必爲誹。汝姑屏息。勿得當位。但隱厥狀。踧踖回避。聽吾迎富。使汝知愧。遂揚其聲。精厥心志。祝之曰。嗚呼。顏其降乎。管其至乎。顏曰子淵。管曰夷吾。仁哉仁哉。孔子以呼。三百無邪。三月不渝。不讓于師。將聖與俱。富哉仁焉。可以依於。吾今是迎。願爲其徒。有衆者嚮。有段者木。文侯是禮。田文是服。義哉義哉。奮勇如逐。惟富是思。惟貴是復。富哉義乎。可以爲場。吾今是迎。願爲其族。晉文伐原。范子烹稷。尾生抱梁。魏侯冒鏑。信乎信乎。如寶如璧。大車小車。輾軌相敵。富哉信乎。孔子去食。吾今是迎。願奉其職。子思至誠。曾參是效。反必以面。出必以告。斷樹殺獸。有時誅罰。孝哉孝哉。禮經深造。五用雖殊。一源同到。富哉孝乎。志養爲號。吾今是迎。願奉其教。吾迎四者。敢不忠告。于是屏息之鬼。相顧相視。瞬睛露舌。齒鳴脣掉。或有以怒。或有以笑。且曰。主人之迎。非我之好。相呼以去。出門呼嘯。長揖主人。謂主人傲。主人勿輕。吾有人召。

釋奠紀

余世爲儒。少學。七歲傳經。十五始屬文。二十五授鄉老書。因始舉。孜孜自修。自癸未至于壬辰凡九載。復上中選。其年夏四月。授廬江尉。秋八月二十有七日。至官。而祀期遠矣。明年春二月。祀期至而病不能與。至于秋八月祀。令尹修舊式。先期一日。使主者以餼羊一。豚豕一。黍酒時果。申水潔淨。罍斝嚴楚。釋奠于孔子廟。三獻者戒。陪位者肅。趨事者謹。執籩者齊。時邑簿有適。余行亞獻禮。始獲以儒之禮法。秉笏具服。

而載拜祭于先師孔子也。嗚呼。余之不材也。獲祿以奉其親。預禮以祭其師。進退揖讓于十哲之前。亦儒者之道而所獲多矣。如其峻位秩。赫聲勢。皆儒之餘而人之命也。故余以祿親祭師而自足。復踴躍知孔子之道教不廢。而禮樂之不崩。余親友或痛子處賤位。未能耿耿然發爲儒光者。故余悚懍不敢當是說。及祭先師。遂作釋奠紀以曉痛者云。

周仲嘉哀辭

亡友周仲嘉。余鄉人也。少孤。未成童。侍其兄于京師。既成童。骨甚異。氣清而神峻。因不好弄。嗜書籍。凡戲亦用毫墨爲具。言笑必調弄音韻。辨清濁。遂能作歌詩。既冠。尤善屬文。賦頌箴傳累百餘篇。雍熙初。其兄官嵐州。由是來嵐牧焉。書太原之墟。自唐室壞。據爲戰國。其俗之有子弟。但浮于矛槊戈戟之器。故文教爲廢器。絕修理者。今天子之德采服。始被聲教。故仲嘉贄嵐牧書。而獲薦郡縣風俗。始識進士禮。其年。嵐獲一麟。試一士。既獻于天子京師之間。公卿大夫悉異之。有謂天將以太原爲木鐸。故麟及士皆寓彼。且俾其人知瑞應。識賢良。由是場屋仲嘉之譽籍甚。其年。予亦始授鄉老書。仲嘉首來贈。遂與之遊。爲傾蓋之舊。于是僦館同處。相切磋琢磨。道日益。交日善。既而俱不利戰。皆出都門。梗然爲南北之離。端拱末。仲嘉復求天府書而文僧益振。愈始舉時十其倍。予是時居父喪。不能偕入。但聞仲嘉聲勢之張。其年果上。寄書來江東。弔予驂悴而復自異。辭甚不樂。實交友之心也。又三年。予再舉至京師。仲嘉爲浚儀尉。予不暇往。仲嘉引僕鞭馬。循衢衖來尋余。既見之。且悲且喜。且慰且語。又愈往年之契。所謂然後知松柏也。余既中第。仲嘉以春司井官罷試。拜光祿寺丞。相見賀曰。某與吾交之道。不爲不售者也。余既授官。又與仲嘉別。愴然之懷。復愈往年之別。余既至官。有人自京師來云。仲嘉之母喪。其人因哭母而狀。京師卿大夫皆弔而恤之。余方馳介爲弔問禮。踰月又聞仲嘉之昆不祿。仲嘉既泣其母。又哭其兄。于是一病而卒。嗚呼。何天不懲之甚焉。何嫉賢嫉善之至焉。仲嘉年始及壯。令絕父母昆弟。惟一寡婦。一孤兒。一孤女。皆未五六歲。將安以歸乎。余惟是故哭仲嘉。其知命則不哭仲嘉。仲嘉之才之美。無速朽之憂。是永年也。夫天而爲壽者有之。故皇甫湜壽顏子。韓退之壽李元賓。亦稱歐陽詹可知爾。噫。朋友之心。其將如何。今寡婦于禮不可問。兒未可筮仕。女未可求歸。若之何而塞朋友之志。悲夫。仲嘉既卒于京師。則知銘志之文。皆當世在上位知仲嘉者爲之。故余不復言。仲嘉之三世。其遺書亦當有典筆者編而序之。余亦不盡書其道。但作周仲嘉哀辭云。

幼不弄兮成童。可爲毫墨爲戲兮。將握靈蛇。既弱冠兮文能攝邪。但見金兮不聞有沙。名籍甚兮爲聲且華。道顯光兮祿位彌加。率予友兮久無疵瑕。孝于親兮克睦其家。不幸短命兮今則無耶。婦寡息孤兮可哭而嗟。室雖甚兮事業甚奢。壽雖短兮聲名極遐。人謂其折兮因且無涯。余知其沒兮隆而不涯。已乎已乎。嗚呼仲嘉。

原跋五首

士之從宦。困于當時。而文章顯于後世者多矣。其能不戚戚于窮厄。而泰然自以爲樂者。既知有命。又知屈于當時者近。而伸于後世者遠也。余讀太傅趙公文。至于抑揚馳騁。辯博宏遠。可謂壯矣。豈止其詩清淑粹美之可喜也。公之盛德有後矣。然方其屬于一時。其所以自樂而忘憂者。詩也。可以想見其人焉。廬陵歐陽修題。

余守淮陽。從事趙君以其曾大父司徒公文集見示。且曰。願求一言爲不朽之託。余首讀其詩。清潛縝潔。淡雅夷曠。名章秀句。前人之所罕道。病而未能者。往往屢呈而間發。洵而深之。始可以踰陶謝。稽阮之藩。而徑躋其堂。直而循之。規繩矩範。不失乎沈宋李杜撰述之要。其愁揚之趣。從容樂易之風神。昭然在人目前。竟無毫髮近于模擬而非自得者。蓋其爲詩。盡閱前人之作。而深知其正。然後辭之淺者。不在區區藝蹈已自建立。克成一家。次及其文。拔邪扶正。蔚有餘議。方上大夫牽于對偶聲病之習。獨能斬絕而弗承。遠追韓柳之從以爲宗主。默契其旨而脫略其辭。故亦無片語雙字。稍涉前人之蹤。橫驚別馳。要之有所詣而後已。此與夫守陳迹而不遷。徇博繁而無統紀者。固相萬也。果之可傳也審矣。豈必待予言乎。然自歐宋而下。言足信于後世者。嘗爲之題序矣。以余之鄙陋。乃復排名于其間。則所以攀驩依附爲不朽之虛者。非特傳公之集。余亦自爲計也。干景乎言。元符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桐廬吳儒題。

予祥符辛亥歲爲舉子日，聞叔靈詩名籍場屋中。洎嘉祐庚子出守延安郡，越三年，會令孫祕授揚寧于屬邑，邑曰臨真，接之從容，且袖一軸爲貺，然已熟其爵里，次索其家藏南陽集，及覽之，不能釋手者累日。固與前聞不虛矣。又宰君風雅之體，善繼祖德，知清芬爲之不墜其緒，叔靈文集則有宋子京冠篇，其載其美，誠爲不泯。惜其早世，位不充才，餘慶當在諸孫子。予嘗作詩追紀別幅，子厚有云：凡我從事于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因筆之卷後，治平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延安官舍禁戢題。

同自學詩，嘗患唐人風格歷五代遂淺弱無意緒，不入人省覽。前此十五年，龍圖閣直學士趙公，以太常博士爲蜀之江源宰，同時在臨功幕，屢往來公之治下，見公歐詩者爲多矣。其言溫厚有法，與前輩俛仰，殊不爲彼此之異同。每謂人曰：是等語潔而不拘，麗而不淫，孤飛絕馳，蓋二百年前有此耳，向非得之于天，豈得制度于其家也。公今爲益州路運使，同復以職事屬部，公召至左右，問以語文字之學，因出其大父家集若詩與文者，凡兩大軸，使同得盡窺之。同退屏諸慮，伏讀累日，悅若己之身侍大帝祠太室，燦如華衮之在目，而鏘如雅音之入耳也。繁文哆韻，悉遠觀遐信，夫靈氣游于太空，雖云罷氛久隔不下，亦有人焉自得之矣。乃知公之所爲，祖風在也。他日持歸于公，且謂公曰：公嘗爲此轉運使時，大尹尚書宋公已爲公序此集，有云宜從鏤刻以廣傳聞焉，爲後世規矩，同今敢願從尚書之言，誠學者之幸矣。公曰：余志也。子其爲我紀歲月之實。同乃執筆題其後，因道其所以云。治平二年十一月一日文同撰。

安國訓古書以貽後代，福時編中說以傳素業，是知經子得不泯絕者，蓋有賴于後人也。大忠先世太傅南陽公，當國初文章方興未盛之際，以詩聲爲一時宗。其他著述，遠邁古作，備見于宋景文公之序，及歐陽文忠公諸大賢之跋。中更兵火，家藏散失，先伯父古隨通守復得丞相呂公之家，先君致政朝散，手加鈔錄，每恨未能鋟板，僥倖試送，遂割微俸以成初志，亦庶幾古人貽傳之意云。寶慶元年季秋九月，六世孫朝散郎知夔元府昌國縣主管勸農公事賜緋魚袋趙大忠跋。

南陽集拾遺

新定旅館中作

歲月鄉關外，溪山暝色中。孤城秋閉雨，獨客夜聞鴻。病使新毘出，貧令舊業空。思歸不得夢，欹枕近梧桐。

桐江晚望

疊浪浸天青，離愁望處生。雨餘孤島暝，花落一船橫。岸遠紅蘭澤，魚狂白鳥驚。無人問行客，山寺莫鐘聲。

莫冬新定郡樓閒望

江城逢歲莫，獨自倚樓臺。積雪明孤島，微陽在早梅。水搖冰欲泮，春近雁思回。故國還如此，歸心但暗催。

秋晚舟泊桐江

嚴子陵邊水自流，夕陽無語倚松舟。乍逢風月羞爲客，及到溪山識盡秋。移樹斷蟬初過雨，立沙孤雁偶隨鷗。鄉心旅思何人會，蘆葦蕭蕭一笛幽。（壽樂樓鈔卷八）

元憲集

宋庠撰

御製題元憲景文集並各書其卷首

宋庠宋祁兄弟。同負盛名。且同舉進士。時以大小宋並稱。乃其官位。一至宰輔。一爲尚書。事業所就既殊。情性亦奢儉各異。故其詩文沈博新警。因各隨其性之所近。而爲世所傳誦則同。及戒其子不令刊類文集行世亦同。迨其後雖經合刊。機而仍歸散佚又同。茲復裒輯成集。並以聚珍版印而流傳之。又無弗同。其同不同之故。庠與祁固無能知之。余亦烏從而知之。然其散也。由于自欲韜晦。而其聚也。幸有永樂大典之僅存。佚之于七百餘年以前。宋天聖至今七百五十餘年。而完之於三百餘年以後。明永樂至今三百七十餘年。則又復歸于同。余因合題一詩。並冠于兩集簡首。更使之不同而同。則向之所謂同不同者。皆可勿深論。是之謂大同。

二宋合刊曾紀王。宋嘉定間郡守王允初偶蒐欲合刊二宋集以屬郡文學陳之強未就而去其後郡守陳韋翁資刊成之。見之強序。惜哉分集失傳詳。學如有本。絲蘿晦。行不負言久益彰。伯也孤風標雅操。仲今強識富文章。雖稱儉過及奢過。弗愧元方與季方。收拾碎珍得全册。吟題七字冠前行。休嗟大典紛割裂。愛禮幸茲存餘羊。

原序

荆湖之間。國朝以來。安州爲望郡。名公鉅卿。相繼而出。元憲景文宋公伯仲。則其傑也。昔太守今右司李公撰繪其像而立之祠。逮之強之來。請于郡而春秋致祭。亦可以夸示後學矣。然宋公之典型雖在。而文集不傳。于鄉郡。謂之闕典可也。寓公李令尹之家。舊有繕本。太守今都運王公允初。昔爲通守。每與之強言。欲借而刊之。未能逮。持節京西。于其行以帑藏之餘幾千緡。屬之強與之鋟本。以廣其傳。又分數册以往。將以速其就也。然考之三集。既富且贍。其言八十餘萬。工以字計。爲錢幾四百萬。來以石計。百有二十。他費不稱。之強懼其難成。而白之今太守陳公苦。公一聞之。欣然後。雖賑施予。日不暇給。然亦當輟他費以成之。二公政事文章。兩梅其至。故能于倥偬艱難之際。而爲粉飾治具之舉。其與蓄財而不知予。妄費而不知用者。豈不大有逕庭耶。之強深有感焉。因其成也。書之篇首。以告來者。若夫贊元憲景文之鉅篇大作。則有國史在。于前輩之鋪張揚厲。而爲之序。則之強晚生。不敢措辭。觀是集者。自當知所敬歎。今之序姑記其文集之傳云爾。

嘉定二祀三月上澣。郡文學陳之強序。

元憲集目錄

卷一
賦八首
卷二
五言古詩四十六首　七言古詩五首
卷三
五言律詩七十四首
卷四
五言律詩六十九首
卷五
五言律詩七十二首
卷六
五言律詩六十二首
卷七

五言長律二十九首
卷八
五言長律二十九首
卷九
五言長律三十四首
卷十
七言律詩四十八首
卷十一
七言律詩五十九首
卷十二
七言律詩五十五首
卷十三
七言律詩五十六首　七言長律一首
卷十四
五言絕句六首　六言絕句一首　七言絕句七十五首
卷十五
七言絕句八十四首　帖子詞十五首附
卷十六
頌四首
卷十七
頌十五首
卷十八
表四十四首
卷十九
表二十四首
卷二十
外制三十二首
卷二十一
外制三十四首
卷二十二

外制二十六首
卷二十三
外制三十四首
卷二十四
外制三十七首
卷二十五
外制四十三首
卷二十六
外制五十四首
卷二十七
內制四十八首
卷二十八
內制三十首
卷二十九
內制三十首
卷三十
內制七十七首
卷三十一
劄子七首
卷三十二
答內降手詔八首
卷三十三
行狀二首
卷三十四
墓誌銘四首　墓記三首　祭文一首
卷三十五
祝文十四首　狀一首　序五首
卷三十六
記二首　碑銘一首　連珠一首　論一首　說一首

臣等謹案元憲集宋宋庠撰。庠字公序。開封雍丘人。天聖二年進士第一。歷官檢校太尉平章事樞密使。封莒國公。以司空致仕。元憲其謚也。事蹟具宋史本傳。史稱庠所著有國語補音三卷。紀年通譜十二卷。別集四十卷。掖垣藁志三卷。尊號錄一卷。今惟國語補音有傳本。已別著錄。餘書與文集並佚。永樂大典修于明初。距宋末僅百餘年。舊刻猶存。故得以采錄。而庠文章淹雅。可取者多。故所載特爲繁富。今以類排比。仍可得四十卷。因內有詞樂語。不合文章正體。謹遵旨于刊本中刪削不錄。共存三十六卷。方回瀛奎律髓載夏竦守安州日。庠兄弟以布衣遊學。席上各賦落花詩。竦以爲有台輔器。趙令畤侯鯖錄亦云。二宋落花詩。爲時嗑炙。今考庠詩所謂漢皋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邢詩所謂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者。特晚唐濃艷之格。實不盡其所長。邢集有和庠赴鎮圃田遊西池作。極稱其長楊獵近寒熊吼。太液歌殘瑞鶴飛句。嘆其驚邁。蔡絛西清詩話亦稱之。又載其許昌西湖詩。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曠古未有。然集中名章雋句。絡繹紛披。固不止是數聯也。文章多館閣之作。皆溫雅瑰麗。渢渢乎治世之音。蓋文章至五季而極弊。北宋諸家。各奮起振作。以追復唐賢之舊。穆修柳開以至尹洙、歐陽脩。則沿洄韓柳之波。庠兄弟則方駕燕許之軌。嘗諸賈董枚馬。體製各殊。而同爲漢京之極盛。固不必論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矣。陳振孫稱景文清約莊重。不逮其兄。以此不至公輔。今觀其集。庠有沈博之氣。而邢多新警之思。其氣象亦復小殊。所謂文章關乎器識者歟。書錄解題及文獻通考。俱載是集。通考于是集之下又附註曰。一作湜中集。其名又異。然永樂大典實祇標元憲集。則非湜中集甚明。故今仍舊目。不取通考之名焉。乾隆四十六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司經局洗馬臣劉權之

元憲集卷一

宋宋庠撰

賦

乾元節賦

粲歷四世天子，坐法宮，懸宗執，深根寧極，遠聽高視。其仁如天，其道如砥，亹亹穆穆，爲綱爲紀。方且秋駕參虞，元侯顯父，珍圭書璋，麟定之載，信厚而在列，鷺廳之客，濡曰而來翔。莫不委佩垂紳，煩穆端莊，以俟乎營陽。始乃登大庭，導初旭，纖羅傑動，翠陰蔚伏，鬱出下房，帝師有穆，止法止于皇極，凝還旋于丹服，若乎若瑤極之御，羣宿游焉，若天池之朝百谷，滄山會兮後萬玉，華封來兮為三祝，皇使揚甚盛之節，蓋將儲祥金鑑，鑄雲，爲唐宮之制，蓋所以建帝皇之正統，鍾天元之粹氣，譚聲身而爲律度，聰神明而資孝悌，作我君牧，光有神器，若夫定黜之至數，重熙之高致，蘊上業而未發，候昌運而來萃，則不若是也。于是丞相泰觴而進曰：臣聞德之所積者厚，則天之所報者降，道之所召者遠，則神之所贊者聰。今陛下繼祖襲宗，寢威盛容，退弁士以進道，斥彤纂而敦風，嚮學乎金華之殿，因心乎長樂之宮，稊百斤以忘倦，慎萬幾而執中，而猶翼翼以惠迪，謙謙而養蒙，宜乎繼萬世之典業，藹于祥于聖躬，煥至德而有融，等仙坊而無窮者也。臣不勝大願，昧死上後天之蒙，制曰都，此高厚之降康，宗祏之流光，俾爾爾而昌，俾爾蕃而藏，朕其志哉，所不敢忘，恭舉公之觴，時左右皆稱萬歲。

幽隱賦

暗室迷陽，開就方，匪結錢而效飾，將修隙以闖光，森豎欄之寸漏，限橫杙而寄長，過南榮之愛日，藏高廡之飛霜，隱几于下，陳簡在旁，含陷鈎之媚色，洩盤薊之幽香，況復霽景初和，游氛外滅，輕吹襲牖，頹陽淦空，映枝網而輕明，涉方紗而濯微，但見野馬生飛，纖塵族悅，或蟻蝨之上繫，或蠶蠶而下頡，輕若毛舉，來踰窗牖，澄見瓦礫，如翳如容，渺擬目以旁眄，盈衆態之無窮，其來也就照以交斟，其處也假照而相攻，譬若浮坏之聚，恍如織篤之蒙，馳驚乎幽頭之域，游揚乎蚊虻之宮，形不在乎手搏，聲難爲乎耳聰，嗟大鈞之賦象，何至細而象容，忽輕飆之一至兮，遂消散而無蹤。

登應州古城賦

何茲城之巍巍兮，據東北之山巔，扼三關之走集兮，眺七澤之敞開，奮本末而其雄立兮，森巖巒而刺天，翔風薄而長吟兮，維下瀕之潺潺，面陵漸其峻峭兮，靠渺渺之雲烟，于是太陽啓暉，六龍滑轡，春塍如繡，春樹如薺，噪鳥壞堞，蒼烟故壘，登高遠望，使人心瘁，在昔峻宇曆構，雕粉翹楣，車爭水度，蓋逐鴻飛，鼓鐘沸湧，而冠劍陸離，抗障日之長袂，蹈從風之羅衣，至矣哉，合從縱橫，結偽附蔡，兵略地而鼓行，師椎牛而大饗，烏鳴牙中，梯衝樓上，出萬死而徇國，俟千級而邀賞，莫不光沈景滅，魂斷心折，千營敗魂，野草凝血，同枯骨之死，安知舉燧而非樂哉，但見灌叢宿楚，與草多落，城狐不薰，毫鹿時聚，虎肉委蹊，豺牙當路，狖失木而號煙，鼯投林而嘯雨，鴻發家之詩書，對憂心之禾黍，曲池既已平，高臺又以傾，古道時見，荒榛自生，叢祠陰鳩，廬閭松聲，凝眺弭節，悵然內驚，嘆人事之遷變，孰長年之能執，壯年歲以俱往，老皇悲而前集，昔年山之妄侯，顯二臣而飲泣，使爽鳩之無死，非吾君之所及，諒洪處而遂去，同塞翁之相襲，況乃僕本恨人，觸感增慨，歲月逝矣，江山非故，古既古而嘗今，今雖今而將古，天愁人兮安答，日難挽而催暮，命僕失古雲之鄉，將丹文越劾其質，毛車象戟輸其禪，或布濩于外延，或就望于西顧，其內則上宮傾老，衰衣補裳，元侯顯父，珍圭書璋，麟定之載，信厚而在列，鷺廳之客，濡曰而來翔，莫不委佩垂紳，煩穆端莊，以俟乎營陽，始乃登大庭，導初旭，纖羅傑動，翠陰蔚伏，鬱出下房，帝師有穆，止法止于皇極，凝還旋于丹服，若乎若瑤極之御，羣宿游焉，若天池之朝百谷，滄山會兮後萬玉，華封來兮為三祝，皇使揚甚盛之節，蓋將儲祥金鑑，鑄雲，爲唐宮之制，蓋所以建帝皇之正統，鍾天元之粹氣，譚聲身而爲律度，聰神明而資孝悌，作我君牧，光有神器，若夫定黜之至數，重熙之高致，蘊上業而未發，候昌運而來萃，則不若是也。于是丞相泰觴而進曰：臣聞德之所積者厚，則天之所報者降，道之所召者遠，則神之所贊者聰。今陛下繼祖襲宗，寢威盛容，退弁士以進道，斥彤纂而敦風，嚮學乎金華之殿，因心乎長樂之宮，稊百斤以忘倦，慎萬幾而執中，而猶翼翼以惠迪，謙謙而養蒙，宜乎繼萬世之典業，藹于祥于聖躬，煥至德而有融，等仙坊而無窮者也。臣不勝大願，昧死上後天之蒙，制曰都，此高厚之降康，宗祏之流光，俾爾爾而昌，俾爾蕃而藏，朕其志哉，所不敢忘，恭舉公之觴，時左右皆稱萬歲。

以劾。吾將遵乎歸路。

夫人城賦并序

昔晉將朱序守襄陽。爲苻丕所圍。序母韓氏。自登城按堞。謂西北角當先受擊。遂領百婢。及城外中女丁。于其角。斜築二十餘丈。賊攻西北果潰。衆固新城。丕遂引退。謂此爲夫人城。至今蔡祠遺基。巋然尚在。荊楚歲時鄉人祀焉。仰其高風。慨然爲賦。其詞曰。循漢皐而西望兮。何層城之孤峙。披南烈之遺堞兮。號夫人之故壘。諶門堞而中塞兮。湛木森其相倚。勢鬱律以上出兮。下坡陁而榛圮。渺遺烈而未泯。眷高芬而可紀。昔典午之鼠首。屬苻丕之虎視。區區保乎江漢。皖一障乎北鄙。寇方甚于餓喙。地幾同于黑子。惟韓嬉之慈訓。勵朱公之朴忠。仗天節以扞敵。據江城而臨戎。于時大羽若日。高旌如虹。桀黠同侮。跳梁四攻。防地中之甕缶。舞樓上之梯衝。伊君母之慷慨兮。誓喪元而靡悔。臨大難而克壯兮。懼危圍之先潰。率民婦而操築。培戰陣而相對。備之于條恢之西北兮。豈神機之我昧。果前蹈于厥角。率圍全于覆簣。嗟女子之綿薄兮。蓋中宸而是悲。奉蘋蘩之常祀。承由櫛之餘休。矧仗節而死難。非君子而可求。偉此母之挺操。亘終古而弗媮。超指括以全宗。王勉陵而事劉。孟三徙以漸訓。介俱歷以無尤。雖先建于高躅兮。我無忝乎前猷。若乃寶墉百尋。犀兵萬旅。推毅受命。建牙作輔。氣可蓋世。威能拉虎。或昭利而忘義。或飽飛而背主。輸天險于敵國。屈王國于亡虜。悲丈夫之竊號。曾緯螫而無取。儻死者之可作兮。非夫人而誰與。詠明德而不已。聊盤桓以延竚。

嘯臺賦

梁城南下。陳留右鄙。環道卻走。繩阡直指。控鄭邑之遺墟。得阮公之故里。抗孤臺兮數仞。撫頹垣兮百雉。木蓊蓊兮冠巔。棘棧棧而蔽趾。息予駕于層阿。披微徑而周視。坡陁隱軫。沿緣徙倚。徙倚兮奈何。懷人兮孔多。昔當塗之失馭。感羣俊之同波。予生不辰。道方鳶瘞。呂鴻軒而被戈。嵇鳳舉而嬰羅。惟正德之思免。潛保光以內照。狹世路之多辟。兆天衢而觀妙。倍跨俗以遺累。喜憑高而臨峭。于是戾止斯臺。愉悅徘徊。叩神谷以抽絡。憑鶯囀而舒哀。其始也。創韻乎一氣。其徐也。淪響于九垓。吟將斷兮復尋。意彌往而愈來。志念君而宮轉。心感物而羽摧。激清飆于萬竅。納素氣于元胎。精感飛潛。氣周動植。天籟停響。龍吟輟息。獸將聘而拉喙。禽當飛而墜翼。寧蓄久而必愬。將愬之而未極。悲乎萬化弗停。遺基欲傾。桑冒田而非海。蕪隱壁而疑城。輟雖窮兮能哭。酒徒美兮非醒。邑何知乎南巷。士奚樂于東平。但見狐狸。鳥翔鳧驚。雉鷕鷕而雊作。鵰雖雖而孤鳴。覽陳迹以遐悼。莫髣髴乎遺聲。已矣哉。儻九原之不作。信賢子之成名。

瑞麥圖賦

大聖之六載也。陪京近地。宛丘奧封。厥有瑞麥。飛驛聞上。是時邦英毫彥。鴻儒碩生。被歡誦以咨臻。樂千齡之希遇。飯臣不敏。敢揚言而賦之。曰。何聖辰之有感兮。見造物之流形。伊嘉生之育粹兮。亦稱珍而效靈。蓋茂昭于豐兆。故絕出于祥經。是月也。候司熛。怒節紀朱明。司徒謹土宜之法。遂人勤時政之程。畎畝鱗接。田疇砥平。非滅裂之攸縱。竟疏瀹兮資生。青青交秀。芃芃向榮。或散穎兮共幹。或連岐而並莖。顧我

偶兮我理。悉如坻兮如京。民相勸而動色。士覩奇而震驚。俄具載于繪事兮。亟傳聞于禁庭。寔惟天之輔德。彰有言而順成。若夫蓂莢標祥。朱英薦異。茅三脊以儲祉。芝九莖而表瑞。信徒假于書稱。亦烏足以擬議。請言瑞麥之可嘉也。協氣交生。大鈞封植。表天祐之孔昭。顯坤珍之有施。宛彼神區。契茲嘉則。嘉穎鋒靈。秀穗敷色。浸潤兮芳澤之和。鼓動兮薰風之力。餘糧實委。滯穗山積。故陳陳而相因。亦穰穰而匝測。宜乎允膺帝貲。紹隆皇極。豐功大業。日躋兮著明。溢美連休。月書兮不息。顧微陋之微才。曷揄揚于懿德。

感雞賦有序

予寓居畿邑。有里中男子蔣福者。多畜羣雞。內一雞三足。其一足舉而弗用。一雞獨足。能飲啄嬉戲。與羣雞上下。噫祥眚之事。予不得而推。但感其物理之異。而爲賦云。伊元化之無私兮。播羣形以平施。紛肖象而寓質。若巧鈞之制器。鱗者俾夫沉泳兮。角弗施于猛鷙。引羽族而背觀兮。足惟兩而已備。苟損益于天分兮。匪生生之本意。何此四鷄。埋絕常區。或踣踣而獨止。或抗聲而聯趺。並鵠翔于墀次。亦飲啄乎庭隅。徒觀其一。則綴不用之爪。膺無名之屬。象非同于海鷩。名有忝于陽烏。其一則踐孤立之危。膽全形之德。追山夔以同號。希商羊而並翼。寧眞宰之好異兮。伊微禽之我惑。感天分之有常。循生涯而各得。不決拇而藍枝。距日黔而浴白。蚊百足而蛇憐。蚓無心而上食。將滅此而益彼。懼速尤而長慝。姑美惡之兩忘兮。庶元和之來宅。

德車載旌賦（案此爲永樂大典所佚。今據宋文鑑及文翰類選增入。）

君有至德。時乘大車。當假革以無外。乃結旌而有初。率龍陳儀。采物雖資于備設。鳴鸞示禮。旂旐匪俟于垂舒。順考前經。鋪聞往說。謂戎事以既息。貴君車之有結。雍容撫軾。蓋藏飾以尚純。肅穆展鈴。詎垂旛而就列。蓋由抑乃盛飾。昭夫令名。雖冠品于輿服。蔑揚威于旂旌。肅軫無譁。方斂藏于旂旟。馳輪有度。膽赫奕于綏纓。且夫禮有質文。器隨用捨。車號乎德。則崇化于邦本。旌結其表。則示人于天下。意自象見。名非人假。君軒弭節。孰訝乎卷而懷之。國乘制容。益顯乎素爲貴者。是知車之用兮。充德以成大。旌之飾兮。輔威而孔昭。既武怒之不作。信軍容而外銷。組轡啓行。陋郊旐之孑孑。鍔衡遵路。殊風旆之搖搖。若然則動有騶儀。文無異色。雖嚴駕以備物。終去華而表德。故使禮典攸重。民瞻不忒。皇皇聖御。始中括于采章。檻肅容。豈外揚于蘇飾。用能上載明德。旁昭縟儀。自駕言而戾止。殊幅裂以藏之。升降惟寅。僅比非心之屏。卓明盡屏。寧同止獵之綏。大矣哉邦禮是崇。帝儀資始。實務德以垂教。必收旌而昭理。宜乎國容備而兵器銷。率由茲而盡美。

元憲集卷二

五言古詩

正月望夕供養大阿羅漢賚像作

端月戒熙陽，望舒秀圓極。洗心乘佳節，瞻像洗慈德。穆穆屋漏尊，虛堂與神寂。繪塵紛自奇，法性非所得。
人貌含天虛，髣髴若眞觀。示現隨三界，精感超六識。華燈列清場，寶炷熏梵席。妙意隨春融，疑懷逐冰釋。
欲讚已忘言，拳拳自終夕。

嘯臺

孤壁橫天畿，鬱然表尋丈。恭承晉高士，嘗此摭遐狙。臨風起勝軌，意若無今羣。當淦昔戰龍，與午方構象。
忠賢履危運，鱗羽嬰密網。烈烈熾邦刑，耽耽翦人望。嵇呂齊禍斧，濤舒受縛鞅。先生機且神，妙用包羣枉。
兀爾謝將迎，隤然寄昏放。禮法雖我營，智恬非外奬。側愴廣武游，留連步兵釀。竭來桑梓國，瀑高念長往。
舒嘯萬籟先，浮精九皇上。歸翁苑頸還，秣駟隱芻仰。當日天地心，寥寥其悲壯。咄嗟涉千祀，隱軫存遺壤。
臨岸知非，狙豆猶彷像。邑東故祠在，我來一傾耳。城隅斷餘響，桑鷄愁空林。狐狸語平莽，高冠邈已狙。清銘
復誰賞。居人獨孤及爲嘯臺碑銘，近年邑人浚池得之。寄閒史氏傳，塗窮輒招恨。正人與直辯，何代非流蕩。淳風日已微，投辭謝
精爽。

春

月繫鼓喧，中衢轔輪鬱。九關忽洞闢，萬蓋黝雲布。燭亂建章星，塵迷華陰霧。車幅避鳴騶，鑾音聽朝御。
一晚臨，予亦何爲鶩。此珍羣羽，野蔌載軒愁。狂狙裹衣怒，庸穉未央朝。蹣跚壽陵步，人生固有志。躁靜各成趣。
四陰海習彥威，英英昌江漢。高韻凌風翔，雕文奪星爛。感激陽秋辭，姦雄非所憚。蜀弱自爲正，曹強乃名亂。
予柄臣亟，飄然去恩館。驅車自北門，四顧興長歎。終焉謝病免，猶得爲人半。緬矣身後名，臨風寄悽惋。
龍邑子夜宿話余先疇蕪廢

邱久倦客，彭澤賦歸來。念我何爲者，趣時良殆哉。一身仕東觀，三載寄蠶臺。望見故鄉樹，頹更緹筵灰。
紛車愁蹇蹇，春裙負莓苔。廟名自糧鎖，豐壞成汙萊。日想社粉老，心知門柳摧。神阡迷馬鬣，栢表被狸災。
列駟賁丘帛，高壓當衢庭。鬱鬱不暇哉，驥材方自呈。車徒首燕路，冠蓋溢秦京。文章趙元叔，脣舌婁君卿。
安邦邱曳裙入，羣公交幣迎。僕僕不自料，翕逝希時英。弟子詐都養，詞人嗤老俞。一旦揭衣召，千慙昆玉名。
獄知軾蛙鼃，但覺軒鴻輕。初命六百石，六百石，漢延壽平關宮列侯城。居然情操決，無術裨澄清。天炎屢來集，寃
是紛以磨。佞佞以名，亦爲珍者，各再蠢，更受味者一，諸讀使嘉徵。流離民屋徵，結課亦無殺。鳴幽茲有助，晚遊金門彥。傳瑞
茲千兵。爲僚爲古義，賞善多猜評。坐則席向丈，出則車連衡。高論天人際，細略米鹽爭。愚慮或寬管，嘉言
賢郫瓊，賞音非易遇。嚶古雖爲幷，咸惠不世出。嬉朱猶害成，何言末路日。猶契後周情，累洽帝圖盛。思皇
路平，願言寄君子。始終同所營。

獻臣學士興余通書因成感詠

君班揚僑，抱璞羣玉府。久而未見書，躬扣繫年譜。墜緒先秦，亡篇出東魯。上溯三皇墳，旁採百家語。
牒汲郡來，幽經茂陵聚。英哲資博識，緝油嘉刊補。蒸青勁竹殘，削誤規刀筆。種別踰九流，星羅軼千部。
我寡見聞，蒙蔗異倫伍。祕帙樂共披，譚文許交舉。家擬百紛綸，鄭箋劇旁午。初無班嗣嗤，更免許慈拒。
余竊官久，寂寞鑿茅宇。禮乏贈酒巵，疑增顯觴怒。何賴啓可編，時時發雲笥。
予自到嶺外，居嵐瘴中。未嘗不以先死對治人人見，其治然若有所得者。今歲往淨外，遇寒食因發
家書，想望松楸，不能自理，偶成此詩示兒子。

日自明蕣，我心何鬱傷。草木競芬菲，飛鳴自頡頏。悄悄平書帷，幽幽寒空牀。既無功名念，反音顯思白晝

長。慈來不自持。零落鴻鴈行。三過解澤流。六見槐柳黃。最憐小兒女。路遠不得將。生還一笑喜。死去埋他鄉。生死如循環。我師佛老莊。感此寒食節。新烟過鄰墻。松楸渺雲海。日極摧肝腸。書成附鱗翼。不如永相忘。何以慰目前。作詩示阿張。阿張孟堅小字。

左散騎常侍東海徐公

徐公眞丈夫。不獨文章伯。江南兵未解。主憂臣慘戚。公願紓其難。苦求使上國。庶獲一言伸。少息苞茅責。其君驚且歎。執手涕沾臆。謂言知爾晚。何此忠義激。天子叱在殿。前讓雷霆赫。公亦從容對。曾不渝神色。仁者必有勇。斯亦古遺直。書大略其小。我有春秋癖。所以此詩中。不言公翰墨。庶警事君心。勉旃希令德。

夏日晚出芙蓉堂

哲匠昔締構。故仲文典陳公所建。文棱面清池。回環水光合。左右雲容披。蒼烟隱壘斷。空碧盈軒垂。蕙綠不待染。荷圓皆中規。戲魚觸新藻。幽鶯翹空坻。初筍半遺籜。殘跗猶抱枝。我來冰未泮。條此亘炎曦。節物一以換。余懷焉獨怡。內漸同融質。本乏廊廟姿。印綬紛璀錯。旌旆森陸離。林狙裹薄薇。野鹿駭金羈。負山力已竭。傾日心空疲。知此危殆辱。斯言非我欺。橫琴不成調。慷慨念歸期。

秋晚禁廬獨坐

霜日薄西墀。境寂趣自閒。風篁宿天籟。海碧沈雲山。宮樹未全落。棲烏相與還。心疑蹈虛宇。跡乃塵清班。自顧丘壑志。何施軒冕顏。終當謝絳服。戢翼榆枋間。

孔明

漢家亂無象。賢才戢鱗翼。武侯羇王器。隆中事耕殖。堂堂劉豫州。介紹徐元直。一聞臥龍譽。三顧荒廬側。士爲知己用。陳辭薄霄極。說吳若轉丸。抗魏猶卷席。談笑叱關張。從容羇梁益。持邦二紀餘。君臣絕纖隙。浮埃蔽穹壤。大節淪金石。梁甫不復聞。懷賢涕霑臆。

鈞亭

歲晚檀欒委。山中映孤宇。聲繁天籟吟。影動仙幢舞。卽境是眞如。黃花間幽圃。

嘗假馬于親舊不獲因感而成詠

東方昔借車。尼父嘗假蓋。一馬茲不全。夷涂出如罔。人無托乘寵。朝宰均茵載。策足本乏謀。臨風嗟有待。京洛富華麗。權奇出青海。翻翻陌上郎。滅沒爭星邁。珂音雜鸞鑾。轡勢砌霞綵。東郭獨何爲。徒行履將敗。穀城主簿王崇者少得養生禪寂之道中年棄官入漢陰武當之間逸與世絕又有吳人山者自遠攜妻與王同隱時余方貧病慨然慕之因爲詩代書以寄二子且托王尋耕釣之地相與邇者竝以敍懷云

余本丘壑人。失計蹈塵網。軒冕忽輕鎖。風波若流蕩。高羽頻宏羅。奔蹤倦歸鞅。衆僞緣境滋。千憂共身長。進乏汗馬勞。居畏濡鵜貲。力命頻遭迍。幽憂思獨往。聞君集漢陰。遁世久忘象。因溜爲鳴琴。憑巖作煙幌。復有延陵季。亦善而趨養。築宇近親仁。耕田或歌壤。且言掛瓢處。一徑捫蘿上。杳若御風游。蕭蕭骨毛爽。

芝朮紛異苗。磨礪結幽響。老木森千尋。丹藤垂百丈。洞谷答嘯歌。雲霞代隣黨。吝予倦遊者。緬邈期眞賞。之子幸我憐。試煩剪幽莽。隱逸蝸牛居。卽謝海禽聲。時從漁父魚。珊植仙人杖。漸脫區中緣。永託無生獎。

和答李學士見寄長韻

蘇源多清派。蘭谷無絕芳。之子相門裔。高才映周行。妙年弄文史。雅志含圭璋。中歲因官簿。銖兩爭低昂。一通金閨籍。在南潘鬢蒼。剖符展屈阮。執戟更疲揚。聞君近多暇。歸假三經堂。左右觀紳組。縱橫羅巾箱。安驅仁義塗。弭節名聲場。戰栅道始勝。心泰無殫匡。壯思挾飛藻。詔我臨霞章。我時坐鈴閣。寂寞如禪房。開緘快讀。爲味腴且長。高義溢句流。清風隨篇翔。感人不無意。在水河湯湯。吾匪辯斧者。空羨懷仁藏。

和答吳充學士見寄長韻

多士秀王國。珍華爲天衢。其間延陵季。煜煜承華跗。蘊藻班蔡流。芳年終賈徒。綫芸擁石室。札梯紛鴻都。刊僞富清暇。壯思彌天隅。投我鹿外什。粲然風義俱。幽襟恣申詠。不覺頹陽烏。渴吻漱仙液。饑腸涵道腴。衰翁牽夙尙。蹤雅寄馳驅。波足道雖頓。流波心未渝。過門輒大嚼。臨博猶狂呼。詎云獲眞賞。聊復恢所娛。矧緊絕唱贈。無暇來明珠。報之之瓊玖。寶玩徒區區。

歲晚許昌城隅登樓作

孤城何巑岏。西北有層構。我來一長眺。正迫歲陰候。嚴風挫萬物。霜雪復交寇。冬日苦易頹。羲車劇馳驟。胥月不相讓。空弦映矢彀。潦收殿面闊。水落山骨瘦。生平丘壑心。顧茲獨延脰。箕峰紫氣結。潁瀨瓊波漱。想像逃名夫。幽居翳仙竇。願言追遐蹤。人間謝譏詬。

天禧初僑寓安陸有宅一區嘗于齋前手植橘樹纔尺餘許未幾擢第隨牒遊方大聖庚午冬屏居婁邑守舍兒自安陸饋余丹橘一簍因曰此卽齋前所植撫物懷舊悽然不平者久之因成感詠

昔年封蘖栽。生意頗柔脆。今茲見丹實。洛落如星麗。斯果號難成。常躊躇章歲。此木不十年不實。孤根何爲者。尙記吾廬地。蔽蔚詎因業。連蜷乃同枝。厥包千里遙。守舍重綏惠。金顆與病眸。緗津益痟肺。卻算去里年。十聽秋鴻唳。無復陸績懷。寧圖李衡計。他時攀樹悲。詎減念城淚。

歲晏出沐感事內謗一首

山海有完士。希世無良策。偶穿東郭履。遂別野人舟。不恥篆刻賦。來肩英俊遊。私智甚鳧短。塵容若鵠愁。備員太史氏。捕屬富民侯。（案）漢書田千秋封富民侯。唐人避太宗諱改民爲人。此詩原不作富人今改正。姑學了官事。何嘗分主憂。日貪斗食利。歲或星墮周。中都富才彥。方駕若龍虯。蔑先喜吏漢。平津治春秋。高文用司馬。格石寵虞丘。閭閻路迮蔓。繽紛人召鄧。桑羊與賈賢。安國出繇因。汲鄭貴交盛。徐陳英藻淳。況乃天下懼。雄雌來九州。衣冠徑複道。鼓吹出長楸。席上萬錢箸。橋邊八列騶。雍容綏魯玦。意氣拂吳鉤。吝予良不韙。瓴甓圓珠璆。吹竽昔已濫。在梁今可尤。臺閣巍舒彼。風霜蘇季裘。有志謝軒鶴。無機防海鷗。擬趨杜陵課。誅茅歸故疇。

送王元勾簿吳昌卿

長安裘敝喧，里舍隙塵曉。有客駐歇驪，歸途指江徼。晨庖爨蘇冷，窮巷鄉輿少。乃背顧我廬，歡言復悲嘯。悲嘯誠易知，夫君韻經奇。才高洛陽賈，賦動楚湘蟠。平昔應賢詔，覽德揚英蹤。孚尹傾寶肆，沛艾絡仙綱。獻書北闕下，對策東堂垂。達吉且兼善，天官選初筮。黃綬聊藏器，三釜樂及親。尺檄甘爲吏，迴來預冬集。再調鬱奇意，羣公頗爲言。力命乃相戾，奏牘輒報聞。官書責勸莊，簿領百里佐。風煙六朝地，銷魂南浦行。挂頰西山氣，君子永來懋。勝襟無累欲，行矣勿載譁。鄉枌方省家，春橈碎溪月。曉驅弄江霞，長洲紛積草。故樹雜生花。予心若爲處，歲晏竚疏麻。

京師故僚以余退居近幾數賜存問因敍懷自感

病餘頗瘦肉，欣得僧廬疏。僧態亦明潔，可以觀我書。弟兄冷相對，因著柏酒醉。酹餘欲拈筆，狀乃爾狼狽。我老固有素，未至形苓具。其事故可知，寧復論年數。阿連吾語汝，我計當何取。學道既無成，何如事農圃。

冬至攝事南郊齋宮感懷作

履至謹冬祀，攝職明上公。洗心奉明誠，祇宿城南宮。芳歲正逾莫，熙陽殊未融。西郊淡顏景，北牖來胡風。鬱野駐歸獸，緣雲號征鴻。夕坐無語言，情條結深衷。自撫羣布陣，奚堪廊廟崇。觀瞻動衆目，跼蹐愁我躬。自古經緯才，因勢猶汙隆。變高值虞舜，孔墨遭周窮。如何一介士，蔑著橫草功。仰被天宇施，遂濟人爵豐。較能劣涓壒，荷祖蹤華嵩。物理自非是，神鑒安可蒙。區區謝病志，終冀回天聰。時已三上表乞退

念衰二首

勁風吹北林，落葉舞南隅。歲序忽已高，崢嶸薄星斗。大化驅羣物，始終迭相授。羲和亦何爲，挾日但西走。少壯馳日前，衰頹蹈人後。星星兩霜鬢，伴我老成醜。學道苦嗟晚，捫心更餘咎。茲意將奈何，投身就杯酒。衰容覽青銅，寒光了無憑。照我顯上毛，毛星罕餘鬢。持此將奈何，歲月屢適盡。少壯罕聞道，下士乃爲哂。操綆遽汲深，持矛復夸楯。任重力疾顛，塗窮計方窘。上孤明主恩，下違昔賢輩。憂悔從中來，老至非無朕。尚忝麾守尊，居慚政條敏。孤心企寒柏，萬境付翦茵。往矣奚足追，來戒或堪引。明發丘壑情，予將治歸軫。

湖山

空水渺澄鮮，蒼山復盤踞。涉草媚苔磯，雲柯抱巖樹。畸人茲與留，脫世如遺屨。

登大明寺塔

故歲搖落時，憑高望揚越。流光不我與，復此值凋節。孤塔踞層岡，仙盤湧瀏滴。病足攀危梯，寸晷或三歇。浩蕩佛界寬，凌兢客心折。遠岫幾培塿，空江一明滅。海日樓簷題，霜風語鈴舌。荒墟自今古，大塊靡封埒。裕若醯覆開，醒如豆胸撤。哀哉人間世，小智互紛結。家蠡論是非，蠻蝸定雄傑。倀倀百代俗，唧唧九流說。推致無窮中，秋毫共飄瞥。聖人小天下，樂意遺來哲。矧余蒙鄙姿，輕蹈榮利轍。濁濁六塵井，藩咽太和泄。薄言眞境游，追悟生理缺。洗心刻來哲，回步懲違跌。甘露多餘滋，聖關有幽鐵。咄嗟朝市人，此路非爾躡。

哭公實學士

島子北方士，才爲國之華。靈襟絕塵藻，麗藻紛春葩。雖云服韁鎖，高意能青霞。子昔久蒙潤，逢辰亨乃嘉。

聯飛奉孝闈，相顧引鑑縞。鮑叔不予怯，楚臣寧汝瑕。詔書頻出沐，歸轡屢回車。時過將生徑，或詣子雲家。柏將松意悅，人與室非遐。自謂百年分，風期何所嗟。君命良不淑，浮生茲有涯。沈痾犯霜露，幽識發龍蛇。美志一朝盡，餘哀千古賒。招魂知是否，生別詎眞耶。塗斤失郢匠，膝席天長沙。青黃飾滿木，蕭縣墜風花。世事一以謬，何言宗隆窮。都門執禦紼，原路引哀笳。夕雲旌外慘，春日塚頭斜。自比掩瑤軫，其誰知伯牙。

壬子歲四月甲申夜紀夢

積雨暗長夜，山行經險巇。悲風撼林木，崖谷巖參差。遠聞豺虎號，鬼燐弄光輝。十步九失足，中心秪自持。所適既迢遞，匪勉焉可爲。道旁見明燭，抵宿依茅茨。開戶念生客，喜逢主翁慈。煖湯趣妻子，然薪爲更衣。艱難又奚怨，少息非所期。雞鳴夜將旦，熟寐自無知。欣戚一以忘，何有安與危。生死宇宙內，曠懷亦如斯。聊紀夢中事，雖當曆我詩。

過曹氏墳庵在潛皖間蹋僧修靜自天柱退居于此

出郭屏僕從，取徑問樵牧。短松新被岡，青嶂遠遮屋。雞犬無四鄰，日月自兩穀。阿師厭機緣，脫迹謝塵俗。是心大圓明，一室了其足。汲泉烹細芽，支鐺炊脫粟。默坐契從三，諸方付藏六。我來同友生，得飽徑眠熟。

水月

湖上纖羅收，天邊夕蟾映。皎潔銀界寬，虛明佛心定。可愛不可持，乾坤共孤影。

余臥病畿邑御史王君假守潭楚道出于舍下特見存訪且尋先子之舊欽承風儀因爲詩抒感云

病客臥窮里，衡扉掩殘春。驟官道家藏，竄跡農廛民。朝羅噪饑雀，暮席流芳塵。尸居悅蹠蹻，踵息動彌旬。忽訝絳轃隸，傳呼越郊畛。蹀躞千餘騎，雍容兩朱輪。言是楚邦守，來過安邑貧。固宜辨貴棄，乃爾存艱辛。此道古爲重，餘風今已淪。物色認平素，載言接慇懃。始悟先子舊，昆篤嘗僚親。孤心極摧檜，感涕浩盈巾。追念舞勺歲，已識樓蟻人。景德中，余侍先子爲弋陽督郵，君時勾稽屬邑，始授余以學術，師筵奉函席。學舍操書鈔，童牙自忘醜。詩鉢或娛賓，公時擷句賞。謂是天麒麟，親墨彩牋贈。勉我期日新，余多所奬勵。汝南丐題品，有道定人倫。自視一喚刺，中年嬰世紛。天聖紹休緒，頓網橫無垠。鸞鵠不藏翼，蚪蝸無遁鱗。余時濫隴始，驥首壓蒼曼。司徒揖元叔，天子節平津。甲科廷尉屬，再命宮坊臣。黃香入東觀，賈誼過函秦。紬繹金匱室，珥彤瑤水濱。登瀛識渚馬，頗漢希淵雲。一朝泣風樹，九死存餘焄。中都索米後，老圃種瓜辰。惠然下車揖，高義傾前聞。御計鬚髮日二紀，如逡巡。今形雖陸九，昔訓尚銘紳。丈人篤求舊，媮俗將還淳。湘水濟蒼野，衡峯凌紫氛。澤節首南夏，瑤魁瞻遂晨。戀闕魏公子，邦賢楚靈均。公懷佐時略，宜樹光朝勛。奚爲遠問俗，惜此徒傷神。宣室懋清問，華光欽實鄰。行行愛玉體，趨節竚來臻。

去年三月禊飲池上歲月易得忽復暮春因再宴僚屬作

前茲屬元巳，滌酒蒼烟臺。芳序忽復周，春正風徘徊。懷言速僚友，亟便具觥盃。長渠溢芳溜，列坐浮香來。靈囿合衆樂，隱若南山雷。對袂紛雜遝，賓冠儼崔嵬。美人前爲壽，顏色如瓊瑰。泥我千萬日，行樂無疑猜。

新歌鳧天衢。興觀行雲回。我時語四座。茲賞誠難哉。妙顏無再朱。白髮惟相催。跖蹻盜聖智。孔顏權憂摧。區區百世後。美惡同塵灰。吾欲挈瑤斗。踞海爲金罍。挹茲忘憂物。與爾同嘲諧。天地爲一朝。長短何足哀。魯陽久不作。白日任西頹。

奉詔止雨宿齋建隆觀

漢家候神館。奉詔禳沈災。解纓就齋幕。恍若躋蓬萊。雲羅絓朝鳥。露掌承仙杯。飛翼拱象帝。寶宇正崔嵬。爐烟薰太虛。重陰爲之開。單枕不成寐。俗魂自驚猜。心迷坐忘術。萬慮無根來。天雞殊未鳴。霜鴈有餘哀。借問麗鹿姿。云胡塵國台。構極謝隆棟。裨山劣纖埃。上漸稷契名。下愧內魏才。惟餘止足戒。臨路空徘徊。

念古

賢哉邵曼容。出處知所據。官餘六百石。輒自移疾去。富貴非不懷。殆辱亦先慮。嗟我材下中。叨恩最蕃庶。堯庭納言職。軒野方明御。服衮作槐班。曳履南宮署。雖經斥免詣。尚玷高華處。徒有守直弦。何能借前箸。愚甘六馬對。譏恨三物詛。年來感衰疾。倦鳥思返羞。抗心望先哲。俯首慚昔譽。西景尚可收。歸轅未云遽。儻以人望人。期君或吾恕。

己巳歲除夜有感

明晦互推斥。中都芳歲闌。星迴迫舊次。簫鼓送餘寒。來辰藹有緒。去境環無端。天運故相易。人心那獨安。懷此不能寐。攬衣強盤桓。陳恐緩餘帶。危惕整塵冠。耿耿燭焰直。凄凄霜氣酸。城頭殞高木。庭下敗叢蘭。撫臆翼新欲。掩觴沈故懷。況乃蹈世網。虛名爭控摶。挾册濫書府。振纓玷王官。東序羅圭瑞。西雍集鵷鸞。昏曈曉寶肆。短翼厠仙翰。縱爾值藏疾。何容久素餐。泛泛騷客鳧。坎坎詩人檀。寧無要路津。所長在蹣跚。根棘附驥尾。緯蕭戚龍蟠。寄語拙跟者。無俟學邯鄲。

王粲

秦川貴公子。避地來荊州。況離世道喪。簡脫天委證。歲時不我與。假月賦銷憂。妍辭綽非霧。逸韻儵鳴球。曹帥下南服。置酒臨滄洲。慷慨前爲壽。高譚王霸籌。歸來本丞相。攝組發華輶。獨步今已矣。空餘清漢流。

漢將三首

漢家開絕域。日夕羽書聞。朝那殺都尉。北地敗將軍。沙明疑雪雪。氣黑似秋雲。片月就城偃。長蛇隨陣分。沈藏馬窟路。血染劍星文。直留鴻毛命。聊圖麟閣勳。

蒙年隨校尉。晚節事輕車。瞻烽數奔命。辭第詎爲家。輕裘絕漠海。開道鬢昆邪。雙鞬朝負羽。三鼓夜鳴笳。

金瘡光雨覺。蓬鬢後霜華。如何產六級。遽使抱長嗟。

薄伐乃中謀。和親非上策。何奴負漢恩。男兒喜邊檄。故歲出定襄。今年救張掖。沙平落日黃。月迥遙峯白。

急擊右地兵。迹俘月支馘。幕府省文書。家人非尺籍。夜拔五嶺旗。晨追六驛迹。陛下焚謗書。孤臣勸燕石。

雨夜秋興示仲氏子京

秋律蒼華序。濃雲生夕陰。凝芳伴雨泣。百蟲隨風吟。衰盞滅遙徑。倦翼翔故林。暗蹤濕已逗。孤燈青欲沈。

慈人此遙夜。萬慮集幽衿。獻緒未盈尺。憂端已越尋。借問所以然。出處謬素心。家世本丘壑。才具非璆琳。

蹠根夙已殞。野服良所欽。蓽芝幽澗畔。掇蘂故溪潯。蘇鶚濫官班。今爲旅華簪。兄弟見親戚。交朋賴幽箴。

爾時壞壁間。我樂草玄岑。嚴枚交逸藻。潘陸嗣清音。華才方摶厦。知綆徒汲深。狂迷頓纓屼。頸蹐乘軒禽。

歸來翳編翟。況乃貫蔡森。求薪動踰柱。濁賦靡酬金。原病固殄累。湖飢非所任。猶欲其云被。歲宴樂愔愔。

寄題職方周員外廬山笑臺

周郎有舊隱。遠在南山陲。一笑偶爲樂。九層遂成基。旁迎靜令石。卻眺祖僧碑。謝康樂所撰遠公碑今在廬阜。地遠雲物秀。巖深松桂滋。當時驚高興。益友相攀追。樂聖自鼓腹。談經亦軒眉。風猿助清嘯。谷鳥參朋嬉。忽引朝闕籍。久乖林下期。頭白二千石。高蓋復來思。活活弄新溜。蒼蒼援救枝。雖云才投紱。良足紓煩疲。余懷本丘壑。世路方鞿羈。願言獨往客。緬邈心空馳。秋鶚或未晚。從君歌紫芝。

歲暮北亭懷子京宛丘二首

歲晏坐孤壁。心馳千里餘。何言共被樂。方歎專城居。野闊江海漫。風高天地虛。願言逐歸鳥。無翼將焉如。

搖落江都城。風塵宛丘道。天涯遙相望。離思何草草。迴澤騰麗藻。滄洲叫鳧鵠。星歲日云徂。在原歎方浩。

游山簡習池

昔日白接䍦。時時詣諸習。累榭今已頹。清池尚堪挹。遙源乳竇響。其源出鳳山白馬寺泉聲咽絕可愛。敗防流沙急。泥復蘭

魚梁。亦曰檉頃。在峴津上。水落時洲人搭竹木爲梁絕流以捕魚。

蕙時。幽香遠相襲。

八月霜潦收。江梗絕烟蓊。竹落如網裁。淵鱗劇雲聚。驚鳥爭食飛。兒童荷叉語。去乙編項肥。吳蕷免轉蓬。

七言古詩

正月望夜湖影燈之盛齋中孤坐因寫所懷

漢家太一祭祠日。寶炬神燈徧京室。仁壽先從殿裏開。織阿正傍樓前出。傳聞陌上樂康平。寶騎如雲人

若仙。嚮驛始見斗城曲。爛熳還逢星漢邊。妍歌巧笑競曆續。萬狀晶熒奪人目。洛爲羅幾自生嗟。竺國香

煙不藏燭。五侯四姓共豪華。況乃經過趙李家。迷路非關武陵水。添裝稱爲壽陽花。九門啓鑰光如晝。若

合唐人不回者。春宵病客獨無餘。挾册焚香坐虛牖。坐久更聞司奈何。寄書白古窮愁多。鐘磬笙竽盡鄰

吳侍郎生朝

宿端舊記生賢日。使節臨門恩有秩。詔書咸會形溫辭。宴品豐華動私室。降嬪爭品誠不誣。吏簡詩絃互

[illegible]。賢人捷道隨汗隆。忽向西臺就安逸。門弧紀日還復周。堵宸連天芳歲遭。頃者來兩州。稱觴獻壽私庭裏。別得人生行樂意。貳官禮樂在閑卿。托蹟逍遙漆園吏。狗尹論交情最深。因

王宸殿賦三枝牡丹歌

中天帝圃蕃英蕤。氤氳嘉祥疑朝曦。竹間芳叢易封殖。疊萼三葩向茂枝。靉雲景宿共靈意。鴻英託寓茲爲美。華夷面內始並柯。慈孝歡心遂縣瀛。去所羽葆駐天臨。玩此能無悅聖心。幽香自逐德輝遠。麗色更綠眉彩深。因生軼草金平露。薦社神庭幸同侶。盛開已被帝琴風。縱落猶成佛天雨。

安福殿千葉雙頭並枝白牡丹歌

三月春風滿瑤水。珍叢瑞蕊紛難紀。嘗若茲花四照中。揚蕤獨茂千齡祉。千齡不應在重葩。雙甡瓊房彰協華。秀跗即鏤平臺雪。寶鑑寧爭台嶺霞。球間鮮艷遙相映。姮娥仙姿玉虛境。結根已近蓬萊階。借媚非關漢蓮井。天禁多像玩朶芳。彼美幽姿苟效祥。都緣剩沐太和潤。況自頻分私照光。愚休託粹成奇質。一卉時來遂逢吉。願將藥品誌佳名。永繪芝房騰茂實。

感花

前日來攀小園樹。枝頭借雷無萬數。今朝留酒來賞花。已有殘英伴飛絮。春花如此將奈何。白日雖遲終不住。鶯歌蝶舞兩矜春。見我長嗟亦飛去。

元憲集卷三

五言律詩

南禪院

王舍多幽刹。林居訪淨人。旁行經葉右。寶色梵天春。風閣鈴如語。烟溪樹勝輪。道場聊抖擻。認得客衣塵。

和楊學士和答中丞晏尚書西園玩菊

憭慄衆芳歇。金英無與儔。香疑飲澤日。歡似漉巾秋。潤蘊霜華入。蕭蕭野色留。郢蘭休自吝。冰玉此膺酬。

晏乃楊之子壻

春夕聞鵑

春夕坐神皐。天長北鵑號。來思繫書足。去湊順風毛。瑞鵠天淵暖。啼烏禁樹高。夫君自江海。避弋莫爲勞。

馬上見梅花初發

暫見江南樹。繁英照苑墻。無雙春外色。第一臘前香。袞葉遙驚日。瓊枝昔斷腸。莫吹光塢笛。容易損孤芳。

西陂

歲晏西陂好。澄波共夕陽。戲魚來有暈。驚鷺去無行。荇葉疎猶碧。蘭苕老更香。裴回歸鞅晚。併爲似滄浪。

新月

稍傍夕樓明。娟娟底有情。眉纖開蛾出。鉤曲誤魚驚。欲暗猶銜峭。將斜更上盈。刀頭君自晚。莫枉枉初生。

過璨師房

病客麁縷外。幽齋法境中。庭喧施鳥食。坐拂去花風。茗潤沈甌綠。檀烟入篆紅。忘言一相對。何處安求空。

送外門朱秀才見訪都下卻歸安陸舊隱

白髮游梁晚。青山念楚歸。魂銷雖得別。戰勝卻成肥。南圃樹。今長幾多圍。予昔僑居安陸小道時有疎柳之所也正在翁宅之南

秀才忘便道取舟而隱

次韻和吳侍郎謝王陝州寄酒

遙聞齋酎絜。來佐客觴酣。棠野歌新續。兵廚與舊諳。竹供醅上色。蘭獻液中甘。欲識西臺勝。厭厭夜雪庵。

建隆寺北池亭

寶利開初世。滄浪繞故城。菱邁俱野色。鳧鴨各秋聲。岸闊烟無著。聰虛日易明。歸驂誰訝久。正爲濯纓。

前歲春僕與獻臣同餞常山公于苑西曾未再朞已均師門之痛兼承即日親奉攢塗追往悼今哽涕無已因成短詩抒感諒心契之同戚也

昔歲西郊餞。曾瞻出宇塵。今年東第哭。便嘆哲人萎。辰巳空成識。嘗言不過醫。詰朝開袞斂。心折寢門悲。

贈兵部尚書魯肅簡公挽詞三首

昔事重明鄉。俄陶萬物鈞。專懷長孺直。終愼武侯神。舟壑先成夜。桃蹊遂不春。惟餘麗牲刻。終古誌名臣。

偉望嚴嚴峻。忠言謂謂昌。門無謝恩客。帷有獻書囊。王駿封侯晚。臧孫樹德長。都門簫鼓發。行路泣云亡。

送黃是赴太平州理掾

閩錄家聲茂。唐銓吏格平。經資掾三語。舊榜佛千名。月苦鄉魂極。春寒酒意輕。高材難偶俗。愼勿對參卿。

送比部馬員外二測提點刑獄

西漢爲郎選。南方奉使才。書隨星火落。帆拂斗牛開。東笞閭民悅。丹臺絕吏猜。奈矜持節重。無客對衙杯。

秋日小雨後作

晚陌收殘雨。高軒冒夕暉。風乾移舊蠹。月破隱空圍。敗葉相將斃。寒雲不肯飛。興無潘掾筆。潘岳以太尉掾寓直散騎常侍河橋寫心微。

送英州理掾朱貝

遠補參卿掾。來過乞墅鄉。秋悲先鴈引。曉涕伴參橫。蹇于期蠲疾。梅花幸寄聲。片言無異俗。陰德在鄉閭。

送化兄移校咸陸衢州都掾

倦客西園遠。迎家越絕長。聊甘督郵掾。羞比人貲郎。汗竹書縢密。炊菰宴具香。陶臺英藻盛。方信乃宗疆。

送宗弟秘校壬赴建州理掾

補吏唐賓後。遊方漢牒遙。貧榮親及祿。詎悔俊沈僚。葛詠同根庇。松期晚歲凋。曾孫柔俗美。前誡鑑箴銘。

相州春日

北上無繁弁。空亭有暝陰。狂飛僧野絮。多古恨春禽。地燥山如朽。池寒水不深。生平篤類志。軒冕獨何心。

送太常王秦博士許昌通理

迎佐陪京郡。慈衾出祖杯。勒曹拋野蔌。舊第老公槐。君大父太師常爲宗太尉文正公手植三槐于庭以期遠至事見家傳府檄迎車遠。戎牙宴豆開。遙知傾坐日。方歎阿鄰才。許昌府公太師本鎮君今寔爲之佐。

秋夜禁直聞雨

微道千廬靜。宵霖八月天。牀棲吳會竹。牕濕漢宮錢。燈影翻層浪。簷聲攀細泉。空階何所得。併是廢愁眠。

臨春水

盡日臨春水。非關問要津。舟行魚避檝。岸坐草留人。杏蕚千紅繞。苔花小翠鱗。已諳清俗盡。何必擲江濱。擲纏于江見莊子。

東方欲曉

烏渴催宵漏。雞鳴引曙光。山西河關淡。天北斗低昂。銀燭香猶爐。瑤琴冷未張。何須開寶鑑。容鬢定蒼蒼。

掖門待漏

曉陌千槐落。嚴扉萬蓋留。浮雲低觀闕。殘漏急章溝。斗柄遙臨殿。參旗側映樓。如何軒上鶴。獨憶海天秋。

和吳侍郎題寶應僧房白雞冠花

野卉秀禪庭。瑤華發素英。託根眞不染。肯質似先鳴。露葉疑藏羽。烟蕊更作纓。何妨依惡草。伴辯好丹名。

秋蝶

百卉芳心罷。空園蝶影微。雖逢已涼節。尚作有情飛。露菊聊堪採。風蘭或可依。嵐霜征戍曙。君意定何歸。

登大明寺塔

寂寞南朝寺。徘徊北固人。鐘聲含曉籟。塔相湧仙輪。弔古千齡恨。觀空萬法塵。三車何路在。歸棹欲迷津。

燈夕齋中香火獨坐招希元不至

掩室維摩病。從昏太一祠。誰言鼓吹夕。獨禮天人師。燭爐委寒槃。名華浮繞盞。同袍不我顧。宴坐復何思。

送刁繹從事自龍舒西赴清城宰

東別羣舒國。西踰二劍天。才高鄰都檄。政竚武城絃。蒼馬征蹄苦。嚴雞瑞羽鮮。雖慈知遠近。萬里到橋邊。

疾風

天陸氣躁動。林篁萬籟空。扶搖莊海北。悲眩魯門東。貪誠時人隧。清思賦客雄。何因知勁草。霜陌盡飛蓬。

胡謁建隆寺

郡國高皇廟。天龍釋帝居。兵銷擒布後。臺鑿畏軒餘。寶榻成蓮坐。其寺中有當時御榻。戎韜入貝書。空臣榮就望。屏息拜前除。

遲明出都謝雪龍門佛祠途中復遇雪

路閣三條陌。雲低九鼎門。饒風催騎響。裘霰減貂溫。谷曉天花亂。林空地絮繁。周蘇農意切。一一顧流根。

晚歸馳道遇雨馬上作

朝雨雜悽霧。濃陰暮未開。天低五里霧。日晦九成臺。宮溜輕淙玉。坊車小隱雷。不愁馳道遠。寶色夾千槐。

河陽寒食

關輔陪京外。年華禁火中。柳矜河上綠。花獻酒邊紅。野市鞦韆月。春樓鬻簗風。三州六鎮燧。安得不衰翁。

晚晴

斜日紅初斂。晴山翠欲流。休歌陌婦怨。寧作賈胡愁。物意如相樂。吾生有底愁。早分好風月。更上庾公樓。

贈中書令沂國王文正公挽詞二首

探路同寅業。師垣出守塵。終無三令喜。便集兩檐悲。衰職嗟何補。大心感愁還。幽泉空漲淚。非復作霖時。

自昔榮歸袞。今茲駐閱川。天愁摧柱日。星痛殞年。素履遺儒範。忠謀溢吏篇。空餘浦鄉陌。長似峴碑前。

餞候東齋

北里開公第。東齋集俊遊。祕書家有副。中令世傳侯。鳳竹供聯册。鮪盤入宴羞。門前多鶴蓋。不爲騁長楸。

贈駙馬都尉李和文公挽詞二首

曲里猶龍族。西京尚主侯。勳華傳舊鉞。名理寄虛舟。得失眞無妄。觀生遂若休。偏嗟荀令沼。回作逝川流。

北第琴樽歇。東原旌旆飛。清風邈無所。此路是長歸。野闊車容響。天愁日抱輝。空餘門下客。魚鳥歎何依。

獨坐郡圃北齋

宿雨催秋物。清風卷歲華。殘蟬初去柳。寒蝶尚尋花。密篠留蒼霧。紅梨染落霞。城頭八九子。日昃亂啼鴉。

贈太子太保晁文公挽詞二首

帝禁留辭蒐。儒林老棟材。方期廟牲禮。遽近奠檻災。歲晏巢鶯逝。天秋弔鶴來。宗工銘盛德。千古照泉臺。

凡杖辭榮久。蒲蛇感歲遷。留春太史記。戍佛謝公緣。素蓋塞雲外。哀笳落月前。無煩樵牧禁。行路拜新阡。

贈司徒兼侍中宋宣獻挽詞四首（案）宣獻宋綬謚。按與綬同姓。不宗見于景文筆記。故稱不去姓。

一世文爲伯。三階象有光。何言降桓吉。忽歎夜舟藏。縱禮朝頒册。哀音路過喪。善人今不與。神理太茫茫。

梁木萎邦哲。乘輿哭第家。斂恩周衮里。追品漢貂華。素禮初無悔。浮生遂有涯。斯文從此喪。誰與辨咬咂。

舟運明生狀。忠懷語絕倫。空榮人曳履。終隔相封侯。太史藏書法。門生助綈幅。惟餘文獻論。不復嘆平頂。

宗工天下寶。歸葬國西原。野闊鼙聲苦。雲愁旐影昏。如存三事禮。不返九京魂。河海空成淚。難酬國士恩。

別墅冬霽

宅隱羊曇墅。門連仲蔚蒿。衙金思左蟹。舒嘯憶東皐。楚柱風生穴。莊魚浪溢濠。平生旨堅志。終願寄民曹。

冬霽

夜鴻流漢。霜天雀噪風。回車長者轍。曝背野人暄。鬢溜洗寒沼。松鬆渴凍樽。誰能緣雪履。待詔魯班門。

贈太傅中書令張文節公挽詞二首

素範流邦册。昌言溢帝聰。三台應天老。萬事問胡公。道有如絃直。生嗟委蛻窮。令君兼上傅。袞斂賁遺忠。
昔命光三事。今嗟賙百身。堂無縞蒲妾。車有吐茵人。台垢屑氛夜。槐凋故府春。空餘相國第。不與勢家鄰。
平日開黃閣。茲辰奠素旗。留侯嘗辟穀。嚴說遂騎氣。天迴哀笳咽。林長導翣遲。行人此霑淚。何必覩亭碑。

次韻和吳侍郎再葺東亭兼懷晁公舊隱

地占心齋舊。天扶蘚落身。高寒柳逕寵。幽境更隨人。樹密添新穎。叢香續故春。蒙茶藥友。偏倚此相親。

夏夕雨霽

積晦連空卷。繁蒸此夜收。雀催雲去夏。珪伴月迎秋。樹老殘螢入。庭虛爽氣留。長康惟半點。孤詠費冥搜。

北亭

舊壁橫空苑。危亭納夕霏。野蟲多各韻。倦鳥忽同歸。木落驚秋晏。人愁念昨非。生平嵩潁志。尚或拂塵衣。

早春北亭見城隅荒寂

荒城樓堞少。野色徧高低。草草無名綠。幽禽取意啼。天形岡樹北。日腳嶺雲西。不覺凝笳動。春風引夕凄。

寓居寰內宰邑者數見存訪因成謝

謝病非三最。爲氓乏一廛。何言羅得尉。時駐鳥兒仙。華轍交深巷。餘香襲故氈。猪肝難設具。應作閔生憐。

得充國書報都中舊所居初成輒以自慰作一首寄于京

昔貴三公第。今營一畝居。卿塢避燥濕。兼欲貯琴書。獸窟猶思騁。鷦巢不願餘。長安窮僻地。吾亦愛吾廬。

送晏延平宰邑分寧兼過鄉墅

銅紐腰新綬。烏衣省故廬。鄉無夜行產。檯有世藏書。楚澤蘭浮檝。潛園板御輿。蚩蚩吳俗美。庶力一投虛。

送師海高簿

城闕曙烏啼。行人駭解攜。舊歡華鹿散。新意棘鳳棲。淮月涵孤蚌。江雲雜斷霓。渡沙應搆賦。春澥正平隄。

魏花千葉

露晚移珍樹。丹房一紐幃。綃輕無奈疊。霞碎卻相依。傳日香難斂。孳風力自微。他時零落恨。千片爲誰飛。

晏歲

晏歲無情晚。淫霖昨夜間。芳條臨檻勁。短日轉樓曛。苦石收蒼翠。冰溪疊素紋。蕭蘭雖異種。霜至若爲分。

早春雪後見幸夷初發

冒霰初分葉。驚春已作花。鮮于紫艾綬。殷過赤城霞。破蕾香蕊小。衒彩鏡斜。雜麗思。忽作桂旗車。

玄初角辛夷車雜麗思忽作桂旗車者杜旗之語

秋夕池上

月御橫霄陣。溪樓倣夕霏。神龜荷裏宿。仙鶴露中飛。屏蕤風擺碎。蘭條客念歸。治城空極望。歌樂意多違。

和友人晚出池上

節物更徂候。幽衿屬釣蓑。蘭苕兼佩長。桂葉學旗開。鶴避驚弦去。魚隨晚餌來。謝塘多藻思。引蓋一相陪。

次韻和王漢公之葬詩

歲晏陪京守。心閒俗自安。斗城供近望。天幕借餘歡。秀句終其待。幽經涉手看。不因牡閒賞。誰認政條寬。

小橋

野水危梁渡。凌虛一徑橫。鄰車來代涉。漢櫂且專行。濠詠觀魚樂。圮詩跪城情。斜陽度茨岸。鳴鳥自雜鳴。

桃黃

世外無雙種。人間絕品黃。已能金作粉。更自麝供香。脈脈翻寬袖。差差剪怨裳。蜂餘淺可。流溢菊叢芳。

歲晚餞客南亭二首

偶作津亭餞。還驚歲物非。蒼茫無際合。黃葉有聲飛。別恨隨人遠。鄉心著酒微。猶欣見山色。羈旅暫忘歸。

亭上遙見江南山色

淮壤駢南界。亭皇坐渺然。平窺京口樹。斜落海門天。重霧多藏日。寒潮不送船。江岸堰高日船忘以潮來送客見水淺小落日樂爲潮

江山寧有助。私作楚騷憐。

遙夜

夜夕更籌永。霜飛歲晷空。斗杓常記候。蟾彩豫如風。過鴈驚流飛。衰蟲戀故叢。可堪鄉思發。夢繞菟園東。

竹雞

羽族何微眇。交交作好音。遠聞眞似語。寂聽本無心。倦占沈荒塢。嬉牽脆翠林。鷓鴣千佐筆。從此異凡禽。

元藏集卷四

五言律詩

鷓鴣

對雨鳴地。雙驚滅玉塵。長鳴非後郭。利嘴欲專秦。鴛鴦聊延敵。鶯揚頗殺身。君恩定多少。引距即隨人。

春渚

溪上照淫淫。吾輿此濕塵。風清琴韻細。波浸沼毛春。處爲蛟何待。鳴雖鷺自馴。直鉤聊適興。庶處餌文鱗。

晚春

陽給蒸蒸暖。春初頓影驗。歸雲衝樹破。殘雨人樓斜。徑綠都成草。叢蘭尚隱花。使同江海思。春水照軍牙。

負暄

晚日東籬暮。霜天病骨寒。心同陽藿展。志鄙夏畦難。東洛貂裘壞。西華葛帔單。稻糧聊自樂。愛景始三竿。

惠泉

濟物功偏厚。朝宗勢不迷。一航容宋璧。六斗異涇泥。潤溢呼魚轍。光分抱甕畦。寧同府園冰。酌飲變夷齊。

有得子以師命到既余者此間即今駙馬都尉李公所製稻故楊大年劉子儀及都尉環衛師等信一時之盛集嘗欽不足因成紀詠

法集超初地，工毫構妙緣。星占世外聚，月寫相中圓。指指誰標諭，心心自默傳。惟應阿難處，俱是到忘筌。

對月

蕭寂東軒坐，徘徊月取來。風休涼暈缺，句破晚弦開。紫漢沈星樹，仙蟾逼露杯。誰憐故林鵲，終夕自驚猜。

得告上冢

拜墓標唐令，褒親漏漢恩。永懷淒欲奇，忠訓藹如存。宰樹錦城陌，農疇潁曲村。異時裁敘傳，容或記旱門。

立秋後一日涼風蕭瑟便若感人

倏忽徂炎龍，驚秋自此辰。幾蠅空愛露，孤扇欲辭人。高少千尋嶺，滄浪萬里津。如何一乘興，烟策赤鱗輪。

河陽秋思六首 舊注有秋興，謝惠連有秋懷，今作秋思

關外山河闊，城邊卉木斑。露濃蟬始能，風急燕猶飛。不雨雲中薄，澄沙水自微。善哉吾祖歎，能此送將歸。

自古悲秋物，多傷黯黯魂。鱸魚輕客宦，紈扇感君恩。潁瀨寒明野，萬雲側鎖村。此中知止地，歸去掩柴門。

芳序雖云晚，華顛亦已新。蛩鳴偏傍耳，燕去不辭人。山隱棲巖路，朝嬰佩玉身。故溪應更好，前夜夢垂綸。

出處因年警，多慙與願違。於陵終不仕，疏傅幾時歸。江柳寒陰瘦，畦菘晚葉肥。寄聲溪上鳥，且莫背人飛。

久雨收寒潦，層飈蕩海埃。鳴畤鼓吹歇，高鴈弟兄來。食肉嗟謀短，關弓任世猜。故園三徑在，新菊幾叢開。

歲物自能晚，秋聲何足悲。歡應隨壯去，病已與衰期。斗遠終難挹，天高不易欺。此心丘壑戀，匿石恐難移。

雨霽

曉雨纔收潤，高軒一爽神。雪峯將變夏，桃蹊漸辭春。霽隙微陽淡，陰墻積蘚勻。空餘稚圭宅，蛙響徧諸隣。

小雨霽

風雨殘秋龍，年芳遂悄然。黃花沉暮蝶，蒼柳噤孤蟬。霽日高彌淡，驚霞冷不鮮。忽聞雙鶴唳，心斷故鄉田。

家蓋雙鶴，乘秋多唳

霽後

小雨春容潤，微波晚照空。空光遙送電，梁影半傾虹。珍樹疎煙合，坳塘暗溜通。義皇誰可上，靖節有總風。

凌景陽寺丞與韓綜監簿蔡襄秀才雪夕會飲聯詩數十韻以相示因成詩句

歲籥愁雲暮，朋簪夕宴聞。賢如潁州聚，興是剡溪來。瀉酒蟾波溜，雕章燭剪催。三英知絕擬，況復是平臺。

漢濱北樓

一水東流闊，諸峯右轉深。蟾規欲破暈，天杵不盈尋。浦逗分風席，洲喧避鷺禽。憑高機事息，併爲漢川陰。

晨謁宮門小雨初過

宮漏籤聲急，天街雨腳微。曉寒凌禁樹，春氣裏朝衣。瑞霧輕猶濕，香塵重不飛。雞人傳鑰出，華旭滿彤闈。

淮上

晚歲清淮路，淹留數問津。風平天合水，舟進樹迎人。饑鶚貪魚沒，高鴻望渚遵。楚鄉梅柳意，相慰似先春。

北樓三首

地迥樓堪倚，天長日更勞。何須雲渺渺，況自葉騷騷。脫兔橫岡遠，冥鴻避弋高。四愁休徧詠，俱是一騷袍。

孤堞神烟暮，平原歲月陰。鶯鶯時易藪，倦鳥即投林。日舍翻車恨，天施伏櫪心。蓬瀛八十首，半是爲登臨。

危檻倚孤城，風襟俗慮醒。天高鴻類亂，雲散月如沖。斜衛岫，回川曲抱汀。騷愁予古地，椒醑弔遺靈。

送兩浙轉運道卿學士二首

彼美閩臺彥，胡爲江海行。貞貧子舍養，不厭使軺輕。茂草姑蘇苑，蒼山越絕城。莫因羊酪味，終擬美諸侯。

新歲郵中問，殘冬湖外書。歡同烹鯉日，情是斷金餘。澤節行亭峻，天垣右席虛。不應周吏課，朝綬企歸歟。

晚登東樓懷子京鎮陽二首

洛表樓堪倚，燕陲望不窮。秋聲南送鴈，寒意北隨風。斂暝關雲黑，銜規苑日紅。凋年霜嚴惡，慎勿損荊叢。

周界西窮陝，常山北盡邊。關河相望日，容鬢各衰年。蓬亂將風野，禽稀欲雪天。治戎如有暇，莫惜賦歸田。

秋圃感物

秋葉霜前綠，秋池雨後清。殘蟬多默默，寒蝶強輕輕。丹果林梢熟，黃花草際明。心慙遺相客，世外掩柴荊。

華玉殿十二月二十三日錫宴

歲姿彤帷啟，天深紫宇寬。氣和先合樂，仗密不知寒。斟酌中衢飲，伊亞平別殿歡。先春皇意悅，花滿從臣冠。

寶輪揮文罷，瑤觴續宴初。帝詔重舞鳳，玉藻更歌魚。景駐三休閣，歡留六尺輿。賜金將厚意，併入史臣書。

杜門

苦宇切邪窘，荊扉度歲閑。資蒙秋蘚合，童唱暮蟲還。石上春蘭苦，墻東避世難。反廖猶可爨，誰訪隱居顏。

謀退四首

勤勞念耦耕，不是釣竿名。青鳥閒啼缺，芳蹊滿故傾。佩韋防事急，分肉倚心平。此意將誰語，臨深坐治城。

常聞嵇少傅，知是漢尚書。兩道資儀盛，孤金里宴歡。提逐非蠻屈，高志自鵝摶。行路賢哉歎，吾不良所安。

昔日於陵子，潔亦自孤。三分輕爵祿，一世耐人言。野笠鋤春雨，橫槎沒曉源。區區旨榮者，天壤亦何言。

濟世才無取，至朝逮內遺。濡鵝兵稱峻，牛馬本非勞。漢重商賢隱，堯嗟潁客高。古今閒自況，何翅九牛毛。

秋日漫興

天淡雲擺撥，風清水始波。暗蟲催紡緯，驚鶴報星河。夕日宮扇紈規極，仙臺蹟形象。空餘歸客恨，芝朮老嚴阿。

晚庭

蒼蒼秋氣歇，高軒夕景遲。桐凋金井恨，蘭老玉琴悲。巢燕初失，風蟬晚屢移。萬昏禽語鬧，相喚宿何枝。

送士秀才下第隨侍東去

春色鄉枌老，波聲客櫂催。林烏貪夕哺，都鶴怨風摧。處處雪中鞏，加餐桑下杯。重來期歲晏，飛藻有鄉枚。

送明州章從事

東國有嘉招。歸心感絕遙。幾程淮蚌月。一信海鮐潮。蓮渚煮談席。館天認賦標。時平軍旅息。麗藻入雲謠。

郡圃洗心亭宴坐對春物因寄所見

盡日山樓坐。居然外物身。野蔡能向日。怖鴿解投人。萬尊融朱蠟。平蕪識紺茵。須知無事處。堪養不才臣。

宿齊太一宮寄天休

入暮晃鐘響。乘涼鵲帳寒。露來燈欲濕。螢過草疑燃。野氣樽浮桂。幽香席藉荃。無因招傲吏。同宿一壺天。

冷春夜雨

春色無情老。宵雲有恨低。幽寒借鴻驟。早暝入烏啼。晦燭風生幔。漂花溜漲溪。滴階兼被草。聊此況淒迷。

寒野

芳歲行逾盡。高堂興耿然。林號欲風野。雲綻已霜天。烏影疑留日。鴻聲似惡弦。幽衿忽忘返。更爲月娟娟。

正月三日作

迎春纔十日。是年立春在故歲今年二十三日應月已三寅。池面開新素。山光復舊清。灰飛空玉琯。酷動漲金瓶。剩作尋芳具。寄懷忘獨醒。

奉送滁州趙學士

灼灼書林彥。胡爲江海濱。希遷杜陵客。出守始平人。夕夢螭階遠。石渠之選。前驅華旆新。離觴君莫惜。去去易沾巾。

代書寄奉直樞密直諫議學士

故秋嘗假道。倏忽改芳年。三壘黃河上。千花白髮邊。冰消牛口渡。山綠虎牢天。東望無人會。滎陽太守賢。

疑閣詔意先寄獻臣天休二學士

去國三年恨。還蒙九死餘。淒涼曾釜粟。感咽委檀車。鮒勺懷窮轍。雞棲整故車。惟當親益友。敍闊費漣如。

春野五首

衡軛負城閒。春波野色來。煙扶疎日柳。雪惱故年梅。波影魚先動。林聲鳥並催。欣欣羣意悅。病骨獨還回。

陂色入柴關。陽和遠近還。平蕪隨塞步。新水照衰顏。廢堞烏聲樂。晴旱雉羽斑。一逢樵客語。無埃辦連環。

近出東郊道。時山下澤車。田溝蛙拖紫。沙徑鳥留書。木引藤絲遠。墻蒸菌蕈虛。幽懷聊俯仰。無意事施疎。

沃野周原接。淪陂鄭洧連。鬱葱中縣氣。南北富人阡。烏騁因風野。虹生欲霽天。斜陽墟落外。粹炙食春田。

夕籌收芳甸。春高徧宿莪。朝虹先雨出。塞鴈後陽來。遠木芊芊茂。幽花脉脉開。欣逢老農語。爭席坐林隈。

林下

偶作中林適。聊觀萬花春。蜂巢喧似市。禽舌巧于人。陂澤鳴田尾。藤榴衣樹身。鄉農時晤語。野意合天真。

郡圃海棠初開追憶學士院玉堂後西軒此花最盛置酒有感

昔作灞州賞。今逢汶水春。可憐無並色。來對始衰人。溫樹遙知漢。仙桃尚記秦。臨樽如舊識。爭忍判芳辰。

寄題奉寧樞密直諫議新蒼漱玉齋

聞說西齋水。潺湲逼書襟。雖添新響響。不改故源清。花落波浮亂。杯遲屈曲行。無因陪夜宿。同賞瀑巖聲。

次登縣

昔走成周道。春風倘落花。頃歲春末趨洛陽今馳河內傳。秋日正臨霞。山色依前綠。顛毛只是華。見迎多故吏。衰壯兩驚嗟。洛陽故吏皆迎余于道

病臂痛踰月不能御刀筆

百疾乘衰運。雙肱怯痺搖。身知九折痛。肉訝半分銷。掉市將誰羨。拘原莫我邀。惟堪楚林下。如槁學承蜩。

傷死馬

辨道曾資智。嘶風忽絕音。故蹄依踐雪。朽骨詎酬金。附尾讒蠅散。投鞍嚙鼠侵。棄帷宜一報。盡力有前箴。

涉淮泝清迫于冰凍舟次下邳先寄彭門趙侍御二首

病骨憂南土。孤懷念北遷。欣承紫泥詔。且向汶陽田。夜雪淮冰合。朝暾海氣鮮。風波雖繚繞。自有故交憐。

此地淮壖極。連墻北轉初。風煙寒背楚。陂澤遠通徐。保髮驚秋外。葵心戀闕餘。不憂芳歲晚。松柏自扶疎。

次韻和北京太師丞相潞國公創作茅齋

地僻誅茅後。堂幽搆屋餘。誰知冶城望。更作傅巖居。淨供香廚飯。無纖藥笈書。因公高世想。轉憶舊田廬。

廢書

斷簡孔堂壞。遺經汲塚虛。謾求芸辟蠹。先歎魯成魚。舊帖愁連蠹。亡篇恨蠟車。吾家先訓在。楹鑿要生塵。

初春霽酒河上得前忠武記室饒廷評書因成感詠以寄

故歡清濮上。今醉濁河邊。素領添新髮。春風似去年。暖雲邙北樹。芳草霍陰田。感舊情何極。重看記室牋。

得天經書問

久臥憐憂巷。驚聞不滅書。高風五柳外。深意八行餘。努力邀加飯。相逢約下車。殷勤長跪讀。雙睫費漣如。

禁中寒蟬

何處幽林蛻。來依禁樹鳴。風綏非冒龍。露腹秪知清。曉韻飄觚闕。殘嘶逗綵甍。秋蟬多怒臂。寂寞好全生。

感秋二首

夕軒疎雨浥。物物爲秋驚。病葉先風落。寒蟬趁候鳴。西飛愁燕急。左界恨河傾。借問三江客。鱸魚底有情。

歲事催人事。榮心伴客心。驚驂收蔗扇。螳臂感瑤琴。夕露繁將滴。朝雲薄亦陰。金貂寓直省。潘興轉難任。

元憲集卷五

五言律詩

甲戌冬罷疾賜告二首

行年三十九。病腦劇中乾。日昇空花眩。脾倉宿滓寒。未燈欲夕枕。欲食進朝丸。惟有披書樂。依稀及士安。

恩告假衡蕪。年華飛琯灰。右眠安佛脅。深息養仙胎。數犯稽遠禁。誰憐淺落材。使輕均病藥。（孔病適值長主官給節物）酒樂更自囅然哈。

小疾

薦瘞感春陽。岑岑體正尪。雙瞳便貉睡。一息寄龜腸。味減轉鼎釜。心疑照弩觴。藥苗行可采。更驗太清方。

晚望京邑

暮壘初休角。孤譙半掩門。鴻聲驚寥泬。鴉意戀黃昏。遠岫排頭碧。春河徹底渾。關東三百里。依約是天閽。

候月臺

冲昔詞林伯。嘗為右補來。庾公偏愛月。薛縣未傾臺。鏡石雲根斷。臨波水腹開。良宵時弭蓋。方信謝莊才。

過列子觀

兩作朱幡守。（忠洛孟二守皆經此祠）重登羽客宮。故墻塔舍壞。塵案酌杯空。款戶殊無牖。乘衣尚有風。軒游曾駐蹕。

高意掩崆峒。（眞嗣西巡狩，親謁嗣下，有詔褒加冲虛至德眞人之號，刻石存焉。）

北臺

遠日春風外。韶光晚思前。短霄中野樹。斜碧半樓天。芝朮參雲嶺。桑麻冒蔽田。詩成無所況。題作詠懷篇。

城堞俯漳湄。關河遠近看。曉山天外紫。秋日霧中寒。短鬢卻成葆。孤心轉似丹。蕭家窮僻地。歸去養衰殘。

善惠師禪齋

象馬王城地。禪扃此獨開。漏聲隨葉換。風意繞幡來。馴鴿依齋樹。飛花繼講臺。朝珂時一集。併為碧雲才。

臨秋二首

兀坐臨秋水。悠然到夕曛。蓮叢經雨折。菰米待霜肥。有餌潛鱗出。無軒野鶴飛。蹴呼且勿遽。更待月華歸。

素潦涉成岸。蒼條柳映津。蟬休疑惜已。（漢杜審言曰：蟬情惜已，白間爰蟬蜻去似猜人。事具淮南子。）紺幕隨天遠。瓊鉤伴月新。清風時一至。吹盡故纓塵。

脫葉金霜龍。滄洲滿目前。林風寒結籟。溪日晚留煙。獨木橫宮沔。方苞入稻田。持麾更吏隱。殊覺主恩偏。

次韻和西堂風雨

霧氣疑成雨。終風頗挫春。祇驚天漲欒。尊是暮吹塵。大旆亡空澤。奔車憤要津。高樓非可望。偏汗扇中人。

謁龍門無畏師塔祈雨作

梵聖遺靈骨。洪緣福故都。慈深雲不斷。法徧雨常俱。使節開眞榜。（朝廷近遣中貴人賜榜祈雨。）天香奉供爐。（又賜御封爐爲供養。）拳拳依帝力。餘潤覃昭蘇。

過清明禪院二首（唐太子少傅白公舊宅。）

自昔仁為聖。于今福作田。清風殘竹地。寶色故池天。繪象成眞侶。（樂天居影與蒲禪師偶立。）家聲入梵緣。（又著自序香山居士一披龍藏集。無復歎亡篇。後唐明宗子秦王尹京曰：特寫公文集，一本置經中，至今集本最善。）

軒冕唐年客。溪林洛社坊。雖開居士室。未壞魯恭堂。佛樹高彌綠。大花落更香。惟餘名不滅。來伴法燈長。

浮橋

東潭雙津隘。浮梁右制存。灘移淤岸勢。標譜漲波痕。逆浪船排首。周阿纜植根。祀勞如舉典。元凱有英魂。

讀書多所廢忘

舊學紛無幾。幽襟斷復尋。荑茫萬機論。零落九州箴。枉嘗韋編讀。猶依槁簡吟。時無袁伯業。孤陋任年侵。

晨興讀書

老病何等者。陵晨標帙開。終無經世略。似有著書才。（余家子京受詔作唐書百餘篇，余亦嘗然有著述意。史記金藏匱，春秋玉作杯。）吾心聊自適。萬事已焉哉。

爭路

久玷疇咨地。新蒙策免恩。往非塡咋舌。來寵夢驚魂。（余能相蒙恩改官加職，非待罪之本望。）病與疑弓釋。身隨散樂存。惟餘太陽照。終不礙孤尊。（至洛陽月，凡四篇。）

次韻和吳侍郎睡足成詠

何處西臺柒。高眠萬慮沈。盃盤春席罷。風雨晝堂深。氣勝龜調息。魂交蝶伴心。有人驚曉漏。頗倒盤衣簪。

晚歲感舊寄永興相國晏公

謾知三十載。頑滯寄洪鈞。物比青氈舊。年驚白髮新。河冰斜界陝。關樹曲遮秦。何日陪師席。孤懷跪自陳。

開安道舍爲鄰火所焚

里旅閒遺燎。連薨委夕煙。初無徙薪智。枉被及魚災。勺水寧堪救。三車諒未摧。天知君自足。聊復寄靈臺。

南軒望雨

層巒冒遙城。風長雨足輕。暗雲依電簇。微日記虹明。樹洗連帷出。荷翻百琲傾。幸無漂麥慮。舒嘯倚前楹。

夕雨

春溜簪聲細。層波幕影斜。雷車陳后館。雲枕楚王家。桂凝霞杯蟻。蓮空蜜炬花。莫漂枝上蝶。幽夢在天涯。

雨歇

急澍乘雲度。涼煙落晚留。山顏紅露日。田尾濁鳴溝。知倦翩翩鳥。來思濕濕牛。東菑聊騁望。偏識種瓜疇。

池上觀雨

急雨橫塘晚。蕭蕭遍坐隅。斜津添竹淚。繁點溢荷珠。泥重聊休燕。波飜尙浴鳧。風篙河外惡。橋卒弗傳呼。

送太常魚博士通守漢州

春霞霧征塗。離人向蜀初。還拋博士蔗。貪佐使君旗。藥思夸名閣。忠懷慕叱車。布刀多計吏。行矣數通書。

冬行西圃溪上

故柳樊宮圃。新禾上野場。（郡有稻畦藥場以薦）晚煙林外紫。昏日水中光。菊晚香猶在。橙寒味不長。蕭然成隱趣。況復近山陽。（竹林近在河內）

四月十五日晚出溪上留連不能去

偶來尋晚景。便覺滌囂煩。岸柳相搖綠。風荷各自飜。歸雲何處宿。驚鷺或時喧。不奈滄波闊。鳩山有故源。（山海經河南發鳩山漢水出焉即此波之源也）

譏俗

日孚賡歌苦。華顛答雜頻。褻於穿履客。餓恥祭墦人。洴澼金終賤。胡盧瑣未眞。原生寧是病。結駟往相親。

送譚祕校赴江陵理曹掾先過衡陽別墅

吾發飛名早。卿軍袖掾紗。還家鳴峯地。擁府鶴袍人。樹色圍荊壘。江聲瀉蜀津。無輕束矢誚。陰德及斯民。

貧病

貧病兩何緣。相將百慮煎。儲空擔石粟。營貸倍稱錢。客訝甘蟠李。偷驚背故氈。因聲謝才鬼。擬作送窮船。

秋湖上晚景四首

小小江山國。輕輕縞紵衣。波光濟作面。天勢碧成圍。岸蝶隨人舞。沙鷗掠坐飛。此心兼此境。安得不忘機。

曲檻堪何倚。幽芳幾獨尋。頹雲山露頂。孤月水呈心。鄰鷺多依淺。驚魚更就深。餘懷無晤語。身世兩浮沈。

春湖來無限。新蒲綠未齊。蒼煙山帶北。紅浪日平西。野鶩時孤往。林鸝忽並啼。一篙行一曲。依約似苕溪。

浦叙春初滿。風煙晚不銷。泛杯懸戲蝶。（作小還故亦爲流杯）通舫小開橋。（暫作釣橋以通舟）蓮葉抽萍面。藤梢落樹腰。此中無駭浪。容易打雙橈。

北樓晚景

俯曲少城偏。臨秋坐杪然。殘陽鴉翅外。新月鳥行邊。隱軫齋陵地。蒼茫尋狩田。登高何必賦。歸意自悄悄。

寄李端明鳳臣

學道年嗟晚。知非骨已衰。世紛誇要路。天意罪浮名。汶上朱幡滿。淮南白髮生。惟餘方寸地。留待歲寒情。

次韻和吳侍郎寄致政張郎中以令子倅府迎侍河陽

序齒顚毛貴。傳家子綬青。蘭芳應作膳。椿老別添齡。逸豫鴻排陸。歡心鯉過庭。幾時陪雅集。醉弁一俄星。

奉和御製龍圖等閣觀三聖御書

萃玉中天府。珍圖綠錯文。叢檯開禹穴。寶盡爛堯雲。萬牒眞行辨。千題甲乙分。聖心尊世烈。披玩不知勤。

曉入諫門趨殿中馬上作

錦出馳宮路。更餘殘曉籌。露盤先得日。溫樹未知秋。煙幕昏朱裏。風旂颺綠斿。鳴鞘歷宣室。應爲（原脫神休）

豹隱堂

昔日蒸青地。今茲坐嘯居。人瞻分虎出。庭記墮鱗餘。蕭墨猶寶。莊環室舊虛。嘉名傳郡志。寧減武侯廬。

題李洗馬歸歟堂

君有誅茅地。重歸一畝宮。身同嚴桂老。心似草堂空。昔歎魚隨餌。今歡鶴出籠。吾廬嵩潁畔。亦欲狎樵翁。

春晴寫月

春序倏云晚。高臺芳意多。花成風地繡。鳥作暝林歌。樹氣薰繁幄。池紋疊細波。夾城歸騎散。煙絮徧銅蹄。

池鶩

野水初盈沼。舒鳧亦伴游。雙膊時沒藻。斜陣或迎舟。敢猒吞腥累。眞忘續脛憂。杜家鄰舍遠。刷羽恣淹留。

赴洛經鄭馬上偶成

去國雖傷別。乘軺尙及春。榮風浩翼蓋。鞏樹綠迎人。後隊金鐃響。前驅畢旆新。衰懷無麗賦。何以詫西賓。

晨興春冷

玉骨臨風怯。華釘恨帶寬。凍醪催卯醉。小雪造春寒。鑪瑟弦聲潤。山鑪蕙炷乾。良辰他日意。慎勿怨花殘。

時賢多以不才請我因自詠

我本無心士。終非濟世才。虛舟人莫怒。疑虎石什開。蚊負愁山重。葵傾喜日來。欲將嘲強解。眞意轉悠哉。

題虞愛寺楞伽山亭（世傳唐初有異僧呪土爲此山形制奇譎且云爲客不敢棲宿其上今遺蹟猶然）

誰羅爲山寶工倖架海形。神鞭陰助險。佛髮巧分青。棟老棲煙濕。禽翻避呪靈。會須依定觀。一一訪巖扃。

和中丞晏尚書西園晚秋懷寄

節物名園晚。風煙亦媚秋。鋪稻低露竹。珠罅老霜榴。坞類晴先響。牆霞暝自收。山檀誰侍坐。正似傅巖幽。

城外秋晚

澤芬鬱蕭條。還高不自聊。水寒鵝鴨集。城廢冢狐妖。野色空秋穫。林聲急暮樵。先畸東北路。鄉思託回飈。

過行慶關

洛鄭東西接。河山表裏雄。嶺回千樹出。天轉兩崖通。虎圈周原綠。敖倉漢粟紅。今無楊僕恥。四海是關中。

再經行慶

行李繼蕭鄭。關門已及周。山支抱翠合。洛尾貫河流。驛騎迎朱轂。封人訝白頭。余頃守洛未有白髮今則真矣迎者稱焉往來何太數。慙恨見蒿丘。

添色紅

景淑能藏媚。情多不頓開。初疑香色老。終伴綵煙來。夕露濡仙顥。晴陽染醉腮。施朱應有意。併爲楚人材。

郡圃觀稻

誰取霜禾穗。來依郡圃栽。芒隨虎掌熟。畦作佛袍開。自應蟬鳴候。應無螢曜災。河洛無蝗公庖豐飯飯。知免拾顏煤。

歲晏城上北眺

萬象競搖落。臨高傷旅魂。鷲飈無定響。寒日有餘昏。路轉平臺苑。天低覆斗門。惓惓心未已。易月荷君恩。

和中丞晏尚書西園石榴紅葉可愛

幾歲江南樹。高秋洛涘園。碧姿先雨潤。紅意後霜繁。影疊光風動。梢迷夕照翻。一陪幽興賞。容易到黃昏。

鴻鵠

曲浦江湖漾。文禽伊洛飛。愛尋芳蓼去。更伴晚霞歸。露潑金翅潤。蓋香錦臆肥。主人眞賞厚。愼勿去郊扉。

老屋

老屋共棲遲。窮年弔影悲。宵牀牛誤鬬。晝壁鼠無儀。臆北挪成隱。家東益自嗤。因聲謝巢燕。京洛足華榱。

晚謁城東祿祠回馬上作州經至和三年水災城荒地荒饑殊可歎憫

洚水成災後。霜原落木秋。濁河雖自復。寒潦不知收。路壞停軺館。城摧卻敵樓。民愿無黍稷。何術望神休。

小隱春日

小隱非吾士。幽懷屬暮春。人憂原憲病。鬼笑子龍貧。草合看迷路。篁抽欲過鄰。俗喧慵自解。蹶弩惜千鈞。

齋中焚香宴坐

耳界千聲外。爐薰一室中。妙心那有住。眞意本無空。香飯凝盂白。天花蔽席紅。閒觀色身相。方信幻人工。

送蘇寺丞宰廣德

早捧諸侯檄。新登九列丞。庇身聊製錦。受命更懷冰。浦葯薰行櫂。江禾壓翠塍。高樓如可望。西北一長凭。

和吳侍郎微雨中興一二親友同登香山石樓

伊湖鳴秋籠。香樓隔雨溪。天形林罅出。山脊霧中迷。岸峻鹽鹵密。沙平野路低。只應觀佛土。物物便題齋。

歲宴感懷寄吳侍郎

百慮靜相尋。蕭蕭芳歲陰。感君辭劇日。休我冒榮心。歷塊疲東道。才希有而倦巢枝憶故林。抱者志在心霜毛秋更短。持底受華簪。

同年龐汝弼赴宰臨賀見過敍別因成感詠

朋好日寥落。征驂那忍聞。先成數日惡。更負十年薰。客棹秋瀧水。宮鄰暮嶺雲。圖南倘良食。少作弔湘文。

齋居有感

氣逐薰絃動。春隨畢雨殘。蠹桃敬殿井。新李礙游冠。處晦垂轅驥。干時上坂丸。無人憐仲叔。平日憶猪肝。

立春

底處春來早。依依傍日華。年光隨寶勝。陽律犯鳴笳。冰沼應潛坼。風枝已自斜。江南無驛騎。何計賞梅花。

李公佐歸漢東子之妹壻

門有聯瓜懿。人傷掺袂分。新篇稽奏牘。故社戀鄉枌。桂魄離懷苦。蘭苕夕膳薰。芳音毋自寶。西北足歸雲。

送王秘書嶺南都講學

高才嘗負俗。公薦此開榮。卻領淹中學。還爲稷下卿。槐依鄉市綠。風入舞壇清。稽古方知力。騰飛自有程。

元憲集卷六

歲晏思歸五首

歲晏坐伊川。孤襟日悃然。無功堪載策。有路即妨賢。寵辱丹心寸。年光素髮邊。含毫難躑躅。自欲賦歸田。

碌碌旗邀寵。容容謝致君。疲鳧失魄脛。狂鹿老思羣。急節驚流水。浮名作海雲。歸歟城壍壞。況復值庸勳。

昔寵應三事。今懷念一丘。稻粱爭驚鮑。章服裹狙愁。心與遷非化。年驚趙語儉。欲將知止意。歸謝漢恩侯。

（時同序丞相平章侯以下皆入恩澤侯表）

潁曲多成瀨。茨山亦有村。不知榮革履。便欲返衡門。邵圃瓜嚼熟。陶廬菊徑存。敢言較寵祿。知退是酬恩。

世有功名羨。人將躁靜殊。冥鴻專避弋。鬬鵲喜捐軀。翻敗誰矜巧。山移卻信愚。白雲無酌我。歸意本區區。

主薦後喧訟不已

昔貴丘園聘。今嗟勢利趨。何嘗輕九九。自欲較銖銖。鉤百勞筋敗。朝三怒氣麤。因聲謝鄉校。與賞媿非夫。

自寶應踰嶺至潛溪臨水煎茶

關塞雲西路。僧廬左右開。過巖逢石坐。尋水到源回。（溪禪寺西南二百里）天籟吟松塢。雲腴溢茗杯。宮城纔十里。

遵騎莫相催。

致仕得請泛舟歸第

輔郡初辭節。孤舟始去官。橋頭帆影急。枕底浪聲寒。好爵云誰寵。危心且自安。賜車皺可愛。閒共子孫看。

哭子正直講

頻弁王門客。橫經胃席師。頻揚四巡頌。屢析六身疑。寂寞終朝白。侏儒詎信飢。一朝嗟溘盡。福善亦乎欺。

柳嘲竹

好在碧檀欒。叢低度歲寒。何堪裁鳳律。只好製魚竿。拂水煙梢潤。含風鈍葉攢。芳陰聊羣庇。君試仰天看。

送上元張尉

馳賽光英域。糊名限選條。州臨建業水。路出廣陵潮。歸思刀頭苦。離心旆影搖。行聞有薦牘。南闕鬱岧嶤。

送餘姚顧尉

昔意青霞遠。新恩黃綬榮。官同吳市隱。賦歷楚鄉平。天霽晨帆駛。潮回夜艇輕。千巖勝遊近。且莫乘塵纓。

送烏程吳尉

千人嘗得儁。再命尚沈僚。左右爲容晚。東南作尉遙。鄉心烏鵲樹。春醉臺駞橋。今夕羈魂枕。前知爲別銷。

（秦王放孫）送常熟錢尉

吏最三年集。僚英一尉沈。清壺人映玉。勳劵廟藏金。夕館淮蟾度。春篙楚汰深。王孫情幾許。芳草徧天涯。

送舒州懷寧尉孫景先省嚴親後赴職

鄉書曾擅秀。父任此爲郎。卻捧三銓檄。歸稱百歲觴。淮山瞻曉嶺。皖浦轉春檣。無累徒勞歎。廉車竚薦章。

送高郵葉尉

佛塔千名牓。銓臺再調符。空登拔萃日。未免沒埿趨。羅桂方辭洛。蒭蓴尚及吳。振淹知孔邇。華蓋映鴻都。

（君即道卿集中之令昆也）

官況

久曠三山直。（時頭陀局蕭多麼）空陪五日趨。文無飾羽巧。心有刻舟愚。陸戟愁飢死。關門駭寵呼。缺然偏自愧。乘馬與雙鳧。

故歲東園植竹喜今春方芳

幾日霜根地。新年綠玉陰。春來雖換葉。寒去轉虛心。乳節烟膏膩。空梢夕籟沈。何時殊實老。留遺九苞禽。

蔬食

何筋空圃貴。潘園且薦蓋。肥非糠粃飽。炙恥彈鋏求。餘薤行塘種。芳葵莫預憂。伯陽眞意在。鼠壤棄誰收。

浩歎

鼻濁哀吟倦。空懷浩歎盈。心同注鉤怯。功比毒蟲輕。俗態驚狙怒。剛腸謝鶩爭。淹回江外客。日夕望蕘旁。

昔歎

昔歎桴乘海。今悲謂歷松。連城輕僞璧。畫室長眞龍。靜勝將生白。機亡恥合蹤。雖談龜手術。洴澼換吳封。

侍宴集英殿因過學士院舊廬有感

昔日金門署。重來紫髮臣。故詞多削藁。前誡尚銘紳。寶幣餘蕭鎖。仙山晦曖塵。丘巒溫室樹。顏色老于人。

北軒院中海棠最爲尊物

送殿丞楊備通理睦州

引籍淹閨序。監州得海壖。貪隨濤驚驛。倦趁火城天。織紵吳儂富。今士民自紡織。乖給漢客賢。遙知懷我處。霜月瞑樓邊。

讀賈誼新書

雖謂賈生學。兼之文帝朝。死憂王墜馬。生賦如鵩。被召宣溫密。矜功絳灌驕。勤勤論五餌。史筆未相饒。

班固嘆五餌以爲疎。蓋不見賈生之功成耳

行舟漢口

澤國風波恨。孤帆日夕征。山連吳樹綠。江入漢源清。鬢亂將成保。心搖不後旌。銷魂千里外。寧是憶蓴羹。

聞胡明遠記室將至

昔歎都門別。今聞隴坂還。風烟背秦塞。陵邑過周關。松老忘年契。朱衰玩日顏。須君逃征賦。方驗此塗艱。

送謝煜赴撫爲主簿

懷檄倦遊都。勞勞幾客艫。秋渠沿莨蕩。春塢見濡須。秣齊添賓酌。蘭苕入養廚。明年獻文地。南闕荷星榆。

擬祀出城過西苑馬上作

斗柄仙城曙。龍鱗下隰通。三竿眺羲馭。十里過商中。水藉天容碧。塵依驛轍紅。喜聞何力語。憑爲樂秋豐。

關外

關外崢嶸歲。河邊寂寞洲。寒雲能不雨。高柳強先秋。野靜狐狸出。沙長鴈鶩留。登臨雖信美。無賦可銷憂。

和吳侍郎雪趙中令韓王宅

平昔元勳邸。多年洛水頭。荒池威鳳去。高棟野烏愁。木老爭侵日。花寒各媚秋。猶欣賓館在。臨賞寄名流。

至日圜丘擬事禮畢早歸馬上口占

祠館宵燈徹。歸騎曉轡輕。天規斜抱苑。斗柄曲臨城。路記仙輿轍。林空寶雉聲。上元新甲子。休氣接平明。

郡圃秋日二首

閒去秋歸早。開軒酒病襟。曉風凌羽扇。商氣襲瑤琴。竹雨無情碧。荷煙底事深。蕭蕭差可賞。只是恨年深。

累樹孤城側。空陂八月涼。高雲收雨意。淡日作秋光。棄落風蟬塢。巢空社燕梁。憂衰從此始。何術奈華芳。

次韻和吳侍郎偶至城西一二名園

幾曲西園路。幽深隱歲華。偶乘安道興。直過辟疆家。畦脈爭分溜。叢名各記花。身閒飛蓋遠。容易到曛霞。

弗韻

風谷拖雲溜。清宵聽四陣。山晴巖獨雪。林暮澗常秋。風御時清磬。雲柯抱晚樓。瓊芝仙詔峰。歲暮儻來游。

送蹟州安化元處宗主簿

黃綬榮新牒。華顛惜美材。越心枝上遠。羌思笛中來。烽燧和星落。刀環伴月開。寄言棲棘地。鷙鶚少徘徊。

送潁陰張主簿

早服英雄殼。胡爲州縣勞。荊璆不自鬻。郢雪向誰高。月鼓千聲疊。霜風萬籟號。行行星聚國。芳尺慰同袍。

送集縣梅主簿

吳邑神仙系。梁臺英俊游。官從鸞棘試。材俟蟻封求。堂桂叨聯綴。陰蘭屢奉羞。行行離恨苦。淮月一弦秋。

孟津歲晚十首

我對流年晚。年將我志違。終風來北怒。寒日趁西歸。野獸求晏騁。離鴻望影飛。君恩殊未報。愁憶故山扉。

地闊山川險。風高萬卉乾。山煙晨作暝。河氣晚催寒。單眼移前帶。梁金晦舊冠。胡然坐衰靡。無客餉千丸。

隱軫分河壤。崢嶸念歲華。關雲沈碧樹。樓月嘯光笳。要路誰云騁。浮生會有涯。高哉羨門子。橫海挹朝霞。

歲籥行周矣。宮齋坐悄然。俯簷全露節。衰柳不停煙。稻苦雲收陣。天斜月控弦。寸心如斗柄。常在帝車前。

曲岸犖芳蕪。高臺倦目留。晉山青不斷。河潦濁難收。世路功名急。天衢歲月遒。吾生猶可養。嵩麓是耕疇。

戍苦河兼重。星回歲聿悲。頹雲埋雪樹。暗水入冰池。山疊看疑近。樓高倚更危。容腰何日了。歸去茹華芝。

太室東南望。分明鸞鶴飛。何嘗無路往。自是有心違。隱谷松聲淡。仙區藥甲肥。行年六十一。非外更知非。

芳序雖搖蕩。吾生任屈伸。日催輕壁士。天敕戴盆人。宵鴈多號月。冰魚喑待春。白憐麋鹿性。晚節順纓頻。

昔日山林願。今茲軒冕遊。秖幾年苒苒。安議政優優。小雪煙橫野。殘笳月背樓。河邊楊樹老。不是桂淹留。

渥赭隨顏能。飛霜人鬢新。夜壺寒漏刻。冬晷急馳輪。名美誠瑤徇。身閒我獨親。聊持一樽酒。不爲書蛇人。

歲晚感事

息偃君恩厚。崢嶸歲律遷。若驚曾爲寵。見嫉不因賢。白日孤盆外。蒼蠅尺璧前。東隅雖已失。忠意尚惓惓。

榮路冥頹客。單車寂寞州。前朝有單車刺史。野氛迎市漲。寒水夾城流。塞上眞亡馬。江邊獨信鷗。不知芳歲晚。霜雪上人頭。

積水千陂會。孤城一角存。烏烏喧喪鵠。蛇虺喜冬溫。地覺荒民屋。天高思國門。楚優歌舞拙。何處強持樽。

初憩河陽郡齋三首

河洛周郊會。風烟晉部鄰。人傳種花縣。地記躍魚津。梨棗知秋晚。桑麻驗俗淳。惟憂三載課。無術効臣恂。

積晦霽初罷。餘光火尚流。疎桐凋晚日。孤扇避高秋。令尹何妨仕。將軍不必侯。此心機息轉。只好弄羣鷗。

郊圃迎宮圃。秋陰半歲陰。亂流橫掠野。殘日倒穿林。雪擁承簪髮。丹藏戀闕心。思歸誰作引。從古怨瑤琴。

曉汲

曉汲過春畦。高梧待鳳欲。甕思閒繫壈。瓶險投居湄。照影香欽墜。觸煩素綆垂。寂寥無醉輩。飲其棲遲。

遲明出都

曉出西郊道。回瞻北闕天。城頭雲斂蓋。關外月低弦。委佩辭朝紱。鳴笳逐使旃。老臣三去國。澀軾淚潸潸。

余昔守陽次守洛今守孟三出都門凡十六年

次韻和吳侍郎以余偶名新花爲壓叢春見貺

異草來何許。低昂曲沼濱。不勝叢上蕊。翻作葉中春。逗蕊清香遠。銜蹄綠彩勻。芳心如有屬。宜在賦詩人。

余與作名，唱之者詩也。

淮南早春風雨連日俗以爲宜

淮海歲方新。層陰便淡辰。山山雖作雨。物物解呈春。野鳥千聲異。江蘺一色勻。農區田溜滿。偏慰守藩臣。

和柴天休鄭舍人奉祠太一見懷之作

初啓冬冥琯。知祠亳忌壇。雲璈廢夜曲。瓊粲供朝餐。真御秋飈遠。倦威抱斗寒。勞君懷晤語。此夕宿披縈。

是夜余亦內當直。

春晦小雨

節晦春蕉歇。天高暮雨空。輕雷遙應電。斜日倒成虹。陰綠苔浮水。幽光蕙轉風。何須俗士駕。三徑有蒿蓬。

春夕

暝色蔽孤齋。空軒向夕開。花低應露下。月晴覺雲來。燭爆輕蛾聚。風枝倦鳥猜。無言聊隱几。萬境一塵臺。

有將獨鶴行都市道上者左右奔迫野態憔悴因成短韻

明心本霄漢。此路極喧埃。何意鳴皐鶴。翻同舞市來。波魚憂輸涸。海鳥避風災。寄語昂昂貴。非君羽獨摧。

元憲集卷七

五言長律

郡齋多疾

歌台非周陝。寒黃謝漢台。名將恩共忝。衰爽疾俱來。素髮慙犀導。朱顏稍玉杯。勞真索莫。由處尚徘徊。且脫不津槳。誰憂長孺灰。淮陽安敢薄。臥治恐非才。

和道士周侍郎疾次韻

墨食仍移疾。消煩尚假牀。玉麥經燬潤。松色貫寒芳。漱液仙池滿。觀心慧炬光。君素妙譯經。勤臻慈悲。爾魂同鶴警。妙數喜龜長。且答毗陵問。休同楚客腸。定知靈氣復。祈句有風霜。

淮南旱終帙

隋室頹氣極。唐家炎命新。昆歸裂殘壤。天洗戰餘塵。自隋煬帝末天下兵興群雄裂土壤至貞觀後始一統矣。遂納諸戎貢。爭陪二月巡。高宗門皇帝巡狩和扶羅。天册府延十八學士。時人謂之登瀛洲。煙閣畫名臣。功臣畫像凌煙閣。輕重非關鼎。興亡更在人。明皇帝天寶以後。臨御失道。任政安史之亂。爲代復四海。至僖昭時。陵夷不振。然其治亂皆本于人。舊都紛秀麥。前事徧青筠。漢長安皆已墟。移都于汴。哲后不興。假。西廟訪古蹟。頃年多衛。邇英閣中。終篇見成敗。摘句屢諮詢。青史嘉遺直。元龜遺直法。聖辰。願將稽古意。萬一助堯仁。

楊寺丞堂務西洛訪別

長安久憔悴。門巷絕卿輿。何綬徒云忝。貧蓬日已疎。何爲趨玉陛。乃昔參蓬廬。九載歷華選。四環承慶餘。頗明范叔晦。時取長卿書。清晤飄窮景。高談寧霧蘇。夫何苦吏役。忽爾愴離居。交情願從子。盡醉嗟乘予。梁郊春草後。霜樹夏雲初。安石苦吟社。少游乘澤車。一官方効智。萬里乍紆途。雅節鄰時尚。高才凌太虛。奉篇希乙覽。捌羽遲南圖。君寄奏文數十篇來報。行矣如白愛。漢家方向儒。

中秋禁林對月

素籥中分夜。祥雲對滿辰。千門迎皓彩。一氣先空輪。淨失金虹影。寒生蓬堂津。仙京全是玉。仙界即成銀。宮瓦收苔霧。天淵滅翠淪。網珠聊借媚。紈扇枉迷真。爽籟通鳴鶴。斜光淡結鄰。孤懷無晤賞。長嘯待清晨。

寓宿南宮言懷

始寓南臺直。偏驚素籥霜。悲秋真騎省。出沐愧山郎。自許鳴機息。誰矜鶴脛長。塵緇洛客袂。扮老漢人鄉。篝燭沈幽幔。緘經裂隱囊。杯醪冰壓去。餘涤硯滴寒。光。歲晚淵蘭佩。風乾裂芰裳。星烏繞枝倦。瑤草蔽庭荒。道爲虛心勝。情緣感物傷。勞歌少悽惻。夷路即騰驤。

楓宸東院秋日

試問山林客。胡然節廟中。借籌終不效。數馬亦何功。每篠苟池北。院在中書正北。回環漢壘東。西樓禁城隱。士屯馬在焉。繡雲高幕潤。瑤草半庭空。乍失蒼門燕。初聞上苑鴻。涼催珍簟卷。氣襲碧簾通。虬箭天邊漏。烏竿物外風。心傾徒類菊。髮知更驚蓬。自誌非真相。其誰恨禿翁。婆娑君勿誚。併爲主恩隆。

贈傳法光梵二大卿兼洗浮塲之盛

梵刹扶皇歷。高才會聖門。五天真釋種。傳法北邙士之貴種。三國舊王孫。光梵故吳王李氏從子。譯詁生知慧。光梵自童子便慧。華竺之語。卿聯萬戶恩。二公自先朝並加卿秩。具榮傳譯。加。齊熏光漢邸。結集盛秦園。交照無殊俗。多聞屬上根。二公雖夷夏有殊。而法性惟一。學徒紛霧委。經錄爍星繁。光梵奏詔重撰景祐法寶錄十卷奏上之。妙義觀心德。華音置使翻。白天僖後。譯經潤文之役。皆執政。其職。祝塲千偈出。每歲孚。遇子誕辰。皆大開宴。新譯。刊。宰塲一燈存。列聖文垂象。太宗真宗並賜聖教序。作金石。列皆列于堂上。旁行筆記源。二公作天竺字序。上爲之序。院碑鑿。拓。烏。院。時即今英國夏公撰。演。御榜鑒巢軒。上既序天竺字。又御書。石榜其字號曰梵華殿。地倚區中勝。人緣物外尊。十年參淨職。于此愧忘言。余在參大政。改使。樞。筦。同譯經潤文。

寄長安孫朋主左丞

綱轄尊華省。旌麾鎮舊秦。州榮朱轂守。公待黑頭人。從蓋荷中密。仁風扉外春。才包揚馬思。政績趙張神。鼎餗終調鹽。天文尚蘊鶉。山光西谷曉。柳色渭橋新。勒隊良家子。邀歡代舍賓。聲華今絕擬。事業古難倫。顧我非賢宰。濫朝念考臣。官銜溫室殿。城壘富平津。有秩皆踰分。無功可活民。餐霞聊御疾。面壁更求眞。

野服芙蓉路。世稱芙蓉山下路。正。近漁竿潁水濱。拳拳知止誡。行及謝交親。

講詩徹章罷。酒景政殿。講官與府宗室近臣皆預會。奏御

糟藝尊詩學。清林眷講臣。禮將恩並渥。道與日俱新。聖問臨篇褚。王風即席淳。妙談開寶帙。高宴寵華紳。朝笏餘庭鷺。宗藩瑞世麟。天漿聊挹斗。帝曲豫回春。惠洽需占象。歡留景駐輪。諸儒稽古力。千載頌逢辰。

次韻和觀文上尚書謝余寄示新詩

久免台階重，頻蒙詔寺珍。朱輪真昔貴，白髮自慈秋。事往情多感，年衰氣失淳。徘徊河塞望，西北使河內流落漢庭沿。俚曲聊成唱，真金不暇搜。容思征者友，安議賦家流。六義二心町，都道跡，辭林幸見麻。豐謠連井甸，華札滿管蒲。已許瓊琚報，何妨漆吏投。濟川毋諱我，歸夢在漁舟。

都下暮夕

火樹鬱岩峭，山車切絳霄。廚樓移日閣，複道信星橋。花散非因雨，霞多不爲朝。聲來知佩近，香去惜車遙。遇局還聞曲，逢晏即聽簫。更籌且莫盡，綵月正飄飄。

九會觀禮呈僕射相國呂公

乾歷端辰啓，王庭慶禮昭。虞篇五瑞輯，漢甸九賓朝。物象開蒼陸，聲明薄絳霄。寒依朱燎盡，春入綵旗遙。翠霞凌千室，蟠螭壓群鼇。長光生劍珮，和氣引咸韶。簪極瞻垂衮，星階集珥貂。班時先正夏，拜祝故尊堯。山鹿稱鶴壽，宮德浹宇謠。恭當雲石象，恩遶斗回杓。任士虞方聘，居鄉列端條。須知容典盛，賚一賴皆遭。

冬至觀兩宮盛禮次御

帝運姚華協，天元漢歷上。三正來復旦，萬國此稱觴。洛宅均中景，塗山采舊章。禮文窮竹素，歡意動梯航。穆野茅聯信，軒鶴穀向陽。中天倚華闕，大火敞明堂。交鍔鬟鬟隊，填街隱轔裝。九關凝協氣，複道好清光。子事蒸蒸極，宸儀穆穆揚。母慈尊莫二，君孝祉無疆。師喜仙園奏，薰空佛土香。含飴先侑宴，褻衮始賓王。

齋篠宮門狄，誰何陛楯郎。長紳紛拱著，珍珮藹森璋。樹次天開斋，儲恩斗具漿。風烏迎細轉，霞燎儼相望。辨御辰承蓋，呼鞭幣出房。雲咸薄金石，星日上旂常。逸綴朱干動，多儀的馬驤。驚題公有姓，鷺羽客分行。上宰陳瑤爵，參賢抃繡裳。廟齡後天老，介福委山穰。翼翼心同竭，渠渠澤載揚。詩絃滿坑谷，庖味益閭方。盛掩鈞臺舊，儀高魯觀祥。深仁跂喙逮，嘉唱股肱良。茨夏隨天步，魚龍屏戲場。爰溫澄象緯，滲漉暨要荒。瑞典精鋪襯，塗歌聖擇狂。樵蘇無發喝，崖略蹈皇綱。

出都赴鄭作 年五十歲

初免鴻樞任，無庸白髮身。衰年雖去國，榮路尚妨人。官借荷池蓄，恩加漢節新。鳴鑾先繡幰，穀騎挾朱輪。梁雪初收曬，榮波漸溢春。凡持寬大詔，行及勸耕民。

明堂大饗慶成奏御

盛節嚴周配，宏模軼漢儀。還因大庭飲，就展合宮祠。揆序乘霜蕭，湄辰襲寶龜。重檐開碧寢，綴牖列參差。莽邸尊圓覆，嘉牲接厚祇。五精均帝饗，三聖備靈姬。備物先昭德，長言各奏詩。美光浮羽戚，休氣冒尊彝。虛次大彌健，還衡斗輒隨。禮成無鑒典，神醉答鑒釐。解作初占雨，恩濃遂洽期。歡心偕岳抃，赦驛與星馳。載瑞催麟筆，包鋒從虎皮。具臣何以報，拜首百工熙。

次韻和州府吳大資病愈後見寄之作 公以病遠遊，應守舊尚書，余二故齋，並欲還書坐，宜鑑使後

冠蓋山川舊，星灰五載餘。辭榮唐院便，弓影隔觴悟。舟心觸物隨。塵埃題宇壁，汗漫汎杯渠。公洛中小圃，陶爲水所放，芳昔年勝跡。世事多榮悴，天均任慘舒。交情非苟合，筆力自雄據。蒲坂軍旗重，河橋驛轍疎。三成路，御書驛，翠通，歸耕年漸逼，鄉思滿柴車。

訪李生郊居

林下一逢迎，幽人此養生。歌嬉入堯壤，種樹漏秦坑。歲晏農閑實，賓歡野饌盈。松黃浮晚酒，薇葉芼晨羹。

霜樹楯房綻，陽畦藥甲榮。歸耕且莫駕，孤月在山楹。

皇子慶誕奏御

積德皇階厚，詒孫寶訓長。祺宮前祝祉，猗殿此開祥。卯夕銅吹律，先時日抱光。由來匕鬯主，更重室家王。

瑞莢隨辰滿，仙蘭備浴芳。已知周卜永，方驗宋宗彊。京甸歡餘霈，宸帷溢麗觴。史臣雖弱翰，行及紀元良。

初春宿雨

泱漭朝雲斂，淒迷暮澍繁。光生斷冰水，色暗夕陽原。牧牸隨歸笠，樓雞占鑿垣。雲輜寒未發，鴻弋暝逾喧。庭狹坳堂隘，簷高綆溜翻。泥塗采薪徑，煙火緯蕭門。桂偃幽巖蓋，蘭滋傷畹根。撫柯兼掬秀，併是爐王孫。

洛城秋雨

霜月兼寒雨，高齋伴寂寥。已能陰漠漠，更自苗蕭蕭。宮迴天低闕，津長霧失橋。蘆灰迷桂宿，藥屋掩霞朝。煙雷蘭擢葉，風淚柳勁條。遠沉猴鶴吠，輕送洛鴻飄。甕圃應餘汲，芝巖定長苗。有人思舊隱，歸從不須招。

從幸化鹹殿觀芝草奏御

協氣流華蓋，靈芝茂禁廷。蟾蜍蔽珍構，困蓋合祥經。露彩滋瓊理，雲葩蘊蓋形。周仁慙道葉，堯德讓階蓂。

崇政殿試御試貢士中夫不暇食因私賦

曩聖勤周日，虛懷軫睿思。方圖天輯命，詎恤食踰時。坐誠繁機蹕，居忘側景疲。眷賢資德飽，詢善慰調飢。事帝心還小，康功服更卑。巍巍七百祚，歸報諒由斯。

寄題滑臺龍圖梅君新作西溪

遙羨西溪境，鳴笳從賞頻。蒲蓮應得地，魚鳥更留人。樹密藏川雨，隄長截路塵。清移殿瀨月，歡陋習家春。

按曲吳歈侈，酬篇禊帖貧。太平三輔樂，須信屬才臣。

奉詔賦後苑諸殿牡丹

靈囿先春啓，聯跗應候開。根隨一元蘊，瑞協兩宮來。吐豔迎丹旭，揚芬散霧埃。斂煙交鉛合，側露並霞杯。

耀彩珠飜樹，熏空蕙借媒。化工殫巧意，不爲翦刀催。

遊大明寺

總轡出丹桐，寥寥旭宇明。叢岡森地秀，飛塔恍神行。惠味宮仙露，疲心識化城。遠香來不斷，空梵渴猶清。

坐惜忘機晚，居慙縱組榮。撫懷今古恨，高世友僚情。顧慕羣芳歇，徘徊極野平。低雲參駐蓋，寒木隱前旌。

風轉松濤細，餘菊挫英。碧垂天勢陣，紅上日華輕。壘廢麟鹿樂，池荒鴈鶩鳴。宮垣除遺國，爲吳故宮在此臺址

畏軒兵。（遣行，謂據其內，）勝踐欣同適。沈憂悔自嬰。理融無物我。神照能將迎。絢藻春供麗。投珍珮合聲。莫嗤三嘆拙。聊謝兩心傾。

正月四日侍宴紫宸殿契丹使預會

鋪座披天幄。朝簪集玉除。人來重塞表。年是上皇初。（時新改元仙劫，有上皇之號。）萬岫移神島。千門敞微廬。春雲低借蓋。瑤斗近臨車。露渥仙杯溢。風和法曲徐。劍丸爭獻巧。撞索競凌虛。老柘優詞麗。交竿舞態舒。盤豐行炙數。冠重賜花餘。瑞瓊儀鼎鳳。獻心存鏑魚。太平同樂意。應有史臣書。

季冬立春日侍宴垂拱殿契丹使預會

臘破寒猶在。春融氣已回。千祥隨寶勝。（是日內出金鏤幡勝賜近官。）萬壽入天杯。燕駿戎輸璧。虞韶律應灰。樓前風著柳。殿裏雪裝梅。妙戲魚龍出。歡心鳧藻催。欲知邦好永。葬世會鈞臺。（自先朝以來遇好，今再世矣。）

郡樓望嵩少作

曠蕩三河闊。東西二室連。埋雲峯樹短。抱日嶺霞鮮。黛壓周南野。嵐蕭翠石天。崢嶸元氣外。磅礴太虛前。斜麓橫包壑。傾崖碧逗煙。巢荒堯客隱。笙斷洛儲仙。夙尚臨風結。幽懷傲里緣。功名詩史後。才器散樗邊。整頓登山屐。發題煉藥篇。采芝應有路。掘玉得無田。喻指存眞契。如灰息世緣。寄聲鸞鶴侶。千載共來旋。

和參政丁侍郎從駕出獵

詔蹕承冬令。郊畿闢狩場。鈞陳來作衛。藥服正鷹裝。表野千旌合。舒圍萬騎張。清塵風效職。捧轡日呈祥。寶時遙驚翟。天弧即射狼。林空平陸險。雲斷見鷹揚。猛圈聊夸漢。恩羅遂祝湯。數功浮白飲。均惠割鮮嘗。別苑黃山外。仙城北斗傍。輔臣忠力盛。餘思滿雕章。

見白髮有感

昔人三十二。已賦二毛悲。況乃踰強仕。何能懲始衰。居星鬱外出。冉冉鑑中垂。顏負前丹渥。心驚故石移。袁公憂漢室。蜀客問湘纍。此際重搔首。孤懷君距知。

元憲集卷八

五言長律

賦風得仙字

噓氣含朝籟。離星動夕躔。威靈驅漢筑。煦嫗上虞絃。清拂蘭臺客。徐飄鄭圃仙。來應憑虎嘯。去不待蛇僊。塞外凄天馬。林端飽露蟬。入松和韻古。轉蕙逐光妍。黃落紛雖地。悲歌易水天。如何箕穎上。獨取一飄捐。

新晴

夕霧休殘雨。霏霞側半輪。溪河雖早夏。隴麥尚餘春。灰月收全暈。泥龍落故鱗。高花樹端溼。芳篠籜梢新。雷去壺猶電。風來扇未塵。橫琴聊坐嘯。何必蟄游巾。

大寒夜坐有感

河洛成冰候。關山欲雪天。寒燈隨遠夢。殘歷卷流年。杯共芳醪凍。簪依短髮偏。毫蘇九牛畔。頭角兩蝸前。冶外金休躍。山阿溜或穿。飄入誰懲瓦。使鬼尚須錢。招隱芝巖路。盟眞玉笈篇。何當坐清穎。閒洗世中緣。

留臺吳侍郎時泛小舟臨玩清洛輒成拙詩奉寄

聞有滄洲尚。時時清洛濱。烟波能弄檝。沙鳥不驚人。佛髻寒排岫。（東嶺嵩少。）星橋晚跨津。（西近天津。）淵鳴知亂石。潛碎戲跳鱗。玉匕停餘劑。華纓濯故塵。今無李元禮。（李膺為河南尹。）異有道同舟。仙袂許雖親。

輦下寒食

舊節逢龍忘中都富物華。有行官戶柳。無數苑墻花。佽市喧銀管。優場隘繡車。衒塵驚馬燥。樹日鬬雞斜。蹋鞠將軍節。吹簫貴主家。金丸隨落宿。絲障亂朝霞。水暖船爭放。風長鳶屢斜。池邊人爺酌。殿裏客伊亞。

過留臺吳侍郎新葺棠甫小園

解遣鄰樓地。園居壓野間。清風無近至。東望風煙。師爲盛嘶。雙派鄰同來。二水夾流。合于墻外。度狗幽人屐。臨湖醉客杯。倒根櫻擁岸。初筍箭穿苔。溪石行堪釣。沙鷗已能馴。寄游應頗好。長負月徘徊。

小園

節物過芳苞。幽奇勝近郊。先秋蟬乘甲。背歲鵲營巢。池小萍周岸。篱低露泫梢。標梅資宴豆。賜臘佐晨庖。夕塢禽聲亂。芳蹊屐齒交。茂叢紛宅菊。長柄庾園匏。尸祝虞官謗。嘉肥媿遜爻。披襟時一至。未褰學心茅。

次韻和吳侍郎佳辰新豐年有望

使節馳羣望。神休答帝祈。同雲先北合。飛雹遂西飛。近野銀開界。遙山玉吐輝。梅飄知臘破。絮舞誤春歸。謝市人驚麵。曹風客比衣。稻添波面白。併作上膏肥。苑闕沉蒼霧。川明失素磯。獵場設熙恣。農畝龍民歡。興覺龍沙接。寒將裸壤違。光遂梁日暖。潤忍壑雌機。仙壑誰連袂。幽蘭更撫徽。恐即綠麗唱。歡意徹天扉。

次韻和張丞相攝南郊喜王饑大稔

上衮將祠節。鳴騶出禁城。傳霖河邏潤。疊壤徧深耕。野色華筵賀。歡謠斷復辰。民依大鈞播。政絕侈心明。秋斂國倉版。鄉酺好辭羣。露黃開徑菊。霜紫落閑荊。薦享連區熟。飴荼蔽澤榮。日圓衢漢苑。天極抱秦京。聖旦千齡會。時切萬寶成。編蠶前席問。元首載歌明。亮采神謨合。摛文瑞鵲驚。徒須下里曲。仰頌泰階平。

從幸翠芳亭觀燈

祕苑翠芳歇。仙燈瑞質黃。根非淮枳變。味冠禹苞嘗。宮掌遙分露。卿雲別護霜。金垂枝杪重。星隱葉中光。士效無偏色。天吹不斷香。臨觀回羽葆。交鷰作瑤觴。給客誰矜蜀。郭璞曰。有客論都讓記穰。南都賦有橘。橘以爲珍異。羣仁均異賜。休氣滿簪裳。是日折燈于樹徧賜從官。

從幸飛山教場閱武奏御

武節遵時訓。戎鑣御秦秋。大風揮閶闔。星氣射旄頭。士肅先庚令。民讙載路謳。雷車飜雨石。宣矢裂熊侯。蹕首疏千隊。金聲勒萬騶。較能觀樹槊。超力賞亭樓。爽氣生威武。皇歡人宴羣。垂紳參注鞾。凱樂間鳴球。

雲夢誰夸獵。岐陽枉議蒐。欲知神武世。七德共凝猷。

集賢張相國誕辰頌德十韻

顯甲傳侯烈。紀綱翊帝圖。還生王國佐。來煥泰階符。瑞敘雙嬰皓。祥蓬四射弧。從龍參宸扆。附鳳入星樞。

嗣正調元鼎。宏開遣物爐。俄刑體魏采。勵翼矢皐謨。程穆資同德。拳拳遵碩膚。誠雖貫霜雪。誠甚勒盤盂。

師石固爲壽。仙春道有腴。欲知難老意。八柱與天俱。

參政東平侍郎誕辰紀德 神龍三年五月尚

帝業資寅亮。鴻鈞耀太寧。天開鈞璜胄。家襲降崧靈。復九萌陽筦。生三瑞砌蓂。毓賢茲長日。衛世遂傳經。

覽德垂光旦。參機茂宰庭。羣生倚舟楫。萬化入丹青。坐絕藏山史。追論象服刑。其廟史法天聖格。令公皆總之前籌。中

惟。吉陳石基扃。國蓂汾陽考。人祈衛武齡。孤心知所仰。帝座六符星。

故相國沂公建設學官實龍茲士近聞生徒寖盛始復懷因成拙詩一章奉呈州學官因以勉導來者

舊學開宏構。斯文登璞區。由來漢丞相。善教魯諸儒。自昔升堂訓。于今避席趨。照函經滿帙。繪壁禮成圖。

集講古庭鯨。懷賢泳谷駒。道存終拾芥。聲濫或逃竽。一蕢宜無止。魂城莫自沽。育材眞孟樂。希聖乃顏徒。

寸晷堪輕擲。繁華愼奪朱。霧蒸還作市。風至即名雩。曉閑林如洋。春郊水是洙。從茲弦誦地。不復歎榛蕪。

講讀春秋徹。侍宴崇政殿奏御

睿覽好星聲。才偏集露門。拔經窮骨記。摘句辯毫言。舞例襲成衮。先猷化啓源。香雲收寶裘。甘醑滴蓂樽。

飾喜韶音繞。均和玉色溫。史臣明偉觀。炎行頗殫論。

正月望夜侍宴宣德門呈昭文富丞相

帝闕開金狄。仙輿下玉京。建春天卜斗。不夜向邊城。佛火依山出。星檢夾道明。海鹿隨漢蹕。紫氣護軒營。

皓月樓前近。鮫風仗裏經。煙雲供瑞色。簫鼓盡讙聲。梵宇千花落。祠光衆雉驚。宸儀收寶扇。台座冠朝纓。

客守宮門燎。雞傳徼署更。皇杯頻勸。應爲泰階平。

下元日扈蹕朝拜景靈宮

令月開眞館。宸衍薄太霄。躬行原廟禮。更作蕊宮朝。寶扇森排羽。仙輪恍御飈。霞觴浮桂液。瓊饌薦芝苗。

日霽樓先曉。天深樹不凋。繁禧將浩劫。世世會楊寥。〔案〕葛要仙經仙宮中寥陽之殿。此云楊寥。未詳其義。

苦熱

溽暑南方候。貞光大火天。流金空畏日。墮水忽驚鳶。寧露涼難挹。心瓜疾未蠲。鷄妖卑溼地。魃虐蘊隆年。

虛谷全收穎。焦原欲出烟。洪爐方扇物。何處預陶甄。

庚午春觀新進士錫宴瓊林苑因書所見

祕苑儀星地。琴英得雋年。飛綾鯨浦右。供帳斗城偏。表道槐陰直。凌氛柞影圓。叢檯開玉宇。華組會瓊筵。

滿滿融君澤。渠渠獎士賢。銀瑞登石席。中貴人主宴。綠幘佐雙邊。太宦先置。飾喜優坊伎。均恩醵禮錢。諸君子合錢以勢供帳優

沼浴淵酒泳。坻聚舜庖羶。場迴歌聲合。風迴舞節妍。柳疑添紺喔。鶯解囀鳴絃。臣雀心傾日。需雲象

在天。綿蠻辭容仕。中節使者以御詩賜賜。鉶軸照儒篇。復鑑印大學儒行二篇以賜。寶思垂寶爛。獻璧抃唐傳。珍臺紛遝沓。翠氣

浩苑延。此以下地逕苑中池上景物之盛。池評陽烏落。橋疑漢鵲填。千夫拔可索。三令奪標船。帳殿淪波匝。鉤梯複道連。

瑤甍軒鳳翔。雲島壓鼇顛。犧觴馴靈囿。天蹕蔽大田。江頭拔蘭槳。林下摘櫻鮮。玉藻初盈沼。神芝欲冒廛。

陽構連禹渚。捨石勝秦鞭。冰靜恩魚出。園空瑞鵲旋。繚垣包井落。別渚上風烟。金埒爭鏞地。珠翳射雉阡。

去輜雷遠陌，歸袂藻平川。乍集儲皆外，還經驟婺前。子雲嗟寂寞，無思狀廿泉。

初夏三司直宿

薰序更朱籥，宵弦落翠鬟。四月下弦夕，人同散騎直。天與大夫醒。予性鞅掌曹留事，羈孤坐刻銘。簪冠誰辨謗，隱几獨忘形。夜色先歸樹，涼飈欲破櫺。鎖扉來壁鼓，卷幔入疎星。綽羽依枝倦，飛花墜席馨。覺沈雙蝶夢，病學一熊經。道有支離槃，心無屈曲屏。汰沙如未及，擬殺著書青。

漢上春雪

繁霧乘陰結，寒英匝宇飄。風塵洛妃舞，春伴郢人謠。逗浦添珠媚，縈叢掩柳嬌。樓空先月白，野闊助天遙。稍傍魚冰合，還依雉隼銷。一樽無與晤，幽思滿蘭苕。

從幸儀鳳閣觀雙竹奏御

曲密叢檀地，棲鸞瑞植場。靈姿紛並秀，閒節儼相當。聯景知宗茂，同根識幹彊。翠浮雎苑日，寒待帝園霜。合樂天供類，分枝玉蘂蒼。即看華寶實，儀鳳就徊翔。

送司馬待制守河中

久貳廿泉計，新陪丹府游。天深巢鸞閣，地重鑿龍州。驅弩軍裝盛，依蓮客藻遒。別魂驚黯黯，循政佇優優。旊時連雎遠，長汾抱晉流。劭農知俗美，虞畔記耕疇。

夙退禁廬

晝訪殊無補，晨趨敢憚勞。官班唐內使，文牘漢諸曹。公庚何管案，邊兵久罷屬。驛沈書插羽，朝絕法吹毛。殿樹秋陰薄，仙盤旭景高。君恩如許重，聊比戴山鼇。

度支蘇員外著以再綴翰林志見遺輒成酬贈

先烈光朝右，英才出處餘。公卿太丘世，父子馬談書。首牘標宸藻，聯篇敍禁廬。摛華毛得鳳，刊畫魯無魚。當備芸籤目，俄光甕牖居。漢家求異說，高致掩虞初。

宿鹿門寺

寶利翔鴛地，靈祠刻鹿門。天風奏林籟，海日破巖昏。轉眩三休閣，莊嚴兩足尊。峯回徒覺秀，瀑遠不知源。花拂談經席，蓮沈記漏盆。道場欣衆伏，心境忌猿奔。逗理機如電，觀空性復根。三車俱有路，何處駐歸轅。

自訟一首并序

余自洛移許公餘有宴坐之勝偶感雜事多所悔尤類非他人所知因題曰自訟

右輔朱幡守，南宮革履臣。孤營難助日，病木獨依春。暗惱疑蛇客，愚忠數馬人。誰知溫省樹，自誡魯堂紳。監令車中席，江山扇外塵。何嘗能滌我，初不彊均苟。事往方成悔，猶除且鑿神。由來矜百鍊，從此惜千鈞。素髮慚華冕，虛舟謝要津。洗心良有詔，佞佛不無因。案上仕書局，眞誥謂為一局，獨為一齋中梵魚巾。更須窮僻地，香火報昌辰。

郊報紀事奏御

陽燎修鴻報，齋居祓至誠。還登八觚時，親用一元牲。瑞月隨黃屋，車駕始至六次，而雲鮮霧抱紫營，天香浮玉帛，霄籟避咸英。丹壇樂作，而繼埃不動。重陟配文交舉，系祐二年三聖並侑以太宗陟配來同福備成，均休歡愷澤，冠朝讓尊名。迺者詳以復元改冠徽號，及肆赦則因用紀元以示讓德，喜動吹葵氣，歡流浹宇寧。空參堯壤末，賦頌泰階平。

大禮慶成

帝揆三微歷，郊殿七里壇。對修清廟饗，來接上神歡。閶闔開金狄，鉤陳扈玉鑾。軒游龍蓋密，漢兆紫營寬。電策千騶躍，雲柯萬戟攢。清塵風命伯，占表日名官。瑞羽齋邸，仙瓊飲露盤。啓毛牲辨粟，啐醑酌浮蘭。合樂迎天籟，高煙破夕寒。六飛回左御，雙闕敞南端。雍鷺翔賓級，星雞集赦竿。即時恩作解，先此化勝殘。善頌康衢溢，鴻名寶牒刊。貢圖包禹計，王業詠豳難。戶有更錢復，朝無賞印刓。史臣叨從祀，宣美愧濡翰。

元憲集卷九

五言長律

後園秋物

秋水清能淺，秋聲斷復尋。衰荷欹似扇，新菊碎于金。匏熟猶垂格，藤乾倒附林。日光寒轉淡，山色遠彌深。索索羣芳歇，幽幽妙蟲沈。薄言謝病晚，悵望丘中琴。

寶鑑

寶鑑鸞沉影，仙輧鳳翼轉。腰輕時待舞，眉細不藏愁。洛館迷羅襪，秦桑露桂鉤。電微開笑靨，珠滑入歌喉。百子宮池暮，千絲越網稠。生香徒辟惡，纖草未濁憂。燭短鴛鴦被，更闌翡翠幬。月寒喧棗杵，海闊漾霞舟。公子常逢虎，君姬鎮問牛。彫胡容一薦，溝水自分流。

河上歲晏

久登宦情淡，何堪星歲徂。冰魚寒不動，沙鶴晚相呼。日短揮戈舍，天閒造物爐。河澄諸浦淵，山禿萬林枯。感為中來遠，心因不倚孤。虛名三品祿，儒政五州符。稷契熙嬀舜，瞽張翼漢圖。舜賢眞命世，今忝劇非夫。狐偃腥臊肉，隨何腐爛儒。是非均一馬，多少任雙鳧。念老歸歟嘆，銘恩蕞爾軀。風聲猶栗烈，酒意近屠蘇。薛縣能琴客，桓家善笛奴。歌吟聊自適，何必矢熹謨。

詔下有感

蓋聞思賢久。公車下詔新。金酬燕市骨。蒲裹漢家輪。署行鄉論秀。觀光國有賓。臺招能賦客。關識賣符人。三府催偕計。諸儒待聘珍。掞天持筆距。連袂照袍銀。月穴皆來鳳。霓淵並躍鱗。請行多下客。答策有平津。榮路爭高足。孤生最濫巾。一鳴方及旦。六律肯遺春。類鵠猶煩刻。成龍不懼眞。縱無清夜誦。猶繼擊歌民。

次韻和吳侍郎自號樂城居士

世有生賢逕。人歸得性場。沈約閑居賦。有得性場之語。惟性爲場。朝端慕安石。民里祝庚桑。蛇影逢眞悟。龜靈取數長。仙畦種芝圃。佛室雨花牀。寄傲多行樂。觀心或坐忘。柳溪能作暝。竹塢別供涼。謀露霑僧飯。內霞照客觴。皐壤眞有自。箕潁更相望。留務尊臺簡。私游費蓑裝。側聆閣任功。安得久彷徉。

祫饗禮成

孝饗邦尊重。親祠祐室開。推尊二祧合。獻力九賓來。寶蔡前涓日。祥霙近弭災。宿齋之夕。小雪應時。行中太宮。景靈宮。鈞陳撮法仗。緜絕謹容臺。戚坐皇爲邸。登車斗轉魁。三辰隨灑衮。百末滿雲罍。徧祼靈心像。終歌帝祉隤。華紳紛紱抃。端闕徹天回。螺髻言絲愼。雞塲赦鼓催。好生先祝網。作解遂政雷。賞有幾丘品。刑無棄道灰。須知蒙福意。萬事入康哉。

西都官屬咸備尹政得以仰威暇日池園使同塵外因書所見以志一時之幸仍以東園吏隱命篇云

誰謂留都劇。翻同小隱年。沐頭休吏日。閉關讀書天。竹町能依沼。山樓解納煙。顰牀閒擁腫。潭庵癡楊尤奇。茆棟自連蜷。亭堂在東南隅。岸闊沙留鳥。波平樹繫船。雨荷朝裊重。霜果佛唇鮮。玉甃浮杯地。滅杯二亭。冰涵給釀泉。醽醁井絕甘。凉府中號冷泉注酒。處陰靈蔡老。蔡靈運于園錄文帝愛之。給二卒以守。傳云三十年矣。背塢晚臨眠。二鹿黃駁。弈恩纔知路。琴歡肯要絃。養洪不知奔局。讀路陶書但蓄琴。全于二物皆前置之比也。扇聲方欝外。屐齒野橋邊。宮論雖尸祝。巖廊合避賢。有恩淪骨髓。無術効埃涓。

圭祀田供粟。公餐月費錢。不知瓜代滿。凝尹戀山川。

正月望日車駕詣會靈觀看酒祝禱殿

上月神燈節。年康警蹕游。蒲池渭陽廟。銀闕海中洲。羽扇排雲出。鸞輪抱日流。徧升均瑞祝。合宴寵靈休。

靈展霞期坐。春山彩作樓。鶯歌參帝樂。麟脯助皇羞。斟酌堯衢飲。驚呼漢殿優。天標知衆樂。處處駐宸旒。

是日復幸祥源上清宮。靈寶宮。相國慈孝佛寺。

求遺書崇政殿御試貢士。求遺書于天下。因私賦。

敢革秦餘暴。文興漢德優。中經雖芟集。逸典更旁求。使節來遺訓。儒林補大猷。家無巖壁恨。人弭挾書憂。探穴資返覽。燃藜竚對讎。因斯流略盛。終古冠緹油。

醜石

磊落離幽壤。沈潛莫記年。支機形迥出。蘊玉勢相連。空穴雲猶抱。坳紋瀹欲穿。虎蹲休怯射。羊叱待逢仙。

峭拔希千仞。參差異一拳。詎聞輕宋璞。可要逐秦鞭。翠峙晴軒影。寒生瞭檻烟。到公棊未勝。張顯印虛傳。

齊碣思閒館。圯橋意舊編。何當成五色。鍊質補媧天。

登龜山上方寺

雙樹遺眞宇。青鴛切紫氛。路盤千嶺出。鐘逼九天聞。林影臨崖斷。泉聲遇石分。曉風先得日。春崦易藏雲。佛果當軒落。仙苗護砌薰。客塵聊自拂。稽首貝多文。

官況

發棄非鄉秀。瀟官玷郡聯。恩深育莪泣。技薄戴盆天。病骨三鍾粟。銘鋒一割鉛。懷能眞鼫鼠。悟已甚寒蟬。吏笑移書臥。人譏面壁禪。曹符憂倥偬。邑敎昧平鐫。席上巾罷酒。齋中易絕編。隙塵吹曉日。鹽鹺引春泉。戒養聊馨膳。將蘇敢命篇。區區犬馬志。何術謝陶甄。

次韻和侍讀梅學士秋雪

秋宇霜華極。翻成暮雪飄。影迷霄桂滿。氣助海鐘調。梅蕚裝宮樹。蘆花著浦苕。喜延梁客酒。愁敝洛人貂。碧瓦千溝麗。銀塘一色消。雅篇工狀物。精思入參寥。

對雪有寄

芳歷崢嶸歲。平臺沆瀣天。初驚飛礫集。坐覺雨花妍。未夜珠還乘。非春玉作田。何嘗甘絮後。正是占梅前。亂影都難擬。幽光只自鮮。辟寒金貯屋。障淖錦裁韉。回旋凌波舞。輕明飲露仙。去應迷粉水。來欲助纖筵。有浦皆捐珮。何牕不列錢。幽蘭君自許。儂意怯么絃。

鄧齋對雪

節晚雲雖暗。年豐氣自嘉。乘寒初集霰。向夕遂霑霞。緩舞先蔡洛。妍歌不待巴。無聲來物表。一色共天涯。露失仙人掌。春驚驛使花。拂簾珠漸瀝。裝樹玉查牙。護石雲瓶素。開樓月讓華。海邊鷗誤客。遼左鶴迷家。粉液塘冰厚。瓊苞隴麥斜。中邦盈尺喜。何必問龍沙。

夏日出池上

節候春將往。年華暑未殘。蓮香開佛座。竹老退剩冠。戲潛藏頭尾。鳴皐濯素翰。蓮葵紅不一。蒲稗綠多端。宜物心無對。深根氣自完。功名俱書餅。虛玷擁旄官。

清輝殿雙頭牡丹

禁苑含輝地。春晨浥露天。萬柯蒸協氣。雙蒂應祥篇。傳日香彌酷。乘風豔欲然。聯葩宸屋外。交影帝觴前。詠掩唐閒秀。名均紫脫妍。朝稜歌茂貺。華冠億斯年。

鹽津亭同棠雙頭牡丹

太宇星津出。靈葩帝囿中。丹房忽三出。寶蓋更雙融。采絢仙靈露。香翻沛筑風。柔祇寧愛寶。元化自爲工。草蘊中庸瑞。蘭噬下晚叢。甘泉宸象治。無獨賦青葱。

送荆南李學士

逢日光華盛。登賢命數優。郎星太微後。史局道山頭。違思堯心展。疏藩禹貢州。使旗飛隼出。臺劄偃波留。

舊賜薰蘭被。新裝驥弩騎。陝分歌召伯。居餞寵韓侯。澤國龍爲節。桑郊鹿並輈。齋中無煨酒。給下讌輕裘。
鹵簿分賓客。江山入宴樓。蜀波餘柿盡。楚野惡氛收。後乘追文學。先春召督郵。漢何敞爲政。每立春日。召督郵問府。暫稽
華鬣賜。聊聽昔徭謳。父子雲屏隔。鹽梅寶鉉求。歸來循吏政。終古冠緹油。

夏日對雨

岑寂省廬幽。諸曹吏始休。空煙催樹晚。急雨借庭秋。暮影層波動。驚聲萬籟流。縹緲明疊蘚。瑣徑聚浮漚。
氣澤緣虛隙。微涼襲翠幬。拙艱庸寓直。潘岳怯搔頭。

從幸親稼殿觀新秧稻奏御

宸扆尊雲扈。瀛池入禁隈。耨區周耜熟。分壤禹溝連。苗苗香塍色。油油瑞畝煙。弭災消暴蠹。迎稔聽鳴蟬。
國佇會孫稼。天臨近署田。叨陪延澤賞。慙之夢魚篇。

送刑部葉郎中出牧姑蘇

星紀吳開國。雲司漢望郎。新陪豹尾乘。諸恩同陪人禮後追。便襲虎頭囊。竹箭分兵契。鍾官辦使裝。賜裝錢二十兩。始爲風例。苑
鶯留舊席。江鶴避歸檣。世住高臺榭。春餘野徑香。欲知民樂意。訟樹接維桑。公先塋在青溪。與蘇塋接境。

訪宋氏溪園

偶作城隅逝。圖在都城之左。居然物外期。林風飄易覺。山雨石先知。藤老猶依格。溝斜更會池。看蟬琴譔曲。過樹
路歧。節近吹花酒。歡留敗禊基。主人名族後。嘯竹客忘疲。君故僕射文安公之子

仲微殿承以余多難逸居游貽詩問復械新什以勉病軀扶力牽課聊抒謝懇

樸遬參邦產。幽疑負主恩。投身采樵路。脫籍上車門。病肘垂楊老。慮眸覆鑑昏。於陵三咽味。楚澤九升魂。
謂甚吳牛喘。名非衛鶴尊。章瓢舍桑客。井臼寄拏村。引重縈心熙。銜哀託涕痕。餘生何足問。姑學牧雞豚。

秋日出沐感懷

淡落窮閭靜。蕭蕭晚歲昏。臣飢徒索米。童小未應門。清世爲塵滓。私家出沐恩。斗回非挹酒。天遠詎兼盆。
麝爛翔鴛鷺。青黃斷木樽。容容雖覬福。樹樹自交魂。衰柳空烟穗。寒苔疊雨痕。鳴蛙沈故沼。噪雀戀空園。
有客嘲貧突。無人賞負暄。終期六百石。初服臥丘樊。

夜出芙蓉堂

北沼涼歸早。西軒火正流。螢光偏愛夜。蛩語最知秋。好月因雲暗。清風爲樹留。烟來昏翠幙。霧下失滄洲。
河轉疑天側。星回恨歲遒。惟餘雙鶴唳。不減到林丘。

夏日久雨

澤國梅蒸早。郊雲泄雨多。陰泉湧階穴。重霧宿庭柯。月魄藏仙馭。山頭洗佛螺。朝虹飲江曲。夜電發巖阿。
纖蓬清初暑。香蕷辟舊疴。宜開門自靜。不爲翟公羅。

參政李侍郎宿齋中書累日不陪鑣馭因成拙句奉獻

攝蹕國祠令。精心闕補臣。齋房貧結佩。歸軾阻均茵。鶴鼎庖羞潔。雞枝殿樹春。坐凝虛室白。行祓大宮神。

政竚疇咨若。朝瞻己事竣。三秋懷盛德。方信採蘋人。

和遂使王密學見賞公醞

公補豐秋釀。兵廚絜燕歸。如何勤使傳。不許醉離杯。使旌瀟幕出。城歌餞皆哈。蟻甕方滴液。鴉勝幸載醅。歡游雖暫隔。
飛藻已先回。左手螯初美。東籬菊尚開。故人寬禮分。一笑竚行臺。

陳州獻瑞麥圖奉詔作

堯壤環中甸。周蹤冠百吕。時均十雨潤。天報兩岐祥。善氣滋繁粒。薰風擁翠芒。初疑禾異畝。更覺黍非香。
獻狀宸襟悅。披圖國頌颺。史臣誰汗簡。休應譜斯箱。

太一奉祠夜郎事

天極三元會。星精五福游。神光來集夜。邦祝此迎秋。導獻森威節。嚴真默翠幃。醴觴瓊借液。牲俎麵爲羞。
藁簡空歌續。金支寶焰流。宰衣紛曳繡。僊蹕儼居樓。降格雲頹席。歸歡電掣輈。祠知漢德。時介萬靈休。

送給事俞學士知宣州

駿譏東曹重。修書祕府榮。緣何厭廬久。便作候藩行。戒道熊文戟。騰裝鶴滕兵。堯雲迷闕曙。淮雨破舟程。
竹契將恩遠。江波共政清。向愁應岫好。誰賞謝宣城。

舍人院觀御篆紫微閣榜賜宴奏御

近署新層構。仙跗錫寶題。疑章下天漢。布蓋儼星奎。榜勢虬檐負。紛華鳳押棲。崇儒推宴豆。觀象登朝閨。
九張霑雲洽。三休賀筵迷。從茲河洛奧。併在紫垣西。

重陽節玉津園錫宴

紀節符陽序。承恩出上闌。胸均堯師膳。優集漢觴歡。紫菊吹花酎。丹萸辟惡丸。秋光浮翠帟。雜蕊珥華冠。
宮樹遙分柞。林苔且辨蘭。神池飜瑞鶴。帝竹隱歌鸞。煙闕雲中見。嚴城斗外看。欲知人意悅。霏霧滿歸鞍。

元憲集卷十

七言律詩

池上春物已闌凌寄東甫

春物昌昌曲沼門。已宜留客發芳樽。柳絲到地烟無力。花臉迎陽露有痕。歌待珠箱新綠燕。舞留紈袖付名玉。鶯啼清明元已俱佳會。莫遣香槽王液渾。齊中酒名玉液

漢上春望呈郡太守

春草江南瑞穀年。溪山千疊共清輝。林繁不辨梅落。川秀空疑月蚌歸。夕苑鶯叢聊自斟。極堦拂水更成飛。民謠賑儉提祥近。壤有堯歌絕昏機。

贈職方齊員外

亦極郎星計命垣。出分魚竹袴歌喧。郵通五尺秦人道。吏擁雙朱漢守轅。粉闕衙香虛傳帳。鈴齋瀹舞醉鶯樽。歸來何處塵嚴石。振鷺神庭錄馬門。

春季開無畏靈塔所同至夏初霽洽

春晦西峯鷹塔開。香雲清梵徹昭回。初逢咒鉢降龍出。終似車持注水來。師嘗請雨見觀音大聖在日中。手執軍持注水于地。軍持梵言淨瓶也。作具參選叔禮。百穀根莖流慧潤。四郊氛祲卷暘災。守臣無狀均靈貺。如驗元非瞽瞽才。

五鼓度洛水謁九龍祠禱雨馬上作

跨陌津橋十里亭。前驅橫絕犯嚴更。銀河蕩漾斜垂地。瑤斗闌干倒倚城。苑闕樹頭迷斷影。川長烟外認灘聲。農疇閔雨心祈切。上靈叢祠日未明。龍祠在洛北絕高處。

未曉出城陪州長考功李員外禱雨大悲禪刹

城上繁星五鼓初。江星中禱訪梯廬。林回半隱翔鴛刹。野闊平飛畫隼旗。十地真容陪合掌。記傳此像乃唐時神人所畫。經今二百歲如新。偕羅苦薩之真相。百城甘澍待隨車。先秋閔雨農心樂。宜在麟編直筆書。

次韻和龍圖何學士以榮憩鄉州有感舊見存之作

昔歲西都餞使旗。今茲何幸復相依。潁川士族占星聚。君諸侯軍從許昌儒望。遼海鄉人看鶴歸。乘塞惠風消戰略。論文精辯破談圍。衰翁不敢言恩舊。但惜怨怨別袂揮。

題鄴城張氏林亭 今幕府舊僚

里占西豪族望雄。一隅幽槩掩隆中。彩鸞峨翼高梧在。蔚豹成章舊霧空。冷接安齋投轄井。細生吟榭快襟風。謝庭羅宅皆眞賞。闌有清芬菊有叢。

夏日北溪亭上

羲輪亭午燦炎威。溪上軒牕匝翠微。野澤蒲深初類堞。壞垣苔老半成衣。爭花晚蝶繁叢住。避弋驚禽截浦飛。一衽雄風消內熱。高門無意事輕肥。

次韻和吳侍郎游貶雅篇

偶輔西還玉體瘦。銀臺歸興且陶然。談經寶序常迎日。鎖鑰在迎陽門西之西序。膝席清司最近天。資政殿在龍圖天章二閣之間。深慕一君拂翠綾朝右貴。我驚華髮鑑中鮮。洛都巴俚雖求舊。莫累陽春一種傳。侯嘗因寄詩羅高二公。爲匪人多傳誦無乃更累高唱耶。

次韻和資政吳齊侍郎見贈

台階抽得冒榮身。且喜西都見故人。儀世瑞鴻曾接翼。君兩使內侯一參大政。僕並列階接。論交寒柏不知春。樽前高意青雲爲。鑑裏流年白髮新。爭奈詔書催上道。談犀從此日生塵。

次韻和新命留臺吳侍郎自適之作

謝病彌年歎候牀。知君靈氣本無傷。論筌自識忘筌意。失馬終爲得馬祥。心到不貪方是寶。物歸何有即名鄉。西都耆尹歡迎近。預喜遙臨照席光。

送資員外失職掌廩于沙苑牧監 資君工左人。有別歎在題中。

平臺飛雪欲成花。有客西征感鬢華。內史江蓴空入夢。下邽羅雀此還家。鴻聲不斷關雲黑。角弄初休隴月斜。駒牧未妨稱吏隱。田園自有故侯瓜。

送謝屯田徙治富順監

綠髮仙郎冠聚髦。然田分士漢家曹。詔頒紫檢瓊芝熟。歌闋青天劍棧高。巴蔬溢盤罌壺饌。郫筒環席鷓

奉醪西征自叱忠臣馭千古王尊直筆褒。

半舊州驛亭上作（亭下是梁山泊水數百里）

廢壘孤亭四面風塵。疑身世五湖東。長天野浪相依碧。落日殘雲共作紅。漁笛回環千艇合。（泊中漁舟數百艘各張瓦缶以驚魚盤交飛舟若合圍狀）蒹蒲明滅百帆通。（泊水無岸行舟多穿蒲蒲爲道舟人謂之蒲巷）恍然歸興無人會。閒向青冥數塞鴻。

送白舍人賜告還鄉

內史清班近侍臣。過家恩告曰俞新。郵中別夜星催曉。殿幕歸年樹約春。（還朝必在來春矣）幾日詞垣棲健筆。九秋朝藁冒征塵。西州歸馬歡迎處。定有臨邛負琴人。

和吳侍郎自陝歸闕

幾日星催召節飛。迎車千蓋溢郊畿。秦城壁返帷休汙。軒閣巢高鳳始歸。兩憩甘棠歌美化。重攀溫樹悵流暉。因君更感忠虔意。夕夢翩翩遶帝闈。

送伯中尚書學士歸闕

故人同省復同班。且喜先歸奉帝鑾。居守乍拋留宅鑰。造朝重拂寶梁冠。仙楹夕霧通鱗馭。祕殿晨暉轉露盤。我有寸心空戀主。捫膺難把向君看。

酬王拱辰侍郎歸闕見贈

隱轡由來服揩紳。更煩餘略露邊塵。咸留玉帳時無戰。班入金華地最親。昔看草辭知大筆。今榮除館識熹賓。一章求舊人知否。媮俗都融郢曲春。

送虞部元員外赴闕

泥檢封香喬露濃。漢庭新册頌川功。朱幡按俗麟符郡。青被爲郎斗籍宮。儉幕卷雲賓屣隔。郢樓翻雪餞壺空。明光伏奏前期近。備對芳蘭滋握紅。

送苗郎中出潤江西

幾夕燒藜跡被綾。東南使部望前旌。武泥給板言如綍。漢庾臨波粟似京。露橘千頭豐歲籍。江鱸百尾飫盤鯖。計籌暫爾煩經畫。蠹蠹行看用老成。

和致政王子融侍郎喜昭文扈相公登庸

感會由來屬偶賢。誰知出處更相先。蒲且卷弋冥鴻日。荀令開池浴鳳年。佚老疏金催具酒。濟時商棹正橫川。高風淹德俱難狀。留與名山信史傳。

送職方張員外領荊湖北漕

粉闈仙郎鬢未秋。懿文精力尤敏求。新榮臺忘祠神館。（昔頃受詔建太一宮于國之富成而拜是命）更按喬卿鑄冤州。楚匭貢茅紛騎衍。蜀艘移粟蔽江流。富人緩役承平士。苦學研桑苦運籌。

送孫刑部領潤井部

百舍星文動使軒。漢家初賜辦裘錢。犀梁衛帳丹兒勇。鶴髮迎塗絳老賢。歲稔萬箱資轉粟。時平三策罷

開邊。中宸圖舊恩方渥。幾日從容武帳前。

九日南陽與諸公會

悠悠福華六葩空。丹英成佩菊芬芳。香浮彭澤仙巾酒。影落龍山宴帽風。詩筆娛情眞泛豆。舞腰回節更驚鴻。夕陽嶢樹愁重顧。不見吞陵舊讖憲。

無題

西峙東流意欲分。紫簫呼鳳隔煙聞。書因嬰答機無素。夢爲頻驚峽費雲。羽帳枕寒晨未轉。玉樓衣冷夜還薰。琴烏一曲何曾聽。七十鴛鴦失舊羣。

詩寄河陽夏侍中

勤勤書札問青蠅。鄙水逢知似蠅緣。（方外之談。愚不敢執。輒寄疑似以銘幸會也）海燕不忘樓廈日。霜松寧有改柯年。陪京玉節諸侯上。坐省華貂百辟先。朝夕公歸領冠劍。定應偏作故簪憐。

和答并州經略大尉相公元日見寄

邊亭春色感離居。猶記衰齡本命餘。（公自記年與本命引劉白俱即迎秋公曾之矣。軍中最吹千蹄馬。將府勇軍。物外風煙一壑魚。所喜懷之篇。足知意愛之厚）樽味阻陪曹相國。帶圍空老沈尚書。（僕每移郡）

贈潯州朱嗣部

粉署郎潛已十年。囊毫奏議委千篇。恥論頗牧雲中級。去詠齊夷海國泉。路控驛疆逢瑞翟。氣收炎浦見飛鳶。鈴齋宴坐眞帘盛。幾棟天花落帳前。（公妙達空諦而歸智詩亟于當時矣）

次韻和判曹韓學士見贈湖山

西溪本是寂寥人。何幸開榜枉勝賓。一岸仙山平壓野。（岸四邊見蓋少近見具茨大隴）兩陂官柳綠圍春。我雖酩酊能騎馬。君自風流偶乘巾。更愧仙爲尋故筆。試開荷蕊久生塵。

小園秋思

年華搖落自騷騷。衰境率人更畔牢。月裏驚烏愁夜水。籬中團扇恨風高。煙霧曲窗蜘蛛織。氣蒸空階蟋蟀號。思重才疎歸計晚。可憐身世一鴻毛。

三月晦日夜坐有感

城頭吹角亂昏鴉。坐敞空樓感歲華。遙宦不知何處雨。狂風還送一年花。落橋禊席隨流水。笑嬾仙巢倚暮霞。出處半生雖未決。歸心常傍故侯瓜。

送廣州劉掾

督府迢迢煙海城。掾曹三語藹蘭馨。歸郵託信梅華暖。仙劍蠲痾蕙子靈。蛬月射樓吟思苦。雞潮驚枕醉魂醒。外臺誰屬沈僚俊。編著黃堂有政經。

溪齋春日

問君何事拂眉身。竹塢溪齋養鈍人。白鷺儀形閒照水。野鬟言語亂嘲春。半生已悔嬰刑紱。萬境方將付

客鬢自笑經旬無宴具對花孤坐時覓酒（近有客送子酒瓶鵝之銜頭鵝之例）

奉和御製賞花釣魚次韻（時在洛陽）

祕苑神池帳殿回鈎陳遙衛斗車來柳舒瑞彩迎鑾輦花獻天香八壽杯戀藻文鯨爭聚散聽韶月觀剩徘徊朝絳盡慶千齡會鼓曲汾歌即席陪

送齊進士赴京闕下

傾蓬仙委捧石縣奉車府無觀賓謝庭早占芝蘭族禹會初陪玉帛臣倒牘西清催筆距賜衣中禁換袍銀東歸待看榮鄉品年似終童蔭及親

送齊作監丞赴京兼簡迎理陝州

春風祕殿翳華芝親見校書作賦時秀色並開棠樹蕚爲科先賞杜林枝漢郵給傳番恩告蜀醑浮觴薦壽祺幾日陝郊迎郡副車回懸彩新軍麾

郡齋感懷寄呈參政給事同年

老持漢印守河衝苟嫌惟知慰賦蕉游窘最明青眼客延陶今仰黑頭公集由逸躅心空斷懸墨常談耳欲尊自笑晚年經濟業焚香靜坐習元功

郡齋無謁春物寂然書所見

閑鈴無響晝蟬遲知髮山中盡日欹戰蟻羣行歷熱後暝禽相語欲棲時遙通寶水添新韻繞數庭花記落枝謁息寬條息莫覆晚年僧有白雲期

自洛移許初至郡齋作

忝司富鈴忽三年息借閒州得頗閒楚北蒼茫軒后野國南膏沃許人田漢臺麥鳳今難繼荀里占星俗尚傳更賴鴨陂能慰我鈴齋西畔似江天

待罪書館無所自效客有以尸素爲謗者因成答詠

本媿虛名料斗筲更堪華閣玷纓縧海邊不覺飛鳧少天外寧知嚇鼠飢倦客風霜嗟右席故巢煙雨老南枝新年定有澄清勳歸守東岡固未遲

春日晚歸

八月高空秋斷霓落霞殘照掩門西仙城氣暖猶藏霧雟路塵清不雜泥殿裏風回聞禁漏闕邊雲斂見丹梯到寒便立甘泉仗扈從應無七聖迷（時大駕將返）

睡枕

楚醫虛妄獨解賢玉手香盤伴醉眠國器戒歸靈似腹江萍與龍幕爲天雪樓珠閣巴人曲芝館塵生洛浦田豈戀蝶魂力適與莫教猜意傍鵑絃

贈石龍靖山人

冥氣星星倦折腰十年歸就故山樵臨江徑壞茅閑屋新水風清樹厭飄防蠹舊編裁竹牒竭狗珍判詞

芝苗嚼文謀食機心盡試爲勞生論炙鵝

晚坐高明臺

悔倚危欄望夕霏臨高無事亦依依天長去鳥幾時返風罷孤雲何處歸一世功名慚鑿節百年耕鑿頗忘機銜恩感舊誰能免猶喜荒洲在日圍

明堂宿齋賜貢茶珍果上樽御膳

太寢陪祠宿斗城龍頒通夕助齋明吳包瑞果金衣潤閩焙春團寶月盈滿腹鳴腮催御酒溢杯羊齒論君羹甘滋倒德殊無寐坐數章溝肅唱聲

季秋侍宴中閣與諸公憩學士院作

冠劍中休會禁扃暫欲孤枕拂雲屏漢臣責重非異辭楚客秋高恨獨醒寶墨喜窺前賜牓（太宗飛白玉堂之額在焉）華條猶記舊呼鈴詔催終宴簫韶動更學鵷鷺子細聽

屏居春日

初服仍從洛浯居鳴蛙鐃吹滿前除露園柘彈愁逢雀磻渚璜鈎枉餌魚蠟屐幽懷高下齒斷輪眞想古今書漢人尚自嘲頻解猶得疑神守泊如

元憲集卷十一

七言律詩

休日

彌旬出沐道山頭傲靡蕭蕭避俊游枉是胸中無塊壘可能皮裏有陽秋駕車款段慙鄉品託乘鵝夷笑客愁曲突無烟資坐冷時聞庭雀一啁啾

晚坐觀風亭三首

戍樓西北最凌空倦客憑闌八月風一曲黃河連野濶半規殘日背人紅山林枉負沉冥志刀筆終無尺寸功猶喜不迷存闕地絳英瑤斗虎牢東

百尺空臺河上城遠波虛籟助秋聲過窮旅鴈書難得嚙殺飢烏曲未成急節何當容白髮流塵只欲傍牛津臨高莫訴頻東顧憂國思君不爲名

我來秋色逼霞嘯更作憑闌遠望人山口遠銜遙白渡水頭斜略小平津年華有恨驚心去世事無端刺眼新深愧具茨芝朮在掛冠終擬狎堯民

謝齊屯田見惠詩什

東家華袞壓垂裳傾耳幽蘭郢唱高雪苑曳裾慙賦客春塘飛筆見詩豪千金秦市文終貴九奏鈞天夢

自勞。他日海槎如犯斗。願將孤跡託星曹。

和答越州呂鄉見贈之作兼以爲別

綠髮仙郎得郡新。鏡川重喜拂征塵。樽前道舊情無改。馬上裁篇筆有春。萬里江山迎使旆。九門冠劍別朝紳。請君更讀韋平傳。莫把家聲苦讓人。

次韻和宮保鹿丞相見呪之作

歲陰誰不感摧頹。更值亭衢出處催。根柢只堪陪櫟社。功名何足玷雲臺。鬱鬱文史簪紱勤。過盡榮華老病來。宮袞裁詩襲意厚。昏曉刮膜喜重開。

次韻和太常韓博士寄獻留臺吳侍郎之作

藥乞鶴痾去近班。主臺西邑借餘閒。梢雲翠色凌霜龍。巢閣仙姿瑞世還。秋沼蓼心林下水。曉樓供日雨餘山。（公里筆有四紹北樓之勝）更逢酬唱俱清潤。冰玉相輝戚苑間。

和吳侍郎答汝州諸官唱酬之作

苛管裁篇屬蓐。賡歌奇意亦飄飄。橫徽曲妙誰酬賞。過物風清盡應簫。此路塵囂催入洛。他年鄉夢處歸朝。乘秋不奈多高興。重取蘭薰答楚謠。

府齋秋日

卷帷收扇暮涼初。秋意盤襟小疾除。池面宿煙荷蓋老。階層漏日竹陰疎。虛舟觸物眞無意。高枕論才似有餘。學道知非堪自哂。眼昏方讀只多書。

梅

花落亭亭素臉開。忍寒剛欲背春來。已迷江令瓊花樹。更傍周王璧水臺。楚館嬌雲愁夢斷。洛塵香雪待風回。一枝寄遠眞何益。費盡南朝陸凱才。

趙奉禮見過

經年掩臥席凝塵。載喜西都接賦賓。無坐仙袞嵇玉冷。醉心英氣瑾醪醇。斑衣就養垂華紐。保髮傷秋岸幅巾。更謝妍蹤殊未已。肯將車騎謂原貧。

歲暮答趙奉禮

蜀猪平日掩芳樽。星籥年凋景易奔。天遠斷齋儻序鴈。庭空飛雪妬離鵾。顏瓢枉樂堪憂巷。漢履猶思待詔門。月署仙郎多麗唱。苦嗟池草久迷魂。

送趙奉禮

日出東郊路分。斑騅嘶斷恨離羣。漢庭得絕仙曹遠。楚驛攀梅使綬薰。蟻酌百壺凝佳溢。鵲歌三闋轉珠聞。登臨如賦蘭亭事。十二峯前亂有雲。

朝謁應天神御殿仰壯麗退和齋房作（時朝廷重功）

雲情雀蓮倚巖。孝家長慶此理先。如存不改晉陽坐。善護常開種福田。四徹金繩規寶所。九衢瓊樹宿

非煙。須知補舊延洪意。重數仙人拂石年。

晨謁感懷

早拂華簪謁冕旒。五更殘點便鳴騶。星沈長樂鐘聲外。月掛瓠稜闕影頭。弱翮詎堪儀振鷺。孤懷終欲信羣鷗。更慚晨坐鴻樞府。容鬢先于省樹秋。

晨謁書所見

紺憲鳴珂萬蓋翔。九門冠劍擁晨光。城連南北長安斗。殿倚東西太極堂。雲裏銅烏風作籟。天邊金掌露成霜。微生位卑位如葵。只有傾心奉聖王。

受詔同編修敕令終篇例賜勳一轉謝參預東平會稽二公

法家高議集朝綾。成績連茅被帝暉。均賞已知羊胃爛。銘恩偏覺鼠肝微。泥塗枉入鴻鈞用。腹背還憑逸翮飛。天祿半生癲眩病。猶堪持帚掃朱扉。

送巢邑孫簿兼過江南家墅

楚客才多不奈秋。長安赴集苦淹留。半給綬采緡盧化。十幅帆陰素潦收。離恨枉能寬帶眼。歸期猶喜詠刀頭。督租勾簿眞沈俊。終冀梁臺一召鄒。

流杯小宴偶成拙詩奉呈運使王密學紫微韓舍人

溪霧元已得嘉賓。曲曲煙渠逗翠淪。潑火乍經三月雨。泛觴重記九年春。（山陰之序在永和九年）風前小舞驚餘雪。梁外清歌落暗塵。此會貴交應絕擬。斗槐星掖兩賢臣。

春晚獨遊沂公園

幾曲鳴溪抱嘯臺。陰陰野氣壓浮埃。林間幽鳥自相語。水上落花何處來。逃相故畦無廢汲。封侯修竹是元栽。三川病尹妨賢久。終卜鄰扉養不才。

送李祕校赴太平法掾

沈臂驚秋肉減分。曉波衰柳對離羣。臣飢枉索中都米。卿事猶參下國軍。三蠶賦臺拋苑雪。一廛鄉樹辨江雲。坐曹少茹徒勞歎。南闕千溶遲獻文。

送黃秀才歸淮西

驪駒黃鵠兩成歌。伽席愁顏慘未酡。舊客仙壇紅邊杏。怨魂春水綠生波。絺交英域銀袍麗。宴族詩庭玉樹多。簡牘三千行自謂。漢家鼂闕鬱嵯峨。

歎張繹

蝸外歸來白髮新。胷中無物有經綸。局當轅下驊騮足。倚著門邊骯髒人。風雪又殘梁苑歲。煙蘿難管楚山春。由來榮悴多如此。莫爲前薪怨後薪。

洛京王尚書學士寄惠牡丹十品五十枝因成四韻代書答

十種仙葩各有名。相逢暫似到周京。簪端珥蕚頭雖白。酒面含華眼更明。風暖天香吹不斷。露深宮綵洗

初成。感懇數盡千重。未抵銜恩感舊情。

和浙東王密學西亭未開牡丹

新年西圃帶輕寒。芳意含華洽客歡。瑞露只知催灑錦。朝霞猶欲隱乘鸞。晴期玉蕊蜂窠潤。餘蕚天香蝶粉乾。應爲主人恩不淺。併留顏色占春闌。

小園春蕾

日永春殘興巷深。四隣蕭寂小山林。張羅門外人驚鶴。仰秣槽中馬聽琴。燕坐角中移竹影。野談爭席占鵝陰。藩園本是三公事。色侶閑行傲世心。

和中丞妄尚書圓丘觀禮

三襲鮫帷夜未央。金支繡彩共煌煌。鳳輿遙憩壝門次。翟尾交分御路香。星魄蘊神嬀紐席。文宗武祖侑瑤觴。萬靈醉北純休集。方信周家駿命長。

陰晦殘春可惜二首

園林春去自無歡。宴罷經旬掩客盤。霧野關河非意失。曉樓風雨不時寒。空梁燕濕休衔舞。曲沼蛙鳴且爲官。嵩少歸心塡悵望。紫芝頹桂老瓊巒。

柳長花嫩夏雲初。幽圃尋芳俱綠蕪。不分伯勞隨阿母。生憎蛺蝶効當塗。昏沈嶺霧孤斜日。寂寞溪煙壓翠蒲。欲拂琴徽銷客恨。啞啞下聲城曲已啼烏。

同萬秀才燕楊侯別墅

苑路輕塵拂曉霞。斗城南畔列侯家。隣邛貴客傾中坐。時一二賓遊僧集。漳水詞人記後車。一石蒲桃先載酒。萬株金谷正交花。風光不減蘭亭會。醉墨憑君紀歲華。

過漢洛陽故城在今城東十八里

漢家遺堞滿山川。六里東西遙渺然。洛陽漢城東西八里。南北九里。今臺遺猶然。寒日似愁圭影地。秋風眞作黍離天。五株杏發陵無邑。一項茅荒井失田。更歎道邊多乘骨。可能猶爲直如弦。

送紫微夏舍人徙治洪州

方底丁寧細扎書。豫章都會冠全吳。垂腰三品鵝銜綬。衙帳千兵虎刻符。藥省樹翻拋賜筆。練江波靜見還珠。西山五色多仙侶。鈴閣無聲道有腴。

立春前二日嘉雪應祈呈昭文相公

皇心精禱動昭回。嘉雪乘時弭歲災。先作飛霙隨臘盡。便含膏澤趁春來。天淵百頃移星漢。禁籞千枝傲嶺梅。一曲巴人雖下里。願持歡意助康哉。

北臺

古瓦危磴接雲梯。遠目臨高意自迷。千里綠蕪平野北。半邊紅日亂峯西。臺傾鄴苑多殘瓦。鳳沒漳河失故隄。近塞春郊無勝事。波梓風馬滿山溪。

曉出城祀風師壇馬上作

風穴靈壇背漢皇。肅將祀典會諸侯。城頭五鼓催蹋鎗。席上雙邊薦沼毛。冠嶺昕霞迎舞旭。冒嶺農橛濟春膏。笙揚畢好宜流惠。江外刀耕楚俗勞。

漕渠春臺

縹陂春色極晴虛。新水遙連六輔渠。沙上釣歸人獲鷗。梁邊觀罷客知魚。蒼浮樹影煙生後。紅皺溪紋日側初。到日暫成江海趣。狂奴終憶越離居。

和朱舅暮春積雨

沮洳江雲寂寞春。一軒風雨歎彌旬。灰殘淮館蟾韜蟄。石去湘陵燕濕身。委路落花紅能舞。傍樓低柳綠爭顰。蕭蕭枉結年華恨。愁煞西州抹鼻人。

得許六書

卓筆論交夙契深。文麒江海獲歸音。流光過隙偏驚駟。危睫沾衣不爲琴。甫扣幾勞歌白石。莊昏猶欲注黃金。無因一答瑤華問。南國洪喬相易沈。

馳賀盬稅齊都

溫詔封芝出帝居。祕曹星秩示優除。舜庭已茂三年績。魏謗初銷一篋書。丹地拾遺思及黯。中宸批草待相如。前期惟庾無因戀。歸從清塵六尺輿。

次韻和吳侍郎任宗伯貳卿沖卿領天官南局皆世職有感〔案〕貳卿沖卿文不甚明疑有誤脫斗宮分局敞星闌。伯仲登賢士論歸。奕世弓裘方善續。先春跗萼更相依。孤鴻暫作雲衢騁。三鳳行看帝閣飛。感苑好書餘慶事。一門仙蓂映朝衣。

西齋見雪寄呈靖彥惠

歲陰休沐坐空齋。集蕊飄霙次第來。仙粉有痕緣幌入。亂花無數覓叢開。故裘漸濕使羔袖。凍醴扶衰藉藥杯。向暮紛紛何所擬。謝家兒姪有清才。

和中丞妄尚書和答十二兄夜歸遇雪之作

有客天街夜巒還。霰花無數拂雕鞍。路疑西極瑤池近。人似南朝鶴氅寒。漏鼓傳聲催暝色。翠車迷轍寄餘懽。增饒雅韻皆多感。偏覺陽春再和難。

和中丞妄尚書乘輿宿殿致齋日巡仗遇雪〔案〕宿存下未著殿名原本脫誤

十里甘泉鹵簿新。即時天借雪清塵。光含九陌疑無暝。花拂千旗旋作春。夾路綵樓偏著粉。中天曉闕更成銀。絳鬟紫仗傳呼靜。寧似梁王不悅辰。

初春夙興

戍城宣柝應營笳。愁枕無眠感曙鴉。料峭風頭猶助凍。蒼涼天角欲成霞。離離奕局殘星墜。脈脈刀環片月斜。尚喜初年輕病骨。半簪蓬鬢影況蒼華。

送令狐探南游

楚澤離愁不辭春，柳梢梅萼送行人。綠波易蕩銷魂水，紫陌難遮拂面塵。道困秦儀猶掉舌，岐多楊阮始沾巾。劍緘牌內無窮恨，羞向耕時問渭津。

己巳歲春二十六日作

糾縛空驚禍福頻，沈舟未拯更摧輪。山頭枉是輕廷尉，天上何容著蹇人。南國祭犧堪畏楚，東門獵犬倘尤秦。當塗莫疎支離諸，坐受朝家十束薪。

致政張郎中惠親畫墨竹二幅以詩爲報

南宮仙老本多才，素幅珍紈繪境開。高節自緣心匠出，野蘿還擬筆端來。挂餘紛籍疑飄席，玩久風枝欲掃苔。俗眼莫驚無藻麗，歲寒顏色抵瓊瑰。

送孫記室出宰歸安

當年璧馬上荊臺，甘識長離婉婉來。巧智忽隨司馬宦，沈酣終屈廣都才。專壇蔗俎朝豐饌，稻蟹藏波歲絕災。鄉梓汀蘭鷄犬地，孫郎藻思若爲裁。

榴花

孤根西土幾時傳，絳蕊紛紛早夏天。艷發雖慙李桃後，子成猶占雪霜前。醽餘饐醑香應在，染穀紬裙色未鮮。一種芳心耐風雨，敢辭重疊奏君筵。

晚臺

霽色秋空送目勞，小臺搖落更平皐。紅垂海樹烏巢日，清澄江沱鷺浴濤。天勢暮圍鱗隰閣，鴈行斜轉翼雲高。楚風撼撼迷魂地，可在揚雄獨賡騷。

提刑張司封同年垂訪別郡以詩爲謝

天聖光華第二春，與君同日脫凡鱗。何知素領分符地，卻見青雲共牘人。千重使移行府重，一觴歡伯故儔親。言詩擊節兼風義，且欲因聲附翠珉。君與今永興丞相及諸名公等多所酬唱，並刻于石，蓋遣副本，因以錄成。

送延評沈先輩宰江山兼過吉席

東陽世系出翹英，刮目神膚兩共清。洛紙文雄錢萬選，郡堂科美佛千名。春風適館仙軒密，海曲夸鄉縣綬輕。上最三年歸路穩，中阿芳意滿菁菁。

淳之太尉相公寄示赴鉅小編三復成誦研味之餘理當酬繼但難于徧和輒取首題賦成拙句一首僭伸高山仰止之願并以爲謝

西北遮胡晉部疆，更煩儒將下文昌。久凋玉鉉三司貴，出倚金城萬里長。唐畝歲豐木白合，汾波秋景草應黃。公迎晉在去年秋末，頃知外警從茲罷，開殺邊郵赤白囊。

新春雪霽坐郡圃池上二首

鈴齋西北小池臺，漠漠年光病眼開。水面綠深知凍解，柳梢黃淺覺春來。啁啾野雀遺寒蕊，撥刺潛黃暖

戲鯉物物惱人俱入詠，使君爭奈乏天才。

溪上危堂堂下橋，臘餘春意卷寒飈。煙催樹色全疑染，暖逼禽聲自學調。封徑老苔鋪收錦，抱城空水鏡輕綃。茨山小隱歸心動，坐想瓊芝幾隴苗。

淮南自訟

偶然人乏武中樞，賜龍猶尋督府居。髮白自傷聞道晚，心丹誰識報恩餘。淮天目極風驅駛，韓野魂銷宰樹疎。卻頌病身何所用，只堪歸釣潁灘魚。

春社日置酒示客

欣欣春色上高臺，一雨關河宿霧開。洛浦宓妃鴻已去，漢家皇后燕初來。山爐馥郁薰歌扇，錦瑟丁寧侑客杯。秉燭尋芳君莫倦，歡游纔散便徘徊。

暮春感興

九十芳期去不留，解痟何計貫珍裘。爐殘晉俗清明火，水冷山陰祓禊洲。風徑舞花催暮色，雨梁歸燕說春愁。雖歸莫問年華事，賦筆悲于宋玉秋。

元憲集卷十二

七言律詩

去秋九日置酒今秋復喜茲會詩呈通判比部並諸幕府

城上凌氛百尺臺，晚秋重喜宴樓開。汎樽露菊疑初識，吹帽霜風是再來。寶瑟丁寧催客飲，丹萸爛漫辟誰災。莫驚銀燭先爲具，天際殘陽喚不回。

孤坐北齋因懷出處之難偶成感詠

白頭榮路念何之，出處空驚未得宜。劉放老于宮裏樹，莊生愁煞廟中犧。嵩巖桂塢堪休影，潁曲芝田好療饑。但願天心從爾欲，敢言歸赴赤松期。

謀退

家家皇稷會亨辰，老醜無謀念孰親。自樂一麾稱外守，聊將三物詔讒人。灌園路僻蒼烟曉，洗耳灘長碧溜春。此地敢言逃楚相，他年終擬作堯民。

赴鄭出國門經西苑池上

十里商中抱帝畿，苑煙宮霧共霏微。長楊獵近寒熊吼，太液歌餘瑞鵠飛。碧瀨斗城天倚蓋，光衡蓬島日舒圍。樓船法從年年盛，借問孤臣何歲歸。

府齋藏晏平物感人輒成拙詩二篇上寄昭文相公樞密太尉雖俚調無取亦盡各斐然之義也

蹠拂青銅感歲闌。蕭蕭華髮強扶冠。病憎蛇影能為怪。老愛松心不受寒。世務焦頭慚已息。主恩淪骨報應難。鏌鋣自躍非吾恥。見作洪鑪售物看。

處世何嘗盡值才。虛名高位自悲猜。千重浪裏隨流出。百尺竿頭試險回。衰鬢不徒欺曉雪。孤心兼欲伴寒灰。嵩陽舊曲風煙接。已使歸雲作隱媒。

後池春水初滿

水從雪表濟祠來。春凍初消鑿壞開。岸側淺黃先映柳。石邊新綠便成苔。就深盤頓吳歈槳。因曲安排洛禊杯。莫道使君無野興。把竿常到月中回。

池上雨過

蕭蕭殘雨過橫塘。翠蓋生波入坐涼。淡日映雲微透腳。暖風翻葉更成光。鵝頭早杏青丸小。水面新蒲紫甲長。魚鳥沈浮齊走散。恍然身世在滄浪。

因覽鏡照見衰年狀貌有感

拂塵而長念老餘。只堪丘壑便懸車。暗銷廊落頻移眼。坐況蒼華不滿梳。縱綬牺慙鐫印。土膏空負鶴頭鋤。人生出處真難決。羨殺賢哉漢二疏。

郎中胡君出守三衢特枉長韻一篇曲敍故人之契且有寄命別怪餞章牽課所成老拙多愧聊以奉揚高節爾

南宮仙客欲歸休。更領銅符越絕州。君久欲歸休故不辭小郡。郎位雖嗟三不遇。交聲偏喜兩相求。國與君最為故舊。朝端引籍辭金殿。天外忘機信白鷗。行矣松喬君自愛。虛名官職壓人頭。

落花

一夜春風拂苑牆。歸來何處剩淒涼。漢皇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淚臉補痕勞繡髓。舞臺收影費妝梁。南朝樂府休唐曲。桃葉桃根盡可傷。

春晦

曉雨廉纖僅壓塵。落花長草小平津。十千酒美空留客。九十春歸不戀人。有恨剛腸隨指繞。無情華髮撲須新。憑誰與射陵烏翼。免向西嶽送日輪。

思春西坡垣

賢居曠清簷。疾殘。蕭蕭衰鬢得生還。久叨鳴尾三重閣。予在天章二周歲。卻趁蛾眉五日班。傷翼再來仍繞樹。行人何處不思山。坐揮拙筆無文甚。正被中郎笑拙頑。

新晴

清明初過雨初收。春意重因霽景留。風定草烟還壓野。雲開山色始歸樓。邨陰高樹藏低嶺。河曲新波沒故洲。點檢叢花猶半在。應須秉燭為君游。

清明日東歸舟次潤雨

月弦離墨破芳辰。舟子招招數問津。堰岸晚陰雲著野。釀渠春色柳隨人。煙啼雛雉逢誰歎。風碛鵰鶚莫我親。賜告有程歸棹急。悵然歸水愧游鱗。

都官郎員外今年春榜舟奉使予餞別于東亭孟夏之初不幸卒于中道其孤迎喪還都予又出弔于餞所俯仰陳迹因為詩以寄哀

溝水新傷摻袂人。何言便作死生分。地中玉樹無期見。琴上牙絃忍再聞。幾日離觴成潸酒。平時芳杜代遺文。東亭哭罷愁回首。落照銘旌隔野氛。

四月昌州奏聖祖殿下生芝草一本四莖及面有紅光如悅懌之狀

昌元遠地凝和氣。聖祖仙宮發帝祺。穆穆晬容分喜色。煌煌寶座秀華芝。已彰日監靈心顯。更表晨敷協氣滋。元后欽崇膺瑞命。殊庭薦號答繁禧。

寄延州經略龐龍圖

驛騎傳書拂塞塵。開緘長跪墨猶新。霜餘且喜青松在。火盡誰矜白璧真。嵇阮交遊思舊隱。皋夔功業記名臣。年來更嗟無生學。笑殺關西仗鉞人。

清明

前旬風雨逼清明。柳色天高雪絮輕。冷落介推藏火月。寂寥潘令種花城。軍中蹋鞠人穿域。門外吹笛客詫餳。今日太官還宴具。多年私邸隔鶯纓。故事每歲寒食。皆賜宴于宰臣私第。

和吳侍郎謝余泊諸朝客見過亭沼

碧瓦新堂壓素波。主人歡意駐鳴珂。風清共覺煩襟快。觴急都忘醉舡俄。江蓋有情侵岸出。野鷗無事掠船過。西牆懸妙須珍護。皇祐高秋勝永和。是日太常吳丞題諸公名于四壁。

晉集賢復舊官

鷺鷥飛詔檢開。唐家僊殿育英才。毫端誤墨讒蟲蠹。鏡上求翠故馬來。咄咄書空徒有意。冥冥遊弋本無猜。孤生舊辱加人舉。一夕聞風釋九回。

從獵晚歸馬上默成奉呈承旨端明王學士

天子乘冬校獵回。鉤陳牛野傳瑤魁。萬蹄未靠先追日。疊鼓非春已作雷。得儁風毛隨禁仗。犒勤霞液出仙杯。詞臣定有長楊賦。翰墨能銷幾許才。長楊有翰林之賦。

次韻和度支蘇員外覆考進士文卷留宿景福殿

秘邃嚴廬斗極傍。此殿設於禁中。知君此夕校連章。天移宿鼎鏘堯屋。霰灑仙杯雜嶺香。供帳陽檀之盛不與諸等。坐處銅籤隨漏箭。臥驚銀漢入宮牆。情心百汰知無倦。千牘皆供夜石黃。

屯田任君數以歌詩授余感嘆不足因成答贈

綠髮仙郎藻思新。就中詩語更通神。清襟逗興初無滓。綵筆星華別有春。顧我風期情背俗。感君官職命

歎人。湯湯聽盡流波曲。終愧衰翼賞未真。

水興端明下左丞寄示見訓長句因爲後答

西風書驛到河津。且喜開篇麗句新。安石風流高映世。君房言語妙驚人。公懷遠略須經版。我愧華顛未乞身。惟有論交方寸地。歲寒留得比松筠。

答子京

一辭宸陛五周年。瑣門銷符寵再遷。時譽敢希吳陸俊。歸心偏識漢疏賢。蝸頭狼籍鋒地。鴻影徘徊避弋。天命猶不須頻見約。潁濱嵩麓有私田。

閏十二月望日立春禁中作

閏歷先春破臘寒。綵花金勝寵千官。水從太液池邊動。柳向靈和殿最看。瑞氣因風生禁仗。暖暉依日上仙盤。須知聖運隨生殖。萬國年年共此歡。

立春日置酒郡齋因追感三爲郡六迎春矣呈坐客

閶章餘歷氣先回。臘尾新陽已暗催。三敬使符驚歲往。六傾賓酒駕春來。枝頭剪綵仙葩折。勝裏官年寶字開。更聽美人金縷曲。從茲爭合捨拴蘇。

晚春出郭遊北山佛寺

幽刹尋春傍翠微。遊人誰解惜芳菲。陰晴野日不常見。紅白路花相雜飛。一世功名催俊傑。千金歌舞屬輕肥。左遷病守與無用。試學山公倒載歸。

淳之九兄以僕承乏制曹奉聯局事回嘗成續猥辱裁篇謹抒拙詩以謝來貺

漢家望令賴諸公。未至緣何玷選中。馬尾不知書畫誤。烏聲偏樂友心同。忘憂日接三杯酒。軋思時分一概功。敢向明廷邀異賞。從來儒術比司空。

新年謝叔人惠建茗

春筥收英得幾叢。小團珍串剡闖工。甘踰寶屑非關露。快人煩襟不爲風。左蠟沸香殊有韻。越瓷涵綠更疑空。從來酪茗嘲倉鬼。莫枉奴名立異同。

陳勸之兄弟同登秀科俱宰江東大邑

上林春色老朱櫻。誰見聯科紀佛名。雖苑妍辭俱右席。太丘遺業肯慙卿。離歌坐寫塤篪恨。邑政行聞鼓鼙聲。使蠹盡攜傳尺素。雙函同慰一搖旌。

宗人緘見過（與予同年擢第。時緘坐法失官）

慈恩題壁七彫年。鏡鬢相逢倦客天。男子詣曹羞會課。禿翁撫版欲歸田。爻占後笑餘艱象。書入窮愁有剩篇。聞道漢家求失職。（時郊祀大赦。昭洗瘋玷。）可能梁甲信灰然。

閏三月再到西湖花卉已過春餘夏早景物亦佳因復留連日夕忘返

再來湖上已春殘。物物隨時亦強歡。紫葉抽荷疑弄蠹。翠皮包竹好裁冠。驚梳野鷺移沙渚。貪餌鮮鱗戲客盤。盡日臨流忘吏事。須知名世六條寬。

重展西湖二首

綠鴨東陂已可憐。更因雲貢注西田。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河極目天。向夕孤灘都浸月。過寒新樹便留煙。使君直欲稱漁叟。頗賜閒州不計年。

西北雲波逗翼津。兩陂相合到城闉。橋橫斷岸纔通舫。路轉新洲不踏塵。倒影剩容霞底日。暖光平展鑑中春。搖頹病守時無用。堪與鷗鷺作主人。

次韻和永道學士獻贈留臺吳侍郎洛水泛舟之作

歲晚風清洛霧開。有人浩汗避塵埃。莊談解辯觀深樂。潘賦能添作賦才。（公于舟中作泛洛賦一篇。實當世名筆。）蘭菊分洲爭向背。鳧鷖隨棹罷猜猜。留都更沒雖羈鞅。亦欲抽身更一陪。

夜爐

風聰夜水燭飄煤。坐擁空爐煖凍杯。束縕未求曹相火。冥心將冷子綦灰。禪牀隱竈徒驚俗。曲突徙薪枉備災。餘燼欲銷微霰集。燎薰悽錦憶平臺。

後園新水初滿坐高明臺遠眺

濟渠冰解逗齋淪。花柳兼催近郭春。城外天形低合野。水邊樓影倒傾人。趁晴魚意雙游樂。助鬧禽聲自柳新。老倚芳檐從外諸。且將吟嘯代經綸。

送胥溪尉周懿文

津亭理櫂拂朝霞。試問東溪驛道賒。旅突僅供樵客爨。官符貪及戍時瓜。蟾生海岸空弦滿。天倚山城一盞斜。歲晚私身無憚數。輕鄉不禁嶺頭花。

送廣德楊員外出牧池州

郎署新聞一進階。漢家臨遣重州臺。人持澤節龍形出。路建風旗雉翼開。千頃江禾年有瑞。萬篇吳韻俗豐財。吟懷剩賞雲峯翠。即有蹤蹤報政回。

送集賢蔡諫議出牧繼揚

江海多年滯鍵熊。書林諫霧得儒宗。寬條一劄仙泥熟。慈宴千觴湛露濃。公升職賜宴于本院。臨林華會。迎舟敢川交盡蹤。隊旗橫浦細吟龍。輕揚俗改方同舊。兩馬行催詔傳封。

晚泊白村登舟同望因成拙句寄淮陽龍圖王給事

臨艎西泝近神坰。六輔聯疆見驛亭。（渠即水嘗六輔渠實近畿河渭也。）千里暮波烘目腳。一篙春水鍍天形。野橋煙火微分市。曲岸漁樵別有汀。忽憶主人恩意厚。倚檣回首涕零零。

和龍圖王學士經涂洛邑見寄

謝病台階別邊旌。更榮符篇守司州。鑄書已辯恩難報。臺諫頻須政未修。漱石滔波吳國恨。抽宮鬬色紺屏秋。炬君麗句催登覽。欲使長隨麋鹿游。

楊寺丞以新集見授（君與僕嘗于荆州聚學）

荆亭杯酒接慇懃。已是緹灰十五春。學舍早欣游霧露。辭條今服際天人。沈居雌蜺那知賞。葉屬神龍更駭眞。侍上可能無狗監。子虛賦就長卿貧。

天禧詔能寄王貫之

裂繒無路學西游。衡木爲扉戀一丘。阮籍自多回轍淚。虞卿長有著書愁。江邊客素沈驚鯉。海上機心失故鷗。借問騷人才幾許。莫因題鴂枉悲秋。

乾興詔能自詠

忍當昭世臥隆中。西笑無謀始讀窮。鷗故海邊漁事廢。炎殘京口客槎空。鄉魂怨曉虛爲蝶。頭葉悲秋不後蓬。欲把遺編論興廢。諸儒爭奈喜嘲雄。

奉詔過都代審寄昭文相公

六年衰鬢兩爲州。何意瓜時謁冕旒。去位本無三已色。過城應有復來謳。吹噓胎怯空思勉。淪骨恩深未易酬。即日詣門重謝罪。豫慙危涕滿中籌。

送安陸朱通判赴召象過許田別墅

綠綈珍檢九天來。綬笏騰裝沸簿埃。鈴閣餞歌鵑惡怨。壁田仙里駟門開。廚書久汗南山竹。征袂濃薰北使梅。歲晚林光催奉計。五雲城闕倚瑤魁。

和吳侍郎龍門寶應寺設齋

闕寒千巖入畫圖。八關修供梶征車。半千運泰賢將用。不二門深疾始除。香鉢淨羞熏寶席。法螺仙曲逗晴虛。從茲定許陪遊覺。肯效區區粟里與。

和吳侍郎相從經歲忽有陝許之別見貺長句

接武西亭屬俊賢。琴樽數載滿山川。論交共到忘言地。感別空驚易守年。陝界霜氛迎寒氣。（君再爲雄部。）潁郊秋色犯華顛。（余令蜀。）卜隣自有歸休約。終就溪林占一廛。

送資政侍讀侍郎西赴陝郊（案侍郎上脫有姓氏原本脫誤）

君欲歸休未得休。再持符節定西侯。深沈殿籍恩圖舊。敘茆棠歌野續謳。洛浦神仙觀送客。嵯峨風雨避傳騶。高懷莫作衰年調。公府重來尙黑頭。

和河間通博王太博見貺春雨應時雅什

東來春色變層陰。甘霈前符望歲心。雲葉乍驚重礎潤。土膏先過一犂深。（農人語潤之語。）皇慈已浹流根澤。（近詔書敕）天下芳節殊非貫序霖。忽枉新篇眞寡和。鼻聲衰濁敢長吟。

題高明堂後池雜景二首

荒城岑寂日春寧。竹落江村具體微。蛙怒愛爲先雨叫。燕輕多作逆風飛。印波鷺鷥新荷小。礙路鳧雛早筍肥。極目戀塵都不動。元規安得汙人衣。

一蹬春泉貫曉溪。水光涵物見纖微。波鳧泛泛驚人卜。風蝶翩翩佛助飛。雨足蕉畬穿晚出。餌香鮮鯖壓鉤肥。昔聞緩帶猶堪羨。退食何妨野客衣。

元憲集卷十三

七言律詩

憂關還臺次韻和道卿學士終喪歸樂賀（原缺元字一首）

平生多難寢民塵。北闕重來雪履穿。木在淮中寧有恨。人從河上更相憐。蓬樓綬帶尊除采。蔬食青縣脫故紳。不敢對君重撫噫。孤懷同是一淒然。

解籍書林同遇春。煢煢孤影弔窮塵。茂陵久臥添逃逕。東觀重歸有感賓。爭食已慙袍裂絮。忘機更待海鷗親。瀟然未曲何能續。聊志當年並賦人。

獻詩

虛名三紀玷王朝。晚歲剛腸萬慮銷。篤學自依袁伯業。醒狂誰比蓋寬饒。將施燭日逢兵候。隱谷遲春負召招。白首報恩難竭節。擬留餘力事耕樵。

贈令狐學士

四里高談擅席珍。多年嵇埤嘆沈淪。封侯續食論鄉士。綵服承顏斷織親。風直鷄郊傷六翮。機藏鷗渚信千鈞。戚懷餘誰就揚雄宅。覆瓿書成擔石貧。

感懷寄進士胡肅

離懷何事共淒然。雲路無因著翰鞭。賦笔竹荒沈舊賞。書郵梅老怨殘年。莊魂斷處是垂地。是思搖時水接天。趙壹窮愁堪自笑。擬將文腹換青錢。

送謝沂進士

坦然仙格照瓊筵。歸待蘭陵補逸篇。別路雲霞交友閱。慶門怡豁弟兄賢。春郊送日車流水。夕館迷魂月上弦。續食定知西笑近。馬生詞賦貴生年。

送總閣會士守秦亭二首（案：總閣學士蔡伯喈原本此誤。）

幾日章街認錦韉。平明頒節撫秦川。嚴廬待從宣勞久。郡府詩書得帥賢。發騎千蹄嘶隴月。城笳三疊破羌烟。賓簪白古從軍樂。別夢空隨使幕蓮。

綠圖屏閣倚昭回。瑞鷁驚飛詔抑開。關內趙張人續舉。禁中頗牧帝憐才。垂鑾虎綬朝裝出。夾轂蛇矛使仗來。坐鎮平時文檄簡。赤囊遂頃有輕埃。

清明出沐

曉樹陰岑客舍春。卿與不訪著書人。長楸有地金成斝。曲突無烟桂徙薪。自欠解鬧拋北阜。更堪鳴磬是南鄰。餳香酷冷沈歡緒。枉負山郎出沐辰。

朝謁待漏偶成詠懷

天街殘月斗城西。五里葱葱瑞霧迷。仙翰入陪雞澤暨。曉籌初聽汝南鷄。星翻微道千廬密。雲斂觚稜兩觀齊。自顧山林疎賤質。誰將車馬戲鷄蹊。

孟津跨大河寒氣特盛歲暮作

河裏孤城歲倍寒。冰霜千里正漫漫。爐熏寶焰翻沈煖。酒入衰容不借丹。翠幕障風褰影數。玉琴抽雪按徽難。天高木落千花盡。閒撫青松仔細看。

世事

世事悠悠未遽央。虛名眞意兩相忘。休誇失馬曾歸塞。未省牽牛解服箱。四客高風輕楚漢。五君新詠乘山王。秋來數有漁樵夢。多在箕峯潁水旁。

和吳侍郎留題北樓

疾田勤勤解郡章。北樓舒嘯寄徜徉。山圍軒后乘車野。水接堯民洗耳鄉。拂衣風頭迴爽籟。壓林霞尾送殘陽。治城極望雖高世。爭奈臨秋鬢未霜。

寄許師孟

鵷鴦三驚楚澤秋。回腸更用解添愁。燕臺市駿千金骨。漢客逃名九罭鱗。木斷華榜俱失侶。孤容隨巷獨增憂。夏畦播食非吾事。終訪班生問一丘。

同年胡宿自江外寄遺詩筆雜文

萬仞青雲接翼翔。江南離思滿離章。輕投曙路珠無脛。璧濯迷魂玉有漿。奏記希公多感慨。[illegible]剩

凄涼。寄懷何止三年字。留祕傳家古錦囊。

寄子京（時邵八年。蒙顧已忠勤。思念舊復假相印。筆內樞。然忠婦之心。日以切切矣。）

八年三郡駕未輪。更忝鴻樞對國均。老去師丹多忘舉。少來之武不如人。車中顧馬空能數。海上逢鷗想見親。惟有弟兄歸隱志。共將耕鑿報堯仁。

晚春小園觀物

小園乘暖傲孤齋。畦埒經春盡綠苔。新筍偶隨枯篠出。野花閒抱故藤開。雙桐夾路元標井。酸棗依牆本乏臺。北戶清風時一至。此身疑到上皇來。

郡圃觀春物有感

河橋煙北寂寥城。山圃雖春氣尚清。戲蝶有時飛自遠。野禽終日語無情。露痕浥浥添花重。風意沾沾助絮輕。看衍物華還自看。乾坤同是一浮生。

晚出池上觀秋物

臨溪長是見歸鳥。搖落初驚歲物徂。虎掌煙芒金穗密。（西瓜稻名。）蝟頭霜葉紺輪枯。差差去幕東西燕。兩兩隨波上下鳧。更向岸邊橫飲舫。便疑狂醉宿江湖。

秋霽觀野物

雨畢天高卷斷虹。郊原無物不秋豐。禾麻自稱籍前熟。梨棗偏依日處紅。煙外短窗開映柳。水邊輕槳暗隨風。用盧我亦牽魂夢。歸去嵩陽一老翁。

孟津晚景

二月春風引夕陰。靄煙邱樹悵登臨。醯鷄壺外天方闊。偃鼠河濱水正深。萬疊紺螺山北聳。半邊紅璧日西沈。瀟高薄暮人誰見。一寸如丹魏闕心。

晚出池上

憔悴梧楸似楚騷。箱餘寒水失溪毛。游鱗潑潑心應樂。亂雀飛飛意不高。平世功名難強立。昔賢鄉相曷眞逃。人間萬事無涯際。爭得先生一醉糟。（余性不知酒味。）

次韻和吳侍郎答汝州劉從事

賢路綢繆早衛庸。搢紳元許黑頭公。嚴霖暫卷浮雲外。國棟來參散樸中。仙禁集阿思鳳鷟。野場收戈看冥鴻。恐期便遂東山臥。憂樂須將一世同。

寄武昌胡從事

君家昆弟兄賢。皆府從軍幕蓮。江上歸音魚失素。天邊離思月成弦。阮毫答記無遺草。楚賦悲秋有剩篇。玉骨道風沈俊久。漢條新記會甘泉。

春陰復霽（時方思青澤。）

河外輕寒氣未佳。春襟愁日偏天涯。濃雲破綻雖無雨。落日因循便作霞。麥隴寸苗思雖雉。柳灘新葉欲

藏鼯。如皆日冀均農惠莫枉層陰捏物華。

永陽登樓懷關下知己

西北樓邊路欲分。神皐不見見浮雲。晉鄭尺牘波中斷。洛客歸心笛裏聞。麗賦有情傷相如。勞歌無節怨曙砧。我亦白頭思共被。非君誰照急難心。時子京方守常山不得往道見寄。

春霽漢南登樓望懷仲氏子京

三楚風煙會漢津。憑高倦目此城闉。山前霧霽疑歲市。樓上塵輕不汚人。鳴瑟久拋雩舞地。稱觴更負永品友。我亦摧頹踰耳順。異時恬史託餘輝。

和春私書一紙離懷苦。望斷波中六六鱗。

春日樓上有寄

雲葉西來拂畫樓。江南何處不江湖。三春草綠王孫路。萬海梅殘隴使郵。落照臨扉應作馬。黃昏簾幕月成鉤。張衡藻思能多少。玉案貂裘各自愁。

淮南汝上三見春物有感

一飛南北數移官。三見鶯花送鴈寒。雙鬢欺人還似雪。寸心憂國本如丹。雕蟲曲藝論文淺。乘障迂儒破敵難。惟有歸耕初志在。故田西接飲牛灘。

暑雨初霽

日轉西軒小霽開。羲皇高興伴風來。層雲氣潤猶蒸礎。殘電光微不應雷。曲沼清渾魚對躍。暮簾明滅燕雙回。憑高更結京華恨。魂逐梁園舊吹臺。

暑雨夕霽

天角殘虹戈暮暉。南樓風快暑煙微。月波半露金樞穴。雲葉全收玉女衣。氣爽戍樓孤鵲去。霧沈荒苑數螢歸。涼軒更作東山詠。何處莊環有世機。

秋出近郊

修邑繩轉使維揚。都古黃河小曲中。秋助峯巒相倚碧。日催梨棗一番紅。煙蕪雖歇猶藏野。霜葉能飛不待風。關輔俗淳無巧弋。河洛閭倦無繳之技。天邊何意有慈鴻。

初至洛陽府廨有東樓曲沼之勝時春色已過園林寂寞晚坐樓上作

登臨何處恨春殘。樓上池邊夕照間。非意野雲遮倦目。無情空水鑑衰顏。青谿久負幽人約。白髮初辭宰相班。才與不才何足辨。此心都擬付莊環。

宮保鹿丞相以詩二首見寄次韻和答

西畿三輔切天關。何意頻來細扎文。學謬詩書慙作師。身非明敏更思君。劉向謂惠臣雖明敏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予非明敏者耶。

使軺結轍橫周道。鄭木交陰憶漢枌。保傅上才敦雅脊。滿章褒意蔼蘭薰。

出入台階謝奮庸。白頭持節更爲公。臨民不稱瞻嚴尹。慰俗猶依贈扇風。天許雲鴻矯繳外。奉紀高節。世憐池鷺稻糧中。白詔切聖一聞麗唱情何極。心結平津舊閣東。

秋來次韻和吳侍郎喜令弟學士請告歸省

遙說瀛煩襟。季虎昆龍伴嘯吟。弓影舊疑隨酒釋。荊枝歡意戀叢深。仙山校籍催歸傳。宿館銷魂警曙砧。我亦白頭思共被。非君誰照急難心。時子京方守常山不得往道見寄。

寄致政杜相國

零雨詠公歸。得謝高懷與世違。池鳳何嘗嗟見奪。冥鴻終不更低飛。壽觴應舉三朋酒。帥袞閒拋一品衣。我亦摧頹踰耳順。異時恬史託餘輝。

酬仲微以舍弟忝直蓬階余近應鳳署見寄之作

東幾賦逐初。荊枝相樂本田廬。偶隨鹵鳥同遠俗。何意驚鳧化載車。洛殿封芝甄覩草。史階籍筆玷世隱成書。猶欣夙契塞松在。持謝雕章悅柏餘。

京師故僚以余退居近畿數賜存問因敍懷自慰

京洛寫鴻臺。貪見三山縹帙開。野鶴擾軒其以怪。殿屏生奧苦爲災。茂陵發疾恰惜骨。莊宅刳心寂寂南鄰孤城非滿岸。欲乘春氣望瑤魁。

多年寂寂。

翻仲微以舍弟忝直蓬階余近應鳳署見寄之作

天幾巡部聽車音。更值秋空卷夕霖。鑿壤俱聞堯俗樂。寬條方識漢恩深。醽渠引溝民兼富。使臺遞通滿水爲溝渠引公利。飛檄宣風令莫侵。餘藻相存知厚意。孤松凌雪鶴鳴陰。

幾日都亭避憲驄。使臺分節按江東。朝端舊簡飛霜白。關外連艘餉粟紅。晨鼓疊喧雞埭月。暝帆遙卸雀航風。先秋若有離懷詠。剩取芳筠作信筒。

寓直晚歸見天街早春景物

舞雲衙苑雪樓間。春色先從禁籞回。馬上嬌眉偏認柳。樓前妝額固知梅。吹殘鳳籥驚寒律。忙殺鵲聲勝取凍醅。莫問康年行樂意。壽觴初罷佛燈來。時長寧節接燈之夕。

次韻和安陸士工部郡圃早春

鄙俗翻穀抱城流。夢比春風第一州。安陸郡實楚之北境。樹質杜陵溫樹密。勝襟還負峴亭游。風英百種紛如繡。溪翠巧命侍遙識使臣與國地。浮雲長映最高樓。

和經略宣徽吳太尉以將經洛陽舊隱之作

公有長才勳縉紳。朝廷不肯棄名臣。高懷塵結山中社。公在西都自發樂城居士。遠路今清塞外塵。竹塢未荒溪葉密。菊叢雖舊徑花新。南臺棄壁題名處。莫惜塵鏡一駐輪。

入朝感舊并序

余自寶元己卯、始聞政事、逮至和丙申歲、幾二十年。其間凡再塵叅貳、陞使滬篋、蚤緣乏人、遂登宰席。洎蒙罷免、守郡六年、過都造朝、追念兩府簪舊、自大丞相文懿鄧國張公、文靖許國呂公、文

簡郇國章公、元獻安公、文莊鄭國夏公、其次則宣獻宋公、康靖李公、忠穆王公、文孝張公、文莊龜公、文肅鄭公、文簡丁公、文莊高公、皆邁世傑才、左右王室、余猥以庸末、預曦廊之游、今茲來歸、則嚮之諸公無一存者、退朝感念、悲不自勝、因成短章、以志存歿云爾。

二紀便蕃冒主恩、歸來榮感兩營魂、昌辰盡見翠龍出、（汝鄭國公、翠龍出在位、以喻賢、）急景俱隨駿騏奔、史冊賢空汗竹、山丘餘泣已陳根、此身不減靈光殿、遺老班中獨獨存。

久客懷故里

漢粉遺產接東陂、舒嘯行吟失舊期、嶺上孤猿驚別久、山中芳草怨歸遲、鮑波希泄寧堪待、陸海求豐忍自欺、負郭已荒金未佩、天涯浩歎滿陰墀。

和吳侍郎惠詩

最樂乘秋浩氣全、洛臺歸興滿新篇、麗藻不親甘辛味、廟瑟卻遊掩柳絃、嶺嶺希珍驚倦鶴、關關奏情吹飲吟蟬、欲知傳爾人多少、正似三都紙貴年。

求志

壯心銷盡見天機、敢悟功名與世違、拙似潘生難濟用、老于蘧瑗轉知非、多年鷄口慙爭食、自古蠶筋愛舉肥、常恐冒榮孤晚節、春來魂夢到柴扉。

和子京旅況

春城寂寂早花開、久脫冠纓有薄埃、安邑本緣飢腹累、茂陵非爲富貲來、（漢以高貲者徙諸陵、）驚羅晚雀同茅宇、爭席春農伴茗杯、自有忘言記真意、不煩騷客賦衙枚、（楚辭云願衙枚而無言。）

和吳侍郎謝予送酒

歲稔兵廚富酒材、幾槽新瀹潤芳醅、秋香自與蘭英合、春色潛依竹葉回、蟹甲佐歡資舉盞、（寇紫辭鄭侯及去饋之自注及蟹甲、）鷄蹄參貢縣郵催、（謝時奮例有百壺之貢、）雖非平樂千千斗、頗奉康成三百杯。（寇紫辭云成欽三百餘杯、況免之客、終日忘意、）

秋夕感懷

風蟾成暈露成霜、玉箭添籌怨漏長、四載歸心同騎省、（寇紫潘拓時自致仕京城四載、）（逢于斯、原本作四載、今據改、）半分仙官遊東陽、驚猿久負排巢客、乘駟誰輕喻蜀郎、掩鼻哉詩多感慨、吟餘星斗轉秋河。

題江南程氏家清風閣（臨江之）

臨波飛閣迥層巒、游屐狂醒此倚欄、客至自同仙寢御、舟歸不減鄭公攜、雲明別島朝虹飲、月碎前溪夜鯉跳、借問北牕餘興否、羲皇高世一相招。

和吳侍郎游普明觀院

履道遺坊敞淨廬、昔人曾此賦閒居、園經漢傳揮金罷、石記商賢作碻餘、（原詩有石存歲令老臣心之句、）水蒼帷雙淵旣凌虛、神交不必論年輩、一夕清吟萬境如。

次韻范純仁和郭昌朝寺丞見寄二首

眡俄秀氣入京華、鵬翼摶風勢莫涯、崛玉照人星美璞、楚蘭芬畹擢新芽、朝廷遷陟先諸彥、（君子同游先故京秩、）閭里光榮在一家、不鄙蒙陽疲病守、肯來同醉岸烏紗。

言路再居無少補、證邊一歲乏微功、非才自合投閒地、竭節終期報聖君、老去風光流似水、病來世味薄如雲、讀書記一將忘十、少壯誰教不自勤。

送龍圖侍制出守梓潼

寶構沈沈夕爲遙、偏林俊老出分憂、中天鰲牒河龍負、上路鳴鑣傳馬驕、香霧鎖盤鰲放獸、野連豐李蔽蹲鴟、漢江肯學淮陽臥、仙液眞腴壯壽祺。

七言長律

次韻答襄陽龍圖燕給事廣侯序直禁林

右銀仙閣倚崇開、孤客緣何待詔來、一節新恩迁使驛、五花前署隔公台、英游但喜偏紳集、過使偏驚吏腕催、共慣賀鴻翔帝竹、夕軒瑤斗掛宮槐、朝無濫吹終逃郭、性有眞盈敢望回、爲老栽培莫惜重、遠分江漢濯餘埃。

元憲集卷十四

五言絕句

坐池上看水偶成五絕句

冰解初分質、波平便泛舟、岸花紅弔影、沙鴨綠昂頭。

漾漾通仙穴、（源出潭潭、）潺潺入故城、晚來丘壑思、併爲一東遊。

短綠加心草、深紅半面花、游魚知底事、跳碎水中霞。

已開臨水徑、自作探花人、岸柳何爲者、都盧欲占春。（河橋不成宜花樓多笑中所橋腳時依樹、（多作釣橋、）階屑便作河、初無心可洗、誰作洗心歌、）

次韻和吳侍郎錄夢英書

何年留妙蹟、眞賞日云疎、不遇臨池鑒、誰收壞壁書。

六言絕句

撚鼻

一飢慣食腥膻、三嗅不分臭香、殘質心灰已久、末年鼻塞何傷。

七言絕句

和吳侍郎結號樂城居士今復職守陝隔岐自哂二絕

竹間雲齋謝病還，更可彈琴擬香山。詔恩殺舊君何讓，從古英賢不得閒。
催拜逸翮鳳詔飛，樂城幽棲願相違。高雲出岫雖無意，且待商巖作雨歸。

權管西嶺道中早發

紫漢回天斗柄橫，蕭蕭羸馬困邊征。南歸喜繡恩偏厚，應有鄉人笑夜行。

夜坐二首

紫垣疏令拂霄霓，宮燭臺衾夜境凄。況是顏生無飲分，小齋應免醉如泥。
省戶沈沈秦祕齋，迴宵簫唱九天來。如愚默坐將何比，維斗虛名本不材。

道次春陵懷古二首

繆戀春陵舊宗家，黍離于古此興嗟。蕭王何事爲天子，本愛金君與麗華。
麗農遺壤百荒邊，白水烟消拱木枯。陌上停驂聊借問，帝鄉今有舊親無。

被詔假韜傅詣闕

輕鄰千里給毫符，曉月征驂上道初。自比漢儒恩太渥，一生雖勝恨私車。

初歸咸寧宅坐北齋作二首

柳市西頭最遠坊，歸來先掃讀書堂。閒園別有風流意，無限苦花上石牀。
衾坐聊爲適性場，徧開虞篋治縑緗。偷閒須撰齋中錄，道帙儒經各有房。

因游東園奉寄交代張龍圖

修篁綠水已成陰，秀柏凌霜盡直尋。今日思人還愛樹。竹木盡是張公所植，歲寒顏色藏寒心。

蔬食

退食西軒玩竺墳，鶴爐烟細篆難分。勞生未識心齋理，枉學顏徒不茹葷。

榴花

誰取孤根植檻旁，絳跗丹蕊鬬年芳。驚飈莫損亭亭豔，百子先秋未有房。

晚坐北臺見新月

落霞殘日罷空樓，月桂黃昏破客愁。天上幸無封拜事，誰教蟾影曲如鉤。

初止穀下車馬羸憊

九衢倦鶩徧驂騑，曉日浮雲萬蓋迷。借問東京朱伯厚，一車何苦日奔馳。

初任襄陽郡事感而自詠三首

平日少游思郡掾，當年鄧禹志功曹。如何一命聯州判，更冠霞峯最屬騷。
詔版垂芝爲露濕，千齡華旦此親逢。平刑六百明優秩，欲見財平，六百石秩。已媿琅邪鄭曼容。
處世儒宮井臼貧，偶懷銅刻遂觀賓。漢家衙牒啓千數，卻用溫川牧豕人。

春晚坐建隆寺北池亭上

城外東風卷落花，更臨春水惜年華。單車刺史無鐃吹，叫殺荒池兩部蛙。南方氣早，春末已蛙鳴。

梁臺二首

狐尾單衣漢綬長，歸來珍館看啼粧。將軍幸有封侯力，忍使秦宮令太倉。
外戚豪華善意錢，折巾平帽映鳶肩。支期一世惟偷寵，虛秉東京跋扈權。

題巢父井亭

箕嶺逃堯去不回，沈沈遺甃碧烟開。廉泉讓水猶堪貴，何況曾輕天下來。

默記淮南王事

室餌初嘗謂帝晨，宮中雞犬亦登眞。可憐南面稱孤貴，纔作仙家守廁人。
班葛才華蓋冠時，如何姿貶兩參差。八公並號狎霄客，誰作當年詣吏辭。吏祿即八公之一。
二山仙藥鬱紛綸，鴻寶千中祕術新。他日鑄金多不效，餘災翻及獻方人。

欲訪景升先寄

隱廬早學蝸牛樣，謂肆仍將馬隊鄰。陶潛有馬隊非講肆之句，今邑東偏皆騎蹤所在。北望烏子縱一曲，詩壇聯鎖就書箋。

歲暮北樓晚景

樓上人驚歲律殘，魯郊齊壘有無間。夕陽高鳥知何意，飛盡青冥不肯還。

和吳侍郎見貺白蓮

田田香葉滿橋陰，鏤玉仙葩照玉潯。應怨天姿太明潔，遂紅微綠淺芳心。

招希元對棄余棄品共奧，故有末句。

流杯亭則天宴宰相處。

背記神皇駐六龍，橫波簫鼓沸天中。誰知一代繁華意，吹作蒼蒲落日風。

齋中讀書

藤蔓紛披掃蘚鈎，日閒貞卷代談賓。一經皓首心非淡，枉是無言對斯翁。

人月爲眉不淡

上路徑迂萬壑深，蹤跡尺五更愁。城門軍道無閒人，始根車前欠人騶。

惜白髮

曉鑑霜毛亂欲飄。感衰懷壯兩無聊。淵明雅思眞高世。也解嘲人插素標。

再到小園見落花有感

雨餘春色太匆匆。已有殘英滿地紅。先落後開應定分。一般遲日一般風。

急雨前旬滯客筵。蔡葩何事亦翩翩。風長日暖東君醉。無限宮娃失翠鈿。

次韻和丁右丞因贈致政張少卿二首

幾年辭寵解華紳。佛忍莊恬共啻神。歲晏始知松柏茂。凌雲高節不關春。

芝朮新國御陌東。飄然雲鶴此相從。貴交亦有功成約。功成身退之約。林下他年或見容。

和中丞晏尚書觀上御青城案警場

崔嵬繪闕倚雲梯。三疊鳴笳引夕蜺。使範雄嚴天意悅。瑞氛斜日紫垣西。是日登樓案警場解時明霽晚景甚和。

偶觀竹林七賢畫像

七子高風拂混茫。丹青遺影向琳琅。山王偶爾兼榮遇。不得延年贈短章。

次韻和石學士見寄十首

瀝愁蠹封避政均。天恩從欲寵孤臣。回瞻始媿功名地。池有群鷗閑有鱗。

路綏崔嵬陟九筵。相儀曾識帝心虔。明堂盛禮。漢以禮儀使贊引來興。漢家山委無窮壘。盡屬淵雲奏賦年。

奈行漢事稽遺典。陟配周詩講肇禋。一世聲名皆帝力。請君鴻筆剩書箋。已上二篇來時紀明堂之盛。因見虞師。飄綠蓑澄爲答。

分符懷鑰兩叨榮。公退賓尊恨獨醒。余性不飲酒。禊洛賞花都未識。歲寒空愛竹青青。禊飲賞花。洛人所重。余今夏赴任。未暇此會。惟土宜美竹。徧于池榭。爲君之好。賦余夙尚云。

隱几鈴齋咀道腴。洛烟嵩靄徑神都。時時更作書生詠。方信隨何一腐儒。

掉臂論交俗久訛。夫君高意過頹波。蕣華暮落松凌雪。借問凋芳校幾何。

榮路徘徊力已疲。保全恩惠劇春熙。須知散樸無庸日。方到草材搏廈時。

久廁鸞鴻刷羽翰。大都飛意倦須還。周南日夕歸心動。笙月飄風盡有山。

親見仙科唱第時。君擢第之日。余以學士爲殿試考官。寵均宣室對神蓋。銀強飄帝。爲韓字。漢孝詔令方深厚。好取名郎作訓辭。來詩有敵扑簿韻之歎。輒以奉場宜美。

老去勤勤念一丘。已將身世上盧舟。濟川善諶情雖厚。似倚清才惱白頭。

碧蕭堂

寂寂盧堂一自幽。紺梢蒼葉更臨流。不須重書滄浪境。一片江天小樣秋。

故池

幾曲春淵逗碧塘。雲檐沙版照波光。多年不落荀池鳳。戲驚時時下夕陽。

丁晉公故第東池上作

薛縣高臺已半傾。碧波遺甃自盈盈。池蛙不辨興亡意。猶想當年鼓吹聲。

東園池亭所見五首

芳陳山徑曲池。池上有靈璧自蓮樣字作野。孤懷終日此忘歸。生平方寸無機械。逆下羣鳥自莫飛。

春餘雜卉似繁針。余頃初領所未呼花卉。唯見野思。更散斜暉半府門。燕雀不知事庭事。猶啾言語到黃昏。

堂下淺池水欲周。水清魚見游儵。主人不是無芳餌。此意從來信直鉤。

清岸蒹葭斂夕暉。回汀荇葉淡空池。魚未必能知我。我自知魚最樂時。

雨洗中庭紺黛凝。中天鶯燕自飛騰。更憐晚翠知人意。併入東樓第一層。東樓正當少陵路。

游成二絕

二典動華冠。幾榮。燦然三代繼英聲。如何孟子尊儒術。不肯臨篇信武成。

曼成二絕

日日湖門謁寵呼。舞騰飛蓋共虛徐。昔人枉解陵秦璋。只得君王五乘車。

代故由來足糾紛。高才愛世強云云。太宗不用長沙傅。盧使孝臣論孝文。

絕句

波環潁曲持竿石。雲擁嵩峰鍊藥爐。盡是他年歸隱計。更憑猿鶴作前驅。有海內數頃。在嵩潁之間。白鷗盟之跡予耳。

次韻和吳侍郎和沖卿寄來詩二首

解鄧西歸拔有涯。落臺分繡蔡高賢。迢遙莫道無推重。雲外傳呼拜表天。

暫息塵機不爲年。高風聊借九區傳。周聃漢朔誰能測。且作清時吏隱仙。

時余不得預會戲成二韻。（案）此應脫文。

筆陣談鋒醉幕天。遙知三俊共周旋。據鞍蔗將曾銷髀。不得行間左執鞭。

和中丞晏尚書憶謝渦二首

穀浪如烟曲里深。使旗齋舫此幽尋。不知魚鳥思人否。曾費東山擁鼻吟。

沿綠綠篠無窮岸。紫帶香荷幾曲溪。可惜高秋興賞地。夕陽殘月枉平西。

冬至夜齋中不寐遙想郊丘盛禮二首

陽郊陪禮忽三年。日想堤觚切絳烟。今夕纖蘿還不動。百神應到紫宮前。寶元爲祀之夕。風月澄靜。今歲復然。

兩扶天御陟圓丘。孫拓資元二郊。余並攝公卿。奉引乘輿。升壇贊禮。璧月珠星拂綵旒。誰識從官興感夜。臥聽寒柝宿揚州。

正月十日作

萬里春暉蕩曉空。芳芳心處不融融。惟餘兩鬢無情雪。最耐人間解凍風。

偶隨和氣上層臺。河塞風烟已暗開。空時虎牢天地險。不知春色過關來。

元憲集卷十五

七言絕句

知安府書宣德門侍宴觀燈

建樓飾火千輪出。漢時神光百道來。爲報金吾休禁夜。太平簫鼓宴鈞臺。

讀史二首

孝武威靈動百蠻。將軍辛苦到關顏。儒生未必無長策。枉使匈奴害狄山。

賈傅虛傷論表餌。董生推本對春秋。嚴張抵罪能爲相。誰方儒家冠九流。

觀文丁右丞來賜茶因奉短詩二章

金門高隱宰官身。盡把功名付客塵。慧露與胸內消熱。可煩籠鶴一瓶春。

龍銜綵質曾王貢。月滿春規記焙名。此味賞音知有意。不將甘醴作交情。

和寄花詩

省訪春叢吐最殊。寄來猶識錦霞舒。名園自寶仙葩種。可是全因勿翦餘。

謝答吳侍郎惠茶二首句

百焙僧巖各有名。手封奇品更丁寧。長翁劇飲雖無分。且喜雲腴伴獨醒。

一瓶頭茅慰鈴齋。更伴仙卿逸藻來。夜聚曉吟俱絕品。心源何處著塵埃。

次韻和運使王密學新葺西亭移花之作

高齋新境幽纖塵。曲圃芳畦豫記春。今日且看移樹法。明年應作看花人。

和中丞晏侍郎木芙蓉金菊追憶譙郡舊花

終點山來拒早霜。金英自欲壓重陽。主人昔賞兼新意。併爲寒葩兩種香。

今日某軒風爽天。休可紓步無以遊。領爲解兼歲歲短章

不肯歸休木俗才。癡兒了事太悠哉。勸君抽取文符手。且就涼軒鬬茗來。

詠史

袁褒才名自不稀。可嗟高節與相違。逆行便是爲丞相。枉受黃羅乳母衣。

道出襄城遇大風于野

此路前聞七聖迷。風塵終日暗天涯。心如搖旆頭如髁。卻羨枯桑了不知。

春晚殘花滿地

臨晚千花已自稀。狂風猶欲挫芳菲。王昌近在騰東住。可惜殘紅取次飛。

因覽子京西州詩蓋或知音之難遇偶成短章

小集曾因善敍傳。子京出陪小集。蓋爲元獻晏公所重敍以冠篇行于世。西州餘藻復盈編。中郎久已成枯骨。爭奈柯亭十六椽。

天街馬上遇雪

章街十里瑞翼飛。有客登山寓直歸。雙履未穿乘款段。比最東郭是輕肥。

七夕三首

夕歡煥鳳報秋。曉天歸鵲待瓊軨。銀漢便是東西水。不獨人間有御溝。

紫宙風輕歛夕霏。露華應濕六銖衣。鵲橋貪問經年恨。不管蛛絲誠作機。

漢家猗殿敞雲屏。青雀西來底有情。席上殘桃猶可種。劉郎爭奈不長生。

夜聞牛歌

蕭蕭墟落暮雲寒。屋曲薪歌浹野歡。何處飲牛歸路遠。一聲辛苦怨漫漫。

和使才寄林逋處士

白首江湖傳散人。天涯歸盡有大眞。漢家不惜青蒲授。終爲枚生一裹輪。

鴻興題額傳云唐湖是御書八分

八法神毫煥寶題。全今鳴鶴似懸飛。臨安莫遣流塵晦。幸有仙人拂石衣。

聞子京拜掃後周祝用應因問有可爲歸計者二首

幾見西南上故原。春林處處是行軒。何妨豫卜歸休地。從古三公亦耦耕。

耕雲茹木許西偏。嵩潁相望似有緣。更問且茨南復北。那邊堪作種芝田。

西齋平詠

粉蘂烟苔秀可餐。森森庭際鬬檀欒。雖教節目生皮外。卻解虛心保歲寒。

早蝎

匹馬中衢類斷蓬。疎星殘月共寒空。漢家未給千門鑰。弛鐙牆陰避憲驄。

咏槐

萬物迎春免日開。亭亭蔭影覆莓苔。孤根信得全身地。可待山中養不材。

噪雀

楚雀乘春猥猥飛。蒜頭椒目稟生微。風前莫學鷲鷄散。堂上人無海客機。

晚庭噪雀

空庭殘雨伴風休。芳樹陰陰晚雀留。無限好枝撰歡翠。不知何事更嘲啾。

登汝州等慈閣二絕句

像閣岩巒出翠陰。有人憑檻看嵩岑。方絕更語閩天舊。且取歸心付佛心。

檻外厖烟洛汝通。資簪禪毳此相從。主人解選登臨地。數片秋天六六峯。

泛舟新灘晚歸呈坐客

繚繞西隄接暮雲。半天殘日尚留賓。歸橈直渡無多術。縱有風波不陷人。

曼韶論次令文孫月綱條未舉

漢家甲令藏圖煩。曹札沈迷擁書軒。城且千條紛未舉。始知黃老得名言。

書樓

嚦嚦雛鶯傍九霄。藻梯無復蔓莖高。徘徊尚有飛軒月。不把孤光照碧蕉。

次韻和吳侍郎東城泛舟

放溜標舟在晚沙。時時波底碎秋霞。清陰十里堪乘興。疑到江東安道家。

新歲雪霧到西湖作三首

新年城曲坐溪亭。密霰初收晚凍開。無限禽聲兼柳意。欲催春色過湖來。

水華烟態歷回汀。客至無情亦有情。芳草不須緣短夢。一番新綠滿塘生。

開拂苦蔬弄釣輪。幽懷先賞鬢邊春。沙鷗似未知余意。驚舞時時錯避人。

暮歸舟中

一水縈紆蔼夕霏。樵風上下燕參差。斜陽無限滄洲景。可惜山陰興盡歸。

早渡洛水見流澌盡解春意感人馬上偶成戲詠二首

春色東來不待招。烟光已過洛陽橋。如何解盡人間凍。驚皺洛浦冰消潤鬢塵。野禽何處不呼春。柳梢弄色花條軟。已似遙望白首人。

次韻和張太傅寄集賢相公

一世夔龍集盛期。公槐邦棟登高枝。更將出處均天分。鳥鳳鵬鵬各有池。

立春

曾見高旗上苑回。瑞幡仙勢翦刀裁。（立春日朝廷皆賜幡勝于上殿）朝來獨曝茅檐日。且暖蓬心一寸灰。

庭樹

巖出孤根爲底來。婆娑生意盡雲開。霜摧露雨摧枝落。借問于今材不材。

潛溪晚歸二首

詰曲山阿冒石梯。跳泉尋徑到招提。悲鬟未徹催歸馭。可惜溪西更有溪。（西溪屋溪二僧舍相去數里日晚遂不及往）

利利尋僧駐蓋頻。已聞歸騎趁城闉。巖雲不散溪泉咽。野色幽聲共怨人。

和晏尚書宴歸馬上醉歌

寶闕凌雲晏能初。紛紛歸騎徧春衢。遶光月彩留清玩。不覺車前甚鼓呼。

聞蛙有感

燕池昔有金丸戲。鞠氏今無牡菊烟。暗水萃鳴聊借問。爲官何似爲私年。

雨夜達旦爲蛙所聒

萬數鳴蛙著雨天。此聲何必問憐憐。周公忍事腸三斗。寄怒猶燒牡菊烟。

儆蛙辭遠因畜鳴雞爲入謁之候歲久馴狎其信如一因成短詠

唳鶴啼烏隔斗城。喈喈辛苦報朝纓。儆蛙不識端門漏。長媿東隱第一聲。

小園四首

小園煙草接鄰家。桑柘陰陰一徑斜。臥讀陶詩未終卷。又乘微雨去鋤瓜。

歷盡危途欲禁狂。餘年惟有付耕桑。麥秋天氣朝朝變。霽月人家處處忙。

村南村北鵓鳩聲。刺水新秧漫漫平。行徧天涯千萬里。卻從鄉父學春耕。

少年壯氣吞強敵。晚覺丘樊樂事多。驥馬寶刀俱一夢。夕陽閒和飯牛歌。

夙興

夢斷單枕拂霜毛。月影初低燭影高。枝上萬禽猶寂寂。塞雞何事獨三號。

和參政丁侍郎洛下新置小園寄留臺張郎中詩三首

勤勤高意念林丘。新買溪園洛水頭。千載聖賢方契會。恐君難作赤松游。

之廊松塢富煙霞。更接西臺御史家。借問賢人何日來。定知郎宿映台華。

十畝名園隔世塵。山樓風義暗相親。只應歲晚凌霜操。併託松篁待主人。

睡足（河陽事簡明後方離枕）

府廨寥寥似野廬。晏眠猶厭閤鈴呼。不知雲夢澤南日。（杜牧爲故州日有詩云平生睡足處雲夢澤南州）得似富平津北無。

晚發信美亭

碧道縈紆薄晚雲，天邊延見斗方春。此亭山岡，清風萬里知何意，吹盡華塵漢漢塵。

照庭亭

洛渠西北蒼煙來，碧瓦朱軒壓水開。岸曲便容列木槛，階唇仍作釣魚臺。

廢園

金谷倉花舊里存，年年芳草怨王孫。游人眞莫尋荒徑，霜露霑衣似淚痕。

過蠶室

新結蠶巷富小齋，見山何必上高臺。蠶巖更似知眞貴，雨露先供翠色來。

抑酒

臘鄙春醪細溜香，一杯何幸得君嘗。十年離恨無銷處，且對山公倒兩鄉。

江渠春望

清渠春望泛舟數十里，虎眼春波溢岩溝。萬艘銜尾餉中州，控淮引海無窮利。枉是滔滔本濁流。

感鳧

蜜勺瓊漿藥羽巵，脩門工祝儼相依。蛾眉雜選無窮樂，澤上迷魂底不歸。

司命湘君各有情，九歌愁苦薦新聲。如何不救沈江禍，枉解堂中許目成。

雜感

從古忠賢困佞邪，區區冊役長嗟。讒人肉味知何似，豺虎剛嫌汙齒牙。

枉尺由來賤直尋，巧機恣殺漢川陰。莫將三四翁朝葬，虛攪羣狙喜怒心。

詠竹

稽阮生平節最清，君言節最凌秋。兒童少作井門騎，千歲留封渭水侯。

冒雨出省示同舍

簇雲紛雨共淒迷，紅白無衙苑樹西。陌上絳塗深幾許，氣塵無錦可除泥。

黃孝恭失官多作歌詩極于哀麗

禿翁無厭出無軒，清藻于章翹翠冤。可惜騷人能說鬼，早知終不答根源。

宿齋太一宮即事五首

仙樓觚闕槩雲霓，森森威靈擁太微。海內兵銷無伐國，牡荊開傍漢宮旗。

蹇產通天百尺臺，歲洞三一羽旗開。臥聞野鄉宮前鼓，應有神光壇上來。

宮垣寶勢壓靈鼇，窈窕齋房宿幕高。倦枕不知秋已至，商音半夜人雲璈。

琅蕭瓊屑奉齋場，蘚席時飄鶴蛙香。永書不聞省樞語，併讀眞氣助飄揚。

碧篠珍露北戶陰，時時天籟著風琴。體中凝點何須判，一夜甘爲洛客吟。

遇雨放朝余至掖門方審戲呈同舍

詔恩蠲謁靜朝扉，掀淖都街獨未知。同舍悉成莊蝶夢，可憐臣朔忍朝飢。

過都邑朝入見之日蒙恩延登賜坐感天荷德退而成篇

出守西周又許田，白頭何幸再朝天。升階子細瞻堯日，不似侏儒夢寵年。

周道士本籍蒙世家齠年便慕眞教，今爲廬江黃冠與余有中表之好千里見訪惻其孤立因告別也爲小詩以勞其志

親見烏衣竹馬年，如何便學草樓仙。長安名利非眞趣，好趁春齊種玉田。

小疾詩告

晝枕高春體不勤，客來猶復著綸巾。冒榮初牒無三最，寧是朝家予告人。

祭春閣作呈通判職方

關外春來亦可憐，平明簫鼓濁河邊。殿門恩澤催幡勝，朝廷故事立春日賜近臣銀鏤金塗幡勝于上閤各有差，謝恩上殿奏事。不預朝班整八年。

晏公喪過州北哭罷成篇二首

昔迎留守蕭丞相，癸巳秋公自長安成余守洛，今哭談經戴侍中。公久留經筵，以備顧問。一代高情無覓處，落花殘日九原風。

故郡迎喪匝野悲，公舊鎮許昌。柳車丹旐共遲迤，泉塗自古無春色，可惜森森瓊樹枝。

帖子詞附

皇帝閤端午帖子詞

吹律蕤賓動，乘離玉燭明。薦盤荆俗黍，頒餌漢祠蒭。

寶軫流薰唱，仙壺永瑞曦。欲知人厲息，天報艾生遲。

寶典靈辰舊，皇居瑞應偏。冰紈能辟暑，絲縷解延年。

宮中命縷千絲合，階下祥蓂五莢芳。漢殿桃枝先作印，楚人蘭葉繒爲湯。

天關郁暑金爲狄，帝坐襄氛斗轉樞。不似人間傳節物，歲時長作辟兵符。

藥宮瓊榜切昭回，五月嘉辰萬壽杯。舜殿薰風琴裏散，漢閨明月扇中來。

皇后閤端午帖子詞

魏井開冰潔，齊宮獻服新。宮門無暑氣，猶許艾爲人。

朱索連環種，仙繒篆祕符。誰知萬靈貺，先日擁椒塗。

鮮柔瑞旭樓前曉，寶艾芳椒殿裏香。五數已知隨地永，九重更自配天長。

楚筒結綬金盤麗，班簟裁紈玉字輕。琥枕透蚊光不滅，瑤箱乳燕羽初成。

篆桃刻印神閤術，柔藥和丹寶笈功。欲驗嘉辰獨壽處，輕炎不入廣寒宮。

天人閤端午帖子詞

令月辰標午。皇居物效祥。仙蒲九節長。宮樹萬年芳。
越筐輕裁玉。齊紈巧綴冰。宮中雖命節。何處有炎蒸。
漢家宮掖興。天迎桃印金。刀瑞氣鮮。朱夏雖稱五。之日。皇圖自樂萬斯年。
金徒漏永。烏猶渴。寶扇風徐。雉欲飛。借問人間傳綵縷。何如石上拂仙衣。

元憲集卷十六

頌

乾元節祝聖壽頌

臣聞元聖誕生。高代猶乎旦暮。大年垂祉。千齡永乎春秋。故滎河一清。而躋此濟期。樞電四照。而肇此靈
契。必淑若而能濟。騰侵象而不彝。惟皇上帝。監觀于下土。鈾昭乎俶儻之祥。以佑民而樹后。於深命。壬頃
諟于保命。翁受乎鴻鴻之祐。以承旅而制世。復祖典式。遂鳴風聲。目睹素更期。管文參變。帝皇之行。紛綸
而磨期紹至。天人之際。精浸而闢象相因。莫不肇之以積累之源。濟之以丕嘉之績。用能統一期運。保又
函夏。蠲浸馨元者。其邦昌。鈴羨列辟者。其鄰永岷。向之降也。肇后稷而創業。迄武王而革命。然而興刑不
式。十八王而崇冠。至治者。成康之功也。炎漢之興也。自唐堯之乘爵。及高皇而啓圖。然而文教寖昏。四百
祀之保寧。丕業者。文景之化也。惟積基之悉厚。能乘統而繇盛。故累德逾遠。而致治逾邈。受命甚易。而恪
來甚勤。洪惟本朝。鴻誕于眞系。皇矣藝祖。出應于嘉運。一戎而基業大定。再造而寰瀛底寧。憲度著明。規
模洪遠。太宗秉鑾承柄。拓迹開統。撫乾維而張化。暨天歷以存躬。東南一平。尉候小大懷其威德。英宗紹
庭闕繹。握河祀瑞。重規疊矩。彰熙寧之風。勤崇垂鴻。濬曠絕之禮。一德昔暨。拳方率同。紹上祠而載號。垂
帝典而明備。拱兆畢慶。迺源益昌。誕毓英主。嗣有令緒。其惟聖帝陛下。躬天挺之姿。嗣燧皇之運。重華吁

于帝則。下武配乎王京。據五精之顯。開階有立。御二氣之辨。乘兼無繁。高拱而視乎治平。垂精而它乎丕
顯。豐矩彌茂。應績越照。若大沖滿流祉。神鏡告期。里社載鳴。洛虹有煥。鎮壺門之異。寨。帙稷巷之前。歲。岐
疑而恣受于大。皇。而發載于路。銅律御戶。導揚于叶氣。銀題署宮。付畀于景數。降育之祥也。生而芳澤。
長而敦敏。好學。參物。書謂文明。茂華。膺符。多乎奇異。儼珠庭而凝祥。懷玉斗以效靈。足履己而手握。
爲律而身爲度。儼貌之殊也。茅社始建。雍睦必開。桂坊亦升。溫文充著。紹絕聲。鮑。肆開治術。一有　長。正
邦之望。洽。能鎮大事。形國之功著。納。歸。連。來宗主。懿。聖之業也。虔。如天歷。入發而震。同往長信之朝。
思。齊太任之德。尊爲天子。有懷于孝基。禮同家人。無懈于省視。瞻三后之輝烈。懷四時之永思。凱風寒泉。
增。孤。察之延感。履霜。流。念先靈而長。惕。至德有立。皇倫斯厚。高世之行也。淵默臨。靖。恭。守位。既。疏明
而。雙。遠。靡。矜。矜。以自賢。豁然度。最。而除其侮慢。慎乃號令。而盡乎溫雅。忠潔咸懷。豪英。畢力。絕去小察。時
罕。書。馬之愛。容受而辭。人無批。鱗之。犯。若人之量也。寵接。師傅。講求。盛典。申命。儒臣。遞。侍。清燕。以天縱。聖
能之識。勵。日。就。紹。熙之學。古今之才一石。總製清裏。衡石之書百斤。率歸宏。贊。粉澤六藝。鼓吹。羣經。若稽
古以。聰明。茂。對。時。而化育。柏。梁之遊。開流藻。冰。太液之唱。肅作永歌。雲漢之章。昭回。河洛之書。開奧。至若
取。儆。食之。像。連。錯。寶之。踊。鑑。烟。鳧。清。爾。滴。貯。潔。獸。連。宸。思。齋。爲。奇。蹤。金。錯。煥。成。于。秀。範。珪。稜。曲。盡。于。資。勢。
極。齋。王之能事。示。聲。獻之茂。矩。容。哲之才也。緝布。朝。經。敷。求。民。隱。具。明。徹。寢。昃。晷。忘。膳。敦。遣。八。使。廉。察。謠
俗之。弊。申。敕。列。牧。沛。鬱。勃。鬱之。詔。核。名。實。以。無。濫。擊。權。綱。而。盡。在。懋。建。中。和。既。陶。甄。而。獨。化。彙。繼。條。貝。若
金。玉之。相。振。閣。容。眠。令。而。動。朝。章。設。象。而。備。政。理之。舉。也。小。惡。統。恢。慮。乎。辛。螫。無。逸。存。誠。執。爲。元。龜。居。循
輿。凡之。銘。動。亡。弋。獵之。喜。六。飛。奉。駕。靡。數。輝。以。煩。民。十。產。罷。臺。惜。暫。勞。而。役。物。躬。行。素。尙。循。致。太。學。卻。纂
紐之。害。工。破。離。觚之。返。朴。頭。會之。賦。無。斂。根。著之。萌。悉。棧。訓。雅。俗。以。歸。厚。扇。廉。風。而。激。薄。黎。蒸。罕。乎。澤。洪。
飛。潛。遂。其。翔。泳。風。化之。洽。也。愼。執。邦。憲。昭。示。明。鑒。理。或。詿。誤。雖。重。必。貸。情。或。干。犯。雖。細。不。宥。防。吏。議之。寢
蔽。設。使。酒。以。延。納。左。嘉之。枉。必。達。北。軍之。章。靡。亂。的。呂。侯之。制。審。簡。孚。于。三。千。師。用。漢。皇之。必。除。慘。酷之
弊。刑。奪之。濫。徒。干。羽。兩。階。服。苗。民。而。狎。至。燕。弧。委。勁。而。不。用。鐵。火。投。烽。而。徹。警。絕。萬。城。以。連。帶。納。羣。戎之
劍。杼。治。軍。保。大。示。天。子。之。守。在。四。夷。侯。海。來。臣。知。聖。人之。生。于。中。國。武。功之。戢。也。崇。尙。儒。術。實。臻。國。猷。登
閎。三。代之。英。能。黜。百。家之。學。揭。仁。道。以。浸。太。和之。俗。綽。文。物。以。暢。無。垠之。聲。紀。律。煥。巍。容。典。緝。備。學。庠。講
道。而。申。悌。樂。府。登。歌。而。協。律。乃。復。張。英。設。而。在。御。掩。爰。數。而。擢。茂。設。旌。賁。以。來。嚴。穴之。士。物。色。相。望。復。制
策。以。登。豪。博之。流。方。開。並。進。文。教之。盛。也。若。乃。基。緒。會。昌。民。俗。寶。富。必。有。精。祓。威。容之。典。以。奉。先。報。本。故
修。刷。吉。土。比。歲。登。平。緯。儀。昭。孝。閣。宮。以。時。修。平。潔。祀。肆。類。禋。宗之。禮。著。思。文。彫。配之。詩。作。誠。勝。穹。壤。義。孚
人。祇。德。澤。隆。洽。功。著。雲。耀。必。有。衆。疑。諸。福之。物。以。儲。祥。而。徵。祉。故。瑞。日。流。景。裔。雲。駐。鎮。星。暉。蔭。潤。乾之。符
浸。潤。而。享。其。應。嘉。生。延。袤。珍。瑞。育。首。月。至。日。集。坤之。珍。絡。釋。以。效。其。報。不。律。既。顯。蕃。休。滋。至。方。將。巡。岱。嶽
而。展。采。陟。仙。閣。而。封。檢。嗣。烈。考之。茂。實。昭。聖。帝之。盛。節。粤。若。歲。在。作。噩。月。維。仲。呂。紹。降。綿。瓞之。緒。誕。育。猶

蘭之所。若夫乘離正位。所以肇繼明之業也。執衡在序。所以示至平之運也。德盛于火。所以隆炎精之期也。性屬于禮。所以昭揖讓之治祉。惟聖聞出。與時相符。于是七相五公。鼎席之輔。分司百執。朝紳之作。相與仰逢吉之辰。贊重寵之日。酌鴻典而具舉。罄忠誠而普頌。以端行健不息。美利天下。乾之道也。于以叶寢算之當久。體仁以長育生萬物。元之義也。于以屬鴻名之首出。參考聲烈。稽合某辭。(案)某辭原本作某洛今改字。願以徽稱。紀于嘉節。臣忠慶逢。帝命俯逮。若乃縹帙宿設。藻衛環列。銅烏遞風而翻轉。玉虬注漏以遲度。銀題朱網。斂夕靄以肅寥。采旄英矛。晃晨暉而容與。金玟在肆。應節而徐。謂伊衛紐。樹羽之器。陛陳于陛次。珪帛充庭。移珍而來享。雖異域殊方之貢。亦備于壇奠。奉常整儀而辨等。臚句唱聲而傳遵。朝弁就陳。陛戟嚴列。皇帝鳴采以樂步。凝邃藻以臨幄。張麟文之席。搖雉翟之扇。帝陣煌煌。獨于周行。若北辰拱衆星于中央。朝容祇祇。伏于宸威。若淑露匪太陽而不晞。森然拱著之位。程若陟降之度。傾心皆向。動色相趨。于是上公進而言曰。陛下席昊衍之圖。降駿通之德。道參伏于往初。澤羨溢于潛邸。客隔方夏。兼並神明。勤于邦而勿际。介爾壽而彌億。臣等樂景化之寖被。省親逢之重幸。惟門弧之在日。發野芹而申祝。謹奉觴而載拜上千萬壽。制曰俞。舉公之觴。風行之令一降。嵩呼之聲四達。下陳齊慮之志。上諧純嘏之福。綿憲爰舉。華紳夙進。穆若欽頌。由□皇而及四方。薰然太和。自縉紳而及羣類。宜乎後天難老。與日並明。整玉辰而凝精。迄至登平。據三靈而綏福。保隆久視。夫祝堯將頌。著厥華封之言。誕聖流歌。載乎唐室之典。盡善之美乎虞帝。長發之頌乎商王。矩鑊具存。颺流不泯。下臣寖陶釀化。被服素芬。颯陳擊壤之歌。仰祝如山之算。稽首濡翰。謹獻頌云。天有成命。基宋之德。德垂後兮。於穆聖皇。臨朝有光。道冠初兮。里社之鳴。喧然有聲。顯受命兮。帝生于宅。神光四溢。觀者悸兮。帝御于宇。懿和宣布。蕩難名兮。執衡在序。違樞流昭有異兮。北斗迴杓。舉觴于朝。達臣誠兮。南山之壽。極天且久。垂無窮兮。

國陽大報頌

臣聞職乎覆載。天地之化均。推乎功德。祖宗之誼一。化之均者其報等。故明察之祀。曾是而並升。誼之一者其孝同。故妥侑之主。無嫌于交饗。此設教所以本神道。議禮所以沿人情者矣。矧夫兆嶠時于陽位。嘉穀旦于天正。陟降惟寅。采物具舉。三靈迹薦。四海來助。對緜禮于盛際。進明德于升聞。崧峻有覺。上帝穆其臨汝。駿開于下。三后赫其在天。巍巍煌煌。禮之大者。是則耿命之所集。至聖乃與。精意之所歆。烝生攸降。著在耳目。合若符節。天人之際。不其顯哉。國家啓五勝炎靈之精。聖上席四葉重熙之烈。丕冒綿寓。休有神器。若其沖用居質。淵泉而溥匡。妙年纂服。神靈而敦敏。天光內發。乾亨首出。金玉其度。神明且侍。三年之諒闇既言。乃釋復旦之光。華重合于帝。建號之始。篤乎殄行。而賅師不震。有洸洸之武。持盈之際。秉其文德。而多士對越。有妥妥之思。奉養長樂。躬高世之三行。有匹夫之孝。内睦公姓。親在庭之五人。有家人之禮。一夫未獲。則矜而弗喜。一政未乂。必遐而更化。和氣溢于萬物。厚福浸于羣氓。蒼黎仰由之加四維。視焉如宏綱之經萬目。天下之大本舉矣。帝者之丕功集矣。方且軫無累之懼。敛若以虞辭。敬小毖之篤。周愛而求助。武銘徧于戶席。漢諫箝乎帷囊。謙尊而光。業久而大。天啓淵慮。雕兆嘉貺。若曰三服容

于自損。而玉帛得以加。六牒可以自嗇。而牲牷不敢愛。況三年之祀。疎則忌爲。七里之兆。往不勞止。幸天之相而歲之易也。朕將再執籩豆。以郊見于神祇。分下于源。絲出而紆。于是當國之輔。刺經之倫。議義以相趨。鑿翼而旅議。莫不稽仙源之自。酌聖考之規。謂夫皇基所開。系自真祖。故先嗣有景靈之謁。元命申錫。主乎魄寶。故已事有玉淸之拜。尊親彙極。變于禮而得宜。先後不違。過乎恭而何害。定命茲允。前閏負絕。既而寶殺獲寶。良農告休。日舍于箕。卦御乎坎。嶰籤律裁。同一氣而未融。漢藕(案)漢書叔孫通傳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蕝原本作藕今改棲野。縟多儀而豫定。于時百工庀其。千官聯職。上公端委。誓于文昌之坐。天子淳濯。齋于端闈之寢。屏羽翟而易饌。掩漢筍而停讖。澡雪天廬。秋游氣辯。假而紛藻仗出。皇居頫眞場。躋太室。祝嘏並詔臣工。胥集貴聲之樂。登歌于堂上。合食之主。流出于戶外。俯伏奠獻。悽愴齋明。迪神貺而溥將。勵孝思而極摯。始復御威輅。翳華芝之纖阿扶輪。大丙前馬。抑繁吹而不作。迴鶴郊而徐驚。軍輜雷動。神旂電舒。八鑾巽響而均和。六龍驤首而如舞。豪英之士。玉色而同。與葩華之雲。金柯而擁蓋。豹尾樹後。皆爲宥中。鈞陳旁翊。是殿帝廡。肯天關。轢都門。三條荷衛而平趣。帷宮百靈護野而逐至。祠所。皇羽罟邸。鑣幄綴珠。門闢禁而表旄。天穹崇而垂蓋。若夫圜壇中立。神垓遞降。綴食惟旅。陪祀相望。夷會司燎。田首施燭。且其鼎雲房升。羽林秀華之品。宿設而芬樹。凫鉦鳳笛。琴和瑟越之器。凝鏘而聲展。龍常璁璣。飛輪疏轂之乘。夾有乎道周。星檢璿璣。戲鶡被繡之帥。鬟髻于墉次。日在癸丑。夜半冬至。百執就列。九賓相儀。不敖不吳。有嚴有翼。皇帝被天袞。執鎮圭。儼邃旒。御黃屋。緊匪秬鬯。親就于東鼎。夾夏縱晉。徐陟于午陛。上帝富媼。南嚮異席。尊之至也。烈祖神宗。左方並侑。情之盡也。天子一獻。以致虔。薦咸彝奠而成禮。紛旅豆以孔碩。揚信辭而無媿。歆鍾詠德。蕩坑谷而皆盈。羽籥振容。率鳥獸而咸舞。連珠合璧。厨于彙者無不敬。喬岳翕河。統乎神者無不秩。羣官分命以惟恪。衆神受職而交驩。酌福飲以浮椒。峙櫃薪而熾燎。皇猷允塞。熙事備成。回瑣輿御帳殿。冠劒旅賀。兵師齊躍。逮長日之升晷。歷洪頤而復路。岧嶢南闕。國貯天臨之儀。膚寸東雲。民希雨施之澤。既而端鳳扆。揭雞竿。大命辰告。而在邦必聞。衆皆並肆。而與民更始。是日也。遂歌邑頌。仁翔德洽。逮縻已貴。俊義緩調。在庭者濯。居幽者炤。盡解犯命之網。措刑于三千。無出今年之租。與頌于什一。亦既讓德不處。歸勳有恪。練吉日。朝密邸。敘拜貺之儀。辭謝成之恒。再荷百祿。以綏兆人。盛鬯能事。斯爲至矣。臣皆學舊史。竊訂大猷。以爲宋雖舊邦。而其德維新。郊雖典祀。而厥應尤顯。當盛禮之草具也。兩宮叶議。周旋抑畏。恫避號榮之舉。上儀之將展也。九河順道。切和疏寫。爰紓替罰之患。古十之親饗也。降多綏候。密清和照。詮解陰繻之襮。是三烈者。不待齊史而識天意之悅。無煩巧曆而知帝運之隆。碎隧乎殊休。蠱悟乎嶷獻。路風遂吞。垂照來今。將使允爍者咀其餘甘。猶那者照其絕焰。斟酌飽滿。衍厥性而用和。滋液滲漉。派洸恩而無際。非我休運。其疇宜之。而臣汙穢朝倫。濫由册府。陪委粟之崇祀。叨廿泉之奉引。目覩盛鑠。心萌詠歌。能鋪綿之張。獲附于夏誦。均蟋蟀之嫉。雖默于秋唫。願紓感發之誠。少拚鴻鈞之世。拜手流汗。謹次頌云。上帝乾壇兮崇造天。二聖侑享兮嚴吉。蠲神光焮上兮風肅然。欽柴皇燎兮升高煙。鼎斯露澤兮浸坐元。叶風順氣兮翊天淵。垠開闢決兮曼壽延。表世題期兮彌億年。

孝治頌

臣聞人資天地。故聰明之性以發。君爲元首。故教化之端是闢。因性以飭順。則貫三才而鎔萬物所由貫也。因端以闡序。則加百姓而刑四海所由廣也。聖人資其祖。然後嚴其配。故曰能享帝于郊。王者奉其先。然後思其孝。故曰善述人之事。若乃擬至聖以獨運。齊合生而知勃。纂戎紹服。兢業一二日而惟幾。推誠顯。敬尊親于萬人之所悅。不家至而日見。大訓以成。因天明而地察。至誠交感。禮樂不變而齊。夷夏不威而服。嘉生紹瑞。非號召而自至。烈風迷雨。不礙槃而時若。輝光篤實以臨下。滋液滲漉而懷柔。綏之斯和。變至于道。畢天下之能事者。其惟大孝矣乎。我國家基命太初。凝圖無外。紹五精之正統。而炎靈獨舊。陟百王之叔世。而教風載始。寶曆系于霄極。至德結乎人心。巍巍兮皇階。灝灝乎帝籙。太祖包戢武之度。肅壯荊以麾天下。則僭僞之風革。太宗隆右文之治。擁羅圖而稽古道。則聲明之禮輯。眞宗席御辨之正。刻喬嶽而施顯號。則天人之際交。三聖蔚其嗣興。萬物以之衆服。宜乎流錫羨之慶。嚮猶邪之業。皇乾開輿子之命。清廟歌承祧之制。重熙累洽。寖講乎大猷。開物成務。允銳于亨會。故聖上之統嗣也。能見淵默星輝海潤。操斗極以布席。協帝華而居質。豐禋稷稷。紳尚之紀綱。變變蒸蒸。帝虞之齋慄。以謂可久可大。聖業也。故明德而自躬。不愆不忘。舊章也。故先誤而時憲。若夫守文繼體之盛。準自家型國之徽烈。后辟行而未盡。典禮放而難循。以萬乘之尊。躬匹夫之操。山不貴之志。猶無窮之烈者。又可得而言矣。當其正位朱邸。飛名蒼震。主宗器以受純嘏。宅前星而擒岸鏶。父子之篤。天性也。故日嚴于寢門。君臣之義。至公也。

故不絕于馳道。奉承大統。協田鵲之占。務近正人。無鮑魚之嗜。不因乎蓄榜之戒。而至性內融。不因乎羽翼之成。而聖心自定。先帝功極道備。深居高拱。方將玩赤水之秘寶。蹈汾陽之淸塵。爲乎無爲。事于無事。乃咨一二之元老。左右之皇僚。率籲同心。陪輔惟幄。庶政以裁決。付大命而緯照。陛下式在妙年。弗獲牢讓。博覽兼聽。迓身抗設。法司過之吏以輔乎剛道。損鹽闕之勢。以光乎威命。聖人作而萬物覩。大明繼而四方照。此世子之孝。所以教天下之事其親也。泊大文考鴻玉。章后在庭。設綴衣。洮頮水。舒德音。揚末命。陛下嗚噎流涕。永悼于厥心。銜殷若神。嗣躋于大寶。居廬啜粥。蹈布衣之韈。攀髯號弓。極人子之慕。百官咸聽于冢宰。七月遂至乎同軌。春秋大乎居正。而卽位之終踰年而改元。昭穆本乎顯親。而因山以還祔廟而作主。縣燧穀以凝感。遏俗頌而銜邮。三年之制無改于故常。一惡之名。肖曾于洪纖。刻以漢家廣祀。作原廟而遊衣冠。故我啟景靈之庭。奉安乎法座。皇世訓道。著大壇而征正寀。故我寶天章之錄。渙揚乎遺懿。奉先之文備矣。追遠之誠至矣。而猶恭默思道。攷商宗之不言。敦朴爲先。法孝文之高世。此諒闇之孝。所以訓天下之全其禮也。先是顧命之詔。受遺有嚴。升文母之丕號。克舉懿綱。開長樂之東朝。共熙大事。陛下祗通寶訓。欽奉慈顏。禹法膳則躬嘗乎瑤闥。衛書則先上乎椒極。威顏咫尺。周旋容度。內法純儉。從大練之風。參講臣鄰。無貿絜之責。因以道高于興夏。功茂乎翊周。均載物之至德。凝俔天之奇表。柔風扇于兩臨。碩惠渝乎骨髓。善教興乎閨闈。至化循乎根㙸。豈徒罷畫工者三十九所。政是用。請散脂田者四十餘頃。利均乎下。書曰惇敍九族。易曰保合太和。紬道訓而有嚴。此奉養之孝所以率天下之廣

其滲也。古之哲士。僞行一節。猶或栽緹緗而騰茂實。今茲陛下克舉三善。罔足蔽穹壤而流淑聲。翔復秋宥載恤。明罰愼出。仆威機以除亂本。薦馨德而培福基。時禁備修。山澤免夫。甫場嘉生。報降菽粟。均于水火。祥舉式御。而深謂郡國興廉舉孝。新宮旣享。而親執豆籩。類帝禋宗。澤周乎跂喙之微。信及乎豚魚之隱。咨俞故老。日臨軒陛。未嘗忘乎稽友。欽恤明刑。齊居蠖濩。念惟輕于疑罪。實行乎曰慈曰儉。而諭俗以敦。退託于不敏不明。而下情畢達。是故先帝棄羣臣。而海內如一。人后輔丕業。而神功莫儷。陛下嘗厥命而天心瞻合。一旋安于攸舍。五氏循乎祥告。熟從不作。人神靡雜。非夫動按成法。見堯德于羹牆。居念遠圖。稿武銘于觚几。盛百年之化。善人之殘殺可勝。御七月之篇。王業之艱難斯在。日愼一日。新之又新。冠百行而爲宗。放四海而皆準。極曰明王以孝治天下。此非其效歟。由斯而談。則泰山四維。不足爲其安也。堯韶九成。不足爲其和也。如日之升。如月之恒。不足爲其熾而昌也。與天比崇。與地侔資。不足爲其貴而富也。所宜緘鏐檢。鏤玉牒。以誌其勞。縮操牛尾。刻鳳翎。以歌其緒餘。下臣資性素冥。才業無狀。陶致至化。鼓舞下風。情發于中。竊擬游童之詠。善無求備。或從稗官之說。生不敏。敢獻頌云。皇穹佑民。聖心闡序。世詠在三。天常惟五。大孝稱首。彝倫式敍。至德要道。人存政舉。赫赫炎宋。專以孝治。身正家齊。天經地義。四聖逃授。羣元大庇。我后篤行。克無遺懿。昔在初潛。温恭自天。疑闍問腎。學肆爲絃。陪樞輔極。納麓承乾。茲曰子道。爲天下先。文考大聖。逍揚末命。終陟垂謨。傳歸有慶。錫鉅鄉祈。諒陰稽行。茲曰善繼。爲天下正。洪惟聖后。儷于坤德。參決萬機。寵綏四極。理內正外。和聲怡色。茲曰賡慶。爲天下式。嵩嵩之眾。合滋甍聲。如綢舉日。若景隨形。翔仁率土。浸福重溟。一人有作。萬世攸寧。

天罰有罪頌

或稱皇初之世。不賞而勸。不罰而懼。豈變策之彌文哉。讓者云否。彼固未識夫震懾之飾天威。剛健之舊乾體也。粵若聖人制海內之命。據天元之尊。總秉權綱。參敍典憲。不有威罰。不足以震元慝。不有懲咎。不足以章顯戮。用能輝皇聖。憲宗軌。丕天之大律。一民之至權者已。臣人在宥。列聖繼統。際天丕冒。亘地延闈。仆威械以去殺。躋道樞以訓儉。恩裕洪暢。容典賴盡。萬物取足。合祛于皇極。百靈隤祉。動震于珍物。然猶左賢右戚。均權布寵。百辟篚官。內平而外成。五大在邊。番逃而遯。上紬繹羣慮。防檢來患。恭迓永命。觸滌多辟。勤勤懇懇。非消亂之謂歟。然而善制未能無敝。殷憂所以啓聖。迺者巨猾乘間。朋邪締謀。賻賤祥之妖。席鈞宰之貴。弗戾甚諂。怙有詭計。爲國取怨。在內爲宄。遂欲包禍心以竊發。執左道而干紀。城社無薰燒之捉。宗社有阽危之忌。天命不諂。釁惡具露。輔臣建白。醜黨震壞。赤車具獄而來上。兕壁伏質而前死。皇帝陛下。深拱諒闇。覽照前典。重當國之職。愼退人之禮。詔曰。冢宰之任。天下所繫。今丞相謂自底不令。其正大司徒印綬。而攸司程奏。百執抗言。無將不誅。與衆共棄。願伸大戮。以懲元惡。帝曰朕不忍致于理。其謫于朱崖。然後起斯弛之臣。明枉結之獄。揜克之胥。簿上于官。附麗之黨。肆赦一解。漏鯨脫于網目。催虎吻于市道。憸有辯論。盆無漏㴋。方內謐清。天上澄煥。擯去豪氣。實延太和。惡草絕而善苗興。淸風翔而羣陰伏。人鑒紓憤。道路相趨。于是搢紳之徒。喟然稱曰。先帝遠豫。柄臣間釁。陰賊不逞。規投天隙。食椹

弗鬱。指蒭待滅。陛下先斷宸慮。採覽時務。仗文明之緒。攬列辟之諮。務介不苟。終日未謀。宇內澄洗。蕩無餘災。定茲寶業。極高山之安。藏[illegible]。易家人之名。符不回慮。[illegible]歸。事已決去。皆[illegible]天[illegible]。衍廣功者。流言放而周德[illegible]。觀闕[illegible]而孔制列。寶[illegible]而[illegible]水。有有[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之道術所由來存矣。祖二宗。繫裘除害。肅請衆臣。君[illegible]之言也。太后聖上。丕威聿新。而祖丞先訓。如亂之至也。宜乎務若炎。[illegible]春秋謹始之制。釋洪範作庶之[illegible]開。陽翔鵬之用。諒搞不朽之尊名。訓其時矣。至天子[illegible]。[illegible]收推宗。未遑[illegible]作事也。下臣[illegible]。[illegible]寶。[illegible]。諸有日矣。以爲謂不失罪者[illegible]功者。勞撻勸。今陛下去一不仁。辯百[illegible]罪。而兆民賴。萬[illegible]靖。非天下之至[illegible]。孰能與乎。臣[illegible]下品不凡紀[illegible]。輒敢述前人之謀。簡其術之詩。亦[illegible]折耦之比。爾其詞曰。於[illegible]炎宋。奄受方國。臨觀上帝。[illegible]中興。[illegible]起在四。[illegible]惟新百度。往聖上紬。大明續務。[illegible]。乘間偷權。旋命于闕。[illegible]衛託天。[illegible]。[illegible]元兕投斾。乃下明詔。誕告多方。橫[illegible]枝附。昭[illegible]忠良。三[illegible]不怒。百寮勁色。絕其本根。[illegible]安。萬務有征。[illegible]數之。不息暇逸。[illegible]分。惟作。[illegible]分。惟[illegible]。

元憲集卷十七

頌

維摩經諸品頌幷序

如來之教。有眞諦。有實相。語之眞者不以辯妨道。相之實者不以物障空。何則。道本無言。而應有言。故言之者非我。法本無相。而資有相。故相之者自彼。是以聖人鼓舞動。離萬物。終身搖喙。而默理常存。狀六塵形四大。彌劫利見。而虛宗愈寂。此權實所以共貫。空有所以兼融。破物我之長閉。航死生之巨浸。假道于彼岸。托宿于泥洹。借狂妄行。而蹈乎大方。茲解脫所以不思議也。維摩詰者。可謂體其眞實矣。若夫毗邪示疾。身同凡品。香積致開。化超神表。辭詰衆聖。則辨均有情。深入法門。則默過無聲。精而諸佛不得異。物而他見不得逃。可以名而名。無所得而得。其眞大乘之高轍。聖域之幽關者歟。而昧者方虢虢然疑淨穢之一區。同異之一轍。且欲遺凡以取聖。封大而擠小。貴眞空之所在。求希夷之所到。火馳波蕩。若畏岑而覓攻。可不哀哉。故斯經之作。所以救斯患也。議者又謂無緣則無法。有教必有心。淨名現方便以拯群迷。文殊因辭對而發咨論。夫至人者亦有爲而然耶。余曰不也。夫雷出地。昆蟲蘇蘇。長飆薄野。山林效響。彼豈繫懷于震發。而措意于怒號哉。物自爾爾。是則慈心所演。大音所唱。群生鼓舞。三界歸往。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亦猶是焉。余祇衛多暇。中歲銜卹。煢煢殘喘。廬于都外。每閉戶焚香。呻吟梵帙。升濟先踊。是焉攸託。而心之所嗜。復在此書。爰因成誦之隙。竊效甫宜之義。且經之所統。品凡十四。始于佛國。終于囑累。其因緣之本行。證詰之細條。秦國大士。注之詳矣。雖欲黽勉。強加論辨。是徒飾鑿蹄之具。何益魚兔之實哉。然大悲普應。軌譬傍被。時有悟者。耀然如高燈之破闇。灑然如仙丸之愈疾。視昭毒已。不能無喟然之歎。迺略因諸品。各爲短頌。每緣短頌。先標總意。嗟夫。法藏淵曠。聖心超邈。欲以幻相之文字。強摽大道之崖略。知我罪我。將焉避之。合掌洗心。辭不逮意云爾。

佛國品第一

大大空無垠。而爲降靡昭之形。生乎障空者也。大塊無畛。而封埒遠近之界。生乎有地者也。然空塊之狀。由有識其全耶。是以佛國無方。隨感輒報。土之淨穢。由心之迷悟。境之廣狹。視機之大小。萬法取足于我無爲。故舍利佛以土石致疑。梵王以天宮自況。或鄙或潔。皆出彼心。妙域湛然。未嘗有異。如來之旨。其在是乎。頌曰。大明麗天。寂光斯照。隨取圓輝。戶分方皦。方圓雖殊。照乃一區。佛土之應。其由是乎。嗟嗟群生。出沒一[illegible]。觸妄成迷。遂爲作闇。行業分鑣。報緣異懸。我國無方。隨機小大。心淨則土嚴。智昏則境穢。穢本嚴體。嚴非穢外。嗟彼衆生。是即法城。此如可捨。彼亦可營。故曰深心。直心隨意。隨行無入非門。何馳失境。法物萬差。此惟同應。應之者誰。初無有定。稽首能仁。超名離眞。在天而天。在人而人。梵螺依髻。鶖子求因。報稱神足。方如法輪。

方便品第二

天道非言不曉。非道不遣。聖人必立言以示教。故利能及他。及他則方便之術也。終忘言以祛累。故法無所執。無執則眞實之體也。今維摩因身以現疾。因疾而談苦痛。自病而使求法身。法身本空。吾復何患。非識覽之士。詎能因末而遂本哉。頌曰。非有非無。是惟法妙。不因不緣。法亦無詔。因緣伊何。標宗示兆。標示伊何。方便爲要。嗚哉淨名。妙喜之英。來游忍土。將開化城。示身有疾。以質無生。身本無狀。如炎如響。聚沫虛恨。春焦妄想。電影天外。泡影水上。一念不停。四大誰掌。嗟此妄塵。當求法身。淬窮得淨。幻滅逢眞。希微其象。眇莽其神。故吾自故。新吾已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暫住非夭。長存非壽。稱謂皆泯。虛空等久。方便之言。當如是受。

弟子品第三

夫萬法以至虛爲宗。至變非一途可應。操此者失彼。專內者忘外。此自然之勢矣。若全人者。烏可以彼此內外而名哉。故聲聞之流。各保偏見。欲無被詘。其可得乎。本經自舍利佛之宴坐。至阿難之總持。凡十弟子。雖所執不同。而受呵一也。今不復徧舉。但會其趣云。頌曰。大道不器。大方無隅。至人乘化。何德之拘。譬夫百體。並愛兼存。謂非獨毀。亦莫偏舉。萬法萬善。于何作見。道不可取。廓胡是遣。有合皆如。無行不毀。孰爲晏坐。孰爲總持。我將得是。誰復留非。是非一對。物我交疲。故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無爲無執。敗失曷依。嘵嘵衆賢。聲聞第一。或欲實于諸空。或欲空于一實。觸儔成呵。臨緣會詰。自疾未除。安能問疾。

菩薩品第四

夫殆庶之士，去道猶一間耳，而羅縠終隔，不亦病哉。故金粟縱忘言之言，辨無得之得，盡破諸相，直造大方。菩薩所以見善必濟而聞義彌服矣。然彌勒光嚴，持世淨德四聖人者，皆親炙妙訓，超證上乘，今乃自詘于一時，迭和于幽唱，亦以同奬大教，非優劣之言也。故歷敍本行，而疑其分身云。頌曰：過去已滅，當來未至，交臂不停，誰爲正位。敢問彌勒，將焉受記。至人投足，莫匪大方。還形法侶，即物眞揚。敢問光嚴，淨土何鄉。至眞無眞，當有非有。帝釋施女，天魔稽首。敢問持世，胡爲弗受。有施必盡，有報必疲。一法都泯，萃生自照。敢問善德，何用施爲。聲須叩鳴，道以人博。不有風斤，奚彰鼻堊。超迹示化，分身解縛。大士相資，孰究孰度。

文殊問疾品第五

夫淨名之談，本託于病。其要以謂菩薩與衆生一體，安穩與病惱同源。悟則疾愈而無衆生，迷則病興而累慈父。累本無物，故聖人受大患而弗辭。慈亦無緣，故悲心貫億劫而彌厲。復尋斯要，其權智而已乎。是則一室之談，乃十方之拯溺。四體之苦，誠萬物之良醫。濟度之功，于此爲大。頌曰：示疾之端，請研妙意。菩薩無疾，衆生有累。累則病始，悲心作矣。譬夫拯溺，先濡厥此。將度生死，理無獨異。嗟爾有情，相靡相換。貪愚齊汨，煩惱根英。虺蛇伏篋，怨賊持兵。毒中慘外，何苦能名。至慈匪緣，至眞不有。我病無形，我形非受。即幻爲藥，因生亦醜。彼如有疚，此亦何咎。一牀之臥，一室之空。衆魔作侍，諸見來同。彷徉象外，溟涬環中。善哉此會，澤浸無窮。

不思議品第六

夫心而思，口而議，常人之情也。若思之不得其始，議而不測其終，心口之識已殫，變化之功彌大，則向之想議者，得無惑哉。窮神者不思，極變者不議。神變自爾，于我無爲。至若舉世界于鍼鋒，納妙高于芥子，毛孔受四海之水，丈室包須彌之牀。自神而觀，皆應之粗迹而昧者契契然欲求于忖度之內，不亦左乎。惟虛而融之，然後解脫之門可得而闢矣。頌曰：心識所到，是可思議。思議非及，乃爲眞諦。眞諦本空，眞空不二。無空之眞，遂超實際。請問此法，將焉寄名。汪汪其大，杳杳其精。不動而無，不動不生。而無不生，至虛可實。至晦可明。芥粒藏山，毛根注海。寶坐由旬，陶輪世界。彼人不知，此容無閡。本相皆如，眞樞語改。大士惟神，用之靡勤。至權反道，至智同塵。二乘迫隘，惑想紛綸。三世諸佛，同歸此因。

觀衆生品第七

夫昏寢者非大呼而不覺，狂驚者非至疲而不復。上聖卓然，哀眞性之自溺。又知諸相之非實，故巧諭以曉其惑。縱苦以疲其心，俟夫昧者之自昭。勞者之自止，則向之譬諭苦惱，同爲一妄。妄既去矣，自然實相。衆生正觀，其在是乎。經曰：如幻師觀所幻人，則眞意明矣。頌曰：茫茫羣生，本一眞性。少念或差，千波莫定。覺外合塵，迷中認影。三界猶牢，四生檻穽。狂走昏衢，羣嬉苦境。卓爾大士，知物本無。幻人教幻，吾體分吾。權空造實，假妙損麤。千因藥倦，萬譬針愈。諄諄度人，種種非己。洪纖一吹，幽明一視。惱之非怒，愛而孰喜。無作而緣，無爲而恃。茲名說法，茲謂行慈。天不擇人而覆，雨不擇物而滋。菩薩之惠，平等之悲。我爲是觀，何慮何思。

佛道品第八

大道非遠人，而人自忘道。此品之旨，以謂應勢即清淨之體，生死即解脫之根。而羣動糾紛，眞性流宕。先覺之士，乃強名佛道，以正之。正之之方，必久處塵勞，而安住生死，然後能功被于無外，智周于無內。一念所及，諸相皆如。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預于此矣。頌曰：法無可名，寄之佛道。道無可異，同之法寶。何大弗周，胡微弗造。萬表賦陰，千聲應考。以善爲善，善則非眞。以垢爲垢，垢則成塵。眞善者，因善而離相。無垢者，即垢而明因。實欲寶珠，洗淵乃獲。實欲雪逆，憑泥後植。猶牧雖卞，監之善職。烏喙彌毒，工之惡石。佛道如是，佛種亦然。羣生共體，諸業同緣。何去何就，隨照隨圓。二聖相敎，音流大千。

人不二法門品第九

大道者何也。至眞極妙，無爲之稱也。常存于算數之表，獨化于有無之外。不可以一一，不可以言言。一若可言，則一與言爲二。言而可二，則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舉其要，而況其流乎。是以聖人知萬法之彌綸，億計之差別，皆出于妙本，而攝以眞乘。眞乘之門，入則無二。二而不得其偶，一斯盡矣。寧必除一而謂之至乎。毗耶默然，義在于此。頌曰：法有萬門，宗無別諦。妙不可一，眞胡取二。衆聖隨方，聊存遠寄。悟人殊因，圓明其味。茫茫巨浸，赴者百川。到無前後，終爲大淵。夫何淨名，乃曰眞入。性相皆離，思量靡及。仁者辨法，于法有言。言既有矣，名何一焉。文殊雖言，言于無說。無既言矣，攀援未絕。超相踰言，是謂默然。淡弗調而味足，犖無鼓而聲全。茲法門之不二，又何得以稱旃。

香積佛品第十

夫祛近惑者必標至遠之趣，開常見者必舉非凡之境。然後解耳目之縛，平智慮之封，內外曠然，始造眞域。此品之旨，以爲香積無上之界，寶飯背重之慈。乃釋衆之妙筌，融神之化國。爾使庶幾之士，因茲領解，必能遺其所寄，而涉乎大方。無捨無求，然後爲善矣。頌曰：巍巍上方，粵有眞場。不立他法，惟聞妙香。河沙四十，道有而長。希微其野，眇莽其疆。淨飯惟馨，寶器惟潔。孰往取之，捐梯泯轍。甘露其味，大悲其煎。孰能消之，悟法離塵。香界惟何，高遐若彼。返照循元，迷悟而已。香飯惟何，普濟如斯。稱根付飽，粗妙之資。是謂冥權，是稱實智。幽唱無響，孤風超詣。卻顧下方，居然不二。敢告人天，領其標致。

菩薩行品第十一

夫至精而不能物，至異而不能同。有衆之大者也。故此品覆解香土之高妙，乃鄙穢之荅蹈。權夫聲聞之流，因而取相。且魚獲則荃棄，鳥盡而弓藏。鄙穢之累既祛，高妙之名亦滅。若將舍一而取二，其患寧有既乎。故香國衆賢，悔生劣想。迦文大訓，兼忘有爲。慈音一宣，內外咸濟矣。頌曰：香國衆行，蹺蹺大千。丰來下士，將契鴻緣。於穆迦文，奄荒法界。值相觀空，逢言作解。惟彼大士，悔生劣想。祇敎我辭，疑情自蕩。想何爲劣，穢淨是分。靈照一區，浩然無垠。疑何爲蕩，斷常皆去。不盡有爲，無爲不住。有爲而無所有，無爲而無不爲。三乘我出，萬行焉依。法門若是，眞諦胡疑。

阿閦佛品第十二

夫垂至妙之言者，必存至妙之實，聞言觀實，然後學者信而不懈，信而不懈，則道將爲一。道爲一則言將妙，而妙皆實矣。故至人神奇于外，深根于內，若妙言之寶界，無動之尊顏，于彼之所生，于此之所化，未始非實，而昧者不知，必覩相而後欣，造形而後悟，陶冶蠢滯，會歸冥極，則示權顯相，其得已乎。此品之宗，義則然矣。頌曰，洪惟妙果，必有妙因，厥德無上，其功乃神，無動之尊，妙喜之域，萬善所藏，鴻緣所宅，龍象來濟，人天坐隔，無垢是生（維摩詰無垢稱也）。馮儀孔碩，薈逝稱揚，欲顯其方，冥權普會，至變交相，不興于坐，不習其祚，蹴取淨界，卷來裁彌，不念所臻，萬物咸覩，切理循階，褰裳接武，以空入空，無去無取，淨現前，莊嚴篤祐，大衆已覩，復歸其所。

法供養品第十三

夫陳玉帛，鳴鐘鼓，事神之末也，具衣食，張室廬，懷民之細也，誠苟不至，物將爲累，況希微無上之法，寂滅忘言之精，欲以像利之蠢緣，死生之穢業，求其妙證，不亦難乎。故天帝曉殖福之甚多，月蓋悟深經之最上，賢劫大士，因之受記，則供養之勝，捨法何言哉。頌曰，道有所寄，心必生恭，人天雖異，歸仰攸同，其歸安歸，歸法實相，其仰安仰，仰法無上，相已實而何歸，上既無而曷仰，其知此者，是名供養，若大千界，若一劫時，稱揚衆聖，香珞多儀，四天樹列，七寶成基，施寧有量，福亦無涯，至哉妙音，顯厥眞理，謂相終淪，謂塵曷恃，一念回嚮，福多于彼，寶蓋因緣，提枕踐履，寧異人乎，我身如是。

囑累品第十四

夫道無限斷，世有來今，無限斷則攝羣聖而一如，有來今則揭大事以相付，諸篇必以囑累爲末者，亦未濟終焉之義乎。頌曰，教不孤運，心以契傳，源開派萬，照一燈千，丕承慧命，肯構鴻緣，稽首彌勒，茲無讓焉。

元憲集卷十八

表

十月一日奏告南京鴻慶宮太祖皇帝表

伏以告朔紀常，戒寒協序，瞻言像設，戒極時思，恭惟尊謚皇帝，功冠往初，道隆燕翼，肇王基于有截，享天祀于無窮，適屬孟辰，永懷遺烈。

十月一日奏告永定陵眞宗皇帝表

伏以就盈紀月，司閉成冬，惕惕傷于非常，悼劬勞于罔極，恭惟尊謚皇帝，道勳冠古，德澤涵幽，磬罄牒以愉祥，擬慶盛而祚世，眇沖攸賴，摧感何云。

十月一日奏告永定陵莊獻莊懿莊惠皇太后表

伏以塞津甫升，孟躔適會，方班吉朔，暫感先慈，恭惟尊謚皇太后，德茂坤元，化流椒極，溢話言于彤史，闕柔景于仙蘭，追荷顧存，舉成哀塞。

十月一日奏告西京應天院太祖太宗眞宗皇帝表

伏以冬朔肇端，孝心叢感，仰別京之淨利，肖華蓋之眞游，恭惟尊謚皇帝，神化溥將，容謀燕翼，早肅在天之御，參綿卜鼎之期，方荷慶圖，敢忘時惕。

十月一日奏告永定陵眞宗皇帝表

伏以天運弗停，水行茲始，感霜露非寒之悲，結哀誠旋月之恙。恭惟尊謚皇帝，功濟三靈，道包衆庶，帙鴻名于上世，叢寶訓于來昆，皇猷隆盛，時思罔極，遽聞宴駕，無喻哀悰。

十月一日奏告永定陵莊獻莊懿莊惠皇太后表

伏以冬管命時，蔵陰布序，俯愴戒寒之候，尤深追遠之思。恭惟尊謚皇太后，坤載輸和，人倫託始，藹母儀之慈範，溢女史之芳猷，茂庇眇沖，永懷顯復，法凝肇集，感慕何云。

年節賀皇太后表

元朔甫新，萃萌後達，因覆儀之在旦，感慈訓之違顏，恭惟尊謚皇太后，徽範映辰，柔風冠古，擁麗黻而昨世，育微眇以承祧，追荷恩勤，永焉摧塞。

賀西京應天院太祖太宗眞宗表

伏以瑞歷開端，華萌遠氣，當治朝之昔會，極仙駕之永懷，恭惟尊謚皇帝，道冠往初，文包載籍，俟世年于鼎卜，盛治燕于孫謀，仰賴丕休，益深追感。

中元節奏告南京鴻慶宮太祖太宗眞宗皇帝表

伏以商瑣開秋，舒輪既望，感芳時之將謝，邈仙駕以長違，竊仰神姿，素嚴靖館，本弓劍軒臺之段，謹衣冠漢廟之游，適屬令辰，敢遂哀悃。

中元節奏告永定陵眞宗皇帝表

伏以秋序迎郊，望辰旅夕，邈企山園之重，載驚霜露之濡，按歷未遑，因心若隕，惟百靈之護野，協六氣之在天，嘉節申祈，哀悰永欲。

乾元節內中射眞宗皇帝表二首

臣忝荷先猷，沿膺不歷，爰屬誕辰之慶，實資聖系之開，雖著節有常，而衡長罔極，惟期慎守，少答鴻鈞，臣猶以眇躬，紹承不構，因誕辰之攸屬，感先顧以如存，恭惟尊謚皇帝，茂烈欽明，深仁神博，蹈百王之高致，而億載之宏模，曾是遙追，敢忘善守，幸循寶訓，迄此昌期，惟勤日慎之誠，仰答天靈之貺。

乾元節內中謝莊獻明肅皇太后表二首

伏以敬震紀辰，相沿舊命，爰覽慶儀之舊，恍驚慈訓之違，翔熙嚴之紹臻，固保安之所及，永懷慈烈，但極哀悰。

伏以司夏凝和，厥生名旦，率朝歡而惟日，緬慈訓以長懷，恭惟尊謚皇太后，德配坤靈，化均天覆，深戒練衣之儉，勗成黃屋之勤，事闕仙游，感叢歷日，旌謹承平之治，永今保祐之仁。

乾元節內中謝莊懿皇太后表

臣孱薄承基，劬勞託處，方訂露霜之舊，追懷甲觀之祥，恭惟尊謚皇太后，淑聖凝姿，謙勤持德，飾尊名于嬪廟，留慈範于堯門，慈訓所鍾，眇躬攸賴，永言顧復，曷報生成。

乾元節內中謝莊惠皇太后表

伏以祇致御辰，誕彌紀節，因紹修于慶會，尤追慨于慈顏，恭惟尊謚皇太后，寶儉成猷，體仁逮下，參顧存于先命，專擁育于沖人，獲嗣丕基，率茲柔訓，敢忘勵翼，少報恩勤。

冬節賀南京鴻慶宮太祖皇帝表

伏以周歷紀正，魯儀候物，感迎長之命節，惕追遠以叢思，恭惟尊謚皇帝，握紀先天，開圖磬宇，翼孫謀而可大，謹神教以如存，仰慕睟容，式安眞館，未遑恭拜，增極哀悰。

冬節賀南京鴻慶宮太宗皇帝表

伏以天統肇新，朝章有慶，緬惕時思之感，式瞻像設之嚴，恭惟尊謚皇帝，至德乎先，洪規裕後，享周廟不祧之配，留軒臺如在之神，仰庇孫謀，誕膺邦祉，敢忘厲惕，永答延洪。

冬節賀南京鴻慶宮眞宗皇帝表

伏以氣運循元，星躔迎至，感霜露非寒之憂，極衣冠游月之懷，恭惟尊謚皇帝，道格無方，威覃有截，迪長源于浩劫，正垂統于來昆，尚託仙祠，仰延威御，式臻嘉節，敢致哀誠。

冬節賀永定陵眞宗皇帝表

伏以歲律就陰，冬元復始，禮緣胡慶，感倍時思，恭惟尊謚皇帝，躬蹈聖猷，誕膺耿命，勒號榮而高世，詒統業以當天，神駕夕躋，仙園在望，永懷丕烈，罔喻哀悰。

冬節賀永定陵莊獻莊懿莊惠皇太后表

伏以流景非居，微陽載始，爰屬嘉辰之會，永懷慈訓之遐，恭惟尊謚皇太后，淑哲綏猷，儉慈寶德，茂擁存之善教，協造燕之深仁，逝隔仙游，感鍾長日，展巡未卜，哀涕無從。

冬節內中賀露香表

伏以律肇初陽，景回南極，育幽萌而有漸，翕繁祉以惟新，席春上憲，布和嘉節，敢虔芳著，用達精誠。

降聖節內中謝露香表二首

伏以璇極監觀，宇輯降格，夙昭曠瑞，實紀靈辰，緊冬序之下弦，緬仙游之駐駕，敢忘蒸奉，仰答禧祥。

伏以仙御降監，靈辰著命，每屬孟冬之屆，緬懷眞蔭之隆，爰即禁庭，奉嚴寶炷，蕙蒸芬潔，永冉宵恭。

天貺節內中謝露香表

伏以月集函鍾，適迎于寒氣，天垂緣錯，爰紀于休辰，緬懷端節之端，實表先眞之志，允依層禁，恪奉名薰，寶唾孔昭，繁禧永賴。

先天節內中謝露香表

伏以順時秋辰，素標瑞節，肇先媒之寅奉，迹寶蔭以惟遐，爰祓名薰，上騰沖境，精爽有灣，茂祖攸攸，

乾元節內中謝露香表二首

臣某言，伏以序協懷台，辰標震夙，享萬官之稱壽，荷六幕之叢禧，祇煥名薰，遍祓寶宙，論所以，永祐繁

昌。

伏以維夏開端。厥生逢旦。循邦令祝延之會。盛天俾熾昌之祥。虔奉名蘭。上通眞界。更期勵翼。永輯休嘉。

遂州天慶觀開啓爲民祈福道場密告三清表

伏以西土奧區。民生惟錯。上清寶貺。天鑒攸精。緊道樞應物之宗。有法醮祈祥之式。已獨靖館。卽啓靈場。敢密罄于虔誠。冀攀臻于介福。庶茲點細。普荷熙康。

爲南郊下元節更不于景靈宮朝拜奏告聖祖內制表

茲者順攷禮文。謹修郊報。預涓辰于齋戒。將致饗于仙宗。惟水官校籍之辰。有靈館奉觴之舊。敢停常謁。專藏盛儀。冲鑒孔昭。篤誠茲諒。

爲南郊冬節不備薦饗奏告眞宗皇帝莊獻莊懿莊惠皇太后表

伏以近卜天正。紹修帝配。聿嚴備物。親款太宮。惟盛禮之方虔。懼別祠之致闕。敢停常薦。庶一齋誠。

爲南郊于大內在京外處道場祈恩保安聖躬奏告三清諸聖表

伏以諏日仲冬。致誠吉時。蘭陳齋輅。將次陽郊。雖祓禊之載虔。賴聖眞之潛護。庶成嚴配。永迓繁禧。

爲南郊于大相國寺道場祈恩保安聖躬奏告諸佛表

伏以廟祧惟嚴。郊薰有典。已涓景至。躬迓神休。將勤陟配之容。顯集綏寧之祉。等慈無間。妙蔭焉依。

爲南郊于景靈宮道場祈恩保安聖躬奏告眞宗皇帝表

伏以清廟告虔。紫壇陟配。成先期而蔵事。方率力以奉神。惟是眇躬。庇于先蔭。益希保佑。用克欽承。

爲南郊預告天地社稷表

恭以三載克禋。禮遵舊典。百神竝秩。義重親祠。俯沖眇之纂臨。荷清寧之貺施。洽臻嘉運。不冒羣生。宜躬執于豆籩。克奉承于郊廟。庶勤大事。仰答靈休。涓日有期。薦辭惟恪。

爲南郊預告太廟表

臣紹承謀訓。纘擁基圖。茂臻太和。實庇餘福。祗事陟配。不敢疏怠。三載而舉。抑惟舊章。幸緣歲成。躬展郊報。仍期祼獻。用罄孝思。繕禮有初。薦信無昧。

爲南郊預告后廟奉慈廟表

恭以報本奉先。是均明察。薦馨盡志。以一親尊。緬惟郊配。實稱祭首。必躬而信。敢憚于行。鬱茲順成。國厥祇事。謝告吉士。紓慨闕宮。方謹先期。用虔孝祝。

爲南郊預告在京諸廟表

恭以郊報之虔。厥惟盛典。景長之序。允協靈辰。爰卜親祠。式揚大號。咸秩之禮。來饗有期。眷惟神聰。皆祐邦慶。

太廟雅饰奏告表

恭以郊配有期。祼迎惟重。瞻言清廟。前戒庶工。以時修除。用謹齋謁。蔵事伊始。薦信攸稽。

爲南郊預前內中奏告嚴香表

伏以帝時有嚴。齊變方肅。紛然儀衛。充牣宮闈。舉備祭以方初。敢言名蘭。上通虛界。冀孚祐。永保綏寧。

爲南郊預前奏告內中詩寧堂皇儀殿者彼太

伏以陽管將新。郊祠可卜。儀衛既具。宮庭方肅。長方烏辰于盛宇。庶乃帝于妙陰。永庶歷步。皆契茲祿。

爲南郊預前奏告內中瀛寧殿玉皇北極宮表

伏以天統撰辰。陽郊展祀。萬靈肯格。四海咸亨。禮載虔。惟神所相。式通齋懇。用祈冥休。

爲南郊預前奏告內中東閤門奉迎太皇太聖表

伏以涓序一陽。薦馨在吳。已敢期于廟貌。將躬執于牲牷。力是多儀。理資冥祐。敢緣齋告。用象禧祥。

爲南郊預前奏告內中神御慈德二殿詣帝后表

伏以祇率舊章。恭乘假祀。式孚齋明之式。將勤信次之行。盛陰房數。眇躬是賴。庶成熙事。無累先猷。

爲南郊預前于永定陵奏告眞宗皇帝莊獻莊懿莊惠皇太后表

伏以推策涓辰。燔柴令典。適勤眇躬。躬上靈。惟齋祼之多儀。竝訓謀之成式。更祈慈蔭。助集鴻休。

元憲集卷十九

表

謝郊祀加恩表

禮天拜昨。甫畢于鴻儀。括土均休。汎霑于異數。罔功內省。悸魄無從。中謝。竊念臣本以空疎。誤承簡拔。玷從官而積歲。尸榮祿以浮人。凡最所更。風猷蔑樹。曲荷天私之覆。靡循官式之常。超踐諫垣。預聞宰政。屬兵農之竝講。當朝夕之勤咨。徒竭陋愚。無裨紀律。力窮猶駕。衆知敗馭之傷。物重過權。始驗持衡之殆。遭時寬政。勿汝深疵。假淮國之一麾。賀龍蹲之再集。皇心念舊。祕秩升華。移守汝田。坐豐周粟。會于郊而涉配。嗟守土之恪居。微並翹誠。孤匏擁歎。敢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回輿作解。含爵推慈。因勞臣工之勸賞。擴州藩之廣。綸書懋賞。星驛馳音。衍多邑于舊封。倍榮祖于眞實。命成難拒。恩溢無涯。矧蹇豆駿奔。莫覩陪祀之盛。而公卿本引。了無承乏之勞。逮流麗之叢臻。亦覥顏而虛受。忍慙云極。度德奚堪。惟餘頂踵之微。或効涓埃之報。臣無任。

謝南郊加恩表

禮成陟配。賞洽均齊。優命聿頒。兢心靡據。臣誠感誠懼。頓首頓首。竊念臣本惟寒士。獲玷近班。嚴自禁庭。畢參宰府。斗筲受任。尋貽不稱之譏。天地好生。終靡加誅之忍。特由誄署。出布蒲條。積媿盈顏。樹聲寡德。

屬陽郊之大報。薦率土以駿奔。而臣忝在守封。衆深有闕。無與事贊儀之榮。有隳官去國之悲。何圖昨之辰。亦沛明綸之典。書勳八柱。疲極于上階。進戶列侯。更陪于大邑。寵章叢被。悴魄九升。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誕擁乾休。治敷人爵。因宿儒之大號。席舞屢之餘恩。洒濯深疵。振除往咎。謝生無所。固推不報之仁。失旦思鳴。或取自新之效。大猷歸倘。弱植奚堪。佀誓銜銘。未知酬答。臣無任。

謝崇文總日加恩表

竊念臣早以片文。誤陪榮牒。序服星垣之職。入陪鑾禁之游。凡在官司。多塵總領。及鵷仙瀛之職。廣衣綵簡之遺。庋閣遺盤。籤題罔辨。特江詔旨。就擇時英。俾分討于藝文。且精求于儒臣。遠襲九流之別。近詩四庫之規。通質舊章。日程新課。而臣胥曆遷擢。甚貿歲時。未終刊謬之功。已忝參機之寮。緹鉛清局。別秀于俊僚。山藪寬恩。尋投于外服。逮諸儒之卒業。非孤臣之預知。比者伏蒙皇帝陛下。垂覽新書。嘉用舊職。追念摩編之久。勝造尺寸之勞。爰俾罔功。亦膺蕃數。茂進文階之品。賓疏幹食之封。媿俎榮先。被浮厠表。上中經之籍。莫接于清班。出內史之方。何勝于凝訓。仰被燭幽之詔。未知論報之階。臨啓俳徊。言與謝書。臣無任。

謝降詔答諭立御書梵字碑表

寶文就刻。譯侶叢歡。因善護之成功。虔舉和而露奏。紆頒制墨。俯煥麗機。中謝。伏惟皇帝陛下。齊聖日天。大猷覩古。丕承下武之緒。兼通西聖之言。闡其洪慈。衛我羣品。惟梵文之流布。乃佛說之信傳。譯已多行實存成法。比承聽斷之餘。悉標聲書之元。肇從旦之六文。謹舌人之異說。氣瞻雲漢。文含日星。舊天藻以

題辭。勒嫣珉而庇宇。古今參驗。非科律之難分。華竺變提。若迦陵之親演。而臣幸陪法席。親覩帝華。不勝爬藻之情。用列纖羅之感。方膺清蹕。遽錫溫辭。飛苑同文。已預人天之會。倘方乙牘。更膺絡紓之褒。徒案情涯。曷酬恩渥。臣無任。歲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進觀御書梵字詩謝降詔答諭表

傾聲頌聖。方懇于褒揚。綸檢垂慈。更加于褒獎。覩文眩目。拜賜銘心。竊念臣仕籍明榮。儒林廢業。涬玷疑丞之地。旹陪禪譯之場。探內學以非優。撫鈍根而永愧。幸遇皇帝陛下。欽揚祖烈。丕護眞乘。因竺館之先規。資貝書之妙蘊。啓延開士。深究旁行。對翻華裔之音。博采形聲之說。法宮多暇。書苑留神。爰御寶跌。親題梵書。仍冠篇而賡叙。且作頌以重芳。紺殿雄成。祇園鍔觀。寶寮才之攸縱。顧佛勗以增遐。而臣例陪齋薰。獲覩鬼矩。不勝私幸。輒綴短章。仰煩夜石之程。已積春冰之畏。敢謂伏蒙陛下。靡捐介善。申寵近司。柱深詔以發中。繇大猷而與進。威嚴可擬。重徙極于將頤。揣己寔輕。未知夫爲報。姑銘奬挹。用寘肝脾。臣無任。

謝詔赴闕表

使驕光華。甫為尹節。言綸品密。申錫詔函。開命虔惶。撫躬跼蹐。臣某誠榮誠懼。頓首頓首。竊念臣謬守政出藩條。專處外以首公。顧還朝而絕望。周旋三任。首尾八年。終微樹化之方。可稱惟良之數。比者伏蒙皇帝陛下。追憐舊物。均賦羣材。因內幄之缺員。降輶軒而垂召。仍緘帝札。曲暢天慈。諭發號之揚庭。俾

解藩而適節。孤臣何幸。丕訓前頒。未知讓爵之端。先發捐生之志。感深成泣。言拙無文。方促駕以就途。但望宸而頓首。永言歸報。倍萬常鈞。臣無任。

謝官召入學士院表

祗聽徽音。仰承宸選。恩浮材限。愛倍榮涯。俯僂以還。心顏罔措。臣某誠榮誠懼。頓首頓首。竊以漢門金馬。始是待詔之華。唐署鑾坡。緒創司言之秘。預規中之訪逮。極朝右之凝嚴。聖世尚文。豐規冠古。愼咨碩彥。增暢皇猷。顧崇簡之有初。奚下流之可冀。如臣者。斗筲均量。舟劍懷愚。偶自諸生。幼親樸學。天聖初元。光華甫協。幽側放揚。遭會時來。玷應舉首。自襆巾而補吏。治繇組以通閨。番直史庭。試煩財府。寸長靡效。曠度兼容。猶誅晉餅之名。更備星垣之乏。雖復奉行王訓。判攝事經。出入四朞。綢繆千慮。終取伐檢之誚。方期汰礫之逃。敢謂伏蒙皇帝陛下。式序衆勤。俯收介善。記甲科之前幸。察孤進之無他。召自綸闈。齒于鼇禁。矧典司之重號。介惟幾之愼。方出之文。義無反汗。奉席前之對。感不違顏。自揣儒庸。將焉報稱。然當奉循丕式。栽論嘉謨。希皮弁之守官。免纓牽之貽累。徵生易隕。洪覆難酬。臣無任。

河陽謝到任表

進聯省坐。易撫侯封。促駕啓行。適臨治所。選辰署事。初布藩條。祗荷奬甄。不勝榮懼。臣某誠感誠抃。頓首頓首。竊念臣一叢策免。三龍州遷。祿有空餐。官無最狀。嚮厲盟津之缺守。猥煩漢札之疏恩。升秩夏卿。增華使棨。仍因便道。特許過都。朝推念舊之慈。禮借儀台之重。孤心易感。危涕難收。尋迫王程。遽開郡闔。此州據山河之會。擁周晉之交。列戍分城。造舟濟險。陡防甚設。譏邏爲嚴。雖曰近藩。實名雄鎭。然而累年饑旱。比日流災。東有漕渠開塞之煩。北有計檄誅求之苦。使多緣隟。民罕聊生。臣敢不略去煩苛。勤加綏輯。庶臻還定。少副勞勤。俯循備禦之餘。舄稱惟良之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俯矜忠樸。本已同游。因襃服之舊陋。進天華之峻品。曲加存遇。終保衰遲。身遠天閽。恩深語拙。惟有涕泗。倘冀感通。臣無任。戴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揚州謝到任表

淮海奧區。去符暇守。揚箭戒道。止涉安流。引紱視章。即䟫聖詔。舟殺一都之會。夫家萬室之繁。去國匪遙。假潘何幸。臣某誠榮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稟姿蒙拙。陶化亨嘉。始擢草茅。寖階優裕。斗筲甚淺。巫史頗微。常蹈道以自安。敢越思而希進。猥由文館。入忝詞垣。儀自禁扃。召參台府。此際清夷。泰定。雖復堠能。卑議雖亩。固容收澳。因援自勵。亦稱大恩。而淺謀不足以計深。愚慮妄思夫效智。叛光負德。邊上宿兵。頭會箕可參闕戎索。廟堂集論。或牽己而妄言。帷幄定謀。卒因人而免悔。曾微寸效。可益萬分。至于進策治朝。敷言庶位。纖悉成資于睿斷。周旋冀企于清光。備位踰年。妨賢積日。雖官箴絜矩。僅守匹夫之廉。而公器須才。安稱明君之蓋。加以愆尤自稟。邊務少機。言或漏于厲垣。疑多成于納履。積有怨咎。仰玷和平。既當青寶之辰。宜被燭幽之典。伏遇皇帝陛下。兼容如地。撫照爲春。盡赦多尤。止停武職。仍七人之舊列。總千騎于大邦。假以便安。紓其惴慄。顧徵生之再造。濱十死以何辭。謹當斂分思愆。首公勞職。因楚人之舊教。

濟濟令之在寬，垂乃化字，期于政辨，然念操心易惑，實本于孤臣，求舊與歸，更依于仁后，視風波而累息，儻絲路以迷魂，臨啓怔忪，心隨涕墮，臣無任。

鄆州謝到任表

西清祕殿，式寵儒林，東夏奧區，更均邦翰，參爲異數，猥集孤臣，祗荷頻收，舉增惶震。中謝竊念臣斗筲近器，韋布諸生，與于鵷旅之餘，玷厥殊科之選，嚮階華劇，進預疑丞，遭百度之交修，乏寸長而上報，久蒙君養，曷遂尸素之慙，終不汝疵，寢累含容之德，遽從外補，方涉再朞，前忝未酬，來譏已積，故謂伏蒙皇帝陛下，曲全邦體，由獎官成，枉漢札之深辭，易汶田之巨鎮，冠升殿職，寵映蕃條，仍加別使之名，兼撫連城之重，柯惟州部，毋遠寰畿，津陸交途，農商稽業，封樹在望，澤多膺寸之滋，鳴蹕如聞，野有儲胥之舊，茲焉寄任，允屬循良，退念散材，曷勝優委，敢不率循丕憲，上體至慈，蠲獄市之煩文，濟詩書之美俗，庶幾安輯，少副憂勤，自餘頂踵之微，或効涓埃之報，辭殫語拙，感激何云。

進國陽大報頌表

臣伏以日在太初之歷，是謂旗長，天隨帝者之居，茲焉臨爨，抗三坡而昭事，坐兩觀以均禧，徧朝眞馭之下都，翕受羣元之厚福，合生戲舞，協氣陶烝，忝蹈德以泳仁，宜交中而發外。中謝竊念臣單門下品，弱植淺中，被至化之純深，副大猷之餘緒，翹然在沚，厲君子之育材，咀或登高，之大夫之能賦，屬承平之嗣旦，講容典以和神，南北異正而並修，祖宗以侑而交獻，周游六氣，乘之而健行，盼盤萬靈，屑然而著感，目美光之若甚，欽衆瑞以如山，矧當清道之辰，已預皇軒之引，瞻威咫尺，稟訓蟾蜍，靈千載以親逢，暢四支而內抒，幸聯儒館，難默頌聲，慙積日以庇詞，邀談天而幾殆，僅成累句，式贊盛容，均子夏之一詞，曷〔案〕原缺一字。邦體，本虞初之小說，敢預家流，仰濱程觀，彌增震媿，謹夙夜齋祓，撰成國陽大報頌一篇，隨表上進以聞，干渙宸扆，臣無任。

傳法院乞降御集編入經藏表

臣聞帝藻垂鴻，本脊山之祕蘊，金言輯教，極龍藏之寶嚴，迹夫翰墨之傳，均乎天壤之水，矧當盛際，抑有豐規，敢露虔衷，仰資外護，臣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道包容哲，化格清寧，總民極以無頗，陶天倪而不宰，多能攸縱，衆善咸臻，尊佛譯之清場，本神宗之妙利，香塵貝牒，慎宜使範之雄，綺帙牙籤，對比儒林之盛，克延慧命，參問不圖，然念永熙以上聖之姿，首敷神教，眞妙以至仁之度，益闡慈源，並因機務之閒，咨探空有之理，宸章睿采，注語仙音，率賜助于禪詮，已冠升于釋部，陛下紹隆先志，宏暢宗風，每緣聖作之華，備獎眞乘之奧，人天抒歎，象緯交輝，踈涉歲時，浸益策牘，未序寶題之次，曷聳沙界之聞，臣等叨服宰司，兼榮法館，愚鈍根而懵學，依洪覆以知仁，願續前徽，俾資善述，欲望聖慈，許以自來御製應于禪宗文字，降賜傳法院，令繹經三藏試光祿卿沙門惟淨等，依例編綴，並入經藏目錄，庶茲總括，庸盛發揮，茂彰奕世之能，高映羣篇之首，且乎大覺，永庇含生，饒益之多，名言易喻，干冒宸扆，臣等無任。

輕輶將命，祕殿參華，易守東藩，治行使道，寵章繁集，媿汗交流，臣某誠榮誠懼，頓首頓首，竊念臣世系單平，天姿淺固，視遭尚文之會，苦切擢秀之科，因十易農，緣名責實，祇由未久，通籍爲榮，乘善養于羣材，預徧階于顯列，曾微風績，遂並疑丞，齪齪備員，兢競履薄，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鑑而照窮，理有固然，道無不蹟，果煩賜寵，方厭騰譏，尚蒙藏疾之仁，尋假出塵之寵，奄綏淮服，坐服漢條，省咎窮年，酬恩靡日，比者伏蒙皇帝陛下，哀憐舊物，拔拭深疵，念器使之嘗加，忍生成而遂棄，曲回天造，申穆朝猷，序聯清禁之崇，再委名城之寄，仍銜使節，參重州符，悅祗命以驚魂，徙拜嘉而隕涕，桑榆收效，已辱于垂矜，頂踵捐生，未知夫上報，臣見依準勅命，取便路發赴本任，無任瞻仰。

代楊鄆州謝上表

臣某言，蒙恩授臣知鄆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即于今月日到任上訖，謬分左契，臨長東人，提千騎之雍容，有六條之森備，出塵有幸，坐闢增榮。中謝竊念臣箕斗虛名，丘園微介，決科僅中，論績稍遷，進明辭之籌圖，忝望郎而升秩，用惟枯木，不自先容，細及秋毫，罔非帝力，但蠶如絲之忠，曷知媚竈之求，終賴洪慈，免其大戾，甫周一閏，更典三藩，銜寵數以見容，員支離而竊祿，昨緣便道，遂獲造朝，許留數刻之閒，俾典百斤之奏，俄煩節召，改賜袍紳，追露冕之爲榮，均解衣而拜賜，胡然頑陋，靡爾寵光，斯蓋伏遇皇帝陛下，遍駿先猷，函蒙庶品，謂夫俎豆之無越，矜其丹雘之可塗，曾不疵瑕，猥從器使，伏況汝陽疏壤，巷道遺黎，昏作慶豐，敦厖俾乂，雖廚河工之近決，不妨田畯之有秋，惟冀至仁，少寬中坎，臣敢不內循丕訓，上體寶慈，列三壤之塤篪，勤修稼政，愛三東之杼柚，庶慎邦財，儻蒙業職之風，冀曠浮人之刺，臣無任云云。

謝轉給事中表

郵傳疾馳，贊書巾鍔，改東臺之祕秩，仍左竹之善潘，恩數並隆，心顏罔措，臣某中謝竊念臣本惟弱植，素懵遠猷，一玷文科，洊膺朝選，攝官承乏，率非才舉之宜，含垢匿瑕，陰荷天私之惠，獲徧階于華近，固無補于涓毫，至乃超備諫員，參聞宰政，當求治貴成之會，有先機斷論之煩，力勉徒勤，道悠自躓，辱收遠于重任，始猷伏于煩言，繼荷宸慈，曲存邦體，庭易麾于巨鎮，復帖職于清廟，速貸前尤，叢瘡謬寵，謝生無所，履薄增憂，不謂更枉公僉，平稽歲伙，例舉當遷之典，並紆即賞之褒，循踐殊資，俾光外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深憐舊物，均飾庶工，因虞簡陟，考之文，用漢守增爵之制，例推優渥，昭示保全，內省微軀，曷勝感施，謹當勤思，寡悔，益服攸箴，承化樹風，或萬分而有取，竭忠酬既，期十死以知歸，感極于中，辭殫罄喻。

謝賜撫問表

使駟馳星，天辭出綍，辱宸心之念舊，因頒式以推慈，恩厚忘言，感深成泣，臣某誠榮誠感，頓首頓首，竊念臣本由寒士，早玷榮班，出入近司，周旋二紀，石心許國，固無可轉之期，川謗盈朝，容致他來之咎，逮遠權握，游易侯藩，席槐府之崇聯，惕將壇之重寄，敢謂皇帝陛下，堯仁無外，濟度兼容，謂體貌之嘗加，眷忠愚而可憫，爰馳華牡，俾道溫言，莽焙惟珍，特分于貢品，寶盥有爛，紛照于私閨，仰聆金玉之音，俾極君臣之

中書謝傳宣表

臣等伏奉入內都知張永和傳宣，中書密院重修開先殿成迎泰太祖皇帝御容，往彼供奉，所費四時，鳩凝嚴之禁，終因人之遂贊宰司，辱體貌之兼隆，竭涓埃而無取，自茲典領，益復崇高，再參政務之繁，正管兵機之剛，一塵鼎鉉，兩斡星樞，形已過而照窮，力猶求而駕敗，屢招譏劾，深累包容，一昨罷帷幄之同寅，丐州藩之出守，理當策免，恩乃庭揚，假使閒之旌旄，帶補臣之印綬，質于公論，實玷天私，雖席寵之有因，顧害倫而難道，重念臣久塵榮路，垂四十年，福過成災，氣衰得疾，去歲中禍延同氣，施微五情，乘悲泣之過多，駭營魂之不復，幽憂攻內，攝理乖方，接此頹齡，漸成宿疹，積寒棲于腠理，流毒匯于肺經，一喘之來，百骸俱廢，步趨多梗，拜伏爲艱，若復貪極品之崇名，懷千鍾之厚廩，鬼誅辭作，人言謂何，況臣今茲行年六十有七，常恐一旦，先犬馬塡溝壑，終無以報恩塞責，臣不勝私願，願上還官職之事，乞骸骨，將孥息歸田里，避賢者路，七十致政，抑惟常典，臣年雖未及，病則有餘，幸丐餘生，貪延聖日，儻孤誠之獲遂，舉九殞以知歸，敢望聖慈，特除臣一致仕官，因便尋醫，以救殘喘，干冒宸扆，臣無任。

乞致仕表

言而無隱，情至者得以抒陳，滇則有誅，德厚者爲之含覆，批章繼錫，俞詔未頒，輒復叩關，號諸就第，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念臣顓蒙自信，憂畏早衰，近司五坫于朝，咨，卧屏七更于郡，寄，空勤夙夜，蔑著毫分，謙沖居多，寵光翻渥，雖虎符劇任，祿秩甚優，而鶴髮羣雛，筋骸難勉，矧復因寒損肺，緣咳成劇，拜伏增類，喘嗽僅綿，訪醫籌效，卻粒無方，操藥匕以自憐，擁食椿而太息，生涯若此，人事奚言，屢逢封囊，願還駢組，辱中宸之念舊，未聽角巾，陪四輔以造朝，乘嗤蹇步，如伏蒲之有劾，顧提節以何顏，伏望皇帝陛下，昭示至公，曲推洪施，遂臣知止，式保于有終，樣臣所堪，無強其不逮，得從初志，實綏深尤，虔祿俞音，始安累息，欲望聖慈，許依臣累上章表，特除致仕，臣無任祈天俟命。

再乞致仕表

筆端言拙，情悃難敷，詔底恩隆，都俞尚闕，輒緣洪造，更露微衷，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草茅地寒，樗櫟材散，蠶因薄技，來會亭辰，列仕版者再閏八周，佐典論者五遷三已，每塵眷奬，遂極崇高，風績蔑升，年華遊晚，頃希止足，姑解組于郟城，比恤蹣跚，復假壓于燕壤，覥顏冒祿，力疾長人，惟知謹守常規，郡閭靡狎，條之最，不能導迎喜氣，豐疇，擢洛水之災，加以淮北荒殘，渦陽沮洳，肅然南畝，悉變于橫流，蕞爾孤城，不洗者數版，眷言守土，尤稽長才，而臣適在暮齡，猶當倦寄，敢臥尸于重祿，空勉率于孱軀，因此震驚，輒成疏藿，而況任崇將鉞，秩視公槐，固當參寵勳賢，詎可久私癰瘵，伏望皇帝陛下，大明委照，廣覆推慈，矜齒髮之早衰，憫筋骸之難強，俾從閒佚，允謂生成，矧在先朝，已陳納祿，逮逢聖日，遽此延恩，出入三年，倦勤十上，昔祈遇老，固遲懇于朝端，今若因循，必取嗤于天下，非獨失臣子進退之節，抑亦玷衣冠廉讓之風，傾蒞馳誠，叩關乞可，伏乞檢會前奏，特除臣一致仕官，放歸田里。

乞罷樞相表

臣聞器小易盈者難持，任重將顚者思止，儻奉承之有失，即隕越之可虞，敢援至言，冒陳月蘊，臣某中謝，

多士，輒怒蛙而待勇，撫駿骨以求駒，而臣適會時來，遽躋才等，猥緣士牒，仰沐朝猷，洊階華要之途，冢入凝嚴之禁，終因人之遂贊宰司，辱體貌之兼隆，竭涓埃而無取，自茲典領，益復崇高，再參政務之繁，正管兵機之剛，一塵鼎鉉，兩斡星樞，形已過而照窮，力猶求而駕敗，屢招譏劾，深累包容，一昨罷帷幄之同寅，丐州藩之出守，理當策免，恩乃庭揚，假使閒之旌旄，帶補臣之印綬，質于公論，實玷天私，雖席寵之有因，顧害倫而難道，重念臣久塵榮路，垂四十年，福過成災，氣衰得疾，去歲中禍延同氣，施微五情，乘悲泣之過多，駭營魂之不復，幽憂攻內，攝理乖方，接此頹齡，漸成宿疹，積寒棲于腠理，流毒匯于肺經，一喘之來，百骸俱廢，步趨多梗，拜伏爲艱，若復貪極品之崇名，懷千鍾之厚廩，鬼誅辭作，人言謂何，況臣今茲行年六十有七，常恐一旦，先犬馬塡溝壑，終無以報恩塞責，臣不勝私願，願上還官職之事，乞骸骨，將孥息歸田里，避賢者路，七十致政，抑惟常典，臣年雖未及，病則有餘，幸丐餘生，貪延聖日，儻孤誠之獲遂，舉九殞以知歸，敢望聖慈，特除臣一致仕官，因便尋醫，以救殘喘，干冒宸扆，臣無任。

乞致仕表

言而無隱，情至者得以抒陳，滇則有誅，德厚者爲之含覆，批章繼錫，俞詔未頒，輒復叩關，號諸就第，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念臣顓蒙自信，憂畏早衰，近司五坫于朝，咨，卧屏七更于郡，寄，空勤夙夜，蔑著毫分，謙沖居多，寵光翻渥，雖虎符劇任，祿秩甚優，而鶴髮羣雛，筋骸難勉，矧復因寒損肺，緣咳成劇，拜伏增類，喘嗽僅綿，訪醫籌效，卻粒無方，操藥匕以自憐，擁食椿而太息，生涯若此，人事奚言，屢逢封囊，願還駢組，辱中宸之念舊，未聽角巾，陪四輔以造朝，乘嗤蹇步，如伏蒲之有劾，顧提節以何顏，伏望皇帝陛下，昭示至公，曲推洪施，遂臣知止，式保于有終，樣臣所堪，無強其不逮，得從初志，實綏深尤，虔祿俞音，始安累息，欲望聖慈，許依臣累上章表，特除致仕，臣無任祈天俟命。

再乞致仕表

筆端言拙，情悃難敷，詔底恩隆，都俞尚闕，輒緣洪造，更露微衷，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草茅地寒，樗櫟材散，蠶因薄技，來會亭辰，列仕版者再閏八周，佐典論者五遷三已，每塵眷奬，遂極崇高，風績蔑升，年華遊晚，頃希止足，姑解組于郟城，比恤蹣跚，復假壓于燕壤，覥顏冒祿，力疾長人，惟知謹守常規，郡閭靡狎，條之最，不能導迎喜氣，豐疇，擢洛水之災，加以淮北荒殘，渦陽沮洳，肅然南畝，悉變于橫流，蕞爾孤城，不洗者數版，眷言守土，尤稽長才，而臣適在暮齡，猶當倦寄，敢臥尸于重祿，空勉率于孱軀，因此震驚，輒成疏藿，而況任崇將鉞，秩視公槐，固當參寵勳賢，詎可久私癰瘵，伏望皇帝陛下，大明委照，廣覆推慈，矜齒髮之早衰，憫筋骸之難強，俾從閒佚，允謂生成，矧在先朝，已陳納祿，逮逢聖日，遽此延恩，出入三年，倦勤十上，昔祈遇老，固遲懇于朝端，今若因循，必取嗤于天下，非獨失臣子進退之節，抑亦玷衣冠廉讓之風，傾蒞馳誠，叩關乞可，伏乞檢會前奏，特除臣一致仕官，放歸田里。

乞罷樞相表

臣聞器小易盈者難持，任重將顚者思止，儻奉承之有失，即隕越之可虞，敢援至言，冒陳月蘊，臣某中謝，

竊念臣早由諸樸，參備丞疑，出入踐揚，二十餘載，食浮日積，官謗愈滋，而自再冠洪樞，漸逼衰景，徒竭短盧，終諛遠圖，故經制邊陲，或營發內侮，授列軍伍，或戍卒未充，上賚聖謨，並稟成算，至于稍嚴賞格，則羣煦漂山，暫塞倖門，則衆怨成府，孤特少助，怯懦自知，敢竊天工，久妨賢路，伏望皇帝陛下，許還重柄，乘丐殘骸，得覓典刑，庶保安領，儻未令便歸田里，或且許近守藩州，補報之心，內外惟一，投誠至切，得請爲期。

乞罷相表

臣聞名本戒乎多取，過實則凶，力所貴乎自量，弗能當止，矧爲幾密，勿任切于論思，一介婆娑，力窮于報稱，所宜自勉，以答榮餐，仰賴至仁，尊敷危訴，臣某誠惶誠懼，頓首竊念臣學非全古，才不逮人，擢始布衣，進陪書筭，寶元中因緣人乏，參預政機，試可罔功，踰年賜免，已覺之怨，奚望于復驂，方汲之淵，何圖于續綆，自再旅于國論，俄六改于歲陰，凝齋備員，容容取媚，其門改使樞管，序正宰司，光華所蒙，位望彌峻，然屬邊烽罷警，調劑息勤，列辟交修，日新于所治，當宁親務，天健而愈強，因容具臣，久忝高位，至大講求，暨典崇報上神，因大寢之宏規，復九筵之恣祝，克成鉅禮，莫匪聖謀，既絕望于清光，亦奚資于彼相，逮均處寵，首及庸虛，讓辱無階，履高增慄，重以禍基素狹，年事日侵，有負乘之近憂，乏將明之遠業，雖主恩含垢，外弭于人言，而天道害盈，難逃于鬼瞰，一歲之內，二息云忘，昧聖哲忘情之高，深朋友離羣之痛，氣衰耳塞，淚熱目昏，寂聽則妖，鼓亂聰，審視則黑花蔽睫，居多忘誤，動輒震驚，悲愛一來，志慮俱耗，安可尚聯袞職之貴，分揖槐庭之嚴，身不自聊，政于何有，且三公之實，吏事任靡容私，聖主之督，愚臣悔將累國，內循非據，實玷具瞻，伏望皇帝陛下，念稟數之早奇，憫匪才之難強，許還重柄，出補外藩，愛小器于未盈，免其必覆，貸槁骸于將殞，俾遂更生，進退之方，恩義偕亢，投誠無隱，須可爲期，臣無任祈天俟命。

元憲集卷二十

外制

中書試御史大夫除右僕射制

敕，古者因右武之官，尊主射之號，始寓天秩，以昭邦儀，惟左右予中毫，實師長于庶職，諒非肅哲之劭，曷允僉謀之同，疇庸匪私，惟德之舉，具官某，莊重不倚，寬博有謀，自覽德以逢辰，垂舒文而華國，淺慮忠力，協宣朝猷，訪之以善，而椒闈益熹，嬰之以煩，而鋩刃不頓，實有明效，暴于彝倫，昔者付以憲綱，寄之邦直，而能山立嶽氣，條舉舊章，繞權豪之匪彝，敭官師而交輔，宜示殊典，進服大猷，噫，總六官之卿，納百揆之路，治本之自出，官成之所得，爲時羽翼，任政梁棟，副我則哲之效，繄乃司寅之忠，往踐厥司，無忝休命，可敕。

降授太常博士知臨江軍龐籍可尚書祠部員外郎福建路轉運使制

敕，具官龐籍，傳曰，舉直錯諸枉，又曰，觀過而知仁，蓋所以判忠邪而貸苛細也，以爾比用局力，參于風憲，羅章抗論，多所澄糾，而能陰辨廢置，斥言壬人，暴于公朝，卒得姦狀，乃以鉤摭之微累，訊證之弗讎，姑從常科，俾降元秩，今國部遐曠，濟舟須才，宜復鄭曹之華，兼還使節之重，體我甄敘，無忘夙宵，可。

皇弟鄧州防禦使允良因鄧州升爲泰寧軍可移別州防禦使制

敕，具官允良，耕躬廟廡，參華宗邸，夙陶善教，寖服榮班，爾擇壤于陪京，俾建侯而禦侮，屬茲要郡，介我二

都。特表中軍之雄。且壯近郊之守。高牙作鎮。既易故名。列棨制藩。宜更新部。淮西奧密。楚北柔弱。命秩均封。以屏王室。可。

衛州團練使充邠寧環慶州路駐泊兵馬部署兼知邠州曹琮可防禦使充秦鳳路部署制

敕。唐制刺史兼使。以禦遏差重。國朝邊屯特將。以攝署爲雄。參付寵權。是屬公舉。以爾具官曹琮。性韜沈懿。風略雋明。地席忠勤之餘。才更煩猝之使。向資親信。外職訓齊。仍總郡條。且濟戎索。而能威惠克舉。疆場以寧。脊乃岐山之區。奄于天水之會。兵籍尤衆。師律僕嚴。宜驛已試之勞。往司善帥之任。當念恩寄。方越常均。無懈克誠。以累先服。可。

故左龍武官大將軍昭州防禦使張昭遠可贈觀察使制

敕。夫勞臣錫節。雖歿而靡渝。王者念功。既往而彌篤。所以合恩義之紀。貫衷榮之終。賁厥英魂。我有成命。具官張昭遠。才謀沈鷙。姿度方嚴。韜略之大端。席公侯而茂閥。早由差擇。遂服驅馳。洊升諸使之聯。而攝專城之守。通知疆事。兼濟庶文。展于體以宣勤。勵乃猷而克壯。比階勇爵。用領禁屯。方出倚于幹名。遽歸移于末疾。頃亦換司環衛。仍讓州兵。庶臻勿藥之和。奄軫聞雞之痛。永言遺烈。深悼予懷。沃賻如儀。廉事正秩。茲爲寵典。尚克歆承。可。

故耀州觀察使曹儀可贈節度使制

夫勤官盡瘁者忠之全。哀亡勸存者義之節。矧爾帶礪之胄。方備封疆之臣。務罄一心。靡嘗他用。奄遷淪謝。宜錫寵榮。具官曹儀。性資端和。世載勳烈。在昔乃祖。以德冠羣后。從享于太宮。施及而考。以力宣王家。繼使于齋鉞。負荷宏猷。屬于幹材。自階仕于班聯。實積效于勞勳。遂繇別使。入掌禁屯。兼倚列城。出固西圉。比嘉控遏之重。改升廉察之權。式倚後庸。克纂先服。美志未遂。修塗已窮。戚自訃聞。實累中惻。俾正登壇之秩。尚識傳弓之謀。歸賻納書。稱或無恨。可。

東上閤門使梧州刺史魏昭晞東上閤門使運州刺史王克明並可四方館使制

敕。具官王克明等。夫吏局有聯。館賓爲重。列于禁籍。用寵通臣。非勤緒之可圖。顧恩典之疊稱。以爾等並生冠族。均賦美材。早服在庭之班。多更守局之職。歸嘉勤效。洊陟官榮。序位天閑。假節州部。然克明爵緣外補。頻復向稽。而昭晞雖屬近漕。公言猶鬱。俾偕升于班綬。且無格于常科。勉勵恪恭。懋稱恩紀。可。

太庫副使知廣信軍王果可尚食副使制

敕。具官王果。頃自朝紳。改乘使毅。仍委備邊之寄。市更歲之勞。屬是軍牙。對遷符守。義當使道。恩有進階。俾升膳局之榮。且壯和門之氣。勉修疆事。毋忝寵章。可。

故內殿承制魏成德可追復供備庫副使制

敕。故具官魏成德。早基華胄。爾列內朝。奉使指以賚勤。更歲期而亦久。向緣微坐。遂免所居。方踐復圭之辭。遽迫藏舟之變。奄然不淑。良用慘懷。宜追寵于故官。俾終榮于厚歿。甄勞念往。尚或嘉茲。可。

有贊善大夫丁禹可諸司副使制

敕。具官丁禹。優學儒家。策名官籍。才蓋煩而畢給。志越俗而不流。向稽吏勤。遂膺州寄。而能樹風遐徼。歸課攸司。殺陟宮坊之聯。甫引朝閒之籍。而夙懷感慨。願奉驅馳。列牘自陳。尚忠彌切。嘉乃兼材之美。俾參貳牧。使之華。勉樹壯猷。以基勇爵。可。

如京副使永定陵副使張懷則可莊宅副使制

敕。具官張懷則。以肅給之委。列禁嚴之侍。洊更歲次。階陟使名。比嘉軒闥之勞。出總山園之衛。恭懷先寢。近在神畿。顯百靈護野而有嚴。顧七遷成邑。自增重疇。其謹職。宜用推恩。進厥華聯。仍茲俸餉。益圖祗恪。副我欽崇。可。

深州防禦使駙馬都尉錢景臻男忱可莊宅副使制

敕。某。公爵吾所重。而內使之介以爲初命。豈惟爾婉孌是厚。實我諸姑之慶也。制名賦祿。以進成人。勉就學能。以需官使。可。

新差知桂州東染院使榮州刺史馮仲巳可洛苑使制

敕。桂林守印。必寄材良。洛城苑監。是光使號。以爾具官馮仲巳。相門餘慶。世祿舊勞。洊服榮班。果敷休譽。或承輶將命。或握節護邊。淺兼刺部之雄。且啓封侯之業。屬吾遐郡。咨擇幹臣。公論攸先。寵章宜渥。俾進內司之列。往撫南荒之俗。靡忘臨遣。用對褒華。可。

故左班殿直楊成可贈崇義副使制

敕。具官楊成。夙以幹名。備于煩使。序服廷臣之列。洊膺官簿之勞。美尚方中。修塗早已。克鍾懿烈。可慶高閒。矧盡瘁之未圖。顧追榮而有典。內司置使。武職參華。超爾寵名。以光幽岁。可。

資政殿大學士刑部尚書李迪降授太常卿知密州制

敕。言之多誣。實惟殄行。過弗圖改。茲謂遂非。矧三事之舊臣。均一德于同體。表式攸寄。中外所瞻。苟自蹈于阽危。曰難枉于明罰。以爾具官李迪。曩繇才等。出應時須。遭會先朝。參管翹柄。逮余儲邸之日。亦預宮僚之榮。中罹間言。越在外服。朕矜其介節。申乃背恩。擢自爲藩。付以當國。而忠款靡效。明比屢彰。雖榮龍于宰司。俯階進于天秩。洊加清職。留冠通聯。蓋宥疚以自新。乃搆怨而深詆。洎從薄責。咸失事端。噫、進既負幹棟者成之求。退又乖宗工勵俗之德。謬戾若此。良用慨然。跡其矯妄之來。宜正典刑之黜。尚緣哀請。弗忍深懲。特降序于禮卿。且出備于藩守。爾其內恐厥咎。深體至慈。念屈法之惟艱。顧蒙宥而難再。虔佩成訓。以復令名。可。

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兗州范諷可責授武昌軍節度行軍司馬不簽署本州公事制

敕。名不假人。所以教乎治體。法無阿近。所以去乎官邪。苟治行之有虧。非褒憲之攸貸。以爾具官范諷。出于世緒。涉乃藝文。洊紆朝紱之華。驟任諫言之責。比嘉抗論。亟用推恩。歲歷未深。祖靈彌渥。而不能罄輸亮節。祗報殊私。驟計簿之舊章。濫公朝之寶典。乃復咨于州部。冒市田廬。陰答利交。公形鷹隼。方自陳于器質。曾不愧于心顏。逮窮置對之辭。盡露懷姦之態。未足決獄。仍擅之官。繫傲蔑之罔悛。顧刑章而何逭。

特從幽黜。以肅朋邪。俾典午于方州。且省愆于散地。爾惟取悔。余罪棄人。可。

京東路同提點刑獄內殿承制開門祗候王繼祖可禮賓副使制

敕。具官王繼祖。班籍幹材。宮藩遺緒。久備閤司之使。淺尖殿前之嚴。擢被朝章。分廉郡狱。赤車所屆。幽犴無冤。曾是稽勞。當茲滿歲。宜遷使範之亞。尚虔刑典之中。益勵勵精。無忝褒擢。可。

西上閤門使梧州刺史魏昭兩可東上閤門使制

敕。九閽之嚴。二閣為重。實進門籍。用冠使名。且寵東西之聯。俾詳功次之授。以爾具官魏昭晒。資性沈愿。風知閒華。席慶公臺之餘。累勞軒陛之職。奉承官訓。階序禁朝。自酬績于事經。早兼榮于使部。雖資勤力。參典盛容。歲歷滄周。莊恭彌勵。宜進左屏之局。益重通臣之班。當體茂恩。免服來譽。可。

左武衛大將軍遙郡刺史王堯明可東上閤門使制

敕。滌瑣念勞。人材所以無棄。循階序位。官秩所以有班。矧于公朝。莫非明勸。以爾具官王克明。地隆華胄。風規韶遠。憑賄榮任。周歷禁聯。曩緣外家之親。超升諸使之重。入掌賓館。遙指郡麾。自矢遠嫌之防。遂從易地之謹。出監州旅。歸列衛屯。彌越歲時。屢沛恩號。念甄收之有典。因拂拭以為宜。俾序宴司。且綏上闕。勉懷退補。用對亨嘉。可。

戶部尚書夏竦除三司使制

敕。周以冢宰制邦用。漢以列侯主計書。而皆內權重輕。外濟調度。衰征慎賦。（案）衰音僅。齊語相地而衰征。令征則民不移。原本作衰征。今據操本建中。合為使名。我有才舉。以爾具官夏竦。文敏莊重。淹曠清明。自振渴昌期。漸弱撫仕。有精微之學。以導化源。有典誥之辭。以華王體。早符朝野之望。迭處鈞衡之司。清規所存。嗣政攸庇。雖濟垣翰之劇。寄居留之雄。歲紀滄更。朝猷增竚。天臺正秩。已穆于僉前。地卿領務。宜歸于職業。兼增食采。尚重官儀。罔憚使煩。體我舊舊。可。

戶部郎中直史館知滄州郭申錫可三司鹽鐵使制

蓋海為鹽。歸山為金。不賦于田。不征于關市。而國用饒。此山海所以為天地之藏。而古者暴威武。擒兇醜。舉是而資之也。其職屬于司會府。必得其佐。謹其筴而收之。則無遺利矣。具官某資性純敏。不以私汚義。居朝亡朋。蕭然自立。已嘗試于司會府。而以累去職。今還汝以鹽鐵。厥惟舊哉。夫刀既熟。奚煩朕之為訓。可。

三司副使制

司計之廢置。歷世莫能定。至真宗皇帝時。析而為三。于是事有條。功有緒。交處而不可雜。並行而不可紊。間之百世。朕知其不可易也。然當得才用通敏之臣處之。則法行而政舉。副介缺。丞相以爾等明為有守。嘗試外計。府帑充實。士馬宿飽。可以武吾大司農之治。豈惟丞相之言哉。此正朕之所欲求也。若爾其孰為過哉。可。

新除三司戶部副使尚書工部郎中陳琰可三司度支副使制

敕。夫金布刊令。地壤制征。雖輸入有常而均節為重。故支度參號。總務在中。副介承業。擇人斯授。以爾具官陳琰。志用精一。材局敏通。筮仕本于學優。修方濟乎儒飾。疊采朝論。升補憲僚。旋試治財之煩。繼將謹濟之劇。莫匪最狀。遂于余閒。雖以圖旌使勞。武領民版。成命甫出。聯有序遷。位無相踰。任必差進。故司移用之要。且究析毫之能。勉謝登虛。罔或掊克。可。

三司度支副使尚書工部郎中陳琰可三司鹽鐵副使三司戶部副使尚書工部郎中司馬池可三司度支副使制

敕。故事邦計分部。設使介以經其業。雖職任均重。而班著有差。因勞序升。實本其次。以爾具官陳琰。性理純壹。靖而能幹。以爾具官司馬池。器識詳允。和而不流。並飾文來仕。展體首公。嚮年握蘭。分契將漕。休有嘉績。總厥外朝。頃偕命于使煩。同資協以陳力。爾乃比局驟以外遷。俾按循條之常。且資奏刀之熟。正郎舊秩。會府劇曹。各懋爾官。以稱恩典。可。

尚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姚仲孫可三司戶部副使制

敕。國版制征。民部置使。必擇才彥。參主計文。列為副介之雄。實艱授受之選。以爾具官姚仲孫。踐修士檢。蕭給吏資。早階王髦。遂置朝紱。雖嚮邦直之譽。且責諫言之良。忠規可甄。輿論彌洽。移總臺闕。亦既歲時。誠存不流。文克無害。而左戶缺職。通籍類能。差序宿官之勤。允膺遷秩之次。往莅財算。深究事經。勿弛勿苛。尚資最要。可。

尚書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司馬池可三司戶部副使制

敕。國家底慎邦財。建崇使範。以主計之重。訂于列侯。因制用之副。均于小宰。非有幹用。疇允恪居。以爾具官司馬池。行淳而方。誠簡而固。繇鄉俊以來仕。積吏閥而登朝。荐剖州符。遠將歲漕。比嘉守士之最。茂贊操籌之頻。朕察其沖恬。考以名實。亟正郎位。俾亞憲綱。時序甫移。品式方屬。而戶版缺任。庭著擇材。雖糾劾未盡其能。且甄升適在其次。特回簪筆之選。用經龜貨之宜。往竭乃誠。無忝榮遇。可。

除名人董仲言可團練副使制

敕。具官董仲言。蠻服朝紳。倅領邊郡。罔敦飭盜之操。自罹除籍之辜。比荷貸恩。序升散秩。禮禱載洽。謫注尚存。宜即輔寰之封。且升圜結之籍。兼榮視品。仍俾定居。姑務省循。以報存錄。可。

太常寺太祝王靖可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王靖。世藉廕餘。仕階陰格。參名邦祝。祗事卿曹。大比方周。稍遷有典。宜升瑣闥之局。兼寵臺華之緒。可。

太常寺太祝監西京麴院魯有立可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魯有立。爰以妙年。陶于善教。逮延世賞。克服官箴。比由祝策之資。往幹酒材之局。屬茲稽課。協乃懋恩。擢贊詳刑。尚領煩蒞。可。

太常寺太祝監汪州廣寧監馬瑛可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馮瑱。卿局之華。邦祝爲最。蹤試煩于外局。實逝貿于舊勞。齋狀以聞。論歲當陟。改司刑獄。姑績事程。勗哉首公。往荷榮典。可。

太常寺奉禮郎楊輔臣可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楊輔臣。陶訓詩門。序階榮籍。頃從吏補。休有歲勞。嚴狀甚詳。升秩惟允。宜錄抱藏之局。往參聽棘之評。恪服攸箴。荷維來課。可。

胡仲衡呂文直並除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某等。日者屢肆大眚。囹圄空虛。理官具員而已。然而擇人以詳刑。則不可不謹。若爾某者。皆由此選也。宜及閒暇。遠務明習。以稱朕哀矜庶獄之意。可。

元憲集卷二十一

外制

保慶皇太后叔楊知信可贈兼中書令制

敕。親親之恩。自家而刑國。善善之報。循本以飾終。朔我慈闈之尊。永懷仲父之懿。申貴寵策。茲協大倫。故贈具官楊知信。天資朴忠。氣挺才武。早踐勇爵。訓于軍和。宿衛軒營之嚴。該明圯石之略。世逢假革。未盡于壯圖。化恒藏舟。俄先于徂運。力命雖屈。慶善並流。洪惟母儀。實係家緒。睠緣傍蔭之厚。溥覃追榮之恩。肆是休辰。斷顯徽範。宜特班于異數。俾增煥于乃宗。即號將壇。兼中書令。且光龍節之寵。益顯夙心之存。給檢密章。往付幽窆。可。

楊崇勳祖眾贈太師加兼中書令制

敕。朕昨以荷三神之釐。時百執之力。第以封爵。徧于幽明。蓋潤葉者流其根。移忠者本于孝。發光錫命。用教繁昌。具官楊崇勳。祖眾贈太師守斌。以莊毅之姿。濟和之略。蓋無苟進。時弗我永。長靖航于淨。積善著于前葉。慶靈叢啟。秀傑嗣生。感會風雲之期。烜赫旌常之業。內幹機密。外扞藩宣。本燕翼之有來。宜寵靈之上集。賁章溥畢。而殊數未昭。爰益夙池之華。更光馬鬣之兆。永言幽瀆。尚識優崇。可。

縣尉李逑可縣令制

敕。具官李逑。頃由銓揀。尉乃縣封。善率追胥。悉擒寬慝。書勞有狀。授比載明。宜籍縣綬之華。且酬官簿之最。往祇休命。圖績乃庸。可。

前吉州龍泉縣令監蘄州蘄口権務吳處仕可睦州建德縣令制

敕。具官吳處士。階蔭服官。積資參調。釐司権利。方貢歲勞。屬郡將之專威。挾吏文而巧詆。俾從罷免。尋覽訴陳。別制下推。枉情咸露。適舉叚苛之罰。宜均深雪之科。姑復舊階。往綏遐邑。勉恪而守。毋恤後艱。可。

駙馬都尉李遵勗兄加贈太師制

敕。朕昨以擁三神之休。均百順之錫。第以封爵。徧于臣工。然流光者既著。位重者文縟。特因下嫁之戚。申及孔懷之恩。弗檢常襃。是謂殊數。具官遵勗亡兄具官累贈太傅某。寬明莊重。淳深幹敏。克纂堂構。自結本朝。以通侯之世家。備能臣之煩使。預平狂狡。陰濟惠和。或握節聘戎。譽高使表。或剖璟臨部。政推邊最。修途未極。景算夙淪。天啟善祥。地華嬀睦。早慰在原之感。亟飲服衰之榮。及此均禧。詎忘旌德。宜極節璜之品。載煥京阡之榮。可。

皇兄故武定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允寧可贈太尉追封信安郡王制

敕。姬典之蹈異姓爲後。漢策之誓。非劉不王。矧我文明之友。方隆帝室之表。奄忽遘疹。追旌可懷。皇兄具官某。委局端華。理識明劭。幼陶惇敍之訓。勤服糾綏之箴。輔成天資。穆我邦族。而復地在尊戚。位躋中權。率齋祇以黼非。戒朝饗而有恪。夙夜之志。造次弗渝。固將分寶展親。秉德陪朕。令是多福。登乎永年。時惟不倫。遘明中夭。永惟痛悼。震于予衷。今以三公之上司。二等之高爵。昭列殊典。申賁令猷。噫魂而有靈。尚嘉我之徽命也。可。

屯田郎中王渙父礪可贈尚書左丞制

敕。朕載耒勸耕。含爵行賞。均厥慶賚。塈乎大淵。永惟通籍之列。咸被流根之澤。所以勸存而厚亡者也。具官某亡父故具官某。早以士彥。登于朝夷。有文以飾吏。有孝以顯親。名附史篇。行灼鄉品。騁修途之未及。屈淨齡而前謝。善訓諸子。不隕令名。寅我周行。莫匪嘉績。宜循後先之請。以顯教忠之族。星闈都坐。天轄上僚。是賁英魂。用告幽窆。可。

司天監主簿馬日房可司天監丞制

敕。具官馬日房。執技古官。勾稽監事。比奉營宮之役。頗著推策之勤。奏牘自陳。賞科惟允。俾遷丞率。勉荷新酬。可。

司天監丞來慶祥可降授司天監主簿制

敕。具官來慶祥。隸業佚毫。參榮官簿。固當夙夜審察躔離。輒擬肆以上書。且稽測而違實。迹其詭辯。合正厥科。聊從降秩之文。尚聯視夜之職。勉思勤術。以荷矜恩。可。

太子中舍通判鄭州李宋卿可殿中丞制

敕。具官李宋卿。祇服善猷。克纂華緒。任宿其業。籍通于朝。比總宮坊之良。近參輔郡之守。具有新最。能績

舊庸，官簿當遷，盾省爲次，即授之美，爾其勉哉，可。

太子中舍監在京廣濟倉沈維恭可殿中丞制

敕具官沈維恭，公臺舊門，軒冕重世，階蔭來仕，歸課屢周，比踐儲坊之僚，兼司國庫之契，歲致通滿，勞簿卜閑，當遷之榮，中御爲次，往服承率，尚幹委儲，可。

太子中舍通判德州薛中孚可殿中丞制

敕具官薛中孚，積學而優，展體來仕，洊稽官閥，入籍治朝，迺因迪守之行，已在當遷之目，欲觀從政，姑俟彌年，逮此有勞，詎宜留賞，即升盾省之秩，猶贊州符之雄，勉結歲成，無忝恩榮，可。

奏舉人前寧海軍節度判官蓋平可殿中丞制

敕具官蓋平，嫻曉吏文，綱繆使職，洊閱舉知之奏，已經覈課之詳，姑欲試煩，久茲仟事，選條再集，應牘彌多，宜酬戎幕之勤，入通盾省之籍，可。

追官人前守殿中丞劉景可殿中丞制

敕具官劉景，早緣儒科，階置朝紱，比倅州事，自陷憲防，而具勤之初，如律爲重，尋用原情之典，裁報免官之論，恩霈維新，辜累宜釋，俾通閨牒，且復仕塗，勉閑矜修，體我甄序，可。

審刑院詳議官太子中舍李倩可殿中丞制

敕具官李倩，明習吏文，服勤官次，早補刑卿之屬，近更財權之煩，羈縛勵精，擢佐評讞，罪繇所麗，論報甚詳，歲在質成，恩有加秩，宜承鈞盾之府，尚服簡書之司，勉悉爾心，毋懈予命，可。

奏舉人前權平江軍節度推官張去惑可將作監丞制

敕具官張去惑，本信士秀，參服銓條，比奉賓權之籌，頻承漕府之檄，分捍水道，頗遏居民，監司露章，衡審稽實，宜信朝賞，且旌吏勤，往陟匠卿之僚，無忘虞弁之守，可。

汝州長史王煥移虢州長史制

敕具官王煥，早以敗官，甫從善貸，列于州佐，近在畿甸，輒稽使道之行，陰狹千私之醜，貪緣女謁，繕作奏訊，逮甚明，憲章罔赦，闕經洪霈，聊徙外藩，無武前非，終取秪悔，可。

著作佐郎監華州鹽酒稅務梁堅可祕書丞制

敕具官梁堅，故事譔著之佐，雖出補他任，而滿歲正課，猶進丞本省，蓋以因官成而育材類也，爾早階科秀，深敏吏文，洊緣外舉之章，入參中祕之局，藝圃親祿，即筦利司，煩使有能，陟狀咸最，宜席道山之序，且通閨籍之華，尚結後勤，毋忝榮次，可。

三班奉職高器之可將仕郎守商邸縣尉制

敕具官高器之，郎名之家，素業相繼，早緣世賞，遂列使班，比捧于朝，顧從補吏，嘉其清尚，無忝爾先，宜易命于銓流，且詣封于縣禁，勉修官箴，以荷恩褒，可。

濟州鉅野縣尉孔宗願可濰州北海縣尉制

敕具官孔宗願，系出聖門，蔭緣宗眷，比除邑佐，且便鄉閭，而聯官之人，實乃媚近，避嫌自列，易地有常，瀕濰控驅，遷盜分職，往服榮牒，無貳乃誠，可。

權寧國軍節度判官茹宗元可大理寺丞致仕制

敕具官茹宗元，早擅民貲，志希仕籍，實緣入粟之募，遂服解巾之榮，逮賓賛籌，已嗟耆年，願還所任，宜尤來陳，尚序寺僚，且光卿品，可。

寧化軍判官李祐可太子中舍致仕涇州司法參軍田鳴鶴可太子洗馬致仕磁州司戶參軍劉宗道可大理寺丞致仕制

敕具官李祐等，各繇官牒，籍我吏銓，從公實勤，歷歲茲久，並控誠于晚節，冀還職于有司，知止可嘉，增秩奚吝，儲坊置屬，卿棘有僚，翹爾歸休，且激頹競，可。

中嶽廟令劉碩可太子洗馬致仕制

敕具官劉碩，舊中學科，晚服銓調，比繇縣尹之秩，來奉嶽祠之嚴，迫于暮齡，所致所事，東朝洗馬，外著垂紳，特示寵澤，且賞知止，可。

永興軍節度判官何操可太常博士致仕同州郃縣令寇寧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敕具官何操等，階于儒科，服在銓牒，或廢賓大府，或久宰善封，並陳遷事之年，且圖伏老之舉，禮臺通籍，儲禁具僚，各服朝紳，歸寵鄉閭，可。

前韶州仁化縣令公孫知止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敕具官公孫知止，承乏吏資，累勤縣謂，間繇遐任，歸質牧司，白陳艾服之勞，冀辭銓調之補，嘉聞悃愊，宜遂燕安，引籍儲坊，掛冠鄉閭，庇私從欲，尚荷朝榮，可。

密州莒縣令劉維清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敕具官劉維清，策名官簿，分政銅章，課考寖深，齒力滋晚，騰章來上，解組是新，憫薄景于桑榆，遂掛冠于田里，特遷宮寀，以寵鄉評，可。

解州團練使邠寧環慶路駐泊兵馬都署張敏可大將軍致仕制

敕具官張敏，隋附先恩，踐揚禁職，累升別使，遂視通侯，屬嘗邊瑣之勤，久正軍圍之重，據聞謝病，尋請致官，憫握節之載勞，且據鞍而難強，不能者止，良克有終，宜進環衛之名，往寵歸休之樂，體余念舊，勉爾頤生，可。

供備庫副使溫毫明越衛綦處州都巡檢毛昌達可左武衛將軍致仕制

敕具官毛昌達，早繇強力，祗服近班，展體知方，使煩無懈，顧酬材裕，升列使華，屬總州部之兵，遠嚴山越之邏，遽茲移疾，姑念乞身，省章卹然，從欲斯在，俾陟名于環尹，仍歸事于禁聯，勉訪全醫，尚究遐祉，可。

除名人楊安節可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制

敕具官楊安節，擢至重科，俾除初釋，憫嘗聯于使範，宜復列于儲官，仍遂退休，庶寬痕玷，勉思前愆，尚服

寵名可。

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范仲淹可尚書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制

敕。內史列郡之首。邦風所繫。天官一臺之妙。郎選雪先。歷求諸朝。我得良士。以爾具官范仲淹。才給而肅。行介而通。早繇雋科。游質勞閥。逮育書林之秀。兼貴諫蒲之言。確然忠規。稔厥時論。再臨州甸。咸結民思。曷旌雅猷。進陟嚴署。市從宣室之召。仍兼京廟之司。往揚煩政。永闡終譽。可。

奏舉人前桂州錄事參軍周堯卿可著作佐郎制

敕具官周堯卿。秀踐儒科。選條補吏。嚮督郡邪之詞。自甄官簿之勞。使敏露章。朝紳聚最。屬于銓審。參應寵褒。宜引繡于祕丘。且勸能于公路。

元憲集卷二十二

外制

開封府推官邊調可開封府判官太常丞韓琦可開封府推官制

敕具官邊調等。內史之治。官政所叢。必擇乃僚。往贊煩務。以爾調。久服吏事。有資材之美。而濟以勵精。以爾琦。早擢雋科。有緣飾之文。而輔以詳允。並猷厥朝。參播于人間。或京府奏刀。試于已效。或國都操契。用匪盡才。宜遞補于缺員。且參觀于婉畫。我有榮序。遲爾勞。可。

益州觀察推官楊沆可權蜀州軍事推官制

敕具官楊沆。近繇銓啓。遠佐使籌。會新辟之有從。顧舊員而爲闕。官因郡幕。故珥資籌。効智則同。書最爲勉。可。

節度推官郭昌可西京留守推官制

敕具官郭昌。比調銓臺。往參戎幕。屬師臣之聘吏。顧賓席之溢員。惟是留都。甫當闕周。宜從易地。無廢修方。可。

節度推官蘇賁可某州推官制

敕具官蘇賁。曏以戎帥就落。辟書補吏。適茲俞請。未及之官。而使府改麾。賓籌佇畫。新選既隨于將幕。故

儆宜奉于廉車。是亦寵名。尚圖來效。可。

尚書度支員外郎祕閣校理劉立禮可開封府推官制

敕具官劉立禮。神赤之區。海寓同會。贊是尹政。必咨才良。以爾業履貌修。幹用開濟。早服文館。有刊謨之勤。屢倅州符。多飾吏之術。迹乃試效。宜于使煩。且繫望郎之華。往參內史之劇。勉勵風力。以對寵褒。可。

史官楷書陳宗閔可蘇州常熟縣主簿制

敕史官楷書陳宗閔。史局編名。君觚奏技。久隨臺府。專給記曹。嘉時宰之序勤。宜選條之咸集。勾稽邑簿。正秩銓流。勉蹈廉隅。毋忝恩錄。可。

三班借職馮旦可秀州華亭縣主簿制

詩禮清門。簪裳華緒。比因遺奏。遂罷末班。亦既從公。居能寡過。且自陳于世烈。冀入預于銓流。嘉乃素懷。易之榮牒。勾稽善邑。無忝先猷。可。

前眞州六合縣主簿陳乙可潭州湘陰縣主簿制

久遠銓集。自便家居。冒隱地征。占擾閭左。雖罪繇獄具。而罰以赦原。宜因佐邑之資。且爲去里之役。勉修來效。用贖往罪。可。

同知樞密院李諮除尚書戶部侍郎知樞密院制

敕。國家總右武之柄。慎惟幾之原。號爲皇樞。以經天粹。非有明達之懿。疇幹宥密之繁。矧道推同寅。檢昭。已試。宜階上著。庸鬯大猷。具官李諮。器采忠純。業履宏劭。亮節堅于石席。明慮協于蓍龜。仰惟先朝。擢在榮序。啓迪言選。藻潤帝謨。肆朕纂臨。益俾親近。邇宣方岳之政。再龍天下之財。爰圖累勞。參贊基命。百汰無耗。屢照不疲。休問日升。衆事寖允。是用進地官之亞列。付皇極之祕機。寖陟上司。以輔予治。方今四鄙弗警。五刃並囊。復茲明哲之才。交修朝夕之務。何煩訓勅。往服寵光。可。

參知政事王隨除尚書吏部侍郎知樞密院制

敕。國家法象紫樞。總攬皇極。建爲使範。均厥宰司。必求經世之賢。參圖基命之要。我有公議。屬于名臣。具官王隨。器稱虛明。道與和正。咸會先帝。據發懿猷。擢高妙之哲科。賁文思之休運。洊階膴仕。入服大僚。自朕震坊之初。嘗膺望苑之選。逮于纂紹。固已延登。松寒後凋。井德無改。曩由近侍。升贊元鈞。名實具瞻。政亦惟允。眷乃本兵之地。宜齊同體之賢。是用陟天官之貳卿。幹籌幄之幾事。順攷古道。對揚王休。矧試政之已彰。亟錫命而多訓。往踐厥位。永保令名。可。

故翰林侍講學士尚書戶部侍郎馮元可贈本曹尚書制

敕。夫保德終譽。名臣高致。悼賢加寵。前王令典。具官馮元。性度沈簡。風猷淹素。識探聖繫之奧。文擅詞宗之華。襲踐俊科。亟膺眷顧。傳經繹義。排去異端。登庠掌職。照明羣志。寖階前席之問。入直層構之殿。肆朕升儲。實參僚案。逮于纂歷。彌資請勸。綱紀露門之學。聽免禁林之游。或裁成信書。或總制經禮。有資必判。應鑒弗疲。頃雖常借郡章。而復進聯卿武。貪寬中授道之益。賒壺遂倚相之期。時胡不庸。殲我皇士。迨惟

往範。震于余懷。天臺設官。地版攸重。刻之密印。尚資泉塗。魂而有知。歆此嘉寵。可。

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晁宗慤可起復制

敕。夫時之須才。則求忠于孝。仕而委質。則推義斷恩。眷乃司言之臣。嬰于去位之戚。敦還舊秩。抑有彝章。以士秀。服于官常。自濯纓登朝。遊刃從政。有清譽以軌俗。有讜論而斥私。及序登諫副總臺事。言益而彌慎。氣正而不流。旋嘉乃忠。姑試以劇。入充主計之貳。方究析毫之勤。眷惟誥努。介在西鄙。而郡將須代。朝議咸推。宜陟極嚴之華。往專綏控之任。若其詢定戎索。保障民生。寬猛有宜。威惠交養。茲所望于爾也。得無勉哉。可。

三司鹽鐵副使尚書兵部員外郎陳貫可尚書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相州制

敕。夫應精星之瀛。沾廣內之直。符守兼委。恩數實繁。時酬舊勞。乃允斯典。以爾具官陳貫。性局彊濟。業履介廉。早擢俊科。稔聞吏閥。風迹發于州部。幹固表于使臺。屢藉官成。入治財策。副幹大農之用。參主列侯之資。精心所經。白首彌厲。嘉問久聽。宜冀稍遷。用正郎闕之名。協修文館之職。往撫雄郡。併示寵章。循踐清階。毋替厥服。可。

尚書兵部郎中知潭州劉賽可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制

敕。百粵之會。督府表于南溟。九卿之亞。奉常尊于右棘。惟是文館。寵昭儒服。我有命數。屬之材良。以爾具官劉賽。性勁直清。業總和濟。始階鄉秀。寖講吏文。內則居評刑受計之煩。外則宜頒條將漕之職。躬實勞止。參亦蔼然。淹徊諸郎。華皓一節。羈倚湘中之劇。未更歲次之遷。屬番禺守方。符虎須代。適嘗使道。宜委于蕃。雖臨遣弗遠。而進升惟舊。俾改括河之貳。仍預登瀛之游。往撫奇邦。毋忝朝渥。可。

尚書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張逸可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制

敕。斗樞之庭。分置秘職。所以待名學。并絡之次。下爲督府。所以難守臣。參付寵章。可謂高選。以爾具官張逸。志託夷遠。思懷沈濟。蠶繇邦秀。寖服吏資。濯纓登朝。則見許于甘節。奏刃治劇。則毋害于峻文。洊假使軺之雄。咸奏方濟之最。爲咨公論。遂陟禁班。就委梓潼之區。歸承京兆之缺。惠稔西俗。政和中都。試才所更。二效尤著。必能將我明命。綏厥遠黎。矧蜀漢之繁。包邛僰之險。士沃風侈。民夥事叢。有旌纛以制師。有刀布以藝貨。總是煩使。姑寄爾能。爰即中臺之華。進兼密署之直。往叱忠馭。無忝訓辭。可。

尚書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李紘可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制

敕。眉禁藏書。以深嚴待儒選。邊瑣擇守。以循良制彊事。矧義圖廣內之秘。天水諸戎之衝。是宜延登。且重臨遣。以爾具官李紘。局度詳正。風力敏彊。早飾吏文。見稔朝論。或執簡憲署。意無隱辭。或操籌計庭。使有餘範。曩旌幹固之效。入升侍從之聯。尋駕傳封。外主漕輓。兩河之績。再歲有聞。來復近班。益見純節。而价藩缺帥。官簿類能。得是幹良。慰乃憂陟。宜仍應宿之選。序直巢阿之華。欽佩寵名。往撫雄郡。勉布威惠。副余倚成。可。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使持節順州諸軍事順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知順州兼充溪洞都巡檢上柱國京兆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田忠俊可加檢校太保食邑三百戶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忠順將軍知溪洞安福州軍州事充寧邊寨東路沿溪洞把截外夷都巡檢

敕。待對延閣。本咨名儒。制威邊藩。是重良守。二遷參妙。兼材實難。以爾具官郭勸。資性端廉。操度詳允。夙以士秀。服于官常。自濯纓登朝。遊刃從政。有清譽以軌俗。有讜論而斥私。及序登諫副總臺事。言益而彌慎。氣正而不流。旋嘉乃忠。姑試以劇。入充主計之貳。方究析毫之勤。眷惟誥努。介在西鄙。而郡將須代。朝議咸推。宜陟極嚴之華。往專綏控之任。若其詢定戎索。保障民生。寬猛有宜。威惠交養。茲所望于爾也。得無勉哉。可。

三司鹽鐵副使尚書兵部員外郎陳貫可尚書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相州制

敕。夫應精星之瀛。沾廣內之直。符守兼委。恩數實繁。時酬舊勞。乃允斯典。以爾具官陳貫。性局彊濟。業履介廉。早擢俊科。稔聞吏閥。風迹發于州部。幹固表于使臺。屢藉官成。入治財策。副幹大農之用。參主列侯之資。精心所經。白首彌厲。嘉問久聽。宜冀稍遷。用正郎闕之名。協修文館之職。往撫雄郡。併示寵章。循踐清階。毋替厥服。可。

尚書考功員外郎知均州張仁惠可尚書膳部郎中制

敕。具官張仁惠。智謀而材。綢展國體。早承宰旅。能輯事經。旋寵爲郎之華。爾膺出守之寄。二邦通課。三載實成。宜賓司膳之選。且候及瓜之期。可。

尚書司勳員外郎判三司都磨勘司兼主轄支收拘收司文洎可尚書主客郎中制

敕。具官文洎。昔尚書主賓客者。有南北之曹。官名相沿。郎選差重。矧參治財簿。通賓歲成。循名第勞。遷秩茲允。以爾才敏而慎。節甘而清。蠶繇朝僉。出主漕輓。歸有政最。復序計聯。惟金布覆稽之煩。兼文符檢結之會。濟以舊課。宜予寵章。俾正握蘭之資。且彰奏刃之熟。可。

利州路轉運使尚書兵部員外郎王軫可尚書工部郎中梓州路轉運使尚書司勳員外郎張從革可尚書主客郎中制

敕。具官王軫等。國家崇建外臺。總領諸郡。雖任專漕輓。而責在澄清。矧惟蜀疆。置使差重。績苟用乂。賞則有加。以爾軫。悃愊不流。文敏毋害。具爾從革。純素自極。廉介旁通。並久服朝聯。懋揚政範。奏刃司會。無髓髓之難。操籌外計。有亳釐之析。兼蘊善術。克綏遐氓。歲月當遷。閱閱來上。按有司之練質。嘉能吏之修方。屏工劇曹。典客華序。勿移擁傳之任。咸正爲郎之選。往欽並命。以績乃庸。可。

尚書都官郎中監蘇州茶鹽務陳覃可尚書職方郎中制

敕。具官陳覃。早飾吏文。久階郎選。委蛇朝檜。荏苒郡章。比徇奏封之祈。往臨筦利之局。華皓靡懈。閱閱當遷。省曹之名。方志爲重。進服厥位。尚酬爾勞。可。

諸司使副陝西緣邊都監知州苟宗古王從政米吉張世昌並轉官制

敕。具官苟宗古等。大西鄙之防。興天水、屈安化、直平涼、奄涇部、皆宿兵處也。參護屯旅。抑惟幹臣。將書稽庸。且寄藩獎。以爾等咸用才力。舊于班聯。出有將命之勞。居多試效之益。質乃功簿。稔于予聞。因使煩之有初。固並命而推允。或進武別帑。或增數內朝。各踐寵階。往周邊略。可。

三司鹽鐵副使尚書工部郎中郭勸可加章閣待制知延州制

副使兼監察御史上騎都尉田忠穩可加檢校戶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充溪洞懷遠將軍知歸順州軍州事充嶺邊寨東路沿邊溪洞把截外夷巡檢使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田洪部可加檢校太子賓客制

敕具官某等統帥部族守圉邊陲忠順自效遠邇無敵緣大禮之中慶宜溥恩之博及俾增爵秩以示殊寵可

元憲集卷二十三

外制

尚書司封員外郎知明州張弇可尚書祠部郎中制

敕具官張弇資性淳夷操行廉素蠡吝郎選參按縣畿心焉首公善弗求譽嘉聞美課尋寵亘藩而前此攸司大比來上始延恩格更俟歲成亦既一周靡或他吝宜眞握蘭之秩廉懋剖符之綸可

尚書屯田郎中知衢州胡晏可尚書都官郎中尚書駕部員外郎知慈州涉積可尚書虞部郎中尚書比部員外郎知巴州陳甫可尚書駕部員外郎太常博士知蒙州田瑜可尚書屯田員外郎制

敕具官胡晏等故事南宮郎專治臺務國朝均內外之任率眞拜而煩使之亦既有遷尚本其次以爾等咸服士操胥濟吏文洊歲結勞登朝有著分掌州任參稽化條前勤著聞今治通舉合是課日愜予褒章都隸朕虞僕駕田部或正或貳勉卽厥官可

尚書虞部員外郎馬尋可尚書比部員外郎太常博士張泌可尚書屯田員外郎制

敕具官馬尋等夫臺郎始于禦田省書總于鉤比皆一時之俊選也以爾尋効智肅給持法敏詳而嚮守軍牙有緣飾之政以爾泌屬辭辨麗秉操廉約而洊膺縣組有撫字之勤並見考績成來結官最宜階承務之劇且勖敍才之規庄服渥嘉毋怠祗飭可

太常博士通判定州馬僑可尚書屯田員外郎國子博士知濱州盧南金可尚書虞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馬僑等或俊茂服官或淳固宿業各敏乃事序登于朝曩者輕貳邊廛假領州綮雖新莅未久而前課已周宜酬三歲之積並允一臺之拜體余郎選勉爾吏勤可

國子博士郭長吉可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西京制

敕具官郭長吉業治儒經仕優官簿早階郎署協布郡條失于保任遂罹降斥屬郊恩之蕩釐加京守之薦館俾復典虞之曹往參主鑰之政悉心營職以稱所知可

尚書職方員外郎知衢州任旦尚書職方員外郎監衢州清酒務郭昭著並可尚書屯田郎中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廬州陳執方可尚書比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任旦等各以吏能參選部遷或州藩爲政頗迪惠和或權酤示譴已淹時序並通前績偕集攸司正秩員外清曹劇選按名郎授尚勗官成可

尚書都官郎中知處州黃禹昌可尚書職方郎中淮南路提點刑獄尚書祠部員外郎（案此下原本有闕文）制

敕具官黃禹昌等朕以較吏之法責于攸司官無內外三歲一考循課卽授褒勸在焉以爾禹昌勤身蹈和白首無懈以期越小心絜矩清猷彌劭並累書閱簿參眞郎闈或華棨爲州藉教條之熟或赤車按部副欽恤之懷率以年庸愜我朝獎陟司方志武度國征往服寵階尚結來最可

應賢良方正科太常博士蘇紳可尚書祠部員外郎充通判應茂才異等科張方平可秘書省校書郎充知縣制

敕具官蘇紳等國家振復賢科咨求邦彥非以角空文于無用蓋將佇遠猶之斯告磨是選者不其難哉以爾等抗志經墳沈精道索或昌辰委質已列于朝綫或別都論秀洊俗于計物並能貫穿前載發揮大猷溢奏牘以獻文藹薦章而署行爰臨便坐躬覽著篇雖異等之未躋亦洽聞而可錄茲焉錫賞誠協育才噫結華綬以陟郎曹覩野市而登秘省贊條外闈字俗邇封併示寵章勉永來譽可

十二考人前明州錄事參軍劉愿可大理寺丞奏舉人前渭州司理參軍張京可著作佐郎制

敕具官劉愿等各以勤廉參于調補或郡綱督罰通續前勞或州獄守公見稱敏識閱其吏啓嘉乃官成宜從振滯之條兼懋舉知之格省僚寺闕勉服榮階可

十二考人前權楚州團練判官高中正可大理寺丞奏舉人前江陵府節度推官劉湜可著作佐郎制

敕具官劉湜等咸縣吏資早介戎幕或風力清劭見舉所知或勞考優深載符允令得于銓啓嘉乃官成祕局刑司各備其屬可

十二考人前鎮國軍節度推官知鄜城縣宋扆可大理寺丞奏舉人前權岳州軍事判官監納潭州茶米場陳選可著作佐郎制

敕具官宋扆等比考作爲恩格差次使勤銓敍有條升獎惟敍以爾等屢由選集出補資從或假以縣章

稽勞于功狀。或莅乎茗稅。見保于監司。宜懋乃勞。改躋優秩。佐郎丞率。分以命之。可。

十二考人前權保大軍節度推官張從宜可著作佐郎制

敕具官張從宜。久謂中銓。頗資外府。近援赦格。歸質歲勤。緊書考之滋多。顧振淹而有序。宜緣信賞。俾陟榮塗。勉佐蓬丘之華。更圖縣綬之舉。可。

殿中丞知單州碭山縣王文英可國子博士太子中舍知真定府馮日宣可殿中丞制

敕具官王文英等。國家多出中朝臣。以宰百里。蓋欲寵厥任而忠綏吾民。政苟有成。賞不淹晷。既以勸善。亦俾久官。惟爾等榮名儒家。效智公局。日以謹飭。蹈于廉隅。修方累勞。遂列閑籍。比荷睿詔。出撫縣封。並能審諭教條。弭服愁艱。灼有善狀。列在攸司。因其大比之辰。且光即授之寵。經席盾省。分以命之。益勵乃誠。毋替來譽。可。

殿中丞新差知溫州平陽縣楊中和可太常博士太子中舍張子元可殿中丞制

敕具官楊中和等。夫考課之法。所以明淑慝而敍功次也。取厥郡吏。存乎彝章。以爾等並服朝紳。洊更歲籥。或經明有法。克劭素猷。或門調累勞。頗書善狀。闕茲大較。咸用序遷。議禮曲臺。分曹盾省。各祗寵渙。無替令名。可。

河東路轉運使尚書兵部員外郎陳琰可尚書工部郎中殿中丞通判興元府李公謹可國子博士太子中允直集賢院知鄭州呂公綽可太常丞太子中舍知明州奉化縣陳世長可殿中丞制

敕具官陳琰等。夫冬部郎曹。肖筦師職。容臺之卿屬。盾省之監聯。並爲華階。以敍能吏。惟爾等懿文典學。完行幹材。或將漕使輅。或剖符簿郡。或倅丞于州事。或撫輯于縣封。並質歲成。克厭朝賞。宜就增于榮秩。且究懋于乃勞。成命罔私。余訓無忽。可。

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益州楚經可尚書比部員外郎太常博士知越州蕭山縣王簡可尚書屯田員外郎殿中丞前知封州劉直溫可國子博士太子中舍知漢州綿竹縣趙壹可殿中丞制

敕具官楚經等。尚書曹有比勾掌屯之員。中朝臣有師庠盾省之屬。各著官簿。以陟吏資。惟爾等智效事經。辭引朝紱。或勤于外補。方贊郡條。或續乃舊勞。累光縣譜。並蘄闕來上。質歲有周。宜序美資。交獎成績。毋或懈位。以忝懋功。可。

尚書比部員外郎提舉兗州仙源縣景靈宮晁遵可尚書駕部員外郎國子博士通判南安軍徐紹齡可尚書虞部員外郎殿中丞集賢校理知復州王琪可太常博士太子中舍知鬱林州查冲之可殿中丞制

敕具官晁遵等。深功之蹈涉。祝勞之殿最。我有彝法。付之攸司。以爾等早服仕階。進班朝次。或華顯郎署。或頒弁經庠。或文雅游書林。或廉端備儲案。並緣外補。參積歲勤。然方奉眞祠。倅軍壘。守支郡。撫遐陬。宜即官成。序進恩等。今以駕曹虞務。蕪野盾省之屬。分以命之。其各無忽。可。

十二考人前權建雄軍節度推官張行成可著作佐郎奏舉人前南安軍錄事參軍慎況可大理寺

丞制

敕具官張行成等。國朝考吏。雖黃綬一命。皆責在銓審。而覆于殿庭。矧厥累勞。固用稽實。以爾亟參調補。咸寡悔尤。或年老應于赦條。或保任列于公牘。宜從信賞。于以懋官。秘省卿曹。各備其屬。可。

十二考人前權保康軍節度推官田穎可著作佐郎奏舉人前陳州司理參軍孫淮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田穎等。問者詔書以吏久不遷。始限考法。才而可任。參賞舉知。蓋因方任人。非可以一故也。惟爾等或從事戎幕。或訊獄輔州。年勤應條。薦狀符格。覆自銓啓。恢于余求。省屬卿丞。各服榮序。可。

前權清海軍節度掌書記林杞可著作佐郎前明州錄事參軍錢訪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林杞等。或士類美林。或王門遺緒。並沿官牒。久服銓流。杞以作記之工。載華戎府。訪以督郵之敏。流澤藩掾。蔚能累牘。鉤課如書。蓬丘佐員。棘路分案。各踐榮次。無忝爾知。可。

大理寺丞通判鼎州鄭臾可太子中舍衛尉寺丞知益州成都縣王景良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鄭臾等。補吏有資。施政惟敏。比緣卿尉之選。分任邊州之遐。或協贊守條。或懋成孝課。並緣歲滿。宜獎職勞。儲案通閑。法丞署局。各祗榮次。尚續來勤。可。

十二考人與元府觀察支使張肅可著作佐郎奏舉人前真州錄事參軍張孝友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張肅等。載名銓符。展體官次。或序才累牘。委公車之封。或結課周星。無杜陵之殿。並列在奏籍。應于賞科。闡臺佐郎。棘位丞尉。勉服並命。思稱懋官。可。

十二考人前益州節度判官尚頌可殿中丞奏舉人前權鎮州軍事推官林高可著作佐郎前真定府錄事參軍張立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尚頌等。夫中御之丞列朝品。著書之佐參仕彥。司刑之屬選吏文。皆敍才之榮塗。勸勞之優秩。以爾等咸有成績。調于中銓。或年考寖深。或保任狎至。質諸功狀。符厥賞科。宜並命于華聯。俾陳力于來效。可。

大理寺丞知蘇州長洲縣薛紃監杭州糧料院杜直並可太子中舍光祿寺丞通判海州石延年可大理評事監徐州鹽稅務王諄可光祿寺丞監霸州鹽酒稅馬湜監潁州酒稅李熙政並可衛尉寺丞簽署鄭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王政路可將作監丞太常寺奉禮郎監開封府陳留縣鹽稅務晁仲紘可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薛紃等。胄緒之良。材敏從政。率階京署。參服吏文。或化協郡條。或最閑縣譜。或幕籌甚婉。或局利載登。並稽三歲之庸。宜升一等之秩。儲寮卿案。各懋乃官。可。

將作監丞王拱辰可著作郎直集賢院制

敕具官王拱辰。夫東觀之論著。麗正之刊輯。皆漢唐樂育之地也。非曰時彥。疇允恪居。以爾等煖煖和藻。尊韜映。縣辭等。擢冠士科。尋補匠卿之僚。仍倅州廳之政。而洊銜家卿。頗隔歲成。比召復于故聯。且自陳于素蘊。乙篋可喜。給札有規。逮閱試言。茲顯能賦。宜通秘丘之籍。兼光書殿之舉。欽服朝紳。循致翹階。

可。

太常博士直集賢院韓琦可右司諫供職制

敕具官韓琦。昔蕭望之有言。以諫官補郡。誠大惠也。然朝無淨臣。所謂憂未而棄本。朕甚疑之。今茲擢才。實曰稽舊。以爾器質純茂。識略淹該。名高俊科。職在文館。嘗倅事于京劇。旋贊書于財煩。官成有聞。朝論惟穆。鄉觀奏牘。求引邦章。雖御使省之行。屬闕言責之補。且告猷近署。與頒條外藩。循名既殊。所益良重。宜懷往授。以服寵榮。兼去儀臺之名。尚仍仙殿之局。企仔忠鯁。副此奬甄。可。

授趙元昊開府儀同三司依前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三歲而郊。迺修常祀。四海以職。同藏上饋。屬暫既施之辰。普均慶賚之典。眷我良翰。撫于西人。圖成效。用藉嘉獎。具官趙元昊。資植端厚。器局沈和。克負家聲。光啓王爵。繼衣以故造爲美。甲令以能世稱忠。邊最數聞。時事狎至。自礪孺前戒。妥佑後升。輸珍實來。閫閫惟謹。罄露乃心之恪。益昭維屏之勳。宜錄久勤。用參信賞。夫均儀公府。酬勞采食。實租奉之數。叢典冊之華。蓋爲寵章。並照方國。於戲祀惟大事。爾協其恭。邦介純禧。爾預其錫。當懷褒遇之渥。毋怠輯綏之經。往哉若時。欽對余命。可。

尚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李溥可三司鹽鐵判官制

敕具官李溥。蘊踐秀科。久勤吏事。濯纓通籍。漸翼爲郎。逮預書林之華。典輯守麾之政。積資逾久。應務爲宜。緊鹽案鐵官之煩。有歲成月要之劇。今茲缺屬。是以求才。往倅計文。尚遲來效。可。

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柳植可三司鹽鐵判官制

敕具官柳植。國朝合三使之任。商萬方之利。置副率屬。用相維權。缺員之舉。緊才是擇。以爾志尚凝簡。謀略淹該。夙懷懿文。遂踐高第。尋被陵丘之育。久帖苦林之直。況剖符名部。去輒見思。遷籌會府。試于已效。比蒙愼求。爲望。對記爾言。而綽有兼資。可備煩使。宜仲饋餫之器。分贊鹽鐵之務。遲乃成績。光余類能。可。

右正言直集賢院吳育可三司戶部判官制

敕具官吳育。左右之曹。諸案爲劇。分贊使範。允歸才舉。以爾言行儲敏。吏雅兼資。濯纓諫垣。抱璧書府。緣蓋實。試乎財煩。操籌所更。奏刃彌熟。宜居地版之佐。姑重計文之選。可。

侍御史馬絳可三司戶部判官制

敕具官馬絳。大地官有聯。使介爲重。缺員之補。緊材是擇。以爾性理淳暢。行能廉簡。久試吏事。階服憲僚。雖夙夜以者公。實夷遇而行已。宜擢兼局。俾效所長。惟鹽版上計之繁。有衰征愼賦之要。往茲乃職。佇覩厥成。可。

郎中員外郎南郊加恩制

敕具官某等。朕親執玉幣。祇見郊丘。合祛神祇。嚴祀祖考。肆我皇士。服勞于公。適圖廟堂之內。宜先慶賞之舉。爾等學優而仕。吏飾以文。早陟朝闈。進郡郎位。外內迭治。材謂兼資。蔚如國華。光我俊彥。既決柴之俊事。方舍爵以差勤。或淮視卿曹。或遞加勳籍。往習嘉命。無替恪誠。可。

館職朝臣南郊加恩制

敕具官某等。朕昨以推策候長。練歲習吉。灌鬯清廟。燔燎泰壇。既尊親以侑神。乃祓福而灑澤。爾等學富而敏。行周而和。咸奮辭華。充我朝選。進預金閨之籍。分裁石室之書。宮政協修。士譽彌藹。比縟儀之並講。遴信賞之遂行。或攷侍祠之勞。或旋宿業之效。遞舉勳策。且對榮階。緊乃洽聞。虔此亮命。可。

楊崇勳父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秦國公制

敕乃者竭誠禮宗。肆類尊考。實受純嘏。洽暢茂恩。爰列褒親之條。參國錫類之賞。首閱侯籍。宜煥世德。具官楊崇勳父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全美材資。忠淳並裕。介而難進。勇且知力。包義府以自高。撫生汗而永慨。任雖壓陣。處則有餘。藹然身支。列在人傑。勤庸稔于帷幄。威望著于藩垣。光我臣鄰。本之義訓。曩旌遺烈。屢賁幽塗。雖服袞之戲華。顧苴茅之未啓。龍舒胙國。躬桓飾圭。並示漏泉之榮。益紓霑露之感。可。

元憲集卷二十四

外制

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石中立除尚書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制

敕。登賢于朝。所以贊機務。均逸于位。所以優考成。矧左戶亞卿之聯。西清別殿之職。合是寵數。且解近司。以爾具官石中立。文雅兼資。夷素無競。早階朝弁。遂服禁材。自書命于掖曹。旋升華于侍從。藹然休問。溢于公朝。鄉耦社璋之姿。入參槐鼎之重。左右大政。勤勞厥躬。年序甫周。道中彌勝。宜適終謙之吉。惕嬰賦政之煩。特進寵名。仍光祕秩。往膺兼授。尚對徽恩。可。

著作佐郎監洪州酒稅鄭修可祕書丞監檀州稅務于可度可太子左贊善大夫制

敕具官鄭修等。籍佐京司。勤宣吏局。或權財官醵。或收算門征。並循齋伐之規。來滿計年之格。宜酬善狀。擢冀外朝。書省郎遷。儲坊序拜。姑仍續課。尚詎終學。可。

大理寺丞監南劍州商稅張鑑可殿中丞簽書西京留守判官廳公事王珣瑜可太子右贊善大夫制

敕具官張鑑等。或席蔭效官。或緣儒補吏。鄉綜卿屬。參委事經。都幕借籌。郡征書最。率授考法。來詮歲成。殿監有僚。宮坊著籍。宜爭賞典。並昭朝聯。可。

太子中舍劉德之可殿中丞大理寺丞溫嗣良可太子右贊善大夫制

敕具官劉德之等。咸以吏勤恪于官次。或縣章歷試。多列最凡。或豁牘見課。近臺澄雪。並越歲成之日。宜偕朝渙之恩。眉省分聯。儲坊有籍。各祗榮序。尚服攸箴。可。

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尚書都官員外郎晁宗簡可尚書司封員外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鳳翔府崔嶧可尚書都官員外郎太子中舍監登州酒務王懿大理寺丞知南雄州陳鑄並可殿中丞大理寺丞知幅州長溪縣鄭戡可太子中舍制

敕具官晁宗簡等。並稱吉士。參服具發。或使載糾循。近承朝委。或州符倅守。交輯政經。或卿屬佩縣章。或宮官掌酤利。雜焉會課。咸克應條。郎省分曹。殿庭贊府。逮于儲案。莫匪朝榮。即寵爾勞。用信吾賞。可。

尚書比部員外郎知房州徐弁可尚書駕部員外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楚州沈周可尚書都官員外郎國子博士陳宗續可尚書虞部員外郎殿中丞監台州商稅趙德亮可國子博士大理寺丞知一案原缺字州酒河縣張利可太子中舍制

敕具官徐弁等。夫序官之方。貴實爲效。功賞所值。寄于平衡。茲乃一通遐而均勸沮也。爾等並緣仕牒。參服王畿。或郡縣布條。或閨臺引籍。或貳藩有最。或征旅載勤。咸以歲成。列在恩格。星闌郎選。米廩胄師。逮于儲坊。亦寵朝紱。差次而授。各竭乃衷。可。

大理寺丞知咸州趙祐可殿中丞知雲安軍李敏可太子中舍制

敕具官趙祐等。各服吏資。參補卿屬。羅分遐徼之守。通嗣前勞之庸。計最上聞。恩典無廢。陪官盾省。引籍震坊。有著于朝。且寵其任。尚結終課。思綱序遷。可。

殿中丞監在京豐濟粳米倉李宗傑可國子博士大理寺丞尚正德可太子中舍制

敕具官李宗傑等。或經生服官。或蔭格延賞。智效茲久。歲成歷更。而參掌倉儲之煩。外司酒利之筦。通質前課。抑惟舊章。國胄清階。震坊華籍。宜從並命。且寵稍遷。可。

大理寺丞知河南府登封縣李虞卿可太子右贊善大夫監河陽清酒務聶德一可太子中舍制

敕具官李虞卿等。並飭吏資。旅參卿屬。或邑圻敏政。或官轄庀司。斲伐于朝。甄勞滿歲。訖無殿狀。胥協寵階。宜對踐于儲坊。且通榮于閨籍。益虔官守。尚對恩褒。可。

太子中舍劉世寧可殿中丞大理寺丞劉文正可太子中舍制

敕具官劉世寧等。醇謹服官。綢繆累課。或序華儲禁。或列案刑卿。率職殊聯。稽勞比牒。宜錄歲成之效。迓遷朝著之榮。可。

尚書虞部員外郎侯渭可尚書比部員外郎殿中丞楊歸一可國子博士制

敕具官侯渭等。夫展體營職。臣所以事上。計課遷秩。朝所以懋官。績苟有成。恩必爲遷。以爾等階榮仕牒。陳力公家。藉預閣臺。政更郡邑。比獻累勞之狀。率符覈實之條。郎署有員。經庠列局。各欽明命。往服乃僚。可。

尚書都官員外郎前通判宣州江鎬可尚書職方員外郎殿中丞通判秦州董經可國子博士制

敕具官江鎬等。國家敍材之方。考績爲實。故吏無內外。三歲一比。以爾等或躬蹈儒訓。或善襲世謀。並飭文來。引朝禮。爲參倅事之選。且寄類能之勤。涉此閱成。咸以課舉。服狀有次。增秩爾宜。司域美曹。教胄品。各服朋賞。用勸庶工。可。

太常博士通判滑州王述可尚書屯田員外郎殿中丞前知雜州徐起殿中丞通判安肅軍祁可久並可國子博士制

敕具官王述等。故事。考吏必計功。限歲而面陟之。若官參外聯。身隔歸課者。乃稽成即授。益示明勸。以爾或論秀篤仕。或承學中科。並濟吏資。稔服朝範。爾述適居輔郡。贊我帥臣。協用教條。能醫風力。起與可等。任在邊疆。狀集攸同。勤庸相當。褒擢非吝。宜承郎宿之務。且進經庠之師。勉跡攸箴。毋忝公賞。可。

太常博士通判潤州謝徽可尚書屯田員外郎殿中丞通判沂州張薦可國子博士制

敕具官謝徽等。夫郎官博士。皆往代之高選也。因革雖異。名品尚優。制厥朝聯。往待功次。以爾等踐揚閨緣。飾政經。或停事閩區。甫從臨遣。或贊條沂水。未及代還。並當歲月之遷。難稽善最之賞。各循華級。益清規。可。

尚書駕部員外郎知龍州張舜元可尚書虞部郎中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明州皇甫宗孟可尚書都官員外郎殿中丞通判沂州周踐可國子博士制

敕具官張舜元等。昔虞書考績。周家大比。率用三歲。以覈衆功。國朝因之。所以賓官成稽古道也。以爾等蓄士檢勤。膺政經。或承學中科。或富文飾吏。並參華朝紱。營職郡條。遐俗安安。善部澄一。雖守塵關掌名異。而類能稽伐之理。均功狀可嘉。恩典并容。序升郎秩。改服師庠。勉膺即授之寵。用穩有彝之制。可。

尚書虞部員外郎知同州張師錫可尚書比部員外郎殿中丞知端州趙時殿中丞通判秦州楊文舉並可國子博士制

敕具官張師錫等。夫臺郎有總勾籍領者。于諸曹爲劇。學官有訓課國子者。以博士爲優。分職雖殊。公選重。以爾等或食德之裔。或通經之良。並久服朝班。分攝州任。剖符倅事。限關踰嶺。附課來會。增秩有常。懋所居之勤。且階即授之寵。可。

西京作坊使知洛州張明可左武衛將軍權判右金吾衛仗六軍儀仗公事內殿承制蔡州兵馬都監裴化鱗可左千牛衛將軍權判右金吾衛仗公事制

敕具官張明等。夫環衛建官。有經武執刃之率。微循接隊。有慎衛訓仗之禁。分職乃事。時惟寵名。以爾明服使勞。攝藩符之重。以爾化鱗。鄉由殿省。營州旅之屯。並通勉公家。驅馳晚節。深念使藩之效。久要補之勤。宜換峻班。特均優秩。且參華于引籍。實貴號于衛珠。勉爾寅恭。以對褒擢。可。

前尚書金部員外郎王惟正前太常博士李東之並服闋可復官制

敕具官王惟正等。向以權閥家庭。解官朝紱。並遵經禮。克守通喪。燕穀莫周。直麻有吃。可珍外秩。抱絕尚

暫各將還次之恩用光移孝之美可

前尚書比部員外郎張師錫服闋可舊官制

敕具官張師錫羅內艱自解榮籍華首而蓋素韡有終宜因禫祭之除往復朝聯之班勉思移孝且體斷恩可

前國子博士梁惟吉服闋可舊官制

敕具官梁惟吉頃嬰家疚言謝朝聯燧穀再新禫祥有訖復從王事茲實禮經勉循移孝之方姑踐服官之舊可

前秘書丞馮適前秘書丞集賢校理彭乘並服闋可舊官制

敕具官馮適等嚮執親喪自褫朝紱並銜終歲已及外除嘉克蹈于禮經難久辭于王事宜還舊貫勉服茂恩可

殿中承致仕田儼服闋可舊官制

敕具官田儼冀將家戚遂離官次喪期有訖朝恩惟序宜還盾冑之秩尚遂鄉閭之歸可

前殿中丞魏莊等服闋可舊官制

敕具官魏莊等羅者各執親喪並去官次苴麻如禮燧穀再新宜散祥琴之哀復還朝弁之吉斷恩移孝欽我寵章可

前著作佐郎馬沆前大理寺丞蘇安世並服闋可舊官制

敕具官周沆等羅遭家艱並去官籍禫祥有數燧穀載新宜抑孝心之隆復還王事之守斷恩展體用適禮經可

前光祿寺丞錢揆服闋可舊官制

敕具官錢揆嫌執親喪自離官籍奄終祥禮已復故常勉勵移忠之心姑還主膳之次可

前大理評事丁琢服闋可舊官制

敕具官丁琢羅服親艱憫勞七年憔然去職訖北終喪官仰御琴之哀復還聽棘之局可

前太常寺太祝林克讓服闋可舊官制

敕具官林克讓嫌屬家艱俾解王事喪期有數祥祭遂除宜服故官以副前績可

沿堂五院承引官將仕郎守京兆府別駕張昭吉可右千牛衛長史充沿堂五院副行首制

敕具官張昭吉祗事宰庭編名府屬職于晉道協乃幹恭宜進敍于缺員且副升于右列兼榮衛佐勉服朝恩可

起居舍人知諫院姚仲孫可尚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制

敕漢家以文中御史參遷日唐制以郎知雜事雖官儀明其緣飾風采濟于幹用然後能振綱紀而澄姦伏也我有公遷屬之名材以爾具官姚仲孫虛給自將和正無拒早服賢舉亟給吏勤蹤帶朝貴之華人

諫署之列重以言責涉于歲期嘗疇厥勞進序清秩而造膝瀝解視履有方善非近名直不爲訐迹其尚宜渥寵褒俾階左戶之榮改率南臺之屬樹聲揚枉茲有望焉可

監察御史嚴行高若訥可尚書主客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裏行制

敕殿中具官高若訥志操清淳風宇韶令早繇辭等權在雋科自褫巾于仕塗遽引籍于朝紱曾膺他客休有聲比緣慰薦之章寓行察視之列國攸司大校徵課有成適遇襲期當懋恩典俾升郎位之榮且參殿之憲往服兼命無懈迺誠可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夷簡元隨袁宗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充教練使制

敕某下元隨袁宗早率隸勤咸懷忠事屬吾元弼均逸近藩嘉其執侍之良協乃施除之次綬紆庠秩憲武勳併示寵私勉懷祗恪可

贈太保中書令王曙元隨高貴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充教練使制

敕某下元隨高貴早繇家隸事予台臣屬茲終位之哀軫以服勞之舊正名牙職攝寵朝階勉尚還恩以初惠可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監祭酒知溪洞峽州軍州事兼監察御史武騎尉舒通晏可加冠騎尉制

敕其官舒通晏邊種推豪世官內屬久祗驅事能裏朝規展全出徼之俘彌顯來王之節勝章自達疏賞宜俾進勳名用光忠效可

潞戶命龍潘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監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制

敕奉州永寧寨潞戶命龍潘乃父以祗服世勞奉承邊略俞遺緒業屬爾後昆繼軫淪亡次須紹襲宜擢于軍籍俾保訓于族人仍視官榮且識吾圉可

元憲集卷二十五

外制

翰林學士承旨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章得象加階食邑實封制

敕朕以天正上元昧爽冬至，親旅備物，拜貺于郊，參賴左右之臣，協敷陟降之禮，亦既均福，茲用懋官，以爾具官章得象，理識清明，風姿高劭，早服榮序，濬發懿文，人以代巽風之辭，居常無溫樹之語，洊疇時望，升冠禁庭，會崇配于嚴陵，咨領使于容蕭，緊爾儐導，成我肅恭，固當進于榮階，衍以多邑，且旌親近之選，兼茂講求之勞，益綏善猷，往敷徽數，可。

入內東頭供奉官于德源可內殿承制制

敕具官于德源，恪職禁庭，序勞使籍，凡更指任，咸著勤庸，慎祕殿之參承，訂外朝之拱集，宜從超拜，用示優寵，益勵乃誠，無忝官次，可。

入內西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周惟德可內殿承制制

敕具官周惟德，以懿愿之資，補禁嚴之籍，率力彌厲，將超序班聯，惟承命于殿中，實均儀于朝右，往祗優渙，無廢前庸，可。

內殿崇班焦宗約可內殿承制制

敕具官焦宗約，食德侯家，聯榮戚里，仍偕累課，遂服華班，緊爾好逑之宗，乃余自出之懿，式嘉婣近，奄及淪亡，矧遺札之上聞，且令夫而爲請，宜緣永悼，特渥寵章，俾進殿塗之隆，無爲世閥之忝，可。

內殿崇班曹傳可內殿承制制

敕具官曹傳，重侯之門，藉蔭而仕，風華有裕，謹敏自將，服在榮班，無忝勳閥，矧中闈之昵屬，輔良治之美才，宜進殿聯，且光親籍，往祗渥洽，罔懈踐修，可。

內殿崇班夏元規可內殿承制制

敕具官夏元規，地承勳胄，名列禁班，拳勇知方，敏勤無累，眷言乃父，方總衛帥，授恩典之常科，庇身支而有請，所宜進秩，用獎教忠，勉服內聯，以光華閥，可。

太常少卿張宗誨可四方館使文州刺史知貝州制

敕，賓館置使，方奏是司，州符長人，郡寄爲重，允是蕃獎，騶于兼材，以爾具官張宗誨，風力精明，志用洗果，出于槐鼎之緒，濟夫凡案之資，久服朝聯，遂階卿亞，中外所歷，閫閥已彰，然怡乎有初，既紀聲於井臣，論兵之奏，益嘉徇國之謀，將適所長，固當易授，宜均榮于外著，且增采于禁班，勉佩袞章，以紓忠君，可。

奏舉人前權邢州軍事判官胡思聰可著作佐郎制

敕具官胡思聰，鄉秀榮名，吏銓隨牒，鄉舉賓貴，介在邊藩，賞有將漕之臣，晉暨通閭之士，咸條善狀，分其攸司，聚實孔彰，懋勞惟允，陟于祕佐，勗乃官成，可。

前同州馮翊縣令張造可著作佐郎制

敕具官張造，吏銓結課，最晨有常，詔恩舉知，保任爲重，向非佳吏，局光清選，以爾早服懿行，容罪任科，廢以自將，文而毋害，頃宇偶于大邑，能寡悔于厥躬，齊伐上聞，薦章可復，佐于秘局，於乃官成，錄以成章，終素年，可。

奏舉人前揚州觀察支使黃昌齡可著作佐郎制

敕具官黃昌齡，久稽中銓，累賓大府，雖本階門蔭，而見許吏資，薦寵狎聞，襟淪可恤，官爰遷格，遂序京曹，往佐著書之庭，尚酬人幕之畫，可。

朔方府兵曹參軍王贄可著作佐郎制

敕具官王贄，文敏中科，身言補吏，接于京劇，再結歲勞，府列薦辭，朝無吝賞，擢佐著書之職，向須聚曹之陞，可。

奏舉人前應天府推官謝郛可著作佐郎制

敕具官謝郛，材服俊良，行歸廉素，鄉縣科選，見重賓筵，宗工外臺，連啓交薦，擢參書省之任，姑后吏辭之賞，可。

奏舉人昭信軍節度推官前知興國軍大冶縣事監買茶場張經可著作佐郎制

敕具官張經，藝文而仕，廉智自將，再耳賓筵，參司利權，薦能累牘，稽實盈條，宜佐局于蓬丘，且漸榮于鰲

羽。可。

奏舉人前湖州烏程縣令王稷可著作佐郎制

敕具官王稷。推秀士林。階勞吏牒。綰銅破選。製錦無傷。近署薦能。外臺舉最。章交軍府。課協銓條。宜升譏著之佐。且寄品流之賞。可。

奏舉人前江寧府上元縣令兼管勾府學任凱可著作佐郎制

敕具官任凱。丘園之良。造秀階選。雖被巾補吏。而挾策名家。蹤徇守臣之章。俾興郡學之法。兼宰劇邑。姑慰後生。風政並修。慰薦尤數。宜用銓部之啓。擢佐史籍之郎。勉服恩華。尚寵儒業。可。

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舒州趙溫瑜可尚書駕部員外郎尚書虞部員外郎知道州譚嘉言可尚書比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趙溫瑜等。階蔭宿官。勞勞引籍。或布宣郡詔。或通刺守符。歲課上聞。郎選惟序。宜均郎授之寵。且懋稍遷之勤。可。

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王曾男太常寺太祝紹可將作監丞禮部尚書知亳州晏殊男明遠可秘書省校書郎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薛奎親姪男房孺可將作監主簿尚書戶部侍郎知應州陳堯佐親孫男知愚可將作監主簿尚書戶部侍郎知永興軍范雍親孫男子初可將作監主簿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尚書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程琳堂弟溫瑜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敕具官王曾男紹等。稟和令胄。服業素風。率在妙齡。未參初仕。適因誕節。旅集慶儀。乘嘉會之均休。復乃親之言念。願延賞典。以啓榮階。循敗舊章。俾覃渙渥。卿曹書省。正秩試官。差序以陞。勿忘祗勵。可。

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張逸外孫姚毅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敕具官張逸外孫姚毅。越在童牙。甫親師塾。惟乃外門之懿。時余邇列之良。方寵與藩。翼惟飭澤。宜試榮于匠屬。尚慰心于丹黨。可。

皇姪故如京使從善可贈刺史制

敕具官從善。宗籍之英。毛藩衍祚。早被恩于敦族。亟階寵于陪官。洊服使華。克敦朝矩。方竚麟趾之盛。參固犬牙之封。而遽沴弗瘳。殲良遽及。眷言短歷。深軫余懷。特升號于竹符。且歐儀于密印。魂而有識。尚或嘉茲。可。

中書試西上閤門使除懷州刺史制

敕。文武之効。濟治式均。出處之寄。惟才是擇。矧州部之雄重。有民政之撫綏。必俟茂庸。乃付茲任。具官某。志懷沈果。謀術淹該。服煩使而有初。謹美材而滋久。風華自飾。忠謹內充。白列職于禁闈。實練儀于朝著。訖無貳事。休有厥勞。酬其使範之誠。易以价人之重。矧茲近輔。屏于中邦。有旌纛以輔威。有走符而分契。政之厲則與歎于閭里。化之得則蒙潤于京師。今茲作牧之榮。可亮簡心之極。宜思尤效。以篤前庸。無俾

刺舉三河之人。專美于漢牘也。可。

落軍權正授團練刺史制

敕。國家經武有常。懋功至懼。苟勞于久次。則寵以番休。亦將均燕率之宜。一中外之使。具官某。志懷雖果。委局雄嚴。早奉戎昭。進司王衛。訓顏行而知勇。肅師律以無譁。忠效著聞。歲期屢易。特峻圭符之數。用酬夙夜之勤。往踐使聯。罔替嘉績。可。

管軍加團練刺史制

敕。王者崇衛帥兵。分建營府。必咨忠慎。以領訓齊。具官某。早志戎韜。洊階勇爵。自撫循于爪士。克鎮壘于笳和。歲月屢周。勤勞罷懈。稽功有典。進秩爲宜。遙視圭符。敍升師領。益輸亮節。以服明恩。可。

京西路轉運使尚書度支郎中楊日華京西路轉運副使尚書主客郎中林雜三門白波發運使尚書比部員外郎王隲並可加勳制

敕具官楊日華等。朕以勵者先後陪陵。西幾藏役。眷言經用。參責敏司。迄事在辰。計功有典。以爾等各綜吏伐。分領使權。或調食于寰封。或董舟于河次。率勤供億。胥濟繕營。勳級之華。朝章惟重。保書十策。用羅厥官。益勵風聲。且稱甄獎。可。

尚書主客郎中判大理寺司徒昌運加柱國國子博士權大理少卿公事呂紹寧加輕車都尉國子博士通判齊州淳于佺殿中丞周孝孫審刑院詳議官太子中舍李倩並加上騎都尉制

敕具官司徒昌運等。朕鄉以官司之繁。法禁惟錯。倚請託庇。日以益滋。頗末相違。遵用雖據。是命爾等設局而審蔵之。彌歷歲躔。協比曹屬。而能分條輕重之目。總括繁簡之中。成信載勤。列牘來上。其有宣力參半。補吏外邊。逮此閑庸。罔當均賞。宜並升于勳籍。且增勸于朝猷。欽踐寵階。毋替厥服。可。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知亳州范說可尚書祠部員外郎國子博士通判成德軍陳及可尚書虞部員外郎右贊善大夫知汝州梁縣呂師簡可殿中丞制

敕具官范說等。尚書諸曹。參知承務。洵盾華省。咸率屬僚。因其階級。式敍功次。以爾等早勤智效。祗服朝規。或預校中經。正簡編之謬。或往蒞外職。成郡縣之勞。並攷敏司。莫匪嘉績。時其歲滿。易乃官聯。增秩以習。勉終來效。可。

尚書職方員外郎知歸州沈厚載可尚書屯田郎中殿中丞知平定軍樂平縣張傑可國子博士太子右贊善大夫通判吉州晏融可殿中丞制

敕具官沈厚載等。夫稽功緒。陟官成。頻之歲期。蓋有彝法。故廣考績而周大比也。以爾等或學古優仕。或隱陰累勞。爲于吏資。服我朝著。並緣郡縣之績。參有新故之勤。通會課條。率應恩格。郎曹茂秩。庠局美聯。逮于盾省之華。咸稱閨籍之選。各懋終譽。無忝稍遷。可。

太常博士前知富順監戴翼可尚書屯田員外郎太子中舍通判蔡州王康可殿中丞制

敕具官戴翼等。夫尚書以舉田爲郎。鈞盾以中御率屬。皆一時功次之選也。以爾等或鄉秀來任。或經術

自將。咸服吏資。寘我朝綏。惟翼遠勤巴徼。而成課可甄。惟康近倅汝南。而前勞未錄。閱于考簿。協乃歲成。宜懋當遷之資。益圖報稱之效。可。

十二考人前權資州軍事判官孟化成可著作佐郎奏舉人前彬州宣章縣尉監溫州大富南監張

上遜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孟化成等。各沿吏牒。亟調銓流。或從事戎旃。久而無過。或商功鹽策。訖于有勞。憫其歲日之淹。嘉乃監可之薦。宜從陟狀。進服榮章。祕局卿丞。毋忝分命。可。

十二考人鄆州觀察支使王爲可著作佐郎奏舉人權鄆海軍節度推官吳感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王爲等。國家旌宿官之勤。明舉善之法。合以求士。宜無棄才。以爾等早調銓符。並隨資檄。或績勞書考。已及周星。或沈鴛仲知。見稱累牘。嘉聞吏啓。俾陟京聯。郎佐卿丞。各服褒命。可。

尚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判二司開折司兼提點催驅公事十餘可尚書工部郎中制

敕具官王皥。積星蔚然。著象郎位。若馴工官贊事典者。又俊選之極摯。以爾家慶懋厚。材資幹練。蘊蓄辭藻。茂擢秀科。游服朝綾之聯。久更書殿之直。爲縣繇郡最。參理計文。當逆受鈎考之煩。罄推行靡密之效。質乃歲課。愜予褒章。宜正屬于列曹。尚宿業于司會。勉恪新命。滋樹令猷。可。

尚書屯田郎中知曹州陳師古可尚書都官郎中尚書職方員外郎通判荊南府吳有鄰可尚書屯田郎中制

敕具官陳師古等。臺郎有督中都之隸。殿翠田之實者。本朝遷補。率以茂材吏處之。惟爾等咸踐秀科。久通榮籍。官宿其業。吏飾以文。或剖符爲州。地切寰服。或倅條分政。事叢督府。且有舊課。列之攸司。三周質成。連最當陟。宜進星鳥之次。益蹈羔羊之規。仍懋來勤。俾久于職。可。

和州司馬范極可泰州司馬制

敕具官范極。早籍銓流。游罹殿格。爲坐勢交之援。實從軍佐之遷。屬乃禮婚。大霈恩號。滌瑕有典。易地爲宜。勉新令圖。尚弭前悔。可。

林獻可移袁州司馬制

敕具官林獻可。爲者果于貢辭。寘在班籍。繼繇賄墨。謫佐軍司。而靡念省非。輒復干上。託緣夢寤。陰濟憑仇。迹其初心。弗忍嚴譴。俾移遐郡。且警狂夫。尚記昔言之忠。俾仍典午之籍。可。

三司戶部判官尚書刑部郎中劉賽可尚書兵部郎中制

敕具官劉賽。臺郎之選。雖有彝序。至于內外兵之劇。則高才異最者處之。以爾文行交修。風采兼劭。久紆朝紱。游攝郡壘。治無苛聲。去有餘頌。早旌吏伐。參握計籌。曾未踰時。輒以居部。比緣財使之缺。復被召還之晉。官雖屢移。課則通考。宜繇司寇之案。升備夏卿之屬。且勤會要。用服寵甄。可。

尚書主客郎中知潭州夏侯彧可尚書金部郎中制

敕具官夏侯彧。昔漢二千石有治效者。輒賜書勉勵。增秩賜金。國朝稽勞懋功。即賞于外。亦其義也。惟爾

錢穆科之日。通吏師之學。游懷章而出守。亦馳傳而糾刑。貢我周行。多歷年所。頃資硎刃。入贊計籌。而湘潭之邦。符竹須代。輟以居部。會其質成。按有司之類能。通三載而論績。日因善狀。爰俾敍遷。司珍劇曹。應宿華選。寵之新秩。時惟勗哉。可。

熟戶訥喀約蘇可本族軍主制

敕具官訥喀約蘇。世豪西鄙。結隸諸酋。善稟朝規。協祗職事。蠢茲寇盜。奸乃禁防。嘉戰捕之有勞。顧賞勸而斯允。俾遲族帥。用獎戎昭。可。

環州蕃部沃協等可本族副軍主制

沃協等世保驅陲。地雄種落。眷言乃父。實主圍兵。奄遺凋殞。固當嗣襲。矧見推于尺籍。宜並副于軍幢。勉服茂恩。用光先職。可。

殿中丞馬坤崔中正薛貽應並可國子博士制

敕具官馬坤等。各服吏勤。序升朝品。勵廉隅而有素。守科指以無違。歲蕭游周。功簿來上。嘉其寡過。協乃推恩。宜並命于經庠。且勸能于官次。益敦素履。無廢前勞。可。

登仕郎太常寺太樂正張用成可太樂署丞將仕郎守太常寺太樂署副樂正張惟慶可太樂正太常寺攝樂正孟化琮可將仕郎守太常寺太樂署副樂正制

敕具官張用成等。參習樂華。奉承署裘。率工師而宿業。彌歲歷以書勞。官缺備員。籍當次補。或進丞本局。或聯正爾司。各服寵階。罔替成效。可。

王拱辰父可贈太子中允制

敕。乃者恭郊扈之享。報臣工之勞。均覃茂恩。并寵先烈。所以勸存追遠。納人子厚者矣。以爾具官王拱辰亡父具官某。惠和厲敏。端平懿固。序調銓檄。參尹縣圻。晚賦歸來之篇。善訓過趨之嗣。冠升材等。優啓士途。逮垂紳之造朝。已瞻岵而銜感。永惟知子。光我得賢。宜獎教忠之風。且光通籍之贈。賁于幽漠。尚或歆榮。可。

尚書吏部侍郎知樞密院王隨加功臣食邑實封制

敕。朕昨以母后上仙。山園復土。首咨樞補之哲。專領使儀之雄。亦既祔升。事圖勞瘁。具官王隨。才範沖遠。質業富優。令望稔于先朝。休績參于余治。逮司幾務。實冠近聯。善講本兵之謀。洽聞籌幄之論。獨慈闈褒恒。神城慎終。制定禮文。謹興事典。實繄精力。副我沖懷。今坤廟格思。寶畿訖役。宜霈賞勳之令。且褒同體之賢。功號增華。幹封衍食。併爲異數。茲協至公。往服寵章。距假多訓。可。

贈太傅中書令寇準可謚忠愍制

敕。夫徇義保躬。賢哲罕彙其致。原心觀行。衰沮得伸其公。惟節惠之奮章。實經世之明勸。不有正義。孰旌遺烈。故贈具官寇準。器質莊重。風猷簡貴。威會先聖。綱紀上司。明心若丹。直道如矢。逮余主鬯之日。實乃秉均之秋。屬惟協恭。罔有二事。搏盜言之喧。脅。挾危法以中傷。白璧易汙。貝錦難辨。再罹遐謫。遂歟云亡。

終非零雨之歸。徒軫幽泉之痛。問雖洊伸登宰。追賁寵嘉。而誅行易名。尚闕茲禮。沈蓋碩責。淪于疑論。逝者莫愬。朕甚憫之。證法有危身奉上曰忠。佐國遭憂曰愍。合是休典。慰其塋魂。可賜謚曰忠愍。

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知宗正寺趙槩可尚書刑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趙槩。尚書諸郎。雖功次遷授。至于名曹劇選。則以雅望處之。獨業履清淳。韻宇和秀。早階俊譽。升寘上科。等服書林之游。嗣結軍牙之最。人承尹政。休有吏資。屬請豫章之行。方均渤海之寄。屬余宗籍。慎補乃僚。亟命召還。且俾參攝。眷惟舊課。通敏攸司。宜循載績之規。進聯寇部之屬。欽舉優典。彌勗令猷。可。

奏舉人前撫州司理參軍孟遣可衛尉寺丞制

敕具官孟遣。本偕鄉能。入服銓調。嚮司犴獄。介于江湖。而民挾詐輕。吏困叢密。惟爾善職。訖無煩辭。交章以聞。褒課尤審。宜酬歲考。升佐衛卿。益懋修方之勤。且光擢俊之舉。可。

奏舉人前鄧州司理參軍歐陽宗閔可衛尉寺丞制

敕具官歐陽宗閔。大選條以累勞爲資格。詔書以陟狀舉滯淹。勤庸相當。乃議甄擢。以爾處躬非玷。效智有初。游吏州縣之勞。罔絓簡書之責。灼焉善最。副厥薦言。宜改佐于卿司。用勸能于公路。可。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錢延年可尚書祠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錢延年。世德載靈。儒年筮仕。早嘉學冶之劭。參服讎書之勤。亦既登朝。游俾從政。頃倅州事。自遷家艱。逮闋制而復官。屬稽勞之滿歲。司禮列局。承務有聯。且寵握蘭之資。更光抱槧之業。可。

太常丞直集賢院判三司都理呂公綽可太常博士制

敕具官呂公綽。唐典博士。隸奉常者爲六品清官。蠶制相沿。今選尤重。以爾氣調秀舉。才致敏通。雖籍公臺之華。躬修儒素之檢。以奏技帖仙職。以累伐佐計籌。參會課條。甫越朞閏。宜繇陪棘之屬。進繕置茅之儀。姑爲寵階。尚服煩使。可。

祕書丞知鬱林州黃中可太常博士殿中丞監眞州榷貨務孫祖道可國子博士制

敕具官黃中等。夫考吏之法。駁貢爲先。沿勞限年。按狀遷秩。則政不壅而才有敍矣。以爾等或懿文篤仕。方爲政于海區。或精力肯公。適幹利于江界。並列成課。集于攸司。宜從歲滿之遷。以勸官成之效。禮臺學省。博士有員。即而授之。勉服華顯。可。

殿中丞陳希亮可太常博士制

敕具官陳希亮。襲繇辭等。服我仕途。官舉攸箴。文能毋害。比成縣譜之治。入齒朝紳之華。自上歲勤。參符考目。俾爲儀于漢蒐。且光績于虞篇。往踐榮階。益固清守。可。

前鄭州原武縣令游開可著作佐郎制

敕具官游開。業文登科。絜矩從政。比爲右輔之邑。見舉外臺之章。銓覈上聞。朝恩有典。宜參祕籍。用寵官成。可。

淮南轉運使李昭述男仙卿可試祕書省校書郎制

敕具官李昭述男仙卿。乃父以望郎之華。膺別使之選。授節云始。任子有常。矧鯨序之令門。服鯉趨之清訓。膺茲延賞。必克嗣徽。往試讎書之榮。無忘食德之舊。可。

益州路轉運使楊日嚴男公度可試祕書省校書郎制

敕具官楊日嚴男公度。任子之令。所以懷官勤而延世賞也。懿乃父察使于西州。方促萬里之行。曾無九折之懼。宜榮吏牒。以寵親庭。優舉勳弧。無忝丞沿。可。

廣南東路轉運使龐籍男元昌可試祕書省校書郎制

元憲集卷二十六

外制

大理評事監在京糴衍倉李鄴可光祿寺丞制

敕具官李鄴。地襲華腴。世承燕翼。繇卿屬。參掌國儲。官勤有庸。歲滿無殿。嘉其最狀。稱厥懋恩。俾改麗卿之聯。尚修庾司之職。可。

大理評事知建昌軍南城縣李虞卿可光祿寺丞制

敕具官李虞卿。緣文有資。階陰而蔭。比綵詩讌之秩。外寄絃歌之才。三年質成。百里兼最。膺卿祕屬。令組載華。勉續前勞。尚俟來賞。可。

大理評事監海州沭稅王誨可光祿寺丞制

敕具官王誨。世蔭妙年。相門餘慶。比從外掌。克服攸箴。滿歲敍勞。倍官有秩。宜參膳卿之屬。且酬向邦之繕。勉履寶訓。無忝茂恩。可。

十二考人前權鄜州支使張貴和可大理寺丞奏舉人前知陳州宛丘縣宋孝孫可衛尉寺丞制

敕具官張貴和等。序登仕籍。祗率官常。並效勤吏之風。罕絓簡書之責。比因成課。來調中銓。或敕令之歲年。或薦章之保任。質于彝典。符厥質略。俾補屬于卿丞。且勸能于選部。可。

敕龍元魯，乃父以被詔天臺，揚旌領服，方馨首公之節，且授任子之恩，將責使勞，宜推世賞，免膺學筮，以寵私門，可。

駕部郎中致仕辛惟簡男炤可試秘書省校書郎制

敕具官辛惟簡男炤，迺者詔書，吏有引年辭仕者，許上一子名以補吏，所以寵退身厚世祿也，乃父惟簡老于郎潛，願去朝班，且及恩典，庇嗣之請，今俾往試讎書，勉蹈清規，無忝余賞，可。

前鄉貢進士石洵直等三十三人並可守祕書省校書郎制

敕石洵直等，迺者深詔庶邦，並舉髦士，必加參練，乃允詳求，以爾等署行鄉書，露材貢部，紛懷鉛而就列，咸擒藻以奏箋，蔚有深辭，可濟異等，因其中選，榮以修方，祕局校文，京員錫綬，勉效儒範，以對朝恩，可。

河北都轉運使楊偕姪孫景芬可試秘書省校書郎制

敕具官楊偕姪孫景芬，爾之從祖，久服計臣，比升榮聯，且委雄部，適駕言于使傳，遽餘陰于私庭，貢效云初，延賞奚吝，俾試讎書之秩，用懋貽孫之謀，可。

廣南東路轉運使鄒覃男之才可試秘書省校書郎制

敕具官鄒覃男之才，乃父繇服朝恩，遠督方漕，頻海之部，踰嶺實勤，且援比以上書，願因勞而任子，眷言遐役，宜允所陳，俾試讎書之榮，無忘延世之獎，可。

廣南西路轉運使尚書都官員外郎韓琚男景修可試秘書省校書郎制

敕具官韓琚男景修，以乃父進服朝恩，遠將使漕，眷言踰嶺之部，方責乘軺之勤，受節云初，寄頗有請，因宜延賞，參勵教忠，特試讎書之榮，且盡任子之典，可。

尚書比部員外郎知澤州孫吕可尚書駕部員外郎國子博士通判鄧州吕務簡可尚書水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孫吕等，昔漢明帝有言，郎官應列宿，宰百里，非其人，則民受其害，況樞郡棨倅，藩條者乎，惟爾等或通經而才，或藉蔭而仕，並絜矩從政，瀝纓登朝，而方出應高平，闢掌宛下，新績舊課，通質歲成，宜進諸曹之聯，且光所部之寄，欽服丕命，毋替寵階，可。

尚書屯田員外郎黃洋河催綱劉立言前通判台州閻鼎可尚書都官員外郎制

敕具官劉立言等，懷文飾吏，選俊爲郎，或護漕河渠，或贊條符竹，並階前績，通續今勞，宜循前議之格，進貳中都之秩，兼仍事守，以結最凡，可。

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嘉州郭宗禮可尚書駕部員外郎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祁州成璧可尚書比部員外郎國子博士知貝州歷亭縣成道升可尚書虞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郭宗禮等，尚書郎有掌輿駕鉤簿領典虞衡之職，皆曹劇任要，列于天臺，時惟寵名，以待功次，爾等通經策仕，從政累勞，六計本乎至廉，一心蹈于無懈，或關決州務，或仍宰縣封，歲月有成，凡最來上，遐進某等，咸協乃庸，無渝素誠，忝我休命，可。

尚書虞部員外郎知金州師仲說可比部員外郎太常博士知資州陳堅可尚書屯田員外郎制

敕具官師仲說等，夫稽歲貢成，世有變法，故虞陟明宣責實，皆是物也，爾等或食德之裔，或修辭之良，頗濟吏文，寘我朝級，並緣雕蟲之效，出副惟良之求，雖姚墟舊藩，駱越遐壤，成績未報，前課可甄，比勾劇曹，頓升華序，各膺郎位之選，尚結州麾之最，可。

尚書虞部員外郎張楷可尚書比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張楷，久服師規，序參郎選，嘗奉行于寬詔，俾攝守于名城，屬此遷臺，適當會課，酬其歲滿，寵以階升，往踐勾書之曹，彌遵絜矩之訓，可。

尚書虞部員外郎梁餘慶可尚書比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梁餘慶，學古而官，累勞以日，洊階最日，序充郎位，比剛隴倅事，條教有倫，遽茲遷臺，適遇稽伎，宜承比勾之務，且寵牢庸之勤，勉服稽遷，以格來舉，可。

太常博士施昌言可尚書屯田員外郎制

敕具官施昌言，識理淹深，風華秀舉，蘭山高第，仍佐外藩，政洊考于歲成，學不忘于時敏，迺者嘗命奏牘，命試禁林，遂給札以來，自成篇而良，嘉其進業，寵以爲郎，勉蹈儒猷，允光朝序，可。

太常博士劉適可尚書屯田員外郎制

敕具官劉適，辭誠並修，器幹兼裕，早中科等，遂服政經，刃解頻而有餘，文飾吏而毋害，自引籍朝書，空綬縣令，官慕隣品，歲亦淹久，嘉其奏課，寵以爲郎，宜踐田曹之華，且光弊羽之漸，可。

太常博士前知嶲州邛山縣魏平仲可尚書屯田員外郎制

敕具官魏平仲，器韻高舉，才謀簡濟，早有休問，齒于英游，自解巾昌辰，束帶榮序，文飾吏而毋害，績官官而可底，三歲會課，我朝彝章，矧更縣道之勤，宜副田曹之務，益服賢志，用光郎選，可。

太常博士牛圭可尚書屯田員外郎制

敕具官牛圭，雅修辭誠，洊効官職，比階司蔚之籍，出尹象雷之封，間被臺符，移贊州事，稱是封略，雜于民夷，治無殿科，歲有遷格，宜因覈課之審，即寵爲郎之拜，尚仍所莅，勉集淺勞，可。

尚書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天章閣侍講王宗道可尚書度支員外郎制

敕具官王宗道，被服儒猷，祗勤官次，早用士林之選，首從王邸之招，員在胄庠，職兼書館，多歷年籍，洗儒朝籍，屬開講道之筵，俾預敷經之列，爲緣內閣，參訂露門，帖以寵名，志在榮遇，而宗英刻奏，學肆敍勞，且冀稍遷，亦遂所請，宜改承于郎務，益詳究于典言，勗爾清修，對我甄獎，可。

前權相州觀察支使鄧慕清可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鄧慕清，國家嫁事東耕，均藉庶品，官無內外，賞有彝常，以爾從辟廉車，累勞仕籍，方茲展禮，遽乃丁辰，宜視秩于郎曹，用勵勤于幕畫，可。

授柴宗慶開府儀同三司依前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成軍節度使駙馬都尉加食邑實

封制

門下。朕丕承先謨。恭恤明祀。獲執牲牷。祗見神祇。適當拜胙之成。思均與物之況。矧余右戚。參視貴臺。久擁旌麾之雄。時勤屏翰之績。不有異數。疇彝庶邦。具官柴宗慶。淳固蹈常。柔嘉廣業。地承代閥之舊。才對肅雍之華。能興乃宗。遂膺斯仕。以藩侯而來朝。請多歲時。因元帥以致詩書。自恬風素。逮兼槐席之重。出臨棠舍之封。允迪惠和。且宣條教。屬禮嚴之誕布。率貢品以惟賓。身雖守藩。志則存闕。忠勇並勸。戢戚壯猷。於戲、天秩之隆。非式禮而奚敘。公錄之尚。惟持滿而克安。益服令圖。往即榮次。授受之戒。可不勉歟。可。

授陳堯佐光祿大夫依前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康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虞誠類帝。所以格三靈之和。均禮拜胙。所以優四海之澤。倚吾舊老之焉。方制中藩之雄。兼資以著。參殿寶服。禮成節賞。朝論牧歸。具官陳堯佐。志意沖夷。風儀高勁。抗心希古。早有本原。展禮爲公。政多緣飾。逮事列聖。日爲名臣。淩階謨猷。遂翊機柄。洎入正于槐路。實增煥于黃章。懇辭內解。政樞。蓋頗淹歲。仍宰庭視品之峻。冠友邦維翰之良。賢勞並均。體貌無改。升禮已事。俞允懷朝。宜增命寵之榮。且昭規施之清。崇階馭貴。多邑節封。益以實租。會爲異渥。於戲、天錫之祉。余弗敢專。師僉之品。陶可宗授。往主之之寵。益契同寅之懷。刻在旨明。無假多論。可。

授鄭守忠光祿大夫依前檢校戶部尚書兼遠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王者受釐于天。理弗專饗。疏爵于位。勸必有功。粤惟將臣。翊我齋略。勞施伊始。均福攸同。尹圖剛辰。參布明命。具官鄭守忠。性尚淵濟。才質飈果。咸會亭毒。且策發壯猷。多通兵技之學。早著和門之業。洊書勳籍。久服禁屯。或訓練徒兵。或董齊越騎。進階征鉞之重。遂司交戟之嚴。夙夜靡渝。親寄無貳。屬圖郊類。躬展國容。實提北落之師。來備甘泉之仗。導迎街蹕。循徼嚴扃。大禮克成。寢威有助。宜酬從祀之恪。允昭進律之文。特峻貴階。戚陪多邑。仍眞幹食。僉允朝言。於戲、善保者位高而安。能力者道遠而勵。曾是異數。孚于厥勞。往哉汝諧。毋替終譽。可。

授楊崇勳開府儀同三司依前檢校太尉河陽三城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奉事天明。肅祗郊配。內則公卿頌相。率禮不怠。外則帥牧協恭。以職來助。擇德昭巳。鴻鵠者臻。爰洽揚庭之恩。用褒維屏之寄。具官楊崇勳。精忠以力。沈毅而和。早會聖期。號令慎將。体有成績。播于公言。寵酬武幹之庸。正司機務之柄。告猷克壯。膺業彌勤。貢常交撫大邦之人。并蒙中旬之賜。爲茲第賞。協乃懋功。是用訂公府之儀。增采地之數。仍因眞食。俾衍故封。朝謀僉承。燕衆參帥。於戲、惟帝錫祉。有格來之藩。惟辟中思。有昭往之報。宜循進等。以益崇于宣之良。仁對光亨。毋煩訓誡。可。

授荊王依前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荊州揚州牧荊南淮南節度大使加食邑實封功臣制

門下。協邦惇族。義炳唐籍。受脤展親。道光姬室。刻宗奠二之地。羣辟相維之尊。因爲鴻儀。或均順福。與外事用剛之吉。稽異姓爲後之常。特推茂恩。告于有位。推誠保順。同德協恭。贊治崇仁。亮師守正。佐運翊戴功臣、荊南淮南節度大使、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荊州揚州牧、上柱國荊王、食邑二萬五千戶、食實封一萬一千二百戶、賜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詔書不名、元儀、器範凝邈。志懷淳暢。連輝皇緒。有德懿藩。早膺無斁之封。日爲晨樂之善。茂分寶玉。參擁麾旌。官序百僚之師。爵崇五等之貴。雖洊加殊禮。獨冠寵名。而居盈益沖。秉即彌亮。率我宗裔。保于燕謀。陽郊受釐。蟠闕敷號。眷言信厚之長。宜廣陪敦之恩。是用即褒功之華。增異數之稱。衍采地于多邑。擴幹長于貢封。克綏壯猷。度越常檢。於戲、立愛惟始。庸樹庇根之強。涵澤既優。滋同拜胙之貺。國論惟允。家情亦隆。欽懷永圖。以屏王室。可授依前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荊州揚州牧、荊南淮南節度大使、管內觀察處置等使、荊王、賜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詔書不名、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六百戶、仍賜推誠保順同德協恭宣忠致治崇仁亮節守正佐運翊戴功臣。散官勳如故。主者施行。

京東路轉運使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韓濟可尚書兵部員外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池州周咸可尚書都官員外郎國子博士知越州餘姚縣劉緯可尚書水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韓濟。或茂材爲郎。或華蓋通籍。濟以帖職史館。有將漕之勤。咸以累課吏資。有倅州之敏。緯則積階周庾。假領縣章。以年以勞。並允遷秩。今按中兵都隸及司用之職。皆有劇也。宜即授而寵之。勉圖後庸。無廢余典。可。

保慶皇太后叔母蓋氏追封榮國太夫人制

敕。朕稽若邦猷。輯和孝治。因先朝淑德之輔。正永樂徽名之尊。禮既具揚。恩亦惟厚。追賞外戚。率緣慈懷。于家閨鄉黨。命近止。而慶祚有開。敘親中閫。實曰諸母。繫屬儀之允備。宜先澤以載霧。俾易舊封。且光大國。鉅敘增數。湯沐衍封。告于九京。尚或欲寵。可。

皇叔荊王亡妻張氏可追封魏國夫人制

敕。大德高內助。則維巢之詠興。命或弗水。則師壞之恩篤。矧惟近屬。倏擠冥災。懿範未渝。徽章有典。具官荊王亡妻晉國夫人張氏。華基茂緒。淑操芳猷。動合珈璜之音。居遵圖史之誡。早膺盛禮。作配英藩。躬蘋蘩順而弗渝。佐宗事而尤恪。洊踰大國。參縟認儀。方邀無疆之賢。永贊維寧之慶。何圖倉忽。遽隔幽明。生而有涯。心焉增悼。宜正名于寶魏。且紓痛于幽泉。密印鉅函。尚茲歆服。可。

齊國夫人許氏進封晉國夫人制

敕。竭誠均愛。久則彌彰。懷德推恩。晏而無斁。齊國夫人許氏。性鍾淑喆。行服閑和。早祗事于掖庭。首效勤于中觀。克敦善育。本出至慈。忠存襁褓之辰。譽訂山河之誌。鄉雖洊疏湯邑。增衍國田。謙推燕之夙功。美居謙之令躅。智于舊典。猶缺美名。宜追保佑之力。更益褒華之稱。茲爲異數。無替沖觀。可。

故宮正紀國夫人郭氏追封尚宮制

敕宮正紀國夫人鄭氏、早鍾不祿、參備後庭、善服矩儀、多歷時序、寖服宮闈之秩、洊疏湯沐之封、式寵慈猷、遽淪徂景、揮聯有等、遺範可懷、特舉褒優、尚慰冥漠、可。

與簿張氏進封宮正勾當大內公事掌絲李氏進封典言同知尚書省事御侍永樂縣君武氏進封典寶落御侍御侍長安縣君王氏進封掌寶落御侍制

敕典簿張氏等、婉戀自修、禁嚴被選、早奉宮掖之列、屢更歲籥之華、宜緣久勞、稍遷祕掌、益圖恭靖、以對褒榮、可。

掌醞許氏進封司記聽宣許氏進封典言制

敕掌醞許氏、令性服恭柔、地承嚴禁、克祗乃事、無懈攸箴、宜酬宮巷之勞、進掌掖庭之局、益思勤勉、用對寵嘉、可。

帥臣鄭守忠高化石元孫追封母制

敕乃者祇祓陽郊、別黜坤廟、內循明發之感、均愴離依之懷、矧余帥臣、追悼慈育、宜錫榮號、以寵孝思、具官姓某亡母、累贈某郡太君、某氏、躬稟柔嫻、踐循法度、早奉金夫之懿、實生雲將之賢、志達五經、任隆三衞、慨鼎茵之非遠、追湯沐以海加、及是展儀、允當均福、進啓郡田之數、再紓子舍之哀、緬禮懿章、參詔冥漠、可。

御史中丞杜衍亡母追封京兆郡太君制

敕郊之祀也、均福以惠下、推恩以篤親、本孝慈之所從、罄幽顯而率洽、曰予端士、參總宏綱、稱情勞勞、增厚褒恤、以爾具官杜衍亡母、廣陵郡太君、盛氏、柔嫻其德、溫靚其容、毓慶清修之門、來婦良匹之室、勤助賓祭、輯和宗姻、婉訓有基、令子是似、漸徙宅之教、卒成善名、副專席之求、洊登直筴、繼絲綸之榮、展廷封賞之科、及今相儀、當用申獎、繇淮海之奧、徙咸鎬之都、寶鉶芝函、往告幽冥、可。

入內內侍省押班岑守素母進封郡太君制

敕具官岑守素母、河南縣太君、梁氏、肇毓慶宗、有行茂族、早助令夫之懿、入參紹省之華、載服閒風、遂流家檢、實鍾令嗣、列我信臣、能思祿以逮親、屢賜田而啓邑、且陳奏牘、聲序孝心、顧從鄰平之榮、冀益封君之數、嘉其誠慤、進厥等威、疏郡寵名、循隊美志、勉膺優泥、永澍徽柔、可。

文思使知府州折繼宣母進封郡太君制

敕具官折繼宣母、信都縣君、劉氏、稟和慶族、作儷勳門、襲勸義于令夫、市疏榮于石郭、實生令嗣、克襲元勛、迨茂宣儀、訓章忠教、方勗綏邊之績、更張及養之勤、瑞幅溥均、劬勞有謂、宜因本郡、超正寵名、且慰高堂之歡、用光象服之榮、可。

兩省妻封縣君制

敕、朕乃者升曜紫宮、麗澤南闕、因考庸懋賞之典、廣視品從夫之封、寵于朝倫、寔有恩限、以爾具官某妻某氏、慶蘭辨族、閒婉仍躬、資于多儀、鄉乃良士、蹈無攸之戒、既式徽宗、助有爲之賢、方幹余蠱、均福君且、

疏邑開榮、姑命澤田之差、且光象服之數、可。

朝臣妻封縣君制

敕、國家禮成陽郊、實均大令、益由通籍而上、更延及室之恩、所以獎首公褒內助也、以爾具官某妻某氏、高華辨族、幽閒賦質、允服盛禮、來嬪令人、序陟廣朝之聯、勤經敏政之業、迹去輔佐、宜乃寵勗、俾開湯沐之封、且光簪珥之等、可。

帥臣鄭守忠高化石元孫妻進封郡君制

敕、朕屬者謹郊報之常、稽禮文之變、茂對二后、平施萬邦、既彼臣工之勞、復延伉儷之寵、所以貴令夫而恩及室也、具官某妻某郡君某氏、慶靈辨族、閒婉飭躬、資于多儀、式是良匹、蹈無攸之戒、既克家肥、助有爲之賢、實參戎重、均福在旦、增邑有常、宜易郡田之封、益光宗事之懿、可。

御侍苗氏進封郡君依前御侍制

敕御侍苗氏、早以良家、入充近掖、能蹈邑柔之範、亟參進對之華、備位小星、方隆敬問、啓封大邑、宜寵徽恩、往膺湯沐之榮、益勗宮闈之訓、可。

入內都知王惟忠亡妻范氏追封郡君制

敕具官某妻高平縣君范氏、淑後慶宗、蹈和柔訓、夙奉有行之禮、收稱無遂之賢、軸乃金夫、列我貂省、酬勞于侍幄、頃延龍于封君、懿範式彰、哀榮奄及、眷遲臣之悼往、宜翻禮之有加、郡堰升名、泉塗滲澤、歛章渥敎、尚慰幽魂、可。

參政樞密母追封郡夫人制

敕、朕乃者祇祓陽郊、別黜坤廟、雖陟配有序、而明發載懷、內忖孝心之虛、實均子道之感、爰因贊禰、咸及顯親、以爾具官某母某郡夫人某氏、性本柔明、行兼法度、始循婦德、終繼壼慈、嚴育邇臣、踐揚撫仕、寖逮累苟之貴、已隔安輿之歡、永慕所鍾、賁章前渥、乾蘇大賚、允若重封、并賦賁于泉路、慰乃棘心、可。

參知政事宋綬外祖母封郡夫人制

敕、夫尊賢于朝、則儀品僭重、延賞于室、則封號並隆、既稱人倫之端、兼懷逝者之作、所以篤家情而混王澤也、故具官王徽之妻、故大原郡君王氏、女德純茂、世蘊華衍、早遷良匹、協樹壽猷、繄天昌之能賢、遭皇揆而稱首、實荷光顯、光服近僚、惟時賜田、已被柔靈、永從如日之誓、終乏克家之孤、移祉外孫、參我良弼、具上前烈、深軫朕衷、方褒庸于臣、宜均寵于齊體、且因本郡、特正順名、歛章鉛函、往賁幽冥、可。

內制

中書試戒風俗奢靡詔

聞夫古先哲王之御俗也。皆上求天心。下建民極。天道貴質。故敦本以彌元。民情易流。必閑邪而制法。然後能撙奢侈之域。開衣食之源。至歟來臻。大命撫泛。四海荷三聖之業。保萬方之大。容典飭盡。訓戒諄勤。然而世道久衰。人心多蔽。近聞中外。頗僭典常。自頃已名都。世家豪姓。競作侈多。迭相矜尚。珠玉被于服。絺繡施於垣牆。雕幾改更。規矩時易。醇醨殊味。山藻室盧。爛侈民力之勤。罔懼邦儀之禁。此而是縱。孰不可容。況聖神宗親。爲豐祠。示稼穡之重。眞厲深惜。上將銷淫之律。朕皆祗紹祖武。奉行前猷。惟爾庶邦。敢忘茂訓。自時以往。咸俾改爲。懲怪蹈於陷蘇。當一施于重刑。布告遐邇。知朕意焉。

敕州郡勸農詔

昔者殷湯之災。而民不病。知備故也。禹稷之盛。而身服勞。知本故也。惟本與備。一出于農。哲王盡心。寄在于此。矧去聖愈遠。務本日衰。非告以語言。納之善道。則懼夫懈怠之俗。相襲而弗還。富壽之期。罔循而莫復。朕所以躬紹祖武。親禮農祠。御于畝之場。越三推之數。因以申勞卿野。優復力田。招來太和。茂育羣品。用號公諫宜之旨。實資勸文之戒。朕雖不德。庶或無愆。而今春以來。善氣猶鬱。蝗羽爲孽。雨足屯膏。南自淮楚。而接之江。東綿齊魯。而著之海。野之青草。家無見糧。丁壯輕去于里廬。細弱相捐于溝壑。皆未周歲。奄及大饑。至於邦縣之間。率寡京坻之蓄。敎不先具。民亦何辜。庸非貪吏以掊克而奪其財。苛人以趨辦而窮其力。淫巧游惰者失其業。逮訊證捕者妨其時。使吾赤子陷於饑寒。嘉歲變于磯告。興言及此。朕甚痛之。況視民之勤。禮在蠶訓。舉田罔質。漢有明誅。自今以還。其申勅詔條。切督州郡。凡令之出。以農爲先。讀視土宜之宜。明宣稼政之旨。諭以國家寶穀重食尊本鎭浮。庶幾流亡有所底止。敢或弛厥穡事。重爲民殃。當一寘于重科。俾大變于衰俗。布告天下。知朕意焉。

舉遺逸詔

王者磅礴大猷。經制羣品。曷嘗不求補于有衆。收績于無爲。張軒冕之華。以來世彥。厚丘園之禮。以聘道眞。然後教化尊于朝。風俗淸于野。琮璜入于東序。鸞鶴集乎西廳。天無曠工。祿必配德。自淳政不競。茲舉寖衰。招延者罔汰于濫竽。苟冒者希聲于蔽餅。使賢人志士。隱世嫉邪。蓄高韻于無聲。韜奇文而滅彩。築巖釣渭。無復嗣音。加璧裹輪。遂成絕典。寧所繇之殊路。將可復而在人。朕荷祖宗之靈。託元元之上。永惟大本。非賢罔濟。比詔執事。博訪眞人。鶩精鳴鶴之皐。馳心白駒之谷。歷祀綿久。希風寂寥。將朝廷禮意之未臻。有司物色而乖當。何區域之大。而賢才之寡歟。抑又聞之。蘭菊高芬。多挺生于幽藪。隋和善價。不自納于賈區。緬惟高尙之蹤。固非科級之致。宜令郡邑。深體眷勤。其或求志于里閭。抗情于丘壑。樂篆素以希古。保孝悌而道榮。有一于茲。且以名上。朕將敕公車之府。備鵠版之書。虛心望風。待以不次。庶幾皇士。同奬大寧。傳不云乎。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齊爾羣倫。毋忽余意。

賜百官同奉東部侍郎知應天府韓億等賀南郊禮畢及上尊號受册詔

賜百官同文武百官同奉東部侍郎知應天府韓億等。賀南郊禮畢及上尊號受册詔。

朕報本禮重邦經。刻玉崇號。義緣人欲。內循寡德。忝舉鴻儀。惟福享名。心焉增愧。卿近由丞弼。方委保章。率周磐恭。躋章馳賀。味其辭旨。忠恪兼勤。欣歎之懷。寄寄無舍。

賜西京留司文武百官賀政殿學士尙書吏部侍郎知河南府范雍等賀南郊禮畢詔

上茂道長。高禋措事。獲膺純嘏。還流茂恩。三靈交歡。咸與欣會。卿屬司留鎭。虔戒乃僚。使道泰章。辰辭致敬。惟文奏允。將順祀照。申賜于茲。歎嘉何已。

寶元元年南郊御札勅內外文武臣僚等

大一湯大報。方册彝規。三歲親郊。祖宗盛則。朕獲以涼菲。獲承基緒。祗率丕訓。茂昭前人。兢兢業業。罔或寧暇。賴上穹福祐。列聖保綏。方隅晏然。氣物時若。民徵穀食之阜。邦輯阜財之經。嗣治太和。莫非靈貺。雖稅歲酹有品。蒸芼載蠲。申勅祠官。謹修歲事。然齋幣停軫。欽柴幣熏。弗躬于行。撫己成闕。祭祀則意。心焉增惕。矧紫營在望。奚敢懈勤。黃流並祼。庶幾能饗。爰諏景至之吉。恭迓帝臨之休。重舉鴻儀。式先誕告。朕以今年十一月十八日。有事于南郊。咨爾攸司。各揚乃職。凡所以供調。切類典常。應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爲名。別行科斂。俗神約禮。爾朕意焉。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賜參知政事程琳生日生鎭詔

任參承弼。業總謨猷。出入再期。周旋一德。嘉聞誕日。宴啓世祥。毗倚甫隆。龍頒惟舊。鹽醬具品。麴糵兼儲。往資合族之歡。姑慶生賢之會。所宜欽荷。以對同寅。

賜參知政事王曙生日詔

志局堅明。材猷甫給。蹤筦斗樞之重。移參鼎鼐之和。顧言所經。大倫並輯。眷言異稟。實紀初辰。嘉賢運之有開。宜恩頒之載渥。稱觴且言。庶犧具將。用昭禮食之華。姑集家庭之慶。體余注賴。往洽燕私。

賜知樞密院夏守贇生日生餼詔

盟府齊勳。樞庭新望。告猷伊始。備賜惟常。列秋籥之孟辰。紀慶弧之善旦。特推蕃錫。且志同寅。往洽宴私。諒欽眷待。

賜知樞密院盛度生日生餼詔

龍分齋鉞。職筦朝樞。動成密勿之猷。居然俊乂之老。生賢有會。紀旦有初。方寄同寅。固存異數。牽醪腴旨。鹽粲精良。併資宴豆之華。且慶門弧之吉。允宜欽荷。用對眷懷。

賜知樞密院王德用生日生餼詔

識洞武經。世責忠樂。能荷旅常之伐。進參帷幄之謀。造膝有猷。愼辭無玷。歸茂略于久職。凡再易于中樞。命數益隆。志懷彌勉。眷言異稟。實紀初辰。朝有慶儀。禮兼飫賜。稻鹽鹽品。醪餼蕃滋。俾均合族之歡。用志生賢之會。所宜欽受。且表眷勤。

賜同知樞密院陳執中生日生餼詔

茂承世德。參筦朝樞。年序未淹。風猷載洽。眷言異稟。式紀初辰。宜昭侍幄之華。追慶射蓬之會。芳樽和旨。庶具珍羞。姑示眷慈。往欽蕃錫。

負荷世德。彌綸機政。迹乃生賢之運。協余同德之休。適及誕辰。乞昭慶物。樽華芳旨。庶齊珍腴。往申宴豆之歡。且志門弧之吉。體茲眷獎。用克欽承。

賜宰臣張士遜生日生餼詔

弼亮宏才。謨明舊老。允賜眷予之命。實基生甫之祥。曾是季秋。挺茲慶日。拜儀有典。賜品惟優。宜因宴具之豐。尚紹壽祺之永。往欽異數。用表同寅。

賜武成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駙馬都尉柴宗慶進謝賜生日禮物馬詔

卿爛沉之華。蕃宜有寄。娶屬姑生之旦。用申蕃錫之恩。仍俾乃宗。具將子好。寵賢惟舊。疏懇戒勤。仍效右宰。毋參杼中。藏之感。慶勛適禮。愧尚交懷。

賜鎮西軍節度使新授知樞密院夏守贇赴闕沿路茶藥詔

卿西將師名。八伯機繁。念砥礪以戎塗。屬裘敵而在候。方滋湯竹。宜謹綏調。特命輕軒。往頒茗劑。所宜欽受。姑表眷言。

賜契丹賀正旦使蕭傳到貝州茶藥詔

卿率將隣幣。來慶王正。肅邦禮以惟度。爲使程而匪懈。眷言次舍。式戾方州。不無執掌之勤。宜有綏調之助。特推優錫。用集至和。諒卽欽承。且昭恩賚。

賜契丹賀正旦副使韓志德到貝州茶藥詔

卿遠服使聯。參修聘範。款邊關而遄往。冒歲律之凄凝。緬是勤斯。軫于勞止。雜殖蠻品。助擁時休。宜體眷懷。卽當祗荷。

賜契丹國信使茶藥詔

蕭持命節。祗達朝言。冒暑于行。念勞云久。夙宵良苦。調衛宜先。特申藥茗之頒。參資湯液之品。袪煩蠲疾。尚諒眷懷。

賜淮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堯佐加恩誥敕詔

卿儒苑上才。槐階舊老。茂分旄節。陪我寰畿。屬郊事之方竣。冀鑾休之普洽。持敷明命。參寵元侯。具列贊章。往榮藩屏。仍俾家庭之榮。奉將詔版之嚴。萃厥恩私。所宜祗荷。

賜尚書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同州司馬池爲澄城縣百姓党岫持刀刺殺親叔依條斬訖待罪特放詔

漢輔要邦。秦餘舊俗。化條所被。恩稹宜悛。何茲悖德之民。靡率懷音之教。毒加親序。汙我人倫。卿適莅郡封。載欽官獄。恥聞凶類。尋正嚴誅。閉閑示愆。露章引劾。顧任吏師之責。益彰臣禮之恭。觀過有來。省躬奚咎。勉興善政。以敎吾民。

賜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僕射判耶州王曾乞南郊陪位不允詔

卿儒苑上才。公槐舊老。冠名祕殿。均逸東藩。雖抱道均沖。而協恭無懈。屬升壇之誕告。遽刻牘以斯聞。顧肅朝纓。旅陪祠壝。然坐堂之政。甫慰氓謠。擁傳之勤。重煩耆德。宜輟甘泉之從。姑紹潁川之良。其在傾輸。徒增歎賜。

賜鎮海軍節度使知濟州夏守贇乞南郊陪位不允詔

卿以擁節之嚴。守夾河之重。茂宣民政。總訓師和。有鄰疆餞勞之頌。有隄事繕完之備。實惟勳舊。鎮乃要衝。會郊報之在辰。寬鄰封而遷懇。願陪盛薦。深體忠懷。然職在刺條。地陪寰服。宜切圭符之寄。用紓朝宿之勤。其在歎嘉。靡忘寥寐。

賜武成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駙馬都尉柴宗慶乞朝覲上壽不允詔

卿皇室近姻。重侯茂閥。早持帥節。彙覲臺華。擇分陝之名區。寄屏周之良輔。會余慶節。遽刻奏封。顧勗介圭之朝。因陪壽斝之獻。誠雖輸翻。禮實重煩。況任賓已列于前。撫封方倚于外。宜綏闔政。昭副朕懷。眷是寅恭。靡忘嘉歎。

賜刑部尚書知徐州李迪乞赴闕上壽不允詔

勅李迪。省所上表。乞暫赴闕。隨班上壽事。具悉。卿久服藎臣。洊持魁柄。懸當周衰之重。移殿徐邦之雄。克

布惠和。以式方面。雖甘棠流詠于陝服。鑑河蒙福于漢京。樹善相均。配古無愧。閣余越節。時閱奏封。願集奉觴之辰。且紓戀闕之志。然倚閭稽老。倡率守麾。風化所期。內外惟一。無煩趨覲。姑穆翰垣。恭愛之誠。歎賞徒切。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雞國軍節度使兼侍中張耆乞朝覲上壽不允詔

卿倡牧元侯。登樞舊德。繼開大府。實冠友邦。屬我誕辰。願陪慶會。雖奉觴攸竚。而趨節爲勞。姑穆翰垣。式符眷賴。輸誠循禮。徒用歎嘉。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楊崇勳爲移知陳州乞朝覲不允詔

卿早秉戎旌。屢殺藩政。民謠載路。咸筦亟流。鄉因宛道之夷。後徙淮陽之守。隱然屏翰。陪余京師。遠閱蠹封。願先載覲。眷心存之雖切。顧外倚之有初。無煩遣朝。且重分閫。

賜西平王趙元昊詔

朕奉承端命。撫有萬方。上席祖宗之謀。靡佳兵革之舉。專任德教。以統華夷。推心信人。自謂無負。卿世懷恭順。名冠翰垣。嗣享王封。守我西土。朕不矜官爵之貴。不吝祿秩之優。任倚中權。寵均同姓。開市交易。行李無猜。貢獻頒分。道路相屬。則朕之恩信。卿之款誠。稽于大倫。誰得爲間。今乃遽形表疏。輕述僭差。且將徇過分之謀。舉非常之號。冒陳世系。輒改歲元。省閱再三。嗟惋何已。寧朕之寡德。不足以懷來。將卿之失圖。自成于迷妄。事無萌隙。何及于茲。況自乃父以來。盟書可復。今略陳大要。以曉爾心。且卿父暫表其略云。臣立誓之後。若負恩背義。百神怒誅。上天震伐。使其殃禍。仍及子孫。此表見存藏之故府。卿之先父。卒保斯言。故能高朗令終。功業相襲。福之所庇。理則宜然。今卿忽此背馳。了無所據。壞爾考之約。孤本朝之恩。忠孝兩虧。今古爲恨。揆之王法。所不忍聞。自卿表之來。內外咸憤。然朕獨排羣議。深惜舊勳。恐卿惑左右一時之辭。非英傑本懷之欲。人誰無過。事猶可追。倘能去尉佗越帝之名。復吳芮漢庭之令。洗心嚮善。改往懷昔。則朕之待卿。曠然如舊。永紹世祿。長爲國藩。變通之機。不俟終日。去就大分。其審處之。所遣鞍馬駱駝。並卻付來人牽回。爾其戒已往之愆。復將來之善。則永世無窮矣。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西平王趙元昊爲賜差來人見辭例物詔

卿志凝忠概。世積武勳。保障有勞。恭亮彌著。比余誕日。首率貢儀。差駿產以斯材。旅蹇琛而有效。仍嘉親校。能恪朝規。既閱右牽之良。特渥匪頒之數。且昭恩賚。并寵藩維。永念傾虔。尤增歎尚。

賜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范雍充鄜延環慶兩路沿邊經略安撫使詔

卿幹棟名材。籌帷舊望。自付雍州之任。即臨乘障之銜。蓋爾狡羌。忘我前施。陰連種部。規擾塞垣。雖購募有科。而威防難廢。再念諸勞控遏之會。安化經營之方。節度素分。綏懷莫一。斷于朕志。今乃使名。按項序勞。緊卿爲重。且申朝命。馳錫詔書。俾蚊蚋羣集之辰。有免犬指縱之地。宜欽異數。益講武韜。內安屬國之民。外殄反常之犯。稱余遠略。遲乃茂勳。

賜奉事軍節度使就差知涇州夏竦充涇原秦鳳兩路沿邊經略安撫使詔

卿望映民宗。謀參王幄。頃從樞幄之舊。移陟師壇之崇。出鎮三秦。並讎諸將。而叛羌各種。狡穴野心。竊號背恩。游魂伺隙。比雖申嚴邊鎖。換補將屯。然自平涼以東。隴道交屬。建防制要。當在臨涇。烽燧之警秋。或狂狡之逆死。必先威禦。以便指縱。余心念焉。無易卿者。已頒成命。即俾故轅。特新使號之華。再褒戎鈐之甫。仍令兩道。同稟善經。綏御所資。等威皆絕。宜欽慎選。毋或憚行。勉壯厥猷。用恢西略。

賜置勒斯賚詔

近者夏州僭逆元昊。孤背朝恩。竊爲僭號。已詔有司。應元昊在身官爵。及所賜舊姓。並令除削訖。卿性資忠勇。世嫉仇讎。得此布聞。諒增同憤。然恐元昊恃其凶狡。妄肆侵凌。卿宜先事爲防。因機伺便。整揚勁騎。率勵衆心。或蹈其空虛。出其不意。以時掩擊。殄滅醜徒。助天道之禍淫。成王威之禁暴。則崇名厚賞。非卿而誰。勉建殊勳。副余外禦。兼昨者里坡默里烏進奉到闕。言卿有男瞎戩瑪克占覺二人。特以卿故。並授團練使。仍支請受。續據秦州奏。得卿文字。知瞎戩等。各往宗噶爾城并蘭州住坐。兼言道不與元昊往來。如元昊入漢界。兄弟二人。將兵殺截。此蓋卿從來一心向國。致瞎戩等如此忠孝。況卿父子至親。義須和協。與卿同共。掩殺僧逆元昊。勿落元昊盜便。別致間諜誘引。

賜中書門下詔

昔苗民弗懷。首罹凶竄。邦支自立。終伏漢誅。蓋犯順者無赦于國章。除殘者問限于夷服。炳焉通誼。疇或敢踰。趙元昊戎漢餘妖。邊關小種。性含凶毒。志負狼貪。昏頑表于稚年。傲悖成于壯齒。蠢者德明。即世西控哀悰。朝廷錄守方之忠。憫稱嗣之禮。拔于童豎。付以節旄。名襲眞王。寵視同姓。金絮有秩。絡繹以周其窮。關市弗譏。貿遷以通其貨。假我明命。取重諸羌。固宜竭犬馬之勤。効涓埃之報。克守先業。以稱大恩。而乃背惠反常。毀忠蔑孝。僭舉國號。扇惑蕃渠。跳梁井陘之涯。旅拒秋螳之轍。公遣軍校。冒服使車。列牘日陳。歎天罔畏。既彰逆節。合舉明刑。朕深憐爲勳。特加溺覆。橫過羣議。密賜手書。貸其方命之愆。開以自新之路。護送來介。俾還穹居。庶遷善而革心。終恃遠而迷復。至敢驅率醜隸。攙竊塞民。騰布文符。誘誣區落。而朝廷列奏。邊吏抗辭。頗舉偏軍。往平狡穴。促梟稱亂之首。以正不庭之辜。朕再念一夫肆狂。餘衆何罪。況元昊脅從濟欲。濫殺逞威。名曾外奔。諸帳懷貳。苟戈鋋並縱。則玉石奚分。且俾列于購科。止用取其魁惡。其元昊在身官爵。並令削奪。仍令宗正寺除去屬籍。惟彼諸部。素奉本朝。迫此奸兇。遂成詐誤。倘能結黨歸義。執賊效功。必當昭洗前污。申明厚賞。國有信誓。煥如丹青。應賞募科格。並委中書門下詳爲條件。以時潛告。俾體朕懷。

夫政平名祥。化缺生沴。推精盜祲。其猶影響。故王者遭異而思德。省己以及人。交修治綱。仰答靈譴。朕雖寡昧。敢忘斯舉。比者善氣弗效。陰害屢臻。坤體震于冬藏。雷聲發于春孟。邊關民舍。被害尤苦。是用隨朝嗟惕。馳使撫綏。推咎以齊讒言。協恭而戒毫宰。冀獲愆謬。庶克振除。向慮幅員之遐。不無官守之衆。其間或吏貪而弛。或教虐而苛。或猜牢有滋豐之類。或賦斂有輸調之急。或受賕濁直。使下情壅于上聞。或隱災逃負。使殲恩隔于周浹。或世價逋折。巧避赦原。或歲嬰呼擾。猥妨農作。一物失所。太和用虧。朕念其斯

責者。外則有使殺按巡之司。次則有潛條守長之任。率荷優寄。當德至懷。苟前弊之尚存。宜悉心而司革。庶迎美聽。用洽重熙。凡厥具僚。無忽余誠。

夫至公之行。則汲憲威辨。私議弗禁。則風俗易偷。陵躬攬權。紀綱茂殺。政治每觀邪正之辨。思寄誌賞之中。庶臻大猷。以止多辟。而士類至廣。材品或殊。久服涵育之仁。遂成黨與之弊。至乃挾朋相援。奸利自營。驅扇麗塵。混淆朱紫。託狂辭而市直。結陰好以濟仇。章交公車。聲布行路。使濟濟羣謀。有愧堯人之封。翕翕煩言。更興周雅之刺。亦惟澄疏。良用懲嗟。若夫委質事君。協恭宣力。思無出位。是曰守官。和異于同。因當擇善。況朝經式序。仕次有階。因行察言。緣名責實。苟存忠潔。自致顯榮。何必舍爾夷途。蹈于險轍。釣名汙行。觸禁投愆。宜內詔于乃心。毋廢傷于至化。尚安所習。國有殷科。凡在搢紳。明儆予意。

王者稽若大猷。總制九服。曷嘗不寄治于守宰。責效于監司。職焉相維。命乃無泛。朕奉承鴻業。流覩往辟。知仁壽之本。以政教爲先。故咨求羣材。綱紀衆務。察州有等。字邑有員。建漕部以司民財。馳使詔以糾邦獄。委屬偕軍。休戚與均。保乂之方。豈路而已。因當上體勞攻。允迪惠和。使鰥寡無恫。怨訟咸息。沐浴至道。臻乎太寧。今則不然。吏文多端。而貢殘日滋。民生孔勤。而奉養多乏。愁歎未能盡訴。陰陽延致災害。朕雖引愆自咎。申誡惟詳。眷爾多方之臣。得無曠位之責。自時厥後。宜惕攸箴。庶孫者令。循良之風。擁節者勵澄清之志。刑罰則寬。寬而無濫。徭役則量。力而勿苛。任百里不可以自輕。教一官不可以懷苟。率我王度。以承大業。尚或勿虔。罔有攸救。布告中外。知朕意焉。

賜外任臣僚進乾元節銀絹詔

孟序乘雛。誕辰著令。爰率邦儀之舊。載均朝享之歡。卿恪奉彝章。遠祗慶集。聿馳任土。來佑稱觴。眷旅賀之珍。益驗祝延之悃。悉永言歡尚。無捨于懷。

賜外任臣僚進乾元節功德疏詔

慶序祝延。邦儀著令。卿發于忠愛。申以齋明。集方外之勝緣。歸我辰之茂祝。仍因淨範。虔疏寶題。聯軸相輝。通郵來上。且禮贄揚之盛。益昭輸戴之勤。省閱于茲。眷稱無斁。

賜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范雍進謝賜牌印月俸公使錢到任馬詔

卿近擁軍旄。往司戎寄。爰錫印符之重。兼資泉廩之豐。人得所班。邦恩惟厚。遽披謝牘。仍效名駒。敷威載勤。靈誠彌懋。永言率禮。茲用欽懷。

賜奉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夏竦進謝賜牌印月俸公使錢到任馬詔

卿乃者繇天臺之聯。膺戎閫之重。特頒節傳。詔到印章。惟領官月廩之豐。遠候邑餐錢之舊。並循邦令。參寵使權。署政有初。儒頭來上。曲條謝禮。併效駿騏。永念庶懷。甚深嘉歎。

賜外任臣僚進端午馬詔

朱夏適中。端辰協午。肇于嘉節。實紀慶儀。遂形輸貢之華。遠集效牽之駿。勤誠有底。累歎無忘。

賜諫議大夫張意進謝恩馬詔

卿久陪走賓。近充諫列。侃然華皓。尤矣新升。閱威敍之益章。復效牽而致禮。恭勤所集。歎尚兼懷。

賜諫議大夫俞獻卿進謝恩馬詔

卿因緣最狀。序陟禁曹。方容守麾。已綴陛謝。飾驂來效。禁禮或虔。徐驗傾輸。良增嘉尚。

賜諫議大夫盛京進謝恩馬詔

卿績著藩條。望華朝脊。遂繇卿列。進序諫曹。霈澤有初。寵章申感。仍效斯材之乘。允將由禮之恭。載閱勤誠。且增嘉歎。

賜外任使相節度使進乾元節馬詔

靈誕之辰。允刊彝令。官司鄰戚。申侑至虔。卿位服宗工。勳宣名翰。樂聞慶會。祗率邦儀。遠效舞驂之良。入伏充庭之品。愛心所底。貢禮斯華。言念傾輸。彌增眷矚。

賜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隨進謝到任馬詔

卿頃涖政機。近綏侯服。星言之部。時克候藩。屬宣布之涓辰。序恩勤而累感。效茲早駿。絢乃庭儀。言念賁恭。益深嘉矚。

賜鎮國軍節度使兼侍中張耆進謝孫男恩澤馬詔

近以均錫鴻禧。就蕃榮數。仍眷抱孫之愛。復推延世之恩。率是寵章。抑推藩制。遽陳函奏。兼效庶驂。感銘過周。歎嘉無斁。

賜淮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堯佐進謝差男押賜加恩告敕生日禮物及孫男恩澤馬詔

昔以茂加勳策。追慶門弧。並因子舍之歸。即寄使軺之寵。爵推世賞。施及孫謀。雖命數載蕃。而等威斯協。需頭來上。駿足效牽。過敍感悰。有昭邦禮。貢輸爲費。歎想交懷。

賜龍圖閣學士尚書工部侍郎知并州杜衍進謝恩馬詔

朕勵者親選舊勞。就嘉祕職。仍屬綏邊之重。且資訓俗之方。眷此序升。詎煩過謝。駿良來效。惟愼具將。永念忠勤。靡忘嘉矚。

元憲集卷二十八

內制

賜置勒斯賚男轄戩勒書

勅轄戩省秦鳳路部署司。奏據汝將到蕃字。譯作漢字。稱汝告秦州部署諸官員。自家要抵敵草寇。便各往宗噶爾城並蘭州住。蕃漢兩家往來。道不與草寇往來。如有草寇兵士入漢界來時。自家兄弟二人。將兵士殺伊草寇事。汝款塞輸誠。舉宗效順。率宣王略。式遏邊虞。憎狡寇之陸梁。謀成師之犄角。忠懷壯節。朕甚嘉之。然汝兄弟既奉朝廷。即須父子和協。盡心孝順。和爲一家。使出兵之時。手足相應。同殺僧逆元昊。斯爲上計。勿聽姦人間諜。今賜某物。至可領也。故茲奬諭。想宜知悉。秋涼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賜彰信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爲授王隨本軍節度使示諭勅書

朕以王隨時棟名材。公槐舊望。比付宰司之重。頗成歲績之勤。而屢控讓情。懇辭大任。重遂謙懇。特峻等節。近制寰畿。陪余京師。式是侯服。雖未臨所治。而遐率懿綱。聚威俾改。陟于齊壇。且兼榮于鉉席。眷惟戎乃軍和之嚴。暨于州里之衆。遣茲賢帥。良慰爾瞻。固當善稟教條。仰承威惠。增崇藩屏。稱朕意焉。

賜定國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爲授王德用本軍節度使示諭勅書

夫擁旄授律。以奬戎昭。疏藩疇爵。以屏王室。諒非德。疇負寵名。朕以王德用。忠族世勳。壯猷亮節。早階勇爵。幹我近司。綱紀萬機。陟恪三接。嘉其匪懈之力。易以中權之雄。宅是左馮。屏厥西夏。雖驟頒于新節。且留掌于煩機。眷乃翰垣。底茲威惠。所宜率籲衆志。欽服化條。同底大和。以奉賢帥。

賜交趾郡王李德政甘州可汗王伊嚕格勒雅蘇歷日勅書

朕祗仰乾經。順修時訓。每緣命朔。必謹頒常。卿詔服世勳。協寧邊略。屬歲元之更序。賚玉歷以布和。宜克欽承。用符恭授。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圓凝等新進功德疏勅書

靈山奠方。西聖儲瑞。聿爲寶所。以佑中區。眷爾苾芻之流。參軒迦藍之宜。每緣新歷。茂集勝因。歷讚圓之寶題。形熾昌之善祝。傾虔有素。歎尚無忘。

賜元州舒延金進奉謝賜與命官誥及加妻母邑號勅書

汝祗稟朝威。保寧徼塞。懸龍州符之號。特頒臺詔之文。遽遂貢儀。罄紓謝臆。永言恭順。良切嘉稱。

賜右屯衛大將軍昌州刺史承裕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宗顏進和御製讀三朝寶訓詩奬諭勅書

洪惟列聖。參建大猷。至訓睿謀。充圖溢牒。彝綠約史。申命記言。屬茲講藝之餘。將虔布策之覽。永懷先烈。因抒短章。仍示宗支。用均燕翼。汝挑連脫屬。大賦雅材。唱韻亟頒。奏篇俄上。匪徒掞藻之麗。實具然其之能。秀勘若斯。歎慰何已。勉修素業。終稱茂親。褒善最成。吾意僧極。

賜知府州折繼宜放罪勅書

汝世荷朝恩。任優邊瑣。凡該郡政。合稟公規。覽使者之勅章。列部民之訴牘。悉條遠冒。紛有端倪。雖涉交仇。而理須留對。審如訟狀。當正刑科。朕以汝忠順之門。勤勞固圉。方期來效。搆此煩言。良用軫嗟。特從矜貸。然國章不可屢屈。吏議難于再加。爾當念咎省躬。棄汙履潔。心無憚改。日以自新。上續弓裘之勳。勉訓山藪之施。保名全節。可不慎歟。

賜溪洞刺史等進乾元節水銀端午綿紬勅書

慶節稱觴。嘉辰角黍。汝保寧遐徼。欽率彝章。任土達誠。效珍有品。眷茲順恪。深用歎嘉。

賜乾寧軍兵馬監押右班殿直趙化明勅書

勅趙化明。省河北轉運司奏。准密院劄子。令乾寧軍勘會保明到。汝的于正月一日。親自部領軍員兵士。往軍北蔡家庄鬬敵。殺倒賊頭共五人。全火。當同看詳委是諳實事。汝禁庭隸職。軍壁董戎。能率蒸徒。往擒寇孽。厥官斯舉。編戶用安。言念忠勤。良深嘉尚。故茲奬諭。想宜知悉。

賜五臺山僧正法震等勅書

勅五臺山僧正法震等。省所差副僧正兼眞容院供養主英惠大師賜紫廣沼鴻新正功德疏封闕事。具悉。睠彼名山。素嚴眞像。屬茲獻歲。廣集勝因。奏疏以聞。精誠可敬。宜加賜予。式奬恭勤。今賜廣沼紫僧衣一對。絹二十疋。故茲奬諭。想宜知悉。

賜知唐龍鎮殿直來守順勅書

勅來守順。省所差人管押進奉乾元節并告家闕及直進馬共四疋事。具悉。汝望職居邊。輸忠奉國。爰效右率之貢。仍傾無隱之誠。言念恪恭。尤增嘉尚。特推殊賞。用示眷懷。其所進馬。今依估價。迴賜錢七十九貫文。所有告家闕別賜銀一百兩。並交付差來人。至可領也。兼賜差來教練使任璘王受郭海各紫絁衫子一領。錢三貫文。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祠部郎中知河南府陵寒令兼永安縣趙世長勅書

勅趙世長。近雨水衝注奉先橋。汝部押兵士救得本橋事。在昔先皇恭朝陵寢。跨茲溫洛。肇建輿梁。比涇雨之載零。伊泰川之交汴。汝克勤障捍。訖免驚摧。言念勤勞。豈忘嘉尚。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壽州梅詢勅書

勅具官梅詢。近草寇竊發。汝肇畫捉賊。人物安居事。壽陽劇地。東楚奧區。控引淮淝。表裏濠濠。逋逃所聚。剽竊寖多。疇汝幹材。付之郡職。果有方略。屏茲寇擄。枝黨悉擒。巢穴皆覆。省司官之奏列。知編戶之乂安。載嘉乃勞。深副予意。

賜杭州天竺山傳法住持僧文勝勅書

勅杭州天竺山傳法住持僧文勝。汝早悟上機。素推重德。近茲京輦。肇建禪宮。已徇羣情。爰命促召。將廣安于法衆。式闡眞乘。宜束戒于輕裝。副茲寵待。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馬亮進乾元節絹勅書

勅馬亮。省所進奉乾元節絹二千疋事。具悉。卿爰以館材。往分外寄。載登厥貢。克遵任士之規。來慶誕辰。深諒愛君之節。虔恭可尚。嘉嘆無忘。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知舒州洪鼎勅書

勅洪鼎。省所進奉新茶一銀合事。具悉。汝輟于學館。往布郡條。懿彼名區。育茲嘉茸。能採掇而來貢。應氣序以惟新。言念恭勤。良增歎尚。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唐龍鎮勾招鞍馬空名勅書

汝部族推雄。忠勞夙著。惟邊疆之頗邇。開良馬之素多。能選權奇。入充貢獻。必須善價。用奬純誠。

府州勾招鞍馬空名勅書

勅國家務推恩信。遠示招懷。聞彼邊陲。素多良駿。儻獻輸之來効。固誠禮之可嘉。其在賞酬。必令優厚。勅書到日。汝等可多將三歲以上十歲以下。堪勝帶衣甲壯嫩好馬。赴京進貢。候到日支賜茶酒錢。及具給價直。已指揮經過州縣館驛。支給熟食草料。如法供待。務在豐盈。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知代州趙日新進貢金鍍銀磑石火匣勅書

完石含溫。良工賜巧。熾燃備用。釦飾均華。會此凄凝之辰。修厥藝常之獻。勤恭所至。歎尚無忘。

賜知廣德軍提舉元進先春茶勅書二首

惟厥苦茶。冠于常卉。蒲言采擷。來效貢輸。矧屬誕辰。且先方物。服恭修職。併用稱嗟。

江楚之區。茗芽攸產。陽膏其動。露蕚載萌。擷芳筥以先期。襲采緹而效貢。傾勤有恪。嘉尚無忘。

賜知光州郭昭昇進新茶勅書二首

土毛之繁。茗品尤上。先春效味。輸貢有經。眷乃摘山之勤。加茲于甕之密。罄恭職。併用稱嗟。

茶品之英。淮區攸產。當新陽之盈值。先百蕚以萌芽。著厥貢條。是惟方物。逮此甘芳之薦。弗違采擷之期。言念恭勤。良深歎嘆。

賜知豐州新授侍禁王餘慶進謝恩馬勅書

龍邊勞。序遷庭侍。遽緣恩擢。來效貢輸。服阜惟良。賜金有品。逮于給使。咸俾駕賚。深諒爾忠。當體余眷。

賜冀州刺史趙輸階州刺史張重德進謝恩馬勅書

以職勞。茂膺恩數。眷奬功而甫爾。遽列戚以勤斯。爰效駿牽。且將謝意。悲虔所底。歎愧良深。

賜石州安慶州都督康興進乾元節馬勅書

節在辰。庶邦效貢。汝世承邊扞。勤稟朝規。遠輸牽右之良。來集祝延之會。永惟忠恪。深用稱嗟。

賜新授崇儀使李十彬進謝恩并乾元節馬勅書

秩懋勞。抑惟公賞。祝延上壽。茲乃忠懷。緊厥駿之竝將。爾庭儀而有恪。恭誠順節。歎嘆彌深。

賜殿前都虞候劉平進謝到任馬勅書

輟自衛廬。往來邊壘。謂齊甫爾。咸敍勤斯。載閱右牽之良。彌昭中藴之恪。眷言歎嘆。無廢于懷。

賜潞州安慶府都督安美等進上尊號馬勅書

厥迫羣情。紹加徽册。緊乃心之忠順。樂朝慶之光華。遠效名駒。來參貢物。然戰騮多費。平估有貲。且錫紹。用酬駿產。仍推恩例。並奬使勤。其在歎嘉。弗忘于意。

元氣集卷二十九

內制

賜文武百僚上尊號不允第一批答

夫號惟表功，名不浮實。休有前誠，是謂至公。朕以眇眇之身，託元元之上，負荷淳烈，遹駿大猷。寄登載勤，爛理猶昧。日慎一日，弗迨底寧。幸賴中區之和，將躬吉士之報。揆乃冬序，布之先庚。恤祀有初，克己彌勵。而公袞四近，官師百工，繇尊逮鄉，自夏而商，咸一厥慮，賜言于廷，願因拜呪之成。徐余建顯之數，省閱于再。良用憮然，翹鬚徇臺心，洊膺丕稱。準文配義，已將黜齋明抑畏，其若是乎。往嘉乃誠，毋重台責。

第二批答

朕緣以郊報之嚴，邦儲攸重，親率厥典，誕告華倫。方將勵抑損之誠，保齋祓之戒。嘉與三事庶尹，共遵斯路，率志虛物，以侵洛下神祇。庶無恐恫，用迎貺施。則朕之精懇，宜涼于朝。乃今中外之情，愛戴弗已。因時熙事，增我號榮，連章叩闕，至于再請。諭而未卻，茲愧于懷。且禮繁者易敝于文，名高者難副以實。矧斯蔚信，安讓重華。罔固溢言，往順前指。

第三批答

朕奉承先猷，日儆端命。旋事上帝，于茲五郊。特以方隅靖嘉，犧齋蠲碩，樂與羣執，同蔵盛儀。不謂官師率和，奏牘連委，竟緣瑞牒之集，增列號榮之崇。荐論至懷，俾停過舉。而隱兆歸美，石席均誠，叩閽竚命，罔期開可。朕參慮夙夜，靡處宵文。不有所命，曷符愛戴之切。不有所避，奚表卹畏之恭。若乃寶用善元，易冠丕稱。是惟勗德，匪曰名功。襲用舊章，差或無愧。至于英容之烈，后辟罕兼。未實而居，省已胡益。矧歲序之邇，變告屢臻。宵舍斜期，坤載愆靜。責躬念咎，已布于詔書。盡誠恤祀，方祗于天戒。遽加徽顯，是蠲齋明。宜損溢言之華，姑循備物之典。去彼取此，欣腆兼當。其所上新號內英睿二字，宜不允。餘如所請，候郊禮畢日受册。

賜荊王賀加上尊號受册批答

朕屬者徇外朝之請，崇徽稱之華。而舉禮燔，遂膺彝典。內循溢美，兼用建元。靦然祗受，良增夕惕。卿茂親朋德，世隆褒愛。雅辭徵奏，首慰寅恭。表率友藩，俾奉王室。申味情旨，歡愧兼懷。

賜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士遜讓恩命不允批答

朕頃虔郊報，慎講禮文。實倚台司，總宜使範。肇于齋款，訖乃恩成。謀猷所咨，陟降咸若。褒功胙土，恩冠于朝。誕告之辰，師僉允協。夫何冲避，豹爾控陳。且名器天下之公，股肱君體之一。卿而弗受，誰復宜居。宜略常謙，往膺盛典。

賜荊王讓恩命不允批答

卿屬冠宗支，地尊藩輔。禮無異二，恩所當先。惟是嚴禮介于繁祉，寔爲慶賞。實首親賢，明制誕敷。朝言允協，何圖謙懇。再列辭情，雖高讓可嘉，而至公難廢。宜循茂典，即斷來章。

賜知樞密院蔣虞讓恩命不允批答

爾以蠲吉元辰，紹修慈祀。緊卿舊老，和我盛儀。禮備牺鑾，此焉同慶。華階茂爵，允矣疇庸。而乃稽命至公，徇高一己。過敷讓懇，將廢殊章。收汗出綸，所繫尤重。宜遵往受，即副虛懷。

賜參知政事王曦讓恩命不允批答

朕屬者躬祓嘉壇，獲成鉅典。歸臨端闕，大有羣生。實賴左右之臣，罄宣協贊之力。無德不報，慶賜遂行。參質龍章，允穆朝論。讓封來上，謙牒頗勞。然信賞勸功之先，徇高行己之細。我方懋德，人孰顧私。當懼虛懷，無淹往受。

賜參知政事李若谷讓恩命不允批答

卿早服忠謀，預聞幾政。屬余禋祀，實相齋明。勒與禮俱，兆緣祓報。受釐之始，均賞攸宜。遽聞奏函，過形讓懇。夫疏封以賞，褒勸大方。潔己辭豐，踐修末節。矧惟成命，已布公朝。當廢循牆之私，即虔渙汗之拜。

賜領江軍節度使允讓讓恩命不允批答

卿屬懿親，膺器韶顯。遠施戎閫，可籍帝宗。歸展陽郊之儀，參奉上公之獻。助余介祉，時乃之勤。竣事布恩，寵章惟哲。猥形坍遜，未即往命。況定命已行，公言普協。宜回冲執，時對茂恩。

賜保寧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王居永讓恩命不允批答

卿早服忠勤，見推賢帥。居永嶷然，亦既均於是焉。進律質于公賞，孰不謂宜。而過執沖懷，尚留成命。宜彌徇於崇讓，勉乃歷功，毋辭私於往膺。蕃減。

賜殿前副都指揮使寧遠軍節度使鄧守忠讓恩命不允批答

卿姻戚親忠，爰踐禮祭。雖義從權參，早舉星纏之文。而官有孜常，宜遵艾綬之品。仍緣褒數，進衍戶封。式示賞勞，誕膺寵命。遲益沖逡，深體誠款。然命出成綸，恩無收汗。即虔往受，毋復年辭。

賜宰臣張士遜讓恩命不允批答

卿早服宗工，洊同宰政。式申揚庭之命，且光圖傳之恩。力行延登，遽形謙避。體余慎簡，當廢沖懷。今差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梁懷志，賜卿讓恩命不允批答。想宜知悉。

賜宰臣章得象讓恩命不允批答

卿晨服僉俞，贊同有密。嘉有勞于疲事，俾移爰于大鈞。方行延登，遽形沖避。讓牘再聞，寵章猶鬱。適圖亮采，無容終謙。

賜知樞密院王德用讓恩命不允批答

卿綱司樞務，綿涉歲勤。特邀內使之華，仍易中權之號。遽形讓奏，稽我寵章。宜副同寅，即祗彝叙。卿久勤樞務，兼擁戎麾。勒渥旌勞，錫章異數。疊形讓啓，深悉沖誠。宜回再褒之恭，往對已成之命。

賜知樞密院盛度讓恩命不允批答

卿茂宣忠力，對掌樞衡。負嘉謀輕之勤，俾換建才之秩。遽形讓奏，稽我寵章。宜副同寅，即虔初授。

賜參知政事程琳讓轉官不允批答

卿夙蘊賢猷，參知宰政。尚講邦畿之要，俾增臺輔之崇。渙令已行，讓封來上。嘉其謙懋，方切倚毗。即服寵階，無廢朝賞。

賜參知政事王曾讓恩命不允批答

卿德映民宗，才經政體。藏于朕志，擢佐台猷。顧承命之允諧，何奏封而固避。雖嘉有讓，難廢同寅。宜略謙懷，用光賢舉。

賜同知樞密院張觀讓恩命不允批答

卿適膺成命，參宰繁機。朝論允孚，謙懷咫讓。宜虔往授，以協至公。

賜淮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堯佐讓恩命不允批答

卿近解政機，榮兼將鉞。洊形讓奏，彌深謙懷。矧遞告之徧聞，當往書而即受。無煩遞執，式副僉命。

賜新授武寧軍節度使赴本任王德用讓恩命不允批答

卿久服政樞，洊彌歲筦。蓋亦匪解，均逸有常。特移漢節之華，直與徐方之重。詢于嶧若，僉曰宜哉。屢覽讓詞，注銜旦夢。矧出綸之誕作，顧收汗面罔繇。宜略終謙，以膺茂渥。

賜新授尚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章得象讓恩命不允批答

卿參其知，資識華重。樞階峻極，咨答民望。允蘊天工。卿頃料鴻樞，實稔休聞。敷燮之任，授受惟宜。而謙情素懷，累控重啓。寧加敦諭，尚執遜沖。且策名者以齊肩，體國者以獨專。爲細，矧茲爰立，方切仰成。安得遂循牆之恭，稽側席之竚。時聆往命，勿復煩辭。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參知政事程琳讓轉官不允批答

卿識具民宗，望高時秀。比繇卿貳，擢贊宰司。參決大猷，總領衆職。勤本直道，期于致君。年積甫成，朝寄茲重。式疇忠概，兼庸政機。德賞之行，公言無間。遽披沖遞，深具至懷。宜略常謙，往服休命。

賜新授參知政事王曾讓恩命不允批答

參毗國均，僉屬邦望。卿忠力淵劭，思懷凝簡。歸考藩最，遽貳政樞。式時猷爲，濟厥文敏。績用已試，朕甚嘉之。移膺宰庭，俾暢賢業。而介節難進，剡奏自陳。遜執雖勞，虛竚方切。當廢確然之請，庸副往哉之命。

賜新授參知政事李若谷讓恩命不允批答

卿局力開濟，思謀淹允。歷踐衆職，備服近僚。以詳文飾吏師，以精器翹京劇。侃然秀德，華我治朝。宰路缺員，邦均暢佐。式資民望，參筦政機。僉謀既同，亮采惟竚。遽披讓奏，頗執沖規。儻矜節自高，則同體安寄。宜屈終謙之守，時副欽鄰之重。

賜新授宣徽南院使定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王德用讓恩命不允批答

卿茂自忠勞，兼資才武。雖稽世臣之重，入司戀政之煩。寵序酌旄，鑾持帷幄。左右無懈，歷年于茲。奚加使乎徽猷，乃改藩于維翰。疇功斯允，讓爵載勤。閱乃奏封，尚稽拜秩。固當略循牆之小善，體渙汗之明恩。往綏崇階，以禮公議。

賜新授宣徽南院使定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王德用讓恩命不允批答

卿地服世忠，勳在侯表。久翊樞務，洊制州師。歸暢匪懈之勤，即寵兼榮之拜。尋從誕告，孰不謂宜。夫何沖懷，再爾牢讓。矧宣猷使純，持節戎麾。審其典章，蓋重帷幄。朝僉德舉，咸出至公。無執終謙之勞，尚違信賞之實。即斷重請，時對茂恩。

賜新授寧武軍節度使知樞密院盛度讓恩命不允批答

對掌斗樞，洊持將鉞。隆名重器，兼副實難。卿望冠本朝，謀經庶績。彝者儁乂，參處鄭諧。穆然清規，式我彝序。因儒林元老之懿，換籌幄皇僚之華。亦既歲成，是光戎秩。而洊形讓懇，固避寵階。謙槩雖勞，至公難廢。即膺往授，無復多陳。

賜新授同知樞密院陳執中讓恩命不允批答

卿茂器清規，沖懷勁節。世治忠教，族擢邦華。自結先朝，歷試衆職。儼然直道，形于遣次。遽升禁從，迎撫外藩。威惠並流，聲實偕勁。眷乃內樞之劇，均于隆棟之求。斷自朕懷，召以輶傳。諫垣籌幄，相資爲重。命成之日，僉曰宜哉。何乃奏封，猥形讓懇。雖嘉遜抱，方竚謀謨。即服近司，無淹盛典。

賜新授同知樞密院張觀讓恩命不允批答

卿懿行雅材，素襟直質，蜚繇士選，來冠賢科，椒蘭書殿之游，斧藻辭垣之訓，雖復間勤吏事，中借守壓，政本惠和，道無緇磷，逮升禁署，復繼憲綱，已試之能，朕所親悉，入司幾事，誠協僉謀，渙命甫頒，讓悰方確，矧萬樞叢劇，四近參裨，天戒曠工，邦思亮采，宜略循牆之細，用光側席之求，時幹繁機，即斷來表。

賜新授同知樞密院王博文讓恩命不允批答

卿儒操吏資，邦華士望，服干公路，多歷歲期，出勤宣布之和，入備財煩之使，非時擢賞，參佐機衡，朝無間言，我得才舉，奏封來上，謙述有條，雖難進之風，可矜媮俗，而至公之授，當廢沖懷，往序近司，無淹盛典。

賜新授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隨讓恩命不允批答

卿彝自星樞，魁升鉉席，喬庸方劭，嬰疾有初，屢陳遜位之章，姑倚調元之寄，而太和未復，前請重違，爰解鈞衡，寵頒旄鉞，仍視台聯之秩，俾令邦體之榮，疊疏謙懷，何稽成命，矧告庭之已洽，非收汗之可圖，宜副往譜，即斷來請。

賜新授淮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堯佐讓恩命不允批答

台槐之尊，以穆朝序，方嶽之重，以陪王室，不有舊德，疇可洪居，卿比遜煩機，是均斯寵，誕告于外，僉曰往諧，洊閱奏封，固形謙執，雖受爵而讓，禮則當然，而慎令以出，恩無中廢，宜屈辭豐之操，協伸懋賞之公，促拜徽章，仍斷來請。

賜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昭遵為疾病乞致仕不允批答二首

卿勁伐之雄，材猷兼劭，星曆尚禮，實睦近姻，以駙馬之榮，列通侯之籍，望尚貴里，時陟將壇，而能出擅藩宣之勤，居多位著之恪，乃心道素，探賾藝文，余懷所嘉，曷日而既，今乃因晦明之偶沴，俟進退之大方，確布書辭，頗致官政，矧告旬未幾，年力甫強，謝仕而歸，在禮安據，卿其止念，慮寶精神，招還天和，旦遲樂喜，懇我虛竚，勿復久陳。

卿緣苦羅痾，甫淹時晦，特優賜告，用適頤生，醫療治之未瘳，覽控陳之迭至，願還有政，追踵昔賢，高風所存，媮俗知慕，然卿地雖姻密，器實虛恬，情棲道腴，行富天爵，偶嬰無妄之疾，固匪不夷之災，視履其旋，何慮弗已，遽歸印綬，殊惻朕心，矧嚮福未涯，與善無爽，勉輔醫藥，行復粹和，姑廢沖懷，即斷來表。

賜知樞密院王德用等賀壽尾見批答

陽序布和，墻躔循軌，爰覽日官之奏，且符壽策之祥，見象孔昭，撫躬增愧，卿等協司樞務，欣覩乾華，平徹清辭，熾昌歸美，頗因寶貺，參紀信書，矧在同寅，協茲均慰，勉從敷請，良切歡嘉。

元憲集卷三十

內制

賜步軍都指揮使張潛已下啓聖院龍乾元節道場香合酒果

卿等集祓仁祠，慶余誕節，適當龍會，深涼祝延，宜渥寵頒，用均熙事。

賜宰臣已下上清宮龍散天祺節道場香合

朱律肇和，壺谷紀節，啟瓊霄而申禱，肅會弁以如儀，式助薰燃，宜加頒賚。

賜宰臣已下大相國寺龍散乾元節道場香合

慶節在辰，外朝祝祉，祓仁祠而有儔，會鄰使以咸臻，宜錫名薰，用資華供。

賜賀乾元節人使鈔鑼唾盂被褥等

卿等肅奉聘儀，甫安候館，嘉乃虔恭之節，倘多夙夕之勞，宜有寵頒，用昭眷待。

賜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果

卿等已陪壽斝，留憩都郵，克蹈寅恭，允通信睦，宜加寄賢，用篤恩勤。

撫問鄜延路知州都署等

卿等出膺邊寄，參總軍和，候望雖寧，撫循亦至，咨推勤職，良用注懷。

撫問環慶路知州部署等

卿等任叅邊珣。職繫戎昭。疆事所經。公心攸賴。涉茲炎序。諒協常休。

撫問涇原路知州部署等

卿等夙官邊部。總職軍鈐。體余修偃之風。謹乃綏和之略。歊炎在候。率履咸宜。

撫問眞定路知州部署等

卿等夙奉朝恩。言綏邊略。軍和謹職。疆候沉氛。勵此歊炎。諒尊官守。

撫問秦鳳路知州部署等

卿等分職邊關。布和郡輿。協寧疆事。無爽朝猷。言念祗勤。弗忘存問。

賜宰臣已下上清宮龍散先天節道場香合

令節欽先。塊宮薦會。儼朝倫而並集。率道範以惟寅。特示殊宜。用資薰奉。

撫問梓夔路知州鈐轄等

卿等恪凜朝威。善分邊職。州疆有謐。戎律無譁。適啓秋氛。諒綏時社。

撫問并代路知州部署等

卿等寅奉朝綸。協司疆事。政條叅乂。戎索無譁。言念恪居。可量遐騖。

撫問高陽關路知州部署等

卿等分荷朝恩。叅寧疆事。夙宮有次。展體惟勤。涉此秋陽。勉綏時福。

賜宰臣章得象生日禮物

卿亮采光朝。生賢紀旦。邦儀有賚。恩數惟蕃。姑篤慶私。所宜祗荷。

賜荆王生日禮物

霜籥紀辰。門弧集慶。眷惟蕃錫。抑有彝儀。尙諗壽臧。且符欣矚。

賜宰臣張士遜生日禮物

卿等業茂承明。望崇輔弼。爰屬生賢之旦。實昭命世之祥。宜溢寵頒。用將慶祝。

賜宰臣已下上清宮龍散降聖節道場香合

孟冬協序。盛節延禧。肅朝弁以相趨。會珠庭而有恪。宜頒薰炷。用奬圭臧。

閤門賜宰臣荆王使相節度使加恩告勅

熙事甫成。恩章有典。已誕宣于著位。宜申錫于贊書。當體眷懷。往欽褒渥。

賜宰臣荆王使相節度使讓恩命不允批答

甫畢嚴禋。載均順福。乃眷臣鄰之重。式推恩數之蕃。允協齋常。匪煩冲挹。

賜淮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堯佐加恩告勅

卿台衮蓋臣。將旄近屏。適均鴻祚。載茂徽章。仍因子舍之賢。往授贊書之重。

賜刑部尙書知徐州李迪加恩告勅

鄒類成儀。臣工底力。眷惟舊德。宜進寵章。往錫贊書。用光藩閫。

撫問眞定路知州部署等

卿等分扞邊州。叅持戎律。政條有穆。疆埸無譁。方涉窮冬。諒綏吉履。

撫問麟府路知州部署等

卿等蔚膺朝選。分扞邊虞。率職有經。治戎無懈。適茲凝冽。可諒勤劬。

雄州撫問賀正旦人使

卿等肅將獻幣。來慶端辰。擁行傳以勤斯。款邊關而戾止。眷言冒涉。深體寅恭。

賜賀正旦人使牛餼

卿等恭持獻聘。來會元正。就館方初。犒賓有式。特申優渥。用懋眷懷。

賜賀正旦人使鈔羅唾孟被褥等

卿等來聘王春。甫休使眷。方眷睦鄰之厚。宜優適館之華。爰男寵頒。所宜祗荷。

賜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

卿等肅將信幣。已展朝容。適館戟寧。加籩有品。宜賜禁筵之味。更資公讌之餘。

賜賀正旦人使春幡勝盤等

端方布和。十春啓祚。餌辛盤而惟舊。戴寶勝以增華。併示寵頒。且均嘉貺。

撫問環慶路知州部署等

卿等奉將朝寄。叅幹邊符。率職有經。訓戎無懈。方臨韶節。勉蹈常休。

撫問鎮州路知州鈐轄等

卿等分輯郡條。叅可戎籍。並勵首公之操。副余綏遠之懷。益蹈常休。以符遐矚。

撫問知永興軍夏竦

卿擁節寰畿。布條關輔。忠誠卓亮。邊略攸綏。適履初炎。具蕃嘉祉。

賜賀乾元節人使到闕班荆館御筵

卿等肅奉聘儀。來祗慶節。駕言軺傳。次我都門。宜錫宴私。用紓勤勩。

賜賀乾元節人使到闕班荆館御筵酒果

卿等將命載虔。驄徒有次。方即郵亭之使。式燕豐俎之華。宜資芳馨。且資慰懌。

賜賀乾元節人使生餼

[illegible]嘉辰。停軺外邸。犒勤有式。效[illegible]。[illegible]賜之恩。更篤如歸之[illegible]。

賜賀乾元節人使[illegible]

卿等[illegible]修[illegible]停[illegible]使勤之甫釋。[illegible]具以宜餼。[illegible]賜春遇。

賜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果

卿等適展壽儀，載寧傳炙，必厚甘馨之品，別將燕衎之華，故此恩頒，用昭勸賜。

賜宰臣已下上清宮罷散天祺節道場香合

雜序孟辰，仙符舊節，肅靈場而既就，昭寶貺以彌新，宜錫真香，誕迎茂祉。

賜知樞密院王德用已下大相國寺罷散乾元節道場香合

卿等以朕誕辰，歸虔梵果，爰屬散香之會，載延拂石之齡，宜有頒宣，用茲薰奉。

賜知樞密院王德用已下罷散乾元節道場錫慶院齋筵酒果教坊樂

卿等恭祓梵場，慶余誕日，既舉人天之供，宜頒藥餌之私，仍副甘珍，併昭慈惠。

賜防禦使劉從廣景德寺普門院罷散乾元節道場香合酒果

卿率職禁聯，慶余誕日，肅建梵場之果，載歸壽歷之祥，宜渥寵頒，用資薰祝。

雄州撫問賀乾元節人使

卿等奉幣有儀，及驛背會，矧韶和之在候，諒跋履以偕勤，言念寅恭，雖忘嘉賜。

賜鎮海軍節度使新授知樞密院夏守贇赴闕沿路茶藥

卿入掌繁機，已膺迅召，宜示頒宣之寵，體茲眷待之私。

賜鎮海軍節度使新授知樞密院夏守贇到闕生餼

卿適馳戎傳，甫戒都門，勤禮有初，犒儀惟舊，往膺薄錫，深體眷懷。

賜鎮海軍節度使新授知樞密院夏守贇謝恩命不允批答

卿師帥舊臣，藩垣茂伐，鄉酬踐歷，入總幾微，過列讓誠，難稽公舉。

賜鎮海軍節度使新授知樞密院夏守贇謝恩命不允批答

卿近允徽章，俾敷列位，再覩封疏，尚執遜沖，宜時攝于繁機，勿專懷于小謙。

賜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張耆生日禮物

卿位冠列藩，慶周誕日，時俾過庭之詞，往宣班物之恩，姑體眷懷，即宜祗受。

賜武成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駙馬都尉柴宗慶生日禮物

卿戎節宣風，慶弧紀日，特命家庭之懿，往頒燕筵之華，式表恩私，所宜欽荷。

賜宰臣已下上清宮罷散先天節道場香合

寶誨舊聞，先秋令節，謹醮場而有式，會朝祓以如儀，爰鉶名薰，用彌慶會。

撫問涇原秦鳳兩路沿邊經略安撫使夏竦鄜延環慶兩路沿邊經略安撫使范雍

卿出綰藩條，戒華使絕，兼倚中權之重，且紓西略之虞，宜篤常休，用符榮寄。

撫問鱗府路知州部署等

卿等恪分事任，祗奉朝規，永念忠勤，克壯邊略，屬季商之在候，諒夙夜以爲勞，用示撫存，幸綏吉履，餘尋聞，罔替終譽。

賜宰臣張士遜赴闕都城門外御筵

卿甫膺節召，再冠槐階，封傳疾驅，都門在望，宜渥勞旋之禮，俾均示惠之私，式佇同寅，且欽佚賜。

賜宰臣張士遜赴闕都城門外御筵酒果

卿甫修圭覲，入序台儀，延勞都門，均豐燕豆，宜加珍錫，以侑歡誠。

賜宰臣已下罷散乾元節道場錫慶院齋筵酒果教坊樂

卿等祝慶梵場，流恩宴館，列豆觴而有餞，肅籌檜以如儀，特示頒宣，且榮歡集。

賜宰臣已下罷散乾元節道場錫慶院齋筵酒果

卿等率和朝弁，祗祓齋場，歸祉誕辰，均恩燕俎，宜頒異品，以侑多歡。

賜知樞密院王德用已下大相國寺罷散乾元節道場香合

卿率屬內廷，祝延梵宇，壽祺來集，忠款可嘉，宜錫名薰，用資寶供。

賜知樞密院王德用已下罷散乾元節道場錫慶院齋筵酒果教坊樂

卿等祝慶仁祠，推恩宴館，特厚籩壺之賜，兼諧匏竹之和，姑寵肆筵，用昭示遠。

賜知樞密院王德用已下罷散乾元節道場錫慶院齋筵酒果

卿等修慶誕辰，祈徼梵果，散香在會，式燕攸均，宜錫甘滋，用昭奬眷。

賜賀乾元節人使到闕班荊館御筵

卿等恭持壽節，用戒都門，征馭載勤，候亭留憩，特伸燕勞，以洽親私。

賜賀乾元節人使到闕班荊館御筵酒果

卿等庸將信幣，來慶誕辰，迎犒有初，燕私甫洽，宜加珍錫，益侑歡悰。

賜賀乾元節人使鈔蘭唾孟被褥等

卿等肅奉聘儀，甫安候館，嘉乃虔恭之節，尚多夙夕之勞，宜有寵頒，用昭眷待。

賜賀乾元節人使玉津園射弓例物並御筵

王鑾均歡，使儀侑好，爰設射壇之算，益陳宴殿之華，特厚匪頒，用昭儀眷。

賜賀乾元節人使朝辭御筵

卿等將復使軒，甫逢朝陛，率多儀而允恪，軫長邁以方初，宜寵燕慈，用蕃恩錫。

賜賀乾元節人使朝辭御筵酒果

卿等甫訖聘儀，將還使路，歸裝既戒，候館少留，宜錫醇芳，用昭眷賚。

賜賀乾元節人使回班荊館御筵酒果

卿等聘禮甫成，歸塗云戒，式厚都亭之餞，將勸征輈之行，特賜甘馨，用滋酣悅。

賜賀乾元節人使回至天雄軍御筵

卿等復命使軺。次澧州館。冒初炎之燠若。想夙駕以勤斯。宜錫宴羞。用申犒體。

賜宰臣已下南郊禮畢御筵

郊配成儀。臣工洽祉。當速燕私之惠。且紓陪贊之勞。宜抃慶辰。往均良集。

賜賀正旦人使赴闕至天雄軍御筵

卿等肅將鄰聘。甫次近藩。諒行李之爲勤。矧凝嚴之在候。宜申犒禮。式表恩華。

賜賀正旦人使到闕班荊館御筵

卿等遠將歲聘。近戒都圻。惟涉路以載勤。俾頒觴而申犒。並宜歡飫。昭體眷恩。

賜賀正旦人使就驛御筵

卿等奉將鄰好。來慶王正。當嘉節之肇新。固歡心之允協。宜因館穀。特展宴私。

賜賀正旦人使就驛御筵酒果

卿等肅奉鄰歡。參陪朝慶。蹈虔恭而有恪。均戰祿以咸宜。爰錫甘滋。用昭勤勩。

賜賀正旦人使玉津園射弓例物并御筵

卿等慶幣成儀。宴庖均沔。特啓禁園之勝。俾資射算之歡。仍示頒分。並宜欽荷。

賜賀正旦人使朝辭御筵

卿等肅導鄰歡。將還聘節。使無違禮。恩有示慈。宜湔燕私。用昭奬賚。

賜賀正旦人使朝辭御筵酒果

卿等既展邦儀。少留候館。虔恭載恪。眷尙無忘。宜錫甘滋。且昭優異。

賜賀正旦人使回班荊館御筵

卿等奉聘成儀。載馳復命。適遵歸路。特張餞筵。用示寵嘉。體茲眷遇。

賜賀乾元節人使玉津園射弓例物并御筵

卿等適逢鄰歡。甫均燕惠。爰擇囿遊之勝。且覩決拾之容。仍渥寵頒。以昭眷佇。

賜賀乾元節人使回至天雄軍御筵

卿等奉成歲聘。回飭使驛。冒朱簫之初炎。次星衛之近鎭。特頒宴犒。用篤恩勤。

元憲集卷三十一

箚子

賢良等科廷試設次劄子

竊見近者召試制策并武舉人于崇政殿。皇帝陛下親躬。圓神永鑒。嚴門異席。程其才略。誠見聖心。惡真僞進英豪之審也。然臣以謂有司祇事。失于奏請。苟從便易。乖戾舊章。措置之間。甚不稱陛下求賢之意。伏覩賢良方正蘇紳等就試之日。並與武舉人雜坐廡下。洎擇辭寫卷。皆俯伏氈上。自晨至晡。訖無飲食。飢虛勞瘁。形于嘆嗟。雖僅能成文。可謂薄其禮矣。又況武舉人等。才術膚淺。流品混淆。挽弩試射。與兵卒無異。使天子御策之士。並日較能。此又國體之深譏者也。臣竊爲朝廷惜之。臣不敢上引漢唐。以煩省覽。仰惟先帝故事。布在耳目。紳紳列位。孰不知之。謹按眞宗皇帝凡五策賢良。皆躬御便坐。其舉人就試。並于殿廊張幕爲次。垂簾設几。大官賜膳。酒醪茶菽。無不畢供。聖人之心。以爲張不次之科。待非常之士。所咨者天人之際。所質者古今之宜。言若可行。高者足以和陰陽。躋仁壽。下者足以明利害。觀學術。是則所責于人者若是之重矣。所設之禮又可以輕乎。勢自當然。非苟而已。臣恐有司自今以往。待士之禮因循亡棄。則國家設此舉必無異人。何者夫士有高才。必有高節。節高禮薄。將恥而不就。其就者皆輕躁徼倖先身後義之徒。適足啓偷薄之風。玷詳延之詔。若執事者以爲人不逮古。文不中程。盧屈至尊。行不急之

務。則因而罷之可也。或惜其歷代盛王之所重。當世奇才之不乏。則先朝舊禮。庸可廢乎。伏願申詔近臣。檢詳舊史。作爲定式。付于攸司。今後每試此科。即備陳條件。凡厥供擬。關報所由。仍乞或有武舉雜科。不令同日就試。庶擬人于類。有協禮經。仍貫而行。嗣俟世烈。狂言聖擇。或補大猷。如允所陳。乞降付中書詳議。干黷旒扆。臣無任省循狂瞽慙懼屏營之至。

封畿劄子

謹按周制王者都畿千里。千里之地謂之寰內。井田百萬。是之自出。兵強地廣。以制諸侯。漢都關中。亦分京兆馮翊扶風爲三輔。又取河南河內河東弘農四郡。合三輔之劇。遣司隸校尉以督之。雖地非幅員。侈于周制。若其包山河之固。冠郡國之首。置使持節。不與部刺史爲等。亦王畿之意也。魏晉而下。始以司隸之治爲司州。南北分爭。名實始替。然江左建國。常以宰相帶揚州刺史。朝廷根本。此焉是賴。至唐有天下。復都長安。乃因關河形便。分州郡爲十道。而關內一道。全是王畿。雖無司隸之名。猶以華同岐三州爲上輔。河南爲東都。而京畿都畿。並置觀察使。此皆強幹據極。統御庶邦。國家因循五代。即都于汴。地非京邑之舊。州無輔畿之實。自祖宗以聖武神略。剗平僭僞。爲方臣妾。會于京師。雖城闕雄尊。閭里繁衍。而諸縣之外。便屬他州。州雖密邇。即爲別路。畿內十六縣。纔置提點官二員。人瑣位卑。降于漕軍之局。寧所謂尊甸服重王官者哉。臣欲望略依周漢故章。以三京所環之州。盡爲畿內。曹濮滕單陳蔡鄭滑等八州。輔開封爲中畿。以孟汝二州輔河南爲西畿。以宿亳二州輔應天爲東畿。併三畿之州。升口近輔。通置畿內觀察使一人以統之。取臺省給舍。爲出入之資。凡輔州並乞正除刺史。取待制官以下正郎以上爲出入之資。俸秩班品。異于列郡。除去今日虛名之弊。且示聖朝正官之漸。然後舉畿內之籍。均其租稅。輕其徭役。踵漢故事。徙天下豪族內實三畿之州。四面設關梁。譏出入。以嚴王制。應禁兵營府。分據寰內。如此則海內震服。而王室安矣。

乞御前殿朔日立仗羣臣朝服劄子

臣聞告朔之義。周家尤重。在昔宣聖愛羊存禮。漢沿周制。合朔朝會。故惟優借大臣。許朝朔望。唐制立仗羣臣。皆禮服入會。藝祖受命。論次開寶通禮。亦著月朔入閤之儀。則朔日者爲政之端。辰。講禮之盛節。國家因五代之亂。承千年之統。始勝殘去殺。務從簡易。雖制度既定。而謙讓未遑。五日一參。雖分朔望。禁衛單少。威儀粗率。禮典弗振。則朝廷不尊。國容寖廢。則臣下不肅。臣愚以爲羽衛之設。非矜華侈。所以重主威也。朝會之作。非專拜揖。所以飾治體也。臣願陛下上攷成周仲尼之法。下稽炎漢皇唐之盛。近守太祖開寶之禮。明詔執事。稽按成規。每遇朔日。坐前殿。朝羣臣。旗斿細仗。以次陳設。公卿朝服。如儀而罷。如此則臣道肅而主道尊。于以示四夷。風萬國。警民耳目。不可闕也。夫禮有以素爲貴。謂其質。有以文爲貴。謂其采章。伏望陛下錄臣此言。使博士禮官。得確論可否。講求故實。如曰便禮。即奉而行之。使重熙顯猷。執競丕業。由陛下之馭致也。

乞于御苑空地內種植奉祠祭劄子

伏見國家每歲大小祠祭。黍稷取于太常。果蔬出于司農。茅茹責于光祿。然三寺皆牒取市物。入供祠饌。但具名品。無復馨嘉。雖明德上通。不貴多物。而工祝奉告。固有愧辭。夫孝子事親。必求仁粟。聖王饗帝。貴立神倉。三代以來。茲禮惟重。取不告乏。用乃有虔。國朝因循未遑。斯議。故令官司怠咨。祭典廢隳。百靈薦嘗。一切須索。習慣成滯。神無據焉。臣竊見玉津瑞聖諸園。舊有隙地。異時主者。懸爲公田。歲籍其收。以備常用。臣願即于苑中擇上腴之地。播五穀之種。謹耘耔之法。慎登穫之勤。每春種秋斂之。陛下順時乘輿親省。彷徉畎畝。因行勞賜。一以奉國大事。一以勸民力農。穀成之後。擇其上者。奉大祠。次者。奉中小祠。各以御廚。付所由吏。鬯劑粢品。悉量而取之。至于果蔬之細。皆須苑囿之植。外盡庶物。內將至誠。達其令芳。以介福祿。茲亦三代爲籍千畝。以事天地社稷山川先古。以爲醴酪粢盛之比也。其與物物仰市。煩褻神祇者。寧並日而言哉。

乞差當直兵士劄子

伏覩唐制。凡在京文武職官。自一品至九品。皆給防閤庶僕。州縣官僚。皆有白直執衣。今來外任自知州以下至簿尉。並給兵士散從官承符手力之類。品位至卑。猶給七人。名雖不同。其于供身指使。猶用律文白直執衣之法。國朝稽若古道。備衆官。惟在京臣僚僕從無準。竊見翰林學士。及尚書丞郎。兩省給舍。并待制以上。皆天子從官。並有呵引條制。其從人則學士每員差開封府散從官各三人。待制以上二人。別差諸軍剩員各三人。每員共得六人至五人。其剩員又多是年老疾病。加以本營迂遠。每分番上下。尚只得一人指使。非獨不任驅走。亦且虧替官儀。非所謂尊朝廷重臺閣也。欲望聖慈下有司。將往代制度律令。比類今來官品。量添人數。又在京冗兵至衆。乞除元差散從官外。只于諸軍雜役兵士內。每員各給十人。以充當直。其剩員卻乞放還本營。若上件官內。有差任三司羣牧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管勾三宮觀三班院。提舉在京諸司庫務。自有合給公人兵士者。更不兩給。庶其祗奉朝請。出入公門。辨堂陛之有差。免儀服之失體。定爲新制。庶協舊章。

乞毀棄元昊僭僞文移劄子

臣近者兩蒙中書奏傳聖旨。令與學士丁度等。同撰賜僧逆元昊答詔。及後來創奪。詔書聞各付外行下。臣竊惟元昊塞外小醜。世載兇狡。背恩忘義。屏棄人神。驕張以來。雖儒夫女子。皆欲拆簽奮梃。縛致都下。數罪梟首。以戒四夷。況服官在公之臣。何堪容忍。陛下天資仁恕。不嬰細忿。且以蚤虱瘡痒。非四肢之患。戢兵謹備。未令誅討。但設購賞。俾殲渠魁。蓋不欲疲人命也。自德音布發。士無愚智。莫不感恩忭德。知聖人之度。然臣伏思所降詔書賞格。已逼諸路。元昊自知罪重。固無革面懷音之志。必將妄作符令。吠堯詬天。傳入邊疆。乃染民聽。又或詐爲章表。械置醜言。規避朝廷。冀傷威重。竊恐守塞將吏。不知忌諱。或得敵書。爭先啓聞。自謂有探伺之能。實非人臣所當言也。欲乞預勅邊吏。若得元昊章表。許先開視。凡僭僞文字。應有辭涉悖慢者。並須隨處焚毀。勿使騰布。除其間有入寇時月。及邀約部落之言。須合聞上者。止令抄錄大意。即時馳奏。庶內外不瀆。以尊國防。臣忝備近班。理當申罄。涓埃之益。敢冀裁擇。

論蠲除雜稅劄子

臣草茅之委。光華遭運。近承人乏。入倅計司。惟厥吏員。實掌民版。以一介爲緩之質。閱四海征賦之益。徒爾首公。無所紓責。輒懷管穴。思報毫分。罔避嚴誅。仰干睿聽。臣聞立簡易之法。則民不惑。去因緣之姦。則吏無害。省簿領則要可舉。一賦稅則取有名。此皆治道之所繇。而歷世之無改也。臣竊見當今正稅之外。雜賦至繁。詭制異科。醜名暴斂。原其所自。由來甚遐。蓋自唐室解紐。五朝挺災。孱王僭侯。盜據方國。壞合徹之典。取一切之宜。掊尅無厭。禁令自出。于是有身丁地頭之賦。農具牛皮之征。鬻酒則戶出麴錢。煮海則家增鹽價。雖與民更始。而弊制尚存。官司因循。憚于改作。故使堯舜之代。無桀貉之中。雖臣之愚。竊以爲過。今縱不能蕩滌橫賦。以寬民財。猶當釐易舊名。少近王道。臣愚以謂可取雜名稅錢。及派納之色。不移舊數。合爲一號。削去季世剝害之品。作爲我朝較量之法。示之于民。則耳目易曉。委之于吏。則條貫難欺。錄于官曹。則文籍不煩。供乎財用。則稱謂差美。此舊入無秋毫之損。新規有指掌之易。丕變訛謬。垂于經常。實天下之幸。如允臣所見。乞下三司令子細勘會。見今天下諸雜稅錢外沿錢名目貫百聞奏。然後取其實數。併爲一號。逐年折變。自從舊法。斯皆防患制法。遷時垂統者也。臣伏見國朝以來。詔數下而建條。比牒逸名。充賈物府。煩科碎目。與日而滋。每罰一罪。斷一事。有司引用。皆連篇累牘。不能徧舉。率不數歲。則別加論次。謂之編勅。蓋欲條貫飭盡。綱目畢張。大可含元。細不容髮。而抵冒未絕。風流浸濫。一令之下。則姦生令表。一禁之設。則罪出禁先。示于人則若教猱。施于事則如紊網。此皆不循其本而求之于末。將欲措刑辟躋仁壽者。不亦難乎。夫恢恢有條。重而必罰者本也。事事曲制。輕而易犯者末也。本不舉則巨猾徼倖。末專任則細民罹災。今之詔條。病在于此。陛下幸加大惠。懵皇猷之未暢。深詔執事。精覈舊文。欲因盛時。遂定丕律。臣以謂不一勞者不永逸。撫遠慮者必近憂。今雖定之。後必復改。何則。制度不立。賢愚雜議。故也。爲之計者。莫若盡取見行詔勅。與律文相校。律有本條。而勅意小異者。則改而入律。律無本條。而名項別立者。則編而爲勅。況唐律之內。廢條已多。若擺去舊文。益作新例。亦前王損益之常也。人情不能無過。王道禁乎太察。其約束之煩語。官司之小禁。且一切蕩除。蓋去之不足害治體。存之徒以飾罪梯。法輕不能繩姦豪。文密足以汙良善。臣又聞王者之制。揭若日月。勳如雷霆。其言易而文。其禁切而廣。伏見今之編勅者。繁長猥俗。與府縣文移無異。用字乖舛。遺辭重複。寧所謂明白溫醇之旨耶。實由不專任達識大儒。而多用執法之吏。夫法吏者。奉行其法可也。寧制法之人哉。古人有言。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與法吏謀致治之本。是猶使奴織而婢耕。要其成功。不可得也。臣欲乞專委鴻博之老。及輔弼大臣。商較勅條。略依律文爲體。裁其辭句。第其輕重。約其義。明其文。布之四海。使識朝廷之尊。傳之萬世。俾知文雅之盛。自今以往。有臣庶上言。欲釐改舊法。建設條禁者。願陛下慎其俞旨。必先付之兩府。參之羣吏。若前條確見其短。今文率以爲便。可行于經久者。卽下兩制。令以所陳之狀。去其蕪雜。取其精煉。倣古律令。著爲章程。若其事止苟文。不足發明利害者。皆寢而勿報。如此則法不數變。而民知所措矣。多言者必雜臣曰。今若依律令以爲勅。天下官吏。必不能曉。臣對曰。今天下所頒律令。曹局小吏猶能引用。則似律之勅。獨不能曉耶。此膠柱之論也。又必難臣曰。夫詔勅者。多先帝所定。而不當改作。臣對曰。凡詔勅之設。本臣庶上陳之見耳。寧一出先帝之口哉。況聖人以便利萬物爲至仁。不因循陳迹爲至孝。且太宗皇帝改建隆之勅。眞宗皇帝革興國之法。是皆可乎。此守株之談也。臣又聞事不師古。商典實譏。必也正名。稽堂攸訓。雖文質異尚。沿襲有宜。至于辨尊卑、分職業。其實一也。竊見國朝故事。自使相及左右僕射以上出典州郡者。皆曰判。六尚書節度使以下者。皆曰知。蓋以謂僕射而上。品秩隆重。藩鎭之任。地望卑遠。故以尊臨卑者判其事。以小任大者知其職。及除佐官則例曰同判之職。自京官以上。皆可任焉。今六尚書知州于上。京官判州于下。名既不順。理亦無稽。而又朝廷之儀。案省爲重。近緣苟且。浸失典刑。尚書都省尚書令之職也。今兩省五品以上。皆得權判。刑部流內銓。皆尚書侍郎之職。今或以知雜御史判銓事。或以升朝官判刑曹。其餘卿監之司。小官判者多矣。天下友邦大郡。大臣不得判。天臺帝省小臣得判之。是重諸侯之藩。而輕天子之吏。臣竊以爲過矣。又府史者二人之名也。故自周禮至唐令。有其任者。皆曰府若干人。吏若干人。今寺監見有其人。則併稱府史。此雖小吏。而名不師古。亦朝廷之所惜焉。幸陛下詔有司按前典。謬者正之。類者序之。而已。雖未能復治古之法。亦一時之制也。右臣所懷狂瞽。悉已條述。惟陛下裁幸。

元憲集卷三十二

答內降手詔垂詢西陲方略

答內降手詔

伏奉二月二十七日手詔。以僭逆元昊。阻命西鄙。令臣等細書方略。並具實封進入者。仰承天旨。伏用震汗。臣等愚爲無狀。待罪宰府。聖恩含養。弗暴所疵。夙宵惟念。未獲小補。乃今羌狄小種。遂背恩盟。輕爲風塵。穿盜邊塞。而將吏未習。烽徼弗明。蕞然逆醜。遂稽天誅。此皆臣等謀猷疎暗。率職不稱之咎也。陛下幸開大惠。不忍加誅。丁寧垂喻。俾悉其意。此誠謀及卿士。詢于芻蕘之成訓。然臣等旅服三事。義殊百辟。以謂中書門下政令之所出也。朝夕之所詢也。事無巨細。謀無遠邇。皆可籌畫庸淺。日陳于前。隨宜處務。靡容有隱。不當更竚清問。始復條列。至于守禦方略之要。則與樞密院並可議定。餽運便宜之宜。卽下三司轉運司。坐見虛實。凡所關啓。略可施行。此陛下之明悉也。雖使各述爾志。亦不出于茲矣。惟詔旨內深入討擊一事。臣等自來未敢輕議。非謂汎損威重。直以勢有輕重。時須進退。請試言之。夫中國之人。習見承平久矣。將不六十。不更金鼓戰陣之事。卒不五十。不經疆埸馳鬬之役。齊民編戶。租稅之外。不知差調率斂之勞。猝然有警。孰不驚動。自劉平石元孫陷沒之後。邊防蹙。吏氣沮傷。奏報相銜。妄增敵數。或言四十萬。或稱三十萬。故敵未攻壘。先杜城門。寇已出界。尚求兵援。將帥庸懦。亦緣人情未嘗諳歷故也。今若

更責未習之將驅當敗之兵討已黜之敵而希百勝之術無功必矣故臣等近者但乞本路修峻城壘以遇奔衝結隱強壯以擬緩急速遣韓琦等馳至邊郡采訪利病補救頹敝且爲今秋守禦之策仍令紓放倚閣緩責轉輸綏撫西人務令安堵且亦申戒邊將以時訓練使寇去弗追此上數事雖皆老生常談然當今守邊之策未有易此者也臣等又料狡寇情狀必須再謀寇抄欲乞諭緣邊守戍因寇入境之際或扼師以誘之或伏險以邀之或奇兵夜斫其營或堅壁費挫其銳務據便地勿與馳逐俟其疲老則掎角以斃之如此一經創艾則可以漸謀縞服矣臣等熟計莫便于此至若臨機處置應變弛張一二之言非可豫述事至中復未爲後時然敢不策發愚冥以須期會思有伐謀決勝少報萬分然後退就田里誠無所恨臣謹昧死上愚對惟陛下幸察

資政殿答手詔

臣等十六日蒙恩召見資政殿面賜手詔一通且以財用不給之端仕進多門之弊牧守將帥之未稱西北隣敵之難防躬形德音徧詢列位臣等以忝任丞宰首膺延訪伏讀聖訓愧汗交流何則執政之官與國同體陟降四近政無不聞參決萬機言無所隱雖或論議之深淺裁處之否臧未格大猷仰煩宸算至于磬盡愚識條列事經均憂共責固以日陳于左右矣今方特被天旨更咨急務此乃臣等奉職不稱之明效而陛下至慈藏疾之大恩弗忍棄捐尚令自效夙夜慙震非遑寧處然中命確切贍容接踵敢不略述綱要以裨萬一謹具條列于左方

一聖詔曰聞者西陲禦備天下釋騷趣募冗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用之不急累歲于茲公私匱乏者臣等謂西事之役首尾十年寧始邊陲事蔓關陝募兵加賦救急一時蓋中國太平之民遭強敵倉卒之變勇者未及練而將之戰智者未及慮而使之謀故聚軍則惟恐不多而忘養之之費斂財則惟恐不盡而忽繼之以弊又嘗蠹農以隸邊鑄鐵而爲幣事多棄本策罕要終逮此平時方見其害此公私所以匱乏矣今幸因醜自斃封略少安四路雖有帥臣重兵漸移內郡緩徭節費多所改張陛下復采衆謀思加大惠以陝西小歉及錢法鹽禁之弊特遣仲簡馳往撫存付此二條就詢利病方總內外之論別謹財賦之規俟見所長敢不悉心商榷其冗兵料檢開樞密院日亦講求必有遠圖以弭來患

一聖詔曰承平浸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員多闕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祿者臣聞欲影之正者必端其表欲流之潔者必澄其源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實治道之要術朝廷設官取士固有成規三年一開舉場九品盡由銓選其餘資蔭入仕流外出身或托附權臣謁之門客或因緣酬獎不累年勞舉例承恩詭名希寵人浮政濫抑有由來臣等謂取士者政之裘也補吏者官之源也近歲舉人殿試有老榜之日但論舉數無取藝能釋褐雖被朝袞恩選已登暮齒縱分職任盡昧廉隅臣等欲乞將來科場能兹一事又每歲百司人吏出官甚衆臣子弟增年就祿員多闕少不得不然今審官院流內銓例許成資便令除替雖守闕者暫時爲利罷任者赴選益多苟且因緣不能盡舉以上三事欲乞各付所司審加詳議委中書門下裁酌以聞如此施行似堪經久

一聖詔曰牧守之職以惠綏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任以威服四夷而艱于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于時豈簡擢靡臻不能勸勵于下耶臣等竊觀傳史欲治之主未嘗不留意守令以寧方內懷求將帥以清戎索矧陛下秉至聖之德御久安之世靖民防患孰先于此謹按朝廷列郡四百地踰前代參建官吏分督政條其間知州實選輕選大者則領以公相次者則寄以從官其餘遠邇由卿郎官而下莫不惟材是擇考績序遷一有踰違並從按劾或降或罷無所私焉臣等謂選任之官如此粗足若欲人皆召杜政必龔黃質于前聞恐難盡然重內輕外今古常情臣等敢不更務采掄審加勸沮或申明約束或廉察風謠考最之科庶幾可復然不得謂制度不立矣若乃將帥之舉宥密是司國朝之規名分難越儻或奇材拔于羣萃勇略著于邊疆任用之間亦當公論然不得謂簡擢不疎矣

一聖詔曰西北多故敵情難常獻奇譎詭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事者臣竊以契丹結好四十餘年厚幣至恩淪于骨髓邊民白首不識干戈此先帝所以遺于無窮陛下所以守而不失聞者曩時違負恩義驚擾塞垣慮用種人旁結鄰敵自知禍敗還復首降陛下愛惜生民盡赦前罪賜以府庫之餘幣結以丹青之大信懷音歸德邊略乃安雖王誅未加而天網遍及梟凶狼噬父子相殘此二敵者皆被國至仁宜不敢自違信順設有狂悖終是外虞但可嚴戒邊臣常修戎備守金湯之固積糧廩之豐持重如太山不測如滄海寓使直在我而曲在彼此聖人竊靡之術也近聞議者多欲乘逆羌斃踣之會遣擊孤弱之時分割土疆誘來部落此乃奇譎空言之類非悠久實效之言深願聖慈抑而勿聽伺幾取斷謀之未晚臣等仰被清問殊乏遠謀粗略條陳不敢文飾陛下罔神幸甚

崇政殿與樞密院同答手詔

臣等今月十七日伏蒙聖慈召赴崇政殿面賜手詔各一封仍令中書樞密院一處商量對答開奏者伏讀聖訓震駭愚衷退而詳研稍分條目乃知皇帝陛下防危于慮表求策于事先鬱悼諄勤偏咨良策此誠聖人勞謙思治博索廣詢不以睿哲掩尋常之謀不以高深辭淺近之益雖舜好問禹拜言無以過此矣獨臣等幸甚抑亦天下幸甚然臣等預聞幾事皆忝近司自去歲春陛下有祕殿嚮齊之勞迎陽敷納之廣是時中書樞密院亦各條對急政尋曾面論以謂兩府者佐天子決大政總四海謀議許百官能否或片言可以防患或寸效可以佐時凡有見聞便當裁處不須承命然後告猷而宸旨丁寧辭不獲免靦顏待罪粗述大綱雖荷天地包荒之仁終慙股肱同體之美今者再煩清問是重前尤既不敢固拒詔音仍且許協陳公論銜恩被賚無可寘言敢不悉心同上愚對謹按聖詔大略以今契丹因我西征之役遣使來告深慮狡點別有邀求詭譎多途作何回答臣等竊謂契丹之性雖不可以禮法爲期待文辭爲約束見利則動緣間則爭固其常態至于向背之勢逸利害之重輕雖曰匪人亦將有擇契丹自景德通好垂五十年寇盜相望于歲時金繒皆委于幽朔戎馬不汗而坐收厚利邊烽不焰而自稱鄰國彼若當保此誓可謂逸而不勞常獲所資可謂利而無害今或自違信順妄作端倪心欲渝盟以圖入寇是則部落蒙調發之苦蕃兵須賞餌之科穿窬必有矢石勝負之憂掠野不過牛羊廩窖之獲我若堅壁以持重蓄

力以待疲去則勿追來則固守但恐彼之所獲不復有五十萬之數矣捨交聘就戰鬬則悖逸而向無繼歲輸謀掠奪則利輕而害重果從此舉是謂無謀況今持聘之來未失睦鄰之意且西北構釁邊境具知既議出師固當遞問昔歲高麗之役近年河西之行皆遣使人實爲成例未聞前來兩次別有他求兼契丹常作大言欲平西夏今若乞財助費便爲示弱于人遙揣敵情恐無此理萬一狂狡實有過言則對答之間皆書可復彼曲我直何懼無辭然必望朝廷且鎮之以靜淺謀橫議抑而未行聖意又慮詐報西行陰爲南顧則山川地形甚處可爲控扼臣等竊以自來河北河東兩路各有控制走集之地救應邊陲之所只緣保守信誓不敢明作改張必使北人便違舊約則可勸此兩路馳按邊屯或展塘水以扼兵衝或築軍城以遮敵路塹山堙谷何所不爲樹帥分兵惟變所適事至而應亦匪後時聖意又念方面輔翊之材帥領偏裨之舉或難于自薦或須藉衆推威鎮綏寧堪爲鎮靜者臣等以謂將帥之器非獨今世所難得威鎮之略顯亦前代所希逢然自古聖帝明王選才擢士未有借賢于既往待俊于將來必以一世之人治一世之事不可謂將無韓白而廢軍帥吏非龔黃而去守宰顧其策勵獎育任使之術何如耳苟得其道胡恤乏才若能賞不過功罰必當罪上無姑息之施下無僥倖之求則雖懦夫可使提節以制軍女子可使攘袂而赴敵又況擇材武之長用訓練之師哉大法一行則賢者不得藏其謀何煩于自薦智者有以申其用何待于衆推而綏寧鎮鎮之方惟所使矣聖意又念河朔軫救之外軍儲闕乏及向去財用如何省節加以冗兵尚衆戰馬未華發于焦勞並令周恐臣等伏以冀部不幸決溢爲災中路州軍例遭湮沒此則非緣他故專爲河防民戶既以流亡田畝未能耕藝且可恣其所往以就廣饒所在撫綏庶幾存活議者多欲使州縣出粟以救其命虛倉餔餒誠是深仁連營乏儲更非小事欲乞殿勅三司及安撫轉運等使凡係本路浮費且令一切罷之專以調食爲先次以安民爲急若向去秋夏西路豐登必有餘波可蘇疲衆至如冗兵一事最是減費大端近日雖累降指揮並令揀退天下剩員萬數亦已別行催督其餘條貫收不申明此則較向所用省節之矣若乃戰馬登耗事存監牧然自昔生馬之地今皆不屬中州惟藉四夷與官互市切聞邊關未嘗肯出名駒徒費財珍例多駑劣其源若此爲弊實深自餘坊監官司華戎貿易更乞下羣牧制置使多爲條約以量價直重明賞罰以督蕃孳常或舉修亦恐可登舊數然臣等今來所陳以上數事即是日夕奉行行而復言理不踰此竊恐衆臣議論別有所長欲望聖慈盡取將相學士以下對詔之文降付中書樞密院商量行遣匪徒逃尸素之責固亦合中外之謀天下至公于此爲美惟陛下留神裁幸

答手詔

伏奉手詔以元昊未平邊防用武上煩聖慮諮及具臣竊以元昊旅拒偷生巢穴深固若或興師出境必須命將得人又緣承平以來久無征伐縱有驍勇之士皆非縣歷之流況復餽運之間勞費斯甚陝西民力配率已繁更或隨軍愈難應副且當靜守頗謂得宜今來邊臣例循舊轍廢營禦寇之策但急濟師之言須立定規俾從經久緣邊州郡皆有熟戶蕃兵不能訓齊但務姑息雖有弓箭手人數甚衆其如部伍未明至于本城蕃落定功之類亦未嚴整凡所防托悉藉正軍是致調發之煩不無科率之困復有多立小寨例蓄糧儲無事則兵勢虛分臨敵則不能自固奔衝掩襲職此之由所宜委自轉運使與逐州長吏量其戶口籍定土兵每至農閒輪番教閱仍選勇敢有部轄之人充等第將校其熟戶蕃兵亦須點集齊整檢括人數與本城及弓箭手每臨陣敵前後節次使用所有敵兵出入道路合行把截去處並可展置大寨令弓箭手與本城兵士守把其諸小寨不可廢去者量留側近土兵看守探候不得廣積糧草所有朝廷差去禁軍只委自部署鈐轄路分臣僚相度敵勢遠近策應如此則固守有常東兵可減蓋資其士人服習道路彼中每有點集易爲探候自免奔衝而又兵籍素定經費有涯轉餉之勞漸可撙節自來每招役蕃戶耗蠹頗多主帥但納其虛言臨陣恐成于悞事今後不須枉用金帛更有招收其逐州長吏能訓練兵師修完戰備勝勇材幹爲人所稱朝廷當與保全不責小過歲滿成績增秩再留使之恩信及人用明獎激臣等素不知兵叨居近列欽承睿問莫副天心無任戰慄之至

元憲集卷三十三

行狀

宋故推誠翊戴功臣彰武軍節度延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都督延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威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六百戶贈侍中曹公行狀

曾祖業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榮國公祖芸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謚武惠追封越國公

父彬故樞密使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謚武惠追封魯王

鎮定府靈壽縣某鄉某里曹瑋字寶臣年五十八

公之先本出晉清河太守泓之後泓卒子孫貫其郡後徙真定之靈壽今又爲其邑人高曾值唐室之騷皆以才力事州爲列校忠規雄算屈于地勢故二祖閥閱不章于王朝逮魯武惠王之興功蓋盟府擁旄服袞綢繆累聖率義而上追貢短赫王又重之以勞謙明德保躬不伐歿從太烝爲宋宗臣使今天下言諸侯王世家者以曹爲首公即王之第四子性英壯決形于髫卯武惠節制鄆徐也奏署公爲天平武寧二軍牙內都虞候以恩換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敕充李繼遷擾靈夏太宗留意邊琐將屯之臣時

武惠冠領內樞。面奉詔舉材堪西事者。久之啓上曰。知人不易。朝廷雖多士。臣未見其能。臣有子某。好謀而斷。謂堪試用。太宗嘗王之內舉。即日召見。欲命公以諸使。王固辭。召以本職同知渭州。時年十九。迎者驚其壯。眞宗嗣極。就改內殿崇班。咸平二年。正領州事。俄丁先王憂。以守邊不得歸。及葬。自請遄喪。遽畢勉勞之報。書數上。辭情哀切。朝廷念繼遷旅距。又公治狀已顯。詔不聽。即拜閤門通事舍人。頃之加本州屯田制置使。轉西上閤門副使。徙知鎮戎軍。繼遷虐用諸帳。人不堪命。朝恩隣募安輯。所以慰納之良厚。吏多不能奉揚威德。公至部。則騰檄區落。告以丹青之信。戎人得詔書皆泣下。由是咯努羌舉族內附。繼遷兵討西涼諸姓。還次石門川。公率軍邀敗之。多所俘馘。威震夷部。自爾黠寇往來。不敢近常路寨。軍境平易無扼束。利于馳突。又邊民挾弓矢應募爲官軍。每有警則輒爲前鋒。而官無資糧器械之費。公因奏言。請竝隴山而東。循古長城。剗大壕以隔戎騎。給境內閑田復賦役。夏秋出戍卒護民耕穫。以賞義兵。制皆曰可。迄今奉行爲故事。時繼遷死。餘燼衰破。子德明畏誅奉獻。計不堅定。公請出師討之。上以德明首鼠兩端。且諭公以待其變。俄而揚珠瑪哈等族萬餘落。款關順化。並乞師應接。將吏疑怖欲弗許。公獨決策。夜將兵逼天都山。信宿盡擁其衆歸。因是諸小種皆納質保塞。偵德明亦輸貢受爵土。而公名經軍矣。驛書召還。錄前後功。正其使名。充邠寧環慶路駐泊兵馬都鈐轄。俄又命兼知邠州。封禪恩進使東閤。帝以公著效西土。更欲以名震北道。大中祥符三年。即使號領高州刺史。徙爲眞定府定州路兵馬都鈐轄。帝又出公所上涇原環慶兩路邊州圖以示輔臣曰。山川華戎城郭儲峙之要。盡在是矣。可別繪爲二。一置樞密院。一付本路使。按圖以從事。因嘉歎久之。歲中復徙涇原路兵馬都鈐轄。兼知渭州。西祀恩。遷四方館使。札瑪克部大入。數爲寇害。四年夏。公勒兵與大將支軍出武延鹹泊川。合擊破之。捕斬首虜數百。奪甲鎧駝馬牛羊居多。上書讓州事。願專督兵要。密詔不許。五原外界有巴勒威族。屢違王命。公因按塞夜襲之。殲其衆。厥後恩國羌無敢叛者。乃署補百帳以上酋長號本族軍主。次曰指揮使。以擬王臣部曲之官。七年冬。西南諸戎解仇伺便。欲穿塞爲盜。特遷公引進使。再留州任。以防遏之。先是隴外有藥地號籠竿川。恒爲兵衝。州無外蔽。公按形勝築城以鎮之。自是寇無踰心。而我有重關矣。明年春。復與大將陳興等討札瑪克餘黨滅之。未幾。改領英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秦州宗喀爾人李遵。挾賈勒斯賚爲之謀主。裁制種落。號爲文法。衆十餘萬。雄長塞外。遵因獻方物。求贊普之號。用詔拜爲保順軍節度使以羈縻之。然因狡恣睢。專趨邊隙。乃使其舅賞寱丹。說義從羌郭蘇遜勒。謀爲鄉導。公知之。許蘇遜勒以重賞。使闚

寱丹。後十餘日斬其首。既而前預謀者皆逃怖伏匿。公誘召之。許輸物贖罪。是歲人塞者數千人。因其效來。貴賜繒綵。或以少爲訴者。公怒曰。此紓死物。猶希利耶。叱左右逐出之。諸部疑懼。郭蘇遜勒割南市城以獻。公請因其入地。效酬殺寱丹之功。乃拜爲順州刺史。是時斥地寖遠。因增築弓門至威遠。凡十寨。浚隍三百八十里。列亭障。構橋梁。屬于州門。皆戍兵餘功。民不知役。俄詔褒寵焉。俄丁內艱。上以寇應將軍縗服。初戎人有殺王民者。率以戎法入羊馬償其家。邊人愁苦。公下令曰。戎人自相犯。從其俗。犯華人論如律。于是蕃渠歛手。而民有更生之賴。賈勒斯賚乘諸豪未安。因舉衆號十萬。脅餘黨寇三都谷。公率兵

迎擊破之。斬首千餘級。獲馬牛雜畜器仗三萬。計逐北至沙州乃還。改客省使領康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及加秦州部署。充涇原路安撫使。天禧元年春。宗喀爾八復使其將馬布札爾屯野吳谷。公夜遣壯士麼其營。獲人馬甚衆。戎師宵遁。是歲州民狀保郭鎮靖之迹。聞于朝。願刊石頌功。以信不朽。天子手筆褒諭。古哩羌恃衆益塞。歷年招撫無內屬意。公潛師襲其廬。滅之。渭川河州諸羌皆惶恐請降。賈勒斯賚知外援衰落。于是質遺故地。俄被召歸。燕見勞問。恩禮藩渥。三年復拜華州刺史。充本州觀察使。鄜延路駐泊馬步軍副都部署。環慶路緣邊巡檢安撫使。慶州羌烏爾勒郭勒敏特你等族千餘落。詣吏歸款。因撫之使爲外禦。邊路益安。四年春正月。崇拜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署樞密院事。是秋。忠愍寇公謫道州。姚正者指公爲黨。改南院使。以留後機務出爲環慶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兼安撫使。乾興元年春。落南院使。降爲容州觀察使。知萊州。冬改授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天聖三年春。進領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徙知天雄軍。戎聘歲道北門。素稔公威望。至飲餞郊勞。皆曲拳畏慄。不敢仰視。俄奉詔修覲。徙知永興軍。未上道。拜昭武軍節度使。加賜褒功之號。復鎮全魏。縱非盛羸之疾。輒抗表願治河陽三城。以便頤養。兩宮優答俞請。疾少間。議者以威名大臣。不宜處閑外。裁數月。徙充眞定府定州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七年。改彰武軍節度使部署如故。明年正月丁卯。薨于位。訃聞。帝震悼不視朝兩日。輟以侍中印綬。延賞歸賻。躐常等由。公始終踐歷。一出于功名者歟。夫人潘氏。追號馮翊郡夫人。後夫人沈氏。號吳興郡夫人。諸昆曰璨。殿前都指揮使忠武軍節度使。累贈太師。曰璉。終義成軍衙內都指揮使。曰翊至昭宣使。恩州團練使。諸弟曰玹。至西京左藏庫副使。曰珉。尚書虞部員外郎。以椒房之親。累贈太師中書令。曰珣。至東上閤門使。宜州刺史。曰琭。今爲同州觀察使。三子。長曰傅。禮賓副使。曰倚。內殿崇班早卒。曰供備庫副使。一女適今西上閤門副使王德基。公端誠壯毅。不勉而立。知兵好古。虛己下士。周旋押狎。皆得先王之風。結髮乘障。至剖符握節。出入二紀。至于威信所洽。部兵不敢虐民。民不知有兵。功纖芥必賞。罪秋毫不貸。故士皆勸能盡力而爲之用。乘機討武。數與敵角。隨衆寡必以捷聞。自國初以來。捍西夏者皆推公比。智數纖微。應機輒發。皆奕棊便坐。外有白衣兵叛入戎者。左右駭愕。公據枰算勝。徐曰是吾使之爲諜。勿復白。不數日亡卒俱爲敵所殺。其禦謀制變類此。在秦州民多田訟。窮治之皆不能畢其契。公知其因冒。因訴亡官記而自前者除其罪。得脫戶千六百。賦錢四百萬。悉以疏聞。朝議頒下州縣。遂爲常制。極重示信。不以小仁妨大慈。營兵當誅。值公疾之革。親近者乞少寬假。以資休祥。公曰刑所以一衆弭亂。安可以吾區區之病。欲替王法耶。使法替病紓。吾罪大矣。遽索筆署以殊死。議者比古孫吳而遂生死過之。惜其中登皇樞。未易歲次。遭羅巧中。致輟善邊。使文武之憲。弗及究于天下。晚鎮常趙。痛瘵寖劇。每嗟燕薊之地。淪胥敵境。願得一銘燕然。值時戢兵。卒與志繆。齎恨沒地。可勝悼耶。然而纂服濟美。都高牙爲鉞之重。威稜被于殊俗。功業見于本朝。易師之丈人。詩王之爪牙。公兼得焉。亦足以暴于夷夏矣。初公之捐館也。卜葬不吉。歲在巳則。謂孤屬圖襄事。天子聞之。特詔鴻臚持節。有司具本品鹵簿以須其引。今日月有期矣。飾終二品。具于官閥。易名節惠。請循令典。謹狀。

故樞密副使朝奉大夫給事中柱國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吏部侍郎天水姜公行狀

曾祖道貴不仕贈太子少保

祖頻不仕贈太子少保

父韶仕太子少保右贊善大夫累贈太子少師

潘川長山縣開善鄉青丘里姜遵字從式年六十八

公之先本齊姓漢以豪傑徙天水後復貫潘右今爲郡人焉公幼岐嶷長而沈毅初肆業治百家之言深博自將文藻足用既與鄉物有聲于齊魯間屢挾策于宗司以經濟自任咸平三年眞宗始御軒陛延髦秀公以進士擢第明年調登州蓬萊尉治有風力郡將貪其幹用奏請就補本州理曹掾朝廷報可未幾丁內艱免憂闋都銓舉充開封府右軍巡院判官京穀浩穰獄市居天下劇爲吏者罕能以課自脫公至則勵直氣探情僞厥職修舉姪無留事二因自評棄市罪獄將具矣公徵得寃狀翻其文致先是雪寃有賞公盡傷前主者寢不自列祥符初秩滿遷大理寺丞建封恩例改殿中丞出知吉州廬陵縣俄籍數萬氣俗荒獷左言閱視以久詔爲健公威克明斷摧破姦黨據案一決吏民厭伏汾陰禮畢就改太常博士得代歸闕時故相天官王公在西掖熟公治行即薦公宜幹押彈察視之任有詔換監察御史八年以勞遷殿中充開封府判官賜五品服吉守高惠連誣構公廬陵舊事奏請逮訊公聞命不疚馳往對辨左驗明白詭無污蔑還臺以本官同判延安郡天禧三年召還遷侍御史判三司戶部勾院俄出爲陝梓利夔等路體量安撫先時公舉奏山東大姓奸利事至是皆伏法天子以公建白有狀未復命即拜尚書工部郎中非常例也還節出知邢州今上即位就轉刑部移守于滑俄充京東路轉運使天聖元年換京西路不旬日召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加賜金紫受詔詳錄計省逋負之籍科別蠲貸明年遂以本官充三司戶部副使三年改兵部遂歷副度支鹽鐵二使務俄攝太僕卿充北朝正旦國信使四年冬拜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六年春驛召以本官充樞密副使七年遷給事中八年秋感疾請告兩宮馳視使挾太醫相望于路存神省魂形于想夢九月乙丑車駕親視臥內賜白金三千兩丙寅薨于坊第之正寢上聞震悼復趣駕臨弔尚書吏部侍郎法贈所須率在優等夫人路氏國子博士從古之女封平陽郡夫人公三子長曰居正舉進士早夭次曰延齡太常寺太祝次曰餘慶未仕孫三人曰承顏試將作監主簿曰正南濟州及遣奏之上延齡改大理評事餘慶授太常寺奉禮郎工顏齊顏並秘書省校書郎外孫宿拱之閤三班奉職哀榮之數存歿之恩篤矣公天資方重內孝而外嚴家庭之內有若官府性長于吏事濟之以忠力未嘗阿意當世故所位必震肅所言多指切前後進用皆上所自知又感昔人削牘納誨之箴問樹滿言之誡故聞善奏讀樞機密勿言天下事甚衆世莫得而知云惜乎遭基命之司歲律未幾遽歐熙緯弗克究公之素蘊寒暑興沴棟梁摧萎然可謂雄駿之寶臣黃中之元吉者已謹狀

元憲集卷三十四

墓誌銘

宋故推誠翊戴功臣彰武軍節度延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都督延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威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六百戶贈侍中曹公墓誌銘

宋有忠勳之臣曰武威曹公在天聖中以宿將持節分督河北軍事屯中山庚午春正月丁卯寢疾薨于位壽五十八訃聞天子震悼不視崇德朝兩日以黃門監璽書告第走命中謁者護其柩還京師後九年寶元之己卯其孤等始以龜筮之吉歸窆封樹有詔鴻臚卿典喪事奉常易其名曰武穆冬十月乙酉具鹵簿鼓吹葬公及其嫡馮掖夫人潘氏于南洛陽之金谷鄉尹村原從大葬且言順也先是其家令宮諜世譜以狀咨史氏請辭刻石讓不遂乃紬而敍焉公諱埰字寶臣其先晉有清河太守泓去官寄參始爲郡姓後裔再徙占數眞定之靈壽曾祖諱芸贈遺時俶擾仕本州爲牙門大校職以世及坊緣地編陰邁德美儲爲慶靈以至烈考樞密使累贈太師尚書令謚武惠諱彬以明允篤誠道參運始會吳越蜀助平天下翊亮三聖卒爲元老論謀帷幄溢動旂常生極師臣之尊沒從大享之配顯揚追賁爲時第一逮公之克濟世美及昆弟宗門之貴交荷恤典叢于光報故令繼祖而上皆贈太師尚書令又封曾

祖于榮。太父于越。俱爲獻公。曾祖妣張氏。祖妣李氏。皆累封齊韓二國太夫人。禰廟自始豐飾以濟陽郡。再易冀魯。皆爲眞王。妣高氏及二劉氏。又別以秦齊陳三國爲湯沐。公即武惠王之第四子也。承是休烈。生而岐嶷。竜齓英發。雅爲先王所器。至道初以任爲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黨項餘種李繼遷盜弄朔方兵。穿塞首鼠。邊吏不能制。時武惠握機政。太宗面訪雄俊。以邊逬久之。輒以公應詔。帝喜曰。卿有祁午。方安遑遑更索耶。即日召見。命有司加顯秩。以侯遺武惠。固辭。及以本職試守隴西郡。年甫十九。公自以見知于父子之際。又爲明主所遴拔。感激忠孝。遂擅才藝。由廷臣凡八遷至客省使。其間帶高英康三州刺史。團練防禦使各一。洊領華州。一降容州。皆爲觀察使。進主鎮國彰化二軍節度觀察留後。昭武兩軍節度使。其化條所蒞。則戍鎮戎軍守渭邠秦萊青天雄孟兗七藩。而渭天雄皆再。其瑞瑋之總。則環慶眞定涇原三路。皆爲兵馬都鈐轄。鄜延路爲副都部署。環慶眞定兩路。並爲都部署。國論所咨。則領宣徽南北院使。署樞密院事。命秩之備。則階三品。勳二品。視官帝傅。兼亞丞相。書社六千三百。實封一千六百。以四字爲功。號。烜赫光耀。冠映侯籍。迹公之策名展體。服勞中外。爲國方召。多本西略。初繼遷逋誅寖久。劫寨羌爲支輔。苛征暴斂。人思自拔。公之扞隴關也。盡條恩詔綏懷之意。以撤諸部。部人得書。皆東向感泣。或率衆內屬。舞黨始離。寇略河湟。諸戎歸重。弗戒。公短兵躡石門川上。殺衆殆殲。趙德明初喪其父。有首鼠窺藩之謀。公以天厭餘孽。宜時平蕩。願帥一隊。縛豎子以獻。疏驛書言狀。廟衞計周。時朝議前已許降。謀弗果用。拐珠瑪哈之族合萬餘落。乞援內徙。諸將悍惑。未知所受。公獨撫其使。自將勁騎渡天都山。凡三日。盡擁其衆。按道徐還。中外服其勇。再守渭也。古哩羌寇掠不已。公率所部合支軍趣武延鹹泊川。鼓行夾擊。諸帳皆潰。係牛繫馬以萬計。遂破滅之。又數叛姓巴勒威于平涼。剪其巢窟。自是屬國者倚漢興天等矣。鎮天水也。値買勒斯賚初熾。挾李遵妖妄。自謂吐蕃貴重。當雄西域。稍幷他部。窺睢塞外。遵乃傍緣故事。上書求贊普之號。公密疏以春秋計外夷者不一而足。今二羌爲合。而所希無法。宜黜桀驁。以尊國防。眞宗納焉。但授遵保順節度制。後果覘伺邊隙。包藏禍心。迫脅小種。扇動豪帥。連營方陣。號稱十萬。乘虛內嚮。浸淫于三都之谷。公率軍盤旋。背城逆戰。斬首千級。獲利器雜畜三萬計。追北至敦煌。驍將馬布札爾恥敗。負力復屯野吳。公遣死士數百。夜擣其壘。自相蹂殘。羣醜遂奔。古哩羌陰謀累年。規敗疆事。先其未發。掃平廬柵。因是西南諸姓。皆納款犢門。遵覺震怖。遁還故磧。不敢彎弓而取當。此式遏制勝之大較。故事邊民挾弓矢。皆應募爲奔命鬬。勞賞薄。人情弗愜。公建言能壁境上。嚮士者。蠲其租。春秋耕斂。出州兵以護作。而戰者忘死矣。渠率內屬。恩隆無等。公請百帳以上比古帕主。次比營司瑪贊書。拜授列爲王官。而來者知勸矣。黠羌殺人。輒以羊馬自贖。公按律令除其弊。犯華人者論殺之。餘從其俗。而刑無頗矣。秦人田訟。彌歲不解。曹吏投隙。竄易版書。公罷其宿縛。一取質劑爲驗。亡契者貸其負。使得自占。收脫戶千六百。租錢四百萬。亟符宣告州郡。以爲後式。而文無害矣。此威懷安利之凡最。若其按秦漢舊迹。因長城之塹。稍繕塢堠。以殊內外。斥境千里。建館竿之壁。列弓門十寨。迭爲藩蔽。班賞格。飾闘具。繕梁表道。甫田是食。迄今爲保障之利者。不可悉紀。公之在關隴。以威名莊重。淵回山立。累功懋賞。皆即拜稍

遷。倚而不召者。歲踰二紀。至于丁外艱。泣血委印綬。率以墨縗奪服。天禧中。始有下邽觀風之拜。猶副戎柄。時三陲寧晏。外虞訖息。僉以公壯猷盛烈。嘗敷及天下。于是有留使宣猷之授。入榮樞極。公既踐修世範。知無不爲。秉義據正。勤勞夙夜。海內抗顙。歸緇衣之美。終以勛高地偪。更由總管之任。出臨西夏。讒黨乘勝。又以容山之拜。徙守東藩。聖上始初清明。誅放儉猾。不俟辯謗。褒還舊物。奠營丘。藩全魏。養疾明律。與護北方。再陟齊墟。終屛汪室。洪稜勁節。久而彌厲。方且桓圭阜馬。佇來朝之儀。彤弓彤戈。將畨錫之典。昊天不弔。殲良奄及。此哲侯所以深閒聲之悼。邦人所以寄成蹊之泣者已。嗚呼。公之材之劭。本沈雄而施事幹。然承籍先訓。濟之謙慤。保功約己。未嘗有慆。臨政精悍。不獨以軍旅從事。故數佩州組。皆以最聞。大指道威信必賞罰。以軍之嚴移于郡。則肅然畏。以郡之愛移于軍。則藹然和。伍符吏牘。參行不悖。古名將之憚。公優爲之。前後褒勤賞捷受方底書以數十。若其詗遠兵策。則實蹈細劉。委曲纖悉。甚者手詔往反。如宣帝問後將軍故事。決而後已。在常趙威彦方革營卒以常過于軍禁。左右勸寬其罰。公曰以病易守。非吾節也。卒置殊死。故公之約。所守如介石。公之重。所至爲長城。言料敵則焯龜。語應變則奏刀。用能英聲茂績。超蓋前代。行均椒蘭之芬。威無蕭藿之采。有由然也。論者猶以羌渾右鄙。事徼敵脆。不足騁桓桓之舉。晚睨幽薊。悲歌慷慨。常謂禰姑衍。銘燕然者。復何人哉。時方弭兵。公亦齎志。此又課夫壯士。撫劍長懷而不能已也。繼室曰沈氏。今號吳興郡夫人。故相僕射倫之孫。光祿少卿繼宗之女。三子長曰倖。任禮賓副使。次曰倚。終內殿崇班。曰供。爲供備庫副使。噫門閥隆貴。蟬聯魚貫。以功名世家者。今無偶矣。游談故老。尚將傳而不泯。又況嗣金刻。期陵岸。則公之終譽。其有既乎。銘曰。巖巖常山。藴氣磅礴。偵爲豪英。拔秀遂邴。洸洸侍中。實本渾熊。襲服胥善。自齊而弓。武惠知子。獻之天房。弗嗇家寶。用參國器。襲項貂狂。擾宋西鄙。公冠未升。戍于秦涼。治兵刺部。或征或撫。游魂殘孽。莫敢余侮。婪婪大酋。交兵結仇。率爾蕃部。掠我邊州。公計先定。卿秉武鉞。蝗臂蛙趾。卒染車轍。蕃族震攝。款塞就羈。滅烽臥甑。帝曰來歸。記功酬績。大使方伯。乃斡鴻樞。柔惠正直。間因讒人。旋陟舊勳。三假大藩。再帥中軍。屏于北道。威聲振草。公矣于城。宜壽宜考。耳順未踰。與世長違。徹我金湯。帝門予思。貂蟬哀襚。哀榮竝至。龍蟤周原。陪先洛涘。儼昔柳兮彷徉。公將儀兮幽堂。惟松楸兮嗣世。尙橋梓于家王。

故朝奉郎守尙書禮部員外郎。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濟陽江府君墓誌銘

昔班固稱西都英雋之域。皲冕所興。議者以爲一時之奇。蓋京師樹首善。以倡天下。擁太和以陶民性。若堯土之俗多憂思。舜野之器無苦窳。漸漬成教。不知其然。則中州人物之華。常卓犖于諸夏。固其宜矣。雍丘爲左畿大邑。氣俗尤厚。士之挾經術由鄉校脫野巾而襲朝組者。視寰內不若也。其間尙書郎濟陽江君。諱日新。字仲元。又章章者與。君端拱初。以明經登科。調補陵州始建尉。由外堯陟狀。就除成都司法參軍。入爲大理寺法直。滿歲改評事。出知曹州濟陰縣。轉運使河東薛公曉乜其課最。就祗同判撫州。摘姦即臨。示歸厚之法。其後吏民多奉行江君故事。就轉國子監丞。眞宗覩明改丞大理。秩滿除太子洗馬。同判鄜州。咸平初甸奴未賓。侵敗邊略。天子念兩河之棘。特詔有司。選中朝臣有風績明劭。知下疾

苦者。不問其位。付使節以安輯之。時君適自鄜歸。繇是以春官五品領河北安撫採訪之任。驅塲方駭。政體事易。畏不狎野。吏或失官。軺車所經。輒振其弊。使還論奏。上皆俞可。俄除同判并州。會平原守王用和治迹無狀。爲使司所劾。奉辭之日。面改知德州。遷殿中丞。賜緋魚。至州。建言城小不足以扞寇。願率衆力而修大之。朝嘉厥謀。民亦胥勸。樓堞未備。戎入其郊。時趙魏諸强藩。皆堅壁自完。不內細弱。惟平原虛城納衆。料丁壯以操戰具。開東西門使士易服出入。晝夜不絕。敵衆憚之。被圍三旬。守有餘力。凡獲馬口甲胄以千數。獻于行在。民賴保障者數十萬人。上錄其勳。改國子博士。俄丁父憂。有詔奪情。復攝郡事。秩滿吏民守闕。願復借君一年。故歷四碁而得代還。朝除濮汝壽三州。不拜。上書願治邊郡。會邊項無缺守。遂同判眞定府。改尚書虞部員外郎。府帥滕文襲木强少文。條教自任。君數援吏法以裁正之。乃挾刑獄使陳綱翟繼恩奏君以當官失和。傳致疑狀。朝廷下其章于本路計使以辨之。君具陳所諍。皆公言。他毋纖芥。由是陳翟俱得罪。移君同判大名府。又移邢州。序遷比部員外郎。太夫人在堂。表乞就養。俄除知扶溝縣。數月復移同判齊州。轉駕部員外郎。自陳翟之謗。爲居中者所惡。數易官守。將還慽于君。君自以婞直多忤。不容于世。乃以末疾自劾免。時長子爲尉氏主簿。遂往就焉。痾瘵寖加。以大中祥符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啓手足于牖下。春秋五十七。曾王父瓊。烈考延瀚。潛德不仕。敎忠詒法。逮君之顯。贈其禰爲水部員外郎。母李氏敍封隆平縣太君。初娶富春孫氏。繼室以汝南周氏。封內鄉縣君。後君三歲而卒。五子。曰中古。進士擢第爲綿州從事。曰中和。守家學爲鄉老所薦。曰中庸。有高才而夭。曰中應。富辭業未第。曰中立

登俊科。掌宣州記室。初君之終。諸孤等以窆之未從。而歲之不易。故藁葬君于南部。今龍集癸酉孟冬之己酉吉與姓會。始號奉轀輬及二夫人之喪。克葬于雍丘縣。陽夏長白岡之原。禮也。惟君感慨强濟。由徒步而取時譽。其術長于機變。而氣敦義烈。今天下積年逋田許賦他戶著于令。乃君所建。又逃民蔡靜恭者。父爲賊劉廷晏所殺。後廷晏仕契丹爲涿州別校。靜恭旣壯。出塞斬之。以首祭父墓。君表其孝勇。章數上。靜恭卒授三班奉職。其樹風竦善。他多此類。固當驚聳橫膺。夷夏而薄霄漢。終乃婆娑郎署。沈浮郡竹。外失貴臣之意。奄同萬物之盡。道遐運促。可勝嘆哉。然松心不彫。井德無改。剛腸勁節。終始彌厲。亦足以矯抗羣枉。詒厥後昆者焉。其孫休復。童牙有文。弱冠而仕。與余聯第。榮牒敦契。鄉枌具狀。先猷占識圖石。罔獲辭拒。姑實其狀云。銘曰。日穀之藪。風東土厚。秀龍乘乾。回岡包酉。龜食告祥。牛眠啓後。葬君子兮佳城。備大夫之廣柳。物共盡兮奈何。德有基兮可久。岸爲谷兮谷爲陵。期信辭兮垂不朽。

宋故朝請大夫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彭城劉府君墓誌銘

景祐乙亥秋八月。天子制詔丞相曰。朕思得忠廉老成之人。叅備顧問。其疇宜哉。僉曰尚書工部郎中劉隨有史魚之風。於陵之清。直方秉彝。節貫華皓。帝曰俞。翼日以冬官待制天章閣。襃言渥禮。形于書詔。搢紳動色。有得賢之賀。未涉旬。恙生心腹。日臻綿損。越九月旣望。家老奉祭哀以號。東榮時鼇。端士相與流涕。朝廷恤憐。厚賻終錄孤之典。仲豫庚申歸葬于開考城之黃城原。禮也。君字仲豫。其先漢楚元王之後。十三代祖諱愚立。仕唐爲右武侯大將軍襄武郡公。衣冠慶靈。宗牒詳具。大王父利賓。王父運。皆占籍睢

水。烈考濟以石晉之擾。始居神甸。逮君通貴。累贈尚書刑部郎。封妣侯氏爲永安縣太君。其高曾以還。亢宗避地之節。悉見于君自撰先人之誌。此皆不書。眞宗景德初。君始以鄉秀詣春官覆試便殿。擢進士第。解巾進主安豐仁和二縣簿。又調倅永康之壁。屬邑令有受賕易死生之獄者。君正其誣枉。將抵令罪。漕使李士衡陰爲之請。君終不答。士衡怒。密奏君苛嬈非綏邊術。坐是代歸。仍閱冬集。久之。補南劍州從事。丁內艱。服除。改大理丞。叅主詳斷。時宮保文元晁公以重德處辭禁。朝夕獻納。雅知君風力强毅。于疏稱薦。因是出通判翁州。翁號命藩。故事非外朝臣不俾爲貳。省介君才劭。故以京詞命之。延秩。陳諸總藏殺。就殿中丞。移原州。今上繼明。轉太常博士。關掌河中府。未幾。辟召換左正言。諫封書規。爲相國文陽王公不悅。會京府秋慮。命君選絳試所。入榮進士有一辭異者。亦旣構訟。抉以爲姚。左遣掌州商案。則年移監小防邸。秋滿序遷左司諫。入計省爲戶部判官。賜緋魚。以疾上書乞許陽。符竹改。稍遷起居郎。判戶部勾院。未踰月改尚書刑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仍爲都銓九流之柄。加服金紫。衩具以公官介銅鹽使務。閱道建元源。秩七兵。是冬有詔使龍庭。出塞冒霜露。足力疲頓。至其廡。甲下命鞶。拜孝亭有司以爲不敝。降秋曹承務。典伯州。直復佐官。徙官戎邵。數月拜令秩。知應天府。兼付宮鑰。改省其聞。再居地官之籍。裁半歲。乃賦禁嚴之職。凡歷官十三。受任十五。雖命有仲屈。而道無磷緇。精心強力。毋于術啓其佐幕于近江也。異政榮萃。最爲可述。郡有宜父祠。富人絜幽墻爲賈區。以出公算。君下車即移牒盡主者。務其地。春秋奉博士弟子釋奠如常禮。由是爲民識師儒之教。廡中有李冰遺像。名載祀典。而遠方右

鬼。因爲煩費。歲斂閭左。出私錢以給賽。且至數千。皆先神糈而後國賦。財用旣積。官爲藩受。而吏得傍緣乾沒。君尤之曰。神賢者也。生以扞忠利茲土。而沒以血食害斯民耶。非聰直之意。悉能之。俗不爲井。食于江浚。霜嚴波涸。則水去軍營二十里。綆缶係道。官民愁苦。君乃洞竹萬筩。引近山之泉。因地湧伏。徧注官寺。監卒發數十。儲葦芿以汲鄰里。舊城有翩無堞。歲課民斫木爲虎落。地又多火。連甍恐懼。君乃環植官柳數十萬。櫛比交錯。旣已限鬱攸之烈。又相毀以成。擾人到于今賴之。岷源與沱川竝流。勢欲橫潰。君規治長堰二百丈。障狂波趨故道。自成都十三縣。竝免其危。西南夷以馬市邊關。爲驅儈所欺。君繩其猾奸。夷人悅服。及後以中傷罷去。蠻髦千餘人。遮使者車呼曰。我劉父何在。本部以聞。君始得再詔。丞于鄉縣也。值李溥之劾。辭多詆讕。溥始以商利得幸。黨連貴要。至是臏背諭指。惡不悉慕。君上書御其獄。究其姦態。有詔坐訊。卒至重科。明邪翁翕無少畏憚。居諫署也。志拾遺瀰以箴朝禁。教坊舉伶籍之缺。有命蜀部輸送善優。君建言聖主方追三代之隆。斂才聘士。孜孜如不及。奚復遷明詔求隸工。非所以廣德聲于天下。疏奏。帝悅。遣中黃門申諭且勗以無後言之隱。此獻太后敎外家之愛。幸小侯之第。上封援古。兩宮咸動。自是終其世不復再駕。他或譏其恩倖。修其譽否。削藁奏御。倘數十百函。沃心中理。多蒙褒答。今參預武卿宋公之去內署也。以建白迕旨。換職守南郡。君時爲總憲綱。頗上言善人邦國之基。禮樂之宗。不宜外斥。以孤人望。事雖中寢。朝議韙之。四爲州藩。皆宣威尊慈。推行廣密。大指破姦蠹。殺猾疾。防撿刀筆。下無能欺。使俗垂制。必圖終永。外專倚重。常爲二千石表。出內風績。始終無僻。然剛腸寡偶。矢言好

盡根于忠義。折而不撓。凡所建明。必欲蹈遠猷而遺近利。是則命運難進。其樹立使然耶。惜乎見識于後凋之餘。開榮于晚節之會。道悠命局。終淪舟蹶。不弔昊天。齎志沒地。嗚呼。春秋六十有五。先是君聘歐之復也。有馬十五乘。悉上送官。主者因其外遷。不時遠賜。及葬輔庀其家資窘絕。上聞之。特出庫錢一百二十萬。追酌其直。服勞處約。歿身彌顯。夫人張氏。以柔烹輔作。啓壽昌爲湯沐邑。三兄曰洽。平巽。巽以君故仕爲大邑佐。洽隱居。平早夭。一子孝忠任大理評事。一孫處餘試秘書正字。僕與君篤鄉枌之契。接朝紳之猶。危言雅行。稔于心耳。又以嗣裏狀遺。烈見託斯文。輟慟含毫。辭實無愧。銘曰。噫嘻仲豫志靡回。昂昂邦直卿之材。飲冰樹政惠可懷。握瑜屢黜心無猜。生涯將究時甫來。天意難忱賢者衰。鄭神降憯極夜臺。瑑辭沈碧揚清埃。

宋故右班殿直鄆州兵馬監押贈太子右清道率府平昌孟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仲宣。字坦之。其先出魯卿之宗。爲平昌望族。世系寖遠。不常厥居。土斷于梁。多歷年所。今爲開封人也。曾王父迪。王父守中。皆蹈道不仕。以貲徙于京邑。考處謙。幼號文敏。喜刀筆。初褫巾入公府。極右著。太宗皇帝毓德朱邸。尹正神縣。遊揆左右。宣贊音旨。縣是以閒。縣儀短。改補王屬。出則先馬。入則侍輦。倚賴親信。宮臣欽矚。雍熙踐阼。以舊恩迎宰劇邑。終洺州洺鄉令。君則其冢子。愿慤謹約。發于覲貢。及長治書術。好文藝。嘗一貫春官氏。洺鄉之捐館也。占遺牘以聞上。天子憫焉。即以君爲三班奉職官。未及蔭而賞延于世。非常例也。君以父任尤感慨。首公盡節。奉承王事。其間馳軺將命者十數。反無懈色。商功守局者凡再。任多尤課。以勞補右班殿直。監兵于鄆川。咸平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不幸感疾。啓手足于廨舍。享年若干歲。娶王氏。妥氏。皆早亡。繼室張氏。二子曰陶曰某。妾出也。某未冠。天閼。陶天祿中擢進士乙科。歷郡掾邑丞。爲公卿慰薦。擢秘書省著作郎。今爲本省丞。知扶溝縣。初府君以廉儉宿業。屈浮豁而無貴仕。貽燕訓道。造次必于儒者。宜有慶善。蔭于後昆。故秘丞襲是素基。儲厥休問。載質未幾。迴籍于朝。今卜東耕禮成。以辛未詔書贈府君爲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封張夫人爲永安縣太君。綵衣承顏。士林登嘉。嘘。垂裕顯親之致。其相爲美乎。先是東部枌榆卜窟者。重世矣。緣丞君永懷先正。蘩翬之久。又感故塋昭位之事。即于所治。改占鴻域。上書言狀。有詔可焉。參用蓍龜。得景祐甲戌十月癸酉惟卜吉。于是奉府君及二夫人之柩合葬于扶溝縣之白馬原。竭誠慎終。禮無違者。夫江源濫觴。而派爲南紀。臺與累土。而高拓九層。前蔽世烈。鬱抑憑厚。發于來裔。庶可度思。嗚呼。孟氏之子。將光顯于時矣。僕也不佞。辱祕丞之知。敢詩斯文。以誌幽隧。銘曰。君子含章。蘊隆善祥。安節効用。其功弗揚。志用藏兮。令嗣追遠。襲榮恤典。肯構厥閎。其言克踐。世將顯兮。神革之幾。迺同薇蕨。寧神卜兆。紀寶刊辭。魂有知兮。

墓記

宗室內園使忠州刺史殤子故右班殿直墓記

殿直諱克威。字。始賜名。且未冠也。內園使忠州刺史承鑒之次子。母曰臨淮君劉氏。初宦祖之昭曰秦悼王之子曰保平軍節度使鄆國公德鈞。鄆公即忠州之烈考。今上之諸從父也。惟國積累懋厚。閥閱石之宗。仙源麗牒。派分枝附。天子以爲三后之屬。籍九廟之孫謀。凡親親之恩。率過乎厚。于是殿直生三歲夭。未能勝衣。趨拜而服庭臣之命。景祐甲戌五月癸酉。不幸天閼。即權殯于佛祠。今官占告歲得乙亥孟春丁酉吉。因其庇尊屬之葬具。詔以殤禮祔焉。實汝州梁縣之先域也。噫。託封樹。寧體魄。庶幾從乃祖于卜乎。謹記。

宗室內園使貴州刺史殤子墓記

殤子者。宗室內園使貴州刺史承裔。高密郡君韓氏之第五子。保平軍節度使鄆國公諱德鈞之諸孫。秦悼王之曾孫。天聖辛未生于宮邸。以景祐甲戌七月丁未卒。年四歲。初以貴州之愛。免懷辟咽。就嬉于姆保。故未及賜名。以皇支之蕃。辯族疏親。次上于宮籍。故未之逮祿。歲在乙亥正月丁酉。舉其櫬祔窆于汝州梁縣之封兆。從大葬且吉卜也。夫承九廟之覆露。宜參麟趾。犬牙之雜襲。苗而不秀。其命矣夫。表于幽阡。用篤終禮云爾。謹記。

宗室懷州刺史殤女墓記

故秦悼王之子曰高密郡王。諱德恭。高密之子曰懷州刺史。名承慶。懷州于今上有再從昆弟之倫。天祚所開。國姓蕃衍。殤女者。即懷州之配。滎陽郡君和氏之所生。第在十一。景祐元年夏仲甲申。天于宮邸。距始生凡三歲。即以其月寓骨于延祥佛廟。天子至仁。睦族。洪恩漏壞。每宗支遭戚。丘封藏事。必卹然加厚。辯圖按域。厭祭畢。寤寐就安。斯所以厚邦風。篤天閼也。故因其諸母之葬。祔窆于汝州梁縣之先域。得從祖歸全之義。嗚呼。順哉。時二年正月丁酉。謹記。

祭文

祭孫侯射文

厝季俶授。皇綱弗競。俗頹厥風。人非其行。於皇時宋。天集大命。下武繼文。如周之盛。嚮學首善。稽古作聖。必有儒宗。緝隆醇政。公稟英粹。挺然天資。嘉賓威鳳。瑞我昌時。含章履素。居中稟彝。仲尼既沒。文不在茲。有德可樂。爲邦家基。有道可尊。爲王者師。有行可法。爲生民規。有容可觀。爲朝廷儀。昔公始仕。墳籍是司。濟濟學徒。發篋擁衣。誒誒天放。學易受蓍。乃升內閣。爾庶詢咨。有言正色。介然不移。德玉自潔。謙如美緇。[illegible]息。風教下施。甘棠勿拜。去爲民思。聖皇纂御。累洽重熙。入居講筵。十稔于斯。義重師傅。多所發揮。[illegible]典章禮樂。時肅稽疑。士住國用。授薦因遣。君從人服。以其不私。日陟歲晏。若然懷歸。引年還政。安居委蛇。[illegible]退合度。始終有宜。以貴德。天不憖遺。邦殄瘁兮。人亡。吾安放兮。哲人[illegible]。[illegible]陽殺之野。汝水之涯。令嗣卜窆。神降來依。昌朝早以。讀材。爲僚東序。爲臺之儕。重于一顧。爲[illegible]哲人。獲煩清舉。暨珍經筵。公出[illegible]。[illegible]舊編。叨榮懷慕。某本諸生。得蔚材[illegible]。示以棄[illegible]。假之羽翰。比名[illegible]。抗章[illegible]。陣被上座。[illegible]清員。撫躬悼恩。心碧[illegible]。希言早歲。遂擢左雍。授經士廟。引籍殿中。中和[illegible]。進被遇。敢同[illegible]。今博[illegible]。豈不懷德。銘此微躬。方拙門閭。各服官次。[illegible]執紼。遐伸奠儀。[illegible]。俯昭誠志。衛[illegible]。

元憲集卷三十五

祝文

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文

斯民之生。實賴嘉穀。亦有高廩。國乃乂安。敢伸虔誠。仰祈昭貺。

冬至祀昊天太祖皇帝配位文

受命造邦。奄有區夏。配天立極。功冠百王。昭報之誠。敢忘祀事。

太宗皇帝配位文

繼昭聖德。載纘武功。聲教誕敷。丕冒土宇。奉茲常祀。以昭獻誠。

南郊昊天上帝祝文

繼景祐五年。歲次戊寅十一月癸巳朔十八日庚戌。嗣天子臣敢昭告于昊天上帝。伏以蕃育羣生。總攝元命。降衷孚佑。明威有赫。司牧之重。實繄乃眷。升中備物。嚮敢弗祗。臣猥承基圖。仰荷臨鑒。宇內方外。咸循厥理。天正二元。躬率郊報。序神綴食。用蠲大事。精誠所嚮。居歆靡忒。開錫純嘏。永綏兆居。謹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備茲禋燎。祗薦虔心。皇伯祖考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皇祖考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南郊皇地祇祝文

伏以博靜之宗。持載攸主。順配乾理。奉備錫命。厚生含厚。理絕名言。臣猥以冲眇。嗣膺宗緒。蕃蕃所祐。日以靖嘉。歸報明祭。不敢有武。長保協序。庶物畢登。顯陟泰昭。肅將祀事。孚典盡志。欽恒格思。無疆之休。申錫攸萬。

南郊配帝太祖皇帝祝文

恭以天有景祚。集于元聖。聖有成謀。垂厥後昆。於昭武功。建我炎統。勝殘去殺。輯寧戎夏。宏模顯道。燕詒罔極。施于寡昧。仰承慶靈。守成任重。日以增懼。敢緣嘉祭。配郊丘。親執豆籩。對越穹厚。孚佑敷錫。所底本支。

南郊配帝太宗皇帝祝文

伏以執競維烈。經世垂統。思文顯謨。丕烈是承。威戡桀驁。恩洽勳植。爲綱爲紀。遂安萬葉。曾是涼末。庇于孫謀。循規蹈常。罔敢寧逸。慶祚所衍。踐物昔紀。虔修齋禮。仰奉類帝。迭配之重。抑惟茂典。庶無罪悔。以對神休。

后廟修築垣壝祭告土地文

伏以別廟閟淸。外墉崇峻。蛾墉漏壞。雲鋪戎徒。方亟繕完。虛奸禁忌。恭陳信祝。尙介神休。

繼照堂上梁祭告土地文

伏以京室寶區。聖眞舊邸。夙標宏構。用志初潛。歲歷浸深。堂皇滋漏。俾從必葺。將慶惟新。適涓上棟之辰。敢肅柔祇之薦。庶資冥祐。永保靈基。

開汴口祭告文

緊厥輔渠。首茲經濟。控引淮楚。饋漕京師。汴涸以時。開塞惟謹。方春之仲。疏浚有常。圖與庶工。參倚靈眷。薦嘉達懇。用竚安流。

東太一宮立夏祝文四首

伏以天序乘離。風薰中律。瞻言靖館。夙駐奔精。祗率舊章。虔修孟祀。仰宮元之循度。鑒祝嘏以儲休。神道孔昭。民生永庇。

伏以天序布和。炎靈啓律。參斡大化。實惟尊神。至迎氣有常。備物茲恪。迺是繁祉。庇于羣生。精爽孔昭。鑒祐無忒。

惟神上棟太穹。參擡靈紀。飛衆所舍。純爾是膺。歲時順祀。邦有常典。謂戒東序。虔率禮章。備物薦誠。尤格聰鑒。伏以茂衍星元。參宰乾幹。蘊氣儲福。是惟貴神。庶擊備物。厥有常事。茲加邦典。紹修恭塗。潔誠仰對。殿御。奔精所吉。靈其格思。

狀

乞許汝州狀

臣聞事君之方。止于無隱。遂物之施。終于曲成。故下情雖不達之衷。人欲有必從之戾。冒緣明訓。控述私悰。中謝伏念臣志局猶愚。藝文涼淺。偶偕鄉物。遂玷群場。屬元聖之協華。預英材之姑隗。與于孤士。寘在申科。首塵卿屬之榮。旋濫朝閣之籍。書林抱槧。久宿官成。財簿操篇。再承人乏。間亦質歲期而上課。循吏格以懋勤。優踐諫曹。參司史注。繼獎雕蟲之技。入陪演綍之嚴。睿會光亨。品儀峻切。凡此冒居之地。率非平進之階。每一內思。罔知攸處。將策名之始。已濫于衆先。而待賢之規。忍由于愚廢。回當瘁蠹。少贖僥踰。曾未效于寸長。輒更希于自便。蓋念臣幼鍾薄祐。長去先疇。僅存喬木之區。列占東畿之版。言自以降。丘壟未成。惟臣二親。尚從棄瘞。不孝之罪。陰罰寧逃。然操槃焞荆。歲時或爽。按阡辨位。昭穆寖疎。洊失祔于故林。暫介遂于本兆。今者訪于輔郡。偶獲新阡。惟涓遠日之良。乃在此冬之首。必所恩惠。親奉襄成。奈何職局有羈。營綜多緒。俸泉仰給。月罕貲贏。恒指召呼。門無幹力。至乃歐衣靈輔之具。祭牢謳紼之儀。雖儉則易周。而禮難或闕。並資豫辦。方克如期。非既痛于弗弱。寧復嗟于終窶。併茲危迫。敢避干聞。臣欲乞于許汝二州之中。知州一次。且謀遂出。衆便家爲。上則指賜田之譽。易成假貸。下亦賴執衣之助。差減儆備。情報彈伸。幽明胥濟。伏望景祐。體天法道。欽文昭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容光燭隱。善貸垂慈。和其出守之行。訖乃事亡之舉。況臣明塵近授。已越再期。參稽事綱。奉行辭訓。荷包荒于聖度。偶逃責于刑官。均是微勞。理當外補。致其劬農求殃。察獄哀征。具有綱條。布于邦國。若治規之已定。雖愚者而可爲。內省關憂。尚知遵守。懷遂一麾之請。奮竪九殞之酬。寧容言煩。覥悖極爰。干犯宸扆。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

序

送河南法掾張子野序

蠡余以不肖。冒冠羣材之籍。同升之士。數登二百。其知之深者。則清河張子野在焉。子野本公族世家。席旅常鐘鼎之餘烈。卓然異操。發于童牙。自弁髦爲諸生。棄歸紈而襲章布。逾文雅。根于粹質。一上高第。無矜色。初命徒勞。無慍容。士友以是服其清和。而期之久大。是行也以閱憂家府。再奉銓檄。補河南法掾。且參軍事。涓日首路。款余告別。識者多惜其美才沖守。冉冉于諸曹之次。然余有以陰抑于子者。可略言之。今相國彭城公。躬寅亮之委。保釐西郊。翹材開館。延天下士。又余友人集仙陳留尉希深。負淵雲之藻。田曹外郎樂安孫君。貫流略之學。並蕭給溫裕。爲時吏師。方左右台儀。協贊留務。愛賢樂善。求之如不及。則子就署之日。雖欲埋照自晦。羣公其舍。諸惟遂聽薦章。揚茂實于朝耳。子姑嗇神以慰離緒而已。

諸公留題王氏中隱堂詩序

夫射者工乎中微。拙于使人無己譽。君子易于遯俗。難乎必時。無我用。此故尚書度支員外郎王君。所以深厭物累。而見靡人爵。高風勝韻。殁而可懷者已。初君以蜀澳之秀。聲馳士林。含章絲綸。爲世館吏。且悼其去里之遠。始移籍于關中。英聯上腴。歷選其奧。結宇植援。疏流藝竹。蹟餘篠岑。蔚之勝。別爲堂皇。求志命名。實曰中隱。每車騎休沐。牛酒過家。則必釋朝緩而襲野巾。卻赤舄以御山屐。眄柯蔭樾。舉觴嘯詠。蹟躇四顧。爲之滿志。回睨印綬。若桁楊桎鎖之遺。而朝貢其能。願卒弗果。予時鉅公名卿及士之賢者。聞其風而悅之。有若內樞丞相文康王公。親式段廬。刻適文以榮屋壁。有若左馮貳卿潁川陳公。篤愛羊野。灑妙思以題齋牓。雍士傳誦。號爲二絕。自是今參預小司徒太原王公。謫守大宗伯北海晏公而下。並賦清什。以旌高致。星稠霞駁。異采同煥。絲廉盤辨。殊音並雅。不遠千里。寄聲代貺。此其素（案）此下原本缺

送成上人序

天聖戊辰歲。余嘗過候故內閣中山公。始與公門友成上人者。交臂于席間。微言軟音。時落耳界。自是數與之會。而亟飲其和。日慕其畸。予人而不與人異也。既而中山出守淝上。師振錫而從之。藹然風期。深入法樂。一室命業。有施飯之緣。四海彥威。領彌天之對。勝集未幾。宗工云亡。孤雲匪心。飛鳥隨翼。背淮千里。非來上都。庚午冬。余茹憂去官。屏處寰內。思文遐然。策足廟我于幽憂之中。悲心所熏。病膜如刮。老龍死矣。空成蓼戶之驚。泰山頹乎。彌感負牆之篤。斂容申悼。徘徊久之。示視世緣。益足多者。一日驅門告別。且求贈言。余曰。儒家者流。道詩書服人倫足矣。安識夫方之外耶。而又京師苾芻。方以俗諦罪我。將焉用之。師曰。不如。塵勞之與道。愛其縛均焉。今夫誦貫花之書。服昇稻之衣。崇布金之利。是種種者。于我法乃捕魚取兎具耳。苟泥于此。雖吾師猶阿焉。彼求封之仁者何害。今將相造乎忘言之地。乃以言爲病耶。余感其勤。因敘其所以而爲之贈。

談苑序

故翰林楊文公大年。在真宗朝掌內外制。有重名。爲一下學者所服。文辭之外。其博物彈見。又絕人遠甚。故當時與其遊者。輒獲異聞奇說。門生故人。往往削稿棄以爲談助。江夏黃鑑。唐卿者。文公之里人。有俊才。爲公奬重。幼在外舍。逮于成立。故唐卿所纂。比諸公爲多。余雖耳剽有年。而求本未獲。前年春始得其稾于宗人祕書郎敏求。祕書郎宣獻公之令嗣。官職與楊爲中表昆弟。文采風尚。皆一代之宗師。緒立所傳。可謂審而無媿。然按本錄但雜抄旁記。交錯無次序。好事者相與名曰談藪。余因爲撮去重複。分爲二十目。勒成一十二卷。昔嘗有楊松瑜紀而北朝事已著。此號行于世。今襲之。將爲後生所惑。輒改題曰楊公談苑。其間有云公言某事云云者。皆黃志也。楊于國史自有傳。唐卿天聖中預修正史。位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年未四十卒。搢紳病悼。余昔與之善。因詳錄之。慶歷丁亥孟春中書後閣宋庠書。

右談苑計二十類。曰聖範、曰德量、曰風節、曰才品、曰武幹、曰奇逸、曰奮閒、曰記異、曰雜詐、曰事志、曰正謬、曰名式、曰書藝、曰方技、曰筏釋、曰僭亂、曰豪侈、曰禍戒、曰戲謔、曰夷紀、共十二卷。

王侍郎集序

夫古君子之治性情保純白。必有凝神寄適之地。以完天守。雖見異物。莫得而遷焉。故像何老于餌魚。佝僂巧于承蜩。承蜩以圬閒。造父以御逸。彼皆自得于內。而不知老之將至。尚皆與部侍郎太原王君之于詩也。亦猶是焉。惟君樂易清和。膺敏贍給。由咸平中。名在秀牒。聲馳士林。脫由後晨。累課通籍。推行線極。皆本儒雅。標尚所寄。于詩尤邃。蓋閒暇之居多。斟酌君亦操清機。嫺妙境。求仁斯得。不擾世務。其間辭登高感別。臨年悼往。或映掌官下。或淒涼酒所。春庚秋蟀之候。芳茗宿莽之變。莫不造興端緒。搖伸聲色。悲

欣荑態。一納于風什。聲音秀句。隨意所指。其雋如破的。其熟如奏刀。當茲之時。誠有三旌之招。萬鍾之豐。不吾易也。故君與逢掖至鳴佩補袞三紀。默居離逖。隱侯握情。南宮白首。區區榮悴。攻中焚和。卒莫能緣憂端犯六塵者。信其詩爲蔵矣。若夫指事之的。居歇之婉媚。飛體參具。餘絢相鮮。皆可以粉澤中情。衣被來者。至于玩而無斁。味之逾旨。則啓卷者可知。不待贊而顯。僕蠢自童齔。事君于無容之黨。優評定價。均于著蔡。及此承命。且俾冠篇。衍如咸舊。欣榮參半。因輒推君之所以好逑名之所以立。皆詳言之。亦康成譜詩之義也。凡右作若干首。離爲若干卷。列于左方云。

元憲集卷三十六

記

台州嘉祐院記

建塔廟。散香華。奉經典。攝受妄迷。而爲功德。有爲者爲之。雖然。佛滅度二千年。世與法交相喪。濁劫下根。誠爲愚冥。非廣示像法。無以震動而傾駭之。使趨善良。神道化時。亟得而已。沙門長吉。當茲世爲功德者也。初師以釋子之秀。來上都。會譯場高選義學僧。敷演祖教。名在籍右。始與龍象爲徒。而覺華餘光。注射物境。頗作歌詩雜擬。輒自翼其宗。由是益爲人聞。俄詔賜紫方袍。號梵才大師。勝流欽風。多所延供。久之。厭著謝去。復山林之遊。歲在降婁。始還台州。州守悅其風。盧淨名菴以舍之。惟師行嚴而身修。寓曠而氣安。能示方便。悅可大衆。居三年。道益光明。台人異焉。捐金抵璧。踵在瞻事。四方來者與麻葦俱。乃闢精廬而肆之。刊林衡。鏤巖椒。棘如而堂。蜡如而庭者。且數百筵。朝薰夜祓。供擬尤具。九年復作一成。臺閣大般若經三百篇。及刻千劫佛像。彼貨與力。不慕自至。弗可貫紀。師復砭膚取血。書維摩經。賈神爲要。又欲推盡命而廣之。乃謀于公卿大人。于是龍陶閑直學士南陽葉君倡始。顧謀。分繕寶典。凡臺閣方面知名士數十族。並喜讚捨。滲然寫庸。閱三年。臺成。約金泰像。度而安之。黑白相趨。距羅圍繞。以爲去聖滋遠。有能駕其說。植德于人。令夫威神巍巍現前。如親炙面命。不在是經乎。因是經讀師悟入。掊五蘊。泯空色。攪萬

異爲一眞。其爲嘔又可稱量耶。僕頃與師遊。樂其登願之就。且任錫顧我。丐辭以永傳。因宣是義而偈之。曰。臺皷而崇。摧我慢而悲兮。經華而精。煉我息而皷兮。像嚴而顯。破吾魔而產兮。報我四恩。當不滅而存兮。師聞之。謂余言爲信。若其營綜之勤。投施之衆。日月之謹。大槩具之。至夫筆不可文。言不能宣者。僕與師均寄一歎而已。

緹巾集記

余幼學爲文。尤嗜篇什。而不能工也。然性習所牽。爲之不已。往往應和倡諸公間。嘐嘐名公訓奬。（余與子更羅歸中山劉公子儀見索近詩。因各獻一編。他日劉公取當世文士古律詩作句。匯選寶中。人不過一篇。聯惟余兄弟所作。而占三十餘聯。自是劉公深加訓奬。雖明課雜發。且以歲月。）然每自陋其辭。未嘗綴緝。叢章墮瑟。亡逸頗多。一日忽得新舊詩十餘卷于几案間。乃小兒充國等所次。覽之不覺掩口胡盧而笑。謂之曰。此燕石也。與瓦甓無異。雖緹巾什襲。庸足寶乎。命亟去之。兒曾思所留于舍中。弗廣布也。因取持案近侍。出入瀋軸。至守鄭日所賦。姑爲限斷。兼以志擁旄之歲云。凡五百餘首。勒成十二卷。命曰緹巾集。莒國公記。

傳銘

成都府新建漢文翁祠堂碑銘

蜀之廩食千五百年不絕者。秦李公冰漢文公翁兩祠而已。冰爲蜀鑿離堆。逐悍水以溉。所及當無慮千四人。德之。因言冰身與水怪鬬。怪不勝死。自是江無暴流。蛟蜃怖藏。人恬以生。故修大房殿。歲擊羊豕雉魚。伐鼓嘯籥。傾數十州之人人得侍祠奔走。鼓舞以娛悅神祝。已傳嘏而後敢安。翁之治蜀。開學校。以詩書教人。澡熨故俗。長長少少。親親尊尊。百姓順賴。其後可馮相如王褒揚雄以文章倡。張寬以博聞顯。嚴遵李仲元以有道稱。何武入爲三公。漢家號令典章。赫然與三代等。蜀有儒自公始。班固言之既詳。初公爲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像。殿右廡作石室。舍公像于中。晚漢學焚。有守曰高朕。能與完之。後人又作朕像。進偶公室。歲時長吏率掾屬諸生。奉籩豆饗醪薦于前。虔跽謹潔。一再奠而退。辭無敢不信焉。冰以功。公以德。功易見。德難知。故祀雖偕而優狹異焉。嘉祐二年。余知益州。往款公祠。至則區位湫偪。埃蝕垢蒙。不稱所聞。大懼禮益懈。忽神弗臨享。其明年乃占學宮之西。正位鳩工。弗亟弗遲。作室三楹。張左右序。及獻廡。大抵若干間。布尋以度。堂。累當以度。庭。疏牖以快顯。壯闔以嚴閉。采有青丹。陛有級夷。瓦密棟張。若棘若飛。乃竹公像于廡間。繪相如等于東西壁。本古學之復。其若賦。本今學之盛。其若極。密直學士蔣公堂。故給二公于其間。皆配祠焉。于是擇日告成于神。揖而升。簠簋果淆。脯脩紛雜而有容。可以告虔。趨而降。幣尊巾洗。席燎並施而不慮。可以盡儀。相者循循。任者舒舒。禮生于嚴。廣靈安于閒寂。故也。噫。自公之來。蜀之人自視若鄙魯。宋興名臣鉅公。踵相逮于朝。先帝時。亟盜再作亂。并庫兵。爭劍閣。是時蜀豪英無一汙賊者。羣頑慫恿。不容喘而滅。非人好忠。家知孝。使然耶。所使然者。不自公歟。傳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公在之矣。則是祠之作。顧自余而右。無俾壞息云。祠之興。同倡之賢。則轉運使趙抃及提點刑獄使者凡三人。贊輔之勤。自通判鄧州事祝諮以降六人。營蓋之勞。自兵馬都監毛永保而下二人。咸盡

像于西廂。列官里于石陰。云銘曰。公二千石兮守大邦。冠峩峩兮紱斯皇。出有瑞節兮車騎羅。石室孔卑兮人謂何。新堂翼兮耽耽。庭廡直兮序嚴嚴。吏奉承兮不譁。神來格兮此其家。儼羣賢兮並陳。公所教兮如其仁。庖魚脡兮爓肉鮮。神來享兮僭蹠蹠。公教有人兮無有頗。蜀賢不乏兮才日多。俗祥順兮孝慈。公祀百世兮庸可知。

連珠

連珠一首

山有楩梓之材。居山者茇草而舍。田有禾稷之實。力田者半菽而飽。廐有駿騄之乘。掌廐者羸股而步。此所謂役于物者。智不逮乎物也。無木者有華榱之蔭。無田者有嘉穀之享。無廐者有上駟之御。此所謂役物者智包乎物也。故君子逸于用德。小人勞于用力。

論

丙吉論

昔丙吉之相漢也。出見死傷而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人或譏焉。吉曰人鬬相殺。長安令京兆尹之職。歲盡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丞相不親小事。非所以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暑。恐牛近行用暑而喘。此時氣失節。三公典調陰陽。職當所憂。是以問爾。播厥前史。著爲話言。流風未渝。來者胥效。余恐慕其名而失其實。誑于前而惑于後也。可無辯哉。請舉其略。萬物紛錯。最靈者人。二氣休咎。所感者政。人和于下。則天從于上。政敗于國。則氣沴于時。孝婦就刑。三歲爲之不雨。寃囚呼獄。九夏以之降霜。且匹庶存誠。猶足感天地之怒。而背率在御。能無損陰陽之和。由斯而談。則羣闢死傷。非小事也。牛近而喘。非精察也。漢家之制。丞相無所不統。上則建道德。明禮樂。以輔天子。次則乘法令。申詔條。以率百官。下則省征徭。恤鰥寡。以綏萬姓。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其是之謂乎。非若占筮卜祝之流。區區以陰陽爲職也。夫死傷橫路。是生殺之不禁。生殺不禁。是教化之不立。教化不立。然後陰陽失其序。陰陽失其序。然後寒暑乖其方。寒暑既乖。則萬物皆失其性矣。寧惟牛喘乎。吉徒知暑近而失時。不知政敗而傷氣。徒知小事之不問。不知庶職之已隳。昔一人向隅。堂上爲之不樂。一物失所。隍中爲之軫慮。況殭尸蔽道。生民絕命。內無惻隱之志。外無賞罰之令。乃曰待歲盡以舉殿最。則寃濫之積。所傷多矣。愆伏之患。其防後矣。武王扇喝。事非大惠。而天下歸其仁。成湯祝網。理非宏業。而海內從其命。若吉之意。則二聖者不當于道路問也。必謂一喜之喘。可辨乎寒暑。則良民之死。反不害于陰陽。斯蓋見慕熒理之虛名。失彌綸之大要。言無所據。事無所稽。玷經邦論道之猷。取貴高賤人之責。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丙吉之謂乎。後之者或以不擾物務爲高。不治政事爲達。生靈殄瘁。移過于有司。嚴廊拱默。自安于高位。晉魏而下。清談喪國者。未必不源于是也。可譏也哉。故牛喘之祥。由人事而來也。爲國者未有先寒暑而後敷政教。余又不知問喘之後。欲何術以調之。必若推精覈之源。攷幽顯之效。解二氣之相沴。通四時之大順。非求之于政。視之于民。則無以動天地而感陰陽。平邦國濟仁壽。今吉舍敗政而不問。而欲氣之順。若雖伊

皇弗能也。見死命而不恤。而望時之和。若雖稷契弗能也。舍本徇末。何其悖哉。

說

蠶說

里有織婦。蓍簪蒿皷。顏色憔悴。喟然而讓于蠶曰。余工女也。惟化治絲枲是司。惟服勤組紃是力。世受蠶事。以蕃天財。爾之未生。余則浴而種以俟。爾之既育。余則飭其器以祗事。爾食有節。余則采柔桑以薦焉。爾處不思。余則弭溫室以養焉。爾惟有神。余則竊其祀而未嘗竭也。爾惟欲繭。余則趣其時而不敢慢也。爾欲顯素絲之潔。余則具繰盆澤器以奉之。爾欲利布幅之德。余則操鳴機密杼以成之。春夏之勤。鬢蓬不及膏。秋冬之織。手胝無所代。余之于子。可謂殫其力矣。今天下文繡被牆屋。余卒歲無褐。緹帛嬰大馬。余終身恤緯。寧我未究其術。將爾忘力于我耶。蠶應之曰。嘻。余雖微生。亦稟元氣。上符龍精。下同馬類。管在上世。寢皮食肉。未知爲冠冕衣裳之等也。未知彝雪霜風雨之具也。當斯之時。余得與蠕動之儔。相忘于生生之域。蕭然無見象之樂。熙然無就烹之苦。自大道既隱。聖人成能。先蠶氏利我之生。蕃我以術。因絲以代毳。因帛以易韋。幼者不寒。老者不病。自是民忠弭而余生殘矣。然自五帝以降。雖天子之后不敢加尊于我。每歲命元日親率嬪御。祀于北郊。築宮臨川。獻繭成服。非天子宗廟黼黻無所備。非禮樂車服旅常無所設。非供祀無制幣。非聘賢無束帛。至織至悉。衣被萬物。女子無貴賤。皆盡心于蠶。是以四海之大。億民之衆。無游手而有餘帛矣。秦漢而下。本末萬樹。奢靡以廣。君欲開利塗以節民力。雲錦霧縠之巧。歲變。霜紈冰綃之名日出。親桑之禮。頹于上。裸身之服。流于下。倡人孽妾。被后飾而內閑中者。以千計。桀民大賈。僭君服以游天下者。非百數。一室御繒。而千屋垂紬。十人漂絮。而萬夫挾纊。雖使蠶被于野。繭登于車。朝收暮成。猶不能給。況役少以奉衆。破實而爲華哉。方且規規然重商人衣絲之條。罷齊官貢服之職。衣弋綈以示儉。襲大練而去華。是猶捧由壇尾閭之深。覆杯救崑岡之烈。波驚風動。誰能禦之。由斯而談。則余之功。非欲厚當身以侈物化。勢使然也。二者交鑒于道。奚獨怒我哉。且古姜嫄太姒。皆執子之勤。今欲以一己之勞而讓。我過矣。于是織婦不能詰。而終身寒云。

景文集

宋祁撰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案景文集。宋宋祁撰。祁字子京。開封雍丘人。天聖甲子。與其兄庠同舉進士。累官翰林學士承旨。謚景文。事迹具宋史。晁公武讀書志。謂祁詩文多奇字。證以蘇軾詩。淵源皆有攷。奇險或難句之語。以今觀之。殆以祁撰唐書。彫琢劖削。務爲艱澁。故有是言。實則所著詩文。博奥典雅。具有唐以前格。殘膏賸馥。沾匄靡窮。未可盡以詰屈斥也。陳振孫書錄解題又稱。祁自言年至六十。見少時所作皆欲燒棄。然殘祁筆記有云。年二十五。卽見奇于宰相夏公。試禮部。又見稱于龍圖劉公。蓋少作未嘗不工。晚年特爲進境。至于舉陸機之謝華啓秀。韓愈之陳言務去。以爲爲文之要。則其生平得力。具可想見矣。祁曾戒其子無妄編綴作集。使後世嗤詆。今據陳之強原序所稱。知在嘉定時。安州守王允初等。曾將二宋集合刊。但序內僅稱其言八十餘萬。未經析及卷數。祁本傳稱集百卷。藝文志則稱百五十卷。又有濡削一卷、刀筆集二十卷。已與本傳不符。其餘如范鎮所作神道碑、馬端臨通攷、則俱稱百五十卷。曾鞏隆平集、王偁東都事略、陳振孫書錄解題、及焦竑經籍志、則俱稱百卷。鄭樵通志則止稱七十八卷。庠庚序則稱二百卷。因集已失傳。記載互殊。莫詳孰是。陸游集又載祁詩。有出壓小集、西州猥藁。蜀人任淵曾與黃庭堅陳無巳三家同注。今亦不傳。近人所輯北宋小集。中有西州猥藁一種。乃從成都文類、瀛奎律髓、文翰類選諸書採輯而成。非原本也。茲就永樂大典所載。菁粹裒次。釐卷六十有二。雖未必盡還舊觀。然名章鉅製。諒可得十之七八矣。祁兄弟俱以文學名當時。號大宋小宋。其兄庠遺集已從永樂大典採纘成編。今祁集亦于蠹蝕之餘得以復見于世。雖其文章足以自傳。實亦幸際聖朝表章遺佚。乃得晦而再顯。同邂乙夜之觀。其遭遇之奇。良亦非偶然矣。乾隆四十六年七月。恭校上。

清高宗題元憲景文集並各書其卷首

宋庠、宋祁、兄弟同負盛名。且同舉進士。時以大小宋並稱。乃其官位。一至宰輔。一爲尚書。事業所就既殊。情性亦奢儉各異。故其詩文沈博新警。因各隨其性之所近。而爲世所傳誦則同。及戒其子不令刊類文集行世亦同。迨其後雖經合刊。繼而仍歸散佚。又同。茲復裒輯成集。並以聚珍版印而流傳之。又無弗同。其同不同之故。庠與祁固無能知之。余亦烏從而知之。然其散也。由于自欲韜晦。而其聚也。幸有永樂大典之僅存。佚之于七百餘年以前。宋天聖至今七百五十餘年。而完之于三百餘年以後。明永樂至今三百七十餘年。則又復歸于同。余因合題一詩。並冠于兩集簡首。更使之不同而同。則向之所謂同不同者皆可勿深論。是之謂大同。

二宋合刊曾紀王。宋嘉定間。都守王允初倡議欲合刊二宋集。以屬郡文學陳之強。未就而去。其後太守陳韋捐資刊成之。見之強序。惜哉分集失傳。詳學如有本終難晦。行不負言久益彰。伯也孤風標雅操。仲兮強識富文章。世稱俊過及奢過。彬愧元方與季方。收拾粹珍得全册。吟題七字冠前行。休嗤大典紛割裂。愛禮幸茲存鱗羊。

原序

仁廟初、號人物全盛時、而尙書與其兄鄭公、以文章擅名天下、其後鄭公作宰相、以事業顯于時、而尙書獨不至大用、俾徜掖垣、十數年間、故其文時多奇特、兄弟于字學至深、故其文多奇字、讀者往往不識、其將歿世、又命其子愼無刊類文集、故甚秘而不傳于世、元符二年、其子袞臣爲利路轉運判官、予與獄益昌、始得尙書所爲文、讀之粲然、東坡所謂字字照縑素、距不信哉、文集二百卷、予得九十九卷、其餘云在曾子開家、袞臣謂予、他日當取之、幷以授予云、唐庚序、

原序

荆湖之間、國朝以來、安州爲望都、名公鉅卿相繼而出、元憲景文宋公伯仲、則其傑也、昔太守今右司李公揆、繪其像而立之祠、逮之強之來請于郡、而春秋致祭、亦可以夸示後學矣、然宋公之典刑雖在、而文集不傳于鄉郡、謂之闕典、寓公李令尹之家舊有繕本、太守今都運王公允初、昔爲通守、每與之強言、欲借而刊之、未能、逮持節京西、予其行、以幣藏之餘幾千緡、屬之強輿之鋟本以廣其傳、又分數册以往、將以遂其就也、然致之二集、既富且贍、其言八十餘萬、工以字計、爲錢幾四百萬、米以石計、百有二十、他費亦恒焉、之強懼其難成也、而白之太守陳公蒂、公一聞之、欣然謂之強曰、是亦予志也、郡當瘡痍之後、雖賑恤施予日不暇給、然亦當懷他費以成之、二公政事文章兩極其至、故能于倥偬艱難之際而爲粉飾治具之舉、其與蓄財而不知予、妄費而不知用者、豈不大有選庭耶、之強深有感焉、因其成也、書之篇首、以告來者、若夫贊元憲景文之鉅筆大作、則有國史在、予前輩之鋪張揚厲而爲之序、則之強晚生、不敢措辭、觀是集者、自當知所敬歎、今之序、姑記其文集之傳云爾、嘉定二祺三月上澣、郡文學陳之強序、

〔案〕此序已載元憲集、因係合刊二宋文集之序、故并載于此、

景文集目錄

卷一
賦六首
卷二
賦十五首
卷三
賦十三首
卷四
賦十一首
卷五
風雅體詩三首
卷六
五言古詩三十八首
五言古詩三十七首
卷七
五言古詩三十六首
卷八
五言律詩九十五首
卷九
五言律詩八十首
卷十
五言律詩八十七首
卷十一
五言律詩七十六首
卷十二
五言律詩七十二首
卷十三
七言律詩六十六首
卷十四
七言律詩六十三首
卷十五
七言律詩六十一首
卷十六
七言律詩六十首
卷十七
七言律詩六十三首
卷十八
七言律詩六十九首
卷十九
五言長律三十五首
卷二十
五言長律四十三首
七言古詩十一首

卷二十一　五言長律三十八首
卷二十二　五言絶句八十一首
卷二十三　七言絶句二百一首
卷二十四　七言絶句八十五首
卷二十五　奏疏六首
卷二十六　奏疏九首
卷二十七　奏疏七首
卷二十八　奏疏十二首
卷二十九　奏疏十三首
卷三十　奏狀三十二首
卷三十一　外制四十一首
卷三十二　內制二十四首
卷三十三　內制四十四首
卷三十四　頌五首
卷三十五　頌五首
卷三十六　表十八首
卷三十七　表十四首
卷三十八　表十二首
卷三十九　表十八首
卷四十　表十七首
卷四十一　表十八首
卷四十二　議四首
卷四十三　議八首
卷四十四　論二首
卷四十五　序十四首
卷四十六　記十五首
卷四十七　贊六十三首
卷四十八　說四首

七言長律二首
睿帖子詞三十八首
內制十三首
論二首
對一首

述一首
戒一首
祭文一首
卷四十九
書四十三首
卷五十
書二十三首
卷五十一
啓四十九首
卷五十二
啓三十七首
卷五十三
啓三十二首
卷五十四
啓四十一首
卷五十五
啓三十六首
卷五十六
啓三十三首
卷五十七
碑五首
卷五十八
誌銘七首
卷五十九
誌銘八首
卷六十
誌銘九首
卷六十一
題辭一首
祝文十九首
卷六十二
行狀四首
行狀四首

景文集卷一

宋 宋祁撰

賦

圜丘賦

若夫天地之區，既奧而腴，王者所以作京焉，神明之隩，匪攻而築，上帝所以定位焉，我朝之擁歸運也，識爾鎬保界之陋，鄙周雒涇澮之淵，乃據梁之芒芒，值河之渾渾，雷邦畿之千里，予以宅天子之尊，然後翼翼乾乾，作邦守先，禘其祖之所自出兮，遂有事乎昊天，占國南之七里，得高丘之崛然，自乾寓之初闢，保坤靈而不遷，藏備兆于遐業，震元符于茲年，此烈祖所以裒神之對，神宗所以旌物之蠲，眞考之所陟降，不后之所周旋，譪列聖以烝衍，總萬靈而賓延，翕降監之厚福，焯巍巍而亡原，則晉致卜乎委粟，漢胙釐乎甘泉，曾不得望我之末光絕炎，況竝驅而齊肩哉，敢問圜丘之狀也，其何如矣，廣矣大矣，略可詳矣，上翟鬼以鬱律兮，外博敞而神麗，迎朱鳥以高蟠兮，概瑤魁而爰峙，休氣同復乎其椒兮，楚泉滋滲乎其趾，鰲魁不若泯伏于其遠兮，神明肅然離衛乎其澗，于是擬之辟之，其蓄其翳，修之平之，其坎其瞰，上三陔以積高，外四門而疏陛，列道糊填，重營界紫，無縮版以作勞，不藉鍛而昭侈，因天質之自然，非人力之攸

致、崇兮似高山之在周邦、巖焉若隆雁之亘汾滋、及夫涓日肇祀、于郊之宮、陶匏尚質、金石有容、璧奠縛以蒼蒼兮、鼎歆雲而隆隆、百神服食、蔓衍乎坎間兮、有司守燎、粲爛乎壝中、穆穆天子、相維辟公、咸盛氣以强力、相升降兮穹崇、披大紫之莫莫、招翠黃之雍雍、合蕭蕭于欽崇、曳高煙乎璇穹、塞天淵以隱祉、蒼光明于無窮、嵯乎主事、罔有不恭、若乃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我率乎祖而推本、正乎位而升配、使禮動乎上則神饗、樂交乎下而人喜、畢九州以獻力、罄一純以盡意、君子曰、觀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所以因天事天、取至誠爲貴、則斯丘也、實國家集福之清場、事神之寶時、國蹟之所憑厚、靈心之所翔會、駐魄寶于飈欻、賁黃圖之方志、彼草樓列仙之館、像設梵王之虛、豚蹄種祠之託、鱗長九淵之居、皆祠官之細、祀族之餘、尚且落成者鼓吻而極嘆、乞靈者砥筆而爭書、叛宣父以語怪、溺巨明之好巫、獨圜丘巋而遺美、寧儒者佑儗而未之思歟、遂作頌曰、屹圜壇、赫盱盱、大盤盤兮、君之升、帝是饗、羣而安兮、禮無遠、福不回、委如山兮、聖繼聖、萬斯年、長監觀兮、

陳州瑞麥賦并表

臣某言、伏以厥田惟上、界王國之右濟、以穀供來、告我年之紀瑞、事昭邦籍、美溢農書、恭惟皇帝陛下、茂擁蕃祺、恪經善物、弄漢田而勸穡、採神來以訓勤、慮有九官、務盡耕耘之法、地雜五種、深防水旱之虞、歷敕攸司、勸登宿麥、至誠上達、嘉氣下翔、發爲兩岐、告成八政、田祖有神而僕應、守邦作繪以來圖、苞穗孔蕃、天心爲豫、並詔儒館、交掞頌章、良史必書、無謝歸禾之命、升歌大備、遂高多稌之詩、臣位屬冗閒、辭流滯訥、隔從臣之品、無預奏囊、效遊童之謠、亦均嬉壤、冒聞鋪几、集懼嚴淵、謹夙夜齋戒、撰成陳州瑞麥賦一首、繕寫隨表上進、

皇帝後苑燕射賦并表序（案仁宗本紀不載後苑燕射事、此賦首云執徐統歲、當是天聖六年、邵改國子監時上）

臣某言、伏聞今月九日、幸後苑、詔宗室、賜宴射弓者、氣肅商晷、神清漢節、展懿親而合宴、講王射以侑歡、常武是經、良辰飾喜、恭惟皇帝陛下、靖嘉民極、勤訓道樞、鈞衆志以惟精、乂永圖而無逸、夾輔藩屏、立愛于周親、夏屋權輿、示慈于鎬飲、乘九秋之盛集、修六耦之帝容、終日射侯、不出正而命中、嘉賓式燕、實厥雝以奉將、洽公旌之樂胥、竦臣鄰之詠嘆、多儀有煥、在古罕偕、臣位屬冗閒、業專講肄、久陶景化、竊耳大猷、敢萌彌聖之心、仰企強名之作、感緣中發、雖極抃于四支、音以叩煩、更增羞于五降、謹夙夜齋戒、撰成

皇帝後苑燕射賦一首、繕寫隨表上進、

臣聞、羲圖肇畫、諸暎取星弧之象、周文彌郁、大樂著天驥之節、諒以四方爲志、本男子之事、一張作武、震玉者之威、自秦制專私、漢道云雜、徒存燕射之舊禮、罕聞明辟之親御、惟魏祖敭南皮之野、一日射雉、獲六十三頭、史筆詫其妙、文成避靈丘之區、仰山發矢、高四百餘丈、殺列旌其處、是皆殊絕之詭遇、本非揖讓之多儀、擅其善經、儆我嘉會、恭惟皇帝陛下、膺載周之陳錫、紹放唐之丕律、高拱巖廊之上、丕冒環海之表、百執之駿奔走、無或曠官、四方之大和會、不知何力、于是外朝夙退、杪秋告豐、慶重合之陽名、中式遨之夏具、披虎落之圃、會麟定之親、始講射侯之容、將明潔觶之禮、若其天威粹健、帝表胖正、雕弓栗笴、儼若有容、棲鵠畫正、素然命中、歡聲回商角之肅、餘勁助霜旻之高、宗室奉觴、以次稱壽、僉謂天挺其武、所以輔文之縟、事本于禮、所以綴樂之諧、蓋陛下財成大猷、冠卓千古、是而弗紀、有司之過也、夫言以文遠、功由賦宣、不有作者、將何述焉、其詞曰、

執徐統歲、少皞司秋、月著授衣之令、日紀吹花之游、僊盤露變、神闕雲浮、田畯告茨、梁之獲、鄉童啓豫、助之謳、上乃留蹕良辰、載懷茂苑、呼蹕複道、回輿帳殿、望葱鬱于鱗振、披陰岑于虎圈、蹌鳳遙迴、相烏細轉、涼翠下長楊之宮、暝紫入棠梨之館、千門洞接、九崖霞連、周邦則伯叔之懿、漢家則肺腑之賢、相趨規地、雜籩瓊筵、儼飛綏而交弭、森委珮而凝鉛、川僚溢汎、騎豕紛傳、滿其鞬而在草、需有雲而上天、先是司射謹官、梓人庀具、飾虎進侯、張貍設步、上幹下幹之交維、三乏三正之並樹、排崇旌以虹拖、鬱廣榻而雲布、并夾竝儲、決拾相旅、我物孔揚、我儀用光、剡矢薦于夏籥、彫弓出于扶桑、彩五施而列羣、歌九節而升堂、萬乘來御、羣心樂康、弦隨月上、弓與天張、姬周則多材之主、湯乙乃甚武之王、有翼有嚴、不懟不竦、舍拔則拱、應弦而中、主皮劃其已徹、勁羽飲而猶動、駭踆烏于日域、驚封狼于星塚、彼藝有六、徒得乎刻注、參逸、我善兼五、不專乎興舞和頌、掩前辟以亘名、表上天之錫勇、于是皇襟兌悅、協氣雲蒸、少府之賜餞流地、庖人之割肉如陵、示慈則折節加俎、式宴則鼓瑟吹笙、軒霞蕃后、磐石宗英、美發的之希代、咸奉觴而造庭、似雎澤之翔振鷺、若辰居之環列星、原夫射之爲義、是謂觀禮、外則審固而正躬、內則雍容而釋志、支左詘右之能、項發口縱之異、或合宴序賓、或算多與祭、公用隼而射墉、觀如牆而揚觶、中則得爲諸侯、爭有似乎君子、然特人臣之善容、未識我皇之射意、若夫修五常爲弓、矯百度爲矢、總黎獻以樹的、罄綿區而除位、參天地之控引、順陰陽而張弛、一發則英雄在彀、虛撫則蠻夷斷臂、豈徒鵠爲小鳥、取難中之名、鵠曰仁獸、樂庶官之備而已哉、是日、太師闋樂、酒正徹觴、辰旋回指、歸于未央、

上苑牡丹賦并序（案賦偽天聖七年邵爲國子監直講時上）

臣聞天以蓋高爲質、不待言以達意、物以非常爲感、不擇物而效端、故日月得之爲見象、草木得之爲鴻英、堯則冀草蓂莢、陛陲、漢則玉芝秀池、靈桃天美、室家之盛、蓼蕭著王澤之廣、託寓雖細、貺施甚明、聖上即

位之七年春三月，內苑出牡丹三種，特異常卉，其一雙頭并幹，其二千葉一房，其三二花攢蕚，跗足拈大，葩色正紅，蓋上帝博臨之都，休精回復之地，襲百昌以挺出，震殊應而沓臻，聖上美茲嘉生，載延容賞，有詔侍從，咸俾陳篇，良以天瑞來，皇襟豫，物宜遂，頌聲作，其崇丘行葦之比乎，都荔桂華之儕乎，下臣無庸，竊耳嘉致，飾是蹈舞，永爲文詞，不敢預枚皐之倫，庶將備適人之採，賦曰：

夫何牡丹之挺育，冠羣葩以擅奇，歷上古而隱景，逮中世而揚蕤，桐君之錄兮，曾莫余毒，謝客之詠兮，蓋則哲之難也，清問下民，哀矜庶獄，興列化條，恢疏網目，杜其牙角，保我墉屋，此則聖后有成康措刑之速也，每歲命使，糾好龍庭，賴轀相衝，厥角相平，罔投以餌，罔繫以纓，此則聖后保漢宣撫和之盟也，能仁精應，聖仙福地，有種于祠，有歆于類，莫不發少府之藏，資萬機之麗，此則聖后奉唐家戒禱之至也，恭則易發，儉斯少欲，金玉不釘于上方之器，纂組不麗于三宮之服，別苑無從禽，離宮無改築，此則聖后守黃老清靜之躅也，至于熙百志，乂萬樞，粹與天謀，沖與道俱，朝夫听而晰燎，夜巳乙而觀書，尚且勤勞勵翼，輯闕衮而按羅圖，是以長樂之記，彤管之史，休功懿績，紛綸填委，雖巧勞與智憂，邈無階而勝紀，是宜格祖謝成，有齋恤祀，答在天之不覆，擁如山之祕祉，于是方岳投頌，臣鄰肆儀，增蔽旒于法冕，加縟采于袞衣，肯宸心之參定，掩前聖之未思，乃以仲春吉日，曳九旗，參六螭，雲罕前導，王軾下馳，羲和掃霞以登照，兩師沈景而藏暉，攸徂之民，注耳傾目者以萬計，惟恐屬車之行遲，寶輅徐動，雲簾四垂，翟茀騁乘，次于雞翹之省，莫不穆穆肅肅，按周道而翳華芝，有仙闕宮，光昭帝容，百工如繡，廣樂成宮，阻芝英以自潔，乘葵首而有融，鸞刀翩然，刑麗牲以升几，王瓚觴鬯，湛明水而函空，邊豆惟旅，鏘毛相從，徧七室以沃灌馨，德而虔恭，星妃備亞獻之列，月后謹三酌之容，二告交答，萬祥來同，然而歸蕃蓋于嗣帝，讓懿鑠乎祖宗，是以祕祝私請，無一當于聖躬，寧不謂慮危以安，保盈以沖，雖古之任姒馬鄧，區區述美，曾不足踵武而齊風，樂關禮成，回輿而歸，天子乃擎率顧之固請，建丕稱而揚徽，拜奉瓊冊，內薦椒闈，上公旋節以規照，羣臣冠劍而陸離，遂鴻名于茂實，儷天極之巍巍，已事而詔曰，我之此行，務遠至誠，不豐于昵，不有其名，惟齋心以交肸蠁，惟合漠以侑神，然重勞百執之庀事，聊第賜于公卿，若夫策勳舍爵，茲事體大，則候后之有作，疇能出千古而鬯豐規哉，於皇齊聖，紹天保命，佑育我長君，財成我庶政，十有一年，綿區底定，且曰，予惟膺寘廟之託，耿列聖之光，投艱夙夜，罔或怠遑，幸三邊無誰何之警，萬物躋仁壽之場，若使功成不告，則春秋祇事，無以奉承，審訓而享我先王，丕顯明辟，孝愛兼極，將順德音，爰告方國，列保膺于親慈，諗勤勞于聖職，粤若朝多吉士，位靡瘝官，乃承乃弼，爲屏爲翰，薪有芃棫，河無伐檀，此則聖后偏陶姚則哲之難也，清問下民，哀矜庶獄，興列化條，恢疏網目，杜其牙角，保我墉屋，此則聖后有成康措刑之速也，每歲命使，糾好龍庭，賴轀相衝，厥角相平，罔投以餌，罔繫以纓，此則聖后保漢宣撫和之盟也，能仁精應，聖仙福地，有種于祠，有歆于類，莫不發少府之藏，資萬機之麗，此則聖后奉唐家戒禱之至也，恭則易發，儉斯少欲，金玉不釘于上方之器，纂組不麗于三宮之服，別苑無從禽，離宮無改築，此則聖后守黃老清靜之躅也，至于熙百志，乂萬樞，粹與天謀，沖與道俱，朝夫听而晰燎，夜巳乙而觀書，尚且勤勞勵翼，輯闕衮而按羅圖，是以長樂之記，彤管之史，休功懿績，紛綸填委，雖巧勞與智憂，邈無階而勝紀，是宜格祖謝成，有齋恤祀，答在天之不覆，擁如山之祕祉，于是方岳投頌，臣鄰肆儀，增蔽旒于法冕，加縟采于袞衣，肯宸心之參定，掩前聖之未思，乃以仲春吉日，曳九旗，參六螭，雲罕前導，王軾下馳，羲和掃霞以登照，兩師沈景而藏暉，攸徂之民，注耳傾目者以萬計，惟恐屬車之行遲，寶輅徐動，雲簾四垂，翟茀騁乘，次于雞翹之省，莫不穆穆肅肅，按周道而翳華芝，有仙闕宮，光昭帝容，百工如繡，廣樂成宮，阻芝英以自潔，乘葵首而有融，鸞刀翩然，刑麗牲以升几，王瓚觴鬯，湛明水而函空，邊豆惟旅，鏘毛相從，徧七室以沃灌馨，德而虔恭，星妃備亞獻之列，月后謹三酌之容，二告交答，萬祥來同，然而歸蕃蓋于嗣帝，讓懿鑠乎祖宗，是以祕祝私請，無一當于聖躬，寧不謂慮危以安，保盈以沖，雖古之任姒馬鄧，區區述美，曾不足踵武而齊風，樂關禮成，回輿而歸，天子乃擎率顧之固請，建丕稱而揚徽，拜奉瓊冊，內薦椒闈，上公旋節以規照，羣臣冠劍而陸離，遂鴻名于茂實，儷天極之巍巍，已事而詔曰，我之此行，務遠至誠，不豐于昵，不有其名，惟齋心以交肸蠁，惟合漠以侑神，然重勞百執之庀事，聊第賜于公卿，若夫策勳舍爵，茲事體大，則候夫皇帝之躬耕，

皇太后躬謁清廟賦 并表（案仁宗本紀，謁廟時，鄭戩直史館，在明道二年。）

臣某言，伏以過追孝者，雅人歌其匪棘，能事神者，書筴美其多材，況祗款廟祧，裒對宗禰，宣治馨而有馥，恍氤氳以如聞，從昔所難，乃今具舉，恭惟皇太后陛下，至仁兼愛，柔道體元，保育長君，就成聖德，出入一紀，鞏固萬樞，黎苗偃化，則澤從雲游，殊鄰結好，則倚若天等，三光儲發斂之度，百物遂零茂之宜，且念措多方之治平，皆貴考之遺法，成功不薦，審訓謂何，亟詔攸司，屬新圖禮，躬按天飛之馭，並會月游之庭，萬羽蹈揚，褘章參亞，逮晏朝而已事，因列聖以居歆，蕭然至和，入金匏而成象，錫之多福，塞穹壤以無垠，臣屬在陪祠，職當汗簡，輕率斐狂之思，少裨舞歎之餘，敢露懽悰，自忘樸學，謹夙夜齋沐，撰成皇太后躬謁清廟賦一首，干瀆宸覽，

聞夫祀以息民，王假有廟，昔人美而稱之，殊不知，粢盛之香，所恃者昭德，祝史之薦，不愧者信辭，濟濟非盡志之貌，翼翼爲多福之基，然未有蔽精意，煒鴻儀，仰瞻丹楹，則祫而後歆，俯奠嘉玉，則告而不祈，非聖

右史院蒲桃賦 有序

癸酉之仲夏，予受詔修書，寓于右史院，紬繹多暇，裴回堂除，有蒲桃一本，延蔓疎瘠，垂實甚寡，予且玩且惜，以爲省戶凝切，禁廷敞閒，人不夭摧，禽不柄喙，與平原槁壤有間，匪灌蘇宿莽所于，而條悴葉芸，不爲時珍，何耶，得非地以所宜爲安，根以風徙爲危，封殖浸灌，信美非願，因爲小賦，代其臆對云，

昔炎漢之遣使，道西域而始通，得蒲桃之異種，偕苜蓿以來東，矜所從以至遠，遂徧植乎離宮，去葱雪之塞鄉，託蟠函之福地，並萬寶以均載，歷千古而舒粹，玩之可使獨煩，食之足以平志，不由甘而取壞，迺因少而獲貴，鄙柚包之輕侻，賤蕪蔓之塵萃，粤何人斯，殖我于茲，託深嚴之祕署，切幽蹟之文徒，培孤蔭以

膏壤。引柔蔓乎標枝。泉石渠以濛浸。露金萃而泫滋。布涼影于月宮。殲重葩于禁闥。蔽周廬之岑寂。隱蕭唱而迭遲。彼得地而逢辰。宜欣欣以茂遂。奚敷華而委實。反慘慘而茲瘁。乏磊砢于當年。讓紛華于此世。是必野蔌非層掖之玩。非實異太官之味。困枳橘之廛港。嘆匏瓜之徒繫。亦猶鬱柳有性。不願柘棬之華。海鳥取容。非榮觴酒之饋。胡不放之巖際。歸之壠陰。上敷榮于樛木。外結庇于緇林。蒙煙沐霧。跨野彌岑。豐茸大德之谷。栖息無機之禽。保深根以庇本。誠繁實之披心。窮天年以善育。奚斤斧之可尋。亂曰。階蘭衒華。棠萱爭麗。枝以萬年爲名。木以五衢稱瑞。是皆託中涓以遙蔭。荷鈞眉之爲地。結實心以自如。非孤生之所繫。

景文集卷二

賦

古瓦硯賦

有知己者貺予以古瓦硯一枚。溫潤可玩。寶無斁。感物銘惠。因爲賦之。其詞曰。

粤有雅器。以硯爲號。本瓴瓦之微物。荷坯陶之洪施。嗟興廢之靡常。念終始而殊致。昔何爲而湮沒。今何爲而見異。得非大廈雲構。飛甍山峙。凌霧概日。橫鄙蔽里。宮窈窕而相屬。闕觚稜而叢倚。斂金谷之爲樓。會叢臺而成市。莫不狀翠鱗而隱軫。浮青煙而旖旎。陽烏結阿以上承。玉女飛牕而下視。忽代往而棟撓。俄人非而室燬。遇昆陽之飛屋。逢霍家之微第。化魏宮之鶩翼。災柏梁之魚尾。于是星墜冰散。光沈物遷。狼籍舊圃。沉埋野田。失蚪檐之瑞色。掩銅雀之餘鮮。朽壤晦兮何日。縹苔封兮幾年。或深耕而出壠。或被發而當阡。詎毀方之可冀。甘勝注之長捐。何智者之肯會。爛奇姿之下顯。感無情之舊物。將有用于羣賢。爰究爰度。載磨載鐫。因其窳以爲受。卽其陋而成研。我質具矣。幽光粲然。純漆倩黑。潤珉訂堅。謝泥塗之幽處。升文史之長筵。或免頸而前試。或雞距而相鮮。苟提攜于手澤。涵文飾于言泉。若乃尼父作經。太沖能賦。伯英臨池。王充稽柱。君苗末之焚棄。范喬見而悲撫。雖寶肆之非齒。幸哲人之攸御。廉頂至踵兮墨

澤。國秋早。霄垠夜涼。孤雲度隴。流水周堂。榆衆柳以同晚。李與桃而代僵。初收白羽。尚展流黃。城上星殘。烏八九而生子。林間露滴。鵠十五以成行。有客伊何。于茲戾止。左思洛中之倉父。蕭育杜陵之男子。濫蓬幕廷。寧磨楯鼻。昧狗曲之禮歌。陋雞棲之車柅。結課歲殿。勞形日悴。衡窶數以未容。紿侏儒而幾死。江淹本恨。米玉多悲。撫彫年之易晚。嗟芳物之行衰。簊風撼以生字。娥月皓而侵帷。寥寥鴈引。嘒嘒蟬嘶。壯士抱翻車之嘆。長年有落木之悲。況乃鞅掌孤官。棲遲下館。市門逞誚于刺繡。冰氏見排于挾炭。根同江北之移。病比漳濱之竄。憯憯臂肉。已先家令之銷。種種頭毛。弗翅齊人之短。感鵲鴉之妬芳。慙鵲雞之申旦。本無情于時遇。誤策名于王府。謝肯臣之多聞。有倪寬之懦武。感慨中發。驅馳自許。凝粹采于蔽翳。憂正聲于韶濩。均捶鈎之重輕。督絲繩之規矩。暴皜皜于秋陽。抗嗟嗟于風雨。顧有志于佐時。惜無津而事主。令伯之內轉難期。盛憲之多憂有素。翫瑤草之變衰。恐蛾眉之遲暮。豈知孤臣弔影。客子迴腸。心隨波蕩。愁並斛量。數日惡生。感離情于太傅。二毛飄變。勤歸興于中郎。織素非五丈之速。舒豫無三尺之長。顧寫情而復獲。徒掩袂而浪浪。

感交賦 并序（案賦係眞宗天禧四年邵在安陸時作。）

夫淩井列泉。物之利也。甘至而先竭。芳膏煎蘭。用之美也。明極而自銷。信哉是言。吾見于太原王生矣。生名賀。字贊堯。其先太原人也。襟度沖粹。風規凝簡。左右就養。慕嬰戲以爲娛。卓犖觀書。恥章雕而習巧。學殖益大。聲譽駛馳。由是四充賦于賓賢。一奏御于宸覽。引商之曲。始寡和而攸稱。躍冶之金。終不祥而見棄。而君曾靡屑慮。嘖無尤言。仁不中而反求。氣至剛而無害。怡處宮畝。坐進道腴。既閑且馳。水曲之變有節。不怨勝己。嵇山之箭乃深。天禧元祀。予以父怙纏悲。窮閻削迹。企人室而孔邇。卜親鄰而有初。而君不我遐遺。惠然肯顧。切偲之義彌篤。簪盍之情在茲。乃至劇切藝文。推明友契。分山霧之餘潤。襲皐蘭之一薰。恩斯勤斯。或推或輓。俾悉頌之有賴。非哲人而疇依。而君姿素質羸。少小多病。過鄭吟之三歲。甚漳臥之十旬。越明年春。食劑愈和。豎膏遽疾。重藥下冰而已甚。邪風造熱而迭攻。六氣之沴交臻。九折之醫靡效。革帶移眼。悵仙骨之愔愔。葆髮悲秋。惕餘陰之奄奄。一日。予往候其疾。生舉手而言曰。吾殆將死矣。曾臆結轕。氣血周僨。楚魂外散。蜀肺中焦。自茲恐不得復見。因泣下數行。夏四月。卒。年三十有七。行路興歎。朋遊頓泣。齎志沒地。馮生之恨何窮。積憂傷人。盛憲之年不永。直念古者。異世同悲。謹按。君雅行素隆。華胄相繼。高節應世。慕秋陽而不渝。奧思際天。恥鑿幌而增飾。雅海談理。素樂名教。執雕虎之疏賤。未嘗動心。視龍斷之富貴。介然不屈。加以累世清白。四壁徒立。北堂雖喜懼之歲。東陂乏膏腴之產。而君夷險一致。欣然忘貨。范雲之室無姬妾。令伯之晚有兒息。遂大議圍失利。綿病相乘。復朝霧夕之沈歎。苑雪臺風

之悵別，醉變洊委，彌壽弗延。悅兮鬼伯之來催，偃然石室而長寢。美志弗遂，永懷李廣之數奇。遺文頗多，當類偉長之不朽。人之云謝，今也其亡。先是，君娶范氏，未百日而君沒，范既早寡，擁樹而歸，庾申歲，予南涉大江，戾止斯郡，訪君之孫，已三歲矣。大骨特異，童游不雜，諒夫善慶之所積，宜其孝謹之不衰。貌是若人，庶乎必復。墓木將拱，州來之歌，曷勝，青簡尚新，林陵之言永已。追爲此賦，式用寄懷，敢同劉峻之廣交，聊代山陽之感舊。敬紙長想，屬思不文。其詞曰：

惟天地之肖貌，鍾象數之最靈。幹運行而宅秀，擅萬物以儲精。學亨會之蘊合，偉思皇而挺生。聯秀驥以服輒，蹈儀鳳而舞庭。藹媚天之吉士，煥入彀之羣英。嗟若人之間傑，何遭時之熙盛。夔淮水以啓胄，追汾陽而薄景。統三變之至道，凝四端之粹性。貌峩峩而高騁，直協華之啓旦。頗深韶而求治，鬱公車以出乎類以拔萃。砥其言而礪行，軼士林以橫步。邈雪塗而高騁，直協華之啓旦。頗深韶而求治，鬱公車以千數。集橋門而萬計，我菁菁而戚育。薪翹翹而咸刈，苹呦呦而鹿食。場皎皎而駒至，彼君子之修業，奉袁舉而論藝。馳一封之漢車，冠百朋之周士。紛采采之雪裳，蔼蔼之帷被。家抱玉以相矜，言盈庭而可畏。獨夫子之卓爾，憤愚儒之翕訾。決辯濤以四出，軒意霞而中起。盤百鈞而不跪，投千牛而彌銳。羣心惕以解體，衆口呰而瞪視。將一鼓以作氣，以十手之所指。蹇登薦于王府，羣萬有而來洎。混如湮渭之合，雜若蜩螗之沸。或臘彈以勤請，或金膏而將意。惟夫子之介然，謂衆謀之非違。含清唱而靡應，據中道而不倚。惡登墉而棲處，恥畫墁而食志。苟爾功之可圖，非吾人之所履。企造天之華闕，冥奏技于嚴宸。皇不察予之中誠，汩旅退于下陳。無左右以爲助，雖隨和而孰珍。虎當關而逐逐，大迎吠而狺狺。斂高足于要津，反初服于私門。宮一畝以卻掃，案三杯而食貧。雖埋照于流俗，愈抗情于鑾塵。庶桑榆之可收，奚嗜慾之足馴。脊余生之蕞爾，昧賢達之高致。屬鉅創以集蓼，委頹齡而歸里。聲不高于鄉品，志方謀于遯尾。何夫君之淵識，外當世之流議。繪伐木之高知，締忘言之密契。始告導于忠善，終博約于文禮。義蓋高而薄雲，言志美而成市。霜雪零而摧凋，風雨晦而不已。尋越盟于戴瓮，之子絃于流水。我有實而子探，爾有規而吾佩。期左提以右挈，俾盡善而又美。優聖域以襟裳，賓帝門而結軌。愍人生之多故，撫物化之靡常。何夫子之稟質，鬱中乾而外强。廣十旬而凝疾，偃四支而在牀。餌惡石以無徵，指餘陰而激揚。烏發讖以入室，鼎爽妖而在肓。眷壽母之垂老，撫孤孩而增傷。心念後而惴惴，淚垂睫而浪浪。啓手足以自顧，何命促而意長。悅朝露之澹至，入脩夜之不暘。嗟天理之繟然，云禍益而佑吉。豁至高而在下，綱雖疎而實密。何夫君之重道，遵六極而生疾。收華藻于中春，頓返蹤于逐日。昔二人之同心，今一臂而相失。望森森之美檟，歎蕭蕭之蒿阡。豈死者之可作，徒興歎于九原。脫亭皐之珍木，淡隨首之長烟。日西匿以風戾，鴈南翔而露圓。仰泰泰之收神，哀拱木而斂魂。灑酒綿之薄奠，撫墳草之陳根。舊館閱以無覩，遺書散而罕存。投空文以長想，盡萬代其何言。

送將歸賦 錢祕閣李還蓬

溯長波之淼茫，而屏巇之嶔崎。逗商飈之迅賴，土嵎巨之浮暉。問駕言其焉往，餞我友兮川湄。閔征夫之云邁，值彫年之行晏。花戢芬以去條，葉扶槁而遠榦。氛曀曀其既興，露溥溥而復泫。切寒蜩之嗔唱，驚灘鷗之晨囀。蹇祇役以偕歡，差感物而逢歎。于是行子輟艫，居人停轡。瑤軫徐泛，金鞭參涖。判一笑于聯坐，結兩感于殊里。矧民生與代故，當回泬而交戾。譬持筵以偶禮，寧有望于如志。雨論阻以希秦，俄較尋而得否。老超境以逐壯，勢涉域而追喜。苟外物之迭攻，歸吾衰其焉避。執子袪以遐延，耿予襟之淹卹。越層灘以斜趨，薄深林而戰慄。虎號羣以擇肉，蛟流涎以尸室。美哲人之蒙險，方愛主而委質。視呂梁其安流，蹈太行猶通術。亟之帝兮樂得，保玉體而逢吉。

歲云秋賦

予所悲兮胡獨，悲此凜秋。時荏苒以就頹兮，年崢嶸而行休。邊西顥之突遼兮，噫長風之颼颼。視天根之焞焞兮，滿塞澤之滮滮。既肅其早凄兮，霜又申以凝冷。號鳴蟲之夕韻兮，流腐燐之宵景。病晚馥于菊涯兮，委孤秀子闌町。矧梧楸之脆根兮，與蒲柳之殘埃。槭芸黃以一概兮，攪吾懷之耿耿。懷耿耿其可奈兮，駭山西之日薄。無駟車之趨壯兮，氣黯黯而逾索。憑八埏以舒眺兮，嗟萬象之摧斥。意忽忽爲慘端兮，襟浪浪爲愁宅。苟流節之不停兮，我安得美好之如昨。丹去顏以既易兮，縞尋倒而胡亟。世無媒以求援兮，言愈勤而理隔。憚信誓之未同兮，不察吾之中誠。歎期變以淺次兮，涕泣焉其流纓。離鴻翼其高飛兮，鴉獸駭而長鳴。視河漢之傾斡兮，突浮雲而繁興。觸羣媚以自持兮，恐容華之坐零。雖坐零其胡卹兮，歲實爲之遲暮。秉直質以偶俗兮，如望朔而趨楚。挾蕙茝之神奇兮，固蒿蔽之遙沮。竭來兮，守故居，姑彷徉而容與。

窮愁賦

粵余生之不造兮，獨遭命之險艱。覽衡閭而伏處兮，撫隆墀而永歎。哀靈根之早逝兮，駭危喘之將殘。收鄉徙之餘魄兮，憐崢嶸之暮年。骨久病而支離兮，步數蹇而蹣跚。謝桑榆之而非理兮，蕞黃馘而鮮歡。據惠梧而夕暝兮，頡侯釜而朝飡。衣適館而既敝兮，屨履霜而又穿。欲正冠而由析兮，乍僂膠而帶寬。身繫匏而待食兮，心溺灰而未燃。陋有子淵之卷，闕無考父之簠。乞播間而不足兮，病河上而相憐。魚躍躍以游釜兮，雀啾啾而在門。朋齒日以徒衰兮，其強邈而罕存。候羲駁以徒覽兮，俟江波而掠乾。出招悵以自失兮，入齋咨以含酸。乏較車之饋饌兮，豬使鬼之蚨錢。啓勞肩以深悼兮，知茲路之良艱。被珍鬣他前切，以嘲戎兮，肅南轅而湊燕。掣苦八反，膠柱以鳴瑟兮，逆上坂而走丸。安鑿枘于顧鼪兮，屈杞柳于杯圈。株有兔而猶待兮，木無魚而必緣。援朱苗以望歲兮，張越射而仰天。用干將而補履兮，采明珠而升山。求籲雲于絆驥兮，責重繭于紅韉。顧物理之必殆兮，信余謀之所愆。胡捨屈而就直

兮，曷抱方而遯倜。譬秀木之必伐兮，若芳谷之自煎。道與世而交喪兮，諒何往而非愆。恆周道之至廣兮，抱寶懷而靡釋。追孤惜于韓子兮，嗣七哀于魏植。淪幽憂于莊篇兮，委牢愁于漢册。笑一握而非樂兮，勝九回而皆極。甑既破而誰顧兮，井未緘而可惻。悼既往之遺音兮，改方來之茂績。顧荷戈而爲戍兮，抗戎索之遐封。值占雲之入貢兮，方鑄戟而務農。願殖貨而爲商兮，策蘇怒而流涕。嗟漢律之排賈兮，始抑末而返本。願揉柔以歸耕兮，輸春稅于民曹。吁四體之不勤兮，靡服昏而作勞。願執藝而爲工兮，備成器于元后。願百工之皆良兮，懼代斲而傷手。願退處于巖穴兮，與賓客而高謝。屈君子之正位兮，方小人之在野。願沉淪于閭里兮，揚聲詩而達志。遭天下之有道兮，故庶人之不議。攷所願之智達兮，豈背時而爲累。冀有餘之潘岳兮，抱不足之臧智。委炎隆而弗附兮，甘沉冥而自已。光倒行而見背兮，宜深屏而遠棄。據疾蓼之困處兮，羞侏儒之飽死。入坎窞以掀淖兮，辱泥塗而擾臂。逢子山而生悲兮，值楊朱而投淚。憤懷玉以握瑜兮，嘉佩蘭而翳芷。懼衆狙之怒日兮，混羣駘而垂耳。豈李廣之數奇兮，將孟軻之迂事。發素蘊以問咨兮，俟見仲于知己。苟戶塞而不聞兮，信吾衰之久矣。亂曰：一瓢之空，吾未知其窮兮。萬錢之豐，吾不謂之通兮。濯我之纓，既遭時之清兮。整我之冠，以待人之彈兮。

傷賢賦并序

爲先友公孫子正作也。蓋子正官于太學八年，與予嘗僚者二歲。觀其爲人，事親孝，與士信，深中夷澹，毅德輝，見于顏間，彝進而易其祿。急病而後于己，親之無令色，遠之無裏言。都中士大夫，走高門，趨下陳，無憂喜之避。與槐柳皆列者，蕩以成俗。而子正爲禮侯官長，初無造詣，居常著書，尤邃禮學，默而好深沉之思，神期數千載間。屬文而辭邇雅，臨帖而書操妙。予嘗謂子正加于人一等矣，無鬼責，無人非。大易之懲文德，洪範之考終命，宜其享之，而祿不過上農，位不登卿，定稟焉早世。命也奈何，矧無兒應門，有女未傅，斯亦生民之大窮者歟。予辱于締交，託在奔走，出均轡組，宴衎杯酒，信誓且旦，要之白首。今又弱一箇焉，死生交情，俯仰陳迹，向之歡緒，今成悲端。嗚呼，天非裨蹠之知，輔仁罔驗，命爲鬼伯之促，齋恨何窮，追爲助緋之詞，以代焚芝之感。

天生者人，好是懿德。左佩規而右矩，前陳繩而後墨。璧玉水以論方，彈翠毛而收飾。席至珍之百沃，咀永味乎千祿。高冠蓋于文林，雙洪樞于聖域。澡重氛之耳目，棲灝氣乎胷臆。遺帝華之顯時，與多士而來思。掩鄰山以待價，嗟宏羅而見羈。士惟君發，爵乃吾縻。欲以越砥，御以新轡。人皆益而鳴鼓，退私室而垂帷。或東觀，或雖籍，或平臺而見師，或連蜷簷賦，或競病論詩。包左氏之富豔，無枚皐之詆欺。有洌匪泉，有南伊矢。鑒不撓于亮節，遂無言于膴仕。不諂笑以在畦，不處嫌而納履。年四十而介然，食九人而近止。彼君子之知命，方無憾而無喜。誤葉縣之好龍，歎山梁之拱雉。天難謎斯，皇言照微。如何不淑，邦哲其萎。蝸鬚濤于鷙壑，傾怒翼于鵬池。況復顏徒非壽，伯道無兒。未嫁兮左思之女，獨拜兮任咸之妻。使積薪之無報，

悶獨賦

悶前人之抗志兮，雖有適而遂迷。恃我醒于皆醉兮，矜獨是于衆非。吾固知喬木不得林兮，孤音鮮與之諧。特立廢于曹蹠兮，一妍掩于萬媸。舉吾黨以同寐兮，望予覺其何之。越冢祝而訶冕兮，裸尸裎而哂衣。奮單辭以正議兮，安足救輿誠之參差。發介瞭之精覽兮，何預羣蒙之倡嬉。屈自高以赴淵兮，爽已信而餓薇。波潰流而無益兮，反蒙歡而被詈。今吾有道于此兮，請質古而擎疑。狂者以不狂爲狂兮，飲泉流而後宜。非聖者以聖爲非兮，均獵較而免譏。挫爾方而殺廉兮，常偶欣而儷悲。保獨行以中晦兮，庶明哲而爲期。

詆仙賦并序（案郡出知梓州，在慶曆元年。）

予既守壽春，覽郡圖，得八公山。故老爭言山上有車轍馬跡，是淮南王上賓之遺。耕者往往得金，云丹砂所化，可以療病。因取班固書葛洪神仙二傳合而質之。嗟乎，人之好奇而不責實也尚矣。而洪又非愚無知者，猶憑浮證僞，況鄙人委巷語耶。作詆仙賦。

惘茲俗之鮮知兮，徇悠悠之妄陳。常牽奇以合怪兮，欲矜己以自神。操百世之實亡兮，唱千齡之僞存。彼淮南之有子兮，固殊死而殞身。緣內篇之不誕兮，眩南公之多聞。謂八人者語王兮，歷倒影而上賓。餌玉屑之神藥，託此軀乎霄晨。王負驕以弗虔兮，又見譎于列眞。雖長年之彌億兮，屏幣偃而愈愆。（葛傳兵仙伯主者劉安不旅，乃適守郡都廟，後爲教仙。）蹇斯事之吾欺兮，聊反復乎遺言。號聖仙之靈稟兮，宜常監德而輔仁。不足察王之倨貴兮，遽引內于天門。已乃悟其非是兮，胡爲賞罰之紛紜。寧仙者之回惑兮，無以異乎常人。國爲墟而嗣絕兮，載遺惡而不泯。故里盛傳其遺金兮，證隄石之餘痕。武安隱語而前死兮，更生僞鑄以贖論。彼逞詐以罔時兮，宜自營于斯文。

石楠樹賦并序（案傳：郡于天聖二年廢爲復州軍事推官，賦當閱此時作。）

予嘗被臺檄北走襄漢，襄漢間家樹石楠爲園池之玩。樹率高不過二三丈，柯葉婆娑，如帷蓋然。惜其上國之遠，不能移植，竊用賦之，以俟知己者。

彼美嘉木，生乎漢濱。鑠純粹于天極，稟蕃殖于媼神。十雨流液，重雲輸津。結深根乎奧壤，奮秀體于熙春。爾其柯邪扶疎，岩亭蔥翠。枝相交，葉相植。不扶自直，拔乎其萃。翠帽森覆，仙幢凝峙。秀金枝之未燃，障青綠而半倚。長煙夜凄，零露晨委。激雄風而鼓蕩，沸蒙泉而漱趾。荷亭育之大德，全婆娑之生意。乃有仲長廣宅，庾信小園。共忘樊柳，咸嗤樹蓺。悅吾材之特異，掩羣卉以收妍。乃培乃埴，載育載蕃。高臨反宇，近映

清于鷙壑，傾怒翼于鵬池。況復顏徒非壽，伯道無兒。未嫁兮左思之女，獨拜兮任咸之妻。使積薪之無報，開軒，均長松之受命。等穩李之無言，默默幄密，蓋蓋圓。非同江北之枳化，不愧東家之樹完。至如合璧

早紅。上弦晚白。迸霜影于瑣牕。薦露霏于瑤席。帶寒蝸之嘶鳴。映翠禽之格磔。王孫感芳草之思。中婦休關雞。惡草夷薙。寒泉浸注。晝熙熙以暴陽。夕團團而沐露。舒朗庇流黃之織。拾蘂未暇。攀條更惜。如爲兩樹。認若箇于韓憑。脫致一枝。嘗贈行于越國。故其爲世愛玩。受天和熙。條枚黛滋。跗萼星布。不戕杯棬。不天斤斧。嬌庶子之春華。同韓宣之嘉樹。不生于窮谷。畏七年而未知。不長于少原。嗟錯薪之亂楚。幸得謝于芳林。獲庇根于中土。嗟上國之絕遠。悶孤生之薄祐。六枳維乎萬國。三槐配于上公。御史著中臺之柏。大夫紀東岳之松。顧弱質之難陋。冀賞心之一逢。託陵阿之善養。丐根柢之先容。苟君子兮太願。將老棄于山中。

鄜潭秋菊賦

采采佳菊。生潭之湄。託厚土之善養。亦纖植之所宜。乏彊幹之爲衞。保深根以自持。苒苒蕃葉。纖纖標枝。歷青春以城景。觸素秋而揚蕤。覩其密蘂攢敷。圓房四附。英披夕風。蕊奪朝露。揮碎金以炫條。採寶釵而綴縷。燦兮萃林苑之藂焰。煒兮舒夜池之鵠羽。沿緣煙汭。散蔓霜渚。抱酷郁之幽香。撫變衰之平楚。竊同蘭草。無人而自芳。幸比豕苓。得詩而爲主。于是俞跗之徒。居多暇日。心玩其華。手撮其實。紬太清之祕方。吝鄜川之茂質。乃可以輕身益氣。可以延期蠲疾。雖甘苦之稱有二。精益之名不一。而相公餌焉。享曼壽之永。鍾繇奉焉。助養生之術。淵明垂賞于佳色之辰。長房見佩于登高之日。誠仙眞之所玩。匪吾人之輕悉也。若乃宗臣名世。駿嶽儲休。君託股肱之體。天與忠孝之侯。惟載育之在旦。藹祝延以相求。矧靈卉之可嘉。助永年而是適。匪蒼車之興謗。越蒼背而忘憂。幸春期之可續。庶藥圃其長遊。

零雨破秋草賦（送刁摯從事寧青城）

撫萬化之肇斂兮。憑八極而延佇。既悲秋之變衰兮。復迨天之陰雨。溯間關之長道。攪沆瀣之平楚。于時際海籠日。窮天爲霧。雲引暝以夕屯。風含悽而曉赴。乍減岫以亡巒。或蔽林而失樹。陂漫漫以蒙紊。川汪汪而蕩素。然後散漫虛落。空濛阡陌。慘江離之覆鋪。泫疎麻之寒滴。紛灌莽以蔽虧。邈亭臯而紆直。荊榛寒望。蘭茝無色。水寂寥以收潦。壤塗泥而反宅。坌百感之外至。注一情而中惻。爾乃客子被酒。投袂四顧。畏簡齋之期會。問征夫以前路。雙兔之烏兮有容。一鹿之車兮在御。結斗城之深戀。捐鈎楊以徑度。周道倭遲。我心西悲。種層陰以慘切。惜此會之騷離。蹤靈霖之有蔼。憫柯葉之相遶。難莫難乎遠道。樂莫樂乎新知。寧念東山有歎婦之句。淮南有王孫之詞。

憐竹賦（并序）（案宋史序麗參政出守揚州。祁亦出守青州。在慶歷元年五月。）

始伯氏貳宰司。僦甘泉坊韓王舊第居之。庭階間敞。予因種竹以爲玩。明年。伯氏典維揚。予守壽春。憐竹方茂而誘之。後人其能嗣予好以封殖者耶。作憐竹賦。

惟茲竹之冉冉。自林町而叢產。偶拙者之移蒔。丁故王之閒館。塢陰灌以披豁。野色悴而紛換。辭墟落之曠處。佐堂除之近玩。既根危以殖淺。又氣冒而埃漫。迫俗物之拏喧。屈天標之蕭散。余乃謹其培封。中以

讙。惡草夷薙。寒泉浸注。晝熙熙以暴陽。夕團團而沐露。舒朗庇本。弭寒閟暑。斂衰態以就悅。擢新姿以舒碧。以向榮。澤浮紺而呈美。爬月上而故。于是蕭疎檀欒。敷芳森萃。謝叢篁之餘素。懷閒筍之脩翠。葉還。宇風來而籟至。常虛心以自得。顧直質而少媚。雖蒙幸于軒檻。本無爭于華薤。嘉逸民之有言。非一日之可無。予野情而偏愛。託此君以自娛。顧泛梗之屢徙。方去爾而索居。感嬋娟之市裔。將披剪而爲廣。召公之至仁。舍小棠而攸茇。公已去而民愛。念蔽芾之勿伐。余恤躬以僅免。距餘庇之能列。徒結尙而好。慨後人之我替。（音蟬。）矧客土之疎瘠。且被童之撞拔。幸不夭于此生。保歲晏之高節。

感蚓螂賦（并序）

蚓、寒蟬也。孟秋乃鳴。其聲繁亮。悲切。鳴中之尤悲者。凡物無意于感人。而人有情于感物。況僕長年少所念非一。壯與遲頹。衰將歲還。撫時對物。自然怊悵。遂爲之賦。

秋晏之序寒。眄羣物而流玩。伊蟲鳴之始來。驚萬化之方委。感含唱而囊咽。俄曳音以凝曼。本無意于時。奚有率于累歎。諒細蟲之何知。託生意乎鴻造。披素殼于壤壤。紺質于林杪。內虛心以抱潔。外華以自表。蹈纖足以徐進。整薄翼而輕矯。引長鳴于霞昏。逗餘嘶于月曉。和別葉之飄飄。雜離禽之叫叫。張女之哀彈。與龍首之橫管。特破弦之往悲。矜加孔之新囀。踐投節以感慨。猶假手以交譜。顧寒蝸之彼之悽怨。號涼颸于天垂。嘯委露于雲半。予嘒。非取矜于外衒。其發無端。其終無羨。寫清腸以赴訴。有自然之情。吾人之云衰。撫光景之適駛。聆蕭瑟之實繁。悵搖落之方暨。掩歎緒以倘欣。紬悲端以觸歎。況日月其不待。何功名之能冀。一傾耳于此時。胡自聊于晏歲。

僦驢賦（并序）

見京都俚人多僦驢自給。驢之爲物。體幺而足駛。雖窮閭陰路無不容焉。當其捷徑疾驅。雖堅車良馬不能逮。斯亦物之一能。顧致遠必敗耳。聊爲賦云。

驢之爲畜兮。本野人之所服。乏魁然之遠志。常蹇卑以蹈局。卑靳于屠房。秣不須乎豐粟。匪任重以材。姑遨時而競逐。其資易給。其習易宜。藉小取適。纓華弗施。被僦者之希直。投人乏以獻奇。候其到飲飾。劫以鞭箠之威。捨大道之平蕩。抵邪徑之窮巇。紛如鳥散。駛若風馳。顧蕞軀之云陋。謂高足之莫追。取委巷而矜伎。負宵人以奮姿。苟跬步之遠至。趣要津以爲期。昧之驅力之將竭。不數年而後衰。睨華驥與大車。皆鏘鑾而肅軫。挾善馭以爲範。按中逵而徐進。伊良士之攬轡。實志遐而遺近。彼汲汲于所求。謂不悟而效敏。忘百里之必驟。尙長鳴以取雋。昔漢靈之作駕。貽史氏之深譏。由稟生之么麼。非驂勒之常儲。況夫錐刀課得。暴剝爭機。諒隘途之坎壈。方見閔于顛躋。

景文集卷三

賦

豐宜日中賦 豐尙光大宜照天下。

豐、大也。貴夫盤棨、日賓也。盛乎居中。效卦體之至象。配陽精于七曜。二體迭呂麗午旟而光大。六爻俱盛。協瑞景以昭融。聖人所以仰之。如日受之以豐者也。昔之作易也。妙探神幾。冥符心匠。離明乎下。震動而上。大道既備。微生斯暢。由是因豐體之甚盛。與日華之相尙。必稱其大。取羣彙之勿憂。必貴其中。欲萬靈之咸向。贈合精義。燦爲烈光。彼貫八象。此臨萬方。引繫表之幽奧。對天心之焜煌。勤且有明。候允符于爲市。亨而可格。位必契于當王。且夫時得其降。理據于會。景鑠不震。隱微何賴。是必取厭運行。比夫光大。故初九未至。獲有尙之譽。六五旣正。受來章之泰。見斗見沬。二與三而迭凶。其蔀其家。四及上而交害。則知豐自不盛。道乃致危。日之不正。照或有遺。故我包三極以備體。娛萬境而不欹。居幽者各安其所。睎光者罔失其宜。觀象惟明。式在無偏之際。玩占非隱。雅當必諟之時。是則豐協于日者。見廣被之勳。日對于豐者。有宜精之妙。昭然物理。煥焉典要。我功甚大。不求餞谷之名。我化旣敷。不取暢夷之照。川能義周萬物。明暨八埏。辭存乎卦。象昭乎天。究神道以臨下。煠洪暉而在前。用以致刑。法平分于瑞采。推而尙大。符表

正于高疆。王者所以不建課獄。愼守宗社。觀豐則澤浸于無外。宜日則明被于羣下。因一卦之義焉。見聖人之道也。

宥過無大賦 民罪之愼無大宜宥。

過無故作。宥必有因。非緩獄于中典。蓋原情于庶民。事異刻深。宜屈一成之法。理當詿誤。率從三赦之仁。於穆聖皇。撫寧四海。愼上世之明罰。淸下民之多罪。刑小必重。以其惡而怙終。宥大必輕。以其譸而能改。明德攸尙。深仁念茲。義或出于彼失。情非因于我欺。雖深文之具止。在降等以行之。慮有司之誤傳。申恩必速。顧智者之一失。屈法何疑。且夫法以防奸。過非有素。儻議事之一貫。則詮刑之可懼。任夫濟克無爽。哀矜合度。賜纖或失。可明郞吏之非。眚焉不全。足驗侍臣之誤。則知刑惟一體。事有萬殊。蓋情之無狀者。非民之失。文之徒備者。乃法之辜。所宜慮萬方之有罪。察一夫之嚮隅。宥誠我出。過亦誰無。比宜父之知仁。必于其黨。同漢文之贖罪。豈忍加誅。噫。欲正莫若去邪。欲利莫先除害。賴姦隱匿者。雖小眚不見其輕。失辭無簡者。雖繁眚不見其大。誠昭察于政條。乃兼該于理會。儻從罔治。但計惡于刑中。非意相于。悉恕情于度外。故得有宥在治。不懼不知。非厚謹而尊憲。成善貸以從宜。事偶出于忘遺。法誠可降。義稍于于深固。罰亦無私。异哉。獄貴簡孚。君惟精究。情不踰矩。政思從寬。致斯民之不偸。自哲王而獲宥。

百獸率舞賦 和樂之極生獸感舞。

物有異類。天含至和。嘉率獸之屢舞。見大韶之可歌。緩之斯來。化雄心于擾搏。偪而不懼。躍餘韻以婆娑。稽古有虞。命夔典樂。奮德輝之溥大。鼓頣聲以優渥。叢爾羣動。居然後覺。爾乃拊樂石之鏘鏘。感毛羣之濯濯。德音是踏。非狠子之野心。應節孔馴。異羝羊之羸角。始其筆鏞序矣。金石陳之。律動風應。音生氣隨。蟠乎天地之大。滿乎坑谷之卑。將萬物之共遂。矧衆類之無知。宜乎擾我之原囿。樂我之壎篪。騶仁麟厚之傳。或羣或友。虎羆熊羆之態。乍合乍離。樂瞽協恭。獸臣勤色。謂夫氣同者易以化。達類異者難乎情得。何徵畜以來擾。實聖功之借極。連軒鷹至。孰謂不知其音。騰躍龍驤。何煩詩對以聽。則知樂之至也。不在乎鏗鏘迭作。在乎和鳴。獸之來也。不以其羈縻終篸。在乎厚生。我將陳盛德于八變。彼乃弭雄姿于九成。深爪作鱗。似趨鳴簫之曲。跛胡疐尾。如投拊石之聲。嚮若五絃之曲未諧。兩階之干非借。專擅鏞伐鼓之侈。務張琴瑟鳴球之器。流乎逸樂。昧諸性類。則毅然豨勇。或走險以深潛。嚶爾鹿超。雖頓纓而莫致。聖人是以去樂之僞。存樂之眞。音諧于德。聲託于仁。故能化變鷙于不狘。應蹌厲而來馴。性不我違。等淵魚之並躍。和非外感。參儀鳳以同振。不如是、則安得標甚盛于典墳。貫太和于舒慘。齊首瞪目之胥泊。詭狀殊形之同感。儒有賦古之諷。今願升聞于帝覽。

好賢如緇衣賦 同心好賢者彼詩詠。

賢之可慕。好莫如深。仰宣聖之垂教。譬緇衣而用心。霸義無窮。極高山之至願。懷仁不已。均適館之餘音。

前典與稽。後人是蹈。伊吉士之咸在。懼我心之匪傲。將使動必立誠。久無易操。謂疾惡之甚。莫如巷伯之斷章。謂樂善之勤。孰首鄭風之篤好。可立非志。可親匪賢。在敷求而顯若。協詠歎以翹然。嘉迪吉之時乂。龔龍光之日宣。奬以賓行。同敵又改爲之語。樂其靡爵。等遠于授粲之篇。況夫百度交修。器非可假。九德並事。任之或寡。必在推愛心以無倦。激長言而則寫。藹藹胥洎。美髦士之生焉。善善所欣。繼國人之宜者。異夫征吉之文存乎彙。相求之氣本于同。因君子之樂善。媲詩人之念功。至誠前定。不績有融。側席諮謀。美若上卿之服。虛心與進。愛同一國之風。彼羔裘素絲。訂儉德之美。干旄良馬。諭樂告之旨。未若推善職之流詠。爲類能之至理。我實念此。賢將在彼。烝髦甚謹。願改造以相諸。惠迪彌勤。與申章而酷似。故王者因其教典。列以民瘼。靡之我爵。舉乎爾知。樂周國之多士。法武公之采詩。旌迺善人。於斯謀之允濟。俟夫來哲。賦之席以攸宜。則有運遷右文。時丁作聖。育士類于至教。本言章于遺詠。願一附于芻蕘。爲之歌鄭。

志在春秋賦（宣父之志因史成法）

志假文表。事由教宣。攷彼信書之作。明乎素王之權。自顯惟微。舉二中而明歲。因初正朱。包五始以承天。當其道闕東周。化興尼父。時不吾用。仁非爾輔。由是約史法于當世。尊禮經于下古。素蘊內發。黃章遠取。立誠不昧。方祖述于唐虞。覃恩無邪。遂憲章于文武。志者孰爲。聖人之所之。欲成功于撥亂。非務麗于腦辭。筆靈藏奉。神無越思。隻字論褒。與山龍而並貴。一言示貶。將斧鉞以同施。莫不昭列異同。謹敷名器。賢雖小不能遂妄善。惡雖大無所容其僞。勸不遺策。舉皆善類。親則諱而賢則諱。互寫精衷。開異辭而見異辭。適分深意。得非聖人之道也。遂加乎民。聖人之志也。窮止乎身。故我憫王政之弗著。抗策書而有倫。文豈虛設。教將有因。桓歷書王。所以諱明乎詘。豹惟稱盜。所以彰判乎人。是則吾志所存。存乎三代之美。吾志所極。極乎萬物之理。然建乃至道。即乎舊史。赴告以之不失。盟會爲之成紀。以宣盛德大業。以懼亂臣賊子。稱族舍族。見尊卑之不踰。傳信傳疑。示質文之有體。故得郊麟表應。斗玉告成。具四時而言備。大一統而化行。外略內詳。游夏之辭莫措。微顯志晦。隱桓之日咸明。異哉。肇述宏猷。敷施大業。既黜周而拒亂。終授劉而抗法。宜乎纖志之文。貫百王而不乏。

上春靈龜賦（春序之月靈龜獻物）

政有圖始。天方發春。薦幽血以升器。靈大龜而用神。劉以全性。表惟新而嗣歲。授于太史。將致用以前民。丕訓孔昭。攸司愼舉。周官則具載厥職。呂令則叶言其序。月有厥端爲重。我乃詔乎官占。物有不變爲靈。我用藏于君所。始也、斗建寅次。正符夏時。事歲其舊。彙紀乃疑。發居蔡以顯若。取刲盍而奉之。煥若塗丹。布十朋顯其體。滂焉流赭。決二兆之靈姿。然後聚蓍爲筮。從長。攸取重于宗祧。何復祀嘗。及夫占人獻兆。蓋氏告虔。天之神物。詳以正之正月。苟玩占于象數。式俟取重于宗祧。何復祀嘗。及夫占人獻兆。蓋氏告虔。視高惟謹。食墨因愆。告我僉而弗厭。蔽殷志而爲先。寧不由乞靈肇祀。謹始開年。牢禮初升。既措廟堂之上。邦儀云展。遂居庭實之前。彼宮室用成。鼓鐘將震。咸重其事。必先其靈。未若我外列邦貴。中參寶鎮。春者蓋其生矣。冠四序以更端。靈者殺而神之。竦羣心而取信。故王者習祥不爽。納錫有經。登茲備物。赫我至靈。辰有至于勾芒。舊章惟謹。告不欺于僂句。穆卜攸寧。士有洽見典彝。博知名物。惟布和之在候。俾乞靈而罔咈。儻欲紬天下之幾微。冀鄭詹之一拂。

法施于民則祀賦（功被民靈長享常祀）

法本垂教。祀惟報功。仰茂績之顯著。標祭典以欽崇。大德既昭。勒廟彝而不朽。遺風可攷。歆飲食以無窮。稽古哲王。詳明深志。念先德之丕冒。思隆名而廣被。由是尊以法教。陳于祀事。經邦體國。昔用之而有常。邀福乞靈。今奉之而不墜。蓋以德冠後世。功施兆民。風聲遂以遐布。禮祀從而不泯。據洪閎于當來。死宜廟食。答大功于既往。凜若生人。莫不彰敘洪猷。協宜來響。此垂法也。物賴其賜。彼崇祀也。民將有助。業成久大。禮亦蕃庶。乘爲稷而龍爲社。薦幣乃與。湯以寬而周以文。奉辭交著。法之備者名大。祀之盛者日長。奉我一德。安爾萬方。昔也禮樂政教之道備。今也玉帛犧牲之品詳。所以軒祖至誠。民百年而胥畏。重華盛德。世千祀以彌昌。且夫法之不施。雖威而莫仰。祀之不永。雖恭而孰享。必在著厥話言。炳夫圖像。立功立德。固咸秩于禮經。先聖先賢。率來思于大饗。異夫法昭憲度。祀載典常。蓋名垂于身後。非政息于人亡。比夫皐陶世衰。潛起忽諸之嘆。若敖寡德。遽形餒而之傷。是則傷尚永圖。景鑠洪美。稽名寶于簡策。流馨香于簡蠹。諒非此族之名。不在常祀。

三王不相襲禮賦（功與時殊無襲於禮）

王既殊號。禮非一同。念典章而革故。因損益以殊風。天地人而異正。繼昭大統。忠質文而參尙。各定元功。至訓攸聞。前經可敘。蓋以教逐民變。禮沿世舉。矧三代之攸聞。匪一隅之所與。前聖後聖。乘章由是而惟新。彼時此時。名器從茲而異處。是曰救弊。非專改爲。昔異今教。今非昔時。爾乃車輅更象。旂常異儀。萬邦爲之承式。百世由茲可知。驪翰辟牲。迭舉常尊之制。子丑寅朔。平推相勝之辭。蓋由夫夏之道不可行商之時。商之風不可易周之治。周安商教則僞而蕩。商從夏俗則愚而肆。必在深察國體。一新民志。歸乎治而則同。抗其同而乃異。闡朝陽之制祭。不一其儀。立坐酬而享尸。各祇乃事。豈不以政必有敝。起敝者賴乎聖謨。道必有失。正失者歸于永圖。此盛王所以斟酌。大禮于焉散殊。俾至治之我有。欲爭心之汝無。時輅冕則異制。立勳作之者聖。松栢栗乃因宜。建社無得而踰。若然、則揖讓干戈。各歸乎允執。聲明文物。安得而相襲。視前跡以交勝。表大勳之既集。亦由日移月運。各異象而明生。暑往寒來。不同時而歲立。用能鴻名交至。美化迭居。湯纂禹繼。周變商餘。百王仰止。萬物依於。緜冥穆之恢祖功。並隆毖祀。夏濬武之昭樂經。參美前書。誠哉。故作嗣興。鼎新光啓。儻膠柱于舊典。曷轉圜于治體。三王之作也。豈徒然哉。君子謂之知禮。

鶯鳥不雙賦 雄鶯之極無有比倫。

鵠彼鶯鳥，羽族之雄，挺異稟而邈焉自處。俯衆禽而莫與爭功，厲擊之羣，豈顧連雞之榮。翔翔獨任，尊虞六鷁之風，稽乃物情，驗諸前志。蓋內稟于介特，實中存于猛鷙。所以擅美惟一，爭先寡二。殊姿鶴立，迥知乎假象。蓋絜意于精誠，雄視爲鑪之虎，俯連酌兕之觥。暗想召雲，蒙鬱香而宣氣，潛疑窺牖，歷清廟以持盈。外實而有文，中虛而思受。蜿蜒于鼎俎之外，夭矯于豆籩之首。雖彝莫得以同列，獸樽視之而何有。時乘斯驗，固當神享之初，勿用可知，蓋在禮成之後。且夫超騰祭典，擬變禮容，將挹既清之酒，用闢莫智之龍。垂名不俟于紀官，司存盡在，屢進何憂于過亢。酌獻彌恭，夫如是，則昭事上神，外迎純嘏，取鱗長以爲飾，配雲蟠而在下。是故觀其龍也，則而象之，用其杓焉，禮無違者。

琬圭賦 王賜之節修德崇好。

彼玉之貴，待人而彰。嘉琬圭之作瑞，旌列辟以勤王。使介奉承，殺鋒芒而見美。繅文升薦，挺溫潤以含章。古者利厥兆侯，寵其受賜。琢茲縝栗之質，獎彼藩宣之懿。事備著于周官，職兼存于漢紀。秉爲瑞節，發發采于帝庭。奉作龍光，自凝華于國器。始也、效珍美璞，獻狀攸司。圓首露精，方形究奇。信爲寶之尤者，非假人而用之。申錫以庸，居有握瑜之美。保持在德，絕無磨玷之疑。及夫臣告成功，君嘉茂烈，則是圭也，出國之府，旌邦之樊。外碌碌以云堅，內溫溫而表潔。其致也，行人遠命，邁刻虎以爲符。其聘也，大夫以時，越鑑龍而用節。噫，治德本乎無怠，講好在乎勤修。爾功之昭，則贈圭之重。彼績不建，則貽玉之羞。是以上無虛授，下靡妄求。初疑前詘之葵，光昭臣範。終比不趨之玉，茂對王休。是知嘉乃愛民，觀其述職。保邦則據以爲重，命事則陳而有翼。什襲之緹是奉，何患越鄉。五等之爵不踰，蓋將比德。和難者安能均美，判規者未必同功。曷若我徽章所被，禮典是崇。蘊虹采以自照，冀天光而有融。受事于朝，式並舜頒之瑞，永孚于下，本非周頌之桐。美哉元后，嚮明，多方匪傲，不愛寶以酬德，惟協邦而結好。爾公爾侯，宜念吾王之厚報。

而挺姿。始訝躍淵，灑汗樽而俯映，乍同衝燭，焰明火以前施。其用足徵，其儀不爽。炳九采以入用，先六珈而列象。寧虞探頷，儼視史以獻酬。自契攀鱗，對孝孫之俯仰。則知龍者所以作給，杓者于焉寓名。匪徵奇于假象，蓋絜意于精誠。雄視爲鑪之虎，俯連酌兕之觥。暗想召雲，蒙鬱香而宣氣。潛疑窺牖，歷清廟以持盈。外實而有文，中虛而思受。蜿蜒于鼎俎之外，夭矯于豆籩之首。雖彝莫得以同列，獸樽視之而何有。時乘斯驗，固當神享之初，勿用可知，蓋在禮成之後。且夫超騰祭典，擬變禮容，將挹既清之酒，用闢莫智之龍。垂名不俟于紀官，司存盡在。屢進何憂于過亢，酌獻彌恭，夫如是，則昭事上神，外迎純嘏，取鱗長以爲飾，配雲蟠而在下。是故觀其龍也，則而象之，用其杓焉，禮無違者。

王畿千里賦 畿制于里尊大王國。

王有一統，人無異歸。中四方而正位，畫千里以爲畿。總大衆之奠居，式昭民極。據方來而處要，以重皇威。二代而還，維周有制。擎庶績以圖大，鄭多方而爲衛。作我上國，垂諸永世，以爲地非中夏，無以示天子之常尊。土不一圻，無以待諸侯之入計。爾乃測圭于地，致極于天。風雨之所交，道里之必均焉。郊野錯而回合，鄉遂亘而蟬聯。溝封斯萬，疆場且千。差籍九畿，定大家于都鄙。出車萬乘，括賦入于原田。是謂辨方，且非期侈。廓焉天府之國，巍乎王者之里。爵祿命賜之供億，朝覲會同之底止。不偪陋以取侮，不誇矜而役美。倖江海之重潤，乃據上游。法日月之徑圍，用張天紀。且其蠻夷面內，玉帛駿奔。內則百官承式，外則四國于蕃。化之遠者禮益廣，居之衆者務愈繁。必在制廣輪于有截，示極摯于羣元。倍十子男，大有由而御小。任包甸稍，卑不得以侔尊。亦猶天之高巖，物而無外。地之厚廣，生而咸賴。使高而可度，則寥廓何仰。厚而易知，則沈潛有害。是用控天下以咸，又極宸居而稱大。詩美四方之是則，理乃同歸。史稱後世之無加，事誠皆會。美夫周原膴膴，禹畫芒芒。或處瘠爲教，或建瓴是防。然皆按成事于神甸，跡前烈于令王。所以漢相論都，首識金城之廣。召公相宅，前知墨食之祥。洪惟我朝，奄有方國。託洪基于天地，且長藩于道德。所以中畫邦畿，是用守之無極。

龍杓賦 彝器鶯象名有說者。

昔夏后氏之祭也，制龍杓而用之。爰有形于神物，俾致用于宗彝。存身醴斝之中，初蟠瓣瓣；號名陶匏之內，遂奮鴻儀。懿夫義著禮經，功參祀事。蓋恭神而祈福，乃觀象而制器。謂龍也，冠四靈之首，謂杓也，統六樽之義。奮鱗爪，凡三獻而有容。弭首負樽，俾萬靈之具醉。蓋由象著，且異文爲。登祐室以獻狀，溝醆醪與而濟。子產不得稱其仁。噫，惟上所以教民，惟官所以乘則。此不善用，彼焉保力。是用乘戒寒之凋節，煥

水涸成梁賦 先涸成梁人則無患。

水涸于澤，梁成在川。欲濟民而有要，務底績以爲先。仰視天根，爰謹度材之始。坦成周道，居當病涉之前。伊昔哲王，深圖能事。謂七工不可不集，故用于有節。地險不得不逆，故成于豫備。國守舊章，人資長利。歲云暮矣，弗踰收潦之辰。工用度之，潛識造舟之地。徒觀夫三農云隙，百穀既成。大寥寥而雨畢，波渺渺而用平。由是鳩工，無慮。爲力有程。一之二之日，徒杠既飭。三之四之日，輿梁悉營。架濬壑以航聯，遂知攸濟。截重淵而虹度，喪有留行。何則，措事以時，有勤而無斁。均利于下，未勞而成績。我乃致時令之閒月，懼津塗之力役。欲俾從橋，乃安之士。惠爾肯來，遇深則厲之徒。昭然有適，況夫關防者何國蔑有。啓閉者與時而新。又焉得怠經始于餘力。經方來于後人。使馬蹄來是，車停去輪。是以菲道未除，單襄有以垂其戒。乘

濟川之不式，寧比夫營涔詭計矜懼服于隨人，獨權取財，務誅求于漢國。夫然、則候人在境，司空視塗，著以成法，又夫永圖，道路之行既遠，風波之患終無。作者匪勞，濟畢九州之險，事方有備，何存一日之虞，美夫時敏交修，茂功無間，據圖歲以獻狀，俾臨深而除患，敢告有司，宜先時而物辨。

景文集卷四

賦

日在北陸而藏冰賦 寒盛之月藏蓄冰室

古者、上求辰次，下立正端，視北陸以爲候，納層冰而命官，楊次可瞻，既乘陰于窮谷，與人異人，方用牡于司寒，茲乃順天之經，降邦之命，使陰不得閉而成告陽不得越而爲病，是用測日所在，居冰方盛，一之日氣方烈烈，乃俟顓頊之應，二之日鑿焉冲冲，遂舉凌人之政，觀夫順攷舊典，申嚴有司，彼日之道，在虛之維，有史氏以戾止，有虞人而致之，乃曰，藏乎以道，今也其時，愛景方融，霜有至堅之象，隆冬聿暮，狐無可聽之疑，然後積水非營，窮山異伐，丘聚鄉縣，玉堆城闕，投治鑑以彩凝，射清壺而光發，動而合禮，當呂紀之小寒，居不踰時，本邠詩之七月，譬若官失其業，君怠于常，歲日既易，川池弗藏，時則有淒風苦雨，時則有厲雹災霜，人誰與之，物鷹瘞于疵癘，咎常燠若，天取譴于陰陽，我是以利不素愆，事因微著，步晷歷以潛測，厲嚴凝而豫慮，六龍回薄，仰觀象以告期，九澤腹堅，悉送官而御，噫，恭授惟日，畢賦者冰，二端以協，百度其凝，用能俟朝覿而惟謹，逮火出以同升，獻羔羊而始開，廟祧云薦，祓桃弧而後賜，祿位其承，宜乎左氏有書，中興善述，示後代之成憲，著先王之要術，日之至兮冰之藏，敢告凌陰之室。

去邪勿疑賦 明后之政除慝無惑

志無留斷，放憸人之甚速，好不容生，邪惟害政，令貴必行，嘉討惡之無惑，示爲君之至明，暨讒說以並除，事表前經，功歸哲后，將欲杜乃多僻，用以垂于永久，謂拒衷說者，本乎義勝，塋疑心者，絕乎膚受，果于除慝，戚施之計何從，利在繩愆，猶豫之心奚有，朕志先定，爾無我欺，寡庸違而一盡，蕩惶惑以無遺，非由不早辨也，但見削而投之，銳撥亂之聖功，寧煩顧慮，決擒究之治典，豈俟沈思，蓋由邪不可與守邪，疑不可與承命，故我總寧衆議，裁成庶政，不終日以明罰，靡踰時而出令，所以四凶並殛，彰大舜之重華，七日必誅，表宣尼之至聖，則知邪不必大，去之于初，疑不以細，察之在予，蘇君慮之昭若，乃國經之晏如，邪慝必加，貴于將之立斷，佞言必遠，防蕙草之難除，況夫決惟智君，存乎主略，懦者不事，戒乎紛若，兩端之慮儻起，三至之言必作，衆方共棄，何傷速卽之刑，事苟有猜，將致不悛之惡，又安得恢明治本，鞏固洪圖，絕邪道于彼有，俾疑情于我無，禁僞防奸，詎稽遲于天罰，去貪攻昧，敢猶豫于靈誅，宜乎縣代垂言，方來作式，示必信于奸宄，詎致疑于典則，然後不仁遠而至道昌，撫安萬國，

與人不求備賦 君使臣下無責其備

才不求備，職惟有分，伊專任之臨下，俾竭誠而事君，人各有能，敢十全而責實，臣無虛受，但一善以圖勳，或工大而拙小，或樂成而憚始，故我古有辟王，善于任使，精較民極，稽參國紀，以謂性既萬變，道非一揆，君子，徒觀其外，盡羣慮，中經大倫，登差以物序，合之天理，事無俱得，異全能于聖人，功靡兩求，殊不器于有短而寸有長，迭期就效，章自寬而于朝，則求文德之士，扞于國，則求武功之臣，過不掩善，言無廢人，尺之非也，未易輕棄，今之是也，胡能遂弦自急，各俾修身，且夫百行至難，一人至寡，苟取盡美，必乖御下，昨能否並列，功惟萬殊，賢佞異稟，理非捨所以由，于扞難，但論績于受戈，神謀經邦，豈責成于謀野，豈不以一途，猶夫良匠度材，長短隨其制，巧冶造器，大小盡其模，然後用物不失，遺材則無，易治穎陽，可驗辭宣之教，優爲魏老，足明公綽之徒，如是則何往不臧，惟變所適，材不吾過，官胡爾責，豈徒列于訓典，乃備存于方策，隻輪甚恥，穆公忘一眚之微，冠玉非賢，漢后收六奇之畫，噫，內不兼外，尊無預卑，儻上棄于天秩，曷俯經于國彝，用實成若，功將總其，聖在孔門，尚四科而辯論，明于舜典，猶九德以疇咨，宜乎古訓騰文，先王著義，覽萬國之共理，豈一夫之必備，儻推用人之心，可研天下之志。

十二管還相爲宮賦 宮則時生相繼而王

十二之管，還相爲宮，自函三而資始，播吹萬以無窮，協杓建于斗綱，互分正位，應雌雄于鳳律，狎至成功，尚矣聖言，淵乎太極，包二氣以賾隱，參五行而乖則，氣物相盪，益虛並得，迭處迭去，忽微由是靡差，一往一來，休王從而可測，懿其自律召呂，猶尊及卑，氣逐候至，陰隨月移，天不能以道愛，日不能以氣欺，隔八之主，我當其會，則衆音不得不集，彼數以迴旋，亦皆有次，定三分而損益，動各乘時，且夫管寓其形，宮謂

據其正，則彝倫不得不輔。蓋以下括人紀，上分天部，陽唱九而陰唱六，密極毫釐。呂生子而律娶妻應如規矩，豈不以二儀之氣順之則爲祥，三辰之序差之則降殃。故我轉五音而並劭，如四序之旋相，遂使春不愆暖，秋無迭涼。本自黃鍾始同功而異位，終于南呂遞捨短以從長。故得均棱盈虛，宣精啓閉，本本無失，生生相繼。彼既舊而此新，吾將崇而爾替。風由氣發，六十數而成聲，月以辰同，三百旬而作歲。美夫一動一靜，或噓或吹，得之者空積咸若，失之者慘舒遠而。亦猶三統體元，惟紀正于升降，六章凝采，互爲質以彰施。宜乎萬寶該成，一氣洪暢，顯厥應而有旨，當其時而自王。故吾子宮律之間，見天人之情狀。

大信不約賦（誠著天下無取於約）

君惟去僞之道，約乃未孚之名。既外盡于末節，俾中含于至誠。化自不言，表聖人之執契。衆將來助，非君子之屢盟。原其至治有開，羣生在御。五教既備，百志中處。乃謂信者本也，本立則道化可行。約者末也，末成則僞端益著。故我悉薄儉，尊求明恕，同底于道，詎屑屑于至期。不戒以孚，豈孜孜于豫慮。何則信出于我，感物而能宣，約徇于彼，致疑而易愆。在顯猷而祇若，胡約誓以紛然。得不遠取諸物，仰觀乎天。萬彙生成，本宜符于氣候，三辰盈昃，孰邀會于經躔。蕭然太和，納以純嘏。蓋明亮而格物，匪誓言而接下。武有不期之伐，功乃告成。蒲稱胥命之辭，違之蓋寡。勿謂信之小行而永孚，勿謂約之至久而必渝。嘗夫道之深，反見其不器。德之密，乃謂之若愚。理自吾有，詐將爾無。明允克敦，令未行而已應。篤誠斯至，祥不召而先符。亦猶神無言而四時行，海不爭而羣流聚。況夫君唱臣和，聖作物覩。由衷之教鬱興，久要之文何取。鄭交質而無益，足驗離心。周作誓而始疑，終乖禦侮。曷若化行輶軒，功被豚魚。俾大猷之廣矣，寧宿諸以依於。發乎身而加乎民，克昭上德。推其心而置其腹，詎載盟書。宜乎大禮攸稱，明君卒度。體天地之覆燾，總邦家之興作。苟允執以存誠，亦何勞而用約。

祭如在賦（躬主明祭如彼祀在）

祭惟首義，禮乃愼終。念奉先而勵翼，必如在以欽崇。肅薦尊彝，悅先靈之可接。祗陳籩豆，訝馨欬以潛通。用能敦至孝于前牒，貫純誠于厥躬者也。作訓其誰，聞諸宣父。稽明祀之備物，欲致恭而爲主。謂夫祭則惟爾有神，謂乎在則莫予敢悔。相其志意，但見懍然如牛。儼乃衣冠，孰云無念爾祖。蓋以自邇推遠，居幽達明。彼歆歆以無朕，此吉蠲而有成。奠獻彌勤，若奉杳冥之信。齋莊愈篤，如聞歎息之聲。且夫物之感者，莫盛乎神。禮之修者，莫大乎祭。所以交乎不測之用，立乃惟馨之制。思所樂而思所嗜，寅命有加。于此乎而于彼乎，精爽益勵。則知祭須則數，祭怠則疏。故我嚴祀事以顯若，遵時思而穆如。奉豐而前，聲若有求之際，潔粢以進，僾同將見之初。若然，則故能立教哲人，垂謀翼子。苾芬之至如彼，濟濟之容若此。其用是見，其徵可擬。類謀事而就祖，必取致誠。譬入虛而有人，寧忘率履。異夫祭之垂範也，節之以禮。在之告虔也，先誠其身。念酢侑而咸舉，若音容之不泯。允謂孝子能享，至誠感神。亦猶事亡如存，顯周文之六錫。

爲君難賦（天下之大王道非易）

於鑠元后，尊臨普天。將圖難而自戒，宜克己以爲先。守則至艱，慮極置危之器。行非孔易，居深若隕之淵。稽夫萬有實繁，一人蓋寡。巍然居上，岌然御下。儻內怠于競慎，必外彰于滿假。循是要道，茲爲難者。側身修德，答愛戴于黎民。積行累功，念勤勞于宗社。斯蓋彙以啓聖，治無忘危。務謹戒以欽若，敢安懷而守之。堯不滲而舜不擅，方隆國本。湯爲犧而稷爲稼，始定皇基。是則此謂之難，以兆民之吾賴。彼謂之易，以爾躬之彌泰。民賴者允定聖功，躬泰者必悼後害。言之惟訒，我則出令不私。人未易知，我則進賢爲大。亦猶防近者可以慮遠，誠弱者可以禦強。必在祗畏一德，勤勞萬方。懼乎災而災息，敦厥化而化光。所以夏禹克艱，訓黎民之乂德。周公無逸，誡孺子之將王。是則知罰之難者罪不繁，知賞之難者功可致。聖人憚之，則克此永世。叔葉易之，故失乎大寶。小心翼翼，敢輕視于萬幾。思日孜孜，冀力行于至道。況夫天命弗僭，道心惟微。仰前鑒之有作，誠後圖之胥非。七月陳王業之風，由茲可見。一言示興邦之道，于此其幾。宜乎寶業阜安，皇威翔被。昧者謂我不違啓處，知者謂我靖恭爾位。非深識乎險艱，曷馴致乎簡易。

乘石賦（名器無小內禮爲重）

物有因君而重，禮非以陋而輕。偉介石之致用，由乘車而正名。盤姿堂陛之間，始空國步。踞重和鑾之地，遂啓乾行。愚嘗眇觀古經，深探聖意。攷上禮之云展，總羣倫而咸萃。求有大而必給，體有微而莫棄。斯石也，所以賤而獲舉。彼乘也，所以待而後備。惟進退不失其正，仰奉帝儀。非左右先爲之容，自參國器。有方不毀，匪德而隅。既出類于瓦礫，敢較珍于瑾瑜。履也非患，憑焉則無。本匠者之載磨，發于穹谷。保詩人之不諱，邇及丹涂。觀夫觸之孔堅，瑩如增皎。常抱璞以在下，罔自他而飭表。厥容有扁，既接之于至尊。其履不疑，故重之于蹕小。及夫廟朝有事，采物畢陳。大輅儼而竢駕，華旒粲而承辰。爾乃詔隸僕以進御，對皇居而肅振。洗以示恭，肆夏發回于步玉。蹈而升駕，屬車遂汎于清塵。可謂勤王而后貴，執禮而相因。彼輦而拊者，樂律所諧。嘉而肺者，民情攸啓。各著邦典，皆參治體。然未若屹如帝所，適投水以效忠。密邇車前，類補天而贊禮。不如是，追琢何取。平鏘罔施，賤目弗尙。多磨見遺，諒以延帝暉之戾止。輔國章之褘而，簡在王庭。實奉時行之典，始于足下。居呈不磷之姿，異夫元后有求。攸司是奉，竢彼寅畏。格其虔誠，故曰捨我兮履之卑，保我兮用可重者也。

黃鍾爲律本賦（陽氣之端聲律茲始）

中之色莫盛于黃，鍾之氣孰尊于陽。本生律以類物，爰配辰而奠方。一以函三，肇無形于子午。九而唱六，列有象于宮商。茲乃研化之先，索和之貴。寓乃氣數，強其稱謂。迺寸管以在下，衍大聲而不既。推而上據，萬物之始基。左而旋孕，四時之茂氣。作者其誰，伶倫是司。裁篤均厚，聽鳳雄雌。爾乃制其形，取長之最者。比其度，皆可以生之。我作爾信，爾無我欺。以候八風而風應，以呼六氣而氣期。乘二除三，由忖該而有得。

上生益一。咸按歷以前知。然後效陰陽慘舒。參日月盈滿。以定權衡輕重。以均律度長短。先靡益疾。後無加緩。諒由應乾而位初九。處乎太陰。全寸而黜餘分。異夫衆管。且其黃、君也。化得君而明。鍾、種也。物待種而生。其統天極尊之號。厥位子孰先之名。用能包五六以作合。無忽微而應聲。亦由至道開先。萬物之區途。惟太極資始。兩儀之象斯成。若乃八音有文。六同命律。二十五之數。十二宮之實。雖動而徐生。皆我之自出。數不敢紊之于首。神不敢藏之于密。異爻得應。見林鍾生子之辰。同位均尊。著姑洗娶妻之日。噫。推歷于彼。統氣在茲。一寒一暑。或煦或吹。本本資于眇忽。生生著于云爲。候氣揚灰。冠地至而首出。旌宮統月。倚天數以無遺。異夫妙算攸先。正聲有始。尊同心一統之用。助宣氣旅陽之美。諒非軒轅氏之聖功。疇能及此。

誠覆車賦 前轍之覆者爲誠

大道有蕩。傾車在前。伊來者之深誠。思遠途之曲全。顧轘轅以摧輪。安能繼進。視彭彭而改轍。式嗟先覺。仰味至言。遐稽往哲。于車誠而引論。譬人謀而有說。將欲以敗聲成。因工棄拙。追昔時之失御。大爲之防。在今也以回轅下視。其轍。徒觀夫流水競毅。輕雷奮轉。千金之子不倚。五達之壯載馳。力且竭矣。遠猶致之。既嗜進而昧退。倏忘安而遽危。敗厥載于積中。金胡及柅。棄爾功于引重。轄膠遑脂。得不矯爾前非。求茲後順。彼諒出乎一失。此宜存于三復。謂是險易。潛虞蕩覆。望前驅之致患。足見存亡。念後乘以方來。敢於馳逐。豈不以圖今者視昔。觀往者知來。據福可以慮禍。守正于焉救回。故我侵一車之申鑒。協萬物以兼該。拒險還軒。式戒乘槐之蹶。去危發軔。深防僨濟之災。況夫訓難誣于後人。諫罔施于往者。必將觀患于外。防微在下。苟遇喪乘之道。引而避之。儻行脫轅之郊。吾其還也。亦猶詩取商噬。周仁始基。刑誡秦失。漢章有宜。率自先王之道。咸成後事之師。則車不徒險。誠亦有爲。前將泛駕之人。自貽伊慼。卻視執綏之子。豈不爾思。異夫身其晦。必思于明。志乎夷。必防其險。然後卓爾自立。惕然垂誡。周流乎中道而行。決無淪敗。

德車結旌賦 車結旌者昭德之美

德美中尚。戎容外除。示同軌于函夏。爰斂旌于大車。將道以行。盡屏垂緣之飾。展輪載効。還同卷旆之初。禮典鋪觀。訓言備列。以爲車之崇德也。不取乎盡飾。旌之曳綵也。宜從乎善結。因乃器用。敷乎帝烈。此駕而俟。蓋專講于禮章。彼舍而藏。示不矜于武節。諒以聖治嘉靖。邦臻治平。思闡化于假革。詎飾威于抗旌。纓就煥然。絕搖搖之曳彩。鸞聲哢爾。收子子之流英。盛化當茲。未餘可舍。言車也。尊君乘之至美。語旌也。陋軍容之相假。方且假赫奕于轂佐。燁聲明于帝者。輿音在御。纏乃旗而弗彰。輪節載和。曳爾旂而蓋寡。則知車必稱德。以其當偃武之朝。旌必命結。以其惡盡飾之標。然後潤國容之濟濟。藏禮器之翹翹。載戈之德同邵。勵旛之鐵且遙。鄙楚廣之建茅。但專武事。賤晉軍之賁旆。益昧文昭。在夫外損褻容。內充至德。

建暢轂之務戰。矯宣車之宣力。我衡既倚。于以斂文羽之繁。我御既均。于以襯武綏之飾。彼朱髦炳于漢牒。元乘載于周詩。或邦光之克煥。或武怒以攸施。曷若明達至治。裁成上儀。舉乃轔轔之音。文爲貴者。顧厥悠悠之質。卷而懷之。懿夫化極假修。教臻善美。乘其車也。見作者謂聖之道。結是旌也。示不復用兵之旨。噫。奚由知盛德之然哉。以此。

景文集卷五

風雅體詩

順祀詩 并序 〔寶〕仁宗本紀。慶歷五年十月辛酉。祔章獻章懿于太廟。與此相符。

臣某言。伏見去年七月壬寅詔書。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皇太后、並祔眞宗廟室。有司擇日具儀以聞。其十月辛酉。皇帝步自文德殿。奉玉册玉寶至大慶庭中。再拜以命丞相臣昌朝臣執中曰。假爾節。其遂告于廟。臣昌朝等再拜受命。容衛煌煌。不譁不敖。敷于奉慈。昭告如禮。然後奉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皇太后木主。納諸太廟。有司至孟月之饗饗焉。已事。丞相率百官詣閤稱賀。有詔大赦天下。釋罪己責。賜羣臣軍校各有差。非念盛德形容。所以告于神明者。宜有聲詩頌歎。以播樂府。臣某被學已舊。受恩寖深。前日預聞朝廷末議。今茲盛事。省闕。不當以斐然抑格。自乘諸儒之後。輒夙夜齋祓。撰詩一章。前俾猗那。後訂清廟。刺取經誼。以輯其辭。又惟三代以來。娶止一姓。姪娣有序。勢不相踰。故配食納寢。止一后而已。由漢而下。盡革周制。繼室誕聖。均極尊名。而諸儒拘墟。仍執故典。競無實之偏論。破適世之至權。遂使漢祠別園。梁建小廟。礙禮不厭。抑威弗通。罔極之報。則篤于一情。以時之祭。則判爲兩祀。列辟未悟。庸可嘆哉。且舊教者不拘古。以妨今。善禮者不後情。以先物。唐明皇帝主于合祔。失于敍升。故一王之典。闇而不昭。先

帝獨啓聖慮，順隨二德，侑太宗之尊，陛下述遵前憲，寅奉二章，參文考之所，然後天下之議，披聲發蒂，知前古之謬闕，當今之適宜，親親尊尊，粲然無惑，故詩之所陳，揚搉熟復，繁而不簡，亦咏歌不足，不知舞之蹈之之義焉，臣某頓首以聞。

孰順其祀，明明天子，天子謙讓，詔羣臣其議，惟章獻章懿，遂祔先帝，宜索而典，而古而今，順攷攸宜，慰我孝心，羣臣稽首，不遠厥成，伊先猷是程，伊大孝是經，匪祥符孰從，則莫我京，三代廟寢，止一帝后，漢制已漓，儒臣罔究，禮缺不稱，因樓趨陋，親靡祔尊，神聚斯祏，帝曰僉哉，予奉二慈，匪曰無典，實成訓是依，促灼爾龜，爰蒐爾儀，琢金追玉，昭款信辭，不敢先後，惟以順適，孟冬十月，大饗其時，朕不憚勤，予庭遣之，吉日辛酉，帝自文德，至于大慶，奉寶授册，永懷劬勞，孝貫天極，虞賓在位，百官承式，顯顯太歲，惟册寶是將，和鸞有容，龍旗孔揚，既至于廟，是承是告，奉懿后主，合侑文考，有主則止，有死得行，遂旅豆籩，以及芼牲，明水太羹，有飶有澄，鼓鐘欽欽，鼓瑟鼓琴，考悅妣安，錫我德音，德音惟何，帝受純嘏，不專斯饗，用赦天下，開釋罪辜，賜逮九軍，一人作孝，庶邦蒙仁，禮非天作，托始于聖，聖克正始，萬世攸定，作述交善，神人胥慶，天謂皇帝，既付所獲，帝克孝治，奉親以侑，其敗丕祺，蕃衍後昆，萬有億年，繼繼存存。

上許州呂相公嗣崧許康詩二首 并書（參宋史呂夷簡傳，夷簡字平中，顯公孫，詩四年夏四月，以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

十一月一日，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宋祁敢再拜奏記相國申公執事，竊聞古者堯有四伯，是爲四岳，實佐文命，降宅九州，帝庸嘉之，故賜姓曰姜，命氏曰呂，在周宣時，有申甫者，能左右王室，以興周道，國人美之，爲作崧高之詩，道降神之異，仲尼掇焉，以什于雅，在春秋時，有齊許者，盟會糾慝，幹不庭方，以大承厥祀，有祚在下，史世有家，爲諸侯選，由是言之，呂姓之衍于申，曼于許，厥惟舊矣，恭惟相公，懋極天之峻，秉蘩民之彝，慶叢祥發，與聖參會，言行而帝采亮，謀齊而天綷和，散爲九功，宣爲六德，沛如淵回，湛若陽休，勸相不后，十有四祀，助薰燎而郊者四，導農輅而東者一，而鬼神無遺歆，戴斗之使嬴通，戎蠻之賚月來，而疆埸無猜侮，士之賢者進，無能者退，邦之不足者與，有餘者取，而上下無尤違，三辰澄霽，百穀露野，佑我丕業，格于皇天，跡夫感會之隆，幽贊之協，要可知已，有太岳基其兆，有申甫奕其先，有齊許蕃其系，靈光係謀，是相是鍾，天而未忘叔仲之德，是故復申之宇，以陪敦章大，卽許之舊，以濟美顯庸，傳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之謂矣，某不佞，學于侑史氏，知吉甫史克之作，以事美一時，託文見志，遂得鑿滿天地，于今稱誦，不自知量，謹作嗣崧詩五章，章十句，美公之國于申也，許康詩五章，章十二句，美公之安乎許也，立言之體，略細語大，故推而上之，以及于祖，辭必欲類，不容虛美，故循而下之，後及于公，古之賦詩，義取卒章焉，嗣崧之亂，曰詩考是承，士大夫之祝也，許康之輯，曰帝曰還歸，邦人之志也，雖不足雍容揄揚，其義肆而不隱，輒因誕日之慶，繕寫馳獻，侑奉觴之餘歡，伏惟一加觀采，晟貸其罪，不宣，某惶恐再拜。

嗣崧詩

嗣崧，大丞相四岳之後復國于申也。

彼嶽惟崧，天作其神，嗣生我公，我公斤斤，嘉猷矢陳，柄國之均，帝親命之，纂成前人，不顯其道，惟申是保，公邁厥德，祇祇翼翼，柔嘉而直，模我彝倫，揉我方國，施于夷貊，百度是毗，庶績允熙，罔敢不恪，惟公是若，帝詔執事，徹申土疆，衍沃腴良，賦輿溱溱，莫樂于申，昔在四岳，佑堯象禹，爲國心膂，受民作邪，于今以光，帝告于公，紹膺爾宇，憲是文武，如申如甫，爲周之輔，誕錫爾祉，惟申甫是似，乘車錯衡，淑施英英，式遄其榮，公拜稽首，敢揚王休，祈天之久，爲天子萬壽，彼嶽磐磐，松柏丸丸，公福祿實蕃，有崇而岡，有大而陵，公壽考是承。

嗣崧五章，章十句。

許康詩

許康申公均政勞而康乎許也，昔四岳之裔，在商周間，有申有甫，有齊有許，而公又作屏焉，邦人宜之，故作是詩也。

許麗而康，岳孫奠之，曰公之屏，實維似之，公徒增增，朱綠綠縢，不戀不驚，鉤膺鏤錫，稱娖顏行，噦焉綏章，總我列侯，式時南疆，公之相攸，孔樂于許，其原膴膴，其川訐訐，有芃禾麻，有京稷黍，藪焉麋麚，潛焉魴鱮，有李有桃，有柿有檀，樹我之園，令居則安，公視于庭，師兵翼翼，孔武有力，公適于府，陪卿髦士，罔不就緒，公宴于堂，嘉賓我從，琴瑟鼓鐘，或樸或樅，靜好鏗鏘，萬舞有容，左拂其殺，魚鼈爛蒸，給鮮于庖，右烹其餗，筍蒲蒲蒲，柔嘉惟醑，旨酒且多，其飲溫克，攝爾攸儀，侑公宴嬉，俾胖而樂，俾艾而耆，明明天子，股肱一體，于蕃于宜，邦人咸喜，圭茅之山，浚濟之渠，弗直而材，弗竭而漁，蠱惠斯人，俾公焉依，公報其成，帝曰還歸。

許康五章，章十二句。

五言古詩

夜直省舍

省舍諸吏休，蕭軒成獨步，月色淨牟首，星痕隱溫樹，稍鴉班馬鳴，猶見昏鴻度，索居易興感，幽抱邈難晤，自用淺落姿，尚擾文墨務，企歡無剩娛，卽事有餘慮，遠寄江海心，冷風儀能御。

省舍晚景

日稷城陰生，麋露稍云歇，密樹抱烟沈，高禽映天汲，外物既不侵，清機亦徐發，何意羲皇風，吹我襟袖末。

少駐北堂陰，娟娟待明月。

正言田學士況書言上庠祭酒廳北軒予所種竹滋茂

昔承上庠乏，蕭竹北堂軒，飭吏勤浸灌，冉冉榮孤根，日晏到宜下，對賞忘塵喧，海月影宵爬，天風頻晨顚，去年主人斥，負謗爲淮藩，後來異好尚，欲媛不敢宣，何幸親時哲，乃加封殖恩，千里走書驛，語竹遙相存。

不才好冷局。異日期歸旌。千萬屏剪伐。勿令孤願言。

仲夏愆雨。禱苗告悴。輒按先帝詔書。繪龍請雨。乘禱霖山淮濱二祠。戊寅蔵祀。己卯雙雨。謹成喜雨詩呈官屬

盛夏挾驕陽。于以構炎燠。歊塵坌天蒸。烈御煽雲漠。稻穎苗然秀。涸流不勝灌。田畯卹歲功。釋耒共愁歎。太守忝農使。閉閤重慙愧。昔是濫因犴。一食三失七。冀亦思過半。馳祝訴羣望。願以身塞譴。先帝隱民瘼。致和格靈變。圖龍著繪法。令甲布州縣。愚計不知出。奉行安敢慢。外日築層坫。丙夜封舒禱。奉匜再三跪。信辭靡虛覆。幸勿爲龍羞。敢不報神眷。翼日耿弗寐。徂野視宵奠。幽血粢靜潔。執事便傳讚。薄誠蒙昭享。距躍私自忭。回車未及稅。雲油默焉徧。窮海遂涔涔。龍山茲漫漫。旱蔬乘卉蘇。焦原喝氛散。寸苗蔚如振。新波鱗欲渙。何意一溉寧。有望千箱衍。揆予乏嘉績。聖詔仰庶憲。恤祀神罔恫。登作人肯勸。抒藻拙言詞。竊用慰羣掾。

長葛道中作寄侍讀梅給事

仲春告言歸。道次古長葛。水窮既舍舟。僕具始脂轄。南登高原望。天宇莽摩豁。濃濁淆無波。茅騶森相軋。春鳩日夜鳴。陽脊淺深逵。田畯挈壺號。稚子勤襪襪。驅牛洒先稑。趣車載輸秸。郊柘色欣欣。梢溝流活活。驛宵恩澤美。農節未嘗奪。賢牧謹詔書。民隱罔遺察。射鵠餐聚勞。（鄉兵初見阻射。）賦檢誅求猶。我亦占一廛。聞茲慰饑渴。矢詩雖不多。要附詩風末。

去郡作

解纜淮陽區。浮鷁暮春月。州民擁前道。貢爲使君別。登酒卻略跪。絲管參差發。共謂君此行。寵命煥朝節。進伏丹泥飛。勉之奮芳烈。使君慙且嗟。處躬素爽拙。雖爾荷賜環。安敢冀榮轍。頓首謝上聖。行當避時傑。願移邪人愛。孤根保勿伐。

蔡州十詠（案）十詠題熙熙閣、白蓮堂、清暉、式燕、秋香、狎鷗、齊雲、美陰、寫仙、清漣等八亭。今缺美陰亭一首。

熙熙閣

東譙已自高。復此構層宇。誰謂淮南遠。風物美無度。飛岑納碧流。流月遺宵素。揆予乏仙氣。樓居庶可慕。

白蓮堂

堂皇敞而華。欄牙照池水。鉏葉蠹新圃。玉莖粲繁礎。游鱗覓潑潑。幽石仍齒齒。寄言採秋芳。何必涉江渚。

春暉亭

涉園憩何處。道左蔭華榱。幽尋乏明往。勝晤徒自知。文禽弄不歇。惠風至無期。含情重徒倚。物色到霞霏。

式燕亭

使君班春還。于焉衎吾屬。四阿住靈棘。聊以便涼燠。棟表飛雲逝。題端邀月宿。無德與斯人。式宴良白蔥。

蘭菊被秋坂。危宇冠層巔。雜樹自隱日。脩條爭刺天。石斜苔附秀。樛窮蔓倒懸。攝英欲誰遺。伫立徒娟娟。

狎鷗亭

昔人有機心。鷗鳥舞不下。太守心異昔。寒灰與時化。爾所不我猜。余亦無爾詐。隨波以全軀。于茲作多暇。

齊雲亭

肇允締層宇。岩岩少城隈。憑軒肆師子。（予始創此。下臨都場。時于此閱武戲。）中坐令賓罍。白日披霞上。蒼山隙霧回。眷言西北道。吾師安在哉。

望仙亭

嘗聞淮南子。雞犬從此去。至今山頭石。馬跡尚有處。使臣辭從官。終日絕塵慮。望望雲漢間。想見賓天馭。

清漣亭

煙篠環曲隄。飛軒俯幽潛。水容靜可鑒。倒見城頭樹。青蒲亂爾秀。白鳥警然去。勝晤與時新。遂歌奚能叙。

草木雜詠五首

楠

童童挺十尋。一蓋凌空綠。斜月疑枝回。涼烟附葉宿。拙斧無妄加。要經匠者目。

藤

虺蜴相結蟠。虬梢互回風。紛若未契繩。繁如已綸綍。峭格外圓陰。尤堪庇炎日。（案）此詩宋詩存缺。若翻作五言絕。

橙（四時開花作實。）

紛紛纍纍。柔柯緩若若。葉以代新陳。花仍開續落。味雖不常御。香能破醒惡。（俗傳醉者嗅香輒醒。）

海棠

哆熾風葉張。困皺雨皮厚。叢樸列蓋端。攢蕊注旗首。物以希見珍。材緣怪志醜。

枇杷

有果產西裔。作花凌蚤寒。樹繁碧玉葉。柯疊黃金丸。上都不可寄。咀味獨長歎。

寒垣

寒垣八月暮。百卉已凄然。沙鷲甌脫路。霧晴單于天。衙霞始開府。辛趙數屯邊。塵霜犀金戟。攢月駛飛鞭。彫弧六鈞勁。犀札七重穿。一戰薄瀚海。再討窮祁連。露布報天子。稱觴祝萬年。

春集東園詩（并序及李獻臣以下六首附。）

春集東園詩者。端明學士獻臣李君、翰林伯中王君、天章侍講原叔王君、館閣校勘景純刁君、永叔歐陽君、子莊楊君、賢于、仲月既望之宴所賦。是集有三勝焉。地之勝。則如左睨都雉。前眺畿隧。林箙灌叢。鋪綠

和氣時之勝如載陽之辰。戢慘傑舒。惠氣韶華。怡豫天區。賓之游。則如朝髦國俊。清交石友。駕言相從。舉步就閒。三者先具。吾人所以惜天下細故。彷徉蕭散而自適其適也。若夫頹擷仰援。有蹲有枚。參行迭錯。有戲有謔。時時嚶嚶然。可以悅耳。野芳芊然。可以藉目。輕風舞于快餘。鮮雲曳于曬表。樂斯咏。咏斯陶。僉謂會之須臾。詩之可以樂也。俾永叔列韻。坐者陳章予與賦辭焉。以詫其美。昔鄭區區一寰內侯。使七子從趙武賦詩。以觀鄭志。陽秋尚之。今多士樂事。萃此王國。選言是嘆。一出治晉。使如武者觀諸君之籍。則知賢鄭人遠矣。章別十二句。句五言。雜附左方云。康定紀元之次年序。

賦得筍字天章閣待制宋祁子京

茂氣逼亦遠結客並游軫。勝遊屬園墟。歡言駐驂引。跼情適野豁。遠目向天盡。林馥樹穠花。町蹊笠未箬。飲來無留醉。嘲往有餘韻。耳熱謝時人。戚戚良可憫。

賦得瑩字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學士李淑獻臣

東城桃李春。結客玩珍薦。試過辟疆園。衾屈中郎屣。鈞苞煙蔽虧。柳帶風眠起。摩幘藉芳芬。衒杯嗅新蘂。留連魚鳥適。放曠山林喜。意賞殊未闌。更作攖尚擬。

賦得葉字翰林學士王堯正伯中

芳辰聊命駕。郊野賞心愜。亭幽路鬱紆。樹密花重疊。暫紆朝裁勞。喜與朋簪接。談塵逗松枝。宴賞澄竹葉。含和寄蕭散。選勝駕登躡。行樂且躊躇。此遊非日涉。

賦得蓴字天章閣侍講王洙原叔

燕退朝事希。鳴驂出雲閣。近遊速朋彥。名園接闔郭。幽芳尚閒整。新樾已清漠。歡談一坐傾。遇飲百分涸。我亦醉而狂。遷溪縱行樂。晚駕方惜歸。正巾墜香蓴。

賦得翠字館閣校勘刁約景純

託載東城隅。選勝名園地。不問主人來。聊適尋春意。蘚花照席光。蘚草連袍翠。烟霏遠樹迷。風獵繁英墜。促行滋飄觴。少駐雍容騎。四者信難并。安敢辭沉醉。

賦得節字館閣校勘歐陽修永叔

綠野秀可餐。遊蹤嘉初結。芸扃苦寂寞。禁署隔清切。歡言得幽尋。況此及嘉節。鳥哢已關關。泉流初決決。紫草繁若綴。翠苔柔可擷。屢期無復時。芳物畏體殘。

賦得蓂字館閣校勘楊儀子莊

芳節未晚晚。名園好澄澄。停車沒徑苔。移席傍叢篠。蝶粉留紅房。蜂鬚抱香蓂。微波生酒杯。輕吹拂衣袂。何當名教樂。況復昌時世。歸輒惜餘歡。陽烏不可繫。

七不堪詩七首并序

昔嵇康有書抵山濤。自謂有七不堪。恐不可居世。雖抗言自任。亦篤性使然。予年過四十。抱支離之疹。移告時滿三月。蠹家未之勤也。而因病成老。習惰成愆。向之不堪。予皆有之矣。自念官在史氏。執筆右螭。不容頹放以安于無用。聊作七章自歌之。亦自儆云。

一不堪性嗜日高寢。疊鼓震餘夢。星毛欹倦枕。冠劍朝已迫。當闕覲門闥。

二不堪。草野樂垂釣。濺濺錦鱗游。籊籊翠竿掉。夕負槁桐還。行吟面煙徼。

三不堪。坐痺不得搖。湯沐芝蕙濯。蟻蝨喜爬搔。俯惕板在手。回顧綬結腰。

四不堪。不喜謝書疏。正無刀筆能。拙作發飯句。自勉信非長。愆酬亦迕怒。

五不堪。未始臨喪弔。倍蓰秦失號。禮譏老聃笑。勉順當世情。爲哀損眞妙。

六不堪。不樂俗人共。聒聒沸蜩集。紛紛臭蠅衆。怒遷多市色。禮煩方聚訟。

七不堪。束紳對文案。吏若鳧鴨趨。文驚朱墨杭。自操安所能。深心託蕭散。

庫部閔員外還都

望郎東南秀。蘧然悟眞理。身雖宰官身。子即諸佛子。畫諾閑鈴下。塵慮未嘗滓。成金不復礦。見月距存指。東道齊朝珂。西亭掺離襟。無用樂山林。山林即朝市。

葬

到墓染新磚。插劍成密房。仙人文玉字。宮女道家妝。聞說藥問露。能令肌骨香。

景文集卷六

五言古詩

和登山城望京邑

子牟懷魏闕。陳成思帝城。他鄉豈不美。吾土樂所生。況復攄凋節。憑高懷上京。山川不可見。蔥鬱凝神縣。紫氣抱關迴。玉斗侵城轉。負羽長楊獵。攬鐘平樂宴。高冠照華蟬。英俊皆比肩。朝奏主父牘。夜召賈生賢。五侯交薦幣。諸公亟爲言。我生流離極。十年悲去國。葉願洛陽飛。魚寧武昌食。當棄關下符。一對危言策。

送平陸知縣尹象先

之子被尉鴈。走馬赴關西。西人待賢相。撫育庶有宜。羌氐汙右鄙。秦隴含剜痍。健將貪屯聚。碧柵猶鱗差。四年結不解。糧餉先日疲。兵分勢已弱。賊入縱橫馳。營陣訖不立。安得張吾師。比來守禦計。尚復紛相費。子今位苦下。何由能奮奇。悉力字羸瘵。姑守簿書期。

次陝郊

驚風吹客夢。西落劍南天。自問何爲爾。官牒見嬰纏。遽傳非久舍。黎明徒御喧。俯輪千仞底。仰轡百尋巔。遡高一以眺。野氣正蒼然。崖奔仆僵樹。湍躁啮荒泉。驛禽易去木。奔鹿不釋阡。撫物重增嘆。去邦邈以綿。何爲久行役。坐使歉心揖。

提刑使者還嘉州

使者艤行舟。是行及凄序。祖帳俯平沙。從騎羅前渚。一進酒惟醴。再進飯及鯛。遠客已少悰。況將暌宴語。勁風自薄林。寒沉稍分浦。訟矢久已閒。農坻剡就緒。歲晏亟言旋。無爲負延佇。

提刑勸農使者還嘉州

案部聊北征。扁舟復東下。江湧澹浹浹。檣烏紛雅雅。雖醪不餘杯。征棹亟沿洄。遠岫隨時見。幽花無候開。清氛霽平陸。林芀信重複。僰路繚山顏。驢田耨巖腹。勵此歷豐期。仍當省斂時。壑壤係途樂。餘糧尋畝榛。嘉陽信嘉處。時與賞心遇。霽樹抱空輪。寒濤下翔鷺。還轅春仲秋。秋序日方遒。歸諾果無負。遲子臨江樓。

雜詠三首

有客款我廬。念我衰暮齒。自言上其書。有藥名不死。黃金乃能化。白髮安足治。謂我刀圭餘。已足度年紀。驅還扶桑面。黃昏付蒙汜。主人詭謝客。吾生本塵滓。少來頗詩書。不識怪神理。藏問河漢言。浩然弗知涘。今也病未能。異日從吾子。

金爐焚蕙茎。香播蕙已灰。郁馥誠可貴。無乃爲蕙災。上瓦編翠烟。下礎挺沈霞。所用不必同。相濟成宮室。梁羊振歸旅。光豔充國都。矜心激盛氣。奮若長虹舒。君王勞軍能。爲出一篋書。避席再拜跪。功非臣所圖。不待一盈篋。寸書已有餘。成功在主君。斯語不可誣。

玉玫瑰

瑤楮鏤空濃。冰紈捲重疊。寒光欲衝斗。迴秀難藏葉。雖碎辟邪香。氤氳飛作蝶。

劉伯誠見惠僕所作中山雜詠石刻

衣冠昔奔波。晉社亦中徙。水府擁宮闕。六姓傳劍璽。名卿入理窟。黔首多兵死。眞人剗墉障。六合如平砥。三山屹不化。城郭無形似。冥冥桑麻村。殘鋒出耘耔。前朝絕遺老。故事稽野史。我頃爲中山。鋤租案田水。刳木枕波濤。礪刀伐荊杞。蠶祠及荒墟。幽處無不屣。車停客登席。酒盡詩在紙。游深造遐邃。語苦出奇詭。投蠡凡幾時。蓬蔂失料理。劉侯見之笑。留此那可毀。濡毫請揮灑。買石親鐫紀。嗟予政理疏。無德行眞壘。編民願尸祝。有愧庚桑子。惟茲楚客語。可以傳下里。何時見椎擊。斷仆清江尾。

寫懷寄獻樞密太尉

僕本草茅人。守植自有素。偶與力運僧。牽絲及榮路。矢將保獨行。安敢邀詭遇。朝躋綠霧閣。夕舍金馬署。鶚志屈鴻翼。珉質謝瑤圃。內省實空虛。焉得久留處。悟非不必老。斑領況云暮。竟獲一麾來。果此避賢趣。載以朱轓車。佩以銀符兎。君寵寄華絮。瘡醜不成惡。淮郡梁楚交。刀筆紛民務。粗欲逃官責。何暇收民譽。平生親宗工。亟爲拯淪誤。甄負知己言。遂貽越鄉慮。何圖霄與泥。肯問響與屨。辛勤風波事。尺牘奚能訴。

代馬愁南斷，鵾鵠憶北翥。所戀明主恩，未理歸田馭。

瓊花

唐昌觀中樹，曾降九天人。鸞鶴久何許，雪英如舊春。豈無遺佩者，來效捧心顰。

抒懷上孫侍講學士

僕本寒鄉士，始願託田隴。偶與亨會并，遂竊空名寵。爨冑信清閒，文書無倦傯。牽絲玷外畧，挾册陪春誦。標帙芸葉香，清池璧流瑩。雖均五能知，猶蒙三陌賙。有志慕孤直，多言畏奇中。往往犯怒狙，時時遭嚇鳳。脅肩方病時，洗足幾成湩。言充衛士爨，賦蓋吳人甕。但望不汝瑕，安能賈予勇。叢雲屬帝辰，烝汕樂賢共。前追三代風，旁鼓天下動。方正召華郎，賢良命鼂董。務擢平津對，無罪賈生慟。哀然羣儁來，燦若春葩縱。咨予苦澁訥，望風知陰拱。愁多目似蒿，疾久滯移孔。直慮醒而狂，遂同徵且尰。三千御上方，八九吞雲夢。訂正清廟詩，白能旅獒貢。夫寧本無志，良憂拙于用。擊轅同歌鄙，彈金誠外重。中夕撫躬嘆，明恩愧孤奉。況復年苒苒，坐驚頭種種。開房昔有潘，廣宅今非仲。塵容化衣稽，雨氣昏刀鞘。所賴庇明慈，旰衡顧閒冗。每辨驥垂耳，力排儒發冢。不爾謝病歸，鉏釣事汇葑。

溪上

溪上玩秋水，使人意自清。烈烈回飈餘，鱗鱗夕浪生。有魚可垂餌，有蒲可芼羹。況值新酒熟，鮭菜幸鹹并。興來命一榨，榨至壺自傾。便值人間歲，浩然滄海情。

送行

秋日苦凄凄，味若齧曰辛。如何多感地，更送將歸人。高蕊浮清旭，長櫻縛素塵。慘色動車僕，離言發坐賓。霜珂響征馬，星脂滑行輪。契闊何所道，良飯自寵珍。

曉櫛

曉櫛理斑鬢，齋鬚徧愁顛。多病始計日，孤衰不待年。青青固未幾，種種今乃然。寂寂有翡象，施髮慙莊篇。且復委蓬蓽，言就東山眠。

鶴亭

山阿彼有人，葺宇映脩竹。露籜新雹斑，風梢動搖綠。此君自虛心，主公今實腹。

送屯田張員外

飛霜遂凋節，歲籥忽已闌。奈何送歸客，酒長江干。十載始一遇，別易會故難。此地嗟素領，昔日皆朱顏。距意前歡餘，更爲後感端。行舟望不見，留嘯相與還。芳訊幸無保，時付凌風翰。

古意

薄宦若秋蓬，飄然去林枝。肯風不我愛，吹墮清淮湄。淮南苦僇傑，九月繁霜飛。晚蘆相爲歎，崇蘭偕此衰。

凋落雖云苦，芬香終不移。但願陽春動，要當三秀期。

秋氣

清濁還二儀，秋氣颯然肅。溪潦潦已殘，林疎條自露。寒蛩思長堦，歸燕脅華屋。凋年自茲始，鄉懷念松菊。

感舊送虞曹楊員外

曩笑長者言，感恨歲時邀。不云笑未幾，倏已及衰路。卻懷眼中人，落落屋向曙。寧無新相知，論新不如故。夫子惠然至，適慰離羣慕。緡交三十載，契闊不同處。醜老向來妍，鬢黑今也素。伐木喜求舊，谷風念將懼。我願濡槃班，君乃嘆奇數。根柢假容進，繼率以長誤。久領一麾行，江湖極沿洑。杯酒曾未款，僕夫告方具。前樂暫還衿，後戚已益慮。丈夫固有志，脅力經世務。何必常相從，卑若堂下履。歲滿亟來旋，中朝著翔步。

擬杜工部九成宮

雲山鬱嵯峨，宮戶莽轇轕。摧峯隱馳道，鐘鼓啟繡闥。游鵾邈飛闕，陽馬恣陵突。危淙注銅池，翠瀨漱屋骨。落虹拖晨軒，奔蟬守夜窟。遙高眺鴻洞，念古一超忽。咄嗟有隋後，緡構窮剞劂。徒矜昔日工，乃忘後世拙。我願濡槃班，君乃嘆奇數。根柢假容進，繼率以長誤。久領一麾行，江湖極沿洑。杯酒曾未款，僕夫告方具。前樂暫還衿，後戚已益慮。丈夫固有志，脅力經世務。何必常相從，卑若堂下履。歲滿亟來旋，中朝著翔步。

湖山

一水抱天回，千巖互相映。寒湖嚙沙痕，狂峯貫霞景。持此寫琴心，寧無子期聽。

勸酒

勸酒奉君壽，勸君慎勿辭。只今樂酒罷，已異行觴時。波瀾前後來，日月分十推。椎容不耐久，縞領無停緇。獨醒信勞人，茲事定何悲。假令古無死，晝夜常倭遲。正恐爽鳩樂，後人非所希。

種竹

世皆笑幽獨，可不少自貶。種竹南軒間，亦足以相驗。況茲歲華晚，衆卉日凋斂。清節良自如，栽培匪爲諂。

涼蟾

涼蟾囓殘雲，飛影上西廡。鵲鴉依空墻，蟋蟀已在戶。君行閱三歲，确戰亦云苦。新衣本自綻，故裳復誰補。朔風萬里來，儻或從君所。風過無傳音，徘徊獨誰語。

楊祕校秋懷

上天分四序，素秋獨可悲。商風勁危條，寒露鮮繁蕤。依依燕去巢，嘒嘒蟬抱枝。撫物喟然嘆，流光忽已馳。危矜愿新壯，華顛移故緇。願君策高足，無後功名時。

涼風颯彫年，遙昔耿多慮。冽冽寒蛩鳴，離離客鴻度。之子懷茂器，有志康濟務。未蒙徐樂召，方感董生遇。

道局驟顧遠。絃經危轡赴。此際招悵情。借之歲云暮。

治畹營樹蘭。治林常植桂。蘭生可香國。桂茂絕發脊。邀哉志士節。所趣與人異。意經千古上。心包九垠際。道勝外物輕。剛復輻鎖細。所以拾檢者。局局笑鵬翅。

眞珠龍柏

彼美夜光喻。益之新甫名。纍纍雲際鬱。皎皎月中英。勿謂素爲約。相期隆德聲。

度飛石嶺

人不怨瓢瓦。何用罪飛石。石墜不可常。人值亦其適。去去走嶔崟。千金幸自惜。

擬王右丞瓜園

荷鋤往瓜田。煙蔓紛廣疇。植杖未及憩。有客春林丘。騎哄羅戶前。冠蓋陰道周。進客北堂上。藉以氈毯柔。持盃再三跪。酌我清白醇。時時高興酣。矯首望神州。長衢貫廣陌。反宇注飛樓。惠風林間翔。早暉花上浮。新葉向蒙密。鷇雛已喝啾。時哉物可玩。況復忘吾憂。叔人心儻爾。觴言時見求。

寄題宮師相公宴息園

相公納衡樞。卜築來東里。恤他匪足尚。自適乃云美。中園興夷爽。薄言謝朝市。壤石非遠遷。松竹皆故蒔。鋒鑱謝游軒。素波鳴樓尾。遐蒼眺京闕。側標抱嵩趾。畦塍互流漾。灌溉紛羅綺。崒嵂向山戲。戈自流水。高雲靡還期。寞寞無蓋理。公時挾勝想。竭來遵逸軌。逢觴即陶然。坐樹亦欣止。冲情含天倪。妙歌怯物類。揮金屢空盪。炙客輒罰屣。式俾衛公詩。弗取安石侈。有守臥淮壘。聆風爽予企。他日果西歸。角巾望松梓。

小渠

唐溪析春澄。一股入清渠。循庭始演漾。走圃輒縈紆。淙淙激幽石。唯唯泳纖魚。瀑來聊激濁。澄罷復涵虛。恃源纔自潤。流波愧拙餘。

曉過二里山

黎明走蒼山。千仞勢如削。北斗挂西巔。徘徊久未落。驛道轉巖肩。人烟聚岑腳。太虛交昏旦。顯氣自噴薄。陽光排晴升。陰氛值朔卻。翔禽散喬林。啼狖思空壑。逢隙霧尚屯。投險泉爭躍。生平好山意。每遭事嬰縛。安得乘冷風。窮躋卯寥廓。

思賢閣圖予眞愧而成咏

喬中二千石。能去輒罔宜。揆予本完士。蚤蒙善養仁。執笏班華位。飛綬侍邃宸。如何金紫服。乃爽丘壑身。西南一面重。竭來爲朱輪。牽拙歲再期。初無德在民。形象安足紀。崖畧聊自陳。質陋眸子眊。志泰居宇伸。誰謂彼其子。而傳阿堵神。爾里三十八。自參璩呂公而下。凡四十一人。皆太尉張尚書程樞密皆再至。赫赫多名臣。瞻前謝前哲。垂後慚後人。

九日藥市作

陽九協嘉辰。斯人始多暇。五藥會廣廛。遊肩鬧相駕。靈品羅賈區。仙芬冒闔舍。攜露來山阿。斷煙去畬罅。載道雜提攜。益爲更爲耕。乘時物無賤。投之利能均。饕荼互作主。薺齊交相假。音架。曹植詩雁今。韓康無二價。西南歲多獲。卑濕迎春夏。仕劑止刀圭。千金厚相謝。刺史主求瘼。萬室弊吾化。顧粮藥石功。捫襟重慙惜。

景文集卷七

五言古詩

迎春曲三闋

青陸斗杓回。河內動新灰。冰際繒紋綻。雲邊鶴影來。漢宮行處麗。花樹剪刀催。東郊風馭軟。嚴署漏籌添。柳拂將軍壁。梅飄公主奩。舞衣裁幾許。新人解織縑。

荔逮陽府動。冰解水紋融。天花四面碧。日氣幾竿紅。不言雙燕晚。爲嘆玉箱空。

散關

磴道何盤盤。百步人一憩。弭節高山巔。關存不置吏。昔緣暴客須。今爲有道廢。

和成上人

西山有尊者。秀出于稻麻。徧參居第一。諸佛素所嗟。錫聲來亦縣。被械垂青鎖。流出一切妙。普見大千沙。我法果無在。昧者茲有涯。是凡方是聖。歸正卽歸邪。妄懷萬緣息。果遂千里差。有客謝病免。清辭春月賒。靜眠金粟室。厭坐馬融紗。伯氏比多齋。薰動或累日。觀化哂嵇勒。自呼嗤龔鄒。瞻言世外友。相期心不遐。揮斤郢匠室。流水子期家。披雲示駛月。拂果去空花。師嘆未曾有。君對無以加。清襟互默遣。所得非齒牙。層陰朋盍囝。

坐久丹霏斜。涵亭泚仙滴。抒藻揚晨葩。

水文疊石

曉波清蒼痕。陋激翠將腐。奔濤已東決。磊塊留不去。巧匠取之出。入資園亭趣。陰罅嚙餘苦。寒凹逗輕露。彼怪予弗錢。不轉吾所慕。

遠行

楚人巧悲秋。分作四種戚。最極有遠行。百感攢羈臆。林鳥戢和哢。屯雲獻慘色。客久歸念長。年驚壯圖窘。撫物益近嘆。騈聯擁遙惻。曉斗亦告勞。垂杓臥樓北。

早秋有感

一葉飛足驚。要是變衰始。毛澤白茲竭。多露方夜委。涼蜩抱空號。腐燐變幽燬。怳然感物化。鬢髮不常美。義和鞭白日。已復向濛汜。功名未及見。軒冕胡足恃。坐客憫予憂。粲然啟玉齒。嗟嗟謝諸郎。長年行自爾。

讌集

素節倏已宴。高風送浮涼。佛席進賓客。釃酒羅壺觴。黃鷄跖跖美。紫蟹螯螯香。莫矜來歡早。須念後戚長。奔川無緩瀾。徂日不還光。願客且安坐。調絃未遽央。

水月

渺渺迎雲波。盈盈梶霜馭。碎璧擁舟來。流金映沙聚。夜寂波已休。何人薦眞趣。

和君貺學士宿淮上見寄

使舲既迴迴。淮濫劇沿泝。我行非不遠。君節自前路。烟汰歷濠汭。霧氛逗荊樹。感此言適情。慰予索居慕。日歸歸未辰。慘別別已屢。努力保素衿。天途通遠蓋。

鈐轄冒上閣就移知雄州

聚散非一端。賢逸難兩遂。擁節北臨邊。安得久交臂。此行詎不遠。印瑞三且二。拜官領職。自東閣以降。凡領五名。背劍車炙輠。徑秦驟舞轡。雄州乃劇藩。喉領塞南地。譯通老上庭。道係單于使。適館授主槩。乘章交客贄。列戍儼趨風。諸將走咨事。應變君所長。立功今可冀。君家誠易知。世烈在青史。齊楚異姓王。陰鄧后家里。劵字金對行。戟帶霞交尾。濬源無近波。高峯本洪址。行矣勵壯猷。公侯當復始。

常山楊氏有二怪石奇險百狀。田曹張中行家雒陽。徧見都中諸家所得異石。皆出此下。予他日思之。恐常人忽而不珍。作詩以詫其處。并邀中行伯逢同賦

塊然兩奇石。譎怪狀難悉。千仞裂嶮峨。一氣與嶕崒。四隅蘚剝膚。萬古雲漬骨。補餘天所委。隕罷星不沒。橫蒼對偃蹇。怒翠競騰突。神媼祕弗露。狂鼯抃而失。由茲落人宇。得用玩奇質。屹如不可轉。挺若無所屈。鬬虎擢餘痕。乖龍臥殘窟。撑掉壯士槊。奮立直臣笏。危頂烟天矯。窄竇雷鬱律。濤頭縮不長。魑臂憤相掉。

變現載靈牒。呵護費神物。窮陬苦陋庫。珍碧恐湮汨。各保堅礫姿。以待封山日。

反騷

我問上天樂。仙聖並游賓。離楚何所據。招回逐客魂。騷辭魂無上天。謂門有九關。虎豹代守閽。砥舌饑涎流。觸之輒害人。譏呵自有常。帝意寧不仁。窮壤苦恨隔。傳聞恐失真。我欲稽首問。無梯倚青雲。塊然守下士。此憤倚由伸。

懷三封墅

寡求願易足。久計還中林。君恩容有報。宿酲音醒。未抽簪。淺謀乏經濟。流景倏頹侵。企翰羨鴻寫。俯泳愧魚沈。榮名非不勉。高坻良可歆。奈何買生慟。又將莊烏吟。投沙乃聞古。懷春方在今。三封何所懷。懷我東南畝。方春原田秀。是時簦笠聚。杏花爍晴落。苕葉甲陰浦。泱泱雲抱岑。眇眇林鳴鳳。野老攜晨饁。薄醪閒炊黍。安知五熟滋。但慰四友苦。月作夕還家。烟火寄林下。嗟我仕易稼。窮年宦三輔。奪畢尚生累。將從平子賦。白省非大人。請事學農圃。

風雨

昨夜東風急。疎隱鷹雨人。溪南梅正花。狼藉殘塵沙。皓皓多易汙。不得同春葩。春葩能有幾。紛紛入桃李。時哉小異哀。人生猶物理。明發齊沈聲。鳥雀喧新晴。老農脫襏襫。一犂原下耕。

秋興

西頭肅涼氛。天寓正岑寂。淒風條未吟。浩露林下滴。寥寥燕辭楹。促促蛩在壁。池塘淸寒綠。鱗雲屯晚白。齊紈不復御。桃笙已復易。嗟哉無壯士。翻車忽西匿。有客過我廬。問我何悽惻。氣索不能對。披襟長太息。

金雀花

疊葉倚風綻。翩翩凌霧排。齊名仙母使。寫樣漢宮釵。俗眼未應妬。忽憂珠彈來。

浮屠

乞食古爲恥。浮屠名自修。黎明抱應器。禹中飫乾餱。果腹固其願。之墦非所羞。歉歉常不足。遑遑茲有求。素飽聊安坐。調饑復來游。顧爾殊靈輒。駭桑何用酬。

四季花

羣葩各分榮。此獨貫時序。聊披淺深齋。不易冬春慮。眞宰竟何言。予將造形悟。

雜興

寒暑亟徂謝。日月如崩波。稚容不再妍。戚戚奈老何。聞有遯世客。安處西山阿。手操九籥契。晝夜養丹砂。藥成可化金。舉身凌紫霞。我願從之游。脫身此世羅。辦裝秣吾馬。臨路更自訶。古來松喬流。矜己好浮夸。萬一爲藥誤。得無我計差。速還具肴酒。毋爲後人嗟。

河東有賢守。帝念不能已。欲置之大夫。徵輶疾于水。爾邸月餘罷。君恩亟可恃。召以一人譽。去由一人毀。
鉅平名世賢。媚者強相軋。毀語塡君聽。亡吳計中奪。人生不如意。在十常九八。茲事可奈何。惆悵千載末。

殘暑辭遙夕。初涼澹蕭辰。燕雀西飛伴。雁作南來賓。霽樹靜蠶蠶。遠水清鱗鱗。由來搖落恨。先付長年人。

銘亭晚矚

長夏宜高明。緩帶散煩篘。憑軒一超然。目與天共盡。山從雲端現。日就林外隱。風來草樹披。烟生井闌近。
自公況多暇。沖臆無留蘊。卽此可宴居。何須事遊軫。

初伏休沐

伏時詔休假。閉門謝朋儕。羲和挾升陽。晚氣紅崔嵬。炎林欝歊露。焦原橫赭埃。怒甚崇崇雲。早始隆隆雷。
況我庇茨宇。煩襟安得開。因拘訴市輔。仇怨被酒杯。湯沐未及具。反爲蟣虱咍。北風硃杏嘯。蟄人安在哉。

遊矚

顯風蕭九旻。樓樹注明迴。林爽無剩繁。溪澄有餘映。四阿延清霏。六幕盡高興。號枝蟬腹屬。掠野鶻拳勁。
山意日久高。差差插空淨。

送蔡元翰賢良昆仲

美箭出東南之子。翼然秀。綽綽令兄弟。茂器偕年就。九流無近刖。六藝乃遐究。詔書求異等。二惠茲來覯。
牆內方朔多。輻比吾丘湊。諜足蹬封場。刷羽桐花囿。孤音或少和。至寶不期傳。肇允宴褐衣。薄言返蘿竇。
江皐看魚樂。山徑懷雉噪。無忽豫章材。行參栢梁構。

送伊闕鄭著作

君年已艾服。沿牒困風塵。硎新始發刃。鳴晚逾驚人。毋辭滯下邑。姑欲慰斯民。此路摩車往。明年郊雉馴。
恨至雙鳧舄。從子伊水濱。

憶鏡

晚回寫菱影。試覩憔悴顏。支離骨不媚。蕭颯鬢垂斑。安得長康畫。致之巖壑間。

望月西廡作

夏瑣候已新。夕杓見南指。孤月霧中來。餘光淡前砌。賞襟初不淺。極睇天漢涘。浮雲竟未還。多露已徐委。
太虛本自寂。遊氣強爲滓。安得千里風。披霄玩澄晷。

歲暮

皇天降慶年。本憂貧士食。貧士無良疇。安能得稼穡。工傭輸富家。日落長歎息。爲供豪者糧。役盡匹夫力。
天地莫施恩。施恩強有得。

題信相院默庵

對言方有默。因默乃名庵。庵間默不造。一物遂爲二。鵝掃泥中痕。正恐力弗堪。自問呵默者。了然成妄談。

感懷

夕風搜前林。墜葉快如剪。老月扣戶低。傾河去人遠。吉士感物化。勞勞意不展。輟飲屏樽杓。罰缸討墳典。
觸事孟軻迂。臨途安國蹇。不歎歲月遒。所悼功名晚。

念衰

歲月不待人。驅我向衰境。朱顏日辭貌。縞鬢颯垂頸。意昏若坐霧。歎墜似羸井。病多茲及慵。志怯遂依靜。
問我何功德。乃玷鷄翹省。始願常謬悠。薄霄圖振景。棧車值塞路。蹇蹇莫吾騁。君恩蓋如天。分虎向東郢。
沈憂誠萬緒。通宵付耿耿。失旦安暇鳴。值露徒能警。私計狹且偷。榮路浩方永。惟餘昧死章。將露乞身請。

七言古詩

擬東武曲二首

甘泉烽火照黃昏。候騎駸駸入鴈門。光祿塞前逢夜月。黃龍城下見愁雲。隱隱輕雷逐車轔。顏行使者樂
相望。勞軍細柳尊亞夫。持節雲中赦魏尙。自從天子樂休牛。故障遺亭豈重修。李廣不生高祖世。豈得今
封萬戶侯。

我家世世山西士。二十期門從天子。始隨驃騎破祁連。晚逐樓船下牂水。漢北雰雰飛雪暗。海中跕跕翔
蜃壘。歸來武庫祭蚩尤。得從甘泉參豹尾。何意一朝兵後期。簿責侵誣屬軍吏。黃金納贖爲庶人。自首還
家半田里。結髮從軍七十戰。利鏃金痍猶可記。龍鍾雖入玉關門。止呵還遇灞陵尉。不及金張藉舊勳。七
葉華貂長富貴。

少年行

君不見漢家五陵諸少年。白馬驪駒大道邊。紫綸裁帽映兩紐。黃金錯帶佩雙鞬。經過主第賜綠幘。歸宴
前堂羅曲筵。長安多逐韓嫣彈。別藏仍收張氏鐵。傳言天子將羽獵。子乘萬騎向甘泉。奉車金吾共馳騁。
外家戚里見招延。德去平岡馳狡兎。虛鬱天際落飛鳶。竭來別館恣行樂。胡姬當爐酒十千。薄暮聊歸渭
橋曲。明日復會黃山前。

天台梵才師長吉在都數以詩筆見授因答以轉句九韻十韻

九霞凝標倚霄極。綱時師在雲巖側。坐中不起見諸方。滿城天香喚蒼碧。海嶠嚴鏘萬佛螺。赤髭宰相誰
相過。卓錫時攀三宿樹。翻經迎著四圍鼉。何年鄉鉢來京轂。抱蓬成畦紫闌複。王公厭席爭逢迎。不道當
今有平叔。第一多聞師子兒。碧雲餘力嗣工詩。盡把天光注言語。眞將清氣入肝脾。有人官冷抱窮愁。客
來無氈塵影流。吃口倦談眞寂寞。移書避事喜旬休。愧慙嘽嫡來相問。剖日探懷授珍蘊。已輕安石爲老
生。更惱王鈞賦雖韻。比來編侶言頗文。局促啁啾寧足論。私地蚌鳴徒聒耳。長沙國小僅回身。惟帥墨海

多雄藻，具足身中無欠寶。先追徼寇跨冷風，後伴騷人拾香草。跂子投報乏瓊瑰，日睇金園剩九回。鑿鑿盤珊兩生舉，定容元亮醉中來。

謝提點刑獄李郎中贈扇

規裁珍素裂輕宜，柄剪春篁燥露。製以爲扇持贈君，拂君懷袖袪君暑。羯天六月苦炎歊，赤鷴秋秋駐雲霧。火走膚脉汗若流，暗逗浮涼下天宇。畫作蠅蠅緣誤點，徐隔游塵不成汚。何以爲報我知之，奉揚仁風慰黎庶。

詠西湖上寄潁州相公

湖邊烟樹與天齊，獨愛湖波照影時。崖蔣潛蘋春披靡，佛樓僧閣眺參差。相君萬一來湖上，手弄潺湲更憶誰。

和賈相公覽朴工部北征篇

唐家六葉太平罷，宮闈醉骨恬無憂。阿犖詬天翠華出，模糊戚血腥九州。乾瘡坤痍四海破，白日殺氣寒颼颼。少陵背賊走行在，採梠拾橡填飢喉。眼前亂離不忍見，作詩感慨陳大猷。北征之篇辭最切，讀者心隕如摧輈。莫肯念亂小雅怨，自然流涕袁安愁。才高位下言不入，憤氣鬱屈蟠長虬。今日奔亡匪天作，向來顛倒皆廟謀。忠臣義士相撑拄，一燎同燼悲崑丘。相君覽古慨前事，追美子美眞詩流。前王不見後王見，願以此語貽千秋。

羅承制自戎州罷歸

乘障一麾逮出守，終更三歲今來旋。巴雲晨趣東北道，僰月曉背西南天。故人把酒數卷白，離亭蹭蹬柳長于鞭。屬荒羈詔久款塞，歸爲天子細論邊。

高亭駐眺招宮苑張端臣

蜀天向臘寒未極，倚檻綿睇亭臯分。一萍團紅江上日，數蓋淡白樓頭雲。杯中竹葉與誰舉，笛裏梅花那忍聞。願君杜步數相勞，他時離緒徒紛紛。

嘉祐庚子秋七月予還臺明年始對家國春物作

十年去國老蒙召，今歲始見家園春。變典初來即賓客，羣賢相逢如故人。蒙茸草樹延野色，碎瓊鮭菜俱盤珍。多慙吾黨共醉醉，收得清邊憔悴身。

登齊雲亭

少城西北最高處，憑檻極眺襟懷開。模糊烟樹鳥邊靜，突兀雪山天外來。歸檣櫛櫛逗淮浦，涼飈獵獵生巖隈。雖非吾土信云美，伴客留連傾一盃。

景文集卷八

五言律詩

太廟侍祠雪霽有作

喜雪靜氛埃，繁雲即日回。清光動冠劍，餘素著樓臺。樹雜瓊枝竦，途平玉幡開。惟應餘兩騎，知是海神來。

和吳侍郎朝謁天慶宮

上路鳴騶遠，叢霄故館開。華簪堯豕出，輕舄漢鳧來。探妙雲數笈，調煩露溢杯。直須重締約，飛蓋一徘徊。

後苑賞花釣魚應制

清蹕披蘭路，雕輿春蕙辰。漢池平浴日，溫樹暗留春。樂石來威鳳，恩波上翠鱗。成文傳容咏，賡曲徧華紳。

元會詩

寶典叢三朔，中闈闢九閽。羣臣深拱宁，列仗儼屯門。蓋出東房祕，辰居北極尊。熊熊垂案負，日月榜旗翻。

奉和聖製清明日

駕杓臨乙位，羲御屆婁初。碧浪桃花湧，珍叢錦段舒。輪蹄晴縛縛，鎮漏夕虛徐。穆穆宜溫殿，披文日有餘。

上直蓬山遠，軒軒戟九逵。曉光衝睥睨，秋色靜累罘。漸覺蘇裘敝，行嗟潘領衰。鵠鵒自有志，不羨帝梧枝。

和道卿舍人奉祠太一齋宮

素秋來蘂館，瑞祝達霄晨。蘋薦祠無儀，樓居地不塵。鄒波琴鯉樂，傍時漢雞馴。此際清懷極，盆杯沉瀣津。塵氛不可到，深注五城樓。素瑟少今韻，仙春無俗秋。晨杯三秀潔，夜繫九光流。順報通霄極，紛綸瑞福遒。地占叢霄勝，人持禁索來。詩長清夜徧，祠罷素秋回。爽籟天中發，虛絃月際開。無容以風解，身自到蓬萊。

和天休舍人奉祠太一宮見寄

順祝齋琳館，偷然隔世埃。空歌靈鶴下，祠節寶雞來。瑞木千尋竦，仙圃幾卷開。如無清夜唱，誰識帝車回。

玉堂感舊

七年辭玉署，再入佐黃扉。樹與青春換，人將素領歸。壇花仍可記，廣雀稍驚飛。爐薰非無意，逢人尚襲衣。

旬沐三首

薄澣還私室，陶嘉屬小園。筍餘林徑密，花後果初繁。燕口將泥重，蜂脾抱蜜喧。此時蕭散意，都欲忘乘軒。

待詔官非急，還家體不勤。里無休汝騎，總有上義人。密樹稍迎夏，晚花猶及春。幽懷誰與晤，杯酒強相親。

學舍直歸晚霽三首

驟雨挫炎威，歸軒廣陌西。渠聲流作瀑，日脚側成霓。換錦龍媒壻，淹花燕子泥。比來巾角整，李郭定相攜。

雨罷殘陽在，風微酷暑收。餘晷淡雲縹，聚沫泛河流。橘簟雙紋展，盤瓜五色浮。潘郎最多感，庭樹莫先秋。

密霧披層宙，濃雲霽四溟。亂流初澈玉，紅日不藏萍。萬葉張晴幄，千山卓翠屏。無煩事鐃吹，蛙響自堪聽。

赴直馬上觀市

上直驅羸馬，凌晨望百廛。喧滌器市瀹，暖賣餳天。流水隨輕轂，翻花送駛韉。區區市門吏，無復子眞仙。

初到郡齋

專城四十外，中石二千餘。嚮日慙良術，班春賴細書。學慵前志忘，身遠故人疎。姑俟天藏疾，雌堂日燕居。

省分市來拙，操心本自危。十年今得謫，三匝此逢枝。攘臂貪豐粟，裝懷倦訴詞。竹林誰見憶，迢遞始平麾。

初到郡齋三首

暫解掘機任，來從海上閒。浮雲富貴外，一馬是非間。月衰生潮浦，風香墮桂山。蒼生雖繫望，要作冶城還。

我里誠云樂，公今況釋勞。秋蓴不下豉，霜蟹忝持螯。林靜來晨燎，江喧入夜濤。功成寄嘉藻，寧欲傍離騷。

溫省綢繆罷，鄉州偃息時。鶴情歸不怨，鳳德老無衰。月樹供園蕒，仙囊續宴巵。自慙淮守薄，千里與言詩。

到官三歲四首

芳歲已三換，龍名仍再遷。平生一丘壑，衰晚有囊鞬。客眼登樓外，鄉愁把酒前。巾箱多舊賦，只是欠歸田。

一忝中山守，仍班第四春。老應無所事，少尚不如人。適野愚謀短，將無舊產貧。須慙文二組，爲束最慵身。

儒帥非眞帥，瓜時定幾時。丹心雖許壯，白髮不藏衰。罟密游鱗駭，山遙倦翼遲。歲成無奏最，準擬鴈門騎。

寨下靜無事，軍中奚告勞。青山側身遠，白日舉頭高。作奏閒雙筆，流年耗二毛。惟應不能飲，元解讀離騷。（王孝伯曰：能痛飲酒，讀離騷，可爲名士。）

類上唐公張集仙相勞（案張壞，字唐公，全椒人，以幹林侍讀學士知漳州。）

去時成恨恨，喜見眼中人。共束西崑帙，（唐公與予同書局，又相次得邢來。）都爲左虎鄰。年華衰意早，酒所故情親。後日孤舟遠，雖懷怯重陳。

同張子春淮上作

南風今日好，歸棹上淮津。川迴舟如葉，山遙石似人。波光篙底動，沙壘漲餘新。誰信機心少，溪鷗伴此身。

思歸

去國倏三歲，頗知歸思紛。南心曉城斗，北眼暮樓雲。珥筆行將脫，朝珂冷不聞。莫論持帥節，猷畝尚思君。

有詔換淮陽

比出淮陽守，今移寰內州。眞無弱翁治，只是茂陵求。換節矜新假，循襟釋故愁。桑榆知未晚，前失庶能收。

次江都

道險疑無地，巖高欲近天。家收代田粟，（民耕山上，一歲一代。）官鑄即山錢。（山多鐵冶，州歸錢。）雲變陰晴候，林容旦暮烟。落花眞有意，時解拂行轅。

江溜灘灘急，崖腰棧棧新。天深罕見日，路險不容塵。遠草衾綠綠，幽花落漠春。逢津何必問，夫我自知津。

齊雲亭晚矚

山暝日云稷，天清風淒和。樹花紅暗淡，城草綠坡陀。歸艇衝烟去，晉鼙接翅過。年華無限樂，判作是狂歌。

惠民堤河晚矚

遠水同藜帶，聯堤類築垣。行舟壓天底，臥木擁沙痕。魴鱮逃空罶，鳧鷖泊迴村。屑波眞可羨，由此到都門。

九日至衛南

良辰獨據鞍，節物強相干。酒駐衰顏淺，風吹客幅寒。詩吟非有興，倦曲不成歡。多謝黃花意，還如故國看。

鄭子產廟

不知東里思，遺跡但堪尋。語愛東家淚，論交季子心。故墳猶有石，遺鼎遂無金。謬政爲邦久，千秋謝所欽。

疊嶂樓（州衙北城上可以望孤射溪山。）

寢射盤西北，高樓勝覽并。景閒思謝守，名重擬宣城。（宣州疊嶂樓，名在人下。）天闊雲來緩，風微鳥去輕。客憂銷更有，須到此中傾。

去鄭暮次中牟

暮投泉縣宿。氣象已紛羅。苑樹道旁密。侯田關內多。高城切星斗。秋水似天河。自問還臺馬。猶餘幾子珂。

廢鄭河（民間呼此名。或曰即古洧水。河無塞。惟春夏汙潦所集。）

當年食湊洧。（鄭國語。主茅蘆而食湊洧。）此地控長津。卻見爲陵日。難尋病涉人。落霞遙送鶩。荐草暗留麟。代往詩風變。田渠數報春。

宛丘作

宛丘眞善地。承詔幸班春。鈴下雞無訟。日邊來有人。吟餘多感客。睡足本慵身。蟻蝨休相賀。吾今湯沐頻。

望漢江

西導岷源闊。南浮楚望開。弄珠嫌蚌隱。投璧讓蛟迴。岸翠山烟遍。波紅日影來。萬艘徒擾擾。誰是濟川材。

次劍門

昔驅千騎往。今解五魚還。誰憐老銷髀。自憐生入關。春風來迴野。曉斗掛空山。卻整康成帽。依然愧鬭顏。

隴州魚龍川石魚

纖鱗藏介石。物化自何年。無復西江水。長依東海田。苔紋堪代藻。雲葉卽成蓮。號珀藏蚊影。佳名共此傳。

次榨潼

行行芳序深。秀色媚諸岑。早葉易經吹。暖雲難久陰。擁條孤狖嘯。戲荇一鳧沈。不是無樽酒。其誰共獻斟。

張亞子廟（今封英顯王。）

偉哉眞丈夫。廟食此山隅。生作百夫特。死爲南面孤。鹿脯憤故約。雷杼驗幽符。潼水無時腐。英名相與俱。

敝俗

陶嬈民屋富。梁魏敝風存。士闕游卿校。人爭倚市門。椎埋時結客。博掩競成喧。誰與遷荼蓼。移甘撫撫原。

城外

次舍梁陳外。風烟周鄭間。徐驅四郊路。徧識舊城山。野雪融殘素。岑霞就暝殷。幾宵星影動。知作傳車還。

題蜀州修覺寺

蜀嶂紛重沓。祇園隱寂寥。花供法界雨。江助梵音朝。海水聞鐘下。天風引磬遙。少陵佳句後。物色付吾僚。（杜子美詩却今存。）

巡視河防置酒晚歸作二首

古戍連沙曲。層阿爲岸隈。天長倦鳥沒。山晚跛牂回。斜日低官樹。輕寒犯客杯。還城聞暮角。三疊落江梅。

夾石雙隄轉。逍遙千騎留。川昏多晝霧。水落足寒洲。岸石危相倚。橋漸暮不流。風烟非渭曲。誰有釣璜鈎。

轉運彭季長學士小集數辭宴集

此日疾爲解。遂將杯酒疎。多愁庾開府。苦瘦沈尚書。倦曲琴挑後。霏香藥裹餘。莫令詩思劇。正是落花初。

比見皆中有詩寄感歎。

送張法曹

駿騎柳枝鞭。春遠望雒塵。賦才賓在後。掾諸府中賢。宮槐含櫻密。王渠泛醽聯。勝期賞一笑。刑矢揩周年。

送呂太初法曹之許田（時知國彭城公領許田。）

秋涯驚客鬢。潘鬢不勝梳。去決卿軍事。還親城旦書。驛鴻啼月早。庖鯉躍冰餘。白晳公庭步。翹材首曳裾。

農歌

農歌非度曲。新樂信蚩蚩。酒父知田事。吾王采謠辭。折楊時動笑。鼓腹自成嬉。日暮牛童笛。連聲下遠陂。

初宿東閣追憶文簡丁公作（案宋史丁度傳。度字公雅。謚文簡。）

辭閣玉堂東。依然昔所從。（予慶歷初入翰林。公雅爲承旨。與余更直。凡歲餘。予以避親罷。）舊池空嘆鳳。（公雅遠餘。遂醒二府。）殘友不成龍。制藁流塵積。壇花駁蘚重。過車三步約。何日酹堂松。

三司晏尚書西園玩菊

涉園求勝賞。時菊豔秋光。散漫仙潭餌。攀襟瑞鶴裳。酒熏吹晚蘂。蜂冷抱殘香。公意周登感。留杯盡夕陽。

玩齋前菊

高秋玩佳菊。繁采照前除。似粟金無算。爲裳鶴有餘。不甘與蕙謗。長免共蘭銀。爲爾浮罇酒。非邀栗里輿。

望僊亭書所見

危軒冠層堞。永日付登臨。寒鴈猶能陣。喬柯自不林。溪流橫趣島。樵路側依岑。西北雖堪望。浮雲易作陰。南國冬無雪。居然氣候迷。柔蔬慵霜甲。幽鳥逆春啼。神鼓聲無歇。樵歌調不齊。舉頭看白日。還過太山西。

和楊學士同晏尚書西園對菊

歲秋無異卉。佳菊自成妍。薄采稱鶴客。繁開落帽天。抱池閒沮洳。留蝶小翩翩。爲結胡公賞。并懷鄜水邊。（尚書詩有并鄜渭皆玩之句。）

東亭

左圃魚鱗閣。前軒蛩翅開。虹將一雨罷。潮送萬艘來。山淨秋妍露。林虛晚籟回。此時簷散樂。誰奉醉言杯。

隴西都尉禪會圖

宴場禪集盛。霜幅繪毫工。竺社同開葉。稀姿宛送鴻。法身常滯相。世眼願瞻風。廚鑰方傳寶。非專巖壑中。

菩惠大師禪齋

丈室傳心地。安閒歲臘除。水能涵寶月。風解去娄花。鵲焰紗圍短。牛香篆引斜。化城無憚遠。門外卽三車。

晦夏北軒

暝晻霾罷。殿城鼓疊通。梧陰破階月。蓬吹亂林風。浩露來無際。明河望若空。玉繩低影處。知是建章宮。

早朝希元進士二首

離邦嗟病免，道舊樂明時。刻畫忘齊魄，吾肯倚鄭箴。軒鴻迴霄路，和鶴答溪陰。爲雄求羊徑，時容一往尋。

煢煢官綬解，落落飲瓢空。君惠容藏疾，交情助謔窮。倦談嗟墨客，掉首覩鴻蒙。已卜良鄰計，無憂吾道東。

贈能征邊將

能征光祿塞，初入玉門關。殘月邊兵肅，寒風壯士還。旗光侵桂卷，箭鏑半星開。歸賜將軍節，長銘賓志山。

惠泉

遙源辭鬱嶂，澄派瀉晴虛。流迅無汾惡，波長盡楚餘。隱之徒酌水，鄭伯謾名渠。不必西江去，憑君起鮒魚。

寄沂州王學士

舊相丞相國，新治使君州。坐樹貪循政，懷鉛倦雅遊。猿驚鄰嶺樹，蜃結海天樓。誰見行春轄，東方最上頭。

途中新歲憶三城兄長相公

馬上逢元朔，忽忽記物華。趁盤呈柏葉，偷筆弄椒花。臘暖殘晨炬，春喧上早霞。三城今日酒，知我獨思家。

入壬辰新歲

五十爲衰始，仍餘五歲衰。雙眸不明鑑，殘鬢已紛絲。銅虎雖頻剖，荷蠹信濫持。何須依老恬。（新詔七十不致仕，許有課。）

暫先作故山期。

送餘姚尉顧洵美先輩

蓬葉已蕭蕭，從官越絕遙。山圍馬穴近，濤氣伍神驕。臥帳藏新論，舟行問故樵。寄聲時謝我，江上是蘭苕。

送張士安同年赴上元尉

千名聯唱第，一尉滯徒勞。山入黃旗國，江浮白鷺濤。苑葩依日晚，官樹共秋高。少賦思歸恨，潘才是二毛。

同賦飲舫

飲有乘舟樂，舟因得飲名。能招習池客，便載景山鐺。暫假留頹玉，徐牽倒醉甍。莫辭沿泝遠，雙檝自迎迓。

閱古堂（案）宋朝類苑韓魏公知定州作閱古堂，後子京知定州有樂歌十闋，此首疑即其一。

堂皇對岑蔚，猷酌坐怡然。蟹美持螯日，鮒甘抑鮮天。（檇湖五湖賦，連元抑鮮。（案）芥隱筆記作鱠香抑鮮天。）渚翹幽處鷺，林囀靜時蟬。老去興非淺，無妨清夜旋。

胡寅赴明州慈溪尉

久困天官調，東南亦第如。客窗新溜急，春樹雜花餘。越雁豐池鴨，吳袍競庫綀。還音與歸夢，併附淛江魚。

孫景赴懷寧尉

一行爲吏日，千里背淮人。蘭助朝昏膳，絲垂宛轉綸。雲容侵驛曉，江態引帆春。靜治龍舒邑，蹇生盍向秦。

送王鼎同年尉滎陽

毫聯署牓，蘭酒悵離杯。作吏緇衣國，工吟白社才。浮涼御風至，澄翠溢縈來。盜息連殊課，章封刺史臺。

奉節朱尉

初命東南尉，征途上下弦。傳家萬石貴，結綬半綸鮮。邑籍饒岷芋，公囊滿鄧錢。仲才今有助，銘閣待新篇。

送靜海勾稽高泊

豪錐殘試墨，綸綬照恩裳。沿牒天官調，承家父任郎。曲長溪舫遠，宴密酒螯香。得助江山國，仍縫古錦囊。

送倪敦復朝奉

倪侯喜清曠，遇物乃虛舟。富貴知輕視，胸懷昔誤投。青雲非近器，滄海納羣流。道在從微顯，功名晚可收。

寄王共

沸蟻雲輝溢，離鴟雪苑開。吏催東府計，卿待楚人材。舊隱周羅月，前期禹鑿雷。我慙芳歲晚，猶俊蹇修媒。

寄葉道卿

懇乞東南節，貧榮綵繡衣。禁中嚴助往，江上子牟歸。併望秋蓴美，時驚夜鶴飛。遙知具雞黍，日與故人揮。

秋霽二首

曉河迴北陸，夕雨淨西郊。水足魚忘照，林寒鳥戀巢。閑苔浮綠莖，社橘老丹包。誰與同眞想，清風是淡交。

氣爽無餘暑，天高不住陰。霞殘仍是綺，風冷即名金。烟沼雙魚樂，霜郊一鶚心。此時靈運句，無復答愁霖。

玩晚菊

佳節雖云晚，繁英尚獨開。新醪相伴熟，寒蝶不容來。細折愁香破，長吟恐瞑催。自嫌霜白鬢，戾插重裝頭。

殘秋霽景

霜是初畢雨，日氣上蒸微。寒水流無急，高雲薄未歸。書閒仍積簀，琴燥乍移徽。負郭泥妨轍，翻勞急掩扉。

冬日呈應之（案）應之即吳感，吳郡人。

賓席滿浮埃，勞歌倦撫懷。霧風寒薄木，鷗雪夜平階。壯室虛仍白，顏心靜已齋。北山如借問，矯首謝丹崖。

秋夕不寐

慽慽始逢夜，騷騷無寐時。啼螢思歲晚，寒葉作人衰。白髮生將遍，丹砂化苦遲。多情是殘月，通牖共窺帷。

冬日野外

霜郊塊梅日，萬籟共騷騷。遠水無窮綠，寒雲自不高。候鴻差入渚，田雀短翔蒿。歲稔期民阜，中田饁凍醪。

野迴人來少，天平鳥去長。魚梁四寸罟，樵市王家漿。谷轉雷寒霧，霞休龍夕陽。不須教日極，即是到淝陽。

朔吹低凝野，層陰迥匝天。葉飄霜外柳，烟出燒餘田。晚晚流芳後，崢嶸急景前。平生魚鳥志，寧免爲留連。

行春野外

綠野陽容動，春旗出曉衢。川長羅後乘，林轉隱前驅。早柔紅粘杏，輕苞紫綴榆。桑郊不敢問，直爲使君愚。

贈文雅度大士

高臘領毫霜。權閒寄寶坊。祕園金側布。薰夾字旁行。賜服恩華重。才樗祖意長。祇陁學久徧。餘力在雕章。

守歲

已覺新朽動。猶聞促漏餘。夜寒彤臘尾。春色倚年初。事往成追計。身羈況索居。明朝爲壽酒。無奈故人疎。

春郊曉望

睡足猶欹枕。獻沉即掩樽。風花飛有態。烟絮墜無痕。野色兼山遠。溪流漲雨渾。淵明有歸意。惟是對桐孫。

送王識游洛陽

上京漫客刺。西道摻離騷。天倚呼嵩外。川橫鬬穀餘。敝襓琴晦軫。行笈簡聯書。卻見槐花候。期君促計車。

僑居二首

抱病苦幽憂。都城困勸游。身拋悉翁版。言入稗家流。世路風波惡。天涯日月遒。危心正無泊。持底喻窮愁。

公宇靜寥寥。居然俗意銷。屐閒誰記齒。帶適自忘腰。畝首秋殘穫。城西日暮樵。比來行樂熟。隨意度溪橋。

春晏北園三首

春物在無幾。景隨人意閒。筍生迷塢缺。花盡失林殷。墜絮來何所。輕雲久未還。持杯問流照。肯信有朱顏。

天意歇餘芳。人間日始長。落花風觀閣。睡鴨雨池塘。稍倦持螯手。猶殘楚尾觴。春歸無所預。羈客自迴腸。

日晏休塵慮。中園眷物華。驚禽曳啼去。弱柳受吹斜。暝早月沈碧。涼生水進涯。悠然望層堞。千翅度昏鴉。

屏居寄獻侍講孫尚書

僑版農廛陋。飛灰歲琯周。危痾負薪困。生事播精求。雨露遺幽谷。乾坤占一丘。惟餘道邊樹。獨爲報春遊。

和丞相小園雨霽

霽碧凝天宙。煖紅轉日車。鵲輕來燥柄。蜂濕抱寒花。林果高仍在。蒲菰晚自嘉。須知窮僻處。要是鄭侯家。

送人歸衡陽

別曲慘鵾雞。沿湘望翠微。人從南浦別。客向洞庭歸。曉鴈并蘆遠。宵猿負葉飛。還家落秋後。社橘老金衣。

松

冒雪虬枝密。凌空鏖影勻。藥傾秦帝雨。華老宓妃塵。不見棲鸞客。多逢繫馬人。寄聲遭匠石。千尺謝輪囷。

聞蟬

秋風日夕驚。庭樹喝蟬聲。衰意先驅缺。繁音伴沸羹。斜陽掛高柳。落日淡蕃城。此際君懷苦。非徒客子情。

聞蟬有感三首

初聞蜀樹蟬。含喝晚風前。便把淒涼意。催成搖落天。易驚惟遠客。所得是流年。空腹悲何事。繁于五十絃。

殘蛻拋何處。新聲集迴枝。歲芳鵑後妬。露信鶴前知。風塢嘶清御。霞梢咽暝規。此時兼一葉。併助長年悲。

勞君能葬節。助我思流年。叫若橫吹管。驚如未破絃。城殘嘶外月。林暝噪餘烟。塊坐秋風裏。潘郎鬢颯然。

遠行

平原已超忽。山徑亦紆餘。匹練迷征馬。孤蓬伴客車。江楓極目外。隴水斷腸初。行行不顧返。秋露沒人裾。

夜緒

景文集卷九

五言律詩

歲晚私感

已嗟官落魄。更值歲崢嶸。一絃區中累。千慙谷口耕。休文偏恨瘦。夷甫太鍾情。借問長安米。侏儒有底榮。

送同年葉文卿尉高郵

檜檝艤河濟。東南再命新。還家倦游客。隱市謫仙人。驛舍霜梅早。鄉壺蟻酎醅。時君復過若下家。疎林搖落盡。持底贈蕭辰。

春晏病體少悰退臥北齋有寄

小有負薪疾。早成憔悴姿。無人來迸跋。賴酒與扶衰。樸斲知林短。腥腰厭席卑。西山一丸藥。何忍獨相遺。

殘花

林下感餘歡。流芳逐雨殘。香歸蜜房盡。紅入燕泥乾。步短休成蝶。腸迴卻掩鸞。故應成異果。持去擲潘安。

王秀才贄賦乞詩爲別歸毗陵

矩步敝長裾。淸漳訪沔夫。得交欣鳳舉。賞賦怯雷呼。道勝稽論秀。人遐亟去都。一篷江上雨。歸思滿菰蘆。

炎氛漱屑寓。清氣蕭重帷。藹遠天人雜。皆間甲乙遲。（淺制有甲乙平戊後。）江湖牽客慮。日月與人衰。經國謀安在。悠悠我思。

幽禽

已伴傳書燕。休隨匝樹鶯。春鳴變高柳。暮散落餘花。格磔林烟迥。啁啾觀月斜。寧同七十二。鎖在莫愁家。

集江濱池亭

五月追涼地。滄江剩素漣。林烟昏午日。樓影壓池天。篠密工迷徑。荷欹巧避船。機忘更何事。魚鳥亦留連。

出郊

茂草平堤藉。長楊綠自垂。郊晴艾帳遠。橋迥犢車遲。有鶴迎飛蓋。無蛇睹賜巵。秦樓何用識。馬尾結青絲。

清暉亭

亭外大江流。亭前萬里舟。春波賦別地。秋水送歸愁。客路風烟闊。年光日月遒。瑤華何所爲。從古伴離憂。

不言

不言非巧宦。要是乏高符。託社天教散。爲公谷與愚。桂枝懷隱樹。荆葉戀歡株。榮路多高足。爭傳八列呼。

朝天嶺

天嶺循歸道。征旗面早暾。灘聲逢石怒。山氣附林昏。谷轉如禽哢。塵交作馬痕。萋萋芳草意。無乃爲王孫。

讀張巡故事

叛將闚華日。英臣死節年。城當勁兵處。人甚繼旗然。直木攜貪隧。長隄制盜泉。羯塵雖覆馬。不污沛南天。

兎

脫兎馳岡地。飢鷹厲吻天。爲煩蹀狗顧。遂給獸人鮮。狂目兼槐落。驚毫共月捐。可嗟多狡穴。歸肉助庖羶。

江休復潞掾

君家能賦別。釋褐重凄然。客袂移緇素。離懷並聖賢。坐曹煩折獄。奏牘竚懷鉛。十載青袍困。須饒草色鮮。

同年李宗太平法掾

俊名參吏啟。掾事補編堂。盡取黃金酒。重紆碧鶴裳。佐庖鮭菜厚。束帙祕廚香。認得公庭步。鬚鬢白哲郎。

答安陸龐掾

囊文嘗奏御。軍事此參卿。座隘升堂友。鄉榮乞墅甥。清言飄座毒。愼疾寧芝英。談幄尸官久。煩襟怯報瓊。

出城暫憩林下

下馬清林下。慵然忘俗情。山禽不辨種。溪草盡無名。露笋披斑箨。風葩抗紫莖。徘徊漱澗。未忍濯塵纓。

林下

林下追涼久。山西反照初。蘭苕香自怨。蟬腹飽猶虛。李暗傾冠外。棊殘折屐餘。蕭然皇壤樂。何必羨池魚。

南國

南國豪華地。東風馳蕩天。露蘭薰夕夢。烟柳重春眠。歌斷雲空度。書長燕未傳。吟成休自許。芳草更綿綿。

送鄧漢卿同年赴五原理掾

再赴天官調。仍還多士鄉。華陰餘霧散。光祿故坰長。春柳侵湖綠。秋雲際幕黃。片言民訟息。編美冠州堂。

馮彭年蘇州法掾

竹箭征艫駛。鄉駒客袂分。倦游銷仲產。參事厭卿軍。象闕天中隔。鄉朝月外聞。西山朝氣爽。挂頰待談雲。

吏上

吏上重門鑰。樓喧疊鼓撾。翠洗遙嶺樹。紅斂暝蘇花。杼促蟲聲急。眉拖月魄斜。煩心銷熱盡。不待鎮嘉瓜。

曲幌

曲幌囊風入。前軒峽雨收。醉羅初解夕。珍簟暗知秋。衰柳金城恨。幽蘭楚國愁。更堪聞短笛。挂月在西樓。

林缺

林缺榛苞綻。溪平芡葉開。衰烟稍解柳。寒雨併饒苔。天意凄凄早。鄉愁袞袞來。此時論四戚。方驗楚人材。

送朱十翁

手把臨渦酒。人歸如夢城。何言一歡笑。便作兩離情。園樹丹蕤老。家山鈿髻明。不妨還軫促。芝崦檢春耕。

司馬相如琴臺

故臺千古恨。猶對舊家山。半夜鸞鳳去。他年駟馬還。死憂封禪晚。生愛茂陵閒。惟有飄飄氣。仍存天地間。

黃孝基歸上饒

街微曙鼓喧。行人岸艤船。杓星背城隱。萍日過江圓。霧晦書囊竹。塵昏劍室蓮。他時漢廷用。未減賈生年。

送謝處士南歸

歲晏心無著。時清遁更肥。江蓴縈箸滑。海鳥傍帆飛。鄉思生園霧。吟懷人楚霏。趨庭多令子。綵服間荷衣。

登望臺

年華無限景。況復上高臺。曉氣先明樹。春寒不著梅。幽禽仍早囀。戲蝶即雙來。此地流霞意。同誰一酹杯。

連秀才東歸

烟樹猶雲中。迎君馬首東。鳴雞關下曉。歸鳥漢陽窮。勸客辭城闕。深耕託濯叢。還將數日惡。故故惱衰翁。（謝文曰。中年以來。傷于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余年踰三十。多雖早衰。病用自況耳。）

徐帥北歸

舊國青山闊。仙巖綠桂春。金壺村史客。玉札上清人。學霧廉成市。冷風肯待旬。他年留半劑。牝谷願凝神。

北歸

一水清波駛還將檜楫歸。纓緌成素濫，猿鶴恐長違。斗外城隅出，雲端闕影微。定知朝夕鳥，卻望漢臺飛。

宣徽太尉鄭公挽詞二首

祕幄留高議，雄邊倚茂勛。風流自南國，禮樂得中軍。臥疾初無損，遺忠忽遽聞。寢門今日慟，長作死生分。

誰爲云亡恨，曾無可贖身。江山歸國路，桃李泣蹊人。追册君恩厚，題功史筆新。所嗟經濟事，不及相平津。

肅簡魯公挽詞四首（案宋史魯宗道字貫之，論人參知政事，初為魯國公，卒，謚肅簡，故稱簡。）

拂世讓謀臣，端朝載宋熙。上前推汲直，天下詠曹隨。密啟多焚草，加飡屢唱葵。不圖霜露疾，奄忽喪元龜。

震邸陪翔鳳，天壇侍祭牲。參謀大丞相，別對小廷英。上棟方隆國，頹山遽奠楹。武公年不至，輔德是功名。

憂國神無愛，呼醫禮寢腰。人憂一臺坼，帝遣兩驂扶。臨視回襄御，還言人舜謨。七兵榮贈册，沉礎賁龜趺。

密勿下齡日，生平三命恭。承家男得鳳，擇壻女乘龍。鄭邑窮遺產，邢山卜素封。空餘弔客淚，傾海望長松。

王沂公挽詞三首

盡瘁辭當國，均勞得假藩。幄中籌祕畫，天下滿危言。日企還三事，寧圖閱九原。誰將河海淚，一灑問乾坤。

下闕成憂疾，飛郵走詔醫。遼鴻徒望渚，浴鳳不歸池。宣室君朝能，翰車客涕垂。正應鄭廟上，聲一奉蕭規。

鑿路風號野，松阡水凝榮。滕君今見日，傅魏上騎星。詔訓金蘭滿，圖功簡史青。空嗟令君坐，千古掩餘馨。

卜居

自樂顏居陋，非論晏市囂。西山宜託疾，東路便歸樵。穴遠狐情樂，巢完鳥意遙。居然深隱去，寧待左生招。

女沖有招隱詞

訪隱者不遇

齊羅白石扉，霞薄動春暉。鶴去書空在，鳧閒舄自飛。驂鸞僊馭遠，出岫昔心違。拂衣雄風動，猶疑禦寇歸。

退居五首

干祿非三釜，躬耕戀一丘。才無作奏巧，窮有著書愁。雀噪門羅晚，蓬飛鬢葉秋。平生鳴鳥志，未去戀滄洲。

貧極非關病，憂多信自傷。悲歌一頃豆，驚饋五家漿。擁耒宜耕石，沈鉤豈爲璜。中林環室在，開徑望求羊。

昔愧公車牘，今投海岸蓑。逢齋還忌熱，居陸更憂沈。楚岫偏藏玉，燕臺豈乏金。前途見楊阮，只是有沾襟。

利因慙龍斷，長非累繴牽。難求迎餉水，空望戴盆天。喘急常悲月，驚多遂惡弦。誠非窮者歎，民頌正堯年。

勇退方藏密，營生信有涯。千株素封栗，五色故侯瓜。虞骨誠非媚，潘毛故易華。履穿誰復問，新進競青紗。

詠苔

雨牆蒼蘚合，烟渚碧紋通。賦閣并塵掩，詩階伴藥紅。萍流煩結實，絮亂枉因風。少閣回腸恨，春閨隔歲空。

南齋二首

縹有山林願，聞非江海身。孔書罕言命，莊意闕同人。敢銜能鳴鵠，須慙不獵鶉。緣何無麗句，多病極淳貧。

瓜名託故侯，恍然桑下計，蠶妾距相尤。

哀故文節公（案宋史列傳張知白謚文節。）

早傳黃石系，未伴赤松遊。纂珍驚牀蟻，深恩賜食牛。谿壞俄碎玉，川機遂藏舟。蕭相今無闕，夫人紹鄧侯。

順采思忠藎，宣謀歎巧勞。慈道無一老，投形剩三號。撤奠哀笳引，追榮斂衾褒。欲知憑厚慶，弟覓得傳刀。

霜露纖纓疾，龍蛇已喪賢。神騎尾星次，家託嶷丘田。長樂申君弔，東堂罷視筵。佳城白日掩，從此卽千年。

章靖馮公哀詞

殿推名學，南宮重亞卿。心無二何佞，身有兩襲清。歸沐賓蔡鮮，幽通奉思精。邦人爲公恨，不見和來平。

書林藁尚遺，異時逢玉尺，方爲阮咸悲。易三紹斷，當朝萬事知。由來今語怪，何意遂無兒。酒德歡長絕，若恩刻印頒。一朝交情失，事役易晞顏。

管綿病車，中檀奠夢還。藐儀猶在野，書劍卽藏山。友酹生芻潔，旌引素幡。歌絃遠猶喧，此路成千古，何人歎九原。未亡鍾淑儷，不朽寄空言。兄子今爲後，春秋無餒魂。

光祿葉大卿哀詞

十浮齡盡，三千去日長。叢蘭秋寂寞，鄉月夜蒼茫。里友歌迎紼，州民酹繞棺。英魂知所託，橋梓萬成行。

息朋三壽，生平定四知。鄉人桑衣繡，光祿號能詩。未赴安車召，遽成埋玉悲。方珉紀遺愛，無証家中辭。

辨才少白師歸天台

色擁行肩，南方應有緣。歸鑣素車浪，寶杞赤城天。宴樹春園密，談花書禪鮮。憑師無閡智，呵斥二宗禪。

南北異宗，學者多尊師授，以祖意惟仁者尚圓成一案耳。

懷滕祕校書

職責袍困，衰年素髮多。囊中彭澤米，門外下邽羅。露鶴驚霄齋，風蝸喝暝柯。此時潘尊令，爭奈近秋何。

送黃祕校書

齡看獻牘，共嘆傒登瑕。十載重來謁，猶參軍事頒。吳艎沿迅溜，京炙伴芳檐。東觀他年準，當求江夏孫。

景文集卷十

五言律詩

公會亭

日下炎氛歇，風生涼意添。樹花開簇簇，樓月靜纖纖。倦綆仍垂缶，昏鉤半上簾。畦瓜已堪摘，納履自無嫌。

和小飲

天帝靜雲消，飛觴夜正遙。洛吟聊擁鼻，陶舞惜廻腰。露曉蟬嘶樹，河秋鵲映橋。客來殊未幾，離恨又復朝。

夏日江濱亭小飲

飛檻枕溪光，歡言客偏觴。暫雲消樹影，驟雨發荷香。辛曰橙齋熟，庖刀膾縷長。蘋風如有意，盈耗借浮涼。

朝陽

縮宿沈榆彩，滄溟轉若華。纖曦漢盤露，便映洛神鴉。鳴鳳梧岡迥，桑柔柱籠斜。照梁休自許，城上已啼鷄。

唐李衛公廟

人天挺傑，賊膽提齊盲。疾戰山陵破，長驅頡利亡。成功在不伐，垂烈付無疆。血食雄京輔，千今異姓王。

夜出溪上

隨首孤雲斷，均塘綠水周。螢心不欺夜，蟲織自悲秋。早鴈離離度，歸舟泛泛流。蘇蘇共搖落，底處是忘憂。

秋晚溪上

積水增波潤，蒼霞變露餘。斷煙隨鳥遠，寒葉向人疎。萍老猶迎日，蒲衰尚戲魚。臨川方病涉，誰借鄭卿輿。

出城所見賦五題

二月雨堪愛，霏霏膏澤餘。添成竹筍浪，催發杏花耕。迴濕風頭冷，微含日腳明。居然嘉應在，誰是東長生。

二月水堪愛，泮流清復渾。彭深天在底，紅亂日搖痕。驚沒小舟度，魚鳴新藻繁。有人無限思，慚愧仲長言。

二月花堪愛，全開未落時。香輕長抱蕊，霞破即圓枝。舞蝶何曾定，流莺不待期。勞君金縷唱，更盡拍浮巵。

二月草堪愛，一番芳意還。遠迷天渙渙，低隱雉斑斑。細雨鮮原潤，東風古道閒。王孫歸定否，持問桂枝山。

二月風堪愛，悠悠天際生。向空鳴籟細，乘暝作寒輕。拂水紋層浪，穿條机紫莖。煩君期素魄，相伴到春清。

重葺敝廬有作

屢市喧卑極，家林故築初。潺湲猶置筆，楹帔尚逢書。徑草臨江府，園畦洛浯居。愚誰道眞意，仁義亦蘧廬。

華州西溪（在路左百步）

山近重嵐遍，溪長匹練分。霽波平撼日，寒崦側藏雲。（溪側有松崦，中雕佛阿。）弄荇魚差尾，投汀鷺列羣。如何去尋丈，塵路已紛紛。

送客

西出都門路，橫參送客鞍。低雲能作暝，輕吹不成寒。天勢高無極，原蓂秀可餐。長年傷別甚，作惡匝能歡。

倩宗在蜀諫官孟昭圖上疏言田令孜屏書不奏沈之蝦蟆津詩人鄭谷傷之略曰徒將心許國不識道消時予欽其人作詩投弔

密疏即儲皆，指言刀鋸餘。難排趙高鹿，竟葬楚江魚。憤魄棲長瀨，冤氣犯太虛。無人抉君目，他日見誅除。

李九言寺丞知懷安軍金堂縣

雲棧馬蕭蕭，銅章庇邑遙。晨暉碧雞路，春色錦官橋。美政方宜布，斯人舊富饒。早須飛兩鳥，歸趁漢家朝。

挽張元常非母夫人二首

象服流恩貴，輕輿就養榮。新成大家賦，經餉穎封蕎。過隙誠難駐，藏舟自不驚。子賢能順禮，三月祔佳城。

嬰病曾無苦，期頤未滿年。風幡吹棘地，露泣採蘭天。庇具藏分澤，張琴委暗絃。江流終不竭，懿範此俱傳。

遣吏視諸公塋樹回有感

文正王丞相（參宋史列傳王曾文正）

兩朝雅亘德，萬務罄斯猷。漢日左右手，堯年忠孝侯。名言天下滿，故事省中留。寢冢旌碑首，刊文又幾秋。

予作碑陰述其事。

文靖呂丞相（案宋史列傳呂夷簡諡文靖。）

慶歷公三人，遂陞擢太平。嗟金眞間敵，撓呼高反酒不塞盟，上印情雖切，公被病來退不許，然罷病遲輕。上剪髮賜公服之病愈，惜哉天弗憖，宸幄淚先橫。公訃至，上在崇政殿，聞之，對東府長嘆。

宣獻宋公（案宋史列傳宋綬仁宗朝參知政事諡宣獻。）

昔去勸明辟，明廟朝公勸遣政。俄歸參大鈞，公孫未及相。諸葛已傷神，名待天淵蔽。文爭日月新，英魂同玉樹，不向七中春。

文惠陳丞相（案宋史列傳陳堯佐諡文惠。）

巖廊號元老，禮數盛中台。萬石父子貴，八元兄弟才。新詩玉可扣，奇隸鵲爭回。今日君碑字，眞緣灑淚來。

答客

賤子空虛甚，何煩跪自陳。摧藏不鳴鳳，排迮後來薪。櫛知三秋髮，逢奔西海塵。安能得所欲，況是數奇人。

送同年吳彀尉烏程

琴琴報曙天歸趁越人船。闕月長留夢，吳門自是仙。漆書多汗竹，圭爬有名田。剩著凌雲賦，霧帷待奏篇。

送王庾

七篋殘炊黍，津航促扣舷。雲迷孝子苑，星認太丘歸。破瑟弦鵲舞，吟囊錦獸鮮。晚淮他夜月，離思共娟娟。

捲客衣空化，求知刺欲漫。孤飛回鶴路，別淚溢鮫盤。待舉秋槐老，承顏夏枕安。新篇時寄我，魚信接長瀾。

送祝熙載

昔誓繻仍在，今行綬已新。春鶯得遷友，夜鶴怨歸人。君候道家山，故及斯句。倦枕低潮月，征帆截渚蘋。清時偏樂職，寒儲佐吳醇。

寒食日送李公佐歸漢東

有客改南轅，春郊駐祖筵。鐘寒禁火國，風暖洛沂天。茂草平無際，殘花懷更妍。鹿鳴偕計近，齊盡約初年。

送迎庶

之子遠參卿，勞勞千里行。春衣因客變，華髮看秋生。遇鯉頻爲訊，逢蓂試作甍。塵埃平通綬，何地免將迎。

送陳動之

辦帙攄蓬冠，軍牙佐柳屯。伏熊均軾寢，睡豹襲裘溫。睡苑寒雲隔，漁樵暝鼓喧。鳥書無驛數，知有鴈行門。

送梅堯臣

祖帳都門路，秋風滿客衣。臺用三鶴馭，官爲兩鳧飛。鄉思臨波遠，離愛榜酒微。不應緣事事，手自廢談圍。

春暉寓目二首

春序倏云晚，高臺芳意多。花成風地錦，鳥作暝林歌。樹氣蒸繁幄，池文疊細波。夾城歸騎散，煙絮徧銅駝。

春意都無幾，還持獻緒歸。游蜂抱蘂去，驚燕失泥飛。風下幡幡影，霞留暝暝霏。既知瑤席恨，不減欲沾衣。

累夕大風

乘秋萬籟怒，拂野悉離披。祭鳥東門酒，鳴鳶上將旗。有誰檐旦暮，無客賦雄雌。何用呼號甚，枯桑了不知。

武安侯

貴甚宮中勢，軒然帝右趨。所貪惟狗馬，甫是學盤盂。驕取武庫地，氣凌轅下駒。淮南他日語，悔不共嚴誅。

庭石

嗟爾一拳質，塊生天地中。柱雲蒸作潤，山溜滴成空。松蓋何年化，星槎此路窮。無邀什襲裹，近出宋臺東。

感秋

樂事行將晚，華年怯早衰。翻車壯士速，落葉長年悲。別燕風簾靜，驚烏月樹危。播精甯有用，皮骨極支離。

秋日四首

短影悠揚日，薄寒凜凜天。林聲蟬后老，陂影鴈賓聯。悽感客自爾，變衰時適然。何須問容鬢，所遇是凋年。

客心驚暮節，天意歇餘芳。蓮罷池收子，榴成露罅房。綈袍親故暖，紈扇委空涼。庾信眞愁否，仍能用斛量。

禁林或宿番，愚谷負深歸。未識前途遠，容知昨日非。巧勞屑物役，靜勝乃天機。君看琴中意，何嘗在玉徽。

秋氣颯然爽，宴居差有情。蛩休儿案潔，蟬罷亭皐清。溪水照心碧，雲山刮眼明。其如歲云晏，天地莽崢嶸。

晚發

候鼓遙喧岸，行舟逆上淄。輕煙著波面，斜月罷林端。颯沓鳧鷖亂，蒼茫葭葦寒。致君何所憚，便道許之官。

曉瀨雖能迅，寒波不復揚。林聲散棲鳥，隄影度風檣。茲歲方云暮，吾行未遽央。病身非汲黯，安敢薄淮陽。

遊海雲寺

十里雲邊寺，重驅千騎來。天形欹野盡，江勢讓山回。園竹濃成幄，樓鐘近股雷。斜陽歸鞅促，飛蓋冒輕埃。

行藥

行藥徧城闉，乃逢搖落辰。鳴風焦粟罅，圍露飽梨津。遠水多成浦，高雲白作鱗。匕丹無復得，魂斷小山人。

湖上晚眺

湖平潦已收，清興暫爽然。風舸時搖纜，眠鳧自去洲。荒藤依樹老，殘芡聽波浮。珍重茅山色，蒼蒼到暝樓。

答京西提刑張司封次甫

乞得二千石，終非循吏才。霜蓬根易動，鶴鳥翅難開。夢寐慚封邑，來詩云：嗜庶國邑開，此詩是夢中做得，有此非常句，故還成全篇以見寄。陶挺卿鉉台，報言殊麗藻，庶附騷篇回。

閏月晦日

春物都城晚。歡遊一倍慵。輕風生樹態。暖日淡雲容。小閣時翻燕。閒花更少蜂。幽襟眞寂寞。所得是無慵。

贈楞嚴舒上人

丈室錦城隈。庭閒地徧苔。飯從香積取。花繞少林開。講畫經殘葉。禪宵燭委煤。無嫌一時學。要是暮雲才。

柔上人年八十不出役能著細字。

行年踰八十。安坐布金園。指柏仍餘樹。栽桐遂見孫。巖泉晨自瀉。經葉夜能翻。顧我生多病。勞師默道言。

壽上人南游

拂曉銀鳴月。迎寒霰擁霞。衆香摩詰飯。五葉祖師花。託宿林枝俯。分風夕影斜。前期逢晤賞。持對碧雲誇。

送梵才長吉還天台

歸裝卷蘭芽。城樓佛曙霞。溪行鷗避錫。巖供馬銜花。翠柰經園密。蒼苺渡徇斜。暮雲他日合。相望在天涯。

寄藥山長老省賢

南方有尊者。卓錫繞林丘。演法三千界。多開弟一流。爐烟熏定几。笋脯供齋甌。社約漸成負。霜蓮落幾秋。

訪僧舍

近郭一牛鳴。金園界寶繩。衆花天作雨。千焰佛傳燈。碧柰垂園老。青蓮繞淵凝。病襟多俗物。時此訪南能。

寥寥

寥寥私沐地。索索晚秋時。高樹足危響。寒花無媚姿。遠砧投會急。昏鴈赴行遲。撫物能無感。年華及始衰。

早秋

脫葉驚影疎。翻車送客歸。蕉漿晨渴減。桃簟夜涼歸。怨月收紈扇。輕雲怯紵衣。沈愁知幾許。帶眼不勝圍。

山中晚春

新火暮春天。窮山寄一廛。晚蘭催酒熟。溪草作茵眠。落絮輕無定。殘花淺自憐。緇帷談久倦。江上問挐船。

早春

春來人暗知。何物驗來時。林暖樹改色。山晴雲亦姿。歸鴻高的的。生浪細差差。老帥非行樂。劬躬農一駐旅。

避暑江濱祠池

溪淺容篙短。舟移覺岸長。煙稠菱荷葉。霞熱荔支房。技疊參搖鼓。杯寒十餘漿。便成遺暑醉。官事底相妨。

夏日池上

溪流來不近。永日映霞霏。水荇自相繚。汀禽撫次飛。頹沙時損路。幽瀨忽藏磯。誰欲留迎我。相將日暮歸。

獨坐溪堂上。炎天客少過。紅垂初熟果。碧捲未開荷。曳絮雲更塢。搖金日弄波。一杯聊自舉。涼意雨前多。

揚雄墨池即草元所。

宅廢經池在。人亡墨溜乾。蟾蜍兼滴破。科斗共書殘。蠹罷芸猶翠。凍餘竹自寒。他楊無可問。撫物費長嘆。

秋熱

風物連南國。炎威逼早秋。墮飛波上翼。謾喘月中牛。雲杼衣全解。冰奩渴未瘳。此時班女怨。盧爲奈紈愁。

晚冬行園

官舍同山舍。蕭然日杖藜。饑鷗守冰沼。寒蕣犯蔬畦。霜逼晴空迥。霞牽晚照低。城烏棲已定。無事莫驚啼。

過惠崇舊居崇工詩。有名于世。

人往名長在。欽風歷故居。社稷還即老。園廢柰仍疎。塵憶清談外。雲經合座餘。裴回視齋宇。行草暗殘書。

師善行草。齋中多自題寫。

雖昧平生契。懷賢要可傷。予爲郡之年。師之去世已二年矣。生涯與薪盡。法意共燈長。遺畫空觀貌。殘詩孰補亡。本院催有師著詩篇數軸。神期通一語。無乃困津梁。

和蔡宗遊南禪別墅

鹿園開別墅。牛駕此回輪。花識莊嚴界。林容宴坐人。遠煙時謾晚。靜塢若遺春。共照前溪水。煩師洗六塵。

對月

林梢霞尾暗。海面月華新。一水開天鑑。千金上佛輪。幽巖涵靜桂。潛蚌溢涼津。不必姑山去。儻然自玉人。

月華眞可愛。堂上共徘徊。白露方徐晛。清風適共來。蚌津隨照滿。烏閣爲啼開。萬慮方岑寂。愁看雲漢回。

望月

早月始娟娟。西南寥泬天。魄中藏暗樹。輪外上虛弦。傍漢舍銀淺。過雲漏葉鮮。遙知今夜鵲。猶得繞枝眠。

同小姪珪璞溪上汎舟（案）郡見序有子五人。三早卒。惟充國均國二人見王珪所作神道碑。此名珪璞或係小字也。

出郭曉雲霽。泛舟春日遲。詩懷隨物放。酒面任風吹。循岸煩鷗起。看山惜棹移。州人輕此樂。頗與汝曹期。

擬明月逐人來

玉漏催成夜。關紅換作晨。併花排綵樹。分月送遊人。醉幕星臨酒。天街露禁塵。輕雷與流水。隨意伴香輪。

月

西顥涼颸度。金樞宿霧收。映波休混璧。入幾且迷鈎。蛩冷侵珠潤。羅疎逼帳秋。風流知不淺。庾令在江樓。

新月

幾宵閒北斗。始見映西樓。曲篆隨鈎誤。殘黃映額羞。桂稀山自冷。珠淺蚌衾愁。巧作纖纖句。纖能喻兩頭。

殘月

陰光隨落宿。有意待朝陽。暈缺灰餘影。潮平鼎息狂。殘兵驕子國。隱霧大刀郎。此夜方諸淚。事能減數行。

馬上見殘月

娟娟天外月，正見上朝人。老桂欹藏樹，纖鉤側抱輪。氣清仍泛露，光淡卽迎晨。尙作裴回意，西樓對結鄰。

落月

已照金樞穴，初乘玉女扉。望花愁桂老，數葉畏霜稀。漢蚌兼珠隱，邊兵背塞歸。持將雌妾恨，一問上天飛。

答渤農李淵宗嘉州江行

嘉月嘉州路，軋裁按部船。山圍柱宇國，江入夜郎天。（嘉州古夜郎國。）霽引溪樓望，涼供水館眠。愧君舟檝意，遂欲濟長川。（來時有事會浮川航之句。）

景文集卷十一

五言律詩

早發大堰

曉戍朧朧白，春流納納深。生煙纖著樹，罷月稍依林。野路趨斜岸，漁舟泊暗潯。尙緣歸國意，羞足慰離襟。

新竹

最愛中唐竹，春來百箇鮮。笋殘霞落泊，梢散粉蟬娟。早葉危銜露，昏枝巧住煙。寧孤一日賞，況在此君前。

永興張資政常縣路逢雪見寄

大旆關河遠，同雲天地浮。凌晨逢朔雪，此路向西州。寒襲生犀健，光催暢穀流。餘情念東郭，穿屐趁英游。

陝中逢雪

陝內逢雪霰，凌辰望已迷。寒花纔集棧，斜片旋沈溪。戶入垂綿壞，田成種玉畦。速乾殊未惜，山道潤無泥。

冒雪馬上作

大雪洪天纖，晨昏望禁扉。二儀連皓氣，萬物共清輝。樓迥標銀闕，臺寒縻粉圍。瑞花眞有意，偏著入朝衣。

四望亭

秋城聊一眺，物色已蒼茫。爽籟風驅遠，寒烟晚曳長。祠成樗作社，戍罷女留墻。要是凋年感，能回倦客腸。

秋日書懷

秋晏蕩喧濁，茂宰屬高情。水遠溪初浪，林乾籟自聲。辭蔬留剩暖，歡瑟泛餘清。尙念江湖守，其如華髮生。

送潘祕校赴潁上簿

捧檄去三鈴，招招客叩船。倦游驚密雪，離思道么絃。淮月開帆暝，京塵減綬鮮。枳驚非久息，刷羽竚來旋。

送酢勸胡簿

密雪奸辭僭，垂牕怒翼開。聊從百里佐，初露七年材。集隼趨侯府，歌驪酌客罍。時年無道苒，庇邑遍天臺。

舟中三首

舟行不礙動，縱目望聯隄。稍登前川近，徐驚後樹低。魚游隨聚沫，禽度帶殘啼。自趣家田路，春清況日擠。

漠漠朝煙上，霏霏野氣和。鷺鴻自去渚，戲鷲不沈波。田畯耕扶來，溪蠡食駭鼉。維舟時一眺，牂踐損春莎。

霧迴絙林趾，波生齧岸沙。漫紅披杏帶，短碧上蒲芽。鮭菜隨宜有，漁醪不用除。行行樂蕭散，未覺遠京華。

物外亭

飛宇冠蒼岑，盤盤上百尋。風含太虛爽，雲作下方陰。塢桂寒仍燠，岩猿暝始吟。知君有高興，天壤共登臨。

秋日詠庭樹

庭樹報秋歸，蕭然芳意衰。露危陰處葉，風勁暝前枝。嘒嘒蟬嘶早，梢梢鵲定遲。江潭正搖落，司馬不無悲。（枯樹賦引桓司馬事云，今日搖落，陰倩江潭。）

司徒侍中宣獻公挽詞二首

斯文推舊德，疑國變華顛。夙夜勞三事，東西止百年。溫辭聯册祕，（中宮册文公實爲之，時稱名筆。）良史大都傳。（三朝史皆公等撰。）

他日賢臣墟，心知望圃田。

美疚交明晦，浮齡距控摶。宗盟一箇弱，（今與的氏國爭政，一陛頓稱國宋。）人贖百身難。賜歛榮絺衮，臨哀駐玉鑾。欲知桡李愛，朝綬共汍瀾。

送蒙城簿謝煜先輩（案謝輩即祁女弟。）

曾筠飄飄風，仍勞再再趨。嘆時三嗅雉，倦別一飛鳧。句簿虛公几，迎槃溢里壺。異時齋閣閟，明陟在丹塗。

送江陰簿江楚材先輩

學會久過從，淸言服阿戎。半綸人結綬，一簡太分風。行稻鮮原綠，攀花雜樹紅。漢君談有助，新論得王充。

送炳宗巢簡

世德封胡後，英游終賈年。塵淄去郡客，木落渡淮天。揖吏貪持簡，勞歌勸倚弦。無憂親釜薄，新復古圭田。

觀相國長城公畫鹿藥師院壁

擔簦趨瑤縣。何與禮梵仙。望雲催覲日。零雨記歸年。煎露霏宮閣。尼珠入局圓。斯人貝瞻迹。二絕賁金田

題玉溪符上人清風閣

齊僧祭霏回。人高境自禪。閒心溪上月。佛髻檻前山。書瀉依遠故。晴雲識棟還。誰持快哉意。來此共躋攀。

李中令挽詞二首

家賜齊侯履。人推郤縠文。結婚榮外館。謀帥得中軍。盛集追園蓋。過章下隴雲。不圖新渚畔。更作死生分。

贈空充幽隱。鳴簫異素輪。山丘華屋遠。桃李故蹊春。使幕被愁霧。談屋委暗塵。須知悟生滅。終得法爲身。

泥巖寺

礎齒綠苔斷。簷牙冒紫氛。樓鳴穿峽瀨。堂宿抱峯雲。烏散生臺晏。僧歸浴樹曛。居然化城地。長與客塵分。

農閑

菌閣俯江干。西南蜀塞寬。看雲記巫峽。望日省長安。鈿峯頭碧。霞綴荔子丹。比來秋物好。誰伴數憑欄。

聞杜宇

傳聞望帝冤。底處最堪憐。蜀月將殘夜。巴山欲曉天。周軍嘗化鶴。齊后亦爲蟬。物變皆如此。非君是偶然。

春野觀農事

茂氣回鮮野。寒姿換故林。敗防溪響急。新剛柔痕深。乳雉嬉原隰。歌牛下浦陰。吾廬堪學稼。將老有初心。

唐詔監帝池陽市征

五鼓歇沖亭。風帆去斗城。美材王國秀。獨木縣官征。萍蜜浮罌劑。蓴絲雜茶羹。哀郎秋冰去。江月對盈盈。

早秋夜坐

穹晏炎埃歇。顯氣襲中閒。倦鵲兼河轉。初蟾共月西。客愁無處所。世慮足端倪。清客纔成法。暑禽且穩棲。

秋日書懷

風頭日蕭索。爽氣自西岑。暝戍有傳鼓。塞城無罷砧。未論鄉思苦。且念歲華侵。日表高高鴈。先時到上林。

得伯逢書

書來何所道。報我二毛生。樹種因年化。星星著領明。別離幾日。感慨若爲情。且莫悲遲暮。須容四海兄。

予于伯逢不齊十年之長。

伯逢欲予買一田墅因成自謔

予從大夫後。滕乃二千餘。筆論何事。藏山著底書。病教年事早。拙使宦情疎。合治菟裘未。蝸牛尚有廬。

西園晚眺

弱柳蒙蒙密。新花奕奕繁。貪尋芳徑遠。遂到落霞昏。亭榭銜山鶴。池波撼月痕。惜春還語客。慎勿訴餘樽

李先輩見仲見

有客過窮巷。門羅日晏開。南州一榻下。平壘二龍來。霏雪欣談麈。炊菰乏棗杯。自慚隣壁焰。時照不燃灰。

公園

幽棲足端倪。危橋便見溪。浪輕魚喜擲。山近鳥工啼。弱葉披風激。涼蔬甲雨畦。使君來已屢。林下自成蹊。

八月十四日夜東軒餞趙同州志元吳陝州冲卿徐潤州君章

明月不常值。中秋能幾新。誰言一堂上。相與異州人。適意苦難得。舉杯寧厭頻。清光定千里。他日遠相親。

訪隱者因題壁

巖徑蹈雲層。藤蘿失晦明。青谿一道士。綠髮兩門生。山溜足奔礫。松風無罷聲。頗同沮溺侶。林下耦寒耕。

哭郭仲徽三首

倉卒聞嬰疾。何辜遂沒身。哭從同產子。仲徽無兒。惟兩猶子義寧主祀。霜寢未亡人。家有邢山舊。仲徽先塋在新鄭。天爲京兆隣。

想君齋志恨。不使白楊春。

我作魚符守。君司鳳詔文。予出齋陽時。仲徽新掌誥。他時談笑罷。今日死生分。怨浪翻榮浪。悲魂引鄭雲。山陽懷舊笛。

腸斷不堪聞。

謝氏雖多女。仲徽有三女。中郎竟乏兒。人生忽至此。天道果無知。一代英才往。千篇故稿遺。生平同翰墨。不及

鏤碑。予解鄭時。仲徽已葬。內相吳春嬪作銘誌。

夕坐

岸幘坐前楹。天圓極望青。日華開嶺霧。風影碎池星。重露驚棲鶴。幽蟲帶暗螢。塵機心久息。寧待據梧瞑。

（案）此詩原作眠，但古無眠字，此仍作本字讀。

西樓夕望

炎氛隨日入。岑寂坐遙帷。倦鶴昏投浦。驚蟬夜去枝。柱華兼月破。槎影帶星移。珍重隱風好。義人即此時。

偶書

悲秋葆髮生。倦客厭離身。九奏莊禽眩。千鈞楚俗輕。媒勞傷偃蹇。歲晏恨崢嶸。誰訝游都久。方歸谷口耕。

答書

欒欒餘病骨。踽踽本孤臣。夷餓懷食粟。柯居憶徙鄰。予方嬰內憂之字。傷閑寬脅帶。鑱刻暗書筒。親見揚雄者。容儀不動人。

答書牛馬走。卜疏草茅人。久謝輪囷器。羞言阿堵神。鄉德摧勁翮。照沫曝窮鱗。尚欲求糟粕。心知老斲輪。

和朱少府苦雨

滯淫連春晦。層陰接夜分。鑿壺惟發電。愁棟但生雲。里突居無鑿。官蛙坐厭聞。遙知霖唱罷。客思轉紛紛。

蔵除

影節眞如借。良宵此向闌。家儲宿歲酒。鄉送大饑寒。荐卉回新物。來情綴往歡。匆匆餘幾刻。催具五辛盤。

詠酒壺

刻像小蹁躚。無情是所憐。客歡迎指顧。觴冷寄回旋。屢轉疑投節。將休似取妍。勞君戢深意。醒者勿須傳。

答書

經檝摧無幾。書刀剖未休。胡能反招隱。更欲傍牢愁。淅硯寒餘滴。聽燈明映篝。子威銷骨盡。何相得封侯。（糧子威傳。小史有封侯骨。）

望仙亭晚眺

日晏來憑檻。要知刀筆休。晚雲山曲嶠。蠹飯客稽留。未覺清言減。猶堪大白浮。狂歌誰擊節。只是自搖頭。

明月湖

湖色淡無際。月華相與閒。臨波雙璧映。照浦一珠還。宿火汀洲外。橫烟桑柘間。不妨清思劇。舉國盡溪山。

晚眺

危欄眞可倚。極目盡高原。雙堠驛邊道。孤烟山下村。高風生樹響。寒水落溪痕。坐見斜陽盡。歸鴉滿翅昏。

胡同年恢信州弋陽簿

籠櫻沈醽宴。津鼓愴離羣。道出東南水。心留西北雲。秋田供醴劑。練幅換書裙。燻闕方呼俊。歸來竚獻文。

黃埔勾建昌簿

露風徹宴后。十幅曙帆飛。路入江山國。人兼綵繡衣。草堂空繡幄。偃室聽琴徽。誰識無雙舉。新從口下歸。

元處宗安化簿

軍府沈千奉。邊城佐一同。鄉書黃耳遠。客鬢鳳毛空。怨曙光筒月。嘶寒代馬風。未應期會急。半日廢諮叢。

同年毛洵勾簿新建

年衰多集鼎。鶚首曉帆催。枳棘非鸞處。膏腴得父才。澄江限天闊。孤鶩透霞來。此地留清賞。誰同耻宴梅。

霜寓

霜寓濟秋光。崢嶸歇歲芳。地形侵楚廩。渠尾入淮長。（鄉民運首書。路尾入淮。）齊集牛初下。羅稀鳥恣翔。病悰多感極。身託茂陵傍。

季秋十九日追還學士院回舟入都作二首

上恩留不遣。仍棹越船回。人忝玉堂署。魚還符節臺。危心摧橋罷。病眼刮雲開。讀徧淮南詔。慚非視草才。

得麾初出守。趨召遽言旋。露蕊元傾口。秋槎卻上天。丹塗容蹇步。星弁許華顛。再奏嘗閒罷。慚妨此路賢。

古邑二首

古邑逢池上。私居市道鄰。初拋二答粟。來作一廛民。乞火黔薪突。繙經振隙塵。何從復何去。更欲問圓(神)。

驚雨離邦遠。掃蓬就廡卑。人非一國敵。家乏萬錢貲。（貫禹白云。家貲不滿萬錢。）江海嗟漂蕩。乾坤惜變衰。此時看落葉。寧翅長年悲。

三封田野

驅馬三封下。還家值日西。林間尋路隘。露裏入山迷。僮僕仍依樹。雞鬨已上棲。暫來翻似客。鄰酒夜過攜。

清和遷首序。岑寂此憑欄。澗雨虹前罷。林櫻鳥後殘。野姿連草狗。天影入池寬。日暮嚴城鼓。裴回惜擺鞍。

行藥

行藥來溪上。園秋損物華。漫叢繁野菊。荒蔓緊寒瓜。野曠難藏樹。山明即變霞。病身慵事事。樓鼓謾催衙。

江夏黃孝恭數遺新詩因以是答

萬里江南客。三年澤畔身。驚弦已瘡鴈。酒檄欲窮鱗。日月奔騰晚。烟花感慨春。誰能爲此曲。無乃數奇人。

答轉運王工部到壽陽卻乘流東下以詩見寄

聞到淸淮上。還乘淸溜回。緣持使者節。難把故人杯。曙蓋星衝柳。昏鄣甫亞梅。愴離并感昔。都向句中來。

答景亳宣徽吳尚書見寄短偈

玉帳論兵罷。東方靜守藩。有塵都是客。無法可容言。（以上四句仰本。）海鳥逢觴佳。醯雞戀甕喧。（白觀。）因公四句惠。彌覺對酬煩。

答連生見寄兼簡同邑胡希元

京華倦遊客。顧我損文鱗。道覺窮方勝。交緣淡更親。句成池草夕。訊到隴梅春。欲答雙盤恨。淸才彼有人。

答刑部王侍郎病中見寄

請告煩開許。循衰分退藏。病淹三折臂。愁熱九迴腸。凍筍思同醉。仙丸得徧嘗。深慚白雲老。相憶未相忘。

偈答王侍郎

遮莫傳衣去。饒他舍栈回。雪雖爐上見。珠自髻中來。刼刼無眞諦。人人止妄猜。公知兜率否。舉足便塵埃。

觀燒

白草開平野。炎暉照暮雲。商原寧易響。崑玉忽同焚。用燭宵偏遠。邊烽曉不分。方陽休自任。阮瑀久從軍。

西齋秋晚

霜華寄暮節。日氣淡長宵。池減無留潦。林寒少能風。蟲鳴星杼促。蟬起露絲空。隙几無紛慮。窺園看晚蔬。

西園晚秋見寄

中園秋物曉。清玩日無窮。暝篠深留翠。寒花淺作紅。鶴鳴殘滴露。蜩咽已涼風。誰伴調絲管。心知憶戴崇。

和伯氏小疾原韻

握臂苦惜惜。奮華倦晝簪。悟非蘧瑗早。達想淨名深。齊鹿閑三徑。仙陰戲一禽。獨應吳客問。眉宇識侵尋。

悼薛禪師二首

爾股飛神錫。千金供住園。吹毛曾有問、得偈便無言。蘭紫恩袍異。今宣帥副馬李公素所推重表賜紫衣。遠香疎侶繁。雙林今奄忽。淚目送風幡。

聲雷傳心要。浮漚厭世喧。一牀空病室。五葉識諸孫。風慘萎花墜。塵流舊鑑昏。導師寧怛化。緇侶自銷魂

景文集卷十二

五言律詩

陪謝紫微晚

積雨漲秋濠。幹舟共此邀。菰蒲斂銛鍔。蓮芡熟疊韜。岸靜魚跳月。林喧鳥避蒿。歸時興不淺。風物正蕭騷。

答朱公綽牡丹

珍卉分清賞。飛郵附翠籠。蹄金點蘂密。璋玉鏤跗紅。香惜持來遠。春應摘後空。玩時仍把酒。恨不與君同。

渡湘江

春過湘江渡。眞觀八景圖。雲藏嶽麓寺。江入洞庭湖。晴日花爭發。豐年酒易沽。長沙十萬戶。遊女似京都。

臘後晚望

寒日繁難定。鳴笳并已休。凍崖初辨馬。昏谷自量牛。漢樹臨關密。荒泉入塞流。登高能賦未。風物古兗州。

中秋新霽壕水初滿自城東隅泛舟回謝公命賦

齋舫謝經後。宮池載酒行。斜陽鳥外落。新月樹端生。清漾思江浦。夷猶遠郡城。東轅有遺恨。日日物華清。

讀絕交論

嫌忌蕭朱末。益虛田竇間。言雖甘若醴。心定險于山。覆轍何能救。頹波遂不還。居然孝標論。抵几若爲刪。

和夏推官奉太夫人就養仲氏次韻

幽府從軍日。大家隨子初。伯兮均潔膳。仲也慶將輿。霧含嵩麓薄。霜程葦樹疎。循陔傳詠切。匪夕佇歸歟。

寄漢北都運待制施正臣

我作東南守。君爲河朔行。旌旂向江步。笳鼓入邊聲。共結光華遇。僕加正臣相禮拜恩。難禁離索情。惟應指羊酪。未肯下蓴羹。

探題得小橋

尋幽路窮處。略彴跨回溪。一水虹相映。雙華鶴自棲。淺痕過釣艇。斜勢截橫隄。弭節誰憑望。秋光徧水西。

蓬池二首

大道來中縣。餘糧徧近原。狙林朝芋隕。豳屋雹茅喧。短日方催暮。低雲屢向繁。我憂寧易寫。惟有悄無言。

天形垂沆瀣。原勢帶紆餘。社久熏無鼠。淵澄察見魚。駰駰開牧房。蹇蹇度柴車。卻望斜陽市。行人掉臂初。

雨夜

滯雨兼蘭夕。遙帷更燭房。疾雷方破柱。驚電或生墻。易斷幽衾夢。頻迴逐客腸。新歡誰復得。最是楚高唐。

送睦州柳從事

唱第千人俊。從軍十部賢。雞翹迂賜綬。鷁首赴歸船。別思瑤華岸。懷鄉玉膾天。不妨賓弁側。新曲徧鶯絃。

城隅晚意

寥寥天意晚。稍覺井閭閒。水落星全嶼。雲生失半山。牛羊樵路暗。燈火客舟還。唳思榆塞鵠。歸飛沉渺間。

即事

中伏飄無暑。斜陽未即曛。暫光風處葉。餘墨雨殘雲。圃埒繁蔬甲。堂坳疊蘚文。巾幮殊上喜。文酒半離羣。

水亭

地清蟾衣接。天澄穀霧開。微風發琴穎。殘月減珠胎。鳥散纖條動。魚遊細浪來。坐堂兼伏檻。恨乏楚人才。

送戚祕丞典上饒餞監

左典吳山治。行行榜客舟。終無善宦巧。肯爲著書愁。別思都成惡。芳辰信易遒。江南饒杜若。何與奈高秋。

贈清逸魏閒處士（案）閒即處士野之子

奕世依邑石。褒恩下帝庭。姓名高士傳。父子少微星。池溜遙通澗。家林近帶坰。分明詔書意。天極賜鴻冥。

七月二十七日

客鴈歸何處。寒螿鳴不休。兼之清夜永。剛以長年愁。家令有移帶。中郎餘白頭。此懷誠自感。何賴怨高秋。

七月二十八日

秋物向搖落。客心眞情然。高風已涼夜。澹月始晴天。拂幌單練怯。凝塵故扇捐。露華休早滴。鶺鴒不曾眠。

寒夜始長

四海秋風晚。千門夜刻長。梧桐老空井。蟋蟀近人牀。暗燭勤垂燼。離鴻短趁行。生平江海志。耿耿未渠央。

將歸二首

遠假西南守。三逢梅柳新。衰令宦情薄。老惜歲華頻。鄰醵供銷日。巴禽巧喚春。離家何所恨。厲後作歸人。

雲棧短長亭。今茲重作經。邛崍叱殘馭。嶓分使回星。旅鬢雙垂雪。羈懷一泛萍。驪駒在門久。此曲若爲聽。

夏日陪提刑彭學士登周襄王故城

聊隨漢使者。一上周王城。片雨北郊晦。殘陽西嶺明。野禽呼自別。香草問無名。誰復歌離黍。惟興箕穎情。

寄大固山嘉祐院長吉上人（案）上人曾遊京師。得宋郊以下一百四十五人詩。書投若經。疏藏以貯之。

名高身愈隱。孤錫倚巖扃。圍布黃金地。臺藏白馬經。菴雲吞暝燭。澗月瀉虛瓶。坐想谿橋路。莓苔又幾青。

寄淨名菴僧長吉

故人詩未報。恨恨復經年。夢去長江路。心知寶所天。孤情巖桂老。逸思暮雲傳。無奈纓緌累。猶乖方外緣。

東晉

倉卒浮江日。聲名建號初。羣臣讓禁鬱。上宰製單練。氣銳開桁戰。心歡折屐書。纖兒競撞壞。不念好家居。

聞歸鴈

故歲東南客。新來西北飛。聲迷江月老。陣入塞雲稀。遠恨拋書素。餘音付玉徽。行人落君後。搔首未成歸。

（靜遠衙有人聞落鴈後之句）

春夕聞鴈

聲繁知併舉。陣急想斜分。膻飽江南稻。身隨代北雲。足書煩遠寄。篇道怯虛聞。口噤悲黃鵠。相望不及羣。

送黃寺丞謫濠梁

聞關鶯辭遠。跌宕壯心違。倦逐淮禽去。欣同塞馬歸。時來富且貴。事往是耶非。姑共春清酌。徐徐遣世機。

詠菊

春客若爲情。風流友麴生。殿秋安晚節。爲隱被香名。疊衍南陽種。淒涼楚澤英。見山應自語。今古幾淵明。

黃花道

驛道雲山裏。悠悠千騎行。猿禽互啼嘯。崖嶺各陰晴。樹合天疑窄。川回地忽平。錦官何日到。菖葉已催耕。

中秋對月

圓期歷秋半。飛影破雲端。明極翻無夜。清餘遂作寒。桂繁圓露濕。輪缺渡河乾。且覓窮邊思。何殊故國看。

孫抗寺丞宰晉陵

蓐筆刑丹檯。新辭苑雪妍。一名遲上月。再擊始垂天。鶴首凌波穩。鳥翁賜綬鮮。邑歌豐暇日。適句暮爭傳。

有懷舊隱

官事未易了。田家胡不歸。煙原射雉樂。春檻養魚肥。桑密成巖崖。蘿長代石衣。無爲落吾事。坐老故山微。

屬疾五首

腐肉塡鴟素。華軒載鶴身。附關吾有謂。當路彼何人。帶眼移仍數。顛毛變愈新。惟無公幹譽。他味似漳濱。

淹臥日無聊。年侵漸覺凋。久衰翻似鳳。危息乍成鵰。筆倦長棲格。琴慵不褫袍。心知煩慮苦。寧望一丸銷。

自昔聞稱疾。于今是羔痾。三盃留客案。五子倦朝珂。落落堪憂苦。星星奈老何。酒希非所嗜。楊宅竟誰過。

天假支離養。人懷寂寞慙。衰容行得老。苦節遂無甘。飛鳥惟宜下。疲驢詎可驂。吾生知所守。嘲客勿多談。

里旅居仍隘。臺家疾見寬。何言漢樸學。正似楚枝官。照潛藏勞尾。投林戢倦翰。上恩何日報。卻步已蹣跚。

祗答公序相國二兄見寄二首

前時同出守。星鬢各蕭蕭。蹊李伐不食。原禽行自搖。棹前皖沸浪。蓬處但驚飆。素願山林隱。公乎不在招。

壯引朱顏往。衰招白髮生。危心幾何折。勞尾自然賴。把酒天涯恨。搔頭歲暮情。將何獻康樂。衰思頓如醒。

（公近有訊儲報。故于篇末見意。）

智成上人奉陪中山公赴泗上

宗工方出守。大士此相親。不有今平叔。難酬彼上人。（昔文孔讚云。彼上人者。難爲酬對。）氈翰連榻具。笋脯對盃珍。別後臨川偈。同翻幾葉新。

江南木芙蓉張子春云其高如樹中山地寒纔數尺花瓣色淡八月已開

江南高比樹。塞北僅成叢。向晚誰爭豔。防寒淺作紅。弄條風淅淅。銜蘂蝶忽忽。且作黃花伴。無令歎槿空。

通判茹太博惠家園新茗

雷鼓殷（雷）山春。槍苗第一新。雲供烹處碧。露餉摘時津。甌潔凝芳乳。羅纖撼練塵。貺予知有爲。多渴思遲人。

秋興

天地西風徧。亭臯衰意生。寒雲終不雨。危葉自多聲。晚蟾猶嘶樹。啼鴉稍着城。默然孤客思。年序共崢嶸。

遙夕何曾寐。孤懷有爲憂。謀多眞逗撓。師老但誅求。朔霧巖邊壘。羌風殷戰袍。吾生誠用窘。歎罷只搔頭。

先日二毛生。秋來無復驚。南風隨楚俗。北斗望都城。塢栗霜開罅。池蓮雨折莖。停罇問天意。何適付枯榮。

夜分

夜分羣動息。秋意久勞勞。林淨月華上。河明大界高。街風遙疊鼓。園露暗傾桃。萬事蹉跎外。惟應得二毛。

送鴈部俞員外見孺知江州

朝弁辭清曉，齋舟汎暮秋。官華飛雉省，地劇左魚州。溢水遙浮郭，天章近古樓。知君乘月夕，不淺是風流。

賦得新秋似舊秋

新秋搖落意，只似舊秋時。流景預何事，長年眞自悲。芙蓉兼露歇，楊柳帶蟬衰。歎罷蹉跎在，惟應素領知。

老去

老去惟搖落，第看芳歲陰。穗殘飢鳥集，荷破曝鵝沈。遠岫多餘紫，寒溪有定潯。殘蟬何所畏，緘口抱秋林。

衰感

眩能目還暗，花殘鬢益稀。長嗟病莊舄，孤憶老韓非。坊酒叨常秩，鵰花濫賜衣。家田耕熟未，元亮欲言歸。

秋色徧華顛，眞成私自憐。身慵寧復事，秋早不依年。作吏惟思隱，從僧淺悟禪。支離果如此，只稱據梧眠。

張轉運席上

偃蹇多式宴，佳雪遽飄巽。意感年將盡，歡容酒剩行。伊公調鼎樂，羊祜衣裘輕。況屬輶軒暇，須容心賞并。

答張學士西湖郎席

勝地紆佳客，高秋會賞心。返霞延落照，餘岫補疎林。捉麈談方熟，持螯酒屢斟。無煩命絲竹，擷句是清音。

泗堞

迴堞巉巉極，長天蒼莽中。遠溪寒不浪，高木暝皆風。棧廣休王馬，檜蟠隔苑熊。殘霞牽望眼，時到夕陽東。

稽中散畫像（顧長康畫中散爲目送飛鴻手揮五弦，其人真貴之高以風韻可想見也。）

彼美雲章子，翛然天外情。凝眉逐層翠，俯手散餘清。霄迥心逾遠，徽遷曲暗成。千秋想蕭散，方覺紛毫精。

泉

容與下層岑，飛流界百尋。記方誰辨玉，雜溜自成琴。細浪浮烟闊，迴波逗月深。我來聊挹注，喝藥有初心。

芭蕉

透牘藏深柢（圃人至冬，壅其根藏書中，千春復興而斌之。）乘春發故荄。雨障單蓋側，風假半旗開。脆瑰繒爭裂，斜規扇欲裁。無堅喻浮世，金粟信多才。

言志

志豈覬非聖，才猶恥壯夫。窮愁五經笥，感慨八蟲呼。背隱思投未，今行昏裂繻。莫邪方有請，誰爲鼓洪爐。

寄題元華書齋

比日投簪隱，孟逢列舍椽。傾巖因鑿牖，仍礪即疏泉。齊爛仙棊路，花飛佛雨天。誅帷他夜夢，猶在翠微顛。

小酌感春邀坐客並賦

林下復池邊，其如春暮天。花仍無數落，柳亦第三眠。強飲非能劇，狂歌不取妍。流芳何預事，只是自怡然。

喜樂山賢師見過

風林會語別，王舍此相逢。淨月常涵水，孤雲易去峯。供緣賓閣飲（師與清源參預，領忘言之契。），耳界帝城鐘。卻舉當年話，無言促膝松。

寄題樂山牢欄庵壁

昔人牢口下，告字化南州。祖地千燈續，荒垣八字留。濡長蓮葉晦，圍勝柰陰稠。後嗣推崇意，同風古佛流。

送天雄監兵李中吉

督府監軍重，清時握節榮。長雲抱漢壘，殘月假邊兵。戍霧漁邊壘，衢風鶴蓋平。不應煩暑路，河朔趁飛艇。

萬秀才園齋

仁里樂丘園，茨茅構迥軒。檻風叢篠密，畦雨晚蔬繁。列岫非他境，疏流即故源。彥倫回駕日，于此愧猿。

水聲

淙波聲可愛，最與靜相宜。激射不平處，潺湲無罷時。擁花含驟咽，礙石饒安危。便作山林趣，寧妨吏隱爾。

長安道中悵然作三首

三輔古風烟，徙嗟悵未前。山園蓬顆外（賈山漢始皇多葬山園，後世不得蓬顆庇家。），宮室黍離邊。樹老經唐日，碑殘刻漢年。更須興亡作今古，事往始堪悲。

宮破黃山在，城空北斗移。走岡塞兔急，啼戍暮鴉飢。灞岸重回首，惟餘上冢詩。

城闕今安在，關河昔所憑。種祠秦故畤，杯土漢諸陵。花樹圓排齊，櫻雲淡引繒。南山不改色，千古恨相仍。

晚晴

積晦洽天寓，浮凉滿物華。遠雷猶送電，殘照卻成霞。賀燕飜空迥，傾梧疊影斜。披襟無內熱，寧憶鄭生瓜。

景文集卷十三

七言律詩

閑圜丘禮成肆眚

齋幄連蜷駐玉虬，萬靈遙護翠雲裘。寶雞竝雒迎神曲，卓馬爭趨助祭侯。封屋都人差賜帛，賤星牢口闕扇間。獻歲承平多樂事，歡呼誰美唱唐年。

初侍講筵有感上呈經筵諸公

邂逅何幸奉經筵，俗狀婆娑艾服年。蘭葉初窺圖上字，奎鈎乍識禁中天。坐憑重席慙清問，能讀三墳賴衆賢。猶藉向來稽古力，不然須合早歸田。

再侍經筵有感

露門重幄紫雲開，何意孤臣得重陪。槿樹已驚劉放老，受釐猶及賈生來。華綈藉暖瞻宸翰，甘露浮香入賜杯。稽古雖勤成底力，心知不及漢儒才。

奉和晏相公攝事圜丘中書致齋

相國齋居政事西，蓋辰正值朔雲低。星圜鵲冷應先斝，雀樹雞閒欲早栖。擲筆暫停黃紙尾，解驂猶放紫貂蹄。仙謠唱能徹陽動，雖見林間蕩甲齊。

禮局致齋

枌榆秋報漢家壇，齋督先朝令不刊。抱葛一身依禱署，飯蔬三日屬祠官。天地哀鶴驚宵滴，宮堞棲烏噪暮寒。倦枕不煩神樂夢，有人無用亦常嘆。

禁門待漏

破月餘光淡禁街，駐車聊候九門開。雙蟠曉闕蒼龍動，斜倚春城北斗回。漏箭急傳催鼓，酒爐爭擁賣五芳中出詔，錦裁雙獸織成花。錦作花地，雙獸獸文。寒酷，玉規磨彩眞堪畏，已榜游人要路來。

仲冬二日使到頒翠毛錦旋襴

翠裘朝罷轉昕霞。是帝十月一日，初御頒服，夾頒中外頒賜衣襴。官明侍宴恩加等，待制官在京賜紫綬。例及和門賜有差。詔并賜在城諸軍校。坐驚餘溫身更寵，不慙多病帶鑪賒。

朝陽

暄轉雞聲夜向晨，東方飛景到雲林。簾幃已是曈曈曉，庭戶全傾心日邊。早晚來環賜，見此清光注意深。

觀上朝

鸞葱佳氣護天臺，街尾韋題隘路槐。金箭忽鳴衡漏盡，火城爭撲相車來。黃人日映仙盤上，閶闔天通禁

籤禁中天。坐憑重席慙清問，能讀三墳賴衆賢。猶藉向來稽古力，不然須合早歸田。

初侍講筵有感上呈經筵諸公

邂逅何幸奉經筵，俗狀婆娑艾服年。蘭葉初窺圖上字，奎鈎乍識禁中天。坐憑重席慙清問，能讀三墳賴衆賢。猶藉向來稽古力，不然須合早歸田。

再侍經筵有感

露門重幄紫雲開，何意孤臣得重陪。槿樹已驚劉放老，受釐猶及賈生來。華綈藉暖瞻宸翰，甘露浮香入賜杯。稽古雖勤成底力，心知不及漢儒才。

奉和晏相公攝事圜丘中書致齋

相國齋居政事西，蓋辰正值朔雲低。星圜鵲冷應先斝，雀樹雞閒欲早栖。擲筆暫停黃紙尾，解驂猶放紫貂蹄。仙謠唱能徹陽動，雖見林間蕩甲齊。

禮局致齋

枌榆秋報漢家壇，齋督先朝令不刊。抱葛一身依禱署，飯蔬三日屬祠官。天地哀鶴驚宵滴，宮堞棲烏噪暮寒。倦枕不煩神樂夢，有人無用亦常嘆。

禁門待漏

破月餘光淡禁街，駐車聊候九門開。雙蟠曉闕蒼龍動，斜倚春城北斗回。漏箭急傳催鼓，酒爐爭擁賣五芳中出詔，錦裁雙獸織成花。錦作花地，雙獸獸文。寒酷，玉規磨彩眞堪畏，已榜游人要路來。

仲冬二日使到頒翠毛錦旋襴

翠裘朝罷轉昕霞。是帝十月一日，初御頒服，夾頒中外頒賜衣襴。官明侍宴恩加等，待制官在京賜紫綬。例及和門賜有差。詔并賜在城諸軍校。坐驚餘溫身更寵，不慙多病帶鑪賒。

朝陽

暄轉雞聲夜向晨，東方飛景到雲林。簾幃已是曈曈曉，庭戶全傾心日邊。早晚來環賜，見此清光注意深。

觀上朝

鸞葱佳氣護天臺，街尾韋題隘路槐。金箭忽鳴衡漏盡，火城爭撲相車來。黃人日映仙盤上，閶闔天通禁籞開。規地凝深謙得見，洛鶯雖懶自趨陪。

再入翰林

銀臺路入複門除，四載重來鬢愈華。況自秋毫皆帝力，何曾物是吾家。伯氏一為翰林，予則再為之。宮盤浩氣浮襟爽，省閣珍陰暮殿斜。春枕夢魂聞史報，日痕還復度磚花。

聞後苑賜宴

漢家殿幄紫雲連，萬品仙葩匝賜筵。露蕊半晞仙掌外，斗杓長在帝車前。液池綷烏棲連鎖，鉤盾祥麟徧弄田。病客無階陪棄飯，除因斷夢到鈞天。

陪季秋大宴

祕殿霞暾幾刻移，天臨法座儼朝綏。魚龍霧暗充庭後，羯鼓風乾解渴時。山答歡聲來廣座，花留和氣入繁枝。自憐侍從非方朔，不識壺觴是隱詞。

憶上苑錫宴

長懷禁籞宴嬉年，帳殿深沉望碧連。秦地河流疑象漢，上林宮繚欲捫天。恩盃蘭末流霞溢，蹕道梧陰綷羽鮮。紫陌暮歸人籍籍，汗帷揮雨杏粘韉。

謁四陵下宮

四陵煙柏蔽圍暉，曉束朝紳拜廟闈。臺下俗無西向射，寢中人護月游衣。乘霄上漢龍難見，耘野連天鳥自飛。暇畢驅車循故道，經時回望悵依依。

直講周歲

本自悲涼葆髮多，何緣末至濫中阿。馬肝不食非論味，狗曲猶輕枉爲歌。舊學空疎緣病廢，壯情牢落伴年過。終然野鹿江魚性，長在雲林與素波。

寄南郡直講王聖源

良辰酒所獨持杯，日極南雲首重回。榮路久差冠一免，（聖源嘗以公累去官）經筵貪愛樹三摧。多年道勝胸中戰，即席人推客右才。深詔糊名求異等，佇看揮筆映天臺。

賜禁中所種稻米

中天銅雀長鳴龍，清籞滮池告稔初。刈斂方從弄田出，頒分更自導官餘。羅蓂盡秀紆宸玩，玉粒凝甘剩禁儲。慚愧有年君賜厚，等閒欹枕夢爲魚。（詩人夢魚爲豐年之占）

燈夕在告聞遊人甚盛

火樹紺山鳳闕前，皇都美景屬新年。烟花併作長春國，日月潛移不夜天。（海邊有不夜城）道上落梅飄脆管，陌頭繁杏著遊韉。須知鈞會人同樂，莫嘆秦侯抱疾眠。

休沐

出休連日似山郎，坐有蛩蛩沐有湯。紅面酒華隨日轉，琴中松韻共風長。官卑寧爲今無巧，患極曾聞古是狂。自顧支離身碌碌，樸歸囊破亦何妨。

歸沐

彌旬出沐道山頭，曾應蕭蕭避世游。枉是胸中存壘塊，可能皮裏有陽秋。鶴車款段慙鄉品，託乘鵝夷笑客愁。曲突不黔賓坐冷，時聞庭者一啁啾。

休日

病軀支離月有餘，漢家湯沐許家居。材同曲社眞無用，拙比河陽恐有餘。半夜驚魂聽鶴警，九秋嘶度共蟬虛。誰言祗痔非長策，卻得君王五乘車。

旬休

火雲疊影抱炎曦，苦沐身閒與勝宜。卷葉初開芰荷沼，輕房半繫石榴枝。茶檜早翠吟魂適，蕉塊餘佳渴肺知。汗馬屬鞬非我事，到頭攘臂是支離。

門依北郭最閒坊，休令歸來白晝長。司馬苦消非我事，次公無酒是眞狂。午雞初下繁陰合，夢蝶徐翻倦枕涼。自笑此生疲挾筴，不知呼寒亦亡羊。

散帶家居首任蓬，閉關窮巷避雌風。官非言責如餘裕，流在儒家覺少功。慢態已成書几積，點姿無半畫廚空。此生信有天年樂，堪置蒙莊大社中。

和樞密妄太尉元日雪

塞雲萬里送殘宵，面旋祥霙集歲朝。繁影未能藏夜燎，薄花仍欲伴春椒。光含象闕蒼龍舞，氣勒交衢卓馬驕。豐兆獻歌誰不爾，百官兼放五門朝。

學舍石榴（太學中石榴數十株，少他雜木，然其榮茂多蟠蔚）

曾見芳英上舞裙，緣何此地寄輪囷。烟滋葉葉千條因，露裂星房百子勻。未羨扶南收作醯，曾經騎省賦爲珍。（安仁閒居賦云：石榴蔚蔚之珍）須知博望來時晚，莫促幽芳趁暮春。

秋日與天章侍講王原叔曾明仲正言余安道三學士集普光院

長廊盡北到禪扃，宴坐林間共槐纓。秋氣只知雙鶴唳，塵喧已去一牛鳴。晨鐘暮磬無時歇，翠竹黃花相間明。妙墨仙郎題僧里，他年爲寄此中行。（原叔以古景記是集于壁）

太學建講殿劃王第西偏營置

王家賜第曾開府，天子營宮此嚮儒。壞壁有經還闕里，廢壺無鹿嘆姑蘇。泉疑自湧供池溜，柱欲飛來荷棟桴。獻歲成工觀盛禮，願陪希瑟趁風雩。

落花

紫房丹萼旋辭春，柔瑟悲多不忍聞。暮雨便從巫峽散，餘香猶上魏臺分。魂銷南浦波空綠，望絕長門日易曛。翠被已空桃檝遠，自今搔首更離羣。

陰素翻紅各自傷，青樓烟雨忍相忘。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滄海客歸珠迸淚，章臺人去骨

遺香。可能無意傳雙蝶。齋委芳心與蜜房。

回郡將東還獻梁相公

留滯符魚素領垂。十年方喜悅彤闈。平臺雪罷鄰陽老。宣室螢殘賈誼歸。疲馬有情依櫪嘆。倦禽知困傍林飛。相君門下餘庶在。擁篲應容一叩扉。

老還

老還東觀復懷鉛。坐對秋風鬢颯然。怨曲未平曾破瑟。故瘡雖愈尚驚弦。蕭條門巷張羅外。闃寂藜蒿司擊筆前。借問不才爲累否。古來山水盡天年。

雪後與張轉運任通判何都官游湖上

湖天初日駐彤幢。雪霽樓臺朔氣嚴。浮隙淺花全裂縞。拂沙殘白暫成鹽。漸迎客棹容徐進。寒著賓鬚喜細添。農壤徧霑民病息。相君餘興付厭厭。

離宛丘舟中作

孑孑歸檣五兩斜。浮雲盡處是京華。不隨東魯人浮海。正似新豐犬識家。笏首新荷蒔珥筆。腰間故印解垂絺。多年塞足蹣跚甚。卻畏丹泥九城賒。

將還都寄獻臣

茂陵移病在窮年。尚省長安在日邊。生意不隨枯樹盡。危心重伴死灰燃。秋風壓苑檀欒近。夕斗橫臺睥睨連。側注舊冠塵滿屋。定須彈拂故人前。

還都

一封東走龍州塵。卻趁清班上赤墀。侍史香爐留直夜。王孫春草見歸時。虛名所賴天藏拙。晚歲無如病與衰。要在鵷車何所用。只堪盛酒比鴟夷。

丞相鄧公歸政就第數有新詩傳播都下偶成拙句上紀盛德二首

方道逍遙一品身。盡收和氣付凝神。小車殿裏拋丞相。南極星邊伴老人。鬢鶴對眠雲帳月。五芝催耕雨巖春。支離舊客公知否。私計東山作近隣。

第門行馬濺清埃。拂席時時宴具開。安石風流今日是。平津賓客幾人來。幄中謀熟君籌在。川上身閒汝機回。絕俗新章滿都紙。尚時疏傳定無才。

寄獻南京致政杜相公

調元能後久忘機。三見東山拜詔時。公引年懇退凡三進秩。言在典謨經舜問。規留廊廟許曹隨。人間歲月尊黃髮。方外謠謠續紫芝。舉酒祝公千萬壽。逍遙長與赤松期。

答安陸王工部早春郡圃見寄次韻

五馬新回金絡頭。方春稀訟釋南囚。荆岑漢滸聯形勝。洛月臺風遞宴游。自許良辰偏有感。不知清唱遂無儔。比來酒斯閒相憶。對倚層城近此樓。

送劉學士守衡陽兼還故里

名帖唐家十二時。囊封自乞阮咸麾。三行牛酒過鄉墅。九向雲山駐使旗。爾露夕蕭歡潔膳。桂風秋遣怨叢枝。不應晚計還臺約。紫綬深沈竚演辭。

晚秋北園二首

寂寥臺榭使君家。日涉中園到日斜。林下歸心紛似葉。菊前衰鬢晚于花。支離粟飽事無愧。漫浸書成未足誇。猶有一杯相伴在。判從蹉跎耗年華。

午陰初轉嶽餘暄。暫到高齋一凭軒。蒲炎因依殘漲沼。棗梨狼藉晚秋園。輕涼著衽如堪掇。靜境留人自不煩。須信走中逢隱逸。隨宜鮭菜伴芳樽。

過洛陽有作

鬱忽喜氣抱天迴。飛柱門深拂曉開。樹綠遠隨馳道出。塵清曾傍屬車來。霧中溫洛浮仙牒。雲裏神崤薦壽杯。何日東都參第賦。班生猶是令蘭臺。

閒中山公淝上家園新成祕奉閣輒抒拙詩寄獻

爲樂東平得再塵。公兩鎮淝上。別營層閣駐經幃。滋蠡祕酒青皆汁。署榜宸毫白正飛。公常制奏于上。求褒獎白組榜。俄蒙允賜。喜客來衝酒數盞。疑仙去啟扉稀門前卽枕春溪路。幾曲歌成使觴歸。

移病還臺凡閱半歲乃愈始到家園視園夫治畦植花因成自嘆二首

十年獨漉走天涯。耗盡流光得鬢華。猶喜此身隨社燕。擬將何面對林花。牢愁積罷文誰讀。塊壘澆平酒自賒。舊隱不須相掉磐。齊人酒相掉磐。要須歸種邵平瓜。

臥治無功賜告回。驟叨鳴履上中臺。病中改八座。壺公天壤非眞死。術士李士寧來謁予術。曰公殆空。形神離奔走終朝只翩兒息。明年至期。不死而息。蒙叟軒裳是儻來。經濟早蒙扶隴出。失刊圖樂覓猶開。此身疎拙眞丘壑。不是當年王佐才。

送長兄遊隨陽

漢東煙樹露蟬嘶。迴首周南遠易危。梁苑謾傳居右賦。扶風誰識最良居。仙山雨僧懷懷路。素壁塵疑憶問詩。他夜夢魂知不遠。蘼蘼長繞越禽枝。

假節

諜持軍印攝中牙。朔雪添成兩鬢華。大抵不侯軍戰罪。由來募要是儒家。山南近暖先迎日。樹北緣寒晚作花。歲晏知非宦情薄。潁田歸興滿蒼霞。

覽從兄咸劍池編（案咸字貫之，進安人，其著述有劍池編，詳見李觀集。）

競爽吾宗謁俊翹，凌雲辭氣刺飄飄。十年縞思輕倉賦，一骨浮風壓楚謠。縱玩書牕迷野馬，長吟秋社續寒蜩。夫君自有何郎恨，枉使東陽臂肉銷。

少年

關外車徒籍籍歸，章街柳色綠如絲。薰衣別館香三日，卜夜重樓燭九枝。雪市雲迴翻祕曲，蘭暈波暖寄微辭。十年酒美俄星弁，肯信尚書對有期。

自詠

四十爲郎信倦游，虛名鎖太悠悠。危心正似葵傾日，衰質先于柳望秋。要路風塵疲蹟足，故潭煙雨廢槎頭。頹灘漸報耕疇熟，終乞閒身守一丘。

上都類見歲華陰，假息由來本茂林。醉若有鄉須裂地，吏如逢隱即投簪。（予聞南方山水殊爲，當有遊宦之願，以歲限未滿，不敢陳請。）衙無饕數知容冗，病似支離亦挫針。況自疏家兄弟約，他年獨籠故溪潯。（昔氏尤樂靜退，嘗有詩戒予云：獨籠故溪潯。）

誤懷手版應弓招，汩汩塵容蘸鬢凋。潘拙本無鄉曲譽，嵇驚偏恃母兄驕。雨畦蔡葉晨香薄，風竈茶煙午睡銷。縱到北山堪自笑，春蘿秋桂久寥寥。

聞王侍郎請老

未老翁榮上所褒，官閒猶寄白雲曹。海邊人樂驅先下，塞外天多鶴始高。此路逍遙眞有趣，他年侍從信爲勞。清商弟子歌聲妙，誰抃揮金引凍醪。（凍醪即謂所謂沿介厲志者。）

步樂北園

倦持塵簿著綸巾，清眺城隅夏物新。幽徑餞容高似客，晚鶯言語巧于人。雨邊斜照猶銜嶺，風後餘涼自舞蘋。天借使君仁智地，此來山水更相親。

將解職抒懷上郡守

空函檄草聚浮埃，自愧西園綴上才。著帽每容司馬逸，脫巾多伴使君來。蟲根易變江南橘，歸夢先隨隴首梅。惟有酬恩無限淚，異時應灑別離杯。

抒懷上南京常山公

緇帷悵別倏經年，榮路心危重悄然。雪死道邊終自冀，狂歌河上欲誰憐。魂隨夜蝶星垂地，信斷秋鱗水接天。早晚承明廬三人，願持雲漢繪遺篇。

段釋之客都下作詩道其懷

密雪天街客履穿，更將羈思敵彫年。無人載酒誰同樂，有物燒愁使許燃。腦膽文章千牘上，蘭條光景二毛邊。我能知子今何賴，無用長于馬腹鞭。

獻外舅王侍御

濫陪坐諸已三年，始望霜威紺弩前。儒業久辭南郡帳，深恩獨戴故人天。頭欲解散慙星弁，酒史正繁名解戍，腹飽保儒費月錢。欲託牙琴懇眞賞，流塵無奈晦么絃。

送蔣御史漕江南

杜後義冠久未還，江南行府使旗鮮。陳陳洪庾催輸粟，往往吳山卽鑄錢。暝月早霞千里國，廢樓殘社六朝天。時清憲筆無彈劾，供助騷人藻思妍。

荷花

晚雨跳珠萬蓋勻，紅房高下照池新。採時雙艇須加槳，行罷微波不見塵。解把清香貽密坐，忍將芳意付蕭晨。如何老帥殘風味，三占秋英作主人。

翰長再有北門之拜

病似荷蕖避禁闈，彌年專氣養瓊枝。仙都去後桃尋熟，溫室重來樹更滋。宮月舊蟾涵靜酒，武泥前劄煥幾芝。賀釘賜帶輝勝組，尚苦春來幾眼移。

景文集卷十四

七言律詩

李處士

江天退臥久沈冥，秋人頭毛翠葆驚。原憲桑樞貧不病，子眞嵩石老歸耕。櫨風挂席晨昏至，屐齒登山上下平。鄰稻已收霜橘熟，深心寧逐徹侯榮。

學舍諸生罕至或累旬倚席不講愧而成詠

直舍沈沈掩迴廊（學官直舍列于兩廡。）古槐柳對蒼涼。一囊有客愁饑死，三尺無人問喙長。暝據稿梧眞用拙，東歸高閣分深藏。日斜廣陌歸鞍更似答答作漫郎。

寄題相臺太尉韓公荳錦堂

瑞節前驅荳錦身，堂成署榜示州民。遷蓉賀燕翩翩集，大樹甘棠次第春。漳岸夕波通沼溜，魏堂暾日弄梁塵。君看千古青編上，得意如公有幾人。

秋日射堂寓目呈蘇之

射圃雲堋枕庾園，危亭虛白傲南軒。霜柯橘嫩金衣薄，風沼荷傾鈿扇翻。謝枕吟魂迷帶草，稀襟眞慮屬

堂莞岸山晝日聊相對。坐聽凝笳出繚垣。

偶作寄季長學士

已是南宮素髮郎。尚持衰味對風光。愛吟詎敢追梁甫。侍醉時能問葛疆。才苦空疎殘史牒。分從澄汰樓衣蘊。江樓夜月清高地。試問同君一據牀。

送常州陳商學士

紅梨秋老石榴霜。併欲蕭蕭伴祖觴。臺上樓綾收枕水。邊古壘得鑿囊浮。雲並蓋辭京繞。月將潮促使艎。綠飾有文成政速。剩儲靈氣茹芝房。

寄會稽天休學士

鳧乙天遙水驛長。笠車貧貳會稽章。風從射的迎仙舸。水是山陰作禊堂。鈴閣宴盤留蕹白。書林宮筆燥雌黃。庾郎于此情非淺。應許諸人共據牀。

寄弋陽王學士

新年給札漢家臺。愛伏枚臯受詔才。偃蹇不隨虞弁進。棲遲翻逐阮廳來。倡優技拙飛觴淺。寒具盤空祕靈開。早暮傳車趨一節。敝冠猶望振駑埃。

喜得當塗葉學士手筆

隨岸秋風慘別袪。崢嶸歲晏得雙魚。定因南浦傳能賦。卻到西河問索居。夜月連江金液動。曉山圍戍鈿螺疎。端倪欲報懷人恨。滴盡瑤蟾尚有餘。

送越州陸學士

梅天霽破候旗乾。鄉樹依然越絕間。挾策當年逢掖去。懷章此地繡衣還。亭餘內史浮觴水。路入仙人取箭山。牛酒盛夸先墅宴。不妨春詔得親班。

陝府祖擇之學士

白髮書林作丈人。陝郊迢遞駕朱輪。謾誇燕許文章手。未得嚴徐侍從臣。列岫倚牕吟榭曉。亂花窺酒宴臺春。幾篇新詠留珉刻。首記鑾輿八月巡。

和待制龐學士寄獻宮師相公之作

溢槃清溜接家田。白首辭榮鉉席賢。直使斯人歌畫法。後容吾黨記歸年。五禽習戲探仙術。萬法觀空證佛緣。聞道巖谿春更好。許誰飛蓋奉周旋。

河南希深學士

洛霧嵩雲滿眼春。仙郎清略擁雙輪。卻陪賓客趨東閣。已爲陽秋得素臣。淵祕圖書探漢奮。地交風雨訪周人。歲時獻壽嚴君府。誰見家庭玉樹新。

寄臨江知軍劉子先學士

文惠祠前旌旆飛。壯然南望涕橫衣。勤勞塞外凋雙鬢。蕭散江頭把一壺。都水酒樽花下倒。（子先判都水監。予爲屬官。廳牌花下。常塘釣艇月中歸。常塘子先所居。予皆詣之。與子先及虞資道同泛小舟。乘月方歸。）薦書繼上公憐舊。何力酬恩與意違。（予總蒙先生薦論。）

送楊學士三首并序

某聞。望之補郡。常雅意于本朝。長孺爲郎。每注情于禁闥。皆欲恢明景化。徽序懿綱。宣碩惠于政經。奉清光于遠接。前聞盡在。茂躅可徵。恭惟學士。淑問熙朝。英猷秀世。頒條列士。重季布之股肱。陪議外庭。湊吾丘之智略。果膺綠詔。入覲紫宸。蓋丞績以上聞。表清夷之彌屬。飭東方之騎。飛轄載嚴。趣舍人之裝。輶軒既御。而某夙叨恩紀。敢嚅頷聲。才愧巴人。莫預彌高之唱。恩同嘉樹。願庶勿剪之謠。謹齋沐成七言四韻送行詩三章。繕寫捧詣客次。祗候陳獻。理非逮意。言且無文。甫成怫悅之辭。少係中和之作。

左幡彤赤抗前旌。捧詔西歸覲大庭。漢署餘香蘇錦帳。唐家新政紀雲屏。迎秋畫隼開朱旆。別夜哀烏動列星。從此回翔宸渥厚。冠緌清曉俯階冀。

青絲千騎漢臺郎。入奏星潘郡章。荷蘂再親文石陛。班春初捲赤帷裳。百壺帳飲杯醽醁。一劄泥封詔檢香。幾日西清勞侍從。鬱葱佳氣接明光。

舳艫初日九天開。鑿蹀桑郊五馬迴。羣玉三山藏册府。偃蓬雙筆給中臺。編堂舊政盤留薤。畫省新辭砌有苔。闕里諸生彌屬望。雪圍他日待延枚。

題景陵乾明院湖亭

東眺湖波十里平。竹椽疏舍瞰澄瀛。山花暗落談經地。水鳥時聞念佛聲。薺樹繞天春色晚。綵雲垂地夕涼生。後車官冷曾過此。秖得幽人笑縛纓。

秋陰

擁棟溪雲暝夕霏。蕭辰寥落意多違。寒蟬自爲齊王怨。歸燕長逢阿母飛。杜若汀洲殘綠暗。芙蓉池沼墜紅稀。流塵滿席賓蒙絕。誰問西河戰勝肥。

和葉道卿連日陰曀坐曹無緒見寄

霧著青旗燕尾斜。輕陰連日徧天涯。上林已暖先催鴈。細柳猶疎不礙鴉。積潤未妨鑪蕈瀁。薄寒仍欲定流霞。問君何事貪官事。只倚雕章念歲華。

和中丞晏尚書春陰

輕寒剪剪著春旗。樓外晨光已暗移。小霽不還添柳弱。餘寒未去惱花遲。幺絃促柱愁成曲。遠水迎船巧作漪。誰在河橋望歸客。莫將雷響譏輕輜。

題翠樾亭

茂樹交軒地不塵。江光野氣望中新。客來魚鳥皆知樂。夢罷池塘併得春。烟竹有痕時拂戶。風花無意自飄人。當年羈客今追恨。不共山公岸幘巾。

夢野亭在景陵集仙王君爲郡日所創

州堞隳頹迴勢回。一聲斜嘯四軒開。晴光獵草雄風度。曉氣浮江赤日來。望極長天開倚杵。醉殘嚴角暝休梅。須知故楚多餘感。剩費登高作賦才。

送連氏昆仲還省侍（案）宋史隱逸傳。連庶字君錫。舉進士。在鄉里時。宋郊兄弟皆依之。

酥酪君家伯仲賢。相從費舍倏經年。三巵酒薄難爲聖。一腹書空但喜眠。庾信到鎮懷舊塢。隱侯題壁有新篇。糅甘調滑思歸養。溢握蘇蘭照露鮮。

秋夕池上

楚江楓老樹無烟。池上悲秋一悄然。素蛙虧盈長伴月。戲魚南北各依蓮。風驅野燐塞爭出。露警皐禽怨不眠。伏檻臨流未成下。紫荷聲外轉珠圓。

屈原祠

楚江兩望見脩門。靈鼓聲沈蕙捲樽。五日長蛟虛望祭。九關彫虎枉招魂。蘭苕獵翠凄寒露。楓葉搖丹嘯暝猿。賈誼揚生成感後。沈沙投閣兩銜冤。

州舉俊民以藝中第爲時馳賀

會聯郡將署鄉書。日見函關寶出符。奏頌一揮雲落紙。賜袍三浴蕙飄爐。高軒竝照連乾錦。飲膳分殞蓮莆廚。病暮日期迎壹鎰。盧容甘預弩前驅。

澠池道中

月樞殘白伴征輪。雪嶺蕭蕭久蟄巾。此去崤函天設險。古來京洛地多塵。翠含山氣猶疑夜。紫動林梢已放春。自笑衰翁應分定。龐光行役兩平均。

屢乞近郡詔不許

避賢求假左朱輪。衡石通章觸罷頻。十駕假鵠寧取道。五能如鼠不藏身。危心事國區區在。短領侵年種種新。君恩轉深無報日。長教猿鶴怨歸人。

祗役鄰郡道中曉發

故園回眼隔雲羅。野馬征塵拂袂過。息影有時悲惡木。回車無暇避朝歌。風號萬響天衢籟。山疊千頭佛國螺。遊子行行歸計晚。庾心一寸奈愁何。

將道洛先寄太師文相公

兩鬢逢飛歲月侵。收還祕殿上恩深。鳥毛落盡那勝彈。（古善彈者。毛盡鳥不死。）桐尾燒焦敢望琴。前日化工依大冶。

相守蜀改官府啓辭。今茲舊物特遺辭。塵容喜接熒煌座。未忍公然動越吟。

登樓望郡中美人物之盛

曉色書烟萬瓦間。飛簷極望盡通閑。輪奇鬧過叢臺市。歲計多于畏壘山。獵路向寒鷹眼疾。戍亭無事犬聲閒。邑民訟息風謠樂。壓飫雙雞止厚顏。

送史溫廣都佐郡四明

外署清鄉出佐州。嘲辭不畏上山頭。天中倦目迷雲闕。江上歸帆避石郵。佳設自隨賓早晏。還書寧提渚沈浮。嚶田越鑄農知勸。時伴春旗暗綠疇。

有詔解郡作

二年憔悴擁州旂。尺詔初容覲帝暉。何幸復燃灰不死。未應爲失馬重歸。蛟螭對舞瞻層閣。翁仲雙扶識故扉。病骨多憂驚黑甚。豫慙臺史與薰衣。

塵晦荷蠹裂舊蘊。驚聞臺召計忽忽。忽從楚水楓林下。還人甘泉豹尾中。即日遂收西望涕。方春便趂北歸鴻。休誇四入高涼地。已是人間素領翁。

送太常邊博士守永嘉郡

棧野英僚抱藴新。東甌假守左朱輪。吳刀列衛州儀盛。越鑄催耕海葑春。潮津射堂西出賓。簫樂飛盡歌梁幾夕塵。

送薛學士伯垂同理嘉興郡兼簡太守集仙柳著作

廣內多年鐵檀摧。監州新命詔函開。河東世擅鴻鵠譽。江左人瞻竹筍才。即席離弦凄鶴唳。幾程殘魄晦珠胎。興禾善俗蓬仙友。剩舞吳歈恥宴罍。

謝都官監建安郡

郎署新畸出宰功。海閩關夾使旌雄。晨塗倦伏雙毫奏。暮席貪隨五兩風。芳蕤摘山唐貢遠。蕓魚升豆漢祠豐。（漢以充魚祀武夷君。）賭囊貴胄齊腴盛。麗唱行聞溢褚中。

江濱池亭

一聲掀翅壓溪隅。吏事初閒此晏居。斷岸有時通略彴。輕風盡日戰栟櫚。雲鴻送目揮絃後。客板看山拄頰餘。芰碧蒲青來更數。江人多識使君旗。

古意

博妖膏詐取侯封。復貶都歸竹帛中。三虎有無空遏辯。一狐埋伏妄貪功。禿翁堪笑雲羅彌。藪澤不知天外有冥鴻。

寒食野外書所見

一雨初回逗晚涼。近郊連帟儼相望。乞漿易醉墦間客。就養初開籠下郎。鼓吹未休綠迴野。低烟不散爲垂楊。家家鐘鼓爭行樂。肯信龍蛇是怨章。

將到都先獻極密太尉相公

再試州旗驗不才。卻將憔悴到中臺。相車問罷同牛喘。大度成時與燕來。（寄齋春日。方聞爰立之拜。）今日謀猷須內魏。他年賓客但鄒枚。西園閑道餘春在。尚及花前醽醁盃。

送太尉相公赴鎮安軍二首

連章待詔避洪鈞。赭案除書天下聞。久冠鵷鷺爲上宰。別驅貔虎作中軍。單車款曲懷遂帳。（前年追使契丹。復修盟好。）一燧平安出隘雲。（今年夏人盜首歸鄉。）今日朝紳回首看。始知知退是元勳。

碧波三宿暫沿洄。豹尾雙驅大旆開。堂上謨成蕭宰去。人間事少赤松來。巖霖舊潤爲軒雨。醴麴餘甘作宴醅。下客無緣陪後乘。只應前席欠鄒枚。

答龐丞相

安車就第上優賢。不使當關損晏眠。勳重舊更三府地。體強初過六身年。游暨淨貯茶經具。醉幕閑垂酒頌天。獨念相如久稱疾。時時令預雪臺篇。

宮保龐丞相以詩見寄次韻和答

本乏微功輔斗極。避賢仍忝領州旗。病依一室由旬坐。（文殊問疾于維摩。設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旬。以待諸菩薩。室中殊不逼隘。）四十居。憩石雨苔同髮短。嘯軒霜竹伴心虛。掛冠尚有三年調。高躅空瞻廣武廬。

送張司勳福建轉運使

晚花吹酒送行人。迢遞風烟上七閩。江海身孤雖戀闕。財狼路靜不埋輪。陽林擷露茶旗早。側樹烘霞荔子新。毛竹乾魚仙祀古。請君尋徧武夷春。

送友人赴舉

玉樹扶疎入紫烟。鳴騶僧計望甘泉。十行深詔言成綍。三道摛華藻揆天。澤國東風占鵲喜。杏園初日侍鴛鸞。白嗟擁鼻沈冥極。生羽青雲誓祖鞭。

送令狐秀才赴舉

鷹衝上表獨垂蜺。密雪梁園通賦期。秦市千金懷拱璧。舜韶九奏待長離。劉楨病久曾淹臥。宋玉才多故剩悲。幾日繡衣榮白晝。郡章驚紱驅車馳。

孫景隨侍赴舉

蠟鳳當筵占美名。文齊大被集時英。人同潁水將車樂。賦待尚書給筆成。鄉酒出郊浮蟹醑。故林馳霧暝猿聲。省知唱第聚雲輕。歸夢因君到斗城。

黃注昆仲赴舉

君家日下有高名。驥子雙馳嗣世靈。滄海賦毫多灑白。南山書簡偏燕青。縣歌酒爵催鳴鹿。學舍棘寒亂散螢。崑玉林枝期帝問。差肩唱第邇堯蒙。

送朱進十赴舉

漢家廉詔舉翹英。銀紵觀賓望斗城。北地高門傳玉節。（先太傅累持節。）西京舊學祕兮蠃。郵亭繡食星軺急。嶺路馳烟月狱驚。幾日東歸榮晝錦。度關遙識棄繻生。

答轉運王工部謝公醪

老依渦曲作藩侯。月例黃堂給宴醪。敢把百壺夸顯父。且將三品敵荊州。味新卿稱長鱉蟹。酌淺尤宜小樣甌。珍重故人貽麗句。縱傾家釀若爲酬。

提刑張都官同文詩

歡餘情對清談劇。遠路行嗟又愴違。寒螿酒空催客別。曉驪歌罷怨人歸。乾風擺柳衰條短。驟霰迷鴻側陣微。殘歲念君同恨恨。麗章貽我慰依依。

祇答延州安撫吳宣徽

共看仙山玉樹秋。（應麗癸未歲。予與公同在翰林。）從簪朝笏記同游。調元遂慶登三府。（公即相國。）抱裘惟堪讀九丘。（予遊博學。）老依鴻曲作藩侯。（迄今十二年。）重印垂腰榮擁節。（奉公。）征鞍驛體忝爲州。（自謂。）如何卻舐投殘筆。敢與陽春接唱酬。

李祕校省覲畢卻赴乘氏

謝遏香臺奕思餘。短亭暝景駕驪駒。客盤飲嗜豐千蹊。仙舄歸飛伴兩鳧。官柳搖搖纔早絮。縣花的的照晴跗。東陽玉骨春偏瘦。省對霞朝憶上都。

陳濟赴舉兼省覲

相從同是日邊人。兩見江南碧草生。馮鋏車魚初倦客。梁山風雨苦思親。虹橋刻柱前盟苦。獸錦裁囊曲新。袍雪紛紛君莫顧。漢皇終自識平津。（予與君孤立諸儒之間。道之行否。惟天所相。）

同年梅鼎臣赴鳳翔簽兼省覲（時君家舉士頗分陝。）

酪和盤櫻偽宴空。鳳岐新辟逐旌弓。坐陪府幄談成數。趨問家庭史有公。春舉促浮萍葉紫。夜章催刻密枝紅。青袍玉骨英游盛。上路爭看側帽風。

梁子材宰葉州鄭縣

歲滿林光會計期。天緡還賞動慈帷。貪榮壽母陵蘭養。不過忠臣坂道危。（君遷兩使職。僚三銓擬官。道近鄉。）雲表晨鳧翻易影。齋中夜鶴應琴絲。未妨休沐邀清賞。市霧峯蓮共蔽虧。

北樓

危樓孤堞共巉巇。怒激號風結暝寒。校尉登臨非廣武。王孫回望卽長安。來蕤蔽隴驥牛下。密網橫山獵騎攢。梁霰楚氛催歲晏。有人惆悵悔憑欄。

轉運李宥學士

棧外秋高蕎樹繁。一星飛影伴輶軒。屬城導騎賓歌密。近野迎旗蜀老喧。濯錦萬機備貢篋。熬鹽千井算牢盆。行臺自昔書林寵。不爲傷離更黯魂。

送江西轉運李定度支

江西使節擁朱輪。正用中臺鶴髮人。濟米爭衝千鷁舶。卽山催鑄萬扶緡。宴齋螺岫披雲出。醉館星苞照鐙勻。雙筆詎能藏藻思。落霞孤鶩向蘆辰。

送王太尉被召歸覲

遷延擇日築韓壇。緣詔連催覲帝關。十乘元戎方叔貴。九天鵾鼓亞夫還。絪蘊瑞氣葱葱外。仗入清塵九九間。好爲君王言敵事。早將功業勒燕山。

景文集卷十五

七言律詩

春霽

一雨初晴小霧披。海天羊胛報晨暉。塞消鹽雪沈樓唱。暖入重簾御袷衣。柳外輕黃紛漠漠。梅梢殘白悵微微。烟皐笑電無窮樂。行御鯨牙逐錦韋。

寄鄂渚胡從事

紅蓮薰幕得僚英。膝下斑衣捧檄榮。露茗一槍蜀渦。絲蓴千里佐吳甍。駐車吏識宮橋柳。作賦人傳隴坻鸚。夜席兩宮求士切。天官寧復帶糊名。

成都

風物繁雄古奧區。十年倉父巧論都。雲藏海客星間石。（成都有一石人。傳嚴君平所辨星石。今在巖眞觀。）花識文君酒處壚。兩劍作關屏對繞。二江聯派練牛鋪。此時全盛超西漢。還有淵雲許頌無。

寄題滑臺園亭

有處行春住杏欄。列亭相望鬬雲聯。花衙曉圃三竿日。樹遶洪河一曲天。芳草細沖吟路屐。翠篁徐轉飲

蘂船。勝遊惠政成雙紀。乞與州圖後世傳。

史逸人

當停潤穗爛餘蔬。故宅東南樂隱居。席地雖驚千日酒。振緡丹水百金魚。潺湲弄月蘋汀晚。嗢噱調琴菌閣虛。霄外高情思把袂。西疇何日一巾車。

送保定張員外

倜儻仙風冠鄒奇。枳籬移調位猶卑。蘭薰夕膳三林案。（君樂侍親而行。）草妬春袍一綵絲。烟戍星殘低序鴈。隴天雲斷送歌驪。報成結課行堪待。慰薦連章達帝帷。

歲稔務閒因美成都繁富

蜀峨谷美漢饒富。野實星秋照露寒。賣劍得牛人息盜。乞漿逢酒里餘歡。錦波濯綵霞浦浦。磑浪催輪雪沸灘。告稔不須騰驛奏。自應銅柱報長安。

蘭軒初成公退獨坐因念若得一怪石立于梅竹間以臨蘭上隔軒望之當差勝也然未嘗以語人沈吟之際適聲生檐階而上抱一石至規製雖不大而巉巖可喜欲得一書籍易之時予几上適有二書乃插架之重者卽遣持去尋命小童置石軒南花木之精彩頓增數倍因作長句書以遺聲生聊志一時之偶然也

竹石梅蘭號四清。蘭裁竹種梅成。一峯久矣思湖玉。三物居然闕友生。賴得聲參令我喜。飛來靈鷲清人驚。小軒從此完無恨。急掃新詩爲發明。

白兆山寺值兩皇同坐

飛軒憑望俯丹梯。星雨囊風暝夕曦。翠阜天遙雲待簇。紺園花老樹低枝。巾車預畏烟嚴迥。蠟屐先憂磴道危。未似庾公年最少。桑郊盤馬帽簷敧。

祗答洛臺資政房春卿侍郎

青綾襆龍歇徐薰。鹿吏多年嘆不文。病合避賢拋內署。老堪爲帥忝中軍。聲名已愧空如餅。富貴原知薄似雲。多謝翔鸞念籠鶴。不然離信舊同羣。

答屯田齊員外見贈

淹臥清漳續畔年。平時賦筆謝登高。決科漫欲當三道。作頌何曾敵二豪。久侍絕韓慙肉緩。驟歌樓雪愛心勞。兼金滿篋還憂釋。空仰文星在漢曹。

送馮彭寺丞長興知縣

天外仙鳧易影翻。河干畫鷁棹聲喧。奇才欲向孤蘆國。麗賦空留殿雪園。短柳搖搖迎去袂。初花的的伴離罇。汀蘋綠蓼饒清思。爲拂吳興舊屐痕。

寄贈高知縣

綠髮如雲艾綬青，絃歌百里久沈英。琴臺滯訟投刀釋，月觀雕章夢草成。紫芋蹲鴟編富籍，飛觴浮蟻析朝酲。何當人會甘泉計，玉樹扶疎寄太清。

送梅學密赴并州

連天臺閣侍天臺，始見東方雲華開。路避晚風蟠外轉，人瞻冬日絳中來。笳簫後隊聯幽俠，璧馬中軍聘楚材。自昔河東股肱地，不應歸節嘆淹徊。

送河中司馬待制

從記天壤歌聚華，西門征轅倍離華。哲蓮冊府三重閣，先過樓船一曲汾。賓客聲魚開左席，戲毫爭馬宴中軍。鶴樓西北懷都思，盡日憑高不礙雲。

抒懷恭答待制施正臣

誰謂斯人玷玉堂，凝懷易得復難忘。素書不答還堆案，長簟無情但竟牀。涸思論文成軋軋，流年著鬢有蒼蒼。病襟殊忘支離酬，爲恃君家白雪章。

喜屯田凌員外至

昔歲裁詩送爲郡，今年把袂喜還臺。過妍賦筆悲秋髓，寂寞衣囊被謗迴。勁節肯凋霜外葉，驚湍須畏岸前堆。撫塵舊友今皆在，笑口何妨爲數開。

寄連元禮屯田員外

憶共西州把酒巵，酒酣風味未全衰。人驚李郭同舟日，句索羊何共和時。省帳飄香君覲早，餘書騰謗我歸遲。予留爲郡，他年會面須驚悵，瘦盡崑山玉樹枝。

張生南歸

謁舍修容倦剃毛，紛紛采紫笑銀袍。吳天破月愁鈴晚，楚俗傷春忌唱高。江步挂帆雙打槳，酒亭橫幟一持螯。平臺鄒馬英游盛，靄靄連天待賦毫。

冬夕的酒

艾夜更壺幾沙殘，尚持杯酒禦輕寒。半分沈令傷多瘦，數刻劉郎惜暫歡。天外月痕迷倦鵲，庭中霜氣伴衰蘭。接䍦不倒糟難藉，坐見丹煤委燭盤。

答常山屯田張中行寄贈

紫荷焦脫燥宮袍，萬里邊霜換鬢毛。不稱衰年開幕府，只堪中世掾功曹。飛蓬轉野初無定，疲鴈驚弦久未高。猶有一愁何計奈，擲磨難復美人刀。四愁一曰美人贈我金刀，何以報之英或瑤。

答郭仲微以予記注見慶之作

曉趁霞暾立殿螭，翠回儒墨盡逢時。褚生徒記爲郎事，方朔猶慙待詔飢。目極天關趨宮禁，步依宮柞蔭華滋。故人雅意相憐厚，親唱陽春讓草衰。

送袁進士赴舉

秋郊帳飲暮烟銷，素齋涼颸滿淚寥。南國大沽三獻玉，西京催駕一封軺。頻年衣敝緇塵化，幾夕文成密雪驕。奏御前期深底處，紫清仙闕鬱岩嶢。

次韻宮師相公答太傅相公秋書

嚴樹蕭蕭秋興歸，師臣仍此褫朝衣。羽觴聊欲同賓壽，玉體何曾待戰肥。風圃薄寒浮醉袵，雨蓂新浪拍漁磯。清篇自有夔龍舊，方外相從屏世機。

登樓

百尺危樓照綵霓，憑高不見羽人歸。桑田海上悲深淺，城郭人間歎是非。急槳征帆來未定，遠雲低樹去相依。古歟今恨成多少，詎減江聲與翠微。

送元諍歸中嚴并序

予昔家景陵，與師同預北禪薛公法席。後三十年，予守成都，師自富順監肯來，洒然話舊，昔之壯也今瘁。景陵同坐賞花筵，日月飛馳三十年。兩鬢尋回江上錫，一燈分照劍南天。巖雲護鉢龍降呪，林露侵衣鶴聲眠。此地相逢須重別，在家靈運已華顛。

同年王聖源南都講授聖源嘗以專兩經

刻意悲秋髮未華，諸曹頻費杜陵嗟。歌綠郡客高難和，璧是秦人誤指瑕。綠底恩書褒振滯，烏衣羣從慶還家。離宮萬戶經庠號，卻對諸生坐絳紗。

守寒三年上北京留守賈相公

天心北顧倚長城，上相元戎兩印榮。雞羽靜沈傳處檄，虎皮閒裹戰餘兵。河朔兵甲盡歸北都武庫。九霄冬日入蒙惠，萬未春森俗勸耕。和氣愈充身愈退，只憂難遂是功名。公嘗乞閒郡，蓋遂功名之地。

雨洗星街夜霰空，暫持魚牧守離宮。皐陶舊曲明良內，郤縠高談禮樂中。戚筆後車雲蓋密，鳴鑣前隊錦繡紅。不妨華髮千官上，始稱凌烟第一功。

暮春

伏檻臨堂更曲池，鮮風淡蕩燕參差。蕙殘已覺銅盤冷，梅落猶煩玉笛吹。佛世只愁衣帶緩，當筵但訴玉杯遲。羲和辛苦真何益，不放金烏宿故枝。

感懷

俯首周南淚未乾。憔悴魚素得雙鱉。心隨月樹烏三匝。病瘠仙山藥一丸。久許橫經陪闕里。更憂舉步學邯鄲。鮮鉛衣綬風波苦。滯陸歸飛燕廣寬。

續抒感懷

出案屯營臥治州。黃雲三結塞垣秋。敦詩未必眞謀帥。有恨何妨老不侯。百慮參差非壯境。一樽寥落但邊愁。此時自躍知無愧。萬物爐中許見收。

宦廩月錢不足經費

俸微纖給斗升儲。煬竈烟沈乏爨蘇。下澤出游無款段。長安飽死羨侏儒。病懷殘蟲分蛇影。夢管流鶯晦鼠鬚。天極包荒恩未報。敢隨張翰憶秋鱸。

書懷

顏徒陋巷不堪憂。日晏南榮擁敝裘。已識交情一貴賤。事論書畫自沈浮。爭名在昔聞探穴。嗅餌何人肯直鉤。強欲誅茆啓三徑。邑中無客繼羊求。

功成有意避齋壇。脫柱無瑕玉更寒。萬里長風收戍旆。三年零雨拂歸鞍。樽中酒美催高會。圯上書開得細看。歲晏雪園賓蓋少。要須枚叟奉餘歡。

春雪

銀碟欺春亂眼來。重陰萬里壓平臺。光沈後牖將飛瓦。豔補南枝已落梅。池曲平翻冰共泮。山腰未積玉爭頹。長安併長旗亭價。蜀女當壚自滌盃。

春雪寄鄭府尹

風御憑空攪玉塵。愁飄斜舞碎霙勻。九重闕裏都無夜。五出花前自作春。賸借薄寒添鴈夕。強留餘晦惱鶯晨。須知柳絮紛紛態。遂殺草臺便面人。

看雪

慘淡繁雲密霰狂。結瑤城堞儼相望。偷尋柳絮思隋岸。誤折蘂光認洛陽。斜透綺簾欺翡翠。旋迷樓瓦失鴛鴦。平臺賓客今何在。誰繼鄒枚從孝王。

望仙亭賞酒看雪

雪壓春期蔽曙空。憑高把酒思無窮。光侵病鬢都成白。寒著酡顏久未紅。淮併亂迷珠罅月。柳圍狂誤絮時風。使君醉筆憑妍唱。半落巴人下里中。

答通判張太博賀雪應期

親祝星魚裂繒綃。再旬方見瑞英飄。陰連臘底寒威在。潤壓春頭癘氣銷。碎粒有聲欺瓦屋。亂花無次惱林條。府中上客眞才子。首爲當民續楚謠。

對雪二首

風過龍山萬里沙。密霙疎霰渺無涯。臺疑穩滿都成壁。樹憶責奴併是花。曾許輕裘饒白羽。解將寒力減流霞。梁王不悅鄒枚老。同坐睢園念歲華。

縈叢著樹半瀟瀟。皓氣妍華混泬寥。爲倚風流偏解舞。故驚朝晚未成消。玉繩四徹仙峯迥。銀界三千佛國遙。向曙紛紛殊未已。九門知有謝莊朝。

和晏相公乘輿宿殿致齋日巡仗遇雪

天京飛雪麗車裝。九九清塵御路長。斜影不迷宜曲騎。薄花纔點羽林槍。觀邊麗色含鴉鵲。蓋外輕陰亞鳳凰。誰識憲騶巡趕盛。賜袍銜霰入林光。

和晏相公夜歸遇雪

孝王臺下糅花飛。草草歸騶驟碧蹄。斗作暝寒凌冒絮。更回餘舞拂鄰泥。城連迴闕迷蒼鳳。人度長橋壓素霓。頻玉正酣天幕靜。不妨清思入新題。

濮南都監官廨射亭

的皪遙連射圃牆。碧簾烟瓦鬬雲翔。庭中桂樹含春早。席外簾衣拂地長。鎗鏤蓬盤編項綰。酒杯行算蹙蕃香。主翁授帶多歡極。賓幕沈聲在井牀。

寄獻許昌晏相公

右輔風烟接上都。功成番愛駐州旗。爐經萬物爲銅後。田是諸侯假壁餘。合宴金瓶催大白。當年賓從照紅蕖。向來病守成惆悵。不預懷鉛奉相車。

絕筆

多年臥病猶腥膩。香飯初依竺國流。宜父蒲萄眞可學。鍾旣蚶蝸更無求。爐銷午篆天花泊。几隱宵燈偶葉留。割肉魚羔非我事。此身今悟一浮漚。

寄題眉州孫氏書樓

魯簡多年屋壁藏。始營單棘瞰黌皇。髮廚四匝香防蠹。鎖櫝千題縹製囊。定與鄉人評月旦。何妨婢子鬬靈光。良辰更此邀清賞。庭樹交陰雋味長。

南峴候館晚春有感獻郡守

春暉明淡上三竿。風苑愁紅遞蕊殘。夢後單衾凌晚薄。體中餘酒向醒寒。山梁嗅雉晨羞飫。楯鼻磨鉛藻思乾。深愧府公賓禮厚。不教持版預鑣官。

三月晦日

靜彈塵幘照溪流。落泊春芳向盡頭。早葉乍濃留客坐。晚花猶在索人愁。最憐幽草能縈帶。已覺浮雲解

映樓、玉髮未多須劇飲、贏輸事屬阿戎籌、

夜宴

卜夜金華逼琦寮、星河垂地漏聲遙、吟龍遞怨先供舞、留風愁寒不傍簫、隔坐聯章催鏤管、分行度曲認蟲歸、可得延陵重一聽、流波雅引在金徽、

答燕龍圖對雪宴百花見寄

百花洲外六花寒、便幕凌晨把酒看、舞袂回風人鬬麗、醉山頹玉客留歡、斜霏北渚雕鴻下、密灑東風寶騎攢、猶念平臺舊朋侶、遠將清句代幽蘭、

休日閑古堂小宴

宴堂叢樹倚晨霏、客衽風清酒力微、曲沼新荷能碍釣、霽林濃葉不通飛、盤紛素膾魚腴美、齒清寒津蔗境肥、一笑相歡無吏責、張扶應悟坐曹非、

陳奉禮宰四明

大庭聯袂挾英華、龍鳳池名在一家、鴈塔壓痕鴛鷺序、桂林春色棣交花、袍藏茂草萋萋遠、檣暨歸風櫛櫛斜、鑑越弦歌皆勝地、遞廣濟思賦餘霞、

答彭州職方朱員外公綽

四悉方州換隼旟、九番官樹老儲胥、淹留太史編愛業、廢忘河東篋裏書、遠想淵雲才不逮、略通邛僰計仍疎、夢迴密友偏矜我、時損瑤音附鯉魚、

艤舟懷信亭

使塵得請印垂縢、不畏秋風病鬢凋、游子已攜河上手、客槎猶在斗邊橋、水從南浦傷離劇、馬近東方作意驕、曉榻夢回翻自愧、臥聽人赴午門朝、

省判李度支碩相過敘別兼述感懷

君趨召節向中臺、我滯邊州未得回、頭白蒼論天下事、眼青欣舉故人杯、池蛟得雨鱗先動、霜隼乘風翅始開、見上若詢頗牧將、爲言懦帥果非才、

既中會兩禁諸公飲餞吳舍人梁正言富修撰龔龍圖以計省不赴作詩見寄

殊庭詔蹕斗車回、學省歌驩宴豆開、孺子囊閒同放筆、景山鐘暇不停杯、橋門細溜生寒沼、經市斜光落晚槐、捉塵知君非興淺、枉教華劇計籌催、

客自茂來言元禮丹觀基劇飲

寒山倒影入樓扉、鈴唱愔愔少說辭、左手持螯人嗜飲、一斑窺豹客爭基、萍游倦舛傷醒夕、星落殘桦闌切遲、日日忘懷還憶否、戍時瓜老是歸時、

冬夜飲散悵然有感

醪顏夜酌醉蘭巵、悵憶彫年事半違、雪壓雲寒寡色、霜天幌月暗通輝、素書有恨隨鴻遠、遠夢無成伴蝶歸、可得延陵重一聽、流波雅引在金徽、

東湖禪院

像閣綠雲一水東、鹿園珍樹蔽青葱、漂殘劫盡神油浪、吹去菱花鏡坐風、仙石拂衣寒起霧、層沙聚塔遠凌空、赤霓淨倚移談久、牛首青烟匝篆紅、

景文集卷十六

七言律詩

送客野外始見春物萌動

苑路高高雪作泥、始知春信到芳蹊、綠波水暖魚鱗驟、縹色陂長麥首齊、萬里碧雲隨望合、半規紅日有情低、榆牙柳目相看數、枉是迴腸付解攜、

送客不及

祖帳難留十里程、亭皐衰柳但長烟、班騅不及來時路、黃鵠空驚去後絃、曾是松心同歲晚、忍無梅信發春前、南樓漫作憑高計、望盡天涯更有天、

江上送客

十里長皐五里亭、天涯送月淚緣纓、洛辭但許凌波渡、棹曲猶煩用檝迎、遠信即時勞發素、客心何日免搖旌、芳晨莫遣歸期晚、碧草江南正亂鶯、

勸客

貂裘敝盡飲瓢空、身滯平臺勸客中、濩落本依莊樑社、飄颻誤閉隴鸚籠、心緣遠別長依旆、髮近窮年已

忖逢。素願祿儲過六百。雲羅天外有冥鴻。

登師利寺文殊閣

寶梯斜級上盤空。千里亭臯一眺窮。翠柰自生經苑地。婆花時墮佛天風。橋橫潁岸淙幽碧。日下嵩雲插倒紅。暫滌六塵憑檻久。可嗟歸御太忽忽。

中山公損疾二首

自有西京七發才。綢痾不待更延枚。擬金廣樂迷魂窮。數月飛雲病膜開。宮鼠晦翻拋賜帑。蓬魚霏縷強晨杯。何人過問維摩室。定有文殊作禮來。公深究淨名有疾之典。故疾問詩三闋。申其彩旨。

懲避嚴盧十拜章。一麾重許出東方。批成詔鳳多焚草。戲人仙禽不亂行。麗正書編爭授簡。荊州象笏別持囊。終雖有客悲秋早。預怯臨流奉祖觴。時公有旣川之命。

長兒冬夕遽宿偶成長句上寄

絳幘難人唱夜籌。宿廬遙忖道山頭。夢思園吏成羈寢。書掩冤家倦對讎。雨閣氣昏蓮漏井。燭簾光動蒜餘鈎。孤吟一夕懷康樂。廣陌黎明望紫騮。

和王龍圖七夕直宿

二星秋早駕雲車。此夕閑君寓直廬。月在宮中穿線處。香傳樓下曝衣餘。橋烏徑度明河近。巢鳳歸翻暝閣虛。寂寞濟郎誰晤語。只應蕖燭伴讎書。

和宮師相公待制麗學士賢年二韻續川然兩字

龍樓一品亞蓂聯。佚老歸來帝眷賢。商皓嶺芝追隱伴。胡公潭菊待高年。客盤梅熟經調鼎。宴渚舟懷舊濟川。延閣裁章紆和曲。玉音風馭共泠然。

友人書齋

雪上鮮風拂袂過。訟庭談樹自婆娑。東家屋壁章經絕。左氏門庭賦筆多。岫幌蟾蜍生夕露。墨池科斗動圓波。學詩夢草豐餘暇。萬壽稱觴醉弁俄。

感事

曹鼠秦卓未足多。幾人會此動悲歌。鴻心不慕冥冥弋。鳧脛長隨泛泛波。方朔一生游禁籞。彥倫終古老山阿。江淹若是頭多恨。古往今來奈爾何。

答李從著作

身是雞翹侍從流。單車淮上老爲州。全生正似婆娑樹。不死翻成穀觫牛。今日空名同地餅。晚年歸計有瓜疇。慚君遠寄相思句。不留三逕採芰秋。

朱舜卿南遊有寄

漢臯烟浪潑醅春。弭節江干一問津。南浦草平偏送客。大堤花晚欲留人。歸心怨逐搖搖旆。尺素愁迷六六鱗。湘册聚螢秖几靜。露軒香粉暗書筠。

賀紫微舍人改鎮

星翼分驅鎮上游。江山和氣擁行舟。芝房照露供盤劑。萍日橫波送棹謳。楚塞路長雲戀幕。擂亭天晚月呈鈎。漢家夜席歸期近。宮篋書空謗焰收。

送孫臯

江邊瑤草翻袍青。所樂從軍得四明。新水一篙催泛鷁。故林三月及閑鶯。羽書無警樓毫熟。談幄多歡醉葉傾。我亦中郎厭羊酪。爲傳秋思與蓴羹。

送黃灝

橫步文林二十春。華頻初得半通綸。江邊又濯滄浪水。堂上頻招骯髒人。未分塵纓慚蕙帳。不緣羊酪棄蓴羹。思家夕夢還都信。併附秋波六六鱗。

送張周南游

草遠花明溝水頭。同君此地併離愁。蓉餘發淚洗三賦。合作盤鱗厭五侯。覺在他鄉應有夢。信非吾土少登樓。楚山不見西江遠。莫反騷文剩駐酒。

送鄭天休

春鷁蒸徧擲鋒摧。刻奏飄然別上臺。授簡客驚枚乘去。探書人繼史公來。爆桐度曲難箜篌。檻的分風使棹催。千萬裸濱傳善序。永和三月有流盃。

送馬房

百五天長甚雨回。祖筵難思冷如灰。騁辭睢苑繁雲散。拄頰西山曉氣來。草色不須爭去袂。花光正欲傍迎醅。相君臥鎮羣英集。一府翹然用楚材。

三月四日玩園花小集

中園愛客重游陪。三月林花落復開。鏤管喜傳吟處筆。白波催卷醉時杯。歡襟已快邀風度。舞地猶寬放雪回。不是年芳相假借。使君豪乏斐然才。

春夕雨歌

江雲夜雨過前墀。菌閣微涼穀霧披。戒井漏殘銀箭促。青天笑罷玉壺欹。文波弱荇浮清瀨。珍樹驚禽遶暗枝。縱使何郎詩筆在。未應幽恨抵隨時。

城西晚眺

北榭風輕爽醉襟。天涯搖落對登臨。一篙寒浪船移浦。千尾殘陽鳥赴林。倦客亭臯時遠笛。早寒墟里漸

疎碪、憑欄不覺休遶角、瞑氣蒼茫失半岑。

題著作魏仲先隱墅

隱路高高人翠微、人亡宅在有餘悲、自聞溪月知吟處、不散巖雲憶臥時、素壁塵昏三紀貌、白楊風老幾尊枝、（仲先去世三紀有餘、草堂故集篇篇好、要與商翁續紫芝。）

杜少卿知陸州

三年去國別堯雲、一篋書窓此謗分、賈誼有才偏隕涕、屈原何賦不思君、諫雖久晦沈餘草、綬笥重開續舊薰、幾日班春向桑野、漢家新詔十行文。

程密學知益州

蜀塗書對光堯雲、細札芝泥奬綬鑾、三獨舊臺呼輻龍、十連新府夢刀靈、雲梯霽日明鈎棧、雨閣蒼苔鎖劍銘、只恐廉褒歌未厭、螢燈鼓鼓歷六符星。

張屯田知兗州（常按察發縣。）

漢家關內使驂來、廣魯風旗畫華開、地得股肱雄近輔、書留筋骨冠中臺、儒宮剗壁嚴祠豆、督府均羊盛宴罍、應望仙閣舊車道、倚天媧石篆昭回。

葉司封知宣州（封日改三品服。）

歲久中臺鶴領垂、牢盆罷計擁藩麾、新加綬艾天香鬢、密對簾鬚禁刻移、青舸信潮隨早暮、赤幡靈雨徧公私、樹猶如此成前感、重蔭當年蔗市枝、（司計昔監此都、命一紀。）

病興

病興還見歲華陰、身屈鑾鞬久未任、主憲固須煩孟博、（病中諸務悉委監郡、作書寫免倩陳琳、書成多假手。）仙丸玉乞貪餘餌、甜酎銀甌喜細斟、誰笑衣囊長寂寞、橫思新得漢臺金。

送俞給事知宣州

戀乞江南太守麾、滄家爲有故山期、使軒密爾千騎擁、瑣闥斜陽一拜辭、枕底潮雞參驛鼓、船頭沙鴨避牙旗、此行正及吳羹美、雉尾蓴香欲鬢絲。

凌屯田知和州

坡殿程篇屬思精、飄飄老氣薄黔嶺、一臺舊服郎官筆、千騎新提太守兵、候吏勝裝催去舸、故人引脰恨離觥、雲波莫苦秋江闊、日有桃歌用檄迎。

送郭太保知相州

螭階君引羽林兵、（君典軍頃司、予修注郎、故日相見于祀中。）罷直還家得使旌、舖帳三雲清曉別、錦鄣千騎上頭迎、鶯沈故瓦秋烟闊、鳳下長阿夕照平、誰伴燕休同把酒、嘈嘈歌鼓亞夫營。

張宮苑拜嘉州刺史知恩州

二年同守夢刀城、遙節初爲北道行、飛將負才竹捕虜、（端臣在環州自出捕虜有功。）伏波見上數論兵、劍南剩臘梅迎使、塞下新春迎映營、貴龍遥身頭未白、七貂終羽漢西京。

哭公孫子正

窮愁四十鬢華侵、肘臥垂楊感慨深、遺墨未乾園令札、悲絃長絕獻之琴、（子正之伯氏淪謝、嗟賢有夢龍占苦、對鵾無言鸝坐陰、三步過車綿酹薄、死生從此隔朋簪。）

七夕

閑秋七夕到佳辰、里俗爭誇節物新、烏鵲橋頭已涼夜、黃姑渚畔暫歸人、裴回月御斜光斂、宛轉蛛絲巧意眞、卜肆沈冥誰復問、年年槎路上天津。

西南新月玉成鉤、奕奕神光渡飲牛、素彩低浮承露掌、清香不散曝衣樓、天邊華幄催雲卷、星外橫橋伴客愁、莫使銀河到滄海、人間滿水易東流。

冬眺

城外斜光角已催、城頭倦客首空回、星霜牢落凋年往、天地蒼茫暝色來、千尾昏鴉愁迴戍、幾蹄征馬思窮埃、使君興淀惟無緒、不是登高能賦才。

朱舜卿歸自別墅

遺遙初服假郊扉、學舍經旬望頁蒸、庾信移談思講樹、周顒迴駕避低枝、摘華更喜聯新唱、散秩猶煩鑒舊疑、欲序三都先自媿、士安風痺素清羸。

感秋

迴腸病骨兩驚秋、已作衰翁未白頭、天上有星寧免客、人間無地可埋憂、車翻落日何曾定、臂化鵶鵶豈易求、莫就離鴻寄歸思、離鴻身世更悠悠。

和十九日湖上與張集賢健提刑張都官韻

共憑高榭眺雲波、使節將歸可奈何、醇酒暫留丞相飲、驪駒愁對主人歌、千巖日下催雲合、萬里風長送鴈過、茲會難言須惜別、歲陰光景玩蹉跎。

苦雨中作

雲陣窮天雨足低、陰霾不照露盤西、城高已蔽孤稜鳳、水濁先愁獨漉泥、（古樂府云、獨漉水深泥濁。）戰蟻爭封綠暗穴、怒蛙邀軋沸空蹊、齊鹿病枕迷昏晏、只有喈喈託暗雞。

送韓太祝

雲陣星躔促傳車、長安初日望儲胥、金閨引籍中天闕、玉字藏家上帝書、（太宗賜君家先侍郎御製頗多。）祖道泛萍觴易

酬。賦園飛雪席應虛。承明再過懷先業。磐石深沈禁樹疎。

送蕭山宰劉寺丞

秋江九月覺濤平。楚客征橈拂縣星。射的初過若耶渚。禊林重訪永和亭。提蛟俗宮風移古。飛乙天長日際冥。幾峽異書藏臥帳。肯容倉客廣蒸青。

孫沆從事宰吳興邑

軸尾東衙鳥羽輕。滄浪餘沫悉纓。尚沈幕府千人後。卻勸嚮田二耦耕。遂有豔歌邀夕泛。蕭留佳境析朝酲。行行正及吳霜咀。饒盡商絃別曲聲。

寄歙澄淵太傅

使旆高翻西北雲。舟梁橫過九江濱。文書吏樂輕車府。表幟人知大樹軍。引溉勸農渠雨密。感涼邀會帳霞醺。花門車子能歌地。樂職聲詩日夕聞。

祗答太傅鄧國張相公

鴨陂清浪滅城隅。此地班春喬細書。琪樹老來拋禁省。玉繩低處認皇居。君軒戀結前蕭馬。客素愁憑六六魚。相閣裁章憐舊物。爲曾簪筆從雕輿。

登塔

率堵緣霄鷹勢聯。憑闌清曉俯三川。春華已徧燃燈地。日氣猶烘喫雨天。游蓋結陰塵不動。飲籌催醉客爭傳。須知四級題名處。要記浮生六十年。

和延州龐龍圖見寄

交戟多年著皂衣。乞州初逐阮咸飛。慈殘烏翻虛弓笑。傾盡葵心白日知。宿莽騷人傳麗賦。女蘿山鬼賽叢祠。自慚念舊殊非計。正是朋游掉臂時。

再寄

鈐下呼兒破錦鱗。新篇遺我故情親。鑑鑒遂有翻飛日。行華應無踐履人。讒毒未銷須刮骨。上恩難報止沾巾。夫君何事材爲累。短褐征衣擁塞塵。

山中清明

一雨東郊捲夕雲。山中坐對寂寥春。高低桃錦紅相倚。輕重檐錢綠不勻。杯冷羅門拋午案。籬殘犀樂晦流塵。漢編漸美開魚禁。已約溪公下釣綸。

隱几

空齋隱几度流光。漫落由來我所長。枉許是非同喻馬。不知靈籙兩亡羊。空名更甚浮雲薄。代事都無半

題多寶寺水閣

寶坊雲構壓河流。梁日東南宿霧收。湧塔千層排候鴈。鑿橋四注倚陰虬。低翻楚蓼鮮風晚。橫逗吳鬟下瀨秋。暇日便堪供賦筆。不煩王粲更登樓。

贈張齋郎

青絲垂領稱華纓。結廬千門別第深。學舍同時衣五綵。家庭佐酒奉千金。賴聞烟晚供晨膳。碧草生塘動書吟。獨感舊遊移岸谷。山陽碑笛淚涔涔。

贈潘齋郎

吟塘春草奪袍青。蘭玉仙姿出謝庭。刻羽彫章傳雪市。煎波麗賦淹雲溟。逢衣四座開寶榻。綠服千金獻壽醒。漢殿前期思削牘。紫圍翔步弁如星。

題橫山寺

碧山千疊隱招提。淨刹岩亭拂彩蜺。月澗溜琴喧蕙閣。雨天雲葉暗旋題。寒銷爐篆螟風細。密亞巖烟鳳竹低。病久毗邪眞得賞。迷津一滴戀曹溪。

閏正月二十五日送客尋春集裴氏園

尋春送客共留連。雨罷春郊物物妍。黃抹柳梢初漏後。紫粘花蕚未開前。朋襟自爲交歡慘。醉甲誰能辨聖賢。猶賴斜陽催跋馬。不然離恨損絲絃。

和李屯田西湖尋春

把酒同尋湖畔春。賞心何況更良辰。留陰岸雨濤紅杏。送暖汀風惱綠蘋。低寫臥虹橋齒密。小裝文鷁舫頭新。聚星亭上華鄉客。卽是高陽舊里人。

和武宣徽陝樓晚望有懷舊遊

陝樓重倚望軒城。百感中來久未平。屈指疑遲饒歲月。遍身添重許功名。飛觴置酒高陽興。（公詩有肆納佚約過山公）舊樹攀條司馬情。昔日使君今上將。請看前後萬雄兵。（之句）

欹枕

欹枕風牕雪絮繁。夢迴紅日轉南軒。棲遲自樂同人什。偃息終非魏國藩。審習練裙聊弄翰。吟隨池草欲迷魂。踈慵不喜當關報。羅雀先時署翟門。

祗答天平相國龐公追記舊遊見寄

把酒同爲花下賓。東風一十五回春。歡情墜若瓶邊綆。感緒多于臼裏辛。枚馬老能持從筆。（自謂）變龍今已避鴻鈞。（舉和君）附塵舊好公須憶。憔悴惟殘厭次人。（南方朔平津侯書有附塵之對）

景文集卷十七

七言律詩

楊都官曰嚴赴鄆州

連年三換左朱輪。君二年中得廣陵，領郡上，由漢得幹，正用臺郎第二人。帷殿程書清刻永，家牀漆笏賜袍新。君領遣上郡，陛對日賜五品服。雪潤波仍跨洪河曲，敏政將肥齊魯民。趣引前旌向桑野，漢皇恩詔重方春。

杪秋官舍念歸

獨計年華念鬢華，秋來依舊滯天涯。半分沈約愁銷臂，一束鍾繇憶賜花。寂寞林蟬應自魂，氈裘庭鶴待誰誇。西江聞道通星漢，試借君平問客槎。

登高晚思

寄蔽塵襟屬麗譙，高晏雨龍暑氛銷。遊回宿鳥霞橫嶺，唱殺寒蟬柳抱橋。戍壁風烟聞尉候，客亭燈火混漁樵。山川信美非吾樂，已是三年去國遙。

一雨

一雨初收細細涼，碧雲西畔見殘陽。歸期只覺刀頭遠，別恨偏教帶眼長。梅驛使稀誰託信，蕙盤烟冷不

成香酒泉已是三千里，何況關門未得望。

謝都官監治建州

初得中臺滿歲遷，七閩猶貳左魚檻。雞香燼晦華星闕，虎眼波迎下瀨船。幾種珍鮭賓晉膳，萬岑芳茗敵春塵。行行正及陶嘉月，溪樹烘霞荔子鮮。

筆次

菱花照鬢感流年，始覺空名盡偶然。十擲成雞事是拙，一丸求藥浪圖仙。位卑司敗無言責，事少營關許晏眠。上此隱官城自劾，不須公掾更平反。

送屯田張中行罷成德軍通判還朝

中山花下舉離樽，縞髮蕭蕭重黯魂。假節共辭金馬闕，滿更先入玉關門。壬辰秋，與中行間赴常山，不半年，予故守中山，故中行今先得罷。彌年錦帳殘香燎，幾夕蘭臺敗擁露痕。早伏青規奏邊事，五芝泥熟待新恩。

按行州城通判張太博有詩美山川風俗因繼作

百尺譙城一凭欄，提封占盡古常山。公私兩足耕疇偏，赤白囊空寒候閒。撥刺河魴供大嚼，含糊趙瑟勸酡顏。正應此地從軍樂，先播辭人麗藻間。

閏正月二十五日送客尋春集裴氏園

尋春選客共流連，雨罷春郊物物妍。黃抹柳梢初徧後，紫黏花蕚未開前。朋衿自爲交驩悴，醉學誰能辨聖賢。猶賴斜陽催跋馬，不然離恨損絲絃。

覽翫長孺斬春罷歸舟中詩筆

姑山羽客冰爲骨，金掌仙人露代髮。化作妙辭真扣玉，寫成初蕊剩籠雲。心隨零雨濛濛密，恨過清溪曲曲寒。此祕東陽誇未睹，雙均千載有餘嘆。

吳中友人烹蟹

秋水江南紫蟹生，寄來千里佐吳羹。楚人欲使衷留甲，齊客何妨死願烹。下箸未休資快嚼，持螯有味散朝酲。定知不作蟛蜞誤，曾屬西都博士名。

清明日集西園

日日西園春思催，攜觴結客上高臺。正緣從事齊州至，更許書生洛下來。早葉已成花半落，新巢未定燕千迴。芳辰物物皆堪愛，併作高陽倒載媒。

遊惠山

過酒忘憂聞樂喜，世人未到惠山前。泉供勝味輕精麴，松獻清音異管絃。陸子舊文殘琬琰，馮家餘跡撫雲烟。珍禽幽石應容我，翠篠亭深晚更便。

西齋夜思

齋宇齋空夜景深。長康勉力效長吟。池風過處琴遺韻。簾月斜時樹倒陰。几隱原灰同木槁。書繙故網有魚侵。漏壺漸促星檐轉。獨背篝燈擁薄衾。

同年成揩雜州埋掾

東風驚友舊聯飛。彫歲鴈弦此愴離。路怨亭皐長續短。客嗟京邑素爲錙。且欣便道還家近。未厭無聞得掾卑。漢殿有人能夜誦。君才不減子虛辭。

送黃昱秘校太平理掾

中銓覆擬下慈宸。又作東西繡掾人。去國雖逢寄綬晷。過江未失雜花春。西山氣爽聊持版。白紵袍餘且製巾。星貫文稀堪樂事。聯曹鮑照藻辭新。伯元宮子藻思，至此必竝驅辭陣矣。

答龍圖塞下秋意

故人握節遠屯邊。三見寒飈折塞綿。俎豆何妨學軍旅。兜鍪遂欲出貂蟬。酒酣帳下擡金夕。雪酒軍中躡鞠天。不惜裁章報吾黨。欲將餘力鏖燕然。

胡氏運客亭觀詩

石磴松蹊自不塵。亭名涯客客回輪。山中桂好雖留隱。嶺上雲多肯寄人。夢草數殘康樂夜。禊杯閒記永和春。共游弭蓋爭攜藻。剩破林煙炙翠筠。

病免

殷錫飄然指上方。翠微巖腹掩鷹房。江山極眺才多助。竿木投機戲幾場。麝墨洗餘池溜變。玉瓷清極茗華香。秋風莫負重來約。淨社霜蓮徧碧塘。

送宿州李明允都官

省帳香殘捲夕紅。名郎去守日開東。組垂丈二褒章貴。騎擁千餘使幕雄。羽節亭臯鄉梓近。貫都河溜客魚通。莫年美化流歡頌。盡入中和樂職中。

官下

京泊驂驔一駐車。魏雲茅木澹扶疎。風經禦寇仙遊外。野識神諸草創餘。潁谷寒煙仍井邑。侯門殘日但丘墟。古治國，今治州。非兩都大道過從盛。不稱支離佩左魚。

白兆山橋亭

千尺虹泉界道飛。陰虬橫絕負雲楣。浮梁跨岸神移石。刼燼翻波地獻池。度日銜花翔翠鳥。經年支榻養靈龜。披襟便可袪煩惱。不獨東京叔度陂。

屬邑告稔寄轉運勸二使臺

稼雲彌望默紅餘。雨徧公私告稔初。田父此時歌擊壤。牧人他夜夢爲魚。勸符數下收遺穉。漕穀相銜餉剩儲。莫謂衰翁北窗福。有年須待史官書。

送萊州李團練

雪雲塞氣著離杯。道北輕風大旆開。太守直居千騎上。將軍仍自九天來。征鼙曲曲漁陽摻。後乘人人鄰下材。忠孝相移雖兩遂。沁園歸戀徧蘭陔。

答宿州王素都官

當年弛鎧避清塵。此地聯應喜故人。豸角去冠休觸佞。虎頭分綬且行春。謗銷不復投親杼。官拙猶須讓後薪。酌酒爲君賡一曲。江邊收得子牟身。

又寄王都官

陷把菱花照病容。蕭蕭斑鬢作衰翁。虞翻到骨終無媚。阮籍逢途但有窮。敢望君恩收墜屧。決須私計付冥鴻。銜盃後會何能定。萬里驚飈一轉蓬。

萬州齊都官

標闕歸心戀九閽。凭高郡閣見南山。彤幡冒雨春疇闊。紫蹕焚香夜帳閒。宴弁側星陪卜晝。妍歌抽雪送酣顏。西京地大民風厚。蜀秭沈波月蚌還。

賀齊都官

十行泥檢潤瓊芝。序轉仙曹漢宮闈。月隱偃波三署筆。光添侍史五時衣。星躔入夜哀烏動。軍蓋迎晨雌雉飛。幾日霄漢歸奏御。掠龍妍唱掩牙緋。

章判官詵赴吳興幕

素領潘郎滯進階。東南沿牒得卿材。隋河鼓棹波成箭。越驛蒸衣雨是梅。客詠南風猶齒勝。食無寒具盡廚開。政餘底處邀眞賞。洲上風蘋若下酩。

送王龍圖鎮秦亭

皂衣京兆數論兵。西鑣秦臺暫抗旌。顯父百壺連帳出。良家六郡佩韘迎。甘泉路迥烽樟偃。非子川長馬庳平。左右漢臣聊作帥。非緣侍從慙承明。

思歸

列嶺傷春屬暮樓。江臯歸棹悵夷猶。苦羅怨鶴英山曉。疎笛吟龍臥塢秋。掩泣泥陽思祖廟。長懷彭澤廢先疇。裂繒前哲風霜苦。早晚懷黃識漢侯。

答翰林蘇學士

開顏忽見故人書。併得雕章念索居。白是嶺尊憶溝水。敢將吾笠望卿車。流年遂往蹉跎在。末路雖還屯

塞餘彈飾舊冠猶有愧別來蒼鬢不勝梳

寒食假中作

九門煙樹蔽春塵小雨初晴潑火前草色引開盤馬地簫聲催暖賣餳天紫絲早絮輕無著弄袖和風細可憐

署侍臣貪出沐珉麋珠餌愧頒宣

把酒

歌管嘈嘈月露前且將身世付酣然謾誇鼎鼎橫頭箭不識醉鄉塊外天青史有人譏巧宦黃金無術治流年君看醉趣兼醒趣始是靈均更可憐

擬杜子美峽中意

天入虛樓倚百層四方遙謝此登臨驚風借勢爲寒籟落日容雲作暝陰峴井北拋王粲宅楚衣南逐女嬃砧十年不識長安道九衢宸開紫氣深

早秋二首

月夜亭臺秋氣生又從搖落到崢嶸寒花尚作葺葺密晚葉偏能颯颯鳴對把蟹螯何處酒悵懷事菜此時羹西風萬里吹斑鬢可待中郎麗賦成

落照臨風細細寒已收紋簟未收紈山中桂老初含蕊澤上楓多併是丹月過河橋低映榭露從霄梅暗供盤何人刻意離憂苦不字靈均即姓潘

送張狀元監丞通理陝郊先親親蜀道

苑樹櫻殘龍宴罷驪駒籍籍望西州左思麗賦都中貴張載新銘劍外留幾日戲鼎貪潔膳即時歸雨勸耕疇如何蔽芾甘棠國再見臨淄第一流（淳化中孫奭徽撫公亦初履于茲府）

清明

曉日東南欲照梁藏鴉密柳暗橫塘行庖束蜜停晨爨別館熏衣冷夜香陌上鮮風橫去轂陽濱翠瀲泛行觴猶嗟楚客流芳晚淹臥愔愔帶眼長

過安陸舊居鄰里相送

綠楊枝外斗闌干出客雞鳴過近關豈有車徒休汝上暫同鄰里到方山離魂正對春波苦羈思猶隨物鳥還多謝滄浪送征棹更需餘沫洗衰顏

懷故里偶成

先疇少失杏花耕十載躬塵困縛纓山上有山成久客吏中非吏得空名吟塘碧草他年廢霧澤哀猿此夜驚何日渴歸聊望里況無車騎得鄉評

了淨歸天竺寺

曉原霜重俊鷹肥一席歸風路不迷林下會徒從霧合海邊停梵見潮低罷盤烹茗尋前圃雨屐粘苔認故蹊知有詩魔未降伏湯休日在碧雲西

寄葉兵部

吳門練影逐金甌共羨潛郎得請歸殖產舊封千戶橘去臺初樓五時衣晨杯鬬蟹江專滑夕俎供糠渚蟹肥分籍未容妨隱趣海鷗汀鷺對忘機

眞上人

面壁觀空度幾春靈山法會更離羣定心不動池俱滿標指無言月自分經葉晝閒落蟲蝕空花晨靜貯餘薰金園晤賞人譏見萬里殘陽送碧雲

贈昭長老

虎錫多年寄寶坊氈毹宴坐赤毬長鶴燈雪嶺分千焰蒲饌雞園積聚香定水晝寒銷鶴藥社池秋晚亞蓮房何時拂席升麟殿座毒微飄法座榜

送靜照大師歸餘杭

旁行經葉振餘埃社侶欣聞錫股回林鳥入花迎擁褐江龍停浪送浮杯他年應共銷香飯幾夕飛談辯刼灰漸次南征知有爲化成今在故巖隈

再逢成上人

上都初見赤毬年並在西州絲幄前（予識師于中山公邸上）每與文殊同問疾不知靈運遽生天（師嘗隨中山公之上都及公捐館歸）上都淮山永憶吟無社梁苑重來供有緣休問外堂諸弟子餓思周粟賦歸田

送僧遊越

越絕天長脫霧低若耶雲樹蔽春暉江龍浪穩迎杯度晉虎蹊空避錫歸晨飯聚香齋品潔夜盆沈湍瀨魔稀玉瑞誰望西來氣五葉花開祖有衣

和趙南正溪上二首

年少青春苦惜春溪頭風物更留君無花地展如茵草欲雨天垂似鶴雲船近鷺兒頻引頸水清魚子忽分羣吟情飲量皆豪俊酒盞須斟一百分

一榜狂計即留春更把詩篇惱使君繞岸正搖千步柳歸山曾約萬重雲孤懷欲寫情空感佳句相酬自不羣佞見杜潘無處避使知優劣此間分

臘後審所見

北斗邊城春柄回閏年飄穀占餘灰鼓聲催徧江南草驛路傳殘隴首梅寒日已高猶沉沸薄雲無待故徘徊何郎素憶慚杯杓強欲乘閒撥凍醅

過郢中

紫宙星翻唾霧開，據鞍追昔剩裘回。空聞曲裏陽春老，不見城西艇子來。苦李成蹊難駐蓋，行雲無所自榮臺。江皐魚鳥留連極，枉被從軍驛馬催。

祇答天平龐相公

白玉堂中舊演綸，赤帷裘底老班春。擢煤自省非霄飯，投杼徐知不殺人。常恐虛名遭鼠輩，事防平路解擺輪。由來辨謗須君宰，收得江魚未葬身。

病興見春物欣盛釋然有臨眺之意

東風掠野暫輕埃，灑灑殘寒伴落梅。曉報谷鶯朋友勸，暖將塞鴈弟兄回。驟生溪水迎人遠，自喜林花索露開。老褪何顏玩芳物，試憑狂醉上春臺。

吳威勾歸安簿

苑花聯醉七經春，繡佩當年一綵綸。京邑風塵初倦客，楚倉塗轍欲妨人。倡潮暮送吳艙穩，公祿秋供著酎醇。江外何因還尺素，宦渠波惡損文鱗。

送同年孫錫勾簿巢縣

于牘公車與烟蓮，卻懷黃綬去江湄。中都食酪憂尊老，要路編苦笑錦遲。酒幟亭長離帝鄙，浪花風穩暝帆移。蒹秋感別俱成恨，夏盡森森瑤樹枝。

送胡宿同年主合淝簿

歸路青袍雜綵裘，何言縣枳滯鸞翔。恨無旨酒遠枚叟，愁聲班騅送陸鄒。四削楚裨資夕勝，一絃淮月頌春煌。鈴齋坐鎖儒林丈，密啓行聞達上方。

和施見歸舟

帆在天邊客倚樓，此時相望最離愁。星槎路遠迷全影，蘭被香遙認半篙。不見鮫盤休墜淚，莫逢蓮葉更障羞。石城艇子知非是，始信無愁果有愁。

送同年張孝孫勾簿潁陰

雪序繁雲掠苑回，行人此地一衝杯。東西溝上歌流水，南北枝頭怨贈梅。綿竹弼篇沈秘幄，塔坡題字晦輕埃。莫辭縣枳淹鸞翮，密啓天官佇薦才。

赴調

攝政黃堂碧鶴衣，遠淪周粟位猶卑。人推東魯丘園秀，吏得西京法令師。驅駕路長雲拂蓋，鳴歌亭晚桂凝屈。上書自薦時非晚，蠹簡三千正集帷。

馬上遇雨

萬瓦涼聲挫暑威，輕風斜濕看葺題。禁溝花暝先聞溜，馳道沙平久未泥。拂水有紋飛燕下，翻珠不定蜜荷低。城陰霧密千門掩，更恐歸驂五里迷。

病骨嚴嚴怯早衰，月枝三繞寄身危。避風事望鸞鵠享，出卜頻遭僕句欺。余嘗夢事予者，皆不能中。烟樓藏江雲隱伴，雨苗頹壤負耕期。閑年幾許他鄉淚，盡付駘途與素絲。

兄長莒公赴鎮道出西苑作詩有長楊獵近寒熊吼太液歌餘瑞鵠飛語警邁予槩擬作一篇

暫樓斜倚闕西天，北轉樓陰壓素漣。白雪久殘梁復道，黃頭閒一作空。守漢樓船，塵輕未損朝來霧，樹煖纔容臘外煙。弭節不妨饒恨繼，待歌魚藻記他年。

景文集卷十八

七言律詩

和致政燕侍郎舟中寄宴尚書

異時仙閣對三休，頓首辭榮勤遂旒。疏廣故僚供祖帳，鴟夷盡室付歸舟。謝塏生玉懷歡宴，燕壁圖山代遠遊。新句漸高塵累少，鬢微嚴曲要相求。

答友人清明雨思

楚雲朝暮蔽前峯，佳節尋芳已半空。三日熏爐沈蕙綠，一星春火併榆紅。文鱗對擲回塘水，賀燕交飛翠幕風。悵憶沈齋題句罷，碎英無響墜華桐。

九日置酒

秋晚佳辰重物華，高臺褫帳駐鳴笳。邀歡任落風前帽，促飲爭吹酒上花。溪態澄明初畢雨，日痕清瀟不戚霞。白頭太守眞慈甚，滿插茱萸望辟邪。

中山立秋

峯雪曉影破屠顏，萬里風生結早寒。人在兜零煙外走，歲從題鴈口中殘。槽花併滴添新酎，節月兼輪掩

故紈。白髮光陰誠可惜。五年搔首望長安。

二月十八日席上憶季長未還不同斯樂欲作詩寄之會使者來已有新章今牽連成篇拜呈上

煙壓西郊雨壓津。滿城歌吹爲芳辰。江形左右衣留帶。柳色高低麴與塵。暖逼園花迎望密。晴催林鳥每嚬新。知君貪擁光華節。未有尊前共惜春。

閏九月九日登高有感

陽霜雲葉繞天愁。閏節重來續舊遊。賦客豈辭聊暇日。楚人無奈賸悲秋。寒萸實老猶黨俗。晚菊香殘不古甌。悵憶故園歸信斷。渚鴻川鯉兩悠悠。

寄公序兄資政給事

再分鍋虎滯侯藩。別後兼聞素領繁。契闊不成驊服馬。急難空念脊令原。壯心于鏌年年鈍。世路風波袞袞翻。糧饋盧名應只爾。早同私駕老邱樊。

春宴行樂家園

園苑初乾小雨泥。飲壺遊屐況親攜。身輕早蝶千回舞。技癢新禽百種啼。乘暖草茵侵坐軟。畏風桃綬向林低。陽暉自有留人意。衝照高樓未遽西。

病間答雜端龐淳之見寄

廓落彌旬故眼移。居慙君藥養支離。綾衾倦夢愁淹臥。星鬢流年報早衰。藥劑祛繁催月杵。茗瓯供暖嗜春旗。迷魂復幹聞清唱。不減巫陽篋些詩。

真定述事

冀嫌屯壘是邊州。試聽河山說上游。帳下文書三幕府。（部署安撫二司并帥府）馬前騂鞍五諸侯。（所管洛邢磁相趙五州吳鄧一路。）來民緩帶。使君何事不輕裘。

博州略太保

關榆秋鮮折膠風。坐嘯邊陲惜九重。宴榭綠酺春沸蟻。連營清角夢今龍。幕中鏤管開陳檄。塞下兜零罷漢烽。計日民謠頌魏闕。齋功偃劍武泥封。

春曉感別

柳外疏鐘落曉河。天涯感別思煩波。三年客鯉傳書遠。五丈星機得素多。溝水東流勞想像。峽雲西去隔嵯峨。良辰自古難并樂。不獨驪駒送客歌。

有懷謝炳宗先輩

淺霜刮野轉蓬乾。永憶江湖旅鬢殘。身有支離求病粟。爵無公乘免旗冠。柴車路迥蹤虛。栗塢人稀溜鶴寒。日暮浮雲偏西北。客心悽斷向長安。

不爲秋歸人未歸。淮南又見葉丹時。漢皇好少身今老。楚客愁醒暝始醫。夕棧長風驚代馬。曉天凝露怨江蘺。夫君去我猶千里。萬慮勞勞欲語誰。

有懷宮保龐相公

木正乘春肯告勞。併持蔥鬱護神皋。曉風遞暖何妨細。宿雨留雲未許高。向密垂楊能礙箭。鬬長芳草欲爭袍。東城勝具應撩治。就檢尋花作宴醪。

漢南州按行江涘以詩見寄

側帽風塵過大堤。水村驕馬惜隨泥。前驅夾道旗開畢。合宴傳飧帳繞犀。淨練寒江供望闊。赤葦圓日對吟低。輕筒絡繹傳清唱。知在春煙幾曲溪。

和丞相晨謁書所見

北闕天深報漏遲。臺鸞雍鷺共逶迤。廷風細引趨班佩。宮日遙烘簇仗旗。侍史有香來洞案。直郎無奏伏丹墀。殊蹤覲獻朝正玉。定是東風入律時。

答天台梵才吉公寄茶并長句

山中啼鳥報春歸。陰圃陽墟翠已滋。初筍一槍知探候。亂花三沸記烹時。（陸氏煮茶錄以三沸爲法。）佛天甘露流珍遠。帝輦仙漿待汲遲。（上部懼乏廚臭故茶味差減。）飫罷翛然誦清句。赤城霞外想幽期。

貴溪周懿文寄遺建茶偶成長句代謝

茗篋緘香自武夷。陸生家果最相宜。烹憐蟹鼎花浮柵。採憶春山露滿旗。品絕未甘奴視酪。啜清須要玉爲瓷。茂陵渴肺消無幾。爭奈還書苦思遲。

春日出浣花溪

側蕊天長蕩曉霏。暖風纖滿使君旗。水通江渚容魚樂。草徧山梁報雉時。場雨滅塵盤馬疾。樓雲礙曲遞鵬遲。少陵宅畔吟聲歇。（杜子美宅在浣花溪上。）柳碧梅青欲向誰。

送貴溪尉周懿文先輩

幾日銓符給詔程。賜袍如草滯儀英。大言久廢三千奏。倦曲難終一再行。吳蟹沈波秋稻富。海魚藏穴夜潮平。侍君削牘登文石。（樺福爲南風財上書一登文石之陛。）趣與淵雲繼頌聲。

題漣水軍豹隱堂并序

今趙集賢概未榮之日。嘗處于此。及登科。始以今名榜其堂。不五年。集賢出守軍政。當年齋榻豫章才。自領驅驛五馬回。庭下書籤多舊刻。檐間賀燕是重來。吟池墨久將成溜。坐石星殘欲徧苔。郡閑從今傳盛事。更霜寒露記留暇。

寄獻淮陽陳相公

翹才閣下偶賓游，偶得魚符擁旄轉。本白鑪鎚依大冶，敢言鎗脚是鄰州。頻年廢忘拋黃卷，此地優閒養白頭。漫引雙旌非敏政，餘波須仰富民侯。

游白兆山寺

地枕層岑面勢斜，蔽虧原隰在烟霞。璇題銜日三休閣，寶樹沿雲四照花。結社高風思惠遠，忘言眞理寄毗邪。銅蓮漏永螭風細，不覺西陂轉若華。

寄介狐揆二首（揆入鄜中，余方客江夏。）

楚山千疊隱南幃，漢渚風檣箭浪翻。流水東西俱怨別，離亭長短共銷魂。歌翻白雪知難和，注怯黃金故易昏。玉骨更羸詩筆苦，客裾猶欲曳何門。

紫漢參橫宿霧收，煙江南渡恨夷猶。夢中未省能知路，天上何緣許寄愁。豈有文鰈憑遠客，枉緣香杜怨芳洲。遙知花豔驚郎目，幾曲新詩播鄜樓。

寄郭仲微

自君入佐張倉計，直室深扃老氏關。顧我偶陪螭陛立，無人竝駕鹿車還。（昔時在館，常與仲微竝轡歸休，今不復得。）紅牙幹利資良藉，縹表勞功積厚顏。幾日歸休期一笑，新醪浮白早黎殷。

寄河東按察待制施正臣

并門迢遞駕朱輪，紫禁宮毫晦蹟塵。幾眼帶移貪事國，半生桐老苦傷春。比來賒酒觴何闊，自此藜秋髮恐新。鑿署病夫期自代，眼中徧憶未歸人。

寄鄭天休（天休兩賜手問，會迫賤率，不獲修答。）

翹車交辟滯東南，盤蕙多年歇賜衫。千日醉醒孤共酌，一書開閉遂空函。怨歸定對王孫草，無恙應隨散騎帆。傾聽囊帷奏嘉頌，清時寧忌鋒侯讒。

見寄

雲梯叱馬賦西征，滿歲無功答盛明。收得桑榆眞晚計，倚爲箕斗是空名。瘢逢美玉終能治，曲訴么絃久未平。壯思頗衰猶得在，一篇申甫爲公成。

決罰天平觀文龐相公以久留塞下見寄

昔駕軺封北諸邊，已慙星鬢久凋年。御爐香外拋晨謁，刁斗聲中廢夜眠。梁雪送殘他日賦，郭舟誰共此時仙。思歸未敢貽公念，更辦秋懷數露蟬。

邑外晚景

林梢規日透霞鮮，滯穗纍纍徧大田。財口祭餘開獵禁，豚蹄祝罷得逢年。雲容不動寒垂地，陂影無涯靜合天。一國似狂予獨獨，長吟饑腹伴殘蟬。

贈吳太博二首

銀兎頻年滯使麾，山臺猶掌一王儀。四巡奏頌推嚴筆，千牘程書人漢帷。駟里飛觴酣玉液，天街疊鼓候金鑣。前期侍從丹塗地，祕殿螭風拂翠綾。

月轉觚稜玉樹齊，通宵歸夢繞金閨。玉桑密映秦樓騎，溫詔香懷漢署泥。殺簡載書傳祖德，懷金酌水賦新題。丹楓七澤朝天路，丈組垂腰繫佩低。

送李芝還舊德

章冠惜趁舞雩春，屬疾彌年素產貧。舊德卻招三徑菊，歸裝不受九街塵。平時戲服歡爲綵，日後迎蒲待裹輪。天下書生皆皓首，牛溪休訪續經人。

答戶部勾院王學士泊滄陵見寄

峭飄風翮到淮瀕，草草停橈一問津。大小山前懷古地，短長亭下未歸人。林姿晴淡吞霞彩，浪壘光芒受月輪。尚憶他年故侍在，聚蚊題作郭中春。

送吳祕丞同現金陵（白書刑赴相幕之辟。）

結月濡筆獄無冤，佐守初依風沼蓮。南上出藩申伯寵，辟書爲首嗣宗賢。蟠龍運厭山圍國，燉角胥涼水際天。舊輔定知三入相，期君同赴渭濱畋。

送張清臣學士省侍金陵

仙閣三休紫霧平，金門試罷得蒸青。同時第賦留宸幄，他日閒時戀相庭。逗簡夕流催檜棹，賜花春豫憶雲屏。吳天此夜瞻台座，併是荀家父子星。

送簡殿丞赴闕

共治淸淮北面州（淮陽軍曰淮南，眞治淮北下蔡。）何言分袂戀夷猶。君還南闕雙龍下，我駐東方千騎頭。未洛林花延別酺，無窮隄草伴行舟。懷人想月勞勞意，自此相牽更倚樓。

祇答提舉觀文丁右丞

懸辭金殿得班春，華簇相從素湘濱。坐閣仍趨修史筆，去鄉猶是受經人。浮雲富貴心知厭，淡水交游老更新。三嘆來章深意在，肯容冠綬久牛塵。

病告作寄武平湖內翰

病擁綈袍雪傾垂，當關重疊報晨暉。夷吾畏事將成吃，遷瑗增年轉恪非。宦路風波頻歲劇（予十一年歷五州。）故山薇蕨每春肥。餘生正似風前鶴，慙負陽秋說退飛。

九日宴射

佳節憑高駐綵旗。亭皋霧罷轉長曦。堋間羽集號猿後。塞外塵飛戲馬時。芳菊治痾爭泛藥。丹萸解惡獨傳枝。明年此會知何處。醉玉頹山不用辭。

孫集仙世領東海

雲罘蒼鬱照城郛。奕葉鄉州孫使符。畫繡愈衣今日貴。子廷猶憶向時趨。故新節綬薰相續。前後郊棠影不孤。絳帳諸生今史氏。炎青容補世家無。

羅學士出守復拜承旨感而有賦

十八年前玷玉堂。當時綠髮此蒼蒼。傷禽縱奮愁猶重。厩馬雖還笑齒長。薰罷山爐飄暗燼。漱餘銅椀冰寒漿。須慚清切鑾坡地。不是吾人得性場。

送荊湖北漕張職方

賜對雲簾幾刻留。東南公利入牙籌。方船萬粟浮江下。封府三錢出地流。驛路慶清迎弩密。省臺薰歇護衣愁。不妨徧歷騷人國。金橘丹楓互占秋。

送殿院張奎漕京東

霜柏輕寒驚曙烏。使臺東道亞風旗。人瞻御史乘驄貴。錢續司農朽貫餘。雎苑千門聊按節。齊宣三服罷移書。此行須信寵恩美。新詔黃金飾佩餘。

濟宗郎中移利州路漕

列騶傳閱避軺車。天角橫參帳飲餘。即日前驅催負弩。幾旬論報罷移書。賜山故冶流錢外。燒棧新鄉轉粟初。使選愈華身尚遠。喜榮嗟滯兩何如。

初入蜀州閣道作

綠雲棧腳轉崢嶸。使者重來叱馭過。杜宇有冤啼夜月。女蘿憑鬼讓山阿。嚴深樹氣埋蒼霧。峽窄江形束素波。自問一春行役苦。帶環移眼奈衰何。

早春出近郊

迴望三條接上陽。野霏山秀似堪餐。冰翻斷影回魚暖。雲作輕陰借雁寒。即席標清宜玉斝。何人蘇令費金丸。風長麥淺如皋路。雉子斑斑錦羽乾。

出次近郊

江練東南楚塞長。野烟寒氣共蒼茫。局轅班馬思長道。擢肉飢烏下夕陽。旅舍。攜蘇勞後鑿。農家簪苣遠相望。坐觀民瘼無他藥。庭列貅鶉目眩煬。

寄襄陽觀徐師

日夕高陽醉羽杯。琳房岑寂外塵埃。山庭桂老幽人住。天陸星飛處士回。珍樹暝猿侵戶嘯。碧潭僊菊照

應開。箕風動地雲羅闊。誰伴凌空禦寇來。

和季長學士綿漢道中作

一樽澄清暫按州。卻因風景獨夷猶。弦殘漢月巒前曉。粉疊巴雲蓋外秋。排節頻年煩出使。富民虛日待封侯。省紆麗藻嗟行役。正恐才多剩四愁。

得揚州書

四郡連廚擁使旗。多年不聽汝南雞。宴開河朔千人帳。書用黎陽一樓泥。水曲箭波喧夜櫓。原田絲雨勸春犂。可嗟未預元規論。坐據胡牀送月低。

送韓廷評婺州市征

去程烟草妬藍袍。遞絕天文寶婺高。五兩樵風船畫鷁。九秋犀燭鷺翻濤。吳鹽煮海通關賦。陸稻收金析利毫。仙酎酒囊鱸鱠潔。未妨餘暇左持螯。

楊備永嘉市征

漢祀增邊望晝衣。故人杯酒怨歌驪。幾枝北道梅傳信。一味南方桂補羸。後雨蒸青貽素業。舊塘生草轉妍辭。恂年第頌歸何處。名應唐家十二時。

祇答相國龐公將至并部馬上垂寄

天旆前驅拂晉雲。塞天迎望靜無氛。帷中儁借留侯筭。麾下今分鄧禹軍。馳屬蠻韃指顧。賣殘刀劍事耕耘。據鞍抒思眞餘力。又占風騷第一勳。

得杭州鄭資政書

誤拋荷橐別雲裴。天賜疎慵臥治州。轅下已疲猶戀主。道邊寧死不爲鈎。風波路惡驚危涕。蓬葉年侵變黑頭。獨喜故人恩契厚。冷灰遺甑遠相求。

予既到郡有詔仍修唐書寄局中諸僚

一章通奏領州麾。詔許殘書得自隨。吾黨成章眞小子。宮中了事是癡兒。昏眸病人花爭亂。倦首攝餘雪半垂。所賴韋吳皆傑筆。劉生當見汗青期。知幾論史雖言垂。自有期。汗青無日。

雲夢李使者

關征盤錯帶南州。三見丹楓墜楚秋。列傳百重圍虎戟。酬歌丈八憶蛇矛。草生宵夢傳詩筆。梅析春醒託使郵。要藥據鞍休自歎。壁門初日待鳴騶。

西征道中寄友人

賦就江亭一黯然。柳衰猶足代征鞭。鮫綃恨極無餘淚。鵑瑟悲多有剩絃。斜日楚楓低候雁。早霜秦樹送殘蟬。文章滿腹眞何益。深愧囊中趙壹錢。

南亭獨矚（在峽州）

宇下雄風細細涼，客眸凝絕此回腸。絡頭騎過羅敷陌，畢尾烏喧女子鄉。流水清渾迷別浦，碧雲高下送殘陽。懷人撫物愁何盡，試借蘭成萬斛量。

題羅江翠望亭兼簡西游君子

暫解征鞍息使郵，孤亭望斷更夷猶。山從劍北呈天險，樹徧巴西送客愁。拂衽風和循幌人，濯纓江好近人流。憑君且作剛腸嘯，懷遠思歸易白頭。

自訟

史曹雖殘得自隨，兵符未解定堪蚩。淹留正似周南老，戲劇何爭灞上兒。鉛筆用多毛禿落，鬢髯愁罷雪紛垂。十年尚滯成書奏，可驗相如屬思遲。

有人多病臥遙帷，誤舍寒耕失故畦。每長賓朋嘲乘鴈，寧教子弟愛家雞。淹中學廢心都塞，轅下鳴餘耳更低。自顧上恩無一報，何顏歲晚望金閨。

坐氈無客凍鷗愁，談樹蕭然兩見秋。執戟不知身寂寞，寫書猶得罪風流。官閒無日憑軒鶴，機盡多年謝海鷗。借問殿科能免否，杜陵男子有耕疇。

欲棲烏

湘竿風急未成棲，御史臺前見落暉。桂令欲依秦氏宿，柳深先望白門歸。迎秋別恨填銀漢，未夜啼聲怨玉徽。悵望西樓珪月滿，惜君猶更向南飛。

早發途中

六幕星翻斗轉車，攬衣玉案更離家。孤城隨月三檣鼓，碧樹啼烟九子鴉。獨望殘雲愁霰雪，暫聞長笛憶京華。霞朝莫問離懷苦，帶眼愁多只有賒。

喜雨

陰霞曉曉混層暉，雨勢連天決決垂。潑火正投寒食日，催耕併及杏花時。波生客浦揚舲遠，潤逼宵榻作掾遲。把酒命賓聊一笑，吾農喜罷及吾私。

晚春有感

試上高臺望綠蘋，一春芳意向人疎。殘花半落紅無幾，新筍爭長綠有餘。底處流霞殘別酌，即時沖雪欠來車。不須更向昆池去，便有胡僧話刼初。

景文集卷十九

五言長律

享廟禋郊詩（有表事係慶歷四年十一月）（案）仁宗本紀

右臣昨以攝職奉常，對相大賚，自齋幄之出宿，屬紛雪之糅空。蓋百神來臻，將受其職，故九旻凝晦，用顯厥靈。洎大輅啟行，陰雲解駁，轍無纖埃，道有微津。天日交華，宰寮胥慶，而又皇帝陛下、虛次清廟，盡孝思之恪，徹褥上壇，極尊奉之意。六皮備奏，三獻有儀，寒飈戢吹，朔氣停深，美光充于四極，喜氣洽于萬情。此蓋聖德升聞，靈鑒垂答，黍稷之馨非至，天人之際遂交。臣親覩善祥，敢忘詠歎，謹齋祓撰成享廟禋郊五言詩各一章，一章八韻，一章十韻，干冒宸嚴，無任省循荒斐，戰慄屏營之至。謹隨狀遞進以聞，謹奏。

享廟八韻

左廟崇清烈，前郊赴享期。瞻言七世室，敬薦一元祠。樂變權金備，祭日詔驗太廟備奏九成，不令減節。天行步玉遲，香茅均奠鬯，錦册不煩辭。今制竹册用錦軸標。有詔回宸盛，他宮奉母儀。衣冠對游月，脂澤感平時。俟獻庭虛次，兩列各自宜行禮，更不入小次。登歌并受禧，歌樂作。欽福登大哉王者孝，萬葉煥孫枝。

禋郊十韻

大駕裁千乘，長塗過百隅。塵清國車地，雪盡幔城天。（先是已卯大雪，至丙辰乘輿起，太廟室物，雖霽，辛巳起，如宮則馳道清潤，不塵不淖，步輦黎明降，華燈艾夜燃。升琮奠黃粹，薦璧捧蒼圓。牲俎羣靈饗，彝尊二祖聯。（北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升祔。）上垓皆徹繖，壇第一壝，皆以緋禪接黃禪，導至神位前，有詔徹去以明尊卑。）小次但虛褒。（上立侯三獻禮畢，移時，不御小次。）不見纖塵動，是日，四方澄靜，月明星繁，寂無微風。惟聞雜佩旋。回雲終樂奏，（詔令樂曲，故遂神樂之樂，尤舒遲和雅。）薰月上柴煙。（燒燎之時，月已高。）日至方流慶，嵩呼節歲年。欲知簫事畢，難赦出樓前。

大禮慶成（并狀時已爾景祐三年，故云三歲一郊時也。）（案）仁宗本紀，係寶元元年事。

臣向緣法從，祗覩慶儀。自六飛之鑾行，訖萬靈之合享，皆如震宮應告勞，塡雨灑途而即收，陽旭騰空而可愛。士無殫苦，民溢歡謠。此皆皇帝陛下，明發有懷，小心昭事，馨香肆于霄極，慶鞏格乎神心，介福蕃蕃，交臻于百順。振聲飛響，洞徹于九圍。大皆惟新，含生胥抃。臣飲和云舊，逢吉日多，輒呻畢以考言，均過爾而效響。謹抒陽郊慶成五言詩一章十六韻，干冒宸聽。無任震惶，謹繕寫隨狀上進以聞。謹進。

上帝懷明德，圓壇展盛儀。南城七里路，三歲一郊時。豫動森華蓋，乾行儼絳螭。山河對旒冕，辰象倚旃旗。禪祏前增謚，皇靈下告慈。密都俄奠玉，清廟偏薦黍。田燭紛先賞，軒縣肅左移。禮行忘景晏，恩厚覺寒遲。紫宙天鴻洞，賓柴燎陸離。合祛聯祭祀，爰侑列純犧。腐食千年炬，陪祠萬翠綾。開天浮協氣，亘海受洪釐。愛日兼祥至，隨風與合馳。羣心樂更始，徽冊貺顯辭。堯舜文章煥，淵雲頌嘆疲。無階効論報，敢告日孜孜。

孟冬獮狩近郊（并狀係慶歷五年十月事。）（案）仁宗本紀，

臣伏覩今月十七日，幸楊村打圍。皇帝親射麞兔甚多，至未刻還宮者。歲始孟冬，鳧云行狩。除地近縣，先置迴場。詔七萃以景從，按六龍而行健。皇帝陛下躬御武節，俯從南禽。兩嗟亟馳，一發如破。獸人給鮮之不暇，君庖課殺以既盈。幔省中休，鑣竹徧錫。取不殫物，姑薦宗廟之新。民僕其來，喜見羽旄之美。入而振旅，日未靡旗。臣猥挈荷囊，預從豹乘。親逢盛事，難默悴音。謹撰成皇帝狩近郊詩一章五言二十韻，繕寫隨狀上進，輕渎呈覽。伏用震惶。

講事當農隙，于畋法健行。百神奔漢卹，萬騎扈軒營。驍弩先驅肅，彤戈後隊明。雲羅垂列岳，虎落壓神嬴。掠野毛羣萃，搜林羽族并。熊羆兆中見，鷙鶚陣南傾。壘中星孤妙，連飛月箭輕。（皇帝親射，皆鵰鶚命中。）鵰窮書併繫，兔盡窟兼平。俊鶻交拳擊，寒鷹屈吻鳴。舞騶均耳耳，銜犬鬬令令。示親仍開網，招虞不用旌。縱開大綏下，已見獲車盈。行在移鑾仗，中塗集幔城。壽觴稱帝酒，恩膳徧君羹。霧日曈曨暖，霜原澹漫清。長楊卷衰葉，敦苑拉枯莖。羽獵何煩諷，車攻遂合賡。寧專乾豆薦，要闡建章兵。風入旂常影，天含鼓吹聲。九衢猶未晚，堯屋已還衡。

遣幸南園觀刈宿麥詩有表（係天聖三年五月事。）（案）仁宗本紀，

臣某言。伏以囿游神陟，素謹于弄田；嗇極嘉生，式登于首種。震吾王羽旄之美，煉彼都人士之觀。伏惟皇帝陛下，惠利翔仁，清明求治。候驅屋而訓務，謹昆師之屆民，萬寶阜滋，至和鼓舞。直斗城之南辟，嚴虎落之

之繚垣，薰吹發辰，秀岐彌望。京師奔告，就狀于嬰，是辰躍健行宜，風于一豫，用薦新于疑廟，差賜帛于農人。蒸爲樂和，塞乎穹壤。臣幸逢嘉會，輒綴蕪音，得于幅壤之餘，備乃瓜華之采。呈覽是瀆，隕越爲憂。臣某謹進詩隨表稱賀。

農歷方迎夏，宮田首告秋。京生擁瑤縣，搢鏁徧天遊。鼓雨津蒸浹，薰風獵穎浮。登成告田畯，省斂徯王游。紫宙凝神暇，丹書訪道休。大行九五健，歲取十千求。洪洞開金狄，連蜷按玉虬。塵清鬬車豹，槍密羽林鷗。芝覆依丹旭，旗門倚綠畴。先驅護綿野，後騎隘長楸。滌圃初開地，膠鏞競紉收。田畯農帝來，膽錯夏王溝。褒渠擅周甸，決梁闢舜眸。籜長包圃虎，箭市載屋牛。九區開錦繡，三辰駐綵旒。勞農差有賜，置酒酌言酬。鳴蒔知年稔，鉤魚告夢優。雲雷一日澤，鐘鼓萬人謳。帝幣釣天闕，仙歸紫氣留。明馨資粢廟，是食煥緹油。

觀太學釋奠

鄉饗蒼莪盛，邦崇奠菜儀。溫辰大昕晟，時節少牢祠。粉饌瞻疑峙，銀袍豫攝齊。芼蘋紛澗沚，鬱鬯泛尊彝。雪水回寒影，經帷墮曉枝。幸觀三獻罷，其荷百朋時。

大酺紀事十四韻（天禧三年。）

太極登徽冊，鴻恩潤麗圖。三秋少嶧月，五日漢家酺。碩惠東西暨，高年左右趨。雲雷方霈澤，酒食更成需。慈宴則縣寓，宸嬉極上都。風蕤迎沛筑，脊滿列堯衢。盛伐漁陽鼓，龍吟北里竽。激波呈曼衍，跳索戲都盧。虎惡修旗映，鵠夷後乘俱。瑞烟浮玉戟，靈旭射金鋪。篠扇倖王鎬，童冠盛舞雩。歌忘齊國味，辱免鋒人塗。紫宙纖羅廓，屑穹協氣敷。萬靈醻飫賜，朝野正多娛。

奉和御製後苑賞花詩有狀

臣伏見今月二十五日，召宰臣以下赴後苑賞花釣魚，側聞降賜天什，許羣臣屬和。榮幸之極，二紀罕逢。臣濫直北門，于法當行，而偶以移疾，適在告中，不得侍歡祕幄，與百獸參舞。悵惘三陌，飛肉無階。謹率蕪累，次歌奉和聖製詩一章，局情淺致，無以稱道盛德萬分之一。干瀆呈覽。

詔蹕迴清籞，宸旒駐紫烟。喬雲羅漢幄，法曲度文絃。獵翠雄風度，凝香甲帳褰。仙葩浮羽葆，藻衞縟芝蘭。式宴千鍾酒，述魂七日天。宸章紆寶思，休詠掩樓船。

代賦後苑賞花釣魚

黃屋宸襟豫，靈琨苑制雄。鉤天回帝所，太液近唐中。瑞旭搖卿霧，丹葩雜紺叢。王魚多在藻，君鵠鎮迎弓。式宴晞陽露，徙歌闖大風。此時慈惠洽，共樂夏渠豐。

春豫凝蒼陛，天旋駐翠華。黃圖包漢制，靈沼象周家。風助千人唱，神移萬品花。韶音濟感鳳，騷節妙論豝。

昔預候官，今移漢被旁。帝憐秋實茂，天許本根強。媚樂蓋蓋密，幽花蔓蔓香。苞垂列星綴，味變九霞漿。
蕭軫分風近，仙盤餉露涼。和羹趨梅蘂，連葉讓芝房。舜日晨烘霧，堯雲夕護霜。不隨江北化，思助廟中嘗。
盧橘非同種，安榴肯並芳。榮觀登麟族，賦筆助荷囊。

被召觀「聖御書詩」狀（仁宗本紀，係天聖八年六月事。）

臣今月九日，蒙召赴迎陽門觀三朝御書者。天作上聖，神付多能。珍毫霏麗，容文森積。星日列象，雲漢爲章。詔範後昆，作成希寶。皇帝陛下，仰奉祖則，欽懷宗軌。列籤分帙，跋尾署年。將祕禁中，永冠緹縉。何圖近列，咸預榮觀。奧尚臨顏，物皆改色。歡猶在臆，歌不檢言。謹齋祓抒成詩一章，凡六十字，以伸感會。塵昧聽覽，伏用震惶。其詩謹隨狀上進以聞。

列聖多能，俱留乙夜。勤出圖天與畫，觀跡帝成文。露灑紛仙液，鸞回雜瑞雲。毫均五色麗，書對十行分。
玉軸羅旅帙，芝泥儼舊薰。嗣皇尊世哲，金匱冠攸聞。

題承詔亭

地占高明爽，亭兼仁智居。竹林茲置酒，栗里近回輿。山對盤龍外，濤觀瀉鷺餘。落霞霏迴宇，升月淨涼疏。
園蔚梧陰合，牕風桂穎徐。芳草曼空選，野綠冒前除。宴處仍喧雀，賓庖已鬻魚。落成嚴詔下，猿鶴怨軺車。

車駕出獵和丁學士

九屈興清野，三驅比出畋。紫雲華蓋上，玉斗帝車前。藻衛羅長薄，星槍落晚煙。旗開鵰對舞（新製故節旗，行在，以標中禽，節尚太常。）
驂合鴈相聯。魚貫圍中隊，風毛仗裏天。寒熊批怒掌，飢鶻下奮拳。困獸開仁網，良弓獻廟鮮。
賜庖飛騎供，勞飲醉烽傳。歷覽黃圖迥，裴回翠帽旋。邇臣將暨美，吉日繼王篇。

紀聖詩

沙麓披祥牒，金刀襲奇昆。嬪虞冠媯汭，生子首姜嫄。自昔儀椒壺，乘時正翟軒。褘褕躬象服，黃老好名言。
慈蔭天同廣，柔風律並暄。露光流月姊，祕緯應星蠑。嗣統開構兆，遵遺奉壽尊。愛親固道始，加太漢儀尊。
參務絲言慎，臨朝玉色溫。從容攄日月，指顧靖乾坤。盡散脂田邑，親繰繭舍盆。紀功彤管史，貽訓濯龍門。
寶稼興東戶，佳兵戢左纛。萬靈翔氣辨，五始匪春元。夜隕西方雨，神清積石源。良時標鬱鳳，延祝動廷鶯。
繅玉虹光射，絲囊露朵翻。齋科藥珠館，供會佛家園。鷹隼超千坊，同宵望九閽。南風來助曲，北斗下臨轅。
瑞鑑紅搖旭，香鼎碧裊昏。欽承子道至，奉養母儀敦。雉翼橫霏雾，仙盤盪瑞暾。紫雲回幄影，銀蒜動鈎痕。
我有吹笙妄，朝均洪露恩。俾同邁明辟，難竊拖曾孫。東帛當羣后，張旗答樹惇。思賢君子荐，循法大夫繁。
寶貝南浮海，邦圖北際魁。此時歸寶算，仙石奉綿存。

九日侍宴太清樓

鷁九標佳節，中天駐翠輿。晨光清復道，秋色徧儲胥。畦稻稍成後，宮橙露飽初。省收行步玉，拜賜儼華裾。

皇帝臨視刈稻，宣計從臣同賦，又令鄉懼流並賜懼稻新米。

曼衍來長樂，鵾夷下蹕車。帝韶儀瑞鵲，王藻躍恩魚。霽霧供披拂，涼風助
掃除。高楊穿葉外，仙菊泛花餘。塞入弓聲厲，歡留酒算徐。神池原不浪，溫樹未曾疎。帝眷還秋稼，臣心仰
夏渠。承平將樂事，併入史臣書。

十日宴江濱亭

節去歡猶在，賓來賞更延。悠揚初短日，凜緊乍寒天。霽沼元非漲，秋花自少妍。蟻留新歡酌，蒸續不殘烟。
戲鱗衝餘藻，游鷁避沂蓮。流芳眞可惜，從此遂凋年。

尹學士自濠梁移倅秦州

下役三年遠，論兵兩鬢斑。不辭征戍苦，要作破羌還。楯墨應圖熟，兜烽報永閑。浮劒背淮服，盤馬入秦關。
遂閑讎書筆，仍餘聚米山。憶君他夕恨，遙向隴雲間。

初除直講獻內閣馮學士孫侍郎

圓海崇道教，中陵育茂材。霧從仙市合，風向舞雩來。寶篆倖東壁，儒篇訪曲臺。泮芹參上俎，燕筆擁輕埃。
鼓篋華冠聚，丘山標帙開。蟲形浮墨沼，鼠耳綻經槐。有客緣承乏，無庸愧濫陪。難重漢家席，易眩魯門杯。
學困青箱廣，書愁皓首催。空塵博士議，不稱洛陽才。高閣連雲景，層城枕斗魁。惟應仲尼冶，未惜鑄顏回。

和石學士直舍晨興

高閣休殘暝，層梁通早曦。芳風萬年樹，殘月九重關。枕歇淵魚夢，裘貪睡豹溫。星杓厚城角，天漢落河源。
肅唱千廬寂，傳聞萬戶喧。烟浮紫藜觀，春著翠梧園。有客方岑寂，紬書潛討論。新年居右席，此地到西崑。
硯瀉含毫酒，刀餘削柿痕。談高白馬度，頌罷碧雞翻。幸接雌黃儿，同歡清白樽。（古樂府有清白各異樽。）不因窺麗句，
誰刮翳瞳昏。

再到國子監感昔有懷

十載虞庠路，依然目所存。高槐記經市，秋水識橋門。迴閣珍圖祕，長廊審像昏。舊徒皆突弁，故友即塵根。
興予同直講者，公孫疑、王琪，皆已淪謝。昔在衣成繼，今還祿有軒。范雲身沒老，（雲表有太學老博士之語。）何術謝君恩。

上元觀燈紀事

泛宮開舊典，秉燭闢芳辰。霞破初迎月，林寒即讓春。鈞天移帝樂，北斗下城闉。匝地沈香燎，浮空羅機塵。
並珂馳寶鉸，分纛鶩彤輪。忽去騰虛路，還來競要津。酒胡矜耐美，梅額衒妝新。誰見甘泉時，曾祠遂至曛。

玉堂北棚叢竹

玉署凝嚴處，朱欄封殖恩。其誰賞高節，祇自保孤根。密幹青杜蘊，危梢翠蘿翻。故林茲地隔，新實幾時繁。
細籟供風枕，斜陰疊月軒。雀驚衝葉墮，蟬靜抱枝喧。戴氏當年譜，梁王自古園。對容金馬客，深在玉堂門。
本以蕭蕭擢，還由冉冉存。烟能留暝色，粉解記春痕。拾籜題吟墨，披叢爽醉魂。愛君同省樹，不敢爲人言。

九日

帝京蒙福近，相國假藩初。瓮熟中齋酒，廚鮮上客魚。高懷日蕭散，外物久驅除。羣首無妨飲，宣尼或彼疏。

林凋疑野闊，荷罷似池虛。此樂憑誰辨，須煩藻思餘。

會聖宮

寶地被重岫，瓊宮庇萬榱。人瞻鼎湖駕，天護玉鑣祠。列聖聯絲袞，千官擁翠綏。陰森殿中翠，習煒羽林旗。

白日窺晨幌，明河宿曙帷。露盤金突兀，甲帳繡葳蕤。馴象春耕外，遊冠月出時。洛濱鑾禁籞，嵩岳倚罘罳。

早晏嚴薰燎，春秋達信旗。樽醅綠葉桂，齋饌紫房芝。璧帶華燈錯，銀牀露綆垂。奇葩萬品秀，珍木五衢滋。

碧柱袞翔鳳，璇璫舞暗螭。園金布爲地，次東有景靈禪院。泉玉漱成池。宮西即馮家溪。劫石聊客拂，仙花自不萎。樓含太

虛近，鐘到下方遲。賜服鄉三老，歌風沛小兒。奉承紛有次，過禍儀多儀。此路眞妨射，前峯即具茨。何當紆

詔蹕，原廟慰時思。

和道卿舍人承祀出郊過西苑馬上有作

西郊一超忽，洞籥暫翩翩。天迴欹臨野，河長側貫都。飛廉披苑路，南斗抱城隅。塡塹時休獵，樓櫺戶免租。

虎歸仍習圃，鳳下稍依梧。池岸斜聯籞，宮檯上集胡。憤齋雖有閣，勝踐未云孤。霧裏過仙市，輪邊認佛圖。

檯楊閒對偃，鷗鷺暗相呼。牧罷休將暝，樵歸徑自紆。有懷擒鏤管，何苦促驅駒。壯思飄然發，知君頗謝徒。

三月二十一日集海雲鴻慶院

地勝祠仍古，春餘物徧華。山雲時抱石，佛雨不萎花。嶺挾樓梯峻，巖牽殿城斜。淙潺雜環佩，怪蔓走龍蛇。

供去聲坐惜飛鉢，香園客戲沙。吾游眞草草，深意負奇霞。

喜同朱舅秀才小飲

隱几劇端憂，良辰喜嘯傲。搔天鵬翮筆，換酒鵡鷄裘。試覆眞同色，資壺亦順投。雪雲低北戶，蕉葉接西州。

露葉燕蘭老，霜津鄧橘秋。二豪休作頌，五白自成牟。平日欣交呂，前期但召鄒。彫觴莫辭醉，溝水易分流。

將東歸留別楊宗禮十韻

清白舊家聲，論交得寧馨。摛華叶鳳賦，開禮墮鯨庭。灌夏叨連璧，荀陳更聚星。膠投思固漆，消濁許過涇。

合坐懷妍唱，分詩寫素屏。情深方柏悅，性懶自檢螟。短羽偏驚月，孤游劇泛萍。北梁催稅鞅，南郡阻繙經。

曉色三竿日，離歌十里亭。期君促西上，相遇在神坰。

漢州房公湖

丞相于藩日，疏湖訟閣西。疑從濟川地，寫出釣璜溪。流淺初無浪，源清不貯泥。月爲宵幌燭，雲作曙樓梯。

凝馬汀篁密，繫船浦蔓低。人亡桃李在，脈脈尚成蹊。

得故人楊備書

款款南雲信，相存安穩不。比年常屬疾，茲地幸爲州。浩蕩親知隔，奔騰日月遒。晏公初有刺，孫叔竟無謀。

黑白蠅間變，嫌疑李下求。側身忘夙夜，回首得沈浮。士節何嘗屈，君恩回計酬。併封共龜手，知罪一春秋。

言命曲來罕，逢辭敢辯庾。紛吾常用拂，焉往不離憂。重詛勞王物，揚芬避十蕕。虛弦落驚鴈，眞月瑞披牛。

谷口輸誰隱，周南愧自留。瓶殘千騎長，彤務二山流。寒鴉屬秦盜，彌旬錄楚囚。巫風那肯化，洞鼓詎曾休。

安敢罷黃鵠，眞堪趙魏優。闊然宣布曲，直爾作牢愁。今子身東望，思同智北游。攄懷弄怀杓，對峽理墳丘。

眷眷餘青眼，蕭蕭共白頭。好蘇裘與爲，隨度臘和膠。樺樺人寧戀，遐蠻上或收。升言非所愿，君仍惠施儔。

內閣孫侍郎生辰紀總

鳳詔凝姑律，奎鉤誕佐臣。祥標六蓬矢，家盛十朱輪。變道齊成魯，端朝肅及申。禁中朝夕誨，帝右老成人。

獨讀蘭圖字，多陪豹尾塵。恒榮師自許，石建謹無倫。振鷺飛逾潔，淄衣久更新。鑄資今是冶，播物晚爲鈞。

胡廣漳留菊，蒙莊樹有椿。春公爲壽禱，山立輔昌辰。

郭仲微見過問疾

薄宦眞何補，居然滯拙艱。無心圖作佛，予素不喜浮屠，常以此歲諧世人。有疾頗藏山。臂率愁肌減，毛驚暮領斑。未能吳

客問，誰恨越人彎。學倦書刀廢，呼慵博雉閒。寧慙局轅下，爲恥醉壺間。直道胡論枉，空言分合刪。蒼蠅徒

援援，狂獸自嚙嚙。上客迂飛蓋，窮閭問閉關。餘光照徒壁，高辯破連環。感激排非聖，棲遲觸怒頑。十年休

賦蜀，二始欲睇顏。予應乞郡守而未遂。昔有彈冠進，今將撲被還。春休晴絮白，日入暝霞殷。奮產平臺側，新田潁水

灣。予近有田數頃在陽翟，即潁水之陽。吾游如不遂，巖樾試重攀。

和晏相公九日郡筵

令序凝秋澹，歡游駐使軒。行觴酒籌密，踏節舞韡翻。榴熟丹房解，萸香紫粒繁。風頭臘輕惜，日腳送斜暄。

鏤管新篇逸，鄉運舉士席賦詩。吹花舊俗存，請爲丞相壽，長久慶調元。魏文帝書稱九月九日，俗爲宜于長久，其名以爲宜。

早夏集公會亭餞金華道卿內翰守瀘淵得符字

早夏乘休沐，離襟麗餞壺。欣同佩荷蕖，恨及唱驪駒。感戀陪雲筑，道鄉留預乾元上壽乃行。飄飛別帝梧，騰裝照魚服。

行棧繞犀株，慙去班中詔，寧容滯左符。催應九里潤，蒙福在京都。

景文集卷二十

五言長律

鹿鳴筵餞諸秀才赴舉

今日眞良宴、歡持鳴鹿杯、初飛鵬衛表、共識子虛才、龍沼雲鱗動、鵬溟浪翅開、危言切晁董、秘思麟鄒枚、經市騰裘早、封輕續食催、應須戒驅弩、翹待駟車回、

送承制劉兼濟知原州

假節分州郡、掄才出將門、還提射聲旅、上以樂卒下人爲君帳下、并破讒光屯、君兼涇原路都監、尺詔方隨遣、新書得細論、旗會陪獵帳、戍校接歡罇、後伍雖羣密、前驅鼓吹喧、隴鈴梅落盡、邊陣月殘奔、赤白猶傳警、先零久負恩、行期雪家恥、三捷奏天閽、

早春雨中因呈邑大夫

瑞澍霑春陸、膏雲壓暝臺、霰雪休纖下、風好即東來、遠岫吞將盡、陰霞照暫開、徧滋畦下麥、併濕隴頭梅、

鳳閣南魚躍、漂蘆北鴈哀、蓬乾釣師臥、疥冷牧騶回、天發千驍電、人同百里雷、我私欣遂及、顏厄九農催、

送范希文

日夕朋簪遠、空成咄咄嗟、危言猶在口、飛語已磨牙、室救鴟鴞毀、庭喧獬豸邪、青蒲空頓首、白簡遂爲瑕、身歷千金險、頭經一夕華、便應過楚澤、何異向長沙、質士障河批、園葵望日除、盡焚溫室草、尚得使君車、勝壤堪懷古、扁舟復歸家、此時能痛飲、努力詠餘霞、

喜有秋

順氣條區廣、嘉生告稔初、人驚萬箱人、天賜九年儲、絕塞元休馬、吾農先夢魚、牛應賣刀後、酒是乞漿餘、

祀續田神鼓、鄰喧粟尉車、是年名大有、敢告史臣書、

荷花

別岸香風起、橫塘夕霧開、歌須靜婉至、步憶貴妃來、拆藕冰絲斷、翻荷孔蓋回、曾經佛圖咒、解壓柏梁災、

盛府開爲幕、騷人借作媒、謝才方麗句、卓寡比愁腮、有意緣羅苕、名蓮固自猜、籌形侵寶髻、燭柄近宮煤、

游羨鴛巢密、看防漏葉催、使君迷已久、落晚且徘徊、

早濟江步

南浦招招子、中途靡靡心、歸舟一葉小、秋水兩厓深、露鶴凄仍斷、風蠅細欲沈、桂華翻落月、檣影送橫參、

壯志兼時晚、勞愁已日侵、霜摧過江枳、鐘眩避風禽、薄宦眞蓬累、歸期問蕙砧、惟餘搖落意、天寓共登臨、

龐祕校據九江兼歸汝南迎侍

長停愁不淺、征袂拂殘梅、濡御家園近、毛欣府檄來、晨羞魚尾潔、春溜鴨頭催、拄頰談無對、參卿掾有才、城隅山疊映、樓戶月弦開、廨樹藏琅威、因君寄九迴、先君昔掾九江、予與伯氏皆生于廨舍、舊老今猶識之、

送次饒趙職方罷成德軍通判還朝

倅乘淹榮序、封輕促覲期、文章二臺妙、昆弟五常居、樹隱征鄭密、花留祖蓋遲、秋毫供握處、春草見歸時、

書笏人思對、垂橐客愴離、羨君如彩鳳、先集翠梧枝、

泌陽王介夫

上笏蘭臺彥、能文江漢靈、貪持御史勁、不顧大夫醒、詆毀眞銷骨、嫌疑畏殺青、投冠集烏喙、解紱墮蒿溟、

毛脫荷囊筆、塵昏寶帶釘、書空寧咄咄、避弋更冥冥、校尉貪廚釀、臨川集貝經、光華殺盆日、哆侈謂人星、

還都有感

去國已十載、召還今見收、初無潁川最、眞忝茂陵求、物色多新識、寒溫減舊游、宮牽與廛晦、省樹向人秋、

奏乏三千敏、恩難萬一酬、重尋紫荷蓋、卻侍翠雲裘、建禮文書少、湯官餅餌優、屏營趨虎殿、子細認金鉤、

晚節誠知止、吾生況若浮、身來雖魏闕、病免合滄洲、淺醉貽榜恥、衰容作鑑羞、歸年非鴈後、破月是刀頭、

依聖讒方弭、逃陰景自休、乞骸從此近、終計返林丘、

歲周移書課版

漢吏傳循吏。唐家秩省郎。海禽鷙廟樂。池鶩聲君梁。巾禿聊蓬首。帷開即假牀。案杯過永晝。寺鼓報殘陽。東峽雲鬟冷。窺園李樹偃。後車常轂轂。猥酒不空腸。未易矜刀筆。徒煩裹服章。歲周無吏最。天極正包荒。

勇氏自壽陽由京師歸安陸

道舊欣來駕。銷魂遽遠離。顧毛同白日。（別雖大予一紀。然予今已白頭。）俗眼暫嘗時。客飯稍謂數。（古詩趣令掛粗飯。慎勿使禮面。）齋廚醉酌遲。風波須畏險。老大共餘悲。楚莽先春動。梁雲向雪垂。還家存別墅。他會看園蕤。

仲微相過把酒有感

故人當止酒。今夕喜銜盃。事與朱顏改。年將素領來。鹿車君假寨。鶴祿我裴回。紬史餘三擢。爲郎愧一臺。洛吟眞可效。倉賦久成咍。平日雪風惡。鹿橈爲試開。

送樞直梅學士守并州

案領登朝蓬。黃樞遞直新。還持漢家節。坐禰晉墟民。旆羽凌霜曉。袍花犯雪春。迎雪祖壇幄。蓋道舞騶塵。檄稱邊書急。藥羊府宴均。唐詩存雅俗。亥字訪遺人。緣飾賁良守。都俞重老臣。莫爲朞月謂。行此冠華紳。

上春嶋日戶　西湖呈轉運叔文學士

春從西湖上。湖邊綠勝醅。鷲魚泡濺躍。鬬鴨擁波來。柳已緣烟重。花仍赴暖開。側汀烟媚篠。臥石水銜苔。岸轉橫杜度。川窮飲舫回。暗浮蟲聿役。閒立鷺搖鍾。野畔平如界。林陰潤不埃。光浮好雲日。影倒靜樓臺。山色乘晴露。霞容著暝催。溪行凡幾曲。恨乏昔人才。

硤石乘舟晚歸

晚棹乘餘興。平川不駛流。山來疑遶岸。林度省移洲。郭迴花仍繞。岳寒桂自留。鼓聲風處疊。鬟影浪間浮。候吏緣溪約。迎旗駭浦鷗。嚮時天際遠。還有望歸不。

中秋望夕不見月

異時涼月好。常爾惜嚴更。此夜浮雲惡。胡然瀾太清。心孤王粲牘。案對景山鐘。海蚌猶能滿。城烏更不驚。裴回循北牖。黯淡倚西檐。蛩杼逢時急。虹花得閑明。桂高應自秀。蟾遠太無情。坐想瑤輪轉。孤懷悵未平。

清明值雨

有淦興芳序。餘寒惜慘悽。遠山沈向盡。雜樹望先迷。天闕都成暝。雲昏本自低。漂灰禁餘火。浮棗祓殘溪。檻篠風爭亞。汀鳧夜不棲。蓬聲攪釣渚。蓑滴擁烟畦。積潤侵重檐。長嚴壓曉聲。游人盤馬路。獨漉逐春泥。

瑞荷同幹

協氣凝清顏。嘉蓂擢細荷。共茄含瑞液。分蒂蓋文波。魚戲浮香併。龜游得地多。房芝助連葉。宮樹滋交柯。柄合千絲剩。盤虛五雨過。正須裁紫霧。回入從臣歌。

愁吟

夜雨平階滿。寒燈照幔孤。未生靈運草。先據惠施梧。千里徒傷目。三年欲變儒。回腸嘯絡緯。遠恨送脩榆。怨曲傳繁瑟。悲歌缺唾壺。此中如借問。掩鼻願操觚。

偶書

遠作分符守。猶爲持斐官。易深非待照。自栗不須寒。髮變他年素。心餘即日丹。過門休骯髒。逢路定汎瀾。忌刻殊忠告。邊施足面謾。直緣蜚語入。正恨飲章難。墜後仍加石。驚初更避丸。讒箕元有舌。僞玉嘗無瘢。任拔終傾蓋。雖憎亦佩蘭。隴雲平莽莽。林露夜團團。且欲排孤憤。還應覓暫歡。兩岐行處恰。五馭從時盤。地善人差逸。天高網寖寬。戀軒嗟棄馬。巢閣羨歸鸞。楚嶂橫朝塞。岷波激夕灘。空將西望眼。隱日到長安。

柳佐乾德尉

塗會森璋罷。唐銓結綬初。家聲蘭倚玉。祖德鶴銜魚。周粟思攀膳。京塵惜弊裾。垂腰青采綬。薰帙翠芸書。鶴怨空山帳。雞棲外舍車。日期優致治。公啓遠儲胥。

懷古眺望

城闕聊層眺。千古恨悠悠。夏亭空臺毀。韓亡故社留。廟祠旌鳳。溪水識巢牛。春色依林動。晨煙傍戍浮。房驕閒自集。田鶴叫相求。町畦沿緣密。川葭罷靡柔。樓墟迷鄭郫。驍路隔軒游。感昔如吾鬢。曾經幾斛愁。

海棠

西域流根遠。中都爲貴偏。初無可妓色。竟不許勝妍。薄暝霞烘爛。平明露濯鮮。長衾繡作地。密幔錦爲天。（吳人語帟爲帳天。）淺影纖欹檻。橫柯欲照筵。愁心隨落處。醉眼著繁邊。的的誇妝靚。番番恃笑嬋。何嘗見蘭媚。要是掩櫻然。豔足非他譽。香輕且近傳。所嗟名後出。遺載楚臣篇。

滁州趙學士重修懷嵩樓

丞相懷嵩罷。因之名郡樓。使君嗟久廢。華棟鬱重修。人世興衰換。山川處所留。落成今日宴。感舊向來愁。西北天根遠。東南地脈浮。雲生蘭葉檯。月近蒜條鉤。樹雜猿呼暝。風長鴈送秋。此時如極目。歸思恐難收。

開元寺塔偶成題十韻

集福仁祠舊。雄成寶塔新。經營一甲子。（自至道乙未經始。至和歲乙未告成。）高下幾由旬。屹立通無礙。支持固有神。雲妨垂處翼。月礙過時輪。頂日珠先現。條風鐸自振。沙分千界遠。花散四天春。億載如如地。三休上上人。堆螺俯常碣。繚沿視河津。陶甓勤爭運。圜金施未貧。誰紆簡棲筆。爲我誌琳珉。

季春八日喜雨答李都官

夜魄雖星舍。春膏浹大田。乍迷榆塞樹。徐暗柳營天。沼滴銀波蕩。階鳴玉綆聯。餘萌催沃土。殘魃趣沈淵。迴溼來驚外。斜寒去雁邊。莓莓滋野秀。纂纂濯花妍。戴響饒農笠。眠聲羨釣船。歸雲時露日。迷岫旋埋烟。

酌酒聊相勞。斯倉竚有年。勞君歌閔雨。予志謝先賢。

賦得敗荷

爲結秋荷恨。因來溝水西。魚驚一蓋缺。龜落半巢低。細暗蟬娟渚。香乾敎窣隄。莖枯蟲繭緒。盤側漏鮫啼。自此空瑤席。他年問濁泥。那堪塘上雨。點點共淒淒。

小荷

灑雨拳紅展。擎烟側鈿微。纔勝漢臣裳。未辨楚人衣。蠢蠢開攢沼。差差靜隱磯。游防靈蔡重。戲怯孺魚肥。莖弱從風靡。珠成恐浪揮。文鶩不肯去。始得蔽斜暉。

馬上逢雪

馬上逢飛雪。都城觸望新。天如不擬瞑。樹欲頓成春。驟急初鳴瓦。塗輕自壓塵。灑遠先映璐。飄闕欲藏銀。宛轉呈歌麗。裴回逼舞眞。散鹽拂波亂。飛莢點星勻。密影俄飛蓋。乾花看鈿輪。無須溼潘鬢。今是二毛人。

南方未臘梅花已開北士雖春未有秀者因懷昔時賞玩成憶梅詠

江南寒意薄。未臘見梅芳。爲有輕盈態。都無淺俗香。（香方云。甲煎淺俗。）倚風斜夕臉。呵雪噤晨妝。刀尺憑鮫杼。比鄰託粉牆。高枝籠遠驛。側影照回塘。曠望黃昏月。嬋娟半夜霜。一身來上國。三載別炎方。不見南枝早。方驚北道長。當時猶引領。此際故回腸。淚盡光人笛。魂銷趁使鄉。危樓難極目。恨酒怯盈觴。未到盧家第。終虛白玉堂。

李少傅逸老亭

逸駕歡迎養。飛軒適所宜。營蒐茲寓老。趨鯉即閒詩。地勝心逾放。人閒趣自奇。嵩雲來冒棟。滎溜下通池。靜偶惟黃卷。僊謠雜紫芝。總風伴披社。殘月對支頤。相筆留齊榜。邦侯慶壽巵。美哉鑾棘詠。兼記掛冠時。

答朱彭州惠茶長句

芳茗標圖舊。新芽薦味新。摘侵雲崦曉。收帶露映春。焙煖烘苔爪。羅香弄縹塵。鐺浮湯目徧。甌漲乳花勻。和去聲。要瓊爲屑。烹須月取津。飲莫聞藥錄。（本草。茗以菜莫飲作。）奴酪笑傖人。雪沫清吟肺。冰甕爽醉唇。嗅香殊太鞀。滑氣定非眞。（唐陸鴻漸云。嚼味嗅香非別也。又毋丘虞云。茶酒氣侵精。此語非是。）坐憶丹丘伴。堂思陸納賓。由來瓶賦鼎。詎合燎勞薪。得句班條暇。分甘捉麈晨。二珍同一餉。嘉惠愧良隣。

答朱彭州喜雪

雪集先何所。天彭隔內州。雲漲結河漢。風礫灑林丘。眩晃三霄接。繽紛一氣浮。光逢晨幌薄。花得冥寒稠。拂樹瓊爭動。縈牆粉暫留。蕭毛驚作馬。埋月憚吳牛。客至蘭杯曲。仙歸鶴擁裘。鹽邊混熬素。玉處亂方流。併響鳴巖竹。分滋浹壟麰。印沙鴻鴈喜。蔽葉鵲鳩愁。蒙福沾餘潤。稱觴隔歲游。錦官才凍雨。廣和負妍謳。

訪李生野墅

風物澹蕭辰。陵阿訪隱淪。野杠裁度馬。溪路劣生塵。認菊知陶宅。覯禾識魯囷。林鼠偏樂我。魚鳥似親人。山霽羣妍露。林虛衆籟新。長沮亟相語。非敢問迷津。

書懷寄郭正

僑籍依三輔。愁顏徧二毛。星灰對遺盡。淚卷掩劬勞。併歎絲兼路。都捐筆與刀。思旌初不定。離緒僅堪繰。醜是流離子。材眞樸遬曹。未成虞弁進。旋似郭竿逃。邑聚巖杭合。都城鬱律高。惟餘故人意。戀戀劇綈袍。

螢

腐化何微眇。孤光只自求。單飛一金躍。羣散數星流。廢苑蒼茫夜。離宮窈窕秋。戍埤周盡落。客榻共燈愁。明滅風前亂。裴回葉處留。人間厭白鳥。不爲盡餘羞。

和梅侍讀給事秋雪

朔氣迎秋晏。因成樣雪飄。園賓驚早賦。郢曲愛新調。雜藪鳴寒蕙。紛花混晚苕。光含闕邊鳳。溫借省中貂。縞頃纔供望。鹽波已漸銷。今年屬清思。旻寓共寥寥。

春前二日獲雪

佳雪春前降。屑陰臘外留。日昏霏霰集。風定舞花稠。浩氣皚皚徧。繁光袞袞流。灑林初亂塢。拂瓦暗平溝。洞蠱三雲仗。山迎萬玉侯。客車羊作駕。仙蹕鶴供裘。只有歌堪和。都無色可侔。險堆憐傍砌。斜溼愛侵幬。面旋成運落。繽紛不頓休。粉塘連北渚。縞頃接西疇。興往惟思戴。賓來但憶鄒。絮痕侵柳動。鹽影著波浮。宿莽攢瑤草。長隄臥素虬。正緣先畢雨。併欲潤天麰。應禱驅民瘠。呈祥溢里謳。長人蒙帝力。歡酌任言醻。

小雪

低雲淡河界。零霰集天涯。樹亂三眠絮。叢迷五出花。舞風都擲重。入隙故成斜。密瓦平將半。前山暝欲遮。漸堪迷淨練。併欲誤疏麻。粉出房陵水。鹽飛海岸沙。舟來戴逵宅。客過李王家。此日長安酒。旗高未易賒。

感懷

天與疎慵地。人無桑進心。死灰差免溺。棄杖卽成林。主諾固多暇。避賢懷所欽。難邀潁川風。敢望漢臺金。倚酒狂雛在。荷蓑歲已侵。恭聞容考績。緣此未投簪。

新筍成竹

雨町犀株突。陽阜錦絮攢。簇均軒世律。皮解漢廷冠。冉冉生能直。蕭蕭意自寒。翠雲舒作葉。碧血染爲竿。稍弱烟方定。筠浮粉未乾。拋陰照流水。迸節犯朱欄。會待翔鸞集。非緣戲馬殘。林間誰共賞。坐想七賢歡。

景文集卷二十一

五言長律

送馬軍范太尉（惟）

平狄方開府，鑣兇舊著名。（君于陝西職功最多。）新提建章騎，入領羽林兵。賜鼎千金重，留車兩印榮。已封頭尚黑，休戰髀還生。大旆前驅影，鳴鐃後隊聲。軼增勝算爵，客飯飫侯鯖。山背迷榆塞，雲披認蒯城。介圭朝漢幄，卸仗侍軒營。悵別疎華恨，勤歸杖杜情。君看畫像處，麟閣近西清。

喜連君錫過郡

稍稍客引去，依依君見過。胡爲困重趼，正欲問無他。（古者他爲人患，每相見，問無他否。）頗黎驚方熟，犀談省舊訛。感餘祇惝怳，衰罷有蹉跎。直取憂襟解，聊從醉弁俄。緩行清白酒，隨意短長歌。皐壤星霜晏，纓瓔塵垢多。且應留從僕，同賞二山阿。

送聞大夫遊西天

五竺能仁里，重游路不迷。詔辭丹鳳北，身到白龍西。野淨榴花早，林暄貝葉齊。暮雲程次闊，斜月笠前低。燕嶽長銜霧，金河不貯泥。梵王分供食，戍校接征鞍。宰堵方增飾，祇園得徧躋。無容帶歸錫，秦蹕待新題。

覽中丞尚書謫陳二郡新詩

自頃辭台路，陪京擁使珂。擅音追正始，新謠徧中和。贈答劉公數，登隨叔子多。賜迴初有感，耳熱遂成歌。驚夢春塘草，歡顏雪席醪。拍殘吳子夜，唱殺楚陽阿。勝氣籠雲沆，清懷貯月波。無妨樓顧謝，莫獨與羊何。譙里鳴騶入，陳郊露冕過。二邦留雅咏，業樹共藝婆。

感事寄子明中丞

久玷三雲從，仍叨千石榮。羸軀付多病，怯計會無成。出守非嚴助，何年召鄧萌。風擢向陽蕙，霜變度江橙。畫閣勤鵷誌，春畴力勸耕。遂慙循吏術，姑促縣官征。害馬直宜去，勞魚實恐賴。人心久忘戰，朝議近論兵。戍鎮關南數，邊烽隴右明。將機猶嚮晷，賊膽尚縱橫。說士爭操牘，（闕下獻方略者蓋千計。）謀臣屈請纓。已聞疲物粟，安得但嬰城。且許和戎利，重尋撓酒盟。安危繫公等，指授蓋時英。幸有千金募，須容八陣程。待衰曹劌鼓，長揖亞夫營。剛愎宜修德，時巡況作京。（詔以大名府爲北京。）矢方射幡冢，力欲斬長鯨。惹紙言常屢，王塗日以清。悉心前席重，直指佞人驚。仗下霜餘凜，班回佩倚鳴。早調黃鉉鼎，儲獻惡梟薨。顧我羅飛語，于茲類倒行。鬼神慙賈誼，脣舌避君卿。直道今寥落，狂辭先猥并。惟如莫邪鈍，倀若小冠冥。秦俗矜車甲，周詩賦旆旌。會當濡毫筆，企詠二邊平。

寄題外門亭圃

外家眞大隱，亭圃枕城闉。談樹能留客，飛鷗不畏人。白雲仙嶺曙，脩竹樓堂春。溪遠尋難盡，林幽趣旋新。愛山仍作屐，裁穀便爲巾。僧赴馬中飯，樵歸落照鄰。宅成翻忝相，里舊況依仁。千騎過從數，連章刻翠珉。

喜刁從事見過

窮閣久藏疾，有客獨迴輪。密契嗒松茂，鏘懷慰蓼辛。猶龍八才子，（君家昆仲皆當時之賢。）嗅雉一畸人。蓼蓋仍開逕，樵蘇賴庶貧。吾僚青眼舊，今世白頭新。倘倚王陽仕，終彈屋幘塵。

楊都官知隨陽（君自蜀守爲計筆，既而出郡。）

棧道迴忠馭，牢盆幹計貲。文書三署草，兄弟五常眉。邊閫分符竹，欣然捧詔芝。疾驅關外傳，奉引漢東旗。夕月同離恨，春膏徧我私。他年五君詠，應記阮咸麾。

和龍丞相

顧我支離甚，惟公念不才。朱顏爲列郡，白髮入中臺。開道通天祿，宮門拂斗魁。論班元後鄭，作賦或延枚。病肘垂楊老，危心一櫓摧。根愁江北變，葉喜洛陽來。白昔邊州重，當年蜀馭催。燒烽看朔漠，捫井歷崔嵬。粗可繙前史，何能調禁財。流光成浩蕩，孤宦易嫌猜。曲外悲絃剩，機頭謗錦開。無功慙遠志，有吏笑然灰。左轄眞虛忝，仙曹復濫陪。門鶚愁眩轉，軒鶴老毬穩。傾否知攸往，成章愿所裁。賈生空問卜，楚客但勞媒。特召依明主，牛還揖上台。緹油觀册府，巾屨記翹材。長疏懷人句，徐傳道舊杯。今茲賞父冶，終得鑄顏回。

送常熟尉錢訪

雋譽高鄉品。仙委並國游。新恩紺綸綬。遺社酌金侯。賦閣諸倫筆。塵縈卷客裘。平明仉樑鴿。幾信候潮鷗。

寄王崇君年三十餘，嘗官歷居商山。

築室占層峯。高眠商嶺東。鉢薰諸佛飯。牕占上皇風。餌桂將成父。搴芝固有童。驚猿參暝鶴。仲鳥雜經熊。客有希何點。人多拜德公。春雲不持寄。誰欲問山中。

詠史

古有容容禍。人譏齪齪員。生能巧作奏。死戒直如弦。欲重高門地。非論媚竈天。詩書大儒家。絲竹後堂旗。東閣翻駕馬。西園竊富錢。道謀誰執咎。戶選不因賢。朱鼓成妖日。光鷄原注音芬（聚）宋文記作雞，非是。入賀年。須防反室怒。終取閭門憐。異日論成錦。先時默似蟬。空貽後人嘆。流涕掩青編。

贈通教大士善升

此心通妙法。他刼侍尊顏。水月何嘗動。煙雲相與閒。香浮經葉暗。霜點頷髭斑。施寶上人往。銜花谷鳥還。梵潮鳴夜浦。天柱落秋山。句偶聊持贈。非緣文字間。

奉和長兄歲晏抒懷

天暮雪雲繁。相將客苑園。老從星髮見。歲伴日車翻。別葉晴猶舞。征鴻暝更軒。事君纖寸祿。知我是空言。競進家爭璧。同聲伯有塤。重吟探懷句。更代一狐溫。

寄天休學士時遷帝館中。

春暝蓬山直。知君思緒多。玉蟾吟瀉滴。朱幕臥生波。談麈飄無幾。書刀削久訛。魚沈江上夢。雞唱汝南歌。落蕊燈煤暗。雙盤露藥和。烟浮溫室樹。雲濃客星河。牟首傳清殿。章溝疊迴羅。子雲惟寂寞。尚自奈嘲何。

夏日舊疾間發

老至非無素。憂來詎一源。河魚眞得疾。牀蟻誤成喧。咬咀供晨匕。蹣跚逼夕軒。何宜忝蓬觀。祇合令文園。羈挫頻毛禿。雲添眼膜昏。問天事有禱。依佛卽忘言。燕麥搖風砌。蟾苔壓雨垣。冒榮難自効。三宿戀君恩。

蘭臺亭張學士充別墅。

信美蘭臺地。疏椽構迥軒。山林閒處樂。溪瀨靜中喧。春桂開前塢。秋蕊接後園。舟來無盡曲。客到不空樽。夕月生帷鑒。晴雲抱棟痕。主人貪細績。未暇答驚猿。

送兩學士赴益州漕

帝念西南重。頻年輟俊翹。還臨二星野。催駕一封軺。地出褒中險。梯連劍外遙。蹲鴟蔽川沃。流馬餉軍饒。

檄去方移蜀。書成遂薦譙。客橙薰露夕。官錦濯霞朝。卓市醪華美。渝僮舞勢趫。省蘭聊罷輟。亭柳重攀條。

煩使資游及。歸懷極本朝。前知宣布曲。卽日徧歡謠。

羸疾益間呈聶長孺學士

病緒蹇騷騷。頻旬牘坐曹。緣憂初得損。非巧亦成勞。計月銷髦臂。驚年變二毛。隙塵間日滿。鐘藥晬時熬。顧此逢熙盛。紛吾異俊髦。濫趨華雒省。濟詆翠蘭臺。數米仍能飽。榆榆不顧高。聊蒔祕方枕。更繕養生刀。夕穗含風月。秋爾企露皐。比來差勝晤。有意伴持螯。

予昔游雲臺。觀謁希夷先生陳摶祠堂。緬想其人。今追作此詩。（案）此詩見華嶽志，題作希夷峽。

仙館三峯下。年華百歲中。夢休孤蝶往。世言先生善蝶，一蝶輒逾月。蛻在一蟬空。有塚在華山下。藥笈微言祕。霄晨浩氣通。丹遺詆後鼎。林遺御餘風。市霧沈荒白。殘霞委暗紅。蛾眉有歸約。飛步與誰同。先生化去初三日，遇弟子三。吾將游蓬閬。弟子莫不辨候

還鄉

自昔去先閭。乃今還故廬。隴桑濡雪外。嶺桂遣風餘。稍識鳥衣巷。相過栗里輿。感存橫塘數。道舊憩杯徐。水洞溪容耗。林殘野氣疎。烏啼晴處陌。烟宿暝時墟。彭澤期歸去。臨邛喜第如。擊鮮無久慰。趨局長官書。

憶浣花泛舟

早夏清和在。晴江浴浙時。岸風搖鼓吹。波日亂旗旗。醉客蜀蜀。幸蜀蔓。游舟撲絳蕤。樹來驚浦近。山失悟舟移。雅俗西南盛。歸軺東北馳。此歡那復得。抛恨寄天涯。

大像閣

追碧被層顛。追讀爲追，蹤之追。鍾奏映大千。天光白毫際。山色鉢螺邊。海客供蜃貝。江神捧坐蓮。銜花馴鹿往。投鉢毒龍眠。影歷中流浪。香飄萬里船。慈威濟終古。何止一長川。

蜀宮故城作

國破江山老。人亡岸谷摧。驚飛今日瓦。鹿聚向時臺。故苑猶霏雪。荒池但刼灰。頹遺棚處像。圍記數殘枚。恨月窺林下。悲風覓隙來。依城狐獨速。失廈燕衆回。廢社纔存柳。陰垣自上苔。有情惟杜宇。長爲故王哀。

早夏出城書所見成篇

肅駕來墟落。悠然瞬霽氛。飛花缺林影。鸞鶯破洲羣。牧徑尋還失。蕪歌斷更聞。平蕪與天遠。孤日帶霞曛。

詠石

勝具論終古。尋幽屬政成。待時藏磊落。得地鬬崢嶸。錦駁苔文露。虹浮玉氣明。夢池分到影。聽岫讓吟情。乍恐翻湘燕。眞疑刻漢鯨。滴秋湖溜入。觸曉寺雲生。紫漢仙機遠。西陵客棹輕。映花雕檻接。礙竹翠鬟橫。扣鼓非臨岸。傳書異殺城。願將侯鵠瑞。旦暮奉承平。

春雪

遲旭收天宮，屑陰糅雪英。傍階聊積玉，妝樹旋消瓊。越驛兼梅墜，章臺代絮繁。風回飛自急，池暖白猶輕。曉溜承隅滴，寒澌逼沼生。持杯一相勞，濟脉趁春耕。

書局梅聖俞劉仲更二學士計問繼至潸然有感

二子繼淪閟，惜哉難具論。塵毛如昨語，墨蕚未乾痕。霧迷歸柩，慌風慘葬原。風流盡逝水，日月促陳根。從古死皆有，由來命罕言。病夫長慟罷，翻幸歸然存。

思歸

心悸眞摧檻，年衰逼異糧。西征何日賦，東走向來狂。遂隔承明謁，虛稱建禮郎。去都魂黯黯，思輟淚浪浪。見蔗甄紆綬，逢荷謀索囊。醒無次公酒，老畏侍中香。前席初延問，煩言已中傷。翁眉爭恃笑，纖指正容鋼。事隱或投杼，根危因拔楊。陰收主父草，幾落黨人章。霧露淮天惡，亭皋楚塞長。平時猶有感，爾日固迴腸。溪漲淹蒲牒，洲風挫藥房。苔區晴外遠，山壘暝前蒼。毒虺寒猶蓋，飢豺晝不藏。若爲貪坐閣，自此戒垂堂。淪骨深恩在，雕蟲緒業荒。身孤惟夕夢，時到繡帷傍。

硤石寺

袞袞上層巖，飛空寶構聯。山林楚遺塞，樓閣佛諸天。午刹中峯影，晨香衆壑烟。齋淪一水注，開闢二崖穿。旭日生晶罅，歸雲宿樓邊。吾游常草草，暫對社師違。

哭中山公三十韻（案）中山公即韓元佐。

天欲鳴文鐸，公先露上珍。談鋒貫千載，文緯補三辰。海浪扶鵬徒，雕朝鑒置振。盪邪初奏雅，闢路近還淳。汗竹刊譌偏，仙蓂遞宿勤。漢家方授記，超世本多神。稍上窾逕禪，親逢塊吻巡。每篇稱陸賈，四頌識崔駰。成五色詔，乞守兩朱輪。（自外制守郡。）虎幄思賢數，鼇山召節新。（自淮陽召兩入北門。）請聞碑帝采，有意靖宮鄰。畀虎潛興潛，猶龍距肯馴。符魚貪六六，國獸避狺狺。（蹠內制鎮肥上。）東震重光啓，南箕哆焰淪。觸邪觀豸久，斂手避驄頻。勇退寧無謂，斜飛故有因。（蹠蹠司出鎮福上。）終承紫芝召，還返碧桃春。（復入北門承旨。）丁直何嘗屈，關雎止自絪。歌成接輿鳳，書止太初麟。（雒圖書南岳。）竟遂東平樂，非憂宣子貧。（復蹠川。）蒙莊辭止止，尼父誨循循。久負騎星望，非圖撤瑟晨。夜歌忽稀薤，仙詠頓摧椿。莫乏芻如玉，碑須白受辛。成蹊三榜士，（始永定，祥符，暨今上天聖，凡三典貢部。）墜淚四州民。（自至濟凡四郡。）自此亡遺直，誰將贖百身。他年虎賁飲，無復老成人。

三泉縣龍洞洞門深數十步呀然復明皆自然而成

虬洞闕靈峯，緣虛一綫通。雲披雙壁敞，樹補半巖空。概竹森烟蘿，飛泉曳玉虹。重蘿不肯盡，陰壑自然風。嶺斷天斜碧，崖傾日倒紅。浮邱邈難遇，留恨翠微中。

次韻和李長學士正月二十八日出郊見寄之作

雅俗傳祠日，（州人以二十八日祠保壽侯及馬杜悉相條于崇福堂。）年華重宴辰。初陽澹江霧，小雨破街塵。（是日雨而不霑，游人皆集。）客蓋浮輕吹，齋刀儼務陳。林芳催兔目，原色換龍鱗。壤路歌聲雜，構倡舞疊新。持杯偏酬客，惟欠眼中人。

紀贈致政燕侍郎

中朝鶴髮俊，得謝寵安車。碧落超新秩，承明別舊廬。叔時今老矣，司寇此歸歟。畢有封廚祕，詩多乙牘餘。雲情元自遠，舟意本常虛。酌酒別三壽，揮金散二疏。深恩仍給俸，令子復將輿。幾日西清對，留光惇史書。

答程職方冬至前一日江上觀魚

歲晏修漁事，邀賓俯碧流。鴉椰截橫浦，叢椽聚寒洲。舴艋爭雕合，鷗鷺巧泛浮。（漁子又以鷗鷺捕魚，探頸而取之。）魴來比河上，鯿出似搓頭。雪膾供庖俎，梅齑促宴甌。言詩知有意，不爲百金求。

抒懷呈同舍

本自草茅賤，非貪箕斗名。客心摧似槽，官謗沸如羹。書役迴腸數，秋扶病體輕。長年書轉忘，多露涕先橫。已分嘲揚吃，頻遭詈楚傖。矜貶兩蝸角，榮辱一蚊桿。越蟹丹螯美，吳蓴紫線縈。他年五斗米，猶足代寒耕。

白詠

客舍張羅靜，流年激箭過。愁餘驚斛滿，淚盡覺珠多。隱鳩悲秋極，芎藭奈疾何。振纓濟濁水，持酒短長歌。

潘岳傷懰慄，蘇生困搖擺。經綸誰一問，邁軸老中阿。

蜀地海棠繁，媚有思加膩。幹豐條苒弱可愛北方所未見諸公作詩流播西人余素好玩不能自默然所道皆在前人陳迹中如國風申章亦無愧云

蜀道天餘煦，珍葩地所宜。濃芳不隱葉，併豔欲然枝。雙綵分華蕚，均霞點萬蕤。迴文鋪成後，夾煎燎烘時。蜂蕊迎銜密，鶯梢向坐危。淺深雙絕態，啼笑兩妍姿。絳節排煙蓮，丹釭落帶垂。童容鄰畏薄，便面到憂遲。媚日能徐照，喧風肯遽吹。（蜀少疾風，故花能盛。）惜親當晚晚，留恨付離披。麗極都無比，繁多僅自持。損香饒麝柏，照影欠瑤池。畫要精伴色，歌須巧鶯辭。舉尊頻語客，細摘玩芳期。

七言長律

送趙御史仲禮之任南臺并柬象善達公經歷元載王公用道孔公二御史

天子龍沙拜法官，曦郎親載辟邪冠。曉辭漠北冰霜重，秋到江南草樹寒。諫疏頻煩明主聽，題詩長共故人看。應憐閭里誅求急，尚布朝廷禮意寬。幕下清風鳴一鶴，臺端雪霽見雙鸞。寥寥渡海三冬闕，闕闕凌空五色翰。晉代新亭蒼蘚合，梁朝舊地上花殘。石城慷慨悲袁粲，別墅風流憶謝安。千里憑高壓綉斧，幾回攬轡竝銀鞍。鄙臣事業須公等，努力明時匪素餐。

去年十月去淮陽今實周一歲歲中三遷遂直內禁作詩記其出處（案）郡於慶歷二年移守陳州次年自杭州徙爲翰林。

去年詔赴淮陽郡。手合魚符擁使旃。今歲恩明玉堂署。頭蓬風筆從宸游。孤蓬逐吹無時定。倦鳥逢林只自休。潛隙遂容私照日。奔湍信有不沈舟。身歸詎敢夸三紐。目眩何能續九丘。白髮紛垂文思軋。此生榮遇若爲酬。

金石凝虛窗。旌旗落暗塵。唐堯遂不見。空有進蓂人。

洛水縈祠外。崧雲泊棟端。橋山何必問。只是葬衣冠。

咏水紅

夏砌綠莖秀。秋籬紅穗繁。終然體不媚。無乃對虞翻。

和王君貺禁中寓直

長樂疎鐘斷。昆池夕照收。晚風生似雨。仙霧爽如秋。中禁昏夕氣甚寒。

和延州經略龐龍圖八詠（案）八詠迎薰亭、供兵禮、足利渠、柳湖、飛蓋園、翠濤亭、禊堂、綠雲軒、翠漪亭、飛宇棘南傳。一首。

迎薰亭

飛宇棘南傳。以待風之薰。因君奉揚力。并慰塞下人。

供兵禮

磑湍方電激。麴屑已雲霏。誠哉智者樂。力少功不賚。

延利渠

遊蒙本山下。渠激流且迅。無嫌萬折勞。思迴九里潤。

柳湖

波生柳苒苒。湖與柳共色。攀條弄潺湲。坐送春暉昃。

飛蓋園

千騎亟遊賞。賓蓋紛相隨。不知是日歡。何如清夜時。

翠濤亭

憑欄玩文瀾。日與賞心遇。汀篠陵砌繁。沙禽冒波翥。

禊堂

怒怒水周堂。堂上列禊賓。賓勸使君酬。無爲負良辰。

和延州三詠

濟勝橋

溪光倒彴影。彴影跨溪垠。非論權取意。聊訂濟涉仁。

八覽亭

亭軒入空碧。極眺煩襟開。淡樹有葱蒨。隴雲多徘徊。

濟潤堂

水容靜若鑑。天影倒虛明。勿使川風動。波生便不平。

景文集卷二十二

五言絕句

南郊祠所上章攝事二首

七里城南路。齋祠宿下房。遠烟晨燎地。斜日夕幣場。

上辛茲攝事。瑞祝本通天。自此春秋筆。還書大有年。

和人禁中作

鈞曲來深殿。宮花出御溝。雲天正如畫。璧月在西樓。

太祖永昌陵

石馬開陵道。陰虬結廟阿。飛雲似不去。疑誤大風歌。

太宗永熙陵

白虎晨淵迴。青龍夕霧和。漢陵人易識。流水記嵯峨。

故老今多叟。嚴祠日愈新。青青陵上杏。神護五株春。

真宗永定陵

澈玉齋前雜卉皆龍圖于至之所植各賦一章凡得八物或賞或否亦應乎至之意歟遂寫寄至之

牡丹

壓枝高下錦攢蕊淺深霞。帶綵晞陽媚。鮮葩照露斜。

濃紅石榴

移植自西南。色淺無媚質。不競灼灼花。而效離離實。

蜀葵

紅白相嗣繁。色純香亦淺。相對庭戶間。俗尚焉能免。

萱草

修莖無附葉。繁蕚攢庭首。每欲問詩人。定得忘憂否。

芍藥

有名見鄭風。今賞異時日。采花當采根。可能治民疾。

竹

惰惰稍出類。辭卑不肯蠹。有如天容直。無心道與空。

菊

纖莖寒始密。秀葉晚逾滋。芳意君須識。羣葩搖落時。

芭蕉

不枝惟葉茂。無幹信中空。所以能摧折。爲依君子風。

春望雜詠（案）原題凡三首。歸鴈一。遠樹一。輕烟一。今缺輕烟一首。

歸鴈

刷羽梁王池。春至欲言歸。牽我東南恨。隨君西北飛。

遠樹

如帷復如蓋。歷歷映滄洲。故障千里目。剩作一重愁。

次韻能相遊故園

戟棨嚴門第。銀金倦帶圍。如公三事老。從古幾人歸。

惰竹

北戶靜無塵。蕭蕭玩翠筠。此時刀筆手。慙愧殺青人。

濠上

牡生坐濠上。下玩戲魚躍。魚固不知人。人奚謂魚樂。

聞蛙二首

蛙聲直可厭。聒耳橫相干。怒氣何關勇。私鳴不爲官。

膨脝愕怒腹。日夕沸溪干。羣響何容罷。時無牡蠻官。

古來吟

古來韋與杜。閥閱冠當年。今日城南問。惟餘尺五天。

竹

新筍漸盈尺。新梢已鋪瓦。燕雀忽相驚。深沈似隆夏。

九日

長愛鴨頭頭。平波澹不流。相君時獨汎。準擬五湖舟。

古意

肆威矜逐逐。索黨恣猜猜。盜跖莫知道。餘財欲汙人。

青松獨受命。停雪待陽春。一遇樵人斧。同成樸樕薪。

虎嘯雲巖下。風生林嶺隅。須防威可假。慎勿逐城狐。

持鑱蟠謀壯。貪蟬鵲意深。漁人一拱手。彈者笑依林。

西齋新植萱草甚多作問答絕句二首

問

膩蘭金英撲。纖莖玉殿抽。萱如解榮悴。爭合自忘憂。

答

我有忘憂號。君爲憂世人。欲憂憂底事。胡不暫怡神。

僧房白蓮

水風披玉蘭。溪露泫瑤津。花意如師意。宗雷社裏人。

重懷和蔣林逋

高士非求死。天教隱少微。雲疑隱居在。猶傍嶺頭歸。

秋夕不寐

倦枕向尤數。東方不肯明。只將無睡耳。終夜著蛩聲。

閏九月晦日登舟二首

淮平舟未涉。遠緒悵依依。勿謂王孫怨。先如春草歸。

二山皆在眼。未忍去淮津。三宿寧無戀。況非桑下人。

次韻和奉寄大尉相公見寄二首

賣弼昔營野。代工天春深。此時蕭散樂。御似住巖陰。
儒蘊披幽笈。仙圖啓祕關。嵩雲爲雨罷。來作相君閒。

桃枝杖

處容非自潤。在寸敢矜長。試用蔀家晉。迴爲隣壁光。

書齋前柏八株森植翠茂

總總長柯上。離離翠實疎。休誇冒霜雪。僅得守門閭。古本長語松稍爲百而守門閭。

一百五日作

雨罷飛花徧。緘愁對晚杯。客心將煬竈。同是一寒灰。
客舍已蕭寂。況逢龍忌辰。何煩市火禁。自有不黔人。

行客

游子何方客。征裾滿素塵。疲驂不進道。還犬復迎人。

小渚

輕烟變渚色。寒浪囓隄痕。鳥去枝猶動。沙頹水暫渾。

十二月十八日會飲園夫獻桃花二首

今歲臘未破。明年春尚賒。天教催朔氣。先作塞南花。
晚秀尚可惜。早開眞謂奇。君看早開處。定是向南枝。

叢菊

烟開容齒密。霜重放叢斜。插著星星眸。滑郎稱晚花。

反舌

默默過桃園。穿條彙葉翻。夫君猶舌在。時寘便無言。

除夕

歷尾無餘日。更籌促曙鐘。持愁賸殘歲。將老入新年。

野渡

行路到溪窮。寒流自浼浼。客立平沙上。篙人艤船侍。

木芙蓉盛開四解

木末芙蓉語。當時不謂眞。今來木末見。愁殺擬騷人。楚辭。木末芙蓉兮木末。指芙蓉假爲喻耳。
麴塵輕抱蕊。宮纈巧妝叢。青女由來妬。憑君淺作紅。

浩露津細醑。尖風獵絳英。繁霜不可拒。愼勿愛空名。雖借名拒霜花實逢霜即悴矣。
千繞青叢外。攜觴只自留。晚花彙素髮。同是一悲秋。

木芙蓉

芙蓉本作樹。花葉兩相宜。愼勿迷蓮子。分明立勞辭。專詩童謠云。千有芙蓉湖正指一作淮南守。再逢霜豔新。花前今日酒。卻是去年人。予去秋已有木蓉四韻。故有是句。

夜分

此夕炎氛罷。浩然天意秋。桂華兼月上。槎影帶星流。

觀書

隱几窮千古。披經究萬殊。扶疎曾答客。涉獵恥成儒。

讀史

順諛要領絕。書罷付函封。隸子方求益。君非賣菜傭。

漢囊一儒頭。竝薦五處士。由來角立名。獨歸徐孺子。

卽事

我來春已晏。道樾半淸陰。崖暗石蹲虎。林明花散金。

湖上二首

秋水自然碧。秋花何意紅。乾坤搖落恨。只是爲西風。
樓迴銜空霧。郊長占暝霏。戲魚晴自擲。寒鴨夜還飛。

客舟

上溪不弛帳。下溪不打槳。上下各有趣。相遇風波上。

柳

濯濯縈春晚。依依帶暝饒。楚宮皆餓死。無計學纖腰。

海棠

薄暝霞烘爛。平明露濕鮮。長衾綉作地。密帳錦爲天。

詠茶蘼

來自蠶叢國。香傳弱水神。析酲疑破鼻。併豔欲留春。

詠棠棣

潘賦幽芳在。周詩榮鄂傳。佛輪千輻細。公帶萬釘圓。

景文集卷二十三

七言絕句

紫宸賜宴

戴斗通歡瑞節來，新年共上萬年杯。宮花雜珥天心悅，併覺春從殿裏回。

扈從至奉先寺回

寶刹虹幡蔽曙霞，中天凝蹕轉雲車。不妨歸路王城遠，滿袖飛花雜雨花。

和御製皇太后恭謝太廟

柔極探慈冠古先，謝成宗祏奉齋筵。欲知太姒音塵盛，親見周王作雅年。（案）此詩係仁宗所嘉賞，事見揮麈錄。

宣室

宣室崔嵬冠未央，殿帷深掩上書囊。賈生始得虛前席，董偃尋聞獻壽觴。

聞新榜恩除異等輒成自詠

蘭署曾叨異等名，當年不與賦天庭。塵容此際支離極，慙見唐家千佛經。

詔復制科有爾予應詔者

漢喔思賢尺詔飛，不材充賦諒非宜。就令能奏三千牘，未免長安欲死飢。

試秩祕書

綠底丹書爾露光，試名仙局鶴芸香。問慙衛國乘軒鶴，猶勝唐家脫腕郎。

行香

宋華通奏見晨暉，內寺傳薰得早歸。私舍不應勞薄澣，天花仍在淨名衣。

余將北征先送同解

動地箕風白草乾，旗亭歌闋據征鞍。三冬大雪梁臺路，不敢逢君唱苦寒。

和晏太尉西園晚春

北平心計盡紅牙，五日雕鞍暮到家。林下覓春春已晚，綠楊枝暗不通鴉。

風蓊幡幡續去條，一朝歡盡負韶朝。人間賦筆如公少，借問離愁著底澆。

渦曲攀花泥酒巵（來詩有懷西園曲，此亦及之。）西園春去一凝思，謝公今繫蒼生望，無復東山攜妓時。

和承旨學士喜資政侍郎休退五絕

南闕騰章歸老初，安輪四馬照中都。不知誰在東門外，解道賢哉此丈夫。

聲名自昔拘如鎖，富貴由來薄似雲。今日冥鴻到天外，世間增繳漫紛紛。

倦聽當闕報曙光，深藏象笏解荷囊。身閒不傍功名路，方外方知日月長。

高挂塵冠靜拂衣，安貧知退似君稀。門前便是東山路，誰肯功成名遂歸。

輸墨班中推舊老，功名罷後得高眠。飲風最有鵞山長，技癢思歸不待年。

和晏太尉三月初五日

東南郊日上圜紅，浩蕩天區望始窮。獨愛暖雲如擘絮，紛紛無事映晴空。

和晏太尉三月十三日錫慶院二首

紺宇傳香鶴序回，南趨別館宴庭開。正因恩厚心先醉，不待君王常滿杯。

酒中優場下調喧（演雷鼓與下調笛合奏，知今鼓吹笛來時有之，故及此。）連天震鼓舞行翻。看終白雪青山技，不覺斜光上綵垣。

和三司晏尚書秋詠

霜繁天白鴈行單，灌莽梢梢露早寒。正是河山搖落處，莫輕離思欲憑欄。（尚書詩有莫憑高欄伴遠目之句。）

溪澗水淨蓮莖倒，林杪風乾栗罅開。迴眺獨吟俄夕景，畢逋鴻尾過牆來。

和三司尚書宣德門侍觀燈

鰲稜南抱綵山連，樓下沈香百炬然。此夜有人之帝所，默裁餘韻記鈞天。

都街見綠槿伎感而成詠二闋

迴望場中百尺竿。趨材飛捷過跳丸。垂堂亦有千金子。不敢中衢徒倚看。
孑孑危樯突倒投。負材驕壓漢場優。如何日到危身地。只丐旁人一笑休。

答客

十年通籍向蒼崖。孤直何緣免諱窮。欲識深心似魚鳥。不將山海換池籠。
承明年老厭文書。尺奏朝通暮剖符。數領近藩君莫笑。猶勝長被鬼揶揄。羅含爲鬼揶揄曰。只見這人爲郡。不見人這箇作郡。

直舍飲餞楊子奇

杯霞三醉客顏酡。明日離魂伴玉珂。我爲有人輕狗曲。同居不敢唱驪歌。

與獻臣希深伯中源叔景純會飲城東小園

共到東園把酒巵。邀歡只畏酒行遲。尚書有對何能顧。況是尚書無對期。
林間曉日靜暉暉。判共山公倒接䍦。不信佳人唱花落。試尋欄畔有空枝。

和參政丁侍郎洛下新植小園寄留臺張郎中二首

名園新景極幽尋。廊廟功名江海心。廣作巖屏容駟馬。他年此路待飛金。
水竹郊園占洛畿。私書素友約忘機。公今已爲蒼生出。雖有雲山那得歸。

答燕侍郎謝與鑿明李學士見過之什

方外仙卿岸幅巾。三竿紅日照霜晨。當關不用驚騶唱。共是楊家載酒人。

小雨

雨腳銜山夕照和。簟間涼氣晚來多。瀟瀟末擬昏城樹。颯颯先能鬧沼荷。

次韻宮師相公南游還舊山及閤下二首

丙御蕭蕭上翠微。故林泉石共光輝。曉猿夜鶴知無怨。得見山中宰相歸。
武當晏席揮金罷。鄭圃聯章驛騎成。莫獨名山藏秘本。別須留副在華京。

湖上

雪後雲歸露晚暾。凍舟猶自滯溪門。潛魚不上湖光靜。漠漠寒沙印鴈痕。

湖上見擔稻者

壓膝霜稻報豐年。鎌響枷鳴野日天。輔郡不知爲水轉。楚農新教命家田。許人不善種稻。張郎公鎮許召蘇湖佃戶。教種公田。

立春

春曉靈旂畫尾斜。漢宮青幟待晨衙。宮中綵樹紛無算。不待東風已作花。

憶與唐公游西湖

紅鮮高下照橫溪。物客含情欲上隄。手攬綵萍那忍折。戲魚長在葉東西。

荷花深處放舟行。棹觸荷珠碎又成。莫道使君迷醉曲。分明認得採蓮聲。公時席上唱淮東使君予書是臨川荷花曲。又古樂府有採蓮曲。

西湖席上呈張學士

蕭蕭露白蒹葭老。索索風乾楊柳疎。坐見漁舟歸浦盡。小鐘明滅上燈初。
野菊斑斑岸蓼紅。使旗同駐賞秋風。斜陽更助憑欄勝。高下樓臺波影中。

湖上

湖上烟光九月天。于今墟落古西偏。風波罷後汀洲靜。雨雨鳧鷖曝翅眠。
嵩魏凌秋爽氣來。川原高下一屏開。溪雲盡日無還意。正自天邊作雨回。

和晏尚書出城口占四首

沉莽團紅上曉原。露英風葉隔塵喧。天邊一寄冥鴻意。越乙荆鳧判自翻。
榔栗婆娑書影圓。披襟凝眺此翛然。鵬留便作林間伴。正是蘋黃棗紫天。古書有黃鵬留一春棗熟。

郡將夜醮分貺齋酎

千里梁陳一眺分。古愁今恨枉相聞。早須駿馬收清恩。莫看沈西日暮雲。
終年竊東歌華紳。暫到林墟似出塵。盡是機心可忘處。爭教魚鳥不留人。

題提舉公會亭

一畫軒翼四簷通。草樹依然接舊宮。苑外自飄新歲雪。臺邊誰識放王風。

郡將夜醮分貺齋酎

殊庭夜醮肅眞儀。奏罷雲章月已低。自笑談賓眞俗骨。不齋猶得醉如泥。

郡將病免檄委郡事

郡將將書臥閑頻。假提千騎出班春。校中寧免時髦誚。欲作宣明面向人。

州將和丁內翰寄題延州龍圖新開柳湖五闋

湖中新水照春輝。綠徧垂楊千萬枝。此地得非名細柳。暖烟偏照亞夫旗。
開駐春旗玩碧溥。波光杳杳樹陰陰。便將塞下風沙意。回作江南烟水心。
浚湖栽柳重城下。弄水攀條三歲中。誰見使君歌帽處。鴨頭波上雪花風。
弱柳毵毵湖上天。天青湖碧此留連。東方千騎浮雲駿。折得春枝便作鞭。
昔人楊柳詠依依。曾與征夫說戍期。看盡春條君莫歎。湖邊雨雪是歸時。

三年

三年宦牒託東侯。旌旆危心解貯愁。一命鴻毛徒許國。單身螢火若驚秋。

鄰郡移書覆獄

堀堁征塵敝客裙。瓶罄貧飯魯人蔬。多年養病先黃老。豈辨可空城旦書。

漢南使君數以公醪見問

江上春陰柳萬條。離人無處不無憀。阮生塊壘胸中極。故待兵廚著酒澆。

重陽前二日喜雨答泗州郭從事

晚秋嘉樹潤焦原。楚老相歡萬井喧。須信甘膏皆帝力。使君虛憑黑熊軒。予下車六旬而霖甘雨，非百里熊軒之廉明矣。

雨洗淮天旱始摧。正堪憑遠上高臺。萸津菊潤齋醪熟。共助重陽辟惡杯。

相國寺祈雨馬上口占

青鳶刹下天香集。丞相車前佛月低。知有風人無限思。火城催向五門西。

黃羅襬

宋明帝病甚。詔褚彥回曰。召卿欲使著黃羅襬耳。黃羅襬、乳母服也。謂令輔導幼主。後與袁粲同受顧命云。

袁褚聲華約略同。到頭忠佞兩成功。先皇襲賜黃羅襬。不識明眸有貫虹。

李樹

曾見繁英出縹牆。更將朱實奉華堂。蹊桃得地偏相映。莫損清陰欲代優。

二月一日次利州見桃李盛開

蜀天寒破讓芳晨。雪齒霞跗次第新。解把清香與行路。教人長憶故園春。

祇答晏尚書懷寄之什

赤白邊書費坐籌。尚餘清暇寄冥搜。知公擷句多情意。虛憶盧謙唱和流。

寄君貺王學士

難檄防邊未得休。久停歡酌爲前籌。良辰併賞何憂晚。他日三公尚黑頭。

齊雲亭

憑高徙倚不成下。把酒直送斜陽曛。遙回西北望鄉眼。遣箇亭亭車蓋雲。

歸雲片片鳥行沒。晚日寸寸城陰生。林下本無蘇合彈。棲烏何事向人驚。

中屏燕侍郎烟嵐曉景

濟峯危木捕天春。青到屏端憶故人。一丈輕紗千里思。爲君今日拂流塵。

桃

春香搖曳夏陰繁。蹊曲惜惜靜可攀。不是仙園三食罷。何緣蘊核到人間。

蜂蘂迎春五出齊。開時未識早蕉啼。不應盡占游人賞。留取餘芳付李蹊。

爲就東君得早紅。年年開趁落梅風。淩寒拂曉相看意。爭合尊中放酒杯。

荒齋晝坐爲鳴鶴所聒

喜鈔寒鴟六翮輕。蕭條墟落忽飛鳴。屠鄰腐肉知無限。少作揚州餓箭聲。

海棠

萬萼霞乾照曙空。向來心賞已多同。未如此日家園樂。數徧繁枝褒褒紅。

行藥

日烘霞底未成昏。拊物驚年併慘魂。李樹已偏生意苦。秋蟲何忍食桃根。

落花

前溪夜雨錦張紅。墜萼殘英繞暗叢。已與吹開復吹謝。無情畢竟是春風。

蟬

曉腹清呼飽露津。本來仙蛻遠塵塵。貂蟬范蠡非吾族。枉共花冠託此身。

答梵才見賀忝承旨之作

玉署重來訪舊游。蟠桃熟徧碧城秋。不知身是眞仙未。上到蓬山最上頭。

春日溪上

溪上和風吹薄雲。溪邊花木亦欣欣。州人未散煩攜酒。行樂先須讓使君。

春日溪上示南正四首

春雲拂拂柳搖搖。盡日相望似見招。此意只應人未會。自持杯酒上溪橋。

少華山頭雪未消。東風先已入花梢。今朝惱到溪邊看。林下流鶯似見嘲。

莫言雨後長蓬蒿。恍惚溪邊見小桃。待得數朝開爛漫。更須防避晚風號。

繞溪臺榭據丘陵。試對春風日日登。蘋藻鳧魚無舊恨。主人今是柳吳興。

尋春溪上

溪上尋春春已來。小桃初似剪刀裁。今朝判與諸人醉。暫見芳菲眼亦開。

挾彈林下

挾柘行吟涉庾園。鵲林鶯繞果林寒。幕中病客殊眞俠。虛費游童逐彈丸。

甲申歲首

故歲時光淅中去。新正甲子卷頭開。迎新送故祇如此。且盡燈前鱟尾杯。

四日汎舟馬家園

淺浦垂蘆兩岸深。閒刺烟篙到碧潯。會待乘春留禊帖。茂林脩竹似山陰。

觀鄰人賣餅大餈

初日關門照上旌，芬香無算客庖餘。本源漸大囊錢足，不復還家唱渭城。（昔有鄰人，洪狀渭城樂，後本源既大，心計轉盡，不復唱渭城與曹景宗）

快馬如龍度塹塵，射鞬放飲藉汀蘋。鼻頭出火風生耳，寧顧揚州作貴人。

秋夕不寐

風颿危檣浪拍船，三更殘月下空弦。離鴻過盡啼鳥困，獨自愁人不得眠。

八月望夜不見月有感

素波涼暈淡層城，怊悵三年此夜情。（在淮南三年，遂中秋俱不見月）猶捧疏帷成默坐，暗蟲相應作秋聲。

九曼含爽助清輝，萬里重陰誤賞期。正恨浮雲無意緒，世間偏惱最明時。

北關蕭羽水

萬疊雲濤墨海間，天機地軸共回環。悠然便有滄溟意，況在靈鼇首冠山。

渦家溪二首

穿竹尋溪到窮處，一泓寒碧澹無情。誰令巖竇有高下，瀉作潺潺鳴玉聲。

疊巒分渠激磴輪，雲噴餘溜下通津。莫辭滿掬雲漪碧，聊灑征夫纓上塵。

哀江南

病魂招得未渾全，瞑倚秋屏豈是禪。一夢忽成霜蝶去，草深三逕若爲眠。

鬼化斯文念賈生，精神瑣琢坐寒更。一書草就兼衣臥，恨煞東方不肯明。

龍山戲馬賞秋光，多少新詩人錦囊。磨滅英雄豈勝數，千年依舊一花香。

池蛙

越國車前矜勇甚，子陽井底太驕生。乘時不羨雲溟樂，口作饑同鼓吹聲。（齊人物見將拜僑同日自作鼓吹聲）

景文集卷二十四

七言絕句

和中丞晏尚書憶謝渦二首

蘸蘸行艫破綠光，提腰舊岸接回塘。使君幾作臨波醉，猶省當時問葛彊。

春波漫處尋他浦，晚潦清時覓故洲。使舸忽歸心實罷，後來風浪但驚鷗。

重陽不見菊

戲馬佳辰菊未黃，有人惆悵獨持觴。心知不作怨怨意，故欲凌寒報早霜。

蜀地秋高未擬寒，翠苞如粒露華乾。重陽已過君休惧，留取金英晚節看。

柳絮

萬縷金長暖絮綿，雪乾雲困獨春城。衝風力盡飛應怯，試與鴻毛較重輕。

倚林

窮巷空傷老治經，由來命薄是諸生。正須盡力排貴老，剪蓬蓬能得利兵。

江上阻風

百尺危檣倚曙空。古祠簫鼓隔丹楓。誰將一隻仙人篙。換作樵溪日暮風。

招希元奕

飽食南榮曝書曦。小星聯影人枯棊。座賓只待王郎至。爲判南風不競時。

昌雨晚歸馬上口占

滿蓋繁聲結暝涼。獨騙歸馬向閒坊。羈塵暫息那無意。半作衝泥污錦鄣。

雜興

不學詩書君勿嗤。人間情僞古難知。第看陵麥青青句。盡是當年發冢詞。

商君要術惟彊國。孟子深心肯信書。大抵空言是糟粕。新輪甘苦定何如。

讀桓伊傳

上前奏笛串奴聲。自倚哀箏詠刺讒。大傳一聞流涕久。使君于此信非凡。

途次清明

漠漠輕花著早桐。客頭餳粥對烏中。遙知闕下殽新火。百炬青烟出漢宮。

三月晦日送春

倏忽韶光第九旬。無花何處覓殘春。長繩萬尺非難具。誰與天邊絆日輪。

朱雲傳（案）翻語陽秋作詠漢史。

朱游小字。英氣凜生風。瀕死危言悟帝聰。殿檻不修旌直諫。安昌依舊漢三公。

七夕

烏鵲橋頭羽蓋移。秋風長有隔年期。七襄終日難成報。不是星娥織作遲。

庠局觀書偶呈同舍

蠹簡時披落晴塵。書窗風冷冰蟾津。不須長歎夫差事。恐有鄰房儈和人。

和人禁中作

前殿鳴竽奏鼓除。對論兵食近袍紗。此時刻意言頗牧。不爲雲中首級差。來詩云。可謂頗牧不重生。

題比部巨然山水

鉛點峯頭巘太虛。遠帆遙岸水平鋪。不知興到雲波上。得似工毫可愛無。

叢祠樹木尤岑蔚

祠憑怪神樹不伐。樹得岑陰神託威。鄉人奠酒女巫醉。祠樹不知誰是非。

西壁畫松

數株參立高類怪。雷骨鱗鬚千萬年。秦帝從官徒自苦。取封不及大夫賢。

吹菊對菊有感

佳辰念物華。顏生不飯重咨嗟。故園舊種猶存否。露損風搖著幾花。

淮山

不見當年叢桂枝。空山嵯峩但霞霏。浪看春草萋萋徧。身是王孫未得歸。

答道卿舍人桐竹之嘲

桐竹連雲阿閣西。脩莖濃葉蔽璇題。本來鸞鵠排翔地。正恐鸞禽不借梯。

除地

牆陰植翠筠。纖莖潤葉與時新。賴逢醉日終無損。正似得全于酒人。爲種竹樹醉家日。以五月十三日。

擬西出陽關無故人

柳色醉中迷。上馬彎弓散馬蹄。陽關門外故人遠。獨有殘陽相伴西。

雨中人日

綵勝香奩樂上春。我懷前事悵佳辰。罷蠶尚笑浮生假。況鏁黃金假作人。

斜規早秋二絕

脈脈霞底去。早涼蕭蕭林際歸。年華搖落適誰怨。伯勞燕子東西飛。

離騷何苦怨鵾鷄。鵾鷄本因搖落鳴。寒蟬驚鶴亦無謂。要是愁人聞自驚。

遙夢

回時路已迷。三更霜月倚樓西。驚烏有底無窮恨。取向琴中作夜啼。

昔記柏樹

孤根百仞溪。何年移植對芳蹊。雲巖烈麝相思久。悵望清香未滿腮。

翠柏

重然雜蘚間。落書餘暇獨來看。不須更共春葩競。留取青青待歲寒。

木芙蓉

蕭蕭雨氣收。斂房障葉似凝愁。情知邊地霜風惡。不肯將花剩占秋。

寒圃

晚春

露花裊裊開遲徧。風絮飛飛去不休。春解無情春亦老。欲將寥落與誰愁。

房陵舊第

誦去房陵席尚溫。回看北第已消魂。當時賀廈翩翩者。今日張羅不過門。

盧

偕莖青玉攢。鬼爺灌罷翠痕乾。湘君直寄江湖樂。要作風汀兩鬢看。

我慙散質山中養，昔結孤根江上來。相對中園兩無用，蕪蘆何處有奇才。

溪蘆得種庭軒下，翠色雖新野色銷。要待九秋風雨後，冷梢危葉作蕭蕭。

過玉蓮湯

平日宮中賜浴時，玉蓮香目湧華滋。錦鳧繡鴨今安在，汩汩餘湯自入池。

出野觀農二首

杏蘂菖芽正及春，風烟萬頃縹陂勻。果然莊腹三殘他，悒悒深耕不顧人。

炊饔中林烟火遲，勸農官吏駐春旗。蓬蒿意盛陽容動，正是陳根可拔時。

過廢訶池二首

十頃廢家舊蓼池，池平樹盡但回陂。清應滿道君知否，半是當年溺水泥。

池邊不見鼎關船，麥隴連雲樹繞天。百歲興衰已如此，爭教東海不爲田。

危語

奔車下山朽索轡，倒行垂墮臨無地。基子十二卵相纍，手探驪珠觸龍睡。

樂府

花外超超百尺樓，碧巖深下蒜倏鈎。石城何似盧家好，曲裏分明兩莫愁。

次望喜驛始見嘉陵江得子友天章張文裕兩使日詠嘉陵江詩刻于館壁有感別之歎予因戲答二章他日見文裕以爲一笑

江流東去各西行，江水無情客有情。此地懷歸心自苦，不應空枉夜雞聲。

東流江水鴨頭春，南隔高原背驛塵。便使雞聲能怨別，此愁不獨北歸人。

入蜀

劍峯重疊抱巴天，從昔鄒雄縞慨然。白腹黃牛餘識臘，漢家萍用五銖錢。

除夕作

四才九年今日到，來驛往戚是歟非。牀頭周易有深意，自此恐須三絕韋。

夜分不寐二首

晴缸紅花久未落，耿耿秋思饒端倪。傾荷破月共天宇，女子牆高烏夜啼。

西風已飄上林葉，北斗直掛建章墀。愁人底事最堪恨，絡緯啼時無婦驚。

御愛山

翠幢奔騰一氣間，六飛暫賞暫怡顏。君王夢草非頭愛，心愧東方檢玉山。

詠史

一馬浮江擁瑞圖，青規華彥掎長裾。本緣獻替居門下，不爲江蝦與鱖魚。

偶記洛下舊遊

洛陽三月見梨花，遙認清香識鈿車。今日風光兩無賴，莫愁應已嫁盧家。

虛名

身外虛名莫妄求，強圖事事判悠悠。試看雲將三年役，止博鴻蒙一掉頭。

早春近野

紫苞如紐綠榆繁，春意惜惜擢近原。霽嶺浮烟含縹翠，泮渠新溜變清渾。

題朱四郊墅

南關平蹠倚柱天，綺牌鱗隔逗春泉。誰將六國黃金印，擬換東周二頃田。

呈成主人

佛國天花兩送春，歲陰何意重相親。勞師且謹彌天論，鑿齒今纔敵半人。

熊上人見過談理頗未得盡憶王侍郎共加研討

杖藜然陋廡開，茗花熬綠淺浮杯。清言未到忘言處，正待裴家驛騎來。

酬巷伯章

孤節區區是愛君，危言未達已危身。豺牙虎爪銛于劍，不爲詩人食譖人。

野路見棠梨紅葉爲斜日所照尤可愛

葉葉棠梨戰野風，滿枝衰意爲秋紅。無人解賞如丹意，拋在荒城斜照中。

小荷

踏溪分藕養新荷，鉗蓋斜臨瑟瑟波。自是天姿不汙著，本深泥濁奈君何。

月桂

月面鋪冰不受塵，緣何老桂託輪囷。吳生斫鈍西河斧，無奈婆娑又滿輪。

晏寢

栩栩莊園夢正酣，曙霞分色照東南。閉門更費當關報，已是梧桐一不堪。

小池

細漬沙渠逗曲池，碧漣餘潤漬綠衣。風休浪靜如圓鑑，時有文禽照影飛。

雪裏尋梅

雪裏逢梅近臘時，梅姿雪態兩相宜。羨君此處留清賞，看徧溪頭南北枝。

戲答天休元注：天休移簡示，論暮即盥家補老書酌酹酒以白蝶耳。

老書堆几案，琥珀盛樽不用珍。料得君非含丸錫，知帳長柄趣還家。

紅蓼

花穗初秋結晚紅。園林清淡更西風。纖條盡日差差影，時落釣璜溪水中。

渡渦水二首

川上輕風正滿旗，蒲蘆不憚進角遲。鵝梳過後江柳合，卻見驚鷗自下時。

渡淥新蒼上落晴，日痕波態共涵虛。無人解作江南曲，荷底田田自戲魚。

除夕

一杯芳酒夜分天，萬盞勞勞取不眠。明日新春到何處，菱花影裏二毛邊。

望仙亭北軒晚思

北顧吾廬安在哉。天涯望眼到天回。碧雲向晚無情合，思殺離人未肯開。

中秋夜不見月二首

天上浮雲不肯歸，碧軒坐惜杯垂西。一年此夕無窮恨，只是城鴉得穩棲。

萬里重陰晦玉輪，兔孤蟾遠託霄堦。世間未必皆同恨，亦有居心不淨人。

秋塘敗荷

去時荷出小如錢，歸見荷枯意惘然。秋後漸稀霜後少，白頭黃葉兩相憐。

東亭

檻檻餘涼日未斜，海天相合碧無涯。檐風不動檐烏靜，時見孤雲伴落霞。

溪上

杖策溪邊興盡歸，片雲何事逐人飛。飄然自是無心物，欲去還來上客衣。

秋園見蝶

投粉曾過宋玉牆，一身生計託流芳。不須長結東風怨，秋菊春蘭各有香。

送葉蘇州

風錦將花飄夕棹，南吳芳樹隱春旗。爲尋劉白高吟地，酒熟螯香左右持。

濠上

惠非蒙叟叟非魚，濠上全知魚樂無。春水未深魚易樂，要須有樂是江湖。

對獵

黃山橫鶩曉成圍，後騎蕭蕭萬弩隨。當路豺狼宜一發，不須回首問狐狸。

九日食餻

鵰餅輕霜拂曙袍，糗餈花飲鬬分曹。劉郎不敢題餻字，慚負詩家一代豪。

黃葵

黃葵貴麗不夭饒，一朵新晴松下高。還似邂逅英臨鏞座，曉曦曉日照天袍。

山橙花

故鄉寒食茶蘼發，百合香濃邸舍深。漂泊江南春過盡，山橙彷彿慰人心。

九日懸高有感

把酒懸高念歲華，此身流滯倚天涯。故園叢菊無人賞，露壓風欺只白花。

春帖子詞

皇帝閤十二首

康郊迎氣龍，暖信入巖宸。暫遣星杓轉，令知天下春。

瑞福隨春到，穰穰正似山。君王寬大詔，自此徧人間。

穀管灰飛盡，金膏刻漏長。歡情與和氣，併入萬年觴。

日華初麗上林天，殿裏春花百種鮮。驅出餘寒還故臘，收回和氣作新年。

望春臺下春先到，獵獵旌旂倚漢宮。水自北涯生暖潤，花從東面受和風。

蒼龍東闕轉春旂，絳羽林梢最早知。青帝回風還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

春風長樂地，春杖大明天。春酒皆千日，春枝即萬年。

陽和今日到，景物一時新。陛下南山壽，長迎千萬春。

天上春先徧，世間人未知。黃金裝柳蘂，紅密點花枝。

水暖蛟冰解，灰飛鳳管和。陽春與皇澤，併付女夷歌。

天矯蒼龍引翠旌，君王暫報出郊迎。勾芒一夜催春到，萬戶千門歌吹聲。

宜春苑裏報春回，寶勝繪花百種催。瑞羽關關遷木早，神魚潑潑上冰來。

皇后閤十首

青郊迎淑氣，華闕報芳辰。瑞木梢梢變，珍禽哢哢新。

春前已歲換，歲後始春來。綵燕隨宜帖，繪花鬬巧開。

曉天春氣淨融融，飛入天閶第九重。靈沼水生初報鴈，蓬萊雲暖即從龍。

宮裏春花縱灼灼，殿前春仗已峩峩。東風盡解天池凍，不及君王慶澤多。

誰道春從何處來，只從金闕徧瑤臺。蒼龍便入時巡仗，玉液還飛行慶杯。

嘉祐隨年至，皇恩共氣和。水痕冰處動，烟思柳前多。

嬈佩搖蒼玉。晨旂亞翠斿。新年好春色。今日滿皇州。
暖碧浮天面。遲紅上日華。寶幡雙帖燕。綵樹對攜花。
迎春寶勝插鉛梁。拂鈿裁金鬬巧妝。上作君王萬年字。要知長奉白雲觴。
雙闕鮮雲抱日光。朝來春意已昌昌。先從太液催波綠。後到靈和報柳黃。

夫人閤十首

雪龍雲初暖。天和日便遲。玉樓新燕子。禊下記來時。
春從何處生。先覺滿瑤京。冰解魚鱗散。雲飛鶴態成。
春天麗春旭。春酒獻春盃。樹待珊瑚鬬。花須羯鼓催。
銀闕雀兒對。朱央春來始。覺好年光。風生禁苑無窮麗。日向仙臺一倍長。
東郊移仗曉迎春。已覺輕寒不著人。天瑞穰穰君澤美。併教和氣助佳辰。
春闕風光麗。春城歌吹喧。瓊蘇獻春酒。金薄鏤春旛。
瑞歷歲惟新。物華春可愛。雪盡林弄姿。冰銷水生態。
新年十日逢春日。紫禁千觴獻壽觴。寰海歡心共萌遠。皇家慶祚與天長。
月照觚稜萬戶春。綵風輕霧淡嘉辰。一番宮柳黃烟重。百種盤蔬紫甲新。
玉管輕羅和氣動。土牛青幟報祠歸。仙盤取露朝和藥。舞殿裁雲暝作衣。

余在北門時。每立春必前案宮中春祠十餘解。今逢茲日塊坐州閣。追懷舊題。續作六章

漠漠春從天際來。春旂已在望春臺。寒銷禁苑上容梅落。暖拂江南放鴈回。
淸曉東郊轉翠輿。蒼龍驅煖入儲胥。便回天上陽和氣。散作人間寬大書。
星杓夜壓禁城東。霞縠晨飛玉管中。撲撲烟花千戶煖。嘈嘈歌吹九門風。
漢宮節物重年華。寶勝迎春綽綽斜。不待東風吹煦力。剪刀催出上林花。
故歲猶長新歲晚。東君破臘便回春。花枝稍稍暗紅上。已覺輕寒不著人。
樓角紅陽上翠旗。鈿頭新燕一雙飛。天將美景催行樂。剪盡春雲作舞衣。

景文集卷二十五

奏疏

述五代篇

臣聞王者握命紀。操斗憲。題期立象。中天稱號。必有積德之祐。上凝霄極。不謀之言。下謠人口。或捍禦大患。身享其樂。或勤勞累世。后乃有興。是故總氣孱應。則淮爲曠瑞。洪休震動。則耿爲烈光。塞庳天淵。施庳金石。震如雷霆。燦如日月。所以神明其位。鞏固其祚。乘雲高躋。與天同貴。大業既定。垂世長久。後世雖有僻王昏主。猶得蒙業而安。爲此者非他。君道得而本基固也。臣草茅狂闇。弗達大體。不敢紬太古之事。角無用之文。竊怪土德之衰。五代狎主。何五代無道之短。而先王有道之長也。試迹其事。備見其端乎。先王之興也。咸有絕異之姿。甚德之度。聰文敦敏。淵泉博厚。又有格天之佐。挾其謀。鷹揚之旅。輔其決。尙或憔然中昏。穆然深拱。羅然如弗克。輩然而自戒。同寅協恭。致虞治平。五代則不然。臣主不肖。媮爲一切。自謂緝取備物。妄投天隙。庸人驟張者列侯土。中渦刀筆者建宰相。材不逮古。謀不經遠。乃蔥蔥然相與臥積薪之上。倒太阿之柄。操持失統。懼踣不振。一夫大呼。天下合而軋之虐。人情莫不欲逸。因以輕其勞。人情莫不欲生。因以遽其死。貴未始由情而僭。罰未始爲私而濫。其改制

也。使日就于正。如行舟焉。雖不截流。漸靡而往。其易俗也。使歲安其教。如種樹焉。雖未驟益。有時而大。是以四海洗心于更生之辰。萬民翹首于將綱之會。五代則不然。觀釁以動。乘時併起。矯詐禁亂。濟亂拯人。于溺。而水益深。投人于焚。而火益熾。收聚不逞。衰命失職之徒。以爲謀主。劫民屋。略奪金珍之聚。以悅武士。刈民之命。若草菅然。視邦之易。若置棋然。大欲得矣。終不知嬰廉愧。反仁誼。程天下之豪。策馬上之治。徒乃戮無辜以威下。爵匪人以悅衆。將軍臭乳。都尉爛胃。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故下利其亡。上階其亂。雖勃然而興。亦勃然而廢。古之王者。皆父事天。母事地。子育人。明德恤祀。祈天永命。以垂無窮之烈。五代則不然。誣神沒禮。或不郊見。禨祥雜揉。不可方物。童山斬木。空虛地藏。殺人盈野。流血漂櫓。是以父命隕。蝕之怒絕其命。母爲震陷之厲告其變。子乘揣摩之亂。挺其亡。不過一傳再傳。陵遲罔紹矣。古之王者。改姓易統。咸有以損益其政。故夏之敝以野。商人救之以忠。商之敝以鬼。周人救之以文。故前車已覆。而後繼故御。彼等不謂而此等更解。五代則不然。自唐家失御。藩帥迭侮。朝疏封寵。夕希姑息。甚者。自唐校而下。偏置私人。招來亡命。隸于牙帳。因國府庫。塡其異圖。烏聲默心。陰相鳴召。緩且懲法。給問稽兵。否乃爛山封水。與民爭利。方偶兼兩。輸貨無厭。覘面罔極。鈔食求飽。孰知有伏節之誼。死綏之守者哉。及罪盈情得。仰藥伏刃。尸元橫分。礁類滅絕矣。五代親罹其難。終不知揣權柄。塞觖望。平鑑其邪心。漸出于公路。以彌勢之適。然。亡具甚矣。自五代去離。即沛。然爲都邑。北據大河。西掩兩谷。東漕淮泗。南馳陳蔡。皆天下動兵處也。地形便利。鎧馬犀勇。五代不乘時角力。削平天下。犂其庭。掃其閭。薪去不義諸侯。以虛其國。方且偏舉樂禍。沐猴而冠。遂使僞劉萃李。久廢數子。限長江。捶隄寒。覘高岸。蹈短垣。偏強跳梁。坐節邊幅。以黑子之地與中國抗衡。臣有以知五代之無能爲也。乃炕龍絕氣。非命之運。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臣聞。夫吐珠于澤。人誰不含。巢鳥之屋。理無妄止。是故太祖乘五精之運。奬三神之讚。起而有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所以無敵也。且太祖以夏禹之敏。成湯之武。文王之小心。漢高之大度。又荷上眞之眷。付畀四海。虎鳥藻之師。效其力。負鼎商箸之臣。替其務。受命之後。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而取吳。西取蜀。荊湘閩越。以次誅剪。靈旗所指。黃鉞所下。若震聲蜚響。雲徹席卷。日出海隅。罔不砥厲。與槻衡璧敕而不誅者。蹶然成行。悍將驍帥。驕而弗制者。旋正其法。萬邦止景。羣嬖檢情。剗其戾文。蠲其苛制。重惜府庫。弗崇宮室。軍雖數出。民不加賦。是時。少府水衡見錢多矣。而又法明令具。吏知所守。與天下更始者。大功數十。臣所不能盡道。夫不鉞大亂之刻。無以啓至聖。不當弗友之壞。無以建明德。秦刑塗地。炎漢繼之。厥或享國四百年。隋酷稽天。黃唐受之。厥或享國三百年。五代殘殺。我朝承之。斬除亂徒。肇立人紀。卜世垂祚。與天無窮。此上帝所以重景命與人聖之厚也。詩云。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五代有焉。又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我朝有焉。蹤區區唐漢。不得並日而語矣。

贊曰。朱石不君。漢周亂倫。殄我蘇氣。孽爲妖氛。地獻流血。天蒙戰塵。長蛇薦食。險鹿橫奔。六國弱姬。二戶亡秦。皇矣上帝。哀此勞人。戮絕亂命。光啓聖眞。

遷郡牧篇

昔王嘉之言。國家有急。取辦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傾。乃能使下。臣嘗以嘉爲知言。夫王者靖居九重之中。獨運大鈞之上。雖有喟然愛利之意。下無由知。雖有曠然寬大之令。民無由曉。故臨遣二千石以鎮郡國。使其諭上之意以撫下。紬下之情以聞上。上下之際。沛然無壅。此刺史所以與國休戚。天子所以授任蒙成之意也。宣帝曰。與我共此。惟良二千石乎。故授受之間。不得不愼。國家茂稽天秩。祗建王僚。諦循吏以作民師。進正臣而端治表。番休遞上。以仁佐賢。振振焉鷺羽之集西雝。子子焉旗干之紕良馬。可謂得人爲盛。當事立功。然而政不加平。訟不進理。罪苦邃密。淵源浸漓。其一端殆二千石責任之不至也。請試言之。自太宗右文。眞皇執競。陛下以光華重協。清和有聲。奮揚乾剛。繼肇天緯。戎索不警。方內乂安。遠吏耳不聞棬車之聲。齊民目不睹羸糧之役。四十年矣。故所倚于二千石者。特皆簿領之期會。獄犴之文致。無益之細政。不急之常務。積習成敝。以爲二千石之職。適如是耳。故所任之意愈薄。所假之權益輕。或數月輒遷。或朞年罷去。送迎新故。既已騷然。斷盜詐欺。褻亦隨發。且又敎薄參進。廉鄙竝塗。非有法度可循。條教可紀也。雖詔制凝密。法網周設。適足使中才懷疑內顧。下才畏罪求免。懷疑既功無必成。求免亦無所不至矣。授受若是。國何賴焉。臣願一二以條其失。臣聞。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何也。上下有級。則勢不陵。表率素定。則人知信。伏見今列郡四百。皆雜取朝著。以充守尉。不課名實。不覈賢愚。第以久次。一切署遣。雖文敏贍給。不絕于位。而疲駑貪冒。相繼已多。是使泥滓久濁。清流。稂莠變害良稼。臣故曰。所任之意愈薄。意薄則官賤矣。所假之權益輕。權輕則器卑矣。威權既奪。而欲使人臨難伏節。義不內顧。不可得也。古者重名與器。非爲以虛尊加之。欲一民之歸。繫民之志。而後可使也。夫上有常貴。則觖望易起。下無偷令。則善化日發。習安其教。中道若性。故使之忘勞。悅之忘死。蹈白刃。赴滄海。不辭也。其惠之有素。治之既定。今則不然。賢不肖魚貫。悉材諸位。名姓狀貌。未簡上心。術言治行。弗允清議。直使之模表千里。宣贊五教。其路亡繇也。夫生齒日盛。闢寓日廣。而不講禮誼以示之。泥軌物以納之。愼官司以式之。欲望襲黃之政術。召杜之治。最。沒世不可見也。且水旱天所代有。兵革邦之常備。假一有緩急。則經度財賦。倚辦于郡國也。安靜方略。藉成于守尉也。背邪趣正。勞而不怨。繫之于廉恥。張而風俗厚也。三者治之大。而二千石爲之本。豈不重乎。又況風澆化污。政垢令斁。人不懲誼。家無完行。秉偷薄之意。待不擇之官。持益輕之權。化已敝之俗。臣不見其易也。陶唐三考黜陟。則九歲矣。天道五年大備。則再閏矣。漢家勵精政道。而苦守令之數易。其治八高等。皆賜金增秩。以懋厚其意。由是而談。郡守之屢遷亟。能古所弗取。乎漢侯曰。揉曲木者不累日。鍇金石者不累月。自謂期年而化。尙竊遲之。臣以平津虛爲勝談。以邀謨賞可矣。非極摯之論也。治民之意。異于是焉。先威以制其情。後教以定其志。信浹肌膚。恩淪骨髓。然後示之者

臣之義。父子之節。曠然一毀。蕩之正路。不數十年。民亦不信。金石曲木。無情之物。一化不變。故易制焉。民者、生之靈也。教者、民之紀也。不植則偃。不修則壞。憚其慮始。必怠。樂其既成則安。故曰。難艱之業。當累日也。臣願國家與大臣試圖其事。濟揀守尉。必得其人。辭去之君。缺半日之間。賜前席之問。陰察其言。退效其行。練覈得實矣。然後久歲月以效之。必誅賞以信之。其治理精開、課品尤異者。賜金增秩。略循漢家故事。公卿缺。以次升用。丞能朞年數月之命。不專常務細政之責。使其禮讓與于民。凌慢之心絕矣。賢才安于官。苟日之心塞矣。萬一邊場有重鎮之警。畎畝有二飆之困。則斯人惟上所命。順指如意。豈不快哉。

贊曰。良二千石。教化是職。變出輕授。理與慎擇。千里橫表。十行方國。天子是毗。吾民滋殖。

本風俗篇

夫民聰明精粹、內函五常、之謂性。剛柔緩急、外繫四方、之謂風。好惡舍取、悅隨上教、之謂俗。聖人知俗之易失。故建之以師表、寄之乎中和。尊尊以示恭。親親以教愛。悌幼以訓慈。先長以興讓。示義以尚忠。嚴刑以威亂。然後可興適治平之路、與愷悌之源。故紫服長纓、滑移二國。廣屑匹帛、爭尚四方。水任盂圜。草逐風偃。傳曰。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者。惟陛下體乾之粹。縱天之能。堯言成與。禹身爲度。聖謨說。放壬人。重力田。慎庶獄。恤祀事。愛民力。定心而物自服。三年而言乃驩。即位已來。未聞有弋獵之娛、聲色之溺也。每方錯邊沴。毛澤微愆。則必愀然克躬。惕然振乏。逮鰥寡。協孤終。率人以仁。摩民以義。禮注其耳目。樂淪于骨髓。所以訓齊天下之理甚備。然而道化猶鬱。俗態尚陵。其故何也。殆郡縣之官類多俗吏。因陋就寡。拘文牽義。未能丕揚陛下之本意。曉之于民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長民乏不二之懿。比屋無可封之期。父子德色于耰鉏。鴟鴞惡音于桑黮。齊民輕徙。異物屢遷。故臣前已言郡守擇任之之不精。今復見縣令授受之失實也。臣聞古人有言。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師帥不賢。主德不宣。且陛下所與治斯民無慭歎之聲。驅一世于仁壽之域。欲安責乎。上宜倚于州。下宜委于縣。是縣令郡守與王者分掔教民權也。今之縣令。職斯祿薄。與匹庶無異。非才能擢頓。即齒髮耄耋。力事上官。應塞詰責之不暇。何與論繩墨之外。語教化之原哉。此不稱陛下之治一也。就使豪英之士。藏白之人。欲慢行樹風。作爲條教。懷誠秉義。告之話言。而谿愎生人。更見指目。權輕不足自鎮。民蕩因以忘反。故四維張而不具。皇極建而未協。此不稱陛下之治二也。禮以防欲。樂以和情。政以正名。刑以禁暴。四者相須而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今之吏治。一切以法驅之。媮合苟安門閾而已。非有長幼之序。和樂之節。廉愧之砥。孝弟之行。以漸化之也。是以風俗頹替。姦僞波煽。棄禮者無畏。犯義者不刑。上下相瞂。以多自證。此不稱陛下之治三也。自文考鬱學。髦士聚朝。廟堂謀謨。朝夕獻納。詔令所下。皆際天人之分。據古今之誼。兩漢深訓。五典常道。而縣吏膚淺。類不能曉。而欲使下情無樂。大教背治。人人咸知上意。不可得矣。此不稱陛下之治四也。由是天秩久紊。邦教彌翳。賢者恥其冗。則不事以爲高。愚者甘其疲。則厚斂以自慰。孰肯爲陛下懇懇于收養。孜孜于教導

哉。所以爲當今之宜。莫如按舊章。定新制。悉取朝著。使典民社。厚其祿以責其廉。醲其賞以規其效。百里之內。有能興儒術。闢汙萊。明論詔恩。勤恤民疾。順孫孝子。日以眾多者。爲高第。遠捕盜賊。擊搏豪強。租賦先期。獄訟無濫。操切下吏。文符如流者。爲中第。因循故常。無所澄正。不能興舉。亦無用咎者。爲下。又重選良二千石。使互相帖領。數年之後。上計大比。且觀其能。三第中者。擢于眾而選之。不中者。罰其劣而遣之。益儲時才。以待官乏。陛下于此。炳焉與三代之化。巍乎建千載之間。使循有序。黨有庠。歲時以鄉飲酒禮而綴其驩。時時頒牛酒以勞力田孝弟。恤鰥寡。問高年。建爲成規。授以方國。上有襲黃之守。以承藝極。下有清密之令。以、勤宣布。出令若流水。傳命如置郵。陛下高拱以取尊名。不勞而定大計。推放四海而準。四維泰山而安。風俗敦龐。猶家至日見。威神振疊。若雷聲淵默。掃除五代之跡而悉去之。蕭勺他腸。平鶵枇政。化業一定。千百載咀嚼實、挹清名者、歌吟不絕。寧與勞心于內、無成功于外者、竝日而語哉。臣故曰。俗失由于官邪。郡守是已。官邪由于任輕。縣令是已。以犬馬畜之。彼將犬馬自爲也。以滅裂耕之。彼將滅裂報我也。君以民爲本。民以吏爲師。民不知教。則國本易搖。吏不奉承。則君命幾辱。且不材之士。自知爲清議所去。甘心處賤。忘懷廉恥。欲使之撫民居。興化條。不爲國取侮者。無幾矣。

贊曰。震驚百里。王法是擬。建爾縣公。凝我民紀。官者寖輕。治聲沒振。不念牛刀。遂傷獸錦。

絕禁忌篇

臣聞。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以言爲諱。最國之患也。昔姚虞能晉其德。以被四表。禹戒之曰。無若丹朱。成王克勤其身。以臑天下。周公戒之曰。無若王紂。此兩人者。非不知二后睿聖之觀事也。非蓋君之美而不稱也。非邀忠之名以取高也。以爲神器之重。元首之尊。必推之大衰。乃可與言盛。必懼之將亡。乃可與圖存。故夫臨層崖不測之深。雖勇者知畏。足九京空墟之上。雖昧者知哀。舉危亡絕滅之世。雖上聖或懼。是以舜成王知苦言之可以發憤治體。切而不愧也。禹周公知至訓之可以鞏固後葉。發而不疑也。古者。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議于市。百工獻藝。位亡有典倚几有誦。瞽御有箴。史不失書。矇不失誦。近獻其辱。遠達其聰。神明不遺。而德被天下也。秦暴淺雜。禁忌始興。誹謗坐誅。妖言有法。宣帝中興之賢主。寬饒以五帝之勸。屍橫都市。章帝東遷之長者。梁鴻以五噫之刺。身竄海嶠。是時。網日已密。而言路未榛。故劉向引驪山以喻成。蔡邕指七國以諷桓。轉移大謀。多所毗益。當時君上。亦不拘忌爲急。故文帝之詔曰。不敏無明。久臨天下。朕甚自愧。明帝之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又反支日許上章奏。斯亦罪己克躬之明效。故功成當世。名昭萬代。不爲諂子嗤也。且夫諱亂無益于治。而諍臣爲之杜口。文過有害于善。而佞人得以取容。始皇推一至萬。胡亥惡言盜賊。不能救已危之基。宋明給三百年期。改騧避禍。不能損速顚之運。由是而言。則小數禁忌之不足任。亦已明矣。故爲君人者。曠然深鑒其失。忻然樂聞其過。謀及僕隸。擇于狂夫。謂天命難諶。則勤勤不懈。以趣太平之路。謂人心惟危。則栗栗如隕。以據大

安之勢，不諱廢興，不隱過失，則天下無遺慮，人臣無伏言，此五帝三王所以克荷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道也。

孝治篇

臣聞，火生于木，木蘊于火，有子母相養之道焉。火之在氣也，烝燠溫厚，萬寶以蕃，在精也，宣揚發暢，孝幽爭附，故謂之孝。夫孝者，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聖人因天之明，集物之則，所以鎮天下國家，凝百度之體者，非孝無以用之。伏惟我朝，炎靈儲暉，赤制故物，得天正統，爲人元首，故威帝所寶，繼世光曆，自太祖弼武節，對天下，太宗右文道，興邦教，眞宗建天封，乘大章，萬歲之後，皆以至孝冠乎大號，陛下躬萬國之籍，鑑三綱之嚴，上承東朝顏色之養，追祖文王遹駿之烈，重華之德斯協，三年之言乃驩，再祭至陽位，躬接上帝，仍歲有清廟，祇薦徽色，所以助宣火德，勤服孝治之道，可謂備矣，然而禮當行者，頗或未舉，政宜革者，尚憚更張，是以善物頹陵，末俗澆弛，故臣願爲陛下一數于前，臣誠至迂，未許所言必當，猶冀不隱下情，極上報之節，臣伏見漢家，取士有孝廉之科，以抗方正茂才之選，下詔有孝悌之目，以偕力田鰥寡之賜，是時，人得祿仕，咸矜節尚，言值模楷，行觸規矩，以化鄉黨者，不可勝計，乃至名臣輩出，節士相望，退修之家，進刑于國，飭彝周原之苞，蠲草泮林之弱，漢家得人，在茲數路，今四海之富，億姓之醜，士不以廉畏，家不以孝聞，蚩氓無知，流俗忘返，以爲孝愛之道可得而廢，殆非克稱陛下助宣火德之意也，今胡不揭爲科節，以勸其來，峻之刑章，以禁其弊，踏砥石，磨天下之鈍，振大本，觀百枝之搖，其誰不懼，行樹惇以企旌車之招矣，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官師一，庶人無廟，祭于室而已，羞不踰牲，寢不踰廟，燕不踰祭，所以盡誠信，交神明，怵惕悽愴，志意嘆息，洞洞屬屬而如將見之，所以教人思其親，示有先也，洎唐家有國，大臣猶得立廟于京師，五代相殘，其禮遂廢，朝家受命，猶循舊章，禮雖上建，型不及物，夫大臣國之四體，民之具瞻，而使亡其等威，下與人同祭室之禮，殆非邦家之寵也，今縱未能惇崇古制，猶當斟酌近禮而用之，自臺省大臣，咸許立廟于私第，祿微者祭近，位高者祭遠，使四方之士，震動其教，澡雪其心，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昔之喪親者，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稍制其禮，夏氏以堲，商人以椁，周家以甎，姬旦以祔，浴于霤，飯于牖，小斂于戶，大斂于階，祖于庭，葬于墓，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有若防者矣，有若斧者矣，自叔梁非廢，漸用火葬，父母之重，親舉而焚之，衣冠委于煙埃，骨肉熾于薪炭，神靈寃懼，何痛如之，昔楚敗吳師，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焚之不可，彼當紛擾之際，尚憚其酷，今乃禮義之族，習以爲常，豈不爲長太息哉，傳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又孝有傷足者，憂律有殘尸者死，況夫示遠之典，全歸之體，并焰而滅，曾灰俱冷，非名方于傷足而惡等乎殘尸者哉，今茲不制其防，臣恐孝誼之風由茲微矣，臣願朝家明著律令，風諭天下，絕其委巷之禮，以全爲子之恩，亦以厭火德，當神祇之心，張國維，一民俗之變，經曰，明王以孝治天下，此物此志也。

詆處名篇

臣聞，天下之譽，有不虞而至，天下之毀，有無方而來，古今之常患也，惟聖人爲能察之，昔荀息、晉國之柱獻公之肱膂，目女戎之內敗，耳恭世之前死，文惠以譏獲罪，奚卓以孽代宗，而息不能拂君邪心，除國蠹，方且激忠亮之對，貫生死之誓，終輔二子，不食其言，是以爲忠也，臣謂之不然，夫知其所事之謂忠，得大禮，臣聞，天下之譽，有不虞而至，天下之毀，有無方而來，古今之常患也，惟聖人爲能察之，昔荀息、晉國之柱獻公之肱膂，目女戎之內敗，耳恭世之前死，文惠以譏獲罪，奚卓以孽代宗，而息不能拂君邪心，除國蠹，方且激忠亮之對，貫生死之誓，終輔二子，不食其言，是以爲忠也，臣謂之不然，夫知其所事之謂忠，其所死之謂義，苟荀息爲忠，則惡來死紂，紛如死齊，皆可以爲忠矣，尾生一介之賤，奔三秦之誓，水至去抱梁而死，是以爲信也，臣聞五常無體，惟正爲體，所貴乎信者，內與道接，外與誠應也，若尾生爲信，復關上宮，皆可以爲信矣，此所謂不虞之譽也，漢王嘉身備上宰，忠正王室，疾佞幸之盤互，爭大誼而切，破壞紛黨，勦塞上心，遭主不明，仆死牢械，何武都上公之重，跱廣朝之表，當哀帝即世，王莽復用，炎焰雖始，稽天之浸，尚微，武與公孫祿、創外戚之爲階，擅帝劉之孤弱，圖任孺士，柄持大政，謀雖不臧，亦無愧，而班固以爲一黃鄙江河，用沒其身，是以爲貶也，若嘉武以喪生爲貶，則孔光、褚淵、靦面全生，然揚雄，絕可以爲賢矣，齊管仲相蕞爾之國，膺蕩然之迹，然而內寓軍令，遂尊王室，諸侯震動，四夷賓輯，存亡繼絕，揚首乎五霸，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所謂爲臣之極摯，建功于當年，而孟軻恥于願爲，曾西慚于見比，然投子雲亦稱，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比晏嬰夷吾，是以謂之霸也，夫言有累刻，無高而不躋，事有算實，居而挺效，賢者遭遇異世，亦功名殊軌，必待堯舜之主，此言志士終無時也，若夷吾以立功爲羞，則迂闊皆可爲王者之佐矣，此謂無方之毀也，昔君子于春秋，求名而亡，欲蓋而彰，非斯文之監乎。

景文集卷二十六

奏疏

論以尺定律（案）宋史，蕭瑀言鍾律不調，始元年，部時直史館，遷太常博士。

臣聞，樂生于音，音生于律，律定于尺，尺成于黍，得黍不眞，尺固不定。定尺無準，律亦自差，而望聲調，是南舟沂燕，北轅走越，愈亟愈遠也。故尺短則律從而短，尺長則律從而長，短者聲清益上，長者聲濁益下，清濁不得其中，而至樂遁矣。古者，神瞽攷中聲而量之，以爲之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黃帝命伶倫，斷竹長三寸九分，吹之以爲黃鍾之宮，然後制十二律，以上下求而聽鳳鳴，司馬遷，黃鍾之律長八寸七分之一，太蔟七寸七分之二，林鍾五寸七分之三，應鍾四寸三分之二，班固、司馬彪說，黃鍾長九寸，聲最濁，太蔟長八寸，林鍾長六寸，應鍾長四寸七分四釐強，聲最清，蔡邕、鄭康成、杜夔、荀勗等所論，尺有增損，而黃鍾之宮，要以九寸爲定，始勗當武帝泰始中，校太樂八音不和，知後漢至魏，尺長于古四分有餘，勗乃部署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以古尺更鑄銅律，調叶聲韻，後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墓，得古周時玉律及鍾磬，與新律聲韻闇同，于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鍾，吹勗律以合之，其聲皆應，時人稱爲精密，惟散騎侍郎陳留阮咸，譏其聲高，聲尚則悲，非興國之音，必古今尺有長短故也，武帝以勗律與周漢器合，遂施用之，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果長勗尺四分，時人咸服其妙，而莫能措意焉，勗立千載之下，推百代之法，度數既合，聲韻又諧，亦可謂密切而有證也，而時人掘地之一尺，破周漢之二器，亦近夫貴耳賤目也，隋時始用木尺律而定律呂，鑄壞前代金石，以息物議，惜其制度文議沒于江都，無聞焉耳，是時尺有十五等，一、周尺，二、晉田父玉尺，三、梁表尺，四、漢官尺，五、魏尺，六、晉後尺，七、後魏前尺，八、中尺，九、後尺，十、東後魏尺，十一、蔡邕銅龠尺，十二、宋氏尺，十三、萬寶常水尺，十四、雜尺，十五、梁朝俗間尺，後周氏達奚震等議，獨以鐵尺爲允，卽十二宋氏尺也，其說曰，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歷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于黃鍾之律，須緘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于黃鍾，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于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略烏，其形圓重，用之爲量，定不徒然，正以時有水旱之殊，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按許愼解字黍懺大本，異于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非是會古實龠之外，裁剩餘此，恐圍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動取滿，論理亦通，今勘周漢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無舛，古者，黃金方寸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鐵尺爲近，未及群定，會遇祖受命而止，唐貞觀中，又詔張文收鑄銅斛秤尺，咸得其數，詔以其副藏于樂署，至武延秀爲太常卿，用爲奇玩，以律與玉尺玉斗舛合，獻焉，開元中，將攷宗廟樂，有司奏請出之，敕惟以銅管付太常，亡其九管，國朝金石傳自周代，世宗常詔王朴累黍定尺，以爲律管，管既不便作，準之尺寸，于今具在，而當時實錄，不論秬黍，未知何用，卽加刪定，且五代離亂，古器蕩然，雖欲制作，靡所緣傍，時無神瞽，孰敢取中，獨非莫知，獨是莫曉，工乎音者，不能言義，工乎書者，不能察聲，信乎音聲之難，不可以言曉者也，故曰，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之而無師，方今去聖既遠，知音又寡，但取朴準，調叶八音，屬者，太常臣燕肅，以律準尺之三分，欲爲十二律管，而黃鍾九寸，遂不得聲，更廣空道，乃與律應，雖管內均厚未黍，如法，然深疑今尺比古差短，太常鍾石，遂及于清流，至法部轉用高急，臣以爲宜求索上黨秬黍，如逢奚震之言，選其精圓，累定寸尺，求管得管，求聲得聲，以所管之聲合周時之準，苟高下符會，清濁無差，卽可遂爲定法，頒布方國，足以示陛下同律度量衡之制，脫有與準未合，卽乞募知音，別用新管，參攷中聲，檢攝羣音，制定雅樂，庶乎正歷代之謬秬，亦何憚焉。

禮院議祖宗配侑（案）仁宗本紀，德慶初二年，部遷太常同知禮儀院時上，歷代名臣奏議作皇祐二年，誤。

臣等聞，王者妥廟祏之嚴，合昭穆之綴，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等胄之疏戚，以爲迭毀之制，使後嗣雖有顯揚褒大，猶不得與祖宗並列，所以壹統乎尊尊，古之道也，皇帝陛下，躬孝治，發德音，永惟三后之盛烈，際天接地而推尊之，禮有所未稱，明發悼懼，圖惟厥衷，使攸司得稽舊章，開羣議，摭遺鑠，闡孫謀，將以慰合靈心，垂榮無極，非臣等孤陋所能及已，竊以太祖皇帝，誕受寶命，付畀四海，鋪敦雙伐，濟劉不端，夷澤潞之畔，兼淮海之昧，東焚吳越，右困荊蜀，湘楚閩粵，請吏入朝，當此之時，天

下之人去大殘蒙更生卜年長世不圖洪業太宗皇帝敦受其運席運卜武襲天之討底定太原由是憤九刑之辟藝四方之貢信賞類能重食勝功官無頹背人無恫怨又引搢紳諸儒講道興學炳然右文與三代同風眞宗皇帝乾粹日昭執競維烈重威撫和休寧北方順斗布度先天作聖遂攷夏禮紹虞遵禮牒偕宗育穀冀埴翕受瑞福普浸黎元肯翹跂行罔有不寧百度已備眷授明辟恭惟一祖二宗之烈繼遷墳誥未有高焉者也昔成湯爲商之祖太甲太戊武丁實號三宗后稷爲周之祖文王武王庸建二祧高帝爲漢之祖孝文孝武特崇兩廟皆子孫世世奉承不輟我皇伯祖經綸草昧遂有天下功宜爲帝者之祖皇祖勤勞制作皇考裁成治定德宜爲帝者之宗三廟並萬世不遷宜布天下以示後世臣等請如聖詔至于升侑上帝裏對先謨本之周道克厭典禮昔太宗親郊奉宣祖太祖配焉眞宗肇祀奉太祖太宗配焉自爾有司不敢輕議今二宗同躋不祧之位則禮無異等伏請自今以往太祖爲定配二宗爲迭配稱情適事理實無嫌其將來皇帝親祠伏請以三聖偕侑上顯對越之嚴次申遹追之感聖人之能事羣臣之大願此後迭配還如前議昔唐高宗之上封也以太武皇帝文皇帝配昊天明皇之封也以高祖配天睿宗配地開元之著禮也高祖配方丘太宗配神州此二宗迭配之前例乘拱開元之間高祖太宗高宗同配昊天眞宗登介丘降社首並以太祖太宗崇配天地此三聖偕侑之明準其歲時常祀則至日圜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饗配以眞宗伏請皆如禮便陛下重宗祧之事鑒照前載抑畏虞鑒讓而不專故令臣等得申愚管詳用數辭惟聖心裁鑒

奏乞減編鐘事（案）以下諸疏常在景祐三年命官校太常鍾律之時

准中書送下監鑄編鐘所李照狀爲乞減編鐘十六爲十二事狀後批奉聖旨送修撰樂書馮某等詳定聞奏者右臣竊以作樂制器取象非一本乎律呂播爲音均用在極和要歸協雅而短長清濁遞相損益諸儒竊說各自名家援據經師資爲辯博較其實至執有定論昔伶倫命律初無配類后夔典樂惟取克諧究理益深後人滋惑原聖人立樂之意豈獨執于一方金石設縣屢易其數自鎛縣十二以至編縣二十四蓋八音之器因物制宜歷代相沿遂多創逃若絃聲一倍以至于五十律聲一倍以至于三倍或減半以爲得或備數而無害變均度典應和爲經工師常員雅鄭無辯不足以備問對聲考之度第循其故獨可曉于是非周朝稿密使王朴營造準以攷聲律太常簴儼和峴亦經參校論者以爲尺度太短雅聲過高自此少能知音莫傳其業今止以照素識音律使校定大樂照又調合鍾磬務要和聲審其用心良亦精密且又請改編鍾十二以爲與律數而足但學者多所未嫺習周官或乃失傳下議以詢博求至當況禮樂之大典方太平而後備若苟采衆說則有會禮聚訟之煩若遽更古法則有事不師古之戒臣敢親圖載皆有趣義願聖上覽其意而定焉

論太樂署雷鼓靈鼓路鼓備而不擊及無三發

臣按周大司樂之職雷鼓雷鼓奏于圜丘以祀天也靈鼓靈鼓奏于方丘以祀地也路鼓路鼗奏于宗廟以格祖也歷代用焉著爲樂令然則小鼓爲大鼓先引得作樂之漸故兩施無嫌也國朝崇薦郊廟但各設鼓于樂縣之內備而不擊夫有鼓無發于禮已闕設而不用在闕尤甚蓋上襲五代抗敵失傳有司持循罔暇論討臣以爲可詔本署稽傳典訪遺法作爲三發以備大樂祭祀之際其鼓若發皆使縣工播而擊之用諧音節如此則器備禮完神祇來格矣舊說發者如鼓而小以木貫中作柄雷發柄各四枚爲八面靈發柄各三枚爲六面路發柄各二枚爲四面旁以結皮爲耳搖之還自擊也以通雷鼓靈鼓路鼓掌鼓之工每面一人左手播發右手擊鼓云

論太樂署有春牘之名而無春牘之器

臣觀景德中李宗諤所進樂纂革部中著春牘應雅以作械樂賓醉而出奏械夏以三器築地爲之節（三器謂牘及雅相也）明不失禮也大五寸長七尺短者或三尺其端有空漆畫之以兩手築地今並于宮縣舞樂中用臣比徧問樂工言初無此器及責其樂器之籍則明著春牘而說與樂纂相符又景德樂工于今多在請其所以乃云恐宗諤論著之時止憑本署簿文誤著于樂纂耳臣謹采三禮圖所畫春牘之狀大略可曉然檢覈著令及舊史其文武二舞諸工所用但有發鐸錞鐃相雅于戚籥翟等器不著春牘則知後人設采古名以爲空說矣

論竽及巢笙和笙

臣奉詔與太常臣燕肅等圖畫太常樂器以備程覽至匏部有竽及巢笙和笙共三種按舊說竽長四尺二寸三十六簧宮管在中形參差像鳳翼巢笙十九簧和笙十三簧今據太樂諸工以竽巢和三種併爲一器皆取胡部七十管笙爲之但以宮管移徙左右用爲小異其巢和二笙在景德中李宗諤又奏定二義管悉貫匏中今爲十九管臣曾索于樂署得鳳笙一種樂工言此古器今不可用推驗形製乃古竽也其長四尺有餘三十六管列管參差及曲頸皆爲鳳飾其空悉在管外歲久不治有管無簧今但祕而存之爲無用之器臣以爲可募知音者修復古竽以合正聲革易當今署工所用淺俗愆爽之器勿令亂雅并按竽以合正聲悉還舊製傳曰放鄭聲謂此物也

論引武舞所執九器各有所用

臣按武舞六十四人左執干右執戚旌爲八列又別使工人執旌居前次執發次執鐸次執錞次執鐃次執相在左執雅在右各分行夾引至樂作舞入則自發而下戚振作之舞工定位而止及舞將退又振作之舞工畢出而止臣竊詳發鐸之設義不虛生蓋舊史禮經但舉其凡不言其細故雅出旅庶無有先後且發者所謂導舞也鐸者所謂通鼓也錞者所謂和鼓也鐃者所謂止鼓也相者所謂輔樂也雅者所謂

陟步也。夫錞于、鐃、鐸、在周鼓人四金之奏。以和軍旅也。武舞象功。故得以軍器參焉。是舞之容節導于鼗。通于鐸。和于錞。止于鐃。輔于相。陟于雅。義可見矣。事有導舞方始。止鼓參焉。止鼓既搖。通鐸亂焉。進退不倫。終始無別。臣雖不習故事。竊以私意度之。謂當舞人之時。鼗鐸以先之。錞以和之。相以輔之。雅以節之。及舞之將成也。則鳴鐃以進行列。築雅以陟步武。各分左右。與舞俱出。其鼗、鐸、錞、相、皆止而不作。故司馬職曰。鳴鐃且卻。斯之謂矣。如此。則允協樂意。庶復舊職。

郭正不應爲嫁母持服狀

臣竊惟禮者。叙上下。制親疎。別嫌明微。以爲之節也。故三年之喪。雖天下達禮。至于情文相稱。必降殺從宜。故尊有所申。則親有所屈。不敢以所承之重而輕用于其私者也。伏見前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郭正、生始數歲。卽鍾父喪。而母邊氏、更適士人王渙。正煢煢孤苦。以訖成立。見無伯叔。又鮮兄弟。奉承郭氏之祭者。惟正一身而已。母邊氏適王氏。更生四子。今邊不幸而訃聞。正乃解官行服。以臣愚管見。深用爲疑。伏見五服制度敕齊衰杖期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其左方注曰。謂不爲父後者。若爲父後者。則爲嫁母無服。今詳邊氏嫁則從夫。已安于王室。死將同穴。永非于郭偶。而正既爲父後。則宜歸重本宗。雖欲懷有慈之愛。推無絕之義。亦不得爲已嫁之母抗父而盡其禮。何者。輕奉父統。則郭之承重更無他親。備執母喪。則王之主祀自有諸子。臣詳求制旨。疑正不當解官行服。夫禮有所殺。君子俯就也。義有所斷。聖人不專也。況當孝治。宜謹蠭經。伏乞降至比狀。下有司博令詳議。其郭正爲父後爲嫁母。應與不應解官行三年之喪。然後明垂定制。俾守其規。臣備禮官。不敢緘默。謹具狀奏聞。

上三宄三費疏〔案〕歷代名臣奏議。係寶元元年。郭稹三司度支判官時上。

臣伏見西賊叛逆。未卽梟截。申命將校。警飭邊陲。陛下日昃憂勤。特軫調發。內經聖慮。旁咨華謀。臣誠不肖。竊用感憤。以爲勇夫扞外。儒者計內。合爲威略。以行天誅。則跳梁小醜。指期烹醢。故敢妄陳愚見。以佐萬一。臣聞兵以食爲本。食以貨爲資。在易聚人。在書八政。誠聖人一天下之歸之具也。以天下取之。以天下用之。是人爲出。故天子不得私焉。傳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今左藏無積年之錢。太倉乏三歲之儲。南方治銅鑄而不發。承平如此。已自彫困。其故何哉。良由取之既殫而用之無度也。臣不能悉知朝廷之經費。且以臣素所見者言之。何者。大有三宄。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財窮用匱。乃今更欲興數十萬衆以事夷狄。無謀甚矣。陛下誠能超然遠覽。燭見根本。去三宄。節三費。專備西北之屯。尙可蹟焉高枕。無虞之患。何謂三宄。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宄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宄也。僧尼道士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宄也。三宄不去。不可爲國。今宜降詔。斷自今日。僧尼道士已受戒具者。且使如舊。其在寺帳爲徒弟子者。悉逮爲民。勿復歲度。今日以後。州縣寺觀。僧尼道士定若干人。且令後來之數不得過此。此策一舉。可得耕織夫婦五十萬人。則一宄去矣。今天下廂軍。不擇孱小尪弱。悉皆收配。繪圖供役。本

不知兵。亦且月費廩糧。歲費庫緡。數口之家。不能自庇。于是相挺逃匿。化爲盜賊者。不可勝算。朝廷每有夫役。更籍農民。以任其勞。假如廂軍可令驅以就役。方且別給口券。間望賜錢。二端相率。不便明甚。陛下若赦天下廂軍。今日以後。除州軍須要防捉。別留三百人。自餘更不收補。已在籍者。許備役終身。如此。則中下之家。悉入農業。又得力耕者數十萬。則二宄去矣。國家郡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爲額。常以才二加之。遷代罪謫。足以無乏。今則不然。一位未缺。十人競逐。紆朱滿路。襲紫成林。州縣之地不廣于前。而陛下官五倍于舊。吏何得不苟進。官何得不濫除。陛下誠能詔三班、審官院、內諸司、流內銓。明立限員。以爲定法。自今以往。門廕、流外、貢舉之色。實留選限。稍務擇人。俟有闕官。計員補吏。內則省息俸廩。外則靜一浮華。則三宄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日不有。若七日。若一月。若四十九日。各挾主名。未始暫停。至于蠟蔬餅麵。酒稻錢帛。百司供億。不可貲計。而主者旁緣。利于欺擾。奉行崇尙。峻于典法。皆以祝帝壽、奉先烈、祈民福爲名。欲令臣下不得開說。臣愚以爲陛下上事天地宗廟。次事社稷百神。禮略粢盛。犧牲玉幣。使有司端委而奉之。歲時而薦之。足以竦明德于天下。介多福于黔庶。何必道場齋醮、希屑屑之報哉。是國家抱虛以考祥。小人誣神而獲利耳。陛下若斷自聖慮。取必不可罷者。使略依本教。以奉薰修。開啓有時。賜與有度。則一費節矣。二曰。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或增置官司。衣糧所給。三倍他處。惟輕謂之供養。田產謂之常住。不徭不役。坐蠹齊民。而又競飾神祠。爭修塔廟。皆曰不費官帑。自募民財。此誠不逞罔上之尤者。夫民藏于國。國藏于民。財不天來。而由地出也。役不使鬼。而待人作也。舍國取民。其傷一焉。伏望陛下、切敕州縣。普令罷止。則二費節矣。三曰。使相節度。不隸藩要。貪取公用。全濟私家。跡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鎭。或臨師旅。公用之設。或以勞衆而饗賓也。今則不然。罷黜大臣。率叨使相。安居都邑。普蒙公用。取生人之資。力爲無功之奉養。坐糜邦用。莫此爲甚。伏望陛下、寶惜名器。使授受惟才。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者。不得建節度。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則三費節矣。三宄已去。三費已節。數年之內。用度必饒。臣又聞之。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若能躬服至儉。風示四方。錦綵金玉不得妄費。請自後宮爲始。衣服膳膳。無益傷規。請自乘輿爲始。然後天下響應。民業日豐。人心不搖。師役可舉。雖使風行電照。飲馬西河。蠢爾戎酋。可玩之股掌中矣。寧與今日誅求財用。課蠶擢者。爲戚戚之計者。同年而語哉。臣誠狂妄。不曉禁忌。輕進愚策。惟陛下裁赦其辜。

景文集卷二十七

奏疏

請下罪己詔并求直言疏（案歷代名臣奏議孫寶元二年祁寄判鄭州員外郎時上）

臣聞王者父事天明，母事地察，政合而祥至，道失而咎臻，自然之應也。然至亂之世，不能絕祥，甚治之代，不能無咎，僻君以祥自泰，放益侈而趨亡，賢主以咎修德，故愈畏而蒙祉。則祥無必慶，咎無罔凶，視諸伏之如何耳。臣伏見頃歲以來，災眚數見，依類託寓，異占同符，天本示法而尊，乃有驚濤流沸之變，地當安固而靜，乃有都國震動之占。陛下奉承郊丘，歲豐月潔，當蒙介福，翻至大異，何哉。行非事有召釁，法有階隙，天子宋室，諄諄存顧，先幾豫慮，以啓聖心，欲陛下據易圖難，緣微警著，稽揚剛德，固執主威，壓銷未萌，以光丕業也。歷伏讀前史五行志，以驗于今，累咸重譴，不可不察。若乃羣星流散，則民人蕩析之象也。月行黃道，地震州邑，則邊戎窺間。臣下擅恣，后妃將盛，年穀且饑之兆也。去年火焚興國寺浮屠，延燔藝祖神殿，已而盜壞宗廟鉶器者再，則神不昭格之意也。自昔災異之發，遠者十數年，近者三四年，隨方帆應，類無虛已。陛下何不哲平清虛，推求其端，方今典刑設張，上下禔穆，而臣便論危事，必難取信，然陛下試一念至，假有溝析，以何策固安，假有饑空，以何理振救，脫致窺間，可任之將謂誰，倘令擅恣，可防之對有

幾，災異不驗，國之福也。苟使遂驗，則陛下禦之之慮，得不素具于毀中哉。然請先言其要，臣聞君以操柄爲重，臣以奉命爲恭，柄捨之，則重者反輕，命竊之，則恭者更僭。伏惟陛下念固賞之典，刑罰之權，雖覽羣言，一決宸慮，無委成假借，以開貴近牽制之私。書稱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夫威福者，天子之所以固大寶制兆人之術。臣有作福作威，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古之王者，亦何能便刑悉當罪，賞皆稱功，要之，事出于主，則納忠者有歸，政出于臣，則植私者必衆。傳曰、倒持太阿，言柄之不可失也。又曰、吐珠必含，言失之不可收也。若夫後宮戚里，祈恩丐賞者日月不乏，陛下且當斷而不聽，以示至公。內省黃門，給事左右，亦宜數加訓勅，使思不出位，此皆助陽抑陰之術也。臣聞伯禹三王之長，逢辜引匿，宣王成周之良，思患側身，故能感徹神祇，收還威怒，回沴氣爲太和，化已衰爲中興。陛下覽照今古，至詳至熟，今變眚日著，中外暴聞，而罪己之問不形于詔書，思患之謀不留于詢逮，委遠天戒，虛而未答，踰時越月，羣下默然，間者但引繆賞，晨齋夕叹，修不經之祠祀，塞可懼之大變，人且未信，天胡可欺。臣誠至愚，竊恐銷伏之間未爲得計也。伏望陛下、不以災之未應遂爲宴安，不以歲之屢豐便忘荒饉，普詔百執，各貢所懷，庶幾天下條貫，粲然先見，粗舉六事，以裨萬一，聯寫于左，如有可采，續當條陳科別，惟陛下裁赦其罪，姑垂省閱，臣無任瞽狂待罪之至。

議樂疏（案此疏當作寶元二年祁判鄭州回，修慶曆書時上，歷代名臣奏議作慶曆元年，誤）

臣伏覩右司諫直集賢院歐陽琦奏劄子節文，臣曾將景祐廣樂記看詳，備見實紀，李照所造遠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臣繼開和峴減定鍾律等，見今存在，欲乞特降聖旨，指揮下太常寺復用舊樂者，奉敕已差資政殿大學士宋綬等、與兩制同共詳定聞奏，伏緣臣自景祐元年中，曾蒙差付太常寺，與燕肅等同共磨治鍾聲，後來親見李照重定律度，及相次提舉胡瑗別造鍾磬，臣于太常樂器粗知本末，苟有所見，不容隱默，亦用罄一如後。

一、李照所造鍾磬，當時只是將太府寺布帛尺一面定法改造，比舊樂頓下四律，伏緣李照貪任詭僻，辯論專固，莫非出自私意，不循古法，其尺約長王朴尺二寸，其斗法以六白二十黍爲一龠，六龠爲一合（自古龠合合，今太府以十二秤，今太府以十六兩爲一秤，謂之律秤），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謂之律斗，其秤以一升水之重爲一斤（比今太府見用官秤一斤，每十一兩十斤爲一秤），又減鍾聲十六枚爲十二枚（自古經史中無枚數爲一架，其鍾之形狀，竟不依典故，聲韻遙長，拚濁羣樂，又李照自造大竽大笙，亦充大樂行用，皆愆憑新聲，不依古制，及有新降到變鳳管，樂工吹之，竟不成聲，李照雖自稱曉達音律，其實與伶官賤工，無見無聞，遂敢敗壞祖宗以來舊樂，使朝廷以不法之器，亦見失地祖宗，四海傳聞，莫不竊議，只如照所定黃鍾之管，乃是南呂倍聲，舊黃鍾九寸正聲，都降在大蔟夾鍾之間，其大蔟商聲，若聲若位也，今君聲降在臣位，羽聲來處尊宮，三年有餘，于理尤害，天災人事，不合常理，皆不祥之大也，如此數事，人無愚智，所共明知，陛下況深達律呂，可以斷自聖虛，使

從改正。應于李照骨奏請添損。竝違今背古者。乞如韓琦所奏。一切皆令停罷。盡復祖宗舊制。

一。太常寺舊樂。本自唐昭宗時。雅樂亡散。器無孑遺。尋有博士商益孫。參約典故。更造鍾磬。其後五代相傳。習而不改。至周時。王朴重定尺度。略加添正。太祖朝。又詔和峴以景表尺重加磨治。稍令聲下。昨緣景祐二年。燕肅始乞修正樂器。其時只得王朴律準。又無王朴所定律尺律管。參驗音韻。而燕肅只據律準與鍾磬見聲。按定高下。卽是此太常舊樂。比王朴時已自不同。況和峴減定後。又經眞宗朝景德中李宗諤一次修飾。至燕肅、凡經三度磨鑱。然俱不先立尺度律管。所以後來無處根正法度音律。然其舊器傳自唐末。祖宗三聖無人輕議。用之薦享。八十餘年。雖非的然如舜韶周武。法度明備。要之。沿襲本末。實與典禮最近。非同李照率意詭妄。製作不經。今若陛下且以致爲典差近法度。卽乞先取景表尺。裁鑄律管。以按王朴律。然後和峴當時所定聲律高下。確然可見。況舊鍾尙有七百餘枚。係本寺收管。略加磨鑱。令與聲律相協。所有舊磬。爲照定樂時。盡底界截破壞。無見存者。若且將李照所定石磬。自太族以下刻磨長短。亦與舊樂黃鍾以下髣髴相近。及將本寺磬朴二百餘片相兼添補。亦可諧合音律。與鍾粗得三縣。卽可于將來南郊大禮前一時了畢。不過數月。便可見功。其餘絲竹諸器。只是移正聲調。便成雅樂。況禮樂之本。出自天子。今陛下天縱睿聖。通知音律。復古順道。何所致疑。伏乞卽下有司。速令修復。以旌善述之美。

一。景祐三年。詔令臣監領胡瑗、鑄造鍾磬一架。臣伏見胡瑗曉算法。能將先儒所說黃鍾管內八百一十分爲方分。算法竝與鄭康成周禮注及班固律歷志古法相合。自隋唐以來。諸儒辨論黃鍾一龠之法。皆不及瑗。相次于雜物庫請銅鑄之時。忽于雜銅內得古鍾三枚。卽不知其年。及是何州府納到。臣與故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卽時驗認。其鍾古質精妙。項鎛皆有廉隅。上有三十六乳。餘外琢雲氣爲飾。有兩樂之制。如鈴不圓。正與周禮所說形制相符。一鍾破損。二鍾尙可叩擊。遂子細洗滌。于鍾上有篆文兩行。其篆亦字體古簡。推本其文。不是近代所造。乃是漢魏間所用者。其文曰。越作朕皇祖文考寶和鍾。越思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凡二十二字。臣與馮元商量。此旣古器。又合經典。（餘三十六乳與鄭康成說小異。康成以爲經每面三十六乳。卽一鍾合七十二乳。）遂畫圖樣進呈後。一面勒令胡瑗。悉依古鍾形狀。制造新鍾。成一十六枚。其胡瑗所定律尺律管。比王朴鍾只下半律。鍾磬甚得諧韻。其時不曾許當面進呈。遂只送太常寺收係。卽目見在。後來又蒙別差官詳定李照胡瑗等律尺管。其時議者皆云。胡瑗實倫之黍。或有大小不同。以爲未盡合古。遂抑而不行。至于八百一十分之法。則盡以爲然。無有非者。臣以爲胡瑗之尺。黍雖有長短大小之差。未盡合古。然比舊樂又近法度。如更使諸儒略加論討。庶可施行而合雅正矣。臣又竊嘗謂陛下用心詳定雅樂之日。獲此古鍾。乃是瑞應。因此若便定律石律管。使諸儒極意論難。從其長者。定爲尺法。然後作鍾石以聲之。有何不可。而前來議者。固執李照不法之器。以爲此樂已經郊祀天地。不可輕改。更候有知音者然後改之。且祖宗舊樂。相傳八十餘年。經異宗東封西祀。一旦爲李照狂妄率然敗壞。卻無輕改之憚。今欲改據經典。裁正尺度。反以爲更候知音。假如今世遂無知音。則是李照不經之器。使傳後代。取笑千載。此亦陛下昭然可判。議者之大謬也。臣以爲陛下旣自明尺度。不須更以知音爲言。夫知音古難得。非獨今也。若世無夔牙。則且當以法度自據。雖有淸濁高下。其失不遠。故臣願陛下只將胡瑗八百一十分之法。詔取上黨秬黍。擇其中者。差一二精力宮官。及左右一二信臣。于宮中重加校定。陛下因以餘暇。親臨制決。黍定求寸。寸定求尺。尺定則律度量衡四物皆正矣。然後依古法。將新尺試以步晷景。若合。此一不謬也。試以新管埋地候氣。氣候若應。此二不謬也。然後可以遂頒天下。明告以律度量衡之法。因之修定雅樂。詔當今稍知音律經術者。同加討論。事無不齊。然此一事。雖非朝夕急政。陛下能以萬幾之暇。庶而定之。亦千載不刊之美也。其有先獲古鍾。恐禁中忘記。當時進呈圖樣。今再書到一本。隨狀進呈。右謹具如前。臣以儒史爲業。合爲文辭敷啓。又緣臣久在病假。旣不獲乞上殿面奏。今來事涉辯論。不敢修飾文語。貴要暢盡事理。是敢直說本末。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論乞別撰郊廟歌曲明述祖宗積累之業

歌詩之興尙矣。自陶虞而上。審逸其傳。商頌概有存者。而周詩大備。竊聞班固之論也。以爲商周雅頌。上本有娀姜嫄降乙履敏。而卨稷始生。元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大姒作合之德。乃消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伊尹周召太公申伯召虎山甫之屬。靡不褒揚。旣信美矣。聲始歌詠。而施及金石。洋洋溯溯。遂益塞乎天地之間。使後世子孫。有以祖述稱頌而擬之無極也。孤秦亂刻。禮亡樂缺。逮漢六世。始立樂府。采詩弦誦。多舉司馬相如之屬。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然其郊廟歌詩。未有祖宗之事。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盛德之音。衰以失章。史官追憤。深詆其非。南北竄雜。音譜哀怨。儷篇促節。以雕蔚相矜。唐家累盛。頗憲前烈。詔禮于野。綴樂于旅。然至郊廟詠歌。亦止一時之事。麗不逮鄭。正不入雅。累句庸音。商周之風衰焉。安臬挺亂。正聲兼失。或入河海。或淪坑谷。宋興。承五運末流。繼千載紹業。受命之始。日不暇給。故未遑協律之事。而樂正禮官。又非夙儒故老。制作之懿。久無聞焉。雖薦侑大禮。別製辭曲。然皆選沿舊體。未始改爲。遂使祖宗歆光盛烈。幽伏槁簡。天命靡昭。以爲神羞。而武穆文孫。奉秋助祭。但習容典。不知王業之艱難。誠可畏也。臣朴野芻微。不達故實。竊惟太祖武皇帝、推圖位。膺正統。撥亂侮亡。以黜不端。東纓吳越。右攘蜀壘。大去荊鑣。變伐蕃岳。士無雕傷。邦用底定。罷諸道節度。以絕僭萌。收天下精兵。以強京服。太宗文皇帝、鋪敦武旅。遂定并汾。分遣良吏。綏靖萬國。斂才懋官。內經百度。平租躬耕。以賙四人。既成讓德。卒能封禪。肆我眞宗。紹休聖功。于是匈奴穿塞。侮略邊郡。一戎啓行。射殪名酋。六蠻遁去。厥角請罪。然而不念細故。許其歡盟。休寧北方。于今是賴。而又進妙道。迪靈籙。柴奉高。濟汾河。景光瑞福。歲雜豐習。臣所不能盡道。商之發祥。周之監觀。方茲蔑矣。然而淸廟詠歌。但紀寅恭。道灌

之細、不推積德累功之本、千品萬官、靡所寄言、故臣願陛下、萬幾之餘、取三聖實錄、撫其武功文德在民耳目、尤祥極瑞、非人力所至者、鋪敍發揚、作爲歌詩、別詔近侍、略依生民、公劉、猗那、長發之比、載賜頌聲、使被金石、尙僭要而去浮麗、根中和而矯淺誣、使言質而易曉、理懿而行遠、俾天下昭然知祖宗造邦濟世之勤、子孫無滿假怠遑之志、臣下有祖述奉揚之美、超唐軼漢、遂躋三代、奪不盛耶、

論精選太常樂工及募能知音者備太常官屬

昔虞舜命后夔典樂、教胄子、其言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夔亦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自周以上、胄子出于公卿、聲工皆有明德、其爲樂可以道古、其爲舞可以動容、故能來格祖考而同合天地、道衰官失、政移諸侯、制度陵僭、音曲曼靡、然且晉有師曠、魯有師乙、判南北之風、執商齊之宜、援古驗今、若合符節、其後士人明漢有京房、魏有杜夔、晉有荀勗、隋有鄭譯、唐有張文收、祖孝孫、雖未能致正中聲、以盡善美、其推本律呂、有足稱道、自梁訖周、尋亂不脈、猶使王朴、竇儼、緒求墜韻、裒合遺器、累黍定尺、造準寫聲、求七均、叩五音、以成八十四調、儼又著大周正樂一百二十篇、雖廣而不要、雜而無類、苗莠相敗、雅鄭同簫、然禮失求野、或有可采、而宋興遠者尙未聞焉、臣謂古之所以爲工者、皆精敏之人、後之所以爲工者、皆興斷之賤、古之所以總司者、材器責任、後之所以總司者、官達則遷、樂不逮古、責乎何有、比來諸工尤爲淆混、或坐區賈子、或力穡農人、苟避乎丁、或求著籍、未識所習、況責所聞、族居州處、兀如牆面、雖誨以六樂、教以二南、亦不能諧神祇、和邦國矣、朝家不纂謨烈、成事俊良、必不借才、無容斷德、顧求之任之未至耳、且一日失官、尙及于死、三年廢樂、曾何不壞、故有其人則樂存、無其人則樂息、昔周官盡在、武坐且或失傳、漢準具存、律家莫能取定、又況年禩綿曠、器用淪亡、賢者恥而不精、鄙夫濫以安處、而望樂正雅頌、奚由致哉、臣願陛下明下詔書、且募天下知音之人、秩以徽祿、使備太常官屬、除其歲限、寖使討論、擇其所長、以備闕典、又按舊令、太常諸工、取年十八以下、資性可教者、使滿定員、明立章條、以判勤惰、如此、則不過十稔、官修事備、以須陛下功成作樂矣、

乞禁便俗字

伏見朝廷每有册書詔令、布下四方、而便俗作字、不據經古、及頒署宮殿、率多訛略、萬民所瞻、百官所瞻、誠非其宜、類不可悉舉、臣且一二言之、今之勑字、乃古勞來之勑、音賚自唐以來、習而不悟、今若改以爲敕、義亦無難、議者便謂行之已久、變必驚俗、此非通論也、昔隋唐詔敕、以麤爲梼、移之字、後因顏師古摘發其謬、始議改焉、則當時以麤爲梼、猶今以勑爲敕、夫麤梼雖謬、尙是一音、勑敕相訛、遂乖兩讀、自宜稽古、改從本體、宮殿之署、標榜高嚴、遠人朝覲、注目觀仰、學在四夷、亦不可誣、漢丞相蕭何、自題蒼龍白虎二闕、後世署書、乃由何始、當時立法、寧苟簡耶、且如今紫宸垂拱、常所御殿、而殿字從屁從殳、今之左偏、遂尸下作其、垂字從土、今乃作由、紫應從此、今書作此、此、俗作此、宸應從辰、今書作辰、辰、俗作辰、閤門以西爲西、外龍門以北代宮、如此之類、不得不改、及詔制之語、以本音明爲本、以母音無爲母、以檢音斂爲檢、以關音弁爲關、斯則字訛音變、尤難行遠、臣聞太宗皇帝常詔右散騎常侍徐鉉、攷正說文、鉉之言曰、若乃高文大册、則以篆籀著諸金石、至于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當時謂鉉爲知言、臣愚以爲詔文册詞、府號官稱、宮室題榜、皆當無示史册、非尋常簡牘之類、願下大臣討論文字、更俗隸之失、求究、楷之眞、昭示有司、斷從正體、

論國忌

伏見列聖忌日、沿唐之舊、百官伏閤慟哭、咸詣寺觀、跪伏齋贊、謂之行香、仍置神位、進奠蔬饌、臣竊思之、禮尤不經、方外之言、本以懼罪求福、誘訓迷妄、丘樊委巷、不達死生之變、故于喪葬亦或用之、至于朝獻帝範、非若匹夫下俚、可行之也、臣愚不敢遠敷國家積累之慶、且自太祖而下、豐功鉅德、家至戶曉、生爲睿明、歿爲上神、何福之求、何罪之懼、求干非福、則是諂祭、懼于無罪、則是誣親、沿事索理、誤悠可判、且其禮在金册、主在清廟、每春秋享祀、前誓有司、齋戒奉之、滌濯潔之、禮以相儀、樂以節步、尙畏不蠲、以爲非馨、今乃緇毳羽衣、輕接光烈、熟具粗餼、以希迪嘗、使在天有知、其不能下而臨享也明矣、願罷忌日百官行香、及撤去所設神位、必若國家難于驟改、則每反忌日、止令道釋二家、自率其徒、薰祓謂唄、列爲疏奏、間遣一使、馳詣陵寢、焚之、以伸蒼黔謝生之報、庶幾近于禮歟、

乞置太廟神御庫 日待制奏

宗正寺奏、爲趙希言劄子、奏太廟內神御物、有螭頭册盞牀燭臺等不用之物、甚多、約金萬餘兩銀八千兩、乞差官別爲處置、所貴盜竊不生、奉聖旨、令宗正寺相度、檢畫聞奏、寺司檢曾太祖室內、有黑漆盞二隻、元有折拽、下裝釘痕、見在、欲乞將不用者、器册牀四十餘件、及螭頭等、依太祖室內素盞、拆拽金銀、所有竿杖、並乞依莊穆皇后室內神帳法物、焚埋、狀後中書批送禮院、詳定臣謹按、神御之物、在祖宗之時、其數尙少、故就致夾室、不須他處、及時歷三聖、崇奉益恭、而寶盞卸牀、充滿二室、今趙希言、及宗正寺、乃欲除合用器物外、盡乞毀折焚埋、以防盜竊、質之禮意、殊未得宜、且大子宗廟之重、以金銀崇飾神御、尙畏招致盜竊、不知官司何用、條禁何施、況非時毀損、驚動皇靈、又未必合祖宗神靈之意、竊尋周禮有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寶物世傳者、皆在焉、伏詳今廟地夾隘、不可別爲如室、欲望宗正寺西偏、南直太廟、即宮闈令廨屋、其地雖小、可建大屋十數間、將神御不用之物、悉移置于中、號爲太廟神御庫、令宗正寺一就管掌、責無毀瘞、兼合舊章、其灼然有敗爛什物、即乞焚埋、使無褻瀆取遊止、

景文集卷二十八

奏疏

乞開治浑河（案）歷代名臣奏議，係慶歷二年祁知陳州時上。

臣知壽州日，伏見本州安豐縣有芍陂，自古所傳，元引龍穴山水及浑河水入陂，每歲灌田萬頃，近年多被泥沙淤淀，陂池地漸高，蓄水轉少，龍穴山一派，水源既小，今來只藉浑河注水入陂，後來浑河一道水渠，本縣又不修開，遂至水道壅塞，陂水淺涸，臣自到任後，併值二年乾旱，去年自六月放竭陂水，只是救灌得側近一二千頃，是以壽州米價踊貴，官私妨闕，臣竊聞得壽州正是出米之地，全藉此一陂，爲來陂水若滿，常無乾旱，是以縣名安豐，蓋取此義，臣欲乞朝旨，直下本州委知州通判親往陂上相度，開治浑河，令水渠深快，于浑河內築隄，關水入渠，注滿陂內，高築陂岸，及重開撇陂內淤淀之處，令稍深闊，其工亦不甚多，只乞就來春農隙之時，少借隣縣并本縣人夫三五千人，約工一月，可見次第，如陂水滿足，則溉田萬頃，永無凶荒，兼得陳潁至京都一路官私米斛有可供應，取進止。

言三路邊防七事（案）歷代名臣奏議，係祁知禮部郎中知制誥時上。

臣聞，病者療之未危，火者防之未燃，雖有嬴醫力士，猶不能振殂爛之苦，是以思患預防，所趨一焉。臣伏見河北河東陝西比年騷困，契丹規掠塞下，求索賂遺，陛下以天下爲心，屈己忍忿，與之通好，心紓倉卒之急，是以河朔生靈，晏然暫寧，此陛下權時之宜也，夏賊逆命，襲金明，殘麟府，破任福，敗壞多殺，吏卒數十萬，轉食屯兵，于今五年，士氣喪沮，每聞金鼓之音，皆股戰關死之志，部署鈐轄，位均勢侔，不相統一，賞濫而不行，罰弛而不行，上下憂，比病與火，可謂將危而且燃也，中外有識，無不寒心，臣忝以爲不速與救之，事一差跌，悔無及已，伏見中書、門下、樞密院、日入奏事，遵奉常體，但以官吏差遣，使臣遷轉，比例高下，計較錙銖，下至百司冗屑，申請，無不關白聖聰及宣敕行下，一署曰聖旨，至于邊塞措置，安危大計，反不暇及之，臣愚無知，竊以爲過，夫不當行而行，是爲徒行，當憂而不憂，是爲必憂，今耶律君臣，包禍就毒，故馬放陰山之下，待隙而動，彼其旋玩河朔，如股掌之上，責貨不已，又將責地，禍根萌芽，如此，朝廷忽而不防，未知何謂耶，方今河北河東，不澄濁官，不閑冗兵，帥之才不才未嘗擇，械之可用不可用未嘗選，自敵使繼至，使謂信誓可憑，謀臣高枕，了無爲備，可謂發篋啓笥，以待寇攘，今陛下盛德清明，大臣方正協力，或可弭違，朝無間言，不于此時，側席嘗膽，思所以禦之之術，急除弊政，剛剛大恥，乃欲優游自暇，目安一日，待病之危，待火之燃，救不晚乎，夫碎目雜務，非宰司職事，假令此等一皆不問，委之有司，尚無繫于治亂，若二敵侵疑，更相影嘯，一出于北，一擾于西，國疲于轉輸，一夫餓斃，與爲盜賊，憑高呼叫，環數百里，則天下安危決于一日之間，推是而言，臣所謂不當行而行，當憂而不憂，果可信也，劉平石元孫輕脫寡謀，徑與敵鬬，師敗身死，損辱國威，今之爲帥，不鑒前失，尚守舊體，終無改更，其出師也無鼓旗，則號令不行矣，其戰也無行陣，則敗走不救矣，其止無營壘自守，其行無幅重自隨，烽候不明，間諜不設，不量人事，不察地計，懼于其脅矣，臣又願陛下詔中書、樞密院，自今以往，取有司申請不干大事者，許依廣時堂帖之比，直令堂判院付之，有司雜務，已有定例，便行不奏，其可以蠲除歸有司者，定爲永制，俾之奉行，若其大事，非臣下可得專者，然後奏請，自然綱紀領攝，事亦希簡，使大臣得專邊境，盡盧金革矣，諸路部署以下，出兵之日，臣願依軍法，以一階一級交相統制，令一則易行，官專則有威，無令貴臣監軍牽制其內，將之與士，既相習熟，則不可數爲替改，使得恩結其心，威統其遠，緩急與之生死，乃可爲用，此其畧也，昔楚莊王區區之諸侯，鄭宋，抗強晉，威震中原，澤之地，無日不討軍實，而數之，其戒于國中曰，人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用能服鄭宋，況陛下擁四海之富，攬天下俊乂，與之圖事耶，然時哉時哉，不可緩已，臣愚戇，不識禁忌，惟陛下哀憐省納。

減邊兵議（案）歷代名臣奏議，係祁爲翰林學士時上。

臣本書生，不當妄言兵革，但以事勢料之，參驗今古，有灼然易了者，敢爲奏請，臣伏見自古以來，防邊守塞，未有屯結兵馬，經年亘歲，常在城砦，無有休息者，傳曰，久暴師，則國不足，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只如

秦漢時，與匈奴更相酬報，出入鈔掠，亦是兵罷即歸，不令屯結，亦不如聖朝長令兵馬守備邊上，既不出攻，坐費糧運，是故用兵未及六年，天下之財已告匱竭。良由邊將不知休兵，朝廷不授成算，億萬之費，耗散而不計，若更十年，未知多少財用可濟其艱。臣請言其驗：敵界自三月後，馬瘦，放在草野，不能負重，關陝人皆知之，則背春向夏，敵不能大舉，其驗一也。敵無餽運，每入漢界，常因糧于中國，中國自三月以後，纔有麥熟，其餘禾稼未成，無糧可因，敵不能大舉，其驗二也。又有高山大川，溪谷相銜，春夏之後，雨水時行，霖潦爲阻，敵不能大舉，其驗三也。是敵兵銳于冬令而屈于春夏，其勢可見。臣欲乞朝廷詳度，許令于沿邊州軍城砦，每年自三月後，抽減一半兵馬，入內地州府就糧，直至九月，卻往元駐劄處，號爲防秋。況所抽兵士，雖在內郡，其校習訓練，一如邊上。此乃事之至便，不足多疑。一則邊上州軍愛惜，得年支糧草，二則兵馬有休息之時，三則兵士到內地州府，易爲裹費，四則關陝之民免得轉般糧草，是邊上一年支準可展爲二年也。識者必難臣曰：敵知朝廷自三月後抽退兵馬，必選擇壯騎精兵，出入來漢界作過，恐大段深入，鈔掠人民，破蕩城砦，何以爲備。臣對曰：假如敵人有壯馬精兵，能于盛夏入漢界作過三五日，只是鈔掠得界上些小熟戶人民，且無糧草可食，彼又不會攻打城壁，朝廷但只令所在城砦堅守，不出兵，及州軍只增城立櫑相對，不與之戰，則見在一半人馬已是足用，萬一敵人竟敢謀深入，即令內郡就糧兵馬，旬日內可以勾集，令大將將數萬之兵，結陣徐行，往彼救應，亦只令硬砦相持，勿與彼爭鋒，使之進則不敢，退又粘逐，常擇便地自逗留，至二十日以上，彼必有糧盡或雨水之阻，又何能破蕩城砦、大段深入也。但自來朝廷不肯明下成算與邊將，令抽退兵馬，是以邊將畏避責罰，長要占留在邊上，圖常有準擬，其添到軍馬，以死固執，無因肯減一人一騎。今若朝廷明降成算，使之遵守，如敵非時入界，萬一有少敗衂，朝廷自任其責，自然邊將必無固執斯議者也。伏望降付中書樞密院子細商量，取進止。

乞專刑賞狀（案）歷代名臣奏議，係慶歷中郟爲侍讀學士時上。

臣聞天子之所以能制四海，役萬民而臣之者，其柄有二，曰刑曰賞而已。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則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昔宋子罕謂其君曰：慶賞賜與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于是宋君失刑，後爲子罕所劫。且子罕纔得一柄，已爲主患，況兩得之哉。伏見陛下恭儉仁厚，憂勞聽斷，細務小物，一更聖心，近世守文之主，未見其比。然而任用臣下，主柄外移，委棄刑賞，不自總攝。凡有所進，必待臣下之譽而用之，凡有所退，亦待臣下之毀而黜之，夫毀譽行于上，則朋黨成于下，且黨人所惡，能得陛下之賞，而官之，則舉朝之人，重私賞而輕公法，舍其君而歸其臣，雖欲無危，不可得矣。龍之所以能飛騰漢，入淵泉，變化不測，以風雲爲之衛也。虎之所以能搏百獸，神空山，以爪牙爲之使也。使龍失風雲，則鱣鮪等其靈，虎廢爪牙，則麋鹿角其能。君失刑賞，則見輕于天下矣。況今四夷交侵，師不用命，財匱民怨，吏以苛刻相挺，官以黨與

相營，陛下何不收取二柄而自用之。假如罰不當辜，人猶知畏，賞不值善，人尚知恩，又況陛下之德之明，其賞必善，其罰必罪耶。魯國政在陪臣，春秋爲諱之，稱之曰盜。況擁九五之丕構，總天下之機知，倒持利劍，以資斷割，忽洪範之至戒，襲子罕之覆轍，輕龍虎之神威，抵春秋之所諱，召衰促亂，何所利哉。比年以來，日無盛光，月行黃道，氛霧無時，河決地動，皆下侵上，上失權之應也。伏望陛下上揆天形，俯觀人事，收威福以在手，破羣黨于私門，奮乾剛，振雷聲，行之一日，天下廓然矣。臣蒙恩深厚，不致愛死，輕進瞽言，惟垂裁赦。

乞知州轉運使三年理一任劄子（案）歷代名臣奏議，係慶歷中郟爲侍讀學士時上。

臣伏見比來知州轉運使未曾在任得滿三年，民間利害及簿書文移，未知次第，卻已遷換，迎新送故，上下告勞，臣不知朝廷設官，欲爲理耶，如不爲理，臣故無可言者。若欲爲理，安得用此敝法，守而不改，今審官院差遣不行，便奏請京朝官，情願二年一替，且差遣得行，一司之暫利也，遷換不定，天下之大害也，故敗國家大計，使吏奸得行，生民無告，無出于長吏數易也。臣愚以爲方用兵時，財用調度，多出于民，知州轉運使不得人，不能集事，伏望昔令宰省近臣，舉知州轉運使五人，轉運使知州三人，有材幹者（以上或亦許就舉充數）理三周年爲一任（不得只理三十箇月）每歲轉運使索取知州功過，并自具功過，申尚書考功，考功逐旋聞奏，請別近臣爲考課，使精加考較，若三考俱優，改一官，知州升大州，轉運使升上路，三考俱劣，黜一官，知州降小州，轉運使降下路，二優一劣，改一官，二劣一優，奪半年俸，大約以此爲率（以上賞罰并舉主同坐，減一等，舉主得以數人賞罰相除）其提點刑獄使者通判，並比類此年考，只令中書門下及審官院揀選充職，取進止。如何使行其法，安格臣乞考官頒下。

乞減稅劄子

竊聞山東關中京西河北，去冬無雪，宿麥稀種，居者愁困，去者流離，綿春跨夏，搏手無望，朝廷雖切勑長吏，漕運鄰粟，然而財用久屈，倉庫半空，僅能濟軍，何暇及物。今州縣惟中戶以上，尚且懷土，以待有秋，而繇役百端，科率千計，必不可損，須出于人，以臣料之，私蓄有涯，官用無際，歲既未足，民胡得安。陛下若不曠然垂恩，有以大慰其意，則蚩蚩之衆，飢羸者就死，強惡者爲盜，盜賊既廣，討捕必嚴，兵盜相拏，邦國深患。臣愚以爲方今艱食之際，其災傷州縣，且詔豫減今年秋夏二稅，安集居民，更令力農，無失生業，推主上之惠，蒞黎人之心，豪心苟和，不逞自息，權救時急，深適事宜，取進止。

乞修復陂塘古跡劄子（案）歷代名臣奏議，係慶歷中郟爲侍讀學士時上。

臣伏見邊鄙用兵以來，所急者莫急于食，食者出于力農，而國家未嘗留心于農事，天下郡縣，雖有陂湖塘堰，例不修營，轉運使知州通判，但稽勸農之名，畧無其實，及知州通判令佐結銜兼隄堰溝洫，習以爲常，亦不復知是何等語。是以農困食艱，通天下計之，常無一年之蓄，且天下無一年之蓄，古語以爲國非

其國。況今大兵在外。水旱難調。脫若災檢相仍。臣知國用盡于軍興。則力耕之人餓死不救。羸老委溝壑。少壯爲盜賊。貽患國家。非細事也。臣欲望朝旨專下轉運使知州通判令佐等殷行曉告。使于部內各按求陂塘古跡。可以利民救患者。竝令修復。量率夫力。限日計功。如能不擾村鄉。久遠利濟。竝與理爲勞績。優加酬賞。若因此取受。騷擾農人。所犯一疋以上。乞追官勒停。十疋以上。仍除名終身禁錮。以上如可施行。乞詳定條禁。又條制舊有五戶各一保。宜申明此條。令力農之家。五家相保。其中如有惰工游手。不事桑柘。不勤五穀。田疇荒閑者。竝許本保申舉官司。明行科罰。遷配遠州。其勤勸農業者。國家每一二年。畧行優卹。或少放正稅分數。或免戶下差科月日。自然人務農業。國計必充。取進止。

乞損豪強優力農劄子

臣伏以摧豪強惠小民。王者政教之美也。今天下力農之人。國家衣食取辦。然敕恩未嘗有一言及之。豪猾兼并之家。居物逐利。多蓄緡錢至三五十萬以上。少者不減三五萬。滯泉貨使不流通。美食高枕。坐視朝廷財用之急。不肯以一分毫佐助公家。臣以爲此奸猾之民。皆國家所宜禁切。陛下至仁。止令入粟與官。然所得至寡。不濟國用。臣愚以爲請自京師及天下應有物力人戶計直及錢一萬以上者。官司明諭詔旨。許令百姓各指實自言有多少見錢及他物實若干數目。先作簿抄上。然後官司普令十分中官借二分助軍餉。許于所在送納。仍各逐家給付州縣帖。開坐勅命。候將來邊鄙罷兵日。并支還象牙香藥茶鹽。許百姓任便于京師外州清算。其所借到錢。于逐州縣置彼處所出百貨。輕齎入京。付榷貨務減市價收錢。仍別立庫承貯。以備軍須警急。如此。錢稍有次序。乞朝廷下詔。普減天下租稅三分至一半以下。以明國家損豪強。優力農。稱物平施之義。

乞停開溝洫劄子

臣伏見景祐編勅。應天開封府界宿亳曹單棣許陳蔡等州溝河。逐縣令佐如能在任多設方畧。勸誘部民。開道通流。別無時雨淹潦田苗。竝許批上歷子。及本處保明聞奏。令佐與參選注家便官。臣昨知陳州日。體問得諸處縣令主簿。爲見有此條貫。只是逐年一度。差公人下鄉。取責戶長等狀。稱勸誘到百姓開導溝洫河道。竝得通快。別不淹損田苗文狀申縣。本州據縣狀。批上本人歷子。得替日。依例保明。便該參選注家便官。其實每年無一戶一工曾開治溝洫。本官亦不曾按行勸誘。所有每年淹損田苗。放卻二稅。卻稱是外處橫水入界。致淹殺田苗。不是本處雨水淹潦。似此。不惟選人僥倖。顯屬冒罔朝廷。臣愚欲自今後停廢上項條貫。更不行用。今日以前已在銓參選人。乞不追改。取進止。

乞復符節官劄子

符契之信。天子所以拱斂威重。檢防邪僞。其在兵賦尤重。自周官鎮圭以召守。牙璋以興師。漢氏始興。郡國爲竹使符以代牙璋。光武中興。禁法疎簡。但以璽書發兵。于是杜詩建言。以爲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請復虎符。絕奸端。朝廷更從其議。魏晉訖唐。罔不遵用。惟五代壓弱。州國褊近。且命暮達。不容有詐。于是周顯德六年。始去符契。專以印章爲驗。國初受命。方事之繁。急于畫定。未暇修復。方今地大師衆。巧譎寖萌。承平既久。民不知戰。緩急邊陲有警。而詔文單下。誠恐細人間牒。奸詐模倣。乘機徼幸。稽逗期會。無以察知。則國家亦當居安思危。先事立制。奪邪人竊發之便。願復符節官。以明慎國命。凡發兵百人以上。財賦百萬以上。皆待符與詔書雙下。使郡國合而後遣。百人百萬以下。用符契特行焉。據爲大信。誠有國之要務。其符之形製。乞下有司詳按舊典施行。

請募民入米京師劄子

去年。江淮二浙。稻收七八。而淮南饑疫之後。戶口凋殘。縣無完村。村無全戶。纔足自贍。罔能及他。惟有江浙二方。天下仰給。臣以爲京師禁旅近數十萬。三年之蓄。不可不備。去年。國家垂憫南土。蠲茲薦饑。減漕粟之常科。軫斯人之艱食。上恩雖美。邦計未充。且足食足兵。乃可治國。我倉我庾。所以安人。夫江淮漕運之司。輸米上供。已有定數。若更多取。則官司不供。故臣願陛下明下詔書。募民能入米京師者。倍價而糴。三分其價。一分給錢。二分則以方擢茶準其直而與之。商旅利于化居。吏卒緩于程督。如此。則倉廩實。京師盛。郡國安矣。如允所請。乞付外詳議。

讓轉左丞劄子

右臣今月十八日。本州進奏院遞到官誥勅牒各一道。以唐書了畢。轉臣尚書左丞。聞命警懼。不知所舍。臣自慶歷中。受詔纂修。與諸儒討論。首尾綿及六年。便值臣差任出外。雖朝廷許將史草自隨。悉力編纂。其如極邊事務。荒廢轉多。皇祐中。史未有緒。蒙朝廷差歐陽修分總紀志。與臣共力。臣任益州。日煩差使。臣將趣列傳殘卷及移鄭州。又蒙遣編修官呂夏卿乘驛就臣商較同異。催促了當。歷一十七年。書克奏上。書成淹延。職臣之罪。至如歐陽修撰列紀志等衆篇。各有法度。方成一家。范鎮王畴以下。譔次精該。一代大典。非修等不成。臣去書局已十有一年。修撰之時。不與諸儒研確。成書之日。又不與伏奏殿廷。臣于修書之勤。十不得一二。若然。臣有稽延之罪。無編次之勤。不可與修等均賞。伏乞陛下收還臣此來恩命。只施賞修以下諸儒。庶賞賞分明。允愜公議。

景文集卷二十九

奏疏

直言對（寶元仁宗本紀皇祐三年春三月詔求直言是時那由說鄭學士復爲翰林學士本傳仲景站中談）

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宋某昧死言。伏以陛下躬至聖。開大明。數引近臣。延謀參政。退托不敏。開敢言之路。日昃便坐。以須告猷。夫人君據安而念危。則終不危。操治而慮亂。則終不亂。何則。幾微之兆。成敗之端。森然前判于胷中矣。臣向已被詔。對所欲言。書聞乎上。未合明聽。陛下赦其無狀。再降德音。以欲竭盡下情。以裨萬一。顧臣敢無辭而對。臣聞。羣臣之所以有朋黨者何也。由忠邪不早判耳。且君子得位。必引其類。使協濟忠力。不爲私也。小人獲進。亦引其類。使扇動聲勢。不爲公也。君子指小人所引。固曰朋黨。小人指君子所引。亦曰朋黨。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此人君所以易惑而難辨也。陛下何不質之以事。驗之以言。其言也陰賊忌害。巧爲迎合。聽之似可用。察之而無實。小人也。其言也質直塞正。多所補益。聽之似逆耳。察之而有實。君子也。又以其言驗其人之行。事與言合者爲忠。事與言反者爲邪。不黜其邪。不進其忠。則朋黨終不除矣。臣下之所以讒佞得行者何也。由朝廷之言路太廣也。夫正人能言。邪人亦能言。古者稱言之無罪者。謂有道之言也。若邪人擠盧以害有位。架妄以間忠臣。亦以爲不可加罪。則是以

言喪邦矣。且邪人緣隙投詐。寄事造釁。詆人必以難驗之文。傷人必以似是之語。使進不得自辯于主。退有以離間于君。于是正人幽憤。有功抑退。如此者。陛下雖加罰焉。可也。正人則不然。毅焉中立。倔焉正論。引古今之宜。根刑政之本。質之衆則無害。措之事則可行。不爲勢傾。不爲利奪。如此者。陛下雖加賞焉。可也。故言路大闢。而正言不賞。妄言不罰。則讒佞終不去矣。今議者皆曰。朝廷誠安且治。臣以爲不然。夫三患未去。安得爲治。直亂之未作耳。請試言之。夫與賢人謀事而與不肖者斷之。一患也。重選大臣而輕任之。二患也。大事不圖而小事是急。三患也。何則。賢人必爲國計。而不肖者專爲身謀。爲國計者。必恃至公。故言直而援少。爲身謀者。專挾己私。故喻巧而援多。人多不能察之。則釁詐行矣。于是言長利者。則破之以小害。使終不能爲利。圖大功者。則急之以近效。使終不得立功。善令方下。而謬令移之矣。公議始行。而私議奪之矣。且不肖之人。已不能忠。而忌人之納忠。已爲不善。而能敗人之爲善。故白作黑。以是爲非。若朝廷已知其釁。不能斥去。郭公所以誠亡也。已知其賢。而與不肖者竝任之。劉向所以獲罪也。此方今患之最切者也。夫大臣左輔右弼。參贊權綱。朝訪夕對。彌縫闕。既以爲忠。且賢而擢之矣。材且謀而任之矣。是宜待之以無貳。責之以一心。今或指纖瑕。采飛語。小則被疑。大則賜罷。朝爲皋夔。暮爲樁杙。遂令家無全節。人無完行。何其有道之世而賢者之乏耶。誠任之失其理矣。徒使繼至者瞻前畏後。儉合取容。事存形跡。日防猜阻。舍國事而不慮。苟身謀以自安。大臣如此。陛下何須賴焉。且君視臣如手足。彼將以手足爲報。君視臣如路人。彼亦將以路人爲報。此患之次也。聚天下莫急于財。鎮天下莫切于兵。制四夷莫神于機。任天下莫謹于官。今財已匱而不肯計。兵甚冗而不能擇。機至而不敢謀。官濫而不知選。而執事者但且計小利害。責小經費。羣對而旅前。取旨而奉行。且徇一日。歲偷一歲。陛下又不念此。寧是朝廷耶。此患之又次也。假如萬一邊境有事。盜賊相挺。甲兵宿野。寇發在路。此時三患不去。誰能出身爲國。與陛下共處安危耶。誰能執節抗慨。爲陛下前死不顧耶。臣故曰。非能治也。直亂之未作耳。陛下詔中書門下。使擇天下之冗官。澄清流品。詔樞密院。去天下之冗兵。寢明紀律。斷自宸慮。必取成功。不使渙汗。復收匪石中轉。則縣官之財有數年之饒。爲萬一不虞之備。策之善者也。機制夷狄。臣前對已嘗具之。猶有可念者。臣聞馬者。兵之大也。邊庭之所以常取勝中國者也。今監牧弗謹。牢蓄無謀。而自蕃入中者既有定價。則馳駿不至。而疲駑實來。地非所宜。死者如積。河南河北。草地數萬頃。爲郡縣所侵。挑田伐樹。半入民產。且中國之兵。步多騎少。騎兵利平。步兵利險。夫自河以北。地若砥平。日與天盡。不見堆阜。此非用步之利也。雖步卒百萬。詎能抗戎馬之出入乎。故莫如養馬。與之馳逐。則契丹懼矣。夫馬政修舉。牧養得人。五年之中。可致良馬十萬。外可以龍西邊之入中。今得與民通市。內可以侈人心之馳突。與契丹爭衡。此誠用武之急也。臣又聞。南方鐵冶。地寶不乏。但轉運司與州縣莫適爲謀。昔之本錢數十萬。廢歷以來。爲官司侵耗。罄盡矣。今既無糧貨。不能聚人。上下掩閉。止以坑穴不發爲解。采鑿烹煉。反爲奸人所盜。利奪于

下，貨失于官，禁帑之餘，日朘月削，今若留數十萬緡，置于饒信，權爲本錢，精擇材臣委之經度，自今舉處，專建官司，庶幾銅溢于山，饒流于府，此可以賚數年之效，未可取驗于目前也，銅足錢多，此亦富國之一助耳，臣智識庸暗，不足上當清問，輕犯狂狷，惟陛下裁貸其誅。

論羣牧制置使

臣伏見舊有羣牧使，令以樞密院一員總領，臣以爲國之大事在兵，兵在馬，今但以兩制以上領羣牧使，其于小臣浮議，易爲更易，若樞宥大臣兼總之，不惟要見國馬登耗大數，準備騎軍所用，又免小臣狂妄議論，所貴牧事寖重，速致成效。

論復河北廣平兩監瀛鄆兩監（案）歷代名臣奏議，備嘉祐六年鄆爲羣牧使時上。

西北二敵所以能抗中國者，惟以多馬而人習騎，此二敵之長也，中國馬少，又人不習騎，此中國之短也，每至敵來作過，則朝廷常以所短禦所長，是以十戰十負，罕有勝理，今議者俱欲益兵破敵，不知無馬且不能爲兵也，用兵七年，終不聞講牧馬之制，此事朝議未之思乎，今羣牧司管河北凡十監，其五監畜孳生馬，五監畜大馬，然未嘗有數登十萬匹者，何其弱也，今河北洺衛相北京五監之地，皆水草甘涼，可以蕃息，但官非其人，不能盡法牧養，何者，馬數雖增，未之賞，馬數雖耗，未之罰，急則括買民馬，苟以充數，既不可用，徒有芻秣之費，驅之邊境，未戰而凍死者十八九矣，又聞河北洺州廣平舊有三監，今惟一監存焉，欲望朝廷差有智識近臣，按求舊地，復爲三監，瀛州舊有東平監，水草地氣與洺相一體，亦可興復，此二監合河北五監，通爲十監，每監以一萬匹爲定額，如國家牧養得人，則五年之間，可以自養及額，餘數則可以分入河南鄭許西京三監及在京騏驥院天廐天廄諸監坊矣，同州沙苑一監，地尤宜馬，令卻只畜大馬，不令孳育，殊乖所宜，欲望朝廷許將孳生馬五千，就沙苑分左右兩監，委官益占官地，謹加牧放，五年之間，亦可得數萬，七年之後，可支陝西緣邊諸州戰馬之闕矣。

又論京東西淮北州軍民間養馬法

河北陝西河東出馬之地，民間皆宜蓄馬，而近年點中土兵已多，耕農數少，難行民間養馬之法，伏見京東西緣淮北州軍，地不純熟，馬之種類與北馬小異，若令民間養馬，朝廷緩急差可濟用，臣今略爲養馬法如下。

一、民間能養馬二匹者，免半丁科率，三匹者，免一丁，五匹者，免二丁，仍州縣不得尋常專擅差借，其有第一等第二等二戶全無丁者，勒養馬三匹，一丁者，勒養馬二匹，其力及一丁養馬戶，比有丁養馬戶免一半科率。

一、所養馬州縣爲立籍，許令提點刑獄與知州一歲一閱，以知實數，如有死損，仍委本戶置買及數。

一、民間如有力及人戶能養馬及十匹以上，其戶下科率十分與免七分。

一、所養馬不得夾帶川蜀淮馬至小怯者充數，並須堪任負載者。

論養馬劄子（案）歷代名臣奏議，以下四首，俱係祐六年鄆爲羣牧使時上。

臣等近知河北孳生諸監馬，例各低小，不堪戰陳，蓋自來馬種雜亂，或翁大母小，或翁小母大，配放時不曾揀別，是致無由生得高大好馬，實恐緩急有誤諸軍分配，昨有判官寇平，因點印時，曾揀好翁母馬七百餘匹，送洪水第一監，別立羣分配放，已準宣命施行，續據都監李知和，乞于逐羣內揀出五匹大馬，破草養餵，好母馬配放，又蒙宣命許依，臣等參詳，逐官各見用心揀別馬種，然終是未得盡善，今欲乞將孳生監與一例分作二等，其骨格高大，堪充戰陳者，爲上等，骨格低小，有諸色病名者，爲下等，各別立作羣分配放，仍令草地相遠，不得交相混雜，如此，必生得駒口格式入等，堪任披帶，至于雜馬，亦自無闕用，其自今以後，生得駒子，亦便依此揀別，各歸等第，內上等馬翁，並乞依寇平等奏請，于不配放時破草料上槽養餵，所貴及時遊放，不至羸怯，兼臣等不住將諸州上京馬內，揀選迭格好翁母馬，小作番次逐旋差撥侍押赴諸監，如此分開等第，不出三年，必須大改收得迭格駒口，以備戰陳，取進止。

又乞養馬劄子

臣頃年爲羣牧使，其時曾擘畫，欲于諸監市母馬，合見馬共成五七萬匹，一歲大約得駒五萬，不出五年，得二十五萬，就中破死損十分之二，得駒二十萬，于二十萬中，選出負馱馬十分之五，得戰馬十萬匹，以爲中國有此馬，可與敵人相馳逐，使聞風畏威，不敢有窺邊境意，是時西事已定，朝廷求安，便忽畧此事，有司指揮臣奏，以爲迂闊，但言放牧之地侵損民間膏腴田疇，有損無益，于是寖廢，且馬者兵之本，倉卒求之不可得，若無事時歲月孳養，臨事自無闕乏，臣欲乞選左右名臣，議羣牧養馬法，收還牧放舊地，多列廳屏，檢詳新舊條約，擇取便宜，如臣所請，且爲新制，及罷河東陝西馬禁，許民間與蕃落自相貨買，及許天下民養馬，勑州縣不得計在貲財之限，其牧馬，臣且以十年爲期，若歲歲孳養，當得二十萬匹，而天下百姓所養馬亦益多，假令西北二邊敢爲風塵，則我兵足馬健，與之角戰，誠不足畏，取進止。

帖黃云，今天下馬軍，大率十人無一二人有馬，而所習技藝與步兵不同，緩急不堪移充步人使喚，使軍人無馬，是國家虛養此兵，有名無實，又云，臣舊知牧馬數不多，于中選取戰馬，卽今數目益少，此事最爲用兵切務，伏乞朝廷深以爲意。

論買馬劄子

河北孳生監馬母數少，逐年有妨孳配，勘會騏府州馬最宜孳生，准先降條貫，其馬作五等收買，第一等一十八匹端，至第五等，各減一匹，後來宣命于逐等上例各減絹二匹，第一等馬見今只有十六匹端，蕃漢興販人戶別無利潤，致騾馬轉少，竊恐諸監每年漸見孳茂闕額，有誤將來支配諸軍，本司今相度，其騏府州所置五等騾馬，欲乞權于舊條未經減絹牧馬五等價內，將第三等以上各特添絹二匹，第四等

五等各特添一匹，仍令逐場買馬及三五十匹，旋計綱上京，赴估馬司交割，從本司再行揀選，分爲好馬、雜馬兩等，轉送孳生諸監，添助蕃息。臣等又見漢武帝時，爲將軍騎馬少，乃令天下諸亭養馬，歲課學息，即知權宜立法，古今一體。如將來諸監母馬數足，即卻依元降條貫施行。一則招來興販人戶，將好馬中官，二則三數年內，孳生駒口漸多，準備緩急支填。戰馬無闕，取進止。

又論配馬劄子

階文州買到省馬，舊來牽送上京，近因本司肆畫，奉聖旨，竝令送陝西轉運司支配諸軍闕馬。伏緣今來孳生諸監闕小上等馬，翁馬母蕃息駒騾，本司相度，欲乞今後階文兩州買到第一第二等馬內，如有送標格、好結裹及事藝別無病名，堪充作馬翁馬母，委自本州長吏躬親揀選十歲以下者，令依舊押送上京，于估馬司交納。從本司填配諸軍，其餘揀退不入，今來色額者，自依近降條貫施行。取進止。

議西人劄子

臣伏見趙元昊遣使進納誓書，西人在館，以待答報。伏知朝廷議欲降詔，遂相開納，止留册命，未便舉行。又聞俞青使回北庭，謂本朝若必行元昊封册，勿令使命深入，恐契丹兵馬一例殺傷。又其答書有俟平定西鄙遣人來報之意。此皆含糊未決之辭，包奸蓄怨之語也。臣愚不敏，不知大計，竊謂機危之會，理須審思。事脫一失，悔將難救。且西北二敵，連兵搆難，中國之利也。方當整勒兵馬，陰拱高視，候其大禍小亡，乃可以還。今若便許元昊同其誓文，則二國要約固已先定，不待封册方正君臣如此。則元昊之貢獻必且續至，朝廷之金幣亦便頻分。假使北敵能勝西，則契丹必歸曲朝廷，以爲撫彼叛臣，逆其來信，負力悖慢，勢必稱兵，而元昊得朝廷誓詔，必且取重外鄙，市怨耶律。肆其狡獪，因爲間諜，得我金幣，以救敗亡。是乃紓敵禍于一時，嫁外怨于中國矣。使西能勝北，則二敵之怨必深，契丹士力更當譬養，則朝廷卻與元昊歡盟厚賂，安得不動敵情哉。契丹之怨朝廷益深，則元昊之結朝廷益固者，非謂與我爲金石交也，彼藉我之賄，假我之援，全境激敵，以誓刼我，使吾邊戍束手瞪目，熟視流散，不得侵畧，然後首鼠窟穴，養成豺虎，斯其謀也。臣又料契丹未能得志于元昊，先且取償于河北，避強擊弱，有何不可。是朝廷免西鄙之小刼，結北方之巨釁，輕重之擇，安得不懷。且契丹言恐一例殺傷，又云俟平定西鄙，此何等語。朝廷忽而不計耶。臣伏見元昊誓書中，要結天地，誓及子孫，言雖夸險，勢亦窘急。何者，彼蓋迫契丹之用兵，畏我境之乘便，畧其邊寨，取其老小，重以詛誓，務在速成，必知朝廷已賜開許，不肯先違信誓，則彼一心捍北，永無東顧之虞。此賊昊之計，事在目前，確然可辨。臣以爲當今計者，不如且遣彼使，賜以存問詔書，詰難誓文，更令修正，遷延來往，以賒後期。兼令雄州騰報北帳俟其雄雌之決，更議拒納之宜，撫西懷北，兩得其便。伏望畧回聖慮，一賜裁擇，取進止。

乞宰相監修唐書疏（案）歷代名臣奏議，係仁宗時，祁知成德軍時上。

臣先奉詔修定唐書，是時賈昌朝罷執政，丁度以參知政事嗣總其任，度比罷免，而書局不解，今度不幸薨謝。臣又遠守邊郡，本局止有刪修官王疇以下四員，至今編纂遲延，紀志俱未有草卷，誠恐書無統制，諸儒議論不一，淹引歲時，欲望朝廷許依前例，以宰相監修，竊以一王大典，垂法千古，今功且垂成，而其間褒貶是非，出史臣等，須藉當國大臣，商榷訂正，爲斯文之重，庶書成行遠，無愧前人。唐特修晉氏一史，亦宰相恭總，彼偏方陋國，制度殘窶，尚以輔弼領之，比今唐書，恢大光明，爲不侔矣。伏乞特賜詳度施行。

請復唐馱幕之制（案）歷代名臣奏議，係皇祐四年祁知成德軍時上。

臣聞唐時出師用兵，每什爲五馱法，馬牛任從所便，其間隨行什物鍋幕之類皆具，故師行萬里，經亘歲月，無所闕乏。自五代之亂，更相侵擾，其兵不出中國，弱者輕黔，強者因糧，遂失五馱法，至今相承，不復討尋。臣伏見朝廷之制，每指揮五百人，指揮使得夾幕一具，副者得單幕一具，馬軍得葉鍋布行槽等若干，步軍得鍋若干，自軍員以下，更無帳幕，或出次野外，雖甚風雨，亦無所庇，又戰士被甲，所將衣衾，悉自負荷，馬軍則孟杓之類悉在馬上，然則行數百里，人馬強力，皆已先疲，脫若逢賊，安能挽蹋蟻刺，與爭勝哉。故無幕帟則士卒無所休庇，無馱物則士卒須自負荷，此于軍戎，亦非小害，臣乞詔近臣檢求唐馱幕法，下殿前馬步軍司，議可復與否，明條利害，上稟朝廷指揮。

論復監地必有羣臣以百姓稅地爲言

國家今廣置騎軍，而無馬給之，騎軍所習既不可爲步，況是數十萬衆無所施用，常坐費糧廩，而與無軍同也。臣固以爲不如復監地，多畜戰馬，以給其用，計之便者也。凡監地有及千頃五七百頃者，其間附山包野，陵澤菱草，非耕種之地，今若復之，則羣臣浮議云害百姓良田，使農不得耕種，臣以爲不然，假使牧馬之地，一監有五千頃，皆爲稅田，國家所收，歲未及數萬石，以數萬石之粟，于軍之廩實，未有所益也，使有牧馬數萬匹，則三軍之氣，可以坐增，由是言之，國家急須軍馬之時，雖良田尚可變而爲牧地，況今之牧地非盡良田者乎。臣伏見洛陽單鎮兩監，曾廢爲民田，議者知皆以地之肥美，及經一二年，民之佃不及一二百頃，其餘盡爲荒野，無人請佃，牧地之中，樹木數千萬株，皆爲百姓所伐販賣，而官司明知，上下相蔽，不爲糾察，俄而卻復，此特倖人邀一時之利，議者之過，此則監地興廢之一驗，事已見前，惟國家詳酌而行。

上便宜劄子（案）歷代名臣奏議，係皇祐五年祁知定州時上。

臣伏念行年五十有六，素自衰怯，不逮人，宜內治一郡，習刀筆薄領，計校米鹽，與俗吏爭課最，以報萬分，不意陛下過聽，乃使守邊居，眞定不半年徙定武，仍過所能，早夜震悼，然常聞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衝要，爲國門戶，且契丹所欲得者，惟定與鎮，二軍不戰，則進薄深趙，邢洺咋臂搥胸，無有忠矣。臣所以日夜深計者，以爲欲兵之強，莫如多穀與財，欲士而練，莫如善擇將，欲人敵監，樂馳，莫

如賞罰而罰嚴，欲敵顧望不敢前，莫如使鎮重而定強。夫恥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陛下少勵之，不憂不戰，以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鬬猶負，無穀與財，雖鎮金城，定湯池，勢必輕。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積糧，迺以陝西河東爲先，河北爲後，非計也。夫西戎兵銳士募，能畧邊，不能深入，河東天險，敵憚爲寇，惟河北不然。失長城之防，自薊而南，有視千里，敵鼓而前，如莞衽上行，故曰，謀契丹者不得不先河北，謀河北，舍定與鎮，無可議矣。故臣願先入穀鎮定，鎮定已充，可入穀餘州，列將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遷鎮定，則鎮定重，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閑然聚，霍然去，雲奔飈馳，抄後掠前，此馬之長也，強弩巨梃，長槍利刃，什什相聯，伍伍相遮，大呼薄戰，此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敵相攻，敵而去之，及境則止，然則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而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鬬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體也，勢不可離，今判爲二，恐謀之未詳，自先帝爲一道，帥專而師不分，故定堪其胷，則鎮擣其脅，勢自然耳。今其顯顯有害者，屯寨山川要險之地，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敵脫叩壘，則彼此不相謀，誰肯任責耶。臣請合鎮定爲一路，願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爲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諸將權一，而責有歸，無苟且意，策之上也。惟陛下與中書、樞密院、當居安慮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之，殆矣。河東馬強，士習善馳突，與鎮定若表裏然，東下井陘，不百里入鎮定矣，敵若深走，以河東健馬佐鎮定兵，掩契丹之惰，若歸者，萬出萬全，此一奇也。臣聞事切于用者，不可以文陳，臣所論增步兵及入穀分兵隸禆將等諸條，件目繁碎，要待刀筆吏委曲可曉，臣已便俗言之，輒別封上，至擇善將，多蓄財，乞委樞密院三司條具以聞，臣一諸生，弗知軍旅事，偶有所見，不敢隱，特以受大恩，思亟報也，恐議涉迂暗，有司疑詰，更乞付臣，令悉意條陳，然後施行。

景文集卷三十

奏狀

緻進升祔慶成詩狀

右，臣等伏見今月九日，京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升祔眞宗廟室，禮畢者，懿烈順聯，慶儀交展，慈流印日，歡懌縣區，恭惟皇帝陛下，凝命宅中，協華稽古，雖誕敷于一德，常有懷于二人，向者，閟癡別祠，翠華躬謁，依遠累歲，博徇羣臣之謀，稽合靈心，用畢先朝之舊，制書前降，典册嗣宣，遂自儀坤之廷，竝升清廟之祏，緣情得禮，因孝示人，回曠蕩之洪私，顯劬勞之永報，鑑奩易具，交深顧復之思，牲俎薦芬，足慰蒸嘗之感，臣等共塵法從，參攝事經，仰欽陟侑之儀，難默揄揚之素，謹各撰成升祔慶成詩一章，繕寫別封上進，干冒宸覽，無任省循媿汗之至。

南郊乞異姓恩澤狀

右，臣幸班禁近，獲遊光華，凡再侍于明禋，得推恩于異族，敢援新制，以謹私閔，伏念臣有舅進士朱某，幼習藝文，世承紱冕，未預鄉華之薦，久懷家食之慙，以臣永歎渭陽，希榮母黨，願簽仕途之籍，以光孝治之辰，誓罄涓埃，共期酬補。

南郊陳乞男彥國恩澤狀

右、臣籍慶祕禁、身託近藩、天饗在辰、職來預慶、緣從官之舊比、有任子之公條、輒忍靦顏、更申妄請、竊以臣男彥國、甫當蒙孺、粗訓義方、未專一業之勤、遽覩千齡之盛、不能自達、庸丐賞延、幸當朝霈之覃、冀預士名之食、儻榮子爵、獲寵而家、願交勵于朴忠、得參酬于覆育、丹悫所脅、殞踣無忘、干冒宸嚴、臣無任慶慄俟命之至、

乾元節乞男定國等恩澤狀四首

右、臣叨華禁從、逢聖誕期、輒丐餘榮、更延賤息、伏念臣有男試將作監主簿定國、久踰冠齒、粗習儒猷、向因臣兄以猶子之親、得參士食、遽臣蒙持甕之列、已及蔭條、顧緣猷秩之初、未嘗寫異之籍、敢因盛節、就冀仁恩、庶獎輝蒙、益敦義教、省身可勉、收報爲期、

右、臣叨服近聯、慶逢誕節、例容任子、情切庇私、內揆干踰、舉臻震懼、伏念臣有男試將作監主簿靖國、甫當羈丱、纔習藝文、向緣世父之榮、已參蔭籍之末、遽臣冒寵、自獲推恩、敢因星躔之辰、更丐童衿之幸、許從異秩、俾獎蒙姿、誓忠教之日勤、答上天之仁覆、悉愚內勉、殞越爲期、

右、臣久玷凝嚴、訖無云補、尚因誕聖之日、敢援任子之條、仰竚恩華、俯私祗愛、竊以臣男惠國年方髫佩、習始書觚、未克辨經、稍任典謁、屬羣臣之上慶、願賤息以自憐、距躍所逢、推求例賞、儻童蒙之擊志、獲霑以聞榮、共勵竭忠、歸酬再造、

右、臣久塵法從、均服朝簪、每緣慶于誕辰、許推慈于蔭籍、內惟丐請、有愧情顏、竊以臣男輔國、甫在童蒙、未從傅習、雖教之執卷、而未能負薪、不勝私懷、願從舊食、幸電樞之紀節、徼荷恩以頻恩、冀啓任階、以奬家訓、如牛祗愼、幸慰于衰惙、雖犬若豚、敢期于有立、共圖忠瘁、上答恩仁、

讓翰林學士狀〔案〕本傳、邵以龍圖直學士知杭州、留爲翰林學士、在慶歷三年、

右、臣今月十三日、準閤門承受韓文昭報告、爲已除授臣翰林學士、今授告敕者、聞命側躬、既榮且駭、竊念臣昨知制誥日、以經夏抱疾、願守便藩、本冀寧居、得養羸喘、俄叨改職、尋以敍辭、比令兒息、搬取家屬、伺其歸室、偶未赴官、僚友具知、宰府同亮、今者、忽蒙誤還、升備禁扃、文翰近班、臣子至願、當不俟駕、卽日造朝、但念臣因病自言、蒙恩輒止、不惟欺冒朝聽、必恐滋致人言、便謂臣巧作遷延、陰規次補、有妨賢路、尊取身榮、啓偷競之風、瀆承平之化、一罹斯謗、容得自安、伏望皇帝陛下、察臣外補有因、亮臣知分有素、且依前詔、早遣出處、況餘杭闕官、已逾三月、學士供職、自有數人、若得申沛俞音、改遷新命、憫孤蹤之羈悸、息浮議之紛囂、上穩朝僉、下紓憂悃、雖停褒澤、自荷大恩、無任祈天俟命戰懼之至、

再讓翰林學士狀

右、臣今月十五日、準中書劄子、以臣陳讓新除翰林學士告敕、乞且赴杭州、奉聖旨、不得辭讓者、恭聞敕

敕、參抃誠惶、貸其輒辭、勸以嚴旨、便當奔走朝路、冒卽寵章、誼有未安、不容無訴、伏念臣今年三月內、以天章閣待制歸朝、尋蒙改知制誥、又于七月中、因陳乞外郡、蒙轉龍圖閣直學士、無勞被獎、自臣爲始、尙錄餘杭舊例、未速人言、臣是以上殿敍辭日、乞在任滿三年、成三十月、依常參爲例、冀圖考績、少符容私、不意今者再被制書、擢臣爲翰林學士、此則一歲之內、三次遷除、縟典屢數、未有臣比、一介之操、知分甚明、若便懼命忍慙、靦然祗受、悠悠仕子、偷競同興、雖微臣苟一日之榮、而廣朝被多士之議、損大益寡、顧不重哉、今拒詔當誅、昧進亦罪、罪無足惜、誅有可矜、敢率愚誠、罄敍茲寄、伏望聖慈特許收罷新命、且令赴任杭州、控仁援天、更無別理、如朝廷必以學士院乏人、不令辭免、則臣願只以內閣職名作直學士院供職、俟滿年歲、方冀敍遷、二事之中、乞賜矜允、臣無任虔祈懇禱之至、

審刑院斷絕公案奏狀〔案〕邵知審刑院、據神道碑、在慶歷四年、

右、臣據大理寺狀申、日奏司、今月日以前送下公案、竝已斷奏訖、無見在者、舜刑惟恤、漢讞號平、闡九夏之清和、訖四方之論報、至仁不洽、中典著聞、允非甚盛之期、疇臻幾措之會、恭惟皇帝陛下、燭知治經、懋建民瘼、受支日之奏封、謹齋居之閑實、軫人命之重、容有不絕、詔天下之平、許從中覆、至于法防素具、吏禁易遵、示以簡孚之嚴、寧其旁緣之隙、懲條交聚、庶獄淫希、甫當時燠之初、靡餘決事之蒭、盡冠勃格、本上德之好生、丹筆屢停、願攸司之何力、臣誤膺審克、祗覩熙隆、願咨繫月之文、備著約章之簡、聿光在宥、永照方來、

謝對衣金腰帶鞍轡馬狀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加前侍職、特賜對衣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經幅詳延、甫塵于祕職、規庭霑晳、更藉于殊私、內撫肝膽、舉捧榮膺、竊以解衣示寵、莫美于漢臣、錫馬從遊、最榮于唐世、而臣仰丁盛旦、早服華階、因擢句之備員、侈除書之在始、方其伏謝、敢以頻分、煥紋鬟于襟裳、爛鏐環于指帶、材駒半漢、釘轉玲瓏、惟賜予之兼常、實芻微之增詫、誓當夙夜祗力、造次爲仁、俯觀珮瑲之長、參惕乘軒之貴、有如皎日、無忘茂恩、

又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近司被召、錫品崇華、祗受寵頒、叢臻嬀緒、恭以命賜之設、眷厚是將、安吉美于詩人、薦庶表于侯象、洪惟聖世、務尙前猷、美禁署之始除、煥儒林之新式、因其衆謝、侑以多儀、笥服裁鮮、鏤金飾貝、斥衛鞍之寶鉸、解材駟于天閑、下拜神墀、爛盈私室、而臣猥從未至、甫望清光、視書詔以未能、假器章而太甚、人斯誤舉、已無牧汗之期、賞復冒明、安逭濡鞳之訛、誓堅盡瘁、少答詳延、

又

振擢云初。頒分有典。恩雖將意。媿不容顏。伏念臣久去嚴深。弗專辭贊。蒙收還于玉署。復修潤于緡言。而怡儗塵容。支離病骨。謀無故勇。貌有新衰。方深舊貫之斯。更侈多儀之貺。襲衣聯褚。梁帶橫金。侑以材騎。副之寶鉸。雖朝稽成式。本優待于畯良。而士有冒居。迺例蕃于錫予。仰循異渥。內揆無堪。服以光軀。慶揖私之有煥。乘而致寇。惕觀象以蒙譏。荷寵兼常。撫衿充感。

又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前件職。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侈袂光軀。寶釘照筍。斥內閑之半漢。副釘鉸之精良。侔侑茂恩。庸褒近職。胡寧輟懵。遂忝頒分。伏念臣本以避親。特蒙換秩。始踐鳳阿之祕。方陳兔藥之猷。而朝循舊章。賜存成式。罷爲人而廢禮。姑異數以勸能。麗服橫金。爰重寘行之寵。材騎耳轡。居爲執御之華。被錫于茲。撫躬何幸。儻屯愚之可勉。圖尺寸以爲酬。

定州謝對衣金帶鞍馬狀

右。臣準中書劄子。以臣除前件職。奉聖旨。賜臣對衣金腰帶鞍轡馬。仍差殿直李宗偉就定州給賜者。寵名冒進。賜品臨頒。使者發齋。邦人改觀。伏念臣年塗衰遠。襟府塵蒙。違去清廟。保障窮塞。報政無日。待罪再茲。本緣假節以非眞。宜與過更而皆罷。迺蒙皇帝陛下、乘矜久戍。特改近班。因加秩之命云初。舉有分之錫惟舊。襲衣圍帶。飾轡名駒。本三朝之餘珍。重兩驂之私駕。曳焉稱體。知露冕以非榮。乘以按屯。遂據鞍而忘老。撫恩云厚。有頒爲酬。

讓敕設狀

伏覩仲夏以來。苦雨爲瀰。河流泛濫。民堵殫傷。上惻睿襟。分馳羣禱。方交修于至德。將迎召于太和。臣比荷顧存。召還禁近。蒙循舊體。盛錫宴羞。既親耳于焦勞。難自私于樂衎。顧停慈渥。以適事宜。其敕設欲望特許寢罷。

謝班次狀（案祕于慶歷五年罷翰林改龍圖閣。此狀與下謝宣召皆是時。）

右。臣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立班在張方平之上者。因舊蒙榮。沿恩進等。懇辭弗聽。媿切參懷。伏念臣術學空單。年委衰槁。自違禁署。四易歲陰。絕窺鈴索之華。寖忘赫奕之式。屬無嫌避。再沐召歸。合寘下陳。以從甲令。而方平等、更因近例。追敍前功。屈朝次之明規。崇仕途之美讓。洊煩論詔。俾進上聯。畏再瀆以取訶。輒忍慙而就著。以新訂故。誠非素杼之長。雖去卽還。遂竊寒人之福。仰銜垂寄。局用仰酬。

謝傳宣撫問狀

右。臣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傳宣撫問者。冒寒得疾。稽損戒虛。伏枕迷魂。偃牀在告。尋交鴈于惡石。冀自救于殘軀。迺蒙皇帝陛下、齒記不忘。慘矜過厚。特迂使驛。傳諭玉音。許輟高手之良。以濟負笈之困。恃大恩之下賜。庶營魄之重還。自此更生。盡歸論報。

謝宣召入院狀

命節及門。褒綸在耳。跽聞振擢。交臆榮慙。伏念臣素稟朽疎。親逢昭泰。由累勤于舊史。獲迺稽于從官。深人玉堂。愼司雅告。無能云補。第愿于空餐。有諉攸箴。已當于襆被。會臣兄庠、猥叨貳政。例合避親。亟用請閒。懇祈去職。尋蒙可報。對易美名。跂華閑以通班。仍露門之擢句。宿官少責。用拙正宜。安于之筆遂乾。絕聞名命。裨諶之草雖在。無復討論。適以樞務缺員。昆親補乏。乖矜舊物。靡涉他嫌。復收液橘之材。入齒禁林之綴。郤違近密。回貿寒溫。其間緣疢召衰。乘憂失壯。學殖逾落。辭緒若抽。心忘五誥之醇。目眩十行之細。曷以再承大對。參潤遠猷。深惟洊至之華。抑本千齡之會。斯蓋皇帝陛下、仁無頗覆。惠等曲成。眷去馬以還駢。激倦禽而重翥。寵光完士。歆豔羣倫。尙當景式前修。釋尋故業。漢風彌郁。冀循爾雅之規。遽齒已高。況屬知非之素。撫躬揆遇。濱殞爲酬。

授知制誥舉歐陽修自代狀

右。臣蒙恩授臣依前官知制誥。準敕舉官自代者。伏見大子中允集賢校理歐陽修。志局沈正。學術淹該。樓遲愽實。不詭所遇。措辭溫雅。有漢唐餘風。如得擢在禁垣。委之潤色。必且粉澤于度。布于四方。觀言責實。臣所不及。願回授受。以允詳求。

授象龍圖閣學士舉施昌言自代狀

右。臣竊見天章閣待制施昌言。識邃慮遠。見推倫輩。歷司繁劇。沛若有餘。尤宜蒙三接之召。備萬乘之器。材能已試。臣且不如。願改恩章。以允朝渙。

舉楊安國自代狀

右。臣蒙恩特授前件官。依舊充職。準敕舉官自代者。伏見天章閣侍講楊安國。質厚淵懿。邃于經術。勸道帷幄。有裨大猷。循名責實。過臣遠甚。乞回濟授。以穩朝告。

修撰舉趙師民自代狀

右。臣蒙恩特授史館修撰。準敕舉官自代者。伏見尙書祠部員外郎天章閣侍講趙師民。性理沈敏。恬于榮進。博記多識。殆無比倫。據經援古。措辭雅健。推名責實。臣所不如。召回甄授。稱是惇碩。

授諫議舉魚周詢自代狀

右。臣蒙恩特授諫議大夫。準敕舉官自代者。伏見天章閣待制魚周詢。外和內正。不憚強禦。頃排異議。辨正誣寃。敎然風采。發于朝路。臣嘗景仰美行。心服其長。願回恩典。以光賢舉。

授翰林學士舉高若訥自代狀

右。臣蒙恩除授翰林學士。準敕舉官自代者。竊見前天章閣待制高若訥。資性謹厚。文詞淹敏。值物照理。物無庾情。與臣偕第。同班稔其履尙。若擢寘近署。足潤大猷。願回新命。以光淸授。

再授翰林學士舉官自代狀

竊見某官志尚沖遠、風局精強、久次詞垣、晚成國器、材望既出臣右、年輩亦在臣先、顧還濫及之恩、同副類能之選、

授兼侍讀學士舉張錫自代狀

右、臣伏見天章閣待制張錫、安節懿行、講貫如流、進侍經席、有助咨問顧回新命、以光崇簡、

授待制舉賈昌朝自代狀

右、臣伏覩先降敕節文、每授官許舉官自代者、竊見司封員外郎天章閣侍講賈昌朝、學優文敏、操履堅正、質其望實、遇臣遠甚、乞回恩授、以允公言、

薦劉絳狀

臣伏見應茂才異等科劉絳、生于遐遠、系出寒素、結髮從學、逮冠有成、研覃六籍、上下千載、多所論次、頗有指歸、固窮守道、不所詭遇、向緣就試六論、文限敦促、偶因小誤、被黜有司、生平襟蘊、有所堙鬱、絳嘗著春秋三傳析要并皇極書、凡四十五篇、皆鉤摭幽奧、會萃異同、思排異端、取質先聖、據其揚搉、信足多尚、按絳行年方二十有五、若令齒德浸茂、藝術益深、必能擬迹惇儒、自名所學、欲望朝廷特許敕試、授一直講職名、俾在國庠、敷述經旨、養成令器、進備雲毫、其析要皇極等書、謹同封、取進止

薦張定方乞收試狀

右、臣伏以良工構材、爲廈明主、構士爲國、而材須求集、士待舉知、然後落成展采、功與時立、伏見應沈淪草澤科張定方、年三十八歲、識慮沈敏、氣直行範、文尚體要、不工聲病、涉知韜略、秉明道式、甘足貧槁、久無仕心、昨爲鄉黨敦推、入應詔舉、六論程藝、非其素心、有司報罷、怡然引去、閉關卻掃、不干州閭、立言忼慨、指摘民弊、臣知壽州日、以禮致問、延至公門、觀其議論、卓焉切至、因取其所著書、得卻敵復戎戰書等篇、實多采少、紀實求當、臣亦指文索事、與相辯詰、觸機應變、籌策有餘、非但角空言、競華論而已、臣以爲如定方等輩、不可多得、或蒙召赴上都、程其所長、授一職事官、令往西北邊郡、必能研究術略、參贊帥臣、討論營陣、商搉攻守、至于撥煩幹蠱、又其緒餘、臣既知其人、不敢有蔽、謹錄定方所著三軸并封上、如有可采、伏乞特賜收試、果無所取、臣甘苟言之罪、

乞知亳州狀

右、臣竊以爲君務達下情、爲臣貴在無隱、雖有煩請、猶不蒙誅、臣之敷懇、正託斯義、伏念臣禀庸材下、爲祿所浮、陽年四十、便若衰憊、纏綿宿疾、出入五年、氣迕脾倉、邪客胃府、觸暑犯寒、則飲食頓減、溫中實下、則藥艾未良、自念綿痾、屢求外補、昨領壽陳兩郡、凡一歲有餘、既便養頤、漸克強勝、不期戎帥、內鎮蕃方、臣蒙恩入朝、歡喜上道、庶能自力、遠服近班、遂叨書命、寖華名級、而尪悴之質、果未遠安、舊痼有源、新疾

復動、春夏之際、迮劇無常、舉家竭蹶、時煩省問、贏露有素、班列具知、自非出守、胡能寬疾、臣伏見亳州去都至近、總務非少、亦須選任、俾往撫綏、欲望聖慈、許令臣知亳州一任、臣雖質課計最、有愧吏師、然恪奉詔旨、謹察邦政、于下流之比、尚有一口之長、幸其餘閒、盡力治料、儻蒙帝力、爲天所支、耗氣稍完、迷魂來復、尚更求自試、無憚諸煩、涓埃萬一、以圖云補、今茲祈叩、實迫尪殘、言拙少文、止冀矜遂、

乞解鄭州還京求醫狀

右、臣伏以臣子危急、必干朝廷、祈君父、雖誅戮在前、不敢避也、伏念臣自去年五月、脾胃寒泄、服暖藥過度、虛風客熱、結成沈痾、發歇不定、經一年有餘、臣以所領州路當兩京衝要、誠欲盡瘁死節、官下、是以不敢請假、牽勉勾當、偶無曠敗、昨自六月中、寒溏頓作、不復支持、經四十餘日、飲食減少、出廳不得、肌肉銷盡、惟有皮骨、左脚麻木、行履艱難、情志昏寒、委實勾當不前、遂于七月二十一日、權公事與本州通判管勾、已奏聞訖、人情病未及死、須思治療、伏緣外州難得醫藥、坐待死亡、臣欲望聖慈、念臣從川途替歸、往復萬里、年老病甚、所就遙然、特許解罷鄭州、令還京師、就求醫藥以救殘喘、或得一閒散主判司局、所貴易得假告、休息衰骸、萬一尪殘之軀、未塡溝壑、再得陪服朝序、即異時朝旨別有差遣、不以遠邇、聞命即行、以答陛下再生之賜、

景文集卷三十一

外制

王堯臣可三司使制

敕、經九畿之入、以制國用、籠萬貨之羨、以謹邦財、平時倚成、使領爲重、況邊鄙未靖、饋調亟興、舟穀所輸、項背相屬、商總用度、彌見其艱、擇才而任、僉言茲允、以爾王堯臣、器閎質茂、行淑雅方、比冠烝髦、寖膺優仕、歷階詞禁、俾代予言、倬爲文章、近古風烈、向假命節、再撫西人、綏懷流庸、宣導嘉美、已試之效、有位具聞、宜庭幹蠱之能、往諧主計之劇、仍華內署、增秩左民、朕惟師與之繁、食足爲本、出納矜吝、既付于攸司、有無懋遷、當視于成訓、圖善而職、對我茂恩、

國子博士楊文友可尚書虞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楊文友、慶善承家、方廉絜矩、心通吏治、志服官箴、屢圖決于郡條、久透通于朝紱、課成有狀、賞協當遷、俾涉朕虞之曹、且光郎宿之選、

國子博士魏琰可尚書虞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魏琰、夫馭吏之方、責實爲效、殿既成翻、善亦當遷、循而行之、官則無濫、以爾簪宴華緒、文韻美才、

彝輯朝紳之良。克成縣譜之治。課目來上。歲灰亦周。宜由經庠。往踐郎位。服我榮典。無廢舊勞。

國子博士向繹可尚書虞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向繹。積慶之餘。階蔭而仕。綱經吏閥。備俛朝榮。比倅州符之煩。且齋官鑄之要。課皆應攷。歲亦嘗遷。睽虞之司。郎選爲重。往升華秩。無廢舊勞。

杜惟序可知滄州制

敕朱閑凝敞。便聊尤貴。劇選要任。庸得實才。以爾具官杜惟序。代潤忠規。著衍沈濟。服在近列。夙譽告虞。河朔之區。繕守完備。方事之艱。擢委价藩。悉心振職。謀無遺謂。與議歸美。遂于予聞。特推寵章。超踐華局。弗遷他領之舊。益圖來譽之升。露服以行。足詫方郡。

郝元規可西京左藏庫副使知辰州制

敕郝元規。材秀膚敏。照機無帶。朱閑中殿。勤事有年。陝都而西。假節將命。糾繳詳簡。藹于予聞。進貳使聯。且付州任。矧辰陽之控。蠻落在焉。綏徠荒梗。參責威愛。往念榮寄。懋哉不忘。

楊告可右諫議大夫知鄭州制

敕。諫省華要。從古爲重。比來以位遇既顯。言責難專。故寵其器名。以宅良畯。雖不蒞職。要爲邇臣。具官楊告。虞敏以精。器適而濟。嗇煩所使。用觀其能。而漕引東南。輸入都內。歲有羨餘。役無淹期。攸予足食之術。時乃析憲之效。僉簡公議。應圖厥勞。俾升七諍之列。且藩三輔之邇。懋率忠力。光對寵靈。

李知和可西京左藏庫使制

敕李知和。性甚柔良。志安勝力。祗事宮隸。夙夜以須。服勤厲帶。左右逾恪。嚮閱功次。久待歲成。持從優除。式示蕃獎。雖都畿督。名要地榮。欽畏使華。仍總餘職。

張庚充開封推官制

敕。畿甸華翼。庶邦式瞻。幕廷參敞。乃俟是寄。具官某。禮淬敏行。發揮雅才。祛煩體遠。洞無盤錯。首公絜矩。樹爲風聲。率西之行。宜力彌劭。俾進京服。益光賓儀。左右長人。叶濟嘉績。往念褒擇。勉毋怠忘。

侯蒲可節察推官制

敕侯蒲。率勵追胥。捕格姦盜。全伍就執。賞目應條。改升賓筵。參寵朱紱。往服褒擢。增最爾嘉。

尚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麻溫其可開封府判官制

敕具官麻溫其。京劇居中。尹正須輔。必擇士彥。參舉政綱。以爾優學麗辭。濟規遠概。早階科等。見重俊游。屬膺官簿之勤。外樹藩條之最。稍遷省戶。還集書林。關閱彌薰。井德無改。宜賁綠飾之美。俾贊浩繁之寄。

呂公綽可刑部員外郎制

敕呂公綽。風猷華劭。材力淹舉。務時儒術。邁訓義方。間從劇使。復專清貫。樹聲宣力。所往必諧。夫結課之

條。須最而陟。既挺明效。亶符遴選。宜進司刑之曹。庸光滿歲之法。

袁易可比部員外郎制

敕袁易。踐揚朝路。肅給事經。向委守藩。式敏從政。滿年獻狀。論績當遷。聿圖勞勤。用秩勾比。揆榮思報。懋哉不忘。

戚舜元可比部員外郎陸仲息可國子博士王逢士郭承祚竝可殿中丞李從夏侯錫竝可祕書丞制

敕戚舜元等。三歲之限。天道小成。朕課吏勞。稽法于此。以爾等文敏強濟。葉于官下。經營旅力。謹我詔條。事無廢惰。文不誣上。年比如令。朝夾遞遷。省闈庠戶。芸簽眉局。資踐有等。褒進則同。各仍前涖。益昭來譽。

柳三接可大理寺丞制

敕柳三接。向榮儒第。久課吏勞。所知之薦。應條而至。銓覆有實。擢敍爲宜。往丞廨曹。用啓榮序。

陳紹孫寇仲溫竝可大理寺丞制

敕陳紹孫等。竝率勤恭。專幹煩盭。如職而辦。閱歲宜遷。丞佐寺卿。勉馨賢猝。

商泰可大理寺丞制

敕商泰。淹試吏勞。綽著材譽。監司廉狀。保薦交章。參實課條。已事皆驗。俾遷卿屬。彌勖乃勤。

陳德之可大理寺丞制

敕陳德之。以材自將。所蒞時譽。監司廉狀。保牘上聞。以其幕府卹淹。治目參實。俾丞于理。用獎宿官。

李定柳灑可工部郎中制

敕。三歲大比。令甲有條。覈實最科。庸信吾賞。以爾定秉尚淳固。典學人官。宣力幹裕。華皓一志。爾灑履吉。林茂。廉智自將。美實積中。暢于事業。僭籍祕館。參爲吏師。或權節財賄。以資仰給。或班布恩詔。倚成嘉績。灼有見效。暴于攸司。用置郎選。式光考課。竝仍事局。益念懋功。

鎮安節度判官黃炳可太子中允制

敕黃炳。履操清劭。局力精強。歷贊侯藩。休有嘉問。所知之薦。交章以聞。宜升儲案。用階榮序。當念褒寵。毋廢前勞。

蔡寬梁堅竝可監察御史制

敕。監察之任。舉視行馬外事。職峻望清。匪才莫允。以爾蔡寬志美謀劭。安節而不流。梁堅識精意果。蹈道而能立。竝試可有狀。淹外累年。比臺屬缺員。遴列騰薦。朕觀其所舉。叶于攸聞。咸易法冠之華。俾增朝路之肅。毋過毋怠。時乂爾中。

鮮于亭可祕書丞制

敕鮮于亨素挺時幹寢揚仕塗最升有狀文飾無害攸司考課年所如條書省有丞序進尤美尚宰劇邑勿憚爾勞

辛若渝可衛少卿制

敕向科夫家充籍和璧明課衆寡以列蔡科能辦其事吾必而賞以若渝方守近輔克稟朝規悅勸趨力樂從符伍以狀自上閱數應條宜遷卿棘之副以旌吏材之敏

宋忠臣可水部郎中制

敕宋忠臣敏于爲政恪于守公不憚諸煩汔有成績三歲獻狀申令著文俾正郎曹以旌吏課益宜爾力毋忝茂遷

蔡襄知諫院制（案）襄知諫院在慶歷三年三月時那方知制誥

敕蔡襄識詣冲遠履業端方含章立言望古爲偶而譽正祕籍棲遲累年懷國之寶戢而未肆朕方永惟闕政思聞讜謀增員諫署高選才傑是用振爾淹卹光我簡求進丞祕辦參幹言責噫醇引之道今昔異宜蓋論高者處而難從議瑣者卑而無體裁訂其要俾可底行往哉惟虔欽遲中益

奏舉人平江軍節度推官王罕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王罕迺者深詔列位效舉所知雖頗限吏資而實取才劭以爾早勤官牒游結歲勞比籍幕簿之能遠光縣綬之選而名列薦狀課在最條宜循賞階入備鄉屬修方永譽以稱寵章

奏舉人前權興州軍事推官樂富國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樂富國夫舉吏之格以監司爲先蓋其試行能察臧否審于他部故也惟爾上課比牒薦名皆將曹之計臣糾獄之專使洎于郡將濟之朝紳保任一辭鉤校胥協宜疇幕畫之最俾預卿僚之選

奏舉人前楚州團練推官蕭固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蕭固朝廷鑑保任之科求才用之實賤乃最狀委于銓衡爾修辭策名效智從政頃以善畫介于列藩而準詔之臣連章署行參觀閱閱式允褒嘉宜備屬于卿曹且勸能于吏啓

奏舉人前平海軍節度推官知福州懷安縣李昭遘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李昭遘爲縣銓條擬戎介屢以漢綬事於閩區而薦能交章駁課如詔朝有面命恩不容私宜丞卿曹用勸官吏

鎮南軍節度推官知袁州宜春縣廖宗禮可大理寺丞寺

敕具官廖宗禮掃假實參住紆縣綬課無殿目薦有連章銓審以聞旌嘗有次宜遷薦棘之屬用廣甄材之路

勸鎮江軍節度推官知蘇州吳縣嘉德一前蘄州廣濟縣令張保衡并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嘉德一等成以通經備于衙吏或列藩奉檄兼委于字民或大邑膺章游較于異課而行充薦牘年及赦條宜疇銓格之勞俾率卿丞之職勉欽幷命毋忽攸箴

前邠州新平縣令裴愿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裴愿早服吏資薦循選格屢勤縣譜雜有薦章銓簿以聞賞科無廢宜入丞于理署且伸勸于宦成

前江陵府佐司理參軍余貫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余貫藝文中科肅給將事比參府掾分幹理曹獄無頗辭攷有連最質于銓審名在薦延宜備刑卿之聯且光材吏之舉

光祿寺丞集賢校理趙宗道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趙宗道夫銓審之最著于甲令所以育人材而旌職業也以爾門緒華膴機靈敏秀早程賦札遂預書林自服鉛黃之勤多分豕亥之謬汔茲歲滿嘉乃官成宜易漢勳之聯進丞理法之署尚資是正以對褒榮

奏舉人縣令韋輔堯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韋輔堯學古而官庇身爲邑政均疲俗名在薦章選格較勤吏資應貴俾丞卿法用勸銓流

刑部試到詳覆官縣令劉永錫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劉永錫故事上臺秋曹覆天下辭案凡置佐率屬必先試而後命亦以觀吏文責最目也以爾擢自縣邑俾替坐曹能服簡書之詳且周星歲之限恩有成例賞不爾私改丞理官尚典刑局

奏舉人前同州觀察推官張維師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張維師早服吏銓序參賓畫屢贊名藩之重實兼他部之勤且有連章稱宜厥職載稽官簿仍獲考年俾改卿寮以振才潛首公絜矩勉副所知

刑部試到詳覆官司理參軍劉直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劉直故事天下具獄上審者皆本曹置屬覆視而審覈之將充其官必試乃可惟爾擢自州掾隸于邦刑紛披科條檢結凡最竭慮無懈質歲有成宜疇吏勤進補卿寮勉續成績思稱茂恩

奏舉人試祕書省校書郎前宿州司理參軍黃孝先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黃孝先早服秀科洊署勞牒屢治郡獄參飾吏文訖無蔀豐多所澄雪使臺陟狀銓簿類能宜人替于理官且申勸于公路

奏舉人前簽定府司錄參軍焦盛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焦盛經明服官吏久隨調屢參綱掾能督府鄭守將狀其廉端州案申之懇薦稽于銓審應我賞

科，俾改卿僚之華，勿孤士類之舉。

掄選人前永興軍節度推官知河南府長水縣事張昭文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張昭文，間命都鈐，擇吏之勤廉者，假以部從事，而參宰劇邑，實有允令，圖其後勞，爾今來思，具質成課，既符信賞之目，宜服當遷之命，往丞聽棘，彌厲飲冰。

內制

除婉容張氏封貴妃制〔案〕封貴妃事，仁宗本紀在慶歷八年十二月，后妃傳在皇祐初。

門下，朕聞王者始風，本乎妃德，天下內治，模厥人倫，咨擇邦媛之良，飭敷嬪壼之懿，茂推異數，誕布公言，婉容張氏，陶翕闡之和，生慶善之族，玉粹其度，淵靚爾衷，以阿保之法自閑，以圖史之誡攸服，先贊內職，叶升大猷，力蘋沼之至恭，襲珩佩之旋短，禮以爲絢，謙不忘勞，用嘉冲徽，顯啓優渥，進膺褕翟之貴，參亞軒龍之華，於戲，謹于順承，陰教惟穆，勤乃輔佐，王化所經，爾其念夕惕之虔，躬日休之裕，樛木之逮乎下，然後稱仁，彤管之紀其言，于以垂美，往席寵命，毋忘訓辭，可特進封貴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封寶壽公主制〔案〕宋史公主傳，寶壽係仁宗第十二女，此云第十三女，未詳孰是。

門下，朕聞自家所以型國，治內本乎先親，況天挺王姬，邦著封典，舉循厥舊，今也惟時，皇第十三女，儲光藝躋，肖順坤極，未覽古而知教，故在姆弗勞，雖尚幼而好仁，故處躬惟恪，德範已就，褒冊雖稽，是用渴運休辰，煥照華渥，順格景風之懿，播聞穆李之華，商錫嘉名，鑴戒淑質，於戲，周推車服之異，漢啓脂澤之榮，非曰親私，繫乎治體，無替前習，更竚來恩。

除張耆太子太師致仕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寵遇舊德，欽揖高年，罔勞官職之務，俾逸股肱之老，特申沖概，庸厚邦風，具官張耆，資量沈雄，規猷隱濟，被遇先聖，宣力四方，既昭元戎之毅，遂幹中樞之劇，寬有茂伐，居無間言，遙視乾台，彌羅師節，肆予纂紹，鋤復倚成，入則參勤王家，出則是憲方國，能守其貴，屢省乃躬，罔將繫魁，壘之良，罄謨明之懿，竚誨前席，須續景鑾，遽披至誠，願還所事，勉諭已悉，遜執不回，且念大臣重遠，雅志難奪，與其屈任，孰若便安，宜改儲師之華，聽上使施之領，衍其爰入，尊以朝儀，於戲，抗請辭榮，推恩就第，鎮天下之說，于以稱賢，保臣道之終，茲焉有體，勉尚殊渥，恬嗇太和，毋尊高蹈之介，有俟惇言之益。

除皇叔德文忠武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仰紹鴻烈，惟懷永圖，每糾宗族之恩，疇先伯叔之懿，用推厥愛，以展予親，具官德文、道與粹和，天俾忠謹，有言而踐，百行成章，而暢四支，早建將牙，兼程台鉉，邦洽斯譽，神勞以祥，歲艾而精明不衰，爵隆而侮客彌遠，比詢朝論，已啓王封，尚圖久勞，更膺異獎，改疏假鑾之奧，進服溫貂之華，仍賡輶軒，以大租入，於戲，修人道之睦，我惟惇敘，國天下之理，爾實老成，鑑美翰垣，參重宗稷，秉德陪義，是惟顯哉。

除皇兄允讓寧江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禮重祭膰，寵伯仲之國，詩標棠棣，廣親族之愛，稽古教睦，朕能行之，具官允讓、器令而恂，志和而立，懿作休德，奮爲嘉猷，早秉中權之雄，復正大宗之領，協我公姓，光于前人，間侍郊宮，參獻彝瓚，服攸鑾而惟謹，揖爾儀而罔愆，向者已徇朝言，特疏王爵，載惟褒渥，尚懷成勞，俾視秩于台階，且仍華于將閫，優賚多戶，併示隆恩，於戲，武穆文昭，其流斯遠，元戎茂宰，注意所兼，爾其俊明日孜，將道時敏，欽助予治，丕纘庸功。

除皇兄允弼武康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惟一二兄弟，屏翰吾家，每推骨肉之愛，以強本根之託，矧在邇屬，早休厥聲，適及剛辰，遄膺異數，具官允弼、甚德而度，參仁以和，居貴而罔流，心訓恭而遠祗，悔間陪郊獻，佐庀宗司，抑抑攸儀，舉皆率履，綽綽斯裕，內無違言，成予敘親，時乃修職，比者雖疏王爵，未厭寵名，宜停後務之繁，俾領元戎之制，增食爰賦，兼實幹封，於戲，磐石而宗，寄奠重焉，扞城于圖，義莫先焉，可壯非猷，可順非迪，仍懷就藩之遠，姑隆綏族之恩，往惟懋哉，顯對嘉命。

除皇弟允良安德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彝惇茂族，於變是雍，周建懿親，時雍展愛，朕參式先憲，褒序吾宗，僉同公言，誕舉恩册，具官允良、氣韻質美，憑信厚之餘，體和履順，遠沖孺之習，早經留務，常止上都，以爾考有叔父之尊，帝室之屏，勛昭彝器，慶裕後昆，向嘉家嫡之承，已啓王爵之顯，斷自予志，申付節旄，因具官儀，衍實封社，於戲，古有謙訓，汝其念聞，夫寵不期驕而驕從，謙不待益而益附，修也可以思永，慎也可以寡尤，務孝圖忠，欽服茲命，飭躬靖位，以即而藩。

除皇弟允迪安靜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聞立愛莫先于親，繁支實庇其本，每念攸訓，匪伊異人，用推敦序之典，期光夾輔之體，具官允迪、承稟天祐，衍慶宸孚，舉動嚴方，趨規閑敏，思長富貴之年，夢肆朝夕之度，向匱使命，允穆公路，頃以王邸，殂謝，予懷悼驚，念其堂構，眷深橋梓，維城有寄，墨絰還朝，載隆近屬之恩，俾領中軍之節，仍增邑食，且實戶封，於戲，乃考之忠勛，四邦是式，乃兄之光寵，十乘有儀，爾僭厥榮，毋或茲忝，欽即殊獎，祗勵遠猷。

除皇弟允良加功臣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率祖宗之常，謹郊廟之饗，迎日涓選，熏燎告成，衍三靈之歡豫，肆萬民之慶宥，既飲其至，因賚爾勞，矧二兄弟之親，參陪夙夜之恪，宜縟恩典，以寵懿藩，具官允良、履尚詳華，機采明悟，世不忘于濟美，孝乃移于事君，王社以光，帥節云重，向因侍祀，爾見協恭，闇然陽氣之休，儲如盛服之美，我禮尤具，惟神

克歆。特緣婚姻之親。首篤棣附之愛。進加功號。兼拓爰封。且詢中石之規。更增多戶之實。於戲。自天介福。既輯于上儀。爲國懋能。敢私于同姓。往祇異數。勤劭壯猷。

杜衍加食邑實封功臣制

門下。朕祇飭齋輅。躬款泰壇。昭事天明。交脩地察。侑升二后。賓延萬靈。昭鑾次于都甸。欽紫烟于霄極。越惟爲輔。相我盛容。方錄解嚴之勤。疇先饑假之懇。用信賞典。以告治朝。具官杜衍、清明以和。諫達而敏。有罔狀之亮。奮于知恩。有含章之美。發于事業。向圖克祀之悃。允賴若時之庸。假節太庭。告誠慈祐。奉瑤册而虔罩。祕金鎮之邃嚴。而又率顧攸司。奉行故典。牲牷博腯。玉幣精純。接神明以歆饗。塞穹壤而凝祐。遂頒大慶。肯洽衆歡。永言皤髮之良。欽從屬車之至。職勞而賞。惟敏則功。宜增號表之榮。仍崇階等之貴。廣開厥邑。優實乃租。於戲。靈眷備成。恩章差沛。所期君臣有以相戒。休息有以無疆。熙其未明。蹤其未睹。俾乂予治。聿暢爾猷。

賈昌朝加食邑實封君臣制

門下。朕昭事天地。寖侑祖宗。九州四海。畢來助祭。千乘萬騎。并擁上儀。眷我輔臣。相惟元祀。乾紫營之升燎。肆王軾之解嚴。差敍厥勞。疇先爾賞。具官賈昌朝、挺秀崧漢。儲精本元。撓之彌澄。宏德量于無際。汰焉不耗。植忠質以自強。台樞踐更。文武參式。自善祥之歲習。凡用度之日咨。間臨路朝。前遣鴻册。實膺使節之重。往祕后祐之藏。至于入侍齋居。出陪奉引。官師象物。供帳無勞。成上帝之居歆。綿中區而敷慶。越于大事。時乃協恭。是用著美號以表勳。敍崇階而峻等。卽邦進爵。衍食疏封。萃爲龍章。式顯優數。於戲。祭而受祉。眇躬難乎獨饗。賞弗淹日。同體示乎仰成。登圖夙夜之虔。交修大小之務。勝否不替。有猷而爲。永孚天休。茂對嘉獎。

王貽永加食邑實封功臣制

門下。惟天祐德。惟辟事天。率三歲而合享。總六飛而出次。雖居有常處。用有定規。至于訪遠典彝。粉飾容采。眷吾近弼。預有勞焉。惟是圖功。亟無留賞。具官王貽永、行本和懿。謨函寬亮。公忠交奮。賢戚兩華。叶遂對越之虔。參陪陟降之恪。事皆如素。人罔告勤。普萃望以懷柔。震萬祥而翕習。已敷鴻慶。遂策茂勳。嘉夙夜之方將。顧臣鄰之同底。是用益以寵號。冠于美名。拓井邑之故封。實租食之新數。於戲。神貽繁祉。既惟儆于兆人。朝論奬册。遂敷施于有位。尙當念治之所由。治處休而勿自休。共守治平。滋懋丕績。

特授李德政加食邑實封保節功臣制（案）德政係文隆郡王。

門下。朕躬執玉幣。祇見郊丘。率萬官以承序。職百神而有次。蔫臧以德。蒙后皇之竝臨。推福爲恩。塞穹壤而偕抃。眷言列位。助蕭上儀。內則相禮之虔。外則獻力之恪。用當飲至。均第有勞。具官李德政、秉心懿恭。執義光大。昭啓王社。安安脅人。載甲令以輸忠。航貢品而綿險。一我尉候。保茲東南。闡欽柴之告成。前景風以輝賞。爾乃作扞。時予不忘。宜益表功之華。俾旌守方之重。陪敦封邑。衍實幹租。於戲。天瑞神祺。紛流于中野。朝俞國寵。敷錫于列藩。尙膺典册之榮。永圖彝器之績。懋哉夙夜。永綏爾邦。

景文集卷三十二

內制

賜中書門下書

敕中書門下。朕聞至治之世。天下向化。元凱共朝。不爲朋黨。房杜相濟。不爲比周。君明臣哲。垂榮無極。何其德之盛也。朕旰昃鉛志。每用庶幾。思所取法。未知厥路。而承平之弊。澆競相蒙。奸隨法生。僞逐情動。假我王爵。樹爲私恩。所憎則同口共讐。取一切之快。所善則併辭迭譽。希不次之遷。遂乃人務交遊。家爲激訐。至于陰關納賄之請。陽託薦賢之公。居下而圖柄臣。順非而動偸俗。附離交扇。流蕩忘還。更相援接。以沽聲譽。由是人士以行怪爲美。辭賦以訕上爲能。放肆異言。詆斥前聖。讙流萃口。虧紊彝倫。又頃正按察之名。謹推擇之選。俾將明命。以慰多方。而奉使不稱。繩愆過當。恣苛刻以搖羣怨。纖纖微以搆罪端。守倅則互責刻廉。令尉則更容伺察。上下疑貳。奏鞫交橫。求益治平之風。反成多辟之暴。向申勅戒。殊未奉行。朕疾夫爲國生事之徒。背公死黨之俗。推狂濟果。去簡成煩。況長吏者務在全安。刺舉者素有條禁。民如馭馬。安得駭驚。理猶亂繩。弗宜遽急。當求大中之順。漸致淸淨之原。至于屬文之人。體要爲急。苟卓非聖之論。寧免疑衆之誅。自今者詭激邀名。浮薄連茹。用察以害良善。倚法而峻誅求。當同私論。營罔朝廷。竝

委中書門下御史臺采察以聞。故當責其不悛。懲乃敗類。闕之無赦。令在必行。咨爾有司。成體予意。故茲詔示。相宜知悉。

賜中書申明先帝賜文武臣七條戒州郡詔

勅中書門下。湯德至盛。著具儆之言。漢功方茂。下督責之詔。于時中外協念。以極大康。朕顧眇躬。託王公之上。明弗能燭。數有未通。每念付畀之勤。治平之詔。日慎時惕。罔敢自安。庶臻至治。無羞先烈。是以畿府州軍監縣之長。居常推擇。部分總督屯邊之委。一皆僉求。亦冀羽翮參翔。腹背備舊。手足迭扞。心膂獲寧。今乃聞郡邑庶官。未能稱職。紀律耗廢。眞僞混淆。或自謂謹柔。既難集事。或矜爲強濟。又匪恤人。或朝夕趣激。而望改遷。或歲月因循。以濟貪冒。或廣飾廚傳。掩簠簋之濆。或曲奉監司。逃簡書之勤。緣令作詐。倚公殖私。頃者。以邊鄙未寧。師旅四出。既不獲已。調發于民。隨輒戒勅。勿令煩擾。然而斗粟未漕。民有一鏹之費。匹帛暫輸。吏有數縑之入。與我共此。所望責成。爲上斂怨。任將安寄。以至盜賊屯結。公行劫掠。上下長懦。弗能撫討。驚騷閭里。盜弄庫兵。士非素習之專。患無豫防之禁。永言茲事。寧忘朕懷。跡夫弊生。實始官濫。恭以先皇帝欽容明聖。遠見治宜。親著三條。垂戒百執。每辭去之日。皆令拜賜。凡從政于外。舉得奉行。羣臣亦有刊石傳文。題屏示屋。朕以爲既能皆藏。曷若踐言。幸獲親聞。便當立事。其外任文武臣僚等。自今以來。務革前失。聿新後圖。以聖考七條。更相誨勗。置朕此訓。亦復研尋。爲仁由己。取則何遠。上尊先甲之諭。次謹申命之虔。攝衣顧類。綱紀我淵目。使美課歲茂。善狀日升。則隆名顯秩。朕將何吝。必若紓宄弗禁。農畊卒萊。論報謗寃。徭役重困。不恤士伍。不訓武經。邦有明科。朕當必罰。咨爾有衆。無謂食言。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北京留守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程琳幷知相州宣徽南院使保靜軍節度使王德用撫問詔

勅程琳等。卿謀略沉濟。忠款精強。眷言守屏。方倚風力。而邊州上奏。屯旅鞠凶。雖遣招懷。亦資防遏。綏訓士衆。犄角封陲。明爲指蹤。以俟安堵。

賜新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府事田況詔

敕田況。省所奏。乞龍龍圖閣直學士。只以舊職知成德軍府事。及有河北經度機密事件。欲乞暫乘遞馬赴闕入見敷奏事。具悉。卿有仲舒之文。翁歸之武。毅然施政。萬夫所觀。故易以近職。殿于大邦。克竚方略。渡擔邊陲。遽露至懷。顯仍舊秩。擇才而授。羣議所同。往諧宣守。毋或勤讓。比又邊臣失御。戍伍即擒。眷惟都會。尤須鎮輯。特鎮人覲。便即之藩。當體眷期。益奮忠力。

賜仁布詔

卿年德兼艾。憂勤是力。向者憫煩機劇。是用許三城之行。雖使蕃神。亦資坐鎮。何所謙避。即以將老爲言。惻于朕懷。似未深諒。且洪樞之佐。黃髮之良。非與庶工。輕于得謝。宜安吉履。第守奧藩。臻蕃福胙。以副衡倚。

賜知鄆州宋某詔

勅宋某。省所進奉阿膠一合。重五十兩。緋羅夾複囊事。具悉。膠品之貴。阿井爲珍。卿適茲守土。勤于作貢。順時熬液。凝劑甘新。恪稟彝規。參旅方物。區產云美。料洽所須。推處厥誠。嘉歎何已。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知審刑院事丁度詔二首

勅。朕念細人無良。庶獄未措。每予決事。憫然疚懷。卿鑑融機敏。歸無停奏。平疑錯枉。洞得其情。乘此長贏。託夫論執。況海區甚廣。按訊日來。能致少閒。固亮勤職。顧紀直筆。彌悉至誠。歎悅所兼。不忘于意。仍依奏宜付史館。

敕丁度。省所奏。今月二十五日已前送下公案。並已約法斷絕了畢。別無見在文案事。具悉。需以官師既乘。賕冒相尋。廉刻之奏。猥屬。論報之文四出。每加申勅。無及細苛。卿有服念之勞。簡爭之謹。鞠獄雖畏。報下無留。旬歲之中。停奏于册。削章歸美。宜力有勞。嘉其悉心之功。成我措刑之漸。載惟歎尚。弗忘于懷。仍依奏宜付史館。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杜衍乞退第三表不允斷來章詔

省上三表。乞保餘齡。授以散秩事。具悉。卿有隨會之忠。任隗之正。易之甘節。洪範之有猷。是以叶都公議。付俾樞管。方事之總。勤勞王家。夫推之同心。不容有閒。久于其任。乃克懋功。游閑奏函。殊乖茲指。且卿屬疾雖屢。揚休不衰。慰然華皓。爲朝耆碩。用及四載。便欲引身。徇高全亮。是安沖養。使天下之論。謂朕輕于進退。貳于眷毗。得無傳聞重吾之不德也。況謀謨未究。方當匪躬。邊鄙云騷。距獲高枕。昭體大誼。即斷來章。定志宿官。熙我不績。所請宜不允。

賜權知開封府吳育乞解京府不允詔

敕吳育。省所上表。乞解京府。授側近一郡事。具悉。卿志力開濟。飾之文敏。京轂操決。號爲詳明。庶邦是則。繄乃之寄。胡遽披請。願去浩繁。況具獄報論。即情甚細。從宜報據。在職當言。雖不果從。要之有守。宜祛嫌慮。以副眷期。懋哉夙夜。式永休譽。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章得象讓職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省三上表。乞解重柄事。具悉。朕聞君爲元首。臣作股肱。相須爲體。是能有濟。朕荷祖宗之構。臨制萬方。不明不敏。每用自愧。賴天之福。寓內以寧。惟一二柄臣。輔其不逮。丞承執競。以克厥庸。卿毗佐七年。終始一節。鎮浮以雅。伐叛以謀。載其清靜。紓我勞疾。俾朝威主惠。震疊光明。時乃之功。蓋懋台德。今確徇沖尚。引避宰司。求申所懷。未喻前答。永言大誼。當存至公。何嫌何疑。自期獨往。若然。則元首之眷。股肱之司。得無用違。以忝成訓。毋或封執。容適大中。即斷後章。式副朕意。所請宜不允。

賜田況讓識不允詔

敕田況省所奏。蒙恩授起居舍人。陳讓事。具悉。向有邊臣無良。戍伍亂挺。殺害官吏。驚騷里閭。擢而歸命。罪乃斯得。卿適往臨撫。善處便宜。蠻夷柔惡。分北支黨。嘯然按堵。後無餘災。嘉此成效。已令進秩。何循謙執。乃乞讓還。賞惟值功。朝廷牧汗。當祇厥命。方職爾勞。所讓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王貽永生日詔

譜閥華勳。風猷沈力。親則副馬。幹惟中樞。帝錫予佐。實表賢運。仲月之魄。厥生記辰。世祉蕃昌。家宗歡顧。就頒牢飲。茲異寵光。俾壽且祺。敷暢勛績。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麵等。

賜韓琦生日詔

謀府強濟。忠概沈詳。幹予樞筦。允穆王路。時惟生日。有煥慶宗。家情美于高門。邦論寵其名世。特頒多物。庸示懷懷。弗懷有常。麴糵兼列。合而姻族。續爾期頤。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麵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賜杜衍生日詔

思皇篤輔。對我盛期。遠跡名世之來。顯符賚弼之比。予治云洽。乃功不忘。克生紀辰。胥慶參貺。雖緣顧復之威。方樂艾蕃之華。用遣使人。就頒牢品。既昭恩眷。且及爾私。

賜宰臣章得象生日詔

帝賚茂宰。與朕同心。翕受九德。修明百度。亨期賢運。交相爲華。今茲誕日。固有常禮。饗人酒正。各俾往頒。一以申祝永年。一以助樂私閟。錫爾難老。副我眷毗。

賜宰臣文彥博生日詔

緣極憑粹。實啓周朝。昴躔融照。是生漢輔。眷我良弼。挺厥世祥。式倚爾才。以佐台總。日惟載育。禮厚有初。俾洽宗黨之歡。用頒羞飲之具。既推異數。具懷茂齡。

賜參知政事賈昌朝生日詔

挺秀民彝。協美賢運。盧合蓍蔡。道侔絲繩。參裨屢假。種我元化。今茲誕日。尤驗世祥。況稱壽親闈。交慶私室。宜頒多物。以助胥歡。仍續永年之祉。圖終亮采之績。體予褒賜。即當祗膺。

賜參知政事范仲淹生日詔八月二十九日生

蔚有雅才。生此王國。參幹萬務。朕與嘉之。載誕及辰。糾族胥慶。宜有優禮。以重遲臣。既昭名世之顯。兼資式喜之具。申續難老。滋蕃大猷。

賜樞密院副使晏殊生日羊酒米麵詔二首

進止方重。謀猶粹果。變定台綍。參決樞華。民瞻國論。浩然胥協。天挺俊乂。符我治平。知及誕之辰。懷顧復之慶。宗戚歡祝。宴喜相存。特此頒分。以重疑眷。今賜卿生日羊酒米麵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

碩學冠時。清心照理。昔侍帷幄。在衛翼以勤勞。擢貳樞機。嘗論議而洗正。載巍惟崧之頌。適臨生甫之辰。陣永屆于遐齡。用特頒于禮餼。膺茲寵異。諒體眷懷。

賜樞密副使張士遜生日羊酒米麵詔

貳職天樞。同宵相室。忠勞允著。廣益居多。膺茲生育之辰。特舉匪頒之典。式介眉壽。永佇嘉猷。

賜陝西四路沿邊經略招討都部署司敕

朕卹軍旅之苦。鄙邊陲之良。事從優寬。情無遐愛。至于常愆細過。並許功除。煩文苛法。罕由吏議。昨滕宗諒、張亢、並緣事任。合給公用庫錢。俾其宴享賓僚。犒飫軍伍。而乃用度無藝。簿領失防。陽託貿營。潛有牟入。攸司言上。遣使即推。如聞逮繫頗多。鞫勁彌廣。本其冗費。寧足深誅。已罷案鞫。悉令原貸。其滕宗諒等。止免一官。量降差遣。雖屈吾法。期慰士心。且夫盡用市租。美推趙將。來從我取。誼表漢臣。每慕前風。思全大體。尚慮諸道帥守。便以茲事爲懲。或損狹餼牽。或裁量藥餌。苟存畏避。謂免譏彈。胡益至公。亦非朕意。但當循經費之式。去自潤之私。取仰于官。均惠于衆。由茲底績。夫何閒然。安節坦懷。毋或疑憚。

賜南平王李德政歷日詔按即交趾郡王

頒歷之義。以初爲常。俾一天下之歸。用識人時之授。以卿列壤南裔。率職本朝。宣我恩化。慰彼黎庶。每屬歲元之會。必榮廟朔之歡。朕亦推處禮祥。裁輔舒懷。申命太史。分次左方。宜按象以奉行。表布和之胥洽。特茲馳錫。勿怠欽承。

景文集卷三十三

內制

賜樞密副使王堯臣生日禮物口宣

謙裁精深，器懷沖邵，典司內密，參慮幾微，惟素簡之導寒，屬左弧之屆旦，禮儀近府，恩著上臺，加惠餼牽，侑驩醪酒，庸厚樞庭之敷，且爲族宴之榮，當體寵私，所宜祗受。

賜樞密副使孫沔生日禮物口宣

才居上哲，地在內樞，懋宣一德之規，協贊萬幾之務，迎長紀候，載誕協辰，錫以縹醪，頒茲生餼，用示臺恩之厚，且資族宴之榮，當體眷私，所宜祗受。

賜樞密使宋庠生日禮物口宣二首

俊乂大臣，耆明舊德，首正開序，載誕協辰，爰命龍頒，所宜祗受。

元精異稟，大雅克生，蔚輔本朝，實有盛德，誕惟吉日，慶屬首正，國體同休，臺恩著範，餼牽有頒，醪酒惟醇，用助宴私，式精禮意。

賜宰臣劉沆生日禮物口宣

任重台司，寄深時柄，爰屬誕辰之吉，用稽蕃錫之文，式示眷懷，且昭毗倚。

北京賜賀正旦兩蕃人使御筵口宣

卿等遠涉歲陰，並趨元會，馳軺永路，彌節離都，乃眷歡勤，俾均宴勞。

班荊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肅持邦聘，祗會歲元，載驅使牲之華，已舍郊郵之邇，用伸宴犒，參慰歡勤。

賜王德用酒果口

卿持節之遄，出車遐路，已涓良日，宜重祖行，飲具臨頒，予懷增眷。

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錦褥被銀鈔鑼唾盂盂子等口宣

卿等馳止使軺，憩茲客館，勤勞備至，休沐攸宜，特頒器服之華，用適宴居之便。

賜契丹兩蕃人使賀正旦酒果口宣

卿等已展聘儀，稍淹賓次，年華集既，節物多歡，各適所懷，無嫌樂飲。

賜契丹賀正旦人使迴北京御筵口宣

卿等肅馳歸傳，還舍離都，得無道路之勤，加涉陽和之始，宜申宴衎，式慰征行。

賜王德用御筵口宣

卿肅持瑞節，近撫价藩，出宿在辰，祖行增悵，宜申異眷，敷錫宴羞。

雄州白溝驛傳宣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兼賜御筵口宣

卿肅將歡幣，來會慶辰，涉遠已勤，入驅云始，俾陳宴豆，少憩征鄉。

北京賜契丹賀乾元節使副御筵口宣

卿等並飭使華，恭趨朝慶，已舍離都之近，諒多持節之勞，俾洽宴慈，用昭眷渥。

撫問契丹國信使兼賜御筵口宣

適當暑暑，遠徼輶軒，惟辭命之是恭，勤道途而罔憚，特頒宴具，聊示歡慈。

賜王貽永批答

樞宥之地，任切喉襟，朕選爾忠慎，參此機劇，自頃狡寇時擾五邊，屯戍調發，事多平日，卿宜力念治，義無不爲，方倚斯猷，以底嘉績，何所嫌問，堅避寵名，況易退者士之細概，責成者國之本務，惟卿深識，宜諒朕懷，累嘗批復，理無顯許，往安官守，即斷來章，所請宜不允。

賜杜衍乞退第二表不允批答

西土未靖，師久留屯，朕賴卿忠果，幹總樞軸，宜力四載，既行成勞，今抒懇奉章，願去機任，夙昔惟念，未得其由，將謀者精而聽之粗，獻者衆而從之寡，歟中行亮節，得徵有慊，間言飛詆，朕無聞焉，何遽卷懷，欲

徇沖潔。雖安小諒。有缺大猷。況柄臣進退。繫民休戚。幸勿煩執。方倚咨詢。所請宜不允。

賜章得象巳下批答

南方壽星。每歲爲候。今見于庚寅甲夜。澤潤焞明。揆占惟應。君其逢吉。卿等樂聞瑞兆。鋪述慶辭。欲以美祥。遂刊嘗錄。勉從所請。良用缺然。

賜章得象乞罷第一表批答

卿識度閎遠。謀謨淹正。比闡舊望。爰冠上司。而勤勞王家。朝無異議。翊戴寡德。朕所自知。雖輔政七年。已究不績。永惟萬務。方倚厥成。遽聞奏封。願歸宰柄。詳觀所啓。憮然動懷。且軍革尙興。權綱須乂。實賴元弼。僭陟大猷。儻獨徇知止之高。而外愆爲國之計。君臣同體。既不云然。進退大方。亦將未亮。姑停遲執。以副眷期。所請宜不允。

賜王貽永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卿有林父之忠。吳漢之謹。匪懈于位。無伐厥勞。自幹樞庭。多歷年所。參和以濟大事。先計以敍諸戎。功成弗圖。報于何有。用膺寵使之重。以疇基命之勤。誕告廟廊。寧無異論。遽披露奏。方切沖懷。誠有敦于雅俗。距所期于同體。宜不容曠。命則惟行。往哉爾諧。昭體予志。所讓宜不允。

賜杜衍乞退不允批答

卿更踐劇職。遂冠內樞。夷亮之素。底裏無隱。朕得朝咨夕訪。克乂權綱。比日以卿懇愊致辭。感慨祈罷。因有前旨。欲賒後期。冀介節孤操。終爲事屈。忽聞今奏。殊乖此心。且詩重老成之謀。史稱魁碩之輔。皆作時楨表。寄國典刑。未聞茲人以年爲解也。矧疆陲務總。軺餉日疲。共濟艱難。萬賴忠力。宜徇公議。毋滯沖懷。所乞宜不允。

賜杜衍第二表乞退不允批答

國家左宰府。右樞省。二三執政。皆諮臣之選。朕所與均休戚。責謀謨。任天下之綱維者也。其于進退。可輕議哉。卿直清方嚴。明銳開濟。裁抑私謁。達練事經。洒然羣望。推爲碩老。朕方倚以機管。隆乎治平。而累章求罷。弗亮敦勉。何專以已伸而不爲邦屈。重于獨往而忽此共濟耶。矧年高慮精。遂勝疾損。固當務近醫劑。參實陽休。安服而官。姑惠予采。所乞宜不允。

賜皇叔德文第一表不允批答

卿茂親夙望。台鉉將牙。澹焉沖遠。躋于華皓。聿圖庇本。特用推恩。僉疏郡封。光啓王爵。宗盟爲重。國論既孚。何列讓辭。尙停寵册。便當祗受。以副褒懷。所讓宜不允。

賜皇兄允讓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惟強幹之誼。公姓攸先。列爵之等。王封茲重。以卿志力宗蓋。屬望親賢。庀秩本宗。領節戎鎮。休有令譽。

當圖爾勞。用擇善要。以光書社。何煩露奏。尙執謙懷。況定命既頒。公言胥協。毋淹寵數。速卽欽膺。所讓宜不允。

賜杜衍等批答

保章視夜。商極告祥。雜候雖差。圓暉有爛。聞之典緯。屆乃壽祺。卿等幹掌內樞。歡逢嘉應。露封率籲。溢美形言。徒亮勤誠。尤增懋德。所賀悉知。

賜皇兄允讓第　表讓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卿屬懿地崇。望華志美。朕所以推常棣之誼。重盤石之宗。始啓王藩。聿茂恩禮。尙披沖藴。再列讓封。況普告官師。布聞方國。頗稽典命。未副眷懷。容略常讓之執。卽光外日之授。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杜衍陳讓加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躬祠于郊。蒙帝之福。推爲慶典。徧第衆勞。以卿總秉中台。顯相大禮。謹有司籩豆之具。罄三事夙夜之虔。值功而賞。有國常典。何煩露奏。顧寢茂恩。況普告于外朝。方驛騰于成命。便略牢讓。往服寵章。所讓宜不允。

賜杜衍第一表讓恩命不允批答

比虛右弼。以須駿望。卿清約忠壯。華皓一節。出入諷議。靡事不爲。挺然公實。見于有政。朕志先定。成命惟行。況萬幾處可。百職修理。朕所倚辦。卿宜知之。遽聞讓函。猥徇謙柔。且誕告羣方。不容顧齡。久曠台路。便廢攜遵。欽服寵章。所讓宜不允。

賜賈昌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卿蘊侍經筵。已知國器。歷守京邑。則風績早樹。進領邦憲。則威名流聞。陽休山立。自處中道。朕以爲履正讜敏。材任輔佐。引預機政。參貳台司。曾是踰年。休有成效。觀行則懿。俾謀則臧。斷自予志。冠升樞省。誕告百執。初無異言。猥露奏封。深存撝遜。況訓論已熟。典命難淹。速卽欽膺。以光朝舉。所讓宜不允。

賜杜衍陳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向以戎醜尙桀。師伍留屯。公私乏匱。不可貲省。又宦濫于外。吏欺于中。苟察過當。浮競成俗。濟水無益。治絲愈棼。圖所振救。未知厥序。以卿久在樞禁。習總事經。年耆識茂。盡瘁事國。是用選自予志。對秉台衡。藉敏材以康調。發之艱。褒介節以懲進。取之弊。朕既寡德。方茲仰成。尺奏薦聞。能讓猶固。已嘗批諭。宜體眷求。毋煩費詞。早膺寵典。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皇叔德文陳讓加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上帝居歆。億祉叢介。朕不欲專享。衍爲太和。遂差慶典之錫。均逮懿親之序。以辨者德碩望。帥節王封。藩翰維持。宗盟磐石。已從僉論。俾進寵章。何需奏之遽聞。列謙懇而尤至。但自絲而綍。已告于朝。惟名與器。

卿盛其受。便當速拜。毋久留恩。所讓宜不允。

賜賈昌朝王貽永皇弟允良陳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璽帝勞旋。錄功論賞。叶同輿議。肆舉恩章。卿左右有庸。授受惟允。尚牢所讓。洊露乃情。況朝册久淹。詔文已報。當膺繁異之數。卽竚對揚之華。深體眷毗。毋致謙執。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陳執中韓琦讓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比執珪幣。祗卑神祇。至誠所向。鴻蒼如答。是以推衍天祉。沛流茂恩。徧錄侍祠之勞。悉從進律之典。卿卓有成效。協于僉言。而臨榮引讓。稽恩未拜。閱露章而既熟。非公論之所期。便可欽膺。卽廢謙執。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賈昌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聞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治之所隆也。元首叢脞哉。股肱隋哉。弊之所基也。惟德不敏。承久安之餘。淑慝混淆。紀律玩敗。思所以振弊興治。光輔朕躬。惟卿內挺剛正。外體和順。不孜于利。自時厥中。參陪宰司。則夙夜以虔。幹總樞會。則細大畢舉。爰立作相。用乂我邦。公言穆中。浩然肯叶。用擇剛日。誕告外廷。何徇光謙。尚崇至讓。沖懋雖列。允領已頒。毋執難進之規。速副具瞻之美。所讓宜不允。

賜賈昌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卿慮經王體。氣陶天倪。挺處淄磷之表。不從操瀑之變。鎮定大事。贊襄遠猷。朕用希則哲于前聖。俾實相于寡德。僉都輿論。亮成庶工。比程尚方之封。猶堅匪席之讓。況典策中出。朝野具聞。便廢道風。往穆台路。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王貽永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以二陲雖靖。五兵未銷。總幹樞剛。實賴忠藎。以卿久副機務。用正使名。外詢諸朝。內斷于志。用降茂册。初無異言。何執沖避。洊膺章削。況官以懋德。非可專辭。言惟作命。亟宜淹拜。使屈謙懇。往服朝恩。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皇叔德文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夫先睦九族。後協萬邦。朕常夙夜。庶臻斯路。況卿信厚舊德。華皓高年。師學彌惇。懿行無擇。比詔王爵。未塞公言。亟進常伯之崇。兼易許田之輔。成命既告。有位具聞。何飾讓懷。洊列冒奏。且茂册備物。不可久停。孤風介尚。無容封執。宜卽欽受。仍斷來章。所讓宜不允。

賜新除皇兄允讓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卿風素詳劭。識理淹該。協綏同姓。預有成績。向啓王社。未極寵階。特覩台宰之隆。仍增戶食之衍。洞日誕告。付外遂行。何列奏封。再執謙固。且作藩之屏。誼切先親。自絲而綸。理無中止。往膺册命。卽斷來章。所讓宜不允。

賜皇兄允弼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先親右戚。爲國通規。讓牢退易。處躬常介。尚以卿雖列王爵。未副眷懷。申付將旄。庶重藩屏。再聞來奏。殊昧所期。況國典朝章。不容停拜。家情邦禮。安得顯辭。便略沖謙。往諧茲授。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章得象乞罷第二表批答

朕以涼寡。統制萬幾。涉淵俟濟。深然祗惕。是用擢卿俊望。熙我庶工。而謨明弼直。早允羣議。隱正沖坦。自表素襟。懿德所孚。不仁肯遠。朕庶幾同底于道。克綏永圖。而洊騰露章。來諉時柄。已降論答。尚執所懷。況獨行之高。未足多美。勿貳之倚。何容執嫌。當略謙言。往安宰政。孤風靜鎮。徒與嘉焉。

賜郭承祐批答

朕以卿有初載之遇。有離衞之勤。毅然能力。久而弗懈。用建戎節。聿圖功。告于外廷。實無異論。何飾牢讓。再列露封。夫服謙沖。語崖分。治躬之偏亮。膺名器。建勛伐。徇國之大方。所宜欽副嚮咨。略去常執。況師兵寄重。河防事叢。董訓有經。領謹云劇。毋淹定命。趨服茂恩。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皇弟允良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向者公論。大敍懿親。緣卿王社。申付戎節。成命既告。多方普聞。洊啓讓誠。尚執沖介。況渙汗已出。備物久稽。宜廢沖懷。時膺恩數。副予眷厚。卽斷來章。所讓宜不允。

賜皇弟允迪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敦睦懿親。差次寵典。年長者崇爵。屬近者尙恩。眷爾忠賢。用加節制。公言斯協。朝渙既頒。何執常謙。欲遂素守。道風雖亮。允令難稽。往哉惟諧。毋或煩請。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賈昌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惟師旅久興。邊境弗寧。憔然日旰。靡遑祗寧。卿材謀有聞。政事已試。疾風弗懼。晦兩不渝。用加寵秩。回總樞載。至于轉調兵食。結納邊庭。伐謀授算。攸寄斯重。何徇常禮。再列奏封。以膏教勗。心難開許。往諧爾職。卽斷來章。所讓宜不允。

景文集卷三十四

頌

皇帝神武頌（案）仁宗本紀乾興元年六月，豫王即位，七月，改丁謂，此蓋當是那未登第時所作。

或稱皇初之世，不賞而勸，不罰而懼，豈簡册之彌文哉。議者云否，彼固未識夫震耀之飭天威，剛健之奮乾體也。粤若聖人制海內之命，據天位之尊，總秉權綱，章叙典憲，不有威辟，不足以震元慈，不有變容，不足以開至聖，用能洊弭殄行，嘉靖多方，闡皇靈，憲宗軌，丕天之大律，一民之至權者已。亘宋在宥，列聖繼統，際天丕冒，亘地砥闕，仆威械以去殺，襲道樞以訓儉，恩裕洪暢，容典飭畫，萬寶取足，合袪下皇極，百靈隮祉，震動于殄物，然猶右賢左戚，均權布寵，百辟箴闕，內平而外成，五細在邊，番休而遞上，防檢來患，蠲滌多辟，懲懲懇懇者，非弭亂之弼歟，然而善制未能無敝，有憂所以固國，迺者，先帝違俗，軍邪濟凶，寄朝家之威，席鈞宰之貴，侔尚方以制器，狎神巫而緯紱，乃至易守帥以漸醜圖，徙陵兆而投天隙，拂戾蠻語，恬有奸計，遂欲包禍心以病發，執左道而干紀，餌梟藥以未盡，碼豺牙而密噬，神靈震赫，奸宄呈露，輔臣建白，飽黨震壞，赤車具獄而來上，凶豎伏鑕而前死，允恭事敗，先謂伏誅，皇帝陛下，深拱諒闇，覽照前典，重營國之職，慎退人之禮，詔曰，冢宰之任，萬樞所係，今丞相謂，自底不令，其上大司徒印綬，于是三事百

執抗疏以請曰，無將必誅，列辟經制，與衆共棄，常苦無赦，謂今所犯，惡不可聞，願鑊天刑，以寒羣議，帝曰，朕不忍致于理，其放于朱崖，然後起跱弛之臣，明枉結之獄，掊克之貨，輸上于官，附雖之黨，肆赦一解，漏鯨彗于網目，摧虎吻于市道，浴白日以升景，投紫蜺而霽氛，惡草絕而善苗興，濟風翔而羣陰伏，人靈紓憤，道路相擠，既而薦紳之徒，相與喟然竝稱曰，前日末命微梗，孽臣乘間，潛搆不類，陰傾時柄，食蠱膰化，指蒡待滅，陛下探觀時變，先斷宸慮，倚文母之聖，攬列辟之議，廉考剿殄，介不終日，未減澄洗，蕩無餘災，定寶業極南山之安，殲渠魁易家人之召，智不回慮，惡未旋踵，事已決矣，昔滔天殤而虞功劭，流言放而周德奮，觀闕誅而孔制列，寶瑟偃而漢基永，皆撥亂之盛準，長世之懿冊，所由來舊矣，是以烈祖二宗，舉當防害，蘇勺桑愿，若彼之囂也，太后聖上，建威銷萌，祗遹先訓，如此之備也，宜乎勵無前之景鑠，暢不殺之神武，正春秋謹始之制，釋洪範作威之害，開賜無疆之眉壽，摛著不朽之尊名，此其時矣，蓋天子穆然初載，財成仰定，未遑論制作之事也，下臣僅僅末品，不足弦次新頌，輒敢述輿人之詠，簡康衢之詩，亦擊轅折楊之比耳，其辭曰，

眞宗御天，休息羣元，委裘上仙，茂功全兮，皇帝繼務，惟新百度，倚文右武，鴻基固兮，孽孽柄臣，矜權取勳，興妖放命，託禱神兮，上公列辟，協忠宣方，摧宄殄惡，清君側兮，曰恭曰謂，銜刀投裔，神武不殺，退以禮兮，或附或離，橫貸數施，脅從罔治，蓋之威兮，氣開霞牧，美澤雲游，荷天鴻休，德既優兮，昭雪忠良，輿頌風翔，寅威舊章，恤無疆兮，

大有年頌并序

客有問臣曰，民生有本乎，臣曰，力田爲生之本也，王道有初乎，臣曰，養生王道之始也，客曰，方今表裏悅穩，上下充足，竝貺之瑞翔集，太和之氣浩作，億姓宇遂，萬寶登成，震無疆之休，獲有年之瑞，抑此之由乎，臣曰，唯唯，有之，願客少暇，請舉凡而述焉，洪惟巨宋之有天下，垂祀六年，卜世彌億，道暢于不宰，澤寖乎無垠，御羣生之重畜，始乎娩業，治大國之小鮮，終以清海，蕭然化成之文治內，殺乎不殺之武治外，神禍蒙被，黔庶蕃息，格于上下，唐堯之允恭，及乎昆蟲，周家之忠厚，洪恩宣洽，醲化普暢，聖人有以探天下之賾，成天下之務，屏華處厚，抑末敦本，服絺衣以訓儉，黜拱璧而進道，碧磬文鉞，弗輸內府之貢，珍禽皓獸，洒充內閑之玩，齊官省三服之費，長楊能周陛之侈，士事不作，無執扑之謳，木功不彫，有翦茨之陋，闢三面以弛罟，措底劓之刑，班十行而霈渥，懋於風之賞，足食去兵而信立，既庶加富而教備，何則，薄賦之財易豐也，悅使之民易勸也，較畫之法易守也，無爲之道易化也，若夫域民而爲之限，劭農而置其使，勤恤人隱，不冒洿隅，倚田星而建祠，謹農事而紀節，惟穀是寶，務實九年之蓄，經界既定，式資什一之法，萬倉箱之攸積，像禮節之興，一夫婦之弗勤，懼飢寒之至，不獨狄乎鳥獸，四靈以爲畜，不童竭乎山澤，萬物得其所，圃禁弛而芻往，海租免而魚出，備物像裕，嘉生報降，螟螣銷厲，畝澮流惡，崇朝之雲遂遍，紫蘭之雨

弗迷，其豐年之祥，有如此者。仁博而愛，貌恭而肅，角民而不亂，木作而曲直，以正春令，禮大而易，視明而哲，徵事而不匱，火烈而炎上，以蕃夏物，義宜而斷，言從而順，商臣而不壞，金利而從革，以肅秋成，知崇而周，聰聽而謀，羽物而不危，水流而潤下，以畢冬氣，五辟不擾，四時丕應，彝倫灼而可序，順氣凝以成象，其豐年之感，有如此者。畇隰彌望，鮮原相亘，秬晏晏而舉趾，桑閑閑而樹宅，鄙子之稻咸耕，周兄之菽可辨，異畝同穎，有方皁之堅，一桴二米，無滅裂之報，地錯如繡，渠決成雨，多稼不害，著曾孫之謠，滯穗靡收，伊寡婦之利，田畯之饋迭洎，黃冠之蜡畢達，菽粟之衍，譬水火之可求，耕耘之速，若寇盜之將至，其豐年之獲，有如此者。事以中舉，斂以時入，鄭人無爭承之賦，漢倉有相因之粟，以實府庫，則錫予之用饒，以懷夷狄，則震疊之威立，以爲祿廩，則烝髦之士在位，以恭祭祀，則祖考之神來格，執萬國之帛，清明而會朝，按六龍之馭，彷徉而展義，漢復逮于餘寡，周醵露乎老薨，戶興穆若之頌，民無蕭然之費，其豐年之報，有如此者，宜乎勤恁方穀，滋育毛澤，備乃庶物，美魚罶之多，占于牧人，協旗旐之吉，四鬴羨食，九土相宜，生齒益繁，數溢司農之版，墾田彌廣，籍物尚書之曹，逢年之力在茲，草萊之歎咸弭，下令無蠶，甚流水之源，惟民孔懷，思天保之報，畢曩聖之能事，總列辟之通術，雖甚盛德，疇以懿茲，蓋仲尼以春加于王，奉天之謂也，箕子謂王省惟歲，教民之謂也，至若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探精穀之相盪，杳肸蠁之如答，非奉天乎，耕以補不足，省斂以助不給，俗敝疇于齊城，人轉緣于南畝，非教民乎，古之王者，有一于此，尚或奮藝乎緗簡，垂美于金刻，矧我后循而致之，篤而行之者哉，言未終，客乃避席而謝，臣曰，未既也，將授子四篇之頌焉，客其卒業，乃歎曰，昔之開帝韶者，肉味都忘，語霸道者，談詒濟愈，況夫鋪懿鑠之丕烈，訂豐懋之分澤，懇當除害，含甘吮滋，若此而已哉，而今乃知上德之難名，生民之受賜矣，頌曰，

一氣敷，百華始，澤無垠，物咸遂。

右一章春頌，三言，據木數。

南風之薰，化以融，乘離司夏火方中，朱明誕布福來同，庶生茂豫告成功。

右一章夏頌，七言，據火數。

西顥沆瑒，去律凝，秋商，含芬垂穎，豐楙登，嘉祥，九圍清淑祕祔播，無疆，豆登祗薦，景福垂，穰穰

右一章秋頌，九言，據金數。

霜降兮百功成，歲周兮庶績凝，富萬民兮愷樂，赫丕德兮昭升。

右一章冬頌，六言，據水數。

景靈宮頌（案宋史，眞宗大中祥符五年，作承靈宮，仁宗天聖二年，奉眞宗御容，此篇當是部登第後所作，）

臣聞，有開必先，大樸爲神器之本，率義而上，九皇爲聖人之祖，然則往來不窮之謂變，陰陽不測之謂神，其稽茲眞，強名曰道，故其高出太虛，深際六極，冠三儀而稱大，亘上古而難老，帝鴻得之升雲天，伯陽得

之爲教父，遙源寶系接正統，以延鴻錫，羨貽謀，啟靈心而孚佑，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預于此乎，眞宗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之在宥天下也，基命靜淵之樞，繹思光明之懿，順攷古以遵妙道，聿懷福以祓羣元，雖有佳兵，不矜其忿鷙，雖有拱璧，常寶乎慈儉，詔斲磨砥石之鈍，官惟其人，齊居錄賤，星之凶，刑幾于措，絕金鑠，次農書，惠孤終，優老嘗，彌文都矣，監二代而可從，大孝熙矣，放四海而習準，疵癘不作，寵綏有載，于是呼韓就序，並會清明之朝，戊己撤候，咸羈荒忽之服，蕭勺四暢，粉澤交絢，既而藥晨眞陰，接乎常明之寶，闡宇祕圖，流于主文之辟，拔絕瑞，按秋游，縱雉鬱，蒼之椒，奠繒堆塡之上，典禮之記三百，翕習而攄容，神靈之封七千，昭明而受記，下之報禮也既重，則上之降康也彌遠，當其蒼水前戒，紫宙傳臨，瑜然象載之美，飄如風馬之下，嘉夜四馥，順拜晞清之容，流霞載斟，躬開聲臭之祓，皇基邊悟，飈遊上賓，天子乃稽靈心，極能事，以爲誓詔所不及，則稱事裁典，故我金聲玉振，制儀號之當，天人之相交，必知意合德，故我鏤版藏鏡，爲積累之先，盡物之多，不足以稱德，于是總鴻鑠，薦高廣之稱，自外而至，不止于無主，于是度寶構爲密靖之都，則景靈之作，乃國家所以陳錫本支，儉裕溫烈者也，故其測星廟之祕緯，即珍坤之寶勢，蓍鼓不勝其樂，鑿盞勿亟于成，宛延鴻紛，上軼倒景，靜深神麗，仰法太微，峙大衆之會，據神區之隩，煥若飛樓之十二，接層城而在茲，兀如神鼇之三番，負五山而不去，祕殿博敞，繚垣盤亘，珊瑚玉樹，恍陟閶風之巔，溝水蒲池，差勝消陽之廟，採詩供清夜之誦，持節候神人之來，惟清靜之庭以觀，其妙，不爲貳之爽以爲之宗，蓋天子穆然思所以竊烝上神，申固百祿者，又可得而云矣，先是上棟協吉也，倚雲筑而流容唱，銀榜將署也，泥蹬墨而霏仙翰，考室大備也，洽藻鳧曦，蕭露漢錢，差賜下逮乎門闌，周旋濯觀，徧露乎歌蜚，叶樂成之三物也，典領暨使，咨于台宰，神靈標節，著之休令，六羽基德，五雲御歷，受民者十四姓，長神者三百年，則見于先天之紀，雲日象變，天漏益塞，郡國所上者數百千，所羣臣將順者千有餘篇，則存乎降聖之記，此昭荷之四物也，禘所自出，王者之配，益作原廟，大孝之本，于是竝詔方國，述天慶之祠，生民厥初，歆然著其盛，有物混成，寂兮爲之母，于是闢薦瑰册，推懿后之尊，典鑄倘方，摹瑑黃冶，作爲上帝之神寶，分鎮列郡之殊庭，此隆孝之三物也，若夫赤精下教，陰隲乎九宗，朱光以渥，遂開乎百世，事隔人理，故宮而不廟，儀參僭品，故薦而不血，禮有因造事，兼節文，則先聖御製贊載之備矣，恭惟皇帝陛下，奉承睿訓，祗遹孫謀，允執厥中，純亦不已，方穀既富，樂鳧鷖之守成，祕過不移，善春秋之順祀，方且載主卒業，見蕘永懷，故即位之二年，詔迓先帝眞像于是宮，建寶殿以奉安之，其後再郊，委粟之場，大合清廟之主，先甲而告，按齋輅以右回，肆夏之趨，飭鉶金而一獻，又以見聖者之作，明者之述，周家之世世修德，復命武王，虞民之烝烝克孝，重協于帝者已，原乎萬世不毀，是之謂有功，非人所致，是之謂受命，五運迭起，雜霸德者蓋斗精之餘，千載肯會，守天聚者必盛德之後，我宋之興也，基乎溟涬，爾乎遂始，挾宇宙以制物，載降爲皇，絕天地而屬民，用佐于帝，及夫氣開于嗜欲之至，兆應乎精神之嚮，太祖經武攻昧，

躬文王之一怒，於變時雍。太宗執虞廷期，訓神禹之五事，莫匪爾極。故眞考之寡大也，百度累盛，華公之告仁閔之監，臨我而無貳，博厚之寶，涌出而不愛。有積善爲之長發，有列眞迪其凝命，乾神壞，謹馨粢，度九筵之堂，枚枚而有位，瞻八景之馭，飄飄而下臻，聯壓神皋之奧區，震顯舊邦之新命，萬八千歲，俾爾壽而無疆。十有五王，靖我民而斯久，與夫漢纂堯後，立唐山之祀，而文獻不足，李出柱下，尊瀛鄉之宇，而獨恭不優。非同年而語矣。而臣濫首詞禁，躬閱瑞圖，猥奉方底之音，謬當成功之告，重念永定宸刻，冠映三辰之章，溫雒祕文，粹合五星之老，烱敢軋稽，綏之蒙恩，贊顯承之眞闕，剽皇墳之未揚，天律之大哉，姑述下武之歆崇，粗標底績之和會，至于奕奕寢貌，奚狀萬極之多，縵縵帝容，但繼百工之和，躑躅流汗，敢次頌云。

於皇巨宋，得天之統，絕瑞雲照，繁祺山擁，福祿總兮，粤在三葉，盧晨夢協，書開龍霄，朱文委牒，人神接兮，帝心祇遹，沛容善遞，圓封累聽，奠琮俾梨，東風秩兮，道蔭孔彰，飈游下翔，歌緜悟璈，執競日強，命靈長兮，眞宗曰咨，咨爾輩辟，揚庭薦號，剝圭聯册，首宗祐兮，眞宗曰咨，咨爾輩工，仰觀星定，大度瑰宮，爾爾邕兮，炳丹激射，飛仙圖寫，遂軒拖虹，回阿舞馬，裘神舍兮，氐廟周張，瓊樂迪嘗，雲旆芬樹，鑾鉴凝鏘，奠青場兮，天錫神寶，飛榮妙道，美繆冶質，禰庭分告，尊有昊兮，帝暑嘉名，宸藻樂成，媧天鏤石，奎婁摹星，襲六經兮，兩宮籌服，上儀繁縟，不失舊物，聿懷多福，似以續兮，先聖丕律，美假洋溢，消像願長，棲神曲密，降之吉兮，于旄之旗，惟皇厥都，有龜而書，有龍而圖，奢珍符兮，五城宛延，館御列仙，淵然其泉，健然而天，亘永年兮，

皇帝幸玉津園省斂頌有序（案仁宗本紀，天聖三年五月癸巳，幸御莊觀刈麥，此篇當是那未之復州推官任時所作）

臣聞六氣時乘，統以乾元之首，一游爲助，表乎夏家之籙，王者法順動以省民教，闢囿游而寓稼政，車輿每動，則攸徂相慶，侯我后之來蘇，羽旄載揚，則百姓欣告，庶吾王之無疾，厥有其道，非聖不舉，恭惟皇帝陛下，勤恤道甫，安綏民極，斂武旌而匪怒，陳廟器以戒盈，湯既執中，周先登岸，際日出以丕冒，罔不維序，爲天下而守財，于以克儉，洪惟坤育之蔭，叶贊天元之治，繹思高拱，瀹深淵以惟默，凝覽泰定，鑠清光而無際，鱗題信厚之族，章敍于內，鶯羽羣飛之賢，夷儀于外，方木倉陳粟之屬，水衡見錢之多，又何以加，既富矣，簡則易從，有親矣，信可以紓散否滯，頤養精神，詔警蹕出入之嚴，慰臣民僥倖之望，雲霓大旱，鐘鼓飾喜者歟，若夫南直斗城，外敞琨苑，勵儲胥長楊之禁，均郊野近蜀之富，先時，斥官壖之地，以收課穀，領勾盾之職，因爲弄田，每丘麥既登，原師至喜，則必按徐疆之節，省斂穰之勤，因見三老力田，差賜百戶束帛，供帳留飲，極歡而罷，勤民之恤，累聖爲常，月惟蕤賓，日次東井，竊慰護九農之政，貽蚌告萬箱之收，天子樂由庚之得宜，聞大昕之夙退，前除隱椎之道，右清連籙之落，官以辨物，儲不改供，于是鄉霄宙賓陽景，洞應門，引祕駕，短簫鐃吹，沸渭而夾引，師兵弩策，隱轔而軍裝，風清九九之塵，雲彗央央之旆，呼轅凝轡，切神光而坌入，毅騎流赭，繞黃山而斜趨，蓋天旋辰正，以降于行在焉，觀夫周原砥平，澳鎬雲荷，甸師清野，以獻狀畯，夫灅場而作勞，倬彼大田，是觀鋌艾，饁乎南畝，遂成茨京，揉耒以識帝農之來，棲糧而歌東戶之泰，暴也昏作今焉稛載，既而美恩下屬，偕雲而族，龍氣相因，助風之薰，散遣秉爲寡婦之利，豐四鬴爲上歲之食，皇懋免悅，帝暉日潤，乃詔環星之法，從普合需天之宴，慈帷牙九張，飲烽三燭，外樂獻廐菁之膳，太師侑日舉之奏，千唱萬和，自成葛天之歌，式晏以遨，竝拜鹿鳴之賜，懿哉是舉，可以推聖人之用心焉，昔之重雍在辰，多歡作豫，則必大縱茇苗之獵，靡旃未還，多從外夷之客，過都輒賜，雪宮獨樂，不與衆共，鹿囿增築，虞其非正，陛下駿惠先辟，慎修思永，方且慈事之小，塞政之違，獨紆神行，樂登歲取，因一夫之獲，恤下之有勞，推一穀之登，劭民之足食，豈徒燕出入以爲樂，自滿假而居逸，況時令之既嘗，新矣，先薦寢廟，春秋之不嘗，他者惟重麥禾，陛下上以薦馨，嘉下以勸耘耔，一出而兼二美，非聖人其能哉，若夫愛心自中，不待弦匏之感，至教廣運，無須家戶之至，況臣廁技儒肆，寓日車塵，道之不談，咎將焉執，輒次康衢之頌，庶知上帝之力，詞曰，

君之來兮吾民休，僕如雲兮驂玉虬，君之樂兮我田良，積如坻兮豐太倉，彼都之人兮宴以喜，官扈民兮無落事，自今以始兮日益寧，禹躬稼兮莫我京，

乾元節頌有表

臣某言，臣聞至聖出乎千載，由旦暮之逢，升歌本乎百工，盛光華之唱，惟乃神之宅后，標載震之發祥，庶物謝生，籲頌聲而樂正，南宮介福，襲天算之萬斯，褒贊所先，承平爲盛，恭惟皇帝陛下，丕功建極，明度塞違，賢方國于阜安，暢祖宗之純烈，南北郊之祀竝，薦于馨香，一二日之幾靡，忘于兢業，闡清和之戒侯，樂化育以延祺，揭著神靈，題名節物，荷鴻休之長發，應禮享之多儀，公圭男璧以在庭，金鑑珠囊而備物，讀疑壽飲，山立舞干，呼聲者三，與嵩神而協應，探策得一，示天極之同符，而臣叨迹下僚，欽聞絕瑞，愛心所感，雖近發于和柔，峻德難名，距周知于巍蕩，輕投倅曲，仰祝皇齡，謹齋戒撰成乾元節頌一首，於鑠巨宋，茂德聳于四世，聖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聰明寬裕，清和溥恩，擁羅圖付畀之重，奉椒極供養之勤，玉色視大昕之朝，乾綱統萬樞之政，斗精布度，氣毋襲常，徽橫草之誰呵，措爰書之齊決，茨梁露積，樂華黍之年豐，芻蕘往畋，謂文王之囿小，于是後宮無珠玉之玩，尚方能蜀漢之器，遴東多士，則自楚而刈蓼，寅亮柄臣，則增堂而及陛，方且遹寧先訓，纘攬大猷，東面訪尚書之文，支日受漢家之奏，黎民納我之軌物，百神據我之馨香，宿雕仰澄，黃瑞湧出，于時徒歌者迷上帝之力，謝生者懷天保之報矣，粤若仲呂鳴琯，炎官執衡，軫羅中昏，月魄幾望，元后誕聖之日也，先時，有司刺經取制，撥天叩聖，願以乾元冠于節首，制曰，惟霄系駿發之遠，皇階錫羨之厚，重熙襲哲，朕與嘉之，況累聖之舊章也，盛典也，其每歲百官効露蠡之饋，福庭嚴蒲儛之供，內宮濫九行之觴，咸里上三服之貢，臣隣和會，黔細禔福，若此而已矣，臣祁眯死再拜而言曰，夫天宰默定，生民而樹之君，帝期感會，出震而齊乎巽，且闡緯存必著之感，故神鑒

373

無虛發之應。昔者、電樞北繞。軒祖得之。以敵寒門。接萬靈。清虹下流。少昊得之。以宮鳴鳥。卓五典。河龍出游。丹陵威之。法天以爲大。祿乙臨降。景亳受之。奮那而爲首。生民厥初。詩人推之。以尊后稷之載育。在震不憂。太史謹之。以驗文王之夙成。或赤光照室。卯金復四七之祚。或紫氣充庭。仙李兆本支之蔭。此可畧而道者。繪數十君。受命之難。不其然乎。至唐開元。有臣曰說。始建千秋之號。名爲白帝之裔。爾時自謂荒休烈。伴景炎。作古于我。無慙來葉。然未有殊尤絕迹。震寤黎獻。可攷于今者也。伏惟陛下體兼二儀。精合五老。當履武之始也。至和薰于太史之瑁。及誕彌之期也。清瀾洌乎偶夷之宮。祥雲入房。神龍視浴。故生而岐嶷。握褻著其文。長而敦敏。甚德包其度。宥密而不敢康。功業以見乎變。及夫宅端命。繩假武。日出而天下明。風興而羣陰伏。成王訪落以謀廟。文帝銷志而求衣。皇矣上帝之監。一哉王心之協。九歌敘。四維張。然後顯顯卬卬。如圭如璋。以奮乎天子之光。議者述夫南訛之變。君嚮以治也。盛德在火。式乘其王也。炎精挺其命。則與人應其期。覆視圖諜之兆。宛如符節之合。天之啟宋。不惟舊哉。是日也、候華曦。闢層禁。積陽之雞三唱。雲龍之幄九張。樂羽芬庭。虎戟夾陛。謁者治禮。以次奉引。嚮擁皇紱。拱乎有定之著。襲玉卓馬。陳乎旅百之實。夷酋委長。竭歡致禰者。膜拜以俟。羽裳毳侶。縉紳無量者。列奏以聞。肅然若百靈會帝于鈞天。翹然如十月朝漢之長樂。俄而呼驩傳警。雕輦出房。神扶太庭之居。天臨絳扆之坐。上下臚句。內外傳傳。望堯之心若雲。慕舜之德如蝟。視不登給。天咫于顏。一以贊下武之丕承。一以樂天命之陳錫。嘉風可馭。薄翠蓋而裴回。香雲攢柯。衝赤旂而容與。既而人聲之歌作。堂下之樂奏。惟一二元老。上千萬歲壽。誕育之慶。推于母儀。壽昌之算。還于天極。使聖人富而多子。三祝可兼。食天子日昃以樂。大平爲盛。然後合霈雲以賜沽酒。晞湛露而宴諸侯。幣帛以將之。慈惠以示之。神龍傾首之抃。王魚莘尾之躍。與下同樂。克洽萬邦之歡。卒事不規。義陋六王之享。煌煌哉。嘉祚之鉅麗。桑飫之飾喜。非我后其疇。雖之。夫日月不紀其初。則無以重寶構之序。頌嘆不布于下。則無以示王澤之深。下臣區區。敢忘斯義。其詞曰。

昊天之命。於穆不已。挺生我皇。赤帝之精。感乎孟夏。昭迪殊祥。惟乾之健。配元之始。嘉節允臧。上公拜首。稱千萬壽。唐總是將。帝謂三靈。股肱同體。舉君之觴。百執和會。陽休樂凱。奉承親光。天乎悠久。地乎博厚。我君無疆。

景文集卷三十五

頌

太一新宮頌 并序（案仁宗本紀天禧六年九月，祠西太一宮，宋會要，禧元年，建東太一宮，大聖六年，祠西太一宮，此稱宮是祠已改太理丞國子博士時所作。）

臣聞。昔者宅命之駿。索百神以徧祭。降生之嘉。鼓萬物而均福。然則祀典載其羣族。禮文領其盛節。疏之則氣縱而靡。震狎之則精攜而不物。上聖于是揖歸運之孚佑。倚太虛而參變。慎齋精意。洞洞屬屬。旁求于幽闇。爇蘭蕭。爇芬芬。烝蕭于馨香。是以封君錯居。守神靈者七千之廣。冢宰制用。備祭祀者什一之仿。誠欲異而不瀆。建爲有極。鼓舞至妙。祛合無垠。以儲上帝。以庇生民者也。粤若體粹亨之元。奮希微之妙。厥存主宰。以司變化。上驗祕緯之次。總按萬靈之圖。何言而善乎應。象先而不爲老。肇稱太一。尊有十神。奎忌啟奉祠之方。天官著常居之記。化截羣有。輔蓋高之監。文包幽室。啓無窮之命。疇祀恤而不昌。罔匱神而能永。若乃瑰宮奕奕。鱗砥而孔曼。嘉壇崇崇。藉罰而四合。藥笈眞籍。按循醮式。草樓上士。奉承薰潤。沃酒茅以示潔。獻牲鑾而撤腥。蒐三代之文。有所未秩。罕羣條之極。制定其當。質不及野。儀不過物。鎮神華以作固。舉裨海而蒙祉。非巨宋之善制。疇克臻于此耶。恭惟皇帝陛下、高拱密清。共規洪鑒。得天統以播憲。括地象而經野。建大中之治。陳之浹日。訂丕承之烈。肆于時夏。尺一信牘。重撫樹惇之鄉。六齊

佳兵。更鑄大農之器。回霜收電。而欽刑之恤。鍼疢委轡。而愼赦之數。合質劑以一度。同土炭以均風。捫耳矛而聖佞讒。攝倕指而黜纖巧。于是都人擠踶嚙于餐聚。女紅後纂組于紝織。薪棫美宮人之盛。鱠魚腎萬物之多。光明緝熙。上下充格。儒者之睦三尺。訥于抒頌。從臣之稟于翰。禿于宣美。方復澹然無治。幾而不康。可以震珍見怪者罔不祈。可以蒙嘉獲豐者罔不序。由是種祠舊時。悉領縣官。嘉幣偶馬。以爲歲事者。不可載已。乃詔建太乙宮于都城之西南。順禮文。介熙事。且言時也。先是。筮龜既同。天星既中。圭以溯景。臬以攻位。鎮沈奧之厚載。據神明之積高。審用有經。伴圖中覆。陛下以爲崇奉眞蹤。導迎祕祉。不可屈外府之財用。取祝史之辭忱。乃命損乘輿張飾。發少府藏。償其調度。因過更冗卒。覆將作斧匠。給其員程。既而隴材千章。周版百堵。督墨爲雨。叩鼓成雷。法大壯之上棟。憲斯干之南戶。人不扶勉。工以雄成。未踰二時。大告考室。述夫祕殿。則崔嵬博敞。鬱律鴻紛。翠虯齊首以負棟。海鴟寬尾而銜瓦。玉碼重荷。文璫四注。陽宗倒光以納景。陰祇濃霧而扶傾。犀塵不游。螟風無隧。乃有皇邸五色。黼帷九張。爲之眞寢。乃有雲榜三素。綠輿八景。儲乎仙衛。甲乙異帳。辛壬殊秩。衆殿竝列。十座如一。煥紫宮之是環。狐赤霄而可捲。其左右。則飛宇回帶。修廊班屬。雲窒百層。芝栭萬狀。因其眞靈之品。竝繪羣靈之跡。怳然覺神仙之可以致。肅然知鬼神之易爲巧。其前則藻扃連觀。抗爲重門。樹松隱椎。表其馳道。揭示篆銀之牓。列坐鑄鏤之狄。所以震疊塊。照千祀也。其外則繚垣白磨。靈囿封殖。甘露膳文于茂樹。醴泉側出于陰溝。間以九層之臺。五城之樓。榮曜偃佺。挾挹浮丘。所以範圍鴻洞九清也。及夫膏烝戒旦。剛柔涓辰。祓惟淨之場。裒列眞之對。于是乎水土和氣之實。玉帛二精之虔。沚毛紛旅。洞涔渟溉。仙漿挹斗。香雲薄霄。像以鸞輅龍駒。器以卸金華蓋。瑞祝發中而臨遣。使者持節以侍祠。靈璥絳幡。導乎謁款。則醴而不薦。稽大易之象。坐工合樂。陪乎夜誦。則昏祠至明。采甘泉之制。高眞竝享。啐禧如儀。飛龍秋游以格。思。肸蠁興作而歸福。數百千所。聊祀符瑞之多。七十五來。更邁神光之異。猗歟。盛哉。濬哲之能事。神明之鉅典也。蓋制作之本。我朝舊矣。始太宗徇史官之請。胥宇于國南。以開拜貺之館。今陛下按故府之法。度筵于都右。以敞集靈之庭。俯仰其前。不失夏家之舊物。陟降于上。越成周邦之新命。有由然也。夫神能專福。不加于鮮德。君能專祀。不殖于非禮。且如黜其封血。豈爲黍稷之愛。而懿德改薦。遂介無疆之休。探乎祕經。不徇拘擊之義。而層構昭事。自成一王之典。捐金斥幣。紓執事之潛。而民不益賦。升壇奠斝。爲百姓之請。而過無移下。由是言之。事不善始。嘗述。雖絲衣其紑。高子誌星尸之繹。夢蛇下屬。文公作鄜畤之瑞。待我具五。始標黑帝之祠。嚮坐而拜。躬接高門之享。一何區區者已。下臣陶乃文之化。覿告成之蹟。固非大夫之能賦。實虞薪者之多誚。輒次輿頌。升之有司。其辭曰。

右一章

奐焉層構兮。鎮我都之夾右兮。我稽神宗之舊兮。

肅然上靈兮。戾我宮之靖冥兮。我據昭德之馨兮。

右二章

帝宥黔黎兮。罷孔臨之私兮。與神裒是對兮。俾物之阜而滋兮。

右三章

天眷聖皇兮。執周道之彌兮。俾君壽而臧兮。配天之久且長兮。

右四章

耤田頌（熙寧二年。此蓋是仁宗明道二年。祁直史館時所作。）

皇帝再紀元之明年春二月。率羣臣耕于東郊。恤慈祀。祈豐年也。前此。詔書示有司曰。自我太宗。聲熙厥功。億神裕人。宥命方國。肯翹跂行。亦莫不寧。永惟士著之本。民天之重。乃躬耤田。以倡農先。震地房之滿眚。導政之長懋。柔嘉令芳。于是乎孚胙。鹵莽滅裂。于是乎復敦。龐穗灌秉。遣見糧如坻。我眞考因其累盛。重以明德。故能步師百萬。狩醫閭。見武節。高世八九。升突遼。建元封。奉符隤祉。以撫無極。肆余承緒。祇率厥典。則。熱蕭布幣。固有常所。監農狎野。厥存舊章。惟一二執事。率循而懋。明之。方春作時。百穀革始。姑使斯人。悅羽旄之美。重見漢官。後嗣諗稼穡之艱。不失夏物。無贅。聚儲峙。無殞勞供。輟。趣合于禮。孔吾農焉。前期。則修飭神壝。按除齋壤。夷道如砥。呼蹕填衢。稍夔猶以護野。雜荆牟以守燎。阡陌繡錯。原隰龍鱗。烝齊冒橛。協風回春。于是旄頭先馳。屬車齊躅。奔星舞于旗旂。行月棲于羽旄。霽犀注鎧。肅給乎師營。蒼虬範馭。秋游乎天轡。殲鋸流放。金根照塗。帟幕周張。紈綃綷縩。既而揉耒刻耜。載保介之間。先種後穜。觀播植之器。官分無諉。事具不教。天子乃以丙午之旦。升華輅。由大庭。顏行山則。衛枚無聲。龍虎見象。堪輿奔警。坌閶闔。切閶游。乃彷徉乎層城之外。五精來同。七聖景從。鑾聲佩飾。次于帷宮。上既清濯。圭潔。儲思淵默。昧明。乃頓天次。款嘉壇。率先農以享之。因教稷以配之。血毛幽全。金石鏗劒。躬接妥侑。加祠官之一等。禮重沿襲。具祖宗之遺意。爾乃降靈場。儼先絃。物覩于聖。天健其行。星田彌望。紺轅諸駕。洪縻序進。玉步有容。三推成禮。邇臣告備。上曰。朕志在敦本。充其強力。既可以勸。何憚于勤。遂推而進之。有司以義固爭。幾十壝而後釋。乃始弭節容與。御夫觀耕之臺。三公羣后。班趨次耦。嚮然從風。邁五蹤九。大農漑種。庶人終畝。宮師抗手。行內天旋。于時都人熙熙。駐望皇軒。或歌以壤。或擊于轅。不圖叢雲之旦。復見東戶之年。日華晏溫。次心懋豫。奉斗極。御應門。翔雞樹。竿。隱鵠宣制。大賚四海。與之更始。虧除咸辟。存問高年。振流修墜。平衡閭賦。中外百執。告至而竦動。遠過三更。以差而賜帛。齊以解雨。鼓之巽風。不崇朝而周萬國。先是。羣臣釋不懿。潤鴻名。將琢之玉版。納于金匱。至是。則回雕輿。坐前殿。震照儀。矩。翕受典冊。皇哉茲禮。眞帝世之希聞。臣工之旦暮者歟。儒臣學于舊史。纂明載芟之詩。句師之職。在耤之義。有三說焉。一。典籍之常禮。二。籍履以親事。三。借民而治之。所言雖殊。要之。驅天下之民。棄末而歸本耳。且古者。謹察天廟。

申敕陽官，田之不闢，辟在司寇，作爲御廩，鏹而藏之，其故何哉，以爲拳蔬蒙盛，非無良農，不如親之愈也。課督耘耔，非無猛制，不若勸之善也。夫祭莫大于備物，物備而百神據之，兵莫大于足食，食足而四夷懷之，人莫急于豐財，財豐而有生聚之，是三物之濟否，在此舉也。且周宣鈌之，戒軋其衰，漢文用焉，民阜其宜，唐后勤止，以豐易饑，洪惟太宗光迪于前，陛下述宜于後，皇矣同底于道，烝哉不隕其聲，方且九扈勤民，三事就緒，儗儗其盛，陳陳相因，糧餘可棲，草殖弗與，民一于耜，家萬斯箱，遂駕五帝，軼三王，奮甘實而懋馨香也，敢作頌曰。

倬彼鮮原，帝耤于田，匪耤其勤，我爲民先，悠悠春旗，覬士于畿，陽膏澤澤，邁乎三推，有壬有林，亦莫不祗，我疆我理，載耘載耔，實苞實阜，茀厥豐草，田畯至喜，祈年伊旱，我穀用成，我倉既益，我倉耽耽，鏹于東南，其用伊何，事神薦馨，爲酒爲醴，爲粢爲盛，蒸之浮浮，釋之溲溲，上帝居歆，降福孔休，降福伊何，我民既蕃，室家溱溱，三事不設，食足武奮，震疊爾功，蠻夷來同，罔不率從，帝歆昭升，式于九圍，兢兢業業，以毖萬幾，在豐念匱，在飫思飢，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陽郊慶成頌（案仁宗本紀，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祀天地于圜丘，祥時爲太常博士，此頌即其時所作。）

臣某言，臣嚮者幸得以博士奉侍大祠，清廟圜丘，恭導升降，伏見陛下接神措事，飭躬備物，夔夔夙夜，如不敢康，至誠上通，靈貺如答，雀出殿幄，而瑞穀先塗，齋款宗祏，而祥颷迎輅，景至之夕，步自帷宮，改衣雲散，登壇月皎，牧戢虞慄，照如陽春，旂無蕩旂，燎無搖景，已事還軫，官不告勤，三靈洪洞，交相爲慶，繇殘蕩瑕，納于昭濟，此則上帝所以顧諟，陛下所以欽奉，天人之際，不爲遠已，臣親覩盛禮，昧于知量，輒訂詩人之義，作陽郊慶成頌六篇，義大詞褊，無以游揚萬一，庶幾振童謠漢，擊轅嘉韶之比，竊用繕錄，冒昧以聞，瑰宮、朝景靈也。　乾瑰宮，帝下都，君來饗，六龍徐，羽蓋羅，金石揚，儼然進，薦嘉觴，靈之歆，肅陰陰，徧觀此，憺羣心，既安坐，唫青黃，紛上馳，爛遺光，貽孫謀，永延長。

右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我將、祼饗太廟也。　我將受命，于祖于宗，洞洞翼翼，物有其容，物容備矣，帝心嘉矣，有壬有林，駿奔走承事，夜如何其，我不敢寧，萬舞洋洋，九奏備成，燎薰以祼，復降在庭，毛炰並進，亦有和羹，帝酌而獻，工祝善詞，僾然如聞，孝有餘思，神欽我禋，弁胙而餘，群公亞薦，就饌以須，禮成七祏，不放不竦，徂來于孝，福祿穆穆，純嘏以溢，我受而施之，駿惠丕承，寶我大福。

右八章，章四句。

枚枚、祀奉慈也。（案仁宗本紀，景祐二年，詔奉慈廟運薦，獻，社稷，祠于莊穆之次，故此云紀奉慈。）

枚枚閟宮，三妣歆靈，以肖柔德，（案原本缺三句。）但籥不干，有磬無鍾，豈而又薦，我孝我虔，物以志誠，不在牲牷，貳豐嘉止，百福蕃止，無不或承，以保我天子。

嘉壇、合祭天地，侑以祖宗也。　照嘉壇兮泰尊，薦豆饗兮坤元，祖與宗兮侑純嘏，百神賡兮壇之下，千歧列炬紛秀華，微風蕩漾月金波，樂遵矜物金石和，帝造新曲揚清歌，鬱華聯蔡醪品酡，鬱開既遂封血陳黍豆甘實爛蕭春，璧精粲粲琮黃煩，三垓升降玉鏘鳴，裴回常羊延上靈，至誠感通對殊休，諄勤此路符所求，燎籠盤空幣煙舉，天極餘歡篤純祐，紛紜六幕雲施普。

右五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南闕、肆大告也。　南闕爵連天，翠華此臨馭，靈心交肸蠁，鴻恩思屢豫，碧璈上雙竿，鐘鼓下鼉鼓，翠綴儼麗至，赭按軒霞舉，比屋徯予后，婆娑聲或路，滌穢天瀉波，崇朝解爲雨，東帛勞衆士，三饑發中庫，下蒙不貲惠，上錫無疆祚，俾壽萬斯年，南山均鞏固。

右一章，十八句。

垂鴻、受徽册也。　惟帝垂鴻法，上天，推名讓德紀初年，溫瑜秘篆金縢聯，涓成吉日膺鴻册，申羽刻商鑄樂石，冠劍相趨紛動色，帝徇羣心答天意，珠旗粉蕤拜容備，不休顯號光神器，功濟皇王黜雜霸，不自矜功無滿假，翼翼虔虔對天下。

右四章，章三句。

明堂頌（案頌作于皇祐二年，本紀所載紀明堂月日俱與此合，時祥復爲輪林學士，太常乃其雜官。）

臣某言，三月戊子制詔，季秋有事于明堂，臣以太常，與禮官博士詣垂拱殿議配享事，即建言，周有臣日旦，始嚴父配天，仲尼是之，唐并諸儒說，竝祀六天，帝不敢損，陛下幸訪有司，請如古便，四月乙丑，詔若曰，夫禮稱情適文，今議者言周唐則善，至牽制所聞，褊而不遺，宋亦一家，纏不制作，如來嗣何，且事天不及地，配父而遺祖，朕甚陋之，水旱不時，羣神預焉，今賴天之力，方內以治，朕能合饗天地，以三聖侑，廢報百神，咸秩竝修，況祖宗郊雩，不爲無比，有司無諱以勞，務稱朕意，臣伏詭聖訓，久乃開曉，以爲前古所缺，羣臣不逮，陛下獨得于心，其所以事神訓人，使萬世子孫無以加者，至于作聲歌，琢圭邸，帳帟無文，夜鑾弗嚴，以竭恭致敬者，尚數十物，臣愚，且不能徧知，若今詩頌不傳，是陛下盛德神功不盡，主天下耳目，聲動四夷，聲隱乎無疆也，謹撰成明堂頌一篇，辭淺義直，可使戶曉，壤翁轅童，皆得歌謳，臣昧死再拜以聞，頌曰。

天有明命，以聖付聖，太祖太宗，愛伐大定，誰僭而王，孰擅而士，左披右攘，罔不就緒，厥角在廷，四夷無侮，眞考顯承，受報收成，休休厥寧，震震厥聲，七十而五，號以大榮，皇帝纂武，有庇于下，兵囊不銳，旅委而羽，一農之饑，吾飼以哺，一夫之寒，吾暖以褚，日寬租徭，歲貸囚庾，協氣四薄，順暘若雨，原高隰下，百穀膴膴，二十九載，惟秋九月，迺即大慶，度廷度室，寶字署顏，震照多物，盈使有五，悉詔輔弼，既款靈宮，亦享廟祏，

天兵桓桓。羅列衛營。有閎有斿。龍輴螭衡。耳耳其驅。雅雅于行。旗旆連蜷。風舞雲縈。士若銜枚。騁牲不鳴。吉日辛亥。進祀于堂。衣畫衮然。環瑀瑲瑲。六帝二祇。三后侑旁。醰湑牲肥。嘉罇鉅房。芼醢果蓏。淨潔芬香。脊熾胖升。以迪厥嘗。我鐘欽欽。我舞俁俁。天妥于坐。百靈來序。奔精哆光。匆霍屑宇。山靈瀆怪。顯幽馳騖。或旅諸墀。或席諸廡。（案）此處疑脫一句。但文暢亦同。則無可致。姑仍之。有羶斯飫。相維辟公。既敏而度。帝拜稽首。柴烟上舉。祝有嘏言。皇帝受之。產百斯祥。寘萬斯壽。其蠱如山。其積如茨。皇帝曰咨。朕不專有。且御端門。百執奔走。其敷天下。新邦之舊。賙乏錄勞。刮濯痕垢。官賞兵賚。金爵是富。驛歟四海。間弗容晝。天謂皇帝。感實火德。火德在孝。宗祀惟極。其逆而功。卹嗣千億。而子而孫。長有萬國。天謂皇帝。安我羣元。投蛈斥螟。稼溢于廛。厲訖疾攘。人樂蹌蹌。皇帝眉壽。永錫萬年。前祀三日。區霧如閉。皇帝既齋。一夕而霽。六幙掃除。若墟逢彗。天清地晏。夜星騰晰。皇帝小心。恭與虔升。徧見神祇。拜跪送迎。久立于次。須樂之成。器必全玉。牢不愛牲。制爲諸安。以正和清。夜鼓徹嚴。敷致厥誠。明明皇帝。惟先訓是式。惇睦懿親。其磬如石。存問齒耆。容受讜直。振淹登畯。毋或失職。惟慈惟仁。不厲聲以色。皇帝有言。克己則舉。豐守吾儉。尊捨吾矜。惟日之升。曌曌兢兢。無不此或承。

尉氏縣呂明府創修洩水渠頌

神州之地。積高于西北。而庳下于東南。尉氏直其坤隅。故上潦周疆。側負鄭郾。汙瀆所薄。行潦所趨。注我西偏。匯爲大陵。異時縣官往往募民開田渠。入之惠民河。（今自江以北漕挽目爲河。）因灌淮楚。人雖在勤。水不爲害。太平興國初。或建言。惠民河瀕尉氏。折東而北。地勢埆。水多壞決。迺西竝崇岡。更闢新道。長隄右移。舊渠成塞。于是水無所洩。則沮洳淵淪。鍾爲回淵。每水潦不時。必壞官亭。漂室廬。害膏腴之田千百八頃。其大者則韓溝。譬軍二陵。以名自達。輪廣三十里。他脈連股引。延緣葦間。溝遂之小小者。尚數十百所。匯民厥壤。邑吏還顧。蔽不敢聞。歲趣其租。人用重困。蓋水留四十年。狎爲常玩。事窮而復。理固然也。聖上初元之年。大理丞呂君長吉。始爲政于茲邑。既視事。卽按行堤閼。周知其要。乃嘆曰。河漕中都。堤不得弛。陂盤善地。水不容止。潰陂注河。則舟廢。繕河限陂。則農奪。長吏不謀。土其魚乎。于是度楊橋之北。累石編木。以爲寶口。規引積水。潛出河下。東因廢渠行七十里。與惠民下復合。水有所放。潰亦無停。君卽伻圖上言。于計便甚。事下丞相府。復留中貴人段微明、與寰內察按使者李識、張君平等。與作水工。覈實程員。無虛用材五百章。磚甓數萬。膏壘稱是。工四千人。度三十日罷。條陳中覆。悉蒙可報。明年正月。遣內侍臣譚好古領徒隸作。君叅掌焉。衆以子來。匠以心競。任器成雲。環材若林。不急不徐。如期而畢。以佚道使人故也。二月。渠成水下。瀰瀾轉騰。曼羨紆餘。瀾其沈災。導其流惡。數旬而牛馬辨。經時而桑田復。是歲。來麻所刺。排水澤而居者。蓋以大半。三年。水潤地沃。畝率收一鍾。流庸還占。參倍于舊。過是而獲者。則不書矣。于時和氣絪緼。闔邦如春。繞爲景風。結爲油雲。終古沈斥。一朝茂殖。昔之勞人。今焉樂國。夫善防者水厭之。善溝者水漱之。因地則氣不壅。達變故民不倦。惟呂君畢給政術。舉無後艱。肆水之走下而奠其歸。乘人之曹好而興其利。縣令之任。今所輕已。君而重之。敝政之改。衆所難已。君而易之。探古舊章。圖我新政。復地力。阜財用。民餘不匱。神楷可懷。擬舊鍵盡。莫匪嘉績。朝旌厥能。秩君宮坊大夫。佐郡二千石。民去思者八歲矣。穀益以殖。年益以豐。億萬之口。并蒙厥福。既而邑之耆耋。雜然共計曰。呂君功緒章章在人。其可歌也。盡琢金石以鋪其聲香。予從事于斯文。宜倫次輿誦而存其梗概。頌曰。

天畿之南兮下田良。瀰流弗洩兮漂我疆。地環萬井兮原其谷。歲臨三紀兮租弗屬。我有賢君兮來何遲。累婚疏簀兮河之隄。注潢引汙兮渙東溟。鮮原爰爰兮農其耦。水反歲定兮黍稷華。稻載斯箱兮紛滿家。去我茲久兮田益廡。手之足之兮聲在路。何以報君爾穰穰。明神所勞邦之光。樹樂石兮渠之旁。據德音兮永不忘。

景文集卷三十六

表

太常寺進案到鐘磬一部表

臣聞。昔氏之爲鐘也。巳厚則石。巳薄則播。故以倉修之量齊焉。磬氏之爲磬也。上則磨其旁。下則磨其端。故以清濁之法制焉。是則器先利而音調。民巳和而樂應。禮著夏歌者。實先于人奏。詩次商頌者。本依于磬聲。然後爰豫飾情。統同布度。盡韶之美。闡武之慙。諧下管以九成。絢崇牙而四合。聖期累盛。至範交修。恭惟皇帝陛下。致古立均。披圖迎律。大猷翕作。韶象嘉成。推至樂以求音。本乎在治。顧攸司之合奏。容有失傳。所關以聞。發中垂可。特頒明命。俾致正聲。臣等共率憲冥。仰祇推擇。昧阮咸識微之妙。非文收調啞之能。淹久日時。咨求典故。方且校堵肆之全缺。參宮羽之重輕。或鑄其銑欒。均疾舒之所在。或鑄其鼓股。取擊拊之有宜。曩惟周臣。鑾營律準。張絃列位。代管還宮。居有雅音。取爲定法。今已致齊鐘磬一部。與律準之聲。悉無差異。七均有敘。九奏告和。詘然能終。純如可繼。惟夫金有大定之德。石無可轉之文。苟二器應以克諧。則八音受而爲度。上符丕律。有煥懿綱。竊惟眞聖之朝。已嘗修正雅樂。舊章故在。年所聿遷。遵我成規。以啓淳烈。況今穆濟多裕。聽覽餘閒。幸得樹羽充庭。聚人肆業。庶治音之有誤。丐善聽之所裁。庶

使廉隅遺聲，不容于五降，惜惜王度，來啓于三神，永示方來，以矜能遠。臣等無任省循干冒激切屏營之至。其鍾聲讜隨表上進以聞。

進耤田頌表

臣某言：臣聞王者必耤千畝，庸勸九農，載御耦于介閒，派陽膏于廛左，借民之力，時闢于甫田，爲神之倉，歲儲予驛棧，睿明在御，容典交修，茂遵文祖之規，遂庇陽官之舊，恭惟皇帝陛下，非衣訓儉，重穀教人，乘春官之載陽，按大田而惟正，追循先烈，祇展上儀，繼萬騎于中營，抗九旗于先道，農祠訖享，神甸就耕，服黛耜以天臨，紆朱紘而身勸，本宜一壤，遂過九推，揭丕律以自新，冠前王而絕擬，自昔車牛馬耦，僅出偏方，鉤盾弄田，罔稽正典，訂茲之盛，曷擬于倫，臣陪列祠宮，宿官道室，竊與盛禮，敢廢徒歌，願因風土之餘音，少識樵蘇之談道，謹夙夜齋沐撰耤田頌一首，干瀆宸扆。

賀乾元節表五首（案）仁宗本紀，帝生日爲乾元節，在四月十四日。

臣某言：伏以金魄孤輝，龍杓建巳，紀爲誕節，允煥休辰，盡日月之照臨，祝乾坤之悠永，恭惟皇帝陛下，將符受籙，出震體元，乘火運以興王，生正陽之令月，體萬物之長，治三光之庭，俗樂成康，刑措文景，梯山航海，咸知中國之聖人，就日望雲，悉膺後天之遐算，臣滯守邊圉，徒詠聖辰，阻奉萬年之觴，但極雙堯之躍。

臣某言：伏以夏序始交，月靈幾望，儀明堂之朱軾，式煥帝容，紀華渚之流虹，用標聖旦，恭惟皇帝陛下，茂熙至教，遹駿先猷，孜孜厥心，則九功並敘，烝烝其孝，則四極爰臻，混車書而極和，塞天淵而浸福，那歟之盛，尚矣罕儕，屬千載之應期，固萬靈之輸貺，誕彌有始，延祝同寅，九賓在庭，殊鄰拭玉，如山之委，擁瀛瑞而勿休，倖天之剛，冠羲圖而彌永，臣離邦未幾，荷寵最深，但傾景于葵園，阻稱觴于蓂陛。

臣某言：伏以帝出紀乎震方，聖生符于里社，揭爲亭會，以懷洪休，歷古爲儀，迺今尤盛，惟長贏幾望之旦，實丕后厥生之辰，嘉序標名，歡聲綿宇，恭惟皇帝陛下，奉承基構，精厲憲章，嘉祐順乎天時，羣生庇于上德，飭躬必儉，令下弭奢侈之端，禦戎以和，納民于仁壽之地，化孚無外，恩浹有知，每電樞之及期，徇露蠹而飾典，大爲和會，廣給宴遨，搢笏相趨，交修于鉅禮，呼嵩爲壽，均祝于無疆，靈運有華，萬靈肯抃，臣向陪近列，今退私閭，苦盤蹠之不良，隔班綬之序進，姑勤丹悃，永固熙圖。

賀生皇子表（案）皇子即鄂王，時係慶歷元年，祥在壽州上。

臣某言：伏以夏蕭啓和，辰躔幾望，本聖生之初旦，著天會之昌期，今節垂鴻，縣區交慶，恭惟皇帝陛下，丕承寶序，駿惠先猷，萬靈接乎馨香，羣氓舍于仁壽，撫不騶之服，未始加兵，獻又新之銘，居常待旦，化含播外，恩激有知，每屬電樞之辰，肯抃露蠹之舊，大披路寢，普見羣臣，執玉奉觴，罄獻心而如一，後天紀月，續景算以無堪，震動休符，昭明鉅禮，臣向陪禁闥，今滯侯藩，溯昕景之鴻階，隔王官之堯藻，姑勤抃祝，永固熙隆。

臣某言：伏以帝出紀乎震方，聖生符于里社，揭爲亭會，誠乃洪休，惟丕后克生之辰，當正陽幾望之旦，萬

靈輸祉，九寓祝延，恭惟皇帝陛下，膺赤伏之祥，據綠圖之會，天付所覆，罔有不臣，世貽厥謀，用侈斯慶，掩刑書以幾措，歛威械而就饗，物無夭傷，俗致仁壽，謝生歷所名，穆無階，是用企鉅樞之期，相與徇露蠹之典，式披瑤館，或叩金祠，括輿地以投誠，後璇穹而歸老，呼韓爲賓，虎旅奉珍，雖獨而新，常茂居安之業，俾萬斯億，永膺昌大之期，臣久服內聯，今乘邊候，溯君門之萬里，隔觴斝之九行，姑抃昌辰，內翹歡素。

正旦賀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以上朔攸開，微陽肇布，蓂月莫而頒歷，旅星柏以陳觴，恭惟皇太后陛下，教本至柔，道乎俾熾，贊天元而布度，包坤順以蒙禧，方稱端辰，彌昭景祐，臣遠顏左城，假飾東侯，阻陪覲象之趨，但結于庭之思。

長寧節賀表（案）仁宗本紀，天聖二年正月，以皇太后生日爲長寧節。

臣某言：伏以玉燭開年，協風播序，寶月上弦之始，祥沙啓繇之辰，著令有嚴，多儀云備，恭惟皇太后陛下，秉文駿惠，襲道至沖，肇百度之樞，用乎有極，慎五刑之誥，乃統至慈，皇矣而荷帝觀，隕然而示坤簡，勵茲善旦，爰紀聖期，訂千秋之舊章，擁三靈之丕祉，當陽稱壽，于以教孝于人，列辟相趨，于以後天之算，并包無外，蒙被大禧，臣久濫邇行，近分憂寄，瞻日升而增祺，參蓋抃以無階。

賀壽星見表

秋分謹候，旦見爲常，惟明潤之成文，告壽耆之介祝，允丁至治，不應祥蹤，恭惟皇帝陛下，駿惠先猷，寵綏鹿物，敦仁而用錫爾極，深拱而罔測其名，斟合三靈，震動殊祉，爛焉南極之宿，載于太史之占，視弧之前，躍內而出，騰華綽表，鑠景天垂，繄見象之甚明，屬攸司之奔告，聖期開賜，諒增千萬之遐，皇格重雍，方闡一平之盛，仍齊良簡，俾獲信書，臣等親遭嘉辰，榮觀美瑞，內循歡懌，實倍常情。

賀冬節表

臣某言：伏以寶典綫長，盛儀杓建，步璧珠而聯景，挺芸蕊以參萌，恭惟皇帝陛下，執競是皇，籠罩惟大，濟沖猷于堯屋，懿祈德于湯盤，協氣順濟，慶辰昭會，方薦恭而欽燎，式擁瑞以如山，臣遂守五符，阻陪萬玉，注遐情于望闕，羨餘抃于歡懽，距陌于茲，遺言非喻。

幸

賀南郊禮畢表（案）仁宗本紀，嘉祐元年十一月，祀天地于圜丘，是明祀在嘉州。

臣某言。今月日，馬遞到敕書一道，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臣當時集本州官吏軍民宣讀，并下管內諸縣，寨施行訖者。帝儀訖饗，朝渙推慈，飛驛疾傳，庶邦叢慶。竊以天郊之重，國制有常，凡萬乘躬行，必三歲間往，不煩不怠。由列聖而持循，以安以虔。合諸神而復對，睿圖累盛，稱典勤修。恭惟皇帝陛下，纂大合華，旣中布度，抵金璧之玩，率儉示人，收霜雹之嚴，措刑于下，克勵明德，格于皇穹，交熙太和，冒我羣品，顧懷時儲，瑞隱日來，而藏七饑，若祇舊典，戒期百執，頒詔九州，曳雲罕之常，羊服翠虬之半漢，殊庭一獻，清祠徧禱，遂自陽靈之宮，往會天元之旦，羽旄四合，垓陛參登，上璧左琮之華，合祛而信祝，祖絕宗廟之次，更侑而迭嘗，拜嘉胙于席垂，烈欽柴于雲表，靈心合答，熙典備成，然後還坐中天之闈，普肆隨風之澤，改頒大號，崇冠初元，昭神之祥，祈命惟永，賞功赦罪，已賚遠瘝，咸與惟新，庸民衷而遷善，聿懷多福，導帝祉以縣區，盛際有光，彝倫咸賴，臣幸親舊史，獲見往朝，或不愛性玉爲恭，殊非明薦，或所過租賦，病復蓋出重勞，睠昔罕全，訂今絕擬，所恨濟塵在望，自苦周南之留，紫蓋仍持，不與甘泉之從，第班恩諭，均浹歡懷。

定州賀南郊禮畢表（案）仁宗本紀，係皇祐五年事。

臣某言。今月八日，馬遞到敕書一道，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臣當時集本州官吏軍民宣讀，并下管內諸縣，寨施行訖。嚴燎煬薰，翠輿旋軫，慶騰觀魏，歡浹黎苗。竊惟報本以誠，莫尊饗帝，就陽而祀，是謂因天。有國以來，三歲爲法，合萬靈而嚴享，寫四海以職來，乘茲治平，用舉能事。恭惟皇帝陛下，丕承正統，奄治中區，惟古與稽，有典咸秩，旣揚翊萬物，乃嘉享三神，前會諸儒，討定新樂，俄頒制詔，悉侑聖眞，謂周以后稷祀郊，祖而忘考，唐引睿宗配地，親而未尊，參對上神，自我爲古，推處大孝，卓冠彝倫，爰卜景至之初，克申躬見之禮，三后居左，自外止則匹行，兩儀位中，由天明則地察，籩豆惟旅，簫石告諧，祓馨德于神衷，委純祺于霄極，萬乘淵默，百禮休成，茂對剛辰，用肆大赦，揭日破蔀，注海濯瘢，蠹係有更生之歡，廢錮得自新之路，賞幣丘垤，屯旅藻鬼，歡驛疾馳，不崇朝而徧，舉心保合，置天下于安，臣適護窮邊，阻覲鉅典，惟軍旅而未之學，久塵攝帥之行，知鬼神之所以然，方稱受釐之問，姑宣上德，明諭遐甿。

賀日蝕日降雨表（案）仁宗本紀，至和元年朔日庚午，日有食之，咸都在定州，因雨不見耳。

臣某言。臣所治定州并幽下州軍，去三月二十九日，雲氣晦暗，至今月二日午鼓，降雨，盡酉刻未止，及尺以上。屬縣告足，臣伏尋近降德音，以有司言朔日日當食，有詔避正殿，徹膳改元，示天下自新，引咎太切，三靈震動，重陰蔽霽，日景不見，夫不見者，與不食同。臣誠喜誠忭，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纂成四葉，愛勞萬方，日月祗惕，罔有懈怠，辰晷回游，大抵有常，今近推變異，厚自克責，天監在順，神佑者謙，感無旋旦，轉祥爲福，前此六月不雨，麥禾枯悴，及茲滂沛，遂覺有年，天完太陽，地茂多稼，君道尊安，旱災訖息，敵使在道，親親感應，震提盛德，抑代刻漏，上推古昔，無今倫比，臣雖邊在遠，不獲與羣臣稱慶闕下，謹奉表陳賀以聞。

定州賀聖體康復表（案）仁宗本紀，嘉祐元年事。

臣某言。今月八日，得進奏院狀，報聖體康復，已于一月二十三日，御延和殿，親見羣臣者。六氣順宜，偶愆常節，萬祉交薦，施舍太和，便坐天臨，列辟堯藻，恭惟皇帝陛下，躬甚盛之德，繼下武之期，悉攬權綱，罔憚宵旰，百度已治，衆器而置于安，一物未宜，無災而爲之懼，聽斷逾勵，顧攝稍愆，伸劑哲睿，客疹俄解，前殞曠蕩之澤，遍會清明之朝，帝祐神扶，陽熙玉色，勤在謀始，雖有強不息之勞，福及報成，方介萬斯年之享，均乾宏貸，與日長齊，臣忝殿近班，欣聆吉語，且念處無爲者，當簡于事，謂沖用者，莫齋于神，聖略繁幾，永光丕祚。

代中書乞降御製詩付編修所表

伏以國有大事，所以訓恭，帝庸作歌，是稱盛德，況且鋪蓂天耀，頌嘆慈闈，宜首信書，以傳不朽，恭惟皇帝陛下，勤宜乘雨，祇建大中，澤浸有生，誼柔絕黨，遵端拱之舊，惟永樂之尊，教必有先，爰勸農而勸穡，古由我作，不愛禮以奉親，誠動天淵，聲震金石，因紓寶黍，申述盛容，據體要以成文，包猗那而同美，臣工廣和，方夏數聞，華日月以昭回，被風雲而翔舞，臣等職當細績，親覩文思，聖典不昭，攸司任咎，是敢仰所副筒，垂錫書鏡，揭爲大猷，俾永鴻烈，布之天下，遂抗于堯言，藏在名山，永光于漢策，其御製耤田禮畢及親蠶太后恭謝太廟詩共二章，伏乞降本付外編修。

代進新稻雙竹詩表

伏以層城仙籞，順動于王游，區稻町畦，紛函于天施，仰趨中召，與覩嘉生，奉衞飲以鬱鬯，激蓬心而感發，恭惟皇帝陛下，勤勞訓道，惻豫凝神，聯漢氏之離宮，有周家之靈囿，特倚濃浸，臨籍香滋，務知五稼之艱，式恒九農之勸，箭鈞其茂，雎苑所珍，弭節擬敷，秀蔡岐出，本至仁之普洽，萃靈物以旋鋪，鑾蹕紆行，臣隣樂崇丘之充殖，竊折俎以均施，內荷帝慈，竊推天意，一禾寓穎，準歲取之且千，衆節共苞，示世支之維百，臣等共懋樁味，適遊亭嘉，敢抒費詞，少陳大德，慶千齡之累聲，維以遂歌，恧五降之容彈，安能中雅，方農時覽，交集觀顏，臣等謹夙夜齋沐，各課成親稼殿新稻饑鳳閣雙竹詩二章，下冒宸嚴，臣等無任省循狂斐懇懼屏營之至，其詩謹繕寫隨狀上進以聞。

景文集卷三十七

表

謝改待制表〔案〕本傳：郝次當知制誥，以見庠方參政，乃改天章閣待制，在寶元二年十一月。

臣某言：臣伏奉制命，特授臣依舊充天章閣待制者，命發于中，擢非其任，懼先褒集，咸與愧參。伏念臣早以慕冥，陶于文教，在阿蒙育，易仕代耕，由薦牘以應條，曾經生而挾册，提給尚書之禮，升直道家之山，閒屬成書，亦蒙進秩，不挹蟻而持斗，舉提叨名，未司牧而逢牲，居漸何力，仰含天造，求委官刑，猥濡墨于螭均，彙倅籌于鹽筴，濟光在望，更無咫尺之達，至治丁辰，時紀殊尤之事，內修幸會，嘗敢越思，迺蒙皇帝陛下，錄以芻微，記其狀貌，慎行旣數，超寘通僚，弗緣左右之容，特出顯卬之眷，挾霄廷澍，破蔀回光，惟寶閣之神深，祕珍圖之襞積，創爲美秩，庸竚惇儒，寧茲僕邁之才，可重清閑之地，卑微驟列，辭控無從，昔之待詔承明，陪游金馬，無聞定著，尚詫榮階，距比亨嘉之辰，專爲顧問之選，第驚茲授，偶值無庸，蘧當佩訓自強，飭躬思勉，馳無泛駕，雖千里之難期，盆鹿頌天，冀一心而論報，倘施涓埃，敢吝膠捐。

謝賜金紫表〔案〕袁內有屬司容局云云，當屬郝爲待制判太常禮院時事。

臣某言：今月九日，蒙恩故賜臣金紫者，戒途近對，綬品更華，祗佩寵靈，內深榮慎，伏念臣行能無算，孤拙自知，振鷺珍羣，居慙籍羽，太官美食，遂嘆浮人，久含癡疾之慧，未獲酬恩之所，屬司容局，面控殷懷，俄被句傳，曲膺蒂錫，袍文染蔡，魚飾垂金，服不值庸，忍慙于安吉，力微稽古，貽望于儒先，還紓無從，光輝何幸，斯蓋伏遇皇帝陛下，重隱常體，業置邇聯，特假身章，俾隆官等，庶奉儲如之賜，益圖蒙爾之訓。

壽州謝上任表〔案〕本傳：郝知壽州，即在庠幾參政之後，丁憂歷元年六月。

臣某言：伏奉去歲六月十一日敕書，差臣知壽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即于今月七日到任禮上訖，初逢侍槃，出總州廛，地控蟾垣，政兼民穫，引章揆寵，處閣知慚，竊念臣本以孤生，仰陶上教，措辭簡要，少不名家，投策猥并，遽叨署第，用沿仕牒，寢剽宸猷，匪智也愚，自知其天分，謂多而拙，罔待下人言，朝不汝瑕，誼無過厥，料于未至，膝有先容，次補者六官，乃正臺郎之秩，內遷者四職，遂玷從臣之聯，朝夕參承，歲時賚予，親逢云幸，平進罕階，故嘗畫夜亡餐，夜分寢寢，算勞念得，則徵橫草萬分之勤，計過悟非，則有坎壈一介之刺，內謟左數，寧舍膽遑，昧死聞陳，乞邦自試，書下丞相之府，久已見俞，筆閣承明之庭，莅焉獲遣，洪惟磽世，慎擇長人，申勗表乎詔文，共治形于宸歎，俯循極陋，曷稱敷求，此蓋皇帝陛下善育人材，勤恢教職，謂屢經于策勵，審一出于忠愚，特委細文，俾臨善地，況楚嶠沃衍，淮產夥豐，潛聖作藩，國封攸啓，元戎疏鎮，帥節甚權，憑彼東南，此實都會，臣敢不悉心庀務，安節旨公，宣諭本朝之恩，朝候斯民之瘼，冀逃謬事，姑服蠱箴，但念夙侍軒墀，未嘗去國，自同犬馬，寧不戀君，魂樓交戟之嚴，心結觚稜之邃，儻使賜環仍在，蹈厲終收，則奉計來朝，敢三年而憚遠，省躬論報，雖九殞以猶生，感惕自中，涕淚播集。

謝書目成加階勳表〔案〕晁氏讀書志，景文總目子康定二年告成，郝亦預修，同加階勳，是年十一月，改元慶歷，慶定二年即慶歷元年，表內有中情爲邪，是郝時已出守壽州矣。

臣某言：月日，進奏院遞到告敕書各一道，將授臣朝散大夫，依前官加輕車都尉，封賜如故，仍放朝謝者，祕錄終篇，鴻都第賞，例霑徽數，垂料餘勤，授受交虛，榮憂兩萃，竊以廣內之奧，中經所藏，自四聖相承，凡七紀而遠，積丘山而壽，在樣朱紫，以未分，金匱深嚴，不鐵叢舛，攸司傳失，有詔部分，疇簡名才，總製都目，體漢家之流略，極見所從，參史氏之藝文，稱分必類，討論旣定，統紀悉周，而僚輔他邊，纂修交集，臣猥緣懵學，俾預末行，素自慙奠，動咨典領，雖片詞殘牒，時氣左文，且雜語諸家，尚悉全載，訖慙敦職，中請爲邦，遂專刀筆之煩，徐忘綈袍之習，不謂芸編卒業，黼幄程文，嘉衆籍之有條，美諸儒之競刃，因褒遲列，施及孤臣，聯文散之近階，賜朝勳之優轉，揆榮至渥，撫己無堪，闕筆居多，早戢鍾繇之恨，殺青偕上，敢叨劉向之功，汗漫不收，天高難訴，但能銘于肝膈，或論報于涓埃，愚疑不經，明神是質。

謝加階并爵邑表〔案〕仁宗本紀，慶歷元年十一月郊，加恩百官，郝時在壽州。

臣某言：今月日，進奏院遞到誥敕各一道，特授臣朝請大夫，依前官仍封臨洛縣開國男，食實封二百戶，勳賜如故者，縟儀交展，信賞第頒，緣策從勳，汎霑異數，罔功被貶，尸祿蒙慙，竊念臣本以孱羸，誤膺誤拔，

雲章乏使。荷蒙見收。束帶而奉朝趨。居需三省。藏盆而仰天極。決匪兩能。止竭樸忠。以圖稱報。寸勞未効。公議遄興。出屏近藩。尚通祕籍。適會于郊之享。爰修以職之虔。法有侍祠。雖預甘泉之簿。身方守土。遂阻玉關之歸。負結戀深。心馳魂震。迺蒙皇帝陛下。廣歆馨之福。推舍爵之仁。疇庸以差。均澤于下。眷孤臣之補外。助經入而有常。錄此餘勤。沛爲慶典。進階越等。啓土肇封。聞命若驚。修顏罔寘。且掃除奉引。未始請行。而於穆猗那。無從抒嘆。坐沐光榮之集。例承深潤之褒。雖拒大恩。姑銘丹臆。儻云酬之有所。誓至殞以無忘。

陳州謝上任表（案）續通鑑長編。慶歷二年。右僕射張方平以兵部侍郎知陳州。九月甲申。徙壽州。著自陳徙壽。故鄭自壽徙陳。

臣某言。月日。進奏院遞到敕書一道。就移臣知陳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使。許辭謝。取便路疾速發赴本任者。睿慈垂濟。羈憤見寬。許停遠方。俾守近屏。拜命云已。感涕交沱。臣即以今月九日。遣付故章。假憩新節。恭趣使道。罔敢留行。以二十五日到任禮上訖。眷茲宛丘。陪邇京邑。嘗周賓內。均濟右扶。俗敦廬閭。盜稀簡。臣既與庶民相見。即告以朝廷撫育之厚。鄉縣期會之常。最厲情勤。整比綱目。況穀食豐賤。閭里阜安。儻蹈奉條。稍罷考課。雖臣庸賤。保致靖嘉。伏念臣比荷簡求。擢在親近。業以狷直。初無援私。寵靈設加。倫比驚媚。臣亦知險塗易躓。孤枿難林。尤避譏嫌。居常寢默。冷司閑局。自分歲時。寸劄片文。不干臺省。冀緣謹敕。弗累採收。然發語無根。狙轂濫擬。倏違法從。外典守麾。倉卒去都。靡遑自辯。間關居外。謹肯爲言。而譖不亂聽。昧果蒙照。未踰再祺。俄及內遷。幽茇賜萌。朽骸蒙肉。城闕在望。頓比玉關之歸。傳瑞交華。決非淮陽之薄。抑臣又聞。響屢至賤。所收本乎君德。狗馬何預。所戀在乎主恩。物誠有之。臣可無似。敢不勉懦爲力。既力而忠。竭肝膽之愚。基分寸之資。生年死日。質聖誓神。疏屏方虔。造朝云阻。躬留心企。感悅叢并。

謝替赴闕表（案）本傳。郟由陳州遷知制誥。時係慶歷三年。

臣某言。月日。都進奏院遞到敕書付臣。爲差宣徽南院使保靜軍節度使王德用判陳州。令臣候交割訖。發來赴闕者。節音垂召。詔底前頒。弗棄而收。釋憂爲忭。拜恩匪次。戰慄無涯。伏念臣本以空疎。誤蒙記識。課勞未驗。竊寵已華。遂自史員。人麗禁閣。水淺舟膠。勢有必然。取拋吻傷。理無容濟。果煩正議。將責罔功。伏遇皇帝陛下。廣覆由天。至慈如父。謂樹立之始。實出爲平。雖進擢以來。不由黨授。排讒擯刻。屈憲回仁。俾千石以出塵。倪高分而自贖。甫踰年律。特改近藩。墜葉重春。摧軀復載。會須輔鎮。將授帥臣。因得代還。以圖收齒。聞命歡踊。撫己震慙。且念蔑爾孤生。靦然去國。長而多病。衰不須年。鬢雪紛斑。目花眩黑。越在遐外。積有流憂。尙恐狗馬道窮。先塡溝壑。江澳天限。無復朝宗。敢期跨牆之餘。倏被召環之賜。光華下集。首領生歸。感靈改加。殞越奚報。俱念九關仗望。十舍而遙。雖否運已傾。決無終塞。而滯光可仰。敢俟駕行。甫訖交符。即當就道。欣榮參會。溢訥難宣。

謝知制誥表（案）表云三月詔書。乃慶歷三年之三月也。是月。蔡襄除知諫院。祁有制誥。見本集。時部年四十七。故云臣論強仕者六年。

臣某言。伏奉三月壬辰詔書。授臣依前官知制誥者。有命自中。無階中讓。怔忪即忝。感懵交顏。竊以星署嚴華。是司書贊。帝猷粉澤。專寄彥毫。故言之簡煩。視人之賢否。比綸而演。如汗弗收。絢日星而森垂。薄天淵而充塞。號爲磨選。宜值難才。伏念臣天畀以愚。學陶所習。本緣薄技。倫比諸生。待罪文林。薦紳朝笏。預成六典。見謂少勤。因得點筆夾階。注言于左史。前籌倅府。商利于縣官。會臣兄某。越自禁扃。捷貳公府。伏蒙皇帝陛下。憐臣淹久。配臣撲忠。方以避親。尤難試可。天語宣示。台宰具聞。遷內交戟之深。實兼待詔之美。此爲異等。絕駭常均。遂使羣議坐讙。旁者陰妬。得無忌克。時溢聰謀。蔀屋夜脂。觸太陽而銷散。幽沟朽博。託厚地以兼容。迭爲二藩。不遠千里。而賜環垂泊。趨飾生歸。不圖誤恩。復齒中禁。荷德惟谷。捫襟有醒。目臣踰強仕者六年。廢辭業者三歲。慮窮刀筆。氣耗風波。壯爲病侵。衰先老至。任焉不稱。謗又將興。矧今鷺鴻遙庭。蘭蕙交畹。檢之禹律。綽以唐文。處霄光明。萬物丹采。安可細事管朔。顧之色絲。歡揚粃糠。先乃嘉穀。撫孤生之匪次。寧樂育之當然。此蓋陛下先覺不能。以來多士。罔遺篤物。庸示至仁。策士懇之唐篇。班四戶之凝近。上循感會。俯視官箴。敢不勉惰爲虔。拂昏下瞭。淩明惟恪。絜矩以須。稍裨慎令之行。蔡免知臣之謬。臣無任銜榮拒遇感惕屏營之至。

謝轉吏部郎中表（案）本傳不載此表。又歷代名臣奏議。自慶歷三年。部爲禮部郎中知制誥。至皇祐元年。部爲兵部郎中。知制誥。一路防邊。七年。本傳亦不載其職。今據表內謝直禁嚴戈直御郎邊之進陝西。未授龍圖閣直學士之前。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尙書吏部郎中。依前充職者。課容歲比。官得例遷。華秩誤躋。愧襟罔措。伏念臣本緣羈遠。誤在禁嚴。病與生俱。衰先年至。間抱風波之悸。實依山藪之藏。秉勉拙艱。蘇婆歲月。攸箴未驗。不職應誅。敢罔公府之署年。直狥郎臺之進秩。報聞既允。付外遂行。拜奬綍以驚魂。躍華塗而抃股。此蓋皇帝陛下。天無擇覆。未不檢和。謂陟明之格普頒。且宿業之勤必錄。遂容孤蹟。亦被優除。謹當澡雪而頒。彰施厥采。和羊腸而叱虔。鱠雖雨以長鳴。苟昧是言。有如茲日。

謝龍圖閣直學士表（案）本傳。祁以龍圖直學士知杭州。留爲翰林學士。此與後一首皆在慶歷三年。

臣某言。今月四日閤門拜受官告敕牒各一道。除臣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者。屑禁明榮。大邦寵委。恩叢非預。愧溢乃情。恭以聖考上文。寶楹肯構。大開天策之蘊。分置金匱之藏。聞召名儒。人當清問。因璇題之寺構。冠學士之美銜。粤爲峻資。罔非崇秉。如臣者。器資構昧。學術迂孱。幸有親逢。記無報稱。四年待詔。姑奉凝嚴之游。兩郡佩符。不絓循良之目。賜還邇著。俾演大言。扞格衰齡。瓦綿宿疚。胡廣不忘之舊。動輒有忘。左史能贍之書。學智未學。茲焉弗識。況也自知。適會要藩。損求缺守。宰司誤啓。制詔聞俞。既籍內于神深。又飾假其蕃翰。誼非輕外。治實責成。日見河圖。遂過宮尼之願。名留禁闥。更無汲黯之嗟。斯蓋皇帝陛下。續短于長。勸能以否。謂雖一介。自有鳴吠之專。借曰萬分。亦收涓埃之補。庸加枚拭。垂遺未愚。敢忘夙

夜之恩，以忝身修之永，神而可質，心不難銘。

謝宣召入院表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輸林書藝，董皓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驛使猥臨，天辭垂諭，齒收單跡，引內禁林，列讓廳從，實顏無所。竊惟凝密之懿，敏徐之才，曷以對揚遷言，傳爲成訓。衍賚冥素，塞拙衆知，偶緣雕篆之微，久被菁莪之育。親逢聖誘，自力攸箴，有事素風，遂安所習。向從齊簡之列，越綴皁衣之聯，緤組爲邦，賜環上計，入陪星淺，學空文，廢忘幾半。間伏蒲而自乞，願剖竹以徑趨。守屏不謂玉堂，任缺寶詔中留，還駭栗之瓢危，補持荷之空乏。卻其訴避，敦以恪居。旬歲內而三遷，實情涯而載惕。此蓋皇帝陛下，過循虛譽，降飭晉以澡祓，蒙心，繹求不律，體齊人之編棧，謹迪身修，探羲易之隨風，慎裁憲令，萬分可采，九殞爲期。

謝兼侍讀學士表（案本傳，郗徙審官院，兼侍讀學士，表內云自去歲敏還郡符，是時當爲慶歷四年。）

臣某言，伏奉今月十一日制命，授臣兼侍讀學士者。命由中發，職匪次加。揆籌自省，無顏容愧，竊念臣天賦愚樸，地託羈單，去歲中收還郡符，引內自禁，以多病之後，乘早衰之餘，昏眸眩于臨文，倦舌呿于論事，而尭章煥日，漢律丕天，形過照而自窮，取已鉤言大度，併赦弗聞，遂令散木之流，獲預複門之祕，恭惟上德稽古，至聖多能，當決事之少閒，託不明而訪遠，尤須練達，上副咨詢，詎容孤生，遽謬高選。何以披文玉版，擲句清廟，覘師尚父之書，尊其爲道，觀太史氏之策，知所以王。匪曰值才，居然過聽。此蓋皇帝陛下，愛同芻狗，冒若陽膏，方詭效于寸長，不殫能于再割，遂令鄙質，遽爾清光，誓且窺管于天，自涔而海，漸識三墳之大，稍知二首之疑，俾免多言，是酬洪造。

授龍圖閣謝恩表（案本傳，庠復知政事，龍圖學士，庠復參政在慶歷五年正月。）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兼龍圖閣學士者。停直複門，徙恩層閣，本緣親而自乞，蒙引辭以對除，揆龍兼常，無顏容愧，竊惟先聖有作，叢構實與，鬱塗何嘗輕授，伏念臣識局庸淺，術學膚孱，人忝守璽，璽于雨晦，賴天曩照，曠日保全，適以臣兄庠召自外藩，復參大政，理所宜避，地不處嫌，稽首請閒，素言彼懇，丐上還于禁籍，得專侍于經帷。伏蒙皇帝陛下，見謂由衷，特從換秩，罷茲要近，處以清閒，拂怡儗之處容，蘇蟾蜍之寶宇。伏況臣出入三歲，便蕃，殫極斗筲之容，利止鉛刀之割，尚當勉儒爲立，續短俾長，倘有補于渦銖，矢不忘于隕踣。

謝復侍讀學士表（案本傳，郗以張貴妃事出知許州，前敏月，復召爲侍讀學士，表中止傳殿直，廢，成命，正指是也。張貴妃事在皇祐元年，又廢歷八年五月，庠爲樞密，郗復爲翰林學士，此時郗當有一謝表，今集內未見。）

臣某言，今月十八日，馬遞到官誥敕牒各一通，授臣依前充翰林侍讀學士，仍放朝謝者。左符待罪，方徹常筵，中制疏恩，遽還近職。戚前尤之詿謬，豔來寵之使蕃，撫已銜榮，無顏容愧。伏念臣福祚單薄，性局憲煩，距躍至愚，坏陶上教，因隨士夫之課，謹修官學之方，入直文林，進參侍筆，從鷄翹之游豫，備虎觀之討論，薦許爲邦，俄蒙納節，序躋天掖，祇演王綸，再忝複門之游，久奉華光之學，至于刪定條約，豫法家之議者三年，整比京司，牧縣官之財者萬計，止貪云補，罔避謗囂，仍因擿句利病，靡敢廢情，語前世所以存亡，或蒙稱善，以孤遠之質，荷顯印之知，播于傳聞，事無妬娼，何者一金被責，來衆口之毀銷，寸的取褒，啓百夫之決拾，名盛難處，援寡易危，況復因希闕之儀，抵忘漢之禁，緣爲飛語，遂溅至聰，所賴公議原情，眷慈合垢，慣一眚之失，義有相除，在三赦之科，愚最無害，止停嚴直，猶屏大憲，曾未半朞，亟頒成命，舉已除之籍，復署禁扉，慎數易之宜，仍置州閣，下養以至仁，納之大度，忽令久棄，俄與自新，冒陳橛以流言，破幽盆而逗照，故綏更飾，足追露冕之矜，新組交垂，遂免褰灰之辱，況臣素探前載，粗識大方，謂事君之盡忠，不忘于外，知獲罪之無禱，有私在天，水雖折而猶束，石可磨而弗撓，謹當宣明厥守，滌溉爾疵，夙夜匪告于勞，溜磷不昧其節，河湄日皎，有如白誓之言，茲勉葦柔，參服汝閒之戒，庶收涓效，歸報洪私。

景文集卷三十八

表

謝恩表（案宋史仁宗本紀，皇祐二年九月，大赦天地于明堂殿，封泰山，郡臣國侯，恩也。今據表內欽柴已事，蒲數函，蒲及郡三品之美階，加八柱之榮數云云，蓋即謝此恩也。）

臣某言，欽柴已事，滿露函蒲，明預祕樞，均推渥典，庶恩徽之累等，捫心極之有涯，敢援吶辭，啓停蕃錫，竊念臣久虞疵瑕，無補顯猷，仰就德以日躋，罄小心而昭事，惇崇秩禮，震動殊休，歷款先祐而遂見閟宮，裏對上靈而升侑文考，光華接于旦暮，汪濊寒乎天淵，內愿衰殘，法當侍從，穆如進揖，寧善于魯儀，肅若動心，但欲于漢瑞，獲紓不敏之咎，已銜大庇之仁，敢冀容明，首褒機管，錫之崇號，訓以懋功，進三品之美階，加八柱之榮數，靜言班服，秖足增慙，且夫禮行于郊，孰非展案，勳在于策，斯可歸勤，苟曰罔功，舉爲不稱，爛當三接之地，尤寄百度之宜，寵既自明，勸將何有，伏望皇帝陛下，矜立志之難奪，隱間于匹夫，察過令而必改，罔論于渙汗，丐還廉授，庸息卒言，即善聽之彌高，露危情而偕極，期于從欲，是免濫官。

謝覃恩轉給事中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給事中，依前充職，進封常山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散官勳如故者。休成懿祀，恩覃扈工，錄亞蕃之少勤，杆帝緒之平施，進升官著，申衍侯疆，榮雖例加，愧實中積，伏念臣性分疏拙，學

會空廬.逢時盛明.與衆倫比.向塵詞署.自抵禁條.嘗從解籍之科.亟沐賜環之召.老馬無棄.姑結戀軒之勞.揖木末舜.巳辯代檀之誤.專陪勸講.彌邇淸閒.居膺刻肌.坐或忘食.以爲鍛翼方奮.勢不高飛.折足始痊.誓無疾走.冀保全于晚節.斷云補于厚恩.會國家推致上儀.恭拔宗祀.顧不專饗.澤乃普頒.香鄉薦之孤生.忝光華之旅.賁瑣闈增秩.望郡陪封.追論講求之功.適當容典之局.禮有因革.皆中詔自親.其文議或糾紛.故上心制定其當.合任讓官之咎.顧儕躐等之遷.此蓋皇帝陛下.德暢多方.仁包有截.和氣中律.麻囊竝甄.太陽垂光.萬影同見.遂令羈宦.豫齒褒章.步區舍之重深.食戶租之優富.罔功被賜.誠無獨靡之階.累日儲勞.願補他年之最.涓分可効.靡殞爲期.

謝復兼龍圖閣學士表〔案〕本傳.郡以祀明堂還給事中.兼龍圖閣學士.今集內無謝兩表.必當時亦兩次加恩.本傳統言之耳.

臣某言.臣伏奉制命.授依前給事中翰林侍讀學士兼前件職者.恩洗異從.寵還故授.緣榮得怍.顧忝成慙.竊念臣識局慧冥.學橋扞格.久塵法從.再直禁垣.謬誤隳官.徬徨去國.遷璆之老.何止于知非.右建之愆.自甘于抵死.永言孤跡.俄畛上慈.外傳刺史之符.入引露門之籍.用是晝分忘饋.夜艾輟瞑.收攝短才.號成來效.報深恩于骨肉.掩餘誚于防川.伏遇皇帝陛下.修祀合宮.均釐環海.幸參圖始.迄覩告成.普賚侍祠.例蒙扶秩.尙念過雖一解.職未盡歸.再紆泥綍之褒.仍廁靡圖之祕.債齎沃朽.破蘚延暉.更綰復驂.漸習安行之謹.儻爲已奮.益懋虛隨之懲.敢不祛拂崇襟.中尋典學.服佽箴之訓.匪懈厥躬.有如日之明.不忘于素.涓分可効.顯殞爲釋.

亳州謝上表〔案〕表內云二月書.乃嘉祐三年之二月也.續本傳及續通鑑長編.鄭與其子微強力.庠游.出知亳州.庠亦以不戢子弟.爲包拯所奏.于三月罷相.出知河南.但觀其郡表.寄陳.纔作.及罷丞法從.願守外藩.特詔.係因疾乞外.並無爲子引罪之語.疑部知亳州.尙在其子事未發之前.移知河南.則在其子事既發之後.

臣某言.伏奉二月詔書.除臣知亳州軍州事.臣即于三月二十八日到任訖.渦陽舊里.譙社勝區.聯輿二京之閒.參雄三輔之亞.長人如此.銜賜無涯.伏念臣學本迂疏.性非通曉.切塵禁近.久歷歲時.惟悉心以事君.不因回而取寵.居常歛分.動輒省身.正以所得之名.多浮于實.匪衷之服.易用致災.比年以來.宿疾繼作.兩鬢紛白.餘日何幾.雙目昡昏.飛花無數.雖參法從.願守外藩.伏蒙皇帝陛下.裁貸悲愚.記憐面目.申擇善地.俾縂化條.顧臣此州所領七縣.盜賊數發.流亡尙多.所賴首麥向登.賓澍仍降.介農相怍.比屋寢安.仰惟淸裏.無及多畛.臣亦早侍祕幄.屢耳聖言.以四方宜力則和.雖一夫失所爲負.敢不勉責吏事.勤喩詔恩.向冀刑罰稍寢.手足知措.倉廩向實.禮節可興.勉賽債之殘軀.報光榮之誤寵.違顏方邇.結戀徒深.

定州到任謝表〔案〕續通鑑長編.嘉祐五年正月壬戌.知成德軍宋祁知定州.與本傳及此表俱相符合.其云成德軍.到任在前年七月.故表云甫及半春.更忝茲授也.

臣某言.伏奉正月日制詔.就移臣充定州路都部署兼安撫使兼知定州.臣以二月二十五日到任訖.由中被詔.益北護邊.外循衰殘.陰黜庸短.猥顏臨部.揣感允膺.伏以中山之區.河朔爲劇.作國垣扞.壓敵喉

襟.高墉峚而雲聯.諸屯趾以棊置.風俗質儉.氣尙強雄.從古以還.號勁兵處.自四道分帥.大將須才.韓琦以佐臣之勞.實首茲選.出入六載.經營百爲.補綻成完.歛頑就法.綜緝明具.綱條設張.考課上聞.屠治第一.伏惟皇帝陛下.精覈吏功.聞念塞防.謂琦報政之成.將易其地.惟定代吏之重.謀擇于人.過聽熙儒.俾嗣前凡.伏念臣務自寒素.得廁班行.所習簡牘之功.不知軍旅之務.比嘗出守.止在親民.故于歲成.偶紓官坐.自慶眞定之擢.遂縂中權之華.定命不可以固讓還.違成不可以不才解.徑趨所莅.甫及半春.誣謂僉言.更忝茲授.官併二組.地綰九州.且臣自揆所能.出羣臣之下遠甚.濟計其齒.去六十之年幾何.論公則應黜乃遷.語私則當閒反劇.懼溢于嵩.榮弗蓋慙.況此州遭水潦之餘.困儲脊之積.且兵先軍足.上以馬強.今乃庾乏億秭之饒.牧微騋牝之衍.賢守未辦.況臣至愚.謀大深憂.況臣淺識.斗符陋器.蒲柳衰陰.倚以成功.判于誘導.然用生者出所重.御義則輕.兵者器則凶.忘教斯忌.臣既粗識前載.數劚大猷.雖旅力復弗強.知忠孝在所尙.當悉心細大.自力宵旰.奮練戎行.綏育生聚.有如緩急而可用.曾是持克之靡加.至于事當便宜.物有長利.奉上無隱.據義固爭.敢冀睿慈.每賜裁赦.乘鄣在遠.拱宇睽期.心溯疑宸.魂棲淸穀.

謝加端明表〔案〕本傳.郡在定州.上疏論七篇.加端明殿學士.進論在至和二年.見歷代名臣奏議.在八月.見本集謝端明殿學士斷在執政啓.

乘塞無狀.撫循寡狀.賜予僅頻.心顏怍慚.伏念臣才非振俗.生偶逢時.備內朝臣十有六載.學不足膺天子之問.文無以代王者之言.遂圖外遷.冀云少補.惟定武一道.直契丹右廷.咸平以來.號勁兵處.自夏竦分建四帥.韓琦始領九州.節制中軍.部分諸將.琦旣進律.臣實代居.以一介儒儒.當萬夫要任.謹難辭劇.猶麗願愚.然臣所習者藝文.未曉者軍旅.用非所習.雖勤而弗效.責于未曉.故拔有必窮.用是再朞.居無底績.任法云殿.惟黜是宜.迺蒙皇帝陛下.憫久戍之勞.排彼譖之侈.雖遠猶錄.謂拙可矜.收寘閣之故賚.著丹殿之新稱.仍秩經省.未易守藩.叢各徽章.夸嫮部邑.重降嚴旨.切卻讓封.臣亦內揆愚心.旁詮公議.若循禮辭請.則恐涉不誠.或固節還恩.又似規早罷.不有耕使.誰扞邊疆.例格除官.執尊寵數.輒昧涯分.祇服器名.日三省以自營.身九殞而奚報.但臣所念者.邊務至重.敵詐益滋.得人失人.繫今日輕重.知己知彼.爲天下安危.而有司特用苛法相擬.守臣類以生事爲解.封候畏怯.不敢搖手.倉庾虛乏.正可寒心.雖明察上.而弱者未從.姑息小虧.則謗言立至.況臣衰晏.素自憃冥.料無成功.徒忝休命.望審擇于宗俊.俾臨統于方隅.設張遠謀.羈制驕狄.因馨敷于感聽.竊附列于瞽言.朝輿地卑.君門天阻.被符竊讜.擢綬知榮.

益州謝上表〔案〕郡知益州.在嘉祐元年八月.到任在次年二月.

臣某言.昨被嘉祐元年八月詔書.授臣吏部侍郎.仍舊職移知益州.臣以九月解定州符印.十月過闕下.又奉詔旨.許朝見面賜訓敎.自見逮辭凡一月.即乘驛趨官.以今年二月二十日領州事.旣見官屬.即編

詢閭井病利，皆言稼穡舊稔，南陽順時，人安常業，物無翔價，吏下如律，邊尉弛虞，事便于宜，人重犯禁，無遂與遁，式舞而歌，臣身所聞見，與言符驗，伏乞容慈少寬勤卹，責臣治理，保致嘉靖，伏念臣蚤蒙記識，得籍近嚴，惟知悉心事君，未嘗枉道從衆，是以將賀而弔至，未譽而毀從，一去朝聯，四易藩守，前日鬚澤變爲華顛，向時驅力，鬱已尪瘁，今又走五千里之遠，委西南面之雄，躐進華資，冒取豐秩，斷斷之伎斯罄，悠悠之言云何，此蓋皇帝陛下，翕受庶工，善養多士，容籍助日，收攘培山，料錄究微，俾充器使，然臣恐有所稟，志不可遷，故直尺若尋，自視無愧，食蔡而薺，罔有愼行，況茲圖政之辰，敢負惟良之委，昔王尊一叱，其馭便詫，忠臣何武，轉而上聞，粗裨盛德，臣于茲事，未謝前人，假節方初，造廷云阻，蠶感斯望，臨文罔宜，

謝龍圖表（案本傳，鄭知益州，還以包拯薦其兄方執政，不可任三司，乃加龍圖閣學士，據本集，四州猥遽，系題云，自洛始初來州，已聞再奏，則此時當爲嘉祐四年，鄭自慶歷三年知制誥，閱龍圖直學士，至此已歷十七年，至表內所云，翰林端明者各再，龍圖閣侍讀者三，今本傳惟再爲翰林學士，而龍圖則一見于翰林學士之時，再見于端明學士之時，再見于端明學士，翰林可攷，端明則一見于知定州之日，未詳其再，龍圖則一見于翰林學士，侍讀則一見于徙知審官院之時，再見于許州復召之時，俱未詳其三，）

右，臣伏奉今月七日中書劄子，以臣陳讓龍圖閣學士，奉聖旨，令臣依累降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告敕者，危懷數陳，嚴音三卻，拒命難固，蒙寵增慙，伏念臣天偉愚性，性止崖介，時借其運，實不副名，然十七年中，徧踐美職，爲龍圖閣直學士者一，翰林端明殿者各再，龍圖閣侍讀者三，今又蒙賞累華，併爲異數，當今兩制兼職，皆不逮臣，材劣衆賢，而恩冠近列，是以頭剖丹若，上格詔文，渙汗弗收，匹夫終奪，昔三授爲侈兩印自矜，未若臣祕禁經筵，寶閣重構，衡置重複，班級高華，此蓋皇帝陛下，垂憐衰殘，早絕驅策，因避嫌之請，增通籍之榮，鉤鉸廠駒，稱服珍帶，山岳施重，螻蟻命輕，論報何階，撫躬如陷，

鄭州謝到任表（案鄭知鄭州在嘉祐四年四月，）

臣某言，伏奉四月十九日詔書，授臣依前官加龍圖閣學士知鄭州，臣見乞免所加職名，候朝旨外，已于今月二十四日到任上事訖，讓還劇使，恩與近藩，始冀避親，終成冒寵，伏念臣器識迂暗，年事頹侵，前日謹邊，用非所習，向來治蜀，頗不值能，蒙賜代符，進遷計職，適以臣兄庠，冠樞近之秩，參調發之繁，誼不處嫌，理容上訴，果沐中旨，許收誤恩，復以華資，寘于便地，陪京甚邇，舉族自安，此蓋皇帝陛下，大造曲成，至慈善養，釋臣多懼，惠臣更生，臣敢不奉揚化條，刻誦聖訓，尚期寸效，歸謝上仁，

謝加常山郡開國公表（案仁宗本紀，嘉祐四年十月癸酉，大赦于太廟，大赦戊寅，加恩百官，鄭時知鄭州，故表內有盛修合食及守土之拘等語，）

臣某言，十月二十三日，進奏院遞到敕誥，伏蒙聖恩，授臣常山郡開國公，加食邑實封者，制出中天，恩隆蠶品，捫躬匪稱，拜命戰兢，伏念臣才不適時，智非周物，坐逢熙序，歷踐華塗，會國家追講曠代之遺，盛修合食之享，孝思上格，臣職駿奔，俯惟守土之拘，莫預奉璋之助，魂馳龍扆，魄集鳳棕，恭惟皇帝陛下，凱澤一均，至仁四被，靡間屠酒，例霑寵榮，集超列爵之高，益厚加田之目，涓塵微効，夙無補于聖猷，穹壤殊私，遽併膺于殊典，重恩難讓，愚悃奚安，徒鏤骨以自期，庶粉軀而論報，

謝轉工部尚書表（案本傳，鄭知鄭州，平次年，始遷，謝表，故云奉去年六月制詔，又鄭有讓轉左丞劄子，見本集，）

臣某言，奉去年六月二十三日制詔，授臣工部尚書，職任勳封食實封賜等，並如舊，仍放朝謝者，成命臨下，愧汗交顏，伏念臣性本迂疏，能有涯分，論撰清選，每得寶名，雖邊要至雄，亦叨假節，奏課弗效，謬眷無酬，向以衆力成書，特恩進秩，避讓既卻，冒受尚新，俄錄識勤，更偕省坐，名品尤峻，遲暮難堪，但四載敍遷，已成定制，一辭祈免，恐近取名，輒服褒言，肅祗官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慕遺覆，照必遠微，垂記孤臣，昔加陟典，敢不益勉，孱陋愈探典刑，肌骨昭銘，涓埃罔效，

讓加承旨表（案續通鑑長編，嘉祐六年二月甲辰，詔翰林學士承旨宋祁，馮京，直昭文館，以病乞解，許一日，中書卒，則在是年五月丁酉，）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閤門降到詔敕各一道，授臣翰林學士承旨，依前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者，聞命震驚，撫躬愧汗，伏念臣病求解郡，恩許還朝，獲便醫藥之良，以救桑榆之晚，是爲再造，舉戴深仁，然自休假于私居，尚苦纏綿于舊疹，深虞負滿，遂致顛隮，今茲詔除，尤出望外，且承密旨者，或將疾召，或訪欲謀，法從翠華之嚴，恭持紫臺之重，必資該敏，仰副眷求，如臣者，年事頹侵，氣力衰耗，且責于必不能者，敗加所不宜授者，僭實累公議，致迷身災，自知甚明，人言將至，伏望皇帝陛下，推雲戢霈，破格延光，許回選恩，少安危懼，增學九殞，歸時鴻私，

景文集卷三十九

表

代章惇讓拜相第二表（案章惇，字子厚，言，歷官參政，見本傳，元祐三年，知樞密，寶元元年，同平章事，）

臣某言，確塾上陳，危言若訥，猥煩勅曉，尚闕愈從，內省冒升，罔諧寧舍，臣聞，力不勝而強用者，僨石益之則蹶，視既勞而猶察者，興薪值之亦昏，何則，才局于素定之倪，效屈于用多之廣，早明茲理，敢誓固辭，伏念臣本自諸生，不經遠物，雖圖筮仕，止望易農，嚮緣邇禁之聯，遂忝鴻爐之篇，投體嬰塵，缺之畏躡，足微必勝之籌，衆不可誣，事皆已試，寧足越司天宰之柄，上憲乾台之華，昏于已窮，躓乎強用，名器者天下之重，師尹者列辟爾瞻，澄始于茲，下安取法，抑又聞，宜負而乘，小人之盜實招，不狩有鵝，無功之祿爲刺，巧于室者，弗令橈而貽歷，愛其器者，非欲滿而就傾，如臣所懷，舉皆類此，況今播綱俾乂，憲度交修，方當訪翳翁之賢，總領衆職，資刮廣之問，棟達朝章，無令薦枕之餘，首玷論思之地，伏望皇帝陛下，念任人之尤重，諒省分之足矜，曾臣以彼己之言，許停賢制，免臣以疾顛之咎，俾示曲全，蓋哲在廷，俊髦布列，枚功而舉，謀國必臧，遷危款以罄聞，仰睿旨之垂可，

代楊太尉讓加節度使第一表（案楊崇勳，字寶臣，明道元年，授檢校太尉，山南東道節度，加編密，二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臣某言。伏奉今月某日制命。以修葺大內了畢。加臣某官。落成在旦。懋賞均禱。由置局之有經。枉推恩而異等。罔功已甚。拜賜不遑。竊念臣自闕葺之中。遭亨嘉之會。器非適用。食乃浮人。惟頓少文。罔裨于紀律。樓忠自任。僅宿于官箴。猥蒙大度之容。進貳中樞之職。一昨大營層構。別建攸司。領使以上公之尊。咨副于邇臣之列。不圖推擇。偶及妄庸。臣于斯時。罔及崇讓。誠以二宮側身之際。百役傷功之辰。冀率寸長。仰寬旰食。其如庶民樂勸。百堵竝興。有茂宰以建規。有勞臣之宣力。臣但參陪廟算。奉行符節。無黍稷之重。無涓埃之勞。訖太紫之雄成。塞天淵而渙汗。猥紆成命。序進寵名。錫號以紀庸。爰田而衍食。本兵劇職。疏畀近藩。而臣退省其私。何力之有。掩上之功。則在體不順。掠下之美。則多謗其興。取身之災。爲國深悔。兩失其道。人將謂何。伏望皇帝陛下收已溺之仁。據循名之實。許遺誤賞。無俾濫官。責其陳力之微。紓以審覈之咎。日有三舍。或遇咸而必移。志在匹夫。信有誠而無奪。俟天惟切。得請是期。

代楊太尉謝加節度使表

臣某言。近以虔奉制恩。驟膺寵數。尋露章而再瀆。冀遺賞于至公。洊沐慈音。仍斷來表。祈天靡諒。拜命知榮。竊念臣論品下中。賦材弱植。緣先朝之誤寵。收一介之微勞。咸會風雲。汗塵名器。執戈外禦。適遭偃兵之期。涉級序升。遂竊登壇之拜。總提師律。拱衛宸居。積日爲慙。無勞可紀。不圖聖獎。擢貳近樞。坐席未溫。營宮勿亟。齊宰庭而命使。挾戎帥以領徒。曾是妄庸。亦參經畫。逮落成之告始。顧居逸以興懷。百詔攸司。聿陳盛禮。應天以寶。裒對于廟靈。與物惟新。茂宣于雷解。祈年易日。集福推恩。而臣底績至微。備員有素。因端闈之第賞。紆溫檢以開榮。視秩本兵。建藩維翰。益勳臣之殊號。增采邑之真封。炯基命預聞。邇臣同體。上方引咎。克謹于益成。下或分功。何顏于啓處。龍靈踰分。震怖裝懷。懼懇固辭。成命難寢。亟煩褒諭。祗益罪尤。斯蓋伏蒙皇帝陛下。變復在辰。寬仁布度。姑厚惟平之施。勉從寧僧之科。臣敢不祗服謝言。罄輸忠力。防微杜之誠。無俾害成。佩進忠之言。更思盡瘁。永惟素守。用質幽神。

代上皇太后第一表

臣某言。斯干勿亟。式壯宸居。麗澤遂行。首褒樞管。省貪天而冒賞。舉竭地以增憂。竊念臣智效有涯。親逢爲幸。宜疏而糅。濡翼于梁。倚上聖之兼包。遇煩言之舉勁。擢于宿衛。外佐樞衡。間屬完復宜溫。繕圖輪奐。事資專達。別建攸司。宜必有聯。用均底績。臣始從末至。遽貳敷求。冀千慮于參裨。希萬分于報稱。而寸長自驗。任重咸知。上則祗稟于謀謨。次乃倚成于衆力。秩未加而爭勉。功不日以慶成。千門疊飛。百堵山立。而臣委此在列。拱默居官。訖乏儔功之能。仰裨煩使之任。今乃溫辭誕告。列位偏聞。特移近鎮之崇。兼領上公之秩。任官密勿。廩食豐融。曾是冒居。疇能安處。雖含垢者。天道姑務樂成。而觖望者。衆心無容厭服。伏望皇太后陛下。察其退省。惠以克終。追故命書。弗加虛飾。必若篤臣鄰之分。懋功賞之科。則陳力有期。或容于稽日。陟明無濫。更俟于宜勞。臣止乞比類近班。例外疊序。庶乎不僭。以肅無厭。顧回從欲之仁。垂來薄言之訴。怔忪于此。俞可是期。

代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以崇進寵章。輒膺讓奏。大言垂答。成命未還。慙丧所并。儒處無措。竊念臣材麥蹇淺。地望單平。獲對聖期。遂階樞柄。汲深綆短。自審于無能。材敝錦傷。慮驚于有典。位國家從周考室。嗣禹卑宮。獲贊事經。亟成不績。惟當陽之引咎。因肆告以翔仁。首睿近班。竝推異數。鴻私交委。危懇匪寧。何則。密勿之司。體均休戚。彌縫之任。責在臣鄰。營九重旰食以勵精。寧百執晏安于受爵。上虧治表。俯畏人言。伏望皇太后陛下。垂照危悰。曲全瑣質。重名與器。罔傑于官邪。收紓以綸。特從于人欲。儻道易益之責。實衡再造之私。

代謝皇太后表

臣某言。近膺制命。崇進寵章。再瀝危悰。冀回誤賞。俄枉寵章之旨。俾遵踐次之規。徇守莫從。拜嘉何幸。竊念臣本由竊齒。獲遭亨期。頃在先朝。已膺劇職。協華繼照。闡奮見收。擢領千城。間參離衛。澳臣少戇。僅乃過之。林父盡忠。自知底止。偶借天幸。遂貳帝樞。親佩嶙峋之言。預聞甚衆之事。營宮度室。權使廬功。匪伊之人。姑頗宣力。而靈臺勿亟。斯干落成。惟翼翼之小心。答高高之深戒。肆類霽極。祗格廟祧。沛爲鴻恩。賚及羣品。薰至和于有截。示昭德之不違。乃睿臣工。竝推獎敷。而臣揆庸最淺。進律首加。奄土宇之版章。擁名器之煩赫。疾顛是懼。薄訴載勤。而孤根莫隱。于青春。幽盆遂均。于白日。衛嬪罔獲。沛沫增慙。斯蓋皇太后陛下。協暢懿綱。輔成至治。謂已行之賜。寧僧而不收。俾無用之臣。未勞而先亟。敢不力希汝弼。務雪斯猷。式是柔嘉。保乎慎密。循孤生而有託。啟厚報以無涯。

代楊太尉讓樞密使第一表（案楊太尉即楊業勳）

臣某言。伏奉今月五日麻制。授臣依前官充樞密使。餘如故者。躐等之恩。猥加蠢質。本兵之地。超以宗工。聆誕告以不遑。撫危心而如灼。竊以天人感會之要。夙夜宥密之嚴。號爲樞衡。罔私名器。自匪安世之慎。林父之忠。曷無重剛之疑。進有九鼎之重。必程茲效。始免冒居。如臣者。根柢微材。斗筲近器。親逢聖旦。假歷要津。將將之仁。上依于漢度。師師之序。久玷于堯官。中寢告成。攸司何力。例蒙霈慮。故就近藩。讓不獲從。卑猶未暖。旋頒渙號。俾正使名。總異數以大來。匪孤臣之克荷。且臣聞之。愛官同乎美錦。用士異于積薪。使人皆學製。則百度且虧。後而居上。則有功不勸。而混擾于數臣之末。抗乎三事之尊。力且未陳。進仍無漸。伏望皇帝陛下。據其器使。貸以滿益。迴寵徽章。許仍故處。用勸補過。少輟于兩分。縣級升階。況存于有典。庶全邦體。恭俟天從。

代上皇太后第一表

臣某言。降名如赫。異數便蕃。好誕告于王庭。俾顯升于樞府。缺然無狀。惴若臨淵。竊以運動二儀。本之樞

軸，昭明萬事，責在股肱，自置使以居中，匪得人而莫可，況乎下武，尤慎嘯儕，伏念臣系本孤平，材微開濟，由巖之靳，四服于虵蝮，如山出雲，偶邀于期會，任圖大半，蔑報萬分，因考室之微功，辱改藩之茂渥，號封兼列，錫予孔蕃，方且澡雪悉冥，請求故實，俟愚者之一得，寒小人之攸箴，而成命洊頒，榮階遽縟，由數臣之後，進領上司，未三旬之間，再煩大悅，顧惟冒處，實迷多言，且用在材衷者，有必窮之期，賞超功外者，無能守之實，下取四夷之哂，上紊百工之倫，祇悔既多，害益可待，伏望皇太后陛下、諒其悃愊，輟乃寵章，且延積日之期，俾竭寸長之效，漸希有補，乃戮敍升，在授受以爲宜，亦等威之不僭，倘蒙順許，是免頻隮。

代楊太尉讓樞密使第二表

臣某言，昨以肅膺茂典，進列上樞，亟露奏函，願還賞典，蓋爾之誠無感，往哉之訓不移，夙夜以思，慘慙罔寘，竊惟官可以闕，不可任非其人，邑雖與多，無容假之以器，何則，十手甚衆，百度所叢，允當則丕命其承，虛授則浮言肯動，況幾微開策，左右仰承，累苟及邦，身焉賴寵，臣甫從末至，未究大猷，猥屬建元，例蒙進律，已忍慙而冒處，冀陳力以少疇，寧謂宸衷過私，貸畫旋降，正名宥密之署，財或一二之幾，內揆妄庸，爲先勝處，夫棟幹或橈，則困于衆材，馬力已殫，必要其所駕，國之闕政，常必由之，士有食功，亦宜底止，伏望皇帝陛下、追收允令，改命能賢，暴刻牘于百工，紓賤弼之九殞，罄敷危控，虔俟俞從。

同前上皇太后第二表

臣某言，近膺明制，擢拜上司，入奉宗臣，對執樞柄，尋露情于尺奏，冀收縛于誤恩，答命頻頒，俞音彌阻，省循至再，震越無從，臣聞善持器者，不欲滿而就傾，巧度材者，不使曲而強直，物宜尚爾，人理則然，故責功者過量乃傷，陳力者不能而止，敢援斯喻，備述愚衷，竊念臣虛膺經邦，官纔宿業，獲階近綴，未及半朞，爵與衆而例加，讓蒙恩而弗聽，寮官之諮，曷日可逃，不圖含垢之仁，復舉揚庭之典，知小謀大，任重道悠，國有曠官，身餘後咎，脫致彝倫之紊，寧容一介之誅，伏望皇太后陛下、體斷斷之能，居然簉短，察樓樓之請，罔俾官邪，許停授受之恩，實荷平成之賜。

代楊太尉謝樞密使表

臣某言，昨以明膺茂典，入管鴻樞，伏省戶以陳章，丐綈囊之收懦，危悰再瀆，明制必行，懼頹失以致尤，輒進恩而冒處，臣聞佐王基命，簡在臣隣，秉軸居中，本之兵柄，非有號令風采，爲下所瞻，則必愊臆謀謨，熙天之載，異于茲道，執匪嘯官，竊念臣材庸乏施，地塞寡援，與顏行之下，因得累勞，陪周衛之中，罕嘗進熟，見容漢皇之度，久總軒師之營，貳宰繁機，佐經中寢，會落成而不日，因毖祀以祈年，汪濊深仁，導迎協氣，而臣弗從災異之變，更加名器之多，寢默懷安，委蛇就列，內循無狀，自詭必酬，何月律之未淹，沐天私而載造，擢于未綴，遂正近司，輒成奏以讓還，杆深辭之切勅，薄言匪控，進拜增羞，助百姓之昭明，行虞辱國，干六符之疏闊，果畏談天，斯蓋皇帝陛下、養以至仁，敕其少懲，同五帝之親事，不及有司，俾一介之孤臣，

無容大位，敢不益勤，縣力，罔伏鈞章，期有補于萬分，敢自紓于九殞。

同前謝皇太后表

臣某言，近叨恩制，俾正樞司，伏閤上言，願還于成命，斷章催拜，再枉于慈音，因讓莫諧，冒居何幸，竊念臣液橘材散，培壘地卑，獲對聖期，屢揚劇任，敵王所慊，既會于偃兵，積日之勞，何從而塞責，洪惟聽覆，深諒由衷，將謀斯猷，罕嘗入告，予求予取，不議汝瑕，惟先帝之舊人，貳禁庭之幾事，屬圖考室，兼議僝功，燕翼乃安，顯成並享，紀年肆告，舍前計功，首膺無戲之言，已援于宣之數，僭夫國典，布在人言，豈謂天眷謬加，寵章尤渥，靡倫彝序，超擢上游，壅蔽訴于危心，隔蓋高之善聽，光華異等，震抃裝懷，三接諮諏，未識主臣之對，萬幾處可，曷臻密靖之風，乘是泰來，缺然升授，此蓋伏蒙皇太后陛下、道敷善養，人不備求，貸衞綰之孰何，取子頗之謹質，特捐厚禮，期責寸長，顧懋賞以不貲，誓捐軀而有所。

代楊樞密謝加恩第一表

臣某言，廟諮藏儀，並修于典業，飲勳論至，申告于治朝，顧無狀之具臣，濫本兵之右職，便蕃荷寵，慙姤交顏，竊聞賞以功爲重輕，官用能爲次序，故公器者假之于下，則伐檀之刺興，天秩者授之以庸，則緇衣之風勳，上關損益，昭冕典章，如臣者，志抱樸忠，任非文敏，樂鱗附翼，實出親逢，壯事老謀，歸于已試，擢升宥密，未閱歲時，蒙含垢之至仁，遽空飡之橫議，豈惟天幸，亟相帝容，陪魏乘以清塵，從春旂而賑士，徧升七室，用劭九農，而臣自始圖圖，則乏倪寬之建白，逮于相禮，則有孟偉之坐慙，奉疑蹕之遐衡，逐溫瑜而升册，曾微千慮，少答萬分，免戾爲多，開榮非覬，又況崇階異數，衍食陪封，即舊以表其新，臨懼更延其寵，臣躬雖幸，國體謂何，儻腊毒以冒居，實敗材之行及，伏望皇帝陛下、推明有典，詢逮羣言，用必役其所長，賞不加于非次，收還成命，昭示倍官，弗與鐘鼓之妖，俾綏冰淵之懼，探情非飾，瀆聖奚逃。

同前上皇太后第一表

臣某言，廟筵升祼，陽七就耕，並敢香闈之儀，福第臣鄰之管，顧惟輔胙，猥玷近樞，優渥首加，震悚罔寘，竊念臣器非適用，材不及中，感會風雲，滿除埃壒，蹊更華則，茲鑿歲時，曾不能隱俛宿官，從容進執，建明事望，練達政宜，徒以上麻姿姿之仁，中懷齷齪之謹，曲輪而旃，有性分之專，乘雁雙飛，無敢庸之係，人司機管，參決謀謨，屬以慈極本先，長君勳爵，枚枚閎宇，薦一德之馨香，畇畇大田，震九陽之滿告，禮兼今昔，聲寒天淵，而臣但荷親逢，絕信云補，將順其美，則當國之輔在焉，屬闕其儀，則搢紳之儒戾止，安可因欲全之際，遂竊崇階，無計功之差，例增采戶，使勞臣觖望，多謗沸騰，向貽敎于代天，諒胡顏于接晝，伏望皇太后陛下、察其知止，惠以有終，協資當陽，亟收淹任，且夫物過于鑑，則照有必窮，鼎沸其形，則餗將必覆，顏何慈護，矜允危悰，或免戾之可期，實捐軀而知報。

代宋資政謝大學士表（宋授，字公垂，歷官參知政事、資政殿大學士。）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者。大言申奬。清職纘華。揆龍欲鬱。寘顏靡所。竊念臣稟生纖弱。循志樸忠。典學在勤。課功寡要。惟仁與義。慕大夫之求。匪智而愚。爲有道之墓。逮事眞考。已列從官。愛不汝疵。舉知帝力。伏惟皇帝陛下、適成丕烈。樂育謝材。亟錄文林之勤。召升嚴署之邃。嘗令守屏。旋詔歸臺。肇啓祕宸。顯標通籍。時惟輔相之缺。忝貳論思之餘。蹟墜在宸。備員取悔。蒙收還于機務。乃歛息于謗言。改服禁班。別陪經省。仰緣鑾蹕之舊。奉望帷幄之中。然而志以憂摧。氣隨懼奪。煩心易感。未疾間乘。孰爲四體之勤。纔煩三月之免。彌年無狀。有乘其知。叔圖問哲之明。更濫惟名之假。矧茲峻等。創自先朝。未始平除。蓋無常置。本臣鄉之均逸。故位絕以平優。寧容孤生。冒處茲任。寘景風之餘曲。取鞞佩之深識。斯蓋陛下夙諒孤危。審非讎黨。大明垂燭。部屋之家。閭遺和氣。僑蒸。拔楊之柢。重茂。靜循榮渥。發絕常均。儻可效于寸長。晉無忘于夕隕。

代謝加恩表

臣某言。昨以虔貢露封。讓還溫典。吶辭雖達。善聽靡回。煩深詔以爲言。俾斷章而趣受。拒恩難瀆。拜賜奚勝。竊念臣稟質至愚。逢辰最舊。久參宰政。訖乏寸長。嚮屬三歲常郊。萬靈介祉。翼翼文考。推以配天。實實闕庭。寵而遊薦。得陷顯相。協歲上儀。居謝徐生之容。無裨伯始之問。何言飲至。亦與嘽勞。內積冒居之慙。盡闕缺望之隙。丐收茂渙。用穆彝經。而遊布俞音。慎行出令。廢其惘愒。敦以龍靈。表雲臺之美名。賁嚴鄙之要望。階章魏品之峻。動柱楚宮之華。參萃于斯。爲榮尤至。得非寧賞而僭。在邦體之則然。匪汝爲疵。持君養而無恐。輒膺敷錫。增激惴衷。此蓋陛下欽待臣鄰。懋明憲度。隱以爲砥。冀磨鈍于人。賜不踰時。示勸能于後。遂令緜薄。首被處私。惟百慮以勉修。期萬分之稱報。

代孫侍郎謝加龍閣學士表二首（案孫奭字復古。仁宗即位。遷工部侍郎。天聖中。加龍圖閣學士。）

臣某言。天臺封劄。忽被于殫姿。神閣直圖。俾陪于清綺。郎支離之病叟。參汗漫之仙游。崇讓無從。省躬增懍。竊念臣材非傑出。世本職僚。忘安草茅。望隔青紫。逮事眞考。擢備從官。預擁橋門之經。俄待承明之詔。力非稽古。陳車服以既多。義乃不耕。食國禾而太厚。託上仁之廉養。匪予取以見疵。訖乏寸長。以終無補。陛下不承在旦。善貸均休。念舊物以軫慈。由至愚而取信。每緣沛洽。洊辱遴升。出則陪清道之遊。人則奉邇言之問。龍光所集。儒者罕覩。頃緣匪服之災。迭遭負薪之疾。氣一交遷。體不自支。涉月臥廬。移書請急。力將再拜歸道。漸露乞骸之求。百工咸熙。少息瘝官之譏。雖私悰內斷。會成命已頒。謂寶構之嚴凝。號文林之極摯。青蒲規地。近接禁林。朱葉藏文。居然帝所。以原薦之未棄。俾龍署以明榮。嘉亨允鍾。夙暮深計。且臣忝識大分。久服近班。仲于至明。誼不徒讓。又被龍先帝。結犬馬之戀深。歸報二宮。慮桑榆之日短。苟遂巡違命。假憊懷安。上孤圖任之私。下取自高之譽。臣雖無狀。寧昧所歸。輒拜既以自天。奮靡軀而有地。儻神明之觀末耗。而竭力之能可求。尚當夜思晝行。克守無邪之誠。早入晚出。懋敦時敏之方。展四體以

上酬。捉百生而後已。

臣某言。單戶病居。方累支離之歎。顧圖祕構。忽塵清切之司。駭細翻之已行。躍羸軀而祗受。一辭罔遂。三省增慙。竊念臣學術本疎。行能無算。起家東鄙。玷跡周行。紆眞聖之誤知。偕邇臣之旅進。淺謀料事。無助幄中之籌。直道干時。常貸道邊之死。計功未效。僭賞云多。恭遇皇帝陛下、察無他腸。垂矜舊物。忘其逢類之陋。飾夫犧木之文。超狐神深。洊陪講勸。而臣將身寡術。僅服逭災。及此首冬。纖成淹臥。造朝希闕。伏枕纏綿。且念舊章不忘。臣則無胡廣之智。大事垂問。臣則乏仲舒之才。在九罭以不盈。去雙兔而非少。宜先引避。以肅懦貪。私計未行。洪恩俄降。罔示汰濬之責。更階嚴近之資。臣夙夜自惟。揆卜宜審。且下知比足。蓋一身之謀。上所懋官。爲百辟之舉。苟曰圖大。無容後公。詎可遠忘先帝之恩。近矜小讓之節。臣知非是。物誰謂宜。用勵俛以拜嘉。勉婆娑而陳力。冀調齊齊。益就平疆。偶乃樸忠。絕其吐茹。庶道玉堂之汗。少裨黃髮之詢。一死可酬。期報恩而不朽。三軍能奪。誓刻志以無渝。至禮不文。感悰奚隱。

代鄭公授知制誥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本官知制誥。并賜金紫者。祇居宰庭。猥具代言之草。參華夜署。遽座通貴之階。寵溢所涯。畏深餘慄。竊以稽風之命。本鼓舞于庶方。成綍之言。實權輿于四禁。張官至重。責實惟艱。自非業廣器閎。文深識敏。揆雅奧之明義。屏愆忘于舊章。則何以參直祕曹。對司允令。愼微布度。克成近雅之風。給澣會機。仰資彌文之化。親逢景運。遷東惟人。若臣者、篆刻偏才。鑾縷墜緒。紡先枌之占籍。叨神壤以陶風。不覩非聖之書。僅承遺業。竊冀上農之祿。庶代寒耕。會天歷之初元。舉貢條之舊式。猥緣薄技。升冠甲科。一命卿僚。貳參郡政。逮及瓜之趨節。旋給札以試言。超踐宮坊。入庠史觀。承人之乏。遂贊計籌。遷天之疚。自嬰家釁。痛上恩之未報。分餘喘以斯淪。哀紀俄周。槁骸故在。辱台符之振鼓。復朝紱之光華。尊居勾失之司。仍貼記言之局。歲逢會課。例及當遷。陟諫省以尸榮。彌縫未効。坐禮闈而辨秀。衡藻無裨。靜言備位之慙。宜奠黜幽之典。迺蒙皇帝陛下、敷求介善。樂育羣材。念久次于書林。絕先容于仕路。特頒俞旨。故命清司。因程奏之升聞。紆容辭之訓勅。就加金芝之服。以奬朝廷之容。況職業所存。典章可復。各居一戶。非人則上動祕戀。分押六曹。直日則專司進畫。距伊周儒。可稱恩華。然汗令之已行。顧竊筋而思勉。謹當奉循丕律。輸罄樸忠。寖階寡悔之方。用畢捐生之報。臣無任戴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景文集卷四十

表

代中書謝表

五芝封檢，忽烟星敞之文，六枳繼邦，遽貳夏卿之秩。驟叨成命，若蹈嚴淵。竊念臣材不逮中，生惟薄祐，遭協華之聖旦，託開道于先師，淳溜槁梧之暝，蒙被菁莪之育，洪惟眞考，顯訓儒猷，滌天覽于書林，羅化源于壁沼，誤洊叨拙，人備詳延，誠雖厲于月將，慮曷周于天咫，以規爲瑱，訖無助于四聰，有祿乘忻，但貽譏于十手，大明纖照，時敏聿修，識姓名于皁衣，軫慈憐于蹻履，忘其多悔，擢以近班，日參桓郗之擁經，孤奉漢家之前席，矧惟兼領，殆有數司，外則閱四方之翻封，次乃主一王之儀典，虞庠弦誦，領厥官聯，駒野驪黃，專其使局，顧寸長之易錫，徒多口之成尤，且復強力弗支，華顛衰薄，第家移病，時容襲被之歸，蒙笏書恩，每代臨文之忌，賴九重之矜體，免萬坐于刑章，況在桑名，敢懷貪戀，迺蒙皇帝陛下、至仁格物，大度包荒，茲因毖祀之升禋，更錄微勞于飲至，以爲寧過而立，固愈于廢人，大德曰生，無容其歸報，罔僉事議，特出宸謀，頒溫潤之厚辭，極龍光于邇著，下收枯木，備用于皇居，未極景風，先行于賞典，三循牆而厥讓，九復貫以何言，謹當內激誠明，仰祗猷訓，參一二而交戒，敵三百于無邪，白璧可爲，愼守先儒之行，鴻雁不已，庶無時夜之渝，極爾蒸驅，期于上報。

代中書謝不允降官表

一昨緒求天意，傳致國章，引咎曠俊，祈恩貶秩，冀以奉大君之罪已，塞黎獻之攸箴，洪惟上仁，務全治體，諭以包荒之德，斷其昧死之章，違命莫蔚，循幸兼極，竊念臣等共陳驅化，獲對顯時，遊容化之日昭，乏深謀而夕訪，罔能燮定，迺及鷹鸇，屯甘澍于西郊，漫貪蝗于南畝，江淮上著，靡室靡家，齊魯力田，爲凋爲瘵，百賈皆震，九扈大殘，上軫如傷之懷，中濟何辜之困，切敕長吏，還定流人，振廩化居，緩征閭賦，因復省大庖之舉，聿遵古訓，誠備册之號，以奬至誠，過不下移，誼無文應，而臣等繫同休戚，均下慘舒，進見巖廊，與知彤日之誠，論思前席，親覿雲漢之聲，蔑陳稱報之方，自保宴安之地，遂圖降品，聊示賞躬，答皇衷之臨覩，助勃然之興化，言闕清覽，情盡儒衷，伏蒙皇帝陛下、深識汝疵，罔譏彼相，奪其小節，納以大猷，責孟明之忠，俾增厥政，重張武之賜，式愧其心，赦煩瀆于免冠，諭溫純于細札，靡加明黜，趣勉微功，臣等敢不進撫五辰，退求百度，開陳熙緯，革剗便文，漸臻玉燭之和，規復茨梁之積，少寬昧旦，免玷代工，庶依觀過之仁，得及知非之路，他官有始，捫舌何言。

代宰相謝傳宣入伏月令午正歸私第表

右臣等今月一日，中使傳宣，自入伏日，令臣等午正歸私第者，炎隆秉序，慈哲推仁，以畏日之方陽，且揮汗之相屬，特容夙退，俾便私居，仍盡伏金之辰，始舉常參之限，仰銜優遇，交極感懷，況臣等曠位居多，計功無補，晨趨暮出，自有成規，趣駕先期，猥煩寬詔，欽服從人之惠，諒無蒙賜之痾，共誓交修，少圖稱報。

代石太尉謝令安州照管表

臣某言，八月日，安州進奏院遞到中書劄子，奉聖旨，已令本州常切照管者，寬大之命，下濟于天光，穀旅之軀，市還于篋魄，發菅若烱于龍燭，釋憂如出于虎蹊，撫纊息以幸存，奉絲言而增惕，竊念臣本惟椿昧，獲遊會昌，乏千里之折衝，懵四夷之方畧，程材六郡，獲預於良家，待罪天符，詎知于尺錯，先帝軫其單賤，勗以勤劬，靡試异于外庭，遽編名于衛署，宜威亭毒，屢分四牡之華，弭亂巴賓，曾預一夫之勇，未能陳力，深懼曠官，伏遇皇帝陛下、蒼震承休，珍圖寡業，將懋功而致賞，方右武以勦能，俄辱寵章，洊膺渥洽，乘軺出使，蔑施橫草之功，飲至勞旋，濫預策勛之冊，自爾奉簡書而祗畏，飭師律以申嚴，克完犀利之兵，上副穆清之寄，累勞未驗，乃眷益隆，尋復盜起坤維，妖興玉壘，吳蛇鷹食，竊弄于庫兵，泮槿未懷，敢稽于天討，而臣謬當深詔，躬佐下軍，受掌上之奇謀，制目中之醜敵，帝赫斯怒，貔貅方議于奮威，人得而誅，蟻蝨已聞于相弔，天聲大震，月捷纖聞，俄申戮于凶渠，俾維新于汙俗，集成巨伐，皆奠容讀，若專微臣，變誤大事，乃至邊陲屢警，戎索戴嚴，麾兵老上之庭，斬級雲中之塞，宸旌直指，殄蟠冢之星，狼，革輅親征，見漢家之武節，分屯介士，防遏蓋秋，臣實妄庸，獲膺任使，敢不深惟一得之慮，戴施十駕之勤，備重耳之點難，諫武

侯之節制。披堅執銳。志竭于寸長。斬將搴旗。嘗當于一隊。旋屬穹廬納款。左衽通驩。兜零罷照于邊烽。旨亢遣歸于內地。肇建和戎之策。茂臻偃伯之期。遂復第賞靈臺。酬庸盟府。當陽三接。屢榮錫馬之侯。列國十連。均仗齊壇之鉞。繼頒成命。出領大藩。而不能恪奉詔條。勤修職業。畔官離局。妄肆于矢言。殄行震師。果罹于昭憲。既具王庭之獄。請從蕭斧之誅。豈謂天意好生。皇明獨斷。屈成刑之端議。申肆眚之大猷。止外竄于遐圻。俾俯存于餘喘。念一介之賤。不忍加誅。廓三面之羅。與之更始。洪推大貸。曠絕常均。此際仰舜法之大寬。荷堯仁之不殺。挺身萬里。甘淪魍魎之區。齎志九泉。用塞喪元之責。未周成歲。尋霈鴻私。自臨賀之炎陬。徙房陵之內郡。假青宮之道。候。給長府之廩錢。擢于鉗釱之中。齒乃衣纓之列。棄簪之賤。特軫于上仁。洞轍之波。彌涵于麗澤。仰緊大度。克庇微生。敢期再歲之間。復降自天之命。改陞環衛。徙置方州。蟠朽迴春。頓茂九陽之氣。幽潛發蟄。驟驚百里之音。夫何流宥之餘。獲覩光華之旦。斯蓋陛下皇昌景化。不間寶慈。以臣久在戎行。屢持師節。管穴之見。雖無前筋之勤。犬馬之勞。不捨敝帷之報。特形隆旨。昭示守臣。俾自勵于操修。且深加于存卹。不寒之慄。潛釋于冰淵。垂暮之年。免墮于溝壑。事踰初願。恩極更生。再念臣抱愚以來。撫躬至熟。誠由爵位太厚。尸曠居多。失漢臣醇謹之風。冒道家干進之忌。寇至誰咎。器滿則傾。乖貽折覆之凶。上玷清專之化。然而事君無隱。靡有于他腸。食肉寡謀。薦招于祗悔。由物情之靡協。致陰譴以自貽。每念前辜。敢忘終食。謹當上遵蠢訓。克勵迺誠。用酬覩過之私。循致寡尤之地。屬桑榆之日。紫懼螻蟻之命輕。雖貪祿鶴軒。深貸百錢之贖。而裹尸馬革。愈堅十死之心。臣限以拘留。不獲躬詣闕庭。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代晏尚書亳州謝上表（案晏殊十明道二年以禮部尚書出守亳州）

初違四近。出守一麾。祗稟詔條。奉揚民政。擁左魚于官次。傳疲馬于君軒。揆寵循躬。兢榮慚刻。竊念臣本性孤遠。獲對盛明。因緣篆刻之微。陶被師儒之誨。先皇帝憐其稚齒。獎以片文。長育中陵之阿。每誡素絲之習。遂用謹敕。進服龍光。塗飾朱丹。洒除埃壒。乘人之乏。每食輒浮。始自書林。寖階辭掖。屬星渚之武極。參震邸以爲僚。此際出入兩閣。遭逢千載。寧無越思之過。或有奇中之譽。大度兼容。多言訖息。入躋內署。彌邇帝光。伏遇皇帝陛下。重協睿華。不承淳烈。軫其舊物。謂無他腸。斷自宸衷。佐經樞筦。室大柱小。罕不攜之期。車重馭煩。有必顛之勢。果停密務。近守留都。旋沐召還。再加收試。南臺風憲之地。祕殿侍從之榮。咸叨踐揚。蔑有論報。擢司邦計。顯領使權。雖寵天下之財。罔紓縣官之急。遽蒙中詔。參預宰庭。忘中侯之有班。用王譚于下第。論思在日。側愧踰年。曾不能卓爾建明。毅然處可。引俊良而成事。放險謁之庸遣。開陳治端。總領臺職。而廊廟之任。方夏其贈。政之無良。臣任其咎。陛下弗詢徐昉之免。罔責石慶之歸。人言則姑務納汙。天災則不令移過。括囊眈祿。久已自知。傷錦標官。居然衆驗。洪惟濬哲。終賜保全。屬當明辟之初。例舉均勞之典。懋官加等。作翰疏通。道路甚夷。風土差樂。恩護其短。誼不忍誅。再生之慧。有死無答。

重念臣夙陶雅化。粗識大方。蓋知一心事君。四體率職。惟書盡信。舍道弗營。勤保廉隅。進非紹介。受命千地。乃竄于不測。獲罪乎天。奚取于他巒。但以孤特少助。依違取容。獨木不林。衆怨如府。積爲拱默之罪。上孤振拔之私。往答深惟。胡顏自處。所賴回霜申宥。涵海蒙庸。廢格典刑。矜憐慈愍。乾坤施德。厚及于謝生。犬馬自長。誓思于補過。收桑榆而可待。摩頂踵以爲期。宿業云初。乃情增悸。

代加大資知相州謝表

臣某言。佐邦無狀。解務云初。併帖華資。峻加茂秩。寵光溢望。愧僭交顏。竊念臣智不周身。材非經國。曩緣亨會。超進仕塗。與于孤生。越致三事。先皇帝獎其狂直。申以保全。擢居震邸之僚。豫識龍顏之表。時惟巨憲。搆乃廣階。忘臣以樸忠。閔臣以艱拙。潛坐黨人之議。翻罹醜地之遷。萬里去邦。朝非謀夕。一身許國。死且猶生。蓋其虺毒斷臂而窮。獸噬得人而止。伏遇皇帝陛下。日華升照。天德爲剛。除堯羣凶。纂禹舊服。垂念投荒之窘。亟推修廢之仁。罷解驚羅。洗除痕注。頻更屏守。復拜憲司。而臣壯以擢銷。氣爲憂耗。傷禽墮于虛引。仆木衰于望秋。再奉畛咨。訖無云補。果連他坐。上紊彝章。言啓外庭。罰有平典。而陛下止收丞相之印。尚進司寇之曹。始命爲藩。遽令同節。改升祕殿之職。留侍西清之筵。當責推恩。在尤逃悔。悉排公議。曲暢宸慈。斯蓋丕冒好生。清衷念舊。將收後效。特濟餘齡。謹當澡雪煩襟。激昂懦節。曾睡寢濁。尚能讀夫九丘。病骨已銷。敢自疲于三陌。惟心內誓。有殞爲酬。

代張屯田兗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蒙恩差臣知兗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即于某月某日到任訖。初違北闕。旨領東藩。千里而遙。萬夫爲長。即宣寬詔。用慰斯民。竊念臣門素地寒。器楊識褊。陶師儒而有漸。苦扞格以無成。逮事先朝。已參宁定。親逢下武。繼被采收。有皆知之五能。乏至愚之一得。莅官未效。滿歲輒遷。比濫使軺。獲提京邑。式瞻周道。慶在隰之有華。祗率漢條。期舉田之可問。雖希盡瘁。寧厭用多。合首汰沙。用懲竊祿。伏蒙皇帝陛下。輩然善養。豁爾兼容。山有疾以務藏。日容光而必照。黜幽未寘。疎遲更優。頒禮上臺。假麾廣魯。伏況量衡所協。近經虞后之巡。壤賦有差。悉載夏家之貢。禪閣在望。儒泗成風。家被復除。人知廉愧。謹當奉揚成訓。昭體至仁。畢燭解琴。襲動咨于典訓。擢苗傷錦。敢徼罪于官刑。淪懾在茲。析肝何喻。

代轉戶侍充職知廬州謝表（案陳堯佐字希元歷官翰林學士參知政事明道二年以戶部侍郎知廬州）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戶部侍郎。充龍圖閣學士。知廬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者。寵加無狀。顧出所涯。渙汗不收。捫心增愧。竊念臣蹇煩材品。扞格藝文。早汙署堂。繼持從橐。處瑕逢之在旦。託私蓋以如天。既負又乘。宜疏而粹。書思朝紳。絕念夫均勞。計過從分。未知其寡悔。且復稟生多病。中年早衰。目苦眊昏。氣多輻結。愔愔臂肉。計日減分。種種頭毛。從衰得白。或臥廬請告。或伏枕滿旬。極昧死以陳章。願出藩而寬疾。洪惟慘愛。終爾依違。如臣至愚。自卜已審。非不知高門之地。邇帝所之凝嚴。承明之廬。爲仕塗之極轡。

而命奇智困，竊過災生，誠倚不足以相儀，忘誤無存而當對，起訖還臥，自取昏臣之嗤，咎終弗傾，誰任義交之咎，罔虞三滄，頻紊四聰，祈天必從，昔恩不朽，伏蒙皇帝陛下，深仁念舊，大度匿瑕，收恤羸威，回春振槁，憫其尸居之氣，察無他惡之腸，更涖文昌之貳官，尚領河岡之祕禁，擇其善地，許以再麾，本緣假息之私，更遂使蕃之數，臣敢不勉修治體，徧論士仁，循致樂龢，少寬旰昃，至于邊宜尼之憤疾，訪周氏之全醫，冀及平疆，再陪訪逮，出奉會稽之最，非敢告勞，歸成魏正之書，昔無私恨，逢辰論報，沒齒爲期。

代知兗州謝表

臣某言，驟達天恩，祗率星言，趣四牡以載馳，展萬夫而樹政，大東之奧，剖簡爲榮，竊念臣智本顓蒙，數惟奇隻，早辱縣官之使，遂代上農之耕，曾乏所長，仰稗乃事，支離有素，居延受粟之譏，樸樕而生，久玷能官之詠，連更郡寄，再覩辰嚴，清明會朝，預陪于有著，好醜必上，令盡其所言，復加五品之章，以示百城之寵，洪惟幸會，愈絕擬倫，此蓋陛下仁篤好生，惠深藏疾，扶盧直鑄，各盡于有能，益海附山，或取其微益，俾茲憲野，尚玷寵私，矧汶上之名藩，本魯初之奧壤，承平在旦，富庶敦風，臣敢不律乃蠹編，撫茲善俗，中庸厥躅，日夜以思，束矢鈞金，體欽哉于庶獄，杏華蔦葉，誠勤止于勵民，少寬嘗辰之勞，上答包荒之賜。

代謝加勳表

臣某言，今月日，本州進奏院遞到官誥一通，敕牒一道，蒙恩加臣上騎都尉，餘如故，仍放朝謝者，神壇二驛，虎陳大燎之儀，溫詔十行，誕布干絲之澤，渙汗式均于近署，策勳爰及于具寮，對昊命以知榮，祈官箴而憎惕，竊以資行之甄，遠自于周班，疏爵之勳，近從于唐制，皆以增隆分數，徵序國章，慎康服以酬勞，靡賓賢而分職，非當亨會，必副輿僉，如臣者，尤治無聞，嗟僚滋久，超肩牆而展案，貳符守以出藩，徒堅齒勵之心，未洽優優之政，幸屬國家懋重雍之景運，展昌熙之帝容，即大次以告成，御琱輿而飲至，天闈第賞，允示于推仁，侯服均禎，誤叨于進律，顯光華之曲被，實俯僂以無從，謬玷寵靈，彌喧物議，敢不劬勤職業，率勵典彝，夙夜在公，謹守奸宄之訓，彌縫其闕，免招漢吏之譏。

代薛資政謝許住京養疾表（案）薛奇字密學，累官參知政事，明道二年十月以疾罷爲資政學士。

臣某言，近以久疾，陳乞外任，伏奉批答，且令在京就醫藥將治者，臥疾彌年，未諳有損，乞藩上奏，冀獲自私，狀危懇以不支，枉溫辭之垂答，深仁下濟，槁質重蘇，竊念臣偶籍嘉亨，入陪承弼，師師之訓，無補官箴，兩兩之符，屢干臺象，緣食浮而取謗，遂禍過以延災，肺腑爲痾，踵息交臂，獲解中樞之任，尚叨祕殿之名，特垂造朝，以便藏疾，官無三最，庶煩予告之恩，祿乃百鳧，居畏無功之責，綿跨煖涼，膏備苦甘，前愈未臻，後劇還甚，竊謂已疲之馬，難望君軒之前，遂梏之根，決無犧器之望，輒祈近服，庶續殘齡，蓋且不得而去邦，非無情于懸主，孤心如隕，危涕自零，陛下大惠不貲，至誠時克，曲矜微物，昭布大言，庶下國之既遙，乏上池而取效，俾留神縣，庶就嘉醫，屈原之魄九升，招還有漸，魏雙之病三百，距躍可期，獲延朝菌之餘，晉

舉夕冰之報。

代李副樞生日謝賜羊酒米麵表（案）李溉爲樞密副使，在明道二年四月。

危心絺感，永念于劬勞，多物有容，茂昭于慶賜，夫何庸懵，有玷寵私，竊念臣偶以薄材，累更煩使，入佐本兵之地，實逢假節之期，恩有壓而無酬，力不能而將止，聖猷天縱，大度山藏，弗暴所疵，冀收云補，推御人之爲大，記射矢之有初，寵以稻麴，申之醪餼，況臣衰羸在疚，齪齪叨榮，懷顧復以滋深，荷匪頒之尤異，竊同騷客，私有記于庚辰，何幸絳師，卜乃知于甲子，惟內捫于肺腑，褒匪懈于仕塗，獲報萬分，無忘九殞。

代鄭公謝生日賜牲餼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羊麵者，至仁垂眷，多物分頒，副中詔以申寵，來王人而臨論，省恩尤渥，被貺滋漸，竊念臣夙以孱孱，遊于熙盛，比蹇皇揆，參決政樞，仰含天覆之容，未貢人言之刺，矧惟生日，自忘私懷，不謂上聞，更煩眷記，遽斥醪牽之厚，且沾稻糧之甘，充衍家饔，光華里旅，糾宗示惠，雖感于己孤，綺老蒙慈，遂同于再造，此蓋皇帝陛下，待臣隣而有體，崇予錫之載蕃，雖值贍才，亦容異數，追念親懷之遠，仰明聖養之隆，俾爻不踰，歸醻有所。

代集賢相公謝生日賜物表二首

沃若使華，奉將明命，賁然賜品，森照私庭，荷鴻造之顧存，撫煩悰而震忭，竊念臣親逢千載，逮事兩朝，再辱營求，訖無稱報，聖神天縱，度日躋長，嘗不心懵于開陳之端，汗流于主臣之對，方虞隱戚，仰玷代工，酒蒙皇帝陛下，俯祖讀材，特恢大度，推溯臣之同體，記生日之有初，橫錫餼醪，紛頒宮笥，佐庖爲具，沾乃眷之茂恩，列鼎分滋，結所生之深感，內期中瘁，少答涓埃，上恩蹤等，多物陳庭，俾同氣以奉將，實有家之深幸，竊念臣誠微練達，資適會亨，先帝察無他腸，擢充汝弼，功非可記，寵已不貲，屬雖調讓之臣，預識徇齊之表，伏蒙皇帝陛下，曲憐舊物，再敘上司，曾是憲臺，闕然風采，平章百姓，則罔助堯功，鎮撫四夷，則俱循漢法，託于大度，倘及寡尤，敢圖乃聖之仁，垂念所生之旦，斥華紈于內府，分精器于尚方，乘馬權奇，衢鞍熠煜，佑其私廬，縉乃衰年，竊比絳人，僅知于甲子，本慚周輔，弗紀于崧高，銜有昊之至慈，啓孤臣之再造，壽于九殞，仰答萬分。

代生日謝賜羊酒米麵等表

臣某言，禮本自生，劬勞之常感，寵加多物，錫予之至慈，荷居所之頒分，動私門之距躍，竊念臣系承單素，仕遭亨嘉，緣樸移忠，因儒儒武，進貳惟幾之地，聞聞甚衆之言，舛命自嬰，親闈見背，亟蒙勉紹，還攝敘司，楚臣離散之魂，胡能立事，漢后同容之庇，居不爲瑕，屬霰肅之初辰，動沈綿之深嘆，陔蘭隕露，遂無欲報之期，門矢生塵，長結巳孤之想，敢謂陛下，俯矜餘息，申獎有家，雖當愒景之餘，亦侈陳庭之賜，仰緣滋旨，更極摧號，收京西山，還齡司命，不家而食，頓荷于扶衰，有踵可靡，敢忘于陳力，苦言增吶，感腑奚宣。

代參政生日詔書賜牲餼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驛使紆馳，綈封墜眷，旅臻錫品，紛照家庭。衝惠靡貲，捫心知愧。竊念臣叨陪宰政，再貿歲寒，庶務所繁，淺謀不輯，託包荒于天地，未罷賜于丘園，載育在辰，早孤集咸，力乖緣韻例，推衍恩華，分頒畜于牧人，沾美醪于酒正，屑麟珍潔，導米粲甘，榮所自生，私司累蔭之歎，俾于爾艾，更蒙全領之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茂養賢，誼深愛禮，忘其愚短，假乃寵優，佐家食以屬厭，闔宗盟而循省，誓勤夙夜，歸報涓分。

而采獲，以爲千慮而得，罔間至愚，百官攸箴，趣無闕政，堯仁率俾，有謗木之求，周道其興，存庭燎之戒，由是旁緣前誼，紬繹費辭，宣之使言，本由善治之及，入告于內，終謝斯歟之宜，迺蒙皇帝陛下，綜成務之閒，察邇言之陋，貸夫淺慮，諒乃朴忠，收爲瑱之寸長，乃均犀璧，枉出綈之慈諭，迺比日星，刻誦載周，孤危知免，誓雖從于九殞，靡忘銜于萬分。

代謝起復表

危喘覩陰，方瀕死所，明恩變禮，俾復近班，苟言繇之惟行，隕涕靡而增感，竊念臣早緣孤技，獲對顯時，姑務易農，非期撫仕，智殫簡傾，慮彼己之不濡，力殄簡書，亦食焉而罔避，寖階華劇，特出愛憐，有三釜以逮親，誠一枝而足志，比屬邇臣均逸，宥府缺員，猥蒙不次之恩，超佐惟幾之地，果緣浮祿，延致害盈，鉅痛終天，餘生觸地，慈襟垂軫，賜布洊頒，內迫方寸之危，徑露匪躬之請，見呈奔舍，蓋有前規，枕塊窮號，願終哀紀，乏便文之營喪，俟微欲之矜從，伏蒙皇帝陛下，斷自容謨，召還故職，且刮孝存其大，可得而移忠，恩在所私，不容于掩義，本兵有始墨之主，比事無以家之辭，訓勗載敦，恥殘何幸，敢不奉承異數，深宰至愚，決其已涸之流，煥以重燃之焰，但慮欒欒犒骨，玷列辟之趨翔，戚戚煩悰，味洪樞之關決，苟寸長之可錄，庶再造以仰酬。

代謝落起復幷加上柱國食邑表

臣某言，辭期甫畢，詔諭垂頒，俾敢權恩，並循吉制，屬因變禮之始，仍推懋賞之榮，省循于中，愧赧無寘，竊念臣出于孺藐，遭是會亭，先皇帝擢之下陳，寘在榮伍，謂材可育，寖飾于朱丹，忘駕之爲，毋勤于驅策，協華撫且，念舊知人，煩使而觀其能，初無可紀，高位以速其謗，未始越思，乘天務之空員，躐皇僭而兩任，適以親庭即世，哀曲轉發，哭哭總筵，奄奄蒿息，亟蒙慈覆，敦敕窮生，與被經之尪殘，責秉樞之密勿，薄言無咸，罔獲家事之辭，欲報無追，遂激忠臣之慕，然而荒疚潛潰，神明莫還，處可特昧其方，彌綸弗亮于采，所賴聖神親事，丞弼克咸，匪汝爲疵，同底于治，今者霜露云易，燧殺載新，偶延澄至之期，永畢禫安之紀，迺伏蒙皇帝陛下，推明至治，惇序彝倫，俾夫誼有以斷而從中，禮不得過而爲僻，託三年之通制，正一切之便文，且軫危襟，久嬰屯象，特遷勳等，仍衍爰封，薦饋木以重春，駭擲蓬而更肉，蒙天之力，但仰于曲成，揭日所餘，盡期于上報，刻心潛誓，自口奚宣。

代樞密院謝傳宣入伏後午正歸私第表

王人臨泊，天誨垂頒，仰荷推仁，豁如解慍，竊惟宥密之署，關決至繁，蓋有朝夕之虞，非容燥暑之避，而臣等猥叨奪任，時奉諏咨，陰漢闥之高明，居然清暑，候羲鑪之中燒，罔若探湯，宜徇官箴，仰遵日格，迺蒙皇帝陛下，闡垂裳之嘉治，申蔭樾之至慈，尚以交會之辰，蘊隆爲甚，稽不韋靜事之典，變郭牙晚出之常，俾便私居，特爲優典，君心省事，務敦常簡之風，亞道在勤，是稱矜憐之賜，共期瘁盡，以補涓分。

景文集卷四十一

表

代參政謝賜神武祕略表（案見氏續書志，神武祕略十卷，係仁宗御撰。）

臣某等言，今月六日，中使至私第，被聖旨，賜臣等御製神武祕略一部者。睿機研綜，善志裁成，包羅術以無遺，訂祕書之不布，叨恩有請，拜貺爲榮，恭惟皇帝陛下，錫勇自天，上謀靖國，每戒危于忘戰，乃圖備于有文，編覽緹油，悉該韜略，因兵家之四種，彙以名章，欲師律之萬全，授而爲法，並刊繁廣，以便奉行，無何備位之臣，遽忝發中之賜，竊閱篇部，粗見指歸，乃知畏此簡書，豫制軍行之勝，不學古法，終貽天幸之嗤，聖作惟精，經謀有賴，誓納機而傳道，或佑畢以詳求，少探淵微，罔孤褒錫。

代謝進五箴獎諭表（案宋史馮元傳，景祐三年，上金鞭五箴，命元品藻，元字道宗，時爲侍讀學士。）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所進金華五箴，幷遂時賜詔書獎諭者。瞽言通諷，竊抒夫危衷，善謨作謀，猶煩大裁，苟擇焉于乃聖，赦斐然之所裁，訓獎垂頒，榮慘參處，伏念臣稟生幹蠱，典學迂疎，亨何相借，仕淦寖膴，早緣佑畢之使，久侍擁纛之游，天縱睿姿，日躋茂德，泰山盤礴，無俟埃壒之增，時雨沛流，安施浸灌之力，委蛇就綴，拱默窮年，琅琅者佩瑲之長，尸官自審，坎坎者河榦之伐，浮蔽既多，因綴講以偃休，偶臨文

代謝夏藥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賜臣某藥者。星候俄臨。天言誕布。靈藥爰頒于上品。微軀曷載于鴻慈。捧受兢榮。罔知裁處。恭惟皇帝陛下、曲回久照。優寵外臣。爲茲清暑之餘。慮鮮攝生之術。無嗇丹劑。普及蒲方。載加亭育之私。併示便蕃之錫。寶榮懷而增祕。奚疹癘之可虞。誓罄涓埃。上酬眷渥。

代謝衣襖表

多蒙乘辰。褒官著命。疾馳使騎。臨撫塞屯。並頒齊笥之良。均挾吳綿之煖。被躬且吉。束帶有華。伏惟皇帝陛下、至德誕敷。深仁普愛。念官師所以卒歲。恐天下有受其寒。居秦軫窮。當舒慮惻。況褻其戒序。必惻然動心。特以溽暑沍嚴。持兵戰露。旬傳溫詔。絺褚紋袍。爛然晝鮮。照若春至。矧部校什長。賜各有差。僻壘窮鄣。悅而忘苦。振裾交抃。聯襟相趨。和氣暢肢。顧折膠而何畏。大恩壓已。憂稱服以爲難。有可仰酬。不知輕隕。

代昭文爲飛蝗乞龍免第一表

臣聞。燮贊陰陽。茂遂萬物。宰相之職也。銷伏災異。勳免三公。朝廷之法也。若夫得士乃昌。始可以捍患匪人必黜。是之謂應天。應天者不取于浮言。捍患者必挺于成效。敢沿先事。俯瀝危悰。竊念臣材不逮羣。慮非經遠。偶階薄伐。進服寵光。乘時之人。備位當國。所啓者故事。既昧奉行。莫敘者朝章。未能練達。括囊自守。既犯史官之譏。俾民且迷。庸孤師尹之望。遂乃招致沴氣。挺爲乾災。蝗蝝放紛。菽粟彫磬。郡國所被。千里而遙。原田其咨。何恃不恐。上貽焦勞之念。垂布憯惻之音。減膳深思。側身引咎。並走羣望。弗愛斯牲。卓然至誠。宜荷丕應。然而善祥未得。嘉頌弗興。以臣策之。其則不遠。蓋由宰政之効。愚慮奪明。處可昧于大中。總領乖于時當。下民失職。長吏曠官。便文自營。多蔣罔詔。茲謂不聰之罰。則有介蟲之妖。臣叨相邦。誰任其咎。天監孔邇。人言莫懲。伏望皇帝陛下、責謨明之罔功。暴承弼之無狀。顯效衆異。俾解上司。賜之舟輪。許就私里。然後改求哲乂。升備股肱。導迎太和。振除後咎。抑臣又聞。春秋考異曰。蝗者貪援所生。京房占曰。其救也舉有道置于位。如臣待罪。向涉再期。率入不貲。賜予相繼。既見乎貪援之應矣。若陛下矜照危迫。回命畯良。順時天工。俾乂民極。又合乎有道之救矣。如此。則上帝悅豫。崇迓無疆之休。綿宇順穰。普蒙咸一之德。感于旋日。少慰愚衷。得請爲期。所念靡極。

代中書爲飛蝗乞降官第一表

臣某等言。恭聞應天之變。誼不以文。均國之憂。理難賴寵。而況譏蝗雜會。疵瘵洊臻。民殫見糧。野乏青草。任責躬之懼。既無以萬方。稽失政之原。然本之四輔。尚安有悔之地。實愆同德之風。輒祈降階。少塞無狀。竊念臣等器慚過遠。庸匪及幾。誤奉聰謀。進叨弼直。號令風采。不足平章。庶尹奔走先後。無以感會萬幾。一昨沴氣成災。大田奪食。孽蟲紛擾。淋漓怨咨。南撻江淮。東薄齊魯。吏雖火馳而重撫。民且狼顧而易憂。

皇帝陛下至仁如傷。睿志先定。發倉氏以賙乏。督輸粟之期。慕圃人之毀家。濟蒙袂之困。分遣詔使。還定力農。聞復走四方之種祠。捨六祝之移過。凜然馨治。貫乎有神。又謂修德、莫如身先。于是減惟辟之常舉。動民不取徒善。于是損乃聖之全名。斷自至誠。祇承天意。臣等既微云補。徒用具員。亟昧死以自陳。願黜詢而賜罷。陛下惜邦之體。爲下受愆。悉掩罔功。俾還視事。臣等重念動危辭位。則淺于納忠。赦罪責成。則銳乎修政。遂相收厲。則獲靖嘉。然以據廊廟之甚崇。假器名而見覩。善祥靡答。威怒未還。尚容容以自安。寧昭昭之垂戒。伏望陛下諒其至懇。責以協恭。許臣四人降官一等。明著褒調之失。俾圖消伏之方。在國典以甚宜。冀人言之少息。然後叶宣綿力。徐叩大猷。計一得之微勞。投萬分之深報。援天平此。得請爲期。

代乞自試表

臣某言。臣聞能銘能賦。古可爲大夫。自衒自媒。士或譏醜行。然則被彌文之化。咸欲露其中龢。敢大言之尤。姑議程乎豪俊。敢詑茲誼。俯導微衷。竊念臣代系單平。藝能空闕。襲由鄉品。上預計偕。親逢正宁之明。覆實攸司之奏。擢于寒目。列在秀科。禮局補郎。方州從辟。未操使割。舉逐從政之方。不稽而不。坐費代耕之廩。在寬聞教。惟疾是藏。幸紓萬坐之刑。入會三年之課。斷溝枯木。宜絕齒于犧樽。荒萊特苗。豈望成夫嘉穀。然臣自幼承學。逮長從師。久剽緒風。罔遷異物。自恪勤于簿領。頗廢志于緹緗。至于洮汰舊疑。踐循雅俗。促曲歆傾之末。細辭呻畢之餘。時著于簪。未能自默。譬之采綠。且無纖芻之益。均乃鳴蛙。奚助官私之地。伏遇陛下、順稽古制。駿思先猷。溢衡石以程書。交公車而受奏。稗家九百。實俟從容之求。書傳千餘。追復文章之盛。鴻徽所鑠。緜宇響風。矧惟孤臣。久陶上教。宜進陳于南闕。答厚養于中阿。竊用連章。具存別錄。表求自試。敢邀過聽之私。人不廢言。或竢聖謀之擇。輕塵皇覽。悅集深憂。

代人乞出表

臣聞。物勝于權。則衡爲之殆。馬竭其力。則御速于顛。蓋以器循量而易施。材過求而難吻。是以功名之際。惟髦士可居。彌力之容。既嘉年勝任。將傾危懇。敢援斯言。竊念臣本以匠奚。託于經術。幸逢先烈。超備從官。服上教之彌文。因至愚而取信。出人丹禁。無所建明。履蹈蕃宣。夜聞條教。伏過旱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奉承謨訓。過聽容疎。簡服在庭。淹容加地。雖百度之治。咸使預聞。每萬幾之餘。常參勸講。七周歲。迄乏寸長。惟君知臣。足以驗其無用。惟國有典。不可逭于黜幽。且臣自知甚明。內省尤熟。以一介之鄙賤。丁千載之會昌。邑戶餐饑。非祿之不厚。高冠大佩。非位之不崇。同僚皆賢。非志之不合。處奏多可。非言之不從。罔當勉服攸箴。謹修爾職。答乃學之眷遇。爲斯文之寵光。其如犬馬齒衰。桑榆景迫。中年則病稔其壯。晚節則務傷于神。辨色立朝。足居多于跛倚。書思記命。日不辨于馬烏。而臣頃自去秋。願辭近職。上恩不聽。寵渥就加。逮僵俛以及茲。且憊昏而益甚。事皆忘誤。疾愈恒癰。願四體之已疲。宜一辭而後止。重念臣之鄉無。世古鄆州。既託枌榆。溥營產利。不勝百丘之志。願蕭剖竹之行。庶及餘年。聊蘇疲瘵。況前朝邢壽。本

實曹州亦自禁廬得臨鄉部臣今所請似有前規伏望陛下念舊物之不可遺憫孤生之老且至特垂寬詔俾守先廬諒亦大君進退之閑微臣止足之分萬無纖介可貽累于至仁一切便宜尚力思于臥治仰干睿聽伏俟嚴誅

代人陳情表

臣某言聞父之于子天性也親才而下無能君之于臣善養也進賢而綱不肖蓋智昧于物必問乎存室之言劣位浮于人曷道乎爲邦之典所宜知退敢用敢言竊念臣先故芻微謀猷局隘神宗之啓英發早玷采收眞聖之御寶閣繼膺進拔預聞外廷之議供奉屏禁之中申侯之取不疵本緣君愛隨何之佞既膺寧濟事公會新廟之題戚啟長君之善繼伏遇皇太后陛下寵綏大業慈護羣元參日愼之繁幾遊太平之至治俯矜無狀之吏是爲最舊之臣未忍遐遺更加進越勸華光之講每踐禁規非倚相之能曷裨王度居多三陷以自勉庶幾一得而上酬其如槁質早衰窮年多病舊痾每作請告移旬賴天造之好生俾爾齡于未泯罔許乞其骸骨姑復峻其寵章拱著寖隆害益可畏臣逮茲歲晏愈覺體尪鬢髮雕殘齒牙缺頓每書筋進對則沕沕忘遺或開雞夙興則岑岑昏眩膝搖多痺目衒有花習靜有若于尸居強飯不知其肉味當虛先犬馬之一旦玷鵷鷺之多儀孤繡扆之詳延頒霜毫之紓勤儻不知止人其謂何重念臣家本力農世居汝上先嘗戚在編戶未移自東帶立朝去里之情彌結且小人懷土樂生之願茲深迫此桑榆之期願諧符竹之請先朝成例故府可求伏望皇太后陛下推憐怛之至慈憫幽憂之舊物謂少蓄其力則藉彼驅馳及老無能爲則終之收恤特垂開可俾卽便安然後治將蕪之田爲有歸之地勉茲殘喘奉乃化條稽康之積損成衰儻諧養療漢人之不死而活敢忘糜捐罄懸由衷仰希得請

又代陳情乞尋醫表

臣某言臣聞周家作誥首誡于瘝官漢氏著儀許從夫移病蓋大君寬疾之念推至仁善養之風三最有聞乃嘉其與告千石共治詎可以尸居迫此尪殘所宜引避竊臣材愛幺譾系代鬱單之典學以名家濫諸生而充賦親逢乙覽遂中丙科屬家難之纏鍾逮龍蹤之十改一命尉乎南部載謳掾于北軍當三輔浩穰之間森乎條教會萬乘齋居之隙多所平反棘署尸丞芝函僧賞升佐鳳岐之郡政俄假卯蜀之使符舉畏亂繩坐虞傷錦伏值陛下不承在旦渙號均禱擢于六尚之班隸乃一王之局孰何貸責寖含如地之容極陋揆能終費坎壈之刺庇于大度及此再麾當江漢之方思得士風之樂岳修方有序論報無階而臣屬自去秋寖嬰末疾臥閑相繼握臂鮮悰髮從白而得衰目視朱而成碧步趨興齊跛之誚沈痼均漳竇之嗟乃至束帶愆儀班春闕政事委丞掾之決食失匕筯之滋每廢忘于臨文專幽憂而玩日曛僚已甚竊祿何顏誠以臣荷寵至深謝生無所身非稱服自速子臧之災少不如人矧追田光之老豈可抱枯株之叢質明細札以長人竊飽于太倉之糧據貴于東方之騎汲黯之病甫力臥治莫能楚客之魂

久迷些招徒爾輒罔藏密以便養痾欲乞蚤慈時聽解所居官許令尋訪醫治伏望陛下曲成在念憐愛凝懷俾得謝于中年且博詢于高手益調名劑丐永餘齡仰恃生符苟羣蒿之未泯誓于死節罄精力而仰酬係戀無階震悚惟極

代鄭公乞外任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名不可倖取過實則浮人有以自知弗能斯止矧萬幾密勿任切于論思一介婆娑力窮于補報是用去位以徼瘝官仰恃至仁罄敷危訴伏念臣學非全古才不逮人擢始布衣寖陪書笏贊爲名命之重人階局籍之華曾是拙艱僭于進取謀而三省常自勵于獨躬猶不一爲卒見憐于乃聖俾參天下之務因預幄中之籌試可罔功輸年賜免已惡之駕奚望于再騁方汲之淵何圖于續綆召從外守復貳繁機適屬邊保休寧調輯衰息民獲其所物以有年列辟交修日新于所治當宁親事天健而愈強因容其臣久忝高位俄使樞管遂正宰司光榮所崇位過彌峻竊惟三公之責吏事安可冒居聖主而督愚臣不容無悔重以禍基未狹年事日侵外則公言可虞內則宿疾時勸而又一歲之內二息云亡悲憂自中氣志俱耗安可尙聯衮職之貴分揖槐庭之嚴身不自聊政于何有且鳥飛者不宜上在易有凶鶴鳴而未嘗敗反物爲愆前鑒既爾來者謂何伏望皇帝陛下念稟數之早奇憫匪材之難強許停重柄回授近藩愛小器于未盈免其必覆乞槁骸于將殞俾遂更生君臣之間終始爲託投誠無隱須允爲期

第二表

臣某言近露奏封願還重柄苦言無感善聽愈高戰悸交中啓處無次臣孤生下品懵學淺謀雖陶文治之風本無富貴之願容聽過聽顯任登躋參大政者五年總中樞者逾歲緣榮掩咎特乃聖之兼容持短裨長驗不能于已事更階人之遂正宰司臣亦知步蹇無以函趨器盈雖乎多受棟而弗幹招可撓之譏斷凡未工無不傷之累尙依至治勉服攸篤然而官責未加私憂先及悲憂耗氣疾疢乘衰卻顧百骸內外之攻非一仰惟三接論思之任奈何況古有避賢非容冒處仕而知止乃保克終伏望皇帝陛下、察臣尸祿之邑多矜臣稟祜之初薄許停右弼退守列藩陰紓不衷之災顯避無庸之謗況盛爲衰倚譬朝暮之必然弔興賀偕殆門閭之相望願紓慈惻垂亮孤危儻速解于衡機是得全于要領委誠傾訴須命開

代石資政乞外任表

臣某言臣聞力止所勝是爲知分任適其量迺無敗材故上揆能以命官下揣己而受職有一異此誰不致顚臣之危悰正本茲喻伏念臣稟生單薄賦性愚冥曩在弱巾卽沿仕牒太宗以儒臣之子錯寘朝闈眞宗以斯文之興引內儒關閣膺煩試因用稍遷寧無咨瑕訖賜全獲伏遇皇帝陛下、繼承在旦清明有初罔料羣材并收無似蓋十年不調方冀罷歸而三世爲郎猥爲上識寖司書命冒入禁林式金之度無

裨。不稼之困奚取。越陪機政。嘖疎與言。果以非人。亟蒙賜免。尚緣踏屨之念。人庭華殿之資。臣之親逢。未見前比。然臣薄祜有底。和齡早侵。今春以來。臥疾尤數。久蒙假息。虧本朝奏。臣非不知罷難冒居。病當劾去。上還印綬。退伏丘樊。奈何聚族苦多。治生無素。先產耗竭。私帑單庳。惟祖俸泉。以辦家事。是以節爲貧奪。愚恃眷忘。冒行鐘漏之餘。苟闖溝壑之濟。洪私再造。有忝無酬。茲者。羸憊所乘。趨走尤梗。居難久。公議必興。欲望聖慈許臣知潁州一任。爲歸老之漸。既緣近輔。且使浙流。稍入足以充宗。僻左可以藏疾。儻蒙從欲。是獲更生。臣又聞。出者以作守爲優。處者以入朝爲重。事非相反。趣各有殊。上哲詳觀。物情非遠。如臣者。結髮從政。五十餘年。未始一朝輕去雙闕。今焉昧死。非曰孤恩。直以迫知分之言。長敗材之辱。秋毫離絲。理有適然。老馬辭軒。願非獲已。伏望陛下。好仁本于親德。善始念乎愛終。開錫俞音。就成素願。委之臥理。敢自比于昔人。勉乃奉揚。尚力希于循吏。抱誠至寄。赴訴不文。忱日剡懷。仰頭垂可。

代陳州章相公乞致仕第一表

臣聞。器有所極。強之者必顛。志有所安。違之者將敗。是故智士不窮量以邀受。仁君無咈願以責功。內顧危悚。敢援茲喻。伏以臣姿力駑下。術略迂疎。蒙幸中人之材。待罪宰相之府。寵與時進。負隨日深。謀謨弗良。彫素相踵。況夏有未纓之醜。關陝多無聊之人。萑盜跳梁。篁畬煽結。杼軸罄于編戶。杆皮盡于遠方。上貽焦勞。外讙謗誚。咎不臣執。罪將孰歸。比者。洊遭肝膽。願乞骸骨。冀蒙不職之罷。以贖安用之寧。皇帝陛下包納荒遐。親論戒敕。但訖郊丘之享。乃許印綬之還。褒亮所加。諄慈兼至。臣此時外迫大誼。中忘至愚。敢慢函。以自安。輒惶恐而視事。然而智慮淺局。年鬢頹侵。短髯屈長袖之前。疲足困新羈之左。靦然尸位。倏又彌年。所賴陛下以百姓爲心。天下爲度。捨末爭而納戎帳之款。捐滯積以撫遼左之和。克展上儀。遂布鴻慶。永惟橫日之庶。方就覆盂之安。臣之及茲。可謂天幸。過此不止。其如罪何。雖大度之見容。在輿議之難遏。抑又聞。嘗退而進者悔必及。宜黜而用者傷必多。高位乃身殃之媒。厚祿爲衆怨之舍。借令臣冒厥明戒。苟酬上司。玷廊廟之儀型。被史家之貶戮。死有餘咎。仁弗忍爲。伏望察如丹之誠。憐指景之暮。遂容納政早獲省私。亦不必窮喋喋之言。乃垂許可。惜齪齪之謹。妨用俊良。虔冀曰俞。誓無但已。

代南郊乞姪男恩澤表

臣某言。伏覩七月五日御札。以今年十一月十七日有事于南郊者。協華之齋。夜擬于神祺。拜貺之行。親紆于詔諱。始戒嚴而措事。先誕告以揚庭。發號崇朝。均霑有截。臣某伏惟陛下。嗣聲適駿。章化洞泉。躬夏后之勤邦。憲商家之祖祀。會先王帛之至。樂包大地之和。紺席圓壇。諸令方于百物。塞門治谷。交岭繼于苞苴。告祠允諧。先庚惟許。極承平之巨麗。究卓越之盛容。頒酰飲和。宵翹金澤。而臣陰名地舍。繫籍京畿。延望玉關之門。阻從甘泉之頌。尚傾危款。仰託至仁。竊念臣有親姪某。早習義方。粗親草句。有年及室。無祿代耕。而臣終鮮衒恙。亢宗歷託。惜其孤苦。勵以進修。不勝猶子之情。願遂起家之志。庶及禮成之旦。許

推恩及之恩。伏望陛下閔臣以服事四朝。哀臣以年踰七十。獨蓋靈孺。久蒙恩私。儻參一命之餘。俾紹閥門之盛。則臣少盡其力。知有報于敝帷。死且猶生。誓無忘于結草。

景文集卷四十二

議

明堂路寢議（案）歷代名臣奏議。初篇禮論奏。皆係皇祐二年爲侍讀學士時上。

凡明堂路寢。其名雖異。其制一也。昔神農氏祀于明堂。有其蓋而無四方。至黃帝謂明堂爲合宮。唐虞謂明堂爲五府。夏后氏謂明堂爲世室。商人謂路寢爲重屋。周人謂五府爲明堂。黃帝合宮。義猶唐虞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祭乎此。夏后氏名世室者。取世世不毀也。商人名重屋者。商于殷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之制。故取名焉。周人爲明堂者。以其明政教之法常于此堂也。天子布十二月政令。每月就事時之堂而聽朔焉。若閏月。則闔門左扉而施其政。故于文、王在門爲閏。又曰、在國之陽。居雝之地。有明義焉。故謂之明堂。夏之世室。深蓋八丈四尺。廣十丈五尺。匠人職所謂廣四脩一也。基高一尺。夏氏堂上五室。以法五行。木室處東北。火室處東南。金室處西南。水室處西北。每室深丈八尺。廣二丈一尺。土室處中。深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然五室居堂之上。深六丈。廣七丈。又匠人職所謂堂上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也。有九階。三面二階。南面三階。法陽數也。五室有四戶八牖。戶法四時。牖法八節。一堂者。法地載五行云。商人曰重屋者。正寢也。正寢則路寢也。其制。堂深五丈六尺。廣七丈二尺。堂上亦爲五室。室方一丈六尺。基高

三尺。重屋四阿。四阿者、霤也。周人明堂、如寢廟法。九尺爲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基高一筵。上亦五室。室深廣二筵。或曰宮蓋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或曰七里之郊。鄭康成曰。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漢馬宮曰。夏后世室。室顯于堂。故命以室。商人重屋。屋顯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氏益其堂之廣自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明序。蓋大夏氏七十二尺云。漢武帝始以公玉帶所上黃帝時明堂圖作之。汶上。其圖中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環室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帝始祠太一五帝于上。至後漢光武帝。又營明堂。上圓下方。八牖四闥。九室十二。室四戶。凡三十六。八牖。凡七十二。沿周制也。晉議營明堂。裴頠曰。脩祀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禮據未分。宜可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由是宋齊以後。咸率茲禮。故宋作明堂。止爲大殿十二楹。無古戶牖。但文飾雕畫而已。梁仍宋制。以中六楹安六天帝。坐悉向東。五人帝位陛階上。堂後爲小殿五楹。爲五佐室焉。唐明皇帝始以東都乾元殿爲明堂。參用周法。開元二十年。以行享祖。臣按。明堂、天子布政之所。因得祀上帝者。蓋以有所法象。所以尊大而神明之也。要之在講禮事地。非褻近。可以交饗人神歟。至三代彌文。故制爲戶牖。無其所哉。其謂之宣室。謂之太極。皆明堂比也。治革稱謂。有不同耳。而諸儒限局閒見。抱殘册。爭空言。據已是之槩見。抗必信之實論。以爲一事一物不如古制。則爲非禮。推專上古。殆不可及。然殊不知聖人使世治宜。興至治。安天下。通靈心。雖無明堂。猶無損也。以之奉天。以之布政。何不可耶。國朝以來。非朝會齋宿。未嘗臨御。故其棟宇閣邃。廷唐華敞。與燕寢自不相連。因非常幸褻近者也。今有請卽爲明堂。于禮便甚。

五室議

明堂所以有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無矩。蒼曰靈府。鄭康成曰。五府與周明堂同。自夏以來。五室之制不改。周家以木室在東北。象木生于寅。火室在東南。象火生于巳。金室在西南。象金起于申。水室在西北。象水起于亥。土室居中者。象土總御五行。寄治四方。不專一隅之義也。其名。木室曰青陽。火室曰明堂。土室曰太室。金室曰總章。水室曰元堂。青陽者。言春之色與陽之氣。明堂者。夏爲朱明。是其體之明也。太室者。太、大也。土功最大。餘行比之爲小。以其含容廣大也。總章者。總、法也。章、明也。至秋。萬物已成。光明潔鮮云。元堂者。元、黑也。冬殺爲陰。故取黑義。秦更制九室。其法不傳。後漢之營明堂。遂改周制。張衡所謂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者。或曰。九室十二坐。以象九州十二月。宋營明堂。止爲十二大屋。無戶牖之制。齊從王儉議。更復五室。梁武帝欲有述作。乃下制與羣大臣議曰。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康成據援神契。亦曰上圓下方。曰八牖四闥。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而九室之數。未見其禮。若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而南則背叶光紀。而北則背赤熛怒。東面西面。又亦如之。于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議五帝則是。總議在郊之祭五帝則別。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未異以爲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于義誠闕。制曰。若如鄭義。聽朔必在明堂。于此則人神混淆。恭嚴之道有廢。春秋云。个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爲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神既有別。理無相干。議遂不能定。天監十二年。虞曾等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爲高下脩廣之數。堂崇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故張衡引度堂以筵者也。鄭康成以廟寢三制既同。俱應以九尺爲度。制曰可。于是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楹。基准太廟。以中央六楹安六座。悉南向。由東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德配享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大殿後又爲小殿五楹。以爲五佐室焉。後周採三輔黃圖。欲建九室。不能成。蔡邕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東爲青陽。南爲明堂。西爲總章。北爲元堂。中爲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而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海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于其中。以度制。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囊之。教之有所由生。作之有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明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崇禮之義。本是祭五帝神。而九室之數。未見其禮。若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而南則背叶光紀。而

規蔡邕明堂議

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舞路。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臨照百官。百官于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周清廟。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于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于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壬齋。禘于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于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于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于魯太廟明堂。魯之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大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夕入北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帝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日昃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闇出北闈。視帝節。詩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天子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于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冬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于民者。禮記太學志曰。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于太學。禮記昭德篇曰。祀先賢于四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卽以顯有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于天象曰辰。故下十二宮象曰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廣德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商。爲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卽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合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其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以象五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晉袁准著論非之。曰。明堂太廟太學三者。事義不同。各有所施。而論者合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同之。其失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因俘馘耳。創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又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禮記先儒云。明堂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與七廟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于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于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周人立三代之學。非立三代宗廟者也。周養老于東膠。非三老也。文王世子。養老乞言于東序。又皆于學也。靈臺以望氣。清廟以訓儉。既非一體。安有宗廟之中而以之燕射戲謔乎。明堂在國之陽。而宗廟在左。又宗廟不應在外也。齊宣王問孟子曰。可毀明堂乎。若明堂是廟。豈容有此問哉。諸儒言明堂。各未有證。蔡邕等遂言異名同實。方之北辰居所。取其處中不移。旁運三光。非是一物。而備其體以悟人意耳。臣按蔡邕爲漢大儒。當時去聖人未遠。然而以明堂清廟辟雍靈臺合爲一物。不知何據。寧其博見異藝。有所述乎。將以獨識取高當世也。自孔子歿。諸儒蜂起。或言魯禮。或論周制。或道夏商。家自爲書。決不相通。又緯讖詭異。附經造說。誼無足據。而邕信其所疑。是愚。謂不可行而可是。誣合誣與愚。邕必有一焉。宜爲後人之嗤誕也。故魏晉而下。邕說不復施行。

上帝五帝議

鄭康成以上天之神凡六。昊天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王肅曰。昊天惟一神。以五帝爲次神。而諸儒附鄭者多。故據而爲說云。凡合祭五帝。一歲有二祀。龍見之月。祭于南郊。謂之大雩。一也。九月。大饗于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二也。祭明堂者。諸儒之言不同。或說。周家祭五天帝皆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五官神坐廷中。以武王配。號曰祖宗。禮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者也。施設神位。準五行相向以爲法。威仰在卯。西面。熛怒在午。北面。樞紐在未。北面。招拒在酉。東面。汁光紀在子。南面。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高辛、各在其位。少退。勾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皆在人帝下少後。文王坐太皞之南。位如主人。武王少退。或曰。合祭之日。五精之帝皆西面。其牲則天帝各一犢。合用十牲。文王之牲用太牢。以特我將篇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文王武王而用太牢者。以五人帝各配一天。爲之主。足爲外神依止。則文王汎配五帝矣。以不專配。則所用牲得從衆物之享云。漢武帝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牲以太牢。禮畢。燎堂下。晉武帝初議明堂。羣臣曰。五帝卽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位而已。詔可。時韓陽建言。古建明堂。咸秩五帝。無祭一天者。帝下詔。往者乘議除明堂五帝位。攷之禮文。不正。其復之。摯虞議。以爲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中。新禮。五帝卽上帝。上

帝即天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藁秸，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皆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爲明王，沒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高辛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于四郊，報之于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前韓陽上書，宜如舊祀五帝，詔已施用，請改定新禮，從之。唐禮部尚書許敬宗議祠令新禮，並用鄭氏六天之說，圜丘祀昊天上帝，大郊祀太微感帝，明堂祠太微五帝，按鄭氏惟據讖緯以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寫蒼，其注月令、周官，以昊天上帝爲北辰曜魄寶，注孝經、明堂，爲太微五帝，按易，日月麗于天，百穀草木麗于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萇傳曰，元氣浩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爲體，不入星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帝焉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非其義，起居舍人王仲丘，又以貞觀禮，季秋祀五帝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明堂，准孝經說，先以爲天是感精之帝，上帝即太微五帝，且上帝之號，本屬昊天，周禮，王將旅上帝，張毳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由此言之，上帝之于五帝，自有差等，不可混而爲一，鄭注孝經，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以避后稷，孔安國曰，帝亦天也，然則禋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請二禮並行，以成月令大享帝之義，詔可，自是不改，國朝因之，臣按諸儒之說，上帝及五帝，紛然不一，王肅以爲上帝即昊天，鄭康成謂昊天爲皇大帝，五帝爲太微五帝，王鄭二說既顯，學者爭爲執辨，雖天子亦不能果定其文，然臣以爲就經言之，仲尼之意，儻可見也，孝經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頌我將篇曰，祀文王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惟天其右之，伊嚴文王，既右享之，孝經言配天而後言上帝，詩當言帝右而云天右，是天爲上帝，上帝爲天，互文以見義也，天之所以爲五帝者，先儒之議多矣，近大儒孫奭述言，天雖一神，以其至尊，故有多名，亦猶人君稱皇、王、后、辟、天王、天子、皇帝，縣官臣民曰陛下，史臣曰上，服用曰乘輿，出入曰車駕，各隨德義而稱，亦以至尊故也，以天帝之神，迭王五時，故聖人制禮，謂之五帝，非五帝各一神也，竊謂先儒不怪詩傳天有五名，而獨怪帝有五號，奭又以歲九祭皆主于天，至日圜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享，凡九，惟至日其禮最大，故稱曰昊天上帝，昊天者，以體稱，上帝者，以德兼舉，禮大故也，其餘則否，至于大雩祈百穀之雨，大享假百穀之成，以五帝者有生成之功，祈報之禮，闕一不可，雖止一神，並陳五位，不知神之于彼乎，于此乎，奭言如是，其得也，然而欲去昊天上帝一位，止設五帝，臣以爲禮有未然，號昊天者，以其元氣魁然，乘五行王氣，普臨萬物，因時顯功，人強以名，故春曰青帝，夏曰赤帝，猶春爲蒼天，冬爲上天耳，唐以來，二家之說，並行，故今享禮有六帝位，雖然，與許于彼于此，而求之矣，何獨是五而非六乎，故兼存之，則示聖人尊天奉神，不敢有所裁擬云。

景文集卷四十三

議

配帝議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昊天于圜丘曰禘，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先後之次，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禮之殺也，諸儒據鄭此說，由是推而廣之，以明文武有俱配之義，臣按孝經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孔子著經以美周公者，則自周以上，未有能以父之尊而進配上帝者也，惟周公能之，則自商及虞，安得祖而宗之之說耶，禮記多出秦漢諸儒之家，鄭即據而爲解，以違孔經，以末之思耳，崔靈恩曰，五帝皆坐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神坐廷中，以武王配之，或非之曰，不然，五宜之神，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其生也，帝王之饗，皆預升堂，今爲貴神，獨坐于下，屈武王之尊，下坐同之，義爲不允，當謂合祭五帝明堂，惟有一祭，五帝及神俱坐堂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及

神歟。以文王配祭五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則謂之宗。二王同時並配。故祭法所謂祖文王宗武王也。祖、始也。宗、尊也。名祭爲尊且始者。明一祭之中有二義焉。以始而言。爲合祭五帝于大雩之時。爲百穀所藏功。始求之義也。以尊而言。季秋之月。得其成功。尊而祀之。以報其德。明二王配祭。既有此義。故分爲二名。鄭康成所謂祖宗通言者。謂稱祖不得無尊嚴之心。言尊不得無始求之神。而考經及詩但云祀文王于明堂。不云武王者。祖宗之祭其體同。故舉一足以明。不待兩見云。宗祀文王于明堂。文王當言祖。而云宗者。亦通武王之義。漢武帝初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以高皇帝對之。至明帝。乃以光武配五帝。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自是歷章安而下。不敢輒易。齊明帝有事明堂。有請以武帝配。謝疊濟曰。按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祠。鄭氏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左僕射王晏曰。若用鄭說。祖宗通言。則生有功德。沒乘尊稱。歷代配帝。何止于二。今廟薦上帝。尤屬武考。百代不改。其文廟乎。詔可。唐太宗始以高祖配享明堂。高宗又本太宗配祀。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延言。永徽二年七月詔書。奉太宗以遵嚴配。時高祖當遷。禮司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雖同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非明詔奉親之意。謹按。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伏尊詔意。義在于此。又尋漢魏晉宋歷代之禮。無父子同配之義。惟祭法稱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康成謂祖宗者。通言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尋鄭之意。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迎祖配祀。良爲巨謬。故王肅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易之名。非謂配食者也。審如鄭義。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不得言宗祀也。又曰。武王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天子降位。失君殺矣。故春秋傳。禘郊祖宗。報本者。國之典祀也。知各一事。非祖宗合祀于明堂矣。南齊蕭氏。以武明皇季並于明堂配食。事乃不經。不足爲法。武德時。以元帝配于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高祖配明堂。延世祖專配感帝。有遞遞之典。高祖請配昊天上帝。太宗請配明堂五帝。從之。乖拱元年。有司議最配之禮。孔元義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明配之尊大者昊天是也。請奉太宗高宗配天上帝于圜丘。高祖配感帝于南郊。昔宗祀文王于明堂。文王當云祖。而云宗者。通武王之義。請太宗高宗配祭于明堂。沈伯儀曰。有虞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后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郊稷。不聞于二主。明堂宗祀。周兼于兩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爲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于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于尊嚴。亦同兩祭。終爲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也。必若一神而兩祭。爲是則五祭十祠。虛獻頻繁。實虧于敬。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其尊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宜從周法。高祖請配圜丘方澤。太宗請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等議。按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頌、孝經之文。雖近古之詞。殊失聖旨。伏據見行禮。高祖太宗今既配五祠。當仍舊無改。高宗功烈無著。豈祠配有別。請亦配五祠。于是郊丘諸禮以三帝同配。明皇帝開元十一年。又以宣祖配焉。眞宗復奉太祖、聖上嗣位。奉龍之國朝太祖受命。以宣祖配享明堂。太宗始奉太祖配。俄以宣祖配焉。眞宗配天。以正孝經嚴父之義。臣按鄭氏以文武二王皆配明堂。其言非是。據孝經止言嚴父配天。周公其人也。今以周公言之。則武王非父。以成王言之。則文王爲祖。二理較然。不待議而判矣。齊唐以數帝皆配。于經義寧不戾耶。

雜制議

王用四圭有邸者何。象物之生也。以璧爲邸者。取所生之周也。雩祀用之以祈百物。大享用之以報成功。示無不用徧之義。天帝用犢者何。貴誠也。配享之牲。與天帝同。以配尊而食。不敢異其牲也。幣各倣其器之色者何。青圭禮東方。則青犢青幣。赤璋禮南方。則赤犢黃琮禮黃帝。則黃犢黃幣。白琥禮西方。則白犢白幣。元璜禮北方。則黑犢黑幣。酒次鬱鬯終醆。禮畢。太祝取俎上黍肉。當御前以授。請如郊儀。止用清酒。一獻。五帝本天。不可求之于地。二郊無黍肉禮。請並停。陳制。祀以太牢。粢盛六飯。籩豆果蔬備薦焉。隋不建明堂。祭于雩壇。牲用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于青帝及太祖。餘帝以有司助奠。五官一獻而已。古饗明堂無定月。惟月令有季秋大饗帝。鄭氏曰。徧祭五帝也。漢明帝祠正月。章帝祠二月。魏明帝祠正月。晉武帝祠三月。宋孝武祠正月。齊高帝祠七月。至唐止用季秋。國朝沿唐制。用日據禮。大饗不問卜。前制用辛日。取自新潔之義。東晉孝武帝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祀后土。後辛祀明堂。制寓祭于圜丘。國朝因之。唐貞元元年。詔五方配帝。上古哲王。論善計功。則朕德不類。統天御極。則朕位攸同。而今祀文。稱臣以祭。無益誠格。有踰等威。宜自今不復稱臣。以正禮典。按郊丘全用祀天之義。天下之物。無以稱德。故尚質。明堂參有饗親之孝。于人理差近。故尚文。歷代沿革。或有義趣。然禮不可過。亦不可不及。要在稱情立制。以據大中。觀開寶新典。協古今之宜。兼文質之常。可行可遵。當會聖辰。不其偉歟。

升歌議

按虞書。后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孔安國傳曰。戛擊、柷敔也。球、玉磬也。搏拊、韋爲之。此蓋廟堂之樂。又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傳曰。堂下樂也。上下則舜時堂上之樂差多于今矣。禮家之言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而不及其他。詩稱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鄭司農謂堂上堂下之鐘磬與八音克諧也。儀禮。荷瑟升堂。笙入。立于階間。亦其事也。自唐以來。凡祭天地。則樂縣在壇下。鐘磬從歌者位于壝上。增及匏竹立于壝下宮縣之上。宗廟則縣在庭。鐘磬從歌者位于堂。匏竹等立于堂下。殿庭朝會如之。又據樂令。節鼓歌工琴瑟箏筑在上。鐘磬笙和雜處塤在下。國朝大抵多遵唐舊法。惟登歌之制。若朝會。則編鐘在殿上之右。節鼓者一。歌者四。阮咸

九絃琴七絃琴箏瑟筑者各二分列鐘磬之次十與匏竹三鼎皆二工立于殿下圜丘則悉坐壇上宗廟會同之儀咸有司攝事樂悉升階之儀初無著令乃諸工習常自爲差降耳凡諸祭祀用樂者天子不親行上用登歌今列二圜以志前後沿革云

贊夷利害議（案）歷代名臣奏議此首題作劉子儀祁知成德軍時上

臣竊聞用兵者不幸敵之亂而欲己之不可亂不畏彼之侵而患所以來其侵也今聞契丹興端造隙欲敗和誓外倚庶驕搖脅近邊不顧曲直惟利是視是謂貪兵兵貪者亂此可乘而取之然陛下無良將有臣竊聞用兵者不幸敵之亂而欲己之不可亂不畏彼之侵而患所以來其侵也今聞契丹興端造隙欲敗和誓外倚庶驕搖脅近邊不顧曲直惟利是視是謂貪兵兵貪者亂此可乘而取之然陛下無良將邊鄙之臣類皆才下又甲冑不完密弓弩不射遠行無馱幕出無營壘馬乏精突士習饑惰外不能扞患內能爲患此陛下未有可乘敵之不能亂也鹽溪之釁最脆弱者今乃離去巢窟略地千里弄兵安行無一能拒宝飛蠅營壑而不散此官濫吏庸招其所以侵也事弊及此不振而張之不可謂謀謀之不臧使得遺禍不可謂國臣伏見陛下諸臣急則念治緩則偷安天下無事時見利害之小者則鄙之以爲不足事及大利害則懼曰安可卒行又曰據今日之安亦未及于危小者鄙之大者難之遠者蔑之于是天下之事日損一日歲耗一歲經制不立紀綱頹陵陛下盛德四海晏然然無法而治不可以恃今幸二邊小釁朝廷焦意寒心此而獻謀人意必向臣請先舉二方言之今河北既分部署等路各有屬州是唐諸節度兵也然而未有都統以節進退臣請因建大帥以一之使部分各得其人則金鼓旗幟卒伍號令便當一稟于其帥綴鎧磨兵益養馬閱師而討之講求法度朝廷密詔以敵入某處以某部署軍當之某路以師援某所以糧濟咨大帥而聽命焉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掎角屈伸包裹彌縫明立賞罰關外之務不從中制此所謂不可亂也不亂則陛下可用而勝彼之亂也嶺南外區瘴癘薰蒸北方戍人夏秋往者九死一在多發兵則糧乏少發則事不集急責功則蠻獠遁逃不肯出緩則復來擾人是宜有以制之也今聞發北方兵踰萬人已戍嶺外下濕上蒸病死必多料羣蠻勢不久屯擊之必散臣謂不如選一二健將藏之數統以部伍教以進退習以彼所長技與相追逐率百人給北兵三十以勁弩利兵佐之多春則使深入擾其居夏秋則使謹守防其略彼雖能誘納中國亡命要之食盡必出鹵掠若其來也一大斬獲則終身瘠矣我威已立然後可議招來與之盟則固許之臣則久遠期五年近止三年南方無事矣臣竊恐有司苟且復仍舊弊多留客兵科取死亡又不先以威而務招懷不爲遠圖而求近效故雖盟必違雖臣必叛夫前日之失已不可追自今之利便當審料恐諸將功成之後議者泰然遂便因循授吏鹵莽設防不爲陛下議長久計雖一賊死而百賊生故臣曰彼仗不起畏患所以來其侵也臣愚陋不識禁忌惟陛下裁赦用之

馳道議

臣伏見宣德門前御道兩至天漢橋久來設欞桓禁止行人頗立條制許近上臣僚于道上行馬近覩御史臺禮院重更定奪應出節者爲近上臣僚竊謂宣德門比周之外朝朱雀門是唐之皇城中有御路號天子馳道凡在臣庶不合得行漢制皇太子尚不敢擅絕馳道蓋尊君卑臣上下有體故也今朝廷制度簡于漢唐京都御路止此一處臣欲今自宣德門至朱雀門外朝之地皇城之內表其中街以爲馳道應臣庶車馬並禁往來惟隨從乘輿不在禁限議者或謂契丹人使已曾許馳道行馬難于改作臣謂天子制度臣子共當崇戴彼之使臣亦陛下之臣也設令彼有疑問則令主客者具以實對質之事體無所妨礙乞再下有司詳定取進止

論養牧馬使臣議

臣伏見提舉監牧使臣例各慢慢不任職事其于牧養之法全不經心國家因循太平之政又無的確賞罰遂使日朘月削淺夷至此臣欲乞河北諸監每監判官一員並兩制以上奉京朝官有材幹者以三年爲一任每監使臣十人人主馬千匹並一歲中定分數登耗爲賞罰之法任滿許升降差遣（案）此似非全篇但無別本可校姑附于此

勸李孝友議（案）歷代名臣奏議此首題作劉子

劉州司理參軍李孝友陳首冒用鄉貫因此及第法寺斷從自首原免許行改正臣伏詳李孝友身爲儒士業習詩書宜于大義略有知識今試冒貫三代明認虔州錄事參軍李徹爲父故易名字苟求薦論按春秋時婦人尚知曰父一而已而孝友見利忘義首亂大倫棄已死之親事假立之父親疎交亂昭穆外移且不恭其親而悲他人謂之悖禮況自犯名教略無畏慚此而可容誰不可赦伏望朝廷據其犴悖投寘遠方使終身不得更玷仕籍敦誡偷薄各識義方取進止

贈尚書右僕射孫奭謚議（案）此篇永樂大典缺錄今依文鑑類選錄補宋文鑑作孫奭宣公謚議

博士宋郊議曰僕射清明莊重體柔而用健揚和吸精儲爲英華在布衣韋帶有一沈不器之韻緩玦彈冠賓于王門是時宋興四十餘歲天子上文嚮學開太平之原薪櫝髦士充布臺閣而未有卓然以儒名家僕射由經生博貫前載乃以詩之多識書之致遠易之肆而隱春秋之婉而微禮之肅雅樂之易良參勸講授爲薦紳倡始執據聖道洮汰羣疑斗杓所建遂成寒暑珩璜所觸自然宮徵歷官上庠居爲時宗既而籍內禁閣蹤諫省殿曾之任入進其說出詭其辭批鱗問愽職袞無闕在蹇王臣匪躬在說命朝夕納誨惟僕射舉之愛莫助之屬今上濬明厥初物色舊老實膺丹書之問進對華光之塗用階告猷式克躋聖桓柴稽古寬中眇論惟僕射有之是以似之及宸幄歸道安車秩駕天文褒錢士倫嗟悒俾耆而艾以殘元身大君廢朝行路相弔賻布所須一出長府密章加等昭飾下泉信乎命終之高顯大雅之明哲矣（案）按謚法體和居中善問周達曰宣僕射處躬彌沖在醜忘競不居物累不爲盜增其讓如范宣其快

如子孺能體和矣。內治家事。外施邦政。接士無貌言。祝神無媿辭。協用通介。時其進退。能居中矣。行成束修。節貫華皓。終以碩望。顯升師臣。其所薦士。皆足經哲。秉猷敷育皇極。遐遠時譽。常如不及。以年得謝。享考終之福。生平秉守。鮮如晨葩。信善問矣。建白紬次百餘篇。傳經見義。質聖行遠。藏于册府。副在家樞。推附則董仲舒。博洽則劉向。其周達矣。節惠知行。請謚曰宣。謚議。

論

論文帝不能用頗牧

昔漢文帝嘗歎廉頗李牧之爲人也。曰。吾獨不得頗牧時爲吾將。何憂匈奴哉。馮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于時匈奴新入朝那比地。殺略尤衆。邊郡之士。蕭然苦兵。民屋云驚。帝意彌屬。卒復問曰。公何知吾不能用也。唐因具道古之遣將也。闡以內天子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號令賞罰不從中復。令陛下罰太重。賞太輕。雖得頗牧。無能爲矣。帝說其言。以爲中尉。原夫漢承孤秦之敝。民厭六國之亂。戰力既屈。衣食未植。是時漢興四十餘歲矣。痍傷甫起。歌嗌備息。遭冒頓之強運。席平城之衰氣。厚幣以懷之。和親以導之。彼猶不悛。乘我未備。虔劉我民庶。蕩搖我邊疆。中國之民。發軔相繼。而文帝鑒寐良將。諮諏羣議。思得大扞民患。一當單于者。斯正聖人銳志求治之秋也。夫不憂患則慮不深。不激切則言不行。故馮唐之言頗牧之事。將以感悟明主。奮發至治也。夫以文帝之聖。寬而御下。德而化人。紬繹優游。忠利懾怛。天下之吏。責成于理。高祖舊臣。相繼而相。而唐豈不知之。是使頗牧生乎其時。我知其必能用矣。夫用之不盡其效。則如不用。思之不求其人。則如勿思。周書曰。未見聖。若不克見聖。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此唐所以激勵其治。底慎其終。成其求人之心。摩其將怠之志。幾微之兆。見乎此矣。使死者可作。豈不念唐言而委任責成哉。凡人臣高論萬乘之前。激昂當世之事。稱古之成。必使鑾乎若不及。誠今之亂。必使瞿然如將至。然後可以動容于主上。成績于百辟。若唐之論。夫豈遠哉。噫。雖然。唐之論兵。惜其不極于王道而終入于戰國也。若稱古之遣將。既盡矣。吾謂當遂推召伯方虎之佐以成其義。不當近取頗牧媮合苟勝之計也。且文帝繼暴亂之末。敦清淨之風。較其資材。不下成康。豈宜復以縱橫之說引喻之哉。且文帝之世。單于五犯中國。帝但遣將出兵。盡境而退。此可知帝之不樂窮追極戰。挈禍傷民也。故揖將軍于細柳。屈己以尊亞夫。歎李廣之能戰。惜其不遇高祖。仁者不務戰勝而好自修也。明矣。馮公之言。得無微過乎。

蕭望之論

予嘗論望之之爲人也。始以經術論議有餘。引是非爭大體。據位持重。行直質而無流心。身爲儒宗。隨大節而不可奪。信乎中興之名臣已。然或取名而忌其上。慕古而不適事。顯己而果于用辯。好任而罔能擇人。斯亦賢人有所蔽乎。春秋不舍許世子之罪。世子賢者也。君子因可責而責之。所以昭判淑慝。使後之亂臣賊子無所旁緣以竄其惡。曉然知功罪之不得相掩。故予竊用論云。當地節之初。西羌內叛。軍興殺

貴。裁足相給。于是張敞建言。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入穀贖罪。務實邊郡。賢于橫斂。可謂上術矣。望之乃援堯禁義利之分。天漢盜賊之驗。引古自高。沮其實效。苟以謀不出己。快私任情。韓延壽治東郡。爲天下最。代望之爲左馮翊。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名出望之遠甚。然望之因令御史按問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延壽亦校望之放廩犧錢百萬。于時望之得君。由是上不直延壽。弱竟所考。望之卒以延壽修治車甲三百萬。僭上不道。以棄市論。此則取名忌上之一驗。馮奉世奉使西域。于時莎車殺漢使。劫諸國。謀降匈奴。奉世策其雄張。則西域非復漢有。遂節諭諸國。發兵誅之。威震西海。大宛諸服。可謂敵王所憚。厭難未萌矣。宣帝美其功。議欲封之。望之建白。以矯制違命。不可爲法。開後奉使者爲國生事。奉世用是不得封。耿壽昌奏言糴穀三輔。省關東漕卒三萬人。令邊郡皆築倉貯穀。賤則增價而糴。貴則抑價而糶。權節其用。名曰常平。望之知其得幸于上。不能無少望。復言壽昌習于商工分銖之事。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民果便之。此蓋古不適事之二驗。張敞既爲京兆。朝廷大議。自處便宜。公卿皆服。與望之于定國相善。元帝即位。或言敞名臣。宜傅輔太子。望之以敞任治煩亂。非師傅器。迺罷之。知內吉長者。上所素重。因勸言三公非人。評裁隱切。亦已過甚。此則顯己用辯之三驗。孝元之世。望之數宴見。陳治亂。惡石顯之傾仄而漏其旨。爲便嬖堅合而軋之。此則好任不擇人之四驗。孟堅稱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近古社稷臣也。斯可尚矣。若前之四驗。寧所望于蕭傅乎。君子是以知材全之難。

景文集卷四十四

論

和戎論

客問主人曰。蓋聞王者受命。繼天作主。盡日月之所照。以爲臣妾。極霜露之所墜。以通文軫。內撫諸夏。外威四夷。蕩無能名。尊無與上。負固不賓者。抗大順以肅之。恃險與馬者。誓六師以夷之。上以取倖賀比崇之勳。下以定深根固蒂之業。此堯舜所以稽古。商周所以播憲。九伐所以作。六籍所以書。萬古之同風。百王之不易者也。今大宋奄承駿命。光有中區。敷至仁高蹈乎帝堯。篤洪伐茂。對于天下。自武祖立極。文宗拓統。承五代之殘殺。屬九州之瑣裂。辱王僞帝。分據州郡。恃險多游魂之敵。當陽有和戎之義。綏昭之錫。委屬于金幣。歲時之饋。相望于絕漠。寬以愿法。若奉孺子。意者殆非聖皇所以操絕端垂無窮之意乎。夫率烏合之民。不足當一縣之衆。驅烏合之卒。不能抗八陣之師。而執事者不以此時長驅而深入。係弱而擊老。蹈冒頓之落。舉翕侯之旗。方且規規然詢樂成之近議。舍慮始之遠謀。識一勞之淺害。忘久逸之深利。此賈生所以請屬國。終軍所以求長纓也。蒙竊惑焉。主人喟然嘆曰。客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見其內不識其外也。夫待夕死之類與論春秋之變。則極矣。從尺澤之鯢而謀江海之深。則乖矣。僕嘗聽聞其說。今爲子揚搉而陳之。夫天生五材。民之經用。守在四夷。君之善教。兵者凶器。可戲而不可玩。爭者末節。可遇而不可召。故善師謂之不陳。至仁所以無敵。子貢足食。以去兵爲先。楚王還師。以禁暴爲德。先諸夏而後夷狄。限于中外也。修文德以來遠人。賤夫爭戰也。故聖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而後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不爲。討其君。除其害。救之塗炭。敺之仁壽而已。故七旬所以格。後予所以怨。三舍所以降。一戎所以定。此聖人所以用兵略也。夫匈奴之患。爲日久矣。虞書有猾夏之誡。禹謨著卽敍之戎。以高宗之明。不能息鬼方三年之役。以賁王之盛。不能休太原六月之師。高祖困白登之圍。孝文警灞上之戍。斯皆當鴻鈞之代。困侵略之暴。驚邊抗士。烽舉而燒燔。飛芻輓粟。雲屬而波委。以至甘辭重幣。命奉春而和親。撫俾擊節。思李牧以爲將。此皆窮極發憤。計深慮遠之謀也。是知可以德服。不可以兵碎。在乎嚴備。不在乎深入。且匈奴無城郭之守。廩庾之備。羶肉酪漿以適口。革筍木蔗以便體。桀驁相尙。遷徙無常。厲折膠之威。驍新豨之足。蒙犯無數。稼之疾。勝敗無讓。救之援。輕齎而人。則師不宿飽。轉粟而前。則重不及事。得其地。幽陰慘殺。不可以播殖。鹵其財。荷旃被毳。不足以祭祀。并其衆。被髮左衽。不足以使令。廢敵中國。以奉絕域。非惻隱之仁。血戰不解。勝敗慘半。非定功之武。且秦皇耕破縱之勢。舉推鋒之師。東轉琅琊之粟。北收河南之地。及其末也。天下愁怨。民不聊生。于是乎始有陳勝之亂。漢武據數世之憤。矯前代之議。築朔方以毀左臂。通烏孫以裂右肩。及其末也。府庫殫竭。貳師外叛。于是乎始罷輪臺之卒。由是觀之。力非不足。士非不勇。其勢然也。則李斯謂之非完計。嚴尤稱其得下策。不其然乎。是故聖人知亟戰之勞民。則懷之以恩信。慮內侵之爲患。則嚴之以亭障。來朝也。不徵其玉帛。請和也。厚結以盟誓。入而寇也。御之以鑿。引而去也。縱而不追。春秋賜以奇贏之帛。關市通其貿遷之貨。汎惠以撫之。畜力以待之。然後可得而制也。今子乃欲舍磽際而論爽德。徼小利而階宿禍。亦已謬矣。且往年單于有南牧之患。上聖奮濯征之旅。輕車突騎。布于寶城。擒伊斬馘。獻于行在。旬日之內。戎醜大殲。當此之時。六贏之君。賈王之師。震怖相視。鞮譯狎至。咸願移珍款塞。息軍旅之事。放牛牧馬。結兄弟之國。尺奏既入。諸帥會議。多以爲敵衆既壞。歸路且絕。內無抄略之獲。外無求應之援。屢挫其銳。罔有鬬心。計者、不若陽許之和。且懈其志。然後陰詔環衛之士。勒兵堅壁。與之上下。又命沿邊之郡。乘高守險。掠其輜重。命一上將。躬率銳旅。以當其中。如是。則不數日單于之頭可致于麾下矣。惟天子聖仁昭曠。罷退衆說。以爲獲而殺之。非勝殘之道。遷而處之。非順物之性。搏之于敗。非勇。許之而背。非信。一動而四失。附何爲而可哉。乃大賚其衆。厚答其意。漏以吞舟之網。結以刑馬之盟。自是以來。朔野之民。息肩于奔命。龍廷之蓋。厭角而請朝。由斯以談。則來而拒之。成湯之甚武也。拒而勝之。文王之三捷也。服而舍之。唐堯之至仁也。撫而安之。宣帝之重威也。按六經而校德。歷列辟而論功。聲名之盛。殊尤之伐。未有若斯者也。傳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宋德可謂當之矣。客曰。有若是言也。且小雅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春秋美九州共貫。六合同風。爰自

晉室召戎，伊川被髮，種落既蕃，干戈日尋，侵伐我邊疆，懲淩我裔甸，是使先王桑梓爲區，脫之區，離石將兵亂可封之俗，至乎皇朝誕命，疏俗來廷，而匈奴尚藉險幽都，首鼠北鄙，先帝念遺黎之困，乘戰國之餘，姑務救亂，未遑用伐，洎我后撫期御歷，柔遠懷邇，則力雄富，朝廷淑清，躬行節儉，垂二十載，禁錢流出，倉箱紅腐，介士拳勇，神兵犀利，坐籌之相，決勝于內，注意之將，分命諸外，加以天休地寶，寡集由委，古人有言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是宜挾符瑞之威，幷賢能之力，大啓土宇，以成先志，圖上方略，克復內地，斯必取之術也，又何疑焉，主人曰，甚矣，客之不知言也，夫公劉避狄人而去國，周德不以衰，孝元棄朱崖而罷戎，漢道于是顯，貪外虛內，君房之格言，費十愛一，子雲之深誡，況乎無絕之域，瀉鹵之地，點敵之所處，其工之所流，得其域不以益廣，失其衆不足損威，且政莫大于安民，禍莫大于從欲，今不忍涓涓之憤，而啟元元之衆，擠之幽冥之域，以攘尺寸之地，嫁從欲之禍，隱安民之政，歲月不拔，師人流離，則禍可勝道哉，故曰，仁言不如仁聲之深也，地利不如人和之愈也，古者，不居之地，不牧之民，爐與受朔，安足煩中國，是以候甸要荒，限遠邇之宜，義應貪驕，戒兵革之舉，過此以往，聖人所不論矣，方今宏大之化，安若覆盂，密清之風，高邁乘策，今子乃欲乘隙然之成議，角無用之虛文，勞四海之富，復一州之地，亦以禍矣，且子徒惜匈奴之獲我幣帛，曾不知懷其部落，使遠徙漠北，徒見匈奴之竊我土地，曾不知羈其王侯，使自致闕下，謂符瑞之可恃，曾不知安必慮危，謂將帥之可用，曾不知師曲爲老，言未卒，客降服而謝曰，鄙人黔淺，泥于聞見，牽膠言而踰侈，羅執右之醇聽，而今而後，乃知聖人之事業非匹夫之所知也，

御戎論并表（嘉祐）

（歷代名臣奏議係至和二年進）

臣于皇祐四年秋七月，待罪成德軍，五年二月，改定武軍，嘗兼本路安撫部署兩司，此河北極選，賢士大夫日夜所望立功名者也，臣某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不肖，少服儒業，幸得秉筆代天子制令，奉職弗稱，遂用外遷，迺蒙皇帝陛下，擢自疎冗，付以劇使，俾專一面，護諸將，責重體雄，日旌邊寄，出入三年，無毫髮之報，竊以持兵擐甲，野戰乘城，皆非臣所能勉加，體力早衰，年向六十，謀不逮遠，識不先事，姑奉陛下經武之略，赧然汗發于背，然所至詢疆埸事，所以制敵大略，目見耳聞，參以一得，輒次爲禦戎論七篇，其語不文，以便事也，弗泥于古，從權宜也，直取今日利害，決爲可行也，不足示後時異則，計有所不用也，伏以中書樞密院皆忠力大臣，謀謨閎深，奉承聖算，明燭萬里，物無遁情，臣今所上，乃廊廟殘計，策牘棄語，猶敢冒昧上陳者，欲明邊臣思不出職，亦上佐朝聽，竊蒙千慮之冀也，干冒宸嚴，臣無任愧羞戰慄之至，其論謹附表投獻以聞，臣某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篇之一

客問臣，子爲陛下守中山，直契丹西部，天下精兵處，敵敢引弓南面射，最先薄戰，自先帝咸平以來，常以重將臨統，子今出入三年，頗知敵情僞乎，臣應曰，太守本諸生，朝廷不知其愚，使護諸屯，來脅覆軍陷陣，

又無橫縱之辨，王霸之術，烏能論敵乎，雖然，傳曰，知彼知己，太守誠不肖，粗能舉其凡，客曰，願子無讓，請以今事言之，竊聞西夏與契丹解仇中約，復爲甥舅，信乎，臣曰，契丹使一介弔朝廷，言夏人臣順事，驅馬羊納有司，果信矣，然則兩敵合而無隙，彼將連衡以擾三邊，奈何，臣曰，合則有之，隙未平也，契丹地大，兵衆而猛，沃地狹，卒寡而精，以大臨狹，則弗獲已而合，以精抗猛，何敢安受其臣哉，且契丹與夏戰，一不勝，殺卒二萬餘，北主僅自脫，築威武金蕭等城，跨河而守者五年矣，訖無尺寸功，是北窮于侵而西倦守矣，故卑辭厚幣，以休兵甲之勞，思弭隙而連和，以軋吾境，抄刼係蠭，各飽其私，安得不合，臣曰，不然，如客所謂，茲易與耳，國家歲輸金帛五十萬與契丹，以五萬與西夏，彼有背盟爲不臣者，我幣五十五萬固不出境，若陰以十萬許羌人，赦其罪以擒之，彼必與中國合，還兵而抗契丹，契丹失西援，且不敢前，我又陰許還契丹三十萬與之乎，則二敵之仇結不解矣，朝廷安視其禍，以虛饋操二國重輕，何所患哉，客曰，羌人自元昊以來，勢始張，國褊而兵寡，雖與合，恐不足爲重輕，對曰，不然，元昊善用兵，其左右皆賢，故數亂西陲，未嘗少衂焉，雖挾勝勝，而不敢不來臣，知事大之體也，既父子戕死，而諸酋扶孀嫗，抱嬰雛，南面而朝人，惕息相與，守舊君法，無遠德，南抗中國，東支契丹，養馬按兵自如，四鄰不敢欺，國中有年，無疾疫死亡，意者天假之幸，是且將興，烏得不爲重輕哉，

篇之二

客曰，子謂契丹與古執強，臣曰，耶律一姓王二百年，今其衰也歟，客曰，彼無奚黑水高麗達靼新羅數十國，薄海而東南，包燕薊肥腴之地，與中國爭長六十年，今又得西夏而臣之，何云衰耶，臣曰，客詫其表，不實其裏，請爲客道所聞，敵主懦庸，其弟悍剽好戰，本許傳國，故盡以奚契丹兵屬之，敵主有子且長，更爲王以燕薊華人屬之，然其弟嘗右蕃卑漢，數請犯中國，子常佐漢，願與中國和，故敵主依遼不能有所決，華人之輔政者皆附主與子，蕃長之嘗國者附其弟，是一軀裂爲二支，禍難待時作耳，有如君長一日病死，其弟卽位，愛子能相下爲君臣乎，能爲君臣無疑忌乎，華蕃大臣能合而不限乎，內不能定，必大誅殺，安得不亂，亂必有黨，黨必爭，爭未必有能國也，彼高麗達靼等苦爲契丹屬久矣，誅求無時，調發無度，一旦契丹亂，彼將蝟毛而奮，自王其國，且何恃而強，又和戎以來，北人習見朝廷袍笏之美，百官之富，看果餌醪，炙淪甘珍，衣服器彝，薰澤光鮮，皆委氈毳，厭血食，慕爲華風，時時道詩書語，竊問儒者禮樂等事，爭貨紈綺纖縷之麗，橙茗辛馥之奇，以相夸尙，此賈誼所謂五餌壞其耳目腹心者也，客曰，五餌等語，斑固詆以爲疎，子何據之，臣曰，然，誼于治體深，故其言奧，其事久而效，固俗儒也，見誼不爲文帝用，便以誼爲空言，固則陋矣，且自古夷狄所以強中國者，隨水草無常居，耐霜雪，以鞍馬爲家，此其勝邑居城郭也，射狐兎，鑿仗其血，服其皮，脯肉而糗之，此其勝耕歛稻粱也，寡相羣，怒相殺，殺人者取償而止，有罪卽誅，凡有發，傳一箭，哄然皆集，此其勝文檄徵伯也，生能挽弓傳矢，帶刀劒，孺妻弱子皆習熟，此其勝營伍教

督也。不事制度文物。君臣竝眩而蹤。情一而志通。此其勝禮文親疎嫌疑等差也。今則不然。反殺而強仁。反戰而崇和。乘腥膩甘饜熟。美衣食。離聲樂。所以勝中國之具者一切喪矣。是耳目腹心壞而不完。徒操虛強以搖中國。太守知其無能爲也。

篇之三

客曰。景德時。契丹數侵河北。我諸將謀必敗。戰必走。何耶。敵既負勝。由是鼓而前。破五六城。突魏觸溝。躪睨無所畏。子識所以然乎。臣曰。識之。中國失虎北之隘。自幽而南。地如衽席然。何承矩始畜陂障。建屯田。勝而畔之。限敵馳突。然東不盡海。西薄常山。數百里輒止。外無所阨。故敵常埽穹廬而來。厲壯馬。走平地。以大衆加中國。其時也。馬適肥。士適飽。人人貪抄刼之利。氣適無前。我諸將常迎其銳薄之。又以寡抗衆。故彼常勝。吾常負。失所以制敵之術也。曰。然則何不待其氣弱而後戰。臣曰。得已而然哉。夫大將在外。必有貴臣監軍。貴臣見敵至。不課彼已強弱。不待便利。促其將使鬬。鬬而敗。閉壘不敢出矣。然後敵以數萬騎。綴廣信安肅二軍。嬰保州。則定武僅能自守。敵精兵獵瀛冀。犯深趙。瀛冀自不支。其穿西山而出者。繞鎮右行。鎮兵雖急戰。不能禁其入。由是蹂邢躪洺而睥睨澶魏矣。客曰。策安出。臣曰。在擇將以閫外事付之。夫任一則權不分。故外不見脅于中。上不見狃于下。值隙而後攻。逢利而後爲。可而奮。不可而止。避其銳。用其惰。邀其歸。厭其所不能。無促以功。則功易成。無必其期。則戰易勝。此亦一端也。客曰。未也。請衍而申之。臣曰。敵之來。因糧于我。聞景德時。大敵固營不動。而游騎四出。發窖寶。略馬牛。係老弱。刼樵採。旦而出。夕而內之軍中。仰以濟師。當此時。諸將熟視。不出一卒以乘其敝。由是肆然燔室廬。殘邑聚。逃于講和。河北爲空。此一失也。又詔書勅諸將逐敵無深入。及境則止。故敵勝則驕而進。不勝則不畏追而退。塞外之人按堵。而吾鄙不聊生矣。此再失也。夫敵人惟勁鏃選冑長刀槊脅乃怖耳。當抄騎之出。我若以邊人邏士邀之。或膠其左。或戾其右。蔽林伏堠。掩所不防。但令無所犯而走。不過五日七日。衆飢師老矣。以吾飽。衆彼飢。何攻不破。何擊不北耶。敵之入塞。掠吾老弱畜產若干。我伺其便。以五六月馬瘦弓弛之時。勒偏將出塞。虜其部屬牛羊亦若干。相當即止。敵所恃以爲富者。特幽薊耳。彼能殘我河兆。吾一支病也。我能殘其幽薊。彼一軀廢也。若是。則敵懲艾計較。必不敢輕入矣。漢武帝使衛青霍去病深入鏖鬬。斬匈奴首級。最凡十四萬而已。北狄遂衰。此驗在前。可質也。故曰。不殺不怖。不傷不刈。不得其當不止。此上術也。客曰。太守計雖審。然與嚴尤班固之說戾而不合。何哉。尤之言曰。周秦漢三家征匈奴。未有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又言。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故天下稱明。固之言曰。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此聖王制禦蠻夷之常道也。臣對曰。尤固皆中人俗儒。不足與論天下計。彼皆得皮忘髓。齧胔膍而未知爲腴也。唐牛僧孺嘗訕尤。以爲御戎無上策。秦爲無策。非是。世謂知言。夫御戎無上策。必以強武服之。所謂武。未有不殺而能威之以武。秦漢是已。然秦與漢自以他失爲後世

譏病。子計匈奴不爲無功。尤盛贊宣王。以及境則止爲明。非也。宣王與厲王之後。衰弱。逐強敵。威不能加于狄。故及境而止。詩人姑美其能中興。不美不追賊也。易稱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伐而克。非不伐章章矣。故曰。來則懲而禦。去則備而守。殊可嗤怪。必如所言。是兵常在邊。而弛甲無期矣。故曰。尤不足與論天下計。

篇之四

客曰。敵之來。常因吾糧。故朝廷以清野困之。常獵吾民。故堅壁挫之。今日北邊高城濬池。樓櫓堅密。比景德有加焉。一日契丹送饋。傾其可以制敵乎。對曰。能捍敵。未足以制敵也。吾野雖清。吾壁雖堅。若鎮定兵不出。敵猶敢負戎馬足。直驅深入。擣虛而奪人氣也。曰。然則奈何。曰。敵之中軍。其大渠常自將。我若使鎮定兵從之。與相上下。吾常環車固壘。出輕騎擾其餉。擊其夢。夜譟其營。彼求戰不得。攻不能下。掠無所獲。大衆老而懼。吾因其懼而舉薄之。無不勝矣。前日敵人犯定軍。夾唐河以陣。彼不能勝。因舍定攻瀛。破其外郛。又不能克。乃直走澶淵。是時定軍尚未出也。由此觀之。吾失在不戰矣。太守是以知今日邊臣專修守械。不爲攻戰計。未足以制敵也。客曰。然則今日樓櫓城隍果勝于異時。臣曰。不然。祖宗時有北復燕易意。故不專于守。今者專于守。故城益高。隍益深。勢自當然。非今人工昔人拙也。客曰。今日朝廷分河北爲四路。可以經制乎。對曰。甚善。無事時。訓師徒。撫風俗。便事之宜。治菁保障。督官吏能否。鼎峙而立。其效過異時遠甚。一日軍興。猶須即河北安撫爲大帥統而一之。乃可責功。又鎮定不可裂付二將。宜及平時并爲一路。使將佐部分有臂指之勢。輕重相權。誰曰不宜。滄州東薄海。南倚濱棣。斜視淄青。北與敵接。其間棄地各數百里。七鹹鹵。水泉不可食。夏蚊如雲。不可居也。至冬。萑葦際天。紆細商賈未嘗行。故朝廷輕其戍。列數堡而已。景德之後。守臣廣陂障。蓄水接海。又黃河限其南。是以議者超然不以滄州爲劇地。自河決橫隴。商胡。游波紆浸貝丘。盪永靜。環海而北。破乾寧。恣肆放流。以入于海。凡游塞下陂水數百里皆爲平地。則濱棣淄青失河之險。未有以恃也。我未有恃。則啓戎心。故不可不慮也。是宜權建滄州爲一道。以扞東陲伐敵之謀。然止十年計。河若用道。滄可廢矣。客曰。塘水之險可恃乎。吾聞議者或謂不然。對曰。塘水東西斜六百里。其闊百里或五十里。夏浪。冬冰。淺。不可載舟。深。不可亂而濟。足以挫敵騎突。怒。省亭堡之防也。然議或不同。何哉。蓋議塘之利者不列其害。謂害者不該其利。是以聽之似可用。質之則無有也。客曰。其害奈何。對曰。昔之舊水爲塘。其制曰。若干地淺若干尺。若干地掘而深之若干尺。相錯如繡。是謂深不可度馬。淺不可載舟也。後人忘向時之制。惟因緣淤時隳而廣之。故壞民良田無有涯極。而議者訴無涯之害。因忘設險之利也。客曰。若何而可。曰。邢鎮定皆西倚山。水泉悉輸東北。其地西高東下。若建瓴于霤。然昔之爲塘。必掘而深之。所以留水也。今若接舊法爲塘之限。闊不過百里。狹不下五十里。隄而限之。亦足制敵人之人爲中國患。又得良田還與民。則利害曉然判矣。客曰。可爲無窮利乎。曰。百年計耳。水

瀆自高而注者，必歲淤而月厥，如今不掘而浚，弗出百年，爲平原矣。

篇之五

客曰：敵人負其衆，中國常爲之屈，將天運乎，亦人謀有未至耳。臣曰：儒者不可舍人而言天，意者謀有未至耳。祖宗事太守不及知，直以慶歷時驗之，敵人乘西鄙方擾，裒衆叩境，作謾言求關南十縣，時議臣倉卒直以十縣歲賦錢二十萬爲對，故歲益金幣二十萬與之。因欲塞求地之請，敵由是得自大，謂不遺鏃缺刃而成功，妄言以夸示其下，由是縣官用度益急矣，殊不知與敵二十萬，則其地固其有也。彼且緣爲辭曰：吾不取賦，而還吾縣，即是朝廷植今日之禍根，取他年之亂實，已失吾財，又亡吾地，尚謂國有謀乎。故曰有未至焉。客曰：不然，是時不許其求，則戰，我兵未合，必爲敵乘，故爲一切之權以亂其謀，子何昧焉。對曰：等爲之權，不如直以百萬賂之使罷兵，既不爲無窮之饋，又使他年絕旁緣之辭，不猶愈乎。客曰：敵人得朝廷之賜，充足其欲，然當以虛計搖邊何耶。對曰：契丹君臣合謀，以爲取二十萬于我爲無名，謂我且嘗膽以圖其國，刷恥取償焉，是以歲閱馬料衆，治橋路郵舍，以自張大，外又挾漢爲重，制服諸戎，太守固知虛憍而實衰也。客曰：如此，何計而宜，對曰：莫如自治，所謂思患而豫防者也。今朝廷英俊林立，豈謂無人，但莫適任患，故功不立，糧可廣人也，而便糴日改，法下不信，則塞下之倉庾空，財可豫積也，而有司辭以用乏，吝而不出，則塞下之帑庫空，焉可準養也。議者媒嬖，日推月引，苟安其任，終不肯盡力，則塞下之牧廐空，不止三空，又有五可誚。騎軍多馬少，三分其人，馬纔居一，士既不可爲步，是番無用之兵，一可誚。河決澶滑，橫流不制，壞陂障，破漕渠，失國所恃以爲防者，又破滄州歲貲七十萬，朝廷玩之不爲塞，二可誚。河北義勇且三十萬，著令歲一大習，盡一月止，用方一時講武之義，而州縣避事，或減未稔，民且因即罷之，又惜數萬石之廩，歲爲此言，雖有教閱者，不爲部伍行陣，如小兒戲即止，又流亡物故皆不補，十耗三四，自謂便民，民之便，國之不便也，三可誚。緣邊守將，輕授而重任之，重任而輕易之，衆皆知不肖，而朝廷謂之能，見效無狀，而歷任累其年，一日警急，是輩裴愞奔走，敗軍損國者也。若迺公忠材猷，嶄然風采士，不肯褒褒雷同，欲卓爾自立，時或有之，但一失意于銜命小臣，則飛奏朋毀，使內不能自明，上有以爲惑，一紙詔移他路矣，是以不材者在而材者去，四可誚。近年議邊臣公用錢尤急，剖粒析毫，探候間諜，無貲募召，比蕭德吳湜等告西人之和，足及蠶街，尚未得其奉使意，此迺所責小，所失大，五可誚。故曰：三空宜早實，五誚宜速除，居安慮危之至計也。然朝廷每得敵人一好言，便釋然高枕，至邊戍奏請，罕復報下，得一妄語，焦心不終日，哀切邊臣，宜勑紛然，此似未盡其情。夫用兵以狙詐爲本，凡不足示人以有餘，強示人以弱，兵家常策也。景德時，敵人窮兵深入，豕突澶淵，先時令王繼忠裝乞和，兵益急，表益來，會伏弩射殺其將，敵大懼，因遂講好，先帝不窮其釁而與之盟，此已驗之效也。故得敵好言，可聽而不可怠，得敵惡言，可防而不足懼，不懼謂何，自治有素矣。

篇之六

客曰：敵常籍諸戎兵席卷入邊，故河朔之勢不支，子何以禦之，苟如子之策，可決勝乎，對曰：大衆不足恃也，其取勝者在中軍而已，中軍不振，諸渠長且土崩，雖衆何賴焉。夫鎮定在河朔兵第一，今使悉衆從彼中軍，與相進退，令瀛魏軍當渠長，縱奇兵擊鈔騎，河南列屯營護守澶淵，餘州皆清野以待，不逾月敵必飢，飢必求戰，我畜銳不發，以羸畜弱卒嘗之，待其爭而罷，則整師伐之，無不敗衆塗地矣。然中國不用兵五十年，軍有所未習，先屈而後勝，未可知，用之數年，習知委曲，則士心修而樂鬬矣，士見所得財珍馬羊，皆自取也，所上首級，厚賞也，死事者卹其後，奔怯者無衆寡必戮，刷信而賞明，則士氣銳，將謀果，人心定，不止禦自來之敵，可北圖燕薊矣。夫燕薊，契丹恃以爲強也，故太宗已平河東而先取幽州，聖謀深矣，故不復慮北契丹不可臣。客曰：子言太高，恐不爲時所信，且陛下爲四海屈己，斥銀幣五十萬爲年賜，使者賀正月，慶誕日，廷勞答貺又十餘萬，西夏三十餘萬，大抵直百萬，歲衆之二陋，安天下元元，德至厚也，子欲輕動干戈，爲國生事，非策之宜，對曰：唯唯。太守所云，非謂欲朝廷舉兵討也，直因其來而豫爲計耳，敵之南牧，必先犯鎮定邢趙瀛魏，以地平易戰，民富有，易擾而多獲也，所在發掘鈔略，終無顧巢窟意，夫敵留吾境，大衆不輕動，吾可用奇矣，若令輕騎挾半月糧，出河東以殘雲應，出雄州以襲幽燕，治戰舸數千，載半歲食，出青萊，浮海以動營州，縱諜者告敵，能安然不提乎，北敵既還，吾輕騎戰舸歸矣，故彼歸我出，我出彼歸，不數年，敵山川險要無不究，則彼自保不暇矣，朝廷又出寶貨，募使者走間道賂新羅達靺鞨水等，以諜士隨說之，許以重爵，割地與之，平，使叛契丹，彼不從，必露首于敵，敵且內相疑，若聽吾命，敵固失援矣，此皆伐謀紓難，可先計而後用者也。客曰：或言契丹歲得銀幣五十萬，庫積充滿，安肯自爲送死，彼之來，不過略河北數十州，固無五十萬之獲，敵雖愚，肯舍安受之賂與朝廷決不可必之勝也，子試策之，此言是乎，非耶，答曰：今者敵君臣皆不肖，殆有是矣，彼其臣爲王謀曰：宋所輸珍寶，君皆自得之，今若縱兵抄略，所得財皆散于下，有功者，君又將傾府庫以償，然則逸望而戰，下得所欲，上喪所畜，君且有勝負之慮，將何事焉，太守策之，此北敵所以遷延自安，未肯作反計，昭昭矣。

篇之七

客詰曰：子策契丹不反，然子之在中山，所統九州軍，修樓櫓，濬壕隍，畜糧增馬，勒部伍，無日不討于兵，何不自安，對曰：客言非也，兵家有云，無恃敵不攻，恃吾所不可攻也，彼雖未叛，吾備何得弛乎，常治所以待亂也，不虞是其可虞也，前所謂敵主屠，其子長也，而弟又凶德，一日敵主疾病死，弟與子必爭其位，爭而勢分，有弱有強，強者與我爲敵，則弱者求吾爲助，許之，強者怒，不許，弱者必致讎于我，彼習知邊鄙佳僑，澶地富有，故攻所易攻，以自長雄，不可不爲之備，又其弟得國，必恣狂勃，先剽刼于邊，左右素不慊者，將妄誅夷，雖不保終，要能爲嚴場患，朝廷尤須以兵鎮撫，所謂待亂也，歷歷時，敵主將叛，乞師于諸戎，皆以

兵從之。約曰。所獲人畜財貨皆自取。衆戎喜。日夜馳。且南向。會與敵和。各罷歸。衆戎皆恚。曰。欺我使來。因大掠幽薊間數十縣去。契丹不能禁也。今敵主再遣王綱約諸國借師。皆曰。又欲紿前欺我乎。不肯出兵。故去年八月遣使詣塞。告與西夏絕。言甘而禮厚。正以反謀未成。爲詭計欺朝廷耳。異時能得諸戎兵。即又尋隙責言。肆其貪。此謂可蹙也。故太守欲朝廷自治。以待彼亂。常備不虞。奚待可虞也。又況歲出貲百萬賜二國。此寧無窮垂子孫計耶。水旱疾疫。古今代有。假如萬分一中國遭三年之水旱。數千里疾疫。南方治渠不登。而上取無涯之財。塡沙幕之北。是自困天下者也。天下窮則厚取于民。厚取于民則怨。怨而不亂者。未之有也。彼將乘吾之困。民之怨。責吾所輸。恚氣直詞。歸曲于我。此不謂倒太阿假敵以柄乎。太守聞異時縣官歲與銀皆逗。人與邊相貿易。官得什六。歲益三四。則略足。自慶歷後。敵禁止銀不得復入邊。州且十年。此欲困中國非一日計也。自和盟以來。歲與三十萬者四十年。五十萬者十年。契丹所得銀幣凡千七百萬矣。有如他日敵復壓境。又欲如慶歷時增歲入之物與之盟乎。故莫若先自治。待其來。勸兵因以威武示之。如前所陳者。我威一立。與之盟則固。與之惠則悅。而易臣。有所賜予。不過二三十萬。則天下之財不至乏。垂之後世而易遵焉。

景文集卷四十五

序

大樂圖義序（案崇文總目。邵著太樂圖義十卷。當在景祐時上。）

臣聞。王樂之作也。本于天理。藏于人心。天理難乎象見。故推數以成律呂。人心易以假物。故探和以寫金石。音之所比曰曲。聲之所集曰音。細大得所曰平。驕僭不入曰治。然後詩以文之。舞以動之。歌以長之。盛薦上帝。升配祖考。邦國以和。神人以豁。疵癘不作。陰陽來臻。君子得其道。小人得其欲。樂之時義其至矣哉。昔聖人之制作也。以律呂造夫婦之端。宮商合君臣之誼。塤篪寄伯仲之睦。琴瑟懷志義之思。舞綴以觀勞逸。宮軒以等貴賤。非爲娛于耳目。取玩于性情。自周衰去聖。世變風移。玩其所以爲音。略其所以爲義。云易良之轍。迴回遹之波。或窕或禮。或流或湎。宋鄭緣隙。桑濮增華。新樂遂興。而至樂隱矣。是以宣尼皇皇衰于云乎之嘆。子夏勤勤納其非聽之說。而後新聲盛于漢世。雜謠濫于江左。成器亂于隋鼎。吳曲卲于唐歌。國教相沿。民心積習。但聞淫靡之尙。不見雅頌之全。是故衆邪勝正。羣雕散樸。而人不可與言樂矣。夫古樂今樂。大畧可詳。古之樂也。致中聲而求之。迭主均以生之。故黃鍾九寸而爲律本。其爲聲也。高不虞下不犯。從容舒散。清明博大。隱然常有法度。而得節奏之中。故聽之者樂不及蕩。過不至哀。今之樂也。大則倍之使不及聽。小則促之務以爲玩。濁外飲濁。清衰增清。故其爲聲也。或震蕩。或噍殺。去本律。絕倫類。繁錯曲折。以爲要眇。蕩然無有法度。可畏。故聽之者廣則容奸。狹則恥欲。驕極而侈隨。溺終而哀來。其不可也如是。夫天地之合。自有中和之境。以寓大樂。不至者壇鬱亂國之音。過之者悲哀亡國之音。是以聖人之常。據中以御兩端。故過色縵聲無自入焉。諒非不世出之主。甚盛德之君。疇能上懷千古。以示來裔。皇帝陛下丕紹其歷。勤經大猷。百度交修。九歌惟敘。因太常署周王朴所製律準。遂推正聲。別製新曲。出入韶夔。軌度英蕊。被之絃匏。絃匏以協。移之簫筦。簫筦以調。發而不散。幽而不密。德全而文縟。氣盛而化神。太和薰然。四極爰臻。而有司孤陋。無京房荀勗文收孝孫之學。不足以奉承盛德。觀海嶠涯。步天無階。口誦耳剽。尙所未暇。又況敢窺清光。助萬分哉。然乃知前聖後聖。未嘗不垂意于成功。留神于作樂。因律以本萬事。卽音以平八風。蓋樂樂所自成。明有制也。用先王之樂。明有法也。作樂之本。非律不生。非聲不協。非音不寫。非均不諧。而史氏樂家。所傳至廣。聯綴闕。闕。秘廣內。或未接帝覽。或有煩書程。紛綸蔽。弗獲其要。臣竊不自揆。輒推本前人六律五聲八音七均之說。及三大禘所用之樂。古今宮縣升歌之異。上列爲圖。後詁其義。并今樂署闕典所當備補者。更爲雜論七篇附焉。總目曰太樂圖義。析其卷爲上下。惟歌舞于律呂差遠。故不著于篇。臣又聞。先民有言。知而復知。是爲重知。陛下牧總聰睿。胸合天德。樂之元本。已知之矣。而臣重以爲言者。乃惓惓于効忠。亦思不出位。以備稗官之一說云爾。淺聞孤學。懼不足采。謹上。

登科記序

眞宗卽位之八年。匈奴寇河朔。旣而邊鄙人保。民屋始騷。赤白之囊。狎至于宰府。燧燧之火。幾照于甘泉。則齊趙北邊。蕭然苦兵矣。于時帝怒有赫。天威遐震。矯成周之中策。黜漢上之兒戲。親紆辰御。以見武節。至仁由是無敵。有嘉于焉折首。一戎太定。六蠻遁去。方見鑄劍戟之器。以復九農。納虎豹之皮。講其五利。澳焉大號。民見皆悅。而天子惓惓。元之重困。懼俊選之猶鬱。特詔大河之北。別從多士之貢。深詔方國。妙覈眞僞。于是衞多君子。賁然來思。燕閑奇士。此焉濟處。時則有若狀元蔡公。負卓越之志。偶逢羨之運。衰然果首。揚于王庭。天不遠顏。肅陳其下。拜手之所。獨並會于餘地。削牘程奏。上心嘉歎。見王文而何晚。擢平津于第一。自公而下。預選者纔十有三人。儒者以是榮之。才難不其然矣。雖周人諗王國之儕。文皇發吾叡之嘆。嘻以加之。而公美魚沛之得賢。遴菁莪之樂育。勵夫威遇。形于論著。乃次登科以來聖製表謝及奏御辭賦諸公詩筆凡若干章。總題曰登龍記。先之以制詔。尊君命也。次之以賦頌。歸臣美也。雜之以表奏。思報上也。終之以詩筆。王澤盛而頌聲作也。觀是深旨。足以知公之志焉。惟公深博有謀。惠訓不倦。善斷也如竹。迎及而解。善教也若草。望風而偃。平居感慨。常自比管樂。臨事忠盡。必思致堯舜。不好延譽。自結明主。故處身也。高明無內熱之諂。歷官也。私室之謝。恩之所。好尙儒雅。而敏于吏事。六爲章句。而得

其體要。凡所譔述。必究遠大。成雖少還。沛若緒餘。信猶夫吳玉金聲。乃往往有之。楚國雲夢。特小小者耳。夫器之博者無近用。藝之太者有遺味。故公之所著。直取其切。與夫彫章繡采。不周于用者。將有間矣。議者謂公稽英蘂。取殊絕。探天下之深志。訓天下之方動。使得其位。雖式百辟。理乃事。可也。豈一臺即可盡其用哉。某謬爲公之知。爲日已久。零丁孤苦。辱泣然而見矜。咨侗顯家。已暗乎而在後。每勵駑蹇。冀酬題齒。頃因假日。得公前所著書。惜其事美隆平。當時名未白著。爰敍本末。以冠篇首。噫。得人爲盛。當知天下之奇才乘美方來。指是傳中之嘉事。博雅君子。其有取焉。

送張端公轉運兩浙序

國朝析揚州具區之地爲二浙。以建行臺。北匯三江。東引五湖而注之海。蓋浙分也。地殖稻魚。山採鉛銅。熬鹽賦茶。錯出珍貝。飛艫長帆以輸都藏。號令經營。天下之甲。故漕局兼按。必難其人。歲在庚午夏四月。清河張君、冠林後惠文。以二千石持節領使。東南之利。得盡商之。初君以粹和文明。夷靖強立。毅然聲采。出諸公間。培風覽德。遙鎩鵬鷃。乘傳蜀道也。按鑣平允。除繳繞之禁。屬城畏之。佐治天邑也。精力贍盤。迥密靖之風。都人宜之。話言藝極。俊爲沛力。壁金所柅。而羣躁就制。大刀所斐。而衆緊洞分。惟二宮亦知其能。故淑旂赤裳倚君爲重。噫。君又將推二方之善政。化吳粤之細民。檢其放佚。敺之忠厚。底慎財求。推明章程。幅利便民。振滯糾慝。緩關更賦。悅息夫家。將使一方之人。和聲善氣。韻爲景風。蒸爲甘潤。予知夫誅求。專權榷譎一切之政。自君革焉。齋刀啟行。朱芾在股。行矣強飯。企乎令聲。公卿有缺。予又將見君之入也。謹序。

南陽集序

予以布衣。偕計來京師。凡當世有名士。必求得其文章。盡疏之牘。凡數十百家。其間南陽趙叔靈詩纔十餘解。清整有法度。渾焉所得。不琢而美。無丹腰而采然。恨未見其多。嚼醴亟酬。閒雅音不竟曲。其嚼于願也。後四十年。予爲益州于是叔靈之孫抃。以殿中侍御史領益路轉運使。始盡得叔靈所集。疾啓而玩。快然乃大償所素。則詩之外又有文焉。其文恢動沈蔚。不減于詩。然叔靈以詩自名。信其好也。叔靈名湘。道化中。貢進士。未試而春官已題其警句于都堂之壁。俄中第。調廬江尉。閱莽。卒于官。生平所蘊。未及設張。論著不盡。志名雖在四方。而不徹天子。覽懷大宵。與化而蟬。報享之昧昧。使仁郡一歸于數。可勝嘆哉。殿中曰。君既知吾祖。請遂冠篇。以信于世。予曰諾。大抵近世之詩。多師祖前人。不丐奇博于少陵。竊散于摩詰。則肯貌樂天。祖長江而摯許昌也。故陳言舊辭未讀而先厭。若叔靈、不傍古。不緣今。獨行太虛。探出新意。其無謝一家者歟。惜謝奪其光。不克廣取而究述。寧天于詩有所嗇乎。殿中蹈歷址。復有名于時。爲天子才臣。則叔靈弗大于身而大于後者。身雖沒。其言意所謂不朽者。叔靈尚無憾云。

送薛嘉魚序

昔孔門第十哲之行。及其敍政事。則先文學而後三科。班氏稱西京之賢。至于列循吏。則次儒林而爲傳。乃知決科者必深達國體。執政者當輔以經術。故廣位求士。無取有名。炎漢決獄。專附古義。用能使遐邇輸嚮。驅躋仁壽之域。中外僉屬。財成義理之文。行之惟艱。兼之則寡。非夫詳延博達之士。精白廉茂之行。誕彰凝然。秀出人表。安可宜深厚之訓。明以諭下。樹尤異之績。轉而上聞者哉。河東薛君、稟淑茂之姿。生孝謹之族。粹性中積。道文外發。弄翰弱冠。乃卓然而觀書。滯刃三年。遂躊躇而滿志。休譽隆洽。儁聲流聞。既而挾藻紫庭。飛英文陛。天子嘉危言之策。喜于同時。羣公欽未至之名。居之右席。乃命以位。出彰其材。試清秩于芸局。奉成規于縣道。惟君天資謹厚。而敏于吏事。政經殿備。而飾以儒雅。按讞之際。多所平反。筆硯之間。皆有方略。乃至健訟逋捕。巧詆成釁。捕逮紛紜。充曹而牧府。牒訴悾惚。徹坐以裝懷。食肉未能遠謀。歷政號爲難治。加以山澤出納之計。米鹽調發之勞。抗敵既深。詿誤增劇。僧書旁午。按劾而靡遑。簿領相仍。沈迷而未破。君必發摘蠹蠹。剸取是非。思若有神。心無留義。解盤牙于餘地。析臧否于片言。吏不敢欺。民是以息。先是、君之任茶陵也。故外制陳公、以史閣之職。領漕運之權。蓋召高材。坐鎮雅俗。始聞君之治迹。深所嘉尚。以爲當世之少雙。及見君之行事。又條于屬郡。以爲治行之第一。特發山公之密啓。以妒漢皇之增秩。逮考績于三載。且奏課于十銓。式奉絲綸之言。再莅子男之邑。驥子絕足。宜顧景于中原。鯤魚揚波。猶暴鬐于碣石。而君深達大觀。雅量不傾。增修素風。清議益注。豈銜鬻于數。方期無自薦之言。鵬和數人。宋玉有彌高之嘆。當淹速之由命。寧地勢之使然乎。秋八月、理棹大江。揚舲明發。諸生供帳。賦漢客之蹋歌。彩服調甘。奉魯侯之壽母。施于有政。何樂胥多。見夫十室之民。將受其賜。百城之長。拱以蒙成。當使蒲邑駐車。善三稱而未盡。齊人易俗。政五月而有成。自餘恢明道綱。激昂盛世。奉行無故。袪滯薛之煩。坦懷至公。無樽俎之越。朝有好爵。官無費留。勉揚令聲。用遂殊命。謹序以爲送。

送刁君績序

建木百尋。不殖培壤。明璣千琲。必產溟渤。賢人君子。出于代家冠冑。亦猶是焉。君績于九郎、生于慶門。不習執袴而天與之器。道資之粹。弱冠裒文。數諸公。悉倒屣握臂。爲延譽。大抵爲文旁搜史漢。上下隋唐。理參文表。氣注言外。競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以父任隨牒參姑蘇戶曹軍事。未行。而鄉舉秀選。君績因褫黃綬。衣達掖。與羣英並游。求三物之舉。爲攸司裁抑以非是報。能薦紳處士。悵然回齊。而君績方夷然不屑。以謂非戰之罪。近乎命。不怨勝已。近乎仁。道之苟存。更何恤也。翌日。擧舟東下。匄言爲贈。先時。隴西李獻臣、爲君序。字以表其德。獻臣、文之雄伯。士皆翕然言所許可。重于陽秋。而柏許于朋盍之間。則君之取重足以曝天下矣。矧旦夕拜某公爲二千石。朝之宗工太原王子野、與郡主人之賢。方是行也。君績挾汝南之評。據山東之閥。輔儒雅之飾。以求伸于賢主人。醬非領走丸。不爲難矣。何徒勞之足累哉。俟之妄庸。不足增重。若夫復九逵之貴。宣上德。刺六經之道。潤吏事。有所劇切者。第見子野索言之。謹序以贈行。

送張都官知兗州序

先皇帝既釋涼州之旅，夜索會昌之闕，震于殊尤，詔成希闊，鏤肋玉之祕牒，上完青于翠巘，還坐明堂，膺倪寬之薦，遂覲東后，會帝姚之巡，濟北益獻旁邑之地，羣臣皆治朝宿之邸，壇墠修飾，牛酒和會，順祝馳禱，使轍相望，脯朐既祭，縣次傳送，于是兗爲巨鎮，冠于東方，則吏二十石宜其選簡，清河張公，以三署郎選爲百城吏師，踐揚諸難，莫匪嘉績，實有成命，俾侯于東，以公文敏之才，條教可紀，是式是力，有猷有爲，川變道之邦，易以從事，闊略奇細，宣導湮鬱，洒其煩言，化爲頌聲，則僕蘇之民，樂于鄉方，將使上饮靖嘉，下無減裂，桑林經首，出庖丁之餘，蟬緌范冠，爲子皋而化，給儲偫貢之藝，愼齊疾馭之神，公優爲之，朞月而已，若乃理狀異等，爲吏民嘉美者，姑見輒而上聞以續西京循吏云。

送杜偁罷舉北歸序

選士之制，其來尚矣，昔者東家設教，十室有求信之言，西漢榆材，三適著有功之義，左雄建限年之制，始汰末流，楊綰復射策之科，專收秀業，殆夫賢文吏野，家國異殊，有拔十得五之稱，有取貌取言之失，蓋當塗之士，推閥閱以居多，負俗之賢，過丘樊而亦衆，今猶古也，吾見其人，杜君茂才，生齊魯禮義之鄉，被洙泗詩書之化，韜宇凝峻，天骨超邁，素履靡劲，爲聲自高，太沖門庭，期十稔以無廢，方朔文史，遂三冬而足用，既而北方重陳良之舉，稷下揚田巴之音，藹然令名，冠映多士，會榜之節，蓋鏃之而益深，宜王之雙，皆廉之而返走，學且優而達矣，時既盛而明矣，由是奉鄉書而得薦，偕計吏而來賓，生芻素絲，邑人推平津之舉，陽阿驟襲，列侯重禰衡之薦，自是朋友稱其長者，公卿處之右席，望風附景者，無虛日矣，亦既就試宗伯，奉御天子，引對紫宸之殿，接武丹泥之塗，思若有神，文不加點，特以一字之誤，黜于殿庭之議，漢臣謹謹，由馬尾之不全，衞國乘裘，實羔裘而爲累，方之小過，蓋其偷矣，噫，君子出處，隨道汚隆，賢人進退，與時損益，不可豫謀者道，所以罕言者命，且孟軻之德也，淪于連蹇，謾蔑之陋也，失于不言，馮衍之材，閉關而卻掃，賈誼之智，負薪而行歌，經乘之長，貶驥累于十里，按劍相盼，夜光屈于闇投，走助少貧，爲友增富，人之辱，淮陰無行，困下鄉亭長之炊，求之典章，皆有背象，至若爲有風而魚有餌，楚人之深喻，垂之千古，夫豈徒言，若然，則一害之微，一慮之失，推之至道，何足動心，龍以蟄而存身，井可汲而受福，時之未至，夫亦何傷，秋七月，言自兩州，將謀返旆，嚴駕有日，贈言是徵，勉哉是行，無或憤賈誼之少年，恥主父之不遠，異日覽德輝而下，求善價以沽，焚舟孟明之河，拔幟成安之壘，捿天摛藻，一座盡傾，暝日奮戈，千人皆廢，然後見其能也，泉壤搖落，草木變衰，臨濤繫以怨嗟，掩金觴而誰御，冥鴻可寄，無忘遠客之書，封傳再來，顯俟長安之笑，謹敍以爲送。

江上宴集序

江山之助，本出楚人之多才，朝野之歡，古有西京之全盛，至若愛心兆和柔之感，樂地遂名教之宜，乘春陽之布和，均秋水之至樂，伐木釃酒之莫飲，舞雩初服之詠歸，我有嘉賓，茲爲勝集，鏞提紀歲，姑洗協月，雨師泛灑，女夷鼓歌，熙熙若春臺之登，滿滿美神祺之布，予乃旅食後乘，遑安治世，烟煤久澡于楣鼻，膏罕趨于寺門，居常效田蘇之後游，間或追永和之禊帖，況乃茂林脩竹之地，良辰美景之資，風冷冷而析酲，天蒼蒼而正色，晚沆漭之綿野，泝逶迤之曲水，默舒帶幕，惟旅殺核，則有黍餌多聞之友，藁府同官之僚，玉趾效紆，鶴蓋相蔭，右揖浮丘之袂，往至高陽之池，日車委溫，雲旌澄廓，敍食劑，則鹽萍肉蘊，餛饒鮪鱧之殊品，述樂事，則巾角屐齒，明瓊多馬之雜進，遠睨勢勝，則璇濕秀堅，峩峩湯湯，風雨怪物之鴻昊，近玩物態，則標枝蔦草，離離鬱鬱，陽肯協氣之儕，俞終之美，康衢之謠，述何力于上帝，末亦樂開口之笑，歸已分于百年，終宴不疲，盱豫無悔，逮夫山玉頹于既醉，弁星俄于屢舞，莽說史漢，何必西雒之朝賢，並坐胡牀，未淺南樓之老子，而諸公惜茲真賞，命誌方游，顧登景之將斜，襲珍枚而見託，河陽思歸之引，恨不遇乎知音，大夫登高之游，惜未聞于麗賦，聊題狂墨，增愧塵襟，時年月日序。

春日同趙侍禁遊白兆山寺序

數祥紀歲，姑洗叶月，樹草以樂，原田以滋，春服既成，詠雩風于沂水，衆賓成集，修禊事于山陰，時則若天水公，感節物之鮮榮，乘徽巡之暇豫，覽朝野歡娛之盛，動山水仁智之心，精騖幽絕，神馳宏域，吏且休矣，伍符尺籍以無煩，神且寧矣，緩帶輕裘而自適，于是追盛集，蹠良辰，弭節乎平原，按轡乎遐路，惟茲山之奇挺，實列仙之游化，瞻言福地，有巒疊蹤，由是嘯侶以登，方靸而往，歷紆餘之盤道，頓岑寂之祇園，旁睨崇巖，前識翠阜，九向之勢，與朱陵而並驅，萬壑之流，疑會稽而爭長，若其丹崖披壘，牝谷凝神，觸澗成渠，植林爲苑，跳巒崎嶇，緣雲而上征，飛滂神泉，相背而異態，固可駭也，朱蕤幽茂，飛英幡纚，鶯禽聲耽，纖籟悲鳴，清飈徐動，徘徊于桂叢，泄霧未凝，彌漫于壤石，又可樂也，衞其陟降，繞樹，顧步飛檐，送眸子于泬寥，暢襟靈于閒宴，故足溝胷中之鄙吝，究真際之虛徐，發金記之吾圓，入毗邪之不二，紛華外泯，識富貴之儻來，韻宇中虛，冀神明之攸舍，自餘布金結瑤之麗，飛錫浮杯之侶，繡棟文楯之纖縟，繚垣紺宇之靚深，燦然異觀，不可殫記，斯亦視聽之瑰奇，巖藪之魁殊者哉，天水公慨真想之在襟，顧翔陽之俄景，並徵麗唱，以賁霏陳，且念登高能賦者，賢哲之令猷，因物遊端者，述作之常理，紅泉碧礀，播康樂之詠歌，高樹文禽，形驪璩之嘆息，顧情所屬，來者難誣，某猥辱嘉招，備觀勝概，登崇望遠，喜先生之並行，進牘含毫，愧吾黨之狂簡，故非善敍聊用直書，時天聖二年三月序。（案是時郟年二十二。）

宋同年劍池編序

劍池編者，宗兄賈之之作也，初，賈之自七閩西入關，才業銳甚，鼓行英俊，中京師諸儒，少敢支吾，時上新即位，至于親程材品，謙讓未遑也，第覆有司所校，臨軒句唱，暑定其籍，君以文中乙科，爲吏限牽制，調敘之休寧尉，未幾，州將或以親致嫌，改洪之豐城，而君自褫巾仕塗，間關勤遠，晝治夜計，推行嚴密，然未嘗

一日不在書研間。故其點翰患多。操觚應卒。思風決然。言泉沛然。如良庖鼓刀。彈子發弓。導窾不頓。舍矢如破。用是四周歲籥。所得詩頌贊紀序啟書論若干篇。題曰劍池。識方游也。還都之日。裒而見過。且以冠篇爲託。僕辱君之知舊矣。不命其承。況勤誨乎。原其天分人之能也。甚靳而難悉。雖有力者不能多取。故史家以儒林循吏各自爲傳。猶而矢工其一巧。盆天廢乎兩施。豈若貫之進職其憂。則治日居最。退立以討。則懿文益辨。若使力命相會。其至寖淫本原。張旺枝葉。未可最也。昔年長好學不勤。惟聞袁伯每官各爲一集。獨有王鎬。由是而觀之。其有意乎作者之事矣。若夫文之研麗介精。自當觀發而知此不遽數。謹序。

雲門錄序

道之概。及言而麤。言之微。至書而畧。然概而不得不強者道。麤而不得不謂者言。畧而不得不著者書。忘言之言。未始有言也。可道之道。未始有道也。故雖終日示吾境。鳴吾喙。汙吾簡。我何累哉。若大士永詢者。其有言而無累歟。惟師得于禪師善。善承寬。寬繼雲門。雲門于法最先覺者也。夫得無所得。是名得法。覺無所覺。是名先覺。故師以景祐龍集乙亥。卽荆南福呂寺。甫坐道場。天駒玉象。蹴踏羣靈。黑白咨求。悅而承風。一緣萬應。無有中畔。故其語非牽合屬綴。非粉澤華藻。順俗悅凡。獨妙逗機。欲令昧者得入。知者徑悟。空文多言者無所旁緣。自唐以來。斯道遂鼎。諸老大乘更提而迭唱之。高足上首奔走讌集。蓋別行一趣。不得而闕。今道隆所錄。亦由是乎。若乃憑默遣言。默境已立。用遣遣默。遣情彌熾。如我說者。物至則應。不爲言言。理解而止。不爲默默。言以交薦。不爲遣遣。開襄妄眞。以合大方。蠶之爲雲門。爲寬。爲善。今之爲師。一用是說。無二道焉。齊安守史館麻君方之。契師道緣。間不容翻。裒錄抵僕。且俾序辭。僕晚聞道。姑著師出世之自。道隆遞者之意。方之見託之重。以冠篇端。亦不知言爲錄之肰贅歟。錄且待肰贅而足歟。廣平宋某子京記。

送賢上人歸山序

僧至吳地。始于赤烏之年。法傳震旦。本乎少林之祖。曰、五葉付于能者。一枝出于石頭。龍象掩裾。多生江漢之域。稻麻均衆。鼓發海潮之音。故南方勝宗。禪者稱首矣。開士賢公、以無礙之辯。徧參之學。深憫俗界之五濁。示現禪那之三昧。不待影策。蹋蹴天下之駒。全提海印。吹散雪山之象。天聖三祀。駐錫澧陽。黑白歸之。所在成市。難拒有情之請。遂唱別行之教。應病與大小之藥。隨扣發春容之音。淨名遺言。眞入法門之不二。亢倉與處。但覺歲計之有餘。衆德普聞。一方歡嚮。始師與今參豫。清源公。實領妙契。爲忘年之交。歎茲同風。有命駕之適。戾止京寺。且過敝廬。予方欲以道理往來而勞苦之。師舉手曰。仁者勿作是念。誰爲煩惱。誰爲菩提。舉中則內外成三。言法則眞妄有二。皆是宴坐。皆是道場。予聞師言。信受珍重。撤席未幾。假裝告歸。江山白雲。巾鉢飛鳥。春郊蒼然。春柳蒼然。送師者自匪而反。師自茲遠矣。寧于輒鎖塵諦。雖

奮仕塗者。可希其轍跡哉。欽風不忘。附贅成說。謹序。

廬陵兵錄序（寶仁宗本紀。慶歷五年四月丁巳。參樞副。六年七月。參知兵錄度所著。）

世之言兵者。本之軒轅。時實缺有間矣。夏商以來。乃能言之。綠井田。作乘車。卽鄉爲軍。因田爲蒐。周法則制郡國。內強京師。兵非虎符不得發。漢法則然。開府籍軍。泥兵于農。使士皆士著。有格死無叛上。唐法則然。外寡則隨。故僭邦鼎峙而立。唐季亂生置師。其弊樂姑息。厭法度。故羣不還廛潛而爭。由是觀之。始未嘗不善。而後稍陵遲也。宋興。劃五姓餘亂。一天下之權。僭藩納地。梗帥嬰法。經武制衆。罔不精明。凡軍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隸焉。卒之銳而剽者充之。或挽彊。或踴張。或戈船突騎。或投石擊刺。故處則衛鎮。出則更戍。二曰廂兵。諸州隸焉。卒之力而悍者募之。天下已定。不甚恃兵。惟邊蠻夷者。時時與禁兵參屯。故專于服勞。出亦更戍。三曰役兵。羣有司隸焉。人之游而惰者入之。若牧畜。若漕輓。若管庫。若工技。業登事專。故處而無更。凡軍有額。居有營。有常廩。有橫賜。四曰民兵。農之健而材者籍之。視鄉縣大小而爲之數。有部曲無營壘。闕者輒補。歲一閱焉。非軍興不得擅行。此國家制軍大抵如此。然兵無常帥。師無常鎮。權不外假。力不他分。此其所以維萬方。懾四夷。鼓行無前而對天下者也。慶歷五年。今參預武卿濟陽丁公、以壯猷宿望。進使樞省。惟是本兵柄按。軍志無不在焉。而蠹紛凡閑。非甚有紀。公乃搜次首末。鈎攷纖微。掇其攻守戰者。爲禁兵民兵兵錄五篇。合羣曹所分。攜諸條所隱。紊而聯之。部分班如也。離而判之。區如也。彌衆而易見。愈詳而不繁。雖伍符猥并。邊鎖曲折。歲列廣置。月比秩登。披文指要。坐帷而判。蓋處戢之決要。蒐乘之總凡。錄成。乃上于官。且俾序作者之意。謹按。軍籍之首。公各遞所由。前創後因。蹤繼稽神承。既有第矣。近衛別錄。示有尊也。餘軍不載。畧所緩也。文約事明。成一王法。惟公遠謀多聞。以忠力自結于上。處機宥不周歲。擢貳鉉台。曝誠明。翊權綱。有德有言。天子之寶臣歟。

景文集卷四十六

記

壽州風俗記（案）郡知壽州在慶歷元年，記作于次年。

壽州古揚州之偏，本治壽春，于天文直星紀，春秋世名蓼六者，後爲楚所并，及戰國，楚卒徙都，更曰郢，秦號九江郡，項氏始爲國，王其愛將英布，漢名淮南，以封子厲王，國除，復爲郡，三國時，南切吳，魏以爲邊，號淮南郡，江左北拒胡，晉以爲邊，號南豫州，隸齊梁，嘗宿戍防，魏周爲揚州，隋唐爲今名，或爲壽春郡，唐季，僞吳盜據茲地，私號淸淮軍，後唐儒霍忠正軍節度，周世宗克淮南，遷治潁之下蔡，因以下蔡節度領，自正陽撤浮桁屬之，州南夾隄樹讙，遂爲勝鎭，眞宗泊上之在藩也，又啟封焉，美名華區，故爲淮南第一縣，曰下蔡，曰壽春，曰霍丘，曰安豐，曰六安，地橫狹而縱惰，東抵濠百里，旁值廬百里而嬴，南距舒五百里，斜觸光三百五十里而近，西壓潁五十里，北抵亳百有二十里，近者在舍，隅負宿三十里而易，籍戶主客九萬有畸，生齒倍之，賦租以斛計者歲二十萬，以緡者四之一，絹兩計者三十萬，匹端者八之一，沿賦雜訂上千百計，故輸入都內壽爲多，土塗泥，田下下，筴之禹書，二男五女，畜宜鳥獸，職之周官，家巫史，重淫祀，性躁氣果，紀之史志，諗于方俗，迄今猶然，厥貢三穜，惟楛、米、魚，魚爲大官盛味，茗場凡三，曰開順、麻步、靈山，歲榷撫廬三萬鈞，坐居行肆，率千金以算，其利不貲，民又時時盜賣，吏緩之則輕犯法，急之則窮爲椎埋，株逐噍類不容貳，故掌理者分院左右，乃勝其煩，鎭山曰八公、大別、霍霍爲嶽，帝下祠八公，往往得金，詫曰劉安所遺，由霍而外，甌嶧岑羅，迤邐崇岡，奔沓相聯，猶肱臂然，材章竹箭，刋伐蕩盡，連平柎而下，衍給旁郡，食夥產茂，四方游情多隱處焉，搏掩疵關，輕死亡命，故候邏者常以逮捕爲負，其川曰淝、潁、洛、淠、豐，率漲而往，鯨滄汧蹏汪集，瀠渟浸灌相交，如體脈然，卒皆入于淮，淮行六百二十里而東，淵陽頗產蠙珠，民亦取之，雖得不償所費，其大陂曰芍，古陂溉百萬畝，淮水注焉，漢置陂官，歲厥月淤，吏不能治，今裁溉五十萬畝，竇隄爲三十六門，均出與入，各有後先，自芍而下，峙廬鐘潦，瀰而漁之，不能以名達者，又數十處，當旱而霑，訖無凶年，稻粱甘精，南方之冠，下則芡菱蒲茭，擅留魚鼈，亦無飢人，越紵縑絲，金鐵鞄革，會南北之交市，率征之碁泉四千萬，酒數千釀，分肆開壚，幹入千萬，漕鹽六萬石，直十千萬，故其俗侈快剽輕，皆惰相夸，農與賈參，迭爲并兼，少師儒，不甚宦學，亦利使然也，務叢法弛，守亟遷，吏頗怵爲姦欺，自天聖初元，訖茲二十歲，凡易守者二十一，旁緣奮新，抗敝科禁，斷簿梓名，賕謝交臂，稽故潰紛，恬不爲嫌，非長人皆不能，吏獨資惡政使然也，嗚呼，害吾治者，果在官數易歟，龍集辛巳，予以病自乞，實來此邦，越明年，病稍愈，因得推畧舊聞，牧驗今事，而著之篇，以示後人，噫，予誠惷愚，上若不忍加誅，使治壽也及三年，可使知教，與夫傳遽閭人，則爲之猶賢乎已，慶歷二年夏五月寫次。

秀州鼓樓角樓記

景祐元年夏四月，嘉興郡新作臺門，當時，且言功也，越翌日，掾屬邦人從二千石南陽葉君道卿，陟降而達觀之，釃酒大會，以修覺禮成，率顧牆進願，以更張經始，及悅以使，成勿亟之，能咨春秋之徒，淳敍事狀，明年，病稍愈，因得推畧舊聞，牧驗今事，而著之篇，以示後人，噫，予誠惷愚，上若不忍加誅，使治壽也及三年，可使知教，與夫傳遽閭人，則爲之猶賢乎已，慶歷二年夏五月寫次。

景祐元年夏四月，嘉興郡新作臺門，當時，且言功也，越翌日，掾屬邦人從二千石南陽葉君道卿，陟降而達觀之，釃酒大會，以修覺禮成，率顧牆進願，以更張經始，及悅以使，成勿亟之，能咨春秋之徒，淳敍事狀，發聞馨香，與石皆泐，君抑不止，乃繪圖以諗予，且俾列其崖畧，秀故蘇屬邑也，錢氏正二浙，欲修地以自張，始建爲州，國朝因焉，然而饋漕走集，貨貲遷引，事叢政庭，地劇官勤，一都會之不若也，先是，寺署本于霸朝，因時之汙，以陋自恃，嚴扉弗開，液材將腐，後之長人者，姑重改作，苟完僅庇而已，歲直癸酉，今上躬攬威柄，用甘露黃龍故事，高選牧守，嘉靖方國，于是太守九江龐君醇之，以治有異等，入覲行馬內事，而以君代之，君因其化條，遂用不變，居者弗擾，流者自占，已日乃孚，卒歲大穰，如銷金揉木，無時月之累，以仁繼賢，故也，初，龐君既以郡儀不稱，而懷必葺之慮，且憚傷財而勤民也，因上言郡有樵廩，斥賣千緡，願擢奇贏，將助興作，實裁可報，未克僝工，君之至，則檢結故符，以成龐志，揆日力，計徒庸，易彼將壞，成我大壯，乃廣麗譙，以冠牙門，乃挾修宇以華游觀，飛軒旁注，夷道在下，其內則大敞市扃，夾植錡蘭，層廈繩連，雙廡翼張，廣豁靜深，乃至于黃堂，其制大，可以重威，其度高，可以臨下，閭民窮隸，于是乎睿之，故夫家不煩，羨材積草，于是乎用之，故虞衡不勞，役興仲冬，跨三時而畢，初樵賈不足以償費，又出庫錢續之，率用三百萬，樓成，及左右宇若干楹，內屏聯廡若干楹，有因有創，如君之素，儲鼓角于樓，以節曉昏，列槊幡于

屏，以雄矩儀，管籥常于斯，憲令常于斯，開闔有宜，誰何有禁。入騎不蹕，出車不聲，千里奔走，四隣表則，識者謂斯舉也，不專于詩之攷室，禮之修鍵，所以備邦制而度君命，變則通，通則久焉。噫，以道卿之敏秀而文洵直而方，由諸生取畯科，入道山，籍治朝，其所履踐，皆沛如桑林，鏗若黃鍾，令章慮善，以先王國，今又與輪奐于宦下，樹藝極于吏師，尊物忠厚，洗人愁嘆，陟狀此功，爲東南第一。號君子者，故不器歟。昔漢武帝時，惟董仲舒、公孫宏、倪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以經術緣飾吏事，後孫與倪皆至三公，則醞之之居于前，道卿之繼于後，今日之政，異時之仕，令儒林循吏而兼得之，爲天子所器，可前知矣。予洎伯氏、與道卿聯仕牒，並直廬，知之也深，姑因落成之日，遂推雅行之美，且寫秀人之勤請云。謹記。

山東德州重修鼓角樓記

明道元年，清河張君以尚書曹員外，佩二千石印綬，來莅州事。君之下車也，以縣官詔書慰安元元，事無尤違，獄無頗類，吏不諉官，軍不慮農，蠻之揖瘠富而教，嚮之愁嘆歌且舞，五月報成，邦人宜之，于是攷前守之遺慮，與公家之長利，細大貫行，各有後先。惟時州門因陋且久，風雨弛其桴棟，塵壒漣其丹雘，衆謀不輯，憚于改爲。君喟曰，吏民之師也，居處位署，所宜有制，況四邦結轍，萬夫屬目，禮容不稱，其謂我何，姑欲因舊謀新，煥照著屏，豐不至侈，則統上之尊，儉不至偪，則容下之差，日以成心，發以知智，乃伴而屬上下協從，長度員程，無虞役要，材取美木，力課完兵，增廊以崇，易朽以堅，桓柱林植，長梁虹亘，限以重扃，列牖翼以飛闌，曲楯卽之奐如，望之翬如，其板言言，其廈畎畎，層光壹激，虛景夜焢，邪燎現牆，下敞嚴扉，儼工樂勤，悉如其素，揚州榜于前廡，仍舊常也，列鼓角于中樓，雄聲氣也，州人駭觀，案僚奔走，乃大和會，從君落成中飲，紀綱賀且釋曰，在周建侯有都，在漢置守有兵，今之爲州，咸統軍事，故飾軒城，峩脩曲，沿臺門之遺象，奏鳴鐘，謹鼙鼓，本司馬之成法，況我邦北控戎案，上直天街，財雄地劇，爲千里表率，而巖然讙觀，久不能興，數闔枚過，爲諸侯笑，逮君之至，吏張勿亟，人鮮克舉，遂優爲之，既麗且雄，我君攸濟，君乎永年，其增如陣，君且受福，其積如茨，未幾，天子修復舊章，卽拜君本路詳刑使者，掾屬讙陶詠嘆，僉謂成功不可以不紀，以僕職在東觀，悉裒沿故之勤，願刻金石，盡信其傳，謹按，君爲州之明年，營新樓，役且百人，興正月，止四月，樓成，東西八筵有奇，南北三丈而贏，雉堞高顯，率皆稱是，謨始以書時，褒君以不名，用古陽秋之法也，後二年，記成，甫刊勒云。謹記。

壽州重修浮橋記

壽有大橋，昔在正陽，造舟相銜，道北趨南，在周世宗，克伐僞吳，析移下蔡，實濟師徒，壽破之年，州亦北遷，夾淮而城，橋亘其間，於顯是州，民殖貨豐，鼓擊踴奔，日月其憧，長纜蜒蜿，以鏁大艙，艙白溫來，竹以斷輸，官列戍徒，晝護夜呵，一日而闕，則留于行，麗歷之元，予來守藩，庀司怠營，橋敝不完，版罅柄脫，陷落是虞，客馬頓鞅，民乘徐驅，予咨于寮，按索舊章，檄發庫錢，布材六安，下令于冬，材集以春，百桴盤盤，泛溜面聯，是鋸是斤，疏爲千章，密貫綴聯，壓作扶持，舟牢索堅，坦爲夷塗，虹亘蛇屯，川怪畏潛，旅行相歡，無念阻艱，波搖瀨春，脆日焦風，不能爲損，吾新厥功，先時遷兵，纔數十人，老疲將惰，不克敷遂，予視臺筍，滿百爲率，敕吏如律，事焉肅給，榜成舉觴，徧勞屬官，匪予之力，實惟衆勤，淸淮湯湯，斯梁與存，嗣葺不忘，以諗後人。

泗州重修水竇總記

景祐一年，泗上守淸河張君，繕防成城，旣彌水患，部刺史交章言狀，治在異等，帝庸嘉之，榮勞增秩，未幾，又以江南漕使之節畀卽受焉，駢牲煌煌，改轅而東，泗人鬱陶以嘆，僉謂君有大造于我邦，式克還定，鉅功細役，咸有方畧，粲焉可記，雖嚮之建臺門，增治署，集賢南陽葉君道卿，前述其概，聯長隄，捍怒流，尙書外郎武功蘇君儀甫，嗣復其最，瑣刻相望，驛聲無窮，而水竇總惟新底績，忽而不記，則後之人無以知君精心長利，推行彌密者已，乃咨余求文，以信其傳，州內舊有支渠，受水流惡，股引回注，放于外隍，穴墉爲窒，植木如樞，內水方漲，則導焉以恣其出，外水或暴，則築焉以遏其入，由是無麴蘖之困，無重腿之疾，元年，淮汴合漲，齧隄傳，乘四竇之久敝，人墊區舍，君寨菱執扑，親督其役，培薄增虛，俾勝厥災，及水復舊道，君曰，吾知防禦之要矣，明年，遂議改作，撤壞之朽，易瓴之苦，規以墨文，象其高下，更鑿石千枚，代木作樞，并固竇門，運甓十六萬，以護滂渤，課員二十六，以總役要，月再朔而功告成，由是視通無阻流，涉塗無亭滯矣，其夏，水復汎溢，幾高民屋，而新隄巋如，新竇呀如，三老序長，或持一秉莞焉，或操一簣土焉，據堅守要，守有餘壯，水留十二日而去，民皆接塘，有備故也，繼，仲春達溝渠，利隄防，以時儆人，思召公之風，愛所憩之棠，春秋有所褒者，其文繁而不殺，若張君補舉闕久，克勤小物，合乎禮之時儆，邦人受君之賜，不忘刊美，訂乎詩之愛樹，是美也，由君以勤民，得之，異乎人之求之也，予敢不申二君之餘詠，褒儒王之檢悉，用春秋不殺之義乎，噫，繼而其治者，嘉作寶之勞，勿替而引之，可也，明年爲記，乃刊石云。

許州長葛縣尉廳壁記

甚盛德之世，宵人不能不爲盜，盜之發椎埋搏掩，間不逞，亂齊民，事徵敵脆，郡縣可捕，尉之所由置也，郡有縣，縣別一員，煩之以使，驗其能，薄之以廩，稱其廉，迫之以恩，觀其畧，尉之所由選也，當選之之慎，達置之之本，惟才且邵者能之，安定胡君穆侯，其人已，隱京之南，許大而雄，三輔事穰，五方俗雜，長葛之邑，連鄭汝馮翊，有兵十九營，民狡而貧，法抗且敝，富者易于訟，而貧者輕爲盜，振邏日尋，萃淵不衰，君之來也，狡私而泰于公，急吏而舒下民，獎勤而勉其惰，延而耆老，問以疾苦，于是良農得職，疲民懋力，銖兩之釁，無所容，囊橐之指無所私，主名區處，發而輒得，閭境閒閒，易懼以安，里長休于閭，游徼偃于亭，一年而長，二年而愛，三年而思，其所以感動人心者，從可知矣，先是君之來也，僞邑卜遷，官罔暇給，尉之位署，經始新邦，君祗其簡書，檢以藝極，一簀土，一秉杆，不賦干民，悉仰于官，撤舊屋，圖新構，乃徵斯庭，嗜面祟乃安

斯寢。渭而容。翼其廡以處。更謹其庫以藏甲。茲成之日。人不知勞。春秋之徒。善叫唐。不善亦書。所以與正而譏失也。若君嬉役之夥。乘政之涼。由小官。闖遠績。承上不諂。撫下不擠。可謂因其時而善乎職矣。此而不紀。爲能者何。且會君之見咨。是用列其行。書之屋壁。既不能紀遠登此堂者。願自初君始焉。

凝碧堂記

會稽謝炳宗作尉之明年。創予堂于署南。榜曰凝碧。託始焉。且志地也。堂之大畧。聞炳宗之言。予能紀之。陽廡懸高。則羣峯橫羅。晨霏暝霞。從日蔽虧。周阿瀰遠。則畦瀛環瀉。雲濤雪瀨。與天上下。鷗鵠翩呼。鱣鯉噞喁。萑葭沿緣于涯涘。楩楊漫衍于洲步。野翠不歸。水煙自留。此其因天以護勝也。春英既華。丹紫相妍。則薄采乎戶外。秋條既脈。槁籟相悲。則鬱鬱乎坐右。或冷飈晝浸。或陰晦夜流。枳宗于是挈勝袷。籌良朋。壺觴侑前。看核旅右。曠望吟嘯。軒然謝客。中休天倪。外忘世纓。一樹一草。皆可樂者。此因人以護勝也。天勝者不營而成。人勝者有待而名。使二勝交相濟。非智且材。孰兼得之。由堂而觀炳宗之爲。則智且材果不得讓已。炳宗再上書闕下。豈不克奮。而剛健自強之蘊。無所發舒。故寓見乎觀游奧阼之間。予知異時立功猶今茲之日巧也。其面勢纖悉。猶有諸公之詩。索言之時。寶元二年。後十二月爲記。

重修彭祖燕子二樓記

景祐二年。丞相隴西公。以大司寇殿徐方。瑞節兵埠。東雄諸侯。公既來戾。而三老耆艾。更相慶告。昔公初餞。實臨我州。階是而往。遂勤王室。寅亮謨明。辰階以中。距三十年。竭來作屏。人一所天。我且二之。噢咻保障。邦人攸宜。願相約勅。無哺公慮。俾公陽休。克煥而適。于是闔境聞風。蕭然交籲。吏肅于局。師和于屯。政成事輯。西驛騰報。公曰。官責舒矣。姑逸無勞。乃達觀署居。褰眺城隅。巋焉二樓。聯冠州雉。直艮陬者曰彭祖。古欽方者曰燕子。間所容度。凡百步而贏。厥初僝功。因樸成隆。丹雘蔵逝。典而不鮮。公弭節久之。心陋其制。若曰。此焉憚改。是春秋無以衍吾屬而望吾氣焉。指定于顧。揆日丕作。崇庫撤敝。化爲高明。收庶衡之羨材。賈隸徒之羣力。增增肯觀。弗勤弗亟。迭奐竝輪。與新偕來。爾乃陽榮南舒。負爲虛楹。則席焉可表丈。陰軒北敞。環爲飛檻。則目焉可眺遠。迴空蟠高。快煩異饑。由左而右。厥制如一。近之。則泗汴二流。素波相受。趨滉瀁堆。汨滴瀹淪之奇。呈露于廡下。遠之。則黃巷衆山。翠嶺爭長。舒霞逗晷。合沓奔騰之狀。進列于階次。臺風徐生。棟雲自逝。萬妍紛至。一瞬可悉。然而丞相落成于斯。合飲于斯。又有屬焉。覓乎鮮源。則農之竈勤是詢。俯乎鬻閭。則工之苦良是察。間旅邊豆。則賓之威儀是式。延玩芹樹。則士之腴瘠是啓。至于良辰賞心。發幽儲粹。憑瞰虛洑。坐陶天倪。可以適涼溫。寧支體者。公不專焉。徐人是以知公之光輔二君。昭明聞埔者。推是心而已矣。則又謀曰。公之忠利仁愛。及物也深。一日趣舍人裝辦。入眺天子。則所德所及。尚再愛而歆之。況麗譙故爲。初可弗紀。明年。幕府奏狀。屬史官以紫文。謹按。棲之賦名尚矣。或以地。或以事。公即而用之。紀方言而著實也。面勢所審。衡從所底。仍初者畧而不書。惟是牆屋之完。棟宇之壯。

後旅淹時。令出子來。可以足言始後者。則詩之革而飛者歟。禮之發而智者歟。

安州景福寺重修鐘樓記

開夫世雄撫運。親列衆德之本。故員實之相形焉。能仁示滅。載昭夜景之鑒。故像末之救興焉。若乃大事之緣。由應感而出現。無邊之衆。習蒙薰而歸向。宅寶坊之勢勝。當鴻師之提唱。撤舊以更始。惟新而是圖。堂堂厥謀。鮮哉希矣。是郡也。跡申息之孔道。掩荆漢之奧殖。肥無淫昏之鬼。俗躋仁壽之域。漢網疏而不犯。堯民比而可封。欽奉珍祠。樂聞異齋。赤髓之侶。若稻竹而青蔾。堅材之施。譬輪軌而繼作。隱神由是來舍。紺宇于焉纔屬。即景福寺。今爲郡之大招提也。面通莊之四達。壓城闉之一面。綿寶勢以盤踞。抗飛棠而靜深。煙霓上迴。龍天拱衛。日近西偏以建靜塔。而東位以創府基。引千鈞之洪鐘。繡百靈之影閣。營繕雖廣。制度未隆。群符來襲。洪霖繼臻。客土彌惡。屋瓦斯墜。嘗誤昆陽之飛。降棟既頹。幾同大過之橈。子產懷將仆之懼。叔孫乖必葺之謀。誰其興之。則智元法師其人也。惟師雅志勇猛。深夷懇到。顧層構之將壞。懼海衆之闕營。聿興且且之誓。前諭兢兢之徒。大願躋格。至誠充洽。于是徧詣豪舉。旁詢耆德。周求畝首之富。下逮賈區之微。濬發一言。皆應千里。摹心率額。營取瓌而不疵。喜捨相先。同在陰而皆和。沿曰既吉。還工既良。瓌材四湊。踰千章之多。密石載礱。盡一拳之介。郢斤投地。巧無蠅翼之傷。雕杵節音。雜若魚鱗之襲。皆臣之甓。皆迪。漢帝之陶在茲。因其曩基。煥以新構。鳩僝不已。妙勤成畫。起敦祥之始。蔵逮沿灘之有秋。功惟告成。事不愆素。爾其斫檐錯繡。飛宇凌虛。逸倒景而上于。負陰虬而蓋倚。行月納題而徐邁。流星奔闥而下蔵。鏤文木以裁檻。鬱麼金而綴鈴。朝暾麗乎樑彤。晴煙生乎縹碧。黑白仰止。厘三休而後至。殿閣交映。恍諸天而一同。輪焉奐焉。不可殫述者已。先是。樓之改造也。遷鐘于別所。至是。撫萬楹之高宇。陳層欒之茂器。峭格挺立。猛簴肅施。屬顧之形。虛中而達邈。遠近容容之謂。居高而聽。爾遠。叩大叩小。警晨暮于六時。不檄不竄。助禪閒于三昧。固以輝映神壤。覺悟含靈。雜霜乳之相鳴。應洛銅而顯發。罷魔屏去。寂默而成道場。檀施雄成。音聲以爲佛事。由茲利益。其可誣哉。若夫肇初克終。詩之所貴也。樂成虛始。史之甚憚也。有若元師挺精一之志。當體大之業。指白水以示信。注黃金而不昏。百舍載馳。靡辭于重趼。一簣勇進。乃至于成山。輾纖芥以相投。析緱絲而靡續。可謂有初而虛始矣。日月之所遷引。龜鼈之所寘合。斯亦之百塔皆作。靈臺之不日告成。儼名帶而若翔。屹華鯨而斯叩。由稽累以成大。俾勝利之現前。可謂克終而樂成矣。不如是者。棄井九仞。難免孟軻之譏。作舍三年。或抵漢人之誚。宜乎圖不朽之績。續無量之壽。宜六種以震動。爲三有之歸投。使夫登是樓者。知化城之所及之非遙。衍法之輪。轉而不廢。開是鐘者。知金之出繩。無復重爲。發之度垣。何可有礙。靈心發于欣助。諸方極其讚歎。故當刻鏤螭琰。焜燿雞園。珍地側金。配魯靈而長在。大音震物。與仙石以同斯。而予潤事磨工。落筆無取。抉洞流而雷爾。恐綺語以自貽。非敢傳之方來。聊用謹其歲月云爾。

放生池記

古者土蟄發，獻人于是講罛罶，作梁蹇，以供祀事。水蟲孕，澤虞于是禁罷餌，弢竿累，以廣華育。中孚先豚魚之吉，風人美鱣鮪之多。太平之世，則取之有時，四靈爲畜，則用而不淫。鳥獸咸若，草木允殖，而萬物莫不乘矣。大江之南，水物惟錯，汙庫鍾美，雲雨興利，民就蒲贏，取蟲蚳，緣鯉之捕日繁，鰥鮑之釣家至，禁令寖玩。川澮中貧，聖上初元之二年，詔立放生池于郡國。先是，州城邪界，稻水彌望，鱗品聲乳，芼實紛駢，沆漭淡瀹，翕瀹深如，過風無損，卬浦茲大，挺叉洸餌，此焉攸處。由是守臣下教，林鮫謹職，盡籍其地，斥而營之，隅立桓柱，連亘籬落，深極九仞，廣袤百弓，時梁罔施，數罟不入，乘秋水雨厓之至，殆鯢桓九名之淵，植物斯生，動物斯止，有頒其首，有莘其尾，圉圉亟縱，無子產校人之欺，瀲瀲出游，全莊生濠上之樂，若夫大道宰世，自見而推隱，至仁根心，因細而形大，愛乎萬物，乃嚮于芻狗，惻其死地，何擇于牛羊，未有遠乎潤物而近遺吾民，重惜物生而輕用邦力，是薪與不煩秋毫之察，折枝有異挾山之爲者矣。上聖之旨，豈不深哉，與其賞山林，暴天物，魯侯泗淵之濫，斷罟致言，武皇滄海之徂，巨魚不出，巨同年而記已。僕親遂聖且，復耳清詔，詎銜吾黨斐然之作，姑贊有虞好生之德云爾。時年月記。

衡山福嚴禪院二泉記

賺有大士曰懿，思得佛法要，始倡而南，乃舍嶋嶼之墟，圖揆厥居，黑白其徒，褰裳景從山阿土厚，汲以勤苦，師曰，吾當食此，神必我相，引仗刺地，靈液仰流，浮濁滲漉，更爵鬯注，懷焉熱惱，盪爲清涼，久之，大比丘衆陰計曰，有生溜滯，庸可以已，俄有猛獸，導師踰嶺，攫崖哮闞，濫泉隨之，由是華淸交蟠，內周外給，禪和便安，道風流行，乃宇爲大蘭若，師已寂滅，其徒神之，因名二泉曰卓錫，曰虎跑，所以顯異符，收攝信源者，推卓錫距堂下，深之十扶，其廣八之五，溢而不流，凡淪者烹者飪者茗者取焉，香以甘故也，虎跑直寺西，廣之五咫，其深四之三，淺而爲沱，刳木函溜，行二千尺，股分脈散，環像館，廳齋房，經廚軒，竝中園，繚浴廡，逗廝舍，然後淙而出之，注乎下田，凡瀹者漱者浸者取焉，塞以潔故也，若乃湖陽弗泮，值陰弗涸，旱焉益深，潦焉益澄，十缶繘之不加餘，千蠱挹之不加耗，翕瀹澹澹，蓋源而不委者耶，嗚呼，斯人斯泉，寧獨煩流惡而止矣，亦將昭含天解，覺寤斯人歟，吾聞法有譬喻，請借泉爲喻，夫不鑿而浪似頓，澄焉自如似定，受垢弗辭似廣，發利不言似慈，接物以廣，畜衆以定，息照以頓，卽心推而衍之，使自求之，彼挈然而來者，洒然而反，則師之志庶乎幾矣。今大長老省賢，後師四百載，又嗣其位，荷擔惠命，光照前人，周案顯跡，欽如神對，丐文紀實，與此泉偕，余不敏，姑揩前載，以覆今事，款之茲山，時慶歷紀元之初年月日記。

復州乾明禪院記

或稱，雖一切相，是之謂法，依十方佛，是之謂宗，予曰不也，夫舍妄求眞，必有二體，擯外修內，則立中間，是擾擾之羣生，執種種之差別，棄大海之水，謬認一漚，舍如意之珠，更求至寶，乃有三僧祇之辛苦，五濁惡

之流浪，無縛求解，揑目叛華，由是能仁憫憐，正眼提唱，法無可得，而名說法，言雖終日，而未嘗言，不自階升，徑躋補處，自迦文滅度，後二十八祖而茲土傳教，遠磨滅度，後二百餘年而信衣不傳，雲雷普聞，子孫繁盛，法集禪叢之窟，徧天下矣。復州者，揵江漢之北望，古曰景陵郡，乾明院者，直譙門之東趣，唐爲開元寺，會昌之難，蕪焉荊棘，劫火沈燼，山靈見變，像法中興，故題院額，龍不失物，益作四事之嚴，天定勝人，復會六合之衆，然或外請尊者，以號住持，或卽付上首，以爲傳襲，教失厥序，人有其私，金注益稽，但取小乘之愛，井飲相捧，淺隱大事之緣，運之少還，物乃傾否，天禧中，比部員外郎邢若思來領州事，因目勝地，久爲人廢，乃率郡之大檀越及比丘衆，奉公檄詣鄂州靈竹院，請今長老契穩，以尸之，惟師逗西竺之上機，紹法眼之昆裔，純熟衆德，摧伏羣魔，應以有情，既詣寶所，至上之日，纍白和會，露味灌洒，象王蹴踏，曾未朞月，學徒至者，蓋百餘人，猶草之得陽春，如子之和鳴鶴，修復頹範，太興層搆，乃有五臺僧澄岸，造僧堂，攝州司馬李遠，向禮建三門行廡，長沙僧智亮，作浴室，州校陳釗，跨波爲橋亭，不出十年，遂臻考室，或施瓔絡，或散香花，園公布金，海人上氈，什器帷帳，罔不周給，千楹攢注，類天宮之化成，百寶莊嚴，疑地神之迺現，師之功德，可思議之哉，夫有爲之謂緣，利他之謂廣，無來去之謂妙，卽心佛之謂頓，偏衆四者而不見其用，之謂第一義，彼上人者，其庶幾焉，宜其爲巨海之舟航，大方之牆塹者已，師以僕嘗任州幕，具知勝因，列狀載勒刻識爲託，且欲令後付囑者不私于己，其以吾爲茲院之初祖也，矧國有著令，來者得不信受奉行之，時年月日記。

西禪休偃記

夫坐叢澤樂閒處，遁世者能之，近湫隘，不易宅，有德者能之，若吾人者，漫漶塵容，嬰絡世網，進無腹背之用，退有賴鎖之名，鑿繁蹤眞，注重增拙，非得蕭散之地，休偃之樂，則何以胖勤體，旺勞神，彷徉日出，專氣閑實，入寥天之域哉，自予游都城，官太學，官最閒，外就私舍，濱蘇濟，地尤岑寂，居有西齋，因得爲畸人休景之地，先是，軒豁其南，以爲堂庭，前人多以竹樹雜蘺左右，復有二夾廡，用貯陳書十許篋，每令辰歸沐，饗直番休，脫幘褫巾，箕坐自縱，或冷風暫至，則廉者穴者槁者條者，翛然竝籟，翔嗷既華，則檬者摭者，薈者缺者，雜然布陰，于是內揵暫祛，外嗔不入，呻黃卷，據藜牀，兀乎摽枝，滑乎深淵，目睡飛鴻，心遡歸雲，蓬蓬適適，不知周粟之薄，顏閔之陋也，昔人以名教中自有樂地，寧欺我哉，況今叢雲在辰，羣爲如植，巧者進取，拙者低伏，理所宜也，予故拙矣，安不爾思，就令勉倦倜之姿，希馳騖之轍，而車馬宮位不能動人，色澁舌噤，趨步踽踽，不過骯髒門外，得家承一謝耳，又何能請閒闢說，及天下事哉，昔仁者攸居，著里端而爲美，愚公所處，并谷名而遂移，予上方既慙，下比何愧，尚恨非吾土者，不爾，當以樓拙名齋。

君山養猿記

猿與沐猴，類同而種別，沐猴躁動，好犧倚挽裂，譏故百情，韓生曰，沐猴而冠，故教猿升木，詩人著焉，猿性

靜介善吟嘯能遠臂亦善緣木昭王南征君子化焉世人多言沐猴畏猿每曼音啼嘯羣猴皆累息不敢動則猿與猴果非一種矣巴陵有君山在洞庭之中截然可居者地方百里浮屠氏之徒坊舍其上地宜橘柚茅栗居人採給焉然山多沐猴每八九月時則百千爲羣攘鈔挽齕林果幾盡居人苦之會舟賈于巴中得一猿體越而雄山之居人素知沐猴之畏也因以財厚謝舟賈致以如山伺沐猴之來縱猿以當之猿初亦柯榮而上嗷然一啼羣猴伯稍引去如是日三四來益狎猿之聲而不聳且恃已衆而驕猿獨也乃悉引其類讙猿而逐之或瓦石抵擲或條蔓纓紼猿不勝其憤而逃猴乃大纂園木而去鄉人語以相嗤焉噫茲山人之不善處物也甚矣物有以相勝者寧謂一杯水以救一輿薪之燎哉蘧瑗何以得容于衛屈原何以見逐于楚智此志也

故丞相文正王公碑陰記

故丞相沂國公既葬十二年仲弟天章闡待制子融請間見上追歎公據正有守得宰相體子融頓首謝且言臣兄貫事章聖皇帝興諸生不十年參總大政其後拜玉几下聞顧命大行詔章獻皇后權軍國大事于時宰相謂陰開邪謀規刊權文營罔中外衆莫敢抗獨臣兄毅然不肯移又欲建白天子朝朝望太后聽政附中人通裁可卽又引東漢故事請帝太后同視事僞計不行方謂譖逐大臣如寇準李迪等鈎索株連以動衆心臣兄中立其間爲國督視隱慝庾情卒不得施遂用詐敗太后再受徽號欲御天安殿復奏言止御文德既忤旨因災異策免然太后以數救諫不能無念抑畏謙慈勤翊王家大業以安此其事陛下尤彰明較著者上曰乃弟之勳予一人不忘子融再拜曰陛下幸詔臣寮勒詞隧石誠得天筆篆額敷賁前人死骨不朽勸寵忠門由臣爲初制曰可乃置旌賢碑三字賜焉于是天章君卽金石刻又欲侈上之褒丐辭敍其末僕念已嘗誌丞相墓且翰林銘功其事大畧著矣獨原夫天子念丞相賢而旌之者寧不以臨大事不可奪歟損抑過舉以絕未萌而爲之所歟功格于天默不自名歟僕嘗論治亂之機不容髮如令丞相當是時一有假借則紀律紛更權迫勢陵憸人乘之抵巇投隙竄有所肆淪胥淫夷遂蹈後艱凡列爵幾何底罰幾何而後能定由是觀之丞相之勳可以言者其大也夫陰施之所及廣則陽德之蒙報顯故丞相雖賢待聖人乃明初公于天章敎愛甚而天章奉公也無不至始丞相未貴時娶蔡李二夫人早亡及貴謙不封國天章歲比當遷輒上書還一官爲二夫人追封成公志也至是又引甲令建螭首龜趺丞相之名由天章益傳春秋之法于善善也長至刻祭彝銘樂樂皆所以行遠況珉表之隱然天文之粲然披九幽之潛光奮無窮之休烈後雖百千歲拜餘風泣遺直者曰此賢丞相之龕歟嗚呼盛哉

景文集卷四十七

贊

時雪贊并狀（邵伯溫林學士時事但仁宗本紀未載）

（案）贊淵當慶歷三年癸未

右臣伏以自秋迄冬天久不雨畝首憔悴農或嘆愁皇帝陛下儲精懇禱弗遑中旰盛德震動霏雪應祈流霙灑素煖燭銷解伏想宸心卽時歡豫民獻君體孰慰同深臣叨塵從列竊忭嘉聽不勝踴躍之至謹作時雪贊一首凡十韻韻十六言并本天意遂及聖功語局文褊無以鋪張光大輒用繕寫隨狀上進以聞內謐荒裴伏用戰汗謹奏

歲次協洽惟仲之冬不雨十旬有害無農地房泄蒸蟄戶弗坯日赭風熯窮天漲埃皇帝曰咨災或徵予精誠通神神與聖符日在庚辰先集惟寒長風北驅重陰冤延自穀而霙霏霏蔽飛憑寘委華卽擬流輝其雨其浮皆凝液流縞爾南山肪我西疇惟雪其時上天降康遂僭成沴值德爲祥爲祥伊何來嘉之宜恨深特繁乃京乃坻拂爛蕩溫納于太和翩翩勞甿易歎而歌旱未及傷雩也載瀕皇帝德功爲年不忘

雩雨生贊并序

叔孫通制禮聘齊魯大儒不能致者二人揚子雲稱之遂爲之贊云

晚周東弱，孤秦西起，吞滅六國，陰規萬祀。姍古龍侯，挾書下吏。辰光遂覆，天紐潛弛。民籲于天，天莽其墨。
夥涉倡亂，卯金受命，璇緯宵聚，彤光夕映。八年之間，四海底定。曰公曰侯，狗盜販徒，無種而起，有利則趨。
拔劍爭競，或號或呼。帝用患之，惟懷永圖。曰叔孫氏，請建其禮。質葩定位，剌經取制。帝曰俞哉，我將其就。
無甚高論，傑便其事。粤二先生，北景藏迹。靈龜發志，威鳳覽德。素行玉粹，丕猷淵塞。智周萬物，精騖八極。
規規緩嗣，以禮來聘。先生謂言，汝一何佞。謾罵不恥，生靈方梗。圖興禮樂，是相詬病。稷嗣弗從，謂我改造。
良玉蘊山，衆珉入寶。先生不致，孰將順考。漢風四百，終雜霸道。

平津侯東閣贊 并序

粤若遂萬物，師百寮，丞相之位至尊也。壹統類，運權極，丞相之責至重也。眇視振古，難哉若人。若乃持尊
本乎就卑，分重由于借力。借力于賢則國治，就卑以己則士集。此平津侯所以開東閣延天下之俊也。于
是漢興七十餘歲矣，制度草創，禮文未縟。上方嚮儒術，紬黃老，議正朔，易服色，郊見上帝，親巡泰山，北探
單于，媯嬀之罪，南誚勁越不臣之俗。東鑿穢貊滄海之郡，西開夜郎邛僰之道。求非常之人，待不次之位。
四方之士，上書衒鬻者以千數。我侯起白屋，以春秋之義，繡臣下。取漢相，則不得不求賢以自輔也。夫賢
至而禮不篤，與不至同。禮篤而用不密，與不禮同。我侯坐閣以賓之，脫粟以食之，悉其奉賜以給諸公。可
謂禮之矣。從容請問，講聞高義，可謂用之矣。是以國家表裏爛焉可睹。天下學士靡然嚮風，耳不殫聽，人
無所隱其聰，目不徧窺，物無所逃其鑒。漢之得士，于斯爲盛。且夫官惟其人，無之則闕。後之宰天下者爲
不少矣。然而專其茵軾，奧其壃宇，門闌呵留，騶呼傳唱。士有願見而不獲，民有赴訴而中止。況求乎歷相
府，坐相閣，攘袂以言天下之事乎。故齷齪備員者有之，沾沾多易者有之，褚淵陳扇以自蔽，常衮塞門以
示威。固其然也。噫，其人存，則其閣立。其人亡，則其閣廢。屈鴛孫賀，毀爲廐庫，可勝嘆哉。儒有千載而下，慮
乎舊史。嘆東閣之不見也，我見其傳。如人存焉，遂爲贊云。

嚴遵字君平贊

君平沈冥，賣卜肆中。子以孝言，臣則告忠。日足百錢，閉門著書。十萬餘言，黃老其徒。李疆牧州，喜欲吏君，
揖風而慙，噤語于脣。還謂子雲，子誠知人。九十壽終，聲槩高旻。

蜀郡太守廬江文公贊

天挺蓍俊，有德有文。漢天子命，往撫蜀人。蜀始樸蒙，公不謂然。選士詣學，歸相教言。一年而業，三年而懼。
五年大成，家詩戶書。以勤相矜，以惰相恥。出有教父，入有順子。文如馬揚，節如嚴李。由公教之，聲塞天地。
蜀戴公仁，世世奉祠。十五百年，惟公之思。

王褒字子淵贊

子淵軒軒，洵美有文。宵雅鹿鳴，帝用攸聞。此寵德事，讓不克堪。頌聖得賢，戒松喬是耽。以諫大夫，數從幸
巡。受詔作賦，持節迎神。未克告猷，少謝良臣。

張寬贊

惟武嗣位，而有荒志。厥德靡升，神不安祀。嫋然靈媛，止乎渭濱。帝用走咨，何所而人。媛告七車，能爲我言。
台稽首對，吾祀弗蠲。帝用謝愆，改釁厥薦。天人之交，自我而見。

宋楫密直學士知益州蔣堂字希魯贊

蔣侯挺挺，天與嚴方。健而文明，不逢不將。在始蜀人，政未及孚。纖者嫉侯，膏吻騰誣。侯政已孚，蜀人熙熙。
侯坐徙官，遠近驚齊。侯始興學，紹文之餘。百堵增增，大度厥居。髦俊聿來，晝經夜史。嗇然西南，號多君子。
侯既去州，右區即毀。侯惠在人，已屑而髓。子產相鄭，先謗後歌。來世視之，謂侯如何。

蜀人李仲元贊 并序

內發乎天光，外隱乎人曜。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先生聞其風而悅之，境乎太虛，鄉乎何有。上際于天，不
足容其高，下蟠于淵，不足寄其深。洋乎其未始有也，漠然其不可測也。故先王之道，無跡而稱焉。上不漏
其至眞，下不異乎當世。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先王聞其風而悅之，接之以太和，冥之以常動，盡乎物軫。
放乎天均，泰山嶠地，與之齊其大，纖塵飄空，與之等其細。粲焉其未嘗默也。故先生之名，有謂而述焉。先
生嗜岷山之英，儲井絡之精，鳳翔覽德，龍蟠隱靈。若乃孤風扇于緜區，長波溢于來世。道隔用表，隱顯無
跡。身寄形外，名言所絕。是以良史不得牒其世，聘輪不得龍其家。三府不得署其行，諸儒不得宗其教。乘
萬物而迹抹，襲一氣而所合。彼其視爵位若雜鼠之腐，比毀譽如蚊虻之過。況夫規規末俗，悠悠常論，可
髣髴其道乎。惟揚子稱之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仲元、世之師也，雖然，予嘗言之，無用之用大矣，有用之
用小矣。持蒸燭于幽室，雖然稱其景，及夫翔陽逸駭，天寓同煥，則未嘗謝其明。挾重纊于大寒，豈然愛其
溫。至乎陽春發榮，萬彙該暢，則無能論其燠。先生之道，非近是乎。夫至人不待江海而潤，非取晉楚而富。
工乎天而不繫，同乎人而俱化。孰肯嗅鱠餌以邀益背之禍，冒賓名以取畸人之毀哉。千載寂寥，高範隆
絕，搥咀遺味，敢稱贊云。

眞珠榮贊 并序

道不可識，識之淺矣。道不可知，知之偏矣。不識不知，乃道之徵。先生用舍，此焉是依。子雲稱述，外而不內，
晦不我賤，達不吾貴。無言有言，有謂無謂。綿代不窮，高風難對。

南嶽慧照禪師省賢眞贊

太虛絪縕，六根相依。師有元身，廣額瞭眸。以假圖假，省師之神。師昔有言，妄存者亡。不妄亡者存，師貌雖
人，師心即佛。請視斯文。

戎瀘等州有之。生水中石上。翠縷纖腰若貫珠。蜀人以密熬食之。或以醯煮。可行數千里不腐也。贊曰。

蘆仙竹贊并序

生山澗中。大抵若篠。然里人移蒔園中。高止數尺。贊曰。

弱竿近節。籜與蘆類。細葉纖長。蓊蓊而概。

天仙果贊并序

樹高八九尺。無花。其葉似荔支。而小子如櫻桃。纍纍綴枝間。六七月熟。味至甘。贊曰。

有子繁枝。不齒而實。溥言采之。味比蜂蜜。

佛豆贊并序

佛豆粒甚大而堅重。農夫不常種。惟圃人蒔以爲利。以鹽漬然後食之。小兒所嗜。贊曰。

豐粒茂苗。豆別一類。秋種春斂。農不常蒔。

紅珠豆贊并序

花白色。實若大紅豆。以似得名。葉如冬青。蜀人以豆爲果餌。贊曰。

葉間以澤。素蒻春敷。子生筴間。纍纍綴珠。

紅蕉贊并序

蕉中蓋自一種。葉小。其花鮮明可喜。蜀人語染紅者謂之蕉紅。蓋欲倣其殷麗云。贊曰。

蕉無中幹。花虛葉間。綠葉外敷。絳質凝般。

木質蓮贊并序

花生峨眉山深谷。若芙蓉。香膏類之。木幹修壯。花夏開。枝條茂蔚。不爲園池所蒔。贊曰。

葩秀木類。狀若芙蕖。不實而榮。馥馥其敷。

重葉海棠贊并序

海棠大抵數種。種皆小異。惟其盛者則重葩疊蕚可喜。非有定種也。花開嫋若錦障。北方所植者。枝強花瘠。殊不可玩。故蜀之海棠誠爲天下奇絕云。贊曰。

條柯柔曼。濃淺繁總。盛則重葩。不常厥種。

護花鳥贊并序

春城峨眉山間往往有之。至春則啼。其音若云無偷花果。髣髴人言。故云護花鳥。贊曰。

舊首黑裳。黃翅其羽。厥鳴嚶嚶。若禁若護。名而不情。盜者猶懼。

獼猴贊并序

出邛蜀間。與猴猱少異。但性不躁動。肌質豐腴。蜀人炮蒸以爲美味。贊曰。

獼與猴猱。同類異種。彼美豐肌。登俎見用。

羚羊贊并序

出北番及茂威等州。形似畜牛之大。其角繚頭上。重者八九十斤。黑質而白文。工以爲帶胯。可用氣犀。贊曰。

羊質之大。角繞于首。以角之稱。驅殘獵手。

黑頭魚贊并序

形若鱓。長者及尺。出嘉州。歲二月則至。惟郭璞嘉前有之。里人欲怪其說。則言璞著書臺上。魚吞其墨。故首黑云。贊曰。

黑首白腸。修體短額。春則羣泳。數罟斯獲。

嘉魚贊并序

丙穴在興州。有大丙小丙。魚出石穴中。今雅州亦有之。蜀人甚珍其味。左思所謂嘉魚出于丙穴者。贊曰。

二丙之穴。厥產嘉魚。鯉質鱒鱗。爲味珍腴。

鮎魚贊并序

出西山溪谷及雅江。狀似鯢。四足。能緣木。其聲如兒啼。蜀人食之。贊曰。

有足若鯢。大首長尾。其啼如嬰。緣木弗墜。

石鯊魚贊并序

狀似鮎。魚而小上。春時出石間。庖人取爲奇味。贊曰。

鱗鱗么質。本不登俎。以味見錄。雖細猶捕。

鯊鹿魚贊并序

魚之細者。生隈瀨中。狀若鱗。大不五寸。味美。蜀人珍之。贊曰。

長不數寸。有駁其文。淺瀨曲隈。唯鱗而羣。

婆羅花贊并序

花生峨眉山中。葉類枇杷。數葩合房。春開。葉在裹。花在中。或言根不可移。故俗人不得爲玩。贊曰。

聚葩其房。葉附花外。根不得徙。見偉茲世。

補木贊

存士所宜。亭榭而上。枝枝相避。葉葉相讓。繁陰可庇。美幹斯仰。蜀地最宜者。其生童童。若幢蓋然。枝葉不相礙。故名讓木。茂葉美陰。人多植之園圃

慈竹贊

根不他引，是得慈名。中實外堅，筍不時萌。末或下垂，苒弱絲縈。性纖產，根不外引，其密間不容筍，筍生夏秋間，歲枝葉乃茂，別有數種，節間容八九寸者，曰箭竹；二尺者，曰苦竹；丹棉垂地者，曰釣絲竹，或取節，脩膚緻者，用爲筆管，尤佳。

樓櫚竹贊

葉樓身竹，族生不莖。有皮無枝，實中而幹。性亦纖產，葉似樓，有刺，徑不二三寸，或曰桃竹，未得其詳。內實，幹堅重，可用爲舟篙，或圍多植以取玩。

對青竹贊

翠濤如雷，間竹相偶，挺美不凡。取貴中圓，邛蜀州產，多有溝道，蜀絲一節則然，圓多毒之。

紫竹贊

竹生三歲，色乃變紫。伐幹以用，西南之美。蜀諸山中尤多，圓池亦稍爲玩，然生三年色乃變，三年而紫。蜀人以爲笙及篳篥，尤可愛。

方竹贊

竹箇皆圓，此獨方形，厚倍于篁，節節稜稜。圓衆方寡，取貴以名。生戎道等州，大葉而實中，東人尤愛之，以爲杖。

月季花贊

花亙四時，月一披秀，寒暑不改，似固常守。此花即東方所謂四季花者，翠蔓紅葩，蜀少霜雪，故此得終歲十二月月月皆一開，蜀人因謂月季云。

海棠贊

樓皆被皮，此獨自幹，攢葉于頂，毒首披散，秋華而實，其殖則翠。大抵樓類也，然不皮而幹，葉叢于杪，至秋乃實，似棟子，今益州城中有四樹，社子美有左綿海棠行，今東川無之，理緻幹堅，風雨不能摧云。

綠蘿菊贊

類則溫嵇，根端綠色，纖長不圓，脆淬甘液，在蘿蔔中尤爽，潔甘滋，以子東方則變，殆土所宜云。

隈支贊

挺幹既脩，結蘊茲白，載外澤中，甘可以食。生邛州山谷中，樹高丈餘，枝條窮，花白實，外荔支，內黃柑，甘味，可食，大若雞卵。

天師栗贊

栗類尤衆，此特殊味，專蓬若橡，託神以貴。生青城山中，他處無有也，似雖栗而大，或言張道陵常所食，故號天師栗，比常栗味美，惟獨房爲異，久食已風痺。

倒仙牡丹贊

花爵芬侈，遂刺于梗，不可把玩，蠶以妍靡。花出彭州，其枝一似薔薇，有刺，不可玩，故以別他牡丹云。

竹柏贊

葉與竹類，紋理如柏，以狀得名，亭亭脩直。生峨眉山中，葉繁長而淨，似竹然，幹大抵類柏而亭直。

金星草贊

長葉叢生，皆點星布，高醫近識，傳疽可愈。生峨眉青城山，葉似萱草，其葉皆有點，雙行相偶，黃淨類金星，人號金星草，亦云金釘草，皆以皆似取之，今醫家用傳疽創甚良。

娛美人草贊

翠莖纖弱，稚葉相當，逼而歌之，或合或張。蜀人舊傳虞美人草，予謂虞常作娛，今世所傳虞美人曲，下音俚詞，非楚虞姬所爲也，意其草莖柔，爲歌氣所動，故其葉垂小，或若動搖，美人以爲娛樂耳。

川芎贊

柔葉美根，冬不殞零，采而掇之，可糝于羹。蜀中處處有之，葉爲蘼蕪，苗謂江蘺者，根爲芎，似蓬蒿，苗都歲九月九日，採市鬻，與大黃如積，香溢于廛，或言其大者胡桃者不可用，人多時于園檻，葉雖時可用作羹，蜀少寒，莖葉不萎。

附子贊

附苗而生，翠莖紫莖，生蜀者良，三建則非。生綿州彰明縣者最良，有一子，蓋及太府官藏一兩者，花色一葉，物耳，陶宏景以天雄烏頭附子皆出廣平，謂之三建，唐人非之，以綿州所生爲良，今則惟彰明者佳。

甘露茶贊

弱樹繁葉，類赤心棘，採以清明，厥味甘極。生巧眉州山中，其樹大抵似赤心棘，經霜益茂，明年採之，有香味，若飴云。

水葵贊

紫花碧葉，浮秀波面，日中則向，日入則斂。花色或黃或白，葉浮水上，葉厚而澤，形如蓮花，差大，開則隱日所照，日入輒斂而自蔽，葉下若蔽，蓋緣太陽之比。

綠蒲萄贊

西南所宜，柔蔓紛衍，縹穗綠實，其甘可薦。北方蒲萄熟則色綠，今益州城中亦色正綠云。

寶蟬花贊

擢莖挺挺，暨夏則榮，丹紫含英，以寶見名。葉大抵玉蟬花類也，其生叢蔚，花紫質絳云。

鴛鴦草贊

翠蘊對生，甚似匹鳥，逼而視之，勢若偕矯，相向如飛，鳥對翔，故名鴛鴦云。

羞寒花贊

冒寒而茂，莖脩葉廣，附莖作花，葉蔽其上，以其自蔽，若有羞狀。蜀地處處有之，不爲人所愛，依籬緣花，蔽葉如隱，俗曰羞花，予易爲羞寒花。

艾木贊

綠實若莢，味辛香苾，投粒藥罐，椒桂之匹。大抵茱萸也，實正綠，味辛，蜀人每進藥罐，以二三粒投之，少頃，香滿盂瓶，或曰作羹膏尤良。

黃拒霜花贊

秋華纂纂，載黃其色，點綴鋪葉，疑不善殖。南方拒霜花落則別其葉，歲取新條，故花葉敷盛，惟無黃者，蜀人使之成樹，而花葉稍小，雖黃品可佳，然不足愛玩，疑如南方新條，則花葉盛矣。

添色拒霜花贊

自濃而淺花則常態今顧反之亦花之怪生屑彭蜀等州花常多葉始開色白明日稍紅又明日則若桃花然

太平瑞聖花贊

衆附衆英爛若一房有守繪圖厥名乃章繁而不豔是異衆芳出青城山中幹不餘大高者及尋花率秋伊四出與桃花類然數十附共爲一花繁密若綴先後相繼而開凡閱月未萎也蜀人號曰瑞聲瑞花故丞相國琳爲益之年繪圖以聞更號瑞聖花然有數種差小者號寶仙紅淺者白者名玉眞或都人競移蒔圃中以爲翫玩云

旌節花贊

擢條亭亭層紫累丹狀若使節方圓實刊所持節然獨以名見益州圖經使

錦帶花贊

苒苒其條若不自持綠葉丹英蔓衍紛垂蜀山中處處有之長蔓柔韌花葉圓圓如蘭帶然因象作名花開形似飛鳥里人亦號鳥髮淺花

蟬花贊

蟬不能久蛻于林下花生蟬首茲爾物化二川山林中皆有之蟬之不蛻者至秋則花生其頭長一二寸黃若色治小兒瘧疾又能已瘧

玉鳳毛花

華而無采狀類翔鳳幺質毛輕翩欲飛動翔禽本至卑鄙如鳧雁故曰鳳色白故曰玉以其紛輕故曰毛

石蟬花贊

有苕穎然有蕚敷然取其肖象莫類于蟬始生其際孫擢長二三尺葉如菖蒲花尊五出與蟬蒼類黃綠相間蜀人因名之又有白者號玉蟬花

狨贊

狀實狨類體被金毳皮以藉馬中國之貴緣蔓等州南詔蠻多有之大小正類猿惟有毛毳異國朝近相制命使宣徽使以上官乘馬者得以狨爲蒲武官則內客者使宣徽使相制

百舌鳥贊

綠衣紺尾一啼百轉可樊而畜爲世嘉玩出邛蜀山谷間毛彩翠碧蜀人多畜之亦云鄰碧鳥善效他禽語凡數十種非東方所謂反舌無聲者性亦矜鬬死不屈然捕爲用得

金蟲贊

蟲實甚微翠體金光取而槁之參飾釵梁出利州山中華體綠色光若金里人取以佐婦人飲鏡之飾云

餘甘子贊

黃龍翠葉圓實而澤咀久還甘或號菴勒注原本闕〔案〕益部方物略記餘甘子生戎瀘等州山谷大葉細似槐實若李而小咀之前苦後甜良有味故號爲餘甘

景文集卷四十八

說

酺說

客問曰朝廷設酺宴之令享天下高年質于古經何禮之處答曰先儒顏籀有言酺之爲言布也王德布于天下而合聚飲食以爲酺然予之所聞似異于是酺爲神名音如步讀本于民里因祀而合飲耳周官大司徒族師春秋祭酺先鄭說酺者爲人物災害之神後鄭謂族師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蓋古之爲民者防邊爭端酒禁最重惟祭祀鄉飲得以行禮細民之室不得常御書曰無彝酒此之謂乎漢承秦法于周差近流風遺書頗有存者故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者罰金四兩是則醴醪糜穀廢于私室之間遺飲食合醵繫乎君上之橫賜西京文景武宣之代時有酺賜本之歸于祭酺之禮因餘福而弛酒禁也故武帝太初二年令天下酺五日腰五日日貙腰亦祭名也漢帝以立秋豺祭獸因以田獵是則祭酺而後民飲酒祭貙而後民搏獸一切之制于義自均今許腰爲祭而廢酺爲神破一體興二說近乎攻異端者矣三鄭之詁周官多視漢法其言酺也乃云有蝗蝻之酺人鬼之酺夫三鄭目見漢之有酺祭因令民之會聚酒食也故于族師之詁意悉準詳苟無其端不容臆測客曰然則今之酺令

哉求思其本耶。予曰。否。酒禁行于古。故漢之酺也。民財自出。得以達夫家。酤搉施于今。故我之酺也。君澤所頒。專用觀耆耋。禮與世變。名隨事易。損益之常也。何必執古禮而處之哉。

王杲卿字說

字之言滋也。名之外滋其一。稱古君子。因用表德焉。陽秋。大夫褒則書字。禮經。男子二十冠而字。厥惟舊矣。琅邪王君仁旭。字杲卿。既式是道。且欲本而推之。以充其宜。予辱君請。得以文陳。迺者、日之旦也。本君含章自內。不待于外也。杲者、日之出也。本君厥修時敏。浸升以著也。仁聯昆仲之次。八慈比也。卿同士子之稱。勞謙象也。凡道不揚休篤實。光明章大。未有能發乎遠也。若君家太尉。以三公建上將。威略折衝。爲時長城。勳在王府。耿乎當世。君承德厚之庭。孺筮于賞典。崇讓下賢。不以倨貴自安。靖恭肅給。人服華伍。其有意乎緝熙于光明。發于事業歟。又將不衰其孝。謹而念爾祖歟。昔君之先代有元長者。自比扶桑暘谷。今君遡洪源。休令聞。還以旭杲命之。則光輝日新。世其家者。有待于君矣。

雁奴後說

周官醢人。箈菹雁醢。六贄、大夫執雁。莊周舍故人家。主人殺雁。雁爲羞品、薦矣。大江之南。陽烏攸居。餘甘稻稻、羣翔聲唼者。動數百千計。鄉人或夜經大澤。連巨繳而掩之。然常苦雁奴之覺也。鄉人說曰。雁奴、雁之最小者。性尤機警。每羣雁宿。雁奴獨不瞑。爲之伺察。或微聞人聲。必先號鳴。羣雁則雜然相呼引去。後鄉人益巧設詭計。以中雁奴之欲。于是先視陂藪雁所常處者。陰布大網。多穿土穴于其傍。日未入。人各持束縕。并匿穴中。須其夜艾。則燎火穴外。雁奴先警。因急滅其火。羣雁然視無見。復就棲焉。如是三燎三滅。雁奴三呼。衆雁三驚。已而無所見。則衆雁謂奴之撫驗也。互唼迭擊之。又就棲焉。少選。火復舉。雁奴畏衆聲。不敢鳴。鄉人聞其無聲。乃舉網張之。率十獲五而廛有焉者。以是江湖之民尤嗜雁。或賤售于人。予聞其事不甚諦。後有隱民馮生者。與予善。他日。問之而信。馮生工屬文。嘗爲雁奴說。嘆其以詐相籠。以禍相嫁也。其言曰。奚獨雁哉。人固有之。李斯、秦之警也。趙高、詐燎。而胡亥、擊之。國入于漢。陳蕃、漢之警也。曹節、詐燎。而孝靈、擊之。家獲于魏。由是觀之。可不爲之大哀耶。予嘗愛其文。今馮生遁老。訪其書不獲。姑掇其切著于篇。還以舊名題云。

舞熊說

晉有蘭子者。獲二黑熊于太行山。而飲食之。能得其欲。教爲蹲舞之技。以丐市中。先開迴場。震之嚴鼓。市人爭背山立。俄以巨梃鞭熊。應手皆舞。躁跜騰踢。悉中音節。伎殫曲闋。蘭子放梃四顧。躊躇滿志。人爭投錢與之。既而白負其能。數與優角。時眞聖幸汾陰。祠后土。曼延奇怪。竝參侑樂。蘭子以熊見行在。上奇其馴服。賜以鏐器束帛遣之。白是蘭子挈賜物。嫠鬻郡縣。頗指揚袒。擾熊益甚。遠近聞者亦爭玩之。于是除地爲場。趣節亟引。心慧技之速舊也。每舞一終。輒裒金數千。是日。曲數十終。售金數萬。蘭子被酒霑醉。益

驕色。會日暮。二熊不時得發。瞪目跋扈。不復肯舞。蘭子鞭之彌急。市人有竊笑者。蘭子恥熊之反己。因謀門。大淮卒并力殺之。于道周。噫。熊與人嗜利兵欲。刺之。二熊驚覆。批蘭子手覆之。復旁傷數人。突出不相遠。畜之以理。猶可屈伏。而蘭子見利忘義。求之不已。力窮變生。反受其咎。宜哉。昔東野馭馬。顏闔曰。稷之馬必敗。馬力殫矣。而猶求焉。寧斯人之徒歟。

對太學諸生文

生有過於學舍。諗臣曰。頃聞縣官清詔。修復儒宮。伴鬷既吉。攷定之中。築登削馮。聚見其功。順珍坤以勢。志圓璧而回雖。超夏越商。與漢同風。革有鼎之好音。抉兩豆之羣聲。蓋有日矣。今茲乃詔大臣。罷其營理。收絲反汗。搢縱愕眙。廢星整于九仞。正天樑于一質。寧道之遂汙。文之將墜。廢仁義于黃老。謝詩書于佛辭。何沒振之甚焉。臣揖而喻之曰。宸扆聰睿。天家謨明。協恭大化。速如雷霆。重惜百姓。嗷咻羣生。今營營洪寧。又以庠序禮大之事。縣官亦欲不亟其成。太學歲直其地。故縣官避而不營。慮陰陽之盤擾。損黎獻之以。然弗聞其遂廢也。諸生悄然曰。先生見欺哉。大道宰時。萬物均利。先天後天。不恤禁忌。有而言之。亦祇異。恐先生之迂也。臣應之曰。上聖不凝滯于物。故能與世推移。雖神達之潛合。懼細黔之無知。是以韜先見之遠翠。徇昆命之邇詞。俯同億兆。不顯其幾。俟厥祥之驗。遵攷室之多儀。上取陽秋吳越之誠。次禮經子卯之譏。宜乎昧者不見其堂奧而僅在乎籥鼙也。諸生曰。然則先生之謂體大之事不亟其成。言非是。何據乎經。且夫陶姚勛華。商周文質。每舉大物。未嘗曠日。是以靈臺經始。而詫庶民之功。桑蔭移。而示聖功之疾。又況太學者、綜王度之稱首。導天常之自律。獨淹久而弗康。將寢微乎學術。不披其華。爲取其質。思竊疑焉。臣答曰。諸生可謂拘文牽俗。迷乎大方。持螢爝不知日月之出。視數澤不識鵬鵬之翔。今將伸子之偃蹇。子之盲。摘陳帝紘。槩舉皇綱。竊聞太平之基。不力年則不能載其德。故源甚淺則流甚長。成之暴則壞之亟。虞舜歷試諸艱而納大麓。周文匪棘其欲。而王西國。彼寧樂乎淹卹哉。不得以已也。今縣官不天之大。彌文之綽。以絃頌不已日而孚。習俗不朞月而改。故先發號乎首善。將大定于四方。亦猶樹木者爲計于十年。成園便含生飫其祇庸。多士薰乎孝愛。然後鼓易動于庠序。沛有餘乎方內。歸餘于三載。此天道之常倫。奚致疑而驚駭。況縣官樂育雅士。而建雩詠而歸。雖暫休乎不作。且不忘經構之宏規。何謂其遂廢哉。諸生報焉汗下。逡巡避席曰。人寡聞。猶蹠雍然。微夫子之發覆。孰知夫天地之全。

福嚴院種杉述

嚴大士嗣居之九年。營復仁祠。以含大衆。仍山取勝。披巒奇。雲征鳥革。幾二千室。佛事侈大。邦人歸

嚮望門生信道益度，收攝滋戾，更爲清靜，又命其徒，環院且百里，廣樹杉焉。師之言曰：獄之陬莫杉爲良，今視我居，水火之不可常，堂構之不可息，苟無其備，謂吾能外助哉。由是日蒔歲營，數盈十萬，廕其陰陽，時其上中，築而培之，灌而澤之，沼緣版險，半散巖藪，望之離離，卽之翔翔，搖風之所假拂，浴雨之所沾洳，春敍其理，秋勁其膚，童而蓋然，鬱而帷然，牙葉奮張，枝幹夸肆，于是大者中梁，小者中杙，直者爲橈，枝者爲桁，若乃背宇儀功，大匠經始，斤斧所度，繩墨所智，從容陶指，萬機可具，不丐林衡，不誘縣官，茲爲長利，其可嘉已。先是，州將下符，爲中居禁，又檄院幹得專護焉，已而衆謀丐文，俾信于後，予聞管仲有言，十年之計以木，百年之計以德，師今爲未來世思患豫防，不直十年計也，樊仲欲作器，先種梓漆，人或嘻之，後得其用，更從假貨，則今之昧者，得無嘻師之遠計乎，亦且異時從師而求假也。師名省賢，以傳付密要，始處樂山，大唱宗旨，旋舍石霜，黑白不釋之，故又居于茲，三坐道場，一用眞諦，今予以有爲之積，可述之言，以美于師，是非謗法也哉，雖然，不謗不足以爲法，師其著吾文，無介焉，州符、衆樹杉者之名，刊于石背，尺石霧仲他壓不得用，蓋自標置者非予載永安計爾，毋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平生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爲遽無知也，葬之日，以繪布纏棺四翣引，無作方相俑人、陳列衣服器用，累吾之儉，吾生平語言無過人者，謹無妄編纂作集，使後世嗤詆吾也，吾侍上講勸，凡十七年，上頗記吾面目姓名，然身後不得丐恩澤、爲無厭事，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此以委莒公，莒公在，若等不爲孤矣，若等兄弟雖有異母者，古人謂四海之內皆爲兄弟，況同父均氣乎，詩稱死生之戚，兄弟孔懷，不可不念也，兄弟之不懷，求合他人，人詎肯信哉，縱陽合之，彼應笑且憎也，若等視吾事莒公云何，莒公友吾云何，可以爲法矣，人不可以無學，至于奏議牋記，隨宜爲之，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則不爲人所輕誚矣。

祝文

謝雨文

嚮自首秋，弗獲嘉澍，斯農吁嘆，厥稼芸黃，尸臣不寧，控神祈助，隱直垂答，優渥載霑，坊庸疇畝，咸已蒙潤，來梅斐播，亦克措功，庇于嘉生，莫匪靈貺，物薄悉備，敢用謝成。

長源公廟再祈雨文

仲夏以來，甘澍愆候，秔稻方茂，浸灌告勞，天高日烈，雲族弗應，年之儉穰，近在旦暮，祁也省咎，弗敢舍安，分命乃僚，奔告羣祀，意者政弛而多類歟，獄寃而無告歟，賕賂行歟，猖獗多歟，有一于是，長人任罪，疾癘是降，誅罰是嬰，不當歲損佳應，以害百穀，惟公望紀斯土，流泗于里，頗臨薄祈，垂庇我民，驅祓旱殃，大沛膏澤，就成苞穎，千萬斯倉，甘潔神羞，充衍國賦，養老嬉幼，無有後艱，神實鳴之，其敢忘德，不敢私請，謹以清酒制幣，歸將申款。

南嶽祈雨文

仲夏以來，日烈風燠，雲油戢澍，于茲四旬，祁竊惟、荆揚之人，以稻爲命，稻不時穫，終焉阻飢，今雖秀而興，浸灌云竭，原師田畯，憂控不寧，卜之三旬，翹仰甘澤，有年在此，無年亦在此，惟帝宅是霽嶽，保佑下民，敢馨監虔，厥由景嚮，頗賜霖霈，以奬歲功，俾我百穀，凝然富足，使得上奉邦賦，次潔神羞，老壓壯食，充養室家，天造陰隲，帝實尸之，至于長人之官，政事疵類，顯誅幽殛，亨無所逃，元元孔歎，後帝得請，符印有守，不犯身而祕祠，謹遣文學參軍文郁，竭誠代請。

謝雨文

間久不雨，穀將殄瘁，躬率僚掾，奔告祠下，以禱厥災，惟神降嘗于衷，應焉如答，沛足甘澤，嘉生以滋，百姓感服，既捉而備，長人多罪，又釋弗誅，太守不敢忽祀之常秩，其敢忘神之顯祐，謹以嘉酒制幣，柔毛剛鬣，侑以鼓吹，敢謝成貺。

題辭

西州猥藁系題

西州者、奄也，猥、雜也，藁、其末工之辭也。始予以嘉祐初來爲州，州大務鹽，日操刀筆坐閤下，吏環立聽命，必取判乃得去，又主勞賓客皆有常處，一不可廢，會天子促上唐家書，遣使者疏索副草，經三時乃悉送官，凡再朞之間，身事交逼，操棍佐轅，伎不兩工，故于他論著不遑及也，惟覽山川，采謠俗，觀風雲怪奇，草榮木悴，歲時故新，朋昵判合，時寓諸詩，詩者、情所感于中而出之外者也，所以怡性情，娛傳賓，故狹章不爲首，積韻不爲廣，悼予往弗及于流，自假守至滿吏，月裒日次，凡得百餘篇，雜肉褚中，命曰猥藁，野庖之芹，窮緯之蒯，自愛而不忍棄也，或曰，君之詩往往爲邦人寫去，奈何，不如因出之，可見本末，予不能謝，卽諉門人印州從事沒釋釋之，書而刻之石，置大智禪坊之亭，噫，後之人孰爲我竄其辭，搨其冗，搨所得八分之一，以備樂府雜家，俾知治世之音安且樂云。

戒

治戒

吾歿，稱家之有無以葬，斂用濯浣之衣、鵝鼻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謹無爲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卽止，使數十年足以厝吾骸，朽衣巾而已，吾之蹇然蒿然，皦皦有識者，還于造物，放之太虛，可腐敗者，合于黃壚，下付無窮，吾尙何患，掘冢深三丈，小爲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二卷、酒二缸，右置米麪二奩，朝服一稱，私服一稱，鞋履自副，左列吾誌，右刻吾銘，（案）祁禱遺稿左銘，卽掩壙，惟簡惟儉，無以金銅雜物置冢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猶可容數人，無功于國，無惠于人，不可以請謚于有司，不可受贈典，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冢上植五株柏，墳高三尺，石翁仲他壓不得用，蓋自標置者非予載永安計爾，毋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平生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爲遽無知也，葬之日，以繪布纏棺四翣引，無作方相俑人、陳列衣服器用，累吾之儉，吾生平語言無過人者，謹無妄編纂作集，使後世嗤詆吾也，吾侍上講勸，凡十七年，上頗記吾面目姓名，然身後不得丐恩澤、爲無厭事，若等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此以委莒公，莒公在，若等不爲孤矣，若等兄弟雖有異母者，古人謂四海之內皆爲兄弟，況同父均氣乎，詩稱死生之戚，兄弟孔懷，不可不念也，兄弟之不懷，求合他人，人詎肯信哉，縱陽合之，彼應笑且憎也，若等視吾事莒公云何，莒公友吾云何，可以爲法矣，人不可以無學，至于奏議牋記，隨宜爲之，天分自有所稟，不可強也，要得數百卷書在胸中，則不爲人所輕誚矣。

北嶽祈晴文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六月朔，越二十四日，具位臣宋祁，敢以酒幣昭告于北嶽安天元聖帝。按時令，是月大雨時行，雖然，久陰連澍，比稍無節，因而不止，恐害粢盛，常趙之人，勞瘵久矣。若今無年，將遂轉溝壑，匱神祀之國賦，兩獲罪辜，則亦惟帝之閔。矧川瀆流，壞軍城室廬千所，屯吏走告，守臣不敢寧，惟帝遽發雷雨，使晴雨得宜，百穀成就，元元足食，其誰敢不解駭屯雲，使晴雨得宜，百穀成就，元元足食，其誰敢不祓神惠而竭報禮，以詫無疆，祁佩軍印，不獲身到祠所，謹遣司戶參軍李沖侍祠。

里社龍神祈雨文

維至和二年，歲次乙未，二月乙丑朔，越十二日庚子，具官宋祁，謹以酒脯果茗養羞舒雁之牲，敢告于里社龍神。比亢陽爲沴，順氣弗效，農夫告勤，是用遣僚屬有請于龍，彌跨四旬，雨雪三集，潤纖及寸，輒止，今土脈冒蒸，百呂萌芽，此時不雨，歲且大乏，惟人依神爲庇，惟神享人之祀，歸窮上叩，不應不止，神其走驅雷風，興雲致雨，彌漫沾足，溉滌品彙，無令無年，以貽龍羞。

里社龍神謝雨文

敢告于里社龍神，乃雨弗時若，將害粢盛，以庚子致禱于龍，期五日當應，蒙亮哀叩，訖甲辰，油雲四隮，佳澍霈霈，有請必答，克就豐歲，顯應如期，震動我民，刺史雖德薄，敢忘龍之惠，潔醪潔羞，仰薦報禮。

酬神文

比以旱氣搆沴，炎騰翠翔，方穀之莽，敕民勸捕，致禱于龍，期五日當應，蒙亮哀叩，訖甲辰，油雲四隮，佳澍霈霈，有請必答，克就豐歲，顯應如期，震動我民，刺史雖德薄，敢忘龍之惠，潔醪潔羞，仰薦報禮。

祈雨文

去歲前暵後潦，斯人困苦，朝廷蠲減徭賦，以救流亡。今春膏益愆，雨弗霈霈，宿麥告悴，穀未及種，力農駭嗟，和氣乖疑，惟神一境之望，陰相天惠，泄風出雲，是庶是賚，敢修禮典，以丐豐暇。

北嶽謝雨文（案：祁到成德軍任在七月，此四月當屬奉詔在前，即遣屬官致祭。）

維皇祐四年，歲次壬辰，四月丙子朔，越十九日甲午，具位宋祁，謹遣光祿寺丞簽署節度判官廳公事夏倚，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北嶽安天元聖帝。近以正月至四月不雨，藝者不苗，苗者不蕃，吏民遑遑，憂爲歲害，嘗遣屬官走廟下以旱告，曾未浹辰，雨獲嘉應，愁嘆之聲，轉爲謳吟，是用卜日具祭，以答靈貺，然而川隰之間，旣幸霑洽矣，其陵阜境埆之田，尚未涵足，神其振張威明，以大明功，俾高下均蒙其賜，則吏民尊奉之心益虔肅矣。

禱北嶽文

敕畢時祀，壬大方嶽，而署旨侍祠，禮在守土，今春浹中氣，土理涵墳，耕事洽布，膏澤庭頒，此惟其時，君子野人，歲望在穡，相穡有道，惟神尸之，祈自漸墮，垂穎底于坻積，而雨不侵淫，風不熯爍，四蟲屏慝，祛沴宣和，陰造有年，鑿神爲力，捂導輿慝，祁爲之言，要神濟靈，言者之罪，宥而享之，獨聽神惠。

五龍堂謝雨文

維皇祐六年，歲次甲午，三月乙丑朔，越二十日甲申，具位宋祁，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五龍之神。昨旱暵爲虐，綿跨冬春，二麥瘁枯，民屋疵癘，守吏震愧，用齋潔以致，上控于神，信斷幽迪，神實歆應，甘澤飛霖，霑被四隅，然穡事方作，尙須霑潤，惟至誠可以感神，惟明神可以庇民，敢因報謝，更祈來澤。

祈雪文

比親祓禳典，以求甘澤，神不賜違，嘉雪遲遲，未能周浹，天已開霽，疑薄誠不足迎復至和，今土膏胥槭，農耜就畝，而雲合不屬，風輒披攘，陽悍而驕，造煥奪寒，以佐溫燠，比屋流染，茲人愁呻，罔所告窮，宿麥燋燥，穀芒無助，刺史夙夜震惕，不知爲計，是用改祓蒙心，再請諸神，惟神責刺史多罪，降戾其躬，以震不虔，垂憫元元，蚤賜甘澍，驅魃授災，沛發嘉生，萬物茂遂，皆神之賜，潔幣儲牲，將謝厥成。

北嶽祈雪文

自冬無雪，大寒不效，宿麥瘁枯，涉春之仲，土墳凍泮，天極愈高，暖氣蚤來，厲鬼挾疫，以中齊人，寒咳僵仆，藉埃蒙茵，來耜弗施，夫家愁嘆，疾苦無訴，坐待飢虛，臣荷二千石印綬，克長此邦，部九州軍地，幅員千里，有民不獲，庇臣執司，蒞政不敏，神下弗明，事神不虔，怨詛騰布，爲疾爲旱，職臣所召，向者已遣府從事投，訴祠闕，冀蒙嘉生，而涉月跨歲，太和閉鬱，終風連朝，雲合輒披，臣日自省，不知所救，惟身多罪，蔽暗懦愚，非帝所赦，不敢逃誅，斯民何辜，罹此亢厄，孩耋相持，驅就困窮，有仁如帝，而不垂憫，側聞古諸侯祭境內山川，以山川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福庇其下，而血食之，自侯以降，餐犧儲醪，跽伏進薦，或論或言，不敢有貳，以能爲之主也，惟帝所宅，乃州之望，何材不敢，何變不儲，然則蓄而泄之，沛潤千里，振洗憔焚，奮張葉芽，滋液流浸，啓佑有年，是嶽所以主而州所以爲望也，人能事神，神能庇人，方窮而訴，必見哀許，物薄請鬱，所恃至誠。

南嶽祈雪文

自秋徂冬，旱旣太甚，歲聿暮止，霏雪無應，昳晦茲悴，雲漢日昭，嗷嗷黎元，何辜于下，政不時乂，責在長人，或獄犴愁冤，或調役苛暴，蒙闇多罪，不當神心，咸傷至和，因害嘉應，咎苟有執，不敢逃誅，誠願身嬰疾癘，明寧無狀，墜越厥命，以紓民災，陛下憂勞萬方，適肆大告，上天氣應，不容并隔，惟帝保宅，濕霍震顯，厥靈儲陰孕怪，播澤千里，民之命在于穀，穀之相在于神，翹誠崇朝，跋沛甘澤，若雘駁蕩溫鬱，祓除旱殃，則馨香嘉粟，厥有常報，不敢私請，謹以嘉幣旨酒，式侑虔禱。

謝雪文二首

維皇祐五年歲次癸巳正月壬寅朔越四日乙巳具官宋祁敢告于里社龍神向以寒氣不效雪不時降民病壅塞首種燋然是用暴誠于爾有神神鑒其懇厥應如答高潤下需罔不浹洽有饗斯馨以將至虔敢用謝成

比以旱沴參揩綿接二時天房泄煖麥苗芸悴人愁室嘆食力寢艱守臣震懼夙夜惟省而致疵咎積罔克弭除是以歸窮披款馳修禱祝帝監于下赦其愆尤庇育有邦不答嘉應乃十二月乙未有請越三日戊戌甘澤遄降弗亟而緩霈足四驛叶參士膏代匱爲穰滌災迎祐惟帝之賜我不敢知曰聰直變化實司民命亦不敢知曰鞏畏嘉粟克獻靈心輒修舊典始謝靈貺謹以少牢嘉稷旨酒制幣肅奉報禮

定州到任謝神文

恭聞古諸侯祭境內山川鬼神祁被皇帝詔書來此邦凡在祀典者春秋之籩豆羣舉得奉承故始莅事不敢不見祠下惟刺史所治弗癘弗災以享其年神實庇之輒以熟饗旨酒侑以鼓吹遣屬吏攝事再拜諸廷

風震祭七地祇文

乃六月丙申暴風震電拔大木并損室廬刺史與邦人輩然不敢寧永惟怪祥發所治之地必有以感之邦人無罪刺史其罪或寃鬱未申或底諸困窮嗟呼怨詛仰干神聞刺史願誓神自新省念咎愆庶臻治理以紓威責匪肖歸窮惟神賜哀不敢私請輒以熟饗清酌侑薦于前

祭文

祭孫僕射文

嗚呼圓方相函有奧有清稟乎粹靈賢人挺生荃宰相期有陵有遇值其嘉會嚴烈斯垂允矣我公懿德乘時總是二美蔚爲人師齊風浹浹洙俗閭閭弱齡就傅典學書紳申箱襲積油素紛綸神宗御天擢肖儒先所宜卓爾其聲裒然一命筮仕銓衡密啓緩決緇帷繙經璧水禮有愛羊河無渡豕我冠兩梁我紱斯皇進陪朝禊兼侍藩房諸家去聖詆訶奪攘空言秕稗異制械桁公憤若時毅然含章增埤發墨塞路摧楊胡胡學徒終知嚮方章聖幅隕神庭赫宇命公待詔軒然鳳舉邦實上賢人榮稽古鯁亮摩切優游博裕匪尺是枉伊柔弗茹前膝宸帷叩頭省戶砥刃以須褒章輒補謀之其臧弊庶遣沮帝念蒸黎連翩出麾奉行細札蹇去垂帷神明樹政樂職聞詩居則率俾去而見思乃護諫諍乃宵瑣闥長君繼明進階貳卿追鋒趣召燕席光亨宜室清問華光授經有猷有爲弗猥弗升典常頗大武庶湯銘誦言必對嘉猷是經白首魁壘與世作程銀臺崇崇公閱其封牧驩耳目公專厥使或司縣蠹或教國子惟公得之異乎求之截河弗溷遺欵縻虧大車而載秋陽以輝鴻飛冥冥不慕矰弋公居法從志潛虛極抗章引年闔門謝客上所固留願焉弗獲龍光納言得請東游全徇灑翰宴帶申恩亦命四近賦詩贈言臥閭臨歲乞骸去位春坊傅席蕙裳徜里疏受揮金式宴以惠廣德洊申詒孫及子天日佚老君能知止嚮用五福與善則常公明且哲宜壽而昌大乎弗淑蒼哲殲良既登古命忠言孔彰玉輝金相掩此不賜人疾代知今也云亡士類相弔朝家惻傷惟恩告終撫書密章高明令終徵公孰當某等或奉緒言或庶大庇遊濤蒙潤揔流疏穢中日所丈今茲奪哲拘此宿官永乖薄酹有李成蹊有碑隳淚遐瀕令芳庶展哀愾嗚呼哀哉尚饗

景文集卷四十九

書

安撫太師相公書

祁惶恐今茲淫雨滔河相輔爲患撫慮千里人將其魚安撫太師相公身督吏下障塞濟護一面堵安人不流捐發倉廩埤西蜀存亡皆濟比象陶益稷所以樹明德也德之在人也深則所報長宜乎旱苗鉅壽明烟常冠西輔爲國元老決不疑已比來百體若何固太和渾而純融咸荷也祁部中有秋什八以上但地狹縛數百里林麓間之不能及他自濟而已餘乃減所及也州帑儲直已辦民無稽調吏如律令遂候長然乞紓深慮秋妄爲邦國愛重

上南府書三首

至序多慶代惟動止萬福天下無事方國有年戎夷納款尉候徹警翊戴之效光明震爍百工下觀佩被除麻全二至幸乘障待滿詣府未期望爲蒼生多愛下情叩叩邊州久闕軍儲今者頻加腹許爲五年計昨有司改法須合比面增錢伏蒙台慈賜賜開允商賈流通解食給至鄙不敢望如素料庶幾可及三年軍情不任感祝之至不宣

比日寒候晏然，年穀豐稔，盜賊靜息，伏乞下寬宥念。然北敵多詐，累遣王綱下諸國乞兵，皆不遂。是以遣汛使作好言安慰朝廷，其本心未可測也。其如內畏西夏兵精，不敢與連和，爲中國患，三二年中決未有警急。但朝廷沿邊州郡，倉庫處處空虛，馬數全少，伏望廊廟論思之時，更賜擘畫，叩叩不宜。

上付太尉書三首

伏承樞省繁務，日奉天扆，裁報百爲，罔不經懷。然體力初完，健粹之明，宜用之有節。上副臺家下答官師所以眷咨者，茲最區區所望。伏惟少賜垂采，邴病雖小愈，餘苦一二尚未平，皆滿百日，再荷朝旨寬疾，入新歲，或可赴紫宸之謁，苦公臂諭鈞誨，令餌金液丹，可補羸爾。今遣儒息仰丐餘劑，庶治合精到，有十全之用，輕易干聞，伏待風旨。

累日蒙令嗣寺丞垂顧私廬，及傳勤誨，一二周悉。承比玉體強安，盡祛客疾，茲天鋪善，帝貸鈞之明應，不勝欣快。并道所服白花蛇絲已驗，且令參酌服餌，邴衰老龐癃，病勢頗連，未能悉平，敢不用鈞教以救危喘。銜荷銜荷，惘惚滅裂，難盡聊用布謝，不宣。

邴移病臥家，本藏密以便衰拙，不意大鈞猥賜收錄，仲樑刮昏，復齒禁嚴，開之震汗。一夕三陌，且密召遞宿，陪六飛，趨九城，非晚節所堪，支離盤跚，勉煩司敗，必當懲讓，拜成命之辱，奉被手教，悚仄以之。雖仁人濯短，欲培孤根，奮衰羽，奈公議何。使者守溫薄晚，不一二。

上韓太尉書二首

近得諸行路，云嘗玉體愆宣，而丸液更進，指日遄愈。雖惕然憂，俄釋然喜，且明公沖粹憑厚，無若陽休，光澤盎盎滿顏間。今外疾來客，奚能久容，自泮解而銷伏也。況俄蚩蚩，士濟濟，祠而祝之，以待爰立耶。雖然，黃老所謂形神者，用之不勤則善，仲尼愼疾與齋戰，均伏冀留念，不宣。

節物感人，不言才不才，俱守寒下，執事春秋富位顯，則所感薄，邴年侵地完，故所感深。把酒四顧，久不能自平也。何時同走闕下，持靈珥筆，陪侍清光耶。沍寒，爲朝加飡，悽悽不宣。

上宣徽李太尉書

臘序已深，春彙將啓，霏雪來降，高風且鍾，塊居惕然，謬政紛若，稍闕奏記，殊用慙顏。仰惟燕處，茂介休祉，邊務已晏，人瞻未酬，竚正樞廷，永輔王室，鄰邦胥仰，亘治是依。謹奉狀通問，不宣。

上歐陽內翰二首

邴頓首永叔內翰學士。比者伏審勤止適否，福祿宜否，企憶語言，楞然常若飢人，不克時奉訊問，照通中而禮簡外也。史事想益有緒，次期當在何時，耀老守齋，不得陪武一登延和之塗，悵恨奈何。愼夏珍護，懇懇。

聞以進讀易內閣，洒然驚喜，不賀永叔之得經筵，賀經筵之得永叔也。邴衰老甚，與哲人共游，其蒙益而

遠委，果足自信，病力未及走門，謹此道區區。

上孫侍講書二首

邴惶恐。恭記侍講尚書執事，邴被病退居，惕陰續喘，天支其壞，歲汔再華，北自大旆啟行，窮庶結想，禮有參問，宜重踐以徑馳，心之精微，當累牆而申馨，氓廢所伏，城闕寖遠，沈憂耗其神明，編削忘于倫脊，蔡儀所廢，各職在茲，恭惟坐鎮以來，嚮福咸乂，伏況避榮得請，由太上之重達，臥治于藩，蓋師臣之均逸，雖抗懷于如慢，方篤眷于乃神，必當就屈冥冥之高，俯穆節師之論，講圖不化，務近老成，願備輿言，進領嘉[illegible]。

被病窮居，巷次蕪寂，倏有絳縛款戶，傳貺塗中，手教洎鬆匣等數種，始知騈服近頓圻邑，而誨勗重至，情照純深，欲然百感，來舍勞府，兼承雅貺，具襲至和，比未奉來誨之前，流聞君侯莅止京室，即寫悰款，參陳寡興，及一介之背來，悟前言之非是，然于震戀延祝之素，無以易之，已託右史安道文咨呈，必無投棄，西軾嚴道，方觸隆冬，登順良期，愛重玉體，虛系，謹附遣裁謝，不次。

與田都官書

惠書并新什一帶，成誦終日，欽受無量。僕而年度河，見士人道閣下之賢不容口，未克一見，及今相過，則才與德皆如所聞，是僕宿昔高傾不爲負，然道未光明，特時有未合，抑而後發耶，有餘于中者，外必閒暇。閣下恰然雖進，殆此歟。詩調清緻，須少暇屬和，以酬嘉貺，不宣。

回閻都官書

別來三得教，知到都被疾踰數旬，體力尚未勝強，惕然憂之。足下厚于才，薄于命，所長未克施譽，不能憤毀，此殆天而不人，足下其定，無競無悶，愼勿引外物撓胷中，豁然完太和以拒之，所以鎮天下之方動者，此術也，力醫以自補助，餘未暇言，遞中一一乖報，僕比粗如，勿念，不宣。

與皇甫都官書

去冬遽茲，再得書教，言詳理具，不克時答，感專慙會，雖然，閣下當褫紱之後，招然意失，欲汎以閒釋，則以外而不親，欲助陳抑厭，又且重增其憤，抱此勞結，頗難其辭，非怠簡彝知，自墜無儀之域也。閣下材懿謀劭，濟以勤敏，所職皆善，宜無後艱，今乃罰由他及，誼無可辨，故當居易而俟，不溺于沖機，儻來則寄，均之于外物，瑕非可恤之畏，否有必傾之期，姑屬靜勝，以竚敦復，毋令譊譊者竊有議于磊德也，孤誠翹注一二，匪宣。

上利建學士書

月中衙校至，獲書，意愛渠渠，申誦不置，承止官下蘧與履并，歲滿平除，人籍郎署，甚休。北夢之人，貧窶大半，雖閒屢稔，罕有蓄藏，數賦疾征，則渙然離矣，乃今仁人爲之父母，其有庇焉，事時政成，舉多勝踐，僕常愛浮雲亟盡，二齋岑寂，披帶郎波，衍漾斜抱，濫跡蒼山北繚，萬峯相嶔，歸雲霞落，間映空闕，田鶴相叫，汀

鳧自歸，漁舷牧笛，更相酬答。清風吹籟，轉薄茂林。此際憑欄極眺，裴回置酒，恐京臺之樂，或不我加。利建盤桓仕塗，與道皆適。又獲幽棲，以佐清機。以寧神旺，匪吏而隱。祓禊鎖腊，毒寧不間然。僕恨不得撫屏星，抱鴟夷，奉使君爲一笑樂也。勉旃多愛，毋金玉其音。

上趙宗道子淵學士書

使者來，彼教累番，慰曉周悉，豁然快清風而晞陽景也。彼都承勞歡後，子淵渙以慈和，導以順祥，與悴止勞，已日還定。君子之爲政自有次第哉。地去京師不遠，竚聞以第一治歸服褒進。惟時億天祉，庸副區區。祁病未造朝，歲後當有所宜，勿念。

上省判王純臣學士書

令季欽臣附呪手教，感歉不已。別凡八朞，仕途之還處自不常，人事信多故矣。翰林云亡，哲輔夢謝，不慭一老，萬痛在懷。雋物惘然，靡所依止。今道粹獨荷茂閥，以紹前人，卓然美譽，交口稱道。信乎賢不乏世矣。惟保佑嘉祉，日隮禁嚴，暢遐武乎九垠，副斯文之仰止。企詠企詠。

上公和王學士書

承自遼歸節臺下，剔野塞埔，偃薄勞爲，從者始休。家庭默侍，何樂如之。想具湯沐祓濯路埃也。必渴日對武帳，別竚竊進，欽企欽企。有少庖具，納之饔宰。乞恕輕瀆。

上中行張屯田書

比天高氣清，蛩鳴夜而蟬號，書，百卉腓摵，自然感人。況僕據老境，悼功名不立，其悵恨可勝言耶。足下雖少僕，然亦偃蹇仕路，得無與僕同哉。獵書寐眠，食佳，宜賑時自愛。

上紫微張唐公舍人書二首

承馳驛赴召，已止闕下。大藹斯文景止之望，偃蹇埃霧。喜玉體爲爽叶和，乃心慰抃。某久病在告，人事多不聞知，失于迎訊。想至仁亮之矣。幾日入對上，固想見風采。俟病已造朝，得首走清防，謹奉啓陳聞。側聞以言諉出領使州，殊用惋悵。雖然，唐公以直道進，以直道去，想無所悔。但觸盛暑汎淮江，此爲勞煩耳。按六轡走夷道，時時小卻，無足較計。惟寶用精神，綿綿不勤，則善。某蒙免無他。又此闊別，相見尚未日，未如悵企何。不宣。

與友人書

比日邊候帖帖，縣官威撫便然，迂儒老庶矣。但視簿書，弄刀筆而已。河朔少文，每思英晤一快談，不可得。詩書之言，鬱結胷中，如壘塊，數用醇酒澆之，猶不平。改歲益寥寥無賴，相見未有期。事外自重，郵答。

上河間龍岡書

使人來，被手教，感愛勤勉，不啻覿接。謹欵于左右。何惠如之。并鴨紬果多種，一一祗領。竊審事外禍祚嘉宜，重爲慰賀。邢即日蒙免糾自如，但虛名浮實，攻者未止，此有以愧于明哲也。暌遯方爾，無由促膝獲言，但付之長太息云。順時自愛。

張職方書

承教，審榮侍外履用佳宜，欣慰無量。林花芳淑，尤可把酒爲歡。恨一麾所縻，弗克交臂，徒用悵恨。祁人新歲，病少愈，但未能久坐，于宴閒有妨。老境益不聊，奈何。相從未日，順愛毋忽。

平省判學士書

軍中日匆匆，久不通訊防閑。我勞奈何，寒下幸太平時，無簡書緩急事。邊人帖帖，得輕裘坐閣下，偃息頻伸，督刀筆爲供職。何幸如之。惟罷歸未期，傾企清對耳。事外多愛。

在外上兩地書

祁守屏齧齧，幸脫罪戾，蓋大庇致然。乃心知荷，但平日不敢時通參承，慮煩記室還教，夢想門下，未始暫忘。日來協氣薰翔，伏料百趣宜適。天祐懿德，福祿云繁，光輔之勞，永鎮于室。下情區區，繫望之至。

鄭資政書（案）祁以下諸書，詞多感憤，知其出守昌州同列擠排，與資政書即與此書也

比兩奏記，一二略具，乃今復賜晟答，熟誨淳曉，不啻抒兄察父之爲。滅根澤皁，遂食其實。祁何以克堪，故拜來命之辱。然人情易怯，既得垂憫，遂欲底裏自明。執事試一聽之。祁樹由從官，陪奉搢紳餘，淺于爲文，每一進見，則蓋聽假睿，啟臣下竭盡之謂至公可必是以坐彈冠，行振衣，以自修飭。陛下遇士大夫至厚，越樽俎、媚竈奧者，何哉。誠欲窒陳遠嫌，嬉。祁于是時乘可言之階，有必從之勢，然而吶吶自守，無半言敢以全自知之分，而譖人飛語，如脂夜然，汗祛昧襮，使人不自知省。會柄臣罷去，祁是以有蓄春之行，亦既抵宜，遇自惟念，以一介徒二千石，據黃堂，馳朱轓，餐錢租，俸褚有餘蘊，且內惕不自安，非服不華，餌不鬻，有所未愜而然也。且祁慮而蔽，興孤坐，進宦于朝，時時著書，卜又以爲善，而貌言語，陛下未自識之，不緣姻，覽有以報塞萬分，而實繁之徒，苟欲先容，拔寘近列，竊謂此恩如天地父母，無有限量，故孤立不援，不先容，拔寘近列，竊謂此恩如天地父母，無有限量，故孤立不援，不以名相戕，位相軋，弗亮其素，因其詆而斥之，以甘心焉。祁終嘿乎是，乖小弁愛親之義，損當宁知人之旨。而塵執事引重之德，罪莫甚茲。是故前上章有賜環歸履之言，萬一朝家矜貸，收還宁定，使再伏西清之下，陶須臾，瀝肝膽，天衷哀照，令區區之心得自辯白，然後北面昧死上近職，乞從散官，俟夫五六十，擁未植杖，舍三封之幽，死不恨矣。嗟乎，回泳萬故，亦不知斯願能遂乎。則蘆事不深，是則危心悸慄，不爲得君者發，而瞻就下，執事冀有以信之，亦有以圖之。

觀文若虛書（案）宋史賈昌朝傳，皇祐元年六月，特置觀文殿大學士以寵之，祁知亳州在皇祐三年，時昌朝監修唐書

祁去年三月二十九日，仕宦下值，受創潰發，四支無聊，至此月初，良已。是用未克奏記。毫雖閒僻，綱紀久廢，盜賊總總，勉力操決，至此漸有緒。時時少暇中，前被臺符，許充唐書修撰，自以誤眩花頭垂穿，心術昏

倦、實不能從諸公于筆研間、具奏懇免、今又不獲、會遞中得執事所賜書、重複開諭、仍勗以富貴勝滅、惟斯文爲不朽、此事僕敢不勉、正恐關單淹久、未能成書、佇凝在遠、咨詢無所、爲諸儒誦其疏謬耳、今已走一介悉索嗣藝、計今秋可了列傳、若紀志、猶須來春乃成、天使此書傳耶、尚無他患、若不傳、即未知使僕得謗得罪、一代之典、遂泯然也、子長、孟堅、才學聖人、作史竟數十年、訖無完書、或當時亡失、或後人補綴、況今三百年事、荒猥殘缺、要須補潤、又史官才不逮一人遠甚、雖欲遽急修定、其可行遠耶、願執事更紓歲月、使諸儒悉力論討、庶其寡過者、成之難、周行之久、成之易、則廢之速也、諸序論輒要然謬次、須且具草、仰丐寬定、官守有限、趨詣未期、惟慎夏多愛、

丁承旨書

前日帳帟至、伏蒙以盛什見貽者、玩繹以還、欣悚交萃、竊惟出處二道、取舍殊轍、居山林者、懷偏至之素、在朝廷者、抱均濟之德、非較有用無用、直才與不才耳、伏惟承旨重望偉名、揚歷中外、誦言嘉猷、騰布臺閣、方且安處華近、潛懷蕭散、故不聞藏稿、以存疇疑、內秉將趣、稍爲卑篇、託諷于詞、得離騷之遺尚、卒章見意、臻詩雅之奧模、夫何衰朽、坐獲嘉惠、藏祕巾衍、銘鏤心志、屬已拜違、不敢再至宇下、

回鄭資政書

去月二十八日、牙吏至、奉被手教、丁寧慰諭、罄無容髮、熟讀長想、如侍坐隅、義篇則故爲不遺、愛至者愈難相卹、危心憤蹟、差得自安、追念懇懇、偶偕華顯、當伯氏貳政之日、明公升樞之辰、然一心獨行、側身休景、未嘗爭先于當路、失意于貴人、然飈蠻不觸而來、機牙未蹈而發、例蒙斥去、丁弗嘗省、乃知李廣馘威金石、無以喻衝青之仇、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謫、讀明居上、乃或蒙訶、蓋爾不才、何容無吝、所賴睿聰如日、仁閔猶天、雖萎蕤謹譁、欲成貝錦、而塵埃拂覆、難昧泰山、永惟上恩、曷以論報、但恨楚越壤異、風波道悠、杯酒凄涼、明謦解散、每一念至、危涕自零、執事以二府均賢、萬夫觀政、蒼生屬望、休戚繫焉、又非一介出處之比、惟慎固沖守、垂副具瞻、

將待制書

遞中得除日、承希魯進右臺郎、恢河東使節、眷任華劇、輿望僉宜、夫治世須才、用才須世、方天下無事、人人得以旅進、一日邊鄙小警、匪卓立傑出者不任其煩、若然、執事之猷、當天子褒進乃才、世相爲用、又何間然、然希魯多難、憂傷之餘、有所未釋、屬且遠去、能無介介乎、邇臣賢者、固與國休戚、願不憚勤略、以副文武施設之求、幸甚幸甚、僕病且衰、賴陛下賜不肖之軀、俾屏近郡、託于宇左、差得少安、今復塊然失所棲、乃心惆悵、可索言耶、歲晏、辦嚴自愛、

回濠州江少卿書

祁、嚮以避嫌弗事、尸祿靡遑、屢伏上前、懇求自試、面蒙垂允、中復留行、屬以多言嘖嘖、恩詔俄降、怨怨去

國、鵝鶴之官、尋卜孟秋、已賦民政、郡大事劇、知知虛煩、閉閤自號、縮手無措、桓譚不樂、齊憲多疑、姑取庇身、因暇論最、周案隣壤、喜獲故人、一水通流、十舍而近、固當馳寓書尺、走咨嘉興、出壘以來、累息未定、氣以憂奪、壯爲病銷、塊然獨居、疾如疾首、弗時通問、當賜見矜、執事以華皓之齡、屬高明之操、人情險阻、既荐之奏、俗狀奔走、方與其之一笑之歡、曷日如素、千萬慎愛、以副惓惓、

上張太傅書

伏承手教、以單訊纖露、特紙裁答、長篇申賜、感湧橫流、某蚤以孤生、仰服嘉造、宗工迭奬、乃聖謨知、竟以一介樸忠、自媚于上、然機牙未蹈而發、蜂虿不觸而來、蓋言先入、往訴無路、一座陶堯、則哲之鑒、交累漢相、知人之明、久而退思、不覺追駭、今遠守劇郡、遠去近班、年衰志失、抑眡遂退、視日雖近、望天無階、敢冒洪鈞、尚畛餘念、勉以道勝、判其否傾、奉生意端、澤播言下、膏雨逢渭、有逆寒之期、寒灰猶薪、無不焰之理、申謝歆感、銘之乃心、辭領交前、緹油廢業、孤懷萬緒、臨紙難宣、

集賢相公書

月中奉被台教、以疊露沖懇、願還中樞、上心重違、將賜開可、訓曉明悉、美嘆無從、執事以功業格天、以忠孝結主、以外物協同位、以內捷持國維、以徇公絕私保全名、以無人不得遣羣累、攝贊萬務、綱繆六年、雖兔尾豺牙、夜脂貝錦、營營左右、翕翕往來、曾無半言敢塵盛德、良以神明助順、不幸協心、顯誠完節、暴于天下、是以攙輪失險、重剛爲然、成功難居、多釁易啓、免悔者計常在後、辭榮者願或中遷、今執事惻發至懷、委遠時柄、言罷矯飾、志無奪移、此則塞狡焉于未兆、蹈賢者之知恥、望古爲偶、在今罕儔、恭惟俞恩近在旦夕、但恨官守有限、賓謁罔從、不得覲冶城之彷徉、窺赤松之閒放、私恨幽蘊、結轖何言、不任瞻戀踴躍之至、

上杜樞密書

伏蒙執事以奏記上達、每賜遣教、恩集望表、獎溢知涯、伏讀收紙、屑然感涕、自念孤狷之質、謬訛見棄、引足蹈機、舉頭觸罟、纖隙一啟、臚言四喧、素無援姻、又乏支黨、出守遠郡、飄如轉蓬、衰病自憐、沒振誰咎、不忘明哲、乃獨眷存、收于見棄之初、支其將壞之日、無乃孱淺、更累高明、幸忝有知、敢不論報、恭惟樞機權總、調發虛煩、注流安危、式憲文武、左右是賴、中外攸瞻、惟翼餐養太和、充盛靈氣、永翊不逮、以究茂勛、趨伏未時、言不終物、謹奉記上謝、

呂相公書

祁陽本台坐、再見歲陰、心馳門下、未始寧舍、徒以振拔之賜、本自大鈞、因緣樹立、遂忝清列、固嘗孜孜矜恪、期報萬分、無半言敢干公台、無一字敢預朝政、外防物議、內避親嫌、甘處閒冷、踰越藏序、昨緣出壘之日、倉卒去都、不敢啓陳、陰自循省、得非多言者構虛造語、上瀆聰明、同列者忌進讒、間發纖慝、雖在曠

度，寧不致疑。然妄而無實者，久則自彰，拙而僭他者，察之可諒。今茲改守，始復自安，乃知相存洞照之明，不可以譏入曲成之賜，必有以惠移，收于流落。人守陪輔，使區區之節，蔑知己而伸，憧憧之年，無中道而廢。涼非木石，敢負眷私，思深語訥，無以周敍。惟有涕泗，一寄感懷。到郡方初，詣府茲陋，瞻結凝跂，俯萃乃誠，謹奉記不宣。

回李太傅書二首

祁樸遜不才，棄逐屏外，慘慘畏咎，諄諄早衰。危涯困于風波，短技窮于刀筆，緹油益厥，書疏罕修，固已絕望英雄之蹤，託身江海之遠，雙凫乘雁，本無繫于去來，吠犬詐狙，徒構成于讙怒。聖恩曲庇，嚴譴未加，太傅盛成美材，尚賢籲進，每惟一日之雅，時隳百函之音，排根末流，噢煦嘉惠，將恐而懼，或輓以推，漠然孤風，足陵當世，自顧缺爾，何以堪之。但慮寒灰將然，或遭田甲之溺，投閣而免，未解子雲之嘲，徒慘深仁，有孤高誼，歲華茲改，賓款未時，彌嗇粹和，永服休寵。

出守劇藩，已見新歲光景如借，衰頹可知，瞻望門闌，邈在雲景。太傅高誼勳俗，至仁根心，不緣夷險易常，每用寒溫流問，伐木于谷，雖詩教之可敦，墜飭在塗，寧智人之宜顧。靜言羇蹇，曷稱睿私。春陽寖和，福履加愛，趨陪未日，悁恨無涯。

郭仲微書（案郭以預修廣樂記成，遷尚書工部員外，在景祐三年七月，郭仲微名正，）

比長高勾簿送到去月十二日所貽手書，旨辭意縷，申復增歡，具承安奉先域，契闊經總，事亡廬居，紛然百緒，非君侯因儉就禮，罄竭鹹信，嚮克此役耶，如閑哀棘之餘，未甚支勝，況荷家閥幹宗，事寄君侯一人而已，尤希愼疾全顧託，此區區所望，祁自六七月間，迫于成書，詔限嚴急，早入晏歸，私事竝廢，失于調問，不得齋賵一助絺者之末，心焉慙恨，于今恨恨，俄屬國家錄紬繹之素，因褒典領，覃及下士，弗論歲課，超升郎曹，缺然虛孱，進退無所，蓋受畏僭，辭近名，兩者交戰，久而未決，終以事難違衆，覥焉拜命，而無功獲祿，殆似不稼取禾，素識涯分，遑此冒忝，又不知士鄉之議如何哉。君侯眷我之深，幸我規，僕向來志外補，閒因汙賤之役，諱將自勉，今容臺吏曹前企春序，皆當歲滿，舊例，平進者必得假守近州，如僕幸他無過，理宜得一小郡，儻天假其便，且令細孺趣令飽煖耳，伯氏比亦丐汝海，既而乃有張旟之行，未得如素，今孟冬二十九日，克葬之，窆在陽翟之西南偏鄉，曰三封，地沃而曠，岡麓回抱，善數者頗以爲吉，僕自度之，水深十厚，草樹滋秀，雖微築謀，當是奧壤矣，如椒檟安厝，無他恫咎，則僕自此于什塗或行或止，寧不綽綽餘裕哉，亦能與諸宦巧趨，計較思只爲夏畦之計，此敢爲知者道耳，非仲微心照，固不及之，內閣始平公紫微成紀，獻後餘論，未嘗不咨倚廬之淹卹，以爲惻惻也，秋序遒晚，相見未期，乃心西望，言不能盡。

上知己書

蠡自州較能歸，更向謏薦，今丞卿署，入玷庠門，蓋朝家重違大臣，仁君善養蒙士，寧過而立，謂寸有長，若

循之常均，資其微效，方將俛眉于自脫之課，編跡于長名之鈐，稍見閉關轉，緣擁未，其敢睥睨榮位，澡漑清流哉，天假實多，人力何有，每欲粗舉感賴，布聞高明，大事裝懷，文致增拙，昨自夏末，及此冬初，三賜誨辭，若見面目，或獎以飾褘，虛譽，或講夫戴笠舊盟，玉振錦擲，烟霏霧結，受命之獨，入訂于寒松，爲容在先，更慙干枯木，然心照素亮，兄齒有儀，亟當流世之稱風，絢我于虛禮，拜命之辱，非所敢承，每推髦英，屈見穴劇，黃鍾齒于雷釜，縣蠟編于棧鶴，戢其遐心，可爲累歎，非夫不屑之韻，含華之資，孰能不動心哉，滿歲有期，傾吾何晚，良食愼疾，以符願言。

景文集卷五十

書

張先同年書

祁頓首，嬰罰以來，陰生近此，朋舊之內，未嘗敢修訴幅，誠以瘡潰危喘，禮所不具，亦仁人之念，必見情遣，比以蠱除親笈，暫到都城，烟禁之辰，即還陋舍，聆伯氏見論，知子野同年隱惻孤苦，特見存訪，不憚勞，泫然垂膺，斯道也，古則有之，民鮮克舉，而君侯躬服前訓，發于至誠，救世之媮，會道之極，使陰德有報，君焉避之，方期抒懇，重枉來教，勉諭詳複，擢感交會，儻君蒿悽愴，未論野士，尚將游揚萬一，不歸高明，縷縷之心，所期于此，府掾淹鄙，不足露才，良貪愼疾，以收來譽，思緒荒窘，敬謝不倫，幸賜恩體。

王龍圖書

別紙已畜，孝僕年衰，智有所不逮，閣下悉攻其短，欲成就所長，不惜藥石以瘳僕，僕其愈乎，古之益友，果不在他而在閣下也，感服感服，到益部，盡勸指使，讙，不與一事，物物關掌，庶免于悔云，弛保內洲，牙校弗次，知衆論不然，然越法重輕，是吾輩便宜事，或要一時激勸耳，閣下又能循法改正，可謂善後矣，非僕愚者所能及云。

座主侍郎書

三月八日門生宋祁、謹齋沐獻書座主侍郎。數日前入侍郎坐伏蒙以汝陰詩筆一編俾之紬繹。捧戴震汗。罔諭所寘。亦既以窮廡隙危凡。振衣三薰。正冠一沐。然後徐繹篇次。寢求指歸。歸乎其采也。渢乎其大也。若洞庭之奏。始聞而懼。如章臺之點。三休乃躋。適然得肉以大嚼。杳然御風以忘返。飄飄凌雲氣。乃游天地間。肅肅入宗廟。但見禮樂器。不足喻也。甚幸甚幸。竊惟吟詠之作。神明攸繫。內導情性。旁概謠俗。造端以諷天下之聲。擬義以寓萬物之蘊。音之急緩。隨政之上下。大抵三百篇皆有爲爲之。非徒爾耳。後雖體制五種。時經三變。音制彌婉。體裁益緻。以浮聲切響相鎔。以彫章縟采相矜。然而大方之家。往往披華于沈宋之林。收實乎曹王之囿。窒其流宕。歸之雅正。是以垂虹蜺、騎日月、而不爲怪。礪泰山、吞雲夢、而不爲廣。矜螓首、狀佩玉、而不爲麗。興蜩螗、比樓橅、而不爲煩。道治世、語幽國、而不爲佞。且怨靈均以來。未有不視斯與而能垂名不朽者也。自唐德有薄、人文寖微。苍委其欲。披扇成俗。執古者過堯以入貉。徇今者襲魯而成魚。訕怒則咄咄逼人。幽憂則呫呫如蠅。及國無聞焉耳。至于幽人苾蕊。遯世長往。短章悴句。時時投曲。然皆咭咬。殷音。局趣其韻。不足論也。伏惟侍郎明公、寡道至明。爲人先覺。慮含蓄蔡之吉。言埤金玉之度。三入祕禁。親逢聖期。且以席間談笑。經大匠。以筆端廣寸潤。天下。贊累磨之布。度。操斯文而主盟。而乃念雅頌之淪。軫風流之弊。渡橘成枳。棄雖麗雄。下垂百年者。杳默遺響。于是倡始多士。作爲逮章。鈎深緝情。上薄于粹古。促節入律。下偶乎當世。鼓枹鼓以竦介士。運斗杓以準四時。復而不厭。茂而有間。使味之栩然駭其理勝。覽之又亹然恐乎卷盡。及夫盛氣注射。英辭鼓動。思泉流脣。雲紙落手。諸儒願喙長而不克誦。小史懼腕廢而不及寄。此又精入于神。不可得而聞也。與夫訂錦囊之品。詫簞袍之奪。賦韻競病。咀父膏腴。一何區區哉。祁被蒙獎憐。擢廁桑伍。不以鞭箠之使。俾與杖履之游。手探祕笥。面命成矩。導以眞人之醫效。灑其屯膏之鈍昏。徒一孤生。而再受大賜。其何況如之。且慕有道者。折角以效巾。愛太傅者。掩鼻而成詠。況其親接音旨。密漱靈潤。竊用感發。自忘頑愚。謹亦搜次舊詩。得五十首。具藁執獻。昔劉琨遺盧諶以二詩。諶不能曉。乃以常體酬報。斯文之族。無乃類旃。輕瀆宗工。伏地俟罪。

代與李舍人書（案此書係代其兄庠作。）

八月日。廣平宋某謹奉書獻臣執事某。夙以羇單。天薄其祐。年市弱冠。再衝怙恃之憂。獨與季氏祁、間關出處。更相爲命。僅荷遺構。以及仕塗。永念及我先府君。奄奠盛世。棲窆都外。霜沐露漬。七見閏月。以時之不易。久未暨安。夙夜震懼。心焉如殞。乃今卜下許之陽翟。鑱墨惟食。將以冬十月。克襄先妣先君之葬。某深惟古君子有天爵道富。高明令終者。則或傳于史官。或銘于鼎彝。或謚于攸司。用能發聞馨香。以昭示來世。後雖有不肖愚蒙之嗣。猶賴先哲自免于溝隍。嗚呼。若我先君官限于選條。名塞于邦閭。儒林循吏之篇。莫得采獲。近古大夫不世祿。家無廟食。考父孔悝之器。莫知所施。故事。三品薨。始得上尙書以節一門生故吏之狀。實隔蒸制。是三者、皆以位不逮道。禮從而正。噫。昔人有行高瑾瑜。而名滅煨燼者。不可稱紀。諒有憾于此耶。今惟閻石勒銘。尙徵品制之間。後裔皆得序餘慶。哀前烈。勉齊當世之彥。炳辭騰實。以元龜九京。僕誠愚頑。構味。無可比數。然世謀忠教。尙能言之。恭惟執事以正幾之才。良直之任。紆褒爲袞。敷言成奉。薦紳代家。咸資善述。以信陵谷之後。爲無窮計。是用忍血裂之痛。以髣髴茂芬潛德。洎狀官代。者爲一通。敢私布于下執事。重念孝子之奉先也。無美而稱之。是誣。有善而弗知。不明。知而弗傳。不仁。如先君之純之邵也。如彼。僕之幸而知之也。如此。願詫洗刻。以揚遺懿。使小人之責。免于不仁不明之地。齊志之憤。見仰于冥冥之下。非仁哲錫類。其疇圖之。委素歸誠。幸賜哀許。不次。

代求見書

四濟作牧。疏封遠自于東周。三著爲郎。著位近從于西漢。蓋以奉當陽之瑞節。煥列象之珠躔。會玉建茅。遂荒于侯服。薰衣起草。彌縟于龍章。矧上聖之撫期。酌遺文而播憲。擇惟良之守。出佩銀符。興深詔之廉。人持荷蓋。洪惟愼簡。瓊絕常均。苟非舉冠朝英。才優伏奏。懿文潤史。振穆若之頌聲。茂績揚庭。負驩然之刃地。則何以高驤上路。端遇休辰。襄赤帷之裳。英風偃俗。辨雲臺之鼠。清識遒微。將副疇咨。必歸全德。揚惟閣下。隆名炳著。瀛問橫飛。挺珪璋特達之姿。稟松柏後凋之操。門施行馬。敞立戟之舊扉。家有賜書。襲傳經之洪業。而自垂蛻舜陛。施玉星滯。風生。廣漢之才。輻湊虞丘之略。陪住人于汾水。夙侍唐歌。諷子墨于長楊。屢承乙牖。武帳詳延。于體貌。翠綾密邇。于威顏。乃至盤錯求材。銅鹽搉利。派分毛舉。無籌領之迂迷。粟腐錢流。足縣官之仰給。果法穆清之眷。洊殊深厚之條。幣聞籍之凝嚴。樹方州之景式。勸農興務。從襲遂之便宜。鑄令移書。用薛宣之條教。雍孟嘉之頌而上聞。掩前修而高出。賜金增秩。下綠詔以褒功。書勞耳彤。趨赤墀而建議。發于碩畫。布在輿談。矧某塊守常蹤。欽開殊政。陶潛三徑。未貧于先疇。揚子一廛。早參于編戶。雖復淺尋觴爐。薰灼緹油。歎遠壑以蹙盈。鋪上珍而未聘。懷鉛就學。曷逃傖父之譏。操吻成書。終抱壯夫之恥。未卒課垣之業。遽鍾何恬之悲。委吕志于當塗。鬱隆恩于擁節。凋年驟改。散魄甫還。固合削迹宇衢。投情故地。啄蠶希古。與慢以相成。抵几論交。垂文而自見。然念宜裘可嗣。堂構宛存。瞻妻子之舊楹。曠僚未幾。流范喬之遺硯。高知尙新。苟休否而靡傾。慮不言而姑失。將微利見。用筮蒙亨。幸遇閣下、敦篤道風。勤求士類。清言格物。竹越石之談資。右席賦歡。謨當時之算器。是故躬陳濟望。求覽衷儀。有周璆下榻之知。無趙宣倚門之嘆。雖高冠厚履。慙非燕趙之奇。而進牘抽章。願處鄒枚之右。將披符采。豫極怔忪。

上潘郢州求見書

晉卿執手。然明才止于一言。韓牧寓書。太白靡榮于萬戶。蓋以鋪聞介善。逖聽休風。肆嘉議以益庭。披粹

標而嚮道。伸于知己。按油素而具存。垂厥方來。麗麗流而有在。敢緣斯義。磨敍由衷。竊念郝寶異荆璆。利非楚璧。采藍終日。妄希一粥之益。削牘彌年。未足三冬之用。幸以時丁魯變。運偶堯稽。搜屋壁之亡篇。集牆門之盛觀。五尺童子。恥王道之不談。三事大夫。美人材之樂育。外被嚮儒之化。中勤辨志之功。漸聚彌文。寖尋高矩。充車聯騎。踵力冀于論都。毀瓦畫墁。終遠懸于食志。尚念世襲相承之級。幼聞獨立之詩。乘鶴以載驅。礪族庖而一割。每至雪園授簡。月觀裁章。頌聖主之得賢。王褒釋蹠。感儒林而作傳。太史廢書。曷嘗不概見萬殊。精浮八極。辨國異家殊之政。窮王馳霸鶩之原。誠欲接充賦之珍羣。當造庭之清問。森羅三道。振穆若之頌聲。磅礴九流。冠褒然之舉首。至于博求前載。明練庶工。論賸鐵于縣官。財成經制。繩春秋于臣下。尊附舊章。翼景化之猶那。濟羣黎于仁壽。見諸行事。是乃素心。豈謂質以顯違。歲非我與。值所天之早世。越散地以無聞。塊若尸居。寄同飽食。劉楨綿痼。但歎于窮身。令伯私情。永懷于終養。備成齋志。事暇亢宗。鄉昌辭而翻悔。立言。委秀句而與同長物。莊生晦迹。惜梼散以難彫。邢劭進身。恐花狂而自落。永言孤遠。益困沈冥。儻勇退而自謀。必倒行而逆謟。比者幸遇執事。賽赤帷而莅政。紆文組以班春。泥札十行。奉溫純于漢令。吏衣三寸。革舒緩于齊風。邑罕鳴桴。里無喧鶴。然猶盱衡獎善。撤席登賢。徵相如未至之詞。移談靡倦。設文舉不空之酒。更僕居多。祁是敢撰禮展以祈通。造宮墻而請見。雖滄溟甚廣。集乘雁以非多。而借嶽至高。受纖塵而何讓。儻或俯矜莒陋。靡問柴愚。許親月旦之評。俾覩山庭之表。終後敍長世字貶之術。談經天緯地之文。晉以大中。會之前牒。庶使深源雅議。落孫寶之麋毛。羞勝起迎。歛不疑之檇具。將披符采。彌積震遑。

上端明龍圖書

郝性疏拙。無營世才。宜在閒處。而反劇任。自壯多病。筋力早衰。宜守內州。而再徙邊。業圖史。尋章摘句。宜責以文藝。而乃假帥。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官。日恐速悔。爲知己羞。奈何。歷思常日以忠慈相厲切者。三二貴公而已。而閣下又以多難去官。憔然不與天下議。埋光收聲。已再歲。若僕等輩。才不振則碼碼去邦。突未黔輒遷。其望立功名。是卻行而前耳。且年長來。亦自恥與諸少年沾沾鬬仕進高下。惟須閣下副擢紳望。入侍天子之光。爲僕致一東朝散官。歸老林下。宿昔願云。方侍尊府。宜賑損哀惠。以全禮制。

范舍人書

蒙教。閒慰諄諄。申復無已時。幸甚幸甚。僕假節寒下。且三年。賴縣宜威令施設。肆然以朝服治軍中。無他虞。承乎之盛。不知漢唐時得如此否。但總制一面。刀筆倦。倦亦逼人。月中勞宴。寮屬賓客殆過半。常日操決。論兩時。許乃得休。是以少有餘景。繙討殘書。常苦力不足耳。且又眸子昏。晝日讀大字過十紙。卽眩。纔篝火。卽又不能遷延刊削。奈何。近得三十篇餘。歲中附上。夏暑。敵書獻替。悼疾髮陰。叩叩。

上張存龍圖書二首

白首乘塞。無一善狀。賴朝廷撫和。邊堡帖然。雨暘以時。農秋如可望。盜賊少。吏益奉法。蓋監司條約明具使然。列帥之幸也。使羅日來寖少。纔得十六萬斛止矣。若秋大穰。必冀外臺早爲之計。天下本在河北。河北本在多穀而已。蓋秋使車必下按廚城。餘得而稟。暑毒。保御多祐。不宣。

回劉皇城書

祁再拜。皇城都鈐君足下。得書。一二具曉。足下才美意盛。視功名若無前。故奪關西。搏嶺南。奪三軍之氣。欲蹀賊頸血以獻。快上所怒。當此時。視身一鴻毛者。誠事主固然。然足下之南。失職在務軍。不得與儂刃接。既策賞。足下誼不因人取封。故較然引組而遲遲也。及見賊已平。四方無虞。復請爲南宮郎。當此時。自視四體不爾。岱山重。則事親亦固然。令父必前言以自信。雖然。忠孝者天爵也。取之難。棄今世享人爵太過。以爲畏。足下全邀大爵。正恐取舍先後之未然也。王曾取忠。則不盡爲孝。王陽取孝。則不盡爲忠。古之人肯遺力待後人哉。以不可兼故也。縣官革五代流弊。擢儒將與武夫參用。自劉平以來。未有赫然爲國柱石者。今所瞻望。惟足下與劉恩州耳。足下又偃蹇引去。世謂儒者果無人焉。願足下思之。然已爲足下極言于上。虛臺旨必切卻所奏。敢以若豫開足下意。其諒之。不宣。

上吳大資書

比承遠祕殿舊職。復守陝郊。讓不得報。卽引而西。自止官下以來。動止何如。良棟大璧。非期于必用。而明堂太壇。其舍諸。帝簡其瞻之任。有以而然。伏冀妙用純粹。永光眷倚之重。慺慺守塞。已一期。幸無他。然自頭與噲等伍。蠡殷衰怯。未如何。

上賈安公書

慶樂已具啟事。不敢重煩。卽日蒙恩。職事粗辦。斥候頗晏然。大府申約嚴明。百吏凜畏。賊盜少。營伍安。諸道守邊之幸也。弊州倉廩索乏。昨縣官許作五歲計。今已督吏便糴。未知可盈厥數否。若食足。亦是禦賊一端。至城池樓櫓。已經營葺緝。明年差可完固矣。騎軍人多馬少。三分其數。而馬居一。一分之中。病老半焉。中國所長。惟有強弩。今乃步卒至少。與騎軍一例住招。比上書言之。不報。其軍無馬。終不可爲步。所習異故也。馳逐當得精騎。今馬少而不精。踏彊當得步卒。乃闕而不補。太平久。弊事相仍。不肯改張。類此。幸相國試諗之。某衰老怯懦。未得罷歸。日廣隱官。以忝知己。殘史未了。或得卻歸闕下。畢刊修之業。亦幸也。庶敢望耶。肝膽非筆墨可寫。悵惘惘。不宣。

上李相爲撰燕子樓記書

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宋祁惶恐。竊惟相公以大猷全德。丞弼兩朝。以善經美俗。倡導羣辟。彭門巨鎮。爲國東藩。均賢倚重。久煩耆艾。而報政之裕。考宰其與。攸芋而躋。皆輪日奐。馳索斐狂之作。俾謹日月之傳。聞命淹時。闕辭無狀。且念楚宮揆日。列在國風。趙室歌斯。著于禮典。皆立言足志。故予古克傳。今茲訂況。有殊前範。經始邁于衛晉。而稱道非詩人大夫之質。所以含毫沮愬。久而不獻。然雄戒悅使之積。不爲無文而廢。輒譔定記草。上塵省覽。審若疎謬無累。恐辱琬琰。伏望掇去。別齊名才。誠區區宿昔之願。歲隆日晚。蕃嶽靖安。望副具瞻。保御和理。

與友人書

帳犀至。辱教款。披阻忘倦。知軍壁務簡。神用康和。固已慰遠懷之心。寧徒爲納褚之蘊矣。來誨訝音驛之少。蓋有由然。僕二年來。尪羸纏痼。略無聊賴。仲秋納艾三次。方克少安。逮此冬序。寖完彊力。故僅相見。無不閱其疲瘠。白髮在鬢。月摘十數莖。則知少壯一過。遂及衰彫矣。今茲情態與五年前異矣。君侯望我以菁禮。容未之知耶。邊土早寒。戎幕多裕。把酒開口。雖與相歡。善謔興居。用副虔祝。人回。謹奉狀謝。仍咨訊後動止。

上杜密直書

謝懇具啟。茲不申敍。闕覽別幅。彌見勤喻。明公安節素履。著于朝野。美績隆望。式是方維。而乃恬處難進。哲人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甚休甚休。然而議者不以明公淹恤爲慮。而以臺家未召爲恨。天下之實。庸爲天下惜之。伏冀愛神嗇慮。愼持齋疾。以副惓惓之願。心有精妙。非筆舌所宣。恕此粗略。

回天台梵才大師書二首

惠新詩。格力老雄。不任欽伏。偶答秋興十章。并遞輸長胡武平同作。聊助道齋清諷。此乃掉戰。公更當出師否。噓噓。詩序中有公資能詩。今石刻乃公資于能詩。若添于字。不成語。切冀滅去。

比得教。并近詩累番。啟封熟玩。洒然如眉宇之相對也。承病惱益怯。讓念後進。道化流行。欣慰。象之僕晚聞悟。衰疾。苶于末年。髮白皮耆。不類平日。朝未棄捐。得復還近班。公又老臥故林。無再相見之期。惟是筆札時通。可代清晤。公其因南風之來。時附慈海。爲僕之醍醐。燥溉俗諺云。餘則勤糜藥。珍重安穩。不宣。

回楊秀才書

祁禍遭不天。孝虧養志。竄先塵而待盡。指蟠李以偸生。營魄震遑。冥襟昏亂。變儒裘氏。曾無毀墨之功。俯手周南。遽奉成書之託。清揮奄謝。危涕無從。慨握手以何言。分閉關而郤掃。幽憂中潰。摧裂日增。嘗以明而自煎。勉因弊而不食。槁項黃馘。徒極于困窮。葛被練裙。未知夫自振。永言淪塞。合軫眷私。宗禮茂才。凝粹道樞。垂光俊域。劚關西之洪胄。酌泗北之浚波。解牛三年。固有游虛之技。養鷄十日。雅多恃氣之心。挺秀業以自高。鬱雄飛而且久。不謂未忘求舊。遠辱贈言。大形推挽之辭。挾舉陽秋之飾。堅蹤投漆。利至斷金。邇邀仰于風聲。若躬聞于謦欬。致之佩服。安敢弭忘。夫何不肖之流。可辱非常之遇。再念西河索友。嘗接游從。東都受詩。素聞風義。橫經馬帳。識夫子之文章。接武鱗庭。辱郎君之謙下。違離未幾。蹇剝相仍。悼脩夜之不暘。憯瓌姿之晚就。永思素志。何異空言。而又特軫賤軀。遠形綽旨。念棲遲于衡閾。許翔集于慶門。俾就素功。克揚遺懿。況祁定交滋久。慕義寖深。附腹背以求安。充海淮而俟化。吳中子布。雖有愧于大巫。西漢倪寬。本無辭于都養。緬惟懿義。深契夙心。其如視四壁以無資。售一錢而未直。困淮陰之蓐食。適足包羞。羈鼎勝之私車。安能致遠。用茲術省。益懼淪胥。既援手以未遑。徒撫心而自惋。仰惟多可。俯諒由衷。緹繡方初。青陽肇啟。攷祥之吉。諒膽合于清標。冲氣之和。故克充于大宅。更希加愛。以副願言。歡益未由。悁凝增劇。

上侍講孫貳卿書（案本傳所以係胸臆故大理丞國子直講當在此時）

二月二十三日。景陵幕佐宋祁。不敢顯然布幣有請。竊因伯氏附書以私于下執事。祁聞多材輯而華屋構。衆籟號而大樂舉。黎獻竝而本朝尊。故一本無當于概霄。巍榱不得而不備。徒歌無當于擬金之盛。曲張不得而不諧。妄人無當于搢珽之儀。官師不得而不具。必待豫章之幹。則匠斤有時而輟。必須嶰隘之琯。則伶籥有時而默。必竚嚴築之賢。則邦采有時而乏。故涛工不擇枉曲。揉之以就效。知音不廢清濁。論之而授雅。至鑒不斥莘賤。詭之而責功。用能收造天之高明。戡蟠地之磊。則鴻橫古之休烈。二者殊用。其揆一也。國家翕受傑命。混同縕寓。以三代文物昭明其志。以萬方圖籍怵懼其動。乾粹坤厚。金輝玉振。南海爲海。北戴斗極。協氣所薰。甘澤所漉。淪肌至髓。回首面內。聖上以帝廣光華之懿。執周家彊兢之道。勤循審詢。以當大卞。故號令容典。烽涌電照。雖臣下使自盡。而不敢少蹈清光。方且退託不明。思近有德。伏惟侍郎明公。內挺國器。親逢聖且。以卓詭切至。當上之心。以光輝篤實。司邦之直。入則從容言天下之事。出則開陳使人主自擇。負日月。垂虹蜺。至識淵冲。盛氣玉色。非聖上敦敏聰睿。皇矣臨下。不能倚執事之重。非執事華皓魁壘。毅然一卻。不足引聖上之顧。君臣感會。象古無比。天下之譽。四面而至。當此之時。衆善可裨。國論必經公慮。片言可遡。治本必關公聽。雖輯材之急。號籲之竚。竝獻之尙。弗先于此。則執事之純誠素蘊。已可知矣。將欲市骨求駿。得十取五。收憔悴以備姬姜之闕。施根柢以充萬乘之器。宜乎鄙生距躍末路。徘徊盛時。希衝風之末。求一割之利。不爲過矣。惟明公少加憐焉。祁生而無痾。長而屯險。進與仕次。見縛簡書。跕翼屢墮。捫竅都塞。日親領簿之猥。蕩爲風波之民。其惷愚冥頑。則明公識之心也。雖然。自謂先狗馬塡溝壑。未知效死之所。插齒牙樹頤頰。可陪諸生之後。又況年歷之尙壯。筋力之未衰乎。方今學術頹陵。緗素刓敝。上不能抗處士之議。下徒以充掃除之器。況能謀王體。協天載。見之于行事。哨然動衆心者哉。頃者。臺符屢頒。欲得明曉經術之士。以備訪逮。公卿大臣未聞以士爲薦。且夫察伯樂之圖者。千載無一驥。詭王良之遇者。一朝獲十禽。必也無其人。則願以鄙生爲請。今歸窮上叩。唯命是聽。

執事其前而棄諸草莽，亦惟命。若惠顧一日之雅，徵爾先君之祀，拔于煨燼，生以羽毛，請爲上言，俾塞詔旨，使得充下館，備冗列，游精藝文，畢力補綴，長言足歎，紹乎嵩高，掇要著篇，別其朱紫，則是執事于我，生死人而肉白骨也。至于靡頂踵、墮肝膽、以報厚德，則鄒魯之士多能言之，不足以煩省覽，直攄憤懣，以上左右，執事其辱裁之，不宣。

答友人書二首

瘝爾孤生，羈僑外邑，苟延危喘，未遡幽墟，甚邇有朋，無階修問。公初二兄忠利恢發，慰誨薦臻，招其離魂，遷之司命，約禮申勉，振乏垂矜，雖哀憤之積中，知銘藏之有在，頑俗不競，聞風自敦，寧惟支離獨荷存卹者已，曹事殊冗，仕路所基，愼夏加重，至禱至禱。

鄒泣血再拜，頃嬰家艱，鐫伏田里，未就殞滅，苟闕朝昏，期祥過駒，生意如髮，平昔恩館，自絕訊函，亦所仁者，寘諸禮外，比者，聞于道路，承集寵靈，正位冬卿，出屏王室，天下儒服，抗音流詠，鄒執喪雖苦，苟德是深，方倚苦塊，不獲躬拜節下，卑情無任震塞，拳拳之至。

回李從著作書

自辱書教，勤勤懇懇，慶其遴又，卹其退，終于慰且安，文美意周，熟復彌日，然似與僕行事不相儲，故粗舉一二以曉。僕愚且陋，無可比數，上不知其驚，由孤生未十年，使著籍司馬門，又五年，祗筆螭下，當此時，諸老生刮眼駭嘆，謂能自結明主，迭奬互成，遂使名浮于情，屬公序自學士參宰政，上獨念他日進擬，必以親避，則抑不得官，是以翼日有天章之除，僕既荷不貲之恩，日夜惟省自爆矣，不可不自愛，故孤立絕私，辭劇職，就閒處，窒謗奚隙，恐孤主上所以擢任之意，會右鄙小警，朝議過卹其勤，臺閣之才，往往持節走塞下，視方略，僕見上愛勤如此，竊不自安，以爲材者行，智者慮，拙者助，則賊不足滅，因請間伏青蒲上，願試守一郡，盡力率歲賦，安元元，佐調度之餘，上輒可之，事下丞相，中格者數月，適會公序罷去，俄又僕得請壽春，是以議者未究其詳，皆謂僕恥于當路而弗獲升，非也，僕素自爲計使然也，且吏二千石，古諸侯之貴，百吏六曹，仰而承風，褒善良，檢愉猾，逮瘝詔瘠，以佐縣官，詎可爲輕耶，董仲舒、蕭望之，世以爲如何人，皆經爲之，以名自顯，僕顧材謭，第畏不職耳，使少知治體也，誠樂處之，願足下慶我而已，至乎慰安相勉，則愛至者踊躍爲之，僕不敢辭，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僕乃今始得與搢紳諸公均賢共勞，決非介介于此處，既已解足下，并以爲謝。

景文集卷五十一

書

慰梁同年書

鄒頓首，去年仲秋，修書講好，辭固宜答，道遠有忘，筋爲節疏，懶與慢會，因循軋思，闕修報章，近者，希凱到都，復紓手教垂諭，情旨爛篤，感愧兼留，承紙尾之緒言，結盆歌之凶變，情所鍾者，痛當奈何，矧惟高明、鼎齋年德，鰥日抱不瞑之痛，桐枝有半死之愛，此河陽所以悼亡，孫楚以之增重，至于達觀，或不皆然，西方有人，以情愛爲纏紲，漆園之吏，譬生死于浮休，用是而觀，則人事芸芸，徒一大夢之未寤耳，又胡竊竊然執幻捕影，自生莛楹之別哉，伏料高懷，已索斯妙，時有所滯，敢用此規，縷縷之誠，不獲文致，至悚至悚。

上外兩府書

鄒惶恐，陪輔密邇，旦暮剽風，蕩之末，恭承保御和理，臻集多福，區區庇仰，私用爲欣，比聞改圖二事，搢紳莫不南溯，然而尙領藩要者，蓋天意以若爲更任，不欲頓煩廊廟之重文，執事委蛻時柄，以元沖簡，今茲坐鎭，切爲執事安之，但宣守拘縻，不獲一侍翹材之論，此爲瞻恨，與時偕極，郎吏禮具別幅，恃愛，敢以重申。

與王秀才書

仰祇職居，不逮私禮，傾迴聲槩，謝存嚴緘，邊數不能終物，盡言愈于無文，所以臨風永歎，捉筆中罷者數矣。邇來願中不寧何似，夫痛有基者天所鬱，道可悅則戰而勝，材以七年後露，古及九交而傾，此數事者，自兄度內耳固不云也，若具荊玉本以禮天，皆雲止乎潤物，今以良工未睨，潛蟠未階，便欲蘊璞永已，觸石不發，此鮑生所以爲邦惜士而助君張目也，況山臺樂德之際，雉梁歎時之秋，勉終令圖，以取來譽，千萬千萬，信信聊此咨問。

上安道張尚書六首（案宋史列傳方平字安道）

自承天水之命，側聞周讓，讓不免已過闕，將遂西，讓之固善，讓而不固免亦善，雖僕爲閣下計，亦無易此，道有伸屈，時有鈍利，不可迕也，但著赫若此，又有次舍之勤，得無憚耶，或可須秋行否，緣奉侍尊府，理宜審穩，以是執曉曉者，可乎，閣下圖之，某到鄭一期，病乃過半，但殫殊可駭，他懇侍面乃究，肆覲方虔，千萬愼愛，不宣。

比日歊蘊，體中如何，承已陛辭，必外舍稍稍辦嚴矣，進侍話言，日日以冀，某蒙免幸無他，民間閱爾，怡儀坐閑，下頗不遑，癯老日侵，歸計未能，其冒祿妻孥，此嘲何時可解，須相見究言之，不宜。

祁久病不聊生，昨見故人，不啻距躍之三百也，然耗氣疲神，未克支久，是以不敢留，追辱之行，蕪枕騷悵，情不能已，僕之病方力，恐不能自遣，幸而未死，方丐解宜就醫藥，夢幻泡影，妻了何理，不足可但，但所繫未申，不能忘懷云，願閣下早歸三事，爲有道者，帥幪，庶舊物，此時一見存錄也，愼齋戰疾三者，皆閣下所長，僕無以獻言，惟乞加思而已，若處僕者，則閣下已賜開喻，更不干請，西道次舍尚賒，寵奉尊府，想不爲勤，

比帳下東還，被教渠渠，累紙，亟啓疾讀，釋然若利篦之刮翳，雖臨玉池，入金室，不翅其快也，祁甚愚，何以堪之，閣下旁適而多可，謂僕可教者，引內溝離而遂示奧窔，宜僕怖河漢而未敢前也，未敢前者，正擢龍辱言，懼瘡痍結轖于胸中，袪澀未盡，時時爲冰炭竊舍，不得盡如閣下所教而爲負耳，然敢不自勉焉，外物蚩蚩，元無痛癢在己，彊引客以愚主，破所重，成所輕，眞可鄙，然但知之易，行之難，行之易，終之難，賴僕年長，閱事亦多矣，悟之在勇，不在遲，閣下按車而行，僕他日願執綏焉，僕三到玉堂署，雖日嚴近，然實閒，安，使以無何有之鄉比邪，生六百石，爲已過矣，此月二日入謁，纔勝舞拜，自此庶幾喘尚存云，勿念。

月中遲傳書教，存慰諄諄，不啻與謦欬接承，比來玉體佳宜，甚休，且因從祀，對一二故人，悵然念衰冗之在外也，然足下明哲，僕與知之，故僕之遠守，宜足下憫而思也，僕于世事素昧，往往以拙取憎，直招怨，以疎謬爲人所且排，內自省，亦何負于心，然蓋知詩書之不可盡信也，片文隻字，僕不敢讓，今憔然乘邊，適其所短，幾何不謗司敗耶，方欲以此訴足下，俄聞有秦亭之行，則間關騷牢，不侍僕言，而足下自需矣，纍

相攜霄漢，今相師梗塗，可噱噱大笑哉，大抵士出處進退，誠爲才不才，惟言命者近之，命者亦偶然耳，偶而然，是不常然，故古人謂之天，天而不我，推之曰命，僕今過天命既六年矣，雖若懲，寧不少，知故確然以忠信自信，窮戚，命也，達歟，亦命也，未始戚戚乎胸中，嘗聞知恥者近勇，僕將知恥矣，念與足下別且數千里，相見何時，慨道此以佐足下之鼓而西，不宣。

比聞東還納節，謂便入輔政機，今乃回蹟計臺，意者欲執事周知天下盈虛輕重，然後付魁柄，總方略，翊戴天子而爲賢宰相也，民瞻顒顒，德望已儲，惟沖用神觀，以副搢紳繫仰，衰老在遠，禱懸以之，不宣。

文裕待制書二首（案本集張燕碑銘文裕乃其次子）

間得答教，承朝謁外體況佳彊，翼然喜莫如之，拋文上呈，殊不加詆，竊云何，今繕錄納上，誠無以暢克構之永懷，發九原之幽光，非不勉也，拔窮比耳，侍面未有時，安養道和。

中金之賜，乃孝子仁人之贈，不容爲讓，僕有一說，今文裕方立石造樓，百用差廣，僕願回獻左右，以助成盛役，亦朋友通財之義，幸悉病臥窮簷，自寫不得，某自六月十四日苦寒痢，迄今四十餘日未能平，肌肉瘦盡，惟存皮骨，方謀解官尋醫，以救殘喘，餘不及一二。

代回鄭州陳相公書

伏奉去月書教，以將致所事，篇章上聞，平顧宰僚，并示餘誨，詳究沖執，彌用震驚，竊惟相公執事，著範元功，出濟人補，雖高年俾艾，而閣任方初，天輸福善，神明增茂，寧容遂抗遐節，弗顧具瞻，推求典册，實有前比，在漢內吉胡廣，在唐英國汾陽，皆勤勞王家，恩不得謝，以今訂古，何所致疑，默料聖襟，必有褒答，惟上僭眷信，即廢素懷，縷縷迺誠，與朝野同望，謹奉手記陳謝，不宣。

回李端明書

自去七月到官下，見州人，于時秋陽酷甚，病悸交戰，日閱一日，中心益不聊，迄冬，憊稍彊力，乃始親事，而郡大訟劇，十倍他治，每上黃堂，則鈴史執簿，魚貫而前，卯坐至巳乃食，未坐訖申乃息，本圖藏疾，反更職勞，牽勉愚暗，不能無悔，但聖恩寬大，依違函養，即日未煩司敗耳，又年長來智慮昏懈，或時有不得已，作書謝京師一二貴人，過三紙則黑花滿眼，筆不得下，嗟夫，壯時一過，駛若鳥飛，前去衰景，直不滿五，則身外塵沮，又將規規焉銖較毫計，得不爲可笑人耶，惟是平昔交遊，以文史相樂者，每風月嘉踐，裴回念至，則招然久不能平，適會里人自韓城來，出君侯手書兩紙，亟啓疾讀，曠如披瞽，不以孤外，眷之一情，收函馳想，感溢肝腑，且許近甸，君侯鉅賢，均勞作鎮，慘飫民望，宜其神勞，斯人式歌，輸和羨美，日介而福，況上之倚而相爲矣，君侯雖欲避去，其可得耶，惟千萬愼疾，以須進拜，若僕也不佞，始爲君侯推轂，自經生人書林，陪從官，切劘專約，十九年矣，而材不副位，謗由中發，尚得以吏二千石退守近藩，探之空疎，所獲已多，若君侯以爲無大故不棄，猶聲人輔之日，爲故僻郡，使煮藥扶衰，以全吾軀，俟夫五六十，乞朝還職，歸

三封之下。以奉宣慈。宿昔之志也。凡不知命者聞此。謂爲不情。非君侯知心。亦不及此。惟垂卹之幸甚。

上葉道卿書

別日如馳。行復三晦。乃心凝黯。瞥楊飢然。茲固不一二述也。惟行臺止部。必驅按鵲城。上班條詔。次卹民瘼。威與愛克。斯人大和。則福咸宜而神所勞矣。祁仲秋朋。勉與朝參。寖及稍序。積完筋力。每念病者宜歲山藪。賢者當服王庭。僕之與君。反此留去。茲又懊于珥筆。恧乎續貂也。雖然。代言須才。正應朝闕暮召。惟千萬良歸。爲吾道寵光。虔企虔企。

上陳州晏尚書書

鄙惶恐。奏記尚書執事。伏念經道右馳。孤懷南住。迫分爾職。遂限所天。時剽徒謠。聆樹嘉政。既大庇于淳俗。復見勞于明神。福祿具蕃。優游至適。比華從事。至具道執事因覩政餘景。必置酒極歡。回書在前。翩翩參左。劇談虛往。適何暮傳。第養園吏天倪之和。不卹漢人淮陽之游。非天宇泰定。國爲屏棄。疇及是耶。然有樂者居且同憂。無慍者後將復喜。人望彌切。皇授斯隆。苟舊人是圖。則政將焉往。鴻渚詠曰歸之句。龍門期可見之榮。今茲少留。願姑安節。不任區區瞻禱之至。

上外任兩府書

曩素略具前幅。鄙連年多病。生意不聊。托茲有痊。漸復強力。阻奉問燕。出人三年。眷然餘風。戀與弱劇。雖聆易地全晉任寄愈降。然議者以邦華國範。不容久外之我兼濟。更爲藩垣。有道之人。鬱悒均悵。惟希葆嗇和粹。俾熾福祥。歸步槐庭。徐穆天載。斯孤生之至願。

回章相公書

使至。伏蒙台慈特賜手教。并鄧國太夫人功行一通。且以先遠有期。特令譔述。誦誨感命。震惶無所。竊念某一介蒙淺。樸學陋孤。由章句篆刻之微。承訓謨演潤之乏。用過其量。愛倍于勞。姑以上荷包荒之仁。次庶宰物之施。吮毫漬牘。苟塵官守。若乃圖金刻石。參訂史籍。奉揚慈閫高世之風。追慰寒泉終天之感。則碩達鴻筆。朝有其人。區區小才。曷足以辱。必若驅蚊負嶽。課斗挹漿。非獨露鰥生無實之譏。亦以累明公必器之使。敢希恩造。曲垂矜免。自餘悃愊。即俟涓日請見。更申敷陳。

上宋資政書

自閒台坐。稽奉信函。比領風謠。審安福履。病悰忉怛。差用爲慰。西都舊多麗藻名園。寶坊勝宇。伏計臨撫之暇。駕言造適。足以攄幽蘊。擯世紛。彷徉蕭散。助嘗和理。然後徐剛羣望。還總鈞陶。誠中外至願。非獨孤生之孝祭也。

葉道卿書

上春獲故年仲冬賜教一函。續于邁中奉季冬親筆及和章一解。窮繩發視。歡無有量。非寄通遺迹。久要不忘者。疇逮此耶。申詠來什。尤爲傑思。褒愛之外。自存清警。敢拂簀笥之塵。藏弆永爲至珍。追誦所獻。通昔懋效。唱者虛往。和者實歸。永言恭佩。期于無斁矣。承行臺按察之餘。調甘煬和。兩荷繁祉。蓋光亭之有聞也。輒因遠客持信咨此日勤止。

上西洛宋資政書

迺者閣下奉逢禁塗。榮主留蕭。卽者孔邇。開府載嚴。乘春布和。嚮用五福。閭閻欣竦。實百倫輩。某近緣假命。接誠于朝。獲賜告休。展慕韓邑。泝渠登陸。出入再旬。北還上臺。官事叢併。參候之禮。罔獲具通。然至仁矜憐。自必蒙恕。重念暌遠台席。黯結士林。疏宗下才。尤失存庇。飢渴教導。無可寄言。但陰萌于心。銜德無改。西迎之日。得與棗席。跂踵累舊。恩于門下。則私誠畢矣。詔序滋晚。惟祈體國自愛。辱知。不敢更具公式。

致同年書

鄉之爲別。倏半期矣。內纏創潰。日就衰薾。墮顛耗目。忱日恫辰。壁隧雨塞灰。無復溯霄淨。揚氣餒。矧能睨英俊之軌。交箋檄之禮哉。就欲招還魂。馳列衰緒。未足自達。況乎遠自江外。鴈流書指。理卹加等。愛獎踰涯。必欲肉其枯齒。相其興久索。平昔典學。復爲空疏。煢煢向隅。宣謝無究。惟賢者恕其不及。霽窮秋。叱馭難道。以半漢之壯。屈羈縻之冗。時有未偶。處之何疑。可也。竊知便時都邑。夙駕西轅。方將蒙足雪雁門之踦矣。苟顧惟舊。敢以此規。至虔至虔。

葉學士書

自嬰家棘。久屏農疇。翫日悼生。扶衰續喘。近于季夏。已及外除。病膝甫興。神明覩耗。早者。亦聞道卿君侯奄遘偏訓。結痛終天。顧禮自支。順變爲正。自僕苦由未幾。山陂且長。匍匐莫仲。賙襁都闕。日省內訟。不啻刺芒。仁人多恕。亮其不及。比榮侍外。屢用持勝。某、疇人也。蹇難齊汨。志局摧頹。齒疏髮禿。理當藏疾山藪。所以戀戀樂稻者。直以細孺仰給。有飢寒之累耳。必揆秋杪。人服官經。切恃眷舊。敢殫底裏。淸親匪遙。他略不書。謹此伸謝。

回田太博書

比者。太博執事。取路敝藩。休徒征傳。略茲道舊。俄爾傷離。藥餌不足。止過客之行。山水有時。愴將歸之送。乃心如結。曷日而忘。重以去國煢煢。驚年晚晚。一以悼功之弗立。一以遭謗之未明。愠臆于中。紛鬱可畏。傳簽挾册。共有亡車之嗟。茂李僵桃。同救蠹蟲之食。此爲悵恨。夫復何云。搖落寖深。猶興自愛。

丁王張三學士書

鄙雖已入直。然猶苦河魚適謁。急灼艾漬膚。以逐寒疹。堅賜詩筆。貺。輒用通聞。他懇區區。俟侍坐索言之。愼疾之戒。敢不題衿。

賀周叔詔書

屬疾再歲，在告半朞，憂從中來，老與衰併。聖恩寬疾，司命添齡，收錄尫殘，牽復嚴近，榮在顯表，毀集譽前，情所不免，至干進退大分，則坦然付之于天，使舉而見排，何所沮，舉而見譽，何所喜，決不爲大鈞之深念也。所賚遺禮過貺，謹用拜賜，不任感荷之至。

張中行屯田書

別已一朞，凡兩得訊，諄諄存教，有異于常。某拙且愚，不能取合當世，不意足下篤誓覆護若此，自顧亦未知以不肖無用見憐耶，或果萬有一可取，宜收之于朋友也。僕在屯已三歲，未得歸，然悉心于官，不敢逞力，人謂之是，僕亦不希進，人謂之非，僕固不卹。退年老意衰，惟待罷去日，乞身退從龍，農漫夫，以養天年。僕既自待如此，彼娟頰謗脣，又奚能輕重僕哉。中行知我深者，故及此，終不爲他人言也。相見未有涯，悄悄何奈何，方春順愛。

上杜相公書

久不參訊，乃心愧傷。比春暖，履用榮嘉。伏念遠台坐凡五易年，寒下雖靜壹，然軍中亦匆匆相仍，不得頃走一介問左右，非敢怠，力不逮也。伏惟深賜矜寬，祁卽日蒙恩，公私粗如，但才知任劇，未克罷去爲憂。他非敢卹，敵君長新立，猜阻內訌，惟朝家未一意于乘弱攻昧，故列屯諸校得高枕云。相公與國休戚，輒此及之，趨侍未前，惟保御戰穀，進享萬年之遐，區區不宣。

上昭文相公書

祁忝學士一十二年，內外無黨助，孤立在朝，惟相公諒其本末，且生多病，性懦怯，恐不可久叨劇任，又天稟疎拙，不能附離權貴，邊境難測，雖百務俱辦，一事有失，則羣怒赫然，前勞併棄矣。況其本來文翰諸生，不習軍旅，今强所不能，只恐敗國家事耳。身之褒黜，胡繫重輕，伏望相公矜憫，一介恐心極盧，不爲紹諛，傾仄，素自安分，唯所規覘，若早得罷歸，供職經筵，晚節之幸也。立功立事，請俟來哲，情素危迫，不敢之他門，惟至仁是歸，望賜矜哀，不宣。

宮師相公書

祁居塞下，匆匆閱日，奏記不時上，乃情爲勞，瞻跂台座，弗翅霄泥，然惟比日動止清宜否，某度河已三歲，戮更未有期，阻奉耆明，情府悄吝，天佚元老，介壽無疆，搢紳所同願。

王尚書書

遞中得教諄諄，俄專使來，又慰存累幅，某病殘人也，曷以堪之，自六月苦痢，彌五十日不克損，皮骨僅存，遂乞身便醫藥，蒙朝旨許還臺，君相更生之恩也，一二難道，方力疾就路，至仁果爾惻怛，年事遲暮，故爲百疾所陵，餘景可延，冀終託陶坯之末云。

三司侍郎書

近職方程員外還臺，惠具手訊，計其淹回，或未達省覽，比日動用何如，協氣回薄，想萬祉之交舍云，緬懷

前已敍別，伏蒙手教，訓撫周悉，蠟屐之危，差得自安，然去城闕，遠親戚，悒悒不能無別離意，此白長年常叱馭時，自愧而已。

曾參政書

蒙恩寬疾，司命添齡，收錄尫殘，牽復嚴近，榮在顯表，毀集譽前，所賚遺禮過貺，謹用拜賜，不任感荷之至。

淮南知府龍圖書

比已奉訊，蒙賜教累紙，似與一介行人遷次相差，詳味諄款，何顧卹厚而風誼重也。承以割愛故引去劇任，然理有不可奈何者，達人須推遣之，抑絃懷無益之念，以完至和，此朋游所至，望淮南差近仙里，歲定俗安，聊棲假以竚柄任，邇日苦寒，次舍尤宜護玉體，老夫塊然未還，黯戀皆極，謹此祗謝。

上賈相公書

暑暑歊溽，不審履用何如，惟太和優優，百順是適，屹山立而熙揚休也。祁卽日蒙恩外，所部州縣，蠶事穡化，必冀有秋，塞候沉寧，盜賊不作，想台情深所怡慰，伏乞

淮南龍圖學士書

四帥肩基布河渭，僕與足下相次假節而來，祕禁聯宦，髮鬢均皓，今足下避劇就閒，全舍太和，卷藏大猷，更爲脂膏，雖哲人勇退，蒼生其謂何，承追蓐南轅，行邁有日，老夫塊然未還，騷騷愴懷，可一二索言耶，次舍暴露，尤宜愛護眠食，且慮公議外迫，足下亦不得高枕自如，召節西走，光輔王室，此搢紳素望矣，歸風之北，翹聽吉音，謹手啓奉達，臨紙不能盡。

觀文留尹直學士書

使人至，被書教，收卹諄勤，乃情銜佩，承燕居外，百脫具宜，茲固天輔仁而神介福也。祁乘鄰四年得罷，又令待罪西南，自謂才，期衰暗已試，自言不才，卽沙憚行，婆娑冒寵，尤用慙汗，已止三城，一覩公序丞相，宿夕蓬累，當西冀因緣舊恩，擁篲門下，盡區區之素。

修汪唐公學士同年書

祁到闕下殊匆匆，間還臺，欲一望顏色，訖不如素，又蒙幸臨，復失走迎，逮今悵惘，唐公婆娑方多歷年，乃今來蟠珥筆，始否終傾，大慰士望，千萬攝護，安服寵名，爲斯文大厦，冒殘臘西走，諸況自如，白髮據鞍非叱馭時，自愧而已。

曾參政書

前已敍別，伏蒙手教，訓撫周悉，蠟屐之危，差得自安，然去城闕，遠親戚，悒悒不能無別離意，此白長年常

石刻今寄上十本。兩人乃今知過。漢種德之有素也。去年頗稔。汔茲百價抑而未昂。老拙愿隕。苟脫多罪。則賴明哲之帡幪。感愧感愧。氣序韶淑。千萬爲朝順愛。

兗州學士書

頃得二訊。殊解惓惓。闕久病。不克時答。果見誚讓。然地遠。必恐未始知之耳。某自蜀還。中熱。胃氣虛滑。日飯半升許不能盡。數月間頓成衰翁。膚凍梨而髮紛雪也。人仲春。稍良愈。但羸弱未完。少子閣下乃如此。固知蒲柳之不如松柏也。見索拙句。今且馳奉。戚戚少悰。深恧椎鄙。諸賢得無笑僕乎。春序妍淑。公餘自愛。毋忽。

省判學士書

比奉教累紙。褒飾渠渠。非老夫所堪。愧戢無量。承榮侍外職事修舉。且百福申介。太和揚休。茲君子所以豈弟也。所到官下。已及半朞。俗務與衰懷自爲函矢。勉奉條詔。逃祇悔而已。幸勿念。聞辭出驅。甚善。雍容朝廷。坐須延拜。何必走數千里之勤耶。歲晚順愛。悵恨臨紙。不能具百之一。矜照矜照。

吉大師書

去夏五月。自蜀留鄭。首得手教。具審少病少惱。道體佳宜。遠靜。欣欣之至。日來殊衰疾。心厭囂煩。惟閣儒篇楚典不知勸。殆宿業使然。每懷清對。無緣一快語。勞生奈何。頃須畫編題辭。久欲附上。但不能得善便。今且託郵置。未知果得塵觀覽否。苟無沈浮。分一回字。拙思不足褒揚公所得。愧汗愧汗。

梓路提刑祠部書

枉教褒飾過實。非老夫所堪。第刻肺腑而已。閣下美德嘉譽。溢于傳聞。非待僕言而取重搢紳矣。然知賢之明人所堪慕。已陟獻萬一言。諸朝。正恐不韙。爲高明累耳。愧汗愧汗。

梓路轉使郎中書

幄下回。得遠教。諄復周縷。乃心釋然。承行府按察甫休。嘉此玉潤和裕。屬部薄饋。人無辯捐。蓋至仁振齊之力也。樹德廣者報遠。行蹠禁嚴。以暢遠圖。千萬順時。副紳縷之跂竚。

畿內都運密學書

都外之別。乃今四年。前白毫得鎮。移定。智短而責愈重。愈老而官益遠。婆娑窮陲。凡再朞。賴上威撫有素。即日斥候晏然。故僕得朝服坐黃堂。操簿書。責吏下期會。以塞官謗。然內手術衿。汗熱不自止。長懷貴交。無由一訴。斯悃。比承敦迫。還臺。曾有詔取輔州建寧內漕。倘劇總。君侯首之。側聞釋然。以爲雖未柄任。而經始要司。亦足儲民瞻。當帝心。而振典型也。方欲走書舍。齊下執事。而魏中被教。開慰粲然。詳味熟覩。知哲人一情于昵遠也。僕不佞。何足以塡南北數千里。握臂無期。良食安步。無重勞勞。

魏侍郎書

不侍且十年。其間雖因音驛一二附問。悄企蓋中。可勝道哉。執事茂功顯效。在南人口者。稱美不厭。方攻緒槁篋。以翼者哲。今茲坐府。乃儲天意而熱民望也。惟賀用太和。安集葬祥。副搢紳瞻禱惓惓。

工部學士書

近已奉訊。想及觀省。蒙索拙句。抒獻一篇。塵衿淵思。叩不諧應。聊取一噱云。計迫蓐使東。臘未破。當造南闕。僕雖稽留。然亦從而後耳。館次賒嶮。動用加愛。

梓路轉運王司勳書

索餌風雲。晚諧贊謁。今者。天與之幸。得遇行臺。仰山執柯。尤用欣慰。惟馳傳蹀棧。得無少勤。初總使權。百目修舉。幸冀沖用和粹。以副眷求。懇懇。

轉運學士書

褰嶮峭。歷岡陵。走周遠。方初暑。服膳尤難。謹視。加鞍馬之勞。得無憚煩耶。然勞一弱爲數州主人福。賢者所以兼濟于下也。況會德之厚。多福必致。且蒙蹇瞻履絢。餘不盡道。

歐祕丞書

得書。具曉一二。閭郡尤僻陋。不容屈致雅才。但卑飛者鷹隼所以將擊也。宜擯外景。充內和。以須滿藏。別奉蒙名。僕所祈者。幸悉。

致工篆人書

辱書論篆意甚悉。僕思世人不知六書矣。書之學出于聖人。夫揚于王廷。百官以治者。書契也。仲尼見泰山卦禪者七十有二家。文皆不同。安得謂仲尼不治書耶。子雲持三尺素。未央庭中。以集訓纂。復作奇字。重爲說文解字。以佐孔氏。伯喈自爲三體。勒五經于太學。今之視揚許蔡。若高山然。未聞以善書爲譽也。足下自謂工篆。而自知六書。抑揚其意。則可。若曰恐世人指以爲藝。胡自信不厚耶。工篆而不知意。藝也。待詔于翰林者是已。工篆知意。儒者學也。揚許蔡常兼之矣。足下胡不曉人之未曉。反以人之不曉而自晦其曉耶。后夔爲伶人。伊尹爲變人。足下必怪且噱。胡明于此而未燭于彼歟。白唐至學廢。諸儒搦管者。雖題部點畫不復能別。逮今百年。經僞史駁。僕比不自揆。與業道卿廷言于朝。欲以九經刊石。用篆隸二體。檢正僞駁。不與文合者。以救流蕩之失。幸上開許。俾之卒業。足下又倡藝自恣。是欲助人之醉而愚僕醒也耶。今人不知六書。非不好也。蓋未有以告之云耳。文王嗜昌歜。習之者蹙頞。三年亟能嘗之。萬一使石經之成。流布宇內。數十年後。歷頞者皆張頤澤吻。嗜爲佳味。何懲之鄙乎。願勿爲疑。審能正摹經之文以垂磚琬。僕方磨研執筆從足下游矣。匆匆答報。不悉。

景文集卷五十二

啓

賀之相公啓

伏審光奉制麻，榮持武節。伏惟慶慰，恭以閣下誠諧民極，氣函天倪，奮謀自將，與聖胥會，煩使已賦，素論僉宜。遂階三事之聯，遣穆萬樞之總。巨疊朝閉，丙車夕馳，一旗麾衆以暫登，寸縑褒賊而還獻。迎頒茂册，即正家司。贊宗祀之上儀，揭竝侑之新典。百度底定，九德敷施。爰賴獨賢，再休近輔。朝謀元帥，帝念宗工。遞築齋壇，顯受師鉞。隨遣前席，大撫西人。漢家之注意安危，時師舊德，吉甫之兼資文武。庸式萬邦，亟淹春雨之還竚，復秦階之冠祁。方勤障候，阻勛市轉，瞻湖門墉，飛馳鈐府。

賀相公啓

伏審光奉制函，改疏藩社。伏惟慶慰，恭以閣下沈謀隱正，惇德粹明，感會先朝，協恭順采，萬摩俾乂，露金石之至誠，三靈危言，擁豺狼之餓喙，背憎送逞，身退罔私，會正宇之執彊，判羣邪而罔舊。子文三已，曾喜慍之不形，姬旦未歸，固室家之同望，洊更巨屏，均暢遠猷，茲者北海表封，東秦均重，再煩坐鎮之德，克宣渙大之風，然而人鬱具瞻，邦思弼直，天將爲舜，竢遵古之至音，政若和羹，竚葆梅之妙味，詎屆朞年之報，

即迎三節之趨，大庇含生，永乎久業。

賀集賢李相公啓

伏審蕭奉制恩，對司魁柄。伏惟慶慰，恭以集賢相公，應經萬事，業映九功，疊自先朝，已膺茂宰，去邦不校，則靜若淵渟，會聖有期，則毅然山立。運有夷險，道無淄磷，屬明辟之敷求，眷舊人而圖任，越由藩枳，再序公槐。伏以東山見思，歎還歸之甚晚，南宮所著，留故事以居多，方抃登賢，遽收崇讓，矧佐王之爲重，匪收汗之可期，顧體清爽，遽膺殊典，載披題誨，但伏眷私。

賀史館相公啓 一作賀富相公啓

伏覩今月十六日麻制，伏審昭備册恩，入正台府。伏惟慶慰，恭以閣下業總民極，氣陶天倪，自大對清規，安步華掖，詞析醜類，德庇生人，復故約于撫和，屈崔兵于不戰，進幹樞綜，出均賢勞，謀當帝心，功暴方夏，遂膺帝賚之榮，入光公孫之求，對執萬機，顯正三事，槐朝表位，慶賢聖之同時，鼎足承君，併安危之注意。至公在位，有識均歡，祁早諛知憐，欽聞命歎，乘北陲之守，距敢彈冠，溯西閣之深，情難飛羽，第均紳笏，參仰坯陶。

賀并州安撫相公啓

伏審寵被墨麻，移鎮藩牧。伏惟慶慰，恭以經略安撫相公，神資忠傑，天基謀謨，坐清敎戎，大造西鄙，進茂帝綜，昭穆彝倫，遂均三事之勞，蒙總中軍之令，堯日四揖，實統諸侯，周制上公，亦居二伯，中外雖異，倚注弗殊，但虞桑蔭之淹，復冠槐階之貴，士類攸仰，天下同瞻，祁徇守邊符，莫陪賓贊，心傾德宇，恨不輪飛。

賀文相公啓

伏覩去月十一日，內降白麻，伏審顯奉制恩，式序元宰。伏惟慶慰，恭以閣下忠實天挺，器本國資，蓄爲嘉猷，邁作昭德，白禽繫妖盜，綏靜黎元，講希世之洪儀，浹函區之大稱，協風八律，人有太和，赫日當天，物無斜影，旋委魁柄，外倡方侯，其如簡在之眷素隆，是以還相之期難久，誕告剛旦，復冠乾台，册賜煌煌，書贊優重，弼惟帝賚，宜體親之愈加，公自西來，固室家之相賀，永光丕綽，遂格上穹，祁加以鹽梅，誤蒙奬錄，遽滯屯鄙，側聽衰音，慶坯冶之在辰，阻市轉而詣府，欣竹之切，精緼奚宜。

賀南京劉相公啓

伏審懇辭宰柄，出守留都，確請不回，俞音俄降。伏惟慶慰，恭以大觀文相公，照通三極，業茂九歌，啟會帝期，彌綸王體，隱含章而內健，藹造辟以進思，七年于今，百度咸乂，功名之地不處，亟露奏封，進退之正有宜，遂申高節，增冬官之茂秩，帖雲殿之祕資，用付南畿，益衍多戶，宗臣舊法，固自著于廟堂，仁人乃心，重不離于王室，鎮息浮動，均一賢勞，祁適剖州符，阻遞慶謁，欽懷風矩，參激衿膺，

伏審肅膺明制。改膺近藩。伏惟慶慰。恭以閣下茂德參和。大猷經遠。世圖廟彝之伐。入連王館之榮。節制中權。耳耳華于六轡。綱繆上衮。煌煌視于三階。執競又新。疇勞彌渥。眷言甸服。移建侯邦。推異數于爰田。實衍封于家稍。僉言既允。誕告咸聞。何雅懷以辭隆。尚留恩而引日。特貽鈞翰。過列謙情。竚卽寵光。方紓勤企。

賀廣信軍武六宅啓

伏審寵正使名。茂光戍轄。守符未改。邊鎮增雄。足下英概自高。沈謀克際。敵上所憚。鄂勇于餘。積閱有歲月之淹。薦賢交章。奏之密。果從聖簡。進服恩寵。列帥慰以相歡。中軍倚而增重。攝符無狀。卽席是資。竊抃餘音。回符久翰。

賀李宣徽生日啓

伏以天寶良辰。國仰宗臣。茂協高秋。共欣慶日。恭以臺下資稟忠厚。謀濟沉雄。宜力百爲。同寅一德。生鍾在旦。綏極有基。重望元功。久當一面之委。長年雅壽。宜歸千歲之延。卓冠朝班。永光王府。祁官難離次。地卽富辟。躬詣真諸。勝新增萬。

謝生日餽物啓

叨塵從籍。倫比儒紳。私記所生。內惟永感。而台造垂記。慶周下馳。牢牽在庭。蒭剡凝器。剔之仙繪。申以齋醪。惟山木之不才。況櫪驂之且老。仰蒙善祝。俾永天年。顧依延鑄之餘。更奮尪殘之氣。丹膚內刻。訥語難宣。

上王尚書啓

祁八月末到都。臥家養疾。得不事事。故羸瘠欣欣有生意。但神疲氣耗。未任趨走。日不遑舍。上恩如天。可勝道哉。不審比來明公百況何似。知深究導養術。塵緣日輕。此僕晚聞道之罪。不得望公藩牆矣。然貴遂進之毋怠。于九德三事亦何所妨嫌云。

上資政尚書啓

祁惶恐。奏記資政尚書執事。葉拱之隔。歲實載華。乃情屬湖。與日參極。郊圻肯接。風謠亟聞。恭承鎮撫餘閒。禍祚崇衍。尤零微譬。調度少勤。雖京控制。事務彌劇。伏望慎固沖守。綏協善經。徐副民瞻。還步台輔。甄曆衆物。他人無寘。縷縷懇懇。知所歸庇。不任懇懇之至。不宣。

回青州夏尚書啓

屬者國家以表海仍饑。生緣爲瘵。鬱其嘉氣。痍此下民。上深軫于何辜。我實難于共此。得于舊輔。殿是大邦。恭惟尚書道茂協恭。眷深同體。細文卽授。便道按行。包季剸之全區。將仲山之明命。詔書一切。許于便宜。濟融相銜。資于仰給。永惟賦政。備覩有猷。蠲租計之會期。濟流庸之沒振。汗萊故壤。遍及于屢豐。愁嘆

餘音。坐成于式彝。不啓後艱之隙。允繄坐鎮之方。積簡帝心。功暴民聽。朝無異論。賞有舊章。遽沐書文。備形謙意。九重歸美。已欽長者之言。四近疇庸。事後富民之拜。感慙所萃。敷釋匪殫。

回晏尚書到任啓

伏自尚書暫辭機軸。近撫藩垣。揭天節以載華。總齋航而右泝。便時叶吉。樹政有經。恭惟天一奧區。鬱華勝皇。文壇藉勵。經順拜于宸游。封扆連雲。有窟電之故老。式倚神明之化。往敦愷悌之風。何辱謙儀。特貽音問。篤嘗僚之曩誼。露存闕之深情。況切營求。諒非遠復。襄綿綿而存用。副赫赫之攸瞻。披晤尚遙。緬摩非述。

賀三司韓尚書啓

伏審光奉制恩。入司邦計。伏惟慶慰。恭以尚書稟天正氣。肖道太和。親逢帝期。遂輔皇載。蓋自一德。蓋爲九功。自引避于機衡。又回倡于方岳。經費之重。駿入實繁。屈安石東山之高。領張蒼北平之總。納節王府。換秩天臺。聊豐資路之財。行復符階之貴。參賀于衆。誰不其然。祁夙荷誤知。側聞屬告。欣頌并集。慶候難階。

回諸官爲轉尚書承旨啓

向者。以僧衆成書。擢升左轄。滿年循例。遂由中臺。緣內署之乏員。枉復門之召節。多病在告。懇讓未俞。靜言衰晏之餘。曷稱疑殿之拜。此蓋閣下素加優品。仍既雅游。因成命之已行。借褒言而爲地。敢忘悉力。仰答重知。

回夏尚書南京上任啓

伏承榮蒞顯都。蹠開上府。道風所被。禮俗載康。恭惟尚書體照聖鄰。謀含國采。早同寅于成務。洊凝績以著君。比漢鄭侯。篤信而司箭。爲周申伯。惠直以揉邦。周僧處之云初。顧化成而允賴。猥紆公翰。申黃禮華。永惟萬戶之嚴。聊浹九河之潤。冀遵天祉。勉奉帝咨。佩戢欣愉。一二非述。

回宋尚書啓

比者。伏以尚書輟務棠陰。回光台極。聖期肯運。賢業載熙。勞牢讓以亟聞。留茂恩而光久。寵紆優答。姑廢雅懷。人對丹塗之嚴。進踐槐階之亞。周言交錫。有竚于告猷。天下居安。更隆于注意。方欣附末。遽辱詒音。銜謙德以斯勞。幸宗盟之永庇。茲焉感戀。實倍倫夷。

又回宋尚書啓

伏審光膺詔紓。參總政樞。伏惟慶慰。恭以尚書學際三儀。謀經九德。若時佐聖。覲格奮庸。自命節以歸趨。翊帝樞之宥密。終緣民望。還貳台司。超進七兵之曹。增重三槐之路。俞咨素定。朝野相歡。承尚讓以自陳。頗留恩而引避。并垂緒論。式履終謙。況敎詔以尋頒。幸雅懷之無固。傾靳對寵。併釋翹誠。

上青州夏尚書啓

伏自尚書上還櫺筦，近抗濟麾，順泝長波，鎮臨善部。方欲託飛郵而奏記，私執事以布懷，旋審朱轓，故疏青社，以時便道，靡遑客寢之安，所至宣風，用示簡書之急。頓施師坐，終曠單函，恭惟視事云初，鬱福成乂，歌齊之壤，表海成邦，比歲洊饑，斯人矢職，嵗嵗土著，寖苦庸亡，渢渢頌聲，鞠爲愁嘆，容明垂軫，中从載懷，咨蕭育之名臣，振爽鳩之故俗，報同五月之速，落去細苛，事從一切之宜，仰成咻噢，荒餘攸庇，仁壽可期，我實徂東，諒結姬公之愛，上方倚相，行膺垂遂之求，願保天均，俯對民譽，眷孤生于衍遇，列勤悃以兼常。

上陳州晏尚書啓

伏審祗奉朝命，取升台坐，伏惟慶慰恭，惟知府尚書文經天極，照洞民彝，入對光華之辰，亟揚久大之業，微言茂藻，賁堯思之安安，嘉話遠猷，贊皋謨之采采，退安吉履，迭守近封，冥物畛之虧成，放道樞之曼衍，冲機濟應，休問自升，逮景風之賞期，進白雲之官紀，露陳賜冕，聊夸六枳之藩，馳執覲圭，行正三槐之位，民瞻久竦，帝眷有聞，祁欽聽除音，羣歡勞府，屬攸箴之有守，邀中慶以難階，傾抃所深，名言非狀。

上許州張相公陳州晏尚書啓

近聽恩制，序進卿聯，列讓帝還，冒榮增愧，伏念某本緣天幸，忝參國均，會聽答之日躋，之謀猷而譽處，有忤竊祿，不稽餘因，未登攷歲之期，遽濫賞風之典，外譁鄉議，仰累朝猷，敢謂閣下錫以公言，與其禮進，絢書郵之慶問，分台舍之餘輝，願佩懿詳，庶亡祗悔，丹悃莫感，捐輸匪宜。

回賀加尚書啓

需以成書，冒榮左轄，茲緣滿歲，進秩中臺，寵過者災必相尊，食浮者人將不稱，惕然自愧，罔或逸寧，敢聞評旦之優，助協朝僉之允，華髮已定，危悃差安，遂繫金石之交，更決桑榆之勝，瞻言厚德，載戢丹衷。

東兗州侍講尚書啓

伏審光奉制恩，進升寵級，伏惟慶慰，恭以尚書業宣寅亮，體叶尤元，服榮牒于三朝，遠華顯而一節，上方向學，延雋老以詳求，緒欲鎮浮，據中庸而易退，出麾東社，紆眷南閫，茲者，國家抑畏先猷，振除後咎，辰居勿亟，渙號惟新，眷舊德以同寅，聚徽章而異等，心存王室，重申伯之于藩，禮蔚帝師，邁甘盤之罔顯，絲綸遂布，紳襟相趨，祁夙破慈憐，均聆提綈，溯龍門而且右，躡鑫股以忘疲，卑情無任欣抃之至。

謝留府尚書啓

待罪禁垣，暎風幕府，六筍在望，三歲其陰，距容卿之流，坐驚宋遠，遡飛鴻之指，久竚公歸，結深戀于華軒，耿離悰于疏旆，敢謂留府尚書乘假蕃之暇，紆紙筆之情，敷揚善辭，勸經至意，餘光所照，頓忘家鄙之咨，舊物載懷，竊附吾氓之托，題襟佩教，撫已知歸，九旻之宇寖高，千門之鑰惟謹，顧安頤嗇，仰重睿毗，俟四輔之營求，庇一陶之埏爲，乃情爲僕，緩賴匪宣。

代鄭公回夏尚書啓

茲者，祇荷朝綸，賜停機柄，進肅天台之務，仍參規廷之華，曠職五期，蒙恩一解，榮非所望，愧不容顏，敢謂尚書敦操，有鍔，推情悅柏，絢書辭而垂慶，助師錫以申褒，冀訂良箴，益紓多悔，接緒風而猶邈，敷感抱以笑殫。

上判府尚書啓

伏審表海報成，坐躋樂國，申圻分理，進守留京，幕府既開，彼都何幸，恭惟尚書明謨熙緯，淩德惇元，洊幹機樞，爾忠力而自效，均國勞任，與師濟以和衷，靈龜在中，喻馬忘累，雖復勉班春而振乏，大庇物于廣量，出乃緒餘，同人憂樂，賞罰尤異，聊襲冕以露華，地直鬱葱，果錫圭而委重，惟泰宇之先定，非外物之屢遷，今茲偃蓍，是均倚相，宣尼之懷吾黨，尚念斐成，周人之詠我公，固應信處，願孚百順，俯協四時，浹河福以并蒙，迓鑾聲之歸止，早應評眷，今宿官司，撫舊集歡，倍百辭等。

賀樞密侍郎生日啓

伏以積善所憑，愛啓莫京之胄，元精發粹，用生名世之賢，紀六矢之初辰，續百金之雅壽，恭惟侍郎，遇言復貫，惇德淡明，包民極以佐王，又天樞而罰國，載生流慶，方賴于壯猷，延祝侑歡，輒修于薄贄，庶宣勤悃，具列別封。

上蔡副樞生日啓

高旗極天，本慶基而濃厚，右賢名世，屬聖旦以挺生，歷載誕之嘉，特仰有猷一儲輔，竝均善禱，式美如仁，恭惟閣下，惠迪人彝，參和國綸，翊聲明于義姒，濟文軫于蒙中，約矢射方，遂符于夙志，累茵稱壽，更慶于慈顏，願滋苞竹之榮，凌啓和梅之業，輒茲菲贄，聊侑歡悰，已具別幅啓聞。

上李都尉王都尉啓

伏審肅奉明恩，改書近社，伏惟慶慰，都尉機靈敏裕，履尚詳華，貫九類而有猷，服千齡而逢聖，聯姻沁館，煜照于天潢，接龍韓壇，總提于師節，乃神在宥，進律推榮，清明之朝，聿伸于誕告，蕃宣之寵，洊易于師封，允協羣言，猶煩禱讓，顧時膺夫茂典，用增煥于中權，過沐公涵，但銜謙德。

賀安撫龍圖啓

伏審進膺禁城，出撫价藩，終安列邦，總護諸將，吉音騰驛，公議同齊，恭惟安撫國器閎通，辰猷幅隱，雖全盛德，自結上知，向屬河朔無年，縣官勤餉，遴擇髦譽，經制賦財，振匱爲豐，化愁而忭，萬倉之粟知數，八府之錢不流，擢參從車，用待明制，丕績益奮，華龍亟旋，果因墀地之趨，人直河圖之祕，遂傳一面，分控北邊，雲屯百成，已豫歡于美教，縵胡萬旅，方傾聽于先庚，第資郤穀之中軍，階嗣平當之茂宰，祁早聯朋禱，今託隣光，仰波之餘，執柯不遠，載惟欣假，何喻端倪。

賀宋安撫啓

上閤祕殿北邊控撫，並華使領，允協朝僉，安撫才勇挺賚，機鈐濟美，攄財少府，尙能羣貨之貿遷，持節朔陲，盡得藩渠之要領，入敷課目，啓沃宸聰，果延郁穆之褒，遂副綏安之重，況緣雅契，尤慰私悰，方安步于亨衢，枉移文于書舍，讓勤可復，欣感相并。

賀宮師杜相公啓

伏審茂膺明制，進冠崇聯，伏惟慶慰，恭以閤下天挺方嚴，道卑沖厚，早服休運，晚躋柄司，種厥德以惇明，蕩他勝之愧惡，功在鐘鼎，言留典謨，所以奮堂上之奇，忠宜盡瘁，然後謝人間之務，誼不苟貪，有識凝吝，嘗陽欽美，雖几杖自便，而典册再光，悉俾于官，卽家爲府，帥臣之位一品，弗辜愈榮，君子之壽萬年，在閒彌佚，賢哲相望，今古幾何，祁夙預洪鈞，側聆異數，顧邊符之有守，溯林廬以方連，滋喜所并，臨文奚喻。

上省副張中庸啓

被教，以老夫久疾，特賜存慰，何感如之，僕苦寒瘧，幾三旬不能止，今惟耆庚衰骨，以疲神耗氣守之，但未及死耳，比來似小勝，然未得平疆，手足酸重，令諸兒相扶持，方得履地，恐因此遂不能爲完人，天以此俾僕早還丘園耳，凡藥補之過暖則躁而遽，近溫則紓而不切，單劑毒品，又不敢徼幸，此最難爲調適，是以淹臥至此，應數奇致然，來問丁寧，故一二具至乍省局事約，吏詳甚善，順時愛攝。

賀大名王相公啓

伏審茂膺恩册，進拜齋壇，伏惟慶慰，恭以閤下上袞宗工，華顛舊德，歷相二后，交穆萬樞，駿假安安，簡上心而有素，羣言諤諤，滿天下而罔私，久假藩維，頗均賢逸，而北門須屏，中宸愼疇，猥紆茂宰之僉，回傾元戎之制，疏榮曹社，坐鎭魏臺，抗大旆之悠悠，肅使騑之耳耳，晉卿作帥，並推郤縠之賢，漢相臨屯，登崇呼韓之畏，永言作翰，式竚銘勳，祁早庇洪鈞，欽聆澤典，阻翹材之伸慶，望驅總以馳魂，歎緒愧悰，參并無喻。

上鼎相公啓

伏審亟露霄章，上還宰柄，義當均逸，恩許偃藩，羣望惘然，有道彰止，恭惟閤下才爲世挺，運與聖偕，衢敍西戎，入陪右府，翊戴丕后，勤勞王家，遂回樞省之嚴，聿冠乾台之貴，南洗鑾霧，近盪隱氛，太羹和而既平，九鼎隱焉增重，茂勳方顯，勇退自高，或罪或知，固顯仲尼之道大，何喜何慍，益知令尹之德全，聊倡方侯，行歸蒙席，祁早依延治，今屬扞城，待材閑以未辰，吮悉毫而無緒，企懸之極，一二奚宣。

景文集卷五十三

啓

上許州太師相公啟

伏以黃屬近輔，陪壤天居，層極貴台，冠儀侯服，沛河壘而并潤，歸鼎重以參和，百順具臻，庶工肯慰，恭惟太師相公，業宣覆燾，慮入幾神，副師尹于民瞻，本孝侯之天賜，凝華協帝，實相清明之初，敷哲保身，不處功名之地，亟均賢事，暫殿翰蕃，冥物畛以外齊，據道環而中廟，然而商家舊學，素有待于甘盤，漢幄宗臣，難從游于松子，諒須旦暮，再乘機衡，眷時雨之膏餘，倚歲霖以休澤，樓縷所祝，吶吶匪宣。

上西京留府太師相公啓

伏審改持命節，移總留都，伏惟歡慶，恭以閤下道冠民彝，業熙帝緯，武以摧元惡之漸，文以佐大化之成，暫均夙勞，益儲鉅望，上心攸眷，裏册俄頒，懷西洛之保釐，委北門之鎭撫，介圭卓焉，方修覲于帝閽，九鼎長城，已儆威于敵國，不待期月，諒促召裝，且還冠于霄階，用永安于廟社，衰殘無狀，延播焉依。

賀大名太師王相公啓

伏審茂膺制命，兼踐宰司，伏惟慶慰，恭以太師相公，感會二儀，惇崇九德，躬負日月，以啓于大明，神合蓍

鑑用經于庶務，均勞朝夕之旨，出藩海岱之區，卓爾讓夷，退然蹈道，改疏北社，握節元戎，礪巖石之具瞻，慎渚鴻之無所，果殞帝告，即序乾台，當一面以于蕃，許二公而居外，式是列辟，模我彝倫，竚大庇于如仁，復坐論于此道，顧茲命數，式應官占，鄜夙被延陶，欽聞渥縟，宿宜司畏，謁府無從。

上太師相公啓

伏審太師相公進升台席，伏惟慶歷，恭以太師相公，道包庶貳，識貫幾初，魚烝汕以丁辰，鳳覽輝而奮業，尹躬一德，早契于先猷，舜政重華，載言于萬事，茂迪無窮之烈，亟遵易退之方，假節東齊，詠均零雨，建牙全魏，隱若長城，聳民望而未移，果天私之故霈，惟師視秩適冠于友邦，論道一榮，更聯于公相，協宮占而誕告，舊師錫以僉同，而況天意佑民，帝心圖舊，濮宮百度，素稟蕭規，周室二南，聊分邵右，竚嗟巍之肆親，增敬鼎之圖安，鄜早服慈憐，欽聞渙命，旅賓醫而尚邈，抃心極以惟勤。

回外任賀諫議啟

嚮以備位經筵，沾恩宸綍，猥由末至，例合敘升，促大比之常規，玷迴言之清列，龍方躐等，得無糠粃之譏，鳳已浮人，更重鵷鋌之誚，方慙冒竊，遽枉緘縢，味褒飾之過情，第持循之式儆，永惟銜戢，罔旣名言。

回并代陪署孟都使啟

伏審序升近職，移佐中軍，成命有光，華言肯允，恭惟執事洗謀先事，美閥映時，外提雲壘之雄，內董星濤之祕，果略見效，益峻榮階，輕全魏之訓師，奄太原而經武，殊鄰歛衽，均萬里之干城，諸校趨風，重九天之下將，適欽褒進，遽枉緘縢，載欽悅禮之賢，第積裝懷之感，晤陪云遠，企詠奚殫。

上鎮府部署王都使啟

承已視事，伏用欣慶，都使以世烈之顯，復才爲上知，環衛親近，出貳帥府，方建高牙，以付一面，惟保納沖和，以究遠猷，鄰路翹企，不宣。

回王部署都使啟

伏審光奉命書，進膺劇職，俯才而受，有識胥歡，恭惟執事器尙沈雄，忠猷懋膽，周通軍志，善得士心，自提親旅之嚴，兼護邊陲之重，威儋獯帳，功著王旂，遂因蘭錡之虛階，亟亞星濤之迴衛，中營倚重，式光鼓之求，敵國聞風，更發金湯之畏，方欣華涯，俄枉謙言，磐敷沖讓之懷，周締親鄰之好，仰欽德範，足揆邦彝，慶愧所并，衿紳交篆。

回孫閣使謝宣啓

比者，執事以屏翰之勞，厚顯卬之餐，惠孚善俗，威詹殊鄰，隱然萬里之防，當茲一面之寄，采謠來上，成命聿頒，升華閣之使儀，下掖垣之咨命，勵茲遞直，猥獲代言，宜允顯之猷，罔周茂伐，迫稽留之禁，殊乏善詞，祖鉛筆以僅成，付緘囊而愼出，敢圖謙槩，遽枉書縢，布款密于言框，屈雄嚴于義府，仍將珍幣，以絢書儀，

公于所言，況奉惟幾之戒，私其受貺，寧逃祇取之羞，輒廢謙情，欽承厚意，鏤丹慾而積感，非吶口以殫論。

謝及第啓

雪袂傳趨，竝集規庭之祕，芝函誕告，茂傾綸采之榮，獲預言揚，舉增夕惕，竊以周家兵賢者之樂，式訂思皇之篇，唐室獲穀中之雄，大署鄉之號，皆以搖求側陋，尊顯峻良，拔十之取至精，羣百之廉競爽，粉澤賢業，于以揚同文之規，筆簧帝謨，于以贊不天之律，卓爲能事，屬我泰辰，國家援史契以右文，憲奉鈞而按牒，歷選典訓，庶見大猷，煥乎堯章，蔚垂光于四表，炳然漢德，森奏御于下篇，雍羽嬉翔，珍華遊集，遊宅庭物，崇簡臣鄰之重，愼司秀選之求，睿式震嚴，廟謨敕盡，文每奏而稱善，中覆用加，士三適而有功，新書彌謹，廈材萃止，官械翹然，諒匪學踐聖優，職窮言貫，滕倚桑林之舞，神欲沛游，末至睢陽之園，姍隨擲簽，則何以仰膺勸駕，祗奉式言，預棘闈之第名，備蠹帷之乙覽，賣咨國彥，始協人言，如郗者、數本隻奇，才無肯似，謬參靈最，猥席慶餘，失南畝之轉綠，濫中陵之樂育，呻佔之畢，罕遊于師嚴，戒屈之杯，自驚其性失，徒以早軸晏穩之訓，久諱東家之窮，英游誚其節疏，迹霧甘乎頭責，量愁多萬解之苦，積疹豈一丸之銷，奔走煩塵，支離皮骨，間屬外僑鄉梓，求餞歌萃，州司敦遣以臨門，縣次偕來而續食，利見中天之闕，獨校尙書之閣，儼佩紛而竝趨，幾閑筆而不下，根柢之容素乏，敢冀目成，神明之觀坐迷，頗虞氣耗，勉從叩寂，內慨他先，所宜謹顏氏之含藏，先子雲之觸罷，竝逃九罭，無預于益虛，亟聘百鉤，前憂乎撓踢，寧期黔浚，誤及甄收，採嗤韶于折揚，露臘姿于仁壽，越陪下綍，祇造清廟，錦几橫霞，親呈其署議，楓宸燭日，諦望于顯印，仰濟問之載俞，遽哲科而中選，若若之綬，蕃錫以光軀，灝灝之言，舉行而申儆，走牆奚讓，渙汗莫收，簸粃在前，顧公非而可提，履稀愈下，荷至聚之不遺，矧夫塤伯之榮，冠乃王髦之列，聯跗並秀，懷組相趨，佩華龍之咨嗟，撫儍躬而內省，愧流浹背，愔感裝懷，斯蓋伏遇閣下、協比國猷，若時大綍，廣縵雲而啓旦，資倬漢以垂章，並刈眾材，居無棄物，續鳧斷鶴，必盡生之短長，誠衡捶鈞，不爲人而輕重，曰晉拯其將墜，采非俾于兼資，枯木無容，罔咨犧樽之飾，豕苓爲主，備收藥錄之珍，荷更品以于茲，撫孤生而奚報，謹當稽參官式，勤緝政綱，疏淪乃心，服朝家之成憲，儻俛從事，講肉食之遠謀，仰酬如卵之私，俯厲析肝之誓，過茲已往，未知所圖。

賀三司內翰直學士啟

伏審光奉制恩，進司邦計，伏惟慶慰，恭以三司內翰學士、負顏閎之摯，遊陶姚之隆，內發懿文，昭賁皇極，更踐詞禁，回清憲臺，基命宥中之殿，閎滿天下之事，迭總藩要，歸上治成，卓哉帝簡于衷，浩然物他其論，故抑柄用，以熟民瞻，聊司晷入之繁，式興長利之美，叶文學大夫之義，足司農少府之淵，績用有光，政將焉往，顧少安于龍次，方徐炳于台符，早接盍簪，今乘絕塞，欽詔緡之引拜，撫宮綬以知榮，展慶莫從，循衿

增扞。

回延州通判太博啟

伏承足下以府奏論才，臺恩賜第，寵光朝路，聲震文林，每爲卓越之才，早屈藩宣之佐，雄邊轉粟，屢濟師期，削牘論兵，頻經帝覽，讓夷弗歲，宣力載虔，果旌出類之能，不待程文之召，擢升俊目，對易容司，諒嘉會之有開，縱翰飛而叵測，敢期謙損，遠記衰殘，因逢聖以極言，及提衡之餘論，申研麗采，已慙揚粃之先，欽祝華階，早服持荷之從，茲爲欣嘆，拙布名言。

代回刁太博啟

比者，賜罷宰聯，寵分州寄，式揚舲而倍道，方推策以赴官，竊承倅事之僚，亦遲交符之禮，敢期謙損，先諭誨辭，矧恩勝之舊榮，復朋方之雅契，遽茲嘗遇，誠絕常均，幸促使裝，早光郡閣，披承孔邇，庇賴居多，感戰欣翹，一二非述。

代鄭公回徐州啟

伏審顯膺恩制，進拜東卿，伏惟慶慰，恭以相公道燭民彝，識經王體，感風雲之會，光輔兩朝，勵金石之心，悼崇九德，協時中而易遷，舊殿假以無言，下武繼明，維藩注意，隱長城而爲重，增定鼎于既安，昨以慈祝落成，祈年肆宥，首圖舊德，備厚徽章，茂遷喉舌之司，申奬股肱之寄，蕭規故在，剡三府以奉行，軒輔還歸，妙六符之增煥，恭聞師錫，載穆民瞻，且以某忝佐國鈞，敘升天轄，猥煩台念，先損書辭，弗忘道悅之懷，并露恩勤之意，永言愧荷，藏篆丹悃。

梅侍讀問候啟

伏以毅幅麗康，任先作屏，路門紬繹，眷切均賢，仰奮舉之敦修，謹寬條而靜布，民謠叢美，天貺臻和，沛河海以蒙霑，慰纓緌之肯企，清和協序，殄納攸宜，慨巾轉陪晤之餘，顧研削寓辭之訥，第深靳鬱，曷喻悰盡。

柳侍讀啟

伏自侍讀暫違交戟，三擁守符，雖臥閣以藝和，每側身而懷想，恭惟淮壖奧府，楚望劇藩，多寄重于邇臣，賴宣風而樂職，化漸襦袴，已欽來暮之歌，潤浹河流，更飫蚌蠡之福，竚伊朝夕，入總機衡，瞻顏所兼，一二爲究。

王侍讀啟

二日次左綿，枉饔人肅給，嗣餉醪筍，皆濟所乏，感愧無喻，但去人滋遠，思人滋深，奈何，陟頓雖勤，幸無雨淖，若過二劍，則無阻矣，所過來牟大稔，民屋熙熙，西南信樂國也，今日是學射出遊，想千騎彷徉于鮮原，把酒勞客，觀者牆堵，并四者之樂，不亦盛哉，不得一接後乘，歆豔可知，山阪日多，乘百步馬從兵行役，殊未有涯，惟冀善護玉體。

賈都官啟

右某啓，伏念祁脫籍民廛，濫巾史局，頃緣多難，自分數奇，今屬長年，未能藏疾，乘天之幸，所食遂浮，誤市驂之旁，求結載轅之深愧，遂懷茂彥，素厚慈憐，本推輓以及茲，戢題評而有在，遽煩惠問，遐記曩遊，羣直操以松寒，布深辭而雋永，于囊是祕，匪石能銘，撫歲物以維祺，睇明籌而甚遠，顧遵沖嗇，歸踐亨嘉，企衛緒風，飛馳遐悃。

回邠州夏館使啓

伏念遂達候表，恍及歲陰，惟使槩之雄邊，隔私書之馳舍，永言瞻懷，第結沖憂，敢謂執事閫務中軍，留情尺牘，因談賓之還調，顧儒館以通音，占吏敷辭，彌驗雅歌之遒，降階約禮，居欽義府之敦，申復至情，昭銘中膈，物華肆晏，戎索靖和，善介蕃祺，茂宣來譽。

回知郡啟

不侍君子，悅已踰年，間緣多病，養成惰惰，闕奉訊記，參承寢興，柏然西湖，戀慈並結，敢謂雅眷，申尋疊情，親古書辭，疾走郵舍，啟緘長跪，如聆面命，非寄通遺迹，嗜及于茲，君侯遠守郡條，靜勝天韻，戢翰跼武，久而未伸，而屏飯後生，充備臺省，宜爲校議之喧咋也，惟寬中泰定，益保耆鮐，俾吾黨知所裁焉，慶保慶保。

回知郡主客啟

伏自執事嚮膺詔檢，即領郡麾，承使道以揚舲，尋署文而坐府，聞風守邸，紓想橋旌，俗慮所蕃，郵音未致，敢謂曲敦謙槩，追紀嘗僚，時因計吏之西，先損書牒之問，辭情並縟，固千里而不遠，毫墨相鮮，實一臺而均妙，惕焉珍詠，終以銘藏，矧惟碩艾之姿，久累淹回之嘆，願綏介福，行丐惇言，德宇所瞻，心徽爲序。

上知郡國博啟

伏承齋航使道，使閣班條，洊煩記室之首，垂曉通閭之舊，備聆順福，允集棠樾，知郡國博風局精強，材謀明劭，歷吏煩使，休有令聲，對蕭交于露封，眷求簡于中扆，永言劇部，比遴薦蹇，嘗咨吏師，撫我民瘵，諒以尊年賦政，追西漢之惟良，五袴騰謳，與南風而同韙，顯躋治等，歸服近僚，顧保粹眞，下符傾蓄，凋年行晚，清昭未期，服義素深，操觚非敘。

上九江知郡都官啟

服采中臺，遡風南澨，聞薰衣之聯舍，耿搖旆之離懷，間者，敢謂都官曲記雅游，嗣傳芳訊，還言實至，敦操彌堅，佩嘉惠之甚勤，審沖齋之有裕，矧二千石之重，力倚吏師，什一頌之興，載流民詠，欽聆晨狀，益厚宸襄，趨接未期，瞻疑何斂。

與知郡啓

久假民廛，近還朝綴，迷魂乍復，常禮罕修，惟引藉之故人，方假廬于善郡，瞻言友會，實耿離懷，頃留邸之

傳音承剖符而易地，載揚善化，以福編民，諒謠頌之洽聞，固寵靈而眷委，歲將窮紀，人歎嗟嘆，益慎生經，少紓心嚮

錢大監啟

伏承執事懸鑑沖懷，上遺所事，循道家之知止，協禮典之引年，名聳士林，眷回宸極，聿奉綸函之命，超升蓬觀之華，仍遂燕居，永光達槩，矧斯風之不競，歷邇日以彌俞，圉物焚和，覩顏冒寵，功非叔子，靡徇角巾之期，才謝伏波，彊取旗鼓之賞，甘市朝之末利，忘進退之大方，果藉耆明，追還古烈，甫緣謝病，確爾布辭，緬慕冶城之游，近襲鑑湖之躅，固以流占藥喜，坐復于大和，見勞神聽，益增于景算，茲惟雅範，足應昌辰，邪早荷殊私，欽聞高舉，方期拜伏，首枉音塵，感鏤所叢，精微曷狀

上兩府謝改知制誥啟

伏奉去年三月壬辰詔書，蒙恩授依前官知制誥者，禁掖清華，王言密勿，謬塵高選，擢具常員，志表明榮，懷餘集懼，伏念邴稟生疵，植性狷疏，因仕易農，緣辰取宦，時惟國教，專育人材，遂籍翁仲之門，入直史家之觀，並游華畯，寖擢芳蕤，或抱藏容，或紬書仙室，觀殊尤于盛旦，竄章句于諸儒，官錄其勤，上或稱善，進籌九府之局，參注二螭之均，泰與日偕，忝隨事積，旋屬鼎親貳政，慈聖見憐，謂進擬于異時，必妨嫌而煩請，弗由僉論，直寘禁聯，成命自中，聞者皆竦，奈何屯蹇之運，疴瘵夙纏，全劇無常，倚徙多阻，比請閒而得見，輒頓首以自陳，願守僻藩，少紓羸疾，俄蒙下禁之組，間換宛丘之章，課不時升，法當有殿，朝恩一解，召節臨頒，還合關門之符，重瞻戶牖之坐，危心歆豔，悸魄姿安，然早夜以惟，材分知止，未即衰而老至，不稱服而災生，目糅眩花，鬢垂紛葉，方將奉還邇職，仍丐州歷，收桑榆之末陰，答天地之全施，不圖甄齒，更逮芻徽，獨試可之成規，自代言之親補，拜貺三陌，循襟九回，伏況書命之司，風烈攸繫，本之渾灝，濟以純深，追周盤之多文，討漢興之爾雅，布昭于外，潤色須工，權與毫端，鼓舞天下，距宜頹晚，可玷詳求，上膺郁穆之風，自取稽留之悔，寵靈云謬，褒進有基，斯蓋閣下敷敘彝倫，邁種昭德，審無他懇，惜委寸長，啓佑清夷，財成慶澤，使隕跗復蔕，蹇駑還驅，脫重險于風波，曝至情于日月，謹當益探前載，徐繹大猷，服勤蚤入之常，愼對省中之陋，一簣而進，稍勉于有成，萬折必東，不乖下攸趣，有如白昧，可質明神，卑情無任銘恩佩德，激切知歸之至

回李舍人謝知制誥啓

伏承寵牽制綍，進直禁垣，除目駛騰，公言皆扑，恭以舍人思經民極，迹踐皇階，對于亨期，光我王國，含章襲美，遂暢四支，應用觀能，不名一器，故步書林以文顯，持使節以幹閫，上簡帝心，陰儲士望，適以右闈虛坐，雅語須才，被召三槐之廷，賦草五芝之檢，程文甫御，定命俄頒，裒然烝髦，式是辭省，漆墀叨謝，聿新染翼之章，宰案聯暉，尤重判花之體，況代言之任，歷選甚艱，必潤色討論，鄭無諸侯之難，以深厚爾雅，濟同

三代之風，惟今值賢，訂古無愧，必且言參粉澤，資百度而光華，筆隱風雷，浹四方而鼓動，敢圖謙槩，謂接明襟，推嘉會之所從，墜餘音而申眷，豪英在選，方欽名世之華，輪墨相先，更篤與游之幸，載循欣懌，罔喻端倪

回余舍人謝知制誥啟

伏承進直禁垣，已申面賀，伏以紫微舍人，器識疏達，學貫本元，由發策以逢辰，久牽絲而從宦，參雜芸秩，入服書林，恥猛進以干榮，每危言而蹈道，自結明主，數上公車之章，失意貴臣，遂被長沙之謫，關問歲月，轉側風波，蒙沴雪以青青，貫濁河而湜湜，神明與正，聰目咨賢，果副朝俞，驟躋諫列，玉臂刖而方貴，朱被研而愈丹，雙筆外階，列詰言于左史，一封出塞，得要領于東方，揭節未還，除書已降，甫通辭于絳扆，即嚴僕于綸闈，吾黨相欣，斯文有屬，方且釋太常之奧，泝渾灝之源，言代雷風，蓮四方之鼓舞，文含雲漢，助萬物之光明，展案自茲，闖溟叵測，猥紆謙德，肯貺長牋，因感激于亨期，引切偲之餘論，虛名冒忝，向包藏枇之蓁，榮路趨陪，今賴芝蘭之益，舞嗟銜戢，訥鈍匪宣

上外任兩制謝改知制誥啓

比者，叨恩宸扆，授秩祠垣，內揆孱疎，舉叢榮渙，竊念邴器非周用，仕偶丁辰，著籍皂衣之聯，待罪綠圍之祕，稟生多疾，昧死請藩，間守兩州，市更三歲，續幽宜蹶，上敕弗誅，亟蒙趨節之頒，歸服持荷之從，未淹浹日，俄掌命書，特免試言，趣令就職，長年廢學，絕無潤色之工，天分思遲，必抵稽留之禁，茫然即寵，惕若包羞，此蓋執事早諒羈平，顯爲褒飭，兼收短技，弗使平除，誤推穀于仕階，得演綸于瑣闥，敢不澡疏煩涊，研討舊常，寢闖雲漢之華，參神金玉之度，竄申尺寸，仰謝題評，感素多倪，勤談安敍

回彭王二舍人謝知制誥啓

向承茂擢，已展慶儀，恭以舍人陶粹天崖，含章聖域，親逢于載之運，淫露七年之材，熟復辰猷，雍容公路，黃鍾大呂，常默蘊于鏗純，拱璧天球，不外矜于追琢，居然難進，況也大成，果膺給筆之求，庸賁摛華之敏，言泉注射，墨藻紛綸，終篇晨達于上方，成命暮頒于右省，士林嗟舞，都紙貴騰，粲身魚而飾金，錫筍袍而染蓂，方且奉循豹式，敷繹綈封，九變知言，賁華條而玉振，于行成札，演定命以風行，甫頒得賢，還煩點輪，因亭期之鋪述，謂素謁之推先，然而平日撫塵，幸同歡于方朔，乃今視草，固所望于相如，戢感自中，拜辭之辱

回外任諸官賀改知制誥啓

嚮解郡符，入朝天城，蒙蓋家之過聽，俾綸省以司言，制授已行，訴還無逮，內循衰晚，久廢討論，思苦長卿之遲，謀罕神諶之獲，寵光浮量，慙悸裝懷，敢謂執事推毂交情，提衡仕轍，樂聞成命，馳述慶辭，恣加冊籤之華，陰示蚌幪之庇，賀歲嘉惠，庸代良箴，僕直云初，贊詞難屬，感悰多緒，萬一匪宣

上京東運使陳司勳啓

假守兩藩，初不聞問，湖風千里，未克治書，姑欽握節之勞，方倚轉餉之餉，懦貪徼畏，財賦滋豐，居然相門，挺有賢嗣，敢圖謙下，流眷羈縻，屈四牡之雄駿，寓一函之勒綴，服也無斁，心焉願銘，況聆朝譽之騰，方竚皇餘之峻，茲爲企禱，罔倍等倫。

景文集卷五十四

啓

上蔡州夏太尉啓

忝守近藩，幸臨大府，飛郵遥問，跨履蒙收，閱方壓之禽，振其毛羽，雖已枯之木，奮乃條枝，身匪無知，恩歸有所，恭惟太尉天挺懿德，邦咨大猷，一其精心，乂我丕載，竹筠松蓋，迥貫于霜秋，蠅點夜脂，不蔽于玉色，故能從容自保，間隙莫乘，斯文賴安，吾君倚相，雖作屏侯甸，而乃情王家，欽聆朝制之頒，顯服乾台之冠，竊商公議，莫首茂勳，顧御太和，垂副輿望，祁方須交印，尚阻造門，翹溯所天，惕瞻無喻。

上夏太尉啓

伏自太尉肅持齋鉞，出屏奥區，總師節于中軍，暢天聲于西路，諏辰前定，樹政允和，惟中外之瞻懷，宣神明之禔勞，隱居一面，界上國之金湯，下自九天，失殊隣之匕箸，重威臨撫，丕績竚光，勳御粹沖，上膺欽倚，祁庇司計幙，阻蹟賓莽，姑含蜻陛之毫，行記星巖之命，此焉傾嚮，巨既敷陳。

上宣徽王太尉啓

伏審肅膺成命，入鎮近藩，伏惟慶慰，恭以太尉忠貫穹淵，勳高河岱，夙持齋鉞，進筦天樞，懷勳四夷，勤勞

三事，登虛更踐，淄磷靡移，向線載斗之區，申尋撓酒之約，暫煩臥鎮，遽析陰謀，二侯並舉，一封講好，亟騰沖懇，求假善藩，朝家重違，制可遄報，欽惟陳宛，密倚幾寮，幕府磁開，式重條侯之貴，雅謠參發，允旌南仲之功，聊駐元戎，方還王室，祁幸叨守屏，將獲交章，榮慶所深，筆舌無喻。

上楊太尉啓

茲者，太尉以本兵之重，作輔有勞，參注安危，式憲文武，膺一人圖舊之眷，恭二節走朝之儀，初無辦嚴，不俟安駕，鮮驂且佶，卓馬載華，桓玉煜煜，趣展嘗陽之覲，彤闈體貌，載延晝日之咨，中外傳聞，紳綏瞻慶，祁嚮隣蒸社，今觀還旆，方依萬類之鈞，猥奉八行之諭，台光破蔀，危悃凝歡，恨符節以坐拘，望車茵而欣踊，

上永興太尉啓

伏自太尉稱媛元戎，肅開盛府，便時有素，樹政載和，副列辟之具瞻，本明神之攸勞，符階相比，允緊夾輔之勤，臺節並臺，彙寄軿轅之賴，諒孚順嘏，上協簡心，恨沿牒之前拘，阻飾轉而趨侍，永惟靳嚮，莫喻名言。

上晏太尉啓

比丐郡麾，願嘗吏事，章明公府，身屬君軒，雖曰見俞，久而被遣，罔覃敵署，徑浮扁舟，開秋之初，署事惟謹，然壽春故壤，東楚劇藩，務苦亂繩，才由短綆，益虞速謗，敢議課功，以轉側長塗，遠離恩館，志緣慮怯，感以事新，鍛羽自驚，初無虛矢，危梯方墮，何待鳴琴，尚賴仁人持衡，至公禦侮，納之德宇，非有他腸，幸終大庇之私，使無中道之棄，淮山千里，城闕九重，官箴有常，羇恨無訖，臨風伏紙，言不能宣。

上太尉相公啓

比者獲解郡章，將趨朝次，假塗近闕，伏謁高牙，肅瞻蕭宰之規，固應絕禮，辱念馮唐之老，輒俾右賓，自授館以云初，逮出車之言邁，嗣頒夔餼，稱載芻禾，務容醉吏之汙茵，亟接元侯之下飭，迫于會計，遽爾疾驅，鬱搖旆以自中，戀疲軒而無極，竊念祁冥煩惟舊，風績罕聞，頃分虎于善藩，得臥龍之故里，元戎出次，因上家而過家，前弩載驅，獲望塵而候路，永惟敝政，罔振善經，故謂閑下過聽謠言，密伸薦寵，以不足而取信，蓋念至愚，瞻求備以用人，諒敦善勸，孤生至陋，云補無期，闕閏序以日參，邀台光而天阻，願遵頤養，下副民瞻，竚聞零雨之來歸，復冠面槐之正位，詎惟單跡，獨庇大鈞。

上太尉啓

近聞私憂，甫蠲病體，久去外朝之著，罕修執訊之儀，跡係民虛，神馳義府，恭惟太尉結宣金石，忠貫天淵，總離衛以誰何，訓善經而肅給，百祥助順，彌厚于福基，三接蕃恩，永隆于邦翰，孤乎無以，挺鍔攸依，

上韓太尉啓

伏審光膺恩册，茂建將牙，伏惟慶慰，恭惟太尉道付粹和，神挺忠亮，以才自奮，逢聖有初，發于謨謀，式是文武，訓定西略，已偃靈臺之師，參幹中樞，遂成天下之務，均賢外閫，乃心王家，匈奴失箸，以畏威，疲甿緩

帶而蒙賜丕績升狀中扆簡標誕告黑麻昭俾師鉞進覲上衮移總太原朝言僉同列辟歆豔然帝賚上哲民思大鈞秉羽偃藩雖枳維之均重刻書進拜疑桑蓬之難淹今茲治行實啓歸輔祁羅聯冠佩今託栟櫛側聆褒音倍百常抃宿官惟謹趨府未諧

賀范太尉啓

伏審光膺詔旨臨貳帥符除目四頒公言三允太尉沈謀先物積閥映時田車于西臥鼓無警亟緣褒典移莅朔陲屬壘雲聯仰九天之下將和鷩風旌企三日之先庚顧惟儒掖之人濫假幕廷之節旭紆英躅乖佐中軍欣桑所叢訥言非敍

回夏太尉啓二首

嚮者築壇疏寵任屬舊臣跪穀啓行趣開廨府耿存心于南闕副延首于西人審即令時已覩戎政太和憑厚繁祉順膺太尉業映九功謀經三術亟躋台路再筦皇樞又衆志以交修滿公言而無間比從藩槩回總計籌慎致民財之豐彌簡帝心之眷果緣謀帥遂倚閫功分虎殿邦剪鶉分壤出于左右由漢后之知人教我詩書識晉卿之制勝諒資成算益憐稜威其欽歌杖之辰前啓坐槐之拜敢圖攄志遽錫芳音列感緒以鋪蓋陳吉辭之實至永期銘鏤姑志恩憐瞻頌所叢文陳罕狀

回陳太尉謝啓

伏自太尉膺崇僉之舉服寵齋壇敦晉讓之風布誠霑奏亟聲音而敦勸爛蒼錫之煌煌允協公言趣申成命對揚陛陛祇受摩旋暴于見聞先我森嚴左右之爲將帥遂訂西京德義之本詩書用光中府猥煩題海曲示謙儀非私惟以增深寓尺縑而何遞

回李太尉啓

伏審顯不忘恩就兼戎壘居幕府折衝之任用以鷹揚領羽林宿衛之兵遙資肺附親賢參倚忠敎兼推遲命孺行榮函肖頤閱讓言之敷悉廢使絕之光華其在欽銘併于感悃

回許州楊太尉啓

伏念淮月屢弦楚風增慄遐金齊壇之重方應制閫之雄右武克和內公蕩誦猥煩輕騎乖脫芳函森有味之詞餘服彌光之德柄且承常展載集順祥雖琬節之繼琮繼金城而爲賴益加遵衛參副勳銘

回都知太尉啓

老辭法從遠守寒屯幸一候之無虞且九農之告稔是容拂宦未曠攸箴太尉軫舊寮懷勞謙稟德弗貴通書之問遠詒執訊之音存獎兼常銘藏何喻惟陟降于禁闥方簡注于辰帷願保太和式符深禱

答并州韓太尉啓

伏自太尉建節洋道開府并門明喻上恩申慰善俗萬夫圍視以觀化列將抃股而畏威尋附廝聲未通便使而乃屈大國之重敦隣邦之和前損台衡茂申聘旨獎以情厚位緣眷隆伏況眞將軍之尊自殊假帥舊令尹之懿方仰前規欽鏤歡言永爲惠好

回河陽王殿丞啓

比過大邑枉迎餞勤勤不任愧荷新路甚佳但白水一記略不言足下分寸功已白田學士故撰碑刻兼景德中曾修此路爲浮論所奪在興州縣中今足下能成之眷見至公之難也

賀監郡殿丞啓

浮蘇計廷流光歲管敗材傷錦方百鶚以自逃戴盆望天固兩施之莫獲瞻言緇友遂關嗣音扫以翹勤心焉惆悵監郡殿丞厚將謙意緜布辭情越山阪之險塗講松筠之堅操遠而相致但服于命儻藏以爲業更均于占牘並游曷日良食惟時欽竚計還式符朝錫

回李太傅惠御製挽詞石刻啓

兩日前伏蒙尊慈以御製先中令挽詞石本垂惠者宸章悼往恩煥冥塗孝嗣欽光志垂終古輒忍哀而灑翰方圖刻以傳家上昭子道之全次記天編之盛足揚茂烈參紀無窮祁忝預雅游猥闕珍刻悲鑒昔感義服來徽但期屋壁之藏均仰乾文之照日餘伸馨更竢披承

孫判官啓

伏念夏雲成簇膏餘于歸轅冬雪飄花方窺于還尺阻受辛之餘綿緩搖旆之勞勤始悟過家久留翔乘椎牛上冢恣追道舊之歡掃葉飛柯徧識幽尋之地克涓秋序乃冠賓儀嚮用福以惟寧專致柔而有謐靜言髦嬰素揭令名再從盛府之游頗屈濟人之議天蘭挺美諒無人而自香國馬斯材竚過都而縣塊慎齋爲右傾否何賒忝綈朋簪敢忘心禱

到任上兩制啓

比膺中詔移守近藩獨入謝以致虔許之官而從便卽因良月祇服郡條循揆上恩猥并歡素伏念祁天鍾愚直任忝華亨不裒取災无妄成疾移書賜告勤輒句時請間願壓向蒙開可值淮肥幽殿望止罷歸敢圖藏疾之憐遽徙陪京之屏疲軒載奮秋蔀重跗胡爲泥中蔑有衛人之嘆已爲關內居無漢將之歎此蓋閣下恕以推心形于引重先迷弗遠終惠乃長庶陰德之能銘匪貌言之索序趨陪尙阻靳向增勤

回亳州韓郎中啟

託藩維梓，最密台光，恃舊遺辭，時修書舍，剽聞五袴之詠，參潤九河之餘，景式焉依，銘衍知所，敢謂足下輟棠廬之暇刻，占囊几之閒對，申諗誓僚，顧存弊邑，啟縢窮紙，內手循衿，何三秋之蒂方零，揔同蕃蘊，而萬物之爐故在，待若祥金，乃知至仁，初無棄物，姑慙鈍訥，靡稱題褒，文組見廢，側階胥遠，馳神注想，搖輸奚言。

上兩地啓

今月初五日，進奏院遞到官告敕牒各一道，以崇文院書目成，蒙恩加前件階勳者，鴻都四部，甫以書聞，東觀諸儒，竟從恩賜，嘗預研磨之末，亦霑褒綍之華，內省循榮，盈顏集愧，竊念祁晚參紬績，最亟屠龍，緣衆目之已成，顧殘編而須具，猥由末至，僅纂餘功，上則咨典領之英，下則賴討論之熟，彌年佔畢，未知朱紫之分，他日請麾，遂棄鉛黃之習，身嬰俗狀，分隔文林，敢圖祕錄之成，普第陳篇之效，眷言孤偃，例辱甄揚，崇躐文階，優加勳等，爲山而簣，初無就效之勞，弗稼而圃，卒冒因人之賞，斯蓋閣下輔裁丞花，勵疊彝倫，謂一割之前施，苟寸長而必取，陰爲獎地，傳致恩章，出守道遐，躔還天遠，姑勉修于扞格，冀云補于陶坯，感緒叢臻，窮言何喻。

代回鄭太尉啓

莊者太尉懇辭禁衛，請治侯藩，亟升空士之華階，故蕭茅苴之近社，駢臻寵數，式奬成勞，猥貽讓爵之言，彌見崇謙之懿，矧聆明命，已布外廷，冀少抑于沖謙，即祗承于渥典，欽銘愧悚，叢集于衷。

回曹琮太尉啟

迺者太尉促勸封傳，還控邊州，雖承麾蓋之華，坐制金湯之重，嘗平先計，姑養漢威，方叔壯猷，寖光周詠，日熙公朝之論，載欽賢帥之風，敢謂英私，遠貽誨翰，露教條而有斐，挹謙柄以彌沖，徒爾心藏，闕然時答，仰惟淵度，貸此苟文，乘羽在辰，爐烽徹警，益符神勞，增豐福綏，瞻詠所叢，敷題罔悉。

回河東柳按察啓

伏自使軺東撫，載耿騷離，寄舍右傳，首煩辭誨，布諄勤于言味，寫綮馥于情條，隱几孰窺，題襟增感，惟晉邦之地沃，本漢斧之任雄，衡軸轉輸，舉調盈虛之節，朔緡下諭，允彰宣布之風，益御太和，上符丕眷，盍蓋未日，搨管奚云。

謝許州賈侍中啟

避嫌計省，留守圃田，宿官如期，中暑成疾，方苦採薪之劇，遂稽進記之常，敢謂太師侍中、念封壤之鄰，顧獬履之舊，前遣使介，臨賜教言，饋品紛盈，公門光寵，撫危心而按堵，殆感涕以霑衿，伏況大丞相之位尊，猥諸侯之地介，降禮非便，拜賜難勝，倘緣老馬之仁，通枉端平之問，佩恩有紀，論報何階。

回宗兄員外啓

伏自去夏，奇遘酷罰，尋解官簿，退伏民廛，藐然孤苦，濱于殞滅，宗懿在遠，號訴無從，歲月不居，中祥行及，五情摧怛，奚所追逮，敢期宗兄員外、遠賜書幅，傳遞苦盧，隱恤哀迷，收齒瘡痍，銜佩愛勗，交集涕洟，餘生未死，論報知所，書研久廢，言敘不倫，聊奉手狀陳謝。

上孫員外啓

伏念膠投夙夜，契久荷于同心，波委流芳，洊傷懷于類魄，慨繫匏之多累，約炊黍以無從，員外茂質淑均，瑰才清劭，早奉庭詩之訓，頗與僚俊之陟，一昨恥官次之鸞棲，奉鄉書之鶚薦，多士褰裳而就列，春闈掞藻以飛聲，雖投刃之有餘，終引商而寡和，兩峭輕進，暫卹于壯圖，杜璧空歸，未傷于全寶，尤希消息，別奉慶靈，祁喪紀已終，幹魂來復，退思窮處，道在牌而不揚，進欲妄求，性爲棬而愈失，夫何舛運，遭此窮塗，嗟我石交，越在他壤，莫追縷悉，安緩憲煩，節物向榮，道腴加嗇，南望川陸，不能奮飛。

回襄倅張著作啓

曩以舉外臺之傳檄，因止漢南，緣伯氏之交符，得趨鈴下，自茲暌逖，三易寒溫，間攷祖楪之材，入玷橘門之館，百函之貨，絕附于行人，半面之情，宜忘于車匠，敢謂執事乘政條之隙，篤士類之情，申戒齋防，顧存閒宄，兼金吐訊，踰荊郢之丁寧，璧月抽毫，奮芝筆而雖灑，內循蕞爾，永刻恩斯，矧訪曾筵，昔緬雋軌，函丈之請生多，在揮鐘之舊矩焉依，復此拜嘉，并爲深幸，所嗟留滯，尚阻趨陪，傾聞走節之朝，用緩搖旌之思，物華具秀，春齊加調。

回潞州郭觀察謝上啓

近者執事光膺宸綍，移領州符，飭追虜以無留，儆黃堂而坐治，通書未暇，炎簡載勤，承布詔條之寬，已爭風化之美，然魏邦公子，諒存闕以爲心，而漢氏侯封，竚入朝而拱衛，勉調沖用，綏集太和，引祝于茲，遽誠奚極。

上徐州判府相公啓

鬱鬱綺疴，固勤四體，仰煩移告，遂曠十旬，中苦結轖之虹，久慙奏記之閒，注情東夏，延首貴台，承福祿以畢餘，撫輪垣而俾乂，恭以相公材經而國，功格于天，祇六德以益嚴，滿九言而無過，存茲出處，均我賢勞，姬公來歸，頗鬱東山之思，留侯爲壽，時想赤松之游，益賞揚和，上符同體，永言舊物，茲係洪鈞。

上賈相公啓三首

伏以春塗韶婉，邊候綏寧，嬰攀文組之華，寤寐材翹之峻，恭惟閣下委遠時柄，倡導藩維，謐息而民堵安，兵戢而顏行整，情威殊俗，報政上臺，暫留北鎮之嚴，行復乾台之冠，內惟一物，永託洪鈞。

伏以楚戈被神，周蹤告歛，有司靜事，君子順時，惟翰垣控制之雄，方亭障伏寧之裕，略去煩細，取適高明，道爲太和，神介多祉，隆本朝之幹棟，亘華夏之金湯，悵所攸箴，未諸入謁，瞻風在上，引領增勞。

伏以天資丕圖，帝讓良弼，會霜秋之協敍，符神岳以生賢。恭惟閣下國棟隨材，宗彝適器，曾爲勞于左輔，方倡治于諸侯，蓬矢戒辰，翠縷膺慶，乾台將鉞，已蹈績于同寅，紀月仙椿，共歸年于難老，永扶王室，垂庇華倫，祁方期乘障，未遂趨屏，永惟凝抃，鄉棘瞻祈。

回并州明龍圖謝改諫議啓

近審廷褒御耕，陛序諫垣，伏惟慶懋，竊以潛訪甚勤，獻替攸重，冠七臣而分任，均三接以遣言，惟爵之隆，值賢而受，非以閣下，孰爲交濟，名實並華，久典南垣之應，仍重東臺之秩，甫修西牘，仰慶齋鈴，庶行舍之前迹，紓記室而流問，宣風鵠部，且符竹馬之期，召對西清，即參槐府之論，衿膺可復，感頌奚殫。

謝送碑啓

伏蒙以顯功碑墨本二軸垂賜者，天祐孝節，聖錫寶題，惟先王之有終，冠元勳而獨出，必繇論譔，揭示方來，執事仁明所根，負荷爲重，悉資傑筆，參鏤翠珉，奎釣上騰，自有恤功之念，烝蠢擬嶷，固無可愧之辭，郗久庇未光，祇膺厚賜，丹青在目，韶濩鏗音，冀資不朽之名，益燾無疆之祚，感悚尸是，敷述奚云。

上江南轉運郎中啓

久伏民隱，近還閒籍，多難幽憂之後，學殖寖荒，平時英俊之遊，藉滕殆廢，載懷高誼，實耿離悰，轉運郎中望秀材林，業借賢運，亟樹風于官次，洽廣聽于聰謀，久資郎署之賢，外竊使軺之傳，于般衛尾，大集于中邦，二節追鋒，行階于上笏，崢嶸歲妄，恬懼人返，顧履常休，用紓遙款。

上新轉運張郎中啓

伏承祇奉臺音，仍持漕節，洎辰祠事，即日騰書，虛使絕以先馳，謠民言而交慶，執事系承世閥，材鳴吏師，踐揚薰省之華，更本輒刀之熱，職思而辨，上所自知，比膺朱閣之來，將從暢轂之任，拒榮閒讌，還秩見俞，遂眷三湖之南，洊剌百城之劇，淨掌鉤校，上嚴蘇檄之期，食貨懋遷，還佐大農之藏，茲爲倚任，足示褒善，郗需接官聯，今明郡寄，其諸多病，頓爾不材，幸繫廉按之餘，容免平鍋之峻，歡言企詠，參萃于衷。

回鄭州王相公問候啓

謬摩禁綰，不敏常箴，再膺平府之嚴，稍慰奏記之禮，永惟淵懿，徒戢精微，恭以閣下道契臣鄰，敬爭偏極，暢經謀于宰略，申蕃庶規，激高謀于邦風，洊光周屏，蹈中和而弗跲，脆戩穀以攸宜，惟是寰封，均于潤福，介圭來覲，罔無信次之勞，嚴石具瞻，況有僉同之雅，但虞息假，難廢延登，冬律沍寒，歲芳調節，益儲茂暇，永對昌期，進竭末從，臨風增企。

景文集卷五十五

啓

上端公啓

伏念郗凡近之姿，蹇運有素，體中論點，曾不半癡，稷下從談，何嘗名學，徒以遭時文教，記訓師門，追琢其章，月吉厥采，誤與廉于舉目，叨服事于官儀，向屬閑丁中執霜威，外臺提節，更張治具，森布懿綱，以一介之孤生，戴二天之巨庇，賦角弓而植嘉樹，寶燕石以裹重緹，用法嚴而發蒙，露薦章而保往，雖有小紙，必勅其報書，弗遣長刀，指之而就席，乃至官刑百謫，民政一埤，人有多言，課裁自脫，免攸司之勅舉，俾終歲以能還，任非異人，我叨其賜，郗以濫恩慈扆，叨秩京司，洊奉上臺之符，入佐胄筵之講，已綸而綜，大畏于罔功，既負又乘，自瑕以致寇，斯蓋伏遇閣下，顯持邦論，佽育士材，品以月更，言無人廢，謂飾之犧象，莊生之材可收，謂試之蝦封，哲鄭之馬差勝，遂蓋德賞，溢彼智注，不然者，瀟篠成施，記人宜師之用，猪苓馬敎，奚參棗龍之珍，由技飾之驟加，俾懦孱而與進，敢忘日省，上謬獨知，有肺附　內銘，豈喙長之殫敍。

上大名相公啓

伏自險嶮所鍾，痾瘵亡幾，寘身忱日，縮喘窮年，託民屋以尸居，顧仕塗而雨絕，坏陶奮鵲，有墜無酬，土苴

餘生，從憂得損，罔敢修于奏記，非自棄于所天，蓋乃秉國地管，負薪病力，距躍思勉，既匪所宜，窮咽萃中，無容多訴，至于兩兩相通，曉然識乎泰階，奄奄苟存，居爾同于舊物，去冬十一月，郢州從事谷昌言取道，旅邑傳誨論辭，不圖荒寄之餘，尚齒慈憐之末，秋陽委燭，蔀屋賴其容光，生符下招，埋骸幾乎復固，無言敍感，有死如歸，且承太尉相公移總師垣，并提武節，暢威有北，全重本朝，屹柱石于兩楹，隱金湯于萬里，鄧侯輔漢，以上宰而分憂，召伯佐周，抗二公而居外，臥收民頌，簡在帝衷，而祁式苦廢殘，阻閡風采，窮生如蟄，徂景易逾，湖東閣之故賓，長懷請見，倚博陽之陰德，脫冀重蘇，獲報萬分，迺爲宿計，過茲而往，未識所期，中情無任望風銜賜，感服哀迷之至。

蘄州到任謝兩地啓（案敬內年月與本集謝上任表相符）

奉去年六月十一日，敕差知蘄州，已于今月七日禮上訖，東楚地雄，左符任劇，祗膺簡授，舉萃震惶，伏念祁天與朴愚，仕緣熙泰，嘗由冗劇，超備從官，嘗用親嫌，不任煩使，日費大官之膳，坐代上農之耕，問不遑居，懇求自試，事關三府，恩許一麾，值劇部之將更，果紬書而被選，濯肥之與，國府遞經，夫井浩繁，稻魚豐賤，承邦條之寬大，洽方俗之樂和，雖曰不能，斟新與政，斯蓋門下邁茲九德，模我彝倫，在善地以延和，俾薄材而進樹，捫心揆寵，念德知歸，署吏牘以云初，扣車芮而未日，參并威結，拙喻端倪。

定州謝到任上兩府啓

昨奉詔書，就移前件官者，仰對明綸，俯循華組，地由邊重，帥以儒榮，任不值能，顏無容愧，竊念祁短謀腐學，病質衰年，自宜力于藝文，不應彊以軍旅，比者承乏眞定，臨制中權，率職半朞，無治言狀，方樸被以須去，俄假節而益遷，進領博陵，袤控幽朔，營屯雲集，亭障蟬聯，列屬九州，有宜得便于事，裒衆十萬，無日不討于師，號爲劇藩，當待賢牧，寧咨鮑儒，再忝僉俞，伏以閣下明總庶官，輸興邦絳，廣十取五之路，收百有一之長，謂愚可矜，雖拙有用，遂俾文吏，超攝元戎，所賴敵運百年，天聲萬里，戍餘臥鼓之息，城無早閉之虞，操筆可制豪傑之驕，持籍可期租賦之入，倚國爲重，積日賞勤，不然巢林一枝，素省身而斂分，假令人竹萬箇，甘贖罪于曠官，挺冶不私，帡幪知所。

定州到任回諸官啓

解符眞定，易地中山，未成五月之勞，復忝萬夫之長，適詢副貳，竝屈俊雄，得聯紙尾之銜，參重幕庭之選，息藩爲幸，庇短云初，何枉勤私，先貽慶問，叢麻可倚，誠有助于飛蓬，揚粃在前，恐貽羞于嘉穀，內名實患，實託餘光，就部方勤，盡言安敍。

賀孔諫議上任啓

伏承諫議敞佩使符，近臨鄉社，咨諏令日，宣布寬條，惟盛德之世祠，冠大東之鏞訓，于將沃若，式觀上家之容，粉米磨如，更重趨庭之訓，猥迂緘翰，申賀公儀，炯禮義之舊邦，加中和之美化，諒無遲報，久沃詳求，

戮戢傾勤，俾率中府。

定州到任啓

今者祗奉詔期，已如官次，薦煩假節，益壯護邊，內循空虛，日用慙震，伏以中山之劇，朔北稱雄，虞帑萬櫃，鎧械億計，暢穀蔽野，高墉彗雲，屯壁駢集，以相望，諸將奔走而聽命，宜待才選，庸緝事經，而祁衰老之餘，懦性有素，傷羽不擇林以息，窮鱗僅得水而安，何意朝僉，過仍師節，賴名臣之前治，輯郡務而有條，坐遵成規，便足爲政，短髮雖白，幸弗事于論兵，脾肉自完，況無需于汗馬，永言榮遇，特出誤知，冀一割之可求，詭萬分而爲報，宿識仍率，瞻屏爲勞。

上兩地謝赴闕啓

今月七日，奉被敕書，候替人到，交割訖，發來赴闕者，彌年假守，有詔代還，許訖交章，趣令上道，榮牛望長，抃激情端，伏念祁向以塵埃，忝班禁近，病多告數，量極謗興，恩俾與州，責深共治，雖勉迂儒之學，曷揚循吏之風，幽結嬰閭，殿科輒疑，內遷右輔，閭默煩言，適以元帥勒歸，邇藩須屏，因蒙召節，再服君軒，得上銅魚之符，入趨金馬之籍，肉我枯胔，植其危根，大鈞所陶，沒齒奚報，然念支離云舊，奔走相仍，兩目眩昏，半頭蒼白，收從江海，遂安北闕之心，行及桑榆，敢重東隅之悔，冀趨有日，舌訥難宣。

回季圍練啓二首

向忝從官，弗經煩使，請閒求見，頓首自陳，願遂州符，習知吏課，而蒙可制，副在宰司，謹成數日之期，乃有一麾之授，逮茲班詔，始復知榮，地跨蟠淮之饒，鎮兼犀節之重，茗醝參會，魚稻豐饒，蒙幸于天，酬恩爲日，敢謂足下爲忘疎遠，彌篤顧存，勅記室以占辭，付行郵而流問，神麻在握，頓紓遠客之懷，秋帶辭條，滋續故遺之戀，庇官云始，修謁未期，善嗇泰和，式符遐齡，冒榮踰分，因病早衰，比不白逸，願諸外補，一麾蒙可，三府見矜，獲引壽春之章，遽結承明之靈，淮山勝秀，杭稻夥饒，坐閒省躬，貪天蘇疾，然念閒關去國，婉晚歡年，危睫涔涔，屢傷懷于遠道，羈飛跕跕，方破膽于虛弓，庇職云初，趨風未日，永言悵戀，拙布謝詞。

回朱給事啓

比者給事入修覲禮，奉望帝暉，魁壘爲儀，重漢庭之皓首，任閫注意，斧商國之舊人，亟奉綠綈，再隨青瑣，會細書之共治，掩靈瀾以疏封，自羅簡之丁辰，抗風旌而首路，恭承便日，已振寬條，遽沐飛文，曲敎永好，伏祝青松貫歲，援君誓以未忘，零雨在天，詠我來而均企，方期橘枳，薦託雲陰，何煩記室之善辭，但服歸藏之謙德，願遵保理，益輔耆明，蓬曲猥惊，筆精罔敍。

回知南京俞給事啓

嚮者多病乞麾，蒙恩假守，危心積悸，劇務間嬰，逖瞻萬戶之康都，曠致一函之私禮，心焉蠢蠢，日以翹涓，

不謂給事乖眷下邦，遠形芳牘，至言抉瞻，嘉惠噓枯，皐沾齊懷之甘，中遣齊刀之熟，重爲寵貺，既交稽肝腑，如聞京室之傳，將被節臺之召，斯人蒙福，諒均愛樹之歌，哲老還朝，遂重歐雲之管，王浚云樑，士義載爭，望安百順之宜，欽副四隣之待，銘衡企願，滅裂罔宣。

致政侍郎啓

爾日勤用佳宜，果去門下已三年，戍邊未得歸，鬢毛禿落，衰疾相仍，賴朝廷威令嚴具，得以刀筆繩吏下，爲供職，然日夕內慙，孤太上方面之選，末奈何，才短責煩，得無爲老成嗤嘻耶，比驅使曰，暨教，拜賜沂公集副，拜賜欣感，前日吾文錄遺事，丐天篆立鄉名，今又裒文章爲一家，以贈臣冠篇，示千載不朽，立德立言，兩無讓云。

回壽州張侍中啓（案侍中即張耆，耆自陳徙壽，故郡，自壽徙陳，啓云易地，良此。）

衞緣易地，得遂趨風，略接台華，遽勤行後，守藩云始，進記未遑，敢謂侍中敦好士之風，厚交衿之契，吉詞記室，流問行人，加衞霍之雄棱，講楚陳之盟好，外依奬眷，中激衰孱，官有職思，書非言盡，永惟銜佩，姑誌甄銘。

河陽夏侍中啓

向解州符，人陪禁籍，鎩羽重奮，勢固未安，重創始平，理當滋慎，不時通于奏記，恐仰累于所天，久而省循，乃敢叅訊，伏白侍中，遊劇右洛，故鎮盟津，委遠功名，鎮息流競，內保元吉，自存介石之誠，彼有褊心，弗礙虛舟之觸，卓焉高躅，冠我羣倫，但緣一德之隆，終蹈三能之冠，願崇賢老，永對貞期。

回趙職方啓

辱書，旨諭諄諄，不鄙僕蠢外，屈己所長，以求育英才爲言，彼右君子，蓋然不敢當，況其下耶，鄙、迂懦也，才不過中人，偶以文詞塵內外，制，竊佞諂陳言，奉行文書，爲宰相假借，幸不敗官，上過聽，以爲可用，故佩三印章，治常山中山，出入三年，無一毫異績可報天子，醜觸棱米鹽，責吏下而已，閣下不謂以任所不能，而更推之使爲古君子所難，何哉，閣下純懿之德，蓋焉充于中，世烈孰僞，然有文不自高，以尙書郎佐二千石而無難色，僕固知閣下賢者也，才教而育矣，特未用耳，賢而未用，大抵當路者貪知人之明，皆願言之朝，況僕所部，切懷交轍哉，之卿之才，不待閣下槩陳，而僕景仰舊矣，尙何教育之云，閣下之道，因將光期，當時僕雖老，尙能賦詩著者，以贊太平盛事，餘不一一。

與常州知郡大卿啓

衞者，大卿被十行之眷，肅三翼之行，少曰秋陽，徑浮月汐，離悰坐歇，凄往遽殘，比自牢淨，常頻懇奏，廉封人之來定，報記室以無從，恭惟視政以來，介辭尤盛，仁人舊里，太守新蒞，過家上冢之榮，置酒揮金之樂，鄉評麥嘉，仕路罕儕，諒茲慢悌之乎，益助明者之嚮，牧篋異奇，接武賒期，搦翰迴風，乃心惟極。

轉端明殿學士謝執政啓（案啓中八月數語，乃天和二年之八月也。）

月日敕語，加前件職，尋具奏陳讓，續准九月十七日堂劄，本聖旨，不許辭讓者，無庸應辭，有詔蒙褒，被八月數語，加前件職，尋具奏陳讓，續准九月十七日堂劄，本聖旨，不許辭讓者，無庸應辭，有詔蒙褒，晉服淵班，長逝孤懷，伏念祖性與愚狷，才止楊疎，一珰從官，五踰閏月，雖數見上而無補，故不稱職而外遷，治邊州，兼蒞屯壘，視縵胡之伍，既與等夷，賴章甫之儒，巨爲節制，上承廟算，前伐敵謀，用能長朝服犒將校之勤，操劵最責錢穀之會，奉勉常務，澄延二基，方虞考課之嬰，遽誤僉言之選，進聯華殿，仍秩諸帷，使人挾齎，賜物紛佑，還恩弗聽，卽寵自惟，以遠戍見矜，是爲師武臣之力，且論治無實，何解上大夫之譏，敢商爲地之端，固本和鈞之賴，此蓋昭文相公，蔑裏昭德，重庇庶工，有所不能，念先容之既爾，久而未召，借賞典以當然，遂令無假之人，得引以長之佩，願圖消籍，歸答疑鎔。

回王太博謝高陽關部署啓

伏承光奉制恩，出蒞屯壘，僉擇惟允，欣頌兼常，執事授器過人，移忠許國，肅提千騎之警，叅守四方之封，恭惟河間最重戎閫，副武之劇，武力是資，果契公言，謂定師則，何沖懷之徇好，眷他帥以移文，切仰干城，已孚先甲，自然鄰國可假于餘光，威著歡愉，併孝情府。

回蔡撥發啓

近蒙恩檢，俾領藩麾，曾不遑居，已茲署事，顧異撥煩之敏，實孤其治之求，敢謂英私，特詒公溥，玩書篋之溢美，均永篤之餘澤，方此殖條，尙賒授武，瞻懷感鏤，一二靡宣。

回張資政謝授職啓

伏審祇奉茂恩，寵兼祕職，伏惟慶慰，恭以資政材資挺傑，器蘊淹華，茂對亨期，踐揚膴仕，人侍機要，顧靖密而咸熙，出殿翰垣，允明良而協詠，終然遴簡，膺此崇褒，進規地之華聯，總夾河之近輔，署行詔尾，歡激心靈，遽辱芳音，俯循褻短，玩敷言之勤降，欽約禮之優隆，感抃兼叢，書辭拙喻。

回張副樞讓啓

伏審光奉命書，入參樞省，伏惟慶慰，恭惟樞密懿文經遠，茂德秉彝，服在光華之辰，皆然王佐之器，禁綸經擬，冠瑞羽以爲儀，聚錦直繩，卓孤風而難進，上心克厭，公論所宗，實驗虛席之求，進預前帷之祕，此焉充采，副是嶷容，遽規尙讓之文，猶鬱懋官之授，美言益擢，始誌于沖懷，成命隨風，難淹于盛禮，願回介節，卽順徽章，欽祝于中，厓略非敍。

回昭文張相公啓

伏審顯奉制恩，冠升宰府，伏惟慶慰，恭以閣下遠謀沉正，徽鑒凝深，外經人翼，入亮王采，萬事之本，爰建于中，庸九德之光，遂陳于歌敍，鼎鉉以之增重，天階爲之告平，順時登庸，屬我良弼，誕頒允命，式進上司，啓乃謨明，方資于久儲，敢其清靜，幸賴于宗臣，遽辱鈞函，尙遵謙執，幸體眷求之重，少矜沖退之風，下慰

民瞻。允符公議。

回陳書記啓

伏蒙尊慈以長牋寵集爲貺者。中謝以遠。欽畏交集。恭惟記室員外、雅材挺楚。秀範標華。直取俊科。載沿仕牒。紆握中之晝。綽有香名。鼓天下之辭。弗忘素纊。鋪綵積日。搜第益編。方比能于大夫。使知裁于吾黨。何言無狀。獲此偃蹇。甫揖賓儀。遽行文贄。研尋縟采。覽眩昏眸。覺顏于前。雖願菁于昌歜。投人以暗。得無辱于夜光。陋曰知音。要之爲寶。輒少留于私囊。將徧詫于文林。銘悚所蘊。端倪拙喻。

回文柏公啓

文館闕庚材閣故翁。停節龍州。賜環蒙召。得用廊構之嚴。再侍公袞之華。改館授餐。回車垂謁。思緣舊物。自忘位貌之差。耳聽名言。始恨風流之淺。迫守近郡。遂去下陳。軼帳寵行。都人駭觀。即從便日。已署化條。伏以小國之事大邦。聘贄係道。刺史之見丞相。韓紱走階。寧有行李之未通。猥煩使者之前至。書教收卹。醪醴飼頒。屈公府之彝儀。眷州將之孱品。餘波所潤。雖淵轍而迴蘇。和氣交培。諒折楊而有和。望風云切。離次有誅。企戀門闌。飛馳心極。

回人獻賦編啓

伏蒙示及新賦一編。祗閱以還。歆羨偕極。竊惟斋賦之作。本出古詩之流。參大夫之九能。判史家之五種。有唐取士。甲令垂文。揭爲試藝之程。用角陳篇之妙。昌辰沿制。作者寖工。足下孺慕興宗。雅才名世。蔚奇麥于豹韜。文乃積中。徒怒翼于鵬池。風斯在下。暫綴修方之式。同光與計之求。尚講鳴鑾。過詢僧學。列華章于繡帨。卜眞賞于熬波。九變知言。但服春華之贈。千篇奏御。行膺夜石之觀。虔祝王塗。進光賢運。今茲銜佩。詎及文陳。第其寵製。輒敢借留。

回復州乾明長老啓

恭自長老和尚紹曆祖位。宏闢寶坊。接利衆生。漫踰一紀。子孫遷昏。功德無邊。方念未來之人。或隳承襲之託。增上我慢。謗佛自私。因甲令之催行。寄悲心而見託。永惟大士、集此勝緣。宜得斯文之雄。以就多福之劾。猥咨鄙思。俾敍宗風。業已踐言。今茲具草。徒成謾語之索。殆非抖擻之辭。又過凌君景陽、學該聖門。書人能品。特瀾鸞鵲。以潤金石。製爲楷書小樣一本。并用寄呈。但羞廢略之文。必取天人之誚。一慙所忍。千翰匪宣。

回夏州大王啓

伏以夕窮流火。時翰凝商。呂籍祀登穀之期。酬士詠京葵之侯。伏惟大王懋功惟志。基德有隅。罄忠力于鴛朝。訓威和于大夏。非臨涼序。市集藩旗。遐枉書文。滋銘禮意。

回張紫微啓

自覩制恩。已伸面賀。竊以禁垣分乎兩掖。最邇密清。雅誥及于三王。慎咨出納。肇爲清著。乾處恐髦。謹射父之訓辭。贊安于之名命。允鍾聖簡。尤見雅才。恭以舍人基德溫恭。博文精覈。清白之方有裕。黃中之美可鑿。襲屬芝蓋時巡。禮祠順祝。抒頌章于帝所。參御漢篇。較材等于乃神。覩升周士。旋貳藩侯之政。久淹天吏之期。最日上還。鷹章交委。亟汗青于册府。爰封皐于詠帷。議縣官牢直之盆。聊煩奏刀。執左史書思之簡。久次珥彤。果由宰府之試言。人視上方之具草。紋袍異錫。台座聯輝。珠網樂階。于以重凝嚴之地。芝封綈檢。于以裁都程之辭。渙號惟行。公言允愜。創鑿金馬。竺宣爾雅之風。揚聲紫微。更覩乘光之盛。式欽亨蹟。嫁枉圓封。昧言還以終謙。鏤心微而永好。

回張簡州啓

伏念絳禱之吏言歸。已馳報幅。青天之道云遠。游鑒圓封。夫何漢闕之臺郎。尚記庾池之舊屬。貫四時之操。于以示乎後凋。聯十部之賢。不足方其款密。恭銜嘉惠。永刻頌悰。惟蜚隼之班春。聞夢魚之豐歲。西人之子。歌後曲以相歡。樂職之詩。續遺聲而加麗。妙儲垣粹。輔進耆明。竺中詔以疾馳。綴下陳而偕賀。永言翹戀。修染笑宣。

回徐紫微啓

自覩制恩。即伸面賀。竊以表帝居之左右。最重掖垣。舍天憲之重輕。孰先書命。乃至各居一戶。上法辰躔。分署五花。聯光台座。惟長君之寵獻。總翠辭以懷齊。曾是寶賢。允茲衆錫。恭惟舍人九精播粹。至妙揚和。恥觀非聖之書。獨探大訓。樂遇重華之旦。寖服近僚。鏘鏘焉玉之趨。婉婉長離之集。青編紬史。久次迎山之游。皓髮爲郎。不詭雲中之對。淡然淵寒。隱若揚休。果紆榻辰之知。趣上黃扉之試。麥籍前御。定命已頒。踏龍鳳之祝深。動虹蜺之光采。造庭近對。遂視雅南之書。推食延慈。更重高門之地。方將發揮文誥。磅礴太鈞。作世陽秋。爲天雲漢。其綸其綍。贊百度之昭明。迺玉迺金。追三王之灝噩。適符詠嘆。遽閱南題。剛明聯事之榮。何損撝謙之德。愧同前粃。已出于簸揚。竊仰茂松。庶容于庇賴。自餘祗佩。罔罄多言。

回臺直李屯田啓

近明制恩。寄抵劇藩。本緣藏疾之恩。遂有出麾之請。汔茲視事。殊匪觀能。倚惟聖之在寬。異攸箴而脫謬。敢罔矜所。遠賜褒存。曾是危心。戢餘驚于摧橋。居然晚歲。仰純茂于寒松。市限壓符。阻陪紳玦。戀悰感緒。參集于衷。

回大名李相公啓

伏審光奉制恩。榮分帥節。伏惟慶慰。恭以閣下地居賢亮。業挺謨明。歷相三朝。迭蕃四國。直躬蹈直。種德有民。具僚之瞻。暫同一哉之心。允協。比緣巨屏。遴擇守臣。果屬吹塵之賢。遂寵齋壇之拜。使牙纛建。幕府宏開。包雍壇之河山。奠居都會。捧天衛之畢昴。繫賴撫和。諒此殿邦。何稽人柚。邪幸聆成命。參奉贊書。方

抃私悰。遽寬鈞翰。荷嚴廊之舊庇。銜義府之餘恩。感愧所并。文陳罔逮。

回外任郎官啓

幸聯郎舍。晚盡朋簪。間緣客鯉之來。厚枉書鈞之問。章兼辭篤。感與愧并。欽惟陵邑之封。慎擇星曹之俊。歲成蓋報。宸奬茲蕃。顧遲明晦之宜。交集康寧之祝。竚遊未日。結想何言。

賀宋鼇長舍人啓

自覩倜恩。即伸而賀。竊以紫垣右掖。上憲經星之圖。白史晉書。實賦隨風之命。慎吉髦俊。亮采官成。本國僑東里之材。聯天老上台之半。式鍾下武。彌見右賢。恭惟紫微舍人。粹稟天均。謀經王體。森然戟庫。飛盆于神鋒。卓爾澗材。迴標于國棟。亟階膳仕。茂對旬期。罕乎揚子之深沈。濟以荀家之惇惠。道由善志。徧覽典籍之林。郎署久潛。脫視文齋之草。多士賴司南之恰。鷹紳歸祭酒之尊。允會講求。果先圖任。三槐開府。聊命于試言。九齒美塗。俄覩于進拜。蹈紫辰而點儉。本緣底以敷辭。大號有孚。至公肯協。諒以鋪芬奧義。粉澤遠徹。賁天漢以昭回。體王綸之慎出。矧茲竝命。莫匪正人。鄰召枚延。交美得賢之論。虞渾商灝。益敘稽古之規。適發猷悰。遽寬華檢。佩一謙之多益。并九變以窮言。

代舍人謝啓

伏奉制命。以本官知制誥者。經星祕極。奉號于凝嚴。瑞鳴神池。躋階于機近。被襲固之戟郁。紆賜紱以增華。宿昔自衍。震慚無措。恭以國家裁成訓告。稽合本元。隆運灝于三王。討溫純于二漢。猶綸之出。惟慎于始基。如天之章。昭回而臨下。疇咨邦彥。進宿官成。是必積美翔中。高文近雅。挺安于秉筆之操。本周興體之餘。常誘乃衷。公符斯議。試言丞相之府。初不淹時。一覽尚方之帷。久之稱善。程篇市訖。龍渥俄頒。排華路以趨翔。竦儒紳之歆豔。故紆銅綬。分署判花。固已兼翹羽而修詞。接蹤徐而布武。慶雲在上。彌增天采之鮮。瑞鳴來廷。恣覽德輝之茂。適欣顯俊。會枉騰書。緣抒頌于丁辰。厚爲言于推轂。青松云茂。信爲寒日之榮。嘉穀已登。愈重前糠之愧。第銘諫益。徧詫朋方。感懇所叢。奇觚安敍。

回呂舍人啓

伏承茂膺制檢。進直辭垣。伏惟慶懋。恭以舍人賢道。幾深。陶天粹美。顧九言而視履。淬百行以保躬。適時重熙。慶靈懋厚。綬華若若。鍾仁者而與游。筆語翩翩。迨大夫之能賦。早膺試牘。參籍道山。奇容大音。汁渙之宜。遂俾宴庸。亦稱簡拔。敢不稽參流晷。師式大常。絢裘英之五綵。奮刀鉛之一割。玉芝裁檢。謹敷天下之言。綿樂翻階。居慎省中之對。庶申尺寸。仰副陶埏。

景文集卷五十六

啓

回楊舍人啓

比自拜恩。已嘗仲慶。恭以掖居之祕。參福于霄垣。方贊之嚴。慎司于朝册。號爲疑切。常竚儁良。是以言繹絲綸。暢猷爲于有典。筆含雷雨。演膏潤于多方。果值上才。聿光崇簡。伏惟舍人氣涵先覺。道肖至和。薄三代以審英。泝九流而質要。奏文闕下。嘗被賞于同時。折論書林。弗取資于孟晉。參籌計幕之次。磨墨翠坳之餘。常誘乃衷。公符斯議。試言丞相之府。初不淹時。一覽尚方之帷。久之稱善。程篇市訖。龍渥俄頒。排華路以趨翔。竦儒紳之歆豔。故紆銅綬。分署判花。固已兼翹羽而修詞。接蹤徐而布武。慶雲在上。彌增天采之鮮。瑞鳴來廷。恣覽德輝之茂。適欣顯俊。會枉騰書。緣抒頌于丁辰。厚爲言于推轂。青松云茂。信爲寒日之榮。嘉穀已登。愈重前糠之愧。第銘諫益。徧詫朋方。感懇所叢。奇觚安敍。

回呂舍人啓

伏承茂膺制檢。進直辭垣。伏惟慶懋。恭以舍人賢道。幾深。陶天粹美。顧九言而視履。淬百行以保躬。適時重熙。慶靈懋厚。綬華若若。鍾仁者而與游。筆語翩翩。迨大夫之能賦。早膺試牘。參籍道山。奇容大音。汁渙

遐荒，屬四戶上選，三俊程能，首甄譔次之才，俾草溫純之命，程文旦上，成命暮頒，敝芝寶以摛文，旅藥階而布武，綸由絲出，甫光王者之言，嵐與經偕，更盛相門之學，得賢爲寶，有道維歡，敢闡謙沖，猥貺題啓，敍撫塵之舊好，衍推轂之餘詞，糠粃簸揚，久負先登之愧，松筠茂悅，今同彙進之榮，欣感併銜，精微拙喻，

代回呂舍人啓

近審榮被恩章，進升鄰禁，慶儀未展，私忭已深，恭以舍人天稟粹純，道資宏博，驅纓初筮，給牘秀科，每沖挹以自安，久盤桓而不進，豫章美幹，茲歷歲以大成，韶樂正音，非至聰之攸舍，果膺試札，入掌命書，煩惟世職之修，尤示朝咨之愜，方且雍容豹式，冠映士林，三代追風，鼓斯文于深厚，十行視草，賁神化于丹青，甫頗得賢，遽煩點翰，敷陳盛美，感慨亨期，顧茲鐘漏之餘，厚齒紳綏之後，雖云閑外，尚克銘藏，

鄭州到任謝兩地啓

伏奉去年四月十九日詔書，還爲職兼龍圖閣學士知鄭州，已于五月二十四日赴任訖，避親辭劇，得可賜藩，大造燭幽，舉宗蒙幸，伏念祁天資拙鈍，時事昧然，盡信古言，自安素守，數忝帥領，并付便宜，以方有爲之時，責非所習之伎，類難稱職，恩弗汝瑕，擢領計廷，正妨樞省，引訴既苦，成命改班，帖以美資，假之便郡，地雖三輔，靡及于浩穰，人匪獨賢，乃叨于燕息，此蓋閣下遇種陰德，推衍上慈，罔俾處于嫌疑，遂遣事于轉側，敢忘忠敬，歸報坯陶，

謝李太傅惠先令公碑文啓

比者，太傅圖昭先烈，仰逢奏封，詔大手以抒文，咨健毫而潤石，義均頓首，名煥京阡，裝搨至精，布傳彌廣，偕沁波而不厭，麗貂葉以滋華，謂接襲游，亦詒副本，申復披文之妙，周知濟美之勤，感戢所叢，名言罔喻，

陳州到任謝兩地啓

昨奉敕移知本州，即以今見二十五日到任盤上訖，收跡遠藩，故塵近屏，詔謁入謝，道便之官，循復寵私，叢并懽愧，伏念祁性惟疏狷，仕偶休嘉，嚮自書林，得持從囊，緣不材而冒祿，召多謗之抵巇，大度掩容，上司保恕，許寬漳濱之疾，遂假准南之章，幽積殿科，危心疾首，謂應罷斥，翻及采甄，內移六郡之雄，居重四藩之選，府華地奧，物衍歲穰，癯質早衰，顧班春而已強，寒根載茂，專得地以當然，上本曲成，實緣僉啓，斯蓋閣下敷施陰德，章歛庶官，俾下無失職之嗟，使朝收善善之實，猥容完士，肯洎大鈞，褒自力以及尋，庶有成而論報，析符云恪，翹閣猶賒，徒爾嚮風，恨無飛肉，

謝官啓

昨蒙恩改前件官依舊充職者，歲當大比，秩許稍遷，撫己以思，愧顏無寘，竊念祁早以懵學，弗逮遠猷，孟軻于事而迂，安仁謂拙而信，託庇村館，竄名道山，向緣一書之奏，已列三署之權，且煩申勅，別計累勞，因濫天官之擬，遽陪司寇之屬，不稼胡穡，河干之詠已興，有祿而軒，國人之刺奚弭，諒由褒品，始克進升，斯

蓋閣下封殖危根，青黃斷木，讓短無瑕，示訓于師門，兼愛宜廣，期錫于士類，階爲虛稱，誤及榮途，敢不三陌爾躬，十思乃事，少貪云補，無墜獎憐，巾幘未期，銜感增懼，

謝直館（案仁宗本紀，修內告成在明道元年十一月，祁于此時試直史館，）

今月十九日，蒙恩充前件職者，祗服言綸，人塵藏室，用浮才表，愧溢情涯，竊念祁僕遬無能，倥偬有素，世微膴仕，天與數奇，市冠而孤，未堪多難，過時乃學，遂不名家，由鄉老以賓興，參仕途而揚歷，間關吏事，汙衊塵容，入陪上計之期，行俟有幽之黜，至今含垢，善養如春，回備責于最科，俾改升于卿屬，上庠之使，中詔甫留，倚席窮年，離經乏效，如天有斗，非取干挹漿，醫馬食肝，敢言于知味，奄衛觀恤，自屏民塵，揭白日之昭昭，臥清漳而奄奄，縞祥有訖，食息偶存，不謂執政之臣，請間言上，旁呼俊茂，并及妄庸，趣以復官，敦其給札，義斯干之效，室括裨海以蒙禱，別寘朝班，人趣會表，逮膺試可，愈愧無文，晨葩竝春，枯楊知其難豔，天髦同轡，駘步判其先類，幸得罷歸，以懲妄進，而容明收采，承鄭贊襄，帖紳史之美名，竦華材之觖望，揆能隆薄，開命震慙，且古有載言，代爲不訓，開宣父之歎，猶及闕文，有子長之才，乃稱實錄，國家建明天載，以賁大猷，招致乂英，茂充祕館，磨研編削，盛東觀之游，供輟餐錢，抗開元之體，罔深道訓，曷宿官成，顧茲蠹餅之名，超據采薪之地，諒緣外獎，方祐榮階，斯蓋伏遇閣下，均愛覆茅，助封尤域，務英才之樂，有味其言，極薦寵之私，豫爲之地，假冷風之末力，塗斯木之繁文，密導茂恩，俾加無狀，敢不懋明乃志，慎伏攸箴，遵道以行，惟書盡信，靈龜自守，潛戒于朵頤，嗚雞有晨，不愆于如晦，庶逃司敗，罔忝知人，

上參政侍郎啓二首

伏蒙執事，以祁叨秩省闈，特賜手筆垂諭，長跪申誦，以榮以惕，竊惟紬次大典，淹久彌年，終篇程御，功先總領，先達樂育，宗工獎成，收錄餘勤，施及無狀，第黃之冊，竄名其間，不稼取禾，奚堪于此，冬曹妙選，誠如來海，但昔光德舉，官由才重，今承人乏，任與望輕，景行在先，輝武增愧，資材素稟，難乎勉强，姑勵蹇拙，不隸刑書，結庇本根，有望于此，卑情無任佩荷之至，慶幣申況，已具別紙敷敍，謹手啓附還使布謝，不宣，

霍邑之別，倏焉華歲，雖寰輔驛，宿昔傳達，金玉嗣音，係道實來，然凝素中蘊，未始爲釋者，良以風聲在鶚，不如音旨之密也，嚮蒙手教，適會臥病移告，不偕時答，故以爲恨，再得題訊，甫屬有痊，昏暗洞思，未任乘勉，修謝淹久，政由此耳，矧君侯雅度多可，寧嬰僕以筆牘常儀哉，承贈靈有裕，日休厥間，而獻文任旦，方傾鈍于南嶷之前，願益自愛，究榮圖而承俊範也，不宣，

回晁參政啓

伏審顯被制榮，恩聯宰政，伏惟慶歷，恭以參政器函道奧，業總天常，膺旦暮之聖期，踐凝殿之世職，含光弗照，求碼礫回，卓爲高風，餘布與議，嚮者，密衛使指，臨訊軍謀，擁車傳以適勤，會台庭之僉錫，宸心素定，恩策尚殖，逮此清明之朝，趣對延登之寵，尚聆秉德，未即當仁，申雅奏以讓還，枉公函而敷諭，欽惟褒命，

久協朝言。望改素懷。即符羣望。衝威欣竚。萬一罔宣。

代回宋參政啓

恭惟參政志懷隱正。履尚淹華。契賢運以露才。館懿文而絢國。十行深厚。抗寶謂于楚珩。三接從容。蔬詳言于漢席。茂昭公質。克厭辰猷。帝賢爾心。邦斯詔德。果近陪于四近。爰闢決于萬幾。僉居同辭。鳴紳動色。倘固謙冲之節。少留進拜之期。亟況善辭。但欽謙概。竚聆敦勸。式契歡瞻。

回程左丞啓

比者。執事茂將明命。近撫奧藩。涓日惟良。班條云始。上風甚樂。聊資遊適之宜。河潤有餘。方竚幹樓之賴。敢陶謙損。亟枉誨音。絢邦範之有儀。敷威衿之多緒。永言申誦。敢怠中藏。獻歲方春。趨風未日。慎持齋疾。用副眷懷。

庶右丞問候啓

伏自執事均賢樞筦。改秩臺機。茂遷奧藩。聿開管府。方春臨境。班寬大之詔恩。即日淪和。又神明之錫祚。欽惟善範。夙係人瞻。雖四國予宜。聊資于邦殿。而六符相比。遲正于乾台。由黃麟之治功。啓平津之封册。仰新妥處。務嗣粹眞。顧舊物之惓惓。翹餘風而卬卬。乃心攸向。黯輸匪宣。

上壽州張侍郎啓

恪守魚符。恨懷鴻閣。寄擬中軍之義府。得瞻天老之台華。坐迎三洲。邊成千里。茲者。侍郎緣漢章之代。損天鉉之崇。敕記室以授辭。付行郵而垂問。大丞相之重。遂屈移書。一逢掖之卑。敢煩鈞禮。餘波沛潤。幽谷蒙暄。諒緣拜賜之階。前啓知歸之地。感懋交集。拙訥難宣。

上內閣侍郎啓

僵馬孤生。庇于大賜。恩紀踰分。年所寖多。均百穀之仰成。殆一天之絕擬。固當時上咫尺之紀。參候門闕之蹟。奈何日力中疲。官常外缺。鑱未成而氣耗。抵已望而知空。寢遠發藥之言。自取有皮之慢。翟然內熱。悅爾神馳。恭承鎮靜之餘。允膺方穀之賜。伏惟內閣侍郎。道含崖略。行絕町畦。據百行之樞。融其素履。御萬物之馬。蹈乎大方。躬易退之一辭。取不回之五福。假息爲樂。寬柔用彊。樹之清風。式是南國。然而侍從之事。固有待于嚴徐。出處之宜。必參行于夷惠。二官綱任。三節行趨。顧昭體于當塗。益緣輕于慎夏。齋庸所勵。橫自同歸。傾竢衰衣之來。再望簾帷之末。驚悚兼萃。弱翰匪宣。

賀參政侍郎啓

伏審光奉制書。進知機務。伏惟慶慰。恭以參政侍郎、函德之厚。剛中而明。旅力四方。宙亮丕績。邦被風教。用任民瞻。天賜耆明。俾輔王室。果者魁壘之彥。入佐調燮之宜。追鋒疾驅。前席延拜。揭日當午。物無斜陰。推雲崇朝。澤有餘潤。林虞行下。鳧笏皆歡。邦方守塞防。側聆恩册。振樽私喜。調府莫諧。

回泗州知州啓

嚮緣持憲。懇乞爲藩。蒙大度之包荒。俾孤生之從欲。汔茲臥治。正謂藏瘝。敢冀執事推謙下之私。布恩勤之誨。候受疾走。墨妙前揮。安秋潛之危懷。露寒松之晚節。靜言銘戢。迥邁等夷。一水通流。六條異守。時有未日。悄索增勞。

上杭州蔣密諫啓

昨過都之辰。凡五月始得手教。承以使時止官下。福祚蕃衍。甚休。然音容緬邈。悄悵參積。辯玉音滿紙。瑤華在前。而心府精蘊。疇能宣其一二也。希魯舊得雅望。治績儁聲。出爲方國。翰垣入爲吾僚。景式樂遐鄉部。遂丐郡麾。然朝須老成。治有連最。雖爾靜勝。悉難滯留。宜專舍沖氣。顯介眉艾。副前席之延拜云。秋暑猶劇。加進常膳。齋杖回。占答不盡萬一。悵恨。

上益州程密學啓

茲若足下。改擁恩節。移總使藩。近職增華。宸眷加等。洒然衆望。協于至公。蓋治績久升。而雅望滋重。是以推西南之輿。付明哲之才。風行令先。雨浹恩始。想便飾追蓐。抗飛旗。徑鉤梯。啓雲幕。則中和祥禨之詠。尅日而至上都矣。但春夏之序。次舍少煩。千萬慎齋。荷集純祉。謹手啓通慶。拜詞動止。

上蔡州韓諫議啓

承以盡言觸宰相。出守近州。初聞之。甚駭悵。俄而釋然。古之人當官而行。亦皆如此。堅車大艦。不能不小留。却而後臻于所趣也。雅懷想以此自慰。但暑熱。館次少爲勞煩。矧素節上心。當不遠而復。慎護齋疾。

致韓果州啓

官次所限。不克與故人一交臂爲樂。挹挹奈何。殿中趙御史來。稱譽美不容口。以爲治狀爲東川第一。聞之。不勝欣慰。今世龍虎酥酪。聚集足下之門。顧不盛哉。慎調攝。以迓來寵。老夫蒙免無恙。荷庇不淺。感戢戢。不宣。

回資政李侍郎啓

茲者。執事亟上靈封。願還機柄。伏蒲間請。常宁動容。緣高節以重遠。蒿朝言而背仰。睿樣中眷。恩數其舊。進通殿稱之華。升武天卿之峻。功名弗處。自安利往之常。荃宰相期。獨見親逢之盛。流風所洎。俗爲敦輒。輒竭懷。俯貽公翰。咏辭條之敷衍。激心術以銘藏。矜式所深。文陳非敍。

代人求薦

周升俊造。美王國之思皇。漢舉賢良。下公車而深詔。所以辨官才于天府。建首善于京師。綿蟄其存。簡編可復。驗文士之蹤。多士以寧。效班史之辭。得人爲盛。茲茂典。屬在昌辰。國家雕璧沼之淳流。紬鴻都之清品。高百千之李。零三代之英。頓天網以該賢。掩珍羣而顯俊。發策三道。許人事而直言。馳傳一封。命計

偕而續食，鳴騶入谷，振鷺充庭，旋屬宣室思賢，金華薦學，深念舉鄉之制，頗乖責實之文，亟詔方州，精求閒傑，苟非挺橫秋之茂操，秀突弁之瓌姿，擴響天球，聯華序寶，則何以垂光闕里，像五六而舞雩，摛藻漢廷，冠三千而削牘，必資鴻碩，方協選掄，如某者，牆宇非高，風流素淺，魏人持帶，享徒費于千金，越俗彎弧，近不踰于五步，徒以幼聞令訓，長襲素風，食熊掌以未多，方思義，啖牛心而素少，妄冀知名，躋蹬窮途，流離雅節，入崔公之篋，深愧家人，帶倪掾之經，但期都養，頃歲澄心，俊乂，接武澤宮，勵武城之牛刀，方謀必割，弭街亭之師節，遽拜先登，撫昌志以無成，慟良辰而將晚，揚雄素吃，徒自取于扶疎，韓信少貧，分無求于推擇，沈冥散地，游泳太和，蓋內省以甚明，亦歸飛而有素，時或月圓追蓋，煙驛披文，庶絕交之篇，向思抵凡，讀課功之令，幾至廢書，實因感慨之時，頗負飛沖之願，然而東家歷聘，非無載質之勤，馮異貢功，未舍收檢之志，奔驅鮮綴，仰綴翹英，今則充賦匪遙，追錄盡在，人言可畏，有同抱玉之冢，文士相輕，蓋甚鏘金之數，深惟蠶陋，益在孤平，愧居多謗之間，靡有先容之援，陳琳奮藻，況書虎以非工，邢邵干時，恐無風而自落，永言孤藐，宜惻眷憐，閣下俯念頑疎，曲施全度，借一言于華發，潤九里于靈河，或因筌蹄之間，少賜青黃之飾，則豎駑之馬，鈞千里而可求，失旦之雞，庶一鳴而爲効，發身奮跡，不自他門，卑情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鎮府謝上任與兩府啓

茲者祗循詔旨，惕服官箴，引組揆榮，捫襟擁愧，伏念祁學非金石，知不逮人，向丐完閒，本藏衰委，材短多負，志小易安，不圖朝僉，謬委邊劇，謹師萬衆，綿地六州，遇事得便于宜，勉行幅進其秩，中軍攝總，誠宜卻穀之長年，列將稟承，匪如倪寬之儒武，又況數奇者罕得如志，賣實者尤難副名，審計孱疎，交塵受授，所賴下官道包于廣，仁蓋乃疵，敝蕭攄以蒙春，穿部家而引照，鬱爲華寵，庸賣孤生，尚圖軒輊之能，無恩平鑑之誚，州符在手，實閑馳魂，湖壘所拜，鋪宣罔逮。

益州謝兩府啓

昨自定武軍被去年八月詔書，改吏部侍郎，仍知益州，以今年二月二十日到任訖，守邊無狀，易地蒙褒，任非值材，龍實浮願，即趨治所，祗服彝箴，伏念祁本以屬文，早陪禁籍，後緣學政，稍習吏條，向詣朔郵，臨總師節，辭聆一鄣之守，衆爲塞心，語踰三至之多，每蒙辨謗，戍瓜四熟，領雪徧紛，何圖幽黜之期，更忝驟遷之幸，天卿貳秩，坤絡巨藩，寄任光隆，倫彙敬羨，此蓋閣下財輔不粹，謀熙庶工，含容予取之求，成就汝諧之往，矧蜀歲豐足，益士文柔，法令謹嚴，盜賊衰弭，雖率愚短，可及靖嘉，但身遠者心危，驚禽有以虛墜，攫京則讒勝，榿木爲之先殫，敢丐大鈞，終全一介，班春方始，詣府未辰，榮感所叢，訥澀非敍。

上都運待制啓

伏惟雲章賁字，待對列于清班，星昴分街，調食歸乎雄部，聿參廣選，尤屬兼資，都運待制閎器雅材，清規

茂識，早協邦華之望，洊登書伐之成，簪筆繩遠，矢嘉言而罔伏，操篋質詢，衍精計于無垠，克協公僉，流光禁路，據兩河之會，悉委于均輸，治八使之名，更資于澄察，適聆來學，增仰末輝，敢謂謙私，首詒芳問，委藏巾篋，非替即日之榮，訂況松筠，更識他年之舊，庇陰有所，論感無倪，秋物寖衰，道腴所勝，見餘馳想，焉足容聲。

上淮寧知府待制啓

勗守官經，坐明廟稍，志衰學落，年長病侵，非無恩紀之隆，絕修書聘之謹，良以道機攸照，容有江湖之忘，夙契所諧，不煩膠漆而合，輙緣至眷，敢擯鬛儀，待制允蹈大中，孔甘亮節，危言滿于臺閣，嘉績振于藩維，俄頃轉聞，朝謀僉稟，方且進擢德柄，爾眷儒紳，占鈴吏以布辭，戒候旻而齋況，蔚如翠柏，自凌歲律之寒，愛者旨既，知是君家之舊，內惟刻篆，永誌褒憐，夷道右馳，孤誠南注，顧保春塗之祉，助商天倪之和，傾況于茲，一二非列。

授待制謝兩府啓

比者，被奬中宸，通斑祕禁，褒甄匪序，榮灼參懷，竊念祁祐薄早孤，學勤晚就，雖謀于祿，止辨易農，寖尊紱于朝閭，間膺鈴于吏室，自忘其鄙，日慣乃修，升直殿螭之坳，入籍牢盆之計，車蹶鼓鶚，能無失性之憂，燕麥兔葵，正恨取名之過，漸圖寡悔，少贖空餐，敢輩顯卑，曲垂眷浪，因逢親于具爾，不緣進于適司，直冀遲聯，專由容擢，在入畏假，即受慙虛，矧茲華閣之嚴，號爲規地之密，字文成葉，羅絢于珍圖，金勢如鈎，上儀于寰宿，詎應完士，入弼王猷，跡夫誤寵之來，抑有爲容之素，此蓋閣下助陵敦旨，因塡奴和，謂兔鶻之異宜，俾鑄盧之參使，遂容昭世，蔑嘆潛才，方且疏淪乃心，蹐恭爾位，敝攸箴之所服，戒求福之斯回，庶息煩言，歸酬至愛，紱中構而尚遠，寓筆舌以奚宣。

回密州孫龍圖啓

一昨內閣學士辭榮辭禁，就假侯藩，戒東方干騎之嚴，盛顯父百壺之餞，奉將使節，兼過鄉枌，交相如牛酒之懽，驗北海門閭之大，茂遵吉日，臨布寬條，暫厭承明之遊，非勞侍從，莫如韓士之樂，聯便養頤，況敦懷在之懷，難上斜飛之勢，遡風方切，貽訊見存，寘右座以昭銘，款東雲而增黯，春祺茲始，時養由加。

引卷啓事

謖侍上林，雲夢之游蓋寡，覩乎滄海，冰夷之室已卑，況有曆造師閣，上攀雋軌，席陪珍之聘，煜照宸猷，闢柴汕之賢，彰施國體，誠非間傑，曷竊題名，如祁者，漫忠學疎，迂愚智知，有門邊之骯髒，徒取世譏，之滯上之歸除，終非時彥，徒以幼專童刻，長預帥鑿，居體不勤，惟書盡信，探二儀之精奧，採六藝之潤芬，雖取師，先芬永謝，窮愁萬斛，淒入肝脾，故里一廛，徇爲禾黍，撫箕裘之弗競，瞻丘壑以何歸，貌是諸孤，勉親紹削披覽聖域，刮目翰場，視揚子之殘蛤，但期速肖，執中黃之賤虎，幾嘆固窮，伏遇國家祇遹鴻靈，若

稽奧訓。盡仆威械。專講叡文。二世在天。宮闈化。坐鑣庭而動道。程夜石以觀書。深詔方州。詳延俊選。公車之府。自蠻者千餘。闕橋之門。觀光者萬計。洪惟不烈。卓冠常均。是使採樵之夫。率識王道。擊傳之郡。亦次頌聲。獲陶被于餘風。每游揚于素蘊。時或過秦抒論。探穴求書。勞者須歌。登高以賦。孔編顏牘。概覽于舊聞。楚詬漢風。潛推夫餘韻。諒非善著。頗近未強。稽是歲年。盈于巾衍。然而壽陵步蹇。殆御闕以都忘。長沙舞卑。幾迴旋而不足。樸材增散。檢思益煩。率小子之斐然。良華詠嘆。當主人之適爾。合在詆訶。幸遇聞下粹範丁辰。懿文華國。愛兼墨翟。道廣太丘。樹風鑒于往圖。聳人倫之先覺。祁是敢洮汰常累。星霜頓首。綴邦彥之下陳。備貢條之丕式。藻繪絮帨。寧助于采章。唐突璵璠。自知其固陋。伏望鑒茲半進。導以先迷。辨驥坂之長鳴。助沚萍之樂育。因雲泳潤。沛發于餘波。攝地索塗。俾進于遐武。煦之暖律。激以順風。重念爲文相輕。傳之自古。入門各媚。孰肯爲言。蕞爾孤生。最云單跡。抱玉之家甚衆。鑠金之口可虞。敢祈謹知之仁。終賜援沉之惠。許鍥鄒之有請。冀豫神兵。爲枯木之先容。將成國器。方塵觀採。彌極怔忪。

上齊州相公啓

伏念阻侍台儀。遽殘冬筦。液橋戾質。尚膺華光之筵。蓬曲寸心。時夢翹材之館。惟假藩之市爾。介鬱禍以咸宜。閣下咸會三儀。昭明百度。詳言順采。爲有國之金湯。正色端朝。失羣邪之倚著。勤經大政。辰告遠猷。是以首封蕭何。比之左右手。目送周勃。謂之社稷臣。不績克成。常均絕擬。頃緣冲遜之雅。重茲勞勩之均。特開下社之封。聊萬樞之柄。法堂所及。先梓具存。富貴叩歸故鄉。前夸漢牒。股肱之衛元首。終輔舜圖。章裔道沖。上符天載。紳緩所詠。坏冶攸依。

兼龍圖謝兩地啓

奉中書御子。以祁三讓。便令授告敕者。丹訴數聞。成言三卻。顧孤易奪。恩重難違。伏念祁年景頹侵。才力衰純。召自西蜀。歸領計廷。蜀有內避之嫌。尤澹官聯之繼。蒙便私請。還授故資。仍因進落。更帖祈職。但素顯已殘。舊物無歸。又取美名。實同謙遇。濂懇雖苦。收渙莫能。惟命出之必行。終降拜而升受。此蓋閣下導仁下濟。俾物曲成。恩多取以非廉。畏罔功之來比。誓勤夙夕。聿報涓分。

景文集卷五十七

碑

復州廣教禪院御書閣碑（案復州屬竟陵地。五代晉時。故址當在天聖三年。碑云乾興。乃天聖三年。故陵郡本傳稱爲復州。碑文在後耳。）

昔者。上帝册書。藏帝玉匱。徽之府。神禹祕記。著南方會稽之山。若乃上聖蔚興。含靈皆聲。彌文塞天淵之表。遠章偉雲漢之象。溫瑜鏤牘。崇樹規矩。協三五六經之制。纂圖眞本。頒規方國。鎮七千神靈之封。用能蔽穹壤而相傳。存都邑而有副。鼓之而天下動。舉焉而能事畢。嗚呼彬彬而珍。罔規照。在在處處而神物譏持者歟。復州者。古爲景陵郡。棲地敞夷。殖物繁夥。濱帶江漢。接諸蠻。神姦物罔之不作。民風國教之在柔。居然吉祥。是最殊勝。在城西出一里。有院曰廣教。乃唐禪師積公之經始。大士陸生之攸踐。巧歷之算雖往。故府之求多在。邑井不改。寒泉激玉而仰流。岸谷相爲。洪碑生金而未泐。肇爲寶所。垂乎百祀。觀其面勞。盤據。標勝。呈露。卻背平野。前瞰大澤。屈到嗜炙之蔆。產。幽流不穢。長者揮金而側布。檀施。闢臻。佛事具足。以莊嚴。都人讚歎而踊躍。眞宗咸平初。遹追來孝。執競先烈。紬禁中茂陵之聚。備天下名山之藏。乃以太宗皇帝御製御書凡百軸下賜焉。照之天光。震動沙界。成鈎之文燦布。辟惡之香紛郁。霧回園葉。蓋天姥之宮。窟赤水珠脂。非象罔而誰得。乾興元年。某陵縣史譚顯

內幾信晉。謀就功德。捐緡錢數十萬。建爲市闤。遷賜書而藏之。木摩而匪彫。棟隆而弗撓。鳴雷斯飛以異狀。陽鱗如鱗而四承。巍乎覺苑之增雄。凜然天魔之潛衛。奕奕雲構。瞻咫威而如在。灝灝宸慈。賜書文之一同。推而上之。恩議安及者已。先是天禧中。長人邢公者。思以寶坊雄峙。容篇中錫。非大構進。疇克奉行。乃以僧惠嵩爲傳法住持。并幹院事。未幾。嵩引去。又以今釋長老智昇次補其位。一滴清淨之流演。普及衆生。四事畢給而嘉修。維成內院。原乎震旦啓大千之界。皆爲浮土而積高之。隩或明神之所憑。賢劫示百億之法。待付國子而大事之。緣有諸聖之時現。帝華撫運。筆舌乎五教。而大墳常典傳歸乎東序之祕寶。宸翰繼志。粉澤于先業。而冰紈壺墨分藏乎不死之福庭。蚩蚩之氓。含甘吮滋。迷帝力之所及。沈沈之宇。子來勿亟。歸天保而在茲。俾是書也。與日月而麗乎天。斯閣也。以香花而散其處。射者不敢西向。如畏其工之臺。從昔未曾得聞。更同如來之藏。祁宿宮甫。邇。落成斯觀。淳濟至化。頌次成功。銘曰。

寬柔以教兮南方彊。神明來舍兮壽而臧。崇建塔廟兮最吉祥。聰睿撫運兮臻太寧。雲漢章天兮金鈎明。名山大都兮闢文經。瑤函珠笈兮斂層構。弇勒湯盤兮乘不朽。當來下生兮齊佛壽。

成都府新建漢文公祠堂碑

蜀之廟食千五百年不絕者。秦李公冰。漢文公翁兩祠而已。冰爲蜀鑿離堆逐悍水以溉。所及常無旱年。西人德之。因言冰身與水怪鬬。怪不勝死。自是江無暴流。蛟蜃怖藏。人恬以生。故侈大房殿。歲殺羊豕雞魚。伐鼓嘯箎傾數十州之人。人必侍祠。奔走鼓舞。以媚悅神。祝以傳瑕。而後敢安。公之治蜀。開學校。以詩書教人。澡熨故俗。長長少少。親親尊尊。百姓順賴。其後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以文書倡。張寬以博聞顯。嚴遵、李仲元、以有道稱。何武八爲三公。漢家號令典章、炳然與三代等。蜀有儒。自公始。班固言之既詳。初。公爲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象。殿右廡作石室。舍公象于中。晚漢學梵。有守曰高朕。能興完之。後人又作朕象。進偶公室。歲時。長吏率掾屬諸生。奉籩豆饗醪。薦之于前。虔跽謹潔。一再奠而退。辭無敢不信焉。冰以功。公以德。功易見。德難知。故祀雖偕而優狹異焉。嘉祐二年。予知益州。往款公祠。至則區位湫偪。埃蝕垢蒙。不稱所聞。大懼禮益懈。忽神弗臨享。其明年。乃古學官之西。改位鳩工。弗亟弗遲。作堂三楹。張左右序及獻廡。大抵若干間。布尋以度。堂。異常以度。庭。疏牕以快顯。壯闊以嚴閉。采有青丹。陛有級夷。瓦密棟彊。若棘若飛。乃肖公象于宇間。繪相如等于東西壁。本古學之復。莫若朕。本今學之蔽。莫若故。樞密直學士蔣公堂。故繪二公于室牖。皆配祠焉。于是擇日告成于神。揖而升。籩豆果淆脯脩紛羅而有容。可以告虔。趨而降。鱗鱗巾冕席燎竝施而不廢。可以盡儀。相者循循。任者舒舒。禮生于嚴。廣。靈安于閎寂。故也。噫。自公之來。蜀之人自視若都魯、宋異、名臣鉅公。踵相逮于朝。先帝時。巨盜再作亂。弄庫兵。爭劍閣。是時。蜀豪英無一汙賊者。華顛愁窮。不容喘而滅。非人好忠、家知孝、使然耶。所使然者。不自公歟。傳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公在之矣。則是祠之作。願自予而古。無俾壞息云。祠之興。同尚之賢。則轉運使趙抃及提

點刑獄使者。凡三人。晉軸之勳。自通判軍州事。況諮以降六人。營壘之勞。自兵馬都監毛永保而下三人。書象于西廡。列官里于石碑。銘曰。

三千石兮守大邦。冠峩峩兮紱斯皇。出有端節兮車騎羅。石室兮人謂何。新堂翼兮耽耽。庭廣直序兮殿。殿。吏奉承兮不譁。神來從兮此其家。儼羣賢兮竝陳。公所教兮如其仁。庖魚挺兮俎肉鮮。神來享兮僑冤。延。公教在人兮無有頗。蜀賢不乏兮才日多。俗薛順兮孝慈。公祀百世兮庸可知。

楊太尉神道碑

歷二年春二月甲子。詔書。故太子太保致仕贈大尉崇勳、剛純義勇、任重效顯。有不懈之亮。能斷之彊。遣謚曰恭毅。中命史臣祁譔文刻石。且俾螭首龜趺如令。揭著墓阡。響香無窮。臣祁伏念天子所以褒大臣。隱悼幽魂。霜遷樹拱。猶無已時。況恩念忘。漏人九泉。受名節惠。不使有司得預。雖礪山于廟。固功之誓。讜聲在廷。深將帥之思。始終感會。未有三茲者已。敢拜手奉詔。紬繹功狀。授其功璨于碑。太尉姓楊氏。字資臣。系出宏農。支裔熾昌。載昏四方。既貫史。籍。世禪武力。曾祖方道。任狹豪邁。仕後唐。高選涿州刺史。合姓資氏。祖守斌。善射御。以驍騎從太祖。爲龍捷指揮使。授廟室孫氏。父全美。志勇決。器安重。扈執衛禮山立雲從。終風前指揮使左班都知。委禽王氏。竝潁淳陰。德益久彌大。發越絪縕。歸成後人。公既顯。率其臣。而上。贈太師中書尚書令。由祖而下。封鄂國公。推妣及曾。分陟楚韓秦。爲夫人國。太尉事兩朝。歷二十禴官其最著顯者。由彰德軍節度、相州觀察留後、領振武鎮南定武山南東道河陽二城五節度。以留移殿前都虞侯、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以節度爲殿前副指揮使。宣徽南院使、樞密副使、樞密使。再同中門下平章事。守陳蔡亳鎮定五州。兩爲河北兵馬都部署。皆國家腹心柱石。天下所以安危者。故上欲右有民。惟公之爲。若鼎彝然。所處而重。若金湯然。所恃而安。有牙童童。有印纍纍。以勸以勵。元首是毗。當世賢臣魁壘骨鯁之輔。待公而足。公幼時。以門廕事皇太子官。太子訓之學。因通書記刀筆。絕不憙馬弋獵事。痛拆節比諸生。在左右讜力自將。未嘗以執何見謝。皇太子即位。是爲眞宗皇帝。自東班承十一遷爲內客省使。由恩州刺史、三進兼桂州觀察使。公既滯邸雅舊。故敢言。無所回隱。每使四方。皆盜賊。采風俗。還奏有條。帝以爲才。其後數訪羣臣。臧否。切問邇言。世祕奧聞。時時有所建明。帝未嘗不稱更役內司。風績流聞。當此時。益親近。出入光寵。同時等輩。皆不敢抗。而憑几。天禧晚年。貴臣投隙。親置黨人。搆禍端。于時公聯輦皇城。密以情告。厚利盜言。或曙或訐。公即計策其詐。念帝久未豫。今上居東宮。放命竊發。讙動禁省。雖食其肉。奚足償耶。即日白發其謀。魁慝禽伏。撲燎未然。折蠆始搖。保安宗稷。繄是力。上自先帝時。既聞耳矣。及纂圖。遂以爪牙任之。居中軍上將。風力銳甚。覘巖廊整整而虔。足和門雙。而安。星落幔省。居衛行護。朝廷雖尊。得公愈明。久之。進武樞務。章獻明肅皇后嘗曰。公謂上曰。是先帝所謂忠孝者。用未及顯。庸有待耶。于是由第四署超正使席。會權綱有歸。政體清明。萬樞叢遠。皆從臨

決。公心經大猷，膝造吕言，底行將順，甚稱上意。明年，使罷，得視丞相秩，即淮陽閒居，仇家便文誣列，曼寃。執事聞之，因以釋憾，有詔罷宰職。公一不自辯，將命之藩，直言靡讎，事久益直。示饋食驅，終蒙簡照，歲餘還治宛丘。北敵丐盟，使者結納，未能得其要領。于時以傳車召公入覲，至則贊書已具，若曰、爾復以相守印博陵如漢灌嬰故事。凡兵在鎮定者，爾皆統之。公頓首陳謝，退條禦戎擇帥邊鎮所宜，總者數十，擬以圖謀謨卓詭，乙夜被賞乘轅北驅，威先令行，化劬爲忤，甲壽馬良，士喬于行，未幾，徙常山，令宿帥王和國得用代鎮博陵。與公相犄角，當一面，諸將皆以兵屬。帥和帥賢，敵謀益伐，會戎譯講解，兵悉能屯，詔公入鎮國田，前此以壯趾之苦，方事未寧，不當有加。至是，固辭不拜，上言，驅場少間，幸得歸卧闕下，丐骸骨，還丘園。朝議重違，故制授左衛上將軍，聽老，明年，册拜儲保，俸如居官，乃薨，享壽七十。于是歲在大梁閹五月己酉，嗚呼，公以大有之健，中庸之不倚，書之牧好德，出屏入輔，文武是憲，遷居成功，休不待年。其所以經綸黽俛者，卷約靈府，完爲和氣，宜艾且祺，皆如岡陵，而遽溘逝，蓋屬之瘁盡與今恬泊不相補歟，或化者自有數，得正而殺，賢所樂歟，此上所以聞問鯁傷，臨莅廢朝，錫賵係路，厥衰照室者已。公爲人有崖岸，識詣精明，居常觀圖史，博古今，辯論感慨，森如矛戟，善爲政，摧勒豪强，昔嫌疑懾，不使敗類，初，羣牧制置使悉離擇臣領之，所以佐縣官經馬政，獨公由監司至使任，無虛九年，既校數充，踶髀不乘，及在殿御二府，亦八歲不他遷，勤官善職，見倚于上，乃如是，質所樹立，固宜有大者焉，厭難未萌，先事電發，勇之果也。華首詣屯，初不辦嚴，忠之壯也，蹈道引年，編下歸全，仁之固也，假令陽秋可作，尚珍且貴，奚止載太常之縗，鏤景鐘之樂哉。娶夫人王氏、姚氏、田氏，不偕公老，生子十二人，宗讓、宗訓、宗說、宗海、宗識、宗謹、宗諤、宗誘、宗誼、宗諫、宗詰，讓爲內藏庫使，說內園副使，閤門通事舍人，海內殿承制，識誼誘並內殿崇班，諤誼諫詰並東頭供奉官，翊識諫早世，諸子雖食舊德，皆能以才自顯，于官謙謙也。知公義方，世濟厥問，烏可量已。葬之年，諸孤既辭詔葬，則自發私稅，與龜筮謀，得秋八月壬申，克葬于開封府祥符縣鄧公鄉齊公塋之子位，夫難泐者有如石，不朽者有如名，行遠者有如文，且王命焉，顯揚懿烈，由行遠、旌不朽、託難泐，以示方來，則公之系之才之伐之官，何千萬年而有泯焉。銘曰。

古人之勇，撓于爲利，公則悚言，慷正彌厲，爲君督舒，鷸踣狂獵，爲臣之忠，衰于官成，避劇就安，以保其餘，方事之難，公乃奮行，功名之際，賢者罕處，節整位隆，公則引去，是是非非，定于圖棺，卒葬恩褒，邦廉閒言，青史有傳，公列功臣，朱門有閱，慶乘後昆，梁甸昀昀，汝流渾渾，不澣不腐，茂烈偕存。

范湯張公神道碑銘

公諱縕，字延縕，張、其氏也，詩春秋以來爲顯姓，胚德孕祥，代有其人，惟公祖諱從實，值石晉亂，自范陽遷齊州，相地授田，放志林壑，惟公考諱光文，能紹厥訓，以萬物爲細，不足納胷中，與迫頹靡，弗引名自近，耳世不遠非，故公遂爲歷城人，惟公有子曰揆、貫之、曰揆、文裕，皆名聞當世，貫之以給事中入翰林侍讀學

士，文裕以兵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由是累贈公禮部尚書，夫人王氏清源郡太君，葬奉高鄉之黃臺里，尚書之葬，龍圖閣直學士天水趙師民爲之誌，尚書之行，琅邪王彥章之狀，文裕以尚書品，得碑神道，焯龍貫幽，乃鐫碑石，屬予以辭，予官史官，不得讓，謹按，尚書少明悟，以隱正自將，事親罹罹惟謹，與朋友信，風義煒然，雖服爲衣冠，無腐儒氣，視功名若跬步可取者，太宗時，廷陛間將命皆欲得雅才，尚書始應選，籍殿前承旨，監鹽之衡水稅，舒之羅源茶官，稱職，改換三班奉職，以左班殿直爲環州馬嶺兵馬監押，改左班，選爲淄州兵馬監押，以累免官權置壽州，俄以三班借職召監大廣治，大中祥符四年夏六月，卒于官，享壽五十六，羅源茶歲人鮮，而置吏專司，尚書身得其處，不敢安，上言願省冗員，以茶界通判軍州事兼領，詔可，故得馬嶺、馬嶺瀕邊，人皆畫負纓，夜燒烽，以強力相賢，未嘗知禮義文儒，尚書始與孔子祠，日召惇老可人，語以詩書，曰，智是，可以爲慈父，爲順子，爲悌弟，爲愛兄，遷善革頑，弗犯天子法，衆皆喜，曰，公不鄙我，我敢不從悉道子弟學祠下，自是邊俗一變，文人爲刻石著功在淄也，方咸平初，契丹授趙魏，乘冰壯，游騎度河，闚齊魯，淄人駭，舉將走山，知州事者乃議縱之，欲身亡去，尚書扈蹕圍，怒曰，縣官財膚咸在，壞堞尚完，一去此，則強弱凌暴，敵未至，我先敗矣，敵知我有備，敢過而東乎，按劍橫膝曰，有出者斬，知州汗額羞恨，束欲戰，尚書即治戰具，浚淺增庫，守氣毅然，後數日，敵去，由淄以東，按堵自若，衆相語，微張公吾等血丹野草，知州儲前憾，陰擾尚書所計爲己功，白于朝，會使者按狀，尚書以實對，吏惶怖，共勸尚書妄言，不肯，請下獄，遂連年不能決，尚書訖不自明，故下遷，文正范公仲淹少客淄，知尚書甚詳，常謂今之士欲蹈古人者，惟尚書則無愧，慶歷初，經略陝西，至馬嶺，見所謂孔子祠者，咨歎久之，美始興學，并推明責守城事，凡作文數百言，壞之石陰，文正不輕許可人，其實錄自視司馬遷比，故士大夫知尚書忠且賢，益明白不疑，尚書好聲劍射御推步醫劑，悶不善，賑贍姻宗，弗爲家有亡計也，其訓子，非仁與義弗與，日授之學，未進，遇時爲不飯已進，乃嘗，故貫之、文裕、由滕下日奮勵，至大成，並擢進士第，貫之性鯁亮，行已峭潔，階級已遷，不肯作沈浮事，年五十餘，宰相薦明經術及所傳楊雄大元，上召見延和殿問所以準易者，貫之對，雄所言不謬于聖人，又詔撰著作首，其繇獻吉，上喜，翌日，拜天章閣待制兼侍讀，數因占以諷，擿筴曰，某事善，今可從，某事不善，今可鑒，上悉聽之無厭，既退，無半語及省中，故人鮮知者，文裕性沈懿，最能文辭，外和遜，中剛固，弗可屈，名臣鉅公爭從取之出門下，交章騰辟，寶元慶歷間西戎倡亂，文裕從大帥經御敵事，調軍與策，彼已尤悉，常爲一府冠，後雖帖職集賢殿，朝廷每以劇任之，自三司判官再爲轉運使，又以至成德軍，領本路兵馬都部署安撫使，鉗吏奸，療民瘠，摧鹽鐵用度，護西北勁兵處，剖決精敏，無留疑言，儒而材者，文裕爲兼之，其得君，其任重，肆大厥猷，故未艾哉，清源之喪，與貫之既以送柩，時天寒，跣皸瘃不置，路人皆爲流涕，嗚呼，以尚書卓行健明，不推咎咎人，引利利身，知有子爲之後也，以貫之、文裕、蛻布衣，入金門玉堂，交武在天子左右，知有父爲之先也，此而不銘，尚誰可銘，辭曰，

執如公之時，才不克制，執如公之才，不幸而災，執如公之報，熾豐厥後，執如公之業，漏罷冥冥，揭表于阡，鏤美青完，請覩子孫，俾信斯言

張文懿公士遜魯德之碑

惟宋四葉，天以端命付皇帝，既祉南邦，乃建元儲，始御資善堂，參聽天下事，眞廟委成，羣臣遵審訓，奉上國寶，皇帝即位重光合華，道益大興，天靈地持，罔有不承，惟其佐曰清河張公，由戶部吏部二郎中直昭文館，爲壽春及昇府諮議參軍，以右諫議大夫，歷太子左右庶子，進樞密直學士，爲賓客，以樞密副使、給事中，領廨事，出入兩宮，實輔實維，逮潛而飛，神據景發，首狃天極，上之六年，制詔有司，先帝遺朕寶臣，曰士遜，毗亳厥初，勤勞我家，外經內幹，聲烈嘉飭，罔德不酬，朕庶幾焉，爾惟相，且類台德，前此，公已三遷爲尚書左丞，乃以禮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分執政事筆，于是綱紀文章，張設修明，公與二三臣，協恭濟虞，風力銳甚，因其故而奉行之，本其宜而財相之，所以鎮浮扼動，便安元元之道甚備，翕然號稱職相，故樞密使曹利用，素貴強，宗子留鄉里，使酒不軌，既具獄，或謂利用竝坐，上疑，以問執政，衆噤嘿相顧望，公徐曰利用大臣，宜不知狀，獨不肖子爲之，時間語先入，利用得罪，公以議不合，罷爲刑部尚書，知江寧府，宰相文正王曾，亦爲上別白，曹事終，曹氏復爵士，還所籍產，官其子孫，居二歲，朝京師，以檢校太傅領定國軍節度，出許州，踰年，用爲官，復入相，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明年，上再攬萬務，除門下侍郎，仍前官，遂總魁柄，未幾，以左僕射保留西雒，時楊崇勳亦罷樞密使，以師節兼台司，同謝殿中，班在公右，帝憮然悟，明日，授公檢校太師、山南東道節度，以宰相秩復守許昌，公不以漢相尊，廢事事，爲政有體，不曲折煩苛，時時方略縱舍，有足觀者，賦更在民，類先與期，故所到皆有惠利仁愛，築大隄環城，以障瀦潦，瘠積遂完，戶免熱愁，許人蒙休，鑱碧頌功，移判河南府，久之，上推雅故，復進公爲上宰，盡還前正丞相府之領，戟封郢國公，公既以年高位隆，萬或一悔，有不勝任之責，乃七表讓還印綬，面陳又十數，雖上之所以拒而留者亦不勝記，公執不回，遂册拜太傅，進封郢國公，聽謝，特詔朝朔望，大朝會竝綴中書門下班，出入施繖，與一子五品緋，賜近城園一區，月給實俸，國朝自中書得老者，以公爲初，辭朔望，惟朝會一再至，至必上眷，賜加等，或遣中侍者勞問，嘗御書飛白千歲二字，賜公，雖老，公因鋪敍前後所錫書九百函，爲歌一篇，贊成盛德，皇祐元年正月己未，薨于第，享年八十有六，翌日，聞聞，上驚歎，趣外辦車駕，或言曰，直陛下元命，不可往，上曰，股肱實虧，日乎何避，遂行，哭之慟，賜銀三千兩，布帛醪米副之，以太師中書令賁其柩，進隆宗，當官若職者十有六人，嗚呼，公字順之，淳化中，與鄉進士試禁中，占對鴻徹，太宗異之，擢乙科，調隕鄉主簿、射洪令，以異政聞，改襄陽令，外遷白免，還除祕書著作佐郎、知邵武縣，轉本省丞，號略楊億在翰林，高持風旨，少所器可，惟公才堪御史，因授監察御史，頃，江南轉運使闕，中書進擬輒卻，眞宗不次用公，執政賀上得人，換廣南東路，三遷至兵部員外郎，代還，授河北轉運使，改工部郎中，河嚮棣州，有詔徙

陽信，官見糧多，不可以遷，公曰，瀕河數州方歉食，即計餘以貸民，年如約輸入新郡，振乏權贏，衆賴以紓，眞宗最公治狀，欲遂眞左右，會玉府開，面命公曰，權選于衆，無易而才，公拜稽首，遂用調護，公身七尺，進退安重，中隱正，外文明，篤于孝友，根于仁愛，一時士大夫歆艷，成就出門下者，皆名流鉅人，施予姻舊，廩稍略足，不問在否，幾何，任權者凡八年，後三至台輔，去位又十年，所遇不同，而事皆可紀，方上諒闇，家司持衡，排抵時望，陰席權寵，公居其間，防檢有爲，身幹長城，慮先元龜，妖脂謗具，無所投汙，然而卒定大事，蓋乾興時，善公之謀，章獻佐治，軒陛重厭，公弟二聖，外謀必聞，裏言不宣，孝承慈佑，鴻名雙濟，及乾剛獨奮，有弗厭者，一切罷免，而公見留，宰相文惠陳堯佐門下生，竊出上書，妄言變事，又有譏諫官立異者，公還奏上前，質其誣衊，于是告者結三歲刑，諫官事寢不下，故明道間，見公之忠，耆德復用，上方厲精聽斷，公朝夕進見，一力匪懈，登陵顧良，緝興化條，太和嘉生，蒸蒸滲漉，舉天下全盛，視公所以致君至不至耶，大抵相創業者先功，相守成者先德，經綸之業易言，而鎮靖之績難知，公可謂治世之傑輔，皇極之全懿者已，故寶元以來，著公之勞，公之引年，人間事一不概意，閱黃老旁行書，粗以應外，精以治內，乘和日化，與相頹靡，再過鄉上，宗召故人長者，散金爲壽，野服巾車，不自貴其貴，百祉蒸并，化爲康寧，偃然牖下，如蛻一委，當此時，搢紳大夫之寵，又善公終，聖上所以惻怛悼痛，舉哀外次，三不視朝，有司謚爲文懿，匪公孰宜，凡附官見職者，審官審刑二院、史館、會靈觀官，以近臣兼之，契丹國信使，在落房時，帝所特選，祥源觀使，以宥密領之，集賢殿昭文館二學士、監國子、南郊大禮使、獻懿二太后園陵使，以執政位之，邑戶萬五千七百，勳階極品，功臣出處更二十六號，公于書史多所汎覽，爲辭章深純典正，尤嗜詩，所得皆自然經奇，無所彫剜，故禮部尚書清河張詠，許爲第一流，生平編次成十集，既詔索遺逸，家又錄五集以獻，遂祕禁中，信乎有德而又有言者歟，公之先蓋漢陽王東之苗裔，系牒湮落，世數失傳，至曾大父諱育從，唐本道帥，請疑府鈞校用度，奏爲大理評事，凝破，避兵沂漢，止均州鄖鄉道，葬焉，配曰郭氏，大父諱裕，試金吾衛長史，主陰城鹽鐵院，配曰胡氏，父廷朗，隱約遠世，配曰趙氏、二龐氏、李氏，公能推恩，以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鄭楚韓三國公，上追先烈，以燕晉魏韓魯越國封自妣而上，五族太夫人，公即魏國所生，七日而母夫人喪，廟公于姑，顧復勞苦，至于成立，公請于朝，封姑爲南陽縣太君，其喪也，如母而不繼，姑子姜氏、曾太子左贊善大夫，公娶姓三，蔣、黃氏，追封晉陵英國二夫人，馮氏，封舒國夫人，四男子，曰友直，刑部員外郎直史館，曰友偁，殿中丞，曰友正，將作監丞，曰友誼，奉禮郎，獨早世，上卹其孤，故友直爲史館修撰，友偁任親民官，友正選大理寺丞，薨之年夏四月癸酉，克葬公于河南府登封縣天中鄉之原，英舒二夫人祔焉，諸子以敍公之業有故吏狀，節公之惠有容官議，册愍于朝，誌埋于幽，奏終藏事，無不如志，惟繹石巍存，可刻以磨，若又著市其上，顯慮無窮，誰不謂然，乃請而命史臣祁繫以詞曰，

惟天興雨，有雲蒸蒸，惟帝無則，有賢挺生，賢者溺誰，英英令君，竭來于朝，對我聖主，帝啓南疆，實畿日甲

既在東宮，陟降不違。帝受冒珍，瑞福紛綸。負日當天，四海復晏。內經鴻樞，帝心以嘉。三陟宰司，并秉將牙。公之在朝，施設有方。百工儀儀，莫排畯良。公之出藩，人以阜安。黎禱熾盛，爐篩歷患。四年歲穔，吏不傳爰。老還第家，爲國耆臣。班祝台鉉，龍光益振。陶天之和，用克永年。未始疾疢，委化而蟬。帝嘆慘遺，行不便時。殮以袞章，殁軫餘思。凡公猷爲，一代宗臣。有勳在史，有德在民。昔周之魏，佐成以功。叫振權綱，王道邦隆。在唐之說，輔明以嗣。壇全威靈，大猷克濟。公祝二臣，孰爲後先。著簡表阡，風烈永傳。

景文集卷五十八

誌銘

荆王墓誌銘

慶曆三年冬十二月，皇叔荆王疾病，辛丑，皇帝蠻如其宮。見王臥內，禮如家人。上手爲調藥，王泣且謝。即陳被恩三朝，無以報厚德。今保首領，仆屬下，倘使有知，從二先帝遊，死皆不朽。惟以見女長累陛下，上惻然謂王素康強，雖今小恙，行且瘳。敕近醫藥以自愛。因賚白金五千兩。王固辭，曰：幸一見天子，奚賜之敢叨。上高王之讓，特詔從之。明年春正月乙亥，遂薨。上即時臨弔，哭之慟。廢五日朝，壬午，御素服，率相率百官詣崇政門奉慰。遣中大夫相其室，以戚內事，詔翰林學士臣某、內侍省都知臣守忠、護其葬，以庀外事。制詔中書門下：其贈以天策上將軍、兗徐二州牧、燕王印綬。太常上謚爲恭肅。又詔臣祁、爾應敍王治行，鏤碑款隧，俾永其傳。臣再拜稽首，伏自念懵學扃聞，不能周知王德。今天子展親弗終，震動顯幽，自王弗事，遣太醫高手，踵相及于路，逮終歸，賜不貲計，比葬，亟酹其喪，則上之所以眷王，王之所以承上，其仁其賢，方付史氏，以昭無極。臣雖缺然亲緩，尚懼稱道失當，爲斯文羞。而日迫事嚴，不及誤避。是用詢玉牒，摭行狀，次第其辭，謹按王諱元儼，太宗皇帝第八子，母曰德妃。王于諸子最幼，太宗特愛之，終日侍左右，在

宮中。眞宗嗣統，王年十三，始以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爵爲公，國于曹，進拜平海軍節度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檢校太傅，爲廣陵郡王，授昭武安德二軍節度，其拜王以榮爲國，稍兼侍中，易安靜武信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大中祥符八年，宮屋火，延燬內廡。平火禁不謹，削武信一軍節度，降端王。始築宮于外，他日謝上，痛自咎責。眞宗嘉愍之，復以鎮海安化二師節改王于彭册拜太保，以天平易安化，拜太傅，以永清橫海帥節更王通，繼授陝川大都督、合保平定國兩軍。又王涇，今上即位，以地贈屬近，進拜太尉、尚書令，仍前兼，以鎮安忠武二鎮從王定。賜贊拜不名，又加詔書不名，頃之，更王鎮，賜劍履上殿，拜太師，以河陽三城二節度即王孟。翌日，行京兆尹、兼鳳翔尹，即軍府爲節度，乃王荆。又進雍州牧、兼鳳翔牧。久之，以國在荆，授荆揚二州牧，即荆南淮南節度爲大使，仍賜人朝不趨。大抵賜功臣號者九，其文至二十有四。勳上柱國，階開府儀同三司，邑戶二萬七千，實食一萬二千四百。人臣之極摯止矣。王美姿質，眉目如畫，廣額豐頤，舉止矜重，在平居無少解。祀容恭，朝容莊，賓容肅，宴容侃侃而和，雖霞之軒然，鱗之儀然，瑜潤而葩鮮，不足侔已。事德妃尤謹，每有疾，焚薰請命，而王進頷，視妃一再以增減，居喪以孝稱。躬繪太宗聖容，纖微克肖，天光月潤，若可就而望者。性閑敏，博覽文史，好飛白書，拂灑適妍，結字甚工。作辭賦數百篇，務求理致，寡嗜欲，左右姬侍裁令奉巾櫛箕帚，不受佞讒，翦翦者或伺隙屬訴，必正色折愧。由是內外無違言。天聖以來，王自以春秋高，蒙殊禮，不敢數朝請，常闔門中中以居，會朝廷調軍興，議省費，王即表上公使錢五千萬佐用度，上不獲已，權許半入，以申王恭晚節，頗好絲竹亭觀，日夜自娛，蓋健粹所賦，必有寄于物而后能適云。始天下之言貴而親莫若王，而王乃小心恭慎，在骨肉間，始終無纖芥，使宗室本支日愛以敦，語德與功，其何如哉。孫宣公奭嘗授經，必語人曰：王，賢王也，世以爲知言。娶夫人張氏，彰德軍節度使永德之女，循法度，膺象服，承寧王家，以岐許晉三爲夫人國，不幸前七年薨，追命魏國夫人。子四人，男曰允熙，右監門衛大將軍、滁州刺史，贈博州防禦使；曰允良，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曰允迪，靜難軍節度觀察留後；曰允初，汝州團練使。諸孫嬪然，或冠或笄，問安也，蟬鬢鬟乎庭，來寧也，鏘帨交乎閨，此所謂朱芾皇皇，室家君王者哉。初，魏國之葬也，嘗王墓之次，故即用其穴，以三月庚寅，具鹵簿鼓吹，奉樟宮，自京師如河南之永安，以夏四月癸卯，啓魏國之壙，從禮而合諸墓。嗚呼！王之爲子孝，爲弟悌，爲叔父龍而虔，爲父義而有慈，甲子一終，啓手足焉，未爲陋而夭也。雖然，壽皇烈，悉天祉，駝鈕鑿華餘四十年，忠孝之範光矣。榮哀之事終矣。銘曰：

太宗九支，潛篤于病，昭成弗永。眞宗受命，潤邢蘇華。諸王而藩，代天之工。咸圖登年，稱樓燕于。太宗所愛，眞宗則之。寵錫光大，上曰叔父。曷尊以親，不名不趨。劍履振振，王最尊者。夾輔顯承，道具美完。纖瑕不興，癸亥之冬。冰弁木披，楚陳尤甚。禮氣前知，困而遺忠。神不奪予，勉訓諸子。表貢醫谷，上命中人。悉取其書，或雜或曹。分藏石室，厥使央央。刻章煒煒，詔從儉葬。俾顯于美，永熙西原。橋梓後先，既利既安。以佑來昆。

皇從姪全州觀察使追封新興侯墓誌銘

侯諱從郁，字仲文。昭信軍節度使英國公惟憲之子，母曰莒國和夫人，英公之禰曰潭王德芳，自潭而上，昭穆嚴尊，玉牒史官書之，故不著。獨著侯事，侯幼悟警，有志行，羣居而自修，佚安而不流，既就傅，務學尤力，臨虞世南隸楷絕工，射能命中，景祐中，悉召宗室觀書太清樓，詔侯賦詩，應旨輒上，帝稱善，他日有詔襲美，簪下榮之，于慶歷元年夏六月，遘疾，薨于第，享年四十有四，上爲廢朝，敕中貴人護葬，所以賜含追卹之良厚，留窆普濟禪坊，卜兆之未從，且言懷也，侯仕始右班殿直，十遷至左屯衛大將軍、文州刺史，爵階勳邑稱是，配曰夫人河東薛氏，封丹陽郡君，甚宜其家，六男子，世弈、太子右衛率府率，世襄、故太子右司禦率府率，世將、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世秩、故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世覲、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幼未名，諸子皆孝謹以肥家，則侯之乘裕，當有以致之者，歲直渭灘，始詔鴻臚啓殯，即河南永安之先塋，月舍己巳，日舍癸卯，克葬，贈全州觀察使、新興侯，禮也，昔詩人之稱文王，其辭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我祖宗受命而帝，德溥流長，過文王遠甚，而其支胄蕃衍，雖千萬世尚無有底，此則文字之傳，可以已乎，銘曰，

帝孫之子，賡我丕祉，嗣而承者，何千萬祀。

防禦使進封饒陽侯墓誌銘

今上景祐初，念雅樂稽缺，詔太常攷鑄石之縣，質同律之制，時羣臣多不能曉，或妄以縱黍累尺改定均度，上依違未決，乃自譜正聲，付授樂家，益召知音者以備顧問，于是左千牛衛大將軍克己、字安仁、以宗室子名知音，上遣使即其家，俾製黃鐘大曲，將軍疏牘論次，成不淹晷，使者還奏，大蒙賞嘆，又進別曲十餘解，往往流布樂府，將軍自爲兒時，已能言五音十二管，夫婦上下相生之法，君臣濟濁之差，汪洋閎衍，支脈連著，皆有所從，繪爲律呂圖奏御，其心解神悟，殆天性然者，習義之草、世南隸楷，尤工，會天子族譜，酒中被詔試虞楷，并有所賦，將軍既感千載之逢，矜稽古之習，援筆足言，爛然益輻，上益嘉之，厚以金帛爲賞，寄第所自爲詩三百篇，行于時，他日，寢疾，內夫人傳旨撫存，將軍以寵待異等，頓首泣謝曰，臣死不恨，遂歿，天子輟朝嗟悼，贈深州防禦使，進封饒陽侯，自歛訖殯，無慮所須，一從官給，嗚呼，終之合而哀之榮，謂將軍也歟，顯考諱承壽，均州防禦使，顯考諱德恭，高密郡王，郡王之禰則秦悼王，秦後隋祉，源長而根殖也，夫人長寧縣君武氏，生三子，叔詔、叔曠、竝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叔爽、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慶歷四年，既克葬燕王，凡諸下之未兆者，皆舉從之，別遣內常侍將柳而南，如汝州之梁縣，敍安于先塋，史臣被詔刻石著將軍之行，宜無愧辭，銘曰，

性也重厚，不聲以色，服也儒術，惟敏而力，仕由廷臣，七遷厥官，階崇爵顯，勳峻戶蕃，謂仁必壽，胡我不信，侯年四十，嗒然委順，孟夏癸卯，克葬我侯，息焉于此，運往名留，

秦悼王之穆曰廣陵郡王，王之合曰南陽郡君張夫人，有子八房，嫡房曰贈虔州觀察使，曾禰不書，尊帝也，王諱不書，著也，公名承睦，以皇根之茂，天胄之華，芳酣烈魚，遂用蕃衍，直質而不跲，遜志而自修，斤斤奉法，日以彷厲，守貴而無驕色，處樂而無流心，自右侍禁歲八官而至左領軍，彭州團練使，朝家厚宗室，悉留京師，雖疏爵而王，列藩而侯，揭節而使，佩印而相，未有就國而操事也，不就國，則親親之誼戚而弗疏，不操事，則優優之祿肆而弗畏，有如公高冠大帶，朝殿巳之下，量幣黃流，祀家廟之庭，資忠移孝，靡有罪悔，奚其爲政，而後爲之功業哉，命之弗諶，享年四十有八，天子輟朝行臨弔之禮，中人奉詔護喪，經之事，出中帑以襚之，厭廉車以飾之，棺于寢階，殯于蘭若，須時也，後三年，歲直甲申，分遣使者啓葬柩，卜夏四月癸卯，還葬汝州之梁縣，以夫人隴西郡君董氏祔焉，男六人，克順、克戒、太子右衛率府率，克協、克凝、克仲、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克藁、右內率府副率，有詔史臣銘其壙，銘曰，

鬱鬱芊芊，惟汝陽兮，若斧若堂，從家王兮，子也承祀，其代昌兮，

李郡王墓誌銘

皇祐二年秋七月，有宋元勳彰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李公用和，以羸疾聞，太醫更往治，弗損，丙申，乘輿臨問，公病不能東紳，臥簀泣謝，上念公居告久，又素不殖產，賜銀三千兩爲醫祝費，斥官舍百餘區，歲號二百萬與之，使長食其貲，即賜所居爲公第，又以次子西上閤門副使珣爲正使，二子一孫未仕者，賦其祿，皆拜牀下，甲辰，公薨，上震悼，是日臨弔，哭且慟，賵襚絡繹，遣命辭詔葬，故遣近侍及中大夫職，喪事，册贈太師中書令隴西郡王，五日不視朝，賜謚曰恭禧，壬子，帝舉哀苑次，將卜葬，以八月甲申吉，諸子號踊荒痛，乃庀具，有詔葬日以本品鹵簿龍之，又命史臣次王之行，鑱石藏于壙，謹按，王字審禮，系出隴西，遠祖徙餘杭，既又來京師，故今士著始爲開封人，曾祖諱應巳，隱不自名，曾妣曰沈夫人，祖諱延嗣，舉進士乙科，終金華主簿，祖妣曰汪夫人，考諱仁德，以進士試有司，數詘，晚乃選爲三班奉職，終左班殿直，妣曰章夫人，惟夫人克生元女，嬪帝誕聖，柔風順教，佐治六宮，終享大號，祔主廟祏，是爲章懿皇后，前後延賚三世，竝以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告第，以舒邢魏爲三公國，吳陳楚爲三太夫人國，廞鈿刻章，羅照寵塗，王卽后母弟，少孤，內行修謹，釋褐衣，召爲廷臣，試事連最，益知名，以右侍禁閤門祗候出監考城兵，明道元年，會章懿喪，除禮賓副使，其年，大考宮室，以分護勞，正爲禮賓使，明年，改治后陵，王參相奉安，帝念后昆弟惟王，思有褒寵，故擢崇儀使兼賀州刺史，將驍騎輕兵護梓宮，明年，詔王親展寢園，還爲寧州刺史，改刺澤州，并本州團練使，又遷慶州，加防禦使，拜鄜州觀察使，自賀及鄜不卽州，領皇城兵，寶元二年，仍使號充殿前都虞候，俄加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以帥職出爲真定府定州路兵馬副都部署，踰年，遷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更爲兵馬都部署，召還視本司事，未幾，改帥馬軍，慶歷二年，拜建武軍節度使，充殿前副指揮使，久之，以建武節進檢校太傅，充宣徽北院使，不踰月，授彰德節，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王既尊戚慎將。當日進見省戶下。故不之鎮。留爲景靈宮使。居再歲。升門下二品。王臨事強敏。然性靜畏。見可以佐縣官者。避戚屬。未嘗顯爭得失。率一二密對。故外莫得聞。不爲狗馬玩好驅馳弋獵。不立居宅。檢御姻族。使循法度。此則馬廖之慎也。先后之啓故陵。灌洳方中。詔王按視。中外爲懼。王不一辭措枉于人。物色申右。帝意解。故簿主者罪往往得原。此則樊宏之畏也。前後居爪牙任。爲國禦侮。嚴廊登榮。不疎不譁。退視微道。按周廬。省幕府。文書惟謹。建白時當。有司率爲故常。在河北。尤善撫士。修完器械。勉怯爲勇。易罪爲宰。悉公餞亭部校。僚屬。無留私。景祐中。再郊。王兩爲大內善守。此則申伯之武也。初。王無第。詔權舍芳林園。王以禁籞非人臣所居。固辭。更假今第。此則竇長君之能讓也。領殿前兵。歷四年。後數請閒。避劇任。帝曰。叔舅誠年高。尚煩以職事。非所以優之。由是開府視宰相。每朝會大宴。與執政聯坐。鳴玉珥貂。進退怡然。親寵第一。嘗屬疾。輦過候安否。勉醫藥。賜予千萬。又以王經過郊墅別賜銀飾安輿。此則鄧隲之貴也。大抵外戚在朝廷。偵進退士。干議論。則近權。權且有黨。滋貨買田。通四方餉謝。則近侈。侈則多求。王居常謝賓客。罕所薦進。朝或大議論。不敢知。故無黨。無黨則權不往。用度一出俸稍。抑絕苞苴。肺腑要重。苟有開說于上。勢宜聽。槩金錢嗜所欲。其爲子孫謀。盡仰所賜產。故求寡。求寡則侈不至。且王厚自奉養。人亦無所詆。而天資儉約。終不舍此爲彼。使屬任之恩始終蔭密。不曰賢哉。凡功臣號再加。階光祿大夫。勳上柱國。徙開國公。虛食邑四千戶。夫人王氏。以淑懿之行。助宗事。幹內法。偕王之貴。封榮國夫人。生男子九。曰璋、珣、琚、琦、瑊、瑋、球、瑛、某。璋爲眉州刺史。兼防禦使。領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珣。郎前拜閤門使者。琚琦瑊球晉任內殿承制崇班。瑋爲濱州刺史。初。上欲與王世爲甥舅。故詔瑋尚福康公主。主待年。瑋前拜駙馬都尉。瑛爲東都供奉官。早夭。贈如厚。選其館。濟王之美而不隕也。惟邢公而上。墳墓在餘杭。自魏公始。塋開封府祥符縣鄧公鄉原。窆于昭位。今克葬王于魏公之左。爲穆位。禮也。昔秦康公以路車乘馬贈送晉侯。作渭陽之詩。人微事隨。仲尼以爲可傳。追什其風。況乎寵外家。褒哲輔。卿終表賢。儀物典册。光明肆大。極天子親親之恩。慰先后在天之慈。庸得不識。銘曰。

王之先。赤舄綿綿。乃自餘杭。引而北遷。充顯魏公。賜始家用。度汴之陽。大表厥阡。王之貴。照發于他。帝所自出。親則舅家。忠力謹庸。福祿是荷。台臣之印。上將之牙。王之亡。帝慟且傷。五不視朝。哀襲總裳。師令王爵。追寵厥章。歸賜易名。恩縟于常。王之葬。闕于塋穆。既有祕器。筱珠瞻玉。鼓吹轟鏘。旂旐煜煜。我且不朽。彼則陵谷。王之後。詵詵而榮。或築外館。有提衛兵。佩鏘其珩。冠翠其纓。爾公爾侯。永嗣家聲。

文正王公墓誌銘

景祐二年。丞相右府缺。上方圖任耆俊。參付魁極。越二年。制詔太原王公曾。其上樞密使印綬。還來相予。進拜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所以命賜之尤渥。公拜稽首讓。弗遂。于是擇典訓庸。以熙百工。外懷邇協。以

稱九德。雜味燮和。辰階比平。翼戴聖猷。溥大光明。迺十一月。從欽天柴。將沂以答公國。他日。請閒伏青蒲。一陳卒齋。嬰霜露以踣。顧前此納政。避賢人路。帝憮然無聞可意。公執不奪。卒故左僕射。加資政殿大學士。鎮東中。戊寅仲冬。歲祈。門子謁愈書聞。亟命將高手醫。跳騰趣視。不半道。丙午。公薨。上推甲子。得三百六十六。復所生之辰。家丞列治。遽遠鴻臚典葬。天子悼遺老之弗懋也。再斷置朝。厥左貂以祿。法賵備厚。恩錄宗姻僚陪十人。容官合文正二言以謚周道。公之喪來京師。其引也。蓋殯也。邦人官師沱涕相弔。明年。有司持丁亥詔書到公第。仍舉中書令密章以告。懸册焜煒。再滿下泉。本公之綱紀國會。龍存貴往。有以致者。其如仁歟。其可直歟。公字孝先。由逸民薦。飛道天漢。顯其素德。文台履徙。今爲青州益都著姓。曾祖諱鐸。祖諱繼華。皆陰儲世烈。考諱兼。甘節難進。終著作佐郎。深根淩源。蘩沛來祉。公。貴推澤。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中書令。尚皆爲公。大王父國子越。父國子尊。妣曰張。別贈燕夫人。曰何。爲舜夫人。公即何夫人之子。軒渠卓異。魯公曰。是大吾門。八歲。終二喪。斬焉致毀。仲父宗元有之。過所生。一情以均。公亦以所愛事仲父如父。甫冠。與鄉士游。汎博書記。不爲章句儒。諸老先生皆折衿行以交。咸平中。偕郡上計。委符入關。策進士。再爲天下第一。當此時。三篇賦。學者爭傳都紙。以鵠鵠王佐期之。初。命將作監丞。通治濟陽。代還。試政事堂。以大著作直太史。服五品。判三司戶部案。轉右正言。知制誥。服三品。充史館修撰。入翰林爲學士。自司計外郎再遷至中丞。拜諫議大夫。參詠大政。加給事中。以禮部侍郎守應天大名府。復貳鼎席。兼太子賓客。由左戶再遷至春官卿。以內書侍郎執宰相筆。陟東臺。兼地官。遂躋上衮。閱五歲。琳宮火。一昔焚。册災異。免以天官爲本州。又易天雄軍。即拜彰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稍換天平軍。檢校太師。俄詢中書門下平章事。徙判河南府。入冠樞。麗幢。榮。遷冢宰。他如故。公由布衣。狃君門。譽處時行。爲龍光景式。凡三十七年。別任九。判大印。尚書都省。登閣檢。知審刑。審官。禮儀院。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滋三班院。糾察在京刑獄。領使五。持金絮遺涅水矜。爲生辰使。簪謁譙祠。爲攷制度使。館寓神嶽。以中台爲會靈觀使。高眞寶符。以元輔爲玉清昭應宮使。再見上帝。爲南郊大禮使。主工部一。由集賢殿昭文館及西清之祕。爲大學士。監修國史一。階一品。勳十二轉。表功十有四字。食虛邑萬有二千五百室。實五千一百室。此錢揚隆赫。其大較也。初。契丹侵邊。濟爲寰服最近。早符晏檄。悉索賦佐軍興。公由倅事。疏一二便宜。數奏蒙可。衆器其能。天禧。夜妖自三川相靡而東。公守睢陽。不遑。謹恐。星聞壹闔。公闢牙門。分吏曉勒。補先倡者鞭楚之。妖熄不復南。築雜都城。周萬雉。雲陣言言。辰居以尊。復陝路轉粟歲二十萬。濟得無乏。歲旱蝗。齊楚周什入以上民。曹逃。貸囷粟。鄉縣株送。公一切勝遺。流瘠更生。以千計。所至立學官。分租俸。助興作。五州鑱金石以頌。魏人畫像事之。課治者以公爲尤。緣圖夜降。度宮以儀。典客鞏石庀材。規創萬楹。公列五害。廳省損制度。奉承大中之意。先帝弗豫。太子已決事。或議長秋臨政。檢人甚語。翕翕。時謂覆諸邸。謂后姻倖曰。大子長秋。誼不獨立。有如兩宮相維。社稷安矣。后悟。由是內外恭順。無違言。

莊獻總軍國儀不時立佞黨投罅廷議放肆公獨引東漢故事朝則帝在左太后在右施簾自障羣臣奏事如前詔如公請長樂上徽册供張天安殿中公執不可改御文德逸損辰座志在彊王室安外家使無纖芥納忠者以公爲盡大理總天下獄異時爲冗帝欲重之公自西臺被選平亭訊讞許自辟丞屬遂踵爲故事法家有違制而情不一公請非親被以失論會其獄須報公據前例帝曰自是無復有違制耶公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悅更從輕生語材者器公之果踐內外僻禁贊爲名命渾灝炳純溯古同風或還爲昌言或永爲賡歌則家集合五十六篇詳矣上始鄉學公采聖君賢臣事繪解爲三十篇因以勸成德美語鏤于甄徧賜邇臣其他纂次尤多尚不錄言文者歸公之治嗚呼惟公侃然正岸然立周密靖慎久而無流心在上前閣陳處再辨博有餘言爲國家用至日旰出沐燕私訖不道省中語天資方重每廣朝大會盛服正色郎謁者視進止如有尺寸未嘗過缺雖安庸人厭嗤誕亦不能加半言毀短于公當國七年萬物茂宜四夷休寧稼茨于原兵仆于鄙嘉生回薄無有怨怨務大體若丙吉清淨如曹參總領衆職如魏相內文明如鄧禹于時被公之化察察者敦沾沾者愧建啓籥門祕禁召惇儒碩老侍讌勸講復誅署舊員使正辭審議日興于朝進賢不植私愛士不謀黨退不肖不奸怨奉羣母孝與諸弟友親族可任言之上不可任厚分之財姻婭進用皆以嫌自退上嘗大書忠亮忠厚四字錫之天下稱爲賢公乾興天聖之際時多故矣身荷重任爲國休戚雖參和傅會權定大事積被怒牙浣其他腸庇焉如蚌幪慮焉如蓍蔡然至閒居獨念猶感慨以之是必彌綸之才軋于羣姬而未悉獲騁健粹之氣有所難屈而弗慊于心頗庶焚和且至大病斯可慟已先時大星辰落郡寢上左右驚白公曰後一日乃白知之如期而始悟寧傅隆蕭昴有憑以始亦有以終耶君子謂爲知命公始合姓于蔡實處士光濟之女又合姓于李故相文靖公之女卒繼室以其妹芳猷淑則迭映中壼後夫人獨偕公老故啟許國享脂田焉書哭未非又不幸以褕衣而復母弟曰絳字子融爲刑部郎中直集賢院曰惘字孝經終國子博士子四人曰絪、緣、繹、縝絪止光祿寺丞緣天賜縝止將作監丞繹爲光祿寺丞繹之幼公取皞子繹以嗣及終又命之故繹即喪序今爲大理寺丞祕閣校理公之捐館以大慕無穆位不可以葬乃改卜于滎陽惟新鄭吉又簽于臨濟鄉惟梁原吉先是蔡夫人之歿合窆新阡順也且求狀于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富弼又自裒公行事一篇合前後贊書見授而爲之誌恭惟令君之德在生人其憲度在臺閣其言在謨命其履踐在國書其人與不可傳者皆亡矣今所摭次姑舉搢紳所道者著于篇而納之壙中銘曰

斤斤令君揭來山東利見國光參偶時龍既蕉厥庸遂爲宗工訂平津之封兮上初纂嗣母閒參治揭日當天實相以濟讒脣不搖王室無恙賴陳平之智兮五藩于宜既仁且賢邦民宜之厥猶茂焉乃建將才乃示台鼎繫吉甫之憲兮鄭圃聯圻泉涂啓扉刻章美櫝終天此依九京十載景仰餘徽惟隨武之歸兮

聖上嗣位之初丕承淳烈將以雍言布度召焉老惇儒人崇政殿中以興金華之學時惟樂安孫公奭、皤顛魁壘授道帷幄辰告日躋淵靜揚休出入十年厥猷茂焉乃天聖辛未歲以悼暮告勞上還所事天子雅貪公嘉艾之望倚以訪逮需奏三上皆不報公面自陳啓頤頹流涕帝爲改容第許以竟州之章申凡杖之俟猶命講老子三章重以束帛乘馬驂衣銀帶命賜備厚沖慨以光乘輿燕于太清樓別詔近臣餞于瑞聖苑敕預會者賦詩必類且錫天什寵賁其行師臣禮遇愈無與二公居東一年上書求謝惻愴愿確朝議重違進拜太子少傅以安車還汝上明年夏五月感疾甚篤已丑奉神衣復于東榮實明道癸酉于是公之生七十二年矣訃聞帝震悼廢朝制贈文昌左相賜泉二十萬錄孤若孫一官易名曰宣嗚呼哀與榮更相終始其所以得之者有猷有爲故耶公字宗古代爲本郡著姓由公徙居于鄆今又爲鄆人諱翥曾王父也諱王父也諱烈考也饒夫人嫡妣也丁夫人繼妣也率祖而上皆毓德丘里不經世務考槃在志以篤睦肥家叢鬱慶祥僕公而發烈考累封光祿少卿致仕贈兵部尚書二夫人以鄱陽濟陽二郡貴湯沐之典從子貴也公強志精力爲諸生時已通五經之說百家之藝游長者間久之名聞京師端拱中擢明經高第自釋褐閱十七官更五職咸以最顯由莒縣主簿授廷尉平參大成均之屬轉本寺丞遷尚書省又講經于諸侯王邸升奉常爲博士人尚書臺爲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以司平中兵二郎中停禁閣之制改諫議大夫給事令六官踐其四以小司空累遷至太宗伯並兼玉堂講勸之任小司馬時又帖祕圖侍從之職裕于德而膴于仕也位十一局爲審官三走銓三班各一其啓難無滯材署銀臺封駁再判國鼓一其進退無壅情糾京獄罰以罷使牧校蠲斯材總大農事以給太常太學客官皆游領焉舊章之不忘抑公是賴三守邦治高密五年孟津三年魯郡再並并年仁厚愛利除一切之禁風聲化條爲二千石表簡任之尤者則章聖上封之歲假節境上論安遼人通聘于鹽無闔之落又按其使于雞館道二國之言無私册號鬱蒼介使帕之華程較俊選精官材之辨增修商莽舊任罷其遣刊歸之縣官十絫階止正奉大夫七論勳至上柱國開國爵爲公食邑稱是其發揚烜赫如此在太宗時肇過庠舍公自下陳捧經升階講說命三篇因古順讀音旨華暢帝大褒挹郎賜五品袍魚羣孫始康在真宗時屬柴梁皆橫河汾擁符瑞之窟羣臣爭欲推天意興希闊之事天子方憑翠帽彷徉瀨鄉之區眇然以思聖賢之遺風公獨建言危微之本毅乎所忽且引唐開元終悼後艱爲戒帝亮其懇至多所開納然猶著論以剖公之疑時郡國多上瑞物公問得見具言珍禽異卉爲和氣所蘊以昭盛德然脫有竄爲非應天之實又言道家祠醮所費不貲以愛嗇財用爲急書數十上啓心進熟所同隱皆可以紓國庇民與天下長利卓然有古風烈彼齷齪容容毋忠固意且不得與公徒隸齒眞可愧也及在經筵則取無逸篇繪圖以進詩書道前王喪亂進讀者臨文卹忌或粗略含糊公獨不然必爲正言之襲以多識故常有所裨勸能納

君子善矣。公之典禮也。始請無祈穀而後農。冬至侍祠于郊。以天神配食。宗廟復二舞雍徹。孔廟三獻有官。迄今奉行爲故事。唐禮祈穀、大雩、大饗、並祀昊天五帝。國朝因之。公上言位號重複。不合正禮。且天無二帝。特以五時生育之功強爲六名。冬至圜丘。宜罷五帝位。孟春祈穀。感帝位日于東。月于西。以會禮家大報天主日配以月之文。雩饗宜祀五帝。不設昊天攢題。事下有司。咸謂祀爲大事。舉而廢之不以疑。定議卒報罷。然服公論。據精治。願下其書于史館。則神不瀆矣。初公忠五經章句浮長。刪爲節解數百篇。取九經之治要。著微言五十篇。實被詔獎。作樂記圖。承詔撰崇社錄。次五服年月。爲一家之言。奉和兩朝聖製。著廣載集。體尚沈雅。不爲華藻。自七經之疏。皆與判正。史志、子篇、律學、宋鏤官製。以次建白。自是流布。學者仰之。殆如杓然。終始典于學矣。舉動溫重。外和而內莊。嘗于莫在匣。隱然常若可畏。何隆名重器。不植黨援。而盜言嗲箕。無所奇中。由愼密以自將歟。性純孝。篤于溫凊。既荷蠹珥筆。朝夕禁近。不得休沐過家。而烈考尚書又重去鄉里。歲時上壽。公弗及預。數上書辭官從養。帝頗難之。于是有左符之授。再徙地益東。蓋公志也。尚書年過九十。公亦耆指使。尚就子舍。曳斑裳。言不稱老。養者以爲榮。及時侍疾也。不嘗藥不進。不復飯不甘。鄰舊之人多能言其行。練達臺閣制度。有咨無不得判。議者以許東京胡廣。而持正過之。善知人。精于評鑒。今左戶二鄉始平馮公、初在黃綬。公亟薦于朝。至于光大發舒。綢繆累聖。與接武蘭門。俱名儒宗。及馮浴堂之召。遂讓其班而居公下。清議咨美。其他推轂士甚衆。雖未大顯。皆休有令譽。俊乂用章。緊公爲重。處約居易。漢夷難進。不孜利于回。不愧祝于辭。甘是介節。屹無恫悔。及蒐裘之還也。召鄉人諸父。揮金以爲歡。海鯤冥鴻。所造而適。撤瑟之夕。前處正寢。以詒考終之期。物怪氣焰。罔形請禱。獨召子姓。以授治命。屏徹不使進。且曰、以齊吾終。遺禮惓惓止于獻納。傳稱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又云。既歿其言立。此之謂不朽。如公實參有之。夫人天水趙氏。服珈細之華。能循法度。老不逮享。追封本郡。三子。長曰瑤。次曰琪。季曰瑜。由公任各以材力進。瑤歷司虞員外郎。琪爲屯衛丞。並早世。瑜今爲殿中丞。諸孫逮公之蔭。爲卿寺廳者五人。殿中君以公殯之未祔。求爲本州賓介。慨懼擔怛。奔問于陽卜。得今丙子歲冬十月癸酉吉。奉公及夫人之喪。克窆于某縣某鄉某原。從先塋之穆位。順也。以祁彝爲經生。實被公薦。參掌儀署。又節惠以舉周。法如公之績也。熟見託論譔。是用次敍其行而納于窀穸。銘曰。

猗歟。公之文。盧憲秉彝。式是古訓。進爲經師。挾策立言。刪剟游枝。擧其蕤兮。猗歟。公之仕。可辰展美。其弁頎然。其纓華止。不蹈九折。安我六轡。坦斯履兮。猗歟。公之德。方嚴直清。鎮浮含厚。不伐存臧。匪躬蹇蹇。受命書青。時則行兮。猗歟。公之老。在汶之陽。貴屏國衛。宇發天光。弋者俞嘉。鷦鷯已翔。壽俾臧兮。義鑿封兮。序先城。壘密壘兮。照窀穸。子克荷兮。孫繩繩。奉二尊兮。安此宅。褒善猷兮。刻沈砥。砥可泐兮。名無垠。

景文集卷五十九

誌銘

文憲章公墓誌銘

宋有清忠肅艾之相曰章公。諱得象。其先齊太公裔。封于鄣。去邑爲章氏。僑徙不常。後爲武甯望姓。曾祖仁嵩、仕李昇爲駕部郎中。以公故贈太師中書令。曾妣杜。楚國太夫人。祖士廉。汀州寧化令。贈太師中書令。祖妣周。齊國太夫人。考奐。志耿介。以儒術發聞。不樂進取。試禮部。一不中。即謝去。盤桓家食。以天爵自終。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密國公。妣張。秦國太夫人。世烈前光。幽而後融。委報于公。公孩提已自秀挺。弗能屬文。年十二。侈袂挾筴。與密公及從兄得一。俱稱茂才。當時夙儒。願與周旋。不以丈人行自謂。咸平五年。舉進士。授大理評事。知邵武軍歸化縣。以喪未赴。服除。用大理丞爲信州玉山縣。會東封泰山。大臣引公簽署兗州觀察判官事。以辦治勞。遷太常博士通判。明歲。以屯田都官二員外。歷知台南雄洪三州事。會詔近臣舉學優行茂者以名聞。時文靖呂丞相、諫大夫張師德、聯牘上言。試學士院。以職方員外直史館。入三司度支部爲判官。歷祠部郎中。賜五品服。改刑部曹。糾察在京刑獄。賜三品服。公自釋褐即外遷。閒關遠方。幾二十年。搢紳未甚知者。及遊諸公間。器就德完。一口交譽。委表頎茂。所至輒傾坐客。觀

上闕如，接下輒如，中陶然辨，外頑然簡，照通量含，不見崖畛。天下遂推爲鉅人長者。以兵部郎中試中書，進知制誥。明年，入翰林爲學士。公于名命得輕重體要，進無益褒，退無溢尤。至他詔令，皆便時制宜，使聽受施行者徧曉。多至數百十篇，即本職改諫議大夫，以喪去官。有詔奪服，號訴不見聽，累遷爲禮部侍郎，又兼龍圖閣學士。俄并承旨，兼侍讀學士，摘經驗古，勸成風德。在內外辭禁，凡一終星，異時與公管僚，或出公下者，武相歸爲柄臣，然愈謙晦，無纖介觖望，不爲赫赫名自結。其濟于進取乃如此。視積薪倒行，不得輩公廁，早尚敢望其藩哉。惟天子以爲國器，可大任。景佑三年，乃擢同知樞密院，尋改戶部侍郎，毗變內機，展裹輸盡，參和協恭，道益光明。帝曰：爾遂相，寶元元年，以本官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邊陲驛騷，老師留屯，上所與閣赤白囊，按邊吏才不肖，調兵食，止一二樞近裁可奉行，議者謂三公無不統兵，獨大事有不預知，方多故時，不容偏任，天子向其言，始命宰相兼樞密使，仍進公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公授使，讓遠其官，在上前論事，或日旰，別白精審，無所回忌。時天下承平久，器蠹未牢，兵耗不登，公與呂丞相共議，閱良家子數十萬補完虛籍，益市馬充車騎，爲蒐教之法，討于軍，謹修繕之令，督于官，減用度之冗，謹其財，所以懾威常武，紓國庇民者，咸見納用。會呂丞相病免，復以多官命公，遂爲上宰。公既久當國，且畏盛滿，晝畧夕咨，慮煩必傷，乃頓首乞還丞相印，詔不許，表至十上，未得報，則還第待罪，天子手詔曰：須郊祠畢，更一年乃聽。公以敦諭諄切，不敢違，然志遠名寵，每奏事，或獨留，且陳年侵疾癯，言誠哀到，慶歷五年，始得以檢校太傅、鎮安軍節度、視相秩，即恃其州，七年，進封郇國公。明年，徙留西洛，朝京師，遂請老，時議以圖任耆畯，不應以年爲解，公執益固，上度不可留，特拜司空致仕，賜實俸，著令燕見禮如丞相，于是公年七十一，去位之六月乙未，薨，感疾，一日薨，詔遣太醫馳視，已不於爲，訃聞，天子即日幸其第，既酹，哀甚，賜銀三千兩，他賵襚稱之，舊制，大臣罷退，有物故，乘輿不臨喪，又是日當休，法從或出沐，而詔蹕還行，且使走諭二府以殊禮待公意，再不視朝，追贈太尉，兼侍中，進二子一孫官，推叙宗姬者六人，公無主饋，嗣且幼，止遣中人省實家費，簿付宗老，舉不滿萬金，裁俸賜所贏，嗚呼，隱卒褒終，寵孤卹私之恩極矣，蓋公之納忠也至，故報禮也稱，朝野涕咨，謂之榮哀，前夫人張氏，未及公顯，故君清河縣，後夫人楊氏，偕公貴，故國于郇，男五，釋之，終大理評事，約之，終光祿寺丞，介之，終太常寺太祝，延之，大理寺丞，公得謝，特賜緋袍銀魚，修之，大理評事，皆儼然在次，號瘠如禮，于是發龜筮，合內外姻與謀，以秋九月某日，克葬公于許州陽翟縣三封之原，以二夫人祔，初，母夫人捐養京師，命不還葬，于是作新塋，乃令異位同域，庶公之志。公與諸生進官于朝，其踐歷大概著矣，至總局如審官、審刑、太常禮三院、尚書都省、通進、銀臺、羣牧使、昭文館、會靈觀，奉使則再充契丹國信，特選則知禮部貢舉，權置則南郊禮儀大禮使，常兼則集賢昭文二大學士、監修國史、譯經潤文使，皆餘功他閣，便蕃垣赫，至善狀尚多，不得詳，勳階爵，並極本品，功臣文四十，邑食萬戶，實食三之一，公不喜爲皦厲行，要以天下中庸自居，薦寵士大夫，惟力所視，無有愛惜，苟顯于時，弗啻己自出，與人交，久而益親，仕十六官，未始有毫髮譴咎，雖長喙緩頰不敢加非于公，不植私不援黨，家無言利之老，室無傲睨之祈，在宰相府，務總綱紀，去煩苛，臨大事，從容鎮靜，無邊色亟言，見于幾微，士之辨銳自喜者，或上謁，有所聞說，公爲陳大體，皆語塞自引去，至上書過訾宰政，天子下其章，他輔臣欲譖賣所言，公第置之，無以辨，臨司繼切州縣，更約束，劾發微密，所至紛然，公白其非，是時急于吏課，一切聽之，未幾，議不以爲便，舉皆復故，輔政八年，章程修明，其嘉猷納之上，庶績付之有司，功名勢地皆一不取，故論者但美公德，不能言其所以德，彼望望可名者，果其細耶，公善行草書，筆法遒婉，時人弄牘祕愛，論著文章數百篇，雅懿沈鬱，薄天人之極，其爲章惠太后册，上尊稱，奉詔撰御書梵宇後記，鋪衍宏麗，文林韙服，噫，天與善人，舊矣，又曰：仁者壽，挾二必然之理，與公之嗇和，不能抗有定之數，使登期頤，固所謂不蔇信而難詘者哉。古之遺時者，必終始自託，然始未嘗不降而後稍薄也，如公學寵壽數，存無比而致有加焉，易名之日，太常謚曰文憲，至內外無間言，全德哉若人，僕辱公知，且其嗣有請，遂爲之銘。

在宋四世，帝功極熾，顯顯有郇，賢相而濟，二陲休寧，時公之功，蓋以太和，物夥歲豐，遂安元元，以揉萬邦，乘車嘽嘽，高牙言言，公有文武，之翰之蕃，既老而傳，頓首乞身，天子有命，爾作司空，弗職以勞，安膏而沖，公有陰德，大濟于時，宜永斯年，乃不期頤，六飛駸駸，厥第是臨，神衣豐貂，既襚乃厭，賁柩榮終，誰克之如，本公忠勞，感會有初，降體頹瀆，大胥無晨，孰褒厥事，若子而孫，下有千載，追慕如仁。

石太傅墓誌銘

皇祐九年八月乙酉，太子少師致仕石公中立薨于京師，年七十八，天子廢朝，敕有司歸其賵，以太子太傅印綬告節，謚曰文定，十二月庚申，諸孫奉公及王夫人之喪，克葬于河南府洛陽縣宣武原，從先僕射元懿公之塋，公字表臣，今爲河南人，年十三，以功臣子擢西頭供奉官，非其好，讓家財與諸父，更長逝，敏方領，從舊老伏膺爲文詞，獻南闕下，換光祿寺丞，賜朝散服，咸平三年，以殿中直集賢院，眞宗既獲元符，即印綬告節，謚曰文定，十二月庚申，諸孫奉公及王夫人之喪，克葬于河南府洛陽縣宣武原，從先僕射元懿公之塋，公字表臣，今爲河南人，年十三，以功臣子擢西頭供奉官，非其好，讓家財與諸父，更長逝，敏方領，從舊老伏膺爲文詞，獻南闕下，換光祿寺丞，賜朝散服，咸平三年，以殿中直集賢院，眞宗既獲元符，遂上泰山，殊汾陽，表刻金石，以明德意，公爲作聲詩，那然以告成功者數十篇，既奏御，益知名，天子好文學，而錄略楊億，以雄渾奧衍，革五代之弊，公與中山劉筠、潁川陳越，推而肆之，故天下靡然變風，朝廷每有論次，公皆在選，自中祕書無不讀，校正舛疑，無不經意，故二館以公爲法，由刑部員外郎銀青服賜金紫，上即位，以戶部郎中充史館修撰，由吏部知制誥稍遷諫大夫、給事中，召入翰林爲學士，進禮部侍郎，加承旨，兼龍圖閣學士，公于仕最先進，中假塞不遷，階積考升，至是已六十餘，同車內聯絕位者，皆平日子姪行，或在公右，然未嘗有少觖望，歷內外制十二年，不一蒞閒爲進取地，上念公終長者，故以本官參知政事，公善言，尋閣侍章，袞袞不窮，以此佐上，多所助益，明年，轉戶部侍郎，能爲資政殿學士，久之，加大學士，轉吏部，用太子少傅歸老，後五年，進少師，凡歷二十官，五學士，使契丹，知禮部貢院，兼要職，尚十餘局，并帶重所繫，故不論階二品，勳極轉，祿實食三千七百戶，曾祖廷威，梁幽州節度副使，贈太傅，曾祖妣

張氏、追封中山郡太夫人、祖繼遠、贈太師、祖妣牛氏、追封平陽郡太夫人、侯氏、河南郡太夫人、禰熙載、右僕射、贈太師、尚書令、中書令、代國公、妣夫人張氏、追封南陽郡太夫人、後張氏、安定郡太夫人、僕射有功于時、配食太宗廟、風烈烱然、搢紳多能言之、公之前夫人張氏、早卒、後夫人王氏、封太原郡夫人、七子、伯男居簡、著文、與諸公間、終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次夷簡、大理評事、季昭簡、太子右贊善大夫、皆早夭、仲從簡、國子博士、遭公喪不五旬、以號慕卒、嗚呼、公識度過人、幼時已自不爲豪侈事、後官稍顯、而產利歲狹、仰俸賜、終無所蓄、居常置酒與賓客相娛樂、不以屢空爲解、及終、家人待檖乃能具喪、生平無悔咎、惟一以任人爲負、予嘗謂今之人如公才能門閥亦幾何、假令事聲利、則易諧、徇務亟成、少嗇先貲之饒、則富馳騖于親近、則迷顯、今反舍所易、趨所難、與夫挈然才、經然辨者、竝處茲世、彼此失得、宜有蹈道者辨之、集二十卷、銘曰、

公之先、蓋世家、顯發祥、公之仕、對盛時、嚼含章、道遂遲、蹇不回、晚乃光、老成人、倬有猷、時而揭、退于家、有生涯、壽則藏、葬何所、從先兆、洛之陽、

賈令公墓誌

公諱注、字宗海、賈氏自漢梁王傅誼居雒陽、以王術說文帝不合、而爲儒先、捐之諫元帝能朱屋以安關東、人蒙其仁、在魏晉、常爲搢紳開冢、至唐司空魏國公耽、世貫滄州南皮、佐德宗有功、仕宰相十三年、爲長德鉅公、子孫稍稍徙真定、五世祖諒、仕爲本府椽、棄官去依鹿泉抱犢山、肆然不以外物膠于心、生高祖瑾、仍世隱處、曾祖處士諱初、有至行、守鄉里、不肯事四方、祖諱緯、博學善詞章、論議明銳、一時諸儒皆屈、唐自武宗後、史錄亡散、君掇拾殘餘、爲唐季補錄數十萬言、敍成敗事甚悉、書顯于時、洗周間、爲中書舍人、時主以君貴、即家拜處士、爲司封員外郎、不事事、累贈右丞、考諱連、周顯德中、擢進士、太祖平蜀、召爲太子左贊善大夫、知陵州、州有鹽井、異時溢熬盆、民利其廬、蜀滅、吏塞井亡去、給言開者不利、太守公私貧虛、食絮無滋、君身負春鍾、率吏悉發其堙、曰、苟利國、吾死不愛、于是鹽利復興、歲貲數百萬、人皆富完、俄終官下、陵人德之、畫像以祭、遂種其祠、公生三歲而孤、哀慕如有知、長乃自力于學、聲稱發聞、太宗淳化三年、以進士試殿中、及第、調主新建簿、改棣州防禦推官、真宗咸平中、契丹侵河北、引師環城、設攻具、公登埤、射其長、殪之、圍解、遷定州觀察推官、敵歲侵邊、官兵留屯、公常護糧及資具輸之壁、敵不能抄、改陳州幕府、公卿以爲才有餘、可任臺省、交牘言、上有詔改著作佐郎、知鳳翔府錄事參軍、未行、病卒、實大中祥符元年夏五月、壽四十有七、公之去中山在京師也、以族來、故不克歸、明年、即葬公于開封府開封縣汴陽鄉之原、賈爲開封著姓、自公始、公于政事、精力不懈、善計擿病利、故所治必最、官輒遷、爲人方正、不語怪神、惡刓圓遣媚者、絕不通、佐定陳二府、其大帥皆副馬右賊、居止貴甚、僚屬之見者、仰而恢、俯而趨、獨公正色廷辨是非、帥折節禮之、由是益知名、居家孝、早失兄、躬撫孀鞠孤、無異慈、娶夫人史氏、生八子、成就者二人、長曰昌朝、今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國公、次曰昌寓、大理評事、夫人操嚴而行危、自擢髮、終身不御綵繡、悉出料理、市閭籍以教子、時丞相方幼、夫人勸勖指霤、人俾與賢者居、出俾從仁者游、故年十八能奏頌、天子召試翰林、聲名一日暴天下、今上嗣位、進講禁中、以文章任舍人、以治劇第一、守京邑、以勤恪忠厚擢御史中丞、以器無不施、參總機務、蹤年、使撫莞、又明年、遂相、茂烈洪勛、充格光明、久之、以武勝節度守北都、破甘陵有功、換節判鄭州、使天下人拭目而觀、曰、賢宰相、若夫人、可謂善教子矣、天子誕日、羣臣上千萬歲壽、于時丞相冠百官于外、夫人首命婦于內、人倫之寵、舉之其家、上嘗賜金飾安輿一、就養于魏、丞相年踰五十、本觴膝下、怡怡有儒子樂、若丞相、可謂善顯親矣、夫人以皇佑二年夏六月丁巳、終鄭州之廨、壽七十九、精爽凝定、將終、徧命諸子內外姻、語訖乃瞑、丞相即日上節印、且疏終喪、上不許、癸酉、制召以冠軍大將軍、左金吾衛上將軍、仍舊官、敦遣視事、丞相表辭曰、少孤、惟母爲恃、幸時無金革虞、又教愛三年、乃遣使降手詔褒允、贈賻備厚、方丞相之貴、以恩追贈舍人爲太師、夫人崔氏、栗氏爲齊燕國太夫人、贊善爲太師中書令、夫人胡氏晉國太夫人、公十一贈爲太師尚書令中書令、夫人六封、至安國太夫人、公之葬也、以家多難、故塋迫而儉、至是庇事、乃治而厝之、開阡列樹、用上公之制、甲令也、即以其年秋八月甲申、舉夫人之喪合于公墓、丞相自執喪、號踊黧面、身侍夫人柩自鄭還、徒步二百里、不避塗潦、見者爲垂泣、居常枕塊席苫、齒尚爾而砌、縱縱爾而蹙、所謂孝子不匱者昌寓孝諱有君子風、在官稱職、惟公潛德祕猷、可以參國謀、熙王路、而年不中壽、獨令名不足厭也、故涵慶渟祥而大興、惟夫人婦則母儀、春秋承宗祀、身及其榮、獨品袿錫鈿不足厭也、故神明康強、涉耄而臧、凡夫之報施、或隱而先、或顯而後、要之若合符然、以爲不信、則視公之烈之詒、夫人之享之遐、丞相所以膺胙受成、果何如哉、銘曰、

賈自中山、世有顯聞、舍人含章、克代帝言、惟時陵州、以死勤民、著作嗣生、親炙先芬、其趾儀儀、其羽振振、才茂行充、不涅不磷、肆其方強、勵業搢紳、胡然弗淑、藏此哲人、惟其不有、是慶後昆、賢嗣光光、顯相大君、惻册追綬、參蒲幽窀、合姓也賢、教子以仁、惟考終命、歸祔斯原、款石藏幽、天壤相泯、

故光祿卿葉府君墓誌銘

慶歷三年、歲舍鶉首、秋七月丁丑、光祿卿致仕南陽葉君齊終于京師、享年八十、其孤翰林學士清臣奉柩自京師歸湖州卜之、得九月庚寅吉、乃克襄窆于烏程縣澄靜鄉吳里之先塋、前此、翰林謂僕、與我遊而知我者、莫善于君、君宜爲銘、僕于卿既丈人行、于翰林又第同年、仕同班、雖均鯁其哀、而誼不得辭、遂撫系鋪閟而銘諸墉幽、君年三十、始有仕進意、負策西向試禮部、辭尤工、及進士高第、調和州歷陽主簿、就改州司寇椽、歷澤州清海軍軍事節度二推官、時州將忮貪、以便文自喜、君臨事、持可不可中毅外和、以規諗之、歲終、將得無尤、亦不能以事譎君、盜伍侍仗刼民牢豬、吏結重辟、君獨謂從二人當上讞、既報

不死。州將始慼。終謝曰。微從事。吾坐人矣。監司最其課。交任于朝。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留爲大理寺詳斷官。未幾。監婺安軍榷茶務。移知遂州小溪縣。授永康軍青城令。時大阜江潮溢涌。邑守百丈堰。沒不留版。皆搏手相視。君謁李冰祠。盛服立雨中。邀神爲助。有頃。少霽。水波爲卻。歲饑。君毀家困貸流人。豪太姓聞之。相率助貸。蒙袂數十萬。咸得更生。以檢書丞知光州固始。有孤女擁高貲。病甚困。叔規取其家。陽爲授壻。二夕。女死。君廉得其情。坐叔罪。籍入女財。直鉅百萬。以太常博士通判宣州軍州事。越人訟分財。七勳不承。君被劾往按。不旬日而決。果若吏受賕而導其欺。以屯田員外郎通判揚州。民冒鹽榷。乾沒不悛。君建弛禁與民。可以省罪。均利者。切切數千言。書奏不行。還朝。以都官員外郎通判濠州。歲中。卽授廣南路提點刑獄勸農使。使廢。以司封員外郎判三司開折司。出知宣州。入爲戶部判官。改工部刑部二郎中。又爲蘇州。會水災。農乏食。相與持耰矜強乞丐。吏欲以盜論。君原其窮餒。一皆未遣。人人感愧。汔歲定。不復爲盜。就改越州。以兵部郎中還判度支勾院。時翰林爲鹽鐵判官。故君移判尙書刑部。銀艾相交。世榮其遷。尋乞爲湖州。州本君再再世所貫。塡墓親戚在焉。到部。醴酒上冢。與鄉人父老相對爲樂。鄉人父老憚君清。亦終不敢謁以私。年耆。益厭吏事。上帝願從散秩。有詔以本官分司南京。君卽日還姑蘇。田數十丘。宅百畝。蒔竹林。治果園菜畦。烹雞炮羔。與比隣歲時相問遺。往來南阡北陌中。輻巾蹩裘。彷佯造適。里人不謂君經爲二千石。蓋老聃所謂知止不殆者。明年。遷太常少卿。又六年。遂老。事眞宗及上。殆終四十五年。凡階爵皆五品。服三品。勳二品。君名參。字次公。曾王考彪。王考蠙。皆隱居自放。考逵。嘗爲錢氏霸府從事。不得志。因投檄去。沼終不顯。以君故。累贈刑部侍郎。君少孤。事母羊夫人至孝。異時疾革。君惶遽。割股肉爲羹。奉夫人食之。而愈。夫人亡。踰數十年。言必流涕。爲學苦。從人借書。皆手寫。終卽誦。爲吏廉。與人無苞苴之饋。所去民輒思之。爲獄仁。鞫聽纖微無所隱。然卒多平反。生平居官。無毛髮咎譴。專務爲陰德。浚蕃涵渟。以大其源。故翰林乘流席慶。汪洋大肆。惟其有而似之故也。翰林工文章。古今多所貫綜。方正持重。能以材自結于上。知制誥不踰歲。擢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以善職職聞。罷知江寧府。復召爲學士。其嘉謀鯁言在臺閣者。士大夫爭稱道之。使志充計行。其光明于世。烏可量已。初。翰林自江寧奉先卿北上。日謂甘旨。烝烝承顏。既而養不待而生有涯。未如痛何。雖然。以鮑背歛隨下。既闔棺。君子咸曰。善人喪矣。嗚呼。盛哉。娶夫人楊氏。關西之裔孫。柔芳靜淑。爲內外姻表式。先君十三年而終。終而葬。君生平自誌一穴。曰。我終。必居此。故翰林遷治命。楊夫人同兆異封。竭信誠奉之。總總爾。皇皇爾。無一物有悔焉。銘曰。

胄出諸梁。邈干禮。後昆推遷。籍吳里。三代曠僚。君膴仕。槃根茂葉。叢廬祉。忠愛廉靖。府衙吏。華顛辭位。延壽紀。茂生翰林。復濟美。盡養而收。忠孝始。相冢山原。古桑梓。嗚呼。懵魄安于此。

代祠部墓誌銘

君諱淵。字蘊之。代、其氏也。本雁門貴姓。唐僖宗奔蜀。君之先亦逃亂客導江。世受田。遂爲導江人。生知好學。性順祥。事親孝。執煩苦惟謹。稍長。從隴西李畋授經。清河張逵爲文章。一日聲聞出諸生上。愈海抑。年四十。未嘗仕。鄉人更往勸。天聖初。就進士試禮部。最後日帖經。卽偃蹇曰。不願在選。取過所欲。四姬友其間。迫內省閣中。說試。名在第一甲。調清水主簿。嗟口。睦不及親。吾何賴。卽去官還鄉里。蜀之才子弟舉從之。踵相連。坐席常滿。蘊之爲示書精奧。敎辭賦法度。得其道者。去爲聞儒顯人。于是蘊之名益彰。今端明殿學士尙書王公拱辰安撫劍南。表爲鳳州團練推官。不拜。故樞密直學士楊公日嚴未之識。薦諸朝。拜太子中允。遂致仕。始謝門下客。止不教授。深探易性命之理。作書二十篇。細復而推原之。易家取爲篤脩。明堂赦。改太常丞。賜緋魚。晚年。撤葷腥。日一飯。市褐簡散。自放山水間。號虛一子。樞密太尉田公況治益。時。厚閭以禮。盡取其書奏之。天子異焉。卽家廬拜祠部員外郎。蘊之爲人簡潔。疏長吏。歲時致問。無半語誘以私。與人交。不款曲。澹然對之。故昧者不得親。賢者不得疏。久乃見其所合云。嘉祐二年秋九月。有疾。召術家曰。爲我擇勝日。對曰。丙申良。蘊之領許。卽勅家人具潘潛。左右不識謂何。是日。卒于寢。曾祖某。祖某。考某。爲吏。有陰德在人。母何氏。蘊之引恩累贈屯田員外郎。永昌君。娶夫人趙氏。封導江君。生四子。曰履亨、履祥、履和、履中。皆以孝秀世其門。明年。諸子卜冬十二月某日葬通化原。從屯田。蘊之志也。予以蘊之爲同年弟。知之也熟。又履祥持號略楊冕狀來請銘。嗚呼。予能言之。銘曰。

發不入官。隱不逸世。藩臣高之。天子褒之。汎然受名。內完泰和。萬物營營。不能奪其情。享年七十有三。考終厥命。是謂其言立不朽之徒歟。奚其爲爲政者歟。

故崇儀使高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審釗。字伯通。其先爲渤海著姓。唐代宗世。河朔再騷。徙貫并州。今爲并州榆次人。君烈考贈左千牛衛率府副率諱諭。性開果。有文武方畧。輒巾見武寧軍節度使王公全斌。異其人。與厚相結。以女妹妻之。既皆不永。于是君生三歲矣。王公憐其孤。鞠爲己子。因姓王氏。既壯。涉獵書史。性慷慨。上武力。然出人剪家。以謹孝聞。數計事軍中。又痛折節下士。所交皆賢豪。故王公愛重絕諸子。奏任右班殿直。王公破蜀。率九將軍伐蜀。君偕行。王公破賊。遂虜之還。爲有司簿詰。王公坐貶。君賞不行。稍還東頭供奉官。王公卽世。心喪無已。表復高氏云。僞漢據并汾。數侵盜邊。詔君領騶騎戍晉潞。又領邢州潞雄八砦。濟師賊境。閱數歲。甲壽士精。敵人畏之。俄而太宗且將伐河東。君時竹先鋒。至。則引鈎輔。冒矢石。直薄外燕流鏃中面。督攻益急。上召還。慰曰。撫遷。恐亡吾壯士。由是始知君。賊平。遷洛苑副使。領農龍院。旋疾暴作。上猶愛其材。特遷崇儀使。賜錢七十萬。使掌衛州三牧龍坊。以子懷禮爲右班殿直。侍。翰。端拱二年秋九月。卒于官。享年五十有五。君大王父諱偉。王父諱瀚。皆以儒名家。夫人扶風縣君馬氏。濮州團練使萬之女。生三子。長懷諒。季未名。皆早卒。惟仲子懷禮終右侍禁。君之喪也。家不堪多難。是以殯于衛。後五十四年。孫天

章閣待制若訥、謀新兆于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建邑村之原。克祔二尊焉。嗚呼。府君才爲時用。日大有立。而遽病卒。似若命然。然孔子罕言命。亦難言之。銘曰。

猗崇儀。材而力。扞邊鎮。百夫特。被金瘡。聲震敵。病中奪。殯久客。維三年。實慶歷。夏六月。歷寅直。京巽隅。龜墨食。祔雙靈。安兆域。

故右侍禁贈左屯衛將軍高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懷諲。姓高氏。愛之、其字也。以蔭補殿前承旨。性方正孝愛。肅給好謀。長于治官。工執射。參刻有法。顯考病痱甚。太宗惜焉。寵以崇儀使、領衛州三牧龍坊。且授君右班殿直。居家侍疾。崇儀之喪。泣血盡哀。帝識其才臣子。俾代父任。坊畜戰馬。芟穀費不貲。君建言。罷懷邢趙間。多曠野美草。西嬴太行。萊牧所宜。願時其出入。如著令。許之。歲減用十八。藍飲甘涼。閑佶倍孳。故右侍禁、入主驍騰院。以親疾。辭劇事。願督永濟倉。便晨昏焉。年三十九。以病卒。實景德四年。君娶閻夫人。生一男子若訥。字敏之。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初。君與母夫人繼終。閻夫人比遭大憂。護櫬柳客窆衛下。撫幼授遺。閉關窮年。操絜誼殿。族姻稱仁。女歸男立、慈訓雙濟。故敏之能與孤生。入京師。以文策進士。以材選御史。以鯁諤官諫署。以淹該直書林。雲日華光。以侍以游。跡其致者。夫人力也。于是日上。累贈禰室至左屯衛將軍。以長安縣爲太夫人湯沐。夫人之歿。後府君凡三紀。實慶歷三年。敏之憮然苦中。悼居安之緩。泣血奔問。則新是卜。得吉繇于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宋邑村之原。以夏六月七日壬寅。奉祖妣考妣四喪。叙二窆于塋。遣門人狀先德。諉予爲誌。予與敏之僚第同班。得以敦復世烈而叙之。曾祖、祖贈左千牛衛率府副率諱。論牛崇儀使審劍。高氏自副率以來。根德柢忠。蓋然欲有爲。咸屈于促算。屯衛將興之。又不克。故代祔家祥。蟠蜿扶輿。敏之受而熾之。爲朝龍光。天之嚮勸不誣哉。銘曰。

神理祐仁。弗丁厥身。子克稽興。譜閥大振。追賁即安。還昭前人。

故大理評事張公墓誌銘

嗚呼。有宋開人張晦之之墓。晦之名景。江陵公安人。羈丱能長言。嗜學尤力。未冠。涉通藝文。頗班班言當世務。貧不治產。往從崇儀使解人柳開。開以文自名。而薦祖士類。一見歡甚。悉出家書畀之。由是屬辭益有法度。開每曰。今日在朝廷挺靈薦筠。誰踰晦之者。即厚遣使如京師。時富春孫僅、沛國朱嚴、成紀李庶、幾、號爲豪英。晦之敝衣與游。名稱籍籍。美不容口。貞聖諒闇。未即聽政。責有司精覈計偕。預者十一二。晦之名在第四。調主大名館陶簿。年少氣銳。未能以智自將。坐公累爲吏痛詆。貶令州。會赦還。豪長者得罪。并坐所知。繼爲房襄二州文學參軍。晦之中廢不用。則大覽思古今。爲洪範王霸二書。常病浮圖氏怪迂誕荒。塔廟日熾。雖服儒衣冠者。皆其龍神之懲。寘六經反爲外典。故因事見文。爲紀傳數十篇而辨析之。雖與世外馳。而自信不誇云。康肅陳公堯咨、以兩臺舍人爲本府。雅聞晦之。爲言于上。復選禁州寶應主簿。最狀應條。監司以聞。改大理評事。知泗州昭信縣。淮島偷雜。馮戾巫。晦之剪除房祀。俗所輸人材瓦。以完吏命。急病職勞。邑人宜之。轉運使任其能。移管眞州榷茶務。既又請通理州事。可測已報。會遘疾。終官下。年四十九。實天禧二年三月十日。嗚呼。世之言材而顯善而艾。哲若可信。如晦之終始報享獨大謬不然者耶。晦之幼喪二親。有終身之戚。方其開闢蓬累。而竭蹶遠物。克襄事焉。蓋不用覽。既窆。則下士實之。曰。子歲後無爲孤兒宅。不亦善乎。荆人高之。咸曰張氏有子矣。事崇儀也。崇儀欲以兄子妻之。未歸而亡。又委禽於唐氏。生一子。早夭。晦之即世。夫人奉柩以如許昌。將便時來南。以歲之不易。久而去室。康定元年。著作佐郎王儀太初、始得護柩柳、以某月日祔塋其先塋。從略稽之圖。成君志也。三代之諱之行。則渤海胡旦及康肅公爲先壙之誌若表在焉。乎生文章。門人萬稱集爲二十五通。太初與晦之再世中表。乎節義然諾。且少相友善。故裒狀丐文而畢此封樹焉。銘曰。

嶋才章兮慈清孝。至膽仕兮辭老。齋弗予兮孰天道。寧皇皇兮晚獲。倘廬空兮無冢嗣。從灑殯兮二紀。魂煢煢兮何所止。彼戚友兮義弗違。奉輔柩兮來歸。穴虛祔兮人所悲。兄弟鮮兮嗜立後。神茫茫兮安究。尚立言兮參不朽。

景文集卷六十

誌銘

高觀文墓誌銘

至和二年秋八月甲寅。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同羣牧制置使高公、薨于京師之第。享年五十有九。既聞。上震悼。趣羣降酹其寢。既還。明日。罷紫宸朝。出尚書右僕射制書告柩。賵幣賻金系于庭。大常攷行。謚曰文莊。以冬十月己酉。克葬公于開封府開封縣襄清鄉之原。前此。門人河東裴煜、騰狀來中山。取文誌隧。予與公游也舊。謚不得讓。哭寢門已。次其梗概曰。公諱若訥。字敏之。生十歲而孤。侍母夫人客汲郡。生事日狹。取粗完即已。惟縱嗜于學。性警銳。過目輒記。自周漢迄茲。敘千載。敕革賓文。娓娓能言之。天聖初。以鄉貢牒詣有司。擢光闕焉。一日出諸儒上。方天子委禮部取士。于是中山劉公鈞、大寮才。得一百人。多海內雄。公在第四。調彰德節度府推官。改著作佐郎。再遷太常博士。歷三縣。以辨最稱。羣御史薦爲監察裏行。就改主客員外。進殿中。遷右司諫、直史館、起居舍人。留知諫院。換刑部員外郎、知侍御史雜事。于是數見上。言得失。蜀賈嚴外戚得郎官。知蔡州。公劾貶。丈夫乾沒財利。不宜以私謁汙二千石。內詣省大中人怙恩。聲焰震林。人爭媚附。公斥言其尤。即日外遷。有詔累黍定尺。檢制樂律。法不合。

爭論連年。公獨以漢世貨泉度寸。定古尺示諸朝。議者服其密。嘗言中書樞密院所與一統類。美風俗。今奏事雖立。不改刻遽罷。不能究熟萬幾。宜復古坐而論道。使人自竭。帝韙其言。擢天章閣待制。益親近。轉禮部郎中。出爲河東都轉運使。召還。丁母夫人憂。號訴願盡三年。國朝兩省內外制而上有故者。卒哭輒奪哀。有不獲命。慘袍幞到朝就職。自公得請復。遂著行服。令詔給賓俸終喪。逮除盡。還舊官。拜龍圖閣直學士、史館修撰。以吏部郎中進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慶歷七年春。小旱。上憂甚。引公問洪範雨暘所以致休咎者。公推原五事以對。其議閎深博衍。上嗟嘆之。後三日。引拜公樞密副使。見便坐。上戚以和。公頓首言和無莫濟者。有如樂焉。音異乃諧。若可否出一。是同也。同則生黨。時大臣執議見遷。故公謝及之。由是見謂爲長者。天下無事。常宿屯三陲。募兵不止。度支財益絀。公議一切停募。料宛士以蘇。調給之殘。詔可。康定時。西鄙騷繹。東南多盜。始置宣教兵州。悉有之。扞鎮方夏。士既飽衣食不事。悍不可制。公曰。是本欲制賊。今反自賊。何賴爲。建擇精銳者圍籍北遷。以補戍人。守臣爭言士素驕。驟遣必亂。公固謂朝家威令整嚴。等輩孰敢。既徙。無一士干法。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後二歲。山戶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儂蠻數邕州。殺守將。公曰。南海可虞也。或謂未然。閤旬。賊剽十餘州。乘流下番禺。入其外郛。南軍不習鬬。部校爭長。連戰輒北。賊遂張。嘯亡命數萬。嶺南大殘。公謂當遣貴賢將節度諸部。以番落千騎怖之。可禽也。會天臣馳往斬敗。將敵而南。賊盡銳薄前軍。顧騎出其後。驚以爲神。遂大敗。南事平。帝議策勳。公欲讓功臣使得其處。卽辭位。章五上。拒不省。公請愈牢。帝重違。又以公次當得宰相。雖解機務。猶以學士籍留自近。公喜曰。天下士不吾責已。公節分屢然。不與俗流。至浮屠神仙陰陽怪譎事。弗語也。在禁中論得失。無少回撓。及建白裁處。皆深自匿。令出。反從人問所以然。故獻納之益。初祕弗得詳。久知乃十一二。常謂承平久。吏忽事鷹。必峻法治之。謂管夷吾韓非責名實。賞信罰必。術最近。與儒家相輔。長利可興云。公之次行軍。約束敕。自罷內降封拜。外戚不可輔政。皆著後法。執官尹不建節。謂貝丘將屈賊自容。卒論死。諫止數故。蓋畧施行所謂者。輔政七年。潔畏自將。和傳內外。謀議有不盡如素。或纏諸內。綽然尚有餘。然未嘗以不如素自解。亦不以有餘矜諸人。故仕雖貴。忌者不媚。已去位。問者不容。沒而士君子泣相弔也。公善觀書。反復研討。必得其意乃置。不誕漫莽鹵。時之胷中。所學邃而該。殆不可及。所著文章二十卷。善文辭者貴之。公累官攝領。難悉著。授其顯者。待制時。假節京西。爲安撫使。在臺。兼理檢使。知貢舉再。使契丹一。知審刑院一。領吏部銓、三班院、各再。侍經筵二。特召進讀者一。爵開國公。階光祿大夫。勳上柱國。邑二千八百。實戶六百。功號自推忠佐理換推誠保德。大較如此。曾祖諱某。贈累太師。祖諱某。仕爲崇儀使。考某。官右侍禁。贈大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考封祁國公。曾妣王夫人。祖妣馬夫人。妣閻夫人。啓魏晉秦三國。爲太夫人。公娶太原王氏。封某國夫人。生五男子。曰逢輔。東頭供奉官。曰保衡。曰安石。曰吉甫。大理評事。曰元規。太常太祝。初。公在廣縣時。葬二令君于開封縣之吹臺鄉。地稍庳。公恨之。將改卜。及是。諸孤遷二令君柩與僕射同塋。以昭穆爲位。公志也。凡人見今世傑才卓行。其于奔走嚮服猶未聞。如古人之賢何歟。不得見而愈貴也。使千歲後視今爲古。予知有藉公風烈者。長想太息。恨不得操鞭箠從公後。以快其慕。爲果不疑。銘曰。

高氏自渤海。徙占河東。爲榆次人。世濬德弗融。久乃發祥。逮公大昌。以孤童奉母。羈旅京輔。軋出酒貧。化爲偉人。由御史諫官。健健敷言。事有罔爭。不市直取名。我完吾履。弗援弗倚。一辭寤主。直都書位。憤俗凌迫。令敝法剏。遂弛必衰。或悼後艱。自公佐王。輔乾爲剛。不假借賞刑。以新故章。引薦俊良。惟力攸孜。斯謀斯猷。外莫聞知。澹乎榮寵。峻節是甘。去位甚易。如屑釋擔。邇英之游。惟經術是毗。巷無密輪。輿無媵袿。誰市其門。誰侈而室。聞公之風。可以自律。初秦國多疾。公自調治。方剏天悟。親嚮壽祺。公之閟疾。自診不可治。召見諸子。遣訓愈篤。殁無以私。敢丐諸天子。天子賢之。嗟我師臣。顯卒光哀。滂濡厥恩。予聞于古。曰仁者壽。公不六十。斯言叵究。有宰臯如。有樹岑如。公安是居。千載不渝。

宋府君墓誌銘

余四世祖在晚唐時。以御史中丞失官。始籍雍丘。既歿。葬總亭下。子孫留不去。益大。列東西南北四院。以昭穆別之。遂爲開封冠姓。入國朝。宦學數十人。比宋之顯者。虞部員外郎諫文蔚。字公炳。治春秋。擢第。歷入官七遷。皆以最聞。以大理寺丞爲中江。時狂人乘官吏大集。走呼曰。賊至矣。蜀人喜亂易搖。皆相怖亡匿。君叱左右縛笞之。以令市人。衆不敢動。里閭德之。爲立生祠。以郎守歸州。戍卒謀刦庫兵叛。君先期取之。探治根窟。威振一方。君爲政。緩急方略類若此。以殿中丞監京師稅院再。歲羨九萬緡。當賞。皆執政意。不行。亦不自白其勞。爲人梗固慎畏。不通親友。倘謝。仕三十年。罷歸益修。未嘗對公門免冠謝咎。家無十金產。每一官罷。輒機被去。甘足貧槁。澹如也。以老得謝。壽七十有二。服五品。勳十二轉。履尚潔完。蓋古所謂善人者耶。仲尼曰。善人吾不得見之矣。如君之亡。世學仲尼者。且恨不得見。況我昆弟宗族間乎。君娶陳馬邢三姓。邢封樂壽縣君。後君十九年終。三子。翺、翊、翔。君之老。推恩于翺。得試將作監主簿。累調觀察府推官。有吏才。敏而文。偃蹇寡合。故仕未甚顯。然趣遠行嚴。使有合于時。顧必大其宗。翊、翔皆向學。翔侍親。再割肉于股。以愈親疾。鄉人孝之。初。故塋狹無餘位。故翺等更卜臨黃之原。吉。以皇祐二年十一月戊申。葬君及三夫人。北望先隴。六里而贏。尚成君之志耶。曾祖範。爲內兵主簿。祖鄴。爲孝感令。考在悲。爲長州主簿。贈比部郎中。母黨夫人。贈渤翊縣太君。銘曰。

有行而純。有庚而循。我于吾宗。實見其人。秉義知退。以殁元身。安宅鄉塋。永屢後昆。

故吳興居士吳君墓誌銘

昔太伯延州之興。本諸禮讓。流風餘教。染其深迹。後之苗裔。雖在畎畝。成能整飭。表率雅俗。豈前人之遺烈耶。居士某諱。字子玉。吳興故鄣人。曾大父當錢氏之霸。相與隱晦。然齒于里。皆丈人行也。居士生國初

建隆間，長則天下前定，人去湯火，俗識籩豆，常唱然有志于學，振起門業，會閔凶所遭，族大爲諉，急于營卹，已而不果，方事之隙，猶佔簡畢，故于經史泛通章句，處州黨，持門戶，伏臘支計，內外仰給，鳴鳩之旅，莫不均壹，鄉人之善者服其行，悍者假其風，飲人專以和，存物先諸恵，故門內外無間言，里中號爲有恩，子曰施于有政，是亦爲政，斯近之矣，所居美田宅，佳山水，持老子知足之計，常守雌靜，他日子姨十數，當就外傅，自恨官學不究，無所成名，出其家書，付之肄業，立學舍，延儒衣，督勸其勤，常自喚嘆，景祐初，若子若姨，遂登厥科，今位諸朝，如其本心，恵訓使然，居士以慶歷丁亥正月二日卒，初不甚疾，了無恒化，治命歸骨附于先隴，諸子奉遺意，卜其年九月甲子，葬于某鄉某里，秩于其祖之側，娶沈氏，先居士二十歲而亡，悼及賢和，卒不復娶，子五人，長曰隣幾，次慎幾，早卒，次曰惟幾，次知幾，任大理寺丞，嘗領安仁長，遷秩殿中丞，聞訃，不拜，次曰慮幾，隣幾而降，率端良友悌，保家之令，予曾識寺丞君，端粹開敏，可謂佳器，及銜恤在疚，濟于焦毀，匍匐流涕，來訴窮罰，且言日月之定，託銘諸鑱，惟純孝之志難以辭拒，因約其先行，以表諸後昆，銘曰，

履道之吉，易稱幽人，國風之樂，迺在衡門，十室至細，忠信所存，彼善居士，結髮修身，志便休聞，行成州里，能睦諸媚，善教厥子，起家班朝，光明之始，恵訓則然，積慶宜爾，七十黃髮，啟手歸全，治命有付，葬祔其先，故彰遺里，美哉山川，吳氏有後，存子孫焉，

楊太尉墓誌銘

屢歷二年，契丹闖差人來請，設言造端，謀塞先盟，南效盧龍塞，陰徂邊隙，上方視圖按鎖，曰，中山博陵，襟東姿道，天下勁兵處，須貴重宿將，以張吾軍，于時河陽三城節度使楊公崇勳守淮陽，其三月，召還，既見上，數請間陳方畧，願先顏行，乘北方虛秋，有詔仍舊節，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署其定州兩路馬步軍，即判定州公事，至則飭部隊，習馳射，數甲休士，堅壘養威，本法設張，伍符叶修，由是幹戈鞬鞬備于行，渠荅羅蜀給于守，技擊跳盪奮于屯，長城巨防，隱若萬里，其五月，移判成德軍，兼高陽門都部署，于是河北兵皆屬，會朝廷以不戰屈敵，其秋，麾下兵罷，十二月，改判鄭州，前此，公告足整，頗害良行，當緩急，不敢爲解，至是，以疾自上，乞致所事還私門，詔授左衛上將軍，聽謝，明年，拜太子太保，全食其俸，五年後五月己酉，薨于清平坊第之正寢，享年七十，上聞訃悼痛，再不視朝，以太尉册書告于柩，內司寄臨問其家，錄孤歸賻，治命不敢當，鴻臚報，有司謚曰恭毅，嗚呼，逢聖于始，顯庸于中，奉身于終，綴榮于哀，其所以載侯表世家者，幾何公之比，公字寶臣，本宏農著姓，後子孫有入燕薊者，因土斷，爲薊人，曾王父方道，終後唐涿州刺史，王父守斌，及太祖時，爲龍捷指揮使，父全美，爲太宗倚信，終殿前指揮使、左班都知，比三世皆材，當大有爲，而不克顯，蓋蔭祥播慶，逮公而獲歟，公貴，贈太師中書令，祖室鄂國公，祖室齊國公，曾王妣資氏，王妣孫氏，妣王氏，啓楚韓秦三國爲夫人，公年十一，父任東班承旨，黃宗在東宮，以夙敏得侍，

鴈門公，令名，日敦勖，他日，謂左右曰，聞若等嗜學，吾授若書，衆皆頓首謝，于是令太子太保致仕張耆爲學長，與故宣徽南院使夏守贇爲學察，餘比諸生，以授孝經論語詩賦雜家，自是通古兵法書術，知前世興亡事甚悉，眞宗踐阼，累遷內殿崇班，由供備庫副使三遷至東入作使，國朝翰林司掌湯液果醴之奉，乘宴輦臣者，在殿中，尤親近，羣牧司領內外國馬，時出人而蕃息之，是最要劇，樞密承旨所以總郡曹署，省使，仍防禦使，授領三班院皇城司，兼開門四方館事，章聖倦勤，皇太子參祝朝政，會用事貴人怙權，其謀，明日，樞密院以急變聞，帝命曹璋與公收按首謀，窮治戈黨，斬翼猶牙，宮隣以安，旋授鄧州觀察使，第白，以辦，又爲羣牧都監，以西上閤門使爲羣牧副司，騶訓以詳，以左武衛大將軍恩州刺史充樞密都承旨，地逼勢牽，人憚居之，銀臺通四方章奏，蹤禍不時，上吏易拉緣爲姦，公始以尚衣庫使領翰林司，供參稷基命，改左驍衛大將軍，又提舉樞密院通進銀臺司公事，程無留書，搢紳由是知公材無不可施，然有大臣望，拭目觀矣，俄遷英州防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并代州馬步軍副都部署，未行，留爲殿前都虞候，副眞定路馬步軍部署，召爲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以振武軍節度爲殿前副都指揮使，久之，換節鎮南軍，凡天下拳勇邁悍材官，步則拔出，騎則跌後，揆前，悉集京師，日閱而歲擇之，隸侍衛軍，武力之右卓異者，升爲殿前軍，內參屯廬，則嚴廊朔門，出陪營衛，則彌騎羽林，所以權中制猷，亂萌，搤關亢，自候奄而上，皆愼將徹候爲之，公之扈蹕弋，總離衛，前後十年，爲國爪牙，其見信于上如此，以職勞改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明道初，寢宮考室，以丞相爲修大內使，公爲之副，揆景儻功，指期落成，天扶神尊，萬楹有煥，又改節山南東道，上與明肅皇太后嘗曰，先帝稱楊某忠孝亮直，可任大事，即以樞密使印命之，公自以得君逢時，底裏無所隱，晝日萬幾，處可于前，天子器之，號爲稱職，歲餘，以三師節兼丞相秩，復治平陳，仇家上書追寃前坐，釋憾于公，乃罷丞相印綬，徙知壽亳兩州，還爲宛丘公，城人方重有威，城府開爽，論議常傾座中，事先帝有雅舊，故敢面觸廷諍，候人利病，及政可否，必爲上言之，多所開順，近臣見時不用兵，建言可蠲廄馬取嬴以濟國，公執奏曰，當承平時，無所事騎，然自昔忘戰者，危，不備者不可以師，帝然之，由是議格，王均亂益州，公乘驛受諸將所奏事，眞宗再自將，幸河北，詔公偕道人屯壁，以密旨諭帥臣，論功爲多，又率兵守澶淵浮橋，時邊民之南，項背係道，公選善游數十工，濟全渡，多不可勝計，其仁愛根于心，寧勉爲哉，壽春多高貲大豪，囊橐老奸，持吏二千石長短，公下車，其無狀，逮繫論報，隸身徙家，窟穴破平，治爲東方最，善待士，不倨貴，與游皆長者，鉅人，閣吏或材，言之，朝，不進不已，其不材，亦務全安之，乏者周，窮者振，專務飲德不伐，時唐白居易詩，比次後先，號白氏編年，自爲題辭，傳于世，七歲時，兩足瘠不仁，有異僧過門，嘆曰，奇童也，寄出肘後藥，傅其處，數日，趨歷如常，家

人具百金爲僧謝。訪之卒不獲。緬胙憑厚。蓋若神所相云。凡累食戶萬四千二百。實四千五百。階勳極品。可必者我。不必者天。志與運達。固有以然。沒于己巳。葬于甲申。有穸有昭。相望于原。吁嗟君人。裕後以仁。孝子令孫。祀以永存。

皇姪孫右衛率府率夫人錢氏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系出彭城。曾祖諱延正。以武力奮爲左金吾衛將軍。祖諱守榮。以謹敏進終內園使。考諱允德。材裕世濟。止內殿崇班。慶祥下鍾。爲令男。爲賢女。果不誣已。惟夫人生而恂淑。幼而純靜。德容充裕。內親黨間推之。善女工剪製之事。頗留心毫翰。洞曉音律。繇門閥之懿。預藩房之選。景祐丙子仲秋。歸于率府世昌郎、吳鑑王之曾孫也。人對中禁。錫以冠帔。以藩戚信厚而永其輔佐。以族系高顯而承其祭祀。家道甚肥。閨範甚修。使率府有令譽。綽綽公族間。抑夫人之助歟。慶歷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感疾而終。一男。曰令襄。太子右率府副率。在沼灘孟夏癸卯。葬于河南府永安塋。禮也。嗚呼。夫人始于髫稚。忘慢戲之容。逮于笄總。致雍和之美。歸于邸第。杜驕益之色。以夫人之淑範。不可以不識。是以追琢介石。納諸壙云。銘曰。

於穆夫人。令儀渥溫。嬪于密戚。生此德門。履道以謙。處貴以約。遠歎藏舟。靡開勿樂。楚挽酸咽。虞歌弟涕。脩短奄忽。逝者如斯。崇岡美檟。厚窀幽泉。淑柔之譽。垂厥永年。

隴西郡君李氏墓誌銘

歷元年。翰林學士太原王拱辰。以著令白于朝。得隴西郡君其母李氏夫人。明年。以丙寅制書。改陳留郡。又明年。翰林授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歲次甲申。卜兆于開封府尉氏縣蔣成鄉之原。秋九月庚申。奉夫人柩合諸王考贈尚書兵部員外郎府君之葬。李氏自成紀來山東。世牒湮放。夫人之先。更爲開封府陳留人。數世隱居。母曰時夫人。夫人性靜淑。不媚刻。德行嚴。舉有儀。嫌事時夫人也。以孝稱。歸兵部也。以廉稱。兵部故大家。會貴。姻婚數十姓。愛恤饑餉。歲時無虛。夫人以恩意接之。親疎咸有節。適。皆喜曰。婦當得此。春秋烝薦。必自執其勞。肴潔于鑊。酒香于爵。禮以順迪。無神恫戚。兵部晚節官不進。貲產益空。夫人謹視用度。均一甘苦。兵部以清白聞。由是待夫人始終如賓。授諸子孝經古詩方田之數。逮其就學。皆未勞而習。教諸婦以箴帨。黻總。簡甲之事。俾之居室。皆弗違而婉。少悟佛諦。多蓄祓誦經。率一月常十齋。前夫人趙氏有一女。夫人咻愛等己生。至女不自意爲前夫人子。生十男二女。中丞即第八子。天聖八年。與名士試于廷。天子擢爲第一。于是搢紳之言榮且慶者。舉歸夫人。或祭酒祝延爲夫人壽。方將裂脂刖。負榆章。齋鬲鼎之養。借山河之老。子宦侍壽母。婦閨庇賢姑。九年。遘疾不蹇。壽止五十三。後二年。兵部又即世。中丞既卑喪。則自青殿入詞垣。躋玉堂。數進見言天下事。幅隱感慨。朝咨其忠。議可計行。其道光明。諸昆踵仕。緩纓交照。然而其心慽焉。悼報之弗逮。終天之亟也。惟斯文敘實。可圖不朽。中丞乃泣狀先德。授予爲銘。前此。歐陽永叔識兵部之墓。其言世德備矣。故予敘夫人。內也。累而行也。詳。所以申足其

孝子令孫。祀以永存。

皇姪孫右衛率府率夫人錢氏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系出彭城。曾祖諱延正。以武力奮爲左金吾衛將軍。祖諱守榮。以謹敏進終內園使。考諱允德。材裕世濟。止內殿崇班。慶祥下鍾。爲令男。爲賢女。果不誣已。惟夫人生而恂淑。幼而純靜。德容充裕。內親黨間推之。善女工剪製之事。頗留心毫翰。洞曉音律。繇門閥之懿。預藩房之選。景祐丙子仲秋。歸于率府世昌郎、吳鑑王之曾孫也。人對中禁。錫以冠帔。以藩戚信厚而永其輔佐。以族系高顯而承其祭祀。家道甚肥。閨範甚修。使率府有令譽。綽綽公族間。抑夫人之助歟。慶歷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感疾而終。一男。曰令襄。太子右率府副率。在沼灘孟夏癸卯。葬于河南府永安塋。禮也。嗚呼。夫人始于髫稚。忘慢戲之容。逮于笄總。致雍和之美。歸于邸第。杜驕益之色。以夫人之淑範。不可以不識。是以追琢介石。納諸壙云。銘曰。

於穆夫人。令儀渥溫。嬪于密戚。生此德門。履道以謙。處貴以約。遠歎藏舟。靡開勿樂。楚挽酸咽。虞歌弟涕。脩短奄忽。逝者如斯。崇岡美檟。厚窀幽泉。淑柔之譽。垂厥永年。

隴西郡君李氏墓誌銘

歷元年。翰林學士太原王拱辰。以著令白于朝。得隴西郡君其母李氏夫人。明年。以丙寅制書。改陳留郡。又明年。翰林授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歲次甲申。卜兆于開封府尉氏縣蔣成鄉之原。秋九月庚申。奉夫人柩合諸王考贈尚書兵部員外郎府君之葬。李氏自成紀來山東。世牒湮放。夫人之先。更爲開封府陳留人。數世隱居。母曰時夫人。夫人性靜淑。不媚刻。德行嚴。舉有儀。嫌事時夫人也。以孝稱。歸兵部也。以廉稱。兵部故大家。會貴。姻婚數十姓。愛恤饑餉。歲時無虛。夫人以恩意接之。親疎咸有節。適。皆喜曰。婦當得此。春秋烝薦。必自執其勞。肴潔于鑊。酒香于爵。禮以順迪。無神恫戚。兵部晚節官不進。貲產益空。夫人謹視用度。均一甘苦。兵部以清白聞。由是待夫人始終如賓。授諸子孝經古詩方田之數。逮其就學。皆未勞而習。教諸婦以箴帨。黻總。簡甲之事。俾之居室。皆弗違而婉。少悟佛諦。多蓄祓誦經。率一月常十齋。前夫人趙氏有一女。夫人咻愛等己生。至女不自意爲前夫人子。生十男二女。中丞即第八子。天聖八年。與名士試于廷。天子擢爲第一。于是搢紳之言榮且慶者。舉歸夫人。或祭酒祝延爲夫人壽。方將裂脂刖。負榆章。齋鬲鼎之養。借山河之老。子宦侍壽母。婦閨庇賢姑。九年。遘疾不蹇。壽止五十三。後二年。兵部又即世。中丞既卑喪。則自青殿入詞垣。躋玉堂。數進見言天下事。幅隱感慨。朝咨其忠。議可計行。其道光明。諸昆踵仕。緩纓交照。然而其心慽焉。悼報之弗逮。終天之亟也。惟斯文敘實。可圖不朽。中丞乃泣狀先德。授予爲銘。前此。歐陽永叔識兵部之墓。其言世德備矣。故予敘夫人。內也。累而行也。詳。所以申足其

辭。以慰棘心霜露之歎云。

誰如夫人，有子皆才兮。誰如中丞，方顯而發兮。吾親不待，鍾于永懷兮。大郡疏封，上施窀壙兮。蓬池之西，隧而及泉兮。雙靈同穴，安斯萬年兮。

故贈太師章公夫人追封鄧國太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張氏，自遠祖去清河適南服，歷世士斷，爲建州建安著姓。大父諱元吉，遭閩士僭竊，以鄉里士望被私署，烈考諱仁肅，事南唐李氏，累遷至檢校水部員外郎。夫人即水部之長女，生而殊稟，幼而明悟。既笄而四德備，未結縭而六姻是式。武寧章府君諱奐，稔譽柔嫕，合姓焉。夫人移其孝以安舅姑，移其友以和娣姒，勤身以助宗事，盡愛以綏族屬，合幽嫻靜婉之操以輔佐君子，席慶靈光厚之烈以克生良嗣。故府君繇鄉彥請舉，揚聲俊域，一子，今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得象，以民宗碩望，顯相王室，雖章氏之興，理非一緒，而刑家由臯之訓，實夫人是基。丞相七歲，弄翰闈，諸辭律十二，衣逢掖，與家尊聯名貢牒，儁鋒國器，場中震動。當時父子俱冠汝南之品。先君無祿早世，夫人茹未亡之痛，教忠勉學，更繄慈壺，咸平中，丞相由進士高第，褫巾服政，發舒賢業，寖華鶴紱，綱繆二紀，代極言訪對之遇，流根滲澤，在亡均寵。繇是禰室累追贈至尚書左丞，夫人自南陽縣累易封至永嘉郡太君。丞相在禁林，年踰知命，夫人華髮康豫，含飴弄孫，累茵高堂，享滑甘顏色之養，深慈篤孝，相爲慶祉。湯沐榮衍，朝倫聳慕，若其咨訓圖史，審音徽越，組紃箴鍼之細，鮮膳芼湆之法，莫不造詣精極，垂爲家範。雅喜賓集，每子舍盡醉置酒，必躬飭觴御，霜蹬羞豆實之品，調烹糜切，畢景無倦。早探釋部，居常薰祝，高情了識，絕死生之怖。明道壬申歲春二月辛酉，以壽終于京師里第，春秋八十。順機趨寂，舉無怛化，旋殯于廬嚴佛寺。後五年，丞相由翰林學士承旨同知樞密院，又一歲，升燮槐路，俄服華衮，從陽郊之報。是三者，天子皆詔有司，以隆名極品，寵靈先服。左丞由太保太傅，遂至帝師，永嘉自安平郡進號榮國鄧國，並爲太夫人。初，先公歸全，即葬本郡，夫人實有治命曰，魂氣無不之也，奚必同穴而窀之歸耶。丞相永懷緒胥，昊天罔極，虔詢蓍蔡，始得許州陽翟之三封原，惟吉卜，又得寶元己卯孟冬之乙酉辰，與姓合，乃備蘇車靈轜，奉尊柩于新域，從吉道也。丞相以任國之重，不得申私恩，謁當告廟旌之引，乃服緦絰哭祖于都門之外，遂勅家丞宗老相仲子約之，以克終襄事，大懼聖善之懿弗永于將來，有命論次，以期陵谷，銘曰，

懿懿鄧國，惟嬪之則，配賢生才，燮我皇極，基母德兮，帝欽四鄰，錫命顯親，重封象服，恤典明縉，成于仁兮，合葬非古，先言有緒，穎山輔邪，鈞臺故里，安吉所兮。

南陽郡君李氏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系出隴西，太子右贊善大夫惟良之女，武勝軍節度使英國公至之孫，叢光累祥，克誕令淑，家人嗣屬之法，女功織紝之事，耳濡目染，有如天成，既笄，今左千牛衛大將軍宗立委禽焉，二姓綴歡，三

商有行，于是奉烝嘗焉，以恭接姻婣焉，以和鳴鳩一其仁，采蘩謹其職，以將軍之貴，詔拜南陽郡君，方賦脂田，膺象服，飾魚軒之華信，照玉珈之煌煌，降疾無瘳，享年三十有四，以慶歷三年七月，殯奉先僧舍，明年夏四月，鴻臚奉詔，將柩而西，癸卯，克葬河南永安之西原，子四人，仲舒、仲琳、仲畹、仲偲，並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嗚呼，老宜偕而將軍悼之，慈可恃而率府哀之，天之弗庸，悲夫，銘曰，

永照西園，圖厥域，史臣作銘，鏤幽石，魂兮有知，此惟宅。

景文集卷六十一

行狀

李郡王行狀

李用和，字審禮，年六十三，郡王本隴西冠姓，世系數徙，邢公自餘杭北還，遂籍祥符爲士著。王即章懿皇后母弟，性審謹，慥慥自將，少爲魏王彥城劉美所識，且與王有裏表，故任爲三班奉職，試劇有能，三遷右侍禁，俄兼閤門祗候，爲開封府考城縣兵馬都監。明道元年，章懿皇后崩，詔王會喪京師，已葬，轉禮賓副使，俄持節勞賜西平王德明，奉使有指，是歲，大營宮室，王分護塗塡宮城，遷正使，兼領鼎成司。明年，改葬懿后，詔王佐經總，哀恪誠盡，故陵地卑，不能無沮洳，上怒有司謀始不謹，欲薄責其由，命王按視，王畏得罪者衆，委曲申理，由是稍解，主者皆釋不誅。九月，改崇儀使，兼賀州刺史，領介兵千騎，護梓宮而西，上嘉王之勤，錫慰係道，十月，復土，明年二月，詔王乘傳行后陵，還拜寧州刺史，是冬，改澤州團練使，四年，進慶州防禦使，歲中，爲鄜州觀察使，並仍皇城司，王有風力，部分嚴整，其條約典舊無一日不討于官，帝益親任之，寶元二年，以觀察印充殿前都虞候，又兼鄜延路駐泊馬步軍副都部署，未行，加拜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其秋，換其定府定州路副部署，八月，赴屯，王下車，曉勅軍伍，習戰陣，扶惰勉勤，營和士威，又悉所

賜具醪餼日日享宴。訖無留貨。明年、擢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更爲兵馬都部署。十二月、召還。慶歷元年、徙帥馬軍。明年、拜建武軍節度。進領殿前副都指揮使。此三帥府、分提天下兵以衛天子。鎮方夏者、居則持鉞杖侍楯下。出則導乘輿夾馳。離衛具。所以親近倚愛。莫二王。徧歷之。出入六年。不懈而度。未嘗有過。後因請見自陳多病。願解近職。還私門。上亦以王戚最尊。且春秋高。宜見優禮。不當猶以職事嬰之。乃以建武節、檢校太傅、進爲宣徽北院使。逾月。改彰德軍節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欲王遠去。故留爲景靈宮使。王既位顯務閒。常闔門移告。八年十月。上親臨問。賜銀五千兩。王頓首讓。不許。月餘。有旨勉入謁十一月。進檢校太尉兼侍中。仍彰德節度。王小心簡素。雖以元舅之重。在百官諸侯上。未嘗招賓客爲赫赫聲勢。有所薦引。皆長厚知名士。不殖貨產。不修居廬。膳不重肴。室無焞龜。廄無粟駒。四方餉遺一不納。在朝廷兢兢。入私門申申。雖子弟皆奉承修飭。恥爲紈袴近習事。初王未有第。上以芳林園假之。王固辭。不敢處。乃假今第。景祐中、天子再郊。皆爲大內居守。其見信于上如此。皇祐二年秋七月。疾革。乘輿即見臥內。王治家素不爲後計。上哀之。賜銀三千兩。以所居長爲王第。斥官邸無慮數千萬直。俾之得永收其人。二子一孫未仕者。悉給廩餼。中子西上閤門副使珣。上嘗許爲開門使。至是。拜牀下。欲王及見之。甲辰乃薨。上即日臨弔。爲慟。賻賵加等。以太師中書令隴西郡王制書告于柩。特詔罷五日朝。發哀苑次。至諸子中。璋、珣、瑋、先顯。璋爲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眉州防禦使。瑋選尚福康公主。主待年。前拜爲濱州刺史。駙馬都尉皆忠力靜畏。雖微蔭籍。猶能以才自奮于時也。自古外家負貴近。出入禁省。非縱孽險謁。即貪墨不終。故嬰蚡以通輕俠亡。陰寶以奢狀敗。若郡王據肺腑之地。可以市權。可以干恩。否則狗馬射獵。鐘鼓女伎。以窮玩好。今乃畏漸防微。反若草布儒者。無秋毫之咎撓朝廷法。可謂外戚之賢家。三事之哲老歟。詩稱令終者。善其終也。若王非耶。今葬有日。史臣被詔次王行實。敢告有司。請循謚法。謹狀。

孫僕射行狀

孫奭、字宗古。年七十二歲。公之先本樂安望姓。後子孫有徙占博平者。墳墓託焉。遂爲博平人。公幼好書術。不事產利。夙儒大原王徽以五經教授。其徒數百人。公往從之游。及徽卒。有從公質正謬惑者。公厚謝未答。久之。爲言其意。義據深切。人人厭服。于是徽門下生悉從公以終業。故其鄉之粹然仁者愛之。其里之劃然暴者畏之。會州將少文。僧忌儒服。公不見禮。遷至汝上。樂其風土。遂貫籍焉。頃之。吏上計文。即偕西遣。端拱二年。擢九經高第。釋褐上莒縣之簿。代還。上言願以本經試。最有司言學有師法。于是以廷尉平直太學爲講員。太宗幸上庠。詔說尚書說命三篇。動容稱善。且嘆曰。天以良弼賚商。朕願不得者人耶。因賜公緋衣銀魚。用是明年切免大丞相以郊禮。及眞宗嗣位。再除至殿中丞。又侍講于諸侯王邸。賜三品服。會丁內憂。妝營逗職。是正七經義疏。以勞再遷尚書屯田員外。他日。帝命執政諭公曰。朕悉爾懿行。今欲改任他官。具以情上。公即對。君行制。臣行義。量能授官。君也。食焉罔避。臣也。又敢擇官以奸王涤。對

奏。天子納焉。罷宮職。以都官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先是。五郊從祀。神無席。尊無罪。七廟時饗。獻神嚌嚌互用一散尊。豆無三籩。登歌不以雍徹。冬至攝祀上帝。外陪止十七祠。饗先農乃在所穀之前。釋菜不備三獻。公建言。獨恭不裕。尊非明薄。卹祀媚神。稱而後宜。有詔從焉。自是器備樂完。天壇醴食六百八十有九。祀農更用辛後吉亥。國學獻事不攝祠官。重文。與諸儒分集冊府元龜。帝將東巡狩。攬端命。建元封。命公乘驛至寒下。諭契丹所以告成之意。俄假節以金紫。即王庭賜其君長。廟飲策勳。敍轉職方。帝察公守正持重。小心謹密。練達光明。才任公卿。明年。除工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判登聞鼓院。以汾陰、詔書改兵部。始。封禪二禮希闊。于仕刺取麗隔。公皆參焉。尋介皆帝奉冊使。還。與文元鬼公等同主貢條。又知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兼三班院。時眞宗已封禪。則西至奏上。明接萬靈于殊庭。大抵名山神靈之封皆望幸矣。六年。遂下詔用開元故事。款瀕鄉奉太清之祠。公上疏引唐明皇以爲言。天子雖喜其意。然詔稽古揆善。何常之執。更爲解疑論以示羣臣。始。尚書公年耆德茂。重去鄉梓。公至是。上言不勝父子之情。願歸田里。盡溫凊之報。詔不許。又奏願守一郡。以便瞻省。制可之。乃守高密。居部二年。拜左諫議大夫。罷待制之職。還臺糾察在京刑獄。祥符之降也。始名天慶。先天降聖。爲盛節。詔天下飭齋合燕。費且不貲。公建言宜罷。以省浮用。書奏。不報。未幾。出知河陽。天禧末。縣官度用財力。稍稍減郡國祠醮。終如公言。郊祀恩。改給事中。公連年自表。以尚書公年九十。按禮家不從政據命。許解官待養。帝覽奏。歎息。詔丞相府曰。孫某或請益。過家及欲近郡。則聽之。乃就徙兗州。明年。改元乾興。眞宗之後元也。其三月。今上即位。例遷工部侍郎。八月。驛召公還。拜翰林侍講學士。俄知審官院。仍判國子監。復知通進封駁事。兼羣牧使。會修先朝實錄。以公有肯臣多聞、羊舌肸春秋之習。命參其典領。尚書公寢病也。朝廷知公孝。特許乘傳視疾。再宿至汝上。實錄成。就遷刑部。及尚書公薨。公號慕殞毀。尋詔奪服。公固願終喪。上命貴臣敦諭。公不得已還都。復舊官。頃之。兼判太常寺及禮院。再知審官院。以久次授兵部。權吏部流內銓。又兼龍圖閣學士。貿茶轉貨。法久而敝。計臣欲捷囊橐。權浮淫。實繁參定。以興長利。初。公之勸講也。不避亂亡。臨文未始爲諱。有可以規益順諷者。必諄諄爲上言之。援五經之切治道者。爲經典徽言五十卷奏御。繪無逸篇爲圖。願置便坐。爲位。空觀省之助。時母闈輔政。五日一御事。公因言。古之帝王。朝朝昃夕。未有曠日不朝者也。陛下春秋鼎盛。宜月御南殿。見羣臣。發揚健粹。覽照治本。而王方秉養長樂。故謙讓未遑也。于是公年七十。因請間所致所事。上章者三。皇帝與莊獻太后特御承明殿。存諭數四。公頓首。且言勃導無狀。以眷日希遠。途。恐不能自還。無以塞責。乞全首領。爲陛下之賜。因泣數行下。上亦惻然。稍詔公與今龍圖閣學士馮公元講老子三章。又命今禮部尚書妄公殊讀唐史。是日。各賜帛二百匹。後數日。制詔報。公果不得謝。更求近郡。上乃從焉。故工部尚書。以本職復爲兗州。且命須小會畢乃得辭。待禮復數月。請行數奏。乃晏于大清樓。樂闋。上出御飛白書。宰府樞臣大字軸各一。學士以下小字軸各一。惟公與文元大小寵賜

焉。朝廷榮之，並詔賦詩述所以優待師臣之意。明日，詣承明謝，且陳將奉遠帷幄，上亟命取老子講如前章。既罷，仍有具衣釘帶材馬之錫。及治行也，又宴瑞聖園，就賜御製詩一章。復詔近臣爲詩以餞。議者謂漢疏受、桓榮、赫烜寵光，不克過之。明年，耕耤，改禮部。公爲政多惠利，嘗奏復濟瀆故道，漆其鍾水，濟鄆之田。微公，其魚所至，興儒學，教導不純用法律，有足大者。事皆責丞史掾屬，總綱目而已。人皆宜之。不見爲治之迹。明年，以病自乞。上知不可奪，乃聽。邊太子少傅歸老。夏五月，疾篤。戊子，移居正寢。命子孫曰：明日禹中，吾當逝矣。且吾在仕途四十年，訖無悔尤。乃今本遺體終牖下。君子其以我爲知命。口占遺奏，正不以家事爲言。又謂子瑜曰：逮吾屬纊，當無內姬妾，獨若與孫在。庶不死于婦人之手。己丑，如期而薨。訃聞，天子廢朝震悼，以左僕射策書驛告其第，延其賞于子及孫二人焉。贈贈稱之。士之仁且賢者，莫不相弔。徽數令名，消終並榮。夫人天水趙氏，以平原郡追啓湯沐。三子：曰瑤，仕歷司虞，止員外；曰琪，止衛尉丞；曰瑜，今爲殿中丞。公于學無不該總，精力彊記，絕人遠甚。以爲禮莫大于祭，故受詔次宋興以來郊廟容典，爲崇禮錄。祭莫尊于天，故本其六名。實則一帝，是康成排王肅，彷佯千載，貫諸儒之論。爲南郊奏樂莫盛于雅，故裒羽萬、同律，爲樂記圖。孝莫重乎喪，故援古塞違，爲五服制度。五經之學，章句數十萬，後生怙異厭苦其說，故作五經節解，刪去盈辭。又請以劉昭後漢志裨范史之闕，尚書釋古文以校致今文，謂孟子附聖立書。莊周根道德之論，律有學科，宜並刊布。又同定論語爾雅義疏，皆鏤板垂久。唐明皇刪定月令，自竄新意，其事淺而不篤。公乞復康成舊註，還其篇次，議雖中格，禮家韙之。在內閣也，眞宗賜歌詩偉之次韻，公屢辭，不聽。乃有唐載集，資質詳審，進止如有寸尺，無僥言遽色，接誘士類，侃侃如也。或以奇衺慮之，則玉色山立，不得而撓。然志尚隱約，器服塵素，不徼福于神，不愧辭于人，善推己以恕物，不格物以己長。讓夷損怨，稱爲長者。尚書公之疾革也，公祗潔其面，以代箱御，未始就子舍，褫衣帶，養者以爲難。安車之還也，日延鄉老道舊爲樂，先時，邑子或從公家宰貸息錢，濟劑券紛紜，酒酣，公命折而焚之，凡散數百萬。其推穀士，不進不止，成就諸儒甚衆。而馮公元諫議大夫孔公道輔光顯，公爲內閣，馮甫從初命入太學，不十年，抗角凝，侍金華，與公同列云。至于日月獻納，便宜施行者，存于有司。伏青規，祕皁囊，則詭辭焚棄外無知者。嗚呼，公有黃中通理之才，服勞累聖，發舒事業，既光大矣，第不登三事、蕃九德，寧天嗇公，蘊而不使盡耶，將人實公，賜而弗及庇耶，知與不知，成爲公恨。卜窆有日，節惠茲在，敢摭雅行，告于有司，謹狀。

楊太尉行狀

楊崇勳，字寶臣，年七十。公之曾高，燕薊人也。家習武經，世封勇爵，曁先正令公，事太宗皇帝，親信甚篤，謹幹見稱，濟美流芳，至公而盛。公氣貌溫偉，志懷沈毅，由弱齡而遇主，逮晚節而還政，休有令聞，譜牒存焉。公年十一，以父故，補東班承旨，時眞宗皇帝方居潛邸，須忠實聰悟者以充左右，公與李永力同日中選，

特賜今諱。至道三年三月，太宗上僊，眞皇纘極，公授右侍禁。咸平元年二月，改西頭供奉官。七月，充寄班祗候。三年春，均寇乘間，徐部羅患，命公馳傳被受公事。四年正月，賊平，授內殿崇班、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騎都尉。五年，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封王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景德元年八月，授供備庫副使。二年冬，加檢校左散騎常侍，進封開國子。十二月，授香藥庫使。四年春，駕幸西洛，恭款諸陵，命公爲行宮四面同巡檢。大中祥符元年正月，進封宏農郡開國侯，食邑五百戶。十二月，升功日觀。熙事既成，授東八作使，加食邑三百戶。三年，順祀蒲中，精禮雕上，回鑾衛闕，推恩綿宇，授尚衣庫使，差勾當翰林司。六年，天子按巡渦曲，恭款道宗，又命公爲行宮四面巡檢。七年六月，充羣牧都監。十二月，授西上閤門使、羣牧副使。天禧元年二月，旅款羣眞，對越世廟，嚴祀云畢，恩章載舉，加檢校工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食邑三百戶。十月，授依前檢校工部尚書、左武衛大將軍、使持節恩州諸軍事、恩州刺史、充樞密都承旨、兼羣牧副使。尋差提舉點檢樞密院通進銀臺司公事。且國家設鴻樞銀臺之司，素稱繁鞅，自公之兼幹也，日無留事，時稱得人。三年十二月，授檢校刑部尚書、左驍衛大將軍、上柱國、食邑三百戶。四年二月，授英州防禦使、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并代州管內馬步軍副都部署，卽日改授客省使，依前英州防禦使、兼羣牧副使、勾當三班院皇城司，兼管勾閤門四方館公事。眞宗皇帝初以兵寄之重，無忌并代，公既受帝命，以潛邸心膂之臣，公實一二焉。故左右侍對，必藉其良。卽日故有典客之拜，庶令日侍軒陛，用爲腹心。時今上方正重明之位，實居纖揆之盛，有皇城司聯事者周懷政，緣搆邪黨，將危大寧，陰謀已成，兇言遽露。公盡忠是務，密疏其由，逆豎就擒，禁闈不擾。非先帝知公之忠厚，置公于左右，則何以得見悖彰敗，宗社延永，故獎詔溫密，增秩優隆。八月，以功授鄧州管內觀察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鄧州諸軍事、鄧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宏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公屢陳讓奏，冀寢恩章，尋改桂州觀察使、充內客省使、兼羣牧使。乾興元年，加食邑七百戶。會上出震居鄂，慶澤流布，加檢校司徒、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三月，差知陳州軍州，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使。十二月，除殿前都虞候、充眞定府眞州等路馬步軍都部署。天聖二年二月，敕差權定州軍州事。二月，召還，授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三年十月，授殿前都指揮使、振武軍節度勝州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十一月，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忠果雄勇功臣。五年十二月，侍祠圜丘，迴輿廣內，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加忠果雄勇宣力功臣。七年九月，加檢校太保、充鎮南軍節度洪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依舊殿前副都指揮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八年十二月，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加忠果雄勇推誠宣力功臣。十年八月，授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定武軍節度定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改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蓋公之總禁旅也，前後十稔，軍政日新，宸眷彌渥，朝議惟允，迺有是升，以旌其能。是月，命公充修

其大內副使公督茲大役曾不愆素落成之日賞典遂舉明道元年十一月授檢校太尉、山南東道節度襄陽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依前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公廳前曲射莊獻皇太后論以先帝言楊崇勳忠直堪于大用十二月授樞密使二年正月加光祿大夫、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十月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河陽三城節度孟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判陳州軍州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使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推誠保德崇仁忠亮翊戴功臣景祐元年八月罷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河陽三城節度使知壽州以懷政仲弟累陳雪奏故也二年十一月加特進、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十二月移知亳州蕃錫之日倍越常鈞仍給幣金以增公費五年四月移知陳州時元昊大爲邊梗公屢貢囊封罄陳方略上以公先朝心膂多所采納以手詔嘉獎練將之盛實有力焉寶元元年十二月加開府儀同三司、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慶歷元年十二月加食邑七百戶賜推誠保德崇仁忠亮守正翊戴功臣二年三月上以夏寇未息朔人頗驍敵衆恃強寇違誓約驛詔歸闕召對之日上曰以卿諳練邊律素推威望付以兵寄屬子老成迺授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定州兼真定府定州等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下車之日朔人聿寧講練周嚴器甲精設北鄙傳聞族衆驚慄十二月以諸羌納款二邊微警移判鄭州公夙有宋疾艱于起居因抗疏引年乞骸歸第上俞詔從之三年五月授依前檢校太尉、左衛上將軍、致仕四年十二月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改太子太保致仕以五年閏五月二十四日疾終于清平坊之私第上聞訃惻悼亟遣中貴人監護葬事諸孤以公當屬纊之辰有厚葬之戒由是泣愬獲寢其命翌日遣內司賚至第恤問厚加賻賜特輟視朝二日仍贈太尉某月某日葬于祥符縣鄧公鄉公家原祔于先塋公凡三娶始適夫人王氏次娶夫人姚氏次娶夫人田氏皆先公而亡男十二人長宗讓崇儀使次宗詡右班殿直早亡次宗說閤門通事舍人次宗誨內殿崇班早亡次宗謹內殿崇班次宗諤東頭供奉官次宗誘內殿崇班次宗誼東頭供奉官次宗諫東頭供奉官早亡次宗詁東頭供奉官次未名而夭公凡五加功臣至推誠保德崇仁忠亮守正翊戴系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至上柱國爵至開國公食邑一萬四千二百戶食實封四千五百戶公才謀周遠器識宏敏生而孤孤幼而惠悟嘗私嘆曰若目不識字手不解書至于成立何顏自處由此勵志向學勤求師友一日公與張侍中耆舊侍立次眞宗皇帝謂曰知汝等好學文字若能如此吾當親爲教授公等對曰實有志矣乃謝于庭下自茲命張侍中爲學長張景宗觀察爲副學長公與夏太尉守贇爲學察安圍練守中而下爲學生矣帝授以兼經論賦詩賦又教以虞世南字法公自此旁通經史周知韜略附雲龍之會親日月之光備四方之驅策受四聖之簡注戎夷之納款也則七命爲館伴副使郊祀之展宋也則屢權爲行宮巡檢其或風雨利病時政闕失莫不便殿請封論列移晷故相國王沂公、呂許公、深相器重公六藝之學射御尤精每信

使通獻射圃錫宴上必命公陪其引滿中的邊庭歎伏至今稱之公乘馬政之年曾有上言者願以廐牧市取其直以資國困幸弼將從其說公耳聞矣心盡素周獨于當宁之前語以忘戰之理帝深稱賞其言遂寢其不畏彊禦面折廷諍率多如此咸平景德中敵騎南牧宸輿北征常委公傳令邊帥協謀禦寇公乃戴星將命間道徒步達于諸壘諭以機事涉茲危阻人推其功又命公同守澶淵鉅梁時朔方之民攜老扶幼晝夜而渡恐在其後公蘇是來薄涉者數十輩防其溺迺有墜河流而得拯者不可勝紀公七歲時已失怙祀伯氏撫鞠而得其所無何腰足中寒以至不舉雖勤祀醫藥且久而罔驗一旦有高僧自至其家迺曰公曰斯奇童也而有斯疾也于懷中出圭角之藥傳之苦所涉數日間公蹶然下榻趨走如昨後訪其僧了不可得故公喜爲方書用施湯劑乖死之疾獲生者衆部下官屬有亡歿者公悉以俸金備其喪事孤遺還鄉道塗獲濟其行陰惠也又如斯公家有藏書積萬餘卷修職之外研味忘倦尤嗜白翰林集公因詮次樂天自宋三十歲至七十五所著歌詩凡八十一篇目之曰白氏編年集公自製序乎寫其集傳諸好事公凡歷四鎮所至之邦祗率教條勤訪民隱壽春宣庶號爲難理有積年狡訟前後不斷公躬加裁決其稱平允實事清簡吏民宜之公寬中而多恕在貴而能降言不妄發談必諳理舉身以約撫族以睦親屬孤露必加周恤朋執故舊不忘平生歷事三朝踐揚二府名遂身退善始令終若匪負不世之才遇非常之主明誠事國純仁保位其孰能至於此乎方就遠而從吉宜致行而易名敢述令猷用資清議謹狀

石少師行狀

公諱中立字表臣年十三居僕射喪毀而羸僕射有功于太宗朝數欲倚爲相會薨甚悼痛詔公自褐衣爲西頭供奉官方功臣子飾輿馬衣服相夸翻公獨折節從儒者游稱道六經百家之言年十八試文于朝換光祿寺丞賜銀紬三澄殿中丞推家貲與諸父一不靳愛後姻屬相鬩恨更引公爲證公辭不答遂以孝讓聞眞宗咸平三年以本官直集賢院與銳略楊億、中山劉鈞、潁川陳越、成紀李宗諤相厚善億工文章采縟閎肆彙類古今氣象魁然如貞元元和以此倡天下而爲之師公與劉陳數公推毅趣和之既乃大變景德祥符間號令彬彬詔之禮雅而五代之氣盡矣朝廷有所論議公與諸公未嘗不在善譽書不妄下朱墨凡祕書更公手者皆爲善本改胴部員外郎、判三司理欠憑由案進刑部賜金紫以兵部爲鹽鐵判官以禮部郎中判南曹移戶部勾院上卽位遷戶部充史館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初公與并州陳武者後往往至達官或且物故公獨巍然與新進治作文書無纖芥觖望士論高之天聖四年始以吏部郎中知制誥俄知禮部貢舉歷判集賢知審官院爲契丹國信使坐舉官不以狀罷修撰糾察司數月復糾察轉右諫議大夫、給事中知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景祐元年爲翰林學士判祕閣轉禮部侍郎加承旨兼龍圖閣學士半年擢拜參知政事公于臺閣舊章多所練達性愼密爲上言天下事既出未嘗剔

景文集卷六十二

行狀

張尚書行狀（案此狀在天禧四年，祁時年二十四，尚未登第，疑屬代作。）

張詠，字復之，年七十，惟公稟尊嚴之氣，凝隱正之量，粵在髫丱，不偕兒曹，嶷然志嚮，高自標置，始就外傅，卽覽羣經，書必味于義根，學乃知于言選，家貧無以本業，往往手疏墳史，每有鬻經，輒據庭樹槁枝而誤，苟不終篇，未嘗就舍，碟若多節，默表大廈之材，居然晚器，弗示良工之璞，太原王搏名知人，見公，憬然異之，獨謂公曰，唐魏文公本生此鄉，故老有言，後五百年，復出一佳士，元精回復，祭酒當之矣，公謝不敢當，興國四年，始游鄴下，與故上谷寇公準推轂引重，時屬鄉里命秀，方國試言，府將雅欽公名，議爲舉首，夙儒張覃者，惘愴有行，疏略少文，公卽以檄謁府，盛稱其長，覃終得薦，公爲之下，彙茅有吉，爵砥相先，讓夷之風，一變河朔，明年，進士及第，釋褐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尤厲風節，大江之南，民褫文敝，因以手而上下，獄爲人而重輕，公廉知其狀，痛繩以法，精力于職，擿伏如神，洗其瘝瘠，鎮之忠厚，吏樂其職，多一笑而歸休，民協攸居，或減年而從役，就改將作監丞，著作佐郎，解秩，授太子中允，關掌鄰州軍事，夏臺弗靖，西戎方強，公纔起亭障，精明烽火，坐贊叔敖秉羽之策，多參嫖姚穿城之樂，伐謀取勝，四鄙以安，端拱紀元，斥臧否，不多取名，故稱爲長者，明年，以戶部侍郎罷爲資政殿學士，判尚書省，久之，轉大學士，遷吏部，兼提舉祥源觀，歷四年，致所事于天子，除太子少傅，廳謝，皇祐元年，轉少師，某年八月某日，薨，享年七十八，贈太子太傅，公精識遠照，盡性命之理，故未嘗問通塞久遠，所至樂善下賢，雖非輩行猶與之鈞，當功名之地，人取我否，不爲人所娟嫉，夫怨悔不加諸己，雖哲人猶病之，歷二十官，五學士，皆久亦平除，晚節乃參機務，其恬于進取，不新蒸助，如此，初，家產歲入百萬錢，公旣好賓客，諸有名士與之游，盡取爲酒食費，略盡，稍稍腹減，亦不增殖，末年所入歲纔二十萬，捐館之日，家人不能庀喪具，當公之病，天子憫其貧，賜錄三百兩，蓋古人所謂清者，如公等非耶，公之子國子博士從簡，以哀死苦次，亦世服名教者，今葬日薄，禮有易名，用褒遺懿，上之有司，謹狀。

天田躬耕，轉祕書丞，明年，充禮部考試官，已事，復倅相州，一權之年，宜爲親解，百斤之牘，終以懇辭，乞董漕上市征，以便迎養，詔可其奏，月餘，召賜五品服，知濠儀縣，俄爲荊湖北路轉運使，事不謬上，世咨其清，劾罷太守姦贓疲懦者十數，悉條所部廢格抗敵者百餘事，棱威所振，吏皆股栗，察廉使上其理狀，奪美，三年，遷太常，爲郎中，再旬，乘驛赴覲，加錫金紫，翌日，遷虞部，爲郎中，再旬，授樞密直學士，賜錢五十萬，判銀臺通進司門下封駁事，兼三班院，河東大將張永德小校犯法，刖笞而死，詔按其罪，公卽封還詔書，白上曰，永德爲國牙爪，居天下勁兵處，若以一部曲摧辱主帥，臣恐下有輕上之心，上不納，因不關銀臺而下書，漸讓，未幾，果有營兵脅訟軍候者，公復爭前事，上輒優容謝之，會賊順緣間，坤維搖亂，偏師數萬，鼓行而西，太宗以爲潢池弄赤子之兵，荆棘生大軍之後，畸齊上輔，崇簡守臣，參預武功，蘇易簡白上曰，某直可屬大事，當一面，若奉將威命，降諭劇賊，陛下高枕永無西顧之憂矣，乃命公知鎮州，授日占謝，賜白金一百四十斤，鴻卿出郊，不復內御，子顏引道，初無辨嚴，朝家方以大師未集，留之半歲，公濟濟所賜，上還長府，其秋，遂詔赴部，公終不復言，至道二年，改兵部，猶爲郎中，會丁新昌郡太夫人之喪，恩詔奪服，陽秋之義，不以家事爲辭，禮經所執，亦推順變之大，眞考嗣歷，遷臣均繡，卽拜諫議大夫，歸朝，還給事中、戶部使，七旬，拜御史中丞，咸平二年，知貢舉，杜絕書謁，時稱得人，夏，改工部侍郎，知杭州，五年，移京兆，明年，轉刑部，復爲樞密直學士，再知鎮州，尋加吏部，猶爲侍郎，景德三年，罷歸，領三班、登聞檢院，奉朝請，先時，生瘍于腦，至是，弗損，歸家第，賜環中造適，移狀言上，醫請外藩，尋知金陵，兼江南安撫使，值宗成禮，改尚書右丞，昇人，以秩滿願留，卽拜工部，汾脽飲至，又進禮部，皆爲尚書，疾劇還臺，求訪高手，治劍需頭之奏，願遂角巾之游，魏舒之先行後言，人無知其去位，平津之何恙不已，詔益勉于存神，依違半年，必于得謝，上不獲已，出公知陳州，以大中祥符八年八月一日，薨，終于理，下，享年七十，嗚呼，景命弗究，宗工其萎，如仁均哀，殿我何賢，邦人故祠而爲諱，道路舉音以過喪，眞宗聞訃震嗟，追贈尚書左僕射，以天禧四年十一月三十七日，權窆于陳州宛丘縣孝悌鄉謝村焉，從宜也，公始娶夫人唐氏，卒，繼室以太原郡夫人王氏，卽河陽節度使鵬之女，允執婦道，以佐君子，後公三年而歿，子從質，以父任累遷至衛尉丞，居公之喪一月，以毀而夭，女一人，適故內相王公禹偁子嘉祐，冊弟詵，以公延賞，今爲虞部員外郎，孫四人，曰約，曰綜，曰綽，曰紳，咸以忠厚世其家，公階至正奉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公，食封戶三千七百，實戶四百，其大較也，公姿宇爽邁，謀謨沈敏，道獨俗表，氣籠霄極，任節俠，已然諾，不窕不槬，如玉如瑩，修詞立誠，博見強志，鄒書兼兩，賓蓋成陰，佐郡被邊，還時右武，八蠻封而弒馬，回策若蔡，張貔步以射檢，含矢如破，總物纖密，紀人遠甚，及司封駁，則詳言粹議，有任隗之沈正，總臺憲，則摧對觸佞，有傅咸之剛節，治益部也，宿師屯結，縣官乏食，椽史博手，狂狡敗心，公乃賑售盆鹽，翔貴困米，貿豐鍾豆，諷告鄉縣，民或妄言汎公，公斬之以徇，自是見懼大集，戰士倍氣，夷自不逞，挺亂，重城晏閉，主帥王繼恩、上官正、賴師入保，埋根不

進。坐失脫兔之拒。居者賈胡之留。公以爲將不親行。衆不可使。乃勸正自當一隊。以賈㩁勇。正許諾。行有日矣。公慮其不進。於是椎牛宿帳。具出餞之禮。中坐酒酣。親舉觴軍尉曰。爾曹俱有親弱在東。蒙國厚恩。恐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擣寇壘。壽其賊類。平定之日。東向以報。日見朝廷舉萬年之觴。豈不快耶。若猶老師逸囚疲民曠日。即此地還爲汝死處也。正由此東行衆人。諭道兼進。殊死鏖戰。盡俘凱旋。公乃出車勞勸。縱金大會。以次論獲。先命行賞。皆伏公氣決。不敢迎視。繼恩帳下卒縋城夜逸。吏執以告。公恐與繼恩不協。郎命繫投智井。一府無知者。先時。刦掠之際。誣染尤衆。脅從有狀。歸訴無階。各保營壁。共懷猜貳。公以爲庇不擇音。既亡生路。蟲入其腹。慴惑厲階。亟下移符。鑴說魁宿。宥其枝黨。縱歸田里。皆以大恩。訖無敢桀。及再任也。屬六羸南牧。戰旗薄伐。公慮遠夷爲變。欲出奇以勝之。因取盜賊之尤無狀者。磔死于市。凜然人望。遂臻靖嘉。每吏牘便文。久不得判。公率爾署決。人皆厭伏。罰既値罪。按無廢情。蜀中喜事者論次其詞。總爲誠民集。鏤墨傳布。雖張敞之爲京兆。時時越法縱舍。黃霸之守潁川。人人咸知上意。無以過之。牧餘杭也。遭民游饑。方蜡不啓。稻蟹無種。原田若藝。民挾鹽利以冒公禁者。日數百輩。公一切縱遣。不御彝法。邏戍入啓曰。法亂如是。人將安禁。公勞之曰。餘杭十萬戶。饑者七八。弗挾鹽利。無復生意。若嚴禁之。彼將鬪覗衡擊。以擾居者。則爲禍大矣。爾曹第忍之。俟其歲定。則大守復以三尺律從事矣。是年雖歉。人無泛命者。（案）文翰類選作從命。富家子與婿分財不協。詣府廷辨。婿曰。彼先子有治命。婿七子三。因出遺札。子不能舉其契。公索酒酹地曰。彼父智人也。當死之日。子方沖孺。託養于婿。苟子有七分之約。則亦死于婿手矣。今當七分歸子。三分歸婿。于是二人號慟。以爲神明。公之操決率類是也。原其遇二聖也。以功名自任。故力與命偕。顯八座也。以方格見信。故言與行危。本乎直清。貫以忠恕。慨乞靈徼福。無人非鬼責。履重剛不險。臨大節不奪。藜藿弗采予猛獸。山川寧舍于騂角。若夫安世之恨謝。翁歸之滅私。大有之文明。小雅之愷悌。公皆兼有其美。惜其未極柄用。邈慾勝理。上欲以爲相者數矣。天之不慭也。悲夫。公雅好著文。深切贅邁。以不偶俗尚。自號乖崖。公尤善詩筆。必嚴情理。故重次辭能詩。序之曰。放言既奇。意在言外。議者以公自道也。生平論著。仲氏誌集之成十卷。以行于代。內外壻之日。無招膺之妾。無雜弔之賓。終齊事而乃瞑。取禪書而頌德。漢廷諸老。恨王陵之不侯。天下之人。爲隴西而流涕。斯非遺愛遺直。立功立言之極歟。敢撫令猷。以須史闕。謹狀。

馮侍講行狀

馮元。字道宗。年六十三。公之先。平始人。四代祖官廣州。唐末。闕輔亂。不敢歸。而劉氏據南海。僞斷士人。故三世食其祿。太祖定交廣。公之禰本劉氏。曰御。國除。始爲王官。授保章正。老病免。遂占數都內。公少嗜學。保章君不欲公隳其業。使從故僕射孫宣公授五經大義。又友博士崔頤正。逮冠。彊立博覽。外嘩嘩若不足。中敏力甚。自經典故訓。祖襲師承。穿穴嫁㮣。皆能窮其說。浸弄翰爲詞章。默而有沈鬱之思。出入服褒

衣。矜矩步。如大賓祭。鄉人化其謙。至以俚語諺之。不妄交游。惟樂安孫賓、吳陸參、譙夏侯圭。相友善。三人皆直諒而材。故號四友。家貧。歲冬無薪燎。夜輒市瓶酒。與圭對經研推。一再酌以自溫。或達旦不瞑。眞宗大中祥符元年。由進士調臨江縣尉。再集罷。會講員缺。詔令集吏能明經。得自言試可。公往應令。時諫議大夫謝泌領選。精果有風概。見公儒者。嘻笑曰。吾聞古治一經。至皓首。生能盡善也耶。對曰。達者以一貫之。可矣。謝奇其對。因抉精義疑晦者廷問參詰。公條陳詳諳。言簡氣厲。謝抵掌嗟伏。即日聞上。授國子監直講。由是名震京師。公卿大夫家爭欲屈公授道者久之。遷廷尉平。又兼崇文院檢討。其八年。擢授侍選。公侍詔殿中。帝讀易至泰卦。命說其義。公既道繇象云云。因本君臣感會所以輔相材成者。帝悅。賜五品服。稍親近之。禁中建龍圖閣。庋藏祕版。置學士待制等員。爲搢紳舉處。時帝用尙書工部郎中李虛己、兵部員外郎李行簡待制。是時。公仕資淺。故以太子中允直閣事。閣蓋由公始。數召人與二李賜清閒。說易盡上下經。帝嘗稱公誦說通而不泥。言外自有餘趣。非專門一經士也。俄改三品服。天禧元年。以諫議大夫假節使契丹。還。遷太常丞。兼判禮院、吏部南曹。先是。今上在儲闈。帝欲得耆艾長者使之勸學。訪于宰相。時太尉文正王公以公對。或者謂公年差少。罷不用。更用博陵崔遵度。四年。遵度卒。帝即擢公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代其任。他職如舊。初。文正聞公名而未之識。一日。召至第。先使諸子質經義。密覗其人。淹粹亮格。乃自見之。授以老子。他日令詣府。與執政衆試。已而爲帝言數矣。故公之顯。文正力焉。公由孤生。挾儒術進。出入十餘年。鉛玉華綏。與諸儒獻歌頌。數得進見兩宮。所以褒禮賜予尤渥。便蕃光明。爲時宗國器。當世休之。今上嗣位。改尙書工部員外郎。升爲直學士。兼侍講。未幾。孫宣公亦入露門。執經邇遹。公得孫同列。以爲寵。孫得公。亦自以知人爲多。兩人提衡誦導。上益嚮學。俄兼會靈觀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天聖元年。判登聞檢院。明年。判國子監。三年。改禮部郎中。五年。同知貢舉。時天下偕計參倍。公協力程綜。片善必錄。雖鈞摭梟平。不訂其公。未幾。正爲學士。當是時。天子念先帝燎烈。裁定信書。爲一王言。故武寧中山劉公爲、今資政殿學士常山宋公綬、丞相潁川陳公同領史事。已而丞相爲開封府。洎權副三輔。乃詔史官請公。亟以公請。詔從之。書閣兩朝。論次筆削者衆。至是褒懲謹嚴。近古風烈矣。其十一月。燎祭南郊。爲鹵簿使。七年。召入翰林爲學士。凡三禁職。皆天下選。而公兼有且優爲之。又判尙書都省。俄爲三班院。歲餘。改吏部郎中。八年。以國書成。進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九年。爲吏部流內銓。兼舉牧使。明道元年十月。既營室。謝享宗廟。又爲鹵簿使。以赦令例遷給事中。明年。耕籍田。使任如廟禮。俄爲莊獻莊懿二太后園陵鹵簿使。前此莊懿之未祔也。瑚都城右郊。公嘗假鴻臚護其葬。及梓宮之遷。斥土汎溼。近成訴公監覗亡狀。十月。解翰林學士及侍講二職。出守河陽。辭得見上。但頓首引咎。自請治郡。滿三年。奉計以報。會太學官闕。丞相府留公。柄臣悔。欲弗遣。公固願行。到部。以清靜稱。不作條教。今左僕射王沂公自洛師入覲。爲上言馮某東朝爲老。不宜以纖介棄外。上亦意合。即日馳傳召公。景祐二年春

二月。至自河陽。改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兼知審官院。復判大常禮院、國子監。公旣還朝。自以初翼舊人。身託勸講。宜出入諷議。不苟默而已。乃獻金華五箴。弼違告猷。詞兼婉切。上納其戒。優詔答之。會上留意雅樂。閱經文殘缺。規創大典。夏四月。詔公領修樂書。俄復爲南郊鹵簿使。管祥源觀事。明年七月。書成。上號其書爲景祐廣樂記。特遷戶部。賞勞也。公素有躄盭。不堪趨拜。四年春。病寢劇。告未滿三月。會小瘳。公自力造朝。未幾。病復甚。氣上逆。害言語。後四月戊戌。終于正寢。上聞訃震悼。以本官尙書告其柩。賻錢三十萬。絹百匹。醪米牢具稱之。慇賻之所以優加。君臣之際深矣。公之配夫人周氏。封臨汝郡。無息。以兄之子大理評事諶爲嗣。公歿。夫人命諶以衰絰卽次于殯。東會詔到門。問公親屬。夫人卽表公遺命。詔可。擢諶衞尉寺丞。諶子二人。釋褐並爲將作監主簿。卹孤厚終之恩乃如是。是其德已侈大哉。公自褫巾至捐館。進階及勳各六詔。爵五封。戶五加而再實其食。如今署焉。志閒素。恬于仕進。無表襮之飾。雖當路諸公。牽賀弔一與衆往。異時不造也。門無雜賓。惟經生朝望承問。及搢紳道義交數人而已。接士以禮。雖新進後出與之鈞。終日談便惟識。無虛言惰色。是以受詔八主戎客于都亭館。由愼恪以得之。不呼僧及道士。嘗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按禮變服。未始爲世之所爲齋薦者。惟卒哭後。遇祭日。與數門生誦說孝經而已。習語浮屠氏。亦不誦言排訾之。薰蒿禨祓可以動氣襂者。皆不勤近。不問家產。埒狹。晝治官事。夜還讀、書。暬御亦觧其面。故能多識博練。自壺閒文書。故新品式叢夥紛龐。有所咨訪者。咸能記之。太學、禁闈、容臺三局。閱二十年仍其任。本公不忿不忘故也。尤精易及揚雄方部學。初。公七歲。母夫人令授易。

是夕。夢公乔紺蓮。夫人旦而撫公曰。兒善讀此。後必貴顯。眞宗果以識拔。晚年。愈刻志。率三日一讀。又欲爲子雲諸首作章句。且患宋衷、陸績、范叔明、宋惟幹、漫浪舛駁。思盡黜之。最後得唐王涯註。以爲差近。先作釋文一語。欲遂因王說而補正之。亦終不果。公嘗預注先帝集。同修鹵簿記。校後漢志孟子及律并義疏。采獲是正。多得其眞。同修玉牒。分撰國朝會要。未克就。生平著述無編次。家人搜摺。得數百篇。精緻平粹。及在禁署。益邇雅。務爲溫純。而采加焉。居三城。作詩百餘章。推己指物。曠而不怨。有雅人餘風。性寬厚多恕。當官下。未嘗以罪率鞠吏。吏亦畏其明而安其仁。樂道人之善。好與人爲善。每議事。不肯自意出。大者薦之二府。小者與其屬聯請。頫多不可紀。公一無矜自者。其遠名若此。然內剛有守。不流于衆。初。善音者取上黨黍縱累爲尺。因裁十二律以獻。遂改大樂鐘石以合其私。老師宿工皆首鼠不敢議。後有建言其非者。上未有以決。還中人卽太常下含問公。新樂以縱黍定尺。寧有非耶。公卽擿班固律曆志唐令兩說付中人。因對右者橫黍度寸。今以縱亂橫。其法非是。中人馳入。明日。上坐邇英閤。諭公口。向疚正大樂。患其寖高而急。今也下而緩。二者不得其中。失在律。卿言是矣。因出橫黍新尺示羣臣。比縱尺差二寸一分而弱。以校衡斗皆不讎。當是時。微公言。雖無發其謬者。假有之。果且不能取信于上。傳曰。仁人之言。附溥而利歟。公前歿三日。屬于一二僚執曰。吾仕顧素足。今無一私以干縣官。惟是窀穸器諸君已而得還

禮之文。諄諄納忠。訖無他語。用是中外尤痛惜之。公友闢西李公叔、勒故吏相譴以終事。嗚呼。公有王佐之才。不自顯。雖持囊珥筆。在省戶爲名命。訓辭所出。裁十二三。使公當其時稍自崖異。不難于進。益發素蘊。幸而十四五。且爽入衡弼。不爲婆娑連蹇如今。章章矣。雖然。命有屈于公。公無不慊于道。使素概湮埃奮厲無窮。薄夫敦。夸夫儒。百世之後。呻簡想風者。以翟咎臧文仲、漢賈誼、董仲舒。此彼相易。寧自失得聞耶。謁辯以胄筵儀範。刊綴音典。皆爲公屬。及此緒訓。又參聞之。故公治行之全。頗獲詳究。今日月有期。官在三品。法當得諡。謹用第述上于有司。飾惠受名。請遵故實。謹狀。

荆南府君行狀（案范鎮撰宋郡神道碑、中丞名紳、乾封令名闕、霍丘令名闕、荆南推官名理。）

宋氏本廣平望族。代有冠冕。中葉避地。始來浚。都通州。府君事唐昭宗。位至御史中丞。坐法貶州司馬。子孫蕃衍。爲東發著姓。乾封府君事後唐。歷晉漢。多爲劇邑。淸尙素節。鄉品亡二。霍丘府君弱冠秀發。通王霸之術。是時。諸侯據藩岳。招豪英。因感艱運。濡足當世。由是連應滄魏兗冀之辟。周世宗用兵淮上。鋪敦釆入。府君自田里獻書行在。陳滅吳之策。世宗奇其材。拜眞令。隨王師東下而安輯之。淮人忘亡。遺內憂去官。宋受禪。銓符追集。調蔡州團練判官。謝病不行。俄而易簀。年四十八。先府君蚤孤。事母賈夫人至謹。諸兄以官學遠或千里。近或數年乃還。惟府君朝夕瞻省。以孝聞邑中。里人邢敎、盤桓遯世。罕通謝問。獨以府君爲益者之友。治春秋三家。長左氏。賈夫人之喪。毀瘠如禮。年四十。親友勸以仕。始游京師。太宗端拱二年。明經及第。爲寧州襄樂主簿。時四方讜道數棘。外臺郡文實檄府君行部中。鞫㝡輪識。如今而辨。

大兒。冤識。代還。調江州司理參軍。慨然歎曰。是不足爲仁耶。位無大小。顧力行何如耳。因精思于訊鞫爰書之間。屬邑尉邢積捕疑盜數十人。鈞鋼周密。移之郡獄。太守李朝以證左明具。卽俾論死。府君疑有枉狀。因微挺。因械物色以問之。因對不讎。乃自白于朝。朝弗察。府君卽申牒。大獄四十日。所以防冤濫。盡情實。今何甲未浹。不敢如敎。朝大怒。居數日。鄰州獲眞盜。自首于官。傳檄株逮。朝執書。赧且駭。曰。掾其神乎。州界有行商。部幣重。夜經澤中。將宿佛祠。値盜人前殺羣僧。延內猥籍。商人入寺。踐其血。乃覺。因轉驚還去。曉。逢邏者。見衣履有汙。執以爲賊。傳致數獄。商遂自誣。府君以爲是當操奇贏擧千百計。胡怨而蹈死耶。因屏左右。誠以好語。商恐懼辭卒不變。府君猶卻其獄。夜據案寐。恍惚若有人乘馬至廳事。自稱鄭使者。呼曰。謾矣。府君驚寤。遽召侍卒。緩其獄。盡取成牘焚之。左右離然。謂不可逼明。有姓鄭者詣官告其謀。盡遂支黨。商乃免。其愼䕶精感如此。前後閱郡將數人。其間侍中文懿馮公。尤所欽待。殿省丞呂春大略翊臨州。少所推薦。器府君仁隱材幹。凡再加保遜。居官八年。弗得代。時故武卿文定趙公、以美俗使江表。廉其淹恤疾苦。言狀是冬。集吏部。復掾常州。三考皆最。掌獄凡十年。所蔽數千。無一謠委者。每有重辟。必持案諗囚。爾罪應死。盡召家人。使之相見。所嘱祉席。時其早晏。未始妄加搒掠。須其情究意訖。然後行決。因皆叩顙感泣。旣誅。又爲人設一僧。使誦經懺罪。自是州人習聞之。其後囚每伏法。卒呼曰。君物化有知。

當爲宋府君作狗馬愼厚德九江毗陵二郡父老至今能言之俄爲光州錄事參軍、安州應山令、江陵府
從事府君謙謹修潔廉靜樂道薄于自奉裕于施物笥無兼衣案無累殺以己不知人爲疚不以人不知
己爲恨沖猷隱晦粹焉莫見其際恭于接士而不諂也力于事神而不祈也不援上以苟求不詭遇以取
獲居六宮更三十載結考十七訖無玷漏而閨闥棲遲終不獲遷力與命其相戾也雅性強記閣誦諸經
及梁昭明文選以教授諸子遇家人嗃嗃嚴厲雖盛暑必正冠束帶居常諷梵書日十數過以爲常讀莊
子內篇至金躍求爲鎖邪輒以訂己曰吾終不爲不祥之請其理照含厚蓋性之也天禧元年調都下疾
終于僦廡實六月二十九日同母昆弟七人長曰琫終安州雲夢令次曰琚曰璩曰現咸先歿弟曰昱舉
進士早世曰位終國子博士五合姓曰高氏曰二王氏繼以鍾氏最後朱氏朱夫人後府君十三年而終
三子長曰邠早夭仲曰郊季曰祁邠、郊、祁、鍾出也府君之歸全也朱夫人留止南方獨郊侍
疾及斬焉在疚力不克葬乃權窆京城之偏後八年郊與祁皆進士及第嗚呼小子以治命之重不敢殞
滅天假殘息與于零丁孤苦之餘遭時樂育進服嘉會非府君之儲德懋厚義方清白之所庇曠能及此
然祿之弗逮哀亦罔極幸天子推孝治之化篤褒親之典乃以天聖五年郊祀詔書一追贈府君爲太子
中允封朱夫人爲壽光縣太君明道東耕再贈屯田員外郎追封鍾夫人爲潁川縣太君景祐二年圓丘
禮成進加今贈今得吉卜于許州陽翟縣三封鄉之南原以景祐丙子孟冬之癸酉舉公之柩以鍾氏朱
氏二夫人合祔焉恭惟先府君庸言成規庸行成矩凡有諸訓皆可爲士林景法而光靈寖遠竹素靡傳
摧慟追懷百不獲一謹捃摭崖略以備誌墓之實謹狀

叔父府君行狀（案）府君名位

府君少孤逮冠喜遊俠重然諾居鄉里以風義自重既而感曾高以降皆用儒術進始慷慨從學通戴氏
禮及周儀二書太宗端拱元年以經明釋褐補隴州隴安簿再調虔州石城簿代還以結課尤異遷耀州
觀察推官州與霍丘府君嫌名晉協固乞改擬不聽秩滿又調靜安軍節度推官時故尚書任中正以時
望鎮左蜀幕籌郡政一以咨之府君敏咨而才威知己之遇罄露風力助成綏輯任公密啓其狀冬進改
大理丞出宰大名府朝城縣以建封之擬就改太子右贊善大夫仍賜五品服繆宰河南之登封祀汾禮
畢列進殿中丞俄而通判麟州又移鎮戎軍天禧初有司稽勞轉國子博士晚師連倅邊守皆西陲勁兵
處邊士慘烈寒中肌骨髀肉銷盡壯趾成災及還臺不能拜伏輒取長牀臥里舍痼瘵寖劇遂臻大病以
天禧二年某年月日啓手足于京師前夫人干氏後夫人孫氏封長安縣君皆前卒子一人曰郁以族父
之蔭今爲榮州錄事參軍同祖兄六人曰琫終安州雲夢令曰琚曰璩曰現皆文行孝友不及仕途曰坰
終江陵府節度推官贈工部郎中曰昱舉進士竟先去世府君最幼謹按府君天資強濟于法令尤邃前
後操吏治詳民隱文牘倥偬羣盧眩而不解府君一見皆唾掌立決情得舒露人人厭伏故所莅之政旬

宋浹而聲已馳矣使輕郡將爭爲薦寵忠愍寇公撫全魏聞朝城之政恨知君晚自本邑檄召權武府事
欲日見音采其爲名卿所欽挹如此精心勁氣老而彌壯與江陵府君華顛從官比諧昆最壽而姿宇風
韻纖微克肖雖近親昵友或不之辨逮末疾淹久聞江陵之訃因而易簀孔懷之痛可謂至焉自稱諱以
來棄都外由羣從而上悉葬故塋及府君昭穆窀卑容窆無所其孤郁與兄子郊等別啓新域于許州
陽翟縣三封鄉之南原即以今歲孟冬之癸酉奉江陵及府君之柩偶穴同兆且以終手足之愛從象數
之吉也幽礎辭刻必齊宗匠是用直敍官伐概舉遺烈不敢文致以備論次之實云謹狀

附佚存叢書殘本景文宋公集

卷第十六至卷第二十
卷第二十六至卷第三十二
卷第八十一至卷第八十五
卷第九十六至卷第九十九
卷第一百單一至卷第一百單二
卷第一百單七
卷第一百十八至卷第一百二十五

天瀑山人跋

景文宋公集卷第十六

律詩

官舍二首

南榮坐炙野人暄，官謗心知鶴有軒。畫餅竊名眞不食，銜枚邀寵更無言。（楚辭云：願銜枚以無言，常被君之渥洽。）稽齋書篇吹蹇度，將徑賓綦肇蘇班。事國愛君情未已，此生踈蹻負丘園。

病骨支離鍪槊豐，臥看曉采照牆東。不材天與山中養，飽食人嗤柱下工。大府翩翩甄奏記，閑齋咄咄厭書空。翛然慵態知難畫，手按鳴弦目送鴻。

試秩祕書省（見聚珍本卷二十三）

景陵乾明院湖亭（見聚珍本卷十四）

江上阻風（見聚珍本卷二十四）

公齋植竹

對植同奇樹，扶疎對近軒。舊經梁苑賦，初結太山根。就簡供書刻，乘秋爽些魂。蕭風朝作籟，鶴露夜留痕。招隱宜先桂，忘憂可並萱。會當充鳳食，薦實帝系園。

中園殖叢蘆

我甄散質山中養，君結孤根江上來。相對中園兩無用，孤蘆何處有奇才。

樹柳

爲愛當年濯濯姿，動春搖霧不勝垂。條供越絕千絲網，葉鬬章臺半額眉。肯共桑榆悲日晚，寧同枳橘過江移。待君合抱相看歲，定是金城洒涕時。

答安陸龐掾（見聚珍本卷九）

郡將夜醮分貺齋酎（見聚珍本卷二十三）

春霧（見聚珍本卷十五）

賈注昆仲赴舉（見聚珍本卷十四）

俊上人遊山

股錫飄然指上方，翠微巖腹掩鷹房。江山極睇才多助，竿木投機戲有場。麝墨洗餘池溜變，玉聽清極老華香。秋風莫負重來約，淨社霜蓮徧碧塘。

州將病免檄委郡事

郡將移書臥閣頻，假提千騎出班春。校中事免時毫誚，欲作宣明面向人。

晚思（見聚珍本卷九，題作吏隱）

祇役道中二首

濩落無容物，嶔碕可笑人。唯當荷農笠，不稱薦華紳。宦味眞糟糠，生涯累水薪。窮途計安出，祇是有沾巾。

絮亂東風急，花飛雜樹稠。離家玉粲恨，蹭蹬彥先愁。樵浦連橋度，旗亭數蓋留。擬人了官事，歸約誤梳頭。

鄉郡移書覆獄（見聚珍本卷二十三）

郡界閔兩州將率官屬禱禱

勸農方狎野，爛日嘆焦原。六葬沈雲族，千箱害稼孫。都人望天漢，闔相閉陽門。盜怒風生穴，汙斜祝有豚。

征徒休道樾，汲缶涸中園。米價高何許，癡人遂不言。

自詠（見聚珍本卷十三）

詠史（見聚珍本卷二十四）

過安陸舊居鄰里相送（見聚珍本卷十七）

泌陽王介夫（見聚珍本卷二十）

兵部學士移鎮昭潭

檣拂南雲爛帛蘭，再應湖外嘆違顏。封君比繡千頭橘，瑞祝標桐九向山。迎吏出郊驅舊艇，齊兵下席掩

刀環。漢條緩布褒書降。後乘蒸青幾兩還。

孫景隨侍赴舉 見聚珍本卷十四

早濟江步 見聚珍本卷二十

夏日

六幕風輕書刻長。地形卑濕近南方。八揮羽扇依林樾。絕續金瓶下井牀。雲路飛鳶愁跕跕。玉徽流水怨湯湯。尸官齋府中乾甚。久飲臺冰未覺涼。

晚春至自襄陽

刀頭歸約月殘時。業儿流塵蒲柔枝。陰地雨蛙欺鼓吹。後園煙茗老槍旗。風回曲榭花英聚。泉濆坳堂蘚暈移。臥看屋梁周粟飽。不嫌五管號支離。

題僧惠昇壁

何年飛庇錫。此地鑠鷹房。水入禪心定。花驅供嬉香。高談犀飾麈。清啜茗成槍。千騎肯留此。龍紗照屋梁。

景政鄭牧率留詩雜。

漢南州將按行江渚以詩見寄 見聚珍本卷十八

南亭獨飄 按景陵見聚珍本卷十八

州將按行隄上

十萬隄封限迅流。騰裝清曉徑春疇。駐車楚老漿盈野。勸築雎陽杵有謳。梅暖晚香薰宿館。雪天零霰犯輕裘。桑郊甚日迎歸旆。遙認驪駒最上頭。

楊初歸九江

方領思歸集鶴庭。樵風千里漾舟舲。歌翻桃岸雙飛鵠。夢繞天鄰九疊屏。上苑昔游賦飄雪。故林良友望賢星。迴聞乙奏褰雲幄。紫桂宦塵襲袂馨。

挾彈林下 見聚珍本卷二十三

楊備永嘉市征 見聚珍本卷十八

羇思

三年官牒託東侯。旌蕩危心斛貯愁。一命鴻毛徒許國。單身螢火若驚秋。

州舉俊民以藝中第爲詩馳賀

曾聯郡將署鄉書。日見函關寶出符。奏頌一揮雲落紙。賜袍三浙薰飄爐。高軒並照連乾錦。飲膳分頒蓮葡廚。病暮日期迎喜繡。塵容甘預弩前驅。

聞新勝恩除異等輙成自詠 見聚珍本卷二十三

溪亭

晚日平空晚。澄波極望鮮。雁飛故陶瓦。梁負會稽椽。戰綠低寒杜。漂紅泊晚蓮。黃昏無限意。江月對娟娟。

悼祚禪師二首 見聚珍本卷十一

獻外臺王侍御 見聚珍本卷十三

祇役鄰郡道中曉發 見聚珍本卷十四

七夕 見聚珍本卷二十四

送常熟尉錢訪 見聚珍本卷二十一

送楊偕太傅知淮陽軍

下拜親爵一札書。隋河風柂送行艫。曉辭漢署茅留蕝。暮聽廉歌袴換襦。方志貢珍傳罄錯。客厄荐品盛魚腴。雙旌引人柔桑陌。少駐驂驛將美鬚。

送楊子奇赴辟漳淵

老避嚕師書不眠。喜聞書辟冠初筵。車陪魏館鳴笳路。食對何侯下箸錢。使驛馬歸催露檄。學帷繙隩晦餘編。知君此舉伸知己。寧似他人有一天。

送貴溪尉周懿文先輩 見聚珍本卷十八

送蒙城簿謝曄先輩 見聚珍本卷十一

送江陰簿江楚材先輩 見聚珍本卷十一

送吏溫虞部佐郡四明 見聚珍本卷十四

直舍飲餞楊子奇 見聚珍本卷二十三

寄鄭天休 天休兩賜手問會迫暗事不獲修答 見聚珍本卷十八

聞後苑錫宴 見聚珍本卷十三

反舌 見聚珍本卷二十二

故文節公哀辭三解

早傳黃石系。未伴赤松游。暴疹驚牀蟻。深恩賜養牛。谿璜俄碎玉。川檝遂藏舟。蕭相今無嗣。夫人紹鄧侯。

順采思忠藎。宜謀嘆巧勞。慙遺無一老。投弔剩三號。撤奠哀笳引。追榮斂袞袍。欲知馮厚慶。第覽得傳刀。

霜露才嬰疾。龍蛇已喪賢。神騎尾星次。家託寢丘田。長樂申君弔。東堂罷禊筵。佳城白日掩。從此即千年。

景文宋公集卷第十七

律詩

送餘姚尉顧洵美先輩（見聚珍本卷八）

章判官詵赴吳興幕（見聚珍本卷十七）

辯才少白師歸天台（見聚珍本卷十）

孫沆從事宰吳興邑（見聚珍本卷十六）

程密學知益州（見聚珍本卷十六）

寄獻潼淵太傅（見聚珍本卷十六）

張屯田知兗州（當按寰宇記縣見聚珍本卷十六）

同年梅鼎臣赴鳳翔幕兼省覲（時君家學上饒分陝見聚珍本卷十四）

王子野學士同理蘇臺

姑蘇奧絕冠東南，才子監州奉詔函。賜被樸歸麗久冰，去，樵風分過舳相銜。菽蠶蒼葉耕刀利，滋釀桑花醉鳥銜。一水貫都無憚遠，錦鱗雙尾待來鹹。

中山公損疾二首（見聚珍本卷十六）

同年譚綜掾江陵

鄉樹湘雲外，行轅楚塞東。不辭淹拔萃，聊欲辨無同。瞑紫生寒軸，疎丹點暮楓。登樓有歸訊，爲附北歸鴻。

了淨歸天竺寺（見聚珍本卷十七）

九日食餻有詠（見聚珍本卷二十四）

龍圖蔡學士鎮高密（兼過鄉里）

厭直坡鑾引郡章，玉虬移刻對清廂。留符懸避離宮篇，公先有四洛保護之命，以就養願乞東藩。懷綬貪過白蓋鄉。書閣迴巢雙鳳羽，詔泥殘和五芝房。追鋒只恐歸期迫，肯饋腴魚早計菁。

對菊有感（見聚珍本卷二十四）

元處宗安化簿（見聚珍本卷十一）

晏寢（見聚珍本卷二十四）

中山公鎮淝上

長蘆生蹙滿帳前，甘棠載憩示優賢。蕩函握節中軍府，奎字成鉤寶閣天。丹匕去尋鴻苑錄，佛花來供淨名禪。朝家入有三公拜，未信東山得久眠。

黃泌昆仲歸江西

蕭樵殫楚桂，裘掖厭京塵。別路雙黃鵠，還家兩玉人。書園飄竹粉，鄉樹老梨津。電翮盈歸褚，中州賞有眞。

同年吳毅尉烏程（見聚珍本卷十）

智成上人奉陪中山公赴淝上（見聚珍本卷十二）

送蕭山宰劉寺丞（見聚珍本卷十六）

同年王聖源南都講授（案源嘗以事免職）

刻意悲愁髮未華，詣曹頻費杖陵嗟。歌緣郢客高難和，璧是秦人誤指瑕。綠底恩榮褒振滯，烏衣羣從慶還家。離宮萬戶經庠盛，御對諸生坐絳紗。

送同年蔡錫甸簿巢縣（見聚珍本卷十七）

冬日野外三首（見聚珍本卷八）

直舍雖珊律，書星同舍二首

衡文新札儼成行，柏燼微聞帙氣香。天下書多殊未見，顏生應笑下雌黃。

經籍敢倦刀刊梓，國典將追鼎鑄書。靜對關疑還開筆，不知三古字爲魚。

楊都官日嚴赴鼎州（見聚珍本卷十七）

廢鄭河（民間呼此名或以即古洧水河旗舊惟春夏汙潦所集　見聚珍本卷八）

家居

貧廡接中林，迷塗感慨深。窮年不材木，提月退飛禽。官守晉投版，私雞利挫針。病呻無用怪，不是顯時吟。

民廛

衰翁好藏密，移病此憍居。白眼慵迎客，青泥勸樸書。風窗殘蕊綱，煙落暗春樹。惟有伊蒲士，相從亟飯蔬。

舒鴻

莊周悲殺鴈，本爲不能鳴。寧識山陰誤，能鳴亦就烹。

邑居

瞿機裘貂病骨輕，茨簷窮伏廢將迎。族庖投刃噴羊肆（賈廬既遷市道，屠相尤雜。溪子肇牙近禁營，回近亦多連營，正似安仁閑居賦中），雲破日痕絙巘道，雨殘烟脚媚蕪英。傳聞內史輕租契（時都所例減民租），私約吾農對耦耕。

早春近野（見聚珍卷二十四本）

玉玫瑰（見聚珍本卷六）

黃薔薇

剉蘂染新蘚，插鈿成密房。仙人文玉字，宮女道家裝。聞說藥間露，能令肌骨香。

千葉牡丹

濯水錦窠艷，頹雲仙髻繁。全欹碧綴葉，獨占紫球欄。誰謂蓴華極，芳心多隱桓。

酴醾

來自蠶叢國，香傳弱水神。折醒疑破鼻，併翻欲留春。勿以媚蘭末，誤紫韓壽巾。

金雀（見聚珍本卷六）

眞珠龍柏（見聚珍本卷六）

四季（見聚珍本卷六）

木蘭

吳王宮裏樹，春晚紫房開。秀比華夷重，香蒙菌桂猜（本草云，葉氣味辛香不及桂）。無輕衆芳喻，曾照女郎來。

棣棠（見聚珍本卷二十二）

玉蕊

唐昌觀中樹，曾降九天人。鬱鬱香何許，雪英如舊春。豈無遺佩者，來效捧心顰。

紫蕊花

娟叢無奈密，柔蕚不勝長。非隣粉自白，似俠骨中香。不分櫻桃艷，名先播樂章（近世民間雜曲始有紫蕊花者）。

送保定張員外（見聚珍本卷十五）

晴雲

春空無際碧，雲意靜悠悠。盡日隨風馭，迎昏抱月鈎。正宜銜迥隴，強欲蔽層樓。來野何須問，鴻濛正掉頭。

春墾勸農事（見聚珍本卷十一）

隴西都尉禪會圖（見聚珍本卷八）

訪李生野墅（見聚珍本卷二十）

南齋二首（見聚珍本卷九）

道中見問津者

欲問迷津意，都緣別徑多。亡羊曾自此，老馬欲如何。旁午晨車遍，間關夕蓋過。不須貪遠客，危恨寄風波。

贈張巡故事（見聚珍本卷九）

抒歎

寒日不我駐，歲陰生事微。孤懷百感萃，雙鬢二毛稀。檐突沉殘桂，塵編擁故韋。況無安邑粟，身託故山薇。

月中啼鵑

月馭初明蓂莢西，關關猶伴夜烏啼。架巢樹冷空三匝，卻是鳴鳩得穩棲。

景文宋公集卷第十八

律詩

游魚

游魚川上樂，陝轄復依蒲。須防裁密網，莫獨畏鵜鶘。

驚鷗

漁槎亂溪來，白鷗驚已屢。不應畏機心，却下滄波去。

司徒侍中宣獻公挽辭三首（第一第二兩首見聚珍本卷十一）

順諫長樂朝，奮庸明辟始。功名一不處，愛直兩遺美。空嚴侍中貂，遂失尚書履。不朽在德言，古來皆有死。

皇帝狩近郊（并狀　見聚珍本卷十九題作孟冬駕狩近郊）

皇帝迴英閣講畢五經（并序）

臣伏見今月十四日，講畢毛詩，皇帝陛下即阼以來，及茲二紀，五經皆已徧講，而天縱上聖，日新大猷，觀文稽古，剛健康恭，勃澤百度，充格九圍，臣學陋識淺，無以周知盛德，輒撰成皇帝講畢五經詩一章，五言十韻，繕寫上進，干冒清覽，無任戰汗待罪之至。

太極洪樞暇，西清祕閣開。（延曦、遵英二閣，並在崇政殿西廂。）文從璧府降，鑿自殿中來。（上讀政覽，方寺講筵。）捧袞諸儒進，繙經寶思該。書留孔子宅，（講會書。）禮識漢家臺。（講禮記。）詁傳風雅頌，（講毛詩。）陽秋富竝裁。（講春秋。）觀圖龍天矯，（講周易。）啓柙鳳雅穉。遂使民胥効，咸知上育材。星鈎叅婉曲，天漢助昭回。章甫慚無狀，華光信濫陪。顧因稽古日，拜手頌明哉。

和人禁中作

前殿曦曦晝鼓聆，對論兵食近袍紗。此時刻意言頗牧，不爲雲中首級差。（來詩云：可憐頗牧不重生。）

和王君貺禁中寓直

長樂疎鐘斷，昆池夕照收。晚風生似雨，仙霧爽如秋。（禁中昕夕氣甚寒爽。）釣曲來深殿，宮花出御溝。雲天正如畫，璧月在西樓。

大禮慶成（見聚珍本卷十九）

車駕出獵和丁學士（見聚珍本卷十九）

早夏集公會亭飲餞金華道卿內翰守潭淵得符字（見聚珍本卷十九）

同年毛洵勾簿新建（見聚珍本卷十一）

同年李宗太平法掾（見聚珍本卷九）

隱几（見聚珍本卷十六）

貴溪周懿文寄建茶偶成長句代謝（見聚珍本卷十八）

長兄冬夕過宿偶成長句上寄（見聚珍本卷十六）

同年成楷濰州理掾（見聚珍本卷十七）

學舍諸生罕至，或槩句倚席不講，愧而成詠（見聚珍本卷十四）

送同年葉文卿尉高郵（見聚珍本卷九）

送同年張孝孫勾簿穎陰（見聚珍本卷十七）

李國博齋中小山作（君卽文靖公子。）

觀閑幽期勝，窗扉列岫連。千巖狀稽嶺，一石記平泉。迥接仙湖境，低圍醉幕天。休論眞假意，同是到忘筌。

新月（見聚珍本卷十）

殘月（見聚珍本卷十）

晚歸傭廡

驅車廣陌陰，極望散煩襟。霽破天邊淨，煙生樹始深。掾喧侵暝鼓，練急向寒砧。卻入顏生巷，窮檐似故林。

晚秋客廡

涼葉日幡幡，西風振旅魂。客來聊解榻，蟲小未應門。蟬噪尊林響，蝸移亂壁痕。缺然禽鹿性，持底報君恩。

賦成中丞臨川侍郎西園雜題十首

雙假山（在廳庶左右相對。）

佛蟬雙髻疊層嵐，雲穴呀空蘚暈銜。異日主公求肖像，居然認得傅溪巖。

煙竹

煙梢露葉貫冬榮，高出危牆近覆亭。閑道蘭臺有鵲籍，故留春粉助蒸青。

柏樹（見聚珍本卷十四）

牡丹

上國名園買地栽，試知倬令是雄猜。香根斷盡成何事，不識騷人託諷才。（楚人以香草喻君子，則牡丹亦香草之一也。）

酴醾架（圖經婆娑公書列坐絹其下。）

蝟條無力倚風長，架作圓陰覆坐涼。露葉一春清襲袂，有人知是令君香。

小池（見聚珍本卷二十四）

李樹（見聚珍本卷二十三）

小桃（見聚珍本卷二十三）

柳

散漫飛縣阿娜枝，第家留賞霽霜威。盡將煙葉偷眉黛，不爲章街走馬歸。

射堋

棲鴉雲侯迴勢開，主人留客佑金罍。欲知謝尚風流極，賭得將軍鼓吹來。

觀上朝（見聚珍本卷十三）

歲晚家居自勉

朝陽濃澹雪雲垂，湯沐餘閑似標枝。藥有不龜聊擊絮，管無窺豹任爭碁。垣陰剝紫迷寒蘚，池溜含光結晚漸。飲取醇醪作佳士，莫貪蕭日強憂時。

小雪（見聚珍本卷二十）

送荊湖北漕張職方（見聚珍本卷十八）

庠局觀書偶呈同舍（見聚珍本卷二十四）

送黃昱祕校太平理掾（羅簡法掾李伯元見聚珍本卷十七）

學舍石榴（太學中石榴數十株少佗雜木然其間率多蟠蟲見聚珍本卷十三）

張伯起自蜀還，學簾對既訖，以有司奉祠蜡方既，卽齋復引入升太常爲博士

殿堦塗丹九齒長。球簾伏奏近天香。已傳樂職來西蜀。更就淸齋得太常。夕燎烘庭思結佩。曉籠薰浴滯華陽。心傾五日歸來路。共舉鮭珍酬賀觴。

歲除（見案珍本卷十一）

謝都官監治建州（見案珍本卷十七）

早春

鷗雪銷平苑。烏風蟲迴竿。暖客侵柳動。寒意向梅殘。雲薄來無定。天晴望更寬。杯觴莫惜醉。朝野日多歡。

元夜觀正陽錫宴（見案珍本卷十三）

上元景燈紀事（見案珍本卷十九）

聞中山公淝上家園新成祕奉閣輒抒拙詩寄獻（見案珍本卷十三）

龐祕校掾九江兼歸汝南迎侍（見案珍本卷二十）

送客野外始見春物萌動（見案珍本卷十六）

傷和靖林先生君復二首

淸瀨嚴生國。良田仲子居。姬姜生不娶。封禪死無書。（君復臨終賦詩其風事云。黃陵異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好事者多傳之。）寵冷丹何去。廚封璧已虛。詔函加美謚。不及裹輪車。

筆精傳祿帖。句實儷汀蘋。道勝吾忘我。賢嗟歲在辰。風愁霄桂暝。露泣紫芝春。一束生芻贈。門無雜弔賓。

春晏病體少餘退臥北齋有寄（見案珍本卷九）

春夕

捲幔星河近。嚴城鐘鼓遲。飛蟲集晴牖。棲鵲忌明枝。弱柳象風困。高花戰露危。回腸正無賴。仍此臥遙帷。

有懷舊隱（見案珍本卷十二）

自詠（見案珍本卷十三）

晝寢

靜拂裂牀精畫書。曲肱聊與古爲徒。夢柯向費論榮辱。鹿何煩競有無。庭下細光風泛薰。隙中斜影日低梧。宰墻不塡嵇胞轉。寧覺人間有畏途。

桓伊傳

上前猪笛串奴髯。自倚哀箏詠劇談。太傅一聞流涕久。使君於此信非凡。

房陵舊第（見案珍本卷二十四）

景文宋公集卷第十九

律詩

孫景赴懷寧尉

一行爲吏日。千里背淮人。闌助朝昏膳。絲垂宛轉輪。雲容侵驛曉。江態引帆春。靜治龍舒邑。殘生盍向秦。

寄題眉州孫氏書樓（見案珍本卷十五）

寄天休學士（時遇宿館中見案珍本卷二十一）

重懷和靖林逋（見案珍本卷二十二）

房陵舊第股引藝水養魚於池敗日或有塞其水竇魚多涸矣後園平日引春渠。浴鳳翔鸞兩自如。一旦繡衣來徇責。餘災猶得及池魚。

偶作

鴉被鵝委知有翼。豺驚羊質固非眞。謾誇魯國多儒士。敢到君門止一人。

汴堤閑望

虹度長橋箭激流。夾隄春樹翠陰稠。誰知晝夜滔滔意。不是沉舟即載舟。

送李公佐（見聚珍本卷十）

送段祕丞同理金陵（自審刑赴相臺之辟見聚珍本卷十八）

寒食夜偶題

前庭露氣壓輕埃。風砌花陰聚復開。苦恨浮雲心不淨。月中時汙太清來。

圍月晦日（見聚珍本卷十）

落花（見聚珍本卷二十三）

送張濟臣學士隨侍金陵（見聚珍本卷十八）

喜楊德華見過感舊成詠

曾見烏衣賭佩囊。再逢倒遽二毛郎。病姿故有靈光在。牡齒翻隨屈產長。河裏笛聲頻感槳。江南花樹剩淒涼。酒壺便有生平隔。已溜華纓未易狂。

寄南郡直講王聖源（見聚珍本卷十三）

金陵相公赴鎮二首

代邸橫庚佐。商巖夢弼才。蕭公左右手。軒老上中台。利見攀龍後。重明捧日來。聊持權柄族。旋運一陶坯。師石兼爲礪。形鹽本和梅。樹容他語答。車問少陽回。丕績推時乃。哀歌續喜哉。陳平安注意。鄧禹退無猜。（范曄論鄧禹云。進退用而下無猜情。）蕭壯南邦重。輕裘太府開。舍裝事晚計。行復坐公槐。

宸念方國。上宰輟謨明。即拜三公府。還爲萬里城。松姿終自直。鼎意未嘗輕。戀結雲龍對。恩頒玉節榮。一輕傳令子。雙璧聘材卿。鴛汎江南棹。犀羅帳下兵。白幡靈凝繞。仙袂亦松迎。聚脫賓筵飯。羊均宴豆羹。吳農觀稻水。葉護囑糊旗。此日東山詠。惟公繼頌聲。

內閣孫侍郎生辰紀德（見聚珍本卷十九）

送梵才長吉還天台（見聚珍本卷十）

送蔡漢卿同年赴五原理掾（見聚珍本卷九）

送王鼎同年尉滎陽（見聚珍本卷八）

送齊殿丞監縉雲軍

幾信南風轉曙烏。殿欄歸思結丹塗。曳朱恩借魚須笏。假節人同虎剡符。裘綵親閭稱雅壽。弩簡鄉縣壯前驅。飛霜郡閣遺文麗。更得韓陵共語無。（故輪林南陽公出牧縉雲日。庭飛霜閣。自爲紀刻。又戾子山云。惟韓陵一石可共研。）

送楊告廣都知池陽

新年臥錦直南宮。露紱歸來使寄雄。祕地鏘鑾辭夜燎。離亭贈扇有仁風。梅根大冶兼金富。楊葉芳洲雜蘸紅。僧楚俗移恩詔美。班春聊隱軾前熊。

學舍晝上

風射長廊雪絮春。經筵無客有流塵。捫心自問何功德。五管支離治繡人。

晚春有感（見聚珍本卷十八）

寄樂山長老省賢

南方有尊者。卓錫戀林丘。演法三千界。多聞第一流。爐檀薰定几。箏牖供齋甌。社約慙成負。霜蓮落幾秋。

次韻和朱少府苦雨

滯淫連春晦。層陰接夜分。蟲壺惟發電。愁棟但生雲。里突居無鑿。宮蛙坐厭聞。遙知霖唱罷。客思轉相紛。

遊小圃

初陽未熱樹陰輕。中圃留連底有情。春草抽心終不死。夏禽反舌已無聲。轆轤半上畦泉逗。襖襖初休雨晴。紫蓼青葵正堪掇。於陵何必是逃名。

盛諫議赴維陽

漢家規地徧青蒲。繡扆恩深拜命初。朱鷺車轅頻出守。仙移院額別脩書。貢圖晨橘兼苞柚。宴筋金盞和鮑魚。奉計不應三滿歲。荷囊法許從彫輿。

送靜海勾稽高洎（見聚珍本卷八）

葉司封知宣州（對日改三品服見聚珍本卷十六）

葉道卿監太平州

堵波題墨素塵昏。犀棹橫江重黯魂。束帙乍拋三鐵甕。將軍兼映兩朱輪。（道卿先侍司封之在宣城廟發赴當塗。）淋漓驚下秋濤闊。蹀躞踏閾狂宴鼓。喧速報政成歸待詔。鑄金雙夾魯班門。

送丁毅直郴陽監軍

渠浪城殘星飄然。麗彩舲。懷人送歸客。短候續長亭。望寺癸垂組。還書守殺青。無妨軍壘隙。壺柘佑資醪。

學舍直歸晚霽二首（見聚珍本卷八。作三首。此缺末章。）

聞蟬（見聚珍本卷九）

胡同年恢信州弋陽簿（見聚珍本卷十一）

唐詔監簿池陽市征（見聚珍本卷十一）

王君瑞祕丞同理青社（君瑞嘗三爲州從事。）

詔押平明出未央。便隨公府汎牙檣。即時擁坐多留幘。幾夕登樓共据牀。勝國遺宮沉雪霧。從軍僞沼認

蓮房翹材宴隙還家早紫葉蕭萱映壽觴。

偶作

薄暮歌鐘宴平樂。黎明車騎過宜春。身長六尺飢將死。唯是平原厭次人。

僦舍西齋小圃竹樹森植秋日搖落對之翛然因作長句盡道所見

避事長卿志。閑居郎將流。無心嬰外物。有興爲高秋。僦舍餘三畝。疇人代一丘。園空樹色至。日淡暝煙浮。紺葉繁江蓼。丹鬚亞海榴。青松七鬣瘦。黃菊萬釘稠。露泫梨津熟。風乾芰扇愁。小池圃寫鏡。臥石側盤虬。愛竹惟嘶賦。逢萱即忘憂。雷非吾士美。聊並小山留。勝託三餘暇。幽尋五日休。沼蛙觀聿役。籠雀聽啁啾。心有冥鴻伴。歌煩警鶴酬。莊焉爲樂地。時事判悠悠。

送呂太初法曹之許田時相國彭城公領許田見案珍本卷十二題作七月二十八日

秋夕見案珍本卷十七

累夕大風見案珍本卷十

曹景宗傳見案珍本卷二十三

庭石見案珍本卷十

西齋冬夕

四海共搖落。居然彫歲深。林疎縱風怒。天慘趣雲陰。冰沼留寒鶩。燈簷射宿禽。懷人感衰鬢。自此不勝簪。

學舍直歸

衣蒲天街車馬盡。學廬番下已迎曛。弊裘欲帽驅羸馬。官長多能罵廣文。

觀太學釋奠時中冬月天府畢公陪位見案珍本卷十九

蕎惠大師禪齋見案珍本卷八

對雪二首見案珍本卷十五

橋都官知隨陽郡君自蜀守爲施伸既面與見案珍本卷二十一

迎春曲三闋見案珍本卷七

寄和長兄歲宴抒懷見案珍本卷二十一

送胡宿同年主合淝簿見案珍本卷十七

崔氏逍遙堂

咸里封侯舊家園緡宇初。據梧人化蝶。坐支客焚魚。砌草交垂帶。窗筠就剡書。欲知眞趣盛。長者數回車。

答連生兒寄兼簡同邑刑希元見案珍本卷十一

景文宋公集卷第二十

律詩

寄會稽天休學士見案珍本卷十四

都街見緣橦技感而成詠二闋見案珍本卷二十三

送高記室廣州幕荆渚高氏孫

楚國王孫後。梁臺賦客賢。貪磨楯鼻檄。重冠玳簪鐫。去路南溟地。離魂北斗天。庾鮭三稻嫩。虞璧一雙鮮。

飈影風爭怒。朱胎月對圓。愼持齋疾意。密啓佇詳延。

寒夜與伯氏宴坐

對擁圓爐坐。蕭然念變衰。樹鳴餘葉亂。燈戰暗花危。罇酒伯仲雅。園荆兄弟枝。陶陶且相樂。低月半遙帷。

同舍置酒

苑樹凄風莉莉寒。休時一笑恣醺顏。已浮山簡酒池上。更沒曹瞞怪案間。主有哨靈聊壓馬。客同溫玉任

觀獵見案珍本卷二十四

除夕二闋（分見案珍本卷二十二及二十四）

哭公孫子正（見案珍本卷十六）

喜樂山賢師見過

風林曾語別，王舍此相逢。淨月常涵水，孤雲易去峯。供緣賓閣飲，（師與清源參像領忘言之契。）耳界帝城鐘。御舉當年話，無言促盞松。

王秀才贊賦乞詩爲別歸毗陵（見案珍本卷九）

劉立德同年赴澧州幕

春牓連題千佛經，兩藩交辟滯弓旌。幕中仍是紅蓮客，門下今爲玉笋生。（君再擢第，即今中山公門下。）林逗楚風披醉袵，浪搖淮月濱離纓。歸來上賦越行在，足繼西豪舊弟兄。

西齋夜思（見案珍本卷十七）

太學建講殿劃王第西偏營置（見案珍本卷十三）

覽從兄戚劒池編（見案珍本卷十三）

鱗眞亭

藥館何年記舊封，宴亭此日駐憑熊。佛螺近作臨憲軸，仙馭遙添拂衽風。談樹憩棠交結蔭，飛鞏賀雀併翻空。使君邀勝留千騎，可在秦樓更向東。

僧園牡丹并序

予暮春行樂僧舍，涉其中圃，見牡丹數十本，華淺葉膩，雜處叢薈，浸灌綱焉，封殖稹焉，芒夫蒭堅，蹈藉侵侮，嗟夫，託匪其地，俾妍成蚩，雖拱璧夜光，不能抗按劒之患，況斯者乎，作詩以傷之。

予暮春行樂僧舍，涉其中圃，見牡丹數十本，華淺葉膩，雜處叢薈，浸灌綱焉，封殖稹焉，芒夫蒭堅，蹈藉侵侮，嗟夫，託匪其地，俾妍成蚩，雖拱璧夜光，不能抗按劒之患，況斯者乎，作詩以傷之。

杇壤眞非託，奇葩惜見捐。根深惟自庇，香酷索誰憐。晚蘭仍晞日，斜柯但倚煙。有人同寂寞，無地與回旋。不預甘棠愛，羞將惡木連。數奇飛將恨，形槁屈生賢。已失南梅早，仍憂北枳遷。陰雲今襲棘，生淤此饒蓮。

送炳宗巢籍（見案珍本卷十一）

僑屋覩燕葺舊巢因贈

廟檐雙越燕，一再共年華。巢戶差眠尾，泥痕燥哺花。惜無文杏庇，猶免翠蘆遮。所賴同雛樂，新豐逐識家。

閉關

度日絕賓履，自然成閉關。無謀慙適野，藏疾願依山。莊周固有處，材與不材間。

楊太尉後園假山

峭就嚴中府，礧星寫翠岑。嵐分一軒翠，岑入半窗陰。谷響迎壺柘，巖光射麻金。時平非聚米，緩帶恣幽尋。

春晦寫日二首（見案珍本卷十）

挑燈杖（見案珍本卷二十一）

覽蠡長孺靳春罷歸舟中詩筆（見案珍本卷十七）

送四皇朱掾赴英州

拗柳亭皇晚，攀梅嶺露長。北辭鵷鷺月，南冒鷓鴣霜。越蠻催征候，珍鮭奉廣觴。片言民訟息，歸計竚林光。

送徐秀才

風鴉擺高羽，雲鷗慘別弦。勸隨東郭履，歸養豫樟年。客信憑梅隴，鄉歡伴月舷。君謀適不用，虛贈繞朝鞭。

歲宴私感（見案珍本卷九）

送萬池秀才

有客梶征輪，翳懷尉蓼辛。來乘訪戴雪，歸趣浴沂春。酒所留飛蓋，談餘換彝新。異時更月品，知冠汝兩人。

覩隣人賣餅大售（見案珍本卷二十三）

僑廡

羅曇少病否，司寇正歸歟。不鑿墻坏遁，猶煩里旅居。飯春稻稜（去聲，京師以田蓮近爲數穫。）粟，羹糝雪畦蔬。願受爲氓籍，閑披種樹書。

詠史（見案珍本卷一十一）

食菟（見案珍本卷九）

讀絕交論

嫌隙蘸朱末，盈虛田竇間。言蹤甘若醴，心定險於山。後轍何能救，頹波遂不還。居然孝標論，抵几若爲刪。

蓬池作二首（見案珍本卷十二）

雪夕

恩華綸帝寓，（時天嚴後，敕幣四出。）花出瑞王年。陰魄交光地，風翼雜下天。鹽波熬巨浸，縞頃界中田。有客方愁，先時履欲穿。

答書（見案珍本卷十一）

林鶚

林鶚泊汀洲，剩欲送斜規。城頭八九子，月中三匝枝。嚮晨常自警，鄰暝不應移。王孫無巧彈，此夜正羈雌。

和蔡宗游南禪別墅（見案珍本卷十）

隴州魚龍川石魚（見案珍本卷八）

陳奉禮宰四明（見案珍本卷十五）

送梅摯廷評宰上元

子盧誦入漢皇帷給筆當年掞藻奇賜罷春袍象彩服對餘崑玉照林枝郎時酒所歌驪閣幾日江南瑞雉隨建業清溪無盡曲爲廣妍唱繞遺詞

送樸密學赴并州見案珍本卷十五

江休復滁掾見案珍本卷九

送葉蘇州

臥錦潛郎種種絲爲邦獨愛阮咸麾中臺給契魚初剖外閫升車雉尚隨風汴雜花飄夕棹雨臭芳樹隱春旗爲尊劉白高吟地酒熟蕤香左右持

和郭六玉津上巳宴罷見寄

式燕豐琨晞薰時祓蘭浮棗惜春輝回驂並躍都門道誰識顏王曲水歸

九日

商館馮高爽氣澄露英千穗亞枝紅餅餐交遺嘉蓬上葉菊爭吹壽斝中鑿牟勵威平隔閡戲驂沉響故臺空何人盛繼龍山集醉帽須防穀鬱風

偶思桓景登高故事

桓景全家遂得仙佩萸吹菊對陶然汝南雞犬緣何事不似淮王許上天

繪田禮畢因成七言

青旗斜倚耕壇霧齊壘遙迎御耦春二步不應踰舊禮天心自欲勸蒸民

送惟正歸錢塘

客艇高檣冒楚霏月崖叢桂老春枝一杯來廳伊蒲供八法歸刑斗藪碑鄉永陝記於相國長城公今遊絕筆紬刊翠瑛鮐岸風生涼汐滿蜃天霞破暝樓危學該內外皆圓法却要聲聞是纏持

送無錫主簿王庚

莫嘆東南遠須榮試吏才客從梁苑至家侍太丘來木脫洲程迥風長櫓意催蟬知零稻熟鮐記海潮回誤矢閑鄉犴糖螫佐喜杯牛刀宜自愛無及武城咍

還故里有感明道癸酉見案珍本卷二十一

馬上逢雪見案珍本卷二十

漣水軍豹隱堂今趙集賢案未嘗名曰豹隱堂不五年集賢出守軍政見案珍本卷十八

李祕校省親畢御赴乘氏見案珍本卷十四

蘭皐亭張學士充別墅見案珍本卷二十一

明州慈溪尉胡寅見案珍本卷八

古意見案珍本卷十四

景文宋公集卷第二十六

元本卷首三頁缺

律詩

初除直講獻內閣馮學士孫侍郎見案珍本卷十九

寒食野外書所見見案珍本卷十四

送客不及見案珍本卷十六

旬休見案珍本卷十三

直舍

南榮曝腹飫黃粱臥看春暉上繡墻有位乘軒慚野鶴出錢邀沐羨山郎神交自愛遼遼適怪事非論咄狂瓠竅不穿樗質散只應何用是吾鄉

東晉見案珍本卷十二

送澶淵李太傅

左契銅魚照綬囊上頭車騎冠東方三交麈杖中軍戲一割牛心右客舊烽靜塞垣皆熾滅橋橫河曲暮虹長歸來競病喧笳鼓不畏休文賦韻彊

張生南歸（見案珍本卷十五）
黃孝基歸上饒（見案珍本卷九）
送張士安同年赴上元尉（見案珍本卷八）
直講周嶽（見案珍本卷十三）
得楊棣州書（見案珍本卷十八）
長寧節紀聖（見案珍本卷十九）
慈聖閣秋燈結實上召宗室同觀（見案珍本卷十九）
春夕閒隔（見案珍本卷十二）
天街縱轡晚望
夾道宮槐鼠耳長，碧簷千步對飛廊。虹橋不礙天河水，虎落遙連禁苑墻。柳密試應勝暖吹，樓高都擬爲殘陽。塵輕霧重黃昏恨，半隱翩翩馬上郎。
早春出近郊（見案珍本卷十八）
兄長有計省之命
長簡蓬山嶽，婆娑試滿年。頻書對命笏，長負出休錢。運復光華旦，恩回咫尺天。罷披病石訴，入佐計臺員。近對塗丹密，相趨委佩聯。太官供餌美，三服賜袍鮮。平進真如砥，孤飛舊惡弦。猶勝廣文客，攜謫獵塵編。
肅簡燕魯公挽歌四首（見案珍本卷九）
休沐（見案珍本卷十三）
春晚寫望
不覺春芳晏，翻成客望勞。草平天一色，風暖燕雙高。鼎鼎爭輕轎，旟旗銜縹醪。隨宜歌白紵，都士半雲袍。

休日（見案珍本卷十三）
昭文王相公出鎮青社
西漢無雙彥，中興第一流。二篇應商夢，七聖首軒游。昔會光華旦，時當物色求。從容賜官筆，都穆潤緹油。芝押兼泥熟，鼇峯觀浪浮。（公在先朝，歷內外制。）捫天陪累礎，敲鼎識掊鈎。（侍郎二翰，公皆法後。）帝欲中階正，公參九廟謀。危言天下事，坐勝幄中籌。斤斤宜嘉績，巖巖樹壯猷。異時恩大洽，此日詠崇丘。承弼圖勳盛，蕃宣席寵優。（長自愛的。）出鎮南都，均勞九州伯。重序富民侯。（公再入逢正蓋席。）眞廟方憑几，祗宮奉委裘。扶天八柱正，披日五雲收。堯后除凶代，周王訪落秋。盡歸千里馬，無復少陽牛。熙綷官成事，嬋朝茹不柔。兇烽閑塞警，財餌撫夷酋。再侍欽崇祭，（公兩侍聖上郊禮。）仍廣築壇謳。（頃詔塞河成功。）奉承湯恤祀，力贊禹勤溝。國賴蕭公畫，言無趙孟儉。深恩及行葦，和氣舊鳴球。凝欲辭名遂，何容爲智憂。虛居移病苦，運賜上尊醅。敦免深慈辰，猗蘭動遂旋。坐槐聊罷府，剖竹更爲州。壺錦貪過里，晨裝趣戒騶。邸垠訪祠石，稷下按行楸。列第今容駟，橫川本是舟。娛賓羅鼎食，坐閑便巾轉。故事南宮在，風歌北海流。人祈衛武蔵，三入對干休。

抒懷呈同舍（見案珍本卷二十一）
自訟二首（見案珍本卷十八）
抒懷上南京常山公（見案珍本卷十三）
南方未臘梅花已開北七雖春未有秀者因懷昔時賞玩成憶梅詠（見案珍本卷二十）
忽得當塗集學士手筆（見案珍本卷十四）
勸客（見案珍本卷十六）
懷故里偶成（見案珍本卷十七）

景文宋公集卷第二十七

律詩

詔復制科有謂予應詔者（見案珍本卷二十三）
代賦後園賞花釣魚（見案珍本卷十九）
應詔內苑牡丹三首
千葉
一豫凝皇覽，千英薦瑞葩。壓枝高下錦，攢蕊淺深霞。疊采晞陽媚，鮮苟照露斜。九莖休銜葉，五出浪言花。
郁郁雲柯覆，葱葱氣瓣嘉。摹心識天意，成數佐皇家。
雙頭
化工憑協氣，花品効尤祥。旖旎雙苞艷，氤氳一種香。參差迎夕露，左右傍朝陽。有意同綢幹，無言並絳房。
萬壽天會帝三月史書王故此呈繁卉還將助樂康
三花
九城蕃瑞殖，三出儼英蕤。異采昭天造，同心奉帝嬉。繁疑交畫影，重欲亞晴枝。恩露方均泫，王風亦徧吹。

併柯由內附。紛飽表重熙。幸覩由庚瑞。慙陪可嬉嗣。

代賦後苑賞花釣魚

黃屋宸衿豫。靈琨苑制雄。釣天回帝所。太液近唐中。瑞旭搖鮮蕊。丹葩雜紺蕾。王魚多在藻。君鷁鎮迎弓。

冬夕酌酒（見聚珍本卷十五）

送王庾（見聚珍本卷十）

皇帝幸南園觀刈麥（見聚珍本卷十九）

再送王庾（見聚珍本卷十）

送孫皇（見聚珍本卷十六）

送河中司馬待制（見聚珍本卷十五）

同兄長賦朝雞

彫籠擺羽就爲栖。心識昕朝候不迷。奉鶴在軒皆有祿。夫君何事獨先啼。

雞答

君園稻富非爭食。省樹枝深未許棲。但得齊蠅無亂響。不辭風雨五更啼。

送鄭天休（見聚珍本卷十六）

偶作二首

去國日云久。寥寥雙鬢衰。長安舉頭近。漳浦竄身危。沫埃窮鯨煦。春非縻葉知。一廛先試在。扶來有歸期。

衰翁好藏密。移病此僑居。白眼慵迎客。青泥勿樸書。風寒殘畫網。煙落蔽春樗。惟有伊蒲士。相從要飯蔬。

柳（見聚珍本卷二十二）

輸長再有北門之拜（見聚珍本卷十三）

賦得敗荷（見聚珍本卷二十）

題阮步兵祠二首

濟世非無策。迷邦詎可求。昏酣酒壚臥。蕭散竹林遊。俗眼嗟人廢。窮途逐涕流。何公與禮法。寧免疾如讎。

幽懷八十首。鬱鬱寄蓬池。屋壁留南巷。鄉人奉祖祠。乘驢非宦巧。逃蟲厭流卑。三沃椒漿酹。誰論飲過差。（嵇康謂步兵惟飲酒過差耳。）

家居

鬱鬱行何適。肩肩體寢羅。安仁非善宦。甯子是眞愚。北化隨江枳。東遊謝海桴。何須命私謁。危涕避窮途。

寒夜

孤客傷時晏。遙帷對夜分。虛輪抱初月。側陣捲歸雲。霜蕙披寒頴。陂鳧叫暖羣。村砧與營杵。不寐最先聞。

惠民河隄晚矚（見聚珍本卷八）

再逢成上人（見聚珍本卷十七）

有感

車轍無聲巷夾閑。嗤人愁臥鬢毛斑。月囊罷食侏儒米。歲計深依嶲壘山。風薄迴林秋蔭老。天圍荒堞暝鳥還。舉頭却望長安日。已在浮雲沆瀣間。

寄弋陽王學士（見聚珍本卷十四）

過朱亥墓

屠門遺齊隱。鎚袖凜餘風。兵下邯鄲壁。軍捐嚮踏公。種祠羣望亞。樵禁九原中。異世同樗墓。東西夾漢宮。

蓬池寫望

曠望蓬池上。池平失素波。鴟鳶貌閑暇。樗櫟意蹉跎。霧日垂金彗。煙峯晦鈿螺。回瞻百常闕。非爲五噫歌。

訪僧舍（見聚珍本卷十）

讀退之集

素瑟朱弦古韻長。有誰流水辨湯湯。東家學嚬蒲萄味。疊頰三年試敢嘗。

古邑二首（見聚珍本卷十一）

迴壕（見聚珍本卷十二）

僑居（見聚珍本卷九）

野望

鼠壤一搖落。年華此向闌。雪雲從北暝。霜日帶西寒。漿酒喧神鼓。風毛送獵鞍。去邦猶未遠。差認漢宮盤。

觀相國長城公留題藥師院壁（見聚珍本卷十一）

晚秋月夕

萬里冰輪轉斗城。薄帷開望暝寒輕。金從佛國初移地。玉與仙家便作京。乾鵲繞枝經下苑。漢刀持夜發連營。謝郎莫惱惜然意。欲把纖雲點太清。

答書（見聚珍本卷十一）

送客（見聚珍本卷十）

送蔣御史淸江南（見聚珍本卷十三）

萬秀才閒齋（見聚珍本卷十二）

送范希文（見聚珍本卷二十）

詠史四首

肆威矜逐逐，索蕭恣狺狺，盜跖眞知道，餘財欲汙人。

青松獨受命，停雪待陽春，一遇樵人斧，同成樸樕薪。

虎嘯雲巖下，風生林嶺隅，須防威可假，愼勿逐城狐。

持鷸蟀謀壯，貪蟬鵲意深，漁人一拱手，彈者笑愔愔。

送梅堯臣見聚珍本卷十

朱雲傳見聚珍本卷二十四

送陳勳之見聚珍本卷十

結課

結課天官啟，悲秋騎省揉，崢嶸遺歲箭，骯髒別都門，餞蓋紛寒野，征檣拂曉暾，縣齋豐醉秫，無厭數持樽。

送潘祕校赴潁上簿見聚珍本卷十

送馬房見聚珍本卷十六

送明學士赴益州漕見聚珍本卷二十一

和晏相公乘輿宿殿致齋日巡仗遇雪見聚珍本卷十五

和晏相公青城

連天華亭堞南端，畫角吟龍疊鼓喧，按曲已休彫鑿入，五營斜日亞旗竿。

和晏相公觀畢城馬上口占

七里城南紫霧霏，注旄叢疊蔽晨暉，風驅萬騎甘泉近，雲捧雙龍夏后歸，鐃鼓和歌扶輦道，箭鏃傳契敞蟠圍。（乘輿至門，勒箭乃入，都盧技奏雞竿下，共望中天赦鵠飛。國朝肆赦日，每雞竿才竪，而緣橦數蹴，組爭上，捧雞獻，燥，然後赦出。）

和晏相公夜歸遇雪見聚珍本卷十五

景文宋公集卷第二十八

律詩

將還都寄獻臣見聚珍本卷十三

早發

征客懷周道，飄然望日幾，天開關閭近，星隱建章微，干囿芻蕘往，駒原騋牝歸，詎能同野鳥，朝夕向臺飛。

送王識游洛陽見聚珍本卷九

臘後書所見見聚珍本卷十七

和御製皇太后恭謝太廟見聚珍本卷二十三

有感

力守高皇約，（高祖云：非有功不侯。）祈還司隸章，翻身去殿檻，忍死出鎌囊，永突埋輪路，豺驕擇肉場，霜臺墨猶濕，遥遞窠還方。

莊獻明肅皇太后哀挽應制二首

寶慈垂母訓，一紀御瑤除，地有占沙口，天仍補石餘，軒星淪夕緯，翟輅去辰居，異日金縢啓，方知復辟書。

太后上僧錢，皇帝於巾箱中得以辟詔草。

旰仄身無憚，寒暄疾有加。災生織女口，魂斷瀏龍車。歐嬰浮辰旭，遺簫咽暝霞。唯留長樂注，刊美在皇家。

莊懿皇太后哀挽應制二首

國啟重雍祚，天推太極尊。夏祠今化石，堯母舊題門。不待寒泉養，空流渭水恩。烝哉王者孝，別廟奉姜嫄。

道餞行將徹，哀笳咽不前。風驚長樂樹，月苦鮒隅天。恤典褘章備，神塗鵾駕聯。故奩脂澤具，留待上陵年。

送梁著作宰興平

班馬蕭蕭祖帳闌，曉臺橫影送征鞍。春歸花樹排初蕚，天廢關泥落舊丸。乳雉羣飛郊柘密，祕魚雙合省芸乾。霸陵草色無深淺，賦爲南登一望看。

癸酉六月奉詔修籍田記十一月詔罷見聚珍本卷十三

送張元安肅知軍

星闌幾日罷薰衣，萬里題封換使麾。都外鴟夷催輟酒，塞南楊柳望春旗。中軍尺檄閑飛羽，前隊鳴鵜列素支。競病不須貪賦韻，路人笳鼓記歸時。

偶成

不用眞如鼠，胡瞻亦有鵝。田園未歸客，天地一畸人。京邑風塵苦，江鄉薇蕨春。可能逃鬼笑，長送左朱輪。

予帖賦以來，經餘陶舍，秀州遊嗣，貴州子野，饒州伯壽，鄭州仲舞，凡四五人矣。

晚春

露花裊裊開還徧，風絮飛飛去不休。春解無情春亦老，欲將寥落與誰愁。

送祝熙載見聚珍本卷十

送魚太博通判漢州

蘇野喜相依，長亭亟解攜。寒銷雲棧北，春徧錦城西。印綬傳芳蔼，嵩祠頌縹雞。時平通守貴，千騎鬬郫泥。

奉和御製後苑賞花釣魚應制見聚珍本卷八

莊惠皇太后挽歌應制二首

嬀幄柔明訓，堯闈保護賢。別居長樂殿，讓給水衡錢。愼疾方加膳，收神亟去僊。宸矜增服紀，追報煥終天。

昔帝推嬪則，吾君賴母慈。陪陵漢家葬，異室閟宮祠。霧暗星軒隱，天愁月御移。翟車參享路，無復廟中期。

和石學士直舍晨興見聚珍本卷十九

仲微相過把酒有感見聚珍本卷二十

偶作

人遠言都廢，身閑道轉迂。是非纔一馬，多少但雙烏。學稼慙農老，還山笑客逋。嘶蟬何所謂，相伴據庭梧。

詠蓼

纖草無人愛絲葵，一生私意竟誰知。須防白日傾心處，自是中園衛足時。

和晉

危弦度曲汎孤鈎，一世知音未易求。直把將雛爲陌上，主人猶復自搖頭。

馬比部赴兩浙提刑

兩漢爲郎選，南方奉使材。書隨星火落，帆拂斗牛開。月破濤收驚，天低雨暗梅。却緣持節重，無客對銜杯。

郭仲微見過問疾見聚珍本卷十九

楊柳詞四解

垂楊無態不堪謗，猶有餘情解作花。三月紛紛飛似雪，白門啼殺叛兒鴉。

天幕風和畢雨餘，翠輕黃淺亞春衢。不知張緒當年日，似得長條濯濯無。

苑路黃黃隔翠霏，三眠初熟倚春暉。枝枝柔曼皆堪愛，不分羌人拗折歸。

玉樹森森拂曉空，子雲辛苦賦青蔥。不知苒弱當君意，却就長楊便作宮。

館中即事呈郭仲微

仙山對敞直廬扉，繡徧緹油素領垂。鶴乘空陪天驥尾，鶚禽不集帝梧枝。雲連帝閣朝廠早，花咽宮渠夕溜遲。何事夫君弄刀筆，五年猶似鳳門踦。仲微五年間再倅四諸侯，一爲絳州，不拜，今亦無劇職，知余之不偶。

李德林

內史兵機是所長，東師飛度取降王。誰知一夕讒言入，不得文皇七寶裝。

夏日雋狹問發見聚珍本卷二十一

鄭天休舍人言中丞晏尚書西園見憶

聞道青雲友曾過，廣武廬。中園玩蕭寂，嘉樹日扶疎。塢靜蟬鳴急，花翻鳥集餘。賦成誰見憶，唯是況尚書。

送黃灝見聚珍本卷十六

覽中丞尚書巡陳二郡新詩見聚珍本卷二十一

自詠見聚珍本卷十二

答客見聚珍本卷二十三

秋日詠庭樹見聚珍本卷十

病興早朝

萬樽冬瑣鳳闕西，病興重喜趁朝閨。初霞稍上巖廊戟，落月催傳衛士鷄。溫樹未凋風力薄，仙杯已滿露華低。明光一對清光罷，昏目猶慵眩轉迷。

送殿院張奎漕京東（見案珍本卷十八）

和中丞晏尚書憶潍渦二首（見案珍本卷二十四）

西園晚秋見寄（見案珍本卷十一）

九月十五日恩賜禁中所種稻二把米一囊（見案珍本卷十三）

和晏尚書詠芙蓉金菊

千疊綃紅抱蘂乾。一番金雨映趺攢。比來醉筆賡新曲。簡上飛霜不擬寒。

雨中罷直

禁樹迎天雨送秋。千門寒氣襲輕裘。優旃不用詩諧辯。陛楯諸郎已得休。

和梅侍讀給事秋霽（見案珍本卷二十）

當直偶題所見

凜序閑緹籥。輕寒著翦帷。仙盤迎日早。溫樹得霜遲。風觸趨朝珮。霞穗放仗旗。殿廊聊暴背。誰訝子雲衰。

（楯君山與楊子霞奏事坐白虎殿廊下以寒故背暴）

謂祠宿太常院聞翰林兄長內當

碧天霜氣夜稜稜。人在鼇山第幾層。靜極禁關聞下鍵。暝深連閣見通燈。蕭蕭浮篆才餘火。酒滴供研自不冰。無奈此時懷共被。各分臺署擁青綾。

李仲令挽詞二首（見案珍本卷十一）

出城寫望（因侍祠出宿）

驅車南陌道。物色喜春還。水暖初成浦。雲晴不抱山。原委平澶漫。禽哢巧間關。此適非謀野。祠官只在閑。

禁門待漏（見案珍本卷十三）

寄業道卿（見案珍本卷八）

和中丞晏尚書春陰（見案珍本卷十四）

海棠（見案珍本卷二十三）

小桃二首（見案珍本卷二十三）

海棠（見案珍本卷二十）

與獻臣希深伯中源叔景純會飲城東小園（見案珍本卷二十三）

清明值雨（見案珍本卷二十）

和三司晏尚書護成

日烈花休樹結陰。紅牙貪調萬黃金。伯松不學陳遵飲。爲讀鴟夷是酒箴。

扈從至奉先寺回（見案珍本卷二十二）

乾元節錫慶院燕

盛節推慈洽宴觴。千官不拜儼分行。擕彈併給黎園部。曼衍爭趨角觝場。傳炙濯鱓紛絡繹。神仙綵樹互低昂。名香匯內于省樂。歡譯遙通藏斗香。

皇太子誕慶

軒祇深叢祐。文支此挺生。重輪當月滿。一案應乾成。瑞蹠昌綿緒。天弧仗左檠。海雖分幼潤。星已麗前名。緩帶羣心洽。吹銅順氣迎。歡觴交祕嶲。曲赦徧離京。漢祝昭祺貺。周籍記路聲。從茲詒翼永。斯萬見承平。

三司晏尚書西園玩菊（見案珍本卷八）

送郭太保知相州（見案珍本卷十六）

和三司晏尚書秋詠（見案珍本卷二十三）

王沂公挽詞三首（見案珍本卷九）

送靜照大師歸餘杭（見案珍本卷十七）

翠樾亭（見案珍本卷十四）

腐疾（見案珍本卷十二）

景文宋公集卷第二十九

律詩

馬上見殘月（見案珍本卷十）

聞蛙二首（見案珍本卷二十二）

祗答晏尚書懷寄之什（見案珍本卷二十三）

早秋二首（見案珍本卷二十四）

冒雨晚歸馬上口占（見案珍本卷二十四）

下直

殿樓傳鼓報歸鞍。槐道迢迢出九關。雨罷浮雲留北闕。朝來爽氣徧西山。候逢行禮排鵷鷺。稍見晴鳴接翅還。癡計未容官事了。只驚潘鬢颯然斑。

宣獻宋公挽辭三首（見卷十八。詔作司徒侍中宣獻公挽辭。此係重出。）

春雩寄鄭府尹（見案珍本卷十五）

和三司晏尚書西園暇日

陰陰嘉樹雜花殘，下晚行吟靜更歡。草集參差聊藉帶，竹皮紛墮即爲冠。餘杯更辨浮冰酎，小粧初思御月紈。公有吾廬無限愛，海圖周傳不同看。（陶淵明詩有吾亦愛吾廬之語。又曰：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

旬休二首（見聚珍本卷八）

禁中垂柳

疊線長枝不自收，天委瀟灑與風流。已隨曉佩施三綬，更伴春旗亞九斿。盡日舞殘芳吹在，此時眠熟暝煙留。宮中二月多行樂，爲掃清塵待翠虬。

元會詩六首（第一首見聚珍本卷八）

亨運樂斯逢，多儀粲云展。雜襲蓋羅圖，顯昂瞻蓬冕。泌碱履行進，分庭佩聲轉。貪極自成恭，歡餘還作抃。惟新茲首祚，傾祝乃祈年。光華無駁旦，先後不違天。賀牘紛陳几，祥圖霧奏篇。南金照廡麗，塗玉截坊鮮。穆穆集華燮，煌煌開燕席。壽瓜萬年觴，音諧四廂石。右秉蠹文羽，左軒揚武成。再飯人間厭，三行酒溫克。陽秋履端月，象魏布和辰。解辨宵庭使，吹笙滓野賓。帝暉仍接晝，皇澤共成春。盛禮年年覩，祥祺日日新。自昔君無勞，有言朝不夕。遙聞索扇上，已見歸輿飭。千門詔解嚴，萬官均詠德。愧以斐然章，無裨從臣職。

和宮師陳相公

公辭四輔貴，纔營三畝園。（來詩有城中三畝宅之句。）此地山林樂，當年巖廟尊。庭蔬有新馥，郊禽無近翻。熟喻治窮僻，乃符舊相言。

和晏太尉二首

紫宸賜宴（見聚珍本卷二十三）

寄君玉學士

鷄檄防邊未得休，又停歡酌爲前籌。良辰併賞何憂晚，它日三公尚黑頭。

和致政燕侍郎舟中寄晏尚書（見聚珍本卷十八）

和晏太尉懷寄燕侍郎

賜車高掛得長閑，猶寄南宮事外官。招隱新君無怨鶴，趨朝舊路記翔鸞。滄浪濯罷垂纓懶，磊塊澆餘著酒寬。行到昔人知足地，羨君容膝易爲安。

和晏太尉三月十三日錫慶院二首（見聚珍本卷二十三）

和晏太尉西園晚春（見聚珍本卷二十三）

旬休（見聚珍本卷十三）

送越州陸學士（見聚珍本卷十四）

和天休龍圖經句署懷舊憶道卿舍人并見寄

帝梧春早二鶯飛，羈羽孤翻得樹遲。今日併巢阿閣畔，依然同識舊棲枝。

諷寄小史非新至，比舍名郎半昔游。君筭青雲多少地，三年來作北平侯。

送梓州通判陳鑄

州閣紆新綬，鄉枌歷故廬。先驅長卿貴，隨子大家賢。桂蠹閩君貢，刀耕越俗田。春鄰有歸信，正待早梅傳。

戲招君況舍人

紅白戎葵相間繁，含情盡日對書軒。夫君太恃西垣貴，只愛當階藥樹翻。

答道卿舍人桐竹之嘲（見聚珍本卷二十四）

馬上遇雨（見聚珍本卷十七）

送黃祕校（見聚珍本卷十）

送承制劉兼濟知原州（見聚珍本卷二十）

即事（見聚珍本卷十二）

對月（見聚珍本卷十）

寄仲微學士直右史

殿棟洪紛冒紫霜，新聞再拜上丹墀。（左右史初到職，必再拜乃升殿。）日高中禁仙香馥，雲度橫街鵠鞚移。寶校對呈天廐馬，輕兵看閱羽林兒。因君此際磨坳黑，偏憶當年第二螭。

行香（見聚珍本卷二十三）

和晏太尉晚夏

炎威不可度，永晝坐南軒。蟻過閑占雨，蠅來自厭煩。林披衆果熟，池靜數荷翻。早晚隨鷹習，乘秋擊迴原。

和王龍圖七夕直宿（見聚珍本卷十六）

和道卿舍人奉祠太一齊宮（見聚珍本卷八）

和道卿舍人承祀出郊過西苑馬上有作（見聚珍本卷十九）

皇子封建詩

曙天歧委茂，皇基慶祚融。玉圭先啓國，銀榜後題宮。茅茷封壇舊，金鋪壖節雄。恩添少海潤，歡激小山風。抱拜殊藏紐，敷言異戲桐。燕詒光祖烈，調護切宸衷。育德吾君子，庸親天下公。異時瞻出閣，緜瓜頌無窮。

比日

比日投簪隱，孟峯列舍椽。值巖因作牖，仍礪卽疏泉。斧斲仙蹊路，花飛佛雨天。諫帷他夜夢，猶在翠微巔。

宿直

三重仙閣道家山，寓直由來恣素餐。漏近章溝先報暝，樹連溫省未知寒。蘭釭靜對朱花結，芝帙閒披白

霧乾，前膝正宜無夜召。賈生衰鬢僅勝冠。

晚秋集晏太尉西園

邂逅翹材客，乘秋共涉園。淺葩歡所媚，寒日醉中暄。日遠鴻堪送，蟬休鵲自翻。長年無所嗜，惟有不空尊。

遣適銜杯酹，情來念物華。喬柯寒自籟，荒菊晚猶花。窈窕飄談麈，焞焞下日車。歸騎侵暝鼓，無復避堤沙。

歐中會南禁諸公飲餞吳舍人梁正言富修撰葉龍圖以計省不赴作詩見寄見案珍本卷十五

和待制龐學士寄獻宮師陳相公見案珍本卷十四

次韻和宮師相公因待制龐學士賢年二韻易川然兩字

龍樓一品亞台聯，佚老歸來帝養賢。商皓嶺芝追隱伴，胡公潭菊得高年。客盤梅熟經調鼎，宴諸舟橫魯濟川。延閣裁章紆和曲，玉音風馭共冷然。

屢乞近郡詔不許見案珍本卷十四

次韻和宮師相公南游舊山還及闕下二首見案珍本卷二十三

答天台梵才吉公寄茶并長句見案珍本卷十八

和晏太尉三月望日見案珍本卷二十三

和晏太尉早夏

寂寥春蘭盡，岑蔚夏陰稠。苦瓦禽稀弄，頹昂麥併秋。直宜處蟲榭，稍欲厭巾轉。可待蒲蔡直，思從謝傅游。

晨赴書局見案珍本卷八

送謝處士南歸見案珍本卷九

和樞密晏太尉元日雪見案珍本卷十三

送連庶見案珍本卷十

景文宋公集卷第三十

律詩

出潁上唐公張集仙相勞見案珍本卷八

過肥口二首即晉師破符堅處

肥水繁如帶，淮山崒似雲。此時聞鶴唳，無復畏官軍。氐醜矜凶甚，陣流列萬幢。由來不出項，何苦欲浮江。

曾歌本自傳幽憤，楚俗緣何作勝游。宴豆雕文誇瀹卵，俠場星彩鬬飛毬。光翻蘋吹都無力，暖著花煙不肯流。擣杏沃餳紛節物，更慙多病怯寒甌。

書齋前柏八株森植翠茂見聚珍本卷二十二

已落牡丹

世間惟有不勝妍，愁對韶華欲暮天。已被風開又風落，要爲人羨即人憐。

淮山見聚珍本卷二十四

郡圃

側曲艷歌閑送日，晚花初葉暗留春。舞狂風蝶時過樹，啼熟林鶯不避人。

小荷見聚珍本卷二十

池上

晚圃西池上，池清暑氣微。雲煙互明滅，蒲荇兩因依。戲鯉來無定，眠鳧久自飛。紛吾刀筆慮，逢此憺忘歸。

淮祠謝雨

雨罷天披霧，杓回夜向晨。煙蕪出郊路，燈火侍祠人。破月斜銜桂，傾河淡掃銀。三時此修報，慙負駕雲輪。

晚夏高齋看雨

雲族窮天雨足垂，繁聲涼陣挫炎威。聞荷萬蓋翻珠琲，綠稻千畦灑佛衣。迎浪擺魚銜藻擲，逆風雛燕入樓飛。原田潤浹吾農樂，蓑笠紛紛晚未歸。

題挽鄧亭亭，學士楊察所修，既成而楊被召，故傳屬共名之。

鄧守挽不住，眷予番久留。決非人所挽，胡不理歸舟。

到官暮月病益損，樂職感懷

天與疎慵地，人無榮進心。死灰差免溺，孤弔乘杖即成林。主諾固多暇，避賢懷所欽。難邀潁川風，敢望漢臺金。頃時太守增秩賜金。倚酒狂雖在，前衰歲已侵。恭聞容考績，緣此未投簪。

苦熱二首

夜火雖中氣未濟，篋頻練倦若爲情。峯雲不動林煙熱，正爲蝸蟾作沸鼎。

秋陽晝長不可度，身被單葛如重裘。何當急雨洗天地，坐使清風遍九州。

七夕見聚珍本卷十六

秋夕不寐見聚珍本卷二十二

木芙蓉見聚珍本卷二十二

酒胡

誰刻優胡象，來爲飲席珍。不因君觸指，幾有酒作獨醒人。

觀舞

蹀躞趍繁會，婆娑無定妍。心知吾地廣，長袖得回旋。

峽石寺見聚珍本卷二十一

寄獻楊州

平昔懷親友，銷魂重遠辭。于今參難地，那復別離時。脫木乾坤晚，窮途日月衰。憂餘曾得慍，涅罷返無淄。

楚分多連澤，淮居止雜夷。持尊相望意，不減見瓊枝。

過惠崇舊居崇工詩有名，千世見聚珍本卷十

哭郭仲微三首見聚珍本卷十一

讀賈誼新書

誰謂賈生學兼之，文帝朝。死憂王墜馬，生賦鵩如鴞。被召宣溫密，矜功絳灌驕。勤勤論五餌，史筆未相饒。

班固論五餌以爲疏，蓋下見賈生之功成耳。

讀史

昔事堪追咎，斯人亦寡謀。臧倉君側毀，趙孟死前儆。直筆空料理，忠臣遂隱憂。只應詒後世，三歎廢緹油。

讀巷伯詩見聚珍本卷二十四

對白髮自感寄揚州

四十仍遨四，如華鑑更新。應從多病日，遂作始衰人。毀積方銷骨，經窮先腐脣。竟誰憐種種，由此到諄諄。

軒冕間關路，風波蹭蹬身。兄今又過二，何術奈蕭辰。揚州又大二歲，其衰可驗。

偶書見聚珍本卷二十

思歸見聚珍本卷二十一

守歲見聚珍本卷八

得故人楊倜書見聚珍本卷十九

詠懷二首

榮願日云暮，安論輕且肥。穢慵元抱病，蘧晚況知非。餌落愁魚鱞，巢成羨鳥歸。吾生江海志，終不與心違。

盍信書奚信，難言命敢言。竟誰成簡册，無客問乾坤。值狩麟猶泣，遭君鶴乃軒。滔滔千古事，惟有付芳樽。

景文宋公集卷第三十一

律詩

秋興三首（見聚珍本卷十二）

不寐（見聚珍本卷二十三）

送張司勳福建轉運使（見聚珍本卷二十四）

晏氏自壽陽由京師歸安陸（見聚珍本卷二十）

尹學士自濠梁移倅秦州（見聚珍本卷十九）

送蘭殿丞赴闕（見聚珍本卷十八）

送黃寺丞謫濠梁（見聚珍本卷十二）

重陽前二日喜雨答泗洲郭從事（見聚珍本卷二十三）

得杭州鄭資政書（見聚珍本卷十八）

答宿州王素都官（見聚珍本卷十七）

答戶部何院王學士泊滄陵見寄（見聚珍本卷十八）

寄宿州王都官（見聚珍本卷十七）

和資政諫議六章

初到郡齋三首（見聚珍本卷八）

東亭（見聚珍本卷八）

秋日西望

晚衿清曠倚層樓，搖落乾坤共作秋。正爲中山存闕意，得無平子側身愁。

東亭（見聚珍本卷二十四）

柔上人（年八十不出皮裙，字見聚珍本卷十）

奉和宮師相公流杯亭詩并太傅相公樞密太尉和章次韻

鑾殿春風下飛泉，林間留賓敞慶筵。流水環階智者樂，醇醪飲吏相君權。（曹參爲漢相，吏有欲言事者，參飲以醇醪，使不得開說。）和歌遠聞鈞樞舊，祓帖閑存計里賢。此地勝遊難復見，醉波深映六符天。

憶舊懷寄江寧道卿龍圖

下蔡行差近，金陵路更東。切切成念遠，咄咄但書空。恩厚容藏疾，時亨遂諱窮。祿慙千石守，老謝一錢翁。憶昨趨陪日，仍繰班序同。（君始入四班，予升內閣，每內朝同班。）我生眞寡合，君量自旁通。散裘疑皆璧，忘疲宴屢終。聯鑣屬車後，敷奏宋央中。禁樹排頭碧，衙旗曳尾紅。龍銜接騶士，賜管鏁宮工。慈豆分堯筴，歌雲識沛風。斯文誠有屬，吾道匪常隆。秦市俄驚虎，鈞天亟駭熊。鹿埃忽蒙白，桃李併來叢。箕次橫長石，鼉輪走轉蓬。歇芳間鶺鴒，饗濕問芎藭。可笑矜踈節，私憐抱朴忠。望霄嗟墜雨，歛翼避虛弓。尙忝銀符密，貪誇華旆雄。王魚供齊啜，（淮魚味甘，州貢米有隔羅色如白玉，珠米報秋鬻，光粒如珠。）病久衰還早，身閑意愈冲。虧全從月蟾，喜怒任狙公。急景沉歟緒，長波隔訊筒。南飛俱似鵲，北鄭宋如鴻。二閣懷趨走，（遷卿直龍圖閣，予待詔天章。）重關限鬱葱。惟應心報國，丹赤鬬江楓。

喜連君錫過郡（見聚珍本卷二十一）

答李從著作（見聚珍本卷十六）

答客（見聚珍本卷十）

和延州龐龍圖見寄（見聚珍本卷十六）

再寄（見聚珍本卷十六）

次韻宮師相公答太傅相公秋寄（見聚珍本卷十五）

次韻龍相游故園（見聚珍本卷二十二）

憶與唐公西湖（見聚珍本卷二十三）

九日憑高有感（見案珍本卷二十四）

望仙亭置酒看雪（見案珍本卷十五）

望仙亭晚眺（見案珍本卷十一）

九日賞酒（見案珍本卷十八）

清明日集西園（見案珍本卷十七）

峽石乘舟晚歸（見案珍本卷二十）

望仙亭書所見二首（見案珍本卷八）

冬日城樓駐望

城上危欄徙倚頻，由來荊楚歲時新。寒塘酒緘能留客，晴塢梅花解笑人。客鴈參差仍向渚，貪魚撥刺不空綸。憑高更盡三吹角，坐見霞霧八半輪。

西園

日涉中園路，昌昌春意深。烏新無罷囀，雲暖不常陰。秀色平連野，芳蕤細著林。歡言挈齋酒，值興即徐斟。

二月十四日西園晚眺（見案珍本卷十一）

齊雲亭晚矚（見案珍本卷八）

西園三月十一日

春園來織日，疊葉暗東西。落樹都成幄，尋花旋作蹊。沼魚銜尾戲，林鳥合聲鳴。事暇并州問，山公醉自迷。

小酌感春邀坐客並賦（見案珍本卷十二）

出城暫憩林下（見案珍本卷九）

晚夏西園二首

道樾陰陰密，畦泉活活流。梨成津向潤，瓜熟子相鉤。日晏坐中園，清襟注迴軒。輕飈逢葉動，小雨得荷喧。

望仙亭北軒晚思（見案珍本卷二十四）

齊雲亭憑高有感

憑高極目意茫然，坐對淮南搖落天。空把歸心同客鴈，遂將緘口伴寒蟬。一罇醒醉黃花外，萬事蕭條白髮前。誰取長弓射烏翼，休教西日送凋年。

晚眺（見案珍本卷十一）

晚秋西園

西園來最數，要是使君閑。塢有常眠石，臺無未識山。袖光蒙日動，楓影帶林殷。鳥沒蒼茫外，天垂搖落間。歸雲高杳杳，黃菊正斑斑。幸有齋中熟，無嫌向晦還。

景文宋公集卷第三十二

律詩

有詔換淮陽（見案珍本卷八）

閏九月晦日登舟二首（見案珍本卷二十二）

去州三宿八公山宛然在望

山長如不去，三宿趣行舟。未必緣人意，秖能攪客愁。勸程方浩蕩，回首更夷猶。獨有相思恨，因之東北流。

司張子春淮上作（見案珍本卷八）

道中二首

故園南趨壽，今茲北向陳。淹留桂枝客，還人玉關人。鬢髮都成葆，纓環幸濯塵。心知來往數，不敢問迷津。

艤船清潁岸，岸豁見高原。桑柘寒煙路，牛羊落日村。扣舷漁艇集，爭食渚鳧喧。去去風波事，逢人未易言。

晚發二首

候鼓遙喧岸，行舟逆上淄。輕烟著波面，斜月罷林端。颯沓鳧鷖亂，蒼茫葭葦寒。使君何所憚，使道許之官。

曉瀨雖能迅，寒流不復漲。林聲散棲鳥，隄影度風檣。茲歲方云暮，吾行未渠央。病身非汲黯，安敢薄淮陽。

寇丘作（見案珍本卷八）

喜雨（見案珍本卷十八）

春晚官舍呈幕中

萬點飛花拂路塵，行春影後惜殘春。雨催喜葉全成甲，風播檢蕾不算綸。多病已慚官綬束，長年惟共酒杯親。坐題吏諾君何怪，只是逮潛素食人。

一百五日作二首（見案珍本卷二十二）

滁州趙學士重楠懷山松樓（見案珍本卷二十）

暮冬城上晚睡（見案珍本卷十六）

按務東樓駐望

岸幘登旌駐，橋橫一水長。凍舟眞欲膠，低屬劣能行。蒼蒼天合劍，稜稜野雨霜。停聯重回首，直北是吾鄉。

行春野外（見案珍本卷八）

登清思堂寫望

迢迢陟城隅，飛軒浩氣扶。春容來遶野，天脚入平蕪。暖吹時披拂，晴烟乍有無。蹤痕經雨徧，村遶值林迂。

長路初休馬，荒陣稍集烏。水生蒲澤漫，林缺弩臺孤。客思紛難泊，愁衿愧自拘。久之成悵望，西北認皇都。

寄公序資政給事（見案珍本卷十八）

答翰林蘇學士（見案珍本卷十七）

喜翟顯先蒙至有感

門下客逾落，胡爲君見從。墜餘仍顧顧，塞影始知松。休計流光遇，聊欣此地逢。已甘課似梗，事止啞如鐘。

仕路惟希退，鄉評幸見容。病偷它日壯，衰作長年慵。世態同波蕩，交情敵酒濃。好堅歸去約，相伴老三封。（元本此下並皆缺佚。）

景文宋公集卷第八十一（元本卷首第一頁缺）

表

代鄆州王資政謝上表

臣某言：奉違帝幄，甫澂价蕃，切三輔以聯圻，長萬夫而督政。感隨懋結，榮與愧并。中謝：切念臣本以中材，實與聞國論，參服臣鄰，自爾叨食濫浮，惟物載謙有未遑，介于兩宮，政亦多故。計恩逾厚，越逢下武，丕荷慶基，垂念舊人之庸，俾行丞相之事。時而臣荷知人於眞聖，念在耳之緒言，冀蹈朴忠，歸報明辟，執據典刑之重，傅會幾微之宜，一心事君，朝廷尤悉，千慮期得，夙夜所強，寧無媒孽之乘，果從災異之免。六更年籥，三易守符，嚮沐召歸，再加拔拭，始由樞省，俄正台司，臣亦知遣鑄蒙顯之餘，鳴鷄失旦之後，方且探典之令，保節之甘，愼獨閑邪，臧明遠悔，壓衆虞棟幹之撓，折足畏鼎餗之羹，漸冀協恭□□同底，其如窮陰難忱，槁質易衰，病目眩於臨文，蹇步疲於拱著，三吏者彌綸庶采，外朝者景式梓工，苟容具臣，焉謂彼相，輒啓遐於魁柄，謀退保於餘年，危悃上聞，費辭貽瀆，敢謂尊號皇帝陛下，納之大度，惠以有終，延聽邈於蓋高，寒煩言之先入，時推麗澤，用獎告勞，升冠揆階，崇兼禁職，擢濟深之津奧，距齊魯之富積，垂許典州，漸令佚老，前瞻天邑，無勤象闕之思，右

睨鄉疇。易及角巾之計。曲成至此。大造難酬。伏況犴測屢空。稼茨其稔。室登杼軸。無乏於二東。吏勸農桑。明宣於一札。顧寬旰仄。冀力循良。邇邇綴以方遙。注孤情而奚極。臣無任

生日謝生餼表

臣某言。門弧蓬筿。私誌於始生。牢餼坊尊。旅嘗於蕃錫。感親懷之不逮。嫡君既以無從。登受以還。腆榮罔寘。中謝。切念臣代惟羇齒。才本拘儒。乏于內之美徽。與惟幾之祿筦。幽而當黜。日儆於攸箴。求不爲瑕。上庥於大度。然而拙牽其分。志奪於衰。始蒙晏晏之風。寖介容容之福。何圖暮齒。彌示矜憐。因震夙之有初。惘劬勞之永謝。特頒多物。俯續頹齡。鍾庾陳庭。脅蹇闕道。回望秋之蒲質。更俾欣榮。鞋仄日之缶歌。仍資宴喜。斯蓋尊號皇帝陛下。懋敦邦憲。欽待臣鄰。因舊體之則然。諒孤生之易稱。撫躬銜遇。靡罄爲酬。臣無任

讓恩表見案珍本卷三十八

代進新稻雙竹詩表見案珍本卷三十六

謝恩表

臣言。昨以遣勤歸之處。膺序進之褒。蒙述讓封。亟煩敎詔。蒙心慮於再瀆。君既難乎重違。拜受以還。榮悸參極。中謝。切念臣學纔半古。智不衆人。參筦斗樞。嚮周閏翻。仰丁至治。丕適舊章。恭扢嘉壇。裒侑上帝。美祥來答。繼日月而可書。渙號遂行。塞天淵而交抃。惟茲卹祀之重。實與相儀之行。早苦病衰。僅逃跛倚。猥緣近侍。亦寘賓科。虛塵不僭之猷。輒罄自知之訊。蒐還涯縟。少息震惶。而善鵲既高。危心終隔。固執其介。則違聞命之恭。寧忝其榮。以圖保往之報。然念茂功匪建。美號前加。品章表於魏階。勳柱陰乎楚級。茲爲徽數。曷允師言。此蓋中謝。尊號皇帝陛下。能哲有初。推仁無貳。奬纖塵之益。以勸事君。法景風之來。速其行惠。俾夫無狀。叨厥懋官。誓斷斷於公心。答恢恢之私覆。無任

代謝進五箴獎諭表見案珍本卷四十一

代張屯田兗州謝上表見案珍本卷四十

代石少傅謝恩澤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姪孫某某官者。聖澤下頒。詔綸有煥。慶蕃闔闢。光動里閭。中謝。伏念臣退迹榮榮。餘年穉稚。尙叨儲傅之秩。許懷家巷之安。養且有仁。德將焉謝。近緣誕聖之節。更陳延賞之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大度包荒。至慈及物。甫從人欲。即霈臺恩。孝治方隆。旨及宗親之末。衰容無狀。更流枝葉之榮。揣分既逾。靡軀曷報。

代人陳情表見案珍本卷四十一

代人乞出表見案珍本卷四十一

代陳州章相公乞致仕第一表見案珍本卷四十一

代石少傅賀南郊禮畢表

臣伏覩今月二十五日南郊禮畢者。國祀告腶。天行飲至。慶騰方夏。獻浹縷紳。竊惟恤祀以誠。有國之大飭。彝帝爲報。惟聖之上儀。矧三歲以躬行。合百神而蒞職。本朝所重。縟典攸先。恭惟陛下。誕受傑圖。不承前遠。躬自儉薄。政實焦勞。百穀已登。坐躋仁壽之俗。五兵雖用。常戒忿懲之師。是以列緯澄霽。尤祥駢牒。用懷景貺。乃講鴻儀。申敕庶官。駿奔百執。款殊庭之祕奧。覲清廟之邃嚴。遂及郊丘。祗奉圭幣。儀必及物。史皆信辭。樂六變以咸和。合祛乎天地。禮三獻而不怠。裒對乎祖宗。熙事備成。至靈歆感。逮彰輿之旋軫。坐鬷闕以推恩。澤與雲翔。俾羣元之更始。命先鄰速。包無外以相歡。昭洗故疵。導迎新祉。臣幸還所事。繼屬縣病。留滯一轄。空羨藻鳧之籍羽。蹣跚三陌。但同陽蕤之傾心。引領私門。注情神闕。

景文宋公集卷第八十二

表狀

代南郊乞姪男恩澤表見案珍本卷四十一

代謝加恩表見案珍本卷三十九

代生日謝賜羊酒米麵等表見案珍本卷四十

代陳情乞尋醫表見案珍本卷四十一

代乞自試表見案珍本卷四十一

代轉戶侍充職知應州謝表見案珍本卷四十

代薛資政謝許住京養疾表見案珍本卷四十

代謝加職任表

祗膺洪霈。伏積深憂。竊以嚮坡爲侍從之榮。天畿居郡國之首。唐垂四禁之制。蘧申命於時幾。漢列三輔之隱。愼觀風於大衆。必咨邦彥。始允公言。竊念臣材出下中。世惟寒素。先皇帝識自無聞之伍。擢于尤異之科。歷玷仕塗。窺窺干體。九德成事之世。叨服上仁。下官不職之誅。幾煩深刻。內惟陋寡。姑守樸忠。愼夫

緇磷之遷、安于庖祝之分、屬以重明紹纂、慈治協宣、樂危驚之守成、並循先憲、均山藪之藏疾、垂采空名、入玷星垣、預裁芝誥、昭昭天采、罔裨灑匯之風、坎坎河干、坐愧淪漣之刺、方議免冠之請、以懲樸被之風、敢謂陛下慎緝邦經、挾明官式、闢鵠長危、知難強於委材、而免極犬疲、可矜其倅、盡俾條久次、推進茂恩、升嚴署之重深、兼神皐之穰劇、永惟二事、宜得烝髦、詎茲無狀之臣、可玷類能之舉、雖祗成命、曷弭煩言、謹嘗精索隱微、勤居夙暮、君如堯舜、奉丕律以修詞、前有趙張、按成規而措事、庶逃尸盬、上答睿明、

代楊鄆州謝上表

蒙恩授臣知鄆州軍事、兼管內勸農事、即於今月日到任上訖、謬分左契、陰長東人、提千騎之雍容、有六條之森備、出應有幸、坐閣增榮、切念臣箕斗虛名、丘園微介、決科僅中、論績稍遷、遊明辟之纂圖、忝望郎而升秩、用惟枯木、不自先容、細及秋毫、罔非帝力、但解如絲之亮、曷知媚竈之求、終賴洪慈、免其大戾、甫周一閏、更典三藩、衝寒藪以見容、負支離而竊祿、昨緣便道、獲遂造朝、許留數刻之閑、俾與百金之奏、俄煩節召、改錫袍紋、追露冕之爲榮、均解衣而拜賜、胡然頑陋、靡稱寵光、斯蓋伏遇陛下、通駿先猷、亟蒙庶品、覃乎俎豆之無越、矜其丹腹之可塗、曾不疵瑕、猥從器使、伏況汝陽疏壤、魯道遺黎、昏作屢豐、敦厲俾乂、雖屬河公之近決、不妨田畯之有秋、惟冀至仁、少寬中昃、臣敢不內循丕訓、上體寶慈、列三壤之墳壇、勤修稼政、愛二東之稌軸、底慎邦財、儻蘂樂職之風、驚贖浮人之刺、

太后表

驟違天咫、祗率星言、趣四牡以載馳、戾萬夫而樹政、大東之奧、剖左駕榮、竊念某智本顓蒙、數惟奇隻、早辱縣官之使、遂代上農之耕、曾乏所長、仰裨乃事、支離有素、居延受粟之譏、樸屬而生、久玷能官之詠、連更郡寄、再覩宸嚴、清明會朝、與陪於有著、好醜必上、令盡某所言、復加五品之章、以示百城之寵、洪惟幸會、夔絕擬倫、斯蓋陛下仁篤好生、惠深藏疾、扶盧直鋪、各盡於有能、滌海附山、或取其微瑕、俾茲寮野、尚玷寵私、矧汶上之名藩、本魯初之奧壤、承平在旦、富庶敦風、臣敢不律乃蕞躯、撫茲善俗、中庸厥履、日夜以思、束矢鈞金、體欽哉於庶獄、杏華菖蒲、誠勤止於斯民、少寬當扆之勞、上答包荒之賜、

代孫侍郎謝加龍圖閣學士一表（見案珍本卷三十九代孫侍郎）

皇太后表（見案珍本卷三十九代孫侍郎謝加龍圖閣學士表第二首）

代張相公乞致仕第二表

近以寖迫衰年、啓歸宰政、仰紓聖詔、中祕俞音、抱威雖畫、撫情難隱、伏念臣材資素下、世系本寒、先帝濯自草茅、飾之丹腹、不知駑鈍之素、與聞政事之宜、位過其涯、民胥多謗、時蒙陛下茂溫文之懿、膺七閣之承、貴參乃僚、俾輔成德、親奉清明之始、已階極近之聯、屢賜日優、名器雙假、自爾來、旋在外者再、當軸居中者三、責任併加、謨謀弗稱、羣臣之所同悉、上心之所自知、遭時洽平、容得無咎、方今邊鄙未靖、師旅且

勤、吏苦遠餉之勞、民罹橫調之役、上干穹昊、延致沴災、辰不用行、風終而曀、煩側身於昧旦、形罪己於至言、咎縻自它、臣任其責、當從司敗、亟正嚴刑、尚沐包荒、趣圖就效、然而鍾漏餘景、迫已耄之辰、蕭柳摧衰、無可勉之狀、尚偷安於天秩、必取悔於朝彝、伏況請老者禮經之常、乞骸者邦典之舊、揆臣之齒、久已過期、行己之方、亦當專事、伏唯陛下旬全要領、賜罷丘園、憫盡力於壯時、惠克終於末路、至若動危辭任、已寬弗忍之誅、得謝推仁、方伸不奪之志、謬辭翹盧、須可爲祈、

代張相公乞致仕第四表

近以磬露乃誠、上還所事、猥紆深詔、即斷來章、情有未申、義無苟默、罔逃冒格、終冀矜愈、切念臣淺器薄才、遠塗暮景、嚮緣舊物、再忝上司、貪懷感會之華、久孤丞弼之委、遂乃延災列象、取玷盛辰、師積蔵以留屯、人餉邊而重困、廟議之失、實始建明、國典所懲、自當先坐、而冥頑近識、昏耄浮齡、但安舍垢之容、罔慮妨賢之素、靜言內訟、悅悟前非、是以仰丐蒐裘之榮、苟紓石慶之責、祈收印綬、許罷丘樊、外則圖天變之銷、內則期台路之穆、上全爲國之惠、下安知止之常、夙夜以惟、始終交允、且念士無奪志、則臣之申請者三、禱著引年、臣之過期已七、危悚備悉、嗟耄幾何、伏望陛下寬無狀之往誅、軫必從之今欲、俾其納政、許以乞身、得均請老之流、是無奪志之恨、必若寶慈未忍、可制中留、便當與疾遁歸、頓纓狂蹈、自捐餘齒、或累大恩、言瑣喻繁、所希開允、

代張相公乞致仕第六表

茲者、即聞五請、須命再旬、畏責任之道悠、迫退歸之日短、未蒙順許、始示褒存、而言訥無可喻之情志、翰有不奪之介、尚餘確挖、終冀垂矜、竊惟就列揆能、審於自卜者、臣之誼也、疏祿養士、恩不遽辭者、君之仁也、推其仁、所以穆御邦之要、秉其義、所以崇視履之方、事主保躬、二端而已、如臣者、早緣舊物、更踐上司、高秩厚封、乘時而感會、嘗言謬策、見納於睿明、筌宰相期、底裏交照、至於三揖在下、靡猶貳之嫌、百度興朝、皆聖眞之舊、臣並無狀、容可自安、但以衰朽之年、朝夕難保、法當得謝、古所引年、久尸厥官、焉用彼相、異日干校人之譏、煩司敗之歸、雖使亟海包荒、回霜屈憲、而叟臣乘誼、得無愧知止之明、元后推仁、且將詒鮮克之悔、今茲納政、允謂得宜、伏望陛下普訪羣謀、追觀往則、丐全要領、俾守丘園、紓日昃之深嗟、免夜行之明刺、亦且萬無纖隙、可累於朝猷、百兩餘生、有終於天造、翹心引領、用俟俞恩、

代乞罷第四表

比以三陳奏牘、上納政機、願乞稿骸、得去公路、而中詔垂錫、俞音未開、切敕斷章、即還視事、苦情既罄、揣自草茅、飾之丹腹、不知駑鈍之素、與聞政事之宜、位過其涯、民胥多謗、時蒙陛下茂溫文之懿、膺七閣之承、貴參乃僚、俾輔成德、親奉清明之始、已階極近之聯、屢賜日優、名器雙假、自爾來、旋在外者再、當軸居中者三、責任併加、謨謀弗稱、羣臣之所同悉、上心之所自知、遭時洽平、容得無咎、方今邊鄙未靖、師旅且不勝任、齷齪之量、已試而績弗成、諄諄之衰、日偷而老且至、內曠天綱、外褫人言、儻使藏疾之君、味進之

士亦不容久于衛注。叨此宴安。況臣雖乏猷爲。粗知廉愧。以兩朝含育之厚。加三事論思之崇。儻可勉行。敢云顧避。蓋念慮昏才盡。日索運奇。帷幄之計無良。邊鄙之饋數屈。師拏不解。天變仍臻。不嘗持爛火以曾晨。喫腊毒而求飽。辱國爲重。謀身乃輕。是以赴訴庸聽。必期徇請。輸竭私悃。止棄避賢。雖知而復知近乎煩。而可言不言謂之隱。顧臣自揆。須聖洞明。事觸煩以致愆。不涉隱而蒙上。伏望陛下推王者之法。據天下之公。念孤臣之竭誠。免司敗之論咎。止全終始。直俾罷歸。休息殘齡。弭除來謗。黜旅用智。允穆於朝風。斂分收崖。幷全於介節。一諧茲舉。兩便乃宜。延聽曲從。始遂事會。

謝御筆批表

伏蒙聖慈以臣上表乞罷免重任。伏奉今月三日御筆批答。候郊禮畢。一年後許退。不得更上表求罷者。事敎情迫。業已啓聞。恩隆喻至。罔垂開允。剡誦聖謨。傾駭乃衷。伏念臣中人之才。無善可錄。因緣過聽。叨曾上司。奉承明制而宜之朝。什不能五。總領事務而達於上。什不能三。徒以斷斷朴愚。區區懷惠。旅進旅退。不敢後人。公事公言。止於寡過。若乃調度兵食。由匱取豐。爵致求瘼。化榮爲順。靖多辟之俗。去無用之官。訂正度程。奬撫樞極。則臣之自觀。性有不能。陛下雖欲庇之至仁。貸以不死。謂憲則可恕。謂直則弗疑。奈何妨賢之譏。雖而弗可解。備位之責。至而弗敢辭。今臣順命則取尤。違詔又抵咎。稱疾以邀上則詐。俛首而還位則慙。茲爲危賽。匪謂文飾。而且實筆親示。金口宣聞。既除歲期。仍畢禋禮。切却來奏。獎邺嘉謀。粗識名教之方。敢渝君臣之誼。恭遵慈敕。已默費詞。奮勉不肖之材。上酬再造之賜。然念年齒頹邁。精力耗殘。陽雖蒙榮。陰或取譏。悔常待亢。吊止在圓。於寬數月之間。更續乞骸之請。眷深難荷。感至無言。

景文宋公集卷第八十三

表

代章樂賢讓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云云者。台司云缺。方謹於咨愈。恩贊所延。遽加於輔短。內循能而不稱。進卽寵而匪遑。敢格褒音。徑敷危衽。中謝。竊惟鈞柄之總。邦綽是毗。膺朝夕以告猷。一統類而爲職。周設三公也。惟人而備。漢分兩府也。待選寔艱。至於公孫開陳。良知作相之有體。建平風采。稍比治郡而損名。蓋知重雍撫期。同寅責實。能哲所以垂惠。注意在乎已安。詎俾撫庸。首虛茲授。如臣者、材爲而底。門悴且寒。本務自知。弗期孟晉。第以仕超所願之表。用浮有智之涯。擢始禁林。越陪樞管。高門之地常重。遂用人輕。天下之務惟幾。與煩中覆。省私未報。引領安歸。用惕若以因時。幸僥焉而補過。不圖欽賚。更深念求。僅踰一稔之期。遽承三吏之乏。賞階暴峻。功號頓蓂。重書殿之榮資。衍爰疇之實幹。王言顯布。公路騰咨。深惟得失之間。動關休戚之大。在易之鼎。授渥戒其攸占。觀天之階。疏比應而如響。詎止治於身悔。實幷結於朝譏。與其被服之榮。寧容嬰如慢之責。伏望尊號皇帝陛下、察至誠之有素。惜重器而罔私。降采多言。追還麗澤。改詢廊廟之懿。參熙筌宰之隆。特丐衰齡。且仍故職。布啟辭而近瀆。須允報以爲期。臣無任。

代章集賢拜相第二表（見案珍本卷三十九）

代中書請復常膳第二表

臣某等言、近以常饗未復、繼援舊章、溫檢垂頒、尚稽允報、征營失措、昕夕靡遑、臣某等、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若古宣猷、右文敷治、克相上帝、寵綏下民、懼一物之失宜、冀九功之攸敘、嚮以歲元、肇曆乾緯、流占特刑罪已之詞、恭循菲食之變、勵翼庶政、焦勞聖懷、亟躋格於精禋、用振除於餘咎、天威旋屆、人情汔康、謂宜即參禮典之中、還登牢品之具、進嘗珍旨、侑納粹和、陛下過執爨恭、淹餘旬晦、務謹哲王之戒、久隔太官之常、伏況體有等威、誼無降抑、垂衾當宁、躬朝夕之甚勤、侑樂養恬、濟剛健之常久、敢緣固請、仰丐愈音、願收天保之誠、復備君庖之舉、庶俾柔嘉玉食、不空惟辟之文、關實陽休、更蠲無疆之祉、費詞已罄、須可爲期、臣無任。

代章集賢謝恩表

臣某言、近以誤被恩綸、躐升台府、刻章伏省、昧死還恩、煩允命以申褒、勅攸司而趣拜、事移順始、懼集罷初、中謝、竊念臣孤遠微生、聞關平進、本謀干祿、纔望亢宗、然而運有親逢之期、朝無不肖之疾、遂蒙君養、浸膺仕塗、伏遇皇帝陛下、執競熙圖、垂明建極、翕受九德、練覈庶工、擢始冗官之聯、贊爲名命之重、深潛禁籍、進侍經帷、拙者於用雖多、何嘗云補、儒家在要而寡、固亦自知、亘嘗誓任之辰、居濫升樞之委、尚以三垂撤警、五刃久囊、奉行止更踐之常、論思無調發之遺、得容樗質、猥貳天機、內提將車之塵、方詒踶馬之泛、更叨懋册、超對上司、臣雖妄孱、粗識涯分、蓋三事非容、容之忝、萬樞倚贊、贊之資、與道同底者、亮采實毗、以聖責愚者、取敗尤速、徑披素款、莽控廣聰、陛下業已延登、豈無中止、遂乃出綸之信、闡乎銷印之言、勿使固辭、敦令就職、剔以階封並峻、職號兩崇、羣鉉席之異儀、絢槐朝之華典、抱誠終廢、顧命茲慙、敢不免叩邦猷、力敷民藝、夙莫之勞是念、豈隙之智舉陳、但慮俯積謗讟、上延災譴、被鄉人焉用之義、煩漢家即免之文、脫收效於涓毫、冀紓期於顛殞。

代夏尚書讓節制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節度使檢校太傅云云者、朝綸疏霈、闡鉞頒華、任匪儘能、誼無苟遺、敢淹茂册、仰詐危悰、中謝、伏念臣出自孤生、厖專樸學、嚮闕干祿、正敢代耕、先帝擢始下陳、俾升近綴、及其強力、試以方州、屬丕后之龍飛、齒舊人而魚貫、入階峻秩、寖服濟光、超貳乾樞之繁、閒廬台路之采、拙艱自守、明睿素知、緣久次以出游、歷四朞而蒙召、還專計扃、實寵使名、習見文治之常、爲知方略之總、不謂中軍謀帥、西屏須才、過聽妄庸、顯膺節制、竊寘圻而書社、叨公傳以親官、內循甚愚、猶識常分、蓋知役非其長則憚、任過於力則顛、況欲乘華領之早衰、勉虛弦之餘怯、秉毫制敵、跪殼啓行、上副萬里之明、俯全百勝之決、求于宿將、庸或爲難、揆之迂闊、孰知其可、且勸能莫如實實、累闕過於災身、匪敢自私、所虞有悔、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普詢公議、追止徽章、貸格詔之近愆、收嚴邦之遠計、改圖善武、趣立茂功、昧死申祈、俟俞知免。

代夏尚書讓節制第二表

臣某言、比者、仰列霈函、上還帥節、未秉順許、遂極震遑、終恃至仁、更申前請、中謝、竊以師無常克、視律之否臧、官不備求、惟人之輕重、是以楚郎方用、鄰席側而靡安、漢傑已登、中帷坐而論勝、故能抗威齊斧、躋秩齋壇、有臣如茲、何賞之遴、若臣者、本緣儒進、偶與仕期、躊躇自將之塵、斷斷無它之謹、或施之刀筆、或責以簿書、雖曰曠官、不過任咎、至於顯膺誕告之渥、專制中樞之雄、一失所謀、交累而國、安得冒顏於授受之始、隱情於進退之間、僭此負乘、假我名器、徒使有功罔勸、先啟邦人之媮、廉敵非長、方詒史氏之誚、拒恩誠罪、知分可矜、伏望尊號皇帝陛下、垂亮苦言、即收成命、僉求愼將、付俾元戎、庶嘗注意之辰、弗註雜瑣之論、懇悰斯極、開可爲期。

代夏尚加節制謝表

臣某言、一昨啓避將旌、重垂恩詔、罔誅煩請、即俾往譜、孤顧易遷、徽章難拒、臣某中謝、伏念臣出予齒齒、弗逮遠猷、振蹟先朝、被榮華旦、淺謀與政、孤操奉公、顧匪服以蓋識、殆多憂而損性、氣隨事耗、體與年衰、徒仰蹈於盛明、遂自忘於勤去、因浮所食、勉宿爾官、何言右武之求、首被中軍之忝、外廷顯告、褒册蕃臻、擢一介之儒微、冠十聯之雄重、矧惟推毅之選、本待出師之行、而三純以來、二垂撤警、寢成威棫之候、絕覩檀車之勤、遂使開幕建牙、惟專受祿、屬鞬汗馬、無所效功、今此僉求、止圖靜知、愈爲虛受、罔顧上還、至於秩視宗工、地分邇輔、兼憲司之劇職、鎮威服之要區、雖參羅戎行、而更爲身幸、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念人適乏、超刈於譽材、謂令已行、罔收於信賞、趣交瑞節、馳領故都、拜命茲慙、省躬思報、敢不懋經方略、協布教條、上體眷懷、力期綏撫、蒸蒸惇於老學、得從事於新書、獲列萬分、皆甘九殞。

代石資政乞外任表（見案珍本卷四十一）

代宰相謝傳宣入伏月令午正歸私第狀（見案珍本卷四十一）

代昭文相公乞罷免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無能之臣、至仁廢畜、焉用之佐、上聖所譏、何則、名器有分、責任無假、從古治亂、本三公之非其人、累朝罷黜、固宰相之自有體、天下公議、王者難私、老臣至懇、君聽宜亮、臣某中謝、伏念臣生自下國、系出單門、先帝擢之艸茅、華以纓弁、麗課刀筆、備膺風波、還齒朝從之趨、引內文林之選、孤根苒苒、因得少安、弱羽翩翩、其如長醜、伏遇尊號皇帝陛下、運庭闈繹、政重持循、見矜華領之餘、謂非它腸之惡、越司綸省、尋玷玉堂、思以中乾而遲、辭由外重而拙、敢圖晚路、猥副洪樞、文武之略何施、負乘之寇滋集、未淹再歲、俄正中台、于時主者見敎、不容遠讓、處士之譏、已自沸騰、尙冀飭檄液以搆材、勉契霈以致遠、旋罷

黠羌畔命，西鄙宿師，餉役繁興，保戍係出，賊不時定，汔茲五年，財所當調，勤且憊計，縣官空乏，斯人歎愁，職居者敗墨狎聞，師行者逗撓相蹤，以致斗落觀覆，須索靡厭，璽書撫和，猜阻中定，此皆輔弼亡狀，處置乖方，淺慮不可計深，局謀不足料遠，六關無助，九鼎爲輕，上遺主憂，下速邦悔，臣猶知罪，人其謂何，是以去歲中，昧死乞身，稽首還政，底裏翰露，親近具聞，所望改尚賢臣，翊亮天綍，親奉聖訓，使須後期，適以機省務煩，分提劇使，久之冢宰病去，因冠上司，遂復僶俛，即恩，遲延待罪，助經軍務，又及一朞，今狄既申盟，戎將悔禍，漸期屈伏，圖致靖嘉，則臣之經綸，止極于此，臣之引避，正合其宜，非不知變調陰陽，和一統類，時廡百穀，仰澄三光，使夷狄莫敢不王，臣工各任其職，柰何性分有止，強勉難成，廣脫於扛鼎之前，手傷於代斷之側，又況年事云耄，體力已衰，盛憲之憂，陰耗於百慮，師丹之志，顯廢於萬機，庸得自寧，以敎大事，伏望陛下察臣試可之無效，憫臣底力之不前，赦其奈疏，賜以停免，重惟疆埸尚警，水旱相仍，惟幄急咨謀之秋，廟堂非充位之地，早垂矜可，庶息謗讟，退一罔功，則材士奔勵，狥一知止，則薄俗自敦，此物此心，明神可質，以終以始，毒□是懲，敢逭煩辭，止希請，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露奏章，乞辭重任，奉被詔答，永賜開俞，蓋言拙者情有不通，理迫者義難自隱，敢空愚臆，再叩謀聰，中謝，伏念臣資稟無庸，志願有度，逢辰之盛，爲食所浮，既承乏內樞，遂待罪宰相，昧於牢讓，輒爾冒居，室大禮小者，何撓之能支，綆短泉深者，胡汲之云濟，叶佐萬務，出入七年，而政不時經，民罔用乂，內徼開陳，將順之敏，外乏總領，折衝之猷，徒以馴致久安，奉行成式，力殫而任益重，足蹶而道愈悠，考課無成，中外同亮，弗能則止，從昔以然，且臣負責當免有三，謀私可歸有二，臣聞善宰者，使中國尊大，四夷賓服，民不捐瘠，天無災譴，雖國需厥福，而身預其榮，今夏賊弄兵，湟酋丐貨，偏強沙漠，首鼠邊垂，千里之饋告勤，五年之戍不解，天誅滔久，廟算依違，臣之宜免一也，內自淮浙，旁洎荆閩，雜調併科，比屋咨嗟，輸錢轉帑，列郡窮虛，京陝之人，勞役尤甚，去便居擾，官濫吏私，譸張之盜竊，登捉搦之使中，出臣之宜免二也，寶元之後，大變仍臻，地震定襄，日食九朔，白晝而暗，經籍失行，民食饑艱，地實逾愛，害氣未究，民言莫懲，臣之宜免三也，臣齒屬既衰，形質早衰，重視文書，則昏忘相半，夜偃休實，則呻倦併來，牽勉而行，僅仆將及，臣之可歸一也，且臣冠男弄女，夭枉相繼，濟澤延禎，悲剖屢嬰，蓋顯責未加，陰譴先及，惟一息方幼，未能應門，百年收骨，誰爲臣計，臣之可歸二也，負三當免之責，二必歸之私，纔元后至仁，且容備位，而天下大議，於何可逃，伏望尊號皇帝陛下、念四輔之惟其人，憐一介之守其分，以量能爲哲，以從欲爲仁，特沛玉音，許能懼柄，俾全要領，得守丘樊，始終之惠兩成，公私之計僧允，況二雲面內，多士獻謀，師律漸精，治具尤飭，方當別咨英輔，遠就大功，明聽叟臣，靡妨賢路，成命朝出，多請夕餐，延素天聞，企竚矜鑒，臣無任

第三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再上章乞解重柄，特賜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煩辭荐露，中詔報聞，仍枉慈音，即停後啓，荷戴無量，涕泗偕零，臣某中謝，竊以明莫先於自知，勇莫近於能恥，自古通誼，爲臣大方，苟渝斯言，不可以訓，伏念臣材識駑下，年力尪殘，感慨宸恩，婆娑台路，惕日三省，未夜九回，蓄注意於安，則百度所脩，未臻至治，試可乃已，則七歲之績，果於弗成，戎醜其心，究邊民勤戍，執咎之職，既臣易歸，是以頓冗屢陳於前，誦言必請於上，願還大政，以穩其瞻，而廟眷見私，朝議弗聽，抑此孤抱，屢爲空文，雖易戒三瀆之尤，而志矜一介之奪，煩欽奮更賜裁俞，臣又念感會之來，纖介無憾，上則大明垂亮，免敷辱之虞，下則同僚叶濟，靡不成之隙，但以彌綸任大，僕遜智殫，高能召危，亢實詒悔，滌遠於日者，負將暮之責，形分於鑑者，致必窮之哈，此皆驗于已然，寧待多喻，安可以華皓餘齒，更昧自知之明，丞弼宗工，遂違能恥之勇，伏望尊號皇帝陛下、量其盡力，推以至公，許還樞機，避賢者之路，賜全首領，敎大君之仁，早獲罷歸，是逃罪戾，必若砥鉛鈍以嬰劍，徒作庖羹，踢馬足而泛車，不爲御巧，言窮寢拙，心迫逾危，抑控天聰，竚聆制可，臣無任

景文宋公集卷第八十四

表狀

代楊太尉讓加節使第一表見案珍本卷三十九

同前上皇太后第一表見案珍本卷三十九

代楊讓加節使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以併塵寵數，亟遠讓封，猥奉訓辭，未垂順許，夙宵惟念，冰谷震惶，臣某中謝，臣聞官惟其人，受授存乎實，賞不可僭，輕重視其功，故師錫則勞臣不疑，胥居則處士橫議，大猷所繫，從古而然，切念臣一介非夫，兩朝善使，雖微幹裕，絕有它腸，承空乏於樞庭，遠謗讟於鄉校，法宮實構，偶貳使權，麗澤風翔，第膺賞級，蓋聰謀之抑畀，答大儆於高明，與物惟新，祈天永命，如臣無狀，爲國具僭，盡不先幾，事多遺策，至仁在宥，裁赦已多，距可當憂勞之辰，自安過寵，昧廉隅之守，以啟偷風，取身咎以不辭，玷國經而爲惜，伏望尊號皇帝陛下、酌於舊典，斷自清衷，俯念蒙微，追還渥榜，示名器之尤重，俾顛僨之罔加，祇竢愈音，用事危悃，臣無任

同前上皇太后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以崇進寵章。輒攄讓奏。大言垂答。成命未還。慙震所并。啓處無措。中謝。切念臣材姿蹇淺。地望單平。獲對聖期。遂階樞柄。汲深綆短。自審於無能。材敗錦傷。慮嗤於有典。伏值國家從周考室。嗣禹卑宮。獲贊事經。亟成丕績。惟當陽之引咎。因肆告以翔仁。首眷近班。並推異數。鴻私交委。危懇匪寧。何則。密勿之司。體均休戚。彌縫之任。責在臣鄰。當九重叶食以勵精。寄百執宴安於受爵。上虧治表。俯畏人言。伏望尊號皇太后陛下、垂照危悰。曲全瑣質。重名與器。罔俾於官邪。收綍以綸。特從於人欲。儻道易益之責。實衛再造之私。臣無任

代楊太尉加節使表見案珍本卷三十九

同前謝皇太后表見案珍本卷三十九

代讓樞密使第一表見案珍本卷三十九

同前上皇太后第一表見案珍本卷三十九

代楊太尉讓樞密使第二表見案珍本卷三十九

同前上皇太后第二表見案珍本卷三十九

代楊太尉謝樞密使表見案珍本卷三十九

同前謝皇太后表見案珍本卷三十九

代楊樞密加恩第一表見案珍本卷三十九

同前上皇太后第一表見案珍本卷三十九

代楊樞密讓邑封第二表

臣某言。比者甫罷勞還。例蒙進律。即憑露奏。切冀回恩。嚴詔罔俞。危悰無感。省循益熟。啓處若驚。中謝。臣聞人食不浮。有邦所慎。名器爲假。先聖必書。是以祿緣德而爲差。賞待勞而作勸。君臣之際。進退至公。切念臣科自散材。本惟近器。當有道之日。而抱寧生之愚。在諸臣之中。而專石建之謹。遂邀謬寵。入斡鴻樞。大度見容。寸長未效。三事六府。交脩之訓亟聞。百禮千儀。法從之榮斯極。方虞校議。貽損國經。敢圖捨爵之辰。亦預揚庭之告。峻升儀等。優食邑租。且夫器敗其盈。物衰於盛。假令有功可紀。尚當遷易退之規。況其何力于時。無容取疾顛之咎。敢茲再瀆。虔俟曲從。伏望尊號皇帝陛下、體天極之好生。法道先之善貸。保全舊物。開可德音。儻收已澍之恩。是免不濡之刺。

同前上皇太后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玷塵褒製。虔貢讓函。亟辱大言。未垂可報。慮食浮之損國。彌夕惕以裝懷。罔道有誅。更期瀝懇。中謝。切念臣獨徵衆驗。椎鈍自知。覩千載以開榮。蒙二宮之圖舊。遂階顯仕。或累寸勞。未淹緹筦之期。已正黃樞之署。洪惟聖旦。務譯上儀。振萬宗祊之中。載稻坻場之左。而臣屬當景從。內愿寡罔。勤有昆關之迷。居無伯始之問。睿明垂庇。貞讓罔加。乘此策勳。例蒙席寵。益漢臣之高秩。增晉食之爰封。所宜拜嘉。以示殊獎。其如道路之論。僭莫懲嗟。犬馬之懷。不能無感。儻自安於異數。實取素於疵倫。苟巧大猷。靡爲細事。伏望尊號皇太后陛下、詢謀衆采。俯諒丹悫。協議長君。賜停前授。使器有所極。無至於害益。且功作不疑。何煩於惟重。獲依慈貸。庶克保全。

代楊樞密謝第三表

臣某言。再遂奏函。願還明制。猥諭已行之命。且均寧僭之科。往懇莫伸。冒榮何幸。中謝。切念臣本微風績。偶會盛明。科自冗閑。迭階華要。譬之枯木。靡自先容。及乃秋毫。罔非帝力。遂謹一心之事。慎隨異物之遷。發于誠明。期貫夷險。至於諸葛應敵。臣則闕其所長。方叔有猷。臣則愚於未壯。樞員承乏。機務頗叢。屬容典之交修。顧疑明之匪效。庶官強力。謹爾奉行。百度森羅。居然飭盡。實忍慙於無用。徒庶質於至明。敢冀勢遂。省膺第賞。寵階疑峻。封宇便蕩。懼受授之兩虛。控慈威而再瀆。冀收成命。俯稔大倫。軍謂綍靡還絲之期。僭存爵世之本。先加無狀。庶勸有庸。繫治典之化源。匪孤臣之私荷。寵光下賁。震抃衆懷。斯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普汜翔仁。保和樂育。業已升於四近。求無備於一夫。特假先榮。將權後効。敢不退求於己。罔伏攸箴。持守器於易盈。靜長柯於有隧。竭情夙莫。歸報涓分。臣無任

同前謝皇太后第三表

臣某言。昨以玷塵懋賞。祈丐還恩。伏省陳章。既殫於所請。枉音催拜。遂隔於由衷。承命若驚。省躬銜感。中謝。切念臣少緣羈蹇。獲對嘉亨。出無以蓋扞四方。入不足重輕九鼎。但以斷斷之介。蚤移於忠。區區之心。所守惟道。兩宮察乎少慮。三事悉其無邪。遂正右樞。仰參熙緒。朝家累盛。禮典懋脩。或恤祀以展牲。或勸耕而育穀。親奉至幸。法從爲榮。曾是愆煩。淺爲職業。漢庭故事。僅且奉行。魯廟多儀。疲於每問。外速瘝官之謗。上貽有國之羞。切冤是宜。褒揚絕望。敢謂尊號皇太后陛下、慈均不冒。利篤廣生。因太寢以還衡。告外廷而席寵。進階近列。益戶大邦。繼昧死以上言。冀課功而責實。蓋高莫訴。虛授爲慙。敢不勵翼謀謨。贊襄戴采。戒圖葵之爭利。敦皮弁之守官。庶詭徼功。罔浮厚食。誓心有素。摩踵爲期。臣無任

代人乞存殁臣寮納家集狀

右。臣竊以周德之興。多文以監二代。舜華其協。好問而察邇言。爰縣古先。咸遵風軌。期有裨於治體。無容廢於菁詞。輒罄芻微。仰裨漏闕。伏念臣材惟闒茸。職本掃除。服君度之在寬。不汝瑕而垂采。曩者。太宗皇帝、亮其愚訥。獎以冠冕。命臣充史館書庫都監。兼祕閣供御圖書。時屬聖念嚮儒。朝猷被世。旁求典故。備覽清閑。又命臣往江浙。搜訪遺書。眞宗皇帝、繼體不承。好生善養。洗其痕殿。秩以冗閑。伏遇尊號太后尊號皇帝陛下、祗遹珍圖。交修先憲。遺籍未弃。塗飾再加。又命臣同天章龍圖閣都監。臣委貿三期。行年八十。鍾漏方盡。雖拘於夜行。塵露有施。敢忘於上報。臣嘗覽祕書目錄。伏覩自唐末至五代。其間有以文章

取名當世者。咸存閣綴。列在緹緗。載册祔以相輝。賁牙籤而有第。我國家承百王之末。披三代之英。師儒挺生。名臣輩出。或高文大册。爲廊廟之珍。或隱居放言。樂山林之志。從臣抒嘆。太史陳詩。炳然斯文。高映前代。然四部之內。編集無聞。一王之言。規矩安寄。使彌文不表。則至化弗昭。後之視今。闕孰爲大。臣今欲乞降聖旨。下中書取四朝以來存殁臣僚及隱逸之士以文學顯名者。各許其人及子孫獻納所著家集。乃降下兩制詳定。若其深厚溫潤。可以垂著不朽者。具姓名聞奏。宜爲給紙墨。差人繕寫三本。付龍圖天章閣太清樓祕閣收藏。足使增觀本朝。垂榮來緒。開元之目大備。有司之劉可求。上以見文思安安。堯之稽于古。下以見賢士濟濟。周之所以專。臣之至愚。竊爲深惜。且年祀寖遠。則亡逸滋多。今而不求。後亦隨廢。異日當使陳農訪舊。結馳傳之勞。河間購遺。軫補亡之盧。功相遠矣。誰曰不然。臣衰疾見乘。備昧惟素。顧留餘景。期觀大化之成。輕率狂言。或俟聖人之擇。越干程覽。伏待誅夷。臣無任

景文宋公集卷第八十五

表

代薛參政乞致仕上皇帝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公器至重。多取譏之假人。福轡有涯。躐量以之招損。然則筋力非便。誼許其乞骸。鍾漏行休。禮容於得謝。進退之際。終始尤難。中謝。竊念臣門地本寒。材委無筭。稟生懦武。遠長樸忠。慎異物以見遷。推斯文之積習。偶比諸生之牒。遂代上農之耕。出入三朝。間關四紀。至乃與聞國議。參列禁廬。奉屬車之塵。法當得從。勸華光之講。席必爲前。接武玉堂之中。美食太官之署。稽古垂賜。爛其私庭。任子推恩。徧於家姓。聯官六卿之重。衍食千室之封。則假人之譏。上所悉矣。榮願云獲。私覺亦鍾。賤息天年。貳宗之事。蓋由臣竊位無補。尸祿有初。腊毒庭貂。不能牢讓。蒂家敝室。自取降殃。則招指之由。驗於前矣。且臣少也多病。老而寖加。頃緣祗犢之哀。頓成鬬蟻之悴。足膝酸重。目矇眊昏。營魂散離。強力虧替。則乞骸之請。臣得所宜。鄰人迂疎。伏生昏忘。兩宮之恩致于理。二儀之務好生。剔去浮言。償開纖隙。禮居既進。恩與其終。則得謝之文。上宜開許。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憫孤進之既老。軫神翰之所加。特垂丐於餘辰。許上還於所職。使臣得生歸里閈。護視丘墳。安車之齡。收骨有所。茲爲悃愊。長累聖明。伏況七十爲致仕之期。九三抑重

剛之厲。義年垂及。知止在茲。儻諸初服於私門。是免喪元於昭世。援天至切。得請爲期。

同前代上皇太后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任重於才。官次速乎多謗。祿浮於分。鬼謀害其常盈。諒以盛之必衰。均朝暮之理。亢而招悔。在進退之交。將懼懦衷。敢援茲誼。中謝。竊念臣稟生蔽朴。承學陋孤。咸懷熙辰。玷塵清軌。自編氏而振拔。辱累聖之眷求。多識舊章。絕希於胡廣。少知治體。敢望於夷吾。尺寸未施。寵光益奚。伏遇尊號皇太后陛下、翊長君而在宥。統先烈以貫行。垂念皤皤之年。彌覓事事之責。獎其舊物。擢預講員。在博不勤。但欽於濟聖。據經而對。曷足以名家。曼歷歲時。寖成尸素。窮生有底。虧賜無涯。嘗於去春。啓辭近職。退藏散地。休息煩言。人欲未從。天私加勞。由冒升於寵等。更繼疊於身枝。臣有次男。素辨家事。使治菟裘之業。久居汶上之田。私圖下衰。壯年早世。臣病療既久。悲感見乘。結爲憂昏。內攻肺腑。藐藐孫孺。空空室廬。溥此遠塗。更要窮罰。安可尚玷承明之祕。益重子臧之災。擢天薦瘞。爲國貽悔。願還章綬。退老丘樊。伏望陛下、按得謝之舊規。諒知止之深素。丐其暮齒。許以生歸。庶先犬馬之辰。不貽溝壑之擠。竟毫老於三赦。彌服上仁。從先故於九原。俾無私恨。叩閽危苦。辭不及文。

代參政生日詔書賜牲饋謝表 見聚珍本卷四十

謝加常山郡開國公表 見聚珍本卷三十八

代昭文相公乞罷第五表

臣某言。伏奉批答。以臣累上奏疏。乞解鈞柄。頻煩聞報。未賜矜愈。事却而心愈危。言窮而請彌訥。是使天無九皇之達。日蔽三舍之還。內瘵孤懷。久隔慈德。敢違明命。辛布丹悃。臣誠憂誠迫。頓首頓首。臣竊惟操契課功。弗效而猶用者。不可爲善任。竭力奉上。已弊而不去者。不可爲愛君。誠以萬務闕諸。盛衰四輔。本之翼戴。統紀一繆。諸譟羣興。事既驗前。理無冒處。伏惟體天法道。欽文聰武神聖孝德皇帝陛下。鋪明聖職。躋寒廢功。法周文之能官。體漢宣之責實。擢臣於平進。委臣以上司。七賀歲纏。磐效愚款。若乃戎夷儉猾。臣當撫鎮也。而西有不羈之酋。黎庶生聚。臣當親附也。而內多失職之俗。陰陽者臣所變治。而精祲之變未除。州郡者臣所差擇。而嘉靖之風弗競。民瘼日薦。邦采月朘。加以私室生災。暮年多病。目眩心悸。髮禿齒枯。哆然一夫。隳我三事。而陛下雖有善任之德。容可獨私。老臣雖有愛君之心。距當因位。此所以前後四啓。本末兩陳。亟枉聚言。尚欲留輔。伏思天意。誠有所歸。蓋慎始於終。則主乎恩。退人以禮。則示乎漸。猶違弗忍。熟復見憐。然念臣末路祖齡。自當必免。拙謀謬計。舉不容誅。伏以國事惟微。宗工難曠。早祈遂許。令獲退休。許擇辰髦。協奮不綺。於臣蒙知足之分。於國表黜幽之宜。所執不異前章。所干更無它理。經天自誓。觸死弗渝。延聽可言。庶寧憂懼。臣無任翹翼疊訴懇倒屏營之至。謹五奉表陳乞以聞。

樂書局謝賜景祐樂髓新經表

臣等伏蒙聖慈各賜臣等景祐樂髓新經一册者。樂教通倫。茂昭於廣博。常言知選。鋪詔於本元。藉電範以坦明。亟鏤方而流布。頒文胥洎。拜賜知榮。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保合在和。慎微布度。凝瑞福於羣品。暢雅勺於九圍。惟時右文。式克稽古。永言六代之制。未表五均之微。治定在辰。財成有屬。先比音而立法。遂稽器而展聲。追乃鎔純。革其燋殺。乘霄程之夜。乙問機綜之日孜。竝考前經。森條奧訓。由子及午。辨位六同。自期得鵠。正名七列。討力華之餘韻。會祕式之經躔。案以旋宮配乎蕊祀。推阮隃之管象。較上黨之黍圍。度量惟精。金石乃定。爰表新書之號。俾資廣內之傳。倬爲章而可瞻。不愛道而臨下。以聲爲法。遂該馮律之精。其德何加。方遵韶箾之盛。臣等俱緣僧學明而禁扃。覬逃作之模。但欣游聖。隨太常之隊。潛誓服膺。仰陶盛代之風。倍激丁辰之幸。臣等無任

代謝改官表

臣某言。月日。進奏院遞到官誥勑牒各一道。授臣前件官。仍放朝謝者。溝壑仆材。久從於病免。星闕華選。尚忝於序升。榮寵不貲。尸殘莫感。臣某中謝。竊念臣某生祐薄。繼代門單。以一介之陋生。服千齡之聖會。擢從士伍。寖被朝紳。薦明共理之良。蔑有萬分之報。貪天善養。食土何知。而臣自幼纏痾。頻年寖劇。去夏以攝生寡術。積損蚤衰。臥滯浦而沉緜。踰漢科之假。急移書言狀。待報去官。旋蒙詔綍之頒。俾齒京臺之籍。優其羸俸。便乃家居。內結病悰。久淪生意。敢謂尊號皇帝陛下、至仁溥暢。橫施豐融。謂丘犬馬之微。常佩虎魚之重。拖紳中廢。恍日未終。因久次以推恩。獲外郎而增秩。龍生蟄表。位溢智涯。魄已散而復還。骨將枯而更肉。況臣率平強之力。尚畏敗官。屬彰撤之餘。何勝誤寵。藏丘山之重恩。迴泉壤以猶生。儻幽錄之末編。期糜軀而上報。臣無任戴天荷聖。激切屏營。

某頓首頓首謹言。

代石少副賀南郊禮畢表

臣某言。伏覩今月二十八日南郊禮畢者。陽郊已事。邦飾有容。列位均歡。綿區浹凝。中謝。恭以享帝莫先於聖。報本莫隆於天。有國所脩。舊章惟允。走四海而來助。聿展多儀。閱三年而後行。舉無遠禮。屬當繼際。昭憲先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天秉粹溫。時行剛健。紹休謨列之懿。同底方隅之寧。乘時尚文。賁雲章於天極。推懷布惠。淪膏澤於民心。法令詳平。吏治脩謹。遂使休光瑞應。同日竝臻。式勸讓善之方。以飭就陽之典。相惟羣后。鋪究上儀。殊庭左廟之嚴。前升乎圭瓚。厚地皇穹之重。合鴻乎陶匏。敷侑席於層坡。煬高燔於紫市。三靈交感。百禮具成。且復御象闕以嚮明。稽奮雷而肆眚。內策勳乎從衛。外疇賞乎方州。慶賞遂行。表裏胥悅。臣向叨近侍。今退私閑。苦盤蹠之不仁。陪末行而莫逮。閱坊就第。但聆於穆之餘。法從觀光。莫覩猗那之盛。欣愉內積。距陌無從。臣無任

謝復侍讀學士表 見絜珍本卷三十七

慰皇兄汝南郡王薨表

臣某言。得進奏院狀報。今月八日。皇兄汝南郡王薨謝。追封濮王者。沴羅棣鄂。悼結楓宸。道訃外聞。輿心中怳。臣某誠悲誠鯁。頓首頓首。恭以濮王承華皇籍。育德慶源。備王禮於三辟。首天倫於萬乘。表儀朝序。及悌宗藩。當延磐石之封。奄逝壞梁之聲。伏惟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義深斯痛。情篤孔懷。賁泉壤以追榮。極典章而恤命。恩親茲厚。尊寵何加。伏斷理遣深衷。道齊逢觀。割奈何之重愛。順有典之常經。臣限守藩符。阻趨廷陛。臣無任瞻天望聖、慘惻屏營之至。

謝曆日表三道

臣某言。伏蒙聖慈賜臣詔書一道。并皇祐五年崇天萬年具注曆日一卷者。居卿雜候。列舍平分。定朔啓元。繫時訖歲。以附成於太史。用分授於庶邦。臣某中謝。恭惟尊號皇帝陛下、惟古與稽。前民致用。每當故禩之末。豫謹來茲之常。迎步龍躔。昭集鶉尾。舉十二中之位。氣以敘來。列大小餘之差。閏隨月見。衍侯辟於封綍。竄禮祥於術家。本夏人正。兼漢時令。騰示緜寓。守此共規。恭聞言天者必驗諸人。惟聖能述。明時者先治于曆。俾世弗迷。仰誦頒宣。允詔知本。臣叨分守瑞。豫拜賜書。啓簡揆辰。案文得候。示人以信。固無穀管之差。告朔有經。寧懼餼羊之廢。誓勤宣布。少答恩私。

謝曆日表二道

今月某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蒙恩賜臣至和三年崇天萬年具注曆一卷者。官惟底日。后以授時。迎歲前頒。綿區同稟。臣某誠感誠幸。頓首頓首。臣聞惟古治曆。求端在天。發敏有常。舒散來效。恭惟尊號皇帝陛下、作聖於唐。與神爲幾。每緣班朔之常。尤推雜候之謹。預步盈縮。參注禨祥。敍分至而著之篇。條晦弦而舉其正。鏤紫流布。馳驛分頒。即日行春。固厚長人之幸。異時流火。聖無司曆之差。臣幸守列邦。例蒙溫詔。敢忘紬繹。以昧初當。

謝曆日表第三道

臣某言。今月四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嘉祐五年曆日一軸者。堯曆授人。舜璣觀運。寅敷時訓。謹示天常。明備守臣。幸藏王剡。臣某誠悼誠感。頓首頓首。恭惟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撫臨函極。愛育黎元。當四氣之環周。重五辰之軌順。清臺課密。黃道推迎。間翻忽以靡容。正閏餘而率定。旁探穴家之祕。中參一歲之宜。雜候畢書。道占允驗。曲盡聖神之蘊。因知覆燾之心。溫詔下頒。列藩均被。臣方司幾輔。獲奉王正。拜君命以匪遑。審民時而智得。謹當宣布。庶使遵明。臣無任云云。

謝乾元節表 見絜珍本卷三十六 乾元節表第五首

賀德音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一日。馬遞到德音一道。以皇祐六年四月一日爲至和元年。臣即時集官吏將校宣示。

并行下諸縣訖。有食之會。善曆前知。更始之文。上聖無憚。緣肇題於年紀。用普賚於黎元。飛驛疾頒。多方朋抃。中謝。臣聞天所以垂戒者寓乎象。君所以應變者本諸誠。故禹由罪己以興湯稱旋日而感古有茲事。今驗所聞。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挺高世之姿。撫下武之運。于命之不易。惟日之與新。以不戰屈虜國之兇。以重威懼老上之虜。足食而教。飭法號平。萬務信蠲。億姓滋行。屬者。步太陽之舍。在正月之交。言敷則非有不用行之占。語時則固無自取禍之悔。陛下推美弗蔽。引咎益虔。堪徹常饗。乾避正寢。大肆多告。復著首年。發積錢勞三邊之屯。開丹雘降庶獄之死。臣伏讀聖詔。徧祝曩篇。雖日主大君。時忌孟夏。然所次異者。厥證從之。或分野饑凶。或臣下譴負。氣兆豫勛。驅暑昭垂。非專一人獨主斯應。陛下弗覩災以釋懼。弗恃治以忘諫。就朔改元。因事修政。臣又聞。神雖在上。鑒不遠顏。必且畏德還戒。轉沴爲祉。有因晦不現。有當虧而完。敢煩有司。顯竚丕貺。臣違去從蠹。方荷守戈。竊聞恩言。愈欽盛際。臣無任戴天頌聖。激切屏營之至。

賀日蝕日降雨表 見纂珍本卷三十六

慰溫成皇后大葬表

臣某言。得進奏院狀報。十月七日。溫成皇后大葬禮畢者。椒壺上賓。梓宮永閟。恩厚泉穸。慘結邦閭。臣某誠哽誠咽。頓首頓首。恭以溫成皇后、肖順坤元。俱異天表。內輔柔教。旁翊鴻機。大練有以自脩。彤管不可勝美。宜享難老。遽及冥升。伏惟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厚眷賢家。追正慈幃。卜建園陵。近負都城。匪賻而緩者。俾守常經。兆奢而儉者。以成遺志。復土斯已。納主方初。然情與文殫。則哀隨日遠。望申怛悼。彌舍粹純。儻祝宸殿。飛越心爽。臣限總軍務。不獲奔赴闕庭。臣無任瞻天企聖。謹係屏營之至。

謹差本州都知兵馬使呂從、奉表陳慰以聞。臣某誠哽誠咽。頓首頓首謹言。

賀正表

臣某言。伏以初建寅辰。日纏營室。夏正啓序。品彙鼎新。漢殿受圖。華夷輻湊。臣某誠懽誠抃。頓首頓首。恭惟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紹統熙洽。凝神穆清。憲泰象以相宜。體乾元而遂德。民歌舜日。世浴堯仁。丕不寶圖。衍鴻休而增熾。簡簡祕貺。乘慶序以蒙休。臣叨奉邦符。恪司藩輔。頌南山而拜壽。莫參翔鷺之聯。企北闕以馳魂。徒鬱疲駑之戀。臣無任瞻天樂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轉左丞表

臣某言。三月十八日。進奏院遞到官誥勑牒各一道。以臣同脩唐書成。除臣同書左丞。依前充端明殿翰林侍讀龍圖閣等學士、集賢殿脩撰。尋具奏陳讓。今月八日。奉答詔。不允者。冒榮而受。撫己增慙。臣某誠榮誠感。頓首頓首。伏念臣曩與諸儒。共刊褒典。蠢使狂外。負蓋自隨。十有七年。書乃絕筆。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弗責其緩。止錄所勤。外嘉終篇。例詔增秩。臣實無狀。輒用同辭。而成命已行。如汗不返。乘力相藉。孤

讓難從。永惟劇司。是號中輔。臣敢不以瘁補拙。勉儒爲強。一得一酬。九殞無憚。臣無任戴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代石太尉謝令安州照管表 見纂珍本卷四十

代謝加朝請大夫表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進奏院遞到官誥一道、勑牒一道。蒙恩加臣朝請大夫護軍。餘如故。仍放朝謝者。緣頤霈澤。方均在宥之仁。紫綬裁書。遽被策勳之典。祇荷若蒙之寵。深懷不克之憂。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周命庶官。第九儀而詔謝。唐徵異數。由十二以進階。所以褒職業於宗工。辨等威於朝著。官無速謗。乃堂陛之克崇。名或假人。實負乘之可畏。如臣者、凝微素寡。治行無聞。臨遣大庭。蔑著惟良之譽。奉揚寬詔。顧淹報政之期。屬以櫨燎告虔。是雖肆告給薪除地。曾微扈蹕之勞。加律醇庸。濫預乘軒之賞。紓細札十行之旨。兼散官五品之榮。夫何蘧芮之材。亦被鴻之賜。顯用加秩。誠有謝於褒揚。宋鼎益悲。曾無忘於脩慝。庶勵夙宵之志。用酬覆燾之私。

代謝加勳表 見纂珍本卷四十

代上皇太后謝出外表

霈發天晏。澤流嚴槁。內衛亨會。罔寘情涯。中謝。竊念臣一介孤生。兩朝誤寵。無裨王度。有玷官成。再躋架浪之居。繼掌隨風之命。司馬素遲之恩。動或淹時。倚相能讀之書。老而彌忘。且以稟生多病。仍歲勿支。匪服成災。瘵官在慮。乘霜露之邪陳。動冰炭之夙痾。結爲沉綿。損其強力。臣亦上體洪造。思致小康。經熊鳥以發和。觀龜頤而考吉。移書請告。咨委於攸司。瞑藥攻中。寢成於淹臥。迭陳囊啓。求假郡麾。危心苦言。援天非一。至仁大度。藏疾已多。賴祝綢之在寬。輒竄漳而終請。豈謂伏蒙尊號皇太后陛下、蓋高垂聽。善貸均慈。恕及蠢愚。靡無底裏。許中停於辭禁。更推進於官聯。寶構清司。使符重寄。併爲烜赫。垂逮厄殘。矧惟此邦。臣之舊治。周知風土之樂。具存條教之規。庶盡力於朞年。俟有瘥於難療。復瞻丕幸。仰謝大恩。勉於未死之前。寧乃彌文之化。私悰所誓。淪髓同深。原本此下缺。

景文宋公集卷第九十六（原本卷首二頁佚）

序

春日同趙侍禁遊白兆山寺序（見案珍本卷四十五）

送薛嘉魚序（見案珍本卷四十五）

登科記序（見案珍本卷四十五）

送同年吳昌卿之上元序

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出其間者，有吳氏昌卿十三官焉。昌卿蚤孤，事母以孝聞，務時學敏，廣天資爵，身在江海，名動京師。天聖初元，挾策西士，歷造鉅公，暴其素蘊，倒屣握臂，一日在諸生右，由是士類欽挹，獨映當時。時僕亦以先人牛馬走與計南闕，既忝相如之至，遂並田蘇之游，而朋儕後生往往竊借其名以爲光寵。初，昌卿少而好賦，每私勒十題，終朝而畢，及異試之際，少選成文，欲勇者貴其餘，游刃而滿於志。俄署太常高第，調主袁之宜春簿，甫一歲，丁內難，輒去官免服，闕還臺，會縣官以拔萃之科高選英俊，昌卿即及舍里旅，閉戶不出，而自春涉秋，言成數萬，猶介士待鼓聲而奮，博者臨蒲齒而竦，適會有司以考隈斷，昌卿遂觸報罷，再佐邑於昇之上元。朝髦野賢，咸爲慨歎，君方奉檄欣如，趨所禮如，成虧之間，

不繫冲氣，則細故祇悔，胡無自入焉。是行也，春江溶溶，春山蒼蒼，羣鶯鳴哢，雜花幡幡，晨征夕次，明晦萬景，足以傍三戶之牢愁，攄六朝之雜擬。古者歌詩必類，輯聲而系之，山之陽兮水濱，聲吳榜兮行人，讀之朝兮露夕，隱陬側兮思君，愛不見兮搔首，江浮天兮共春。

慶曆兵錄序（見案珍本卷四十五）

元太守得告南陽襄葬送行序

太守元公，以絕俗之姿，遊協華之運，用鄒魯之經術，始焉筮仕，因田孟之長者，終以立名，鑣胄席以聯官，剖錄符而出守，加以博練前載，淵通治體，無煩封而不跌，舞桑林而中奇，陟降丹鉛，習聞三尺之律，臨遣鋪座，親奉十行之文，故公之下車也，拯頹綱，究雅俗，廉問民瘼，而豪桀不能擅私矣，視原田，正經界，督課作，而稼穡不可勝食矣，班寬大之令，民咸知於上意，削靡密之教，吏自飾於儒雅，風由上而化下，雨我公而及私，朞年之間，一境丕變。先是，公迫官牒之鞅掌，闕宰樹之營卜，日月其除，寒暑載離，企彼南陽之田，是有東坡之產，由是愴蹤霜罔極之感，圖兩囊有進之業，奉需頭而誥請，因遞傳之載馳，精懇上聞，俞音遄降，越金素之彫節，揭風旌而首路，肅四牡以出餞，枕五鼓以戒晨，曦奠旅陳，簪紳舉集，客有奉觴於公前而言曰，聞夫立身以明義，事君以展禮，顯親以盡誠，古之道也，若公之素風冲和，懷蓋完行，風覽德以來下，鴻漸陸而爲儀，藹藹嘉猷，式是王國，穆穆休問，賓厥帝門，則身可以謂之全矣，敏政勤化，首公勵節，緝素絲之五絃，粲羔裘之三英，固幹事而克終，經布常而有藝，則公之事君可以稱其至矣，赫赫閭里，結廷尉之駟，森森松楯，開京兆之阡，東方之騎，按道以千餘，西京之車，會葬者數百，有道之碑無愧，石君之孝不衰，則公之顯親可以言其終矣，若乃東漢鬱葱之神壤，南都麗康之雄補，畫衣錯繡，宴桑梓之金，楚老發漿而出迎，蜀令弩蘭而前引，累茵而坐，季由之感無窮，望寺而趨，張溝之恭斯在，萃是衆美，爲龍爲光，卓哉昌辰，仰止耆德，如斯而已矣，逮夫白日馳陸，涼飈動天，騎竹之童僕，細侯之歸軼，熟芝之掖旌，黃霸之治功，於斯之時，然後親其榮也，某恭梓攸託，占籍有初，庇雲蔭以居多，假風聲而素久，粗訂輿誦，深愧不文，謹序。

相國張公聽普印昕師彈琴詩序

樂家有琴也，於古差近，釋子悟禪也，在法最勝，勝法難喻，古聲難調，二者合以相資，此昕師之鼓琴也，相國清河公鎮許昌之初載，師以領忘言之契，有命駕之行，間其清靖，參以宴坐，心照云舊，法樂甚歡，於是乘艾夜之閑，投蘭言之隙，思有以音聲佛事，頗散天弦，蘇神承流，深根寧極者，莫尚乎絲桐之樂，乃進而御之，既一再行，相國洒然而喜，顧謂四坐曰，夫聲緣器至，器乃假合，和寓聲現，聲本虛空，若夫據大和以親琴琴也，特朽株枯木，自解脫而論法法也，皆駃月行舟，道要盡然，吾聽止矣，因爲詩以貺師，其亂章有彈意忘琴之句，所以逗機爐雪，遁迹魚筌，彷徉大方，膽合眞際，師亦躊躇滿志，推琴而擲之，它日，予與觀

焉。竊美公以左槐直宰，回入佛乘，徑登之如此，又嘉師以安弦軟音，動蕩夷倪，造適之如彼，是用敍作者之意以冠其篇云。太常博士直史館廣平宋某。

淮海叢編集序

詩爲天地緼，予常意瀜泯芒中，若有區所，人之才者，能往取之，取多者名無窮，少者自高一世，顧力至不至爾。然造物者吝之，其取之無限，則輒窮竭其命而佛戾所爲。予略記其近者，王摩詰類於盜，慈苦僅脫死，杜子美客巴蜀，入沅湘，寒飢不自存，李太白踣於貶，白樂天偃蹇不得志，五十餘分司，元微之爲乘拂迕，終身恨望，劉夢得流擯抵老，弗見容，是皆章章信驗也。惟山林方外之人，亟索亟用，天不能扼其數，以無求於世，與道彷洋者耶。予友梵才吉公，其人歟。公資能詩，始來京師，以高言譽章與士大夫相酬謝，士大夫爭從之游，名徹天子，故錫命服師號，師亦以寵爲侈，遂以南方菴天台凡三十年，年愈高，學愈精，自謝東西山溪鳥魚草木風雲人事法集，靈所怪區，一物一興，瞻公之思，不能給而告疲焉，可謂取其蘊多矣。公又挾惠力自在，天果不能扼之乎，故前後所著踰千篇，分目數集，所謂淮海雙編，其第三集也，屬予以敍。公之得誦人口貴人紙者固多，不待僕贊，既顯矣，雖然，願一言焉。公之徒若有辯如淨名者，或所公以外學自鄰，公云何而默其所，使予釋然云。

送承制劉秉濟知原州詩序

前年党項羌叛，乃今正月，穿當路塞，刼餘種，將十餘萬騎，犯高奴，入金明，於時侍中劉公，提卒不萬人，徑薄賊壘，壘鋒苦戰，所殺過當，虜勢壞，欲引去，會小吏不肖，引師擣還，賊乘我虛，侍中伏節而殞，朝廷赫然憤悼寇之昧，惻然憫師臣之亡，錄孤廢册，哀顯存殁，仲弟寶臣自寵竿戍，召入，問破賊方略，寶臣頓首雪泣，願得自當一隊，腦王庭，張天聲，以復家仇，帝偉之，卽詔以二千石守朝那，給上黨千兵，光寵帳下，寶臣邊事甚悉，出入凡三對，論兵數十章，鋪陳切懇，多得要領，上未嘗不稱善，而寶臣亦自以成遇不世，故忱慨而誦言之。既六月，引軍而西，諸公嘉其行，長言以餞，又俾僕序所嘗必類之意，以寶臣之才之傑，奉廟筭，擴憤謀，與羣帥協力，而侍中之靈又且相予，彼先零百年餘運，何懼不克邪。月捷三馳，賦詩者之志也，凡若干篇，列如左方。

崇祀錄序

臣聞，遂古之初，民神不雜，雖有所報，未稱禮文，及夫黃軒之接萬靈，堯虞之類上帝，南正、火正，述乎世官之常祭，義、祭統，及乎諸儒之論，國之大事，粲然著矣。其後馬遷之書封禪，班固之志郊祀，多僥浸靖，前載詳，施及歷朝，更相祖襲，是以歲時冬夏，祠官之領，可求，經入略數，天子之奉，遠廣，蓋有道則盈之在德，叔世則狎而不錫，有唐之衰，五代無象，嘉生湮鬱，祀族僭差，極乎亂階，啓我亨會，於赫太祖，以甚武戡難，擁監觀之祝，燮帝是皇，思文太宗，以明德保邦，謹馨香之治，制神不瀆，聖上纂大維烈，重離有光，寶妙道之儉慈，域庶物於仁壽，忠厚躋格，殊尤評隱，由是東滅瑣聽，除道仙閣，右奉鼎雖，敲景雲極，帝命攸式，天載寶通，揭盛典以垂彝，亘淳烈而長世，臣比在宛局，頗志舊章，伏念三聖相承，五紀而遠，文物增損，百度之品蓋多，詔符凝積，一王之範當考，且開元之代，既爲通禮，而章公肅續，講禮閣新儀，王涇又爲郊祀錄，補備其事，國朝惟有開寶之禮，無它譔述，誠恐官成抗守，年所屢更，青紫失傳，曾俎潛越，願褒王制，嗣祀信書，亟蒙開可，俾加論緝，又詔戶部郎中知制誥臣李維、太常博士直史館臣姜嶼、參相典領，未遑卒業，自愛爲邦，繼以二臣兼總它職，長官之曠，編削淹期，蕉札雖存，羣條靡立，逮茲閑外，始復講求，於是興建隆之元，據開寶之舊，先列凡例，明常制也，次張題部，俾從類也，篇有引述，原乎大本，取徑要而易知，注有援證，包乎先代，務覼縷而曲暢，至於太僕之牢具，司農之蔬膊，光祿之脯果，膳醢，少府之器服，圭品，奉常之粢稻，太府之薰幣，將作燈燭之給，司天日時之告，祝史册信，撰工樂章，壇壝以埈級爲差，攢題以位置相準，因事示法，附義生文，比次有倫，擴摭無間，具實錄之體，固靡尚華采，備有司之傳，故自成新制，輒緣崇祀，以冠書名，析而第之，爲二十卷，有以知金玉制定之當，黼冕致美之虔，多物與稽，能事云畢，周禮盡在，無待太史之觀，漢儀可推，當留博士之藏，臣衰茶有素，紬繹罕工，絕筆冒聞，魂爽震越，謹上。

景文宋公集卷第九十七

序

江上宴集序 見聚珍本卷四十五

宋同年劍池編序 見聚珍本卷四十五

王參預詩後序

扶風馬燕仲康、與伯氏張建維、自弁髦之齡，篤常跗之愛，業成門內，名動京廛，當時聞人多與游處，咸乎癸卯歲，嘗奉世父官於越絕，會今參豫清源公，以危言大對，克厭上心，擢佐著作郎，宰邑定海，士流靳嚮，號登龍門，時仲康弟兄雅欽公名，悉索素蘊，振褒衣，脩矩步，以士相見之禮，願知於公，公一覽其文，厚爲嗟挹，亟作詩一百四十言，自題爲欄，以遺之，勗其大成，許以遠到，陽秋一字，蓋重褒衣之褒，機雲二賢，遂結錦囊之顧，其後建維以眞宗上封之七年，由進士第歷曲臺，終博士，仲康以今上初元之二年，繼升奏籍，相望雲漢，穆如塤篪，信夫東國人倫之不誣，高陽才子之無隕者已，仲康銜玉音之賜，闖鈞婉之蹤，且念巾箱久藏，雖五經之均愛，懷袖勤玩，虞三歲而或滅，非就山珉之刻，易訂家檀之傳，謂僕比牒同邦，丐辭裁序，因歎博士君未終公惠，而無祿早世，安昌入相，罔竝巵酒之歡，子夏言詩，姑誌師門之舊，勉述顚

末，附之左方。

南陽趙叔靈集序見聚珍本卷四十五

送英州理掾詩序

沛國十四舅再調爲英州理掾，過辭於予，客有惜其去者，私於坐曰，子嘗言舅家之才之邵，可爲國華代寶，今縱未能蹤高爵，激印萬乘之君，猶當爲三輔高選，奚以之萬里而南爲，予曰，夫所謂德全者，得喪喜慍未始入乎胸中，彼宴安腊毒，皆囿於物者也，今夫泰山之雲，卷之在膚寸，舒之徧天下，和氏之玉，始之爲廟器，捨之倫碔砆，當膚寸與砆碔若怒且呼曰，我必徧天下爲廟器，人方以爲不祥且怪也，之人也，之德也，寧容以道里遠近，祿稟薄厚，縈然以自辯哉，是其爲德也全矣，姑見夫辨嚴在旦，臺閣諸公皆賦詩申贈，以見鄭志，行矣，南方寬柔，獄無留事，數擊鮮進醇酒，休日則陟神區，探奇絕，彷洋乎天倪之地，以放外物之累，寧不綽綽有裕哉，客曰，善，宜以序，明日，遂行。

送賢上人歸山序見聚珍本卷四十五

送張端公轉運兩浙序見聚珍本卷四十五

送張都官知兗州序見聚珍本卷四十五

送刁君績赴蘇臺序見聚珍本卷四十五

張相公御賜飛白書并進歌答詔刻石序

慶曆二年秋八月，皇帝御飛白書千歲二字，賜大傅鄧國公，公既下拜登受，即進歌一章，發舒懿藻，列榮遇之懇，翌日有詔，所以褒答甚厚，公欲侈上賜，夸代珍，乃索完書，以礱以鐫，披天伴采，與辭偕永，又俾總題序歌右，庶得其詳，恭惟神筆之況，有似重師臣而光惇策勳，夫千歲者，延紀之嚴期，爲壽之極言，雖老彭之養，聃史之隱，未有過焉者也，且賢人之生，率五百歲，謂之命世，及默契答宰，感會天人，則一遇之罕，翻之烹會，皇意合曰，公由青宮闕讓之儁，身翊飛龍，手披蓋雲，三爲大丞相，劬勞王室，年艾功成，以安車就第，嘗斂謀謨，完爲大和，扶與陰陽，回人難老，故因所遇之運而以其數錫公，進陪命世，超十期頤，惟公蓍之，實帝命之，昔史克之頌僖公也，其辭曰，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陋藩涼德，空言不情，猶適鐸採焉，託于聲詩，寧若自天子所發爲褒祝，日珥爛乎家檀，星鈎灑於毫端，從古以來，寵遇始終未有二公者矣，至於容姿攸縱，聖蹟冥符，則具素聞，知狀足於詠嘆，此不申頌云。

景文宋公集卷第九十八

說錄題述

鳩奴後說見聚珍本卷四十八

舞熊說見聚珍本卷四十八

醋說見聚珍本卷四十八

字說

高祖紀，七年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應劭注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耏鬢，故曰耏，古耏字從彡，髡膚之意也，杜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說，耏當音而，如說則音乃代反，其義兩通，耏、謂頰旁毛也，彡、毛髮貌，予以顏氏之說似不審應音，及誤引許慎說文，不了其義，更有兩通之語，且耏無而音，止於乃代一音耳，案古者能字皆作耐字，亦取堪任其事之意，後世以髓三足之能爲能，故今人書能無有作耐字者，應云耐音若能，此能髓乃是三足能之能，能耐自然聲近矣，本不爲而音也，顏氏云而謂頰旁毛，案說文自訓而字爲頰毛耳，象毛之形，至耏字，直釋云罪不至髡，則顏氏謬應意而誤說文，其失明矣。

王杲鄉字說（見聚珍本卷四十八）

錄田父語

歲維孟冬，京縣大穫，戶既還定，鄉無捐瘠，室家溱溱，厥聲載路，於是先生命從者具柴轂，適野而觀之，汁者滿籌，稻者如茨，饁者弗仇餉，鋤者無德色，耀不閉隣，輸不爭承，欣欣然以盡四友之敏，先生乃揖田父進而勞之曰，丈人甚苦暴露，勤且至矣，雖然有秋之時，少則百囷，大則萬箱，或者其天幸然，其帝力然，田父俯而笑，仰而應曰，何言之鄙也，子未知農事矣，夫春膏之烝，夏陽之暴，我且跨跂竭作，楊芟捽中，以趨天澤，秋氣含收，多物蓋藏，我又州處不遷，亟屋除田，以復地力，今日之穫，自我得之，胡幸而天也，且我俯有拾，仰有取，合鋤以時，衰征以期，阜乎財求，明乎實利，吏不能奪吾時，官不能暴吾餘，今日樂之，自我享之，胡力而帝也，吾春秋高，聞天下事多矣，未始見不昏作而邀天幸，不強勉以希帝力也，遂去不顧，先生引車而歸，從者曰，夫子何讓也，我直彼曲，請得還辨之，先生曰，不可，淺丈夫悻悻然盜天功以私己力，乃自記之矣，奚獨父之誅焉，

鳥州西園重脩諸亭錄

州治下蔡八十載，天守牙居，推有黃堂便坐，與吏民賓客相見，無它觀游，庸息我私，前人或指是爲傳舍，不一二歲且去矣，亟我勞而遣人逸乎，訖不肯營，予友集賢王君子野，以景祐三年始來領州，陋前之爲，不藏其言，乃取四偏隙地，表三百弓，治而園之，破棗場，蕩塵區，剃蘇蓋榛，百板以興，綿然而高，於眺望宜，則以爲亭，奧然而幽，於息偃宜，則以爲堂，析置八區，雜棘相望，不決沼沱，平蹠圃畦，射焉有堋，庇焉有樾，取材於官，役不逮民，春秋以展地主之勤，歲月以休公家之勞，禮成事時，身有餘佚，州人駭觀，嘆美一辭，自是署制劇雄，它邦不若矣，當此時，子野以治績聞，號爲異等，由是觀之，繕葺燕居，果不害於爲政，政之不立，雖有廷內，尚惡乎與，慶曆初年秋七月，予待罪于茲，距子野之遷，歲才四舍，其間凡五易守，而前之胥宇，皆土圮木撓，階塗缺殘，罅風漱雨，壓焉有漸，非來者不善繼，蓋不暇已，予也幸而暇，其明年，因得新之，塡者支，蠹者鮮，昔者夷汙者浚，潛奇伏姸，一日並還，庶乎子野之志，及予而大備，嗚呼，人之言，吾廉幣是力，刀筆是總，苟獲濟矣，容膝之爲多，尙何務爲是舉，不知君子之道，且先王城民也，四惟士以閒宴處之，高明輪奐，各有宜適，仁義之所談，教化之所謀，體神脾正，乃能自力於之，況吏二千石，居峻制嚴，表的千里，偪而無差，如等威何，予是以見人之言，與子野之道，得失有間矣，初子野落成，石君曼卿鐫石紀其詳，及予完復，亦用史臣之法，謹時月文，以忠告之，誼詔後來云，

西州猥藁系（四州詩今分類在此集內，見聚珍本卷四十八）

題司空圖詩卷末

唐司空表聖，隱虞鄉之王官谷，唐亡，表聖死，無子，家書湮散，後百五十三年，直宋嘉祐歲己亥，武威段繹得書一卷，示予曰，表聖私撰也，紙用廢澄，字正楷，凡詩十有二篇，此世所傳表聖筆，其眞不疑，繹以重番治背，髹軸錦護，苔蘚然若新，其勢不數百年不泯也，噫，表聖、賢者也，以其賢，故一物一言，爲後人愛祕若此，寧當時之人舉不及後人之知表聖耶，是不然，同時者媚，異時者慕，尙何怪哉，繹得於虞鄉尉孫膺，膺得于谷口民張，張傳之祖，祖嘗爲表聖主閣云，廣平宋某記，

福嚴院禪杉述（見聚珍本卷四十八）

景文宋公集卷第九十九

論

有若論

太史公仲尼弟子傳稱，孔子既歿，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爲師，他日弟子進問，云云，（謂月離千畢及問曾年長無子事者）有若默然，無以應之，弟子曰，有若，避之，此非子之坐也，予嘗推本其文，此殆鄙魯間野人語耳，若夫多能攸縱，淵泉博厚，與日華天極不可階而躐者，此固卓然異稟，理絕夷等，生人以來，未有如之者矣，及夫天不憖遺，人將安倣，服膺之徒，悼惘無所，則尊其言而奉行之，可也，敷其教而懋明之，可也，寧待索耳皮之肖似，席師訓以咨決，摳衣避席，北面而事之，使弟子皆愚人也，則可，若其少知一體，寧不謂之痛心哉，夫蜥蜴似龍，不以御天，碔砆象玉，弗容禮神，率實擬日，義仲面之，寓木偶焉，僕夫云之，何則，眞假有區，甚愚能判，狂聖殊品，惟材誰強，今乃遁道德之實，據形髮之僞，扳而立之，賓而逐之，是先聖宜被竊玉之誅，（案，陽虎竊寶玉大弓，仲尼貌似陽虎，）項羽可膺降嬀之錫，（舜重瞳，項羽亦重瞳，）優孟足俾相楚，（孟姐孫叔敖也，）虎賁亦當佐漢，（虎賁狀似蠻獸，）魯多君子，一何勃哉，是使在三之義，永磨於師嚴，無服之喪，下同於儒戲，昔周思召伯，猶能愛樹，越求范蠡，因用錢金，自假物以懷賢，非望人而責實，較之茲事，不以優乎，及觀孟子書，亦云，子夏、子張、子游，以有

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不可，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也已。由是而言，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又安有離舉亡應，商瞿乏對，撤坐攘臂，事之弗終之論乎。古人多失實於傳聞，此其驗已。

和戎論見聚珍本卷四十四

蕭望之論見聚珍本卷四十三

景文宋公集卷第一百單一

雜文策題補詞

對太學諸生文見聚珍本卷四十八

策題三道

問：兵之設久矣，雖甚盛德之主，未有不養威蓄衆，以平亂略，制民謀帥，以經王事，而能保鄉萬寓，震疊四夷。乾剛雷聲，莫我之禦者也。故昔之高才上哲，謀臣猛士，度攘宄之隙，稽奇正之本，著書定策，列于家流，祖述相因，風烈如在。然考其言則煥同著蔡，置于事則或若筌楷，略舉諸凡，且會而要，蓋閱萬人之命，繫于擇將之善否，則國之安危，必取其練韜鈐之謀，牧詩書之奧，多識前載，弗由中御，乃可以克敵制勝，尊主庇民。然則絳侯少文，功高漢籍，成安大儒，身潛泯壘，去病不學古法，實破匈奴之強，趙括能讀父書，無救長平之禍。由斯而談，則後之習孫吳祕術，曉張韓所次者，又奚益哉。至若周以卒乘而王，仁術也，秦以功首而帝，霸事也。何車戰道法，墜而不復，爵級近賞，行之猶利，將姬公聖制泥于遠，商君暴政通于今邪。抑又聞之，弗教謂之弃民，居安不可忘戰，故國家內有五營七萃之衆，外有迴屯乘鄣之師，時無春秋，訓以鉦鼓，因彌縫偏伍之法，爲擊刺坐作之容，督責有程，部曲不懈，而論者復以爲平居則案圖易習，臨敵

則因事難期，今欲捨陳迹而弗由，則練兵無本，蹈前言而必用，又應變或踈，嘗乃武經，執爲彝法，今當商鞅前志，細發壯猷，總文武受任之殊，酌古今養生之便，其安也何敎而善，其用也曷舉而宜，上體好問之心，並陳有備之戒，熟復條悉，遲爲于朝。

問：羌賊叛命，甚逆天理，揚埃穀馬，盜掠邊人，烏鈔豬突，輕進易退，而驅場之吏，習練未明，決者貧功，懦者撓敵，出入五載，未有成功，遂使負惡游魂，自謂得計，虛用部種，多罪貫盈，兵到其頸，晏然未悟，朝廷愛重黎庶，不欲窮追，止遣師人，嚴護亭堡，然而餽饋之費，苦於無涯，屯戍之勞，未有云訖。衆君子講習妙略，發憤上言，故陛下垂詔有司，引訪參，欲以申□，考長册，俾無遁謀。衆君子其定志悉心，執復研究，且豐則足食，用兵之本也，請先計道利，以佐軍興。夫茗鹺酒稅，榷於縣官矣，而賈販告匱，歲課不充，今將流通轉貿，官司交利，如何爲法，銅錫冶鑄，化爲法錢矣，而小屋儲積，官帑爲虛，將發出滯留，變動萬貨，如何爲計，賦車錦馬，行師之急也，請博詢前古，以便當世。夫十萬爲率，步騎相參，今若舉而出征，則輜重馱幕，幾何而足，菽粟蒭稈，幾何而計，風雨暴露，何以蔽障，營壘屯置，何禁侵掠，又如坊牧閑監，畜馬以時，而官吏不肖，歲朘月削，昨緣乏用，賣於民間，材非閑佶，類不堪戰，今將蕃牧奏隴，按求唐法，則盧爲虜侵，宇畜鄉亭，選用漢制，則未救時乏，並陳長利，無諱攸司，至於兵家之書，久應論計，地有九種，悉載等差之名，陣有八法，各陳施設之要，能悅禮樂者，既稱謀帥，不學孫吳者，亦自立功，兩端異焉，并爲詳確，遲聞該洽，升薦諸廟。

問：大爭在戎，常德立武，安天下者，固不可以忘戰，言聖人者，非得已而用兵，是以咨之輿論，擇之多筭，伐謀制勝，經武定功，今諸生章騰公車，身待南闕，講聞方略之日舊矣，上使有司廷試，問所欲言，固當悟臆感槩，條陳科別，勿并勿遺，明著于篇，國朝軍制，近沿五代，外結廂校，內列禁屯，無歲不踐於更，無日不討於教，指麾部分，可謂素辨，然或隨機逗撓，違律否戰，且罪隸刑徒，漢驅以鬬，賈人贅婿，秦悉備行，未始選鋒，悉能破敵，永惟其事，頗用致疑，何彼之不教而勝歟，吾之豫訓而負歟，周魏府兵，號爲有法，隋唐並用，課效甚明，今欲求六馱之舊章，倣八柱而參帥，詳言舊制，折衷新規，夫奠待應機，軍不中御，而曹氏署教，逆料合淝之攻，宋祖封函，直禽外水之戍，盡去陣法，反敗逢頭之師，追復車戰，更詒陳濤之衂，法與事戾，一何遠邪，且如觸往亡之凶，何城實克，犯甲子之忌，何主實興，折麾沈水，雖即破奔，飲酒變血，孰應擒馘，日辰弗驗，刑德奈何，至於聽同律之聲，若爲取驗，驅熊羆以陣，胡法使然，駐隊鋒隊，進退之所宜，圍陣方陣，施設之安在，四機行軍之要，十利用騎之能，夷吾三官，必將備物，晁錯六地，各有便兵，承天之邊要矣，先王昶之治略，瞻急，欽遲良謀，升薦諸朝。

補監生牒詞

國家崇飭儒餐，招徠國胄，厥惟典學，俾趣大成，屬當著錄之辰，茂謹程能之式，備觀廣業，咸序俊名，噫，申錫百朋，既善循於地域，實興三物，將大對於王庭，奇各良圖，以副褒然之舉也。

補進士李孝綱充州學講書詞

夫子之意藏於經儒先生探出之以授學者使後世懍懍如古聖親炙于前講習之益大哉向學徒言於刺史以君深窮典籍雖白首不衰願爲諸生譚思博喻俾嚼厥味而升諸堂君其無辭宜補州學講書故牒

補鄉貢進士張景純充學錄詞

學舍庶務須雅才領錄之君向已總攝會與計吏偕故虛席不補今君之才未克施有政宜還學官振綱條觀所措置是亦爲政云宜補州學學錄故牒

補鄉貢進士趙州充州學教授詞

士之入學至大成必因夙儒碩生引而內諸聖賢之域以君博物多識求文章法度今肄業之彥褒然朋來君當示以規模榱闈拂所蒙而先明之得英材教育孟軻所樂也刺史慕焉今補君州學教授

補鄉貢進士劉傑充堂長詞

前日以堂長在學錄右主者言學錄錄一學事堂長爲諸生首位當在次孔子曰必也正名刺史是以牒有司董正今補君州學堂長其率諸生典學無怠故牒

景文宋公集卷第一百單二

齋醮文

乾元節宰相開啓道場齋文

伏以若水開祥契上聖千年之運祇園脩供賚能仁衆善之因恭懋無量之福田仰祝延鴻之睿筭伏惟皇帝陛下體元行健累洽重熙荷靈命之睠懷迪先謨之懿鑠昭德而藹膺純錫敷文而交舉上儀在璿克集於歲功鳴社爰臨於誕節萬邦咸乂九序惟歌某官翊亮天工協宜皇極率勵同寅之志克申順美之誠當華渚之令辰獻堯封之善祝躬趨寶刹特敞淨筵四事香花羅寶階於兜率六時鐘唄演梵唱於魚山緊勝果之圓成佑鴻基於悠久皇帝伏願宸居樂豫壽域歡康固守位於金輪齊卜年於沙劫法雲洊蔭將德澤以長周慧日揚輝等皇明而久照某官伏願茂膺戩福益顯嘉庸彌宜調鼎之勳上贊垂裳之治然後願罷均朝著恩浸寰區官師咸罄於忠規黎獻並躋於富庶大包瀛表細及昆蜉仰沐加特同茲饒益

罷散道場齋文

伏以薰風叶序寶月向盈記祥虹華協之期著金鑑露囊之盛度趨福地大啓眞筵罄朝野之歡忻集人天之瑞福恭以皇帝陛下茂膺瑞命祇紹凝圖待旦垂裳冒洪禱於海域彌旬舞羽偃師節於方隅順履佳辰夙標聖旦旅貢琛而展慶鄰燎玉以伸歡某官襲賛大猷翊宣至化欣誕彌之佳節集延祝於羣倫裏剪梵仙宣揚祕典冗闕佛乘之最上迎天筭之遐皇帝伏願湯德逾新堯章增煥九河開與五緯循躔綿周億載之期長奉萬年之慶鋪昭惠命永庇含生某官伏願穆煦三階凝和九鼎竝翊帝猷之亮交隆國棟之華然後願鳴玉聚鼎藹藹賢清寧之運游童逸老熙熙樂仁壽之場

乾元節功德疏右語三首

右伏以星樞燦電仰屬聖期龍藏貫花普陳淨供演迦陵之仙韶籲震旦之歡心伏願陛下齊永寶天均華慧日如山委貺拂石迎年疊丕筭以無垠撫慶圖而增固

右伏以國家寶祚緜長洪基丕固惟正陽幾望之旦乃元后克生之辰列辟投誠百靈薦祉延梵宮之開士集淨會之良因上奉至慈永鎔純嘏帝圖累盛益隆百順之祥睿筭無疆共躋萬年之頌傾虔懇祝倍萬常鈞臣某無任

右伏以瑞旦流虹茂紀清和之序聖猷隨日允光雍穆之期率土胥歡後天申祝悲郎布金之字竝啓貫花之文磁供柔嘉清流淳濯冀懇妙果祇達虔誠續惠命以無疆擁珍圖而俾熾永乎鴻貺臨撫羣元

祝聖醮文

右伏以上聖推仁萬靈蒙賜無能名德況用謝生是以祇案齋科仰祈仙極發藥晨之幽蘊步璇宿之祕綱月律一周熙事云集所冀區區之懇上洛於眞游丕丕之基永隆於宸祚億齡俾熾景化常新無任懇禱之至

昭憲皇后忌辰讚佛文

伏以仙駕上賓邈靈遊而遂遠星龍緜舍僊遺範以如存式臨奉諱之辰欽薦無邊之祉伏惟昭憲皇后、歆祥聖武宅順坤儀首基椒極之華參翊蘿圖之永懿猷茂建柔化丕昭悟眞諦以收神衍慶謀而垂後今皇帝永懷徽則介助眞詮悵先忌之環經凝孝思而叢感祓除金地披繹寶文旅華裓以巡香儼珍羞而侑供冀憑惠果上續勝緣昭憲皇后伏願法露普流慈雲周廡晏居淨界常爲十號之證明顧在朝家彌極九皇之高治今皇帝伏願奉承鴻緒增輝丕基絕瑞高符交天人而相答尊名寵德煥日月以常新四序順成八風和布毫師假戢原稼豐甘然後願磐石英藩永茂維城之業乾台哲輔益隆屢嘏之勳官節肖叶於忠良黎獻竝躋於仁壽

禳災道場開啓齋文

圓照普隨羣牛攸軫願伉儷之勵疾歷旬月以未寧用集禪薰截披梵筴所冀滌驅衆咎蠲介繁禧俾損病腦之勤回爲清淨之報投誠至切垂祐是祈

功德疏右語

右伏以法緣空濟，庶彙蒙成，方內闡之纏痾，匪至慈而曷濟，式延淨侶，敷叩靈篇，冀緣懺謝之勤，併釋昏殃之惱，諸方回鑒，萬倍迎休，祈仰所兼，祇肅于是。

禳謝醮文

臣於慶曆八年，被命案視商胡決河，於時將議惰塞，財用未辨，民無聊生，臣恐智慮昏愚，不克集事，默發心誓，仰叩上眞，願開發所見，冀無迷謬，其年遂建議罷惰河口，休息兵民，朝廷頗以爲便，免於罪悔，神實佑之，今詳脩薄具，歸謝靈造，冀臣自今以往，凡百所爲，每賜警寤，無陷昏辜，無鑿正作回，無迷禍爲福，敢因報祀，兼達至誠。

祈雨醮文

比以蒙常示咎，政失有初，慮取怨在人，或移災於歲，內省云屢，遠復邇非，用敕羣都之庭，恭展霈綱之式，書御三復，熙事具成，願除貪隱之災，且祓帑塵之晦，順氣來應，嘉澍滂流，蠢隱弗生，札瘟咸弭，惟彼蒼之垂鑒，顧自孽之難逃，叢譴尸臣，回祐黎庶，至誠罄列，眞庇是依。

知徐州醮文

臣荷天子眷委，臨撫西人，立功賦事，多所不逮，慮索智窮，日負罪尤，永惟巴蜀之地，生聚百萬，臣爲之長，脫一繆悠，民受厥愆，今者，上啓天帝高眞列聖，垂監下臣，矜照危懇，俾發寤未通，濯祓暗穢，使裁處寡悔，措置時當，上不諉朝廷之法，下得遂黎庶所宜，嚮方遠罪，賚天之貺。

生日設醮文三首

臣蒙朝廷任使，提總九州，安撫兵農，使各就厥緒，雖日夜極慮，期副帝心，然恐智昏識淺，差失輕重，不適事中，上詒國羞，下取民怨，故因始生之日，祇繕神靈，懺謝曩愆，開發後悟，薄品澄酌，仰薦至誠，昭鑒在下，惟賜裁許，臣遭遇盛世，名位過分，惟始生之日，上懷考妣，劬勞無報，投誠天昊，開佑餘福，烱照幽冥，超悟上眞，俾臣悉力得免罪悔，無任懇禱之至。

恭以至仁臨下，幽感必通，臣永惟所生，不克攸報，流光環及，危懇無歸，是用案式清場，投誠妙蔭，冀聖眞之臨鑒，察怙恃之長違，紛委餘禧，茂延先烈，明威在上，敷訴云依，伏以塵界喧卑，人靈紛沉，或時屯日厄，或鬼觸祟纏，或違攝取痾，或妄動成悔，沴氣相輔，私居不寧，仰惟不覆之仁，下布無垠之陰，敢持丹苦，祇叩高眞，願垂哀護之慈，俯濟危疑之困，振除後害，涵泳餘祥，陰蔽可通，誠明茲鑒。

祈福醮文

伏聞庶品每生，有爲皆罪，至慈無上，自新者容，敢據斯言，昧陳危赤，伏以臣本乏材力，過冒寵名，人侍禁

歷，已領藩劇，多歷年所，未報國恩，而智慮昏蒙，舉措違遷，刑罰弗中，賦斂失期，咸害至和，自取幽罰，遂致疾苦，綿跨歲時，祝不信辭，鬼用牧室，撫心內省，詒咎有初，今者，祇潔清場，庶延上士，披拂埌蘊，申啓珠篇，備舉明科，祓除餘責，臣今願洗濯情府，茂對聖眞，已造之非，從而知悔，將來之殆，決不再爲，少釐降濁之來，仰幸添齡之祝，披宣至苦，鑒照是依，臣稟生昏愚，少小多病，十有三歲，慈母見損，年甫及冠，又失父蔭，訓誨弗終，志操晚立，行年二十有七，乃始登科，片文單伎，遇天子十有六載，擢爲從臣，或外領劇州，或內幹繁局，邊要飭郵，皆責使宜，每念知識謬計，弗暢人事，輕重失措，處置乖方，下情壅閼，庶務漏罅，貪榮冒祿，苟進偷安，雖逃邦刑，先罹鬼責，抱疾沉頓，出入三年，寒暑交侵，藥石無效，誠恐命乃厄會，不復永年，內求諸心，敢不知罪，向者，預編條敕，兼領史書，情淺意迂，斟酌無準，識昏學陋，褒貶妄加，幽明難誣，報應俄至，又如獄案繁重，軍律峻嚴，從權作法，臨機制變，纖微有失，生死頓乖，及茲追咎，慘如焚灼，伏念訓有改過，法容自新，況惟高眞，必許悔謝，若乃命曆素定，安敢有所，至於生理未終，則將自誓，已往之咎，訖靡再造，未來之惡，罔或輒萌，履于有常，戢其過分，見寵思辱，在安念危，損怨鋤驕，戰言慎獨，不敗人成己，不極短現長，捨五欲濁緣，去六塵妄念，漸臻寡過，以贖曩愆，明神在前，慈衛如咫，有渝茲戒，是殛是顯，崇降大罰，有如皎日，無任懇禱之至。

景文宋公集卷第一百單七

行狀

馮侍講行狀見案珍卷六十二本

孫僕射行狀見案珍卷六十一本

石少師行狀見案珍卷六十一本

姜副樞行狀

姜遵，字從式，年六十八，公之先本齊姓，漢以豪桀徙天水，後葉復實淄右，今爲郡人焉，公幼岐嶷，長而沈毅，初肄儒業，治百家之言，深博自將，文藻足用，既與鄉物，有聲於齊魯間，屢挾策干宗司，以經濟自任，咸平三年，眞宗始御軒陛，延髦秀，公以進士擢第於殿庭，明年，補登州蓬萊尉，治有風力，郡將供備庫使水丘隆，貪其幹用，奏請就補本州理曹掾，且參軍事，俾廷報可，未幾，丁內艱，去官免，憂闋，都鈐轄充開封府右軍巡院判官，京穀沿穫，獄市居天下劇，爲吏者罕能以課自脫，公至，則剛辭氣，探情僞，厥獄脩舉，庭無留事，二因自謝棄市，罪獄將具矣，公微得寃狀，讞其文致，先是，宇寃有賁，公慮傷前主者，寤不白列，祥符初，秩滿，判大理寺丞，進封恩例，改殿中丞，出知吉州廬陵縣，俗數尚氣，俗荒獷，左言閱貌，以久謐爲健，

公威克明斷，摧破姦黨，據案一決，吏民厭伏。汾陽禮畢，就改太常博士，得代歸闕。時前丞相天官正公在西掖，熟公治行，即薦公才幹，抨察視之任。有詔換監察御史，八年，以勞遷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判官，賜五品服。吉州守高惠連誣構公廬陵舊事，奏請逮訊。公聞命不疚，馳往對辨，左驗明白，訖無汚衊，還臺，以□□同判延安郡。天禧三年，召還，遷侍御史，判三司戶部句院。俄出爲陝梓利夔等路體量安撫。先時，公舉奏山東大姓姦利事，至是，皆伏法。天子以公建白有狀，未復命，即拜尚書工部郎中，非常例也。使還，出知邢州。今上即位，就轉刑部，移守於滑。俄充東南轉運使。天聖元年，換京西路。不旬日，召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加賜金紫，受詔詳錄計省逋負之籍，科別蠲貸，明年，遂以本官充三司戶部副使。三年，改兵部郎中，遂歷副度支鹽鐵二使務。俄攝太僕卿，充北朝正旦國信使。四年，還節，領職如故。其冬，拜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六年春，駙召以本官充樞密副使。七年，遷給事中。八年秋，感疾請告，兩宮馳親使，挾太醫相望於道，存神省慮，形於慰勉。九月乙丑，車駕親視臥內，賜白金三千兩。丙寅，薨於某坊第之正寢，上聞震悼，復趨駕臨弔，制贈尚書吏部侍郎，法醫所須，率在優等。夫人路氏，國子博士從古之女，封平陽郡夫人。公三子，長曰居正，舉進士，早夭。次曰餘慶，未仕。四女，長適棣州商河縣主簿王翰。次適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宿者虛。次夭於室。季尚幼。孫三人，曰承顏，試將作監主簿，曰正顏、齊顏，及遺奏之上，延齡改大理評事，餘慶特授太常寺奉禮郎，正顏、齊顏並授秘書省校書郎，外孫宿拱之、授三班奉職。哀榮之數，存歿之恩，篤矣。公長昆昭範，治春秋經，未中第，次昆著，以公貴，載授太子中舍致仕。今皆物故。公天資方重，內孝而外嚴，家庭之間，有若官府，性長於吏事，濟之以忠力，未嘗阿邑當世，故所莅必震肅，所言多指切，前後進用，皆上所自知，又以感告人間，輩納誨之箴，問樹漏言之誡，故閣臺奏議，樞機密言，天下事甚衆，世莫得而知云。惜乎，參基命之司，歲律未幾，遽歐熙緯，弗克究公之素，寒暑興沴，棟梁其萎，然可謂雄駿之寶臣，黃中之元吉者已。節惠易名，國有彝典，謹次官閥，告于有司，謹狀。

景文宋公集卷第一百十八

（原本卷首三頁缺）

敢狀

代王相公

漢風隆洽，宗臣遂萬物之宜，晉道宣蕤，綿寓無騶人之諺。蓋所以恢明職業，陣潤典彝，俾百度以惟貞，廉一夫之不獲，然後翊殿廊之景化，贊法座之鴻樞，寅亮懿綱，緝熙鑾蹕。撫辰疑結，冠茂伐於人彝，宅揆奮庸，飛淑聲於帝載，永言休範，宜屬洪鈞。恭惟某官日域靈輝，天球瑞質，粹儀霞舉，會答寧之呂期，偉昌淵淨，稟天人之先覺，夙蹈凝嚴之地，亟推淫侮之私，建茲議以朝熙，舒懿文而麗國，論思東序，先賈直以受簪，間宴西清，化倪寬之上壽，自邇彌綸庶務，叶贊宗工，潤絲詔之溫純，參黃扉之宥密，出驅元乘，慕談笑而却軍，入奏青規，用春秋而綱下，茂勳舉集，景祚荐隆，旋以國家上聖凝圖，虛皇委寵，紫清之誨，延密論於貞官，綠錯之文，委鴻禧於命曆，淺尋墜典，茂建宏猷，混上世之登閎，請鴻儀於希闊，天壇祕牒，檢玉以丹中，汾曲陰毗，彝繪而報厚，申明絕業，祇答上靈，矧復整仙軺以時巡，敷闡壇而順拜，鑾華之館，緬想於道眞，藝祖之區，誕殖於侯淫，宣恩渙溢，紀瑞殊尤，乃至質疑下臨，聖衷登格，珠宮寶地，嚴蠻瀆之珍祠，瑣簡雲章，蔗鴻之不朽，並繫傾寰，交展縟儀，至於約鳥策之舊章，紬鴻都之祕記，搜遺篆璧，大作於司論。

增絢緹紬，勳臻於良直，裁成大典，昭示方來。以至按瑞牒之著明，測祥源之鳥奕，上寤眞系，慢集珍文，賁紫宙之輿符，紀翠嬀之元命，再刊青簡，分祕殊庭。斯蓋發自計謨，騰爲穆頌，鏤于琬琰，充入金匏。果膺揆路之求，荐正星階之位。咸事九德，掩皐陶之矣謨，不出十年，邁樂安之故事。民瞻式保，天眷日躋。凡該勳植之流，盡被陶鎔之化。綱念某悉冥有素，優仕無聞。濫巾綿絕之司，鑽乏華纓之列。飲冰受命，夙畏於簡書，越俎代庖，敢踰於官守。徒以幼居垂鴻之運，長推延世之恩。進懼食浮，中疲智効。延年斟酌，寧有合於當時。潘岳拙辭，本無稗於巧宦。泊暫明命，出掌關征。策駑筋，十駕之勞，勵鉛鍇一割之用。求大夫之仁義，方蹙飭躬。論文學之銅鞮，未能卒業。旋屬庭闈失養，怙恃縻悲。對風樹以長號，撫垓蘭而永想。九回結欷，慨無嗣於弓裘。十死茹辛，幸未先於犬馬。逮喪除之云畢，復譏賦而是司。榷貨殖之耗登，謹籌書之出納。雖復激卬單惠，訂正舊章，犯虛裝懷，蕭分於節目。展體率職，無潤於脂膏。期王事之有終，奮詩人之盡瘁。然念物情素定，固幷介以難移。吏道寔繁，豈蒼材之可學。甫終考績，粗免曠官。効方朔以上書，徒取恢諧之誚。慕子眞而乘傳，更懷孤遠之慙。重念先君侍郎早接遊從，豫聞風義。越平津之閤，款睇有加。託趙氏之孤，緒言多在。遽遭淪喪，上惻鴻私。俾餘搆之未隳，賓休光而是賴。而又質方違顯，祿靡代耕。素衣已化於京塵，雪履將穿於車府。先疇遷貿，曾無平子之田。藏質支離，屢緩休文之帶。苟媒衒自逃於醜行，則再三奚決於蒙亨。伏望某官鄒律融春，傳川借潤。辨頑金之自躍，許蟠木之先容。特拯迷途，俯矜舊物。憫周南之顧託，軫江左之流離。雖鮑鱗並逃，寧盧於漢罷，而牛羊無擇，何間於齊仁。激波儻化於海淮，白卵應求於時夜。願著靡捐之効，少酬全度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上江提刑

嬀庭佐治，皐陶爰作宥刑。周室移風，姬旦乃求中典。皆欲財成經制，丕奉珍圖。闡熙洽之洪猷，賁清寧之景運。是以五刑之宅，期至於無刑。三刺之文，僉同於羣吏。事垂懿範，昭著方來。而中代已還，淳風不競。作僕區之法，始自於諸侯。鑄刑鼎之書，寖興於叔世。重輕交失，抗敵乃多。無鈞金束矢之平，有絕澗游禽之刺。至乃奉脂凝密，窮十失於隆刑。漢網恢疎，約三章於愚法。隱流既異，法革靡常。逮夫王道下衰，憲綱增縛。前律後蹤，漸紊於常經。倦令敝民，罕躋於鴻化。道無終否，聖乃副興。國家撫五代之遺黎，開九皇之眞系。交張治具，燮定元基。刑屬三千，緬追於遐武。號居十二，永念於懿綱。適底圖之繁文，重齋居之移讞。湯羅屢祝，犯命而乃誅。堯屋載封，嘗冠而知禁。然猶念綿區之至廣，慨昭憲之未孚。臨遣信臣，按行列郡。片言而折，許囂遂之便宜。露板以聞，用田仁之刺舉。導迎寬政，宣布湛恩。苟非冠績吏師，騰英朝美，擅辯負登濟之志，奏刀揚書斷之聲，則何以佐山甫之將明，副重華之欽卹。定國之持獄，自以久冤，宣尼之聽民，可使無訟。永言宸睠，是屬正人。恭惟某官日域凝華，仙莖宅粹。六世冠冕，齊南國之道風。十紀羽儀，有西京之世德。英聲煥發，懿實流聞。早推斯策之功，亟奉牽絲之寵。優游上列，蹈躡凝猷。御珍駕以驂奔，珥倉

琅而上璧。分飈使竹，允著於循良。羣籍道山，載加於紬繹。旋屬近臣懋薦，清問疇咨。定漢藩於一王，歷周行於三署。問鬼神於前席，方慶受釐。擬車服於私庭，更旌稽古。寵章彌渥，嘉績荐疑。睽言全楚之區，夙重輶軒之寄。賦輿錯出，法敝於誅求。貨殖懋遷，俗淪於鄙竄。果頗刃地，出按簡書。揚惜阻之深仁，決擾爭之健訟。奉違仙闕，宙舉詔條。一成允極於盡心，五月旋聞於報政。以至星軺弛籥，鉛華霽威。文無推案之煩，鈌絕投書之訴。民懷格耻，罷惡少之探丸。吏勵彝文，鞠周屏之茂草。坐清周犴，欽輔禹孜。鄭成議緩之功，實賴神明之化。頃者邊氓人保，遐陲驚師。密連篁竹之脅，潛議萑蒲之聚。怙茲綿力，屢擾齊民。乃至虎節會軍，牙璫置守。出奇謀於堂上，視醜虜於目中。尚嘯餘妖，敢稽天討。而復親承深詔，躬督銳師。按炎徼之舊封，乘壺頭之險道。戈紅狎至，雀杏相望。羊祜輕裘，不廢總戎之事。馮唐尺籍，雅更持節之勞。搴旗未暇於窮追，具沐已聞於相吊。收鼓鋼於略越，浮寶無遺。駕灰乘於零陵，前茅載肅。克震鼉牙之銳，式封鯨觀之誅。七旬成格於蓋衙，五刃效靈於師節。集成茂伐，皆屬全謀。果膺進律之恩，特舉疇庸之典。銘功降碣，方震於天聲。列象哀烏，再光於郎位。便合速揚上笏，丞迪清衰。豫密勿之鴻樞，注凝殿之景阼。出參法從，陪翠帽之宸遊。入直周廬，佩紫荷之仙裔。然後賡奚作頌，佑稷陳謨。克揚英茂之文，欽奉都俞之對。永言茂躅，方啓亭衢。敢因慕義之辰，磬敍由衷之懇。切念某材非楚有，士愧燕奇。倘游泳於太和，遂寖尋於秀業。青衿學校，幼參方領之游。黃卷聖賢，長豫冠章之列。猥屬書同之運，不忘時術之功。外愧育材，中疲燥吻。蠢生抗辯，遏逃城旦之書。嚴幹談經，終謝太官之傳。勵精雖切，底滯居多。加以扣寂冥襟，希光俊域。漱九流之芳潤，塞三代之英蕤。得於緗縹之餘，致在緹油之末。問劉棻之奇字，靡憚咨詢。持丁廙之小文，方求潤飾。十日敢矜於恃氣，三年偶遂於變儒。不意天難匪諶，靈根夙殞。陽橋陰梓，永悼於淸晰。遠壑隆墀，再充於浩歎。憤百身而莫贖，濱九死以奚追。驟歷炎涼，偶存餘息。撫心自惋，非游吉之亢宗。投袂失圖，僅馮生之齋志。矧今翹英命秀，跅弛興廉。選多士於金華，濬洪源於璧水。場駒交勢，丘帛旅馳。雖天網大該，盡收於絕足。而義車亭午，莫照於幽盆。蓋舛運之所纏，致青雲而坐隔。播精穿効，空謝於支離。列地無成，自傷於洴澼。載念道將時背，才與願違。采榮而踰，未掩瑕務。進而尋將枉尺，執中黃之賤虎。志極固窮，貫梁市之枯魚。感深遐慨，頗惟憲薄。深懼淪胥，此者幸遇某官，恢誕素功，鎮寧雅俗。敷文華而飾吏，用敦厚以變風。比闕里之訓人，不忘吾黨。類何侯之按部，先見諸生。某是敢望履祈迫，游蕩俟進。示靈丘之天壤，雖有悖心。宗郭泰之鑑龍，寧忘素志。儻或俯矜蕞品，許覲令儀。念完士之一言，采詩人之下體。陽秋借譽，俾陳蔡之及門。月旦□評，許者嫌而同傳。稍遂蒙亨之志，誓銘征吉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代回呂相公

顯膺朝册，入冠台司。定命前頒，至公肯慶。恭以某官稟天正氣，蹈道至和。親逢聖眞，翊贊皇極。九德咸事，六府交脩。亟辭衡鉉之崇，迭倚輸垣之重。辰階有蓂，公袞實歸。建三人以調元，固萬樞而思乂。讓謙雖確，

褒制綸行，即啓開之便辰，煥槐庭之盛禮，臭哉嗣唱，具闕均陶，尚敦禮於朝風，且移書於宰屬，永言下綴，方庇洪鈞，慶論道之云初，佩敷言之彌縟，欣悰感緒，并猥于茲。

回宮師呂相公

荐拜靈到，懇歸藩政，安車得請，懋册延褒，志遂成功，誼光逸老，伏惟某官行爲民表，器適時中，歷事三朝，勤勞一德，公槐殉務，聯周宰之懿猷，仙菊佑鑿，訂漢台之難老，嚮總鉉施之重，聊藉翰垣之行，日竚公歸，共熙天戚，而素懷知止，寵泰引年，激世教之競浮，重辰撫之嘉挹，特申冲請，用奬宗工，冠品官朝，燕居京輔，揮金娛日，匪直二疏之榮，束帶會朝，仍亞三公之著，永言茂躅，足煥常均，某夙庇埏鎔，欽懷吾艾，第結冥鴻之慕，莫奉赤松之游，猥蒙誠懷，先貽榮問，仰緒風而增悅，銜至誨以忘劬，瞻愧歡翹，萬一無喻。

回大名李相公見案珍本卷五十五

回夏樞密

光奉制恩，復聯樞政，僉龜惟允，欣慰斯符，伏惟某官基總溫恭，經謀隱濟，聖期參遘，宥命實司，嚮慕諸我之驅，自淸中軍之纛，由陝而右，盡護將屯，持旄以西，躬授方略，屬邊防之如律，且宸眷以竚齊，頗走召車，俾歸便節，又天擢之祕劇，用遂前勞，賁朝册之光榮，蓋均舊物，尙聆謙執，未卽欽承，方露奏以讓還，并移書而敷述，矧惟定命，夙告治朝，幸廢冲懷，早祗蕃渥，感悰抃舞，交戢于茲。

回狄侍郎謝轉官

茂膺方贊，外强冬卿，賞典有光，朝言肯允，恭惟某官參和熙采，安節踏中，世齊樹政之良，上倚告猷之穆，輟于法從，撫是价藩，徧懷悌於懷人，浹中和於儷曲，職勞騰報，增秩許留，尙蒙潤於鹽波，足露華於賜冕，遽煩謙訊，敷列感懷，矧惟公爵之行，敢荷歡言之辱，姑欽謙假，冀永銘藏。

回李太尉見案珍本卷五十四

回王龍圖謝改職

奉承褒檢，敢陟華聯，由濟最之比聞，實歸興而有賴，罕通禁籍，就總雄藩，參我武之訓嚴，尉彼鄙之翹治，方昭實業，遽枉書辭，矧當熙采之辰，可損敷言之懿，載惟感緒，姑誌深悰。

夏太尉

總臨陝服，入守雍都，師錫所符，龍蘊盈煥，恭以經略太尉、大猷遠業，文事武經，忠結本朝，功暴羣辟，向者，光爵畔逸，軍瑣謹嚴，首罰舊人，出制師節，會風塵之微擾，苦部領之素分，遽奏薦聞，容爽改制，亟換高牙之鎮，盡護西方之屯，幕府大開，鬱僚參逮，決千里之勝，聊假坐籌，便一切之宜，爇從中覆，望高牽帥，厥惟殊隣，諒繁方叔之行，企賀營平之捷，某早膺台眷，欽覩恩章，歡素所抒，費詞無喻。

回夏樞密

肅奉恩函，還參謀幄，露讓封而懼請，稽寵册以彌旬，中詔褒敦，鷹紳聳竚，果緣宸眷，遂屈素懷，茂涓剛日之良，對越王休之盛，寶釘有爛，聿將麗服之華，閑馬斯材，併侑康侯之錫，折衝是賴，基宥云初，敢奏謙冲，曲詔誨翰，署行方箭，已抃於懋功，申誦書辭，益欽於悅禮，載言欣感，姑永銘藏。

回王舍人

被寵制函，聯榮禁掖，伏惟慶懋，恭以某官機神秀舉，器采詳華，自州士以烝髦，遽朝綏而蓬羽，含章襲美，遂暢於四支，大對危言，實均於千牘，允升淸貫，茂對聖期，向以星省須才，槐庭給簡，旅咨宅俊，入代出言，會桑蔭之未移，粲綸辭而已屬，奏篇上御，成命遂行，蹈四戶之凝嚴，分六曹之平決，尙方染纈，聿頒安吉之衣，武郡封泥，式布溫純之檢，方欽詔德，猥辱移書，獲窺掞藻之工，兼幸判花之接，茲爲欣仰，併戢襟悰。

回安州范侍郎謝上

肅奉璽章，言馳旌馭，合符惟謹，坐閣云初，流美化以在人，雍太和而視履，華樞舊望，聊均左使之勞，細札寬恩，更厚南公之幸，敢蹈謙裕，遠錫誨言，咀辭味之腴豐，泳情瀾之霑渥，此爲佩戴，永誌感悰，素篇蕭辰，黃堂暇景，益遵頤實，肯副民瞻。

回杜樞密

光膺制命，升贊樞庭，伏惟慶懋，恭以某官識略宏深，忠謀鯁亮，休有老成之德，荐階華近之聯，朝夕告猷，濟天人之名學，紳緌倚重，蔚柱石之良材，果被僉愈，入居宥密，方露固辭之請，且敦難進之風，矧邊瑣少勤，帷籌慮竚，得賢爲賴，崇寵匪宜，諒外迫於至公，必難諧於素尙，敢期謙挹，亦示誨言，欽俟拜嘉，始符翹祝。

回夏宣徽

光膺茂制，改建高牙，伏惟慶懋，恭以某官亮節純深，嘉謀隱濟，比頒西略，荐筦中樞，參盟作礪之山，埒乘敵雲之鼎，方乃上還劇柄，懇避成功，緣石席之重違，遂輸垣之光撫，寵深易地，任切殿邦，尙聞寤寐之勤，未卽齋壇之拜，并流餘誨，具述冲懷，顧成命之既行，匪善辭之能已，竚交恩飾，用慰翹衿，感戢于茲，名言固喻。

回杜樞密

肅奉制函，進聯機省，協于上德，佐乃訏謨，方安節以辭隆，久稽恩而竚報，亟紆敦詔，罔遂謙懷，式涓休令之辰，茂對延登之典，便蕃三接，密勿萬樞，惟賢路之有光，固公言而交慶，尙流榮翰，敢致感辭，仰欽圖舊之良，參服降階之懿，永言悚抃，第戢襟靈。

回鄭樞密

顯膺中詔，參幹內樞，伏惟慶懋，恭以某官業總天常，道躋民極，育卿材而有蔚，序皇器以斯華，政緝九畿

利鈞六筦。休有不績。簡于上心。果降謙檢之嚴。人佐天機之重。紳綏動色。慶嘉遇之大來。帷幄竚咨。本朝言之師錫。側聆謙執。未即寵光。伏省戶以四辭。眷宰僚而示海。竊商眷倚。必有敦篤。望回初命之甘。速對茂恩之褥。欣銘金鑄。併萃于茲。

回宋尚書見案珍本卷五十二

上皇子賀封建

光奉冊書。肇疏藩社。伏惟慶慰。恭以壽國公太尉狗齊異稟。岐嶷早成。席海潤之洪蔭。擁日躋之休問。先親行典。僉議亟揚。屬公府以上圖。詔治朝而備物。寔茅分土。居承列聖之華。開府秉毫。聊示中權之寵。維城斯叶。洊震云初。某幸服邇僚。獻聆淹典。欽竚介圭之謁。益昭綿瓞之遐。抃慶所叢。文陳罔喻。

回資政李侍郎見案珍本卷五十六

回晏樞密

奉被制命。冠司機省。霧騰霈奏。確布謙懷。留渙冊以淹辰。企羣情而戢抃。果聆溫詔。終屈撝情。三接便蕃。趣俟斯猷之告。萬樞凝遠。式繁同底之和。欽覩龍華。方深慶豫。荐辱書辭之祝。仰銜德柄之勤。歡感茲并。敷陳罔既。

回韓侍郎

東鈞舊德。維枳輔邦。嚮緣共治之宜。遂倚于宣之重。下車未幾。班詔式勤。浹嘉頌之歡流。藹太和而煬擾。猥詒芳翰。敷衍謙懷。欽言爲之永長。服潤波之霑洽。裁惟威緒。姑戢煩悰。披昭方賒。瞻靳參極。

回程左丞見案珍本卷五十六

回夏太尉謝男授提刑

治麾最條。寵加使節。士論欽歎。臺札布聞。惟爲路之愉飛。本親庭之愛教。克家用裕。襲謹不衰。方欽騂牡之華。兼覩良犀之盛。猥紆緒翰。周述謙懷。寵覲喻之有條。弟昭銘而無斁。自餘景嚮。曷罄名言。

渭州王密學

被褒制檢。帖職機廷。聿奬成勞。寖華近綬。易藩宣之劇部。藉方略於中權。憺我大威。被于戎落。方欣信賞。猥示芳銜。欽倚辨之在辰。枉敷辭而敘敍。弟銜謙意。永志深悰。

夏宣徽

榮奉制恩。進聯徽省。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大猷懋遠。藩業謨明。以文武是憲之資。更安危所注之重。振光阻命。謀師倚成。籌制前坐。式遏西略。懾邦嚴海伐。帝錄久勞。申擇禁廷之嚴。往增使府之重。戎軒務剏。聊畸南仲之勤。胡落數殫。企靡營平之捷。王綸誕布。朝敕旨歡。某早庇末光。欽聆茂澤。忝署付行之請。阻伸慶喝之儀。節躋于茲。名言易蔣。

李太傅惠先令公碑文

圖昭先烈。仰達奏封。詔大手以舒文。齊健毫而潤石。義內嗣首。名煥京阡。裝潢至精。布傳彌廣。倩沁波而不腐。慶貂葉以滋華。諸接軋游。亦詒副本。申復披文之妙。周知濟美之勤。歲載所叢。名言罔喻。

回轉運龐待制謝轉官

職勞有狀。滿歲當遷。眞拜郎闈。即褒使府。允穆紳綏之論。踵增鑣棄之華。況白陝奧區。雄邊列戍。令糧大廣。蹕毅尙勤。諒茲進等之階。聊啓懋功之漸。遷煩敦喻。益見多儀。銜挹所深。銘藏曷已。

景文宋公集卷第一百十九

啟狀

體量雜端

右某啓。伏承祗飭飛軺。已臨北道。少留使節。參整事經。方炎旱暘雨之交。且行府文書之總。雖煩省閱。無爽宣調。百吏望風。斯人翹首。願安道粹。仰對宸咨。竚獲騰陪。尤深欣企。

賀曾參政

光膺制命。進貳台司。伏惟慶慰。伏以某官識照幾神。體含彥聖。所立不倚。我思無邪。早勸謙於金華。晚代言於玉署。思式方夏。實尹王京。懋涵化源。裁定民極。久儲上帝之賚。果躋三事之榮。百工傳聞。一口口嘆。神介于禍。固正直之是歸。君庸作歌。信明良之胥契。竚光熙粹。遂正上公。某方剖州符。阻從賓序。乃情叢抃。臨翰難文。

回王太傅謝高陽關部署見案珍本卷五十五

回李舍人謝知制誥見案珍本卷五十三

代胥舍人謝啓見案珍本卷五十五

代鄭公謝參政狀

祗荷綸輪，擢陪台席，頓露陳於讓奏，枉垂報於敦言，趣拜寵榮，交深榮膺，切念某本緣儒服，蹤旅朝綫，寖持從橐之華，深蹈登門之複，蔑齋最狀，少報上仁，方虞且儆之訶，復忝敷求之錫，諫曹茂秩，政鈞崇聯，辭薄以冒聞，猥批章而蒙論，寵非其次，將忍終身之慙，服不值庸，更畏十人之指，此蓋某官具殖夙加，題評素定，因卑印印之訪逮，亮斷勸之顯愚，助育讀才，贊行賞典，敢不益操深志，仰叩大猷，載驅懿緩之姿，或禦負乘之寇，莫紓前誨，少答恩勤，感灼參懷，名言罔敘。

回宗室使相賀參政狀

鼎膺褒制，升贊宰司，祗荷寵靈，交深感膺，切念某謬材曲學，惷慮煩襟，躐于悴族之餘，玷乃殊科之選，榮次，取愧英游，幸遭山藪之藏，弗責斗筲之質，獲紓罪戾，寖易歲華，不謂台序之員，寔私誤奬，諫曹上列，政鈞崇聯，尋昧死以自陳，冀回恩而改擇，曲煩聖喻，終廢危悰，已冒服於官成，方震慙於心術，敢辭宗哲，先杜書辭，絢禮意之謀勤，助邦猷之僉錫，庶緣外奬，少道多言，佩戢于茲，文陳罔旣。

代回宗正狀

明荷易咨，入聯台采，揆謬材之不稱，淹寵策以自陳，顧寢誤恩，少安公議，而詔音垂喻，人之須承，已冒服於寵章，方慙震於心術，敢罔宗哲，助穆邦猷，列芳牘以鋪芬，借餘光而收飭，庶緣外奬，更激惴衷，榮感奈懷，言罔敘。

代回皇族狀

近蒙恩制，入服台聯，嘗啓讓以報聞，勉協恭而眉處，慮塵至化，方惕危悰，敢謂宗英，首詒書指，借褒言而煥發，助公論之僉宜，榮感于茲，文陳罔旣。

代謝前兩地狀

諫曹上列，宰政崇聯，併荷寵靈，不勝感懼，切念某謬才曲學，惷慮煩襟，躐于悴族之餘，玷厥殊科之選，榮次，取愧英游，嘗命掖垣，了無裨於國采，愼辭饗署，姑有惕於官箴，幸遭山藪之藏，弗責斗筲之質，獲紓罪戾，寖易歲時，不謂台序之員，寔心愼舉，首頒成命，猥及孤生，尋昧死以自陳，冀資賢而改擇，曲煩聖諭，終廢危誠，此蓋某官助穆公言，序熙朝綽，因爲容之素定，致延滯以繁臻，然而二事陪榮，萬機竚訪，協承稿極，非庸妄之所堪，參佩章弦，或箴規之自勉，益圖勤止，用副恩斯。

代謝外任兩制狀

鼎膺褒制，外贊宰司，祗荷寵靈，交深感愴，某本緣儒服，寖蹈朝纓，頃特從橐之華，渠躐禁門之複，曾無最狀，可報上恩，不謂台序之員，寔私誤奬，改辭曹之茂秩，躋政鈞之崇聯，省已甚明，控朝希免，曲煩聖諭，終廢危悰，尋冒服於官成，徒震慙於心術，爲圖讓槩，剪除塵辭，曲敕征橐之情，陰衛煩言之誚，永惟勗愛，敢

忘銘藏，清覬未期，遙懷拜謝，興言感遇，抑假夙期，簡丐良箴，以終前貺，自餘感戢，罔旣文陳。

代回兩地狀

明聯宰政，尋布感悰，雖趣附於星郵，或未通於鈐史，敢謂某官申教夙契，前墜書辭，助俟則哲之猷，陰衛多言之畏，波餘所逮，夕惕差安，爵私抱之已敷，且費詞之辭再，姑藏褒謝，庸識奬成。

代求見書見案珍本卷五十

上潘鄆州求見書見案珍本卷五十

賀相公生日

宗工挺生，名世胥會，肇休辰於秋律，鍾佳應於嵩神，恭惟某官百志昭明，九德惇大，以經術稽古，用文律緯天，載誕甫期，祝延增跂，射蓬在戶，已符經禮之占，芬菊稱觴，共薦切頌之筆，永輔王室，常冠臣鄰，某遠宿寄常，阻陪賓慶，詹祈所萃，崖略罔宣。

留守相公

遠守价藩，坐遶材館，洪鈞播物，久依陶育之餘，假節乘鄰，仍在訓齊之末，揆至和之馮厚，擁諸福以便蕃，某官挺世自名，與聖胥會，輸至忠於王室，建丕績於宰司，謀謨上前，鼓舞天下，留宮牡鑰，聊均三事之獨賢，備册贊書，方企九功之圖舊，朱暉順屆，典謁方遙，伏冀上對倚毗，愼調寢饋。

回夏宣徽

祗膺奬册，出總中權，祝傳席之崇階，冠徽庭之茂秩，寵靈優縟，中外僉宜，恭惟某官精力移忠，壯猷經武，綢繆累聖，參幹萬樞，屬者，戎候尚虞，簡書微警，遂充蹙而謹塞，移戊校以屯邊，暫輟機臣，往煩師律，自天而下，聊示亞夫之行，先計以聞，式竚營平之奏，眷求惟允，欣賴方深，敢冀裒謙，遽煩占牘，欽啓行之爲蓋，顯懋賞以斯隆，感慶叢懷，名言罔喻。

回韓侍郎謝加職

茂膺褒命，進貼崇資，伏惟慶慰，恭惟某官誠本忠純，器包閎遠，參幹機衡之重，荐倚藩垣之行，靜壹政條，妥安民極，上心爲簡，眷範有光，亟升規殿之華，移總使符之劇，河海之波并潤，適寄老成，股肱之郡召還，竚階丞弼，方深舞歎，遽紆緘封，味讓意之沖勞，鑒興情之欽偃，永言欣戢，倍越等夷。

回楊州廣右丞

進肅臺機，外觀藩政，本緣樞宥之劇，重爲愆艾之煩，遽此均勞，尤昭同體，武經文緯，聊資作憲之華，袴頌歌抑有報成之舊，詎期鈞念，遐況芳音，敷感會之餘言，寫謙沖之深旨，荐循雅論，切寘勞悰，茂氣方升，寬條適　願安和粹，仰契眷懷。

賀都尉王樞密

光奉制書，入聯樞禁。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忠由世濟，寵與時偕，地聯右戚之華，業總中軍之盛，出藩倡治，趨節來朝，屬邊燧之少勤，藉籌帷之中覆，亟僉舊德，參預繁機，自成命之揚廷，謬羣倫而動色，尚聆徹奏，固執勞謙，停嘉册以彌辰，墜芳衡而露悃，矧惟虛席，已竚告猷，幸回崇讓之高，時副欽鄰之望，自餘欣感，併此懷銘。

代回晏樞密讓

光膺制命，聯總機廷，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器采宏通，謀猷隱濟，頤天光於泰定，服聖旦於親逢，治破寵靈，儒階華劇，屬以邊書，騰密樞省，須才，上圖舊人，升幹中務，文經武律，參揉庶邦之和，晝訪夕思，佐決萬機之重，敷求惟允，僉論攸歸，敢謂謙沖，特詒誨問，尚稽朝渙，顯露讓函，況成命之已行，諒素懷之無遂，竚聆延拜，併釋歡翹。

代上兩府讓狀

樞帷決采，宸宇僉諮，過聽拷踈，豫參機要，恩靈踰次，震悸裝懷，切念某學術匪優，仕塗茲膴，久廢禁職，獲奉帝暉，姑效螢爝之餘，罔裨金玉之度，驗予已效，奚所取材，不圖咨岳之求，俾貳本兵之重，內循諸己，實疎於多言，上累而邦，敢安於誤寵，伏望某官憫其知止，惠以有終，助推能哲之慈，追能惟行之命，儻從至讓，是免疾顛，悃幅既叢，文陳奚喻。

代回樞密王太傅

顯奉制恩，正司樞務，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桑蓬世烈，盟府茂勳，參財坐輕之猷，惠底垂囊之化，四夷來享，賴先計以周知，三接同資，服嘉謀之閎合，成勞約敘，異數進加，蓋積歲以宜遷，矧師言之率顯，方欽溥獎，遽覩善辭，諒謙柴之有光，顧王言之既綍，幸遵眷荷，時尚褒升，欽祝感懷，萃集誠府。

回張副樞讓見業珍本卷五十五

回夏宮徽

懷務中機，憐威西界，抗戎旂而信邁，按邊瑣以申嚴，臨幹不庭，盡護諸將，師興多務，軍次參勞，恭惟夙蓂之間，昭介磨輿之祉，猥流鈞翰，粉飾謙儀，欽悅禮以敦風，第藏心而戢威，留屯訓武，當宁衍成，行閱月捷之傳，歸總天樞之祕，瞻懷企祝，二二靡宣。

景文宋公集卷第一百二十

啟狀

上河東轉運

上都掾別，俄更上下之弦，勞府事叢，罕奉沈浮之訊，承便時而暑政，且馳遽以貽書，占授悉周，研覃有味，矧奉將明命，經略奧區，錯上賦以儐財，邦賚晉疆，橫大河而縱棹，人記虞巡，諒茲乘傳之行，啓是富民之拜，顧遽沖攝，用副咨求，感鏤傾祈，度越倫等。

渭州戴屯田

芬椒服譽，素景於朝毫，談樹宿官，俎申於私見，自辟書之高選，監近補以陪京，固有隔於等威，矧敢交於配奏，斯者，叵謂倅理郎中，毀方求合，稱物以謙，因門子之賓興，謂胄筵之僚屬，特煩下教，罔愛優評，九河之潤沾餘，頓袪鄙倍，兩喜之言溢美，奚所克堪，顯窮褚以珍藏，爲它年之恩紹，秋辰適啓，時謂是遭，遡仙表以在遙，伏空函而奚狀。

河南賀政

寵將王柩，淹卹祠園，幸及便時，已終藏事，自客轅之暫稅，煩使介之繼來，申遣英僚，就爲供具，膠牽紛屬，

果餌嗣落。嘉賜不停。行人改觀。雖重本朝之當體。亦緣舊物以致懷。撲遇匪常。撫衿奚報。而逗衡所迫。詣府莫諧。擁朝節以亟趨。係台光而茲耿。望遙沖衢。增又繁祺。早正鴻鈞。大庇奏品。紳緌之願。日月以勞。

梁相公

藩侯職冗。庸蜀地卑。誠有恨於宦儀。難敷通於私問。然結戀公府。臂萬類之在鈞。而布武賓階。乏兩朝之飛肉。孤懷半舊。芳歲謾遷。恭以大觀文相公學士、道含至和。德包咸事。光輔丕后。茂熙庶工。已成補相之宜。遂去功名之地。再更巨鎮。聊倡四方。惟克簡於上心。無不在於王室。願總諸福。膺尉彙贈。矧舊物之未捐。荷所天之全覆。其爲緣係。自萬故常。

代回樞密王太傅

霈奏報聞。詔音敦勸。已揆惟良之旦。式光往蹟之規。奔舉在茲。僉言允穆。伏況某官謀經王體。武訓師和。著慎將之威名。擁康侯之蕃錫。內簽宥命。時敘繁機。未滿歲以爲真。本稽賞典。惟其人而後備。式龍臣鄰。榮誨首詔。謙藏增懋。顧觀聖而伊始。積欣感以何言。

江南轉運郎中

久伏民廟。近逗閭籍。多難幽凝之後。學殖寖荒。平時英俊之游。膏膝殆廢。載懷高誼。實耿離悰。轉運郎中。望秀材林。業僧實運。亟樹風於官次。洽旺聽於聰謀。久膺郎署之賢。外怨使軺之傳。千艘衝尾。大集於中邦。二節追鋒。行階於上笏。崢嶸歲晏。壹鬱人遐。願履常休。用紓遙款。

知郡國博見案珍本卷五十三

魏府太傅

夙以下材。久浮詔祿。嚮福基之甚庳。滯郎署而罔遷。頃以綿章。上庶使蔭。困簿書之猥。幾冀殿科。冀符檄之規。偶逃敗事。訖于終課。復此還臺。免三考之去幽。有二天而載賜。恭惟知府太傅、道孚亮采。聲揆列邦。均陝伯之東西。闡儀克壯。裂星街之南北。戎索是驅。暫倚重於假藩。佇入膺於夢賚。羣倫注聽。介福大來。顧拱著以方初。邈遡風而增歎。神馳在遠。思軋罔宣。

薛參政生日持禮

三階布象。下儲名世之賢。六矢在門。聿記炳靈之旦。恭惟參政侍郎、順者是采。罔伏斯謀。負蔽鼎以和梅。坐麗扉而厚棟。歲周慶育。月吐清和。共延祝於壽祺。益進階於皇揆。有少微禮。其列別封。

陳州胡侍郎問候

淮陽近輔。素倚於吏師。河曲餘波。久蒙於京室。遡仰褒帷之化。善移值翊之風。節宣有宜。戩穀云嚮。竚九重之圖舊。參四近以宣猷。揮晤未聞。傾瞻何極。

攀違侍郎狀

克洞令日。夙攜行艫。順楚洑以揚舲。涉淮雲而引茆。祖道係出。朝紱愴遠。某比屬孫病。阻陪餞禮。衝恩惟審。銷志無從。願安遵渚之行。彌保慎齋之訓。永惟愧戀。問及文陳。

代鄭公回夏尚書見案珍本卷五十二

回狀元監丞

比自苦蓋投艱。郊塵鏟蹟。絕聞代事。荐易歲篇。祥紀迄終。迷魂來復。早者。亦承狀元監丞大孝。奄鍾僵閔。歸伏倚廬。內抑摧哀。顧服調卷。某適當病力。罔及聞知。洎得行路之傳。已當踰月之外。匍匐莫展。慙震何言。月初。秀才范君過訪蓬蓽。伏蒙特墜矜薛。曲亮庭殘。始驚逃於孝思。終憫發而敉齒。溝中木在。距稱於繁文。河上病同。但均於哀款。永言心照。足厚民風。切聆鐫發在勤。羞膳無爽。順變爲大。惟疾其憂。千萬支持。以副深祝。

太尉

近聞私憂。甫寧病體。久去外朝之著。罕脩執訊之儀。跡係民廬。神馳義府。恭惟太尉、續宣金石。忠貫天淵。總離衝以雖何。訓善經而肅給。百祥助順。彌厚於福基。三接蕃恩。永隆於邦翰。孤平無似。延籌攸依。

座主侍郎書見案珍本卷五十

代與李舍人書見案珍本卷五十

上許州呂相公書見案珍本卷五闕松許廉詩之前

代張問謝解

玷斯士之髦。宜從人廢。畧茂材之等。輒以名聞。撫才表以自驚。刻情涯而罔寶。竊以斂材之重。歷代尤難。澳則令計吏而常偕。優其續食。唐則具鄉飲而申送。侑以少牢。一再之適貢有差。造秀之序升咸允。若夫王存之邑。天下爲樞。本英雄之所躡。親郡國而爲首。乙公車之牘。動或三千。盛橋門之觀。居然萬計。國家不承聖職。善述先猷。炳乎人文。重我王國。乃至懺咨朝彥。謹司馬之辨材。臨敕貢條。俾新書而從事。必先所試。冀得其真。或內舉之致嫌。許別頭而練實。洪惟典制。高出古先。諒匪行比師儒。譽推鄉曲。敏以求於方策。遂際天人。默而好於深沈。周知統畧。則何以言詩後素。用賦升堂。一縱一橫。折理而歸於正。勿并勿猥。射策而著于篇。中誠矩以不私。膺錫朋而爲盛。若某者、稟生疏闊。累世耨平。幼陶郁郁之風。進服青青之佩。杏花莒葉。早去先疇。鐵擷章編。顧懷典學。彝緣方物之選。獲參鄉老之書。再試宗司。率見呵於非是。預求佔畢。徒貽謂於諱窮。加以多難間纏。病悰無賴。罷歸故里。頗同馮衍之掃關。循陟南陔。姑奉詩人之潔膳。奚其爲政。是亦素心。頃聆深詔。於四方。內迫偏親之一懼。臨博而企。未能忘懷。再鼓必衰。猶期決勝。是用齎函鄉郵。連襟國游。會執事之遊親。當至公之第可。毫錐若縷。銀紵如雲。仰異試之謹嚴。苦措辭之澁訥。逮終削柿。遽迫衝山。已忘之步。與行自知將歸。既憤之軍。語勇曷足論功。方竢報聞。即謀藏密。敢言

斷斷之技，亦僭濟濟之英，揮白下流，致之上列，伏況瞿圃僅存之士，莫匪雅材，中興第二之流，綽存清議，遽茲忝冒，愈集震慙，此蒙某官賞識斯文，朱丹宰治，樂嘉魚之興共，勸乃進賢，軫函人之恐傷，茲焉藏疾，因三物賓興之際，恢四科進揮之規，水鑑之妍醜洞分，鐵灰之低昂無外，遂令庸懦，亦齒題名，敢不景止前脩，務時往載，九變貫而知遷，罕遡本元，一飛鳴而及辰，寖偕寥廓，庶仰尺寸，上答獎成。

安撫雜端

哲達省闥，臨撫邊鄙，持節戒嚴，馳車問俗，導下情之坱鬱，宣上意之丁寧，易嘆爲歡，化勞而抃，顧閫闑之列帥，方負弩以趨風，欣企閎蓋，名言因喻。

回并代部署孟都使見案珍本卷五十二

賀廣信軍武六宅

龍正使名，茂光戎轄，守符未改，邊殖增雄，某官英槩自高，沈謀克際，敵上所愾，獨勇於餘，結閫有歲月之渝，鷹賢交章奏之密，果從聖東，進服恩褒，列帥慰以相歡，中軍倚而增重，攝符無狀，即席是資，竊抃餘音，回符久縣。

回提刑

光膺茂涯，貳案祥刑，差命便時，即親治職，某官守兼文武，識照幾微，雖從上食之憂，式結帝宸之顧，大河而北，庶獄號繁，允光命擇之嚴，自寄澄清之本，得人爲寶，先令有孚，惟此屬州，克依餘庇，載言欣躍，曷罄文陳。

回府尚書啓

表海報成，坐躋樂國，申折分理，進守留京，帥府既開，彼都何幸，恭惟尚書明謨熙緯，俊德惇元，荐幹機樞，彌敦忠力，而自均國勞任，煬天至和，蠲德在忠，喻馬忘累，雖復勉班春而振乏，大庇物於履豐，出乃緒餘，同人夔樂，宣閫尤異，聊展寃以露華，地直鬱葱，果錫□□□□，惟秦宇之先定，非外物之屢遷，今茲假藩原本下缺。

景文宋公集卷第一百二十一

啟狀

上晏太尉見案珍本卷五十四

回臺直李屯田見案珍本卷五十五

提刑轉運制置到任

近祗詔檢，已署藩條，參省恩榮，堪增慙仄，伏念某福基庳下，心術愆頑，雖以丁辰，無勞而冒祿，頃因多病，未老而逢衰，雖忝皂衣之聯，久露左魚之請，天衷開可，朝議誰差，及此守邦，居同藏疾，然甫涂外牒，猥值劇州，國府遞更，本爲都之一會，農商雜處，率放利於三游，處以拙艱，慮于墮敗，所賴化條明備，使範布間，振以宏綱，攝其漏目，漸冀循良之勉，罔煩鐫讓之科，企竦於茲，名言罕既。

壽州到任謝兩地見案珍本卷五十五

兩制

近祗恩檢，已署郡條，流俗匪能，術榮集悖，伏念某器非適用，材不癒人，筋力之強，早爲病奪，緹油所學，遂與年侵，荷漢壺以無神，乞阮塵而自試，嚮緣蒙可，獲此庇身，曾是劇藩，號爲難治，銅鹽轉餉，歲溢於商稱，

嶺粲論輸，日交於吏案，楚倉俗錯，智攝務煩，內惟泥遠之衾，必蹇總官之答，所賴至公當路，明詔在寬，游廬鋪之異宜，仰章弦而參伦，漸闢有政，庶服攸簽，擁符棨於一方，隔紳綏之三指，永言系戀，恨以翰飛。

回李團練二首見案珍本卷五十五

陳州楊相公

紆壽春之組，次宛丘之郊，緣材閎之未行，擁原獸之舊威，即趨府上，獲侍台光，聞鄉穀之談，彌臻義府，規方叔之政，交樹壯猷，乃知右輔之安，式有長城之寄，且復眷存羈齒，崇比上賓，拜嘉授粲以不遑，始至如歸之絕擬，萬夫歆艷，一介光榮，迫此簡書之期，遂恨風波之阻，乃情知嚮曷日敢忘，矧以虛從蠡之聯，守左符之遠，孤根易仆，墜雨可矜，惟祈卓馬之亟還，入冠乾樞而作輔，大坏彝造，屑賾攸依，叢鵲于中，訥言安喻。

回蔡撫發見案珍本卷五十五

回廬州張學士

棲奎從槃，引綬近藩，本緣藏疾之仁，靡課班春之效，獲蓋臥閣，居恩空餐，方企風華，願修鄰好，敢謂某官追書林之舊，欣牙壤之交，疾走行郵，屢垂芳問，故情雅眷，甫依東壁之餘，美政歡謠，益仗南風之競，褒存所至，銘款忘勞，時籥向衰，官箴有限，望安介福，庸副遐心。

常州知大卿見案珍本卷五十五

鄂州知郡北部

各領州符，同違陛戟，我疆差近，君御少留，復緣庭麗之歡，頗熟星鳥之采，終然共治，俄爾遂行，限北諸以銷魂，恨南雲之礙目，潛商驛候，當啓齋鈴，惟敏政之有初，諒蕃祺之交勞，江關歲晏，金玉人還，結戀孔多，陳言茲拙。

回泗州知州見案珍本卷五十六

與轉運兵部

光奉寵詔，外總行臺，除目四騰，公言參允，恭惟某官含章揚美，游聖殆幾，自結清衷，早諧菲仕，垂紳綏玦，久已翼行，觸牌投觚，舉皆游刃，嚮緣四牡之選，式撫三吳之疆，民克用和，便還有指，未溫魯席，遽飭漢輶，掩三淮之右區，趨萬倉之西漕，轡無停擔，遂經登汰之謀，貨有餘貲，並蠲盈虛之筭，先聲云洎，舉望自歸，某早綿雅游，今切屬部，敢恃私於恩舊，方稟誨於化條，欽佩歡愉，叢并心極。

回廬州張學士

治壤聯疆，行書交舍，雖寄修單訊，而比辱報辭，屈尊府之稜威，厚雅游之奚眷，永言隣睦，有激世風，某官素槩冲懷，懿謀嘉話，樹聲藩服，流美臺閣，求福不回，雖軫潛郎之嘆，保身且哲，迥臻大雅之宜，今比燕居，諒蕃戩穀，竚帝庭之接袁，慶眷範之光朝，瓜瀉所分，蓬扶云託，瞻懷之素，崖略匪宜。

回張著作

久塵侍臺，懇乞州魚，得請中宸，爲邦善地，宿苦筋骸之瘵，頓蒙稍廩之豐，藏疾于茲，銘恩何極，敢謂某官愛忘其鄙，褒溢于言，因齋藻之患多，遂扶衰而引重，欽膺交照，輒用中藏，或挽或推，迥敦於風節，將安將樂，有激於頹陵，宜次坐廳，篤言肯阻，勉圖良食，無重遐心。

上集賢相公

阻侍台華，稍淹時管，列邦地冗，罔敢通書，竊齒心危，未嘗寧舍，本和鈞之曲賜，及藏疾之寬科，貸以所窮，詭其收報，離縱跕翻，諒無彈射之處，作苟孤根，或動何崩之望，然念朴愚云舊，樹立匪它，明有自知，越思蓋鮮，士無不肖，免嫉良難，追悞昨非，幾成夕惕，淮壖繁洪，楚俗剽輕，雖勉頒條，未知寡悔，所賴博陽任位，遺陰德以方遐，宣父爲師，主斯文而未弃，踵門雖遠，馳悃知歸。

韓資政

嚮緣多病，懇乞爲邦，制許一麾，事皆三府，會尸祿之譏，寢暴，且得請之文具存，因獲左符，猥叨劇地，蚩氓輕剽，囂牒紛紛，擺構之心甚危，渠能操決，轉粟之蹤未定，居畏平鑣，邇敵台潛，闕情訊舍，迄茲少息，始用追懲，重念早以孱輜，厚蒙比數，嚴廊殷屬，寄趨丙魏之風，儒館援毫，竊記呼俞之論，今茲列壤，均浹餘波，何圖舊物之微，重荷所天之覆，永惟瞻賴，拊布言詞，驟及歲陰，諒安時祉，益遵調護，上副營求。

回昭譚知府司勳

頓首中宸，乞麾閑郡，上仁兼愛，微欲見從，留籍雲意之華，俾守州來之劇，下車班詔，案籍觀風，乃知雅宜之游，因占僑鄉之貫，每欽臺彥，輒試里居，敢謂某官顧星署之聯，灑月毫之訊，褒謙過分，道舊兼情，駟側里以敷辭，訂疏麻而凝馥，永惟銜寫，曷寄聲言，矧萬里之名沙，本一都之作會，已聆異等，間竚褒章，齋疾憤持，嘯懷參劇。

回廬州愼龍圖

假息大藩，妥綏善俗，化行已日，福集有基，謁歡袴於斯人，潤靈河於比壤，方茲景行，將列感懷，敢圖宣布之間，曲示諄勤之誨，多文博我，早欣册府之聯，微福事君，今竚簡書之郵，佩音有裕，敷襟奚殫，徇苦歟炎，顧持齋疾。

回亳州韓資政

嚮本單酒，雙通蓋府，羇懷薄訴，訥語無華，緣大庇之有初，非報章之宜及，敢圖釣抱，尚眷鰥儒，謂左竹之隣，禮均胥命，且洪河之浸，福有井蒙，屈此雄嚴，裁爲訓教，曲達久轉，驟回陽管之春，點羽重蘇，併解虛弓之恠，永銜存撫，還竚延和。

柳轉運

歲暮恩檢移領行臺，書事有初，移文交告。徧驅城而疎震，爲公路以欣愉。恭惟某官擢穎士林，揚芬世烈，早連吏課，任服朝猷，峨豸中臺之端，危言已屢，潛郎華省之舍，見效既彰。淹久外遷，便蕃劇選，然而長淮夾右，故楚參聯，利總南方之強，漕爲天下之最，尚煩按節，聊駐褰帷。方論煩使之勞，人紓清光之邇。某蒙披令采，今庇餘光，企詠瞻依，益倍常等。

回潤州林郎中

故領外臺，總經南漕，東來至邇，調度宜繁，携制日以四馳，浹公言而同允，側聆行府，將出屬蕃，追郎舍之綸游，接朝綬而最舊，負簡清道，幸識蠲呼之華，執板造庭，方稟教條之謹，敢期謙損，先墜滕封，推禮意於降階，振使威之異等，捧窺窮幅，旣駭叢衿，顧邇望於末光，冀面敍於感緒，自餘欣躍，曷寄言聲。

回陳州楊相公

仰企台躔，密瞻義府，緣參承於下執，時通列於單函，位隔等威，禮無報復，某官弗矜元輔，厚禮諸生，特遇宜答之常，俾作焉依之地，富鄰華燭，自邦屋之餘輝，暗律熙春，動枯株之生意，永言銜款，罔及喻名，三輔奧壤，四隣欽眷，竊祈順攝，用介蕃釐，孤冗之情，懇勤茲切。

回晉學士

召試復門升華書殿，邸音騰示，士類欽歡，恭惟某官凝肖天倪，叢芳世烈，弗從舊食，自策俊科，允矣丁辰，久而理照，盤桓歲晏，飫詠菁莪之風，偃蹇郎潛，終耻鎛耶之請，嚮由庠冑，參講藩房，緣碣館之上游，趣蘭臺之賜禮，揆辭有蔚，第賦尤高，亟蒙武帳之嗟，遂直東廊之奧，一辭進對，叩漆陀之煌煌，三祓直居，盛太官之供擬，聿爲彥俊，方比頌賢，遽辱圖封，鋪陳亨會，甚文且敏，初無加點之煩，將樂而安，更拚相先之懿，符魚官冗，刀筆務嬰，欣膰交中，文詩拙喻。

上兩地見案珍本卷五十四

景文宋公集卷第一百二十二

啟狀

回呂學士

茂膺褒檢，進拜華曹，詔目傳頒，公言欣允，國家丕承列聖，大集祕書，積爲丘山，未判朱紫，金匱幽藏之舊，羽陵紛蠹之餘，帙第舛幷，題名放失，嘗頒臺禮，申委時髦，悉探九流，彙分四部，羣條參列，積歲覃思，標明七略之凡，整比百家之猥，欽惟俊選，備著誠明，紬繹有勞，擁牙籤而窮景，討論旣具，煥芸牒以蒸青，迄此奏篇，果聆第賞，改員省署，被獎王緡，企商寶之允諧，方頌賢而交慶，遽詒啓幅，敷敍榮期，三復潤華，但仰斯言之選，一函修報，莫知吾黨之裁，姑戢眷私，永敦風誼，乃情歡嚮，萬一膽宣。

回府判魯端公

尸祿蒙訶，請藩自試，許兼邇職，俾屛劇州，荷山藪之見容，專刀筆而爲效，歷懷顧俊，罔敢逋書，誠以列蒲中臺，居有重輕之別，寒灰秋蔣，決非氣焰之求，何廼哲人，迥敎至顏波，尉安危跼，迷魂黯黯，頓如招些之還，未路俟俟，更仰餘之及，載言銜竦，拙布端倪。

回王大卿

祇屏劇州，迥遙治閣，拙汙書筠之訊，長懷卿月之華，緹蕭更時，甫田均帳，此者，敢罔耆哲，遐覘緘縢，一介奉將，八行周喻，仍聞易地，將及交符，來暮去思，容切二邦之仰，道冲神勞，固蔽百福之宜，肯歎異驅，冀階接膺，尚希良食，式對亭期，附遣布懷，奉文寡述。

回廣德比部

懷章之戍，弭檝過州，特緣郎省之同，得奉賓綦之接，主儀不腆，水宿難淹，耿此驂離，悵爲悄企，不圖雅眷，迥篤深情，中道刻槭，因風流問，諦詠椒蘭之馥，併紓蕭葛之忠，尚審便時，方趨治所，益強攝衛，垂副瞻言。

回亳州韓郎中見案珍本卷五十四

回呂贊善

關榮恩檢，通守奧藩，惟京輔之宜風，重吏師之畫諾，選能斯在，視政云初，顧惟不腆之邦，肯蔽有鄰之辛，萬馳思緒，遽枉芳音，荷永好之芳椒，勤惓惓之悅栢，第銘禮況，長馨言聲。

回廬州張學士

亭瓜聯軫，旣駙衡縞，每欽治等之高，蒙切隣光之庇，心焉景行，日以飛馳，敢圖仙室之惇儒，參顧邦畿之病守，書筠瀝妙，齋醴分甘，第三復以忘勞，實九回而紓悒，春逵茂暢，神祉紛那，善治雖居，仰符眷擢。

上楊太尉見案珍本卷五十四

回廬州愼龍圖

捨舟弊邑，馳傳樂郊，冒涉初炎，保寧玉體，顧我邦之密邇，聚師節之糾提，特辱詒書，聿崇修睦，坐廉符邸，阻隔棠鞾，尚聆追庠之勤，望勉加餐之愛，瞻懷感服，滅裂匪宣。

回潁州鮑學士

故藩近輔，便道弊州，屬玉體未寧，犀舟延進，道山之舊，殊阻於衡杯，地主之儀，靡皇於出宿，方茲慙悵，遽枉音縢，承便寫時，已總仁政，首念鄰睦，遽走使人，且喻勿藥之和，彌釋采蘋之懸，恭惟清穎奇士，儒林文人，還定流庸，簡略蒭細，報成可待，覺五月之猶除，均潤有餘，況九里之非遠，載惟瞻庇，稿用翹忻，愼夏持生，乃情深祝。

回提刑李都官

光膺朝東，欽按刑章，纏三淮之列邦，擁一封之飛鳧，茂涓令日，騰署使移，屬守瞻風，吏股皆抗，敢圖提振之重，尚記平曩之游，前墜縢封，曲敎獎眷，縡尋予再，銘恧相參，矧以承平之辰，詳鐵尤重，敢爰書之設謬，糾庶獄之叢紛，威節所臨，善氣交應，自顧尪殘之質，冒居藩劇之州，政也無良，智有不逮，始託二天之庇，苟逃三黜之幽，傾倒前驅，想見願表，乃情欣向，罔不容言。

回知南京俞給事見案珍本卷五十五

上新轉運張郎中見案珍本卷五十四

回廬州愼龍圖

欽奢日御，蕭展藩儀，啓大府之雄嚴，副南公之歡踊，奈然樂職，式是爲邦，曾坐席之未溫，遽占書而垂喻，報成五月，竚觀齊魯之能，修睦四鄰，前服陽秋之懿，彊分有守，踵見無從，姑服眷私，內銘腑肺，以副情翹。

回李中允

抱疢衰羸，乞州自效，向雖開允，乃值劇煩，簡最嚴敎，簡書塡諉，分爲俗狀，絕睨英塵，某官以傑出之才，膺賦可之召，旦程奏牘，暮直道山，耿賢路之光華，棟仕塗之歆臨，發舒威遣，騰播牋移，已施臺省之英，兼顯藩翰之宄，誠詞華譽，約禮渠勤，顧推一飯之先，優借百函之貺，重惟退墮，久去凝嚴，三費蒙嗤，已忘討論之舊，九官知選，姑降紬繹之精，欽祝輸飛，益懷盛業，餘光所臬，吾黨焉依，感棘欣銜，滅裂非敍。

上僕射相公

光膺朝制，兼繼天櫚，伏惟慶慰，竊以三公之尊，古無不統，五代多故，職乃有歸，別咨通臣，以本兵柄，部分諸將，直出於禁中，參決奇兵，不關於公府，承流寖失，革弊在權，惟時宗工，克對明命，某官世基厚德，天界大猷，熙載之勞，則歌於六府三事，寵任之美，則詩於嵩高烝民，協濟聖功，丕冠臺極，然德有垂儆，運無常安，遼種寒盟，羌脅盜來，保障四鄙，未使窮追，謫發千金，不無煩費，上意尤注，時柄難分，果屈上公，臨判中務，擇清明之便日，布焜煌之册書，百辟歡聞，多方抃慰，方且坐料脆敵，陰伐詭謀，案邊吏之鎖甚精，轉關中之漕相機，漢臯萬里，決無不見之明，曲逆六奇，遂倚先驅之勝，蕃庸有待，訂美無倫，某適綰州章，方遙謁舍，詔文布下，私慶蕭衿。

上樞密相公

光膺制命，兼秩台司，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奧學規神，孤風拂世，便蕃懋寵，密勿洪機，介多福以不回，藹昌言而無擇，自西氛締惡，列戍雄邊，六月出師之勞，千金調食之急，守皆餘力，民罔咎辭，暴於外朝，實我不績，勳幷公府之領，遂覩宰司之崇，朱閣傳趨，墨麻誕告，疇庸所奮，示筌宰之一心，付任有歸，注安危之兩意，詔文申下，士議幷歡，某夙齒陶甄，側聞贊授，魚書有恨，鳧藻無從，卑情不任。

上集賢相公

欽膺茂册，兼領鴻樞，伏惟慶慰，竊以台宰所司，文武參憲，號無不統，烏得有分，況二垂宿師，三接論道，嶧嶧制勝，樽俎折衝，果出吁謨，併茲眷委，伏惟某官至誠天挺，清節世咨，輔政六年，均邦一體，大猷懿德，暴中外以徧知，確懇沖言，讓功名而已屢，終不得謝，倚而代工，復渭外日之良合，總中機之密，除音四達，歡議交騰，方將蹙伐詭謀，增修王度，足兵謹備，靖西士之釋驕，按節撫和，取匈奴之要領，民瞻叢仰，丕績佇

升。某祗佩左符，阻陪慶謁，延鎔所洎，距躔兼常。

陳州到任謝兩地見案珍本卷五十六

回潁州鮑學士

泝漕之藩，假塗通謁，□講鄰邦之好，厚修地主之儀。寮豆屬厭，行囊稠載，不皇淹久，遽愴騷離。前及便時，已署州事。重以晨雞夜犬，近接於餘音；富燭貧光，再依於雅貺。積爲感賴，可既名言。嚴律向深，寬慈多裕。顧加頤養，參介福基。

到任上兩制見案珍本卷五十四

回通判韓中允

上文南闕，舉對西清，擢次甲科，顯通圖序。代家鄉俊，參紹於朝猷；仕牒思階，例隔於郡刺。詔除行下，公議歡嗟。緣或會以敷陳，猶儒先而厚謝。眷惟孤蹤，見謂難游。管枉音滕，茂將霸禮。會夏秋病力，準屬思逕。文難倩人，審乖宜答。久恨瓶於閑筆，俄遷次而易潛。首念畯寮，將聆靈諾。巾車未稅，行李已來。載窺累幅之華，益服占辭之敏。承侍家府，尚須成期。調奉燕安，福祿榮衍。惟長人之庸懦，忝近輔之奧腴。雨翼紛蓬，一心摧櫓。日祈夙駕，垂諗善經。欽企威藏，鹵莽非敘。

上程左丞

比膺成命，入守近藩，顧表蒙榮，悖餘集抃。伏念某性疎乏劇，材拙少施。早誤朝咨，偶蠲法從。稟生多病，移狀亟言。間緣蜚語之興，遂獲出麾之便。而淮肥郡劇，獄務事繁。日困軼賢，坐需諉謹。天誘私望，詔俾內遷。還江海之遐身，訂丘山之大賜。然結根苒苒，已嘗一枝之危；而引吭喈喈，敢有再鳴之伺。危心漸釋，鈞庇有基。此蓋某官景式彝倫，遹種陰德，激波迎瀾，穿藤逗輝。尚令孱塞之人，復寘安安之地。敢忘頌祝，遽奉書明。伏謁末辰，吭臺奚敘。

上許州孫龍圖

解符下蔡，換節宛丘。便道無□，即宜云恪。祗循思任，併集榮煦。伏念某學匪逮優，悁而近介。向叨法從，亟遊親嫌。多病自陳，言皆有狀。不材遭阨，上頗見哀。顧淮楚之劇州，假圭魚之寵刺。甫更年舍，方經廢科。遽煩綠韶之追，入屏黃圖之邇。跕波而奮，僕焰重燃。天實誘衷，人得支壞。此蓋某官念膺僚之舊，傾先否之期。協導僉曹，來收壓債。伏況前瞻邵父，具有教條。北面齊侯，又依鄰庇。輩茲多幸，免恤後艱。修謁尚賒，抒辭奚狀。

回延州通判馬太傅見案珍本卷五十三

回陳寺記見案珍本卷五十五

回杭州通判劉都官

阻奉雅游，漫蹤華藏。符魚有守，風馬非鄰。私書闕修，悁啞茲極。敢圖茂眷，迴篤久要。桑一紙之丁寧，見千里之眉目。神麻非匹，右袂永藏。清覿未辰，至和增嚬。

回亳州韓資政

六枳聯藩，三能在望。頃嘗奏記，俄沐報章。冒檄烝膏，然灰發燎。鬱爲業感，方覺麻緘。不謂某官坐闕之餘，隱几流問。敷陳穀幅，疾走齋兵。下致雌黃之堂，垂資支離之翰。淄埃濯鱗，可質於寢言。弄埴頑金，終依於巨冶。敢論比壤，自是所天。願遵頤食之宜，參副維嚴之禱。況于羇宄，尤切翹依。

上宣徽王太尉見案珍本卷五十四

景文宋公集卷第一百二十三

啟狀

回壽州張侍中見案珍本卷五十五

上兩地謝赴闕見案珍本卷五十五

上蔡州夏太尉見案珍本卷五十四

梓州杜學士

自領州魚，阻參朝禮。緹灰凋歲，風馬殊疆。徒延脰於緒音，闕修儀於尺訊。敢圖英哲，申記故常。謂五日之趨，每陪於搢帶；且一麾之出，偕幸於班春。但良晤之莫諧，實遙懷之均悵。況聞報政，將逮交符。竚還左墉之參，益重西清之眷。載循感企，萬不一宣。

上昭文呂相公

專總萬樞，廉嚴沖用。間緣疾作，久以告居。高手係馳，清衷存喻。別詔薰場之啓，參迓繁膺。切勑黃門之嚴，不通讓奏。邇臣旅候，大事走咨。洪惟本朝，可謂殊禮。相公方且懇辭柄任，將就養頤。遁其成功，屆我丕祉。然斯人善祝，亶無愧辭。內天棄和，康不須日。況宣尼吾禱之久，博陽陰德之遐。所苦至微，向憚不已。望速

壕於勝念。姑勉奉於謨謀。早視政機。垂快羣願。永冠三槐之路。均延二老之齡。某外滯守廳。阻參家宰。載惟至悃。拙布多文。

上京東運使陳司勳（見案珍本卷五十三）

上壽州張待郎（見案珍本卷五十六）

回李太傅惠御製挽詞石刻（見案珍本卷五十四）

上永興太尉（見案珍本卷五十四）

上知府諫議

官伏攸箴。地賒惟屏。每懷著德之懿。闡治私書之勤。內耿勞悰。漫蹤芳歲。恭惟某官遠猷時並。清節世咨。輟自凝嚴。總臨都奧。茂經民紀。偃息所以滯君。勤喻上恩。宣布由乎樂職。人和歸美。天祿固膺。矧乃史企惇言。朝思雋老。銷恐進絳之駛。召還規地之華。願保嘉與。適符謳嚮。

回夏太尉（見案珍本卷五十四）

同前

輟務天臺。懋恩將圖。翼京棨之近壤。來建中軍。總關隴之上游。別開盛府。恭聆壽旦。參布寬條。甫光注賴之殊。允契休嘉之集。蠢茲貧種。孤我朝恩。雖上德包荒。議貸先零之罪。而善經防患。聊咨細柳之屯。佇卽敍於戎韜。永折衝於廟筭。嘉庸所底。休運來同。某早荷品題。今遇趨伏。敢期台造。先枉教音。均察父之慈憐。重孤生之感槩。庶緣舊物。終託洪鈞。銜篆之藏。名言罔旣。

上呂相公

修覲王朝。政應侯服。聳槐庭之舊德。人慶具瞻。殿星昴之全封。地均夾輔。遽飭元戎之御。聞開尊府之儀。振導天聲。威懷斗俗。逮此春祺之洽。允同邦體之休。然以四嶽炳靈。世蓋茂伐。三階疑象。神奇昌符。雖道蘊之益冲。顧化鈞之焉往。諒茲息假。行復彌綸。某早服辭垣。久塵賓閣。玷齒牙之餘論。訂松栢之晚凋。衛緣禁直之勤。或草剛辰之贊。茲焉素祝。無喻丹悃。

上夏太尉（見案珍本卷五十四）

上呂相公

稱媲元戎。肅開大府。使時樹政。爲國假藩。蓮列辟之具瞻。宜百祥之順報。將躡台采。兼臨南北之街。周化鄧風。更並東西之陝。顧符丕眷。保御至和。益光蒙福之餘。還又照庸之載。某蹤縻官守。心寄門闌。瀝瀝戎鞬。莫陪於左屬。濛濛零雨。企詠於東歸。祈嚮所叢。文陳非旣。

上西洛宋資政

茂將中詔。出總留符。趣周道以少勤。冒陳春之餘凜。便時所上。宜美化條。綿深息以內充。堪繁祺而昭介。

矧茲與洛。實號雕都。蘭錡誰何。素謹千門之衛。杏陵充奉。類多三選之繁。居守所咨。倚成尤重。願答維嚴之望。益孚睿闢之祥。某早服恩徽。坐搖心極。限省蘭之常局。隔蕩枳之餘陰。靳懇叢并。索言安止。

上呂相公

易地假藩。秉主肆覲。冠華儀於星落。慰羣望於槐朝。錫馬書蕃。分麗夕引。便剛辰而襲吉。卽大府以宣風。冲氣內馮。繁釐順嚮。恭惟某官謀含國蔡。績藹天旂。翊嬀后之萬機。叶商衡之德保。茲攜槩。遁我成功。終追咨僉。再倡屏翰。胡衍漢頂。竝繫鎮御之方。鉉路師壇。參照龍光之盛。方均瞻賴。忽枉封。因感會之餘言。借褒存之曲禮。敢緣至意。益奬愚衷。願追零雨之歌。還復洪鈞之賜。藏心有素。搦翰匪宣。

益州轉運明學士

使軺西撫。載臥雕墉。書舍右傳。首煩辭誨。布諄勤於言味。寫棻馥於濟條。隱几孰窺。題衿滋感。惟岷都之地沃。本漢斧之任雄。流馬轉則。舉調益虛之節。明綸下諭。允遵宣布之風。增御太和。上符至眷。盡蕃未日。

回轉運

遷違明晤。過歇歲芳。顧支離抱疚之餘。加澁訥措辭之短。怠馮參訊。尤結悁勞。恭惟黃圖夾右之區。亦藩刺舉之重。澄清所寄。自均八使之雄。調度攸資。居是千金之仰。仰聆最旨。方冠麦師。欽竚追鋒之還。遙侍承明之祕。秋煒蕭布。毛澤順成。善膺福祿之蕃。式尉騷牢之素。

上呂相公

待罪禁扃。攝官選部。才隨用之。日與動俱。慈瞻坐府之尊。頗奮奏記之禮。永惟傳戀。徒戢精微。恭以某官道格明良。威孚樞極。暢經謀於宰路。申著翰規。抱高讓於邦風。再光周屏。蹈中和而弗跲。脆戮殺以攸宜。惟是寶封。均於潤福。介圭來覲。固無信次之勞。富石具瞻。且有僉同之舊。但虞息假。難廢延登。冬律戒寒。歲芳凋節。益儲茂祺。入對昌期。上刺末從。臨風增企。

饌大監（見案珍本卷五十三）

上魏府任諫議

通籍中臺。睠風北道。歲無我與。坐慨於遺陰。庇有君餘。弗忘於歸賴。嚮者。敢謂某官茂將禮意。流錫書音。因子舍之予行。訪郎闌而墜覘。褒評引重。迺同月旦之更。幽處增輝。頓若陽秋之暴。願銘膺府。庸誌恩憐。

欽聞趨節之還。前啓在鎔之賜。望符眷屬。慎嗇粹和。

回外任賀冬

天曆迎長。歲儀參亞。候魯氛於十爛。冠周曆於三微。恭惟某官業擅儒先。喻高師采。露誠明而廡仕。樹風績以宣方。陽序昭臨。靈蓋蘇嚮。寮闌議槩。先示慶辭。敢緣垂祝之衷。還奉俾祓之露。永言欣慰。叢鏤丹衷。

回通判學士

玩游云閱，年所薦華，闕閒歲以病多，苦臨文而思拙，闕於辭遠，寖以慢成，終仰景山之高，均嘆甫田之遠。茲者，敢謂某官寄通有素，道舊實勤，因鈐史之奏都，隱几囊而占問，愛褒參極，執復忘劬，蹙闕久之，寖識蒲俎之味，冒霜近出，決無松蘿之凋，冀佩玉音，昭銘蓬戶。右文在旦，顧俊爲先，永念春毫，首膺皇器，顧瞻然於生養，副紐矣於朋簪，欽祝所并，選言非述。

回知郡主客見案珍本卷五十三

回鄉州夏節使見案珍本卷五十三

代人謝改京官

紙磨褒擢，伏積震迫，竊念某系出單平，才惟常短，自撓巾於嘉會，繼沿牒於大邦，家難中嬰，氣機久耗，嚮羣舒之境，愼圖榛莽之豐，偶玷畢知，往專左職，月凡歲要，顧商筭之有餘，州攝臺符，幸地求之如律，牧司言狀，保牖中程，不圖啓擬之辰，超預銅除之月，況書簽佐局，省戶隸名，雖改宿官之常，要是開榮之序，靜言優獎，仰本先容，此蓋某官助沚養材，因雲霈潤，念倀倀之昧，久困迷津，俾醺醺之夜，漸希來春，得用毫乂，進冒寵私，敢忘士節之甘，庸累汝諧之愛。

回曹琮太尉見案珍本卷五十四

回陳泊殿院謝官

被奬恩書，聯榮憲案，珥華綸於朝右，式聳周行，操白簡於殿中，尤賚汲直，烱辱嘗餘之舊，素欽展禮之賢，會此殊臺，方深抃慰，敢圖謙尚，特枉文陳，謬明好於私悰，屈臺威於公範，英辭有未，勞府知銘，餘俟踵門，更期敷衽。

上徐州慰諫議

伏蒲展覲，剖竹求藩，輟君霤之敷言，緣使符之樂職，下車有謹，已日其孚，徧和氣於東人，浹餘波於上國，坐堂乘暇，盪几止辭，眷宮雉之宿官，附客魚而流問，仰衡謙槩，申佩言章，顧符惟愧，增含神明之祉，庶師是式，惇簡竚光，趨伏未期，文陳叵遠。

賀冬

寶典迎長，歡儀亞歲，本軒第而鳳廳，參漢曆以珠聯，某官六德映辰，九言貫道，紀丕庸於王府，憲嘉靖於友邦，寵與日升，福偕時益，願契朋簪之復，早瞻禪袞之歸，訓有宿官，禮除萬壽，欣所所衢，一二閤官。

回外任郎官見案珍本卷五十五

景文宋公集卷第一百二十四

啟狀

上青州相公

材任四隣，勳包九序，由先朝之威會，佐下武之纘承，和江鼎以旣平，坐左槐而實相，胡公綽遠，貫萬事於中庸，陳平變和，成四夷之鎭撫，龔者長君信黜，冀廟顧成，巨慝竊權，羣邪盡絕，惡氛而貫日，煽僞象於滔天，某官接梟翼以鷙翔，截河流而濟貫，發於至榮，則金石爲開，厭其未萌，則匕箸自失，或投畀豺虎，或摹以秋陽，復白日而再中，遏尾閭之將泄，暨湯而有一德，式契尹躬，爲堯而去四凶，逐光虞典，永言忠壯，蓋絕等夷，間復內樞之臣，蚩語爲變，託此城社，構爲鯨鯢，駭機潛張，異議放肆，某宜蹈足定計，滕席建言，紓封豕之怒牙，羸狼羊之觸角，脅從罔治，反側之子自安，開陳其端，震電之刑爲措，袁安之府，不忍鋼人，邵吉之庭，未嘗按吏，坐淸亂象，迎召太和，至於擇典以寖國容，納海以輔君德，二精陽燎，再侍上帝之郊，三適造庭，兩較羣髦之譽，百穀長懋，三光仰澄，邊境無忿鬻之師，海隅躋仁壽之域，故以垂光南簡，傳信後昆，若乃正色端朝，詳言處事，不吐不茹，梶羣動於始騷，有猷有爲，鍵多門之敗政，作帝元輔，爲天孝侯，並昭著於本朝，匪妄宣於曲筆，一昨上穹見戒，靖館挺災，本託高於何言，啟側身之至德，某官繫國休戚，

爲時慘舒。亟引咎以自陳。願避賢而塞責。遂誠確守。惟辟重違。聊罷機衡。用均勞逸。進退之際。下蒙恩言。榮睠所交。上無二色。全齊巨鎮。維梓先疇。有多口以名鄉。實高陽之署里。揮金而娛逸老。釃酒以見故人。當代之榮。自我奚讓。竊詳前代。非無鉅公。蓋解解者遺諸於具員。容容者本闕於邀福。徒跳謝罪。良味於知幾。恆懼可憐。亦類於臨摯。徐防坐災而切免。石慶覩事於安歸。功名難全。希曠如此。事若某官奮格天之業。避其成功。罄靖國之謀。訖無纖隙。履重剛而不跲。訂大蔡而前知。冠乎三階。順經驛於軒老。不答十策。全大體於漢庭。終始弗渝。古今絕擬。伏望益儲道妙。進荷春祺。遁几几之頑庸。暢冥冥於何蹇。安石同樂。既踐治城之言。赤松與游。遂抗留侯之志。俾懦夫之有立。何祇悔之可虞。某早託鈞陶。阻陪車乘。瑞圭出國。曾賦崧高之八章。參桂非珍。猶是藥籠之一物。佩台憐而有素。奮戚臚以無慙。

回外任賀正

歲舍履端。春塗肇始。淇椒花而爲壽。振金鐸以宣和。恭惟某官雅量淵澄。清機穎發。居治朝綫之譽。出揚使隰之華。適啓康年。載蕃休祉。謙悰有裕。慶問見存。愧佩所條。兼陳奚悉。

回余舍人謝知制誥見案珍本卷五十三

回京西呂轉運

藥廟中詔。出總外臺。伏惟歡慰。恭以漢有刺部之權。唐專轡濤之職。合爲使任。必簡朝言。惟儒苑之俊髦。擁郎曹之清望。歷茲繁寄。正謂觀能。況關輔上腴。提封甚遠。賦租錯出。轉積無留。竚緣朱轅之遠行。被青藩之召。方將剡牘。遽荷流音。感頌交深。底裏奚究。

柳侍讀見案珍本卷五十三

回并州明龍圖謝改諫議見案珍本卷五十四

上陳州張相公攀遠

得請宸旅。出藩京輔。即乾台之大任。領齋鉞之中權。以恩均勞。使日趨治。乘安流而順泝。昌炎序之方隆。蕃御粹冲。式符瞻賴。某阻陪行李。罔訴離衿。愧懋所并。文陳無喻。

回成德軍魯待制謝上

連交戟之嚴。擁左符之寄。便時著政。已日乃孚。眷師壁之所臣。控邊關之尤極。暫煩臥治。欽覿報成。何即席以未安。已占辭而流問。圖書對峙。比踈接武之游。膠漆投堅。結萍同心之契。欣懽聯集。款鑑奚忘。

回潞州郭觀察謝上見案珍本卷五十四

回河東柳按察見案珍本卷五十四

上外任兩府賀正

曆謹三朝。邦熙百禮。舜職舉授時之典。周官和佐治之常。伏惟某官碩望冠時。忠規映國。暫均勞於樞鼎。

方夾輔於藩維。願乘歲祚之蕃。還雙階符之重。某早銜恩紀。甫限官箴。聽尊府以馳誠。阻歎觴之介壽。永言騰頌。揚喻端倪。

代回夏相公

被命漢廷。干宣并部。抗戎旃而信邁。按邊瑣以申嚴。坐府有初。占書猥及。方修謝懇。遽覩殊恩。台符帥節之華。共當注意。留鑰太阿之重。獨賴同寅。誕告以還。僉言惟允。矧茲舊物。夙在洪鈞。已欽夾輔之隆。冀趣遐朝之寵。尚期暮節。獲覩元功。傾祝于斯。一二非述。

回彭王二舍人謝知制誥見案珍本卷五十三

代回彭舍人

近蒞光奉恩章。進升禁職。伏惟歡慶。竊以乾文彪列。上濟於被垣。王命慎思。下嚴於簡册。卓爲盛選。要值難才。恭惟某官旦若亨期。珪璋合問。書林紬簡。早欽宿業之勤。仕路牽絲。久鬱潛郎之望。向遷使節。人侍螭坳。適茲籲俊之辰。宜被非常之寵。遂諧僉美。分掌命書。方且丹青聖文。皷舞王化。視淮南之詔。因本於純深。稽東皇之辭。一歸乎灝噩。自茲器任。叵測冥升。詎意衰殘。尚繁存記。推之謙柄。況以長牋。姑謹銘藏。罔殫文述。

代回王舍人

向蒞恩章。進陞辭省。慶儀未展。私抃已深。恭以某官早智夙成。清徽獨映。本遴辰而發策。久効智以牽絲。敦詩無邪。蹈道難進。縹囊緗簡。悉閱書林之嚴。夷玉河圖。自是皇居之寶。果膺試札。入服禁垣。易染茂之珍袍。署判花之曩式。方且帝猷以之粉澤。贊命以之純深。雲漢天章。金相玉振。士焉爲盛。增四戶之凝嚴。文果在茲。進三王之灝噩。擢材之美。悅栢所均。嚴緊明哲之懷。尚顯衰殘之質。飛文見貺。約禮彌勤。願謹銘藏。永隆風契。

上知郡比部

祗守王官。貿更天吏。寓辭雙鯉。罕逢遠客之歸。賜采哀烏。邀在太微之後。緬曲逢於心極。庇嘉樹之培封。頃以慈宇誤恩。經筵承乏。無勞報國。有祿浮人。收可棄之腥胲。玷惟塗之丹雘。夙宵內忖。志限已踰。敢謂某官挺操徂□。□褒魯侯。古英辭而濬發。敘行李以奉將。祗誦還言。載求深旨。喜不及寢。表善教於師門。恩與其□。成育才於詩教。恨遙趨伏。所保寤寐。北首孔懷。中乾罔敘。

上寇給事復官

茂膺明制。式敘華資。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識際幾神。謀經信采。光華茲遷。力命允偕。宣三德以有家。暢四支而含美。頃自伴圖懷決。俾乂聖昏。屹巨防以新謀。舉長笈而底績。清衷攸簡。慶賀遂行。鳳神燎之冠雲。包中匱而酒澤。曰咨上綴。式是近藩。首申綠詔之溫詞。復引黃閣之舊物。不失正於進退。愈見履基。樂相

說於君臣。更符邦□。方均悅栢。傾竚追鋒。

代到任謝兩地

龍筦祕曹。兼贍善部。併塵東寄。增腆情顏。竊念某一介拘儒。三朝誤寵。盡忠無補。所食皆浮。緣毖齒以見收。玷講筵之叅勸。春秋暮止。內識於蘧。非筋力茶然。頻煩於漢告。間露乞身之奏。冀諧歸老之求。當宁示慈。秉鈞爲地。廢其始願。寵以崇資。進喉舌之官。聯領股肱之使。寄賚金充褚。因許其過家。賜車在庭。更慙於稽古。此蓋某官全有邦之大體。假前席之餘言。務穆彝倫。罔捐故老。伏況左符所治。先壤連疆。單車就行。中宿而至。家爲儒里。無煩崔篆之班。春日稟餐錢。足佐廉頗之強飯。因茲善養。漸及退歸。罔謹中外之言。實賴蘇陶之賜。過茲而往。未識所圖。

回趙舍人

告勞星掖。將命州壓。當出祖於河梁。阻敍違於刺字。緬惟共治。已協宣和。某官才裕氣純。志恬履潔。靡旗懷於出處。方樂職於東南。引郡祓以爲榮。雖從已欲。坐棠陰而決訟。行及政成。甫此歊炎。諒加頤護。鄙虔瞻切。無喻悃誠。

回外任賀諫議見藁珍本卷五十三

景文宋公集卷第一百二十五

啟狀

謝大名王相公

光膺帝制。兼秩台司。聯茂公槐。叶維邦枳。斯民之望。允尉於巖巖。上帝之心。方咨於采采。亟聆還賞。務欲敦風。然而襲卜其依。明繡素定。熊羆崇護。雖形吁异之言。箕尾垂精。終廟營求之實。拜嘉在旦。有位相歆。何辱撝冲。曲貽誨翰。苟坯陶而最舊。篆肝腦以無忘。

鎮府謝諸官相賀啓

近自閑州。俾臨劇部。既讓諸將。并提六州。載循懦怯之人。不稱藩宣之寄。軍中頭白。固已自慙。馬上鞭消。者何爲報。敢期英畯。馳鍔題函。以鼇署之深沉。壽更法從。雖厲門之路遠。猶借褒言。嘉惠載隆。勞膺永賴。官常有次。盡譽未期。時億美祥。日躋榮寵。

狀元學士

屯蹇所鍾。支離無幾。比緣家難。自屏氓廬。託于密之藏。榮塗兩絕。罹蔫瘵之困。生意日銷。兀罔辨於昭聲。嗒如忘於吾我。城闕之事。都罔聞知。竿牘所交。裁施煩黨。寧無英茂之眷。固有靳嚮之心。奈何區霧殘骸。

零丁末路。伏苦伉景。霜露交摧。搦管臨文。馬爲迭舛。雖勉塵於記室。或致悞於空函。貽誚士倫。曷磨言玷。此者。恭承狀元大著學士、肅膺召節。升直雷林。敷試藻以弟篇。掩話公而出右。內舒感會。旁占題函。率隆禮之舊規。述尙賢之盛過。本施貴近。罔及庭癡。何言泛梗之微。辱墜乃金之問。闡封引發。五內震慙。伏況斷斷謇材。欒欒危息。卿曹舊屬。隔品朝圍。學序瓊宮。絕窺仙室。仍茲削跡。乃是廢人。已隔賀悰。重紆訊輻。諒以竹林賢巷。併牒而開榮。遂俾星壁辰毫。降階而仲禮。仰衡愛借。徒等珍藏。必若獲終升穀之期。再與芬蘭之益。綴詆訶於嬪髮。結庇賴於叢雲。納之下陳。斯爲素蘊。幽憂甫闡。崖略匪宣。

代外任賀入兩地

比塵台勢。尋布感悰。雖趣附於星鄰。或未通於鈐史。敢圖恩映。前墜書辭。助恢則哲之猷。爲禦多言之侮。波餘所逮。夕惕差安。屬私抱之已敷。且費詞之難再。姑藏褒激。庸謝獎成。

回賀改待制

近沐宸恩。入充禁職。觀緣時集。愧與榮參。猥瞻雲構之崇。驟識天光之邇。重循至幸。甫畏曠僚。敢期益著之游。前致勤斯之問。推先仕路。孚協朝言。第啣悅栢之情。茲縮曲蓬之感。自餘欽誦。罔既敷宣。

呂相公攀違

肅趨命節。還冠乾台。戒執敭以駛馳。副刻書之進拜。炎暉甫盛。行道少勤。惟帝賚之夙符。擁民瞻之介祉。芳槐樹左。竚存蕭相之規。零雨東來。肯慰周人之望。竚俯狀贄。仰副宸愈。某祗守官箴。阻仲廷禮。永言欣槐。參集悃悰。

授侍制謝兩府見藁珍本卷五十六

回賀改待制

近蒙褒命。進服禁聯。祗荷寵榮。交深腆懼。竊念某志雖典學。資適逢辰。拱著治朝。竄名祕館。專記言於右史。仍參權於縣官。淺智有涯。畏汲深而乏綆。長年多病。賴藏疾以如山。詎意清夷。乘收完質。因憐孤拙之效。特升華近之班。拂豹省之清塵。旋參法從。企鳳阿之層構。寢造仙游。內揆憲庸。靡興觖望。敢謂某官樂開朝渙。助穆邦猷。紛鋪題誘之辭。外輿浮譽之誠。餘光所逮。危悃差安。永惟謙柄之勞。但戢心蓬之感。

外任兩地賀正

王朔履新。國章和布。湛椒霞而集慶。蹈縛虎以陳儀。恭惟某官功映臣鄰。德合天粹。入告有猷之盛。問宣爲憲之宜。茂氣至臻。允繁於夾輔。明神攸勞。彌介於善祥。昭叶壽祺。還膺亮采。某式勤官守。阻望台華。欣祝內并。題名罔喻。

回盛右丞

近懇小紙。冒列恩餘。計行舍以未遑。任治書之垂問。永惟恩紀。伏誦誨言。顧啣褒存。一出少原之傳。支離

黯系。參慰東山之懷。承福厨之茂綏。副宮師之靳嚮。併茲欣服。罔喻名言。春筵寖餘。夏□茲啓。願緣存於道味。永光弼於王塗。趨伏未展。瞻馳偕極。

梅侍讀問候見案珍本卷五十三

回江郎中

瞑風茲久。參訊良踈。近緣子舍之行。厚枉書筠之問。意兼辭篤。感與愧并。欽惟靈洞之封。慎擇潛郎之俊。歲成竚報。宸奬惟蕃。顧遵明晦之宜。交集康寧之祉。竝游未日。結想何言。

回王龍圖

肅奉褒恩。已伸慶禮。竊惟牟文交絢。雲構肇營。肯宇中天之殿。參侔册府。訪逮西清之奧。盍召俊僚。譽選耆髦。茂光禁直。恭惟某官含章文苑。潔矩仕塗。本難進以處躬。介不回而取福。縣官食給。荐彰煩使之能。省署蠶過。茲軫潛郎之歎。請聞論事。造辟蒙知。果因疇俊之辰。昭式類能之舉。進俏殿助。諒無侍蠶之勞。榮過東丘。親見出圖之盛。方深鮮誠。猥閱函封。忘淹恤之爲嗟。樂嚮儒而抒感。餘言垂逮。冲意彌惇。戢勞府以永藏。搖腐脣而爲敘。

賀大名王相公見案珍本卷五十二

賀安撫夏太尉

易建高牙。總臨西服。簡緣鼎揆。奚浹朝言。恭以某官鍾竝天人。才兼文武。不回不跲。則克保於身。有猷有爲。則用乂厥辟。發自至慮。奮爲嘉庸。六府勸而可歌。九鼎隱而增重。比緣醜虜。未即靈誅。敢謀風塵。輕動驅場。亟經煩武。荐及扞城。大兵久屯。諸將難一。洪惟睿算。思革舊章。特包全陝之區。悉受中軍之節。入居都會。參建鷹僚。一切從宜。百全制勝。陳平盡謀。漢后倚而差強。充國既行。罕羌開而自潰。不逮殘愍。指景成擒。某夙佩鈞憐。欣聞遷東。從軍甚樂。已隔後車之行。作頌美勤。願附清風之末。瞻顒詠抃。併萃乃誠。

賀資政侍郎

肅奉褒恩。榮兼祕職。序進春官之亞。移撫价藩之雄。寵集朝僉。誼諧公論。恭惟某官器亟道甫。識貫民彝。裁總萬樞。懋經一德。屬告勞於基命。聊倡化於大邦。未幾班條。亟聞異等。果茲叢渥。爰示簡心。華榱宣溫之殿。斗宮喉舌之貳。黃圖啓輔。紫縣聯圻。諒緣景福之蒙。滋趣贊書之拜。求言慶悃。曷喻費詞。

麗右承問候見案珍本卷五十六

回澶州王相公

跡局禁聯。地遙材館。每懷恩紀之舊。罕通記幅之私。恕焉乃心。歲聿云暮。恭惟某官天挺懿德。邦齊大猷。暫輟樞機。總臨都會。眷茲北道。台輔所以具瞻。河彼大河。京邑由乎蒙福。諒緣倚注。克保休嘉。益光維屏之勳。還奉疇庸之訪。此爲祈嚮。罔喻文陳。

回楊舍人見案珍本卷五十六

謝兩地南制問候

稟氣素弱。爲客寒所乘。薄於膀膚。伏在床枕。藉輶交遷。區霧不分。謹湯劑以迭攻。賴淖糜而自救。浹此旬月。料獲賜與。伏蒙某官廉鑒誨言。并降親筆。惻其羸憊。勗以謹將。荷陰德之敷施。撫危軀而三百。伏況朝符行下。假式甚優。曲成便養之私。厚作庇殘之地。迷魂初復。耗力未完。須任□右之趨。迺稽塑材之謝。愧悰感緒。萬辭一宣。

代回呂舍人見案珍本卷五十六

回僧舍人

寵膺制綍。入直書垣。偕賀者以踵門。獲禮如而內謁。丁辰逢吉。抃吾黨之寵嘉。以聖得賢。愜至公之頌歎。矧參曩照。肯接邇班。覿瑞羽以上摶。躍春鱗而中極。敢圖沖尚。專徇彝儀。謂揚粃以居先。紓墜書而厚謝。詞條披秀。墨藪騰芬。駭疾輝之不窮。竊循衿而有逃。且西臺祕地。東里俊僚。言成世謨。意如上出。筆端暫下。則震若風雷。文彩一騰。則倬爲雲漢。諒匪薄三古之淫襲。貫萬物之本元。美充於中。行飭於外。謀注之勞已積。疇咨之命惟行。乃今值才。誠爲妙選。徧聆羣議。雖不爲然。尚敷感遇之繁。蓋本勞謙之懿。永惟銘戰。拙寫端倪。

回呂舍人見案珍本卷五十六

鄭州王相公問候見案珍本卷五十四

河陽夏侍中見案珍本卷五十五

代鄭公回樞密侍郎

祇膺敦勸。入對寵靈。廢克讓之素懷。總惟幾之祕務。耆明茲賴。中外相歡。恭惟某官節貫淄磷。業昭久大。僕參宰旅。惟阿衡之致君。間嘗道沖。專仲尼之愼疾。太和保御。介福蓋滋。師錫于帝而丕謀。圖任惟人而最舊。冠躋樞禁。敷闡內猷。綱紀所歸。下式瞻於風采。老成來復。國方寄於典刑。辱況書辭。增銜謙柄。蓋右賢之有始。矧吝長以焉依。抃悚參并。文陳罔及。

代鄭公回張侍中

光膺帝制。出冠侯藩。伏惟靈慰。恭以某官道格允元。業宜寅亮。綢繆二后。師長百僚。封膏著於河山。至誠開於金石。人專樞近。備聲譽明。阿尹之勤勞王家。庭堅之邁種民德。功成麗積。禮重均勞。果倡牧於多方。爰就封於近甸。方符僉論。忽枉書辭。承敷牢讓之風。尚鬱疇庸之典。冀遵朝旨。時奉寵靈。欽祝感藏。併萃清府。

宋景文公詩文典雅而奥博劃削而峻拔。北宋諸公中別自成家。論者或謂好爲險澀奇險。未必然。本集或稱百卷。或稱百五十卷。蓋集非一種。而各本今皆亡。近時閩清國亦從大典中採掇。釐成六十二卷。知其非完篇也。余偶獲宋槧零本稱百五十卷者。所懷僅僅數卷。不過觀本集原式。第以宋人舊帙存世甚罕。今印出以資藝林。函中文化七年庚午陽月二十二日。天瀑山人識。

御製題胡宿文恭集

久曾剞劂得全書。四庫搜羅爲復完。是書亦歟見本編大典中。經詞臣編輯僅成完本者。如此立朝有本末。可教遺帙聽彫殘。既經呈覽斯予事。自與發潛令彼安。通集原應俾鈔錄。至文乃合命鏤刊。敎坊致語事忠告。道院齋詞實具端。胡宿。文章簡佳。尤宜刊以傳世。第集中叙及道場青詞。雖非正道。且代敎坊致詞。及爲內中侍御撰詞。則尤爲褻瀆。白當存其正者。刊行。餘集鈔存可耳。去取之間。繁旌旆。示茲大略付儒官。

乾隆乙未仲春

文恭集目錄

卷一　賦五首　七言古詩一首　五言古詩十八首
卷二　五言律詩九十一首
卷三　五言律詩二十一首　七言律詩五十首
卷四　七言律詩七十六首
卷五　七言律詩二十七首　五言排律十九首
卷六　五言排律三十一首　五言絕句二首

七言絕句八首
卷七
奏議十八首
卷八
奏議九首　狀十一首
議二首
卷九
表十三首
卷十
表十九首
卷十一
表十五首　箚記五首
卷十二
外制三十二首
卷十三
外制四十二首
卷十四
外制九十五首
卷十五
外制四十六首
卷十六
外制二十六首
卷十七
外制四十八首
卷十八
外制七十一首
卷十九
外制五十三首
卷二十
外制四十二首

卷二十一
外制四十九首
卷二十二
內制十二首
卷二十三
內制十四首
卷二十四
內制三十一首
卷二十五
內制五十首
卷二十六
內制四十九首
卷二十七
內制九十首
卷二十八
帖子詞五十二首　上梁文三首
卷二十九
策問六首　頌銘二首
論辨二首　序贊三首
卷三十
書啓十首
卷三十一
書啓二十七首
卷三十二
書啓三十三首
卷三十三
書啓三十首
卷三十四
書啓二十九首
卷三十五

記九首
卷三十六
誌銘二首
卷三十七
誌銘三首
卷三十八
誌銘四首
卷三十九
碑表塔銘三首
卷四十
行狀二首

臣等謹案文恭集宋胡宿撰。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天聖二年進士。歷官兩浙轉運使。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由翰林學士、拜樞密副使。以太子少師致仕。文恭其謚也。事蹟詳宋史本傳。宿、立朝以廉直著。歷事仁宗、英宗。多所獻納。爲時名臣。學問亦極該博。當時文格未變。尚沿四六駢偶之習。而宿乎是體尤工。所爲朝廷大制作。典重贍麗。上法六朝。于韻語最長五七言律。其波瀾壯闊。而結轡閑遠。亦可直造盛唐關閫。洵足雄視一時。迺出楊億、錢惟演諸人之上。宿集本七十卷。見于陳氏書錄解題、馬氏經籍攷。世間久無傳本。近人編北宋名賢小集。所輯僅寥寥數篇。厲鶚撰宋詩紀事。搜羅至博。而所錄宿詩、亦秪從志乘掇拾。皆未嘗得見全集。至金元好問選唐詩鼓吹。誤編人宿詩二十餘首。說者遂以爲唐末爵里未詳之人。今攷好問所錄諸詩。大半在文恭集內。且其中有和宋況一首。其人爲胡氏之壻。與宿同籍常州。具見所撰李太夫人行狀。確鑿可據。好問乃不能攷證。舛錯至此。亦可知金元之間、其集已罕覯矣。今惟永樂大典分採入各韻下者。裒而錄之。計詩文一千四百餘首。雖未必盡合原目。而篇章較富。已可以什得其八九。既繕錄全帙。編入四庫全書。復恪稟睿裁。刪其青詞、樂語、詭于正理者、定著爲四十卷。授之剞劂。俾藝林好古之士。復見完書。且千古共知彝訓昭垂。凡是非彰癉之義、無不卽小見大。更足爲千古論文者、立之準則焉。乾隆四十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中書臣徐步雲。

文恭集卷一

宋 胡宿撰

賦

正陽門賦

有宋受命。惟皇建國。獲九金之神鼎。應五精之火德。將以定九廟之攸居。彌萬世而不易。陋洛陽之如掌。繼可以備離宮。謂函谷之扼關。不足以創宸極。于是、卽房心之廣野。據神明之華域。得天帝布政之廷。命司空度十之職。申畫郊圻。繕營宮室。建萬雉之都城。順五土之方色。王畿千里。伴日徑之傍開。君門九重。法天關之上闢。粤藝祖之創基。逮永熙之御歷。職壘尙多。寅車未息。方且法神禹之卑宮。循姬文之旰食。重長府之仍貫。惜露臺之勞役。惟此應門。闕乎盛飾。屬三葉之承祧。配九皇而比迹。受萬玉之會朝。覽四海之圖籍。老上修懋。日際來格。風德周乎四面。言語重乎九譯。天業暉昌。國財厚積。遹廣先猷。乃籲衆力。謂皇居之偪下。虧萬乘之尊嚴。謂寶儉之過中。非四方之表則。矧帝闈之峨峨。圖天象之奕奕。一開一闔。于以順乎陰陽。不壯不麗。何以威乎戎狄。于是、申嚴戒告。條具章程。運松石于海岱。下杞梓于荆衡。瓌材畢至。美礎森呈。詔將作之利器。按堪輿之秘經。天老推策。石師督繩。晝則瞻乎陽景。夕則攷之極星。雲漢

昭回正瑤光于神縣山河表裏裁寶勢于坤靈築金椎兮堅重置木槸兮端平子來輸力人謀獻能千章兮俱度萬斧兮並興賦東山之悅使造靈臺之樂成挺庶物而首出恍綠雲而上征覆歷九軌森倚萬楹冠廣內以凝宇標正陽而定名寶篆鸞飛爛煌煌之金刻榮簪虬聳壯翼翼之瑤京崒兮天黨屹若神行麗譙橫亙磴道階升雲梁布藻煙瓦搖青方疏洞開璇題彪列藹若鮮雲蔽嬋娟之素月鏤檻峙施彤欄鉤折宛在半空橫連蜷之雌霓俯畢昴之中街聳象魏之雙闕觚稜上拂隱日月之回環鑾道相過蔽煙雲之明滅綴以昆金飾之和璧塗朧澄鮮榮光射激離朱奪其目精計然喪其心畫形半起而還正勢將翔而復抑跂而望之若太陽御六龍升扶桑而耀色迫而察之若威鳳將九雛下丹山而接翼東虬兮西獸交鎮兮左右南箕兮北斗夾照兮前後赫赖壤以周布岌飛廊而卻走剡離辰象接宣夜之璋儀圖狀神靈遷尚方之畫手偓佺飛步來曦于南榮曼情凝睛下窺于朱牖瑰譎萬態于何不有雄呼兮赫侈磅礴兮穹崇彈壓兮萬宇冠映兮九宮如衣服之有冕譬鱗介之宗龍配天之業兮巍巍而蕩蕩（案）此下似脫一句鬱鬱而葱葱俯太行兮卻倚瞰洪河兮注東漢圖五嶽之形儼存于宇下周制九丘之地悉布于檻中是知帝者之有爲也開元極稽邃古述作表聖明之功擬議成變化之序宅中肯構法太紫之圓方大壯取模用高登之規矩故能御六辯總華綱安天下于置器尊人主以如堂鼓協氣而中出導靈風而遠翔納物于崇丘之宮躋民于壽域之康樹闕中天闡三正之教法建瓴高屋制萬國之侯王若乃分至御辰清寧覘吉致太史之宏議酌觀臺之故實命保章之職仰以占乎五雲詔師參之官中以吹乎六律此所以察義易之時變助箕疇之陰騭又若禮能神壇詔回天蹕御百常之豐樓端九章之華蔽肆赭案兮橫霞植靈芝兮翳日俯輪奐之神構耀顥印之聖質樹孑孑之雞竿降洋洋之龍紼法嘗赦于帝嬀效祝飛于天乙咸人之樂悅發于鈞霄呼歲之聲喧踰于少室茲又恢一代之典禮俾百王而祖述大哉三光之所照九賦之所均有宮室以安體有衣冠而正身穆穆中夏眈眈紫宸功崇則業大德盛則禮尊斯干詠于周家落成百堵建章營于漢代麗極千門況乃業包海岳道格乾坤踰蒼姬之拓統超金卯之集勳撫和曠俗惠養齊民秋毫皆出帝力率土莫非王臣鑿臺偃師靡務先王之武闔廬蔽雨施及吾儕之人故得中外畢力大小懷欣胥靡之工驩趨乎版築斲墁之匠投銜其風斤役不愆素事俱中倫彼土階載乎往牒茅殿標乎舊文或出墨家之瑣瑣或主玉帶之云云（案）或主・原本作或生・就文義・當是主字・帝明堂圖・今改正・玉帶之云云・謂漢武帝時・公玉帶所上黃帝明堂圖・今改正繩以大中之法度彼又齷齪而奚足論若乃攷乎默定之理剽諸故老之聞正者所以建萬事之紀陽者所以爲衆陰之君鎮天安之路寢壯帝宅之威神豈人謀之經始亦天意之冥存蓋以恢久大之德業崇燕謀于子孫利正元亨四德扶于君位謳歌獄訟萬年繫于天閼下臣委質盛期棲蹤禁陌睇闔闢之華峻干青冥而垣赫惕位貌之喧卑恨威顏之疎隔禁門引籍非如司馬之朝臣行在獻文復愧甘泉之賦客乃作系曰煥煌特闢明明哲后樹華構兮無疆建豐規兮可久拂倚杵之寥廓鎮方輿之博厚拓基靈固將金秋以同堅卜世脩長配神樞而不朽者也

建用皇極賦

在昔箕子贊于武王演皇極建用之道爲彝倫攸敘之綱經以大猷統九疇而克正執乎至德裕萬化而有常故能立觀天之至教爲經國之彝章原夫立民必本于大中治衆必由于至寡既抱一以行矣實用九之大者體元立制將舉正以適中極深研幾乃立常而化下豈不以皇者保大之至極者處中之規建于民則國之寶也藏諸用則神而化之肇修乎八政之紀上律乎五行之宜酌剛柔動靜之方裁成大本樹正直平康之道表正丕基義用遵王仁符守位愼過差之咎取中庸之治立乎大法爲百世不易之規綜爾羣倫協一統無偏之義功歸乃聖道格惟皇協九功而時敘體五始而化光保合太和克御旁行之道綜制萬變統歸中立之方去彼異端謹乎常憲六極所以垂戒五福由之致勸既殊塗以同歸由執一以應萬亦同夫三辰上運歸尊乎璇極之居四氣旁流取法于斗杓之建無反無側有猷有爲處人上而欽若正天下以宜其允執厥中仰稽古重華之訓莫匪爾極見思文后稷之詩大矣上聖有爲羣生作則體風行而斯化妙日用而不測故能昭睿哲之元功建中和之至極

黃離元吉賦

黃居中而秉色離含章而守柔蹈至和而不競統元吉以來求粲兮有章履文明之盛位沖然處順被謙益之鴻休明兩之卦聿陳黃離之象斯得能居六二之位遂配中央之色有文在內符聖人赫赫之明守正于中契君子溫溫之德粲英華兮發外迪清明兮在躬安六爻而順守執一德以內融煥乃文章發耀于重明之際惡夫朱紫含華于正色之中豈不以五采平分黃者色之懿八卦並列離乃文之粹觀一陰之成象統二美而居位法之繼照天光臻下濟之功執以嚮明文德有化成之利蓋由體無剛壯道有休明乘初陽而不憂于患履大中之克立其威故能主斯文于易象配其色于土行昭明之德內融虛而不輝和順之猷中積動乃成亨然則柔而不害者物之所應剛而自用者衆之所病既章明之在御又沖和而守正故得百祥由是而告休萬福以之而協豐履乎中道守一色以惟醇秉乃至柔配休光而爲盛精義惟積聖文有爲雖乘雷于麗正俾觀象而緝熙黃裳之所謂在中誠非遠爾白賁之但能无咎奚足方之巽哉美質無華至廟攸保成茲顯懿之德由乃黃中之道宜乎重華光表之君爲法式而是寶

蒙泉賦

稽易中之與旨見山下之出泉養蒙之體斯在善利之功未宜靜之徐清藏用于濫觴之際動而愈出含滋于濟物之前立言蓋自先聖育德爰資上賢原夫蒙之爲象兮晦而未章泉之爲性兮導之斯出將處順以待用貴守蒙而不溢況夫人事在養功未發之時驗以物情當習坎初來之日蹈彼變盈之地依乎蔽疾之山既靈長之斯肇豈利用以爲艱守爾蒙淪備潛德于一源之內待夫疏導致成功于萬派之間柔以居之漸而著也消兮之狀初出洌彼之容肇滈清而不撓善淵之性居中寂爾含虛騰沸之容在下莫潤乎水受之以蒙契木升于漸允法井養之無窮含德以居蘊斯干之厚利俟時而動蓄上善之元功則知蒙實俟時泉惟立象捨之則獨安于靜用之則利有攸往居乎善地固不雜于下流洩爾靈源信無踰于朽壤豈不以蒙之道貴守其正物之用亦存乎時善下之勳未畢守柔之道攸宜將萬物而浸彼豈

一勺而取斯澄乎秩秩之原至誠自守譬彼存存之性果行無虧異夫湛爾中虛源兮下據思混混以致用竭涓涓而至著儻加乎疏導之功庶滄溟之可助

顏子不貳過賦

偉顏子之賢哉亞聖人之上才既知過以無貳益閑邪之不回秉先覺以觀身幾微必顯敎至誠而適道悔吝何來原夫處陋巷以屢空冠孔門而博雅能盡去于貳過將勵由于純嘏事有未善但見乎必先知之改而後行孰云乎不早辨也然則過不可顯貴乎內遷貳不可長防乎外宣可離則且非乎道有開則必辨其先極深而研在方寸欲萌之際造形則悟當細瑕未兆之前守爾中庸敎乎誠慤去邪惟務于得善達節更聞于好學稽仲尼之無大所謂前知攷子路之喜聞誠爲後覺莫不慎乎幽獨戒在防虞既度思而不亂諒憂患以終無自同乎禹稷之道豈比夫師商之徒苟知恥以方迴是謂過矣既表微而克正其殆幾乎則知善乃貴乎則遷過實重乎勿貳自存淵默之境不在彰聞之地復爲德本我則體復以終誠幾者動微我則研幾而繹志故得改兮勿憚去以無疑蓋慎乎亂之生也且殊乎人必知之苟洗心而奉若在濂溪以宜其未嘗復行諒無憂于貳悔不可則止豈有患于小疵彼視履考祥退思補過皆已成而是改非未朕而能破所以保中道之誠明爲至聖之翼佐

五言古詩

讀集

鬱陶倦煩暑爽豁逢蕭辰開樽有歡伯傾坐得嘉賓雖盤薦肥羹實刀鑄霜鱗清談屏世務善謔到天眞須言燭可繼莫訴盃行頻至道諒在己外物不關身

雜興

嚴霜沾百草不問菊與蘭行觀秀色萎坐使芳蕙殘有酒聊自把無賞良鮮懽安得青精飯爲駐顏如丹

怨思

陰蟲思衰草鬱雖啼空林盛秋授寒服獨夜擣清砧影孤隨月瘦肌薄怯羅襟平生託義分夢想在容音山頭憐化石陌上重辭金安得兩黃鵠因之傳此心

怨詩初調示龐主簿及鄧治中

我生豈不辰貧賤亦偶然讀書飯脫粟差可樂餘年舊廬室南端種桑屋東偏弱婦事紡績丁男長力田瓶儲苟不乏安用三百廛老翁飽食罷日晏尙高眠豈知天地間陵谷有變遷獨恨生若晚不在羲皇前當聞父老言醉鄉隔烽煙安得盈觴酒時復中聖賢

碧樓

中條何峨峨映我縹碧瓦汾水望飛雲參旂眺綠野美哉山與河河流疾于馬

讀僧長吉詩

生民類能言茲文特淵邃精體在希微幽通資寫託狀物無遁形舒情有至樂自非妙解機誰抽神奧籥大士棲緣巖門前即台嶽翠屏何峨峨千仞拂寥鄂芝朮被諸峯煙霞興衆壑中安仁智居旁研華竺學觀法識非空了心無少著人境既相於神明信超若作詩三百篇平淡猶古樂于言雖未忘在理已能覺天質自然美亦如和氏璞貯之古錦囊訪我杼山郭杼山空崔嵬然公久寂寞中間三百年寂寞無人作何意正始音緒餘在清角山旁夏欲休林英春稍落吟登若卞餘歸夢華頂數駕言盤巾瓶仍前侶猿鶴誰言雲無心還依故山泊（王君玉·送歸·有春風吹孤雲之句·顧乎禽鹿姿繆此縻人爵居常眩韶音幾駭頓金絡比將親椒蘭端欲甘蘼藿緬懷淨名庵終尋香火約

池臺

層臺遲夕娟清池弄秋水蟾明桂樹間魚躍蓮葉底如何惠莊津乃在蒲城裏

遠行

古有悲秋篇遠行第三句人情重辭家客意倦長路征馬陟前岡栖烏集喬樹慘淡層陰生號呼勁風怒陣翠徒自攜杯酒與誰遇衣帶緩于前衣香非復故

遊賜

曼字斗澄霄池臺始登臨幽芳無艷質爽籟有眞音閒雲乍明滅寒忽鶴浮沈青山晴好望白道細堪尋

野廬

蟬噪急管躍鯉應鳴琴微風獵椒桂快哉一披襟

靜齋

休舍松石間外物不可必一馬究微言五禽治生術仁智得所廬吉祥來此室

珍禽亭

仁人坐高齋忘機宅眞粹魚鳥沐餘恩樹石蒙善氣珍哉島上禽託身良得地

惜花亭

鈴閣侍衛稀幕府文書省石上試眞茶松間移小鼎吏師所至清仁者本便靜

寄題齋館

層陰養花天亭榭多春色午氣入衣香東風吹酒力睠戀冶城遊黃金良易得

東南有仙人玉案經近侍爲愛飛來峯翻然下平地白雲相與栖綠雪居嘗餌日作冷泉游時尋徑山醉徑山有五峯參差標紫翠西山玉芝巖縹緲多雲氣巖間名勝僧除館待公至施榻得榾柮開軒對松桂啼鳥傍簷楹鳴泉落堦砌蘇徑闢三條鑑與時一詣汲井試茶腴撥琴和松吹榮啓老來歌華胥午間睡追隨支許遊嘯詠羲皇治武林賢主人官儀斗樞貴同是老成人俱懷方外志流水與斷墁神交復心契數幅伊山圖三伏挂廳事長謠紫芝曲遠寄青霞意他年覓赤霄定挹浮丘袂

題飲光亭

林風引石溜席上清日寒主人白羽扇觴客水精盤絃歌泛宮羽酒面生波瀾

送客

秋意不自適況復登河梁眷言送歸客徙倚見斜陽雜珮解席上斑騅嘶路傍風雲感素節絃管思清商菊殘餘老蘂蓮晚非新香何以致叩叩臨行持一觴

邊思

勁氣初折膠海青聞插羽寒金刁斗鳴夕火兜鍪舉霜威賁角雄月思清笳苦驃騎出塵兵輕車前确虜一鼓繫名王三捷獻英主天山掛雕弓玉塞休強弩龍頷近封侯華堂盛歌舞

彭山贈貫之

彭山隔重湖落日見孤塔揚舲入空曠煙樹散鵝鴨山中老麗仙萬頃纖芥納乘風落珠唾暝色遠相答平生爾汝分磁鐵契已狎萬緣一笑空箇處無剩法方舟過谷隱風雨寒霎霎黎明帶星歸尚及齋鼓踏臨岐戒後會梅熟新秧插期我散縑楮莫忘鷗盟歃

七言古詩

謝御書飛白扇子歌

聖皇多才復多藝包犧徒云造書契坦然制作俾日星煥有文章貫天地太宗飛白入于神玉堂四字標奇勢寶跗一學造其精聖祖神孫知善繼萬幾餘力表全能三紀體仁成至治金壺貯墨奉將趨往年六揭明堂門素龍鱗角儼欲舉白鳳翅翼行將翻八會遊邀不可見六書細碎何足論仁慈原廟多珍榜河漢翻轍輝朝昏天公常勅六丁護在在處處祥煙屯邇英明藉侍清切浴蘭每歲逢佳節鮫人海底織冰綃宮工天上裁紈雪彌綸寶笈已珍華泛灑神毫益精絕紛如薄霧翳靈芝淡若輕雲拂初日免令常侍登御牀就降王人頒容札玉璽封題光姓名孤臣拜手懽且榮暘炎扇暍昭慈眷夙夜安民彰聖情九門幾傳妙墨出三殿已覺薰風生標章有愧參鴻碩觀草無能裨聖明短歌莫盡形容美徵志聊依頌嘆聲

文恭集卷二

五言律詩

早春

燠沐陽和盛蒼筤老色濃大明消積雪青鶴遍諸峯遠浪浮頻鯉驚雷起蟄龍去年南去鴈薊北又相逢

津橋晚望

徙倚津橋上蒼涼樹幄中江雲數峯黑山日半規紅菖葉深依水蘭苕迴得風雲增春服就歸思羨沂童

井桐

一水清無底雙桐碧有情銀牀翻晝影玉虎墮秋聲露葉遊絲斷風枝宿鳥驚隔簾人不寐又送月西傾

春晚郊野

岸幘坐前楹天閑極望青月華開嶺霧風影碎池星重露驚棲鶴幽叢帶暗螢塵機心久息寧待據梧冥

舟次江口

香吹生蘭渚飛霜下荻州月波清浸夜天幕冷垂秋遠嶼迎潮沒寒烟護水浮櫂歌來澤畔知是採菱舟

賦江皐

月睇蘭皐上，春波泛早晖。畫船人競渡，繡羽雉交飛。島樹殘潮落，汀花宿霧稀。短亭迷酒市，官柳綠依依。

西郊二首

高樓十二曲，倚遍到斜晖。天幕清無翳，溪雲凍不飛。斷岡殘燒盡，遠樹宿禽歸。久憶蓮華社，鐘聲隔翠微。

遠籟生寒野，平蕪弄夕陽。天寒空鳥道，水落見魚梁。島樹風仍蔼，汀蒹日映黃。津樓慵極目，杳杳白雲鄉。

慶雲寺僧

寶坊金布地，孤木此含榮。吳帝留齊蓋，湘神駐翠旌。月移香砌冷，風入夜琴清。若比東陽樹，婆娑意未平。

送臧寺丞赴建昌

新擢京司秩，初旌幕府賢。少年裁美錦，書日撫鳴絃。山好當衙際，雲閒至榻前。庭中無一事，時問岳僧禪。

送君爲從事東歸

秋半飭歸艎，輕橈入水鄉。吳歌聞子夜，陶菊見重陽。月浦鯢收浪，霜空鳥拂檣。南冠歸未得，潘鬢莫蒼浪。

送孫從事

三十一仙科，同時升大羅。軒翔幾人去，淪謫獨君何。淮桂牽吟數，湘齒寄恨多。且欣彈頰弁，榮路未蹉跎。

送王從事赴漳州

再奉天官集，初登郡將筵。檄材磨盾妙，賓履躡珠賢。舊洞毛生竹，新池水映蓮。幕中多暇日，曳彩戲親前。

禁直晨興呈承旨侍郎

內殿已攢點（禁中漏盡，謂之攢點。），攬衣朝未央。月低銜禁樹，雲薄護朝霜。欲放魚文錦，先含雞舌香。大昕鵷與鷺，奏事向明光。

館中候馬

紫陌歸鞍後，端門午鼓餘。銅池銜落景，鐵檛掩殘書。水遶溝聲細，花閒壁影疎。去騶呼已遠，自笑守應廬。

（案）應廬二字未詳所本。宿又有上小謝學士啓云：更直應廬，蓋是指祕閣直舍而曾。

近郊

信馬斗城外，芳郊秋物多。丹楓驚歲晏，華黍喜時和。野老醉相話，牧童閒自歌。牛羊稍覺晚，一一下層坡。

沙鳥

一啄樊籠外，蕭然烟水鄉。折蘆翻夕夢，急雨亂秋行。南澗漁波淺，西風菰米香。世無摩詰手，誰與人清防。

歲除

守歲薰爐永，迎年煦律回。仙人收臘去，木帝送春來。桂伴陰蟾隱，梅衝艷雪開。平明喧壽讌，柏葉奉懷杯。

鸚鵡杯

介族生蠃蚌，杯形肖隴禽。曾經良匠手，見愛主人心。置在金樽側，來從珠水濱。（陸機薦戴若思曰：明珠大貝，生于江湖之濱。）

願爲仁者壽，再拜莫辭深。

上苑

漢鑾春來早，光風近太清。花深迷玉漏，霧遠失金莖。夾道青松密，周阿碧樹生。回瞻慈蔭氣，遙覆九重城。

山中

乘秋尋遠壑，偶到幽人家。濁醪釀秫米，香飯炊胡麻。微徑捫蘿蔦，高峯弄雲霞。餐和殆忘返，落景半規斜。

東溪早步

宿雨澄紛幕，高霞冠遠岑。青蓮護水色，翠竹結村陰。雪浪魚跳藻，風簧鳥囀林。峭帆天末起，撩動五湖心。

水館

略彴橫雲島，欄干瞰玉淵。雨汀翹睡鷺，風樹咽蜩蟬。綠髮莓苔地，紅衣菡萏天。夜涼三弄笛，月在釣魚船。

送徐晉卿東歸

夜來祇具冷，有客厭長安。去國朝衣縞，還家楚葉丹。雪情欺酒薄，月思拂琴寒。只待東風起，林鶯振美翰。

送旌德田宰

錦邑能鳴琴，歸塗指上林。柳鞭饒醉折，山館勝遊吟。清譽時苗牘，離悰望帝禽。明庭趨覲日，優績簡宸襟。

招公儀小飲

官舍隱非隱，仕途才不才。棟閒秋燕去，籬靜晚花開。卓甕何妨臥，莊軒或自來。求羊疎我甚，三徑有青苔。

朱鳥航

浮航二十四，一一跨淮中。此地名朱鳥，當年踏彩虹。香塵迷舊路，寒水蕩遙空。日暮驚飛蓋，翩翩下渚鴻。

余山人居

一室閉春林，蕭然物外心。蓬蒿敲月重，履齒印苔深。竹閣茶烟細，山園鍛樹陰。會當逃世網，來此締朋簪。

和人山居

翠柏蔭山莊，巖扃四序涼。歌拏牛角遠，嘯引鳳音長。夕膳烹葵熟，春杯切桂香。列侯生計在，千戶橘含霜。

山居

松韻笙等徑，雲容水墨天。人行春色裏，鶯語落花邊。脩竹三間屋，清泉二頃田。了無官府事，雞犬莫登仙。

經朱氏郊居

東岡接釣磯，有客偃郊扉。繞舍喧流水，當牕總翠微。溪田香稌熟，霜樹晚桃稀。半日揮塵袂，停車不記歸。

送外表王植赴官嶺外

五嶺知何許，離懷豈易言。傳情無去鴈，驚夢有啼猿。溪思吳蓴老，（別墅在梁溪。）林香越桂繁。渠渠持美酒，計日望歸軒。

銀臺退朝

官事良爲少，人生初得閒。長吟聊擁鼻，薄酒且酡顏。春物行將晏，年芳尚可攀。此心同木鴈，材與不材間。

桃葉渡

悵望情人曲空留此渡名一條衣帶水千古石頭城艷歌雙桃色歌沈兩槳聲不堪懷古意山外夕陽明

春寒

三楚多寒地還山復大川龍鱗橫雪隔羊角起風天酒價高平日花期晚去年白門無限柳疎瘦未成眠

蓬萊詞

瀛閬盛佳招排雲下赤霄水犀裙插鬢火玉佩垂腰鳧影朝青鳥鸞音咽紫簫鼇宮無夜色豹髓未霄燒

寄合肥知己

離管回香轡行舟動翠篙夕魂惟是夢春目旋成蒿夢與楊花落青憑燕子高望中人不見湖上首重搔

題蘭溪

招提紫翠中僧住最高峯幾劫親鐘佛三生聽此鐘早香依澗樹高臘寄庭松性海無窮願金書字字濃

師造大悲像著書顧文

景福殿緋桃

像約蓬山客閒尋芳樹蹊晨葩鮮欲語春色醉成迷醋奉朝霞段香傳冰麝臍飄然凡境外初有乳鶯啼

暮夕水亭

曲檻臨回塘披襟對羽觴蘋風微有韻水月自成涼嫩篠疎疎影新荷脈脈香么絃聊按撫志不在滄浪

新荷

一夜抽簷蓋平明映曲池水涼魚未覺烟淨鳥先窺露重心猶卷風多柄尚危東林應結社秪待素華披

惜花

試步向欄干奇花正好看乾坤增著力風雨莫無端彩筆題詩易金刀下劇難十分方吐半猶喜夜來寒

晴虹

霽野收雲雨長光架一鍾媧天初補石乾鵲早成橋日馭迷黃道仙梯接絳霄誰能乘六氣萬里信扶搖

邑宰惠花木

曉圃分花品煙鋤手自攜未貪桃結實且映李成蹊暫見香蜂集仍聞好鳥啼河陽春色晚流過短牆西

行次淮上寄何懿秀才

南浦傷離數西州作惡頻吟亭蟬送柳宿枕鳥驚晨鄰會疎沈李吳懷豫憶蓴此心何用慰前有杏園春

秦淮

厭勝臨千載祖龍安在哉寒潮平復落幽鳥去還來龍墜功全冀牛山事可哀不知終古恨誰見劫成灰

重陽日東園

沆瀣催時節幽陰結夕霏樓臺傍日上山水送秋歸海燕辭巢盡霜鴻避弋飛一杯元亮酒聊以浣塵機

宿白佛寺

下馬憩禪關春苔一徑斑歸雲蔣谷口倦鳥泊林間山客收蕉罷龕僧數息閒月高人不寐鬲嶺水潺潺

甘露寺

寶勢窮吳地寒流對楚邦一峯擎佛刹萬象入僧牕落日銜蕉樹晴虹壹半江海門秋色近翠柒自成雙

自詠

索米年來甚伶傳秪自知黑貂隨日敝葆髮豫秋衰舊產思重理先賢恥逆施呂虔刀未解骨法謾多奇

閉戶無還往端居廢禮容花爲貧富餘燕是舊過從持履對人鑪綻衣看婦縫非同叔夜傲切莫怪疎慵

華陽逋客

小隱華陽客山中不記年酒中長有聖蕊下更無仙授得廣陵散注成秋水篇吾纓今未濯慚愧舊林泉

瓦官寺

紫色菁開國金輝此界繩火輪經壞劫雪頂見殘僧狂薛綠秋盤深松映晚燈哀猿不可聽一一在巖藤

題劉奉禮書齋

人尚西齋學家承北第榮錦囊添句重蟾潤試毫輕底法成新構開書泣舊楹丹山消息斷喜見鳳雛聲

和吉老學士召赴崇政殿試舉人

需宴經芳巳殿趨奉禁宸子亭參覆試止輦奉周詢詔躋翠辛：玉取三燒粹金求百法眞自慚諸老意多賴洛陽人

清明日謝人送酒

寂寞揚雄宅鴟夷載酒家鑽檀試春火切桂暖晨杯芳蘂何須菊香梢尚有梅自慚非叔夜聊學玉山頹

金山寺

寶勢中流起香園此布金鴿棲金殿冷龍伏夜潭深水鳥銜生食江神聽梵音上方聊遙目天幕杳森陰

齊國大長公主輓詞

舊築王姬館新開貴主阡山林經駐蹕烟霧隔飛轜天屬尊惟孝邦風穆以賢鸞龍攜輸藻昭德萬斯年

兵部尚書贈司空侍中晏元獻公輓詞三首

俊老三階後高華四紀中朝廷用文治廊廟得才雄雖樹前陰改鱣庭舊跡空生存華屋處零落恨無窮

川嶽淪精氣風華喪傑才典刑留大雅文象坼中台聚窟香難破鈞天夢不回只應之帝所鳴玉侍丹臺

公早被章聊顧遇。

儲極元寮翼公貂蟬策班寧神依大驥結冢近陘山鼓吹春風裏麒麟夕照間寄言川上水何事不西還

太尉文肅鄭公輓詞三首

西北謀元帥東南出雋儒上前曾借筯閫外復投壺見器同安國憂邊得亞夫如何遡黃壤不及播洪爐

公業關東望夷吾天下才辭鋒橫劍戟詩筆走風雷帥節行邊去氏會獻地來榮華一朝盡埋玉使人哀

將鉞徽聯重公槐賁典加哀榮班褧衮虧痛軫投瓜朝露沾崇旆秋風咽迴笳英靈不可問宰樹有棲鴉

第一平津策。同時入洛名。配台升上相。宰漢得元精。國念鹽虀爽。人嗟厚棟傾。容篇儒俊老。殊禮極哀榮。
盛業元根古。高文早變風。隨鑾遺館在。浴鳳舊池空。卓馬辭丹陛。公以使相・遣節・嘉第・騎箕向碧穹。琴竿三
月罷。鄭國愴賢公。
天上三台坼。人間一鑑亡。事神韓士內。結冢魏山傍。槐鼎厭儀物。貂蟬襚密章。高賢同委化。茲理昧蒼蒼。

座主贈司徒侍中宣獻公輓詞五首

天下中庸德。人倫正始風。立朝周鼎重。當代禹門崇。注意深黃閣。收神杳碧嶂。蒼生終古恨。尺璧在丘中。
三陟贊樞鈞。殲良昧上旻。幾傳分相史。終未立家臣。衛武徒虛語。巫咸不可詢。空餘山甫德。流詠在烝民。
門盛三鑾講。書追兩馬修。朝評尊月旦。王法正春秋。革履擊長絕。繡衣詠獨留。從今非大醉。不復過西州。
鳳德衰何早。蛇年讖有開。斂衣班上袞。愍冊賁中台。綠鴨空存飾。騎箕不下來。棟隆今已折。儒壓可勝哀。
鹵簿指西州。都人助紼謳。白雞亡謝傅。黃石葬留侯。霧薄旌銘慘。風長騎吹愁。神華何處所。流恨滿山丘。

禮部蔣侍郎輓詞五首

大雅時之老。高陽世有才。英名知四海。公議許三台。華皓辭鑣去。蒼黔望起來。一朝嵩構毀。愍冊感餘哀。
香案經篇吏。甘泉預侍晨。衣冠親雉尾。章疏動龍鱗。當世高人物。諸公滿搢紳。忽聞捐几杖。萬恨只酸辛。
潁水重臨久。公再領吳郡。桐鄉見愛深。峴碑偏墮淚。鄭瑟盡停音。蜀士知鄉學。吳兒喜洛吟。公在蜀・在吳・留意學校・綿于
多傳誦・人生前祠影在。寒霧碧山岑。

尺璧丘中恨。人間第一流。九原迷白日。萬壑怨清秋。風月高情盡。煙霞麗思休。故時芝館在。迢遞使人愁。
茂苑來書跡。藍橋別淚痕。如何一交臂。不覺九招魂。東里嗟遺愛。西州哭舊恩。二孤猶在卯。未免慰乾坤。

翰林南陽葉公輓詞三首

方丈仙山地。承明帝所人。辭源長萬里。筆力重千鈞。草詔風雷暮。賡歌律呂春。如何嚴雨望。奄忽棄生民。
獻替依明主。周旋奉至公。直尋無枉道。方寸有孤忠。恥在瓶罍罄。嗟深杼軸空。蒼生猶未泰。夫子已先窮。
遠策思開濟。孤飛易中傷。中途捨騏驥。少日鍛鸞凰。千鎮仍變折。皐夔遂兩亡。公與故太尉鄭公・爲莫逆之友・不數月相繼薨
・同時葬于吳下・予實被二公獎曜・吾生知已矣。魂斷武丘傍。

題飲光亭

居易能藏氣。探幽復治亭。泉華聊自挹。澗響與誰聽。圖檜行依蓋。前峯坐對屏。一瓢吾道在。涼月此忘形。

晨起馬上口占

馬過津橋外。城臨金斗傍。金斗・肥城之名・早霜濃著瓦。落月半銜牆。暗水澄寒底。初霞漏曉光。疎鐘林下寺。煙
景正蒼涼。

九月十五夜北樓望太湖

雲影消空闊。霜華拂杳冥。秋光不隱鴈。夜色欲迷螢。爽氣橫蒼下。涼波接洞庭。水仙當此夕。應化白龍形。

登潤州城

城壁起山根。樓梯易黯魂。雄風搖碧浸。畫角弔黃昏。一帶分江紀。雙峯點海門。東方瞻宰樹。秋色暝前村。

懷宜城會勝院二首

淨刹枕城隅。溪光清且虛。僧閒對馴鶴。客至數游魚。巖氣浮川上。林香生雨餘。南雲雖可望。長與沃洲疎。
城外尋僧遠。居常信馬歸。移時取香飯。半日濯靈溪。白馬迎人下。清猿對客啼。亭前有封殖。試爲問紅梨。沃洲亭前有梨樹・玉溪生有梨文館紅梨之句・

仲春三衢道中

隔閣年芳早。天風泛暖暉。酒香迎社重。村語向蠶稀。林際新鶯出。橋間故燕歸。湖頭春在否。人去柳花飛。

贈少室王山人

九籙飛仙經。巖巖玉骨靈。內書天上見。仙樂帝前聽。壺小藏仙界。樓高拂斗星。華陽陪夜話。多是說金庭。

送錢比部守盛山

家世楹書在。山河廟劵存。烏衣出才子。朱轂滯王孫。過峽朝雲暮。辭梁臘鼓翻。遙知巴子國。愛日有餘溫。

聞鶯

雙翎何睍睆。百囀更綿蠻。獨向芳林宿。多衝細雨還。低迷穿柳外。調笑入花間。肯比青鸚鵡。雕籠受閉關。

送顧忠上人歸吳郡

秋風隨處起。振錫不留行。卻背嵩雲去。迎看淮月生。禪通少林默。詩得杼山清。幾夕巖窗下。忘眠聽瀑聲。

文恭集卷三

五言律詩

芳茂山

此地橫青嶂。當年發紫氛。晉時常有紫氣現・碧花巖下柰。玉葉嶺邊雲。寶勢三神秀。靈風百草薰。將軍精爽在。可
解勒移文。晉符將軍曹橫葬此・

浮石寺

溪碧照浮航。仁祠紫界牆。旛扉衝遠色。樹石納餘涼。升講林花落。拋生水鳥翔。逢僧談止觀。數刻盡牛香。
〔案〕牛香二字・不經見・法苑珠林・有云・牛頭之香・生于海岸・此殆節用之・

送張著作任柘城

出宰分寰邑。修書得祕丘。青雲莫厭晚。翠柏最宜秋。舊學緇林散。前驅醉墨留。弦歌聊自慰。不足論全牛。

別墅園池

小池連曲圃。幽可澹煩襟。露菊凝秋艷。風荷結晚陰。碧蘆巢鳥重。青藻宅魚深。自是輪蹄外。霽座豈易侵。

送曹生歸臨江別墅

氣入商中勁，人思濟上勞。滄江縈故國，涼月伴歸舠。麗賦憑烏有，清篇託畔牢。（案）畔牢二字，不經見，漢書揚雄傳有云，名畔牢愁，此殆節用之。竹林溫緒業，天穀佇時髦。

寄善慧大師禪齋

金策巡方罷，齋軒俯斗城。池閒魚聽法，臺靜鳥窺生。社影香蕖白，禪陰碧柰清。見灰多妙辨，（案）見灰二字，不經見，當即是昆明劫灰語，節用之。平日集朝纓。

小閣

小閣閒春風，疎簾隔幾重。柳縣收未住，酒病太無慵。帶眼偏知瘦，基圖最信慵。隆中一覺睡，日影過高舂。

悼往

昨夜西樓月，團圓似去年。鳳屏非復舊，虎枕未成眠。破恨憑湘酎，（案）湘酎，湘原本作相，用之改正。雪賦，有酌湘醇句。玫瑰樂府前溪歌，黃蕉節用何蒙蕉語。今流哀寄蜀絃，葛華興參宿。（案）葛華二字，不經見，玫瑰樂府前溪歌，黃蕉節用何蒙蕉語，生在洛溪中。花落隨流去，何見逐流還。此蕉節用其語。見恐無緣。

江樓

亭亭紫桂樓，渺渺白蘋洲。易斷傷春目，難銷假日愁。雙鳧仙子貴，兩槳美人愁。欲寄青泥訊，雲峯隔舊遊。

初赴楊子任

補吏承人乏，安貧得士常。半綸朝受命，數舍宿春糧。（自蘭陵抵儀眞數舍而近。）楚地元三戶，騶奴亦一囊。空裁宣德頌，何路奏明光。

徐偃王廟

天下慢朝周，君王瑤水流。一朝規間鼎，千里御還騮。故國無歸日，叢祠幾換秋。詵詵耳孫慶，惟烈在仁柔。（邑人乘多姓徐，云其苗裔。）

濟溪泛舟

家在清溪上，乘閒一棹歌。夕涼天有月，秋迴水無波。鷗鳥機心斷，鯈魚香味多。吾樓猶未濯，終是負漁蓑。

一年好景

檐組眞無奈，風騷亦被魔。酒龍春力健，詩將夜謀多。未羨封侯印，偏憐卻日戈。寄言稽叔夜，休惜玉嵯峨。

早鴈

關樹來時紫，江楓到日丹。驚弦初月上，避弋太虛寬。野水涵秋色，霜雲結夜寒。終年南北路，未可笑雞鶵。

寄懷尊師（案）尊師上，似有脫文。

多年疎法集，長夏憶齋房。桐雨坐苔淨，杉風坐石涼。眞茶烹澗溜，滿飯取天香。何日揮冠冕，相期作道場。

華陽道士朱尊師

閬苑花邊醉，知君是謫仙。姓名金簡上，官職玉臺前。碧海三奇藥，青梯尺五天。秖愁騰踏去，相望隔芝田。

紫薔薇

天上星垣貴人間花品高。偷模煩象管，學剪費金刀。西母停雲輦，東卿駐節旄。曉軒無限恩，香架近蒲桃。

晨入都省聞子奇內翰宿太常因寄口號

相思禁林客，知奉太常齋。月落桐依井，風休架滿堦。歡娛疎勝集，申寫寄長懷。遙望牆東隱，朋簪杳未諧。

又陪公素舍人晨入西閣見紫薇初開

疎雨休前檻，新英艷小叢。且欣當夏日，不用憶春風。便可攜歡伯，相從作醉翁。回頭問堦藥，何處覓蕉紅。

題擷芳亭

有客隱東岡，珍亭號擷芳。仙壺分氣象，木帝借風光。淥水穿林遠，朱橋跨岸長。寶隣曾折桂，今是狀元坊。（傾芳主人，乃今副閣徐公之里閈也。）

初秋

九夏困煩冤，逢秋似得仙。短牀便月下，長簟怯風前。露氣清羣木，雲稜澹一天。西江無限水，長嘯憶樓船。

七言律詩

大慶殿元會

殿裏爐香散彩雲，殿前旌仗從朝暾。后妃六樂調時律，太皞千春入御樽。神化還隨蒼震始，天顏卻映少陽溫。新年喜氣知多少，鬱鬱葱葱覆九門。

燕洞宮

洞裏青娥赤玉簫，香童迎過百花橋。身輕不待冷風馭，天隔難逢翠羽翹。仙醴四升誰酌酌，使烏三足自飄飄。座中若話金庭事，記取眞人是子喬。

張侍讀箋注太玄經義

陳書覆瓿久無憑，天幸名儒釋舊爻。準易一時遭客難，賞心千載獲神交。高情要在崇孤學，餘力猶能解衆嘲。誰道鳳凰難得髓，續絃今日見靈膠。

賞花釣魚應制

球檻靈芳濯露開，瑤津朱鯖復新來。三竿御水承垂釣，萬蘂晨葩奉賜杯。春暖儒宮初霽靄，日斜芝蓋尚徘徊。柏梁聖作星躔麗，累氣蕪音愧仰陪。

咏蟬

柳條高處不須吟，正是螳蜋負異心。已斷清陽悲玉露，更流哀響入瑤琴。長洲苑下風聲急，宣曲宮中暮色深。莫道齊姬無伴侶，海邊精衛亦冤禽。

登雄州視遠亭

誰將粉水掃天衢，萬里全開晦景圖。百尺凍雲飛未起，一篙寒鴈遠相呼。由來封略非三代，大抵漁樵似

五湖欲望繁臺何處是繁臺不見見平蕪（予家在京城東南繁之下繁音婆）

送錢子文著作宰福陽

三政平反有惠心民歌遙望邑中黔桃溯浪影吳艇急芸掩書香漢閣深行訪名山須著屐坐清嚣俗且橫琴西州有客偏傷別無密瑤華寄好音

題承詔亭

開徑臨江有舊居野亭于此狎禽魚八才素擅高陽里五返曾迂使者車圯上早傳黃石略隆中難戀武侯廬主人今醉葡萄酒離下秋風菊自疏

送清淳謹戎王中立

賦別怨怨涕茲然七閩封域接蠻煙山長水遠知何處花落鶯啼又幾年顧我青衫隨吏牒惜兄華髮事戎旃風波世路相逢少陽斷東歸下瀚船

送呂昭鄰同年宰巫陽

清藥君宜妙一臺當年仙桂並枝開樓逢春雪皆爲曲廟近朝雲轉費才遠字莫教雙鯉斷歸期偏望二鳧來巴猿蜀魄多離恨猶喜圭田助酒材

送李寺丞宰攸溪

短李祠堂世閥餘少年從學馬融居樓中實問無疑義帳後傳藏有默書茂苑卻尋花氣歇家山重上柱陰疏弦歌莫嘆浮湘遠纔是青雲舉足初

寄題黃氏閒宴閣

鴛飛超遞拂秋槎宴坐座清道有芽五葉對僧談妙果一枕留客試真茶簷前暮景沈歸鳥牕外晨暉泛早霞衍籤文多休寄傲月間芳桂正宜花

和邃卿館中晚入（案邃鄉・原本誤作邃卿・攷宿他詩作邃卿・又琦安陽集・亦有和邃卿學士詩・今參校改正・）

銅狄嚴扉大帝家雨回天氣湛春華牆頭落景半規月樓外餘暉幾疊霞風近天淵聞鷗鴨煙開宮樹見棲鴉端門漏密長廊靜時見香英墜砌花

朝罷

朝罷通中一覺眠右銀臺路入西垣日長易覺芝泥熟風軟頻驚藥樹翻朱檻帶陰難可倚紫薇當晝不勝繁何須更寄陶牕傲自有餘涼在此軒

送梅監丞宰山陰

春半朱航拂水輕季珪佳邑得時英民淳定見蹊田默歲稔仍占射的明太史舊遊書穴邃右軍殘跡墨池平何妨公外尋僧社琴鶴相隨雅有情

送集賢李學士赴荊臺

蓬島迴風此再來當年俱重輯寧才芝隨禁掖新泥熟桃應仙源舊路開金契旋聞臨外圃雲屏仍是接

中台（時丞相大學士兼領書殿之職・專城四十前賢事期歲行歸妙一臺）

子莊見求近詩以一聯爲介

半綸祗役謝英遊牒訴裝懷思若抽鉢任敲何所得鐵盂雖缺豈銷憂楚囚操樂寧忘本蜀客擕辭秪傍愁強挾巴音還首鼠知君詩戶敵千侯

送張從事

月毫揮檄愈頭風屈佐初賓位未充金玉擅珍須席上蛟龍爲物起池中雲綺彩人歌舜綿竹擕辭客鷰雄一乘迫鋒看賜對虎賁千載照瓊宮

山居

老矣求田魚稻鄉兒孫常要在余旁提籃買菜須臨照舉案齊眉只孟光醫國有方三折臂扣關無路九回腸紫芝白髮秋風裏悵望商山綺與黃

寄子高秦州從事

雪裏詩篇至自秦仲宣佳句樂從軍谷鶯漸喜遷高處塞鴈猶嗟失故羣北闕舊遊孤似月西州迴望遠如雲一枝春色無由寄手弄梅花卻自薰

和曼卿館中夜直

右銀臺路逼僊盤有客通中此宿官鈞奏暗驚天上近覆杯難制月邊寒風來禁樹龍傳點露下高梧鳳戢翰更聽建章魚鑰動水蒼朝珮響珊珊

遠思

一片平蕪百尺樓闌干橫絕點清秋三年宇與燕鴻斷千里心隨桂水流空對霜葭驚遠別忍題雲葉寄牢愁驪駒不見西曛迫目眩天涯片席收

和邃卿寒直

子門肅唱徹周廬甲夜輕寒臘破初樹底勸飛還類鵲齋中酬夢欲成魚三鍾賦粟才無取五餌干時策已疎天祿舊來名寧寬更堪聰聖照殘書

九日山陽驛作

飄泊年來憩下亭雀羅秋靜掩苔扃拂牕紅葉欺閒臥倚檻黃花笑獨醒盛飲林泉羞白石欲持香火訪丹經華陽小隱平生願可分區區事挈瓶

趙宗道歸輦下

沿牒相逢楚水湄竹林文酒此攀稽半氈未暖還傷別一臂初交未解攜江浦嘔啞風送櫓河橋勃窣柳垂隄明年四月秦關到洗眼揚州看馬蹄

送天章王待制再領陝州

愛樹重攀隔十春召南遺俗至今淳車邊野鹿依明府（鄭洪行春・有白鹿夾轂・）池上沙鷗識主人（圃池之勝・甲于兩部・太

華遠峯捫日馭洪河高派落天津壺漿竹馬參歌舞順覺城中喜氣新

咏鶴

獨立青田刷羽儀朱研丹頂雪裁衣賦來自合凌清漢仙去何曾識令威松蓋露寒應有恨蓬山雲斷未成歸舊巢寄在三珠樹待與還丹作使飛

舊將

曾上燕然勒漢兵白頭麟閣見儀形三朝自是山西將百戰曾焚老上廷已奉列侯歸北第更籌深策破先零（宋）先零：見漢書趙充國傳兩羌先零注，鄭氏曰：零音憐，無作陵音者，此入九青韻，蓋失攷。彎弓擊劍平生事不許兒孫授一經

七夕

孔雀南來燕子西銀河消息已驚遲石城仙使飛三足玉殿華燈焰九枝暫掉星機同一笑卻披雲幄重相離杞天長在年梭疾若比人間是遠期

宛陵秋晚

誰道江南好物華江南今日抵天涯秋風只解吹桐葉暮雨還來打菊花寒水答砧偏響亮迴樓飄角更嘔啞舉頭試作長安望惆悵青山遠郭斜

海上

天幕紛紜海水浮日車東上惡埃收金鉤欲下鑑鼇怖鐵網將沈寶樹愁自昔神仙嘗有藥從來銀闕不通舟燕酣餐盡蟠桃熟會約琴高控鯉遊

夏日舟行

箭激雲檣五兩輕波光飛入射桃笙山岩遠映蓬瀛過霞綺新和落照明甘醴更無消暑意文竿徒有羨魚情飄飄若得乘羊角直待銀潢上玉清

送呂解元江陰禮席

玉人仍是紫芝眉五世嘉占得鳳飛果滿車中潘令去馬盤樓下庾郎歸東牀寄傲便便腹北路騰裝粲粲衣九燭夜堂開喜宴畫鶯交扇接香幃

送祝熙載赴金華主簿

數路收才漢得人物塗聊試半通綸宸廷唱第瑤光近仙簡刊名玉字新芳桂行吟關外月香茵回夢苑中春平時官下文移少日涉閒園戲綵頻

泛舟

瑟瑟涼波冷棲客恍疑雲物畫屏中一篙海客乘槎水兩槳仙人取箭風秋色暗欹荷蓋紫夕陽偷射桂旗紅長來此地無窮樂珍重答答與釣筒

送王龍圖碩赴荆南

南部行臺駐萬兵繡衣歸路有光榮（龍圖往時領漕荆北，盤復在武昌。）鳴鏡虎豹林中避吹角蛟龍水底驚湘樹遠從

湖外出峽雲時向馬前生主人落筆多風調應唱新辭徧郢城

送陳鐸歸吳興

六篇高論吐虹蜺報罷扁舟擊汰歸地上麒麟須遠到天邊鷹隼且卑飛秋來苦下醪醅熟寒去江頭鱠樣肥莫嘆隋和雖未售玉蟾濡翰待君揮

寄題雄州宴射亭

北壓三關氣象雄主人仍是紫髯翁樽前樂按廉訶曲塞外威生廣莫風龍向城頭吟畫角鴈從天末避琱弓休論萬里封侯事靜勝今爲第一功

送吳江知縣陳著作

南望湖山畫一屏松江江水向人清何如蟠螭聊爲活況是瀟湘謾得名雙槳有時青翰遠兩衙無事素琴橫遙知惠政通和氣乳雉馴鷗自不驚

贈華陽道士朱尊師

卻餌英芝養道芽赤霄曾輾絳雲車眼看碧海成夷路心記蟠桃結實花東府靈方修白石上清香飯給胡麻兩雙條脫皆金玉可是南山壽綠華

仲夏有感

誤逐時英落彀中拋艱爲吏悄無悰鵝鵝已享鳴鐘賜淵統焉知裂地封西北晚雲長望闕東南春畝久拋棄忽忽禹鑿當年事猶待神雷起蟄龍

上元禁樂（庚子歲）

此夜重城鳳腦寒放遊車馬接通闠漢祠歌罷天壇冷鈞奏聲沈帝所閒紅蠟枉殘春色裏青樓空占月明間仙壺定有尋芳處公子雕鞍兩兩還

暮冬離京師

雪中愁買出關符又著青衫事府趨燕市有金還貴馬鄧林無樹可棲烏鴟夷痛飲傾家釀如意狂歌缺唾壺朝野多歡天子聖日瞻東闕步踟躕

感舊

萬里青雲未致身馬蹄空踏幾年塵曾迷玉洞花光老卻過金城柳色新粉壁已沈題鳳字酒壚猶記姓黃人塢中橫吹偏多感一涕闌干白角巾

落葉

羅華昨夜拂秋林翩落紛紛不自禁清吹無時來檻底紫苔相伴住牆陰空餘倦鵲求枝宿更剩殘蝴抱樸吟萬物歸根眞趣在卻緣江月識禪心

嘲蝶

三春流寓寄花房雖去雄飛過短牆雙翅薄勻何晏粉一身偷帶賀充香風多苑後飛無數日煖池邊舞

更狂。卻爲有情人愛惜。六宮皆作繡衣裳。

飛將

曾從嫖姚立戰功。朔方猶畏紫髯翁。雕戈夜統千廣會。緹騎秋收五柞宮。後殿拜恩金印重。北堂開宴玉壺空。從來敵國威名大。麾下多稱黑矟公。

公子

北第當衢載有衣。巾帷鮮媚僕如犀。萬錢供箸鳴鐘沸。三組垂腰佩玉低。座上賦鸚窮處士。樓前盤馬小征西。去天尺五城南路。此去青雲別有梯。

古別

長道何年祖轂休。風帆不斷岳陽樓。佳人挾瑟灘河曉。壯士悲歌易水秋。九帳清油徒自負。一作賁。百壺芳醑豈消愁。至今長樂坡前水。不啻秦人怨隴頭。

函谷關

天開函谷壯關中。萬古驚塵向此空。望氣竟能知老子。棄繻何不識終童。謾持白馬先生論。未抵鳴雞下客功。符命已歸如掌地。一丸曾誤隗王東。〔案〕隗王東封兩谷關。郡胡宿詩句所本。王今宋詩紀事刊本作隗生。致後漢書隗囂傳作隗生者誤。附識于此。長陵人。王元爲大將軍。說囂曰。請以一丸泥。爲大山公休愛習家池。自有清光澹一溪。川上好風跳鯉鯉。波中晴日浴鷗鷗。孤舟小嘯閒如昔。釣線輕綸靜可攜。更助吟毫無限思。落霞猶共夕陽低。

送莊賢良權之歸舊隱

過我東還鑑水湄。儻逢親友話襟期。書鉗紙尾承眞負。易在林頭叔自疑。僕近學破碎數聞將磬欬。踐更三載且遲遲。〔案〕計中暗闕者。○〔案〕詩中暗闕二字未詳。無別本可校。姑仍原本。料郵少屈吾衰矣。三徑歸來未有資。

送尙館使赴陝郊

陝服由來二伯居。使君新詔擁犀渠。門連象魏施行馬。地控崤函佩左魚。世德高華河東產。士風淳厚召南餘。政成期月須嚴召。行見追鋒走傳車。

送江寧監軍李舍人歸闕

假節彌年去玉墀。星郵傳詔紫芝泥。帳中密印交龍虎。壓下全軍解水犀。仙闕歸心春槳快。石城離思晚雲低。宣平貴里天姻盛。競爽行看對析珪。

城東別墅寄懷天錫

幾日歸心托暮雲。半氈應下久生塵。水天雨氣霏霏斷。竹閣山花點點新。小苑鶯聲偏破夢。大堤花豔欲迷人。豈無朧蹀青絲騎。不敢偷看城裏春。

送魏屯田出守山陽

左臺分契領東廳。入奏清廟幾刻移。三采綬章秦服志。兩幡朱色漢官儀。雌堂夕宴枕賓轄。〔案〕雌堂二字。集中屢見。未詳所出。攷耶國志。太守所居。塗以雌黃。故稱黃堂。此名雌堂。雖卽取雌黃之義。今俱仍原文。綠野春耕駐使旗。盤錯寄才知不久。英輿六尺待飛綏。

和承旨尙書觀春物欣盛之什

紫陌年光天上回。東風吹雪放新梅。燕鴻卻背南雲去。楚鳥遙迎社日來。半綠萍醅浮臘腳。殘紅桃豔弄香腮。山公知有登高興。樽下容誰默壽杯。

書觀春歸雪意殘。三竿初日照天關。魚聲稻煦芳塘面。鵲語頻跳碧樹間。渠落禁中聽御水。閣凭空際數前山。柳黃梅白東郊近。未得攜壺一日閒。

江城春日

暮春江色映芳菲。雨後清和滿客衣。遲騎自穿官柳去。落霞常伴彩橋歸。錦鱗劈浪深深躍。翠羽迎風兩兩飛。因下短亭猶惜別。萬枝香雪在薔薇。

謝惠詩

君詩來貺我難當。語帶誠齋句妙香。〔案〕誠齋乃楊萬里自號。此首疑南宋人詩誤入集中。者。然或當時別有其人。亦未可定。今姑存之。鮫宅垂垂新下泣。螢身顆顆爛生光。魂飛錦里花爭巧。夢到池塘草又芳。早晚交遊逢大手。急將名姓爲傳揚。

寄題公儀西溪

文恭集卷四

七言律詩

塞上

漢家神箭定天山。煙火相望萬里間。羿利請盟金七酒。將軍歸臥玉門關。雪沈老上妖氛斷。雪照回中探騎還。五餌已行王道勝。絕無刁斗至鄰顏。

湘夫人祠

翠華獨去蒼梧野。紅袖同沈楚水濱。休把蘭湯招怨魄。空留竹淚憶明君。風前有恨啼湘瑟。天外無言擬峽雲。不比石城雙姊妹。帝家鑾降有遺文。

隱客舊居

鵲版飛書到此山。海濱重拾更彈冠。蜀中紱佩荒蘭葉。石上移文蝕蘚瘢。薰帳煙空胎化老。柏庭風起鶴香寒。至今門外湯湯水。疑是幽人賦考槃。

家世南州擅庶珍。君之先正，即錢甲科，斗城傾蓋底相親。誅茅三徑原同閈，枕水雙扉重作鄰。翰墨初通文苑職，弦歌聊嗣武城人。慙詞藻非精章句，未得金門薦賈臣。

和春卿學士登定力寺北閣兼寄絳倅宮彥國監丞

玉山偷暇訪禪扉，洛社諸英昔所依。三鳳同時翔仞去，二龍相繼得標歸。天聖中，春卿昆仲三人，同登進士，後數年，春卿丞與之首，文勝今爲美談。硯池終歲貪殘墨，講樹經秋長舊圍。更待碧紗籠美句，始驚韋布有光輝。

送李留後赴天平

留印高提駕伏熊，鄆城襟要此臨戎。四封土俗弦歌盛，九疊霜天鼓角雄。風月靜歸談笑內，山川遙入撫綏中。居多暇日溪堂勝，不廢投壺與釣筒。

寄浙漕晉卿李工部

名臣分刺十三州，君在東南第一流。郡國成風皆自化，朝廷安枕更無憂。江湖莫作多時計，山水何妨暇日遊。誰與二天相對飲，看看八月弄濤頭。

送兵部陸學士赴漕閩中

宣風一面得甌閩，丹舸乘流破月痕。玉色哲辭當爐坐，衣香初隔止車門。帝臺回望相等遠，仙嶠重過射的存。君自會稽任赴使漕，曾題天禧金石刻。定應寬利賦朝恩。

送杜偉長學士赴漕河北

甘陵孤壘起纖埃，邀詔東南武庫來。天子此時知國器，生民從古寄賢才。神鋒立斷無留刃，籌策先機有疾雷。行見司徒封露布，鄴城歌舞夾行臺。

送陸兵部赴漕湖南

甘泉司計署名高，出拜行臺帝綍褒。使節遠臨三壤賦，宮儀清坐七兵曹。時平漢答宣威力，歲稔湘帆繕貢勞。秋晚洞庭山水秀，定知懷古賦宮毫。

送御史蔣公赴漕江東

籌筆天階柱下官，孤風凜凜振臺端。坐曹常佐甘泉計，公事曾紆武帳冠。一日雕龍分使節，幾年雪馬避朝鞍。商功未是須賢地，荷露行歸侍玉鑾。

送石舍人得告展省

先賢富貴重夸鄉，況復哀榮感履霜。三殿詔書新手告，九原恩澤遠生光。老人競醉金錢少，稚子爭牽玉佩長。苟令池頭芳樹在，栖雞潛鳳日相望。

送石舍人入西閣見紫薇花發開

西臺重見紫薇花，天上時時好物華。人向槐階升禁掖，舍人初上，故事槐角。路從桃水入仙家。香英半落風前酒，

槁葉驚秋樹幄稀。嘶蟬猶尚警寒枝。玉琴可要傳深恨，珠露何妨剩薦饑。已伴風箏流遠韻，更邀霜穎散餘悲。清漳病枕無悰久，月夕煩君住少時。

三衢道中馬上口占

短亭疎柳映蹴鞠，馬上人家穀雨前。幾樹槍旗茶靄靄，一溪鱗甲水潺潺。驚期別後閒餘暇，古詩鳥鵲兮驚期別後閒餘暇，友之期。翻候歸來見小眠。可惜西湖湖上月，夜來虛過十分圓。

送張待詔知越州

長安厩吏馭花驄，竹使遙分淛水東。遠勢早推賢相子，太傅三當國柄，公常遠嫌避事。任誠眞有古人風。稽山一鎮居封內，四面之山，會稽其一。阿閣三休登禁中。長樂鐘聲偏怨別，何時同謁建章宮。案永樂大典載，胡宿寄會稽張待制詩，惟末二句與此異，云不及臨滄陪監酒，憶君千里寄雲篇。其前六句及小註，並與此同，今弗錄存，附識于此。

送陳學士知常州

金斗城高二浙西，使君初拜武都泥。射堂五色開雲的，齊隊千兵衣水犀。仙閣舊香芸辟蠹，使軒新蔭李成蹊。下車定有中和曲，索米州民日倚輗。

覽朱表臣卷

鳥巷名生卓不羣，階庭相伴玉枝薰。天邊禁樹開龍鳳，筆下清才墜鳥雲。三級火雷何日化，一堂金竹此時聞。牛心割炙探來嚼，爭得英瑤去報君。

覽孫祐甫卷

君家先正隱瓌材，巖石清聲動漢臺。地底何年埋玉樹，蚌中今幸產珠胎。氈書未挂千名牓，豆詠爭傳八斗才。荊璧夜來煩抵鵲，寶編三復翳矇開。

南至之日銜下書事呈正卿于高二同年

歲暮繁雲結夕陰，長安客舍費黃金。燭總明暗翻歸夢，雪屋清寒著旅衾。寶騎傳呼三陌廣，銅龍飄點九門深。萬年壽酒無因上，陽葵空傾向日心。

芙蓉湖泛舟

小湖香豔戰芙蓉，碧葉田田擁釣蓬。嵐氣欲飛山隔岸，秋光不定水搖空。翻翻雪鳥爭投浦，撥刺霜鱗鬬擲風。正是滄浪濯纓日，一竿多謝紫溪翁。

過李白墳

平日馳名蜀道難，旅魂流落古苔斑。士中寶樹埋何在，澤畔靈魂些不還。醉後煙霞仍物外，吟餘風月尚人間。一哀弔罷頹陽暮，江北江南盡是山。

送致政祕丞

二紀青衫拂洛塵，桂香消盡故時春。徑爲天上乘槎客，厭作河濱託乘人。老筆工詩殊覺麗，清談傾座幾相親。臨滄送別多瑰藻，上權太尉中遠左丞相卞，敘同勝之舊，皆有詩贈行。三徑歸資莫歎貧。

送致政吳賓客

桂冠高辭九列榮年加園綺尚康寧。小蒼乍解趨朝佩。雲母初開隔署屏。商嶺紫芝歌幾曲。武夷毛竹夢頻驚。門前已見施行馬。更待沙堤接鯉庭。

寄致政蔣侍郎

八十磻谿用釣竿。丈人冰雪在顏容。乞身未及調緣鼎。濟世何嘗起臥龍。先覺令名俸大蔡。後彫遐福集寒松。憐才好客還依舊。終日清談綠酒醲。

和承旨給事寄酬南京致政杜相公

賢相辭榮鬢未斑。濟川舟楫一朝閒。蒼生猶望安車起。使者空持拱璧還。（上秋明堂大赦。朝廷以公元老。遣詔陪祀。辭狀不至。）郢曲傳來都輦下。蕭規留在廟堂間。壯猷全德知難尚。後世高名重太山。

涼思

昨夜南星破暑威。月波浮動杵天垂。露華冷向三危滴。秋色新從一葉知。越水舊歌迷桂棹。楚江秋思遠蘭旗。桃笙碧滑人無寐。欲借鮫盤寄所思。

涼州

一從天寶陷涼州。路絕陽關數百秋。誰念弓裘侵紫塞。空餘歌舞在紅樓。將兵古有龍韜略。仗節今無燕頷侯。五鼎元戎方肉食。腐儒何者預軍謀。

送姚祕校歸蜀

苕溪曾是忝朱輪。鳴鹿當年預送賓。楚國頻嗟三獻璞。漢廷裁得半通綸。勞歌未免吟梁甫。作賦還應問大鈞。下澤乘車知道在。折腰那久滯風塵。

寄蕪湖吳殿丞

大花灘外憶琴堂。西北山長水更長。縮地何曾人有術。摩天不及鳥能翔。寒梅弄臉英英態。臘鼎蒸醅滿滿香。悵望未休還悵望。夜來庭下月如霜。

寄臨淮蔣使君

漢臺分刺輕名臣。華旆還臨磬水濱。殿石乍辭龍尾遠。印鑿初結獸頭新。貫花佛會連香刹。種杏仙陰接寶鄰。荆府依劉心未獲。卻憐馴鹿伴行春。

和吳春卿早春即事

臘過春雲尚帶陰。故山迢遞憶青岑。芸齋舊帙青籤冷。桂鼎新香酒蟻深。複道風煙殊可眺。曲江花柳試偷尋。芳樽一笑眞難得。永埒何曾有剩金。（案永埒二字。原本作永埕。埕字義不可解。攷韓愈詩之藉白馬賦。有角壯永埒句。此詩當本之。今改正。）

寄龍圖李諫議

虎符兼綰鐵林兵。安輯南方十二城。昏曉星文通翼軫。陰晴雲氣接巫衡。江飄畫角蛟龍思。風獵千旗鳥雀鳴。誰伴使君紅燭宴。漆堂深夜促銀箏。

送林學士赴明州

綠綈膺檢出神州。又保東吳最上游。腰下金符分半虎。手中庖刃欠全牛。金尊酌月吳歈席。錦纜牽風越鄂舟。正是金華隆舊業。羣仙相望在瀛洲。

送施屯田守姑熟

臺城南畔擁油幢。四十名郎此夢刀。文陛入辭交戟密。太微回望積星高。醉羅定費齋中附。吟管應催石上毫。莫戀江東佳麗地。歸來開院接金鼇。

寄江淮太守表臣職方

畫省高才滯兩轓。秋來依舊對淮山。一函星斗龍淵在。萬里風雲驥足閒。賦詠且裁紅燭下。卷懷聊寄綠樟間。次公治行閑當屬。二節如今即召還。

送宗兄郎中守三衢

新舊鑾臺兩獸頭。東南鄉郡得龍丘。朱丹侯數聊行縣。紫翠家山更滿樓。高第郎官猶應宿。中材裨將輒封侯。浩然能養浮雲志。風月樽前且獻酬。

送譚寺丞守鬱平

金契爲州復侍親。卻從湖際訪仙村。花垂晚席傾家釀。柳拂春車過里門。關內已誇新組去。淸中仍見舊珠存。名園日涉庭無訟。絲管時時薦壽樽。

集賢石學士出守符離

日邊新擁兩朱轓。亦以斜飛試羽翰。巴郡詞人才藻壯。漢家循吏敎條寬。明光奏事衣香在。麗正修書硯滴殘。歲晚政成丹詔下。歸來天上作仙官。（其後未期歲還蓋。尋登西掖。）

殘花

雨壓殘紅一夜凋。曉來簾外正飄飄。數枝翠葉空相對。萬片香魂不可招。長樂夢回春寂寂。武陵人去水迢迢。忍將玉笛傳遺恨。苦被芳風透綺寮。

和承旨宋尚書告中之作

鵲聲頻繞大槐枝。鼇禁權聞舊老歸。哆舌人間無翕訿。奎鈎天上有晶暉。西山五色分靈爽。南極三光接太微。只待延英朝叟日。便應調鼎向黃扉。

橘

龍陽洲上密于星。紅實纍纍照日明。露濯曉枝金色重。霜封秋蔕粉衣輕。楚江未分萍如蜜。漢殿何曾蔗析酲。誰道相如能作賦。詔園先熟是虛名。

送次道學士倅洛中

留簡初均相府勞。辟書先下得虔刀。黃圖氣象占龍闕。丹穴精神識鳳毛。（集山景祐中侍宣獻公在洛。）代策書承世學。（國朝大典。出宣獻公手。次道復之詔。同修所史。）三川風月屬詩豪。山公更有通家舊。應許論文醉綠醪。

送周屯田倅南徐

湘河分鎮壓東西，鐵甕由來重會稽。地勢頓驚江海近，天文全覺斗牛低。鴉秋鼓角翻朱鷺，映日樓臺拂彩霓。綠髮名郎才韻秀，政成看捧紫芝泥。

送子思學士倅河內

左符通掌日邊城，幾蔭華旌奉劍經。直舍十年苦已紫，吟鞭一路柳初青。禁中夜閣拋行月，郊外春車駕屏星。河裏舊遊從古盛，好尋煙幌弔遺靈。

送薛監丞倅絳臺

故絳山川宰樹存，屏星分守出宸恩。官榮此去夸鄉組，家法從來式里門。別舉正憐黃菊綻，征鞍猶怯黑貂溫。守居舊號園池美，應伴山翁把翠樽。

贈梅聖俞試館職得賜進士出身

賦就甘泉客薦雄，獨攀仙桂向秋風。抽毫同列三英座，換骨纔爭第一功。暫看靈鼇居水下，恍聞伏犬吠雲中。嫦娥應有憐才意，惟許詩人到月宮。（出唐摭言廣錄。）

卜居

自致青雲有壯圖，且尋廣尹卜幽居。一杯誰置元王醴，三尺休彈上客魚。足下已穿東郭屨，胸中猶鬱茂陵書。漢皇夜御金鑾殿，豈使無人薦子虛。

淮南王

貪鑄金錢盜寫符，何曾七國戒前車。長生不待爐中藥，鴻寶誰收篋裏書。碧井牀空天影在，小山人去桂叢疎。雲中雞犬無消息，秀麥漸漸徧故墟。

送劉觀察赴襄陽

甲隊霜秋壘武鑾，萬兵都府去臨戎。習池峴首風流遠，漢水方城氣象雄。宴榭鳴鼉飄畫鼓，射堂棲鵲試雕弓。平時公子推能政，愛日遙知徧境中。

寄題徐都官吳下園亭

吳下新居樹石中，綠巖香葉一重重。潺湲枕上聞流水，縹緲簷間見好峯。山客對棊閒兌劫，野僧留話幾侵鐘。由來止足前賢事，他日何慚邴曼容。

長卿

買賦金錢出後宮，長卿文采冠諸公。梁園未至時名大，蜀道前驅使節雄。已託焦桐傳密意，更因殘札寄遺忠。如何一風神仙事，卻得飄雲起賦中。

洞靈觀納涼

秋波不動簟紋融，松月皓皓透綺櫳。霜重井梧翻瘦碧，雨回堦藥墮嫣紅。彩鸞靜占銀塘水，乳燕涼飛玉宇風。秫酒易銷殘夢斷，卻疑身在廣寒宮。

天街曉望

長樂纔聞一叩鐘，百官初謁未央宮。金波穆穆沙隄月，玉樹琤琤上苑風。香重椒蘭橫結霧，氣寒龍虎遠浮空。嗟余索米無人問，行避霜臺御史驄。

寄昭潭王中立

高弦一弄武陵深，六幕天空萬里心。吳苑歌驪成久別，楚峯回雁好歸音。十千美酒花期隔，三百枯棋弈思沈。莫上孤城頻送目，浮雲西北是家林。

次韻徐爽見寄

五兩青絲帝澤深，平時可敢嘆英沈。侏儒自是長三尺，澀絩都來直數金。寂寞死灰人喪偶，婆娑生意樹交陰。年來想見瓊枝色，久夢蓬蓬到竹林。

雪

屏翳驅雲結夜陰，素花飄墜惡氛沈。色欺曹國麻衣淺，寒入荆王翠被深。天上明河銀作水，海中仙樹玉爲林。日高獨擁鵾裘臥，誰乞長安取酒金。

城南

昨夜輕陰結夕霏，城南十里有香泥。初聞山鳥驚新哢，遙見林花識舊蹊。蕩槳遠從芳草渡，墊巾還傍綠楊隄。羅敷正苦桑蠶事，惆悵南來五馬嘶。

早夏

井轆投多思不禁，密垂珠箔晝沈沈。睡驚燕語頻移枕，病起蛛絲半在簪。雨徑亂花埋宿豔，月軒脩竹轉涼陰。一春酒費知多少，探盡囊中換賦金。

宿秀峯寺

夕鐘初斷海鯨晉，投宿香園半翠岑。冰簟浸牀消客夢，水簾澄月伴僧吟。雄風拂衽清涼極，珍樹交柯翠翳深。一夜漢陰機事息，草堂虛論破煩襟。

太湖石

海岱鉛松妄得名，洞庭山腳失寒瓊。漱成一朵孤雲勢，費盡千年白浪聲。誰向機邊逢織女，直疑殿下見初平。年來賞物多成病，日遶蒼苔幾徧行。

過桐廬

兩岸山花中有溪，山花紅白徧高低。蠡源忽若乘槎到，仙洞還同採藥迷。二月辛夷猶未落，五更鵑曰最先啼。茶煙漁火遙堪畫，一片人家在水西。

憶鹿福寺牡丹

十日春風隔翠岑，枝應繁朵自成陰。檐前可要人頻玉，樹底遙知地側金。花界三千春渺渺，銅槃十二夜沈沈。雖盤分簪何由得，空作西州擁鼻吟。

文恭集卷五

七言律詩

雪後登鄰閣

消盡層陰上畫梯。雪餘官瓦弄晴暉。碧簷交照虬爭發。朱閣相聯鳳欲飛。日向金溝春溜動。風來珠樹曉寒微。帝家池籞饒芳物。白鳥翩翩接翼歸。

謝叔子楊丈惠詩

老子詩名久廢閒。喜君步驟少陵壇。句敲金玉聲名遠。韻險車斜心膽寒。傾出囊中和月露。破如盤底走珠丸。苦藏難沒詩家事。會看鹿冠早一彈。

又和前人

作者傍邊好見閒。速來就汝作比隣。詩中活法多無子。眼裏知音有幾人。爾許精奇花燦筆。豈容塵俗海翻銀。老夫幸有千機錦。尚欠江頭一浣新。

侯家

次韻和朱況雨中之什

蒼野迷雲黯不歸。遠風吹雨人巖扉。石牀潤極琴絲緩。水閣寒多酒力微。夕夢將成還滴滴。春心欲斷正霏霏。憂花惜月長如此。爭得東陽病骨肥。（一作更）

沖虛觀

五粒青松護翠苔。石門岑寂斷纖埃。水浮花片知仙路。風遞鶯聲認嘯臺。桐井曉寒千乳斂。茗園春嫩一旗開。馳煙未勸山亭字。可是英靈許再來。

淮南發運趙邢州被詔歸闕

天臺封詔紫泥馨。馬首前瞻北斗城。人在函關先望氣。帝于京兆最知名。一區東第趨晨近。數刻西廂接晝榮。正是兩宮裁化日。百金雙璧拜虞卿。

洞戶春遲漏箭長。短轅初返洛城傍。彩雲按曲青岑醴。沈水薰衣白璧堂。前檻蘭苕依玉樹。後園桐葉護銀牀。宴殘紅燭長庚爛。還促朝珂謁未央。

秋風

瑟瑟新聲脫綠槐。半寒天氣日相催。西樓夜色吟偏好。南國朝雲夢未回。翠影暗牽蘋葉動。清香遙獵桂枝來。重陽漸近松醪熟。白菊如何爲放開。

送馬少卿赴襄陽

冰操從來長四知。漢江南畔擁藩麾。地經謝守開油幕。人憶山公倒接䍦。風入射堂飄鼓吹。雨隨行縣濕旌旗。前朝叔子流遺愛。拂蘚應看峴首碑。

送寶應李尉

曾飛麗藻清堯問。猶屈長才尉楚城。宦是神仙標秀領。縣因鑒寶紀嘉名。西崑已挾凌雲譽。外戶全消擊柝聲。早晚聲名來謁帝。會看雙璧賜虞卿。

竹

修篁百个靜無埃。憶共山僧鼓日栽。夭矯翠虬身欲化。婆娑青鳳尾全開。風含爽籟依朱檻。月鏤疎陰掃翠苔。曾爲檀欒銜雪看。玉枝相亞曉皚皚。

送周學士歸永嘉

三最初承予告恩。（致政有校正之最。一雙青翰出都門。關繫舊棄人多論。橋柱前題墨未昏。南國歸雲聊送目。河梁新月暫消魂。玉山丹府重來日。好拾風謠奏帝閽。

送孟學士赴闕

臺召西來二節榮。清江浮舸鴨頭平。十行受詔龍綸重。五兩占風鳥羽輕。日送華林春雨色。夢隨長樂曉鐘聲。蚧看隻日延英對。丸墨宮毫屬長卿。

送張學士赴邵武兼過吳中別墅

青藜香炮掩殘青。越絕東南駕隼旟。紫陌花期經禊禊。清淮潮信待蟾蜍。烏聲百囀春芳際。蠶候三眠夏葉初。吳地吟朋如見問。爲言江令憶鯉魚。

寄張唐公學士

朱航東下忽經春。藏室雖居作惡頻。簡上蠹蟫終日在。（唐公受詔同修南北史。未訖。有請歸之行。）樹間鑒鵲至今馴。（唐公直舍前。有鵲棲止庭樹。久益馴狎。）北宮自有聆囉客。天祿誰同寂寞人。昨夜西廳有佳月。此心迢遞思冰輪。

千葉瑞荷花

絳蘂層層吐翠羅。水妃冠重曉峩峩。應緣菩本開花少。卻鬬榴房著子多。含露自知芳意在。偃風無奈落英何。更憐玉骨藏深怨。暗結千絲在綠波。

題瀟灑亭

檻底凝瀾碧漫天。角巾東路上人賢。汀花照席供春醉。沙鳥窺簾伴晝眠。何必馭風追汗漫。不妨乘月弄潺湲。流杯若倣山陰事。兼有蛙鼉當管絃。

津亭

津亭歇閣戒棠舟。五兩風輕不少留。西北浮雲來魏闕。東南初日背秦樓。層城渺渺人傷別。芳草萋萋客倦遊。平樂舊歡收未得。更憑飛蔡到瀛洲。

有懷松江

多年襆被玉山岑。鬢雪欺人忽滿簪。駑馬雖然貪短豆。野鹿終是憶長林。鱸魚未得乘歸興。鷗鳥惟應信此心。見說新橋好風景。會須乘月溯煩襟。

寄題齊氏山齋

有客稽山岸角巾。寶書盈笈日怡神。雲衡別嶺搭節久。月上前峯隱几頻。牕上羅陰猿警旦。塢中茶候鳥啼春。一經鄒嗲能傳世。子舍于今兩綬新。

送崔諫議都運河東

行臺西北接參墟。使節重乘駟馬車。水是晉君洗壁後。地經唐叔賜圭餘。莽脩重足虔條教。部吏承風畏簡書。武帳歲終還奏事。康侯三接聽新除。

送益州運使鳳學士

劍棧秋旗拂過鴻。行臺西去撫蠶叢。民間幼艾饗和氣。徼外酋豪偃德風。巴漢靜歸籌筆內。岷峨閒入畫圖中。時平幕府無留事。樂職何妨頌聖功。

寄題蘭皐亭

亭下春芳接楚波。金堤勃窣路相過。牕中霽景煙蓑遠。簾外晨香露氣多。紅頰倚牆花豔蒂。綠陰翻檻樹交柯。朝陽定有浮杯樂。醉墨何妨記永和。

採蓮女

碧蓋綢葩映素秋。此中蘭櫂好銷愛。相將共挈青絲籠。一笑同迴翠羽舟。日暮鳴榔隨下瀨。夜深歸櫂怯中流。東方自有羅敷婿。不顧江邊趙鄂州。

送柳先輩從事桐廬

甘櫻離會酒初醒。還赴東侯拱璧迎。江上桃歌傳樂錄。坐中鸚鵡占賓榮。仙車過洛人偏識。繡騎還邛客盡傾。後夜嚴州臺上望。紫雲西北是神京。

寄杭州子文屯田兼簡眞公上人

日斷江南佳麗城。欄干樓角幾長凭。越人抱膝吟偏苦。吳客觀濤病未能。此地旃檀多勝利。一時龍象有高僧。知君暇日尋猿鳥。閒上靈峯第幾層。

寄題王舍人書齋

此第當衢拂斗魁。竹林清暑似巖隈。將壇緒業傳金版。文苑新書集玉杯。數篇龍拏藏寶劍。一泓蟾滴試烟煤。好辭戴鵲飛千牘。東武原從禁衛來。

霜野

啄兎青骸直下飛。霜雲慘慘楚楓披。秋林月迴聞樵斧。晚市風沈見酒旗。江上敗荷無限柄。雨中殘菊不盈枝。物華怨盡仍傷別。塢笛聲中一涕垂。

送陳諫東歸

頗詩擕錦有高文。席上經年未聘珍。鵠板乍停公府詔。貂裘還敝洛城塵。雪園授簡誰爲賦。煙渚歸艎不待春。何日子盧聞夜誦。倘方給札對巖宸。

送華濤東歸

江上丹楓曉夜霜。式微愁思豈禁傷。壯圖萬里青雲在。舊徑三條碧草長。匹馬歸來江棘白。惡氛收盡楚天涼。大明繼照光華旦。提筆相期翰墨場。

五言排律

郊祀慶成

齋輅虔郊報。祠宮就國陽。紫雲猶待族。霽日忽迎長。圭璧紛佳氣。粢盛馥異香。人情欣眷祐。天意益蟠莊。被袞侵寒霧。升壇臨早霜。左方虛小次。午陛卻中黃。六樂乾祇格。三登海宇康。千官森劍珮。萬里走梯航。神筴膺符命。天壺飲福祥。從今瓜瓞慶。鼎業熾彌昌。

閣前紫薇花

高聳美人髻。妝閣一何鮮。迷路來春後。開花近日邊。居當滉御水。動欲絢非烟。分潤從仙掌。流薰自帝絃。雅當翻藥地。繁極曬衣天。（花至七夕曬盛。）色映芝泥熱。香交蕙炷燃。吟殘秋蕊脫。睡起午陰圓。應笑憑欄者。相看已幾年。

陳生遊金山兼簡世昌師

寶勢嵐光秀。濃春物景鮮。飛峯凌巨浸。精構起中天。鳥畏雲濤險。僧安石室禪。貫花應作偈。望月定陳篇。不爲青霄桂。同裁白社蓮。羨君飄鶴舫。獨自號神仙。

狀元張監丞倅陝郊兼之閬中省親

藻衮御中楹。詳延得世英。賓鄉具三物。題塔冠千名。玉擅崑山價。龍兼仲氏聲。平淵二龍躍。碣石一鴻輕。慈宴堯廚洽。宸章禹律鳴。入辭瞻翠葆。去候過朱櫻。黃治嶠陵險。歸寧蜀棧橫。都門百壺送。宿館五旗迎。帝所衡標雋。親前戲綵榮。勤銘知有作。叱馭肯辭行。柱色宵宸秀。棠陰蔽芾清。期年隨詔入。脩路接瑤京。

歲晚禁直呈承旨侍郎同院五學士

廣內施重鑰。承明敞直廬。上濟通帝所。方丈擬僊居。漢帝前釐席。淮王重報書。時宗登賈馬。尊召得嚴徐。

（諸公）玉至光秦璽（秦璽・和氏璧爲之・）珠來照魏車。高文參正始，密旨奉權輿。王澤宣從綍，天香對滿裾。論思皆藥石，欬唾亦瓊琚。弱水滄波在，然山老墨餘。容篇朱鴈刻（三朝御什・高載是壁・）宸翰白龍擕（太宗飛白書・玉堂之署・）寶肆還容礫，珍林誤植榧。匪躬無審審，每食有渠渠。寒日分宵直，繁雲向歲除。九門催鑰下，三殿警籤初。北斗低層掖，明河拂太虛。求衣欽德盛，襆被省才疎。多病長思越，知非晚學蘧。煙霄叨步武，江海隔樵漁。榆性誠爲鈍，葵心但欲舒。日祈同舍進，躋俗到華胥。

次韻曼卿冬直因以勉贈

八舍嚴周衛，千門肅漢闈。金霄催遞宿，玉羽伴歸棲。禁樹驚寒斂，僊雲拂夜低。星河紫牆外，霜月碧城西。汲字紛難盤，鈞音悅易迷。有人歌白雪，此曲妙清溪。文獻初登亮，君王益徇齊。因知函鼎器，那復久烹雞。

后土觀瓊花

楚地五千里，揚州獨一株。香名從此貴，芳格灑然殊。國艷何勞粉，天姿不掩瑜。濃薰霏麝氣，細蘂列蜂鬚。雲朵垂三素，仙衣著六銖。吳中休插柰，天上枉栽榆。神物疑長擁，靈根此未枯。人間如定價，百琲睡龍珠。

石曼卿學士輓詞

才出羣英表，文推一代雄。靈蛇操掌上，雲夢納胸中。醉墨千峯立，吟毫八極空。居官疎皎皎，處世倦磨礱。綠酒常堆照，清琴自寄通。昌言曾拂治，密疏早談戎。（曼卿天聖中建言・武備宜置士兵・寶元初・西戎犯邊・始行其策・）天子知亭伯，時人重孟公。何言執戟澹，便到閶棺窮。篤鳥巢門止，驊騮揭櫫終。芝筋留御帳，（曼卿受詔・書李文靖公神道碑・石本委御之日・）蒲葬依莊叟，殘書付所忠。惟餘身後得，凜凜是英風。（「密」疑賦原本作「蘭」・賦落王宮頌・元帝爲太子時・令後宮皆誦之・文選載其文・有司以曼卿不起開・上深嗟惜之・蕭賦落王宮頌・也・與傳小異・此語蓋知二書・原本作武者誤・今改正・）

射龍館

別館拋雙闕，飛除鎮一方。黃山蔡蹕道，青檜遶宮牆。緹騎千羣合，周陛四面張。管絃繁欲沸，旌旆鬱相望。走馬長楸密，更衣別殿涼。星驂肅愼矢，雲擁羽林槍。權樂何曾極，盤遊不可狂。吾聞堯舜治，垂拱在巖廊。

將家子

北地良家子，山西舊將兒。新從羽林射，得赴鴈門期。橫死人無比，微行世不知。長安偏重俠，趙國素多奇。照地連錢錦，迷春鑿落巵。喝盧燕市客，顧笑楚臺姬。烟樹黃山路，霜雲白草時。雕弓孤月滿，駿馬一塵隨。應手雙雕落，回頭赤日移。卻歸東第去，高宴九燈枝。

詔福聖宮燒香

微道西華內，觚稜北斗傍。神靈安苜蓿，思澤賜燔香。渤澥通驪窟，崑崙拱蓬梁。清壇浮早景，碧瓦霽初霜。甲帳殿如在，丹臺迥欲翔。隆委瞻漢后，餘烈畏軒皇。埋劍橋山遠，游冠閣道長。白雲迷處所，仙掌鎖相望。五岳扶封域，三辰綽典章。升歌留寶鼎，刻號在神房。盛德尊原廟，遺仁睦鬼方。聖文名善繼，百世溯流光。

旅除

暝色凝無際，寒雞悄未晨。雙枝將換朔，斗柄漸歸寅。水火猶分漏，龍蛇尚蟄身。四時寧有暇，萬物又勞春。

樹喜丹葩秀，人憂白髮新。明朝趨寶殿，誰是奪重茵。

送楊中允宰常熟

丹舸榜江濤，嘔啞遠艣音。新科持片玉，能政引孤琴。美邁宮坊秩，榮歸里閈心。名參天下雋，歌著邑中黔。地志連香徑，家園帶武林。吳山幾屏秀，楚水一篙深。晚鼓停餘壘，秋帆臥半陰。平時接方驥，後夜望橫參。陶菊何妨醉，江毫且剩吟。悠悠河上別，千里鬱朋簪。

郡齋招子美

月色初藏桂，年芳漸有梅。人情欣臘破，天意許春回。陰雪迎風解，寒漸向日開。午枰宜試著，卯瓮好嘗醅。寓興題紅葉，乘閒步紫苔。長吟溪上曲，偏憶洛中才。絕墨凌崖石，高文拂斗魁。詩鋒無敢犯，酒戶少能陪。綠髮栽方盛，丹心未肯灰。琴書聊偃仰，魚鳥暫徘徊。蔚豹雖藏霧，蟠螭已得雷。只愁騰踏去，相望隔蓬萊。

送晉陵王宰銓闕

盤錯才無滯，弦歌政有聲。及瓜青紙詔，謁帝紫微城。節竝霜松峻，心同冰玉清。十旗行色貴，三府辟書榮。驛樹紛紅葉，江頻老紫莖。秪應中宿路，雙節急歸程。

送祁陽黃宰

邑控三湘遠，帆經百舍遲。天文瞻翼軫，江色泛漣漪。丹闕傾心戀，蒼山舉目疑。歡杯憑糲米，騷思託蘭旗。竹律寬無害，琴堂靜不欺。期年行奉詔，虎帳對堯眉。

上客

上客何爲者，平生富義名。飛鈐師鬼谷，談笑敵神兵。然諾千金重，交游萬戶輕。平臺置酒召，碣館側身迎。土缶邀秦擊，銅盤劫楚盟。縱橫三寸舌，帳飫五侯鯖。龍櫃騰長坂，霜雕刮太清。誰能彈劍鋏，北海有長鯨。（北海一作夷路・）

送黃推官

秀極武夷峰，清才氣所融。香名傳日下，勝範迪時中。大對承三道，清篇濟半通。新吟池草綠，故事幕蓮紅。參畫文無害，沈英位未充。談高起廢疾，檄壯愈頭風。圭璧嚴書殿，房心敞帝宮。行殿上方筆，客特薦揚雄。

早秋

金商纔換序，雲葉早驚秋。大火宵中散，清光日下浮。涼心遺翠簟，遠夢繞滄洲。蕙圃殘香薄，蓴溪碧蔭稠。

文恭集卷六

五言排律

明堂大禮

路寢肅嚴配明廷致敬闕房心通氣象太紫狀規模翊衛多儀衛齋祠至信孚簠簋甘菲薄鼎味卻鮮腴日月垂天象鸞龍發寶跗樂均諧容律禮蘇潤宸謨劍珮千官拱樽航四海趨謙恭虛小次登降謹黃衢煙盛三靈格恩流萬物蘇甘泉陪法從千載喜歌虞

禮畢慶成

路寢凝中宇基文面大辰總章我往疆聽駕奉明禮惟聖能嚴父於皇重饗親永懷深肅僕昭事極精純鍾律咸而右衣冠繡殿新九金徐貢職萬玉儼明倫以夏觀殊禮乾祇享至仁參祠七世廟再降六天神萬寶成秋野千祥擁紫宸容恩覃四海寰域蹈斯民

召赴天章寶文閣觀御集賜御書飛白扇子美玉殿錫宴

阿閣藏仙籍英輿侍睟儀珍函開二典聖藻煥重龜河洛斯文在盤盂乃訓垂寶跗親許視瑞物徧容窺

白鳳隨亳舉蒼龍應墨奇好文逢漢后觀象值庖犧溢幅藻分賜班鸞曲示慈柏梁晨熙洽仙蕊賚陰移和樂諧賓筵承平鎬酒遲再陪瑤水宴千載慶茲時

館中錫宴

紫殿稽書廣鴻都投筆成宸心睠儒學慈宴詔樞衡供帳來金闕臚傳下玉京三山開祕宿七閣敞修楹華服趨朝暇華貂映席明弁繁星錯落佩雜玉鏘鳴爐靜飄芳蕙闌開識禁橙一近有恩旨降瑞橙本付之祕閣壺均天所酒鼎鼎帝餘羹夏屋彰仁洽銜檐樂治平丹樓晨唱近碧樹曉寒輕宇內年書有人間月就盈非煙舒海旨愛日助皇情鳧藻深歡意魚蒲溢頌聲蕭斯蒙湛湛露彼仰英英故事留東觀崇恩自上卿何言挈瓶陋亦玷舉觴榮已重高門地還歌食野芊微生徒聚鈍弱植但葵傾就日欣逢日瞻河喜見清更期紆翠葆千載詫登瀛

詔祀西太一宮

至道希夷內神威造化中行蓋延羽駕推策敞琳宮祕殿瓠稜峻嚴扉坐狄雄天人凝睟表日月在方瞻離坎精神集房心氣象通中黃安戊己遙翠拱輦當陪享衣裳盛登羞火聚豐層壇霏顯霹甲帳蒸鑾風波靜流寒瓦霜清入曉銅鄉虛鳴尺螻樓迴倚晴虹行馬依芳樹樓禽占碧叢游光宵自燭雕鶚晝常濃大壯親規近甘泉舊典崇平時闢閶闔盡日訪螳螂綵仗交輪奐天香鬱鬱葱野長迷七聖庭閣舞千童禮邕敬惟德笙歌悅寶聰蟠螭負金石翔鶴下絲桐法度昭神祖祀雖科儀，悉用雍熙之舊，文章炳鉅公鼎期扶吏瑞出瑞委無窮用九乾元正生三太極容不詐雖有寓芻狗本無功迎氣陽郊始均蒔宇縣同權衡碼極石鍾仁斗杓東溟晉虞時祀施生道化工正辭除祕祝承詔謁孤忠仁與春齊動恩隨臘霰融天和傍星馬地惠及昆蟲受記神司職齊居帝飭躬因知耕鑿力頌解識淵衷

郊丘侍祀

太極生蒸子中原有聖人圜丘尊上帝大旅合羣神行馬帷宮肅乘龍法駕馴禮容光日月文德動星辰劍履陪桐古咸英作樂新東方庶小次午陛徹華茵吉土繇瓶享高穹以道親燭壇光景集升燎霜祥臻蓬蒿三冬日思融四海春萬靈今受記長此奉堯仁

奉資殿山亭奉詔觀橙

華色金橙熟朝元玉軸裹寶奩登美實齋蹕駐清光高葉參雲碧繁苞壓樹黃鮮明當早旭採摘有新霜原廟已云薦大家猶未嘗分殆顏在咫捧拜手盈香凡果深何幸孤根遠見將五行舍戊己二水出瀟湘來植清琳館叨升白璧堂更依仙掌側日夕近芬芳

西廡櫻桃

一春紅日色刻意借鮮妍露葉深成翳風枝猛欲燃黃金爲彈重赤水得珠圓甘實行宮薦香名麗賦傳色欺丹魄上味出紫梨前玉果誇珍實何曾入象筵

和蔡君謨閣前紫柏

秀植登中禁。靈根記大方。纖枝乘十雨。勁節誓千霜。雲幹仍稠直。煙華稍鬱蒼。綠陰疎未合。翠鬢儼相望。
青翼從新甫。標名歷豫章。三休依實構。一概引天潢。瑞露通晨浥。靈風繞夜翔。蠹蟫驚閣爛。啼狖憶巖光。
地惠覃行葦。人情樂樹楊。保無禽鹿踐。知免斧斤傷。遠勢興毫末。孤標出衆芳。寒葭寧可倚。幽草固難藏。
庭鶴宜留側。棲烏莫近榜。未經驚隱葉。不使辱居香。松操同凌雪。葵心共向陽。故情存澗壑。生意屬池隍。
畫景斜臨石。禪機俯映堂。頌傳商廟桷。材入漢家梁。此世隆三代。何時構九房。環姿天所產。工度未應忘。

後苑觀雙竹

瑞植昭天產。祥枝感帝臨。均承元化力。同抱歲寒心。異棄笙簧質。全包律呂音。孤根皆出地。勁節約成林。
豪潤非煙近。含滋御水深。風前交吐穎。月底互翻陰。秋實思威鳳。春條宿綺禽。留觀停翠葆。託賞集華簪。
蒼霞猶乘卦。商巖近作霖。天支從此茂。長覆玉山岑。

昭應宮小桃

艷冶如無罪。何由謫絳宮。不因輕阿姥。即是小仙公。丹臉飜啼雨。飛書卻寄風。春溪迷柳曲。午影過牆東。
密葉輕籠翠。繁陰半露紅。誰驚幽鳥散。千片觸簾櫳。

吳興秋晚郡齋長句

霽色初休雨。寒梅稍欲霜。崦嵫驚日晏。嶼嶠喜年康。孤米迎冬熟。萍醅破社嘗。書聲寄檻冷。卞色入樓蒼。
弱援垂榴臉。幽叢亞菊芳。牛羊馴沃野。鳧鷖悅滄浪。水市能爲楫。田家乞有漿。溪音拏競去。村語醉相將。
自昔分天塹。茲州介水坊。貢絲標禹土。錯繡接吳疆。佳麗南朝後。鮮明茂苑旁。風華在安石。交物有東陽。
柳客詩名馥。顏公筆勢翔。山川爲吐氣。日月欲爭光。異代虛墳柏。逢辰濫郡章。壤歌知自化。符守信非良。
勇爵思長劍。高謨乏智囊。葵心拱宸極。藿食念巖廊。西戍方疲陝。中原久患羌。邊人思李牧。天子問中郎。
臣僕今三世。腥羶彼一荒。山西雄占隴。河曲斗分潢。漢始城張掖。秦初地朔方。限戎深得策。邁寇大爲防。
小雅亡于晉。中興屬在唐。太宗神且武。貞觀粹而王。都雍三才直。安西萬里長。聲明冒葱嶺。亭堠徹甘涼。
聖術初無敵。孫謀本克臧。未塗虧繼守。駿命亦頹喪。上帝歆炎朱。眞人奮大梁。鑿乾分上下。操斗運中央。
殺氣西刑馬。妖氛北隕狼。三關收朔漠。兩鎮復河隍。龍虎其文炳。雷霆我武揚。商球傳聖弟。夏鼎授儲皇。
託付神規遠。彌綸治具詳。四維嚴幅正。八柄謹低昂。地廣蘖芽出。海深神怪彰。遺雛偷嘯聚。雜種學跳梁。
王者輕分土。仁人重納隍。猶如棄鱗介。不使易衣裳。禍亂收凶器。昇平隱上庠。蹠林通好固。狡穴送誠忙。
圭幣修歡聘。金行戢怒芒。生民去湯火。塞土徧耕桑。月窟頒正朔。雲封刻美祥。大璜貽燕翼。下武寢明昌。
區外蒙冠帶。天中布典常。三雍宣雅頌。九譯走梯航。仙致昭華玉。神來弱水香。路車均奕奕。朱紱賜煌煌。
南面存亡國。西平拂背堂。虎臣無儒禦。狼子有包藏。竊欲屯蜂蟻。私相署犬羊。癡言天可上。愚謂日無亡。
傳箭招盧帳。推鋒逆頡行。（案）推鋒二字。見漢書吳王濞傳。原本誤作椎鋒。今改正。三河煩調度。六郡苦瘡傷。旅力雖疲曳。游魂
尚頡頏。寢謀思汲黯。禽敵想陳湯。多士皆方領。孤生特面牆。翦官尸禮闕。禦職玷文房。無策均肝旰。何階
致富強。分從高閣束。敢避要途當。鈴下居無事。樊中脫未遑。鱸魚知味美。鵰鶚信機忘。漢洛才何取。支離

臂自攘。雖貪紆紫樂。豈免頓纓狂。感慨乘軒鶴。吁嗟拒轍螳。山河賞吳起。社稷歎盡汪。華夏崇基本。朝廷
總政綱。弓旌官爲振。水綬在更張。陽德銷羣慝。天元秉至剛。慢兵誠未易。用武亦何妨。雪近思王國。雲開
憶帝鄉。何時開霽布。瑞薦萬年觴。

題沃洲亭

句水繞東轉。昭山勢北回。三洲環白浪。一徑踏青苔。屬對遙岑敞。門迎別嶼開。鷗鵬如舊識。蘿桂是新栽。
野氣羅星入。川華剡剡來。老猿偷熟果。驚鶴下生臺。樵斧鳴岑寂。魚扉映曲隈。觀濠立莊惠。結社坐宗雷。
格磯歸禽亂。喧喧去榜哀。看雲秋徙倚。弄月夜徘徊。珠且矜圓折。犀休銜辟埃。沃洲應秪爾。何用憶天台。

蓮花

露夕德花香。風晨寶艷開。妖嬈夏庭出。瀲水漢宮來。玉冷埋秋骨。珠寒斂夜胎。河分龍浪濺。月借蕊淵栽。
神機能凌水。僊裾不惹埃。文魚纔可戲。鴛鳥莫爲媒。卻死熬香釜。延年刻壽杯。忌嫌今不語。猶尚怨荆臺。

青青左中沚

周雅博還淡。青莪潘淑儕。育材方被化。在沚自敷榮。得地徧蒙潤。乘時竝擷英。託根分曲渚。入學隸司成。

送黃孝先

行李仁長治。山東詠可并。聖恩均雨露。挺質愧微生。

釣臺

遺魄知何許。孤風不可攀。星辰歸碧落。道德寄青山。堯舜錙銖內。巢由爾汝間。草萊升御榻。韋布捧龍顏。
圭組無由屈。煙蘿卻自還。幾峯雲冉冉。數里水潺潺。孤竹清何隘。磻溪老未閒。獨留冰雪操。千古凜人寰。

送黃孝先

日下東京旅。才華邊世雄。高門眞偉器。正始得遺風。鳴玉來江表。英聲滿洛中。銀鉤專墨妙。犀柄擅談鋒。
一札公車詔。千鈞鑿相弓。卿才歸樸斲。英毅入牢籠。佛寺題名塔。天家奏試宮。鶺鴒有短羽。亦恐附鴛鴻。

送校理薛學士

帝殷英雄毅。朝多俊乂官。玉羈收汗血。珠網獲飛鸞。仙籍分丹桂。香名藹秀蘭。新從平樂試。入奉柏梁歡。
辨色趨霜戟。催班近露盤。閣芸開標帙。堤柳據歸鞍。詩就雞林買。書成太乙觀。行聞延體貌。坡上有金鑾。

和原甫侍讀從幸後苑觀稻之什

稼殿秋香熟。嬉畦早景鮮。玉虬乘暇日。銅雀報豐年。歷地黃雲重。含風寶粒堅。三登繫帝力。一豫俯天田。
幸廟標章諧。仍陪從蹕宣。賜禾知禮厚。視草覺恩偏。（學士兼侍讀乃預此召。）
（尉貴殷惜共去。上言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妙詩深雅意。王政食爲先。

送梅堯臣宰建德

縣枕秋江側。銅章滯舊旌。長安去日遠。單父載星勞。口水遙通楫。嵐峯欲妒袍。文絃一琴古。仙鳥兩鳧高。
家樹喧朝鵲。鄉亭寂夜獒。士風清是楚。才意苦于騷。懿少停鐵索。吟多費健毫。平時洛中社。相憶醉含桃。

送劉學士出守衡陽

霑奏登中掖。除許出上臺。猷隨朝帶結。隼映使旌開。地接朱陵近。人從藏室來。蘚蟫侵舊帙。浮蟻入離杯。
嶺勢遙迷楚。星文御尉魁。雲依蒼野住。鴈隔楚岑回。夕夢驚湘瑟。春心託隴梅。南方本寬教。東里復多才。
新勝試吏。多在勝中。駟馬榮星郡。千金麗壽醅。未歷嗟遠守。素志在循陵。

送蘇賢良之任豫章

三道膠西策。詳延俯瑞冀。帝臨宣室坐。人拱太微庭。捷思誰加點。危言自據經。文成洛紙貴。詔下武泥馨。
〔案〕武泥二字。不經見。當即是漢時武都紫泥封詔事。截用之。起草分宮筆。監州羽扇星。心存雲氣闊。夢繞斧文屏。南國標江紀。西
山古地靈。檐泉通水府。牕戶接巖扃。涼月依勝閣。孤風泊孺亭。案書休犯慮。齋酒且忘形。界道宮牆繞。扣
蒲紫苑青。歸來開院直。鼇頂架滄溟。

送刁總赴句容簿

住邑控江湄。春來赴牒歸。波平雙槳渡。日上亂鶯飛。狎野晨耕早。蹊田畫訟稀。縣圖標地脈。家巷接烏衣。
沼靜窺珍羽。樓開數翠微。山香蒸飢熟。溪藻摘尊肥。有客懷金社。因君拂玉徽。嵩雲南去遠。猶向柳依依。

送劉閎東遊

宇塹乏生江。蝸遊越絕除。一區揚子宅。四壁長卿家。困業知誰指。蠹餘苦自嗟。秋林驚脫葉。夕枕怨啼鴉。
海月隨孤棹。天風曳落霞。山城饒露草。水驛遍霜葭。孝子蘭方秀。先生菊未華。楚轅無久滯。把酒待回車。

江城立春

天上陽臺舉。人間漢箭長。稍驚池面綠。初覺柳腰黃。遲日延三舍。條風振百昌。酒凝前臘味。梅帶故年芳。
雪意思王囿。雲情憶帝鄉。青門行樂處。漸近好煙光。

賞花釣魚應制

平圃回天仗。昆池降帝輿。蓋葩纔隱蝶。新藻復藏魚。露重香英濕。風長釣線舒。乳鶯遷谷近。朱鯖躍淵初。
禹律鑪金奏。堯樽徧石渠。乘時覃惠宴。不是樂觀魚。

辛夷

百卉迎韶律。辛夷花最先。與春宜有舊。造物底無偏。棠棣先饒韡。山櫻未敢燃。倚風遙可愛。犯雪不勝妍。
影亂梅花地。香迷豆蔻天。紅啼昨夜雨。紫妬曉來煙。上藥能全命。靈滋合永年。帝家瓊圃在。此物未應捐。

館中同舍城西小飲

信馬斗西城。芳郊春漸熙。早煙銷禁樹。初溜入天池。桃作新正臉。梅留故臘枝。甕香浮蟻日。村鼓淬雷時。
聊把今朝賞。同伸即席眉。徘徊惜歸馭。風晚水生漪。

講畢周禮詔賜御筵

典禮惟周舊。經文在魯餘。西清開綵帙。東面授丹書。訪道前旌席。崇風厚石渠。研覃忘日旰。圖繪極霞舒。
經中禮樂之器。詔圖繪其狀。千載逢亨際。三冬罷講初。聖懷輕璧馬。絲宴樂蒲魚。妙技通神細。清商按曲徐。爐香分
漢殿。鼎味出堯除。諸先恩同醉。孤臣藝最疎。空仁何以報。忠義即瓊琚。

丁巳歲觀玉皇册禮

寶册鋒徽號。香泥潔武都。齋心期太乙。恭己答元符。玉輅嚴清制。瑯函祕聖謨。竹宮陳帝拜。嵩極動神呼。
彩霧霏三壇。丹輝燭九區。況當精歲出。仍與上辛俱。正月上辛。為吉之符。永接千齡統。長膺五老圖。清編流景鑠。
禮自百王無。

溪竹

可愛增東竹。更能清淺流。行根侵島嶼。脫籜滿汀洲。夜迴疑篩月。風多欲戰秋。紫莖同入畫。青石伴垂釣。
葉裏藏雌翠。陰中下戲鷗。秦松無用笑。千畝更封侯。

五言絕句

憶東園

越鳥戀南柯。在來怨別多。冷風如可御。爭奈簡書何。

橫山

此地橫青嶂。當年動紫氣。將軍精爽在。可解勒遺文。〔案〕此詩永樂大典失載。今據朱詩選本補入。

七言絕句

浸成

日醉風酣百卉開。錦韉爭躍太隄來。城東有客歌盆久。不敢將春上老臺。

齋祠小飲。資政吳侍郎。以眞如茶二絕句為寄。

碧城齊禁放朝元。晚飲偷消白日閒。天上高眞潛詠得。因將瑤藻擲雲間。
寶刀玉尺裁佳句。雪溜雲腴試早芽。睡魄頓消清到骨。一成僧味似僧家。

劉閎前

京口劉郎是程之。風雲未作苦棲遲。金盤一石檳榔贈。可得當年是諱饑。

館娃宮

犀甲三千越騎雄。平明來繫館娃宮。君王不得西施去。萬戶那能住甬東。

自嘲

雪梅連日轉層陰。昨夜銀臺瑞靄深。待詔多年無屐齒。聰聞猶作洛生吟。

弄雲亭

自知無業致吾君。只向空山弄白雲。已共此山私斷定。不須轉轍重移文。

函谷關

寂寞函關鎖去開。田文車馬出秦來。朱門不養三千客。誰謂雞鳴得放回。

文恭集卷七

奏議

論郊丘定配

臣竊以國家乘火而王、火于五行、其神屬禮、漢書天文志曰、火禮、以此而言、國家常須參考典禮、以順火性、必蒙祐福、以消災旱之異、臣若心知不可、口不敢言、即是負陛下育之恩、沒有餘責、

論詳定官制

臣等昨奉敕、爲翰林學士韓絳上言、國家奄有四海、承平百年、宣制未修、方苦其陋、欲望討論唐百官制、及本朝官制品秩事件、量加裁定、正其名體等事、奉聖旨、着臣等、同共詳定、臣等累曾懇辭、不蒙允許、尋具劄子陳乞、且未置局、容臣等取前代官制、將今日各宣職位、商度可改正者、可裁損者、可申明者、各條三兩事、先送中書門下、更加商量、若果有施行、即置局辟官、次第刪定、奉聖旨依奏、臣等今詳定到事件如左、

一、漢置丞相、其後改置三公官、皆公府、辟召掾屬、唐制以尚書門下中書三省長官爲宰相、尚書令、僕射侍中、中書令是也、官品未至者、同中書門下三品、今平章事、即其比也、參知政事、唐初亦是正相、崔湜等嘗爲之、國朝之制、下宰相一等、若用唐制、正其名體、則四輔之任、當悉用平章、依漢制、即須立丞相府、

一、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國朝之制、大夫不置、以中丞爲長、他官或以給事中、諫議大夫、權之、若欲改正官制、置丞相府、則大夫當復、輕重乃等、

一、唐制、無公卿、爲樞密使、五代用兵、始與中書對掌機密、欲改正官制、當以院事還中書、及尚書兵部、

一、尚書省二十四司、既爲虛名、所以官冗員衆、若欲正官制、當罷三司、二十四司、及九卿官、使有定員、其郎官不在本省治職事者、並以前資及散官處之、其在外任者、或依唐制、置上中下等州刺史、及別駕之類、陪官品任之、或欲輕其權、則曰知某州刺史之類、

一、文武散官、及檢校兼官勳爵實封等、在開元以前、頗有實事、于今雖散、猶敍服色、粗繁輕重、其餘悉皆虛名、無益治體、欲改正官制、當例行省罷、若以假虛名而任實職、兼存亦可、

以上所謂改正者也、略舉一隅、若于今可行、即推此類具正之、

一、大理寺決天下之獄、刑部覆之、于事已足、又加審刑院、則爲駢衍、欲裁損官制、當以院事、官屬、還刑部、

一、吏部尚書、侍郎、分領銓事、則當差以輕重、分別流品、今審官院、掌京朝官磨勘差遣、而流內銓次、惟典指縣幕職官、體制不倫、欲裁損官制、當以審官院職事、歸尚書銓、州縣幕職官、歸侍郎銓、

一、萃牧司、提舉司、糾察司之類、皆古無此職、欲裁損官制、悉當省罷、還屬尚書九卿、

以上所謂裁損者也、略舉一隅、若于今可行、即推此類具正之、

一、左右史、並當隨宰相入立仗下、以記言動、今史官之任、不及開前殿政事、故德音善政、多失紀錄、欲申明復此舊制、

一、中書出制敕、唐制、並經門下審覆、然後尚書出告身、經歷三省、比來惟中書發敕、虛置三省官名、今欲申明復此制、國朝令文具載、

一、國朝近制、觀文殿大學士、推待舊相、自資政殿大學士至天章閣待制以上、其間多有無員數、除授疑

所定太祖定配之典、追擬去年八月二十四日今後每次南郊三聖並侑之詔、告謝天地、以順火性、必蒙福祉之降、足消災旱之異、臣若心知不可、口不敢言、即是負陛下育之恩、沒有餘責、

廣者、繇邊幅不立也、諸舊有員者、宜依舊數、未有者、宜差定其員、著爲久制、以革濫員之濫。

一、唐制舍人六人、分判尚書六曹事、所以佐丞相、謹政令、欲乞申明此制。

一、舊制九卿之職、不隸尚書令、卿監職事、三司關領者、宜取還寺監、亦省侵官之類。

一、唐制左右丞相、判尚書省事、中書判門下省事、中書舍人、判中書省事、國朝門下省權用近臣判之、中書省卽舍人年深者判、與唐制略同、准昨來言者稱、近臣判省權太重、考按唐制似不如此、惟常衮自以同中書門下事、卽當兼判中書省、是時崔祐甫以舍人判省、謂衮侵官、士論由此不平衮也。

一、三班自供奉官至殿侍、差使之類、唐制武選皆無此名目、宜徙置于外、以區別華究。

一、朝廷若欲從改正之說、卽俟改正之後、設官分職、如周唐、乃可約六典著書、垂之後世、若未能如此、而欲著書、惟可將會要及諸司編敕并格令、刪繁取要、今日官名、粗書職分而已。

以上所謂申明者也、略舉一隅、若于今可行、卽推此類具正之。

論罷上元放燈

臣或聞臣僚上言、以今春開淘汴河、興役至衆、乞罷上元放燈、以防一切放燈滅非急務、于公私無益、然罷之亦須有名、若以開河爲言、恐于體不大、今東南數路、災旱甚廣、穀價翔踴、民食飢乏、又河北水沴、愁墊未息、若惻然降旨、藉此而罷、則于名義甚大、四方觀聽、必喜聖心有矜憐窮困之意、或因晝日晴和、車駕臨幸寺觀燒香、以祈民福、足以慰都城士女之望、伏候進止。

論人使詣塔燒香

臣等、今月十五日、同契丹人使、并三節人從、詣相國寺普滿塔下燒香、竊見本塔屋宇損動、四隅用枋木膚撐、環遶其下、吁可爲懼、退思延戎使燒香之意、本欲以浮圖之勝、誇示遠人、若不繕完、恐非壯觀、如惜軍國之物、重爲之費、卽乞將泗州塔下等處寺院、施利錢物、早與修完、及其未傾隤、易爲施力、若其摧圮、所費益大、取進止。

論臣僚進對密陳機事、卽時外傳、乞賜防閑

臣聞爲君難、爲臣不易、易大傳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春秋譏漏言、以爲至戒、君上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躬大聖之姿、體至仁之量、推誠接物、降心求治、每臣下進見、莫不霽威嚴、和顏色、開民俗之利病、詢朝廷之得失、此虞舜好察邇言之意也、然非開樞機所發、禍機或隨、臣下不可不愼也、比來羣臣進對、有所密陳、往往卽時傳之在外、豈非防閑之道未盡其要、今後臣僚上殿、欲乞嚴畀左右、以防漏泄、若此則忠言益進、聖聰廣、無機事不密之害、伸近臣畫規之忠、謹具奏聞、謹奏。

論楊懷敏不當除內侍都知

敕人內內侍四宜使眉州防禦使楊懷敏、除人內侍副都知、臣當草詞者、臣聞昔懷敏先任人內內侍省副都知、管皇城司公事、宿衛不謹、致逆徒竊變、宸衛宮闈、嚮非宗廟社稷之靈、陛下乘輿幾殆、及逆徒既獲、又不坐死致規、減復人之口、天下之議、罪在懷敏、楊景宗二人而已、臣每念此事、痛心扼腕、陛下仁聖、不忍加重誅、止解內職、令居外任、今因奏事、忽有此命、若再復內侍名職、日赴本任、是不久將復入內侍省之職也、若再居內省、則宿衛之變、復未可知、衆條制內臣都知副都知之職、有過降充外任、更不許再居舊職、所以防一切之微、深遠之法制也、伏望陛下令有司檢詳舊制、追寢今命、法制一壞、復之良難、有此逆礙、臣不敢草制、其中書送到詞頭一道、臣輒封還、伏候進止、謝日、謝宰相曰、前代豈有此故事否、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年宮掖、亦曾封還詞頭、上意解、改命舍人草制、臺諫論列、皇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昭宣使眉州防禦使懷敏、充三陵副使、

乞揚安國故官

臣竊聞侍講學士楊安國、近有奏劄理會磨勘轉官事、或聞安國故官、已得四年有餘、中書爲安國曾因舉官罰銅、隔住一年、至明年三月方該轉官、安國授經老臣、年近八十、桑榆暮景、光陰幾何、況久侍講筵、與其餘侍講不同、緣此月十八日講畢周禮、宜因此時、欲乞陛下面賜安國改轉、宣中書施行、以爲老臣授經之榮、兼彰陛下重道之美、書于記注、實光聖德、獨蕘之獻、惟賜採擇、取進止。

論差三館都監不合辟

臣伏以三館圖書之府、朝廷育材之地、用內臣爲都監、典領事務、自來差除、或許判官及館職自舉其人、貴得謹良、以接英俊、近差下三陵都監任從禮、充其任、近已身亡、朝廷尚未除人、竊緣判館之職、罕與內臣相接、縱有所舉、亦未周知其履行、今後三館都監有缺、伏乞朝廷精擇其人、以充、取進止。

繳進李康侯廣律判辭

據前權知滄州軍州事判官李康侯狀、昨在任日、著成廣律判辭十一卷、通四冊、念康侯數年用心、尋究律意、根援典禮、伏狀繳奏進呈者、右具如前、臣等竊以吏道之本、法令爲師、凡厥士人、既霑利祿、雖勤凡案之決、罕精律例之微、前判官李康侯、早登詞科、深好法學、因傳經義、條爲事辭、著成廣律判辭十一卷、以廣律意、志勤可采、學尚足嘉、幸值盛辰、弗遺小善、臣等謬承朝委、典司銓集、復叨近侍、敢藝上聞、其李康侯撰成廣律判辭十一卷、共四冊、謹具狀繳進、或稍有觀采、伏望聖慈、候刑部大理寺詳覆斷官有缺日、特許先次除注、勘會本人歷任並無過犯、在朝亦無親的骨肉食祿、見在銓參選、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論殿試攷校

臣竊見舊制、攷校御試舉人卷子、不過五六日、催促了畢、卽便放榜、誠是太速、恐有未精、近制御試許限半月日攷校、蓋欲詳加掄覈、務在精當、然而采之衆論、亦有未便、或閉初攷與覆攷二處、各限五日、攷校須候日滿、攷盡卷子、定了等第、方得次第關發、如此卽覆攷與詳定所、端開多日、卻成留滯、況近來間歲科場、人數卷子、止千二百、欲乞將來御試、且依舊存半月日限、攷校外降聖旨、令初攷覆攷所、更不限定日數、但攷絕卷子、定了等第、卽便關送與彌封所、令彌封所發往覆攷等處、若于限內攷校了畢、乞使放榜、不須候滿半月、兼免日久有所漏泄、及免禁中久留、燈火不便、取進止。

論換巡尉

臣竊覩今夏四方州郡山水發溢，至入城郭、漂廬舍、壞棧道等，在五行、水曰潤下，爲害若此，是失性逆理之象。任易、坎爲水，爲盜，宜敕四方州郡長吏及逐路轉運使、提刑、等常切謹視盜賊，應採取金銀銅鑛及鼓鑄錢幣聚集羣衆之處，宜密設方略，常爲警備。部內巡檢縣尉、提賊使臣，如有情病昏昧、及弛慢不堪居職者，宜令具姓名體量聞奏。下三品流內銓選差有材武勤幹之人充替，或部下監當使臣有材幹之人，具被體量者，內有未至全然昏昧，可以監當場務，許令權且對換勾當。是縣尉未至全然昏昧者，亦許于判司主簿內選擇對換勾當，一面奏聞。乞從朝廷指揮正差，若巡邏得人，則能教習武藝，整齊部衆，遏防之道，伏候進止。

論弓手替換

臣謬奉朝寄，預司民政，今有管見，輒敢敷言。臣竊尋國朝舊制，天下縣邑所留弓手，本防賊盜，選人才會弓弩者充。初無年限許替之文，蓋欲其役年深，習慣武藝，又周知山川道路險易，姦寇窟穴之所，若有盜發，易爲擒獲。編敕節文，弓手惟老弱貧乏乞替，本縣保明申本屬長吏，體量差替，亦慮縣邑受倖，至天聖明道中，江淮饑饉，妄有替換，故立此制，以防其弊。然朝廷遣使安撫，有司諫范中淹奏乞今後弓手及七周年者，許替歸農。七年滿，情願執役，身手強壯，能捉賊盜者，州縣體量，依舊執役。尋范中淹所奏，蓋因災傷權宜，建白以竟一時之勞，係令有司銓揀其弓手強壯者，不得一例差替。自後諸處縣邑爲有上項指揮，有司乘此受倖，不問貧富老少勇怯，纔及七年，本縣便一例差替，多是不申州長吏體量，其間未及七年者甚多。非徒新募弓手生疎，不堪捕盜，一爲弓手，則不能力農，非勸農敦本之意，反爲良善之患。欲望聖慈尊祖宗成憲，勿輕改易，庶幾倖門塞而天下安，取進止。

論北界點集事宜

臣聞近日契丹于燕代之間，點集兵馬，聲言西討夏國，恐非其實謀。兼前來國書商議未合，近日橫使不至，虜情難測，忽此點集，有可疑慮。兼廣南蠻賊狂盛，陷沒州郡，朝廷方欲討用兵之際，契丹不宜有謀，若二寇並興，四方可慮，國家貴權以濟事，欲解紛難，不可循常理也。若旬日間，契丹不遣使來，臣欲乞聖度詳度事體，選差能專對近臣，往使北戎，與議定國書，固其鄰好，雖事之成與不成，未可決定，亦可以探得虜中動靜，若果蓄異志，必有逢言，便須大爲之防，以備邊境，伏候進止。

論詰責言官言事涉後宮之親

臣聞聖主悅至言，好崇諫，所以廣治道，防一切之未然也。臣以螻蟻，竊觀陛下特稟上睿之德，能聽大度之言，數賞諫臣，比擢臺職，推誠含垢，美盡君人之量，堯舜之用心。近日聞臺官言事，爭涉後宮之親，出于風聞，有旨詰責，臣恐以謂諫官御史，朝廷紀綱所寄，雖有過謬，而且優容，昔漢文、賢主也，袁盎、直臣也，帝所幸愼夫人，盎寧諫爭，言涉不遜，初雖怒，終不加罪，後愼夫人聞之，復賜盎金五百斤，愼夫人所以能保榮寵者，以能賞袁盎之直言也。漢元帝時，馮野王，昭儀之兄也，德行高妙，推爲第一，時御史大夫缺，公卿多薦野王爲之，帝曰，吾若用野王爲之，天下必以我私後宮之親，昔德宗謂李絳，比諫官論奏不實，欲

出其尤，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營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君昏如天，臣卑如地，子不測之禍，雖開納獎勵，何恐不至，直士杜口，非社稷福，臣願陛下鑒觀前史，開納至言，臣不勝區區之情。

論章國公主議行册禮

今月二十一日，章福康公主特進章國公主制，竊聞議行册禮，然于事體，頗有未便，祖宗以來，公主、長主，未有行此禮者。昔漢明帝封皇子悉半諸國，明德馬皇后曰，諸子食數縣，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敢與先帝子等也。唐貞觀中，太宗長樂公主將出降，帝令有司資送倍于永樂公主，魏徵曰，不可引漢明帝之言爲對，且曰，天子姊妹稱長公主，加長字示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其言，人爲長孫皇后，后遣使賜徵金帛，陛下即位以來，累曾進封魏國、楚國二大長主，亦不曾行册禮，今施于章國公主，是與大長公主相踰越，兼以貴主之故，賢妃亦蒙殊典，有旨令進爵，告不行册禮，是母子之間，一行一不行，禮意尤不相稱，書于史册，後世將有譏議，必謂陛下偏于近情，蔽聖德之美，臣願陛下采漢明之言，開文皇之聽，遵祖宗舊典，如國朝公主曾行此禮行之，粗且無嫌，如其不曾，則宜且罷，臣以陛下好忠諫，納至言，臣職在論思，不敢不言。

論太湖登在祀典

臣竊見吳中太湖，即禹貢震澤也，廣三萬六千頃，其水利溉蘇湖常三州之地，而蘇湖爲之去二郡亦近，湖中大小山七十有二，洞庭、林屋、福地皆在其中，商帆賈楫，日相上下，二郡各有湖廟，而常州無廟，蘇州廟在洞庭，湖州廟在大錢，日方俗日爲平水大王廟，是也。二郡小小蓋祀皆祭，而太湖獨不祭，蓋由祀典失載，因循忽諸，禮境內山川，諸侯當祭，國家儀文成秩，釐祀不崇，其太湖欲乞下湖蘇常三州，登在祀典，春秋差官致祭，取進止。

論伐鼓于社當在正陽之月

昨觀六月之朔，日有蝕之，禮官奏行伐鼓于社之禮，某受詔告祭大社，是日雲氣擁護，太陽纔食數分，隱而不見，至晚復有雷雨之應，然自此數月，陰雲相繼，淫雨未息，致之書傳，竊有惑焉。謹按尚書，季秋，辰弗集于房，瞽奏鼓，此則夏禮伐鼓之始也。又按春秋左氏傳，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杜氏注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建巳陽之月，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責羣陰也。諸侯伐鼓于朝，據傳而言，它月則否。穀梁救日之法，陳五兵五鼓，亦在春二月十五年六月辛未朔，亦正陽之月也。書傳交戾，典禮不同，太社主陰之神，有國尊奉，非當鼓之月而行攻責，書傳二說，禮在可疑之間，淫雨之來，或恐緣此，竊見太陽禮院告報，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分遣臣僚詣宮觀寺院，燒香祈晴，謹按祠令節文，霖雨不止，祈社，宜因此祭，兼祈太社，太稷以息淫雨之沴，祠令所載，於禮無嫌，謹具狀申中書門下。

同劉敞孫抃論四后配食

臣等謹按春秋傳曰，大祫者何，祭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以國朝事宗廟，且百有餘年，至祫之日，別廟後主皆升合食，遵用以爲典制，非無據也，比皆更聖祖神宗虛心極慮，制節垂法，以貽子孫者

也。宋易輕改。且宋家宗廟之禮。參用歷代。因時施宜。不專取於周唐。何以言之。如太宗眞宗二帝。並配三后。孝章嘗母儀天下。而享於別宮。淑德以元妃正嫡。亦享於別宮。原其憲章沿革之始。似出聖意。自有所在。若規以一家之學。則紛然皆亂於上矣。且行之已久。祝嚴宗史既守以爲常。若一旦輕議損益。恐神靈不安。亦未必當先帝意也。議者乃謂四后之主。於合食則貴有所屈。於別享則尊得以伸。然則且不疑於黜遠四后。而獨豐於昵乎。他年有司攝事。四后皆預合食也。今陛下方欲躬齋戒。奉祖禰。而四后見黜。不亦疑於以此禮之煩而不能事其先妣乎。受命之君。以創禮革典爲急。繼體之君。以承志遵法爲美。先帝創之革之。陛下承之遵之。臣曰可矣。宗廟之祭。至尊至重。苟未能盡祖宗之意。則莫若守其舊禮。疑文偏說。未可盡據。傳曰。祭從先祖。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此之謂也。臣愚以謂如其故便。

文恭集卷八

奏議

論征蠻

臣竊見前代征討蠻寇。所以爲難者。以其保聚巢穴。掠害邊境。興師深入。則有山林之阻。久屯則有瘴霧之毒。兵不得戰。人多疫死。此其所以爲難也。今者邕土蠻賊。盡率反黨。遠棄窟穴。頓于廣州堅城之下。平地之上。已六十餘日矣。退則歸路至遠。進則大軍已集。以臣料之。賊氣必沮。或聞廣州雖有山林。不至深險。賊久留不進者。此天亡之機也。今涼風方至。瘴氣已息。賊處平壤。官據堅城。士卒相依。弓弩得用。天時肅殺。宜行誅討。江西等路。雖苦水旱。計其小熟。及茲西戍。猶足以調撥贍軍。助國討賊。臣以此觀天時地利人事之形。王師誅逆。宜及秋冬。不可逗留。更無機會。楊畋、謙默不伐。深沈有算。兼其忠孝出于天性。誠堪屬以南伐。總茲師律。陛下宜申勅諸將。稟其節制。則軍衆有所統一。號令得以施行。今因賊亡之機。與天時之利。參定滅賊之策。勿貪一時之功。戒之以在和。訓之以持重。多方設巧。燒其船艦。使賊不得下海。賊若下海。攻陷瓊管。以爲窟穴。即介在海外。王師無由致討矣。乘間竊發。入寇腹心。則嶺南諸州。被害無有已時。更復遷延至春夏。或誘合蠻賊。或煽動羣蠻。則江西諸路。疲轉漕之役。失耕稼之業。大軍有疫死之懼。懷思歸之心。久則變生。一切雖在發生之候。必用誅伐之威。夫逆天時、虧地利、失人和。三者、舉事之忌也。臣愚狂妄。輒謂方今之計。宜先料賊之多少。計兵之衆寡。若賊有萬人。王師須有三倍之勢。料擇精卒。習用長技。品配其衆。番休與戰。彼寡我衆。彼勞我逸。利則督士苦戰。不利則斂兵且止。如此者三時。待其衰困。各懷去就。乃可申購募之典。赦脅從之罪。則人思效順。衆必離散。然後合勢大舉。以圍殄滅。若失機會。恐逆黨愈盛。而後患滋大。昔者食蔗之人。猶憂羅場負薪之語。或蓋廊廟。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乞留三御史劄子

臣竊以御史者、天子耳目之官。所以上廣聰明。下防威福。若有畏懦無狀。緘默不言。即是尸祿素餐。負陛下之任使。罪之可也。若其不畏強禦。糾發姦邪。可謂能言。是其本職。旌之可也。近聞臺官彈奏。事連宰相。陛下不留詔獄按問。止令開封府訊狀。憑劉宗盟一面單辭。黜三人御史。于朝政有損。于人情未服。昨日聞御史差敕留中。未下外議。皆謂必是聖心覺悟。不黜臺官。人情莫不喜悅。剛猛御史。自古難得。今若逐去。須別舉人。所舉之人。未必能勝此也。近日謫見未息。姦宄須防。古人有言。猛虎在深山。藜藿爲之不採。猶言直臣在朝。姦臣遠避也。臣欲乞降旨。留三御史在朝。以警姦邪。臣作晚蒙宣召。已曾面論此事。欲乞聖慈。更賜詳度。

乞慎選省府推判官提點刑獄

臣聞漢制、刺史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至卑也。委之察一部者。意在秩卑無所顧惜。敢刺舉耳。某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文武名臣。欲盡委察。今之轉運使。大抵漢刺史之職也。陟黜臧否。興利除害。莫不係之。國初用官亦輕選才則重。其間外計多著能名。古人有言。引一代之人。理一代之人。理一代之務。不借才于異代。若謂方今之人。是誣一代之人也。顧朝廷所選用何如耳。若欲天下轉運使盡得其人。莫若慎選省府推判官、提點刑獄。此三道者。取才之要。比來貪緣用人。忽略此職。一概置親厚之吏。或假借橫勢之家。故外計之任。有以資敍而入。往年業清臣在三司。判官不才者奏罷數人。當時物論是之。今稍稍復用矣。天聖景祐之間。屢降大敕。舉提點刑獄。頗亦得人。近年多沿差遣敕上帶入。選舉之法。格而不行。又罕見顯拔循吏。爲之省府。陛下惠綏元元。勵精政治。近制、川廣知州、通判、知縣、並須選差。所以重遐方而矜遠俗也。況轉運使、提點刑獄。表率部吏。宣明風化。可不慎擇哉。宜得通民事綽有才望者居之。若按舉稱職。風績較然。或增秩再留。或移莅劇郡。俾久其任。以伸厥能。賞積久累。宜秩高而才下。素望不著者。不可使居其任。恐隳職事。且非陛下求治之意。

論除授宿衛帥臣

臣竊以殿前馬步軍等帥臣、統陛下爪牙之兵。爲陛下心腹之佐。宿衛宮省。拱扈宸極。凡所進任。固先出于聖意。然後參訪大臣。公議既同。方可除授。近來內外臣僚。多舉武臣管軍。此非臣下輕可論薦。漢宣帝

時、丞相黃霸、薦侍中樂陵侯史高、爲太尉、帝使尚書召霸曰、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丞相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霸爲丞相、薦高爲太尉、以職事言之、未爲過舉、猶見詰責如此、豈非以太尉掌武之官耶、陸貿有言、將相和則權不分、權不分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國家安、以此而言、宿衛帥臣、當選謹厚樸忠之人、以總禁旅、不宜輕用論薦、以收私恩、或任非其才、則開隙生事、國之利器、所宜慎重、

論河北邊備事宜

臣聞地有常險、而國無常地、此古今得失之勢異也、古者、北有盧龍之塞、白檀之險、隔限南北、中國得之、控扼北狄、今此二險、虜反有之、河北地形、無險可守、自河南北逶迤、平壤二千里、景德中、一旦虜騎至河上、當是時、去祖宗纔四十年、兵強將勇、習知戰鬬、至頻章聖親駕、虜始懼而乞和、河北名將帥楊延昭、馬知節、李允則、何成矩、孫全、有盛名、扈駕則李繼隆、石保吉、內臣則秦翰、皆數經戰陣、自河決商胡、失橫隴故道、中國亡大河之險、虜乘虛擣滄景、則山東危、願用張宗益、郭申錫言、割滄州、別爲一路、屯兵以扼虜衝、備不虞、國之福也、伏望聖慈、特詔大臣、講究速行、

論邊界守約束

臣聞憂患之來、多藏于細微、而生于人之所忽、自邊臣趙滋舉行界河打魚刈草、一切禁斷、由此漢兵多與北鬬、累年不絕、和好之體、一旦至此、怨隙之開、亦不在大、去年八月庚寅大雨水、今春彗孛謫見、上天不言、以文象示下、陛下宜思內外憂患、彌縫其缺、蓋有備、則患不能深、無備、則亂不能起、界河武思、趙用、輩、雖時立小忠、皆不達大計、宜密行戒約、臣觀景德詔安撫司、皆防微慎重、自景德以後、詔書數更、北人打魚、安于積習、邊吏弛職、不復譏呵、及至舉行舊條、而淵魚見察、衆狂皆怒、履霜已深、堅冰且至、願大臣早爲之備、國家承平百年、與敵通好者六十歲、內外無患、前所未有、近年邊遽來上、不過侵誣尺寸弧候、此夷狄之常態、縣案之本職、移文足以辨之、何遽至興甲兵哉、今搢紳中有恥燕薊外屬者、若天時未與、人事未至、而欲妄意難成之禍、不如講和息民、擇良將以守邊、選能臣而修聘、外固歡和之形、內修守禦之備、關塵不絕、守眞宗仁宗法度、以惠養元元、則天下幸甚、

論西夏事宜

臣聞漢武收河南地方、朔方開置河西五郡、中國得之、以隔絕羌胡、不得相通、前世謂之斷匈奴右臂、今盡爲夏國所有、夏國主諒祚、恃犬羊之衆、濟因父之惡、去年不顧誓詔、燒刦秦鳳、涇原、兩路熟戶、肆行殺掠、滿意而去、邊臣畏懦、按兵不出、朝廷降詔詰問、拒使者不之納、及賀正人至、以壕外地屬戶爲說、此地、慶歷中、西蕃溪洞所獻、檢據甚直、詔答已詳、近日延州按撫司復奏夏國乞遣使齎狀乘驛詣闕、其意無他、止是申尋前語、圖起爭端、臣恐疆埸之憂未息也、如聞西人常有意闚秦中、同家僅一帶、蕃部正扼西賊來路、涇原若失此險、無所隔閡、賊馬一二日可至古渭、可至古渭、則秦中搖矣、雖聞今年歲在東井、爲關中之福、是家說鎮歲所在、不可加兵、然五緯盈縮、進退不常、難可恃也、彼若不畏天道、輒來犯順、盈縮繫于天道、成敗先于人謀、若止是論議、理壕外地界、朝廷必無開許、彼見不許、有必爭之舉、大集羣醜、以撫諸務、如聞西賊尚有窺伺邊隙、結納熟戶之意、欲望聖慈、明戒邊帥、豫備不虞、綏靖鎮撫、明遣間探、講練軍政、以佚待勞、彼知我有備、決不敢遽起事端、

論邊事

臣竊以景德二年、遼人乞和、章聖深維遠慮、務息邊氓、俯屈至尊、下柔獷俗、繼以仁宗聖德、順成先志、彌縫間隙、得稱靡勿、懋之義、自爾邊境、晏無風塵之警、父老不識金革之事、大德至恩、在民深矣、國家承平百年、其間通好、居六十年、前世所未有、近日戎人移建鋪居、侵越代州疆界、吏止之、奮兵與漢兵鬬、又雄州奏契丹人騎兩過拒馬橋南、伐去柳栽千餘、放箭射歸信縣尉、又界河舊制、北人不得取魚、雖素有禁防、或聞私亦曾採捕、苟不開有鬬爭之事、近年禁禦太密、鬬爭不絕、亦曾射傷巡檢、殺死邏兵、邊臣恬然、曾不爲怪、朝廷奏報、視爲閒事、未審鬬爭不止、其末如何、皆積不相能、馴致此釁、履霜之漸、堅冰且至、誠懼章聖和戎之策、從此而壞、國家居常備陝西、次及河東、未嘗深留意于河朔、陝西河東兩路兵官、經朝廷選、所得差多、極邊城寨都監寨主之類、則又許帥保薦、頗得土人、曉識山川險易、習知蕃戎情態、又有內屬蕃部、爲之障蔽、士兵蓄銳保捷之勇、皆使弓箭戰、以一路兵力、得良帥制之、寇至可以戰、可以守、河東險固、去年西賊燒刦澤原、秦鳳熟戶、蕃部、迄今環慶賊馬鈔掠未已、然今年歲在東井、東井秦分、爲關中之福、星家之說、鎮歲所在、不可加兵、宜勅沿邊諸將、嚴兵爲待、賊若大舉犯順、我得天道、不宜縱敵、兵法所謂敵加于己、不得已而應之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彼自守窟穴、無所侵軼、不宜提兵深入、自違天道、前所謂朝廷未嘗深留意于河朔者、豈非恃盟好、重改作、防虜人之疑乎、方今之計、莫若外因懷和之形、內修守禦之備、且河朔地形、無險可守、自雄莫以南、平壤千里、往時黃河流入虜境、無慮五七里、自河決商胡、不由橫隴故道、河北水流散漫、失中國大河之險、不能限隔戎虜、盛冬冰合、胡騎可過、虜人若以精騎擣滄景之虛、長驅南下、則京東搖矣、河北雖有塘水城壁、利兵堅甲、無所用之、臣非能知前後通邊事者、言之多矣、朝廷以北虜無釁、未暇經略、今來邊釁已有萌芽、防于幾先、姦謀自破、今陛下聖德日躋、神機天挺、燭知萬事之統、坐照四夷之情、廟堂之上、俊乂大臣、皆有文武全略、通知三路利害者、豈臣愚蠢、標聞所能究知、然而負薪之語、有益廊廟、況預聞政事、稔知邊患、敢默而去乎、欲乞令中書、樞密院、檢取前後臣僚上言章奏、相度可否施行、

辭免尚書禮部侍郎劄子

臣近蒙聖恩、不次遷秩、傳聞之始、隕越于下、尋具劄子、懇叩乞行追寢、而高邈之聽、未賜卑凡、樸訥之辭、不蒙開允、今早亦皆面奏、親奉德音、仍遣中人奉宣宸旨、促令祗受、押赴告謝、以聖慈堅重、天語丁寧、不敢有辭、尋已授訖、然而公議可畏、私懷未安、須至縷陳、重煩聽覽、伏惟仁宗皇帝、以仁聖至德、臨莅天下四十載、東宮虛位、大本未立、知陛下有聖賢之量、建爲皇子、付託大器、天人之望、宅心有所、四海之命、始有攸屬、一旦入繼聖統、中外罄如、厥初大憂、咸慕聖體、雖小有虧和、而神靈護持、終獲勿藥之喜、是祖宗

基德之厚。仁宗知聖之深。在于羣臣。何力之有。豈敢貪天之功。橫受寵命。自省甚熱。衆議謂何。況臣衰殘。無所云補。未能引退。已負兢慚。儻竊崇恩。更尸厚祿。必招譏議。恐致咎殃。伏望睿慈深亮愚悃。追停渥命。庶安危抱。取進止。

狀

舉京官狀

准敕、限十日內、于外任太常博士以上。曾歷一任通判或資以上。或歷通判一年以上。堪充三院御史。保舉兩人。開奏如三丞內有合該舉勸者。亦許保舉。仍須自來別無贓濫。忠厚淳直。通世務、明治體之人。如朝廷選擢任用之後。所舉人犯入己贓。並當同罪。其餘贓私。及不如舉狀。亦當連坐者。一員、某處任官。貼子作所用 一員、某處任官。同前 右謹具如前。臣伏見上件官等。並是直諒多聞。堅正有守。資于風諭。濟以文采。堪充三院御史。臣今保舉如朝廷遷擢任用之後。犯入己贓。并其餘贓私。及不如舉狀。並依所授敕命指揮。甘當同罪。連坐。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乞楊開充大理少卿狀

臣等伏見國子博士楊開、材資敏通。檢覆端約。深達時務。尤長法律。先曾刪修銓司敕條。至今行用。稱爲允當。昨日知絳州。服除。赴闕審官。三班院見各奏辟刪修本司條貫。觀其議法詳平。正而有守。臣等今保舉堪充權大理少卿公事。如經朝廷擢用後。犯入己贓。及不如舉狀。並廿同罪取進止。

兼侍讀學士舉官自代狀

臣伏蒙聖慈。除臣兼侍讀。准敕合舉官自代者。竊見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張瓌。博通古今。練達典故。有國儁博物。胥臣多聞。可以進讀羣書。入奉大對。臺閣久次。朝廷具知。若以代臣。允協公議。

論增經術取士額狀

臣等、竊以六經傳先王之道。教化根本。舊制試進士、止以詩賦策論。簡拔才俊。其實少有專門名學之人。諸科雖能誦記章句。復又不通大義。施于有政。則又面牆。所以前後論取士者。常以此科爲言。景祐制書節文。始令禮部貢院舉人通三經以上。進士諸科過落外。許自陳嘗于某處講授某經。貢院別試經義十道。直取聖賢意義。解釋對答。或以詩書引證。不須全具注疏。以六通爲合格。講誦精通。具名聞奏。乞差學官。或御試覆試。得中。具對義粗通取旨。此則聖朝扶進經術。漸復兩漢射策之舉也。慶歷六年。應詔者四十人。合格者八人。進士諸科各四人。皇祐元年。應詔者八十二人。合格者七人。進士五人。諸科二人。今年投牒進士七十七人。諸科五十人。凡一百二十七人。比之嚮來。數目倍多。豈非詔書開勸使然。而利祿誘導之至也。條制每科不得過五人。比再經覆試。又須通落。獎進之路。似未開廣。恐學者稍怠懈。美業中止。臣等欲望聖慈。稍增人數。以勸來者。四方聞朝廷參用此科取士。莫不靡然向風。潛心經術。則彬彬之舉。兼成于前代矣。臣等見精加致試。須至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代中書密院傳法院譯乾元節新經罷堂奏狀

臣等、伏蒙聖慈。以傳法院譯乾元節新經罷堂。就本院特賜臣等御筵。皆千載挺生。屬盛符而纘聖。五天駕稅。慶繙貝以成書。仰契眞乘。永延壽歷。方繕寶函之日。將升梯凡之觀。梵教旁流。增演觀花之義。宴慈申錫。更均在藻之仁。臣等叨預鼎司。遊譯館。祝後天之洪祉。參問佛之勝因。彌愧空疎。薦霑腆飫。

準使北朝先狀

備完使傳。取道治封。邀賓館以無階。辱珍函而猥及。瞻言勤意。但切感懷。

夙馳星馭。已講于慶儀。復次樂都。遽承于染翰。卽披光範。深慰鄙懷。

叨備使華。已通邦好。載馳軺傳。俯屆蕃垣。遽辱緘縢。但深銘鏤。

將命宸庭。修聘鄰壤。征軺夙駕。將次于會都。賓館爲容。卽瞻于台座。豫爲歡忭。曷罄言陳。

參聯華陽。修講鄰歡。飾軺傳以載脂。將臨于會府。望門牆而延脰。卽覘于台儀。豫此欣愈。實爲榮幸。

信書將命。恭修邦聘之儀。行傳戒塗。適次都城之懷。好樂函而俯及。荷謙德以彌沖。卽詣賓階。豫歡私悃。

議

代中書詔定大樂名議〔案〕宋史定大安樂名。在皇祐三年。禮臣王堯臣等上其議。

准今年二月二十三日敕。准今月二十一日詔敕中書門下。朕聞至樂之大。統和天人。奮雷先聞。萬物蠢名。聖人觀象于豫。以崇薦配。百代之興。咸有制作。眇觀載籍。旁採緯牒。詠功象德。率著號榮。若顯學題根英之文。陶虞紀明紹之美。三王殊德。稱謂炳焉。降及後世。鮮克遵尙。惟東漢命以大予。開元自云唐樂。雖距古未遠。而雅乎言道。希風咸夏。朕所慕焉。故前詔執事。訪闕博採。將以立度出均。致音正律。準權審量。偏器協舞。以定本朝之述作。用彰祖考之謨烈。夫名生于義。義出乎實。名正言順。然後事成而禮樂興焉。庶幾光輝。永昇來裔。其令兩制及禮官。參稽典制。議定國朝大樂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稱朕意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臣等謹議曰。臣等賤愚。不足以明國朝大樂。竊尋前志。探觀往古。受命而帝。聖功告成。守文之君。治道大備。濟斯民于富厚。流至化于洽平。鮮不致合中聲。序正雅樂。效法功德。章明祖宗。宣之于鐘石管絃。著之于干戚羽籥。乃復揣稱治象。形容德美。度曲以闡其義。立名以統其實。崇薦郊廟。允諧神人。咸召至和。以降嘉生。咸池而還。作者代有。韶夏大濩。從來尙矣。允屬熙盛。詎宜曠闕。伏惟太祖皇帝。誕武而聖。大度且仁。變伐揉于橫流。揖讓歸于歸運。平殄僭閏。掃除荒屯。天地號爲重開。區夏繄其再造。一戎底定。萬世以基。太宗皇帝。以聖域優入之姿。膺神器傳歸之重。協承駿烈。紹敏武功。越人奉圖以歸忠。遠蠻銜璧而服罪。正朔所隔。亦既來同。文告是加。無思不服。廣英材之教育。蒞王官之辯論。審克邦憲。祖尙人文。俗阜刑清。官修政舉。太平之盛。于斯經啓。眞宗皇帝。體全上容。道合至眞。昭前之光明。而濟之以文采。化下以清淨。而納之于忠厚。謹任吏之法。嚴取士之規。爲官擇人。程才濟物。規安億姓。撫和諸戎。荒服遂要于衣裳。老人不識于金革。符命紹至。封禪勒成。威秩上下之神。垂矜大小之獄。倉廩充實。囹圄空

虛、炳焉聲明、絕于稱謂、伏惟皇帝陛下、欽明燭治、仁厚好生、躬至德而若虛、求昌言而如渴、懷柔異俗、休息邊氓、繼好歸林、納附河外、簡勺羣慝、弓矢載櫜、屏弋獵之娛、稀囿游之幸、升世室之配、侑同戚藩之樂、刑書用其中典、民賦從于薄斂、積四聖之致治、逮百年之勝殘、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蟲魚鳥卵、皆有常禁、海內蒙德、薰蒸太和、于斯時也、樂典未章、號令不立、此有司之失、弗能究宣、陛下開至明、發深詔、敦求識微之士、逮及承學之列、求端中黍、造始黃鍾、致律和聲、稽器定制、五音六舞、各得其準、胥隸樂府、以覺三聖之功、德莫盛焉、臣等申被詔書、參定明義、謹按太常天地宗廟四時祠祀樂章、凡若干首、以安名曲、尋其義也、豈非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治神靈祖考安樂之故、名既素定、義足欽承、詩美率由舊章、記稱孝莫善于繼志、書言惠莫大于安人、臣等議上國朝之樂、宜名曰大安、乞宣付中書門下、審加詳閱、謹議。

代中書密院擬議大樂名狀

功成而樂作、治定而禮興、百王之隆道、雖同貫、六代之盛樂、皆殊名、示沿革之既常、明制作之適出、移風俗而美教化、薦上帝而配祖考、以成功而告神明、非甚盛德、孰能預于此、往者、唐失根統、倒持鑄柄、蕩無維御、遂至陵遲、日尋戈兵、時悼塗炭、九土分裂于下、三光錯繆于上、鬼神失其常祀、天地發于殺機、甲子一周、閏位五姓、天而既棄唐德、且厭華亂、故駿命集于我宋、伏惟太祖皇帝、英武挺出、歷數攸歸、屬天道之興、能膺神宗之內禪、懲艾僭暴、顧嗟溺喪、奮耀靈斷、翼行電討、芟除不軌、勤恤有生、經啓人倫、靖一天宇、兵賦悉還于公上、權綱不假于近習、除吏歸于尺一、立法約于三章、尊本京師、維制方夏、陶甄獨運、禮樂自出、全安諸國之後、崇立百神之祀、象緯宣精、人神享德、規模宏遠、基圖篤厚、開濟萬世、卓無與倫、太宗皇帝、天人宅衷、謳歌在聖、嗣膺神寶、纘立武功、薄伐晉人、遂夷并壘、提封畢入、象譯具通、教先儒雅之風、周咨政道之要、時文載郁、俊民用章、置讞刑之官、建藏書之策、講求世務、矜恤民隱、賦斂蠲其重法、更衞著于輕科、黎庶安生、刑罰幾措、真宗皇帝、纘戎二后、神容昭通、率由民彝、躬行儉約、勤勞機政之總、慎重刑賞之施、選舉廉能、賓興俊茂、右文崇術、勸農恤刑、德讓興行、吏治循厚、深恤民之愛、講和戎之利、戈革弗用、疆陲底寧、瑞命宣臻、頌聲翕作、始奉符而行事、乃昭姓而刻號、諸神受記、羣望咸秩、炳焉之美、同風三代、皇帝陛下、體慈上聖、迪惟前憲、臨下崇于含垢、在宥本乎好生、博愛無私、甚德而度、紹修戎好、鋪戢武邁、事郊廟以肅祗、撫宗藩而敦睦、肅若舊典、祠于明堂、升侑尊先、泛澤勞下、積累聖之忠厚、滲生民之骨髓、物罔微而不遂、澤靡遐而弗臻、上下相安、表裏悅穆、思欲播祖宗之洪烈、揚雅頌之正聲、光施尊名、章示後嗣、同符韶舞、當爲稱首、故深詔執事、博延識微、乃者造計秒忽、致聲立均、通鍾律之和、正干羽之綴、申命近列、制名大樂、俾援典體、參加詳實、臣等欽惟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陛下之承聖業也、安祖宗之已安、其仁厚、又享祀時至、神鑒嘉樂、故郊廟樂章、大率以安名曲、臣等以謂國朝大樂、請如兩制及禮官所議、名之曰大安、

文恭集卷九

表

中書賀南郊祥瑞表

報本申虔、奉符展禋、天心顧享、福應宜章、瞻列象之殊尤、浹羣心而聳抃、伏惟皇帝陛下、德兼巍煥、運格清寧、敦慈寶以庇民、握道樞而裁化、念大事之在祀、逸典竝修、本至誠以感神、精心弗匱、比者內天心之紀至、就陽位而卜郊、惟洛櫃之祕文、乃霄晨之丕貺、戒嚴法衞、茂對鴻靈、爰自翼室齋居、清場宿設、躬致芬馨之薦、允迪純嘏之祥、十煇昭融、延和于北陸、五雲絢藻、垂蔭于宸中、旋整駕于殊庭、用致恭于眞祖、圓靈載廓、素魄徐升、聿昭三善之猷、迺發重輪之彩、諒皇穹之鑒佑、著容感之敷聞、胥契亨辰、茲爲至瑞、臣等幸陪禋祀、預覩嘉徵、慶躍之誠、倍異倫品、伏望宣付史館、以播英聲、

代中書樞密院賀司天臺奏壽星見表

臣某等言、伏覩司天監奏、丙位上、占見壽星出見、光明潤澤、謹按景祐乾象新書占曰、老人一星、在弧矢南、一名南極、主帝王福壽者、月旅陽中、星昭丙次、前告壽星之兆、迺含明潤之輝、凡遇亨嘉、同歡瑞福、中賀

伏惟皇帝陛下、廣淵成聖、齊穆居尊、恭己當陽、嚮大中之五事、撫辰育物、協通歧之四時、裁成七政之和、嚮用九疇之福、先膺祇之中候、見南極之上躔、彌紫宙以收氣、臨黃衢而泛彩、老人垂象、俾下土之觀文、太史獻占、覽後天之膺讖、有光聖日、增煥祥編、臣忝冒近司、預聞嘉應、奉億年之瑞貺、均萬宇之歡心、永保無疆、光昭不朽。

代賀立后表

臣妾言、恭以紹興大寶、崇建長秋、凡在臨民、孰不欣抃、伏惟皇太后殿下、慶鍾沙麓、光協禧房、蘊四德以兼徽、契千齡而偶聖、玉衣之夢、素協于奇祥、金穴之華、早膺于妙選、屬大横之纘服、奉褕翟以正名、抑有典常、允歸諸類、永正軒龍之體、長扶璇極之尊、與乾同休、配坤惟厚、臣妾無任懽呼屏營之至。

賀奉安三聖御容表

臣某言、伏覩南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御容、禮畢者、纖敞新宮、績成先志、鼓鐘所落、檢藻相宜、臣竊以別寢之興、蓋尊王業、原廟之設、實廣孝思、稽克構于聖功、兼表崇于文教、光昭宗祏、慶洽天人、伏惟皇帝陛下、凝睿太淸、紹休聖緒、觀文開化、握河洛之坤珍、受命宅中、都房心之星次、惟藝祖肇基之地、粵先皇駐蹕之巡、時創琳宮、阜安鼎邑、殊庭中廢、寢廡載凝、濬發德音、勃興寶構、森倚萬楹之盛、仰延三后之靈、孝子求神、固非一處、先王不祧、迺懷二人、奉漢寢之遊冠、尊軒臺之辟表、龍䑸夙發、羽葆親臨、中命禁林之臣、率尊法物之儀、神明氣象、胥接二京之間、朝野歡聲、共歡千載之際、臣遠守郡土、久去國門、方畫觀之時、阻覲朝美、與壤謠之俗、竝樂時康。

代僕射宼相讓恩第一表

綵綸誕告、有命自天、冰炭交懷、跼身無地（中謝）竊以宰相之職、政本是毗、寅亮天工、翊宣人紀、上以應泰階之耀、下以副嚴石之瞻、當一人注意之求、處百度仰承之地、是故明詔于衆、昆命爾龜、周建公槐、不敢必備官之制、漢虛相府、用以待遠方之賢、蓋倚任之絕崇、在授受而斯允、如臣者、本惟常品、素昧遠圖、幸以遭遇先期、忝塵邇列、偶幾協華之日、彌致敍衍之秋、爰立嚴廊、對掌衡軸、選賦于之在運、獲覩承平、螻借箸之無謀、歲仲吡贊、內惟孤直、終荷保全、矧又總職樞庭、聯榮鼎坐、奉循成憲、欽率乃司、齪齪無稱、容容茲懼、猶復授以元戎之旂、纂佩以丞相之印章、節制上遠、帶新于乘、新宮司鑰、仍膺冊畢之恩、專闡剖符、更委合岐之壤、名數增衍、眷命有加、實儒素之極榮、豈生平之所望、自知甚熟、享大爲憂、惟恪守于攸箴、亦絕闡于報政、宴安厚味、荏苒流暉、企員闕之百常、居懷就日、奉細書之一札、但謹宜風、比者聖詔還臨、皇慈俯被、曲承持節之召、俾展執圭之儀、獲面威顏、深諸志願、豈謂遽頒恩制、復委台司、武西臺內史之崇、升天官常伯之貴、明數有著、峻舉徽章、聽命以還、撫膺自失、蓋念臣久叨重位、過沐鴻私、論報無階、踰涯既甚、種種之髮、復因病而得衰、諄諄之心、彌畏滿而招損、敢復昧進、重增其尤、豈可再以樗材、玷于柄用、非止尸官尤位、濟乃朝羞、固當速反傷年、狀其生理、實貪生于盛世、須遲懇于辭章、伏望皇帝陛下、垂諒愚悰、見矜悃款、念隆器之無假、寵茂渥于已行、別擇良能、寘諸丞弼、如此、則微臣保量力之訓、庶追人

言、公朝得授方之規、無傷國體、傾新至切、戰悸無從。

第二表

伏蒙聖慈、以臣陳讓恩命、特降批答不允者、怔營之懇、虔仰于至聰、溫密之言、曲形于優諭、揮讀慚灼、罔知所裁（中謝）竊以讓爵于朝、前經之垂訓、假人以器、往聖之攸箴、矧惟台宰之崇、實居衡軸之地、儻茲虛授、曷允具瞻、如臣者、識昧遠猷、材惟常品、獲叨亨嘉之會、濫塵顯重之資、被眷兩朝、承榮四近、踐陰陽調燮之任、莫代天工、贊夙夜寅密之謀、無裨書訪、尤位之讓、收集罔明之顯、彌敎乃至授鉞齋壇、建牙戎幕、俯晷階之著象、仍玷台儀、剖麟契以長人、蒐揚閫政、濟易鐨榆之序、載深存闕之誠、一節以趨、猥承于君召、介圭入覲、方覲于帝臨、豈謂皇帝陛下、靡間疏庸、曲推圖任、特頒揚庭之命、再升調鼎之司、式八柄于西臺、冠六卿于會府、洪惟眞館、欽奉仙宗、式峻使名、用優寵數、聆深辭之誕告、撫疲質以載懷、神禍于謙實害盈之可畏、民惡其上、且致寇以是虞、爰瀝丹心、仰通尺奏、未動穹旻之聽、益增冰谷之憂、須更露于由衷、冀必回于渙汗、伏望皇帝陛下、念倚榮之太甚、察量力之不遑、申飭攸司、亟停前詔、庶使廟堂高位、免貽不稱之羞、犬馬微軀、更荷曲全之惠。

代宋狀元謝及第表二（案、宋庠及第在天聖二年、宿即是勝、進七、）

太常試藝、謬參籍奏之榮、法坐錄名、濫蹇言揚之選、沐淸光之下濟、仰華旦之親逢、祗荷寵靈、伏增欣懼、（中謝）竊以翠材博舉、鴻化肆先、愼簡乃僚、紀歷代之寶訓、譽髦斯士、垂大雅之美談、克樹泰寧之基、允爲盛德之集、若乃右賢撫運、左箴隆文、率由上聖之姿、規恢前帝之憲、伏惟皇太后淵猷冠古、景鑠在躬、軒聚儲祉、有成湯之旨法、坤儀納順、茂太姒之音徽、鋪昭正始之風、述宣中壼之化、而自鴻階紹建、寶統嗣興、授玉几之顧遺、財成樞務、總金聲之條貫、登翊聖眞、率循豐茂之規、迄用緝熙之典、故得九淸乃晬、萬寶由抜、諸福之物畢臻、至治之隆胥洽、靖共庶位、招致羣廉、舉帥俊之彝章、下發中之溫詔、旌賁之命、相望于歲中、物色之求、駢臻于闕下、申飭辨材之制、謹嚴歛墨之規、較邦直于中司、簡朝英于上第、光昭盛節、委重斯文、如臣等涉獵有年、削摩無狀、十鄉充賦、偶承乏于計偕、英數須才、固絕希于聖選、撫空疎而增惕、備程品以奚堪、豈謂宸造曲成、睿恩猥至、褐衣賜對、局帝宇之凝嚴、睿藻躬臨、竦天姿之溫穆、薦登茂級、獲寘榮塗、錫再命之身章、曳婁有煥、頒十行之言綍、雅奧增華、席鴻儒以凝深、委賤質而奚報、臣等敢不愼修履素、惕奉紳書、慕漢吏之惟良、副堯心之在宥、恪居官次、益敦宿業之方、懷畏簡書、彌勵夕冰之節、少酬覆露、共誓捐糜。

湖州到任表

空乏之才、坐塵于郡府、輕凡之質、驟忝于列城、郡望開華、朝恩光泰、尸承在始、隕越無從（中謝）伏念臣奮自孤生、路無巽操、偶階末技、始籍中銓、肯人以來、門業不振、平素所望、器分有涯、叨于誤知、會其乏使、拔從凡品、寘之道山、太平養棟之庭、茂彥發硎之所、名臣踵出、卿幹森呈、而臣風識素淪、藝文特謭、納污在上、竊吹其中、抱槧十年、無稗至治、挈瓶一介、有玷大猷、頃從舟乘之遲、晉奉銓曹之領、番休延閣之直、趨走

赤墀之涂，亦在序之通階，有宿官之緒業，非不知書筵暇豫，臺職優崇，相與淵雲之徒，樂道堯舜之事，而臣母老垂白，人意戀生，不勝懷土之情，遂有祈天之奏，乞從閒郡，自効薄軀，展其烏烏之心，慰彼寒泉之思，伏蒙皇帝陛下，賜恢仁覆，推廣孝心，不遠之顏，煥生于咫尺，曰俞之命，驟繇于穆清，輟七閩之遠藩，授三吳之近地，俯鄰州曲，介在江湖，風土平調，道塗夷近，得以行過廬冢，奉侍版輿，人子至榮，紆蒙少霽，君親大義，論報未階，臣已于今月二十三日赴上訖，初宣臺劄，稍見城黎，諭聖心在宥之仁，視雅俗如傷之意，而茲士差沃，去歲汔康，比及春來，頗有飢者，未到任前，通判處部員外郎劉琦，奉若勤恤，虔于救存，廣施振業之方，幸無流亡之患，今夏蠶既多繅，麥亦有秋，諒開豐懋之占，深洽熙平之化，戴盆之下，胥燭于天光，鑿井之餘，同均于帝力，而臣下車甫始，去國迢遙，孤于外官，不勤金革之習，任以煩事，又爽宮臺之能，獲守偏方，預班寬詔，勉圖拙者之效，庶逃候人之譏，惟竭愚衷，以對靈施。

蘇州到任表

江海腐生，本惟一介，東南守將，併忝二藩，循幸已多，祇榮惟懼，竊念臣在器凡近，于才樸疎，起自後門，奮從末技，清閒之始，天啟賜收，空乏之間，書林見育，幸預遊于時雋，得仰齒于朝閣，行避蹊邪，志希樹立，終寡適時之用，易殫當世之宜，亦嘗出領倅車，再懷守紱，竭一心而營職，展四體以從公，幸本官簽，不累刑吏，而門戶多難，年志早衰，入麗正以校書，忽踰五閏，任奉常之博士，凡涉七霜，去歲甫畢喪期，僅存皮相，間關歸國，黽勉服官，會收累稔之勞，且旌羣吏之治，太微郎位，獲登一幸，司會計官，比更兩局，有尸廩稍之入，無裨泉賦之贏，然而職業優游，保無玷缺，朝廷寬大，足養資名，清光在瞻，榮塗可企，但以亡親朽骨，久滯禮塗，微臣槁骸，常憂先露，幸中吳之闕守，復故里之與鄰，因瀝血誠，仰干宸聽，伏蒙皇帝陛下、大恢仁惻，深照丹愚，濬發天慈，下從人欲，滯城之任，既席厚恩，臺觀之名，尚塵前職，遠離都輦，訪問路岐，自淮以南，雨水時若，維夏之際，蠶麥善收，便道過家，去月至郡，井絡繁庶，士物清佳，敘太伯之遺祠，高風如在，望閶闔之故里，喬木猶存，廨舍凝虛，俾入優腆，茲獲寧于血屬，前足治于親喪，秋毫之微，皆出帝力，夕冰之操，彌厲臣心，敢不肅奉詔書，愼司刑典，更徭之役，務恤下貧，輿賦之期，用勤公上，勉圖薄效，用答至恩。

兩浙運使謝上表

祇荷詔除，就承使乏，用過本最，恩越常均，忖己無畏，銘襟增悸，中謝竊念臣才能有限，資名素輕，直由腐生，端遇聖日，因乃末技，玷冒周行，升預書筵，無訂正之益，進參計局，乏鉤校之勤，絕補事經，空尸廩稍，加以不天遭閔，蚤歲喪親，至使遺骸，久在禮壤，常憂先露，貽累後昆，幸蒙曲慈，往命更郡，俯鄰州里之境，通治閨門之私，申錫告文，聽歸襄事，前後十稔，內外六喪，取資圭田，與祔眞宅，羈犬馬之負，頓覺累輕，撫螻蟻之生，未知死所，況非木石之偶，豈昔丘山之恩，方還本邦，復布前誥，寬大之意，一體上仁，簡易之方，仰遵治要，庶奉三年之計，或收一日之長，不圖大恩，超使本道，就頒臺札，加賜庫錢，光照里閭，色動車馬，歷守二吳之地，皆是藩城，就宣一面之風，不離鄉部，以布衣徒步之賤，有喪纏前驅之榮，龍既至而忽驚，感且極而興歎，何則、提封廣斥，輿賦繁并，持按察之權，居澄清之任，方于爲郡之體，不可同日而言，民隱難于

究知，官邪資于發摘，游交聯絡于屬郡，親戚布滿于故鄉，人倫則有義有恩，正道則無偏無黨，一斷以法，人且疾其少恩，稍寬以私，衆必譏其弛職，已行之命不可免，至愚之資何以勝，任重才疎，功微賞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光均燭，雲澤就施，罔遺孤外之臣，謂可東南之使，大君有命而見用，雖出誤知，小臣操心之甚危，敢忘圖報，膏將灰隕，以答寵靈。

代趙漕謝轉運副使表

忽奉中俞，備使外計，人共駭其非據，臣亦慙于罔功，臣猥以謏才，濫膺頒使，一持使節，三易歲華，以其承命之勤，委以救荒之政，凡捐除租賦，使無追呼之擾，與振發食廩，以消流亡之憂，皆聖訓之所裁，顧臣勞之安有，方自陳于疲薾，庶少竊于安閒，成命再加，初心有愧，況臣孤根難植，小器易殫，自顧缺然，無左右游談之助，其誰致此，蓋聖神特達之知，恩大難酬，感深以泣，恭惟堯仁宅下，舜智察倫，謂著在三尺之文，莫非寬大，故差擇百城之寄，要在廉平，不維迂懦，亦玷華選，臣敢不祗承德意，遵奉詔條，期在富民，敢較米鹽之細，謹于律下，誓懷冰蘗之清。

改左司郎中表

考課四期，增秩二等，寵光游集，榮懼交懷，中謝竊念迹本單平，性惟介拙，起于凡品之末，遭此聖圖之亨，猥用微才，遂叨非據，內廷視草，蓋出于誤知，左掖握蘭，亦緣于虛授，仍尸史局，兼侍經帷，久玷高華，日重大官之費，三蒙宣召，晚躋浴殿之深，榮遇翠階，忠誠自信，上不欺于仁聖，內無愧于神靈，然而才匪患多，學惟寡要，徒軋抽于制命，莫宣暢于神規，以至審克刑章，講修牧政，皆上資于聖斷，徒謹守于詔文，無所建明，有慙曠素，加以方愚向國，孤遠立朝，本無左右之容，不爲朋黨之計，貴游可憚，近習罕親，常憂二至之言，有感四聰之聽，方虞幽黜，敢冀寵遷，豈謂記錄年勤，推行恩典，進左行之首秩，沛內史之榮章，竊愧負乘，益增隕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加金度，深諒樸疎，施及孤臣，擢茲顯級，敢不勉思深訓，飭厲薄躬，務在守官，不敢遺力，期仰酬于覆露，當永誓于私捐。

轉官乞回贈祖父母表

臣某言、今月十二日，閤門告報，蒙恩授臣兵部員外郎，依前充職者，超霈崇恩，越遷茂秩，曾聞成命，增悸幽衷，懷感之餘，無言以寄，謝中臣聞天以監觀而爲德，其聽孔卑，君以成感而受人，所愛惟溥，矧至仁之御世，務廣孝以導民，敢率丹愚，仰干神睿，難稽叫閽之欲，預增惴谷之憂，竊念臣地緒本寒，人資至劣，謬操孤技，端遇盛辰，猶躡仕階，遽叨從蹕，薄才緜力，曾裨補之未施，厚訓深辭，顧演裁之莫暢，日祓禁林之破，歲尸長府之錢，豈圖誤簡清衷，旁稽陟典，懸爲郎之久次，特升秩于七兵，勞則素恧，恩惟加厚，當即虔于制命，然內迫于私誠，臣曾大以前，不及進官，歲時所祭，未有名稱，亡祖臣某、祖母某氏、越在幼蒙，即承誨育，早從厚歿，常慨先慈，而臣遭會亨嘉，尸承禁近，盡事君之節，即受教于樸忠，推本祖之言，忽獨專于榮寵，臣欲乞將聖恩欽授兩資官，回贈臣亾祖亾祖母、一官一邑號，庶伸愚志，獲賁幽扃，伏望皇帝陛下、濟發天慈，俯從人欲，收曲恩于上閣，漏麗澤于重泉，魂而有知，應當淪骨，臣雖不肖，敢忘捐軀。

文恭集卷十

表

代中書樞密院陳乞御製明堂樂章表

近奉聖旨，令臣等分撰明堂樂章者。崇饗之初，方修於閟典，登歌之首，宜冠于彌文，敢冒大猷，不勝至願。竊以明堂謂之世室，政教所班，大饗寓于郊宮，理則未正，聖惟善述，道乃從隆。伏惟皇帝陛下，純輯羣元，欽修百祀，馨香嘉栗，以虔郊廟之思，祗戒靜專，以篤神明之接。比承天表之德，大擁時邁之休，然猶增秩無文，益追來孝，企總章之嚴配，即太寢以薦誠，稽參厥宜，著定其當，合祛天地，參侑祖宗，迴臻夔禮之方，濬出淵衷之慮。有司得舉于除官，若時絕企于清光，而又度曲制名，納言發德，視承沖旨，爰命具臣，俾牽軋于非辭，將登參于雅奏，內循疎拙，曷足形容，恭聆明詔之音，一時增惕，深惟盛德之事，千載罕逢，至于賓延泰尊，哀對元聖，必資審律，用播樂章，乃可以交三靈之歡，導百順之祉，甘泉故事，開元舊儀，咸著歌辭，具存篆冊，粤若章聖受元符之錫，祇答榮號，時則徇弼臣之請，親作法曲一十六章，近則陛下，當景祐之隆，聿修祀典，居常因聽政之暇，亦製雅歌六十八章，隸習奉常，流傳樂府，以承上下之祀，用膺嘗厚之祥，乃今五室既嚴，九筵是度，人祇翹祀，神鼓佇音，睿作有先，工歌難曠，其明堂大饗，天地三位，及祖宗三位，酌獻樂章，欲乞聖慈，特從御製，用稽前憲，俯照下情，暫授寶謨，載摛睿藻，薦功祖考，揚德天人，俾肅雍來享，錫之以難老，與猗那長發，據之于無窮。

代中書樞密院乞乾元節用樂第一表

今月二十七日，入內都知王守忠等，傳宣中書樞密院，為魏國大長公主薨，將來乾元節，更不作樂者。外館在喪，感深于聖性，誕辰廢樂，昭發于德音，博稽降服之成，參酌祝筵之慶，輒沿衆欲，須冒主聰。伏惟皇帝陛下，錫類繼戎，寶慈立愛，率堯仁而睦族，諧舜孝以導民，敦叙成風，濟惠和于天屬，慎徽流化，格忠厚于人倫，徇齊蓋本于生知，淳至匪由于外奬。近者魏國太長公主、虧和咸疾，收視凝精，診淵慮以焦勞，形至誠而懇到，候問旁午，禱禮駿奔，特紆法駕之尊，躬展家人之禮，泫然流涕，視為舐犢，極周文之小心，無漢后之難色，掩前王而特出，較至聖而孰能，秦臺終迫于上賓，沁水俄從于東逝，訃聞屢悼，往臨盡哀，五日廢朝，頒卻大官之膳，千秋彌節，豫停韶樂之音，馳遣近璫，諭宣沖旨，尋禮官之獻議，原主黨之致哀，已除功慘之喪，得承吉祭之事，既立文之有素，于用樂以無嫌，況復華渚誕期，綿區至慶，相趨萬玉之會，大設九賓之朝，重譯所通，遠方皆至，輯瑞之藩侯，陪觀執珍之夷使，在廷稱蔫，萬年之觴，宣覃一日之澤，薰飈待奏，綷羽侍儀，如停金石之音，懼觸天人之望，形容盛德，本資羽舞之蹈揚，感召至和，實賴鹿鳴之宴樂，伏望皇帝陛下，勉遵彝典，稍抑至懷，收既往之憂傷，順無疆之祝頌，滿然遷慮，許一奏于咸英，鏗爾發音，用參和于夷夏，不勝至願，實望曰俞。

第二表

功服遲慘，誕節卻音，嘗貢奏函，冀回沖旨，比奉批章之答，未蒙從欲之俞，聆命載兢，仰高增蹐，伏惟皇帝陛下，孝思天挺，睿德日躋，履陶唐光被之資，躬天乙懋昭之美，體慈為寶，撫邦族以咸和，立愛自親，稽朝風而歸厚，近以齊國大長公主、〔案〕前表在未追封日，此表在已追封後，故魏國齊國異稱，晦明生疾，奄忽冥升，棄集鳳之故臺，邁乘鸞于層宇，陛下悼深宮屬，念積諸姑，緬懷賢懿之風，增重穆濟之感，垂傳聖誨，申敕具臣，俯當甲觀之誕期，趣能宸軒之奏樂，雖天懷之嘉慕，有越常均，而邦典之孔明，未違往制，非止正期之絕服，已經外次之致哀，比及宴辰，累踰旬浹，以禮文而取正，于樂事而得施，白貫主之愆和，比上賓之復魄，乘輿再駕，冠蓋相望，積齋旰之焦勞，虔靈祇之請禱，理迷與善，氣迫歸真，淵衷足貫于神明，至孝增光于列辟，況復誕彌之節，實屆朝慶之先，臣工就望以揚休，夷夏駿奔而歸福，安可以闕英蕊之薦壽，停金石之備儀，伏望皇帝陛下，勉循至公，少寬寧戚，采容臺之上議，許樂府之奏音，慰天人欣載之誠，副臣庶祝延之意，恒乖闕可，以釋翹危。

湖州乞為太傅謝安置守冢禁樵採表

春秋之記，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謂之不朽，聖人之制，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必見祭，至于封表閭墓，禁止樵採，尋所來而邃緊，蓋難得而疏舉，雖聖賢相去，事業有間，迹其大指，所以褒德旌功而已，竊見晉太傅

謚文靖公謝安挺生江表。忠存王室。甫從衡門。未解袁帶。已積台鼎之器。便繁蒼黔之心。及起東山。相簡文帝。摧桓溫九五之逼。破苻堅百萬之衆。名蓋當世。功濟諸華。號文武之偉人。爲風流之稱首。張文規所撰吳興錄。稱安墓在長城縣南六十五里。初葬建康之梅山。爲陳始興王叔陵發其冢。裔孫夷吾爲長城令。徙于縣南三鴉岡。按長城卽今長興縣。臣昨受詔除出忝州任。到官之日。遂移本縣。訪墳柏所在。據大理寺丞、知縣事裴大亮狀。于縣南萬安鄉三鴉岡訪得安冢。履地十畝有畸。古老相傳。謂之謝墓。田路去縣。與吳興錄所載略同。墓傍社戶十六歲時祭拜。舊有叢祠。不堪其陋。臣量破公省錢。委大亮移置佳處。重建祠堂。凡屋十二。遣工往塑其像。冠服儀衛。悉用當時之制。然祠墓差僻。人迹罕至。若無給復之守。恐罹樵牧之患。昔信陵、濁世之公子。漢初蒙守冢之給。介推、霸者之陪隸。晉復啓環山之封。況如安者。高德卓然。雖人隔本朝。功訖前世。穆然清風。猶在庶物。臣每見郊丘所肆赦。前代忠烈立廟所在。莫不申飭長吏。嚴加虔奉。欲乞聖慈。特降敕旨。于安冢旁。申禁樵採。給復五家。以備洒掃守護之役。敕州縣官吏。歲時祠祭。以明聖朝紀元功、褒有德之意。臣預頒詔書。無補風化。干冒冕旒。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代中書謝詔書止絕內降表

宸襟燭理。明詔宣昏。杜邪枉之險蹊。歸公平之正路。欽承睿旨。抃切感衷。中謝竊以王道之興。必由正直。國柄之本。實繫賞刑。賞信則內外服焉。治功日起。罰中則羣下肅若。姦慝不生。屬在容明。張茲紀律。伏惟皇帝陛下、敷施治具。總攬政綱。有聖主廣被之資。恢王者無私之度。信賞必罰。濟庶績之熙凝。昭德塞違。廣照動修前憲。率蘇至公。克守盈成。遂底嘉靖。然而承平浸久。涵養益深。偷薄之俗匪敦。進躁之心易動。奏公朝而幸進。趨私路以祈榮。或蹈匪彝。自罹常法。或干貸免。陰務營求。實繁內出之文。深滯至聰之聽。郛然聖斷。嫉此澆風。以爲制治之元。大于一統。蠹政之弊。戒在多門。因成變于合宮。訖宣恩于屬觀。中坦明之定制。塞流弊之濫源。或許自新。庶幾且格。實契澄清之理。足消貪昧之風。臣等忝備近司。親承隆旨。雖無才見。每誓樸忠。敢不仰稟訓言。恪謹條約。交相勗勵。期在遵行。

代中書樞密院謝瑞竹圖表

今月二十二日。使至中書。蒙恩賜臣瑞竹圖一軸者。翠本交枝。駢生于禁囿。紺圖設色。首降于叢霄。啓緗軸以相鮮。閱青玕之對發。圭衡兼映。巾衍增榮。祗賀恩頒。彌驚寵晚。中謝伏惟皇帝陛下、惠孚動植。化洽平成。朱草不絕于史書。行葦見歌于詩雅。生物咸遂。本資始于至仁。沖氣爲和。乃薦榮于祥植。瞻言平圃。蔚產脩篁。擢豐壤以同根。出珍叢而異幹。扶疎並秀。知造物之有功。託寓致靈。表太平之無象。慶昭縣瑞。等駢柯。有穗宸襟。興憐妙物。降丹輿而留覽。集華組以臨觀。命繪事以傳模。敷德音而錫與。臣等預瞻秀拔。仍拜章施。懽逢旦暮之亨。交爲歲寒之守。永惟祕奉。益切昭銘。

代中書謝故官表 宗祀明堂、泛恩收官。

臣等言。近進劄子。以蒙恩收官。乞寢成命。伏奉今月十三日手書所諭。宜不允者。恩推異等。事出常均。比控丹悃。冀收華渙。終祕允命之旨。復形敕諭之音。閟琳札之丁寧。被絲言之郁穆。敷誠莫克。祗寵逾驚。中謝

竊念臣等器非宏通。才惟凡近。起白士纖衣之賤。遭丕后席圖之隆。寢竊時榮。遂階殉用。處輔佐綱維之任。當表率士臣之先。雖夙夜戴君。勉竭自公之志。而安危在相。曷膺注意之求。固以聳聽素之深譏。憂負乘之至咎。幸遇寬聰至治。若古致文。復五室之肇禋。廣六天而合祭。纂戎率義。侑祖及宗。齋戒有初。已卻大官之妙饌。登降攸恪。復虛小次之燕居。故得精志通幽。正陽升景。重陰屏沴。協氣宣和。三神鑒德。以孚休。四海逝職而來助。泛加恩澤。洽被庶工。首從當軸之甄。渙發揚廷之告。參榮宰路。進秩升宮。雖君命之當虛。顧人言之可畏。矧在具瞻之地。敢貪揣施之名。懼校議之或興。非家至而能曉。嘗首陳于底裏。亦面叩于規中。祈寢前恩。庶存小亮。而螻蟻之懇。不能動天。蓁蕪之誠。徒知向日。猥頒書詔。中諭旨辭。謂汗令之已行。形袞褒而彌渥。承命益增于隕越。循牆但極于凌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樂在均盤。釀于覃賞。湛蓼莪之澤。及本芻狗之仁。深超從進律之遷。彌積在梁之刺。敢不欽祗休命。永勗忠圖。庶有答于曲慈。或少逃于清議。

謝敕設表

伏蒙聖慈。以臣入院賜敕設者。覩草充員。方躋于坡禁。班觴示惠。復敘于詔筵。羅方丈之肴羞。融膺寸之醪蟻。才林盛集。臺從畢臻。示恩禮之兼常。被光榮而加腆。此蓋皇帝陛下、嚮儒恢化。稽古上文。厚玉殿之詳延。深複門之睠遇。賜收萬品。召置禁扃。逮涓日以祗官。復需雲而罩渥。大官先設。宴豆有加。闕鼎著之覩深。增麟棲之赫昞。龍顏過泰。徒醉飽于太平。文采勿昭。詎章施于盤誥。惟圖勤悴。以答褒嘉。

辭免翰林侍讀學士表

臣今月初二日。閤門授到告敕二道。蒙恩除臣翰林侍讀學士者。祗奉褒遷。不任驚灼。竊以參侍帷幄。進讀典文。本優名儒。兼采時望。如臣者、末學膚受。一介野生。無他異能。但逢聖奬。謬加書名。曷暢代言。近以昏瞳。乞補閒郡。嘗傾奏懇。終寢俞音。忽被曲慈。擢升邇列。學術淺陋。職位高華。實匪至愚。所可充選。悅然承命。森若負芒。惟乞聖慈。歷簡耆明。改授鴻碩。庶安危抱。以穩僉言。

謝翰林侍讀學士表

冠居綸掖。久玷清司。參侍經帷。驟羣大雅。仰祗寵渙。伏積兢榮。中謝竊以入奉便朝。進敷往策。膺穆清之顧問。預禁奧之趨翔。無嚴徐之才。不足承于應對。有褚馬之學。乃可奉于諮詢。如臣者、性業頗蒙。才資底滯。記問爲學。曾莫究于言筌。篆刻攻文。絕無裨于治具。端逢亨會。漸竊榮階。歷右史之服官。辱西臺之書命。當彌文之盛際。遂忝代言。乏爾雅之深辭。無施潤色。久聳澹巾之謂。居懷襆被之虞。幸遇皇帝陛下、留好藝文。垂精道術。觀邇英之講勸。廣衢室之訪臨。延集諸儒。究研羣典。豈謂腐生無狀。上睿誤知。升廁近臣。預陪進讀。陳倚相臣墳之典。參張酺帷幄之臣。職近地親。材朽學陋。將何以助稽古道。開益聖聰。撫末學以空疎。臨多文而眩惑。徒尸清職。莫稱厚恩。伏遇皇帝陛下、恢闡堯文。循持禹律。探觀前史之載。昭鑒是闡。敢求承學之臣。謬延遂及。豈茲庸淺。足副東求。惟當采摘善言。鋪陳往行。庶虔資于一覽。期祗慎于官箴。

授侍讀學士舉官自代表

右臣蒙恩授侍讀學士、準敕令舉官自代者、臣伏覩尚書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趙師民、學以爲己、善不近名、道術通明、德行純備、有多聞直諒之益、在正始中和之流、久侍講筵、兼聯制閣、儻甄升下、禁職、俾進讀于祕書、是能滋廣睿聰、充副德選、

謝宣召入院充學士表

臣某言、今月六日、翰林待詔費瓘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王人俯降、天旨就頒、召臣承明之廬、解去邇英之籍、寵褒驟至、榮戀兼深、中謝伏以渙號所孚、禁林爲重、漢家待詔、因金馬以名門、唐世尚才、自鑾坡而移院、官貴近而少蕭、地清祕而罕階、深惟視草之難、宜得燃藜之敏、豈伊蕞陋、足玷禁嚴、竊念臣材拙且疎、器凡而近、出自竊單之緒、遭于熙盛之辰、進忝士科、預尸東觀、守符再假、漕節一持、孤千外宮、介在東鄙、分當文俗之使、絕希翰墨之游、出而誤知、矜其久次、沛然降劄、召言還臺、辱右史之班、彤玆西垣之書、詔進稗治體、無濁雅之訓辭、坐冒職儀、乏相賓之名實、乃尸朝委、兼攝中銓、僅遵唱注之規、蔑著品題之日、遽從綸省、入侍經帷、陪諸儒之竝游、預羣書之進讀、欣屬好文之會、舉迷摘句之方、訖無忠言、稗于上聽、方虞襲被之汰、遽承出綍之遷、召拜北門、延升近署、申加邇職、參莅史闈、兼二官之至榮、盡一時之清選、瑣材極陋、寵數踰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假借用人、曲成遂物、誤采頑愚之質、知無左右之容、以其嘗踐掖垣、經爲明命、亘無他技、蠲有前勞、擢于禁奧之司、復責演裁之效、矧上清之册府、俾方丈之仙山、將何以寓直禁中、備穆清之訪對、誕敷天下、約雅奧之代言、始承命以若驚、終捫心而失措、惟當服勤緒業、率懋愚衷、恪遵四禁之規、祗守十思之慎、用殫志力、以誓粉揖、

舉呂溱王洙自代表

臣蒙恩除翰林學士、準敕舉自代者、臣伏覩起居舍人、知制誥、知杭州、呂溱、蔚登首舉、綽負宏文、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兼侍講、王洙、號稱俊儒、通明經術、嚮聯詞掖、同掌命書、灼見猷爲、雅欽才望、願停茲命、回授若人、則公議有在、時談允穆、謹具狀奏舉自代、以聞、

代中書謝爲伏日早歸第表

伏日歸休、雖存于告令、中曦趣下、蓋軫于慈襟、祗荷寬優、交增榮悚、中謝伏惟皇帝陛下、紹隆炎歷、凝監太清、茂遂萬物之宜、變成四氣之順、因天地長嬴之盛、化洽乘離、屬金火伏藏之初、仁深顯暢、降王人于禁奧、傳天語之溫淳、閔以服勞、許之夙退、獲遂燕申之適、彌昭嘯素之慚、

代中書樞密院謝譯經院賜御筵表

節近繞楓、方翻文于竺館、仁深推食、俄示惠于韶筵、聿荷寵恩、彌慙曲寵、中謝伏惟皇帝陛下、研幾衆妙、繹志大猷、本上聖之多能、繇中天而稱號、混并書軌、崇護宗乘、重九譯之語言、勞開梵學、正五天之文字、祖述聲源、遷誕節之祝延、奉祕經而演潤、揚妙音而伊始、資睿算以無疆、臣等迹玷近司、才疎了義、臨眞答而曷暢、對豐豆以攸慚、

代中書樞密院傳法院龍堂賜宴表

竺館翻文、慶猗蘭之紀節、句筵參義、譯貝葉以成篇、介上聖之元祺、續大雄之慧命、雖獻如山之祝、未登程石之觀、梵夾修嘗、愧棲毫之乏潤、臚傳敞宴、驚兼豆之遽豐、臣等匪究眞筌、空塵譯經、徒尸承于飫賜、彌隕越于愚衷、

代中書樞密院謝題明堂御書後書名表

伏奉聖旨、許臣等所請、于御書明堂之門額後、各書其名者、千齡罕值、二寶親逢、復得請于曰俞、獲附名于不朽、榮兼常等、感集幽衷、中謝伏惟皇帝陛下、炳發彌文、紹修宗祀、合大神而右饗、卽祕寢以告虔、泛瀛百金之毫、出于聖思、冠絕六師之體、表厥雲漢、迴極奇蹤、實昭能事、允爲歷代之寶、式嚴清廟之藏、臣等修輔乏能、遊辰爲幸、猥承冲旨、獲署珍圖、仰欽至聖之眷懷、益慶具臣之遭會、相期勗勵、圖報睿明、

代中書樞密院謝賜御篆明堂飛白明堂之門表

義畫垂文、奎鈎賁采、降王人而頒副、窺神迹以究奇、仰服異恩、同懽榮遇、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聰文攸縱、神睿多能、嚮屬九房、致制五室、並侑祖宗之靈、大合郊丘之祀、紹興能事、溶發精衷、聖藻裁篇、首發歌于寶鼎、宸毫結字、復漬墨于金壺、揭華榜以相高、參飛甍而並麗、選工禁署、寓刻祕珉、肖鸞龍翔蟠之形、壺金石昭銘之美、恩頒位宁、榮及圭衡、臣等並遊千齡、獲承二寶、慙無裨于台宰、誓永屬于昆雲、

代謝御筵詩表

靈畢疏恩、方啓示慈之宴、寶跗叩寂、忽傳正始之音、竦禹律之鏗純、布堯章之巍煥、百丹同獻于幸會、諸生絕企于清光、靈龍便蕃、營魂隕越、中謝伏惟皇帝陛下、紹隆炎歷、凝監太之學、不待十月、將昭大德、以建中、酌彌文而稽古、鶴書赴隴、樂得穀中之英、鳳辰臨軒、親詳天下之士、需隆恩而普洽、豁大度以兼收、爰仲晞露之燕、胥載錫起風之宸唱、訓辭深厚、式玉度以彌堅、睿制坦明、倬雲漢而竝麗、莫究人神之妙、益知游聖之難、臣等猥以頑疎、遊茲全盛、鈞天之樂九奏、已獲聽聞、春山之寶萬金、更容緘祕、敢不述宣聖憲、祗奉洋謨、銘在盤盂、用謹勅天之命、勅于金石、水昭茂仲之規、

文恭集卷十一

表

代中書樞密院謝賜三朝寶字訓鑒圖表

天光燭臨，王人降莅，神皇陟遐，繪事照陳，獲見日之榮瞻，增憑夷之慶忭。中謝恭以國家自一戎之變伐，經五代之荒屯，文匿采而弗昭，武淫威而未戢，太祖皇帝、創平多壘，式遏橫流，中區始混於車書，生民得去於湯火，太宗皇帝、纂戎以睿，右治在文，躋俗中和之極，同風巍煥之盛，真宗皇帝、靜淵聲穆，緝熙光明，協于二后之華，粹乃一王之體，厥初締構，以屬盛盈，聖算成功，彌文盛德，洋洋盡美，蕩蕩難名，至於裁決繁機，奮耀英斷，羣鳳毛之居，擒犀管之英，莫不墨寶相輝，神鋒迴拔，居然鸞鶴之翥，蔚有龍虎之威，祖宗多能，固天之敘縱，聖明善述，歷世而彌光，伏惟皇帝陛下，道德昭前，聰明時憲，規恢祖服，務廣先猷，攷合神謀，搜羅遺藝，奇蹤畢獲，顯跡纍探，留聖思于勒成，命侍臣而類次，形于方版之鏤，參諸設色之明，序以宸章，置之禁坐，蓋將訂盤盂之作，況凡杖之銘，式遵燕翼之謀，用愼起居之戒，茲惟不朽之事，以永無疆之休，臣叨預宰聯，親逢盛際，禁嚴趨召，已覩寶跗之文，秘副辱頒，有踰拱璧之賜，晉榮藏于衡幕，永傳奉于

昆雲。

代中書樞密院謝許御製樂章表

近上表陳乞御製天地祖宗樂章事，伏奉批詔，所乞宜允者，上容作歌，冒適于章請，至聰垂聽，申答于詔曾，恭聆曰僉，相邀載躍，中謝伏惟皇帝陛下、紹休基緒，獨運陶甄，修闡典而物興，奉先猷而善述，恢張治具，皇建極于大中，總緝禮文，邀同風于巍煥，多能攸縱，衆志必通，天翰載飛，妙龍鸞之翔翥，宸章有作，麗河漢之昭回，鑽仰難名，範圍莫大，勵講儀于宗祀，方詠德于我將，尚祕淵懷，且諭沖旨，敕邇臣而咸述，哀衆議而匪安，以謂紀綱四聲，必資于容律，章施萬物，當賴于慶雲，因露霈頒之封，竊祈元首之作，昭明盛德，冠映衆篇，太陽回光，不遺于微蔭，秋風發詠，許掞于秀蘭，告成祖宗，對越穹厚，韶盡美矣，行覩于來儀，禹無間然，允彰于致孝，天人胥慶，策牘相輝，臣等竊遭亨嘉，無施贊補，獲奉批章之答，併增度曲之榮。

中書乞賜御製表

西清繹志，東壁垂文，幸諧物覩之榮，竊冀恩頒之寵，輒茲披露，倍極震惶，中謝伏惟皇帝陛下、駿惠在躬，亶明宣業，總祖彬而成化，宅淵靜以凝神，堯德始于欽明，被于四表，湯聖由乎修紀，正厥萬邦，克念惟勤，允恭若厲，洪惟元嗣，夙茂英徽，上庠之典式觀，載崇術教，內豎之詢弗匱，攸踵溫文，且復歷探前世之規，躬抒有章之作，聿申慈訓，益懋凝猷，而又儲思濬蘊之中，研幾繫象之表，索至精之理，智同于萬殊，宜倡要之辭，體包于三極，金聲迭振，緹帙相輝，與經義以備陳，居爲代寶，兼天常而廣布，用厚民風，而臣等備位黃樞，侍觀綈凡，珠躔遐仰，懶測管以非周，瓊蘊悉披，慶出圖之期偶，竊懷登抃，彌激傾虔，恭祈容照之私，庶適傳家之願，其前御製，伏望聖慈，各賜一本，所冀洗心祗誦，以獲于漱芳，清室謹藏，永期于承式。

中書謝宣赴清景殿觀御書賜宴表

紫闥沖深，綈雲充積，實元儲之善訓，許下士以恭窺，久奉宣游，洊蒙示惠，仰懷殊遇，內積至榮，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聲稼御邦，哲明稽古，蘊多能而乃聖，臻大定以無爲，承宇佑之祥，奉之虔業，集累仁之慶，俾厥燾昌，爰崇建于東閣，用固安于大本，若乃孝恭天賦，敏惠日躋，自稟夙成，非由外奬，而陛下深敦慈勗，茂闡良規，攷述作之大方，垂睿明之諄誨，復以章天之御藻，藏府之前編，聿昭齒學之風，竝示賜書之寵，載形中旨，悉念邇臣，趨祕禁之凝嚴，侍威顏之咫尺，瞻璧日重輪之曜，慶偶亨辰，踐玉山四徹之途，鋪觀奧典，宸辭綺煥，仙翰雲飛，若龜負以攸傳，豈管窺之能測，足使上庠崇術，更廣于多聞，步障題篇，遠慙于懿戒，矧惟邃宇，邈處層霄，飛閣迤延，華題照灼，山擬蓬而轉遠，池象璧以縈流，杳絕世氛，夐侔眞境，乃閒宴凝神之地，蓋齋居味道之庭，羣帝下觀，百靈潛護，居然物外，理絕階升，猥沐詳延，仍容泛覽，塵眸乍刮，俗骨疑輕，恍若夢于鈞天，飄如乘于飈御，而又沛風發唱，堯酒分甘，徵繼屬于良康，浹懽愉于酣湑，鎮千齡之契遇，極三接之便蕃，臣等忝叨近司，無裨至治，荷顧存之尤異，申答效以何階。

謝賜衣服鞍轡馬表

伏秉聖慈，以臣授前件職，蒙恩賜臣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祗荷寵榮，伏增悚覥，竊

以輿馬之錫，用以飾恩，服物之章，茲焉旌禮。睠言近侍，抑著通規。惟華光拜職之初，均禁林加惠之厚。衣頒御府，馬出玉閑。耀鞶轡陟離之光，被帶環精麗之飾。實屬思文之后，居若前猷。龍綏承學之臣，昭茲異數。自匪博通之選，曷膺淫翼之恩。如臣者，謬以瑣才，尸于禁掖，莅事積惟煩之誚，不學有將落之譏。實無補于演裁，俄有叨于進纘。已玷近嚴之職，仍兼賚予之榮。乏鄒彥明經之能，慚漢臣稽古之力。徒成妄施，冒報曲慈。

又謝賜衣服鞍轡馬表

複門天近，遂獲兼榮。玉閣神深，更容再至。仍拜便蕃之賜，益深俯偃之懷。竊以車服之章，以旌稽古，名器之分，戒在假人。自非閎博之流，莫膺蕃庶之錫。如臣者，性未入道，學不經師。語人地則遠孤，論才質而空劣。撫草茅之蔚質，偶值時來。參筆榮之禁聯，豈繇德舉。已叨官于玉署，復增職于金華。仍稽加惠之文，且厚敷經之眷。延英開閣，御府賜衣。上駟之馬既閑，載華鞗飾。裏驪之金有赫，增耀帶環。顧疵賤以奚堪，在寵靈而過泰。曳婁弗稱，彼己為慚。誓捐一介之軀，以答九乾之施。

謝兼侍讀學士表

命出曲慈，恩加舊物。適英之籍，經而復通。禁林之聯，榮而兼綰。省躬非據，承寵若驚。中謝竊以勖道觀書，聖人之高致。執經摘句，儒者之難。才自非而諒多聞，宏通精識。疇膺顧問，參備侍宸。如臣者，性質樸疎，器能隘薄。起一介之白士，逢千載之亨期。尊自股肱，寢叨非服。還從右史，亟踐西臺。蒙甄書詔之勞，嘗忝敷經之列。才不足以宣暢明命，學不足以開益容明。甫參西序之榮，驟被北門之召。一去金華之業，寢殿研覃久汙玉堂之居，更慚空素。因常襲被，忽忝如綸。再陪大雅之羣，重侍便朝之讀。自惟膚淺，曷奉討論。職思其憂，心焉如灼。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特回簡照，收採方愚。許入廁于衆賢，伴嗣修于前職。欽惟將聖，稟自寶聰。華下莫企于清光，分寸曷裨于淵智。敢不申尋緒業，溫繹舊聞。用磨衰鈍之姿，少答高明之選。

乞贈李昭述官賜邺其家表

臣等伏以甄德表行，紀功恤逝。聖王之仁政也，竊見故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右丞李昭述，德範純深，夙性著俊。行修而才敏，氣沖而節和。然以賢公之孫，名臣之子，弈世濟美，弱冠立朝。臺閣典章，多所該識。中外事任，莫不厭服。竭盡近職，晚侍經幃。志慮益恭，年力克壯。近緣癘禁，嬰疾臥庶。遍蒙告恩，許還私第。寢以緜劇，遂至阻褻。臣竊叨講讀，同籍祕嚴。常僚之情，實惜楚愴。愍章之飾，輒有控訴。伏望聖慈，許依近例，優贈昭述一官，賜邺其家。魂而有知，必無恨。誓將結草，陰報漏泉。臣等無任祈天俟命之至。

辭免端明殿學士翰林學士兼侍讀表

臣今準閤門告報，降到告敕各一道，蒙恩授臣兼端明殿學士依舊、翰林學士知制誥、兼翰林侍讀學士者。恩雖特出，罪本榮征。降命自天，處躬無地。敢叨妄施，須叩至聰。竊念臣器質隘疎，天資樸訥。以一介之固陋，值千載之休明。起自廣生，羣于大雅。寢叨非服，盡出曲慈。待對承明之廬，進讀邇英之閣。徒循持于章句，莫開廣于聰明。文翰之司，一發于方丈。禁嚴之地，四對于溶堂。每惟介拙之才，久闕翹英之路。未能

引退。敢復僥榮，豈謂謬恩。中加近職。況龍盛之過泰，豈名實之相資。若曰榮章，彌速公議。伏望皇帝陛下、開俞旨，追寢命書。俾爰極陋之姿，得安至當之分。免詒謗累，更益過尤。惟竭孤忠，以酬鴻造。

謝兼端明殿學士表

膺寵渥，伏積兢惶。竊念臣性本方愚，才非秀特。早遇洽平之治，猥塵禁近之司。繼忝崇恩，益升祕職。荷名之華，盛愧庸品之孱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敍進羣才，甄揚衆職。遂俾至愚之質，亦叨加惠之恩。惟祗竭頑庶，幾圖報。

謝授左諫議大夫充樞密副使表

榮當奉聖恩授臣左諫議大夫、充樞密副使。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丹赤露中，願收于妄施。穆清在上，伏遇恩光，終寢。竊惟書林，器無可養之姿。材非致遠之具。大平樂育，廣施成造之恩。英俊並遊，最處遠孤之日。以屑受版，寢竊書林。器無可養之姿。材非致遠之具。大平樂育，廣施成造之恩。英俊並遊，最處遠孤之日。以屑受之學，兼體弱之文。擢在絲庭，召登坡禁。參邇英之進讀，濫端殿之兼華。盡出誤知，繼而非服。僥榮尸職，重遇丘山。論功計勞，訖無毛髮。方懼必行之黜，敢冀非常之恩。忽被命書，俾陪宥席。聞詔而循牆以走，撫躬自聖心委之機任。退省孤臣之分，何勝明主之知。惟當勵忠圖，期殫愚筭。若萬機括，當戒于纖微。

出戶庭，更遵于慎密。庶將盡瘁，圖報曲成。

謝傳宣入伏早出表

炎朱火氣，匿庚金。伏日早歸，雖聞著于漢令。中謝特軫于堯仁，忽降使璫，俯傳天語。荷承恩之賢，欽渥旨之曲全。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若古凝猷，對時孚化。愛溥將之靈命，躬博愛之至仁。眷乃近司，蓋焦務。當炎帝承離之盛，矜此服勞。推夏王扇暍之慈。（案）扇暍，據淮南子是周武王事。此殆因借對炎帝，故云夏王。俾爰夙退，去公門之煩溽。獲私室之燕申。臣等謬以庸虛，叨斯密勿。竊樂舒長之化，彌欽寬大之私。

謝羊酒表

某言。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者。王人傳詔，天語宣恩。捧戴有初，兢惶無措。中謝竊臣出于單緒，起自孤生。曾乏異才，本繇白望。寢竊禁嚴之職，遙叨內密之司。半策靡施，寸長莫效。徒尸食，重費飧錢。加以享大官之珍，甘，叨內府之賚予。夕冰之懼，每積于愚心。秋毫之微，莫非于帝力。負乘愧，幽黜是虞。豈圖當辰之尊，特記設弧之旦。餼牽加賜，醪酒俯霑。申以榮體，光于圭蓽。此蓋伏遇皇帝下、容慈曲施，宸照周融。未捐曠素之臣，特舉匪頒之典。誓當殞瘁，以答寵嘉。

又

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者。使驛馳臨，詔梯俯降。辱蠡餞之豐腴，加旅物之便蕃。拜

賜爲榮、省躬知幸、伏念臣、齒生少賤、曲士至愚、端遇重華之辰、進竊內樞之任、智謀淺昧、曷陪坐幄之籌、屢稱優豐、益取伐檀之刺、惟名器之踰分、虞負乘之致災、式是仲商、屬茲誕日、設弧感往、列鼎念親、永惟罔極之恩、重愧無庸之質、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慎隆國體、加惠近臣、醴酒餼羊、籩豐豆米、併爲異數、實及私庭、等乾坤之施、愧無以報、戴嵩衡之賜、懼不能勝、惟堅忠藎之誠、少答容明之施、

乞解罷樞密院表

臣某言、近以年力衰疲、目瞑昏乏、乞還機政、嘗貢表函、勿奉詔批、未俞章請、常言加飾、聖度兼容、葵藿寸心、徒知向日、螻蟻微志、未能動天、有迫愚誠、難祗沖眷、竊念臣本惟空劣、特出單寒、自繼掖之諸生、參持橐之近侍、章句末學、不足以名家、篆刻小文、何施于治世、徒以樸疎受性、孤遠立朝、恥朋比之事君、愧浮沈之遂俗、介然自信、軋者固多、誤緣仁廟之知、屢奉溶堂之對、拔于詞禁、置在機庭、未嘗伸握中之籌、不知更閫外之任、豈能坐制千里、通知四夷、幸賴安平、偶容曠索、伏惟皇帝陛下、入纂聖統、肇嗣寶圖、優假舊臣、甯恭初政、臣每因奏事、親奉德音、忠太平含養之深、懲流弊因循之久、垂訪一時之策、規恢萬世之模、盛德難名、清光絕企、而臣少壯之齒、已不如人、衰齒之年、豈能圖國、以至聖之主、責甚愚之臣、夕惕爲憂、任重且殆、仍以犬馬齒戮、鐘漏景侵、因陳昧死之章、冀丐餘生之逸、得從謝事、姑遂養痾、而璇指未回、玉音尚祕、彌荷包荒之德、益昭闡舊之仁、然而知止足者、道家之至言、潔去就者、儒生之常分、久貪曲糵、終速多言、伏望皇帝陛下、哀矜陋軀、保全孤節、俯從私欲、俾退仕途、別選者英、用參機劇、則進退臣節、得休息于筋骸、而本末主恩、更薰酬于骨髓、

笏記

代中書樞密院謝賜飲福大宴笏記

三神歆享、甫畢于嚴禋、百福在躬、式均于愷宴、敷宸恩而載洽、慶亭會之斯逢、伏惟皇帝陛下、乘乘居尊、宅中建號、直房心之華覆、卽太紫之祕庭、擬制合宮、崇饗上帝、三后纂戎而竝侑、百神暨食以在旁、聖志幽通、靈貺來答、既成祀而昭孝、復式燕以示慈、縱魚龍鼎衍之觀、陳金匏罍庶之樂、籩羞棐列、觴釋旨清、在上之威顏弗違、同伸就望、助祭之臣、咸在莫不懽康、但醉飽于太平、益謳吟于睿聖、臣等叨膺宸眷、謬備宰司、獲上萬年之觴、不勝千載之幸、徒尸飫賜、莫補大猷、

謝兼侍讀笏記

祗膺華寵、伏稽驚惶、竊念臣篆刻攻文、府受爲學、居白懶于曲士、進不至于醇儒、幸遊盛辰、偶緣末技、變升華近、稔服禁嚴、預裁內史之書、復視北門之草、常虞弛職、敢覬謬恩、忽參進讀之聯、彌積兼榮之愧、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早矜介拙、曲賜甄陞、惟圖竭盡之誠、以答優殊之眷、

中書樞密院謝春宴笏記

臣某等言、乘執規之春令、爰舉彤章、示折俎之天慈、式陳廣宴、展湛恩之晞澤、慶樂只之逢辰、伏惟皇帝

陛下、順斗旋常、對時覃惠、凝睿思于黃屋、惟以壽民、均凱樂于春臺、未嘗在己、國政機之暇豫、因節物之韶妍、稽象于靈、修儲在鎬、以謂人神之心洽、則天地之氣和、大會雲龍之庭、高張金石之樂、融天章之御醴、溥洽羣臣、同日角之睟容、俯臨萬物、恩既孚于上下、禮亦協于沖和、臣等忝列近司、欣陪幸會、邇清光而尤密、戴至造以何勝、

秋宴笏記

嘉觴備物、正得秋而萬寶成、法扆垂衣、居其所而衆星拱、粲然盛觀、生于太平、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鴻慈自天、渙恩濟世、洽茲德禮、燕及臣工、臣等備位何能、蒙澤已渥、願介萬年之景福、共傾三祝于華封、

代中書謝秋宴笏記

西成協曆、嘉歲物之順蕃、廣宴班觴、示宸慈之昭錫、爰修鎬飲、允洽霈恩、伏惟皇帝陛下、化隱中區、仁孚羣品、設衢樽而勵物、厚鼎俎以需賢、俗阜刑清、號網魚之云漏、氣調時豫、聆銅雀之戒鳴、華黍由庚、景風通正、誘淵衷而載懌、宜愷澤以成周、金石具陳、纓緌竝集、妙伎高尋于橦木、清歌上遏于雲門、瞻黼幄之宸顏、已慚形機、開篚篋之法曲、更覺魂驚、同歌既醉之篇、欣遺寖昌之運、臣等忝司樞席、叨侍詔筵、愧無云補之能、但稽崇觴之辱、

文恭集卷十二

外制

曾公亮可充史館修撰制

敕、夫西臺書詔、東觀約史、三長所寄、二職竝華、選諸羣從之賢、得于綸省之老、某奕世學史、名家通經、體行安于粹和、器用本乎沖厚、博我道術、執經侍于便朝、代予語言、秉筆贊于書命、講聞正論、丕變深辭、屬史氏之缺員、思世官之服采、惟乃踵向歆之美、可以嗣兩董之職、嗟、立言不朽、書法無隱、傳言後世、勉濟前人、豈不美歟、尚思勉此、

宋祁可依前右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制

敕、具官某、國之大典、莫尚于策書、世有史官、實顯于筆削、思立言于不朽、用垂法于將來、賈屬者英、迺尸述作、以爾學通今古、文擅宗師、識可貫于動微、才足經于治本、邇代言于掖省、復定草于禁林、盤誥之風、炳于三代、訓辭之體、厚厥二京、歷近輔以政成、睠運英之籍舊、疇咨勸講、召復近嚴、屬撰次之缺員、冀選掄之任職、絕踰雋碩、參寄編摩、制度文章、用煥一時之美、才流職業、更增二惠之華、有若世官、實惟家學、

尙倚敷經之善、勿忘書法之良。

王洙可守本官充史館修撰制

敕具官某、朕日者祗飾舊章、修起宗祀、文繇禮紡、德厚流光、乃訪儒、使志盛典、思謹合宮之述、用垂來世之傳、以爾經術深明、才辭典茂、居邇某勸講之近、參東觀討論之勤、博洽多通、精明適用、實膺詔書之舉、通覽奏篇之登、敍次有條、勸成得法、有煥緝熙之美、用嘉刊述之勞、卽太史之書筵、正開元之撰職、俾侍朕講、往踐乃司。

孫抃可依前禮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館事制

敕、史官尙矣、歷代有之、述春秋五例之餘、顧邦國四方之掌、必也書法、使善惡昭于前、其次立言、用文采表于後、惟是撰著之美、則宜俊碩之流、具官某、篤行直躬、高文強學、達夷吾治體之要、有壺遂君子之風、曩從西臺、服在禁署、視淮南報賜之草、作伯禽封齊之書、行于諸侯、豈惟讀訓之厚、留諸太史、亦繄職業之長、加復同官之僚、率取一時之望、對揆南董之簡、遞煥唐虞之文、緝熙予猷、往踐乃職。

傅惟幾可兵部郎中直史館制

敕具官某、專使一面、將清之職、修稽故貳期、疇庸之典、畢有嘉顯迹、匪限常規、爰命寵甄、式頒異數、以爾性度和厚、才理幹明、早膺選于畯良、常肆勤于內外、經術飾事、參于儒學之優、法令爲師、尤號吏資之敏、謐言南服之地、簡求外計之臣、圖其練更、委以按察、招綏有序、控帶得宜、猺俗底寧、邊氓休息、方切仗才之寄、宜從增秩之留、進屬中臺、佐夏卿之爲政、入聯東觀、預太史之修書、竝服華峻之資、就示褒優之典、尙凝來績、勿墜前勞。

張昇可集賢殿修撰制

敕、進書殿之職、褒藩翰之良、用旌正人、且賞稽古、具官某、高節特立、直躬無徒、試之吏文、則肅給而無窒、任以綱錯、則方峻而不回、嚮者有司、坐以薄罪、迫于連茹、委之班條、久從外遷、頗鬱中議、詩不云乎、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爾有直諒多聞之益、中立不倚之風、始寵麗正之名、別上朱方之計、惟是朕意、不忘而忠、

孫甫可起居舍人制

敕、王者言動、世有記注、雖二史之任差弛、而一時之選愈華、非得名流、不允淸議、具官某、學精識遠、才美行方、辯論有餘、介特不撓、擢在延閣、任之諫垣、鯁議讜言、未嘗吐茹、淸規直質、不見緇磷、屢易守符、再典漕事、風政彌舉、器望益嘉、差用久勞、稍遷右史、倘倚將輸之舊、就庋褒擢之恩。

錢彥遠可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制

敕具官某、夫納忠之先、莫若簽王闕、興治之美、無如任諫臣、爰推渥茂之恩、用奬正方之士、質之公論、咸曰職修、以爾風流俶儻、才謀兼劭、以富平之德器、出太伯之世家、紹休前人、協比介弟、聯對大策、著聞本朝、敷奏其言、咸自袖于世務、參試以政、復無害于吏文、嘉其行能、任以言責、議論慷慨、退公委蛇、獻納既勤、旌陟宜及、古史之任、參記言動、麗正之學、領校典文、又用二職之華、進增七諦之重、爾其勿念後悔、無

廢前勞、審思諸宜、勤補不逮、讜言切至、朕罔咈焉。

李兌可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制

敕具官某、夫有言責者、思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保氏之任、則主進諫、右司之業、則司書法、均是二職、皆拾遺補過之臣也、自非忠正之士、時勝左右之選、以爾莊修有素、方介不撓、比膺憲屬之選、進處臺端之嚴、糾肅朝聯、切劘治體、間陳得失、頗見納用、有嘉已試之效、且酬久次之勞、寵以記言、委之諫職、爾其往服休命、數進苦言、深圖薦替之勤、勿爲挾默之計、周爰補察、以竚來忠。

陳升之可右司諫制

敕某、朕設置諫臣、所以箴已闕、詢求正論、所以廣治道、以爾蔚有文采、參以風識、更試外服、則材彊濟而有餘、察視中司、則體端直而無撓、比奏方幅、數進忠言、能切劘于事經、多鏘拂于時病、適會諫員之缺、超從憲屬之選、往踐厥官、亟修乃職、至于刑政之得失、言動之過差、悉意以聞、無有所諱。

呂溱可右正言制

敕具官某、漢儀以諸吏給事于中、唐制以兩省供奉于內、惟是右垣之選、則拾禁闥之遺、自匪髦良、參濟風議、朕未嘗輕以授之、以爾神逸而淸、體重且粹、雖繇異等之舉、遂置禁林之華、參職朱轓、再珥彤筆、一遷秩於祕局、久藏器於高墉、介然有常、議者爲潛、茲用擢汝、置之諫聯、行圖記載之勞、勉思獻替之最。

李執中可著作佐郎制

敕具官某、國家設致課之法、立準才之品、較實有狀、陟乃近明、進慈以官、賞則無濫、以爾早中辭策、嘗參密謀、閒緣保任之章、來稱敏濟之用、使幹著局、參預縣章、質其滿歲之勞、合於班賞之格、京司進秩、書省爲淸、俾升刊著之華、無廢操修之素。

呂誨可著作佐郎制

敕某、昔爾大父、相太宗眞宗、厥功茂焉、惟時穆若、以爾有裔孫之裕、策雋科之秀、率循士範、參試吏文、任宰字而有勞、歷終更而無缺、監司薦狀、鉤覆應條、擢佐修書之筵、且光名相之閥、圖濟前美、滋勉來勤。

向安可著作佐郎制

敕某本縫衣之流、預入殿之選、早服名教之樂、亦尙文辭之爲、幕府參謀、首在公匪懈之敏、藩房授道、胥惠訓不倦之勤、覽大宗之上言、合公車之衆奏、在勞可紀、于法得遷、俾領著于祕丘、倘竭誠于親邸。

高師說可著作佐郎制

敕某、朕以吏員實繁、治逕難究、故設保任之法、委諸按察之官、既得公車之章、復經選部之覆、審若薦狀、差以恩遷、以爾用軍從事之秩、辟在幕府、時則留司、乃吾儕相、薦爾沈密有守、強幹克舉、一德之重、可以取信、故特命引對、不與他事、比擢任京局、領佐吏筵、往愼爾修、以永來譽。

宋敏修可著作佐郎制

敕某、著局有佐、隸修書之任、故事到職、作名臣之傳、非擇才者、時稱官美、爾之先正、歷居史任、爲一時之

宗匠、成兩朝之典册、不朽之立、厥功茂焉、爾承前人、館世家學、二惠競爽、見推於時、來質歲成、兼優最日、差用陟典、擢預史筵、往知朝恩、取大門業、

張演可著作佐郎制

敕某、選部之條、黜陟有序、清能見拔、滯淹者振、器乃無廢、才則弗遺、以爾少有俊名、早中科選、家世高于閨錄、閥閱滯於中銓、浩然之氣、老而彌壯、鄉隨越絕之檄、預參賓幕之辭、薦任交章、終更無缺、擢佐史筵之著、尚繫文繹之餘、虔我茂恩、勉而甘節、

路保衡蕭汝礪竝可著作佐郎制

敕某等、國家以治世之典、宜崇寬簡、故延尉之屬、必選仁平、爾等階升俊科、兼練法學、比參府畫、亦總縣條、徇公不私、以文無害、被所知之章薦、閱已世之雋文、悉通爰書、且有比例、對遷列署之秩、竝居詳讞之曹、勉思虛心、以稱朕意、

張子方萬穆竝可著作佐郎制

敕某等、蠡縣資興、早擢科等、比會都銓之集、屢試吏牒之頒、咸用節尚之修、肯被己知之薦、治縣著迹、幹局有勞、略其往疵、攷以今課、宜寵祕丘之秩、往佐修書之筵、勉推精誠、務對恩典、

范道卿鄭夔金君卿竝可著作佐郎制

敕某等、佐著有局、本隸修書、令名雖存、舊職已廢、猶曰美秩、必用清流、爾等體行交修、才辭參劭、竝繇茂士之選、號爲從事之良、或賦縣條、竝莅局事、或因滿課、來集都銓、重無尤爲、多有慰薦、既合攷法、仍中賞科、命除此官、且申吾信、切近朝籍、益恩官箴、

周岐可著作佐郎李昭錫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夫華原濱雍、有秦之遺俗、故號爲難治、趙城近晉、染堯之深迹、故稱爲易化、爾等端莊有立、廉敏自將、長治二邑之民、操決一同之政、雖劇易殊貫、而功次略同、復有薦任之函、合于甄陟之典、以文而進、佐祕丘之撰著、治經以仕、參列卿之丞屬、均自清要、往哉慎修、

陳亢可著作佐郎邢裕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漢之法、有最課而得遷、晉之令、坐優舉而乃陟、國家開薦任之例、委監司之官、擢敍則精、才否尤辨、爾等、或用材質之美、揚于王庭、或以經藝之優、歷我人爵、佩縣銅墨、爲郡紀綱、治有愛利之風、官無逋曠之事、需章雜薦、選部修聞、領著祕丘、決平讞寺、竝爲磐陸之漸、勿忘風矩之修、

周約可著作佐郎郭灝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同升茂士、分踐俊科、比治牒以肆勤、識治庖之效智、樹風遠邑、綰務要津、政條以修、局事無壅、監司之薦應法、銓審之較中科、入著祕局、進丞讞寺、竝居美秩、咸服茂恩、

陸絳可著作佐郎張靖聶堯竝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邑大夫司百里之命、郡督鄰秉一州之綱、二者之任則均、三人之行各異、以爾絳、名有幹局、得諸才旄、舉將爲多、治縣有迹、以爾靖、通法家之學、以爾堯、本經術之明、吏資竝深、官簿無缺、終更赴集、鈞攷應書、參丞理官、用信吾賞、有以自效、勿替厥修、

何世昌可著作佐郎陸若濟劉寅張齊古竝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管升論秀之科、亦階任子之法、竝濟公路、數調銓臺、鄉臨榷木之酤、胥及連敍之掌、或絃歌而學邑、或書檄而從軍、咸能飭厲廉規、敷宣敏力、交章人薦、計最居高、賞格具存、陟恩宜沛、佐修書者、祕丘之美秩、承治讞者、列寺之要官、榮序有開、班朝孔邇、勉固後凋之節、以期遠至之涯、

宋垂範可著作佐郎王堯臣杜松張知常竝可大理寺丞王景華可衛尉寺丞制

敕某等、大選之法、六歲坐優舉乃得從有司鈞攷、便坐臨覆、隨其功狀、陟之京司、故才弗及遺、而器無滯用、爾等或廉茂進官、或高華取資、從政郡邑之間、服勞事局之次、治有最目、課應陟書、覽薦牘則居多、視素履則無缺、祕丘領著、列寺爲丞、竝日美遷、尚期來效、

吳英可著作佐郎陳世卿可衛尉寺丞楊希古沈紳孫祖慶竝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或預楊庭之選、或藉高門之資、同入銓流、分幹吏治、參費著敏、撫字有勞、善勾邑版之稽、能盡地力之數、外則大使之薦雜之最迹、內則選部之覆審如計文、終更若茲、褒勸宜爾、入領史官之佐、往服廷尉之丞、進參衛屯、胥列京局、宜慎榮塗之漸、勿令素履之渝、念報已知、當虔吾訓、

孫諮可著作佐郎王師旦王震朱彭竝可大理寺丞夏侯維可衛尉寺丞制

敕國家著定攷法、差進銓流、壹責監司之官、參稽保任之法、省審既正、遷陟乃宜、以爾等、或州舉升科、或世資補吏、除軍從事、爲郡決曹、領算商車、典臨著局、職修課舉、行敏節廉、按察之薦條聞、鉤校之司覆實、書省有佐、卿屬置丞、竝從臺格之遷、益虔朝寵之茂、無易而守、更效其來、

前石州方山縣令王佐可著作佐郎前泗州盱眙縣令吳天常睦州司法參軍前監溫州在城商稅務傅燮竝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久從掾令之職、咸有幹廉之稱、使者交章、攸司覆實、言爾最狀、甫應遷科、朕親御便廷、皆相其質、可以才使、因而敍遷、進屬上臺之聯、益思良吏之守、

王度可太子中允牛知新可著作佐郎張奭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朕欲濟官政之宜、究吏人之迹、故責在保任、而壹于監司、爾等或奮藻賓興、或治經進宦、參被邦侯之選、典司都獄之繁、行己有方、服官無缺、薦論狎至、鈞校率同、差次資名、褒進秩序、惟承華之屬、通文石之朝、典著祕書、持平列寺、彙征以進、胥慎而修、勿蹈匪彝、益思自效、

郭許可太子中舍人李偉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春坊允僚、比東臺之封駁、秋卿丞屬、佐廷尉之讞疑、或顯用才流、或參選吏幹、以爾等、修辭入第、預軍從事之招、治禮得科、歷郡決曹之任、外章交薦、滿課終更、質諸銓條、灼有治狀、宜寵承華之秩、往司李法之書、彌勵來勤、勿更前守、

劉孝忠李允中並可太子中舍人劉炎可殿中丞制

敕某等、早階科等之升、或緣蔭格而仕、績勤官簿、升屬法卿、分守二邑之俄、顯司一局之利、條上最目、協應陟賞、宜進承華之僚、入丞中庶之省、益樹風迹、以對寵靈。

文恭集卷十三

外制

葛宗古可內殿承制制

敕具官某、緒惟將閫、班在禁墀、出護營兵、西遮隴道、奉上惟謹、率下有方、自白年勤、實中勞典、稍進承于中制、尚留遏于外虞、勤就朝榮、益宣武幹。

劉吉可內殿承制制

敕具官某、少勵敏資、服從頗使、積諸勞益、班于禁殿、屬觀請老之章、求援攷課之法、不令遺力、亦使寵歸、進承中制之聯、往服稍遷之渥。

劉仁用可內殿承制制

敕具官某、嶺服之外、窟穴黎庶、皆在睽臨覆之下、往時小醜、亦嘗跳梁山谷、勤兵遠戍、蓋不可廢、爾居警遷之任、識拊循之方、善遏士兵、不擾轉運、封略粗定、監司來言、用於外勞、進承中制、爾其務安遠俗、取稱是恩。

王文思可內殿承制制

敕具官某、迪知武經、擢任軍事、參典中涓之謁、往制樓煩之衝、式遏外虞、實無遺力、嘉覽帥臣之薦、進承制旨之音、秩峻殿墀、寄深邊部、勉思忠果、取稱寵嘉。

鄭可度可內殿承制制

敕具官某、籍在廷臣、名有力局、數被乘軺之委、雖辭馳隰之勞、參幹事經、淹移年序、因其齎伐、推以陟恩、用升近陛之聯、且視外朝之品、益圖勤瘁、用對寵靈。

王知信可內殿承制制

敕某、定爲勁兵之處、扼北道之衝、爾監軍屯、歲上官伐、拊循控帶、頗適厥宜、強敏恪廉、復寡尤悔、通稽成課、參合陟文、稍用次遷、進承中制、就虔朝渥、尚勉武經。

凌瑜可內殿承制制

敕某、階食德之舊、服禁塗之近、繼銜使指、綽有才資、往筦列城之酤、來上宿官之伐、歲序勤止、迹狀信然、敍進內聯、參承中制、尚緊幹局之敏、勿忘率履之勤。

孫惟忠可內殿承制制

敕某、籍著殿中、班禁嚴之地、任居寰內、提警邊之兵、驅馳累年、肅清所部、參舊勤而自列、用攷法而當遷、宜峻塗、進承晉制、尚謹寇儆之視、無失士兵之和。

李琦可內殿承制制

敕某、朕以春秋之法、責于外家、以漢氏之恩、拜其諸子、以爾居然秀挺、資以粹溫、服在禁塗之華、蔚彰戚畹之令、疊疊前課、稍進內聯、方之常均、猶以未稱、宜入承于恩制、蓋用峻其資名、往虔儀品之勞、益效風訓之美。

陳文壽可內殿承制制

敕某、早以修謹、預參內侍、復以開敏、典治劇事、近以營禁庭之別殿、奉列聖之睟容、主作有勞、落成不日、宜伸旌陟、以寵幹能、超承中制之聯、對視外朝之品、茲爲異渥、尚勵勤成。

李評可內殿承制制

敕某、夫外戚之地、多徇紛華、而和文之庭、雅尚名教、以爾承祖德之茂、習父教之忠、不雜冒游、克蹈訓行、近緣貴主之請、稍進禁塗之聯、俾漸迴于威顏、益遷承于晉制、往修勝業、以對褒章。

李永恭可內殿承制制

敕某、天水彊藩、西遮隴道、羽林積弩、分屯勁兵、爾出監連營、且隸帥府、驛上勞績、朝案計書、戎政頗修、軍法應賞、宜自近班之遷、入虔中制之承、尚加撫循、以對旌陟。

夏僑可內殿承制制

敕某、秦官謁者、典賓贊之儀、唐制攷功、校宣納之最、必辭令之尤練、與容範之交修、乃可以進服通聯、通

承中旨，以爾習知儀式，綽有才資，早參上閣之嚴，久侍大廷之秘，善于音吐，恪在詔傳，有嘉累稔之勞，兼賞寡尤之履，稍遷近職，敍正美名，尚最乃修，勿懈于素。

李繼明可內殿承制制

敕某、蔚有世資，敏于力局，典司中謁，領護外屯，習辭令而精明，治符籥而肅給，積勞累稔，大比應條，稍遷晉制之承，尚倚軍和之董，益思訓厲，用稱褒優。

王懷德可內殿承制制

敕某、惟秦中之雄，扼隴上之要，號曰勁兵之處，分領盛秋之防，爾提支兵，介在遠壁，仍關縣邑之治，頗得羌戎之和，列上勤庸，覆中攷格，宜進承于晉制，尚就委于屯防，無忽稍遷，有以自效。

麥承信可內殿承制制

敕某、河菑衍溢，害中國者舊矣，爾以力致之敏，更材使之煩，繕完疆隄，習知水行，雖故道未復，而別都訖事，留司以聞，勞勩當陟，進承中制，升視外朝，勿廢前勤，姑續來效，以對我褒遷之寵也。

王仲平可內殿承制制

敕某、爾以辭令之習，典吾謁者之任，以戎事之練，護乃外兵之屯，亦用使材，出將王命，得專對之體，有載馳之勞，遂露封章，前援比例，夫賞，國之典也，舉不越功，而忠是圖，吾賞何愛，中制之選，親承晉旨，有以自效，無忽我褒遷之典。

劉永可殿中丞制

敕某、以膺敏之材，資潔慎之性，束脩無缺，莅任有方，加駕倅車，關牽列郡，協宣臺禮之厚，導致海沂之康，休有勤庸，稽合褒典，進丞盾省之秘，尚委屏星之嚴，雖曰稍遷，勿忘欽率。

方安石可殿中丞制

敕某、國家以大比之法，攷庶功之能，計勞以遷，于賞爲懋，以爾濟世德之美，習吏資之敏，領邑寰內，著績宦下，因歲成以報政，按治狀而應書，擢升內盾之華班，尚寄西畿之劇邑，勉條終課，取稱茂恩。

盧詠可殿中丞朱仲元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進官以經術，臨履有操尚，或累預諸侯之選，實無悔尤，或再終百里之更，具有功次，積勤可尚，攷法宜遷，超丞盾署之華，進備理官之屬，用旌勞最，亦振滯淹，服我茂恩，勉而來效。

李從善可殿中丞趙沫可太子中舍人制

敕某等、承籍世資，參服官使，比更郡邑之任，咸聞節素之修，宜下政成，臺中課集，參稽弗謬，擢敍是宜，用丞盾省之聯，兼備儲坊之秩，益思慎履，無忝褒恩。

呂湜可殿中丞楊極高良佐竝可太子中舍人制

敕某等、或進繇經明，或仕以蔭入，爲從智效，竝用法遷，擢丞京司，典治刑讞，外稽出納之令，對宣宰字之條，局以幹聞，政用勤著，參稽成課，進懋陟恩，優以中盾之聯，預于儲禁之秩，始陪朝拱，尚服官箴。

王希顏可殿中丞盛行甫可大理寺丞王詢竝可太子中舍人制

敕某等、或憑藉蔭格，或究研律學，參承京局，外握縣條，服在廉平，訖無玷缺，最凡所上，鉤校弗疑，進升盾省之華，擢預儲僚之選，竝班朝著，仍寄邑同，勉思聿修，有以自效。

張述任伯傳竝可殿中丞蘇盛項里周竝可太子中舍人制

敕某等、或早中臨軒之選，或嘗籍舊門之資，次補吏員，進丞京屬，更試力局，則牢盆之利甚饒，分宰縣同，則鳴絃之政居最，參稽來伐，協應陟書，對遷盾省之華，竝寵儲僚之秩，益思自效，無廢聿修。

周偕臧論道杜濟竝可殿中丞陸鑒可著作佐郎制

敕某等、以才辭之華，升預俊級，以力局之敏，進列京司，臨長遠服之民，賦宜劇邑之譜，剸治無壅，控帶有勞，吏民便焉，歲月勞止，因稽齋伐之實，竝從進秩之科，丞盾省者洵且華，佐吏觀者蔚然美，咸自修飭，勿忝褒嘉。

晏詹可殿中丞王登王康王允竝可太子中舍人王獻臣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或出曲旃之家，而才質自美，或佩滿籯之蘊，而術學素優，人踐王官之華，參從吏職之試，剖盤根而輒解，甘藜食以自清，驛上計文，臺中攷法，稍遷中尚之局，進預東禁之僚，竝通朝問，亦承卿讞，咸在修飭，勿忝褒升。

魚周物王隣臣竝可殿中丞周端李格竝可太子中舍人崔宗旦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官令著最，臺賞有格，汎取三期之效，博勸庶工之進，爾等或得諸髦彥，或奮自經術，屬縣任吏之法，擢以讞丞之名，簽盛府之元僚，宰象雷之大邑，咸著善狀，憑上計書，鉤攷信然，褒進爲允，殿局之尚，參掌名物，宮僚之貳，通受令官，乃自法卿之屬，竝爲官制之華，往服茂恩，益圖來績。

江中行可秘書丞制

敕某、惟士之髦，奮入英毅，用吏之敏，擢佐史籍，受委別京之曹，領行列掾之職，局無逋事，歲有成勞，敍司以言，著格應賞，通外朝之初籍，丞本省之清官，尚勉爾休，往虔吾渥。

李恂可秘書丞制

敕某、朕選敦樸有道之士，授經藩房，掌教宗子，資承風訓之益，嘉聞歲序之勤，宜推陟恩，且勸循誘，以爾策選秀之第，服清恪之操，淹通經蘊，究治政宜，屬圖幾履之勞，擢居著撰之局，實在諸邸，敷訓華言，誨接有方，褒遷宜及，丞于本省，號曰清官，勉服朝閣之榮，益虔宗屏之訓。

華參可秘書丞制

敕某、朕用偉人，鎮于右屬，復諭髦彥之辟，以參籌畫之功，若時居府，有課集褒，惟是元僚之賢，宜懋攷功之賞，以爾馳吳士之望，懷東序之資，雅有學尚，蔚負文采，數被諸侯之選，亦勾中司之稽，久隨輩而栖遲，能從事而勉勵，質成有典，覆視應條，丞第一流之官，任中秘書之職，亦緣文翰之故，且旌書檄之才，勿薄外遊，更佇來最。

張芻可秘書丞制

敕某、朝家官人之制、用基以書代、沿閩以質成、著爲成科、抑存至勸以爾學爲諸己、行高于時、俊拔有文、方雅成範、烝自髦士、置之絕庠、參備儒林之官、以傳先王之業、豈止建善、首崇治本、亦將厚經行之育、收器識之用、會誦說之最、中攷課之法、卽其本省、丞以清官、有著在庭、往踐乃位、

程昌言可秘書丞制

敕某、夫勸至則官修、賞行則吏奮、閩成而陟、用此物也、以爾烝自髦士、號稱敏才、參于賓籌、丞我赤邑、幹固畢濟、安和弗流、擢佐秘丘之員、外集熬波之利、邑無逋事、局有美資、州上積勤、朝舉遷法、自修審之美職、遴本省之清官、有著在庭、勿懈于位、

張維可秘書丞制

敕某、賓興奮藻、屬敏牽絲、服士規而尤修、賦縣條而畢振、治成遠服、課進有司、稽功令以當遷、念弦歌之維愼、用擢丞于本省、仍臨長于舊封、有著在廷、勿懈于邑、

丁翼可秘書丞制

敕某、秘省官清、丞爲第一、非有才令、不以相處、今簡拔差異、而資望益華、以爾用文詞之優、兼材質之美、出于望胄、奮從賓興、勸之行能、則束修無缺、稽之官簿、則勞最有條、覆實攸司、遷丞本省、尙續名家之韻、勿替王官之箴、

李規何若谷並可秘書丞制

敕某等、夫攷績用人之法、驗于已試、則效以實著、而官乃職修、甄賞之科、時則不謬、爾等以學力之敏、勤致俊科、政績之優、入佐書局、外更吏治、復上歲成、書覆信然、褒勸宜爾、進班文石、對丞祕丘、就服清聯、益懷素履、

范中模張執中江楫並可秘書丞制

敕某等、夫治迹連最、而朝賞不至、則盡力之吏、將何勸焉、爾等階進造之選、有彊濟之材、爲程薦任之優、參升刊約之局、外臨州服、對領縣章、計上勤庸、稽合勞典、卽其本省、丞以清官、秩則就遷、恩惟下究、以明急遐外之賞、篤勤能之勸也、尙進懋爾力、勿鄙夷吾民、咸愼簽規、取稱褒渥、

陳藻可秘書丞梁谷可左贊善大夫制

敕某等、夏口帶江、民俗喜訟、天水被塞、風謠尙武、在其屬邑、尤資健令、適有成治、爰賦茂恩、以爾或進自丞髦、或任以承學、並華史局之選、咸佩縣同之章、齋伐自陳、按書當陟、丞清聯于本省、躋榮序于東朝、亞撫龍甄、益勵端操、

竇彤王穆並可秘書丞俞希及可太常寺太祝制

敕某等、或以才令之選、策于時髦、或以諷訓之修、育自門子、參試以事、仕服厥官、列郡之政修、有司之職舉、誠勞均著、朝賞懋推、宜承年省之清、往虔祝筴之告、勉而端節、服我褒恩、

邢夢臣可秘書丞韓公彥徐總並可光祿寺丞杜子才可太常寺太祝制

敕某等、朕分建庶工、參濟羣務、謹旌陟之法、示開勸之方、計勞以升、限年爲得、以爾等或拔自俊茂、或藤諸高華、率用才資、雜治邑局、所至職辦、乃今官成、稽籍應書、差次更秩、進丞中祕、預屬內卿、遠于祝史之聯、胥服王官之次、咸思自效、勿廢聿修、

周大象可秘書丞任利有可殿中丞陳之損可右贊善大夫制

敕、國家制法以檢官成、計年而攷吏治、勞能者進、否劣知勸、具官某等、或策名以文、或籍資而仕、並承風訓之益、咸聞節行之修、居邑者、簡惠而不苛、領局者、強敏而能力、以勞自白、在法宜遷、進丞祕丘、入預盾省、逮升僚于東蔡、並著籍于外朝、往哉欽承、務乃修綜、

驃鼎臣可秘書丞張瑤王鎡並可大理評事陳知常可右贊善大夫制

敕某等、國家因堯典之舊、采周官之法、率用一閥、參比百工、著爲成規、汎存大勸、爾等早階文藝之選、或資胄緒之華、服在縣章、恪居利局、書伐來上、舉最當遷、擢丞祕丘、進陟儲桀、胥及列卿之屬、對司理法之平、往荷茂恩、益圖敏政、

敕賜進士及第王九成可試祕校郎制

敕某、鄉升俊科、方在稱齒、閱于補吏之格、退有待年之期、勝冠已登、攸司言狀、姑試磨礪之刃、往栖勾簿之員、愼履在初、祗命無怠、

文恭集卷十四

外制

王珪可太常丞制

敕具官某、策府入遊、所以養器用之識、計局參領、所以試才敏之能、績效既聞、朝賞宜懋、爾出文儒之舊、用才辭之優、奮取甲科、服在書殿、粹和以應于物、沈默不流其心、紬繹典文、多證正之益、牢籠征算、著鉤校之勤、財府無腹民之譏、天官按攷課之法、應書當陟、用例稍遷、丞諸樂卿、贊我邦禮、姑率舊職、無廢前勞、尙當勉之、識其遠者、

陳湜可太常丞制

敕某、選從茂士、初有美名、進服朝聯、分倅州治、自羅廷尉之法、解去奉常之官、屬吾名臣、越在憂服、以蔽孝之聯戚、從草土而控誠、且云暗昧之愆、兼陳隕穫之狀、爲乞養親之祿、重進舊德之言、特出常均、俾還故秩、當念推恩之異、勉思復缺之難、

王异可太常丞制

敕某、早躋俊等、寰服朝聯、長治劇邑之煩、介居左蜀之險、節廉既著、政敏亦修、條上計文、覆視官簿、勞最甚白、褒陟信宜、擢丞禮樂之司、尚委弦歌之宰、益思自效、勉續來勤、

董某可光祿寺丞制

敕某、拾青以經、製錦于邑、菁舉弊獄、能傳爰書、因干試于有司、俾決牢于讞法、處文無害、麗辭有條、廷尉以聞、勝丞爲陟、抑存前比、勿替平反、

王泌可光祿寺丞制

敕某、登造秀之日、補察訪之員、在吾寰畿、介在西北、密邇雀符之黨、竊弄潢池之兵、能擒諸儈、以清圖境、都府言狀、有司覆實、宜寵京司之陟、入丞屯衛之聯、益圖來勤、用濟前美、

陳安石可光祿寺丞制

敕某、朕稽合年最、褒敍吏勤、勞弗外遺、恩亦下究、以爾策俊造之巨、班宰字之條、撫介山之舊封、因陶唐之厚俗、鳴弦所化、蹊田自默、治有能迹、驛上計文、擢預內卿之丞、尚仍大邑之舊、益思自效、彌勉來勤、

李擇可衛尉寺丞制

敕某、仕以經藝、敏有材資、往字一同之誤、善詰四封之盜、施以方略、得其主名、就巢穴以悉擒、致疆亭之增肅、覽嘉勤績、仲用賞條、俾丞宿衛之司、具寵追胥之效、服茲旌陟、益在愼修、

馮安之可衛尉寺丞制

敕某、擢從勾簿、委以算車、校歲課而甚贏、應賞條而當陟、計司言狀、衛府進丞、尚敦廉飭之規、取稱褒邁之命、

曾班可衛尉寺丞制

敕某、朕惟人材之難、必儲備于無事、而待用于歲時、使所用出于所養、然則才者、豈其所自爲哉、嘉汝好學文而能靜、匠事之屬、以試汝能、益勵素守、朕將觀焉、

李式可衛尉寺丞制

敕某、習廷尉之律、優而入官、典京府之獄、敏于爲吏、局無留事、人用不寃、尹以狀聞、秩且歲滿、臺有賞格、府援舊規、遷任法卿之丞、尚寄決曹之劇、益思營職、勿廢前勞、

劉景可衛尉寺丞制

敕某、藉名門之資、有幹局之用、中銓調集、經勾簿書、外臺薦延、倚辦征算、頗聞精力之敏、且嘉課最之饒、主計條聞、大遷覆上、宜中朝賞之信、俾丞門衛之嚴、往服漸階、勿墜前操、

陳仲通燕仲舉並可衛尉寺丞制

敕某等、並膺門第之育、參列廷尉之平、簿籍交條、弦歌出宰、奉法自守、舉最當遷、有司以聞、褒典惟舊、宜卽本寺、進丞列卿、尚敦撫字之方、益圖愛利之政、

王詔可衛尉寺丞商令聞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學優而仕、服官勤勞、或登佐于賓筵、或近綏于邑政、而幹蠱咸力、廉飭有聞、章薦嗣升、銓格斯應、擢丞衛府、參讞理官、率示寵遷、懋于祗恪、

周宗閎可衛尉寺丞王正臣可光祿寺丞寇誦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憑世胄之資、承夙訓之益、中參京局、外服官聯、政以敏聞、課亦羨著、歲勞自白、最狀頗明、光祿號內卿、衛尉掌門禁、大理平疑法、諸丞皆屬官、就服茂恩、無廢甘節、

毛維藩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早階科選、兼敏吏資、鄉從尉察之司、舉臨筦榷之局、置無遺力、沛有羨繙、迨滿歲而終更、及有司之鉤覆、審如功令、宜信賞條、擢任法卿之丞、參司刑讞之典、往祗朝渥、彌服官箴、

趙謹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學通法家、仕至郡掾、哲事能舉、履道益修、監司之官、保任獻狀、終更之課、鉤校應書、擢居讞丞、往傅平典、益思潔愼、庸對褒嘉、

蘇有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治經預選、習吏有勞、掾于都畿之煩、通乃刑名之學、傳文無害、援比當選、閱府奏之條陳、擢理官之丞屬、尚委倒成之寄、益留明愼之思、

鄭宗勵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朕用天聖詔書、拔舉令宰、爾自尉察之任、被監司之薦、歷典二邑、訖無違事、大率可紀、小如致疑、還都以聞、便廷以對、合舉將前後之數、除法卿丞屬之員、勿替官箴、往虔朕命、

李士昌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朕愼銅墨之寄、惜才錦之傷、特用詔書、選拔令宰、爾以資名應吾舉力、局幹厥官、治不煩苛、居有愛利、因加褒寵、勿替厥心、

王尹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習通城旦之書、資入州綱之任、外蓋煩局、實賞牢盆、力營近畿之饒、歲溢鹽波之數、終更結課、還陟應條、用除棘路之丞、往治竹刑之讞、足伸家學、益愼官箴、

張太初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辭中俊科、才號能吏、早隨選補之牒、嘗署尉察之員、近在東畿、居嘗孔道、剽輕聚類、椎埋作姦、主名起居、莫不究悉、根株窟穴、盡得剪擒、京府以言、蓋格應賞、特丞刑讞之屬、且旌方略之明、勉服漸階、益圖敏用、

丁諷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爾以膺敏之資、被敎忠之善、鄉從卿屬、入寘書筵、能服校讎之勞、亟聞精審之最、來攄攷法、參敍宿勤、俾丞治讞之司、尚仍刊緝之舊、益崇門業、往服朝榮、

史宏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緒承簪紳、敏有局致、遐升衛府、列在京司、具繫遊刃之能、俾幹摘山之利、宜勤匪懈、底績有成、通驛奏以自陳、按臺規而當陟、遷丞讞寺、進屬法卿、就服朝恩、勿遺公力、

謝景祕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夫舉最當遷、增秩留治、西京良宰之故事也、以爾烏衣舊族、名臣之子、志行修潔、才章典蔚、登科在甲、治邑于東、風政修明、績伐來上、參用有司之覆、稍進理官之丞、尚懋來勤、圖濟光美、

劉雝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以學力之精、階于進官、以吏資之習、服在賓從、亦用已知、蒞臨利局、往幹牢盆之入、頗增近鹽之饒、滿課代還、攸司驗實、擢預法卿之屬、往操刑讞之平、惟服漸階、勿更初節、

趙丙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承列掾之乏、居被邊之衝、隱遠檄以忘勤、奉更書而無缺、多有舉將、參質敕司、悉中保任之科、宜膺擢敘之典、丞于列寺、佐乃法卿、往服褒遷之恩、勿渝正素之節、

李孝孫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早繇俊等、參列京司、倅邊壘之支軍、控林胡之絕塞、馳郡鄙而上計、覆官簿以應書、稍進讞丞、通爲法屬、益懋終更之課、勉思臨蒞之方、

雷簡夫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出于名閥、資有敏材、領護渠防、習知水事、通谷口之派、溉關內之田、省疏堤捍固之煩、獲泉源灌浸之利、使者言狀、有司質成、勞實可嘉、秩久未進、特賞理官之屬、尚繫行水之勤、用振滯淹、亦旌強濟、

魏著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宰字嶠南、發摘境內、敏有方略、勇于追胥、多錄赭裾之姦、大絕鳴枹之警、亟無遺力、休有厥勞、本郡以爲言、攸司曰當賞、丞諸列寺、佐我法卿、尚勉來勤、往祗顯拔、

楚泰可大理寺丞依舊直講制

敕某、朕選通經義、誦說有法者、勸導胄子、爾本學力、自致俊等、雖因祭酒之薦、置在詳講之員、通敍外勞、亦已久次、雖中坐細故、而見稱大臣、參閱薦章、足驗素行、姑寵法卿之屬、仍敷學省之經、尚圖後行、毋備惠訓、

楊南仲可大理寺丞知國子監書學兼篆石經制

敕某、朕以肖善在學、至教本經、將遠塞于異端、宜圖刻于方礎、敷求毫法、藉正典文、爾雖被薦延、入預刊正、見稱篆籀之學、頗整字書之訛、亦既肆勤、宜有開勸、進丞大理之屬、關知小學之司、勿替爾勞、往虔茲澤、

張初平可大理寺丞充堂後官制

敕某、法學本精、吏資兼敏、雖委鋼章之任、尤著壺飧之清、屬宰士之缺員、繇銓流而膺選、按文參試、事條多通、擢爲廷尉之丞、實于相府之掾、勉思勤篤、往服寵榮、

馬中民可大理寺丞充堂後官制

敕某、法學稔通、廉規尤飭、早從銓集、嘗預賓籌、會旅士之缺員、試案文而習職、擢升卿寺、秪局常塗、往服茂恩、益思慎履、

盧待舉郭宏竝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治后蒼之禮、習蘇公之律、進服官政、更試吏資、或以郡督鄙之名、典幹局事、或用邑大夫之舉、班錄縣條、上治日而應書、稽賞文而中法、對升刑屬、胥列京司、往服茲榮、勿更而守、

張閏王熙竝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朝家以鹽茗二策、籠山海之用、置賞格以差殿、最舉能吏以謹出納、爾等竝以辭科之俊、兼吏幹之敏、更試大幕、薦領煩局、終更來上、美皦居多、有司以謂、應書當陟、竝丞卿讞、胥列京司、往懷爾修、以服茲寵、

尹立李惟永竝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或治法家之書、或階門胄之蔭、能讀風訓、善畏簡書、以至任紀綱于州曹、賦弦歌于縣寺、職皆修舉、政不煩苛、監司章言、銓審條白、胥應攷功之歲、竝遷治讞之丞、當虔吾恩、彌慎爾往、

賈子卿李孚佑竝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朕計大選之最、拔羣吏之能、才既畢甄、吏則胥勸、以爾等或修辭中俊、級或治經有師、法解經賦、祿沿牒服官、竝在諸侯之筵、對書從事之檄、薦延累牘、遷陟應條、擢居列寺之聯、悉備法卿之屬、益懷謹畏、往服褒嘉、

東莊王苟龍竝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本用經通、悉中科等、逮奉官使、稔聞節廉、資名且深、慰薦亦衆、因終更而赴集、稽選舉而應書、領出納于要藩、善經營于剸事、自陳勞最、參覆計文、課吏之法當選、理官之屬爲重、近于通籍、服在攸箴、

陳禹臣李輔竝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或精法家之學、或藉門胄之資、入補吏員、胥舉銓集、尉于北部、著發姦摘伏之能、宰我寰封、有撫弱字孤之惠、公車交薦、京府條聞、居多名臣、是其舉將、足觀率履、宜沛陟恩、丞于法卿、平乃疑讞、尚服榮涣之渝、勿忘素節之修、

姚偘楊文仲竝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周制計治而賞、漢法舉最以遷、所以勗官成而勸吏力也、以爾偘、治容臺之禮、中選明經、以爾文仲、出奏墅之甥、得任官次、施字人之縣譜、典犇命之軍書、力致稔聞、章薦交集、稽合銓程之格、擢居刑讞之丞、咸勉爾修、以對吾寵、

閻謂劉偃竝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國家務勸治功、思究吏迹、取信于保任之法、視成于銓審之司、申陟乃勞、銳進其秩、爾等本階薦格、亦起法科、交薦敏資、參承幕職、逮終更而齋伐、咸被薦而應書、與對便廷、聯丞列寺、往祗茂渥、勿替清修、

陳仲舒周昺竝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行己則修、習吏而敏、鄉典朔京之獄、亦班劇縣之條、訊刺得情、撫綏有惠、閱霜章之交薦、質攷格以竝優、宜丞詳讞之司、更委平反之任、益圖來裕、彌昺牧箴、

劉汝言楊自周竝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朕聞設張薦格、擢敍吏勤、勞弗外遺、恩亦下究、以爾等久從選部之集、參承幕府之籌、介特無瑕、幹固有力、交章保任、結課終更、質諸有司、審若飛奏、擢預法卿之屬、往服王官之職、益慎爾修、勿忘茲寵、

徐高丁爲寶韓呂竝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或治博士之經、或通法家之學、早階科選、久服仕塗、絜矩自將、履官無缺、睠言按察之吏、竝陳保任之章、參服中銓、胥應陟典、宜進列卿之屬、往居治讞之聯、祗服茂恩、益圖敏政、

吳彥先劉易簡張庚竝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或進繇俊等、闖掌邸閣、或任經宰理、歷試按文、或積有資名、濟以風力、參軍從事之書、居邑大夫之員、悉奉更書、來集大選、閱交章之慰薦、視齋伐之著明、咸契陟科、參丞法屬、階榮塗而伊始、堅素操而勿渝、

孫傑可大理寺丞馬中庸可衛尉寺丞制

敕某等、或以經拾青、或緣蔭隨牒、臨長邑室、參列版曹、字氓有聞、領局且幹、監司薦其善狀、終更集于選部、鉤校弗謬、旌陟乃宜、理官置丞、衛府有屬、竝寵京司之列、勿忘士矩之修、

孫薰可大理寺丞單鼎可太常寺太祝制

敕某等、奮繇蔭格、服在京聯、臨宰右蜀之民、典幹別都之帑、越從官次、列上年勤、適敦泛勸之方、爰用稍遷之法、讞丞進秩、祝史陞名、尙服簽言、交修節素、

杜諮可大理寺丞張文告可著作佐郎制

敕某等、或積資至幕、或被舉治縣、參畫有補、撫字弗苛、監司薦閑、銓覆應狀、祕丘領著、讞寺爲丞、尙勉來課之修、以對陟恩之茂、

蔡愿劉濟竝可大理寺丞韓標可著作佐郎制

敕某等、或力文升科、或治經署第、習知爲吏之敏、舉遵行己之方、幕有婉籌、邑無逋事、薦書交于公府、滿課集于銓臺、擢佐修書之筵、進丞治讞之署、益思勉勵、用對褒遷、

朱逵楊若冲竝可大理寺丞張安國可衛尉寺丞制

敕某等、夫薦任之開、所以拔能吏、攷法之舉、所以勸庶工、以爾等或治曲藝之經、或藉舊門之蔭、預籌幕府、獲佩縣章、亦參法律之曹、竝宜郡邑之力、交章以薦、終課而還、質諸有司、應乃褒典、用爲刑讞之屬、寵以宿衛之丞、胥日異恩、彌飭廉矩、

全余白祖彧李秉竝可大理寺丞周復張熙竝可著作佐郎制

敕某等、朕欲選清能、拔寒素、故保任之法、專施監司、而課殿之方、一歸銓審、參覆不謬、褒陟乃行、以爾或奮由才章、或進以經藝、預籌大幕、領治一同、亦從尉察之司、往釐筦榷之局、竝委束脩之士、宜敷渥茂之恩、領著史筵、進丞法屬、悉近朝閨之陟、益宣公路之勤、

李眞卿可太常博士制

敕某、夫賞以敍官、治勸吏力、有若名秩之美、而得才彥之良、乃允至公、不爲妄施、以爾少厲風迹、參服文雅、班我外著、丞于祕丘、出算商車、入奏計簿、校府緡而增益、質章格以應遷、宜擢乃官、且申吾信、矧惟相蘊之地、差近握蘭之資、尙當勉之、務識遠者、

章峴可太常博士制

敕、博士典相儀禮、贊導乘輿、今雖蒞員、滋于舊制、猶曰美秩、屬之清流、以爾某、聯郇國之華、有閩士之望、世用儒雅、顯政以風迹、閱會奉更書、遂奏成伐、參賞不謬、序遷有典、資淹中之學、講野外之蘊、往祗褒寵、勿替厥修、

李復奎可太常博士制

敕某、朕以監牧之繁、沿使職之建、將協濟于厥務、亦參簡于乃僚、屬當滿課之成、宜敍懋宣之陟、以爾奮繇名閥、綽負敏才、更倅州藩、頗厲風迹、逮預王閑之寧、時聞馬政之修、校賞伐而弗誣、進容臺而惟允、勿懈于素、尙勉乃求、

李師中李建中竝可太常博士制

敕某等、太常典禮樂、博士通古今、必得美材、以相儀蘊、雖員品至隆、而資望益清、儒者所居、朝選爲貴、以爾師中、性無外飾、器有遠用、以爾建中、學力強敏、吏資肅給、竝策俊髦之第、咸稱風矩之修、或典校禁中之書、按行寰內之邑、或董司漕引之舸、兼握宰宇之條、參敍成功、交中攷法、率從盾省、聯陟容臺、尙當勉之、以對我稍遷之典、

丁宗臣可太常博士丁寶臣可太常丞制

敕某等、國家試功之典、參任以職、攷課之法、質成于閨、用甄美效、亦存至勸、以爾寶臣、文典而蔚、才敏且精、是惟天倫、竝入吾轂、所試有迹、厥修弗愆、或鳴絃以字人、或剖符而守境、竝時上計、據法得遷、入丞樂卿、進掌儀蘊、悉號朝閨之美、足爲家閥之榮、就服寵褒、益思勉勵、

張師中可太常博士游奎可祕書丞陳知德可大理評事制

敕、朕用閨成之比、計吏治之修、雖官有大小之差、而法無內外之異、所以均朝賞、壹臺制也、以爾師中、材

質粹美，風業修舉，以爾奎南士之秀，以爾知德，舊門之良，稔服朝聯，升預京局，中幹事職，外捉縣倏，來上勤庸，參應褒典，西京重于博士，江左美于王官，至于詳讞之聯，竝爲進陟之美，欽祗無忽，褒勸在茲。

邵庶侯崔竝可太常博士陳儼可國子博士侯訢可殿中丞制

敕某等，夫一閏之法，天氣小備，施于人事，故可以較官成，懋賞，以爾等拱治朝之次，有著在廷，宜外服之勞，弗懈于位，竭一官之智效，上三最而歲優，晉中陟科，差進榮秩，寵以博通之士，丞諸盾尚之聯，就服褒典，益思清約。

張絳可太常博士商體仁可殿中丞臧師顏黃仲英竝可國子博士制

敕某等，昔垂以職而試臣，漢用法而課吏，咸責管以觀效，亦累優而取陟，以爾等上矩尤伤，吏文滋習，謹政修之賦，則嚴而不苛，事裁局之繁，則敏而能力，績成所治，章下有司，較閱閱而信然，稽功能而審若，差進容臺之秩，參服上庠之聯，乃及盾尚之丞，并通表著之籍，往踐厥職，彌懋懋勤。

單煦可太常博士焦盈工傅張允竝可國子博士馬直方王延慶明穆歐陽炳張仲宣竝可太子中舍人制

敕某等，或修辭于祿，或治經服官，亦籍舊門之資，早承食德之美，擢升門序，列置京司，參服吏勞，協宣公力，條陳滿課，鈞校陟書，豈有稽勤，訖無遺事，稽遷禮閣，敍進經庠，乃暨奉儲之僚，竝預班朝之籍，咸思砥節，用慰遷恩。

賈毋沆可太常博士閭丘孝終張士明江正倫竝可太子中舍人制（案賈毋穆純，不經見，賈字似誤，據制調，以盾局劉容臺，又似閭丘孝終下，有脫文。）

敕某等，或拔自王國之髦，或通乃師門之學，亦緣蔭格，參服廉規，臨政有聞，處躬無缺，竝上聞成之法，咸稱吏治之良，覆案信然，褒陞允若，容臺相儀典之重，盾局掌名物之煩，東禁奉儲，外廷有位，尚屬首公之敏，用度進秩之榮。

武康可太常博士裴耕馬先張應符申屠會竝可殿中丞史珍薛端竝可守太子中舍人李巽可大理評事制

敕某等，朕日者右嬰合宮，咸澤庶位，竝甄一等之秩，用洽三神之和，爾等類偕曲恩，差進茂殺，而滿課已上，攷格當遷，吏勞不可以外遣，王澤當分于下究，竝申後寵，匪隔前恩，往承朝紼之華，勿替王官之守。

潘夙可國子博士制

敕某，蚤班朝次，迹守嶠南，蔚有敏才，條郡邑之治，沛然精力，籠山澤之宜，銅冶以興，泉府攸賴，會奉終吏之計，有嘉資至之勞，擢任儒林之官，參司胄子之教，益圖志用，往服品儀。

武宗元可國子博士制

敕某，爾藉外媚之資，預中朝之籍，假以別乘，倅于方州，自挂刑章，黜臨利局，因今課之云集，授攷法以自言進之成均，任以博士，宜思既往之謬，當服非常之恩，尚勵來勤，庶幾補過。

許愜李田尹偕竝可國子博士制

敕某等，夫管者國之砥石，而官之利器，先王所以嘉善磨鈍，績用是生，法曰攷功，謂此物也，以爾等清修著聞，強濟有力，或舊德是食，或治經甚究，參施吏敏，胥服朝聯，竝修官下之勤，交中閣成之典，進遷學省，充預教官，在儀品以至高，尚箴規之相勉。

何夢昇可國子博士李匀可殿中丞制

敕某等，進以經術，守在廉隅，敏有吏資，善索民隱，參領軍和之壘，分乘州倅之車，悉上最文，交中褒典，用進經庠之秩，亦遷盾省之丞，有嘉治優，無忘節素。

牛拱辰可國子博士吳穩周諧陳舍竝可太子中舍人制

敕某等，竝達于從政，恪在首公，馴致法丞，參服盾署，或以弦歌之最，著厥縣同，或以征算之饒，淹于局次，有司獻狀，主計爲言，年庸有成，臺格應賞，經庠峻于儀品，儲宋籍于班聯，竝爲茂恩，益樹勤績。

李元方可國子博士范衰郝大同竝可守殿中丞呂惟和崔象明竝可殿中丞黃延慶可右贊善大夫制

敕某等，籍通王官，名任宰士，于規隨而尤曉，亦幹固之兼資，允屬三宮之文，追復九房之祀，推行制度，省閣繁文，亦繁敏用之明，不爽先庚之素，勤庸屢試，泛等宜優，入典經庠，進丞盾省，遠儲坊之僚屬，皆朝序之聯華，往服褒遷，益思恭謹。

劉淵可試國子四門助教制

敕某，執方技之學，游貴要之門，且有薦言，乞從補授，宜試員于庠序，俾脫迹于閭閻，匪預銓流，尚祗朝渥，樂永可試國子四門助教制

敕某，挾醫砭之術，精齊和之宜，事吾大臣，越在行府，章言讓幹之狀，參敍勤久之勞，就除學員，尚執方技，且從舊德之請，勿廢蕤時之勤。

劉可久可試國子四門助教制

敕某，早挾方書，嘗游戚畹，在舊勤而可紀，屬遺札之爲言，用優經省之名，匪預銓流之集，往虔次補，益在勤修。

曹博文可特授太常寺太祝制

敕某，姻連敢塗，族漸河渭，早試理官之屬，尚拘選籍之名，誕節推恩，後宮著令，且有祈恩之請，特從升秩之遷，遂列京司，升祇祝史。

孫珙可太常寺太祝制

敕某，早沿蔭格，嘗補匠員，遽遭親喪，謝去官次，尋外除，從古之始，在季秋宗祀之前，來援慶條，且有比例，宜遷祭于祝史，尚助志于政經。

姚預可太常寺祝制（案大祝下當有脫文，制詞內有某等爾等字樣，非太祝可知。）

敕某等、惟庶工之陟、用三揆之成、典遺外勞、略存大體、爾等並通習吏治、底慎官箴、宜風力而有聞、飾上矩而無缺、縣條修舉、局課衍盈、灼有計文、合于賞格、對升儲案之秩、差進祝史之聯、參服褒嘉、交思勉勵、

聶平仲可太常寺大祝制

敕某、詞臣之後、年妙志美、食于舊德、綽有敏資、遂用正朋之名、出從外局之試、安和備于諸事、出納謹于有司、齋伐應書、賞勞申信、稍遷祝史之秩、且旌門子之良、勿頹家聲、當志于學、

魏纁可太常寺太祝制

敕某、早資蔭格、遊正匠員、掌庾大江之滸、奏課高閎之下、質官成而既效、攷歲比以當遷、用升祝史之名、稍進京司之秩、勉思謹節、用對陟恩、

裴士傑可太常寺太祝制

敕某、勾匠屬之稽、當庾氏之掌、能精出納之吝、頗聞臨履之修、臺敍三期之勤、朝獎一官之效、稍遷祝策、往服明綸、

陳京可太常寺太祝制

敕某、佐選外之邑、在勾稽之員、奉檄外臺、採山北境、歲有羨數、材以敏聞、質之有司、應于著格、在勤可紀、雖遠弗遺、擢預京司、往尸祝策、尚承舊貫、勉續前勞、

吳瑛方蘋並可太常寺太祝制

敕某等、承舊門之資、預大臣之薦、參試事任、善持箴規、不蹈悔尤、且正閥閱、已嘗有司之授、宜從祝史之遷、泛錄小勤、勉圖永譽、

張慶隨可中書主事孟可道可中書守闕主事盧克用可中書錄事制

敕某等、敏有吏資、服在公府、練事經而克暢、親几筵以爲勤、行檢並修、功次可紀、或稍遷于右局、或少待于缺員、並爲進陟之恩、益務恪恭之守、

陳叔度可大理評事制

敕某、天水扼羌胡之衝、據汧隴之勝、歲秋在戎、重兵留屯、爾緣承賓筵、參委邊鑼、能宣力政、以集糧道、穀既有備、羌不敢動、計奉舉最、帥府言狀、參覆不謬、褒進是宜、升屬列卿、平亭疑法、（平亭・原本誤作平停・今據通書別湯傳改）往祗恩陟、勿廢節修、正

程旬可大理評事制

敕某、家世在南、擅吳士之望、考服能政、稱漢吏之循、爾階緣任子之科、馴致列卿之屬、緣因薄罪之坐、適領遠方之征、課習有司、法得遷秩、用進承于棘路、往治獄于竹刑、無忘聿修、有以自效、

張諷可大理評事制

敕某、臺屬有薄、勾檢稽失、近制選任、委之承長、爾以材被薦、計書代期、中司列名、居職無缺、賞有前比、法當得遷、姑擢廷尉之平、尚仍憲府之舊、往圖滿課、勿廢前勞、

張希甫可大理評事制

敕某、廷尉天下之平、承屬所選、任直攸寄、爾以華腴之蔭、試儲校之員、雖不精吏勤、而稍涉年序、加有外戚之請、宜佐法卿之評、驟列京司、益慎朝檢、

馬琮可大理評事制

敕某、籍門曹之資、預京司之列、尸于祝策、領我祠官、試諸事局之煩、鬬其吏力之幹、年庸當陟、刑讞是評、不遺爾勤、往服吾渥、

俞祐甫可換大理評事制

敕某、早籍掖塗之資、遂階使級之選、頗聞幹局、稍最輶車、求換職于京師、俾評刑于卿局、尚敦素履、無忝清修、

馬玘扈高王誦並可大理評事制

敕某等、承世閥之美、號門子之良、參列京司、分條事職、以年勞而自上、稽臺格以當遷、用擢佐于理官、俾評廷于疑法、無替爾職、尚謹攸箴、

任永德可試大理評事制

敕某、鄉因薦任之牘、擢爲宰字之官、邑在甬東、地連越絕、政惠且敏、節廉而修、代還中銓、條上初課、臺省明格、軍有從事、幸無草檄之急、尚寄鳴絃之舊、往圖後效、來究前恩、

路諫可試大理評事制

敕某、爾前以調補尉員、督縣之盜賊、今以資中都吏、任郡之紀綱、鄉擒寇偷、實著閥閱、所部上勞、攷有司舉賞格、功疑惟重、賞以申信、擢參幕裏之責、脫去府中之趨、茲爲異恩、尚圖來效、

馬知良可司天監丞制

敕某、傳疇人之業、參保章之屬、祗勤無懈、占候有勞、俾攷績于攸司、命遷丞于本局、尚棣陵宮之職、往欽蚤檢之恩、

丁濤可司天冬官正制

敕某、傳疇人之業、任冬卿之丞、思湛密而寡尤、術推步而多驗、有司較最、在法得遷、宜升和叔之聯、且寵石申之學、

周琮李用晦並可司天中官正于淵舒易簡並可司天監丞王士隆可守少府監主簿充翰林待詔制

敕某、言天之學、古有三家、粤若渾儀、脗合乾體、肱繩懷往、範恐失舊傳、因命究研、且令制作、遹觀成績、第用賞勞、爾等通甘石之經、深梓慎之術、能奉吾詔、咸竭乃精、克正規模、弗愆晷度、差進清臺之秩、并預禁林之聯、往服朝恩、無替爾職、

郝成亨可少府監主簿制

敕某、習知方技、祗服禁庭、勩經歲祀之恩、猶滯勾稽之秩、慶條具在、匠簿是升、勉思宣守之勤、姑對朝恩之茂、

王德悅可將作監主簿制

敕某、以勾稽之名、承庀官之乏、守在尉察、善于追胥、多獲椎埋之姦、有嘉強幹之力、疆亭息警、州部列言、較豪格而當選、用匠員而申傳、往虔吾渥、勿廢爾修、

張潮可將作監丞、崔公孺可大理評事制

敕某等、在寰輔之地、振津陸之要、惟是支局、分隸屬邑、爾以質幹之敏、上等課之成、征有羨緡、酤多餘息、放于末利、在道則非、恪于首公、其勸可錄、進升匠屬、權任刑評、往祗甄敍之恩、勿忘修飭之素、

敕具官某等、朕沿三歲之比、稽庶位之勞、表闡治功、差升茂秩、泛存至勸、抑惟舊章、爾等體行莊修、力局開敏、參穆王官之序、分條吏職之頒、或擁傳巡行、按章覆讞、糾虔中法、平處弗冤、或守境寬平、監州敏肅、並援功次之令、具條官閥之成、校最信然、進秩宜爾、支度要部、比勾劇曹、乃至虞衡之司、悉通辰象之應、尚懷擢序、勿替厥修、

吳授可金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任宰旅之士、稱公臣之良、總振諸曹之綱、習知決事之目、資有敏濟、號爲練更、適者攷制九錙、率祠五室、惟禮文之繁縟、經几案之推行、令有先庚之明、事無愆素之闕、肆勤可紀、覃賞用優、稽遷應宿之郎、俾進司金之秩、往承褒渥、益勵恪恭、

吳授可主客員外郎制

敕某、朕用閱成之法、稽官治之勞、矧乃宰士之良、任夫公府之重、練更有補、擢敍則宜、以爾行義俱優、力局參敏、選自銓流之美、嘉其士矩之修、寘諸堂塗、寵以朝秩、試右曹之劇、則書案弗留、委都目之繁、則事條畢舉、稽歲庸而懋著、閱府奏以敍陳、較然宿勤、協于攷法、春官有屬、建禮爲郎、仍序貴臺之廷、兼煥積星之位、益圖慎履、用對遷恩、

呂公弼可兵部員外郎制

敕某、官著攷法、雖審較于行能、職重首曹、亦參視于人地、以爾承世濟之善、有德器之稱、中握計籌、外按使斧、號劇煩而自若、躬和粹而弗流、選自省聯、攝糾都獄、雖平反之尚淺、在審克而則精、更試之效已聞、稍遷之典惟舊、姑寵七兵之秩、用服一臺之華、往服茂恩、勉濟遠業、

張環可兵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夫振滯淹者、所以圖官次之效、奬沖退者、所以厚天下之風、伸以旌褒、發夫流蔽、以爾敏文強識、遠量直躬、履通介而能全、安醜夷而忘競、善處其厚、有磨和而弗珍、能裁諸煩、迎千鏌而立斷、中秘入直、外治歡吏、久次而不改其常、衆競而獨安于靜、朕心嘉此、議者賢之、特推躐等之恩、用奬秉操之操、七兵之屬、秩峻中臺、三吳之佳、使優諸部、尚緊舊貫、勉緒成勞、

徐宗況可兵部員外郎陳旭吳奎可起居舍人制

敕某等、朕永思孝道、儀刑前王、郎路寢之祕、嚴修合宮之禮、享率義而尊配、典明德以薦馨、神靈歆、天人合貺、因以孚朝凝之典、時則厚諫諍之臣、以爾宗況、行義清修、志力強正、以爾旭、夙識經遠、學術研幽、以爾奎、方潔無渝、勁正不撓、並以環望、而充本朝、或嘗冠惠文、論事有切劇之益、或入對制策、納忠無回、隱之私、直之諫、垣補我闕職、復能奮繇直道、數進苦言、逮齋祓之隙、祠、率嚴恭而服禮、興或受祖、罕施澤勞、入妙一臺、進聯二史、往承茲渥、益思而忠、

張中庸可兵部員外郎高良夫可金部員外郎解寶王可兵部郎中石揚休可祠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朕格太室、還祀明堂、靡神不宗、惟帝是饗、至陽顯見、休景晏溫、受茲元祺、內爾庶位、以明祝釐

文恭集卷十五

外制

葛源可司封員外郎制

敕、國家沿挾銅之令、以收七福、因採山之法、用廣五銖、參選幹能、分涖經畫、賜敍稍遷之典、宜推加異之恩、具官某、材堪治煩、政有能迹、嘗更守于列郡、適分委于軺軒、按南州寶治之饒、佐縣官圜府之用、宣勞于外、興利在公、章敍前勤、聯及今績、宜寵左曹之秩、用優主爵之名、就虔吾恩、益營乃職、

田京可度支員外郎元積中楊左並可屯田員外郎胡世卿可國子博士制

敕具官某等、夫勞之弗圖、治道或弛、賞以合勸、政體乃修、歷代攷課之規、所以登善而旌伐也、以爾等敏有才具、蔚爲時彥、或文雅自將、飭士範而無缺、或法律可任、條吏事而有餘、參服治朝之聯、分持衆職之劇、有資優而望舊、或課最而職修、胥應陟書、差進清秩、稍遷支度、初拜壑屯、並爲郎選之華、且旌文士之美、尚圖來績、庸對茂恩、

盧成可度支員外郎吳祕可屯田員外郎張珪可虞部員外郎陳象之可比部員外郎制

之美、不欲專之朕躬、以爾等、還自臺觀之華、參裁都畿之劇、奉若吾語、度乃嗣事、靖共在列、奏假無言、詩不云乎、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時茲成勞、進爾茂秩、柱史職雖峻、臺郎選亦清、睠言四士之良、竝從一等之泛、益思自效、其在懋承、

麻溫故可職方員外郎制

敕、朕據閭成之法、校吏治之最、先期以勤遠、急賞而勸勞、以爾某、術學兼資、質文參映、躬清素之履、服澹遇之尙、潛在郎署、曾醜夷之弗爭、孤于守藩、亦名教之爲樂、宜我勤約之詔、敷于豈弟之風、條上計文、覆應褒典、亦以久法、是宜稍遷、臺郎主于文書、職方辨于圖志、且奬弱翁之行、勿興顏駟之嗟、

陳巽可職方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夫寬柔以教者、南方之俗、安靜不苛者、循吏之治、上計若最、進秩宜優、以爾擢從畯良、乃服清素、果于從政、篤在首公、以中臺之秋聯、委臨川之朱轂、績效著于列郡、閭閻集于有司、參校不譌、擢敍爲允、進司方志之掌、居爲名秩之華、往佐夏官、尙圖民瘼、

凌景陽可職方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夫詳試政事、稽參治狀、因閭成以大比、用最法以次遷、寔無遺勞、姑用振滯、以爾、著南土之望、服中臺之員、名有淸文、濟以美政、來上滿計、交應陟科、稍遷右曹、且服前列、臺郎漢制、主作文書、職方夏官、掌領圖志、竝爲名秩之美、允宜才彥之居、尙懋厥官、往欽茲寵、

謝頤素可職方員外郎趙愼微可比部員外郎王得賢可虞部員外郎張擇仁可太常博士龔尙王日宣竝可太子中舍人制

敕某等、夫吏績成于外、賞格著于中、因閭閻之成勞、速置郵而傳命、就用遷秩、以明亟賞、爾等、資承吏幹之敏、參服王官之采、肅將朝委、領刺州牘、或宣賦縣條、或典幹事局、有寬平愛物之迹、無煩苛朘民之譏、列上計文、優中選法、臺職之劇、則有主方、貢司物計、〔案〕此下似脫比部語句、惟山澤之大、緊虞衡之掌、至于奉常儀蘊、承華僚選、咸用流品之入、差次名秩之除、旌陟在茲、欽祗無忽、

李郯可駕部員外郎元絳可都官員外郎李頎可太常博士林盛可國子博士制

敕某等、夫陟典之寬、則才略無褒、致法之密、則課目難究、歲以爲限、時惟厥中、以爾剡、才敏政成、習爲吏之術、以爾絳、文淸行茂、贊治財之策、以爾頎、風業修舉、所至有稱、以爾盛、吏文淹通、號爲無害、竝條守宰之效、參敍支度之勞、治功較然、恩典宜及、承司駕中都之務、進容臺太學之聯、竝爲懋遷、尙思來效、

管朝宗可庫部員外郎徐峻可太常博士董壽范存竝可殿中丞呂公垂可右贊善大夫李需趙昌王乾祐竝可太子中舍人制

敕某等、書伐以期、視成于閭、攷合功令、差進秩次、使在位者得以勸仰、而有力者無所忽遺、爾等、或擢自秀科、或奮從力學、亦階舊德之食、參賦治民之輕、安靜無華、廉平有迹、顧上三年之計、進稽六敍之文、據法當遷、在賞宜信、司甲得事、抱蘊相儀、尙丞典名物之煩、儲案通表著之籍、竝爲朝選之美、就服詔除之榮、務推精誠、勉思政術、

劉杞可都官員外郎制

敕某、朕咨擇州將、出賦朝經、參習郎官、遙承臺務、差進秩次、褒勸治功、以爾本廉茂之升、資膺敏之用、比更試于煩事、適假守于劉城、政舉以修、計上曰最、義闕泛勸、法著稍遷、擢之秋聯、典我隸士、尙謹循良之日、以承甄寵之恩、

錢括可都官員外郎張師皐可虞部員外郎制

敕某等、夫堯之熙衆績、則曰明試以功、周之較羣吏、則曰敍正其治、咸所以致政實、辨才否、然後論陟之也、以爾括、階仕科而尙風業、以爾師皐、任門籍而有幹資、竝馴致周行、亦更試煩事、或臨滌之劇、方鴻倅車、或砥柱之艱、參督漕舸、來上歲課、胥協賞條、都隸進聯、澤虞陞秩、竝丞省局之務、且旌官閥之勞、勉服恩章、益敦士檢、

楊中和可都官員外郎呂惟簡可司門郎中制

敕、國家敍進庶工之才、均用一閭之法、雖閒劇之職不類、而褒勸之典略同、以爾中和、經術尤明、行能兼美、早傳先王之業、久居博士之講、以爾惟簡、承公族之舊、稔吏文之資、或引疾養和、請奉琳館、或剖符治遠、邀在銅梁、竝因官成、差進郎秩、典臨都隸之劇、掌司門籍之殿、就服稍遷之恩、勿廢聿修之節、

楊延可都官員外郎李唐卿可太常博士許立可國子博士制

敕某等、朕敍進羣治、優先外勞、施則勝平、恩不遺遠、爾等、以力局之敏、兼風矩之修、服在王官、參條吏職、或前更邸肆之掌、課有甚羸、或分樹郡邑之風、政號連最、有司獻狀、主計爲言、績計較然、賞固宜爾、中都擢序、儀蘊典司、至于庠學之聯、竝爲朝秩之美、益思砥節、尙勵忠勤、

李及之可都官員外郎董沔可屯田員外郎范徵之蔡準竝可秘書丞制

敕某等、夫砥石之設、所以礪鋒鍔、攷法之建、所以聳行能、限年而升、惟官是懋、以爾及之、性理明決、資練更之敏、以爾沔、風識幹舉、參支度之劇、徵之、以名門之薦、準、以幹時之良、竝奮緣藝文、而更試風政、休有譽目、實應陟書、秋臺都隸之聯、多官壑屯之屬、進丞祕局、預班外朝、用服竝時之恩、悉號淸流之選、益思淬琢、胥服褒華、

楊志可都官員外郎王正民可虞部員外郎呂協可殿中丞李述可祕書丞制

敕國家振小大之職、壹內外之治、著定攷法、申敍衆功、勞之弗遺、善用是勸、具官某等、達于從政、敏在首公、或關握守符、或顧倪漕舸、近泝二河之險、遠涉三湘之艱、陶穴古公之餘、羅池柳侯之舊、流風尙篤、遺詠未衰、雜治厥官、參茂乃績、鉤校如法、甄陟應條、稍遷都隸之曹、超敍澤虞之職、淸臺第一、尙局有升、對丞郎署、竝籍翹聯、各修庖俎之方、彌愼簡書之訓、

彭思永可都官員外郎劉述謝甄竝可屯田員外郎柳三接可太常博士制

敕某等、計年校課、所以法一閭之成、進秩敍勞、所以聳羣吏之勸、寧失于廣、不傷其情、以爾等、竝南金之

莫預臨軒之選。或辭章典蔚。或經術通明。飭諸行能。則體和而粹。試之政事。則財敏而通。官成較然。歲亦勞止。通用前勤之敍。竝從上秩之遷。都隸秋聯。屯翠冬屬。逮于儀範之典。竝爲官制之佳。咸愼爾修。往副吾詔。

危佑可都官員外郎李敏可虞部員外郎高靖可太常博士張大受可殿中丞制

敕某等、夫吏領外治。歲有成庸。若勞之弗圖。則善何以勸。爾等、或挾文儒之術。或治刑名之書。延登諸朝。參試以政。外求郡邑之獲。上布闕庭之恩。公力弗遺。治迹可尙。閱其來伐。應于陟科。都隸澤虞。曲臺盾省。進承建禮之務。升敍班朝之華。咸服寵靈。益修風業。勉綏民隱。善持官箴。

張士燮可都官員外郎李九言馬仲甫黃鑄竝可屯田員外郎王仲可國子博士制

敕某等、夫信賞則官政修。舉勞則吏力奮。誼存開勸。法在考課。爾等、或用才章之秀。拔從時髦。有以經術之明。取于家學。亦藉舊德。咸序治朝。分乘倅車。領治和壘。蓋牢盆之出納。總都吏之紀綱。節皆素修。才亦兼敏。沛然政舉。第以職遷。鉤校弗疑。旌陟惟允。進秋辜者。以都隸爲峻。陟郎省者。以翠屯爲初。至于庠學之聯。悉爲朝選之茂。恩不妄施。功以敏興。勉而來勤。對我斯寵。

賈平可比部員外郎景融可太常博士制

敕某等、有著在庭。服勞于位。或遠爲邛筰之守。或近倅關隴之城。對賦政條。參閱計簿。咸績成勞之最。宜從考法之遷。進司計于中臺。典藉儀于禮閣。竝爲茂秩。往慶吾恩。

馬仲可比部員外郎陳益可國子博士制

敕某等、朕沿功令之舊。敍官治之成。若乃倅列郡而有勞。宰東畿而能力。申懋賞。差進以秩。爾等、本食德之起。用治輕之明。入服朝聯。更試吏事。治有勤狀。法得次遷。稍升比計之曹。益寬博通之列。進丞郎務。往服敎官。勿替厥修。以虔褒寵。

王穆可比部員外郎李祐之可水部員外郎毋湜可屯田員外郎制

敕某等、夫任外員之郎。丞諸曹之務。秋局比計。顯尸勾法。至于工起之屬。則有掌河渠諸水。領戶口墾田。竝爲右司之華。咸愼南宮之遷。以爾等、以藝文資術。進服王官。以法律敎條。班行民政。咸有可紀。適觀厥成。爰酬營職之勞。且示敍功之法。舉用參職。竝列壹臺。往祗蹤等之恩。益圖來治之美。

周世南邢至竝可比部員外郎霸世卿可都官員外郎石洵直可屯田員外郎制

敕某等、文昌法宮。積星郎位。古之元士。職在中臺。若乃宰都隸。主勾計。胥乃墾田之屬。咸曰右曹之選。今蓋務雖廢。而遷秩益榮。爾等、稔服吏資。練更民治。或班錄列城之詔。或分駕別車之行。績用自陳。閑成可敍。竝差進于前秩。尙留試于外勞。就虔吾恩。勉思乃職。

郭亨吳迪竝可比部員外郎馮溫舒可屯田員外郎張承懿可水部員外郎張仲莊可太常博士寇玭李咸熙張景純竝可國子博士制

敕某等、苦毫以職而試臣。漢用法而課吏。咸責實以觀效。亦累優而取陟。以爾等、士矩尤飭。吏文滋習。謹

勳偉之賦。則嚴而不苛。裁事局之繁。則敏而能力。績成所治。章下有司。較閱閱而信然。稽功令而審若。差進中臺之秩。參服上庠之聯。資地本優。儀品兼峻。往踐乃職。彌茂爾勤。

張道可屯田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國家均用一閭。大比庶王。所以旌吏勞。而懋官賞也。以爾選自造秀。濟以方潔。參試以事。果于從政。服在外朝之次。相我曲臺之儀。爾伐自陳。司蕭且久。有嘉臨蒞之狀。博擢墾屯之曹。初升中臺。且應列宿。茲惟敍進之典。往服稍遷之恩。

吳仲可屯田員外郎制

敕某、在算之法。贍入縣官。功令之條。勸進吏力。以爾本髦彥之選。資強濟之材。百鍊不銷。器業兼韞。藉資游刃。委算商車。能梶下蠡。善集公利。最效尤著。計部列言。合賞格而有餘。在陟恩而可愛。從司蕭之相禮。進起草之爲郎。往服墾曹。且僧吾賞。

呂公孺呂公著竝可屯田員外郎制

敕某等、朕褒優治民。詳愼課吏。均用一閭。參比衆功。治最必甄。節廉者起。爾等、竝舊相之子。濟名門之美。率縣科等之舊。咸服吏資之敏。耿純獲試郡之請。仲舉被題輿之招。悉上計文。交中褒典。在勞可紀。于法得遷。郎有墾屯之官。時謂拜除之美。謝去相蕭。初得握蘭。足爲靈爽之榮。益敦清勵之志。

王鼎鄭炳王微竝可屯田員外郎制

敕某等、夫賞不失勸。治功日興。勞有所甄。吏力彌奮。限年會課。計最陟能。所以旌已試之勤。發來者之進也。以爾鼎、政有風迹。以爾炳、行無緇磷。以爾微、出名臣之門。服清德之訓。竝班朝有素。而居官可紀。適因郡計之上。咸敍官治之成。參覆有司。胥應陟典。宜踐中臺之局。悉置副郎之聯。茲惟寵章。以對嘉績。無廢敦厲。往服褒優。

王中立可屯田員外郎李希逸可國子博士制

敕某等、或策偃商之科。或治皐蘇之律。飭修士矩。明習吏資。屢條民治之成。寢服王官之次。蒙洛都府。門握左符。洊陟彊藩。分駕別乘。胥上勞考。參質有司。灼著勤庸。差進美秩。墾屯丞于部務。博通頒于儒林。竝爲儀品之華。尙敦風敎之俗。

趙誠可屯田員外郎黃炳宋宏竝可太常博士制

敕某等、昔魏氏敍法。用京房之遺意。載在前史。傷于至密。朕因二典之舊。用三歲之比。既簡且久。有勞弗遺。爾等、竝志行孺修。藝文參韞。果于從政。長于治民。績用通成。代還居最。質有司而不繆。延便坐而與言。急于信賞。勸諸勤能。墾屯右曹。參美初拜。緣蕭局。官重博士。竝佳時彥。用補朝榮。尙愼周官之箴。往服漢儀之選。

張靖可屯田員外郎彭文紀崔鵬竝可殿中丞王瑜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夫風化之原。參寄守宰。官賞之令。博敍治功。爾等、率奉詔書。分長郡邑。履尙簡素。治乏煩苛。居官

有可紀之能。在法應當遷之典。臺郎初拜。以翟曹爲佳。盾局稍遷。得尙丞曰美。晉洎法卿之屬。尤爲列寺之榮。悉虔吾恩。無替乃職。

張輿可屯田員外郎艾保卿沈遵並可殿中丞李昭慶可太子中舍人制

敕某等、朕稽勞類能。博攷衆職。限年增秩。汎勸廡工。爾等、用辭學之優。或世資之舊。進服玉官之序。歷試文吏之煩。關握符書。參布條教。居官之迹可紀。課吏之法當遷。第用厥勞。差進以秩。翟田司盾。東省承華。並通文石之班。往服治朝之寵。益思自效。無忘稍遷。

薛仲簡可屯田員外郎蔣祕卜仲並可太常博士馬仲旦可殿中丞制

敕、朕考內外吏職。算計見效。累優以成陟。急賞以申信。故功懋者進。而節廉者起。具官某等、或奮從造秀。或蔭自宦華。並服玉官之箴。咸從朝著之後。更試政事。參訪行能。或典守列城。流豈弟之化。或長治劇邑。宣愛利之風。條上年庸。中校吏迹。在狀甚白。于法宜遷。超敍右曹。實翟屯戶口之賞。稍遷禮閣。有贊導乘輿之榮。至于盾省之聯。並號朝闕之美。往祗渥茂。勿廢操修。

劉錫可虞部員外郎高賦可太常博士制

敕某等、或治繞階仕。或論秀丹科。進序王官。參佩朝紱。長治州任。關握郡條。並敍臨壤之勞。來援遷陟之典。法當差級。歲已再周。質諸有司。則罔後殿。宜承郎省之務。往踐儀臺之華。離石近邊。晉中遠郡。好爲政事。勤恤吏民。服我茂恩。期爾來效。

田化愚可虞部員外郎鄭偕可太常博士張當可殿中丞制

敕某等、夫守宰爲任。最親斯民。政伐有成。宜疇吾賞。以爾等、或仕緣鄉物。或進藉世資。繇官次之累勤。自朝聯而進序。劍外班政。迹著不苛。寰內字民。文稱無害。並用年勤之茂。合于功懋之科。升領澤虞。典司儀蘊。至于盾省之屬。並爲朝紱之華。就祗臺恩。尙圖官治。

路綸可虞部員外郎汲熙載可太常博士裴見素可國子博士馬璟可衛尉寺丞制

敕某等、官與以文。入預吾發。或沿家學之進。亦資世賞之延。稔服吏能。分從官使。關宰郡佐。參布縣條。領算商車。通著最目。有司覆實。蠢格應遷。司訓虞典。襄勤野蘊。至于經序之選。均爲朝品之華。當思力公。勿爲官忝。

陳式劉充中蘇頲並可虞部員外郎林克從可國子博士呂規王宗古並可殿中丞制

敕某等、或經明家學。或地襲世資。操行既修。風力兼敏。遂從吏事之試。參服玉官之聯。分握左符。按行別乘。並宜寬大之詔。綽有愛利之風。列上勤旌。合賞格。差進中臺之秩。超敍上庠之資。至于盾省之華。並爲朝序之美。往虔茲寵。用慎爾修。

朱湜李隨並可虞部員外郎劉艷禮可太常博士黃淳朱處約並可殿中丞張赴可太子中舍人制

敕某等、詳試則吏職修。敍進則官治勸。攷課之法。若天下之砥石。所以發行義。而激節廉也。爾等、或治經

素明。而食惟舊德。或進以文雅。而拔諸畯良。參服上官。分條民政。歷三期而成最。用華吏之計治。鉤覆中典。差次命秩。進山虞以承務。陪野蘊而相儀。盾省入丞。儲禁升屬。且申吾賞。彌勸爾勞。

武周可檢校水部員外郎制

敕某、隨近藩之牒。預幕府之籌。參畫有勞。終更無缺。來趨鈐集。援敍慶條。宜寵產員之名。且申効演之信。往服褒渥。勿廢清修。

黃延慶可檢校水部員外郎充堂後官制

敕某、稔聞幹用。守在廉規。服從相府之殿。主領右曹之劇。案文尤習。歷尙兼修。升次宰旅之聯。用進堂塗之掌。且疇勞課。就服遷恩。

吳世長可檢校水部員外郎充堂後官制

敕某、材質謹良。志用開敏。服在相君之府。齒于宰士之聯。愼守箴規。習知事典。歷年霜而寖久。屬府牘之條閒。有嘉列掾之良。擢序右曹之長。尙圖幹效。取對褒遷。

文恭集卷十六

外制

富弼可資政殿大學士依前給事中制

敕、朕設別殿之職。寵名儒之賢。資其學優。居乃詢于道術。倚其名重。出則殿于翰垣。惟吾體貌之臣。適寄股肱之郡。宜疇功次。益峻儀刑。以爾某官某、履正蹈方。秉文經武。才周通于治體。識迎照于幾先。鄉復賢科。首躋德舉。籍甚朝廷之望。居然廊廟之委。直質弗流。讜言罔伏。殊彊出對。挾無所憚之心。大節猝臨。有不可奪之色。爲其忠力。嘉乃謀謨。擢亞內樞。屢籌前箸。懸勞久職。歷寄二藩。雖言表海之邦。號曰東秦之重。教條班錄。恩信施行。流備自歸。苛慝不作。厥勞甚茂。乃睠方深。忽覽來章。姑求便郡。深惟舒緩之俗。方資控帶之才。況德刑已孚。難驟移于守相。而土風可樂。足奉侍于慈親。繇進武于禮卿。復條陳于讓牘。雖高己節。終鬱朕心。是用褒進大名。申昭異數。斯協至公之典。以將東顧之懷。少煩撫臨。益在綏靖。惟當懋勉。以亮倚毗。

楊寀可龍圖閣學士歐陽修可龍圖閣直學士制

敕、思文先朝、游心往籍、因屬構之建、設近職之華、所以寵名儒、訪治道、我圖俊舊之望、時惟餘亮之姿、差進禁聯、胥協公議、具官楊某、精白博洽、端粹正方、擢在禁林、復典謨而歸厚、置之憲席、處論議而不阿、具官歐陽某、識遠才長、文高行潔、篤于信道、不讀非聖之書、忠于本朝、屢條當世之務、並膺左右之選、歷宣內外之勞、嶷節弗渝、清議彌勝、用進祕閣之拜、且光舊物之還、旌乃名臣、敷于茂典、爾身在外、朕心弗忘、嘉哲來忠、勿懲前事、

施昌言可龍圖閣直學士制

敕、國家藏錄祕文、興峙宏構、並建禁職、參寵美才、用優承學之名、必取高時之彥、矧鴻都待制之久、兼外臺將漕之煩、積其成勞、進于近著、具官某、思理通敏、風業宏深、早宣績于本朝、遄升名于內閣、歷更邊部之任、洊持漕節之行、董淮海之轉輸、濟京師之支度、仍歲勞止、厥績茂焉、有嘉經畫之明、用陟禁嚴之等、品儀滋峻、恩數昭升、尚繫簡敏之才、仍寄劇煩之職、就祗茂渥、勉績前勞、

丁度可兵部侍郎張觀可尚書左丞制

敕、朕圖政弼之舊、嘉老成之人、進退無于間言、出處全乎美節、功庸前懋、朝野式瞻、特升爵秩之榮、益示儀刑之峻、具官丁某、志經道德、性合誠明、典冊擯乎辭宗、風業推于時匠、具官張某、材含厚棟、體合大圭、德好是民彝、仁以爲己任、並歷更飛職、宜暢本朝、承詔旨于鑾坡、備勸講于帷幄、匪惟授道、多所納忠、資其器略之賢、冀在樞鈞之地、夙夜勞止、功效炳然、及解去于繁機、用優崇于禁職、並延升于別殿、或倚任于輔藩、時望益隆、朕心所倚、不有殊典、曷寵篤臣、天轄之崇、維正于八座、夏卿之貳、典幹于七兵、並用褒優、益彰峻重、當體尚賢之意、惟勤進律之恩、時我舊人、豈煩多訓、

禮部侍郎王淑可起復舊官制

敕具官某、喪雖至降、禮有權奪、閔氏孔門之高弟、起而服戎、方進漢家之名儒、除以視事、蓋敦先于公義、難取究于私恩、以爾文號辭宗、學爲祭酒、善朝廷之大冊、識臺閣之舊章、祕殿入聯、備咨詢于政體、經帷參侍、倚勸講于朕躬、遽嬰陟岵之哀、越在倚廬之制、衰麻卒哭、焦毀過人、自解去于近班、實想聞于奇論、用復禁嚴之綴、當明提仰之懷、弭痛茹荼、從宜腰絰、尚修職業之舊、勉移忠孝之圖、往服朝規、無徇己志、

向傳師可光祿少卿制

敕、賞以申信、治體所先、恩不遺功、勞臣用勸、具官某、才志強濟、行義純篤、資扶陽之世德、達仲由之政事、劇煩參試、明練著稱、日者京左之輸、將值湖陲之荒敝、而能度尺一之命、體公上之急、輸車轉餉、流馬繁興、糧道有裨、績用可紀、賞許再期而遷秩、適以少列而守藩、爾勞居多、朕言不食、夙期且及、襄效用頻、就進貳于內卿、仍宜條于岐下、官儀亞河海之重、故事掌宮掖之嚴、往服寵優、勉思云補、

呂士龍可衛尉少卿制

敕、均二蜀之雄、通爲襟要、亢一方之任、舉屬才明、惟臨遣之著恩、宜褒嘉之進典、具官某、器資詳敏、性業淑均、早濟美于德門、又潛華于郎省、按外臺之計職、風政以修、佐司會之版征、事條乃舉、屬梓潼之缺守、

控梁益以須能、將寄遠人之和、無踰久吏之敏、列卿居棘路之重、衛尉掌門禁之嚴、用峻官儀、且光藩綬、勉著肅清之最、益昭毗倚之懷、

陳宗元可司農少卿制

敕、漢制二千石、治有異迹、或就增爵秩、或入爲公卿、所以詳試治民、褒勸循吏、以爾公力幹舉、政事練更、比經莅任之方、抑推賚望之舊、中臺久任、右蜀上計、灼存底績之效、舉合陟書之條、不有褒恩、曷勸勤吏、升亞列卿之秩、往司庶士之生、茲爲稷官、尚委藩槩、勉致庶民之效、務揚守土之風、鎮率吾恩、懋承而職、

張太沖可司農少卿制

敕、稷爲大官、屬實農正、沿置九卿之副、濟成三務之宜、匪有積勤、疇亞尊秩、以爾賦外服之政、比更列郡、正中臺之秩、數遷右曹、所至則條敘頗修、視成則閱閱可紀、超從司駕、進貳大農、已脫郎署之潛、勿輕軍壁之小、益當懋勉、無忝褒嘉、

韓絳可三司戶部判官制

敕、四方計書、悉上會府、九畿經入、分領官曹、必擇僚職之良、參幹土圃之掌、以爾格量方厚、才章典蔚、善繼名門之韻、高取俊等之科、置在道山、試以都府、亶無逋事、沛有餘力、適資游刃之效、復委左民之煩、士均斂收、邦賦根本、非如末利而已、抑亦大計賴焉、愼簡乃才、往踐厥位、

楊畋可三司戶部判官依前置史館制

敕、財府之煩、分條于計職、地官之屬、參校于版征、必賴器能、以濟事典、具官某、謙遜不伐、深博有謀、忠孝自將、歷險夷而不改、文武更用、當劇易而靡辭、久宜領服之勞、實靖邊隅之警、比資術學之力、擢參文史之筵、屬司會之曠僚、賴時髦之濟務、廣中外之更試、或久大之蘊崇、滋懋乃誠、勿替于素、

王罕可充戶部判官制

敕某、司會爲府、總集計文、地官有聯、參制斂法、協司泉賦、咨擇爲髦、以爾莊重勿流、開敏胥濟、早階門蔭之勝、亟踐朝閣之華、居官不煩、去輒見愛、按章所至、多著平反、蔚有循吏之風、播厥輿人之頌、藝居才局、倚辦詔求、自以避親之嫌、形于補外之請、主計之請有薦、選衆之議亦同、宜冀領于版圖、往敷宣于風力、毋廢朕命、益懋乃官、

趙及可尚書左司郎中制

敕、漢家更試之法、皆致治功、唐制侍從之勞、咸著最令、惟時延閣之產、佐我列藩之雄、奏計甚優、推賞宜渥、具官某、恬能持正、介不害通、屢有辭職之高、稔聞行己之美、鼎圖澹退、就擢祕嚴、資儒者之多聞、俾參持槩、賴吏師之兼敏、尚委臨州、居多愛利之風、洽著休嘉之績、潛郎署而且久、質官簿而嘗遷、超從劇部之前、升冠都司之右、秩惟峻重、恩在褒嘉、尚圖滿課之成、庸對寵章之懋、

何知至可度支郎中制

敕某、朕總馭官師、博研行義、嘉乃沖恬之德、異于躁進之風、特越常均、用敷褒典、以爾率修士操、究治吏文、早懷膺敏之才、亟踐雋良之選、進升位著、更試政條、治財府之煩、未嘗遺力、任計臺之劇、彌復竭精、在績效以章明、知性懷之澹退、官遷久滯、朝論僉俞、履尚可嘉、恩章宜及、中臺支度、特正于名郎、外部將輸、尚繫于大使、就服褒華之命、益宜濟恪之誠、

張援可兵部郎中制

敕、朕開邇英之講、延稽古之流、睠言進讀之臣、久勞侍從之事、且優學力、用峻官儀、既以懋功、亦惟重道、某深中篤行、強識博聞、詢事攷言、早延升于內閣、執經摘句、亦參侍于講帷、蔚有通儒之稱、雅著素絲之節、褒嘉有典、陟恪爲勞、超敍七兵之華、兼妙一臺之選、尚緊近職、勿替納忠、

張昌可兵部郎中制

敕某、朕日者既祀明堂、還御層觀、因祖宗配侑之重、與天人交感之符、乃推曲恩、泛澤庶位、擢爾以秋官之屬、委爾以漕職之煩、雖新秩已遷、而舊課未陟、賞宜從重、勞則不遺、況爾承相閣孝謹之風、有書林清介之望、亦已久次、何愛一官、夏卿首曹、中臺妙選、併伸褒寵、益在欽祗、

周湛可刑部郎中制

敕某、朕攷內外吏治之實、合前後官籍之勞、率計閱成、差覆秩次、用孚恩格、茲謂彝章、以爾系承汝潁之餘、奮繇漢沔之秀、強記通于增策、精力究于事經、比典濟于賦軍、再部煩于財府、幹用肅給、最效著明、升自秋臺之聯、仍從左戶之掌、坐本曹而則廢、領他部而有來、往虔朕恩、勉修而職、

趙良規可刑部郎中制

敕某、朕遠採漢官、設刺舉之使、參用唐制、攷將漕之最、以爾濟名門之美、預冊府之游、中校典圖、有辯章訂正之益、外宣條教、著監司按察之勞、賦與衍增、方輸錯出、書林之次亦已久、秋臺之秩用以遷、進掌邦刑、增峻使範、尚倚臨于外計、勉成績于前勞、

廖詢可都官郎中馮振可都官員外郎制

敕某等、朕設課吏之格、較比民之績、申唐虞之簡舊、去漢魏之煩密、均用一閏、參比衆功、爾等體行清修、風力強濟、自服王官之序、屢試吏資之能、分握符書、臨長藩服、上計文而可紀、應攷法以當遷、宜正秋臺之聯、進承郎省之務、取稱懋官之典、勉修良翰之風、

鄭有章可比部郎中制

敕某、朕以二蜀之地、介在坤隅、守吏有勞、計年未滿、聽先期驛上、就增厥秩、所以優遠吏、恤西人也、爾以政風之敏、兼操行之修、數領郡章、今握州契、著惠和之顯迹、應攷課之成法、惟秋聯之屬、有比計之勾、華于臺選、寵示官成、尚祗揮敍之恩、無廢操修之志、

劉立德可屯田郎中郭輔治可兵部員外郎制

敕、朕大比庶工之治、通視一閭之成、計勞以遷、在法惟允、以爾立德、精明肅給、吏文有餘、以爾輔治、清修

士範無闕、並繇俊茂之選、咸著休令之名、至于握守符節、宣我勤約之詔、通爲按察之官、校課既優、陟典奚愛、敍正舉田之秩、稍進外兵之員、若奬成勞、咸服休命、

關詠可屯田郎中趙秉可職方員外郎制

敕某等、夫治以得人爲本、而守長尤難、官以稱職爲賢、而名實須允、我疇吏伐、第進省曹、晉獲美才、咸進褒典、以爾詠、性度閑遠、履尚清修、以爾秉、識致疏通、志用開敏、率自雋良之舊、屢試劇煩之能、進服夷聯、外振符寄、虔我典刑之守、濟于文雅之風、或海沂以康、賴堤闕之利、或徼外無擾、濟遠夷之安、列上台庸、稔于朝聽、正以槩屯之秩、職諸方貢之宜、並號名郎、目旌良翰、益樹終更之課、勿忘甄陟之恩、

章參可屯田郎中趙永裕張肅並可屯田員外郎制

敕某等、孝宣之治、信賞而衆職理、京房有言、舉功而萬化成、政平吏良、繇此物也、朕率由舊典、詳試庶工、勤庸以風內外、以爾參、行義深篤、以爾肅、風節清修、以爾永裕、出舊德之門、有名駒之質、並奮由士庶、而稔服朝聯、典城臨民、莅官行政、節以庶績、治用最聞、列上年庸、胥膺攷法、中臺之選、起草爲華、右曹之煩、擧田居劇、或進正員之重、或峻副郎之選、並寵清流、茲爲茂典、益圖敏政、庸對陟恩、

職方員外郎董公產可屯田郎中比部員外郎馬中庸可駕部員外郎屯田員外郎黎持正可都官員外郎國子博士司卞盛和仲並可虞部員外郎太子中舍人張瑨可殿中丞制

敕某、設官以等、則衆職舉、有勞者進、則羣臣勸、歷古爲制、茲道實先、以爾服在朝聯、夙推幹裕、歲月之效、具甫臨比最之期、閱閱之資、亦應敍遷之典、遞增美秩、用奬久勤、益念修方、以圖來效、

樂許國可水部郎中韓儼可都官員外郎葛禧可國子博士嚴慶孫劉世昭並可殿中丞制

敕某等、夫堯之命官、咸試以職、漢之進吏、皆更治明、績用有成、實行不謬、以爾等或自致榮殺、或食其舊德、率用力官之敏、進服班朝之聯、外賦政經、分幹事局、悉上計年之最、來援攷課之法、稽參無缺、旌陟乃宜、殷正司川之名、稍遷都隸之局、咸均典敎、中盾爲丞、並疏褒勸之恩、尚勵端廉之操、

劉宏可三司檢法官制

敕、夫士之秀者、節亦清焉、奉壽母以孝聞、參賓籌而名劭、朕以會計之府、事劇繁、傳致爰書、屬在能操決稱平、俾居憲局之眞、益究刑章之法、官之來代、命銓部以選充、齋伐來聞、便與廷見、更試甚敏、

文恭集卷十七

外制

高岸訥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依前參知政事加上護軍進封北海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如故制

敕、朕即祕寢之殿，講總章之祀，用鄭氏之說，合祭六天，廣周家之文，竝配三后，禮行而孝思服，誠感而瑞應通，惠我無疆之休，肆于時夏之美，實賴贊襄之助，豈特寡昧之能，我均蕃禱，理先近弼，具官某，志經道術，性合明誠，通于古今之宜，蘊茲久大之業，嘗敷陳于往行，預講勸于便朝，亦刺直繩，俾專憲席，入膺樞筦之任，而四鄙晏然，進陪嚴政之裁，而三階穆若，相予獨潔，于使劇煩，賴多聞折衷之明，贊先庚經誼之敏，事典無闕，于素齋枝有加，于精睿言陪補之勞，用晴草施之典，貳于左戶，亞爲上卿，參授勳階，併疏井賦，竝爲湻異之數，且旌顯相之勤，往承厥依，益展于道。

趙槩可特授尚書右司郎中天水縣開國子加食邑五百戶制

敕、朕致我將之詩，以修宗祀，奏成安之曲，以度右樂，祖考來格，于孝，天地竝貺，以福，因以疇草施之典，于

以先拱侍之勞，具官某，德全于純，器本乎厚，有匪躬之操，穆乃朝言，有詩命深淳之辭，孚于邦號，武以煥而嘉效，視諸履而畢修，出以備于行人，遠自使材之美，還乃正于羣僕，翊成齋輅之和，佳績茂焉，熙事嫒已，用敷純嘏之錫，以圖陟恪之勤，進席郡司，兼衍眞賦，竝爲褒等（如階級即云茂級如勳即云軌級）之異，益恩宿業之方。

張方平可特授給事中進封清河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制

敕、夫羣臣大于嚴配，禮實重于宗祀，朕被飾厥典，著定其當，致成命于頒，而合祭天地，稽奮豫于易，而參配祖考，惟神靈嘉饗之至，蒙天人信順之助，休成均貺，內外一焉，矧吾名臣，可稽茂典，具官某，學術通博，體識峻明，有雅健閎深之文，發揮典册，有幾微精密之思，洽暢事經，鄰自禁林，入都憲席，騎以偉望，總治計文，早宜濟才本朝，適倚臨于南夏，教條克舉，資助甚勤，屬熙事之展成，思泛恩之均被，就伸向瑣之拜，兼圖體國之勞，勿替而忠，且欽吾賞。

狄青可安遠軍節度觀察留後加食邑五百戶周美可檢校兵部尚書耀州刺史充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耀州觀察使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制

敕、朕致崇祀于古，行孝饗于朝，三神顧諟而降康，四海駿奔而來助，恩與內外，均穆善辭，以爾青、氣節毅然，智略明甚，以爾美、寬能馭衆，勇善知方，竝積用邊勞，而更制戎裳，留總後事，將我勁兵，參衛嚴除，謹呵行在，外嘉綏靖之效，中圖拱端之勤，咸因休成，第用甄表，進易翰垣之重，衍食井賦之饒，冠以勳名，茂茲恩數，往領朝賞，益勵安圖。

曹佾可檢校工部尚書鄆州刺史充天平軍節度觀察留後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張茂實可檢校工部尚書處州管內觀察使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制

敕、朕具法物之駕，謁文祖之廟，還即齋幄，遂享大神，三祖侑焉，羣元萃止，委茲瑞福，澤于臣工，曉言綏靖之勞，宜厚休成之慶，以爾佾、勳閥奕二，雄毅自將，以爾茂實，志蹈厥忠，材經于武，竝曉暢軍事，亦更試邊勞，分提嚴下之兵，參領禁中之衛，或撫臨藩服，以宣外禦之勤，或拱扈乘輿，而濟中嚴之肅，吾祀祇若，爾庸茂焉，用進勵名，就更關制，益昭逝帥之重，且旌恩禮之殊，勿替忠勞，往承寵渥。

李端懿可華州觀察使加食邑（案此食邑下無戶數，以下文例之，當有脫文）李端愿可檢校工部尚書越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制

敕、某等、朕宅房心之野，實惟明堂，即大紫之廷，紹修宗祀，齋明嚴配，肅雍永享，乃獲神靈之休，亦繇師帥之助，會成熙典，均泛祥釐，眷言勤共，宜有勞賚，以爾端懿、人地標勝，德器遲沖，以爾端愿、性資淑均，志局開敏，竝爲戚畹之令，早承慶閥之華，歷侍近旅，見稱敏捷，竝峻觀風之使，範咸奉列侯之內朝，逮元祀之講修，委親兵而侍衛，能濟中嚴之肅，亦伸外禦之勞，乃旃居多，吾賞斯進，對易翰垣之重，參升勳爵之榮，滋峻等威，咸服恩數。

范全可檢校工部尚書解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加食邑百戶王凱可檢校工部尚書陝州刺史

充本州防禦使進封太原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制

敕具官某等、咸以武幹、各總將兵、積用勳勞、遙分侯奄、屬涓成于元祀、乃泛舉于慶恩、遷領強藩、衍增眞賦、仍益校聯之美、悉欽朝賞之華、

柳植可特授尚書刑部侍郎加上柱國制

敕、朕惟軒祖有明庭之祠、夏后有世室之饗、致蕭于古、制宜于今、炳縟多儀、齋明盡志、蒙神嘉之右饗、因福嘏之來同、均霑泛恩、畢周庶位、矧茲近侍之舊、宜先慶典之覃、具官某、行本端方、體資質重、禁林之孚號、嘗預發揮、憲席之持綱、亦資糾正、比賦四方之治、屢上三最之文、淮海保寧、土田上錯、謨乃包茅之貢、助慈休燎之成、峻武秋卿、參升勳等、若加階郎云勳級：竝爲均施之美、且旌述職之勞、往承厥恩、勿懈于位、

張昇可特授尚書工部侍郎加上柱國向傳式可特授給事中制

敕、周以宗祀、來四海之助、漢以明堂、受諸神之饗、朕致蕭修饗、盡志告虔、祖宗孚忱、神靈畀祉、因以均曲施之澤、時則厚近省之臣、以爾昇、蔚爲吏師、資有賢業、以爾傳式、器行居厚、資術本優、竝以卿材之良、升于王國之選、或以奉公精力、屢治邊郡之輸、或以濟物惠心、迭奉藩房之刺、守江西之計已集、藁關之最亦聞、屬齋薦以承神、竝虔恭而述職、式稱熙成之慶、爰詞貢助之勤、進貳冬官之卿、入膺暮環之拜、參加寵命、優示恩章、往孚于休、勿懈于政、

曾公亮可加柱國制

敕、朕思法令之出、協方俗之宜、命取舊文、裁定新制、且究一時之便、用先三日之庚、乃睠侍臣、節茲近局、適第成書之賞、特旌罩思之勞、具官某、體識淹通、才猷敏濟、稔更文翰之職、寖研法律之微、繇被詔以修書、館約文而從俗、體我省方之至、協茲下令之源、閱刊定之有條、在褒嘉之宜及、進優勳等、加示恩章、

李球可內殿崇班李玘可內殿承制制

敕某等、內寢之聯、視諸朝秩、外家之貴、儕自朕躬、注于拜除、宜在優異、爾等咸曉貴種、倘李眞枝、被長君退讓之風、承鄧氏法度之教、咸自修綜、莫不柔嘉、久從班籍之編、名未稱小侯之立學、宜峻近庭之秩、且光左相之賢、往服寵褒、益思淑慎、

霍保安可樞密承旨南班賈德明可樞密承旨帶南班小將軍制

敕某等、夫樞省惟重、實總于幾微、旨令所承、尤資于篤慎、以爾保安、材敏而濟、以爾德明、性謹且和、竝隸幾廷、預聞密政、蹈箴規而無忽、習事典而有餘、歲勞自陳、府奏來上、差進右曹之掌、兼增武弁之榮、用獎恪恭、益思敦勉、

馮易簡可內省內常侍制

敕某、履尚謹溫、資性沈密、久服掖塗之祕、屢當頤指之煩、銜命必恭、束身無過、念施勞之累稔、俾解籍于長秋、特優內侍之名、出次西聯之舊、往祗褒渥、勿替莊修、

伊恕可御前忠佐制

敕某、少壯初服、果敢知名、積以功勞、使于宿衛、暮年行及、衰病日侵、尚嘉宿勤、差降下列、仍優刺部之重、亦承環衛之嚴、往服寬恩、勉伸餘力、

吳幾復張碩賈章蔡抗竝可加騎都尉張大初可加輕車都尉制

敕、朕以四方殊俗、萬事異宜、將體流水之源、以布巽風之令、俾爰立制、亦既成書、有嘉編削之勞、用舉甄褒之典、具官某等、雅有學尚、蔚爲才髦、參奉詔文、對刊法制、尤邃科舉之習、竝通事典之經、通乃物宜、裨成治體、已擢升于器任、仍敍進于勳聯、往復茂恩、益宜美業、

單州團練副使范仲回可騎都尉制

敕、某鄉以不修簠簋、嘗坐簡書、削茂秩于儲闈、降劇車于列郡、涓成宗祀、泛施曲恩、宜加敍于聯勳、尚勉思于往過、

麥允言可景福殿使制

敕、國家治祕綎之名、參罷使範、寵信臣之效、增峻官儀、矧親近而有勞、在褒榮而惟允、具官某、才資畢給、忠力自將、領嚴除宿衛之嚴、居惟無過、預叛墨討平之策、時則有功、爰當會爵之初、已峻廉車之重、朕近乘國政之暇、因攷星緯之書、惟是渾天之儀、以及璇璣之法、曠年祀而不講、恐日官之失傳、內命討論、俾爰典作、匪愆厥素、通觀乃成、智思引于淵微、規摹造夫精密、覽嘉今績、圖用舊勳、益進殿塗之聯、彌光貂省之任、尚敦忠恪、寖對寵靈、

張亢可客省使加食邑三百戶制

敕、總章廢爨之已久、攸司倚席而不談、朕攷希闊之文、建廣大之祀、先格太室、還祀合宮、神靈居歆、天人竝貺、均布福嘏、泛澤臣工、具官某、策名時髦、授寄儒帥、功名已大、資雄略以爲能、富貴自知、蘊壯圖而有素、洊委制邊之任、洽開禦侮之勞、夷險弗更、致爲可尚、屬覃朝慶、益衍戶封、其在懋承、勿忘式遏、

向傳範可四方館使制

敕、朕選卿族之良、主禁闈之謁、宿衛久而無過、陟恪勞而未圖、會求試于藩房、念積勤于軒幄、思廣踐揚之美、用推委遣之恩、具官某、體韻詳和、識業明濟、早繇盛閥之選、入聯外邸之姻、遙賴器能、擢居局禁、宜詔命而惟久、練事典而克精、比更衆職之煩、聞修二國之好、專對不撓、絜矩無渝、屬安世有持蒙之勞、而耿純興治郡之請、稍遷近職、用委強藩、矧方貢之是司、在使聯而則重、參領符竹、往賦敎條、勉申汝能、益稱朕意、

蔡史宜可遙郡團練使仍舊禮賓使制

敕某、別都分建、軍籍實繁、和墨訓齊、戎國爲重、爰進升于使範、用分寄于武鋒、以爾深厚有謀、謹孚無過、侍于禁近、早著宿衛之勞、屢以劇煩、屢宜強敏之用、爰以敷施之地、屬當鑾武之衝、俾領護于營兵、克底毅于邊郡、更書已及、陟典宜加、惟全魏之帶河、有離宮之管籥、就增戎秩、往涖兵鈐、益資更練之才、式爾倚毗之志、無忘亮節、益體茂恩、

張邕可東染院使張僎可禮賓使制

敕、具官某、朕睠典戎之臣、居被邊之任、有勞可紀、久次未遷、用均其恩、差進以秩、以爾邕、名有武幹、習知戎略、新秦介在河外、委之監軍、以爾僎、勇几知方、恩能撫士、常山臨控代郡、任以護兵、竝資馭衆之才、咸著綏邊之效、用旌軍最、爰正使聯、爾勞伐之勿遺、表寵臨之特出、尚圖忠力、各推精誠、

任守忠可宮苑使加輕車都尉宗志聰可左騏驥使加食邑鄧保信可右騏驥使加食邑武繼隆可鼎城使加上騎都尉制

敕、祀所以孚誠昭孝、通神明者也、朕攷宗祀于古、復孝饗于朝、哀對上靈、昭升肇配、翕受敷錫、緝熙純嘏、則亦親信之任、有忠力焉、以爾守忠、性則謹孚、材本彊濟、以爾志聰、篤在誠亮、敏有幹局、以爾保信、精明適用、端粹自持、以爾繼隆、習練事經、休有風力、竝用勞舊、參試劇煩、入司宿衛之嚴、預我齋祠之事、乘輿所次、部分有條、行在肅如、拱衛顯若、遠成熙事、亶有勤庸、均穆肅釐、大伸茂典、竝優使範之陟、兼從井賦之加、且旌陟格之勤、往服褒華之寵、

錢晦向傳範竝可東上閤門使加上騎都尉制

敕、具官某等、夫德盛者流光、文繁者禮縟、朕昭孝宗祀、繼戎竝配、具法物之駕、奏成安之曲、神靈咸喜、天人竝悅、升燎之夕、協氣薰蒸、用均祥釐、宜先近侍、以爾晦、器用純備、材資敏通、以爾傳範、性業淑均、志慮沈邃、竝爲覆閱之令、參侍朱閣之華、曉暢事經、嫻習儀矩、比膺專對之選、蔚有將命之稱、交試劇煩、悉昭幹裕、遽九屏之講祀、因千乘以聞儀、周圖親信之勤、委以讚呵之任、行能肅若、嘉績茂焉、會熙典之休成、推泛恩之均施、稍遷使範、益進勳名、用甄拱侍之榮、往服褒嘉之寵、

王中庸可引進使王果李中吉可東上閤門使加輕車都尉靳宗說可西上閤門使英州刺史李珣可東上閤門使加上騎都尉制

敕、朕以季秋吉亥、循復饗典、禮戎祖考、對越天地、告虔盡備物之志、委瑞有如山之崇、泛推曲恩、以澤庶位、王中庸等、或以材武膺器使、或以地胄參近侍、練更禁局之要、分制邊部之衝、資有策謀、交著聲績、迨熙成之均渥、睠禦侮之有勞、進增使範之華、申加勳等之授、往欽慶施、滋勗忠圖、

曹修可東染院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制

敕某、遞扞外虞、在西州而爲重、宜納禁職、于上閤而特清、以爾家本元勳、世濟忠略、闊隘懷于遺愛、羌虜懾其餘威、固原控邊、勁兵要處、爾則材武、繼其家聲、委以軍符、鎮茲戎壘、善拊循于士伍、能庶靖于疆陲、特寵禁闥之名、仍優染宿之介、勉思靜勝之算、當循武穆之爲、就服茂恩、思濟先業、

西京左藏庫副使高遵裕可依舊西京左藏庫副使兼通事舍人制

敕某、惟上閤贊司之職、蓋有列清要之塗、非夫材稱顯聞、不得兼領、以爾勳門華緒、內使宿名、久成邊防、克奮忠毅、夙闡上略、嘗聞善謀、守固封疆、方收遠績、擢預典儀之秩、用增武爵之榮、益思盡規、以答殊寵、

馬懷德可西上閤門副使制

敕某、惟朱華之上閤、當太微之法宮、置副介之名、用承諸使、慎尺一之令、必取有勞、乃先外禦之圖、式稱至公之選、以爾俊雄、韞氣沈毅、有謀得牧人馭衆之方、著憂國奉公之節、比更邊郡、參任兵鈐、卒乘講修、行陣和睦、士夫懷附、戎索底寧、予錄乃勳、命進以秩、遷貳禁闈之要、尚委列城之衝、職美于中、恩不遺遠、益圖忠槩、茂對褒章、

柴貽範可閤門通事舍人制

敕某、謁者之任、掌賓贊受事、攷功之法、用宜納爲最、必賴舊儀之習、乃揚近職之榮、以爾辭令敏修、力局幹舉、再隸朱華之閣、久侍赤墀之塗、篤在首公、勤于補過、能圖專對之善、亦嘉更練之能、出講鱗驩、導迎使聘、訖無逋事、且有積勞、特升贊于殿中、往服勤于朝次、勿忘勉勵、以對褒遷、

李惟賓可閤門通事舍人制

敕某、舊典通事、本隸西臺、近制建官、則領朱閣、非善晉吐、有委範者、不得預于此選、以爾出籍櫻之後、侍軒闥之下、久典贊謁、十更年序、嘗經陪祀之庭、依從升秩之科、顧回需恩、稍遷近職、爰念服勞之舊、特推從欲之仁、益升華近之聯、勿忘宣納之最、併勵肅恪、用對褒嘉、

孫用可左藏庫副使王日宣可禮賓副使王克讓任守素毛永保竝可內殿承制制

敕某等、夫謹營卒、邊警、式遏外侮、通爲兵官、稽歲勞、校軍最、差進茂秩、抑惟邦典、爾等、膺材武之選、有力局之用、數更委使、見稱彊敏、實伐自列、應書當遷、司帑別都、典客近局、或從者定之峻、而承音制之重、率由功次、咸用詔除、尚緊拊循、以底綏靖、

李緯可莊宅使制

敕某、夫守邊之吏、若篤在首公、則有國之規、亦釀于用賞、以爾選自材武、名有智謀、嘗治軍行、亦任城主、能均士卒之苦、頗得夷落之和、乃睠湖潛、實爲裔壤、雖守和戎之策、尚厚宿兵之屯、適委撫循、自陳勞最、用篤疆臣之勸、特優使範之遷、今鄰好方堅、邊事不發、宜修耕守之備、務先安集之方、當竭爾忠、何愛吾賞、

郭承宗可六宅副使制

敕某、承地胄之華、資器能之敏、參內庭之使介、練近局之事條、能寡悔尤、頗著風力、既得處躬之善、復嘉膺職之勞、疇用年庸、升亞使秩、往服褒遷之渥、勿忘臨履之修、

孫昂可宅副使制（案宋有六宅副使・莊宅副使等官・此宅副使上・疑有脫字・）

敕某、朕鄙以右饗大神、咸澤庶位、草厥休成之典、擢爾副介之名、仍聞守邊、業有滿課、詳觀閥閱之上、乃在詔書之前、重遺戎勞、申加茂秩、用究臺恩之美、益聯使範之華、矧早負于忠圖、當益躋于遠略、底寧疆事、取稱朕心、

馬承用可供備庫使制

敕某、朕以洛宅之右、陵宮所安、永言孝思、分置官守、嚴奉歲時之薦、用均霜露之懷、以爾早勵恪勤、洊膺

委使。罄一心而營護。歷四稔以終更。亶無尤違。前有比例。宜正名于大使。用率職于近廷。且旌灌柏之勞。當職出綸之渥。

趙滋可供備庫副使制

敕某、朕以山東土俗。勁悍多盜。臨淄負海。爲一都會。安輯勞來。高選時望。乃今守將。前吾樞臣。言爾警邏彼方。肅清所部。材勇可任。方略甚明。多翦兇渠。善遇士卒。嘉聞來薦。亟用賞勞。度越常均。超介諸使。益圖自效。就度吾恩。

胡稹可供備庫副使制

敕某、通班朝曦。授任嶺隅。屬小醜之跳梁。提支兵而討撲。被堅能力。獲級有勞。還奉更書。來援動籍。特寵使聯之介。且旌軍最之優。勉竭爾思。往承吾渥。

盧昭度可供備庫副使制

敕某、有著在庭。以能任職。頗立勤效。實應陟科。用遷副介之聯。式示褒嘉之命。尚圖忠力。取稱恩章。

李保信可供備庫副使制

敕某、預祕寢之聯。屈外朝之品。比資武幹。適委邊兵。能謹視于寇偷。頗肅清于鄉部。通稽宿課。參敍今勞。擢居使介之聯。就壯軍行之領。尚圖忠力。懋對恩章。

劉允濟可供備庫副使制

敕某、瞻彼關南。控于塞下。重兵留戍。夾河置防。爾早以幹資。給吾煩使。伺軍中之動靜。覘疆外之幾微。比及終更。多得要領。擢升副介之列。且旌馳奏之勞。

張德志可供備庫副使制

敕某、蹈謹畏之風。進承中制。資強濟之力。參服外勞。聿修無愆。所至有迹。屬計年之課吏。且簡伐以應書。擢升使介之聯。庸示朝恩之茂。益圖勤藝。以對褒嘉。

許咸亨可供備庫副使制

敕某、籍在殿塗。是承中制。任居邊部。式遏外虞。善拊循于士兵。煩宣著于材力。修上殿凡之日。合于旌陟之科。宜寵副聯。往亞諸使。尚謹將屯之重。勿忘繼武之和。

全克懃可供備庫副使制

敕某、敏頗有材。謹且能力。中承軒闥之制。外護州藩之兵。參敍積勤。亶無逋事。宜時吏課之最。用優使介之聯。就服褒嘉。益圖勤藝。

王文顯可供備庫副使制

敕某、通籍文陛。假守姚墟。以風矩之修。資力局之幹。德行頗舉。士兵兼懷。上計有司。應我攷法。寵內庭諸使之副。奬外屏守臣之良。就服臺恩。勉思藩政。

鍾師回可供備庫副使制

敕某、職承內制。身服外勞。邈居江巒之濱。近按島夷之悍。長茲遠服。撫我列城。能和殊俗之心。弗啓吾民之患。宜時賞格。入副使聯。尚惟忠力之圖。虔茲恩典之茂。

江從可供備庫副使制

敕某、性質專良。力局幹舉。給吾左右之事。涉于禁奧之深。沈密罕言。端修寡過。宜傳中制。稔服內聯。凝集成勞。參應陟典。俾升諸使之亞。且承劇務之煩。勿忘欽祗。益圖云補。

李允恭殊宗晉竝可供備庫副使制

敕某等、開敏自將。謹孚有裕。竝資器幹之利。參試材使之煩。稽漢省班貂之華。澹周官司甲之職。局事修舉。績善著明。特正供擬之使聯。咸參副介之朝秩。且賴宿官之久。宜從增秩之留。往服褒恩。益圖來裕。

李琦可供備庫副使李璩李鼎李球竝可內殿承制制

敕某等、朕以淩泉在詠。懷聖氏之慈。渭水興嗟。增逝者之感。眷言諸息。洽被遺恩。以爾等、妙年自修。冲規可尚。參從貴里。分籍禁庭。罹蓼莪之在憂。服苴麻而居制。或開擢慕。良足哀矜。覽遺表以泫然。稽舊章而允若。擢升使介。進陟班聯。恩乃究于外家。義勿慚于前代。勉思樹立。姑務顯揚。

周應可西京八作使制

敕某、首列太醫。參領儲使。仍典水衡之職。兼司都苑之嚴。必貴有勞。乃爲可紀。閱監司之薦狀。務開勸以推恩。特超敍于崇資。往欽祗于茂典。

文恭集卷十八

外制

張昪可兵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環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等使兼知慶州制

敕、朕選通經術。有行義之士。訪對制閣。參典祕圖。置在內朝之聯。本惟儒者之職。聞咨策略。分寄翰垣。亦服采于禁嚴。且推恩于臨遣。我收文武之用。往制羌胡之衝。乃獲能臣。爰敍茂典。具官某、有史魚之直。稱壺遂之賢。稔聞忠規。嘗置罔錯。端心向國。處鯁議而弗回。正色立朝。臨至剛而不叶。屬西川之闕帥。惟安化之控邊。言念戎翰之良。無踰書殿之舊。遴參持臺。寵升屬車。臨長列藩。表率本道。噫、左右鴻替。內外屏毗。委使則均。安集攸賴。書不云乎。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寬我西顧。勉而求忠。

劉沆可依前給事中充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制

敕、前世尹正之才。難于三輔。本朝都府之政。刑諸四方。我得吏師。寄之京劇。宜峻圖書之職。往裁螢穀之煩。具官某、風業俊雄。體識明遠。早代言于掖省。嘗賦政于藩方。文采潤色而有餘。經術飾事而不惑。委靈刑之審克。多中典之平反。咨乃讞疑。副予欽恤。試公才之敏。百鍊不銷。考績用之期。一閏已效。睠惟浩穰

之地。實資強濟之能。剖析煩繁。推行靡密。自近庭而選衆。繇內閣以升名。往司獄市之繁。善體敬條之意。使枉直有寄。苛慝不興。嘉吁治功。以光表則。

錢明逸可依前兵部員外郎充龍圖閣學士知蔡州制

敕、京畿之政。誠處劇煩。犴獄之情。所當審克。既失防閑之理。宜從罷免之科。具官某、雅稱偉才。早奉大對。入典明命。作爲訓辭。權預禁林之游。委司都府之治。失于殿吏。淹乃繫囚。久違弊斷之期。不勝楚掠之苦。以至踣斃。良用哀恫。而又日者庸狡之人。構造詐譏之策。冀望非福。震驚狴師。雖已正于刑書。猶未安于朝議。其上尹政。且領守符。仍優內閣之除。兼委近滯之便。尚圖敏政。勿替來忠。

劉沆可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永興府制

敕、朕以內閣圖書之職。資儒術行業。充備其選。金雞戎馬之地。用文武器幹。倚以爲重。既獲敏求之志。宜有臨遣之恩。姑示睠懷。且旌圖任。以爾具官某、才具明決。知識周通。自振藻于臯塗。實有聲于當世。作我明命。著訓暢于西京。敷厥教條。勸撫綏于南夏。能去山林之藝。善得江漢之心。比奉更書。還參從躍。委近司之審克。多中典之平反。刑讞靡留。朝言惟穆。會長安之闕帥。方四顧以須才。僉曰汝賢。協于朕意。左右獻納。雖志力之是圖。內外屏毗。在藩朝之均重。爰申茂典。益進榮名。用煩俊哲之行。參付德刑之計。噫。重兵所部。雜谷攸居。雖方略素明。無煩于多訓。而剛柔參濟。勉務于適中。往服茲猷。勉成遠用。

左中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周綰除集英殿修撰知溫州制

敕、近臣勇退。游控于忱言。王者閱勞。俯從于雅志。瞻惟耆艾。宜錫恩輝。具官某、學術醇深。行誼高妙。登車攬轡。徧更外服之華。拖玉飛綸。晚上禁塗之峻。銓綜著天官之效。編摩光金匱之藏。方隆尚齒之時。還有由衷之請。老臣是賴。申諭莫回。升麗正之崇資。畀永嘉之名郡。以優耆德。以示殊私。尚勉建于風聲。即還鎔于次對。

右侍禁折繼祖可西染院使知福州制

敕、具官某、爾世蹈忠圖。族雄邊部。率和種落。懷附朝家。嚮茲伯氏之良。承濟前人之業。遏磧中之外警。委河上之列城。方倚拊循。遽嗟殂缺。覽疆臣之條奏。逮部衆之控祈。謂爾武幹尤長。純誠可任。習知戎馬之事。能識羌夷之情。宜襲舊勳。式俞來請。伸部符之朝煥。遂染翟之使聯。恩典有崇。名秩其慎。當善遇于吾兼。務謹守于先規。

李昭述可依前刑部侍郎充龍圖閣學士秦鳳路馬步軍副都部署兼知秦州制

敕、二閣峙于內職。在圖書。六郡被于邊。任居戎馬。矧隴西之尚武。惟天水之稱雄。謀諸師臣。得于鳥望。適倚鎮綏之略。宜推臨遣之恩。具官某、盛德名門。偉才良器。該典文而多洽。資志識而周通。居然敏猷。應乃郡務。幾廷進直。得安世慎密之風。北道倚臨。有翁歸文武之用。寒垣以肅。年閱比更。試乃秦中。濱茲河外。撫羌戎之雜種。制洊隴之勁兵。牧人其難。選衆斯屬。用寬西顧之睠。具急盛秋之防。兼鴨制閫之勤。庸益進祕圖之禁職。憑賴所寄。內外則均。勉從易壤之行。嘉佇幹方之最。其聽朕命。不忘爾勞。

劉巽可主客員外郎知濟州仍賜紫制

敕、究明經義。初預銓集之流。通晚吏文。遂膺宰旅之選。領校五曹之事。懷持三省之方。能寡悔尤。頗精比例。寖升朝次。屢易歲陰。用圖風力之勞。出寄符書之守。仍進握鄰之秩。復班染蓂之章。臨長吏民。宜錄條教。勉而善政。虔我渥恩。

李珣可文州刺史制

敕、朕考經術之文。見春秋之法。推親親以貴母黨。因善善而及宗支。況我外親。殖夫元舅。痛享年之不永。撫遺札以增歎。俾加惠于孤煢。示敦仁于戚屬。具官某、柔恭克存。通敏且材。侍子舍而無違。出后家而有裕。早任天關之要。誠爲威畹之良。險畫所鍾。哀摧在疚。尊推厚之有自。在進秩以攸宜。已陞右閑之華。兼刺列城之重。慰其孝嗣。思乃前人。式究哀榮。勉思法訓。

趙良弼自鄂州刺史除撫州刺史制

敕、師賓之列。素用正人。牧守之任。必求良吏。具官某、資于忠信。文之禮樂。言詞詳雅。器識洪通。令問徽猷。搢紳推重。南宮起草。事著于彌綸。東吳授鉞。功存于制勝。中外之政。終始不渝。爰自休聞。尤彰操尚。宮垣選美。俾參調護之職。方鎮藉能。式委分憂之寄。

劉永年可寧州刺史制

敕、某、夫刺史。古之方伯。爲國爪牙。任千里之自乘。一州之率。威懷所寄。撫敘尤難。以爾冑緒本華。才資兼茂。謹學距邪。敏濟有聞。歷內庭諸使之聯。申列部鈐兵之委。載環歲序。參敘宿勤。特升刺部之名。尚寄典土之任。寵給優厚。朝渥使華。勿忘俯偃之恭。更圖臨履之效。

張惟吉可果州刺史制

敕、謹質者、朕所倚愛。澹退者、人之難能。況夫參珥左璫。列侍中省。久居親信之任。弗矜委使之勞。宜舉褒章。且旌沖範。具官某、忠純有守。謙約自持。侍帷幄之起居。常勤陟降。慎樞機之周密。能絕悔尤。比資強敏之材。屢任劇繁之職。曾驅馳之不憚。在俯偃而益恭。未嘗求官。且不遺力。安和備于諸事。恬晦簡于朕心。是用申敘積勤。褒遷茂秩。領劇部團兵之重。增昆臺近侍之榮。名數有加。寵靈特出。勿替謹孚之志。益昭毗倚之懷。

郭元又可忠州刺史陳拱可昌州刺史制

敕某等、內統禁局。參領列籍。所以昭使範之華。重戎翰之寄。用甄勞最。式示褒遷。以爾元又、材武是經。智謀在任。以爾拱、迪知忠果。服在勇方。竝高諸使之聯。分委護兵之任。絕甘有素。殿乘適宜。代北以清。嶠南且肅。嘉訓齊之輯睦。逮恪遇之底寧。并升使竹之名。參壯和門之重。就虔褒典。勿替忠圖。

刑王孫宗望可遙郡刺史制

敕某、朕篤在展親。樂聞爲善。用進州藩之秩。且旌宗邸之能。恩出褒優。義存開勸。以爾本支秀發。環衛參居。滋承信厚之風。雅厭紛華之習。慕前良之構法。獻累牘之柔毫。獻狀公車。留觀天帳。迴發體骨之媚。深

嘉芝墨之工，特升刺部之名，用奬臨池之學，勿忘美志，更懋令猷。

張中庸可開封府判官制

敕某、漢制、以御史監三輔不法，復有按章覆問之選，至于惠文柱下，皆獄法之冠也，不止于彈治而已。今都畿、尹政之劇，獄市、姦人之淵，隱僞干憲，屬之良吏，以剛治劇有餘，審固不撓，贊其抑欲之利，與夫照姦之明，往裁諸煩，薄輔于尹。

劉能可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領依前合州刺史制

敕某、勾陳之衛，參護宸嚴，尺一之遷，畢循功次，以閑奮繇行伍，通知勇方，頗積勤庸，遂有高爵，遙刺州部，近拱鑾除，宜升環列之名，益佇樸忠之效，勿忘勵節，以答推恩。

譚嘉震可依舊內園使昭州刺史制

敕、內司苑監，遙制蕃職，所以壯爪牙之選，重襟喉之寄，翊幹方之惟舊，且扞邊之有勞，屬申委于兵鈐，宜兼榮于使竹，具官某、本惟將種，少有聽名，好慷慨以論兵，加深沈而多算，游領偏裨之任，數當外禦之鋒，疆埸無侵軼之虞，軍行有輯睦之整，乃睠安化，適控西戎，尤急蹙秋之防，特倚勁兵之處，寵升刺部，雄示專城，勉躋世勳，益圖軍最。

王興可陵州團練使傅永吉可開州刺史孟元可普州刺史蔣偕可忠州刺史制

敕某等、夫畢不失功，則勞臣知勸，賞不遺外，則主恩下究，朕閱邊吏之瑣，因見疆臣之名，其間久踐戎行，煙當寇禦，功名著而昌白，資秩鬱而未遷，用振帶淪，特申甄拔，以爾興、資韞材武，濟以樸忠，以爾永吉、嘗擁姦鋒，名有勇決，以爾元、氣質沈毅，部分精明，以爾偕、文武自將，功名已任，並聽知疆事，而遂練戎韜，鄉賴扞城之雄，北居捍寧之任，柿落畏伏，亭障辰寧，今參委戎鈐，復分制閫任，軍陣輯睦，士伍綏懷，稽用舊勞，申加褒典，進領團兵之重，參升刺部之名，出于朕心，旌爾邊最，各思自效，勿替發圖。

百全彬可陵州團練使制

敕某、朕寵事武材，並建使節，乃眷軍團之峻，尤爲戎翰之榮，方寄外廣，式殖成澤，以爾操修無缺，幹裕有聞，以諱孚之資，早服勞于宣省，以敏洽之用，久宣力于邊關，眷雅部之捍戎，惟匈奴之被塞，允號勁兵之處，尤賴禦衆之材，資乃練更，委之鈐護，仍進訓旨之秩，用旌臨履之勞，往服茂恩，善撫吾衆。

劉永世可果州刺史充合州團練使制

敕、朕備名器之分，懋官賞之宜，差次功能，擢敍武階，既篤先勞之勸，兼圖久次之勤，用邊滯留，宜仲甄拔，以爾承胄緒之舊，資性質之良，遙分竹使之符，近總琳房之職，習事經而無缺，奉朝請而有度，閱官簿而則深，覽信章而乃審，爰紀恪恭之節，用升團練之名，尚宣威神之庭，往欽使部之寵，益思慎履，當體殊恩。

王從濟可西京左藏庫使依前充果州團練使制

敕某、洛師之重，分留于官餞，禁帑之名，寄優于使範，用甄注效，特懋茲恩，以爾勤閱緒餘，近庭陟恪，蹈世忠而濟美，服王務以宣勞，鄉者資素性之謹良，委禁垣之提警，雖宿衛無狀，俾出領于兵鈐，而疇昔有勞，用稍遷于使局，示舊勤之匪棄，尚褒典之是承。

余靖可左神武大將軍遙郡刺史州鈐轄差遣制

敕某、陟罰之典，竝體于至公，甄敍之恩，用關于彝效，張敞起于亡命，安國擢于徒工，資以前勤，抑惟往制，以爾博于古學，濟以敏文，自致秀科，優入制等，常游册府之祕，遂升辭禁之華，煩使有材，首公能力，繇因往咎，中見謫居，越在南服之荒，多歷徂年之所，尚分留籍，已進亞卿，朕以爾久侍近班，三使絕域，念勞可錄，在宥弗忘，擢居環衛之嚴，遙刺列城之重，無以名器之小異，當問才略之何如，起圖而忠，往服朕命，就司鈐護，常體敍收。

李瑋可起復雲麾將軍保州團練使制

敕、朕感先慈，早棄長世，眷乃元舅，適及外家，享命非融，遺恩宜厚，具官某、義方被教，退讓陶風，寬詔命以兼資，處紛華而匪雜，鄉齊選尚，方俾進修，屬遭親喪，例推權制，用正軍團之秩，兼升環衛之名，式慰孝思，俾參朝請，庶幾進見，特示眷懷，勉遵肯構之規，宜亮奪哀之意。

溪洞新州知州彭師政富州知州彭師晡竝可銀酒監武知本州軍州事制

敕某等、越在辰溪，欽我朝化，善固封守，多歷歲年，有嘉成勢，且敍前化，崇階美秩，勳等憲聯，竝命詔除，益圖忠效。

溪洞寧州知州彭師鴈可銀酒監武知寧州制

敕某能慈聲明，善固封守，附陳前比，求敍上恩，嘉其輸附之誠，伸以褒優之命，崇階茂秩，華紱命章，併示寵綏，益圖欣載。

曹正可袁州司馬制

敕某、爾幹局無缺，第課當遷，具有奏封，乞從歸老，聽解算商之任，爲除司武之名，往服優恩，俾從素志。

追官勒停人屯田員外郎蕭禮可萊州別駕制

敕某、繕通省郎，班在朝序，簡書罔畏，簠簋不修，詐證受賕，鞫問得狀，所坐狼籍，談者喧譁，宜正刑書，奪去官秩，與之上介，猶曰寬恩。

解賓王可開封府判官閻詢可開封府推官制

敕某等、古者京兆，比三輔爲劇，今之都府，亦萬事所叢，必簡乃僚，協相厥務，以爾賓王、儒者之風，志行修潔，嘗觀討論之職，京畿煩繁之任，稽諸行事，已試之效，孔明以爾詢、髦士之良，才本強濟，綠中司簿罪之坐，歷外屏左官之遷，長于治民，可紀之績，其白或就甄，最狀升冠元僚，或還錄敏資，佐治煩局，噫，鄭劉麗于事，察獄必以情，勉思是言，勿懈于位。

高良夫可依前主客員外郎充開封府判官石揚休可太常博士兼祕閣校理充開封府推官制

敕某等、朕高選時望，擢典京司，妙簡才髦，參備僚屬，以爾良夫、習于爲吏，治有能名，以爾揚休、才堪決煩，文甚爾雅，或嘗操外憲之柄，或久預中祕之游，稽慰薦而有先，賦浩繁而已效，是宜參濟京劇，補佐尹賢，

爾其察人寃、謹吏黠、愼要囚之伏念、體應獄之哀矜、務竭乃心、以稱朕意。

范純熙可鄧州節度推官制

敕某、習知吏事、領佩縣章、本于惠心、善撫黔紐、沛有餘力、能制寇偷、支黨悉除、鄉亭絕警、州上勞迹、爰舉賞科、擢亞元僚之游、用旌健令之最。

凌廵可昭化軍節度推官制

敕某、本造士之良、膺字人之寄、遞在嶺服、蒞治邑封、尤旌方略之施、多有寇攘之獲、閱計臺之言狀、覆憲部而中科、擢參賓謀、申示朝賞。

解賓王可開封府推官制

敕某、中畿尹政之繁、總司都輔、先朝景德之制、增至屬僚、參聽庶獄之辭、分裁一府之任、用釐浩劇、必選幹能、以爾學力淹通、性資純固、預備館司論之任、更曲奉贊相之儀、用先行實之圖、且膺政務之試、強敏者乃其有濟、安舒者戒于後時、往承上官、勉修爾職。

鄧唐可懷州防禦推官張式可資州軍事推官制

敕某等、往者職在詰盜、資人督郵、能修尉察之方、善厲追胥之力、寇偷就獲、墮落底寧、覽嘉勤吏之能、超用有司之格、擢徙州縣、參預賓籍、往祗從事之榮、勿替首公之敏。

許宸可試大理評事充威武軍節度推官制

敕具官某、循吏之子、清白承遺、緣蔭格而隨牒、階詔舉以字民、所守廉平、素行修整、代還有應書之最、次補以入幕之僚、何寄弦歌、勉績功次、滿課之上、則有前詔。

張伯通可試大理評事充奉寧軍節度推官制

敕具官某、朕用天聖詔書、選舉令宰、賞格條目、端委詳陳、所以爲官擇人、廣施德于天下、比聞撫字、多獲善良、齋伐之來、恩典奚吝、爾以蔭籍、階仕版、以薦任佩縣章、滿秩有功、在法當陟、宜參入幕之賓、尙寄鳴弦之治、往欽撫忽、汔濟有成、尙佇來勤、乃終後慶。

李益可試大理評事充徐州觀察推官制

敕具官某、任居宰字、介在邊隅、歲惡撫聊、民起爲盜、能施設于方略、悉擒送于根株、縣部底寧、臺格應賞、乃睠彭門之劇、俾參幕府之籌、用錄前勤、尙圖來效。

劉義叟可試秘校呂夏卿可試秘校充石州軍事推官餘如故制

敕某等、舊自髫齔、名在學術、義叟、早膺詔舉、獻策開邊、夏卿、鄉自賓興、以文入穀、或試員于列寺、或隨牒于遠方、會設局以修書、俾和鈴而參職、觀所舉者、咸吾近臣、稔聞約史之勞、加有奉祠之恪、熙成均之典、頒爲言、用升密幕之賓、對服書筵之榮、姑爲漸陟、勉濟成編。

張子庚可殿中丞依舊知縣制

敕具官某、夫春秋之法、先內而後外、繇近以及遠、爾早籍殿中之舊、適治寰內之邑、持身近厚、從政弗苛、

修上年庸、協應賞格、進丞盾省之局、參預朝著之聯、于以風激四方、開勸勵吏、此亦先京師、後諸夏之義也、其懋承之哉。

劉槩可試大理評事充忠武將軍節度推官知邢州堯山縣制

敕具官某、爾屬奉臺詔、治茲邑俄、能體勸約之風、善賦惠和之政、終更無缺、旌陟有條、宜升幕府之游、尙寄縣同之任、勉修前績、姑俟後恩。

前守鄭州洛川縣令宋太可試大理評事充天平軍節度推官知潞州壺關縣事制

敕某、以敏給之才、推擇爲令、在職稱辦、于法當遷、列于賓席之聯、付以縣章之寄、益圖善治、以漸榮階。

張徽可試大理評事充節度推官知夔州峯節縣制

敕具官某、以軍從事之職、任邑大夫之政、秩滿官下、代還邊隅、較課中銓、升榮大幕、尙寄弦歌之治、勿忘簿籍之修、有佇來勤、以須後陟。

高汝士可山南西道節度推官知瀘川縣韓澤可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廣安軍新明縣制

敕某等、縣大夫之職、去民最親、朕用天聖詔書、拔舉清吏、付以銅墨、寄以弦歌、似聞元元、頗受其賜、脫有異績、何愛陟恩、爾等名在選中、治成官下、終更齋伐、鈞校應書、稍升幕府之游、重頒美錦之製、勉卒前課、具如賞條。

郭旦可依前秘校知單州成武縣公遲迪可試秘校知齊州歷城縣馬居方可試秘校知濮州臨濮縣制

敕某等、邑大夫之任、以寄赤子之命、非有臨履善最、監司薦延、朕未嘗輕授銅墨、爾等、居尉察之職、有追胥之勞、剪除盜姦、肅清鄉部、本郡言狀、有司覆實、在勤可紀、于法得遷、並試守一同、臨長百里、有民有社、良足爲政、既能屏去苛慝、便當存撫細弱、脫有善迹、何愛存官、往正爾心、使稱朕意。

李舉賢可洛州曲周縣令制

敕某、以法學之明、麾我爵秩、以吏資之習、服我尉員、方略甚明、寇攘多獲、有司言狀、賞格應遷、寡其敏才、擢以健令、勉樹庇民之績、且旌詰盜之能。

呂用賢可磁州邯鄲縣令制

敕某、勾稽名官、承乏比邑、檢簿書之謬、絕有毫差、督寇偷之姦、悉能株送、卿亭肅乂、民堵安安、所部條聞、厥勞炳著、宜示賞科之信、俾要健令之章、往服褒遷、益圖員補。

成吉甫可趙州隆平縣令制

敕某、中經生之科、隨大選之牒、守尉百里、詰盜四封、盡得主名、多獲支黨、留司上其最狀、憲部議其賞條、宜升佩于縣章、用勸登于吏力、就虔褒寵、勉務淸修。

申陟可相州湯陰縣令李伾可兗州瑕丘縣令制

敕某等、名居尉察、職在追胥、任百里之佐員、詰四封之姦盜、根株多獲、閱閱條聞、宜旌印綬之榮、擢布弦

歌之政，用優力幹，且信賞條，務濟惠和，往綏細弱。

王昭可濮州臨濮縣令制

敕某、鄉居尉察，嘗翦寇攘，蒔稽臺賞之條，已結縣同之綬。綸函來拜，直制乃褒，適御祥琴，追中前詔，用復權居參書之筵。尚慎事修，無忝內舉。

敕某、詞補都銓，追胥劇邑，善知姦穴之隱，悉得主者之名，株送甚多，邑居以肅。監司言狀，參覆應奮，宜從弦歌之治，益思循蓋之修。

趙貺可相州永和縣令制

敕某、本縣襄博，嘗舉蹶張，預禽寇偷，遂有班籍，厭走一封之傳，求換半通之綸，俾領追胥，且從志尚，當善恤于民隱，務祗守于官箴。

种世衡男古可鳳翔府天興縣尉制

敕某男某、爾父，鄉以將材，官吾邊部，著首公砥節之效，有典戎幹方之能，適倚扞城，不幸早世，覽觀爾奏，論列父功，因命忠司，致驗實狀，事雖存于端緒，辭有涉于詐誣，尚念前人，舊著勤績，爲寬法律之坐，俾司彌書之稽，當體寬優，勿忘甄錄。

白彝元可克州長豐縣尉制

敕某、名書班籍，年在東隅，厭乘軺車，願化郡邑，亦以餘力，庶幾學文，俾除尉察之員，尚謹追胥之職，勿渝美志，茲懋來勤。

敕賜五經及第孫師旅可鄆州須城縣尉制

敕某、鄉以經中美科，預選便殿，今以年合常格，得集中銓，可以試吏服官，詰姦禁盜，無替而學，尚慎厥初，謹視寇偷，善遵時調。

敕賜毛亨及第王仲甫可光化軍乾德縣尉制

敕具官某、爾祖用專門之學，當中揚庭之科，會失節宣，謝去唱注，今痾悉良已，而名錄具存，銓部以聞，尉察爲擬，當慎服官之始，勿忘絜矩之修，謹視寇偷，務恤黔細。

李從政可秀州嘉興縣尉制

敕某、鄉者自紅尉吏除民曹掾，銓資甫入，書局遄留，會刊定之奏篇，用追胥而改秩，且甄恪效，益守廉規，吏節孔目官汪宗益可青州壽光縣尉制

敕某、經署版曹，留眞吏觀，肆勤匪怠，習事寡尤，宜選格而已盈，稽恩比而當補，外邊尉察，往務勉修。

尚書學究及第陳元良可永康軍司法制

敕某、爾鄉者經明得科，齒幼未祿，今稽布已冠，而舊學尤通，可以入官，使之從政，往司三尺之律，初有半通之綸，善持丹書，務遵素履。

敕某、朕以儉誕在辰，黃延均渥，惟吾政鵠之舊，來上公車之章，言爾早預親藩，冀落朝寵，宜自勾稽之局，權居參書之筵，尚慎事修，無忝內舉。

東黃可成州同谷縣主簿制

敕某、蜀郡學者，等鄒魯焉，爾經藝淹通，喜爲詩生之誦說，士矩修飾，往被大臣之薦延，試秩蜀臺，授經石室，雖仕版有所齒，而稟祿未及，賦乃今州將之重，即吾書殿之望，再形論奏，益堪取信，敢補勾稽之秩，勉思教道之方，宜本先儒，以正後學。

孟永寧可新州新興縣主簿充翰林待詔御書院祗候制

敕某、恪奉嚴宸，頗精楷法，籍禁門而惟舊，成賀劍而有勞，特疏一命之榮，且獎六書之善，益專小學，往服茂恩。

御前學究及第李奎可河南府澠池縣主簿制

敕某、齒未及冠，經已中科，鄉令待年，今乃應格，成宵雖建三之志，服初命半通之綸，無忘愛民，其益修己。

曹宗壽可磁州昭德縣主簿劉復可陳州西華縣主簿制

敕某等、本緣掖之家，紆使者之紱，藝文略涉，志局方剛，不樂乘軺之馳，來求諂牒之補，爲除班籍，聽入銓流，分勾簿書之稽，尚勉箕裘之智。

進納楷草李名助教制

敕某、日者河流弛于故道，比詔都水議塞決隄，爾能輸下捷之材，司之費，用補州藩之佐，且爲邑里之榮。

高永可試助教制

敕某、爾嘗以藥石，事于宗藩，試諸方書，頗知倫脊，命學庠而試秩，去選籍之入流，往服榮名，益思謹力，

在京進納斛斗楚州等第戶房旺可將仕郎守本州助教制

敕某等、金布甲令，共給邊費，至于入粟補吏，皆漢法也，以闡本編戶之細，擅居室之饒，能捐我私，以佐公上，俾崇鄉里之化，往服朝家之恩，褒勸在茲，祗受無忽。

成有宗可河中府司錄參軍監汀州鍾鑄金銅場制

敕某、比沿銓牒，經佩縣章，亦既終更，適從調集，以州綱之列掾，莅金冶之別司，往服財勞，用圖來賞。

明法及第廉正臣可陝州靈寶縣主簿段林可霸州司法參軍制

敕某等、本治舉蘇之律，或通鄒魯之經，對升科榮，各在年妙，今銓格既及，則官使自宜，往勾邑簿之稽，參司邊掾之任，勉思乃職，勿替攸箴。

張永德可衢州常山縣尉兼主簿制

敕某、以籍在行人，名參上介，虔于秉事，號爲寡尤，愍其歷紀之勞，寵以莅官之命，往司尉察，勿忘廉規。

薛安期可益州司戶制

敕某、蜀在分形，主發詔旨，執勤累年，賞勞有典，授以路藩之掾，寵茲民版之名，用示優恩，尚仍舊局。

學士院驅使官郭蔡可梓州司戶參軍依舊供職制

敕某、隸屬嚴局，服從煩使，有事條而頗習，奉願指而有勞，來援舊規，宜有初籍，俾預銓流之補，且從禁苑之留。

新及第進士諸科李育等可幕職州縣官制

敕新及第進士李育等，朕自纂御以來，規恢治道，右文崇術，扶進學者，育材養器，登備時使，親加較試，多所成就，烝然起士，參與內外，精求之意，可謂至矣。爾等並因詔舉，相與計偕，有司籍名，便坐臨試，既第其辭，尊復差以爵秩，徼其急進官之始，思臨履之難，善持官箴，無忽民事，咸自修綜，取稱吾恩。

文恭集卷十九

外制

皇姪宗懿可端州刺史皇姪宗述可右屯衛大將軍制

敕、國家承軒祖之詒謀，法陶唐之敦族，封爵同姓，體貌大宗，道在維寧，恩宜加腆。具官某、孝恭履德，信厚成風，具官某、性茂溫文，體資英邁，並稟玉林之粹，悉含銀派之和，胥被寵章，參居琛衛，奉朝惟恪，居邸有聞，朕濟百世之遙源，謹九宗之屬籍，惟時賢亮，司我本支，宜酬營職之勞，遞遷冢子之秩，特升蒲刺，對總巖除，豈惟旌是似之美才，蓋以褒乃親之有德，惟欽擢敘，勿替踐修。

皇姪宗撲可貴州刺史皇姪宗藝可左領衛大將軍制

敕、分建宗屏，參睦本支，環設衛官，拱恩宸極，號爲要職，舉屬茂親，以爾宗樸、迥稟靈華，居然信厚，以爾宗藝、夙成體哲，樂善爲猷，並茲緜瓞之昌，咸蹈大宗之訓，師言是率，禮範攸循，屬敦敘以崇風，宜褒嘉而進秩，列城遙刺，大將超遷，且光開寄之雄，兼衛嚴除之重，宜懋遵于法度，用對越于寵休。

皇姪右千牛衛將軍卞顥可莊宅副使制

敕某、宗子之良，見推才懿，觀于班衛，寬我則行，在繁治館，毋忝予祖。

皇親男授官可並副率制

敕某等、國家神明之後，本枝茂焉，爾等蔚爲文孫，適在稱齒，已勝衣而能拜，且就傅之有期，會嚴祀之涓睦，咸覽大宗之條請，宜優初秩，仍錫嘉名，數從率府之除，滋厚宗藩之誕。

皇親賜名與官海詞可並右內率府副率制

敕、國家昨出神明之後，慶席祖宗之靈，誕育文孫，參映皇室，朕乘盛德之節，孚教敘之仁，澤厚近支，體先異姓，閱大宗之言上，用諸邸之通規，昭揚嘉名，甫班初命，勉勤幼志，度服茂恩。

樞密使王某親姪孫廷年給事中參知政事劉某親孫男子雅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劉某親孫男子齋並可守祕校制

敕、國家誕辰故事，推恩邇列，法得任于門子，禮特優于政弼，以爾等、年妙志美，體安節和，本諸惠訓之深，稔于寶雅之肆，宜有官簿，用賞京司，祗我恩章，勉于學力。

少傅致仕李若谷遺表奏泉州進士薛穎士可試國子四門助教制

敕某、章布諸生，頗聞遠客，久託名臣之館，近繼東道之喪，素行無虧，遺章有請，用試員于學省，且略選于銓尋，俾有官稱，勿忘士矩。

太子少傅致仕任布孫拱之可試祕校太子少師致仕任中師姪孫元之可試監簿制

敕具官某孫某、朕因咸流福誕節之慶，優安車就第之老，賞其世嗣，延以朝恩，爾等挺生名門，滋承忠教，服士矩而允若，亦地勢之使然，宜有官聯，以漸時使，分從試秩，咸用起家，尚服初榮，益思自勵。

兵部尚書陳執中四從姪孫太初可試四門助教制

敕具官某四從姪孫某、惟爾從祖任吾大臣，曾高以來，丘墓在遠，若爲疏屬，尚夷平人，守護有年，搢除甚力，俞其章請，試以學員，且奉舊塋，毋敘常選。

故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劉筠從孫景純可守將作監主簿制

敕具官某孫、景純，夫修廢功，援絕世，聖王之高政，春秋之美意也，以章聖之朝，經爲禁林之老，朕初紹宅，稔聞納忠，朝匠亡身，支庶尋隕，近屬，爾少承緒業，親則諸孫，禮存出繼之文，世載爲後之義，俾員大匠，用續前人，往慎脩修，當庭吾詔。

故翰林學士彭乘男敏行可太祝景行可奉禮制

敕具官某男某、爾父號爲時德，服在禁林，遽嗟至哲之萎，且表諸孤之貌，緒言未泯，遺音可傷，用推延世之恩，式寄邇臣之悼，爾等稔聞鄉學，滋被教忠，並因開禮之餘，差進奉常之屬，尚闡樹立，自致騰揚。

故翰林學士彭乘姪壻王寧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敕具官某姪壻某、早服縫衣，屢干貢部，未有仕版，尚栖衡門，屬予侍臣，今者捐館，閱其遺札，爾則外姻，來祈恩典之延，用補匠員之闕，惟當以藝無用選爲

侍讀學士戶部侍郎王拱辰親兄拱安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敕具官某、早列廷臣、屢馳使傳、屬誕辰之數澤、因仲氏之貢章、求冀京師、願謝班籍、方倚股肱之郡、用嘉手足之情、寵以匠員、宜茲門緒、往踐官箴之厚、益循士師之良、

故翰林侍讀學士葉清臣遺表妻兄進士趙淳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敕具官某妻兄進士某、爾綈冕之餘、伏膺門業、已踰強仕之齒、未及進官之門、近者失吾名臣、弗克柄用、時則遺奏、爾乃外姻、來求餘澤之延、特越常均之比、試諸匠屬、如有仕階、尚當勉之、無忝逝者、

禮部侍郎致仕蔣堂姪之器可試秘書省校書郎制

敕具官某姪某、惟乃仲父、暫予名臣、寮知止于道家、還時事于宰旅、緩延酬賞、參澤近支、以爾業承清門、義均愛子、被風訓而遄勸、開學術之是作、往試秘丘、初有官簿、懋勉時術、奮取世科、以爲慶閭之光龍、不亦美歟、

故工部侍郎致仕楊偕親孫景道可守將作監主簿制

敕某孫某、惟爾大父、若時名臣、方授禮經、謝去官政、如何不淑、奄至云亡、爾惟裔孫、朝有恤典、宜從匠屬之和、用推世賞之延、往服官箴、勿忘風訓、

司門郎中致仕樂安國男温可試秘校郎制

敕具官某男某、爾父年老爲郎、章言還政、願回邀授之澤、以延嗣續之榮、爰試秩于祕丘、用承顏于子舍、勿忘樹立、益務勗修、

職方員外郎致仕王述男孝叔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敕具官某男某、爾父剛于爲吏、老滯諸郎、以疾乞年、有章謝事、法得任子、意在養親、祿可率于旨甘、宜足感于幼艾、匠員往試、門緒勿忘、

駕部員外郎致仕陳淨男枚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敕具官某男某、爾父年老在郎潛、表還官政、且厚引年之寵、用推任子之恩、試以匠員、續其門緒、即宜祗命、勿替承顏、

都官員外郎致仕盧器男洪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敕具官某男某、爾父著中臺之籍、預外朝之聯、來上奏封、求還時事、願回挂冕之澤、用爲肯構之榮、爾滋服義方、祗勤孝養、往參匠屬、庸示朝恩、且慰家閭之情、勿忘子舍之恪、

都官員外郎致仕王琥男馭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敕某男某、惟乃之父、有著在廷、嘗授經于藩房、旋倖政于州服、以疾謝事、援比乞恩、用試秩于匠員、俾承顏于子舍、慰茲挂冕、勿替爲賢、

虞部員外郎致仕王周男某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敕具官某男某、爾父少從官政、晚寘郎曹、年及杖朝、表求解綬、願以歸休之渥、移爲似續之榮、稽用朝章、

俾參匠屬、往佩起家之寵、勿忘肯構之言、

虞部員外郎周德延男夔之可試秘書省校書郎制

敕某男某、寀郎員外、于法未當任子、朕愍告老之士、著推恩之令、使夫養者有祿、退者無改、恩用延于似續、義足感于耆艾、爾父年合禮經、秩在虞衡、章言公車、謝去官政、舉用茲典、往試秘局、當思進宦之難、勿忘奉養之恪、

故王德基男咸有可閤門通事舍人許持服制

敕具官某男某、朕悼師帥之臣、殞邊隅之任、思究哀榮之典、併推似續之恩、以爾出自勳門、本諸忠教、著籍廷臣之次、典謁天墀之華、遭于閔凶、越在哀疚、覽遺章之所請、懷前人之弗忘、特升宣納之名、俾進近殿之列、聽從終制、勿替移忠、

河北都轉運使吳鼎臣遺表奏親孫男承規傳規並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敕具官某孫某等、勉選爾祖、使濟朝方、甫寄劇煩、遽嗟奄忽、覽觀遺札、采錄諸孫、用開允于諸言、俾鈞稽于匠屬、成思祖服之重、往承朝渥之優、

夔州路轉運使楊文舉男彥誠可試秘校制

敕具官某男某、爾父委之使傳、往恤吾民、章言公車、新任及子、且勤巴徼之還、用延世賞之榮、優以校文、試于秘省、茲爲漸陟、勿忘起家、

淮南轉運使李仲偃次男孝直可試秘書省校書郎制

敕具官某男某、爾父久以清德厚行、名稱朝廷、方委將漕之煩、來援任子之法、爾滋承風訓、瑩有神華、宜試秩于祕丘、用起家于名閥、勉修遠業、祗服茂恩、

故寧遠將軍知棣州田彥晏長孫虎俊可溪洞都巡檢故知富州田承亮弟承喜可銀酒監武知富州制

敕某等、族依邊徼、世奉闕庭、能撫種人、善靜吾鄙、屬大門之殞、（案此句有脫誤、得使部之奏陳、寵以憲聯、授之勳級、當傾輸于忠力、以承嗣于前人、

故麟州瓦羅族下班殿侍三班差使羅佑親男崖可本族副都軍主制

敕具官某男某、以爾族居戎落、代服忠圖、內正聲明、遠爲保障、閱守臣之通奏、言爾考之淪亡、用稽世襲之科、俾錫軍幢之號、益思向閤、以美克家、

滿濟置勒噶卜楚男置木磋沙克置伊實男吹置勒沙克置庸蘇男斯結斯滿矩嘉奇正男戩巴勒沙克置揚麟男細斯承賴制（案滿濟置勒噶卜楚、原文作蒙古語、今並依改正。寧遠將軍沙克置伊實、原文作檢家也、鳴鏗、吹置木磋、原文作家業、四卒、斯結斯滿、原文作脈結、因背、矩嘉奇正、原文作捨家費林、細斯、厭文、原文作檢家、沙克置揚麟、原文作脆彥、沙克置庸蘇、原文作俱家敗征、戩巴勒、原文作清一、今並依唐古特語改正。）

敕具官某惟爾之考、奕世居邊、內拱朝風、外扞吾圉、奄從喪逝、良用哀矜、閱本帥之奏陳、求遺孤之承襲、

即其戎落、授以軍旨、咸率忠誠、勿墜先志、

集賢相宋庠妻淮陽郡夫人胡氏可成國夫人制

敕、朕慎調元之任、錯置相之儀、選諸具瞻、庠正名于茂宰、迹其內助、復加惠于小君、且明朝禮之優、實旌盡則之茂、某官某妻某氏、矩儀淑慎、族望華腴、四德之教婉從、二物之經參濟、嬪風以穆、家事用修、惟乃夫子之賢、膺我弼臣之舉、義由協濟、恩用褒嘉、胙而成國之封、光乃慶門之合、采車進飾、象服益宜、往欽名數之華、邀率箴圖之訓、

平章事龍籍妻彭城郡夫人劉氏可進封彭國夫人制

敕、朕以禍衡大柄、濫于耆俊之臣、乃用車服殊章、旌其賢善之室、蓋進弼之任重、則加惠之典優、詳按朝文、敷施邦采、迹通規而惟舊、昭惠問而則新、具官某妻某氏、柔正含風、閑華表性、挺生動閫、蹈四德而無違、來歸德門、經二物而有助、繇用乃夫而闡政、已自小君而進名、胙之大彭、宜是象服、適中階之命相、惟內寵之配台、有升庸進秩之褒、昭積行累功之致、滋峻起家之美、進開成國之封、恩數益華、儀品參稱、當恩名器之旌禮、尚勸圖史之詔言、往服寵靈、永孚嘉告、

故引進使果州團練使王克忠妻上黨縣君石氏可進封武威郡君制

敕具官某妻某氏、爾之所天、嘗經事朕、忽成淪逝、良用蹙傷、愍飾之恩、既加于密印、疏封之渥、更及于帷堂、以爾族茂華腴、德彰韶令、服攸篆于圖史、躬乃職于組紃、敕遂靡譏、殲良遽及、特升榮于郡甸、慰衛恤于家閭、宜誓柏舟、用虔綍命、

故引進使陵州團練使王克基妻張氏可封清河郡君制

敕、朕惑親信之逝、有懷若人、推封胙之恩、用慰其室、具官某妻某氏、挺于冠族、躬乃柔儀、作合公侯之門、昭宣圖史之訓、行無攸遂、痛在未亡、追用所天之勞、申加益地之典、進疏郡甸、昭示朝榮、彌敦正淑之規、以對褒嘉之命、

濟州防禦使張茂實妻劉氏可封彭城郡君制

敕具官某妻某氏、出高華之族、稟柔婉之風、懿範交修、憲言祗率、屬鼎下之衛、方用乃良、而閨內之封、宜優異等、特疏榮于望郡、用申寵于名城、往祗茂恩、益敦淑履、

參知政事高若訥姊陳宗古妻可封文安縣君制

敕、親有立愛之言、澤存及族之義、況近司之預政、爲同產以祈恩、義有可嘉、朕亦何愛、具官某姊、某官妻、婉靜有儀、賢和自飭、從所天而不逮、誓己志而未忘、覽仲氏之善言、敍共姜之守節、兼回慈祀之渥、冀得寵章之封、析以縣田、胙之湯賦、往祗茂澤、彌勉柔風、

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妹信安軍判官成偉妻可封永康縣君制

敕、本根盛者、枝蔓茂焉、蓋既發于名門、澤宜覃于勝族、以爾具官某妹文氏、矩儀閑遠、思理詳和、歸于令人、綽有賢範、雖榮珠履之伉、未徹粉田之封、惟時哲兄、任我元宰、沿親闈喜愛之志、移合宮進胙之恩、因

求綍章、願啓湯賦、有美讓恭之尚、兼闡孝愛之嘉、特疏縣壤之腴、俾獻慈堂之壽、併仲前寵、式表重榮、

張方平女故殿中丞蔡天申妻張氏可封壽昌縣君制

敕某氏、爾父德善在躬、參貳機柄、均勞于外、得謝朝廷、延賞致恩、國有舊典、爾徽柔莊靜、嬪于慶門、錫以邑封、庸示褒寵、思永燕譽、宜其家人、

長安縣君可封仁壽郡君制 [案]長安縣君上、敕某官某女等字、

敕具官某女某氏、昔師臣張禹病、漢文帝車駕臨問之、禹以愛女爲言、乃知常情之所不免也、今吾肱臣所虧、墨麥猶濕、且有安昌之請、求益石鉅之封、矧婉範夙成、惠問有淑、宜裂多城之壤、用增湯賦之田、欽對茂恩、勉循懿矩、

定武軍節度使承裕第六女遂寧縣君趙氏可進封長樂郡君制

敕某氏、淑婉有儀、嬪于良士、同天之慶、均逮宗親、錫封名城、用爲華寵、

磁州防禦使承亮等女可並封縣君制

敕某等、穆有性範、秀發天支、已茂穠華之風、猶疏湯沐之賦、經祝延之紀節、廣惇敍以推仁、特啓縣田、用招邦族、往祗寵數、尚勉柔儀、

防禦使宗旦等新婦可並封郡縣君制

敕具官某妻某氏、朕以震誕之辰、因祝延之慶、旁均恩施、近澤本支、以爾族茂陰華、體閑性正、少服公宮之教、居佩女師之篇、作合宗藩、協恭巽饋、遷樞纏之紀節、睦邦族以敦仁、用疏郡君列郡縣君佳邑之封、式允大宗之請、析而湯賦、慶我綍恩、

右領軍衛將軍克修所生母李氏可封南陽縣太君制

敕、惇敍之愛、所以睦宗藩、封胙之恩、所以厚邦典、以爾具官某母某氏、性爲淑哲、族本華腴、因乃子之祈恩、屬大宗之獻狀、特疏望縣、用錫美名、宜虔湯茂之恩、益蹈謹良之戒、

左龍衛軍大將軍饒州刺史承翊親育母霍氏左金吾衛大將軍舒州團練使潁國公從謁所生母鄭氏右千牛衛大將軍文州刺史宗敏所生母范氏可並封縣太君制

敕、朕以扶厚人倫、糾綏邦族、爰及祝延之慶、宜推天敍之恩、以爾具官某等所生母、法度自將、矩儀兼勖、挺生宗哲、參茂本支、適因震誕之辰、來控疏封之請、且將崇孝、亦用廣恩、特優縣甸之名、姑徇滋房之美、滋敦柔範、益服寵章、

左監門衛將軍宗翰所生母劉氏可進封縣太君制

敕、天下之風、莫先于孝、門內之治、必本于恩、某母某氏、性婉而和、德柔且正、實生宗子、乃飭衛屯、來祈湯沐之封、用順勛勞之報、胙之名邑、錫以命書、往欽茂恩、益修懿矩、

右江溪洞田州知州黃光倩母阿儂可封宜化郡君制

敕某氏、爾服于遐荒、克有材智、料辯丁壯、勞勤顯聞、錫以命書、用爲寵勸、

皇弟安德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乳母王氏可封永壽縣君制

敕具官某乳母某氏、少率姆訓、善治禮防、于藩邸有保阿之功、惟朝家敦崇睦之典、需章有請、舊恩弗忘、宜疏湯邑之封、姑徇藩王之願、益圖淑慎、進服寵榮、

贈鎮江軍節度追封丹陽郡王守節乳母徐氏可封高平縣君制

敕某乳母某氏、朕睦邦族之良、懿宗藩之邀、延錄保阿之舊、申加封胙之恩、析用縣田、進爲湯賦、尙慎柔嘉之履、往欽褒敍之榮、

貴妃大姑張氏可特授典正制

敕、掖廷建職、參綰內司、宮正有僚、分條近職、竝圖才淑、選侍宸嚴、貴妃大姑某氏、族茂高華、德昭婉穆、少服大家之訓、早聞良秩之風、入踐祕塗、益彰柔範、宜升司正之掌、滋示寵名之華、往服茂恩、恪思愼履、

貴妃第八妹張氏可封清河郡君制

敕、具官某第八妹張氏、挺生麗門、參懿柔矩、服憲言而有自、謹姆教以無違、通籍掖庭、預長安之外戚、選名輿地、胙列郡之封君、往欽湯沐之榮、益懋柔嘉之德、

貴妃乳母周氏可特封長安縣君制

敕某乳母周氏、柔謹資性、保阿有勤、閨椒掖之上言、求粉田之錫號、移別恩而用授、明前惠之聿圖、胙以縣田、爲之湯賦、尙勉循于懿矩、往祗服于茂章、

德妃位聽宜夫人張氏韓國夫人位聽宜夫人張氏並可封崔勝制

敕某等、資承淑茂、選侍禁闈、欽柔範以無違、躡祕殿而有裕、親承晉旨、益愼矩儀、用酬年序之勞、稍進勝羞之掌、蓋惟褒渥、勿替恪恭、

魏國大長公主親外孫女錢氏可封壽安縣君制

敕、朕惇敍之恩、尤尊于外館、棠征之吉、宜擇于近支、以爾某、族本華腴、性資韶令、世素傳于帶礪、言旱服于箴圖、屬貴主之爲言、乃賢女之攸出、宜疏湯賦、用錫縣田、往承淫茂之封、彌服柔嘉之尙、

文恭集卷二十

外制

蔣堂可禮部侍郎致仕制

敕、非逢人無以蹈止足之美、惟賢者乃能潔去就之分、睠言齋德、適殿中兵、搜經禮以霽誠、抗封章而還政、且優哲艾、用遂晏安、具官某、才粹而文、道沖且正、體風識而盡遠、懷資術而本強、進直計樞之嚴、比歷藩屏之重、老于政事、故吏道之可師、式是風華、惟名敎之爲樂、績宣中外、治蒞東南、引周任之有言、遵郝奚之請老、朕方希古忠厚、惜時耆明、稔聞歸志之堅、姑從稽性之適、閱勞煩事、就成美名、周官亞旅之聯、春卿宗伯之貳、峻是儀等、昭我愿章、勉爾齋和、以永遐福、

王渙可太子賓客致仕制

敕、禮耆齒、尊舊德、所以尙賢、存道體、厚仁俗、所以弼化、矧吾謝事之老、夙懷經哲之風、前識表微、高蹈知止、屬茲成變之處、命以增秩之頒、用奬耆明、且嘉澹退、具官某、懿德攸好、雅行是躬、起王國之烝髦、資名門之濟美、被服儒術、緣飾吏文、申翊宗藩、曾惠訓之不倦、艾服官政、尙強力之未衰、時用欽于老成、世方

期于策進，而能獨拔晉俗，視去華軒，率經禮之攸行，務名教之爲樂，固以昭正素之履，發貪婪之風，惟朝廷嘉尙之恩，下歲時存問之詔，而神明克壯，志慮彌沖，會熙典之涓成，貺茂恩而遄序，升宮朝之調護，適林皐之晏安，姑遂松喬之游，亦惟綺季之舊，往服休命，益御太和。

蔡黃裳可右贊善王穎可太子中舍人苗存可大理寺丞劉制可大理評事並致仕制

敕某等，壯年遊宦，皓首棲遲，豈不爾勞，尙困于選，以年力之疲曳，厭王事之驅馳，自陳日侵，願謝時使，京師進秩，朝序升聯，並增軒冕之華，且慰丘樊之逸。

許上達可太子洗馬謝元振可守國子監丞並致仕制

敕某等，濩落暮年，閒闊常選，及此疲羸，願從歸休，意有嘉其自陳，禮難強其不及，聽還所任之政，兼圖既往之勞，洗馬進聯，上庠丞秩，且旅沿牒之久，足慰挂冠之歸。

高牧可太子洗馬徐渥可守祕校並致仕制

敕某等，調集中銓，參承列掾，或已及皓首，或稍厭折腰，並附郡鄰，願謝曹事，有嘉知止，用示寵甄，仍禁洗馬之榮，祕丘抱槔之美，式光歸志，宜體優恩。

劉忠信可太子中舍人致仕制

敕某，本治曲臺之經，屢更大選之集，衰遲已至，疲羸自言，願解一同之章，尤從三徑之適，嘉其審分，寵乃謝歸，進朝秩于奉儲，致宦勞于娛老。

李備可太子中舍人致仕制

敕某，久從銓唱，參預賓籌，稍疲管庫之勞，且有挂車之請，少盡風力，老歸丘樊，宜錫寵恩，以娛晚志，擢參儲案，進服朝闈，足爲里閈之華，尙從廩稍之急。

艾介石可太子中舍人致仕制

敕某，早集選部，晚至綱曹，自陳年疾之餘，不堪官使之劇，願從謝事，當有推恩，特升儲案之華，用爲家閈之寵，姑從所欲，勉務自將。

楊令望可太子中舍人致仕制

敕某，少壯服官，衰遲作掾，能知經禮之訓，願謝紀綱之勞，止足可嘉，歸休宜寵，用眞宮坊之秩，往爲里閈之榮，佚老在茲，祗命無忽。

張隨可太子中舍人致仕制

敕某，本階經術之進，歷趨選集之勞，比至都綱，則已皓首，乞身有請，謝事爲高，用遷儲案之華，以慰里門之式，尙思佚老，當體推恩。

孫可度可太子中舍人致仕制

敕某，爾少壯服官，久閒關于銓集，衰遲仕郡，尙黽勉于綱曹，居多几案之煩，自陳齒髮之邁，願還初服，且寬至誠。

姜潘可太子中舍人致仕制

敕某，本由治經，早預從政，甫備列卿之屬，且釐外局之煩，引疾自陳，謝事爲請，宜從藥石之便，難勉筋力之爲，寵以儲僚，慰其暮齒，尙勤輔助，當體寬優。

韓松可太子中舍人致仕制

敕某，爾身爲絳籍，籍在銓流，已過亥人之年，頗嗟離蓋之日，能自言于州郡，求歸老于田園，宜進奉儲之華，以爲挂冕之寵，足榮故閈，且慰頹齡。

趙維可太子中舍人致仕制

敕某，奮由一經，困於久宦，遽任州綱之劇，自陳年老之衰，求解所官，且還初服，能遵經禮，宜有朝恩，升儲禁之爲僚，寵家園之佚老，尙勤輔助，往體寬優。

孟朝宗可太子中舍人致仕制

敕某，少超選格，晚至州綱，展公力而弗遺，佩官箴而無缺，自陳衰齒，求謝劇曹，審分可嘉，歸休足樂，宜遵承華之秩，用爲故閈之榮，往服寬優，自從頤養。

張正可太子中舍人致仕制

敕某，治經中科，沿牒署令，久預銓流之集，自陳年力之侵，願解縣章，求返初服，愍輸勞之且久，在知止之可嘉，宜升案于宮坊，俾增榮于家塾。

[illegible]崇德范振並可太子中舍人致仕制

敕某等，淮升仕塗，俺移銓序，或爲列郡之綱紀，或寄大邑之弦歌，並迫暮年，自陳老病，愍驅馳于職事，聽頤養于精神，寵僚選于承華，服朝榮于故閈，用光晚節，當體優恩。

李逢可太子中舍人侯允恭可祕校並致仕制

敕某等，或治經服官，或入臺署吏，亶無遺力，咸有積勤，至列郡之紀綱，任詞曹之參佐，自陳暮齒，且白縣胴，難強沒階之趨，願從挂冕之逸，特升僚于東禁，用試秩于祕丘，以慰歸與，且嘉勞止。

趙稷可太子中舍人馬宗諒可監丞並致仕制

敕某等，除吏且久，乘事亦勞，尙滯中銓，俱以皓首，能量己分，自白齒衰，願辭印綬之勞，得從井臼之逸，聽謝官守，仍寵朝榮，秩以儲僚，丞之學省，俾茲燕適，往服寬優。

蘇維岳王敏並可太子中舍人李克明可國子監丞並致仕制

敕某等，早集大選，參服外勤，仕至右曹，長于劇邑，或引年知止，或援疾自陳，願歸休于田廬，求謝去于州縣，咸從今欲，併敍往勞，秩以奉儲，丞于太學，慰茲遲暮，便乃養頤。

韋陟可祕書丞致仕加上輕車都尉制

敕某，朕總者拜貺于郊，罕遲在位，爾時謝事，法當推恩，渙號早行，餘澤未究，宜遷勳級，用信敎條，就度吾恩且慰而志。

呂佐可衛尉寺丞致仕制

敕某、尊從版授、眞勾簿稽、以優西夕之年、頗歎東隅之失、願還官事、歸老家園、特優列寺之丞、且慰挂車之意。

楊贊可衛尉寺丞致仕制

敕某、補吏以當、上書稱疾、求謝遠方之牒、願挂下澤之車、用遷衛府之丞、俾就家庭之佚、聽而輔養、體我寬優。

孟元亨可大理寺丞致仕制

敕某、早趨選集、晚滯勾稽、自陳衰老之侵、且有乞身之請、嘉其知止、寵乃歸休、用升廷尉之平、以慰南岡之步。

皇甫采可大理寺丞致仕制

敕某、早集銓流、晚爲郡掾、不憚斗筲之役、頗用簠簋之修、自白髮年、願返初服、宜承棘路之授、且寵巢門之歸、當服寬優、往從怡適。

吳旦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敕某、爾早集都銓、纔至諸掾、揣齒然之衰幹、識知止之大方、乞骸以歸、稅駕良善、宜寵上庠之秩、以爲舊壯之榮。

鄭有斐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敕某、早從調集、晚滯勾稽、自陳齒髮之衰、願謝簿書之役、服勞有自、知止足嘉、用丞庠學之榮、俾遂丘樊之適、尙續以廉勉修于家。

張太一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敕某、少壯從宦、遲暮倦游、來辭下澤之勞、願從初服之逸、遴丞學省、參列京司、俾藥石之善持、聽丘樊之自便、往究餘齒、當體至恩。

石待問可太常博士致仕制

敕某、早以敏文、階于俊選、中嬰廢免、再用敍收、遂班文石之朝、已迫虞淵之景、進趨良苦、疲薾可矜、以其早會先朝、嘗承大對、特升司藝之局、用光挂冕之歸、往服優恩、以究餘齒。

趙眞卿可大理評事致仕制

敕某、嘗任勾稽之員、坐受屬吏之人、自罹廢免、尋命敍收、掾于嶠南、辭以親老、來謝官使、願從家居、尙矜造士之餘、特寵法卿之屬、勿忘奉養、當體寬優。

翁曉可和州司馬致仕制

敕某、早入銓流、適隨掾牒、附鄭引疾、謝事乞身、聽解綱曹、卽授上佐、仍優廩給、當識蠲恩。

吳高可撫州長史致仕制

敕某、少隸牙門、晚有班籍、以年力之疲曳、懇王事之驅馳、卽其本邦、授以上介、俾從安逸、當體寬優。

穆介可華州長史致仕制

敕某、早直祕寢之聯、嘗贊禁闥之謁、中因罷黜、尋復甄收、自陳年力之衰、願謝斗筲之役、特優上介、當體寬恩。

李仲連可左淸道副率致仕制

敕某、前朝近支、南國餘胄、早有庭臣之籍、比乘使者之軺、煩局所更、敏用無滯、自陳年疾之替、願辭時使之勞、副東京二率之聯、參屬官四品之列、嘉其知止、慰乃養痾、尙體寬優、勿忘輔助。

張保和可右淸道率府副率致仕制

敕某、名存班籍、年合禮經、能省己以自陳、願乞身而待盡、嘉其知止、率以副員、尙爲逸老之榮、往欽從欲之惠。

姚可久可左監門衛大將軍致仕制

敕某、執技以進、歷稔且長、嘗首太醫、遍正諸使、比閱奏封之上、自陳年力之侵、願謝見官、良合古誼、俾升環衛之列、仍假折衝之名、當體寬恩、以從佚老。

宋榮可左屯衛大將軍致仕制

敕某、早廉勇爵、嘗當軍鋒、奮士戶之積勞、用邊關之勤略、寘諸環衛、秩以折衝、自陳年力之衰、不任軍旅之役、願謝時使、得從家居、閱煩宿衛之勞、聽遂燕申之適、益升屯衛、當體寬優。

錢子穆可左監衛將軍致仕制

敕某、服在內聯、綰于外務、蕭然疲役、迫是暮年、因郡邸以爲言、求家園之佚老、聽還時事、尙寵衛屯、往服寬優、自勤納養。

耿從政可左領軍衛將軍分司南京致仕制

敕某、頃使親宅、典戎近藩、早稱幹能、比更委使、閱奏封之來上、陳老疾之侵衰、願解兵防、乞分留務、將年力之少盡、勉醫藥以自持、進升環尹之名、關領別京之衛、仍俞子舍之請、就卽縣齋之安、當體至恩、以究煙福。

陳允恭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敕某、中預禁聯、外監屯旅、當番禺之卑濕、若毒霧之薰蒸、重腿成痾、步趨難力、表解近墀之職、言求環衛之名、願尋疾醫、且謝時事、俞所請、勉務自持。

柴貽憲可左驍衛將軍致仕制

敕某、世承累組之華、朝賴敏材之用、籍使聯之舊、早服禁嚴、司邦憲之平、屢當審克、頗著平反之效、稔聞幹裕之聲、衰疾自陳、歸休爲請、特優環衛之秩、用適燕居之宜、尙體曲恩、往怡晚節。

劉吉可右領軍衛將軍致仕制

敕某、少壯驅馳、晚暮疲曳、尚有晁凡之日、未經凱陟之科、自陳齒衰、求謝官使、有嘉知止、爲敍前勤、優升拱衛之名、寬賜燕申之適、悉從爾欲、尚服茲榮、往遂嘉貞、益頤眉壽、

文恭集卷二十一

外制

故、皇姪宗鼎可贈邠州觀察使追封新平王制

敕、凋落近支、感深于邦族、追加懿寵、恩究于國章、某信厚存誠、溫恭表質、克稟燕詒之慶、有光敦敍之風、鳴玉奉朝、剖符領郡、顯年淡之未艾、在志力之尤嘉、遽感疾以歸全、爲廢朝而興嘆、特褒觀風之印、仍班析廬之圭、用昭追遠之懷、茲示飾終之典、庶幾營魄、尚識龍靈、

故太子太師致仕任中師可贈太子太傅制

敕、義重股肱之虧、禮尊冕服之榮、務崇恩厚、取究哀榮、矧聞政之舊臣、早乘鈞以陪陛、乞身未幾、復魄可嗟、追懷鮐髮之良、宜厚密章之飭、具官某、體行明潔、志慮忠純、有秉蘇經哲之風、兼砥節首公之操、圖其宿望、屢煩方面之行、資厥老謀、嘗預幾庭之訪、比均勞典、還守本邦、曾是壯猷、寧無遺力、來謝時事、閱煩老成、俾參綺季之游、姑遂松喬之適、遽聞薨落、良用蘧嗟、晚舊人之弗忘、追餘芬之未泯、追加宮傅之秩、增慰壙宵之靈、恩禮若茲、營魂尚識、

故四方館使新州刺史王克忠可贈引進使遙郡團練使制

敕、禁近之臣、嘗經于委使、哀終之典、當厚于追褒、以爾具官某、階冑緒之華、兼器幹之敏、歷更煩局、游聘殊疆、虔使指以無違、奉官箴而有恪、晦明生疾、奄忽收神、短歷可嗟、懿章宜及、進升使範、參領軍團、庶榮厚歿之遊、尚識治朝之渥、

故洛苑使任承亮可贈正任團練使制

敕、具官某、襄恤信臣、匪常于邦典、追旌死孝、用篤于人倫、以爾行義修明、材謀敏劭、入祗禁衛、屢護畏而寡尤、外治劇煩、資恪勤而能力、侍承親疾、踰歷旬時、藥必務于先嘗、目曾無于交睫、因到其腹、遽隕厥躬、可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在竭誠之足感、何與善之可疑、特厚卹章、用嘉純孝、爽進戎圍之秩、申寵壙宵之遊、庶幾營魂、尚識恩禮、

故文思使遂州觀察使史崇信可贈振武軍節度制

敕、親倚之臣、忽嗟于殲落、追褒之典、用究于哀榮、具官某、材則敏通、性惟護質、給左右之事、能寡于悔尤、服內外之勞、克宜於忠力、方任能于宿衛、俄遭疾於晦明、奄至淪亡、良深悲慨、追用節旄之寵、申加印綬之榮、在恩禮而有殊、尚營魂之無忽、

故莊宅使李希及可贈眉州防禦使制

敕、崇讓之風、以損己爲美、懿飾之法、用褒先曰榮、具官某、性蹈謹孚、行稱篤實、嘗歷近嚴之侍、屢更煩使之勞、享數弗融、殲良已久、生有慶靈之積、齊鍾似續之良、攬考以忠、在朕之右、請回遷秩之典、求贈乃親之官、美志可嘉、恤章奚愛、追升軍禦之重、集增使範之榮、尚歆予恩、往告而第、

李懷賞可贈防禦使制

敕、奉使宣勤、既凝于前績、念勞甄往、宜賁于厚恩、具官某、性本謹良、材惟幹裕、任乃居于親信、行則寡于過尤、遽疾晦明、收神冥漠、適予心之軫愴、覽而儻之控陳、進飭臺恩、追崇使範、惟稟靈之匪泯、尚禦侮之歆榮、

贈虢州刺史种世衡可賜成州團練使制

敕、朕紀疆臣之勞、懋戎翰之逝、載加賁典、用洽至恩、具官某、深沈有謀、勁幹能力、屢率典戎之寄、頗著憂邊之勤、館舍早捐、鼓鼙增愴、已伸刺部之贈、益峻團兵之名、魂而有靈、歆我茲渥、

宋昱可贈供備庫使制

敕某、繇以廷臣、委之縣道、會五溪之雜種、掠數雉之孤城、能率官軍、出支賊黨、不幸遇害、遂隕厥躬、有嘉死事之忠、已舉錄孤之典、曲加贈禮、擢正使聯、恩足慰於擴胥、義亦矜于孝副、營魂有識、名秩是敢、

故供備庫副使李隨可贈供備庫使制

敕某、素推溫謹、早侍禁嚴、出護外兵、甫還南服、屬嬰無妄之疾、遽興不淑之嗟、有懷恪恭、載深傷歎、特推卹典、用正使聯、歆我漏泉之恩、慰而游岱之魄、

鄧惟素可贈供備庫使制

敕某、恩以恤往者、愛之殊、仁不遺舊者、厚之至、以爾夙將謹力、逮事儲坊、奉頤旨而必恭、慎言樞而寡悔、援乃冪圖之慶、比參侍幄之華、詩遷隸于外庭、俾亞承於諸使、勤庸有積、命秩未優、遽聞襲逝之音、良軫晝傷之意、特正名于使範、用紀績於銘旌、尚識納言、往歆漏澤、

貴妃母夫人曹氏曾祖旭可贈祕書丞祖靖可贈祠部員外郎制

敕、崇戚畹之賢、已胙封于成國、褒祖服之美、益寵賁于慶閥、具官某、風素蹈和、含章用晦、早怡情于丘壑、弗嬰志於軒裳、善既積於家庭、慶乃滋於宮掖、推本源流之出、恭[illegible]施之隆、追建禮之醴、曹疏祕丘之丞秩、用示壙宵之寵、尚歆朝綍之榮、

皇后姪女壻故西染院使劉永濟可贈諸司使遙郡刺史制

敕某、夫葛藟之蔭、既原于本宗、則葭莩之親、宜延于異數、以爾材資通敏、性尚簡溫、介諸使而有聲、幹乃局而能力、遠圖未究、壯齒奄零、覽長秋之上言、乃中宮之外屬、宜優褒恤、用厚常均、持正直于內聯、復榮于列郡、庸示淵泉之澤、尚慰壙宵之魂、

故貴儀曹氏可追封賓妃制

敕、存著蠶閥、沒有令名、念賢善之早淪、寖逾年祀、顧褒榮之須稱、益峻品儀、以爾故貴儀曹氏、參服憲言、交修懿矩、選自元功之後、擴於禁掖之中、逮事先朝、早從後掖、收神惟寂、緬太素之何歸、留範彌芳、藹幽庭而未已、申修茂典、追寵列妃、用昭恩禮之殊、且旌才德之茂、惟淑靈之未泯、尚名號之是歆、

宜州刺史宗實故所生母任氏可追封縣君制

敕、朕厚人倫之風、篤成藩之愛、飾終有典、教孝爲宜、具官某、故所生母任氏、蹈履柔風、誕育宗子、曾享年之弗永、何先露之易零、大宗以聞、近支有請、宜疏名邑之贈、以慰寒泉之思、沒而尚靈、歆我朝寵、

德妃姪亡妻張氏可特追封郡君制

敕某妻張氏、誕生慶閥、蹈履柔風、早歸舊德之門、嘗疏名邑之賦、稔彰淑哲、驟委韶華、託屬列妃、實有葭莩之戚、斷榮望郡、用開湯沐之封、式示慈章、且旌婉範、庶幾近魄、祗服追恩、

觀文殿學士尚書右僕射賈昌朝曾祖緯贈太傅可贈太師制

敕、人乃本于祖、邠以爰夫帝、故朕爾明肅僖、徧祼世室、淳濯祇慄、親祠泰壇、福既降而孔皆、澤罔幽而弗暢、矧吾宰路之舊、宜伸祖服之褒、某、首冠民宗、才經王體、文采表于來世、名聲動于前朝、蓋源深者流長、而德盛者慶遠、緘孫之善、乃有後昆、考父之恭、是開達者、惟燕詒之襲德、挺端右之令孫、光輔本朝、早追崇于前傳、曾成熙事、用進陟于維師、寵乃曾門、優我時德、宜肅將於鬯酒、往祗告於文人、

觀文殿學士尚書右僕射賈昌朝祖母魯國太夫人聚氏可追封燕國太夫人制

敕、王假有廟、能享親以厚先、禮行於郊、大報天而尊本、極幽明之際、充發扆之閟、竝貺美祥、畢覃惠澤、惟舊德、悅乃先慈、宜更大國之封、以爲曾廟之寵、某氏、出高華之胄、歸盛德之門、居穆言容、動循法度、服

共儉之訓、中饋是虞、垂賢善之風、後昆以大、時予舊宰、惟爾令孫、材居國棟之隆、慶表里門之盛、是宜象服、遂荒大東、曾成報本之儀、益進追先之典、采蘩之詠、早契召南、析木之津、抑惟燕舊、申昭異數、尚資淑靈、

觀文殿學士尚書右僕射賈昌朝曾祖母崔氏可追封秦國太夫人制

敕、郊以報其本、故高燎用升、恩以究于下、雖重泉無漏、所以承天地之竝貺、昭人祇之普施、矧吾舊德之宰、有懷曾妣之慈、宜厚飾恩、用追來孝、某氏、挺生名閥、作配宗公、循召南之國風、能承先祭、佐天人之家事、罔間內言、貴範留芳、後昆滋慶、令孫嗣服、曩時相予、嘗稽舊典之文、已進小君之號、屬成熙事、益舉顯章、介于山東、齊爲成國之大、胙夫關內、秦蓋故都之雄、尚歆加地之恩、彌篤高閎之祜、

觀文殿學士尚書右僕射賈昌朝祖母胡氏可追封魏國太夫人制

敕、昭孝息民、禮莫大于郊廟、保姓受氏、德必本于宗祧、熙事遹成、恺澤均被、惟中臺端右之重、資大門慶善之餘、用峻朝榮、某、深中直質、強學敏文、早彰秉德之蘇、弗更爲善之度、行高前世、惜人爵之未充、慶在後昆、果棟臣之間出、謨謀三事、儀長百僚、遽用繼祖之文、已寵維師之位、屬成大報、會泛茂恩、申納內史之書、進崇右相之秩、鳳池益貺、鱣序增華、尚歆告第之恩、足慰佳城之魄、

觀文殿學士尚書右僕射賈昌朝祖母胡氏可追封燕國太夫人制

敕、朕飭齋絡、祗見于清廟、備法物、肆類于后土、德產之致、精意以享、尊大道、配嚴祖、所以明事上之禮、敬天下之孝、既禽受元祖、則敏施惠澤、不[illegible]寧卿厥美、亦使褒優其先、況我大臣、敢格舊典、某氏、出高華之胄、歸名勝之門、躬四德之賢、少服從于婦教、經二物之善、早輔佐于君子、遺風尚稔、來裔滋昌、燕翼有孫、元耆在望、懸正名于巖弼、已錫號于參墟、澤既漏泉、禮宜加地、晉之始賞、魏則大名、參稽于朝、進胙而國、益峻褒封之典、尚祗渥茂之恩、

觀文殿學士尚書右僕射賈昌朝父注贈太師中書令特贈兼尚書令制

敕、朕祼于禰室、明發有思、郊于泰壇、升侑如在、惟天人相與之際、有臣工協贊之美、言念乃考、豈不爾懷、矧吾揆路之賢、早承家廟之祀、宜褒先正、用峻追章、具官某、學洞本元、行中儀表、早振端朝之譽、蔚懷表世之文、藏用弗伸、早鬱王官之次、乃終有爛、挺生時棟之材、冠別殿之儀形、席文昌之端右、朕所體貌、爾有慶靈、爰當圖任之辰、已峻褒封之典、錫之右相、崇以維師、闡郊報之修成、在國章之洽舉、益進中臺之令、申賁壙宵之遊、彌表顯于家閭、尚欽祗于朝寵、

集賢相宋庠曾祖駢皇贈太傅可贈太師制

敕、朕攷慎才傑、緝熙政謀、得詩雅嚴嚴之瞻、屬以時柄、用春秋尊尊之誼、褒厥曾門、所以崇立補之儀、厚追遠之典、具官某、曾祖某、履和含正、厚德秉彝、服展季之小官、恬弗以徑、韞次公之遠業、鬱未及伸、慶乃垂于後昆、時則生于上哲、屏蔽左右、馮賴謨謀、爰總幾庭、已峻褒先之典、今升宰路、益疏進等之恩、賁寵維師、增榮私廟、往修一卣之告、尚歆八命之章、

集賢相宋庠曾祖母王氏可追封齊國太夫人曾祖母丁氏可追封魏國太夫人制

敕、夫孝必務于本、禮不忘其先、朕選棟材之隆、任以台宰、圖曾世之懿、峻厥儀品、雖褒賢之禮優、亦本祖之義著、具官某、曾祖母某氏、賢明異稟、法訓躬行、修祭職于采蘩、承其先祖、流報因于丹筆、裕乃後昆、時惟哲孫、都我茂宰、前陪樞輕之論、追用密章之褒、名爵既新、湯沐宜鉅、進胙東齊之壤、升優全魏之名、滋寵榮魂、尚識恩禮、

集賢相宋庠祖曜累贈太師可特贈中書令制

敕、朕選有德、相大政、惟是名數之重、進都嚴廊、則宜爵命之加、併崇祖廟、示慶源之所本、亦褒典之攸先、具官某祖某、蹈道淳深、詒謀清白、淩都之賢好善、世則有聞、太丘之德可師、位曾未遂、遺恩在物、留慶鍾孫、挺生時棟之材、進階袞路之秩、用乂于我、實惟闕先、遇種之美所滋、裕後之祥乃茂、昔樞柄之云總、已資維師、今鼎席之是居、益兼右相、褒榮偕峻、慶靈弗誣、欲此納書、保爾顯問、

集賢相宋庠祖母賈氏可特追封楚國太夫人制

敕、亮天工者政之先、尊人本者義之率、惟國爵之重、彌大于孫謀、則家廟之榮、益延于祖配、所以厚民風而昭國體也、以爾具官某祖母某氏、賢有至行、穆著柔風、作合名門、盡虔共中饋之美、交修善道、得輔佐君子之宜、覆育乘慈、典詒著慶、惟孫經哲、若時奮庸、進增湯賦之名、升薦密章之刻、何吳已寵、全楚用荒、尚歆告第之榮、益右充閭之美、

集賢相宋庠父玘累贈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榮國公可進封鄭國公制

敕、相王室者德之盛、尊考廟者孝之隆、惟慶源之深長、則靈氣之回復、時乃冢嗣、柄吾大鈞、屬當贊策之辰、爰與納書之典、恩禮須究、名數乃宜、具官某父某、位不配才、性惟合道、誠心恕物、仁何止于放麑、陰德在民、慶乃昌于納鯛、挺生良器、用乂本朝、鄉總率于繁機、已進褒于先烈、三師升冠、二令兼榮、今膺拜于文昌、益進旒于大國、遂蒞原武、寔曰陪京、彌昭爵命之崇、滋厚烝彝之薦、尚歆禰室、益右慶門、

集賢相宋庠母王氏可追封越國太夫人母高氏可追封漢國太夫人母王氏可追封秦國太夫人母朱氏可追封燕國太夫人制

敕、嚴路延登、有國繫其弼亮、親廟崇飾、故事著于追褒、誼惟纖嫡之均、時乃寵靈之洽、具官某母某氏、柔明著範、淑哲含風、以門閥之華、來嬪嚴德、因圖史之謂、居法憲言、存著善猷、沒章遺懿、右乃哲嗣、踐于中階、妥當枚卜之初、彌積先慈之感、懋章前峻、胙典益加、致按輿地之圖、進崇大國之號、用昭慶善、胥示恩榮、庶幾原穆之靈、尚識治朝之渥、

集賢相宋庠母鍾氏可追封晉國太夫人制

敕、任天下之重、國以賢爲本、稽內治之則、母以子而貴、況存著慈範、而挺生傑才、時則相予、慶緣裕後、宜舉追褒之典、用旌賢善之風、具官某母某氏、出高華之門、蹈柔嘉之則、來儀名閥、承訓大家、閒于兩社之占、實在哲輔、徙乃三鄰之學、遂躋大儒、屬當肇位之升、倬冠烝髦之首、粤從樞榮、人正台階、載崇陪幄之聯、彌動累茵之感、褒章前峻、淑德益宜、進胙參壤之封、增昭親廟之懿、厥靈不泯、茲渥是歆、

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曾祖崇遠贈太保可贈太傅制

敕、朕崇變九房、昭孝萬寓、馨香格于上下、德罔弗歆、恩施浹于幽明、仁斯爲益、乃睠同寅之輔、裁成右變之儀、申飭懋章、褒崇曾世、具官某、素風傳世、美德在躬、行固重于本邦、位不配于高行、前言多識、被河汾舊學之資、惠政所孚、留蒲密字人之愛、實啓貽孫之慶、孚膺上相之求、自甫正于中階、已造甄于上衮、熙成台典、覃施及先、益尊帝傅之名、用厚台臣之數、慶餘所復、歆告其承、

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曾祖母宋氏可追封魏國太夫人制

敕、朕以孝饗熙成、靈恩均被、禮柄臣之重、既孚號于大庭、尊曾妣之慈、復納書于私廟、具官某曾祖母某氏、柔儀異稟、淑德少成、本育粹于名宗、早來儀于慶閥、躬采蘩之法度、先祭是承、茂來葉之燕詒、後昆以裕、令孫挺出、上宰冠居、雖膺枚卜之求、已致胙封之典、逮茲均施、益用追先、俾來輿地之圖、優封大國之號、采章兼飭、名數載加、尚淑魄之有知、欲懋章之既渥、

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祖銳贈太傅可贈太師制

敕、朕宗祀五室、合祫三神、廣孫孫之風、參侑于祖考、推尊尊之誼、施及于臣鄰、用加惠于　本恩于上相、具官某祖某、循持雅行、惠迪善猷、自州壤以推風、繇家庭之儲祉、孫謀詒厥、資狐突善教之忠、達者興焉、賴考父滋恭之德、若時茂宰、惟乃哲孫、早序正于台聯、嘗追崇于保訓、禮成宮廟、慶洽天人、益峻三師之名、用厚九原之飾、惟慶靈之回復、尚嘗魄之欲承、

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祖母王氏可追封越國太夫人制

敕、朕追正郊宮之饗、湯成陽館之祠、秩上下以承神、通幽明而宣澤、發于膚寸、滿及重泉、矧吾邦宰之賢、有懷祖廟之配、彝慈所裕、懋飾宜加、具官某祖母某氏、淑哲成風、賢明可範、服箴圖而無斁、循法度而弗違、作合令門、穆嬪風而彌婉、詒謀後世、階慈訓以寖昌、時惟令孫、持我魁柄、自發揚庭之號、已施飾壤之封、賁象服之遺榮、申密章之時告、屬茲成饗之慶、永言來孝之追、覆按典圖、進荒土宇、增衍采章之等、究宜恩數之榮、燭于壙宵、欲我朝範、

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祖母郭氏可追沂國太夫人制

敕、祀者國之大事、孝者人之至德、明發齋粢、崇嚴配于合宮、滲漉涵濡、漸恩于幽冥、睠言巖宰之重、有懷王妣之慈、稽若舊章、敷于異姓、具官某祖母某氏、族惟甲冠、德本柔嘉、啓遇覿之祥、占歸于夫子、積詒孫之善行、裕我弼臣、比膺注意之求、已飾追先之範、逮茲宗祀、覃及靈蠁、益進胙于土田、用申昭于家廟、飾之象服、正以采蘩、惟營識之未淪、尚采章之欲受、

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父洎贈太師可贈中書令制

敕、德之醞者、榮裕于來裔、孝之大者、光昭于前人、朕卜季商、緒正宗祀、褒對六天之大、升侑三后之尊、孰相邦儀、時我嚴弼、輔成世宗之享、厥有茂勳、申慰考服之恩、宜覃殊典、具官某父某、體仁居厚、尚德秉彝、

惠和濟賢者之風，敏達擯吏師之望，壯猷早謝，惜高位之弗躋，陰德所覃，宜後昆之滋大，蔚興世嗣，光輔朕躬，命爰立于嚴廊，敕追甄于禰室，拜以三師之褒，刻諸八命之章，屬歲祀之均休，厚慈恩之追遠，益進鳳池之貴秩，用昭鯨序之慶綸，尚歆右相之榮，當識上台之渥。

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嫡母耿氏可追封秦國太夫人制

敕、朕將饗合宮，先格大室，既虔鬱鬯之祼，還奉蒼璧之祠，妥侑尊靈，用度人倫之孝，協共顯相，則繄邦宰之忠，永言顧復之恩，宜厚追褒之典，具官某母某氏，高華著族，柔正含章，賢德式于六姻，嬪風經于二物，輔佐君子，贊四教之善言，誕育名臣，被三遷之慈訓，芳猷早聞，懿範彌昭，慶在身去，任居肱輔，惟亮工之攸賴，本諸祖之所滋，爰當正衮之辰，尤勳累茵之感，追賁采毳之號，進加析壤之封，時享輔修，孝思增積，稽若朝範，刻用密章，胙茲土宇之美名，賁乃笄珈之盛飾，惟淑靈之匪昧，尚華渥之是承。

參知政事高若訥曾祖諭贈太子太保可贈太保制

敕、國家優于用賢，篤在教孝，故二府登仕，既馮損于猷爲，而三世追褒，必究極于恩禮，所尊人本之重，宜厚國政之咨，具官某曾祖某、節峻丘園，風行州壤，眷懷賢業，道不濟于當年，詒燕善謀，慶則蓄于來世，纘乃祖服，時惟孝孫，選自內樞，參我中鉉，彝以東宮之二品，舉用追章，今以天子之三師，升加愍册，且明有德之後，式表褒賢之先，尚而靈承，虔我賁寵。

樞密使高若訥曾祖諭贈太傅可贈太師制

敕、國家置使典樞，本兵總務，重茲時柄之委，厚有曾世之褒，抑乃舊章，斯謂殊典，具官某曾祖某、仁爲己任，德秉民彝，撫仕爽于生前，餘慶滋于身後，令孫載誕，近弼是登，寔資陪幄之謀，用翊包戈之治，載稽往策，已賁上公，益先本祖之圖，彌進維師之重，寵章以刻，鬱鬯是承，庶幾私廟之靈，尚識治朝之渥。

參知政事高若訥曾祖母王氏可追封祁國太夫人制

敕、朕圖政軸之貳，錄曾世之慈，既進律而熙朝，即納書而告第，所以推述先懿，踵厚時風，具官某曾祖母某氏，柔範夙成，善猷祗率，族則衣冠之舊，言惟圖史之篇，正宗事是丰修，垂孫謀而云遠，挺生良翰，滋大慶閥，粤從基命之司，預聞本政之議，褒先有典，益疏湯沐之封，裕後顯仁，彌表燕詒之號，幽靈固在，慈飾其承。

樞密使高若訥曾祖卧冀國太夫人王氏可追封晉國太夫人制

敕、國家法樞密，陪帷幄議兵策，既告于大庭，恩即覃于私廟，進褒曾配，抑著朝彝，具官某曾祖母某氏，特稟柔風，休有懿範，詒孫業而益遠，流世德而逾醲，祥發本支，在隆基宥，先胙封于郡望，已加號于小君，爰當班命之辰，益舉納書之典，按圖輿地，拓七大邦，升恩數以象帝，昭慶澤之滋厚，往歆褒典，尚識茂恩。

參知政事高若訥祖審釗贈太子太傅可贈太傅制

敕、義率下而重禮，治上而尊章，德表賢，既爽聯于宰路，本仁厚俗，必追寵于大門，具官某祖某、文武自將，智略寡二，功名爲任，嘗慷慨以忘家，力命難忱，終咨嗟于抱器，雖貴涂則爽，而慶閥以興，字果驗于升卿，

器有踰于安國，俾若子采，入預政聞，時惟任能，禮有異數，益進上公之秩，用襲乃祖之戎，冀而神靈，祗我印綬。

樞密使高若訥祖審釗贈太師可特贈中書令制

敕、國家經武須賢，纘戎在孝，繇幾庭而進輔，必祖廟以伸褒，所以旌哲表庸，尊先重本，著茲憲範，厚厥朝風，具官某祖某、力行體仁，時中合道，恕心是廣，曾醜夷之弗爭，陰德所覃，宜昆雲之有裕，惟孫抱器，若時登樞，探觀告第之章，前用維師之衮，益兼榮于浴鳳，仍賁采于附蟬，以明達者之興，且驗升卿之効，惟光靈之所屬，尚營識之是歆。

參知政事高若訥祖母追封扶風郡太夫人馬氏可追封濮國太夫人制

敕、厚民存孝，濟政須才，選賢以久于王家，褒功迺及于私廟，朝有著典，我惟儀圖，具官某祖母某氏、柔靖白將，賢和無遂，展如姆教之率，穆然嬪則之修，慈範早淪，緒風彌劭，惟令孫之忠力，預近府之政謀，參樞柄之云初，稽納書之惟舊，衍增湯賦之數，追褒蒸蒘之儀，神而有靈，詔其無忽。

樞密使高若訥祖母衛國太夫人馬氏可追封魏國太夫人制

敕、義乃率于祖，仁必厚其先，乃睠樞臣之良，有懷王妣之懿，申加禮命，洽被恩章，具官某祖母某氏、生德業之門，著柔嘉之範，共儉以承于先祭，体昌乃集于後昆，時維令孫，弼我煩務，納忠先哲，方憑賴於高謨，追遠飾終，益褒崇于愍册，溯服章之盛節，拓土宇之優封，胙以近邦，隆茲異數，章慶源之濬發，明慈覆之遠垂，永泯淑靈，同歆榮渥。

參知政事高若訥父懷謹贈太子太師可贈太師制

敕、朝家任賢，倘重在于聞政，臣子能仕，推本繇于教忠，矧自幾廷，入聯宰路，宜疇陟命，益峻褒恩，具官某父某、仁厚存誠，才明韞用，世服義方之訓，家承孝謹之風，不偶數奇，鬱胸中之素蓄，自他有燭，集身後之遺榮，是似克家，思皇生國，方均參柄之重，宜從飾禮之優，追尊上公，中賁英衮，尚度師保之寵，往歆印綬之崇。

樞密使高若訥父懷謹贈太師中書令可贈兼尚書令制

敕、教之忠者子能仕，德之盛者宗必興，眷我名臣，付畀樞柄，參攷前人之力，用褒爾室之榮，具官某父某、稟白誠明，樂于名教，含章抱璞，惜大任之弗躋，儲慶爲基，宜高門之有閥，誕生哲嗣，用乂本朝，爾參宰路之聯，已厚壙宵之賁，上公極寵，右相兼榮，今進翊于萬樞，益申褒于二令，顯臧孫之有後，庶李公之弗亡，式將印紱之華，往修圭瓚之告，先于而廟，永右厥家。

參知政事高若訥母追封河南郡太夫人閻氏可追封鄜國太夫人制

敕、夫名顯而滋重，則禮從而益隆，若乃繇上大夫而典極，升小司空而謀政，爵祿彌厚于己，茵鼎不逮其親，宜按輿地之圖，書內史之策，進疏國壤，申寵壙宵，具官某母某氏、賢善自持，柔明有助，誕召南之共祭，穆是嬪儀，喜京兆之平反，仁于母道，克家有子，舉國曰賢，已試本兵之司，復參制政之府，往嘗追于封

胙、令增貴于號榮、顯爾誕哲之祥、仲我任能之禮、淑靈陟昧、華寵當祗、

樞密使高若訥母雍國太夫人閻氏可追封秦國太夫人制

敕、國家尊樞、弼重兵柄、登進髦哲、已孚號于治庭、推本孝慈、即班恩于親廟、矧惟妣德、宜厚綸章、具官某母某氏、仁淑有儀、賢和居正、從召南之百兩、作合名門、卜孟氏之三隣、勗成大器、陟岵之哀遑遑、累茵之感彌深、自嚴坐之參升、已陰堂之追飾、錫土山于成國、貴車服于小君、屬進總于繁機、爰申加于愍册、紹開廣宇、改胙大邦、具慰蓬泉之思、用示蓼莪之報、庶幾營魄、尚識寵榮、

右諫議大夫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張揆弟京東轉運使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揆父纘尚書司封郎中可特贈光祿卿制

敕、朕肅若舊典、祠于明堂、配侑肅誠、永懷三后之烈、褒榮追禮、罩及百工之親、矧吾從臣、兼相儀蕊、睠言考服、宜厚恤章、具官某、宅性惠和、德基恩厚、位不配于高行、慶乃裕于後昆、挺生似續之良、馳稱藝爽之美、敷經便閣、膺選才林、能仕本于教忠、善繼彰于錫類、愍恩所飾、故事當優、增貴列卿之名、昭示治朝之法、幽冥匪昧、滲澤其承、

文恭集卷二十二

內制

皇兄允弼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充寧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北海郡王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三百戶仍賜推誠保順亮節守正翊戴功臣制

門下、稽若先王、制茲大祫、謂四時之常祭、未極孝思、約一閏之小成、誕爲精享、朕詳按舊禮、致卜孟冬、駕言屬車、登享祖廟、行朝踐之禮、歌長發之章、惟時親賢、預我祠祀、藹肅雍之美、同悽愴之懷、亦既解廢、宜有褒賞、用敷渥典、式告大廷、具官允弼、地則茂親、時推明德、繫二南之化、躬兩漢之風、表儀王家、有嚴重之留、導訓宗子、得祗穆之和、兼徽台司、開賦王社、宿邸彌謹、奉朝滋恭、而自先甲肇禋、申嚴始事、率郇滕之諸國、逮魯衛之密親、侍齋幄之深、從昭變之近、太室戾止、廣樂繹如、奉亞祼之升、極其恭志、正赤舄之履、亶無流心、祖宗格思、祝嘏告止、歆乃孝享、賜朕祥釐、膰肉是頒、用先兄弟之愛、勞酒斯舉、以澤公侯之勤、儀衍采田、益疇眞食、仍加功號之美、竝昭名數之華、國典攸宜、家情允洽、於戲、同寅恤祀、既獲無疆之休、夾輔愼徽、益保有終之吉、往欽厥命、永孚于休、

除皇弟允初特授特進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使持節耀州諸軍事行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感德軍節度使耀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仍賜推誠保順翊戴功臣制

門下、百世必祀、德厚者流光、三歲乃祫、文繁則禮縟、朕訓四海之孝、合七世之親、因時永懷、備物親享、祓容粢若、寶鎮在焉、來九服之朝、用六代之樂、于時、藩岳伯舅、二三弟兄、助祭在茲、侍祠有恪、嘉饗云究、慶賜遂行、具官允初、體韻詳和、性質淳固、本賢王之後、資聖源之先、遙制侯藩、委高牙之重、留宿京邸、奉介圭之朝、能嘉善猷、綽有淑問、自祖宗之講祀、由奉常以肇儀、結佩入齋、展軨從蹕、清廟在望、極駿奔之恭、朱芾侍祠、有肅雍之美、朕以皇祖右饗、大賚告茲、熙事備成、景福來格、還衡肆告、進律嚮庸、乃眷戚藩、益開土宇、仍進表功之號、更升躔等之階、恩禮之隆、固先于異姓、名數之懋、滋表于辱親、於戲、承積累之祥、膺節制之重、齋祠參奉、靈寵洊加、益愼爾猷、往服朕命、

除皇弟允良特授特進依前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鄭州諸軍事行鄭州刺史華原郡王充奉寧軍節度使鄭州管內觀察處置河陽等使加食邑一千戶仍賜功臣制

門下、朕沿廉復之慶、薦昭報之誠、合祀乾祇、大陳牲玉、先期祓乎路寢、申詔約乎郊丘、禮文昭明、儀體備大、既執量幣、獲侑祖宗之靈、復因祭膰、以親兄弟之國、蓋合揚于貺施、用均布于福釐、矧堯之變時雍、始于敦族、而周之厚民德、由厥睦親、式是仁恩、揚茲慶號、具官允良、委質淑茂、體行端莊、令問夙昭、善猷允敏、得肅雍之和、朕享告成、爾庸惟穆、既飲斯至、乃澤厥勞、鄭伯列于近郊、滕侯先于異姓、班茲盛策、進以崇階、仍增井牧之封、益寵雲臺之號、竝爲異數、用洽至恩、於戲、訖是上儀、布茲大喜、羣工庶尹、既國典之是孚、至戚密親、在家情之允洽、益愼爾德、以對厥休、

除富弼行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實封功臣散官勳封制

門下、中樞治本、裁教化之宜、上相台光、長官師之任、用緝熙于百度、資燮正于三階、眷乃右垣、時惟哲匠、委政事而已試、攷名實以相符、誕揚大庭、付畀魁柄、具官富弼、任重道遠、性正德全、闊敏推于上才、博洽通于衆志、撓之不濁、偉量表于彌沖、簡而易從、盛業彰乎可大、首膺魁壘之舉、歷踐禁嚴之塗、蹇謨發于爾躬、啓沃益于朕聽、鄉由樞省、出殿藩房、名聲聳于遠夷、風采繫于諸夏、遂膺枚卜、實契具瞻、朝有偉人、物無異論、持重守正、參濟以和、告猷納忠、一本于治、屬以冢卿、謝政、首茲佇能、諏俊乂之大臣、疇若予采、冠承疑之上席、僉曰汝賢、是用升自政涂、處以師尹、仍進秩宗之重、復兼史觀之名、衍以優封、昭茲異數、用旌茂諒、允穆師言、於戲、播化鈞而理陰陽、操國柄而撫辰象、惟無心故能感物、惟以虛所以受人、格于太和、繄我眞宰、往踐乃位、同孚于休、

除王貽永授依前檢校太師行尚書右僕射兼侍中充景靈宮使彰德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功臣制

門下、升庸進等，蓋褒德之彝章，均逸待勞，乃優賢之茂典。眷言俊老，久總繁機，乃圖宣翼之勤，俾遂假休之請。對加尊秩，改治靈宮，諏以剛辰，告于列位。具官王貽永，志懷明劭，識宇沖深，逮事及于先朝，得尚主于舊館，用綽侯賢子之譽，入繼世功，以征南武庫之才，擢居師列，粤予紹宅之始，嘉乃幹方之能，召置機庭，寧我兵柄。周旋一紀，密勿萬微，慕安世之典機，本于周慎，猶韓增之領事，濟以寬和，又牧政而修明，總武經而練達，納忠匪懈，宣力罔遺，遂兼台階，仍冠樞席，常益附蟬之飾，尋還浴鳳之聯，抑乃榮章，俞其謙請，式是省良之望，深于眷倚之懷，比閱封章，聯辭機劄，敍晦明之嬰恙，因夙夜之肆勤，閱茲歲年，累以煩事，聽還溫省之務，特寵殊庭之名，益升右揆之崇，復兼常伯之重，進襲功之美號，拓衍食之優封，有嘉舊勳，益昭異數，於戲、臣鄰之際，貴保于初終，遇退之間，思全于休美，勉綏遐福，尚佇敏謀。

除張堯佐特授光祿大夫依前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祗修郊報，夙奉廟昭，告虔前人，祼鬱香之酒，大旅上帝，飈燎之煙，饋食洽于羣神，助祭來于四海，神人咸悅，福嘏昭通，樂與臣鄰，均茲休祐，睠惟近職，時乃內徽，亟酬從蹕之勞，參錄陪祠之勞，用加寵賜，式示寵優，具官張堯佐，履尚淑均，器懷詳敏，早會右文之治，夙馳居業之稱，發策俊廷，膺敘才之高選，振纓公路，遂從政之大方，寢服近嚴，稔更內外，委典京之尹任，峻司會之使名，總治要煩，茲見計籌之善，參圖勤濟，進聯徽鉞之崇，有若孟津，實爲巨屏，陪我京室，控于河橋，用繫帥節之行，出委戎翰之近，懇能成治，卓焉來庭，通文石之內朝，遴班迺列，陪甘泉之法從，預相縟儀，志力尤嘉，事爲咸濟，遠端門之遠軫，稽大禮之隆勳，崇以階聯，拓茲井賦，允爲異數，用示澤勞，於戲、郊爲國之上饌，有緊敷贊，賞乃朝之茂典，敢廣舊常，往服褒嘉，勉思欽慎。

除曹佾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左僕射充保靜軍節度使加食邑制

門下、朕勵嬰機務，稍煩神明，遂滌慮于大庭，乃味道于虛室，吉祥來復，剛健無虧，開懌羣臣，慰安億姓，蓋二儀之相沖子，乃三后之翼曾孫，惠我壽康，緊茲保佑，乃嚴祕祲，合祀大神，以對越于天休，用敷錫于朝慶，藩岳以職而來貫，臣工執事而有嚴，自裔濯以深誠，逮瘞燔而訖事，禮容疊穆，氣象晏溫，驗休證之著然，宜祥薑之錫爾，眷言侯度，用舉龍章，具官曹佾，識局夷通，志懷敏劭，夙稟德門之慶，蔚爲戚畹之華，入義府以敦詩，時惟良帥，登太常而紀績，世著大功，無亞夫貴倨之風，有陰興讓退之行，居則以列侯而就第，善不近名，出則以良翰而守藩，達于從政，近易東秦之節，俾臨舊許之邦，撫是寰封，陪茲京室，命書甫降，祀典告成，蓋圖守屏之勤，參錄充庭之上，衍封爾宇，加惠于朝，進以茂勳，疇其異賞，爭乃王庭之號，用爲侯服之光，於戲、賞以勸其功，祀以報其貺，惟前人之烈，已殆奢于河山，惟後昆之賢，復綴戎于茅瑞，往服慶賜，勉思忠規。

除張茂實特授依前檢校工部尚書充寧遠軍節度使勳封食邑制

門下、朕懋以日中聽政，夜分觀書，雖禹湯求理之心，夫豈敢怠，而黃老養性之術，頗有所虧，賴穹厚之惠，蒙宗社之敢佑，善氣來復，吉履以強，恭即路朝，述修祀事，以虔大報，用答元祺，潛岳底貢而舉禋，神祇呈貺而晉穆，鴻亨之夕，儀物粲然，丹燎告升，休景彌燭，策勳有典，頒胙著文，咨言戎翰之臣，用孚庭號之慶，具官張茂實，誠節果壯，志度深沈，濟美本于勳良，好謀通于奇正，智安邊之將略，善于撫循，佐絕域之使才，得其要領，以忠謹之操，入衛于嚴廬，以武毅之風，出分于制設，牙旗云建，帥律有嚴，十國爲連，枕晉寧之奧壤，萬夫觀政，殿上黨之強藩，封守以安，方貢惟諱，滅戚熙事，均賦祥釐，參澤內外之勞，昭示幅員之慶，時惟良帥，崇以勳名，仍開衍食之封，益示陪敦之寵，茲爲異數，式顯茂功，於戲、邦國用光，天人助順，康哉之慶，豈獨在予，錫然之恩，庶均維屏，往服茲寵，益慎爾猷。

除李昭亮依前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景靈宮使昭德軍節度使制

門下、總戎參鼎，兼名器以爲榮，易地建牙，處形勝而斯重，矧惟師弼之舊，久在幹垣之煩，閱是服勞，嘉茲請覲，俾升藩于制閫，命司職于殊庭，參懋勤康，抑性嚴典，用昭明制，固允師言，具官李昭亮，器略深明，誠懷沖厚，稟山西之勝氣，通圯上之祕籍，粤自大門，載忠規于奕世，眷言閫考，著勳力于先朝，稱辛蘇之將家，爲鎮任之后族，克生哲嗣，聿濟美猷，亦嘗韓不庭之方，有禦侮之力，入居宿衛，提利兵而誰何，出護將屯，領中軍之節制，綽旄符籥之任，就升戎鉞之崇，逮滿北門之更，復委中山之鎮，苛慝不作，拊循有方，久去闕庭，頻移星歲，宜入奉于朝霄，特申寵渙，換上黨之節旄，分憲關之茅土，益增眞食，彌衍采田，俾司典密之都，仍踵太清之職，體貌惟舊，恩禮攸宜，於戲、眞祖在天，實右麗鑑之祥，環宮置使，必先台宰之臣，嚴奉在茲，往欽無忽。

除曾公亮檢校太尉充樞密使制

門下、經遠慮微，必慎制兵之術，折衝消難，亦資書策之臣，是憲樞躔，聿崇使號，蓋政謨之攸寄，匪耆哲而莫居，適得其人，誕敷厥命，具官曾公亮，風業碩茂，志慮深純，學多貫于前言，性頗修于中道，有方重之德，可以梶躁而鎮浮，有明達之才，可以造機而成務，嘗講勸于左右，亦召置于禁嚴，敷我訓言，代予明命，間詩臨于寰輔，遙擢置于京師，咸有治功，遂開政本，通明練于百物，參和穆于羣言，貳公之司，久陪于論道，內密之任，宜正于筦樞，仍加傳道之名，更益陪敦之數，崇階馭貴，眞食衍封，旌示寵章，式辨殊禮，於戲、典機之任，莫慎乎微，擊柝之言，蓋取諸豫，勿謂承平之久，益思備禦之深，祗服斯言，往踐乃位。

除田況特授檢校太傅充樞密使進封開國公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本兵近司，參置于使號，經武大柄，允屬于材賢，具官田況，誠志純深，茂才沖劭，寬裕發乎謨德，博洽本乎多文，策從三道之科，置諸四禁之地，得王臣匪躬之節，有國士無雙之風，參賴敏猷，數當大任，保塞萬乎之略，鎮蜀撫循之勞，明智不疑，淵謀善斷，間亦委之大計，試以周才，迎盤錯以皆虛，彌彰利器，汰精剛而不耗，自表良金，擢典內極之繁，稔聞前著之盡，一乃心而匪懈，所諸慮以惟微，見于忠精，實有成績，參圖俊德，升正機庭，仍傅上公，益疇多賦，崇階是陟，異數在茲，於戲、樽俎之謀，遙制于戎落，樞機之地，上法于斗宮，勉慎乃思，以輔予治。

賜梁適特授依前行尚書禮部侍郎知鄭州仍改賜功臣制

門下、機機政之煩、均屏翰之逸、左右修輔、蓋陟恪之久勞、內外肆勤、在眷毗之一體、爰正庭號、用告朝倫、具官梁適、局致夷通、性業開爽、入我英毅之選、參干羣從之華、召自複門、侍于迴闌、預贊宰于明命、備進讜于丘墳、嘉說納于論思、敏用彰于強濟、鄉圖制闢之效、擢貳本兵之司、職典樞機、地親帷幄、亟參閑于政道、遍敷燮于辰階、出入五年、周旋二府、苛慝比作、變異重仍、嘖有煩言、達于予聽、曾淑聲之莫建、在清議之弗平、屢上封章、求還印綬、朕思金進退之禮、務崇始卒之恩、參錄舊勤、尚仍前秩、以奉官亞旅之重、莅黃閣右壤之榮、臨長鄭人頒錄漢詔、於戲、台宰之職、任國之綱維、寰輔之邦、陪京之樞帶、往服茲命、尚體至恩、

文恭集卷二十三

內制

除韓琦特授依前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食邑實封改賜功臣制

門下、春秋大事、載合食之文、建武舊儀、有親祠之典、朕永追來孝、邈企前徽、因時物成、致古祫祭、具法物之駕、款神祖之廷、儀采煌煌、牲玉純潔、殊方底貢、羣岳入陪、誠志孚通、聖靈開饗、遹成熙事、誕賦祥釐、翼我盛容、時惟茂宰、爰畴爾賞、式告于廟、具官韓琦、秉志忠純、蹈道夷正、居然時傑之望、司我大政之均、有惟深之明、以迓于衆志、有威德之美、以弼于朕躬、而自孝享矢謨、先庚爭號、總乃容臺之議、協于齋殿之恭、率顧臣工、拱侍祼獻、明發不寐、朕深僾然之思、鬷假無言、闕有顯若之色、自鬱酒之云灌、訖丹燎之既升、率履弗違、右饗如答、至陽顯見、積晦開消、還御端門、飲至大寢、益以復功之號、拓茲衍食之封、實賦有加、異數斯在、於戲、相予肆祀、既格于休嘉、勉爾亮工、益思于輔拂、時惟良顯、往其懋哉、

除韓琦依前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食邑實封仍賜功臣制

門下、亮成天功、實繫于宰職、緝熙王道、允寄于賢才、矧久服于機庭、且周知于治體、俾正中階之象、用膺次相之文、既攷師言、復消剛日、式揚孚號、誕告庶工、具官韓琦、志度純深、才器高妙、行足厚于風俗、言必合于典常、立于本朝、毅然懷體國之色、訪以大略、直哉有匪躬之風、曩者、獷俗接邊、勁兵宿野、始仗指蹤之略、遍升甚命之階、間從書殿之華、就羅師干之拜、持中山之師節、臨大鹵之壯秋、寂無邊廣、深得戎重、召言還國、申命樞機、總是預機、議茲舊物、謀而鮮過、慮不及私、備挹猷爲、罄宣忠力、文武參試、固亮節之卓然、台宰對司、在至公之允若、是用參之龜策、付以機衡、仍登書殿之名、更拓上田之賦、於戲、寅亮天地之化、調序陰陽之和、衡石無心、以平而爲體、霜籥有道、以虛而爲宗、勉思此言、同底于治、

除韓琦特授特進依前檢校太保充武康軍節度使加食邑制

門下、朕以天統上正、日晷長至、明發祼于世室、味爽祀于郊丘、靡神不宗、度乃有孚之享、登禮必答、擁我無疆之休、訖侍中之解殿、趨太常而賜胙、時則儒帥、朕之名臣、董齊耳目之師、倚殿股肱之地、譜勞惟素、頗賞宜先、用敷慶策之文、聿遵崇禮之典、具官韓琦、業字高邵、風德修明、卓爾傑材之宏、居然皇器之重、體伴金石、介然不易其常、量均江河、撓之莫見其際、更試文武、踐揚藩朝、乘是精忠、濟之明識、早著勳于西略、旋翼務于內樞、參斷幾微、交修久大、匪躬之故、慮不及私、造膝之謀、舉無遺策、迭更出處、交厚眷毗、常山臨代之衝、大鹵近胡之地、悉號勁兵之處、委臨制閫之雄、建以高牙、成茲安枕、會卜郊于三歲、庸薦禮于百神、列上計書、述修貢職、率先乎羣岳、旅次乎大庭、逮朱燎之訖儀、及玉車之還軫、孚休字縣、覃施臣工、乃睠元侯、特崇貴級、用加地進律之法、申拓井開賦之恩、飲至勞旋、厥惟舊典、疇庸進等、茲示茂恩、於戲、郊廟虔恭、乃承敷佑、君臣敕戒、惟是幾安、獲此康年、成于大報、思與俊彥、永底顯休、

除文彥博特授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孟州諸軍事行孟州刺史充河陽三城節度使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畿內勸農使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四輔居中、用緝熙于邦采、二伯治外、亦藩屏予王家、雖易地而略殊、在殿邦而迭重、眷言茂宰、求解冢司、有嘉靜退之風、特舉褒優之典、兼徽台鉞、誕告臣工、具官文彥博、格量沖深、體用安重、資疏通之明識、蘊強濟之敏猷、卓爾偉材、本克生于王國、居然奇璞、早見器于宰朝、拔自時髦、經我世務、縣樹風于方面、亟開政于宰司、屬以盜發甘陵、氛生湖壘、義能首奮、師以凱還、名繫民瞻、功惟朕念、爰立作相、遂正三階之文、用乂于朝、乃總萬樞之務、逮分垣翰、遍授旌旄、開幕府于長安、委節制于全雍、眷求予弼、圖任茂勳、式序上司、復光舊物、居百度將明之重、比歷暄涼、在三事弼諧之先、尤彰夙夜、方篤仰成之眷、遽陳謝去之章、諭言且勤、誠意頗固、興化致治、雖資乘哲之良、均逸偃藩、亦廣養恩之義、姑從所欲、仍示寵章、榮以鳳池、輔之虎節、析孟津之茅瑞、委洛宅之符書、加衍土田、申崇功號、悉舉疇庸之數、誕昭懋賞之文、於戲、出處之方、竝揚于休命、進止之度、有美于庶言、往惟欽哉、無忘夾輔、

除文彥博依前檢校太尉充忠武軍節度使授特進加食邑制

門下、朕具法物之駕、自宮徂郊、崇精意之禋、奉特與璧、緡正鍾律、戚師典文、寘對于上神、參佑于列聖、燎熛耀、雲景杳冥、降福協于孔皆、祝釐難于專嚮、矧惟時傑、早陟冢司、倚居夾弼之崇、領帥輔邦之重、宜

優羣后、均沐靈休、具官文彥博、志度淵沖、體範明劭、抱公台之偉器、肖辰象之至精、際會盛期、迪宣遠業、沈機先于大蔡、勁節表于疾風、著投袂勤王之勞、清于朔壘、應吹沙作相之兆、變我辰階、迹美規隨、志存幹蠱、避承疑之上席、委節制之中權、張我天聲、帥于雍部、闢金城之方略、參寄老謀、撫井鉞之師兵、坐資雄概、益重出藩之望、用紓西顧之憂、屬以清廟告虔、紫宮拜貺、述修祀貢之職、率循侯度之儀、夙尚忠圖、益欽志嚮、逮展成于元祀、惟肇敏于舊勳、賞不可淹、禮宜加賚、爰頒獎策、用進崇階、即優衍之前封、廣陪敦之異數、於戲、乾祇開佑、乃歆至治之馨、潘岳屏毗、以底中邦之靖、益圖夾輔、永服休嘉、

除宋庠河陽三城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制

門下、古者謀帥、必本于詩書、雅云憲邦、實繫于文武、卷言後老、久典煩機、比陳控避之章、宜舉閑勞之典、有嘉舊德、皆正中階、宜升節制之榮、仍寵台司之重、誕揚孚號、頒告外朝、具官宋庠、爲時耆英、秉德純粹、通于道德之韞、濟以文采之華、鄉自機廷之嚴、入正嚴郎之拜、輔相厥辟、協泰象、財成之宜、假休于藩、得大雅進止之度、頃從列屏、召置首樞、咨帷幄之籌、賴樽俎之算、直清行己、粹密存誠、溫樹不言、奏章隨削、參萬幾之務、均三品之更、夙夜惟寅、著艾斯久、出于兢畏之性、比形挹損之言、表解洪樞、請行外閫、是用輟從前箸、寵以命圭、崇利建于盟津、便均勞于鄭圃、師干之試、蓋寵于元猷、台鉞之崇、用褒于哲輔、優封拓井、眞食加田、茲示便蕃、以疇密勿、於戲、左右陪輔、地雖重于二樞、內外屏毗、義則均于一體、往服朕命、以藩王家、

除宋庠特授檢校太尉充樞密使仍賜功臣制

門下、效法斗宮、崇建樞省、翼萬邦而置使、必取傑才、聯三事以兼司、用優俊老、抑惟舊物、申告正朝、具官宋庠、博洽藝文、休有道德、方重而不倚、直清而無徒、蒼璧方琮、追琢成于祕寶、黃鐘大呂、考聲見于正聲、往在朕初、得之首輔、典策光于施命、臺閣練其舊章、啓沃善言、進必依于義理、束修雅行、靜自補于風華、嘗升號于機庭、遍正名于中鉉、性資慎重、問溫樹而不言、志在將明、恥衰職之有闕、謀謨日浸、靜退可嘉、偃休歲深、素履彌劭、屬以內樞闕職、前箸待籌、圖舊是先、遷衆攸舉、登我碩德、議茲煩機、論道本兵、在二司而均重、秉文經武、亦一德之參、闕俾升台宰之名、仍衍士田之賦、崇茲掌武、昭厥殊章、於戲、戎事維艱、人謀匪易、吉之先見、蓋韞于幾深、擬而後言、以成其變化、昭我舊德、豈忘訓辭、往體朕懷、以全愼道、

除賈昌朝特授依前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山南東道節度使進封許國公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朕廼者夙興聽斷、日昃劬勞、三愼疑懷、暫屏于煩慮、九乾賁氣、遍納于太和、蓋穹祇之擁全、繄祖宗之保固、乃卜季秋之吉、奉祠路寢之嚴、始升薦于齋誠、庸答揚于景貺、執事有恪、覆假無言、升燎告成、休氣來擁、思與羣后、均被蕃祿、典崇進律之文、宜先王簷之望、具官賈昌朝、材居邦傑、德映民宗、經術號夫通淳、謀謨推于閎博、便朝講勤、早授道于朕躬、家司綱諸、嘗用乂于厥辟、休有風業、著之嚴廊、鼎辭政軸之勞、治委師干之總、三階之象、參耀于乾台、二南之風、載融于道化、眷言朔土、重莅別京、當洪河渤碣之流、臨天衛畢昴之次、屏毗王室、安輯戎膚、厥庸居多、乃望惟穆、屬鉅儀之云究、當慶賜之遂行、賞蕃宣之功、詩美申伯、賜文武之胙、傳稱齊侯、是用爵以上公、邦之舊許、仍徹上田之數、益崇井賦之眞、舉是寵嘉、竝優哲艾、於戲、祭則受福、敢專在于耿沖、賞以懋功、諒無踰于俊老、往服乃命、永孚于休、

除賈昌朝行尚書右僕射依前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景靈宮使充鎮安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仍改賜功

門下、宗器大名、必歸俊乂之德、繁機劇柄、重累元耆之賢、特推進律之恩、恩解持樞之任、仍伸舊典、用預殊章、洎乃剛辰、告示列位、具位賈昌朝、道器明遠、德範沖深、蔚爲儒宗、達于治道、隤然公輔之量、夙表大成、卓爾巖廊之材、早彰厚質、白膺枚卜、遂正阿衡、盛業著于規隨、嘉謨登于啓沃、彝辭魁柄之重、再司留籥之嚴、撫今魏之都畿、領北方之節度、左右修輔、抑惟舊學之臣、內外屏毗、亶著老成之望、仍屢辭于尊秩、且益表于謙風、鄉者渴見儀形、召還樞宥、彌罄同寅之節、適昭秉義之忠、惟機務之煩、然且神明之勞、止本兵經武、雖深賴于老成、均逸代勞、姑寵授于碩德、眷言舊物、申舉前恩、兼東臺常伯之名、正文昌右相之重、陪我京室、實壯淮陽、仍總治于靈宮、益衍封于采地、用優俊老、式示寵章、於戲、羣務幾微、有嘉于匪懈、上卿進退、實美于無猜、惟我輔臣、往體朕命、

除賈昌朝依前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國公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加食邑實封故賜功臣制

門下、齋若齊輅、類于陽郊、合祛天地之尊、（案祛字原本讀作祛、致讀書倪亮傳、祛從示不從衣、今改正、陟配祖宗之聖、奠璧而精志達、升燎而瑞福通、還孤寵靈、均敷貺施、欽嚴主籥之地、我有宗臣、勝惟賜祚之功、疇先伯弟、宜頒獎策、以洽舊儀、具官賈昌朝、經爲儒宗、才乃朝匠、雅有咸德之美、韞于精誠之微、迪厥誠明、蹈中和而範俗、邃于術略、躬文武以憲邦、鄉人冠于台司、實委成于魁柄、體有巖廊之重、志存王室之先、密勿計謨、參詢言于三策、逡巡退讓、穆風化于一南、進秉台鉞之崇、入儀書殿之重、再光舊物、還殿北門、撫茲畢易之弼、安于常位之鎮、底乃嘉靖、賴于耆明、甫修郊報之儀、首虔方貢之職、壯猷可尚、美志邇昭、屬熙典之迄成、顧寵章之昭舉、巾加功號、開衍食租、胙非牧之眞封、錢雲臺之美稱、參寵持衡之舊、庸昭進律之殊、於戲、禮縟文繁、氣調時豫、惟帝奉此、奚德致之、思元首之歌、幾微之必以戒、念成命之頌、恐懼而不敢康、猶成上儀、嘉與舊德、率由茲道、茂對天休、

除王德用特授依前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羣牧制置使充樞密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加食邑實封仍改賜功臣制

門下、內樞之地、上範於斗宮、前箸之籌、參寄于人傑、以經常武之事、是號本兵之司、圖冠厥名、疇總予務、乃眷元侯之長、早崇右府之聯、爰擇剛辰、復還舊物、具官王德用、志懷果烈、風概沈雄、通于奇正之謀、居然間傑之氣、春秋閱禮、韞義府以惟深、甲令書忠、載世家而有舊、比膺推轂、洊歷干城、先十乘以臨戎、長萬夫而觀政、德刑具舉、威惠參施、能名播于外夷、沈機隱于敵國、鼎齊俊望、擢典繁機、翼濟事功、迪宣忠

力，孚乃識而匪懈，研諸慮以惟微，旋均基宥之勞，亟樹蕃宣之治，蹈險夷而一致，服忠孝而兩全，簡任朕心，洽于朝聽，是用升鳳池之寵秩，聯虎節之榮章，倚殿輔邦，用陪京室，屬右樞之缺職，咨羣岳以擇材，僉曰汝賢，宜弼予治，蓋天子二老，出以居方伯之尊，寰內諸侯，入則處公卿之任，抑惟彝制，舉是隆名，用起壯猷，使繼舊服，仍峻宣臺之號，兼增井牧之封，式厚耆英，有加名數，於戲、樞機發令，制戎事以惟艱，樽俎折衝，經人謀而匪易，往慎乃位，益思其忠。

除王德用特授依前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河陽三城節度使進封魯國公加食邑制

門下、朕屬者穹厚降康，祖宗介福，三壇新命，見錫于壽臧，萬字歡心，洞均于愛戴，思答揚于貺施，乃祇祓于禁殿，合祀大神，參侑先烈，四海駿奔而助祭，羣后肅雍而在庭，鴻圖而精意通，升燎而靈氣格，敢專享于純嘏，思均澤于庶工，爰舉寵章，宜先近弼，具官王德用、沈雄植操，明允抱誠，毅乎有師帥之風，侃然通軍國之務，出于勳閥，濟奕世之忠規，冠厥樞庭，揆本朝之宿望，以謹賞而被倚愛，以慎重而典幾微，處進退而無慍容，歷夷險而有常德，中間謝事，尋還內密之司，久試益忠，能保後彫之賞，處節旄之極寵，兼台鉉之至榮，者艾之節益堅，謙挹之心彌固，侍我祠事，煩茲老成，用圖陟恪之勤，參錄寅恭之志，加地進律，于以荒于大東，疇德表功，茲用陪于多賦，益疏奠食，舉洽至恩，滋寵壯猷，式頒奬策，於戲、君臣一體，有休恤之均同，天地合祉，宜蕃禧之康共，往服茲命，永孚于休。

除羅籍特授檢校太傅昭德軍節度使永興軍一路兵馬都部署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稽若前王，拜于太師，或跪而推轂，伸其制閫之才，或瘞以設壇，崇茲授鉞之命，矧惟迪德之佐，抱平奎器之能，載涓日策之良，爰委師干之試，頗夫明制，告于廣朝，仍資分陝之行，實允憲邦之望，具官羅籍、精明異稟，英博多通，自通服于邇僚，旋敷聞于大政，沈謀至策，蔚懷人傑之委，碩德壯猷，亶爲王室之老，日者棟光負固，邊部繹騷，將武旅之精兵，護延安之絕塞，資其智略，宜我威靈，遠河曲之懷柔，屬邊亭之撤警，沿其雅意，置諸本朝，文武參施，顯偉才之絕備，台樞迭踐，見盛業之交修，鄉均逸于近藩，遄進儀于邃殿，敎條所賦，苛慝以消，休有勤勞，孚于羣聽，屬以長安闕帥，西夏須才，圖雄俊之賓臣，疇殺予衆，正嚴莊之師律，僉曰汝賢，是用按上黨之封，因名闕之固，析茲茅瑞，徹彼土疆，仍光傳道之名，兼實陪敎之數，前驅六纛，外冠十連，澄茲鵜首之郊，頒我虎符之政，以寬丙顧，爰屬老成，於戲、茲乃舊都，厥惟全雍，爾其將節制之命，審控帶之宜，從外折衝，矧藩屏之有素，居中作扞，惟安輯之在初，善撫朕師，往對休命。

除羅籍依前尚書戶部侍郎知鄆州仍改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散官勳封食邑實封制

門下、圖治之世，宜本至公，預政之門，合防嫌迹，矧居四輔之首，允在百僚之先，苟罹干請之名，殊失仰成之意，兼沿章劄，俾解政機，具官羅籍、志度淵沖，業宇明劭，韞才謨而敏達，更事典以淹通，早翼務于本朝，洊服勞于近職，雅有風采，蔚著猷爲，乃者西州用兵，延安近寇，屬輕裘之謀帥，煩籌筆以制邊，戎索以清，夏人來附，乃眷西顧，予嘉乃勳，始召置于樞庭，旋擢參于宰府，閫外無事，頗見于匪躬，天下既安，允膺于注意，遂正斗樞之號，遄升邦鉉之名，固宜寓以正方，繩于羣下，而乃親聯交構，私謁彰聞，遽有司之訊詞，合杜門而待罪，及行弊斷，乃失重輕，致公議之弗容，在人言之莫遏，尚矜舊德，兼覽奏函，聽避位于台司，俾均勞于藩閫，委東平之安輯，便樂土之康嘉，於戲、罷免之科，蓋拘于典制，進退之禮，用正于臣鄰，勉賦寬條，弗庶曠效。

文恭集卷二十四

內制

議樂詔（案是詔在皇祐元年閏十一月。）

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祀祖考，三五之世，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周公始大合樂，以和邦國，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之名，損益前後，以制樂節，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鍾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聖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命和峴減下一律，真宗始出聖意，大祠用樂，又議隨月轉律之法，歷加按習，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傳，歷古研覃，亦未究緒，頃雖再三致定，博訪知音，終未有的，究古今知聲知經可信之人，俾爲更改，未適茲意，如其制作，益須切當，宜委中書門下，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將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稷祭享所用登歌宮縣，若更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務要議論允適，經久可用，垂信不朽，使祖功宗德發揚無窮，神祇感格，善氣來應，苟獲至當，何憚改爲，但審聲驗書，二學鮮能，互詆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歷忘于懷，尚賴洽聞，共圖盛

節。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諸后祫享依舊詔

朕惟春秋大事。在于禘祫。前詔太常。崇按舊禮。期以孟冬之吉。躬祀祖廟。庶因合食。聖靈相接。以廣孫孫之孝。而一二禮官。因別廟四后。有疑論焉。訂之諸儒。議久未一。深惟祖宗之制。至重至尊。祖宗以來。有司疑事。行之久矣。祥符中。復經聖考著明詔。當時禮官講求。已云莫可廢也。矧茲眇末。甫崇孝享。其敢廢先妣之舊典。常禮。重違先帝之聖志哉。今親享在邇。未可輕議。其孝章孝惠淑德章懷皇后祫享。且依舊典。候過大禮。令禮官重加討論。咨爾輔臣。務于仍貫。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孟冬親詣太廟行祫享之禮御札

朕顧循菲質。膺守聖圖。潔幣玉以事乾祇。嚴圭鬯而奉宗廟。惇修將禮。舉秩無文。亦嘗復耕耤于靈壇。恢宗祀于路寢。斯牲匪愛。肇神不尊。用能誠志達于幽明。馨香格于上下。靈休見擁。至治用康。永言孝思。有懷先烈。惟祫享之義。著經禮之文。大祭先王。合食祖廟。蓋迪嘗之薦。深肅儆之懷。追孝奉先。莫斯爲重。茲享之廢。歷年既多。有司所存。出于假攝。禮之將墜。朕甚惜焉。卜以孟冬。備茲法駕。敘于太室。親薦嘉蓋。宜示先期。以仲誕告。朕取今年十月內。擇日親詣太廟。行祫享之禮。其今年冬至親祀南郊。宜即權罷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並特就祫享禮單。一依南郊例施行。至日朕親御宣德門宣制。仍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務遵典禮。勿俾煩勞。咨爾多方。咸體朕意。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皇祐五年南郊御札

敕內外臣僚等。大四時常祀。戒在有司。三歲親祠。敢稽舊典。迪惟列聖。光施沖人。獲執牲瑄。以事郊廟。永惟欽慄。弗敢怠遑。間亦耕耤而供粢盛。宗祀以虔珪幣。合祛天地。參侑祖宗。庶幾告誠。豈曰能攄。惟時上帝。賜朕有年。嘉生順蓄。黔細滋殖。豈瑣涼之致此。抑右序之俾然。矧今區夏謐如。風雨時若。鐘石甫就。壇場在望。四海助祭。矣蒼璧之舉。百神受職。係皇邸之設。思欲祼鬯酒于世室。進純犧于泰畤。因以昭考範俗。延祉庶民。敢憚必躬。而廢大報。朕以今年十一月四日。有事于南郊。咨乃攸司。相予肆祀。各揚爾職。勿懈于位。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爲名。輒行科率。務循靖壹。勿使煩勞。咨爾庶邦。當體朕意。

禁內降詔

朕紹承駿烈。祗服先猷。蹈道以臨庶邦。謹德而持大柄。殿之予奪。正以管刑。悉任至公。豈容紊法。比有憸幸。肆興妄圖。或違理覬恩。或負罪希貸。率求內出。間亦奉行。蠹政虧風。莫斯爲甚。雖屢頒于詔約。曾未絕于斯途。兼慮臣庶之家。近貴之列。交通請託。巧詐營爲。陰致貨賂。密輸珍玩。貪緣結納。侵撓權綱。方務澄清。當嚴禁詰。儻復違犯。斷在必行。重念成湯以六事責躬。女謁苞苴之先戒。管氏以四維正國。禮義廉恥之具張。矧宗祀之洪成。屬祥釐之均被。嘉與中外。綿此非衰。勉于自勑。以隆至治。今後應內降指揮。特與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並仰中書樞密院。并所承受官司。具前後詔條執奏。不得施行。及臣庶家。如有潛行賄賂。結託貴近者。並令御史諫官覺察論奏。咨爾丞弼。體朕意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百僚乞御正殿復常膳不允批答

朕奉承聖業。循守政綱。旰夕罔勤。沖昧罔識。謹告自上。壇食爲災。日月之行。誠有常度。春秋之戒。則在正陽。遠觀前王。臨制大器。或遇裁而懼。或罪己以興。莫不深蹈兢危。躬自菲薄。僅能消復。或底和平。矧在寡涼。敢妄降損。是用避路朝之坐。損大官之庖。庶幾感通。有所開右。卿等、義均休戚。情深愛戴。願臨正殿。新復常珍。雖嘉乃誠。難徇斯請。勉思勿懈。以輔不及。書不云乎。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賜宰臣富弼以下上第二表乞皇帝御正殿復常膳不允批答

夫元者、三朝之吉日者、衆陽之宗。厥有食焉。茲用惕若。豈乎弗類。在治未昭。天其警諸。變或在是。探觀前載。敷求哲王。或罪己以興。或遇災而懼。庶幾菲薄。以昭抑畏。是用損去常膳。退卽便朝。期底和平。以消災慝。僅踰旬浹。未覺勤疲。而卿等率籲臣工。繼陳章表。請御正寢。求復庶珍。雖愛君之心。良篤于義。而應天之道。要當在誠。第嘉乃陳。難議其可。

賜皇兄允讓等上表乞皇帝御正殿復常膳不允批答

朕纂膺乾統。劬勞日昃。思乂庶政。以登至平。寡昧典昭。未誠厥路。上天降咎。正陽有食。豈非明不能燭。治有大虧。天其警乎。惟思其闕。是用避正朝之坐。損內饌之膳。恭默計過。恐懼寘懷。庶感通于昊苍。獲消救于氛慝。卿任居宗翰。情均休恤。勉修所職。以補不逮。皆乃御法宮之黼座。復大官之鼎味。雖嘉誠愛。難俞拿劄。

賜皇親批答

夫月書王正。表年之所謹。日象君德。秉陽而弗虧。惟端朝之辰。有壇食之異。豈智臨之或爽。將道化之未孚。發見陽明。開示乾戒。用損去庖品。避居路朝。惕厲以寘懷。淵默而思咎。庶消陰慝。以底天和。而卿等、地在親賢。義同休恤。繼形章請。再達予聞。顧臨正屏之朝。祈進常珍之品。誠存愛戴。辭甚懇勤。姑務省修。以圖消復。雖嘉美意。難俞來請。

賜北海郡王允弼上表謝皇帝御正殿特賜俞允批答

初炎紀朔。大明致虧。日官以言。天象垂戒。是以避路朝之坐。損膳宰之羞。翼緣惕厲之誠。庶通消救之道。而羣公庶尹。宗邸親良。迭敷乃誠。稔達予聽。請御當陽之坐。祈復兼珍之饌。章削紛盈。誠節款到。已嘗開許。頗有敍陳。

賜宰臣文彥博以下上表賀今月四日皇帝御崇政殿疏決刑獄五日降雨批答

近以春土可耕。時澤猶爽。密雲膚族。宿麥將萃。申禱未驗。用思孔孜。顧哀都獄。豈無寃人。夙興便朝。分條繫者。親加慮問。率俾降原。沖志獲通。休應來表。綫翊山而協氣。至未崇朝而甘施洽。消百苦之欲作。紓三農之勤望。感召潛契。朕誠悅焉。雖協哀矜之期。亦繫亟燮之助。卿等心存理物。善在稱君。亟剡奏函。頗書信策。深昭將順之意。尤多嘉尚之懷。

賜宰臣陳執中以下爲上表賀崇政殿疏放刑獄卽時降雨批答

朕以雩祀既度，時澤未效，秋種所急，夕惕用勤，顧哀邦俗，牽陷都邑，其中繫者，豈無寃焉，傷和致災，或恐在是，因臨便殿，親爲慮囚，且示哀矜，悉從原降，昔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未旋朞而和氣通，弗崇朝而嘉澍洽，驕陽以屏，豐歲可期，卿等地在卿諸，志敦將順，遽閱奏函之上，願從信策之藏，載省寅恭，良多愧尚。

賜文武百僚陳執中以下上表賀爲今月一日大陽當蝕虧分不及算數并陰晦微見詔

邪慝侵陽，推步在朔，肅若乾戒，惕予朕心，退即便朔，指御非食，寡昧所值，慄懼弗寧，天維顯思，日既晦止，雲氣簇于甲夜，雷雨降其中天，逮翊日之將晡，纔微陽之見象，驗諸食壞，減十算分，此皆上穹輔持，列聖開右，既惠朕以膏澤之施，復警予以曜靈之虧，俾無怠荒，敢弗抑畏，夫應天以實，感人在誠，期與臣工之良，永思政治之要，用消厥咎，益孚于休，卿均是憂勤，志于將順，頗有稱慶，良增愧尚。

賜宰臣富弼以下上第三表乞加上尊號不允批答

肯孔子達者，群不稱仁，光武賢君，禁諸言聖，朕每覽前典，莫不嘉此，且帝王之道，安在于彌文，而天人之心，所助者資順，謙乃益之本，損者德之修，矧以眇身，承茲大業，仍以非德，享諸鴻名，納懼弗任，居常自惕，幸羣元之隮祉，荷累世之延洪，治無甚虧，時則咸靖，思欲致四海之祭，合七廟之靈，考卜孟冬，躬行大祫，豈曰能事，抑惟舊文，而卿等率籲羣司，推高眇質，將順其美，鋪衍厥章，願鏤寶文，益上徽稱，極大仁之不冒，昭至化之巍成，美溢而浮，志慚且悸，再嘗批諭，猶執控陳，況乃愛戴所深，形容已至，宅帝皇之大席，神聖之高，固已華出古先，徽兼上蓋，若俯徇于誠請，更益施于號榮，既乖本心，恐累台德。

賜宰臣文彥博以下賀老人星出見批答

景霽秋晏，氣分商仲，南極呈于秘象，清臺獻其壽占，卿等道著殉諸，任居毗燮，喜聞吉語，頗有賀章，請以天官之言，屬諸史氏之掌，體誠同于元首，義足表于愛君，載省寅恭，良深嘉尚。

賜宰臣富弼以下賀壽星出見批答

金氣中分，珠躔上見，清臺設候，疇人獻占，述昭爛之乾文，告壽昌之福兆，卿等義存將美，志在祝延，因垂象之薦休，煩刻章之稱慶，寅恭斯在，嘉尚良深。

賜樞密使宋庠等賀壽星出見批答

南極見象，上天垂休，太史獻占，鋪福于朕，夫以壽昌之慶，豈敢專饗，獨美，當與俊乂大臣，億兆之衆，同均斯祉，永錫難老，卿等欣聞書語，頗有賀章，將順之誠，良增嘉尚。

賜威德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詔

朕以九初，德器早成，天閑爲近，適繼司于留務，俾節制于中權，進領藩方，留宿京邸，且念賢王之子，用伸敦族之懷，矧茲美原，抑乃名士，按之析瑞，兼厥維城，汝等遙被撫臨，諒多欣懌，今特授九初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持節耀州諸軍事、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威德軍節度、耀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仍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散官勳封如故，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將士等各得平安，參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並存問之，遣書指不多及。

賜山南東道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詔

朕以賈昌朝、業茂公台，器全文武，命建牙于南紀，仍主籥于北門，冠于九侯，時惟伯舅，屬以首揆缺職，前箸齊才，召還溫省之嚴，入冠本兵之任，朝言協比，國論倚成，緬想吏民，久欣節制，自聞朕命，詩慰爾情。

賜河陽三城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詔

朕以宋庠、文儒之宗，台宰惟舊，近解樞衡之重，俾兼戎鉞之榮，言念關津，前經坐鎮，命茲書社，利以建侯，俾寰輔以作藩，庶京師而蒙福，眷言士吏，以及軍民，開字號之已行，諒輿情之皆悅，今特授宋庠、依前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孟州諸軍事、行孟州刺史、充河陽三城節度、孟州管內觀察處置、河堤等使、判鄭州軍州事，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建雄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詔

朕以許懷德、少歷戎行，老知軍志，早持斧鉞，久衛疆戎，頗積勳勞，用加恩數，俾侯中冕，書社平陽，緬想吏民，同嘉師帥，今特授許懷德、檢校司徒、使持節晉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依前充殿前都指揮使、建雄軍節度、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故茲社諭，想宜知悉。

賜彰武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詔

朕以李昭亮、門濟忠猷，世承勳烈，鷹揚氣于保塞，命書社于齊陰，升冠內微，倚臨北道，顯庸惟茂，令聞遂昭，進兼宰鉉之名，就司留鑰之務，輔藩惟舊，棠鉞有光，緬想吏民，遙承節制，嘉聞異數，增慰輿情。

賜淮康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詔

朕以張茂實、早分將鉞，嘗帥騎兵，參圖前勞，召還舊物，解符書于郢上，進茅瑞于淮西，遙制藩宣，入司宿衛，緬惟有衆，嘉此建侯，今特授張茂實、檢校吏部尚書、使持節蔡州諸軍事、行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淮康軍節度使、蔡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賜寧國軍節度使北海王允弼慕勒御書飛白上進詔

省所上表，蒙賜御書飛白二字，謹慕勒上石上進事，具悉，朕以聽朝之餘，寶茲寸晷，自惟翰墨之尚，猶賢博弈之爲，卿因飛亳，干以結字，式將意眷，且寵親賢，卿有兩獻之風，躬二南之美，高宜上德，樂盡忠規，忘蟬翼之匪工，炳龜趺之立刻，爰緘墨本，乃剡奏封，深陳感遇之懷，且翻游揚之志，本于信厚，嘉乃悲謙，省覽以還，愧尚無已。

御書賜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蔡襄慕寫賜御書刻石事敕書

省所奏，伏蒙特賜御書，臣齋戒慕寫，刊著于石，次錄奬詔及臣所獻古詩，兼敕後序，以紀遭遇，裝一軸上進事，具悉，卿體行清方，才謨詳正，通于學術，粹是風業，朕選諸近侍，佳有名臣，因暇日以援毫，命中瑞而

賜字。蓋以將朕異跡。成卿令名。退思匪工。追用自恧。而乃深予感遇。篤在游揚。形頌歎之長言。溢尚褒嘉。（案）集。有御書碑序。其敕勒石。事迹始末。在至元年六月十四日。與此不同者。敕囊本傳。自起居舍人。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蓋其勒石作序。在爲起居舍人時。而賜敕則已在轉官後也。囊集不載敕書。此下闕文無考。

賜右神武大將軍睦州團練使宗諤進太平盤維錄敕書

敕宗諤。省大宗正司奏汝纂歷代宗屬事蹟。勒成上下二帙。總六卷。分一十二門。仍請名曰太平盤維錄。上進事。汝迪德自先。蔭膺于後。能外紛華之習。頗勤敎學之方。闡繹舊聞。尋研本系。類成編次。覽有綱條。撮諸胄緒之華。光我神明之祚。奏篇來上。乙牘以觀。有嘉規爲。良深歎尚。

賜宗室磁州防禦使承亮進檢享受蠶頌并序。授進事。朕聽者法一閭之氣。講三歲之祀。孟冬吉酉。檢于祖廟。陳歷代之寶。奏大安之樂。神靈嘉饗。雲景杳冥。朱燎既升。正陽顯見。豈予能感。抑祖宗右焉。汝肅雍侍祠。將順爲志。中有和樂。發于頌歎。大宗獻狀。奏篇登御。流藻以揚主。依義而顯君。省覽之餘。歎尚兼至。

賜翰林侍讀學士知徐州呂公綽進明禋詩敕書

朕聽以祗飭齋輅。肅奉陽郊。合祛乾祇。登侑祖考。秩上下之祀。則靈神不宗。致精微之產。而惟帝時享。錫朕休福。惠茲羣黎。夫豈寡德之能。實繫先烈之茂。卿職參經幄。任總藩符。志在游揚。形于頌歎。思致婉錯。典裁淳深。省覽不忘。嘉尚兼至。

賜知濟州李及之進唐雅敕書

省上表所撰唐雅十篇。謹繕寫附遞上進事。具悉。汝職居延閣。符守列城。宜詔條而弗苛。服文史以爲樂。研尋前載。追述雅風。文采深純。典裁詳密。奏篇來上。留牘于中。省覽之餘。不忘嘉尚。

賜交趾李日尊進異獸敕書

卿仍世守藩。乃心向國。越滄波而述職。奉異獸以致誠。在遠彌忠。顧勤可紀。式將頒賚。爰寵傾輸。當體眷懷。益思恪順。

賜宗室叔襄進異獸歌敕書

近者。交州遣使。以麟底貢。私怪物色之異。且驗載籍之傳。通儒碩生。多云非是。朕方懷柔彼俗。重逸其情。與見于庭。命納諸囿。汝以宗藩之秀。時豫觀者。喜毛羣之馴優。美島夷之稽服。昭我德政。形于頌聲。副以編聯。乙于省覽。游揚兼在。喜尚弗忘。

文恭集卷二十五

內制

賜新除參知政事曾公亮詔

國朝之制。設陪貳之職。以輔翼台宰。名數之重。下丞相一等。朕之選任。必屬賢堅。卿志度深沈。識裁詳密。以道術侍朕諮。以典冊宣王命。請治裏輔。擢尹京師。厥績茂焉。其試效已。是用升廁公府。參聞政道。采于議者。固無間然。沖挹之懷。遽形奏疏。雖謙風可尚。而命綍已行。勉思大猷。勿爲曲讓。

賜參知政事曾公亮乞退不允批答

省表具知。卿志行修明。風業夷遠。通習治具。治練朝章。闡繇禁聯。陪貳宰路。毅然有守。知無不爲。夙夜嬰煩。晦明虧裕。暫從謁告。適此養恬。卽當善平。入奉參決。忽得章請。來謝政塗。頗用憮然。寧當議此。況廟堂之上。具有規隨。而機務之間。未至停壅。勉輔藥石。宜安精神。勤味恬和。速期康復。

賜參知政事曾公亮乞退第二表不允批答

卿性度淑均。才謨隽濟。預聞大政。陪貳上公。夙夜宣勞。晦朔嬰恙。暫從頤衞。月冀善平。何遽貢章。乃求謝

職。且周官垂法。有寬疾之文。漢家養恩。著賜告之令。卿其少思省慮。味恬養和。勿有疑焉。急就良已。

賜參知政事曾公亮乞退第三表不允批答

卿以耆明之姿。參翼賦之政。謀謨匪懈。陟恪良勞。偶爽節宣。暫從頤衞。茲有生之未免。亦憂職之使然。賜告所存。養恩斯在。比覽章請。求謝宰聯。批諭已勤。控陳未已。況朝無闕政。而世方須才。勉圖粹和。速就康復。

賜參知政事曾公亮乞退第四表不允批答

卿精誠雅行。至範明猷。佐時矢謨。貳公圖政。偶嬰甚美之疾。適聞良已之晉。比及暄辰。固加常膳。日期朝謁。跂聞語言。前已批章。復有今奏。懇求解罷。殊異眷毗。卿其研味異腴。屏息煩慮。期于勿藥。慰茲側席。

賜參知政事曾公亮生日禮物口宣

陪貳宰司。贊襄治道。惟陽中應律之朔。乃閭左設弧之辰。政在尙賢。禮存嘉惠。侑茲燕喜。體我龍恩。

賜鎮安軍節度使行尙書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許州賈昌朝生日禮物詔

時惟舊德。位冠元侯。京室是陪。藩符攸總。誕期斯至。慶賜用覃。俾爰子舍之良。得致家庭之命。侑茲宴禮。示乃朝恩。

又

喬岳吐符。巖廊誕器。周旋二府。陟降三階。季商協辰。左弧在旦。取貴有典。加惠著文。爰錫餼牽。以及醪酒。式將恩意。往侑宴私。當體壽饑。卽祗慶賜。

又

陶元精之和。躬咸德之美。肅爲俊老。殿我輔邦。六射記辰。九秋肅氣。加惠隆于國典。爲壽盛于家情。俾爰似續之良。式將賚予之意。用資族宴。姑示朝恩。

賜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昌朝敕書

朕獲天人之助。乘畿夏之疆。祓除路朝。崇講祠事。以順衆志。以答靈休。日吉辰良。氣調時豫。熙典云究。慶賜是孚。卿王室元耆。人倫先覺。早冠居于鉉席。首敷燮于化成。三讓彌沖。一德逾劭。居保釐尹正之重。有安輯勞徠之功。朕饗告成。乃眷斯在。進胙以爵。加惠于田。雖曰舊章。抑以疇德。已頒告于庶位。復往宣于朕情。當體休成。同均慶賚。

賜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昌朝口宣

卿德冠時宗。地居寰輔。鄉遷誕辰之節。泛推任子之恩。乃遣上驷。來充內廄。羨名駒之奮發。煩駿足之效牽。載省寅恭。良增嘉尙。

賜賈昌朝口宣

朕虔諏景至。恭事天明。禋典迄成。祥釐均被。卿朝家俊乂。藩岳儀刑。體貌所先。寵光宜厚。褒元功而進號。益多賦以衍田。馳遣使軺。奉將命綍。用敷休渥。當體眷毗。

賜賈昌朝赴闕茶藥口宣

卿留簡再司。介圭入覲。爰屬秋陽之候。用勤參御之行。耆哲是勞。眷毗增厚。式頒藥劑。庸示寵私。

賜觀文殿大學士判亳州陳執中乞致仕不允批答

省所上表。陳乞致仕事。具悉。卿俊乂大臣。耆明碩老。再冠朝首。比讓台元。輔泰象財成之宜。得大雅進止之度。往治于亳。實陪厥京。偃藩在茲。蒙福多矣。如聞攝衞。稍虧和平。已出見于屬官。諒再加于常膳。舊德所至。臥理有餘。何乃上言。欲求謝事。是未亮憑賴之意。而規適宴之私。卿專精神。近醫藥。納養善氣。保固太和。避第仕淦。未可議也。

賜觀文殿大學士判亳州陳執中再乞致仕不允批答

卿器采精明。體韻方重。奕世濟德。先朝納忠。逮充舊貫之居。再處阿衡之首。將明典度。勵翼官師。朝有公言。朋無私謁。比辭政柄。屢避台階。靜勝梶于澆風。偃休寄于密甸。均勞近止。蒙福在焉。微有苦于足跗。遽見求于身退。茲登藩鎮。優耆德之意。朝廷待元老之心耶。卿其養精神。省思慮。淮陽臥理。西河偃藩。是所望于大雅也。

賜鎮海軍節度使判亳州陳執中待罪特放敕書

夫道隱不還。民散已久。刑之殺惟五。而惡之討有十。敗俗之自。從古則然。卿舊老壯猷。俊德哲望。近辭時柄。事偃价藩。宣風有初。頒教尙淺。民之從違。政何加損。遽形引責。殊異眷毗。且諒寅恭。彌嘉愼畏。

賜昭德軍節度使知并州龐籍口宣

省所進奉賀正馬貳匹事。具悉。朕因三朝之吉。受四方之圖。方貢畢陳。朝慶大集。卿時惟俊老。殿我強藩。寅修述職之文。遠效充庭之禮。載馳上驷。來貢承華。有諒勤恭。良增嘉尙。

又

省所進奉謝恩賜牌印并公使及到任馬共六匹事。具悉。卿文武兼劭。風德並優。業載賢公。望居俊老。朕以壺關襟帶。并土股肱。崇以高牙。殿于大鹵。甫頒條詔。初見吏民。宴犒有儀。公帑惟舊。至煩稱謝。乃有效牽。滋顯勤恭。弗忘嘉尙。

賜新授觀文殿學士知鄆州龐籍口宣

卿國之耆俊。材號將明。二府迭更。一德咸有。屬辭時柄。倚臨東藩。得茲老成。居然治靜。圖中階之宿望。進書殿之偉名。異數有加。師言允穆。乃馳上驷。來實內閣。有嘉傾輸。良增歎矚。

賜工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韓琦生日禮物詔

惟天所賚。若時相予。甫屬開秋。實惟誕日。稽諸朝範。寵于邦家。于是有牢醴蕃庶之錫。所以侑族宴而將壽嘏也。斯禮則舊。厥命惟新。祗若其承。體茲乃眷。

又

尉以傑才。相予大政。首秋云吉。誕日在茲。俾按彝文。式將渥賜。庸示宰朝之寵。且爲族宴之榮。往惟欽承。

體茲眷賜。

又

體茲間氣。誕是傑才。素律云秋。左弧在旦。鑾輦加惠。醪醴侑懽。佐族宴以在茲。稽臺恩而惟舊。

賜武康軍節度使韓琦口宣

卿識業夷通。謀謨高正。早參內密之近。比更方面之煩。器望益隆。誠績兼茂。遽升書殿之重。就增儀職之華。殿乃戎輸。崇茲朝範。爰效上駟之貢。式充內廄之羣。載閱勤恭。良深歎尚。

又

朕親郊修報。升燎告成。覃惠臣工。均釐藩岳。卿居傑望。濟以忠圖。方倚幹垣。用優名數。遽崇堦而叙貴。蘧多邑以昭庸。馳命軺車。往頒命綍。惟茲茂渥。宜即欽祗。

又

卿風致高劭。識寓宏通。宜翼藩朝。明暢文武。外易戎輸之重。就升師鉞之雄。乃睠在茲。僉言允若。爰賁上駟。來寘內閑。益亮誠勤。彌欽意尚。

賜新除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富弼對衣金帶鞍轡馬口宣

卿忠惟許國。任屬陪京。書殿升聯。地官遴貳。式將眷倚。往致匪頒。

賜除富弼起復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赴闕敕書

卿大名宰國。宏業熙朝。遠略有開。高謨未究。遭艱去位。衝恤在家。上鉉曠才。冢卿缺職。永惟在疚。亦已累旬。涼瑣慮懷。蒼黔待起。朝有舊制。國念前徽。須伸權奪之文。庸副仰成之意。庭有牢號。物無異言。義固掩恩。忠本移孝。勉思美業。就成茂功。尚抑餘哀。來慰勤佇。

賜宰臣富弼生日禮物口宣

象炳中階。業隆上鉉。維申誕日。行夏紀時。俾孚予舍之良。奉若家庭之賜。式增榮觀。當體寵恩。

又

挺生時傑。光輔本朝。眷乃首春。慶惟誕日。爰舉優賢之典。用頒加惠之恩。侑族宴以是宜。寵台司而斯在。

又

元傑稟氣。英瑋誕才。若時奮庸。代工變化。三元首序。六射在辰。國有賚恩。家榮宴喜。鑾輦將禮。醪酒侑懽。舉是寵章。體茲渥眷。

又

吐符喬岳。居守阿衡。建杓于寅。設弧在旦。眷言嘉典。尊禮冢司。有醪酒之頒。象鑾輦之錫。助家庭之爲壽。廣姻族之合懽。慶賜是將。祗受惟允。

賜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文彥博口宣

爲以九里之祀。陟配天丘。三朝之元。會同王歲。宗公先郊類之澤。羣岳有朝慶之文。卿業著舊規。地崇陝

弼。舉禮祀而爲勞。頒賞策而則當。爰及首正。茲惟獻節。竝效名駒之貢。莫非上駟之良。有美款誠。尤多歎賜。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生日進馬口宣

卿辰象粹精。台衡俊彥。爲緣誕日。申舉賚恩。命仲氏以奉將。助家庭之式宴。仰惟彝範。頗有奏函。爰馳上駟之良。來實內閑之祕。恭勤斯至。嘉尚弗忘。

賜保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文彥博生日禮物詔

公台舊德。俊哲大臣。適居主籥之司。爰屬殷弧之旦。俾將麗賜。命遣使人。當體寵加。所宜祗受。

賜新授龍圖閣直學士張昪口宣

卿體行直清。才局明劭。政爲邊最。譽浹朝端。升委強藩。就遷禁職。爰賁籥雲之駿。來舒就日之誠。有美勤斯。良用嘉尚。

賜參知政事張昪上表乞致仕不允批答

夫年之貴于天下。德之先于人倫。尚矣。況乞言憲老。存諸典刑。圖政任人。寄在耆哲。至于進退。豈局于彝制哉。卿老成司直。清忠篤行。閱古今之義理。歷內外之事任。蔚有風采。稔聞謀猷。憑賴忠規。參毗政道。雖年逾云及。而志力尚全。何遽換章。乃欲謝事。是未亮眷倚之意。而自取宴安之適。使朕何望焉。

賜參知政事張昪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批答

夫治朝柄任。豈局以年。良臣忠規。不遺其力。卿蔚爲俊老。篤于沖人。黃髮無愆。清德有素。雖年逾云及。而志力不衰。陟格肆勤。精明暢理。方陪大政。適倚老謀。比閱奏于公車。顧還事于宰旅。已嘗批諭。猶此控陳。是未炤委成之懷。而自圖安佚之利。雖佳知止。難從恬退。

賜參知政事梁適生日禮物口宣

體資上節。地亞中階。自參翊以宣謨。號通明而任職。屬開秋之統序。協誕日之吐符。朝有彝恩。禮優近弼。爰舉匪頒之式。用將眷倚之懷。俾洽宴私。且昭榮遇。

賜定國軍節度使知太原府梁適口宣

省所遙奉端午馬二匹事。卿利建高牙。倚臨雄閫。爰遷洛鄙之節。來效籥雲之良。姑美勤恭。尤增嘉尚。

賜彰信軍節度使判成德軍李昭亮敕書

地濱北落。月旅西戍。沖氣薦和。下滋于寶稼。靈苗合穗。交蔭于綺塍。昭萬寶之順成。示三登之長樹。卿秉榮塵鉞。長治戎輸。覩擢穎于退疆。喜同符于異畝。俾圖來上。列牘以聞。將順在茲。欽歎曷已。

賜彰信軍節度使新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李昭亮赴闕茶藥口宣

卿召言。潛入覲王所。歷嚴途之阻越。諒旅從之勤劬。爰舉匪頒。以將眷勞。

又

卿外自國藩。入修王覲。歷悠長之官道。冒嚴厲之時寒。言念勤斯。因應勞止。爰伸迎賚。用示眷恩。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景靈宮使李昭亮赴闕敕書

卿參中階之象，帥北燕之師，煩我老成，亦已久次，方升庸于旌鉞，命總職于琳庭，亟奉介圭，促詣召節。

賜馬軍副都指揮使淮康軍節度使張茂實赴闕茶藥口宣

卿遽從旌鉞，入衛嚴除，廣莫風高，嘉平廉近，特頒良劑，用示寵恩。

又

卿召言歸國，藹想遐途，屬此凝寒，勞于匿瘴，式將奩賜，庸示喜恩。

賜相州觀察使知邢州劉從廣赴闕茶藥口宣

敕從廣，合符去郡，效駕還臺，冒闌暑以甚勤，歷旃程而良苦，式頒珍劑，用洽寵私。

又

卿載馳藩節，近次都畿，行延賜之有初，諒興居之無爽，用頒餞禮，式洽恩私。

又

卿言趨觀闕，適次郊衢，睠受玉之有初，諒據鞍之匪易，用頒良劑，式示寵私。

賜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定州路駐泊副都署王凱赴闕茶藥口宣

卿總治師干，輯寧邊郡，特降璽書之召，用頒藥劑之良，以表眷存，所宜祗奉。

又

卿肅奉更書，還司衛職，初無辭殿之日，（案）侯漢書・吳漢傳・每受詔・少卿引道・初引用全句・原本辭殿之日・注云・殿即裝也・遂明帝踐祚改之・此刪潤說辭・今校正・）良深跋履之勞，飲劑所頒，恩禮斯在。

文恭集卷二十六

內制

賜福建路轉運使秦玠平江西賊敕書

曩者盜興江西，勢接閩嶺，延入爾部，驚騷吾民，汝善布敎條，能設方略，協比州將，帥厲兵官，開募勇夫，剪戮姦黨，兇渠遂殄，生聚以安，使指告還，章封言狀，眷茲勤略，良可嘉焉。

賜提點刑獄施元長平江西賊敕書

汝早稱才名，外提憲寄，日者他盜侵于本部，勢頗屯結，衆甚繹騷，而能躬履險難，星言馳赴，奮厲衆力，開募短兵，翦戮兇渠，離散支黨，屬城以肅，外臺上言，協奏勤庸，甫知明略，有懷謙默，益用歎嘉。

賜知汀州崔丞平江西賊敕書

日者盜寇弄兵江西，小驚朕師，遂入比境，汝捍固本土，協議外臺，開募短兵，帥厲衆力，休有方略，訖致殄平，爾勞居多，使者言狀，有懷忠力，良切嘉焉。

賜京東路轉運使董沔殺散河北賊敕書

敕董沔省牒籍奏河北過來軍賊兇勢不小齊州兵甲殺敗後若不急行翦除或散入鄉村即復爲民患汝尋披帶兵士徑往兗齊二州往來催督諸頭下兵甲接續殺獲事汝強濟有閑廉清自勉夙將潰節受任外臺而齊魯之疆濱接勍士潢池斯在姦盜是依屯結其中寇擾爲患擿發陰伏伺知起居親糾合于環兵廣設施于明略翦除支黨清定部封吏息追胥之煩民去驚騷之患茲惠孔碩厥庸爲多東藩帥臣剛章言狀有嘉勤藎良深歎矚

賜判大理寺郭申錫及審刑詳議官等敕書

敕郭申錫等省權知審刑院事張揆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申十月十六日以前送下公案茲已斷奏了畢無見在事外郡請讞繫囚待報況茲寒苦朕甚閔焉汝等法術通深才資開敏平亭疑奏附致比例咸適例成之愼而無凡案之留有副欽矜良增嘉尚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又

羣氓多辟庶獄滋豐用存疑讞之科以廣平反之施爰書來上累牘實繁汝等持法甚平以文無害究研惟允操決靡留遂停丹筆之書盡釋黃沙之繫適當歐毒良副哀矜爰覽奏陳尤多嘉尚

又

國家刑典用中獄疑許讞決平寄于列寺審克存于禁局相爲表裏參適重輕用愼例成庶無壅滯汝悉心處當持議詳明論報弗留開敏可尚閱茲奏述深于歎嘉

賜權判大理寺陳太素等敕書

朕日見羣臣親覽庶政惟諫官論事法官奏讞雖復旰昃猶爲之論決所以者何防壅蔽而慮留獄也汝等竝以一時之選典茲三尺之法能以明愼敏于弊斷鞫書隨傳列牘告殫益彰宿業之勤良副欽刑之寄永言嘉尚弗忘于懷

賜權大理少卿王惟熙等敕書

昔林光斷獄歲止三四貞觀大辟裁二十九嗚呼何施而臻此乎朕道化未孚刑禁且衆鞫書比上請讞亦繁汝善體哀矜敏于弊斷不使留獄頗副欽刑言念恪勤弗忘嘉歎

又

夫刑罰之于化民末矣然至治之世不能去刑朕燭理未明躬化猶爽鞫書狎至治讞尚繁汝等善體哀矜良勤弊斷丹筆無滯凡案爲空爰覽削陳弗忘嘉歎

賜皇兄尊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知大宗正事北海郡王允弼敕書

卿任隆藩翰地處親賢參燿台文董司宗牒克諧公族允穆朝言近以宗說等瀆于人倫陷此邦憲迹惟可醜理莫得容卿首秉宗司乃同官守骨肉薄罪乃養于私恩名教大防難隱于公議深惟舉白良合糾虔屢上奏封具昭讜畏誡防閑之不逮匪訓導之有愆當體眷懷勿煩敷述

賜平江軍節度使兼侍中知大宗正事允讓敕書

卿藩國表儀宗室賢亮體行明潔器範端修資六德之夙成賴九宗之治正本支以睦譽望孔昭近以公族之中愆于至行弗率乃教自陷匪彝猶以家情屈于邦憲茲固愚鄙之辜所謂不移殆非訓導之方有所未至何用防嫌而上奏章求解大宗之司殊乖尚德之寄當念燕詒之重姑懷懼敍之仁懲勉居諸益勵來者

賜起復雲麾將軍濟州防禦使王仁敕書

卿制邊部之雄控大鹵之重比因朝慶且拜臺恩遠傾就日之誠來效籲雲之駿有彰勤叩良用歎嘉

賜新授憲州防禦使劉漢敕書

汝以沈敏之才得拊循之術擢升軍禦董治戎昭亦緣端始之辰併有效率之貢載懷勤叩良用歎嘉

賜撫州刺州滄州鈐轄董貴敕書

汝遙剖左符出鈐尺籍遞茲景至欽乃燎熏能竭寅恭交修貢助彌昭誠恪良用歎嘉

賜侍衛親軍步軍都虞侯王從政敕書

汝參司親衛出護邊兵遷乃升陽會茲報貺修其貢助奉此效率有加勤恭良深歎矚

又

汝世濟勳勞材推果壯領巖險之禁衛升侯奄之榮名尚委強藩實緊忠力爰輸上駟來賓外閑載諗款勤良增嘉尚

賜鳳州團練使高順等敕書

汝出總戎翰內參親衛力于經武志在輸忠爰因端節之良乃選上駟之駿效率闕下底貢中載閱勤劬尤增嘉尚

賜知建昌軍曹觀敕書

汝職在勸農土惟宜穀修列郡經常之貢省大官導擇之勞言念效勤良增嘉尚

賜原州刺史知涇州安俊敕書

三朝受籍萬玉在廐汝擁衛邊隅拱懷朝次效名駒于龍友實華廄于棗泉眷茲虔恭弗忘嘉尚

賜海州團練使史吉敕書

汝肅綰戎圃分持軍籍並緣任子來貢維駒慶賞所延勤誠可尚

賜潭州通判李丕緒等修子城敕書

敕李丕緒省知潭州任顯奏汝都大提舉管勾修築子城用甎甃砌並得完備事汝受任湘中服勞官下志存經遠慮及居安能協守宜率和旅力增完城壁就濬池隍悅使有宜樂成無射條聞來上嘉歎良多

賜新除資政殿大學士吳育對衣金帶鞍轡馬口宣

卿籍起洛臺詔藩陝服偉名增職左右陪卿庸示眷毗就頒錫與

賜觀文殿學士田況乞致仕不允批答

卿素秉忠規，早司樞筦，輕營百物，通知四夷，屢以愆和，久茲移疾，交章求解，批論弗從，尋亮至誠，姑授閒職，庶熙神于事外，得味道于環中，就乃平康，副茲眷賜，何乃遂求挂冕，荐貢奏函，卿雖身災所嬰，而年逾耒艾，宜息煩慮，更謁善醫，及此暄辰，早復常膳。

賜參知政事王堯臣生日禮物口宣

乃具之美，高映時髦，識業之明，坐陪國論，屬此仲商之序，協于誕日之良，舉是朝恩，助茲旅宴，抑乃匪頒之式，體予眷賚之私。

賜新授右諫議大夫皇甫泌口宣

卿稔服吏文，兼資識致，擢升諫列，移領藩條，爰擇上駟之良，來奉內閑之貢，有懷勤叩，茲用欽嘉。

賜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吳奎知壽州口宣

省所進奉新茶芽事，具悉，淮土上腴，園茗繁植，春英所掇，時品爲良，方貢是勤，嘉尚無已。

賜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知鄜州李端懿口宣

省所進奉阿膠事，藥劑所須，膠品斯在，區產云記，阿井曰佳，卿守在藩條，述茲方貢，謹于熬治，協乃精良，足諒寅恭，誠增嘉尚。

賜新授禮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陳暘叔口宣

卿體業沖劭，器宇夷通，有意本朝，尤宜內閣，乃眷北道，姑委要藩，爰貢良歸，用嘉美志。

賜鎮安軍節度使判陳州程林口宣

屢以拜貺于郊，覃渥在位，而我王室之老，實殿輔邦之雄，賞策所班，朝範惟舊，俾爰子舍，往錫命書，卿出于忠純，篤爲誠節，選上駟之騄耳，實中廄之承華，載閱勤恭，彌深歎尚。

賜鎮東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潁州李端愿口宣

省所進奉端午馬一匹，具悉，卿總司留印，長治帥藩，爰因采艾之辰，乃效傾葵之志，獻之上駟，奉厥內閑，有嘉勤恭，弗忘歡矚。

賜新授閤門使康德輿口宣

汝歷護塞兵，見稱武幹，適重別都之委，用優上閣之遷，當勵忠規，以虔恩數。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檢校大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德用口宣

卿地美忠門，位聯宰路，間于兩社，夙兆于祥占，乘彼八鸞，適敷于惠化，爰因誕日，用示錫恩，俾爰似續之良，奉乃匪頒之品，抑惟彝禮，遽閱奏函，選屈產之名駒，實承華之內廄，載惟款至，良切欽嘉。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順綰等敕書

省所進新正功德疏事，具悉，吉祥剎土，名勝伽藍，淨衆所棲，元正斯屆，大營蒲塞之饌，廣演貝多之文，用集妙因，來陳壽祝，勤恭彌顯，嘉尚良多，益在薰修，副茲嚴奉。

賜五臺山十寺僧知今等敕書

省所進新正功德疏到闕事，具悉，汝等宴坐名山，安棲淨衆，歸遺三朝之吉，來祈千福之祥，用嘉乃勤，且命以賜，茲乃前矩，厥惟彝恩，咨示薰修，體予崇奉，今賜知今等紫僧衣一對，絹二十疋，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又

汝等薰修嚴谷，宴坐道場，因王歲之紀端，奉梵文而歸福，有嘉精志，用錫顯恩，宜服圓乘，益勤勝業。

賜回西蕃獎州團練使霞展敕書

汝欽奉聲文，恪修誠志，遠效踰沙之貢，載從易地之遷，庸示茂恩，益圖忠款。

賜西蕃獎州團練使霞展男都君主霞智敕書

汝族高邊部，志拱諸華，載馳上駟之良，來奉內閑之貢，有嘉款到，特示殊宜。

賜交趾李日尊敕書

卿忠存奕世，義戴本朝，善繼藩稱，能靖封守，朕博臨庶國，普愛羣氓，爰覽啓陳，用嘉恭順。

賜占城國王敕書

卿志慮深純，誠節款到，邊居溟漲之外，馳系闕庭之間，罔守忠規，述修世職，遣茲使介，奉乃表章，越沃日之驚波，致旅庭之貢物，傾輸斯至，勤叩可嘉，用示眷懷，特蕃錫與，益思祗順，當體寵優。

賜占城國王俱舍利波徵收羅婆麻提楊卜敕書

省所差人進奉生象二頭，象牙二百二株，藥犀大小一百九十一株，下色紫礦一百九十一斤，中色煎香五百斤，下色煎香五百斤事，具悉，卿長治國藩，半修王職，地雖居于遐外，世彌篤于恪忠，匪忘存闕之誠，來效占風之貢，俾爰使指，載越溟津，返覽表章，深嘉誠節，式將乃眷之意，特推加惠之恩，當體寵優，益思欽順，今回賜卿銀三千兩，錢一百貫，文至可領也，其差來蒲息陁琶等到闕，各支賜對見朝辭衣物銀器衣著等，令于殿前都使衙安下，及差鴻臚少卿劉舜臣等、館伴，令御廚翰林餞饗，司往彼祗應酒食鋪陳，其所乞白馬，已支賜二匹訖，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秋涼，卿比平安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馬駞口宣

王歲肇新，人正伊始，眷乃世藩之舊，主茲邦土之封，爰效忠規，聿修貢式，緬懷款至，良用歎嘉。

賜夏國主生日禮物口宣

紹復前徽，述修貢職，素秋建始，良日誕彌，用示眷恩，式將慶賜，無忘朝寵，益濟世忠。

又

奕世資忠，承邦濟美，三朝開序，六射協辰，爰導嘉祺，式將惠賜，益思恭德，庸對寵章。

賜回夏國主口宣

省所奏母薨訃告事，具悉，不圖閔凶，奄失慈怙，忽聞來訃，用怛于懷，藥背以還，哀摧難處，惟當抑割，無致殞傷，撫念所深，喻言何既。

贈太師中書令貽永祭文

卿體行淑均，志慮忠篤，久毗內密，蔚爲老成，甫解繁機，俾究遐福，奄忽不憖，傷悼于懷，適及攢塗，裁致薄酎，餘哀所寄，明識當知。

贈太尉兼中書令濮王祭文

惟靈地居宗戚，德乃令王，遘于綿疴，奄然長逝，茲用恫悼，不忘于懷，卹典申加，攢塗暫闕，爰修奠酌，其鑒追哀。

又

早繇近戚，參賴敏材，領帥藩房，留治都局，年塗雖晚，志力尙強，奄及云殂，初不聞疾，永言茲悼，有歎常懷，馳遣信臣，裁致薄酎，緬想營識，儻能歆斯。

又

籍在外屬，帥茲列藩，歷侍近嚴，比更煩委，適奉朝請，奄至喪亡，先遼有期，永懷無已，俾爰伸酎，冥識追哀。

卿首衙使指，交慶王正，惟匱薄于嵗寒，諒勤疲于脩陸，致茲資物，昭乃眷恩。

又

卿信節副行，端辰入慶，登岐云邈，攬轡良勞，宜有匪頒，以昭眷賜。

又

卿蔚居使首，祗慶歲元，賜風霜之凜如，諒原隰之勤止，式將予賚，俾澤爾勞。

又

卿陪貳使華，講修鄰好，慶三元之圓歲，歷百舍之在塗，宜有賚焉，且嘉勤止。

又

卿等竝持國節，紹講鄰懽，勤勞累驛之程，匱薄餘寒之氣，式將賜物，用示眷懷。

又

卿對衙使命，紹講鄰懽，率旅從以來斯，冒脩塗而勤止，往伸賚物，用表眷恩。

又

卿等蔚爲使首，遙奉國函，來修誕節之懽，良苦長塗之涉，特伸頒賚，庸表眷懷。

又

卿陪貳使聯，講修鄰聘，爰得謁關之告，用嘉馳隔之勤，往致匪頒，式昭眷勞。

又

卿蔚爲使首，聘茲歲端，載迂晨霧之行，諒有夕冰之慎，用頒良劑，以表至懷。

又

卿因三元之首，講二國之懽，率旅從之甚勤，冒鄰寒而良苦，俾爰賜物，以示眷懷。

文恭集卷二十七

內制

皇帝賀大遼太后生辰書

義重睦鄰，禮敦誕日，企徽慈之凝範，因慶育之履祥，爰命使軺，式將信幣，祝茲春嘏，表乃誠忱。

賜契丹人使茶藥口宣

卿信函修睦，誕節講懽，載勤使隔之行，諒有夕冰之慎，用頒湯飲，式示眷懷。

又

卿對持瑞節，參奉信函，來慶誕辰，載涉長道，用頒飲劑，式表眷恩。

又

卿等對持節旄，遐涉壎亭，紹修誕日之懽，夙戒暄辰之御，有少賜物，用表至懷。

又

卿等奉將信節，馳慶誕辰，固多跋履之勞，用頒膏和之品，副之良苦，咸表眷恩。

卿睦鄰將命，誕節修懽，惟原隰之驅馳，有風塵之匱薄，俾爰往賚，用示眷恩。

又

卿式將赴告，載越阻脩，固多跋履之勞，宜厚撫存之眷，用頒良劑，以示至懷。

又

卿等對衙使指，交慶歲元，久冒寒凝，良勞跋履，式將賜物，庸表至懷。

又

卿參將使指，載整華軺，惟匱薄於風寒，諒勤疲於原隰，就伸頒賚，庸助綏將。

又

卿參陪上介，並駕軺車，深惟跋履之勞，固積疲勤之思，往伸勞賜，用表眷存。

又

卿信節副行，端辰入慶，登岐云邈，攬轡良勞，宜有匪頒，以昭眷賜。

又

卿蔚居使首，祗慶歲元，賜風霜之凜如，諒原隰之勤止，式將予賚，俾澤爾勞。

又

卿陪貳使華，講修鄰好，慶三元之圓歲，歷百舍之在塗，宜有賚焉，且嘉勤止。

又

卿等竝持國節，紹講鄰懽，勤勞累驛之程，匱薄餘寒之氣，式將賜物，用示眷懷。

又

卿對衙使命，紹講鄰懽，率旅從以來斯，冒脩塗而勤止，往伸賚物，用表眷恩。

又

卿等蔚爲使首，遙奉國函，來修誕節之懽，良苦長塗之涉，特伸頒賚，庸表眷懷。

又

卿陪貳使聯，講修鄰聘，爰得謁關之告，用嘉馳隔之勤，往致匪頒，式昭眷勞。

又

卿蔚爲使首，聘茲歲端，載迂晨霧之行，諒有夕冰之慎，用頒良劑，以表至懷。

又

卿因三元之首，講二國之懽，率旅從之甚勤，冒鄰寒而良苦，俾爰賜物，以示眷懷。

又

卿以二國之好，充備于使華三朝之元，慶修于儀聘，載勤馳隔，仍冒凜冬，良劑所頒，沖眷斯在，

又

卿協恭使指，爰率于烝徒，奉聘歲元，式將于信幣，寒凝甚苦，匪薄良勞，茲用寵頒，以昭深眷，

恩州賜北使茶藥口宣

卿等來慶誕辰，適當維夏，駕乘駒而云邁，馳使隔以良勞，特示寵頒，用伸至眷，

又

卿等對將聘節，衿泊烝徒，來修誕日之歡，載涉迺疆之迴，特伸頒勞，用示寵嘉，

白溝驛撫問北使口宣

卿等張是使旟，請于懽聘，來慶誕彌之吉，諒多匪薄之勤，用示眷慈，特頒宴賚，

白溝驛撫問北使兼賜御筵口宣

卿等嗣修鄰好，甫次溝封，載勤使隔之行，宜有詔筵之錫，用嘉冒涉，特示眷存，

又

卿等衛奉信辭，講修誕好，惟載馳于使乘，諒甫次于疆亭，用示眷慈，聿伸宴勞，

白溝驛撫問遣留人使兼賜御筵口宣

卿等式將遣意，爰奉訊函，次境舍以方初，擢軺車而良苦，宜伸宴勞，庸示眷懷，

雄州撫問遣留人使口宣

卿等奉將宋命，來致遣儀，馳原隔以良勞，次溝封而云始，用伸撫諭，宜體眷存，

雄州撫問北使口宣

卿等言冒旃程，來尋舊好，且以嗣君之慶，續茲與國之懽，緬念勤疲，用伸撫諭，

又

卿等對衛君命，聯飾使輶，惟境上之甫臨，計道中之良苦，俾爰勞問，示乃眷私，

又

卿等交慶歲元，甫臨境首，顧寒凝之方極，在跋涉之良勞，用撫乃誠，式將予眷，

又

卿等交修鄰好，衿慶歲元，適冒寒塗，良煩旅從，有嘉勤篤，特示眷存，

又

卿等被選使華，務修邦聘，涉溝封而伊始，戒徒御而甚勤，特示撫綏，用伸眷賜，

北京賜北使御筵口宣

卿等肅將君命，祗講鄰懽，顧旅從之寔繁，屬祁寒之斯盛，用伸宴賜，式示眷綏，

又

卿等踐修篤好，馳冒遐塗，爰偕旅從之行，適次別都之近，用嘉勞止，是錫燕胥，

又

卿等慶茲誕節，奉乃聘儀，來修與國之懽，適次別京之近，爰伸燕勞，用表眷懷，

又

卿等載馳使隔，爰講鄰懽，眷邊適以勤斯，諒脩程之勞止，就伸詔撫，庸示宴慈，

班荊館賜北使赴闕御筵口宣

卿等肅將君命，俯次都門，跋履良勞，敏勤可尚，特頒宴惠，用示眷懷，

又

卿等銜命新君，駕言遠道，來奉篤承之告，諒多跋履之艱，適次近亭，用伸勞宴，

班荊館賜北使到闕酒果口宣

卿等睦隣持聘，嗣歲講懽，飭車馭以良勞，次國門而伊邇，用頒勞賜，式示寵恩，

又

卿等紹修鄰好，交慶歲元，如聞使乘之馳，已次都門之近，式將予賜，庸勞乃勤，

又

卿等奉聘講懽，祝延修慶，載馳使隔，近次都門，爰命寵頒，式昭渥眷，

又

卿等載脂使乘，言屆都門，講懽聘以惟勤，申宴慈而既渥，用嘉行邁，式示眷優，

又

卿等踐修時好，聯慶歲元，俯次近郵，良勤長隔，標醪甘實，用寵示恩，

又

卿等預選使華，交修懽聘，惟嚴塗之載涉，諒旅從之甚勤，用均御府之甘，以勞輕車之恪，式昭眷寵，宜在祗欽，

又

卿等奉將遣指，言次近鄰，爰屬炎辰，載勤遐路，宜伸勞賜，以表眷恩，

就驛賜北使內酒果口宣

卿等久馳使隔，甫憩都郵，惟按轡之良勞，且解裝之方適，用頒甘品，式示寵懷，

又

卿等使旟來聘，里館載寧，用頒膚寸之醪，兼錫上腴之果，俯茲宴勞，體乃眷恩，

又

卿等請修誕慶、協比使華、冒暄溽以良勤、宜偃休之爲適、特伸頒賚、用示眷嘉、

又

卿等使指遙衛、歲元交慶、爰錫甘腴之品、仍頒醇旨之醪、以侑樂胥、嘗飲眷寵、

就驛賜北使生餼口宣

卿等將命乘軺、告言籌服、涉疆亭而惟邈、授里館以云初、勞至有餼、所頒非腆、

又

卿等對衛君命、胥慶王正、爰當定館之初、用舉饋牢之舊、頒茲餼禮、表乃眷恩、

就驛賜北使銀沙鑼唾盂等口宣

卿等奉若信函、慶茲獻節、解裝伊始、授館有初、爰命頒恩、以昭眷待、

又

卿等震誕修懽、遠華將命、言念乘軺之久、屬當授館之初、特示寵優、用伸頒錫、

又

卿等使乘聯華、慶函請好、求祝延于誕節、方休舍于都鄽、爰命寵頒、式將渥眷、

又

卿等來慶誕辰、載馳長道、在勤勞而可尚、屬休舍之有初、用示恩頒、以昭眷寵、

就驛賜北使春幡勝春盤等口宣

卿等慶屬歲元、紹修邦好、嘉逢春節之立、喜見年芳之新、用示眷恩、式昭禮意、

玉津園賜北使弓箭御筵口宣

卿等來修邦好、方舍都鄽、聊折俎以致懽、命司弓而延射、用伸宴勞、式表眷恩、

正月一日北使入賀畢歸驛賜御筵口宣

卿等受言君所、請好王正、方從里館之事、且示詔筵之賜、用伸勞飲、式表霑恩、

又

卿等奉將使節、來慶王春、展聘幣以成儀、頒詔筵而示惠、用昭乃眷、于以勞勤、

又

卿等來慶歲元、奉修邦好、爰即安于都舍、乃就錫于詔筵、用洽懽愉、當知眷寵、

正月一日北使入賀畢就驛賜花酒果口宣

卿等衛指嗣君、繼好先日、來赴惟新之慶、爰屬履端之元、申命寵頒、式將渥眷、

又

卿等通懽二國、修慶三朝、爰因休舍之辰、載錫甘醇之品、用嘉惠好、當體寵恩、

又

卿等使車將命、王歲通懽、授館有初、解裝少憩、宜伸惠賜、以表眷懷、

又

卿等式將好幣、已達訊函、方退息于都鄽、宜就頒于良醞、副之甘實、體我眷恩、

正月二日北使就驛賜宴花酒果口宣

卿等持聘已成、履元伊始、久驅馳于華隔、適休舍于都鄽、芳翠甘醇、式將眷賜、

契丹賀乾元節人使朝辭訖就驛賜酒果口宣

卿等夙持鄰聘、申慶誕辰、嘉成禮之有儀、在眷懷而增厚、宜頒優賚、式示寵章、

賜北使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宣

卿等慶屬歲元、寅修鄰聘、訖奉報書之禮、還脂使乘之行、用錫宴慈、式將眷寵、

又

卿等奉聘訖儀、駕言復命、將載脂于歸轍、爰用錫于詔筵、渥眷是將、言還斯在、

又

卿等王歲修懽、使華成禮、已入辭于宸陛、命就宴于都鄽、用示眷慈、式敷弊好、

又

卿等奉聘成儀、駕言復命、率烝徒而覆邁、詔祖軷以寵行、且有頒宜、以伸眷待、

又

卿等與國修懽、誕辰畢禮、將復乘軺之命、用頒折俎之恩、俾洽宴胥、式將眷矚、

又

卿等竝緣誕節、來講至懽、會訖邦儀、言旋使乘、用頒宴勞、式厚眷懷、

班荊館賜御迴北使御筵口宣

卿等展成信幣、還駕使車、用勤祖軷之行、特舉詔筵之餞、以將惠好、當體寵私、

又

卿等擁節交懽、稱觴究禮、屬言旋于使乘、用伸餞于詔筵、且寵成勤、式昭異眷、

又

卿等持聘訖儀、駕言復命、飭使裝而告邁、伸祖軷以寵行、用嘉爾勞、式予眷質、

又

卿等將命講懽、駕言迴馭、爰即近郊之館、命修載軷之儀、式啟燕胥、以伸眷勞、

又

卿等訖奉函題、還脂軺乘、出次長亭之近、眷言旅從之行、就錫甘醇、用昭寵渥、

又

卿等展幣成儀、還轅復命、近郵云餞、轔轅且行、宜示殷恩、以將湿眷、

北京賜卻迴北使御筵口宣

卿等肅將時幣、交慶春元、旁歸馭以載馳、次別都而伊始、用伸宴勞、當體眷恩、

又

卿等爰斂聘圭、載脂歸轍、眷別都之云屆、在旅從之良勤、特示勞還、用伸詔餞、

又

卿等誕節講儀、使華成命、言脂車轄、載涉川疆、用錫詔筵、以勤還馭、

又

卿等震誕修懽、旅歸致命、竝馳使牡、戾止別京、特示宴胥、用伸眷寵、

雄州賜卻迴北使御筵口宣

卿等展成聘幣、促駕歸轅、載惟原牡之馳、俯屬驅亭之次、特伸詔餞、以洽寵恩、

賜北使迴至濕州御筵口宣

卿等修好成儀、駕言復命、適屬歊炎之候、諒多履跋之勞、爰錫宴慈、用伸眷湿、

又

卿等惟新稱鼎、來赴于纘承、載幣歸期、聿勤于覆邁、往頒慈宴、用示霈恩、

又

卿等將命睦鄰、紹敦于舊好、駕言歸國、載涉于脩岐、爰錫宴胥、用伸眷勞、

濕州賜卻迴遣留人使御筵口宣

卿等被遣舊君、奉修遺好、冒至塞而歸國、率旅從以在途、申厚燕胥、庸昭眷寵、

白清驛賜卻迴北使御筵并撫問口宣

卿等爲壽誕辰、戒言歸國、歷驛亭而載邁、率旅從以良勞、特示宴慈、用昭寵餞、

文恭集卷二十八

帖子詞

皇帝閤春帖子（案）本集諸帖子各有五言體、此亦宜有之、殆爲傳寫缺佚、

三元鳳歷當春始、萬壽龍巵進御前、綵勝朱幡宜此日、金枝玉葉慶帝家、

蒼玉新旂祀木神、今朝太皞始司春、農躔漸覺星辰正、壽歷長隨日耕、

翠綵房中新勝出、披香殿裏早春回、祥雲更傍南山起、來對君王萬年枝、

苑中芳樹條風細、天上黃衢杲日遲、仙果定生千歲實、祥烟長護萬年枝、

春官青鳥司開啓、星舍蒼龍主發生、甘雨惠風資帝力、杏花蒲葉勸民耕、

玉殿香絲縈綵縷、金盆白雪間紅花、子孫千億無疆壽、盡逐東風入年枝、

皇后閤春帖子

羲仲司暘谷、塗山佐夏王、六宮師儉德、四海化躬桑、

中禁千祥集、東方萬象新、綵幡迎喜氣、寶字鏤宜春、

東陸韶光先四序，周南風化被羣芳，資生萬物昭坤德，嘉慶千春集紫房。
東風初入長春殿，碧溜新融太液池，社遠未當迎燕日，川晴先近浴蠶時。
日綠仙雲雜紫雲，長生靈氣護元君，已膺虎劍司陰教，更珮金璫奏寶文。

妃閣春帖子

日向陰虬永，春隨綵鳳歸，玉京多燕喜，金殿滿光輝。
宮中玉漏迎遲日，天上珠簾麗次星，軒頊聖圖光億載，皇英賢範奉千齡。
春官始奏融風至，御水初傳曉凍開，寒漏催將仙臘盡，春旗飛入貴宮來。
翦綵平明出蕊房，長生殿裏百花芳，賽衙燕子青春早，剗拂仙衣白日長。

夫人閣春帖子

綵樹春芳滿，仙莫書景長，早花依玉砌，初溜漾銀塘。
浴種宜蠶事，修禊盡燕祠，資生迎木正，春衍納春祺。
釀酒淳神水，延年飲露華，八風朝聖日，三境住仙家。
雪晴宮樹有新梅，來報東郊淑氣回，春令先從天上起，年芳初向日邊開。
迎氣青幡獵曉風，九門佳氣鬱葱葱，日華初在榑桑上，春色先歸御柳中。

皇帝閣端午帖子

南極注生氣，春官協夏鈞，良辰五日永，景福四時新。
曉霧澄天宇，離明啟帝閽，靈符千福集，神印百邪奔。
剛日逢端始，炎辰屬長嬴，君王仁且聖，慈旨卻烏蘇。
殿戶還飈入，宮池御水涼，綵舟人競渡，化國日偏長。
四時乘大德，五日啟金扉，陽晷移南陸，天光盛紫微。
商管徵陰動，良辰午正端，三光扶聖壽，億載奉皇歡。
三殿茲辰奉御觴，薰風梅雨好年光，炎天更作奇峯勢，來表南山壽歷長。
後宮鳧鳥將雛樂，上苑安榴著子新，嘉節已將天合數，明離還覩日重輪。
南方炎帝本乘離，長育羣生在此時，命縷綵花傳故事，風光天上更相宜。
南方朱鳥司時令，東闕蒼龍護禁扉，萬壽御觴端日舉，祥風三殿繞雲旗。
九霄嘉節重端辰，命縷靈符粲寶文，虞舜無爲心自正，五絃舉上奏南薰。
寶岐麥色黃雲重，御苑榴花丹焰深，已顯豐年資帝力，更憑佳節悅天心。

皇后閣端午帖子

川館親蠶後，宮房獻繭初，香繒爭點畫，綵縷競垂舒。
棟葉迎新候，菖花發美祥，憂勤宜內則，嘉宴助時陽。

靈艾傳芳遠，仙冀吐葉新，配乾資厚德，介祉集嘉辰。
星火朱光燼，繒絲采物華，謳謠宜聖日，王氣協皇家。
紫禁端辰晝漏長，朱陵生氣盛南方，長秋此日司陰教，皇極同時納壽皇。
壽觴百福融甘露，寶索千祥鏤彩雲，五日永逢佳令節，億年長奉睿明君。
香爐角黍傳三楚，丹篆靈符辟五兵，更有龜臺仙藥在，河洲賢德保長生。
靈苗遠採三山藥，仙篆高飛六甲符，此日萬神同翼衛，長秋洪算與乾俱。
蕤賓千氣盛炎方，坤德資生茂百昌，西域葡萄初蔓衍，成周瓜瓞更綿長。
楚綫雕盤九子香，綵絲朱索更迎祥，坤元此日扶皇極，偉兆先時協壽房。

夫人閣端午帖子

五絲通遺問，百草鬬輸贏，神印能祛惡，靈符解辟兵。
天家饒物采，華節有光輝，明月裁歌扇，輕霞翦舞衣。
禁苑年光麗，端辰物象華，天風結桃實，火德盛榴花。
蓮葉抽芳際，榴房結子初，長年鬬百草，舊俗祭三閭。
廣殿回雕輦，澹池漾綵舟，堯心順時令，不是重嬉遊。
魚龍曼衍夸宮戲，湘虛浮沈衒水嬉，齊上聖皇千萬壽，飄然仙樂在瑤池。

故事順時羞角黍，舊儀乘節洛蘭湯，人間涼麥欣時豫，天上薰風愛日長。
續命由來宜綵縷，辟邪相向佩靈符，夏鈞調樂長生酒，歲歲宮中祝聖圖。
宮中應節垂金鏤，天上迎祥捧玉巵，更奏開元羽衣曲，年年長願侍瑤池。
彩艾相傳禳故氣，香茅競愛結靈芳，炎洲正覺仙遊盛，化國偏知日景長。

上梁文

醴泉觀涵清殿上梁文

兒郎偉，國家出神明之後，濬發靈源，受天人之歸，勃興炎歷，軼夏商而拓迹，介河洛以造邦，混井八紘，傳序四葉，皇帝紹祖功宗德之烈，躬神武聖文之姿，大明燭于六幽，至仁孚于羣品，運陶甄而範俗，丕變中和，偃戈革以靖民，洽臻昭泰，大秩百神之祀，上躋三靈之休，天瑞格思，坤珍至止，眷言京室，粤在巽隅，有龜虵合體之精，鳳水土北方之異，蟠居息壤，毖湧榮泉，色華清以蕩邪，味甘飴而蠲疾，祥開神隩，惠洽都人，有悅宸心，爰稽瑞牒，卽其爽塏，時厥靈祠，嚴香火之薰修，極規模之壯麗，鬱攸勿戒，豈冥數之有常，建章乃營，在舊文而可作，集班倕之巧匠，飭荆楚之美材，攷工程能庶民獻力，天老練其日策，石申候其星經，抗華殿以正基，架修梁而結宇，雄虹晨挂，采翟朝飛，鑿層構以凌雲，成新宮于不日，道旁盛于輿馬，觀者同于堵牆，飫賜之豐，既覃于微阜，驩謠之美，敢采于游蜃，且慶落成，用陳善祝。

兒郎偉。拋梁東。石橋觀日任施功。三韓百濟歸封內。方丈蓬萊在目中。
兒郎偉。綴梁西。青雲可上不須梯。雪山蔥嶺人無外。宛馬蒲桃路不迷。
兒郎偉。拋梁南。赫赫王靈海外覃。薰風養物深仁被。鯤鯷無波至德涵。
兒郎偉。拋梁北。天子威靈操斗極。單于攬酒奉驩盟。潢水占風朝有德。
兒郎偉。拋梁上。路近銀河翻碧浪。陽烏戢翼過猶疑。金雀栖觚鎮相向。
兒郎偉。拋梁下。鬱鬱祥氛徧朝野。九龍于此護靈泉。六甲相將扶大厦。
伏願拋梁以後。帝圖益大。天歷彌長。區宇嘉靖。歲物蕃昌。乾剛增九五之吉。本支茂千億之祥。惟威神之館御。佑鼎祚以無疆。

集禧觀大殿上梁文

兒郎偉。我國家席眞祖之慶源。受上穹之駿命。誕膺炎歷。昭啓黃圖。設都河洛之間。廣朝萬禹。建號房心之次。大撫八紘。威稜震于鬼方。聲文煇于海裔。訖惟人面之類。逢于王土之濱。莫不重九譯以來庭。執萬珍而入貢。奉昭華之玉瑾。獻弱水之神香。如衆星之拱北辰。若百川之赴巨海。三代土疆之制。悉統京師。五岳神靈之祠。並居封域。欽屬先眞之聖。尊加帝者之居。爰就國陽。載嚴館御。奉眞游而惟永。歷年祀以彌長。皇帝上聖難名。至人冠古。纂容圖于三后。接遐武于九皇。仁厚之風。誕孚于億聖。齊明之志。昭達于萬神。羅聖志以奉先。探淵衷而居上。欽山岳崇高之祀。勤歲時朝謁之誠。徐御乾龍。疑瞻睟像。爰致斯干之制。載新大殿之模。選文梓之偉才。郎坤靈之寶勢。千章工度。庶民子來。詔郢手而斲繩。命日宮而推策。駕修梁之百丈。引建木之千尋。歡聲沸于皇衢。喜氣浮于祥闕。愼采輿人之頌。以廣游童之謠。

兒郎偉。拋梁東。三韓鼓舞樂華風。扶桑海樹朝暾上。方丈仙山瑞霧通。
兒郎偉。拋梁西。觚稜迢遞與雲齊。海中渤澥還驚淺。天外崑崙更覺低。
兒郎偉。拋梁南。萬壽山光濃嫩嵐。伏波銅柱玉靈遠。虞舜薰琴帝澤覃。
兒郎偉。拋梁北。天子聲明通斗極。日南朝貢識天光。塞外耕蠶知帝力。
兒郎偉。拋梁上。日月星辰近相向。雲中僊詔近還聞。天上銀河明可望。
兒郎偉。拋梁下。鬱鬱祥煙浮碧瓦。柔桑蔽日徧蓂方。多稼如雲平九野。
伏願上梁之後。邦基鞏固。天業暉昌。元元躋于富壽。日日擁于休祥。少海重潤。前星載光。惟鼎祚之云遠。與嶽鎮而無疆。

修蓋睦親宅奠王院神御堂上梁文

兒郎偉。我國家眞祖開先。靈基憑厚。太微正氣。上稟于列精。臨代寶符。早協于王略。惟天眷命。奕世多神。乘火勃興。紹乾闡繹。祖功宗德。造統業于億年。武略文昭。茂本支于百世。今皇帝至仁溥博。上聖登閎。利澤浸于懷生。文告柔于異類。極三光之均照。逮九譯之所通。莫不賓從。悉蒙覆冒。惇敍唐堯之族。展睦宗周之親。大列宅于京師。廣析藩于茅瑞。踰郇滕之啓胙。厚魯衛之建封。時乃維城。請營原廟。圖奉烝嘗之

鵠。中懷霜露之恩。勉從郡邸之章。特置諸儒之議。曰咨大匠。往飭衆材。攷北拱之極星。順方中之營室。裁茲崇址。韶厥清臺。練日策以維良。瞻霄衢之云霽。大鳴鼙鼓。上架脩梁。治建木之千尋。引長虹之百尺。盈車載酒。有肉如陵。賜上林之錢。茲焉山積。頒織室之錦。爛爾霞鮮。工徒悅使。以忘勞。人士縱觀。而竊歎。仰天子孺烝之孝。美公侯振振之風。克成壯棟之規。永保繇瓜之祚。式揚駿烈。用紀聖猷。

兒郎偉。拋梁東。秋霽三山氣象通。近窺日觀升雲白。平瞰天池浴日紅。
兒郎偉。拋梁西。蔥雪聲文萬國齊。昭華玉垮今仍獻。注水龍媒日更嘶。
兒郎偉。拋梁南。重譯來朝美化覃。越裳獻雉昭無外。江鬱捐珠示不貪。
兒郎偉。拋梁北。戴斗通驩懷以德。偃兵武庫表王靈。踈俗華胥資帝力。
兒郎偉。拋梁上。鬱鬱葱葱扶大壯。喬雲雕鶚互呈鮮。合璧連珠近相向。
兒郎偉。拋梁下。華蓋有秋盈綠野。湯擧飛走洽深仁。堯壤謳歌被純嘏。
伏願拋梁以後。聖圖日熾。宸算天長。導迎善氣。感育少陽。璇源邈遠。玉緜彌強。天休滋至。地寶蕃昌。惟奐焉之粗構。等蟠若之靈光。

文恭集卷二十九

策問

御試賢良王彭夏鑑策題

皇帝若曰。朕纘祖宗之洪業。撫區夏之重器。臨政思治。于茲三紀。何嘗不中夕惕厲。昧旦丕顯。延訪茂士。詢求讜言。冀臻治平。以垂永久。子大夫裒然允賦。咸造在庭。得不欲攄發智蘊。開沃朕心耶。方今庶務小康。至化猶鬱。兵戎雖戢。饋餉頗勞。學校雖興。禮讓殊鮮。官冗而浮食者衆。民疲而失職者多。陰陽爽和。眚沴間作。經濟弛于常道。淫雨溢于舊防。賦調尙繁。昏墊靡息。豈朕明有未燭。德有未孚。致咎之來。在予爲懼。自昔繼體守文之君。承前聖之烈。藉累世之資。致國空之隆。騰頌聲之美。惟建武中興。亟修文德。貞觀特起。驟致大平。豈天時之協符。將人事之胥濟。功業遐殊。奚其不同。側席永懷。望古盈愧。夫聖王之制世也。必本于仁義之統。師道德之說。飭以儒雅。殖其教令。尋孝宣之治。尙于刑名。迹顯宗之政。本于理法。當二后之際。信賞必罰。刑清國富。鳳凰屢下于郡國。神雀比集于京師。致茲美祥。繄何然哉。今公卿大夫。與朕總方略。美風俗。而吏治未甚淳。民德未甚厚。豪右踰制。姦猾冒禁。以至守宰之任。循良罕覩。廚傳移于

使客、徭役迫于下貧、殆有愁嘆之聲、未弭鬱堙之氣、豈躬行之弗類、而圖治之匪章歟、昔晁錯舉于賢良、公孫對以文學、深陳政道、竝先術數、仲父治國之器、內史詔王之柄、咸垂格訓、當安設施、至于春秋之稱、一元、洪範之推九類、何行而正其本、何施而建其極、子大夫習先聖之術、熟當世之務、識古今王事之體、究天人精祲之原、所以蕩滯致祥、革弊興利、受策廳問、咸以正對、毋諱有司、稱朕詳延之指焉、

御試武舉策題

皇帝若曰、夫威武者、文德之輔功也、雖復至治、時能去兵、比詔有司、圖講常武、博延方略之士、參閱材技之能、冀崇善經、以馭長轡、子大夫曉習兵策、賁然造庭、質于前聞、佇乃明辯、夫兵本于仁義、戰斋于慈愛、而曰詭道、危事、何耶、邦國之法、雖曰制軍而詰禁、帝王之兵、曷云以全而取勝、司馬之體、閎廓謂何、霸者之師、節制安在、昔晉侯之伐秦也、誰氏知其有功、楚子之救鄭也、何人料其必敗、兵法貴捷速、而譏巧久、若然、則亞夫失破吳之策、充國無制羌之功也、小堅大敵之禽、什圍倍戰之法、曹公官渡之克、何關于衆寡、晉文城濮之戰、試言于奇正、直入武庫、策本孰施、先據北山、法何以勝、朕嘗讀良史之傳、疑各將之功、以孫武子之才、僅能入郢、有樂毅之略、不卽下齊、豈乏奇謀、諒有深旨、前代車戰、其來尚矣、後世以武剛而自衛、以偏箱而致討、或行則載于戈甲、止則爲于營陣、宜條利害、若爲設施、悉心以陳、朕將親覽、

試南省進士策題

問、天道陰陽、實通政事、王者生殺、宜循時令、自秦任法理、漢尚經術、太初推歷、甫用夏正、故事報囚、必在冬月、乃著經常之制、初無淹繫之煩、建武中興、率遵舊典、元和下詔、始改孟冬、議者頗贊其然、通儒復議其否、執助陽順生之論、持議獄緩死之說、咸有經據、著明言之、國家道粹前王、刑孚中典、炎歷斯握、則與漢同、丹筆所論、尚仍唐舊、姑欲順三微之用事、去四時之行利、凡當大辟之科、悉限季冬之斷、用遵卦氣、以攷天心、然而積習生長、更張愼始、固惟明識、雅富多聞、幸商搉于古今、願詳陳于義理、

問、國家謹四夷之守、飭三邊之備、百萬之衆、領在將屯、什一之租、蠲于支計、居常餉道、仰給富賈、凡入粟于塞下、例受錢于都內、疏息莫計、乾汲無涯、歲或不登、人且勞止、道塗有捐瘠之歎、郡邑煩振業之方、深惟從權、規欲濟事、攷諸周典、甫侯有贖刑之法、稽于漢世、晁錯有免罪之策、所以厚民收怨、實邊弭患、且欲詳按舊制、闊略輕科、自非犯盜殺人、受賕撓法之類、理不得捨、意在必誅、餘竝差次免刑之條、申明入穀之贖、以實邊境、以防災潦、雖復失之有辨、不猶賢于賦民、聽思張敞之言、留省望之之議、條陳利病、開示話言、

問、八卦繇策而起、九疇以數而興、河洛之書、相爲表裏、天人之際、莫不該貫、固以究性命之韞、著禍福之效、包括三極、陰騭下民者也、何則、輔嗣解易、孔氏釋書、六爻文辭、止明人事、五種性行、專推王者、迨至上經下經、離爲二說、五福六極、合爲九類、斯文若此、其義安適、申尋前世、博存衆業、京氏之術、列于學官、夏侯之經、治于博士、咸以儒者、明于天道、前賢多習、舊史具存、厥後蔑然、其故何也、且欲兼崇其學、使名其家、庶幾精義之弗淪、或謂異端之斯害、遲聞明辯、用釋疑懷、

問、經莫大于易、坎之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丘明之傳曰、恃險與馬、無興國焉、吳起對魏文侯曰、在德不在險、後世拘文之士、莫不歎息起言、引爲鑒照、按堯都中蒐、舜都蒲阪、夫豈乏德耶、曷爲竝據河山之勝哉、豈易之書、故不及春秋戰國一時之辯乎、蒙竊惑焉、願問經傳交戾之說、折以至當、

銘頌

烈文卽政頌

聖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御大器之踰年、改元乎天聖、協華寶歷、承光祖統、親朝長信、用漢家五日之儀、委成冢宰、修商帝三年之制、德心克廣、孝思不匱、又明年新火再出、祥琴且御、皇帝慕孺、軫悼、明發忘寐、顯居靖冥之館、眇思恭默之道、于時有位卿弼、樂親戶牖之坐、彼都人士、渴聞警蹕之音、懷思皇皇、若有求而未得、于是三府元老、諸邸皇屬、外廷表著之俊、周衛環拱之士、相與叩延英之閤、奉需頭之奏、且曰、上天之載無聲、樹君而司牧、聖人之寶曰位、代工而統治、先王知駿命之不易也、故光裕大德、以席先靈之休、知賢業之可久也、故卜建冢嗣、以系萬世之統、所以尊一王之大、固九鼎之重、三代之君、綽有令問、善繼志而述事、能祈天而永命、大構啓兆、隆弈世之基緒、小心嗣位、昭前人之光明、用能登格皇穹、翕受遐福、詩書所嘆、簡墨攸在、陛下起元嫡、握神寶、典主震器、協星海之輝潤、紹休乾圖、恢天日之覆照、靜淵敦敏之性、泰定于德宇、緝熙光明之學、優入于聖域、播憲循于軌物、賦政諮于哲艾、躬承積累之慶、奉時燕翼之謀、是以六飛御辨之辰、兩宮布度之際、表裏悅穆、上下安安、五士柔嘉、悉保于正色、萬物森植、咸極于崇丘、而陛下天姿粹溫、聖性謙亮、亦既禪除之制、彌懷孺慕之愛、金册顯號、推洪代而弗刻、玉牀貴位、虛長秋而未建、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久俟翠華之來、咸祖英莖六代之樂、未登端冕之聽、萬方企竦、羣臣迷攙、噴有夏蟲之疑、鬱懷旱雲之望、是宜推策迎日、先天奉時、致帝典肆類之儀、舉王祭升中之禮、按元封刻石之事、建明堂受記之歷、紹建先憲、拱揖羣神、因斯而號、不亦休歟、上乃回精易慮、煥發隆旨、且曰、羣公元宰、告朕以祖宗錫羨之美、郊丘報貺之事、敢不親執圭璧、以允天人之意、若乃陟仙閣、探神策、薦功魄寶、同符先帝、此事體大、未遑經畫、姑俟十五物來、徐議其可、乃命太史練日、儀曹具禮、因義軍之南至、薦吉土之精享、御時龍之乘、備法物之駕、百靈扈蹕、齋于高廟、翼日寶校、次于帷宮、天光晏溫、日華明練、陳玉帛二精之物、建金石九奏之樂、聲氣遠條、坑谷皆滿、薦鬯之夕、絳光肅然、照乎罄黍之薦、奉以委山之瑞、神具醉止、禮成告罷、回一就之大略、御白常之豐樓、大賚多方、與物更始、命廷尉、蠲殊死之罪、詔大農、削逋租之籍、條中藏之繒帛、出上林之泉刀、第賞六師、均濕四極、既而按羽林之寶仗、卽正陽之祕殿、華芝對蔭、暉帳竝開、陛戟交于百重、軒樂周乎四面、萬國上計、儼貢篚而駢臻、諸蕃來朝、端寶鞍而森列、桓桓螭虎之士、峩峩鴻鸞之儀、嚴假無言、相趨動色、因彝祀之訖禮、讜徽名而紀德、丞相常伯、伏而奏曰、陛下日靖中邦、道躋先軌、率循大卞、附麗皇極、粤若有文稽古者、爲邦之丕教、而陛下陶化染學、崇四術六藝之風、不曰聖文乎、粤武圖功者、制世之深略、而陛下糺戎綏華、得五表五餌之術、不曰睿武乎、

仁者道之極摯、而陛下勤恤民隱、惠養含生之倫、不曰仁明乎、孝者行之難能、而陛下躬奉天經、宗樹錫類之本、不曰孝德乎、重以哀對上靈、申嚴大祭、煥揚盛則、丕擁麗休、冠德卓蹤、格天光表、而乃遵養景鑠、逡巡懿號、是道大無強名之字、而天保失報上之誼也、謹疏澮靈脯、俾揣盛德、攷文金匱、鏤章玉寶、昧死再拜、奉徽號、上萬年之觴、帝曰、昔我三后、以聖神紀物、聰直在天、覆蔭本支、保右命歷、資承長世之善、充入僭貴之居、尚賴股肱之良、同扶樞極之重、天正穀旦、拜貺于郊、休氣薰蒸、福物萬舉、抑乃長樂寶慈之攸威、清廟先德之所及、而近臣庶尹、謬相歸美、不斷來表、俾享鴻名、一日萬幾、重增乎兢業也、于時掎裳而歌呼、望雲而連抃、清光照于咫尺、佳氣浮乎鬱葱、皇儀慶成、謁者贊能、上猶懼涉道之未淵、基德之未厚、漏泉之未及、覆盆之未照、退乃訪道宣室、程書衡石省、詳裁治體、總覽權綱、覩墨家節用之文、見老氏寶儉之語、將矯華靡之弊、獨宗簡樸之化、清心以聚政、絜矩以固本、底慎財賦、勸課農桑、存恤鰥寡、務休力役、減尚方工巧之伎、卻外府珍麗之貢、明慎庶獄、省察偏奏、文書調度、務從于簡寡、號令風采、頗尚以寬大、水衡舉池籞之地、公給細民、縣官疏鹽鐵之禁、抑從末減、譽髦斯士、悉取于廉孝、賦納以言、咸用于經術、體貌良弼、容受直辭、猶謂天下之安、忘戰不可、關外之制、有備無患、更乃講練兵政、崇國防衛、保大以靖民、竭歡而敦族、吏懷飭簋之潔、家象濯纓之朝、斯人有樂和之聲、緣邊無晏閉之警、耕田鑿井、飲食充乎四鄙、鳴雞吠犬、煙火接乎萬里、洋洋乎、韶盡美矣、郁郁哉、文之治也、足以比榮太上、延光方來、億萬斯年、篤天之祜、下臣生長閭巷、浴沐恩教、欲治之主、逢享而甚難、盛德之事、詠歌而不足、私念嘗以薄技、披于諸生、方今採樵之夫、俱善餘道、自古畎畝之士、不忘愛君、謹因筆墨之文、恭宣竹帛之美、形容萬一、作爲頌曰、帝宋四葉、祖宗重光、乃神恭默、右序緜昌、承顏長信、御辨明堂、秉率先軌、總括懿綱、報本主昊、肇禋吉士、寔對羣元、斂時皇祜、瑞品紛敻、靈鳳翔舞、精意格神、孝思光古、豐樓霈敕、寶册施名、龜疇建極、兆鷙守成、功熙庶事、惠浸羣萌、儲萬之世、永光帝緒、

斛銘

勿平其量、而平其心、心苟無邪、斯量之嘉、（案）致工記有嘉量之文、原本作斯量之家、誤、今改正、

論辨

四皓論

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幾、不問則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之不難也、評者曰、漢業存亡在俯仰間、而留侯于此、每從容焉、諸侯失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地、復道見沙中之聚、始言雍齒之侯、善言子房矣、至于引致四皓、羽翼儲宮、方之齊桓公會合八國、定王世子于首止、事簡而力不勞、其績尤偉、而世之君子、乃致疑焉、謂審有此、是子房爲乎結黨以拒父也、夫高祖傲睨、獨立爲帝、其才氣雄傑、豈四老人所能抗于漢廷、大臣力諫之強、豈不賢于四老人之助乎、是蓋未知聖人深許首止之盟、而稱管仲相齊、一匡天下之美也、（案）匡原本避宋太祖諱、改作正、今從論語本文、易于坎之九四曰、樽酒簋

二用缶、納約自牖、先儒以子房四皓之事明之曰、人心有所蔽、亦有所明、欲立趙王如意者、高帝之所蔽也、聞四老人之賢、願見而莫能致者、其心之所明也、子房用其明以去其蔽、是自牖納約者、宜其從之之速也、夫先賢之學、非世之君子所能及也、今據舊史詳載之、以見高帝免廢嫡之愆、漢家有父子之序、非子房其誰賴、且子房時然後言、言必有益、而前史謂良與上言、前後甚多、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故不載、嗚呼、良豈有費言哉、

楚王城辨

陽南之西北、距邑十五里、有古雉堞、曰楚王城、其形如瓠壺、其規千步、其高十尺、形勢存焉、城南隅、有神祠數椽、榜曰楚王廟、廟有斷碑、雖刓、尚可尋繹、即唐乾符中、嘗川進士馬昌寓爲記、指神爲晉司馬休之、當桓靈寶之篡、休之自會稽赴援、築壘駐兵、以俟四方之集、其文穿鑿、無所攷實、余閱晉書、司馬休之雖封楚、居漢中、安得自會稽唱義、復按史記、吳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反、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爲吳行人、吳于是始通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杜預云、吳興烏程縣南、是也、士人語訛、呼曰橫山、其上猶有城址遺迹、則鄣南之墟、相去百里、猶有說焉、城之內外、耕者多獲石戈矛箭鏃、余亦得其四五、禹貢、荊州貢砥礪砮丹、春秋時隼集陳廷、楛貫之石砮長尺有咫、時人莫能知、而問孔子、不近取之荊梁、而遠取之肅愼、非獨荊梁不貢此矣、是知中國兵器不用石而用銅也明矣、則楚王安得爲休之耶、更俟博識者辨之、

序贊

靈芝序

噫、天地之甄化、有自然之妙物、其名曰芝草、世不常產、根無定系、至虛幽贊、太和陶蒸、託寓而葩、表顯有德、豈非靈氣之所回復、神物之所護持哉、侍郎蔣公、性正道全、年耆德茂、往以致官、來還宰旅、天子崇旅俊乂、閔勞以事、進拜小宗伯、告于吳下、樹石三徑、溪館在焉、癸巳夏六月、地中產芝一枝、挺然發榮、匪荄匪植、芬蓋卻邪、鮮明眩視、一之日、得土之正、其色惟戊、得太玄黃圖之象焉、三之日、受天之和、變彩而紫、得句曲無脂之色焉、太守李公、賞異之、率賓僚宴其第、奉觴爲公之壽、復以靈芝榜其坊、公酢而賦詩、歸美于春秋之地主、吳士善詩者、隨而頌嘆之、李公見授以書、託志其事、攷之舊史、東陽以孝行、產于廬次、中牟有善政、生于便坐、書之鎔勳、揭以昭德、公才稱朝廷、名爲時宗、至德中和、表于履道、大雅豈弟、發爲政事、不墜衰路、識者惜焉、夫芝、仙草也、道書載之尚矣、其或者以公之德之劭、謀謨弗究、欲其謠綺季之曲、樂巖皇之化、誕錫難老、俾冒遐福、以明大有上吉、无不利也、宿、覩公、丈人行也、聞之欣抃、然不得侍几杖、爲壽于榭下、亦願以芝名公之館焉、

集賢給事俞公送行詩序

春秋之際、卿大夫出聘、鄰國交接、用徵言以相感、必稱詩以見志、若七子之賦、趙武、六卿之餞、韓起、是也、

文恭集卷三十

書啓

上謝學士

某聞、昔士擇高賢之敎、有味其言、至聖開隆道之門、不與其退、布在方策、貽厥後昆、是以青雲彌高、猶垂可附之氣、洪鐘善應、不聞待叩之音、若夫駿望逸羣、高材拔萃、惠訓不倦、增激子懦夫、敎思無窮、有警于淺俗、領先覺之事業、挺諸生之表儀、偃伏下風、講聞高誼、惟日滋久、乃心不忘、遡瞻京兆之門、恭贊許都之刺、伏惟某官、豐規冠世、高蘊凌雲、蘊前識之道華、履中庸之德範、神檢清出、降乎崇極之鍾、天性少成、鍾乃李蹠之粹、文兼三變之體、學富九家之流、遷天會之變昌、標卿材之獨秀、平陽充賦、聯大對以飛炎、法坐試言、射甲科而得雋、茂恩加等、貫士有開、爰當精法之朝、式隆出宰之寄、弦歌在御、寬小過而字民、鋩刃有餘、批大卻而從政、聊爲漸陸、式示牽絲、丕變一同之風、洽聞三異之化、屬以堯雲修覲、漢闕拜書、奏東朔之千篇、名聞乙牘、獻子美之三賦、觀若堵牆、更生之言、有補于當世、子雲之論、不詭于聖人、食時之賦、立成洛下之紙、翔貴羣公、無出其右、天子喜同其時、故得度越衆賢、對揚景命、校文延閣、勵太一之

風、有康公于渭之送、雅有顯父出曆之祖、瓊琚雜佩之語、以將其珍意、條革淑旂之詠、以餞其行光、流風之來、所尚邈矣、集賢夕拜俞公、以耆哲之望、履中庸之美、風德器幹、作時從臣、逮事兩朝、間餘三紀、節任之要、則關中京右載籍其華、旂鎮之重、則渚宮錢塘迭佩其紱、荆吳二域、政風相翔、寶元初、上嘉乃賢、特詔以觀、法宮延對、勞問移刻、出從革輦、入陪禁幄、參麗正刊修之職、居東臺論駁之任、乃六卿之所履、二樞之與鄰、蓋將若時而柄用焉、公神守獨勝、天均默識、不以榮利滑其太和、頗勞侍從之班、少求偃息之地、謂宣城佳山水、美園館、喬梓在望、案牘差稀、可以營煩襟、養妙氣、三進得請、一麾遂行、朝右諸公、餞伏夷逸、自禁庭爲父之老、泊外朝膺敏之彥、或賦藻什、以謠祖帳、敍承明之厭直、美稽山之還守、莫不鏗純命奏、追琢取成、皆詔武之祕音、荆藍之絕寶、比歌郢之曲、相高于國中、與臨滄之篇、並傳于江左、足以廣高齋之逸韻、增黃堂之故事、宿承貺授本、辱命冠篇、絕大雅穆如之章、慚未學斐然之累、寶元己卯季冬、二十八日序、

臨海梵才大師眞贊

梵才大師、以實性會道、以餘力工詩、天聖中、至自台山、館于鑾寺、朝之名臣勝士、莫不欣挹其風、日至于室、參評雅道、間印禪理、尋被詔譯館、訂正智者慈恩二敎、及同編釋敎總錄三十卷、七年書成、奏御、賜紫方袍、未幾、歸臨海北山、掃淨名庵居之、慶曆初、予白山出守吳興、師適有苕溪之行、得尋支許之集、自我見將二十年、雖正始之音、洽然在耳、而赤髭之相、邈哉難值、門人有繪其像、持至都下者、宛具眉毫、若與神對、感舊懷遠、爲之贊云、北山大士、梵才錫名、禪離文字、詩陶性情、迹安林刹、聲動王城、學徒傳像、繪繡何精、秀氣閒遠、妙相圓成、此身有報、本體無生、月皎寒水、雲栖太清、龍華後會、聊記宿誠、

威神。掌故曲臺。顧后蒼之典禮。隸達晉文之統。周知沿革之綱。刱復奕世賢多。家公望重。處霜臺之鼎貴。奉雲陛之旦朝。周公拜前。更追故事之美。疏傅在後。未羨曩時之榮。會稽之綬既懷。承明之廬亦厭。亟分半刺。聿貳方州。習貫政經。用儒術而飾事。沈研吏道。宗法令以爲師。潔素絲以在公。綏柔轡以馭下。道素自處。刑措盈空。然而宸室懷賢。方佇賈生之對。淮南答詔。當用長卿之文。屬南宮求治之辰。非一郡淹才之日。行聞三節之召。入聯四戶之榮。延企之誠。中外攸若。如某者、實同康瓠。賤比多砥。管仲之器小哉。安能任大。汲黯之戇甚矣。胡可適時。徒以西學隆文。南魚發詠。思樂泮髦之選。勉懷潔己之風。引童刻以自持。壯夫竊笑。學鼠能而雖衆。一技不成。顧輪翮以莫堪。飭邊幅而奚用。爰披鳥跡之箴。幾換鳳鳴之篇。仍且屢遭家艱。坐更歲舉。叔夜之不堪滋甚。原生之將落可憂。知己未伸。無林宗之三辟。治生不善。荒楊季之一廛。追時好而豈能。謀藏身而不暇。姑欲脫名聲之鎖。棄富貴之鞭。遠同魚鳥之羣。退避英髦之域。直以舜華載旦。周命維新。三代同風。克用直心之道。四方有志。未慚橫目之民。庶幾尺蠖之伸。更礪鉛刀之割。伏遇大丞學士。輟從周衛。閒掌使符。慶惟桑梓之邦。蒙被潤河之福。加以沖襟玉裕。泰宇淵渟。樂育人材。克盡吹枯之力。奬拔士類。重嘉溢美之辭。咸預屬于徽猷。皆想見于風采。是用製鈴下館。曳裾高門。不由左右之容。徑伸盤辟之禮。苟或履錐可用。滯木未捐。回珠吐以見私。枉鱗毫而垂飾。圯橋跪履。無成孺子之名。南郡横經。請誌先生之論。誓將讙薄。辱在品題。

上兩浙均輸徐學士

某聞吾黨小子。仲尼興斐然之嗟。天下英才。孟軻有樂得之歎。斯皆樹微言于不朽。敎惠訓于方來。紀乎油素之閒。煥若日星之際。世未喪道。天誘其衷。誕鍾上智之才。卓冠生民之秀。若乃丕持鉛槧。夙奉師嚴。以困蒙難擊之姿。被諄誨惟勤之賜。潛心大業。雖尅核以自修。從事華辭。終澹蕩而無用。載持篆刻。式叩高明。庶幾一畝之言。未罪三隅之反。恭惟某官。骨含天粹。氣鑠神樞。直如清廟之絃。溫若白虹之玉。璧規不雜。粲邦直之三英。勝範自居。秉民彝之一德。自頃龍標得雋。鳳諾升華。金管第文。天子重平津之對。石渠建議。諸老伏寶傅之能。雍容著作之庭。密邇清閒之宴。高文豔發。皆張鷟之青錢。演思横流。盡君房之妙筆。故得爭臣進秩。右史聯榮。挺漢檻之貞躬。諳周官之華選。紺垂丈二。且趍紫閣之朝。牘奏三千。日伏青規之地。衰無闕職。朝有正人。大君題柱以記名。羣公奉贄而結好。乃睠三吳之內地。實處九州之上腴。六筦攸司。鹽鐵之任爲重。八材所產。天地之藏實繁。不有計然之謀。誰佐大農之賦。薦膺神璽。出擁使軺。紫囊記言。少別螭頭之陛。繡衣將命。遠輝使節之旌。酌寬大而撫齊民。用峻清而嚴屬部。疑獄所讞。多惻隱而平反。貪吏畏威。盡望風而投劾。坐統十連之國。立富九州之儲。不廢清談。蓋出餘地。金華舊業。方任于賓臣。羣玉仙山。適嚴于册府。行看君節之召。徑入天披之崇。當密贊于樞猷。豈久商于功利。如某者、資材甚薄。性習不靈。會唐虞稽古之辰。隸鄒魯守經之業。從師鄭校。僅明六甲之書。鬻技吳人。會之百金之直。往歲以楚材擇秀。魯席聘珍。妄由窮巷之中。駿奔嶢闕之下。因緣典謁。獲贄編聯。便坐横經。許入安昌之館。未行聞道。遂登南郭之門。曲敎提耳之私。屢獲鑄人之問。仍以類稽之作。偏加溢美之言。持布鼓以

過雷門。方將辟易。具太牢而饗海鳥。終用憂疑。未接武于諸生。驟纏哀于方寸。竝仕之門不及。歸恩之地無階。心疚自傷。生意殆盡。目見金城之柳。臂垂冥伯之楊。弧矢四方。雖夙齡而有志。蓬蒿三徑。奈短褐之不完。行閭市中之書。勉勤稷下之學。攻堅不銳。叩寂彌空。身世在心。有韓非之孤憤。江山滿目。多庾信之悲哀。追懷圯上之言。益厚胸中之愧。比者、國家以蒲輪式命。剡鶚進賢。逮下武之有開。思逃虛而安得。攀英軌。勉策駑蹄。懦夫之氣寖衰。大敵之勍可畏。未能引退。竊望利賓。所幸者、學士輟仙殿之凝嚴。當外臺之委重。言念維桑之朽壞。獲居分陝之西封。重撫舞雩之冠。更露雕蟲之伎。蒲疎自愧。迂闊無堪。重念夫操風斤者。無可棄之材。入蘭室者。被維馨之美。君子之所貴乎道。豈以言而廢人。善歌者使繼其聲。亦有敎而無類。倘顧查鬱之舊。未絀爝燭之光。遡珠玉一唾之資。爲風雲萬里之助。左氏膏肓之疾。倘在一鍼。波臣枯涸之危。繫于斗水。誓將白日膺答。所天卑情不任。祈恩望德依歸之至。

上劉學士

自補吏中銓。待罪下邑。嬋得蔭而方美。且無執摘之虞。鼠忌器而不投。適在保全之地。俄奉計臺之命。俾臨權木之酤。以弓見招。頗識皮冠之守。得徹而喜。聊慰寒泉之心。自收迹于下陳。日馳魂于重仞。泛亦萍之江道。換丹桂之月弦。疲馬依依。仰崇軒而有戀。亡羊逐逐。懼多路以成迷。念棄志以未伸。慨壯年之甫過。痿人之不忘乎起。抑乃常情。窮者之欲遂其言。良難自默。敢布翹危之懇。用塵聽徹之聞。幸曲霽于威嚴。冀少停于神意。某聞、士範敎于閭巷。于以育乎人材。柄用歸于朝廷。于以尊于天爵。惟援能而是舉。乃從善之攸先。漢世列藩之侯。得府徹而作吏。魏基大正之職。以州品而格人。皆所以廣王國之譽延。恢士林之賞拔。既周咨于行實。亦博練于才猷。咸經清論之高。以取當時之重。明試以政。無尹何往學之譏。薦登諸朝。有公叔同升之美。尚賢爲盛。往簡攸高。降及本朝。寬于前憲。廣籠茂士。上歸英轂之尊。擢引羣才。外委价藩之長。致詳幹局。參檢行能。激官政以交修。統時風而歸厚。假人之名器。匪易磨世之礪石。在茲內惟浮競之蹤。竊庇惠和之政。偃風惟舊。沐德茲深。閟慚走俗之徵。蔑有託名之所。將激昂于儒氣。願私附于高賢。伏惟學士術業周深。才識高正。英辭惟敏。吐五河而並流。偉量克寬。吞七澤而不溢。家著元功之籍。世仰清光之臣。而自叢序參飛。虹光垂照。備典午仙臺之構。掌卯金石室之圖。剖判藝文。講明憲度。獨當臺上之直。偏闔禁中之書。侍史執博山之爐。日薰賜服。神父秉青藜之燭。夜訪成編。恬榮利以自持。遇沐休而不出。陳咸官薄。絕居方進之前。孟光年資。迥處釋承之右。武帳歎積薪之舉。廣內厭直廬之勞。擁高箱而出關。肅將璽命。服繡衣而巡國。大披辟刑。平反有京兆之風。決囚多御史之雨。間屬愼求良翰。委重左符。佳夢發占應獸頭之新舊。樂郊行部。煥車色之朱丹。體寬簡而靖民。篤中和而統事。庚桑用道。大移偎壘之風。魯侯尚仁。胥萃泮林之韻。勳遲名數之樂。居多暇豫之娛。胡牀坐談。樓上之興不淺。陽春度曲。國中之和幾稀。重以誘接寒流。惇崇雅道。子將之風鑒特出。每持鄉里之評。王澄之才令相高。多爲士人之目。搢紳慕其德宇。當世仰其龍門。翊復最積已凝。上心所注。華林飾館。郎時當發于汝墳。宣室對神。半夜將前于盤席。入侍高門之地。並裁方底之書。響伸遺辟之辭。大展熙朝之業。某委材甚下。人地並

寒衡陋是棲乏高符而布世河清既遇無宏略以佐時自託跡于王途旋服勞于吏鎖政經檣昧官守放紛仕路濫巾當宵雅肆三之始銓臺攷課有茂陵第六之羞還守中田之株復仍長府之貢幸依屬部獲備末員少游平生只自希于羣吏驅奴等輩良無益于縣官徒以業在學箕志存肯構早竊幽邦之譽誤爲前輩之知閭勝母之里名少諧趨嚮對於陵之鵝炙僅曉廉隅然而力命不侔功庸又薄一躋仕版三見閏餘貧室屢空將從孤竹之子槁容日悴近同吟澤之人私懷趨府之初特被均茵之遇博以皇道佚聞名理之談接乃朱顏迴曝溫仁之氣自非木偶幸食士毛知恩紀之罕階蓋生緣之內迫惟此翻然之改良非獲已之謀伏望知府學士膺棘垂慈拔揚拒謗寬鯁生之不逮察愚守之無他均被末光保終前憲筦庫七十少紆薦拔之仁蹈履三千永有吠鳴之地仰依曠度無廢薔言要以平生繫于升墜

上陳諫議

去歲入調中銓駕言上國匪由介者得侍師嚴登南郡之絳堂生徒甚衆對安昌之巵酒禮數特親固慚楊陋之才久事徒勞之役奔波仕路契闊鑄鎔挾策讀書且有亡羊之懼操刀學割更懷傷錦之憂寖負空疎何從諸仰旋能休于末局方欣附于美猷虔瞻哲艾之姿頓釋羈離之恨洪鐘斯叩每盡容容之音後車見存益隆教載之禮闢汪陂之偉度軫墜履之深情念鄒木之輪囷未登器用哀齊牛之觳觫有惻仁心延華譽于朝紳引辟書于相幕朋游改觀身跡生光恩自曲成本噓枯而及此事從中寢蘇連蹇之使然揣薄分以自知在所天而曷報窮居京轂坐隔親闈不勝烏鳥之情遂謀升斗之祿結半通之吏綬竊獸喧卑去數仞之師繡轉戍孤陋辱五花之判筆裁二雅之雕章送子以言掩雜珮路車之贈投人于闌屈夜光明月之珍長北斗之盧名耀南轅之行色昔汝南舊俗著子將之評襄陽故時重德公之語皆嚴野窮栖之士非朝廷素貴之人言論所推材品攸定況夫天民先覺之彥德爵達尊之英諾貴百金望重九鼎效嚬足以成寶獎拔由其致榮矧伊寒素之流猥玷品題之目拜承嘉貺發激懦心自歸瑣堵之居適有負薪之恙曠馳謝檄屢換鳴笳背負刺芒愧彈夫之不肖量包山藪蔑大雅之見容屬春物之芳妍仰天倪之恬勝伏惟諫議器博用大道周性全足文獻以居朝基太平而展業不吐不茹氣雄衰職之臣有德有言名冠儒林之右敷明治體練達朝經獻納論思馴致中和之政典謨訓誥裁成深厚之風將美居多進忠匪懈盡禮容而接物恢德宇以服人天懷發中動循于教令老成在上未墜于典刑方圖黃髮之賢共乘紫樞之化十旬遠至將登荀爽之台司百歲康強更享衛公之壽考上扶宗稷大庇蒼黔庶此孤生永棲鈞蔭勉加良食行副具瞻

上徐監丞

中阿著詠本推美于育材下體垂言實戒遺于采菲苟非躬茂育之至持博吉之心則何以擢標幹以上升蔚根荄而致用垂于風雅蓋先民激勸之言行自朝廷實君子生成之德其有久盤東鄙偃伏大名曳裾曾展于嚴趨改席猥隆于渥眄一介之善俾延獎以居多六尺之軀誓報償而不忘敢再稽于前典將少述于丹衷伏惟某官西園上才東序祕寶朱紱疏越含清廟之遺音竹節有筠挺會稽之秀質式遵亨

嘉之運誕揚休命之名而自玉帛賁賢弓旌竚俊紫宸試可擢構廈之宏材鴻筆飛英奉揚廷之大對黃器處漢室之無雙衛玠風流居晉廷之第一式膺寵渥出貳藩防當三載之陟明奉十行之細札彌茂思皇之煇益隆乃昏之知宣室問神重賈生之應對中堂落筆驚子美之文華旋通籍于蘭臺復聯榮殿陳三山之圖經定四部之籤題著鄭默之中經洞分朱紫紬馬遷之實錄妙際天人故當白西掖華由內廷之將命紫泥封詔遠追長慶之風青鎖承宣密視淮南之草矧僉謀之所屬顧嚴詔以非皇某也本乏聲猷素無輪翮繩樞少賤非三川聲利之家韋帶安貧異七葉貂蟬之族徒以眞人撫運王道興譚奉鉛槧以自強顧魯魚而不辨七日隱霧未遑下食之心六月摶風安有排虛之翼既服勤而無狀從鑽仰以爲勞適值國家妙選時英精掄鄉秀詔書寬大容庇迹于神臯文雅縱橫竟沾名于朝右狂斐旁歎羈孤蟠木輸囷既絕先容之助勅字漫滅徒與逆旅之嗟因力綴于編聯偶上塵于聽視倡優方湖誠有類于枚皐刻書無鹽亦深慚于西子豈謂某官志敦善誘道尚謙鳴愍顏回之不愚令因默而思闢矧預最靈之列豈忘佩服之誠敢不淬勵縑緗服從名檢上以全公卿之奇遇次則成父母之榮歡如泥在鈞更假良工之手漆身爲癩永懷國士之知

上徐舍人

故歲俗趨神鑒祗調天官代舍食魚早託賓榮之列珍池浴鳳式瞻鼎貴之姿因持爵里之名爰達巾幘之侍均熊引坐捉鹽賜談久要不忘迴加于奬拔一夫未獲深致于咨嗟靡矜廉陛之崇匪間斗筲之賤禮容溫穆德廣恢疎私慚鬻下之流本乏芥微之善出蒜蘆之內安有美材居韋布之中早蒙屈體飾青黃于溝斷問朱紫于月評水鑑論才謬竊襄陽之譽蒲葵振價乃成中宿之資足爲貧女之寶光豈有家丞之秋實濫偕時俊猥玷科榮一命牽絲預陳咸之官簿五年髓牒過管父之瓜時困齊火之煎熬有蠶窮苦俛眉刀筆之吏困跡風塵之途擎跽曲拳自厭莊嚴之禮伊優訖髒備嘗秦客之吟自解去于旋入叅于還格小材累日有長調以斯存高足據津無遠圖而自致辱台符之次補當民版之勾稽雄所蠶之都事州縣徒勞之職望鄧林而借樹未獲棲身歷吳坂以駕車分甘俛首其如辱交游之去英玷恩紀之薦延年勢漸高已嘆東隅之失河清難遇恐成大聲之悲旋辭闕里之殯歸訪隆中之舍光龍之病寬韋帶哀駘之肘臥垂楊春服既成邀阻沂童之舞龍門不見悅勞記室之心職由疲鬻之委沈約磨之間仰天倪之專氣協神觀之葆光伏惟副閣舍人文炳鈞奎識倖大藝特稟武山之氣苦蹟絕奉之才丹穴靈姿絕雲霞而上擊明堂奇棟凌霄壑以自高會東戶之顯時蘊南臺之賢業秉筆贊爲王國命實代聖言遣辭人告乎謨猷允推君德已茂寶臣之略式隆赫尹之瞻定草淮南方警玉峯之署于名傅野久盧金鼎之司佇宣枚卜之求以迪謨明之業豈惟叢質獲託化鈞抑亦輿情僉屬大庇願加調梅丈食永輔本朝

上知府劉學士

近以隆冬聿暮，瑞霰其零，天粹融甘，屏蔫瘁之故氣，士膏含潤，發豐懋之嘉占，竊欣時律之和，頗動春鑾之躍，因著擊轅之作，仰塵隱几之觀，學將落而有來，文久廢而無次，猪苓至鄙，奚登藥籠之收，鼠璞未居，甘薦玉人之誚，周章失次，洪墨交并，豈謂知府學士，循誘凝懷，秉彝尚德，枉燕公之妙筆，裁漢將之清篇，灑雲朵以封翅，遣犀聲而特遣，篤編悅發，繡段交輝，字截寸金，價超尺璧，少陵韓苑，悚避風騷之壇，戚池大章，鏘流杳默之韻，掩郢樓之絕調，詫梁席之諸賓，忘位貌之威嚴，樂名教之敦獎，過私月旦之品，謬借春秋之評，撫弱質以自驚，眷具僚而胡幸，昔者和尚書之什，樂天不繫于官資，答中郎之詩，盧諶亦由于故吏，著在舊史，用爲善談，悉由高世之才，方隆上笏之眄，孤生何者，素蘊缺然，蚤繫地餅之名，濫竊庭鶚之食，陳完弛擔，庇寬政以爲優，元叔登堂，承高風而有自，素殖無答，榮貺已多，敢紓正始之音，更重屈尊之禮，封殖嘉樹，比甘棠而不忘，投報木瓜，枉英瑤而太厚，伏惟知府學士，仙瀛高彥，王國上才，能讀典墳，過楚臺之倚相，老于文事，類唐室之次山，聊分銀兎之符，未陟金鼇之頂，行趨召節，入綴近班，庶幾珠玉之篇，便爲冠劍之物，藏于魯壁，與經義而並陳，副在晏樽，期來玆而共祕，永言衝到，匪克攄宜，

上蔣州蔣諫議

近削柔函，恭塵侍閣，仰承左顧，遇篤光謙，託瑤蘊以致言，損玉音而流問，得孟公之牘，素所榮藏，比淮王之書，更逾苑祕，載懷降挹，彌切欽銘，屬時律之戒涼，仰道樞之協勝，伏惟諫議，風猷挺絕，宇量粹融，抱式古之上才，厚嘗陽之溫曦，紫囊著位，蚤涉金坡之崇，綠詔宣風，薦領銀符之寄，甘棠載路，已聽于歌謠，華蓋臨軒，更聞于豐歲，行被節旄之召，佇登鼎席之司，係瞻所深，庇蔭有望，煩鞅是拘，傾搖正劇，忽遽飛鄭之便，猥流華牘之音，英眄迺殊，仰一謙之斯厚，至言可佩，在三復以攸深，載涉素商之辰，鎮安純氣之守，伏惟諫議，體兼四德，識照萬殊，敷休績于本朝，擬豐規于上列，屢分方面之寄，益隆宸極之懷，賦政東藩，適著惠和之化，宣猷南闕，佇歸宥密之司，翹頸所深，序陳匪遠，

上李相公

某聞伊尹之格皇天，恥一夫之有失，周公之贊明辟，務三握以自勤，蓋由保乂王家，總司國柄，鑄鍾造物，上代于化工，履履任才，廣量于人品，俾洽至和之氣，用無太息之聲，故能享成德之顯稱，保碩膚之全美，文武未墜，歷百年而可知，聖賢相望，邁千載而非遠，伏惟相公，識探萬奧，體煥三英，強毅簡溫，日以宣乎彝德，和惠忠肅，世實濟其大猷，當永定之席圖，御明臺而訪政，紫宮命相，上配六符之星，黃閣秉鈞，坐調四氣之燭，魁柄斟酌，同北斗之在天，生民竦瞻，若南山之有石，率百官而稱職，育萬物以由庚，桃李無言，布清陰于天下，鹽梅有味，戒公餗于鼎中，聞勵金七修明，玉關撤警，廟堂甘寢，無庸樽俎之師，藩閫于宣益光社稷之鎮，錫山南國，賜履東秦，成功有不處之名，蒼生深未起之歎，旋屬中天降詔，溫洛改轅，卓匹馬而來朝，秉介圭而修覲，禁塗延對，左壺之漏屢移，法座嘗咨，龍墀之顏載悅，經火辨鍾山之玉，拭土見于將之鋒，元精所生，寶鎮增重，矧以地尊卜洛，府重居留，萬戶帝宮，備時巡而斯在，九金神鼎，奠國壤以備存，煩于謹之行臺，領留侯之管籥，商山調護，早深綺季之思，漢閣規隨，夙盛平陽之業，將還舊德之食，永固立賢之基，冠鈞席于宰庭，持靈光于永歲，上毗哲后，大磨斯人，中外所瞻，爲日滋久，某性端幽昧，業蘊枵疎，世閥寒平，略無紱冕之緒，天衢巍煥，切勤方甲之書，棄禮禊禊之耕衣，習舜容之矩步，思風澀訥，學殖單疎，悼類鶯之無成，苦食雞之不飽，年稱甲子，未平絳老之疑，山過具敖，多犯魯君之諱，一昨詔開諸路，州舉羣廉，濫隨三百之竽，切駕一封之傳，遂偕茂士，猥玷榮科，辱庭臻之充員，在賤曹而受事，屑屑斗筲之役，悠悠風塵之塗，成商夫之繪章，起家爲幸，效南華之官智，宿業無聲，豈忘飭篋以自修，亦冀椎輪之有漸，嚮緣滿秩，訖獲交官，方隨上計之行，來赴東銓之集，公車下士，正感騶奴之餒，長安諸郊，未獲司農之鐸，幸遇相公，前趨大旆，來侍遷旋，衰衣詠我公之歸，赤鳥翻韓侯之入，夙仰宗公之望，想聞風采之嚴，追位魏之甚微，苦聲猷之素薄，先談木器，早無萬乘之容，北首金臺，甘後四方之至，豈意紫垣之碩老，俯衰黃綬之幽蹤，持箕斗之虛名，達鈞衡之哲輔，聞樂切忭，私懷鎔于佳音，懷響必彈，難括囊于中臆，重念某，仕塗艱梗，緒業漂淪，鷙鳥趨時，切媿史公之論，君冀遺母，空持潁考之心，胸臆結約以亡奇，精神塞淺而可歎，望青雲而在目，悵西日之無津，惟奇高世之賢，再奉持樞之拜，宰平秉職，總聚羣才，坱圠無垠，重啓大鈞之播，柔嘉維則，更流懿德之稱，庶依材館之賓，願預藥籠之物，儻塵鎔造，誓竭儒衷，

又

伏承台旆，就統英疆，聆溫綍之有初，企行臺而增慰，伏惟某官，爲國雋老，稟天粹靈，秉懿在躬，濟和及物，星樞席位，居常賴于謨明，帝室作藩，勳必賚于夾輔，矧龜蒙之巨鎮，乃鉅野之舊邦，實倚元勳，用寬東顧，近在旦暮，入冠宗公，勉爲廟朝，益敦藩屏，

文恭集卷三十一

書啓

上江州張殿丞

伏自署庾南淮，盤旋東路，背浮雲之高闕，過脩竹之舊園，適逢王國之才，得請天臺之告。上廬肅刺，縱沿雅故之情，密坐邀談，猥厚將迎之禮，言櫪煥發，心府洞開，敎誨諄諄，遇曝秋陽之氣，燕胥侃侃，僅侵夜鼓之聲，迫中路之思歸，歎征車之莫駐。一別如雨，恨身跡之難停，千里背淮，幾營魂之獨逝。來還堵室，伺守交官，芳桂攀援，山中之思無賴，春梅折贈，隴頭之飢蓋稀，允懷寤若之委，屢下報然之汗，自當末局，日力迷書，司民之版掌實繁，將何批卻，舊尹之政經尚在，得以伐柯，惟宇廡之恢疎，深仕途之棲倚，曠伸懿卹，併稽贈翹，諒恬青于貞標，固動榮于吉履。伏惟殿丞，性資上哲，名僥中州，仕版聯華，蚤協南魚之詠，紫門引籍，聿參翔鳳之朝，端膺絕以照人，服清猷而高世，斯言無玷，本廟行以相先。所至有聲，蓋試功之惟允，迺者秦川將命，漢傳鞠鮮，財利是寬，出仁心之恤隱，誣喧既解，亦朝論之歸高，屬求刺部之賢，適下舉知之詔，儒頭薦削，交集于公車，方庇恩章，首頒于東省，矧滋城之名壤，壓江紀之上游，自守東平之廬，已報

營丘之政，迫車降命，將聞二節之來，煩幅承光，行報一臺之妙，某楞疎無狀，庇賴有年，幸言侍以末階，幸葆綏而適願。

上蔡龍圖

再闡銓符，遠廣吏綬，山城僻左，竭居淮服之旁，人迹闊疎，鮮去日圖之下，跂旌處而殊邈，撫鍾律以增遲，流水託音，久莫馳于尺記，高山仰德，未始忘于寸心，內惟簽仕之年，早聞序賓之館，三握髮而迎士，適振緒風，一引席以與言，猥參末論，仰荷深中之量，曲垂霽下之風，旋收跡于門庭，聿抗容于座上，日月云邁，歲星將近于一終，節物再更，春目屢傷，于干里，遐瞻委度，遐響心魂，仰惟覆煦之賢，適處保釐之任，鎮雌堂而克靜，保虹氣以彌充，伏惟龍圖學士，德本上成，仁爲己任，元陽高儼，出乘識以居多，次道宏才，結萬夫之所望，早侍法宮之側，並參端委之遊，直躬見于王臣，大略推乎國器，愛率价藩之寄，用寬制閫之謀，南國是疆，倚梁臺而爲重，東郊出尹，降畢册以爲優，自大旆之肅臨，實樂都之悅化，朝議蓋資于夾輔，師瞻登在于鈞遠，千室鳴弦，已播陪京之地，十晨易轍，行歸義政之堂，中外所新，臺宵于是，伏冀順茲炎燠，務乃燕申，上扶宗社之靈，以盡華戎之望。

上馬少保

早隨毛檄，獲仕鄉閭，仰天臺舊尚之臣，辭仙殿納言之寵，安石就第，樊元老以惟優，行馬施門，旌上卿而惟厚，聞趨恩館，曾曳鄭裾，逖瞻哲艾之姿，仰奮威嚴之色，三握髮而迎士，式振前猷，一引席以興言，猥參下綴，屈尊崇而展接，忘浮賤以見收，旋奉役于他邦，因貲名于侍閣，仍賜箋函之召，曲開宴俎之筵，荷盼飾以兼常，在心銘而罔斁，迫尸官之煩瀆，惕奏記之淹遲，方義取之戒炎，仰莊環而處順，〔案〕莊環二字不經見，據本集與孫祐校改，有勉味莊環句，疑此環字亦懷字之訛。無爽昧腴之道，登陸生禍之基，伏惟致政少保、功煥太常，謀高前箸，勳宣一德，有樊侯乘轟之風，逮事三朝，奮林父盡忠之節，實名照世，惠政及民，方隆維石之瞻，俄請引年之制，三孤進律，峻周典之官儀，五福備身，享箕疇之陰騭，況簡在于上帝，方圖任于舊人，乞變節之登賢，由小車而命相，永綏眉壽，上翊丕圖，中外所瞻，且暮如是，伏冀爲國自重。

上祠部謝學士

伏自蠟淮補吏，亟擁于單車，鐘序橫經，驟遙于文席，流光遒迅，外役煩絜，衞屬私奴之行，嘗修亭長之問，遠遠郵之既至，辱溫敎之詞頒，書意甚親，榮降孟公之几，字褒見獎，雜踰尼父之經，銘淑既以無涯，拜高命而增悸，且有乞靈之意，猥煩下聽之聰，雖推轂之與憐，終獨機之爲累，羈雜抗志，廉增腐鼠之貪，龍斷圖榮，甘竦賤夫之誚，旋擔銳志，來自迷書，賦芋勞神，褒歎狙公之讀，折麻寄意，空馳楚客之心，撫愧汗以自流，鬱煩襟而增結，兼審伏延英之上閣，寧永定之成書，聯三府之鉅公，摛一朝之大典，尊春秋之筆，門人訥于措辭，奏新語之篇，天子爲之稱善，居然麟作，副在玉京，式均鴻儒之恩，用紀婉徽之績，道家藏室，爰止于史官，太微積星，迺升乎郎位，矧靈臺之宏峻，且理窟之精明，清標之篇，已歸于仲寶，黑頭之望，當在于王公，勉重齊冥之期，勤進素絲之食，雅承誨矩，正闕師門，遐瞻貴秀之資，永有庇暉之地。

上小謝學士

闊略師帷，奔趨吏局，滔滔江域，阻從一葦之航，冉冉年華，驟易四時之柄，雖復吳舠接尾，晉傳交塗，繭幅抒言，恨闕書之久絕，鶴天寫望，徙蓄目以增疲，仰恩制之善居，用椎規而自處，載經素簡，克守沖機，恭惟某官，精識超殊，雄辭鼓動，豹文蔚變，駿帝圃之珍華，璧采混成，冠天壇之粹寶，自聯飛漢牘，更直應廬，國典係其辯章，朝英以之欽服，入陪庭議，常爵爵之匪躬，出佐郡麾，每皇皇而求義，方稜鼎鼎，業守俱高，適隆丹扆之知，遽結素冠之靈，杯樽如昨，諒至性以奚堪，霜露載均，幸夏懷之少抑，式安履用，以叩天光，某猥用薄能，資承惠訓，席間侍坐，飽聞談麈之微，超下取才，首預歌苹之寵，因緣慰藉，承被甄收，濫按策之分科，叨赫言之補吏，州縣爲職，揣兔鶴以自安，冰蘗在公，憂駑駘之莫強，庶幾卿蔭，施及危蹤，楚旆搖風，接辭顏而尚邈，汝評改月，求題品以未遑，系頌之誠，實邁常等。

上梅學士

近飭歸裝，爰經樂國，款聲姿而有舊，喜占拜以無窮，更僕乃留，久陪于譚塵，終宴不倦，屢接于朋樽，將迎之禮過優，洪墨之顏增甚，適旋冗局，驟隔雋鋒，未遑摩削以致誠，猥辱丁寧而賜教，蓬心所激，荷瓊意以無忘，蘭德彌薰，佩嘉言而不捨，載懷谷養，久格時休，伏惟學士王國上流，天臺駿望，紳櫻胥伏，閥閱居高，夙駕雙轓，未副材于雄實，走趨二節，行被召于凝嚴，幸公食之勉加，佇恩綸之狎至，瞻懷所劇，布序寧殫。

上胡諫議

近者祗赴敝局，驟闊後塵，瓊樹瞻風，方懷于勞想，銀鉤布體，猥降于華牋，仰荷屈尊，敢忘拜賜，屬景文之貫序，諒沖氣以均和，伏惟省主諫議，密勿宣猷，浚明邁德，吉逢昌會，先展宏圖，總成賦于中邦，克昭丕績，贊大謨于近幄，行冠冢司，辱在奬題，倍深翹頌。

又

濫紆帝綍，闕掌國財，一乘敝車，方駐北轅之役，十連大幕，匪遙東路之程，自跼跡于煩拏，闕致誠于摩削，猥蒙輝盼，先損函封，酒鏁管之珍詞，布朶雲之妙蹟，仰承佳腆之貺，俯盈感篆之懷，適臨朱夏之交，諒安純氣之守，伏惟諫議，高岡瑞質，東序瓌姿，識侔大蔡之靈，材任崇臺之幹，出入周衞，斷國論以優長，典領大權，宅王畿而平秩，峻坡上之華殺，鎮浙西之巨藩，報政營丘，蹲凝于丕績，攷庸大寢，行霑于殊恩，勉葆懿和，用符欽頌。

又

近拜靈符，諒塵鉛侍，屬漕舟之特役，渴大幕之趨風，遠荷懃辭，闡頒溫敎，捧華牋而爲重，披緘旨以增勤，銘悅交懷，悚兢次集，晏陰協序，令朔告辰，諒保順于天倪，必坦亨于福履，皓皓峻望，式注于外朝，匯匯寶書，行催于召節，勉尊寢膳，用副瞻祈。

上馬尚書

榮臨制閫，肅接前旌，奏剌行臺，管營瞻于輝表，參謀支郡，彌薰暴于風猷，屬曹事之數紛，媿箋問之疎闊，仰高齋之笑詠，亮粹宇之寧和，伏惟某官，識貫神奇，材表國棟，練朝章而精密，達治體以該深，帝幄敷言，運嘉謀于漢箸，師垣賦政，得良輸於周邦，圖勳舊以在茲，握鈞衡而孔邇，勉遵福履，行契官占，淪滯之蹤，甄揚有所，企仰之素，寤想弗忘。

上委侍郎

素簡迎褰，仲商紀候，四時爲燭，發顯氣之清英，萬寶得秋，極崇丘之高大，伏惟某官，對司神化，副掌天鈞，夙夜在公，秉賢猷而克壯，憲和濟世，翊聖政以惟新，居然內輔之臣，實繫蒼生之望，行踐上公之席，永扶太極之尊，蚤荷延鎔，彌深傾禱。

又

迺者之官利局，假道京華，飾固陋以曳裾，恭修爵里，霽威嚴而開閤，虛接詞顏，皆欽禮遇之優，稽拜箋封之問，茂涉迎郊之令，蔚爲生福之基，伏惟侍郎，業擅謨明，體包光智，參裁宥密之命，敷融政令之和，萬戶雕宮，暫分于管籥，三公神化，方寄于阿衡，佇圭覲之修儀，由師瞻而正席，甄揚所託，系咏尤深。

又

近者漕車上計，爵刺修名，邇台座之榮光，深蒙委照，接山庭之粹表，慶獲承顏，壽鈞軸之威嚴，厚茵濡之禮遇，載旋冗局，驟隔後塵，戀賢館以回瞻，幾馳營魄，仰樞庭之坐論，彌富祺祥，伏惟樞密侍郎，體造動微，才周治體，逢辰萬世之日，稟氣五潢之精，自入輔于帝圖，彌緝熙于神化，典樞憤密，襄天綍以在茲，賦政將明，位星垣而匪夕，資承鈞造，倍切頌瞻。

上分司李侍郎

近擁單車，適旋敝局，曠致問于左右，寖結戀于朝晡，自清暑之協辰，諒褒光之爲美，伏惟侍郎，望高肅哲，體具誠明，踐歷三臺，皐衣之朝有日，藩宣四國，甘棠之政在民，樂南華繕性之言，幕子文逃富之志，懇辭貴仕，榮保令名，方圖任于勳賢，佇冠居于台屏，夙叨題奬，倍積欣翹。

上安州范侍郎

寶魏全封，乾台舊德，地雄垣屏，朝倚金湯，惟參燮于化鈞，諒同休于國體，節焉巖石，久孤師尹之瞻，是有袞衣，行佇我公之復，敵炎甫盛，頤讚有加，欽嚮勝悃，誠無喻焉。

上轉輸許祠部

載擁高麾，來巡支郡，棠陰拂地，咸歌召伯之仁，竹騎滿郊，實懸并兒之戀，煦煦私惻，擊柝之才，竊庇柔嘉之德，宿官以業，既乏臺駘之能，有文者東，復曠翁歸之美，仰荷汪汪之度，猥矜齷齪之委，忘持斧之尊嚴，厚分庭之顧遇，其言有味，若炙輠之無窮，厥德之回，同輶毛之克舉，廣冀天而垂蔭，昌燕地以生春，內惟浮賤之蹤，永刻奬提之貺，屬鳴騶之在御，思託乘以無階，悅別旌軒，坐移鍾律，思致箋函之問，想塵几閣之嚴，蔡爾幽悰，居成曠禮，惟溫陽之戒序，諒沖氣之在襟，恭以祠部，性本自誠，體資洵直，太丘道廣，躬博愛以能周，吳公治平，集茂勳而居最，旋領商功之任，晝夜足食之謀，三官之實

巳充萬乘之知尤異，即奉追車之命，行歸簪筆之司，日侍清光，冥升貴級，惟所葆育，以副瞻翹。

上亳州李觀察

伏審觀察，近擁使旌，暫辭天陛，帝旗凝睠，乍別于威顏，侯闕臨戎，適資于機略，寵靈加異，慶慰僉同。伏惟觀察文雅光朝，簡和濟世，聿修厥德，本載記之中庸，克壯其猷，協周詩之元老，爰從近列，式將廉車，四牡于藩，奠與區于景亳，百壺出餞，聳榮觀于都門，初宣條教之文，已載歌謠之路，哲艾之美，方簡于二宮，將明之材，佇歸于三事，未遑參覲，徒此頌瞻。

上高郵劉國博

近者，奉役外邦，經途樂國，修名上舍，瞻傑表以彌溫，蹤跡未行，揔清言而有味，軫懷楚觀，展接融樟，霞圃之賓，且實濫陪射鵠，太學之聽，已醉未許歌驪，篤英所以迴深，刻幽襟而罔報，闕詣斗筲之任，亟奔星火之程，去丹戟之戎扉，別紫芝之眉宇，乃心增繫，惟日弗忘，在信次之甫經，諒宴安之克暢，伏惟國博，材標磊砢，器韞高閎，學總羣言，洊拜成均之職，政提衆目，遠符循傳之風，行一節之恭趨，期十旬而遠至，勉精恬育，副是牢悰。

迎呂相啓

茂德格天，精忠貫日，才肩房令，居多應變之功，智比姚崇，允號濟時之相。（案此下有闕佚。）

答簽判張監丞謝及第啓

芸夏，蓄泛吳航，相植淮服，申尋舊好，略諧少日之留，契闊清言，忽成環歲之別，山間之蹊，辟左日下之門，闕稀，但懷想于壺簪，終絕馳于去牘，鳥嚶鳴于山谷，尚或求聲，魚相忘于江湖，無由煦濕，日者，通郵馳報，守邸傳音，初聆第課之勞，擢丞大匠，旋審攷文之盛，親策羣廉，升造秀之士名，協方聞之詔選，恩華畢集，才令喧傳，昭王涂拔士之賢，見文代嚮儒之勝，間年得俊，榮玉籍之再升，故事踵名，美翠珎之變刻，仍慶左曹之詔，來從下郡之游，同官爲僚，得名彥而殊榮，因心則友，緣夙契之意深，矧營道之所尚，固首公之無間，實有仰成之望，深慰索居之懷，兼審行巳戒裝，將即赴幕，開秋始肅，闌暑西頹，惟導養之有方，諒燕申之增懿，恭以某官，才思通敏，格量淵虛，文案擅于天經，學皆優于師法，赴鋒車之勸駕，常被詳延，應拱璧之嘉招，早居參畫，勳績素聞于大府，薦函交委于內臺，會齋伐于東銓，仍充賦于神甸，一登文石之陛，再至太微之庭，謁者臚傳，推湛恩而進秩，太常籍奏，程高藻以升科，用階萬里之途，實養一時之棟，親逢在日，遠志莫涯，猥辱曩情，首貽榮牘，閱映辭之溢簡，題淑貺以盈襟，念揔晤之甫諧，實笑抃之交會，行矣自愛，適茲顧言。

與孫祕校

承服大名，從來有日，棲遲衡泌，闊略辭顏，豈期天陛之簡良，得預邦英之接迹，高山剝目，頓祛仰止之勞，清風襲人，可量穆如之快，尋沿官牒，來戾士鄉，且知星駕之行，已赴瓜時之住，雖忠信之室，近接于雞音，然名理之談，阻陪于犀柄，遂懷神守，妙集天倪，同年某官，識具深明，德華森茂，久著聲于俊域，暫養晦于英傑，巍煥之風，方開于聖日，畯良之器，宜備于皇家，勉味莊懷，少符丘瞻。

徐紫微問候啓

聞者，修好寶鄰，託蹤後乘，喬無辱命，良自依仁，旋赴局于南州，阻趨風于西省，尺題展問，迫煩鞅之未遑，下館翹心，覩饑虔之已甚，載瞻德履，允固道沖，伏惟某官，國棟挺材，天球薦質，抱周時之器用，蘊表世之文華，典命于右曹，裁成大訓，奉思于武帳，祗告嘉猷，被宸睠以方隆，棟師瞻而克峻，行參槐鼎，以右家邦，欽頌之私，度越常品。

樞密侍中問候啓

聞者，葱鬱之城，格修于王觀，熒煌之座，恭接于台光，旋回跡于曹司，日搖心于賢館，萬機蔬業，方藉于殉遠，五福康寧，允鍾于嘉告，伏惟某官，大修厥德，夙壯其猷，爲一代之宗臣，論三公之至道，樂只流詠，式殿于大邦，良哉作歌，克康于元首，永毗寶祚，長處師瞻，凡在幅員，僉同禱望。

知郡郎中啓

頃在內朝，驟瞻峻采，承入辭于幄坐，已夙駕于藩麾，顧通謁之匪遙，亦敍遠之莫及，瞻言尊府，素號名城，陶齊魯緒餘之風，居然雅俗，被鄒黃寬簡之政，卓爾樂郊，凡牘用希，神明增勝，伏惟某官，器能開敏，行義端修，垂紳早列于周班，起草久潛于漢署，西京循吏，甫揚豈弟之風，宣室遷臣，行踐論思之地，永惟系頌，實倍等倫。

運使郎中啓

博約之風，蔚遠于文繹，悁勞之想，久積于客悰，比辱教函，常銘謙眷，屬有稿牽之累，頗稽裁答之誠，必冀寬明，未繩曠慢，自素商之屆序，諒沖氣之臻和，伏惟某官，學酒名家，行惟高世，躬靖康而樂道，體深沈而菁書，雅意在于本朝，未躋法從，直指衡于使節，猶潛美材，制異俗之跳梁，成遠民之安阜，佇疇茂績，并迓崇恩，未獲晤言，尤增沖塞。

知郡司封啓

伏自藩府出總，臺舸戒行，忽星歲之載華，悵山川之云邈，阻陪談麈，曠奉書郵，自宣布于教條，諒綏寧于戢禍，伏惟某官，簡溫迪德，廣敏懷才，早登進于英髦，亟躋榮于禮闈，佐列侯之受計，歷典要司，領大使以宣風，聯兮劇部，稍滯朱轓之守，猶稽紫臺之持，行奉詔除，入升法從，顧言瞻禮，曷既敍宣。

上淨覺啓

道風斯偃，法會且遙，企三昧之嚬呻，阻親慈相，叩一乘之圓頤，莫揔微言，徒馳膏仰之誠，未敍悁勞之吝，緬惟宴坐，增集吉祥，伏惟開黎大士，夙植密因，廣薰衆德，以一音而說法，爲四衆之導師，瞻應三臭，若優曇之出現，孝行諸部，等法雨之普滋，倘阻披承，可涯瞻結。

文恭集卷三十二

書啓

賀鳳翔陳學士轉司勳并階邑

伏念貴節分符，熾邦風而無狀，亦油幢載，式侯度以偃遜，官箴雖幸于乞靈，談緒概賒于奉教。恭審宸渙載渥，華資益清，升主爵之名曹，典序階之異數，側聆殊擢，增躍蒙軀，諒延辰之遲頤，必介祉以洽勝。伏惟某官、標度遒上，襟懷粹沖，精義深繫教之微，懿行登朝列之右，自蹈慎僚之猷，克宜調俗之規，一德鎮浮，三輔居最，朱轓按部，已安申伯之蕃宜，盤石刻才，竚掌安于之名命，盛節當暑，薰風起辰，爵剌奏儀，遣雌堂而茲邀，和悅攝體，納神谷以爲祈，傾系所深，知記奚悉。

賀馬尚書再任亳州

恭審榮驅大旆，再領巨藩，以天蓋八座之尊，處東方千騎之長，坐棠猶在，未忘召伯之賢，騎竹相歡，且見細侯之返，逖聆休命，大慰輿情，恭惟某官、卿裔開祥，肅溫成德，居然千載之俊，卓爾萬夫之望，被累聖之知，勳庸懋建，仰元侯之治，風烈猶存，十連蓋重于撫綏，四牡更煩于俞往，優優之政，夙結于民瞻，善善之

功，久隆于帝念，佇聞召節，式覲法宮，庶幾哲艾之委，永列丞疑之輔，某雅承奬勗，實愧空疎，奏尺記以未遑，辱鈞函之荐委，背芒斯集，衰字增華，拜隆賜以罔忘，刻懦衷而無報，感銜之極，抽述豈能。

賀晏公轉刑部侍郎

伏審紫詔疏恩，白望登秩，穆清有命，華夏交懽，伏惟某官、性質誠明，德符亮采，識探天人之賾，氣鍾河嶽之靈，而自陟降帝臺，毗維王室，建周官之六典，治具式張，陳說命之三篇，忠規克壯，功成暫退，道闡彌章，絳侯出就于列藩，令尹坦然無慍色，嘉禾瑞鳳，潁川之賦政有聞，方底綠綈，太室之攷庸斯在，總司寇外朝之治，峻太師維石之瞻，枚卜功臣，方寄調元之任，曉咨舊德，竚膺熙載之求，辱在甄銘，倍深懽躍。

賀永興安撫何侍郎

近審榮奉徽恩，遴膺顯命，綍章惟允，物論攸欽，伏惟某官、性履醇優，猷爲敏濟，早植秘圖之地，屢分籌筆之猷，進秩貳卿，式峻中臺之望，作藩全雍，實資良帥之才，暫奉外游，行當內輔，豈期謙眷，特枉榮函，載玩情辭，增銘悰抱。

賀張太傅轉官

伏審光被徽章，寵升華序，罷廣內藏書之職，秩奉常典禮之司，凡辱瞻存，舉增慶慰，伏以某官、懿文絢道，閎識照鄰，韜經國之遠圖，分貳車之優任，局無留事，已彰循吏之能，爵以勸功，實顯大君之任，某恪居下邑，坐遠清藩，（案此下有闕佚。）

賀燕諫議轉給事中并加勳

伏審被西清之異渥，擢東掖之崇資，傳聽之間，忻詠如一，恭以某官、藝文該洽，器識融明，才兼包于三長，學通貫于五絕，爲國著令，作時楷模，刑署盡心，夙寬于中典，諫垣分職，久矢于讜言，帝瞻已深，具瞻尚儆，果奉紫宸之命，顯升青瑣之榮，旦遇光華，已膺于夕拜，政資圖任，遽告于宸猷，某抗塵滋深，荷顧曩舊，側聽芝封之澤，第深柏悅之誠，遐企風徽，良增傾躍。

賀王密學加勳爵

伏審祗奉宸恩，榮加勳典，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謨明迪哲，柔則居方，懿績紀于廟彝，茂德隆乎國棟，踐揚無仕，對越盛辰，間升樞侍之嚴，往莅坤維之服，中和樂職，興起于民聲，寬大詔書，布揚于上意，亟承霈澤，聿被徽章，增體貌以迴殊，隆等威而彌峻，佇膺召節，歸掌化鈞。

賀王給事中

伏審寅奉霈綸，撫臨大屏，進圖書之華局，輝方面之行素，成命之有初，慰心之增慰，伏惟某官、貞亨著節，明允休誠，謨懿德以資贊襄，日宣既懈，奮謀猷而加啓沃，書接惟親，屬雄閫之須賢，由中宸而付命，金鑾地峻，暫辭坡上之班，策府望華，式典禁中之祕，簡良克重，鎮雅攸資，寅亮天工，方贊延于哲艾，典司國柄，佇參列于阿衡，系頌之誠，實萬常品。

賀宋內翰

伏審被鳳詔之溫章，踐鼇山之祕府，寵聞休命，抃稱輿情。恭惟某官，嶽鎮吐符，奎鉤產氣，西京典策，蔚惟廊廟之高，東魯文章，迥到天人之際，而自入居藥省，專掌芝函，峻體貌之有加，告謀猷而罔伏，益厚中宸之顧，爰登內相之崇，占地望于銀臺，已鄰槐府，副民瞻于具瞻，即掌台司。

賀朱祠部

伏審再迁使轺，出按祥刑，奉灑爾之帝書，副恤哉之天旨，斷獄四百，適遇于治平，奉書三千，翔隆于跨濕，行膺芝檢，入典宮臺，豈謂光謙，首貽華削，仰恩勤之致意，但銘悚之裝懷。

賀和州朱給事中

伏審方底疏恩，象河進秩，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器懷優俗，識擅精明，嘗陟降以法官，特便著于宸眷，久從郡寄，實爽朝僉，天綍成章，式頒于雅誥，月曹馭貴，爰正于名卿，方鄙時棟之才，佇踐良肱之位，傾瞻茲切，抽削匪殫。

又

伏審被奬帝綸，升榮卿寺，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識研奧賾，道貫中庸，秉安節以惟亨，蓄懿文而載郁，內朝賦職，蚤居寄瑣之闈，巨屏宣風，屢建赤油之戟，休令之聲，簡帝惠和之化，在民，膺綈檢之攷庸，由月曹而正秩，九卿之下，括河海，式峻榮階，三公之坐，論廟堂，行參魁柄，某夙承輝眄，克聽寵光，託毫輻以未遑，辱函封之荐及，載仰履謙之德，居多克己之辭，感篆匪忘，惟兢增集。

又

伏自濫榮中詔，承乏外寮，幕府樹風，瞻亭皐而匪遠，牢盆守器，託竿牘之未遑，豈期象海之名卿，猥降薄雲之高義，枉史公之馬走，頌鄧守之泥封，犀管摛詞，驚華文之溢幅，玉音借譽，覺虛美之熏心，榮眄所臨，感懷增極，屬南訛之長育，諒泰宇之燕寧，伏惟某官，文獻挺才，明誠廣業，體忠精而濟位，乘器略以致君，未賦政于兩樞，實結望于四國，勉寬沖雅之量，行宜毗輔之勳，參覲尚賒，系凝交積。

賀徐紫微

伏審榮被綈函，寵躋給閣，伏惟慶慰，恭以徽猷置院，侔星瘦之垂文，綠邸頒書，法天風之申令，允資時哲，克代聖言，伏惟某官，斷究雄鋒，鳴岡環質，步玉除而振藻，冠仙籍以升名，拂霧且朝，早參飛于鴻黨，望雲夔接，常密侍于龍姿，蘊實業以宏深，注聖懷而優厚，記言史局，納王法于婉微，庀職省聯，導國財于強富，旋紆帝綍，再易使軺，九賦漕輸，不頓芒于恢刃，兩宮簡在，特申召于追鋒，延英既開，宣室斯對，芝封郁穆，爰隆東觀之書，藥署陰岑，乃踐曲臺之地，典謨攸託，名教是瞻，雲漢成章，布燒言而伊始，華蟲觀象，裨山衮以在茲，佇奮壯猷，式參魁柄，庶幾輔賢，永託頌揚。

賀王寺丞

比者賢郎監丞狀元，煥揚高藻，卓冠羣英，俟世德于華宗，昭義方于善教，寺丞，獨持高義，遐損珍翹，仰降抑之敦風，但銘藏而匪石，永言欣竦，曷可舒陳。

賀趙監丞

同判監丞，蘊崇懿業，發決榮科，遷東戶之亨嘉，叶南魚之頌歎，寵承天綍，丕佐使軺，徙池之勢方初，儒物之來曷測，猥辱巢林之禮，先貽置袖之函，感篆交懷，敘宣匪罄。

代賀齊殿丞書

某伏審祗奉明綸，驟躋通籍，側聆新命，竊抃牢襟，恭以某官，品格淳修，業術精奧，父母一邑，殆治狀之洽聞，文章當時，翔物議之僉允，佇繇盾省之局，亟踐書林之游，未列慶函，遽貽榮牘，永言感躍，曷究指云，謹具狀陳賀，兼謝，謹錄狀上。

賀樞密侍郎

伏審丕膺寵綍，光伏榮階，丹扆用才，仰謀猷之鼎鼐，白雲進秩，在名數以益隆，德舉再光，師瞻愈赫，伏惟某官，誠窮繫表，道貫時先，翊寶運以飛天，灼清暉而照世，典樞之任，方倚于俊臣，進律之恩，爰崇于貴殺，式厚當陽之睠，佇躋論道之司，大副朝僉，益恢帝載，永言竦抃，實倍等倫。

賀樞密左丞

恭審被帝檢之溫文，進天發之左轄，樞衡是典，式倚于珍賢，名數載加，克光于凝績，伏惟某官，元精降氣，大藪生材，植德本而端方，體道沖而淵邃，承光震邸，有調護之勳，賦政藪庭，極贊襄之美，屬九閣之第賞，亞八座以飛榮，總乃懿綱，毗于至治，巖巖師尹，方接于具瞻，赫赫公台，即期于延拜，永言慶慰，實邁等倫。

賀參政侍郎

伏審被綠綈之雅誥，進碧落之貳卿，端委星樞，對司王政，法官注意，延禮貌以方高，綿宇承風，企龍光而竊忭，伏惟某官，太和陶粹，奕世生賢，起韋平舊相之家，輔勳華至治之運，歷更貴仕，綽著茂勳，謨九德以熙朝，浚明斯在，參萬樞而濟位，寅亮居多，爰畢進律之文，用煥乘鈞之績，亞秩宗而典禮，式副疇庸，正茂宰以調元，諒應匪夕，某屬當官守，阻覲鈞巖，徒慶慰以彌深，在趨參而弗獲。

賀參政給事

伏審光被鄉章，進崇堦級，踐東臺之貴近，貳宰府之謨明，天渥遂行，民瞻胥協，伏惟參政，奮繇直道，光輔本朝，亮節不回，素仰藝臣之操，嘉謀罔伏，益隆元后之知，思青宮翼贊之勳，佐黃閣倚毗之政，爰疏高爵，式煥大猷，方委重于邦英，佇正司于台席，永言慶忭，度越羣倫。

賀司諫

竊以朝廷置官，七爭爲重，賢俊居職，萬事得言，志策所伸，功利益遠，伏惟某官，克生王國，雅意本朝，方幅獻言，屢抗其疏，宴閒召見，未始不冠，簡繇上心，任以近職，濱世儒者，給事于中，唐制從官，供奉于內，今茲妙選，允穆羣談，伏自拜恩，未遑奉記，出于謙眷，惠以教函，仰瞻揚情，益增欣索，寰索參累，敍復甚稽，感戢之私，悚兢無已。

賀陳州太尉相公

伏審肅奉帝命、升臨輔鎮、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氣鍾英粹、道契亨嘉、宜一德以同寅、翔萬機而成化、蔚彰社稷之衛、允播股肱之良、屬肆類之均禱、首膺圖任、委陪京之舊治、彌表眷懷、而某夙荷挺鎔、倍增瞻頌、欣沃之至、有異常均、

賀留守相公

天元復始、王歲開端、寅杓回東陸之春、蔟律贊少陽之氣、茲爲獻節、允納殊休、伏惟某官、性合誠明、道全純緯、協千齡之顯望、爲一代之宗工、坐運鈞衡、乘甄陶于巖廟、出衆衮鉞、方眷倚于留都、佇聞舊德之圖、即冠前疑之列、某馳情東閣、方欲奉牋、猥屈常尊、首紆台輪、永言感愧、莫克敷宣、

又

天元上日、王歲首正、史策美于燼辰、卦氣榮于泰象、伏惟某官、茂勳奕葉、碩德佐時、爰履三朝之亨、留膺百順之祐、出持管籥、暫居都鑾之留、入輔本朝、行陟樞台之重、趨承未獲、系頌何深、

賀知

人正著統王歲啓元、受圖盛于漢京、設樟傳于晉會、伏惟某官、履三陽之吉、膺百順之宜、以淑世外家之親、感周邦良翰之任、總司留印、早分兩使之榮、延拜齋壇、行帥十連之重、方深善頌、猥沐揚情、特貽記室之函、增佩元侯之眷、

賀知郡學士

伏審已承守郡之晉、將被解龜之命、騰裝西路、行率紫宸之朝、降劄中臺、佇峻天坡之位、何乃一謙之益、遽移十部之賓、銘悚交懷、保綏是願、

賀運使郎中

膺奉制函、就遷吏部、煩長淮之漕職、按全楚之提封、賦政有初、治書甫及、曲盡親疎之意、尤多款密之辭、研玩弗忘、感藏斯至、惟嚴疑之選、膺、諒賚練之藝和、強濟之才、尚淹于遠用、清切之任、行陟于近班、未獲晤言、但增遙悚、

賀知府密學

伏審拜瞻宸綍、進職天槐、華煥遙行、中外胥悅、伏惟某官、該練治體、敷洽朝章、革履見于步趨、溫室旌乎慎密、運分制閫之寄、丕昭良翰之風、河災既平、允賚于碩畫、帝心期節、方勝于茂功、峻名器于有初、參鈞衡而匪遠、勉精調護、副行傾祈、

賀知縣虞部

伏審光奉聖恩、榮遷茂秩、漢臺故事、郎曹是應于星辰、周典舊文、虞官實掌于川澤、甄升有漸、慶慰惟深、伏惟某官、德尚簡溫、性資通敏、承狐毛忠敎之厚、資石建孝德之餘、膺渙綍于宸庭、撫鳴弦于洛邑、莅官行政、固多最迹之稱、奏課攷功、果被深辭之奬、豈謂謙眷、猥示書勝、在欣佩以匪忘、于敍宣而莫既、

賀新轉官海用啓

伏審光奉帝恩、榮升朝籍、伏惟慶慰、某官清芳爲俗、良具幹時、自撫翼于亨衢、亟榮飛于顯仕、居有懿績、沃乃上心、果膺出綍之恩、榮進中閣之秩、未遑賀牘、先辱飛緘、載形撫抑之謙、交集悚銘之素、

賀新轉京官海用啓

伏審芝檢發中、方延于潤澤、棘曹引秩、序進于榮塗、伏惟某官、夷雅飭躬、中和布慶、頒條貳局、早彰耆聽之聲、第課疇勞、亟奉丁寧之旨、某側聞成命、竊忭丹衷、限疆禁之所縈、造賓趨而莫及、

又

嶋庭淇澳、渙發于徽章、棘寺分曹、延登于美局、某官、躬桓瑞品、杞梓奇材、協贊藩條、早聞于治狀、參評國令、寓啓于榮塗、凡辱依游、俱懷茂悅、未遑晤挹、莫盡傾瞻、

文恭集卷三十三

書啓

謝李相公

近即眞祠、獲趨盛府、半龍均席、濫東閣之翹才、百豆陳饌、辱西園之愛客、撫薄軀而至陋、玷英眄以逾深、旋祗事于殊庭、復回載于冗局、永懷恩遇、交切震惶、適臨敵暑之辰、遐阻高明之德、伏望上膺毗倚、勉順寢興、宣哲茂功、方圖于碩老、乘均當軸、行冠于宗臣、庶託甄鎔、彌深系望、

又

比者肅齋眞像、遐款祠宮、去相幕以匪遙、辱鈞函之胥洎、采雲媚彩、乍閃于雕華、攢箭在心、頓增于危懍、永懷降挹、曷敢弭忘、

又

邇者虔託短封、扣聞侍閤、重煩記室、遐纘鈞題、形金石之重言、極雲天之高義、發函披彩、飾衮垂褒、誠屈大臣之尊、敢拜嘉命之辱、庚金在伏、季火將中、勉慰萬夫之瞻、載加方丈之食、即期旦暮、入冠宗公、夙被

甄陶日深翹頌

又

近者相公奉寶書于方底，冠羣后于東瀛，嘗因奏記之文，遠叩當關之吏，有煩鈞重，俯蹲威嚴，趨從靜肅之江，乘賜采雲之牘，永懷謙亮之德，益增赧汗之誠。

謝宋相公移鎮

近審改藩，旋開花府，河濱託乘，徙羨于鳴笳，境上馳郵，未遑于栽牘，屈茲威重，崇以謙德，洊蒙教函，載講名筆，仰服褒華之飾，彌裝感篆之懷，朕過嘉平，春回東陸，初賦仁平之政，益臻福燾之宜，伏惟判府太尉相公、先覺照民，宏謨緯國，全德光于出處，盛業著于規隨，謝傅東山，方繫蒼生之望，伊公莘野，行開舊老之圖，入正中階，益升上袞，三元行始，百順來臻，系頌之私，實倍常品。

轉官謝江寧相公

帝檢宣恩，天臺進秩，祇應崇渥，伏積悸兢，竊以六職肇開，百工是督，東京故事，始建于民曹，典午舊官，爰分于起部，掌繕營而至重，在選擢以爲優，夫何蒙鄙之姿，乃玷光華之命，此蓋相公大謨在德，俯育羣材，神化自私，曲被丹青之飾，天光所濟，遂塵渙渥之恩，仰鎔造以知歸，感生成而有自。

謝相公

祗守成命，方遂赴官，振棹三淮，適臨于任所，引纓數仞，未覩于風規，豈謂所私，遽頒誨翰，閎高雲之藝義，踰褒袞之增榮，佩服輝光，曷勝銘篆，恭以相公、鴻猷斧藻，元化羽儀，植德本于羣倫，播仁聲于巨屏，載爲物論，益簡天衷，南部宣恩，疲瘵久蒙于撫，中宸溫詔，倚毗行復于凝嚴，闕清和之在辰，所繁戢之多祐。

謝馬尚書

近辭象闕，已託甄揚，屬以戒途之間，猥奉濡毫之賜，俯惟誠踊，尤備德輝，恭以尚書、淵宇育神，天倪粹美，肇履朱曦之候，益臻鴻祐之祥，瞻望軒墉，卑情無任激切懷懷之至。

又

近者恭率賦輿，恪趨軒陛，旋之冗局，常拜柔函，敬仰元臣，式臨雄閫，欽翹華館，莫叩下風，忽頒記室之書，載馳長轂之士，藻章巨麗，慰誨隆優，爰披有味之言，更慚拜命之辱，飢風貫序，長日揚光，在吉履之所安，固鴻基而彌厚，稟精維嶽，修輔本朝，全德在躬，感動在世，出藩王室，式賓元老之猷，入贊帝圖，佇總阿衡之任，幅員咸仰，鑒察于茲，既在甄揚，倍深傾戀。

謝亳州馬尚書

近隨下瀨之船，私出樂郊之地，長波激箭，慢鼓棹之難停，大幕泛蓬，愧趨風之不獲，豈圖行履，遽遠聰明，過煩撫問之私，竊動懼惶之色，自旋敝局，嘗拜尺題，適瞻樞斗之尊，苦恨米鹽之侈，猥蒙台睠，曲齒外僚，裁記室之榮，械，悅兵廚之珍醞，采雲蓋簡，華衮在言，拜賜彌常，渙顏增悚，況中臺之八座，接上袞之三司，實體說之有殊，豈尊嚴之可屈，此蓋某官俯矜蠢質，特越常倫，不遠脩程，遂流下問，永惟銜刻，何以弭忘。

鬱維夏之啓辰，鑒景風之育物，勉敦福履，榮保天和，方圖哲艾之委，行涉熒煌之座，願言跂頌，實託陶甄。

謝副樞侍郎

朝騎風馳，遠降絲綸之命，天恩雨霈，益兼鍾釜之權，循牆莫遂于周辭，臨谷但增于多懼，竊念某、才華不茂，識度非宏，早逢開泰之期，獲預明揚之列，金閨著籍，參諸彥以無聞，粉署聯班，厠仙郎而有覥，矧辱兩朝之采菲，繼叨三仕以飛芻，舜帝明功，宜舉黜幽之典，湯王寬德，忽加懋賞之榮，南連五嶺之區，北接次畿之地，咸均按率，允謂優隆，愧忝冒以非宜，省品題而有自，此蓋伏蒙某官包荒育德，嘉善存誠，因鴻樞密勿之餘，奉黃扉詳延之問，致茲蠢品，濫被渥恩，敢不淬礪鉛刀，驅馳駑駕，公忠盡瘁，上酬雷雨之恩，廉潔無瑕，次答鈞衡之旆。

謝晏侍郎

朝綍驟頒，使符改授，祇膺渙渥，伏積凌兢，竊以督貫，簡以修方，禹州甚闊，榷牢盆而商利，漢制尤難，將責以任才，必簡良而付命，豈茲懦品，猥掌大權，顧忝冒之所來，知獎提之有自，此蓋某官卿雲借蔭，鈞璧分輝，榮轅下之薄蹄，曲令引重，飾溝中之斷木，不使棄才，方竦佩于恩私，忽罷詒于書敎，枉鄉公之雲朵，休眄何深，比陸氏之裘裝，寶持不侵，永言感刻，奚可弭忘。

謝南京晏侍郎

乃者泛下瀨之歸艎，涉陪京之大幕，恭齋刺字，肅敘賓門，瞻台座之熒煌，久塵輝庇，揣兵廚之醽醁，曲被宴私，辱英盼之兼常，撫懦夷而增愧，洎旋冗局，闕拜空函，豈圖樞宥之尊，特尚謙撝之操，猥頒荆紙，躬灑郁雲，煥華衮以致褒，掩南金以申貺，拜嘉增重，撫己興慚，伏惟留守侍郎、道貫中庸，識精祕奧，聖業資其潤色，賢德仰乎秉彝，奮庸萬樞，補王職于無闕，接武三事，納天工于太和，進中臺之貳卿，總留都之管籥，中外宣績，聊出試于价藩，且暮逢辰，佇入冠于鈞席，系頌所切，餐寢不忘。

謝安州范侍郎

俎奉台儀，坐馳勞攝，遂仰維翰之重，允繄共治之良，伏蒙某官，曲徇鳴謙，特貺芳訊，訂芬椒而有馥，均永魯之踰滋，竊用中藏，式敦至眷，歲華晚晚，邦政靖嘉，願協頤賢，佇圖熙緝，瞻懷所萃，粗略匪宣。

謝李密諫

謬蹈天渥，猥席使權，戾止淮郊，纔駐巾車之役，瞻言江府，未遑免冑之趨，方懷犀額之姿，驟降繭封之間，金坡著位，既接于常僚，瓊藻摛文，敢安于榮貺，字置袖而可寶，言飾衮以相輝，心石用銘，背芒增集，仰葆眞于莊室，諒協福于筐疇，伏惟某官，藥簡刻名，奎鉤稟粹，升華崑閬，蚤參仙蹕之遊，訪道溫宣，屢前帝席之對，邀避列侯之計，聊屈价人之潘，佇太寢之策勳，副法宮之命相，勉調常膳，式慰巖瞻，矧蚤託于甄揚，但日深于企頌。

又

乃者某官，輟坡上之近司，奠江西之福壤，車轍所過，壯弩矢于前驅，里閈云歸，爛錦衣于白日，適臨藩輸，

大樹風聲、實雅俗之所瞻、固外裔之胥仰、不費庖刀之利、諒璿莊室之祥、恭惟某官、闕月淪精、楚珩挺質、早升華于貴近、特被睠于聖神、坐進訏謨、日深毗倚、仙源之籍、過陟于鼇頭、帝檢之文、嘗批于鳳尾、旋主甘泉之計、大富水衡之錢、允隆師尹之瞻、且議公台之拜、懇辭柄用、聯奏囊封、阮歷暫出于東平、賈席久虛于宣室、大猷協贊、式賴清光之臣、召節延登、即處前疑之輔、奬題有素、傾頌兼深、

謝梅學士

通寇郎誅、樂郊罷警、鑄章南闕、彌東于宸禁、封檢東臺、首膺于褒綍、虔仰薄雲之義、遠行流牘之音、勤三復以敦誠、乘一謙而行己、銘貽來貺、悚刺懦衷、伏惟某官大雅光朝、仙風拂世、殿門引節、蚤峻于清班、使斧宜威、屢分于寵寄、謀猷宏博、幹局精明、所至洽于風聲、惟良冠乎郡國、近者淮山聚盜、頗達于鼙聽、漢劄命賢、遂更于睦守、改轅夙駕、解瑟更張、大振肅于綱條、重明申于睠賞、蕩除小醜、安帖齊民、方底之書、或褒于天語、中樞之府、行陟于仙源、銘懋所深、述宜匪暇、

又

謬被天光、擢司國賦、一埠從役、方駐于征輪、十舍傾風、既遙于大幕、瞻言鈴侍、曠託郵音、適懷澳墨之顏、猥貺珍榮之惠、杆英詞而溢美、篤環意以兼常、仰荷撫存、交深銘愧、肇戒長嬴之序、綠蘂沖懿之風、接宴辯以未階、鬱襟悰而增極、勉遵吉履、行霈殊恩、翹詠之私、倘談奚悉、

謝周大諫

近將命于殊疆、方肇官于敏局、屬牽疲役、曠拜柔函、豈期上笏之英、猥損圓封之貺、極謙沖而致意、假題品以抒言、仰推毅之見私、覺集芒而增愧、矧天坡之貴重、處侯闕之藩宣、豈此具寮、可當隨禮、永言佩服、奚敢弭忘、適臨歊暑之辰、尚阻高明之德、勉順粹和之氣、行登宥密之私、倘頌所深、述宜罔逮、

謝胡少卿

言瞻韻宇、迅易年華、引襟望風、實賒于丹抱、抽毫致訊、罕屬于飛郵、恭惟疇厚之知、遠貺珍華之翰、河南憑几、仰意愛之彌親、孟陵辱書、實欣歡之無極、遂瞻坐嶺、弗爽沖和、恭惟某官、偉望逸羣、宏才御衆、名臣剌部、方總于教條、上帝簡心、將延于體貌、式登二府、用慰輿情、未克承顏、敢祈葆質、

謝睦州朱給事中

自濫帶綸、常馳柔輻、近遊石城之使、遂貽瓊蘊之書、璺妙相輝、迴奪宜官之善、牘珍可寶、斗踰從事之賢、仰蘊藉以居多、辱褒揚而太溢、伏惟某官、宣猷克壯、乘德惟醇、蚤引籍于東臺、乍淹賢于外服、金甌之下、久覆于香名、玉鉉之間、即調于芳任、暄蒸未解、系頌滋深、勉覬葆光、竚茲延拜、

謝朱給事中

近者恪修貢職、祗覲宸閑、式瞻幄坐之尊、猥被綈函之命、昰烏桔秩、濫造于多曹、金節均權、復廁于使額、自省儒庸之質、距堪進擢之恩、此蓋某官、善育人材、曲私風鑒、嘉先民之推毅、致即日之滋巾、遐走伉兵、俯傳眞敎、披英辭之藻爛、仰瓌意之淵虛、拜命增慚、佩音無斁、永言敢穀、奚克序宜、

顧言違掾、坐積悁勞、稽被以居、惭禁門之尸職、棲毫且久、缺郵舍之通書、豈謂撝沖、未繩曠慢、遐配朋簪之蓄、荐貽訊牘之華、執玩以還、感藏無斁、自炎辰之順履、諒沖氣之保和、伏惟某官、風識清夷、局量開敏、久次道山之籍、夙陪文石之朝、臨摯而顯、未隣羣從之列、不瑕有害、尚淹符守之居、勉思塞焉之言、行進階戀之級、末由款睇、益冀珍調、

謝福州袁待制

近者曲被恩章、亞升卿序、省叨踰而誠幸、繁奬引之素深、尚稽書驛之儀、先枉記曹之問、過乖謙眷、增萃感惊、伏惟某官、名世傑才、熙朝俊德、早直彤文之所、復聯拜瑣之榮、江城奧藩、暫資于偃治、斗樞近府、行覲于參毗、尚遠拔承、益祈保輔、

謝狄祠部

邈疎宴對、寢結寤思、居多簿領之迷、罕詫書郵之問、猥蒙疇念、遐損珍題、敦隆久之懿誠、延華盛之美譽、遜懷意愛、備積襟悰、屬流火之協辰、諒昧腴之加勝、樹風帷益、矧恢刃之有餘、賜對溫宣、佇追車之降召、勉精葆衛、式大寵光、

謝鄭都運

近覩清風、獲攀藝契、奉折樽之禮、叨更僕之延、遽屬即途、未周素意、忽奉垂訊、彌紉隆私、緬惟計局餘閒、道腴增集、尤順和倪之理、俟膺大用之恩、其在瞻依、曷勝銷黯、

謝親家寺丞

自睽儀矩、載涉暄凉、方懷捉麈之譚、忽辱假波之翰、衰敝之族、幸聯于華宗、謙挹之辭、遽形于綸旨、載仰懇勤之睠、彌增感篆之懷、克副瞻依、攸宜葆育、

謝知府密諫

言瞻勝範、渴奉仁遊、絕憑操染之誠、第積悁勞之吝、比者蘚疆訖聘、軺乘言還、踐首境以方初、遽伉兵之忽至、特貽函教、緜布旨辭、欽惠好之匪忘、佩嘉音之無斁、伏惟某官、制致高劭、識業精明、雅意在于本朝、美猷濟于名閥、萬兵督府、聊施羊杜之才、三事冢司、行繼韋平之拜、永惟眞觀、實倍常情、方屬緒寒、益期沖齋、

又

都圻孔邇、書舍相望、徒企見于風徽、頗闕通于誠幅、豈謂未忘餘眷、尚軫撝情、比因行李之臨、猥辱函封之貺、絢英辭而累牘、乘高義而薄雲、執翫忘劬、佩藏增至、久苦冗煩之思、稽撝柔削之誠、尚冀并容、未攻逋慢、大冬積凜、元陽甫升、允納善祥、別膺華渥、系頌之至、敷述罔殫、

轉官謝路轉運

比者帝扉修覲、式綴于周班、天詔升華、猥塵于茂級、擢冬曹而結秩、正禮闈以充員、表著增隆、龍輝至渥、

念佛榮之所自識延譽之有來此蓋某官道高提衡志崇推轂齒牙不悟遂竊于雙名爵位相先俾明于
衆賢永言感篆匪克宣陳

文恭集卷三十四

書啓

知湖州謝兩府

越從凡品超補列藩地介江湖之饒俗兼魚稻之利溪山勝秀土風夷平前世稱州得者謂之佳郡本朝用吏初亦選諸名臣末及孤生特寫妄施竊念某稟才空劣受性愚鬱不通道數之方罕研世務之要起于徒步實厥周行寡過未能常勤思于往行哀名不令亦勉勗于前修宰階制治之辰猥玷繙經之館位貌凡近既不足以動人文采荒疎復無能而表世衛方多于君子魯且號于眞儒迫生業之屢殫加親年之在懼亟營外祿薦叨上仁天子當陽規樹凱風之化相君輔世興憐烏鳥之情從欲推恩油然曲盡往會敷命惕若無從況乃邊陲未夷戎車方駕汪畫之謀宜執于干戈終軍之才不習于金革未束置于高閣尚假守于黃堂忍愧宴安懷私熙盛此蓋伏遇某官使人以器代天之工度用百材胥協誠陳之矩曲成萬物各懷性分之方施及至愚謬延良選惟佩乃賜以竭其頑有社有人不忘于力政在官在庫但職于首公捨是以還未知所措

兩浙運使謝兩府

孤外守藩訖無報稱東南領使遠有光華度越餘州超按本道寵過素望悸集丹衷竊念某品在下凡跡繇少聽早綠寒素之日偶及仕進之門謬籍朝闈濫巾儒館以鄰魯之鄙朴值唐虞之欽明當九官之吁都開百工之廣誦陪剛大夫之末出入周衛之中不有忠言少裨上聽曾無治策以拾朝遺止玷書筵空塵計闥昨以私門遭閔親匱在攢因章請以歸躬幸詔除之賜補授中吳之右郡給東省之左符密邇家園偃息廨舍濱帶江湖之利資承魚稻之饒視于他邦最爲豐壤芻狗萬物顯繫聖君之靈坯冶一陶陰知宰匠之力然而治無三最事且百疎猥賜告寧之恩聽營畢祔之禮戚區區之小亮繫蕩蕩之至仁宿素所期嘗甘溝壑存亡爲感何答丘山方還舊貫之栖且謹寬條之布庶伸久效庸逭羣譏不圖睿恩就升使領降尺一之詔檢易方寸之印章服冕巡邦懼忝朝廷之寄過家上冢併成邑里之榮所封之墳土未乾告第之泥書尚濕有懷春露之感得慰寒泉之思加以前後十年周旋三郡皆叨善地並在南州聯蹟二吳均有湖山之勝分行八使復居風土之佳于已雖豐在民未泰大則餘杭一郡江役繁興次則浙西數州人饑流冗糟糠不厭杼軸其空宦司之犴獄實繁部內之賦輿尤重早衰多病至陋極頑宏陟之恩雖蒙于曲造負乘之質終懼于疾顛此蓋伏遇某官平秩天工敷施神化百材皆度俾安輪桷之宜庶尹允諧克贊簫韶之化致茲擢序敢忘昭銘願竭其愚少供乃職過此以往未知其他

知制誥謝兩府

名器之公假人攸慎車服之賜章德爲先施及廣生恩踰本量內循空素交積悸兢竊以內史官儀號稱華重西台資地進陟邃嚴演如綸之言式是羣下敷渙汗之令形于幅員在宣賦之才雖信選掄之任重安于之善爲命令隨用宰人射父之能作訓辭見誇敵國宜敷求于髦彥用典作于詔文必也冒居奚逃恩雖蒙于曲造負乘之質終懼于疾顛此蓋伏遇某官、平秩天工敷施神化百材皆度俾安輪桷之宜庶尹允諧克贊簫韶之化致茲擢序敢忘昭銘願竭其愚少供乃職過此以往未知其他

茲義品、猥玷清官、雖成命之在茲、愧用才之不值、敢不恪修乃職、祗謹攸箴、考父鼎銘、用服登恭之訓、虞人皮弁、更堅所守之方、某曩抱危痾、久居寬告、雖偷存于殘息、終稽率于謝陵、怠慢之尤、亦顏靡措、成汝之惠、肝膈弗忘、卑情不任依歸之至、

知制誥謝外任

叨奉制函、醻躋詞掖、預裁方底之詔、復從屬車之塵、祗荷寵甄、交增榮悸、某才資疎劣、器質方愚、感會昌辰、階緣薄技、與游大國之俊、領校外史之書、佔簡畢之謬誤、莫能訂正、守瓶筲之陰局、無所建明、姑避時毫之鋒、斯存拙者之效、比來補外、寖欲退藏、久服吏文之資、殆將學殖之落、竭來都輦、更踐江湖、十稔于茲、百憂可既、出于誤聽、旋被召還、參二史之記言、預一介之修好、徂裝甫裝、試札就殂、遄陞西省之聯、入備右楯之屬、典司名命、主作文辭、宜先膚敏之求、猥厚瑣凉之遇、省循甚熟、慰藉有由、此蓋某官扶厚時風、獎成士類、見私品目、得遂恩章、仍敦沖挹之風、首枉褒華之牘、冒多溢美、意切相先、第增羞粃之慚、莫譽汗筠之述、

謝知郡考功

言睽德範、阻奉優游、相望荊粤之陬、坐積參辰之嘆、山川云遠、歲月徂長、蠹蠹郵筒、嘗紆函教、屬冗煩之嬰思、惕操染之愆儀、尚恃眷私、未攻瑕短、自商風之協候、諒妙氣之樓襟、伏惟某官、風識夷通、器懷閎敏、克繼名門之韻、聿升禮闈之華、剖符臨藩、早布宣于德教、乘軺攝節、復糾正于天刑、嘗著平反之風、即率龍休之命、佇祈褒渥、入躋禁嚴、遡德企深、馳誠凝竚、望風懷想、尚俎拜于光儀、飛驛傳郵、辱猥頒于華檢、仰銜惠好、居極銘藏、

謝知郡都官

言阻溫儀、坐更華序、屬伉兵之至止、辱榮牘之見貽、惟顧氣之甫回、諒沖腴之彌勝、西陵地密、今者事叢、諒幹裕之煩神、冀保頤之綏福、

又

風期云遠、星序北遷、雁因書驛之臨、常損敎函之問、盲辭有溢、謙睿彌沖、以衰齒之病姿、玷深嚴之禁直、居多燥吻、曠致柔誠、自索衞之戒涼、固沖襟之集祉、伏惟某官、器懷明劭、才局周通、早聯畫省之曹、尚滯朱幡之守、能名最目、已推冠于州藩、優詔陟文、佇入翔于臺省、未諧披晤、但切頌瞻、方迴蒭辰、冀綏顧氣、

謝知郡郎中

言遠德矩、企揭談叢、屢星舍之云移、曾書郵之莫寓、豈曾謙睿、迴篤情期、流款密之敎函、損褒華之文致、久緣衰幹、輒冒禁聯、徒佩服于嘉音、曠裁修于謝幅、尚期寬裕、未即訶嫌、緬惟班政之餘、保厥頤神之妙、矧才猷之茂著、加治績于洽聞、佇膺溫密之章、進踐高華之任、未諧披晤、但積頌瞻、

謝知郡少卿

暌異風期、淹移歲序、莫遂晤言之適、但馳勤望之勞、猥辱揚情、見尋雅好、遐揖八行之翰、增銘三復之言、

承含味于眞腴、彌協宣于妙氣、未涯良觀、尚冀精調、系詠之私、敢述奚旣、

謝知郡學士

聞宴遠談、浚明企德、坐易暄涼之序、絕馳問訊之音、夙睽匪移、函題荐及、雅情彌腆、榮落益芬、執玩惟勤、感藏彙積、具承誣箭日簡、治目歲凝、文史自強、神明逾粹、道山諸彥、久企俊游、策府羣書、適資訂正、即奉更書之入、別膺渙綍之遷、系頌所深、顧言曷已、

謝知郡中舍

暌奉溫標、遷流華序、方企浚明之德、忽行款密之函、飾袞致褒、折瑤流問、服撫情而斯在、慰衷抱以奚忘、自順履于時寒、惟肆勤于政實、無虧道養、允協福綏、矧惠化之凝成、佇寵恩之畢集、未階宴晤、徒切願言、益冀保頤、用寬馳系、

謝知郡祕監

涓休日策、受事堂皇、因毫驛以寄通、辱書牘之流貺、仍加味腴之勝、彌臻綏福之宜、伏惟某官、履德淸純、栖神簡素、含金球之質性、蘊紹夏之聲文、進秩大蓬、峻官儀而伊始、宣風列郡、賦臺札以方初、佇聞政最之褒、將大老成之用、傾索增積、造次罔殫、

謝知府學士

祇局匪遑、吮毫寢闕、猥承謙節、曲枉珍題、越百舍之脩途、託九文之仙跡、奬憐加厚、銜刻匪忘、屬星火之方中、諒風襟之益快、伏惟某官、溫文具體、雅尚遙倫、久更書省之曹、特厚邃旋之睠、約史三長之筆、哲聖翕歸、宣風萬里之沙、治聲藹異、行紆褒檢、即峻貴塗、勉務蔡光、副茲懷懋、

謝知府大夫

自暌溫範、比辱榮函、屬寓直于北門、居常襪被、恩寄聲于南國、幾歎柄毫、惟寬裕之見存、幸疵瑕之未露、瞻言靜治、彌宅至和、外屏宣風、暫治別車之任、中臺參務、佇還起草之司、益奉褒華、庸躋要劇、莫由挹晤、但切頌瞻、

謝運使郎中

叨奉宸恩、進兼祕職、以空疎之才品、冒蒼疊之寵靈、方切愧魂、猥承謙眷、枉褒華之訊牘、敎茂悅之襟情、載欽奬借之私、彌切感藏之志、迫于衰拙、局在禁嚴、居多寓直之勞、闕致報章之問、厚意未答、愧汗無從、敢冀并容、莫殫敷敍、

謝提刑中郎

積稔暌風、繁時懷德、邇承桂冕之老、特枉行書之郵、高義服之無窮、厚意久而不答、每惟遺慢、第切兢慙、緬思繕性之方、舉協治神之理、想啓期之三樂、無廢援琴、顧衛武之百年、益宜加飯、永言馳系、莫克敷宣、

謝轉制

近者被詔叨榮、亞卿外秩、首辱謙沖之誨、過形褒借之辭、展誦忘劬、實藏增耀、伏惟某官、韞才閎邁、履德

揣方踐荷蒙之近班。結藻旗之隆睠。竚符士論。入奉朝咨。尚阻款瞻。徒深馳詠。

謝成都鈐轄

風猷言阻。光序載華。早愆裁制之儀。尤積瞻馳之素。蒙承謙容。膺托榮函。比伸款敍之辭。益聆周勤之志。感竊無替。敍答有乖。自順履于寒凝。諒舉蘇于休祉。末由披會。尚冀節宣。傾系之懷。踐次奚既。

謝解替

被詔還都。辦裝有日。言念當衢之第。將諧免冑之趨。仰賚綸于機神。沓祥臻于吉祉。依仁匪遠。結客猶多。勉奉本朝。動遵福履。

謝轉運

近頒明恩。適諧莅任。引領遐增于素悃。順風猥奉于圓封。佩荷攸敦。深欣慰彌集。恭惟某官。清猷輝鑠。雅度淵沖。流焉之功。洽聞于康濟。蓼蕭之澤。方佇于敷求。隆祐用臻。虔祈無已。

又

比者祗謹晬容。恭詣珍館。揖瓌姿而匪遠。浣牢想以居多。仰沐懿憐。俯頒華劄。雖英辭之溢幅。辱旗脫之兼常。銘悅交懷。序言專悉。

謝諸鎮大僚海用啓

謬奉帝綸。擢居使繡。單車從役。適憩于樂郊。大幕瞻風。遇搖于楚旆。未奉赫臚之紙。猥頒方架之函。灑五色之仙毫。時紓妙蹟。秉一謙之懿德。曲貺華褒。荷輝眄之兼常。激懦庸而增感。瞻言吉履。式保太和。伏惟某官秀範冠時。壯猷迪哲。身兼數器。挺國棟之偉材。牘奏千篇。包王臣之大略。禁闥之聲名籍甚。外朝之表著特高。繇上帝之簡心。賚良臣之剌部。行膺迅召。式迓霑恩。奉三接之清光。參萬機之大政。雅承慰藉。深頌瞻翹。勉保興居。用宣鑽祝。

謝獲軍賊獎諭海用啓

小寇逋誅。偶嘯聚于山谷。大君有命。爰會合于甲兵。未張一目之羅。已覆綠林之燕。如某。粗修封管。准奉詔條。空竭愚駑。叨施方略。洎投恢網。登響歧嶷。夫何蒹闕之委。忽被發中之命。此蓋太保道存激勸。言炳丹青。鐫章深鏤于穩清。褒詔下敷于幽仄。永言陰庇。惟極肺肝。敢不益勵寸心。勤修懦節。期于盡瘁。上答所知。

謝都督諸牧

伏以敵源在辰。企韻堂而不接。缺煩墨思。奉心書以尤疎。某仰承謙揖之風。繼損珍榮之牘。丁寧抒意。超十部而並賢。婉約成章。漏五雲而有爛。永懷恩紀。併集橫綜。某官隆棟偉才。宰朝茂器。貳宮協化。方延樞于正人。兩府須賢。佇對持于魁柄。顧言系頌。庶越等倫。

謝卿監

蓋者叨被詔函。參聯卿省。冒榮過厚。揣己知慚。敢期沖揖之私。先枉褒存之誨。珍藏無斁。銘敍罔殫。

謝人賀

比者叨塵天綍。擢正郎曹。伏蒙某人命記室以裁書。走伉兵而賜教。鈞衡荐委。慈誨下臨。邻國采雲。灑筆糊而布體。孟公榮牘。煥言袞以成章。捧戴有初。凌兢失次。況中台舊相。貴絕于等倫。而外計庶官。禮無于四敵。仰荷謙鴻之德。但增夕惕之懷。感篆所深。序宣罔逮。

謝人賀冬書

某再拜。違奉以來。可涯馳系。蕭以牽缺。曠致賊愼。比因行李。敷蒙教函。稽于修答。期在見寬。長至令辰。允納新福。猥承寄示華緘。感悚之懷。無以云喻。末由瞻覲。益冀珍厚。

致仕謝兩府

抱疾乞身。廿守垂綸之瀨。蒙休起廢。復彈掛壁之冠。洪造何私。蒼顏有覩。伏念某智迷寡達。途遠多窮。蒙收科。倚青陽而敷轉。辭榮就養。懼華髮而循陔。既銜弗洎之悲。仍困益侵之疹。固當掃迹。非敢爲高。松菊陶軒。悄無車馬。簞瓢顏巷。尚有琴書。微倚樓看鏡之懷。習尊壓丘之酒。敢圖淪味。猶辱矜憐。此蓋伏遇某官。量合四溟。事兼九德。謝振淹之公道。崇禦俗之宏規。拔沈。與繼千帆之後。吹噓朽蠹。俾同萬木之春。而某瓠落奚堪。液橘無用。自初登澈。猶弗如人。向晚衰遲。豈能就列。遠隨煙霧。固非與父之掉頭。近處雲林。願效堯民之鼓腹。有恩弗報。懷德空慙。

夫人謝賀封啓

某啓。久違婉範。日企芳猷。空竚思遠之懷。莫致問安之禮。緬惟春首。聿此陽中。無虧沖養之方。益協懿和之美。今者幸會。近忝渥恩。得疏南郡之封。仍進小君之號。適塵溫綍。欲奉謝牋。猥沐仁慈。特賜函翰。形褒華而溢幅。積感篆以在襟。虛凉未獲于瞻依。柔德更新于保育。

文恭集卷三十五

記

眞州水閘記

夫楫以濟事，智在利人。鄧訓改石臼之河，（案石臼・原本誤作石臼・今改・攷鄧訓傳・因理漆沛史不合・前史謂有陰德，謝傅鑿新城之埭，後人比之大功雖立・奏罷其役・此言改石臼之河・與孤甘棠，狥忠利之在時，邈今昔而同賞。江漢紀于南國，殷疏巖險之道，貫利涉之津，息屑乎風波之民，藝力乎溝洫之義，則建安水閘之制，其利溥哉。國家神基萬年，天宇一統，海隅日出，具爲帝臣，域中地大，莫非王土，文軫所薄，賦輿攸共，自江之南，寶藏是出，有禹書金璆之貢，兼漢官鹽鐵之利，齒角羽毛之所產，貲糧屏膳之所入，固已府無虛用，而國有餘財，維迎鑾之奧區，乃瀕江之劇郡，實勢橫野，壓楚地之五千，大浸稽天，吞雲夢之八九，南瀕五嶺，遠浮三湘，西自巴峽之津，東泊甌閩之域，經涂咸出，列壤爲雄，據會要而觀來，大聚四方之俗，操奇貨而遊市，號爲萬商之淵，淳化中，始建外臺，竝置大使，領山海經畫之重，督星火期會之嚴，九賦斂財，日以商乎功利，萬艘銜尾，歲乃實于京師。先是水漕之所經，頗厭牛埭之弗便，江形

智下，河勢踞高，斗絕一方，壁立萬仞，每歲木葉秋脫，天根夕見，七澤收潦，當涸水之有初，萬里連檣，自上沇而竝至，將乘高堰之險，必俟震潮之來，淺涸貽憂，引挽甚苦，守卒遠且而不寐，嚴鼓終夜而有聲，人相告勞，官不暇給。乾興中，侍禁陶侯鑑寅，奉辟命掌臨岸局，繫結必剖，精幹有餘，將剗革于舊方，特起發于新意，按歷長河之曲，行營大江之濱，經始二閘之謀，關白一棄之長，時制置發運使工部方公仲荀，文思使張公綸，咸以碩望，注于上心，秉牙籌而籠貨財，握金節而宣命令，樂聞經費，肇敏成功，爰甃益于章程，旋條析于經費，移關本部，調給治具，時太守都官曾公乾度，前倅職方王公汝能，咸秉心勤瘁，協志贊襄，諸賢好謀而成，衆材不戒而備，扼其別浦，建爲外閘，鑿美石以甃其下，築彊堤以禦其衝，橫木周施，雙柱特起，深如睡驪之窟，壯若登龍之津，引方艦而往來，隨平潮而上下，巨防既閉，盤渦內盈，珠岸浸而不枯，犀舟引而無滯，用力寖少，見功益多，即其北偏，別爲內閘，鑿河開奧，制水立防，瞰下澤而迴深，截澄流而中斷，月魄所向，潮勢隨大，上連漕渠，平若置梁，湍無以悍其激，地不能露其險，木門呀開，羽楫飛渡，不由舊埭，便達中河，憧憧斯來，沾沾相喜，商旅息滯淫之歎，公私無怵迫之勞，歲省之費甚多，邦儲之運益辦，自天聖紀號，三年之冬，庀徒皆作，越明年孟夏，僝工大畢，材用所給，取于城守之餘，力役所資，輟于篙工之暇，坯土不奪于稽地，秋毫咸出于縣官，未幾制置二公，乘命圭，覲巍闕，表其功狀，刻寫規模，由東塗而進觀，自中宸而簡在，復降溫詔，獎勸勤略，且有天旨，申諭郡將，飭其必緝，貽于無窮，噫，自建隆之元，王塗日闢，五土反乎正色，天下號爲重開，控于南邦，茲爲北道，綿攬衆職，更歷羣公，求民之瘼則多，此川之阻未達，豈漢陰抱甕，恥用于機心，將溱水脫軛，未周于病涉，承弊逢變，蹟在今乎，是標輿地之圖，書大事之策，作鎮奧壤，垂法永年，俾神靈而支持，與天壤而相弊，可矣，侍禁陶侯，思紀成績，昭示方來，過閭書餅之名，俾記他山之石，重迫制置文思之命，史君都官之請，溫敎屢下，亟襲弗皇，作器能銘，遠慚于長筆，表年首事，始務于直書云，天聖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記。

常州興化寺記

晉陵興敎院，東南距縣三十里，圖志脫略，了不究創刹之始，按沙門從善所撰石記，寺本名南闡，會昌前，寺已有之，厥後例從詔毀，至南唐保大中，始復舊額，易爲禪院，廢址僅在，遺棟蕩然，我之曾門，夙植善本，往以亂故，泊無宦意，治財以專施，修稼以勸貧，糾合鄉氓，捍同生聚，他盜引去，茲境賴安，一旦出橐中百金，聚其族而謀曰，方今國步尙艱，人道未夷，幸而宗門，得免亂世，吾聞西竺之敎，利生接物，因機顯實，使人崇十善，持五戒，去貪離著，尋本究原，復一性之眞常，息萬塗之流競，攝落根境，超出生滅，此神道之極致，津梁之至妙，無生上法，雖然成于解行，有爲勝業，亦以董于種性，盍興故刹，以勸同開，且爲香火之集，庶厭金莖之難，于是上下恭命，壯幼畢力，即其故處，敞爲隨若，崇門峩峩，高殿岌岌，齋房環合，步廊周旋，像設具嚴，海會來續，煥焉大壯，號爲中興，國初泛恩，詔賜今額，自僞唐保大丁未，本朝乾興後元甲子，凡一周有奇矣，年祀寖久，咸安厥成，風雨所漂，弗支其壞，金碧漫滅，棟梁摧頹，有孫曰震，予某爲伯父行，善持門戶之業，深惟堂構之言，率顧諸宗，議建大殿，裒合衆施，凡得錢若干萬，命寺僧自邀繼樹顚尸其役，

工未及僝。而我伯父奄捐館舍。子襄、悼先志之不就。痛遺恩之罔極。虔率治命。誓成夙願。有同里沙見素者。恩植善果。樂預能事。亦施五百萬錢。協齊材瓦。復命義聞、法源、二僧。關領其事。天聖丁卯、十二月。新殿成。觚稜竦峙。欄牙開張。威鳳欲跂。名暈將翔。贔嵬眈眈。晬容煌煌。左鐘右磬。夜梵晨香。裝嚴百福。鎮茲一方。婺子格跪而前曰。曾大以來。家世樂善。寺已絕而𡺊起。殿將壓而勃興。宜著文辭。有表後世。復援孔悝銘鼎、論譔先祖之意。辭之弗可。因斐然直紀。且以詒諸雲礽云。

潤州金壇縣淸修亭記

縣邑之任。有社稷民人之衆。兼典刑政令之重。春秋齋祠尙于肅。朝夕聽斷主于明。大率神過用則疲。形太勞則殆。鄙吝乘間而得入。和粹有時而致虧。君子防其然也。故官寺設宴息之所。公日著休澣之令。擇去几案。依于琴壺。宴嘉賓友。多聞陶冶情性。發舒誠明。節適語默之宜。均齊諠靜之觀。夫然則神與境會。心將道俱。乃可以彊有涯之生。應一切之用。以之事神治民。則有成志而無違心。旅客日銷。純白來舍者也。濮陽吳君中復。端粹而文。爲金壇長。縣治三茅之左。密邇勝秀。精氣利澤。延施此郊。山記所載。句金之壇。取是紀邑。而縣寺湫底。承前弗治。纚前數椽。裁容受署。至于委蛇退食之餘。則無他適以息外物。患其若此。議未從出。會民有輒伐蘐祠材竹者。事發當籍之入官。計隃百章。足支一構。因宜乘利。究奇選勝。迺得西偏爽塏之地。裁作崇址。揭爲新亭。繞帶清渠。環映碧竹。對色在望。眞想滿前。榜之曰淸修亭。君實元初登科。聞喜宴日。上用故事。賜第一人以下御詩。于時斷章有勗爾在淸修之句。因摘二字。以名其亭。且慶上化而服官政。亭成不日。書至言狀。求記乃事。欲詒諸後。使知命名之自。而識置亭之本。不止專宴游、資眺、樂禽魚、馴閑玩、卉樹華滋而已。竊恭爾位。其有意于大雅者乎。君以緖餘風力。能舉其政。字校諸氓。不翅己子。勤恤此職。有豫家事。退則發舊書。繙蠹牘。覩前言往行。間命僚佐、相與觴詠。曹無留事。訟源自閉。引伸此道。奚適而弗裕哉。雖一亭一邑之細。其規爲思致。所存蓋遠矣。

高齋記

南中江山。類多託賞之美。金陵故都。緖餘六代。華人夏士。盛棲此土。雖一丘一壑之細。皆經高賢名輩嘗所留連。茅許世外之風。王謝江表之德。山林臯壤。號爲名勝。子城東北。趨鍾山爲近。南唐李氏嘗因城作臺。臺上望月。人相呼爲月臺。下臨濟淀。正面覆舟。南對長干。西望冶城。樓堞漁火。泉華谷氣。川禽山鳥。翔嬉其間。林木曠陰之聲。雲霞起滅之狀。須臾眺聽。萬態遞出。此名勝之內、特又名勝者也。臺傾地荒。介在人外。一境之秀。未有晒者。康定辛巳之夏。龍圖南陽公、自三司拜符安輯江介。政尙凝簡。日多休暇。寄意罇酒之適。留好風泉之賞。他日因行後圃。遂登故墟。適㕓臺、留壤址。躊躇四眄。愛歎形勝。指言佳麗之觀。此最妙處。因眞材瓦之羨。調兵幹之使。犖犖礙礙。贅華薄。開邇自下。立齋其上。環植百柱。通敞四軒。高倖識樓。廣容賓豆。楯宇飛竦。勢將于登旁矚。郊坰俯見。廬井句曲之地。肺。華陽之洞墟。三峯參差。彷彿在目。雖遊蹤之士。恍迫之人。暫遊北潞。一踐茲境。其心翛然。猶以爲已登崑崙。涉閬風。瀹乎忘歸。有超離昏俗之意。又況眞粹之流。平日隱几。反照正性。保御太和。人境相得。其樂如何哉。公既用鐘鼓落其成。復須金石

記其始。比辱來教。見命記事。曰。我作是齋。姑欲榜之佳名。而絕境難摹。了不可得。今采謝宣城宴坐之意。直題曰高齋。夫齋戒潔之稱。休舍之所。君子根本于道德。拯墊性命。利用于安身。有餘于治人。不役志以營己。常虛心以待物。其有爲也。精義致用。以經世務之體。及其無事也。恬然相養。以濟天均之和。故道用不虧。而氣守自若。庖丁之奏刀。老扁之斲輪。顏生之坐忘。伊公之強德。神機之王。繇此物也。夫抱道混成。栖神高映。初謝機劇。未嘗榮華。比辭禁輿。亦忘欣戚。方會山水之所。以穆仁智之性。高情遠尙。焉可跂耶。人之登是齋者。當須會公意。不止邀樂壺觴。取悅于林蚰而已。足使執者忘其名。夸者辭其權。長留清風。以遺永年。慶曆二年四月十九日記。

題湖州西余山尊化寺弄雲亭記

西余山。東出吳興城十八里。初、二山介溪兩傍。俱名曰余。土人以東西別其稱。而西余特著。單見于地志焉。支水北引。注于山下。有廢寺十餘棟。律徒不寧其宇。景祐中、沙門寶實、聿來尸之。崇治僧坊。安集禪侶。慶歷壬午。予假守在霅。客有說茲山之勝者。始欲一往。仲冬乘霽。初霰妄溫。少寒。因與治中諸僚、泊一二禪老、刺舟而造焉。履莓苔。捫蘿蔦。凡三休而達于上方。蔭長松。坐盤石。躊躇四顧。有脩然遐舉之想。然猶恨登覽之遂晦。攀躋之良勞。有亟其還。未盡所適。他日再往。則天風自箴。水波沸揚。嚮之荆榛。翦而爲徑途。昔之土石。累而爲磴道。安行百級。遂至于高頂。復又瞰山西面。結宇十楹。通清遐開曠之觀。坐巳、實師前請曰。山去湖十許里。陵谷何常之有。庸詎知千百年後。此山不在湖之中耶。盍與之名。且志其事。以遺來者。使知創寺之始。因以弄雲名其亭。亭之妙處。予能言之。卞山當其西。如蒼龍蟠據。勢欲奮挺。太湖在其北。若元氣磅礴。浩無津涯。洞庭、林屋、綠毛、縹緲諸峯。了了在目。遙帆參差。飛鳥凌亂。溪雲往還。野艇出入。百色映見。如在鑑中。此北眺之勝最也。夫眞妄在心。諠靜依觀。上智之用。不泥于物。中人之習。迺牽于境。吾知夫暫登茲山。憩茲亭。可以無諠無妄。惟眞惟靜。境與心俱冥。神與氣俱生。又況長栖巖阿而玩永年者。其眞粹之樂。可涯也哉。慶曆癸未三月十八日記。

常州晉陵縣開渠港記

常領四邑。治吳西境。晉陵戶二萬、丁十萬。過江來東。列爲大縣。其土會之法。田第九。賦第七。帛宜絲枲。穀宜秔稻。羨川澤。饒魚鱉。太湖底定其南。大江繞出其北。閭民無事。擅魚採之利。以生其生。有二浸之大。而農不能引以灌。迹其所以。民非棄之。顧上謀之未及。究旅力之不能集爾。天時稍或亢縮。人心乘以焦窘。慶歷辛巳。高陽許君恢、以大理丞、治乎斯。既視邑事。審江湖之利。可以活夫田也。迺歎曰。昔西門豹治鄴。漳水在鄴旁。豹不能用。故史起譏之。謂其不足以言智。今茲邑南趣湖。北倚江。據是美利。田其舍諸。委而弗謀。大懼後世之嗤予也。因環按四封。周咨野老。迺得中港、戚墅、竈子、三港。皆往時溉田之川。所溉萬餘頃。中間廢不復治。緖餘且存。因伻圖言狀。列于外計。且曰。湖水可以灌戚港。江水可以灌申竈。計司移官。覆視其利。信然。比得符文。報從所請。始覈㕓衆。開陳以利。民皆其言。說以承使。不戒而廩食具。未幾而鼛鼓與。其集如雲。迺春迺鋤。自二年冬十月。濬申港。凡三十八里。引潮水抵城之西北隅。朝夕再至焉。竈子

港去申港三十里、自江口濬之、凡四十里、斜趨縣之東北、不與申港合、咸豐港東南去縣二十里、自湖口濬之、凡九十里、太湖之舟艇至焉、三港之紙、申港爲最博、縣三大港之側、聽民自射其便、復引支水分注運瀆、東西等十九小港、以瀦其利、長波之所貫、衆渠之所殺、變堵土成腴壤、稽于大浸、暢于四肢、最凡計工二十六萬、前後凡三月而罷、蔵在鶉首、秋夏仍旱、地田不粒、港旁獨稔、華黍蹲蹲、清渠決決、未耕者賴焉、網罟者依焉、爾牛爾羊、來羣來思、噫、江湖以善利利萬物、不私所利、至矣哉、從于政者、猶夫川也、據能濟之勢、操有爲之資、胡利不可興、曷害不可去、乘而弗登者、非力不足、由無志于民耳、從是而觀高陽之政、其惠之所宇于民至矣、後之長此邑者、當監前人之休、卹百姓之欲、嗣而浚之、繩而廣之、使繼繼不絕、則三港之利、庸可竭乎、嚴歷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記、

流杯亭記

城邑之粹、依于山川、所以通氣象而宣底滯、府寺之勝、寄于亭沼、所以接神明而外氛濁、許昌之右、其水曰西湖、自東北導溯水一支、納于湖中、森漫淪漁、浸可數里、精氣利澤、秋冬不涸、蓋壁田所依之川也、一名綠鴨陂、唐薛能增廣其沚、作亭其上、所謂綠鴨亭者、名今在焉、大抵湖水瀦于南北、狹于東西、芹蘋茨菱、孤蒲菡萏之植、含葩發幹、或丹或白、羅映洲沚、桑若繪境、秋鷺寒鷗、鼓浪往來、晨鳧夕鴈、乘煙上下、翻翩去翼、噫噫餘聲、江湖幽情、滿于眺聽、天王都汴、許在寰內、殿潛之重、率用二府、前弼及兩禁邇臣、于以均執恪之勞、就偃休之適、亦由湖水名勝、可以濯煩襟、而養妙氣也、前後諸公、構亭環其上者甚夥、釣臺射堋、左右棲映、隨所面勢、咸極佳趣、其規摹宏大者、有若湖中之堂、曰清暑、錢思公之所作也、橋跨一面、樹環四際、青蒼俯映、潺湲可弄、湖陰之亭、曰會景、呂文靖之所構也、正據北岸、臨瞰泉水、禽魚卉木、形無遁者、會景之北、有梅梨桃杏之園、園中十畝、中有堂、曰淨居、淨居之北、有池、曰送魚、清泉碧樹、幽邃閒靜、有山間林下之思、慶歷丙戌、楨直李公給事之治許也、年穫豐茂、日多暇豫、間引參佐、觴于湖上、躋躋四顧、超然獨得、曰湖居之麗、前人系作、究奇選勝、殆窮目巧、然上已修禊、勝集也、念此獨闕、溪水在側、而弗知用、豈未之思耶、乃立亭于迷魚之後、西北置闕、闕石作渠、析溪上流、曲折凡二百步許、變環轉激、注于亭中、爲浮觴樂飲之所、東西植雜果、前後樹桑卉、與清暑、會景、參然互映、爲深遠無窮之景焉、亭成、榜之曰流杯、落之以鐘鼓、車騎夙駕、冠蓋大集、賢侯莅止、嘉賓就序、朱紱登俎、豫醑在樽、流波不停、來觴無算、人具醉止、莫不華藻、篇章間作、足以續永和之韻矣、復即湖之坤隅、乘羨水以作磴、紓旅力之弊、廣羣游之觀、使濃陰老父見之、其必曰施于觴酌遊觀之美、何其佳哉、時、友人梅聖俞、參蕃郎轅、且導府意、託記亭事、因念小雅鹿鳴之詩、必言燕樂者、所以和人心、而通政道也、李公宣風阜俗、怡神樂職、以餘力治亭榭、以暇日飲賓友、式宴以樂、既惠且和、引而伸之、河潤九里、政之在物、從可知焉、又惟杭潁二州西偏、皆映帶流水、同得西湖之號、與許爲三、嘗試評之、杭挾武林天竺之秀、而地偏東南、潁占女台林利之佳、而傳會居其內、許在三輔、密邇神甸、茅茨作鎮、輕嵩在西、介于二京、嘗游七聖、春秋重地、尊先京師、神明氣象、湖水之勝、應以陪京爲首焉、慶歷丁亥三月五日、記、

常州太平興國寺彌陀閣記

昔迦文于舍衛國、宣說妙法、稱讚四方之佛、曰阿彌陀、過十萬億剎、居上品勝上、其名曰極樂、其壽曰無量、以莊嚴爲世界、以慈悲爲道場、六時雨于異花、八木涵于奇寶、大光普照、靈風回翔、樹林之聲、皆演眞諦、禽鳥之音、悉談苦空、舍乘妙而回景、脫羅網而莫盡、斯境也、從萬行而報、彼國也、無三惡之趣、婆娑土穢、衆生根雜、放逸不返、苦惱無安、有生老病死之悲、有丘陵坑坎之污、備造衆惡、牽蹈諸趣、夫境勝則欣跂、情苦則疲厭、故彌陀如來、深愍迷子、爲現淨土、持四十八願、拔濟羣品、令厭濁惡而欣妙嚴也、雖大慈平等、儒益一切、而于閻浮提之人、機緣最熟、雖復陵遲末劫、具縛凡夫、決能精誠稱誦名號、修三十六妙觀、臨終之際、眞相締定、乘大悲之接引、隨喜品而往生、境界難思、動念即至、眞實佛語、四衆具聞、廣長舌相、諸聖同表、神者不疾而速、豈謂是哉、及捨提涂、得依樂國、普賢妙行、進登聖果、安不退之智地、證無生之法忍、還入三界、營救羣迷、同嚮菩提、成等正覺、則知迦文之現穢、彌陀之現淨、調柔折伏、同示大權、延促依正、並歸眞智、輔以觀音之慈悲、勢至之勇猛、悲願參運、象力總持、隨營咸通、其應不一、常州太平興國寺、巍峨稱剎、吳土名藍、大江東流、夙擅佳麗、香海右轉、地稱吉祥、大比丘、可登、闡繹圓宗、循持梵行、神栖安養之境、志破度脫之門、開慕信根、崇修淨業、同結生方之社、以爲即實之基、上首信士傅廣、門人子蘭、與其邑中之良、夙殖善本、勇結勝因、樂聞言音、歸趣信誓、室多忠信之舊、戶興禪頌之風、而又率籌匠那、裒合財施、飭豫章之峻幹、鳩他山之密礎、選良剖闕、究奇塑範、營閣于本寺正殿之西偏、造阿彌陀佛丈六金像、居寶蓮華之坐、咸德殊勝、相好端嚴、鐘梵落成、金碧宣照、繼素和會、幼艾咸集、大治純陀之具、廣施上妙之珍、咸苦乃心、翼履其域、有通淨名之說者、相與默言、良匠之依空地、乃成宮室、菩薩之取衆生、以淨利上、觀殖因于即世、知閻果于未來、又若祖師、何二之有、茲閣也、始事于慶歷甲子、成于戊子、衆緣所集、最凡計泉刀五百萬、聳師以宿、早參道照、託序緣興、繼文鏗工、涉教殊淺、寶嚴所載、聖妙難模、雖殫無量之聲、莫讚甚深之典、矧輕毫爍吻、所能庶幾哉、僧助宣流、默祈冥向、至和丙申、三月十三日、記、

皇姪孫右監門率府率世護墓記

夫析天潢之源、分玉葉之蔭、承雲雨之渥施、託日月之末光、生於其間、貴莫之上、噫、既榮以地而藩之年、此造物者不可得而致詰也、右監門率府率世護、左屯衛大將軍秀州團練使榮國公從信之第五子、曾祖吳、懿王、大父惟忠、彰化軍節度使舒國公、母富陽郡君孫氏、少而聰悟、過絕于人、所好經書、見輒能誦、亦工篇詠、頗有思致、良玉遽折、靈芝早焚、悲夫、以皇祐二年六月八日、感疾天閑、年十二歲、初葬殯于奉先之佛剎、嘉祐庚子十月乙酉、改葬于河南之永安、祔懿王之前城、謹記、

文恭集卷三十六

誌銘

宋故左龍武衛大將軍李公墓誌銘

昔在漢火之微、蔡餘起蜀、其後唐土之圮、餘烈在南、公諱從浦、字可大、本名初謙、〔案〕初謙五代史作從謙、與此不同、初字疑誤、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後、南唐烈祖之孫、元宗之子、後主之貴介弟、江左之佳公子也、後主友愛異于他弟、開寶中受言奉幣、入貢誕節、太祖皇帝嘉其占對、厚膺蕃錫、迎勞甚渥、休舍未遣、後主嘗因置酒、惻然有勤望之勞、賦齊青河畔草一篇、章末有王孫歸不歸、翠色和春老之句、當時士人、莫不傳諷、累封宜春吉水二郡王、我真人既興、諸運有屬、晏城隨下、齊蓋入侍、太祖記使乎之舊、寵祿將之敏、授右神武大將軍、領濮東郡事、未幾、夏師繼捧、叛河右之圖、舉國內屬、朝廷授以崇信節制、移公江夏、歲滿授代、敕號連最、復拜尺一、出典同谷、淳化中、蜀盜竊發、王師致討、郡扼邛筰之要、嫌汙隴之交、羽檄迅召、王人旁午、賫機扉鬷之給、文書調度之頒、按以軍興、急于星火、公舉力匪懈、內憤小醜、操心甚危、外防一切、劇煩雖給、罄竭弗支、以疾自陳、有詔聽還京師、且便醫藥、家居滿告、表求分務、優不之許、厚令自持、久之、進秩

武勝軍節度行軍司馬、簽書州事、固辭簽書、從之、特賜錢二十萬、非例也、後病瘧劇、以至道元年、六月癸卯、卒于南陽之館舍、享年五十、公體傑且秀、神遠而濟、幼習自然、長蹈彌勝、辭有思致、書善真行、不眩紛華、所履恬素、少有舉尚、能談禪要、還去法縛、獨與神會、用能時進退而兩得、履險夷而一致、澄撓不見其際、纖介莫覩其間、自非識而明之、邃于道者、孰能預于此、享食二藩、歷典三郡、所至必乂、去輒見思、厥初至同谷、郡有重繫、獄已告具、公察囚色、意其有寃、呼之使前、屏人獨問、久乃自言農家子、持鍵前行、暮夜亭長、餘以爲盜、規贖未獲之負、爲決曹掾吳廷皎、楚掠、因自誣服、公徙繫別獄、剖驗乃實、所全活者十餘輩、人以爲神明、轉運使盧公之翰、鄭公文寶、皆偉人也、以狀條聞、乞加擢序、太宗嘉歎、璽書襲勞焉、少貴牽禮、寬宇尚恕、折獄多陰德、典城有遺愛、官止環衛、年纔中壽、知其留慶自他有裕也、後以刑部有著于朝、累贈左衛上將軍、夫人徐氏、桂陽郡公邈之女、在江南日、以郡國封小君之號、次彭城郡君劉氏、亦華族之選、並先君而亡、次號略郡君楊氏、躬柔閑之尚、後公而終、男子七人、長仲餘、左班殿直、仲昫、仲某、三班借職、並相繼而殁、仲偃、登進士第、以清文雅行、士林向慕、歷省閣、參著風業、今任尚書刑部郎中、淮南轉運使、仲迪、右侍禁、仲荀、郊社齋郎、三女、長、嫁挪琊王祐之、次二女、內寺出家爲尼、並賜紫方袍、善才、號妙智大師、善聰、號崇因大師、嫁王氏、與善聰皆早卒、孫男孝友以下、九人、孝友、剡縣尉、孝嗣、試校書郎、公舍璧之際、權窆于穰之佛寺、至咸平己亥、仲儀、官龍舒、始遷窆于灊之某里、介于靈仙道館山谷之間、宜體魄之用寧、而慶蘊之來復、銘曰、彼公子兮與李枝、初使我兮敏有辭、奉祿將兮來京師、秩環衛兮屏于隨、政寬惠兮衆以熙、三去郡兮輒見思、茲有數兮不可知、命兮奪其萎、德既光兮壽弗支、來葉茂兮寶纍纍、灊山秀兮下有溪、精氣利澤舒所依、三祖往兮靈仙棲、公寓宅兮介于斯、

宋故宣徽北院使奉國軍節度使明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明州諸軍事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判并州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并代澤潞麟府風石兵馬都部署上柱國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贈太尉文肅鄭公墓誌銘

皇祐五年冬、十一月甲子、有宋儒帥、宣徽北院使、奉國軍節度使鄭公、薨于并、天子震嗟、朝不御者二日、以太尉贈册告其第、大鴻臚賻以常典、加等官、上易名之典、請用文肅、詔曰嘻、可、初公以疾聞、上立道左、璫賜殿中湯藥、勅太醫馳視、聞其未有間也、復遣高手、乘急置以往、至則無及已、公初疾革、猶力條備邊十數事、謂廣騎難制、邊費益困、勸上詳思至策、規強中國、因言命在漏刻、不復率望帷幄、不勝至願、願歸葬先隴、以是累陛下、上嘉納遺忠、益哀傷其意、遣使給舸、護喪還東、勅所過治道、詔本郡給塋事、以明年八月二十八日、舉體魂于吳郡大塋之次、成公志也、公諱戩、字天休、其先諸姬之近封、寶內者曰鄭、後世爲大姓、偉人、六世祖蕭、經爲唐相、大中末、節制荊南、子孫宦東、僑占吳下、今爲吳縣人也、曾祖諱思正、卒爲程長、生大父、諱延紹、終蘇州錄事參軍、大父生考、諱文遂、卒溫州巡官、舊門自令、薄宦不屑、慶氣回復、鬱公而發、及陪楓幄、賁寵三世、曾祖贈太子少保、配吳氏、封太康郡夫人、大父贈太子太保、其配沈氏、其繼方氏、封吳興、京兆、二郡太夫人、廟室累贈太師中書令、以廣平郡、爲妣沈氏夫人湯沐、公少孤穎特、骨

陡峻異。伯氏載吳士之望。器公殊于他弟。從舉官下。尤能自力。及壯。志業磊落。不爲諸儒章句。通訓詁大韓。莫不造聖賢之鐘。屬文雅麗。學者嚮慕焉。嘗醉抵西山下。亡何。暮夜大水失道。有父老自叢祠中出。翼公絕流乃免。已而瓌順忽失所在。久之。從淮海遊京師。時翰林楊文公。號稱辭宗。名有鑒拔。篤于獎進。故賢士大夫日遊其藩。公以襪衣謁前。見賞英特。一面若舊。許以棟輔。延置門下。介于諸公。歡愛其文。謂爲入室。公名所以籍甚。貴勝先達。皆忘年願交者。以文公器而揚之也。干試貢部。輒不在選中。處之泰然。自待益厚。上登位二年。始延見方聞之士。擢公甲科。釋褐太常寺奉禮郎。簽宣德軍節度判官。親嫌移宜城。故相李文定時守金陵。薦公材堪器使。秩滿。代試學士院。除光祿寺丞。集賢校理。未幾。通判越州。代還。改太子中允。同知太常禮院。泛恩遷太常丞。踰年。除三司戶部判官。賜緋衣佩魚。受詔注釋御製三朝寶訓。遷直史館。景祐初。同修起居注。改太常博士。權爲開封府發解官。及攷較御試進士。與今翰林宋公子京建議。禮部所行韻略及廣韻。繁簡失當。訓詁不正。有司攷士。多以聲病被黜。請修三韻。是正音訓。齊成。學者便焉。改判鹽鐵勾院。爲鴨契丹使。首還。以正言知制誥。賜紫章綬。時西臺之選。極一時名勝。故景祐中。號令溫雅。辭訓深厚者。公豫唱焉。屬構落成。聯章敷請。上親用籀法書紫微閣三字。以揭額扁。旌名臣。領判國子監。以謂教化根本。先京師而後諸夏。乃選明經義。請說有法者。以訓導胄學。復乞田以給之。又請立學州郡。以廣育才。五年。同知禮部貢舉。多拔名聲。務略小疵。翕然稱爲得人。寶元初。知審刑院。獻天下之獄。原心麗法。值帝長者。多所全活。無留牘。前後四被詔獎。從容訪對。去必目送。自是簡注日隆。未幾。除起居舍人。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豪吏猾士元。挾狡數通貴要。多爲姦利。睚眦必中以禍。操制一府。

長甚于尹。都人目之爲立京兆。公廉知罪惡。窮按姦贓。悉得其受賂撓法之狀。權貴多爲請者。了不以聽。獄具。奏流海島。家沒償贓。首惡既除。餘皆股慄。詿誤及愚弱坐法。多見貸舍。即豪右犯法。必逮治窮按。無所顧避。而轂下政清。康定初。高選主計。命公權三司使事。先是居計席者。未暖輒遷。不暇講求財策。吏治益弛。計文寖耗。至是四方用武。急于調度。公檢多門之蠹。抉辟召之非。勅正籍書。參比羨入。民不加賦。未久。得羨緡四百萬。轉運使舊有攷課之法。廢格不行。公請復舊制。以振綱領。時邊兵六十餘萬。坐甲待食。軍興期會。急于星火。公迎事輒辦。臨劇益裕。上圖公展成之效。謂終足負重任、斷大事。乃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尋改樞密副使。舊制。二府進律。錫予優豐。公以甫舉前恩。堅辭後賜。許之。既參前箸之勸。所以伐謀制勝者甚衆。嘗入白虎帳。議遣高材使者。就問西北諸將。攻守所宜。使悉條其策謀。且探觀其識略。能否足辦。緩急可任。上用其策焉。時黠羌擾西。縣官旰食。一日上召對二府。問有唐大臣巡邊故事。因言寇難未夷。師老勤戍。欲煩吾一二舊德。往撫西衆。因以圖上方略。大臣未有對者。公自惟布衣。主上拔從羣右。任以本兵。思欲畢力竭忠。圖報乃已。即時歸第。手疏請行。上嘉以公疏付中書。深爲當國者忌極。卒見沮格。明年。遂以本官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出無他。了不自直。至是過家。乃散百金。悉召見故人親屬。釀牛酒以上冢。先是詔謹內盜。大籍四方鄉丁。申勅部官。閱習武技。時西師新衄。東人大恐。謂將取以戍邊。日夕悲惋。公檄以諭父老。復奏減其半。使還田業。自是人心甫定。郡中西湖即白傅所記錢塘湖

也。環三十里。溉湖上良田千頃。唐相李泌。即湖中作陰竇。引水灌城中六井。以資汲者。武肅置撩淸軍。以疏其淤。自錢氏納土。至公居郡。凡甲子一週矣。而湖淤不治。豪者以耕。僭侈其構。汲者囊食。無有已時。公按舊記。復故堤。程工無慮十萬。調境內丁夫。闢之。湖利中興焉。二年。除給事中。移并州。未行。改鄆州。鄆齊等九州安撫使。冬。移長安。兼本路兵馬都部署。規中入覲。從容言羌寇逋誅。陝服凌困。宜勅有司計料。調緩急。差爲三等。罷興急須自如法。他可緩以期會。非急者一切可罷。以明恩施。上深然之。至雍。復表西人瘡痍。宜在寬䘏。因是由爲降赦。諸吏蠲賦斂。傷害于下者。類皆施行。公議以紓民力。又奏罷括糴之法。誘邊人蓄粟。以平糴償。吏自涓涉河輸木京師。深沒備償。及不中程者。至破家產。公條究狀。歲裁減二十餘萬。是時羌未悔過。兵連不解。侵軼亭候。虜劉邊城。天子覽宣王大雅之詩。思召穆中興之將。博採文武。攸卜公卿。進厥帥臣。付以西路。以公有已試之效。有納忠之先。三年。除陝西四路緣邊兵馬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使。遷禮部侍郎。受命上道。老小叩馬。至暮不得前。因夜半馳去。衆復詣闕上書願留。時邊將新懲定川之敗。士氣益挫。公建上將軍旗鼓。甄護諸將。合衆軍于涇原。健銳者訓勵之。痍傷者安息之。拊循噢咻。人皆自奮。元昊擁衆黑山。號稱十萬。公行邊抵鎮戎。勒兵趨蓮花堡。進據險要。天寒置酒高會。虜不敢近。自是軍聲始振。邊寇絕入。時邊部將利邊境有事。用公錢亡節。緣賂售進。收私人己。無名之費。不啻泥沙。公私疲勞。道近時尋。公摘其尤不奉法者斥逐去。郡餘稍自戢。四年。頭事稍間。詔公還治長安。發持威重。雍人若幼若艾。重趼數百里。拜迎車下。郡中適旱。踐境即雨。衆喜曰。此涇州雨。隨鄭公來也。初帥四路。有生氏帥爲寇。率諸帥願率水還地入附。諸氏亦獻山林。願得內屬。水還直隴坻之右。自石門西出隴洮。趙秦中爲近。二水環城而遶帶河渭。雜氏十餘萬落。無所役屬。往時名將自曹武穆等。欲城其地而不可得。至是公遣靜邊戍長劉滬觀相形勢。還。勸公亟城。天贊之機。不可失以資賊。即以狀馳奏。遣滬往城。以從軍董士廉尸其役。會公移雍。涇原帥毀沮其策。即日撤收水還兵。趣使罷役。滬、士廉守便宜。不從。公爭之甚切。上遣三司副使魚周詢、宮苑使周惟德、同都轉運使程戡行視利害。涇原帥以滬等不應令。遣將械繫于獄。將斬以徇。羣氏遽使者軍稱冤。使者即時出滬等還。奏城便。詔趣訖之。城成。賴其保障。公復謂環慶涇原二路相去道里回遠。緩急首尾勢不相救。又敵珠彌臧康努三族。隔閡其間。首鼠擾賊。昔孟獻督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若城細腰。奪賊要害。遏有警過師。猶在衽席之上。雜種畏懾。亦且不敢附賊。賊無鄉導。必難內侮。召部將种世衡、蔣偕程工計日。度三月能業。已版築。會公解帥。公度失今不治。必開後患。志在憂國。表上其事。未幾。宣撫范公來西。詔下城之。如公所策。凡斥境數百餘里。是秋戎人請延帥送款。西方益無事。五年。上書乞守內郡。朝廷倚其名重。詔書勞勉。天王都汴。根本兩河。晉迫羌胡。土俗勁悍。大鹵謀帥。無易公者。六年。除戶部侍郎。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兼并代澤潞麟府嵐石沿邊經略安撫使。兵馬都部署。時甲馬隸麾下者。凡十二部。部將有貴門。有寒族。所部之兵。及所給鎧仗。其間精怯不等。公慮怯者遇敵。勢必先敗。敗則牽沮大軍。非便。于是均配強弱。合置十將。自往訓勵。并無武鋒精兵。復闕廂軍精勇者。得三千人。遷補清邊。聲其數爲十萬。以夸戎人。潛遣戍兵還京師者數萬

衆獲休息幾減邊費半吐渾守捍尤力自諸校而下名級闗外得專補署不從袁請膚人建議欲徙補別
部公上言士出死力者以有分寸軍賞人情懸本不宜輒動詔趣從舊制澤潞遼絳之賦移餉河北公以
瘠士賦不足以自支奏罷外輸以寬四郡根下吏浮冗者裁損四十餘人以省經費邊將爭遣人覘膚被
遣者貪利財物實不能得其要領還即紿言以報膚欲爲寇邊郡承謬至發奔命書以疑誤上聽已而卒
無纖介了不按問公懼習玩啓慢備豫不遠因下令諸覘膚不實者論如軍法自是不敢紿報多得實而
還契丹之將討夏人也造舟于天德軍或曰膚態難常我盍備之公曰膚出無名匈奴本以甲馬戰鬬今
爭舟楫之利是棄長技而取所短彼將取敗我當用虜後契丹果以敗聞二膚之將戰也邊部督奏重迹
而丞獨太原不發羽書上怪問公狀且詢之策公曰夷狄自相攻討不足煩中國願勅邊將務在持重
而已麟府黠落經寇驅率略盡公招還離散撫綏荒餘益弓箭五千浮二萬戶以實塞下空虛之地以耕
河上良腴之田以口益增戢邏彌賊岢嵐軍東草城川近壓虜境陷大業中置戍以扼賊衝虜貪地肥間
出田牧公與約地距塞二十里內虜不得預徙實邊雜戶數萬家以爲扞蔽中國限戎本以豐之橫陽川
爲限豐州沒後城主失戍元昊旣已送款因遣人請沒寧浪地公上言麟府孤立介在河外若以美地資
賊二州乃墮其吻終爲吞噬衷議遂不肯與我人請之益堅復因使者附奏具道不可與地狀卒用筭論
還西人公治尙嚴明天性疾惡并土年少喜伺姦使公設耳目知其主名竊穴犯者輒錄窮按株連自是
姦盜衰息在杭雍亦然惡子皆逃之他境狂卒以甘陵叛訛言寖且至晉人乘之洶懼推迹所起乃定襄
男子爲之因戮以徇遠近帖息壽陽豪李化殺人誣郭黨以規免黨不勝楚掠因自誣服公察非是詰化
化飼大屈鞠之具得其賕賞眞狀化卒棄市邊地寒苦因多嘊死于獄公奏條元魏恤獄故事上惻然降
詔自是繫者涉冬多活鐵錢惟軌關右後河東亦施其法晉地產鐵人爭冒鑄犯者殊死日報而姦不止
公論作法之弊請用三當一以消姦源上遣近臣通政事者參議經久咸是公議改幣令下姦人不悅輩
訴公所守卒不納有噪于牙門者公坐黃堂使前諭以幣輕物貴盜鑄多死朝廷所以改幣使重禁民爲
非者正是全活汝輩何乃敢拒明詔因執渠魁不率教者致之于理是日閭巷無賴者輒掠奪市物公勑
牙兵收捕眞首惡十餘輩自是姦鑄遂息物價益賤于今受其賜秋冬閱材官鄉義二十餘萬號令明賞
罰信旌旗鉦鼓風行電照故太原遂爲天下勁兵之首詐歷不作威名播越朝廷以公威名累稔底定有
勞七年除吏部侍郎未幾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仍判幷州事公表陳孤生感會明主倉卒之際驅率
馳驅卒賴國家之靈邊隅晏定兵官猶可併省徽職不宜外除固辭殊章願守閒郡優詔不之許天子以
公忠力外宣功效尤著明年就拜寧國軍節度使復表陳前志自言寢疾不任軍事願還節制手疏懇到
卒不得謝久之寢劇以至薨落年六十二士大夫多爲流涕公外濟以和內果于斷倜儻以尙風誼慷慨
而好功名精力過絕于人英詞鼓動于物尹都府幹大計二職鞅劇萬事倚辦老吏持案待決訟者操契
滿前准畫錙銖判別皁白神無滯用機應不差旁接談賓行答尺牘毫法俊健肯意婉文理蓄親疏體甚
閒暇參以善飲杳然戲弁前史稱弘百函占十吏殆無以過也有一善旣稱道之不舍又申以獎拔故出

門下者多臺閣名彥貴賤有舊接之者驩然有恩爲振其乏在宛陵收殯故人孫濱經恤其孤楊文公高
直忤時天禧間愈不得志及卒賓客益落公病方困吳郡日夕騎走赴其喪義士韙之伯氏吏部代還左
蜀病卒岐下公時在西省請急赴喪大感于行路及在軍中士有疾病行自省恤軍市之人厚于犒軍下
伍有勞多見拔用纖微坐法闊略不問故衆莫不思奮嘗讀兵書至謀攻篇謂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
戰也喟曰上兵節制要在靜勝故每檄諸將常以堅重待敵終能制戎羯安邊境者繇此策也惜其在
樞宥日淺謀謨未究服勞于外益徙而北不得推所蘊于天下每處邊議多蒙報可前後詔書褒寵凡十
八至焉奉公憂國遭時得君若天假之年授柄以相其老謀遠業猶將安生民強公室烏肯營安而休耶
公撰著文章凡五集曰制誥原武紫溪長安太原總五十卷才高而兼華實文雄而有氣骨蓋人倫之華
衰而材林之傑藻也攻時詩出于餘力尤極清麗與故翰林葉道卿夙期相許心照莫逆篇物酬寄別爲一
集以訂元白云道卿出守河陽自太原寄詩四十韻以將篤好葉復次韻以答詩成未幾物故悲傳名句
絕麟于此公聞河陽之訃慟哭不食者數日力疾提筆以銘道卿之墓纔百餘日相繼薨殞同時壟于吳
下神反郢質近時少比范張款款復存今日夫人李氏贈都官員外郎昌言之女賢有至行生于名門協
濟高明參稱內外累封丹陽郡夫人男子五人民彝民初民秀民慶民用並太常寺丞太祝咸有學尙兼
資才令六孫佑偁侈倜儻佃皆祕書省校書郎二女長適三司鹽鐵判官太常丞直集賢院王珪次未嫁
上錄其家若子若孫及別族者凡十人及諸婿班爵鎭者八人賜晉陵廨舍一區以郡幹給使公九歲即
失怙恃念及泫然常欲以感慈之名置寺塋側未及請而薨家丞緣雅意以聞詔賜之榜且有別旨聞歲
度苾芻一人以度香火忠義獲寵哀榮異常如公者鮮焉蹟甍語家人見託銘墓左右或泣下公諭以至
數勒勿悲神明若茲公爲不亡矣宿時背周旋平生獎昂見許州里預游藩籬契闊限于死生頫仰成于
今古緒言有屬感涕無從輒稽宗譜之傳與夫宮簿之實咨通如在傳信無窮銘曰次舍之精斿昴著明
東南之鎭秦稽蓄嶷巖巖文忠王佐之英精明卓傑降神及星惟天右民付畀閒氣帝初器之使材諸位
曰訓曰誥以經以緯尹茲都畿相我邦計萬事倚成三邊仰濟名赫厥閣功昭于試若時用武惟密本兵
還衆以舉好謀而成愛勞西歎感慨請行見排異己實貫神明忠圖未究讒言其興屛叱于外尤一乃成
前疏未乾上眷攸注卒帥于西授以節度宣明國威劃除民蠹生氏率圖析肝隨附水邇往城細捷白戍
我闢我疆之策之慮上覽睿明弗爲讒沮荒憬詩柔壘垣增固復來長安益從太原厥戎孔邇其武維桓
臨御以重撫循則寬悉復棄地大徙實邊歲有高廩時無姦發長城屹若敵國隱然惟時念功節鉞即授
告于文人秬鬯一卣曾是偉賢胡不大壽奄忽棄落弗究其有晉人姊漬用懷孔疚如蒼生何公亡于臘
公雖云亡名不得朽靈輀迷兮大鹵水幽咽兮昌門從先公之舊兆啓故死之鮮原穆將安兮眞宅些歸
來兮英魂慨梁木之其壞感華屋之生存武丘兮北峙凝嵐兮夕昏嗚呼雄俊儒帥鄭公之墳

文恭集卷三十七

誌銘

宋故奉直郎守侍御史王公墓誌銘

歷歷乙酉、上用太原王公爲侍御史、數進方輻、切劘庶政、又明年、以天禧故事、參領諫職、嘗中雖細、一不復省、顧繩遂納輔而已、公強學精志、多識前載、孝武時倪寬以經學進、建武中、杜林以名德用、公膺時學、其殆幾乎、九月十三日、對延和殿、敷敍未究、疾作遽退、明日卒于家、治命葬于潁、上聞、蘧然傷之、法賻有加、復錄其子向、爲三班借職、且曰、使有祿以養其母、恩從特出、例前不著、葬有日矣、諸孤條官閥世譜、託銘于學史者、且云友也、義不得辭、公諱平、字保衡、五世祖唐末避地自徙、居閩之侯官、王審知之據郡也、曾大父、隱晦弗仕、常署大父爲安遠使、已而謝去、考、諱居政、以行義稱于州里、娶姚氏、早亡、繼室以陳氏、及公有位于朝、陪祀延漏禮室、官至祕書丞、以昭德、仁壽、二號、爲繼姚封邑之寵、公生而穎特、少挺淳至、十二歲丁昭德之喪、號慕焦毀、不能自存、夫父教嘗、益更感絕、後與從弟甲、同研席、相友愛、久之游學不利、春官試、還客江淮間、所至交其士大夫之賢者、好自整飭、不妄舉動、強于記問、有制度之學、經史汎達、

雖說有法、好學者日至其館、從授大義、諸生奉幣爲謝、初不之卻、痛節游費、還資裝具、肇聖後元年、以同進士出身、授許州司理參軍、里中女乘驢單行、盜殺諸用間、視其衣而去、驢逸田旁家、收繫之、覺吏捕得驢、指爲殺女子者、訊之四旬、田旁家認收繫其驢、實不殺女子、公意疑甚、以狀白府、州將老吏、素強了不之聽、趣令具獄、公持益堅、彼乃怒曰、掾懦耶、公曰、今觸奏坐懦、不過一免耳、與其阿旨以殺無辜、又陷公于不義、較其輕重、孰爲愈耶、州將因不能奪、後數日、河南移逃卒至、許、核之、乃實殺女子者、田旁家得活、後因衆見、州將謝曰、微司理、鄉幾誤殺人、再爲臨安、扶溝、二主簿、翰林徐公魏、治京府、盧其材、除開封府法曹參軍、蔡希顏爲推官、持法甚深、公處以正、與之背戾、彌歲當遷、故事、闔府保任、希顏持奏不署、或諷公往謝、公曰、脫遇知我、安用謝爲、如其不知、謝適取辱、使謝而署奏、交有所喪、希顏聞之慚、密奏亟署、尋除祕書省著作佐郎、在職如故、初府掾任京司者、見尹廷謁、來幾、泛恩、諸掾悉遷朝秩、公除祕書丞、同府掾佞尹拜謁廷下、公以朝有定著、引他掾羅拜堂上、識者謂其有體、尹後奏能諸掾有朝籍者、出知洪州分寧縣、土多強宗大姓、前宰以嫌不之按、公無聞然、雖賓興未預、皆以禮迎見、至其家負法、雖細弗貸、用是衆伏焉、就遷太常博士、入爲審刑詳議官、操憲甚均、持心近厚、景祐四年冬、地震于晉忻、城壞、人多壓死、公上書推災異之變、大抵言陰宜靜而反動、今失其性、四夷之于中國、陰也、戎狄將有搖叛乎、宜勸邊將、豫嚴兵備、歲中疊寇宜桂二州、殺守將、河西外叛、元昊入寇、契丹乘間以重兵壓境上、求三關故地、爲言、誓外增物、僅乃得止、如公之疏云、除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徐州、未行、丁祕書君憂、免喪還、會中執建議、諸七十在官一切致仕之法、公以謂古者養老、所以納民于忠厚、今士大夫雖不能據禮引去、從而斥辟、殆非所以爲國養恩之道、奏養老頗諷焉、不省、出通判荊南府、遷都官員外郎、守臣操政、多任便宜、公據法不從、以嚴見憚、朝廷高選憲屬、于是有蔡端之召、初、石元孫、延州兵敗、傳云已死、縣官舉贈、典錄諸孤、已而西人請成、歸元孫于我、議者責其不死節、諸戮以厲後、公上言、西戎比年犯邊、將校覆殺幾何、甫歸元孫、隨而見戮、是堅降者之志、而絕內顧之望、非計之便、元孫卒得不誅、監察御史閻詢、治王素獄、議者言、詢與素姻家、匿不自避、疑其姦、上立黜詢、詢惶懼不敢辯、獨公奏言、詢妻弟娶素從女耳、論情則至疎、在法不當避、葉已黜詢、莅河陽酒局、然尊起通判隰州、公議論務大體、略碎煩、所彈應法、嘗乘間爲上言、人情不能無過、且宜闊略細微、問諸忠義何如耳、上深納之、數條白邊關利害、及摘財賦之蠹、他日宰相擇尊對者、往迓敵使、公不在選中、上卻奏曰、王某識敵態、敏且辯、胡爲弗遣、遂命爲接伴使、還言河北春月、猶習土兵、邊時妨耕、可趣其會、自是鄉兵閱習、以兩月爲限斷、蠹冬須罷、除三司戶部判官、尋充契丹國信使、至幽州、敵方蒐兵試戰、聲言伐夏、遣其相蕭忠孝來、云元昊侵侮敝邑、敢以告、諸使唯唯、公還曰、南北盟好、歃固驗于金石、何讒之能間、且治兵有國常事、脫吾邊鄙討貳、庸可間乎、忠孝既退、公之介曰、彼妄誕非其主意、公曰不然、及見戎王、面諭伐夏事、略與孝忠語同、公拾前對對之、戎王喜、規中還奏、題其所答、廣親邸、災、公坐省曹、案領修造、有詔營請、令主督作、廣親、秦悼王邸也、年祀浸久、支廡彌廣、無容室處、至爲樓居、上患其然、方議益邸、會其火、因度取邸旁民家地、以廣其宮、悅勸工徒、省約用費、有

以舊例逐餞者。公拒而弗納。尋代賈黯知諫事。延和之對。辭解宮役。曰。臣竊爲修遊有司。今爲諫御史。讒役于體非是。上曰。宮役乘訖。煩卿旬日事耳。公病語不及究。猶力疾自退。還于帷下。以至于啓手足。享年六十三。公介而敏。造次必于儒雅。論議依于名節。與朋友信。于閨門孝。從弟甲。後登進士第。與今參政范公同年生也。調澧州司理參軍。病卒于京師。公哀慕收斂。不曾同產。范公高其義。往弔之。復以同年齒爲之拜。雅爲故集賢殿修撰曾公會所器。妻之愛女。賢善柔閒。經是二物。以金華爲湯沐邑。男五人。回、岡、向、同、問。冢子舉有家法。行爲士範。諸子咸保家之令。志局匪量。一女嫁光祿寺丞陳繇古。以皇祐己丑八月十二日。葬于汝陰之旌義新安里。辱公最舊。捨我先逝。惜其疏遠孤進。晚始得供奉諫諍。素所蓄積。曾宜濟之。未暇。一旦奄忽。其命也夫。銘曰。公嘗游兮潁之淵。愛潁水兮濟且漪。壯有氣兮陵虹霓。冠髮鬒兮佩陸離。挾時策兮步來西。思絲髮兮羅所施。命與力兮不可支。與一御史兮衰且遲。驥將騁兮蹶之。年不與兮已而。望閶闔兮東南涯。貴不資兮葬不得歸。循故潁兮水依依。丹旐舉兮秋風吹。匪良友兮我孰歷。有賢子兮君勿悲。尙逝者兮有知。寧體魄兮于斯。

故尙書都官員外郎丁公墓誌銘

至和甲午。六月二十四日。尙書都官員外郎。齊陽丁公。卒于京師之朝集院。年五十四。位不配德。論者傷之。君諱某。字元規。其先齊公伋之後。子姓爲著。中葉遷播。徙西于晉陵。曾大父閏。放。大父衡。泌。考諱某。與同產兄力學。比千試于貢部。以不得志先兄而卒。卒生友愛。鄉論佳焉。娶清河張氏。其外女兄也。賢善爲族嫺所美。生二子。長即都官。其後令終。考追贈尙書屯田員外郎。以仙游爲母湯沐。君幼與父。羣稱見之竦然改觀。及長與兄某。俱有才名。學者稱二丁焉。母疾刲股肉以進。孝行聞于閭里。弱冠而孤。侍世父尤謹。明道中與仲氏比牒充賦。明年建元景祐。春當試于禮部。會予爲大宗伯所辟預典試事。以親嫌移之別闈。二惠俱在選中。是年同登乙科。里門榮之。釋褐甘州軍事判官。郡通河西。城惡且甚。獻議州將。計功治之。凡期年而役已。未幾。夏人果叛。侵大擾。城完而固。衆以不恐。河出州境。歲苦災潦。營石堤以捍二者。州人賴之。鄰城宿兵悍吏猾。轉運段公。檄使莅劇。邑中大治。再調楚州團練判官。發運使吏部蔣公。舉監淮岸局。督是漕事。秩滿。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江寧府句容縣。幼艾懷其惠。老姦憚其明。府檄苛求。一不之聽。徙知雅州名山。以勞免行。遷秘書丞三司。舉知舒州太湖縣。縣榷茶禁。舊制歲市茶八十萬。受上賞。前此居邑者。逞刑取辦。股民備進。積苦甚虐。舒人無憀。君即歲減三十萬。或以爲不可。歎曰。吾寧坐不速之罰。安能邀股民之賞乎。自是無暴征。無滯積。公私兩便。爲諸邑之最。改課。遷太常寺博士。泛恩除尙書屯田員外郎。在官五年。代還。進秩中都。通判定州。纔中風眩。以至含襚。君履行修勅。性資沖厚。犯而不校。介而能通。行己本于信誠。治民先于愛利。未究中壽。僅得臺郎。報施難原。此古人致論于力命也。君娶廣平程氏。胙胙田于安吉。柔閑維則。以經二紀。夭死遘閔。未亡在痛。三子。曰某、曰某、曰某、世其家學。休有鄉譽。滋而後大。庸或在斯。女三人。長適進士孫昭餘。在室。孫男一。女一。皆幼。哀號擧其柩歸。攢諸室。參議其宅。武進縣懷德鄉薛村原之地。命龜曰吉。以季冬丙申。畢體魄于茲。厥初其孤來赴。以葬咨予。內屬銘其

前人。惟疇昔之昵言。慨頻仰之陳迹。且稽遺範。以誌幽遂。銘曰。篤哉斯士。履德愉愉。氣沖神茂。行安節純。忘生徇孝。紓患庇民。宜餉以福。尙永其身。曾是短齡。殲此良人。受啓新阡。四郊之側。言駕轜車。來寧兆域。脩夜弗陽。殷冬將夕。寒日無光。陰雲慘色。永訣千秋。齋咨累德。深谷有遷。茲石未泐。

故朝散大夫太常少卿致仕李公墓誌銘

宋有清德美行之君子。曰、李公。至和元年。以七兵郎中典吳郡。治成辭疾。詔以本官分司南京。聽家武進。吳人飲公和政。去有遺戀。後四年、告老。除太常少卿。致仕。以嘉祐戊戌。十月二十二日、考終命于寢下。斂以時服。家無餘帛。素絲壹節。嗚呼尙哉。于時搢紳先生。相與流涕。痛夫若人之不見已。公諱仲偃。字晉卿。李系隴西。曾祖昪、帛。祖璟。並爲江南國主。考、從謙。右龍武大將軍。公第三子也。生而警異。幼即罹孤。伯氏仲儀。撫養其篤。及長挾策無流志。落筆有奇辭。弱冠屬節。游學知名。故翰林梁公顥。文定趙公尙書。咸器其才行。召從門下。所與游者。皆當世知名之士。天骨秀爽。神情閒遠。見之者目爲神仙中人。祥符中。再擧貢部高等。八年得進士丙科。調楚州寶應尉。邑多無賴少年。習爲人害。前此吏不能禁。公至。能痛繩以法。惡子相率改行。治以大甫。郡守黃宗旦。薦其材。秩滿。授常州團練推官。未幾丁內艱。服除。改澧州軍事推官。知蘄州蘄春縣。兼監洗馬茶場。從三司之舉也。會議茶變法。商賈輟行。踰期不得代。責任者兩期及還攷課。復不應書。大理寺舉充詳斷官。除本寺丞。然非其志也。先是廷尉丞屬多取經生泥于執文。不暢法意。惟公儒者。常得中典。時丞相陳公。以綱轄領判。尤加賞待。凡有疑讞。諮以取正。稍遷殿中丞。范公密遣諭意。且欲濟之褒職。公以粢米爲解。頑辭不願。出知越州會稽縣。風政修舉。爲諸邑最。秩滿。除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台州。近臣有薦公才堪治劇。中御史者。初除都官員外郎。用知婺州。未幾召拜侍御史。時三院徑路官進者。最稱要捷。贊此職者。多稱道地。公屢表疑疾。乞郡自障。遷秩司封。除淮南提點刑獄。司表退無競。議者嘉焉。入爲三司度支判官。尋除兩浙轉運使。賜紫章服。居部識大體。總綱目。應書卽舉。遇事敢行。不爲細苛。驩尙皦毀。除工部郎中。代還。判三司度支勾院。假太常少卿。直昭文館。充契丹國信使。還除刑部郎中。淮南轉運使。翰林金華諸公。薦公有經術行義。當留在左右。不宜外遷。上覽奏。謂執政曰。朕固聞其名。有意且召用之。丞相以德行對。但年已七十。惟陛下裁擇。上默然。章請從第。移蘇州。以便鄉關。自初筮以至掛冠。其間四十年。所得俸祿。多給族中之貧者。嫁娶孤遺。凡十許人。篤風義。重然諾。未嘗殖產治第。有田裁一二十廛。謝事後。稅止官舍。泊如也。平生藏書萬餘卷。皆親加校正。多手抄者。日置齋中。閱古今治亂。退開賓客。文酒不廢。雖晚生候謁。恂恂誘接。忘德爵之在己。前後推轂拔取寒畯。無慮四百人。有至臺省者。文集十卷。祥符初。瑞物仍降。時文載郁。諸所著撰。華實兼映。詩筆清婉。殊有思致。才焉盡貴仕。德焉盡高爵。終殁少列。豈命也夫。享年七十七。公之配曰楊氏。文定趙公甥也。賢和作合。湯沐原武。冢子孝嗣。秀州崇德令。次子孝直。試校書郎。女六人。長適秘書丞陳操。次進士許佺期。次大理寺丞黃秉。次三班借職新渭。次光祿寺丞周延年。次長洲尉宮錫。孫元規。太廟齋郎。孫女三人。尙幼。以嘉祐己亥十一月二十三日。葬常州武進縣安善鄉合侖里。（案）字書無侖字・疑修字之誤・初冢子以月日來赴。冢老以閥閱見

蜀、宿、于公、義則師友、情同州壤、銘寵之事、所以不敢辭、且史官以實紀、銘曰、李自開寶、言朝于京、中間踏艱、凋落弗榮、及公穎特、秀世而生、仙風遠韻、人莫不傾、彬彬其章、儀我王國、榮利匪懷、比辭憲職、不耀厥文、有隱其德、夸者退慚、談者歎息、金華薦論、上稔公聞、奈如命何、乃以老云、遂巡逝水、奄忽浮雲、天道力命、幽遠難分、真宅用寧、轜車言引、治命有詒、先慈惟近、背高城之夕陰、遡寒郊之悽路、些晉魄以安之、哀風流兮頓盡、

文恭集卷三十八

誌銘

宋故朝散大夫尚書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兼集賢殿修撰知越州兼管內隄堰橋道勸農使提點銀場公事充兩浙東路屯駐駐泊兵馬鈐轄溫台明越衢婺處州等諸州軍并都同巡檢兵甲賊盜公事護國軍濟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銘

嘉祐二年春、天章閣待制兼集賢殿修撰張公、以靜退之性、勞侍從之事、開東南佳山水、而會稽第一、章請自效、詔命其往、在郡三歲、政濟民恬、方且合符歸奏、計于天子、無何暴疾、以己亥七月丙辰、卒于州廨之寢、郡邸奏公訃、仁宗蹙然傷之、亟命錄諸孤、賻其家、所以惻近侍、卹師臣之後焉、嗣子奉公喪還京師、權窆城南閑舍、攷卜龜策、得癸卯十月丁酉之吉、葬河南之登封、從丞相文懿公塋、治命也、公諱友直、字清卿、晚更字曰益之、其先世系、翰林葉公撰文懿公誌、刻詳矣、曾祖裕、試金吾衛長史、莅陰城監院、乾德中、榜陰城爲軍、今光化是也、遂占籍焉、大父廷節、養素隱德、爲鄉丈人、及文懿公貴、並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楚齊二國公、曾王妣胡氏、追封燕國太夫人、祖妣趙氏、兩龐氏、李氏、追封魏韓魯越四國太

夫人、祖廟士遜、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傅、鄧國公、致仕、薨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謚文懿公、王妣蔣氏、黃氏、封鄭鄧二國太夫人、馮氏、許國夫人、公、文懿公之長子、母曰黃夫人、公生而骨法奇峻、體性和厚、少有學尚、尤修志介、文懿公任蘄春郡王友、友直七歲、以蔭補太廟齋郎、非所好、尋除守將作監主簿、三遷監丞、館閣讀書、再授詔編三館書籍、天聖中、以本官充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明道初、特賜進士出身、遷祕書郎、文懿當軸、自以丞相子、避遠權勢、出通判蔡州、歲餘移倅鄭下、時文惠陳公、以碩老鎮圃田、屬公以州事、公以悉心無所遺力、及文惠入相、薦公于朝、直史館、遷太常博士、同管勾國子監事、康定初、充三司鹽鐵判官、改判都磨勘司、歷初除尚書祠部員外郎、知襄州、甫至郡、而張海賊起、且壓境上、公治州兵、蔡丁壯、得敢勇願行者、數百輩、令邀擊穀城、多斬首級、賊潰去、後爲比郡、禽劇首、挫銳氣、繁公之力、丁內艱、去郡、襪服除、舊官與職、歷判戶部鹽鐵二勾院、遷刑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文懿公薨、釋服除、刑部、仍前修撰、嘗感蔣氏妣、卹典未及、表讓史職、移慰先慈、從之、詔以鄭爲太夫人封國、上以捐己爲美、仍換公集賢殿修撰、成美志也、糾察在京刑獄、改判尚書刑部、嘗與侍講學士錢象先、奏事便殿、已而上目送公謂象先曰、張友直、占對容止宛如其父、其見賞待如此、以先公家舍甫就、表碣未立、章累上、求便郡、出知鄧州、入辭之日、仁宗遣中使至第、以舊德之碑四字篆文懿公神道、又賜公御書飛白及鳳茶、以將其意、眷焉、南陽民緩、捐瘠者衆、官有儲麥、轉運使以便文自營、而不知卹、公發廩以救、多所全活、還朝、除天章閣待制、修撰如故、尋出知陝州、代還、侍宴于集英殿、公坐侍臣猶衣五品服、仁宗見之愕然、遽命取三品服、即御前以賜、公拜手謝、殿上觀者榮之、至是、出知會稽、越俗奉竺乾法、爲龍華、每歲又大祭天于塔廟、僧俗千女雜然並會、施金帛者趨走之、惟恐其後、公下教、一切禁止、舉籍羨數入學、談者韙之、卒時年五十八、至今會稽父老猶懷其濟、公莊重介直、濟之以和、明道、寶元之間、文懿公三入相、進退天下士、公時在子舍、應接賓友、談間未嘗及時事、雖密昵屬、不敢委以私、無他恩紀、故舉亦鮮焉、惟雅識者重其潔慎、文懿既上相印、告老于家、公晨夕侍勞、將順顏色、孝性謹如也、家人入息、乃敢寢焉、文懿公薨時、年過八十、公哀毀骨立、生平薦任子弟、必先疏屬、及其亡也、幼子未有官、公精小學、能篆、稿喜楷法、尤好篇詠、得美書善本、必手自傳寫、色無倦焉、仁宗在東宮、起居語默、文懿公必疏記之、祕世未有知者、及薨、公類以成篇、目之曰資善錄、出南陽日、從容面獻之、上甚悅、詔藏諸太史氏、有文集十卷、公娶劉氏、度支郎中明恕之女、柔慈賢善、凝範六媯、封宜陽縣君、嘉祐明堂、以子在朝著、進封長壽縣太君、贈公工部侍郎、子八人、德淳、尚書屯田員外郎、德潤、內殿承制、德源、大理寺丞、德溫、大理評事、德演、太常寺太祝、三子早卒、女十二人、長適起居舍人知諫院呂誨、而亡、次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陸詵、未嫁而卒、次適司封員外郎梅清臣、次適太常寺太祝王端臣、次適宋彭年、三人夭亡、四在室、公之將葬、冢子以日月來赴、且求銘于石、宿、雅出門下、復與公游册府、以茲分義、誠不可讓、文斐無次、今但直記其實云、銘曰、巖巖鄧公、俊德之雄、三陟台衮、告老顯終、有哲者嗣、時惟冢子、雅行敦修、端誠率履、炎炎相閥、赫赫洪猷、視權弗有、處勢若無、和而匪流、介然弗倚、四臨厥藩、其濟如水、年逾才半、志力尚強、曷云與善、乃爾殲良、履鼎原兮開阡面松

墓兮寧體.陪窴宅于先公.尚虛豎之彌嶨.

宋翰林侍讀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右丞提舉萬壽觀公事勾當三班院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禮部尚書證恪李公墓誌銘

嘉祐己亥冬十月、上將給享太廟.前三日庚午、齋于大慶殿.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右丞李公.入侍帷幄次,暴疾大困.有詔舁人侍祠.告許還家治疾.乃輿歸崇慶坊之舊第.翼日上命謁者.臨問.復馳賜湯劑.閱其未平也.又敕中使太醫往視.既而寢劇.癸未卒于正寢.訃聞.上惻悼之.命內史納書.以禮部尚書告其第.法賻加等.公諱昭述.字仲祖.其先鎭陽人也.曾祖沼、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子太師.祖昉、太宗朝宰相司空.致仕.薨.諡文正.累贈太師尚書令韓國公.考宗諤、章聖時翰林學士.累贈太尉.並國史有傳.公第二子也.幼而風性機警.神情穎秀.文正公常以吾家寶器目之.居母清河郡太君張氏喪.刺血寫佛經.毀過成人.年十五.能屬辭.學通志立.太尉屢欲任之官.比辭不就.移讓近屬.卒被敦迫.起家守秘書省校書郎.其侍親也.孝于承順.省視飲食起居.無不適其意者.典幹家事.大小皆有倫脊.丁太尉憂.號擗在疚.恩例改太常寺太祝.服除.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監內香藥庫.管奏局事.進對詳敏.眞宗目送之.既而謂左右曰.積善之家.固有餘慶.遷光祿寺丞.爲充刑部詳覆官.秩滿.除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越州.遷秘書丞.樞密使曹利用.薦其材.召爲羣牧判官.汝人隱障牧地.吏不能究.受詔按視.舉籍鉤校.凡括實數千頃.時議伏其精.遷太常博士.知開封府開封縣.未幾遷屯田員外郎.爲本府推官.坐舉將曹利用竄謫.出知常州.治

稱仁平.稍遷都官員外郎.入爲三司度支判官.上言五事.朝廷嘉獎.充契丹國信使.再遷封泛恩除工部郎中.出爲荊湖北路轉運使.荊南屯禁卒.譁言倉粟腐不堪食.公命掌廩者給爲己俸.因會客日.試取作飯.舉七而盡.曰.孰謂不可食耶.譁者遂息.范諷貶武昌.公素厚善.以嫌移湖南路.虎翼戍卒.長沙監軍遇之酷.一軍憤欲搆亂.或指公.廨舍曰.奈李公何.我不可以負長者.事遂寢.公開然猶未信.囚戒監軍.不復敢暴.他日還都.其衆遮道羅拜.指妻子曰.向非公.無噍類矣.因感泣而去.還朝.除淮南轉運使.兼發運事.直吏館.賜紫章服.奏計京師.以漕職修舉.移陝西轉運使.邊柝久弛.元昊以夏臺叛.至是增屯戍馬.五倍于前.上慮邊餉不支.遣近璫問狀.公濟計度.以必辦對.晝則與賓客燕宴.閒泰如平時.暮夜立吏于前.口占以策.黎明移文盡出.兵食乃集.移河北轉運使.覲日.上諭其勞.留糾察在京刑獄.尋除三司戶部副使.受詔.經制陝西糧草.因以安集士兵.還爲鹽鐵副使.嘗乘間奏事.疏勞爲記.上屢目之.公稽勞以對.條奏叅詳.除諫議大夫.河北都轉運使.至澶淵.值河決.斷浮航.具舟欲濟.而風甚.公禱于河.風息遂濟.至北岸.而風復作.後舸皆不得渡.未幾.契丹非次馳書.遣劉六符來使.朝議懲澶號之惡.公受旨、以完隄爲名.選將吏.調兵農八萬.城之.踰旬而畢.初戎使之過澶也.第且治隄.及還.覩雉堞.城守之具頗備.甚駭愕.初詔置義勇.人情詾懼.公乘疾置.日行十舍.所至開諭父老.置軍之意.卒置義勇.如詔書竭安平.有文正公嘗腴上產.歲租入籍.深守按鄉原租例.案主者嘗輸.歲願附益二十萬錢.公辭之曰.租乃大門所定.脫有遺利.義不敢受.郊吏獻計.減保塞軍溢食.公重于裁損.遂弗納.及公移漕後.保塞軍亂.如公所慮焉.宜撫使

任中師、表治行.詔書嘉獎.除龍圖閣直學士.移知潭州.遷給事中.代還.領三班院.秦州言糧道且乏.不足支數月.除公樞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至卽開人衆之策.發輸車之運.遂下寶鷄.寺及近藩.未報.無何、掘地得古銅符.文曰許昌.詔下治許.郡中西湖名勝.引爲曲水.日與參佐.觴詠亭下.餘力治礎.迄今賴焉.期歲、移亳州.河北四鎭.初置安撫.以公充使.領眞定路兵馬都部署之職.知成德軍.歲饑.籍僧廬羨粟萬斛.官作淖糜.以救.所全活者甚衆.武衞悍卒、亡爲盜.城中恐懼.公密遣帳下十卒.暫戮之.信宿.被遣者梟六首而至.自是將屯肅然.無敢逸者.西山聚盜.肆害累稔.下教諭以禍福.未幾以罪自歸.除尚書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充秦鳳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未行.詔再任成德.其後秦中關帥.范祥城古渭.戎落大騷.議者謂公若在秦.決不生事擾邊.遷刑部侍郎.還朝.領三輔.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鄭州.是年秋.歸侍邇英閣.知通進銀臺兼門下封駮事.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提舉萬壽觀.領三班院.再遷兵部侍郎.尙書右丞.至卒年九十九.夫人曹氏.故楚王彬之孫.贈中書令璨之女.賢明令淑.以經內外.湯沐鉅鹿.爲夫人之封.先六月而逝.息男六.冢子正卿.卒大理寺丞.直卿.左班殿直.宜卿.尙書職方員外郎.上卿.殿中丞.二子幼亡.亘卿.未仕.益卿.守秘書省正字.息二女.長適文思使任昱.次適東上閤門使張希一.十孫.士彥.士方.士立.士燮.並太常寺太祝.士亨.士褒.士衰.士㮚.士彧.並將作監主簿.士悉.未仕.公夷粹開敏.外寬中勁.慤而不校.和而不流.生于貴勝.恂恂如也.朝廷儀範事典.多所該識.家世七葉.鬱無異嫌.門內之治有規.治尚仁恩.休澣宴集.昆弟姪在焉.必以孝弟舉行.從容勸導.未嘗言及貲產.清素孝謹.爲搢族之冠.嘗言我家三世學士.論者以爲美談.吾歿後.汝等勉之.無墮素業.性有巧思.精于曲藝.通音律.善弈棋.家有名園.尤善植樹.珍叢嘉植.周阿而生.親朋之來.鐏酒相對.歌詩筆翰.自守家法.不爲時變.有文集二十卷.領使凡七.臨州者六.識大體.略細苛.不以纖慝取名.主于忠厚而已.薦引多拔寒畯.往往不識其面.推轂數百.訖無謬舉之累.豈非誠愨.族黨.治喪.墨龜以告.卜明年正月七日.惟食.舉鉅鹿夫人柩.合葬于河南府河南縣諸葛村之原.祔太尉之兆.于昭位.家丞以世系、官次、請銘于石.宿辱公之舊.得撫其實.銘曰.李之根系.或紀姑臧.滋而後東.趙郡贊皇.益從而北.厥惟鎭陽.日西者李.仍世其昌.有覺賢公.時惟文正.相我太宗.光明熙盛.英英翰林.風華是映.器于眞宗.乘付以柄.慶源之濬.回復在公.行本諸孝.性安于沖.正固以幹.開敏而通.治家有篤.順聽其風.六殿于藩.七漕其職.北土置兵.西師調食.既勤諸神.亦勞厥力.治略其苛.政幾于德.晉更近職.晚侍邇英.禁林三葉.未有茲榮.同庖七世.弗忝爾生.閨棺于寢.慭策以卿.曷不期頤.遽然奄歿.九鼎舊原.萬安先域.體魄寧茲.嶽嵩在側.爾雲爾來.重圭亡極.

右監門衞率府率世堅墓誌銘

太祖皇帝三世孫.右監門衞率府率世堅、字溫其.慶曆戊子、十二月二十六日.以疾卒于睦親之吳邸、年若干.有司以品卑、不在詔葬之例.上憐之.惻然見于玉色.特命入內供奉官梁克明往護喪事.以黃金五十兩.白金三百兩.賻之.令內史邸.詔.贈以右監門衞將軍.公曾祖吳懿王.大父某、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安定郡公.烈考從審、寧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宣城郡公.母渤海郡君吳氏.公幼性敏悟.長有學.尚筆札.工

賦詠有恭順之志，無怠惰之容，日奉內朝，翼如也。稱爲老成，謂將遠到。初命猶隸三班廷臣，景祐初，大更宗室官制，纔除率府率，至是再遷而卒。君以天屬生王家，不秀而苗，既榮而隕，痛矣夫。公娶李氏，贈尚書令隴西郡王繼勳之女孫，東頭供奉官舜舉之息女，育二女，並幼。初葬葬于某所，嘉祐庚子十月癸酉，葬于河南，祔永安之封城。（案）此下當有缺。

虞曹郎中妻（案）郎中不詳氏，誌文亦略而不載，疑有脫漏。故陳留縣君鄭氏墓誌銘

慶曆乙酉二年甲寅，陳留縣君鄭氏卒。明年，自晉陵舉其柩歸族南畿之墓，且祔先姑之次。以十月十五日辛酉，窆之于清流縣蓼湖之原。窆日甫定，家老以鄭之世系請銘，諸窆，謹按宗牒，鄭蓋厲王之支子，始疏華下之邑，乃在寰列之內。周之東遷，我實從焉。再謁虎牢之封，厥居滎圃之地。春秋之後，布濩蕃衍，漢晉之際，咀嚼盛大，或革履見識于上，或雲屏分閑其坐，司農二學，名于當世。有唐四姓，號爲盛閥，因亂僑寓，今籍定平。曾祖縷，贈滁州團練使，祖意華，仕南康領九江節制，歸朝縣右千牛衛大將軍，贈上將軍。父文寶，兵部員外郎，累贈工部尚書。沈毅倜儻，好談兵策，淳化至道間，總領陝計，經略河曲，功不及究，識者惜之。事具國書及南陽文公所撰之銘。縣君諱信陵，字仙儀，即兵部之息也。聞華令淑，稟諸自然，端粹莊修，蓋有餘裕。以守龜之吉，年十六，歸于今虞曹郎中清河公。僧哲人歸，家婦虔共上下，參和內外，德性之尚，不妄喜慍，以禮防持，動適中節。召南采蘩，所謂能守法度者。陳留有焉。天禧初，以郊類之慶，用朝闕之例，封滎陽縣君。前後泛恩，遞封管城、永樂、千乘、陳留，最凡五邑。享壽六十五，三子，長次津，太子中舍，次次立，擢進士第，試祕書省校書郎，次次道，太廟齋郎，咸貞惠以承世德，開敏而續門業。孫三人，塾、堅、舉，皆幼。一女，適著作郎直集賢院呂溱。虞曹之止臨海郡印，歸老晉陵，陳留深懼止足，內相然贊，及得可詔，相隨還西，翩翩二雛，接翼而歸。方將優閑家門，含飴弄孫，先露奄忽，惠風已而，豈至數之常然，信天時之不齊。銘曰：滎圃之姬，國曰鄭，後世衣冠爲大姓。東南避地，綿延年，累葉相仍，覃厚慶，惠風勝範在陳留。委度莊修，循德性，清門合作三紀餘，內外參和，賁輔正，川上之水何悠悠，韶華委逝不復留，人間華屋去北里，江外丹旐還西州，仍從先姑安舊隴，永託松柏山之幽。

文恭集卷三十九

碑表塔銘

宋故朝散大夫尚書禮部侍郎致仕上柱國樂安縣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吏部侍郎蔣公神道碑

宋有大雅全德之老，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蔣公，以皇祐六年三月辛酉，考終于吳郡靈芝坊私第，以至和元年九月乙酉，葬于吳縣堯峯之魯塢，門人邵必、陸其壙，識者謂公朝廷偉人，東南首望，宜有石刻以表神道，既葬十年，宿得以申，寄遺烈，章示于後。公諱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弋陽本系，出于周公，義興至唐蔚爲巨閥，累世紱冕，訖于五代，本朝未有達者。先大夫賢，常有中興門構之志，聚書延客，以教諸子。公在伯仲間，穎特秀發，不勉而學，登進，既冠而業大成，西遊京師，遍交英俊，卓然文行，見稱諸公，名聲飛翔，迅于六翮，祥符五年，登進士甲科，授楚州團練推官，嘗攝州事，閱器仗，牙門軍校不待白，已輒啓庫鑰，公械而治其罪，郡中肅然。丁先大夫憂，服除，吏部試甲乙科，文在優等，陛見日，章聖命取所試判視之，嘉賞焉，改大理寺丞，知撫州臨川縣。縣有大姓李甲，積爲民害，乃復僧擬，以制，動作不法，前宰無敢攝其罪，公至，

緣事抺治之。盡得其姦狀。卒坐棄市。窮根剟去。閩境慰悅。歷眉吉楚三通判。改太常博士。知泗州。惟眉差小。而三郡類劇。沛然神用治問。弗擧。召爲監察御史。時樞密使張耆。章聖藩邸舊臣。皆有德于獻后。后方臨朝。耆數移疾弗治務。公以其慢朝廢職。宜加顯黜。疏比上。不省。及仁宗復辟。同僚語公。盍辯前疏。答曰。彼已失勢。言之傷薄。吾弗爲也。未幾、同僚謟公前跡而言。疏入之明日、仁宗見稱敢言。擢居近侍。執政知公抗疏在前。他日見之。有慰安之語。公曰。言實本職。豈規賞耶。禁中火、有司欲文致其事。委罪宮人。公上言。火災、天意也。陛下恐懼修省。猶恐未至。如聞吏議。欲以宮人爲解。女子一間。卽承。然天可誣乎。上悟。遽命原之。日官上言。內酒坊直國家福德所在。宜徙置他所。宦者喜興作。希土木之賞。隨而贊然。事下公府。公逆擧曰。內酒坊枕大內西北隅、四世矣。祖宗以來。少福德耶。無名改作。所宜愼重。事遂寢。歲餘。遷歷三院。判三司度支勾院。賜緋衣銀魚。時三司使范諷。高處廢務。公以爲憂。頃之。以侍御史出爲江南東路轉運使。辭日、面陳諷放逸不事事。大墮厥職。仁宗頷之。未幾、諷罷。至江東數月。會朝廷罷江淮發運使。均歲漕錢帛之數。取辦六路。以公爲淮南轉運使。兼發運使。更張甫至。綱目未立。凡百經制。出于心術。歲終。奏計六百萬。璽書褒美焉。未幾、就除尙書吏部員外郎。復以勞、賜金紫。坐部吏犯法、按擧失實。移知越州。漢太守馬臻、所治鑑湖在焉。無慮溉田八千頃。至是、越人奪湖水以名已田。故水日堙。湖田日廣。貧民失水利。豪姓擅地產。公條奏利病。詔復爲湖。俗信姦巫、奉淫鬼、境內所祀、非舊典者、皆毀治之。取其像棄湖中。村瓦悉送官。衆初駭以爲慢神。公乃尊禹祀、新馬侯故祠、歲時齋薦之。民靡然而趨正享。知淫祀之無福焉。徙知蘇州。代還。判尙書刑部。三司戶部勾院。歷戶部度支鹽鐵三司副使。乘西師之後。關中困乏。及夏

人送款。疆事略定。公建白一切罷去橫賦。以紓其民。東川饑、受詔爲梓州路安撫使。勞徠安定。全活甚多。還朝。除戶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充江淮發運使。承前居是職者、每歲上計。必取大艑載奇物。輸權門。以售進。公再任前後五年。未嘗一至都。凡章奏皆附驛而上。除河東轉運使。未行、徙知洪州。又改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歲餘、還左司郎中。知杭州。會高選名臣。以殿右蜀。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儇浮。不識敎本。前守如乖崖。承寇亂甫平。一切權宜。務安遠俗。後之來者。以爲治蜀適然耳。而又增益侈費。士倍于前。公屢官于眉。習知敝俗。常曰。國家承平百年。聲敎萬國。蜀士學。尙不減鄒魯。惟此習俗尙安餘風。二千石恬而不怪。豈承流宣化意耶。乃興學校。省廚傳。凡過奉無名之費。姑息不正之事。多所裁革。未始顧慮。耆舊有識者、竊喜公所爲。咸言庶幾數年。吾俗且變。貪吏醜正。顧不利己。復有肺腑舊族。道貲列肆。累政不敢治。公裁之以法。遂入訴近習。且造險語、飛聞于上。謂公變亂舊制。蜀土且搖。遽移公知河中府。迄今蜀人歌思之不已。公至蒲、嘗感危疾。表求便郡。再知杭州。遷左諫議大夫。復徙知蘇州。明堂泛恩。改給事中。公治杭與蘇、俱有遺愛。及重臨二州。幼艾相攜。迎拜道路。吳人于虎丘生爲立祠。明年、表還官政。朝廷崇禮耆碩。閔煩事物。以小宗伯秩、聽行其志力。是時年耆者類不卽退。公在杭州日。業已治第吳下。旣而得請。角巾休舍。搢紳高其識。平生愛客。應接不倦。亦旣告老。精力尙強。佳賓至前。清談不廢。所居溪館。有芝草產焉。一孫少孤。二子皆幼。至是疊侍左右。咸以爲陰德之報。感疾旣革。遺言誨以力學。口占後事。命弟之

子、之奇、疏于牘背。已、與親友訣。神色不亂。含玉之日。壽七十五。與中士大夫、若吏與民。莫不相與流涕。朝廷公卿。表其德範。宜加旌賁。天子憫然。命以優恤。特贈尙書吏部侍郎、未三品、非例也。公學問道本。原論議依名節。其行己也直。其從物也裕。人之有善。不啻己出。孜孜獎進。須成就乃已。所至以拔才薦士爲己任。或譏以太廣。勉之少峻。公以峻則遺物。卒不易其守。歷典會府者七。所至之治。必先美風俗。扶名敎。不專于簿書聽斷而已。治蜀日。常召高才碩生、會試府寺。親校才等。勸成學者。于府學之側。別建西學。以廣諸生齋室。訖成而公移蒲中。其後轉使毀之以增廨舍。旣而常山宋公尙書至府、聞其事、歎惜久之。且欲成公意。乃卽其舊趾、建文翁祠。祠之內、圖嚴君平、鄭子眞、司馬相如、揚子雲、蜀士先賢、凡九。及公之像而十。常山公爲之贊。至公略云。蔣侯挺挺。天與嚴方。健而文明。不遙不將。迹其風德。從可知耳。公有高情。富清藻。多所綴述。尤邃于詩。其間所得。往往清絕。善作尺牘。思致縉諧。時人得之。屢爲名筆。及退居林下。神機日旺。雖飲食寢處。未嘗忘詩。亦天性然。有文集二十卷。初、義興家墅。濱蒿湖之右。蔣氏大宗之碑在焉。公之曾王父、諱幼蟾、大王父、諱宏謹、皆隱德弗宜。王父諱九皐、以公貴、贈尙書刑部侍郎。妣史氏、追封廣陵郡。尙氏、宣城郡。二俱太君。公出史氏。娶錢氏。封壽昌縣君。先庚辰十二年而亾。後擧以合葬焉。子三人。長尋玉、早卒。次長生、次長源、皆爲大理評事。女四人。長適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次適都官員外郎丁叔芬。次早卒、次適處州青田縣尉宋寬。孫積、任大理寺丞、通判利州。初公捐館。遺恩以積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自言少孤。育于祖。乞服衰蠱以報。朝議以公有子。不許。遂辭疾謁醫。去職行服。雖不如禮。議者重焉。吁哉、道之難行。以公吏師。治蜀。美績弗究。不登三事。其命也夫。宿、早依門牆。稔聞閫閾。玆用傳信。壹無愧辭。庶使三吳吏民。過堯峰者。爲賢公隕涕云。銘曰。公之志、潛于斯民。平昔蘊蓄。曾弗大伸。公之才、足經當世。華皓歸藏。未能殫試。刀州之擧。有像是圖。君平子雲。盛德不孤。虎丘之阯。有祠特起。太伯季札。高風孔邇。嗟嗟尺璧。長掩山阿。神明潛峻。惆若之何。震澤東漸。鼇嚴西峙。公雖可亡。德音不已。

故祕書王公墓表

故祕書王君、諱繼、字愼之。姓出魯之屬邑。其先何須爲之宰。後因焉。漢有丞相衡。晉有將軍術。乃其苗裔。播遷之餘也。累世占數常州之無錫。以避太祖諱上之字。改稱王焉。曾祖克楨、祖建寧、俱仕南唐、爲偏將。以驍果聞。周師圍壽春。國主令君祖齎密詔。至守將劉仁贍所。致命而還。後積功勞。卒于信州刺史。考德政、仕南唐。爲賁明庫使。歸朝、卒右侍禁。君第四子也。幼警悟。有學。工于屬文。體裁典蔚。天性善書。喜爲楷法。其落紙也。如飛。人望之、意以爲草。卽之、眞美可愛。十三歲。侍父征南海市舶。故工部侍郎凌公策、時爲轉運使。賞其神俊。妻以愛女。凌公後典成都。得任異姓爲官。以蔭試將作監主簿。非其好也。鍊磨就本郡之擧。取爲首選。明年。中丙科。守祕書省校書郎。知湖州長興縣。治有風迹。旣而不竟。丁內艱。去官。焦毀成疾。以祥符丙辰十二月十一日、卒于京師。伯氏函其骨。歸吳。寓于惠山精舍。三十九年。子翔、爲睦州建德令。感幼窺失恃。僑寓未塟。赴郡謁告。乞治斑事。以書來赴。曰。我先君將塟。日月孔邇。願得銘諸壙中。以謹行閱。會予受詔。聯知貢擧。遽已事而出。則過期弗及。遂以皇祐癸巳四月十五日。卜葬于無錫縣神龍鄉

第6冊

義昌里大塋之次。是時再世。猶在淺土。至是舉葬者、凡六喪。蓋克家之幹也。祕書君人從外兄也。總角時以伯氏之命。得依其舍爲學。君太夫人范陽盧氏、山東舊閥。賢而有範。閨門之內。不肅而成。視祕書子。均同子姓。君之伯氏植、器業磊落。綽有風義。凡所論議。必依名節。吳中士大夫。日游其門。某以鄙生。受教君子。恩故彌厚。歲不我與。忽然四紀。二惠競爽。抱志不伸。伯氏嘗舉進士。以親老不逸。擇祿。後卒于右侍禁。君之易簀。纔二十五歲。貌古神秀。行安志美。時人咸期遠到。不幸夭閼。其後同時儕類。多至顯仕。使君且盡。未易涯耶。長子曰翔、進士擢第。葬之明年。冢嗣以最。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河南府壽安縣。得告展省。吝予以前銘有闕。且曰表其墓可也。追惟平昔。受訓伯氏。義不可辭。故同其伯氏云。

故右街副僧錄普印大師賜紫昕公塔銘

有宋大士。賜號曰普印。居景德蘭若。以至和丙申、四月甲戌、宴坐示滅。容采若生。壽七十有四。臘五十有九。都城緇俗。燎香膜拜者。日盈其室。越仲夏甲申、弟子文顯等。奉其全身立塔于都門之外。寶慈寺之別園也。師諱昕。姓曹氏。世占數于丹徒。六歲出家。奉金山沙彌幼仁爲師。十五染法衣。明年受具戒。挺然節尚。拔于時類。未幾、臺恩以例賜紫方袍。年二十餘。通華嚴。起信等經論。雅好易學。長誦說。山中晨起講經。午後說易。如此累年。未始有懈。已而問五祖山戒禪師。有佛知見。往來印可。咨決心疑。法要嘗問。空門遍解。自爾按跡莫非于海印。舉足皆是于道場。一錫隨緣。僑止蓋寺。行願純備。名稱普聞。王公大人。傾向其風。以謂挹之彌沖。淵然而粹。莫不服其清遠。去疵各。咸願叩繫表之益。申方外之款。龍潭、薄陽之勝刹也。遣徒迎致。求轉法輪。師承請驩然。業已決矣。會兩街上首。與名勝百數。詣京府薦留。願願以僧職。乃署左街守闕鑒義。稍遷右街、副僧錄。雖居大衆之地。不異寂默之境。定鑑有來而則照。洪鐘隨叩而斯鳴。素琴寶書。蓋泊如也。晚邃于易。參京氏著論三篇。造至韞。常曰。三聖極摯。本無言說。淨名不二法門。乃至無有言語文字。仲尼亦云。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老子西出關。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于是述道德上下二篇。由此觀之。默指可見。然不離文字。而說般若。于是有三教會同之論焉。未聞寂前一月。手疏履迹見託。狀其淨行。緒言猶在。而哲人已萎。豈非靈知逆照。其來乎。追踐前言。姑銘其塔云。有皇庖羲。思索其極。觀化至神。畫而爲易。有師少林。妙解甚深。逗機諸祖。印之以心。三極精微。一乘圓頓。孰會其宗。惟師普印。覺門者俊。智地妙明。昔來江域。留舍都城。緇素欽風。王公挹德。定慧參持。威儀孔力。此邪示疾、趺坐云亡。感深茲士。迹應他方。神明曷之。話言已矣。塔闕全身。狀攜隻履。背宜春兮下死。即逝迹兮外園。噫大士兮普印。寧委蛻兮茲原。

文恭集卷四十

行狀

太傅致仕鄧國公張公行狀

公本系清河。五世祖唐任刺史。因僑于漢南。曾祖諱某。以廷尉平總襄鄂七州都計。居襄帥趙凝府。（案趙凝・唐書作趙匡凝・此避宋太祖諱・缺之・）凝爲梁所敗。走江南。因避地鄖鄉。卒葬十斯。祖諱裕。字某。試金吾長史。嘗莅陰城鹽院。遂占數焉。後榜陰城曰軍光化是也。考諱廷朗。恬曠卷道。翔去弗仕。歲以醲德厚行。品于州曲。屢靈回復。克開厥嗣。其後公貴。三世並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兼中書令。尚書令。以鄰楚韓三國公啟之封。曾祖之配曰郭氏。祖之配曰胡氏。封燕國、晉國、太夫人。妣趙氏。封魏國太夫人。繼母二。曰龐氏。曰李氏。以韓魯越並加太夫人之號。初魏國產公七日。疾且革。有姑適全氏。以公屬其姑曰。娠是兒。覺有異。今疾不支。以是長累姑矣。語訖。即絕。姑感慨鞠養。同于己生。公生百餘日。甫能啼。幼即穎特。習貫如素。及其長也。身長七尺。天骨峻擢。隤然志量。莫揣其際。受經于嵩陽張恕先生。恕。有道之士。見公學尚根本。行中儀矩。歎謂之曰。子天機如法。宋易可涯。後與濟北武國忠、廬陵歐陽慶、舉于鄰城。淳化初。本土勸駕。端圍覆

試。于時取士。優先舊人。初詣公車者。朧傳報罷。公亟言曰。襄漢人士。陶化尚少。必欲諷勸學者。乞從隗始。占奏條暢。太宗發然異之。即賜公第。解巾鄖鄉簿。先墓在焉。初政有條。衆畏且愛。秩滿。除射洪長。蜀盜甫平。瘡痍迄起。賦重俗惡。不堪長治。或憫公曰。得射洪何哀。盍易他邑。公曰。事不避難。志不求易。有民與社。吾何懼焉。至即安集勞徠。恩意甚著。夏旱。郡邑馳禱。靡神不舉。公初至邑。齋祓外次。禱于白崖山陸使君之祠。既奠而踐。斂版以俟。時陽驕熾。天無纖陰。須臾。繁雲大合。而雨連屬三日。遠近溶足。涓辰報貺。刻文識其祠下、劇輕梁譑。保撫境內。公廉知主名。陰設方略。詭以輕事。一切捕繫。數日州果符下。牙將提兵捕劇賊陳漢遇八人。人至則賊已獄矣。咸稱神明。轉運使檄請治鄰。便道詣郡。射洪民數百追路邀持公馬首以歸曰。我邑官人也。郡以其狀白外臺。檄至。聽還本治。其得民心如此。張武卿守左蜀。有採訪使至郡。詢屬吏之賢否。雍曰、本郡十邑。屈得一指。惟張射洪耳。後除襄陽長。內艱不赴。除喪。遷冬集出許下。故內閣耆公道時。領漕京左曹吏守蜀郡。高公射洪之政。館致累日。以書薦于楊文公大年。文公遂于風塵少所許可。一見大加器賞。便期以公輔。促公獻文闕下。自擢其副。介于執政。業有前旨。行給試札。會有權淵之幸。事從中疑。以薦例應格。除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鄧武縣。民喜訟。吏誣欺前後宰守。經常繫者、不減一二百。公平處悉皆剖易迎解。訟源自閉。牢戶至空。軍師武白訪公。詢今昔煩簡之殊。致以何道。公答曰。前以精密致煩。後以疎略成簡。白尤歎賞致之美。嘗手植海棠于庭中。後之爲邑者。欲伐去。老吏以爲不可。泣諫乃止。迄今訂之甘棠焉。遷秘書丞。監在京折中倉。除御史臺推直官。楊文公薦才堪御史。兼除察視。時貢舉新格。始用糊名。張設科防。間有未密。公受詔巡鋪。巡經學。已因白主司。有親戚在進士中。明當引試。

于巡體非便。請出以避嫌。迹主司以令甲無有。公自表引去。不俟可報。眞宗覽奏。深加歎息。因記名于禁屏。自是著令。與主司有雜嫌者。移試別頭。江南轉運司闕。中書兩上擬目。已再見却矣。特有宸旨。越次用公。封禪汎恩。就除殿中侍御史。在江南歲餘。除侍御史。移廣南路轉運使。公以南海饒貨。甚足營。雖所須藥物。皆自北營致。而南到部。市無私焉。章聖意在試用。故皆以公香溺一二所爲。日知治行。時朝家獲元命之符。因飆馭之格。訪四方州郡。遐觀榜以天慶。公上言嶺服僻陋。不堪大役。建議諸舊有觀處宜改用金籙。別增一殿。以虔朝謁。朝廷從之。班下著比。時太尉王文正當國。歎其有體識。西祀慶成。就除尚書兵部員外郎。被召入對。延見數四。言皆意合。去輒目送。以將漕之重。除河北轉運使。詔徙棣州。以避水害。城中糧餉滯積。議者難于遷運。時濱河諸郡。歲飢艱食。公拔留支計。餘糧貸以與民。約以來歲輸還新州。公私便之。如期率集。明年。主上出閤。高選僚友。召還除戶部郎中。充壽春郡王友。規中入謝。上面諭選卿來久。幸煩友教。公俯伏祗詔。恪勤授經。數譯聖言。開導元良。德必依孝。動則循禮。上徇齊而敦敏。學緝熙而光明。卓然日躋。緊于體訓。授詔充契丹國信使。辭于便坐。趨入殿戶。馳遣中人召入。引至上前。諭以元子煩卿誨接。朕嘗以卿語宰相。最慇于訓導。輟卿不可。以使材之難。少逾卿者。公因敍謝。趨下再拜。復召升殿。再諭此行出境。惟當執禮答問以實。若關兵要。辭以他語。賜坐啜茗。謁者贊辭。復趨陛右。對揚天子之休命。公初入壽邸。及主上一經之畢。冥旦皆賜御詩褒美焉。至是聘北。復有宸藻寵行。朝野榮之。前無

此比。使還稱職。以國器初啟。除昇王府諮議參軍。東宮既建。除右諫議大夫。兼太子右庶子。未幾。昇左同知審官院事。四年。兼太子賓客。知審刑院。判史館。兼樞密直學士。審官如故。眞宗治定淵然。凝監太清。機政參裁。旁倚儲德。始以二府正卿通領宮職。除公太子詹事。會靈觀判官。餘如故。五年。以本官拜樞密副使。尋遷給事中。皐初納宅。三遷戶部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充祥源觀使。疏居內禁之職。六年。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年。能相。遷刑部尚書。知江寧府。九年。來朝京。除定國軍節度使。鎮許下。十年。拜刑部尚書。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道之元。落成宮寢。職在使領。二年。遷兵部尚書。升冠宰席。兼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獻懿二后祔洛。以公充使。領護園陵。尋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景祐二年。有保釐西洛之命。五年。復以夏官尚書。升序上袞。寶元郊類。充大禮使。籌相儀之勞。進封郢國公。上方倚任舊德。挹仰耆訓。機務大小。一一咨決。公亦竭精殫慮。彌補察議。言善策。隨事獻納。自以儲帷階進。感會聖恩。思潔進退之分。全君臣之美。欲後世莫窺其間。于是七辭章。推言己意。求還時柄。天子憑藉中旨批諭。有公無困我之歎。進見乘間。又懇懇乞骸。上亦感悟其言。閱勞職事。冊拜太傅。致仕。進封鄧國公。許朝朔望。及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都城出入許施青蓋。師瞻主睠。終始尊顯。國朝宰相自中書致仕。惟公一人而已。艾服官政。五十餘載。內修孝悌。以廣親親。外崇禮樂。以接天下。保誠任素。履中蹈和。乾興受遺。纖乘相軸。皇初遵晦。獻后參制。近習結寵。勢有放蕩。公與一二爲弼。同心彌縫。闕漏消弭。闘隙。援進忠讜。選用儒碩。備諫正勸講之任。開益神睿。綱紀壹程。厥功茂焉。襄州上曾某。急變。搆慈者規中樞。老二宮召留。諸朔俱無言者。獨公保任大臣。無異志。言色詳正。卒指以

厚善。能公政事。出金陵。上終眷之。後復其爵。上還所籍田廬。甄其子孫。公中不自欺。大較如此。凡所解釋。多見全度。好獎進士類。喜掩覆人過。不念舊惡。特稟純孝。感姑撫育。事之如母。姑亦早寡。一子文秀。後卒。復棺之際。公適在外。及還。蓋暑。堅求發棺。已而視之。哀慟殆絕。姑爲之輟泣曰。吾子雖死。汝在。固無憂矣。公悉心奉養。先意孝順。姑後病死。行服營葬。身和昇櫬。徒跣墓次。行路觀者。歎息純至。及在樞宥。表陳前恩。特贈姑南陽縣太君。姑之子文秀。贈太子左贊善大夫。刻石以紀其事。今宣猷原武鄭公之文也。每語及姑兄。泫然流涕。武當郎鄉先塋在焉。嘗表求置寺。以紓罔極。詔以乾興賜之額。營築之際。工徒艱水。溪路回遠。疲于行汲。一旦塡側。甃泉自出。役夫持鍤隨而浚之。淵渟甘清。絕異常水。飲者皆足。衆不病渴。日月引長。施及墟落。公刻文志異。名其泉曰孝感。錢思公美而作頌。併序其事。公弈世滋善。深奉竺乘。公學力之強。妙悟性理。寂默常照。砥齊隨遺。不使纖芥。點于太清。以至歷四方。經百物。神明無滯。機應不差。干將莫邪。所至立斷。隋珠和璧。未嘗自珍。初服小官。晚都大位。久幽不改常操。三入而無喜色。所謂器博用大。道周性全者也。出殿大邦。克勤小物。不養虛體。務收實迹。所至有愛利之風。無苛留之獄。許田思水。築隄以捍。堅完峻厚。歲息愁墊。許人至今蒙其賜。及得謝。神明克壯。且起玩易。老閱華臉。諸品與赤髭白足之士。對談法要。得名教之樂。忘形役之累。城南賜園。殊爲名勝。暇日後車載客。相從文酒。雅題探賦。清篇屢屬。野興所適。或累日忘返。公紹文根道。尤邃于詩。峻整平淡。通有二體。登科日。嵩陽張先生。以詩寄公

云、全篇合雅道、一舉得仙枝、乖崖張尚書、以雅道自處、少所推挹、嘗覽公詩云、巨峯如天設、看來字字精功夫能到此、心意可知清、酷愛張水部、籍詩、嘗許之云、語雖似近、思致清遠、淺于詩者、不足游其藩閫、保釐西洛、有三游嵩少詩、及還政事、與故相宮師陳公、角才聯唱、詩筒日至、搢紳多傳諷焉、況之劉白、公嘗受詔、主作皇太子及寶元賢號二册文、典厚深重、世稱名筆、撰集、則有明道籍田謝廟二記、箋註御集、譯潤經文、公咸預焉、文集十、曰應制、曰春坊、曰舊帝、曰江嶺、曰許洛、曰歸政、曰過家、曰小集、曰雜文、曰表章、內七集自作序冠其前、行書遒勁、毫法殊逸、尺牘所作、人競藏弆、歲時伏臘、太官珍甘班賚、兼優、勞問不絕、元會誕節、參綺宴聯、抃舞稱觴、自隙登觀、龍光體貌、爲時元老、上嘗遣近璫、持賜公、飛白千歲二字、神毫奮迅、天然放縱、公進長歌二百言、稱謝、優詔賜答、模以琬琰、藏于西堂、翰林學士宋公子京、爲之序、前後所賜宸翰、積百餘軸、居常祕奉、公以乾德甲子、九月二十一日生、于皇祐元年、正月己酉、晡後、薨、年八十六歲、上聞而震悼、詔且車駕臨奠、哀慟數四、歸中金三千兩、輟視朝三日、册贈太師、兼中書令、謚曰、僖坐決事、上顧宰相曰、張某可惜、昨日有言、庚戌是朕正本命、未可致奠、朕以其師臣舊德、首于藩邸、輔導、遂定志而往、宰臣進而言曰、陛下如此、過于唐太宗、辰日哭張公、謹也、茲事不惟張某之幸、實爲陛下聖德之美、乞宣付史館、庶幾光輝行遠、上從之、二月某日、皇帝出哭于外、方百官奉慰、哀榮之極、人臣少比、

初公卜葬父母、遇觀之繇、卜者曰、易所謂幹蠱、其父母、吉執大焉、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志、公將終身厥之、貴而有蠱、其後三師就第、十年乘事、養和綏福、得上九之象焉、間歲一還邦鄉、拜掃塋墓、三世墳典、皆至極品、卜者幹蠱之說、不甚信歟、未幾前二日、猶之園墅、晨起感疾、初不甚苦、方答親客書簡、俄而委顧、公起布衣、爲王者師、三持化樞、再領台鉞、任德爵之重、爲典刑之老、易之大有上吉、書之五福、嚮用、公皆全而履之、初無缺者、初娶薛氏、追封晉陵郡夫人、再娶黃氏、追封英國夫人、三娶馮氏、封舒國夫人、皆賢明婉靜、能諧中閫、男子四人、長友直、任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友偁、殿中丞、友正、將作監丞、友誼、奉禮郎、蚤卒、四女、長適工部郎中安稹、次適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昭遘、次適太常博士呂公孺、次適刑部郎中王素、適安氏、王氏者、先公而亡、龜筮襲吉、日月有期、周咨家臣、參稽官閥、敢陳有覺之行、願摛無愧之辭、謹狀、

李太夫人行狀 後封沂國太夫人

太夫人姓李氏、占數晉陵、世爲賈家、曾大以來、敏德厚行、名諸州曲、考諱某、力學早殂、不階宦達、娶強氏、生三女、太夫人即其第二息、幼挺淑質、長蹈雅性、姆教匪習、自安于中行、女功不勉、皆臻于妙趣、以守龜云吉、遂歸于我先君寺丞、逮事大門、及侍公姑、朝夕恪共、儀止淑慎、躬親執煩辱之事、遣次亡喜慍之容、旁絕間言、動得餘裕、及大門捐館、尊姑在堂、時年八十餘矣、能候慈色、不失美意、時先君思舊墓隧、甚謀致新室、或卦土木之資、旁沮其議、太夫人曰不然、今姑年迫矣、脫有不諱、外姻且來、是間何能周旋、治第庇族、差勝他費、及姑生存、得安斯疑、體于是、粥于是、歌于斯、哭于斯、足矣、乃出奩中之糧、得金數百、趨市材瓦、落而成之、未幾、而祖母亡、于是弔祭有所焉、洎先君不祿、泰山其頹、泣奉几筵、親持門戶、訓諸子以學、勗諸女以順、歲時伏臘、祠祭必誠、諸物內外、姻族慶弔、皆躬其事、或有匱乏、至爲經恤、外祖之亡、一子尚幼、自零丁孤苦之中、使之成就樹立、皆出勗養之勤、遂承其家、逮至暮年、數見重孫、篤羊棗分遺之慈、壺鴈鳩均一之愛、持禮由于繩墨、用心過于丹青、黎明以興、盛服而坐、習知四諦之苦、歸信一乘之法、神珠百餘、誦觀音名號、持般若心經、像前焚香、日繫其合、藐是諸子、尸諸外官、至于賦政緒餘、充身本末、莫不提耳蒙教、持心俾厚、奉戚悔尤、得免罪戾、實繫慈訓、平反之故、寶元中、郊類泛恩、啓封上元縣太君、慶歷三年、孟夏交吳興郡章、奉版輿、寧里閈、昊天不弔、大禍奄至、以中秋八日、感疾終于常州孝仁坊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五、臨終神色如常、初不怛化、顧視諸子、徐以手握某之臂、良久合掌加額曰、願汝無忘善性、諸子以有爲之法、乞營佛事、頷而許之、言訖、卽終、初太夫人以丙申八月壬寅、生于某、復以癸未八月壬寅、委棄諸孤、至慈無窮、大恩未報、追誦寒泉蓼莪之什、劬勞顧復之施、恨不得先從地下、驅馳螻蟻、苟延視息、亦何忍焉、子五人、長曰某、至性淳至、次曰宿、任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曰飾、曰質、曰賓、舉進士南省下、女二人、長適進士朱況、（案況姓名、見唐詩數吹、所選胡宿七言律中、元好問既誤以宿爲唐末人、于況自不暇深究、此足以證其失、）次適桂州司理參軍葛武、皆先太夫人而亡、孫宗度、宗陽、宗堯、凡二十四人、宗堯擢進士第、任饒州團練判官、餘或干試有司、或纔習緒業、重孫元規而下、凡六人、日月有期、諸孤相與追記平生狀實、乞銘諸窆、以光幽壤、

周濂溪集

周敦頤撰

原序

予總角時，初就塾師，先君子爲予言曰：周程張朱，孔孟之正傳也。子其勉旃。予已心焉識之，迨後從事舉業，而周程張朱之言，僅從性理、及近思錄中，領略大意，尚未獲盡觀全書。每時時思購之而不可得。甲戌歲，予官中垣，居京師，乃於報國寺中，偶得濂溪全集，如獲至寶，手不釋卷者累日，欲重梓以廣其傳，而繼以效力河工，及歷任山左江左，公事悤忙，未遑遽及。丁亥春，恭膺簡命，明撫九閩，閩固朱夫子之鄉也，公餘，與多士講求身心性命之學，搜羅前賢遺書，以及先儒文集，凡足以發明孔孟之理者，悉取而重訂之，因思聖學之失傳也，自孟子而後，大道不明，即以韓昌黎之才之識，猶不免孔墨並稱，況其下焉者乎。有宋濂溪先生，崛起南服，不由師授，默契道體，上以接鄒魯之傳，而下以啓洛閩之緒，於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形生神發之理，推極奧蘊，且其言誠、言幾、言性安、言復執，直揭日月而昭雲漢，以故二程傳其學，朱子闡其說，字剖句晰，無微不彰，目與陸氏弟昆，反覆辨難，不厭煩瀆焉。此其服膺先生當何如，雖然，先生之所以融徹於圖象之表者，非徒在語言文字也，蓋實所養內充，春風和氣，隨時發見，故當其出，則致事精絕，宦業過人，當其處，則胷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山谷黃氏稱其短於取名，薄於傲禎，非於奉身，陋於希世，勉齋又言周子以誠爲本，以欲爲戒，先生眞所謂闇然而日章者也，則夫後之人，匪但讀其書已也，不更當繹思其爲人哉。今者性理、近思錄、二書，以先生開其先，當已家傳而人誦矣，第先生全書，不敢私之什

數，且恐其歷久而或至湮沒，急爲訂訛編次，付之剞劂，以公同好，俾學者知其緒餘，一根理奧，則太極一書，雖廣大精微，要其陽變陰合，誠通誠復之理，皆得由考亭以溯伊洛，由伊洛以溯濂溪，藉此以表章孔孟之傳於不墜，庶無負先君子庭訓意也，是予之願也夫。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臘月，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三山之正誼堂。

周濂溪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一
太極圖
太極圖說
朱子圖解
朱子太極圖說解附辯
卷之二
諸儒太極論辨
卷之三
語類附見
卷之四
諸儒太極發明
卷之五
通書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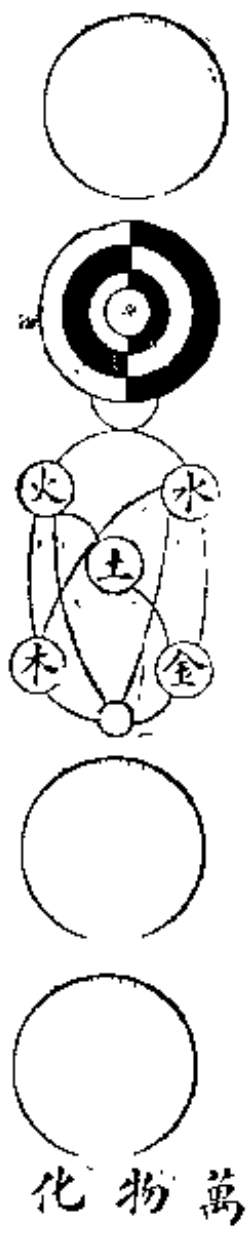
語類附見
卷之六
通書二
語類附見
卷之七
諸儒通書論序
卷之八
遺文并詩諸儒記詩跋附錄
卷之九
遺事朱張語錄附見
諸賢贈送唱酬附錄
諸賢懷仰紀述附錄
卷之十
年譜序本傳墓誌銘事狀附錄
卷之十一
諸記序銘附錄
卷之十二
諸記并祭祝諸文附錄
卷之十三
歷代褒典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編輯　受業諸子參校

太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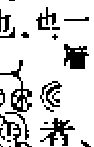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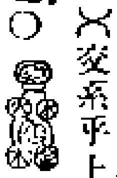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通書、易通數十篇、襟懷灑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廬山之麓有溪焉、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鑿書堂於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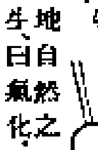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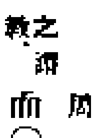
周子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圖解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太極理也陰陽氣也氣之所以能動靜者理爲之宰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道不離器）卽陰陽而指其本體、（器中之道）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道是道器是器已上三句要離合看之方得分明）◎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卽是第一圈之太極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  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乀者、陽之變也。ㄣ者、陰之合也。㊌陰盛、（秋陰初冬陰盛）故居右、（北方之地）㊋陽盛、（春陽初夏陽盛）故居左、（南方之地）㊍陽穉、（陽初故穉）故次火、（東方之地）㊎陰穉、（陰初故穉）故次水、（西方之地）㊏沖氣、（四神之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乂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

也。（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極陰陽共一太極然五行之極亦卽陰陽之極非五行有餘而陰陽不足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精爲太極□謂陰陽理本也氣末也然雖有精粗本末殊質無截然彼此之別之）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形上之道本無方所名狀之可言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太極無乎不在物物皆具故不待假借）  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閒也。（理與氣質渾融）（妙合然後能化生爲物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得天地自然之氣以生曰氣化）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在人物既受天地之氣以生則□相交感而生曰形化）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此以下據圖推□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得太極陰靜之氣）神、☾之發也。（得太極陽動之氣）五性、㊋㊌㊏㊍㊎之德也。（得太極五行之理）善惡、男女之分也。（陽善陰惡）萬事、萬物之象也。（天能化生萬物人能化裁萬事）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氣質不齊德性□雜）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聖人乃天地閑氣所生所得二氣五行之秀者精而不雜至一而不二此其所以特異乎衆人也）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衆人具動靜之理聖人全動靜之德）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順陰陽合天理）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衆人之性氣質偏雜所以動而紛綸交錯不齊其皆聖人之性渾然純一所以靜而感通萬事無有窒礙）蓋中也、（中卽禮屬火）仁也、（仁屬木）感也、（木仁於時爲春火禮於時爲夏春夏乃造化發育流行之□仁禮□人心生機□著之理乃□之事）所謂☾也。（順乎陽動之理）○之用所以行也。（發散爲用）正也、（正卽智屬水）義也、（義屬金）寂也、（金義於時爲秋水智於時爲冬秋冬乃造化肇斂收藏之□義智亦人心節制包□之事乃發之事也）所謂☽也。（順乎陰靜之理）○之體所以立也。（收斂爲體）中正仁義、渾然全體。（中仁雖屬動用正義雖屬靜體然四者皆性之德渾然在中聖人全體之妙也）而靜者常爲主焉。（衆人緣情欲而害性故多失之動聖人存未發之中爲已發之和故常主於靜）則人○於是乎立。（脩道

之謂敎）而○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無非二五妙合而成聖人全乎太極之體用則宇宙之閒孰得而違）（故中庸言天地位萬物育是此道理）君子之戒愼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此學知利行以下之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此所以脩之而得吉也）小人之放辟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蔽物欲動而不知節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無極而太極）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太極本無極）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萬理不外一理）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太極不出陰陽之外）

朱子太極圖說解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解無極二字）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是解太極二字）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有無合一之謂道）

朱子曰。極是道理之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太極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以理言之。則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則不可謂之無。無極而太極。正所謂無此形狀、而有此道理耳。

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形響之可言也。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物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更在目前。而亙古亙今。顚撲不破。

蒼蒼者上天。理在載字上。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

雙峯饒氏曰。天地以陰陽五行。闔闢不窮。爲此理爲闔闢之主。如戶之有樞紐。男女萬物。生生不息。而此理爲生生之本。如木之有根柢。至其在人則萬善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定者、亦莫非此理、爲之根柢。爲之樞紐焉。學者苟知此義。而於日用之閒。端莊靜一。以養之於未發之時。而驗之於已發之際。則是理之妙。或者可以默識矣。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通書首言以明太極之實理故朱子引之陰陽氣也其理卽所謂道誠卽實理之謂）其動也、誠之通也。（實理發出）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實理內藏）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極而靜四句乃指陰陽之流行者而言）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生陽四句乃指陰陽之定位者而言）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自然之理）動靜者、所乘之機也。（理搭於氣而行）太極、形而上之道也。（理不可見）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氣有可□已上四□是分段理氣）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言就陰陽上看）則動靜不同時。（此句言流行之不同）陰陽不同位。（此句言定位之不同）而太極無不在焉。（可見道之顯微而無閒也）自其微者而觀之。（言就太極上看）則沖穆無朕。（無聲臭之可言）而動

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可見道之體用一源也已上二段是合說理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一陰一陽其始無端故不見其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一動一靜其本無終故不見其離已上二段是說氣理不已之道）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引此以明道之無窮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是則所謂太極者也。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氣之內也。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了天下事物。動靜陰陽、皆是形而下者。然動亦太極之動、靜亦太極之靜。但動靜非太極耳。太極動而生陽、不是動後生陽、蓋纔動便屬陽、纔靜便屬陰。動而生陽、其初本是靜、靜之上又須動矣。所謂動靜無端、今且自動而生陽處看去、其實此之所以動、又生於靜。上面之靜又生於動。此理只是循環生去。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自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真有二物相對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是太極、蓋所以一陰一陽者也。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以理言之、則天地之間、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而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也。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在人則感而遂通者、誠之通、寂然不動者、誠之復。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凡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此處若不有箇善之道、便都息了、如何來年會生。蓋貞復生元、故能無窮如此。太極動而生陽、元未有物、且是如此動盪、所謂化育流行也。便是繼之者善。靜而生陰、陰主凝結、然後萬物各正性命、方是成之者性。陰陽本無始、但以陽動陰靜相對言、則陽為先、陰為後、陽為始、陰為終、猶一歲以正月為更端、其實姑始於此耳。歲首以前、非截然別為一段、則是其循環錯綜、不可以先後始終言、亦可見矣。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定位底、天地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曰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曰交易、便是對待底。陰陽若論流行底、則只是一箇、對待底則兩箇。陰陽作一箇看亦得、作兩箇看亦得。問、如何是所乘之機。曰、理搭於氣而行。問、有此理然後有此氣。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此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動靜者、所乘之機、識者謂此語最精、蓋太極是理、陰陽是氣、理無形而氣有迹、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無動靜。某向以太極為體、動靜為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問、形而上者理也、如何不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程子謂截得

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陰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方可見此理、所以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曰格物、只是要人就實處究竟。天地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乾坤之形殼、乾坤天地之性情。事物雖大、是形而下者。理雖小、是形而上者。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說道有、有無底在前、說道無、有有底在前、是循環物事。動之前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來之際、其卒無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看來只是一箇實理。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亦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北溪陳氏曰、道非是外事物有箇空虛底、其實道不離乎物、若離物、則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是道、君臣是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有親、親是道、父子是器。若要看親底道理、須就父子上看、不成脫了父子之外、別有所謂親。以至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是如此。聖門之學、無一不實、老氏清虛厭事、佛氏屏棄人事、都是把道理做事物項頭玄妙底物看、把人事做下面麤底、便都要擺脫去了。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承上文而言）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得陰靜以爲質）而氣行於天者也。（得陽動以爲氣）以質而語其生之序、（生謂始生非相生之生）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天一）木、（天三）陽也、火、（地二）金、（地四）陰也。（此以天地奇耦而分陰陽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行謂運行即五行自相生之謂也）則曰木火土金水。（此五氣順布之序也）而木、（春旺）火、（夏旺）陽也、金、（秋旺）水、（冬旺）陰也。（此以四時生旺而分陰陽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此以氣質清濁而言陰陽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此以動靜而言陰陽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體無定遍）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不外二氣）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不離一雜）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陰陽五行總包括於一太極之中復分而爲二爲五陰陽共一太極不得將欠五行各具一極非有間隔也）

朱子曰、陰陽、氣也。生此五行之質、天地生物、五行獨先。天地之間、何事而非五行。陰陽五行、七者袞合、便是生物底材料。問、陽何言變、陰何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濁重。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二物在五行之中最輕清、金木又重於水火、土又重於金木。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其根於陰也。太極圖陽動之中有黑底、陰靜之中有白底是也。太極只是一箇理、迤邐分做兩箇氣、裏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為萬物。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問、以氣而語其行

之序。則木火土金水。此豈卽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爲陽。秋冬爲陰。

平巖葉氏曰。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問。五行之生。與五行之相生。其序不同。何也。曰。五行之生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也。曰。其所以有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於流行之用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此承上文而言。故又卽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釋上三句。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釋下二句。蓋五行異質。始生四時異氣。運行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定位動靜異時。流行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無極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性卽太極。自其爲天地萬物公共之理而言。謂之太極。自其在人物稟受而言。則謂之性。天地生物。凡有物必有則。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此性字帶氣質上說。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在氣質上看。雖有各偏性。而實具此全體之理。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此性字則專指理而言也。

朱子曰。纔生五行。便被氣質拘定。各爲一物。亦各有一性。而太極無不在也。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理同否。曰。同。而氣質異。曰。既說氣質異。則理不相通。曰。固然。仁作義不得。義作仁不得。 氣質之性。只是此理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也。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氣質之性從何處得來。 天下無性外之物。有此物。卽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 問各一其性。固是指五行之氣質。然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此但可見其氣質之性。所稟不同。卻如何見得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也。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卽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非別爲一性也。 南軒張氏曰。性之本一而已矣。而其流行發見。則人物所稟有萬不同焉。蓋何莫而不由於太極。亦何莫而不具於太極。是其本之一也。然有太極。則有二氣五行。絪縕交感。其變不齊。故其發見於人物者。未嘗不各具於氣稟之內。故原其性之本一。而察其流行之各異。而本之一者。初未嘗不究也。而後可與論性矣。故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論性而不及氣。則昧夫人物之分。而太極之用不行矣。論氣而不及性。則迷夫大本之一。而太極之體不立矣。

北溪陳氏曰。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理之所在。太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後乎萬古而無不徹。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這承上文而言。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閒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眞以理

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人物始生。未有種類。不得不受天地之醇氣而自然化生者也。男女猶曰牝牡。雌雄之類。蓋通人物而言之也。氣聚成形。既已氣化而成形矣。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人物既有種類之後。則自以形氣交感而相生。默受化育之理。所以生生遂無復窮盡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氣化中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形化中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共一天命之性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人人物物各具有天命之性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統體太極而性無不在者。各具太極於此尤可見其全矣。前言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已見性之無不在者。此成男成女化生萬物。尤可以見性之全也。 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道包天地之外。以證統體太極語小。天下莫能破焉。道貫人物之中。以證各具太極此之謂也。

問。周子言無極之眞。卻不言太極。何也。朱子曰。無極之眞。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眞字便是太極。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 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其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可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藏百體之身。周子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正謂是也。 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自生出來底。形化卻是有此一箇人後。乃生生不窮底。 天地之初。如何討箇種。自是氣蒸結成兩箇人後。方生許多物事。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若當初無那兩箇人。如今如何有許多人。那兩箇人便似而今人身上蝨。自然變化出來。

北溪陳氏曰。總而言之。只是渾淪一箇理。是一箇太極。分而言之。則天地萬物。各具此理。是各各有一太極。又都渾淪無欠缺處。自其分而言。既成許多。此道理似散了。然就萬物上總論。則萬物統體渾淪。又只是一箇大太極。人得此理聚於吾心。則心爲太極。所以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謂道爲太極者。言道卽太極。無二理也。謂心爲太極者。只是萬理總會於吾心。此心渾淪是一箇理爾。只這道理流行出而應事接物。千條萬緒。各得其理之當然。則是又各一太極。就萬物總言。其實依舊只是一理。是渾淪一太極也。譬如一大塊水銀恁地圓。散而爲萬萬小塊。箇箇皆圓。合萬萬小塊復爲一大塊。依舊又恁地圓。陳幾叟月落萬川處處皆圓之譬。亦正如此。此太極所以立乎天地萬物之表。而行乎天地萬物之中。在萬古無極之前。而貫乎萬古無極之後。自萬古而上。極萬古而下。看來只是渾淪一箇理。總爲一太極耳。此理流行。處處皆圓。無一處欠缺。纔有一處欠缺便偏了。不得謂之太極。太極本體。本自圓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

（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形生於陰，（動圖）神發於陽，（靜圖）應陽動，五常之性感物而動。（應圖五行）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應圖成男坤成女）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應圖萬物化生）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總承本之意）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此皆白氣質得來）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禽獸且形而不能通理，人若不繼義理，則便與禽獸無異矣。）

朱子曰：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麤之不同，自一氣而言，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麤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直端正，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爲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　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爲形，若人稟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物各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　只是一箇陰陽五行之氣，衰在天地中，精英者爲人，清粹者爲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爲聖，爲賢，精英之中清粹者爲愚不肖。　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而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　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曰：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　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孟子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異矣。

問：陰陽都將做好說也得，曰：陽善陰惡，周易如此說處極多，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之，則陽善而陰惡。　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此箇道理，隨在人如何看。

北溪陳氏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理本渾淪，理無形狀，無界限間隔，故萬物無不各具得太極，而太極之本體，各各無不渾淪，惟人氣正且通，爲萬物之靈，能通得渾淪之體，物氣偏且塞，不如人之靈，雖有渾淪之體，不能通耳，然人類中，亦惟聖人大賢，然後真能通得渾淪之體，一種下愚底人，其昏頑卻與物無異，則又正中之偏，通中之塞者，一種靈禽仁獸，其性與人甚相近，則又偏中之正，塞中之通者，細推之，有不能以言盡。　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行皆一般，而人隨所值，又各

有清濁厚薄之不齊，如聖人稟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如堯舜既得其至清至粹爲聰明神聖，又得氣之清高而寬厚者，所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至於享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長者。　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合下便生知安行，然天地大氣，到那時已衰微，所以夫子稟得不高不厚，只栖栖爲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僅得中壽七十餘歲，不如堯舜之高。　自聖人而下，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稟氣得不長，所以夭死。　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義理，便呈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然透見盞底銀花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　賢人得清氣多，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查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亦易開發。　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者，解變化氣質，轉昏爲明。　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義理上儘看得出，而行爲不篤，不能乘載得道理，多雜詭譎，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脈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煎茶則酸澀，是有惡味夾雜了。　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爲甚純正，但與說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如井泉脈，味純甘絕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溫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是甚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應將義理發他，一向偏執凝滯，更發不上，甚爲二程所不滿。　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氣來衝拗來，如泉脈出來甚清，卻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及或遭巉巖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了，反成險惡之流。　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爲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宗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中卽禮，屬動。）其處之也正，（正卽智，屬靜。）其發之也仁，（屬動。）其裁之也義，（屬靜。）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全體大用。）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主靜二字，以理而必言聖人無欲，則必自靜，不是聖人專意要去主靜，所以圖解中說，而靜者常爲主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循環均一，而其動也，必主乎靜，（先後有序。）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逃也。（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同陰陽剛柔之理而已矣。）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靜體而動用。）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引程子之言，以再中主靜之說。）

朱子曰：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更不待脩爲而與天爲一。　聖人表裏精麤，無不昭徹，其形體雖是人，只是一團太理。　聖人立人極，不說仁義禮智，卻說仁義中正，中正卽

禮智。中正尤親切。中、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中者禮之極。正者智之體。　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　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惟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爲聖人也。　中正仁義。分屬動靜。而聖人則主於靜。蓋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克己復禮。義也。義故能仁。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用處。必至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萬物到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也。　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見。曰。見理之定體便是。　中正仁義。這四箇事物。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著靜底做本。若無夜則做晝不分曉。無秋冬則做得春夏不長茂。且如人終日應接。歸來歇霎時。卻出去。則便分外精神。如春夏生長。若一向恁地去。卻有甚了期。元氣也須解竭。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賓主耳。觀此則學者用功。固自有次序。須先有箇立腳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靜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力耳。　中正仁義。言生之序。以配水火木金也。又曰仁義中正而已矣。以聖人之心言之。猶孟子言仁義禮智也。　問。無欲故靜。曰。欲動情勝。則不能靜。　或問。智者動。仁者靜。如太極圖說。則智爲靜。仁爲動。如何。曰。且自體當到不相礙處方是。良久曰。這事物直看一樣。橫看一樣。子貢說。學不厭爲智。教不倦爲仁。子思卻言成己爲仁。成物爲智。仁固有安靜底意思。然施行卻有運用之意。又曰智是潛伏淵深底道理。至發出則有運用。然至於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不專於動。

南軒張氏曰。天地之德。日月之所以明。四時之所以序。鬼神之所以吉凶。皆是理也。聖人得太極之道。而備諸躬。則其合也。豈在外乎。蓋其理不越乎此而已。學聖者。盍亦勉夫脩道之教乎。脩之之要。其惟敬乎。太極之妙。不可以臆度而力致也。惟當一本於敬以涵養之。既發之際。則因其端而致夫察之之功。未發之時。則即其體而不失其存之之妙。則其所以省察者。乃所以著存養之理。而其所以存養者厚。則省察者益明矣。此致之之功也。所謂主靜也。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解云正義是靜。正義如何謂之靜。勉齋黃氏曰。是向這裏截一截便住。又問。此是聖人主靜工夫。學者要主靜時。莫是向事物上各得當然之則。便是主靜否。曰。主靜下小註云。無欲故靜。今人終日紛擾。必不定疊。如何得靜。且看孟子言夜氣一章。所存底甚麼。從此用功。便能到得聖人主靜田地。凡於日用間。不可不存。若於早晨清明未接物時。纔存養得日間也自別。

西山眞氏曰。大凡有體而後有用。如天地造化。發生於春夏。而斂藏於秋冬。發生是用。斂藏是體。自

十月純坤。陽氣既盡。不知者謂生氣已熄。詎知斂藏者、乃所以爲發生之根。自此縮宇凝固。草木凋落。蟲蛇伏藏。微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化。實基於此。惟冬閒收斂凝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所以冬凝無霜雪。則來歲五穀不登。正以春陽發洩之故也。人之一心。亦是如此。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祕藏。皆不發露。渾然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事方不差錯。如春夏之發生。物物得所。著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爲本。程子以主敬爲本。皆此理也。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脩爲而自然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未至此而脩之。（戒慎恐懼便是脩底工夫）君子之所以吉也。（合乎太極）不知此而悖之。（放辟邪侈便是悖底情狀）小人之所以凶也。（逆乎天理）脩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一念之敬天理由之以存一念之肆天理由之以滅可不長哉）敬則欲寡而理明。（天理人欲每相爲消長人欲上多了一分天理上便減去一分人欲上減了一分天理上亦就明了一分）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無繫累故虛無委曲故直）而聖可學矣。（世人之不肯學聖者由於不能捨欲故耳）

朱子曰。太極首言性命之原。用力處卻在脩吉悖凶。其本則主於靜。　小而言之。饑渴飲食。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無非是天地之事。只是這一箇道理。所以君子脩之便吉。小人悖之便凶。這事物機關。一下撥轉後。便攔他不住。如水車相似。才踏發這機。便住不得。所以聖賢一日二日萬機。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是大化恁地流行。隨得是便好。隨得不是。便過他不住。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爲本耳。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只說敬。　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可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爲虛靜。則恐入釋老去。　問。靜虛是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填於中。故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行。無一毫私欲撓之。靜虛是體。動直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則是其動也。更無所阻。若少有私欲。便礙便曲。要恁地做。又不恁地做。便自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狹。

西山眞氏曰。周子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人只管靜去。與事物不相交涉。卻說箇敬。有問周先生說靜、與程先生說敬、義同而意異否。曰。程子是怕人不得他靜字意。便似入禪坐定。周子之說。只是無欲故靜。其意大抵以靜爲主。朱子發明二先生意如此。至其爲論。有云。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須是靜坐。始能收斂。　又云。始學工夫。須是靜坐。則本原定。　又云。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直遂。閒時須是收斂。做事便有精神。　又云。心要精一。方靜時、便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遇事時方好。　又云。爲學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是一箇敬。　又云。主靜所以養其動。　又云。靜者養動之根。　又云。主靜。夜氣一章可

見。以上數條、蓋祖周子主靜之說也。至其門人、以靜坐工夫、與役役應接不同、爲問、則答之云、不必如此、反成坐馳、但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至妄動、凡所云爲、莫非至理、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爲持敬。又云、明道說靜坐可以爲學、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少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不必專於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又云、不可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但著一箇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又云、存養之功、不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爾。又云、無事靜坐、有事酬應、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勿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其答南軒書云、來教謂言靜則溺於虛無、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可不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原非死物、至靜之中、自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萬端昭著、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今若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卻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的當也、至於來教所謂要須靜以涵動之所本、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言卓然、語意俱到、謹以書之左席、出入觀省、以上數條、則又本程子主敬之說、而不專主於靜也。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陰陽以氣言、故曰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在天曰陰陽、剛柔成質、剛柔以形言、故曰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在地曰剛柔。仁義成德、仁義以理言、故曰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在人曰仁義、天地無陰陽剛柔、則無以成其天地之道、人無仁義、何可以爲人乎。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太極之體、太極之用、所以行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所以立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太極無極而太極。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太極本無極。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朱子曰、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可見矣、至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亦一而已矣、蓋陰陽者、陽中之陰陽、柔剛者、陰中之陰陽也、仁義者、陰陽合氣、剛柔成質、而是理始爲人道之極也、然仁爲陽剛、義爲陰柔、仁主發生、義主收斂、故其分屬如此、或問揚子雲云、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蓋取其相濟而相爲用之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仁當屬柔陰、義當屬陽剛、曰、仁之定體、自是屬陰、仁剛陽是一樣意思、義柔陰是一樣意思、蓋仁本是柔底物事、發出卻剛、但看萬物肅殺時、便恁地收斂憔悴、有柔底意思、又問、揚子於仁也剛、於義也柔、如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耶、曰然。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問、仁爲用、義爲體、若以統體原作論之、仁卻是體、義卻是用、曰、是仁爲體、義爲用、大抵仁義中又各有體用。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乎事、性之所以爲用也、然又有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雜、推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存焉。問、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曰、人未死、如何得知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無。問、原始反終之反、曰、反如摺轉來、謂方推原其始、卻摺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問、天地之化、雖則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自然、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無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無了。

勉齋黃氏曰、天之道、不外乎陰陽、寒暑往來之類是也、地之道、不外乎柔剛、山川流峙之類是也、人之道、不外乎仁義、事親從兄之類是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所不同、然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已、天地亦大矣、人以藐然之身、乃與天地立爲三、至其爲道、又與天地混然而無間、其可不知所以自立哉、無陰陽剛柔、雖天地不能以自立於一日、不仁不義、則亦不可謂之人矣、不謂之人、則與禽獸奚異哉、由仁義則與天地並立而無間、由不仁不義、則無以自別於禽獸、學者其亦知所擇矣。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此中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理、使人知生死本非二事、而老氏謂長生久視、佛氏謂輪迴不息、能脫是則無生滅者、皆誕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之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此之謂夫、

易也、斯其至矣。

大哉易、只是言陰陽剛柔仁義、及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而已、人之生死、亦只陰陽之氣屈伸往來耳。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能求之六經而得、但亦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太極圖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因此始推出氣質之性。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朱子曰、太極圖、明易中大概綱領意思而已。大哉易也、只是言陰陽剛柔仁義、及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而已、人之生死、亦只陰陽之氣屈伸往來耳。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能求之六經而得、但亦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太極圖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因此始推出氣質之性。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

顏曾是如何。曰。焉知其不曾說。曰。顏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己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己。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言此恐徒長人臆度私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臆度之有。　太極圖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亙古亙今。擷撲不破者也。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所。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　太極圖經許多人不與他思量出。自某遂一與他思索。方得如此精密。　太極圖。某不分別出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

附辨

愚既爲此說。讀書病其分裂已甚。辯詰紛然。苦於酬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爲統體。原作體統不可偏指爲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麤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爲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　夫萬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易。陰之靜也。以此辯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耳。　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爲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　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爲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謂無體用之分哉。　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安得不曰各具一太極哉。若夫所謂體用一原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麤先後之可言哉。況既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　所謂仁爲統體。原作體統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

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識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原作體統者也。況此固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爲類。則亦不得爲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爲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爲體用。亦豈爲無說哉。　大抵周子之爲是書。語意峻潔而渾成。條理精密而疏暢。讀者能盧心一意。反復潛玩。而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紛紛之說矣。

西山眞氏曰。大率此理。自文公盡發其祕。已洞然無疑矣。所慮學者欲自立一等新奇之論。而於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此老先生、是用幾十年之功。沈潛反復。參貫融液。然後發出以示人。今讀其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亂而無所明也。

熹既爲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其謂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謂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　觀其答張閎中、論易傳戒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淸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卽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爲之日。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蓋於周子程子亦云。既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於此。乾道癸巳四月既望。熹謹書。

黃氏瑞節曰。朱子於書無不緒正。而周子二書解。在乾道九年已脫藁。至淳熙十五年、始出以授學者。慶元五年三月將終之前五日。猶爲諸生講太極圖至夜分。則其於是書蓋終身焉。然與陸氏兄弟往復爭辯以此。與林侍郎栗論不合。得勳以此。最後臺臣排擊僞學。有張貴誤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遂決去以終其身。亦以此。嗚呼。先生講授。一意分更分漏。開示學者。惟恐一毫之不明且盡也。而人之好異。亦可畏哉。後之讀是書者。其知先生之心云。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二

諸儒太極論辨

延平師生問答

問太極動而生陽。先生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蓋疑既言動而生陽。卽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切恐動而生陽。卽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卽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卽見人物之心。如此做兩節看。不知得否。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闔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衮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卽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爲以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爾。

晦庵答陸子美書

梭山陸九韶書云。敬覽所著太極圖說。左扶右掖。使不失正。用力多矣。然此圖本說。自是非正。雖曲爲扶掖。恐終爲病根。貽慽後學。

答云。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左古左今。撫摸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所可疑者。乃在此不在彼也。

梭山又書云。太極二字。聖人發明道之本源。微妙中正。豈有下同一物之理。左右之言過矣。今於上又加無極二字。是頭上安頭。過爲虛無好高之論也。

答云。太極之說。蓋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復。蓋有深指。而來諭便謂蓋以太極下同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蓋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無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爲虛無而好高乎。

晦庵答陸子靜書

象山陸九淵第一書云。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中曰一。則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是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尊兄鄉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鏤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後書。又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云。上天之載。而於下嘗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氏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

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以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學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考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

晦庵答云：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見太極之眞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緼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四方八面，合揆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明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二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蘊，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論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眞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形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又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

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卽人說有，卽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卽以爲眞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字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

象山第二書云：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爲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眞體，九淵竊謂尊兄未嘗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眞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牀上之牀，下面著眞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就令如此，又何必更於上面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則前書固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惟其所蔽在此，故其流爲任術數爲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楊朱未遽無君，而孟子以爲無君，墨翟未遽無父，而孟子以爲無父，此其所以爲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中卽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卽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卽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卽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至，其實一也，至如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爲道，一陰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發虛消長，聳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耦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說卦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

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其孰爲昧於道器之分哉。前書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纔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曰況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曾不之察。乃必見諍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通書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此處平。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諍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此無乃少紬古書爲不足信。而微任臆臆之所最乎。來書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易。管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泄得多少。

晦庵答書

來書云。尊兄未嘗實見太極。止其言固自不同也。　熹亦謂老兄正謂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眞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爲形而上者之道。蓋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來書云。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止豈可謂也。　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訶也。

來書云。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止子不子矣。　更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來書云。極、亦此理也。止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　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義。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同。卽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亦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民。皆得粒食。莫匪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此義尤明白。但是意於未嘗更不考上下文。且此一條其餘可見。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爲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來書云。以極爲中。止乃爲明理乎。　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　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耳。閒下又謂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太極、理也。陰陽則氣也。氣固不離乎理。而遂指氣爲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此義在前文中亦最分明。請試思之。就此推之。知來書未能無失。

來書云。直以陰陽爲形器。止孰爲昧道器之分哉。　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熹想見與夫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皆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耦之屬。皆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曰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爲如何。此一條亦極分明。切望略加思索便見。愚者不爲無理。而其餘亦可以類推矣。

往往類此。

來書云。通書曰。中者、和也。止大率類此。　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爲中也哉。

來書云。大傳、洪範、詩、禮、爾雅、與太極圖說孰古。　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之所向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爲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爲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閒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爲古。又況其閒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爲中乎。

來書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止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止前又云。若謂欲言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哉。無默。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哉。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爲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欽夫有此說。曾疑有贅。今乃正使得著。方知欽夫之遠庸也。其意則猶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卽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

來書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止不知漏泄得多少。　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個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反古反今。擲撲不破者也。近見國史濂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名使濂溪本書實有白爲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辯矣。然因渠論此二字。卽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試思之。

程端蒙與象山書

夫太極之理妙矣。實萬化之根柢。而此理之本原也。夫天下萬事萬物。行於有形之中。非有爲之本者。則亦安能反古今而不息哉。天理而不本於是理。則造化之功有窮。人生而不得於是理。卽人道之大不立。至於一事之細。一物之微。苟不能得是理焉。則亦何能屈伸往來。闔闢聚散於百千萬變之中。而不自已哉。然斯理也。無聲之可聞。無臭之可接。搏之而不得。舉之而不勝。非有形體物象之可見。是以周子必曰無極而太極焉。蓋開太極乃無形之理。而非有形之物。其意混然。非以無極太極爲兩物相對而言也。大易雖不言無極。而曰神無方。易無體。中庸雖不言無極。而曰無聲無臭。周子之意亦猶是耳。閒下又謂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太極、理也。陰陽則氣也。氣固不離乎理。而遂指氣爲理。則不可。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非道。而所以陰陽者道也。今閒下又謂自有大傳。至今

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爲一物者。以閣下之言觀之、謂周子於太極上復加無極、則是謂太極之上復有無極、而無極自爲一物。太極又自爲一物。其爲錯認大矣。大抵閣下之學、用力於存想、馳心於空妙、乃禪者之餘習、而不知天地之間、只是一箇實理、該貫動靜、通徹內外、舉理而不遺物、存體而必及用、乃古今相傳之正學、而非若異端之爲也。

晦庵答胡廣仲書

胡廣仲云、太極圖舊本、極尚垂示、然其意義、終未能曉。如陰靜在上、而陽動在下、黑中有白、而白中有黑、及五行相生、先後次序、皆所未明。朱子答云、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於此者、獨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舉本圖子既差而說中靜而生陰、靜下多一極字、亦以圖在上下文之不同而節之矣。若如所論、必以舊圖爲據、而曲爲之說、意則巧矣、然既以第一圈爲陰靜、第二圈爲陽動、則夫所謂太極者果安在耶。又謂先有無陽之陰、後有兼陰之陽、則周子本說、初無此意、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且程子所謂無極然爲陰陽之理、卽周子所謂互爲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者、卽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兩句相須、其義始備、故二夫子皆兩言之、未嘗偏有所廢也。今偏舉其一、而所施又不當其所、且所論先有專一之陰、後有兼體之陽、是乃截然之甚者。

晦庵答楊子直書

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旣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爲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顧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極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且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爲眞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論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蓋向以太靜爲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來論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說、則與蓋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太極固動靜則可、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

晦庵答廖子晦書

周子喫緊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實、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

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晦庵答黃直卿書

所論太極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用上之妙、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顛沛、不可間斷、此說大概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耶。此下註見通書問答。蓋旣曰各具太極、則此處便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齊得。

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盧內翰、借得所修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蓋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今傳所載、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爲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譏議、若增此字、其爲前修之累、啓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爲不可、昔蘇子容特以爲父辨謗之故、請刊國史所紀草頭木腳之語、神祖猶俯從之、況此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爲例、則無不可改之理矣。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三

朱子語類附見

太極非是別爲一物、卽陰陽而在陰陽、卽五行而在五行、卽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答輔廣問。

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答葉賀孫問。

或問太極圖之說、先生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又曰、其氣便是春夏秋冬、其物便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義禮智信。又曰、氣自是氣、質自是質、不可衰說。黃義剛錄。

太極便是性。

大而天地萬物、小而起居食息、皆太極陰陽之理也。又曰、仁木、義金、禮火、智水、信土。曾祖道。

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一卽這箇物事、上面有箇腦子、下面便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舉太極圖說云、此便是這箇物事、又曰、此箇道理、大則包括乾坤、提挈造化、細則入毫釐絲忽裏去、無遠不周、無微不到、但須是見箇周到底是甚。林夔孫。

鄭仲履云、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先生曰、事事物物、皆有箇極、是道理之極至、蔣兄進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先生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太極本無此名、只是箇表德。

（雜錄）

有問太極者。先生云。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廖錄）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萬人傑）

在天只是陰陽五行。人得之、只是剛柔五常之德。（湯泳）

或問太極。陰陽、器也。（廖錄）

周子太極之書。如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毫髮不差。自首至尾。只不出陰陽二端而已。（徐寓）

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大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卽所謂天德之元。元卽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箇道理。元無虧欠也。（董銖）

致道謂心爲太極。林正卿謂心具太極。先生曰。心有動靜。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答葉賀孫）

太極如一本生上。分而爲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不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只是到成果實時。又卻略少歇也。不是止到這裏。自合少止。正所謂終始萬物。莫盛乎艮。艮止是生息之意。（葉賀孫）

某嘗說太極是箇藏頭底。動時在陽。未動時又屬陰了。（李方子）

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大小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互古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葉賀孫）

問。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何常有異。答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又問。是萬爲一。一實萬分。又將如何說。曰。只是這一箇。只是氣質不同。（甘節）

上一圈卽是太極。但挑出在上。

太極一圈便是一畫。只是撒開引教長一畫。（唯湯泳）

問。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不知陰盛何以居右。陽盛何以居左。曰。左右但以陰陽之分耳。（林子玉）

問。木陰餘。故次火。金陰稀。故次水。豈以水生木。土生金耶。曰。以四時之序推之可見。（林子蒙）

問。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不如何以見得。曰。天地生物。其序固如此。道書中論氣化處可見。（林夔孫）

或問。太極圖下二圈。固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化生。是各有一太極也。如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始萬物化生。易中卻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如何。曰。太極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後來方漸漸生去。萬物皆然。如牛羊草木。皆有牝牡。一爲陽。一爲陰。萬物有生之初。亦各自有兩箇。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葉賀孫）

問。氣化形化。男女之生在氣化否。曰。凝結成箇男女。因甚得如此。都是陰陽。無物不是陰陽。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有否。曰。事物雖未有。其理則具。（徐寓）

○無極而太極。（周子總說）

林黃中曰。既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無極之說。何也。曰。有太極是有此理。無極是無形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無象。（李閎祖錄）

無極而太極。而令人都想象有箇光明閃爍底物事在那裏。卻不知是說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解如此。動靜而已。（林夔孫）

又黃義剛錄云。當初皆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既有此氣。便分陰陽。以此生許多物事。

問。沖漠無朕章曰。此只是說無極而太極。（林夔孫）

問。先生之意。莫止是以無極太極爲理。曰。此非某之說。他道理自如此。著自家私意不得。太極無形象。只是理。問。既曰太極。又有箇無極如何。曰。太極本無極。要去就中看得這意思。方見得。（徐寓）

無極是有理而無形。如性何嘗有形。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不是空底物事。若是空時。如釋氏說性相似。又曰。釋氏只見得箇皮殼。裏面許多道理。他卻不見。他皆以君臣父子爲幻妄。（甘節）

問。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則周子之所謂無極也。不可容言也。若太極則性之謂也。太極固純是善。自無極而言。則只可謂之繼。明道之言。所以發明周子之意也。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下文云。無極之眞。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答王子合書）

問。無極之眞。與未發之中同否。曰。無極之眞。是包動靜而言。未發之中。只以靜言。太極只是極至。更無去處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更沒去處。濂溪恐人道太極有形。故曰無極而太極。是無之中有箇至極之理。（徐寓錄）

葉賀孫問無極而太極。極是極至無餘之謂。無極是無之至。至無之中。乃至有存焉。故云無極而太極。先生曰。本只是箇太極。只爲這本來都無物事。故說無極而太極。如公說無極。恁地說卻好。但太極說不去。賀孫云。有字便是太字地位。先生曰。將有字訓太字不得。太極只是箇理。賀孫曰。至無之中。乃萬理之至有也。

問。無極且得做無形無像說。曰。雖無形。卻有理。又問無極太極。只是一物。曰。本是一物。被他恁地說。似兩物。（林夔孫）

○太極動而生陽。（朱）兩儀立焉。

問。太極圖。曰無極。竊謂無者、蓋無氣而有理。然理無形。故卓然而常存。氣有象。故闔闢斂散而不一。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知太極、理也。有形則有動靜。太極無形。恐不可以動靜言。南軒云。太極不能無動靜。未達其意。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且以目

前論之仁便是動義便是靜又何關於氣乎。答鄭子上

動而生陽。元未有物。且是如此動盪。所謂化育流行也。靜而陰。陰主凝。然後萬物各正性命。廖德明

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見得理先而氣後。曰。雖是如此。然亦不須如此理會。二者有則皆有。廖

問。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譬諸鼻息。無時不廖

噓。無時不吸。噓盡則生吸。吸盡則生噓。理自如此。廖

或問。理先而氣後。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今且從理上說氣。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是動之頭。若只一闔一闢而無繼。便合殺了。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而復生元。無窮如此。黃義剛

太極本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解如此。動靜而已。及至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一動一靜。循環無端。太極動而生陽。亦只是從動處說起。其實動之前又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末來之際。其卒無終。林夔孫

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或疑靜時如何流行。曰。惟是一動一靜。所以流行。如秋冬之時。謂之不流行可乎。若謂靜不能流行。則何以謂之靜而生陰也。觀生之一字可見。

太極動而生陽。只是如一長物。不免就中間截斷說起。其實動之前未嘗無靜。靜之前又未嘗無動。如繼之者善也。亦是就此說起。雙峰饒魯錄

梁文叔云。太極兼動靜而言。先生曰。不是兼動靜。太極有動靜也。林恪錄

問。以未發爲太極。曰。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也。須如此看得。方無偏滯。又問。太極動而生陽。動則爲已發矣。曰。以動而生陽爲已發。是也。卽不知靜而生陰、爲已發爲未發邪。答呂子約

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答何叔京

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卽太極之體。動卽太極之用也。

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涵太極。推原其本。則太極生陰陽。

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所謂陰陽者。便只是在太極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

才說太極。便帶著陰陽。才說性。便帶著氣。不帶著陰陽與氣。太極與性。那裏收附。然要得分明。又不可不拆開說。徐寓

喚做一氣固是。然看他日月男女牝牡處。便見周先生所以說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此是說那箇對立底。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卻只是一氣。曾淵

余國秀說太極。先生曰。公說太極是箇物事不得。說太極中便有陰陽也不得。他只說太極動而生陽。

動極而靜。靜而生陰。公道未動以前是如何。曰。只是理。曰。固是理。只不當對動言。未動卽是靜。未靜又卽是動。伊川云。動靜無端。葉賀孫錄

問繼善成性。竊謂妙合之始便是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便是成。曰。動而生陽之時。便有繼底意。及至靜而生陰方是成。如易六十四卦之序、至復而繼。廖子晦

問太極圖第二章解義。曰。動而生陽。誠之通也。中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德明謂無極之眞誠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繼此以出。更因此而成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陰陽而爲辭。如以資始爲係於陽。以正性命爲係於陰。則若有獨陽而生、獨陰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必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元不相離。如此則非得於言表者。不能喻此也。曰。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廖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卽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眞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太極說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可移也。不知名分之分。性分之分。曰。分獨定位耳。答林子玉

程子感通之理。曰。如晝而夜。夜而復晝。循環不窮。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皆是感通之理。陳淳之

問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如何。曰。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不相離也。太極猶人。動靜猶馬。馬所以載人。人所以乘馬。馬之一出一入。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蓋一動一靜而太極之妙未嘗不在焉。此所謂所乘之機。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董銖錄

問。同前。太極只是理。理不可以動靜言。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理寓於氣。不能無動靜。所乘之機。乘如乘載之乘。其動靜者、乃乘載在氣上。不覺動了靜。靜了又動。先生曰然。葉賀孫錄　又云。先生云動靜者所乘之機。蔡季通謂此語最精。蓋太極是理、形而上者。陰陽是氣、形而下者。然理無形。氣有迹。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謂之無動靜。直卿云。賀孫錄

問動靜者所乘之機。曰。是固據乎。踏著動底。機便挑撥那動底。黃義剛

伊川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惟知道者識之。動極復靜。靜極復動。還當把那箇做個初頭始得。今說太極動而生陽。是且把眼前卽今箇動。斬截說起。其實那動以前又是靜。靜以前又是動。葉賀孫錄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子所言太極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常靜矣。又言靜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如春秋冬夏元亨利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冬則何以爲元。就此看又自有先後也。如克己復禮。然後可以爲仁。固不可謂前此無仁。然必由靜而後動也。惟精惟一。而後可以執中。固不可謂前此無中。然亦由靜而後動也。舉此類而推之。反復循環。無非至理。但看從甚處說起。則當處便自有先後也。答王子合

○陽變陰合。止四時行焉。闕見解。

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中旋生出來。廖德明。

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金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廖德明。

陰陽二氣。更無停息。如金木水火土五行分了。又三屬陽、二屬陰。然而各又有一陰一陽。如甲便是木之陽。乙便是木之陰。丙便是火之陽。丁便是火之陰。只這箇陰陽更無休息。形質屬陰。其氣屬陽。金銀坑、有金礦、銀礦、便是陰。其光氣爲陽。葉賀孫。

周元興問子在川上章。下註云。與道爲體。曰。天地日月、陰陽寒暑、皆與道爲體。又問此體字如何。曰。是體質。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見無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爲太極之體。又問。太極是體。二五是用。曰。此是無體之體。蔡叔重曰。如其體。則謂之易。先生應。日節。

曼兄亞夫問太極兩儀五行。先生云。兩儀卽陰陽。陰陽是氣。五行是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氣。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質。又如人魂是氣。體魄是質。廖德明。

○五行一陰陽。止各一其性。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詳見總論。答楊子玉。

五行一陰陽也。止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便是天地之寒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說得有詳略緩急耳。林夔孫。

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合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耳。曰。然。沈僩。

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廉節曾細推出來。沈僩。

曼兄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此如母生子。子在母外之義。若二氣五行。卻是子在母內。先生云。是如此。陰陽五行萬物各有一太極。呻餘錄。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卽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僩略。

問。聖賢說性。有指義理而言者。有指氣稟而言者。敬讀誨語。謂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卽太極之全體。始悟周子所謂各一其性。專是主理而言。蓋五行之氣質不同。人所共知也。而太極之理。無乎不具。人所未必知也。此周子喫緊示人處。今所在板行傳文。皆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詳此文義。這箇性。卽是指氣而言。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又可見矣。詳此文義。這箇性。卽是指理而言。各一其性。周子之意。固是指五行之氣質。然水潤下。火炎上。木曲直。金從革。土稼穡。此但可見氣質之性所稟不同。如何便見得太極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也。莫是如上一節。所謂五行異質。而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而皆不能離乎太極否。

曰。五行太極。便與生之謂性相似。以爲同、則同中有異。以爲異。則未嘗不同。賜時亨。

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故自陰陽五行而言之。則不能無偏。而人稟其全。所以得其秀而最靈也。答甘節書。

問。前日先生答書云。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他所以道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復問這箇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先生應。甘節。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此性字是兼氣稟言之否。曰。性離氣稟不得。有氣稟。性方存在裏面。無氣稟。性便無所寄附了。稟得氣清。性便在清氣中。這清氣不障蔽那善。稟得氣濁。性又在濁氣中。爲濁氣所蔽。五行之生。各一其性。這又隨物各具去了。

問如何謂之性。曰。天命之謂性。問。天之所命者。果何物也。曰。仁義禮智信。又問周先生作太極圖。何爲列五者於陰陽之下。曰。五常是理。陰陽是氣。有理而無氣。則理無所立。有氣而後理方有所立。故五行次陰陽。又問如此則是有七。曰。義智屬陰。仁禮屬陽。甘節按太極圖列金木水火土於陰陽之下。非列仁義禮智信於陰陽之下也。以氣言之。

○問曰。陰陽五行當之性。此問似欠分別。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此性字是兼氣稟言之否。曰。性離氣稟不得。有氣稟。性方存在。無氣稟。性便無所寄附了。稟得氣清。性便在清氣中。這清氣不障蔽那善。稟得氣濁。性又

無極之眞。止變化無窮焉。闕見解。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葉賀孫。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精、所謂眞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物者、形也。所謂者、性也。答黃道夫書。

氣、則爲水火金木。理、則爲仁義禮智。

所謂理與氣。此決是二物。俱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合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只看太極圖某所解第一段。便見意思矣。答劉叔文。

惟人也。止萬事出矣。

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曰。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至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秀而最靈。乃氣質以後事。僩。

或問有陰陽便有善惡。曰。陰陽五行皆善。又曰。陰陽之理皆善。又曰。合下只有善。惡是後一截事。又曰。豎起看皆善。橫看後一截方有惡。又曰。氣有清濁。理皆善。惡是雜濁日節。

問。孟子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周子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又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之。豈孟子就其情之未發。而周子就其情之已發而言之乎。曰。情未必皆善也。然其本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惟反其情。故爲惡耳。孟子指其正者而言也。周子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莊子有逆天倍情之

語、亦此意也。張敬之。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非合其吉凶。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中正仁義。皆謂發用處。正者、中之質。義者、仁之斷。中則無過不及。隨時以取中。正則當然之定理。仁是惻隱慈愛之處。義是裁制斷決之事。主靜者、主正與義也。正義便是利貞。中是亨。仁是元。厚之明。又云。聖人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靜去。遂與事物不相交涉。卻說箇敬。云敬則自虛靜。須是如此做工夫。又云。主靜看夜氣一章可見。廖

問。同甫所以主靜者。以其本靜。靜極而動。動極復靜。靜也者。物之終始也。萬物始乎靜、終乎靜、故聖人主靜。曰。伊川先生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如此則倚於一偏矣。動靜理均。但靜字勢重矣。右子重。

問。同甫曰。此是聖人修道之謂教處。葉賀孫

問定之以中正仁義。本無先後。曰。此四字配金木水火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卽仁、亨卽中、利卽義、貞卽正。皆是此理。至於主靜一辭。蓋是以正與義爲體。中與仁爲用。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底道理。譬如人說話。也須先沈默。然後可以說話。蓋沈默中便有言語底意思。金去僞。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本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太極說。

問。自太極一動而爲陰陽。以至於爲五行、爲萬物。無有不善。在人則才動便差。是如何。曰。造化亦有差處。如冬熱夏寒。所生人物。有薄厚、有善惡。不知自甚處差。將來便沒理會了。又問。惟人纔動便有差。故聖人主靜以立人極歟。曰然。輔廣

自有天地。便只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便有一日之運。一月便有一月之運。一歲便有一歲之運。都只是這箇物事。衰衰將去。如水車相似。一箇起。一箇倒。一箇上。一箇下。其動也。便是中是仁。其靜也。便是正是義。不動則靜。不靜則動。如人不語則默。不默則語。中間更無空處。又如善惡。不是善、便是惡。不是惡、便是善。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自主張這箇物事。蓋聖人之動。便是元亨。其靜便是利貞。都不是閒底動靜。林夔孫

大凡人須是沈靜。周先生所以有主靜之說。如蒙艮二卦。皆有靜止之體。葉賀孫

李守約問云。閎祖、比會江西一士人。謂太極圖主靜之說。非吾儒之所宜。乃出於老氏之說。曰江西士人。大抵皆對塔說相輪之論。未嘗以身體之。故如此易其言耳。

汪長孺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只我這裏動也靜。靜也靜。先生云。若如其言。天自春了夏。夏了秋。秋了冬。自然如此。也不須要補相裁成始得。葉賀孫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

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矣。無非禮之體。則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僩

問。太極圖。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爲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力。卓園

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爲明白。非臆說也。答袁機仲書。

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卻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的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陰底意思。沈僩

先生答董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義爲柔。自一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不知如此說得否。曰。也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意。然其用則決裂。輔廣

問仁義中正。竊謂仁義指實德而言。中正指體段而言。然皆疑性之德有四端。而聖賢多獨舉仁義。不及禮智何也。曰中正卽是禮智。答程允夫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周子太極之書。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答廖子晦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四

諸儒太極發明

陳北溪太極字義

未有天地萬物。先有是理。然此理不是懸空在那裏。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纔有天地萬物之氣。則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有這動之理。便能生陽。纔動而生陽。則是理便已具於陽動之中。有這靜之理。便能生陰。纔靜而生陰。則是理便已具於陰靜之中。然則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理便全在這氣裏面。那相接處全無些子縫罅。如何分得孰爲先、孰爲後。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分別得先後。便偏在一邊。非渾淪極至之物。

黃勉齋中庸太極體用說

竊謂此書皆言道之體用。子思了所以必言夫體用者。知道有體用。則一動一靜。皆天理自然之妙。而無一毫人爲之私也。孔子之學。傳之曾子。曾子之學。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皆此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卽體、恕卽用也。惟天之命。於穆不已。非道之體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道之用乎。此曾子得之孔子、而傳之子思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非道之用乎。仁義禮智。非道之體乎。此又子思得之

曾子、而傳之孟子者也。道喪千載。濂溪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其言太極者、道之體也。其言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者、道之用也。聖賢之道。又安有異指哉。或曰以性爲體。則屬乎人矣。子思以爲天命。又以爲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又以爲經綸大經。知化育。立大本。乃合天人爲一。何也。曰。性卽理也。自理而言。則屬乎天。自人所受而言。則屬乎人。屬乎人。本乎天也。故曰萬物統體一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屬乎天者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性無不在、屬乎人者也。或曰中庸言體用。既分而爲二矣。又言性卽氣。氣卽性。道亦器。器亦道。則何以別其爲體用。曰。程子有言。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自理而觀。體未嘗不包乎用。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之類是也。自物而觀。用未嘗不具乎體。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色天性之類是也。

書晦庵太極圖解後　度正

正、始讀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得其義。然時時覽而思之不敢廢。其後十有餘年。讀之既久。然後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陰陽既形。而其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於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復會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合也。總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氣。舉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之一圈、爲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爲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矣。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眞以爲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正曰。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此而極。正、當時聞之。心中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先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生物之始。禮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卽太極動靜生陰陽之義。蓋先生晚年。表裏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況聖門之要旨哉。遂寧傅耆伯成。未第時。嘗從周子游。而接其議論。先生聞之。嘗令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焉。在吾鄉時。傅嘗有書謝其所寄遺說。其後在永州。又有書謝其所寄改定同人說。但傳之書雲無恙。而周子之易說。則不可復見耳。聞之先生。今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卦疑皆有其說。今考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無妄、蒙、艮、等說。而亦無所謂遺說、同人說者。則其書之散遺亦多矣。可不惜哉。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然其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今先生既已反覆論辨。究極其

說。章通句解無復可疑者。其所以望於後之學者至矣。正也。輒不自量。併以其聞之先生者。附之於此。學者其亦熟復而深味之哉。嘉定六年二月丁卯。門人度正識書。

薛文清讀書錄論太極圖

太極圖。包括天地。貫徹古今。

太極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

周子作太極圖。乃心得之妙。發出造化以示人。

太極圖、見天人合一之妙。

萬物盡天地老、超然獨存、再造天地萬物者、其太極乎。天地陰陽、古今萬物、始終生死之理、太極圖盡之。

太極圖、遠而上古。近而一息。無能外者。

太極者、萬理之總名。

太極圖、天地古今。陰陽寒暑。晝夜死生。剛柔動靜。無不括盡。

太極圖、一言以蔽之。曰理氣而已。

周子太極圖。畫出理氣示人。

太極圖、只是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而理爲之主。

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皆兼理氣而言。周子無極而太極。則純以理言。至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兼以氣言矣。

孔子言太極。是指理言。周子言無極。是指此理無形而言。

康節曰。一動一靜之間。乃天下之至妙者歟。蓋指貞元間太極也。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亦即康節所謂貞元間太極也。

無極而太極、理也。陰陽五行、氣也。太極非有離乎陰陽。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然理雖不雜乎氣、而亦不離乎氣也。五行雖各具一太極。而五行各有其氣。是理雖不雜乎氣。而亦不離乎氣也。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無間也。男女各具一太極。而男女各有陰陽。是理又未嘗離乎氣也。萬物各具一太極。而萬物皆有陰陽。是理又未嘗離乎氣也。是則萬物男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初無精麤本末之間。則理氣不相離可見矣。

太極陰陽、五行四時、男女萬物、渾然一理、而無間隔。一以貫之。

太極十箇。○總是一箇。而二氣五行、男女萬物之外、無太極也。

太極圖上。一○純以理言。而其下餘○。則兼以氣言。然上一○即在下餘○之中。所謂精麤本末無彼此也。

無極而太極。便是元亨利貞、天命之全體、渾然而未分者。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即天命之流行也。

太極動靜。循環無端。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無極立言。本欲明此理之無方所、無形象耳。後人將作虛無之無看。則失周子之意矣。

太極既無聲無臭。而又可圖之乎。當默識於圖之表。

即太極無聲無臭。而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已具於其中。所謂體用一原也、即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而太極之理。無所不在。所謂微顯無間也。

觀太極中無一物。則性善可知。有不善者。皆陰陽雜揉之查滓也。

無極而太極。天地之性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以不雜者言之。故曰無極而太極。○是也。氣質之性。以不離者言之。故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也。然無極而太極。即陰陽中之太極。陰陽中之太極。即無極而太極。太極雖不雜陰陽。亦不離乎陰陽。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太極第二圈◎。太極陰陽皆具。道器合一。上包無極而太極。下包五行男女萬物。故朱子於解剝圖意。終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太極不可以動靜言。然含動靜。便無太極。

問。自其本以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各具一太極。如此說、則太極有分裂乎。朱子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各自全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處處皆見。不可謂月分也。又問理性命章。如何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以朱子之言觀之。太極渾然一理。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人物雖各得一理。似乎分矣。合而言之。又渾是一理。未嘗分也。正如天地間總是一月光。萬川雖各得一月光。又總是一月光也。太極不可分。於是可見矣。

太極、即理也。合天地萬物之理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就天地萬物之理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統體者所以涵夫各具者。似合矣而未嘗不分也。各具者所以受夫統體者。似分矣而未嘗不合也。太極雖至妙。而其實不外乎身心動靜五常百行之間。後人論太極。即作高遠不可究詰之理求之。去道遠矣。

太極圖義理。精而約、該而博。

心所具爲太極。心之動靜爲陰陽。

太極反之於身。精而約者也。

靜看太極圖。斯須離之。不可得也。

只於身心動靜、應事接物、至近至小處、看太極便分明。不必專論於千古之上、六合之外也。

太極乃至精至約之理。全之者聖。脩之者賢。

太極即是仁義中正。非四者之外。又有太極也。

合仁義禮智信言之、統體一太極、分仁義禮智信言之、各具一太極也。

太極解末至此而脩之、不知此而悖之、皆指中正仁義而言。

周子之太極、卽中庸之誠。

太極之理、中庸言之詳矣。

大德敦化、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小德川流、物物各具一太極也。

觀太極圖、皆天理流行發見之實、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立人極、以至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皆妙道精義之著。

朱子稱周子曰、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緒、因圖以發。其曰精者、卽無極而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也。其曰蘊者、卽包涵無窮之理也。

誠者、聖人之本、誠爲太極、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天命爲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性爲太極、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爲太極、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仁義中正卽太極。以主宰言謂之帝、帝卽太極。以妙用言謂之神、神卽太極。以理言謂之天、天卽太極。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一爲太極、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爲太極。心統性情、心爲太極。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爲太極、繼之者善也、善爲太極。太極者、至大至極、至精至妙、無以加尙、萬理之總名也、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同。

太極圖之理、自朝至暮說不盡、但少肯聽者耳。

周子太極圖、朱子之解、以心契心者也、熟讀精思、二三十年、庶得其指趣之妙、殆非淺近之功、所可得而窺測也。余見說太極者多矣、苟非實得、眞說夢耳。

理既無聲無臭、陰陽亦變化不常、是豈得而圖之哉、周子作太極圖、不過假象以顯義耳、學者要當默識其理於圖象之表而後可、苟只於圖中著意以求之、又焉有超然自得之妙哉。

周子挺生南服、建圖立說、以明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傳之二程、二程以當時無可愛之者、遂不以語人、至於朱子、旣卽其圖以剖析其旨、又卽其說以盡發其奧、由是周子建圖立說之意大明、學者誠欲求其意、當卽朱子之解、以求周子之說、熟讀精思、潛玩默體、期以數十年之功、俟其融會貫通、超然有得於圖象之表、庶幾造化之源、性命之微、天人之理、畢貫於一、而其實不外乎吾心矣。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五

通書一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槪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旣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躐而窺也、是以程氏旣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蓋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旣久、乃若纔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游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條焉三紀、旣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註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瓶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考其年譜先生序云長沙本最後出乃集所編定視他本最詳密然猶有未盡云乃於乾道己丑歲凡十一年復加更定爲南康本又八年丁未重爲註釋而是編始定接舊編爲建安本至淳熙己亥今本一以此爲正而是序特列於首此序數次見於後

誠上第一　此篇論太極珍實理本於天而賦於人乃性命之大原也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卽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卽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卽圖之陰靜也。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卽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爲五行之性矣。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朱子書答語類附見

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卻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大雅。

通書一部。皆是解太極說。這道理自一而二。二而五。如誠無爲、幾善惡、德、以下。便配著太極陰陽五行。須是子細看。

直卿云。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比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說得較闊。方子。

問誠者聖人之本。曰、此言本領之本。聖人所以聖者。誠而已。銖

或人問呂氏謂誠者理之實然。曰、誠之爲言實也。呂氏此說。卽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也。如周子所謂聖、誠而已矣。卽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溫公所謂誠。卽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言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爲人也是這箇誠。爲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水。端蒙

問至善二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曰、通書至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理無不同。吳雉

曼問乾元至誠斯立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證誠斯立焉一節。植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金去僞

曼問誠上篇。舉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曰、繼成二字。皆節那氣底意思說。性善二字。皆只說理。但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處。成之者性。便是已成形有分段了。植

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如純粹至善。卻是統言道理。僞人傑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是太極。程子說。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問純粹至善者也。與繼之者善同否。曰、是繼上三句。卻與繼之者善不同。繼之者善屬陽。成之者性屬陰。問陽實陰虛。繼之者善。是天命流行。成之者性。是在人物。疑人物是實。曰、陽實陰虛。又不可執。只是陽便實。陰便虛。各隨地步上說。如揚子說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今周子卻以仁爲陽。義爲陰。要知二者說得都是。且如造化周流。未著形質。便是形而上者屬陽。才麗於形質。爲人物。爲金木水火土。便轉動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屬陰。若是陽時。自有多少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謂如人之初生屬陽。只管有長。乃至長成便只有衰。此氣逐旋衰減。至於衰盡則死矣。周子所謂原始反終。只於衰盡處可見反終之理。又曰。嘗見張乖崖云。未押字時屬陽。已押字屬陰。此語疑有得於希夷。未可知。譜

問陽動是元亨。陰靜是利貞。但五行在陰陽之下。人物又在五行之下。如何說繼善成性。曰、陰陽流於五行之中而出。五行無非陰陽。可學

問陰陽、氣也。何以謂形而下者。曰、既曰氣。便是有箇物事。此謂形而下者。又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何以分繼善成性爲四截。曰、繼成屬氣。善性屬理。性已兼理氣。善則專指理。又曰理受於太極。氣受於二氣五行。植

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目。須時復將來。子細研究。如通書、只是反覆說這一箇道理。蓋那裏

雖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箇做將去。（僩道夫）

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爲亨、爲利、爲貞，則亦元之爲耳。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恐亦不得如龜山之說也。以用言，則元爲主。以體言，則貞爲主。（答方伯謨書）

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曰：其氣已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下氣煖，便也是氣收斂在內。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煖底，乃自是生來。卻不是已散之氣復爲生氣也。（時舉）

先生出示答張元德書，問通復二字。先生謂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在人則感而遂通者、誠之通，寂然不動者、誠之復。時舉因問：明道謂今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是如何。曰：明道此言，卻只是就人上說耳。（時舉）

直卿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注下言復如伏藏。先生曰：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添此一句。孔子只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箇物事，流行到這裏來，這裏住著，卻又復從這裏做起。又曰：如母子相似。未生之時，母無氣不能生其子。既生之後，子自是子，母自是母。又曰：如樹上開一花，結一子。未到利貞處，尚是運下面氣去落他。及他到利貞處，自不用養。又問自一念之萌以至於事之得其所，是一事之元亨利貞。先生應之曰：他又自這裏做起。所謂先生之謂易也是恁地。又記曰：氣行到這裏住著，便立在這裏。既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僩）

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靜。注卻云此已是五行之性。如何。曰：五行便是陰陽。但此處已分作四。（可學）

誠者聖人之本。言太極、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言陰陽五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言氣化純粹至善者、通緻上文。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解誠者聖人之本。繼之者善也。解大哉乾元以下。成之者性也。解乾道變化以下。元亨、誠之通。言流行處。利貞、誠之復。言學者用力處。大哉易也性命之源。又通緻上文。（僩入錄）

誠下第二（此篇論聖人全此實理。而爲五常百行之本也。）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卽所謂太極者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順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因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也。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僞不能奪之矣。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語類附見）

問：誠是五常之本。曰：誠是通體地盤。（方子）

誠下一章，言太極之在人者。（人傑）

問：誠五常之本，同此實理。於其中又分此五者之用。曰：然。（可學）

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只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卽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所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錄）

誠幾德第三（此篇以誠幾德明入道之序。而爲聖賢神所共出之途也。）

誠無爲。

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卽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卽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強勉，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致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語類附見

通書誠無爲章、說聖賢神三種人。恐有誤記條

誠無爲、誠實理也、無爲、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爲也。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爲而善惡形矣。誠無爲、則善而已、動而有爲、則有善有惡。端蒙

曾問誠無爲幾善惡。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爲、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德者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曰愛、曰宜、曰理、曰通、曰守者、德之用。卓

濂溪言誠無爲、幾善惡、才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當窮察、識得是非、其初有毫忽之微、至於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那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修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已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寓

道夫言誠者自然之實理、無後營爲、及幾之所動、則善惡著矣。善之所誠、則爲五常之德、聖人不假修爲、安而全之、賢者則有克復之功、要之聖賢雖有等降、然及其成功則一而已、故曰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曰固是如此、但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更怎生理會、所以聖賢說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幾微之際、大是緊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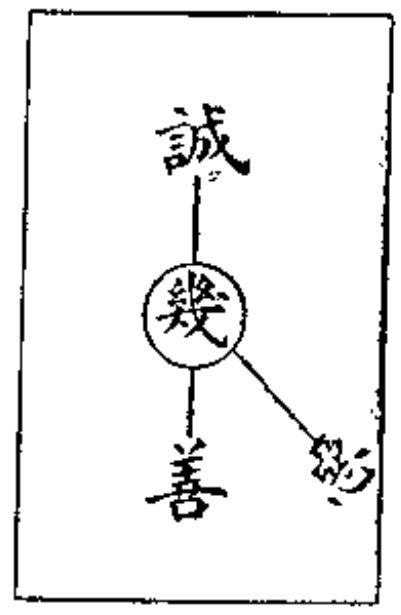
問誠無爲幾善惡一段、看此與太極圖相表裏、曰然。周子一書、都是說這道理、又舉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章、及心一也一章、程子承周子一派、都是太極中發明、曰然。問此都是說這道理是如此、工夫當養於未發、曰未發有工夫、既發亦用工夫、既發若不照管、也不得、也會錯了、但未發已發、其工夫有箇先後、有箇輕重。賀孫

誠無爲、只是常存得這箇實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顛錯了、如何別認得善惡。葉賀孫

或舉季通語、通書誠無爲幾善惡、與太極、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二說似乎相背、既曰無爲矣、如何又卻有善惡之幾、恐是周子失照管處、如何、曰、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爲、有感而動、卽有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頓放得是、於其所動處、頓放得是時、便是德愛曰仁、宜曰義、頓放得不是時、便一切反是、人性豈有不動、但須於中分得天理人欲方是。祖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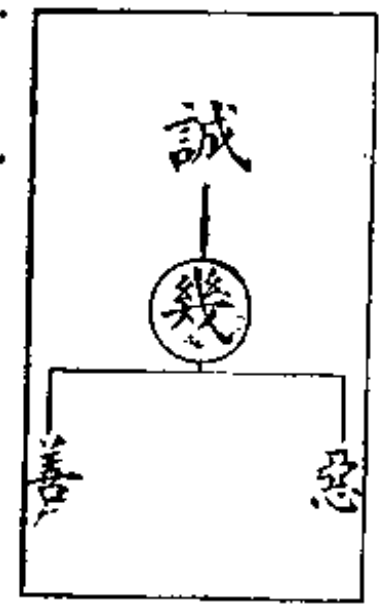
趙致道問、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已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有類於胡子同體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爲圖如右。

圖



此明周子之意。

二



此證胡氏之失。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榦、自榦而末、上下相達者、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旁榮側秀、若寄生龐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爲天理、旁出者爲人欲、直出者爲善、旁出者爲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末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爲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先生曰、此說得之。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余大雅

人傑問季通說、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一段、周子亦有照管不到處、既曰誠無爲、則其下未可便著善惡字、如何、曰、正淳如何看、人傑曰、若既誠而無爲、則恐未有惡、若學者之心、其幾安得無惡、曰、當其未感、五性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才有照顧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亦是如此。

或以善惡爲男女之分。或以爲陰陽之事。凡此兩件相對說者。無非陰陽之理。分陰陽而言之。或說善惡。或說男女。看他如何使。故善惡可以言陰陽。亦可以言男女。僩

德愛曰仁。至守曰信。德者人之得於心者也。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理謂有條理。通謂通達。守謂確實。此三句就人身而言。誠、性也。幾、情也。德、兼性情而言也。直卿錄

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不可測耳。夔孫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失。此是聖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大率周子之言。稱等得輕重極是合宜。因問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曰。也須有所傳授。蓋是陸說。增。温公凍水記聞。載陸說事。是箇篤實長厚底人。謙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言其發也、微妙而不可見。其充也、周徧而不可窮。發字、充字、就人看。如性焉、安焉、執焉、復焉。皆是人如此。微不可見。周不可窮。卻是理如此。神只是聖之事。非聖外又有一箇神。別是箇地位也。端蒙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神卽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也。發、動也。微、幽也。言其不疾而速。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所以微而不可見也。充、廣也。周、徧也。言其不行而至。蓋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所以周而不可窮也。此三句就人所到地位而言。卽盡夫上三句之理。而所到有淺深也。端蒙

問。通書言神者五。三章、四章、九章、十一章、十六章。其義同否。曰。當隨所在看。曰。神只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說誠而遂通者神也。橫渠謂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這裏。又忽然在那裏。便是神。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知痛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神應故妙。淳

通書中所謂誠無爲者、太極也。幾善惡者、陰陽也。德曰仁義禮智信者、五行也。皆就圖上說出。其餘如靜虛動直、禮先樂後、淡且和、果而確之類。亦是圖中陰陽動靜之意也。答黃直卿論太極書注云云。

聖第四此篇言誠神幾之妙用。惟性焉安焉之聖者能之。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測其幽微矣。

語類附見

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須知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上。更有寂然不動。僩錄

幾善惡、言衆人者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也。言聖人毫髮發動處。此理無不見。寂然不動者、誠也。至其微動處卽是幾。幾在誠神之間。僩錄

林問人德莫若以幾。此最要否。曰。然。問通書說幾。如何是動靜體用之間。曰。似有而未有之時。在人識之爾。燾

幾雖已成。卻是方成之初。通則直到末梢。皆是通也。如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只是通也。幾卽只在起頭一些子。祖龍

通書多說幾。太極圖上卻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動而未分者便是。直卿云。通書言主靜書幾誠獨三者。與孟子後氣平旦之氣章。只所爲相似。方子

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卻是自明而誠。曰。便是看得文字麤疎。周子說精字最好。誠精者直是無些夾雜。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便是通透好銀。故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卽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也。人傑因曰。凡看文字。緣理會未透。所以有差。若是得一格。便又看得分明。曰。便是說倒了。人傑

安卿問誠神幾。學者當從何入。曰。隨處做工夫。淳錄云。本誠者力在誠。誠是存主處。發用處是神。幾是決擇處。淳錄云。本在者之間。然緊處在幾。僩錄淳同。

慎動第五此篇言動得其正。則用得其和。非是和則辱。則害。此所貴於審微也。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動、辱也。甚焉、害也。

邪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語類附見

通書云。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先生曰。正是理。雖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則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此理不得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

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云君子愼動。直卿云。太極圖中。只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通書又說箇幾。此是動靜之間。又有此一項。葉賀孫

道第六 此篇言道在仁義中正。能守之。則道全而德備矣。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卽禮。正、卽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爲之則是。而歎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此篇言氣質有偏則失其中。是以有貴於修道之教也。

或問曰。易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爲天下善也。　此章所言剛柔。卽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卽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爲水火金木。而卽其中以爲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語類附見

問通書中四象。剛柔善惡。皆是陰陽。曰然。可學

問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卻兩件剛惡柔惡。卻又剛柔二善中。擇中而主焉。池作焉。去僞

正淳問通書注中字處。引允執厥中。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書

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蓋纔說性時。便是兼氣稟而言矣。性須是有箇氣質。方說得箇性字。若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天道。下性字不得。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如此。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心上。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耳。若纔說性時。則便是夾氣稟而言。所以說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性。便只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沈僩

中庸之中。是兼以其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所以程子謂中者天下之正道。中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集註。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義也。萬人傑

周子云。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也不敢恁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恁地看。林蓁

濂君者。豈非清逸家子弟耶。清逸之子亦參禪。雖或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此書謂中爲有物。而必求其所在於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耳。殊不知中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段。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沒之後也。其曰執、曰用、曰建。亦體此理以脩己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握持運用而建立之也。通書中但云中者和也。中節也。又云中焉止矣。周子之意无爲明白。答何叔京書。

幸第八 此篇言衆人多失於動。貴有知恥之心。而後可教也。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恥。我不仁也。

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爲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爲尤大也、

語類附見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此兩句只是一項事。知恥是由內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恥方能過而改、故恥爲重。僩

思第九 此篇言未能知聖人無思思之誠實能思以審其微也。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

睿、通也、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語類附見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知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時舉云、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才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也不是塊然由人撥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才思便通、不待大故地思索耳。時舉

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處、這方是用得思。植

舉通書言、通微無不通、舉李先生曰、齊宣王說好色、孟子便如此說、說好貨、便如此說、說好勇、便如此說、皆有箇道理、便說將去、此是盡心道理、當時不曉、今乃知是無不通底道理。方

志學第十 此篇言爲學當立志、志大則百物皆通。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𡚁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寂空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語類附見

資問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所謂志者、便是志於行道否、曰、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大抵古人之學、本是欲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一不理會、但方處畎畝之時、不敢言必於用耳、及三聘幡然便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因說耿守向會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此非專爲用舍行藏、凡所謂治國平天下之具、惟夫子顏子有之、用之則抱持而往、不用則卷而懷之、曰某不敢如此說、若如此說、即是孔顏胸次全無些洒落底氣象、只是學得許多骨董將去治天下、又如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只是出作入息、飢食渴飲而已、即是伊尹在莘郊時、全無些、能解、及至伐夏救民、逐旋叫喚起來、皆說一邊事、今世又有一般人、只道飽食煖衣無外慕、便如此涵養去、亦不是、須是一一理會去。德明 耿名業。德明

資又問志伊尹之志、乃是志於行、曰、只是不志於私、今人仕宦只爲祿、伊尹卻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也、又云、雖志於行道、若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然亦必自脩身始、脩身齊家、然後達諸天下也、又曰、此箇道理、緣爲家家分得一分、不是一人所獨得而專者、經世濟物、古人有這箇心、若只是我自會得、自卷而懷之、卻是私。德明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啖飯、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百姓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爲念、又那裏教你恁地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便是怕人倒向一邊去、今人若不塊然不以天下爲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干己事、如世間一樣學問、專理會典故世務、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既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僩

問、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絕細、此劄易見、不知過伊尹時如何說、曰、只是更加些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有箇當底意思多。僩

順化第十一 此篇言天以陰陽生成萬物、聖人以仁義育正萬民、與天一也。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語類附見

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消底義、義便是收回底仁。

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亦所謂天道人道之立敝、曰、此卽此書二氣五行之說。

舒而爲陽、慘而爲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

治第十二（此篇言聖人爲治之本、以純心爲要、用賢爲急也。）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爲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此篇言禮樂相須之道、卽圖陰陽之意也。）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語類附見

禮樂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

問、周子禮樂說如何、曰、也須先是嚴敬方有和、若直是盡得敬、不會不和、如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也自和、這不待勉強如此、只是他情願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這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爲君、臣失其所以爲臣、這如何會和、如諸君在此坐、都恁地收斂、這便是和、若退去自放肆、或乘爭、便是不和、此章說得最好。

問、禮之用、和爲貴、解者多以和爲樂、某思以和爲樂、恐未穩、須於禮中自求、所謂和乃可、因問之長上或設喻曰、所謂禮者、猶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截然甚嚴也、及其用、則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豈非和乎、亦恐只是影說、果竟禮中之和不可見、如曲禮條目甚詳、不知何者爲和、曰、和固不可便指爲樂、然乃樂之所由生、所設喻亦甚當、如曲禮之目、皆禮也、然皆理義之所宜、人情之所安、行之而上下親疏各得其所、豈非和乎、又曰、無禮之節、則無樂之和、惟有節而後有和也。

務實第十四（此篇言學當務實、卽前篇所謂誠也、不誠無物、僞而已。）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實修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

語類附見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爲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又曰、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愛敬第十五（此篇以善惡兩端明修己治人之事、卽所謂恕也。）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爲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

之可改而爲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此篇發明動靜之理。通乎造化。其道無窮如此。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卽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卽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語類附見

問、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神也。所謂物者。人在其中否。朱子曰。人在其中。問。所謂神者。是天地之造化否。曰。神者卽此理也。問。物則拘於有形。人則動而有靜。靜而有動。如何卻同萬物而言。曰。人固是靜中動。動中靜。亦謂之物。凡言物者。指形氣有定體而言。然自有一箇變通底在其中。須是知器卽道。道卽器。莫離道而言器可也。凡物皆有此理。且如此竹倚。固是一器。到其適用處。自有箇道在其中。

此章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則不能通。故方其動時。則無了那靜。方其靜時。則無了那動。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就人言之。語則不默。默則不語。以物言之。飛則不植。植則不飛。是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莫測。方其動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未嘗不動。故曰無靜。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靜而能動。動而能靜。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錯綜無窮是也。下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水陰火陽、物也。形而下者也。所以根陰根陽、理也。形而上者也。黃幹云。兼兩意言之方備。言理之動靜。則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其體也。靜而能動。動而能靜。其用也。言物之動靜。則動者無靜。靜者無動。其體也。動者則不能靜。靜者則不能動。其用也。

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理如何。曰。此說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此自有箇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陽。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且如晝動夜靜。書固是屬動。然在晝間。神不與之俱動。夜固是屬靜。然在夜間。神不與之俱靜。神又自是神。神卻管得晝夜。晝夜卻管不得那神。蓋神妙萬物。自是超然形器之表。貫動靜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如說水陰根陽。火陽根陰。已是有形象底。是說麤底了。

古者、綱、和、乃作八音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所謂神者。初不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專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靜。此卽神也。四時行焉。萬物終始。若道有箇物時。又無形骸。若道無箇物時。又怎生會恁地。混言太極。闢言爲陰陽五行。以後爲萬物。無窮盡也。

樂上第十七 此篇論古樂今樂之異。用而治亂由之。

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故樂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舜淡而不傷。和而不淫。人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淡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朱子曰。欲於齋肅之意下。添故希簡而寂寥六字。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蹙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此篇論聲音之道與政通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也）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眞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語類附見

問通書注云而其制作之妙。眞有以得乎聲氣之元。不知而今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祇是黃鐘一宮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鄰得其中耳。問胡安定樂何如。曰亦是一家。

問聲氣之元。朱子曰。律歷家最重這元聲。此一定。向下都定。元聲纔差。向下都差。古人制度。今皆無復存者。只這些道理。人尚說得去。法度卻杜撰不得。且如樂、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得。凡音之生。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到得制度。便說不去。

樂下第十九（此篇言樂之聲淡辭善有關於風俗如此）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此篇論學聖要在此心之一也）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指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語類附見

一卽所謂太極。靜虛卽陰。靜動直卽陽。動。明通公溥。卽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纔說起。便都貫串太極許多道理。

周子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

敬上揀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

問。周子云。一爲要。一者無欲也。如何。曰。一者無欲。一便是無欲。人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又問。比程子主一之謂敬。如何。曰。無欲與敬字一般。此敬字分外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徹脫。人只爲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此章之言。甚爲切要。

問聖可學乎一爲要。曰。這是分明底一。不是鶻突底一。問如何是鶻突底一。曰。須是理會得敬落著處。若只塊然守一箇敬字。便不成箇敬。這箇亦只是說箇大概。明通在己也。公溥接物也。須是就靜虛中涵養。始得明通。方能公溥。若便要公溥。定不解得。靜虛明通。精義入神也。動直公溥。利用安身也。

問。一是純一靜虛。是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塡於其中。故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出。無一毫私欲撓之。靜虛是體。動直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易看。動直難看。靜虛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只是其動也更無所礙。若少有私欲。便礙便曲。要恁地做。又不要恁地做。使自有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狹。（端蒙）

問。明通公溥。於四象何所配。曰。只是春夏秋冬模樣。曰。明是冬否。曰。似是就動處說。曰。便似是元否。曰。是。然這處亦是偶然相合。不是正恁地說。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六

通書二

公明章第二十一（此篇言貴去私以明理不在用察以滋疑）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此爲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此爲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爲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語類附見

人之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未必不信。而逆以詐不信待之。此則不可。周子云。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爲明。皆主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如放齊稱胤子朱啓明。而堯知其闇訟。堯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

理性命第二十二（此篇言理爲心之大極性則稟受不齊命則萬殊一本示人反本之學也）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卽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

此章十六章意同、

語類附見

如繫辭文言、若是孔子做、如何又卻有子曰字、某嘗疑此等處如五峯刻通書相似、去了本來所有篇名、卻於每篇之上加周子曰字、通書去了篇名、有篇內無本篇字如理性命章者、煞不可理會、蓋厥彰厥微、匪靈弗蠢、是說理、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卻說命、章內全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卻是本所無者、次第易繫文言、亦是門人弟子所勦入耳、問、五峯於通書何故輒以己意加損、曰、他病痛多、楊道大

周子此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

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蠢、言彰與微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此三句是言理、別一本、靈作虛、義短、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此三句言性、二氣五行以下並言命、實是實理、人傑

厥彰厥微、只是說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僩蒙

鄭問理性命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淳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一箇是萬箇、蓋統體是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所謂萬一各正、猶言各正性命也、端蒙

中庸如天之無不覆幬、地之無不持載、此是一箇大底包在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有細小去處、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並育、便是那天地覆載、不相悖、不相害、便是那錯行代明底、小德川流是說小細底、大德敦化、是那大底、大底包小的、小的分大底、千五百年間、不知人如何讀這箇都似不理會得這道理、又云、一實萬分、萬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處、植

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這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爲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爲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氣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每粒又

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理、

問理性命章注云、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各有一太極、如此則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耳、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已分也、謨

顏子第二十三　此篇言顏子見道之大、有以自樂、則富貴貧賤不足言矣、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卽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復、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語類附見

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便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尙之、豈不大有可樂、朱子曰、周子所謂至貴至富、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卽是私欲反爲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其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胷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

顏子胷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心底做樂、

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自有樂處、與富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

顏子之樂、其實卻只是平日許多工夫到此成就、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活、不是別有一項工夫、理會此事也、

問顏子樂處、曰、未到他地位、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做去、稍亦須會到他樂時節、

問孔顏所樂何事、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

問學者看文字、如何、對曰、方思量顏子樂處、曰、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禮義純熟、不被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如今且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若只索之杳冥之際何益、只要著實用功、

問尋孔顏樂處、曰、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了、非幼學所能求、況今師非濂溪、友非二程、所以說

此事卻似莽魯、不如且就聖賢著實用功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言動視聽之間、久之當自純熟充達向上處。

問程子云、使顏子以道爲樂、則非顏子矣、然而此章又卻言以道爲樂、曰、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箇道、至富至貴、只管把來弄去樂、見得這道理後自然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

問顏子之說、程子答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爲可樂然後樂也。

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爲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爲顏子爾。

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深歎美之、程子云、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云、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樹、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問顏子之樂、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然浩然之氣、說得較麤、又問說樂道便不是、如何、曰、才說樂道、只是旨罪說、不曾說得親切、又問伊川所謂其字當玩味是如何、曰、是元有此樂。

問顏子樂處、莫是樂天知命、而不以貧窶累其心否、曰、不干事、這四字拈不上。胡叔器

問這樂正如不如樂之者之樂、曰、那說從樂天知命上去的、固是不是了、這說從不如樂之者上來底、也不知那樂是樂箇什麼物事、樂字只一般、但是要人識得、這須是去做工夫涵養得久、自然見得、因言通書數句論樂處也好。黃義剛

問顏子能化而齊、曰、此與天而化之化異、但言消化卻貧賤富貴之念方能齊、齊亦一之意、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未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此篇言道德平貴、必經師親友、然後可得也。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此篇言道義由師友有之、人無師友、則乏此師友之義、而無道義也。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復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此篇言仲由喜聞過、勇於自修者也、今人不能、雖滅身而無悔。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聞、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嘻、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饒、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爲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爲、則亦無所歸罪矣、

語類附見

問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何也、朱子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文辭第二十八 此言文以載道、人乃有文而不以道、是蟲虫雕篆而不濟於用者。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爲車者必飾其輪轅、爲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爲虛飾而無益於實、況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爲乎、

辭、巷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

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勉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爲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聖蘊第二十九 此篇言聖人道大，其蘊不易知，惟顏子之深潛純粹，庶能得之，若急於求知者，則淺之甚也。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蓄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惟顏子爲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譬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語類附見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云，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云，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發，則沛然矣。

學者多以語言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又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程子云，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

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瑞物，即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而後謂之發也。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精蘊第三十 此篇言聖人之精蘊，寄之易，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天地鬼神之蘊，畢萃於此。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語類附見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濂溪看易，卻看得活。

易本有許多道理，因有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

精與蘊字不同。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問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文王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蘊如衣敝縕袍之縕，是包得在裏面。問序卦以爲非聖人之蘊，信乎。曰，先儒亦以爲非聖人之蘊。某以爲非聖人之精則可，謂之非聖人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卻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在裏面。問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傍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裁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皆是因陰陽之定，自然如此。畫出全無安排，此是聖人本意底。如彖辭文言繫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卦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

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神只是陰陽二氣屈伸，如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夜是鬼。息底是神，消底是鬼。生是神，死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默是鬼。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

因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語類附見

此章第一句言乾乾不息。而第二句言損。第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息。須著去忿懥而有所遷改。中間乾乾之用其善是。其一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說不通。遷善改過。是修德中緊要事。蓋只修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修德底事。下面便是接說遷善改過底事。與論語德之不修章。意正相類。又曰。遷善改過。又是兩項。遷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了。遷而就教十分是了。改過則是十分不是。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何哉。蓋正心修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之所由分。而聖賢之所爲深戒也。

懲忿如搥山。窒慾如填壑。

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電之決。

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修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朱子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前審之。方無因悔吝。所以再說箇動。

家人睽復無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語類附見

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善之動消於外。則善心實於內。操則存。舍則亡。只是操得此心便存。

富貴第三十三 此篇言君子之道內重則外自輕。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眞知道義之重。而不爲外物所移也。

語類附見

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蓋是見世間憑藉。爲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殼子裏面。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

陋第三十四 此篇言學聖人者當求之道德。不可徒溺於文辭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眞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語類附見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未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姑執卷。則以文章爲先。而其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心矣。

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册。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書之記言。詩之詠歌。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已。

又嘗答學者曰。諸詩固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莫論爲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在。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空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矣。

擬議第三十五 此篇言實理自然之道。未至於誠者。則貴擬議以成其變化。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語類附見

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瑕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

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是一言一行、皆即易而擬之否。曰、然。

這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

刑第三十六 此篇言治之道、在乎中正明達果斷、三者缺一不可也。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愼乎。

語類附見

聖人之心、涵養發生、眞與天地同德。品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第四十 此篇引二卦以明主靜之意、是亦聖人之蘊也。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童、穉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蓍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旣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爲愈也。

愼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爲。一有爲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右

周子太極圖幷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學、近歲以來、其傳旣益廣矣。然皆不能無謬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爲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爲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幷其語而道之。故淸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爲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种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書以詳一釋、而未嘗有所爲考。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之先生之學之奧、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矣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illegible]。則其決非先生所爲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係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爲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爲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爲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爲事狀一篇。[illegible] 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能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爲正。以爲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如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illegible] 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賢游春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叙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illegible] 云。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illegible] 又讀張忠定公語。

而知所論希夷种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按張忠定公書後論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因有端緒，率於先生而後得之，而天地萬物之理，極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爲此圖以發其祕耳。）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駑歎，因取舊帙，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錄版學宮，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新安朱熹謹書。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七

諸儒通書論序

伊川顏子好學論

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粹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末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篤，學之之道也。

通書序略

胡宏

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名惇頤，字茂叔，舂陵人。推其道學所自，或曰傳太極圖於穆脩也。傳先天圖於种放，种放傳於陳摶。此殆其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也。希夷先生有天下之願，而卒與鳳歌荷蓧長往不來者伍，於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者。程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曰：昔受學於周子，令尋仲尼顏子所樂者何事。而明道先生自再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謂程顥氏續孟子不傳之學。則周子豈特爲种穆之學而止者哉。粤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爲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

一同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爲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顧愚何足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一二語，爲同志者起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知識聞見爲得而自責，不待償而自沾也，則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異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故此一卷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宜其度越諸子，直與詩書易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是以敍而藏之，遇天下之善士，又尚論前修，而欲讀其書者則傳焉。安定胡宏謹序。

通書後跋

濂溪先生，姓周，名惇頤，字茂叔，世爲營道人。少孤，養於舅家，以恩補官，試吏郡縣，以至持節外臺，爲政力行其志，所臨必有能聲。卒官朝奉郎、守尚書虞部郎中、分司南京。酷愛廬阜，迺買田築室，退樂濂溪之上，人因以是稱之。名賢賦詠及墓誌所載，皆專美其清尚而已。先生歿，洛陽二程先生唱學於時，辯異端，闢邪說，自孟子而下，鮮所許可，獨以先生爲知道。又云自聞道於先生，而其學益明，明道先生曰：吾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而歸，得吾與點也之意。伊川先生狀明道之行，曰：幼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其推尊之如此。於是世方以道學歸之。其後東坡蘇公詩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蓋謂此爾。通書即其所著也。始出於程門侯師聖傳之荊門高元舉、朱子發，寬、初得於高，後得於朱，又後得和靖尹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之傳者是也。逮卜居九江，得舊本於其家，比前所見無太極圖，或云圖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校正舛錯三十有六字，疑則闕之，夫老氏著道德五千言，世稱微妙，此書字不滿三千，道德性命禮樂刑政悉舉其要，而又名之以通，其示人至矣。學者宜盡心焉。紹興甲子春正月，武當祁寬謹題。

又延平本

祁寬

臨汀楊方得九江故家傳本，校此本不同者，十有九處，然亦互有得失，其兩條此本之誤，當從九江本，如理性命章云：柔（當作柔，自道義者以下，亦如之。）師友章（當自道義者以下，折爲下章。）其十四條，義可兩通，當並存之，如臧幾德章云：理曰禮（理一作履。）愼動章云邪動（一作動邪。）化章（一作順化。）愛敬章云有善（此下一有者字。）樂章云優柔平中（平一作平。）輕生敗倫（倫一作常。）聖學章云請問焉（問一作聞。）顏子章云獨何心哉（心一作心。）曰不善（此下一有有字。）曰有不善（一無此四字。）學焉（此下一有有字。）能化而齊（齊一作濟。）過章（一作仲由。）刑章云不止即過焉（即一作則。）其三條九江本誤，而當以此本爲正，如太極說云：無極而太極（而下談多一生字。）誠章云：誠斯立焉（立顏一作生。）家人睽復無妄章云：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心顏一作以。）凡十有九條，今附見於此，學者得以考焉。

通書後跋

張栻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列於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栻刻於嚴陵學宮，以示多士。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睹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

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可歎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乾道庚寅閏月謹題。

延平師友問答

承惠示濂溪遺文，極荷愛厚，不敢忘，不敢忘。通書向亦曾見一二，但不曾得見全文，今乃得一觀，殊慰卑抱也。妄近看中庸鬼神一章，竊謂此章正是發明顯微無間，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有甚形迹，人卻自然有畏敬之心，以承祭祀，便如眞有一物在上在左右，蓋秉彝之性，才有主著這裏，便似見得許多道理。參前倚衡，雖欲頃刻離而道之不可得，只爲至誠貫徹，實有是理，無端無方，無二無雜，方其未感，寂然不動，及其既感，無所不通。濂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作一貫曉會尤佳。中庸發明顯微之理於承祭祀時爲言者，只爲於此時鬼神之理，昭然易見，令學者有人頭處爾。

晦庵答汪帥書

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遠近高下之可道哉。

晦庵答何叔京書

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

晦庵答李方子

黃文云通書便可上接語孟，先生曰，比語孟更分曉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說得較闊，又曰，濂溪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

晦庵答余大雅

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卻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

陳北溪性理字義

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只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爲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出氣稟一段，所以啓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遲重，七者夾雜，便有參差不齊，所以人隨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自有箇貞元之會，如歷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時相似，聖人便是稟得這貞元之會來，然天地間參差不齊之時多，不

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少，最難得恰好時，人生多是值此不齊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戾，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狡譎姦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與禽獸無異，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通書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爲善，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柔必強，正爲此耳，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揚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捉摸，就人與天相接處，說箇性是天生自然底物，竟不曾說得性端的指定是甚底物，直至二程得濂溪先生太極圖發端，方始說得分明極至，更無去處，其言曰，性卽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氏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理字下得較確定，胡氏看不徹，便謂善者只是贊歎之辭，又誤了，既是贊歎，便是那箇是好物方贊歎，豈有不好物而贊歎之耶，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稟一段，方見得善惡所由來，故其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也，蓋只論大本而不及氣稟，則所論有欠缺未備，若只論氣稟而不及大本，便只說得麤底，而道理全然不明，千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不可改易，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爲道，此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善，乃是就其開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卽道之方行者也，到此成者爲性，是說人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卽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說，是人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善，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易文言周子通書及程子說，已明備矣，至明道又謂孟子所謂性善者，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此又是借易語移就人分上說，是指四端之發處言之，而非易之本旨也。

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箇敬，油然自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然有箇節文，節文過，則無不及，如做事太質，無文彩，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乃其恰好處，恰好處便是理，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卽是中，故濂溪說仁義中正，以中字代禮字，尤見親切。

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論，已發是就事上論，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卽所謂和，所以周子通書，亦曰中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言也。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八

周子遺文併詩

愛蓮說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盛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春陵周惇實撰。四明沈希顏書。太原王摶篆額。嘉祐八年五月十五日江東錢拓上石。

附晦庵書說後云：右愛蓮說一篇，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嘗以愛蓮名其居之堂，而爲是說以刻焉。熹得藏而伏讀之有年矣。屬來守南康郡，實先生故治。然寇亂之餘，訪其遺迹，雖壁記文書，一無在者。熹竊懼焉。既與博士弟子立祠於學，又刻先生像太極圖於石，通書遺文於版。會先生曾孫直卿來自九江，以此說之墨本爲贈，乃復寓其名於後圃臨池之館，而刻其說置壁間。庶幾先生之心之德，來者有以考焉。淳熙己亥秋八月甲午，朱熹謹書。

養心亭說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

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賢聖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張子宗範有行有文，其居背山而面水，山之麓構亭甚清淨，予偶至而愛之，因題曰養心。既謝且求說，故書以勉。

朱文公云：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度性善記云：按吾鄉前輩何平仲詩集有贈周茂叔詩，又有聞周茂叔中年有子，以詩賀之，又有題張氏養心亭詩，又有留題養心亭詩，又有頌茂叔拙賦，又和劉職方游張氏園亭詩，首句云：此地吾鄉境味此言，然後知張子宗範者，乃吾鄉士也。今觀濂溪養心亭說，自言偶至其亭愛之，遂爲題此名，且稱其人有行有文，又語之以聖學之要，其爲濂溪與進如此。張子之賢，不問而可知也。惜乎其事業不見，於當時所爲張氏園亭者，今已湮廢不復可考。嘗訪其子孫及鄉之父老，問其遺基所在，使好事者葺之，而置先生祠其中，以爲吾鄉故事云。嘉定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記。

拙賦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子曰：巧、竊所恥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賦之。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淸弊絕。

碧落石汝礪書篆

附晦庵書賦後云：右濂溪先生所爲賦一篇，聞之於其曾孫直卿云：近歲，耕者得之溪上之田間，已斷裂，然尚可讀也。熹惟此邦雖陋，然往歲先生嘗辱臨之，乃闢江東道院之西室，牓以拙齋而刻置焉，既以自警，且以告後之君子。俾無蹈先生之所恥者，以病其民云。淳熙己亥秋八月辛丑，朱熹謹記。

邵州新遷學釋菜祝文

維治平五年，歲次戊申，正月甲戌朔，三日丙子，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權發遣邵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周惇頤敢昭告於先聖至聖文宣王：惟夫子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上自國都，下及州縣，通立廟貌，州守縣令，春秋釋奠，雖天子之尊，入廟肅躬行禮，其事誠與天地參焉。儒衣冠學道業者，列室於廟中，朝夕目瞻睟容，心慕至德，日蘊月積，幾於顏氏之子者有之，得其位，施其道，澤其生民者代有之。然則夫子之宮可忽歟？而邵，置於惡地，掩於牙門，左狱右庾，甍服儼坐，有序諸生，既集，率僚告成，謹以禮幣藻奠式陳明薦，以兌國公顏子配，尙饗。

又告先師文

敢昭告於先師兌國公顏子：爰以遷修廟學成，恭脩釋菜於先聖至聖文宣王，惟子睿性通微，實幾於聖。明誠道確，夫子稱賢，謹以禮幣藻奠式陳明獻，從祀配神，尙饗。

附邵州新遷州學記

權荊湖北路轉運使、朝奉郎尚書、度支郎中孔延之撰。

先王知天下之士不可不養。常欲濬其淵源。培其根本。故不憚爲之高堂大室。以便其講習。俎豆詩書以實其內。清池橋梁以環其外。大抵欲後進之士。得以優游燕息。專其思慮。成文武之才。就道德之實。故曰處士就閒燕。此之謂也。三代之時。學校最盛。故其政理風化。後世莫及。兩漢以來。雖亂多治少。然歷千餘載。而理義綱紀未至息滅者。以夫學校猶有存焉。宋承五代兵火之後。補苴漏缺。翦鋤荒穢。至於百年。民大休息。慶曆中。詔天下郡縣。皆得立學。而守令不能揚德音。廣上意。因循故習。以至於復壞。其後有能稽然興之者。鮮矣。何先王之所重。而時人輕之甚也。其弊在不知道德之所由出。風化之所由成故爾。非好古不倦者。安能汲汲於此。吾友周君惇頤茂叔。以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來攝邵事。患其學舍弊陋。乃擇地於牙門之東南。因故學之材。徙而新之。郡民悅喜。荷鍤簞食。來助其役。逾月而成。有殿以奉先聖。有堂以集諸生。栖士有齋。藏書有閣。遠而望之。儼乎其可觀。而法也。即而趨之。靚乎其可居。而樂也。於是邵之士交相告語。其各奮勵脩飭。以無負吾周侯教育之意。而爲鄉閭之羞。嗚呼。邵雖小邦。然亦古荆楚之地。左氏所謂楛楯杞梓。名卿之材。多由楚出。夫豈無豪傑之士。可束帶而立於朝廷者耶。然而近歲未有顯者。非上之罪。乃教化之不素也。今周君能知先王之本務。而勇於敢爲。邵之士。能知周君之用心。而銳於進學。吾將見才冠天下。名聞京師者。多邵人也。惟在勉之而已。周君好學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經。考之孟子。故其所施設。卓卓如此。異時宋史。書周君之善。以爲後世法。未必不以邵學爲先。延之既聞命。遂爲之記。治平五年正月三日也。

彭推官詩序

惇實慶曆初。爲洪州分寧縣主簿。被外臺檄。承乏袁州盧溪鎮市征之局。局鮮事。袁之進士多來講學於公齋。因談及今朝江左律詩之工。坐間誦吉州彭推官篇者六七人。其句字信乎能觀天巧。而膾炙人口矣。俄聞分寧新邑宰上未踰月。而才明之譽。已飛數百里。有謂惇實曰。邑宰太博思永。即鬻所誦推官之子也。吉與袁鄰郡。父兄輩皆識推官。第爲海內樂。殊忘官之高卑、齒之壯老。以至於沒。其慶賀發於是乎。惇實故又知推官之德。暨還邑局。聞推官之詩益多。亦能誦記不忘。十五年。而太博由刑部郎中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惇實自南昌知縣就移僉署巴川郡判官廳公事。益、梓鄰路也。泝流赴局。過渝州。越三舍。接巴川境。聞有溫泉寺。纜舟游覽。忽覩榜詩。乃推官之作。壹豁讀訖。錄本納於轉運公。公復書重謝。且曰。願刻一石。若蒙繼以知序。尤荷厚意。故序於詩後。而命工刻石置寺之堂焉。實嘉祐二年正月十五日云。

附彭推官宿崇聖院詩（梁鴻傳史彭應求）

公程無暇日。暫得宿清幽。始覺空門客。不生浮世愁。溫泉喧古洞。寒磬度危樓。徹曉都忘寐。心疑在沃洲。

附度性善跋

濂溪雅好佳山水。復喜吟詠。吾鄉北巖、釣魚、巴岳、龍多。皆其勝處。意其當時經行。所賦所題。必有存者。每至其處。從容搜訪。不復可得。嘉定十二年冬。邸吏報至。正蒙恩知重慶軍府事。於是溫泉寺僧於過道得片石。髣髴若有字畫者。拂拭之。見其姓名。曰新使君每誦說濂溪先生。此其筆迹耶。則以告吾友羅堅甫。堅甫以告。時正方集濂溪遺文。且悉其年譜。得之喜甚。此序乃濂溪自述其平日所歷。比其他所記。最爲詳備。濂溪初仕時。年方踰冠。從而講學者已如此。亦足見其聞道之甚早也。謹按明道十四五。伊川十三四。從濂溪問學。遂厭科舉。慨然有求道之志。其後推官之子。一見明道。歎其老成。遂以女妻之。其講聞之益。有所自矣。推官以其子貴。贈尚書。濂溪既盛其詩。而明道亦謂其治繩術以能詩名世。慷慨有大節。仕不得志。未老而以東宮官退居。二先生所推如此。然正聞百家詩選。及江西宗派皆無之。嗚呼。前輩遠矣。後生日趨於文。貴華而賤質。遂使大雅清風之作。日以湮晦。可勝歎哉。正、恐此刻蹟雜之餘。久而漫滅。遂摹刻二石。一置郡齋。一置濂溪祠堂。以示吾黨之士。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後學巴川虞正記。

與傅者伯成書

惇實頓首。傅君茂才足下。昨日飯會上。草草致書。不識已達否。日惟履用休適。惇實自春來。郡事併多。又新守將至。諸要備辦。稍有一日空暇。則或過客。或節辰。或不時聚會。每會必作詩。雅則雅矣。形勞神瘁。故尚未有意思爲足下作策問。勿訝勿訝。遂州平紋紗輕細者。此中人喚作漫去聲紗。染得好皁者告買一疋。自要作夏衫。并買樗蒲綾袴段二箇。碎事煩聒。愧悚愧悚。急遣人探新守次。走筆不謹。暗燠加愛加愛。不宣。惇實頓首。傅君茂才足下。三月四日。

慰李大臨才元疏（治平二年）

惇頤頓首。變故不常。竊審尊夫人太君奄棄榮養。伏惟號天永慕。難以勝處。罔極奈何。孝思奈何。敢冀節哀以從中制。卑情不任苦痛之至。謹奉疏以慰。不宣。謹疏。

與二十六叔等手帖

惇實啓。孟秋猶熱。伏惟二十六叔、三十一叔。諸叔母。諸兄長。尊體起居萬福。周興來。知安樂。喜無盡。惇實守官外。與新婦幸如常。不勞憂念。來春歸鄉。即遂拜侍。伏望順時倍加保愛。不備。姪男惇實狀。拜上二十六叔、三十一叔。諸叔母。諸兄長。座前七月六日夜。諸弟諸姪安樂。好將息。好將息。

與仲章姪手帖

仲章。夏熱。計新婦男女安健。我此中與叔母、季老、通老、韓姊、善善、以下並安。近遞中得先公加贈官誥。贈諫議大夫。家門幸事。汝備酒果香茶。詣墳前告聞先公諫議也。未相見。千萬好將息。不具。叔付仲章。六月十四日。

諸處書立便使周一父子送去。叔母韓姊。傳語汝與新婦姪女姪兒各計安好。將息將息。百一百二。附兄嫂迺居之間。善善與新婦安安。汝切不得來。不得來。周三翁夫妻安否。周一父子看守墳塋小

心否、周幼二安否、何如也。

鄱教授跋云、先生之文章傳於世者、有通書遺文、惟其字畫、人無識之者、乾道七年十月、專來舂陵、訪先生遺迹、久而後得此於諸生胡元鼎之家、嘗以墓誌及家譜考之、先生始名惇實、避英宗偽諱、改惇頤、仲章、其猶子名也、當先生之世、朝廷所以賢贈其先人者、止於諫議大夫、前帖之名、蓋其未避諱之時、而與猶子書、豈先生季年爲湖南使者與守南康時耶、辭氣溫厲、讀之如見其人、敬刻之石、植之祠前、祠舊在郡學稽古閣、往來者莫之見、無以感發、於是遷於敷教堂云、淳熙二年正月日、迪功郎道州州學教授、昭武鄒舅、謹書。

南軒跋云、栻來桂林、過先生之鄉、因其鄉士何士先來訪、屬以尋訪先生舊迹、已而胡良輔者、持二帖及周氏家譜石刻來、良輔、先生姻族也、按石刻、先生皇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累贈諫議大夫、葬道州營道縣營樂鄉鍾樂里樓田、生二子、長曰壎、壎之子仲章、第二帖所寄是也、次卽先生、石刻又載、濂溪隱居在其鄉石塘橋西、蓋舊有此名、先生晚築廬山之下、有溪焉、因亦以名之、示不忘其本之意、良輔云、父老相傳、尙能道先生此意也、栻不佞、竊嘗習先生之言行、蚤歲獲拜遺像、今又得心畫而寶藏之、仰慕涵泳、不勝拳拳、敢敬書左方、刻石桂林學宮、與學者共焉、淳熙三年月日張栻。

回謁鄉官昌州司錄黃君慶牒

承奉郎、守太子中允、簽書合州判官廳公事周惇實、右某謹祗候謝　都曹員外、伏聽處分件狀如前、謹牒。

嘉祐元年十一月　日具位、某　牒。

賀傅伯成手謁嘉祐六年。

從表殿中丞前合州從事周惇實、專謁賀

新恩先室傅弟。　三月十二日手謁。

度性善跋云、濂溪以嘉祐元年爲吾州僉判、至五年六月九日解去、越明年、從游之士、遂寧傅耆、登進士第、相遇京師、是歲唱名在三月癸巳十三日、濂溪往賀之、蓋釋褐之三日耳、按傅氏家集、濂溪在吾州、嘗以姻說示之、其後在零陵、又寄所改同人說、二說當卽所謂易通者、往時晦庵先生書正所藏伊川手狀、有曰濂溪遺迹、計其族姻閭里閈必有存者、後書又曰、濂溪文字、更曾訪問得否、先生拳拳之意、冀欲得易說以補通書之遺、傳之後世、而歲月深遠、不可復得、未幾而先生亦已易簀矣、然正平日所以聞諸先生者、則何敢忘也、頃自嘉定還成都、偶於二程祠堂之右壁、偶得此紙、及明道伊川書各一、伊川筆迹、宛如前帖、明道以蜀箋作小簡、傳三君子者、實啓發之、盤盂几杖、尙不可忽、而況於心畫之微乎、嘉定十三年八月日、後學樂活度正、謹書於重慶之郡齋、

書仙臺觀壁

先生在合陽、沿外甥檄按臨赤水縣簿尊、與將仕郎赤水令費琦游觀多、唱和八首。

到官處處須尋勝、惟此合陽無勝尋、赤水有山仙甚古、昔馮益羅上界來、蹤攀聊足刻官心、

附費令詩云、先生有隱寄煙岑、丹竈仙臺暫訪尋、數有馮益羅蹤在、自歎不如雞犬幸、偶居塵藥換凡心、

游山上一道觀、三佛寺、

琳宮金刹接林巒、一徑潛通竹徑寒、是處應堪皆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

費令詩云、巖扉相望路紆盤、杉檜風高夏亦寒、游徧陡忘名宦意、恨無生計可休官、

喜同費君長官游

尋山尋水倡尤雄、愛利愛名心少開、此亦有君吾甚樂、不辭高遠共攀躋、

費令詩云、平生癖愛林泉趣、名利縈人未許開、不是懦流蕭風采、登山游騎恐難攀、君沿外甥檄請、按本邑濂書、

呈謝簽判殿丞寵示游山之作

夫君落筆盡珠璣、不比相如意思遲、君只於屏幾往還、遂成三章、其像敏如此、從此合陽須紙貴、夜來新有愛山詩、

和前韻

雲樹巖泉景盡奇、登臨深恨訪尋遲、長樓未得於何記、猶有君能雅和詩

附李悅齋跋

壬乙酉歲曾游龍多、愛其幽勝、獨恨山中未有建炎、紹興以前諸賢題詠、今聞同年友戎監度周卿、爲其鄉士趙飛鳳訪求、飛鳳爲梯空陟險、至高崖危磴斗絕荒阻之間、乃得濂溪周元公、與令君費琦唱酬詩八首、實嘉祐五年正月所刻、苔蘚剝蝕、嵐霧蒙翳、飛鳳洗剔除治、幸字畫未至刓缺、然猶謂向刻石處、人迹罕到、今雖刮磨表出之、恐久仍復堙廢、乃別伐石屬鳳大書、刻之鷲峯寺、俾來游者皆得縱觀、豈但增茲山之重、又與興起士俗賢賢之心、於世道不爲無補、紹定庚寅春分日、眉山李壎、題。

劍門出劉禹錫劍門銘詩集。

劍立溪峯信險深、吾皇大道正天心、百年外戶都無閉、空有關名點貢琛、

萬安香城寺別虔守趙公出龍陵集。

公暇頻陪塵外游、朝天仍得送行舟、軒車更共入山腳、旌旆且從留渡頭、精舍泉聲清瀏瀏、高林雲色淡悠悠、談終道與愁言去、明日瞻思上郡樓、

附潛獻和詩云、顧我入趨蕭闕去、須君出餞贛江頭、更逢蕭寺千山好、不惜隨船一日留、清極到來無俗語、道通何處有離愛、分攜豈用驚南北、水闊風高萬木秋、別本云、清獻自虔州赴召、舟至造口、同游香林寺、石刻可考、大成集以爲萬安香城非也。

行縣至雩都、邀餘杭錢建侯拓、四明沈幾聖希顏、同游羅巖、嘉祐八年正月七日刻石。

聞有山巖卽去尋、亦躋雲外入松陰、雖然未是洞中境、且異人間名利心、

同石守游

朝市誰知世外游、杉松影裏人吟幽。爭名逐利千繩縛、度水登山萬事休。野鳥不驚如得伴、白雲無語似相留。傍人莫笑凭闌久、爲戀林居作退謀。

江上別石郎中

落葉蟬聲古渡頭、浪頭人擁欲行舟。別離情似長江水、遠亦隨公日夜流。

憶江西提刑何仲容

關白香爲友、松何枯向春。築來天澤重、效去繡衣新。盡一作作百年夢、終歸一窖塵。痛心雙淚下、無復見賢人。

治平乙巳春十四日、同宋復古遊山巔、至大林寺、書四十字。

三月山方煖、林花互照明。路盤層頂上、人在半空行。水色雲含白、禽聲谷應清。天風拂襟袂、縹緲覺身輕。

題冠順之道院壁

一日復一日、一杯復一杯。青山無限好、俗客不曾來。往事已如此、朱顏安在哉。寄語地上客、歷亂竟誰催。

題浩然閣

劉侯戴武弁、政則心吾儒。士茂先興學、子賢勸讀書。猷爲莫不善、才力蓋有餘。西北方求帥、浩然寧久居。

題鄧都觀三首刻石觀中

山盤江上虬龍活、殿倚雲中洞府深。欽想眞風杏何在、偃松喬柏共蕭森。

右仙都觀

始觀丹訣信希夷、蓋得陰陽造化機。子自毋生能致主、精神合後更知微。

右讀英眞君丹訣

久厭塵坌樂靜元、俸微猶乏買山錢。徘徊眞境不能去、且寄雲房一榻眠。

右宿山房

按部至潮州、題大顛堂壁。

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釋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

按部至春州

按部廣東經數郡、若言風瘴更無春。度山煙鎖埋清晝、爲國天終護吉人。萬里詔音頻降下、一方恩惠盡均勻。丈夫才略逢時展、倉廩皆無亟富民。

題惠州羅浮山出羅浮詩集

紅塵白日無閒人、況有魚緋繫此身。闕上羅浮閒送目、浩然心意復吾眞。

附虞部員外郎譚公昉致仕

清時望郎貴、白首故鄉歸。有子紆藍綬、將孫著綵衣。松喬新道院、鶴老舊漁磯。知止白高德、寧爲遁者肥。

濂溪書堂

元子溪曰濂、詩傳到於今。此俗良易化、不欺頑相欽。廬山我久愛、買田山之陰。田間有流水、清泚出山心。山心無塵土、白石磷磷沈。沿洑來數里、到此始澄深。有龍不可測、岸木寒森森。書堂構其上、憑几看雲岑。椅梧或敧枕、風月盈中襟。或吟或冥默、或酒或鳴琴。數十黃卷軸、聖賢談無音。窗前即疇圃、圃外桑麻林。千蔬可卒歲、絹布足衣衾。飽煖大富貴、康寧無價金。吾樂蓋易足、名濂朝霖篇。元子與周子、相遊風月尋。

思歸舊隱

靜思歸舊隱、日出半山晴。醉榻雲籠潤、吟窗瀑瀉清。閒方爲達士、忙只是勞生。朝市誰頭白、車輪未曉鳴。

夜雨書窗

秋風拂盡熱、半夜雨淋漓。遠屋是芭蕉、一枕萬響圍。恰似釣魚船、篷底睡覺時。

石塘橋晚釣舊無此五字、而此詩又連上共作一首、今從遺芳集改正

舊隱濂溪上、遺芳集作濂溪上釣。思歸復思歸、釣魚船好睡。寵辱不相隨、肯爲簪祿重。白髮猶羈縻。

書春陵門扉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

南軒先生語錄中一條、或於春陵舊門扉上、得一詩云云、先生詠之曰、此濂溪詩也。

東林寺題

周惇實、茂叔、余從周、元禮、孫儼、安禮、王深之、長源、沈遘、睿達、樂岳、惟嶽、嘉祐庚子十月二十一日、相會東林寺。

濟山巖扇留題

周惇頤、攜二子壽、濂歸春陵展墓、三月六日、與鄉人蔣瓘、區有鄰、歐陽麗、理掾陳賡、同游合暉洞。治平四年、瓘仕至朝議大夫、區有鄰仕至大理寺丞。

連州城西大雲巖留題

轉運判官周惇頤茂叔、熙寧元年季冬二十六日游。

德慶府三洲巖留題

濂溪周惇頤茂叔、熙寧元年季冬二十六日游。

肇慶府星巖留題

轉運判官周惇頤茂叔、熙寧二年正月七日游。

附蔣概巴東龍昌洞行記云、循溪而上、有溪溝然者、龍昌也。舟行逾百步而山呀然者、溪口也。繇溪口北行數十步、漸見幽洞一碧、水激而溪深、長崖如截、高數百丈、聳然而對峙者、龍昌之勝勢也。扁舟夷猶、迴迴而深靜、忽然飛煙散空、玉屑而亂下者、峯巒之飛泉也。有巖如刳、有石如乳、中可藏舟而不知風雨者、溪洞之怪壁也。山迴水轉、或掩或絕、假而望之、則別在乎一天、直而面之、則不知其所之、游者

將曰茲境盡矣。已而少行。獨窮其源。又縈紆盤屈。徐適一二曲折。恍然豁焉若闢。迎舟而通。益見溪山函束。澄澈秀拔。層巒怪峯。下鑑淵底。銳者螺者。若踊若紆。又得其氣象淒爽。常若秋至。澗草巖花。異卉闢發。龍潭窪深。雷電晝伏。是時予與游者。浩然而觴。覺其身在太虛之上。而不知其飲之多也。然亦恐其過清。不可久居。乃移舟疾行。將窮而後歸。又視其前。則有物若我留。而與游人有意而情甚相樂者。時復挂猨飛雉。飲啄而上下。游鱗水鳥。出沒於前後。葉蓋嘉樹。可蔭可息。又使人愛而不能去者也。外游者之樂自溪口至此。凡十餘里。其千怪萬象。嗟予不可得而狀也。須臾。槳鳴嘔啞。漸出平曠。竹林陰翳。隱然而窮者佛寺也。此龍昌之大概也。予與游者愛賞不已。既而歎曰。大凡山水之嘉。非造物者昔嘗著意於其間。則不能如此奇且怪也。此固神工有私於茲境矣。惜乎生不得其地。而埋沒已久。不爲人所知。獨予舊嘗閱桃源圖。有漁者棹舟而來。類於今之游龍昌。但無樓居仙人。霞裾飄然。脩蟠桃。飲嘉客而已。然而異世荒誕之說。予固未可知其必勝也。亦欲寫爲龍昌圖。將傳於中州。以示喜異者。然恐畫者之手。必不能得其一二自然如此。故不必畫也。昔柳子厚頗愛永之鈷鉧潭。嘗曰。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歟。故予爲縣於此。月嘗醉而游者以三四。自視愛而不知已。猶恐其往之不密。故未始以爲勤也。其居蠻而樂者。亦以此溪矣。予嘗客夷陵。屢游元白所謂三游洞者。梯崖磴險。僅至其下。未見其所以爲勝。若以吾之龍昌。山奇水麗。一洞十里。可以浮舟。去來如在乎畫圖之中。以較其幽深偉絕。則蟫母之與西子矣。使元白昔日知吾龍昌之勝。必不肯以此而易彼。此溪常濺於盛夏。予之游實在於六月。其與之游者。洪崖彭德純、春陵周茂叔、二子皆有泉石之趣。是行也。與予爲三。今輒厚自誇大。亦命之爲三游洞。蓋山水之洞。非石洞也。後來者或不見賞。猶當俟之後來者。昔游在至和二年後二年夏五月。廬陵將概記。此先生赴合陽簽判任時。涉峽至祐歸。聞龍昌之勝。與廬陵將概、洪崖彭德純、同遊。將概爲之記。因附載行記之末。

任所寄鄉關故舊。

先生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復任永州通判。仲章姪至任。歸有詩與之云。

老子生來骨性寒。宦情不改舊儒酸。停盃猶飲香醪味。舉筯常餐淡菜盤。事究不知筋力倦。官清贏得夢魂安。故人欲問吾何況。爲道春陵只一般。

春晚

花落柴門掩夕暉。昏鴉數點傍林飛。吟餘小立闌干外。遙見樵漁一路歸。

牧童

東風放牧出長坡。誰識阿童樂趣多。歸路轉鞭牛背上。笛聲吹老太平歌。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九

周子遺事 朱張語錄附見於後。

伊川先生作父太中公家傳曰。公在虞時。嘗假倅南安軍。獄掾周惇實。少年不爲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及爲郎官。每遷授。輒一薦之。

伊川先生作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河間劉立之、敍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會道。體道成德。出入孔孟。從容不勉。

明道先生嘗曰。昔受學於周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

甘節問周子令程子尋顏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不審先生以爲所樂何事。答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　道夫問程子云。昔嘗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道夫竊意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二段皆庵語錄。

又曰。詩可以興。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李初平見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云。公老矣。無及矣。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說大命卦、（一本作風人小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卻公拜、今卻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卻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

又曰、吾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因見果知未也、

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又曰、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看）

又曰、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既誠矣、心焉用養耶、荀子不知誠、

又曰、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艮字了、

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推見周茂叔論至此、

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論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正獻公在侍從、聞茂叔名、力薦之、自常調除轉運判官、茂叔以啓謝正獻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游、於高賢無一日之雅、

呂正獻公公著、在侍從、力薦先生、其詞云、臣伏見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軍事周惇頤、操行清修、才術通敏、凡所臨莅、皆有治聲、臣今保舉、堪充刑獄錢穀繁難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己贓、臣甘當同罪、其人與臣不是親戚、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亦會清獻在中書、擢受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有啓謝云云、見胡稚鄉本、

邢恕和叔、敍述明道先生事云、茂叔聞道甚早、○王荊公爲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爲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荊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

荊公爲提刑、在嘉祐五年時、荊公年四十、先生年四十四、

謝無逸誌潘延之墓云、荊公、子固在江南、二公議論、或有疑而未決、必曰姑置是、待他日茂叔來訂之、

孔延之邵州學記曰、周君好學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經、考之孟子、

呂陶詩序曰、春陵周茂叔、志清而材醇、行敏而學博、讀易、春秋、探其原、其文簡潔有制、其政撫而不柔、與人交、平居汎愛、及其判忠諫、拯憂患、雖賁育之力、亦莫亢其勇、

哲宗徽宗實錄云、伊川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舂陵周茂叔先生、侯師聖初從伊川未悟、乃策杖訪濂溪、濂溪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所得、如

見天之廣大、乃之洛、伊川亦訝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耶、（見謝氏性學濂溪）

朱震進易傳表曰、濂上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程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以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牧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

太史黃公庭堅曰、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延平李愿中先生答朱元晦書云、承惠示濂溪遺文、極荷愛愛、通書向亦曾見一二、但不曾見全本、今乃得一觀、嘗愛黃魯直作濂溪詩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氣象絕佳、胷中灑落、卽作爲嘉灑落矣、學者至此雖甚遠、然亦不可不嘗存此體段在胷中、庶幾遇事廓然、於道理方少進、願更存養如此、

營道何棄仲農父自作營道齋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衆而業儒、至先生遠宦、弛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蘇黃二公與之同時、而所爲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濂溪之後、至今蕃衍云、

朱文公云、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袖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兩程子也、

葉智孫舉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章、及心一也一章、謂程子承周子一派、都自太極中發明、曰然、

或問周子是上面去見得如此、先生曰、也未見得是恁地、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而今學者、便須是從下學理會、若下學而不上達、也不成箇學問、須是尋到頂頭、卻從上貫下來、

濂溪清和孔絕甫祭之、其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嘉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

董銖問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先生曰、也須有所傳授、渠是陸詵壻、溫公涑水記聞、載陸詵事、是箇篤實長厚底人、

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但也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

大率周子之言、秤等得輕重極是合宜、

陰陽五行、康節說得法密、濂溪說得理透、

周子看得這道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已上八陵嘯庵語錄）

侍坐正夏堂、論濂溪爲道學宗主、乃在道州、可謂此邦盛事、對曰、濂溪不由師授、眞所謂自得、曰、濂溪舉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問如此、而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掾日、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夸、此方是樸實頭下工夫底人、（南軒語錄、答程楷問）

附錄諸賢贈送唱酬等作

送周茂叔赴合州僉判　任大中

一帆風雪別南昌、路出舂陵莫恨長、綠水泛蓮天與秀、蜀中何處不聞香、

和周茂叔席上酬孟翊太博　傅耆

古人務樂善、見士即推轂、今也多忌才、對面遠吳蜀、顧子嘗喜學、幽室未偶燭、幸會才翹翹、深慚誠碌碌、升堂聽高論、惟愁日景促、經義許叩擊、詩章容往復、荷公引重語、扶瑟變良玉、一遊几席來、義娥變昏旭、遠明落帽節、賓朋相追逐、賸摘離下黃、痛飲杯中醁、清淡已忘倦、佳篇又相勖、畢力爲徒弟、強勉攀高躅、異時公行道、其勢不可獨、肯願策疲蹇、助公施纁蓄、舒張太平策、散作蒼生福、此志容此惠、庶幾不忝辱、

和周茂叔暨閻裴三公招隱詩　成都呂陶

三賢趨向一家同、不欲塵埃作苟容、明逸招歸豹林谷、樂天邀入香鑪峯、

賀周茂叔弄璋　呂陶

仁厚陰功素所施、熊羆佳夢此何遲、藍田寶璞眞希世、丹穴仙雛亦爲時、善慶源流歸顯報、崇高堂構襲初基、他年若許林泉老、卻看兒孫振羽儀、

送周茂叔殿丞序并詩

君子能信道、不能必信於人、能自知、不能必知於人、得乎中不奪於外、環視天下、而輕重在己、死生貴賤、否泰休戚、未嘗少遷其思索、以戾其趣尚、故能也、人之分、曉於義利取舍、好惡交攻、競騖而莫知合於至當、故不能也、予嘗持是說、以觀世俗情僞、而憤君子之所不能、反而求諸傳記、至仲尼稱伯夷柳下惠、荀卿氏推尊子弓、揚子雲珍君平、畏仲元、而乃知君子之道、雖晦必明、雖屈必伸、蓋聖人之待天下、必推之以至公、而教存焉、然則道人之善、而有警於世、非佞也、公天下而爲言也、春陵周茂叔、志清而材醇、行敏而學博、潛易春秋、探其原、其文簡潔有制、其政撫而不柔、與人交、平居若汎愛、及其判忠諛、拯憂患、雖眞育之力莫亢、其勇、濬之深、流必長、趨之端、適必遠、廣而充之、斯民有望焉、然而常自誦曰、俯仰不怍、用舍惟道、行將遯去山林、以全吾思、其信道篤而自知明歟、或知之、或不知之、其子之所不能歟、以子之所不能、於子何損益焉、惟知者可與言其然、惟不知者、亦可與辯其不然、亦庶乎道人之善而不爲佞歟、今年夏六月、官滿南歸、士大夫皆文以送、陶既序又繼以詩、

高帆飄漢水、六月南風溫、下流乘漲怒、一日千里奔、灩澦威雷霆、石勢龍虎蹲、漂搖波濤際、渺漫天地昏、君心浩溟渤、坐笑衆水煩、外任安濟德、中養澂靜源、青雲路三峽、寄傲開琴樽、白日滿平楚、放懷清夢魂、夷險既一致、卷舒惟義存、未易泛滄浪、時平斯道尊、

贈茂叔太博　潘興嗣

心似冰輪淩玉淵、節如金井列寒泉、每懷顏子能希聖、猶笑梅貞祇隱仙、仕儻遇時寧枉道、貧而能樂豈非賢、區區世路求難得、試往滄浪問釣船、

題濂溪　潘興嗣

鱗鱗負郭田、漸次郊原口、其中得清曠、貴結林泉友、一溪東南來、激灑翠波走、清響動靈粹、寒光生戶牖、峩峩雙劍峯、隱隱插牛斗、疏雲互明晦、嵐翠相妍醜、恍疑坐中客、即是關門叟、爲歌紫芝曲、更擊秦人缶、

皆然忘得喪、形骸與天偶、君懷康濟術、休光動林藪、得非仁智樂、夙分已天有、斷鼻固未免、安能混眞守、歸來治三徑、浩歌同五柳、皎皎谷中士、願言與君壽、殷勤復懇惻、雜佩始瓊玖、日暮車馬徒、橋橫莫回首、

和茂叔憶濂溪　潘興嗣

憶濂溪、高鴻冥冥遯者肥、玉流來遠不知源、源重巘翠深遮圍、試將一酌當美酒、似有冷然仙馭飛、素琴攜來還橫膝、無弦之樂音至微、胡爲劍佩光陸離、低心俯首隨轉機、伊尹不忘畎畝樂、專井斯人之與歸、

同周敦頤國博游馬鞍山　趙抃

曉出東江向近郊、舍車乘櫂復登高、虎頭城裏人煙闊、馬鞍巖前氣象豪、下指正聲調玉軫、放懷雄辯起雲濤、聯鑣歸去尤清樂、數里松風簌骨毛、

次韻周茂叔國博見贈　趙抃

蜀川一見無多日、贛水重來復後時、古柏根深寒不變、老桐音淡世難知、觀游邂逅須同樂、離合參差益再思、雖有黃花樽有酒、大家尊賞莫遲疑、

次韻周茂叔重陽節近見菊　趙抃

爲餞初白喜邀客、亦逢嘉、把酒須同樂、分標莫預嗟、未成登畫舸、好共載黃花、試向東籬看、秋叢映曉霞、

次韻周國博不赴重九飲會見寄　趙抃

爛菊浮香酒、潑醅、命儔歡飲鬱孤臺、如何此會翻爲恨、爲欠公車一到來、

九日年豐獄訟稀、望君同醉樂無涯、樽前慰我區區意、只得登高一首詩、

題周茂叔濂溪書堂　趙抃

吾聞山下泉、終與江海會、高哉廬阜間、出處濂溪派、清深遠城市、潔淨去塵壒、臺榭難遁形、鬼神縮妖怪、對臨開軒窗、勝絕甚圖繪、固無風波虞、但覺耳目快、琴樽日左右、一堂不爲泰、經史日枕藉、一室不爲隘、有尊足以羹、有魚足以膾、飲罷其樂眞、靜正於俗邁、主人心淵然、澈徹一內外、本源學清德、游泳吐嘉話、何當結良朋、講習取說兌、

送周茂叔通判虞部赴零陵　程師孟時知洪州

移官遠過耒陽西、好景重重合盡題、永水自然勝贛水、浯溪應不讓濂溪、沙頭候吏瞻旗脚、境上鄉人待馬蹄、曾是忠賢流落處、至今蘭芷尙萋萋、

寄永州通判周茂叔虞部　趙抃時知成都

君去濂溪湖外行、倅藩仍喜便鄉程、九疑南向參空碧、二水秋臨徹底清、詩筆不閒眞吏隱、松庭無事洽民情、鴛鴻只到衡陽轉、遠緒憑誰數寄聲、

益帥趙閱道、以詩寄周茂叔、程公闢、柏率同和、　潘興嗣

道交衰契少人行、況是雲霄自有程、目極一涯天共遠、心期千里月同明、春歸錦里豪華地、秋入浯溪冷淡情、山水高深無限意、爲公分付玉徽聲、

乙巳歲除日收周茂叔虞曹武昌惠書，知已赴官零陵，丙午正月內成十詩奉寄。時中浦宗孟

歲除三十日，收得武昌書。一紙方寄遠，十二月中書附書入永州。數篇來起予。武昌遞中得新詩一軸。瀟湘流水闊，巫峽暮雲疎。

不得從君去，春風正月初。

想到零陵日，高歌足解顏。鄉閭接營道，風物近廬山。萬石今興廢，三亭誰往還。不知虞與永，二郡孰安閒。

三月春才過，君當始到官。朱袍爛紅日，白髮不盈冠。喜靜心長在，耽詩性最懽。應從下車始，便起作題端。

始被南康責，誰知容澤寬。遂爲半刺吏，不失古虞官。別乘今誰厚，朱幡莫最懽。遙憐春色好，並蓋縱游桓。

茂叔書言與永守陳郎中有舊。

地與江淮近，鄉人慰久睽。重看斑竹淚，還聽鷓鴣飛。湘水晴波遠，蒼梧霽色低。不知春日靜，何似在濂溪。

二子君家寶，知來神骨清。初生俱嶷嶷，學語便鏗鏗。鳳老雛方秀，珠圓蚌轉明。吾甥與宅相，可得不翹英。

山水平生好，嘗來說退居。無家歸絳闕，有子侍藍輿。濕浦方營業，濂溪旋結廬。零陵官俸賸，應得更添書。

茂叔濂溪有書堂。

八郡湖南使，棱棱盡有名。刑臺本鄉舊，提刑程公鄉丈人也。漕府忝門生。運使薛丈嘗出門下。吾歲饒風力，伊人最直清。預知

相見日，傾蓋便投誠。

宗邑祆災併，無如舊歲多。乙巳歲，凶霖浸宮闕，湧水注江河。秋大雨。鬼盛天爲疫，夏大疫。陰強雪薦痾。冬大雪。知君

憂國甚，搔首只吟哦。茂叔寄示詩中有對寄樊延之之作。

詩社久零落，所傳毛鄭餘。先生守章句，後輩老蟲魚。大義誰觀覽，微言尚闕疏。煩君來就索，但恨未成書。

贈周茂叔　何平仲

及物仁心稱，物情更將和。氣助春榮，智深太易知。幽蘊，樂本咸池得正聲。竹節生來元有節，冰壺此外更

無清。幾年天下聞名久，今日逢君眼倍明。

聞周茂叔中年有嗣，以詩賀　何平仲

蹙門崇構已多時，五百年方是此期。樹長瓊枝生較晚，珠根曬頷得來遲。桓溫貴骨天然別，宰相傳家道

不衰。衡岳惟高湘水闊，共知長與福爲基。

題周茂叔拙賦　何平仲

僞者勞其心，關機有時闢。誠者任其眞，安知拙爲拙。捨僞以存誠，何須俟詞說。

濂溪謁周虞部　成都李大臨

蒼崖翠竊迫廬山，門掩寒流盡日閒。我亦忘機淡榮利，喜公高躅到松關。

濂溪隱齋　任大中

溪繞門流出翠岑，主人廉不讓溪深。若教變作崇朝雨，天下貪夫洗去心。

再題虞部周茂叔濂溪　任大中

公廉如古人，祿利十鍾疏。照髮一奇墨，樂歸溪上居。羣峯插雲秀，滿眼如書圖。一壺酒自足，數畝稻有餘。

夜月搖吟笛，朝廚摘野蔬。渴飲溪中水，飢不食溪魚。大溪深一丈，松篁自不枯。公心保如此，眞爲廉丈夫。

廉名似溪流，萬古流不休。我重夷齊隱，日月光山丘。夷齊魂若在，暢然隨公游。　任大中

江上懷永倅周茂叔虞部

監州永陵去，遠目立江干。煙浪三湘闊，風帆八月寒。不聞來進路，只見話休官。種竹濂溪上，歸因作釣竿。　任大中

送永倅周茂叔還居濂溪

君去何人最淚流，老翁身獨寄南州。隨君不及秋來雁，直到瀟湘水盡頭。　任大中

寄廣東運判周茂叔

凍雲滿愁日，黯黯塞遙空。久客江湖外，殘年雨雪中。醉鄉無伴侶，吟社與誰同。莫訝音塵闕，天南絕去鴻。

題濂溪書堂　孔平仲

蘆草秀千峯，濂溪清一掬。先生性簡淡，住在溪之曲。深穿雲霧占幽境，就剪荊茨結空屋。堂中堆積古圖書，門外回環老松竹。四時風物俱可愛，嵐彩波光相映綠。先生於此已優游，洗去機心滌塵目。樵夫野叟日相侵，皓鶴哀猿夜同宿。方今世路進者多，百萬紛紛爭轉毂。矯其言行竊聲名，勞以機關希爵祿。由來物役無窮已，計較愈多彌不足。何如瀟灑靜中間，脫去簪紳臥林麓。先生此趣殊高遠，不以尋常論榮辱。

奈何才大時所須，納曳緋衣佐方牧。鸞章鳳羽出爲瑞，未得冥冥逐鴻鵠。先生何時歸去來，古人去就尤

宜速。須憐溪上久寂寥，青煙白露空喬木。

附錄諸賢懷仰記述等作

按已下諸詩，疑皆出於先生歿後之作。何以知之？觀蘇公詩有曰，偶似西山夫。黃公詞序曰，二子思

詠濟德，何棄仲詩序，亦曰坡公有故茂叔濂溪詩，由是知衆作之出於先生歿後，而當別爲一卷矣。

茂叔先生濂溪詩是次元仁弟　蘇軾

世俗眩名實，至人疑有無。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坐令此溪水，名與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

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卽世所知，以爲溪之呼。先生豈我輩，造化乃其徒。應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

濂溪詞并序　黃庭堅

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寵束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

官職，思其憂，論法當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爲小吏，在江湖郡縣蓋十五年。所至輒可傳，任司理參

軍轉運司，以權利鬬其獄，茂叔爭之不能得，投告身欲去。使者斂手聽之。趙公閱道，號稱好賢，人有惡茂

叔者，趙公以使者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其後乃悟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

其身，其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冤。中歲乞身，老於湓城，有水發源於蓮花峯下，結清紺寒，下合

於湓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於其上，用其平生所安樂媲水而成，名曰濂溪，與之游者曰溪名未足以

對茂叔之美。雖然，茂叔知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其於奉身而燕及煢獨，陋於希世

而尙友千古，聞茂叔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久矣。茂叔諱惇實，避厚陵奉

朝請名。改惇頤。二子壽薦皆好學承家求予作濂溪詩。思詠濟德茂叔雖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終在匡壑。故余詩詞不及世故。猶旁搜其音塵。

溪毛秀兮水清。可飯蕨兮濯纓。不漁民利兮、又何有於名。弦琴兮觴酒。蕩溪聲兮、延五老以爲盟。蟬蛻塵埃兮、玉雪自清。聽潺湲兮鏗鏘。激貪兮敦薄。非清顯白鷗兮、誰與同樂。泄有舟兮池有蓮。勝日兮與客就閒。人聞拏音兮、不知何處。散髮醉歌。荷爲蓋兮、倚芙蓉以當妓。霜清水寒兮、舟著平沙。八方同宇兮、雲月爲家。懷連城兮佩明月。魚鳥親人兮、野老同社而爭席。白雲蒙頭兮、與南山爲伍。非夫人攘臂兮、誰余敢侮。

濂溪詩　南豳　張舜民

洗耳蹇裳本緒餘。何須外物表廉隅。碧梧修竹藏丹鳳。空谷生雛老白駒。水爲不爭方作瀁。溪因我有始名浯。北人要識濂溪景。請問江州借地圖。

濂溪詩　王庶副樞

先生帝王師。韞匵求善價。連城既不售。抱恨歸長夜。音容忽已遠。遺芳鄰蘭麝。至今西洛賢。猶識唐虞化。俾之坐廟堂。小或齊諸霸。奈何與世違。擲擔困嘲罵。嗟予晚聞道。味如倒食蔗。逢時多艱難。鏡鼎無休暇。歸來廬山邊。弛擔休征駕。尋幽經隱居。脩竹樊田舍。傳家惟群子。感涕淚交下。濁醪再三傾。薄用菁茅藉。

營道齋詩井序　何棄仲道州本作何弃

舂陵郭縣曰營道。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聚而業儒。有子曰惇頤。字茂叔。遠宦南歸。弛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脩水江夏公敬菑之。每稱奬其子壽。壽即次元。亦爲坡公所知。坡有故茂叔濂溪詩。惟多其廉退。脩水亦上述其廉平。莫詳僑寓之意。殆子弟不能達先志之罪也。夫脩水相去亦數舍。彼其同時人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余與先生同邑人也。爰託宿於茲。且有墳隴留人。比創山房。取吾邑名吾齋。因話前事。賦詩曉兒曹。儒行篇中有至論。書脩鄉縣南存存。南音楚國鍾儀操。仁術酌人孟氏言。近信每隨流水到。舊廬疑望度雲屯。里非勝母泉君子。循取佳名覩聖門。

游濂溪辭井序　鄒勇

道州城西十五里。有村曰濂溪保。蓋周茂叔先生之居也。先生宦游過九江。愛廬阜不能歸。故以濂溪榜書堂。示不忘本。山谷、一世洽聞者也。而曰有水發源於廬阜蓮花峯下。茂叔樂之。用其平生所安樂。媲水而成。名曰濂。而近世士夫。又謂本名廉溪。先生子求詩於山谷。遲其叔父諱。遂加以水。且曰廉與濂義殊。而音唉。不應媲水以明其廉。其說具載九江學宮先生祠堂記。以勞觀之俱失也。勞縻粟道州。考濂溪頗詳。因暇日游焉。訪先生之遺迹。且道世人之惑也。敢述以辭。

度營川之脩梁兮。溯其瀕而走西。路平原之瀰迤兮。容飛蓋而並馳。行將半於一舍兮。折而涉於荒陂。漸林開而阜斷兮。隱約聞乎犬雞。亟引鞭而前望兮。羣或瓦而或欹。逢翁問之奚所兮。翁告余以濂溪。閭民

氏而皆周兮。本其系而爲誰。伊茂叔之故家兮。自鼻祖而占茲。後昆出於匡塢兮。逢掖淪於布衣。詠先生之所服兮。已乎莫之知也。從先生其已遠兮。曷懇乎我之思也。雲山蟲而崇崇兮。豈絕塵之姿乎。泉石激而泠泠兮。抑弦誦之遺乎。百卉秀而不枯兮、豈道德之輝乎。少長萃而不囂兮。抑嫺俗之未衰乎。傍徨乎奚忍偷而去之。迨日暮兮。既去而猶遲遲。幸顏瓢與敗綏兮。存故基而未夷。環可耕者數畝兮。昔帶經之所治。森一丘之楷模兮。乃夙昔之所規。蓋求其他而不得兮。尚賜此而庶幾。悲先生之蚤歲兮。逢彼百罹。本親學於汨陽兮。仕謀歸而願違。故盪江之所樂兮。志此溪於門楣。何山谷之不審兮。指運峯而實之。病後之人迷益遠兮。曰廉與濂義殊。而音唉。妄取濂而增水兮。由媚客而詩詩。昭其本之不觀兮。宜所言之皆非。吾聞南公之語此兮。云權與於唐之時。元結之刺道兮。事率愛奇。以述道之人祖結之故智兮。溪得名之是依。曰義殊而非類兮。爾奚述涇之不疑。曰音唉而無取兮。流與直亦參差而不齊。故濂者以德而媲水兮。遠矣昔人之所治。先生之桑梓兮。他寓而是思。可以療世之惑兮。寄鍼砭於此辭。

岑陵通判廳事後作堂。予以康功名之。仍賦鄙句。　知郡　胡寅

政拙權科永陵守。實賴賢僚相可否。邦人復嗣海沂歌。倉廩雖空閭里有。功成歸去朝日邊。吏隱虛堂得畫眉。後圃好花初著十。前簷新竹已參天。貔貅未飽軍須急。亦子如魚釜中泣。若知王業在農桑。國勢何勞憂岌岌。酒闌四壁讀前碑。吏隱猶勝五馬隨。十古濂溪周別駕。一篇清獻錦江詩。此詩年表以爲五峯胡宏所作。

山北紀行二首　朱熹

予以辛丑閏三月二十七日罷南康郡。四月六日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子澄請爲諸人說太極圖義。先生之曾孫正卿、彥卿、玄孫、涛。爲設席於光風霽月之亭。

北渡石塘橋。西訪濂溪宅。爲木無遺株。虛堂惟四壁。竦瞻德容晬。跪薦寒流碧。幸矣有斯人。渾淪再開闢。平生勞仰止。今日登此堂。願以圖象意。質之市儿傍。先生寂無言。賤子涕泗滂。神聽儻不遺。惠我思無疆。

齋居感興詩二十首之二　朱熹

昆侖大無外。磅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泮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吾觀陽陰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命斯存。萬世與今同。淮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勉齋黃氏謂首篇橫說。次篇縱說。故並錄之。

有宋淳熙。歲承火羊。月臨水鼠。陽生後之三日。郡太守王淩、同貳車趙希勉、周梓。款謁濂溪先生祠堂。陪禮者。幕官呂蟻、唐紹彭、朱光祖。邑令尹黃灝。廣文應振。郡庠諸生六十有二人。行禮訖事。王淩賦詩二章以紀其事云。

鄒魯宮牆世莫窺。先生深造類平居。功名歲晚宜歸畝。德業川增水到渠。潔靜精微窮太極。明通公溥見遺書。要知今古存清致。一派濂溪王不如。

發明正學久無聞千載寥寥獨見君喜有人能弘此道定知天未喪斯文永陽遺俗堪垂則溢浦流風又策勳我率諸生拜祠下要令今古播清芬

留別九江濂溪書堂　　度正

維葺之春萬象都望花尋柳過溪居一源流水元清潔幾片浮雲自卷舒獨對高山吟景行細看芳草訂遺書可憐魚鳥渾無意相向欣欣總自如

再題

千載斯文儻可求葺春春服共行游向人魚鳥都和樂滿眼溪山只靡幽

嘉泰二年三月二十有四日正與趙虛伯王冉木震甫來謁先生之祠索米作粥采溪毛具杯羹從容移日伯王仍載郡醞與俱歸人度正書

濂溪識行（嘉泰辛酉十一月十五日）　　睢陽魏嗣孫

分得廬山水一溪濂名萬古合昭垂光風霽月依然在背與人間較盛衰

永嘉薛師董同兄筮從友劉仁愿同來（丙寅孟春）

縛屋匡廬老不歸晨雲夜月手能揮兩山夾植春風布一水涓回鼓瑟希翠柏偶成庭下蔭游禽何有夕陽暉洗空天地銷餘滴獨怪門前多鬱衣

題祠堂（嘉定改元四月八日）　　江陵王子修

先生粹德妙難名霽月光風狀未成獨有溪流環舊隱道源一派至今清

錢塘學者周剛敬題

兩楹夢奠幾千年較死苟揚不得傳人學中庸幾墮地光風霽月忽開天百王道統新吾宋一代儒宗首此賢身後斯文猶未喪章編有易付伊川

題濂溪祠

昭家世括蒼誦先生之文覩先生之像舊矣獨欲拜謁祠下而未能開籍內寅試吏治邑滿秩而歸道由九江望祠宇咫尺輒持香一瓣躬造先生之堂而致敬焉若夫心之所傳誠有出於言意之表者先生必有以鑒之端拜之餘謹書古詩以寫崇慕之意云嘉定己巳九月二十日承學鮑昭書

磐古得希夷妙用彌宇宙微言莫能秘末派自穿溜世方尊兩耳出入快馳驟頰舌以騰說鳴蟬咽風脰豈無後來英出力徒自敝章分而句析傳習轉訛謬先生道德尊一洗當世陋使人意已釋雞發其覆古聖不傳處卓然獨神授百世不磨滅正聲日諧奏低頭媿微官西望祠已舊平生夢不到肅然斂襟袖背傳簡冊餘精微未容究登堂覩遺像至理得心叩豈不思古人淺末敢偏就敬持一瓣香百拜更三嗅

題濂溪（嘉定辛未十二月二十七日）　　薛祓書

自秦已降非無術由孟而來得此儘開物於寅誰返拙先天有極僅傳圖故廬仍在光風裏茂草能看生

意無末學詠歌溪上去可應候子獨掘趨

學生幸元龍百拜敬書

萬頃寒波淩碧天蕭蕭茅屋冷鍾煙可憐薄俗趨時好不爲先生整舊緣

題濂溪　　天台林煥（文叔）

我來濂溪拜夫子馬蹶深入一尺雪長嗟豈惟溪泉濂化得草木皆清潔夫子德行萬古師坡云廉退乃一閑有室既樂賦以拙有溪何減名之愈水性本清撓則濁人心本善失則惡安得此泉變作天下雨飲者猶如夢之覺

敬題濂溪先生書堂　　於越柴中行（江東運判）

有生同宇宙所欠好江山因自春陵至留居廬阜間斯文傳墮緒太極妙循環希聖誠何事懷哉伊與顏（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先生教人親切之語也後學宜盡心焉）

出城二四里矯首愜遐觀頻覺市聲絕從忻天宇寬康山書几淨溫浦硯泓寒一誦愛蓮說塵埃百不干

嘉定七年九月十三日敬拜濂溪先生祠下　　叔文仲璉

迹踐心親四十年口吟手舞亦欣然眼明當日濂溪上身到平生霽月邊天實有言醒啓勉道從無極獨開先持循不許秋毫失期契堂中覩面傳

魏鶴山督師日領客溪堂分韻詩（并序）

端平三年春三月戊午朔天子有詔俾臣了翁以同書樞院奏事既上還山之請乃休沐日丁丑與賓佐謁濂溪先生祠賓主凡二十有四謂是不可無紀也遂以明道先生雲淡風輕之詩分韻有賦而詩有二言四言同一韻者則二客賦之了翁得雲字

書生不知分奉詔行三軍赤手張空拳幸脫貔虎羣四海遶花峯濂溪濯清芬擬求一勺水浣我三百塵翠斂明夕霽晴雲盪朝氛重上夫子堂磬欬如有聞池蓮已濯濯庭草長欣欣重惟夫子書千古披昏闇善惡萌於幾陰陽互而分一落俗儒緣饒譏齒牙齦流傳豈不廣世道滋放紛書生屢乞骸歸耕故山雲願言與同志相期任斯文（分韻二十四詩書府一時名勝之所賦也惟鶴山一篇爲濂溪作附錄此編外餘則自有集云）

濂溪六詠　　潘之定

此心安樂莫非廉媿水成名亦偶然溢浦春陵隨地在不應太史失其傳（黃太史稱先生以其所樂者繼水成名曰濂溪而先儒以爲先生家春陵之濂溪其居九江亦曰濂溪示不忘也然太史與先生同時豈眞不知濂溪者學者當味其言）

先生雅愛水中蓮尤愛蓮花峯下泉此水此蓮誰會得一窗生意草芊芊（濂溪發源於蓮花峯下）

家住城南數畝宮杖藜來往此堂中吟風弄月人何處極目閒雲數去鴻（詢之土人云先生居城南往來此溪上傍溪皆周氏之田）

當年太極揭爲圖萬有皆生於一無動靜互根誰是主試於靜處下工夫（濂溪書與圖書院舊有拙堂今更扁曰先風月信矣矣然拙之一字先生

受用處不可磨也。書以識之。

書濂溪光風霽月亭　朱熹

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夏四月六日辛亥。後學朱熹、劉清之、張揚卿、王阮、周頤、林用中、趙希漢、陳祖永、許子春、王翰、余隅、陳士直、張彥先、黃榦、敬再拜於濂溪先生祠下。惟先生承天畀、系道統。所以見端垂緒、啓佑於我後之人者。厥初罔不在斯堂。用感歎慕。低回弗忍去。熹乃復出所誦說先生太極圖、贊其義以曉衆。咸曰休哉。退先生之曾孫正卿、彥卿、玄孫、濤、設饌光風霽月亭。郴興卿、吳兼善、僧志南、與熹、敬書以誌。

留題書堂　李堦

眉山李堦敬謁濂溪先生之祠。與先生五世孫濟、滿塘、蔡念成晤語久之。同來者、普慈鴻繼、丹棲程鐵、堦之子鏞侍。嘉定癸酉孟夏朔。

同前　安公直

尊賢重道。興廢振墮。以扶立世教。興起人心。此爲政之先務也。秦漢以來。功利日勝。義理不明。祠所不當祠。於其所當祠者。忽然不問。惟忠定丞相守成都日。剏橫渠張先生祠。市田以贍其後人。至今蜀士詠思不已。今江州史君恪守先訓。鼎新先生祠宇。爲周氏後人立學。一用忠定公道規。蜀人安公直祗拜祠下。伏讀史君奠謁之辭。蓋躬行先生而有得者。與俗吏庸夫。視時之好尚而爲興廢者。相千萬也。三歎之餘。書於拙堂。從游者嘉定釋師戒。嘉定癸酉季秋七日。

同前　魏了翁

嘉定十五年秋七月庚申。臨邛魏了翁。及眉山蔡震龍、李從周、合陽謝子欽、資中侯季任、楊約、太華李材、眉山張肇、程立之、臨邛高斯謀、劍陽張資深、會於濂溪書堂。以易名得請。告於元公。江山風月。儀刑如在。同游之士。各適其分。充如也。了翁之子近思、約之子暉、侍。

同前　家大酉

眉山家大酉。補外西歸。敬拜元公周先生於濂溪之上。游泳久之。想像程純公吟風弄月時氣象。尚庶幾萬一焉。寶慶三禩仲秋上浣。

同前　呂昌裔

潼州呂昌裔。東平劉震孫、犖塗仁、范大淳、袁堣、蘇庭珪、祗謁先生祠下。濯纓溪流。仰高廬阜。油然有發。泛舟而還。昌裔之子概、燾、猶子、寅、震孫之子儒珍、侍。端平改元孟秋吉日。

愛蓮詩　朱熹

聞道移來玉井傍。開花十丈是尋常。月明露冷無人見。獨爲先生引興長。此詩近見遺芳集。錄之。

濂溪說　熹舊記先生行實。采用黃太史詩序中語。若以濂之爲字。爲出於先生所自製。以名廬阜之溪者。其後累年。乃得何君所記。然後知濂溪云者。實先生故里之本號。而非一時媲合之強名也。欲加是正。則其傳已久。懼反以異辭致惑。故特附何君語於遺事中。以著其實。後又得張敬夫所刻先生墨帖後。記先生家譜。載濂溪隱居在營道縣營樂鄉石塘橋西。而舂陵胡良輔、爲敬夫言濂實溪之舊名。父老相傳先生晚居廬阜。因名其溪。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近邵武鄒專官舂陵歸。爲熹言嘗親訪先生之舊廬。所見間與何張之記皆合。但云其地在州西南十五里許。蓋濂溪之源委。自爲上下保。而先生居其地。又別字號爲樓田。至濂之爲字。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專常有文。辯說甚詳。其論制字之所從。則熹蓋常爲九江林使君黃中言之。與專說合。方將拜附其說於書後。以證黃序之失。而鑿源宰三山張侯適將鋟版焉。因書以遺之。庶幾有補於諸本之闕。若此書所以發明聖學之傳。而學者不可以不讀之意。則熹前論之已詳矣。因不復重出云。淳熙己亥正月。

題太極西銘解後　朱熹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諸儒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

聚樂堂說　何士先

濂溪先生發孟氏不傳之祕。以淑諸人。始自伊洛。卒徧天下。厥今九江以南。暨五嶺之陲。先生足迹所至。皆立祠奉之惟謹。四方學者。凡有得以先生之緒餘。往往爲正人端士。喧嘻亦甚矣。吾鄉乃其正宗。薰陶漸漬。視他邦宜過之。而反不及焉。何哉。豈吾東家丘未尊信於魯人。而傳之者眇耶。夫道不遠人。匹夫匹婦之愚。可以與知。日用飲食。斯須違之不可。獨以先生所至而存。所去而亡。而學者必曰得於先生云者。蓋其師承源流之所自焉爾。惟人各尊其所自。於是相與尸而祝之。以報休德之亡窮。不然捧土立木爲叢祠。水濱竹間。若野甿然。焉攸用。吾曹既知所以事先生之禮。抑思所以尊先生之實。春秋饋奠。蓋移於此。曰先生之啐容。必先生之奧學。必求太極通書所論者何旨。必求簞瓢飯蔬所樂者何事。切切偲偲。關誨琢磨。所見益明。所得益豐。以善其身。以風其鄉。人莫不皆爲仁義中正之歸。夫然後知斯堂之不虛設。先生之言曰。道義有諸身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今爲斯堂。所以事先生。且爲朋儕講貫之地。士先請用先生遺訓。勝之曰聚樂。諸君皆曰然。因屬士先爲之說。

舂陵續編序　集重開

濂溪先生通書傳之者日衆。舂陵本最先出版。浸漫漶。重開既白諸君侯。參以善本。補正訛闕。併以南軒晦庵二先生太極圖說。復鋟本郡齋矣。今序次此編。名之曰濂溪集。其間諸本所不登載。四方士友。或未盡見。采諸集錄。訪諸遠近得之。以類相從。分爲七卷。或謂晦庵更定周子之書。至於再三。極其精審。凡銘碣詩文。附見者舊佚者。悉從删去。疑此集之雜。將無補於求道。重開應之曰。晦庵二先生。以純一之旨。擇之不容不精。是書集於先生之鄉。凡片言隻字。知所尊信者。猶恐或失之。取之不得不廣。又況先生之道。愈講愈明。學者仁智之見。雖有淺深。然自遠而即近。由蠡以至精。月異而歲不同。今而舉

錄於此。觀之者宜知所適從矣。云

云。淳熙己酉十一月庚申。括蒼葉重開謹書於希賢閣。

書文集目錄後

度正

正往在富沙先生。語及周子在吾鄉時。遂寧傅耆伯成從之游。其後嘗以姻說同人說寄之。先生乃屬合尊訪。後書又及之。正於是徧求周子之姻族。與夫嘗時從游於其門者之子孫。始得其與李才元潛江西時懋疏於才元之孫。又得其賀傅伯成登第手謁於伯成之孫。其後又得所序彭推官詩文於重慶之溫泉寺。最後又得其在吾鄉時。所與傅伯成手書。於序見其所以推尊前輩。於書見其啓發後學。於謁於疏。又見其所以篤於朋友處弔之誼。故列之遺文之末。又得其同時人往還之書。唱和之詩。與夫送別之序。同游山水之記。亦可以想像其一時切瑳琢磨之益。笑談吟詠之樂。登臨游賞之勝。故復收之附錄之後。而他書有載其遺事者。亦復增之。如近世諸老先生崇尚其學。而嗣之學校。道記其本末。推明其造入之序。以示後世者。今亦併述之焉。正竊惟周子之學。根極至理。在於太極一圖。而充之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在通書。吾先生既已發明其不傳之祕。不言之妙。無復餘蘊矣。其餘若非學者之所急。然洙泗門人。記夫子微言奧義。皆具載於論語。而夫子平日出處之麤迹。則亦見於家語。孔叢子等書而不廢。正今之備錄此篇。其意亦猶是爾。學者其亦謹擇之哉。嘉定干四年六月二干有八日。後學山陽度正記。

藝本三書序

王夢龍 嫡宗

孔子歿而微言絕。孟子歿而道統絕。晚周而下。枝爲百家。蔓爲異端。枏爲傳注。華爲辭章。泯泯棼棼。萬古如夜。其流禍之慘。天地爲之磔裂。民物爲之糜爛。世道爲之淵落。蓋千百年於此矣。及我朝而濂溪先生始出。泝洙泗之絕派。清關洛之正源。至程張諸先生而益明。歷朱張呂三先生而大備。立言詔後。是不一家。其尤大彰明者。濂溪之太極圖通書。橫渠之西銘是已。然皆理博而辭約。旨微而語遠。學者往往眩其大而苦其深。先儒踵作。有解義在。夢龍時取而沈潛饜飫之。犂然會予心。渙然泮予疑。淵源之奧。幾無餘蘊。猶懼夫人之不得盡見也。亟容不思所以廣其傳乎。因念昔龜山疑西銘。而伊川發明夫理一分殊之論。二陸疑無極。而晦庵推衍夫無形有理之旨。問不胝審。辯不胝明。嗚呼。太極圖通書。學易之門戶。以明夫三才萬化。異用而同體。西銘求仁之關奧。以明夫天地人物。理一而分殊。學者沿流以尋源。則此編其舟航也。深造其源。誕登干岸。回胝津流。亦假涂爾。況舟航乎。紹定改元二月旣望。山陰王夢龍序。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十

年譜

宋眞宗天禧元年丁巳月日。先生生於道州營道縣之營樂里。濂溪保。諱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諱改惇頤。周之先。自帝嚳后稷至太王邑於周。後遂以爲氏。漢興。封周後於汝南。先生蓋其後也。世家營道。莫詳其遷徙所自。族衆而業儒。曾祖從遠。祖智殊。智殊五子。長諱天壽。五年王堯臣榜第二甲及第。終汀州上杭縣令。次鐸。次正。皆不仕。次輔成。次伯高。舉進士。某年特奏名迪功郎。輔成卽先生父也。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六舉以上。特奏名賜進士出身。終賀州桂嶺令。葬道州營道縣營樂鄉鍾樂里樓田。累贈諫議大夫。先妻唐氏。生礪。礪生仲章。唐卒。左侍禁成都鄭燦女。是生先生。謹按濂溪在營道之西。距縣二干餘里。蓋營州之支流也。以營道大富橋古碑記考之。自有所謂濂水者。而蘇文忠公。黃太史。皆其同時人。乃嘗指淸濂爲義。若先生名之以自況者。不知何所據也。先生常寓潯陽。愛廬山之勝。貧不能歸。遂卜居其下。因溪流以寓故鄉之名。築室其上。名曰濂溪書堂。示不忘父母之邦之意。學者宗之。遂號爲濂溪先生云。

二年戊午。

三年己未。

四年庚申。
五年辛酉。
乾興元年壬戌。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
二年甲子。
三年乙丑。
四年丙寅。
五年丁卯。
六年戊辰。
七年己巳。

先生時年十三。志趣高遠。里有濂溪。溪有橋。橋有小亭。先生常釣游其上。吟風弄月。至今父老猶能言之。濂溪之西十里有巖洞。高敞廓明。東西兩門。入之若月上下弦。中間若月望。俗呼月巖。先生好游其間。相傳覩此而悟太極。想當然耳。

八年庚午。
九年辛未。

先生時年十五。諫議公既卒。先生偕母僑居縣太君自營道游浮ノ京師。依舅氏龍圖閣直學士鄭向。龍圖公知先生遠器。愛之如子。公以惇名子。因以惇名先生。

明道元年壬申。
二年癸酉。
景祐元年甲戌。
二年乙亥。
三年丙子。

先生時年二十。行義名稱。有聞於時。龍圖公以敍例應蔭子。乃奏補先生。試將作監主簿。是年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

四年丁丑。

先生時年二十一。七月十六日。先生母僑居縣太君鄭氏卒。葬於潤州丹徒縣龍圖公之墓側。

寶元元年戊寅。
二年己卯。
康定元年庚辰。

先生時年二十四。服除。從吏部調洪州分寧縣主簿。

慶曆元年辛巳。

先生時年二十五。按先生序。彭應求詩。自言慶曆初爲分寧主簿。以序考之。當是此年。時分寧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邑人驚詫曰。老吏不如也。由是士大夫交口稱之。嘗被臺檄攝袁州廬溪鎮市征局。袁之進士來講學於公齋者甚衆。

二年壬午。
三年癸未。
四年甲申。

先生時年二十八。部使者以爲才。奏舉南安軍司理參軍。

五年乙酉。

先生時年二十九。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且賢先生。

六年丙戌。

先生時年三十。大理寺寺丞。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珦。假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爲友。令二子師事之。及爲郎。每遷受。嘗舉代。輒以先生名聞。二子卽明道、伊川也。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故明道傳云。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惇實論學。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其後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而聞焉。是年冬。以轉運使王逵薦郴州郴縣令。有修學記。

七年丁亥。
八年戊子。

先生時年三十二。爲郴縣令。知郴州事職方員外郎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嘗聞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聽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請得爲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二年而後有得。

皇祐元年己丑。

先生時年三十三。李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爲議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illegible]

二年庚寅。

先生時年三十四。改郴州桂陽令。

三年辛卯。
四年壬辰。
五年癸巳。

先生時年三十七。先生在郴桂。皆有治績。諸公交薦之。

至和元年甲午。

先生時年三十八。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先生來。喜曰。是初仕分寧。始至能辨其疑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得罪爲愛。而又以汙善政爲恥。皆得疾。更一日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

二年乙未。

嘉祐元年丙申。

先生時年四十。改太子中舍僉書。署合州判官事。先生性好山水。泝峽至秭歸。聞龍昌洞之勝。與廬陵蔣概。洪崖彭德純游焉。至十一月至合州視事。

二年丁酉。

先生時年四十一。正月十五日。作彭推官宿崇勝院詩序。九月同謁鄉士。牒稱爲解元才郎。今不詳爲誰氏子。蓋當時鄉貢之士。聞先生學問。多來求見耳。遂寧傅耆伯成。少有俊才。年十四。薦於鄉。先生妻黨陸丞。自小溪解官東歸。過合陽。爲先生言傅之爲人。先生致書於傅。傅答書云。執事以濟衆爲懷。神所勞費。故得高士與施至術。而心朋遠寓名方。豈不盛哉。賤子聞之。弗勝喜躍。後書又云。遠遠高賢。鄙吝復萌。雖接高論。固多餘意。行思坐誦。默有所得。不遂溺於時好。失於古道也。時傅已來合陽見先生矣。後書又謂蒙示姤說。意遠而不迂。詞簡而有法。雜之元結集中。不知孰爲元。孰爲周也。盧次山謂其詞深義密。如輒之文。是歲轉殿中丞。賜五品服。仍判合州。志稱長子壽生於合州。當是此年。

三年戊戌。

先生時年四十二。遣人至遂寧。探問新合州使君。按先生在合州。與同事者三人。何涉。董宗式。李鄧。何涉之來。在先生前。李鄧在四年十月。惟宗式在三年三月。此乃二月四日書。則所探新合州爲宗式無疑耳。綿雲縣君陸氏以疾卒。

四年己亥。

先生時年四十三。左丞蒲公宗孟。閬中人。太常丞蒲師道之子也。從蜀江道於合。初見先生。相與款語連三日夜。遇而歎曰。世有斯人歟。乃議以其妹歸之。是爲先生繼室。

五年庚子。

先生時年四十四。被臺檄按赤水縣簿書。與其縣令費琦游龍多山。有詩刻石。六月十九日。先生解職事。還京師。呂給事陶。爲銅梁令。有送先生序並詩。先生在合。士之從學者甚衆。而尤稱張宗範有文有行。故名其所居之亭曰養心。且語以聖學之要。其汲汲於傳道授業也如此。在郡四年。人心悅服。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人亦不從。既去。相與祠之南禪。先生東歸時。王荊公安石年十九。提刑江東刑獄。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

六年辛丑。

先生時年四十五。遂寧傅耆登第。相遇京師。先生刺云。從表殿中丞。前合州從事。周某。專謁賀新恩先輩傅弟。三月十二日手謁。是歲遷國子博士。通判虔州。道出江州。愛廬山之勝。有卜居之志。因築書堂於其麓。堂前有溪。發源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遂寫名以濂溪。謂友人潘興嗣曰。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依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既至虔州。知虔州者趙清獻也。先生前在合陽。清獻爲部使者。人或譖先生。清獻臨之甚威。先生處之超然。清獻疑終不釋。至是熟視先生所爲。執其手歎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薦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

七年壬寅。

先生時年四十六。志稱次子燾。生於虔州。當是此年。

八年癸卯。

先生時年四十七。在虔行縣至雩都。邀餘杭錢建侯拓。四明沈希聖希顏。游羅巖。正月七日刻石。四月壬申朔。英宗登極。遷虞部員外郎。仍通判虔州。追贈父桂嶺君爵郎中。五月作愛蓮說。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

先生時年四十八。冬。虔州民間失火。焚予餘家。朝廷行遣差替。時先生季點外縣。不自辯明。遂對移通判永州。吳人程師孟。時知洪州。以詩送行。有永水自然勝韓水。浯溪應不讓濂溪。沙頭候吏瞻旗脚。境上鄉人待馬蹄之句。

二年乙巳。

先生時年四十九。三月十四日。自虔赴永。回宋復古游廬山大林寺。至山廟有詩。復古名迪。善畫。江南西路轉運使成都李公大臨才元。以詩謁先生於濂溪云。簷前翠瀉迫廬山。門掩寒流盡日閒。指江州之濂溪也。運使李公丁憂。先生以疏慰之。四月。趙清獻尹成都。聞先生移永。寄詩云。君向濂溪湖外行。倅潛仍喜便歸程。指道州之濂溪也。十一月合蹙天地於圜丘。先生遷比部員外郎。在武昌。寄以詩一軸。遞中寄蒲左丞。除夕方達。次年正月。左丞成十詩答之。

三年丙午。

先生時年五十。在永與族叔及諸兄書云。來春歸鄉。卽遂拜侍。又寄詩與鄉人。有故人若問吾何況。爲道春陵只一般之句。

四年丁未。

先生時年五十一。先生素貧。初入京師。鬻其產以行。擇留美田十餘畝。畀周興耕之。以酒埴其父郎中之墓。至是自永州移文營道言之。因攜二子歸春陵展墓。三月六日。與鄉人蔣琬、陳睿、同游含輝洞。洞在今營道縣南二里。刻石其陰。八月營道給吏文付周興。俾掌墓田。從先生之言也。神宗登極。遷尉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加贈父諫議大夫。六月十四日。與其兄之子仲章手帖云。可具酒果香茶詣墳前。告聞先公諫議是也。先生在永三年。嘗作拙賦。既去。永人思之。爲立祠。題曰康功。胡宏仁仲有詩云。予有濂溪周別駕。一篇清獻錦江詩。是秋攝邵州事。九月。先生自邵陽發遞。以改定

同人說寄傅伯成時傅知嘉州平羌縣明年傅復書云蒙寄賜同人說徐展熟讀較以舊本改易數字皆人意所不到處宜乎使人宗師仰慕之不暇也先是邵之學在牙城之中左獄右庾卑陋弗稱先生始至伏謁先聖祠下起而悚然乃度高明之地遷於城之東南逾月而成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

先生時年五十二荆湖北路轉運使孔延之爲先生作邵州遷學記書曰治平五年正月三日其日先生自作釋菜文率僚吏諸生告於先聖先師亦書治平五年神宗即位改治平五年爲熙寧元年時改元詔未到故學記及祝詞皆作治平五年耳後人徇尊常利便之說輒徙其學他所乾道九年知州事胡侯始復其舊張敬夫爲詳其事而記之呂正獻公公著在侍從聞先生名力薦之會濂獻公在中書擢授先生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先生有啓謝正獻公云在鴻臺有四方之游於高賢無一日之雅

二年己酉

三年庚戌

先生時年五十四轉虞部郎中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

四年辛亥

先生時年五十五以正月九日領提刑獄職事行部至湖州有題大顛堂詩云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時虞部員外郎中杜諮知端州禁百姓采石蓋端溪石爲研最良獨知州占斷人號爲杜萬石先生惡其奪民之利因爲起請凡仕於州者買研毋得過二枚遂爲著令先生盡心職事務在矜恕得罪者自以不冤俄得疾聞水囓偏居縣太君鄭氏墓遂乞南康八月朔移知南康軍十二月十六日改葬鄭太君於江州德化縣廬阜清泉社三起山葬畢曰強疾而來者爲葬耳今猶欲以病汙麾絨邪上南康印分司南京而歸

五年壬子

先生時年五十六先生酷愛廬阜營築書堂其麓至是定居焉先生平日俸祿悉以周宗族奉賓友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曠然不以爲意

六年癸丑

先生時年五十七時前獻公再尹成都聞先生去官拜章乞留朝命及門而先生以疾卒矣時六月七日也二子壽濂時皆太廟齋郎以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先生於德化縣太君鄭氏墓側從遺命也清逸處士潘興嗣爲墓銘左丞蒲宗孟爲墓碣而孔延之之子文仲爲文以祭之有玉色金聲伊傅自視等語其後蘇文忠公追賦濂溪詩有曰先生豈我儕造物乃其徒黃太史亦稱先生人品甚高智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必其嘗見太極圖如親見先生容貌接其辭氣故其爲言方能曲盡其妙如此也今其文具載附錄可考而知推先生稟生知之異質加以汲汲於學故一時老師宿儒專門名家一藝一能有過於人有聞於世者無不訪問然其所至皆天造自得所謂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是爲得之或謂陳

摶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先生今种穆所著存於世者古文而已然亦未純於理觀摶與張忠定語及公事先後有太極動靜分陰陽之意然其所爲龍圖記蓋直陳其數無復文言與太極圖說絕不相似今觀太極圖說精妙微密與易大傳相類蓋非爲此圖者不能爲此說非爲此說者不能爲此圖義理混然出於一人之手決非前人附圖後人從而爲之說也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子先生之學蓋本於此然老子之言無極如列子莊子之言無窮無極釋氏之言無量無邊是指四旁爲義先生之言無極而太極是指中間極至之理未形之妙今但以其字之同而不察其指之大異比而同之不惟不足以知先生之意恐於老子之言亦未識其指歸也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周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或謂邵康節之父邵近文恭於廬山從隱者老浮圖游遂同授易書所謂隱者疑即壽涯也其後康節著皇極經世書以數爲宗文恭立朝論堯遷陽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商丘爲宋宋火德大夏爲并并爲水古稱參辰不並火盛則水衰宜進辰抑參蓋亦星歷之學也先生之學得之者莫如明道伊川明道嘗云靈山會下若干人皆悟道某敢道無一人悟者若果有一人悟道臨死時須求一尺帛裹頭因謂曾子以士之身死於大夫之簀爲非禮必易之而後已彼斷髮之人不能全而歸之本之則無知先生之所不取也今以先生嘗謂問於此二人者即謂其學本出於此二人失之遠矣昔孔子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謂孔子生知未嘗問老聃萇弘者固不可謂孔子之學本出於老聃萇弘者可乎此不待聖智者知其必不然矣先生既沒春陵人祠之學宮官復於里舍塑像春秋二仲有職於學宮者遵故宿舍中夙興盥薦惟謹淳熙庚子部博士章穎捐俸金率士子增大之於廳之左右闢兩齋扁曰吟風曰弄月以處學者晦庵帥長沙首遣祝幣臨奠（云云詳見附錄今文刻祠中壽字李老一字元翁第百一生於合州郡人何平仲及銅梁令呂陶皆以詩賀之娶鄭氏即先生母黨元豐五年黃裳榜登第初任吉州司戶次秀州知錄終司封郎中壽字通老一字次元蒲所出生於虔州初授司法元祐三年李長寧榜登第嘗知成都府終朝議大夫徽猷閣侍制既顯累贈宣本大夫先生之學門人弟子多矣而二程獨能傳之二程之學門人弟子亦多矣而謝上蔡楊龜山游定夫張思叔侯師聖尹彥明爲能闡之龜山傳之羅仲素仲素傳之李延平延平傳之晦庵先生上蔡及師聖傳之胡文定文定傳之五峯五峯傳之張敬夫敬夫及晦庵相繼稍被召用推明先生之學所在祠先生於學宮以興起學者而又解釋太極圖說及通書正學者之差謬明其心法以詔後世使百世之下有志之士得其書而讀之如親授於先生聖賢事業可學而能孔孟之學可繼而續豈誣也哉然必嘗從事於此心通默識然後爲能真知之矣近年以來世之推行其學講明其踐修者益衆臨邛魏華父了翁除潼川憲下問政令所當先者正謂之曰濂溪先生幸仕敝鄉下車之初宜遣祝幣委簽判或教官告之以道學者趨嚮既而華父更思所以表顯之者遂有易名之請上即可之於是下太常定議吏部復議久之議上賜謚曰元實嘉定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故併書之以見聖朝褒崇儒學風勵學者之盛意如此其至有志者可不知所勉哉

右正少時得明道伊川之書讀之，始知推尊先生，而先生仕吾鄉時，已以文學聞於當世，遂搜求其當世遺文石刻不可得，又欲於架閣庫討其書判行事，而郡當兩江之會，屢遭大水，無復存者，始仕遂寧，聞其鄉前輩，故朝議大夫知漢州傅者，曾從先生游，先生嘗以婿說及同人說寄之，遂訪求之，僅得其日錄及長慶集，載先生遺事頗詳，久之又得其手書手謁二帖，其後過秭歸，得秭歸集之成都，得李才元清臺集，至嘉定，得呂和叔淨德集，來懷安，又得蒲傳正清風集，皆載先生遺事，至於其他私記小說，及先生當時事者，皆纂而錄之，一日與今夔路運司帳幹楊齊賢，相會成都，時楊方草先生年譜，且見囑以補其闕，刊其誤，楊、先生之鄉士也，操行甚高，記覽亦極詳博，意其所考訂，必已精審，退而閱之，其載先生來吾鄉歲月，頗自差舛，甚者以周恭叔事為先生事，又以程師孟送行詩為趙清獻詩，於是屢欲執筆未暇也，及來重慶，官事稍閒，遂以平日之所聞者，而為此編，然其所載，於先生入蜀本末為最詳，其他亦不能保其無遺誤，正往時嘗有志徧游先生所游之處，以訪其遺言遺行，今自以衰晚，莫能遂其初志，有志之士，儻能垂意搜羅，補而修之，使無遺缺，實區區之志也，嗚呼，天之未喪斯文也，故其絕千有餘年而復續，續之未久，復又晦昧，至近世而復燦然大明，小人之用事者，自以為不利於己，盡力以抑絕之，賴天子聖明，大明黜陟，而斯文復興，如日月之麗天，人皆仰之，有願學之志，假令百世之下，或有沮毀之者，其何傷於日月乎，其何傷於日月乎，嘉定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後學山陽度正謹序。

正頃在成都夜讀通鑑，其後常患目昏，不能多作字，至編類濂溪家世年表，皆口授弟蕃執筆從傍書之，及至買平紋紗衫材，樗蒲綾袴段，蕃曰，不太奇細否，曰，此固哲人細事，如食之精，膾之細，魚之餒，紺緅之飾，紅紫之服，當著之縞紵，鄉黨皆備書之，今讀之如生於千載之前，同堂合席也，豈可忽乎，恐觀者之不達乎此，故并記之，以示同志云，嘉定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宋史道學本傳　脫脫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惇實，避英宗諱故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為分寧縣主簿，有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惇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來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移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惇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汙善政為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讒口，臨之甚威，惇實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綏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胷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微利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榮養，

隨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也，據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惇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舉於程頤，未悟，訪惇頤，惇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二子壽羅，咸官至寶文閣待制。

濂溪先生墓誌銘　潘興嗣

吾友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祖諱智強，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君幼孤，依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以君有遠器，愛之如子，龍圖公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簿，君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以君為有才幹，舉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以苛刻從下吏，無敢可否，君與之辨事不為屈，因擿手版歸，取諸敕納之投劾而去，逵為之改容，復薦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為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書僉判，覃恩改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今上即位，恩改駕部，趙公抃入參大政，奏君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務在矜恕，雖瘴癘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符知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復奏起君，而君疾已篤，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於九江郡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君篤氣誼，以名節自礪，郴守李初平最知君，既薦之，又賙其所不給，初平卒，子尚幼，君護其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皆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為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昌時，得疾暴卒，吏一日一夜始甦，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人莫不歎服，此予之親見也，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為予言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蓋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談名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於家，母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二人，曰壽，曰燾，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窆於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墓左，從遺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為之銘曰，

人之不然，我獨然之，義貫於中，貴於自期，讀書日甚，風俗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則有命，道之不行，斯謂之病，

濂溪先生事狀　朱熹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曰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為南安軍司理

舉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清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者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因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逆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譏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蓋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謹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疑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溢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言云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附錄諸記

永州倅廳拙堂記

曾鞏

余兄子迪來零陵郡名其堂曰拙以書來告曰叔父幸爲迪記之問其所以名曰昔濂溪周先生之倅是邦也嘗作拙賦迪無他技能庶幾乎先生之拙故名余曰古之人自以爲拙者多矣潘岳閒居賦柳宗元乞巧文極言人巧而已拙然岳諂事賈謐乾沒不已宗元附王叔文韋執誼規權逐私察其實與司馬安何以異顏魯公拙於生事舉家食粥者數月陽道州催科政拙自考下下此眞拙者也余聞豫章黃魯直之論濂溪曰知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禁錮隨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其自爲謀誠拙矣二程先生一世師表而問學淵源實自濂溪出工於道乃如是當世名卿大夫如清獻趙公東坡先生余外氏孔公父子皆推尊之惟其實也今汝之名是堂也將由拙以入於道眞有志者不然雖文如潘安仁柳子厚適足以自欺耳循名而務實尚勉之哉迪於是書諸石紹興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贛川曾鞏記

邵州復修學記

張栻

慶曆中天子詔天下郡邑皆得立學邵州去王畿數千里於是時亦爲學以應詔旨而學在於城之中左

獄右庫。卑陋弗稱。治平四年。自部員外郎通判永州周侯惇頤。來攝郡事。始至。伏謁先聖祠下。起而竦然乃度高明之地。瀕於城之東南。及其成。帥士者行釋菜之禮以落之。今祠刻具存可考。惟侯唱明絕學於千載之下。學者宗之。所謂濂溪先生者。在當時之所建立。後之人所宜謹守。以時修治而貽之無窮可也。顧今僅百有餘年。而其間興壞之不常。甚至於徇尋常利便之說。徙就他所。甚失推崇先生長者流風遺澤之本意。而於學校之教。所當亦已大矣。乾道九年。知州事胡侯華公歎息其故。與州學教授陳伯震議所以復之者。轉運判官提舉學事黃侯洧聞之。頗捐緡錢以相其事。於是即治平故基而加闢焉。祠祭有廟。講肄有堂。棲息有齋。前後樓閣。翬飛相望。下至庫庾庖湢。無不備具。而民不知其費。不與其勞。遣來請記。栻以爲春秋之義。善復古者是誠可書也。然嘗考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以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子爲弟之職。而躬乎灑埽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弦歌誦讀之際。有以開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爲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爲是哉。今邵幸蒙詔旨。得立學宮。而周先生實經理其始。又幸而得復其舊。於已廢之後。士者游於其間。盍試思夫當時先生所以望於後人者。其亦如後之學校之所爲乎。抑將以古之道而望之也。往取其遺書而讀之。則亦可以見矣。於是而相與講明。以析乎義利之方。循古人小學大學之序。如前所云者勉之而勿舍。則庶幾爲不負先生。經始期望之意。而有以仰稱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澤。而胡侯今日之復是學。斯不爲虛設矣。學故有二記。其一治平五年。湖北轉運使孔侯延之之文。蓋爲周先生作也。其一紹興二十三年。武夷胡子宏之文。文雖不詳學之興廢。而開示學者爲仁之方則甚明。皆足以傳後。栻不敏。今幸以淺陋之辭。列於二記之次。實榮且愧云。淳熙元年三月癸巳記。

邵州重復舊學記

楊萬里

庠於黨。序於遂。至一家猶有塾。所從來古矣。邵、諸侯國也。繁學獨無。慶曆間。天子有詔。乃克有造。自某侯始也。然草創之初。相宅不諦。誕寘囂湫。獄左庾右。用遷於公門之外。東南其地。乃惟亢爽。自濂溪先生周侯始也。後百餘年。興壞靡常。陰陽者流。實汩陳之。易置他所。既易而復。自胡侯華公始也。地則復矣。而庋閉塞門。峻級寒塗。非其舊也。磵崖而夷。徹蔽而通。繩迂而直。大成之殿。御書之閣。講席之堂。或造或因。槩門而廬。從祀之無。肄業之齋。庖湢垣墉。皆一新之。於是盡復濂溪之舊。自今黃侯沃始也。經始於去年冬十有二月一日。竣事於今年春二月十日。是日侯與治中陳公岐。郡博士留君祺。率諸生釋菜於先聖先師。退走書來請記其役。萬里復於侯曰。侯之再復學宮。以還濂溪先生之舊。將止於復其宇。以還其所遷之舊地乎。將不止於斯而已乎。如其止於復其宇遷其地而已也。記之可也。不記亦可也。如不止於斯而已也。其爲萬里諗邵之學者曰。盍以其所以遷。遷於善。以其所以復。復其性。上也。安其遷。毋易其地。省其復。毋墮其宇。次也。儒家者流之不戒。陰陽家者流之不禁。無次也。是役也。規之者、留君。董之者、法曹張球。佐其費者、新柳州巡轄蕭橙。進士蕭文蔚云。慶元丙辰四月四日。中大夫。煥章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楊萬里記。

邵州希濂堂記

楊萬里

余謝病免歸。偃臥空山。與世不相聞者。今三年矣。故人邵陽史君潘侯燾。不獨我數千里遣騎踵門移書請曰。邵故濂溪先生舊治也。治平四年。先生以永州治中來攝。若稽壁記不書。爰諏故老。皆無在者。蹤欲求其學。遺愛人之遺風以範焉。而不可得。獨潘公興嗣。謂其爲治精密嚴恕。隱然有當於吾心。迺即治之西偏。因屋之廢者。闢而爲堂。命曰希濂。聽訟於斯。讀書於斯。退食游息於斯。晦庵先生聞之喜曰。精密嚴恕四者。未有合而言之者也。合而言之。尤有意味。此非近世所謂儒者之政。漫漶以干譽者也。余於此當深有發矣。因爲潘大書三字。扁之堂上。惟老先生精微之意。微曙宜記之。余賀侯曰。甚善。然亦難言也。苟似精。譎似密。刻似嚴。弛似恕。皆非也。去其似而非者。則得其精微者矣。抑侯請大之。老先生不云乎。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侯乎。充其四。達其三。希之大也。希其四而已矣。云大乎哉。余聞侯之爲邵。其政簡而悉。明而能容。惠而民畏。大丞相益國公倡諸臺。以其最上聞矣。蓋其治源流有自云。紹興甲寅九月晦。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記。

附傳伯崧希濂說　伯崧年未弱冠。誦濂溪先生愛蓮說。未嘗不起其敬。以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眞花之君子也。薄宦蹭蹬。歲在庚午季秋之月。適叨邵陵之麾。偶睹郡治東偏壁間留字。乃前守潘君燾貽書廬陵楊公求記之語。始知治平中。先生因倅永來攝事。政尚精密嚴恕。潘竊希之。遂作希濂堂。楊實爲之記。伯崧於是又得先生治政之要。倥偬顢蒙之人。乃亦濫吹。於此承宣之始。深有開發。益欽慕焉。繼問其堂。則今瑞粟。而希濂之名泯矣。壁題既以攝事不載。微楊公一記。則未易可考。嗟乎。先賢業履。不爲時俗所尙也如是。一日造郡圃東一隅。見敗屋數椽。廢沼一區。人指以爲先生愛蓮之地。遐思先生當時獨美之意。詠想先生同予何人之語。欣玩移晷。有意增葺。卻以希濂名揭之。庶幾賢者遺風復有作矣。隨花之際。則精密嚴恕之爲貴。閒暇之時。則香清淨植之爲貴。不猶愈於蘇州燕寢之樂乎。伯崧何人。敢以蕪顏之辭。爲希濂說。附於諸賢法言之末云。

尤溪縣傳心閣銘并序

張栻

乾道九年。知南劍州尤溪縣事石巒。既新其縣之學。復建閣於學之東北。命工人繪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之象。寘於閣之上。而列經史諸書於旁。新安朱熹名其閣曰傳心。而巒又以書請銘於廣漢張栻。栻竊惟自孟子沒。聖賢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敬孔孟而講習六經。幸考其所得。則不越於訓詁文義之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睹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爲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二程

先生始嘗受學於周先生而其自得之深充養之至精粹純密更益光大聖門之大全至是發明無遺憾矣夫以孔孟之心至三先生而後傳則三先生所爲傳心之懿在學者可不深求而力體之乎然則建閣而設象將使聞風者猶有所興起而況於登其閣而拜其象者乎所以表示學者之意於是其遠且大矣是宜銘其詞曰

惟民之生厥有彝性情動物遷以墮厥命惟聖有作純乎天心修道立教以覺來今孰謂道遠始卒其陳俾爾由學而聖可成鄒魯云邈異端日滋白首章句俛俛何之惟子周子嶷起千載獨探其原以識其大立象盡意闡幽明微聖學有傳不曰在茲惟二程子實踐其徽既自得之又光大之有渾其全則無不總有析其精則無不中曰體曰用著察不遺曰庶曰顯莫間其幾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來者所宗有乾斯闢尤溪之濱翼翼三子繪事孔明儼然其秋溫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示後人吝爾後人來拜於前起敬起發永思其傳於味其言於考其爲體於爾躬以會其歸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矣道豈異而傳心之名千古不渝吝爾後人無替厥初

無欲齋記

黃　韓

家本仲訪余於于山之下相與讀周子程子以及先師朱子之書探其端緒以求其本原至於周子無欲則靜之旨本仲喟然歎曰人德之要其在茲乎是可以名吾齋矣盍爲我言其義余嘉本仲擇之精信之篤幸吾黨之有人斯文之未墜也爲之言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渾然純一如水之正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而欲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昆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旦晝之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豈惟聖賢之教爲然哉春夏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靜也方其靜也一物不生萬類不鳴木反於根水竭於淵不若是無以噓乘陽而生萬物及其動也物各付物天何心哉天且無心欲何有焉不若是無以肅羣陰而成歲功矣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夫健順五常性也精氣百骸形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道也徇耳目口腹之欲以厭足其嗜爾之形靜以賊本然之性動以害當然之道上以逆天地之化下以違聖賢之教於禽獸奚擇焉誠能反而思之天之所以與我者如是其尊且貴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莫能奪焉視世之功名富貴人之所大欲渺然若浮雲之在太空而況車馬衾裘飲食之間乎蓋將與造物者相從於沖漠之境而非人世之所能羈縻也所謂襟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者其所養可知矣周子推明無極動靜之義以繼孔孟不傳之緒而斷之以無欲則靜之一言至其論聖學則曰無欲則靜虛動直論養心則曰無欲則誠立明通然則聖傳之樞要學者之塗轍果不出於斯言也哉

江州濂溪書堂記

朱　熹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欠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臆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卓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藝祖受命五星聚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渾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二程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莽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吕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慨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爲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意也云爾越明年丁酉春二月丙子新安朱熹記

江州州學四先生祠

王　俊

自夫子沒而教不立孟子沒而學不傳羣緒喪微言絕異端起斯道泯邪說橫流義理晦蝕歷漢晉隋唐迄於五季蓋千五六百年於此矣至我朝文明啓運五星集奎篤生英哲紹厥統緒濂溪元公周先生挺然特出獨造道奧由天所授不待師傳建圖立書昭示後世無極而太極之妙實前聖所未發通書四十章發明至理直見精微明道純公程先生伊川正公程先生咸往受學吟風弄月以歸眞得所謂樂處遂相與篤志究極發揮斯文之懿於是彰明顯卓非前代之所可及六飛來渡道與之南又生晦庵文公朱先生闡幽發微剖析至到昔舉其要今敷暢之昔啓其端今會通之是理之奧大昭明於天下夫人皆得以目擊而心迪之其有功於斯世垂憲於將來端由於天非人力之所能致也漳陽實元公寓里雖本舂陵以貨不能歸樂山川之美而卜居因取故里之名而名其溪後之人相與祠於學又奉明道純公伊川正公以配焉推其淵源究其本末的有深意蓋非周子表倡於先二程子充廣於後畸克接承孔子孟氏之傳使有志之士得以探討而服行之然庫陋狹隘非所以稱揚虔妥且無以示學者崇嚮之意而晦庵文公羽翼前猷指示後學俾人不迷其方厥德甚懋而末之祠得非闕歟景定甲子臨川鄧君世英實

典教事。以平日企慕之切。篤志脩爲之深。顧有感慨然。改作宏施而顯設之。合四先生冠服。儼然前後相望。使來游來歌。起敬起慕。道統之盛。不待有言。固赫然心目間。是豈尋常流俗所能爲哉。文公朱先生嘗作書堂之記。曰。此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可謂的有以見其故矣。切謂孟子既遠此道。如日從之。雖浸沒而入於夜。周子程子之生。如夜而旦。有日成昭至於朱子。如日正中。軒豁呈露。非由天畀。疇能爲之。於戲懿哉。祠成。鄧君時以書來。告以脩建之意。以俾答讀四先生之書。俾記其事。自推淺拙。何足以承。然遠意不敢虛辱。姑誦所聞。且記君有志斯道。作興來者之意。因書以復之。但深僭踰之懼。咸淳乙丑維夏閏五。朝議大夫。直華文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義倉茶鹽公事。王俊記并書。朝請大夫。新除右文殿脩撰。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兼江西安撫使兼屯田使趙日起題蓋。

道州重建先生祠記

張栻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旹會。至昭陵之世盛矣。宗工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濂溪先生實出於舂陵焉。先生姓周。字茂叔。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爲濂溪先生。舂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知之耳。惟先生仕不大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考論師友淵源。以孟氏之道遠。復明於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有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爲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有顧從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岐爲二途。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爲。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學者。於是有異端者乘間而入。橫流於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於老。則入於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爲說。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瀾。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生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於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其於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詖邪淫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舂陵之學舊有先生祠。晢紹興某年、何侯子悉所建。至於今淳熙五年。趙侯汝誼以其地之狹也。下車之始。即議更度之爲堂四楹。併二程先生之像列於其中。規模周密。稱其尊事之實。既成。使來諗記。栻謂先生之祠。凡學皆有之。豈推舂陵。特在舂陵尤所當先者。趙侯之舉。知急務矣。故爲論述如此。以告後之人。四月戊寅。承務郎直寶文閣。權發遣靜江府。兼管內營田事。廣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兼提舉買馬。賜紫金魚袋。張栻謹記。

道州重建先生祠記

龔維蕃

營道之西。距城十八里。有水曰濂溪。發源於大江嶺。匯爲龍湫。東流二十里至樓田。其鄉曰營樂。其保曰濂溪。廣橫數百畝。溪行其中。雖大旱不竭。周氏家其上。即濂溪先生之故居也。考其譜諜。舊居青州遠祖諱崇呂。唐永泰中爲廉白二州州守。因卜居道之寧遠縣太陽村。其裔孫諱虞賓。有子十二人。中子諱從遠。始徙於此。再傳至諫議諱輔成。登祥符八年進士第。終賀州桂嶺令。沒葬於故居之側半里許。娶鄭悚義大夫諫議生二子。長曰礪。次則先生。先生少孤。舅氏龍圖閣鄭公向爲愛之。始冠、奏以初秩。既長。從官四方。嘉祐八年。先生自虔移倅永。有書與其族叔及諸云。周興來。知安樂甚無恙。來春歸鄉。即遂拜侍。(其書刻石學宮)移文營道縣云。有田若干。舊以私具得爲先塋守者資。族子勿預。營道給憑文付周興。其後先生歸展墓。題名於含輝洞云。周惇頤。偕有鄰陳蹇。將瓘。歐陽麗。治平四年二月十六日。同游道州含輝洞。刻石於洞口。是歲神宗登極。覃恩遷駕部員外郎。加贈諫議大夫。以手劄付猶子仲章。令備酒果香茶詣墳前告聞。(其石見學宮)先生晚歲寓九江。愛廬阜之勝。築室於溪上。命名曰濂溪。示不忘本之意。其留故居者。爲仲章及其從弟意。先生既沒。仲章貧甚。元豐三年及七年。再析其產。鬻於意。宣和五年。仲章之子伯順。又以其餘鬻於意之子。(逸秀安伯王諱)而故宅基尚存。伯順死無後。其女以其地適何伯瑜。生儕。儕登第爲道州教官而卒。至淳熙己亥。周與何欲析其產。鬮於郡。郡守趙汝誼閔營道所承永州牒。乃治平印文。按驗皆合。用先生治命。以田畀守塋者。藏其籍於學宮。其故宅基尚屬何氏。何氏之孫揖。於淳熙十一年。以其地歸於意之曾孫興嗣。書於券云。興嗣係諫議宗族。稟性純慈。有志力教子。以紹祖風。兼其地宅與本人住宅相接。今願盡將所承外祖周伯順、元承祖諫議住宅祖地。從東至西長五丈。就買與興嗣。將來起造祠堂。承外氏一派先魂。庶幾亡者於里塾有所依託。不絕春秋之奉。(以上皆契內本文)前此未有先生祠。紹興己卯五月。太守向子忞始奉祀於州學之稽古閣。編脩胡公銓記之。淳熙乙未。郡博士鄒畀。遷於教堂。戊戌。太守趙汝誼以其偪仄。更闢堂四楹。併奉二程先生像。南軒張公爲記。庚子。郡士胡元鼎與其鄉人何士先。義太初。孟坦中。歐陽碩之。闢舍設像。教授章穎爲記。故居有祠昉乎此。距遺址十餘丈隔。卑陋湫隘。歲久不復遷。至嘉定癸酉。郡守方信孺訪求濂溪之裔。得興嗣之子鑰。以爲學賓。丁丑之秋。維蕃被命入境。延見羣士。扣濂溪所向。皆言今祠非故基。其後訪於鑰。盡閱累世契券。親至其地。質於鄉鄰佑族黨。始得其實。靈流清泚。地勢平衍。闠壚丘阜拱環合。其左曰龍山。右曰豸嶺。山川之秀。實鍾於是。乃鳩工度材。一新棟宇。命營道尉蔡則董其役。經始於是歲十二月。落成於明年之三月。中爲祠宇。設先生像。其前爲堂四楹。不侈不陋。二齋傍翼。兩廡對峙。外爲重門。高與堂稱。左右二塾。虛明敞潔。以延學子。又其外爲都門。繚以垣牆。庖湢溷浴。罔不畢具。環以松竹。門外闢道於山之趾。於是規制始備。而邦人嚴事之意。益虔。自先生以故居溪名冠九江之寓宇。黃太史賦詩。謂其用平生所安樂媲水而成名。東坡繼有作。來者承其誤。莫究所從。至南軒張公。晦庵朱公。嘗略辯證。尚書章公來典教。質以大富橋記。以爲此邦自有濂溪。然亦弗深考。今得其譜諜契券。始究源委。當何氏以地歸興嗣。豫有建祠之語。迄今乃有成。則廢興顯晦。殆若

有數而非偶然者。先生之學實闡洙泗之統。傳之伊洛。遂以大顯。載在方册。人知誦習。凡幽迹所至。今皆有祠。而父母之邦。先塋所在。乃因陋就簡。於烝嘗不稱。是烏可以已。故因其落成。述其顛末。用登載於樂石。文智從簡。不敢增飾以沒其實。庶以傳信。俾覽者得詳焉。朝奉郎。改差權知道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騎維蕃記。

道州濂溪書院記

魏了翁

周元公先生。世居舂陵之濂溪。蹠經訂禮。宜有秩祀。自向侯子悉始祠於學。趙侯汝誼更度之。自郡士胡元鼎始卽故居爲祠。何士先諸人增益之。張宣公賢諸賢既各爲之記。嘉定十年。龔侯維蕃訪先生之裔孫鑰（舉名嘗）得累世墳祭劑。始知營道西十八里爲濂之源。又東二十里爲濂溪保。左曰龍山。右曰豸嶺。則故居之實也。明年更爲祠。奉先生像。其前一堂。堂內重門夾塾。爲學者講肄之所。至此亦云備矣。乃十二年。番陽董侯與幾始至。舍菜於祠。顧愴近皆周氏子弟。率躬耕自給。乃買田爲糧。以教育之。惟鑰能世其業。則付鑰主之。尙以館塾狹隘。且距郭遠。弗便往來。謀於近郊。築室授徒。而難其地。一日出郭西三里。款虞帝廟事畢。游後岡。去廟數百步。有巖石林。其中數十丈平。濂山峙其西。濂水經其南。列巘縈環。九疑隱約。若天作地藏而有待焉者。侯乃出俸賜錢三千萬。命知營道縣胡杋卽其平爲室。牓曰濂溪書院。方伯監司咸助成之。會僧助田百畝。乏主。侯以爲書院養士之用。權爲員二十。轉運判官趙公汝譜。亦爲歲裁州通判所掌田十萬。役成。侯以書抵了翁曰。子學先生之學者也。易名曰元。又以子請。郡人謂是役宜有紀。了翁謝不敢。厥數年復以請。了翁謂先生建國著書。爲孔孟氏興絕學。凡在郡國。皆當表而出之。矧舂陵乎。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此文武之德也。夫以祖宗積累之盛。時數淸明之盛。山川風氣之會。而後生賢焉。以爲天下後世師。此世數世之仁。侯之爲是也。可謂知所先務矣。疇敢不諾。雖然。嘗因是而有感焉。記曰。凡學舂官釋奠於其先師。釋者曰。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又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釋者曰。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至於祀先賢於西學。祭樂祖於瞽宗。傳者亦謂各於所習之學。舉先師所通之經。夫周公孔子。非周魯之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則周典安有是哉。古者民以君爲師。仁壽鄙夫。君實司之。而迨則輔相人君。以師保萬民者也。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則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脩。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以相通。則秦漢以前爲士者。斷不若是之隘也。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爲之師也。秦漢以來。猶有專門之儒爲之師也。故所郡國。尙存先師之號。奠祠於學焉。故記人識於其傳者。又卽其所聞見以明之。至魏晉而降。極於五氏之亂。古制無存。而師道益泯。於是以老莊求易。以讖緯明禮。以末師之說而疑聖言。以叔世之法而證往古。其勦掠一二。苟以譁衆取寵。此固無以議爲。號曰通經博古。則皆棄其德性之知。以習於見聞之陋。時師之見。既未有以絕出。傳註則襲卑踐陋。雖求如秦漢以來專門之師。且不可得。夫然故書自書。人自人。而學爲空言。至我國朝之盛。先生稟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和與疏瀹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是身之貴。果可以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閨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而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相與翕然宗之。張楊游呂侯謝尹張諸儒。口傳而授。至近世朱張呂氏推而大之。蓋自道淳民散。千有五六百年。而後得所師承。嗚呼幸哉。使生於漢魏晉唐。則不得是學矣。然而有甚不幸焉者。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蓋惟誠求而實見。然後篤信而力行。行矣而著。習矣而察。然後渙然怡然。有不能以自已者。今乃以先儒之講析既精。後學之萃類滋廣。苟有纖能小慧。則資之以飾口耳。假之以獵聲利。而於我若無與然。極其爲害。又反有甚於記覽詞章之溺志者。了翁之擢此有年矣。故因侯之築室以館諸生也。發是義以告之。嗚呼。山峙溪流。風光月霽。水華之靜植。庭草之茂蕪。先生之精神氣象。論議風指。閒閒其如在也。吾黨盍相與詠其詩。讀其書。爲其人以思之。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敬共以事之。則將有世之相後而若合符節者。詩曰。如璋如圭。如取如攜。諸生尙懋敬之。以毋忘請。退而閒之。喟然曰。元公、吾道之日月。魏公、學者之斗山。軍與辭稱。可廢可錮。況夫南昌、先生絃歌之邑。來祠無所。復祖之猶子沂、長於斯。則經始之。謁奠閭閻。復祖以牢刺莅於斯。則身先之。九江、先生蒐裘之鄉。郡有書院。飭弟子員。狩祖爲州司馬。實主之。今又濂纓此水之上。參前倚衡。始終一也。於鶴山公則曠書親炙。周行閒時。方權臣執國命。觀公玉堂給札之對。曰。謀姦諛。直氣凜凜。中心愛之。雖其後出處不偶。然復祖夙登西山眞先生之門。二君子志同道合。如出一轍。噫嘻。是記也。前人有所不暇刻。使復祖又以不暇辭。權來者無所考訂矣。迺立堅珉。顯示不朽。俾邦之大夫士。登斯堂。覽斯文。學顏志伊、吟風弄月。翹然有得於中。此則乘筆之意也。雖然。是豈特有望於道之人哉。願與世之學者共勉之。若夫書院賜扁。已請於朝。命下又將伐石以書。嘉熙改元長至日。後學古汴史復祖記。

道州濂溪先生祠記

魏了翁

新建濂溪書院記。魏文靖公所作也。近歲始鑱諸石。然大成集未之載焉。郡侯士先生始至。謁祠下。因取記讀之。喟然曰。文靖之學。學元公者也。其究師道之本末。既世教之興衰。發揮通書廣大精微之旨。傳授學者。會歸體驗之方。莫明備於此。而集未登載。不既闕與。乃鋟板增入。俾學者便於觀覽。得所據依。其可謂知先務者矣。先生諱三錫。嚴陵人。嘗登東萊呂成公之門。學問淵源。夫亦自元公來也。然則志元公之學。讀文靖之記者。宜毋忘先生拳拳之意云。嘉熙庚子孟秋月朔。門生迪功郎道州州學教授。吳夢鶚謹書。

道州營遠縣先生祠記

魏了翁

嘉定九年，了翁奉使東州，爲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請所以易其名者，詔下如章。十有五年，了翁召還，道九江，謁先生故宅，以元公之命書告，後二年道州寧遠縣令黃大明以書來，曰：吾聞古之鄉先生歿而祭於社，寧遠雖蕞爾邑，而先生之流風未墮，不可以無祠也。子也學先生之道而尊其名，麗牲有石，將以識里人奉尊之思，子爲記之。了翁嘗聞人道之要有三，曰父，曰君，曰師。無父，無生，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風氣之未漓，又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君師，今其法度紀綱，猶可以概見。大抵合以井牧，聯以比閭，教以庠序，道以師長，維以祓救，考以德藝，無一壤一民，不相聯屬焉。正歲孟月之吉，黨里社稷之會，無一事一時，不相聲策焉。夫然，故教行俗成，而君師之分盡，道隨宮幽中，已不能如成周之舊，仁壽鄙夫，民自爲之，爲君師者不及知也。矧自是以降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而民之散，已二三百年矣，則雖以孔孟之道而無位，亦不能聯屬而維持，然猶不忍吾之同體，倀倀然如窮人之無所歸也，乃屬其徒類而教之，近以淑其國人子弟，遠以垂諸天下後世。民之久散者，固已不能遽返，而爲士者猶有所屬，則斯文不墮，以俟後聖，猶將有望焉。而天未欲平治也，雖以孔門弟子，一再傳而失之，況秦漢而後，學殘文闕，師異指殊，泮渙滋甚，董仲舒等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庶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時君不足以行其說，迨其後也，才知之士，各挾其所溺以行於世，不務記覽，則淪處無，不爲權利，則衒詞采，至是而不特民散，士亦散矣。不有先生發太極本然之體，明二五所乘之機，而示人以日用常行至近至切之理，則異端小道，將誣民惑世於無所終極，又非二程子張子推而大之，扶持綿延，以開中興諸儒，則先生之絕學，又將孑然孤立，猗其盛哉，然而至近世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諸儒，死，士又各挾其所以溺於人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初稗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十末矣，權利、誼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道，而錐刀毫末矣，詞章、技之小也，今又非騷選之文，而淫哇淺俚矣，此宜憂世之士，所以悼道之湮鬱，而慨然有感於儒先之教，象而祠之，尸而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士以屬之，士既散矣，終不可復屬邪，有書以屬之，天命流行，且千古如一日，先生能見孔孟之心，於千五百年之久，先生之書，爛如日星，家藏而人誦之，豈無見先生之心而興起者邪，先生初見二程子，使之求孔顏之所樂，他日筆之於書，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嗚呼，得孔顏之所以樂，則必不以務記覽、工詞章、慕虛寂爲能也，得伊尹之所以志，則錐刀毫末之得失，不足以爲戚忻也。吾黨之士，盍相與懋明此理，尚庶幾士有所屬而民不失望焉。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朱熹

宣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於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淫陋乖離，莫適中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祕，詞義雖約，而大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

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即事觀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爲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在於斯與，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掞之爲大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荊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略如掞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栻，丞相魏國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日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徧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既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隆興府學先生祠記

朱熹

隆興府學教授南康黃君灝，既立濂溪先生之祠於其學，而以書來語熹曰：先生之學，自程氏得其傳以行於世，至於今而學者始尊信之，以故自其鄉國及其平生游宦所歷，皆有祠於學，以致其瞻仰之意，若此邦者，先生之仕國也，而視於其學，猶未有所祠，奉也，既於府學敬立之，且奉程氏二先生以配焉，又將竊取其書，日與學者誦習之，而患未知其所以說也，吾子蓋嘗爲是以幸教吾邦之人，是殆有以識其意者，願得一言以記茲事，庶乎其有以發也，熹謝不敏，而黃君請之不寧，熹惟先生之學之奧，固非末學所敢知，抑不敢謂無其志者，矧以黃君之請之勤若是，亦安敢而不爲之言乎，蓋嘗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易此哉，顧孟氏既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焉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傳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學者始知聖賢相傳之實，乃出於此，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今黃君既立其祠，以及於程氏，而又欲推其說以傳學者，是必有以默契於心而無疑矣，而猶若待乎熹之言者，豈將以是輔其說而久其傳邪，既不得辭，乃敘其事，而并書是語以復焉，黃君幸以爲不悖

於先生之言，則願刻之石，厝於祠門，以告來者，庶幾其或小補云爾。年月日記。

合州建先生祠記　　魏了翁

濂溪先生周子嘗仕於合陽，予奉使東川日，嘗爲周程三子易名，先帝下其奏奉常，謚周子曰元，二程子曰純、曰正，以侑書頒二氏子孫。予既奉行惟恪惴謹，飭郡將買田以備烝嘗，連帥永嘉曹叔遠副贊成事，屬予記之未果也。厥十有五年，遂自南遷，起家守瀘，合士稅申之，持張宗範養心亭題說諗予曰：朱文公註通書附錄，吾載此篇。今春官武卿度正每以爲恨，曰：宗範，吾州人也，而郡乘放失，於是蒐求之累歲，始得石刻於地中，凡一百七十年，而遺迹儼存，殆非偶然也。周子故有繪象於學西偏，地下瀕江，壓圮於水，鄉進士羅長十餘人，將以告予，爲移書太府少卿安癸仲，得官屋於州圃，前挹巴嶽諸峯，而涪漢二水匯其下，若天作地藏，以待今日者。扁曰瑞應山房，以祠先生，配以二程子，郡少府又以餘法用，即張氏故址，嘗有諸於曹度兩卿，盍踐言焉。予嘗考周子以麗曆四年司理南安，年方三十，程大夫珦謂其知道，時二程年方十五六，遣從之游，迨嘉祐五年僉書合州判官，年方四十，宗範又從之，今細釋其養心說，大抵與通書聖學章相表裏，秦漢以來，諸儒臻斯理者蓋鮮。嗚呼，何三子之立志不凡，而聞道甚蚤，與夫人生於兩間，而與天地同體，出乎百世之下，而與聖賢同心，使嘗能以周子之說反而求之，寡欲以養其心，以極於無欲，則是心之運，明通公溥，豈有一毫之私間之哉，或曰：聖賢之論言寡欲矣，未嘗言無欲也，所謂欲仁欲善欲立欲達，莫非即欲以求道，至於富貴所欲也，有不可處，已所不欲，有不可施，則又使人即其所不欲以求諸非道，歲積月累，必至於從心所欲而不踰矩，然後爲主，是理也，曾子得之，明六欲之目，孟子傳之，開六等之科，今而曰自寡欲以至無欲，不其戾乎，曰不然也，性不能無感，性之欲也，知誘物化，則爲私欲矣，故聖人雖使人即欲以求道，而於季康子、於由求、於申棖，曷嘗以其欲爲可乎，近世胡仁仲推衍究極其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嗚呼，學者又當以是求之，則養心之說備矣，姑識其說與學者商之。

鄂州州學四賢祠記　　黃榦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爲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慾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性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梏亡弗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敘，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容已也，周德既衰，邪說並作，言道者祖虛無，論治者尚功利，談經者溺訓詁，工文者騁詞華，千有餘年，天理湮晦，雖間博俊偉之才，未有能窮其旨歸者也，聖宋龍興，德配天地，尊道以儒，出治以仁，經術文章，一根於理，鴻儒碩士，彬彬輩出，上擬三代，下軼漢唐，何其盛哉，漸磨積累，斯道之久蝕者復明焉，濂溪周先生，不由師傳，洞見道體，推無極太極，以明陰陽之本，人物化生，萬事紛擾，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人極立焉，蓋與河圖洛書相爲表裏，周子以授伊洛二程子，程子所言道德性命，皆自此出，而微詞奧義，學者未之達也，新安朱先生，稟資高明，厲志剛毅，深潛默識，篤信力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超然獨悟，而又條貫演繹，以示後學，周程之道，至是而始著矣，窮理盡性以至命，存心養性以事天，非四先生孰能發之，道之不明，以學者無所見而異端禍之也，四先生之道，本諸人心之所固有，天理之所不可易，則邪說不得肆，而皆趨於至正之途，至於至善之地矣，天下學者，尊信崇尚，以爲孔孟之徒，復生斯世，祠之學宮，以起學者敬慕之心，是則師儒之職，會稽石君繼喻之意也，石君爲鄂州教授，而條適分符於涇，石君之先太常寺簿師朱先生，爲門人高弟，以幹爲同門後進也，嘉定八年春二月，四先生祠堂成，遣其學正張頤孫來請記，四先生之傳，家傳而人誦之矣，述其關於道體之大要，以見四先生之道，光明磊大，其本原固有自來也，夫以天命之在人甚明，前賢之教人甚至，聖朝之重道甚隆，師儒之衛道甚切，則遊於學校而拜於祠下者，亦思所以自勉哉。

鄂州特祀濂溪先生祠記　　朱熹

鄂州太守東陽潘侯謙以書來，曰：郡學故有濂溪先生周公之祠，蓋治平四年，先生以零陵通守來攝郡事，而遷其學，且刻其友孔公延之記而刻焉，其後遷易不常，乾道八年，乃還故處而始奉先生之祀於其間，既又以故府張公九成之學爲出於先生也，則亦祠以侑焉，於今蓋有年矣，熹之始至，首稽祀典，竊獨惟念先生之學，實得孔孟不傳之緒，以授河南二程先生，而道以大明，然自再傳之後，則或僅得其髣髴，或遂失其本眞，而不可以若是其班矣，乃更闢堂東一室，特祀先生，以致區區尊嚴道統之意，今歲仲春，釋奠於先聖先師，遂命分獻而祝以告焉，以吾子之嘗講於學也，敢謁一詞以記之，使來者有考而無疑也，熹竢函三復，爲之喟然而歎曰：甚矣道之難明而易晦也，自堯舜以至於孔孟，上下二千餘年之間，蓋亦屢明而屢晦，自孟氏以至於周程，則其晦者千五百年，而其明者不能以百歲也，程氏既沒，誦說滿門，而傳之不能無失，其不流而爲老子釋氏者幾希矣，然世亦莫之悟也，今潘侯於此，乃獨深察而致謹焉，道之明也，儻庶幾乎，雖然，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爲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故熹嘗欲援故相蘇公請刊國史草頭木腳之比，以正其失，而恨其力有所不逮也，乃今於潘侯之舉而重有感焉，是以既叙其事而併附此說，以俟後之君子，抑潘侯學識之長，既足以及此矣，則又安知其不遂有以成吾之志也耶，紹熙癸丑冬十月庚申，後學朱熹記。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附錄諸記

韶州先生祠記

朱熹

秦漢以來、士不知學、言天者道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慾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舂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闢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而不得肆、異端自是而不得騁、蓋自孟子沒、而歷選諸儒授受之次、以論其興復開闢、汎埽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其志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申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惰弗供、乃增謀廣而作新之、明年卽其故處、爲屋三楹、像

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旦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爲未也、則又取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登而進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原愨少浮華、可與進夫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前賢既遠、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賢來官其地、亦未聞有能振衣講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爲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既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序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則是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其學講於某者、因不復辭而輒爲論著、先生倡明道學之功、以示韶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興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年月日記、

廣東憲司先生祠記

張栻

淳熙二年冬、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詹君儀之、以書抵栻曰、儀之幸得備使事、念無以稱上德意、始至披考故籍、熙寧中濂溪先生實嘗爲此官、今壁之題名具存、儀之雖不敏、敢不知所師慕、且念宜有像設、以詔後世、庶幾來者感動焉、迺度地於治所曲江郡城之內、唐相張公故祠之東、爲屋三楹以奉祀事、且崇其門垣、大書揭之、嚴其扃鐍、以時啓閉、十有一月告成、願請記、栻讀其書喟然歎曰、詹君下車、首爲是舉、可謂知所先務矣、其意豈不遠哉、則不敢辭而爲之書、按廳壁記所書先生以熙寧四年正月九日抵官、下是年八月朔旦移知南康軍、在官僅踰半載耳、考其行事、其見於先生之墓誌者曰、自廣東轉運判官、故提點刑獄不憚瘴毒、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皆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未及盡其所爲、而已告病、求守南康以歸、而著作郎黃公庭堅作濂溪詞、亦稱先生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人自以爲不冤、以是二者觀之、亦可以想見當時施設之大概矣、雖然、凡先生之所設施、皆其學之所推、非苟然也、栻嘗考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化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爲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於斯也、故其所養內充、閎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時、而莅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然則卽其所嘗臨之地、而繪像立祠以昭示來世、豈非有志於名教者所宜汲汲者乎、使後之人睹先生粹然之容、而考法其行事、因先生詳刑之心、而究極其淵源、則是祠之建、其爲益固有不可勝言者矣、抑嘗聞先生之論刑、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夫中正者仁之所存、明達者知之所行、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矣、詹君之立祠、爲詳刑者設也、故栻復以此繫於終焉、詹公嚴陵人、嘗爲御史臺主簿云、十有二月丁酉記、

廣東憲廉先生祠記

鄒補之

淳熙十六年夏四月、新天子以宗丞公安陸政成出制書、俾廉問廣南東路刑獄、既下車、周寇都廳壁記、熙寧中、濂溪周先生嘗叱是職、麾擊太息曰、惟予不敏、幸以使事繼先生於百二十年之後、儻遺迹有紀也、則固不足法歟、又三日以令謁告祠廟之在祀典者、之學謁先聖殿、顧廊廡間有先生祠、而曲江丞相

祠側又祠焉。豐碑鼎峙，皆當世名公聞人所爲。濃墨深刻，亦既知所向慕矣。顧今臺治，實先生弭節之所。出則以號令生殺十有四州之民命，入則存誠育德，以壽千歲之道統。凡一堂一室，一階一闥，皆先生所經行處。迺獨無以自表，任是責者將誰委哉。吝爾吝吏毋靳費，吝爾匠吏毋諱勞。其卽臺治西偏，故會稽樓下大堂三間，端正而勢，染飾檀楠，瓦甓之罅漏者補綻之，屋壁之漫漶不鮮潔者加塗之。又爲龕座其側，以嚴像設，以時俎豆。雜植竹木，後前相爲映蔽。既畢工，議榜其所爲宜。公曰，莫宜於濂溪之堂。更命其屬鄒補之記其概。補之自惟末學謏聞，望道而未之見焉。是以發明先生之精微，而懼辱公命，雖然，竊考先生設施之緒，藐不可得，而世獨傳其書。今之所謂通書者，大都五六子言，首之以太極以立天地混沌之根，播於五行四時之運，蘊於性命道德之奧，達於禮樂刑政之用。元元本本，始終條理，合於孔子之一貫。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仁義，有秦漢而下諸儒見識之所不到，而先生乃於春陵之墟，濂溪之濱，獨得其蘊奧。是濂溪者先生之洙泗也。其後傳其學者，爲二程伯仲，波之所及，益遠噫。先生之學之書，豈無用之虛談哉。其達於禮樂刑政之用，皆其設施也。惜其身不得立於朝廷之上，握化樞，運鈞軸，與天下相安於太極和氣盎盎中，洗冤澤物之功，獨見於刑辟之末。先生嘗爲南安士掾，以獄事爭上官，不爲屈。其爲提點刑獄，不以目指氣使殺人於死決矣。若先生殆可敬而仰者耶。故嘗謂揭高陽之里，不若濂溪之名，爲道學之粹。榜鄭公之鄉，不若濂溪之堂，知向道之方。名白公之渠，彼功利之微，曾何足書。寶甘棠之茇，惟濂溪名與之不沒。先生之名氏可知之，蓋故弗著。宗丞公姓陸氏，名世良，字君晉，廣陽人，官今爲朝奉大夫，所至以勸學崇化爲政之本，於先生每知所宗仰云。

廣東憲司重拗先生祠記

蔡抗

昔先師朱文公作濂溪周夫子祠堂記，曰，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大哉言乎，所以闡夫子精微之旨，揭萬世義理之準也。蓋夫子之學，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上下與天地同流。此豈淺近者所能窺，而其見之行事，則謹刑一節，尤爲深切著明。夫明刑以弼五教，制政以教祗德，自古聖人輕重毫髮必致其謹，諸是固陽舒陰慘，仁柔義剛，以輔教化之不及，而好生之心，流行不息，同胞同體，視之如傷，於以全人性之天，則於無極太極之本體，亦豈有間哉。夫子辨分寧不決之獄，爭南安非臺之囚，所至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至於詳刑廣東，則仁流日遠矣。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此夫子之秋肅，夫子之春生也。深溪萬仞，民死於石，爲之減視而著令，黃茆張空，民死於瘴，爲之緩轡而徐行，鄉人候吏，惟恐奔走馬蹶旗腳之或後，而黠吏少，則憚慄然如快刀健斧之將加。仁之充廣，形著如是，夫淳熙間繡使陸公世良，因民之德公也，祠於丹荔堂之側，有年矣。近憲司楊君大異，改設於相江書院，今周侯弭節是邦，思甘棠之遺，首訪舊祠，吏以廢告，侯坦然曰，相江之祠，學者之通敬也，而所主者教，司存之祠，官守之常敬也，而所主者刑，刑教雖一，而祠有不同，夫豈可廢哉。亟命汜埽舊宇而謁，至焉，又慮規模湫隘，不足以揭虔妥靈，遂闢地於官治之西偏，以庶幾奠牖之思，且貽書俾抗記之。抗學於朱子者也，酌泉知脈，元公於抗有罔

極之恩，誼弗敢辭。竊謂元公之祠徧天下，而司存一祠，侯獨以爲不可廢者何哉。廣南十四州生民之命所繫也。爲部使者且而瞻是祠，退閱未決之獄，必思夫子之以剛得中，以動而明，敢不敬，夕而瞻是祠，退決非辜之囚，必思夫子之中正明達，燭及微曖，敢不敬，朔望瞻是祠，退而心行乎一路之間，必思夫子不憚出入之勤，雖荒崖絕島，而念慮不可不到也，敢不敬。祠在是則敬在是，敬在是則十四州之民命在是也。祠可不復其舊歟。此侯之心也，嗚呼，侯之心，非特善一家之學，將以開羣心有體有用有微有顯之學也，非特爲曲江之地，將以爲天下立心立命之地也。前乎百八十年之既往，侯既有以續元公之道，後乎千百世之方來，必有以續侯之心，相與引之於無窮，仁不可勝用矣。侯名梅叟，元公族孫也，學行爲世推重，近歲以御史經筵召，不至，故外臺所學所志未易量云。

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淳熙八年春三月，婺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三先生祠堂於其縣之學，而使人以書來謂熹曰，子故吾邑之人也，盍嘗有聞於先生之學，而既祠之南康矣，且濂溪故宅豫章，宜春之祠，又吾子之所記也，其亦爲我言之。熹惟三先生之道則高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非其所嘗游宦之邦也，且國之祀典，未有秩焉，而祀之，於禮何依，而於義何所當乎，則其以告，且謝不敢。後數月，周侯又與邑之處士李君繪及其學官弟子數十人，皆以書來，曰，惟濂溪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己，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十數年來，雖非其鄉，非其寓，非其游宦之國，又非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學官，爭爲祠室，以致其尊奉之意，蓋非敢以是問乎命祀也，亦曰肖其道德之容，使學者日夕瞻望而興起焉耳。且吾邑之人，所以得聞三先生之言者，子之先君子與有力焉。今祠亦既成矣，子安得而不爲之言乎。抑先生之學，其始終本末之趣，願吾子之悉陳之，庶乎其有發也。熹發書愀然曰，明府之教，諸君之言，其命熹以記者，熹不敢復辭矣。乃先生之學，則熹之愚，懼不足以言之也。諸君獨不觀諸濂溪之圖與其書乎，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亦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亦豈有以外乎諸君日用之間哉。顧獨未之察耳。今幸以賢大夫之力，既得以日見先生之貌象，而瞻仰之，則曷若遂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而力行之乎。已遂書其事，與其辭如此，以爲記，以爲學者由是而用力焉，則庶幾乎三先生之心不墜於地，而於吾先君子之志，賢大夫之意，亦可以無負矣。諸君其亦勉之哉。祠在講堂北壁下。濂溪先生南鄉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東西鄉以侑焉。周侯名師清，玉山人，好學有文，而嘗事於朝矣，其爲此邦，寬以撫民，禮以待士，而所以教誨之者又如此，非今之爲吏者所能及也。秋癸丑，朱熹記。

靜江府學三先生祠記

張栻

淳熙二年，靜江守臣張栻，卽學宮明倫堂之旁，立三先生祠，濂溪周先生，在東序，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

生、在西序、繪像既嚴、以六月壬子、率官僚與學之士俯伏而告成、退則進而諗之曰、師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質、何世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師道之不立故也、凡所謂士者、孰不曰以孔孟爲宗、然而莫知所以自進於孔孟之門牆、則亦沒世窮年、倀倀然如旅人而已、幸而有先覺者出、得其傳於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眞、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去孔孟之世雖遠、而與親炙之者、固亦無以相異、獨非幸哉、是則由秦漢以來、師道之立、宜莫盛於今也、而近世學者、誠知信慕者蓋鮮、間有號爲推尊、則又或竊虛聲以自高、而不克踐其實、顧反以爲病、是則師道雖在天下、而學者亦莫知其立也、桂之爲州、僻處嶺外、山拔而水清、士之秀美者、夫豈乏人、惟見聞之未廣、而勉勵之無從、故栻之區區、首以立師道爲急、繼自今瞻三先生之在此祠也、其各起敬起慕、求其書而讀之、味其言、考其行、講論紬繹、心存而身履、循之以進於孔孟之門牆、將見人才之作興、與灕江爲無窮矣、此栻之所望也、且獨不見濂溪先生之言乎、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嗟呼、栻之所望、又豈特於此邦之士云哉、敢記而刻諸石、後士日、承務郎直祕閣、權發遣靜江軍府主管學事、廣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兼主管本路經略安撫司公事、賜紫金魚袋、張栻記、

南康軍新立先生祠記

張栻

淳熙五年秋、詔新安朱侯熹起家爲南康守、越明年三月至官、慨然思所以仰稱明天子德音者、首以興教善俗爲務、乃立濂溪周先生祠於學宮、以河南二程先生配、貽其書友人張栻曰、濂溪先生嘗領是邦、祠象之立、視他州尤不可以緩、子盍爲我記其意、栻既不克辭、則以平日與侯共講者遞之以復焉、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汩於五霸功利之習、求道者淪以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術、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覩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生輒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至於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終、精析該備、於是五霸功利之習、無以亂其正、異端空虛之說、無以申其誣、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於前聖、而流澤於後世、顧不大矣哉、春秋奉嘗、編於學校、禮則宜之、而況此邦嘗爲先生所領之地、祠像久焉未設、誠缺典也、今朱侯下車、未遑他議、而首及乎此、可謂得爲政之本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朱侯之所以望於來者、豈不在於斯乎、雖然、栻又有說焉、蓋自近歲以來、先生之書徧天下、士知尊敬講習者寖多、而其間未免或失其旨、妄意高遠、不由其序、游談相夸、不踐其實、反以病夫眞若是者、適爲吾道之罪人耳、夫惟淳篤懇惻、近思躬履、不忽於卑下、而審察乎細微、是則爲不負先生之訓、其於孔孟之門牆、庶幾乎可以循求而進也、此又豈非朱侯所望於來者之意乎、淳熙六年六月戊子朔、

成都府學三先生祠記

魏了翁

開禧二年、蜀道既平、詔遣刑部侍郎長沙吳公獵諭蜀、始至、則以崇化善俗爲大務、既遂以制置使治成都、朔望、卽學宮、見諸生講授經義、退語僚屬曰、古之教、既爲之建學立師、而有道有德者、皆得祠於學、成都興治、爲西南最篤學者、蓋六十州之士咸在、顧倡明絕學以承孔孟、如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乃未有像設、甚非古人祠有道德者之意、會予表兄高崇亦有書請於公、且曰三先生之祠徧天下、況周子嘗任合陽、傳謂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二程先生、則嘗侍太中公游於廣漢成都、最後伊川久居涪、錄甚衆、今其遺風餘澤、猶被諸人、春秋奉祀、安可獨後、則以屬知華陽縣度正、郡教授楊賓恭、新簡州教授王祖孫、度地於漢文翁高石室之西祠焉、以建安朱子、廣漢張子配、而屬了翁爲之記、嘗妄論天命不已、物生無窮、人惟獨得夫陰陽五行之秀、以成位乎兩間、靜虛動直、萬理咸備、有仁義禮智之性焉、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焉、有口鼻耳目四支之用焉、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焉、是數者析而言之若不齊、合而言之其極則一、皇王以來、生不並世、而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者、率是道也、堯以天下與舜、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夏德既衰、湯告民於亳、首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殷既墜厥命、周哲乘於孟津、首曰惟人萬物之靈、曰道心、曰衷、曰靈、凡皆三王有天下之初、首明此義、相後各數百歲、如出一口、至於成王言生厚、尹吉甫言秉彝、三代之衰、有劉子言天地之中、孔子言性與天道、子思言誠、孟子言善、不以世之相去有久近、與口授面命不殊、蓋以見性命之源、清明純粹、可以參天地、育萬物、而關百聖者在此、雖天下之生、一治一亂、而是理必不可殄滅也、孟軻氏沒、學者失其傳、務記覽爲詞章者、沈錮於卑陋、既不足與語此、其虛無寂滅者、自以爲高明、又不肯事此、是理雖卒不加損、惟大本之不究、則或惑世誣民者、得以潛驅一世、倀倀冥行於無所存主之中、蓋降周秦以迄五代、治少亂多、君不得爲堯舜之君、民不得爲堯舜之民、凡以是焉耳、藝祖造宋、首崇經術、加重儒生、列聖相承、後先一揆、感召之至、七八十年之間、豪傑並出、周先生奮乎千有餘載之下、超然自得、建圖立書、本於易之太極、子思子之誠、以極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本之以中正仁義、貫顯微、該體用、二程先生親得其傳、相與闡發精微、凡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孔子子思孟子、授受之道、至是復皦然大白於天下、使學者皆得以求端用力於斯焉、嗚呼、元氣之會、而天運人事之相參、乃至如此、猗其盛哉、由是異人輩出、又爲之推衍究極、至於朱氏張氏、而三先生之蘊、亦幾於發露無餘矣、由三先生而來、雖不克皆顯於時、究極其用、然其闡往開來、潛輔治理、以建萬世太平之源、則孔孟氏而下、朱之有也、淳熙以後、學者寖盛、氣數不無信屈、至慶元學禁已密、正理不競、卒之士習日卑、極於內患外變之相仍、則斯道也、至是益信夫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決矣、吳公受學於廣漢張氏者、故能尊其所聞以淑諸人、既祠三先生、又刻其遺書於學、蜀自昔號多士、學於京師者、至比齊魯、繼自今登斯堂、拜遺像、退而伏讀其書、以索三先生之所以爲學者何事、而反求諸己、幸而得之、則弗措焉、其必有興起者矣、顧予至愚極陋、何足以進此、而幸嘗有志、敢述所聞、以告郡教授、使復於吳公、且以自厲云、

簡州州學四先生祠記

魏了翁

昔者虞侯仲易，嘗爲我言伊洛之學，非伊洛之學，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堯舜三代之學也。子以其言爲然，其後又見侯以是贈言於朋友，勒石於所居官，率縣中言之。乃嘉定十三年，復以書抵了翁曰：剛簡始至郡，會盜薄鄰邑，效死弗敢去，以爲民守。荷宗社之靈，幸而濟，因惟道失民散，使赤子顛沛至此，爲吏者不汲汲圖所以扶持之，顧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爲大故。僕爲此懼，凡所以崇化美俗，隨所逮爲。既不敢不勉，吉月卽校官見諸生，又爲揚搉古今，闡崇理道，庶幾其有興者。一日有講授於學官者曰：伊洛之學，以中庸爲宗，以誠敬爲教者也。僕聞之，瞿然曰：吁，自有乾坤，卽具此理，而謂伊洛云乎哉。乾九二，言敬以直內，然則曰中庸，曰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所以扶世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之者。厥虞三代，由之而治，化休明。秦漢以降，反之而民俗澆薄，自去聖益遠，士非功利之習，則虛無之徇，非詞章之尙，則記問之矜。逮伊洛諸儒先，奮乎千載之下，倡明此理，則士往往驚怪，以是爲一家之學，未知堯舜三代之相傳，孔顏曾孟之所事，固未嘗外此。諸儒先特表而出之，以嗣往開來耳。非其實始爲此以自標表，且教人以其所無者也。於是士歎然相謂曰：吾乃今知非伊洛之學，而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而天下萬世之學也。僕嘗因是又取周元公、程純公、正公、張明誠中子之象而祠於學，以示學者趨向之的。子其爲我發明四先生之所以嗣往開來之意，而記諸學。予撫其書而歎曰：俗流世壞，士方憧憧於功利之下者，而侯獨慨然及此，敢曰不可。雖然，不必皆伊洛也。元公嘗乎春陵，倡道關中，爲西方諸儒倡，於是游楊胡謝諸老，與劉元承王信伯鮑商霖等，盛於東南。蘇子明呂進伯兄弟起於西方，尹彥明張思叔朱公掞馬時中侯師聖呂原明劉質夫諸公起於東北，惟時巴蜀僻在一隅，而氣數之感，亦自有人。元公官巴川，純公正公侍親入蜀，張少君出宰金堂，蜀之大士，於是數君子皆未嘗不得從焉。今言河南之學者，指易傳爲成書，而嘗聞諸成都之隱者，其後卒成於涪陵之北巖。蜀人之篤信其說，如范大史大徒高弟如樵天授謝持正，皆班班可考。謂伊洛軼書，多在蜀者，是此書流傳於巴蜀，既有年矣。予爲兒童時，猶及從諸老授伊川易傳及河南遺書。又見學者多傳寫二先生語錄，特爲其說者，未能無科舉之累，故綴其說以緝文，而未暇得其所以言。一爲慶元學禁所沐，則例以伊洛目之，以誠敬訕之，甚者亦一口附和曰：此僞學也。自是以來，往往屏其書而不復省，曾不思四先生之教人，隨諸天地萬物之奧，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違也。驗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大要使人近思反求，精體熟玩，而有以約之於己，斯不失其本心焉耳。奚其僞，虞侯曰：善。予言卽子言也。子其遂以爲記。了翁方爲之奏，有司今以周程三先生之命書與其貳付了翁，則於侯之請，寧敢以固陋辭。

南劍州學四先生祠記

眞德秀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於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眞德秀爲之記，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德秀之愚，未能窺其藩也，將何辭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略矣。道之大，原出

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於孔氏，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孟軻氏，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燦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壹，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啓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篤明道以來，迄於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爲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尙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楊氏以惡與善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剗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敍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闡發幽祕，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善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闡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蒙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爲郡，邈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厚，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俛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者，果焉屬耶。夫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懍焉淵冰，沒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目爲迂闊，己之良貴，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不可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奚所用力乎。緬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御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丁寧反復之，學者儻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靜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爲然，則願以刻於祠之壁，爲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賭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

道州路重修濂溪書院記

元　歐陽元

道州路濂溪書院，是爲子周子專祠，其址在郡城西偏，與學爲鄰，郡學有先聖廟，每歲春秋二仲上丁，郡侯率教授山長各以其職事生徒，祀先聖於郡學，次丁則合祀子周子於書院之專祠，每月朔望，款謁皆然，原其初建，蓋由時制，其獨祠濂溪，亦其事勢適然，故祠事之專，無問言者，歲久祠宇寖弊，至正壬午，山長張某議撤新之，郡侯李某樂助以相，其志未訖代去，代者區區能繼其事，於是祠宇一新，歲乙酉鄱陽吳侯肯來爲郡判官，仰瞻新祠，而門廡弗稱，謀諸郡長，復加繕修，適山長戴世榮又來代區，而郡士蔣通復亦請出貲，改作應門，四楹兩廡稱是，祠之後，舊爲誠源堂，堂之後，爲故守高峯楊公之祠，左有愛蓮亭、

豐濟遠樓。右有光風霽月之堂。堂是斥故易新。丹雘相映。世榮割己俸作石臺於應門之南。縱廣二丈。衡倍之。又奉郡士文某作瞻德亭。亭甃石爲街。繩直砥平。中外改觀。前此未嘗有也。先是周子有子二人。長子司封郎中壽。次子徽猷閣待制燾。燾之後。遷居江州。壽之後。居道州。吳侯求得其八世孫善溥薦之。當道請援顏孟例。世以其後人之賢者爲書院山長。以奉專祀。憲府是其議。移有司達之行省焉。明年丙戌冬。吳侯以遭事至州。偕世榮奉事狀謁予歐陽元。請記以文。元惟周子祠事。若舂陵。若九江。豫章。邵陽。皆有碑刻。作者多名世大儒。元於是敍勞績。紀歲月。斯可矣。然而紬繹父師之言。亦有可贅一辭者。不敢以勤說辭也。昔者子貢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言性與天道。莫著於易。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皆言性與天道者也。特門人可以與於斯者。鮮有人焉。子貢晚年。始獲有聞。故有歎美之言。及孔子沒。知此者惟子思孟子而已。兩漢以下諸儒。見其彷彿焉。子周子生乎千有餘載之下。得孔孟之緒言。著太極圖通書。泄造化之機。發聖賢之祕。如指諸掌。故孔孟之後。首言性與天道者。周子一人焉。世儒或疑周程授受不及圖書。殊不考程子之言有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謂斯言非本於太極圖說通書可乎。孟子言天地之性。程子兼言氣質之性。然後荀揚韓子之說俱廢。氣質之論。原於周子。昭然而無疑者也。由太極圖說通書行世。世之爲儒。苟知濂洛之書者。無不獲聞性與天道之言焉。假令子貢復出。當歎今之學者。得聞斯言爲幸。而諸儒猶有橫議於當時者。果二書之爲異歟。抑立論者之好異歟。皇元定宋。九儒從祀。周子居其首。尋又有制。進汝南伯爲道國公。蓋乾淳以來。新安朱子。最先尊信其書。聖朝重朱子之學。以程式天下之士。則周子之書。益表章於世。宜哉。雖然。國家興校官。廣書院。爲學者之地。可謂至矣。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天下治矣。繼自今以後。教者以師道自持。學者以善人自期。將見眞儒之效。施於朝廷四方。未有紀極。如是則書院之修。豈徒侈專祠。示觀美而已。元幼年侍先君子職教是邦。讀書濂塾之側。追思昔賢來游來歌之地。又因吳侯之請。輒以舊所聞於家庭者。附著於斯焉。吳侯肯字堂。以教官入流。選爲憲掾。進行省。歷武昌南海兩縣尹。皆有善績。爲政廉明。且知大體。是役也。達魯花赤塔海。大中同知虎都魯。實綱維之。其贊襄協恭。則經歷李時。知事李信也。至正七年歐陽元記。

道源書院記　　葉盛

嗚呼。周先生之道。孔子之道也。斯道也。原於天命。具於人心。非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聖。無以行斯道於時。以濟生民。非孔子之聖。無以明斯道於書。以救萬世。夫天豈不欲斯道之常行於世。以爲生民無窮之幸哉。顧勢則有不能耳。勢不恆然。而天之心則無時而不然。故孔子既往。千五百年之久。復有周先生者出。而斯道之傳不絕而復續。使時君世主。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爲之準則。爲帝爲王。迭爲進退。而斯世斯民。延頸想望至治之如古昔盛時。而不至於糜爛之極。蓋亦非偶然之故矣。觀夫孔子之言。僅在六經。蔑以尚矣。而鄒孟氏者。闡而知之。自拒私淑。其爲言曰性善。曰義利。而前聖

之道爲愈明。周先生生乎孔孟絕學之後。乃以卑官辱寓南安。當時有程珦氏。於其二子。獨能識先生而得師之。是爲河南兩程先生。父子兄弟師友之間。淵源流派。耳聞目見。口傳手授。而其爲書。則曰太極圖。曰通書。曰易傳。諸書發揮天人之蘊。開示學者身心用功之要。其推明前聖之道爲益切。所謂天地不悖。鬼神無疑。考前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者。至於今人知有孔氏。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的然如見可舉而行。此天之愛生民。其心固如是。而必於孟子周程焉屬之。詎不然歟。南安之有道源書院。肇於宋乾道乙酉。郭見義所剏三先生祠。自是以來。終宋迄元。其間營葺之事。如江丞相萬里輩皆紀有興復之盛。寖久而廢。國朝更爲大庾縣學。學有祠。後學革而復廢。景泰中。郡人雖有復祠之舉。未備也。成化紀元之初。南安知府桐城姚旭。大庾知縣吳郡夏璣。皆以進士而出牧於此。曰吾徒先務有如三先生。宜不得而緩者。乃相與捐俸躬募。率得義士若干人。協力一心。重作道源書院於舊祠之後。榜其楣曰景行之堂。藏書其中。以待來學。前轉巨石。爲光風霽月亭。仍別爲一室。貯宋理皇親染賜額之碑。而又有周垣之固。重闥之嚴也。書來圖狀與俱。而囑記於盛。且曰故縣學弟子員。併入南安學。密邇書院。尤願聞所以教諸生者。嘻。盛愚何人。而敢有言於三先生者乎。雖然。三先生不作。又幾五百年矣。而其遺書不亡而存者。諸君子有不因而誦習之乎。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此固周先生之言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此程伯子之言。是亦叔子之言而已爾。士無志則已。苟志於道。必也終其身服膺乎三先生之言。以篤行乎三先生之道。庶幾有以副乎今日興復是舉之盛心。而爲無負乎明盛之時爾。成化丁亥長至日。賜進士中議大夫。贊治尹。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崑山葉盛謹記。

祭文　　孔文仲

嗚呼。帝蒙之歲。隨宦於洪。論父之執。賢莫如公。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公貳永州。嘗以旅見。公貌雖衰。不以憂患。卞海江西。公使於南。視公如得。豈遑之貪。二十年間。再覩長者。雖云不屢。意則輸寫。廬山之麓。是曰九江。背非土人。來寓其邦。此顧彼期。終爲鄰里。如何今歸。乃弔公子。嗚呼。公之平生。恥不名時。塗培浸灌。厥聞大馳。有文與學。又敏政事。絕今不比。伊傅自視。出其毫纖。以惠百城。千里之足。尋尺於征。民瘵已瘳。自病易州。謂宜復騁。遽掩一丘。公之於人。惇篤久長。有志無年。孰聞不傷。況如不肖。辱公知厚。通家之密。中外之舊。再拜墓下。矢哀以辭。情長詞短。繪以漣洏。

祝文　　朱熹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八月己丑朔。二十有八日丙辰。朝散郎。秘閣修撰。權發遣潭州軍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主管荊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賜紫魚袋。朱熹。謹遣學生迪功郎道州寧遠縣尉。滿允中。致祭於濂溪先生周公。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於皇道體。渺穆無窮。義聖既遠。孔孟爲宗。秦漢以還。名崇實否。文字所傳。糟粕而已。大賢起之。千載一逢。兩程之緒。自我周翁。請濂之原。有嚴貌像。欲覩無因。徒有悵望。吏以殷告。闕然於衷。出金少府。往佐其攻。爰俾諸生。敬陳一酹。先生臨之。有赫無昧。尚饗。

奉安濂溪先生祠文

朱熹

惟先生道學淵懿，得傳於天，上繼孔顏，下啓程氏。使當世學者，得見聖賢於千載之上，如聞其聲，如睹其容，授受服行，措諸事業，傳諸永久，而不失其正，其功烈之盛，蓋自孟氏以來未始有也。熹欽誦遺編，獲啓蒙吝，茲焉試郡，又得嗣守條教於百有二十餘年之後，是用式嚴貌像，作廟學宮，并以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配神從享。惟先生之靈，實鑒臨之，謹告。

到任謁祠祝文

趙崇憲

奉天子命，來守此邦，花職之初，拜謁祠下，敬惟先生道德之懿，百世師仰，崇憲晚學，得誦遺言，比牧南昌，實先生昔年絃歌之地，今又來官於濂溪之故里，遺風餘烈，懷然如在，方將尊其所聞，施於有政，惟先生尚鑒臨之。

濂溪書院成開講祝文　二月八日

趙崇憲

孔孟既沒，天其將喪斯文乎，斯文之未喪，則我先生發揮講明之功也。廬阜之麓，濂溪之湄，先生之講堂存焉，像塑惟設，室宇湫隘，無以興起士心。先生之道，殆猶鬱而未宣也。崇憲奉天子訓辭，來守此邦，用敢度其堂宇之左偏，廣築爲學舍二十六區，蓋將選邦人之俊秀者，朝斯夕斯，以茂明先生之業，惟先生陰惠我多士，相協厥居，克昌斯文，豈惟乎末學丕遂，僕志異時人材輩出，將越我國家萬年，實嘉賴之。

辭廟祝文

趙崇憲

竊惟先生道闡不傳之祕，以惠後學，數十年間，士習卑陋，罕能發揮講明，推之於用，而鑽研六經之疏義，尋繹百氏之訓詁，方且從事詞章以釣名，第根柢不立，隨試輒敗，先生之學，殆幾乎廢矣。崇憲奉天子訓辭，來守是邦，用敢廣先生之居，以招徠庶士，明先生之教，以正救末習，先生之道，庶幾復興，非特曰爲士者之幸，是亦先生之意也。崇憲謬將使指，爲言徂征，於其戒行，敢舉以告。

謁祠祝文

濟使　楊楫

孔孟之學，或幾乎熄，粤惟先生，金玉其質，闡微闡幽，圖之太極，載圖河洛，義愈昭晰，至今斯文，炯如皎日，推厥端緒，惟先生力，楫、假道江湄，獲覩遺迹，高山景行，服之無斁，薄酒三奠，聊伸惓惓。

到任謁祠祝文　癸酉五月十七日

徐邦憲

先生道闡不傳之祕，學明有用之實，高風幽韻，師表百世，天下之士，相與講切以成德美行者，先生之賜也。邦憲位事云始，毋敢不敬，謹涓日吉，祇款祠下，尚冀有憑，實昭鑒之。

謁祠祝文

王溉

纘宋淳熙十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戊戌朔，十六日癸巳，奉議郎權知江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借紫王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濂溪先生之祠曰：孔孟既遠，道蝕魯門，天佑後人，末喪斯文，先生挺生，闡示道原，叶辭立象，統接典墳，濂溪之堂，公之河汾，溉幸假守，敬慕清芬，肖瞻睟容，即之若溫，流風餘韻，得於見聞，治己治人，遵用格言，陽德既升，君子道尊，躬率諸生，來薦蘋蘩，風宣用勸，習俗以敦，春秋

丰祀，敢諉諸孫，庶幾遺教，千載猶存。

濂溪書院上梁文

郡齋十作

伏以道待人而後行，當明正統，黨有庠而孫業，宜在西郊，侈輪奐之鼎新，覺宮室之益壯，用涓吉日，恪舉修梁，洪惟我宋文明之朝，實生濂溪賢哲之士，不由師授，探先天太極之精微，得自心傳，繼霽月光風之氣象，弗除庭草，獨愛池蓮，明道得師，有吾與點也之意，伊川苦卓，猶子曰參乎之時，對羌君之名山，存先生之舊址，祠堂雖有，書院未興，幸逢粉省之望郎，來作碧油之賢牧，主盟吾道，知化民成俗之方，振起斯文，建親友隆師之地，垣墉作堵，匠石鳩工，堂備七尋，應許淵潔之在寢，牆高數仞，肯使韓莊之倚門，輸還洙泗之遺風，永作濂陽之勝事，上棟下宇，方觀不日而成，春誦夏絃，更睹如雲之盛，好相兒郎之偉，同廣儒子之歌。

東樓觀宮巍氣象雄，知是黌宮今規始，暮春同詠舞雩風。南大學中庸要飽參，悠久誠明存至理，須知太極自函三。西性學淵源賴指迷，從此四方承學士，道原正統屬濂溪。北夏屋宋渠仍翼翼，來游衿佩得師資，端自賢侯諄誨力。上宮室廣居猶大壯，吟風弄月誦通書，此樂元來無盡藏。下負郭百間新學舍，文風濟濟士彬彬，服我使君能教化，伏願上梁之後，景行前哲，啓迪後人，詩書禮樂之克勤，孝弟忠信之是講，鄉居里閈，悟正心誠意之端，遂在朝廷，盡尊主庇民之業，無忘訓誨，永戴循良。

御書門屋上梁文

陳緯

伏以劍佩鏘鏘，萃見濂溪之學，門閭高大，益昭雲漢之章，非徒耀於衆觀，蓋欲彰於君賜，於皇聖世，至闡斯文，在新安則錫以紫陽之名，於南康則賜以白鹿之扁，於以覺人心而開天理，於以繼絕學而興太平，矧我元公，最先諸老，得抽關啓鑰之妙，斥同門異戶之非，動而陽，靜而陰，理明闔闢，及則賢，過則聖，人識指歸，濯纓乎溢浦之濱，築室於蓮峯之下，宛存舊址，獨欠高閎，幸逢皇上之右文，每睠懷先之衛道，謙大夫爲天啓蘭庸，庸新鳳翥之華，明師帥興學厲賢，特侈鳩工之助，鼎新輪奐，觀故規模，御書揭而通書有光，屋極建而太極並立，巍巍乎宮牆數仞，洋洋乎宗廟百官，紫煙峯乾若在前，惟仁者靜，景星湖湜然居左，酒聖之清，物與思以俱新，地因人而越勝，愛蓮堂上，各求所學之精，翠草亭前，盡得其門而入，輒陳韻語，同舉修梁。

兒郎偉，抛梁東　能章新渥爲元公，卜吉築虹得天助，雲開晴日上簾櫳。西　考亭伊洛出濂溪，諸賢會得圖書意，孰謂斯文不在茲。南　雨後前山鬱勝藍，寒雁又成書塔字，行觀山色著青衫。北　入門傑閣宋霄逼，靜中萬物倚欄看，生意周流滿三極。上　心香一瓣誠皈嚮，鄉坡郡帥有功多，會使斯堂成大壯。下　朋來仰止如嵩華，入門志學便伊顏，盡爲先牛增道價，伏願上梁之後，皇猷大廣，名教日尊，冠裳裳而圜門，屢咨咨而滿戶，伊顏志學，人皆人自得焉，堯舜君民，誰能出不由此。

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歷代褒典

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

嘉定七年。潼川轉運判官魏了翁疏曰。臣竊見故廣部郎中周惇頤。嘗爲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向方。春秋奉官。有永無替。臣始到官。遣吏卽其祠而用幣焉。退復維念。是特惇頤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耳。蓋自周衰孔孟歿。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與歸。醇質者滯於佔畢訓詁。儁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義理則流於淸虛寂滅。論事功則鶩於權謀智巧。誣民惑世。淪於肌髓。不可救藥。而惇頤獨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賾。建圖著書。闡發幽祕。卽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蓋有不足於學者。於是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爲不小。特拘命秩。未畢節惠。故紹興初侍講胡安國常請於朝。先爵程顥兄弟。使得從食於先聖先賢之廟。其後乾道間。太學錄魏掞之又嘗白宰相。請祠程顥兄弟於學。皆不果行。如周惇頤。則又程顥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掞之未

及以爲言。則尤爲闕典也。臣愚欲望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爲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先將周惇頤特美賜謚。其於表章。誠非小補。惟陛下裁幸。疏入。下禮官討論。

嘉定九年。了翁再疏曰。臣自前歲誤被簡擢。攝承淸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爲周惇頤冒陳易名之請。又貼黃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實宗周惇頤及程顥程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聖明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而二年於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臣愚欲望聖慈申勅有司。速加考定。表而出之。庶有以風勵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向之的。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有急於此者。疏入。命禮部太常寺同共定議。

太常丞臧格議曰。大哉元乎。在易爲乾德之首。在春秋爲始年之法。天下之理。蓋未嘗無其初也。古者大道修明。人心純一。聖賢之功。固無自而見。不幸而渙散殫殘之餘。有能復振遺響。俾絕者自我而續。晦者自我而明。是固有元之義焉。然之大易春秋之說。又寧有異旨哉。自孟氏沒。異端滋熾。重以專門於漢。淸談於晉。至唐則文藝益工。展轉沈錮。以迄五季之陋。幾於蠹蝕不存矣。宋興。鉅公名人。馬奕後先。其開道亦不爲淺。大概更相推激。終不離乎文字議論之末。而挈提宗旨。主張是道。以淑諸人。有濂溪先生焉。學問淵懿。超然自得。特出於萬物之表。而其最深切者。太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祕。易通有書。所以闡是圖之精微。圖有無窮之義。書有不盡之言。如是可以探二氣五行之運。如是可以見中正仁義之本。如是可以識神物動靜之別。語其概則廣大高深。究其歸則不外乎日用飲食之常。斷斷乎其有功於斯世也。蓋嘗深探其造道之所由來矣。或謂得之先天。先天得之龍紀。其說近於迂誕而無考。又云其圖實出於穆修。修之傳出於陳摶。摶老子之學也。烏能統盟斯道。要之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極其本統。不然。濂溪流之紛塞。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嚅嚅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如密雲宿霧。有日斯赫。如斷港絕潢。有泉斯湧。其功用豈不偉哉。近世朱文公熹。張宣公栻。呂成公祖謙。尊敬斯學。或列之篇端。或記於書後。或繼於註釋之詳。或嚴於問答之確。先生之名。蓋廣大光明於時矣。謹按謚法。主善行德曰元。孟氏之後。明聖道者。必自濂溪始。

吏部考功郎中樓觀復議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乾坤位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言元者。謂其肇於此者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春秋以一爲元。及觀河汾王通。嘗游孔子之廟而歎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蓋嘗三復斯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又乾坤之元也。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乎太極哉。春秋之際。三綱淪。九法斁。邪說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理學亦幾乎息矣。夫子出而開天理。明人極。扶持而培植之。殆猶乾坤之再造。謂之合德太極宜矣。知夫子與太極合德。則闡夫子所謂合

德者於剝蝕之餘，謚之以元，不亦可乎於是賜謚曰元。

宋理宗淳祐元年，詔從祀廟庭，尋追封汝南伯。

臺元中，著作郎李道傳請以先生及二程張朱四先生從祀，未行，至是乃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眞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中庸論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越三日，加封汝南伯。

寶祐五年，敕賜九江道源書院額。

景定四年，復賜道州濂溪書院額。

道州守楊允恭援九江書院額，請於朝，上御書道州濂溪書院六大字，錫以頒書馳賜之。

元仁宗延祐六年，加封道國公。

詔曰，蓋聞孟軻既歿，道失其傳，孔子言湮，人自爲說，諒斯文其未喪，有眞儒之間生，濂溪周惇頤，稟元氣之至精，紹絕學於獨得，闡太極而妙幹萬化，著通書而同歸一誠，俾聖學燦然復明，其休功尚垂不泯，朕守成繼體，貴德尊賢，追念前修，近稽舊典，已崇廟庭之祀，盍疏邦國之封，庶有宇樑加封道國公，原本無之。於戲，霽月光風，想清規之如在，玄衮赤芾，冀寵命之斯承。

明英宗正統元年，詔修祠墓，優卹子孫。

景帝景泰七年，詔取適孫冕，世襲五經博士。

武宗正德元年，崇祀元公於九江書院。

神宗萬歷二十三年，以元公父諫議大夫輔成，從祀啓聖祠。

先是嘉靖中，詔以朱子之父松、程子之父珦，從祀啓聖祠，於是國子監學錄楊成章，道州人，請於永州府曰，啓聖一祠，崇祀先聖厥考，配以顏路曾點孔鯉孟孫氏，從以程珦朱松蔡元定，誠曠古所無之規，萬古不刊之典也，竊惟周子，有宋大儒，輔成者，周子之父也，周子既從祀於孔庭，輔成亦當從祀於啓聖，何也，孟子大賢，有繼往開來之功，崇報者及其所生是已，然孟子之去孔子，歷年非遠，其微言妙旨，猶得以私淑諸人也，自孟子歿，千四百年，昏若長夜，周子一旦奮自南服，不由師傳，默契道體，遂廓清而昭明之，論德敷烈，當與孟氏齊而爲一，卽崇及所生，而使輔成從孟氏之後，豈爲過乎，夫道統之在近代，則誠周子淳其源也，程子者，得其源而導其流也，朱子者，得其源而揚其波也，蔡子者，得其源而衍其派也，學有源流，統有先後，導其流揚其波衍其派者，皆推崇其父矣，而淳其源者，獨不得推崇其父，無乃闕典，考之輔成，祥符八年，登第，終賀州桂嶺令，所歷多善政，操守最孤高，雖未有著述，可四元定，而貞履循踐，方之程珦，實無軒輊，有子與之同，無孟孫之變，有程珦之賢，無伯淳之報，是於輔成，似爲稱抑，而所以隆禮周子者，猶有未盡也，成章皓首經生，恭覩聖明，考古定典，文教大張，故敢冒昧僭陳，如蒙准呈題奏，下之輿論，當必有以愍言爲是者矣。

明年，冢孫博士周聯官，具呈於提學道僉士章，經巡撫都御史郭維賢、監察御史徐兆魁會題，禮部尚書范謙等覆奏，於是以輔成從祀啓聖祠。

本朝世祖章皇帝順治十年，議以適孫運充五經博士。

順治十年二月十九日，巡按湖廣監察御史李敬奏爲恭陳理學先賢始末，幷查歷代往例，伏乞採擇舉行以光聖治事，臣伏案有宋大儒周惇頤，永州府之道州人也，學本立誠，功深主靜，上傳孔孟，下啓程朱，著有太極通書，至精至醇，極高極大，論其造詣，比於顏子，詳其仕止，甚合中庸，諸儒之所依歸，列后之所仰止，宋嘉定十三年，從魏了翁之請，感格之議，賜謚元公，淳祐五年，追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寶祐五年，敕賜道源書院額，景定四年，再賜御書，元延祐六年，追封道國公，明正統元年，褒修祠墓，優卹後裔，景泰六年，詔取嫡長子孫一人，來京世襲五經博士，正德中，欽賜九江崇祀，萬歷二十三年，以父周輔成從祀啓聖祠，蓋先賢之學如此，歷代之例如此，備載濂溪志可考，惟我皇上開基立極，重道崇儒，而俎豆未新，松楸如故，良由地方初定，表章無人，臣少述斯文，長官斯士，其於先賢故里，義備灑埽之役，幸值皇上臨雍大典，聖脈重光，所有惇頤諸書，宜付史館校訂，頒布學宮，譬如日月照幽，江河潤物，切關世教，豈可名言，臣前於順治九年三月，巡歷永州，恭行該道府州，查取前朝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周汝忠，所生嫡男周遠廿結存案，以備收錄，仍飭該屬官員照全書以禮致祭外，卽欲繕疏具題，因賊隔暫止，今王師南征，永道開復，臣雖處干戈擾攘之中，而師法聞明，未敢少懈，相應據實題，請順治十年二月十九日題，三月十七日奉旨該部議奏。

禮部題覆，臣等議得湖南巡按李敬疏稱周惇頤嫡派子孫，曾於景泰七年准襲翰林院五經博士，臣部無案可查，難以繼議，伏乞敕下臣部咨都察院行該省巡按御史，具查嫡派子孫，果有世襲五經博士印信劄付，取具各官保結，起送臣部酌議具題，至於惇頤所著太極通書，明朝已編刻性理大全書內，通行天下，無容再議，順治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奉旨依議行。

今上康熙十九年，復議取適孫嘉耀充五經博士。

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初八日，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姚締虞，題爲聖心重道方殷，先賢表章未盡，亟請敕議，以昭崇治之曠典事，臣按道學之傳，孟子而後，荀揚之徒，不精不詳，迄乎五季，昏昧已極，宋儒道州周惇頤出，直接孔孟之眞傳，太極圖說，闡河洛之精微，易理通書，闢天人之祕蘊，潛修默契，闡極而章，洛人程珦，道二子顥頤，受學焉，皆能倡明道學，以大發有宋一代之盛，故朱熹之序惇頤曰，世所謂二程先生者，其源蓋自先生發之也，可謂不忘所自矣，臣又考宋嘉定十三年，謚惇頤爲元公，其詞曰，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脈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明聖道必自濂溪始，淳祐元年，追封汝南伯，元延祐六年，加封道國公，明正統元年，葺理濂溪祠墓，優免子孫差役，景泰六年，查道州周惇頤嫡長子孫一人，周冕，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撥給墓田，至明季而遂失其傳矣，竊惟宋世，有惇頤然後有程朱，今二氏世襲勿替，而惇頤子孫淪落，祠地荒

081·18
0022
1415978

蘇、揆之典章、不無挂漏、幸逢我皇上崇儒重道、理學修明、臣請敕廷臣集議、詳考惇頤、當理學絕續之際、啓程朱道脈之傳、即行勉撫、查其子孫果否曾授五經博士、待賜洪恩、酌加鄉錄、不惟慰先儒於地下、亦可以勵百世之人心矣、本年三月十四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

禮部等衙門、會議得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姚締虞、疏稱宋儒道州周惇頤、直接孟氏之傳、太極圖說、闡河洛之精微、易理通書、闡天人之祕蘊、洛人程珦遣二子顥頤受業、皆倡明道學、以大發有宋一代之盛、故朱熹之序惇頤曰、世所謂二程先生者、其源蓋自先生發之也、宋淳祐元年、追封汝南伯、元延祐六年、加封道國公、明正統元年、蒞理惇頤祠墓、優免子孫差役、景泰六年、查道州周惇頤嫡長子孫一人周冕、授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撥給墓田、至明末而遂失其傳矣、切念先儒惇頤、子孫淪落、祠地荒圮、揆之典章、不無挂漏、幸逢我皇上崇儒重道、理學修明、請敕廷臣集議、特賜洪恩、酌加優錄、不惟慰先儒於地下、亦可以勵萬世之人心等語、查順治十二年、禮部題明、將朱文公十五代嫡孫朱邦相之子朱煌、承襲博士、又查康熙九年、據河南巡撫郎廷相、題請宋儒程顥程頤之後裔、程宗昌、程延祀、准襲五經博士、查周惇頤上接孔孟、下啓程朱、其後裔亦應照程朱之例、准給博士之職、以彰皇上崇儒重道之盛典、俟命下之日、行文該撫詳查周惇頤嫡派、并取周氏宗譜、一併移送、到日、由禮部查明可襲之人、具題准給世襲博士可也、康熙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布政使司奉巡撫都察院丁思孔、行司轉府、仰州行學、查明周惇頤嫡派、應襲五經博士之人、取具印結、及周氏宗譜、作速詳送、以憑移送禮部具題、毋得遲延等因、據道州儒學、印訓導石國綸、查得應襲博士周逢、年力衰邁、不堪策勵、有周逢之長子、生員周嘉耀、委係嫡派後裔、并非假冒傍枝、應授世襲、并宗譜印結申齎等因、呈州、六月初二日、道州申府、轉詳布政使司、由巡撫都察院咨部候題、

文

21101000175769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六〇
作者=
页数=720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